[清] 魏源 撰

海国图志

上

岳麓书社

海国图志

[清] 魏源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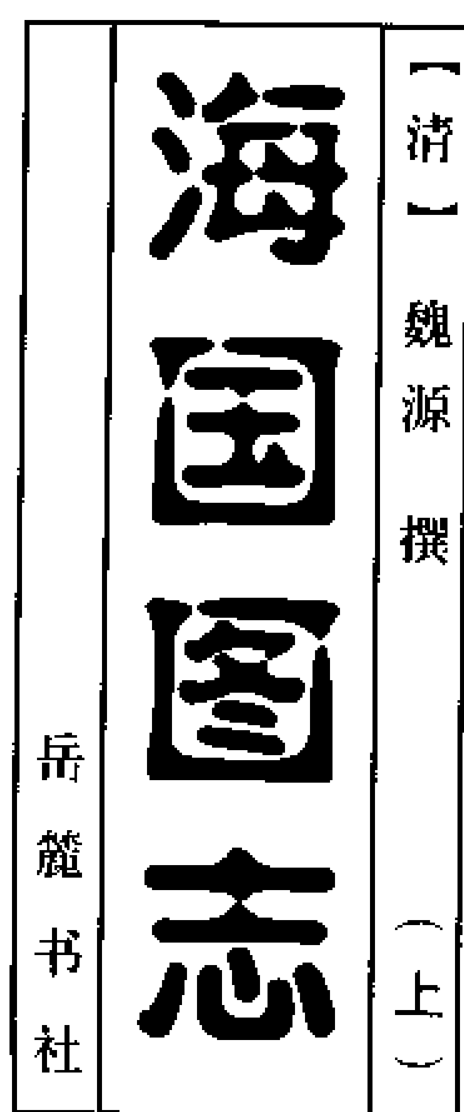
岳麓书社

海国图志

（下）

[清] 魏源 撰

岳麓书社



陈华 常绍温 黄庆云
张廷茂 陈文源 点校注释

海国图志

【清】魏源 撰

（中）

岳麓书社

陈华 常绍温 黄庆云
张廷茂 陈文源 点校注释

海国图志

〔清〕魏源 撰

（下）

陈华 常绍温 黄庆云
张廷茂 陈文源 点校注释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管巧灵
　　　　　周　斌
封面设计　蔡　晟

海国图志（上、中、下）
〔清〕魏　源　撰
陈　华　常绍温　黄庆云
张廷茂　陈文源　点校注释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1.625
字数：2,250,000　印数：1—2,000（套）
ISBN 7—80520—963—4/K·191
（上、中、下）　定价：1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爱国的、进步的思想家——魏源（代序）

张　磊

魏源（1794—1857年）是爱国的、进步的杰出思想家，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在当世发生过重大影响，还对后来的社会变革思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蒙意义。

历史把魏源推向剧变的社会舞台，他的一生贯串于封建社会“末世”和近代初期。

魏源的前期活动正当中世纪的下限，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濒于崩溃。民族矛盾逐步上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侵略手段不断叩击中国沿海门户，加剧了社会危机。魏源的后期活动，则跨入了中国近代时期的初期阶段。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具有“天崩地解”的历史性转折的实现，既非社会生产力的重大突变所导致，也非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结果。近代中国舞台帷幕的开启，竟然是由英国侵华战争所拉动。强烈的外部作用及其促成的扭曲的社会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毫无疑义，主要历史人物总是一定的社会运动和思潮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魏源所处时代突现的严重民族危机和日益激化的社会危机，迫使包括他在内的“有积感”人士认真思索并作出反

应；是对“坚船利炮”的侵略者英勇抵抗，还是妥协投降？是讴歌“太平盛世”，继续因循苟且、闭关自守，还是反省和批判末世的弊端，倡导社会变革？十分尖锐的课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要求给予答案。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势下，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踏上历史舞台。他们要求对抗侵略，内行改革，有限度地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魏源的爱国主义和社会变革思想，使他无愧为这批满怀热忱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卓越代表。

与他所处社会生活中的剧烈变化相适应，魏源的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魏源出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又曾与龚自珍就学于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师承了这个学派的经世致用精神和历史变易思想。他的足迹曾踏遍大半个中国，使他得以比较深切地观察现实生活。只是科举仕途决非顺畅，29岁中举后屡试不第，也没有担任过重要官职，长期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他对社会经济的有关问题作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社会经济改革家闻名当世。19世纪30年代，他还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淮地区一度经营过票盐生意。他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能够在严峻的现实激励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积极倡导社会变革。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常怀忧愤的魏源以巨大的震动。“奇变”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集中表现为爱国主义的高昂和效法西方主张的提出；而与剧变的历史进程相适应，社会改革思想日益鲜明。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改变了传统知识结构，为他的一生思想的高峰。魏源的爱国主义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立场和利益，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他的变革观念和主张，则发生了重大

的启蒙作用。从爱国走向变革，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的这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在魏源的身上已经初步显示。由于他的社会变革思想没有深化到触及现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层次，对西方的效法也仅限于物质文化的范围，因之，当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风暴震撼了封建清王朝的统治时，他却完全不能理解，甚至置身于对立方面。他感到困惑、失望和伤痛，“无心仕宦”。这位当年曾为爱国与革新事业奔走呼号的志士归隐田园后皈依佛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奏的炮声中卒于杭州僧舍。

魏源晚年的精神破灭不是偶然的。“绝望是那些不了解祸害的来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进行斗争的人所特有的”。从他所隶属的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改革群体的力量是微弱的；他的粗浅变革主张缺乏实现的坚实社会基础——中国资产阶级的正式出现尚有待于70年代；而他抵制的农民战争则威胁着清朝政府的存在。这就是魏源的悲剧结局的基本内涵和关键所在。

一

爱国主义无疑是魏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揭露侵略者的贪婪本性和战争罪行，是魏源的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英国侵略者用“通商战争”的谰言掩盖其强盗嘴脸，投降派也以“通商必不生衅”的谬论相应和。魏源揭穿了这种卑劣谎言，指出武力掠夺是英国侵略者的惯伎：“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济，遂雄。”（《海国图志》卷二十四）他们实际上是假借“互市之名”，“专以鸦片之烟、耶苏之教毒华民耗银币”。他还用殖民主义者“性贪而狡”的种种事实，说明英国侵略者用暴力敲开中国大门的阴谋是策划已久的。“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

华。”（《海国图志》卷五十二）战争的爆发是侵略者“攻门索斗”，起因根本“不由缴烟”。鸦片贩子就是战争贩子，这正是英国侵略者的双重身份。魏源确认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是为了“除中国之积患”，肯定广大军民的抗英斗争是义战，驳斥了污蔑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谬论，伸张了民族的正气。

批判卖国主义，是魏源的爱国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面对着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走私和军事进攻，投降派却一味叫嚷什么“以德服人”，“诚信化敌”，主张弛禁鸦片，对破门而入的强盗们只能“羁縻”、“安抚”和“曲加优礼”。以穆彰阿、琦善为首的卖国贼们甚至为虎作伥，恶毒攻击爱国军民的抗英斗争是“贪功启衅”，大肆宣扬必败论，而且直接从政治上、军事上破坏反侵略战争。魏源痛斥了这种颠倒是非、畏敌如虎的论调，批判了“善战者服上刑”的观念，强调“武备御敌”，主张“严修武备”。因为，“唯利是图”的侵略者又有着“唯威是畏”的一面，必须“以甲兵止甲兵”，才能使他们“有所畏怀”而“不敢尝试”。他指出敌人的“船坚炮利”不可忽视，但决不是“非兵力所能制服”。只要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战，采取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完全可以“使其失其所长”，形成“以主待客，以主胜客”的主动局面。此外，他又以大量诗文谴责投降派破坏抗英斗争的罪行。指出战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降派卖国勾当所致：“已闻狐鼠凭城社，安望鲸鲵戮场疆。”如果“早用秦风修甲戟”，必将“条支海上哭鲸鲵”。

在主要是总结鸦片战争过程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反侵略军事思想，是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藉助人民的力量构成他的反侵略军事思想的基点之一，“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道光洋艘征抚记》）。投降派“防民胜于

防寇”，胡说什么“民多柔弱”，甚至污蔑东南沿海地区群众“皆汉奸”，公然破坏人民抗英斗争。魏源用事实驳斥了这种谰言，以“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犀利诗句，揭穿了投降派血口喷人和充当侵略者走狗的卑劣行径。他从群众抗英斗争中感受到蕴藏的威力，认为三元里的“区区义兵”就取得“围敌酋，斩夷帅，歼夷兵”和侵略者“不敢入市广州”的战果。应当“召义兵”、“练土著”，发动和组织“岸上力作之人”和“水上渔贩之人”。“器利不如人和”，纪律松弛的正规“客兵”反而不如“义民可用”。其次，魏源又根据战争的性质和敌我双方的特点，剖析了实际的战例，制订了抗英斗争的战略。并把自己的战略的要点，归结为“守”、“战”、“款”、“守”，应当而且必须是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拒敌外洋”是不利的，定须用“设阱以待虎”的手段“诱敌深入”，把恃仗“船坚炮利”的侵略者引进内河，使之“能进不能出”，以便“聚而歼之”。只有这种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纵其入险”，“以纵为擒”的“守”，才是制胜的战略原则。他还援引越南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成功经验——“两次创夷，片帆不返，皆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战”（即“攻”），主要内涵为“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方面，利用与侵略者有着矛盾的国家，使之牵制和攻击侵略者，以便集中力量围歼主要敌人；另一方面，采用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技术和军事训练方法，用以克服敌人的入侵。“款”，其要义是以外交和贸易手段调节中外关系，配合军事斗争。此外，不懈地加强战备——特别是建立“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近代海军也是魏源的反侵略军事思想的不可忽视的内容。他指出《江宁条约》的签订决不意味着“永杜兵萌”，预见到侵略者还将不断伸出贪婪的魔爪，所以不可麻痹，定需加强“武备”，“励精淬志”，切实地“求将帅，严军令，

搜军食"。"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魏源呼吁人们在升平假象中"于安思危"，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应当指出，把反侵略斗争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是魏源的爱国主义的特点。为了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必须富国强兵。而要摆脱贫弱落后的状况，就要实行社会变革，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闭关自守。因之，要睁眼看世界，"善师四夷"，"师夷之长技"，方能"制夷"。变革的观念，丰富了魏源的爱国主义，赋予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使之获致了新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这份优秀的精神遗产也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他虽然抨击了投降派的卖国主义，要求进行社会变革，却未能认识到导致丧权辱国的根本内在原因乃是腐败的封建社会制度，而使国家臻于富强则要求社会变革深化和拓展。无可置辩的事实是：仅仅停留在"师夷之长技"的层次，是不能使中国摆脱贫弱落后的状态，改变备受侵凌的厄运。其次，魏源虽然主张在抗英斗争中借助民力，却又把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反侵略斗争视为"以毒攻毒"，期望达到"毒去而药力亦销"的结果，显示了他希图抑制乃至消除人民潜力的意愿。十分清楚，对待封建社会制度和人民群众的态度，集中暴露了魏源的爱国主义的阶级印记。

二

魏源确信古老的封建帝国已属"末世"，因循苟且只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川壅必溃"，唯一的出路在于社会变革。因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之法"（《筹鹾篇》）。只有变法才能结束危机四伏的局面，出现"天日昌"、"风雷行"的新貌。所以，社会变革观念成为他的思想的主线之一。

为了给社会变革提供依据，必须经过批判社会生活的弊端以引发人们“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他的批判的锋芒触及方面很广，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腐败都在他的诗文中有所反映。

魏源认为当时社会经济业已处于“蜗庐外漏兼中蠹”的衰败状态，令人忧虑的“四海饥”的严重局势正在日趋恶化。水、旱、兵、税成为四大祸害，复加以“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无衣无食，辗转于死亡线上。甚至“有田之富民”也往往因“租税”、“役”和“饥荒”而“束手待尽”，濒于破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贵族、大地主和大官僚搜刮聚敛大量财富，穷奢极欲。“城中奢淫过郑卫，城外艰苦逾唐魏”——对于贫富两极分化的揭露，在魏源的著述中屡见不鲜。他还尖锐指出鸦片贸易的严重危害，认为这是“民财之大漏卮”，如不加以禁绝，必会造成“官民交困”。

魏源揭露和抨击了社会政治生活的腐败现象，矛头直接指向文武官吏。他指出官场中充斥着昏庸卑劣之徒：“枢臣”墨守“中庸”之道，因循苟且；“边臣”一味妥协，“养痈”贻患；“儒臣”人云亦云，如同“巧学舌”的“鹦鹉”；“库臣”贪污中饱，盗窃国家财物。贪婪怯懦的武官们也是丑态百出——“名食粮而身依市，出应伍而归刺绣”，每逢出征往往“推诿求代”。军队号称百万，实际是“虚冒半之，老弱半之”。对于最高统治者的耽于游猎，魏源也表示了含蓄的不满：“群臣终岁唏天客，平台一召已仅事。”

他又批判程朱理学，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他认为“宋学”是“无用”的俗学，而儒生们则大抵是徒知“敬天法祖”的“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以，他们只能“以晏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

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同时，他又对乾嘉以来盛行的“汉学”的脱离实际倾向作了谴责，指出流于繁琐的考据、训诂之风危害甚大，“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从这种基本观念出发，魏源紧密联系尖锐的社会课题，抨击了复古倒退和闭关自守的陈腐主张，坚持社会变革，要求学习西方。

大致说来，魏源早期的社会变革思想较多涉及经济方面。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许多经济观念，又使自己的变革主张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重本”，是他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他赞扬前代的“耕战”政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他看来，“重本”把“本富”作为社会繁荣的基石。为使“有田之富民”得以“敢顾家业”，官府应当保护他们的利益。农民破产流亡不利于农业生产，必须用屯垦手段加以解决。他非常强调水利建设的重大作用，并指出兴修水利必须统筹全局，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方针，而且还要“先除夺水夺利之人”，即限制和打击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的侵扰。至于发展商品经济，则是魏源经济改革主张的重要内容。他“重本”而不“抑末”，并把“末富”（商人）视为国家富强的支柱之一，认为在社会经济领域呈现“官告竭”的状况下，往往“非商不为功也”。事实上，在他精心筹划的漕运和盐政改革方案中，借助于商业资本——“海商”和“票商”的运作以兴利除弊，构成整个计划的基点。漕运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依靠“商贾”，雇用“商舟”，开拓“商道”，把漕米经由海路运到京师，“不由仙地，不由胥饱”。盐政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改行“票盐”制度，让“票商”经营食盐运销，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取代封建垄断性的官盐制，以消除由其产生的一些弊病。他坚信改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甚至直言不讳地主张“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靖远之商”。魏源的漕运和盐政改革方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封

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鸦片战争后，魏源的社会变革思想发展到新阶段。巨大的事变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变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为了寻求富国强兵的方略，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继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素材——"宵捆长沙家令篇"，又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可资借鉴的事物。他的社会变革思想，因之包含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魏源后期变革思想和主张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体现了社会的趋势，堪称为精华所在。

在社会经济领域中，他的社会经济思想的新内涵主要集中于"缓本急标"的观念和引进近代机器工业的主张。所谓"缓本急标"，即把发展商品经济置于首要地位；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状态下，突出"标"、"末"、"货"的作用和意义。这种观念顺应了当时自然经济加速分解和商品经济较快发展的趋向，对陈腐的"工商为下"主张是一种抵制和反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见解出发，主张把近代机器工业引入军需品乃至某些民用品的生产。按照他的构想：官办的采用机器生产的军需工业制造了足够的武器弹药后，可以转产民用器械，因为"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造炮有数而出鬻之器械无数"。同时，允许民办采用机器生产的工业，"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筹海篇·议战》）。他批驳了把机器生产视为"奇技淫巧"的谬论，认为这些"有用之物"是"奇技而非淫巧"（《筹海篇·议战》），机器生产是先进的，民用工业有着广阔的前景。官办厂、局兼产民用品，民办厂、局大量生产民用品，广大商民"争先效尤"，必将推动近代工业的发展。"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此外，他还建议将"沿海之矿山，许

民开采"，为新法铸币提供白银原料，以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和地方军费的开支。魏源满怀信心地瞻望未来，确信中国会赶上西方——"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尽管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蘖的微弱，一般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因之，魏源难以明确提出实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进行产业革命的主张。"不成熟的理论"，总是和"不成熟"的"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相适应的"。但他这种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设想，终归具有进步作用，堪称"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魏源的社会政治思想，也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士大夫。虽然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了解只能是初步的，但关于美国总统选举和议会制度的粗浅认识还是使长期生活在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中的魏源耳目一新，引起他的深思和联想，叹为"一变古今书家之局"。他用"公"字赞扬非"世及"的、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以"周"字称道"众可可之，众否否之"的议会制度，甚至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卷三十九）。应当指出，魏源早在近代中国的开端时期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了肯定性的介绍，无疑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他当然未曾要求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君主制度，论述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但是，他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些方面和环节作为"择贤选士"、"良相辅政"主张的旁证和论据，并藉以批判"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则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魏源的这种肯定性介绍包涵着不容忽视的启蒙意义，因为它是对把封建君主制度奉为万古长存的僵化观念的冲击，同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民主派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先声。

魏源的社会变革思想不仅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革除了某些弊端，减轻了群众负担，利于生产的发展，顺应了资本主义化的趋向，而且对后来的先进的中国社会思潮发生过较大影响。《海国图志》的积极意义，则越出了国界。但是，他的变革思想是以承认现存社会秩序为前提的，除旧布新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法外之弊”和“用法之人”。他寄希望于“明主”和“贤相”，把“本富”和“末富”作为富国强兵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他那含有深刻矛盾的社会变革思想遭到严峻的现实的冲击，最终只能以精神破灭而结束。

三

进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是魏源哲学思想中的优秀部分，成为他的进步的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

魏源师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柳宗元的历史进化观，揉和了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论，概括了自己对社会历史的思考，形成了历史“自变”的观念。他批判了“天地终古不变”的形而上学，驳斥了“宋儒书言三代”的复古主义，确认“气化无一息而不变”；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不例外：“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默觚·治篇五》）因而，“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不可以为治。”（《默觚·治篇五》由“上古”以迄“中古”，由割据的春秋战国到统一的秦朝，连绵的历史演变进程，显然是“天下大势所趋”。这种社会的进化是不容否认的，“三代”绝非高不可攀的时代。归根结蒂，“今人胜于古人”。历史演变进程具有客观性，如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当自变”。进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观点，成为魏源变法革新的主要

思想依据。

魏源以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批判了朱熹等倡导的“论先后，知为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把知行关系理解为行先知后与行而后知：“‘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治篇二》)为了充分阐明行在人们认识过程中的首要作用，并反对唯心主义地把行等同于个人的道德履践，他强调了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的重大意义，指出“披五岳之图”不等于“知山”，“践沧溟之广”也不意味着“知海”，“疏八珍之谱”更不能算是“知味”，因为“披”、“谈”和“疏”不如“樵夫”的“一足”、“估客”的“一瞥”和“庖丁”的“一啜”(《默觚·学篇二》)。因为“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由是，“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皇朝经世文编叙》)。他还认为人们的智愚决非天生不变的：“圣人”不是“生而知之”，否则孔丘为什么自谓“发愤”、“忘食”地研究《周礼》，并盼“假年而学《易》”；“中人”通过刻苦学习，也“可转为上智”。“鲁”与“敏”可以相互转化，关键在于学习中有“获”或“无获”。他又相信群体的智慧胜于个别人物的聪敏，“合四十九人之知，智于尧舜”。显而易见，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给予魏源的活动以积极影响，促使他注重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在变革实践中“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

魏源的世界观中还包含着一些辩证法因素。他接受了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观念，察知现实生活中的大量矛盾，由是得出了“天下物无独必有对”的论断。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矛盾的普遍存在，还在说明对立的双方“相反适以相成”，进一步指出矛盾的两个方面有着主次之分：“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对而不失为偶。”他又承认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等等。但他未能用矛盾

的转化观念去考察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这种局限削弱了魏源哲学思想中辩证法因素的社会意义。

应当指出，魏源的哲学思想是不完整的、充满矛盾的。他所理解的社会历史的演进，大体局囿于非本质的“势”的层次和范围——“势则日变”，而其所处社会的基本准则却是永恒的——“不变者道而已”。他承认历史的“自变”，但又以为杰出人物能够“制气势”，决定社会的趋向，从而夸大了个人的作用。他在认识论中所重视的“行”，大抵泛指个人的活动，未能懂得群体的基本社会实践才是认识的基础。此外，他的世界观中的辩证法因素不仅大抵停顿于社会历史领域的门前，甚而用对立面的主从地位的存在去论证封建主义基本准则的不变，正如“乾尊坤卑”是“天地定位”，“君令臣必恭，父令子必宗，夫唱妇必随”的纲常也是长存的。形而上学在这里压倒了辩证法。魏源哲学思想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政治立场保守面的反映。

一个多世纪以来，魏源总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围绕着他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也是意见参差。站在历史潮流对立面的论者，其评述难免流于偏颇、歪曲和污蔑。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民主派肯定了魏源的地位和作用，但其论断并非全然符合实际。

“青史凭谁定是非”？人民。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科学地评价魏源一生的业绩，继承他的思想遗产中的优秀部分，以裨益于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

* * *

对于国家教委高校古委会的重点项目——《海国图志》的出版，衷心感到快慰。这不仅由于久已期待的魏源的重要著作的精校、注释本终于付梓，还因为素来敬重的几位长者和同志们的多

年辛劳终于结成硕果，得以奉献于社会。本书不愧为古籍整理的精品，将使读者受益匪浅。

我不能自已地要在这里叙述一下本书的整理过程。即便从1985年立项算起，业已十余年了。其实，陈华先生动手更早，他的晚年的大部分精力尽瘁于斯，堪称呕心沥血。庆云先生临终前还牵挂着这项工作，欣慰地表示完成了他所承担的部分。常绍温先生长期担任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许多整理任务则是近年来在病床上收束的。为使魏源的这部最重要的著作能早日面世，两位年青的生力军——张廷茂博士和陈文源副教授慨然加盟，以底于成。在成书过程中，有着不少感人的甘于淡泊、勤于奉献的事迹。

我向他们表示至深的敬意，多年的科研实践使我多少懂得古籍整理的艰辛和意义。

我也感谢对文化事业贡献诸多的岳麓书社。

我之所以不揣浅陋为序，就在于此。

1998年冬于广州

点校说明

一、本书点校以道光壬子（1852年）古微堂重刊定本为底本，参校道光甲辰五十卷本、道光丁未六十卷本、道光己酉六十卷本、道光乙未本及光绪年间甘肃平庆泾固道署重刊百卷本，对本书所引诸书，原则上选较好一种版本他校，所引译著，则尽可能校以外文原著。

二、除有较大差别而又无法判定其真伪者外，本书原则上不作校勘记；对错字、舛文、衍文，校点时以圆括号（　）标出，而改正、增补之文字，则以方括号〔　〕标明；对避讳字、缺笔字和明显的版刻误字，则在原文处径改，古今字、异体字一般改为通行字，不出校记与符号，通假字一仍其旧。

三、本书注释条目以外国地名为主，另有少量的外国史地专有名词和中国边疆地名。对于外国地名，一般先还原外文，属今昔译文不同者，指出现今通译，属古今地名不同者，指出对应的今名，并括注相应的外文。对外国史专名，原则上先还原外文，再指出今名。

四、本书《总目》系重新编制，有十余卷仍沿用其旧，以符文意。如卷八十四等。

海国图志原叙[1]

《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2]，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3]、西南洋[4]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5]、北洋[6]、外大西洋[7]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8]，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

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

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

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传》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9]是臣。叙《海国图志》。

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述“筹海篇”第一。

纵三千年，圜九万里，经之纬之，左图右史。述“各国沿革图”第二。

夷教夷烟，毋能入界，嗟我属藩，尚堪敌忾。志“东南洋海岸各国”第三。

吕宋[10]、瓜哇，屿埒日本，或噬或駾，前车不远。志“东南洋各岛”第四。

教阅三更，地割五竺[11]，鹊巢鸠居，为震旦毒。述“西南洋五印度[12]”第五。

维皙与黔，地辽疆阂。役使前驱，畴諏海客。述“小西洋利未亚[13]”第六。

大秦[14]海西[15]，诸戎所巢。维利维威，实怀泮鸮。述“大西洋欧罗巴[16]各国”第七。

尾东首西，北尽冰溟。近交远攻，陆战之邻。述“北洋俄罗斯国”第八。

劲悍英寇，恪拱中原。远交近攻，水战之援。述“外大洋[17]

弥利坚[18]”第九。

人各本天，教纲于圣。离合纷纭，有条不紊。述“西洋各国教门表”第十。

万里一朔，莫如中华。不联之联，大食[19]欧巴[20]。述“中国西洋纪年表”第十一。

中历资西，西历异中。民时所授，我握其宗。述“中国西历异同表”第十二。

兵先地利，岂间遐荒。聚米画沙，战胜庙堂。述“国地总论”第十三。

虽有地利，不如人和。奇正正奇，力少谋多。述“筹夷章条”第十四。

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匪证奚方，孰医瞑眩。述“夷情备采”第十五。

水国恃舟，犹陆恃堞。长技不师，风涛谁慑。述“战舰条议”第十六。

五行相克，金火斯烈。雷奋地中，攻守一辙。述“火器火攻条议”第十七。

轨文匪同，货币斯同。神奇利用，盍殚明聪。述“器艺货币”第十八。

道光二十有二载，岁在壬寅嘉平月，内阁中书邵阳魏源叙于扬州。

【注】

〔1〕这篇叙文原是《海国图志》五十卷本的叙，作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1843年1月）。1847年《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出版时，只改了叙文中的一个字，即把原来的“五”字改为“六”字，并改称“原叙”，其余内容（包括写作时间）全部照旧。

〔2〕《四洲志》是林则徐请梁进德从《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书摘译的。林对译稿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并对译文作了润饰。

〔3〕东南洋，魏源以此名指东南亚（Southeast Asia）海域，朝鲜（Choson）、日本（Japan）海域及大洋洲（Oceania）海域。

〔4〕西南洋，魏源以此名指包括阿拉伯海（Arabian Sea）东部在内的南亚（South Asia）海域及西南亚东南面的阿拉伯海西部等海域。

〔5〕大西洋，魏源以此名指西欧（West Europe）诸国和西班牙（Spain）、葡萄牙（Portugal）的西面海域，即大西洋（Atlantic Ocean）接连这些国家部分及北海（North Sea）的南部和西部。小西洋，魏源以此名指印度洋(India Ocean)和大西洋(Atlantic Ocean)的连接非洲(Africa)部分。

〔6〕北洋，魏源以此名指北冰洋(Arctic Ocean)及其南面各海的连接欧(Europe)、亚（Asia）二洲部分，部分波罗的海（Baltic Sea）沿岸国家的海域，丹麦（Danmark）以西的北海东部及北美洲（North America）的格陵兰岛（Greenland）周围海域，即挪威（Norway）、俄罗斯（Russia）、瑞典（Sweden）、丹麦、普鲁士（Prussia）五国的海域及格陵兰岛周围海域。

〔7〕外大西洋，魏源以此名指大西洋（Atlantic Ocean）的连接南、北美洲（South America and North America）部分。

〔8〕西洋，在此指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各国。

〔9〕越裳，这是西周初年的“越裳”，泛指我国的南荒远国，故地未有定论。三国以后，我国古籍中的“越裳”一名，多指越南中部的越裳（Viêt Thuong）县，位于今河静（Hà Tĩnh）一带；也有指老挝（Laos）或柬埔寨（Cambodia）的。

〔10〕吕宋（Luzon），指今菲律宾（Philippines）。本书的“吕宋”一名，还有指西班牙（Spain）或专指吕宋岛（Luzon Island）的。

〔11〕五竺，即五印度。

〔12〕五印度，即东、南、西、北、中印度。在古代，传统的五印度划分法大致如下：

东印度（Pracya）指今印度（India）阿萨姆（Assam）邦西部、西

孟加拉（West Bengal）邦的中部和南部、奥里萨（Orissa）邦的北部和中部及今孟加拉国（Bangladesh）的中部和南部。

北印度（Udicya）指今克什米尔（Kashmir），印度的旁遮普邦（Punjab State）、哈里亚纳邦（Haryana State），巴基斯坦（Pakistan）的西北边境（North West Frontier）、旁遮普省（Punjab Province），以及阿富汗（Afghanistan）的喀布尔河（Kabul River）南北两岸的一些地方。

西印度（Aparanta）指今巴基斯坦中部和南部，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北部和东部、中央邦（Madhya）西北部和西部、腊贾斯坦邦（Rajasthan）南部。关于"波剌斯"（Parsa，Persia，即今伊朗Iran），《大唐西域记》早已明确指出"非印度之国"。

中印度（Madhyadésa）指今孟加拉国北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北部、腊贾斯坦邦北部、北方邦（Uttar Pradesh）。把"尼波罗"（Nepal）列入中印度，是不对的。前人已有论述。

南印度（Daksināpatha）指印度半岛（India Peninsula）上的奥里萨邦南部、中央邦东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和上述三处以南的印度各邦及西北面的卡提阿瓦半岛（Kathiawar Peninsular）。关于僧伽罗（今 Sri Lanka），《大唐西域记》也早已明确指出："非印度之国。"

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时，不大清楚莫卧儿（Mughal）帝国早已衰落，受《职方外纪》所说东、北、中、西四印度已为莫卧儿所并一说影响较大，除把显然已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的 Bengal（即今孟加拉国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称东印度和把克什米尔称北印度外，把旧称中、西二印度及东、北印度的其余地方统称为"中印度"；还把今伊朗到阿拉伯半岛（Arabian Peninsula）一带称为"西印度"。《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出版后，徐继畲曾在《瀛环志略》中对魏源所说的"西印度"地域提出重要质疑；但在《海国图志》一百卷本出版时，魏源仍用自己的旧说。

〔13〕利未亚（Africa），非洲。

〔14〕大秦，指古代罗马帝国（Roman Empire）或东罗马帝国（Byzantium）。

〔15〕海西，指古代罗马帝国（Roman Empire）或东罗马帝国（Byzantium）。

〔16〕欧罗巴（Europe），欧洲。

〔17〕外大洋，即外大西洋。

〔18〕弥利坚，指美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大食（Tazi，Tajiks），原为伊朗一部族名，后波斯人以此名称阿拉伯人的国家，我国唐以后古籍即以此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名称。

〔20〕欧巴，即欧罗巴。

海国图志后叙

谭西洋舆地者，始于明万历中泰西[1]人利马窦之《坤舆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初人中国，人多谓邹衍之谈天。及国朝而粤东互市大开，华梵通译，多以汉字刊成图说。其在京师钦天监供职者，则有南怀仁、蒋友仁之《地球全图》；在粤东译出者，则有钞本之《四洲志》、《外国史略》，刊本之《万国［地理全］图（书）集》、《平安通书》、《每月统纪传》，烂若星罗，了如指掌。始知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也。惟是诸志多出洋商，或详于岛岸土产之繁，埠市货船之数，天时寒暑之节。而各国沿革之始末、建置之永促，能以各国史书志富媪山川纵横九万里、上下数千年者，惜乎未之闻焉！

近惟得布路国[2]人玛吉士之《地理备考》与美里哥国[3]人高理文[4]之《合省国志》[5]，皆以彼国文人留心《丘索》，纲举目张。而《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6]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至墨利加北洲[7]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以及南洲[8]孛露国[9]之金银富甲四海，皆旷代所未闻。既汇成百卷，故提其总要于前，俾观者得其纲而后详其目，庶不致以卷帙之繁，望洋生叹焉。

又旧图止有正面背面二总图，而未能各国皆有，无以惬左图右史之愿，今则用广东香港册页之图，每图一国，山水城邑，钩

勒位置，开方里差，距极度数，不爽毫发。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

夫悉其形势，则知其控驭，必有于《筹海》之篇，小用小效，大用大效，以震叠中国之声灵者焉，斯则夙夜所厚幸也。

夫至玛吉士之《天文地球合论》与夫近日水战火攻船械之图，均附于后，以资博识，备利用。

咸丰二年，邵阳魏源叙于高邮州。

【注】

〔1〕泰西，泛指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

〔2〕布路国（Portugal），即葡萄牙。

〔3〕美里哥国，即美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高理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通译裨治文。

〔5〕有人误解此语，以为《合省国志》（《美里哥国志略》）一书迟至一百卷本才辑进《海国图志》，实际上早在《海国图志》的五十卷本已辑人此书。

〔6〕魏源把《地理备考》的《邦国法度原由政治贸易根本总论》全文改写，标题也改为《欧罗巴洲总论》上下二篇。

〔7〕墨利加北洲（North America），即北美洲。

〔8〕南洲（South America），即南美洲。

〔9〕孛露国（Peru），即秘鲁。

海国图志总目

海国图志卷一

邵阳魏源撰

筹海篇一议守上

自夷变以来，帏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今请先言守。

今议防堵者，莫不曰："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不知此适得其反也。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夷艘所长者，外洋乎？内河乎？吾之所御贼者，不过二端：一曰炮击，一曰火攻。夷之兵船，大者长十丈，阔数丈，联以坚木，浇以厚铅，旁列大炮二层，我炮若仅中其舷旁，则船在大洋，乘水力活，不过退却摇荡，不破不沉。必中其桅与头鼻，方不能行驶，即有火轮舟牵往别港，连夜修治。惟中其火药舱，始轰发翻沉，绝无泅底凿沉之说。其难一。若以火舟出洋焚之，则底质坚厚，焚不能然。必以火箭、喷筒焚其帆索、油薪，火药轰其柁尾头鼻。而

夷船桅斗上，常有夷兵远镜瞭望，我火舟未至，早已弃碇驶避。其难二。夷船起碇，必须一时之久，故遇急，则斩缆弃碇而遁。夷船三五为帮，分泊深洋，四面棋布，并非连樯排列。我火船攻其一船，则各船之炮皆可环击，并分遣杉船小舟救援。纵使晦夜乘潮，能突伤其一二艘，终不能使之大创。而我海岸绵长，处处防其闯突，贼逸我劳，贼合我分。其难三。海战在乘上风，如使风潮皆顺，则即雇闽、广之大梭船、大米艇，外裹糖包，亦可得胜。郑成功之破荷兰，明汪鋐之破佛郎机[1]，皆偶乘风潮，出其不意。若久与交战，则海洋极寥阔，夷船善驾驶，往往转下风为上风，我舟即不能敌。即水勇、水雷，亦止能泅攻内河淡水，不能泅伏咸洋。其难四。观于安南[2]两次创夷，片帆不返，皆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则知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贼入内河，则止能鱼贯，不能棋错四布。我止御上游一面，先择浅狭要隘，沉舟组筏以遏其前，沙垣大炮以守其侧，再备下游桩筏以断其后，而后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而攻之。沉舟塞港之处，必留洪路，以出火舟。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裂之。夷船尚能如大洋之随意驶避，互相救应乎？倘夷分兵登陆，绕我后路，则预掘暗沟以截其前，层伏地雷以夺其魄。夷船尚能纵横进退自如乎？两岸兵炮，水陆夹攻，夷炮不能透垣，我炮可以及船，风涛四起，草木皆兵。夷船自救不暇，尚能回炮攻我乎？即使向下游沉筏之地，豕突冲窜，而稽留片时之间，我火箭、喷筒已烬其帆，火罐、火斗已伤其人，水勇已登其舱，岸上步兵又扛炮以攻其后，乘上风，纵毒烟，播沙灰，以眯其目，有不聚而歼旃者乎？是口门以内，守急而战缓，守正而战奇，口门以外，则战守俱难为力。一要既操，四难俱释矣。

或曰：门户失守，则民心惊惶；纵贼入庭，则必干罪戾。倘

贼方入口，即分夷兵登岸，夹攻我后，或进攻我城，则如之何？曰所谓诱贼入内河者，谓兵、炮、地雷，水陆埋伏，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而后纵其入险，非开门延盗之谓也。奏明兵机，以纵为擒，何失守之有？贼虽入口，尚未至我所扼守之地，何惊惶之有？然海口全无一兵，尚恐贼疑，未敢长驱深入，必兼以废炮羸师，佯与相持，而后弃走，引入死地。即如粤之三元里，非内地乎？若非夷兵登岸肆扰，安能成围酋截敌之举？松江府城，非内河乎？尤提军于上海失守之后，整兵二（十）[千]，以待夷船驶入，放炮相持，二日而退。使先备火攻，塞去路，安在不可奏安南殄敌之功？《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者，非徒据口拒守，敌不能入之谓，谓其口内四路可以设伏，口门要害可截其走，寇能入而不能出也。自用兵以来，寇入粤东珠江者一，入宁波甬江者一，入黄（埔）[浦]松江者一，皆惟全力拒口外，而堂奥门庭荡然无备。及门庭一失，而腹地皆溃，使舍守口外之力以守内河，守口外兵六七千者，守口内兵不过三千，得以其余为犄角奇伏之用，猾贼知兵，必不肯入。如果深入送死，一处受创，处处戒心，断不敢东闯西突，而长江高枕矣。何至鲸驶石头之矶，霆震金焦之下哉？故曰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

请纵言浙江：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明之定海，今之镇海县也。康熙初，始移定海于舟山，而改旧卫称镇海。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令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盖城逼海滨，船抵城外，炮及城内，迥非台湾、琼州、

崇明之比。崇明虽最小，而四面沙滩，两港曲折数十里，非小舟不能入。乃宁波濒海连岸之南田山，垦成沃壤者，反禁不许开，而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则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佯退镇海招宝山，以诱入之，而后于甬江下游狭港塞其去路，乘风火攻者，上策，专守镇海，不使入者，次之，分守定海者为下。

请纵言广东：香港与尖沙嘴、裙带路三屿相连，周百余里，堪避风浪，而孤悬海面，亦粤之舟山耳。夷与我通商，则必入虎门方能贸易；不与通商，则夷虽孤处香港无益。其地距广州四百余里，距虎门二百余里，何预咽喉利害。次则沙角、大角炮台，远隔虎门之外，江面寥阔，大炮仅及中泓，不足遏夷艘，适足招夷炮，何必守？所宜守者，虎门之横档、三门与虎门内乌涌，再进(日)〔曰〕猎得，曰大黄滘。盖广东外城卑薄，而城外市廛鳞次，必应扼其要口，以为外障。至四方炮台，踞省城后山，俯视全城，乃国初王师破城所设，是攻城之要，非守城之要也，事平后早宜毁拆，而阻其上山之径。乃不严守省河要口，而反守四方炮台，即使不失守，其炮能遥击夷船乎？抑将俯击城中之人乎？其失地利者二。然则如之何？曰：拆去四方炮台，增修外城，沉舟筏于猎得、大黄滘，倚山近水，坚筑土城，守以兵炮，使夷兵断不能闯省城，而后潜遣人桩塞乌涌上下，火舟乘夜夹攻者，上策；弃沙角、大角，固守虎门者，次之，弛内备而徒争香港者为下。

请纵言福建：福州、泉州，诸河溜急，皆潮至通舟，潮退浅阁，则一潮不能直达，故贼大艘不敢闯入。所守者，惟厦门。厦门有鼓浪屿障其外，大舟进港可至虎头关，小舟可至税关。旧设炮台于口门，不足制贼，仅足自守。上年反于口外大担、小担、浯屿、青屿等纷增炮台，备多力分，故为夷所破。其失地利者三。然

则当如之何？曰：以精兵重炮内伏虎头关，尽藏火舟于内港，佯以废炮疲兵守口，弃走，诱入内港，而后水勇火具四面歼之者，上策；固守口门旧炮台不使人者，次之；纷增多台自相牵制者为下。

请纵言江苏：宝山城逼海塘，三面寥阔，潮头浪花，高溅雉堞，故国初李成栋军至此，惊为绝地。见《宝山县续志》。且以财赋文学之邦，而城中无千金之产，无一命之士，即承平尚宜内移于江湾、罗店，或与嘉定、上海同城。乃以重兵多炮守洋面，即使不失守，亦何能出奇制胜？此失地利者四。然则当如之何？曰：弃宝山专守上海，沉舟筏，阻江湾，而后诱其入江，潜以桩筏塞东沟下游，而火舟水勇攻歼之者，上策；固守东沟毋使深入者，次之；守宝山海塘者为下。

请并言天津：天津府城直沽河，距海口二百里，潮退浅阁，且外有沙洪为门户，中通大艘，可以舟筏沉塞。倘夷艘敢北犯，但内徙炮台于近城，纵其深入，截其出口，而火舟水雷夹攻之者，上策；设兵炮于沙洪，伏地雷于近岸者，次之；远设炮台于口外者为下。

然则浙之钱唐，江苏之扬子江，广阔浩瀚，既不能沉舟筏以截其前后，而火攻又易于驶避，若何？曰：钱唐江西岸，潮落沙滩十余里，夷船即入，止能东扰萧山，断不能西犯杭城。且海口龛、赭二山，近皆涨浅，猾夷早已探明，故不肯驶入。扬子江口外有君山、圌山两重门户，江阴鹅鼻嘴，即君山之麓也，斗入江中，与对江之刘文沙相距四五里，圌山与对江之东新河相去二三里，国初张名振、郑成功动辄闯入，大炮远则无力，本难恃为门户。故凡言守圌山者，皆道听耳食之谭也。若既闯入以后，非北窥扬州，即西犯江宁。扬州宝塔湾，回肠曲折，最便于伏火舟，断去路。惟运河浅狭，夷大舰不能入，其入者，不过火轮杉板四五

舟，夷兵六七百人，即烬之亦无能大创。惟江宁省会，则大兵艘环集于石头城，即下关也。其外界沙洲数十里，江面极狭，而城内秦淮可藏火舟，可出火舟。夷船惟火轮无风能行，其兵船、货船则无风不能动。攻之之法，宜乘无风之夜，潮退之时，以火舟水勇出水西门，顺流而下，以数小舟攻一舟。夷船首尾无炮，其同帮各船之炮，恐自击其邻舟，则不敢开。火烈具举，船各自救，亦不暇开。我兵或泅或伏，出没如意，亦不畏其开。其尾大不掉之兵舰，有不帆焚、索断、柁烬、鼻坏者乎？四者去，则船不能行，人船可以并获。其奏功之小大，则视火舟之多不多，水勇之练不练。火舟多，水勇练，以数百火舟攻数十兵艘，即有散碇于下游他岸者，亦有下游火艇由运河出，由瓜洲出，由中闸出，各攻各舰。但使一夕无风，夷艘必无噍类。若得粤中水雷百具，水勇黑夜泅送各艘之底，一举而烬之，尤万全策。若弥旬连日大风，竟无风息之时，则以火舟攻其上风，而以石油、江豚油之火箭喷筒，从下风夹攻之，专攻帆索，亦必可焚其半。夷若乘东风驶往上游，则不能出海，仍是槛笼中物。若乘西风驶往下游，则驱逼出海，纵不可歼敌，而可以走敌，永不敢再窥内江矣。

或曰：此皆谋之在预，备之于先，若既不能拒之口外，又未尝备诸口内，一朝夷艘闯入，仓卒风鹤，无火具可购，无小舟可雇，无水勇可募，其若之何？曰：调度不得其人，虽谋之期年，亦溃之一旦。若调度有人，则龙关六闸乃木簰所集，沿江洲地为薪荻所蔽，上海之闽、广水手，仪征下河之私枭匪艇，出没风涛，亡命鹜利，视死如归，一呼数千可集。至火药、火球、火箭、奇油、毒药，军兴防堵局购办，所费巨万。夷自六月[3]初破宝山后，七月朔日[4]始抵江宁，九月始出江口，前后将及三月[5]。但一面羁縻，一面备战，何事不可立办？顺治十七年，海寇郑成功百万之

众破瓜洲，破镇江，沿江郡县，望风纳款。其时江宁防兵调征云贵，守备空虚，东南全局皆震，其岌岌岂但今日。而梁化凤且款且守，突出陆战以挫之，火其百艘以走之，彼岂备之于先，谋之于豫哉？千兵易得，一将难求。粤东初年有歼夷之备，而无其机，近日江、浙有歼夷之机，而无其备，机与才会，事功乃出。

或曰：闔山、君山之隘，说者皆谓可沉舟以断其去路，子何独谓其不能？火攻必乘顺风，子何以必待无风？若夷舟不能动，则大洋无风亦可攻之，无风何又患其驶避？岂夷船能无风驶动于大洋，而不能驶动于长江耶？曰：沉舟塞江之事，即使施诸珠江、甬江、黄浦江浅狭之处，尚必深下木桩，厚联竹缆，加以大树、大石，始可御潮汐而免漂散。况长江近海之处，至狭亦必数里，江愈狭则洪愈深、溜愈急，又桩不能下，缆不能联，如以无桩无缆，高仅丈许之舟，深沉于数丈之底，横亘于数里大溜之间，以当千里潮汐之冲，何异以朽株遏奔驷？荷兰沉二甲板船于鹿耳门，有洋潮而无内水，故淤沙愈涨愈积，足以纡束港口。若内水与外潮互相撞击，即尽沉夷船百十，尚不足填天堑，况能截其去路？是沉舟之策，断不可施诸长江。我顺风而火之，夷亦顺风而避之，惟有无风则大艘寸步难动，而小舟桨橹如飞，此安南札船所以制胜也。夷艘虽称能转风势，然亦止能驶三面之风，而不能驶迎而猛烈之风，尤不能驶行无风。观上年夷帅士密之兵船，自澳门至虎门五日方至，其证一。穰西之兵船，在闽洋南澳为我水勇所攻[6]，以无风不能开动，良久风起始起碇，其证二。均见新闻纸。韩世忠以海舟邀金师于黄天荡，使船如使马；兀术募破海舟之策，以小舟载土铺板，乘无风火其帆索，海舟不能避，烟焰涨天，其证三。盖赤壁鄱湖之役，千艘组联，万樯林立，故顺风一火，势若燎原。若夷船不过数十艘，分泊各岸，无所牵制，乘风弃碇，谁执惊鸥？

若非沉舟截之，则必以无风蹙之，但大洋无风无浪之时极少。盖无论顺风、逆风、微风，皆难制者，大洋；无论顺风、逆风、无风皆可攻者，内河。长江形势比之内河则不足，比之大洋则有余。故有风不可攻，而无风则可攻。

英吉利[7]夷艘两碎于安南，人遂以为安南水战无敌于西洋，札船且胜于洋舶。请试诘之曰：安南船炮果无敌也？则嘉庆人寇闽、浙之艇匪，即阮光平所遣乌艚船百余艘，宜乎横行海外，何以敢劫商船而不敢劫夷艘？又何以屡被挫于闽、粤，被飓碎于浙江乎？殊不知安南胜英夷者，在纵其深入内河，而非驰逐于外洋，拒守于海口也。其所用札船，狭长多桨，进退捷速，如竞渡之龙舟，如粤东之快蟹艇、蜈蚣艇，特多一尖皮顶及左右障板以避铳炮，以小胜大，以速胜迟。若大洋则不能使桨，是斗舰火攻之具，非楼船水犀之军也。富良江[8]、广南港[9]，江面广阔，与钱唐江、扬子江等，一则诱至滩浅潮落而阁之，一则预备火舟晦夜而乘之，以驰骋大洋则不足，以犄角内河则有余，斗智不斗力也。夷船横行大洋则有余，深入堂奥则不足，为客不如为主也。安南界连闽、粤，民习水战，同于漳、泉、惠、潮。故夷船始至，则畏闽、粤而不敢攻，继则两次闯入虎门、厦门，皆弃之不守，而惟滋扰于江、浙。使得调度闽、粤水勇之人，则夷船凡入粤河，入浙河、入吴淞、入长江，同于安南可乘之机者，凡四。交臂束手，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如。夫安南之创夷，其为洋舶、洋炮者安在？惠、潮、漳、泉间其为安南之人何限？其为札船之技何限？或又谓倭寇专骚内地，故舍外洋御海岸、舍海岸御城外者，御倭寇之法，非御英夷之法，不知此又适得其反也。倭寇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由其人寇皆穷岛亡命，无力置大艘大炮，惟恃其胆力渡洋，恃其刀枪豕突，故登陆则不可敌。使以倭船遇闽、粤之船，则如石碾米

也。使其倭船遇大炮火器，则如狼驱羊也。明代剿倭名将，亦惟知角诸陆战，虽间或击其惰归，亦已伤深疮痏，惟唐顺之、俞大猷始惓惓于击贼海中，且谓击归船不若击来船，深得治倭要领，而戈船水犀之备，亦未及见施行。夫倭之所长在陆，击之外海，在攻其所短。英夷所长在海，待诸内河，待诸陆岸，则失其所长。乃明人御倭者不知御之于外，而今日御英者，又不设伏于内，故天下实效之事，必与庸众之议论相反。

或曰：专守内河，诚可制夷艘之横突，而不能制夷炮之猛烈，则我兵犹慑虚声，夺锐气，其若之何？曰：大炮者，水战之用，非陆战之用也。即水战，亦我师击沉敌舟之用，非敌舟击伤我兵之用也。且沉舟亦攻海面远舟之用，非内河近岸近舟之用也。西北平原大碛，陆战用炮，必先立战车以制敌骑，然后驾炮于车以破敌阵。东南江滨海澨，夷若以轮推炮上岸，则有滩涂沮洳之险，有塘陡岸峭之险，有港汊横纵之险；大船不能近岸，小舟不能载大炮。故自用兵以来，夷兵之伤我者，皆以鸟枪、火箭，从无携炮岸战之事。惟我兵之扛炮、扛铳，则跋涉奔驰，所至可用，且较彼鸟枪、火箭更远更烈。其可无惧者一。若夷从船上开炮，则无论数千斤之炮，数十斤之弹，遇沙即止，而我兵得于沙垣中炮击其舟。故厦门、定海、宝山屡为我炮击破夷船，而厦门、定海之土城，宝山之土塘，皆未尝为炮破。即镇海、镇江之城墙，亦未尝为炮破。松江夷船开炮两日，我兵列阵城外，伏而避之，炮过后起，毕竟未伤一人。其破城者，皆小舟渡贼登岸，攻我背后，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则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但使近塘近城之地，兼伏地雷，则我炮可伤夷，夷炮不能伤我。其可无惧者二。夷船在大洋，去岸数里，枪箭所不能及，故非数千斤大炮不能遥击，闯入内河，则舟岸相去不过半里数丈，而我之扛炮

必可及半里，火箭喷筒可及十数丈，但沿岸先筑土垣，则我之火器可及夷，夷炮不能及我。其可无惧者三。或谓内河上游要隘，我可预沉舟筏，筑炮城，备兵勇，其下游纵敌入隘之处，预设之则敌疑不前，不备之则仓卒无及。不知惟大炮笨重难运，至桩木筏材，可伏近村，囊沙涂泥，散乱堆野，敌一望无可疑。俟敌舟已过之后，分遣兵勇一面运筏下桩，一面垒沙成垣，顷刻可就；而我扛炮之兵亦顷刻可集。不恃大炮而用扛炮，出奇设伏，其利无穷。可无惧者四。然有一宜防者，则曰飞炮，非谓悬桅上之号炮，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我之炮台虽坚，而彼以飞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我将士往往扰乱。虽攻粤城时所放飞炮、火箭，非堕空地，则飘池塘，以隔城而不能有准，见章奏。而厦门则以飞炮而众溃。宝山则又以飞炮而众溃。惟是内河水势深浅不能一律，即使夷船冒险驶人，必须时时测量以防浅搁，断不能数十艘一齐拥进；其飞炮能及垣内者，不过逼近塘岸之数艘，急用大炮、扛炮注攻其火药之舱，拉篷索、扶头鼻之人，是为急策。更有预备之策，先于土垣内横挖浅田，铺砖贮水，我兵可以往来，飞炮、火箭，堕水即熄；或为斜坡，前高后低，使飞炮转落深坑。此须预先历试，不可临时侥幸。由此观之，夷之长技曰飞炮，我之长技曰扛炮。扛炮又不如扛铳，若能讲求益精，于轻炮中藏用炸弹，则且兼有飞炮之长。详五十五卷。诚能出奇设伏，则多造大炮不如多造扛炮、轻炮，铸制易，演练易，运负易，挟攻追剿易，横放直透，可伤数十人，可及百余丈，视笨重不灵之大炮，得力十倍。乃张夷者竞曰夷炮之利，御夷者亦曰铸大炮之利，曾不问所施何地。试问用兵以来，定海总兵以扛炮连战数日，歼夷千计。而大炮则击破一舟之外，无他效也。大宝山以扛铳三十击死夷兵四百，而招宝山所列大炮不曾一用。至去冬以来，浙江铸炮，益工益巧，光

滑灵动，不下西洋，而效安在也？甚至沙角、大角之战，陈连升以地雷、扛铳击死夷兵三四百，而虎门左右所购列西洋夷炮二百余，未闻足以拒敌，而适以资敌也。不讲求用炮之人，施炮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惟以畏炮为词，铸炮为事，不过只藉兵而资寇。故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

兵无利器与徒手同，器不命中与徒器同。自军兴以来，各省铸大炮不下二千门。虎门、厦门、定海、镇海之陷，宝山、镇江之陷，每省失炮约四百余。此皆重八千斤至一千斤，先后遗敌者千五六百门。夷初攻厦门之役，我军开炮二百余，仅一炮中其火药舱，大艘轰裂沉海，夷船遂退，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再攻定海时，葛总兵开炮，数日相持，仅一次击中其火轮头桅，即欹侧退窜，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攻广东省城时，惟中其一火轮、一兵船头桅及杉板数舟。攻宝山时，陈提军炮中其火药舱，沉翻者二，击破其头鼻、头桅者二，夷遂绕攻小沙背，是亦仅各得数炮之力也。使发而能中，则我炮亦足以破夷船；发而不中，即夷炮亦成虚器。中则一炮亦足威敌，不中则千炮徒费火药。其至，炮力也；其中，非炮力也。夷兵艘五十，火轮艘十，大小杉板舟数十，但使我军开数百炮，内有数十炮命中，即可伤其数十舟，大者翻沉，次者損折，沉一船可歼数百人，伤一船可伤数十人，尚何敌之不摧？如发而不中，则虎门所购西洋夷炮二百位，其大有九千斤者，何以一船未破，一炮未中？是知炮不在大，不在多，并不专在仿洋炮之式，惟在能中与不能中。不能中之弊有三：炮台依山者，前低后高，依水者四面受敌，皆易受飞炮，是建置不得地，难中一；山炮陷于石洞，台炮陷于垣眼，陆炮木架不能运转左右，是以呆炮击活船，难中二；兵士施放不熟，测量不准，临

时仓皇，心手不定，难中三；夷船大炮不过重三千斤，我守城守岸之八千斤大炮，本夷船所极畏，止以蹈前三弊，故夷船得以先避我炮路，施其炸弹。诚使台得地势，垣可藏身，架可拨转，别伏奇兵以防后路；炮眼分作两层，高者准夷之中舱，低者准夷之舷底，测以仪器，演以标的，临时手眼合一，心胆俱壮，夷船虽坚，桅虽大，能当一二千斤炮，不能当八千斤之大炮，乌有中而不裂者？其火轮船、杉板船，则二三千斤炮亦足以破之；其船面拉篷索、扶头鼻之人，则千斤炮亦足以歼之。乌有中而不摧者？至夷之炮架，均用车轮，裹以铁叶，其数百斤及千斤之炮，亦可推挽登岸。然泥涂坡坎，即不能行放。定海、慈溪两次陆战，均无推炮；镇江曾推数炮上岸，以地势不便而退。英夷又有马炮军、骆驼炮军，惟用于西洋本国。去冬粤东奏夷船四艘，其载马二百匹，皆高大于内地之马，曾至定海，盖将为陆战之用。然安南、缅甸皆以象负炮，而战伤其象鼻则反奔，况马与骆驼乎？

自用兵以来，中外朋议，不出二端：非苟且，即虚憍。虚憍之议，如雇商艘以战大海，沉舟筏以塞大江，人皆知其难行。然遂欲以苟且为苟安，信下策为上策，则其谬尤不可不破。说者曰：我兵皆立船上，而夷兵皆藏船中；我以血肉之躯当炮，而夷以坚厚之舟当炮，况我军炮不如，火药不如，炮手更万万不如，奈何误信稗史周郎江上之火，鄂王湖中之草，施诸浩瀚大洋，欲以烬夷舰而胶火轮，岂非儿戏？应之曰：自用兵以来，我兵未尝与夷一战于海中也，安有立船上以受夷炮之事？夷攻岸，则我兵伏土塘中矣；夷攻炮台，则我兵伏沙垣中矣；夷攻城，则我兵又伏女墙中矣。又安有立露地以当夷炮之事？且大炮弹重者数十斤，小者十余斤，若果能以大炮陆战，则无论我炮夷炮，横放直透，当者皆必决成血渠，死伤百计。试问夷寇粤、闽，寇江、浙，曾有

大炮陆战之事乎？且夷兵虽藏舱中，而其拉篷索、扶头鼻之兵数十人，则皆立船面，故我炮能从垣出击夷船．而夷炮不能隔垣以伤我。是我以沙土当夷炮，而夷以血肉当我炮，其证一。夷船一面攻炮台，一面以小舟渡兵，绕攻旁岸。夫夷兵涉滩涂，爬峭岸；我兵守岸上，得以扛铳、矢石俯击，一可当百。其船上大炮，恐自伤其攻岸之夷，亦不敢遥击。是夷兵又以血肉当我火器，而我兵以土岸当彼夷炮，其证二。乃夷兵抵岸后，贼即撤去其舟，使绝反顾，故能冒死突前；而我兵立于万全之地，进退自由，反为一二飞炮惊走。既走之后，溃兵逃将，既张皇敌炮以逭诛；缙绅耳食，复神奇敌军以胁款。甚至以周瑜江上、岳王湖中之火攻水战，皆不足信。不知江上、湖中，皆内河，非大洋也。安南、广南[10]两烧夷艄，片帆不返，非内河火攻乎？余姚之艘陷软泥，台湾之艘阁浅礁，皆人船并获。其浅阁而我师不攻者，定海郭士利之舟。辛丑春议款，夷兵退出定海，郭士利三桅大舟陷浅，旁有二舟救护，兼雇远近乡民，拨载二日始动。粤东天字炮台下之舟，粤东款后，夷兵退出，大舟阁于炮台，粤民欲火之，义律移文大吏，出示禁止。皆数日始能移动，非明证乎？迩者，夷破吴淞后欲闯苏州，遣火轮舟测水至泖湖，轮胶于水草而返，又非岳湖故辙乎？况火轮非战舰，不过哨探之用，炮伤其一轮，则全舟攲侧，不能行。方火轮窥松江、窥余姚、慈溪、窥扬州时，其河横不过三四丈，深不过丈许，有何浩瀚汪洋之处？沉筏、沉舟、沉大树皆可塞其走路，火轮不能闯过，稽延片时，而两岸伏兵、追兵，伏炮、扛炮、火舟、火器齐发，何难收岳王湖上之功？乃不但战舰不能制，并火轮杉板皆不能制，且故危其词，如鬼神雷电，例内河于大洋，诬正史为稗史，悲夫！悲夫！

方夷寇初兴，人皆谓其仅长舟战，一登岸则无用。及浙、粤

屡北，则又谓夷兵陆战亦不可敌。陆兵败矣，而所以致败之由，终未明于天下。夫沙角炮台之战，副将陈连升以兵六百当夷数千，歼夷数百，以无援救而败。大宝山之战，副将朱（桂）〔贵〕以兵六百，当夷二千，歼夷数百，以无策应而败。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至定海之守甚严，战甚力，何亦败陷？其所以败陷之由，则亦至今未明于天下。方夷寇之未逼定海也，三镇以兵五千，往防堵善后，首议修城。其地三面环山，前而濒海，城外二三里为红毛道头，市长里许。三镇议筑外城，包道头街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有诤者曰：天下无一面之城？此海塘，非外城也，贼一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守劳。请前勿包埠，左右勿倚山，但环旧城再筑外郛，庶城足卫兵，兵足守城。而议者皆谓市埠不可弃，且左右高山，我兵踞高临下，仰攻不入。时主兵者未渡海，但据图指挥，遂从之。呜呼！山虽高峻，而外非峭壁，径路坡陀可上，但知白日晴明之可守，而不知晦冥风雨之难守也；但知一二日之可守，而不知旬久师疲之难守也。夷兵攻城退后，回舟安息，我无舟师水勇以扰之。而我兵则时时处处，昼夜设防，山高岭峻，寝食无所，天下有此守城之法乎？是秋夷艘至，果乘大风雨昼夜攻扰。至第五日，乘我守疲，兼值风逆，遂以小舟渡兵，撤舟死战，火气炎上，下击无力，遂登山入，陷之。呜呼！定海本不必守之地，而所修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城陷久矣，而所以致陷者，终未明于天下。不戒前车，仍蹈覆辙，恐将来倒柄授敌者，未有已也。然则当如之何？曰：兵无常形，地无定势。要之，凡战者必先谋敌之所以败我至于六七，竭智共攻，其无可败也，乃可以行；凡守者，必先谋敌之所以攻我至于六七，竭智共攻，其无可入也，乃可以守。

孰为正？孰为奇？节制纪律不可败，坚壁清野不可犯，正也；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奇也。今御外夷，请先言外夷之兵法：缅甸用兵，遇强敌，则专用大木树栅，为不可拔，有时守御坚固，虽英吉利军亦为所拒。《四洲志》。故李定国攻阿瓦[11]都城之役，其城三面环水，缅于一面陆地，复凿为湖，而树木城于其前，出兵守之；俄于木城外，复立一木城，亦出兵守之。如此，渐逼定国营，始出兵大战。虽因象阵被伤反走，而据栅为固，终不可败。刘健《庭闻录》。乾隆征缅之役，缅守老官屯[12]，先据高坡坚立木栅，栅外三壕，壕外列鹿角。官兵大炮、火箭、地雷百道攻之，终不可拔。此即步步为营，以守为战之法。暹罗[13]军栅亦然，所谓正也。英吉利康熙中以兵船由地中海攻俄罗斯，俄罗斯敛兵，纵其登岸，而奇兵绝其归路，天大风雪，英军饥冻，不战自溃[14]，此一奇也。佛兰西[15]，嘉庆初合列国兵数十万，由陆地攻俄罗斯，俄罗斯倾国迁避，佛兰西兵长驱入其国都，俄罗斯兵乘大风雪夜，潜回纵火，佛兰西兵焚冻死各半，败缋而遁，此二奇也。准噶尔康熙中以兵三万由色棱格河攻俄罗斯，两岸高山，中通一峡，深入六七百里，不见一人。准噶尔疑其设伏诱陷，急班师遁去，此三奇也。俄罗斯之待强敌，与安南之待英夷，如出一辙。夫缅甸、安南之待英军，岂皆有洋艘洋炮，而一胜以陆兵之节制，一胜以水战之诱伏。今师出无律，是不知有正也；临出无谋，是不知有奇也。以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遂可大洋角逐乎？不知自反，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若，是疾误庸医，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噫！

筹海篇二议守下

夷事无所谓用兵也，但闻调兵而已，但闻调邻省之兵而已。夷攻粤，则调各省之兵以赴粤；夷攻浙，则调各省之兵以赴浙；夷攻江苏，则又调各省之兵以赴江苏。兵至而夷已就抚，则供客兵者又逆归兵；兵甫旋，而夷或败盟，则又调归兵以为战兵。夫国家各省养兵，原以备各省缓急之用，而沿海尤重兵所在，江苏五万，浙江逾四万，福建六万，广东将及七万。若谓本省不皆精锐，而选调客兵必皆精锐乎？则何以夷初至闽、粤时，未尝调他省一兵，而守御屹然？及征兵半天下，重集于粤，而粤败涂地；重集于浙于江，而江浙又败涂地。若谓英夷强寇，非一省所能抵御乎？则夷兵舰大小不过五十艘，其攻城上岸，不过二三千人。岂一省养兵数万，无数千可用之兵？沿海民风强悍，岂无数千可团之义勇？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江、浙虽无汉奸而民多柔弱，则何以广东之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船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16]者亦义民？而明人平倭寇皆处州、义乌之兵，近日战定海、保松江者皆寿春之兵，然则各省之勇民，原足充各省之精兵；练一省之精兵，原足捍一省之疆圉。所要者，止在募练之得法；所难者，止在调度之得人，不在纷纷多调客兵也。

前代钱氏有吴越，王氏有闽，刘氏有粤，各通番舶。倘有海警，岂能借助于邻援？又岂能合从以御侮？况防海宜习水战，而多调陆兵，舍长用短，以短攻长，不利一。在籍有安家，在途有传食，事竣有回递，县县传送，驿驿供张，则累在官；来如乳虎，败如鸟散，则骚在民。每土兵四五而赡一客兵，曷若省客兵之费以练土著？不利二。故曰：调兵者，选调本省之兵而已；募兵者，

选练本省之人而已。远调不如近调，远募不如近募。

或曰：贼如舍沿海而专攻一省，他省有兵无贼，此省贼多兵少，则如之何？承平恬嬉，水陆弛懈，即有可用之兵而无训练，有可募之勇而无纪律，安能俟数月训练之成，以应仓卒之敌，则如之何？曰：一巡抚提督所辖，则本省之兵也；一总督所辖，则近省之兵也。贼少专用本省，贼多兼用近省。如寇攻粤，则募本省水勇为水师，而广西出陆兵以佐之；贼攻浙，则练金、处、温、台劲兵备陆战，而福建选水勇以佐之；夷攻苏，则练淮、扬、松江水勇与徐州兵备战，而安徽寿春兵佐之。合两省之兵勇，岂尚不足御一面之贼？故曰：要在募练之得法，难在调度之得人，不在纷纷多调客兵为也。

问曰：远调不如近调，则然矣。至募勇，则当纠合四方精锐，而曰远募不如近募，何耶？曰：挑选土著之利有三：一曰服水土，二曰熟道路，三曰顾身家。计调兵一，而当募勇之费十，当土著之兵五。以十丁之费募一丁，以五兵之费养一兵；练益精，则调益寡；调益寡，则费益省。以所省者练兵，兵何患不精？费何患不给？或曰：戚继光论选兵之法，除城市柔猾奸巧之人必不可用外，必选气力，选武艺，选身躯，选灵警，而尤必以胆为主。无胆则气力、武艺、伟岸、灵警皆无所用。又曰：选浙兵，处州为上，义乌次之，台州次之，绍兴又次之。此外虽韩、白复生，不可用。选兵若是之难，矍相之圃几何人乎？曰：此言专为杭、嘉、湖、苏、松之人而发，又为福建上四府而发。至漳、泉、惠、潮之民，械斗则争先赴敌，顶凶则视死如归矣，舟战则出没风涛如履平地矣。江北颍、亳、寿、泗、徐、沛之民，家家延教师，人人佩刀剑，或一人能负放大炮矣。仪征下河贩盐小舟（人捍）〔八桿〕舟，持械冒险，莫敢谁何矣。此其胆何待选？武艺何待教？故

选精兵于杭、嘉、苏、松，是求鱼于山，求鹿于原也。选精兵于海南，于江北，则求柴胡、桔梗于沮泽也，不可以胜收也。一省且有可调不可调，可募不可募，况纷然征调于数千里外哉？故选兵先在选地。

募水勇之事，天津、山东不如江、浙，江、浙不如闽、广。以福建言之，当夷艘初犯厦门，大吏激厉水勇，人人思奋，故出洋立功。及款议兴，俘夷释，军赏迁延，而气一挫。是秋所募赴浙水勇八百，皆人人精悍，及至浙而定海款议成，水勇空往空返，而气再挫。次年又募精锐千人赴粤，及至粤而前数日款议成，水勇空往空返，而气三挫。颜制军召募本省水勇八千，闻粤东款议，漫然散遣，不择其精锐拨补水师，而气四挫。自是水勇人人离心，及夷船再至，无暇号召，其猾者甚且内应，而厦门不守矣。广东初年，水勇五千，前后出洋，烧夷艇、匪艇，逆夷望风畏窜，及款议兴，一朝散遣，而气一挫。新至诸帅，误疑粤民尽汉奸，无一可信，又不约束客兵骚扰居民，而气再挫。于是虎门不守，而省城累卵矣。及夷兵淫掠激民之怒，于是一战于三元里，而夷酋大困；一截烧于虎门横档，而夷艘煨烬。可见闽、粤民风之劲悍，各省所无，外夷所慑，而水战火攻，尤其绝技，断不可望于山东、天津渔盐之户。盖东南长水，西北长陆，迁地弗良，得人者昌。

今日沿海所患安在乎？必曰：械斗之民也，烟盐私贩也，海盗也，渔艇蛋户也。今日陆地所患安在？必曰：回匪也，盐匪也，捻匪、红胡匪、曳刀匪也。官吏切齿为乱民，有事则目为汉奸。其中有一二人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非有乌获之力，猗顿之财，而信义意气，能豪一方。其人皆偏裨将才，其所属皆精兵。而自文法之吏视之，则且谓乱民之首也。夫兵者毒药，药不毒则不能攻毒，故《易》之《师》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华事夷言》

英夷所著书曰："中国之兵若善调度，即为第一精兵。现在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勇壮之兵。"雍正中西虏未靖，诏各省选技勇送京师，得数千人，其最者能挽铁弓及二十力弓，以鸣镝射其胸，镗然而堕，举巨石千百斤，号勇健军。总督命史贻直领之，屯巴里坤，故一时北省盗贼绝踪，此先朝牢笼猛士之成效。道光回疆之役，伊犁将军奏选南北路遣犯二千为死士，屡挫贼锋，惜事平尽赦回籍，未能收人营伍，如雍正故事，尚有待于推广焉。嘉庆中海贼蔡牵犯闽，诏安有知县某者，传四乡总〔理〕四人，各予银千圆，令团乡勇，日甫夕而每总理各以二千五百人至，枪械籐牌毕具，一日而得精兵万，贼望风遁，其人即皆械斗之民也。蔡牵又与朱濆窥台湾后山，地本化外，有泉人吴沙者，集四社棚民与熟番拒之，一战其前，一攻其后，牵大败走。事闻，始诏即其地立葛玛兰厅。捍贼不烦官兵，何以文法吏不肯收以为用？然此辈亦不肯为用，盖绿营之饷不足以赡其身家也。英夷攻粤东时，募汉奸三千人，每人给安家银三十圆，每月工食银十圆。而我守虎门兵，月饷不及三两，提督关天培悯兵之穷苦，自捐赏恤，每兵银二圆，而议者且劾水师兵挟制提督要赏，尚望其出死力乎？闽、广水师，每省三万有奇，江、浙水师，每省二万有奇，虚冒半之，老弱半之，未必有数千之可用。诚能汰虚冒冗滥之缺，并两兵以养一兵，广东约万五千，福建约万五千，专选惠、潮、漳、泉四府，精训练而严节制之。以此推诸浙东、江北，岂但国家增无数之精兵，而且沿海销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精气化痰，痰化精气，岂二物耶？乌喙、附子，以毒攻毒，毒去而药力亦销，顾用之者何如耳？精兵出其中，李长庚、罗思举之骁将，亦出其中。不此之图，而惟窃窃然曰无将无兵，古人讵借才于异地哉？

言调兵言筹饷者，动虞兵单费绌。而今言并兵并饷，则兵不愈少，饷不愈费乎？不知一省之兵，本足守一省之地；一省之饷，本足养一省之兵。即有军兴一切格外之费，而一省之财亦总足供一省之用。请详破其惑：夫兵之多少，视其实不视其名。养兵数万而无数千之可用，视一千有一千之用者，则不侔矣；视一千可当数千之用者，更不侔矣。调外省之兵，而置本省之兵于不练，则本省之饷皆滥饷，外调之费皆冗费。今以额饷养额兵，而不增一饷；以全饷养半兵，亦不裁一饷。兵减而实多，饷增而实省，其可无惑者一。戚继光鸳鸯阵法，或谓其止可驭三千，不可驭十万。夫十万皆三千所积也，一镇练三千，十镇即练三万，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岂数万人之节制，有异于三千人之节制？且连大阵、辟战场、决胜负者，惟开创草昧之时，及西北平原之地。若承平东南剿寇，沟渔纵横，坡坎交错，则用三千之处为多。英夷兵艘所（在）〔载〕为数几何？若各省有百练敢死之卒数千，再团练沿海之渔船蛋户以绝其羽翼，何烦更调外兵？其可无惑者二。练兵之费取诸并饷，团勇之费将何出？东南沿海，殷富甲天下。计自军兴以来，粤、闽、江、浙，每省商捐绅捐各数百万，以本地之富民，养本地之劲民，卫本地之身家，但使用得其宜，尚可撙节赢余，为造船械、修垣垒、悬购赏之费，何尝尽烦外兵、外饷？此可无惑者三。沿海之利，莫大鱼盐。前此宁波试行票盐两月，销至七万引，及停止后，岁销仅二万引，闽盐派签殷户充商，有甘出十余万金求免签者。潮州之盐运同，历任赔累，亏空巨万，皆出官费、胥役费、捆工费层层蠹蚀，不能减价敌私。傥沿海皆行票盐，尽省浮费，匪独化私为官以助饷，并可化枭为良以助兵。他若浙江之南田山，福建之封禁山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境内自然之利，用之不穷。此可无惑者四。至于兵分见寡之

由，由无战舰，别详下篇。

匪特兵不宜多也，即炮台亦不宜多。今为贼去关门之计者，不过曰增炮台，移营汛。增炮台之说曰：多一重门户，增一重保障。夫人家御贼，非固守大门拒不使入，即固守腰门而开大门以延敌。今无一门可恃，而但多设重门以待贼之攻陷，岂知一重失守，重重胆破。何如并十重之费以修一重，修必固；并十重之兵炮以守一重，守必固。以近事证之：厦门旧止二炮台，而守御屹然，迨于口门内外峿屿、青屿、大档、小档增建各台，而贼至立破。宝山有东西炮台、有海塘而失守，松江城无炮台而贼攻不入。是知炮台不在多而在固。固之法如何？曰：建之得地，修之得法，守之得人。福州城距五虎（城）〔门〕二百里，一潮不能达，而潮退即浅阁；杭州城外，潮退沙滩十余里，海口赭龛二山淤涨数十里，故此二省城贼皆不犯。厦门、宁波旧建炮台，本得形势，方当弃去舟山，拆去青、峿各屿炮台，安有更加增建之理？惟广州及江宁，夷船可直抵城下。粤东新城以外，市廛栉比，既无可筑外郛之地，惟猎得、大黄滘二处炮台，实省城内障，与虎门外障并重。于此二处扼险，果能阻遏夷艘，则堂奥高枕，而此外各港汊，正可留为出奇设伏之地。安用处处设炮，河河填塞？若此处不可恃，则他处更可恃乎？江苏则吴淞口内，惟江湾、东沟二处，可扼要设炮以守上海。福山口内，惟君山即鹅鼻嘴、圌山二处，可设炮以守长江。方当徙宝山之城，拆去东西炮台，内徙要害，安有更加增建之理乎？地势既得，守必万全。万全之策，在乎奇正相生：一，固土城以御大炮；必三合土坚筑女墙，先以炮演试，不破为度。二，开浅池以备飞炮；见上篇。三，沉桩石舟筏以遏冲突；此法不可施于长江，而可施于内河。或临河有大树则伐倒沉之，又或以大木为笼，长数丈，内贮极大石，横亘水中，视碎石舟筏，尤堪御潮刷，而阻冲突。四，伏地雷、

掘暗沟以防陆路；五，别伏奇兵以备陆战，甚或守台之兵弃炮佯走以诱敌，使敌但知全力攻台，而不知台非我所顾惜；又使敌即知分路绕台，而不知台外劲旅尚多。初观之以炮台为正，伏兵为奇；至于奇正相倚，变化不测，致敌而不为敌致，诱敌而不为敌诱，则又反以伏兵为正，而以炮台为奇，方尽兵行诡道之秘。以视泥守炮台，有正无奇，一处受创，望风四溃者，其巧拙不可同年语矣。但所用之伏兵，必须平日精选，优养勤练而严节制之。必使人人心灵胆壮，技精械利，且将士一心，臂指呼应，临时方足出奇制胜。此则全在训练得人，有非空言所能取效者。

【注】

〔1〕佛郎机（Frangi），即葡萄牙（Portugal）。本书的“佛郎机”一名亦指西班牙（Spain），并较多指法国（France）。大抵辑自明代诸书及《明史》的“佛郎机”，说侵占马六甲及我国澳门的，指葡萄牙；说侵据吕宋群岛的指西班牙。魏源本人又在本书总目的越南、法国等卷中，以“佛郎机”一名指法国。“佛郎机”（Frangi）一名本是伊斯兰教徒对欧洲人的称呼，源自对Frank（法兰克）的误读，可用来泛指欧洲人；但《明史》既以此名具体指西班牙，又具体指葡萄牙，显然是“二国同名”，含混不清。用1580—1640年那60年的西、葡合并来为“二国同名”辩解也欠妥；因为所记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那60年以前。魏源在本书中以不充分的论据，强烈否定《明史》把西班牙称为佛郎机，就是说他同意把葡萄牙称“佛郎机”。但他又比较赞同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所说的拂郎察即佛郎机，并释为佛兰西。结果，还是出现新的“二国（葡、法）同名”，还是讲不清楚。辑进本书的《海录》，称法国为佛朗机，亦作佛郎机。因受“体例”限制，不对本书出现的众多“佛郎机”逐个注明。

〔2〕安南，今越南。作为越南的一个大地区名时，本书辑自我国古籍的“安南”一名，多指今越南北部，即横山（Hoanh Son）以北；当时的西洋

人著作多称越南北部为东京（Tonquin、Tongking）。作为本书基础的《四洲志》一书亦直译为“东京”。

〔3〕应作“五月”。

〔4〕应作“六月杪”。

〔5〕应作“四月”。

〔6〕〔16〕所记“南澳战事”不确。

〔7〕英吉利，此名是我国古籍从葡文 Monarquia Ingleza 简译过来的，英文作 England 或 Britain，通译英国。

〔8〕富良江，今越南河内附近的红河（Hongha）主流。

〔9〕广南港，指今越南广南—岘港省的会安（Hội An）。

〔10〕广南，指今越南中部，即顺化（Hué）、广南（Quang Nam）一带。《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书中的 Cochin China（交趾支那）指的就是越南中部，故《四洲志》译为广南。这同 1884 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以后，法国把越南中部改称安南（中圻），把越南南部改称 Cochin China（交趾支那，南圻）的地理区分很不一样。

〔11〕阿瓦（Ava），即今缅甸的阿瓦。

〔12〕老官屯，指今缅甸八莫附近的恭屯（Kaungton）。

〔13〕暹罗（Siam），即今泰国（Thailand）。

〔14〕据本书第五十五卷所引《每月统纪传》的一段文字考证，这段故事指的是 1709 年的波尔塔瓦（Pultowa）战役，战争的一方虽是俄罗斯，另一方却是瑞典（Sweden），而不是原书误记的英国，所谓“英舰从地中海进攻”，更远离史实。

〔15〕佛兰西（France），即法国。

海国图志卷二

邵阳魏源重辑

筹海篇三议战

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岳飞曰："以官军攻水贼则难，以水贼攻水贼则易。"今以海夷攻海夷之法如何？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英夷所惮之仇国三：曰俄罗斯，曰佛兰西，曰弥利坚。惮我之属国四：曰廓尔喀[1]，曰缅甸，曰暹罗，曰安南。攻之之法：一曰陆攻，一曰海攻。陆攻在印度[2]。逼壤印度者曰俄罗斯与廓尔喀。俄与英之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朝发夕至[3]。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败绩遁归，自后不相往来，而兵争专在印度。印度者，葱岭西南，与我后藏、廓尔喀、缅甸接壤，去英夷本国数万里。英夷以兵船据东、南、中三印度，而俄罗斯兵则由（黄）〔黑〕海、里海间取游牧诸部，亦与西、中二印度接壤，止隔一雪山，各以重兵拒守。自东印度之孟阿腊[4]之麻尔洼[5]，南印度之孟迈[6]之曼达喇萨[7]，鸦片盛行，英夷岁收税银千余万，俄罗斯觊觎之。及英夷调印度兵艘入犯中国，深恐俄罗斯乘其虚以捣温都斯坦中印度。又传闻俄夷使者已自比（革特）〔特革〕[8]起程入中国，比（革特）〔特革〕，其东都[9]也。惴惴惧其犄角。盖康熙中用荷兰以款俄罗斯，又联俄罗斯以逼准噶尔，故英夷之惧俄罗斯

者，不在国都而在印度，此机之可乘者一。廓尔喀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逼处。方乾隆中，我师征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此机之可乘者二。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

海攻之法，莫如佛兰西与弥利坚。佛兰西国逼近英夷，止隔一海港；弥利坚与英夷则隔大海。自明季国初之际，佛兰西开垦弥利坚东北地，置城邑，设市埠，英夷突攻夺之，于是佛夷与英夷深仇。及后英夷横征暴敛，于是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兼约佛兰西为援。三国兵船数百艘，水陆数十万，不解甲者数载。弥利坚断其饷道，英军饥困，割地请和，弥利坚遂尽复故地二十七部，英夷止守东北隅四部，不敢再犯。即印度地亦荷兰、佛兰西开之，而英夷夺之。乾隆初，印度土酋约佛兰西、荷兰二国合拒英夷，连兵数载，始分东印度属英夷，而南印度属西洋诸夷，立市埠，此各国之形也。其互市广东，则英夷最桀骜，而佛、弥二国最恪顺。自罢市以后，英夷并以兵艘防遏诸国，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言英夷若久不退兵，亦必各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去年靖逆出师以后，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之请，并烟价、香港亦不敢索，此机之可乘者三。乃款议未定，而我兵突攻夷馆，反误伤弥利坚数夷，于是弥利坚夷目不复出力。而荷兰西[10]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是冬有兵头兵船至广东，求面见将军，密禀军务，自携能汉语之二僧，请屏去通使，自言愿代赴江、浙与英夷议款，必能折服，不致无厌之求。傥英夷不从，亦可藉词与之交兵。乃自正月与大帅晤商，始则不许代奏，及奏又支离其词，反以叵测疑佛兰西。延至六月，

闻浙江奏请款抚，始许其行。时英夷兵船已深入长江，犯江宁。于是佛兰西船驶至上海，请我舟导其入江，而上海官吏又往返申请稽时。追佛兰西易舟入江，则款事已定数日，尽饱溪壑，佛兰西怅然而返，此机之可乘者四。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则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甚至廓夷效顺，请攻印度而拒之，佛兰西、弥利坚愿助战舰，愿代请款而拒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汉用西域攻匈奴，唐用吐番攻印度，用回纥攻吐番；圣祖用荷兰夹板船攻台湾，又联络俄罗斯以逼准噶尔。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

问曰：既款之后，如之何？曰：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以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所以惩具文、饰善后者，尤当倍甚于承平之日。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请陈国朝前事：康熙初，曾调荷兰夹板船以剿台湾矣，曾命西洋南怀仁制火炮以剿三藩矣，曾行取西洋人入钦天监以司历

官矣。今夷人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各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考东、中二印度据于英夷，其南印度则大西洋各国市埠环之，有荷兰埠，有吕宋埠，有葡萄亚[11]埠，有佛兰西埠，有弥利坚埠[12]，有英吉利埠。每一埠地各广数百里，此疆彼界，各不相谋。各埠中皆有造船之厂，有造火器之局，并鬻船鬻炮于他国，亦时以兵船货船出租于他国。其船厂材料山积，工匠云辏，二三旬可成一大战舰，张帆起舵，嗟咄立办。其工匠各以材艺相竞，造则争速，驶又争速，终年营造，光烛天，声殷地。是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以内，英夷有军器之運船，每艘值银二万余员。大兵船三桅者，每艘值银四万员。见澳门新闻纸。凡侈言每艘需十万金者，皆妄也。现在广东义士请弥利坚人造二桅兵船，果仅费银万九千两。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每艘配兵三百人，计百艘可配三万人，靖逆将军奕山奏：夷三桅大兵船三百人，二桅中号兵船二百余人，火轮船八九十人，杉板船大者六七十人，小者二三十人。广东一万，福建一万，浙江六千，江苏四千。其所配之兵必凭选练，取诸沿海渔户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

战洋夷于海中。不增一饷一兵，而但裁并冗滥之兵饷。

此其章程可推广者尚有六焉：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如内地钟表亦可以定时刻，逮二十五年大修之期，即可自行改造，一也。夷艘例二十五年一修。有铸造之局，则知工料之值、工食之值，每艘每炮有定价，然后可以购买。凡外夷有愿以船炮售官抵税者听；闽商粤商出贩南洋[13]，有购船炮归，缴官受值者听。不致以昂价赝物受欺，二也。沙角、大角既有船厂、火器局，许其建洋楼、置炮台，如澳门之例。英夷不得以香港骄他夷，生觖望；而我得收虎门之外障，与澳门鼎峙，英夷不敢倔强，广东从此高枕。嘉庆中，澳夷曾备兵船二，英夷备兵船四，愿助剿海盗，今更得佛、弥二夷效顺，彼贪市舶之利，我收爪牙之助，守在四夷，折冲万里，三也。鸦片趸船敢于蔓延者，欺我水师之不敢攻剿。今水师整饬，鸦烟自不敢来，纹银自不透漏，以用财为节财，四也。官设水师米艇，每艘官价四千，已仅洋艘五分之一，屡层扣蚀，到工又不及一半。靖逆将军奕山奏言：水师例修之船；新造二只，覆以藤棉，加以牛皮，外施鱼网七层，演试千斤之炮，打穿两面，不能适用。今制海舰，不拘例价。若不善立章程，则将来修造之期，必然有名无实。考洋艘所以坚固，皆由驶犯风涛，遄行万里。（令）〔今〕官艘终岁停泊，会哨徒有具文。自后即无事之期，而战艘必岁护海运之米，验收天津。闽、广则护运暹米、吕宋米、台湾米；江、浙则各护苏、松、杭、嘉、湖之米。凡承造之人，即皆驾驶之人；凡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凡水师提镇大员入京陛见，必乘海艘，不许由驿陆进；其副将参游以下入京引见，或附海运之舟北上，总禁由陆。其文吏愿乘海艘入京者听，惟不许承办船工，五也。国家试取武生、武举人、武进士，专以弓马技勇，是陆营有科而水师无科。西洋则专以造船、

驾船，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轻，下莫问焉。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柁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昔李长庚剿海贼，皆身自持柁，虽老于操舟者不及，故知水师不能舍船械而空谈韬略，武备不能舍船炮而专重弓马，六也。

天下有不可强者三：有其人，无其财，一难也；有其财，无其人，二难也；有其人，有其财，无其材，谓材料。三难也。自用兵以来，所糜费数千万，计出其十之一二，以整武备有余，则财非不足明矣。海关浮费，数倍正税，皆积年洋商与官吏所肥橐，起家不赀。其费皆出自鸦片，岂不当派数百万之军饷，则财又非不足明矣。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杪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罗针始自中国，见《华事夷言》。穿札扛鼎，则无论水陆，皆擅勇力，是人才非不足明矣。船桅船舱所需铁力之木，油木、櫘木、栎木，皆产自两广；蓬帆浸以晋石，火不能焚，出自山西；火药配以石油，得水愈炽，出自甘肃；关外玉门县赤金卫迤南之石油河，本年二月陕甘总督解至石油三千六百斤。火箭参以江豚油，逆风更猛，出自四川。军符所下，旦夕可至。硝提数次而烟白，铁经百炼而钢纯，皆与西洋无异，则材料又非不足明矣。飞炮、火器皆创自佛兰西，而英夷效之，以及船械相等之葡萄亚、荷兰、吕宋、弥利坚等国，皆仰我茶、黄，贪我互市。欲集众长以成一长，

则人争效力，欲合各国以制一国，则如臂使指。诚欲整我戎行，但得一边才之两广总督，何事不可为哉？

或曰：五十艘之船械，且造且购，一年而可集；百艘之船械，且造且购，二年而毕集。即其制造施用之法，以我兵匠学之，亦一年而可习，二年而可精。是一二年后，已无铸造之事，尚远重修之期，更何局厂之设乎？曰：是何言也！夫西洋惟英吉利国兵船五百余艘，佛兰西国兵船三百余艘，盖为分守各国埠头而设。其余各国战舰，亦各不过数十艘，而皆有船厂、火器局，终年不息者，何哉？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西洋火轮舟之受数千石者，止为远越重洋，其在本国内河、内港之火轮舟，皆不过受五百石至九百石而止。以通文报，则长江、大河，昼夜千里，可省邮递之烦；以驱王事，则北觐南旋，往还旬日，可免跋涉之苦；以助战舰，则能牵浅滞损坏之舟，能速火攻出奇之效，能探沙礁夷险之形。诚能大小增修，讵非军国交便？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战舰用攻炮，城垒用守炮，况各省绿营之鸟铳、火箭、火药，皆可于此造之。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

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

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昔汉武欲伐南越，爰习楼船水战于昆明湖。乾隆中以金川恃碉险，爰命金川俘卒建碉于香山，又命西洋人南怀仁制西洋水法于养心殿。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每出兵以银二十员安家，上卒月饷银十员，下卒月饷银六员，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即如澳门夷兵仅二百余，而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英夷攻海口之兵，以小舟渡至平地，辄去其舟，以绝反顾，登岸后则鱼贯肩随，行列严整，岂专恃船坚炮利哉？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故欲选兵练兵，先筹养兵，兵饷无可议加，惟有裁并之而已。粤省水师将及四万，去虚伍计之，不及三万。汰其冗滥，补其精锐，以万五千人为率。即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以五千卒分防各口炮台，与陆营相参；以万人分配战舰，可得三十余艘。无事日，令出哨外洋，捕海盗，缉烟贩；有事寇在邻省，则连䑸赴援，寇在本省，则分艘犄角，可以方行南海矣。或曰：粤洋绵长三千余里，水师数万，尚虞不周，今裁汰大半，不弥形单寡乎？曰：水师多而不敷，以无战舰也，无战舰出洋，则口岸处处出防，以水师当陆师之用，故兵以分而见寡。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是兵以聚而见多。英夷各处市埠，自大西洋至中国，首尾数万里，何以水师不过九万即能分守各国？又何以人

寇之兵不过五十艘，而沿海被其骚动？况水师外，尚有本省绿营数万，何患其无兵分守？前年杨参赞有请水师改为陆兵之奏，吾谓不如并岸上之水师为船上之水师，用力少而收效广。

问：西洋与西洋战，亦互有胜负，我即船炮士卒一切整齐，亦何能保其必胜？曰：此为两客相攻言之，非为以客待主言之也。夫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则力强技巧者胜；力均技等而以客攻主，以主待客则主胜，攻劳守逸。请言其状：夫海战全争上风，无战舰则有上风而不能乘。即有战舰，而使两客交哄于海中，则互争上风，尚有不能操券之势。若战舰战器相当，而又以主待客，则风潮不顺时，我舰可藏于内港，贼不能攻，一俟风潮皆顺，我即出攻，贼不能避，我可乘贼，贼不能乘我，是主之胜客者一。无战舰，则不能断贼接济，今有战舰，则贼之接济路穷，而我以饱待饥，是主之胜客者二。无战舰，则贼敢登岸，无人攻其后，若有战舰则贼登岸之后，船上人少，我兵得袭其虚，与陆兵夹击，是主之胜客者三。无战舰，则贼得以数舟分封数省之港，得以旬日遍扰各省之地。有战舰则贼舟敢聚不敢散，我兵所至，可与邻省之舰夹攻，是主之胜客者四。故历考西洋各国交兵，凡英吉利往攻弥利坚本国，则弥利坚胜；以英吉利往攻俄罗斯本国，则俄罗斯胜；若英吉利与各国互战于海中，无分主客，则舵师能得上风者胜。

问曰：船厂、火器局设于粤东矣，其福建、上海、宁波、天津，亦将仿设乎？不仿设乎？战舰百艘，果足敷沿海七省之用乎？曰：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粤东，造成之后，驶往各岸，无事纷设。盖专设一处则技易精，纷设则不能尽精；专设则责成一手，纷设则不必皆得人。战舰既成以后，内地商艘仿造日广，则

战艘不必增造。何者？西洋货船与兵船坚固同、大小同，但以军器之有无为区别。货船亦有炮眼，去其铁板，即可安炮。内地平时剿贼，尚（敉）〔动〕雇闽、广商艘，况日后商艘尽同洋船，有事立雇；何难佐战舰之用？惟水师则必以闽、广为主，而江、浙为辅，何则？福建之役，夷船泊于南澳港，邓制军所募水勇，佯作商舟，乘无风攻之，夷艘甫觉，我水勇已逼其后艄，焚其帆索，伤其柁师水手。夷艘无风不能起碇，逼近不能开炮，且小舟外障湿幔，铳弹不能入，良久风起，夷船始遁。此江、浙水勇所不能也。粤东之役，官军方失利于城外，而我武举梁体群，夜以火舟三队，从穿鼻洋截攻其后，乘潮至虎门横档，夷船甫开一炮，而我火舟已逼其后梢，火药轰发，两桅飞起空中，全艘俱毁。佛山义勇又围截夷兵于龟冈炮台，绕出上风，纵毒烟以眯夷目，尽歼夷兵，并击破其应援之杉板舟。此江、浙水勇所不能也。靖逆将军奏言：粤中水勇以小舟八人荡桨，旋折如飞，将及夷炮所近之处，即覆舟入水，戴之而行，及至夷船，仍翻舟而上，以火球、喷筒焚其帆索，得势即跃上夷船，不得势即仍下水覆舟而行，铳炮皆不能及，已募得二百余人。此江、浙所无也。夷船犯乍浦时，余艘留踞镇海招宝山，有委员雇闽勇三百余，以火舟易使贼觉，献策用大油篓各装火药二百斤，载以小竹筏以铁索拴筏四角，套于项颈，手扶篓筏，贴水潜行，远望不见，及至夷船后，潜挂柁上，火发轰烈，全船立毁。既而有尼之者，飞檄中止。此亦江、浙所无也。此皆在无战舰之时，可用若是，况配入战舰，用其所长，外夷尚且畏之，岂他省所及？故江、浙舟师宜专护海运，而闽、粤舟师宜专剿海寇。汉口、瓜洲、钱塘江亦有没水之人，能伏行江底，然每处仅二三十人，不能多也。

问：子于《议守篇》，专守内河，守近岸，使夷船夷炮失其所

长，已可收安南创敌之功，则又何艘械之足学，而厂局之足设耶？曰：夷兵之横行大洋者，其正也；其登岸及入内河者，其偶也。夷性诡而多疑，使我岸兵有备而彼不登岸，则若之何？内河有备而彼不入内河，则若之何？观其初至也，以结怨之广东而不攻，继以结怨之厦门而不力攻，及突陷舟山，徘徊半载而不敢深入，是犹未测内地之虚实，尚有所畏也。自广东主款撤防，破虎门，围省会，而夷始肆然无忌矣；再破厦门、定海，驶入宁波，而益无忌矣；再破乍浦、宝山、上海，驶入长江，而益无忌矣。使夷知内河有备，练水勇、备火舟如广东初年之事，其肯深入死地哉？故广东初年有歼夷之备，而无其机；江、浙近年有歼夷之机，而无其备。且夷兵船五十艘，货船二十余艘，火轮舟十艘，其闯入珠江、入甬江、入黄埔江者，皆不过兵舰七八艘，火轮二三艘，杉板小舟十余而已。其余仍寄碇大洋。即使歼其内河诸艇，而奇功不可屡邀，狡夷亦不肯再误。且夷贪恋中国市埠之利，亦断不肯即如安南、日本之绝交不往。此后则非海战不可矣。鸦片趸船仍踞外洋，无兵舰何以攻之？又非海战不可矣。夷船全帮数十艘，驶入者惟长江，江面虽狭于外洋，而倍阔于他港，夷艘散泊各岸，不聚一处，即用兀术之火攻，而天时风色难必，亦不过歼其三分之一，究恐有窜出大半之舰，则亦非追剿不可矣。苟夷畏我内河，专肆惊扰，声东击西，朝南暮北，夷人水行一日可至者，我兵陆行必数日方至。夷攻浙则调各省之兵以守浙；夷攻江，则又调各省之兵以守江。即一省中，而有今日攻乍浦，明日攻吴淞，后日又回扰镇海，我兵又将棼然四出，应接不暇，安能处处得人，时时设备？况战舰火器，乃武备必需之物，二三百万，乃军需十分之一，何惮不为而见轻于四夷？况有洋舰洋炮之后，亦非漫然浪战也。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

行，止与同止，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蓬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柁枪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而我之沿海腹地既有战舰为外卫，则内河近岸高枕无虞，所至接济策应，逸待劳，饱待饥，众待寡，是数十艘可当数百艘之用。况夷兵以大艘为身，以杉板小舟为四足，但多募渔舟快艇，专毁其杉板小舟，小舟尽，则大舟亦可为我有。在得人而已！在得人而已！

筹海篇四议款

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两相牵制，幸可无事，非今日主款者之秘略乎？鸦片岁耗中国财数千万计，竭我之富，济彼之强，何以处之？则曰：但禁内地吸食。试问持议之人，果严禁内地吸食乎？则又曰：宜缓不宜急，急之恐触外侮而生内变。嗟乎！强邻恶少，日设赌博于门，诱我子弟，匮我基业，败我教化，一朝绝不与通，攻门索斗。婉婉调停者曰：姑听其仍开博场，一日赌博，一日无事，百年赌博，百年无事。我产之耗不耗，勿计也；我业之完不完，勿计也；我子弟之败类不败类，勿计也。欲制夷患，必筹夷情。请先陈夷情而后效其说：

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所未有，而本朝有之。茶叶行于西洋自康熙始，而鸦片之入中国亦自康熙始。初准以药材上税，乾隆三十年以前，岁不过二百箱。及嘉庆元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嘉庆末，每年私鬻至三千余箱[14]。始则囤积澳门，继则移于黄埔。道光初，奉旨查禁，复移于零丁洋之趸船。零丁洋者，在老万山内，水路四达，凡中

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必由焉。夷艘至，皆先以鸦片寄趸船，而后以货入口。始趸船不过四五艘，其烟至多不过四五千箱[15]，可用火攻，而大吏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于是因循日甚，其寖增至二十五艘，烟二万箱[16]者，则在道光六年设巡船之后。巡船水师受月规，放私入口，于是藩篱溃决。及道光十二年始裁巡船，而积习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复设巡船，议定每千箱以若干箱送水师报功，而鸦片遂岁至四五万箱矣[17]。今以道光十七年广东与英夷贸易出入之数计之：湖丝价银六百五十九万员，茶叶价银千有四百万员，白矾、串珠、樟脑、桂皮、磁器、大黄、麝香、赤布、白糖、冰糖、（两）〔雨〕伞百二十二万六千员，共计英吉利船所购出广东之货二千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员。其入口者：棉花八百二十二万员，六十七万七千石。洋米二十三万八千员，二十一万石。大呢百五十五万员，羽纱四十万员，哔叽八十万员，羽缎五万员，洋布七十万员，棉纱七十三万员，千有八百石。水银二十三万员，二千石。锡二十九万五千员，万五千石。铅八万九千员，万四千石。铁四万八千员，万六千石。硝七万五千员，共万石。檀香、乌木、象牙、珍珠、胡椒、沙藤、槟榔、鱼翅、鱼肚、花巾、洋巾，计七十一万员，共英夷进口货千四百四十七万八千员，少于出口货价银七百余万员。使无鸦片而以货易货，则英夷应岁补中国银七百余万员。乃是岁鸦片价银，反出口二千二百万员，计销鸦片四万箱。此数之确然可考者。弥利坚国是岁出口之货：绸缎价七百五十万员，茶叶五百十九万八千员，十二万余石。丝棉、葛布、磁器、席、糖五十七万九千员，共计千有三百二十七万七千员。入口洋货三百六十七万员。内有洋米八十六万员，洋布四十五万员，白银四十二万员，价最巨。计少银九百六十万员。何以不闻补银？盖亦鸦片价内开除之数。英夷所运者印度鸦片，弥夷所运者都鲁机[18]鸦片。他

西洋诸国出口入口者，约计二百万员。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员，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员，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价银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员。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综计英夷所购出之货，莫大于茶，而湖丝次之；所售入中国之货，莫大于鸦片，而棉花次之。至大黄则蒙古所需，非西洋所急，故每岁出洋大黄，不过值五万余员。即俄罗斯市大黄归，亦仅用以染色，非用以治病。见松筠《绥服纪略》。茶叶虽西洋所盛行，而佛兰西国不甚需之，以其本国皆饮白酒，不甚饮茶，故佛兰西到粤之船较少。然前代市舶，从不闻茶叶出洋，茶叶出洋，自明季荷兰通中国始。及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自荷兰购归百斤，饮而甘之，国人饮者岁增一岁。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万斤；雍正二年，至二十八万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万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万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万斤；嘉庆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八万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万斤；十年后，三千余万斤。及英夷公（私）〔司〕散后，各商自运，销茶愈广。十七年，广东出口茶叶三十余万石，共价银千有四百余万员。又弥利坚国，道光十七年购茶价银三百六十九万两。共茶十二万余石。荷兰岁需茶二百八十万斤不等，佛兰西二十三万斤不等。佛兰西茶沿途售与各国，其到本国者无几。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惟俄罗斯由蒙古运往茶叶岁六百四十余万斤。是西洋之饮茶，亦犹中国人之吸鸦片，虽损益悬殊，皆始自近日，非古昔所有。故知洋钱流入内地，皆鸦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补之价；至鸦片盛行以后，则绝无货价可补，而但补烟价，洋钱与纹银皆日贵一日矣。漕务、盐务、边务，皆日困一日矣。使非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何以至是？今但归咎割痈之人，而养痈、溃痈者不问，故至今益以养

痈为得计，此边患宜溯其源者一。

西洋互市广东者十余国，皆散商无公司，惟英吉利有之。公司者，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散商者，各出己货，自运自售，利害皆一人独当之，其势专而散。方其通商他国之始，造船炮，修河渠，占埠头，筑廛舍，费辄巨万，非一二商所能独任，故必众力易擎，甚至借国王货本以图之，故非公司不为功。及通市日久，垄断他商之路，挥霍公家之帑，费愈重，利愈微，国计与民生两不利，则又惩公司流弊，而听散商自为之。以中国比例，公司如广东十三家洋行，而散商则如各省赴粤之客货也。公司如淮南盐法之滚总、之整轮，而散商则如票盐、如散轮也。道光十三年以前，粤东贸易一出公司，其局初立于印度，继立于广东。初议公司止设三十年，及限满而公司欲专其利，不肯散局，复以助本国兵饷为词，请再展三十年[19]。而糜费开支，浮冒干没，且运回之货，居奇踊贵，百物滞销，国人皆不服，屡控国王，请散公局，各自贸迁，皆为大班数人把持，与通国散商为怨敌。其公司货本银三千万员[20]，主事二十四商，首领二人，专司机密，每商捐银二千五百员以赡之。道光十年，本国会计入公帑银万有五百万员，公使费银九千万员，公欠项银(七)〔一〕千五百万员，公司贸易无利。道光十二年载货出本国、出印度国者，置价共三千万员，而所售回之价，仅千有六百万员，公司不如散商者六倍。故道光十三年遂散公司之局，国王尽收帑本，任商自运，而第征其税，此粤中公司合散之情形也。方广东公司未散时，各大班恃其势大多金，凡抗衡中国官吏，皆公司大班所为。公司散则势涣易制，而卢制军莅任未久，误听洋商言，以英夷公司虽散，而粤中不可无理夷务之人，反饬令彼国派领事[21]来粤。十四年，始来者曰劳律卑[22]，突入省河，罢市调兵而后退。

十六年，再至者即义律也。只便洋商一日之私图，岂期边疆今日之戎首！试问粤中互市，西洋十余国，何尝有夷官驻粤？若谓英夷货多事赜，则弥利坚国每年货艘至粤之多，亦亚于英吉利，何以二百载从无桀骜？观禁烟新令初颁，各国遵令，即英国新至货船，亦遵例具结，而义律驶兵船阻其入口。苟当时无公司领事，则英夷各商亦不过随同各国具结，惟恐卸货之不早，骛利之不先，何暇抗文法，争体制？何至开兵炮，停贸易？又何至诉国王请兵舰，连兵万里，构衅数年？故驭边在先悉夷情。公司散局，此海疆一大机会，而中国边臣失之者二。

禁鸦片之议有二：一内禁，一外禁。自夷船犯顺，人皆谓外禁必不可行。果必不可行乎？又以夷变归咎于缴烟。果由于缴烟乎？何以五月缴烟之后，旁徨半年而未动？何以尚肯出船货充公之结？何以尚悬购告犯之赏？何以逐出老万山外，复尚有愿遵《大清律》乞回澳门之禀？是其激变绝不由缴烟，而由于停贸易明矣。英夷国禁浓酒小带，有佛兰西使者至其国，英夷闻其携违禁货物，因监禁其使，令（禁）〔尽〕缴出禁物始释之，与广东之勒缴烟土何异？又英夷国律例，凡他国商携违禁货物人境者，罚其货价三倍。是即科以彼国之法，亦无可辞。其非因缴烟而由停贸易又明矣。然则不停贸易，固可免用兵，亦可禁鸦片使不来乎？曰：奚不可之有！请先陈夷情而后效其说。英夷之说曰：若要印度人不栽波毕[23]，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若要中国人不买鸦片，除非印度不栽波毕。中国人若以鸦片贸易同英国讲论，英吉利国王定肯禁止贩运。即印度栽种波毕之事，亦可停止，而栽种别物仍可得税饷贸易之利。《澳门月报》。又曰：有人言情愿断止鸦片一物，别开南边港口贸易可乎？我恐未必能行。《华事夷言》。是外禁之事，英夷亦未尝不筹画及之。但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

怀，而后俯首从命。故上者严修武备，彼有趸船则我能攻之，彼有夹私应停贸易则立停之，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可挟于我，自不敢尝试；次者代筹生计。使彼即停鸦片，而上无缺税，下无缺财，则亦何乐走私之名，而不趋自然之利？请得而详之：夷烟产自印度而销于广东，其东印度种鸦片之地皆官地，如中国盐场，置官收税，不得私煎，除鸦片地税银四百余万员外，加以栽种时、开花时、取汁时、出口时四次收税，又凡五百余万员，共计孟阿腊岁税九百六十八万四千余员，又南印度之孟迈鸦片税亦百余万员，除印度兵饷支用外，岁解英吉利国都者三百余万员，此其国最大之利薮。考康熙、乾隆中，准商船运吕宋、暹罗米入口者，每米万石免其船货税十分之五，米五千石以上免税十分之三，即不及五千石亦免税十分之二，并许商人运暹米二千石以上，议叙顶戴。此二国产米不产鸦片，有利无弊，自后港脚夷船[24]，援例岁运印度、新嘉坡[25]、葛留巴[26]米入口者，不下四十万石，多以鸦片寄趸船，而以米入口。由是粤海关裁抑之，但免入口米税，不免出口货税。今与夷约，果能铲除鸦片之地改种五谷者，许其多运洋米入口，并援例酌免其货税，则夷喜于地利之不荒，其必乐从者一。粤东出口之货，则洋行会馆每百两抽内商三分，而三分必增诸货价。其入口之货，则每一大洋艘至黄埔，官费及引水通事使费约需银五千员，皆在正税之外，虽不明取于鸦片，而夷则失诸彼者偿诸此，我则收其实而避其名。今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举以前此贡使所屡求，大班所屡控者，一旦如其意而豁除之，俾岁省数百万，夷必乐从者又一。彼国入口之货，莫大于湖丝、茶叶；出口之（费）〔货〕，莫大于棉花、洋米、呢羽。今中国既裁浮费，免米税，商本轻省，则彼国不妨于进口之茶、丝，出口之棉、米、呢羽，酌增其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铁、

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夷必乐从者又一。威足慑之，利足怀之，公则服之，有不食桑葚而革鸮音者乎？水师之通贿不惩，商胥之浮索不革，战舰之武备不竞，而惟外夷操切是求，纵获所求，且不可久。矧乃河溃而鱼烂，鸟惊而兽骇，尚何暇议烟禁哉！张奂之服西羌，班超之告任尚，此机会可乘反以过急失之者三。

此皆未变以前事也。既变以后，则不独以夷攻夷，并当以夷款夷。国初俄罗斯争黑龙江地，构兵连年，圣祖命荷兰寄书俄罗斯而献城归地。喀尔喀两部争衅构兵，诏命达赖剌麻遣使往谕，而喀部来庭。缅甸不贡，闻暹罗受封而立贡。廓尔喀未降，闻英吉利助兵而即降。故款夷之事，能致其死命使俯首求哀者上；否则联其所忌之国，居间折服者次之。上年靖逆将军未至粤时，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讲款，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倘带违禁货物，船货充公"之语，并许"退出虎门"之说。夫命将出师，不过因夷之索烟价、索埠地、踞虎门，今三事皆不敢逆命，是不战屈夷，亦足以征朝廷折冲千里之威。非弥利坚居间岂能有是？而利害未能陈明，章奏未能剀切，于是而英夷要盟，又于是而英夷败盟。是冬佛兰西兵帅复以兵艘至粤，求面见将军密陈军事，请代款，请助兵。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此一举。而又迟疑之，支诎之，延及半载始令赴江宁，则英夷款议已成数日，视弥利坚原议相去天渊。故不款于可款之时，而皆款于必不可款之时，此机会可乘不乘者四。

此四机者，谨其始机，则鸦片不至流毒；乘其二机，则公司不致桀骜；乘其三机，则不以罢市兴兵；乘其四机，则不致款议失体。一误、再误、三误于事前，四误于事后，经此四误，而鸦片之外禁不可行矣。

今日之事，非内禁不可矣。内禁之不效有三：一曰不许告发也；二曰不速限期也；三曰不先黥后僇也。不许告发之故，在防诬陷。夫吸烟有瘾，贩烟有土，告不实有反坐，何患其诬？且有告发之令，则雇工邻右，人怀戒心，大厦深堂，皆无固志。虽有贪欲贪利之徒，不敢再为尝试，其必效一。限期不速者，恐死刑太多也。不知期愈宽，犯愈众。昔宋臣宗泽守汴京，承兵燹之后，百物昂价倍蓰，泽念小民所急惟食，乃枭一饼师之首，下令平价，不三日而市价尽平。夫速则枭一人而万人肃，迟则刑千百而四海玩，果不果之异也。且烟瘾有限期，贩烟有何限期？但使沿海各郡县，每城立枭贩烟之首一二人，以令下之日为始，不俟限期，风符雷厉，其必效者二。吸烟未至限期，罪不至死，奈何？曰有《大清律》刺面之法在。今再下令，三月不戒者黥，黥后再三月不戒者死。以下令为始，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专司有犯必黥之事。其缙绅富户，哀求免黥者，许以金赎，不黥面而仍黥手，黥手逾期不戒，毋得再赎。如此，则法易行，法必行。且在前次限期之外，岂得更议其期迫乎？此必效者三。总之，法信、令必，虽枷杖足以惩奸；法不信，令不必，虽重典不足儆众。饮食不已，酿为讼、师；小刑之刀锯不肃，酿为大刑之甲兵。圣人垂忧患以诏来世，岂不深哉！岂不深哉！

【注】

〔1〕廓尔喀（Gurkha），即尼泊尔（Nepal）。

〔2〕印度（India），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Pakistan）、孟加拉（Bangladesh）诸国。

〔3〕其实水路相距亦远，言之过速。

〔4〕孟阿腊（Bengal），今孟加拉国（Bangladesh）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 State)。当时鸦片的最重要产地是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北方邦的贝拿勒斯（Benares，今 Varanasi 瓦腊纳西)。二地所产的鸦片，西名均作 Bengal Opium。

〔5〕麻尔洼（Malwa)，在南印度。当时在鸦片重要产地中位列第三。

〔6〕孟迈（Bombay)，即孟买。当时是鸦片的最重要出口地。Bengal Opium 就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贩卖，由孟买出口，运销中国及南洋的。

〔7〕曼达喇萨（Madras)，即马德拉斯。

〔8〕比特革（Petersburg)，即圣彼得堡（Sankt Peterburg)。

〔9〕东都，意为在东海省（The East Sea Province）的都城。

〔10〕荷兰西，疑为"佛兰西"之误。

〔11〕葡萄亚（Portugal)，即葡萄牙。

〔12〕西班牙和美国在印度没有殖民地。

〔13〕南洋，泛指今东南亚（Southeast Asia）一带及其海域。魏源在本书中改《地理备考》的"阿塞亚尼亚州"（Oceania）为"南洋"，则除把该书所说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海域改称"南洋"外，现在普遍称为大洋洲的海域也被改称为"南洋"了。

〔14〕实际数字是四千余箱。

〔15〕四五千箱是嘉庆末年数字，道光五年已达九千余箱。

〔16〕二万余箱为道光十年数字。

〔17〕道光十八年的鸦片输入额为二万八千余箱，至道光十九年已达四万余箱。

〔18〕都鲁机（Turkey)，即土耳其。

〔19〕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专卖权 1813 年取消，但在中国的专卖权延长二十年，实际上延至道光十四年三月，但鸦片仍由公司专卖。所谓限三十年、展三十年，当指此事。

〔20〕如不算以后的惊人净利，实际上东印度公司初时仅合资七万英镑，折合三十五万元。

〔21〕卢坤的通知是说"另派大班"，不是"领事"。美国外交部派商务监督来粤，是预定的侵华计划，与卢坤的通知没什么关系。

〔22〕劳律卑（Lord Napier），当时粤语音译为“律劳卑”。

〔23〕波毕（Poppy），即罂粟。

〔24〕港脚夷船（Country Ships），指来往印、广州间的印度商船。

〔25〕新嘉坡（Singapore），即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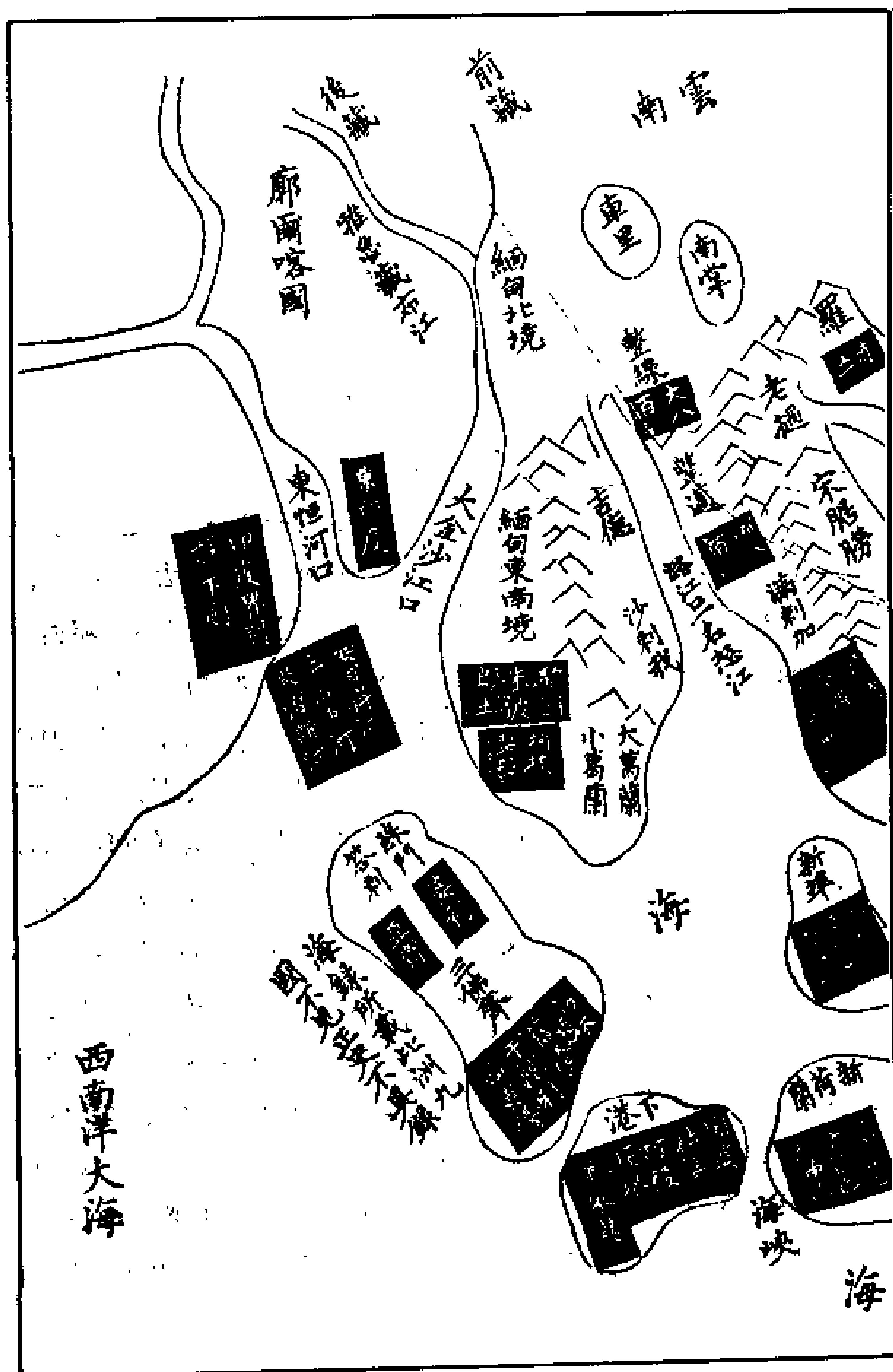
〔26〕葛留巴（Kělapa），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Jakarta）。此名亦间指爪哇（Java）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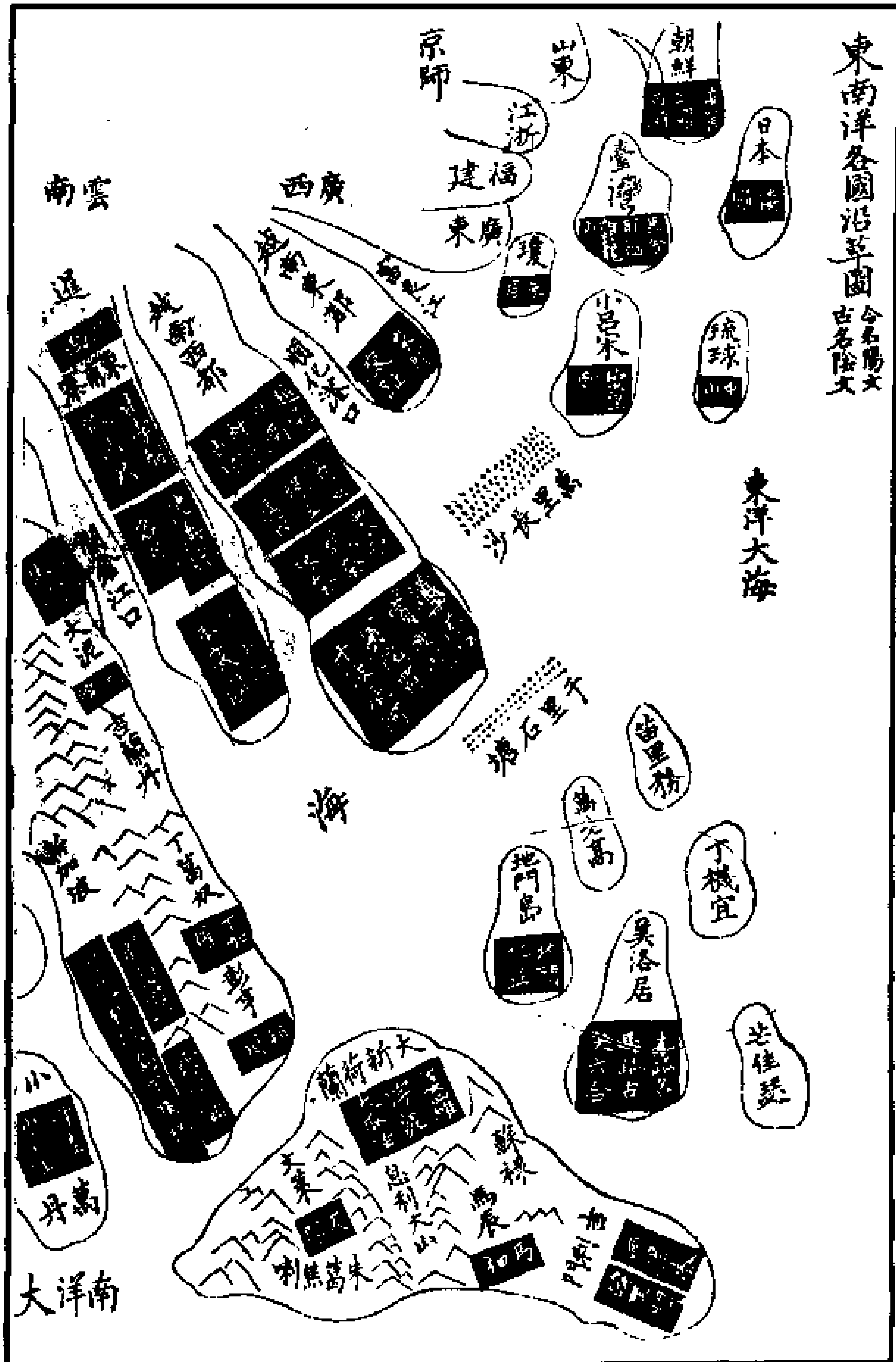
海国图志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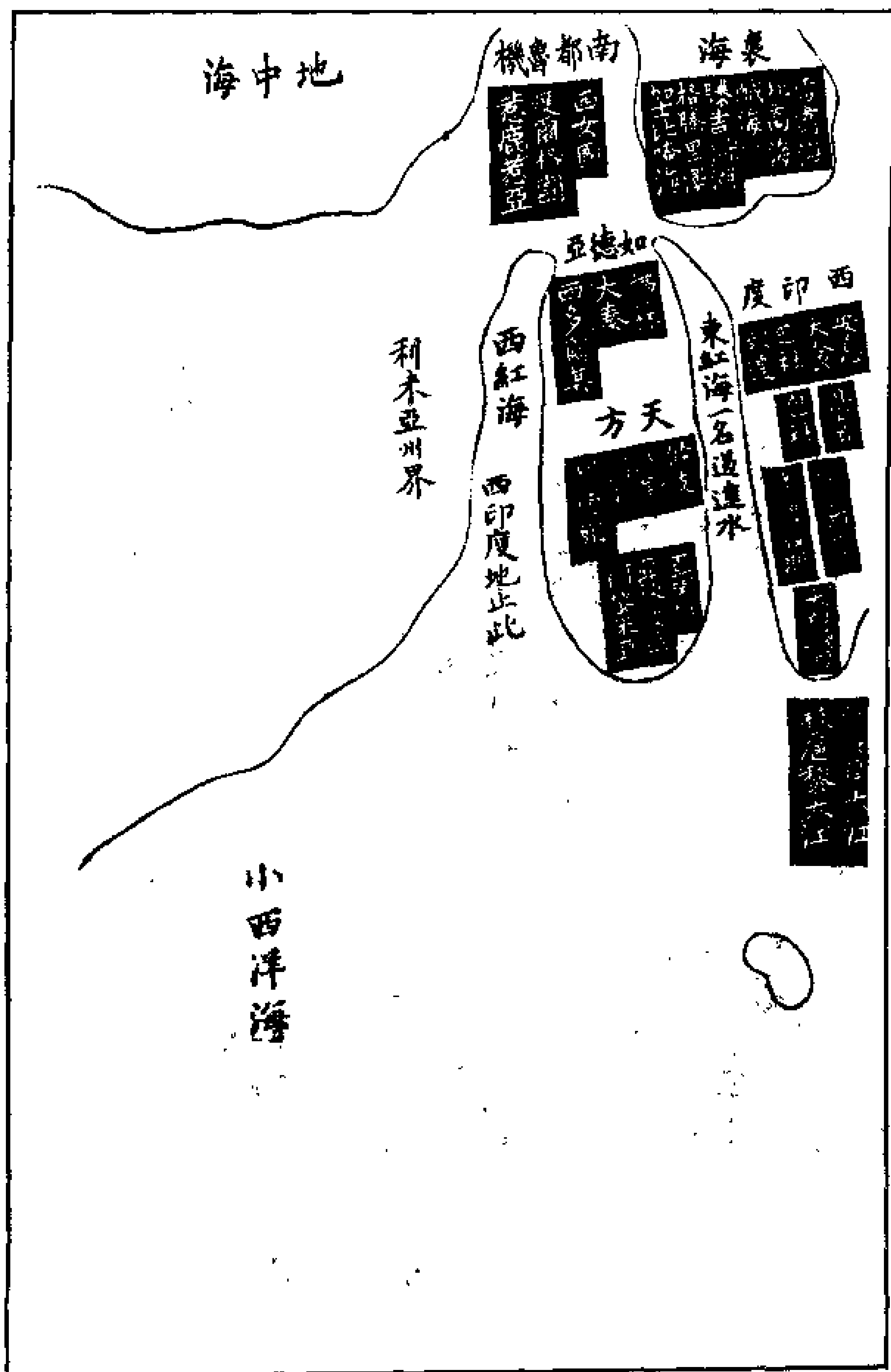
邵阳魏源撰

海国沿革图叙

古有表沿革，无图沿革者，图经表纬，图横表纵，左之右之，互相体用。然以表书史所习、足目所及之中国可也；以表侏儒不经、汗漫莫穷之外国，则表自表、图自图，自非专门之士，鲜不一龃而一龉，千毂而千躓矣。且利马窦、艾儒略、南怀仁及近日英夷汉字之图，虽方位度数有准有则，然详海口，疏腹内；沿土语、荒古名，如适异国闻群咻，有声无词，莫适谁主。陈伦炯、庄廷旉之图据彼蓝本，各各不相贯串。至明太监郑和下西洋之图，仅至西南洋五印度，尚未至小西洋[1]。甚乃图柯枝[2]、古里[3]、小葛兰[4]为一岛，而列于榜葛剌[5]、锡兰山[6]之西；又图忽鲁谟斯[7]为一岛，图旧港[8]、小爪哇[9]与苏门答剌[10]为同洲；奚翅迷途之子指东谓西，适郢之夫南辕北辙。盖阉尹不识图史，柁工、舟师，纡折行驶，以其舟行所至之先后为图地之方位。又凡柯枝西岸之恒河[11]与忽鲁谟斯两岸之东西海港，即西图所谓西红海、东红海[12]也。皆混同大海，遂致岸国图成岛国。彼身历之人尚如是，又何责王圻以下之扣槃扪烛乎？乌乎！必观《元史》、《明图》之荒唐，历代诸史之明昧，与利氏、艾氏、南氏诸图之纷错，而后知斯书斯图之必不可已。


雲南
前藏
後藏
廓爾喀國
雅魯藏布江
緬甸北境
東里
南掌
暹羅
老撾
東恒河口
大金沙江口
緬甸東南境
吉蔑
沙剌救
大萬蘭
小萬蘭
宋腒勝
滿剌加
海
新埠
新嘉坡
海峽
海
西南洋大海


東南洋各國沿革圖
今名陽文
古名陰文
京師
山東
朝鮮
江浙
福建
廣東
廣西
雲南
日本
臺灣
瓊
小呂宋
琉球
東洋大海
萬里長沙
千里石塘
海
地門島
丁機宜
美洛居
芒佳瑟
大新荷蘭
蘇祿
大洋南


地中海
南都魯機
裏海
如德亞
大秦
西印度
天方
西紅海
東紅海
利未亞州界
西印度地止此
小西洋海

西南洋五印度沿革圖 今名陽文 別名陰文

前藏
後藏
岡底斯山
龍池
巴達克山國
愛烏罕
北印度
中印度
廓爾喀國
雅魯藏布江
徹第岡
西洋古里
西洋瑣里
坎巴
東印度北岸
東恆河口
緬甸
柯枝
東印度東岸
東印度西岸
西恆河即印度河
西南洋印度海
補陀落迦山
南印度斗入海中孟買市埠環之西
錫蘭山

地中海

大西洋海

北利未加四國

南利未加四國

夷有兵守峡

小西洋利未亞洲沿革圖

今名陽大
別名陰文

西印度界

西紅海

伊揖國

伊揖國降河兩岸

阿邁斯尼國

亞毘心域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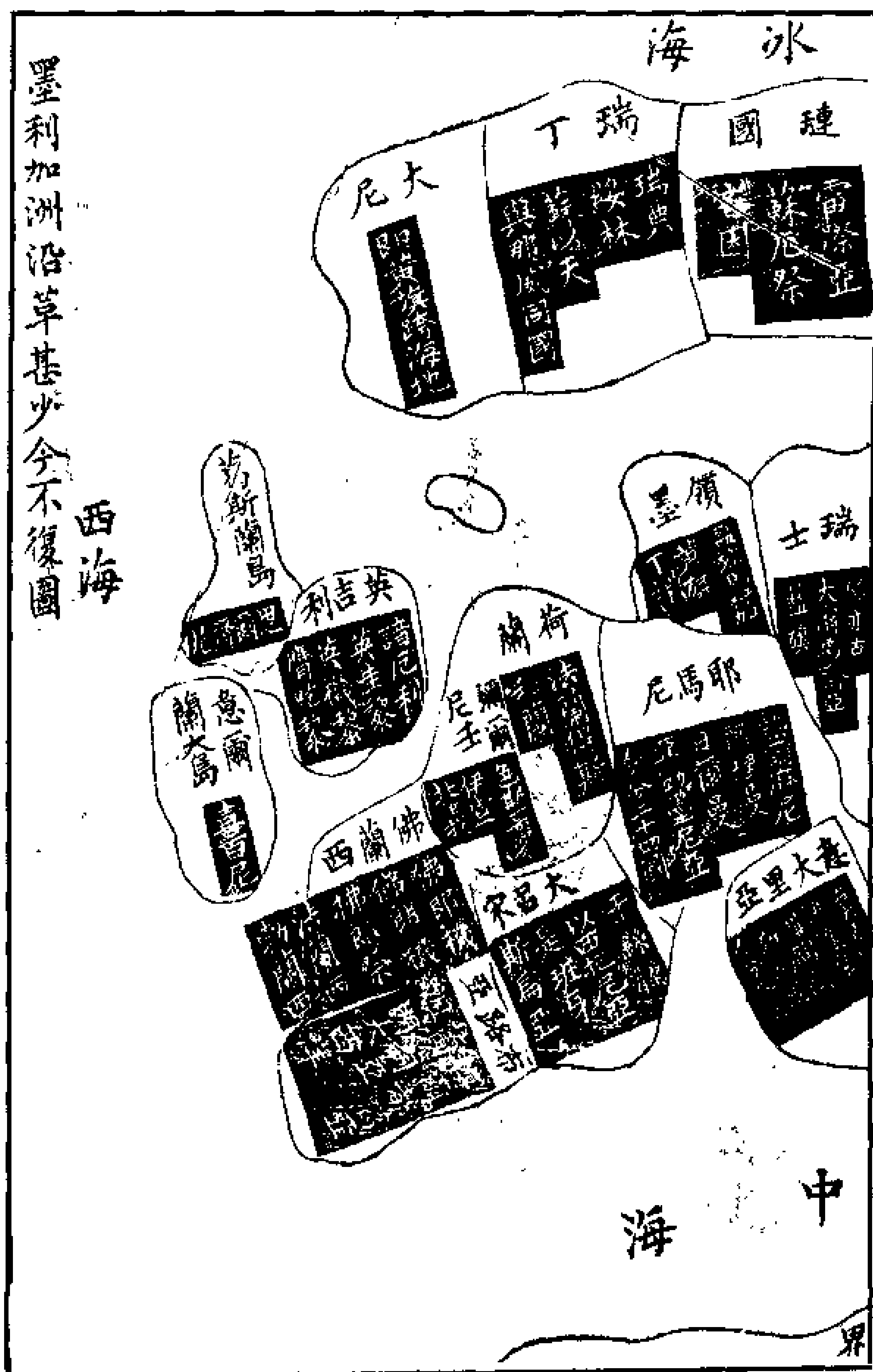
西利未加三十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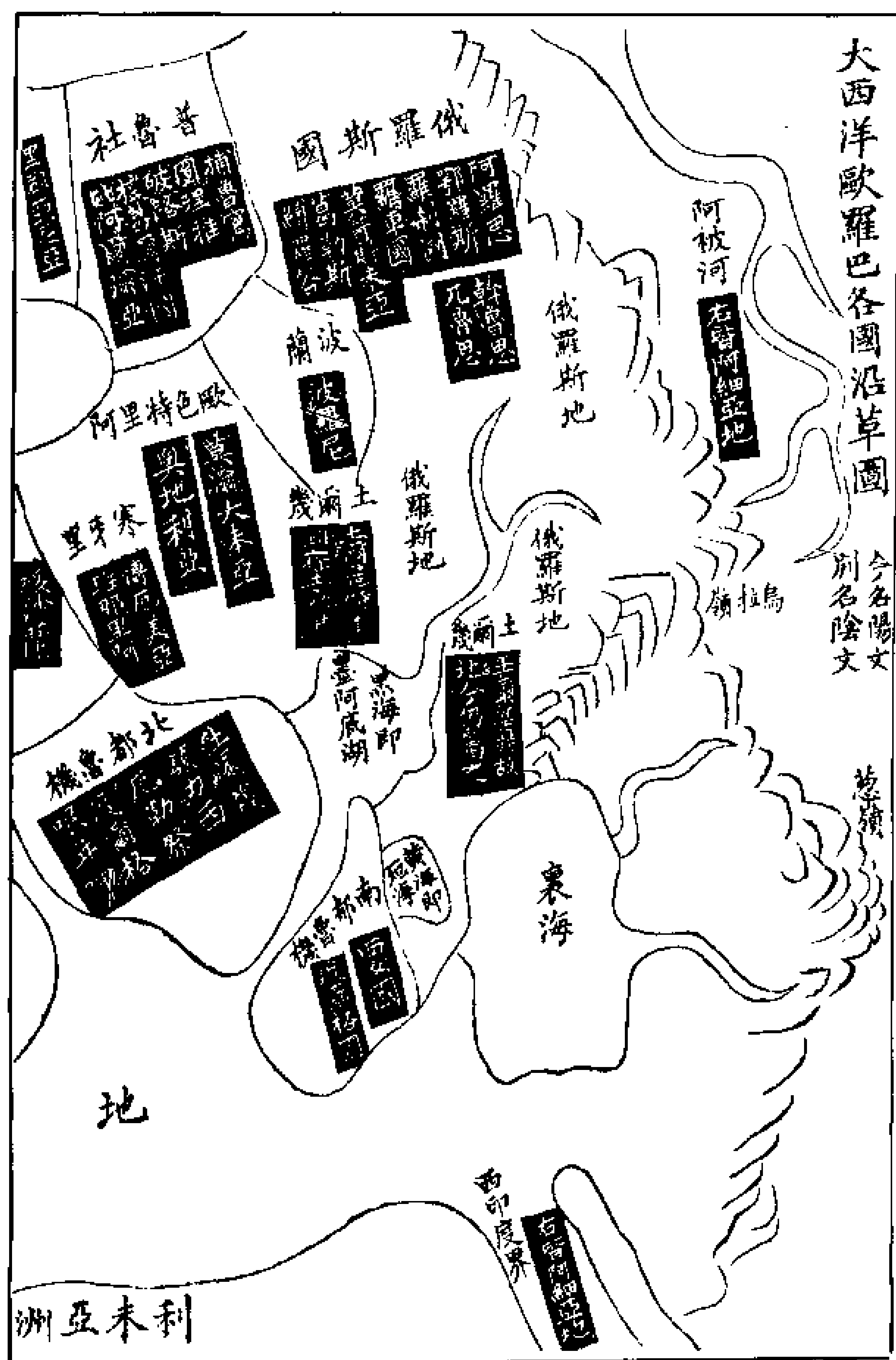
東利未加八國

聖老佐楞六島

大浪山

妙里士島


墨利加洲沿革甚少今不復圖
西海
冰海
瑞丁
璉國
大尼
瑞典
領墨
瑞士
英吉利
愛爾蘭大島
荷蘭
耶馬尼
佛蘭西
大呂宋
意大里亞
中海
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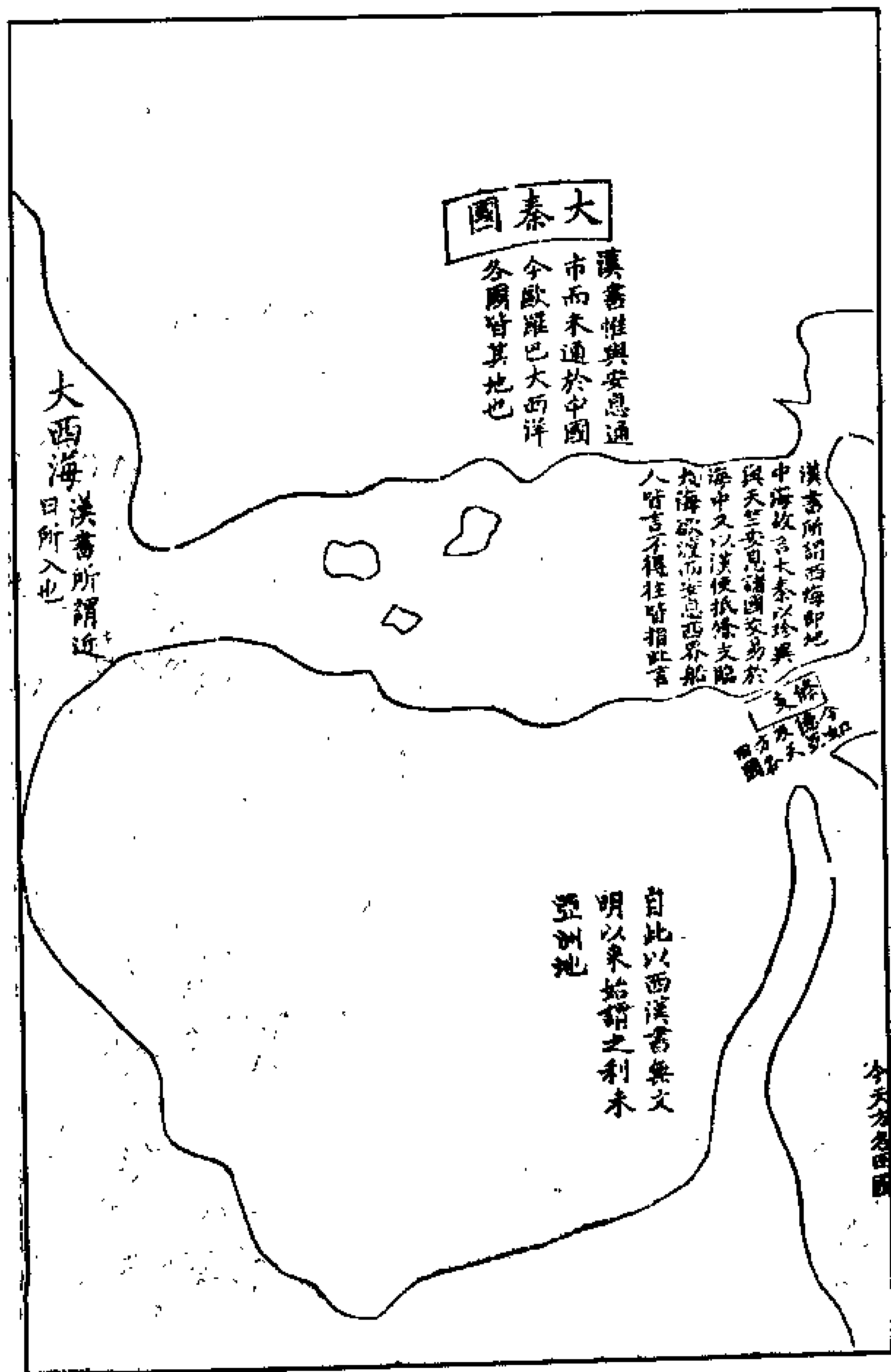

大西洋歐羅巴各國沿革圖
今名陽文
前名陰文
普魯社
俄羅斯國
阿被河
右皆阿細亞地
俄羅斯地
波蘭
波羅尼
歐色特里阿
寒牙里
土爾幾
北都魯機
黑海即
南都魯機
裏海
地
西印度界
右皆阿細亞地
利未亞洲

汉魏唐西域沿革图总叙

塞外山川国地里至，吾何征？请姑征西域：其国则皆城郭居国，非同漠南、漠北[1]行国之游牧迁徙；其名则历汉、晋、六朝、唐、宋，而城郭三十六国不甚改，非若匈奴、柔然、突厥、回纥、契丹之分合无定；其书则创自班氏父子，世护西域，身履目击，非若西南吐番、西北瀚海之辖轩不至。惜哉惟详葱岭以东耳！其葱岭以西，则《汉书》不如《北魏书》；其葱岭西南之五印度，则《汉书》又莫如《唐书》。盖前汉使皆至乌弋[2]还，无至条支者。故有条支西行近日所入及弱水、西王母之荒诞。至《北魏书》则分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3]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州居部画，纲纪秩然。其言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为大秦国，而指其海旁出与中国渤海东西相直，则明知为地中海，非西洋大海；且言大秦国在两海之间，地六千里，则并能知大秦以北之洲中海[4]；又言条支国，海水曲环其东南北三面，惟西北一面近陆，则并西红海、东红海，皆灿若眉列。前利马窦千余年而预合符节，盛矣哉！故葱岭西北，至《魏书》而大明，《唐书·西域传》惟以蕀林为大秦，是为巨缪。其余则据玄奘之记与王玄策[5]攻取印度之章疏。故于南天竺濒海，北天竺圜负雪山，东天竺接扶南、林邑，西天竺接罽宾、波斯，而中天竺据四天竺之会，共周三万余里，无不聚米画沙，纪纲条贯，盛矣哉！故葱岭西南又至《唐书》而大明肆，前人荜路攈剔，启我后人，亦惟我后人疏通昭旷，肆前业其终之。今据三史胪成三图，而六朝、隋、宋沿革略附其下，其宋、元、明则见于《海国沿革总图》，不复别出。

康居五小王地
右哈薩克谷城
康居
左哈薩克
烏孫西境
今布魯特各部游牧其地
烏孫
今伊犁北庭都護府元阿力麻里
捐毒
布魯特
尉頭
今烏什
溫宿
今阿克蘇
姑墨
今拜城
疏勒
今喀什噶爾一作沙爾法
蒲犁
布魯特
蒲犁
布魯特
蔥嶺
北河
無雷
布魯特
依耐
布魯特
西夜
布魯特
皮山
布魯特
莎車
葉爾羌
子合
布魯特
蔥嶺
南河
于闐
今和闐
漢西南夷地可通大夏印度吐蕃今西藏也漢武欲通而未果故西域傳無攷


漢西域沿革圖一
天山
鎮西府
巴里坤
蒲類國
車師後庭
車師前部
樓蘭
鄯善
伊吾
且末
尉犁
焉耆
渠犁
輪臺
龜茲
姑墨
蒲昌海
敦煌
疏勒
莎車
于闐
精絕
小宛
今沙州


大秦國
漢書惟與安息通市而未通於中國今歐羅巴大西洋各國皆其地也
大西海
漢書所謂近日所入也
漢書所謂西海即地中海故名大秦以珍異與天竺安息諸國交易於海中又以漢使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皆言不獲往皆指此言
條支
今如德亞天方西國
自此以西漢書無文明以來始稱之利未亞洲地
今天方各回國

康居五小王地見前

嚴國 今俄羅斯地

栗弋 屬康居今塔什干亦古哈薩克地

奄蔡國 今俄羅斯

大宛西北境 今布哈爾國

大宛國 今敖罕賽馬爾罕城

大夏 大月氏 今愛烏罕布哈爾二國分得其地

休循 布魯特

桃槐 布魯特

媯水 即佛經之縛芻河

斯賓 安息屬國

漢書謂三池石城也

比西恒河即印度河

懸度

漢書所謂臨峥嶸不測之深也

烏秅國 今巴達克山

于羅國 安息西境今都魯機回國

漢書奄蔡國北臨大澤無涯蓋即北海今裏海東岸本俄羅斯屬地水經注謂之雷翥海

阿蠻 安息屬國

安息 即西天竺今包社回國

濮挑 水經注罽賓地

罽賓國 今克什彌爾即北天竺

水經注所謂雷翥海口也

亦西天竺屬地

犂靬

西紅海

身毒 即天竺及印度亦曰身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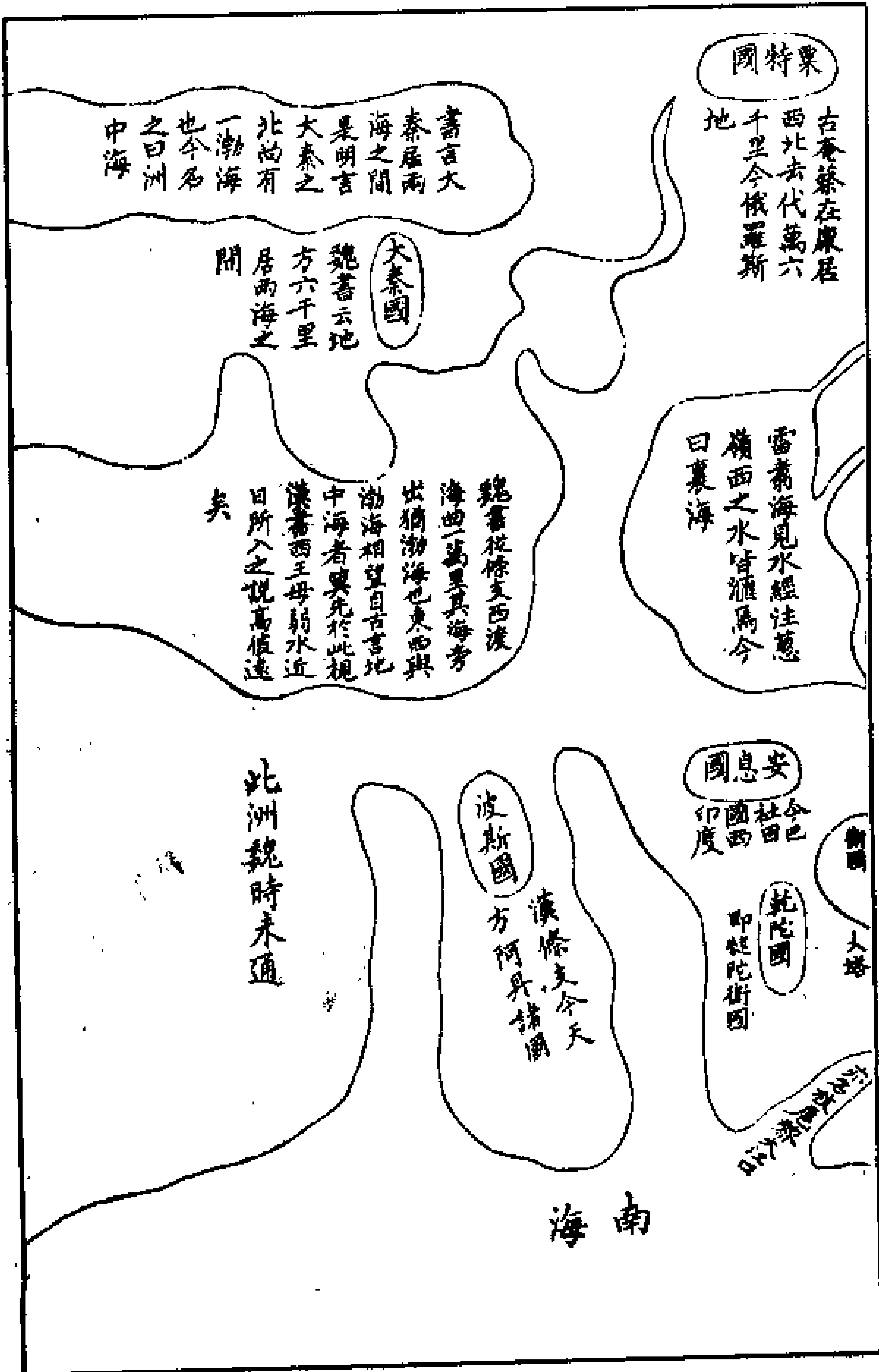
烏弋山離國 今温都斯坦即中天竺之都會

東離國 後漢書在身毒東南三千餘里蓋南天竺地

東天竺漢書皆無之

東恒河

南海


累特國
古奄蔡在康居西北去代萬六千里今俄羅斯地
書言大秦居兩海之間畧明言大秦之北尚有一渤海也今名之曰洲中海
大秦國
魏書云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
魏書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其海旁出猶渤海也東西與渤海相望自古書地中海者莫先於此觀漢書西王母弱水近日所入之說高促遠矣
雷翥海見水經注葱嶺西之水皆滙焉今曰裏海
此洲魏時未通
安息國
今巴社國西印度
波斯國
漢條支今天方阿丹諸國
乾陀國
即犍陀衛國
南海


北魏書西域沿革圖
葱嶺以東略同漢書不復圖今專圖葱嶺以西兼取水經注
葱嶺
南海
南天竺
乾陀國
此三國皆北印度
今巴達克山
懸度

唐書既以拂菻為大秦故於隔海之大秦亦未言及

漢唐所謂西海者皆以此地中海為西海也

西女島

拂菻

西海西亦曰大秦非陽海之大秦也

謝颶

遥達水即東紅海

波斯

非波剌斯也唐書東與拂菻羅康接云誤

黎軒

唐書曰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癘無艸木云云此史言利未亞洲黑人之地但未詳耳

唐西域沿革圖

葱嶺以東略同漢書不復圖今專圖葱嶺以西兼取西域記

突厥

勃達嶺即葱嶺支幹

此海唐書及西域記均未書及

東安 西曹 中曹 東曹 石國 東康 寧遠即魏之破洛那

大安 畢國 安國 米國 何國 史國

揭盤陀國

唐書曰碎葉川西域記素葉川

北百里東西千餘里

鐵門

大小勃律

北天竺

迦濕彌羅國

烏長

謝颶

西天竺

波剌斯

大食

乾陀衛江即印度河一曰西恒河

中天竺

摩揭陀國

東天竺各國

南天竺各國

東恒河口

師子國

楞伽山

補落迦山

元代疆域图叙

自生民以来，禹迹所及，中国九州之地，则偏东海。其西南北三海，则虽列代好勤远略之君，发译使，赍金币，尚莫睇其涯际；骋八骏，步章亥，尚未彻其里域。其能北至于北海[1]、西至于西海、南至于南海者，亘古一渥奇温氏而已。其始有西北海之钦察国[2]、阿罗思[3]国、阿速[4]国，东北海之铁勒[5]、黠戛斯[6]国、骨利干[7]国、高丽[8]国者太祖，其并有葱岭以西，南至海之印度、天方者宪宗；其并有南海之占城、爪哇，远通利未亚洲之马八尔、俱蓝[9]者世祖。此皆汉唐声教所不讫，而元皆棰挞有之，藩封树之。驾远御长，甫田骄桀。易世而后，鞭长尾大，于是印度诸国，恃阻雪山，不受戎索，惟建阿母河行省[10]治葱岭以西，岭北行省[11]治和林[12]、杭海山[13]以北，阿力麻里元帅府治天山以北，别失八里元帅府治天山以南，辽阳行省治辽河以东，火州、曲先元帅府治土鲁番至阳关以东。然世祖末年，阿母河行省亦废，则葱岭以西，擅于赛马尔罕，葱岭以北阿罗思、钦察，擅于月祖伯大王。其势已同羁縻。且海都、笃娃叛于岭北，斡端叛于和阗，则二地亦不属朝廷。惟治天山南、北、东三帅府及和林、辽阳二路与内地各行省之地而已。然则元中叶后，疆域始仅埒汉唐，而开国疆域则视汉唐极盛时，且再倍过之。高宗纯皇帝御制文集曰：葱岭为昆仑，居天下之中。昆仑以东莫大于中国，以北莫大于俄罗斯，以西南莫大五天竺国。元初则兼此三大国疆域而有之，谓不振古霸烈哉！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从礼部请，令会同馆，蕃夷使至，籍其道里、山川、风俗、物产，为《职贡图》。明初，又尽得燕京图籍，使修《元史》，诸臣稍加蒐讨，何难部画州居，咸盖

地之图，补《禹贡》之缺，扩万古之胸，侈《王会》之盛？乃举一代数万里之版章摈诸荒外，等诸乌有。其《地里志》末仅附录西北地名二页，毕竟孰西孰北，尚未能辨也。《列传》则动言西北诸王兵起，毕竟西方之王欤？北方之王欤？皆不能明也。自十一行省而外，一则曰西北之地，难以里计；再则曰边外羁縻之州，莫知其际，更何诘其部落之本末、山川之界画？近世嘉定钱詹事大昕、毛贡士岳生、大兴编修徐先生松，皆从事《元史》，詹事仅刊《艺文》、《氏族》二志，毛君仅成《后妃》、《公主》二传。然读詹事《廿二史考异》，曾不及塞外舆地。毛君自言和林尚未审其何在，则其书之不成，殆亦知难而退。徐先生之于舆地，专门绝学，所为《元史西北地里附注》及《诸王世系表》，亦未卒业。源治《海国图志》，牵涉《元史》，辄苦迷津，爰取《元秘史》、《蒙古源流》及邱处机、刘郁之书，参以列代西域传记、图理琛《异域录》，亹亹钩稽，旁证侧出，遂成一图四考，以弥缺憾。昧爽行荒莽，鸩舌问邮程，虽仅辨方，犹贤乎已。又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并附其后。其《元代西域考》二篇，见《北印度沿革》后，《元代北方疆域考》二篇见《俄罗斯沿革》后。

北海

欽察國

元欽察國即今西域

阿羅思國

元太祖長子朮赤封地後為拔都大王世守元史作斡羅思一作阿羅思

此當為拔都王封地今俄羅斯東藩第一部都城

即阿被河一作阿北河

阿速國

阿里吉河

塔里寒

鐵門

即巴達克山

地中海

密昔國

天方

緬甸

南印度

東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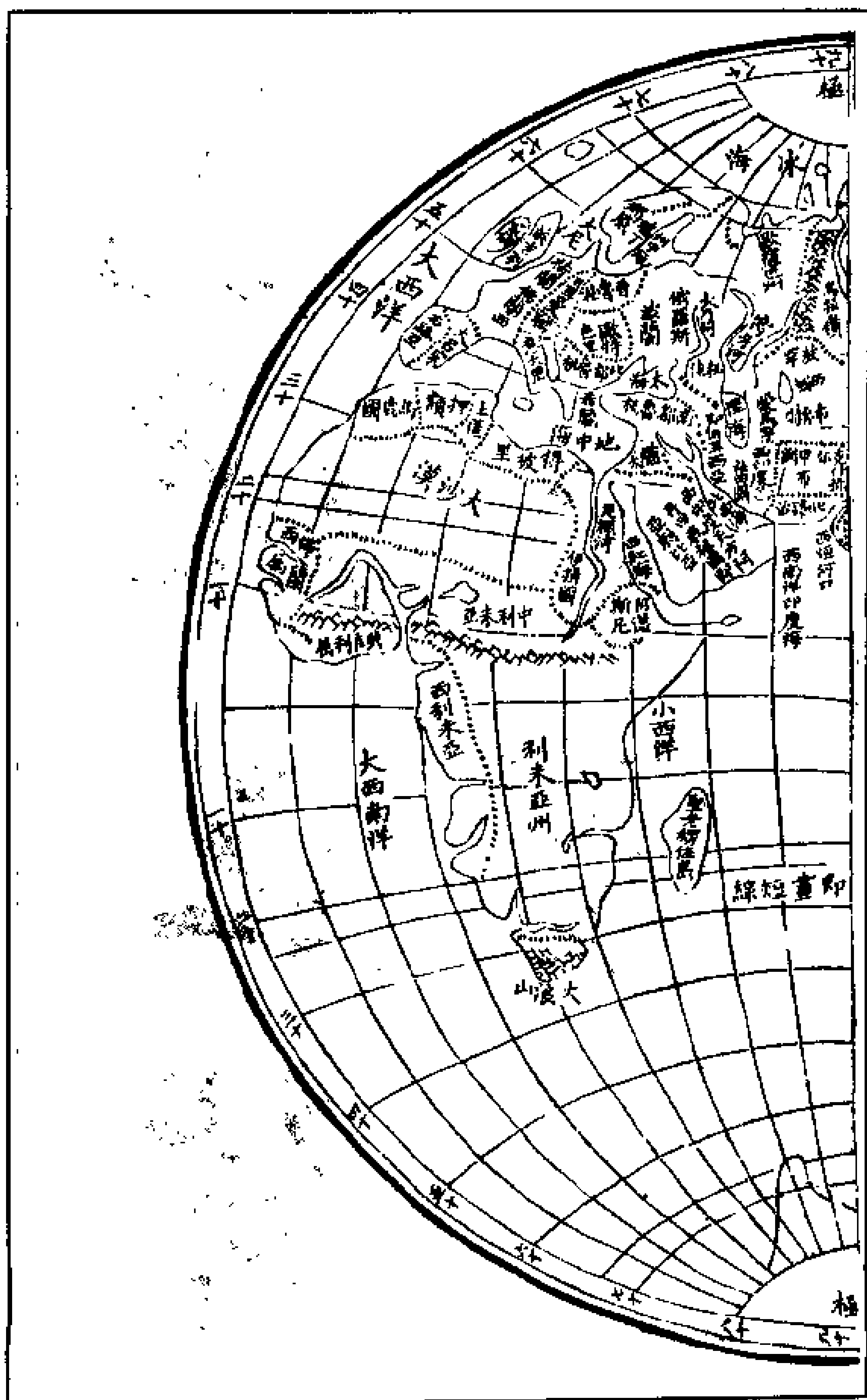
東印度元兵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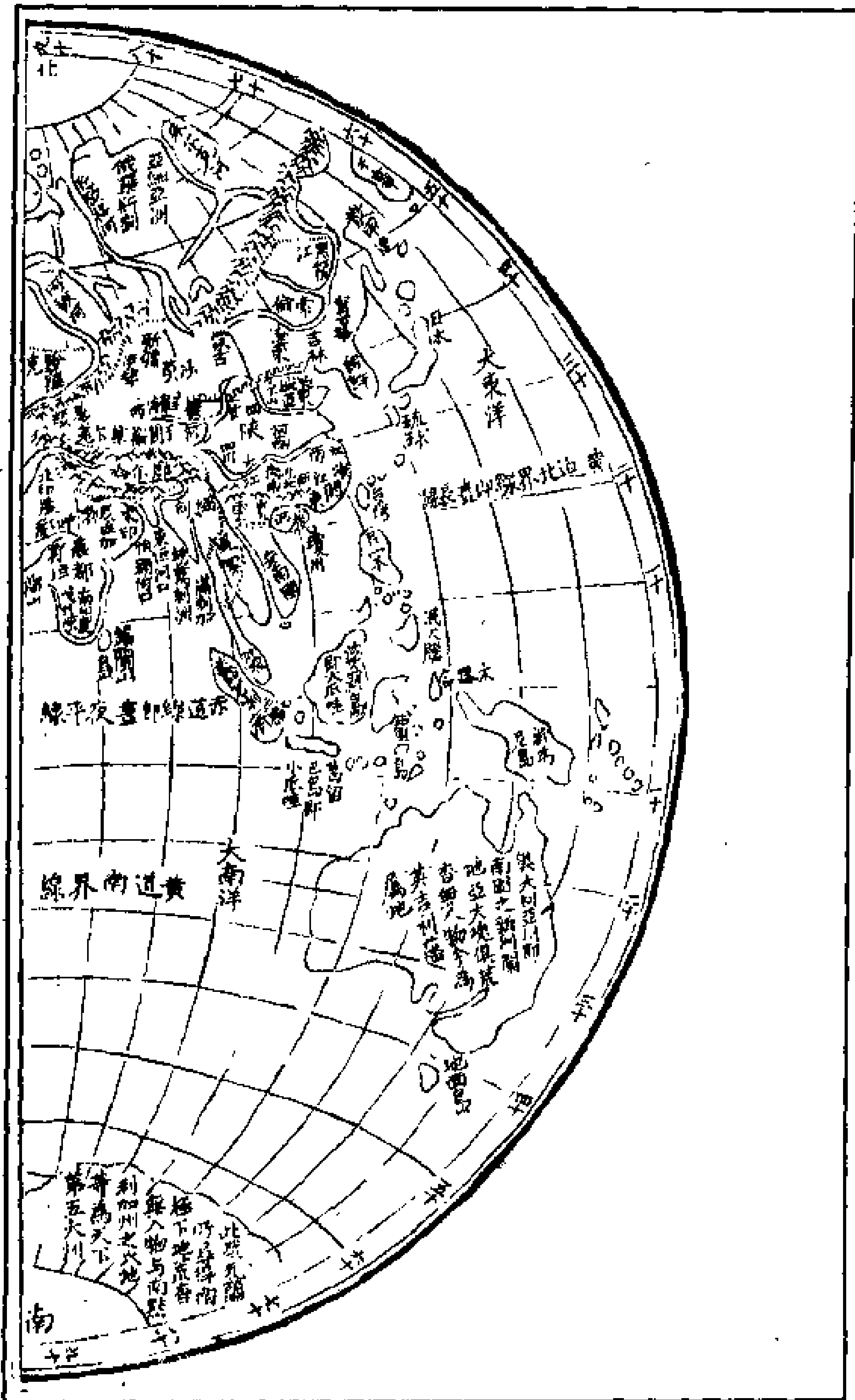
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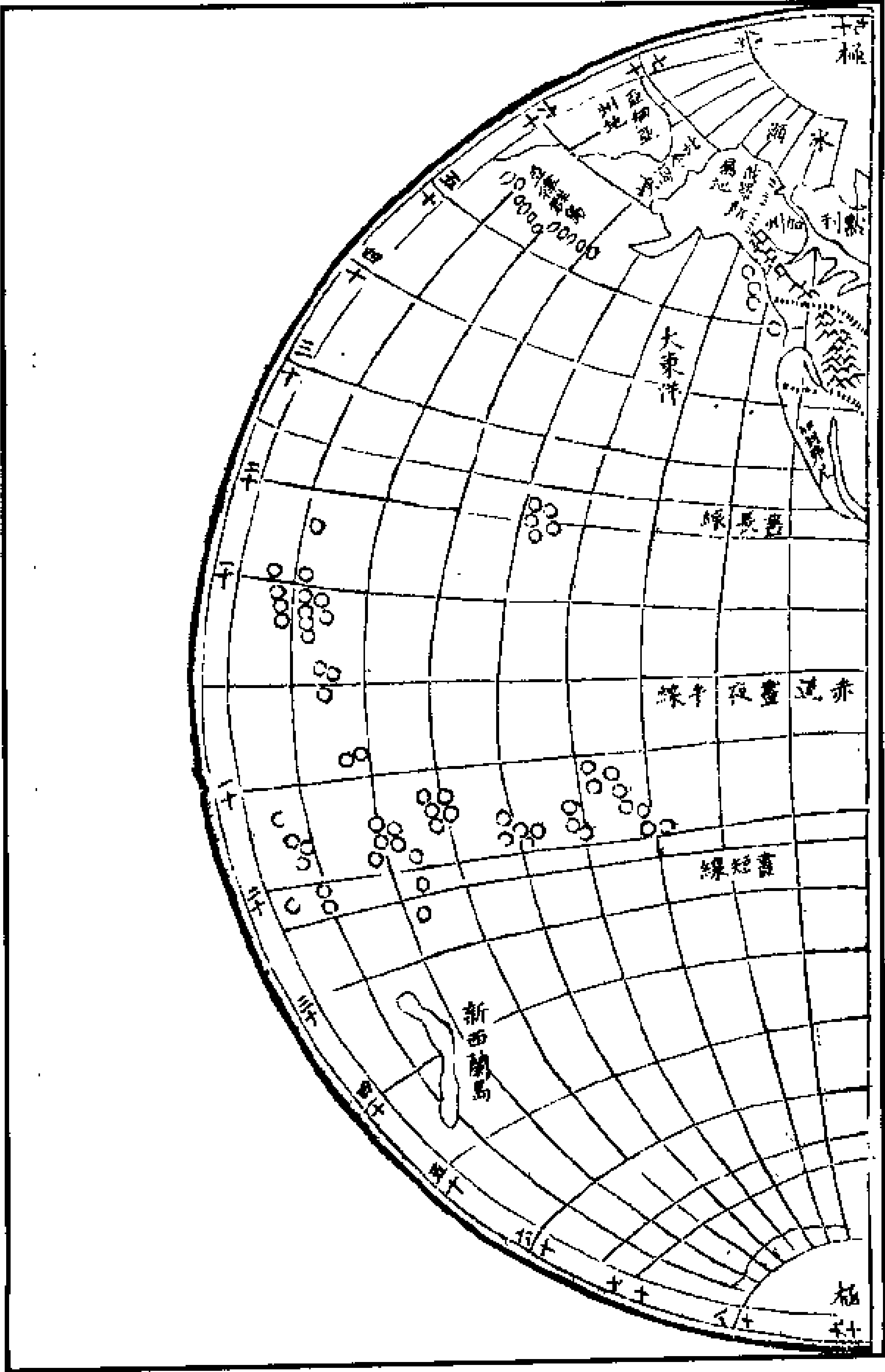
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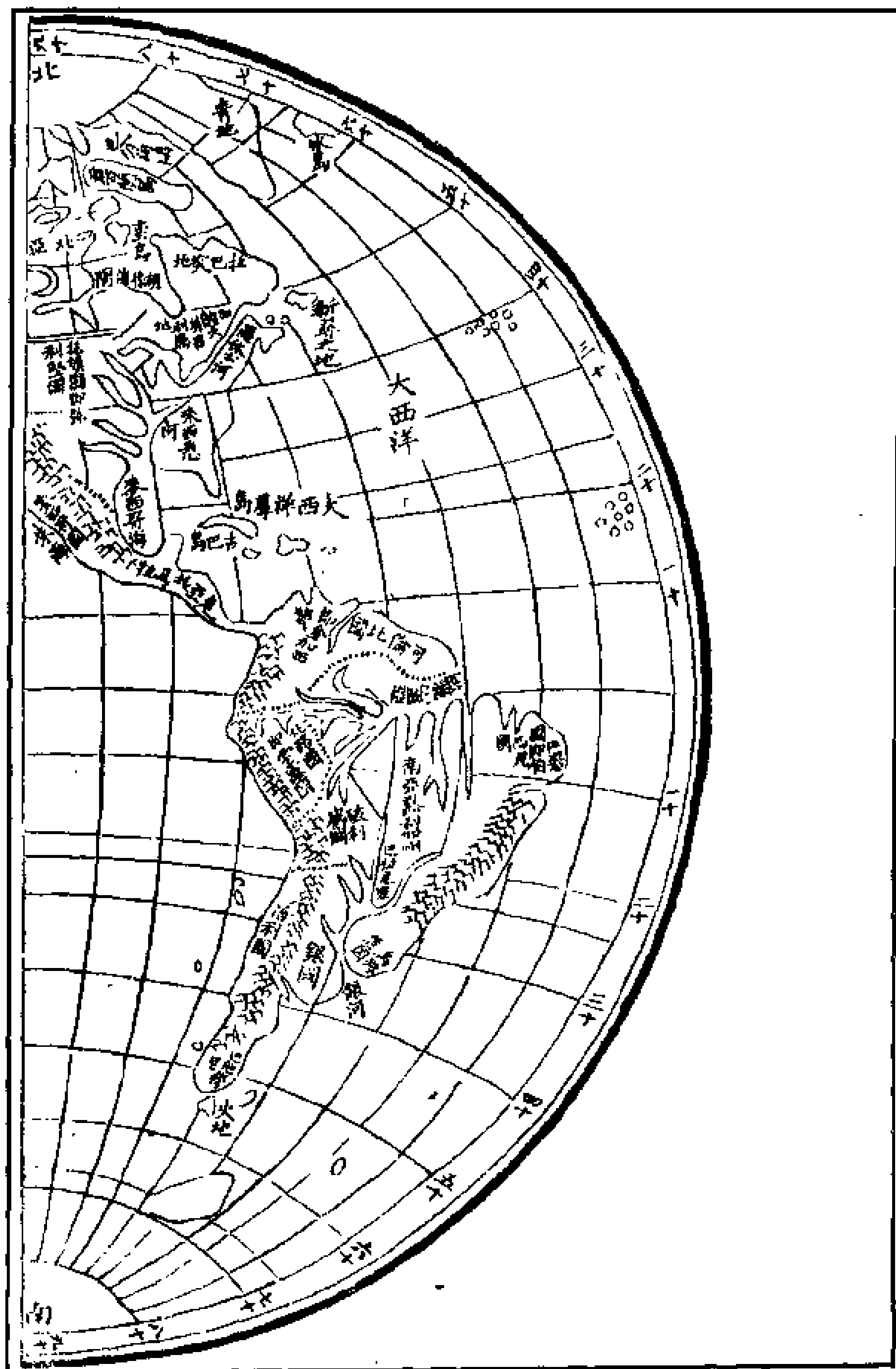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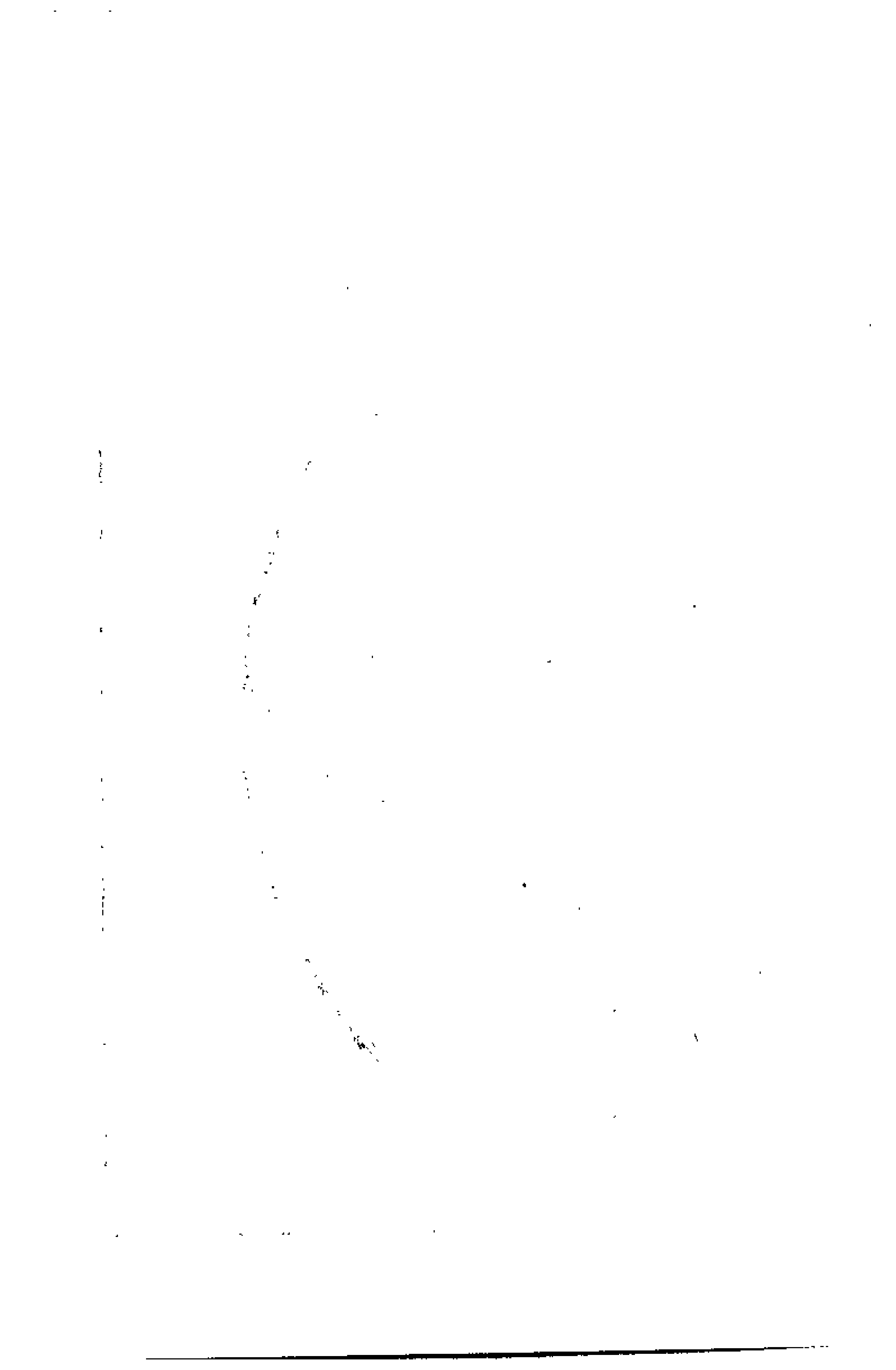
地球正背面全圖




北
日本
大東洋
大南洋
黄道南界線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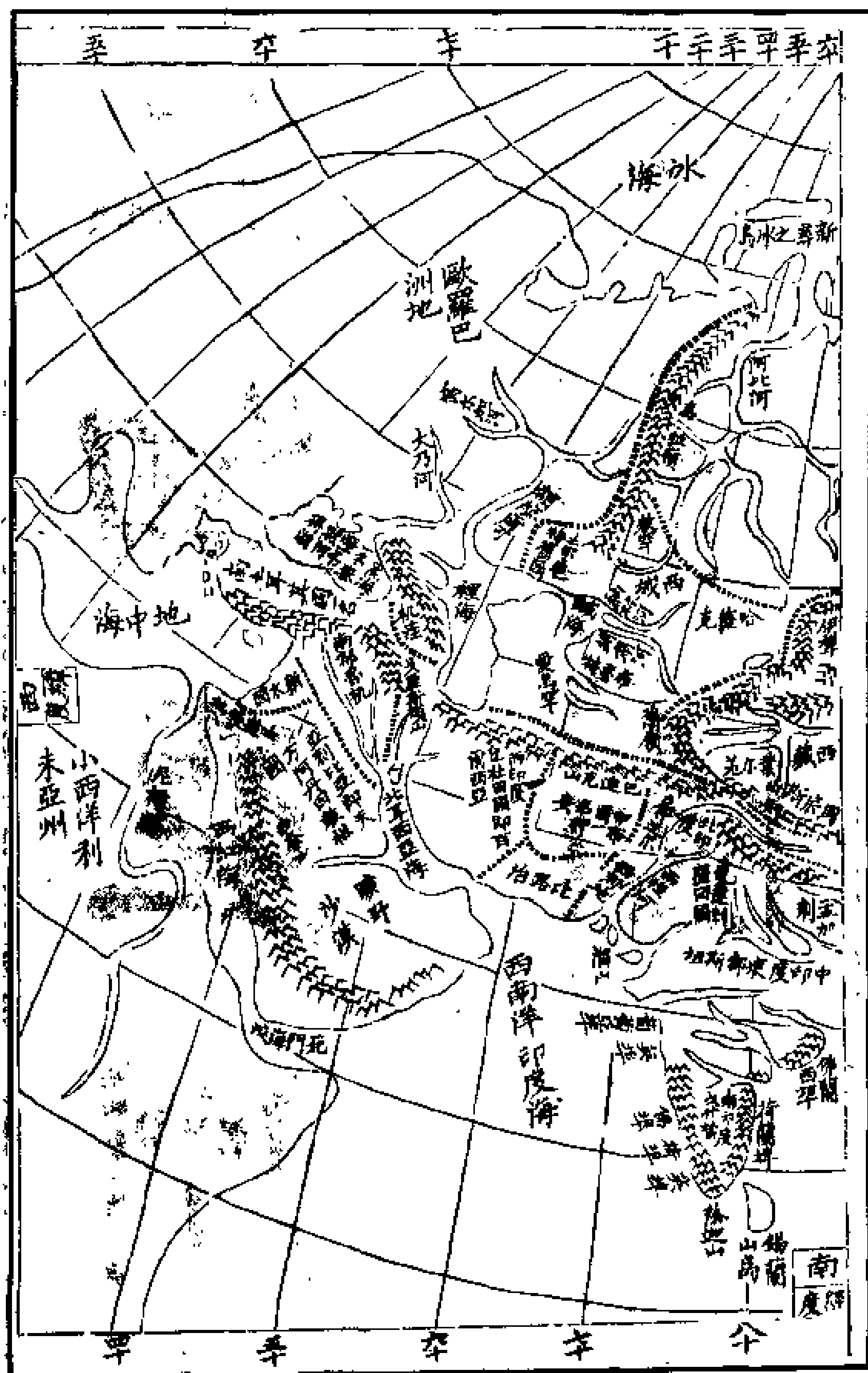

大東洋
晝長線
赤道晝夜平線
晝短線
新西蘭島
冰
極


大西洋
大西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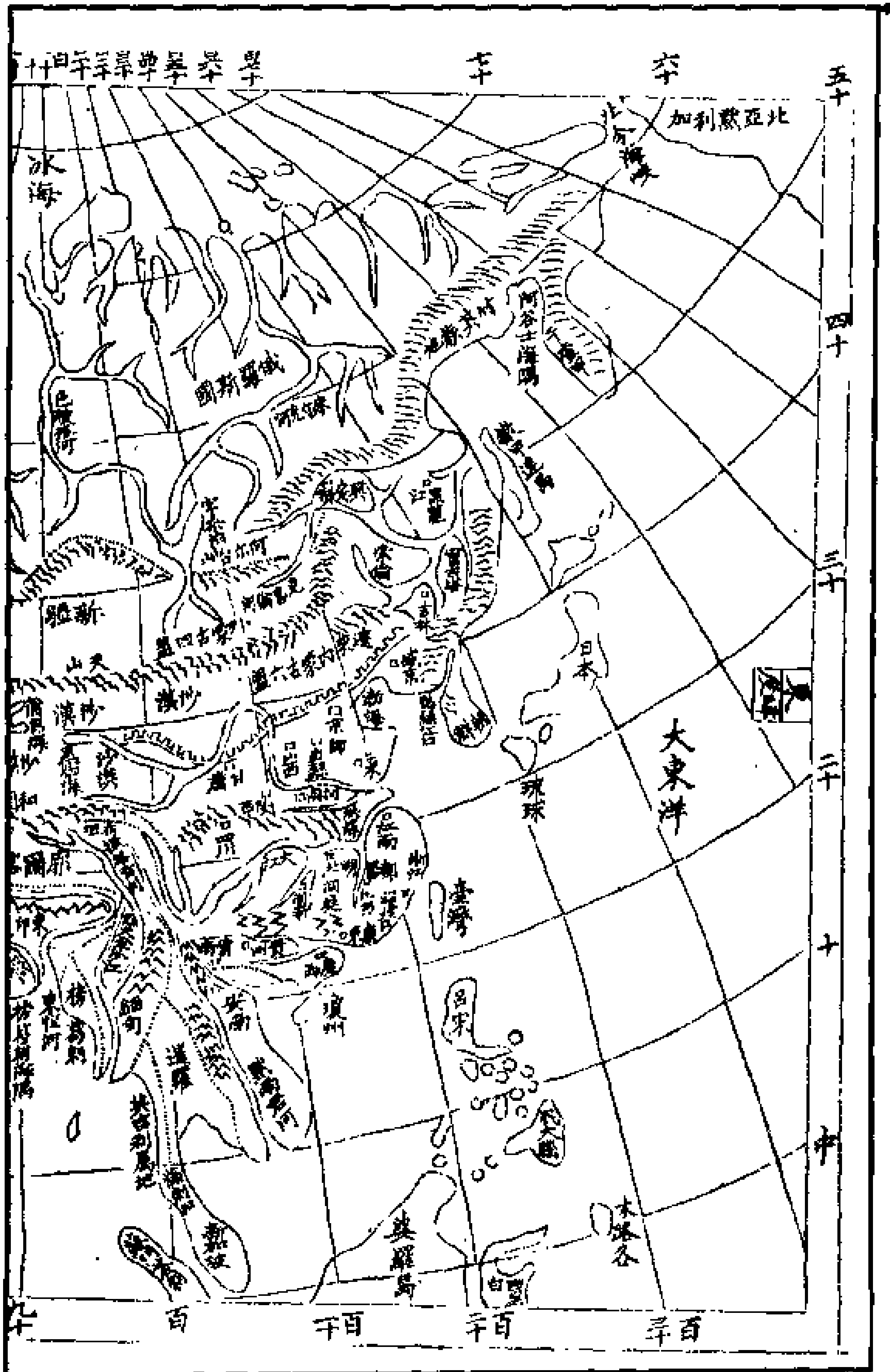


亞細亞州各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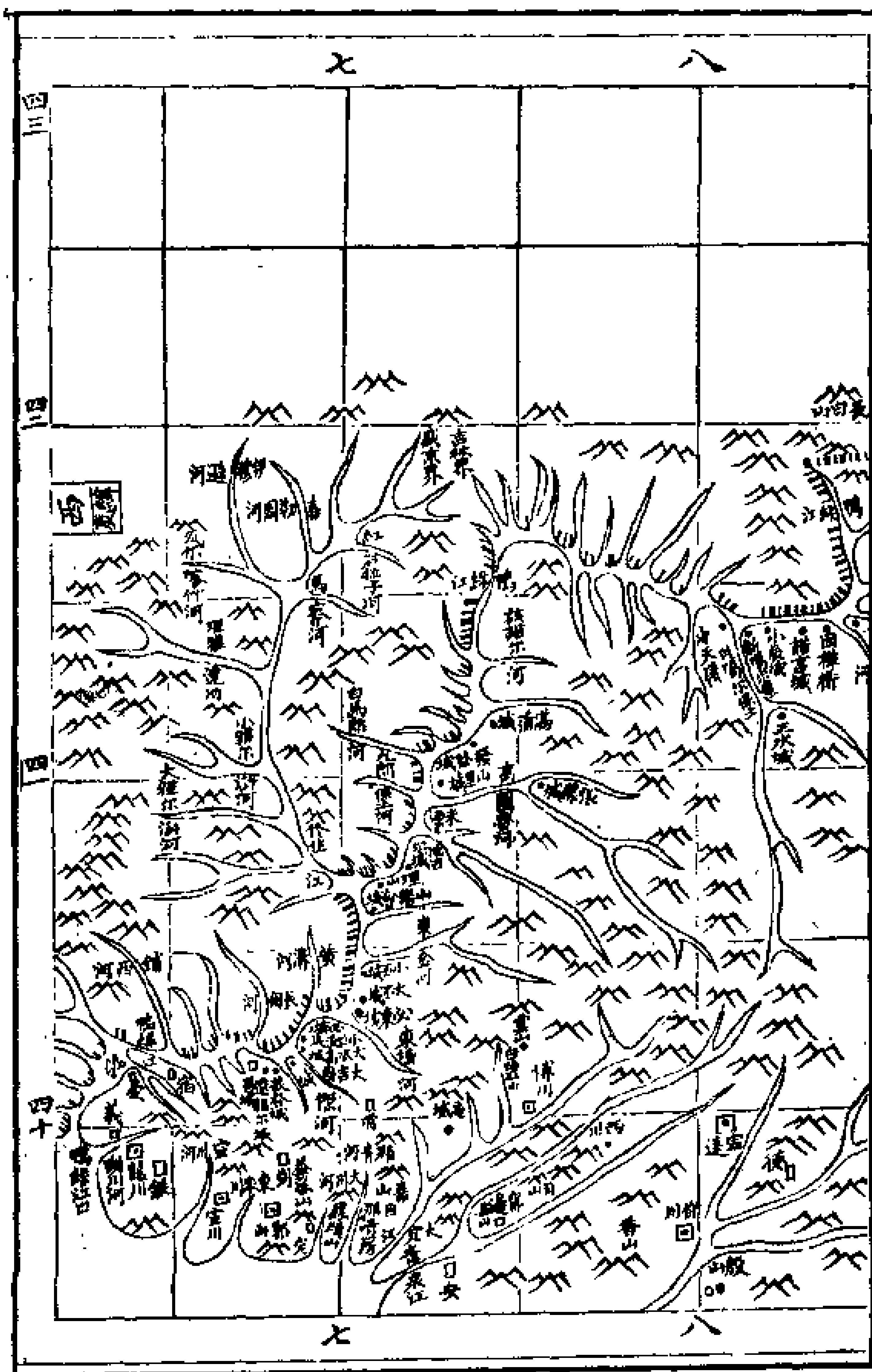
州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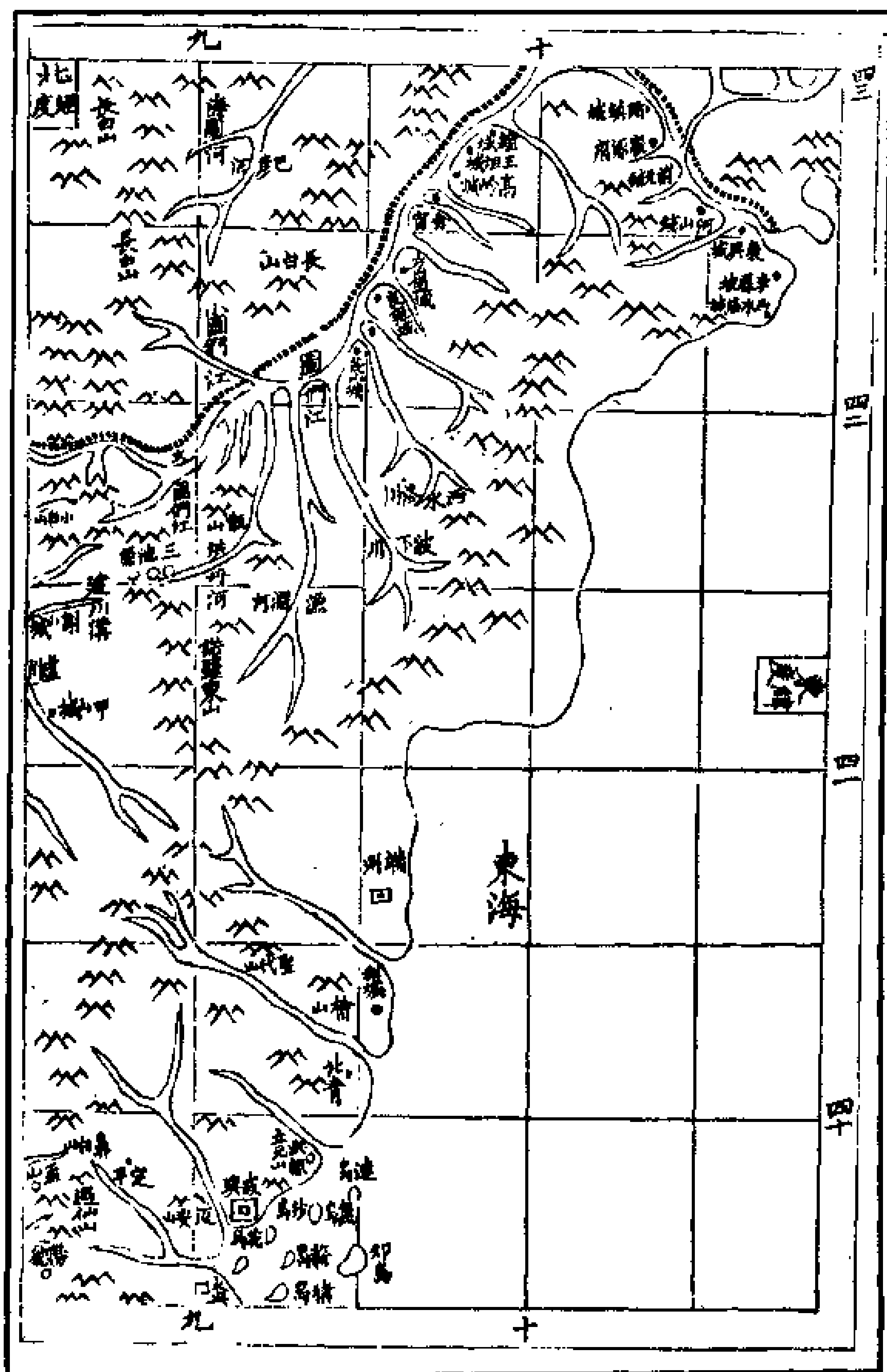
亚细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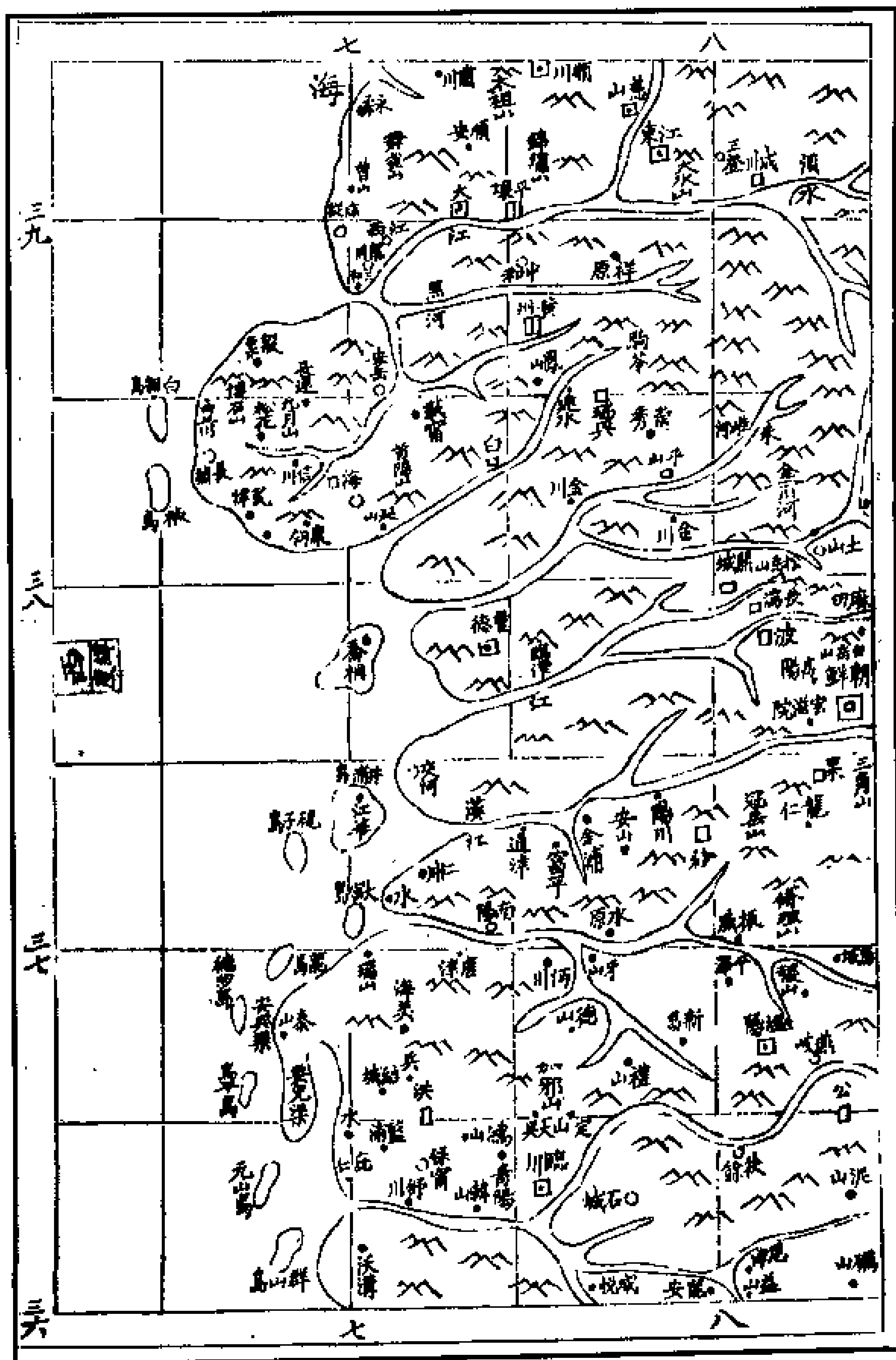
北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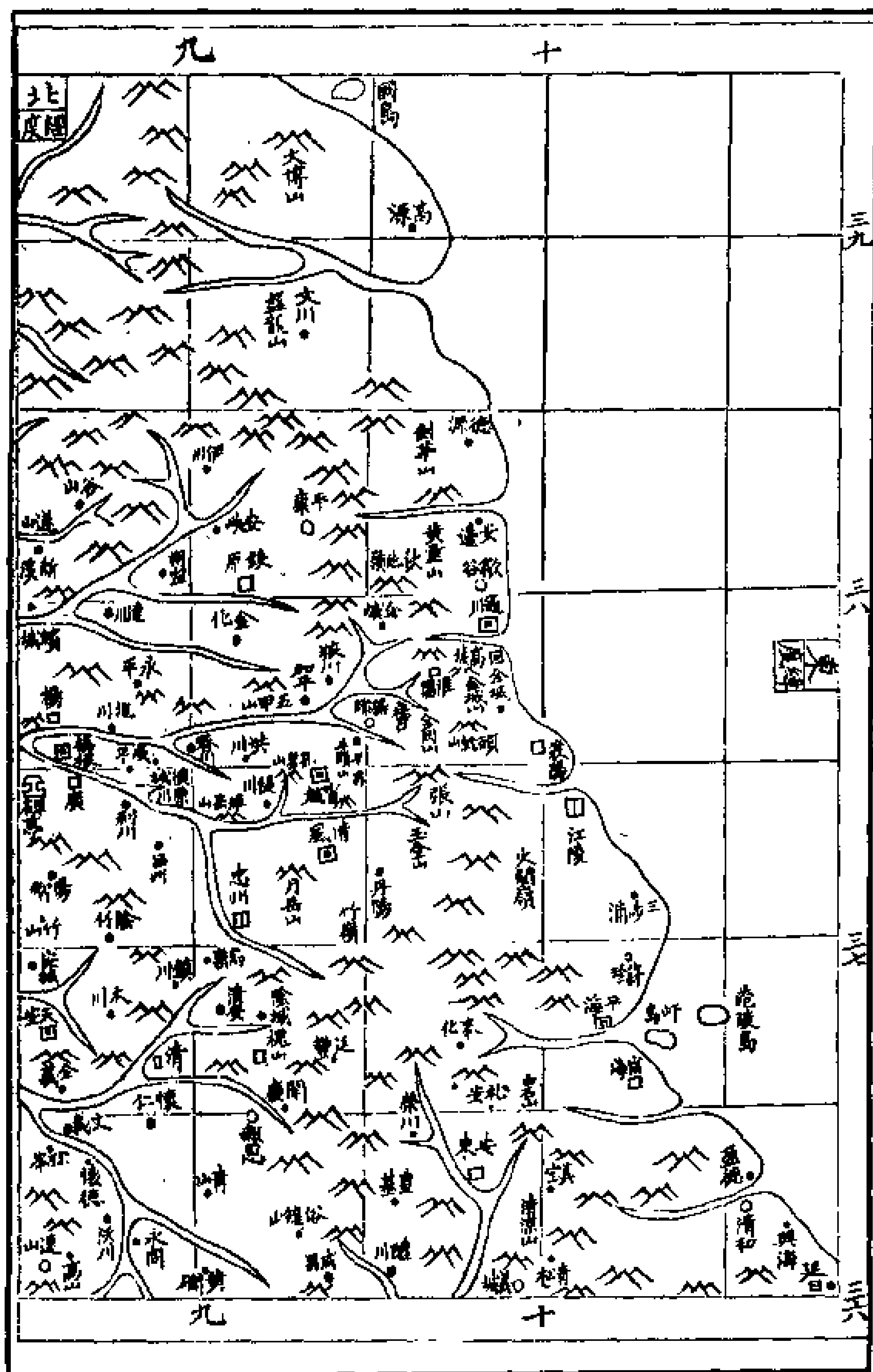
朝鲜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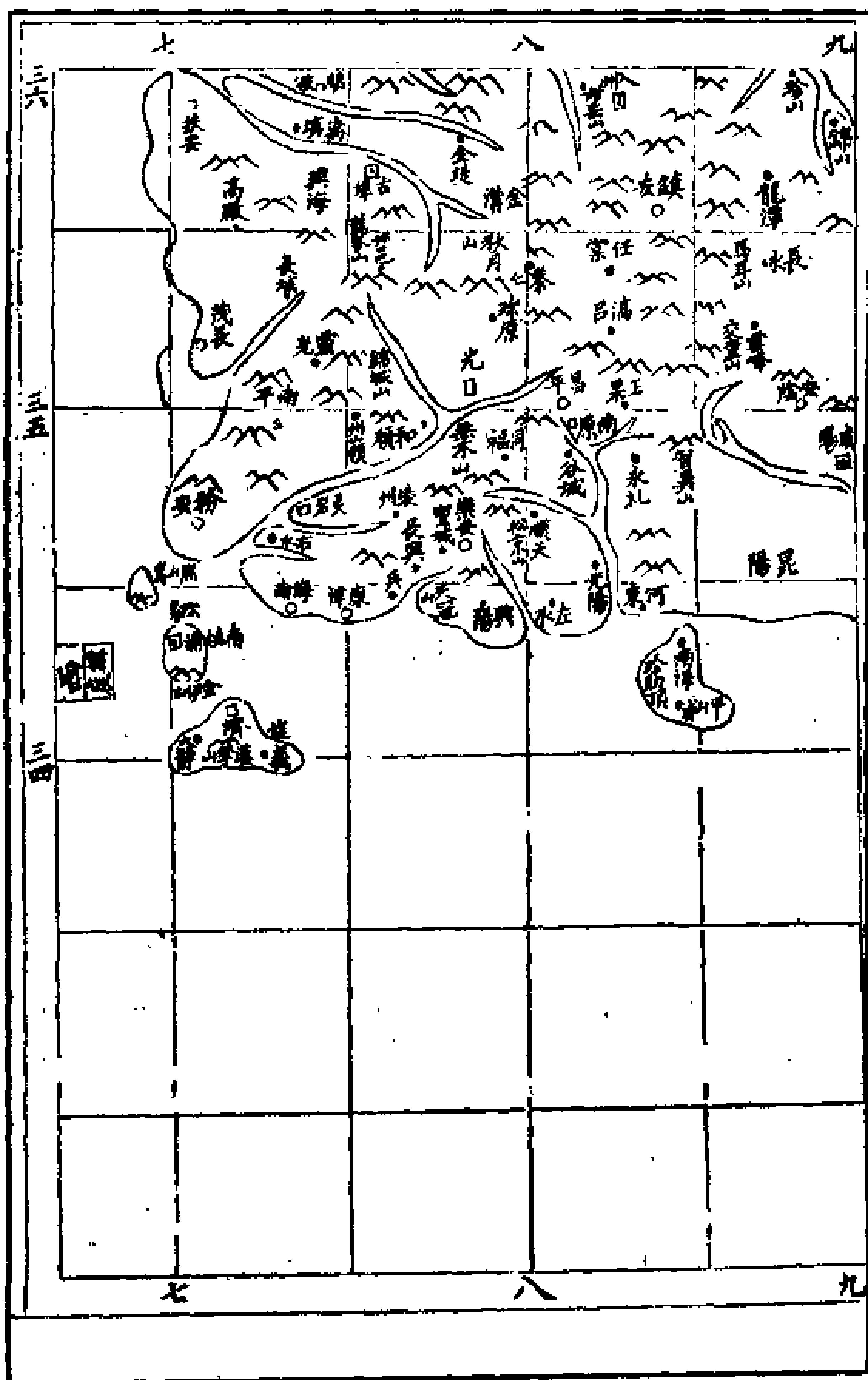
中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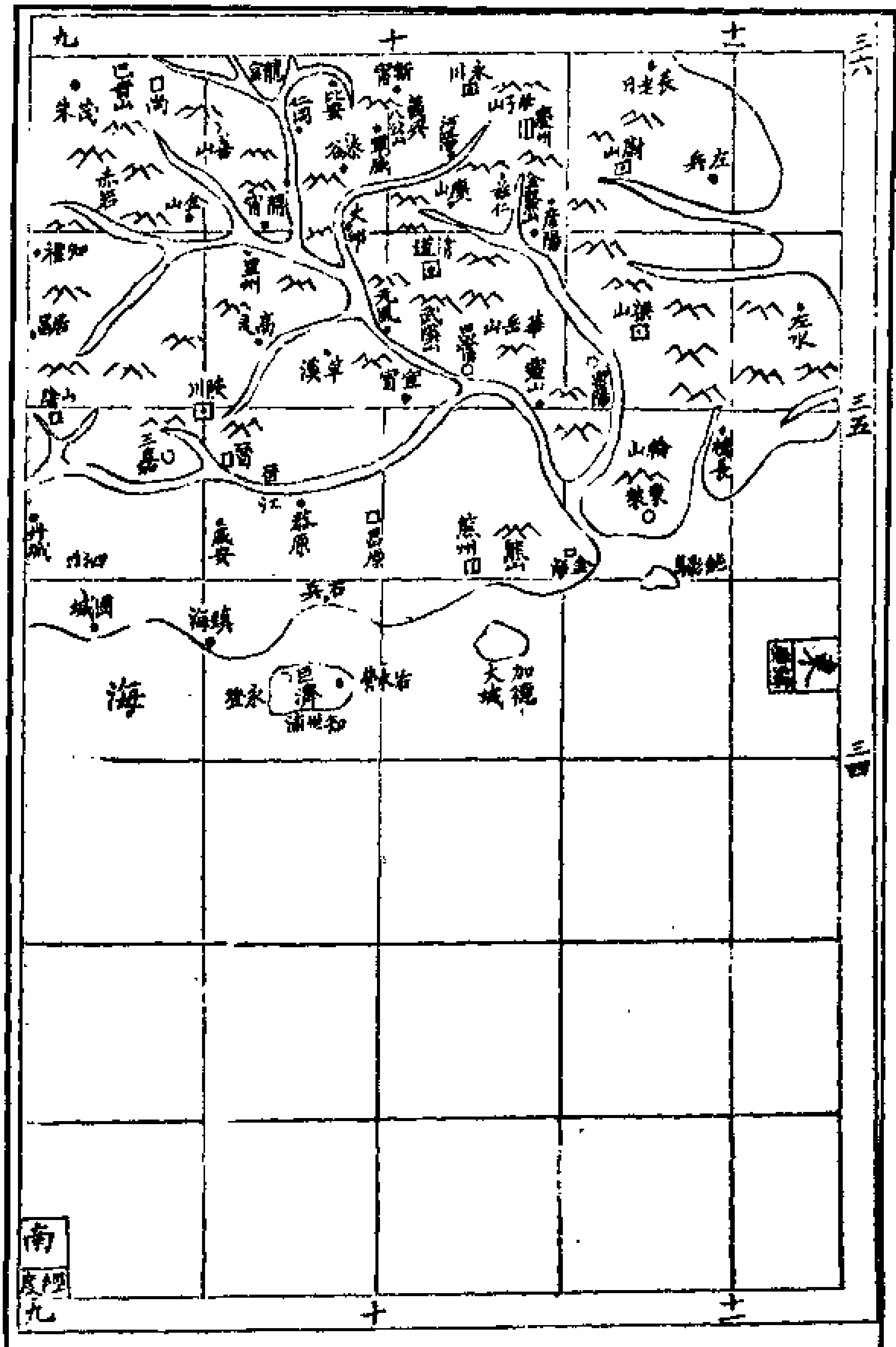
朝鲜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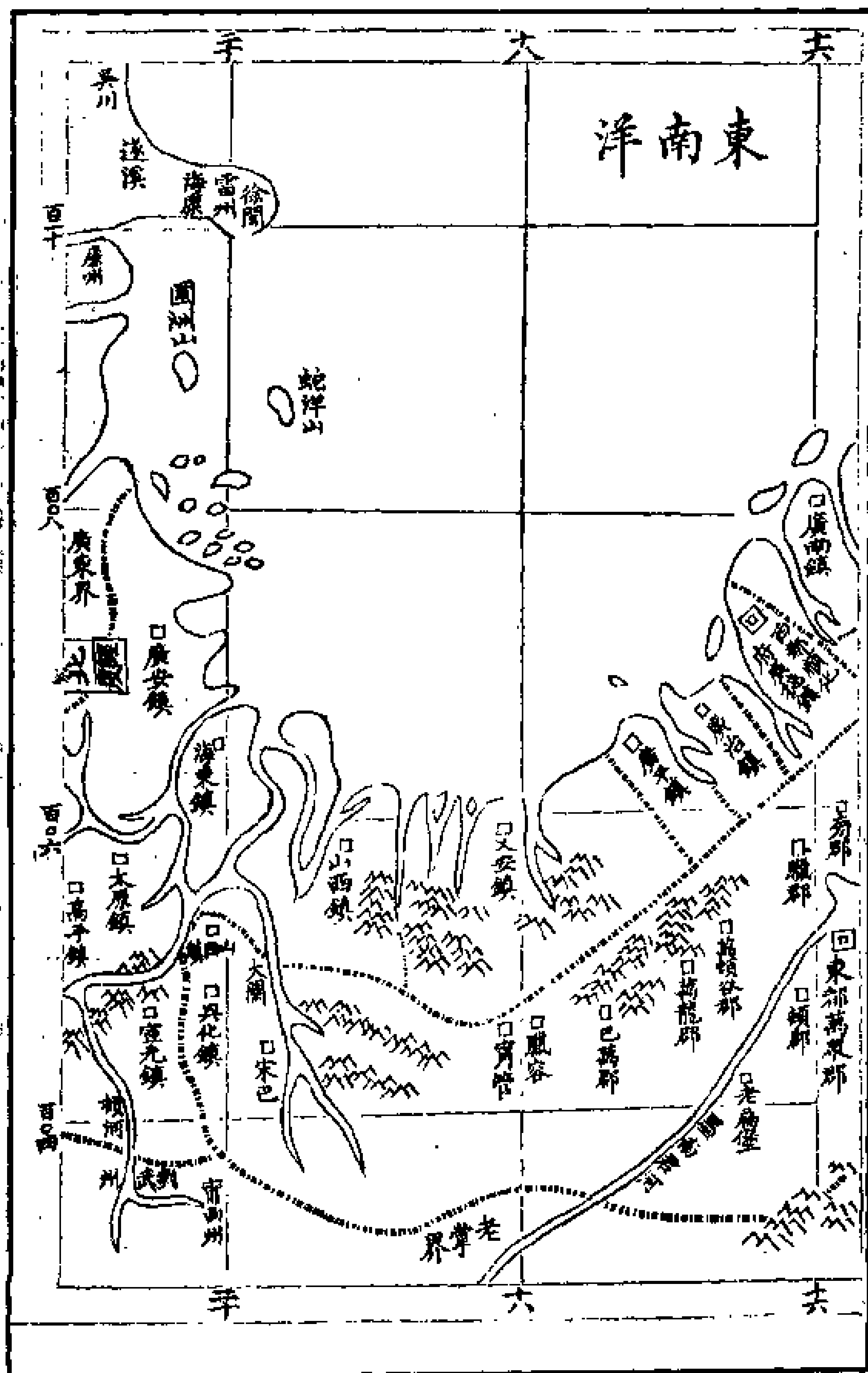
南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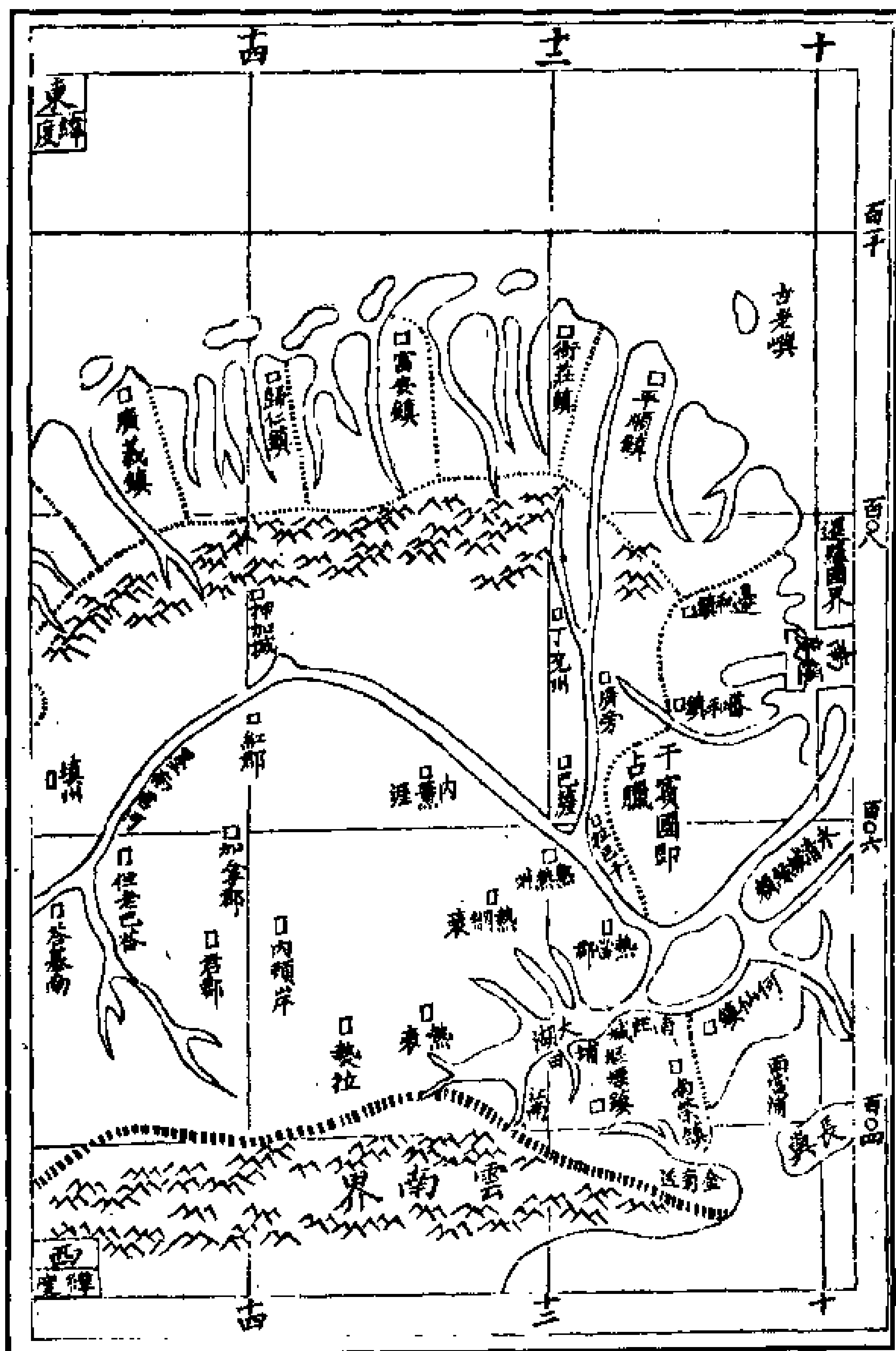
国鲜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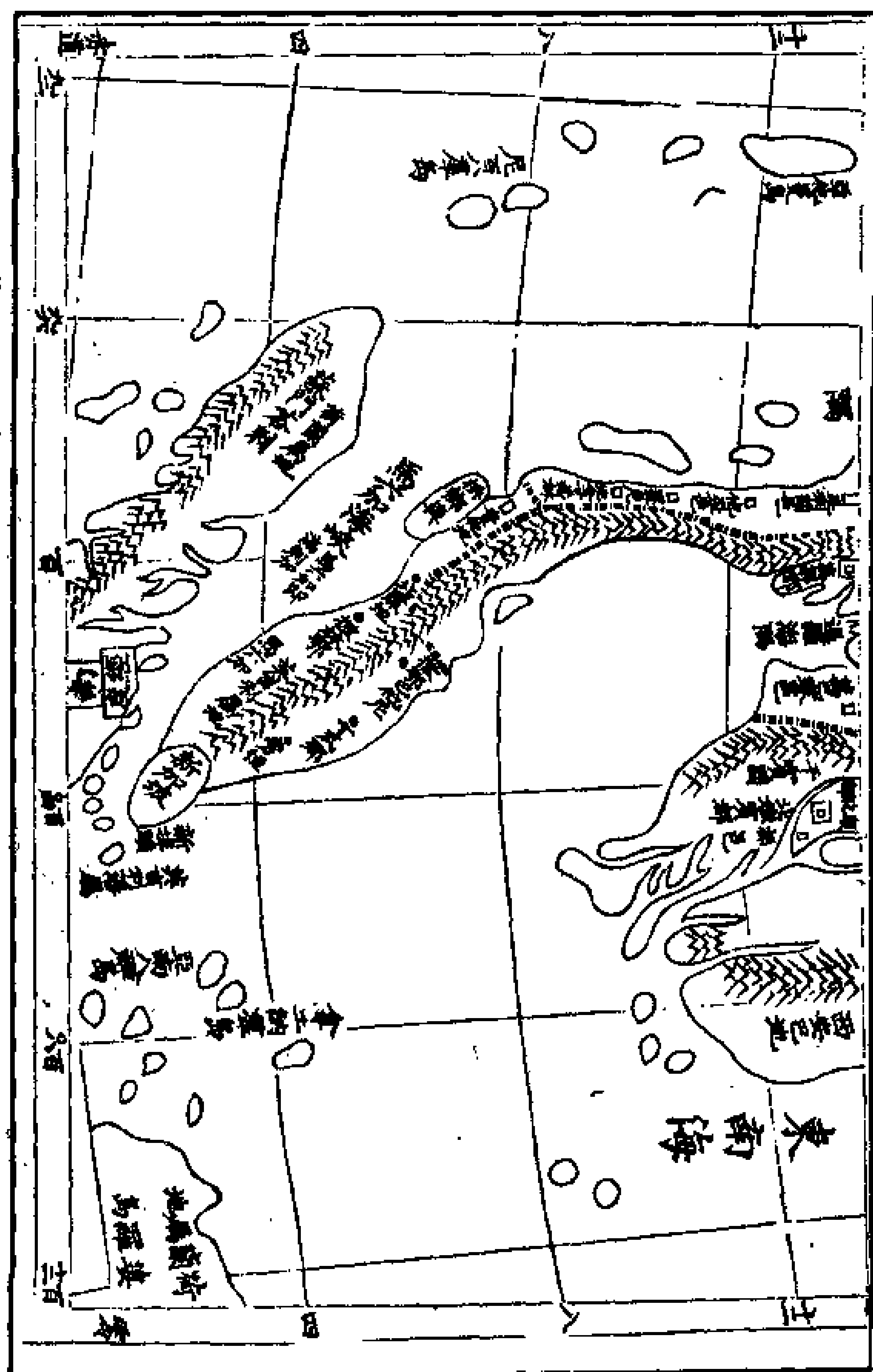
图国


東南洋
雷州
徐聞
海康
遂溪
圍洲山
蛇洋山
廣東界
廣安鎮
海東鎮
太原鎮
高平鎮
山西鎮
文安鎮
興化鎮
宣光鎮
宋巴
大蠻
老撾界
廣南鎮
老撾
順郡
東部萬象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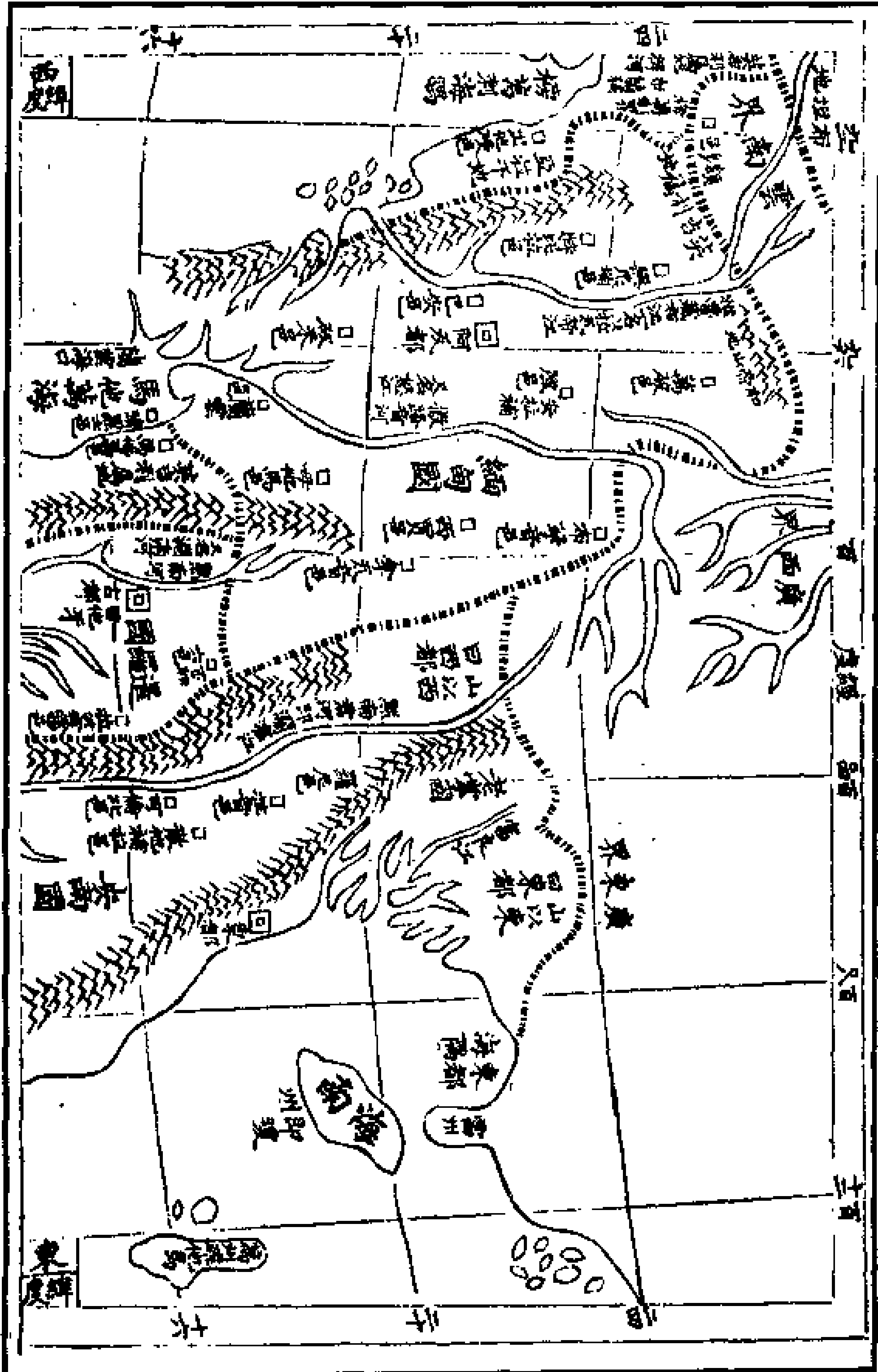
安南


廣義鎮
歸仁鎮
富安鎮
衙莊鎮
平順鎮
古老嶼
邊和鎮
嘉定鎮
藩和鎮
潘新
丁克州
廣秀
千寶國
占臘
即
押加城
紅鄭
內蘇
雲南界
長嶼
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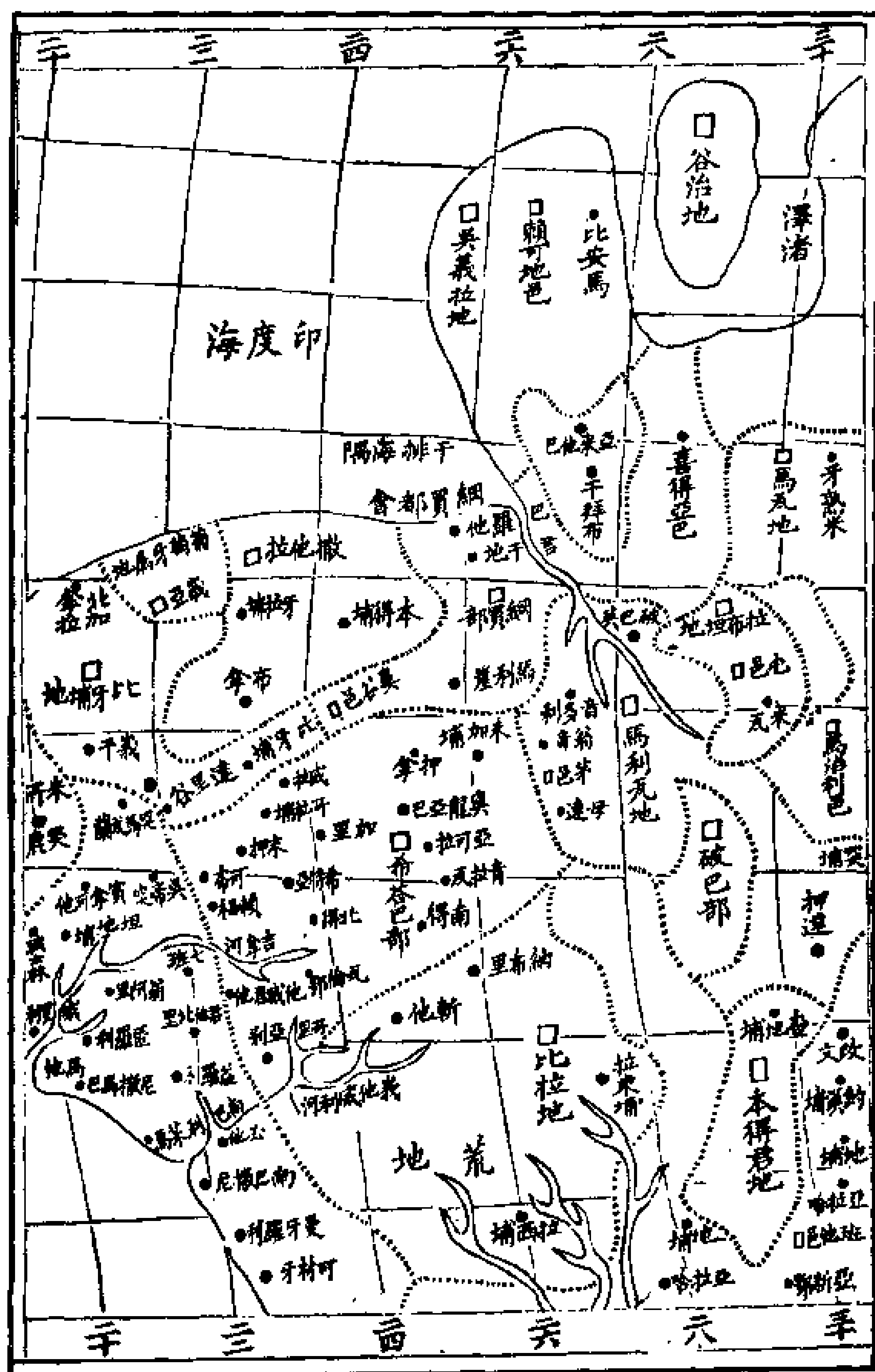
图国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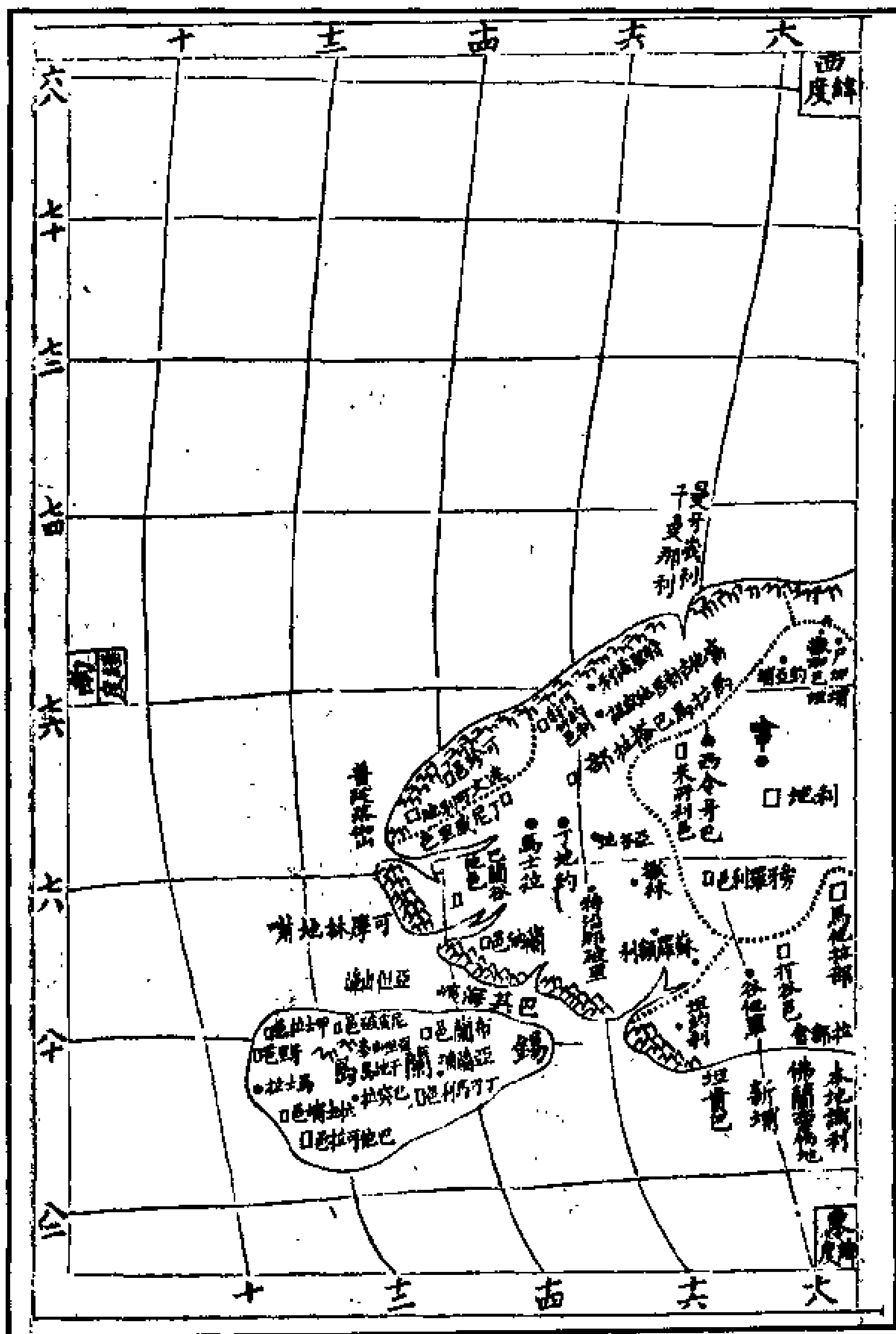
沿洋南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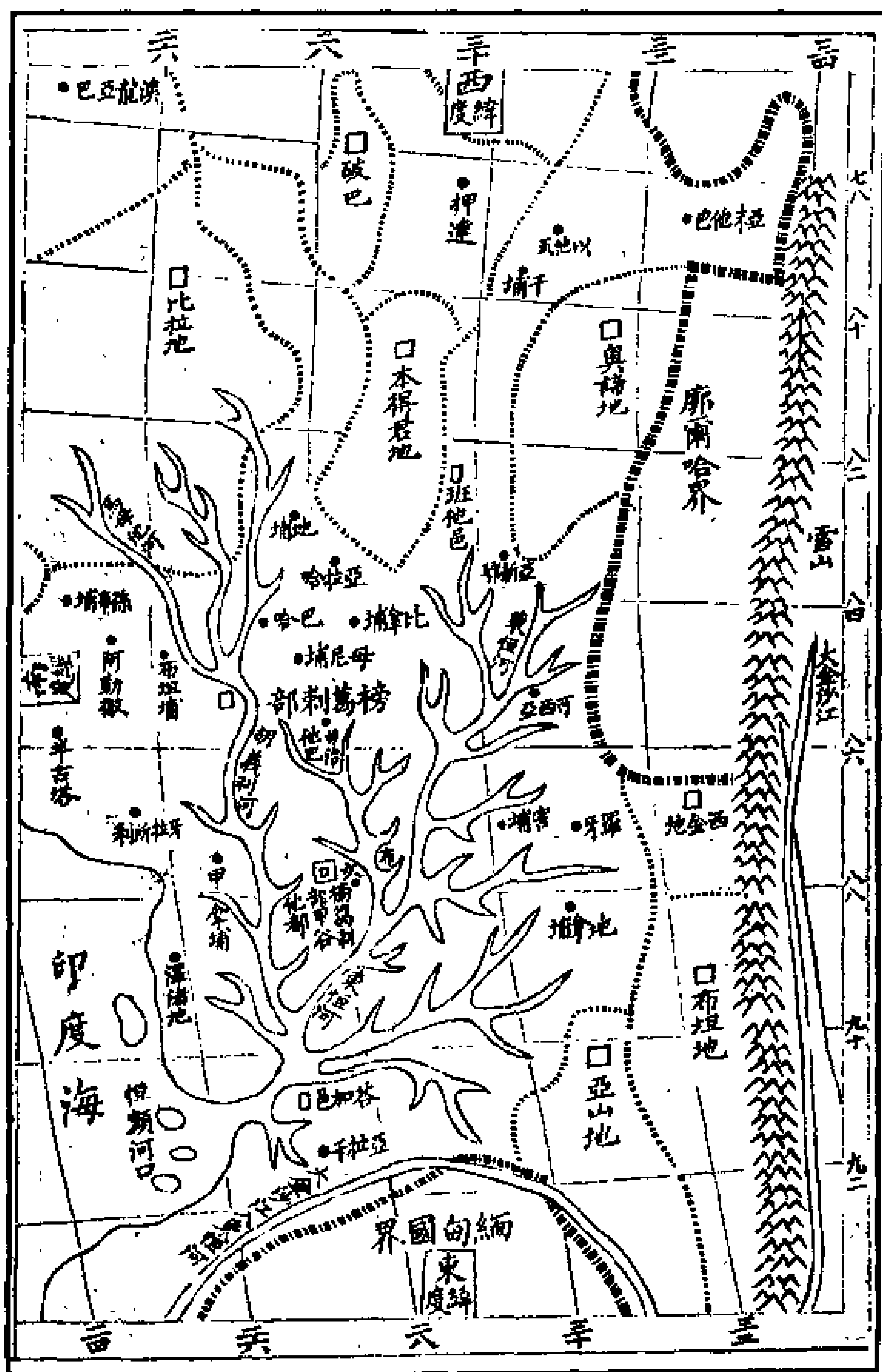
度国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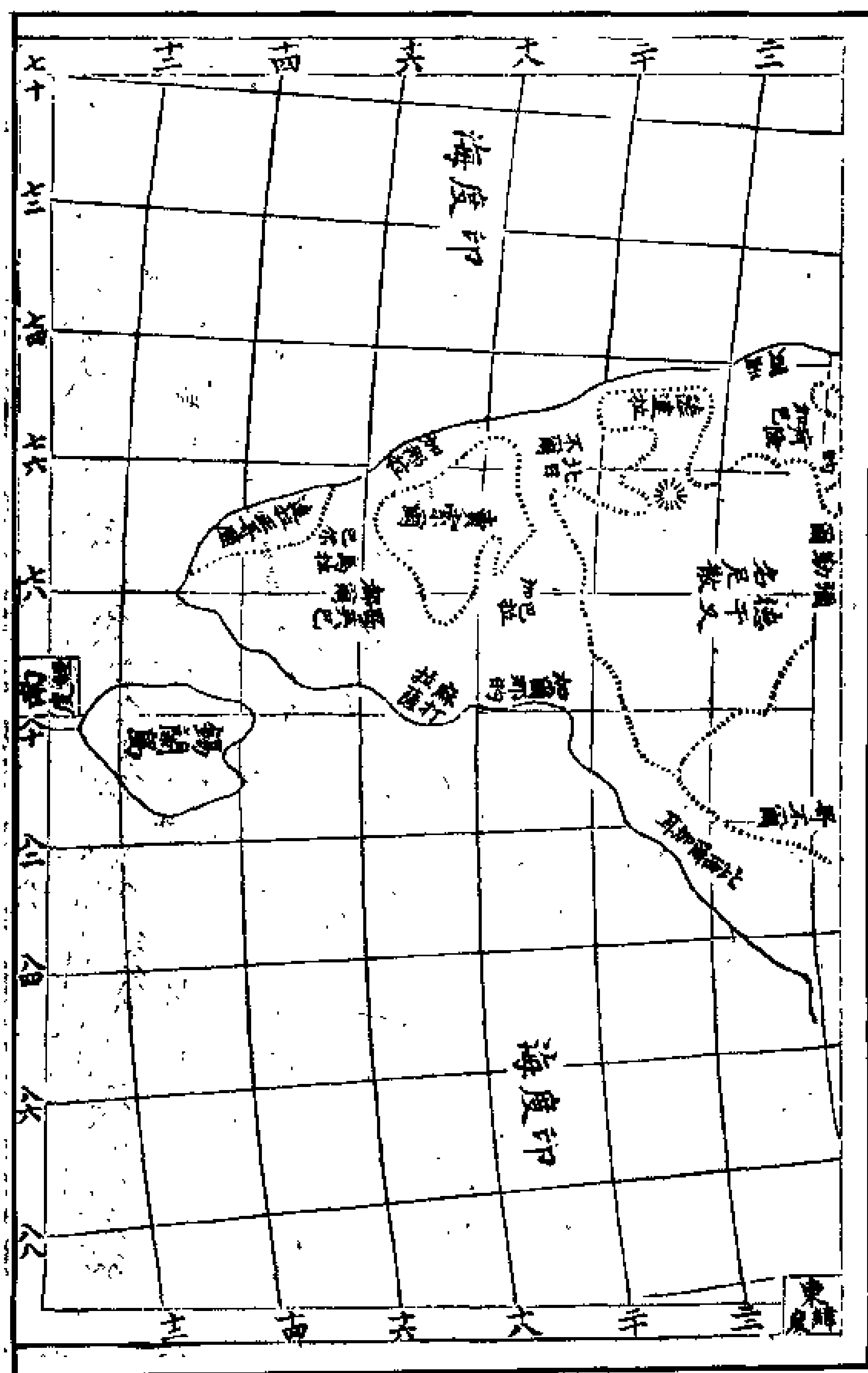
印西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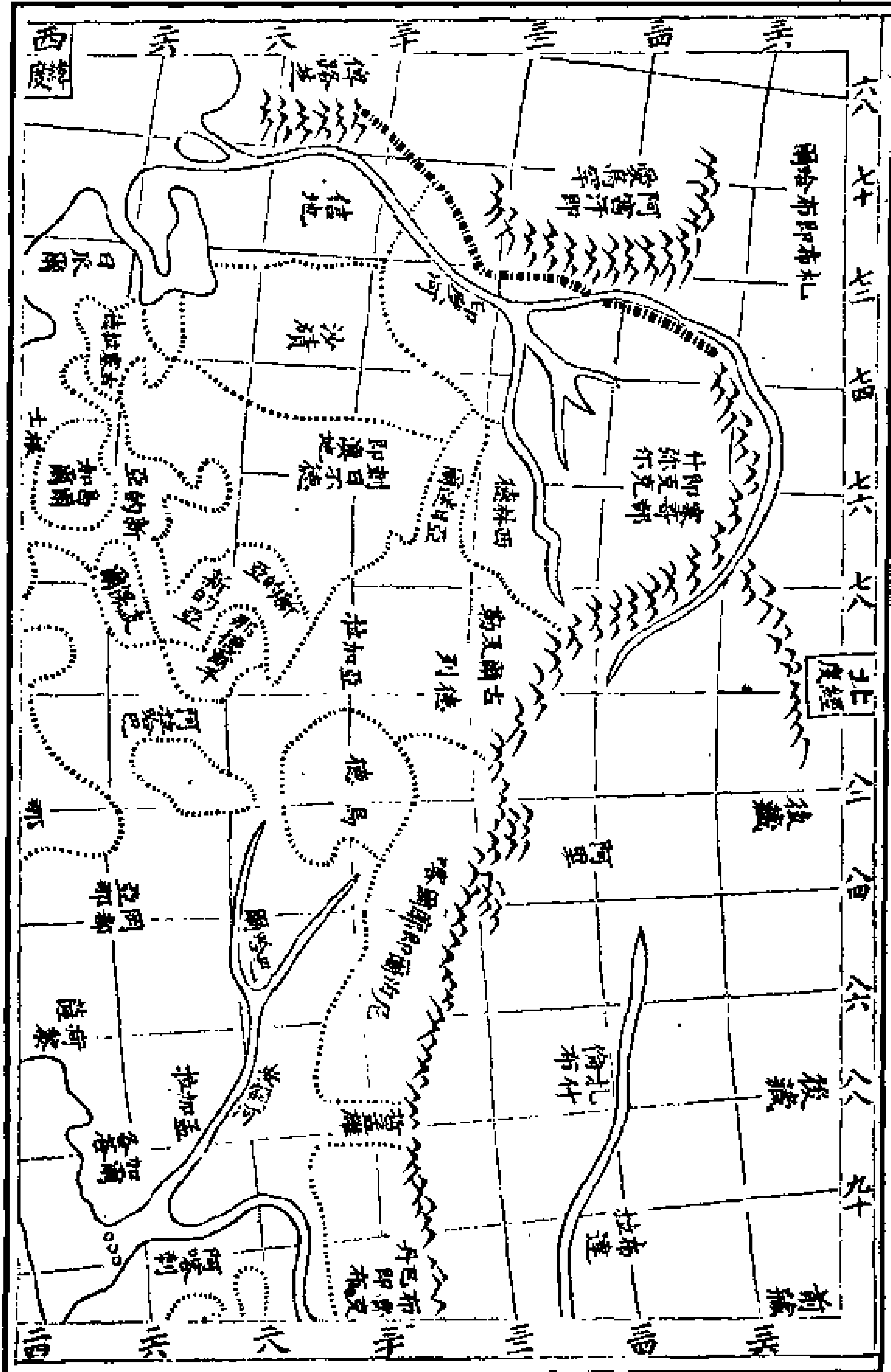
图度印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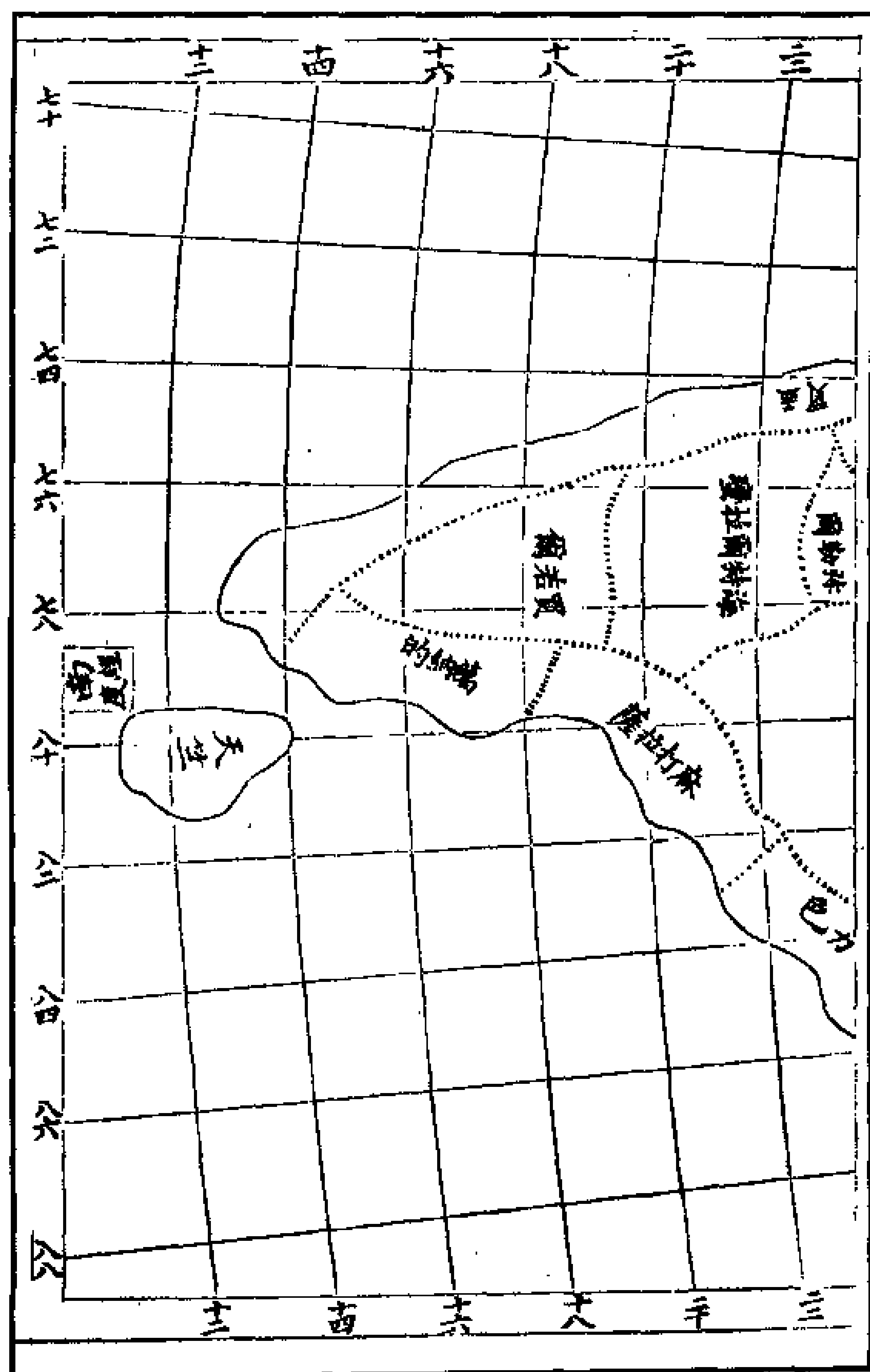
图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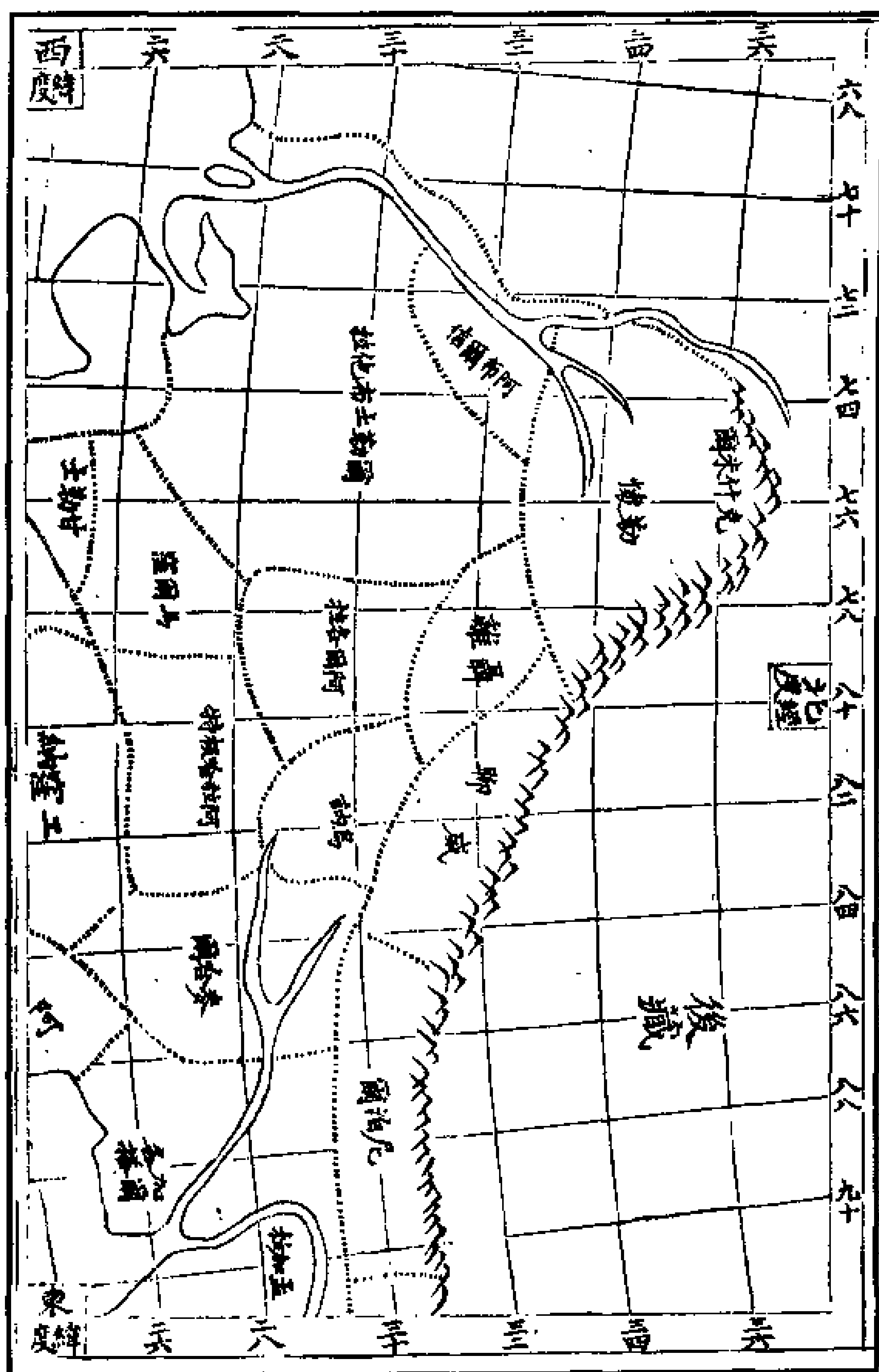
印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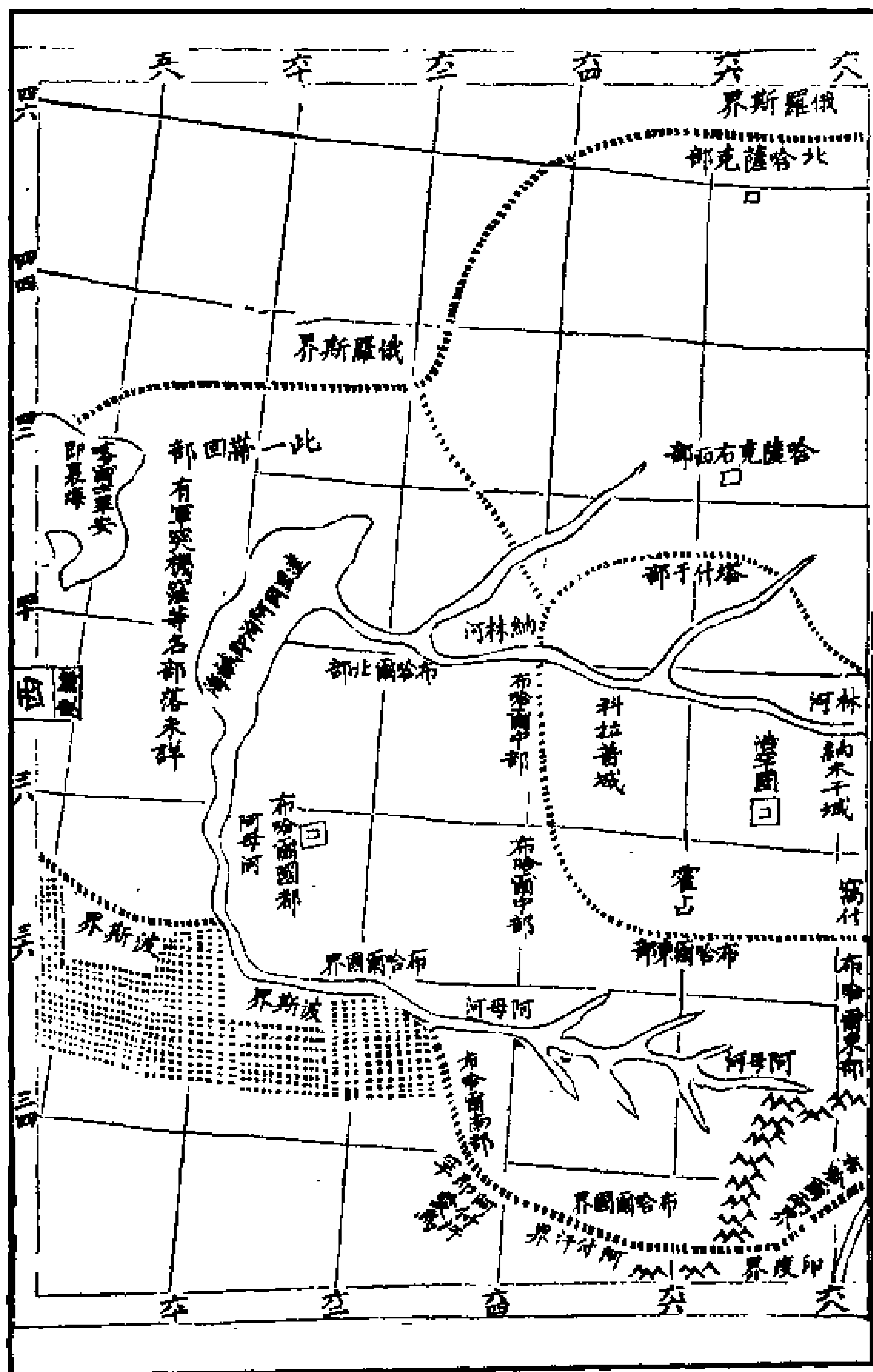
图旧国



五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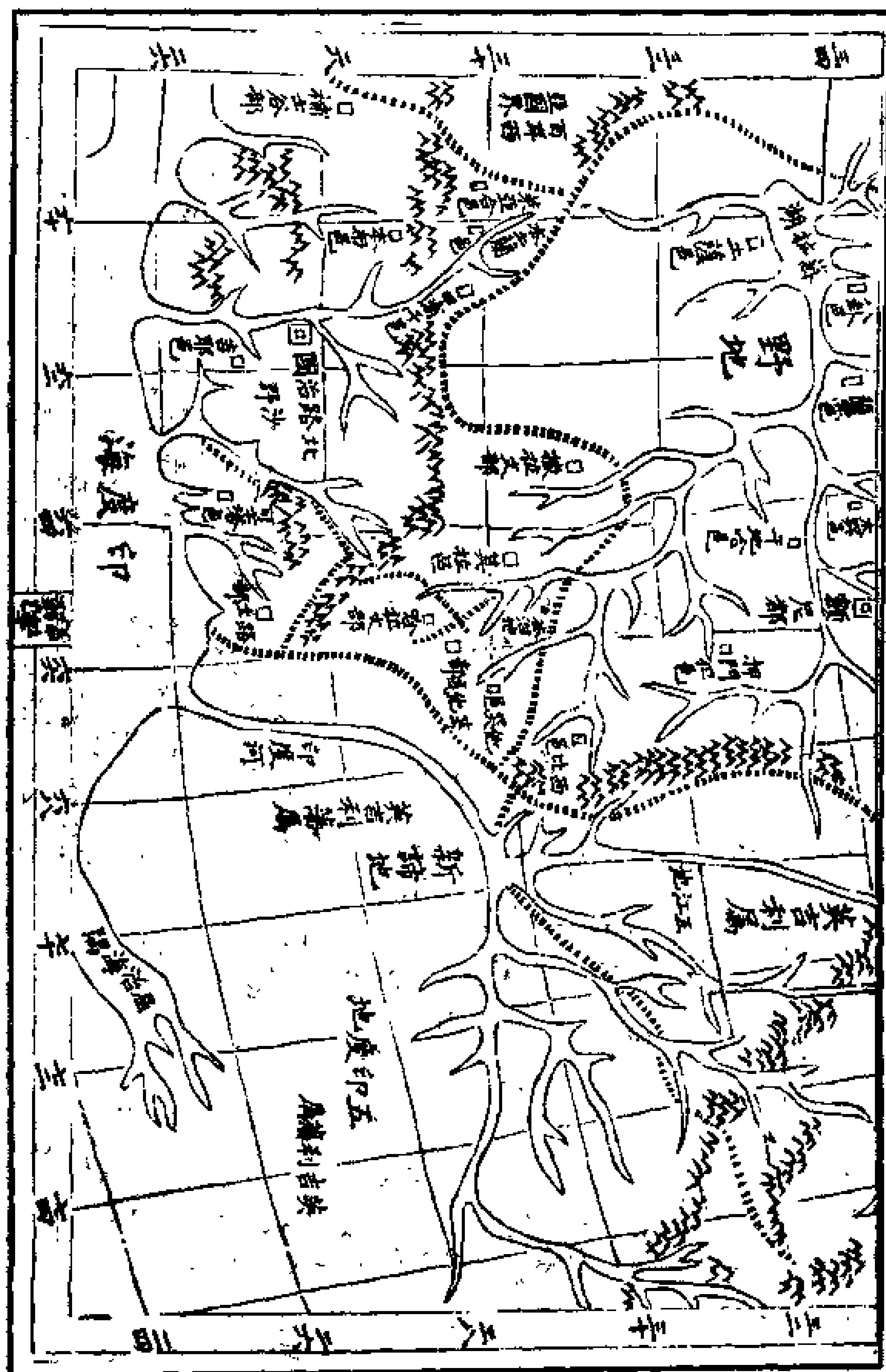


回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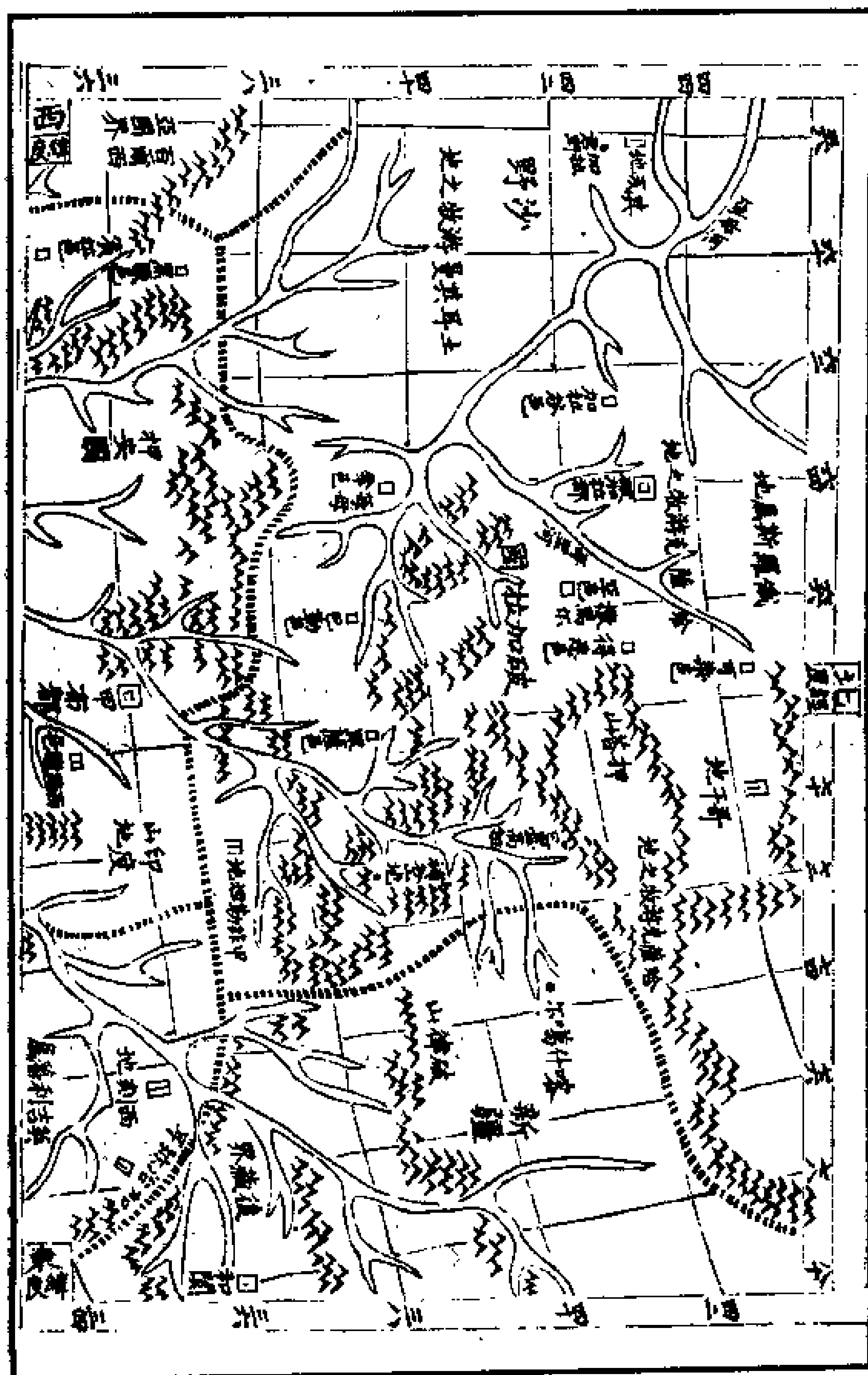


西域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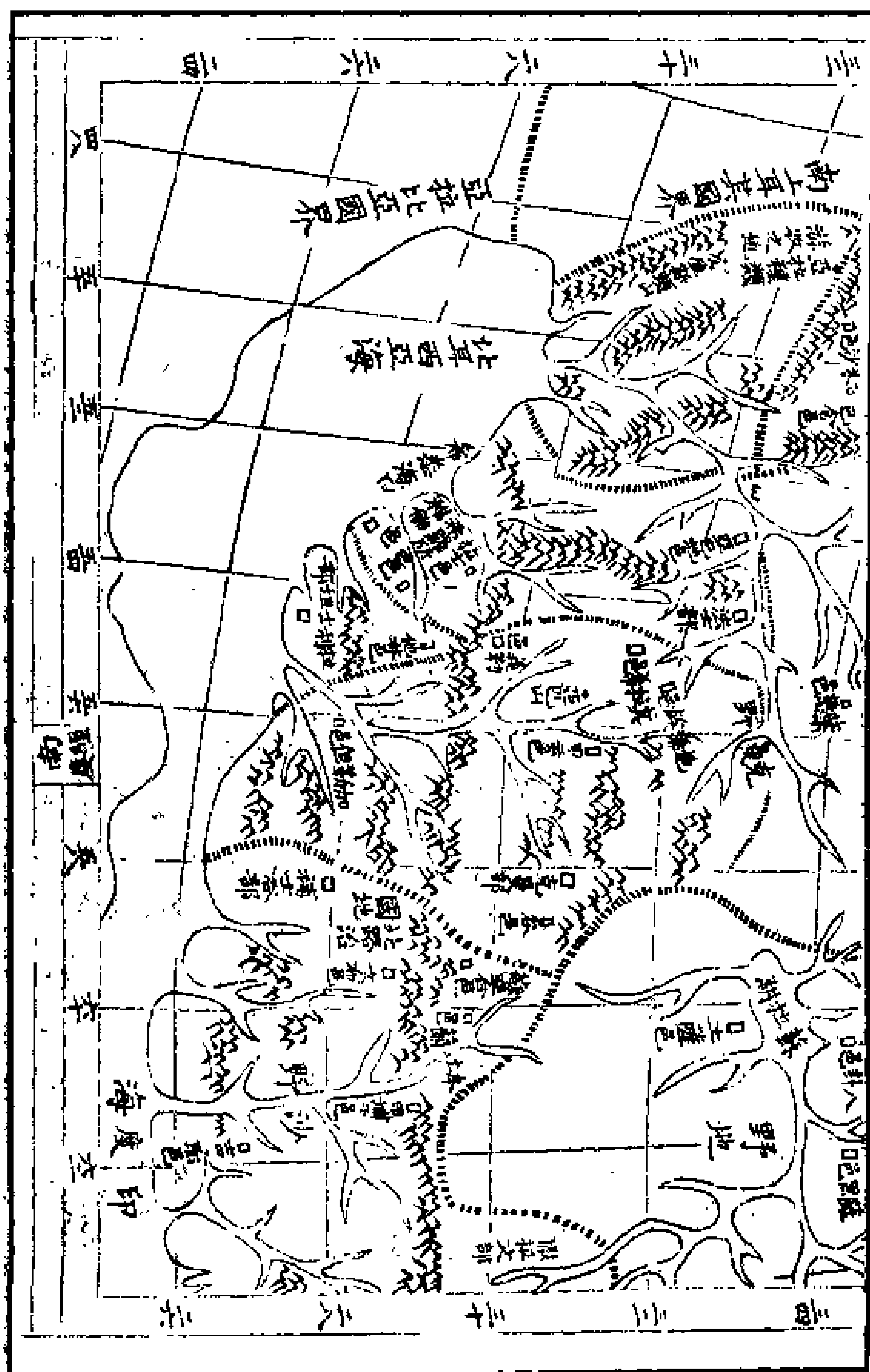
图国三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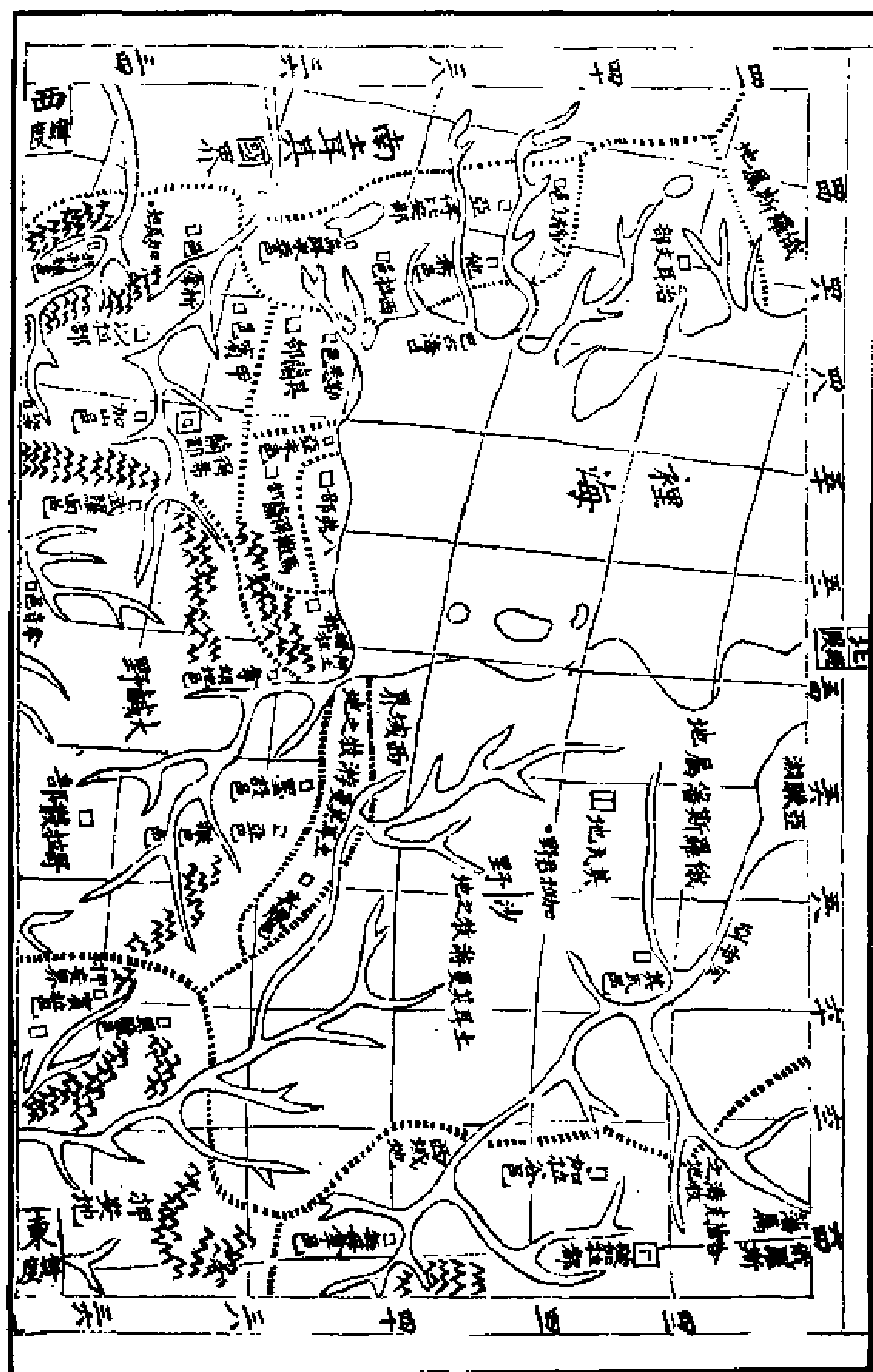
比安押域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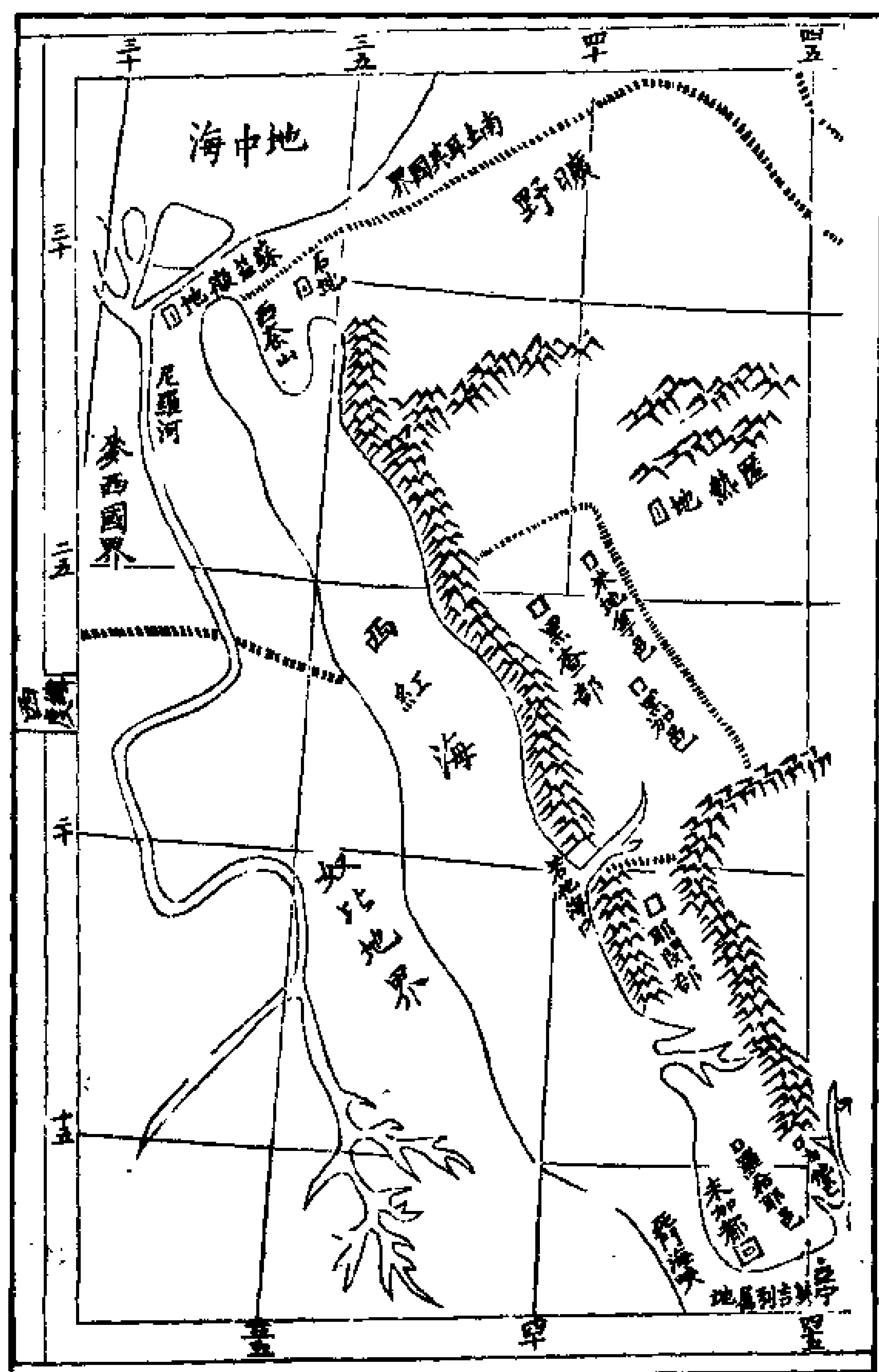
图国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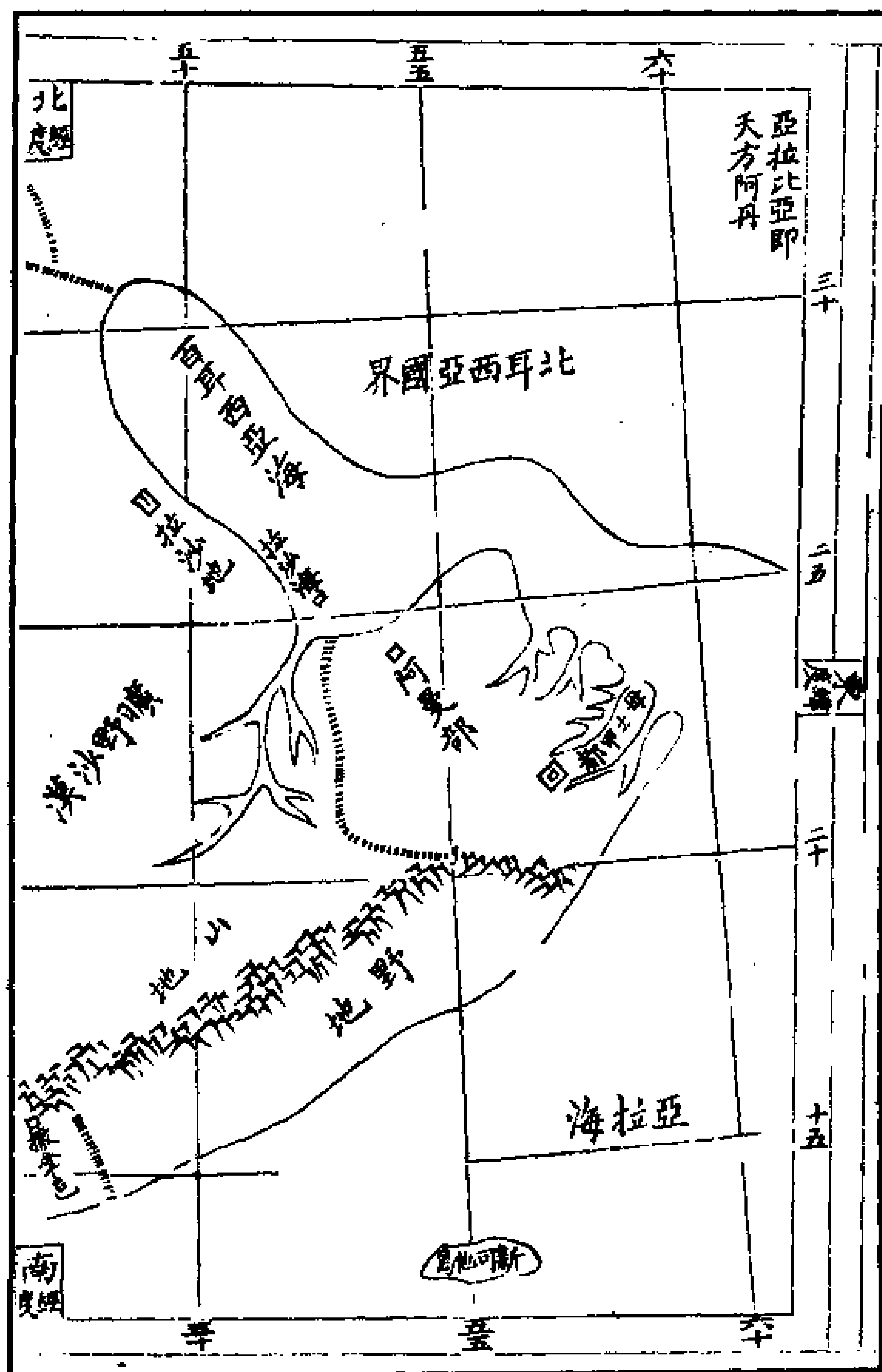
西耳百



图国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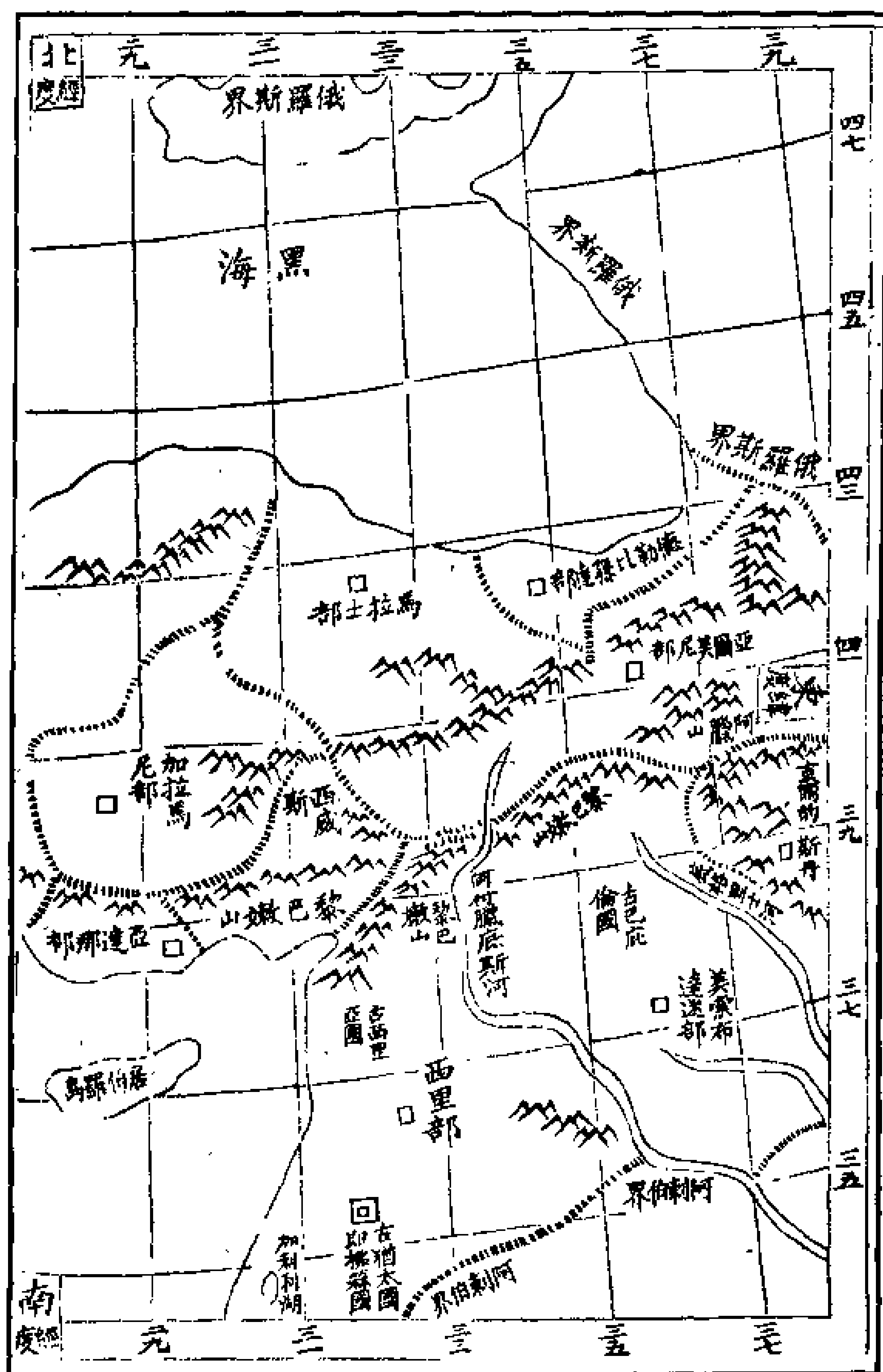


比拉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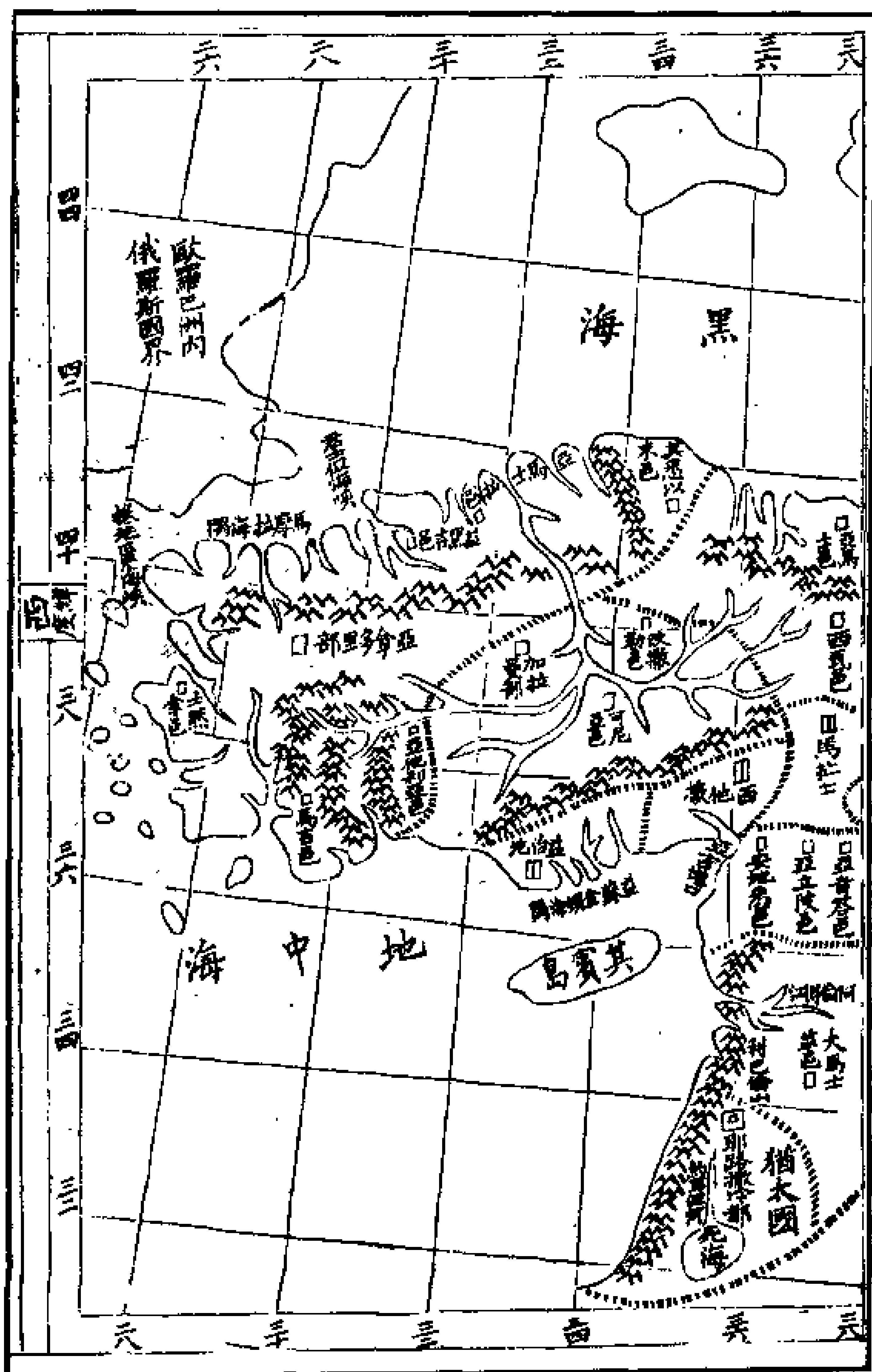


图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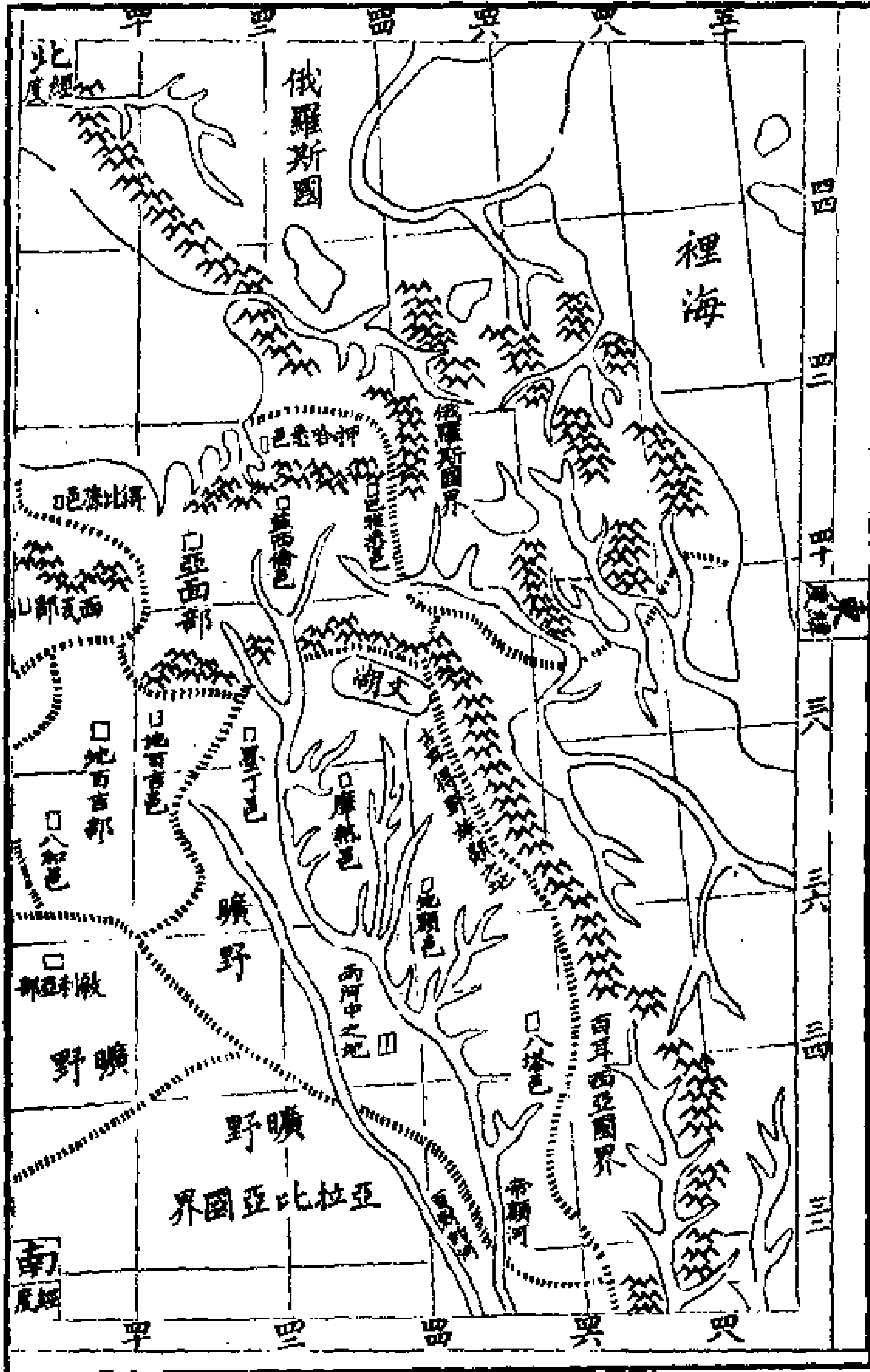
其耳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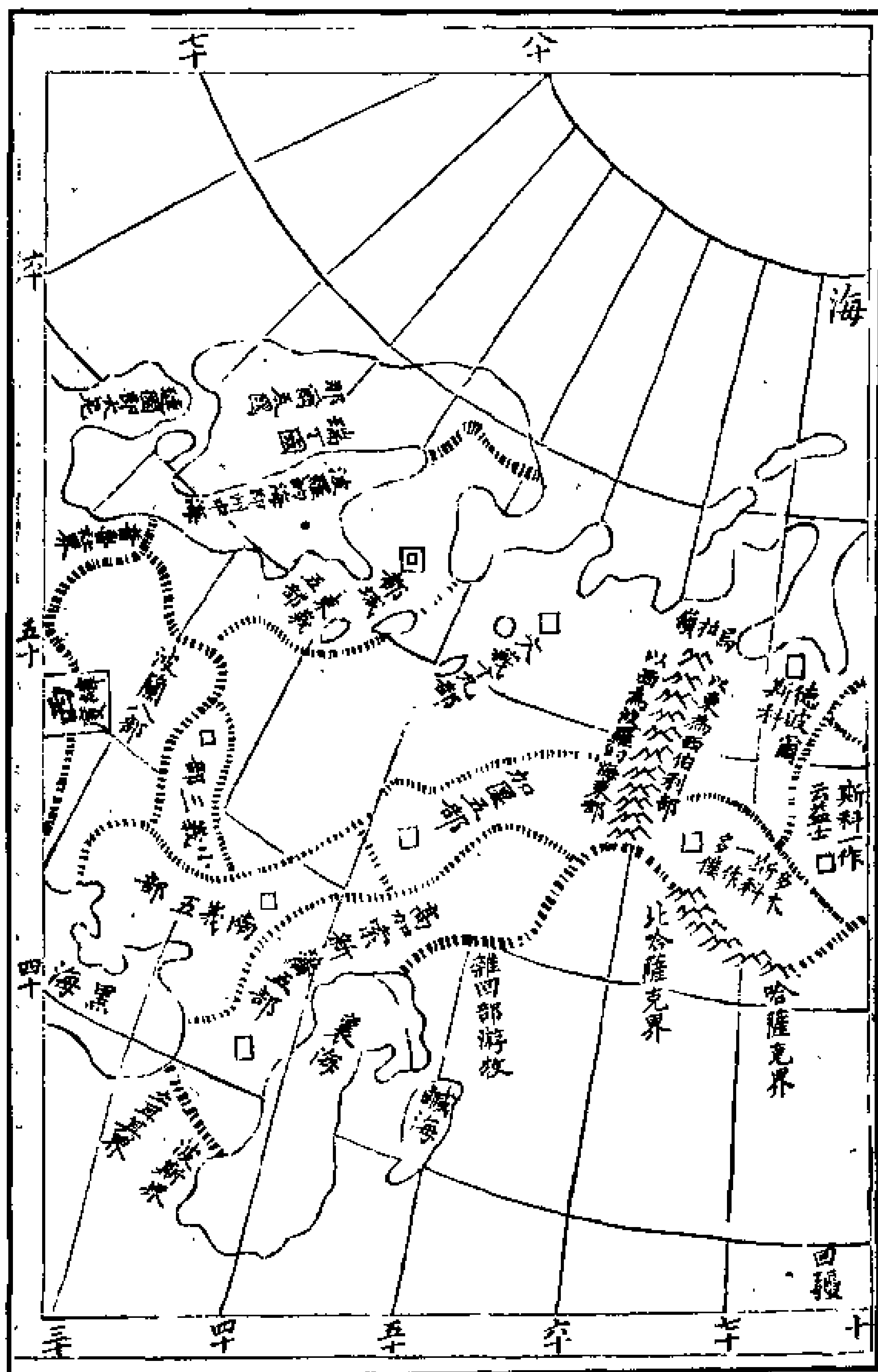
其国图



耳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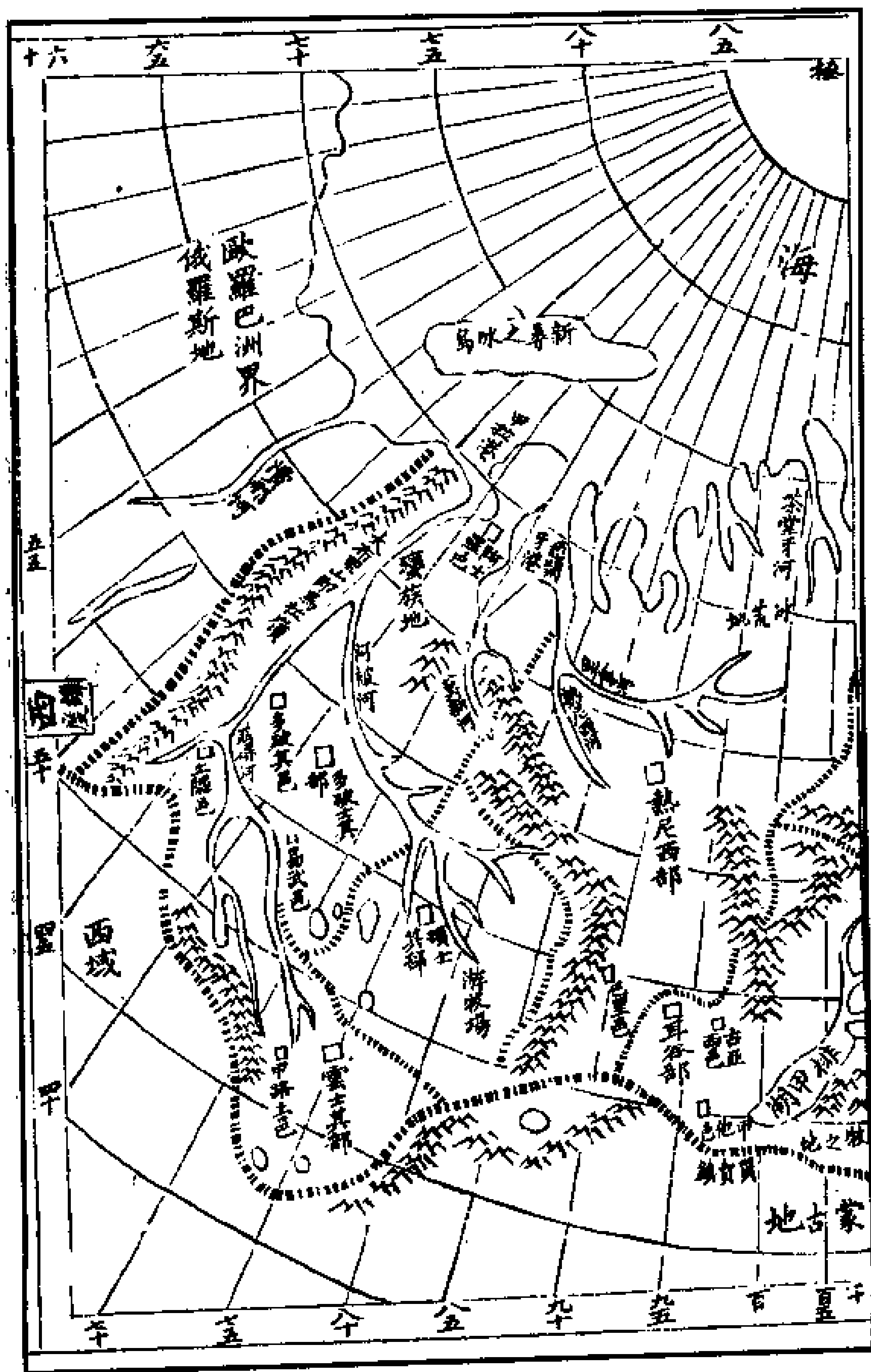
图全国



斯罗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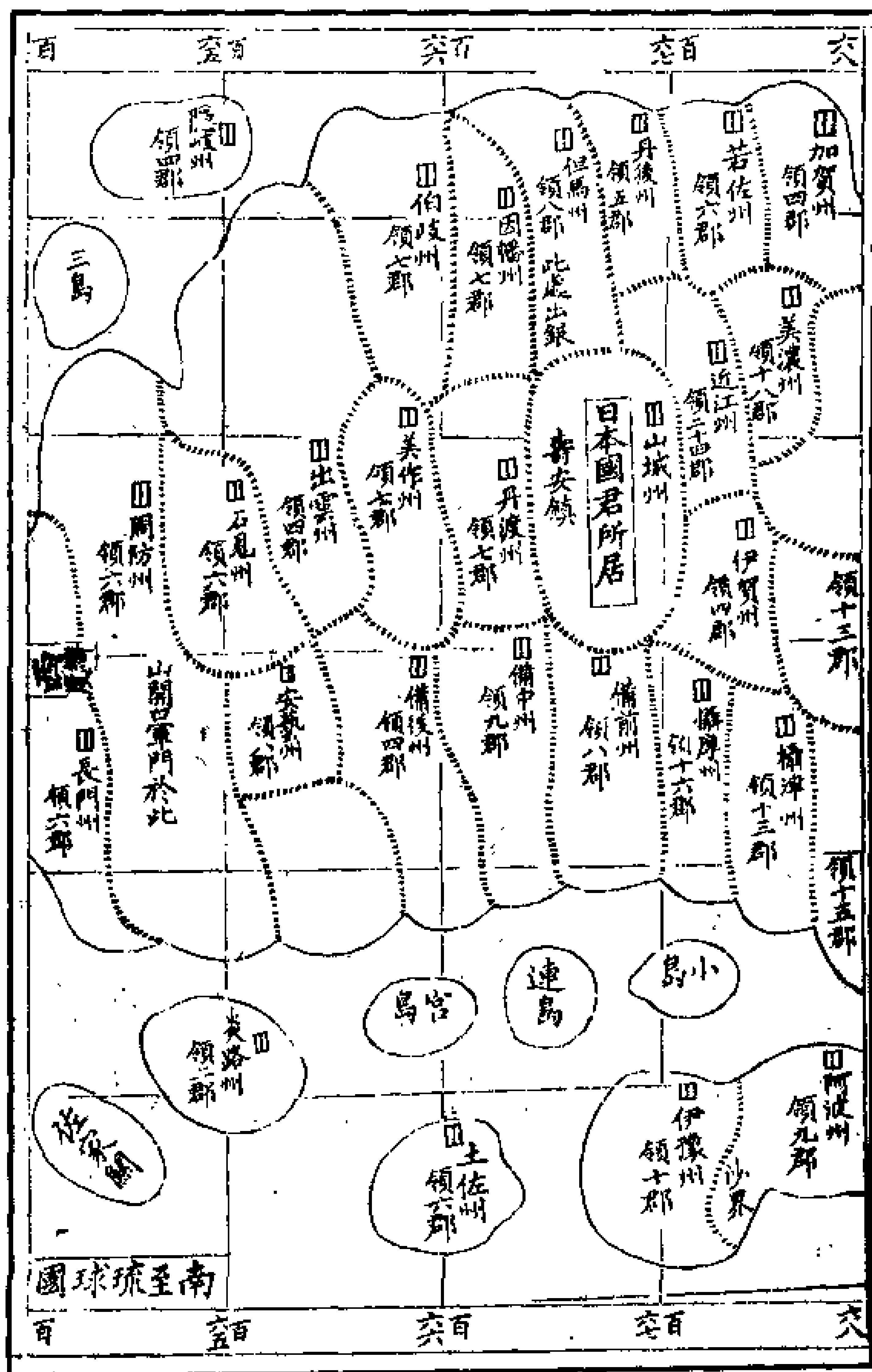


俄罗斯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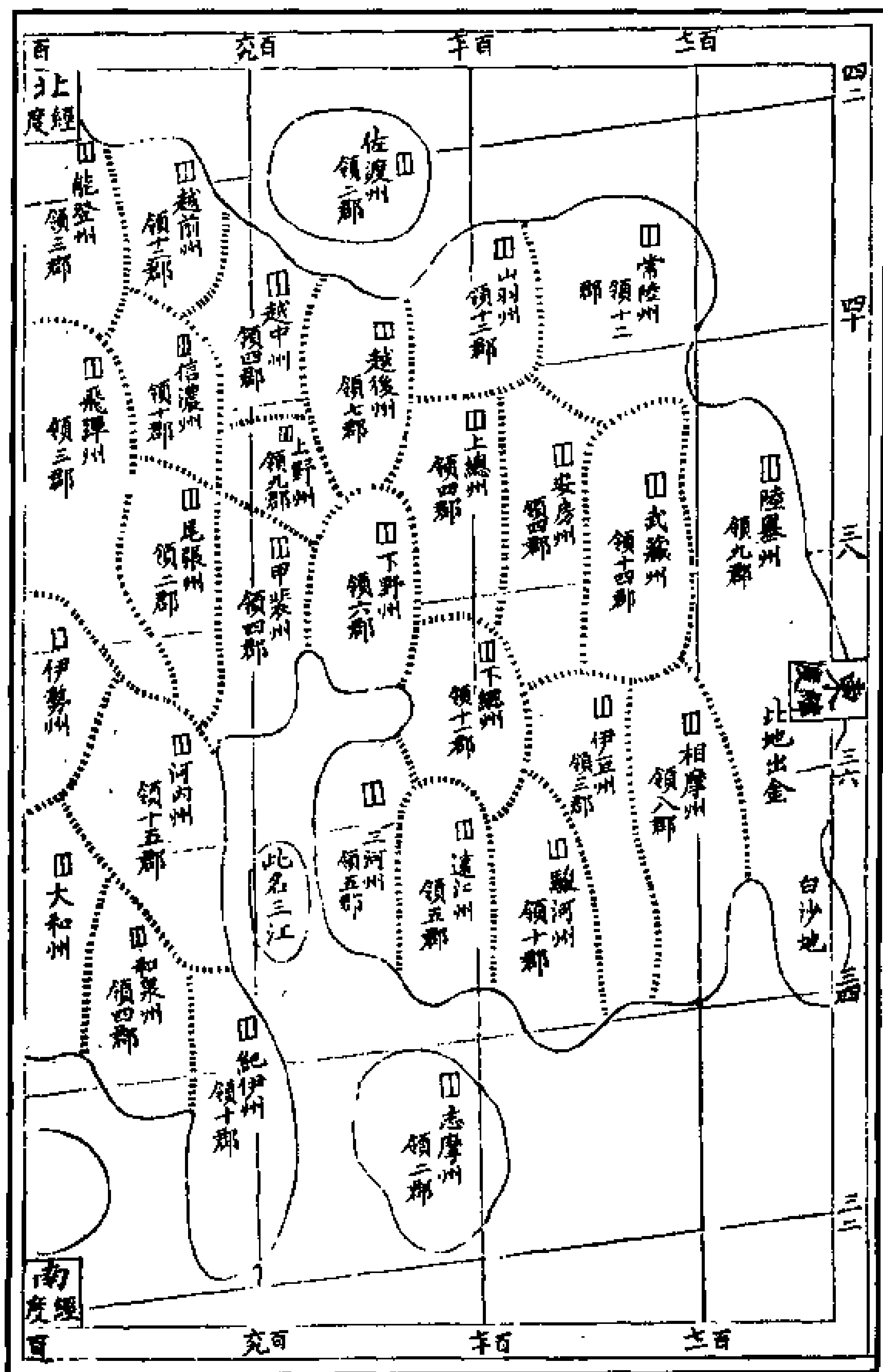


内州亚细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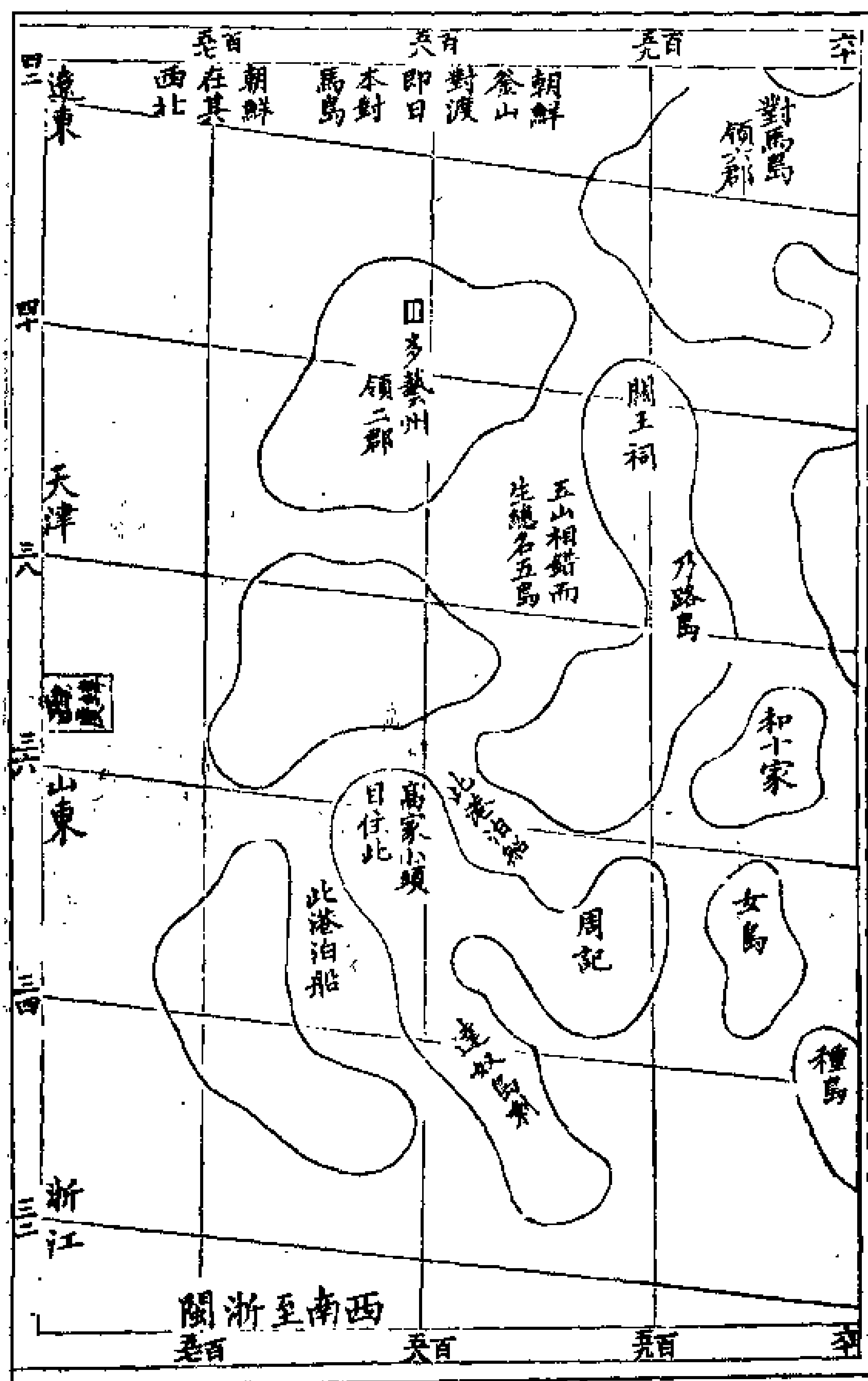
东界图



国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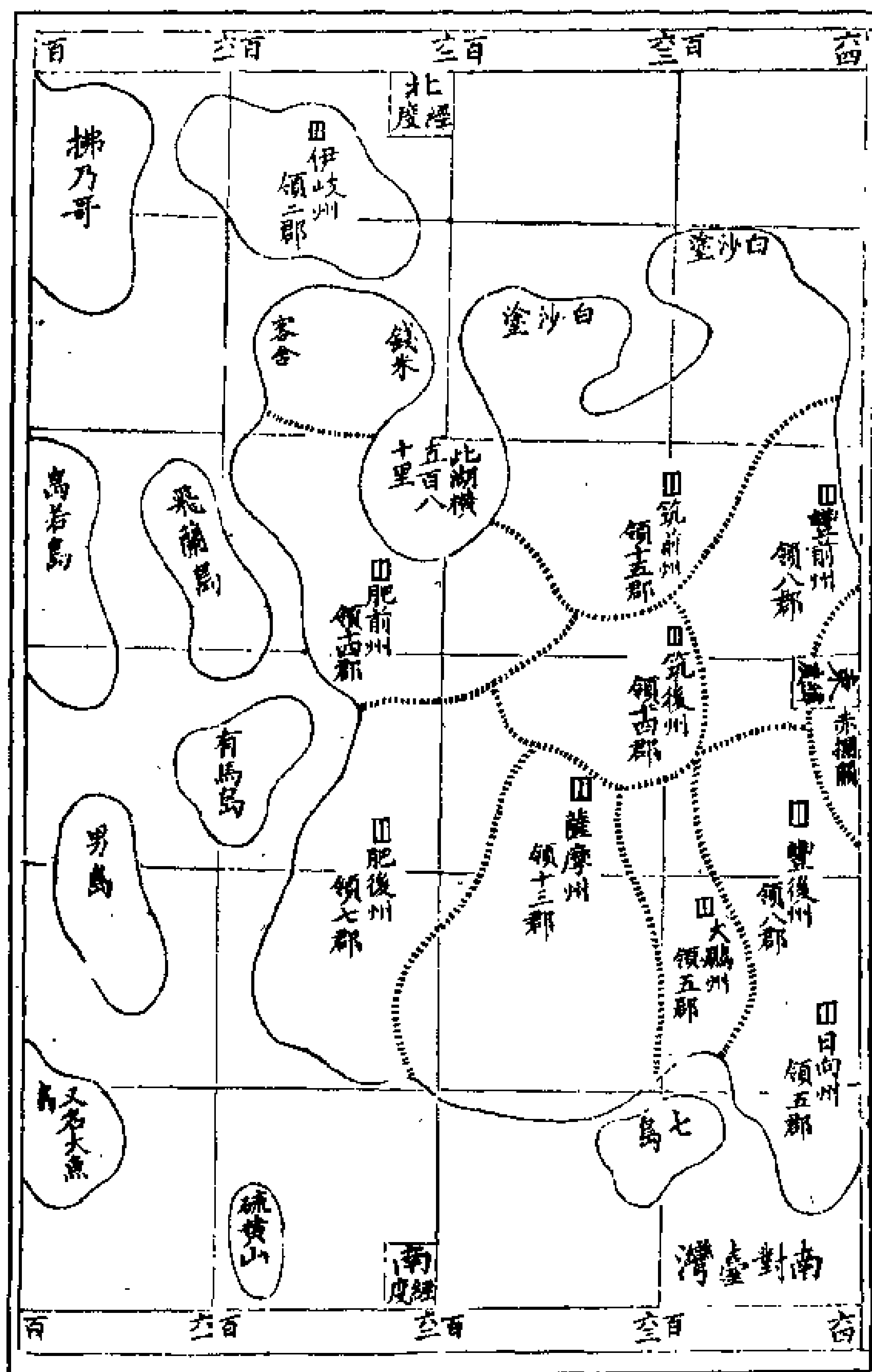


西界图



遼東
西北
在其
朝鮮
馬島
本對
即日
對渡
釜山
朝鮮
對馬島
領六郡
多藝州
領二郡
天津
五山相錯而
比總名五島
閣王祠
乃路島
和小家
山東
高家小頭
目住此
此港泊船
周記
女島
種島
浙江
西南至浙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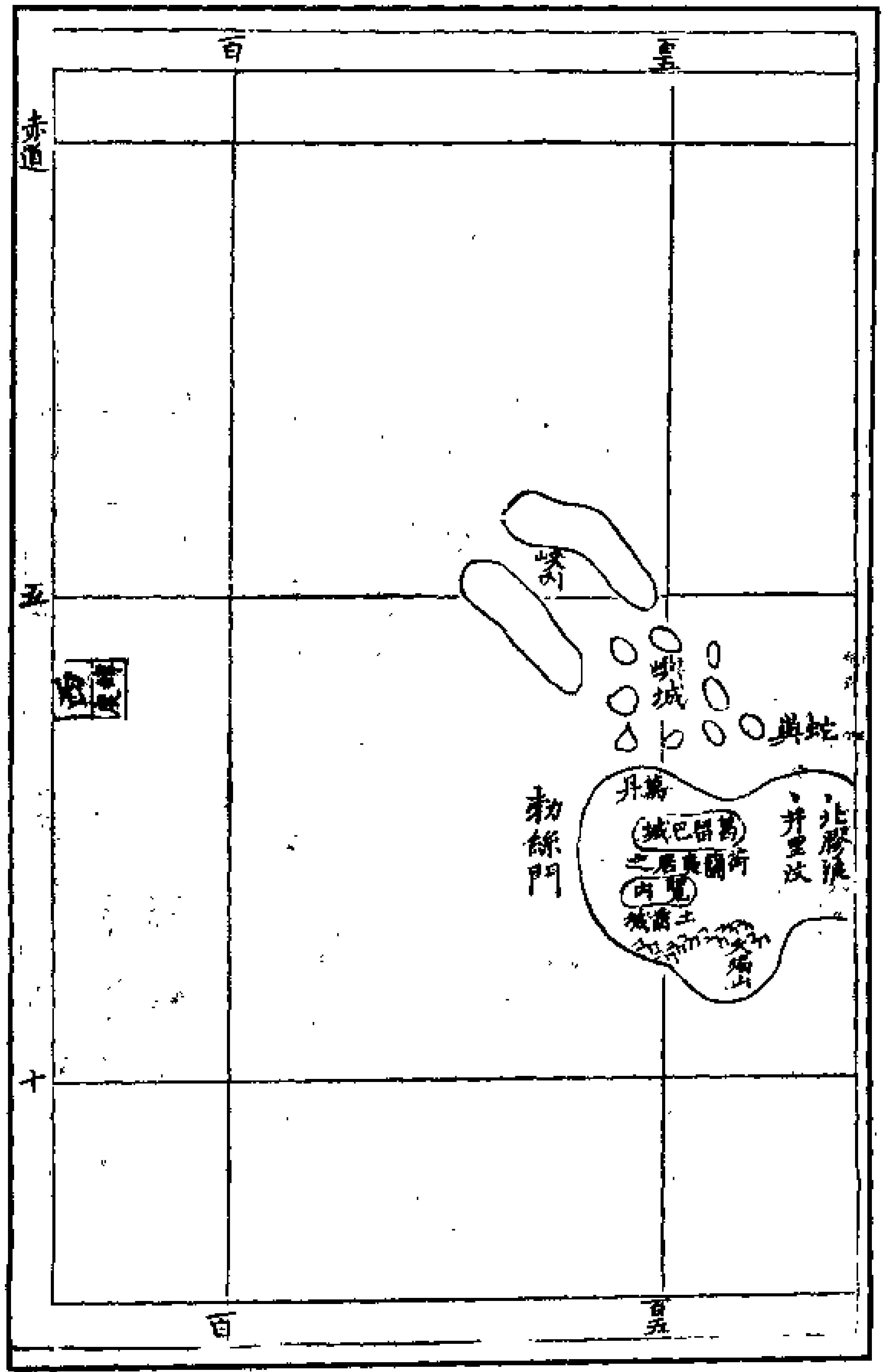
国本日


北度
伊岐州
領二郡
白沙塗
白沙塗
橫湖北
五百八
十里
筑前州
領十五郡
豐前州
領八郡
肥前州
領西郡
筑後州
領十西郡
赤摑關
肥後州
領七郡
薩摩州
領十三郡
豐後州
領八郡
大隅州
領五郡
日向州
領五郡
七島
有馬島
男島
飛蘭島
硫黄山
南度
南對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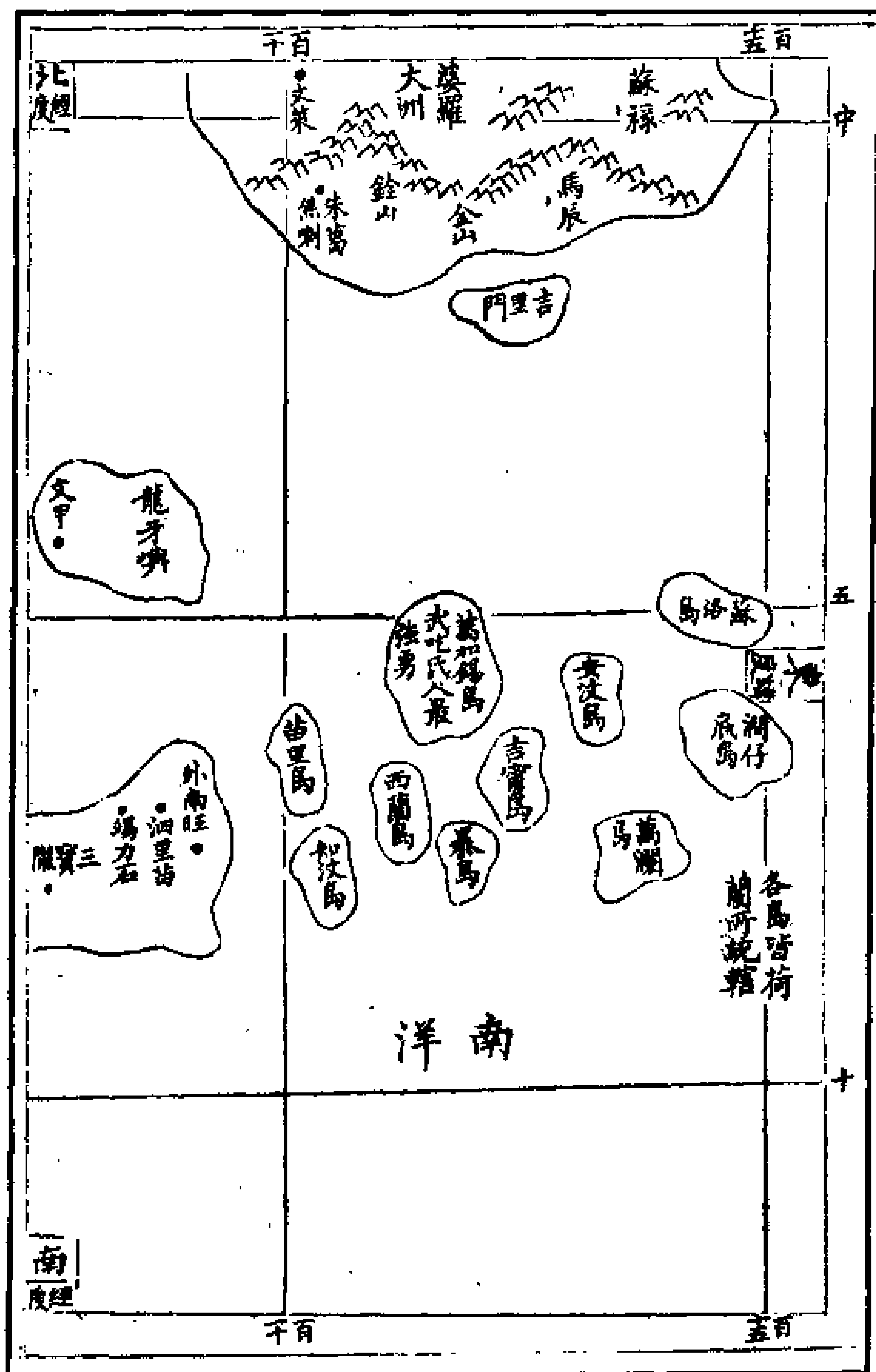
各岛图

东南洋

图島巴留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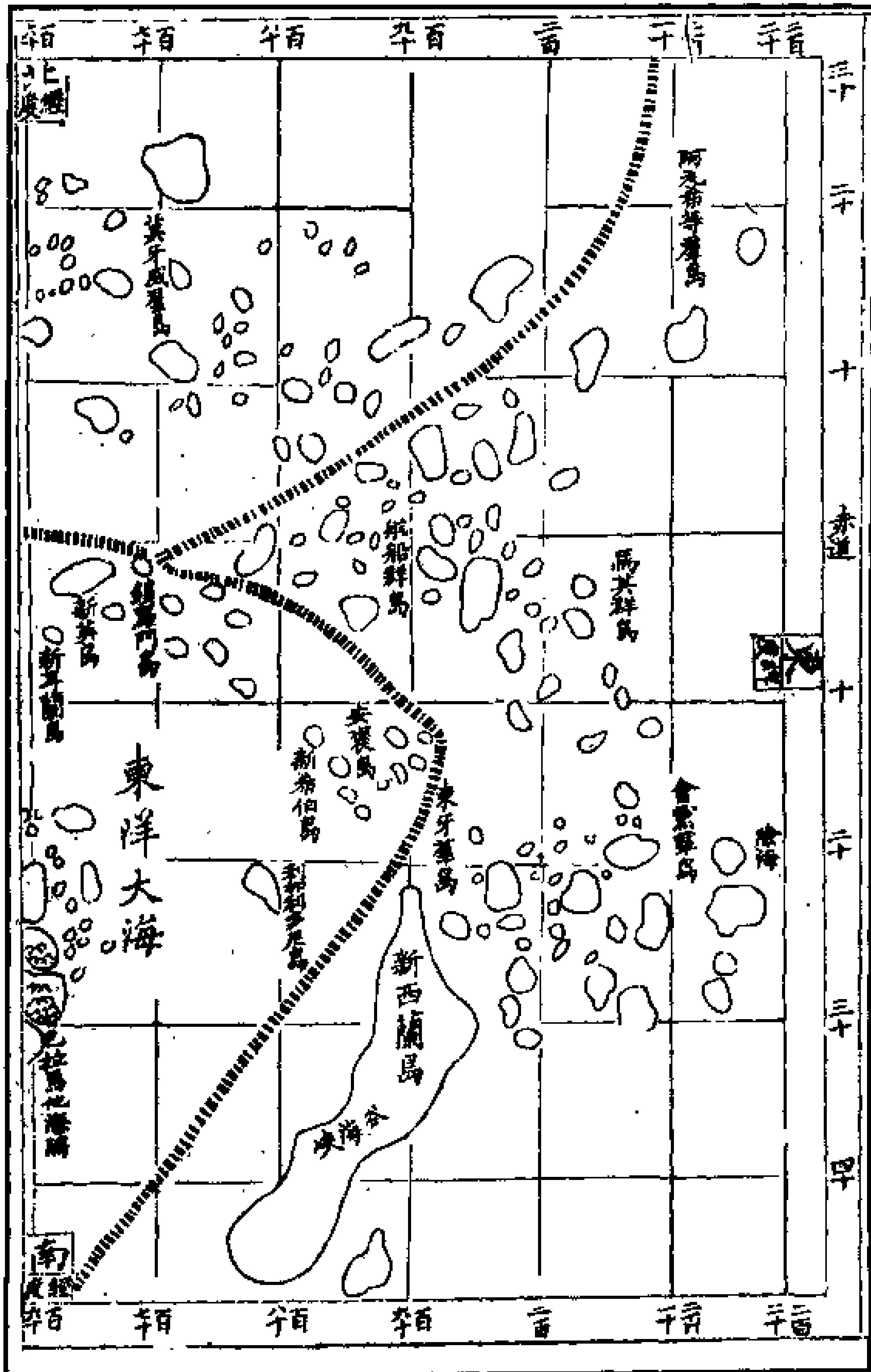


属所国兰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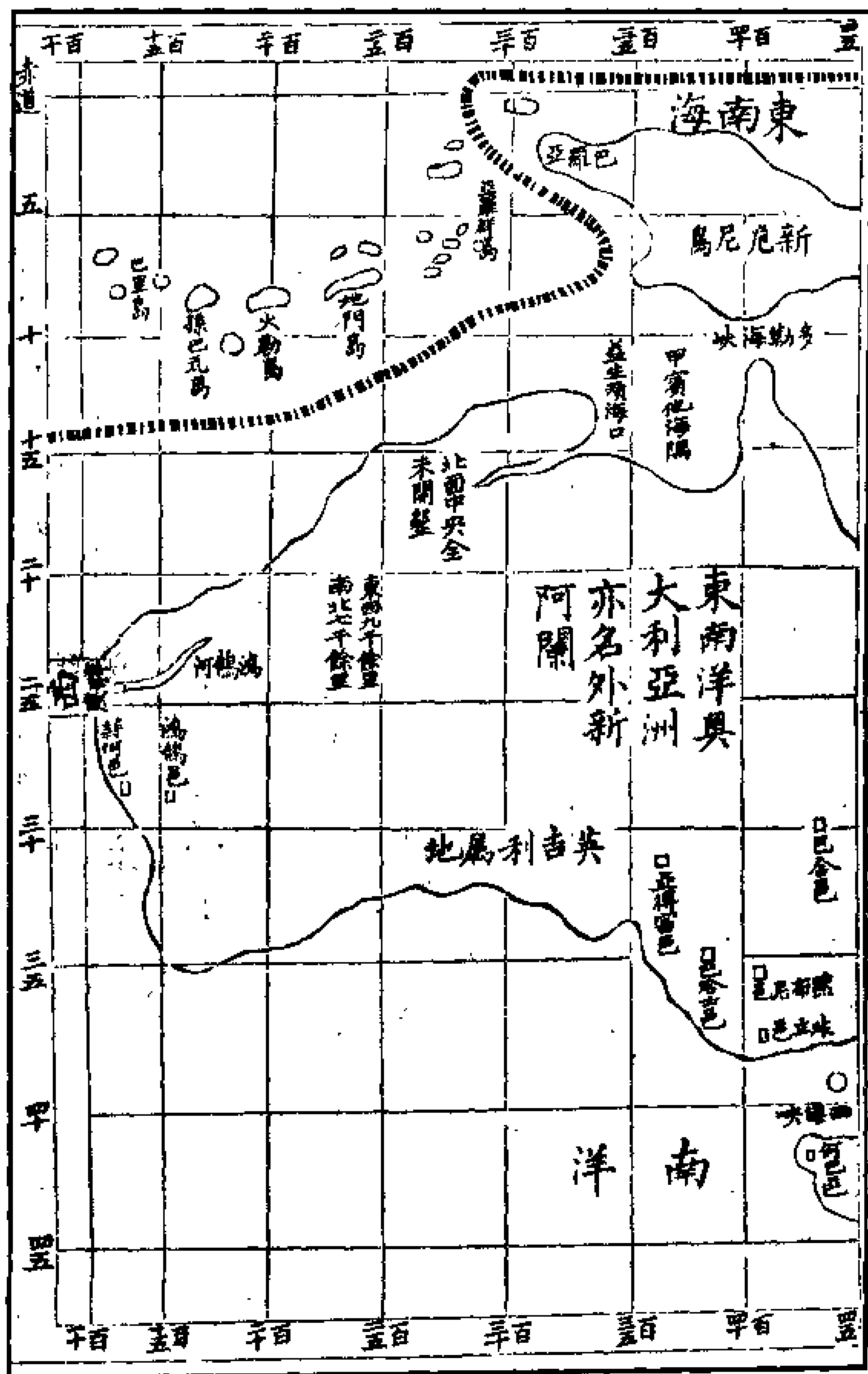


及各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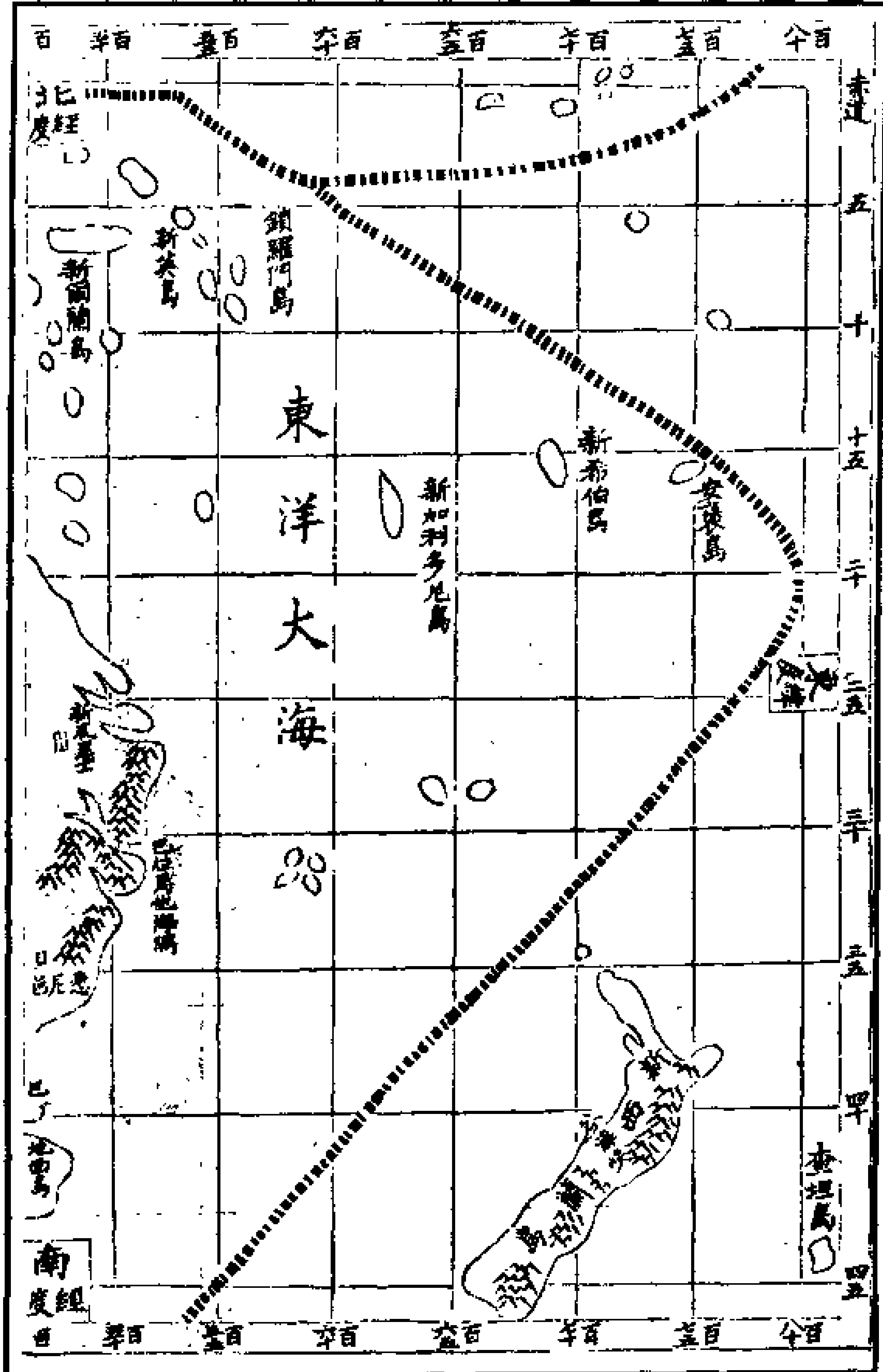
亚利大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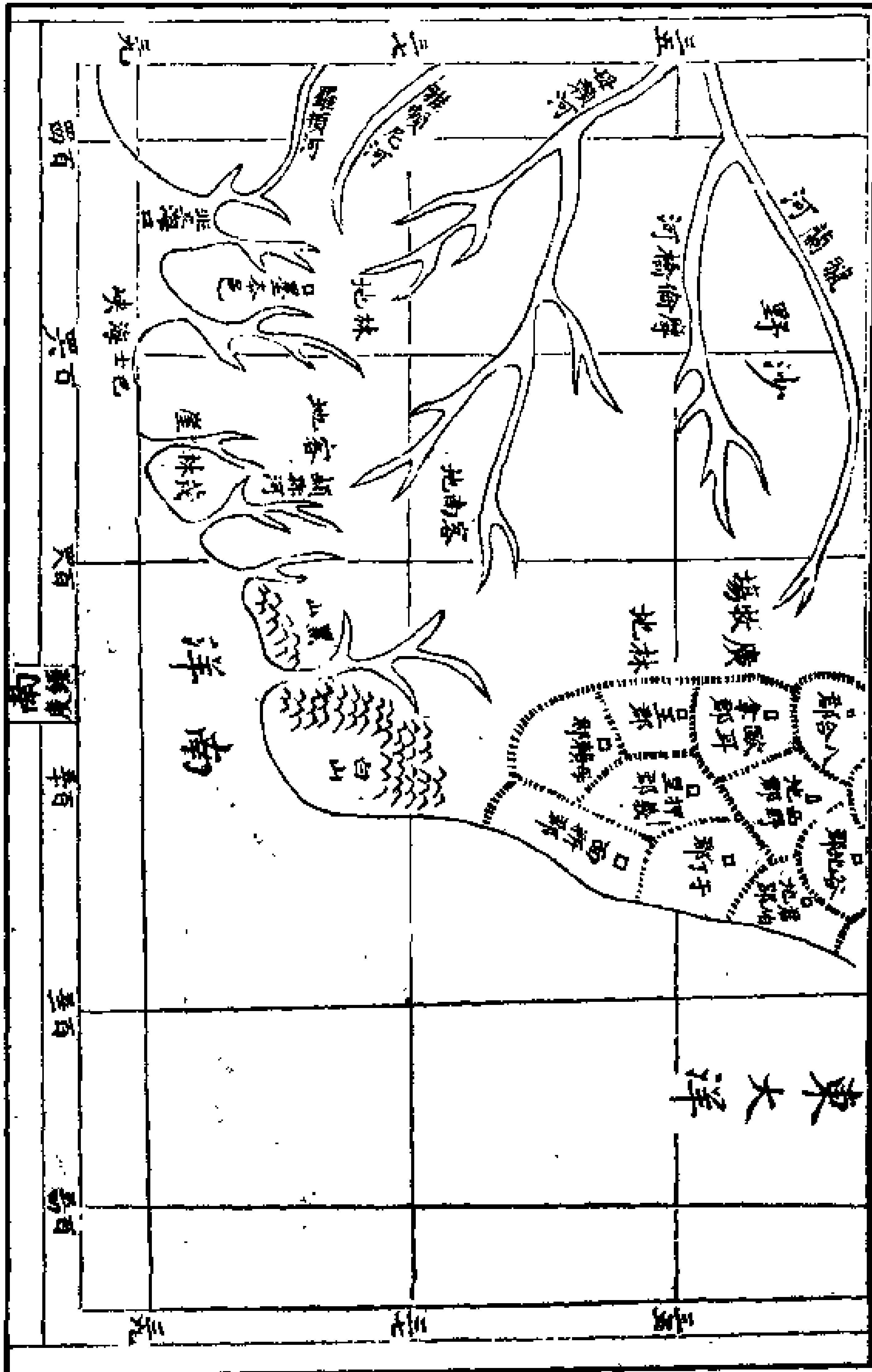
图专洲



〔亚〕利大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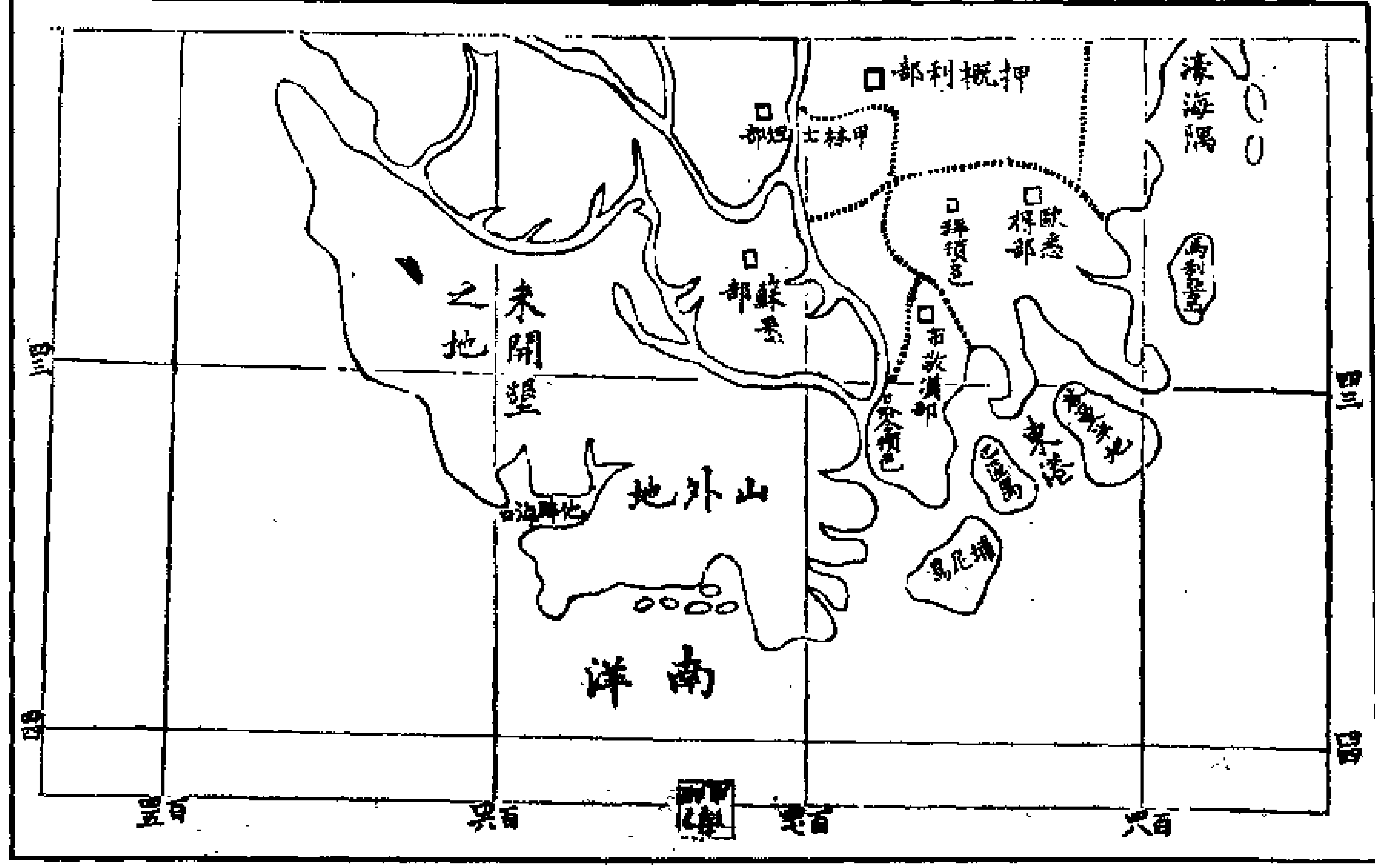


新瓦里士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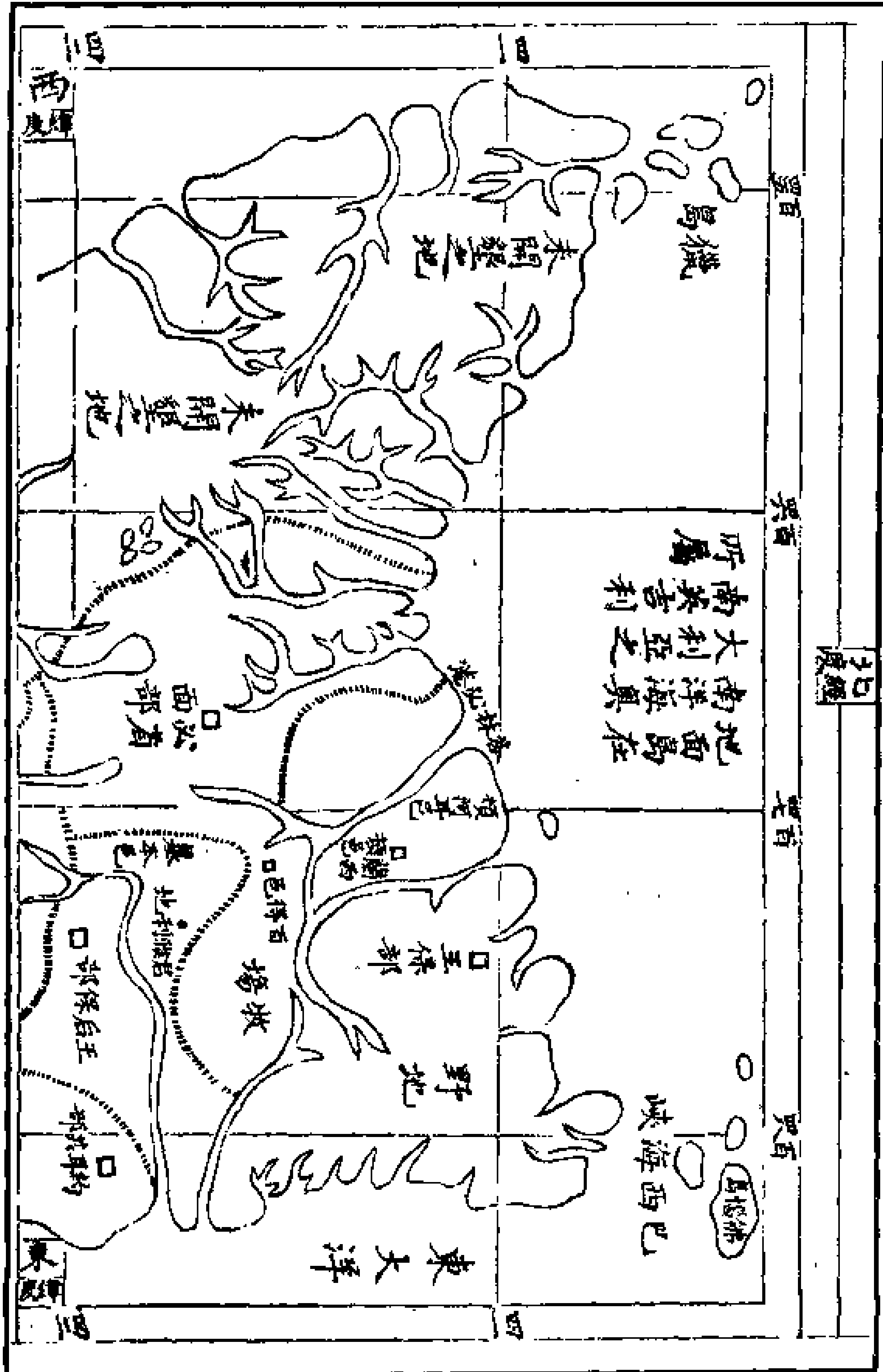


内亚利大奥

图岛



面地



【注】

海国沿革图叙

〔1〕其实《郑和航海图》远达非洲东岸。

〔2〕柯枝（Koči），今印度西南岸柯钦（Cochin）。

〔3〕古里，即印度西南岸卡利卡特（Calicut），今名科泽科德（Kozhikode）。

〔4〕小葛兰，即今印度南部西岸的奎隆（Quilon）。

〔5〕榜葛剌（Bengal），今孟加拉国（Bangladesh）及印度的西孟加拉（West Bengal）邦。

〔6〕锡兰山（Ceylon），即今斯里兰卡（Sri Lanka）。

〔7〕忽鲁谟斯，《航海图》的“忽鲁谟斯”，指今伊朗霍尔木兹（Hormoz）岛（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的东面）上建于十四世纪的新港，原图无误。

〔8〕旧港，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巨港（Palembang）。

〔9〕小瓜哇，指爪哇岛（Pulau Java）。

〔10〕苏门答剌（Pulau Sumatera），即今苏门答腊岛。

〔11〕柯枝西岸是阿拉伯海（Arabian Sea），不是恒河。魏源把柯枝等处的方位弄错了。

〔12〕西红海，所谓“忽鲁谟斯两岸之东西海港”至多只能说是阿曼湾（Gulf of Oman）和波斯湾（Persian Gulf），与红海无关。

东南洋各国沿革图

琉球（Ryūkyū），即今琉球列岛。

高丽（Korea），朝鲜古称。

新罗（Sinra），今朝鲜半岛东南部。

百济（Paekje），今朝鲜半岛西南部一带。

东洋大海（Pacific Ocean），即太平洋。

小吕宋（Luzon Island），吕宋岛，亦作蛮里剌（Manila），即马尼拉。

苗〔猫〕里务（Mindoro Island），即今菲律宾民都洛岛。

万老高（Kepulauan Maluku），即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

丁机宜，指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中蒂多雷（Tidore）岛上的Tongaoi。

芒佳瑟，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Sulawesi）岛上部落名Mangkassara的转音，该岛西南岸重要港口望加锡（Makassar）即因此得名。今名乌戎潘当（Ujung Pandang）。

美洛居（Kepulauan Maluku），曾称木路各、马路各、米六合，即今马鲁古群岛。

地〔底〕门岛（Pulau Timor），曾称地问，今帝汶岛。

地盆（Pulua Tioman），今马来半岛东岸外的潮满岛，魏源误为帝汶岛。

大新荷兰（Borneo，Kalimantan），曾称婆罗、大瓜哇，即今加里曼丹（婆罗洲）。

浡泥，指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Brunei）或西岸的坤甸（Pontianak）一带。

文莱（Brunei），今文莱。

文郎，魏源以"文郎"为文莱旧名或异译，误。《东西洋考》中的"文郎"，是"文郎马神"（Banjarmasin）一名的略称。

朱葛焦喇（Sukadana），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岸的苏加丹那。

息利大山（Seribu Saratu），马来语意为一千一百山。泛指加里曼丹岛上的伊兰（Iran）、卡普阿斯（Kapuas）、木勒（Muller）、斯赫瓦内（Schwaner）等山脉。

马辰（Banjarmasin），又称马神，即今马辰。

苏禄（Sulu），古苏禄西王治地在加里曼丹岛东北部，东王治地在苏禄群岛（Sulu Archipelago），峒王治地在巴拉望（Palawan）岛南部。

吉利门，曾称蒋里闷，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面的卡里摩瓜哇群岛（Kepulauan Karimunjawa）。

西里米〔伯〕（Sulawesi或Celebes），苏拉威西岛。魏源误以为在加里曼丹岛东南部。

南洋大海（Indian Ocean），印度洋。

小新荷兰（Pulau Java），曾称呀哇、小瓜哇，即爪哇岛。

万丹（Bantan），在爪哇岛西北岸。

越南东都（Tongking），指越南北部，作为城市名则指今河内（Hanoi）。

象郡，魏源认为象郡在越南北部，但今人较多认为象郡在中国境内；也有主张其北境在中国，南境抵越南中部的；还有认为在越南北部和中部、在越南中部的。

交趾，约当今越南的清化（Thanh Hóa）省以北地区。

越南西都，按越南史书中的“西都”一名指清化。我国古籍中的越南“西京”，指今越南中部顺化、广南一带。魏源所说的“西都”，包括今越南南部。

日南（Nhât Nam），今越南中部。

林邑（Lâm-âp），今越南中部。

占婆（Champa），在今越南的中南部。

占城（Chiêm Thành，Champa），在今越南中南部。

环王，在今越南中南部。

农耐，指越南南部的堤岸（Cholon）及西贡（Saigon）一带，今胡志明市（Phanh Bhô Ho Chi Minh）。

龙奈，又称禄赖，今胡志明市。

〔宾〕莆〔罗〕甘〔兀亮〕（港口）（Yanpunagara），指今越南芽庄（Nha Trang）一带。

宾童龙（Pandaran），又译作宾陀罗。作为占城国的南部地区名，其地约当今越南顺海省北部和富庄省南部一带。有时此名也用来专指今藩朗（Phan-rang）或其南面的巴达兰（Padaran）角。

干波底阿（Cambodia），即柬埔寨。按：并入越南版图的是下柬埔寨。

扶南（Phnom），我国古籍所载公元一至七世纪印度支那半岛的古国，其领土约包括今柬埔寨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部一带，最盛时达泰国西部直至马来半岛南端。

柬甫寨（Cambodia），又称甘孛智、澉浦只，即今柬埔寨。

陆真腊，其地约当今老挝（Laos）以及泰国（Thailand）的一部分。

名蔑，亦作阁蔑、吉蔑，柬埔寨主体民族 Khmer 的译音，今通译高棉，此处是以民族名作为国名。

水真腊，约当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地区以及泰国的一部分。

本底国，Cambodia 一名的略译，即柬埔寨。

澜沧江口，即湄公河（Mekong River）口。我国澜沧江流人中南半岛后称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注入南海。

赤土，从前多认为"赤土"在今泰国的湄南河流域一带。后此说渐被否定，较多学者主张在马来半岛，但说法也各不相同。一说在泰国的宋卡（Songkhla）、北大年（Patani）一带，其地土多赤色，宋卡即赤山（Khao Daeng），即赤土之都狮子城（Singora）的音转。一说在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州一带，该地四世纪梵文碑铭有 Raktamritika 一名，意为赤色，赤土与吉打音义双关。

宋腒膀（Songkhla），又称宋卡、宋脚，即今宋卡。

大泥（Patani），又作大年，即北大年。

吉兰丹（Kelantan），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州。

丁葛奴（Terengganu），又作丁加罗，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

彭亨（Pahang），又作邦项，今马来西亚彭亨州。

新加坡（Singapore），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之间中隔柔佛海峡（Johor Strait，亦名 Selat Tebrau），魏图未绘此海峡。

新州府（Singapore），即新加坡。

旧柔佛，指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新山（Johore Bahru）一带。

星忌利坡（Singapore），即新加坡。

乌丁焦林（Ujong Tanah 或 Utan Dalam），今哥打丁宜（Kota Tinggi）。

老挝（Laos），即今老挝。

南掌，即今老挝（Laos）。老挝在泰国东北，魏图误绘于其西。

整线，今泰国北部昌盛（Chiang Sen）及其附近一带。

大八百，即八百大甸，今泰国清迈（Chiang）一带。

整迈，今泰国清迈。

小八百，今泰国昌盛一带。

满剌加（Melaka），又作麻六甲，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

顿逊，一般认为在马来半岛，指缅甸东南岸的丹那沙林（Tenasserin）一带。也有学者认为指泰国的童颂（Tung Song）；也有学者同意魏源的看法，以为即马六甲的。

哥罗富沙，今马来半岛北部的克拉（Kra）地峡一带。

新埠（Pinang），今马来西亚槟榔屿。

交栏山，又作勾栏山，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岸外的格兰（Gelam）岛，魏源误作槟榔屿。

交留巴（Kelapa），又作加留巴、葛留巴，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Jakarta）市，亦泛指爪哇（Java）等岛。

潞江口，我国怒江亦名潞江，流入缅甸后称萨尔温江（Salween），在毛淡棉附近注人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

吉德（Kedah），即今马来西亚吉打州。

沙剌我（Selagor），即今马来西亚雪兰莪州。魏图把马来西亚的吉打、雪兰莪误绘到缅甸萨尔温江以西。

大葛兰，即今印度半岛西南岸的奎隆（Quilon）。此图把应在印度半岛西南岸的大葛兰、小葛兰、柯枝三地都误绘到缅甸的东南部。

盘盘，今人一般认为"盘盘"在马来半岛北部，或谓在泰国万伦湾一带，此名即湾内泊所Phunphin（喷平）的音译，或谓在克拉（Kra）地峡一带，或谓即泰国攀武里（Pranburi）的音译。也有人认为在柬埔寨或印度尼西亚。此图则绘"盘盘"于缅甸东南境。

骠国，骠（Pyu）人所建的国家，八世纪时其疆域包括缅甸整个伊洛瓦底江流域，都于卑谬（Prome）。后为缅人所建的蒲甘王国取代，骠人也逐渐同化于缅人。

朱波，骠国别称。或谓"波"字为"江"字之讹。"朱江"即伊洛瓦底江，

其水混浊，略带红色。

乌土，即今缅甸（Burma）。

大金沙江（Irrawaddy River），即伊洛瓦底江。

东恒河（Ganges River），又作安日得河、安治市河、澉治新河，即恒河。

西南洋大海，指印度洋（Indian Ocean）。

婆利，魏图指婆律，即今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Barus）。今人对此名的考释，除同意魏说的外，有下列数说：1，认为指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Bali）岛；2，指 Borneo，即今加里曼丹岛；3，指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占碑（Jambi）一带。

亚齐（Aceh），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亚齐特区一带，或专指其首府班达亚齐（Banda-Aceh）。

三佛齐（Samboja），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占碑一带。

勃林（Palembang），又作浡林、干陀利，即苏门答腊岛的巨港。

万古屡，今苏门答腊岛西岸的明古鲁（Bengklu）。

下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北岸的万丹（Bantan），或泛指爪哇岛西北岸一带。魏图误以为下港是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之间的另一大岛。

阇婆（Yava，Yava-dvipa），又作社婆，一般认为宋代及宋以后，此名专指爪哇岛。

诃陵（Kalinga），本指今印度奥里萨（Orissa）邦一带，后移用于东南亚地区，指今爪哇岛中部或指谏义里（Kediri）一带。

顺塔（Sunda），即下港、万丹。

莆家龙，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北加浪岸（Pekalongan）。

西南洋五印度沿革图

东印度东岸，绘此名于缅甸伊洛瓦底江口的东南面，可能是表示经过1824—1826年的第一次英缅战争，英国从缅甸割去了丹那沙林（Tenasserim）地区；不然就是误绘。

御第冈（Chittagong），今孟加拉国吉大港。

西洋古里，指印度半岛西南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今之科泽科德（Kozhikode），此图误绘于今孟加拉国。

西洋琐里（Cola），在今印度东南岸。此图误绘于今孟加拉国。

坎巴（Coimbatore），即科因巴托尔，在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西部。此图误绘于西孟加拉邦一带。

西南洋印度海，指印度洋（Indian Ocean）。

乌（秅）〔秺〕（Uddiyana），其地在斯瓦特河（Swat River）沿岸。

睹（贺）〔货〕罗，故址在今阿富汗（Afghanistan）北部。

梵衍那，在今阿富汗喀布尔以西的巴米扬（Bamiyan）城。

（毕迦）〔迦毕〕试（Kāpisa），今喀布尔北约 62 公里的巴格拉姆（Begram）。

爱乌汗（Afghanistan），即阿富汗。

机洼（Khiva），今乌兹别克斯坦（Uzbekstan）的基瓦。

东多尔其，《海国闻见录》原以此名指土耳其（Turkey）东部。魏图改以此名指土耳其斯坦（Turkestan）。

小白头，指今巴基斯坦（Pakistan）一带。

西恒河，即印度河（Indus River）。

乞石迷西（Kishmir），又作克什弥尔、迦湿弥罗，即今克什米尔。

乌苌（Udyāna，Uddiyana），在斯瓦特河（Swat River）沿岸。

罽宾（Kasmira），今克什米尔（Kashmir）；又作 Kapisa，在今阿富汗喀布尔东北。

天竺（Sindhu，India），又作身毒、痕毒、温都、忻都，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

舍卫（Śravasti），遗址在今印度北方邦奥德境内贡达（Gonda）与巴赫雷奇（Bahraich）二县的边界上。

摩竭（它）〔陀〕（Mangadha），约相当于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Patna）和加雅（Gayā）地方。

乌弋山离，应即今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Herāt）省。

莫卧尔（Mughal），通译莫卧儿。

金眼回国，《海录》所载，在今印度卡提阿瓦（Kathiawar）半岛上。

孟阿拉，又作明呀喇、明绞营，指今孟加拉国（Bangladesh）及印度的西孟加拉（West Bengal）邦。

忻河，又作申河，指印度河（Indus River）。

即肚，今印度卡提阿瓦半岛南部的第乌（Diu），当时为葡占。《海录》所记方向不确。

淡项，今印度西部的达曼（Daman，Damão），当时为葡占。《海录》所记方向误倒。

马剌他（Maratha），指今印度半岛西部马尔万（Malvan）至果阿（Goa）一带。当时果阿为葡占。

葡（荷）〔萄〕亚（Portugal），葡萄牙。

戈什峡，葡文costa的译音，英文作coast，意为海岸。指印度半岛东西两岸的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和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

补陀落迦山，即《大唐西域记》的布呾落迦山，梵文Potalaka音译。在今印度半岛南部西高止山南段，位于提讷弗利（Tinnevelly）县境，今名帕帕纳萨姆（Pāpanasam）山。

固贞（Cochin），即今印度半岛西南岸柯钦。

加补（Cape Comorin），即今印度半岛南端科摩林角。

曼达剌萨（Madras），即今印度马德拉斯，十七世纪即为英占。

笨支里（Pondicherry），即今印度的本地治里，当时为法占。

马英（Mahé），即印度西南部城镇马埃，当时为法占。

西岭（Ceylon），锡兰，即今斯里兰卡（Sri Lanka）。1508年葡占，1612年荷占。谢清高航海时，尚"为荷兰所辖"，但1796年英国就取代荷兰统治锡兰。《海国图志》成书于1843年，已不是"荷埠"。"西岭"是印度半岛东南面的一大海岛，亦不应绘在印度半岛上面。其它如锡兰山、僧伽剌（Simghala）、楞伽山（Lankā）、宝渚（Ratnadvipa）、师子国（Sihala意译）、西仑

(Ceylon)、则意兰（Ceylon)，均指今斯里兰卡。

狼牙修，多数学者认为《梁书》的狼牙修，在今马来半岛北部。宋以前其领土较广，奄有从泰国的洛坤（Nakhon Srithamarat)、北大年（Patani)、宋卡（Songkhla）至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即马来半岛东西两岸之地。宋以后才专指东岸的北大年一带。

里海、加士比唵海（Caspian Sea)，里海。

咸海（Aralskoye More)，咸海，不是里海。

雷翥海，指里海，一说指咸海。

北高海，即里海。

滕吉斯湖（Kōl Tenggis)，即里海。

安息，原称帕提亚（Parthia)，在今伊朗东北部，后发展为西亚大国，包括今伊朗及两河流域一带。

巴社、包社（Persia)，即波斯，今伊朗（Iran)。

高奢，疑为“高车”（Tölös）之讹。但“高车”西境只到中亚，未到西亚。

报达，即今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

伯尔西亚（Persia)，即今伊朗（Iran)。

大白头回，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人、阿拉伯人。

乾陀卫大江（Gandhavat)，指今喀布尔河（Kābul）下游，流经巴基斯坦的白沙瓦（Peshawar）一带。

（枝扈）〔扈枝〕利大江，今由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出海的胡格利河（Hooghly)，亦为恒河（Ganga）古称。

南都鲁机，指今土耳其（Turkey)。

度尔格国（Turkey)，指土耳其。

西女国，初为印度传说，说是在印度西海洋。随着这一传说的流传，其位置也西移到东罗马的西南海岛上。古代中外著作均记有此传说。有人“考证”此国位于波斯湾港口尸罗夫（Siraf)，实际上是穿凿附会。

惹鹿惹亚（Georgia)，即格鲁吉亚。

如德亚（Judaea），犹地亚。

拂菻，阿拉伯及古波斯语称罗马帝国为 From（Rum 之讹），指东罗马帝国（Byzantium），或指其首府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或指小亚细亚（Asia Minor）一带。

西多尔其，《海国闻见录》原以此名指欧土耳其（Turkey）西部，本图改以此名指今巴勒斯坦（Palestine）一带。

天方，本指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Makkah），后泛指阿拉伯。

条支，指今伊拉克（Iraq）。

波斯（Parsa），即今伊朗（Iran）。

阿丹（Aden），即今南也门首府亚丁。

默德那（Madinah），即今沙特阿拉伯麦地那。

亚剌伯（Arabes），即阿拉伯。

亚辣（波）〔彼〕亚（Arabia），指今阿拉伯半岛。

阿黎米（亚）〔也〕（Arabes），即阿拉伯。

（遏达）〔达遏〕水（Dakrat，Tigris River），即西亚大河、底格里斯河，不是波斯湾。

小西洋利未亚洲沿革图

伊揖（Egypt），即今埃及。

麦西（Misr），埃及本名。厄日多、阨入多，均译自埃及的希腊文名称 Aigyptos 或 Aegyptos。

泥禄河（Nile），即尼罗河。

马八尔，《元史》的马八儿国，为 Ma'bar 的对音，即今印度半岛西南马拉巴尔（Marabar）海岸一带。

阿迈斯尼（Abyssinia），又作亚毗心域、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Ethiopia）。

俱蓝，《元史》俱蓝国，即今印度西南岸奎隆（Quilon），不是在非洲。

顺毛乌鬼国，《海国闻见录》原指埃及和努比亚（Nubia），即今埃及和苏

丹民主共和国的北部地区。

马黑牙斯（Madagascar），又作吗里呀是简，即今马达加斯加，在马达加斯加岛上。但该岛古称 Komr 或 Qoma。我国古籍记有“昆仑层期国”，“昆仑”即 Komr，“层期”为波斯文 Zangi 的音译，指非洲东岸。“昆仑层期”或即马达加斯加岛及非洲东岸一带。魏图把“吗里呀是简”绘于非洲东岸，可能是受“昆仑层期”一名影响。

圣老佐楞六岛，又作圣老楞佐大岛，即马达加斯加岛。1500 年 8 月 10 日葡萄牙航海家迪耶戈·迪亚斯来到此岛时，正值圣劳伦斯节，于是起名圣劳伦斯（Saint Lawrence）岛。

大浪山，又作元贺峡，译自葡文 Ei Cabo Tormentoso，后改名 Cabo da BõaEsperance，意即好望角。今英文作 Cape of Good Hope，荷文作 Kaap die Goeie Hoop 好望角。

妙里士岛，即今毛里求斯（Mauritius）。

斯溜墨大山，即斯托姆堡（Stormberg）山脉。

马罗可（Morocco），又作摩罗果，即今摩洛哥。

弗沙（Fès），即非斯（在摩洛哥北部）。

苗剌苗亚，又作猫喇猫里也，巴巴里（Barbary）地区，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的黎波里（Tripoli）地区。

色黎弥安河，指今塞内加尔（Senegal）和冈比亚（Gambia）二国。十七世纪中叶法、英二国差不多同时侵入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河口，法国殖民者便把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合称为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又作“色黎安弥阿”，这是 Senegambia 的闽南语译音。

弥黎贝耶林，又作色黎吕黎惹林弥，即今塞内加尔（Senegal）、冈比亚（Gambia）一带。

西霸得国（Sert 或 Syrtis），又作锡尔特，在今利比亚（Libya）北部，不是在西非。可能魏源因《职方外纪》说此国在“利未亚之西”，便把它同《四洲志》的“西腊底国”混同起来，名之为“西霸得”。但“西腊底”一名，译自 Siratic，是一位重要人物，不是国名。

苏麻勿里，Biliyad-es-Suden 的闽南音倒译，意为黑人之国。指撒哈拉沙漠以南，横贯非洲、当时约有二十多个小国的辽阔地区苏丹（Sudan）。前人考为索马里（Somali），误。参见拙作《〈海国闻见录〉所载非洲地名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 年第 4 期。

工鄂国（Congo），今刚果、扎伊尔（Zaïre）及其邻近地方。

闻年乌鬼国，约指今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几内亚共和国至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沿岸一带的许多国家。这一地理区域总名 Guinea，应在刚果地区的西北方向，本图误绘这一地区于刚果地区的东南面。

圣多默岛（São Tomé），即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圣多美岛。

鹤岛（Cape Town），即今南非的开普敦。

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沿革图

阿被河（Ob），即鄂毕河。

乌拉岭（Ural Mts.，Uralskie Gory），即乌拉尔山脉。

阿罗思（Russes，Russia），又作鄂罗斯、罗刹、罗车、斡鲁思、兀鲁思等，即俄罗斯。

莫斯哥未亚（Moscow，Moskva），指莫斯科大公国。

缚罗答（Poland，Pologne），又作波罗尼，指波兰。

葛勒斯（Greece），指希腊，不是俄罗斯。

普鲁社（Prussia），又作破路斯、埔鲁寓，指普鲁士。

比阿尔弥亚，《职方外纪》图绘此名于科拉半岛（Kola Pen.）北面濒巴伦支海（Barents Sea）的 Veronez 一带，不在普鲁士境。

里都亚尼亚（Lithuanian），指立陶宛。

控葛尔汗国（Konungariket Sverige，Sweden），指瑞典。魏源误作普鲁士。

欧色特里阿（Austria，Österreich），又作奥地利亚，指奥地利。

莫尔大未亚（Moldavia，Moldova），指摩尔达维亚（摩尔多瓦）。魏源误为奥地利别名。

案牙里（Hungary），指匈牙利。

博厄美亚（Bohemia），指波希米亚，捷克西部旧地区名，不是在匈牙利。

班那里阿，疑为“翁加里亚”之讹。指 Banat（Bannat）的可能性不大。

北都鲁机（Turkey in Europe），欧洲土耳其。

土尔几（Turkey），又作土尔其，即土耳其。曾徙居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是我国蒙族，不是突厥人。

额力西（Greece），又作厄勒祭，指希腊。

哏年呻（Venice，Venezia），即威尼斯。

黑海（Black Sea），又作黑阿底湖，即今黑海。

黄海，《瀛环志略》谓波罗的海（Baltic Sea）别称，魏源曾表示同意。

琏国（Denmark，Danmark，Dinamarca），又作吝因，即丹麦。

雷〔雪〕际亚（Suecia）、苏厄祭（Sverige）都是瑞典，魏源误作丹麦。

瑞丁（Sweden），又译绥林、苏以天，今通译瑞典。

那威（Norway），指挪威。

黄旗跨海地，指挪威（Norway）。“黄旗”是广东人对丹麦的称呼。《海国图志》的成书时间虽较晚，但所知有关挪威的历史是1814年以前的。1814年以前，挪威继续与丹麦维持卡尔马（Kalmar）联合，即居于丹麦的从属地位，故被称为“黄旗跨海地”。

大尼（Danes），意为丹人或丹麦人。丹麦（Danmark 或 Denmark）意为丹人居住的土地或国家。

领墨、丁抹（Denmark），指丹麦。

（盈黎）〔黎盈〕马禄加（葡文 Dinamarca），即丹麦。

绥沙兰（Switzerland），即瑞士。

绥亦古，葡文 Sueco（瑞典人）的译音，指瑞典，魏源误作瑞士的别名。

蓝旗指瑞典，魏源误作瑞士的别名。见《海录》及《柔远记》。

大尔马齐亚，《职方外纪》的“大尔马齐亚”一名，绘于黑塞哥维那西面，即亚得里亚海东北岸，英文作 Dalmatia，通译达尔马提亚，不是瑞士古称“海尔维第”（Helvetia），魏源误会。

耶马尼（Germany，Deutschland），又作热尔麻尼、阿理曼、日尔曼、亚勒墨尼亚，即德国。

意大里亚（Italia，Italy），又作伊达里、古大秦、罗问国、罗马国，即意大利。

荷兰（Holland，Nederland，Netherlands），又作和兰，即今荷兰。

法兰得斯（Flanders），今比利时西北部的佛兰德地区，即东、西佛兰德省，北邻荷兰。当时魏源知道比利时已经独立，但误以为Flanders在荷兰。

弥尔弥壬（Belgium，België，Belgique），又作北义，即比利时。

伊宜，疑为"角（lù）宜"之讹，指Luxembourg（卢森堡），冯承钧先生疑指美国，魏源则认为是比利时。

色斯哥麦（Saxe-Coburg），今德国拜恩（Bayern）省北部的Coburg（科堡）。由于比利时的第一位国王利奥波德一世（萨克森-科堡的），即Leopold I（Leopold de Saxe-Coboug），原是德国萨克森-科堡亲王，魏源误以为萨克森-科堡在比利时。

佛兰西（France），又作佛郎机、佛朗机、拂郎祭、法兰西、勃兰西，即法国。

大吕宋（Spain），又作是班牙、以西把尼亚、斯扁亚，即西班牙。

干丝腊（Castilla，Castille），卡斯蒂利亚，西班牙的一个历史地区名，即卡斯蒂利亚国所在地。1479年，卡斯蒂利亚与亚拉冈二王国合并，基本上实现了西班牙的统一。在一定时间，我国古籍较多以"干丝腊"一名称西班牙。

布路亚（Portugal），又作葡萄亚、博尔都噶亚，即葡萄牙。

澳门大西洋，侵占澳门的"大西洋国"，即葡萄牙（Portugal）。

英吉利（English），又作英圭黎、英机黎、膺吃黎，即英国。

谙厄黎，译自Angles（盎格鲁人），指英国（England，Britain）。

（葛斯）〔斯葛〕兰岛（Scotland），苏格兰。

思（尔）〔可〕齐（尼）〔亚〕（Scotia），苏格兰（Scotland）。

意尔兰大岛（Ireland），爱尔兰。

喜百尼〔亚〕（Hibernia），古罗马人对爱尔兰的称呼。

西海（Atlantic Ocean），大西洋。

汉魏唐西域沿革图总叙

〔1〕漠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

〔2〕乌弋，今阿富汗的赫拉特（Herat）。

〔3〕者舌（Chaj，Tashkent），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4〕洲中海（Baltic Sea），指波罗的海。魏源以为波罗的海是《魏书》的"两海"之一，无确证。

〔5〕因避康熙皇帝玄烨讳，二"玄"字原刻本作"元"。

汉西域沿革图

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至咸海之间。

乌孙，约在公元前161年西迁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近代哈萨克族中尚有乌孙部落。

粟弋（Sogd），中亚古国，在今阿姆河（Amudarya）与锡尔河（Syrdarya）之间的地区。首都为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

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Tashkent。

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Fergana）地方，明清时称浩罕（Kokand），王治贵山城（今Tashkent东面的Kassansay），通译卡散赛。

赛马尔罕（Samarkand），今译撒马尔罕。

奄蔡，西域古族，约分布于今咸海至里海。

布哈尔（'Bukhara），布哈拉（在今乌兹别克斯坦）。

纳林河，今纳伦（Naryn）河，在吉尔吉斯坦。

大夏（Bactria），中亚古国，在今阿富汗北部。

大月氏（Indoscythe），古族名。原居我国西北一带，后迁于今阿姆河（Amudary）流域。

妫水（Oxus），阿姆河古称。

绔刍河（Oxus），今阿姆河。

乌（秅）〔秺〕，在斯瓦特（Swat）地区。

巴达克山，今阿富汗巴达赫尚（Badakhshan）地区。

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Herāt）。

车离（Cola），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

斯宾（Ctesiphon），故地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底格里斯河左岸。

阿蛮，或为 Ecbatana，即今伊朗哈马丹（Hamadān）。

安息（Parthia），音译帕提亚，原为波斯帝国一行省，在今伊朗东北部，后发展为西亚大国，包括今伊朗和两河流域一带。

南海，魏图此名指阿拉伯海。

于罗，古为安息国最西界，故地在今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下游，或即 Hirah（今 Najaf 东南）音译，亦有认为在今巴士拉（Al Basrah）附近的。

多摩（犁轩）〔梨帝〕（Tamralipti），故地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Midnapore）的塔姆卢（Tamluk）附近。

多摩（犁轩）〔梨帝〕海口，胡格利（Hooghly）河口，在孟加拉湾，不是在波斯湾、阿曼湾一带。

犁轩（Roman Empire），指罗马帝国，即大秦，不是阿曼（Oman）一带。

大西海，魏图以此名指大西洋（Atlantic Ocean）。

《北魏书》西域沿革图

破洛那（Fergana），今中亚费尔干纳地方，明、清时称浩罕（Kokand）。

康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Samarkand）一带。

昭武九姓，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九姓政权的总称。

伽倍，今阿富汗东北境的瓦汉（Wakhan）。

赊弥、折薛莫孙（Syamaka），在今巴基斯坦北境马斯图季（Mastuj）与乞特拉尔（chitral）之间。

钳敦（Khandut，Kandud），在今阿富汗的瓦汉地区。

弗敌沙，今阿富汗东北境巴达赫尚（Badakhshan）。

伽不单（Kebud），在撒马尔罕西北。

钵和，在今阿富汗的瓦汉地区。

波知，在钵和西南，即今阿富汗的 Zebak。

悉（石）〔万〕斤，即今撒马尔罕。

呼似密（Khwarism，Chorasmii），今咸海南的基华（Khiva）一带。

哌哒（Ephthalites，Hephthalites），一般认为是和大月氏混血的匈奴人。公元五世纪分布于今阿姆河之南，建都拔底延城（今阿富汗北部 Feyzābad）。

伽色（尾）〔尼〕（Ghazni），今阿富汗加兹尼。

色知显（Ishtikan），在今撒马尔罕西北约百里的地方。

薄（知）〔提〕，即今阿富汗北境的巴尔赫（Balkh）。

牟密（Bukhara），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

小月氏、乾陀、乾陀卫（Gandhara，Gandarae，Gandhavat），其地在今喀布尔河下游流域，包括沙瓦（Peshawar）和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地区。

波路（Bolor），今克什米尔巴勒提斯坦（Baltistan）一带。

吐呼罗（Tukhara），地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即今阿富汗北部。

乌苌（Uddiyana），即今斯瓦特（Swat）地区。

（枝扈）〔扈枝〕黎大江口，即今胡格利（Hooghly）河口，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不是巴基斯坦的印度河（Indus）口。

唐西域沿革图

宁远，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Fergana）地方。

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Tashkent）。

东曹（Sutrishna），今乌拉提尤别（Ura-tyube）。

西曹（Kebad），位于今撒马尔罕西北。

东安，位于今撒马尔罕西北的 Kattakurgan。

素叶川，亦作素叶水（Chu River），在今哈萨克斯坦。

那密水（Zarafshan），今中亚柴拉夫善河。

何国（Koshania），位撒马尔罕西北。

米国（Maimargh），在撒马尔罕西南。

史国（Kesh），在今撒马尔罕西南的沙赫里夏勃兹（Shahri-Sebz）地方。

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Bukhara）一带。

毕国（Betik），在今布哈拉西南。

乌浒水（Oxus），即今阿姆河（Amudarya）。

睥叶川，即楚河。

波密罗川（Murgab），即今帕米尔的木尔加布河（阿姆河支流）。

热海（Issyk Kul），即伊塞克湖。

商弥（Syamaka），在今巴基斯坦马斯图季（Mastuj）与乞特拉尔（Chitral）之间。

活国（Warwaliz），其地在今阿富汗北部昆都士（Qondūz）附近。

火寻（Khwarism），在咸海南的基华一带。

戍地（Betik），在今布哈拉西南。

识匿（Shighnan），即今帕米尔的锡克南。

小史（Makhsab），即今布哈拉东南的卡尔希（Karshi）。

俱密（Kumidh），其地在今 Karategin 的苏尔哈布（Surkhab）河流域。

护蜜，今阿富汗的瓦汉地区。

铁门，即铁门关，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杰尔宾特（Derbent）西约13公里，为古代中亚南北交通路线所经，形势险要。

劫国（Kāpisa），在今阿富汗喀布尔北面。

大勃律，亦作布露，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巴勒提斯坦（Baltistan）。

小勃律，在今巴基斯坦东部亚兴（Yasin）河流域。

梵衍那，亦作巴米安（Bāmiān），在阿富汗喀布尔西北。

谢飓（Jaguda），今阿富汗的加兹尼（Ghazni）。

迦罗弥罗，亦作个失蜜，克什米尔（Kashmir）。

摩揭陀（Magadha），约当今印比哈尔邦的巴特那（Patna）和加雅（Gaya）地方。

稜伽山（Lankā），斯里兰卡岛的主峰，或泛指今斯里兰卡（Srilanka）。

波剌斯（Pārsa），即今伊朗（Iran）。

黑衣大食，指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s），西方文献称之为东萨拉森帝国，中国史籍称之为黑衣大食，因其衣尚黑，故称。最盛时领土横跨亚、非、欧三洲，首都巴格达。1055 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巴格达，1258 年因蒙古人入侵而亡。

白衣大食（Ommeyades），指乌梅雅朝的人，因其衣尚白，故称。

拂菻，指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或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今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波斯，在西亚的波斯，应即波剌斯（Parsa），今伊朗。

老勃萨，即今伊拉克的巴士拉（Basra）。

磨邻，故地或谓即今肯尼亚的马林迪（Malindi）；或谓即今北非摩洛哥（Morocco）一带，原名 Maghrib，即马格里布之略。

元代疆域图叙

〔1〕北海，今俄罗斯西伯利亚（Siberia）北部海域。

〔2〕钦察国，辖境东起额尔齐斯河，西到俄罗斯，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都城为今伏尔加河下游的拔都萨莱城（今 Astrakhan 附近），1502 年灭亡。

〔3〕阿罗思（Russia），即俄罗斯。

〔4〕阿速（Aas 或 As），昔在高加索以北、顿河下游一带活动的突厥系民族。

〔5〕铁勒（Tölös），部落众多，居于大漠南北，东起贝加尔湖一带，西抵中亚。

〔6〕黠戛斯（Kirghiz），吉利吉思，突厥民族的一支，在叶尼塞河（Yenisey）一带。

〔7〕骨利干（Quriqan），住地在今安加拉（Angara）河流域。

〔8〕高丽（Korea），即朝鲜（Chosŏn）的古称。

〔9〕马八尔（在印度半岛东南岸）、俱蓝（在印度半岛西南岸）均在南亚，魏源屡误为在非洲。

〔10〕阿母河行省，设沿于呼罗珊的徒思城，即今伊朗的马什哈德（Mashhad）附近。

〔11〕岭北行省，统辖北方诸地，治和林。

〔12〕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Qara-Qorum）。

〔13〕杭海山，今蒙古杭爱山脉（Hangayn Nuruu）。

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

甘查甲（Kamchatka），即堪察加。乃颜、哈丹辖地虽已北逾外兴安岭（Stanovoy Khrebet），但未到堪察加半岛。魏源未作考证，即说堪察加是他们辖地的北境，误。

雅克萨（Yakutsk），即雅库茨克地区，"汪罕"（王汗之讹，即克烈部脱里汗）故地原在蒙古土拉（Tuhula）河、鄂尔浑河（Orhon Gol）上游一带，后亦仅扩展至海拉尔河一带。魏源谓其故地在雅库茨克地区，并谓海都军队在此地出没，皆误。

科利弗（Kolyvane），海都、笃哇的封地都不是在科利弗。蒙哥即位后，海都被迁至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的 Taldy Kurgan 之东），后即以此为根据地，建立窝阔台汗国。笃哇是察合台汗国的第九代汗，汗国都城在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 13 公里处）。但 1273 年后，科利弗地区就成为元朝与海都等叛王争占之地，直至 1301 年海都、笃哇败。

都莫司（Tobolsk），即托博尔斯克。蒙哥第四子昔里吉封河平王，其封地不是在托博尔斯克地区。1276 年昔里吉在阿力麻里发动叛乱，以后一度控制过漠北西部和科里弗地区，并攻掠和林及其以东地区，后为伯颜平定。托博尔斯克地区在元朝后来设置的岭北行省的最北境。昔里吉一度控制过的地方可能到达托博尔斯克地区的一些地方，但不是他的"封地"。

东海，魏源时，鲸海（日本海）北部亦称"东海"。南面中书省的东面则是我国渤海。唐徐坚等的《初学记》说："东海之别有渤澥，故东海共称渤海，

又曰沧海。”用前（汉、唐）后（清）地名表示元代地名，易致混乱。

怯绿怜河，又作怯吕连河，即今蒙古克鲁伦（Kerulen）河。

土兀剌河，即土拉河。

斡鲁欢河，又作鄂勒昆河，即鄂尔浑河（Orhon Gol）。

斡难河，即蒙古鄂嫩（Onan）河。

根特山（Hentiyn Nuruu），即蒙古肯特山脉。

谦河，又作欠河，即今俄罗斯叶尼塞（Yenisey）河上游流域。

益兰州（Ilan），治所故址在今俄罗斯土瓦自治共和国（Tuva A. S. S. R）的登帖列克（Dēn Terek）。

菊海，又作白湖（Ozero Baikal），即贝加尔湖。

谦州（Kamkamji'ut），又作欠州，在今俄罗斯土瓦自治共和国。

倶輦杰河（Selenge Moron），即色楞格河。

西金山，又作杭海山（Hangayn Nuruu），今蒙古杭爱山。

塔米河（Tamir），即塔米尔河，在哈尔和林西。

金山，又作阿勒坦山、按台山（Altai），即阿尔泰山脉。

唐麓山（Tanglu），即唐努山。

乌梁海，清代的乌梁海，居于唐努山与阿尔泰山之间，后分三部。

阿浦河，又作鄂布河、阿被河、阿比河（Obi），今俄罗斯鄂毕河。

伊聂谢河（Yenisey），即叶尼塞河。

昂可剌河（Angara），即安哥拉河。

吉利吉思（Kirgiz），居于叶尼塞河上游流域。

玉须河（Iyus），又作伊里穆河，叶尼塞河上流河名。

撼合纳（Qamqanas），居于大叶尼塞河流域。

铁坚古山（Tegelgu），在阿尔泰山与扎卜哈河之间，曾是海都与甘麻剌大战之地。

撒剌斯河（Šaras），即鄂毕河上游支流撒雷思河。

额尔齐斯河（Irtysh），元代称也儿的石河（Ertiš）。

宰桑泊（Ozero Zaysan），即斋桑泊。

霍阐河（Syrdarya），即锡尔河。

纳林河（Naryn），锡尔河上流。

阿母河、暗布河（Amudarya），即阿姆河。

巴达哈伤，又作巴达克山（Badakhshan），今阿富汗巴达赫尚。

寻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Samarkand）。

卜哈尔（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塔里寒（Talikan），在今阿富汗穆尔加布河（Murghab）流域。

宽（甸）〔田吉〕斯海，又作宽定吉思海（Caspian Sea），即里海。魏源“考”宽田吉里海决非里海，并说该海在里海以北的钦察境内，就已经错了，还进一步说钦察国“即今西费雅国”，更大错特错。按西费雅为 Sverige 的译音，即瑞典。里海是不应“考”在瑞典的。

太和岭（Caucasus Mts.），即高加索山脉。

乌拉岭（Uralskie Gory），即乌拉尔山脉。魏源误考高加索山脉为乌拉尔山脉。

乌拉河（R. Ural），即乌拉尔河。

托波尔河（R. Tobol），即托博尔河。

佛尔格河（Volga），即伏尔加河。

厄济尔河，即伏尔加河。突厥人称伏尔加河为 Etil。

（辉）〔也只〕里河（Idil），即伏尔加河。

没里奚，又作木乃奚（Mulahida），伊斯兰教的一支，被正统的伊斯兰教派别视为异端。其城堡在里海南岸，后为旭烈兀所灭。

阿里吉河（Kalka），在乌克兰东南部。

钦察国（Qibčaq），指钦察旧地，即里海、咸海北的钦察草原一带。

西费雅（Sverige），即瑞典（Sweden）。

富浪（波斯语 Farang），指欧洲（Europe）或地中海东部区域。

密昔国（Misr），即今埃及（Egypt）。

麦西国，又作伊揖国（Misr，Egypt），即埃及。魏源又一次误马八尔国（在印度半岛东南岸）为埃及。

地球正背面全图

千党甲（Kamchatka），即堪察加。

散甲莲（Sakhalin），萨哈林岛，即库页岛。

大东洋（Pacific Ocean），即太平洋。

泯大脑（Mindanao），即棉兰老岛。

新为尼岛（New Guinea），即伊里安（Irian）岛。

西里白岛（Sulawesi），即苏拉威西岛。

新阿兰（New Holland），新荷兰，即澳大利亚（Australia）。

地面岛（Van Diemen's Land），范迪门，即今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州。

南极（Antarctica），即南极洲。

大南洋，指印度洋（Indian Ocean）。

朱尔克河，即今勒拿（Lena）河。

廓尔哈（Gurkha），即尼泊尔（Nepal）。

孟加剌，又作榜葛剌（Bengal），今孟加拉国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

溜山，指今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Maldives）和拉克代夫群岛（Laccadive Is.，Lakshadweep Is.）。

加坡（Singapore），即新加坡。

敖罕（Kokand），即浩罕。

窝牙河（Volga），即伏尔加河。

大乃河，即第聂伯河（Dnepr）。

甲布（Kabul），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北路治（Baluchistan），即俾路支。

北西海（Persian Gulf），即波斯湾。

亚剌比亚（Arabia），即阿拉伯。

犹太（Judah，Judaea，Judea），朱迪亚（犹地亚）。

南都鲁机（Turkey），土耳其亚洲部分。

北都鲁机（Turkey in Europe），土耳其欧洲部分。

太海（Black Sea），即黑海。

希腊（Greece Hellas），即今希腊。

欧色特里（Austria），即奥地利。

意大里（Italy），即意大利。

日耳曼（Germany），即德国。

爱伦（Ireland），即爱尔兰。

瑞丁（Sweden），即瑞典。

马鹿（Morrocco），法文作 Maroc，即摩洛哥。

押额（Algeria，Algérie），即阿尔及利亚。

土匪（Tunis，Tunisia），即突尼斯。

得（彼）〔波〕里（Tripoli），即的黎波里。

尼禄河（Nile），即尼罗河。

阿迈斯尼（Abyssi Nia），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Ethiopia）。

大西南洋，指大西洋的东南部。

冰岛（Iceland），即冰岛。

青地（Greenland），即格陵兰。

巴分海隅（Baffin Bay），即巴芬湾。

君百兰岛（Baffin Island），即巴芬半岛。

蛮岛（Mansel），即曼塞尔岛。

胡孙海隅（Hudson Bay），即哈得孙湾。

拉巴奕地（Labrador Peninsula），即拉布拉多半岛。

加（的）〔那〕大（Canada），即加拿大。

罗（休）〔伦〕士河（R. St. Lowrence），即圣劳伦斯河。

新寻之地（Newfound land），即指纽芬兰。

来西悉河（Mississippi），指密西西比河。

麦西哥海（Gulf of Mexico），即墨西哥湾。

麦西哥国（Mexico），即墨西哥。

朱海（Gulf of California），即加利福尼亚湾。

加利弗尼（California），即加利福尼亚。

花旗国，又称弥利坚国，即美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北亚默利加州（North America），即北美洲。

冰海（Arctic Ocean），即北冰洋。

北令海峡（Bering Strait），即白令海峡。

亚律群岛（Aleutian Islands），即阿留申群岛。

新西兰（New Zealand），即今新西兰。

危亚地马拉（Guatemala），即危地马拉。

大西洋群岛（Weat Indies），指大西洋及其属海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之间的岛群，即西印度群岛。

古巴岛（Cuba），即今古巴。

可伦比，又作金加西腊（Colombia），即哥伦比亚。

北路，又作孛露（Peru），即秘鲁。

玻利威（Bolivia），即玻利维亚。

亚马孙河（Rio Amazonas），指今巴西境内的亚马孙河。

巴悉国，又作伯西儿国（Brazil），即巴西。

南亚默利加州（South America），即南美洲。

巴拉危淮（Paraguay），即巴拉圭。

乌路危国（Uruguay），即乌拉圭。

银河（Rio de La Plata），即拉普拉塔河。

银国（La Plata），拉普拉塔，即阿根廷（Argentina）。

治利（Chile），即智利。

巴他峨尼（Patagonia），即巴塔哥尼亚地区。

火地（Tierra del Fuego），火地岛。

亚细亚洲全图

阿谷士海隅，对音应是 Sea of Okhotsk，鄂霍茨克海。图上位置应是舍

列霜夫湾（Zaliv Shelikhova）。

撒甲连岛，即当时我国的库页岛，俄称萨哈林（Sakhlin）岛，1860年后为俄国割占。

竹其族地（Tchutchi），族居地。

布坦（Bhutan），不丹，语义为西藏边陲。

廓尔喀（Gurkha），即尼泊尔（Nepal）。

撒路音河（Salween R.），萨尔温江。魏源误以为即伊洛瓦底江。

大金沙江（Irrawaddy River），即伊洛瓦底江。

榜葛剌、孟加剌（Bengal），今孟加拉国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

榜葛剌海隅（Bay of Bengal），即孟加拉湾。

默南君河（Mekong River），即湄公河。

新寻之冰岛（Novaya Zemlya），即新地岛。

哈萨克（Kazakhstan），即哈萨克斯坦。

土尔扈特旧国，在俄罗斯伏尔加河畔。

南土耳其国（Turkey），指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戈厘斯顿山（Kordestan Mts.），即库尔德斯坦山脉。

押安（Afghanistan），即阿富汗。

曼达剌萨（Madras），即印度马德拉斯。

北耳西亚海（Persian Gulf），即波斯湾。

士益微地（Isthmus of Suez），即埃及苏伊士地峡。

西奈山（Es Sînâ），即埃及西奈山。

死门海峡（Str. of Bab el Mandeb），曼德海峡。阿拉伯语 Bab el Mandeb，意为哭丧门。

宰桑泊，当时我国斋桑泊的别称，在我国新疆西北部，但此图却绘于俄国贝加尔湖（Ozero Baykal）一带，相去甚远。魏源不可能不知道斋桑泊，可见当时的一些英文地图也是把斋桑泊绘在我国境内的。疑当时为魏源所用的那幅由西洋人译制的亚洲全图偶把贝加尔湖误书为斋桑泊，魏源又未小心审改，故有此讹。

额济尔河，即额尔齐斯河，流经中、哈、俄三国。

布鲁特，指今吉尔吉斯坦（Kirghistan）。

朝鲜国图

循镇城（Hunyungri），即今训戎里。

庆源府（Kyongwon），即今庆源。

前元铺（Kogonwon），即今古乾原。

阿山铺（Sinasanri），即今新阿山里。

庆兴城（Kyongheung），即今庆兴。

李风坡（Honguiri），即今洪仪里。

西水洛城（Sosurari），即今西水罗里。

钟城（Chongsong），即今钟城。

王坦城，疑即 Pangwondong（防垣洞），亦称 Kanpyong（间坪）。

高岭城（Koryongjin），即今高岭镇。

会宁（Hoeryongup），即今会宁邑。

方山堡城，疑即南山（Namsan）。

良雍城（Yangyongri），即今梁永里。

茂山城（Musanup），即今茂山邑。

西水洛川（Songchon-su），即今城川水。

波下川（Yonmyon-su），即今延面水。

渔润河（Sodu-su），即今西头水。

端州（Tanchon），即今端川。

甑山（Chung-san），在咸镜道庆源府西，魏图绘此山于今青峰一带，误。

洪丹河（Sohongdan-su），即小红湍水。

磨摩东山，摩天岭山脉（Machonryong-sanjulgi）中段。

三池渊（Samjiyon），即今三池渊。

建川沟（Karimchon），即今佳林川。

谢山城（Hyesan），即今惠山。

小白山（Sobak-san），位于三池渊、将军峰之间。

虚川河（Hochon-gang），即今虚川江。

甲山城（Kapsan），即今甲山。

圣代山，疑即剑德山（Komduk-san）。

桧山，疑即 Taeuk-san，大德山。

利城（Riwon），即今利原。

洪源（Hongwon），即今洪原。

北青（Pukchong），即今北青。

立元山，疑即咸关岭（Hamgwan-ryong）。

鼻白山，疑在白山（Peak-san）一带。

遇仙山（Pukdae-bong），即今北大峰。

连岛，疑即今马养岛（Mayang-do）。

猪岛，疑指今 So-do 小岛。

东海（Sea of Japan），即日本海。

冲天岭，疑即 Pyongpung-san，屏风山。

三水城（Samsu），即三水。

德〔川〕（Tokchon），今德川。

宁远（Nyongwon），应在德川东北。

西川（Huichon），即熙川。

价川（Kaechon），应在熙川西南。

香山（Hyang-san），应在价川东北。

目山（Sam-bong），即三峰。

博川（Pakchon），应在宁边西南。

白碧山（Peakpyok-san），今名不详，1530 年版《朝鲜全国地志》谓在云山郡西。

张杰城（Kangyesi），即江界市。

该诺尔河（Chasong-gang），即慈城江。

满蒲城（Manpo），即满浦。

高山理城（Kosanri），即高山里。

图鲁河（Tokro-gang），即秃鲁江。

末源（Wiwon），即渭原。

地尔古城（Samgori），即三巨里。

理山（Chosan），即楚山。

东金河（Chungman-gang），即忠满江。

小丕城（Usi），即雩时。

大丕城（Taepyongri），即太平里。

必东城（Pyokdong），即碧潼。

龟城（Kusong），在今泰川西北。

常州（Changju），即昌州。

嘉山（Gasan），在今泰川南，今名不详。

那青厅（Chongchonri），即清亭里。

大川河（Taechon-gang），即达川江。

必城（Pyokdan），即碧团。

杰河，疑为荣州川（Yongju-chon）。

宿州（Sakju），即朔州。

董幕山，狄逾岭山脉（Chokyuryong-sanjulgi）南段。

朔州（Taechon），即泰川。

东来川（Tongrae-gang），即东莱江。

爱州，疑即清城（Chungsong）。

铁州（Chosan），即铁山。

朔川河（Samgyo-chon），即三桥川。

延日（Yonil），近今浦项。

清和（Toksongri），即德城里。

（秆）〔于山〕岛（Uhsan-do），今独岛（Dok do）。

苑陵岛（Ullung-do），即郁陵岛。

真宝（Jinbo），即今真安（Jinan）。

高源（Kowon），即高原。

德源（Tokwondong），即德源洞。

黄童山（Hwangryong-san），即黄龙山。

秋池岭，一作楸池岭（Chujiryong），今名不详。

金城（Kumsongup），即金城邑。

金城山（Obong），即五峰。

金冈山（Kumgang-san），即金刚山。

高城（Kosongup），即高城邑。

张山（Ungbok-san），即应福山。

（玉垒）〔五台〕山（Odae-san），即今五台山。

醴川（Ryechon），即醴泉。

安东（Andong），即今安东。

盘龙山（Turyu-san），即头流山。

大博山，北大峰山脉（Pukdabong-Sanjulji）南段。

铁原（Cholwon），在今花地里（Hwajiri）北。

金化（Kimhwa），应在铁原之东。

狼川（Hwachon），即华川。

加平（Kapyong），应在春川西南。

朔宁（Saknyong），应在涟川西。

绩城（Choksong），即积城。

杨州（Ijongbu），即议政府。

杨根（Yangpyong），即杨平。

底平（Chipyong），又作砥平。1914年合并于杨平。

牛头山（Paekdok-san），即百德山。

堤川（Chechonup），即堤川邑。

原（川）〔州〕（Wonju），即今原州。

宁越（Nyongwolup），即宁越邑。

清风（Upri），即邑里。

忠州（Chunjusi），即忠州市。

吕州（Ryejuup），即骊州邑。

广州（Kyenganri），即京安里。

碑亭，疑即今 Songnamsi 城南市。

阳智（Yanjiri），即阳智里。

竹山（Chuksanri），即竹山里。

阴竹（Hoengjukri），即行行里。

安城（Ansongup），即安城邑。

木川（Pyongchonri），即并川里。

乌岭（Oryong），在槐山之东。

清安（Chongan），在曾坪与槐山之间。

清州（Chongjusi），即清州市。

阴城（Umsongup），即阴城邑。

闹庆（Chomchon），即店村。

报恩（Poinup），即报恩邑。

延丰（Sapyongri），即沙坪里。

俗雄山，（Sokri-san），在小白山脉北段。

黄涧（Hwanggan），在永同东北。

永同（Yondonup），即永同邑。

怀德（Hoedok），在大田北。

珍岑（Chinryong），即镇岭。

沃川（Okchinup），即沃川邑。

高山（Kosan），应在益山东。

沺水（Piryu-su），即沸流水。

成川（Songchonup），即成川邑。

江东（Kangdongdong），即江东洞。

朱滩河（Ryesong-gang），即礼城江。

慈山（Chasanri），即慈山里。

锦绣山（Kumsu-san），在平壤北郊，上有名胜牡丹峰。

太祖山（Chongryong-san），青龙山。

大同江（Taedong-gang），即今大同江。

永柔（Yongyú），一名南阳（Namyang）。

曾山（Chungsan），即甑山。

咸从（Hamjong），即麻永里（Mayongri）。

三和（Samhwa），在南浦（Nampo）西北。

黑河，疑即今 Hwangiu-chon，即黄州川。

黄州（Hwangju），即黄州。

驹（苍）〔岭〕，相当于今彦真山（Injin-san）、甑峰山（Chongbong-san）等。

凤山（Pongsanri），即凤山里。

建水，即今兴水院（Hungsuwon）。

崇秀，地望在今南川（Namchon）。

白州（Peakchon），即白川。

载宁（Chaeryongup），即载宁邑。

首阳山（Suyang-san），魏图误绘于今长寿山位置。

海州，指今海州市西的 Sohaeju，西海州。

长连（Changryongri），即长连里。

松花（Songhwa），即松禾。

信川（Sinchon），在今载宁西。

康翎（Kangryong），非新康翎，乃今瓮津东南的康翎。

金川河，疑即今九渊川（Kuyonchon）。

松岳山，指今马息山脉南端的天马山（Chonma-san）、永龙山（Suryong-san）等。

麻田（Majon），在涟川西南。

波州（Paju），即坡州。

白岳山（Pukak-san），即北岳山。

朝鲜，指当时朝鲜京都，中、日等东方国家惯称汉城，国际通用译名Soul，英文作Seoul，皆译自朝语“京城”。

高阳（Koyang），疑即今舟桥（Chugyo）。

宏滋院（Hongjidong），即弘智洞。

丰德（Pungdokri），即丰德里。

三角山（Namhan-san），即南汉山。

果州（Kwachon），即果川。

振威（Chinui），疑即今乌山（Osan）。

衿州（Anyang），即安养。

阳川（Yangchon），在今永登浦西北。

仁川（Inchonjikkalsi），即仁川直辖市。

水〔营〕，地望合今仁川南的Kwangyori 官校里。

井浦岛，今江华岛（Kanghwa-do）。

江华（Kanghwa），即今江华。

砚子岛，即今大兰芝岛（Taeranji-do）。

阳城（Yangsong），今松炭东的同巷里（Tonghangri）一带。

燕岐（Yonggi），即今乌致院（Chochiwon）。

牙山（Asanri），即牙山里。

德山（Toksanri），德山里，在今插桥（Sapgyp）西北。

礼山（Ryesanup），礼山邑，在今插桥东。

加邪山，即德山里西的伽倻山，今作伽耶山（Kaya-san）。

海美（Haemiri），即美里。

瑞山（Sosanup），即瑞山邑。

洪州（Hongsong），即洪城。

结城（Kyelsong），即在瑞山邑西南海岸。

定山（Sanjongri），即山亭里。

大兴（Taehung），今东西里（Tongsori）。

临川（Rimchon），即林泉。

青阳（Chongyangup），即青阳邑。

韩山（Hansanri），即韩山里。

保宁（Ponyong），郡治在大川（Taechon）。

蓝浦（Nampori），即蓝浦里，应在大川南。

舒川（Sochonup），即舒川邑。

庇仁（Piinri），即庇仁里。

龙岛，即今龙游岛（Ryongyu-do）。

安兴梁（Anhungryang），即今龙新里（Ryongsinri）。

要儿梁，疑即今安眠岛（Anmyon-do）。

德勿岛（Tokjok-do），即德积岛。

群山岛（Kogunsan-gundo），即古群山群岛。

沃沟（Okgu up），即沃沟邑。

泥山，即今鲁城（Rosong）。

砺山（Iksanri），即砺山里。

恩津（Unjin），即今江景（Kanggyong）。

龙安，即今咸悦邑（Hamyolup）。

石城（Soksongri），即石城里。

咸悦，即今咸悦邑西南的咸悦里（Hamyolri）。

长（老日）〔鬐〕（Changgi），即今九龙浦（Kuryongpo）。

蔚山，即今蔚山市（Ulsansi）。

左兵，即今兵营（Byongyong）。

左水，即今水营（Suyong）。

梁山（Ryongsanup），即梁山邑。

机（长）〔张〕（Kijangup），即机张邑。

轮山，今东莱北有山名金定山（Kumchong-san），或称金亭山。

母子山（Moja-san），疑即今龟尾山（Kumi-san）。

庆州，即今庆州市（Kyongjusi）。

彦阳（Onyang），即彦阳里。

金鳌山，疑即天皇山（Chonhwang-san），今已辟为道立公园。

（兹）〔慈〕仁（Chainri），即慈仁里。

新宁（Sinnyongri），即新宁里。

义兴（Ihung），即义兴里。

元风，本“玄风”，魏源因避康熙讳改。今玄风里（Hyonpungri）。

武溪山（Mugye-san），疑即游学寺（Uhaksa）所在山名。

华岳山（Hwaak-san），疑为昌宁东面官用寺（Kwangyongsa）所在山名。

密阳（Milyangup），即密阳邑。

熊州（Ongchon），即熊川。

熊山（Koeam-san），即开岩山，亦称榛子山，在金海北。

金海（Kimhaesi），即金海市。

绝影岛（Yong-do），即影岛。

加德大城（Kadok-do），即加德岛。

柒谷〔漆谷〕（Chilgok），即七谷。

比安（Pianri），比安里，一名 Tongbu。

仁同（Iniri），仁义里，一名仁同里（Indongri）。

龙宫（Kunggidong），即宫基洞。

善山（Sonsanup），即善山邑。

高灵（Koryongup），即高灵邑。

陕川（Hapchonup），即陕川邑。

草溪（Chogyedong），即草溪洞。

晋州，疑即今晋城 Chinchon。

晋江，即今南江（Nam-gang）。

昌原（Changwondong），即昌原洞。

右兵（Chungmu），即忠武。

镇海（Chinhaesi），即镇海市。

永登〔浦〕（Yongdungpo），《地志》谓在巨济县西 49 里，今名不详。

巨济（Koje），亦作新县（Sinhyon）、古县（Kohyon）。

右水营，即今长承浦（Changsungpo）。

尚州（Sangju），即尚州。

金山（Kimchon），即金泉。

山阴，即今安义（Ani）。

珍山（Chinsanri），即珍山里。

马耳山（Maui-san），即今云长山（Unjang-san）。

云峰（Un-bong），在咸阳西南。

安阴，疑即今清山（Chongsan）。

入州（Ipju），即今高山里（Kosan-ri）。

毋岳山（Moak-san），疑在今风东（Pungdong）一带。

任（棠）〔实〕（Imsilri），即任实里。

（恭）〔泰〕仁，即今泰仁里（Taeinri）。

淳（吕）〔昌〕，即今淳昌邑（Sunchangup）。

（王）〔玉〕果，即今玉果里（Okgwari）。

昌平，即今昌平里（Changpyong）。

南原（Namwonsi），即南原市。

谷城（Koksongup），即谷城邑。

（永）〔求〕礼（Kuryeup），即求礼邑。

光阳（Kwangyangup），即光阳邑。

顺天（Sunchonsi），即顺天市。

河东（Hodongup），即河东邑。

南海（Namhaeup），即南海邑。

金沟（Kumguri），即金沟里。

金堤（Kimjeup），即金堤邑。

古埠，疑即今井州邑（Chongjuup）。

龙岑山，即今内藏山（Naejang-san）。

珍原（Chinwon），即今潭阳（Tamyang）。

光州（Kwangjujikkalsi），即光州直辖市。

锦城山（Kumsong-san），疑即今屏风山（Pyongpung-san）。

州岭，疑为罗州（Raju）之讹。

和顺（Hwasunup），即和顺邑。

松（京）〔广〕山，疑即今草溪山（Chogye-san）。

乐安（Rakan），在顺天西南。

宝城（Posongup），即宝城邑。

兵营（Yuyang），即悠养。

兴阳，即今高兴（Koheung）。

临溦，即今临坡（Rimpa）。

万（填）〔顷〕，即今万顷里（Mangyongri）。

高厂，即今高厂邑（kochangup）。

兴（海）〔德〕（Hungdokri），兴德里。

长城（Changsongup），长城邑。

灵光（Ryonggwanup），灵光邑。

茂长（Mujang），今名不详。

务安（Muanup），务安邑。

灵岩（Ryongamup），灵岩邑。

右水（Usuyong），即右水营，今东外（Tongwae）。

海南，今海南邑（Haenamup）。

黑山岛，今大黑山岛（Taehuksan-do）。

南桃浦（Namdopo），不在珍岛，在其西南的金甲岛（Kumgap-do）上。

金（伊）〔骨〕山，今名不详。

济州（Chejusi），济州市。

汉拿山（Hanna-san），汉拿山。

旌义，今表善里（Pyosanri）。

安南国图

绿赖，指越南的堤岸（Cholon）、西贡（Saigon）一带，今胡志明市（Phanh

Bho Ho Chi Minh)。

永清城（Vinh Thanh），今越南胡志明市。

边和镇（Biên—Hòa），越南同奈省行政中心。

藩和镇（phiên An），即藩安，亦即嘉定（Gia Dinh），今胡志明市。

干宾国，“干宾”是柬埔寨首都金边（Phnom Penh）的异译。干宾国即柬埔寨（Cambodia）。

占腊（Chanda），柬埔寨的古称。

河仙镇，今越南河仙（HaTien）。

西当浦，今柬埔寨嗊吥省的云壤（Ream）。

长屿，即今越南富国（Phu Quoc）岛。

南荣镇，即今柬埔寨首都金边（Phiom Penh）。

南汪城（Nam Vang），即今柬埔寨金边。

抠壥镇（Love，Lovec），即柬埔寨的洛韦。

大湖（Tonlé Sap），即洞里萨湖。

埔田（Poftisat，Pursat），即今柬埔寨菩萨。

江南（Kompong Chhnang），即今柬埔寨磅清扬。

金旁送（Kompong Son），即今柬埔寨磅逊。

巴萨，指今老挝占巴塞（Champassak）省的巴沙（Paksa）或巴色(Pakse)。

拉巴干，指今柬埔寨的腊塔纳基里（Ratanakiri）省。

热当郡（Stung Treng），即今柬埔寨上丁。

热网衰，指今柬埔寨柏威夏（Preah Vihear）。

热衰（Yacodharapura），耶索古拉补罗城，义为大都城，即今柬埔寨吴哥（Angkor）。

热拉（Siemreap），即今柬埔寨暹粒。

君郡（Cheom Ksan），即今柬埔寨君克汕。

红郡，疑指今老挝的孔埠（Khong）。

内薫涯，疑指今老挝的沙拉湾（Saravane）一带。

押加城，指今老挝的阿速坡（Attopeu）。

填州，指今老挝的川圹（Xieng-Khouang），义为大象挡路。

答基南，指今老挝 Cammon（Thakhek），甘蒙（他曲）。

广义镇，即今越南义平省广义（Quang Ngai）。

归仁镇，即今越南归仁（Quy Nhón）。

富安镇（Phú Y ên），富安，约当今越南富庆省北半部。

衙庄镇（Nha Trang），即今越南芽庄。

平顺镇（Bình Thuận），平顺，约当今越南顺海（Thuận Hai）省藩里（Phan Ly）以西一带。

古老屿（Cu lao Hon），即平顺海岛。

墨南君河（Mae Nam khong，Mekong），即湄公河。

广安镇（Quảng Yen），广安，在今越南广宁（Quang Ninh）省。

海东镇（Hải Dong），海东，在今越南广宁省。

太原镇（Thái Nguyên），今越南太原一带。

高平镇（Cao Bâng），今越南高平省。

山西镇（Sòn Tây），山西，约当今越南河山平省北部和永富省一带。

兴化镇（Húng Hóa），兴化，约当今越南永富省西部、河山平省西部及山萝省、黄连山省一带。

宣光镇（Tuyèn Quang），宣光，约当今越南河宣（Hà Tu yên）省一带。

（大）〔天〕关（Thien Quan），即越南天关。

义安镇（Nghê An），在今越南义静（Nghe Tinh）省。

广平镇（Quang Binh），今越南平治天（Binh Tri Thien）省北部。

广治镇（Quảng Tri），今越南平治天省中部。

西都顺化府（Hué），即今越南顺化。

广德镇（Quảng Dúc），广德，今越南平治天省南部。

广南镇（Quảng Nam），今越南的广南一带。

腊郡，疑指今泰国的那空叻差是玛（呵叻）Nakhon Ratchasima（Khorat）。

旁郡，疑指今泰国的乌汶叻差他尼（乌汶）Ubonratchathani（Ubon）。

老扁堡，今老挝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

东都万（众）〔象〕郡（Vientiane），即今老挝首都万象。

老掌（Laos），即今老挝。

东南洋沿海各国图

东都海隅，指我国海南省和越南北部之间的海域。

富良江，指今越南河内附近的红河（Hongha）主流。

东都，应指河内（Hanoi），图上位置误。

罗尼邑，即今老挝琅勃拉邦（Louang prabang）。

拉音邑，疑指今老挝首都万象（Vientiane）。

可伦比邑（Columpi），指今泰国孔尖。

顺化都（Hué），图上位置误。此图以长山山脉为划分越南东西都的界线，亦误。

北嫩宾都（Phnom Penh），百囊奔，即今柬埔寨首都金边。

禄邑，即禄奈，指堤岸（Cholon）一带，今越南胡志明市。

西安（Saigon），即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

巴地（Ba Ria），即今越南巴地。

百加六邑（Phitsanulok），即今泰国彭世洛。

田他牙古都（Ayuthaya），即今泰国大城府。

拉公塞西邑（Nakhon Rachasima），即泰国那空叻差是玛，今名呵叻（Khorat）。

万巴赛邑（Chonburi），即今泰国春武里（万佛岁）。

万郭都（Bangkok），即今泰国首都曼谷。

暹罗海隅（Gulfof Siam），即今泰国湾（Gulf of Thailand）（暹罗湾）。

湄南河，又作默南河，即今湄南河（昭披耶河）。

布兰补得河（Brahmaputra River），即今布拉马普特拉河。

阿拉干（Arakan），缅甸若开（Ragaing）邦旧名。

出他硬邑（Chittagong），即今孟加拉国（Bangladesh）吉大港。

特比拉邑（Tripura），即今印度特里普拉邦。

无尼坡邑（Manipur），即今印度曼尼普尔邦。

以拉瓦市江（Irrawaddy River），即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此图误以为我国的雅鲁藏布江与缅甸的伊洛瓦底江相接。

安拉补腊邑（Amarapura），即今缅甸阿马拉普拉。

万破邑（Bhamo），即今缅甸八莫。

加帝山地（Khamtis），即印、缅边的坎帯山地。

阿瓦都（Ava），即今缅甸阿瓦。

巴安邑（Pagan），即今缅甸蒲甘。

破米邑（Prome），即今缅甸卑谬。

撒路音河（Salween），即萨尔温江。

布拿音邑（Chiang Rai），今泰国北端的清莱，即菩坤孟莱时所建的昌盛城。

西买邑（Zemee），即今泰国清迈（Chiang Mai）。

拿瓦音邑，指今泰国北部城市南邦（Lampang）。

母他马邑，Homsawati 或 Ifonthawati 之讹，今缅甸勃固（Pega）。

兰云邑（Rangoon），即今缅甸仰光。

马他万邑（Martaban），即今缅甸莫塔马。

暗黑士邑（Amherst），即今缅甸吉坎谓。

马他万海隅（Gulf of Martaban），即莫塔马湾。

兰云海口（Rangon Myit），即仰光河口。

毛利间邑（Maulamyaing），即今缅甸毛淡棉。

他歪邑（Tavoy），即今缅甸土瓦。

墨危（Mergui），即今缅甸丹老（墨吉）。

地拿悉林（Tenasserim），即今缅甸丹那沙林。

亚他曼岛（Andaman Is.），即今印度安达曼群岛。

尼百八群岛（Nicobar Is.），即今印度尼科巴群岛。

贵他地，今马来西亚吉打（Kedah）州。
槟榔屿（Pinang），今马来西亚槟榔屿。
马六加（Melaka），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
马六加海峡（Strait of Malacca），即马六甲海峡。
北腊地，即今马来西亚霹雳（Perak）州。
撒林郛，即今马来西亚雪兰峨（Selangor）州。
新埠头（Singapore），即新加坡。
撒郛（Songkhla），即今泰国宋卡。
巴他尼（Pattani），即今泰国北大年。
丁瓦那（Terengganu），即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
旁恒（Pahang），即今马来西亚彭亨州。
苏门答剌（Sumatera），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亚南八群岛（Kepulauan），即今印度尼西亚亚南巴群岛。
拿士纳群岛（Natuna），即今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
婆罗岛（Borneo），婆罗洲，今加里曼丹（Kalimantan）。
东南海（South China Sea），指中国南海。

中南两印度国合图

加治弥耳（Kashmir），即克什米尔。
拉河利都（Lahore），即巴基斯坦拉合尔。
押奕（Attock），即巴基斯坦阿托克。
北路治（Paluchistan），即俾路支。
君他瓦（Gandava），即今巴基斯坦甘达瓦。
布谷（Buckor），即巴基斯坦布科尔。
是甲埔（Shikarpur），即巴基斯坦希卡普尔。
（穿）达他（Tattah），即巴基斯坦塔塔。
其埔邑（Khairpur），即巴基斯坦凯浦尔。
沙甲（埔）（Shahghur），今印度沙加尔（Shahgarh）。

新墶地（Sind），今巴基斯坦信德省。

低地（Rann），意为沼泽地。

谷治地（Rann of Kutch），指卡奇沼泽地，卡奇兰恩（巴一印）。

赖可地邑（Rajkot），即印度拉吉科特。

比安马，即印度维兰加姆（Viramgàm）。

吴义拉地，即印度阿姆雷利（Amrially，Amreli）。

亚来他巴，即印度阿默达巴德（Ahmada Bad）。

干拜（布）（Cambay），即印度坎贝。

干排海隅（Culf of Cambay），即坎贝湾。

印度海，即阿拉伯海（Arabian Sea）。

巴罗他（Baroda），今印度瓦多达拉（Vadodara）。又称巴罗达。

君干地，今印度坎冈（Khamgaon）。

喜得亚巴（Hyderabad），指巴基斯坦海得拉巴，位置错误。

马瓦地（Malwa），即印度马尔瓦。

牙熟米（Jesselmere），即印度杰塞梅尔。

押默地（Ajmer），即印度阿季米尔。

也墉（Jaipur），即印度斋浦尔。

比赂匿（Bikaner），即印度比卡内尔。

纳那（Narnaul），即印度纳瑙尔。

得希（Delhi），即印度德里。

米鹿（Meerut），即印度密拉特。

亚押都会（Agra），即印度亚格拉。

（亚末）〔末亚〕他邑（Moradabad），即印度谟拉达巴德。

沙伦郛（Saharanpur），即印度萨哈兰普尔。

押麻拉（Almora），即印度阿尔莫拉。

是可哈巴（Shikohabad），即印度北方邦希科哈巴德。

分加巴，今印度北方邦法特哈巴德（Fatehabad）。

以他瓦（Etawah），即印度埃塔伐。

干埔（Kanpur），亦作改文，即印度坎普尔。

突埔（Dholpur），今印度拉贾斯坦邦多普尔。

押达（Kota），即印度科塔。

奥谛地（Oude），即印度历史上的奥德省，位今北方邦东北部。

查地埔（Chatarpur），即印度查塔尔普尔。

本得君地，指印度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地区，语义为真主之域。

比来治（Bahraich），即印度巴赖奇。

鹿那（Lucknow），即印度勒克瑙。

巴（方）〔力〕治（Bareilly），今印度赖巴雷利（Rae Bareli）。

约汉埔，即印度江普尔（Jaunpur）。

地埔，疑即在 Ghazipur 东南，今译雷奥普尔（Reotipur），在印度北方邦东南部。本图在"本得君地"东南、西南，各有一"地埔"，疑重复。

亚拉哈，印度阿拉亚巴德（Allahabad）城。本图在"本得君地"的东南、西南，各有一"亚拉哈"，疑重复。

班他邑（Banda），即今印度班达。

亚新鄂（Azimghur），即今印度阿扎姆加尔（Azamgarh）。

玻巴部（Bhopāl），即即博帕尔，印度中央邦首府。

拉布坦地（Rajapootana），今印度拉贾斯坦邦（Rajasthan）。

屯邑（Tonk），即印度通克。

米瓦（Beawar），即印度贝阿瓦尔。

马利瓦地（Malwah），印度马尔瓦地区。

音多利（Indore），即印度印多尔。

翁音（Ujjain），即印度乌贾因。

茅邑（Mhow），即印度姆霍。

玻巴英，疑即博杰（Bhùpāl）大坝。

比拉部（Berar），即印度贝拉尔地区。

〔比〕拉（东）〔西〕埔（Bilaspur），即印度比拉斯普尔。

拉（西）埔（Raipur），即印度赖普尔。

纳布里（Nagpur），即印度那格浦尔。

斩他（Chanda），即印度昌达（Canda）。

峨他威里河（Godavari River），即印度哥达瓦里河。

希答巴部（Hyderabad），即印度海得拉巴地区。

未加埔，即印度布汉普尔（Burhanpur）。

押拿（Jalna），即印度贾尔纳。

奥龙亚巴（Aurangabad），即印度奥兰加巴德。

亚可拉（Akola），即印度阿科拉。

音拉瓦，即印度阿姆拉瓦蒂（Amravati）。

南得（Nanded），即印度楠德。

加里，即印度古巴加（Gulbarga）。

所拉埔（Sholapur），即印度绍拉普尔。

末押（Miraj），即印度米拉杰。

可布（Koppal），即印度科帕尔。

希特亚，疑即海德拉巴（Hyderabad）。

赖福，即印度赖丘尔（Raichur）。

吉拿河（Kistnah R.），即印度克里希纳河（Krishna R.）。

北得（Bidar），即印度比达尔。

瓦伦鄂（Warangal），即印度瓦朗加尔。

所里亚别（Suriapet），即印度苏里亚佩特。

他威君他（Devarkonda），即印度德瓦孔达。

网买都会（Bambay），即印度孟买。

网买部，指孟买地区。

马利皇（Malegaon），即印度马莱冈。

娄谷邑，即印度阿卡尔科特（Akalkot）。

撒他拉（Satara），即印度萨塔拉。

本得埔（Pandharpur），即印度庞达普尔。

牙拉埔（Kolhapur），即印度科拉普尔。

布拿（Poona），即印度浦拿（Pune）。

比牙埔（Bijapur），即印度比贾普尔。

北加拿拉（North Canara），即印度北加那拉地区。

峨干，疑即今印度戈卡恩（Gokarn）。

达里谷（Talikoti），今印度塔利科提。

峨亚（Goa），即印度果阿。

马他拉都会（Madras），即印度马德拉斯。

马他拉部，即马德拉斯地区。

可（材）〔林〕牙，即印度科林加帕特南（Kolingapatnam）。

（南巴撒尼）〔尼撒巴南〕，即印度维沙卡帕特南（Vishakhapatnam）。

必他，印度皮塔普兰（Pithapuram）。

（南巴利茉马）〔马苏利巴南〕（Masulipatnam），即印度马奇利帕特南（Machilipatnam），又称班达（Bandar）。

益罗利（Ellore），即今印度埃卢鲁（Eluru）。

尼撒（马巴）〔瓦他〕（Bezawada），即印度维查雅瓦达（Vijayawada）。

匿罗利（Nellore），即印度内洛尔。

君他比里（Condapilly），即印度贡达皮里。

翁阿里（Ongole），即印度昂果尔。

突马瓦兰（Dharmavaram），即印度达尔马瓦兰。

宾拿可他（Penukonda），即印度佩努孔达。

坦地埔，即印度欣杜普尔（Hindupur）。

职士林，疑为"职士尔"之讹，指印度奇托尔（Chittoor）。

威罗利（Vellore），即印度维洛尔。

米所利地（Mysore），即印度迈索尔地区。

本地识利（Pondicherry），即印度本地治里。

押谷邑（Arcot），即印度阿尔科特。

谷他罗（Kudalur），即印度库特洛尔（Cuddalore）。

新埔（Porto Novo），即印度波多诺伏。

坦约利（Tanjore），印度坦焦尔（Thanjavur）。

坦贵邑，印度特兰克巴尔（Tranquebar）。

哈（甲）〔申〕（Hassan），即印度哈桑。

西令牙巴，今印度斯里朗加帕特南（Srirangapatnam）。

米所利邑（Mysore），即印度迈索尔。

旁牙罗利邑（Bangalore），即印度班加罗尔。

马拉马巴塔拉部，即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地区。

曼牙罗利（Mangalore），即印度芒格洛尔。

特（圣）〔里〕识利（Tellicherry），即印度特利切里。

门约，即印度蓬纳尼（Ponnani）。

（利特）〔特利〕竹邑（Trichur），即印度特里丘尔。

可珍邑（Cochin），即印度柯钦。

达文可利地（Travancore），即印度特拉凡哥尔。

丁尼威里邑（Tinnevelly），今印度提鲁内尔维利（Tirunelveli）。

亚谷地，今印度阿亚库迪（Ayakudi）。

丁地约，即印度丁迪古尔（Dindigul）。

马（士）〔土〕拉（Madurai），即印度马杜赖。

巴兰谷他邑（Pallemcotta），即今印度帕拉扬科泰（Palayankottai）。

兰纳邑（Ramnad），即今印度拉马纳塔普拉姆（Ramanathapuram）。

特治那破里（Tirchnopoly），即今印度提鲁契腊帕里（Tiruchchirappalli）。

撒林（Salem），即今印度撒冷。

苏（罗额利）〔利罗额〕，即印度斯里兰加姆（Srirangam）。

普陀落伽山，即今印度西高止山南段的巴波那桑（Pāpanāsam）山，位今提鲁内尔维利县境。

可摩林地嘴（Cape Comorin），即印度科摩林角。

巴其海峡（Palk Strait），即保克海峡。

亚但（山峰）〔桥〕（Adam's Bridge），即亚当桥。

锡兰岛（Ceylon），即斯里兰卡岛（Sri Lanka）。

布兰邑，即斯里兰卡的普塔拉姆（Puttalam）。

亚兰埔，即斯里兰卡的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

丁可马利邑（Trincomalee），即斯里兰卡的亭可马里。

尼安破邑，即斯里兰卡的内贡博（Negombo）。

亚坦山峰（Adam's Peak），即斯里兰卡的亚当峰。

（千）〔干〕地（岛），即斯里兰卡的康提（Kandy）。

巴突拉（Badulla），即斯里兰卡的巴杜拉。

巴（他）〔地〕可拉邑（Baticalo），即斯里兰卡的巴提卡洛亚（Baticaloa）。

拉（士）〔那〕埔邑，即斯里兰卡的拉特纳普拉（Ratnapura）。

马（士）〔大〕拉（Matara），即斯里兰卡的马塔腊。

牙里邑（Galle），即斯里兰卡的加勒。

甲（士）〔土〕拉邑（Catura），即斯里兰卡的卡卢塔拉（Kalutara）。

东印度图

西金地（Sikkim），即锡金。

亚山地（Assam），即今印度阿萨姆邦。

班他（Banda），即印度北方邦班达。

可西亚，疑指印度卡提哈尔（Katihar）。

地拿埔（Dinajpur），即今孟加拉国迪纳杰普尔。

罗牙，即印度拉尔甘杰（Lalganj）。

害埔（Hajipur），印度哈吉普尔。

大金沙江，即缅甸伊洛瓦底江（Irrawaddy）。此图误称“大金沙江入东恒河”。

答加邑（Dacca），今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甲谷他部（Calcutta），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

榜葛剌部（Bengal），即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

胡义利河（Hooghly R.），即印度胡格利河。

母治他巴（Mooshedabad），即今印度詹谢普尔（Jamshedpur）。

比拿埔，即今印度迪纳普尔（Dinapur）。

巴哈（Bahar），即今印度比哈尔（Bihar）。

泽渚地（Sundarbans），意为红树林沼泽地，分属印度和孟加拉国。

甲拿埔，印度卡拉格普尔（Kharagpur）。

（牙）〔巴〕拉所利（Balasore），即印度巴拉索尔。

（半）古塔，即印度克塔克（Cuttack）。

布坦埔（Puddampoor），即今印度巴丹帕哈尔（Badampahar）。

阿勒撒，指印度奥里萨高原（Orissa Highland）一带。

孙布埔（Sambalpur），即印度桑巴普尔。

马母池河，即印度马哈纳迪河（Mahanadi R.）。

恒额河口（Mouths of the Ganga），即恒河口。

布文，即印度布德万（Burdwan）。

五印度国图

布丹（Bhutan），又称布鲁克巴，即不丹，语义为西藏边陲。

哲孟雄，即锡金（Sikkim）。

古尔瓦勒（Gurhwal），即印度古尔瓦尔地区。

德列（Delhi），即印度德里。

西林德（Sirhind），即印度锡尔欣德地区。

亚日迷尔（Ajmer），即印度阿杰米尔。

剌目不德（Rajapootana），即今印度拉贾斯坦邦（Rajasthan）。

塞哥部（Seiks，Seikhs），即克什米尔地区。

信地（Sindy），即今巴基斯坦信德（Sinde，Sind）省。

布哈尔（Bukhara），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日瓜尔，即印度朱纳格（Junaghur）。

古塞拉德，即印度古吉拉特邦（Gujerat）。

新的亚（Sindhia），即印度辛德亚地区。

曷尔加尔（Holkar），即印度霍尔卡尔地区。

根的士（Candeish），即印度坎迪什地区。

波保尔（Bhopal），即印度博帕尔。

阿拉哈巴（Allahabad），即印度阿拉哈巴德地区。

（那）〔邦〕德尔干（Gundwana），印度康提尔干（Continuaç ão）地区。

亚加拉（Agra），即印度亚格拉。

乌德（Oude），今印度乌德地区。

巴哈尔（Bahar），即印度比哈尔（Bihar）地区。

安额河（Ganges R.），即恒河（Ganga R.）。

阿喀剌，疑为今孟加拉国首都达卡（Dacca）之讹。

孟加拉（Bengal），即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

加尔各答（Calcutta），即今印度加尔各答。

痾黎萨（Orissa），即今印度奥里萨邦。

冈都亚那（Gundwana），即印度贡德瓦纳地区。

那哥不尔（Nagpur），即印度那格浦尔。

北西尔加耳（North Circars），即印度北彻尔卡尔地区。

弥勒尔，即印度贝拉尔（Berar）地区。

德干（Deccan），即印度德干地区。

尼散（Nizam），原为海德拉巴世袭统治者的称号。

痾隆加巴，即印度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地区。

孟买（Bombay），即印度孟买。

萨达拉（Satara），即印度萨塔拉。

北日不尔（Bijapur），即印度比贾普尔。

巴拉加（Balaghaut），即印度巴拉加特地区。

加尔那的（Carnatic），即印度卡纳蒂克地区。

麻打拉萨（Madras），即印度马德拉斯。

卖索尔（Mysore），即印度迈索尔地区。

加那拉（Canara），即印度加那拉地区。

马拉巴尔（Malabar），即印度马拉巴尔地区。

哥英巴都尔（Coinsbartore），即印度科因巴托尔。

达拉王哥庙（Travancore），即印度半岛西南部特拉凡哥尔（语义为幸运女神居地）地区。本图此名音义俱译。

印度海，今指阿拉伯海东部及孟加拉湾。

五印度国旧图

尼泊尔（Nepal），即今尼泊尔。

加尔各搭（Calcutta），即今印度加尔各答。

麦哈尔（Bahar），即印度比哈尔（Bihar）地区。

乌讷，即印度乌德（Oudh）地区。

威聊，即印度古尔瓦勒（Gurwal）地区。

聂离（Delhi），即印度德里地区。

阿尔各拉（Agra），即印度亚格拉地区。

克什米尔（Kashmir），即今克什米尔。

勒怀（Lahore），即巴基斯坦拉合尔地区。

阿布尔信，即巴基斯坦木尔坦（Multan）地区。

尔勒士布他拉（Rajpootana），即印度拉贾斯坦邦（Rajasthan）。

马尔窪（Malwah），即印度马尔瓦地区。

阿拉哈板特（Allahabad），即印度阿拉哈巴德地区。

工狸纳（Gundwana），即印度贡德瓦纳地区。

甘勒士（Candeish），即印度坎迪什地区。

阿力色（Orissa），即印度奥里萨地区。

海特尔拉蛮（Hyderabad），印度海得拉巴地区。

买若尔（Mysore），即印度迈索尔地区。

噶纳的（Carnatic），即印度卡纳蒂克地区。

天竺（Ceylon），即今斯里兰卡（Sri Lanka）。

西域各回部图

本图经纬度互换，方向有误有正，地名位置的错乱较多。

哈萨克，本图的左、右、北哈萨克均指今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

巴尔噶什泊（Ozero Balkash），即巴尔喀什湖。

特穆尔图泊（Temypty Нол），即伊塞克湖（Issyk）。

布鲁特，本图绘在今天我国境外的“布鲁特”一名，大体指吉尔吉斯（Kirghistan）；绘在我国境内的“布鲁特”一名，指我国柯尔克孜族聚居区，但与我国柯尔克孜族的实际分布情况不符。本图在东、西“布鲁特”之间绘有一名为“塞勒库尔”的大湖，但“塞勒库尔”一名在清代普遍称为“色勒库尔”，即今我国新疆西南部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县名，不是湖。

博罗尔（Bolor），即博洛尔，在今巴基斯坦北端及克什米尔西北部。

巴勒提（Baltit），即巴勒提特，又称罕萨（Hunza），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

乾竺特，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吉尔吉特（Girgit）东北约60公里的地方。

瓦罕（Vakhan），即今阿富汗瓦汉。

拔达克山（Badakshan），即今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地区。

阿付汗（Afghanistfan），即阿富汗。

布哈尔（Bukharia，Bukhara），即布哈拉。

阿母河（Amudarya），即阿姆河。

喀（尔）士毕安，即里海（Caspian Sea）。

达里冈亚泊，即咸海（Aralskoye More）。

军突，今乌兹别克斯坦（Uzbekstan）孔格罗德（Kungrod）。

纳林河（Naryn），即纳伦河。

塔什干（Tashkent），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科拉普城，今塔吉克斯坦（Tadzhikistan）乌拉提尤别（Ura-Tyube）。

霍占（Khodzhent），今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Leninabad）。

浩罕（Kok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

纳木干（Namangan），今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

窝什（Osh），即今吉尔吉斯坦奥希。

玛尔葛朗（Margelan），即今乌兹别克斯坦马尔格兰。

安集延（Andizhan），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

西域押安比路治三国图

押答山，指阿赖山脉（Alayskiy khrebet）西缘。

哥于地，指今乌兹别克斯坦浩罕一带。

可染邑（Khodzhent），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列宁纳巴德（Leninabad）。

得悉邑，今乌兹别克斯坦杰兹扎克（Dzhizak）。

撒马尔罕（Samarkand），在乌兹别克斯坦。

哥里河，疑指 Polytimetus River。

破加拉都（Bukhara），即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加拉谷邑，即卡拉（Kala），在乌兹别克斯坦。

亚母河（Amudarya），即阿姆河。

其瓦地，即乌兹别克斯坦基华（Khiva）。

加拉君野，即今土库曼斯坦的卡拉库姆（Kara Kum）沙漠。

土耳其曼，即今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

每母拿邑（Meymāneh），即今阿富汗梅马奈克。

巴勒邑，即今阿富汗巴尔赫（Balkh）地区。

巴墨高坦，即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

破加拉国（Bukharia），历史上的布哈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带。

印度山地，指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脉。

甲布都（Kābul），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黑腊邑（Herāt），即今阿富汗西北部赫拉特。

宾拉邑（Furrah），即今阿富汗西部法拉（Farāh）。

百尔西亚国（Persia），即今伊朗（Iran）。

苏拉湖（Lake Surrah），即萨巴里湖（Lake Sabari），在阿、伊边境。

八卦邑，今阿富汗查哈布贾克（Chahār Borjak）。

土萨邑，即杜沙克（Dooshak）。

额尼都，即今阿富汗加兹尼（Ghazni）。

干地哈邑（Quandahar），即今阿富汗坎大哈。

屈洽海隅（Gulf of Kutch），即印度卡奇湾。

新滴地（Sind），即巴基斯坦信德省。

西比邑，疑指 Sivi（Sevi）。

谷治地，疑为克鲁思（Kruth）的讹译。

他突邑（Dhadur），即巴基斯坦达杜尔（Dhadur）。

芸他瓦邑（Gandava），即巴基斯坦贡达瓦。

其拉邑（Kelat），即卡拉特（Kalat）。

撒拉文部（Saravan），即萨拉万（Sarawan）。

可士塔邑，即霍兹达尔（Khozdar）。

吉耶邑，即克杰（Kedje）。

苏亚合邑，今伊朗苏赫德（Surhud）。

本布邑（Bampur），今伊朗班普尔。

百耳西亚国图

亚腊湖，即咸海（Aralskoye More）。

文布邑（Bampur），今伊朗班普尔。

其腊邑（kelat），即伊朗霍腊散地区的卡拉特。

墨设部（Meshed），即伊朗马什哈德（Mashhad）地区。

哥拉散部（Khorasan），即伊朗霍腊散省。

大咸野（Great Salt Desert），即伊朗卡维尔沙漠（Dasht-e-Kavir）。

拿音邑（Nā'in），即伊朗伊斯法罕省纳恩。

阿（土）〔士〕塔拉部，指伊朗阿斯特拉巴德（Astrabad）一带。

八弗部，指伊朗巴勒弗鲁什（Balfroosh）一带。

马撒得兰部（Mazan Daran），即伊朗马赞达兰省。

亚末邑，即伊朗阿莫尔（Amol）。

其兰部（Gilan），即伊朗吉兰省。

勒悉邑（Rasht），即伊朗腊什特。

治耳文部，即阿塞拜疆（Azerbaijan）。

以利文邑，即阿塞拜疆首都埃里温（Yevevan）。

巴古海口，即阿塞拜疆巴库（Baku）。

他希邑，即伊朗大不黑士（Tabriz）。

亚得比安部（Ardabian），阿尔德比安地区。

乌路米亚邑（Urumea），即乌鲁梅亚。

甲宾邑，即伊朗卡兹文（Qazvin）。

得希兰都（Tehran），即伊朗首都德黑兰。

新拿邑（Senna），即伊朗森纳。

以拉部（Irak），即伊朗西部历史地区名。

加山邑（Kāshān），即伊朗卡普。

以士巴含邑（Ispahan），即伊朗伊斯法罕（Esfahan）。

古米沙邑，即伊朗库沙尔（Kousar）。

戈厘斯顿山，即库尔德斯坦（Kourdistan）山脉。

亚巴地邑，即伊朗阿巴斯港（Bandar ‘Abbās）。

法士部（Fars），即伊朗法尔斯省。

拉士邑（Lar），即伊朗拉尔。

希罗所巴邑，即伊朗霍尔木兹（Hormuz）。

寨伦邑（Jaron），即伊朗贾克罗姆（Jahrom）。

拉利斯坦部（Laristan），即伊朗南部历史地区拉里斯坦（Larestan）。

他林邑（Tarem），即伊朗塔罗姆（Tarom）。

克曼部（Kerman），即今伊朗克尔曼省。

叶悉邑（Yazd），即今伊朗亚兹德。

克曼野（Desert of Kerman），即伊朗克尔曼沙漠。

地希族邑，即伊朗德赫比德（Deh Bid）。

其拉希邑（Chiraz），即伊朗设拉子（Shiraz）。

文勒邑（Zeera），即伊朗齐拉。

希悉海口，即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

亚拉比亚（Arabia），即阿拉伯。

亚拉比亚国图

拉沙地，即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哈萨（Hasa）省。

拉沙海口，哈萨东面的海湾。

阿曼部（Oman），即今阿曼。

母士甲都（Muscat），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Masqat）。

亚拉海，即阿拉伯海（Arabian Sea）。

新可他岛，即南也门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

耶闵部（Yemen），即今也门。

撒拿邑（Saná），即也门首都萨那。

罗希耶邑（Loheia），即也门卢海亚（Al Luhayya）。

未加都（Mocha），即也门木哈（Al Mukhā）。

亚宁（Aden），即南也门首都亚丁（Al'Adan）。

若他海口（Jedda），即沙特阿拉伯吉达港（Jiddah）。

黑查部（Hedjaz），沙特阿拉伯希贾兹（汉志）省（Hijaz）。

米地拿邑（Medina），即沙特阿拉伯麦地那（Al Madinah）。

默加邑（Mecca），即沙特阿拉伯麦加（Makkah）。

匿热地（Nedsjed），即沙特阿拉伯纳季德（Najd 内志）省。

西奈山（Es Sinâ'），即埃及西奈半岛上的西奈山。

苏益微地（Isthmus of Suez），即苏伊士地峡。

尼罗河（Nile），即北非的尼罗河。

奴比（Nubia），东非古国努比亚，约当今苏丹（Sudan）境内的尼罗河地区。

土耳其国全图

德勒比孙达部（Trebizond），即土耳其特拉布松（Trabzon）省。

(马拉士部)〔西威斯〕，即土耳其锡瓦斯 (Sivas)。

亚尔美尼部 (Armenia)，即土耳其亚美尼亚地区。

阿腊山 (Mt・Ararat)，即阿拉拉特山。

古尔的斯丹 (Kurdistan)，即库尔德斯坦。

黎巴嫩山 (J. Lubnān)，即黎巴嫩山脉。

底格里斯河 (Tigris R.)，即今底格里斯河。

古巴庇伦国 (Ancient Babylon)，古巴比伦。

美索布达迷部 (Mesopotamia)，即美索不达米亚，在两河流域。

阿付腊底斯河 (Euphrates R.)，即幼发拉底河。

古西里亚国 (Assyria)，即亚述帝国。

西里部，即今叙利亚 (Syria)。

㨂(箖)〔䅟〕国，图上此名只指巴勒斯坦 (Palestine) 一带。

(西威斯)〔马拉士部〕(Marash)，即土耳其马腊什 (Maras) 省。本图的"西威斯"和"马拉士部"南北倒置。

加拉马尼部 (Caramania)，即今卡拉马尼亚，土耳其中部历史地区名。

亚达那部 (Adana)，即今土耳其阿达纳省。

居伯罗岛 (Kypros)，即塞浦路斯 (Cyprus)。

多恼河 (Danube R.)，即多瑙河。

袜拉几部 (Wallachia)，即瓦拉几亚 (Valahia)，指今罗马尼亚 (România) 境内南喀尔巴阡山脉同多瑙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西里新的黎部，即锡利斯特里亚 (Silistria)，指多瑙河南岸以锡里斯特拉 (Silistra) 为首府的要塞地带。本图误以此名指保加利亚 (Bulgaria) 全境。

塞尔维亚 (Servia)，南斯拉夫塞尔维亚 (Srbija)。

日萨一尔 (Djezayrs)，杰扎伊尔，在达达尼尔海峡西，首府为格利博卢 (Gelibolu)。本图误绘于阿尔巴尼亚 (Albania) 位置。

罗美里部 (Roumelia)，即鲁米利亚，东欧历史地区名，即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色雷斯等地。

黑坐义部 (Herizoge)，即黑塞哥维那 (Hercegovia)。本在阿尔巴尼亚西

北，本图误绘于其东南。

额里西，即今希腊（Greece）。

干地亚岛（Candia），即克里特岛（Kriti）。

马海，即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本图误绘此海于爱琴海（Aegean Sea）位置。

他大尼里峡（Dardanelles Strait），达达尼尔海峡，即今恰纳卡莱海峡（Canakkala Bogȃzi）。

君士担丁（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Istanbul）。

亚那多里部（Anatolia），阿纳多卢（Anadolu），即今安纳托利亚。

〔亚细亚〕买诺部，指小亚细亚（Asia Minor）。

南土耳其国图

押哈悉邑，即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的阿哈尔齐赫（Akaltsikhe）。

巴雅悉邑（Bayazid），即土耳其的巴亚济特。

益西伦邑（Erzeroum），即土耳其埃尔祖鲁姆（Erzurum）。

亚面部，即土耳其亚美尼亚（Armenia）地区。

文湖（Van Golü），即土耳其凡湖。

摩热邑，即伊拉克摩苏尔（Mosal）。

古耳德野族类之地，指库尔德斯坦（Kurdistan）。"野"字为西洋人用的贬词，魏源不慎，照录。

地额邑（Tikrit），即伊拉克提克里特。

八塔邑（Baghdād），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帝额河（Tigris R.），即底格里斯河。

百剌的河，即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R.）。

两河中之地，指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叙利亚部（Syria），即今叙利亚。

亚立波邑（Aleppo），即叙利亚阿勒颇。

阿伦得江（Orontes R.），即阿西河（Asi R.）。

大马士革邑（Damascus），即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利巴伦山（J. Lubnān），即黎巴嫩山脉。

亚音答邑（Ain Tab），即艾因塔卜。

约耳但河（Jordan R.），即约但河。

得比孙邑，即土耳其特拉布松（Trabzon）。

西瓦部（Sivas），即土耳其锡瓦斯省。

地百吉部，即土耳其迪亚巴克尔（Diyabakia）省。

墨丁邑（Merdin），即土耳其马尔丁（Mardin）。

亚马士邑（Amasya），即土耳其阿马西亚。

马拉士（Marash），即土耳其马腊什（Maras）省。

安地悉邑（Antakya），即土耳其安塔基亚。

亚吉港口，即土耳其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又称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

西他撒，图上此名位于土耳其阿达纳（Adana）省，此省古名 Seyhan（Sihoon），疑"西他撒"为"西伊换"之讹。

益治地（Itchil），即土耳其伊切尔（Icel）省。

益苏金顿海隅（Bay of Iskenderun），即伊斯肯德伦湾，图上位置误。

其悉，即土耳其格尔泽（Gherzeh）。

以末邑，即土耳其锡诺普（Sinop）。

改撒勒邑（Kayseri），即土耳其开塞利。

可尼亚邑（Konya），即土耳其科尼亚。

亚马士拉邑（Amasra），即土耳其阿马斯腊。

益黑吉邑，即土耳其于斯屈达尔（Üsküdar）。

君士但海峡（Karadeniz Boğazi），即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今名伊斯坦布尔海峡。

马摩拉海隅，即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

卷地匿海峡（Canakkala Boğazi），恰纳卡莱海峡，又名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加拉曼部（Caramania），即土耳其中部卡拉马尼亚地区。

亚拿多黑部，即土耳其亚纳多卢（Anadolu），又作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

士默拿邑（Smyrna），即土耳其伊兹密尔（Ismir）。

其宾岛（Cuprum），即塞浦路斯（Cyprus）。

俄罗斯国全图

冈札德加（Kamohatka），即堪察加半岛（Poluostrov Kamchatka）。

可哥德斯科（Okhotsk），又作阿谷，即鄂霍次克地区。

亚古德斯科（Yakutsk），又作牙谷，即雅库次克，指今俄罗斯雅库特（Yakut）自治共和国。

义尔古德斯科（Irkutsk），指今俄罗斯伊尔库次克州，又作耳谷。

可慕斯科，又作东色，指今俄罗斯托木斯克州（Tomsk）。

库页岛，本我国领土。但《海国图志》成书时，此岛已为俄、日相继侵入，俄占北部，日占南部，俄称萨哈林，日称桦太。到1860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将此岛割去。15年后，俄国又以千岛群岛的18岛与日本交换库页岛南部，全岛遂归俄。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又将此岛南部割给日本。1945年全岛再归俄。

恰克图，图上的"恰克图"一名指当时我国境内的喀尔喀（即外蒙，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恰克图。

车臣汗部，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

土谢图汗部，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

乌梁海蒙古，据1820年的清代政区，乌梁海原分三部：①唐努乌梁海，其东部约百分之三十的地区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库苏古勒省的北部和中部，其西北部的大片地方（即约百分之七十的地区）后来为俄国兼并；②科布多西北部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的大片地方，后亦被俄国所并；③阿勒坦乌梁海，在今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端。

耶（厄）〔尼〕塞斯科（Yeniseysk），又作云益士，即俄罗斯叶尼塞斯克

地区。

德波尔斯科（Tobolsk），即俄罗斯托博尔斯克地区。

多木斯克，又作多仆，即俄罗斯鄂木斯克（Omsk）州。

西伯利部（Siberia），即西伯利亚。

（波罗的海东部）〔欧洲俄罗斯〕，本图误称乌拉岭以西为俄国的“波罗的海东部”，实则所谓“波罗的海东部”，仅为本图的“东峨”。

东峨，即波罗的海或东海俄罗斯（Baltic or East Sea Russia）。

都城，即圣彼得堡（Sankt Peterburg）。1924年改称列宁格勒（Leningrad），90年代恢复旧称。

大峨，指大俄罗斯。

加匽，即喀山汗国（Kingdom of Kuzan），今鞑靼自治共和国（Tatar A. S. S. R）及基洛夫（Kirov）、彼尔姆（Perm）、乌里扬诺夫斯克（Ulyanovsk）、奔萨（Penza）四州。

小峨，指小俄罗斯。

南峨，指南俄罗斯。

高加索新藩五部，指Sircassia，Dagestan，Georgia，Arstrakhan，Orenburg五部，前三部在高加索（Caucasus），第四部已离高加索较远，奥伦堡州离高加索更远。《四洲志》本译“南新藩五部”，英文书作Russia On The Caspian，似以直译为“里海沿岸俄罗斯”好些。

那尔瓦国（Norway），即挪威。

亚细亚州内俄罗斯国图

北亚默利加地（North America），即北美洲。

北令海峡（Bering Strait），即白令海峡。

大东海，指太平洋。

科里亚河，即科累马河（Kolyma R.）。

古利群岛（Kurilskije Ostrova），即千岛群岛。

阿谷士部，即鄂霍次克（Okhotsk）地区。

牧马河，即亚纳河（Yana）。

雅谷士部，指今俄罗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Yakut A.S.S.R.）。

茶堂牙河（Khatanga R.），即哈坦加河。

热尼西部（Yeniseysk），即俄罗斯叶尼塞斯克地区。

里拿河（Lena R.），勒拿河，本图此河位置大误。

热尼西河（Yenesey R.），即叶尼塞河。

悉开牙港，疑指塔左夫斯科耶（Tazovskiy）。

甲拉港（Kara），即俄罗斯北部的卡拉港。

新寻之冰岛，即俄罗斯新地岛（Novaya Zemlya）。

阿被河（Ob），即鄂毕河。

渎那河，即伯朝拉河（Pechora R.）。

土邻邑，即俄罗斯秋明（Tyumen）。

益得河，即额尔齐斯河（Irtysh R.）。

多破其邑（Tobolsk），俄罗斯托博尔斯克。

易武邑，即俄罗斯伊施姆（Ishim）。

顿士其部，即俄罗斯托木斯克（Tomsk）州。

云士其部，即俄罗斯鄂木斯克（Omsk）州。

耳谷部，即俄罗斯伊尔库斯克（Irkutsk）州。

古亚两邑，疑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

甲他邑，指当时的俄罗斯恰克图（Kyakhta）。

买卖镇，即买卖城，指当时中国境内的喀尔喀（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恰克图。

排甲湖（Ozero Baykal），即贝加尔湖。

日本国东界图

陆奥州（Mutsu），即青森、岩手、宫城、福岛一带。

常陆州（Hitachi），即今茨城县（Ibaraki）。

武藏州（Musashi），即今东京都、埼玉县和神奈川县的一部。

相（摩）〔模〕州（Sagami），即今神奈川县（Kanagawa），县会横滨市（Yokohama）。

伊（亘）〔豆〕州（Izu），即今伊豆半岛，属静冈县（Shizuoka）。

（山）〔出〕羽州（Dewa），即今山形、秋田二县一部。

安房州（Awa），即今千叶县（Chiba）。

上总州（Kazusa），即今千叶县。

下总州（Shimousa），即今千叶县北部和茨城县一部。

骏河州（Suruga），今静冈县东、中部。

远江州（Tôtômi），今静冈县西部。

志摩州（Shima），今三重县（Mie）东南。

佐渡州（Sadonokuni），即佐渡岛（Sodogashima），属新泻县（Nigata）。

越后州（Echigo），即今新泻县。

越中州（Etchū），即今富山县（Toyama）。

越前州（Echizen），今福井县（Fukui）敦贺市（Tsuruga）东北。

下野州（Shimotsuke），即今枥木县（Tochigi）。

三河州（Mikawa），指爱知县（Aichi）东南部一带。

上野州（Kòzuke），今群马县（Gumma）。

甲（裴）〔斐〕州（Kai），即山梨县（Yamanashi）的古称。

信依州（Shinano），今长野县（Nagano）一带。

尾张州（Owari），今爱知县西北部。

河内州（Kawachi），今京都府（Kyôto）一带。

纪伊州（Kii），今和歌山县（Wakayama）县的大部分和三重县的一部分。

和泉州（Izumi），今大阪府（Ôsaka）南部。

能登州（Noto），今石川县（Ishikawa）北部。

飞（弹）〔驒〕州（Hida），今岐阜县（Gifu）北部。

伊势州（Ise），今属三重县。

大和州（Yamota），即今奈良县（Nara）。

加贺州（Kaga），今石川县南部。

若佐州，即若狭（Wakasa），今福井县西南部。

美浓州（Mino），今岐阜县西南部。

近江州（Ômi），今滋贺县（Shiga）一带。

伊贺州（Iga），即今三重县。

摄津州（Settsu），今大阪府西北部和兵库县（Hyôgo）东南部。

（播摩）〔播磨〕州（Harima），今兵库县南部。

阿波州（Awa），即今德岛县（Tokushima）。

伊豫州（Iyo），即今爱媛县（Ehime）。

丹后州（Tango），今京都府北部。

但马州（Tajima），今兵库县、鸟取县（Tottori）一带。

山城州（Yamashiro），即今京都（Kyôto）。

寿安镇〔国之山〕，明代永乐年间曾封一日本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可能在九州（Kyûshû）中部，见《明史·日本传》。

备前州（Bizen），今冈山县（Okayama）东南部。

备中州（Bichû），今冈山县西部。

备后州（Bingo），今广岛县（Hiroshima）东部。

因幡州（Inaba），今鸟取县东部。

丹（渡）〔波〕州（Tamba），今京都府和兵库县各一部。

伯（岐）〔耆〕州（Hôki），今鸟取县中部和西部。

美作州（Mimasaka），今冈山县东北部。

土佐州（Tosa），即今高知县（Kôchi）。

出云州（Izumo），今岛根县（Shimane）东部。

沙界，如指“堺”（Sakai），不可能在四国岛（Shikoku），应在本州（Honshu）。

隐岐州（Oki），隐岐诸岛，属岛根县。

石见州（Iwami），今岛根县西部。

安芸州（Aki），今广岛县西部。

周防州（Suō），今山口县（Yamaguchi）东部。

长门州（Nagato），今山口县西部。

（炎）〔淡〕路州（Awaji）、今淡路岛（Awajishima）。

佐（家）〔贺〕关（Saga），今属大分县（Ôita）。

日本国西界图

赤（搁）〔间〕关（Akamagaseki），即下关港（Shimonoseki）的旧称。

丰前州（Buzen），今福冈县（Fukuoka）东部和大分县北部。

丰后州（Bungo），今大分县大部。

月向州（Hyûga），即今宫崎县（Miyazaki）。

筑前州（Chikuzen），今福冈县北部。

筑后州（Chikugo），今福冈县南部。

大（鹏）〔隅〕州（Ôsumi），今鹿儿岛县（Kagoshima）东部。

萨摩州（Satsuma），今鹿儿岛县西部。

肥前州（Hizen），今佐贺和长崎县（Nagasaki）一部。

肥后州（Higo），即今熊本县（Kumamoto）。

钱米，一作铁来，即多以良（Taira），今属长崎县。

客舍（Kaize），即皆濑，今属长崎县。

伊岐州（Iki），即壹岐岛，属长崎县。

拂乃哥世（Funakoshi），即船越，在对马岛。

飞兰岛，即平户（Hiradoshima），属长崎县。

（鸟若）〔乌苦〕岛，即宇久岛（Ukujima）。

男岛，男女群岛（Danjo）的主岛。

种岛，即种子岛（Tanegashima）。

大鱼岛，即大隅诸岛（Osumi），包括种子岛、屋久岛（Yakushima）等，今属鹿儿岛县。

和十家，即小值贺岛（Ojikajima），今属平户。

硫黄山（Iôjima），琉黄岛，指鹿儿岛湾口西南60余里处的小岛，其上有硫黄矿。

乃路，即奈留岛（Narushima）。

周〔通〕记，即户岐，在五岛南部。

达奴乌喇（Tanoura），田之浦。

五岛（Gotôrettô），五岛列岛。

东南洋各岛图

新危尼岛（New Guinia），新几内亚岛，亦称伊里安岛（Irian）或巴布亚岛（Papua）。

亚路岛（Kepulauan Aru），即今印度尼西亚阿鲁群岛。

摩鹿加岛（Moluccas），即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Maluku）。

外新阿阑大洲，即澳洲（Australia）。

义罗罗（岛）（Jailolo），指今印度尼西亚哈马黑拉（Halmahera）岛。

斑他岛，即今印度尼西亚班达群岛（Kepulauan Banda）。

安本岛（Ambon），即今印度尼西亚安汶（安波那）岛。

补伦岛，即今印度尼西亚布鲁（Buru）岛。

地门岛（Timor），即帝汶岛。

非立群岛，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以西班牙王储即后来的国王腓力普二世（Felipe Ⅱ）的名字命名莱特（Leyte）岛，即本图的“来地岛”一带为Philippines，后扩展至整个群岛，并成为国名。莱特岛在萨马岛的西南，而不是在萨马岛之北。图上“非立群岛”的位置错误。

撒马岛（Samar），即今菲律宾萨马岛。

吕宋岛（Luzon），即今菲律宾吕宋岛。

马尼拉邑（Manila），即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闵多罗岛（Mindoro），即今菲律宾民都洛岛。

闵多罗海港，即民都洛海峡（Mindoro Strait）。

巴拉文岛（Palawan），即今菲律宾巴拉望岛。

西尼岛，今菲律宾锡布延岛（Sibuyan）。

西巴岛，今菲律宾马斯巴特（Masbate）岛。

闵他那岛（Mindanao），又作民答那峨、网巾礁脑，即今菲律宾棉兰老岛（Mindanao）。

涧仔低，即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中的德那第（Ternate）岛。

马拿多（Manado），即今印度尼西亚万鸦老。

多（来）〔米〕尼海港（Teluk Tomini），即托米尼湾。

多罗（Teluk Tolo），即托罗湾。

补犊岛（Butung），即今印度尼西亚布敦岛。

摩尼（Muna），疑指今印度尼西亚木纳岛。

破尼海港（Teluk Bone），即波尼湾。

马甲撒（makassar），望加锡，即今印度尼西亚乌戎潘当（Ujung Pandang）。

马甲撒海峡（Selat Makasar），即望加锡海峡。

西里白岛（Celebes），即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Sulawesi）岛。

拉补安（Labuan Island），即今马来西亚拉布安岛，在沙巴（Sabah）地区。

婆罗邑（Brunei），即今文莱国。

婆罗岛（Borneo），婆罗洲，即今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

班热马生（Banjarmasin），即今印度尼西亚马辰。

孙他海港，误，应为爪哇海（Jave Sea）。

万加锡岛，由于有关古籍记载不明确，魏源又未作研究，误以为在苏拉威西岛的西南面另有一"万加锡岛"。其实"万加锡"，即本图苏拉威西岛西南部的马甲撒，二名皆今乌戎潘当。

巴里岛（Bali），即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知汶岛（P. Timor），帝汶岛的异译。"地问岛"、"知汶岛"是一岛二译，不是两个岛，更不是在巴厘岛的东南面，另有一称为"知汶"的小岛。

沧泊（P. Lombok），即今印度尼西亚龙目岛。

孙巴瓦岛（P. Sumbawau），即今印度尼西亚松巴洼岛。

松墨猩，即松巴洼岛。

弗力岛，今印度尼西亚弗罗勒斯岛（P. Flores）。

吉里门，即今印度尼西亚卡里摩爪哇群岛（Kep. Karimunjawa）。

散八港（Sambas），即今印度尼西亚三发。

比里顿岛（Biliton），即今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P. Belitung）。

斑甲岛（P. Bangka），即今印度尼西亚邦加岛。

宾当岛（P. Binton），即今印度尼西亚宾坦岛。

马（士）〔土〕拉岛（P. Madura），即今印度尼西亚马都拉岛。

散马（即）〔郎〕（岛）(Semarang)，即今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在爪哇岛北部，本图误绘为爪哇岛北面的另一小岛。

来立排雅，苏腊巴亚（Surabaya），即今印度尼西亚泗水。

牙瓦（Java），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Jawa）岛。

葛留巴，即巽他加留巴（Sunda Kelapa），Kelapa 义为椰子，故华人惯称为葛留巴，即椰城。1527 年，淡目国占领此地，改称 Jaya Karta。1618 年被荷兰殖民军攻占，改称巴达维亚（Batavia）。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恢复十六世纪初年的旧称，定名 Jakarta，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孙他海峡（Selat Sunda），即巽他海峡。

苏门答剌岛（Pulau Sumatera），即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凡押岛（Kep. Banyak），即今印度尼西亚班尼亚克群岛。

比踏岛，即今印度尼西亚西比踏岛（P. Siberut）。

（拿土拿）〔尼科巴〕岛（Nicobar Is.），即印度尼科巴群岛，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Natuna）群岛距此地 1600 公里。

安他曼岛（Andaman Is.），即印度安达曼群岛。

暹罗海港（Gulfiof Siame），即泰国湾（Gulf of Thailand）。

芜来由各部，马来人（Malayu，Malays）各部。

马喇隔（Melaka），即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

荷兰国所属葛留巴岛图

葛留巴岛，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Java）。

万丹（Bantan），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北岸。

勃丝门，疑指今印度尼西亚楠榜（Lampung）湾沿岸的帕当泽尔明（Padangcermin）。

葛留巴城，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览内（Vorstenlanden），义为“侯地”。

火焰山，即喀拉喀托（Krakatau）火山，在巽他海峡的拉卡塔岛（P. Rakata）。

井里汶（Cirebon），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北胶浪，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加浪岸（Pekalongan）。

三宝陇（Semarang），即今印度尼西亚三宝垄。

竭力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格雷西（Gresik），亦译锦石。

泗里苗，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苏腊巴亚（Surabaya），又名泗水。

外南旺，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岸的外南梦（Banyuwangi）。

蛇屿，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外，或泛指拉基特（Rakit）岛至卡里摩爪哇（Karimunjawa）岛一带的岛屿。

屿城，塞里布群岛（Kep. Seribu），亦称千岛群岛，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湾外。

龙牙屿，古籍中的“龙牙门”一般指新加坡（Singapore），“龙牙山”一般指林加（Lingga）群岛。此图的“龙牙屿”，从其位置及岛上有地名“文甲”看，疑非上述二地；而是指Belitung（Biliton）岛，即今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

文甲，如“龙牙屿”指勿里洞岛，则“文甲”当为岛上的芒加尔（Manggar）。

峡内，如“龙牙屿”指勿里洞岛，则“峡内”既非新加坡海峡（Singapore Strait），亦非贝哈拉海峡（Selat Berhala），而是指今印度尼西亚邦加海峡（Selat Bangka）。

朱葛焦喇，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岸的苏加丹那（Sukadana）。

婆罗大洲（Bornea），即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

金山，或指马辰东北的贝萨（Besar）山一带。

铨山，指坤甸（Pontianak）东部的山，在 Kapuas 河上游 Melawi 河一带。

苏禄（Sulu），指当时苏禄西王治地，在加里曼丹岛（婆罗洲）的东北部。

苏洛岛，据《海岛逸志》，应指苏禄群岛（Sulu Arch.）。但此图所绘位置纬度南移 10 度，经度西移 5 度。

涧仔底岛，即德那第（Ternate）岛，图上位置亦大误。

万澜岛，即班达群岛（Kep. Banda）。

万加锡岛，即望加锡（Makassar），是苏拉威西岛西南部的大城镇，不是另一个岛。

吉宁岛，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中的克朗岛（P. Kelang）。

西兰岛（Ceram），即今印度尼西亚斯兰岛（P. Seram），在吉宁岛之东，安汶岛之北。

暴〔纂〕岛，即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的巴巴（Babar）岛。

苗里岛，即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P. Bali）。

奥大利亚及各岛图

阿瓦希等群岛（Owhyhee Is.），即夏威夷群岛（Hawaiian Is.）。

马其群岛，即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 Is.）。

航船群岛（Navigators' Is.），今萨摩亚群岛（Samoa Is.）。

会党群岛（Society Is.），即社会群岛。

险海，今土阿莫土群岛（Iles Tuamotu）。

东牙群岛（Tonga），即今汤加。

莫牙威群岛（Mulgrave Is.），即穆尔格雷夫群岛。

盗群岛（Islas de Los Ladrones），1521 年，麦哲伦船队到达此群岛后，一批船员登岸抢掠并杀死土著居民，土人为报复而取走他们的船具，麦哲伦等人便诬称此地为“盗贼群岛”。到 1668 年，西班牙传教士又以西班牙皇后的名字，将此一带命名为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 Is.）。

马义兰群岛，即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 Is.）。

马尼拉岛（Manila），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当时是吕宋岛的大城市。本图误绘为吕宋岛西面的另一岛。

巴尼岛（Panay I.），即菲律宾班乃岛。

多来尼海隅，《东南洋各岛图》本已把托米尼湾的位置绘对了，本图却误移到加里曼丹岛的东南面。

班热马生，《东南洋各岛图》本已正确地把此名作为一个地名，此图却错误地把此名分为“班热”、“马生”二地，实际上是对此名还不大懂。

撒马即岛，《东南洋各岛图》绘三宝垄于爪哇岛北面海上，已属“移岸于岛”，“即”字又是“郎”字之讹。本图更把此地绘为爪哇岛东北的另一岛，其误更甚。

尼押岛（P. Nias），即今印度尼西亚尼亚斯岛。

东南海，指太平洋（Pacific Ocean）。

巴补亚（Papua），作为岛名，即今伊里安（Irian）岛或新几内亚（New Guinea）岛，作为城镇名，或指今印度尼西亚的苏朗（Sorong）。

安褒岛，疑指斐济（Fiji）的瓦努瓦岛（Vanua Leva），语义为大岛。

新希伯岛（New Hebrides Is.），即今瓦努阿图（Vanuatu）。

利加利多尼岛，即新喀里多尼亚岛（Nouvelle Calédonia）。

锁罗门岛（Solomon Is.），即所罗门群岛。

新英岛（New Britain I.），即新不列颠岛。

新耳兰岛（New Ireland I.），即新爱尔兰岛。

多勒海峡（Torres Strait），即托雷斯海峡。

甲宾他海港（G. of Carpentaria），即卡奔塔利亚湾。

益生顿海口（Port Essington），即埃辛敦港。

新阿兰（New Holland），新荷兰，即澳大利亚（Australia）。

鸿鹄河，即斯旺河（Swan R.）。

鸿鹄邑，即澳大利亚佩思（Perth）。

亚得害邑，即澳大利亚阿德雷德（Adelaide）。

亚罗群岛（Aru Is.），即阿鲁群岛。

默布尼邑 (Melbourne)，即澳大利亚墨尔本。

非立邑，即澳大利亚菲利普港 (Port Philip)。

悉尼邑 (Sydney)，即澳大利亚悉尼。

巴拉马他海隅 (Paramatta)，即帕拉马塔沿海。

新瓦里士，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New South wales)。

巴舍邑，澳大利亚巴瑟斯特 (Bathurst)。

巴西海峡 (Bass Strait)，即巴斯海峡。

地面岛 (Van Diemen's Land)，范迪门，1853年（《海国图志》百卷本出版后一年）改称塔斯马尼亚 (Tasmania) 岛。

何八邑 (Hobart)，即澳大利亚霍巴特。

新西兰岛 (New Zealand)，即新西兰。

谷海峡，即库克海峡 (Cook Strait)。

澳大利〔亚〕洲专图

查坦岛 (Chatham I.)，即查塔姆岛。

新加利多尼岛，即新喀里多尼亚 (New Caledonia)。

新尔兰岛 (New Ir.)，即新爱尔兰岛。

火勒岛，即印度尼西亚佛罗勒斯岛 (Flores)。

澳大利亚内新瓦里士图

摩利顿海隅 (Moreton Bay)，即莫雷顿湾。

加邻士江，即克拉伦斯河 (Clarenee R.)。

马挂里海口 (Port Macquarie)，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马阔里港。

哈丁江 (Hastings R.)，即黑斯廷斯河。

马挂里郡 (Macquarie)，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马阔里郡。

干桥郡 (Cambridge)，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剑桥郡。

峨悉七郡，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格洛斯特郡 (Gloucester)。

突汉郡 (Durham)，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达勒姆郡。

排郡，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布赖郡（Bligh）。

北董郡，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

董得郡（Hunter），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亨特郡。

非立郡（Philip），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菲利普郡。

威令顿郡（Wellington），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韦林顿郡。

鹿堡郡，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罗克斯巴勒郡（Roxburgh）。

谷地郡，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库克郡（Cook）。

八合郡（Bathurst），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巴瑟斯特郡。

西野地郡（Westmoreland），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威斯特摩兰郡。

君伯地郡（Cumberland），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坎伯兰郡。

欧尔拿郡，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佐治亚那郡（Georgiana）。

（于）〔干〕丁郡（Camden），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坎登郡。

押义里郡（Argyle），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阿盖勒郡。

王郡（King），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金郡。

母赖郡（Murray），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默里郡。

西新郡，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圣文森特郡（St. Vincent）。

墨本邑（Melbourne），即澳大利亚墨尔本。

非立海口（Port Philip Bay），即菲利普港湾。

母赖河（Murray R.），即墨累河。

摩伦桥河（Morrumbidgee R.），即马兰比季河。

猎兰河，即拉克兰河（Lachlan R.）。

答冷河（Darling R.），即达令河。

地面岛图

佛恼岛（Furneaux Group），即澳大利亚菲诺群岛。

王保部（Kingborough），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金博拉夫郡。

（顿）阿耳〔顿〕邑，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乔治镇（George Town）。

兰西顿邑（Launceston），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朗塞斯顿。

答林必港（Port Dalrymple），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达尔林普尔港。

百得邑（Perth），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珀思。

君雅利地，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坎贝尔镇（Campbell Town）。

王后保部，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昆博拉夫郡（Queen Borough）。

约耳其部（York Town），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约克镇。

濠海隅，即澳大利亚奥伊斯特湾（Oyster Bay）。

押概利部（Argyle），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阿盖勒郡。

甲林士坦部，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克拉伦斯平原（Clarence Plain）。

马利亚岛（Maria I.），即玛丽亚岛。

欧悉得部，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卡莱斯特郡（Caledster）。

拜顿邑（Brighton），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布赖顿。

苏悉部（Sussex），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苏塞克斯郡。

哈令顿邑（Harrington），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哈林顿郡（Harrington）。

埔尼岛，即布鲁尼岛（Bruny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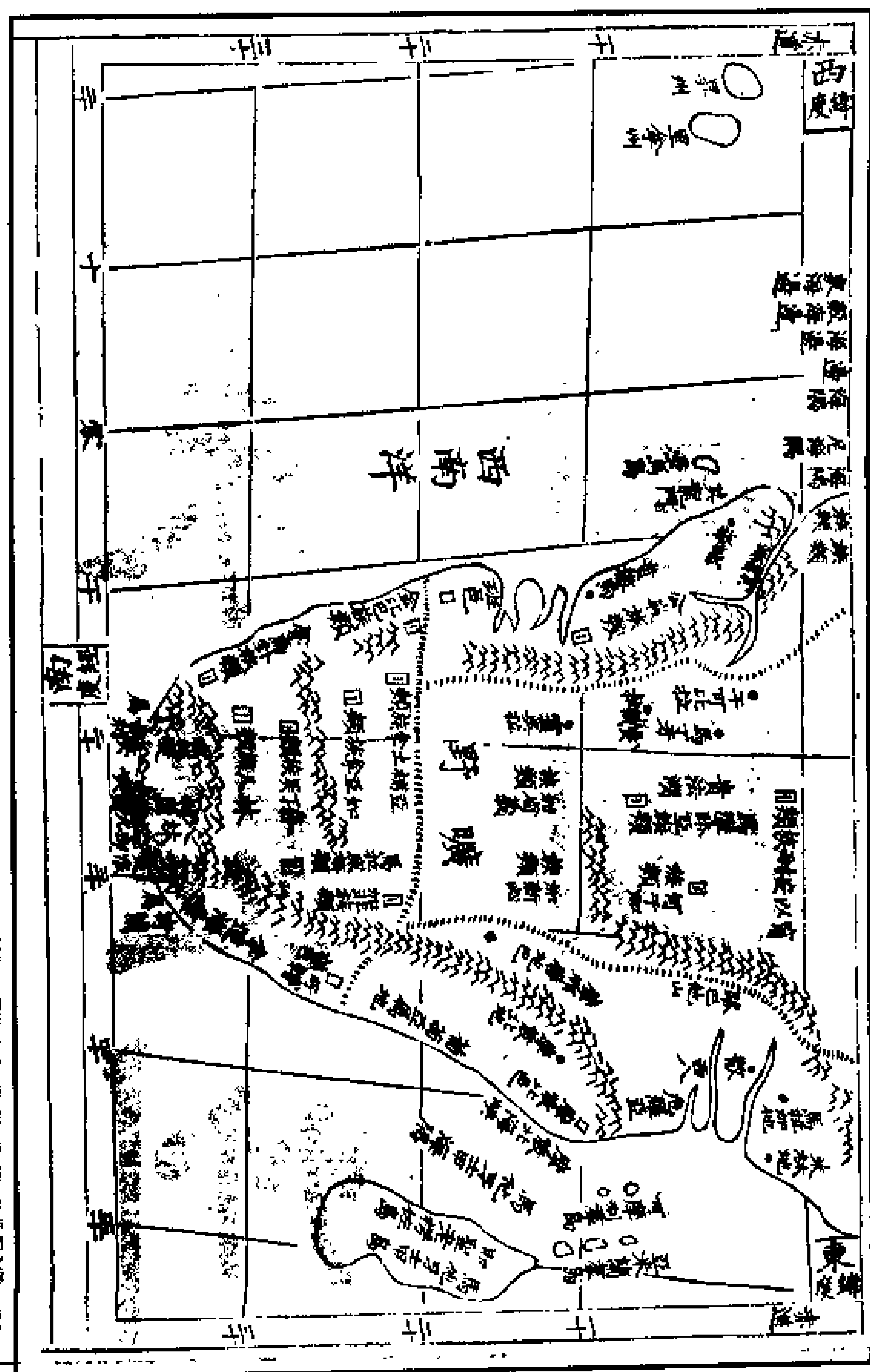
答曼半地（Tasman Pen.），即塔斯曼半岛。

他辟海口，即戴维港（Port Dav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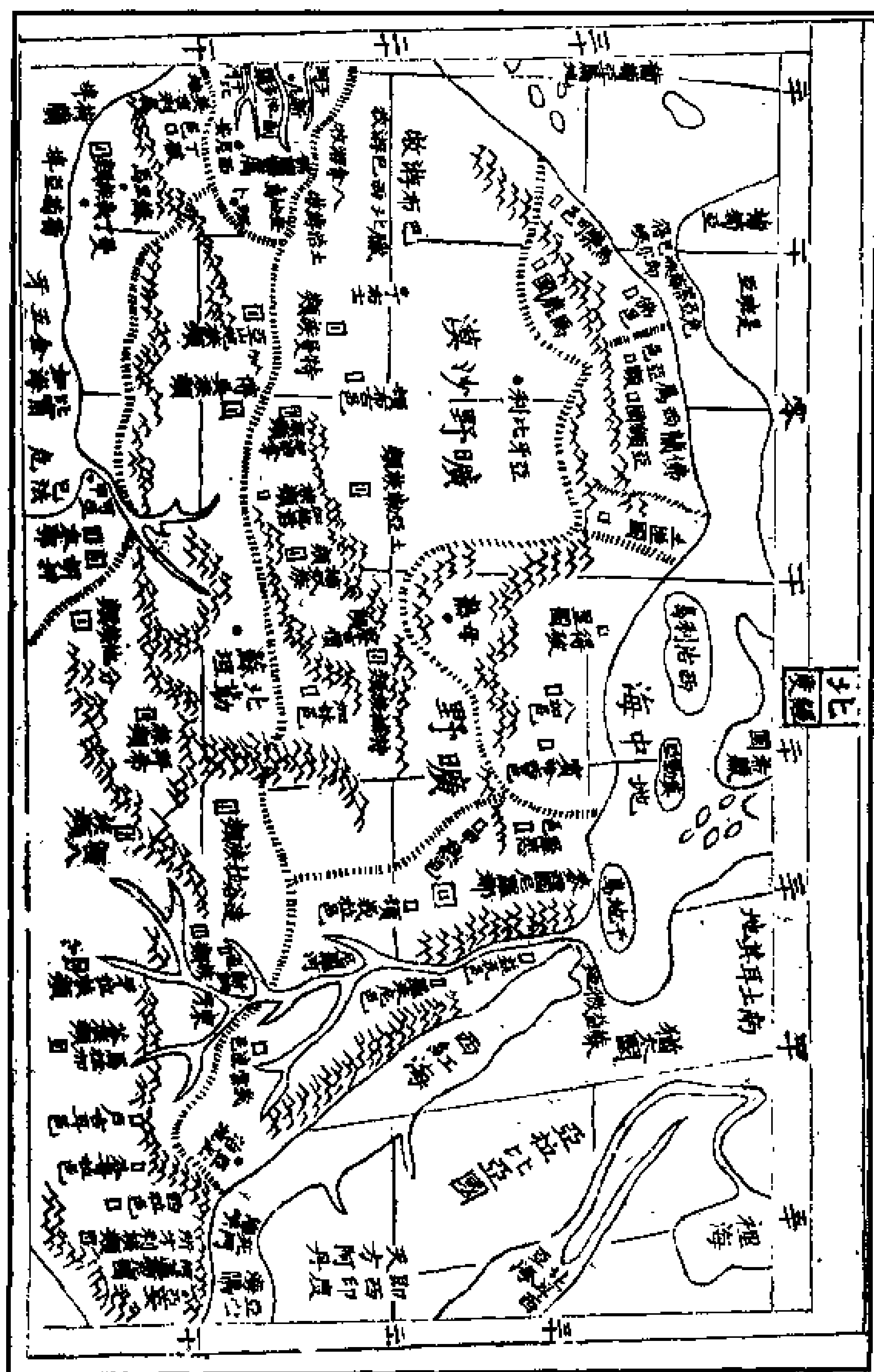
猎岛（Hunter I.），即猎人岛。

利未亞州
各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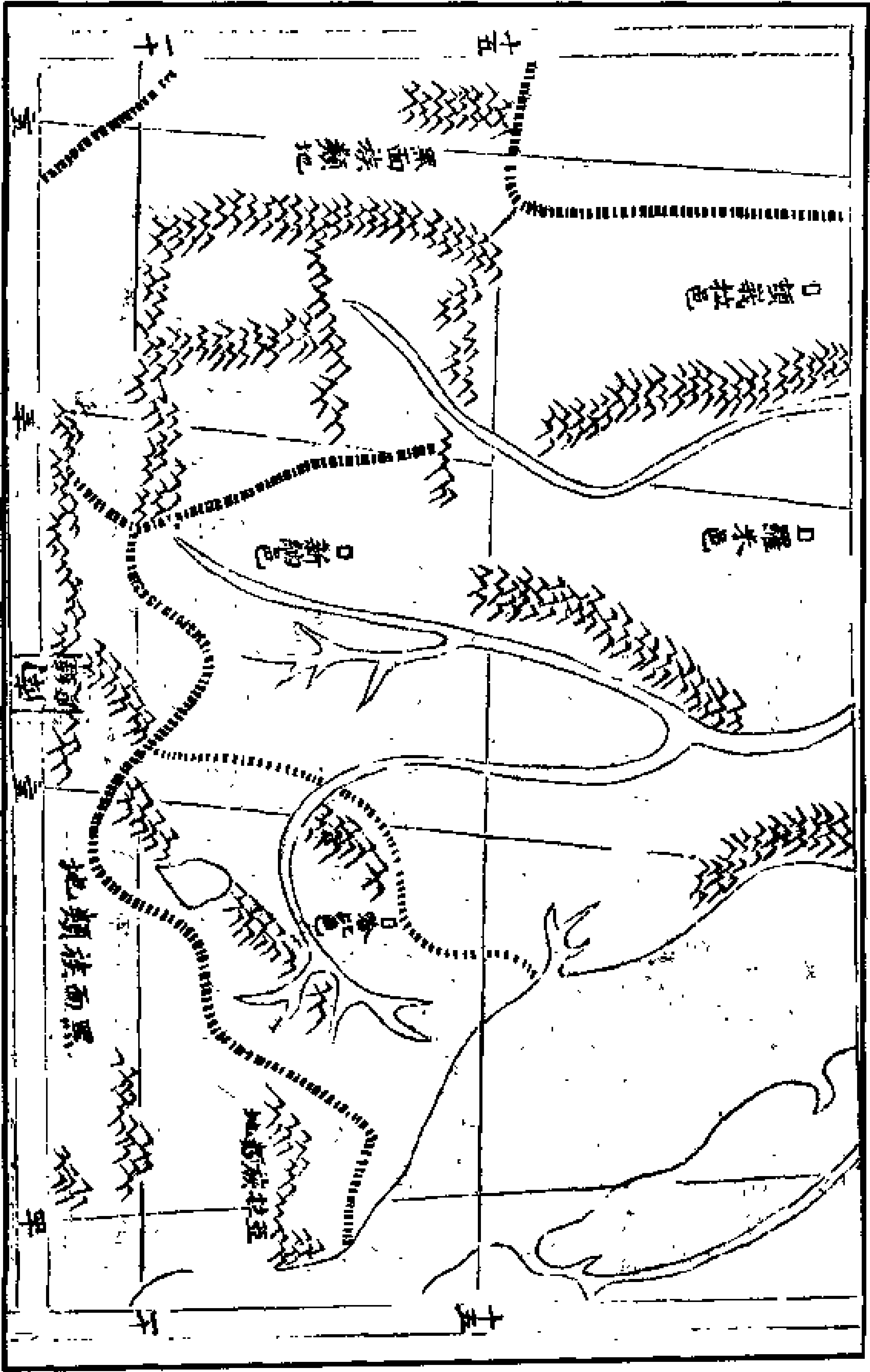
图全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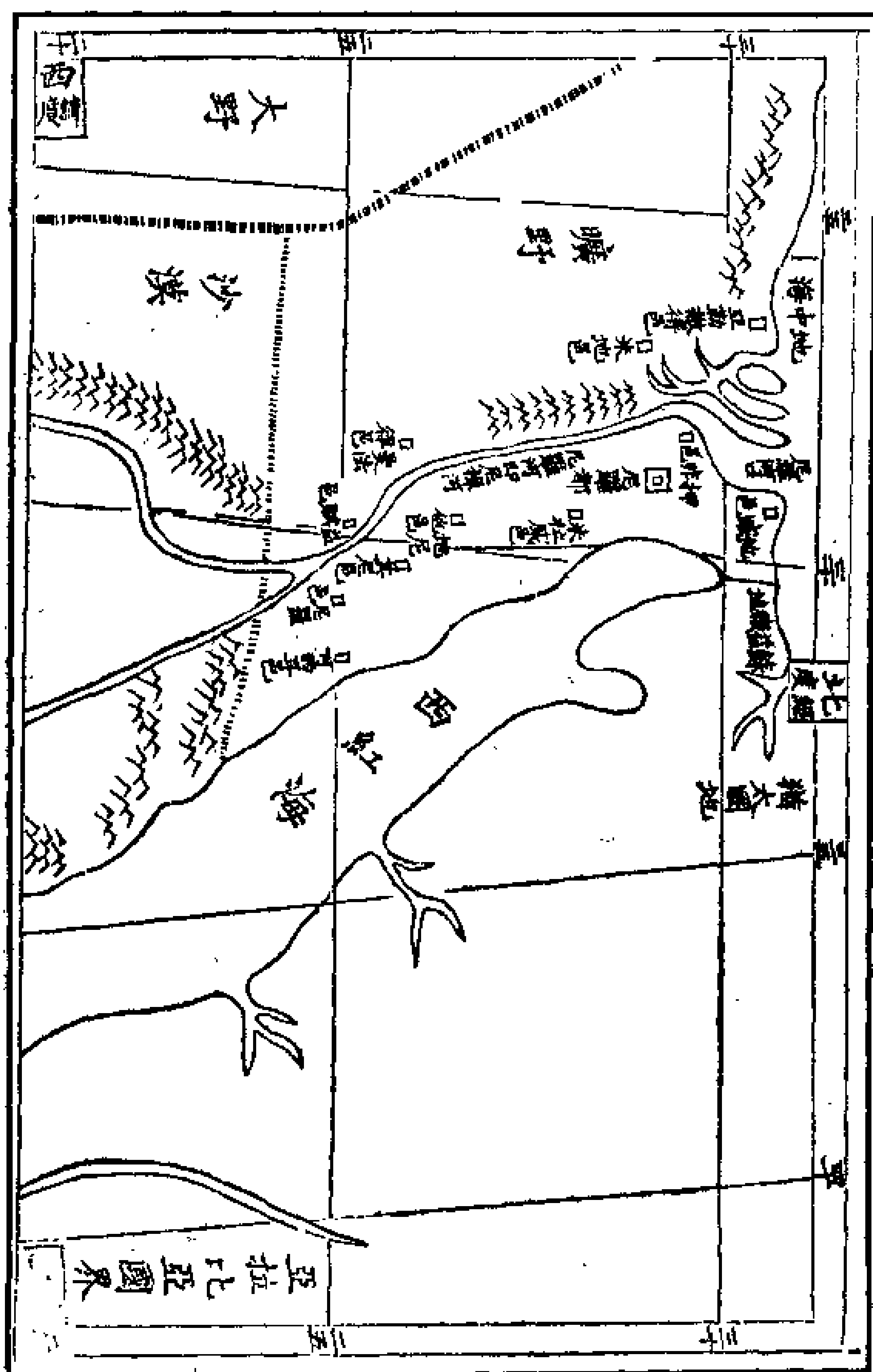
亚未利



图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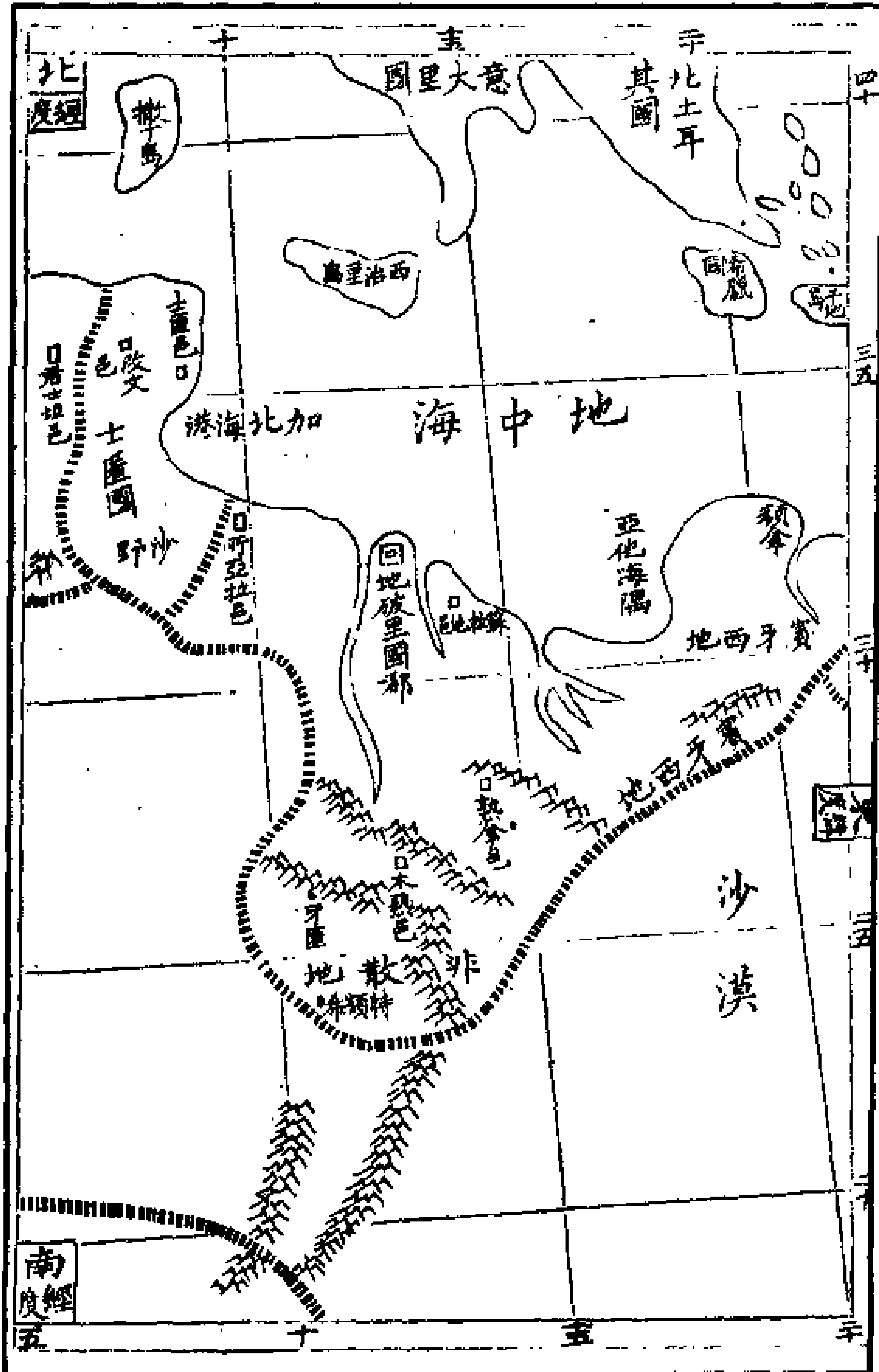
西麦



图国各方


大西洋
葡萄亞
是班牙
危抑達海峽
米里拉
馬鹿國
押額國
產棗之地
押臘山
遠哈部口
曠野沙漠
黑面族類地
佛蘭西屬
馬納加島
米那加島
十
五
中
四十
三五
三十
二五
二十

北亚未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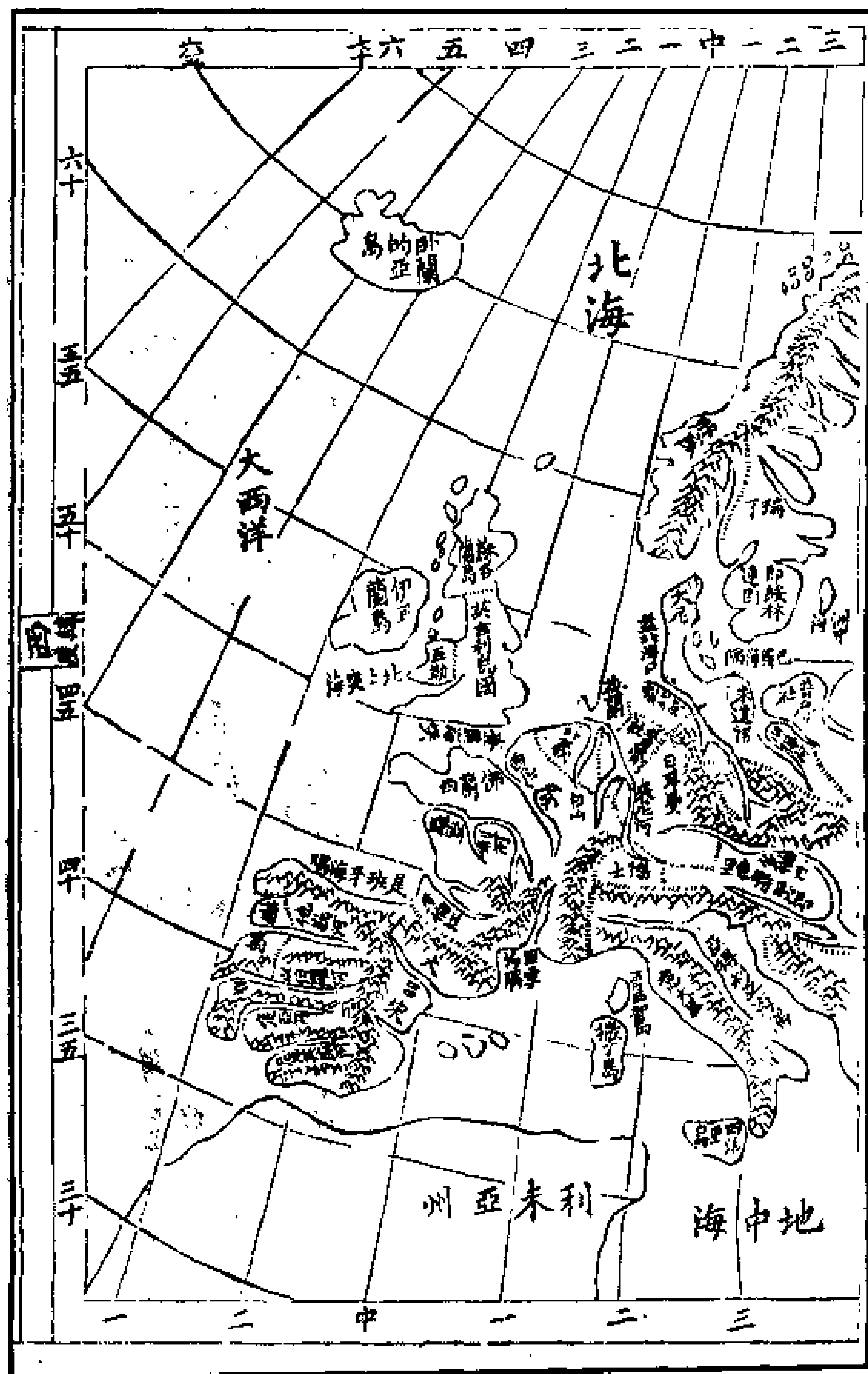
亚州南方各地图

豐盛牧場
曠野
北主亞拿族類地
黃河
貴封族類
種類地
保臺部
西南洋
大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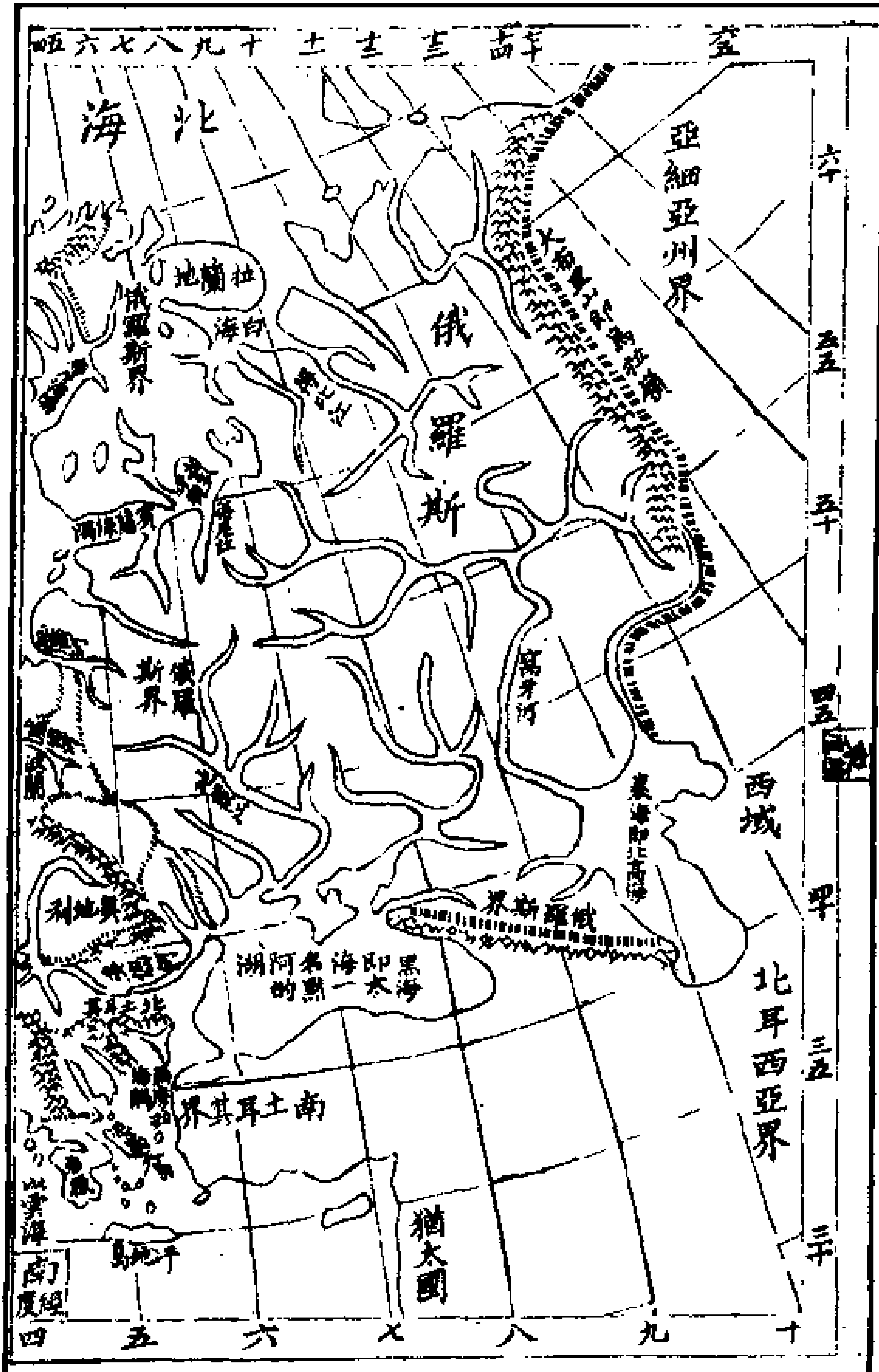
英吉利所利属未

歐羅巴州各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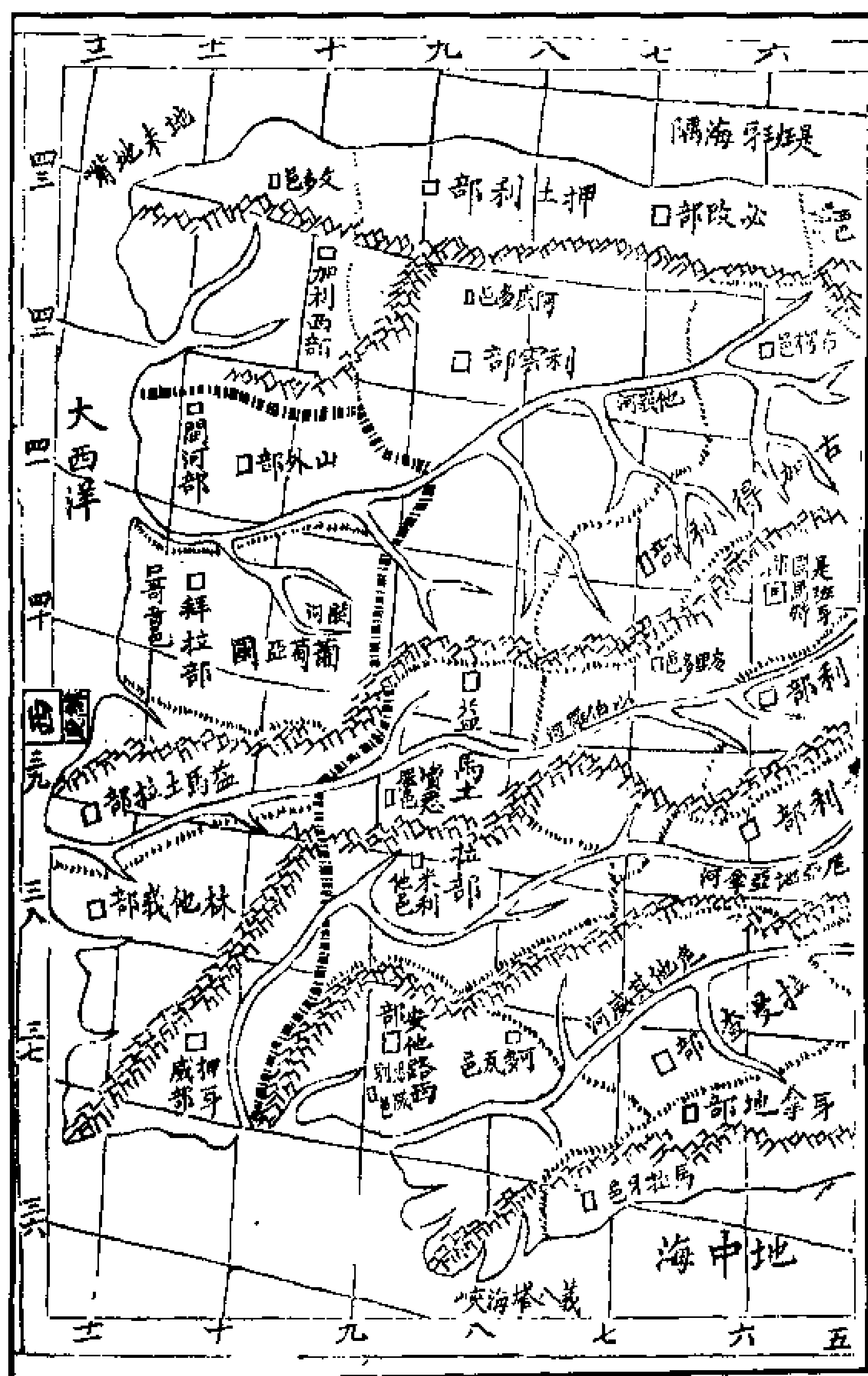
州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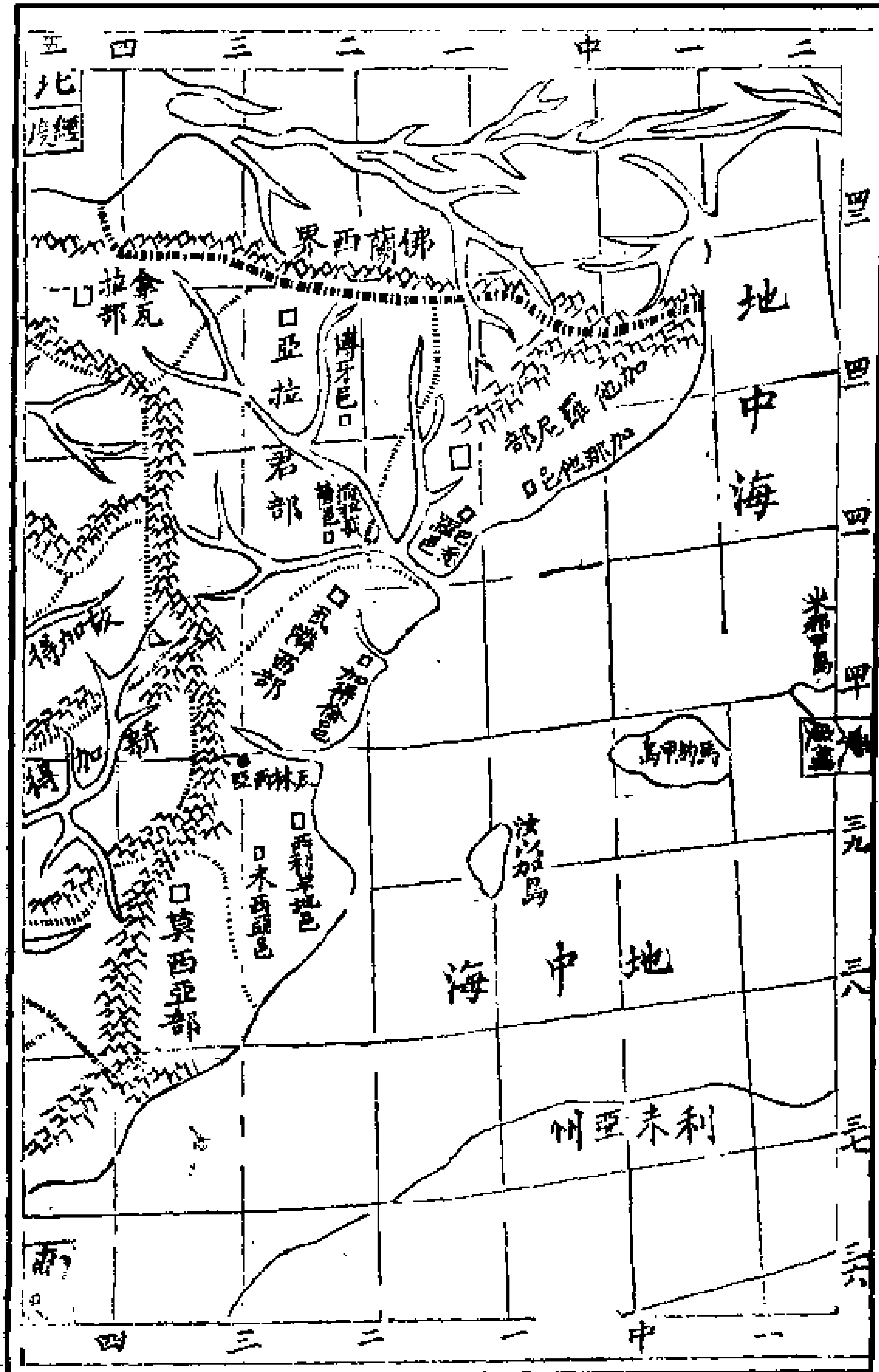
巴罗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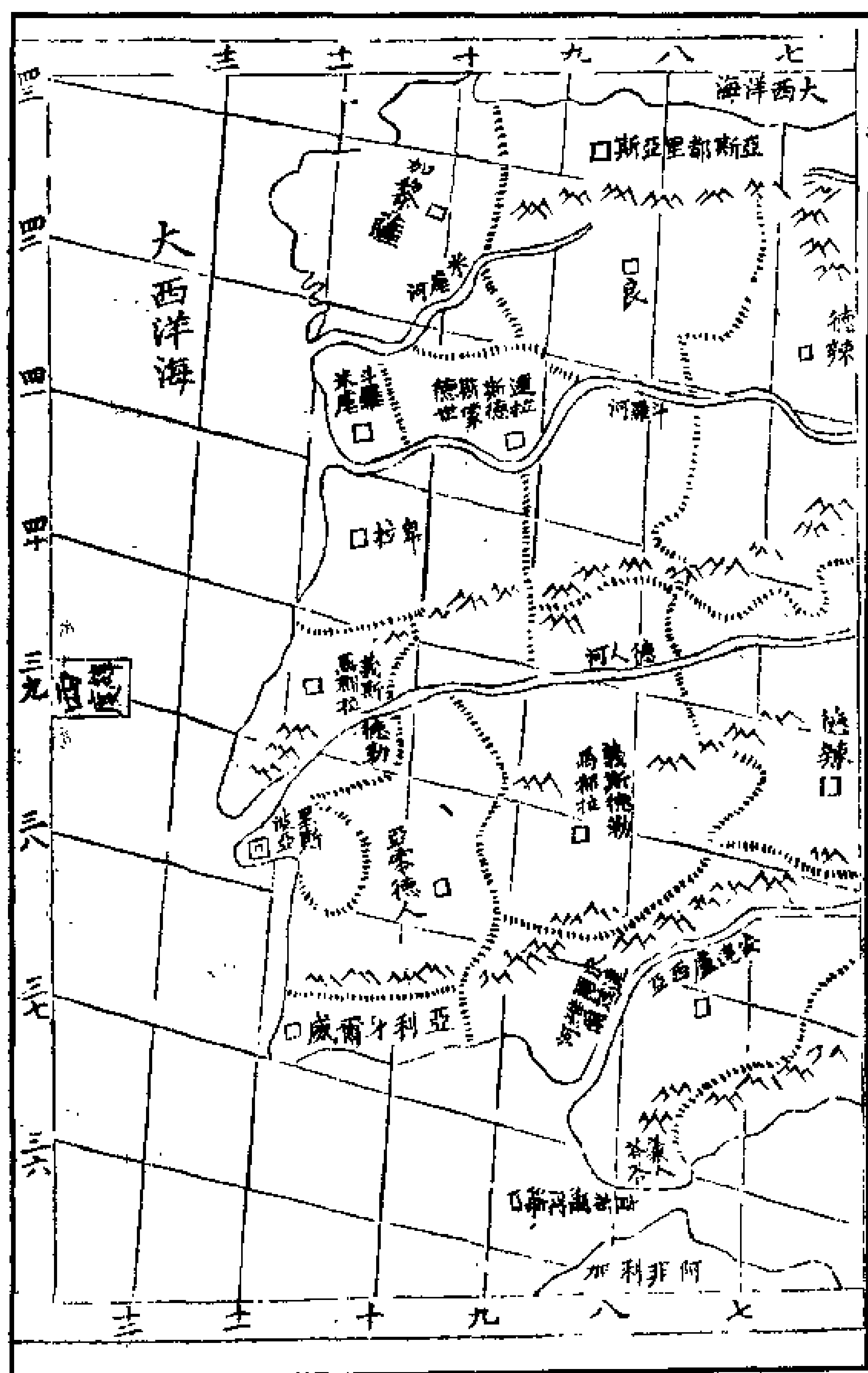
图合国两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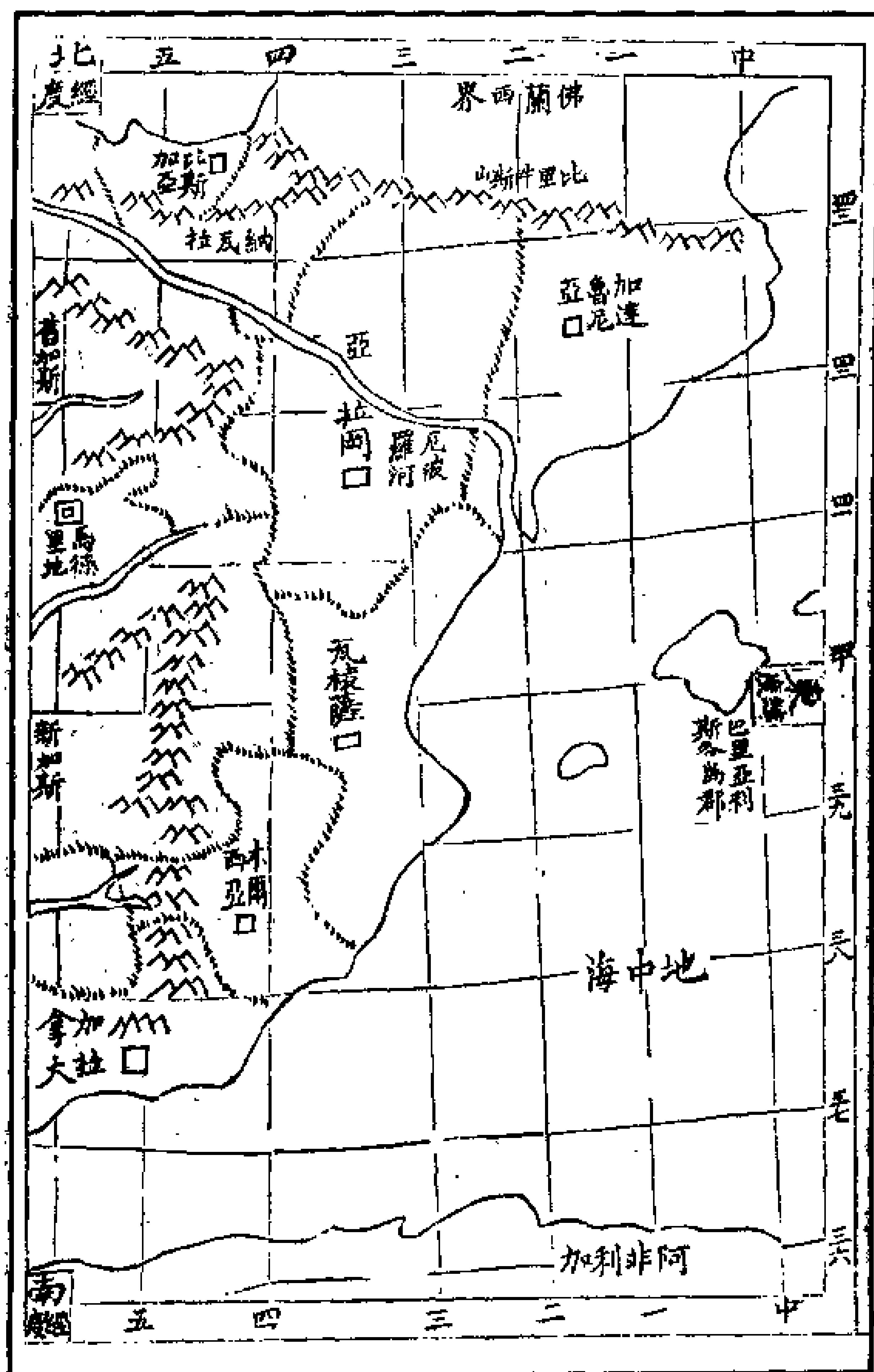
大呂宋葡萄



宋葡萄亚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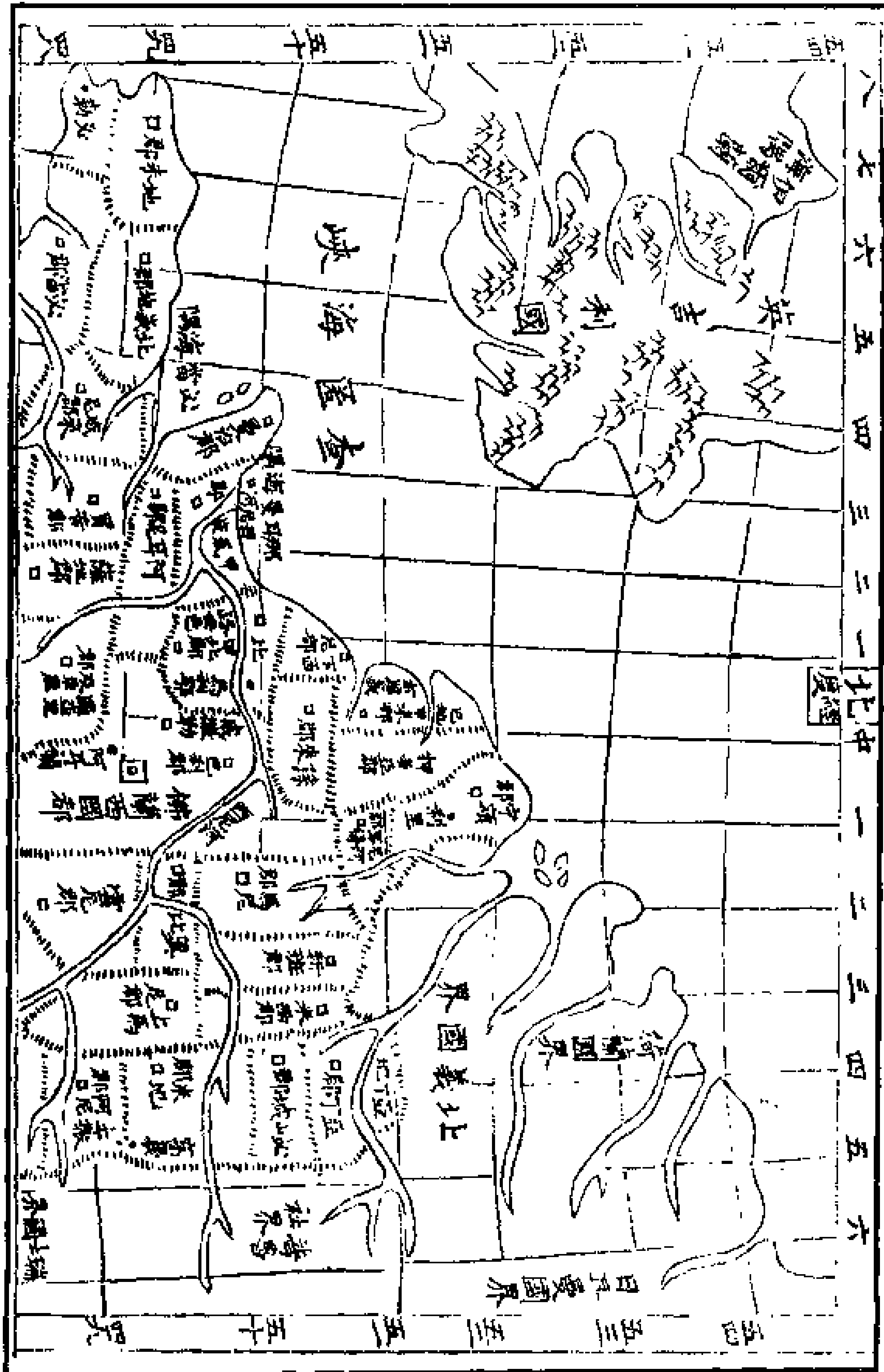


吕大《略志环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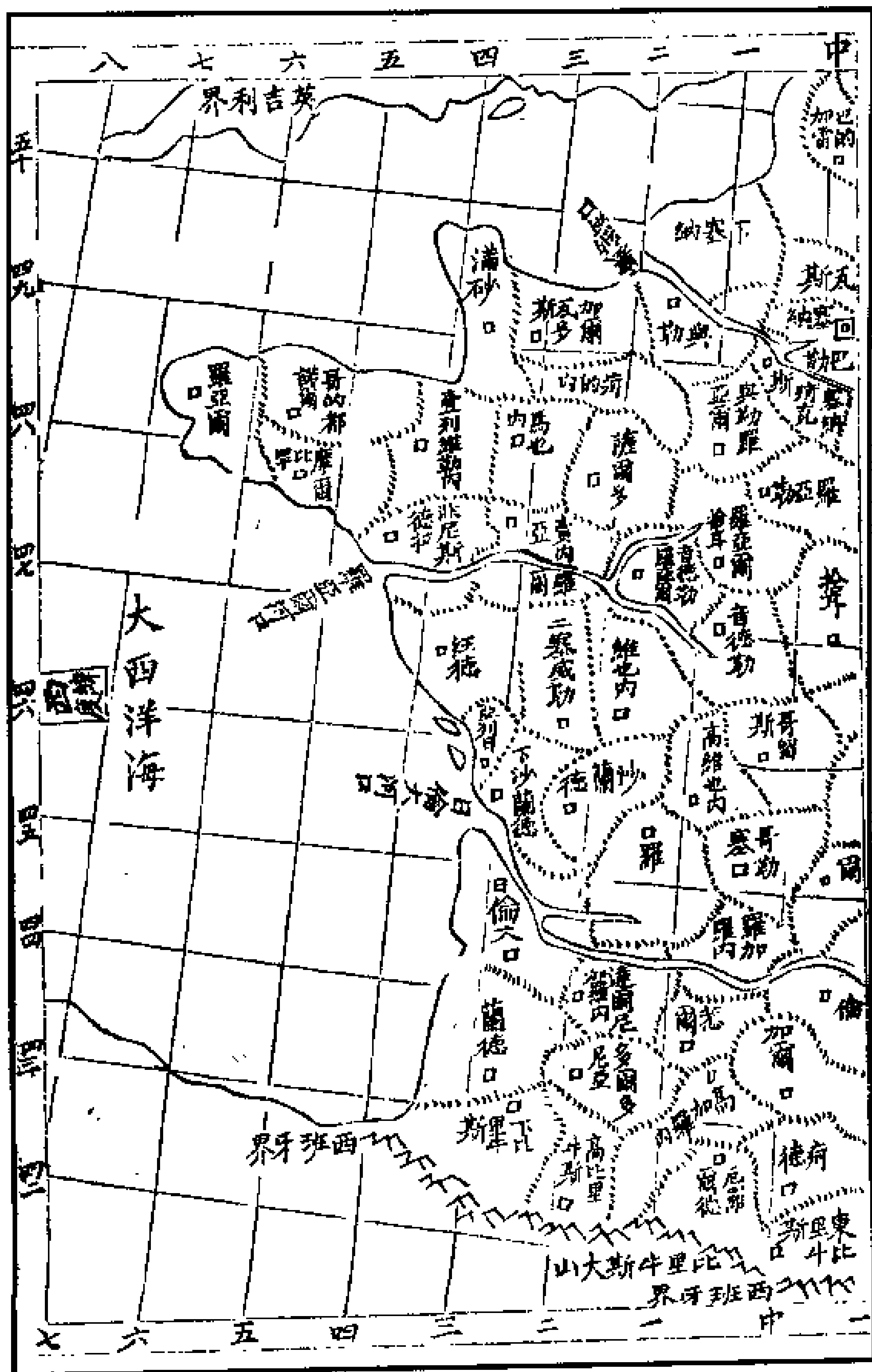


国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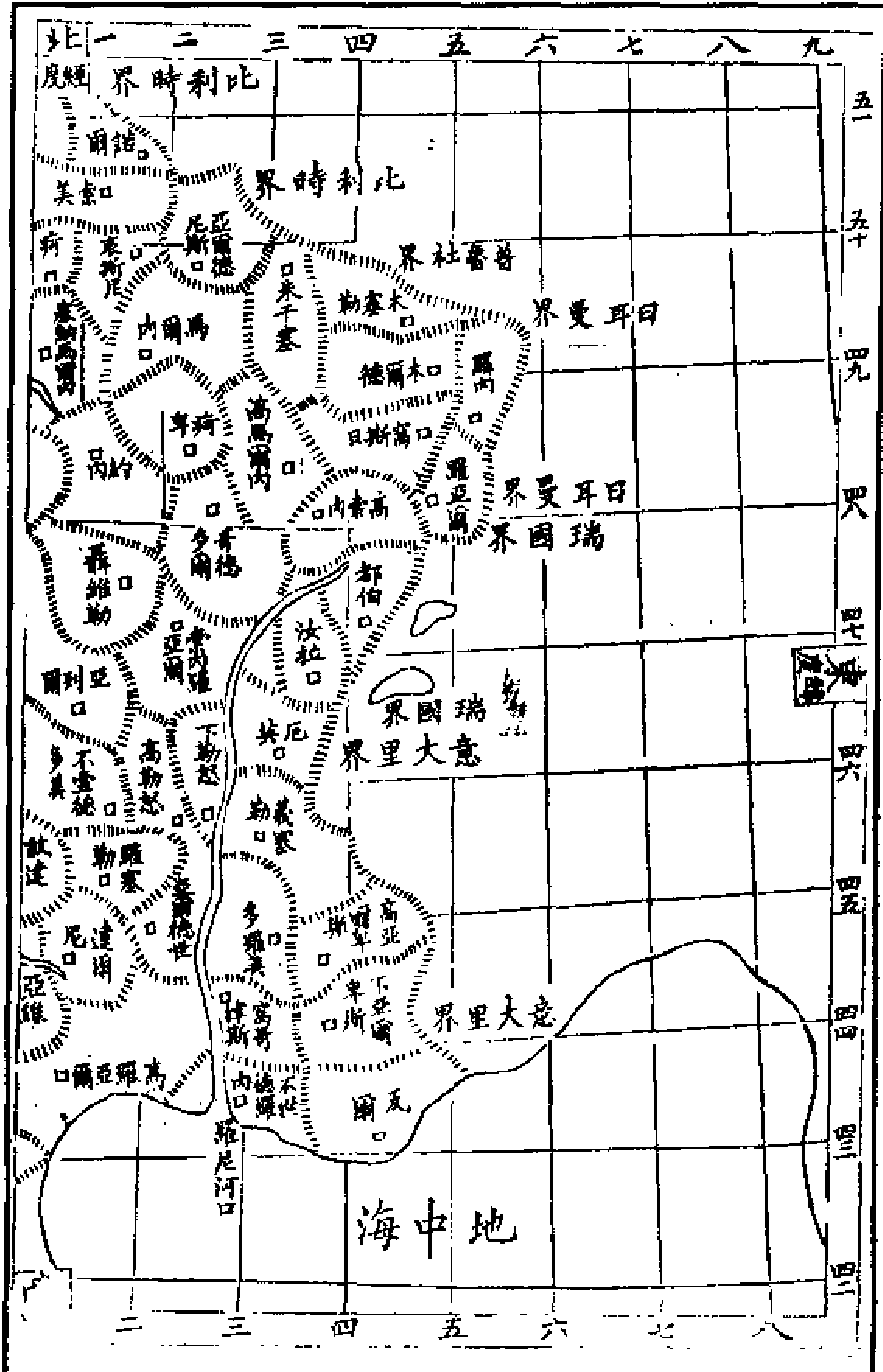
西兰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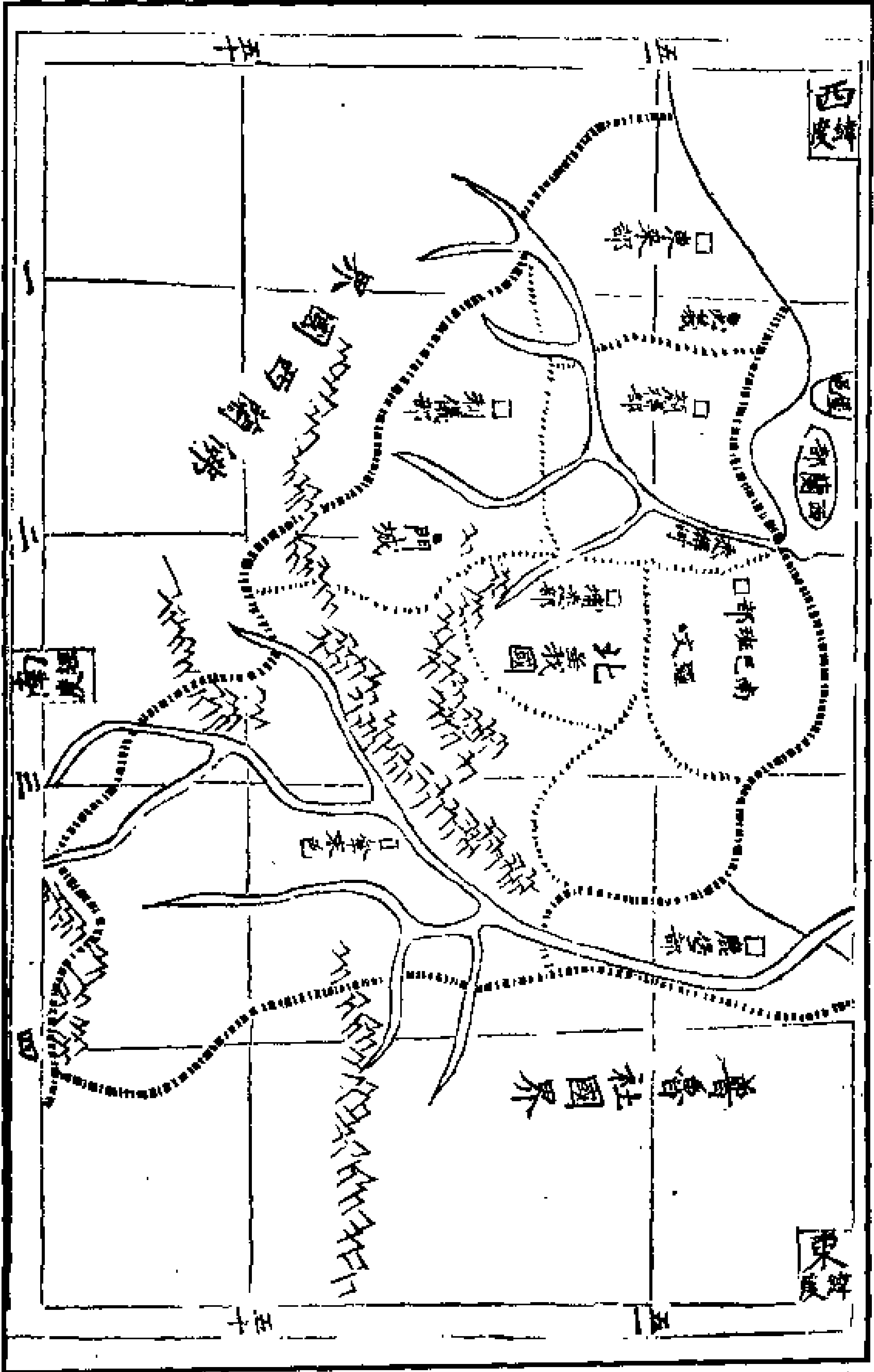
图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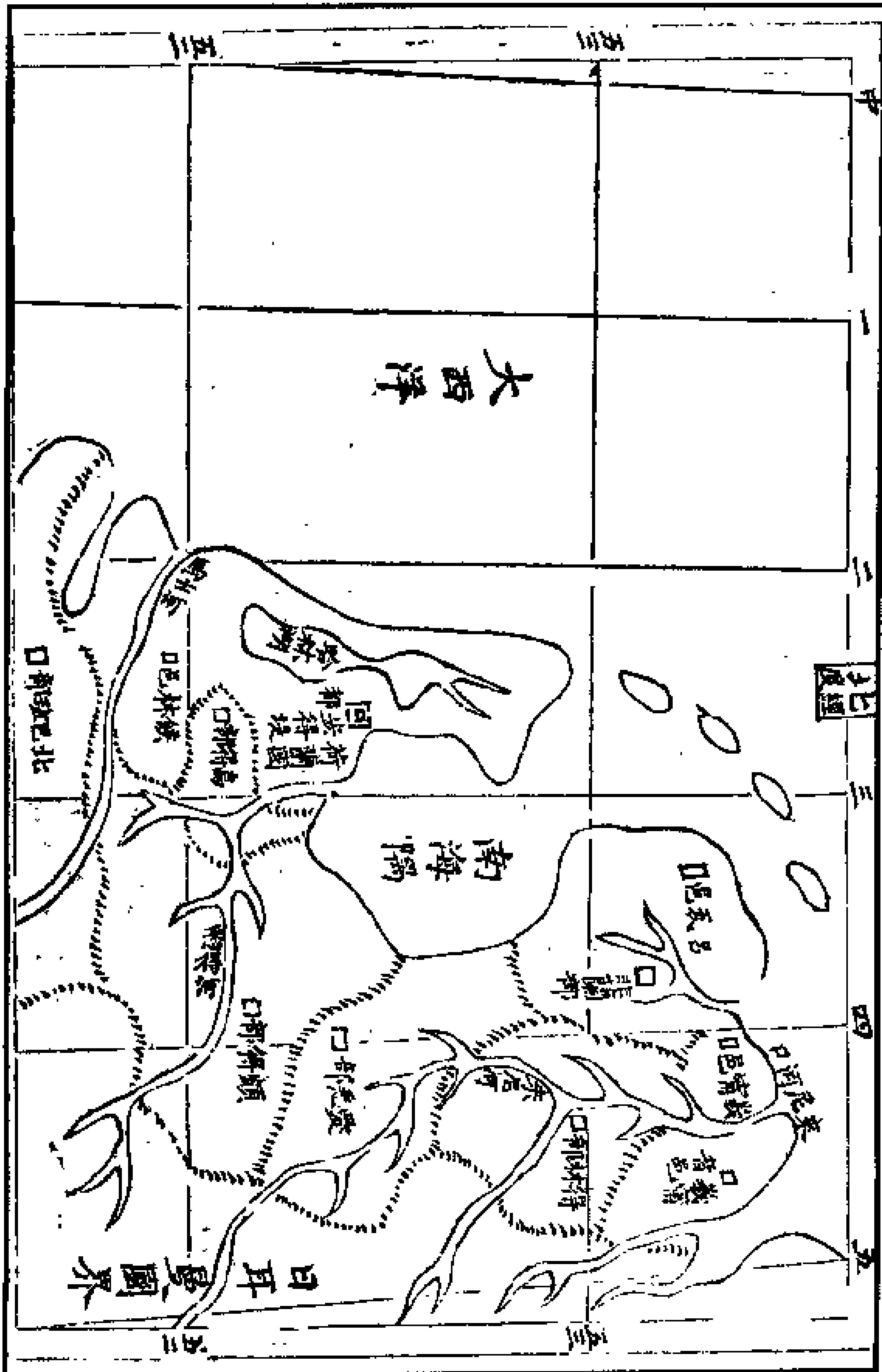
兰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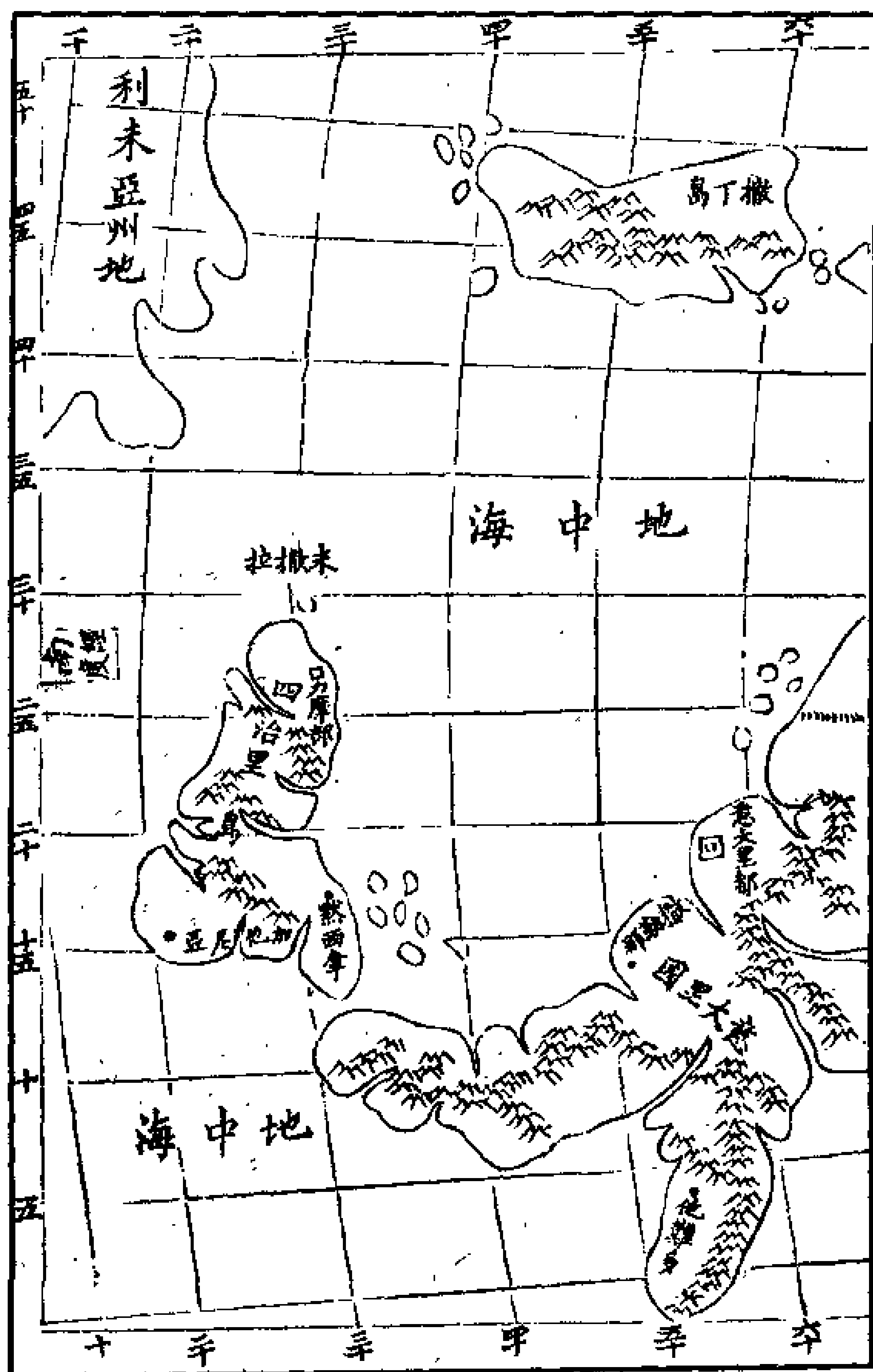
两国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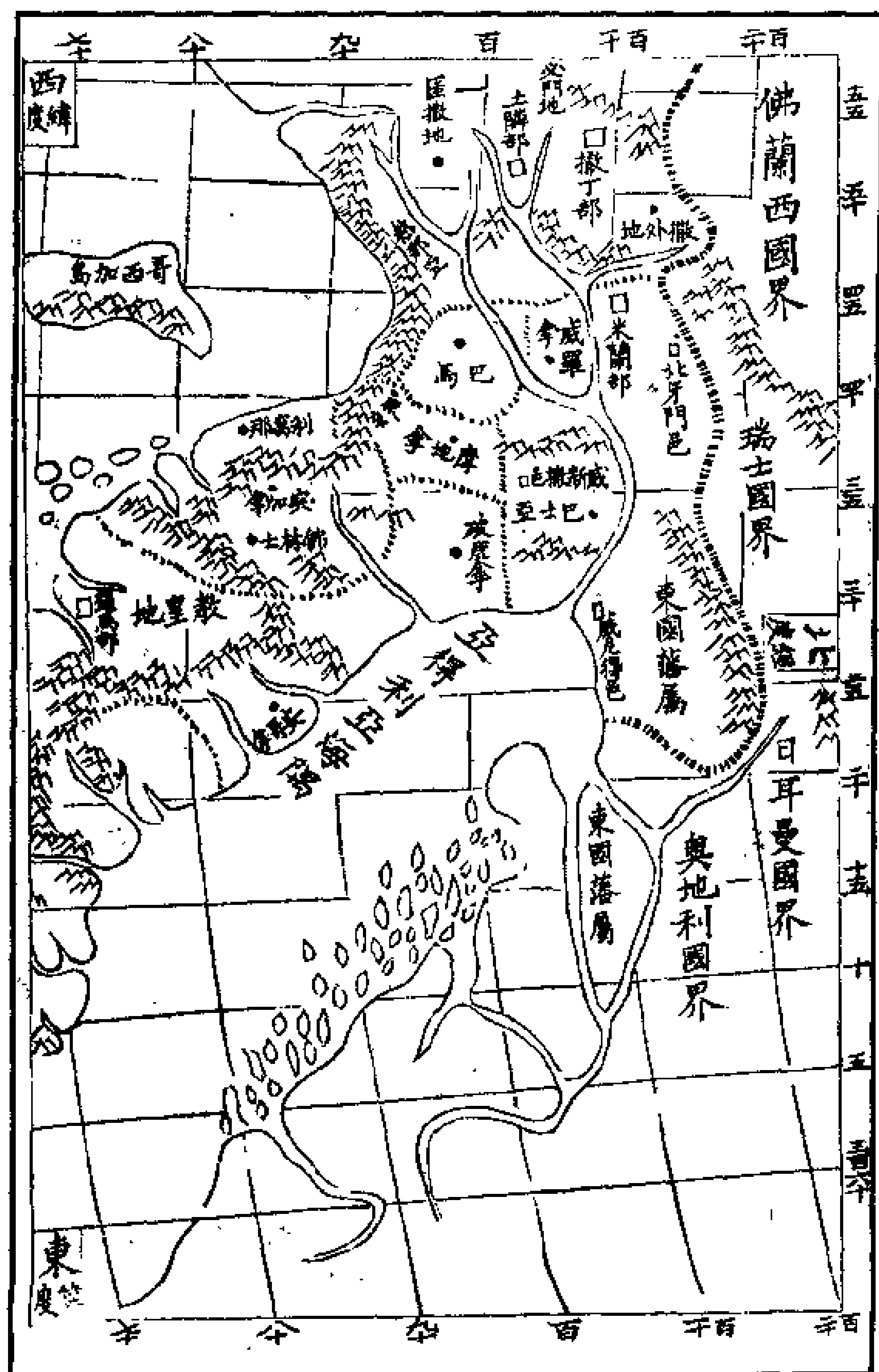
义北兰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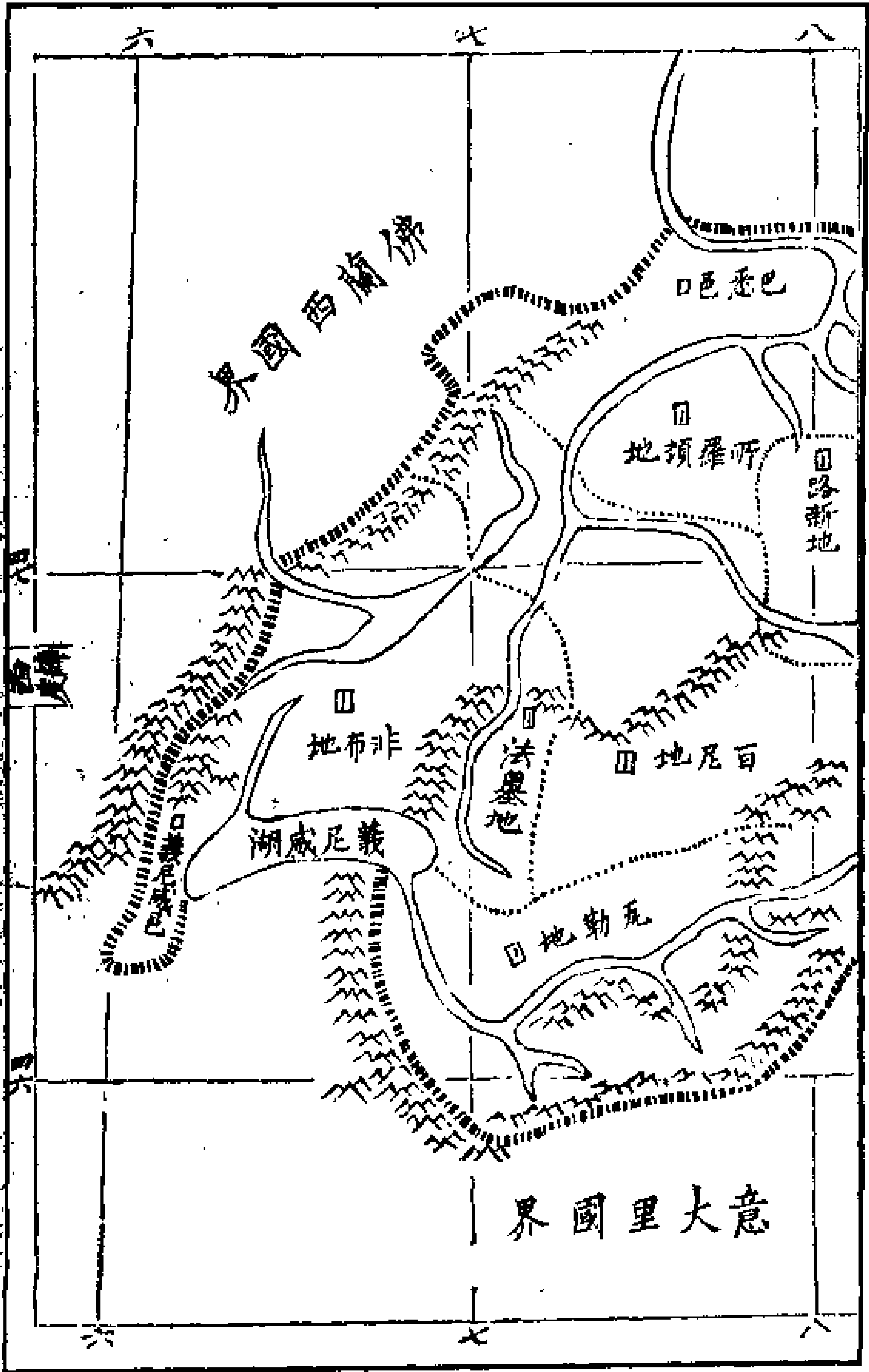
图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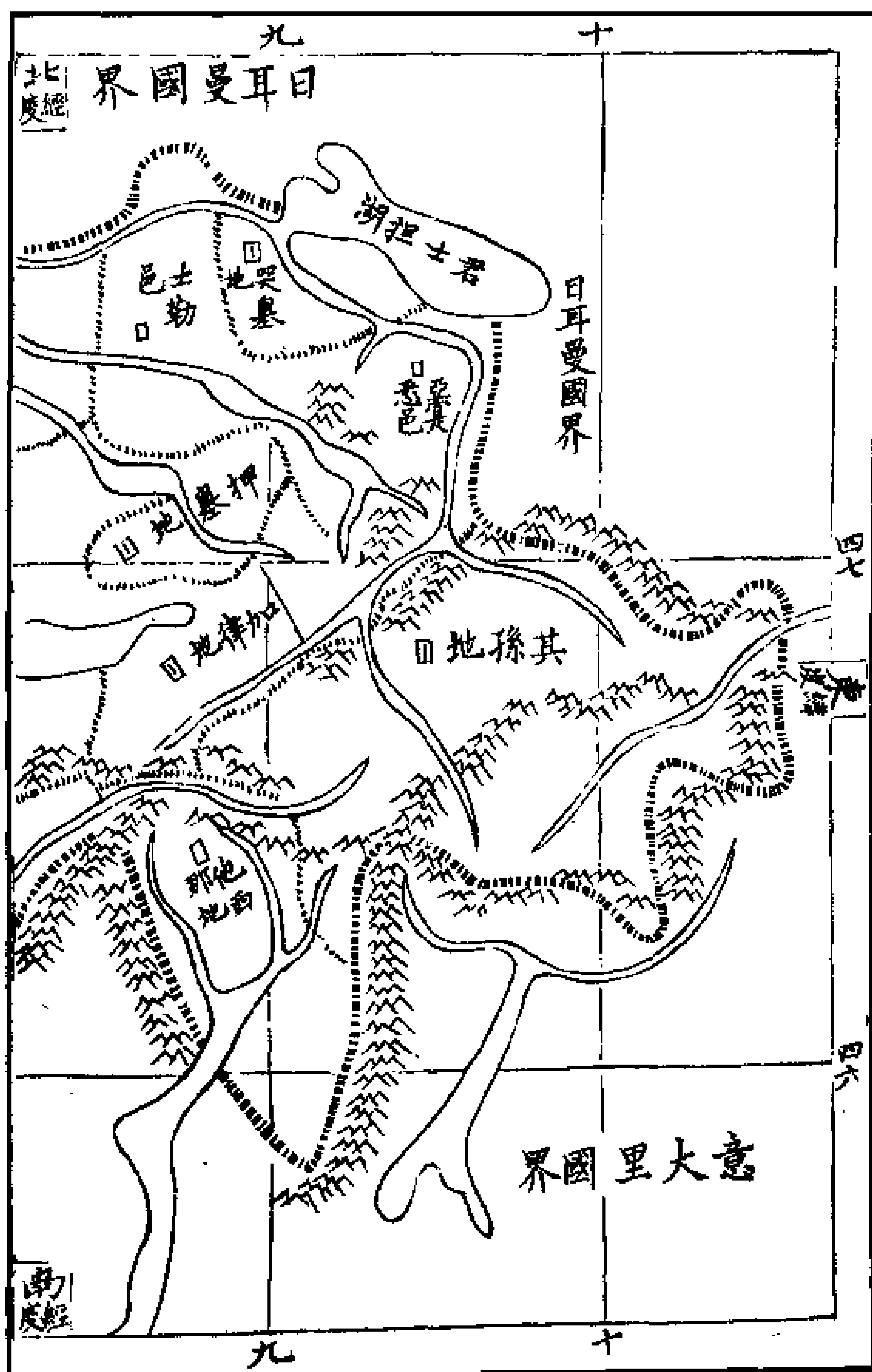
意大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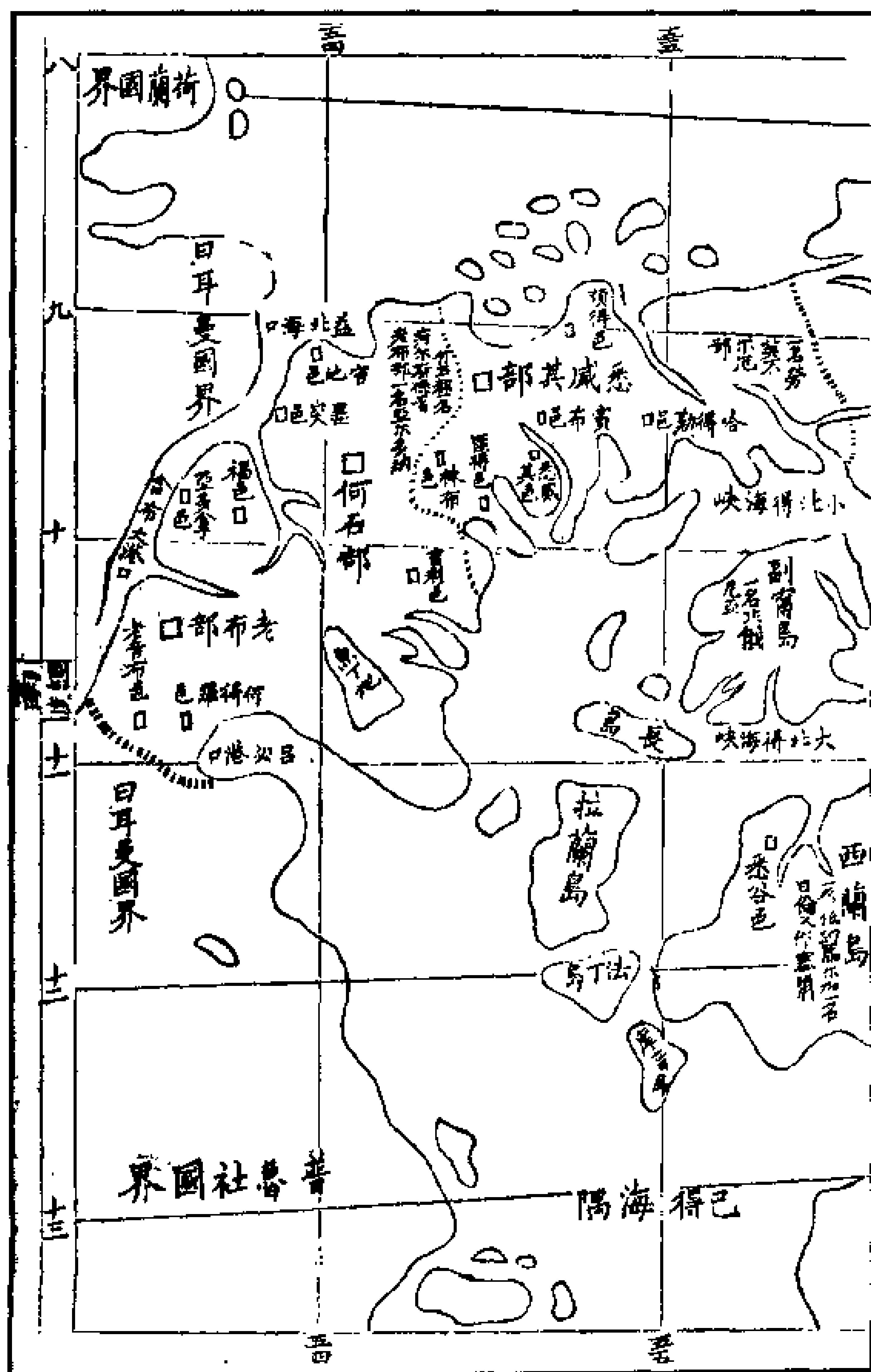
图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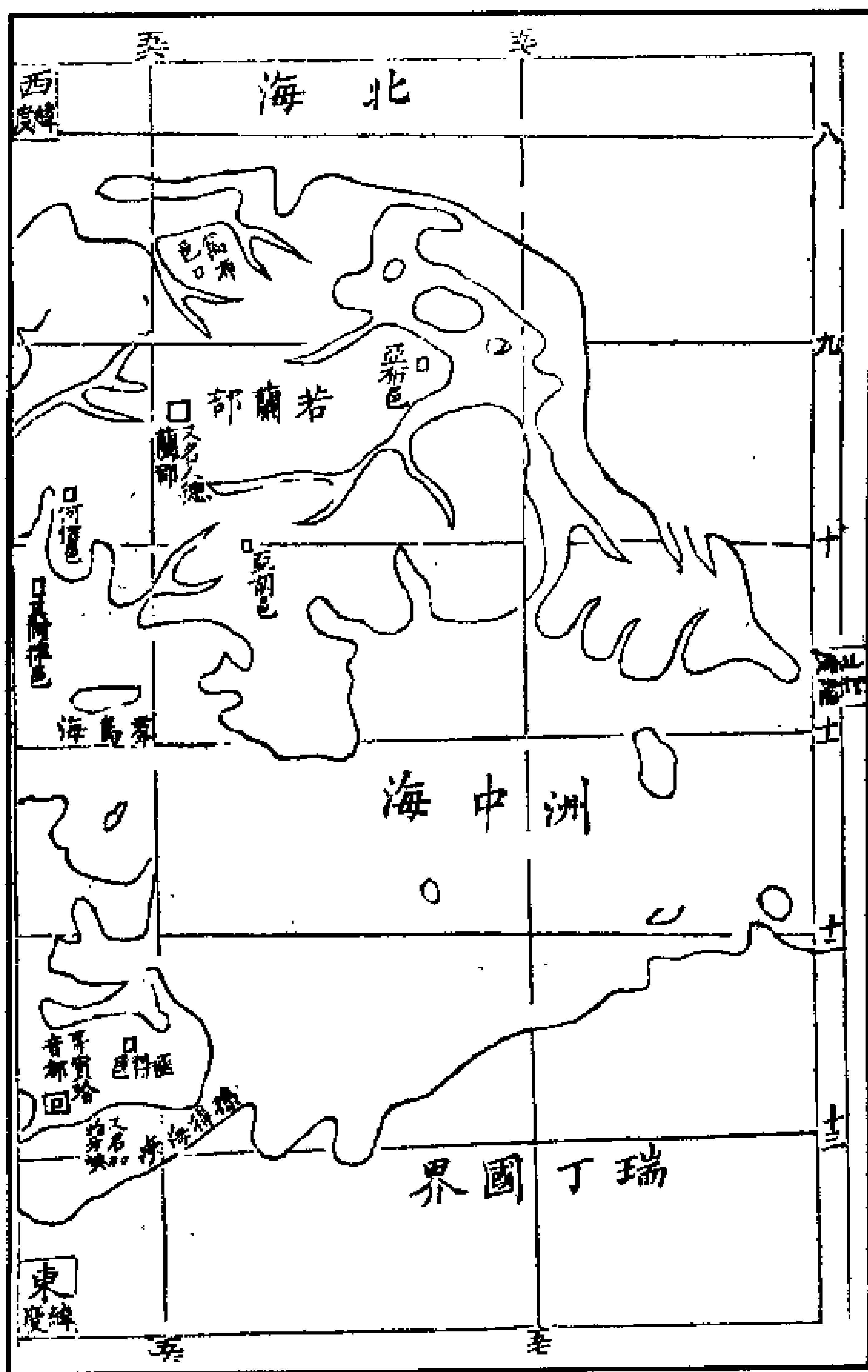
瑞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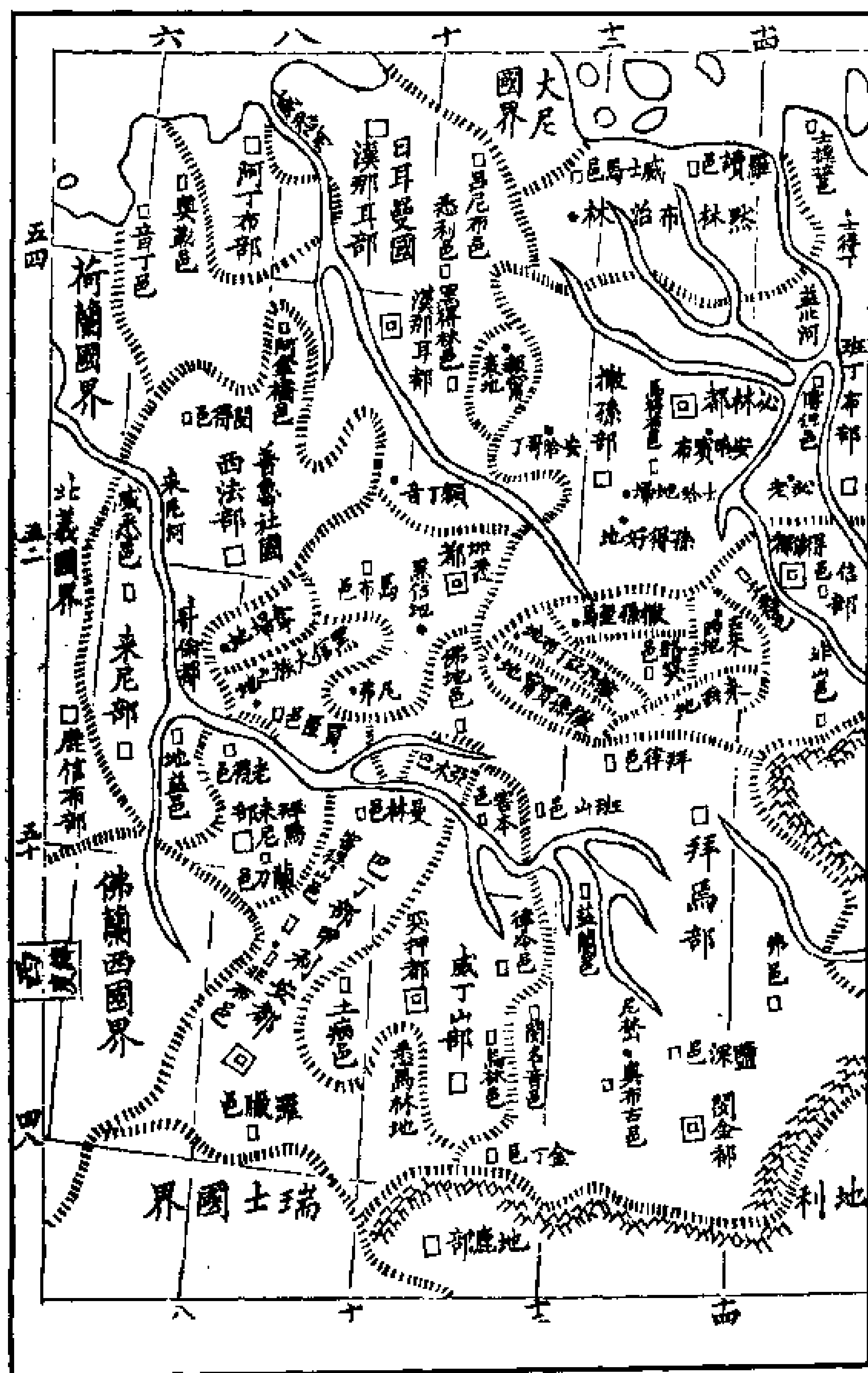
图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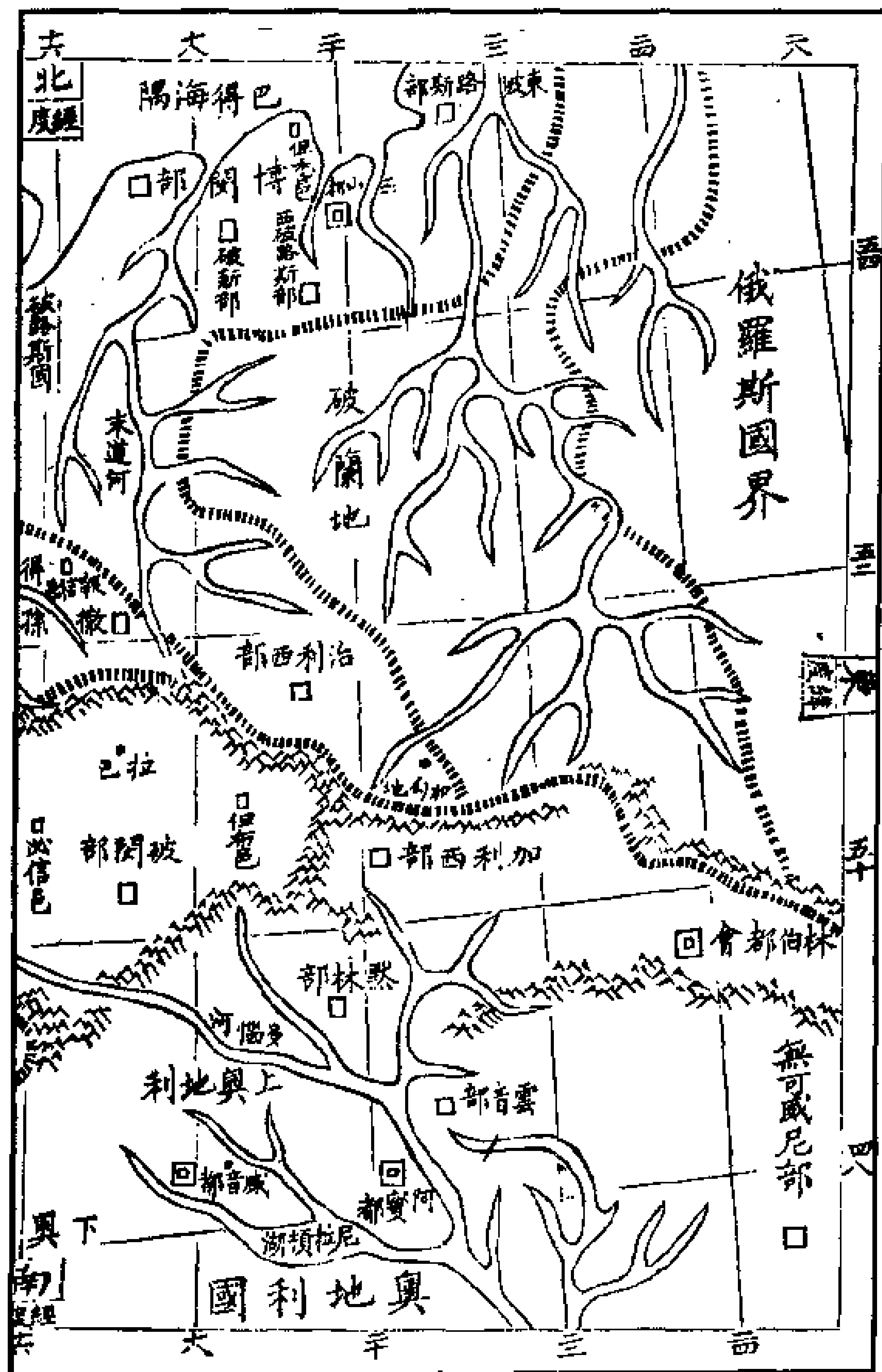
尼大



奥地利三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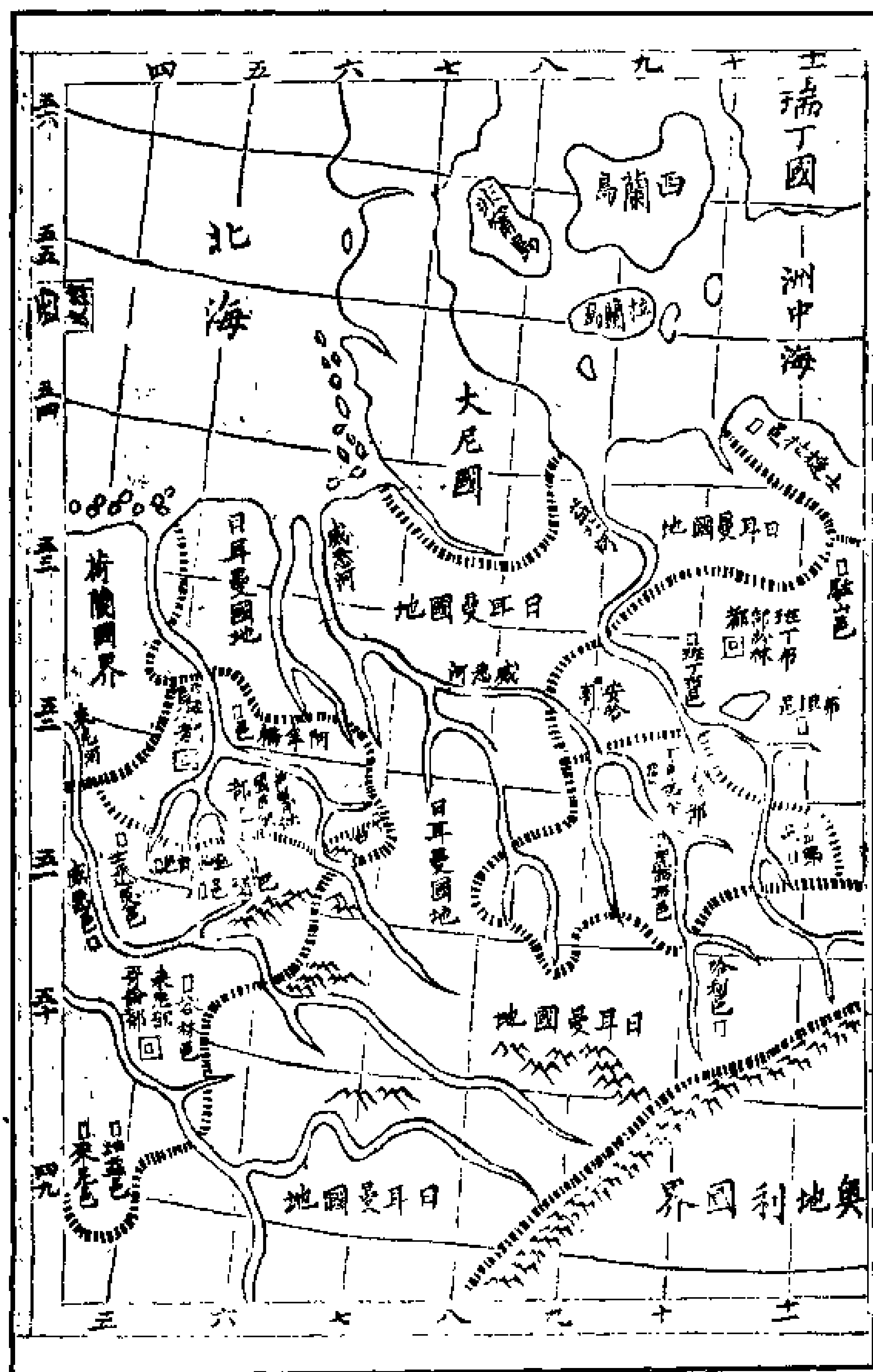


日耳曼破路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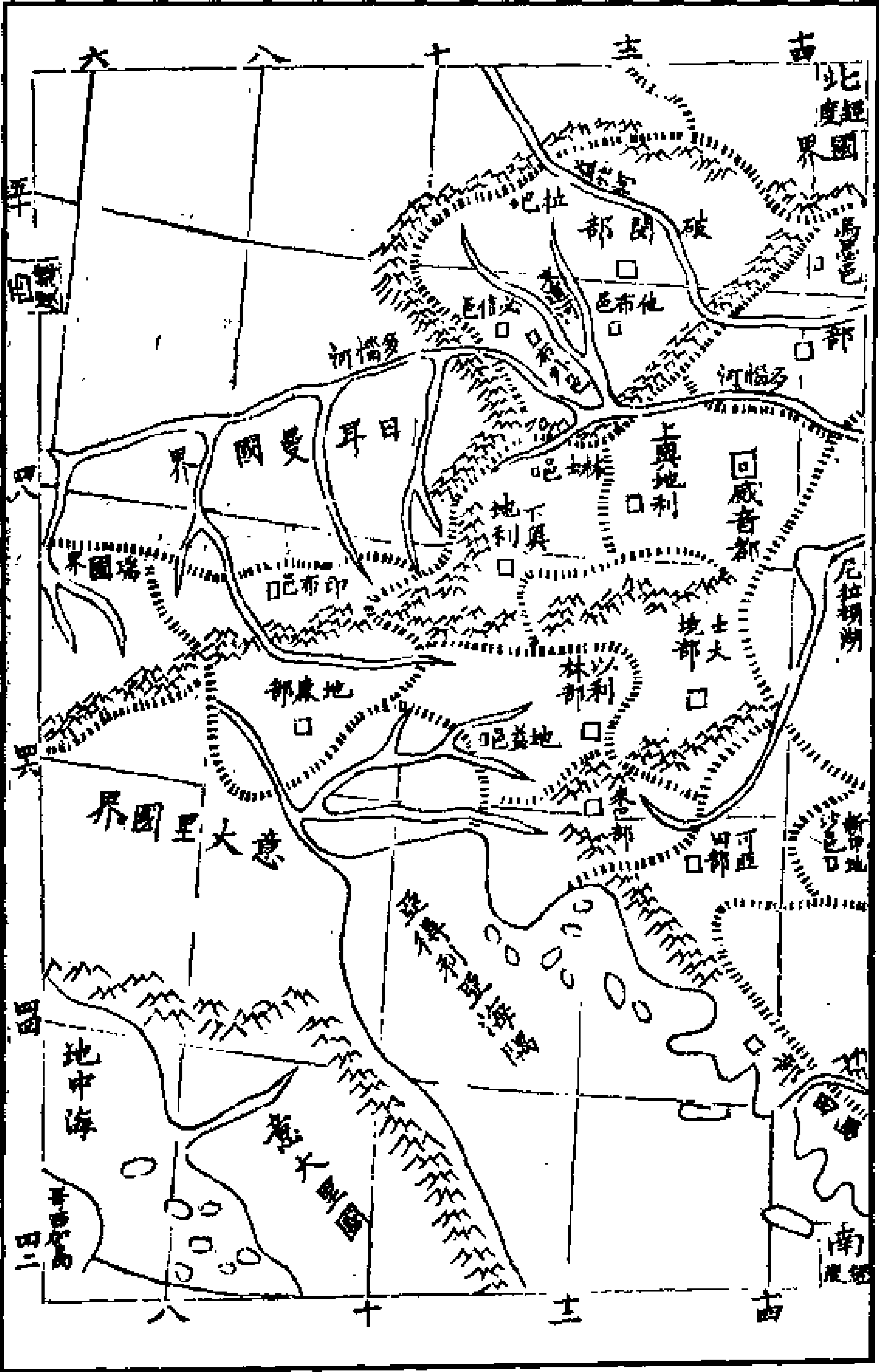
北
巴得海隅
破蘭地
俄羅斯國界
末道河
治利西部
加利西部
林尚都會
默林部
雲音部
上奧地利
無可威尼部
奧地利國
下奧
南

图专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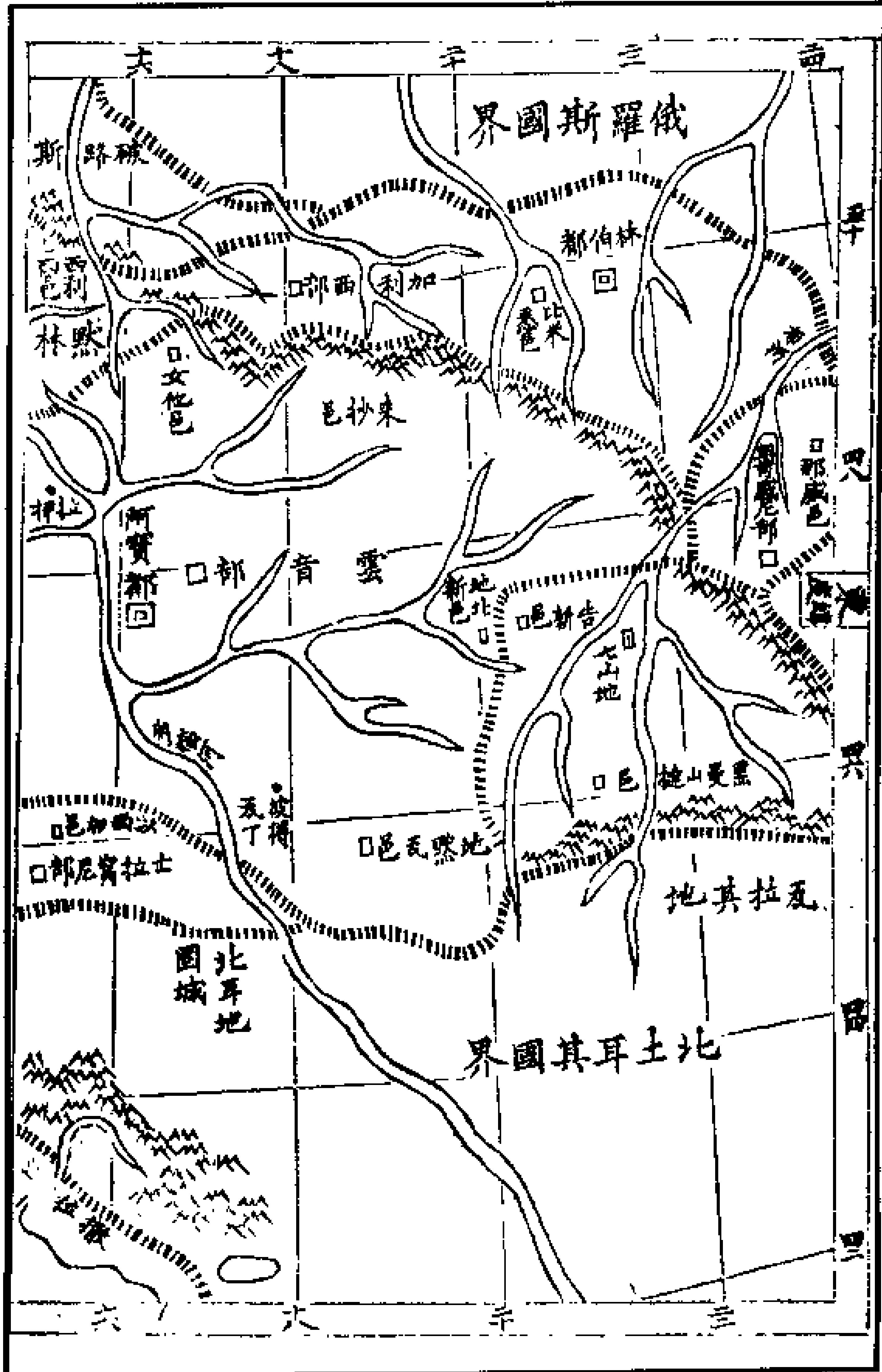


社魯普

图专国



奥地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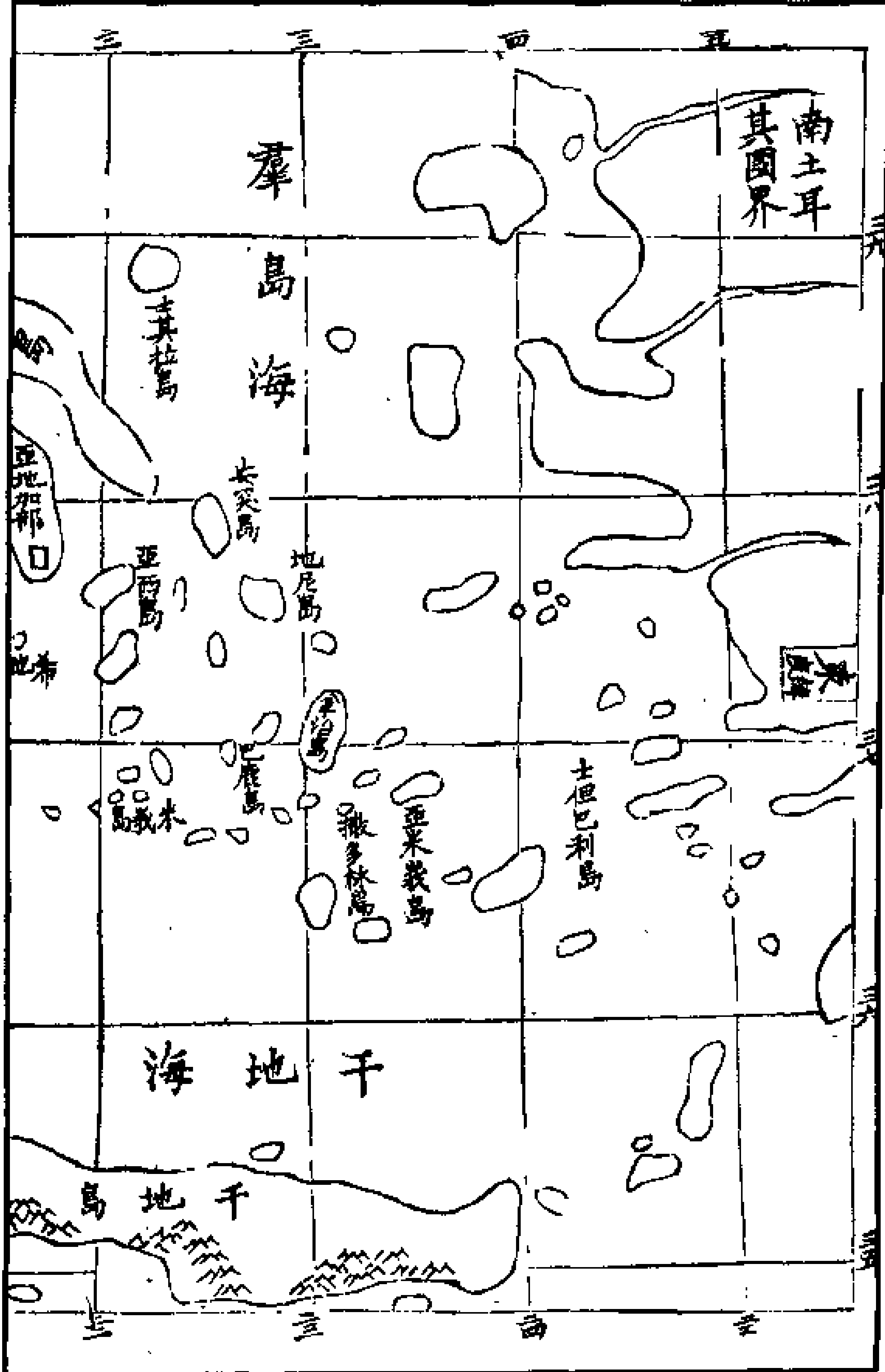


其国图

耳土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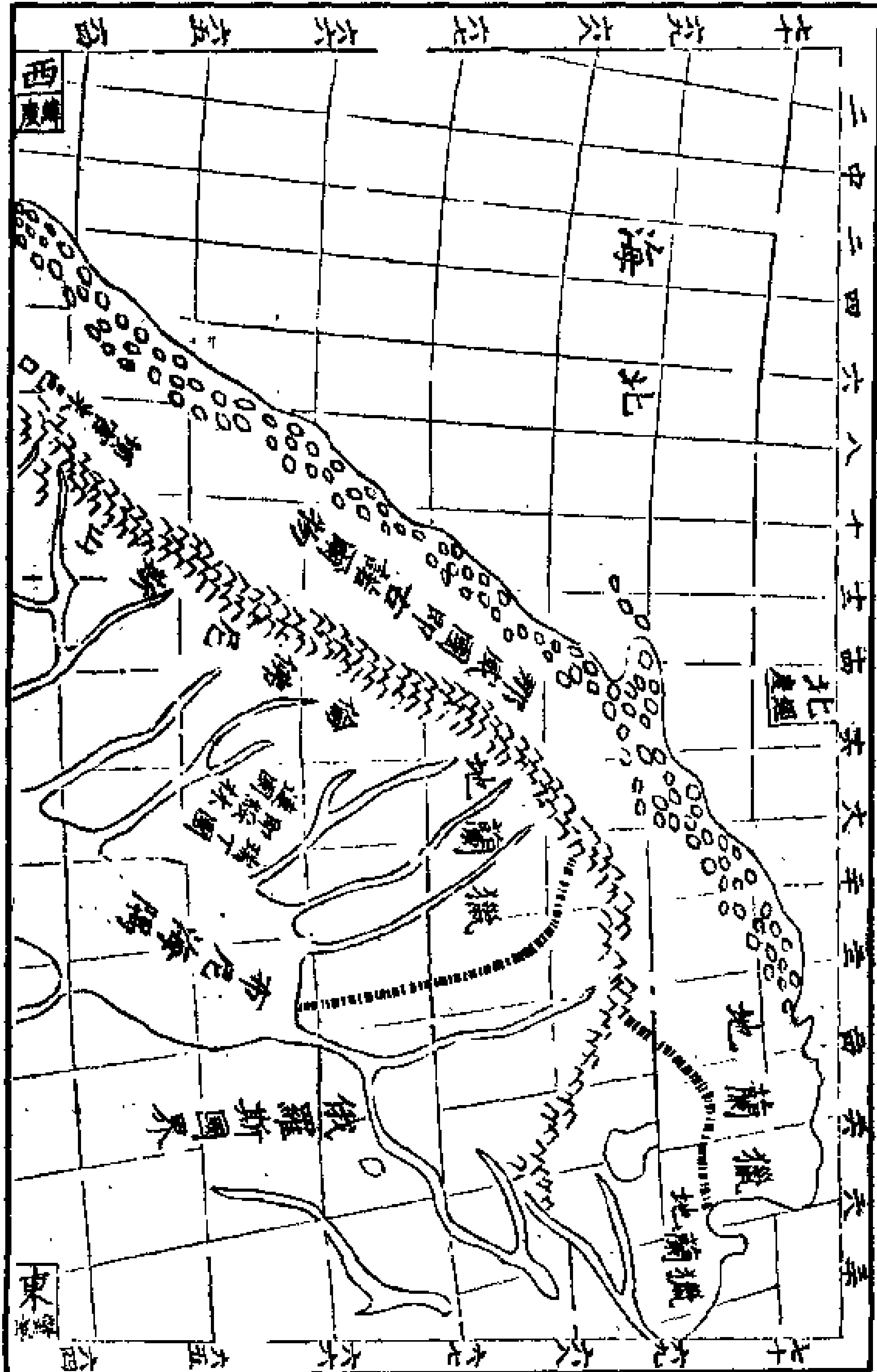
图国

腊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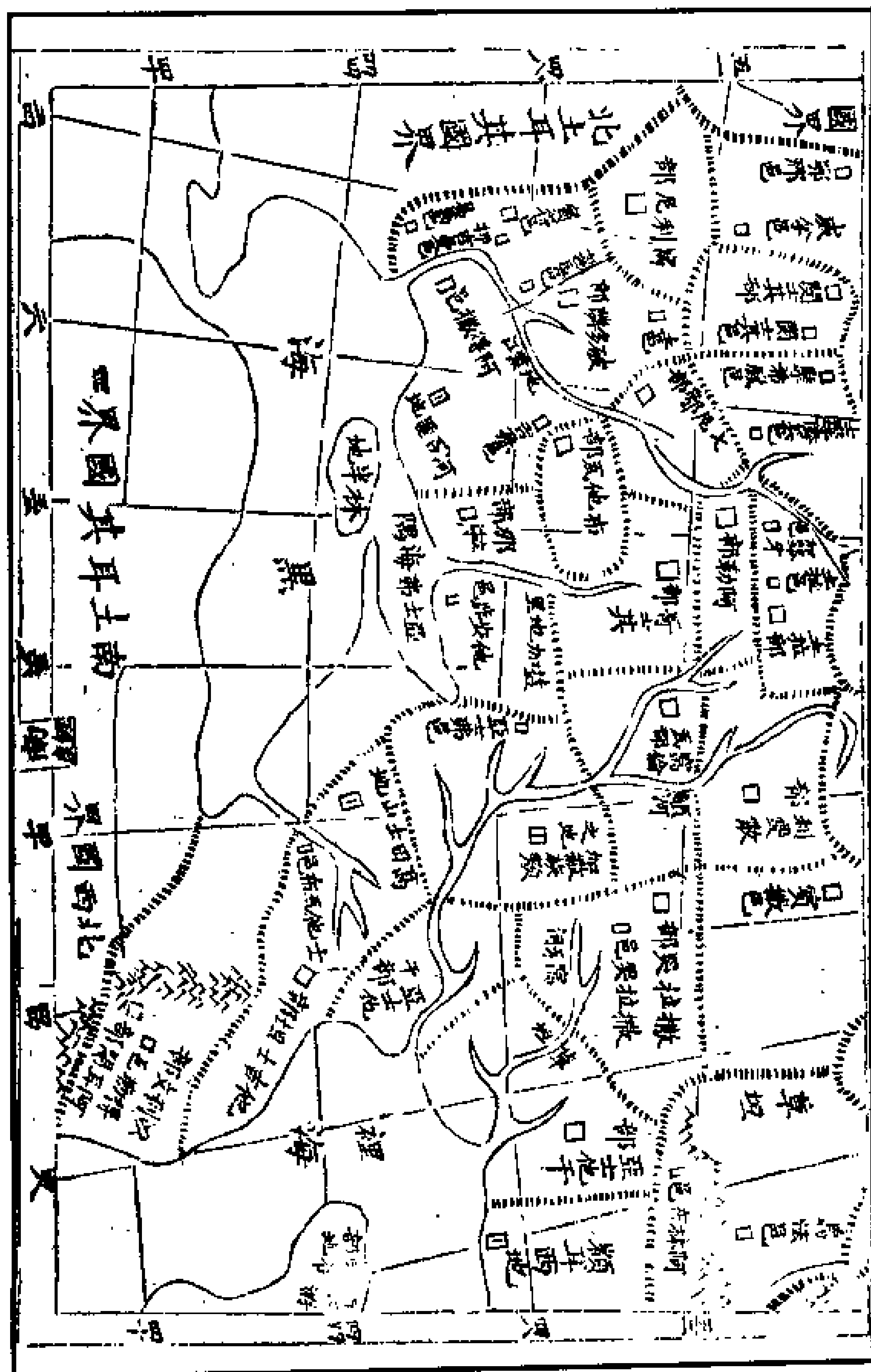


图合国两

威那丁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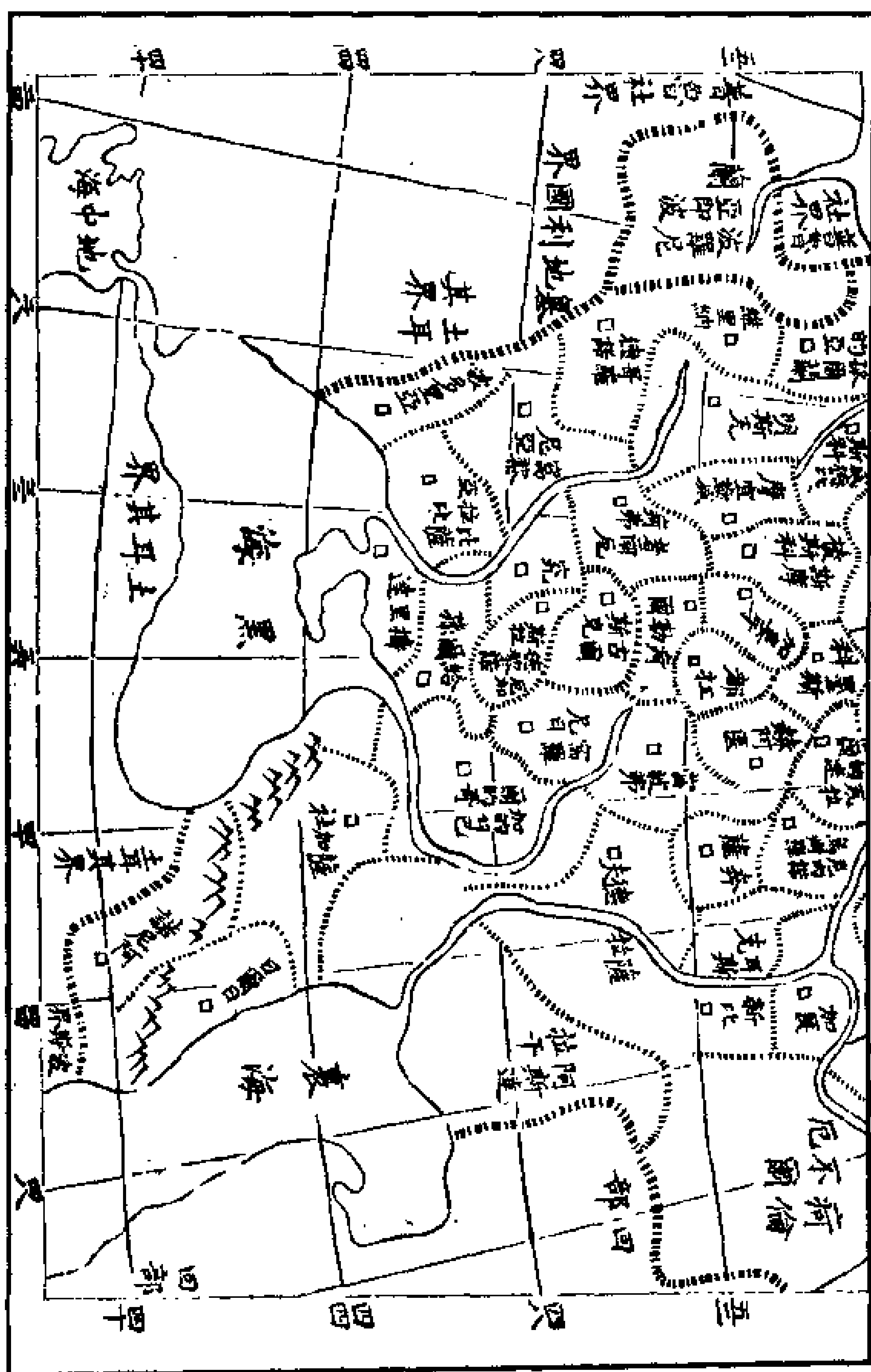


俄罗斯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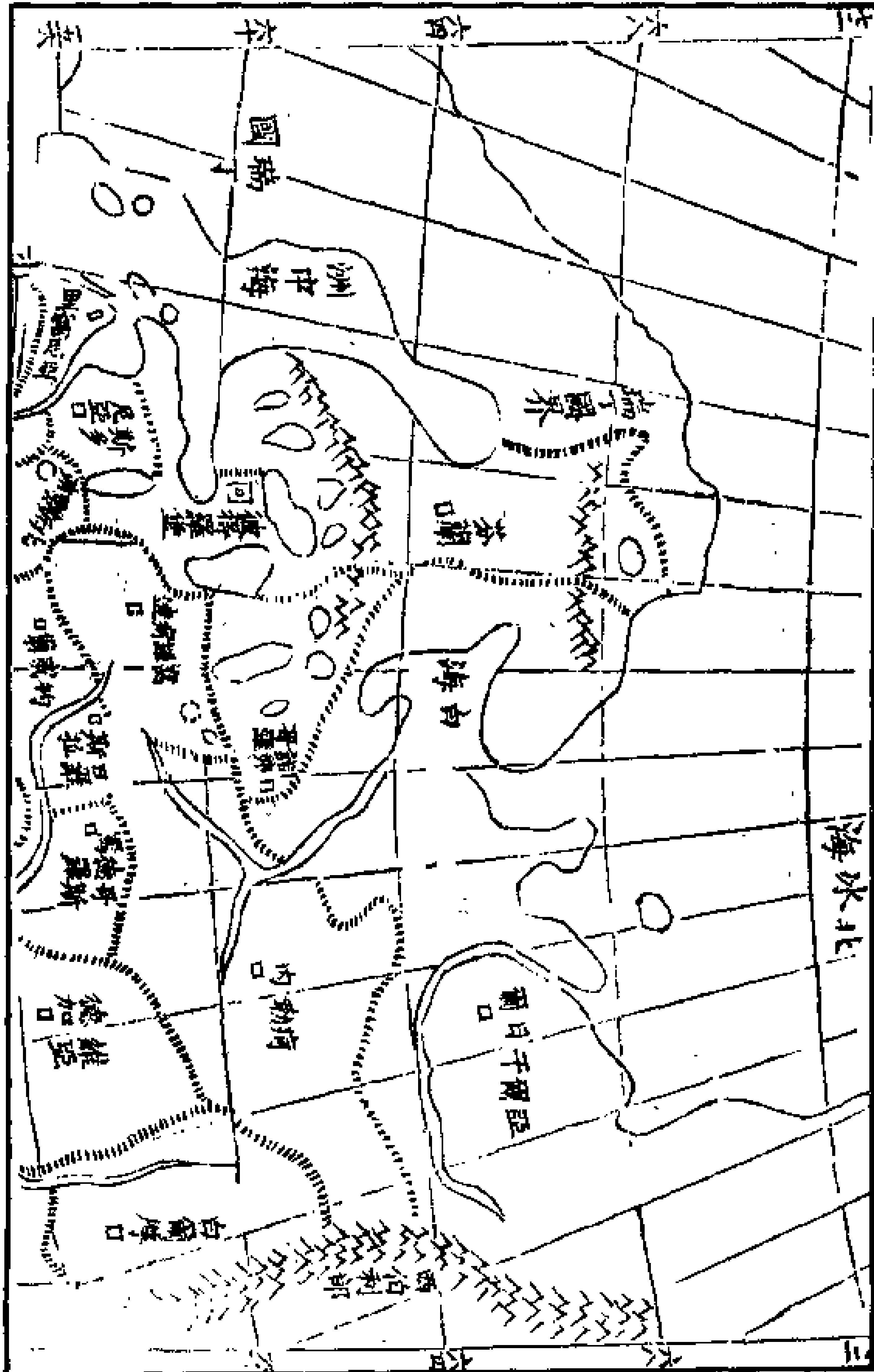


属州巴罗欧

罗斯西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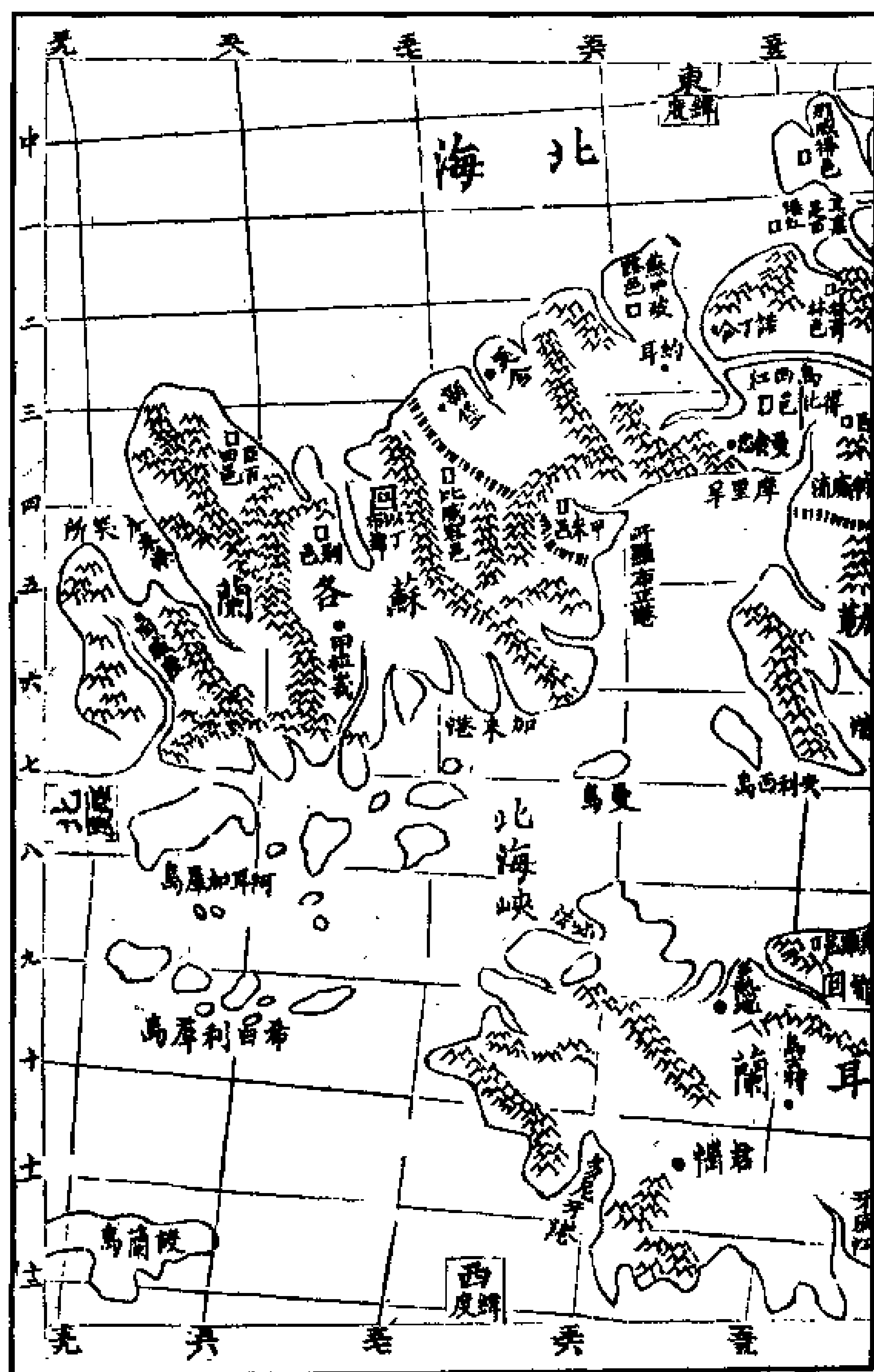
俄《略志环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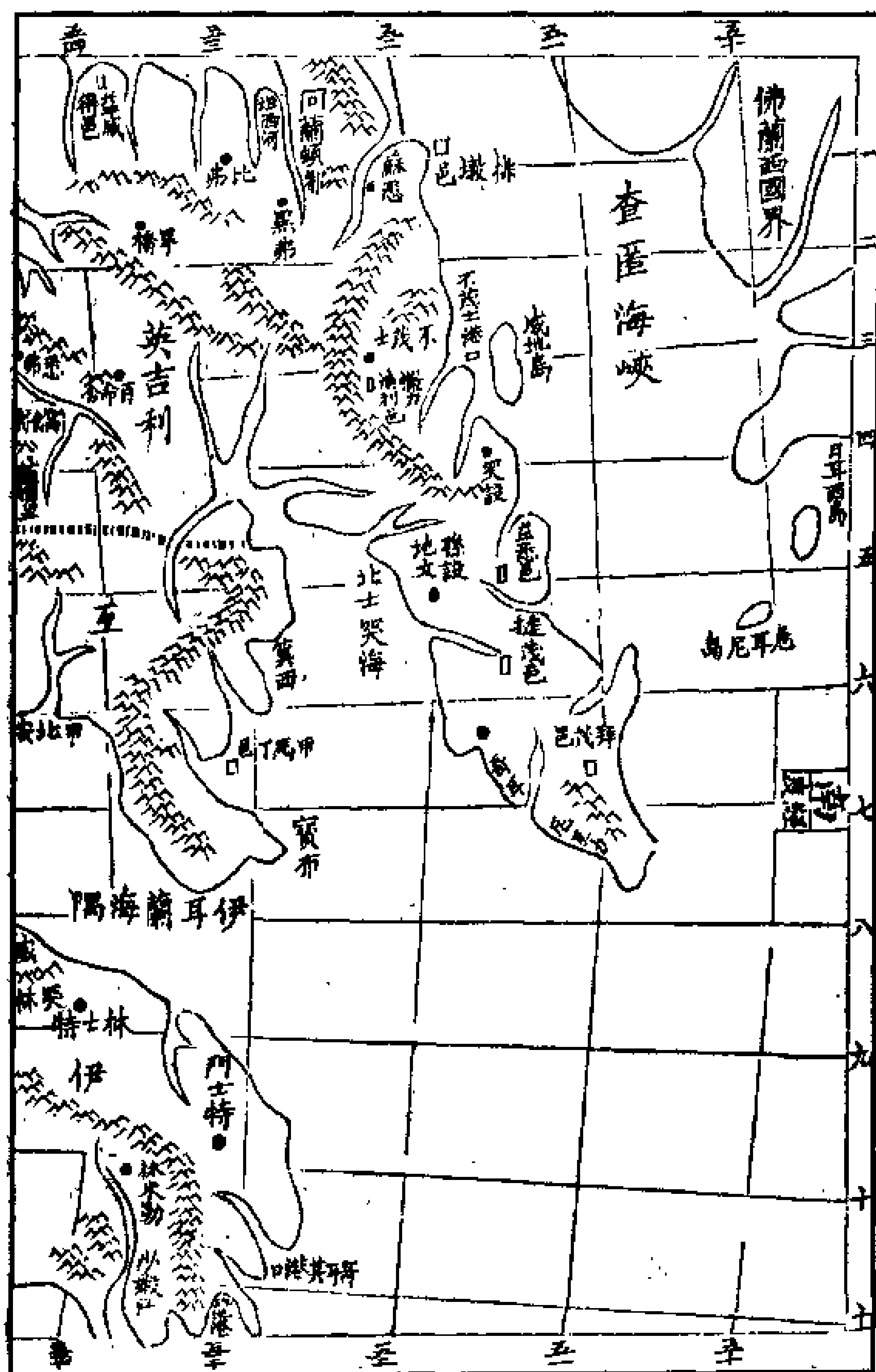
罗斯国图

俄《录域异》

三島国合图



国本利吉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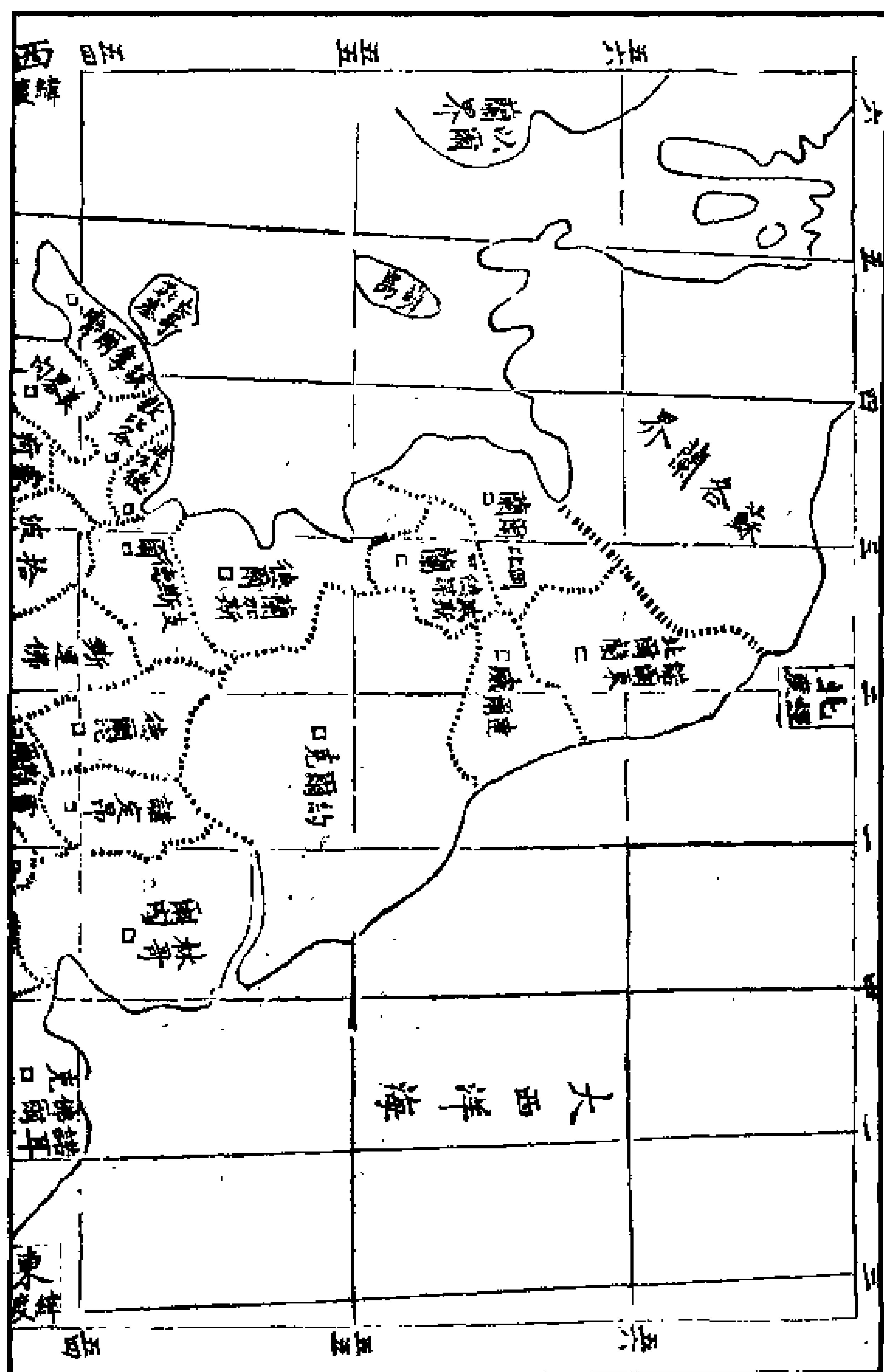
利国分部图

吉英《志州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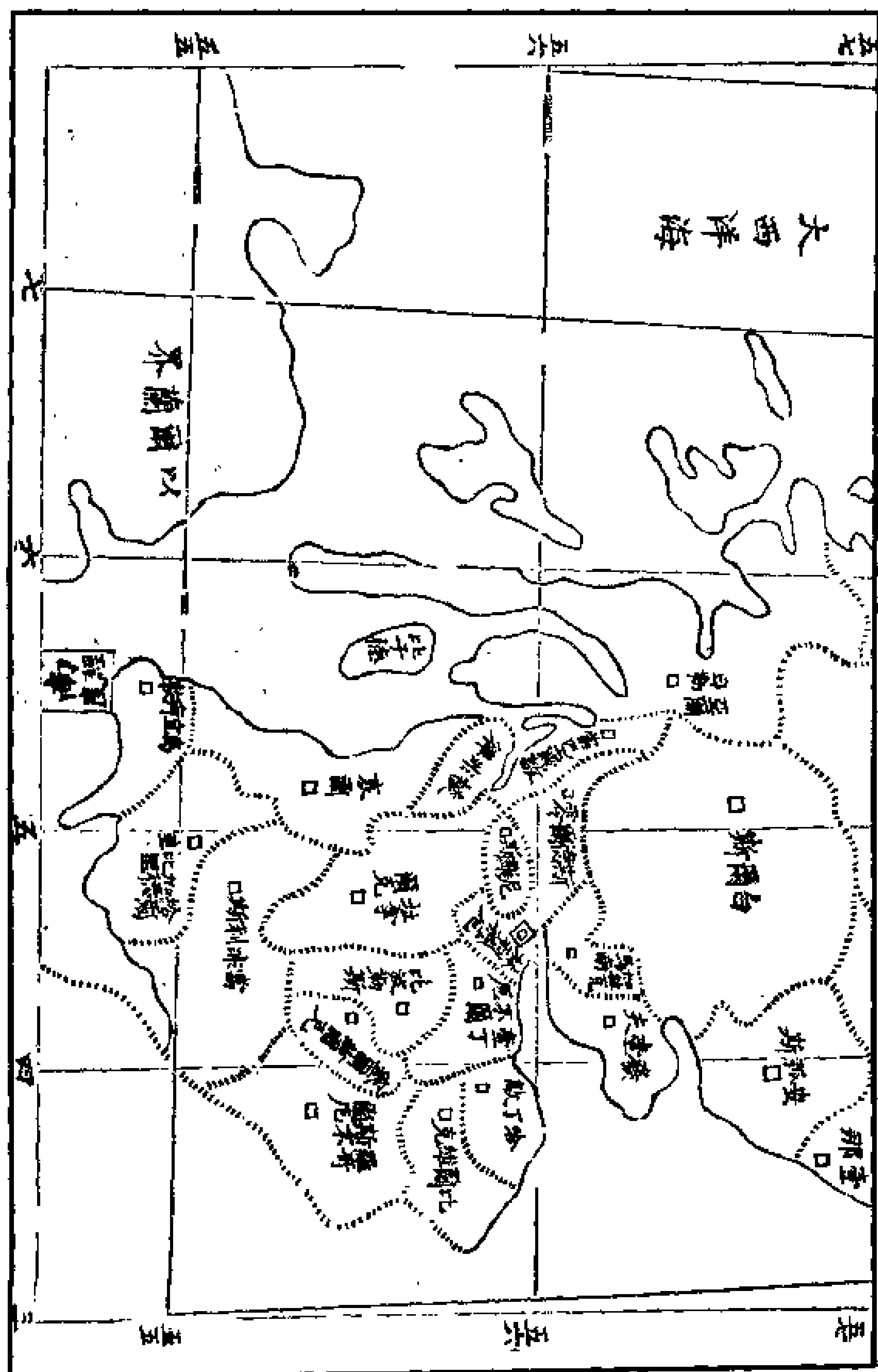
爱倫島
即伊耳蘭
斯葛蘭島
即蘇各蘭
鵝藤司蘭部
倫敦部

英吉利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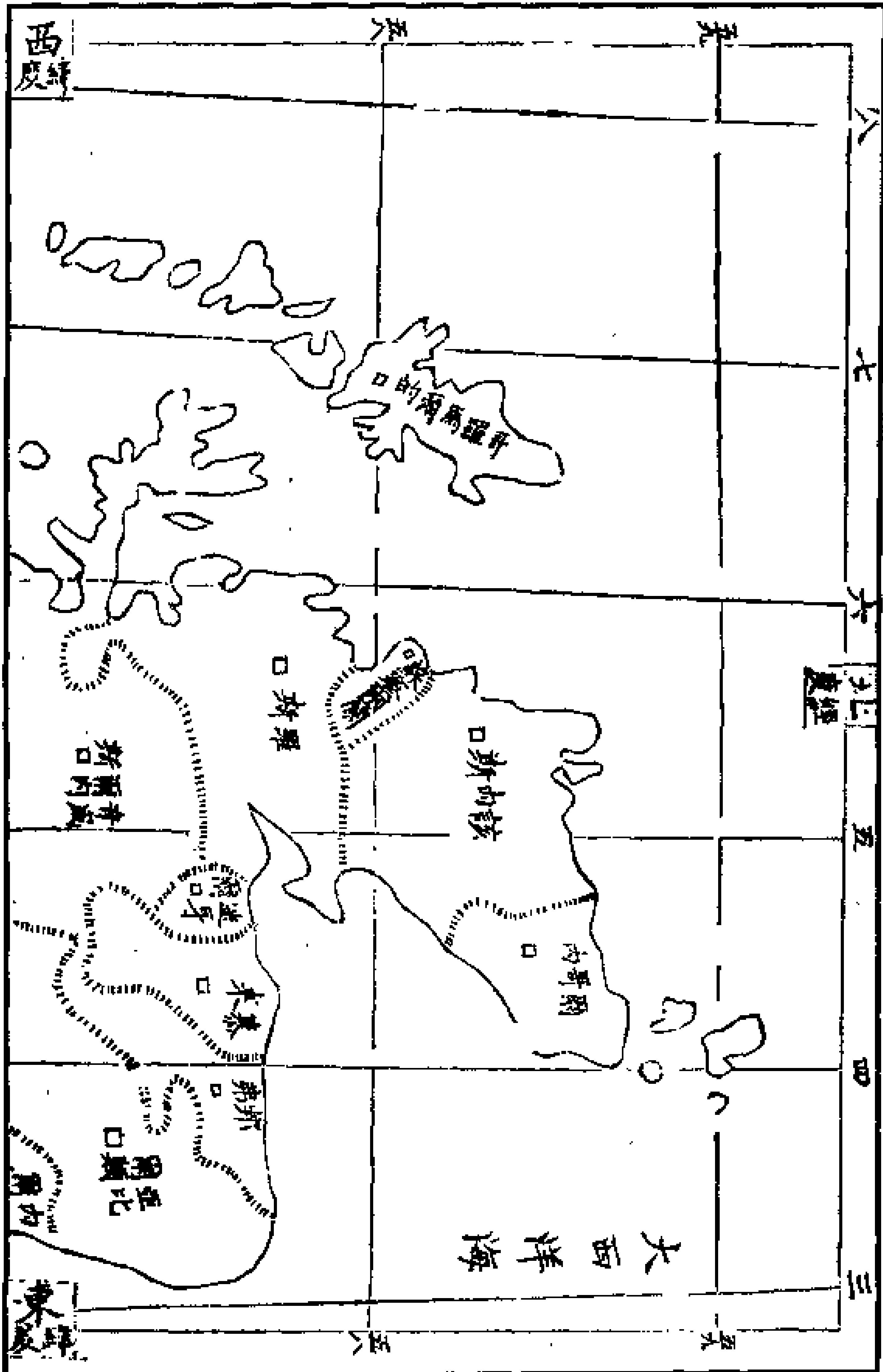
《略志环瀛》



图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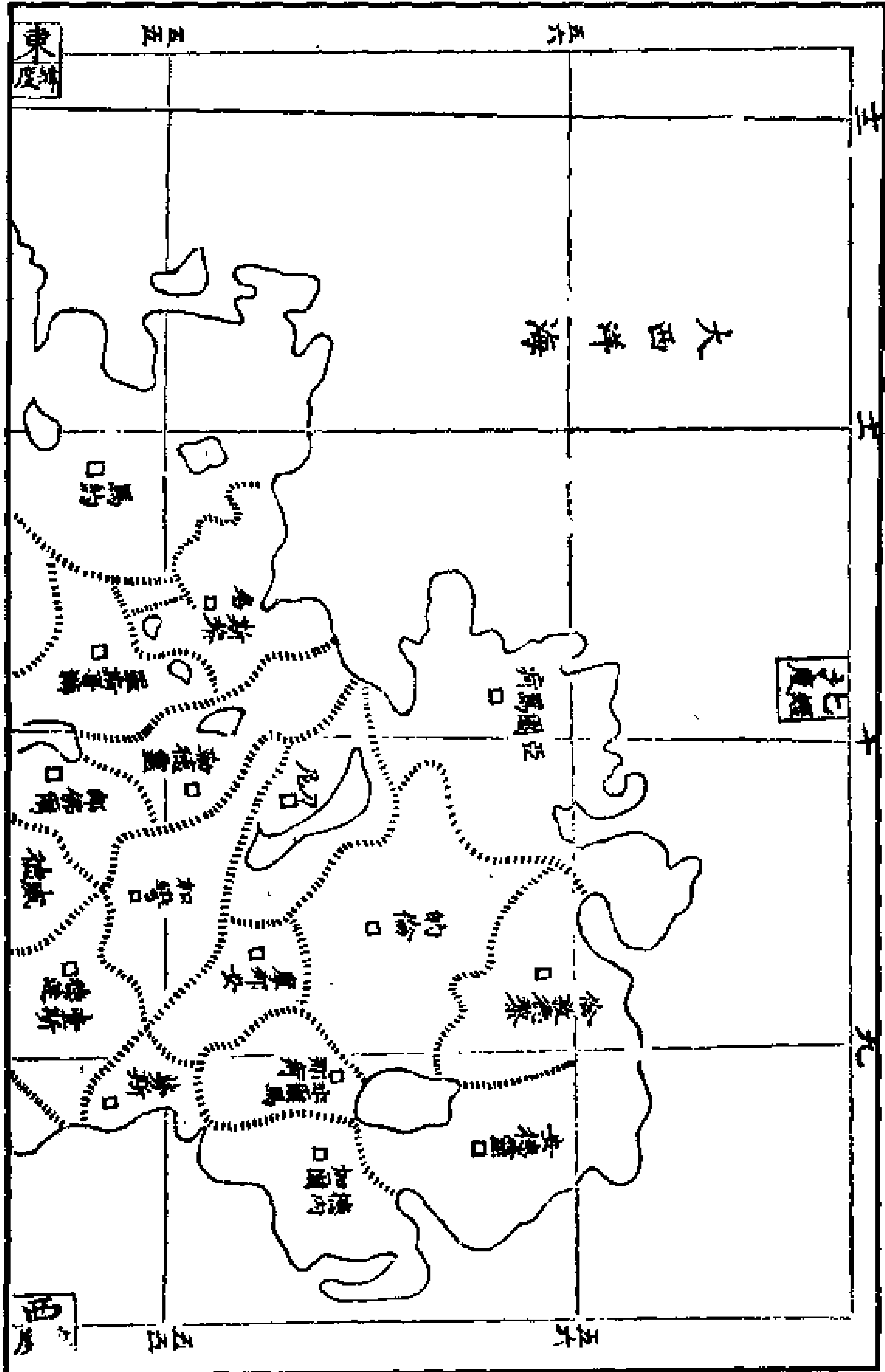


各苏



图岛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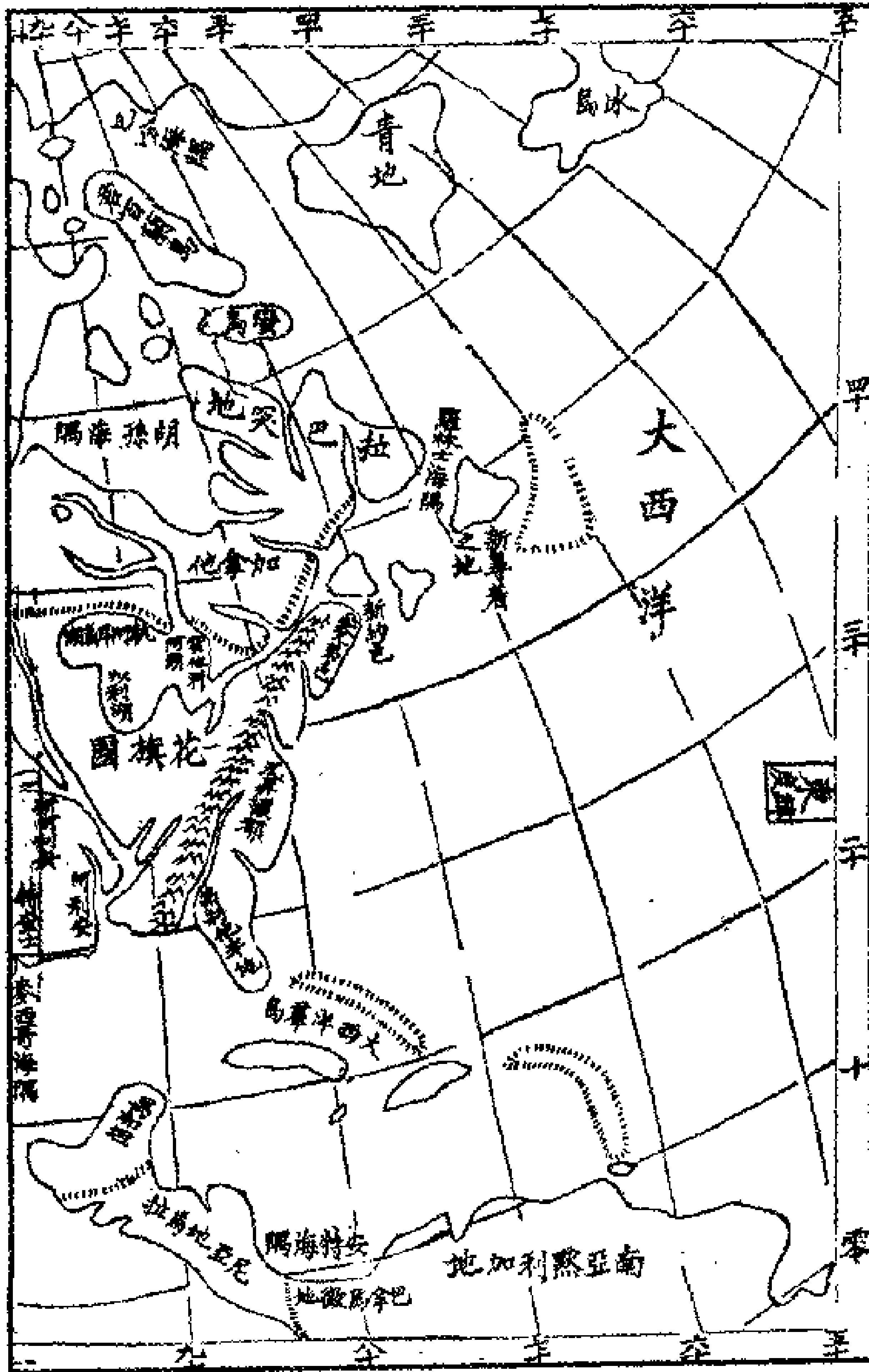
耳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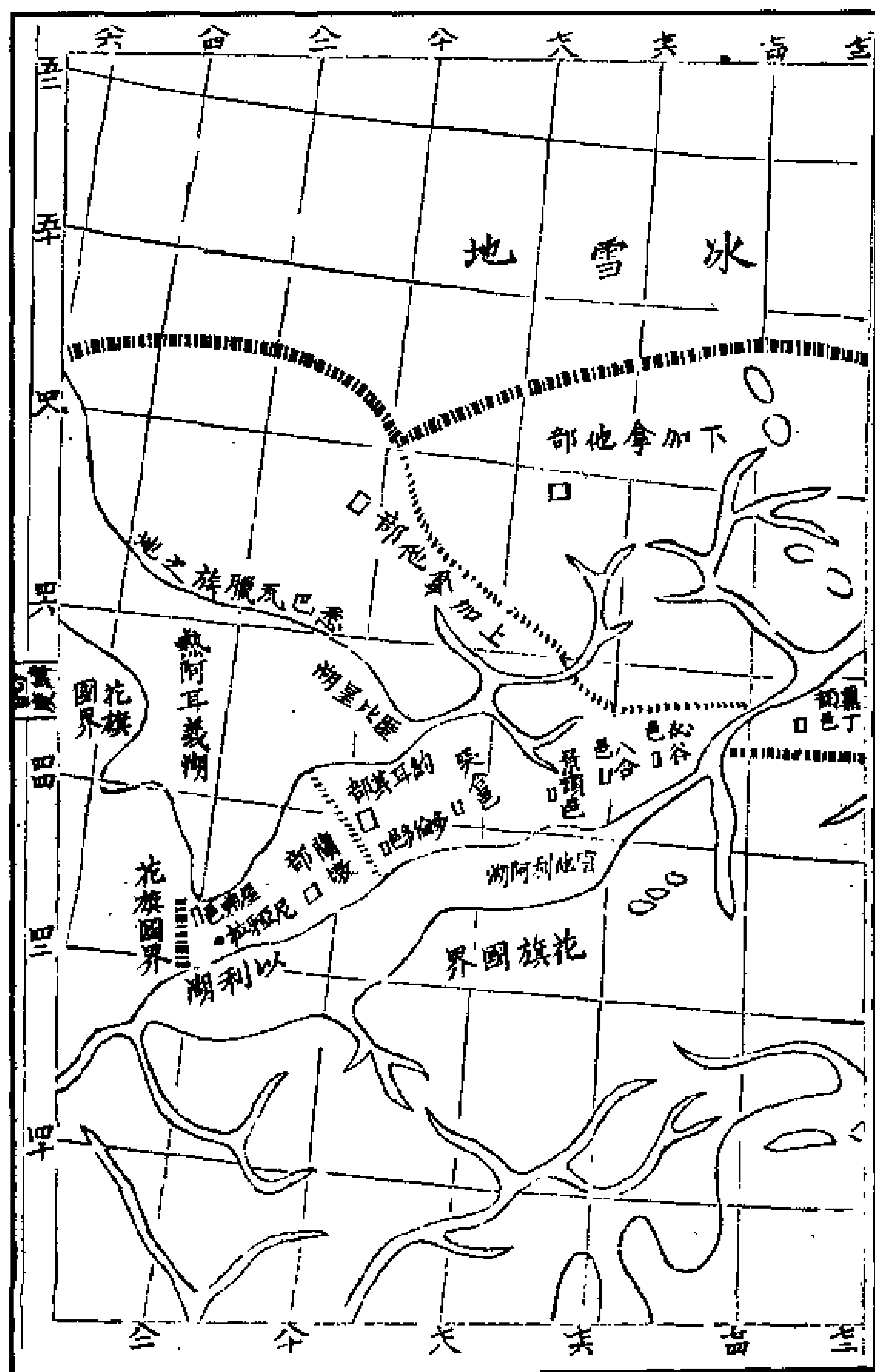
亞墨利加州各國圖

加州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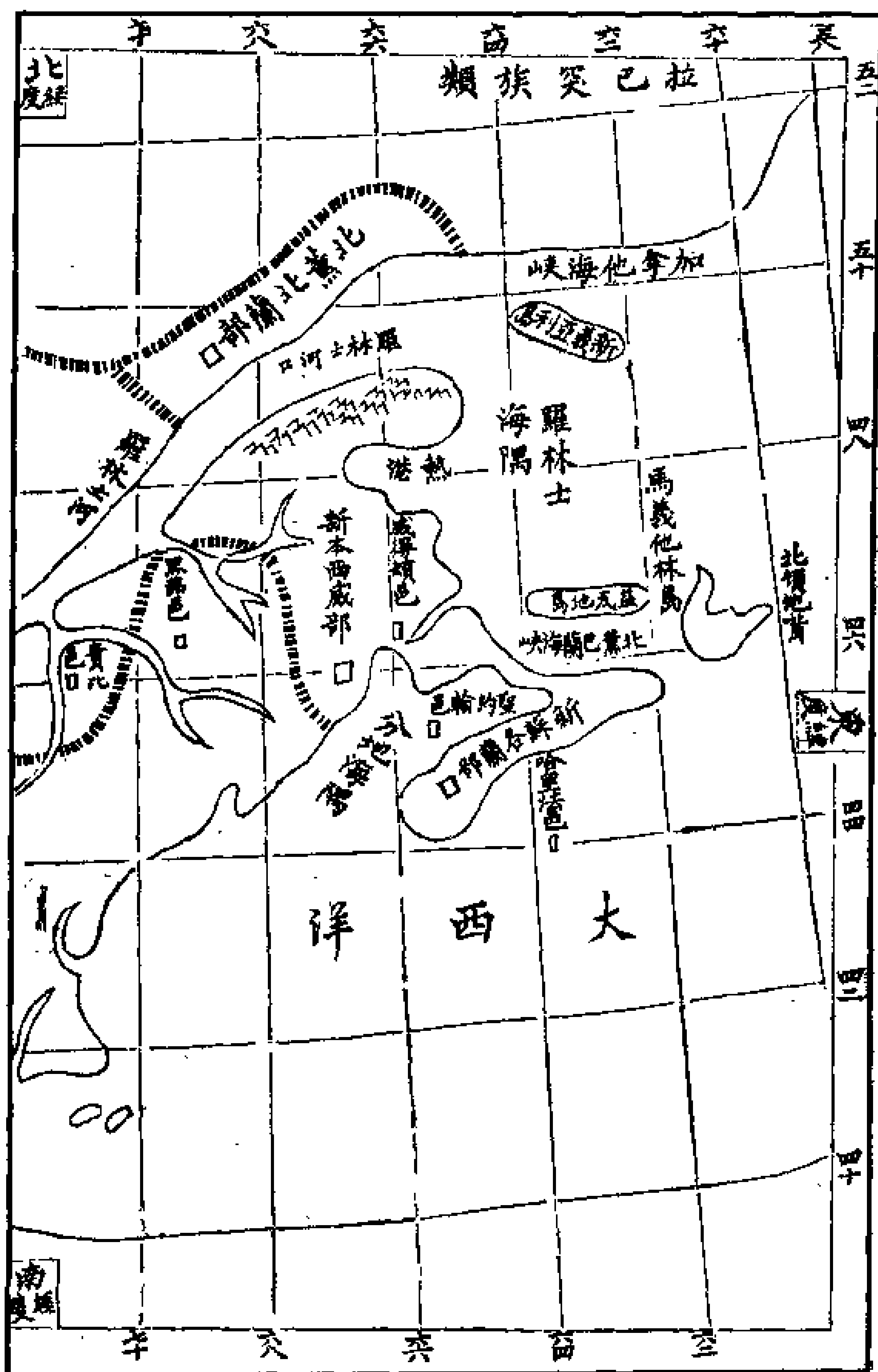
北亚默利


冰岛
青地
大西洋
拉巴突地
明孙海隅
加拿他
花旗国
墨西哥海隅
大西洋群岛
安特海隅
尼亚地马拉
巴拿马微地
南亚默利加地

他国东边各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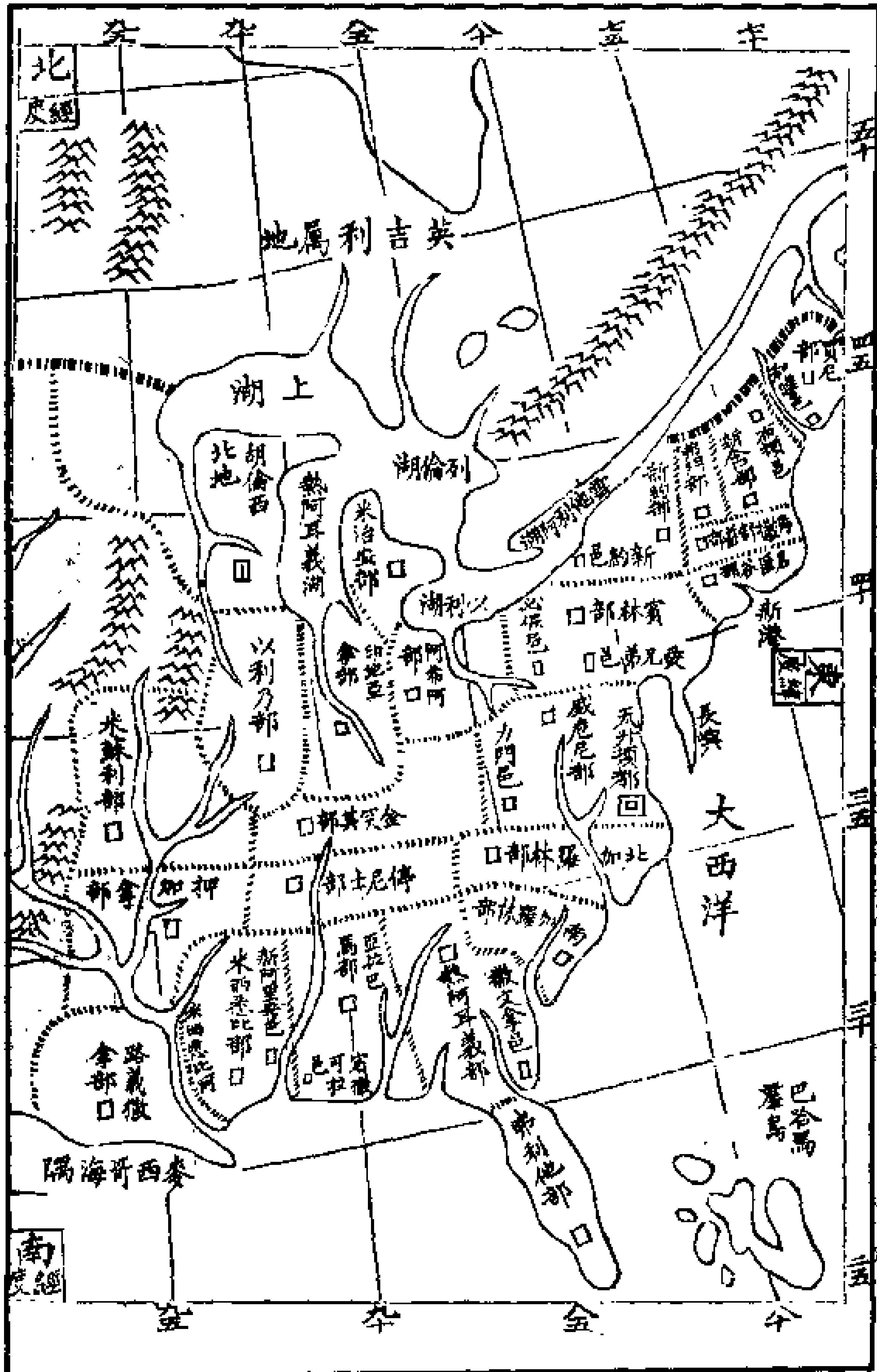
英吉利所属加拿


拉巴突族類
加拿他海峡
大西洋
新本西威部
羅林士海隅
熱港
馬義他林島
北黨巴蘭海峡
北黨北蘭部口
羅林士河口
新蘇各蘭部口
北緯度
南緯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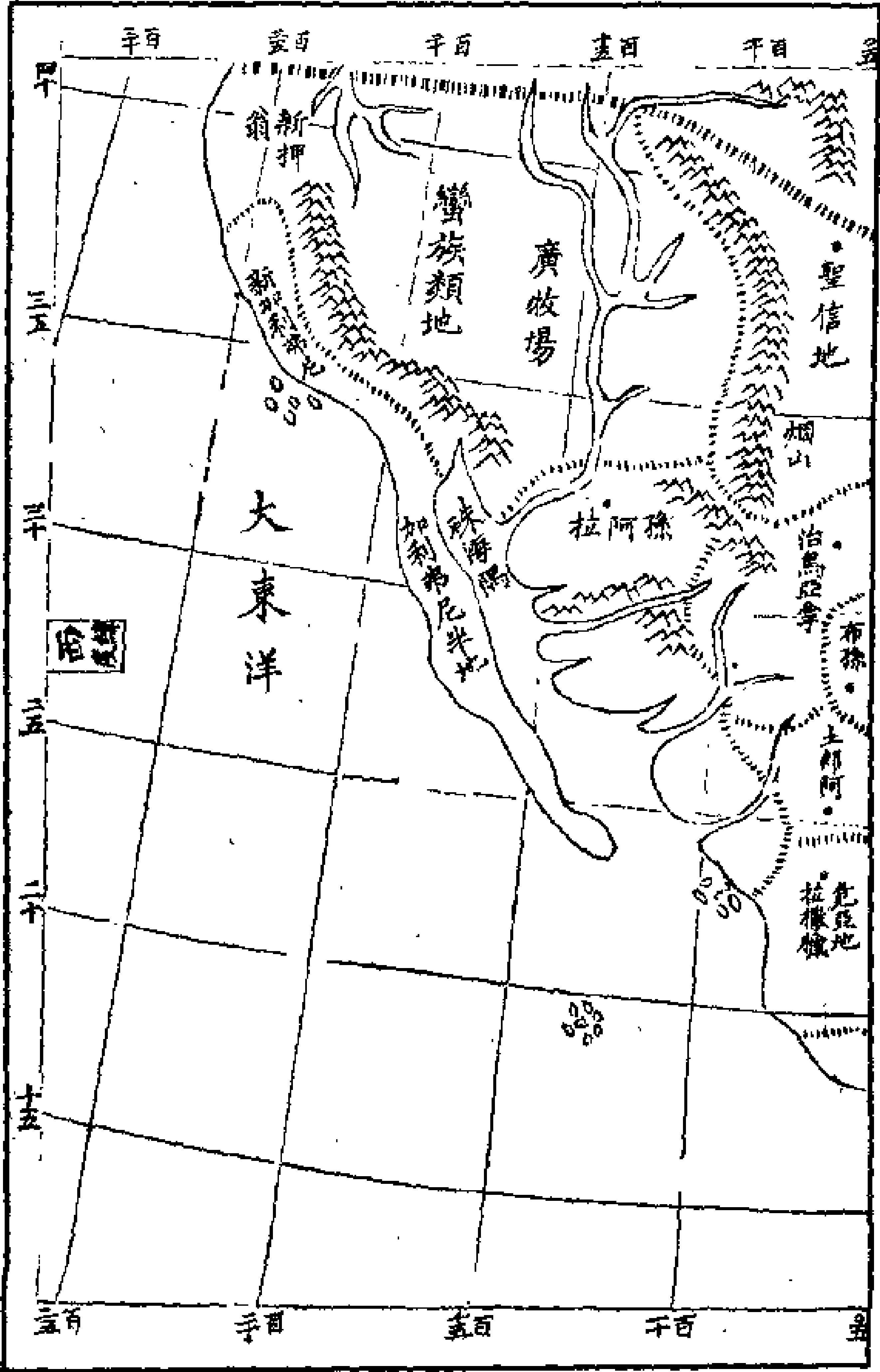
图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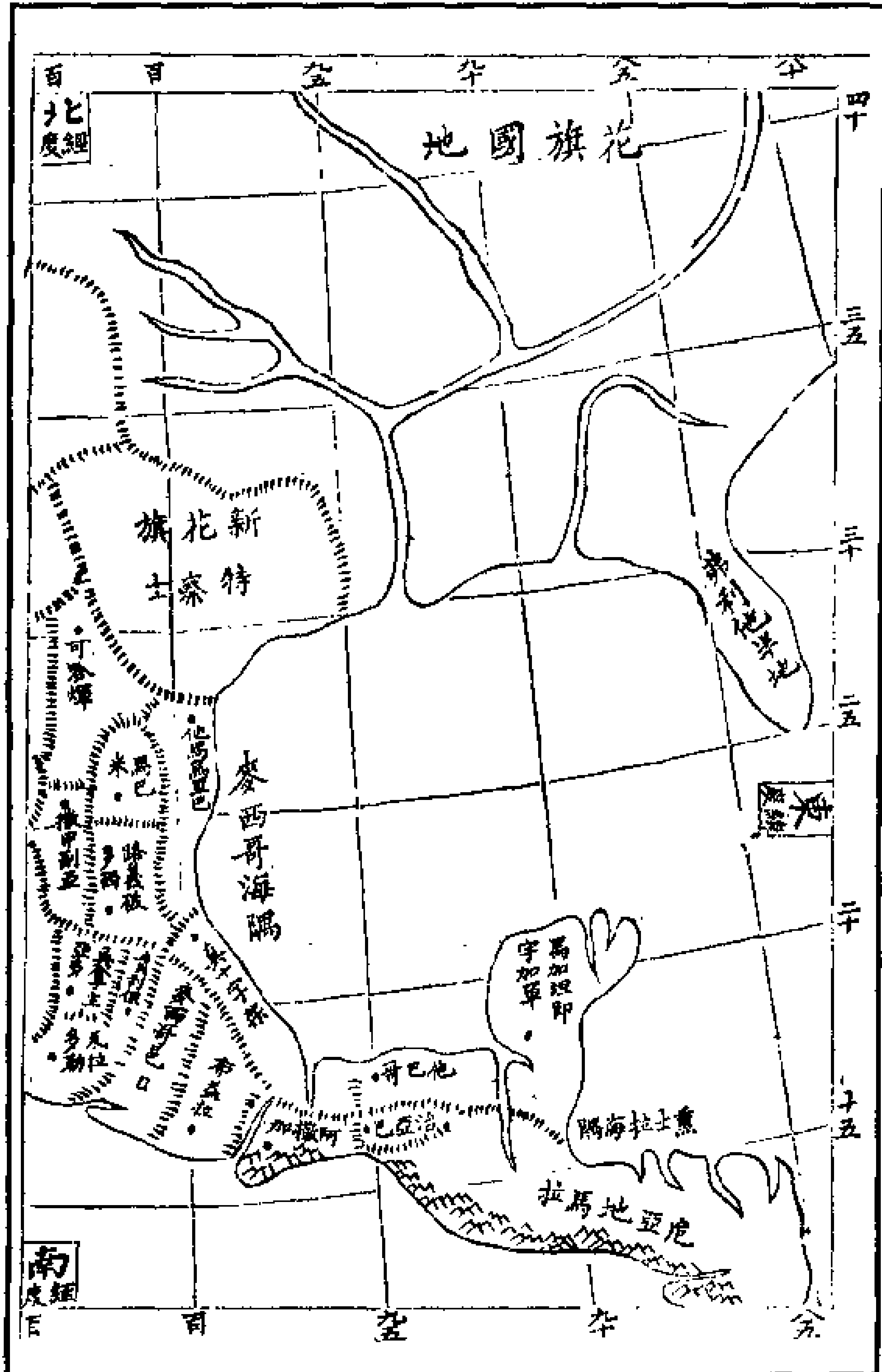
坚利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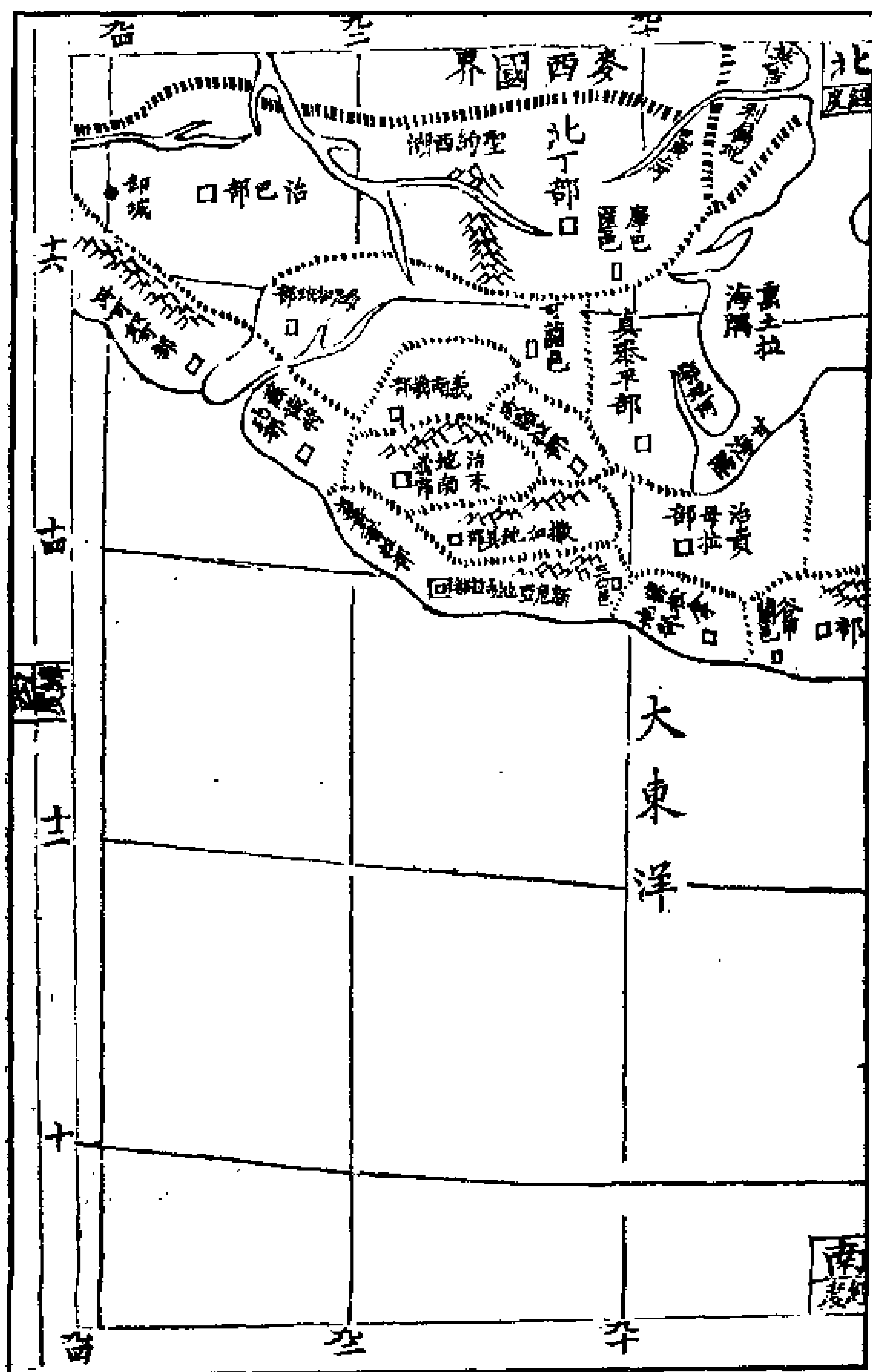
图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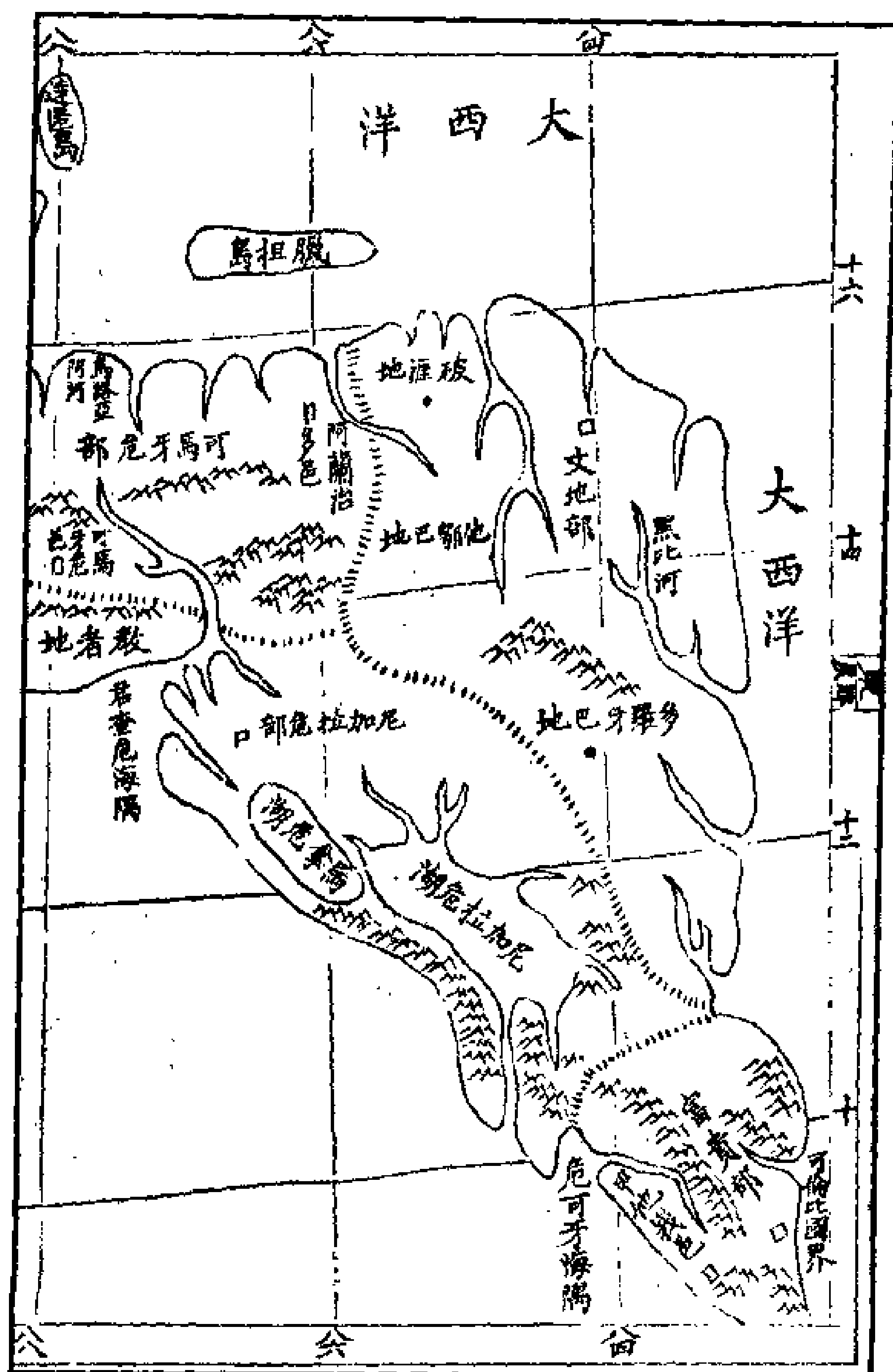
麦西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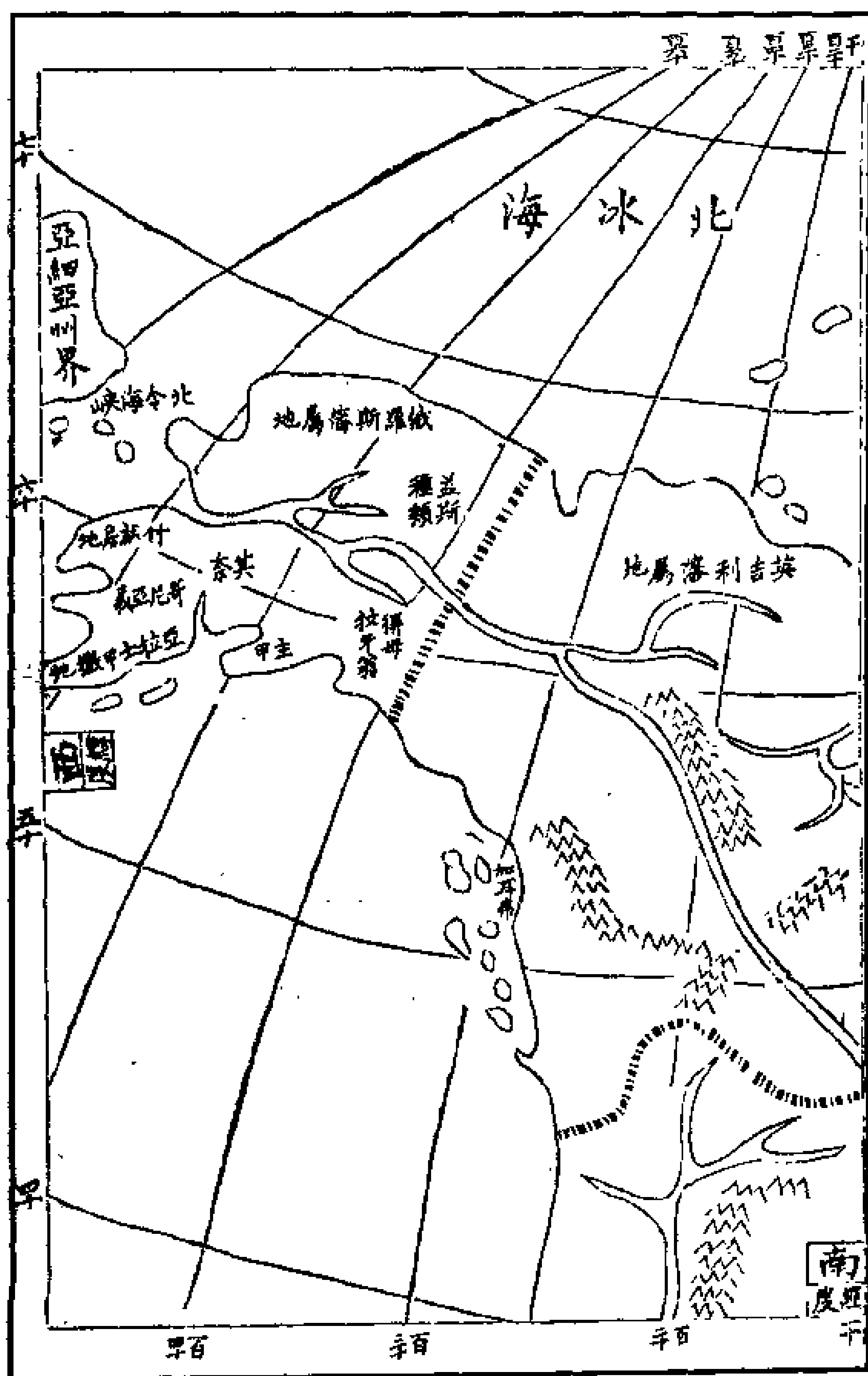
拉国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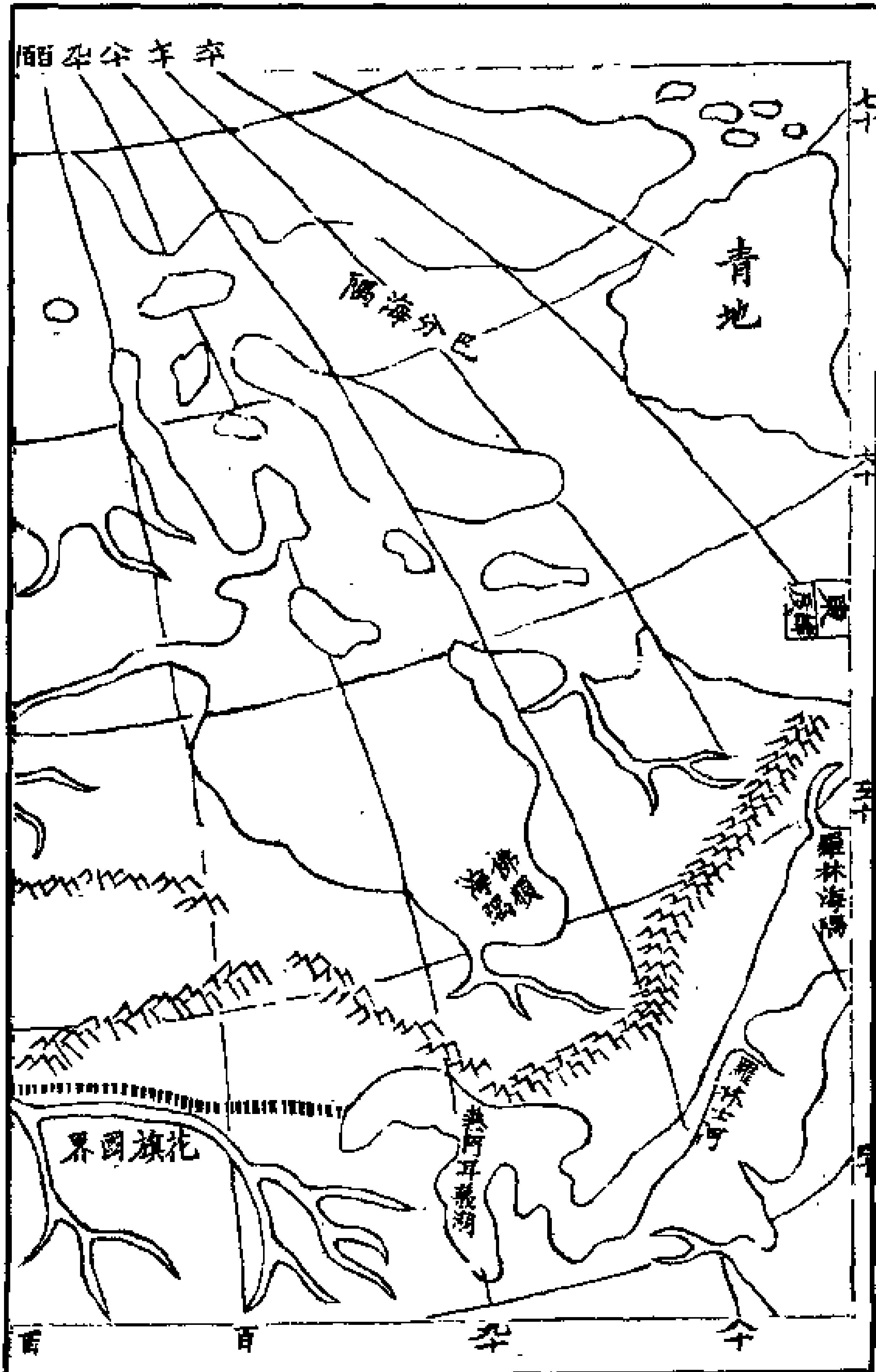
马地亚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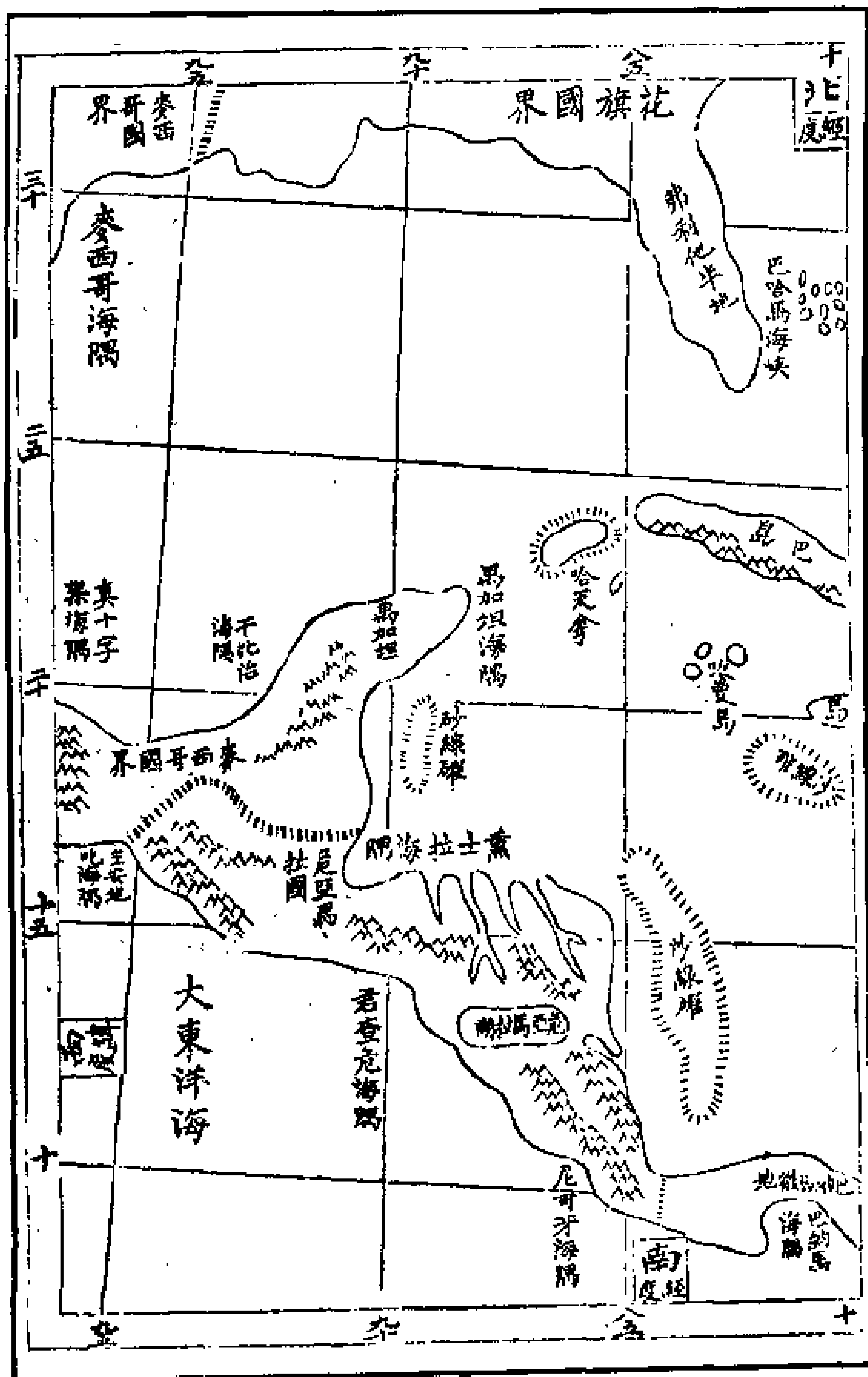
俄二国属地图



英内加利默北



州各岛图


花旗國界
麥西哥國界
麥西哥海隅
佛利他半地
巴哈馬海峽
巴島
哈瓦拿
馬加坦海隅
馬加坦
千比治海隅
真十字海隅
麥西哥國界
沙線礁
士拉海隅
危亞馬拉國
大東洋海
君查危海隅
尼哥牙海隅
沙線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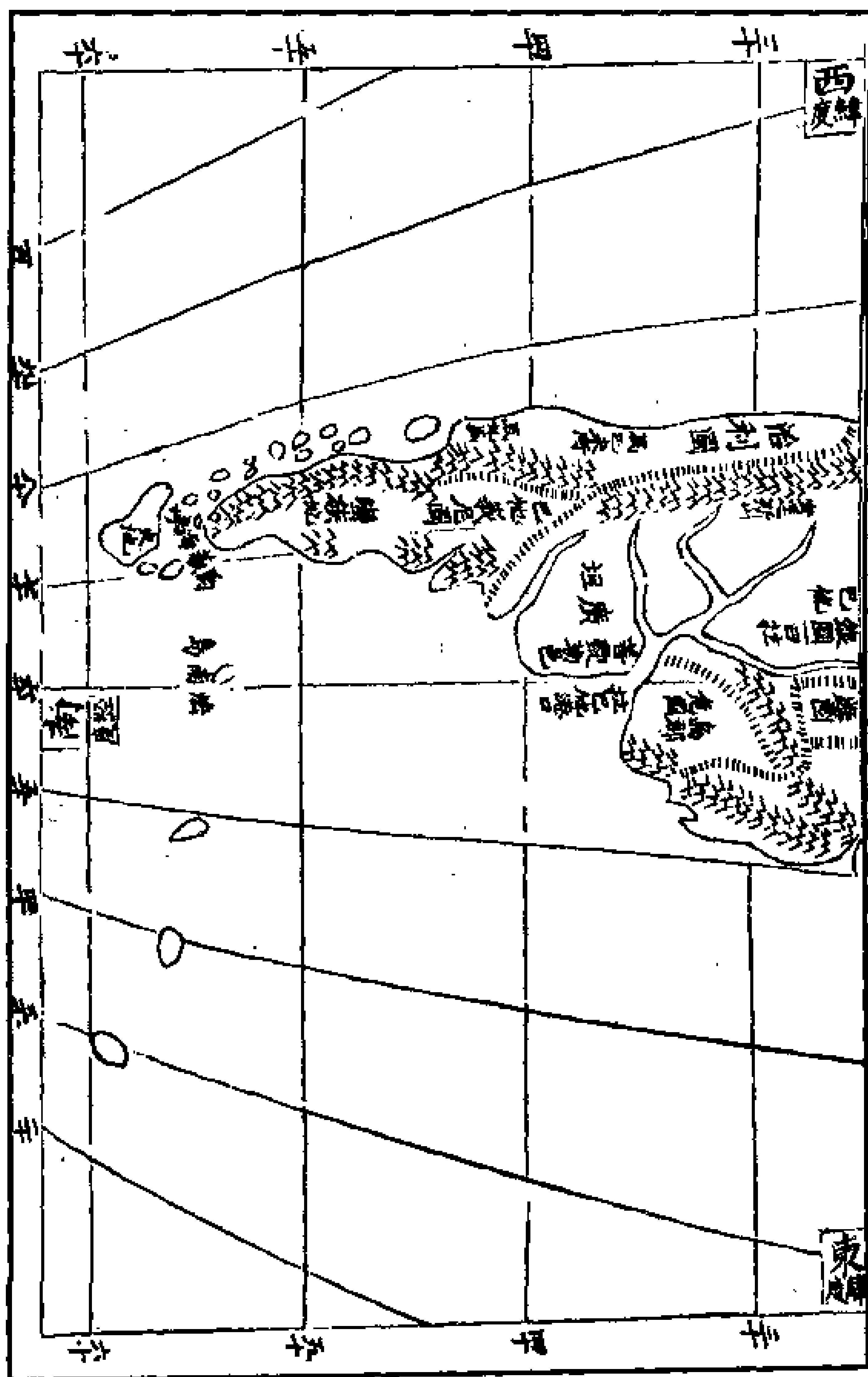
加利默亚

大西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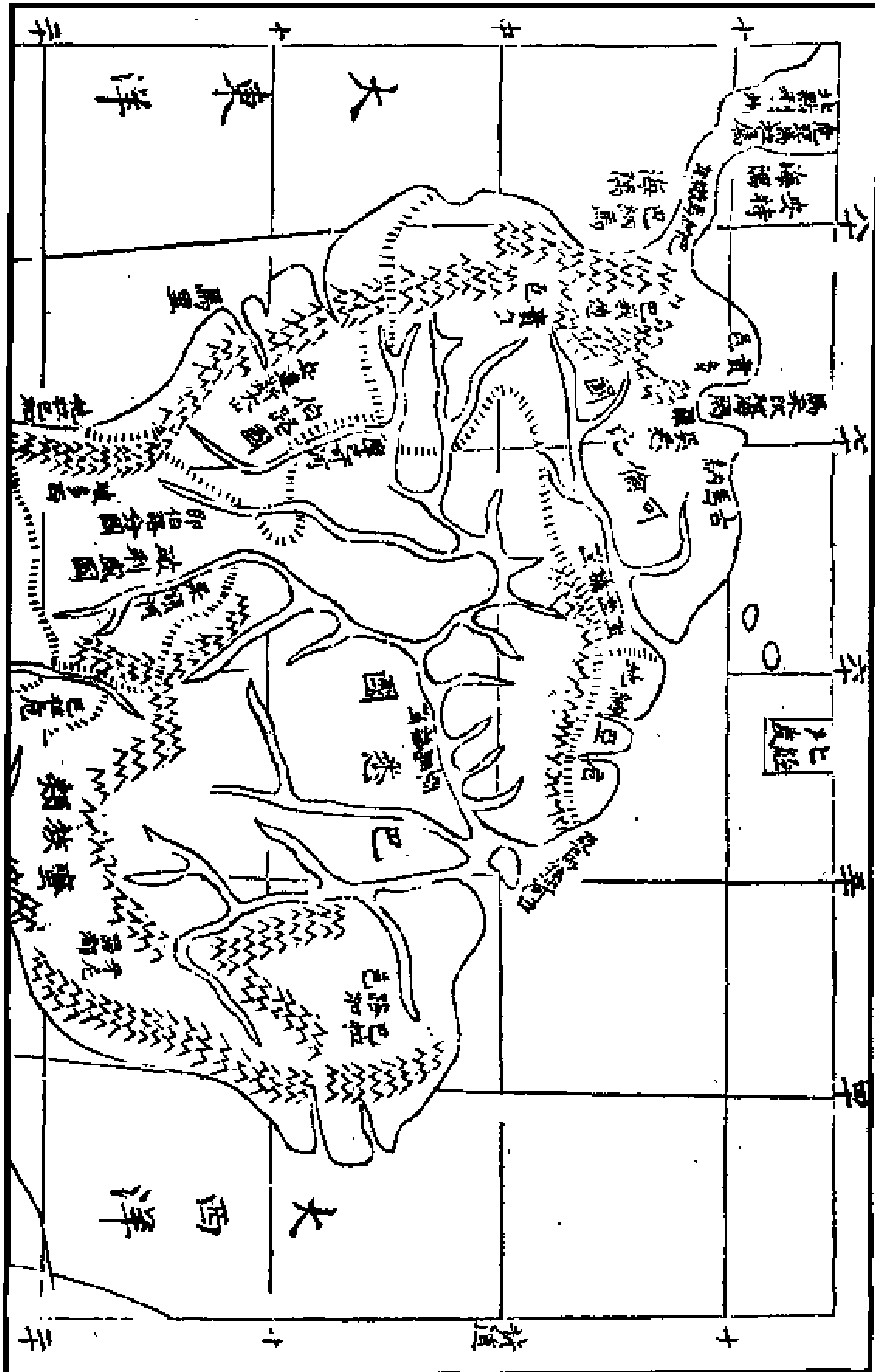
安特海隅

可倫比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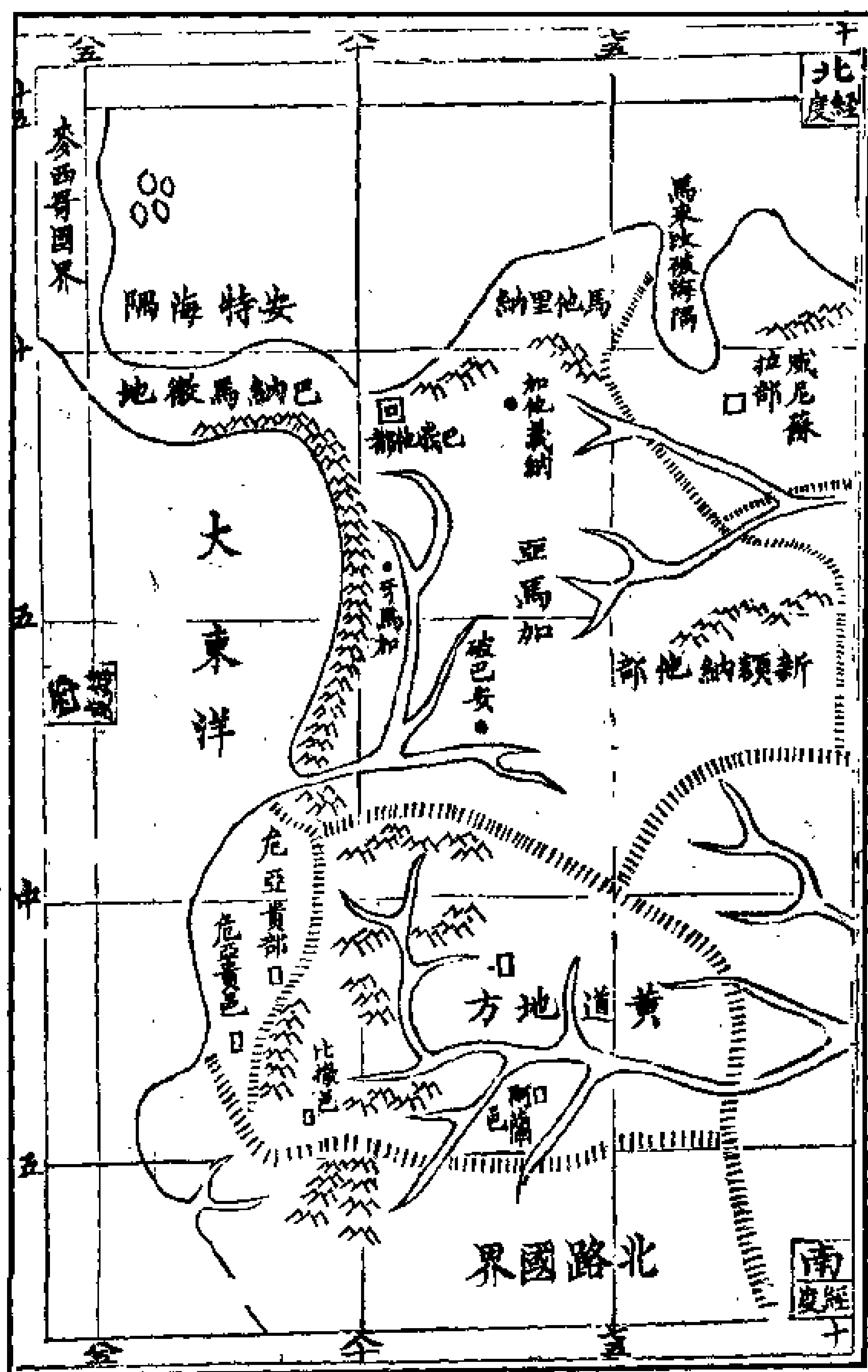
图全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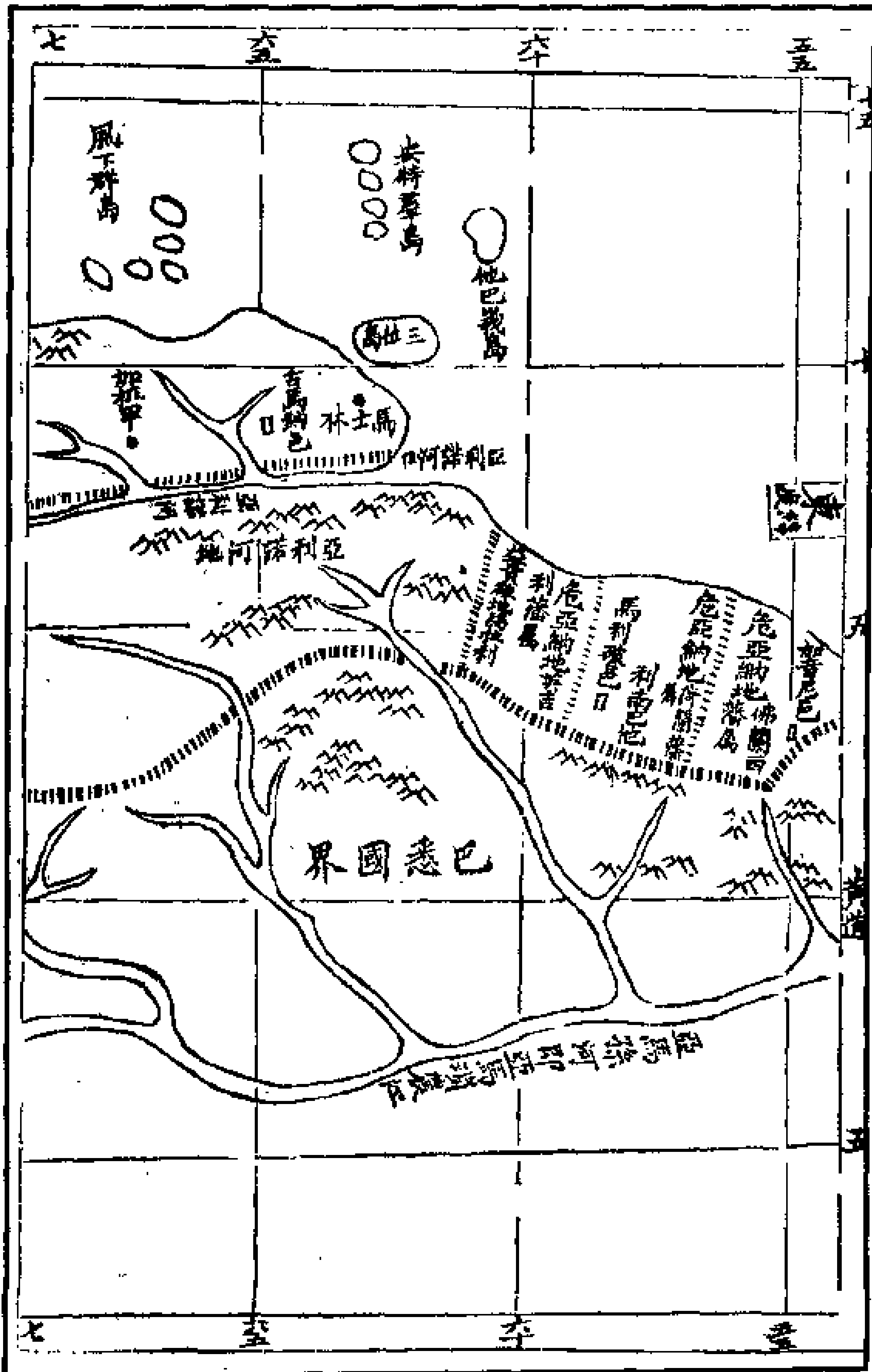
利默亚南



图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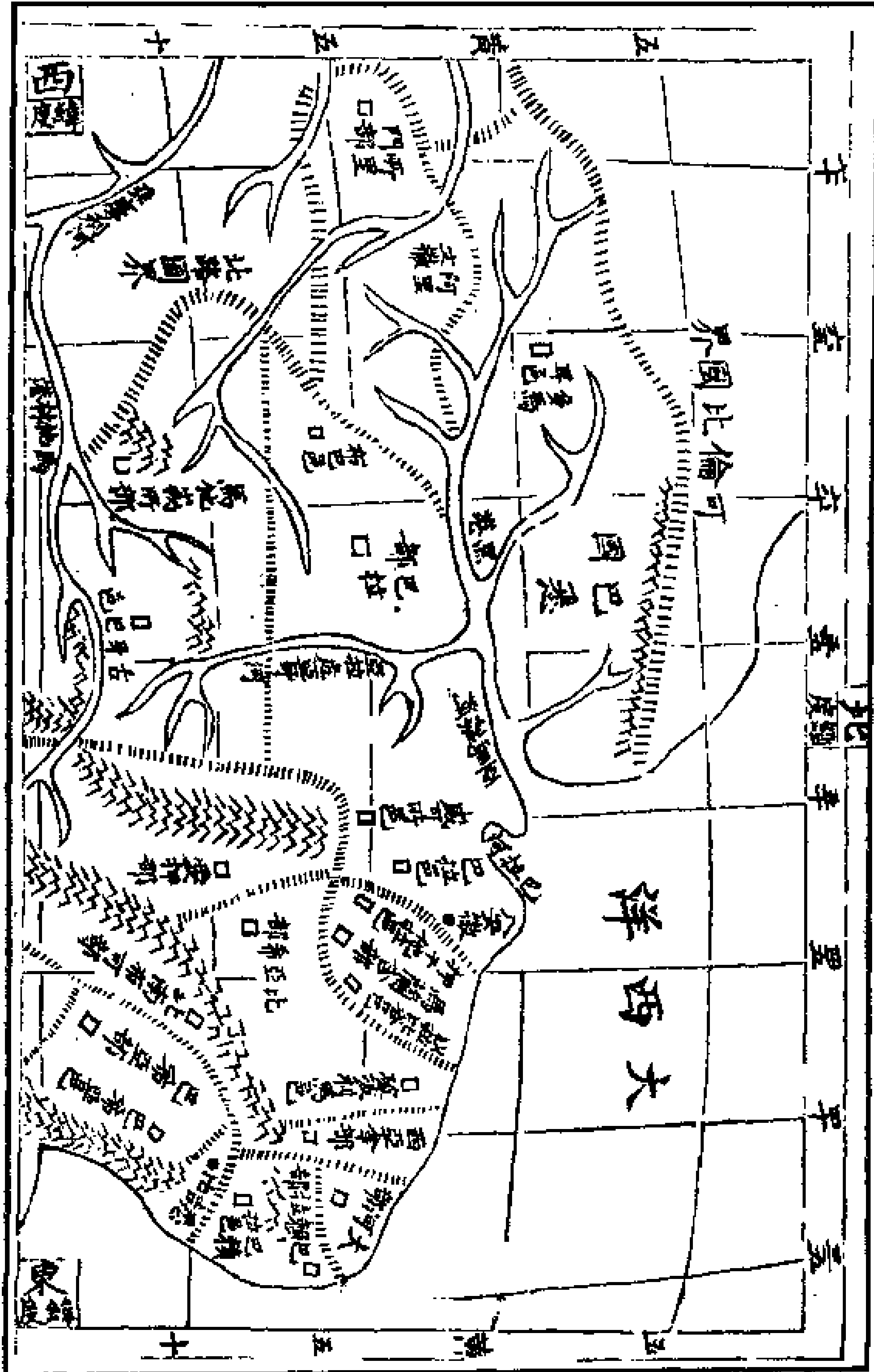


比伦可



图国

悉巴



图国两威

大東洋
河倫北國界
廣草場
撒加閔多地
阿耳地部
烏地部
亞威里加部
儒林部

北路破利

北路圖

廣華場

馬摩利河

布那部

泰平部

三達邑

破利成國十字架山部

十字架山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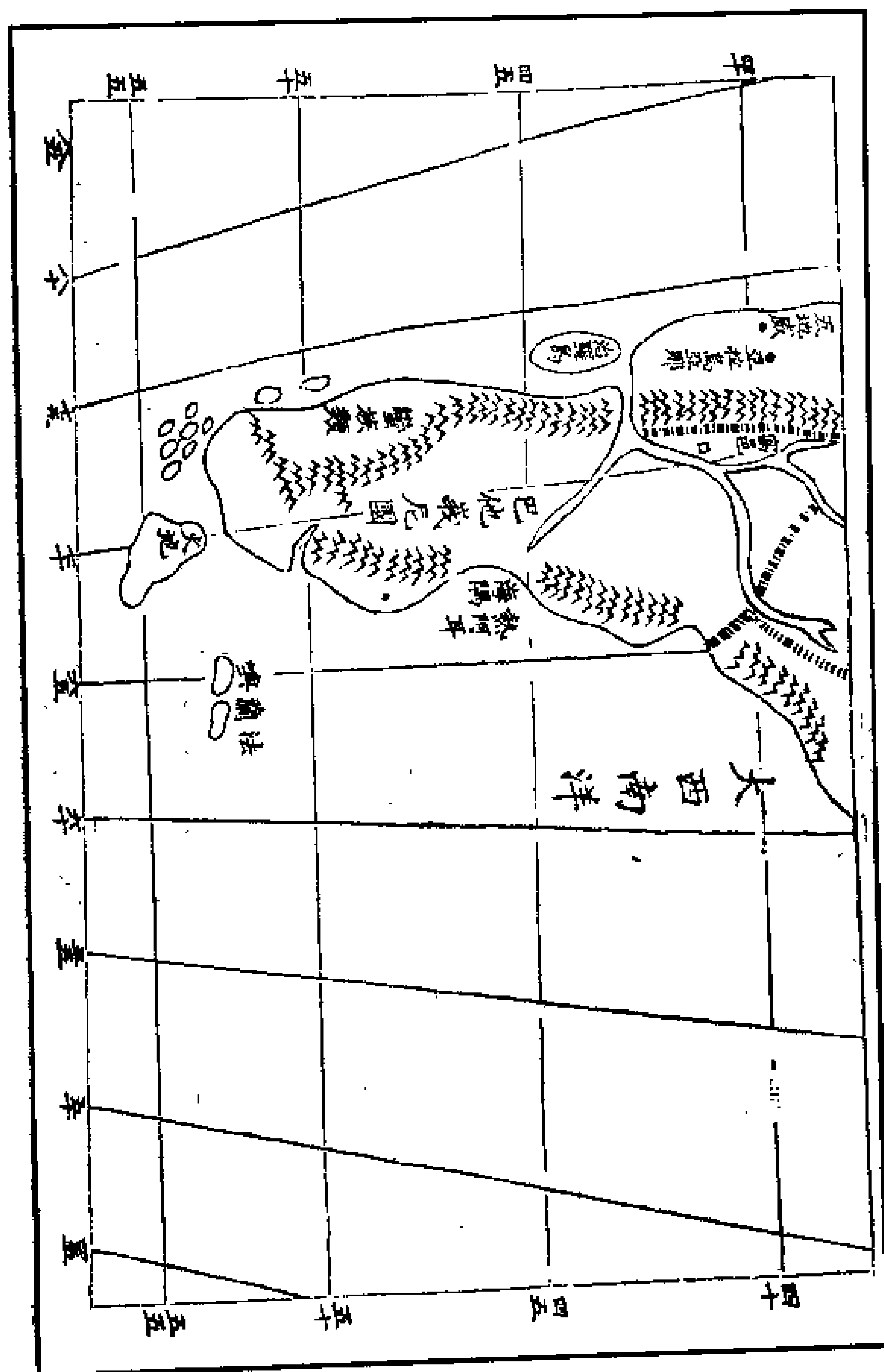
可查巴

廣華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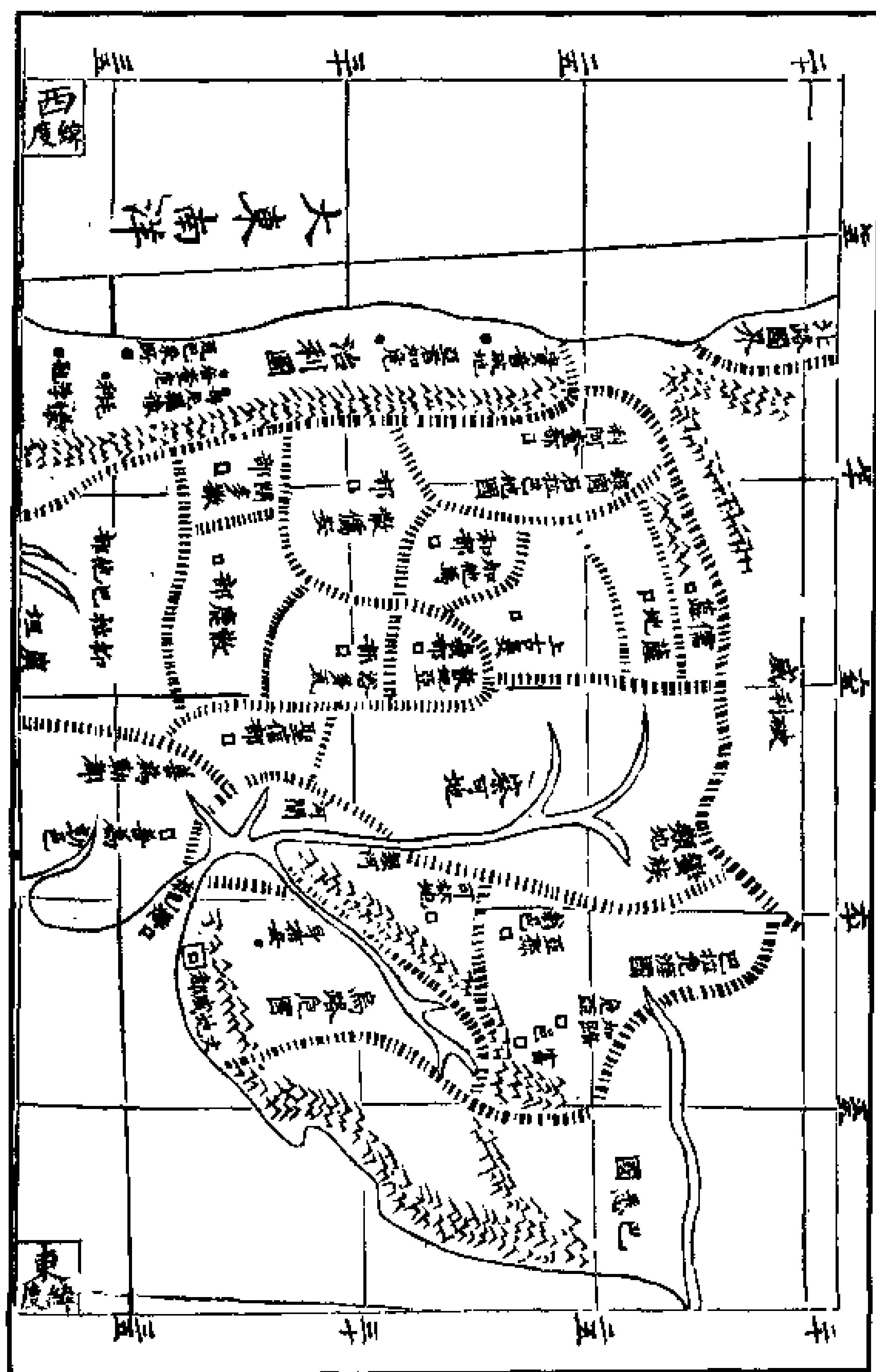
路羅部

拉巴他邑

五国合图



方南州加利〔默亚〕



右香港英夷公司所呈大宪图也。余纂此书有取之华人者：《皇朝通考》及《一统志》外，如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王恽《泛海小录》、谢清高《海录》、张燮《东西洋考》、黄衷《海语》、师范《滇系》、刘健《庭闻录》、颜斯综《南洋蠡测》、黄可垂《吕宋纪略》、王大海《海岛逸志》、郁永河《裨海纪游》、张汝霖《澳门纪略》、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徐继畬《瀛环志略》、叶钟奇《英吉利夷情纪略》。有取之夷人者：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图说》、美利加人培端之《平安通书》、英人祎理哲之《地球图说》、马礼逊之《外国史略》、欧罗巴人马吉斯之《地理备考》、美理哥人高理文之《美理哥国志》、澳门人之《每月统纪传》及《天下万国地理全图集》、《四洲志》、《贸易通志》诸书。皆世所鲜见，裒而录之，旨则数千，稿凡三易，略举其目，以视有征。惟此图乃广州府经历婺源程承训所摹，饰以五色，因取以冠是书之首，斯纯乎以夷人谭夷地也。

【注】

利未亚州全图

麦西国，即今埃及（Egypt）。

宾哈西，即今利比亚贝达（Al-Baydā）。

八加邑，即今利比亚班加西（Benghāzi）。

得波里国，即今的黎波里（Tarus）。

旷野，即指撒哈拉沙漠（Sahara）。

土匿国（Tunis），即今突尼斯（Tunisia）。

亚牙比利，即今阿尔及利亚（Algeria）。

旷野沙漠，即撒哈拉沙漠。

佛兰西属亚额国，即今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Alger）一带。

佛邑，即非斯（Fes），地在今摩洛哥王国北部。

马鹿国（Morocco），即今摩洛哥王国。

干比河，即冈比亚河（Gambia R.）。

新尼亚河，即塞内加尔河（Sēnégal R.）。

象牙海边（Costa do Marfim），即今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

五谷海边，疑即胡椒海岸（Costa de Pimenta），在今科特迪瓦（Cote D'Ivoire）南部。

金海边，即黄金海岸（Costa do Ouro），即今加纳（Ghana）。

比宁海隅（Bight of Benin），今贝宁湾。

危尼海隅（Gulf of Guinea），今几内亚湾。

巳法海隅，即奴隶海岸，在今尼日利亚（Nigeria）。

多马岛，即圣多美岛（São Tomé），但位置应在赤道以北。

敬义，疑即今加蓬（Gabon）的让蒂尔港（Port-Gentill）。

塞利河，扎伊尔河（Zaire R.），又作刚果河（Congo R.）。

合丁突族类，即霍屯督人（Hottentot）。

大狼山，即兀贺峡，即好望角（Cope of Good Hope）。

安俄拉，即今安哥拉（Angola）。

班邑，即今安哥拉本格拉省（Benguela）。

拿马卦族类，疑即今纳米比亚（Namibia）。

拿达海边，即今南非的纳塔尔（Natal）。

所缚拉邑（Sofala），即今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索法拉省。

摩散北地，即今莫桑比克（Mozambique）。

摩散北海峡，即今莫桑比克海峡（Mozambiqne Chan.）。

马他牙士甲海隅，即莫桑比克海峡。

马他牙士甲岛，亦称圣老楞佐岛（St. lawvence），即今马达加斯加岛（I. Madagascar）。

可摩利群岛，即今科摩罗（Comoros）群岛。

亚米兰群岛，即今塞舌尔（Seychelles）的阿米兰特群岛（Amirante Is.）。

散西八，即今坦桑尼亚（Tanzania）的桑给巴尔（Zanzibar）。

米林地，即今肯尼亚（Kenya）的马林地（Malindi）。

亚安，即今索马里。

阿迈斯尼国（Abyssinia），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Eltiopia）。

麦西国图

他灭邑，即今杜姆亚特（Dumyāt）。

亚勒撒得邑（Alexandria），即今埃及北部的亚历山大。

旷野，即利比亚沙漠（Libiyah，As Sahrā'al）。

曼法律邑（Mallawi），即今迈来维。

其尼邑，即今基纳（Qinā）。

沙漠大野，即撒哈拉大沙漠（Sahara）。

利未亚北方各国图

宾牙西地，即今利比亚班加西地区（Benghasi）。

亚他海隅，即利比亚北部之锡德拉湾，今名苏尔特湾（Surt，Khalij）。

苏拉他邑，即利比亚北部之苏尔特（Surt）。

地破里国都，即今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arābulus）。

非散地，即今利比亚南部费赞地区（Fezzan）。

加北海港，即今突尼斯的加贝斯（Gabés）。

土匿国，即今突尼斯（Tunisia）。

土匿邑，即今突尼斯国都突尼斯（Tunis）。

改文邑，疑为今突尼斯之凯鲁万（Kairouan）。

君士坦邑，即今阿尔及利亚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e）。

沙野，即东部大沙漠（Grand Erg Oriental）。

佛兰西藩属，今阿尔及利亚东北部。

突狱，即今阿尔及利亚之图古尔特（Touggourt）。

必加拉，即今阿尔及利亚之比斯克拉（Biskra）。

押额国，即今阿尔及利亚（Algeria）。

西时，疑即阿尔及利亚北部之塞提夫（Sétif）。

押额都，即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Alger）。

阿兰，即今阿尔及利亚北部之奥兰（Oran）。

特米新，即今阿尔及利亚北部之特莱姆森。

米里拉，即今摩洛哥之梅利利亚（Melilla）。

危押达海峡，即直布罗陀海峡（Str. of Gibraltar）。

萨非，即今摩洛哥之萨非（Safi）。

苏拉，即今摩洛哥之索维拉港（Essaouira）。

押加，即今摩洛哥之阿加迪尔（Agadir）。

押腊山，即今阿特拉斯（Atlas Mts.）。

旷野沙漠，即撒哈拉大沙漠。

英吉利所属利未亚州南方各地图

黄河，即奥兰治河（Oranjerivier）。

鱼河，即菲什河（Fish R.）。

萨但哈港，即今南非萨尔达尼亚港（Saldanha）。

浪山邑，即南非开普省（Cape）。

假港，即今南非开普敦（Cape Town）。

大浪山（Cape of Tempests），风暴角，即今好望角（Cope of Good Hope）。

尼丁哈邑，疑即今南非埃腾哈赫（Uitenhage）。

押峨亚港（Algoabaai），即今南非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

窝识得部，即南非霍屯督人（Hottentotia）。

挂蓝巴山，即南非德拉肯斯山脉（Drakensberg）。

巴苏他族类地（Basutoland），即今非洲莱索王国（The Kingdom of Lesotho）。

卡非利族类，即加弗雷人，在今南非纳塔尔（Natal）省。

欧罗巴州全图

拉兰地，即拉普兰（Lappland）。

得比江，即北德维纳河（Severnaya Dvina）。

得尼江，疑指 Zap. Dvina 西德维纳河，图上位置偏北。

拉多牙湖，即拉多加湖（Ladozhskoyz Bzero）。

宾兰海隅，即芬兰湾（Gulf of Finland）。

必额河，普雷格尔河（Pregel R.）。

威悉河，即维斯瓦河（Wista R.）。

地业江，即第聂伯河（Dnepr R.）。

多恼河（Dunau 或 Dunarea），即今多瑙河。

马摩拉海隅，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

尼峨大岛（Negropont），即希腊埃维亚（E'vvoia）岛。

以云海，即伊奥尼亚海（Iónian Sea）。

连国，即丹麦（Danmark）。

未道河，即瓦尔塔河（Warta）。

阿得河（Odra R.）；即奥得河。

益北河（Elbe R.），即易北河。

欧（特色）〔色特〕里〔阿〕(Austria)，即奥地利。

来尼河，即莱茵河（Rhein R.）。

白山，即阿尔卑斯（Alps）山脉，古罗马人认为此名源自拉丁文 albus，语义为“白色的”；后人有新释。

西尼河（Seine R.），即塞纳河。

亚得利亚海隅（The Coast of Adriatic Sea），即亚得里亚海海岸。

（四）〔西〕治里岛，即西西里岛（Sicilia）。

哥西加岛（Corsica），即科西嘉岛。

里云海隅（Golfe of Lion），即利翁湾。

危他其威河（Guadalquivir R.），瓜达尔基维尔河。

危亚河（Guadiana R.），即瓜迪亚纳河。

以伯罗河（Ebro R.），即埃布罗河。

他峨河（Tagus），即特茹河（Tejo R.）。

牙伦江（Garonne R.），加龙河。

罗亚利河（Loire R.），即卢瓦尔河。

查匿海峡，旧名拉芒什海峡（La Manche），即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

苏各兰（岛）（Scotland），即苏格兰。

英吉利岛国（England），即英格兰。

瓦勒（Wales），即威尔士。

伊耳兰岛（Ireland），即爱尔兰。

北士突海（Bristol Channel），即布里斯托尔湾。

卧兰的亚岛，即冰岛（Iceland），经度东移十多度，绘得太不准确。

大吕宋葡萄亚两国合图

米那甲岛（Menorca I.），即梅诺卡岛。

马约甲岛（Mallorca I.），即马略卡岛。

汝以加岛（Iviea），即伊维萨岛（Ibiza）。

他罗尼部（Catalonia），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uña）地区。

加那他邑，西班牙赫罗纳（Gerona）。

巴悉罗邑（Barcelona），西班牙巴塞罗那。

亚拉君部（Aragon），即西班牙阿拉贡地区。

撒拉峨萨邑（Zaragoza），即西班牙萨拉戈萨。

拿瓦拉部（Navarra），即西班牙纳瓦拉省。

瓦邻西部（Valencia），即西班牙巴伦西亚地区。

加得伦邑，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Castellón）历史地理区，当时卡斯特利翁市未建。

瓦林西亚（Valencia），即西班牙巴伦西亚。

(西)〔亚〕利旱地邑 (Alicante),即西班牙阿利坎特。

未西亚邑 (Murcia),即西班牙木尔西亚。

莫西亚部 (Murcia),即西班牙木尔西亚省。

新加得利部 (Castilla La Nueva),西班牙新卡斯蒂利亚地区。

故加得利部 (Castilla La Vieja),西班牙旧卡斯蒂利亚地区。

是班牙海隅,即比斯开湾 (Bay of Biscay)。

必改部 (Biscay),即西班牙比斯开地区。

押土利部 (Asturia),即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地区。

加利西部 (Galicia),即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

利云部 (Leon),即西班牙莱昂省。

阿威多邑 (Oviedo),即西班牙奥维亚多。

布樗邑 (Burgos),即西班牙布尔戈斯。

(古)〔故〕加得利部,即旧卡斯蒂利亚地区。

是班牙国马特都,即马德里 (Madrid)。

多里多邑 (Toledo),即西班牙托莱多。

危亚地亚拿河 (Guadiana R.),即瓜的亚纳河。

益马土拉部,即西班牙厄斯特列马都拉 (Extremadura) 地区。

渎悉罗邑 (Trujillo),即西班牙特鲁希利奥 (Truxillo)。

米利他邑 (M'erida),即西班牙梅里达。

安他路西部 (Andalucia),即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

可多瓦邑 (Córdoba),即西班牙科尔多瓦。

悉威拉邑 (Sevilla),即西班牙塞维利亚。

拉曼查部 (La Mancha),即西班牙拉曼查地区。

牙拿地部,即西班牙格拉纳达 (Granada) 省。

马拉牙邑 (Malaga),即西班牙马拉加。

义八塔海峡,即直布罗陀海峡。

阈河部 (Minho),即葡萄牙米尼奥省。

山外部 (Tras-os-Montes),今葡萄牙外山一上杜罗省 (Tras-os-Montes

e Alto Douro)。

闽河 (Minho),即米尼奥河。

拜拉部 (Beira),即葡萄牙贝拉地区(今上、下滨海贝拉省)。

哥音邑 (Coimbra),即葡萄牙科英布拉。

益马土拉部 (Estremadura),葡萄牙埃什特里马杜拉省。

林他峨部,葡萄牙里巴特如省 (Ribatejo)。

押牙威部 (Algarve),即葡萄牙阿尔加维省。

《瀛环志略》大吕宋葡萄亚合图

巴里亚利各岛郡 (Islas Baleares),即今西班牙巴利亚里省。

比里牛斯山 (Pirineos),即比利牛斯山脉。

加达鲁尼亚 (Cataluña),即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

亚拉冈 (Aragon),即西班牙阿拉贡地区。

尼波罗河,即埃布罗河 (Ebro)。

瓦棱萨 (Valencia),即西班牙巴伦西亚地区。

木尔西亚 (Murcia),即西班牙木尔西亚省。

比斯加亚,即西班牙比斯开省 (Biscay)。

纳瓦拉 (Navarre),即西班牙纳瓦拉省。

旧加斯德辣,即西班牙旧卡斯蒂利亚 (Castilla La Vieja) 地区。

马德里地 (Madrid),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新加斯德辣,即西班牙新卡斯蒂利亚 (Castilla La Nuev) 地区。

加拉拿大,即西班牙格拉纳达 (Granada) 省。

亚斯都里亚斯 (Asturias),即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地区。

良 (Leon),西班牙莱昂省。

斗罗河 (Duero),即杜罗河。

德(人)〔人〕河 (Tajo),塔霍河,又称特茹 (Tejo) 河。

义斯德勒马都拉 (Extremadura),西班牙厄斯特列马都拉地区。

瓜达尔几维尔河 (Guadalquivir),即瓜达尔基维尔河。

安达卢西亚（Andalucia），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

义（人）〔八〕答（荅），即直布罗陀（Gibratar）。

直布罗陀海口，即直布罗陀海峡（Strait of Gibratar）。

加黎萨（Galicia），即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

米磨河（Minho），即米尼奥河。

斗罗（Douro），即葡萄牙杜罗。

米磨（Minho），即葡萄牙米尼奥地区。

达拉斯（镲）〔奥〕斯蒙德世（Tras-os-Montes），今葡萄牙外山—上杜罗（Tras-os Montes e Alto Douro）省。

卑拉（Beira），即葡萄牙贝拉地区。

义斯德勒马都拉，即葡萄牙埃什特里马杜拉省（Estremadura）。

里斯波亚（Lisboa），即葡萄牙首都里斯本（Lisboa，Lisbon）。

〔阿〕零德（人）〔人〕（Alentejo），即葡萄牙阿连特如地区。

亚利牙尔威（Algarve），即葡萄牙阿尔加维地区。

佛兰西国全图

亚丁地（Ardennes），即法国阿登地区。

亚丁郡（Ardennes），即法国阿登省。

必山城郡，疑指法国下莱茵（Bas-Rhin）省一带。

賓义，即法国孚日省（Vosges）。

米地郡，即法国默尔特—摩泽尔省（Meurthe-et-Moselle）。

(士撒阿尼）〔阿尔撒士〕郡，指法国阿尔萨斯（Alsagae）地区。

米西郡（Meuse），即法国默兹省。

斩班郡（Champagne），疑指法国香巴尼地区北部。

上马尼郡，即法国上马恩省（Haute-Marne）。

奥比郡（Aube），即法国奥布省。

云尼郡（Yonne），即法国荣纳省。

宁额郡，即法国诺尔省（Nord）。

利里（Lille），即法国里尔。

马尼郡（Marne），即法国马恩省。

西尼河（Seine），即塞纳河。

押多亚郡（Artois），法国阿图瓦地区。

巴地甲来部（Pas-de-Calais），法国加来海峡省。

布罗义（Boulogne），即法国布伦。

孙罗郡，即法国索姆省（Somme）。

下西尼部，即法国塞纳滨海省（Seine Maritime）。

巴利郡（Paris），即法国巴黎市，

阿耳兰，即法国奥尔良内（Orleanais）地区。

威撒勒（Versailles），即法国凡尔赛。

乌利鄂（Evreux），即法国埃夫勒。

比甲北郡，即法国皮卡尔迪（Picardie）地区。

路安邑（Rouen），即法国鲁昂。

罗亚里及车厘郡（Loir-et-Cher），即法国卢瓦尔一歇尔省。

那耳曼海隅，法国诺曼底（Normandie）北面海岸。

西尼河口（Baie de La Seine），塞纳湾。

甲瓦奥郡（Caloados），即法国卡尔瓦多斯省。

曼治郡（Manche），即法国芒什省。

阿耳尼郡（Orne），即法国奥恩省。

萨地郡（Sarthe），即法国萨尔特省。

买音郡（Mayenne），即法国马延省。

必当海隅，即法国科唐坦（Cotentin）沿海。

威来尼郡（Ille-et-Vilaine），即法国伊尔一维兰省。

北峨地郡（Cotes-du-Nord），法国北滨海省。

必当郡，即法国布列塔尼（Bretagne）地区。

地末郡，即法国菲尼斯太尔省（Finistere）。

必勒（Brest），即法国布勒斯特。

伊尔兰海隅（Irish Sea），即爱尔兰海。

桃比郡（Doubs），即法国杜省。

如剌郡（Jura），即法国汝拉（侏罗）省。

甲音郡（Ain），即法国安省。

金边郡（Champagne），即法国香巴尼地区。

萨地及罗里郡（Saone-et-Loire），法国索恩一卢瓦尔省。

白山郡，即阿尔卑斯山（Alpes）地区。

以悉郡（Isère），即法国伊泽尔省。

高山郡（Hautes-Alpes），法国上阿尔卑斯省。

罗米郡（Drôme），即法国德龙省。

海山郡（Alpes-Maritimes），即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

邸山郡，即法国上普罗旺思阿尔卑斯省（Alpes-de Haute-Pronvenee）。

报古士郡，即法国沃克吕兹省（Vaucluse）。

瓦耳郡（Var），即法国瓦尔省。

土伦邑（Toulon），即法国土伦。

马悉利邑（Marscille），即法国马赛。

罗尼江郡（Bouches-du-Rhône），法国罗讷河口省。

罗尼河（Rhône），即罗纳河。

里云海隅（Golfe du Lion），即利翁湾。

亚耳比治郡，法国阿尔代什省（Ardèche）。

圣以奥郡（St. -Etienne），即圣太田，指法国卢瓦尔（Loire）省。

亚勒郡（Allier），即法国阿利埃省。

尼威郡（Nièvre），即法国涅夫勒省。

折郡（Cher），即法国歇尔省。

补本郡，即法国多姆山省（Puy-de-Dôme）。

利云郡（Lyon），即指法国罗讷（Rhône）省。

尼墨（Nîmes），即法国尼姆。

牙耳地郡（Gard），即法国加尔省。

罗悉郡（Lozère），即法国洛泽尔省。

亚威伦郡（Aveyron），即法国阿韦龙省。

希老地郡（Hérault），即法国埃罗省。

门必勒（Montpellier），即法国蒙彼利埃。

奥地郡（Aude），即法国奥德省。

东山郡（Pyrénées-Orientales），即法国东比利牛斯省。

亚利义郡（Ariège），即法国阿里埃日省。

他林郡，即法国塔尔纳省（Jarn）。

他耳尼及牙伦郡（Tarn-et-Garonne），即法国塔尔纳—加龙省。

鹿郡（Lot），即法国洛特省。

哥厘西郡（Corrèze），即法国科雷兹省。

上威音郡（Haute-Vienne），即法国上维埃纳省。

马治郡（Marche），即法国马尔什地区。

顿吕郡（Creuse），即法国克勒兹省。

因德郡（Indre），即法国安德尔省。

因得及罗亚里郡（Indre-et-Loire），即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

宾尼及罗亚里郡（Maine-et-Loire），即法国曼恩—卢瓦尔省。

末比汉郡（Morbihan），即法国莫尔比昂省。

罗亚利江（Loire），即卢瓦尔河。

威音郡（Vienne），即法国维埃纳省。

两西威郡（Deux-Sevres），即法国德塞夫勒省。

威音地郡（Vendée），即法国旺代省。

下罗亚地郡，即法国大西洋岸卢瓦尔省（Loire-Atlantiqué）。

难得邑（Nantes），即法国南特。

林匪郡，即法国夏朗德省（Charente）。

下林匪郡，即法国夏朗德滨海省（Charente-Maritime）。

牙伦江（Garonne），即加龙河。

其伦地郡（Gironde），即法国纪龙德省。

渎突尼郡，即法国多尔多涅省（Dordogne）。

兰得郡（Landes），即法国朗德省。

牙伦郡，法国上加龙省（Haute-et-Garome）。

额士郡（Gers），即法国热尔省。

伦比郡，应是法国上比利牛斯省（Hautes-Pyrenees）。

希比利乃郡，应是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Pyrenees-Atlantiques）。

佛兰西图

罗内，位置误为法国东北部的下莱茵（Bas-Rhin）省，据对音，应是法国中南部的罗讷（Rhone）省。

罗亚尔，位置误为法国东北部的上莱茵（Haut-Rhin）省，据对音，应是法国中南部的卢瓦尔（Loire）省。

木塞勒（Moselle），即法国摩泽尔省。

木尔德，即法国默尔特—摩泽尔省（Meurthe-et- Moselle）。

窝斯日（Vosges），即法国孚日省。

高索内（Haute-Saône），即法国上索恩省。

都伯（Doubs），即法国杜省。

汝拉（Jura），即法国汝拉省。

厄英（Ain），即法国安省。

义塞勒（Isère），即法国伊泽尔省。

多罗美（Drôme），即法国德龙省。

高亚尔卑斯（Hautes-Alpes），即法国上阿尔卑斯省。

下亚尔卑斯（Alpes-Maritimes），法国下阿尔卑斯滨海省。

瓦尔（Var），即法国瓦尔省。

米（千）〔于〕塞（Meuse），即法国默兹省。

亚尔德尼斯（Ardennes），即法国阿登省。

马尔内（Marne），即法国马恩省。

宥卑（Aube），即法国奥布省。

高马尔内（Haute-Marne），即法国上马恩省。

哥德多尔（Cote d'Or），即法国科多尔省。

索内罗亚尔（Saône-et-Loire），即法国索恩—卢瓦尔省。

下勒怒，法国东北部的下莱茵省（Bas-Rhin），位置误绘于法国中南部。

高勒怒，即法国东北部的上莱茵省（Haut-Rhin），位置误绘于法国中南部。

亚尔德世（Ardèche），即法国阿尔代什省。

窝哥律斯（Vaucluse），法国沃克吕兹省。

不世德罗内（Bouches-du-Rhône），即法国罗讷河口省。

罗尼河口（Mouths of the Rhône），即罗讷河口。

高罗亚尔，指法国埃罗（Héraute）省。

诺尔（Nord），即法国诺尔省。

索美（Somme），即法国索姆省。

哀斯尼（Aisne），即法国埃纳省。

痾瓦斯，法国瓦兹省（Oise）。

塞纳马尔内（Seine-et-Marne），即法国塞纳—马恩省。

约内（Yonne），即法国荣纳省。

聂维勒（Nièvre），即法国涅夫勒省。

亚列尔，即法国厄尔省（Eure）。

不一德多美（Puy-de-Dôme），即法国多姆山省。

罗塞勒（Lozère），即法国洛泽尔省。

敢达尔（Cantal），即法国康塔尔省。

亚维伦（Aveyron），即法国阿韦龙省。

达尔尼（Tarn），即法国塔尔纳省。

巴的加雷（Pas-de-Calais），即法国加来海峡省。

塞纳（Seine），即法国塞纳地区。

巴勒（Paris），即法国巴黎市。

塞纳痾克斯（Seine-et-Oise），即法国塞纳—瓦兹地区。

下塞纳（Seine-Martime），即法国塞纳滨海省。

与勒（Eure），即法国厄尔省。

与勒罗亚尔（Eure-et-Loir），即法国厄尔—卢瓦尔省。

罗亚勒（Loiret），即法国卢亚雷省。

罗亚尔舍耳（Loir-et-cher），即法国卢瓦尔—歇尔省。

舍耳（Cher），即法国歇尔省。

音德勒（Indre），即法国安德尔省。

音德勒罗亚尔（Indre-et-Loire），即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

哥留斯（Creuse），即法国克勒兹省。

高维也内（Haute-Vienne），即法国上维埃纳省。

哥勒塞（Corrèze），即法国科雷兹省。

罗加罗内（Lot-et-Garonne），即法国洛特—加龙省。

加尔（Gard），即法国加尔省。

疴德（Aude），即法国奥德省。

东比利牛斯（Pyrenees-Orientales），即法国东比利牛斯省。

厄罗尔德，即法国阿里埃日省（Ariège）。

马加罗内（Haute-Garonne），即法国上加龙省（Haute-Garonne）。

惹尔（Ger），即法国热尔省。

塞纳河口（Baie de La Seine），即塞纳湾。

加尔瓦多斯（Calvados），即法国卡尔瓦多斯省。

满砂（Manche），即法国芒什省。

疴的内（Orne），即法国奥恩省。

萨尔多（Sarthe），即法国萨尔特省。

卖内罗亚尔（Maine-et-Loire），即法国曼恩—卢瓦尔省。

二塞威勒（Deux-Sevres），即法国德塞夫勒省。

维也纳（Vienne），即法国维埃纳省。

沙兰德（Charente），即法国夏朗德省。

罗（Lot），即法国洛特省。

达尔尼加罗内（Tarn-et-Garonne），即法国塔尔特—加龙省。

多尔多尼亚（Dordogne），即法国多尔多涅省。

下比里牛斯（Pyrenees-Atlantiques），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

高比里牛斯（Hautes-Pyrenees），即法国上比利牛斯省。

马也内（Mayenne），即法国马延省。

一列维勒内（Ille-et-Vilaine），即法国伊尔—维兰省。

哥的都诺尔（Cotes-du-Nord），即法国北滨海省。

摩尔比（旱）〔昂〕（Morbihan），即法国莫尔比昂省。

罗亚尔，绘于菲尼斯太尔省西面的这一“罗亚尔”省是没有的，应是莫尔比昂省东南的大西洋岸卢瓦尔（Loire-Atlantiqué）省。

罗亚尔河口，即伊鲁瓦兹海了（Mer d'Iroise）。

汪德（Vendée），即法国旺代省。

亚列日（Ariège），即本图厄罗尔德省，换一新名，误绘于夏朗德滨海省北部。

下沙兰德（Charente-Maritime），法国夏朗德滨海省。

日伦大（Gironde），即法国纪龙德省。

日伦大河口（Gironde），纪龙德河口。

兰德（Landes），即法国朗德地区。

荷兰北义两国合图

来尼河口，应是施维坦（Schuyten）河口。

峨宁音邑（Groningen），即荷兰格罗宁根。

峨宁（邑）〔音部〕（Groningen），荷兰格罗宁根省。

吕瓦邑（Leeuwarden），即荷兰吕伐登。

非兰部（Friesland），即荷兰弗里斯兰省。

来尼河（Rhine），即莱茵河（Rhein），但位置不对。

爱悉部，即荷兰上艾塞尔省（Overijssel）。

南海隅，即艾瑟尔湖（Ijsselmeer）。

颇得部，即荷兰格尔德兰省（Gelderland）。

悉得河，即斯凯尔特河（Scheldt），位置亦误。

荷兰国安得堤都，即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哈林湖（Haarlem），即哈勒姆，原为183平方公里的大湖，《海国图志》百卷本出版时，已排水而成农田和牧场。

乌得部（Utrecht），即荷兰乌得勒支省。

候林邑，即荷兰海牙（The Hague）。

马士河（Maas R.），即马斯河。

北巴斑部（Noord Brabant），即荷兰北布拉邦特省。

堡邑，即荷兰米德尔堡（Middelburg）。

西兰部（Zeeland），即荷兰泽兰省。

（鹿）〔林〕堡部（Limburg），即荷兰林堡省。

得林鄰（Drenthe），即荷兰德伦特省。

南巴斑部，即比利时布拉邦特省（Brabant）。

罗文，即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

埔悉部，即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

颜得部，即比利时东、西佛兰德（Vlaanderen）二省。

必义，即比利时布吕赫（Bruges），又称布鲁日（Bruges）。

东来部，即比利时奥斯坦德（Oostende）。

利仪部，即比利时埃诺省（Hainaut）。

门城（Mons），即比利时蒙斯。

拿末邑（Namur），即比利时那慕尔。

意大里国全图

东国，指奥地利（Austria）。

威尼（得）〔斯〕邑（Venice），即意大利威尼斯（Venezia）。

亚得利亚海隅（Adriatic Sea），即亚得里亚海。

安哥拿（Ancona），即意大利安科纳。

破鹿拿（Bologna），即意大利波伦亚，或译波洛尼亚。

巴士亚，即意大利帕多瓦（Padova）。

威新撒邑（Vicenza），即意大利维琴察。

摩地拿（Módena），即意大利摩德纳。

鹿加（Lucca），即意大利洛卡。

巴马（Parma），即意大利巴马。

威罗拿（Verona），即意大利维罗纳。

米兰部（Milano，Milan），即意大利米兰。

北牙门邑（Bergamo），即意大利贝加摩。

撒外地（Savoy），即萨瓦，法国东部省份。

撒丁部（Sardinia），即意大利撒丁区。

必门地（Piemonte，Piemont），即意大利皮埃蒙特区。

土邻（Torino，Turin），即意大利都灵。

匿撒地（Nice），即尼斯。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首府。

热那亚（Genoa），即意大利热那亚。

利窝那（Livorna），意大利里窝那。

突加拿（Toscana），即意大利托斯卡纳。

拂林士（Firence），即意大利佛罗伦萨（Florence）。

教皇地（Ecclesiastical States），指教皇国。

罗马部（Roma），指当时教皇国的首都罗马。至1870年（即《海国图志》百卷本出版后十八年）意大利王国统一后才成为意大利首都（教皇国退至梵蒂冈）。

意大里都，图上所绘位置为Napoli或Napoles（那波利或那不勒斯），当时是那不勒斯王国的首都。

撒勒那（Salerno），即意大利萨勒诺。

他难多（Taranto），即意大利塔兰托。

撒丁岛（Sardinia），意大利撒丁岛。

（四）〔西〕治里岛（Sicilia），即意大利西西里岛。

默西拿（Messina），即意大利墨西拿。

加他尼亚（Catánia），即意大利卡塔尼亚。

力摩部，即意大利巴勒莫（Palermo）。

末撒拉（Marsala），即意大利马尔萨拉。

瑞士国图

君士担湖（Lake of Constance），即博登湖（Bodensee L.）。

士勒邑（Zürich），即瑞士苏黎世。

突奥地（Thurgau），即瑞士图尔高州。

亚实悉邑，即瑞士阿彭策尔州（Appenzell）。

押奥（Aargau），即瑞士阿尔高州。

加律地（St. Gallen），即瑞士圣加仑州。

其孙地（Grisons），即瑞士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

他西那地（Tessin），即瑞士提契诺州（Tieino）。

巴悉邑（Basel），即瑞士巴塞尔。

所罗顿地（Solothurn），即瑞士索洛图恩州。

路新地（Luzern），即瑞士卢塞恩州。

百尼地（Bern），即瑞士伯尔尼州。

法奥地（Waudt），即瑞士沃州（Vaud）。

非布地（Fribourg），即瑞士弗里堡州。

义尼威湖（L. Geneva），即日内瓦湖。

义尼威邑（Geneva），即瑞士日内瓦。

瓦勒地（Wallis），即瑞士瓦莱州（Wallis）。

大尼国图

窝布邑（Viborg），即俄罗斯维堡。

亚布邑（Ålborg），即丹麦奥尔堡。

若兰部（Jylland），又作入德兰部，即日德兰半岛。

亚胡邑（Århus），即丹麦奥尔胡斯。

何信邑（Horsens），即丹麦霍尔森斯。

其阿律邑，即丹麦瓦伊勒（Vejle）。

群岛海，即萨姆索海峡（Samsø Balt）。

哥宾哈音都（København），即丹麦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

匪得邑，即丹麦腓特烈港（Frederikssund）。

孙得海峡（The Sound），即松德海峡。

加的牙峡（Kattegat），即卡特加特海峡。

西兰岛（Sjaelland），又作日伦、塞兰，即丹麦西兰岛。

低纳马尔加（葡文 Dinamarca），即丹麦。魏源据《地理备考》，认为此名亦当时丹麦一省名。

悉谷邑，即丹麦斯拉格尔斯（Slagelse）。

摩音岛（Moen），即丹麦默恩岛。

法（丁）〔特〕岛，（Falster），即丹麦法尔特岛。

拉兰岛（Lolland），即丹麦洛兰岛。

长岛（Longeland），即丹麦朗格兰岛。

大北得海峡（Store Baxlt），即大贝尔特海峡。

翮宁岛（Fyn），即丹麦菲英岛。

非俄尼亚，不知此名原文，所知菲英岛，只有 Fyn、Funen、Fyen 等名。

小北得海峡（Lille Baxlt），即小贝尔特海峡。

哈得勒邑（Haderslev），即丹麦哈得斯累夫。

劳英石尔厄部（Lauenburg），即德国劳恩堡。当时石勒苏益格和劳恩堡是日德兰半岛南部北面和南面不同的两省。

悉威其部（Schleswig），即德国石勒苏益格。

顿得邑（Tonder），即丹麦特讷。

宾布邑，即德国弗伦斯堡（Flensburg）。

匪得邑，即德国埃肯弗尔德（Eckernförde）。

林布邑（Rendsburg），即德国伦次堡。

何石（都）〔部〕，即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德语 Stein 意为石。

荷尔斯德音（Holstein），即德国荷尔斯泰因。

老布部，即德国劳恩堡（Lauenburg）。

亚尔多纳（Altona），即德国亚尔托纳。

害地邑（Heide），即德国海德。

墨突邑（Meldorf），即德国梅尔多尔夫。

吉利邑（Kiel），即德国基尔。

鱼丁地（Eutin），即德国尤丁。

福邑（Glückstadt），即德国格吕克斯塔特。德语 Glück 意为幸福。

亚多拿邑（Altona），即德国亚尔托纳。

含布大港（Hamburg），即德国汉堡。

老音布邑（Lauenburg），即德国劳恩堡。

（何得罗）〔罗得侧〕邑（Ratzeburg），即德国拉策堡。

吕必港（Lübeck），即德国卢卑克。

日耳曼破路斯奥地利三国图

东破路斯部（East Prussia），即东普鲁士。

王山都（Köningsberg），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

但悉邑（Danzig），即今波兰格但斯克（Gdańsk）。

博例部（Pomerania），即波兰波莫瑞（Pomorze）地区，意为沿海地区。

西破路斯部（West Prussia），即西普鲁士。

破新部（Posen），即波兰波兹南（Poznań）。

破兰地（Poland），即波兰。

治利西部（Silesia），即波兰西里西亚地区。

加旬地（Cracow），即波兰克拉科夫（Krakow）。

报信邑（Bautzen），即德国鲍岑。

撒孙部（Saxony），即德国萨克森。

得信（邑）〔部〕，即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专区。

得信都，德国德累斯顿市（Dresden）。

林伯都会（Lemberg），今乌克兰利沃夫（Lvov）。

无可威尼部（Bukovina），布科维纳。即今罗马尼亚东北部和乌克兰西部。

加利西部（Galicia），加利西亚。波兰东南部历史地区名。

默林都，布尔诺（Brno），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

但布邑，疑应作布但，波兰比托姆（Bytom）。

（拉巴）〔巴拉〕（Praha），即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

破闵部（Bohemia），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西部旧地区名。

必信邑（Pilsen），即捷克比尔森（Plzeň）。

云音部（Ungern），即匈牙利（Hungary）。

阿宝都（Óbuda），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西区。

威音（Wien），即奥地利首都维也纳（Vienna）。

（尼）〔巴〕拉顿湖（Balaton），即今匈牙利巴拉顿湖。

士挞拉邑（Stralsund），即德国施特拉尔松。

士得丁（Stettin），即波兰什切青（Szczecin）。

班丁布部（Brandenburg），即德国勃兰登堡区。

博但邑（Potsdam），即德国波茨坦。

必老（Breslaw），即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taw）。

罗读邑（Rostock），即德国罗斯托克。

威士马邑（Wismar），即德国维斯马。

默林布沿林（Mecklenburg），即德国梅克伦堡地区。

必林都（Berlin），即德国柏林。

安哈宾布（Anhalt-Bernburg），即德国安哈尔特一贝恩堡。

马得布邑（Magdeburg），即德国马格德堡。

（士）〔安〕哈地埔（Anhalt-Dessau），即德国安哈尔特一德绍。

孙得好地（Sondershousen），即德国宗德斯豪森。

安哈哥丁（Anhalt-Cothen），即德国安哈尔特—科滕。

报宁衰地（Braunschwig），即德国吕伦瑞克（Brunswiek）。

吕尼布邑（Lüneburg），即德国吕内堡。

悉利邑（Celle），即德国策勒。

黑得林邑（Hildesheim），即德国希尔得斯海姆。

汉那耳部（Hannover），即德国汉诺威地区。

汉那耳都（Hannover），即德国汉诺威。

额丁音（Göttingen），即德国格廷根。

非山邑（Freiberg），即德国弗赖贝格。

立悉邑（Leipzig），即德国莱比锡。

古来西地（Greiz），即德国格赖茨（Greitz）。

来西地，德国罗伊斯—施莱茨（Reuss-Schleitz）。

路突邑，德国鲁道尔施塔特（Roudolstadt）。

撒孙歪马（Saxe-Weimar），即德国萨克森—魏玛。

撒孙亚丁布地（Saxe-Altenburg），即德国萨克森—阿尔滕堡。

撒孙买宁地（Saxe-Meiningen），即德国萨克森—迈宁根。

拜焉部（Bayern），即德国拜恩州，又称巴伐利亚州（Bavaria）。

拜律邑（Bayreuth），即德国拜罗伊特。

班山邑，即德国班贝克（Bamberg）。

佛地邑（Fürth），即德国富尔特。

益兰邑（Erlangen），即德国埃尔兰根。

尼林山（Nürnberg），即德国纽伦堡。

奥布古邑，即德国奥格斯堡（Augsburg）。建于公元前 14 年，历史悠久，故称“奥布古邑”。

闵名音邑（Memmingen），即德国梅明根，在乌尔姆东南。

金丁邑，即德国肯普滕（Kempten）。

盐深邑（Salzburg），即奥地利萨尔茨堡，是著名盐城（德语 Salz，意为盐），位置绘得过北。

闵金都（München），德国慕尼黑（Munich）。

弗邑，德国富尔特伊姆瓦尔德（Furthim Wald）。

地鹿部（Tyrol），即奥地利蒂罗尔。

阿丁布部（Oldenburg），即德国奥尔登堡。

奥勒邑（Aurich），即德国奥里希。

音丁邑（Emden），即德国埃姆登。

普鲁社国西法部（Prussian Westphalia），普属威斯特伐利亚，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Nordrhein-Westfalen）州。

阿拿桥邑（Osnabrück），即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德语 brück 意为桥。

闵得邑（Münster），即德国明斯特。

哥伦都（Köln），即德国科隆（Cologne）。

威悉邑（Wessel），即德国威塞尔，在莱茵河东。

来尼部（Rheinland），德国莱茵地区。

地益邑（Trier），德国特里尔。

黑信地，指德国历史上的黑森选帝侯领地（Electoral Hesse）。

加悉都（Cassel），即德国卡塞尔（Kassel）。

马布邑（Marburg），即德国马尔堡。

凡弗（Frankfurt），指德国东部的法兰克福。

买匽邑（Mayence），德国美因兹（Mainz，Mentz）。

黑信大（族）〔侯〕之地，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亦称黑森大公国（Grand Duchy of Hesse）。

拿埽地（Nassau），即德国拿骚。

拜焉来尼部（Bayern-Rhein），即德国拜恩—莱茵地区。

老得邑，即德国劳特雷肯（Lauterecken）。

兰刀邑（Landau），即德国兰道。

巴丁部（Baden），即德国巴登地区。

甲利安都（Carlsruhe），德国卡尔斯鲁厄（Karlsruhe）。

曼林邑（Mannheim），即德国曼海姆。

亚木巴（Ansbach），即德国安斯巴赫。

害得山邑（Heidelberg），即德国海德尔堡。

非布邑（Freiburg），即德国弗赖堡。

罗腊邑（Lörrach），即德国勒腊克。

悉马林地（Sigmaringen），即锡马林根。

鹿信布部（Luxembourg），即卢森堡。

威丁山部（Württemberg），即德国符腾堡地区。

害本邑（Heilbrorm），即德国海尔布隆。

律泠邑（Reutlingen），即德国罗伊特林根，位于斯图加特之南。

乌林邑（Ulm），即德国乌尔姆。

突押都（Stuttgart），即德国斯图加特。

土病邑（Tübingen），即德国图宾根。

普鲁社国专图

特悉邑，旧名 Tilsit 的对音，在今俄罗斯，曾改名苏维埃斯克（Sovetsk），今名不详。

益宾邑（Elbing），埃尔宾，即今波兰埃尔布隆格（Elblag）。

马利未得邑（Marienwerder），即波兰马林韦德尔。

告丁邑，即波兰格尔琼兹（Grudziadz）。

多伦邑，即波兰托伦（Toruń）。

吉林邑，即波兰科沙林（Koszalin）。

士达甲邑（Stargard），即波兰希塔尔加特。

开瓦得邑（Greifswald），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

凡佛邑（Frankfurt）、指德国东部的法兰克福。

颁山邑，即波兰彼得哥煦（Bydgoszcz）（德语 Bromberg）。

必老都（Breslaw），即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tow）。

撒岸邑，即波兰兹戈热莱茨（Zgorzelec）。

勒匿邑（Legnica），即波兰累格尼察。

耐士邑（Nysa），即波兰尼斯。

屋邑，即波兰奥波莱（Opole）。

非宁岛（Funen），即丹麦菲英岛。

威悉河，本图东、西两条威悉河，同名异河。西面那条指 Weser，通译威悉河。

闵得都（Münster），即德国明斯特。

巴闵邑（Bonn），即德国波恩。

（士）〔土〕悉突邑（Düsseldorf），即德国杜塞尔多夫。

谷林邑，疑指 Gummersbact，德国古默斯巴特。

驻山邑（Strausberg），即德国斯特劳斯贝格。

布坦邑（Potsdam），即德国波茨坦。

黑西布邑（Herzberg），即德国赫尔兹贝格。

哈利邑（Helle），即德国哈雷。

奥地利国专图

布河（Bug R.），即布格河。

〔桀〕那威（Czernowitz，Cernăuti），即乌克兰切尔诺夫策（Chernovtsy）。

比米悉邑，即波兰普热梅希尔（Przemysl）。

拉押，即匈牙利吉厄尔（Győr）。

女他邑，疑指 Neushol，其位置约当今捷克斯洛伐克班斯卡一比斯特里察（Banská Bistrica）。

来抄邑，图上位置似为今斯洛伐克科希策（Košice），匈牙利语作 Kassa。若然，则“来抄”二字可能是“卡沙”的讹刻。

地北新邑（Debrecen），即匈牙利德布勒森。

告新邑（Klausenberg），即罗马尼亚克劳森堡。

七山地，即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又作塞本布根（Seibenbügen）。

黑曼（山）〔士〕挞邑（Hermannstad），即赫尔曼施塔德。

瓦拉其地（Wallachia），即瓦拉几亚（Valahia）。

地默瓦邑，即杜博瓦茨（Dubovacz）。

彼得瓦丁（Peterwaratin），即彼得罗瓦拉丁（Petrovaradin），在南斯拉夫诺维萨德（Novi-Sad）附近。

北耳地囼城（Beograd），即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

士拉畜尼部（Selavonia），即南斯拉夫斯拉沃尼亚地区。

以西加邑（Eszek），即埃塞克。

撒拉（Zara），萨拉，即南斯拉夫扎达尔（Zadar）。

达马田部（Dalmatia），即南斯拉夫达尔马提亚地区。Dalmatians（达尔马提亚人）是当地居民名称之一。

新甲地沙邑（Nova Gradiska），即南斯拉夫新格拉迪什卡。

乌墨邑，即捷克斯洛伐克奥洛莫乌茨（Olomouc）。

（拉）巴〔拉〕（Praha），即布拉格（Prague）。

他布邑（Tábor），即捷克斯洛伐克塔博尔。

末道河，即伏尔塔瓦河（Vltava）。

布外邑，即捷克—布杰约维策（Ceska Budějovice）。

林士邑（Linz），即奥地利林茨。

士大境部，即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施泰尔边境）。

印布邑（Innsbruck），即奥地利因斯布鲁克。

以利林部（Illyria），指南斯拉夫历史上的伊利里亚部落。

地益邑，此“地益邑”与前面二图的“地益邑”同名异地，指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

来巴部（Laybach），即南斯拉夫卢布尔瓦那（Ljubljana）地区。

可亚田部（Croatia），即克罗地亚。

北土耳其国图

君士坦都（Constantinople），即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

马摩拉海（Sea of Marmara），马尔马拉海。

但他尼海峡(Dardanelles)，达达尼尔海峡，即今恰纳卡莱海峡(Çanakkal Bŏgazi)。

亚得利亚邑（Adrianople），亚得里亚堡，即今土耳其埃迪尔内(Edirne)。

群岛海，此“群岛海”与《大尼国图》的“群岛海”同名异地，指爱琴海（Agean Sea）。

尼峨本岛（Negropont），希腊埃维厄岛（Evvois，Euboea）。

撒罗尼海隅，即塞迈科斯湾（Thermaikós，Kólpos）。

撒罗尼邑（Thessaloniki），即希腊萨洛尼卡（Salonika）。

拉立撒邑（Lárisa），即希腊拉里萨。

得甲拉邑（Trikkala），即希腊特里卡拉。

牙利邑（Gallipoli），即土耳其格列博卢（Galibolu），在达达尼尔海峡西岸，此图误绘于阿尔巴尼亚南部。

比腊邑（Berat），即阿尔巴尼亚南部培拉特（Berati）。

士吉地利邑，即阿尔巴尼亚西北部斯库台（Shkodra，Shkodar）。

可赋岛（Corfu），科学岛，即今希腊克拉基岛（Kérkira）。

毛利岛（Santa Maura），今希腊累夫卡斯岛（Levkás）。

其法罗（Cephalonia），希腊凯法利尼亚岛（Kefallenia）。

散地岛（Zante），赞特岛，即今希腊扎金索斯岛（Zákinthos）。

他匿得河（Dnestr），即德涅斯特河（Dniester R.）。

摩道部（Moldova），即摩尔多瓦。

牙西都（Jassy），即罗马尼亚雅西（Iasi）。

牙拉邑（Galati），即罗马尼亚加拉茨（Galatz）。

瓦拿邑（Varna），即保加利亚瓦尔纳。

瓦拉基部（Walachia），即瓦拉基亚（Valahia），应在多瑙河北，此图误绘于其南。

捕加力都（Bucharest），即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Bucurest），应在

多瑙河北，此图误绘于其南。

撒地拿邑（Slatina），即罗马尼亚斯拉提纳，应在多瑙河北，本图误绘于其南。

威丁邑（Widin），即保加利亚维丁（Vidin）。

北牙城（Belgrade），即贝尔格莱德，应在多瑙河南，此图误绘于其北。

悉比厲部（Srbija Serbia，Servia），即塞尔维亚（Serbia）。

西闵地（Semendria），即斯梅德雷沃（Semederevo）。

（鸟）〔乌〕谷邑（Uskup），即乌斯库普。

（里）〔路〕米里部（Rumelia），即鲁米利亚。

非立邑，即保加利亚鲁罗夫迪夫（Plovdiv），又作腓力普波罗斯（Philippopolis）。

巴干山（Bakan Mts.），即斯塔拉普拉尼纳（stara Planina），又作巴尔干山脉（Bakan Mts.）。

布里牙部，即保加利亚（Bulgaria）。

所非亚邑（Sofia），即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Sofiya）。

胜邑，保加利亚科拉罗夫格勒（Kolarovgrad）。

亚巴尼部（Albania），即阿尔巴尼亚。

布尼厲部，即波斯尼亚（Bosna，Bosnia）。

布赖西拿邑，萨拉热窝（Sarajevo），又作波斯尼亚塞赖（Bosna Serai）。

路马卢加邑，疑即班亚—卢加（Banja Luka）。

达威音邑，即南斯拉夫德尔文塔（Derventa）。

可亚地部，即克罗地亚（Groatia）。

摩士达邑（Mostar），即南斯拉夫莫斯塔尔。

黑所峨威尼邑（Hercegovina），即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

希腊国图

士但巴利岛（Stampalia），即希腊阿斯蒂帕拉亚（Astipalaia）岛。

亚米峨岛（Amorgós），即希腊阿莫戈斯岛。

撒多林岛（Santorin），即希腊桑托林岛，又即蒂拉岛（Thíra）。

干地海（Sea of Candia），即克里特海（Sea of Crete）。

干地岛（Candia），即希腊克里特（Kriti）岛。

拿治岛（Náxos），即希腊纳克索斯岛。

地尼岛（Tinos），即希腊提诺斯岛。

士其拉岛（Skiros），即希腊斯基罗斯岛。

安突岛（Ándros），即希腊安德罗斯岛

（亚西）〔西亚〕岛（Zea），即希腊克亚（Kea）岛。

米峨岛（Milos），即希腊米洛斯岛。

希他岛（Hydra），即希腊希德拉（Idhra）岛。

亚地加部（Attika），即希腊阿蒂基（Attikí）州。

巴鹿岛（Páros），即希腊帕罗斯岛。

士哥比罗岛（Skopelòs），即希腊斯科皮洛斯岛。

尼峨本海峡，即沃利奥斯埃维厄湾（Vórios Evvoikos Kólpos）。

比阿地部（Boeatia），即希腊比奥夏州。

地百邑（Thebes），底比斯即希腊提佛（Thívai）。

利瓦地邑（Levadia），即希腊利伐迪亚（Levádhia）。

亚典都（Athens），即希腊首都雅典。

可林多邑（Korintos），科林索斯，即希腊科林斯（Corinth）。

亚典海隅（G. of Egina），即萨洛尼湾（Saronikós Kólpos）。

以义岛，即希腊埃伊纳（Aíyina）岛。

破其部，即希腊福基斯（Fokís）地区。

利板地邑（Lepanto），即希腊纳夫帕克托斯（Návpaktos）。

巴答海（隅）〔隅〕，即佩特雷湾（Pátraikós Kólpos）。

利板地海隅（G. of Lepanto），即科林斯湾（Korinchiakós）。

亚加牙部（Akraia），即希腊阿黑亚州（Achaia）。

亚峨利部（Argolis），即希腊阿戈利斯州。

拿破利海隅（G. of Napoli），即阿戈利斯湾（Argolikós Kólpos）。

拿破利邑（Napoli），即希腊纳夫普利昂（Návplion）。

拉哥尼部（Laconia），即希腊拉科尼亚（Lakonía）州。

未实他邑，疑为“实巴他”（Sparta）之讹。即希腊斯巴达（Spárti）。

可罗其海隅（G. of Kolokychia），即拉科尼亚湾（Lakonikós Kólpos）。

吉利峨岛（Cerigo），即希腊基西拉（Kíthira）岛。

亚加地部（Arcadia），即希腊阿卡迪亚（Arkadhía）地区。

特破利撒邑（Tripolizza），即希腊特里波利斯（Trípolis）。

默西尼部（Messenia），即希腊美塞尼亚州（Messiniakós）。

可伦海隅（G. of Coron），即美锡尼亚湾（Messiniakós kólpos）。

以利部（Elis），即希腊埃利亚州（Elía）。

（巴义龙所米）〔米所龙义邑〕（Missolonghi），即希腊梅索朗吉昂（Mesolóngion）。

瓦可利邑（Vrachori），即希腊阿格里尼昂（Agrinion）。

以多里部（Etolia），即希腊埃托利亚地区（Aitolia）。

西法罗尼岛（Cephalonia），即希腊克法利尼亚岛（Kefallinía）。

以云群岛（Ionian Is.），即希腊爱奥尼亚群岛（Iónioi Nísoi）。

以云海（Ionian Sea），即爱奥尼亚海。

瑞丁那威两国合图

猎兰地（Lappland），即拉普兰。

古诺尔物（Norge），即挪威（Norway），古称Norreweg，意为北方航道。

伦佛尼斯山，即多弗伦尼斯（Dofrines）山脉。

顿害米邑（Trondheim），即挪威特隆赫姆。

北音邑（Bergen），即挪威卑尔根。

吉堤亚（兰）〔那〕（Christiania），即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

（田）〔甲〕里邑，即瑞典卡尔斯塔德（Karlstad）。

苏突含都（Stockholm），即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北吉平邑（Norrköping），即瑞典诺尔彻平。

甲马邑（Kalmar）即瑞典卡尔玛。

峨丁布邑（Gottenborg），即瑞典哥德堡（Göteborg）。

甲里冕邑，即瑞典卡尔斯克鲁纳（Karlskrona）。

欧兰岛（öland），即瑞典厄德兰岛。

里窝尼海隅，即里加湾（G. of Riga）。

欧罗巴州属俄罗斯国图

拉兰地（Lapland），即拉普兰。

宾兰地（Finland），即芬兰。

威布邑（Vyborg），即俄罗斯维堡。

瓦撒邑（Vasa），即芬兰瓦沙。

亚被邑（Åbo），即芬兰土尔库（Turku）。

天使魁邑（Archangel），即俄罗斯阿尔汉格斯克（Arkhangelsk）。"天使魁"是英语意译名。

北地，指俄罗斯伯朝拉（Peehora）及其以北一带，包括博耳舍捷美耳苔原（Bolshe Zemlskaya Tundra）。

窝鹿他地（Vologda），即俄罗斯沃洛格达地区。

窝鹿他邑（Vologda），即俄罗斯沃洛格达。

那峨鹿部（Novgorod），即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州。

那峨鹿邑（Novgorod），即诺夫哥罗德。

北耳米部（Perm），即俄罗斯彼尔姆州。

各多马部（Kostroma），即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州。

拉鹿拉末部（Yaroslavl），即俄罗斯雅罗夫拉夫尔州。

瓦地墨部（Vladimir），即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

彼得罗都（Sankt Peterburg），俄罗斯圣彼得堡。

拉多牙湖（Ladozhskoye Ozero），即拉多加湖。

益兰部，即爱沙尼亚（Esthonia）。

利瓦邑（Revel），即列韦里，今爱沙尼亚首都塔林（Tallinn）。

勒兰部，即利沃尼亚（Livonia），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一部分。

利牙邑（Riga），即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利道部（Lithuania），即立陶宛。

威拿邑（Vilnius），即立陶宛维尔纽斯。

郛那邑（Kaunas），即立陶宛考那斯。

闵士其部（Minsk），即白俄罗斯明斯克州。

闵士其邑（Minsk），即白俄罗斯明斯克。

摩希腊邑（Mogilev），即白俄罗斯莫吉廖夫。

摩邻其邑（Smolensk），即俄罗斯斯摩棱斯克。

加路牙邑（Kalaga），即俄罗斯卡卢加。

土拉邑（Tula），即俄罗斯图拉。

土拉部（Tula），即俄罗斯图拉州。

利爱撒邑（Ryazan），即俄罗斯梁赞。

宾撒邑（Penza），即俄罗斯奔萨。

乌法邑（Ufa），即俄罗斯乌法。

阿伦布邑（Orenburg），即俄罗斯奥伦堡。

亚士他干部（Astrakhan），即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

额耳西地草坦，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草原（Kirgiziya Steppe），

撒拉突部（Sarotor），即俄罗斯萨拉托夫州。

撒拉突邑（Saratov），即俄罗斯萨拉托夫。

顿河（Don R.），即顿河。

窝伦瓦部（Voronezh），即俄罗斯沃罗涅什。

加撒族类之地，即顿河哥萨克（Don Cossacks）。

亚士弗邑（Azov），即亚速。

亚士弗海（隅）（Sea of Azov），即亚速海（Azovskoye More）。

高〔田〕〔甲〕士山地（Caucasus Mts.），即高加索山脉（Bolshoi Kavkaz）。

士他瓦布邑（Stavropol），即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

他吉士坦部（Dagestan），即俄罗斯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

以利文部（Yerevan），即亚美尼亚埃里温地区。

得勒邑（Tbilisi），即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

亚耳闵部（Armenia），即亚美尼亚。

林半地，即俄罗斯克里米亚（Crimea）半岛。

（那）〔斯〕拉部，即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Dnepropetrovska）。

他安鹿邑（Taganrog），即俄罗斯塔甘罗格。

哥士其部（Kursk），即俄罗斯库尔斯克。

阿勒部（Orel），即俄罗斯奥廖尔州。

七尼鄂部（Chernigov），即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

布他瓦部（Poltava），即乌克兰波尔塔瓦。

吉孙邑（Kherson），即乌克兰赫尔松。

阿得撒邑（Odessa），即乌克兰敖德萨。

（河百匿地）〔地匿百河〕（Dnepr），即第聂伯河。

土邑，即乌克兰日托米尔（Zhitomir）。

窝尼利部（Volhynia），疑为沃利尼亚。

加悉匿邑（Kishinev），即摩尔达维亚基什尼奥夫。

宾得邑（Bendery），即摩尔达维亚宾杰里。

押吉曼邑（Akermann），即乌克兰阿克曼。

易马邑（Ismail），即乌克兰伊兹梅尔。

（得尼）〔韦利〕江，即韦利卡瓦河（Vilikaya，R.）。

地业江，本图的“地业江”指德涅斯特河（Dnestr R.）。

北西（Persia），指波斯，即今伊朗（Iran）。

加利海隅（Kara Sea），即喀拉海。

《瀛环志略》俄罗斯西境图

彼得罗堡（Sankt Peterburg），即圣彼得堡。

诺弗哥罗（Novgorod），即诺夫哥罗德。

窝罗榶达（Vologda），即沃洛格达。

亚尔干日尔（Archangel），即阿尔汉格斯克（Arkhangelsk）。

白尔摩（Perm），即彼尔姆。

西伯利部（Siberia），即西伯利亚。

哥斯德罗骂（Kostroma），即俄罗斯科斯特罗马。

日罗斯拉（Jaroslav），即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

比斯哥弗（Pskov），即俄罗斯普斯科夫。

斯多尼亚（Estonia），即爱沙尼亚。

里窝尼亚（Livonia），利沃尼亚，即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部分地区的旧称。

威德比斯科（Witebsk），即白俄罗斯维帖布斯克。

斯摩稜斯科（Smolensk），即斯摩稜斯克。

墨斯科（Moscow），即俄罗斯莫斯科。

瓦拉的迷尔（Vladimir），即俄罗斯弗拉基米尔。

加匽（Kazan），即喀山。

痾伦不尔厄（Orenburg），即奥伦堡。

新比尔斯克（Simbersk），即俄罗斯辛比尔斯克。

萨拉德夫（Saratov），即萨拉托夫。

阿斯达拉干（Astrakhan），即阿斯特拉罕。

当波弗（Tambov），即俄罗斯坦波夫。

赫阿匽，即梁赞（Riazan）。

都（扛）〔拉〕（Tula），即图拉。

加娄牙（Kaluga），即俄罗斯卡卢加。

痾勒尔（Orel），即奥廖尔。

古尔斯克（Koursk），即库尔斯克。

窝罗尼日（Voronezh），即沃罗涅什。

加（的）〔尔〕勾（巴尔的哥）（Kharkov），即乌克兰哈尔科夫。

日尔日（Georgia），即格鲁吉亚。

诺尼阿，指亚美尼亚（Armehia），“诺尼阿”一名不知何所据。

捣里达（Taurida），即陶里达，在克里米亚半岛，主要城市有辛菲罗波尔（Symferpol）。

给尔孙（Kherson），即赫尔松。

厄加德黎诺斯拉（Ekatherinoslav），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a）。

究（Kiev），即乌克兰首都基辅。

者尔（厄）〔尼〕疴弗（Tchenigov），即契尔尼哥夫。

摩宜勒威（Mohilev），即莫吉廖夫。

明斯克（Minsk），即今明斯克。

维里纳（Wilna），即立陶宛维尔纽斯（Vilnius）。

哥罗德诺（Grodno），即白俄罗斯格罗德诺。

《异域录》俄罗斯国图

朱儿克河，即勒拿（Lena）河古称。

牙库特（Yakut），即俄罗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

伊聂谢河（Yenisey），即叶尼塞河。

昂噶拉河（Angara），即安加拉河。

厄尔库（Irkutsk），即俄罗斯伊尔库茨克。

柏海儿湖（Oz. Baykal），即贝加尔湖。

楚库河（Tchikor R.），1727年恰克图条约中俄界河。

土喇河，即土拉河。

葛尔必齐河（Kerbetchi），即格尔必齐（Gorbitza）河，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中俄界河。

泥布楚城，涅尔琴斯克（Nerchinsk）。

根特山，即肯特山（Hentiyn Nuruu）。

黑鲁伦河（Kerulen R.），即克鲁伦河。

喀儿喀，指今蒙古人民共和国（Mongolia）。

杭爱汗山，即杭爱山脉（Hangayn Nuruu）。

揭的河，即克特河（Ket R.）。

鄂布河（Ob R.）即鄂毕河。

托波儿，即托博尔斯克（Tobolsk）。

托波儿河（Tobol R.），即托博尔河。

土拉河岭，乌拉山脉（Ural Mts.）。

喀穆河（Kama R.）即卡马河。

莫斯科窪（Moskva），即俄罗斯莫斯科。

西费耶斯科国（Konungariket Sverige），即瑞典（Sweden）。

图里耶斯科图，欧洲土耳其（Turkey in Europe）。

萨拉托付（Saratov），即萨拉托夫。

佛儿格河（Volga R.），即伏尔加河，亦称厄洛尔河。

腺纪斯湖，即里海。

厄尔齐斯河，即额尔齐斯河。

寨桑脑儿，当时我国的斋桑泊，今属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国，今哈萨克斯坦。

厄纳特赫国，即印度莫卧儿（Mughal）帝国。

沙摩汗，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沙·贾汉（Shah Jahan）。

伊里河（Ili），即伊犁河。

英吉利本国三岛国合图

日耳西岛（Jersey），即英国泽西岛。

危耳尼岛（Guernsey），即英国格恩济岛。

查厘海峡（English），即英吉利海峡（Channel）。

排墩邑（Brighton），即英国布莱顿。

苏悉（Susex），即英国苏塞克斯。

兰顿都（London），即伦敦。

坦西河（Thames R.），即太晤士河。

黑弗（Hertford），即英国赫里福德。

比弗（Bedford），即英国贝德福。

益威得邑（Ipswick），即英国伊普斯威奇。

旱桥（Cambridge），即英国剑桥。

威地岛（Isle of Wight），即英国怀特岛。

不茂士（Portsmouth），即英国朴次茅斯。

不茂士港口（Portsmouth），即英国朴次茅斯。

百命含（Birmingham），即英国伯明翰。

悉弗（Stoke-on-Trent），即英国斯托克，应在伯明翰西北。

窝食得邑（Worcester），即英国伍斯特，应在伯明翰西南。

苏浦里（Shrooshire），即英国希罗普郡。

撒力浦利邑（Salisbury），即英国索尔兹布里。

突设（Dorset），即英国多塞特。

益悉邑（Exeter），即英国埃克塞特。

孙设（Somerset），即英国索默塞特。

地文（Devon），即英国德文。

挞茂邑（Dartmouth），即英国达特默思。

拜茂邑（Plymouth），即英国普利茅斯。

哥尼尔（互）〔瓦〕力（Cornwall），即英国康沃尔郡。

算西（Swansea），即英国斯温西。

（互）〔瓦〕勒（Wales），即英国威尔士地区。

甲北安港（Cardigan），即英国卡迪根。

甲马丁邑（Carmarthen），即英国卡马森。

宝布（Pembroke），即英国彭布罗克。

伊耳兰海（Irish Sea），即爱尔兰海。

突林都（Dublin），即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威其罗邑（Wicklow），即爱尔兰威克洛，应在都柏林东南。

林士特（Leinster），即爱尔兰伦斯特省。

门士特（Munster），即爱尔兰芒斯特省。

林米勒（Limerich），即爱尔兰利默里克。

哥尔其港口（Cork Habour），即爱尔兰科克港湾。

班他港（Bantry），即爱尔兰班特里。

沙嫩江（Shannon R.）即香农河。

设兰岛（Shetland Is.），即设得兰群岛，应在苏格兰东北。

多尼牙港，即多内加尔湾（Donegal Bay）。

君恼，即爱尔兰康诺特（Connacht）省。

牙威江（Galway R.），指流经戈韦尔出海的莫伊尼（Moyne）河。

乌士特（Ulster）；即阿尔斯特。原为爱尔兰最北部的省名，包括九个郡。今六郡在英国北爱尔兰，三郡在爱尔兰。其范围大约与古代爱尔兰王国的阿尔斯特省相当。

多热地（Drogheda），即爱尔兰德罗赫达。

必法（Belfast），即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

阿耳群岛，奥克尼群岛（Orkney Is.），应在苏格兰东北。

希白利群岛（Hebrides Is.），即赫布里底群岛。

加来港（Firth of Clyde），即克莱德湾。

曼岛（Ilse of Man），即英国马恩岛地区。

安利西岛（Anglesey I.），即英国安格西岛。

爽所（Thurso），即英国瑟尔索。

本来港（Moray Firth），即默里湾。

因威匿（Inverness），即英国因沃内斯。

亚伯田邑（Aberdeen），即英国阿伯丁。

别邑（Perth），即英国珀思。

苏各兰（Scotland），即英国苏格兰地区。

甲拉峨（Glasgow），即英国格拉斯哥。

以丁布都（Edinburgh），即英国爱丁堡。

比威客邑（Berwick），即英国特威德河畔伯里克。

新堡（Newcastle），即英国纽卡斯尔。

突含（Durham），即英国达勒姆郡。

甲来邑（Carlisle），即英国卡莱尔。

所罗布正港，即索尔威湾（Solway Firth）。

苏甲破路邑（Scarborough），即英国斯卡巴勒。

约耳（York），即英国约克。

摩里早，即莫尔卡姆湾（Morecambe Bay）。

曼食悉，即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

利威浦（Liverpool），即英国利物浦。

得比邑（Derby），即英国得尔比，

乌西江（Ouse R.），即乌斯河。

诺丁含（Nottingham），即英国诺丁汉。

林哥林邑（Lincoln），即英国林肯。

互董是百港江口，即亨伯（Humber）河口，河口有Humberside郡的城市Hull（赫尔）。

那威得邑，即英国诺里奇（Norwick）。

《四州志》英吉利国分部图

爱伦岛（Ireland），即爱尔兰岛。

萌岛（Isle of Man），即英国马恩岛。

糯滕（司）〔马〕兰部（Northumberland），即英国诺森伯兰郡。

艮马伦部（Cumberland），即英国坎伯兰郡。

委士摩（含）〔兰〕部（Westmorland），即英国威斯特摩兰郡。

特尔含部（Durham），即英国达勒姆郡。

育社部（Yorkshire），即英国约克郡。

兰加社部（Lancashire），即英国兰开夏郡。

盎厄里西（Anglesey），即英国安格里西岛。

格那完部（Caernarvonshire），即英国卡那封郡。

领麇部（Denbighshire），即英国登比郡。

(凌佛)〔佛凌〕部(Flintshire),即英国弗林特郡。

支社部(Cheshire),即英国柴郡。

那迷部,即英国德比郡(Derby)。

讷鼎含部(Nottinghamshire),即英国诺丁汉郡。

领哥吾社部(Lincolnshire),即英国林肯郡。

麻里垣匿社部(Merionethshire),即英国梅里奥尼思郡。

闷俄脉里部(Montgomeryshire),即英国蒙哥马利郡。

(余)〔佘〕勒社部(Shropshire),即英国希罗普郡。

斯达贺部(Stafford),即英国斯塔福德郡。

利冼达部(Leicester),即英国莱斯特郡。

勒伦部,即英国拉特兰郡(Rutland)。

韩鼎伦部(Huntingdon),即英国亨廷顿郡。

感密(士力)〔力士〕部(Cambridge),即英国剑桥郡。

糯尔和部(Norfolk),即英国诺福克郡。

萨护部(Suffolk),即英国萨福克郡。

脉贺部(Bedfolk),即英国贝德福郡。

糯士顿部(Northampton),即英国北安普敦郡。

哇嗌部(Warwick),即英国沃里克郡。

窝冼士达部(Worcester),即英国伍斯特郡。

希里贺部(Hereford),即英国赫里福德郡。今赫里福德与伍斯特合为一郡。

辣糯社部(Radnorshire),即英国拉德诺郡。

加尔礼部(Cardiganshire),即英国卡迪根郡。

宾日鹿部(Pembrokeshire),即英国彭布罗克郡。

格尔马廷部(Carmarthenshire),即英国卡马森郡。

默力诺部(Brecknockshire),即英国布雷克诺克郡。

额拉磨凝部(Glamorgan),即英国格拉摩根郡。

满毛治部(Monmouthshire),即英国蒙默思郡。

俄罗冼士达（Gloucester），即英国格罗斯特郡。

恶士贺（Oxford），即英国牛津郡。

（经脉）〔脉经〕含部（Buckinghamshire），即英国白金汉郡。

辖贺部（Hertfordshire），即英国哈福德郡。

衣什部（Essex），即英国埃塞克斯郡。

弥特色斯部（Middlesex），即英国米德尔塞克斯。

境部（Kent），即英国肯特郡。

兰顿国都（London），即伦敦。

舍利部（Surrey），即英国萨里郡。

楾色斯部（Swssex），即英国苏塞克斯郡，今分东西二郡。

脉社部（Berkshire），即英国伯克郡。

含社部（Hampshire），即英国汉普郡。

吻社部（Wiltshire），即英国威尔特郡。

梳马什部（Somerset），即英国索默塞特郡。

槝尔什部（Dorset），即英国多塞特郡。

里完部（Devon），即英国德文郡。

哥伦禾尔部（Cornwall），即英国康沃尔郡。

《瀛环志略》英吉利图

以耳兰（Ireland），即爱尔兰。

诺尔东北尔兰（Northumberland），即英国诺森伯兰郡。

冈比耳兰（Cumberland），即英国坎伯兰郡。

达尔（威）〔咸〕（Durham），即英国达勒姆郡。

威斯德谋耳兰（Westmoreland），即英国威斯特摩兰郡。

约尔克（Yorkshire），即英国约克郡。

兰加斯德尔（Lancaster），即英国兰开斯特。所在郡名兰开夏（Lancashire）。

萠岛（Ilha de Man），即马恩岛。

安哥塞勒（Anglesey），即安格尔西岛。

该拿尔穹（Caernarvon），即英国卡那封郡。

美略内（Merioneth），即英国梅里奥尼思郡。

敦比各（Denbighshire），即英国登比郡。

非林德（Flintshire），即英国弗林特郡。

蒙德痾大里（Montgomery），即英国蒙哥马利郡。

支斯德尔（Chester），即英国切斯特，在柴郡（Cheshire）。

拾罗波（Salop），即英国希罗普郡（Shrop）。

斯达佛尔（Stafford），即英国斯塔福德郡。

德尔比（Derby），即英国德比郡。

诺定昂（Nottingham），即英国诺丁汉郡。

雷塞斯德尔（Leicester），即英国莱斯特郡。

林哥尔内（Lincoln），即英国林肯郡。

诺尔佛尔克（Norfolk），即英国诺福克郡。

素佛尔克（Suffolk），即英国萨福克郡。

冈比黎日（Cambridge），即英国剑桥郡。

恒丁敦（Huntingdon），即英国亨廷登郡。

鲁德兰（Rutland），即英国拉特兰郡。

诺尔桑波登（Northampton），即英国北安普敦郡。

窝尔维克（Warwick），即英国沃里克郡。

窝尔塞斯德尔（Worcester），即英国伍斯特郡。

气尔佛尔（Hereford），即英国赫里福德郡。

拉德诺尔（Radnor），即英国拉德诺郡。

加尔的安（Cardigan），即英国卡迪根郡。

奔不罗咯（Pembroke），即英国彭布罗克郡。

北勒克诺克（Brecknock），即英国布雷克诺克郡。

该尔马尔敦（Carmarthen），即英国卡马森郡。

加拉摩尔安（Glamorgan），即英国格拉摩根郡。

蹒冒（Monmouth），即英国蒙默思郡。

哥罗塞斯德尔（Gloucester），即英国格罗斯特郡。

痾哥斯佛尔（Oxford），即英国牛津郡。

比尔克（Berk），即英国伯克郡。

〔巴〕京（盛）〔咸〕（Buckingham），即英国白金汉郡。

比德佛尔（Bedford），即英国贝德福郡。

黑尔德佛尔（Hertford），即英国赫特福德郡。

厄塞斯（Essex），即英国埃塞克斯郡。

根德（Kent），即英国肯特郡。

苏勒（Surrey），即英国萨里郡。

萨塞斯（Sussex），即英国苏塞克斯郡。

苏当波敦（Southampton），即英国南安普敦郡。

乌义尔德（Wilt），即英国威尔特郡。

索美尔塞（Somerset），即英国索默塞特郡。

多尔塞（Dorset），即英国多塞特郡。

的弯（Devon），即英国德文郡。

哥尔奴瓦里斯，即英国康沃尔郡（Cornwall）。

苏各兰图

〔痾〕尔哥由（Orkney），即英国奥克尼郡，是小群岛，本图误绘于大不列颠岛北部。

该内斯（Caithness），即英国凯思尼斯郡，实位于本图“尔哥内”位置。

哥罗马尔的（Cromarty），即英国克罗马蒂郡。

苏塞尔兰（Sutherland），即英国萨瑟兰，实位于图上“该内斯”位置。

罗斯（Ross），即英国罗斯郡。

（迷牙尔）〔内壹尔那〕（Nairn），即英国奈恩郡。

慕来（Moray），即英国莫里郡。

邦弗（Banff），即英国班夫郡。

亚比尔顿（Aberdeen），即英国阿伯丁郡。

（内壹尔那）〔迷牙尔〕（Mearn），即英国金卡丁郡（Kincadine）。

音威尔内斯（Inverness），即英国固弗内斯郡。

亚尔日勒（Argyle），即英国阿盖尔郡。

白尔斯（Perth），即英国珀思郡。

安孤斯（Angus），即英国安格斯郡。

发壹夫（Fife），即英国法夫郡。

加拉克马南（Clakmannan），即英国克拉克曼南郡。

斯德尔零（Stirling），即英国斯特林郡。

当巴尔敦（Dumberton），即英国丹巴顿郡。

梭非律（Renfrew），即英国伦弗鲁郡。

（尼）〔见〕罗斯（Kinross），即英国金巴斯郡。

林利德厄，即英国西洛锡安（West Lothian）或称林利思戈郡（Linlithgow）。

壹丁不尔厄（Edinburgh），即英国中洛锡安（Middlothian）或称爱丁堡郡（Edinburgh）。

哈丁敦（Haddington），哈丁顿，即英国东洛锡安（East Lothian）。

（比）〔北〕尔维克（Berwick），即英国贝里克郡。

罗哥斯不尔厄（Roxburgh），即英国罗克斯巴勒郡。

塞尔给尔克（Selkirk），即英国塞尔扣克郡。

比波勒斯（Peebles），即英国皮布尔斯郡。

拉拿尔克（Lanark），即英国拉纳克郡。

哀尔（Ayr），即英国埃尔郡。

比（干）〔于〕德（Bute），即英国比特郡。

乌宜病敦（Wigtown），即英国威格敦郡。

给尔加德比里至（Kirkcudbrigh），即英国柯尔库布里郡。

当非利斯（Dumfries），即英国邓弗里斯郡。

伊耳兰岛图

伦敦德黎（Londonderry），即英国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

安特灵（Antrim），即英国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

（德内加尔）〔亚尔骂疴〕（Armagh），即英国北爱尔兰阿尔马郡。

非尔马那疴（Fermanagh），即英国北爱尔兰弗马纳郡，应在蒂龙（Tyrone）西南。

的伦（Tyrone），即英国北爱尔兰蒂龙郡。

刀尼（Down），即英国北爱尔兰当郡。

（亚尔骂疴）〔德内加尔〕（Donegal），即爱尔兰多尼戈尔郡。

摩那安（Monaghan），即爱尔兰莫纳根郡。

斯黎各（Sligo），即爱尔兰斯莱戈郡。

勒德灵（Leitrim），即爱尔兰利特里姆郡。

加弯（Cavan），即爱尔兰卡万郡。

劳斯（Louth），即爱尔兰劳思郡。

壹斯德迷（East-Meath），即爱尔兰伊斯特米思郡，英文图作 Meath（米思郡）。

威斯德迷（West-Meath），即爱尔兰韦思特米思郡。

郎佛尔（Longford），即爱尔兰朗福德郡。

罗斯哥满（Roscommon），即爱尔兰罗斯科门郡。

马约（Mayo），即爱尔兰马尤郡。

加尔威（Galway），即爱尔兰高尔韦郡。

哥儡宜尔（Clare），即爱尔兰克莱尔郡。

京斯高翁的（King's County），即爱尔兰金斯郡，今奥法利郡（Offaly）。

几尔德壹耳（Kildare），即爱尔兰基德尔郡。

都伯林（Dublin），即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乌宜哥娄（Wicklow），即爱尔兰威克洛郡。

加尔娄（Carlow），即爱尔兰卡洛郡。

固音斯高翁的（Queen's County），爱尔兰昆斯郡，今莱伊什郡（Laoighis）。

几尔给尼（Kilkenny），即爱尔兰基尔肯尼郡。

威哥斯佛尔（Wexford），即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

窝得尔佛尔（Waterford），即爱尔兰沃特福德郡。

的卑拉黎（Tipperary），即爱尔兰蒂珀雷里郡。

里摩黎克（Limerick），即爱尔兰利默里克郡。

哥尔克（Cork），即爱尔兰科克郡。

给黎（Kerry），即爱尔兰克里郡。

北亚默利加州全图

青地（Greenland），即格陵兰。

新寻着之地（Newfoundland），即加拿大纽芬兰。

罗林士海隅（Gulf of St. Lawrence），即圣劳伦斯湾。

拉巴突地（Labrador Peninsula），即加拿大拉布拉多半岛。

胡孙海隅（Hudson Bay），即哈得逊湾。

蛮岛（Mansel I.），即加拿大曼塞尔岛。

君百兰岛（Cumberland Peninsula），即加拿大坎伯兰半岛。

巴分海隅（Baffin Bay），即巴芬湾。

加拿他（Canada），即加拿大。

云地利阿湖（L. Ontario），即安大略湖。

执阿耳义湖（Georgian Bay），即乔治亚湾。

以利湖（Lake Erie），即伊利湖。

新约邑（New York），即美国纽约。

爱兄弟邑，美国费城（Philadelphia），希腊语意为“兄弟之爱”。

瓦升顿都（Washington），即美国首都华盛顿。

弗利他半地（Florida Peninsula），即美国佛罗里达半岛。

大西洋群岛（Antilles Is.），即安的列斯群岛。

禺加坦（Peninsula de Yucatán），即尤卡坦半岛。

厄亚地马拉（Guatemala），即危地马拉。

安特海隅，即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

巴拿马微地（Isthmus of Panama），即巴拿马地峡。

新阿利安（New Orleans），即美国新奥尔良。

阿利安（Orange），即美国奥兰治，在阿瑟港东北。

特查士（Texas），即美国得克萨斯州。

麦西哥海隅（Gulf of Mexico），即墨西哥湾。

益贯毛族类，指爱斯基摩（Eskimo）人居地。

执武爱族类，指奇普瓦（Ojibwa）人居地。

麦西哥国（Mexico），即墨西哥。

硃海隅，加利福尼亚湾（Golfo de California），海水呈红色。

加利弗尼半地（Peninsula de la California），即加利福尼亚半岛。

落机山（Rocky Mts.），即落基山脉。

烟山，即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多火山。

大东洋，指太平洋（Pacific Ocean）。

英吉利所属加拿他国东边各部图

加拿他海峡（Canadian Channel），即加拿大海峡，今明根（Mingan）海峡。

新义亚利岛，加拿大安提科斯提岛（I. d' Anticosti）。

北顿地咀（Cape Breton I.），即加拿大布雷顿角岛。

马义他林岛（Îs. de la Madeleine），即加拿大马德伦群岛。

益瓦地岛（Pr. Edward I.），即加拿大爱德华太子岛。

北薰巴兰海峡（Northumberland Strait），即诺森伯兰海峡。

新苏各兰部（Nova Scotia），即加拿大新斯科舍省。

哈里法邑（Halifax），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分地海隅（Bay of Fundy），芬迪湾。

新本西威部（New Brunswick），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

威得顿色，即加拿大弗雷德里克顿（Frederieton）。

热港，即查勒尔湾（Chaleur Bay）。

罗林士河（St. Lawrenee），圣劳伦斯河。

罗林士河口（St. Lawrence），圣劳伦斯河口。

北薰北兰部，即拉布拉多半岛（Labrador Peninsula）。

黑弗邑，即加拿大艾尔弗雷德港（Port Alfred）。

贵比邑（Quebec），加拿大魁北克省。

下加拿他部（Lower Canada），下加拿大地区。

必谷邑，即加拿大舍布鲁克（Sherbrooke）。

八合邑，即加拿大三河城（Trois-Rivières）。

景顿邑（Kingston），即加拿大金斯顿。

突含邑，即加拿大霍普港（Port lfope）。

约耳其邑（York），约克，1834年始改称多伦多（Toronto）。

兰墩部（London），加拿大伦敦省。

尼亚牙拉，即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分属加、美两国。

屋弗邑，即加拿大奥克斯福德（Oxford）。

（匿比）〔比匿〕星（湖），即加拿大彭匿坦吉星（Penetanguishene）。

上加拿他部（Upper Canada），上加拿大地区。

悉巴瓦腊族之地，即奇普瓦（Chippewa）人居地。

弥利坚国全图

买尼部（Maine），即美国缅因州。

和睦邑，即疑指美国东北部皮特兰（Portland）。

新含部，即美国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

布顿邑（Boston），即美国波士顿。

弗门部（Vermont），美国佛蒙特州，

马撒舒盖部（Massachusetts），即美国马萨诸塞州。

君匿谷部，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

新港（New Haven），即美国纽黑文。

新约部（New York），美国纽约州。

宾林部，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

必保邑（Pittsburgh），即美国匹兹堡。

长屿（Long Island），即美国长岛。

威危尼部（Virginia），即美国弗吉尼亚州。

力门邑（Richmond），美国里士满。

北加罗林部（North Carolina），即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南加罗林部（South Carolina），即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热阿耳义部（Georgia），即美国佐治亚州。

撒文拿邑（Savannah），即美国萨凡纳。

弗利他部（Florida），美国佛罗里达州。

亚拉巴马部（Alabama），美国亚拉巴马州。

宾撒可拉邑（Pensacola），美国彭萨科拉。

仃尼士部（Tennessee），美国田纳西州。

金奕其部（Kentucky），美国肯塔基州。

印地亚拿部（Indiana），美国印第安纳州。

阿希阿部（Ohio），美国俄亥俄州。

米治安部（Michigan），美国密执安州。

（列）〔胡〕伦湖（Lake Huron），休伦湖。

（热阿耳义）〔米治安〕湖，密执安湖（Lake Michgan），此图误出为乔治湖。

上湖（Lake Superior），苏必利尔湖。

胡伦西北地，指休伦（Huron）湖西北的半岛。

以利乃部（Illinois），美国伊利诺斯州。

米苏里部（Missouri），美国密苏里州。

押加拿部（Arkansas），美国阿肯色州。

路义撒拿部（Louisiana），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米西悉比部（Mississippi），美国密西西比州。

米西悉比河（Mississippi R.），密西西比河。

新阿里安邑（New Orleans），美国新奥尔良。

巴哈马群岛（Bahamas），巴哈马。

阿利翁地（Oregon），美国俄勒冈地方。

麦西哥国全图

鼎（士）〔土〕拉海隅，洪都拉斯湾（Golfo de Honduras）。

宇革单（Yucatan），即墨西哥尤卡坦州。

他巴哥（Tabasco），即墨西哥塔巴斯科州。

治亚巴（Chiapas），即墨西哥恰帕斯州。

阿撒加（Oaxaca），即墨西哥瓦哈卡州。

真十字架（Veracruz），即墨西哥韦腊克鲁斯州。

布益拉（Puebla），即墨西哥普韦布拉州。

麦西哥邑（México），即墨西哥城。

贵利但（Querétaro），即墨西哥克雷塔罗州。

吴拿主亚多（Guanajuato），即墨西哥瓜纳华托州。

瓦拉多勒（Valadolia），即墨西哥米却肯州首府。1828年为纪念墨西哥民族英雄莫雷洛斯改名Morelia（莫雷利亚）。

路义破多斯（San Luis Potosi），即墨西哥圣路易斯波托西州。

撒甲刺亚，即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Zacatecas）。

可哈辉（Coahuila），即墨西哥科亚韦拉州。

他马乌里巴（Tamaulipas），即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

新花旗特察士，即得克萨斯州（Texas），1845年并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二十八州。

圣信地，即指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菲（Santa Fe），1846—1848年美墨战争后圣菲及半个墨西哥为美国割占。

治乌亚拿，即墨西哥奇瓦瓦州（Chihuahua）。

土郎河（Durango），即墨西哥杜兰哥州。

危亚地拉撒腊（Guadalajara），即墨西哥哈利斯科（Jalisco）州首府瓜达哈拉哈。

孙阿拉（Sonora），即墨西哥索诺拉州。

新加利弗尼（New California），即今美国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州。

危亚地马拉国全图

腊担岛（I. de Roatán），即洪都拉斯罗亚坦岛。

阿兰治多邑（Olanchito），即洪都拉斯奥兰治托。

可马牙危部（Comayagua），即洪都拉斯科马亚瓜省。

乌路亚阿河（Rio Ulua），即洪都拉斯乌卢阿河。

可马牙危邑（Comayagua），即洪都拉斯科马亚瓜。

他鄂巴地，特古西加巴尔（Tegueigalpa），始建于16世纪，1880年起为洪都拉斯首都。

多罗牙巴地，尼加拉瓜马塔加尔帕（Matagalpa）。

尼加拉危部（Nigaragua），即尼加拉瓜。

尼加拉危湖（Lago de Nigaragua），即尼加拉瓜湖。

马拿危湖（L. de Managua），即马那瓜湖。

尼可牙海隅（Golfo de Nicoya），即尼科亚湾。

富贵部，即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 西班牙语言为富饶的海岸）。

甲他峨邑（Puerto Cortes），即哥斯达黎加科特斯港。

可伦比国（Columbia），即哥伦比亚。

君查危海隅（G. de Fonseca），即丰塞卡湾。

达匿岛（Turneffe Is.），即达内夫群岛。

救者地部（EI Salvador），即萨尔瓦多（西班牙语 Saviour 意为救世主）。

孙松拿地部（Sonsonate），即萨尔瓦多松索纳特。

治贵母拉部（Chiquimula），即危地马拉奇基木拉。

甕土拉海隅（G. de Honduras），即洪都拉斯湾。

北丁部（Petén），即危地马拉佩滕省。

所罗拉部（Solola），即危地马拉索洛拉省。

撒加地其部（Sacatepequez），即危地马拉萨加特佩克斯省。

新危亚地马拉都（Guatemala City），即危地马拉城。

益貴音拉部（Escuintla），即危地马拉埃斯昆特拉省。

治末地南峨部（Chimaltenango），即危地马拉奇马尔特南戈省。

义南峨部，危地马拉韦韦特南戈省（Huehuetenango）。

多〔多〕尼加班部（Totonicapan），即危地马拉托托尼卡潘省。

苏识特比部（Suchitepequez），即危地马拉苏奇特佩克斯省。

治巴部（Chiapas），即墨西哥恰帕斯省。

所可奴可部，墨西哥瓦哈卡省（Oaxaca）。

巴里士河（Belize），即伯利兹河。

北默利加内英俄二国属地图

佛顺海隅（Hudson Bay），即哈得孙湾。

加耳弗，新加利福尼亚海岸（Coast of New California），特指 Bodega（博德加），在旧金山北面几英里。

益斯种类，爱斯基摩（Esquimaux）人。

亚拉士甲（撒）〔半〕地（Alaska Peninsula），阿拉斯加半岛。

主甲，即谢利戈夫海峡（Straits of Cheligoff）。

得母拉牙翁，如作“母得洛牙安”，则是加拿大洛根峰（Mt. Logan）的对音。但既位于阿拉斯加，应是其西南的 Mt. st. Elias，通译圣埃利亚斯峰。

亚默利加州各岛图

安特群岛（Lesser Antilles），即小安的列斯群岛。

门悉腊州（Montserat），即蒙特塞拉特岛。

安地危亚州（Antigua），即安提瓜岛。

马地匿岛（Martinique），即马提尼克岛。

路（要）〔西亚〕岛（St. Lucia），即圣卢西亚岛。

文新岛（St. Vincent），即圣文森特岛。

危亚地鹿岛（Guadeloupe），即瓜德罗普岛。

孙北海门（Sombrero），即索姆布雷罗海峡。

贞海门（Virgin Is.），指维尔京群岛东面的阿内加达海峡（Auegada Passage）。

阿利诺河（Delta del Orinoco），即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口。

阿利诺河（Orinoco），即奥里诺科河。

三位岛（Trinidad），即特立尼达岛。

珠岛（Margarita），即委内瑞拉马加里塔岛。

古拉告岛（Curaçao），即库腊索岛。

马来改破海隅，指L. Maracaibo（马拉开波湖）及G. de Venezula（委内瑞拉湾，旧称马拉开波湾）。

贵港（Puerto Rico），即波多黎各岛。

摩拿海门（Can. de la Mona），即莫纳海峡。

海地（港）〔岛〕（Haiti），即海地岛。

君港（Port-au-Prince），即海地首都太子港。

牙买加岛（Jamaica），即牙买加。

王城（Kingston），即牙买加首都金斯顿。

古巴岛（Cuba），即古巴。

哈瓦拿（La Habana），即古巴首都哈瓦那。

改曼岛（Cayman Is.），即开曼群岛。

禹加坦海隅（Canal de Yucatán），即尤卡坦海峡。

巴纳马微地（Isthmas of Panama），即巴拿马地峡。

巴纳马海隅（Golfo de Panamá），即巴拿马湾。

危亚马拉湖，位置应是尼加拉瓜湖（Lago de Nicaragua）。

危亚马拉国（Guatemala），即危地马拉。

主安地叱海隅（Golfo de Tehuantepec），即墨西哥特万特佩克湾。

真十字架海隅（Veracruz Coast），即韦腊克鲁斯海岸。

干比治海隅（Bahia de Campeche），即坎佩切湾。

南亚默利加州全图

贵多邑（Quibdo），即哥伦比亚基布多。

巴峨他（Bogota），即哥伦比亚波哥大。

突悉罗（Trujillo），即委内瑞拉特鲁希略。

古马纳（Cumana），即委内瑞拉库马纳。

危亚纳地（Guyana），即圭亚那（今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

巴悉国（Brazil），即巴西。

巴拉路加邑，疑指巴西累西腓 Recife（Pernambuco）（伯南布哥）。

牙尼罗都（Rio de Janeiro），即巴西里约热内卢。

巴拉危涯国（Paraguay），即巴拉圭。

果额河，疑指马代腊河（Madeira）。

破利威国（Bolivia），即玻利维亚。

破多西（Potosi），即玻利维亚波托西。

摩巴可河，疑指乌卡阿利河（Ucayali）。

伯路国（Peru），即秘鲁。

安达斯大山（Andes），即安第斯山脉。

（马里）〔里马〕（Lima），即秘鲁首都利马。

他拉巴加（Tarapaca），即智利塔拉帕卡省。

治利国（Chile），即智利。

瓦巴来所（Valparaíso），即智利瓦尔帕来索。

瓦地威（Valdivia），即智利瓦尔迪维亚。

银国，即阿根廷（Argentina）。

拉巴他（La Plata），即阿根廷。

乌（耶）〔路〕危国（Uruguay），即乌拉圭。

拉巴他港口（La Plata），即阿根廷拉普拉塔港。

善爱勒邑（Buenos Aires），即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巴他峨尼（Patagonia），即巴塔哥尼亚高原。

马义海峡，即麦哲伦海峡（Estrecho de Magallanes，Magel-lan's Str.）。

火地（Tierra del Fuego），即火地岛。

法南岛（Falkland Is.），即马尔维纳斯群岛（Islas Malvinas）。

可伦比国全图

加音尼邑（Cayenne），即法属圭亚那卡宴。

利南（Suriname），即苏里南的苏里南区。

巴他马利破邑（Paramaribo），即苏里南的帕拉马里博。

益贵破地（Essequibo），即圭亚那的埃塞奎博州。

马拉利，疑指圭亚那的德梅腊腊（Demerara）州，或指马扎鲁尼（Mazaruni）河流域一带。

亚马瑣农江（Amazonas），即亚马孙河。

亚利诺河（Orinoco），即奥里诺科河。

三位岛、他巴峨岛（Trinidad & Tobago），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风下群岛（Windward Is.），即向风群岛。

马（土）〔土〕林（Maturin），即委内瑞拉马图林。

加拉甲（Caracas），即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威尼苏拉部（Venezuela），即委内瑞拉。

马他里纳（Magdalena），即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省。

加他义纳（Cartagena），即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位置误。

亚马加（Cundinamarca），即昆迪纳马卡，印第安王国古称，其范围大致包括当时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安蒂奥基亚、奈瓦、马里基塔等田土地区（department）。

牙马加（Cundinamarca），专指当时哥伦比亚的昆迪纳马卡省（Prorince）。

破巴安（Popayán），即哥伦比亚波帕延。

新额纳他部（New Grenada），即新格林纳达。

黄道地方（Ecuador），即厄瓜多尔，意为赤道。

危亚贵邑（Guayaquil），即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

危亚贵部（Guayas，Guayaquil），即厄瓜多尔瓜亚斯省。

巴悉国图

大河部，本图绘有二大河部，北面的指巴西 Rio Grande do Norte（北里奥格朗德州），南面的指巴西 Rio Grande do Sul（南里奥格朗德州）。

巴赖拉部（Paraiba），即巴西帕拉伊巴州。

巴赖拉邑（Paraiba），即巴西若昂佩索阿（João Pessoa）。

悉吉比（Sergipe），即巴西塞尔日皮州。

巴希亚部（Bahia），即巴西巴伊亚州。

巴希亚邑（Bahia），即巴西萨尔瓦多（Salvador）。

北南布可部（Penambuco），即巴西伯南布可州。

比亚希部（Piauí），即巴西布奥伊州。

马兰含部（Maranham），即巴西马拉尼昂州（Maranhão）。

押干他拉邑（Alcantala），即巴西阿尔坎塔拉。

巴拉部（Pará），即巴西巴拉州。

巴拉河（Pará），即帕腊河。

八安撒（Bragança），即巴西布拉干萨。

巴拉邑（Pará），即巴西贝伦（Belém）。

威可所邑（Villa Viçosa），即巴西维索萨城。

亚拉危亚牙河（Araguaia），即阿腊古艾亚河。

布巴邑（Borba），即巴西博尔巴。

多马耳邑（Thomar），即巴西托马尔。

所里门部（Solimoens），即巴西索利门州，今亚马孙（Amazonas）州。

阿里文撒（Olivença），即巴西奥利文萨。

马他峨所部（Mato Grosso），即巴西马托格罗索州。

古牙巴邑（Cuiaba），即巴西库亚巴。

马他林港（Mato Grosso），即巴西马托格罗索。

亚摩利河（Guaporé），即瓜波雷河。

爱押部（Alagoas），即巴西戈亚斯州（Goias）。

破亚邑（Villa Boa），即巴西比亚博亚（博亚镇）。

米纳热赖部（Minas Gerais），即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

富邑（Villa Rica）；巴西比利亚里卡，里卡城。本图另一“富邑”为巴拉圭 Villa Rica。

西危罗部（Riode Janeiro），即巴西里约热内卢州。

牙尼罗都（Rio de Janeiro），即巴西里约热内卢。昔为首都，1960年迁都巴拉西利。

圣保罗邑（São Paulo），即巴西圣保罗。

三保罗部（São Paulo），即巴西圣保罗州。

巴拉危亚邑（Paranaguá），即巴西巴拉那瓜。

乌路危国（Uruguay），即乌拉圭。

古路危邑（Villa de Curuguaty），即巴拉圭库鲁瓜提。

北路破利藏两国图

突悉罗部（Truxillo），即秘鲁特鲁希略省（Trujillo），今拉利塔帕德（La Liberted）省。

北乌拉邑（Piura），即秘鲁皮乌拉。

撒纳邑（Sanna），即秘鲁桑纳。

突悉罗邑（Trujillo），即秘鲁特鲁希略。

加安达甲邑（Cajamarca），即秘鲁卡哈马卡。

查察破牙邑（Chachapoyas），即秘鲁查查波亚斯。

马约巴马（Moyobamba），即秘鲁莫约班巴。

儒林部（Junin），即秘鲁胡宁省。

里马部（Lima），即秘鲁利马省。

里马邑，即秘鲁首都利马。

危曼牙部（Guamanga），即秘鲁瓜曼加省，今阿亚库乔（Ayacucho）省。

危曼牙邑（Guamanga），即秘鲁瓜曼加。

亚（甲）〔里〕贵巴部（Arequipa），即秘鲁阿雷基帕省。

亚里贵巴邑（Arequipa），即秘鲁阿雷基帕。

谷可邑（Cuzco），即秘鲁库斯科。

布那部（Puna），即秘鲁普诺省。

马迪拉河（Madeira），即马德拉河。

马廉利河（Mamoré），即马莫雷河。

三（达）〔位〕邑（Trinidad），即玻利维亚特立尼达。

十字架山部（Santa Cruz），即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省。

十字架山邑（Santa Cruz），即玻利维亚圣克鲁斯。

可查巴马部（Cochabamba），即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省。

泰平部（La paz），即玻利维亚拉巴斯省。

路罗部（Oruro），即玻利维亚奥鲁罗省。

破多西部（Potosí），即玻利维亚波托西省。

破多西邑（Potosí），即玻利维亚波托西。

洽甲邑（Chicasica），即玻利维亚奇卡锡卡。

主贵撒加部（Chuquisaca），即玻利维亚近基萨卡省。

拉巴他邑，即玻利维亚苏克雷（Sucre）。

达里牙邑（Tarija），即玻利维亚塔里哈。

〔亚默〕利加州南方五国合图

加路危亚（Villa de Curuguaty），即巴拉圭库鲁瓜提。

亚孙翁邑（Asunción），即巴拉圭首都亚松森。

文地威都（Montevideo），即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

可林地（Corrientes），即阿根廷科连特斯省。

河间（Entre Rios），即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省。

拉巴海口，即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口。

善为勒都（Buenos Aires），即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善为勒（邑）〔部〕（Buenos Aires），即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察可地（Chaco），即阿根廷查科省。

儒蕊（Jujuy），即阿根廷胡胡伊省。

萨地（Salta），即阿根廷萨尔塔省。

（上）〔土〕古曼（Tucuman），即阿根廷图库曼省。

散地亚峨部（Santiago del Estero），即阿根廷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

加他马（和）〔加〕部（Catamarca），即阿根廷卡塔马加省。

浴多瓦部（Cordoba），即阿根廷科尔多瓦省。

散儒安部（San Juan），即阿根廷圣胡安省。

圣信部（Santa Fe），即阿根廷圣菲省。

散鹿部（San Luis），即阿根廷圣路易斯省。

抑拉巴他部（La Pampa），即阿根廷拉潘帕省。

闵多撒部（Mendoza），即阿根廷门多萨省。

利阿查部（La Rioja），即阿根廷拉里奥哈省。

石拉巴他国，“石”字为“又名”二字之讹，拉巴他为拉普拉塔（La Plata）对音，即阿根廷。

富邑，疑指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埃尔库（El Cuy）。

热阿耳海隅（Golfo San Jorge），即圣豪尔赫湾。

贵音破地（Coquimbo），即智利科金博省。

亚君加危（Aconcagua），即智利阿空加瓜省。

瓦巴（采）〔来〕所（Valparaiso），即智利瓦尔帕莱索省。

谷查危（Colchagua），即智利科尔查瓜省。

母尼罗撒，疑指智利圣罗莎（Santa Rosa）。

毛利（Maule），即智利马乌莱省。

怀孕地（Concepción），即智利康塞普西翁省。

瓦地成（Valdivia），即智利瓦尔的维亚省。

亚拉乌亚那（Arauco），即智利阿劳科省。

治罗岛（I. de Chiloe），即智利奇洛埃岛。

海国图志卷五

邵阳魏源辑

叙东南洋

魏源曰：志海国莫琐于《明史·外国传》。传成于尤检讨侗。侗本乎明外史及王圻《续通考》，大蔽有三：一曰西洋[1]与南洋[2]不分。古里[3]、瑣里[4]皆南洋近国，而与荷兰、佛郎机同卷；意大里亚处大洋极西，而与柯枝、榜葛剌同卷，甚谓佛郎机近满剌加，何翅秦越同席？其蔽一。二曰岛国与岸国不分。谓浡泥即大泥，则移岛于岸；谓亚齐即大食[5]、波斯[6]，则移岸于岛；谓柔佛[7]即佛国[8]，而东西竺[9]岛即天竺，宾童龙[10]即舍卫[11]，则移西天[12]于东洋[13]。至若婆罗、阇婆、大小爪哇，影射互淆，叩槃扪烛。其蔽二。三曰同岛同岸数国不当分而分。大泥、彭亨、柔佛、满剌加、吉兰丹皆暹罗南境属国也，婆罗、浡泥、爪哇、苏禄[14]、文（莱）〔郎〕马神[15]皆一岛所环处也，止宜以毗连各属国附于暹罗之传，以浡泥等统立一同岛之传。余自亚齐、三佛齐、小爪哇、锡兰山等著名数大岛国外，类皆荒洲小屿，人不过数百家，贡不过一再至，无关沿革，何与共球？止宜统述一篇，胪其名目。乃各国各传，触目迷离，概称在东南海中，无疆里沿革可征，无市舶边防可述。其蔽三。

魏源又曰：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圜

体，其自西而东乎？前代无论大一统之世，即东晋、南唐、南宋、齐、梁，偏隅割据，而航琛献赆之岛，服卉衣皮之贡，史不绝书，今无一登于王会。何为乎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故今以吕宋、荷兰、佛郎机、英吉利、布路亚五国纲纪南洋。其越南、暹罗、缅甸、日本四国，虽未并于洋寇，亦以事涉洋防者著于篇。而朝鲜、琉球，洋防无涉者不及焉。凡海岸之国三、海岛之国六。

东南洋一海岸之国

阿细亚洲总说原本无，今补辑。

明艾儒略《职方外纪》：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其地西起那多理亚[16]，离福岛[17]六十二度；东至亚尼俺峡[18]，离福岛一百八十度；南起瓜音挞哇，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其大者首推中国，此外曰鞑而靼[19]、凡游牧部落皆是。曰回回、曰印弟亚[20]、即五印度。曰莫卧尔、小白头回国。曰百儿西亚、大白头回国。曰度尔格、都鲁机回国。曰如德亚，天方、默德那所属国。并此州巨邦也。海中有巨岛，曰则意兰、即锡兰山。曰苏门答剌、曰瓜哇、即葛留巴小瓜哇也。曰渤泥、此渤泥为岛，可证谓大泥即渤泥之谬。曰吕宋、近台湾岛。曰马路古[21]。《坤舆图说》作木路各，即美洛居也。更有地中海诸岛，亦属此州界内。中国则居其东南，其北极出地之度；南起琼州，出地一十八度，北至开平等处，出地四十二度，从南涉北，共得二十四度，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其距大西洋，

路几九万，开辟未始相通，但海外传闻，尊称之为大知纳。近百年以来，西舶往来贸迁，始辟其途，兼以历算之士，得历中华广闻见，旷然远览。其《一统志》所详者，今不复述，姑录全洲大略于左。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四大地之中，亚齐亚[22]最广大，长二万四千里，阔一万二千三百里。大地北极出地二度至七十八度，英国中线偏东自二十六至一百九十度。南及印度海，有东京、暹罗、北耳西海隅[23]，北及北冰海，东及太平海与其海隅，西连欧罗巴大地及地中海，有微地与亚非利加大地相连，又及于红海隅与印度海也。在此大地内，南方之各国称谓芜来由列邦[24]、暹罗、安南、老挝、缅甸、五印度、北耳西、亚剌百等国；北有俄罗斯藩属国，亦称西百利；东有中国及所属满州各地方、日本群岛并琉球；西有西域列国与土耳基藩属；中有蒙古族各部地沙漠、西藏；东南边则多群岛，广大且远焉。亚齐亚西方为各人类始祖之本地，道理术法与教门，一皆由亚齐亚出，故亘古至今视为重地。案：亚齐亚，即亚细亚也，一作阿悉亚。

越南一

安南国在暹罗之东北，国都建于傅依[25]。此曰傅依，后又曰虎地，盖西京顺化港之异名也。亦原有三国：一曰广南，一曰千波底阿，一曰东京[26]。并有干波底阿所属之腊阿士[27]、穷巴[28]两小国。干波底阿地接广南，当即《明史》之宾童龙，与占城接壤者。盖广南以东濒海之小国。千有七百七十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因广南光中王[29]冲幼被难，与其遗臣遁于海岛，遇佛兰西教师阿特兰[30]，彼此投契，共怀义愤，遂回佛兰西乞师。适值佛兰西国难未定，阅数载，始

请得兵船，助其恢复。于千有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五年。灭仇复国。案：此志谓安南光中王冲幼被篡事，在乾隆三十九年。借西洋兵复国事，在乾隆五十五年。既非明嘉靖中黎维潭复仇灭莫之事，又非嘉庆七年阮福映借暹罗兵复仇灭阮之事。乾隆五十五年，正阮光平篡黎氏，黎氏投中国之时，更与此情事不合。以前后考之，此当专指广南而言。高宗御制诗集乾隆《乙未题平定合符诗》注云：李侍尧奏粤民李阿集私越边界，至安南国之顺化，其地在安南王城西南，远隔重洋，昔为阮姓窃据，历九世皆称顺化王，与安南黎王世仇。会顺化王死，有子二，嫡幼而庶长，先立。其舅擅威福，有同姓阮翁衮者，以除奸立嫡为名，募兵自称西山[31]王，逼顺化城，二子皆出走。李阿集以战功封开国公。阮翁衮思自立，众解不从。李阿集入海，遇顺化二子舟，劫夺其财，携家回内地，为有司所执，籍其家，得调兵玉符上下各一，左右齿衲相应，形圆而椭，镌小篆文云云。案：乾隆乙未为四十年，与此志三十九年先后一岁，情事正符。而二子海中被劫，即此志所谓遁入海岛之事。阮光平本名阮惠，有兄阮岳，即诗注所谓嫡幼庶长之事。盖阮光平幼时，本遭难遁荒，及长，乃借兵恢复广南，又乘黎、郑内衅之际，因并据安南耳。中国惟知其晚年篡有安南之事，不知其幼年亡失广南之事。惟御制诗注与此志相表里。而《滇系》载师范《安南纪略》，亦与此志互有出入。光中王之为阮光平无疑。光中王既感欧罗巴之扶佐，又慕欧罗巴之兵法，遂仿造兵船、火器，训练国兵。是以现有炮船三百艘，大兵船一号，在阿细亚洲诸国，罕与匹敌，是以兼取安南、东京及干波底阿国，并合三国而统一之。此处始谓阮光平[32]兼并安南东都之事。缅甸、暹罗兵制，皆由各头目招募充伍。器械皆长枪刀弩，虽有火枪，皆西洋所废弃之物，购买修整，不堪适用。惟安南军器制度得之欧罗巴，故在缅甸、暹罗两国之上。其水战兵船，长自八丈以至十丈不等，而宽仅八尺。其制造之法，取整油木一株，截定长短尺寸，先用火烧出中槽，后用刀斧刳斫而成。沿河各城，均备此以待，临时一招而至，即有五百号。每船掉桨五六十人，各带长枪短剑，别

配火枪兵三十人。船头平直，安炮一门，自六棒至十二棒重不等。遇敌，将船横排成列，群唱战歌，极力掉桨，顷刻逼近，随即死斗。如敌人大船欲冲击小船，则小船闪避又甚巧速。其王与贵人寻常所乘之船，雕饰镀金，映水燿灿，士庶不敢僭也。安南兵船，近日造作愈精愈巧，每船长十丈九尺，其材可作西洋兵船之中桅。缅甸、暹罗两国陆战全恃坚锐木栅，环绕重濠，虽英吉利之兵马，亦有时可以拒之。第兵欠纪律，设一破其栅，即未免溃乱奔窜。安南军制，按欧罗巴兵法训练而成，可云纪律之师，计其兵数，于千有八百年间，嘉庆六年。约十有四万，今则不过五万，内有三万在国扈卫国王。闻安南国王库贮金钱计有七百十四万员，而银则不计其数也。缅甸户口约有五百万，暹罗户口约百有二十万。安南东京、〔干波底阿〕户口五百有十万四千，腊阿士户口约八十有四万，羌莱由户口约十有九万。又中国人在彼人籍约四十有四万。其官制、章服、文字大略都遵中国，为东方诸国所不及。眉公河为安南最巨之河道，亦发源云南，南经巴（尔）〔塞〕门而注之海。眉公河似指富良江〔33〕，其上游即云南之黎花江，经安南人海。由海口溯流而上，约二十余日，巨船可扬帆直驶。三国土产木棉、谷米、油木、花木、白糖、胡椒、藤竹、（眷）〔藤〕黄、槟榔、燕窝、海参、象牙。原本。

安南国东界海，南界海，西界暹罗，北界中国广西，以虎地为国都，领部落二十有一。原本部落名皆夷语，今删之。其安南郡县，具详前史。

重　　辑原无，今补。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安南王据东京而取占城国之大半，南

接暹罗，达于南海；北及中国，东北及广西；西连老挝、暹国；东达东京海隅及南海。北极出自九度至二十三度，英国中线偏东自一百零三至一百零八度。东北隔富良江，西交潦濑江[34]，广袤圆方二十九万四千方里。东京望海平原[35]如草场，与占城地相似。国内多山，归化江路[36]接西南界，宣化江路[37]接时麻道[38]，(陀)〔沱〕江路[39]接金齿界，谅州路[40]接左右两界。其国二十二郡，六者为占城故地，其外为安南东京地。其江自云南、广西出者皆南流，惟东京之江东流。其海之港甚多，处处可泊。国西都[41]曰顺化城，离海边十八里，沿江十二里建屋宇，大半草庐，罕瓦屋。其东京城[42]在河滨，距海三百里，居民比顺化更繁，为贸易之埠，与中国通商，并不与他商经营。东安[43]居民原来自中国，开垦立业，故其气色相去不远。至占城之土民，面黑身矮，与暹相似。乾隆年间，国王没，臣生异心，或结暹罗，或结安南，故为安南侵据。其地丰盛，而民懒惰。海边有湛巴族类[44]，风俗语音与安南异。古时乘船冒危，远商他国，近日渐退，安居山内，服属安南。安南国崇佛教，拜偶像；有奉天主教者，王尽灭其教门而杀其师，然尚存四十余万信士。东京出金铁，开厂每年掘银二十余万。占城产米多，白糖、槟榔、肉豆蔻，唐船最多。占城之绿赖江[45]濒海，捕鱼为生。安南人矮，身着长衫裤，以布缠首，衣裳黎黑色，惟尊贵服绸缎。众民污秽，不洗衣，不浴体。风俗人清爽，满面笑容，扬眉畅气，安心听命。但因连月徭役，小民贫苦无聊。王住殿，太乘荣威，其侍卫三万丁，立内阁，置六部。中外百官，甚效中国之法，各省有其督抚部院等大官。所读之书与中国相同，但其音悬绝。至于武备，国王请佛兰西武官教列西国操演武艺，是以所铸之火炮，所造之鸟枪，不异佛兰西。其武官深晓兵机，所有兵船大胜中国之舰，巡驶五印度、南海各国，以

广见识。其公使屡到外国，随便办事。遇有外国船只进港，即严行防范，烦扰苛刻，以塞外商之路。中国所来之大小船三百只，安南往新嘉坡每年三十有余只，但其水手系汉人。王之兵船二三只，载杂货，亦赴其埠贸易。

《圣武记》：安南所都曰东京，即唐交州都护治所，而以广南、顺化二道为西京，即古九真[46]、日南地。中隔海口，世为阮氏割据，号广南王，兵强于安南。初，明嘉靖中，安南为莫登庸所篡，国王黎维谭走保清华[47]、顺化四府。至孙黎维潭起兵破莫复国，实其臣郑氏、阮氏之力，世为左右辅政。后右辅政郑氏乘阮死孤幼，出阮氏于顺化，使王广南，而自专国事，于是阮、郑世仇构兵。至郑栋[48]益专柄，将篡国，而忌广南之强，乃诱其土酋阮岳、阮惠攻灭广南王于富春[49]。及郑栋死，阮惠又起广南兵攻灭郑氏，于是阮氏复专国，尽取王都珍宝归广南，治城池于富春。旋使其将阮任以兵数万攻东京，国王黎维祁遣使走投诉中国，时乾隆五十三年也。明年，朝廷命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讨阮惠，惠败走，黎维祁复国。是冬，阮惠复集广南之众倾巢来袭，孙士毅军溃走还，黎维祁复来投，阮惠亦改名阮光平，叩关谢罪乞降。言世守广南，与安南敌国，非君臣，并请五十五年入觐，祝八旬万寿，诏封阮光平安南国王。五十七年卒，子阮光缵袭封。初，阮氏世王广南，以顺化海港为门户，与占城、暹罗皆接壤。阮光平以兵篡国，国用虚耗，商舶不至，乃遣乌艚船百余，总兵官十二，以采办军饷为名，多招中国海盗，使为乡导，入寇闽、粤、江、浙。嘉庆初，各省奏擒海贼，屡有安南兵将及总兵封爵敕印，诏移咨安南，尚不谓国王预知也。暹罗既与广南积怨，会黎氏甥阮福映者，乞师暹罗，克复西都，并缚海贼莫扶观等献诸中国。中国始知阮氏父子薮奸海盗之罪，时嘉庆四年也。及七年，阮福映复破

东京，尽有安南，备陈构兵始末，为先世黎氏复仇。其旧封农耐，本古越裳氏地，今兼并安南，请以越南名国。诏封越南国王。盖新阮篡黎十余年，复灭于旧阮，今修职贡者，非复前日阮氏云。

《英吉利夷情纪略》歙县叶钟进《寄味山房杂记》：嘉庆十一二年间，有大班喇弗者，探知我属国安南之东京地居海隅，时有内讧，乘隙可取。时阮福映灭仇立国方新之故。遂亲往孟甲剌，约其兵头驾大船十号，直趋安南富良江海口。先令其副兵头驾七艘入，以讨旧欠、索马头为名，安南闻之，先饬渔艇商船尽藏内港，故入口数百里无阻。直至东京下碇，不见一人。及夜，忽有小艇无数，各载干柴火药，四面围至，急发大炮轰之。小艇皆乘上风，火发风烈，七艘俱烬。有黑鬼善泅者游水出报，兵头骇遁，不敢再入。

《瀛环志略》曰：越南即安南，古之交阯，秦以后、唐以前皆隶版图。南界之林邑，汉末即自立为国，安南至五代时乃列外藩，今并占城为一国，复兼真腊北境。安南故地、南境占城、真腊故地，称曰广南。北界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西界暹罗，东南面大海。都城曰顺化，在富良江[50]之南岸。衣冠仍唐宋之制，坐则席地，贵人乃施短榻。取士用策论诗赋，设乡会科，士大夫皆好吟咏，诗或劣不成句，而人人喜为之。国分四十余省，一省所辖止数县。文武官名略同内地。总督皆阮姓，王之族也。贵官坐堂皇，或解衣扪虱，其简陋如此。宴客设铜盘，置蔬肉各少许，无醯醢，以腌鱼汁代之。鸦片之禁甚严，犯者立置重典。东南临海有都会曰禄奈，或作禄赖[51]，一作龙奈，一作农耐。占城之故都也。南境临海有都会曰柬埔寨[52]，真腊之故都也。闽、广商船每岁往来贸易。别国商船入港，讥防甚严，榷税亦重。诸国恶其烦苛，故市舶罕有至者。所产者番木、沈楠、诸香、铅、锡、桂皮、象牙、燕窝、鱼翅之类。其人贡由广西之太平府入关，不由海道。安南本

中国地，诸书言之綦详，故不多赘。

俗传红毛船最畏安南，不敢涉其境。其人善于泅水，遇红毛夹板，则遣数百人背竹筒携细缕没水钉于船底，从远处登小舟牵曳之，俟其搁浅，乃火焚而取其货。又或谓安南人造小舟曰轧船，能攻夹板船底，故红毛畏之。以今考之，皆不甚确。盖占城之北，海形如半月，海水趋湾，其势甚急。海船或〔溜〕入湾内，无西风不能外出。红毛夹板入溜搁浅，曾败数舟，故至今欧罗巴人涉海，以望见广南山[53]为厉禁。商船入安南内港，土人皆用小船系绳牵引，乃虑其搁触礁浅，藉为乡导，即中国各港之引水船，反用之以碎敌船，理或有之。惟没水而钉船底，则事涉杳茫矣。至轧船之制，曾有绘图仿造者，施之海面仍无异常船。耳食之谈，施之实事，往往凿枘，正不独此一事也。按：郑芝龙焚荷兰船，见《台湾外纪》。时荷兰夹板扰闽、浙，芝龙方受抚为裨将，奉令往剿。荷兰船坚炮猛，乃募死士善泅者，以小船堆柴薪，浇以油，中藏火药，前置引线，船首施短铁链，缀利锥。死士一人持斧坐船头，数人从旁乘风潮急棹傍夷船，以斧钉锥于船艕，燃药线，投水凫回。药燃火发，风又猛烈，荷兰夹板被焚三艘，余遁去云。按：芝龙本海中剧盗，所养皆亡命，其权谲能得人死力，故出奇制胜，理或有之。他书言火攻者，谓用千百木筏积薪，顺风潮纵之，或谓锁千百小舟积薪舣港面围之，皆江河火攻旧说。施之夹板，凿枘甚矣。海面宽阔，夹板相地散泊，相隔一二里、三四里，木筏虽多，岂能塞海？又岂能引针拾芥，使之相著？此自焚舟，何与彼事？

《地理备考》曰：安南国又名交趾，在亚细亚州之南，北极出地八度四十五分起，至二十三度止；经线自东八十七度四十五分起，至一百零七度止。东南皆枕中国海，西连暹逻国，北接中国。南北相距三千七百里，东西相去一千五百里，地面积方约三十九万三千七百五十里。烟户三京三兆口。本国地势，山陵绵亘，平

原坦阔，河则甚多，其至长者一卖冈河[54]，一桑该河[55]，一支来河[56]，一多乃河[57]。湖则甚鲜，其至大者一托湖[58]，一劳湖[59]，田土肬腴，谷果丰稔，草木茂盛，鸟兽充斥。土产金、银、铜、铁、锡、丝、茶、漆、靛、蔗、棉花、槟榔、沙藤、肉桂、胡椒、象牙、药材、木料等物。地气温和，王位相传。所奉之教，儒释不一。技艺精良，贸易昌盛。通国分为五部：一唐冲[60]，首府曰顺化，乃（西）〔京〕都也，建于顺化河岸〔边〕；一唐外[61]，即东（都）〔京〕，首府曰给卓[62]；一平顺[63]，首府曰占城；一嘉定[64]，即柬埔寨，又名真腊，首府曰柴棍[65]；一包当[66]，首府曰保[67]。国中部落，四散住居，不属统辖，名目纷繁，兹不及赘。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柴棍，一名代佛[68]，一名罕山[69]，一名给卓。

《外国史略》曰：亚悉亚东南洋海岸各国，北连中国之云南、广西、广东，南及暹罗海隅及南洋群岛，东及安南东都海隅，西连榜甲拉海隅[70]，在亚西亚各国之至南。其长江：曰施拉瓦的江，一名大金沙江，由云南流出，径缅甸四千四百里，入榜甲拉海隅，水深广，可入大海舶，若小三板船，可及云南界；撒路音河[71]，一名潞江，亦由云南下流，直南入缅甸之马他班海隅[72]，其北支内多暗沙，南支则水深三十里；默南江[73]，一名沅江，亦由云南下流，南向入暹罗，灌田最丰盛，其江最深，而出口处反浅；默南君河，即澜沧江，由云南流入越南。西都有潼江[74]，溪港有两条。西方系缅甸国并英吉利藩属地，其东越南，中间为暹罗、老掌等地，南则为芜莱由族类。

又曰：越南国北极出地自八度三十分及二十三度，偏东自一百零五度及一百零九度，广袤方圆六千七百里。民在东都者千余万，在广南百有余万，在占腊或在干宾[75]百五十万。越南南连暹

罗，东及大海，北与中国交界，西连老掌。其全国之地，自南占腊地起，如区粟镇[76]、河仙、南荣、安江[77]、永清、定祥、蕃安、边和、平顺、衙庄、富安、归仁、和义、广南，皆南地也。其中央有广德、广治、广平、乂安、东京各镇，北方有清内、清外、兴化、南上、南下、海东、京北、山西、高平、郎北、太原、宣光、广安等镇。其南方占腊之地，地低田肥，无山林，人繁盛，民不习勤，国君又不知教养，故府库充而百姓贫乏。惟与中国交界之东都，居民蕃庶勤劳，能制各物。又花河边之顺化，田肥地茂，其内山多硗，低地出米、烟、槟榔、白糖、玉桂皮、胡椒、檀香、奇南香、粗茶叶等货，港口便通商，面貌皆似中国，本汉人之苗裔也。其文学亦用中国字，读中国书，法度规矩风俗，皆与中国仿佛。士民伶俐，恒带喜色，多巧思。衣尚黑，不好洁，不浴身。男应徭役，女乏贞节，代男苦劳，以养其家。庶民贫乏，惟侨寓之汉人免徭役。农力劳，面收薄。商贾多汉人，所运出者，槟榔、白糖、胡椒最多。通商极兴旺，船由〔柬〕埔寨来者，载米盐等货赴新埠头贸易。国王亦调兵船每年赴港，并赴旁甲拉。东都所运卖者，系粗磁等货，所造之鸟枪、大炮等火器尤妙。东都出胡丝，但不如中国之细，衣布缎纱皆粗，其上者必买自外国。乾隆三十八年，西都有兄弟三人，一为将军，一为商贾，一为和尚，共驱国王世子。有佛兰西教主偕世子求援于暹罗国，并往佛国求救。是时三奸已据其国，虐其民。其东征者不服水土，毙死甚众。王驻仱仃岛，于是佛国与本地义勇力驱奸徒。又攻击东都，旧王复位，乃用佛官练兵铸炮，又建战船如西洋之甲板，且筑炮台。自后武事日兴，乘占腊国王内乱，与暹罗分据其地，直人禄赖。每年调兵船，载糖货赴新埠[78]等港贸易，所寓汉人亦驶各港口，在占腊载货物。王自操全权，不与乡绅会议。所纳各税约五百万两。

其西都曰顺化府，居民三万。各江边离海二里，北极出十六度四十五分，偏东一百零六度三十二分，城周二里，高三丈，兵房周绕殿宇，民居半以竹葵为之。大炮火器甚多，皆佛兰西造作。初，王亦许以海边土地给佛国居住，后不践约，其佛官渐归本地。于是通商悉罢，且绝佛国，严禁天主教。然东都、占腊、广南各地，尚有思奉教者。东都京北镇之港口，居民十五万。与中国贸易最兴旺之港曰禄赖，居民十三万，多暹罗小船及中国大船。又归仁、衙庄、富安三处，亦通商兴旺之地。占腊古都今虽废，居民犹三万有余。此安南通国情形之大略也。

武林郁永河《裨海纪游》曰：红毛船用板两层，斫而不削，制极坚厚，中国人目为夹板船，其实整木为之，非板也。其帆如蛛网盘旋，八面受风，无往不顺，较之中国帆樯不遇顺风，则左右戗折，倾险迂艰者，不翅天壤。然巧于逆风者，反拙于乘顺风。若与中国舟航并驰，顺风中彼反后矣。故遇红毛追袭，即当转柁顺风扬帆，可以脱祸；若仍行戗风，鲜不败者。况彼船大如山，小舟方畏其压，安能仰攻？红夷恃船大帆巧，横行海外，轻视诸国，所至侵夺，顾两败于交趾。交趾拒敌之法，创造小舟，名曰轧船。长仅三丈，舷出水面一尺，两头尖锐，仿佛端阳竞渡龙舟；以二十四人操楫，飞行水面，欲退则反其棹，变尾为首，进退惟意，俨然游龙。船中首尾各驾红夷巨炮，附水施放，攻其船底，底破即沉，虽有技巧，无所施设，于是大败。至今红毛船过广南，见轧船出即胆落而去。中国东南半壁皆大海，日与西夷互市，轧船之制，亦所宜讲。

余文仪《台湾志》：交留巴国人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造鸦片诱使之食，遂疲羸受制，其国竟为所据。红毛人自有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系其人于桅竿上，以炮击之[79]。故红毛各国

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又闻夷船由孟迈赴广东，必先经安南边境，初诱安南人食之，安南觉其阴谋，下令严禁，犯者死无赦，一国卒不受其害。

《澳门纪略》曰：昔西洋夷〔人〕有以天主教行于安南者，国人惑之，国王尽拘其人，立二帜于郊下，令曰："不从教者立赤帜下，宥其罪；如守教者立白帜下，受诛。"竟无一人肯出教立赤帜下者。王怒，举炮歼之，至今不与西洋通市，至则发大炮击之。西夷卒不敢往。

魏源曰：越南自汉、唐、明屡隶版图，列郡县，事灿前史。惟其与西洋交构，则皆在本朝，于中国洋防最密迩。雍正初，红夷兵船由顺化港闯其西都，而西都以水攻沉之。嘉庆中，复由富良海口闯其东都，而东都以火攻烬之。鸷鸟将击，必敛其形，未闻御大洋横行之剧寇，徒以海口炮台为事者。越南之禁鸦片，与日本禁耶稣教同功，与《酒诰》禁群饮同律。咄咄岛邦，尚能令止而政行。

越南疆域附考原无，今补。

《皇清通考·四裔门》：安南即交趾，与滇、粤接界。由广西至其国，道有三：从凭祥州入，则经文渊、脱朗、谅山、温州、鬼门关、保禄县，凡七日至安越县之市桥江[80]；由思明府入，则过摩天岭、思陵、禄平二州，又过车里江、安博州、耗军洞、凤眼县，凡八日至市桥江；自龙州入，则由平而隘、七源州，四日至文兰平茄社[81]，分二道：一从文兰过右陇县北山，经鬼门关渡昌江[82]，经（世安）〔安世〕、安勇二县，凡三日至市桥江；一从平茄县西经武（岩）〔崖〕州司

农县，凡四日至市桥江。市桥江在安越县境，昌江之南诸路总会处。五十里至慈山府、嘉林县[83]，渡富良江入交州。由云南至其国，道有二：一由蒙自经莲花滩入程澜洞，循洮江[84]源右岸，过水尾[85]、文盘[86]、镇安[87]、夏华[88]、清波诸州县，凡二十七日至临洮府，又过山围县[89]、兴化府、白鹤县[90]，凡十日渡富良江；一由河阳隘循洮江源左岸，过平源、福安、宣江[91]、端雄诸府州县，凡二十三日至富良江。然皆山径，欹侧难行。若循洮江右岸入，乃大道也。若广东海道，自廉州（五）〔乌〕雷山发舟，北风顺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东府，沿海岸行八日，始至海东。有白藤[92]、安阳[93]、涂山[94]、多鱼[95]诸海口，各有支港以达交州。此海道大略也。国治在交州，距京师万有千百六十五里，即唐都护治所。郡县分十三道，道分十三承政司：安邦[96]、海阳[97]、山南[98]、京北、山西、谅山、太原、明光[99]、兴化、清华[100]、乂安、顺化[101]、广南[102]是也。隶安邦者府一，曰海东，旧即交州地。隶海阳者府一，仍曰海阳，旧即新安[103]地。隶山南者府十有一：曰上洪、下洪、天长、广东、应天、荆门、新兴、长安、莅仁[104]、昌平、义兴，旧即谅江、建昌、奉化、镇蛮、建平地。隶京北者府四：曰北河、慈山、谅江、顺安，旧即北江、谅江地。隶山西者府六：曰归化、三带、端雄、安西、临洮、沱江，旧即交州、嘉兴、归化地。隶谅山者府一，仍曰谅山，旧谅山地。隶太原者府三：曰太原、富平、通化，旧太原地。隶明光者府一，曰宣化，旧宣化地。隶兴化者府三：曰兴化、广威、天关，旧即广威州地。隶清华者府四：曰绍天、镇宁、（蔡）〔葵〕州、河中，旧清化地。隶乂安者府八：曰乂安、肇（平）〔丰〕、思乂[105]、奇华、德（先）

〔光〕、演州、北平、清都，〔旧〕即乂安、演州地。隶顺化者府三：曰广化、英都、升华[106]，旧即顺化、升华地。隶广南者府三：曰广南、（茶）〔荼〕麟[107]、（五）〔玉〕麻[108]，旧即乂安地。

其形势，东南一带皆海，有望海城，汉伏波将军马援建，国境西界南掌，北界广西，东北界广东。沿边皆有重峦深涧，林箐弥蔓。至大小落靠岭、鬼门关、罗婆、罗翁、麓岭，尤其（中国）〔国中〕要地。交州独倚富良江为天险，江阔二三里，其水混浊，一自缅甸流入[109]，由兴化过嘉兴府来；一自云南流入，由兴化府来，至交冈[110]汇合诸小河，渐汇渐大，自西东下，经过交州北，向东南流入海。在国总属州县二百余，东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此安南全境也。国王黎氏，祖籍清华人，为安南王，都清华。继因交州为历代割据险要地，兼有通海之利，始迁都之。国无城池，人烟辐辏，地势平坦，一望皆田。村庄栉比，人多地少。合境州县，不过具数而已。唐调露初置安南都护府，始名安南，至德初改镇南[111]，大历间复名安南。凡国王嗣位，遣陪臣来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往封，赐以镀金银印，文曰“安南国王”。其国中文武官制，略同中国。兵丁皆免丁银徭役，按月给饷；兵分水陆，不分战守；兵以象为重，每象额兵二百五十名，有正象奴一、副象奴二，其余兵丁分执火器刀枪，行则前后序进，战则左右排列。凡交界隘口及冲要郡县，皆拨象镇守。丧祭遵文公礼，信尚风水。官民不许卜葬山上，惟许葬于田。富贵者冢上盖茅屋，岁久即平，惟国王与辅政郑氏，葬必卜地。至于权幸势要，或有私卜，败则亦平矣。交州有国学文庙，各郡县皆建学校，俱如中国。间有释老夷獠

杂居，性轻悍，役使贫弱，俘掠不忌。惟交、爱[112]二州倜傥好谋；驩[113]、演二州淳秀好学。交州（惟）〔为〕国都及安邦承政司所属地，爱州属清华承政司，驩州、演州属乂安承政司云。屋舍惟王府辅政宅及庙宇用瓦，色紫黄，余皆茆屋。国中农桑极盛，豆麻蔽野，兼饶鱼盐之利，金、珠、珊瑚、玳瑁、石磬、火齐、丹砂诸货。若其中外离合，国祚变迁，自秦及明，前史备载。本朝顺治十六年，云南平定，安南国王黎维祺奉表贡。康熙五年，维禧缴呈故明王永历所给敕印，诏遣使封为安南国王。

乾隆五十二年，黎维祁为阮光平所灭，大兵恢复其国，旋仍为阮光平所取。光平来降并入朝，诏封阮光平安南国王，传子阮光（显）〔缵〕。嘉庆七年，为黎氏旧臣阮福映所灭，诏改封越南国。至今六年，两贡并进。

《一统志》曰：广东钦州、广西左江、云南临安、元江，皆与交趾为界。钦以东，海道与之对境，钦以西为南宁府。南宁之东南，思明府所属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诸州，太平府所属龙英、太平、安平、上下冻诸州，皆与接境。西龙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凭祥州则其要害也。镇安府所属有归顺及下雷洞，亦与接境。二峒迤西，则云南界矣。临安之阿迷州，左能（塞）〔寨〕等九长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县则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历龙州及凭祥州，抵其谅山府，至其所称东都者，可七日程；在广东，则自钦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处至其东都，可五日程；在云南，则由临安府经蒙自县河底之莲花滩，至其东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国与交南边境之大略也。

《粤中见闻》曰：安南地，东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

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其为府十七，为州四十七，为县一百五十七。岁入司农一千三百六十余万，举滇、黔、闽、广之赋，不足以当之，俗称富庶。明代弃若弁髦。嘉靖中，黎莫变生，廷议征讨，吾粤先哲霍文敏议遣大司马按兵境上，诏谕交人，以郡归者授之郡，以州归者授之州，使其自为守，若广西之土官然，可不血刃而定。湛文简权论亦如此，而竟不行，诚可惜也。由广东入交趾，海道自钦州南大海扬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趾潮阳镇。又自廉州冠山前海发舟，北风顺利，一二日可抵交趾海东府。若沿海岸而行，〔则〕乌雷岭一日至白龙尾，又二日至玉山门，又一日至万宁州，又二日至庙山，又三日可抵交趾海东府。自钦州天涯驿经猫儿港，由万宁州抵交趾国城[114]，陆路止二百九十一里。又钦州城下登舟，两日至涌沧，自涌沧至防城，陆路一十五里；防城有廉州府同知龙门协左营一守备驻扎，防城水路三日可至交趾万宁州管下之江坪。防城水路两日可至钦州管下如昔司巡检所辖之东兴街，有钦州州判与龙门协左营一千总驻扎。东兴街至江坪，陆路止五十里，隔一小河耳。江坪，各省商贾辐凑，多有婚娶安居者。计钦州东兴街至安南国城[115]，海道约六七日，陆路约一十一二日也。由广西入交趾，分三路：自凭祥州入者，出镇南关，一日至文渊州；自思明府入邱温者，过摩天岭，一日至思陵州。自龙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由云南入交趾，元时始开两路：自蒙自县入，经莲花滩以抵交趾之石泷；自河阳隘入，循洮江左岸，十日至交趾平原；皆山径难行。明英国公张辅发兵凭祥，黔国公沐晟发兵蒙自，不随马伏波故道，夹攻取胜，此奇兵也。

【注】

〔1〕西洋，指欧洲(Europe)。本书此名还有指欧、美，指大西洋，指东经110°以西的海洋的。

〔2〕南洋，指东南亚(Southeast Asia)及其海域。本书"南洋"一名还包括魏源所改《地理备考》的"阿塞亚尼亚州"(Oceania)，则兼指大洋洲及其海域。

〔3〕古里，即印度喀拉拉邦北岸卡利卡特(Calicut)。

〔4〕琐里(Solao)，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

〔5〕大食，唐时称阿拉伯人为"大食"(Tajiks，Tazi)，但《新唐书·诃陵传》别有一"大食"，指南海大食，即今新加坡(Singapore)及马来西亚的柔佛地区。

〔6〕波斯，《唐书》波斯指西亚波斯(Parsa)，即今伊朗；《蛮书》波斯，指南海波斯(Pasai)，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部。关于"亚齐"与"大食"、"波斯"的关系，似应注释清楚，不必全盘否定。

〔7〕柔佛(Johore)，今马来西亚柔佛地区。《明史·柔佛传》只言柔佛"疑即东西竺"，未言"柔佛即佛国"，亦未言"东西竺即天竺"。

〔8〕佛国，《明史·外国传》只称沼纳朴儿(今印度北方邦江普尔Jaunpur)为"古所称佛国"。

〔9〕东西竺，即今马来西亚的奥尔(Aur)岛。

〔10〕宾童龙(Panduranga)，约当今越南顺海省北部和富庆省南部一带。亦指今藩朗(Phon Rang)或其南面的巴达兰(Padaran)角。

〔11〕舍卫，一般指印度北方邦奥德境内贡达(Gonda)与巴赫雷奇(Bahraich)二县边界上的Sravasti遗址。《明史·宾童龙传》的"舍卫"，应作"舍城"或"王舍城"，为罗阇普罗(Rajāpura)的意译。九世纪时宾童龙曾一度以此地为国都。本书卷十的"舍卫"，疑亦为"舍城"之讹。

〔12〕西天，即古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诸国。

〔13〕东洋，指马来半岛(Malay Pen.)以东的海洋。

〔14〕苏禄(Sulu Archpelago)，即苏禄群岛。

〔15〕文（莱）〔郎〕马神（Banjarmasin），即今印度尼西亚马辰。

〔16〕那多理亚（Anatolia），即土耳其安纳托里亚。

〔17〕福岛（Insolae Fortunate），加那利群岛（Canary Is.，Canaries）。

〔18〕亚尼俺峡（Anadyrskiy Zaliv），即亚纳德尔湾。

〔19〕鞑而靼（Tartars），明代通称蒙古各部为鞑靼。

〔20〕印第亚（India），指今印度南部。

〔21〕马路古，又作木路各、美洛居，指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Kepulauan Maluku）。

〔22〕亚齐亚（Asia），又作阿悉亚、亚细亚，即亚洲。

〔23〕北耳西海隅（Persian Gulf），即波斯湾。

〔24〕芜来由列邦，泛指马来半岛及东南亚各地的马来人国家。

〔25〕傅依，又作虎地、西京、顺化、顺化港，均指越南顺化（Hué）。

〔26〕东京（Tonquin，Tongking），指今越南北部，本书此名有时亦专指越南首都河内（Honoi）。

〔27〕腊阿士（Laos），指老挝。

〔28〕穷巴（Tsiompa，Champa），占婆（占城、林邑、环王），在今越南中南部。《四洲志》据译的《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只说当时"老挝和占城差不多成了暹罗的附属国"，梁进德却把它们改译为"干波底阿（柬埔寨）所属"，魏源再误注干波底阿为《明史》所载的"宾童龙"，即"广南以东濒海之小国"，误上加误。魏源在《东南洋各国沿革图》中，已误绘"干波底阿"的位置。这条注释有进一步的说明。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老挝遭到暹罗的严重压迫，占城则在1802年已为越南完全灭亡，原柬埔寨的嘉定地区已并入越南，另一部分则在暹罗的压迫之下。

〔29〕光中王，乃阮福映之讹。《四洲志》据译的原著误阮福映为Caung Shung（参见《The Encyplopaedia of Geography》P. 391，Vol Ⅰ），梁进德照译、林则徐未发现问题。魏源觉得"情事不合"，但亦未能纠西洋人之谬，反而写了一个很长的案语去证明光中王即阮文惠。

〔30〕阿特兰（Adran），现多译百多禄。

〔31〕西山，指今越南南部归仁（Qui Nhon）府西山（Tây son）邑，越南西山起义开始于此。

〔32〕魏源此注中的阮光平亦为阮福映之讹。

〔33〕富良江，今越南河内附近的红河（Hong Ha）主流。湄公河和红河是越南南北方的两条大河，魏源注湄公河为“富良江”，误。

〔34〕滚濑江，本同奈（Donnai）河对音，但当时西方的地理书往往把湄公河和同奈河混为一谈。此名疑指湄公河。

〔35〕望海平原，即东京平原。东汉时的望海城在今越南多福（Da Phuc）之东，即在河内东北约四十公里。

〔36〕归化江路（Qui Hoa Giang Lô），今越南黄连山（Hoang Lien Son）省一带。

〔37〕宣化江路（Tuyen Hoa Giang Lô），约当今越南河宣（Ha Tuyen）省一带。

〔38〕西洋人所著书中的所谓“时麻道”，显然是我国云南“特磨道”之讹，魏源却沿用此说，不知何故？

〔39〕陀江路，应作沱江路，越南西北部黑水河流经的永富（Vinh Phu）、河山平（Hason Binh）、山萝（Son La）、莱州（Lai Chan）省一带。

〔40〕谅州路（Lang Chau Lô），越南谅山（Lang Son）省一带。

〔41〕越南史书仅称清化（Thanh Hoa）为西都，称顺化或顺化地区为“西都”，是我国学者和“西洋人”说的。

〔42〕东京城，即今越南河内。

〔43〕东安，应作东京，指今越南北部。

〔44〕湛巴族类，Champa 的对音，但应作 Cham，指占人。

〔45〕绿赖江（Donnai River），同奈河，或谓指西贡河（Saigon River）。

〔46〕九真（Cùu Chân），在今越南清化（Thanh Hoa）、义静（Nghe Tinh）二省。不在“广南、顺化二道”。

〔47〕清华（Thanh Hoa），即今越南清化（Thanh Hoa）。

〔48〕郑栋，误，应作郑森。

〔49〕富春（Phú-Xuan），即今越南顺化（Hué）。

〔50〕《瀛环志略》误香江为富良江，其《南洋滨海各国图》兼误河内为顺化。

〔51〕禄赖，指越南堤岸（Cholon）、西贡（Saigon）、嘉定（Gia-dinh）一带，今胡志明市；但《瀛环志略·南洋滨海各国图》绘"禄奈"于越南最东角，似误指藩朗（Phan Rang）为"禄奈"。下文说禄奈是"占城故都"，疑是这个缘故。"禄奈"不在古占城境，更不可能是它的"故都"。

〔52〕柬埔寨，《瀛环志略》地图绘"柬埔寨"这一"都会"于金边的位置。此地十五世纪时曾是吴哥王朝的都城。

〔53〕广南山，即占婆岛。

〔54〕卖冈河，即湄公河。

〔55〕桑该河，即红河。

〔56〕支来河（Tche-Laî-Ho），即黑水河。

〔57〕多乃河（Sông Dông Nai），即同奈河。

〔58〕托湖（Le Pefit Lac Ou Tonlé-Touch），即洞里托湖（小湖），在柬埔寨。

〔59〕劳湖（Le Grand Lac ou Tonlé-Sap），即洞里萨湖（大湖），在柬埔寨。

〔60〕唐冲（Drang-Trong），指今越南中部顺化（Hué）、广南（Quang Nam）一带。

〔61〕唐外（Drang-ngay），指越南北部。

〔62〕给卓（Ketcho Dong-King），即今越南河内。

〔63〕平顺（Binh Thuan Tsiampa），约当今越南顺海（Thuan Hai）省。

〔64〕嘉定（Gia Dinh），亦称下柬埔寨。

〔65〕柴棍（Saigon），西贡，即今胡志明市。

〔66〕包当（Baotan），即今越南老街（保胜）。

〔67〕保，即老街。

〔68〕代佛（Faifo），即今越南广南—岘港省的会安（Hôi-An）。

〔69〕罕山（Hansan Turon），即今越南岘港（Tourane）。

〔70〕榜甲拉海隅，即孟加拉湾。

〔71〕撒路音河（Salween），即萨尔温江。

〔72〕马他班海隅（Gulf of Martaban），即莫塔马湾。

〔73〕默南江，即湄南河，泰语全称为 Mae Nam Chao Phraya，意为“河流之母”。疑马礼逊译 Menam 为“默南江”，译 Chao Phraya 为“沅江”。

〔74〕漳江，疑指香江（Sông Huóng，Perfume R.）。

〔75〕干宾（Cambodia），即今柬埔寨一带。

〔76〕区粟镇，即西卷（Tây Quyen），故址在今越南顺化附近或广溪（Quang Khe）西面。一设在石杆（Thach Han）河与甘露（Cam Lo）河会合处。

〔77〕安江，指今越南安江、后江省一带。

〔78〕新埠（Pulau Pinang），今马来西亚槟榔屿。

〔79〕魏源在此处用的不是原志文字，而是黄爵滋在奏折中修改过的文字。

〔80〕市桥江（Sông Cāu），求江，古市桥城在今越南北宁（Bắc Ninh）东面的答球（Dap Cāu）。

〔81〕平茄社（Binh Gia），今越南平嘉。

〔82〕昌江（Xúong Giang），即今越南北部的沧河，昌江城位该河东岸的北江（Bắc Giang）一带。

〔83〕嘉林县（Gia Lâm），在今河内东北。

〔84〕洮江（Thao Giang），指越南越池（Việt Tri）北面洮河的一段。

〔85〕水尾（Thùy Vi），亦作保胜，即今越南老街（Lao Cai）。

〔86〕文盘（Vǎn Bản），今越南黄连山省文本。

〔87〕镇安（Tran An），在今黄连山省。

〔88〕夏华（Hạ Hoa），夏和，在今永富省西北角。

〔89〕山围县（Son Vi），即今临洮县一带，在永富省。

〔90〕白鹤县（Bạch Hạc），在今越南永富省越池东面的永祥（Vinh Tuòng）一带。

〔91〕宣江（Tuyên Giang），约当今越南永富省西北部和河宣（Ha Tuyên）南部一带。

〔92〕白藤（Bach Dǎng），指今越南东北岸的南潮（Nam Trieu）口。

〔93〕安阳（An Du'óng），指流经海防（Hai Phong）附近的京泰（Kinh Thay）河口。

〔94〕涂山（Dõ Son），即涂山。

〔95〕多鱼，指涂山西南面的文澳（Văn Uc）河口。

〔96〕安邦（An Bang），约当今越南广宁（Quảng Ninh）省一带。

〔97〕海阳（Hải Dúóng），约当今越南海兴（Hai Hung）省和海防（Hai Phong）市。

〔98〕山南（Són Nam），约当今越南海兴省、太平省、河北省南部、河南宁省北部一带。

〔99〕明光（Ming Quang），即宣光。

〔100〕清华（Thanh Hoa），约当今越南清化（Thanh Hóa）省。

〔101〕顺化（Hué），约当今越南平治天（Bình Tri Thiên）省。

〔102〕广南（Quang Nam），约当今越南广南—岘港（Quang Nam Da Nang）省一带。

〔103〕新安（Tân An），此处指越南北方的新安。

〔104〕莅仁（Ly Nhân），即今越南里仁。

〔105〕思义府（Tú' Nghia），即思义。

〔106〕升华（Thẳng Hoa），指今越南广南—岘港省及义平（Nghia Binh）省北半部，共辖四州。其升州、华州均在广南—岘港省。

〔107〕（茶）〔荼〕麟（Tourane），即今越南中部岘港（Da Nang）。

〔108〕（五）〔玉〕麻（Ngoc Ma），在今越南中南部义平、富庆二省交界的虬蒙（Cau Mong）山一带。谓广南承政司或广南、茶麟、玉麻三府"旧即义安地"，误。

〔109〕红河二源均自我国云南流入，没有从缅甸流入的。

〔110〕交冈（Giao Gang），今越南永富省的越池一带。

〔111〕镇南（Trấn Nam），安南（Annam）一度改称此名。

〔112〕爱州（Aí Châu），约当今越南清化（Thanh Hóa）省。

〔113〕驩州（Hoan Châu），在今越南安城（An Thanh）至荣市（Vinh）一带。

〔114〕交趾国城，即今河内（Kesho）。

〔115〕安南国城，即今河内（Kesho）。

海国图志卷六

邵阳魏源辑

东南洋二海岸之国

越南分国二

越南西都，即广南国也。汉为日南、九真郡，晋以后曰林邑，宋以后曰占城，国朝曰广南，今并人越南为西都[1]。原无，今补。

《东西洋考》：安南分十（二）〔三〕承政司。其实一承政不能及中国一府。或自旧县升为府，如慈山、莅仁之类；或承政只管一府，如（宋）〔安〕邦、谅江之类。旧名多更改割裂，船人称（西）〔东〕京者，即其故都。其王居曰日南殿。清化港[2]即旧清化府也，是汉九真郡治之地，隋唐为爱州，在交趾为西京。今为清华承政司。顺化港[3]即旧顺化府也，今为顺化承政司。广南港[4]即旧乂安府也，汉为日南，隋唐为驩州，今为广南承政司。广南有太傅阮某者，国相郑松之舅也。松既执国政，阮不能平，拥兵出据于此，威行诸郡，某卒，其子始修贡东京。新州港[5]即旧新安府也，今为海阳承政司。提夷港[6]亦交趾属县，风俗大约与东京相类。尚有（汝）〔山〕南承政、京北承政、山西承政、谅山承政、太原承政、明光承政、兴化承政、乂安承政，皆非濒海之地[7]，贾船所不到，故不详之。中国贾舶至其海口，司关者以币报酋。舶

主见酋行四拜礼，献方物。酋为商人设食，乃给木牌于廛舍，听民贸易。酋所须者挚而去，徐给官价以偿。广南酋号令诸夷，埒于东京，新州、提夷皆属焉。凡贾船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数日程诣广南入贡，广南酋亦遥给木牌，民过木牌，必致敬乃行。

《皇清通考·四裔门》：广南国为古南交地。王本中国人，阮姓，历代以来，未通职贡。其地东接安南，西邻占城，南滨海，东北至缅甸，西北距暹罗境[8]，有大山海水环之，望如半月，名曰广南湾[9]。人善泅。红毛国人夹板船最大，风帆不利漂入广南湾者，国人即遣小舟数百，云集其处。人负一竹筒，纳长缕没水而钉缕于船下。还棹小舟，远曳以行，使其阁浅，始夺其货而焚其舟。故红毛人以不见广南山[10]为幸。他国商船人广南者，税物加倍。康熙八年，广东都司刘世虎等遇风漂泊其地，广南国王遣臣赵文炳送归，并带货物船只来粤。部议：赵文炳等虽奉广南印文遣来，实系中国之人，或留或遣，请旨定夺。其带来之物，现奉海禁，不便贸易，应人户部。得旨：广南国王送刘世虎等回粤，殊为可嘉，著给以照验，遣归，广南船货不必人官，仍给来使。凡往来商船由厦门至广南者，先过安南界，历七洲洋，向广南外之占毕罗山[11]，即入其境。国无城郭，周栽刺竹以自固云。

源按：广南即阮光平先世所封地[12]，本安南附庸，以地险兵强，自为一国。近则并归安南矣。《皇清通考》系黎氏未灭已前所修，故以广南别为一国。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洋诸国，以中国偏东形势，用针取向，俱在丁未之间；合天地包大西洋，按二十四盘分之，即在巽巳矣。就安南接联中国而言，海接廉州，山绕西北而环南，直至占城，形似半月，名曰广南湾。秦象郡，汉交阯，唐交州，宋安南，陆接两粤、云南，风土人物，史典备载。后以淳化[13]、新州、

广义、占城之地，统名广南。因舅甥委守淳化，随据马龙角[14]炮台，北隔一水，与交阯炮台为界。自淳化而南至占城为广南国，其王阮姓，亦称广南王，古日南郡地也。以交趾为东京，广南为西京。而西京强于交阯，南辖禄赖、柬埔寨、昆大吗[15]。西南邻暹罗，西北接缅甸。栽刺竹为城。人善没，红毛甲板船，风水不顺，溜入广南湾内者，国遣小舟数百，人背竹筒，携细缕，没水密钉细缕于甲板船底，远桨牵曳，船以浅阁，火焚而取其辎重。今红毛甲板，以不见广南山为戒，见则主驾舟者曰夥长。国有常刑。厦门至广南，由南澳见广之鲁万山、琼之大洲头，过七洲洋，取广南外之占毕罗山而至广南，计水程七十二更。厦门至交趾，由七州西绕北而进交趾，水程七十四更。七州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所。西洋甲板有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中国洋艘无此仪器，止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虽知某处，不如西洋船之确。必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驼探水深浅，验其沙泥，一一配合，方为准确。至七州大洋、大洲头而外，浩浩荡荡，无山形标识，风极顺利对针，亦必六七日始能渡过，而见广南占毕罗外洋之外罗山[16]，方有准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则恐溜人广南湾。无西风不能外出，且商船非本赴广南者，人其境以为天赐，税物加倍，均分犹若不足。比于红毛人物两空，尚存中国大体。所谓差毫厘失千里也。七州洋中，有种神鸟，状似海（岸）〔雁〕而小，喙尖而红，脚短而绿，尾带一箭，长二尺许，名曰箭鸟。船到洋中，飞来引导，人呼是则飞而去；间在疑似，再呼细看决疑，仍飞而来。献纸谢神，则翱翔不知其所之。相传王三宝下西洋，呼鸟插箭，命在洋中为记。

魏源曰：广南为林邑、占城旧壤，《明史》尚与安南邻国。《皇清通考》修于乾隆四十五年，亦以广南、安南并列。故阮光平自理之疏，亦谓世守广南，与安南敌国。而广南常扼安南之项背，西都常制东都之死命，则地利形势然哉？莫氏篡黎，而清华、顺化四府据于黎氏，则卒覆于黎。黎氏恢复，而广南、顺化割于阮氏，则卒覆于阮。阮氏据国，而农耐迫广南肘腋，则卒借暹助以并东都。旧志谓阮氏恢复广南，借佛郎机之力。考《海国闻见录》作于雍正初，前乎阮氏数十载，已言广南水战为红毛船所畏，何为反借助于红毛？且此志中语及广南战舰，戒心动色，情见乎词，固不得不虚称欧罗巴援救之功，以掩英吉利创败之辱。彼谓西洋水犀戈船无敌海内外者，抑知五行迭相克，阴阳迭相胜，天下有不可制之物耶？广南濒海之顺化港口，即古宾童龙国[17]，为占城东尽境。自明王圻谬指为舍卫国，《明史》因之。悲夫悲夫！筹防边，问兔园；语庙谟，恃郢书；用陈汤，不如石与匡。

越南分国沿革上广南之地，晋、唐、五代曰林邑。原无，今补。

《晋书》：林邑国本汉时之象林县。其南则马援铸柱之处也。去南海三千里，后汉末，曹区[18]杀令，自立为王。其后，王无嗣，外甥范熊代立。其俗皆开（地）〔北〕户以向日。至于居止，东西无定。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娴）〔闲〕平地。四时暄暖，无霜雪。人皆倮跣，以黑色为美。贵女贱男，同姓为婚，妇先聘婿。其王服天冠，被缨络。每听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县[19]夷帅范椎奴也。尝牧牛涧中，获二鲤鱼，化成铁，用以为刀，斫石嶂，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怀之，随商贾往来，见上国制度。至

林邑，遂教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逸甚爱信之，使为将。文乃谮逸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无嗣，文遂自立为王。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诸国，并之，有众四五万。遣使入贡，其书皆胡字。永和三年，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览，杀五六千人，余奔九真。以览尸祭天，铲平西卷县城，遂据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横山[20]为界。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贿，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韩戢，估较大半。由是诸国恚愤，及览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乱，故被破灭。

既而文还林邑。是岁朱蕃使督护刘雄戍于日南，文复攻陷之。四年，文又袭九真，害士庶十八九。五年，征西督护滕畯率交广之兵，伐文于卢容[21]，为文所败，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中）〔末〕，广州刺史滕含伐之，佛惧请降，与盟而还。

《梁书》：林邑国者，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将军马援开汉南境，置此县。其地纵广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余里，北接九（真）〔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有西国夷亦称王，马援植两铜柱，表汉界处也。其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又出玳瑁、贝齿、吉贝、沉木香。晋世范文为王。穆帝永和三年，夏侯览为日南太守，侵刻尤甚。林邑先无田土，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民之怨，遂举兵袭日南，杀览，以其尸祭天。留日南三年，乃还林邑。交州刺史朱蕃遣督护刘雄戍日南，文复屠灭之，进寇九德郡[22]，残害吏民。遣使告蕃，愿以日南北境横山为界，蕃不许，文归林邑，寻复屯日南。五年，征西将军桓温遣督护滕畯、九真太守灌邃，帅交广州兵讨之，其王范佛婴城固守。邃令畯盛兵于前，邃帅劲卒七百人自后逾垒而入。佛众惊溃奔走，邃追至林邑，佛乃请降。安帝隆

安三年，佛孙顺达[23]复寇日南、九德，皆执其太守。交趾太守杜瑗遣兵击破之，即以瑗为刺史。义熙三年，顺达复寇日南，九年寇九真，瑗皆遣兵破走之。自瑗卒后，林邑无岁不寇日南、九真诸郡，杀伤甚多，交州遂致虚弱。顺达死，子敌真立，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禅位于其甥。其甥又为国相藏驎子攻杀，而立文敌。文敌又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大臣范诸农平其乱，而自立为王。

《宋书》：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杨迈遣使贡献，即加除受。文帝永嘉七年，遣使自陈与交州不睦，求蒙恕宥。八年，又遣楼船百余寇九德，入四会浦口[24]，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将三千人赴讨，攻区粟城，不克，引还。林邑欲伐交州，借兵于扶南王，扶南不从。十年，杨迈遣使上表，献方物，求领交州。诏答以道远，不许。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诸郡。二十三年，使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太尉府振武将军宗悫受和之节度。和之遣府司马萧景宪为前锋，悫仍领宪军副。杨迈闻见讨，遣使上表，愿还所略日南民户，奉献国珍。二月，军至朱梧[25]戍，杨迈外言归款，猜防愈严。景宪等乃进军向区粟城，杨迈遣水步军径至。景宪破其外救，尽锐攻城，五月克之，斩其帅首，获金银杂物不可胜计。乘胜追讨，即〔克〕林邑。杨迈父子，挺身奔逃。所获珍异，皆未名之宝。又销其金人，得黄金数十万斤。又《宗悫传》：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悫自奋请行，除振武将军，为安西参军萧景宪军副，随交州刺史檀和之围区粟城。林邑遣将范毗沙达来救。和之遣偏军拒之，为贼所败。又遣悫，悫乃分军为数道，偃旗潜进，讨破之，拔区粟，入象浦[26]。林邑王范杨迈倾国来拒，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士卒不能当。悫曰："吾闻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溃散。遂克林

邑，收其异宝杂物不可胜计。

《南齐书》：南夷林邑国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连九德，秦时故林邑县[27]也。汉末称王。晋太康五年，始贡献。晋建兴中，日南夷帅范椎奴文数商贾，见上国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楼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缨络。国人凶悍，习山川，善斗，吹海蠡为角。人皆裸露。四时暄暖，无霜雪。贵女贱男，人色以黑为美。南方诸国皆然。区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林邑西南三千余里至扶南。

《水经注·温水篇》：《交州外（城）〔域〕记》曰：从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国四百余里。《林邑记》曰：其城治二水之间，三方际山，南北瞰水，东西涧浦，流凑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围六里。城开十三门。凡宫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余间，市居周绕，阻峭地险。故林邑兵器战具悉在区粟，多城垒。自林邑王范胡达始，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日南旧风，变易俱尽；巢栖树宿，负郭接山；榛棘蒲薄，腾林拂云；幽烟冥缅，非生人所安。区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际，日在北，故开北户以向日，此其大较也。日南张重举计人洛。正旦大会，明帝问：日南郡北向视日邪？重曰：今郡有云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实，日亦俱出于东耳。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人性凶悍，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娴）〔闲〕平地。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遥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建元二年，林邑王范文攻日南、九真、九德，百姓奔逃，千里无烟，乃还林邑。林邑西去广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长岭，连接天鄣。岭北接涧，大源淮水[28]，出郍郍远界，三重长洲，隐山，绕西卫（山）〔北〕回东。其岭南开（源）

〔涧〕，小源淮水[29]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隐山绕南，曲街回东，合淮流以注典冲[30]。其城西南际山，东北瞰水，重堑流浦，周绕城下。东南堑外，因傍薄城，东西横长，南北纵狭。北边（两）〔西〕端，回折曲入。城周围八里。飞观鸱尾，迎风拂云；缘山瞰水，骞翥嵬峨。但制造壮拙，稽古夷俗。城开四门：东为前门，当两淮渚滨，于曲路，有古碑夷书铭，赞前王胡达之德；西门当两重堑，北回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门度两重堑，对温公垒。升平二年，交州刺史温放之杀交趾太守杜宝，别驾阮朗，遂征林邑，水陆累战。佛保城自守，重求请服，听之。今林邑东城南五里，有温公二垒是也。北门滨淮，路断不通。城内小城，周围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开。两头长屋，脊出南北。南拟背日。西区城内石山，顺淮面阴，开东向殿，飞檐鸱尾，青隙丹墀，榱题桷椽，多诸古法。阁殿上柱，高城丈（余）五。牛屎为泥，墙壁青光。回（度）〔廊〕曲掖，绮牖紫窗。椒房嫔媵无别，宫观、路寝、永巷共在殿上。临踞东轩，径与下语；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余区，连甍接栋，檐宇（如）〔相〕承，神祠鬼塔，小大（入）〔八〕庙，层台重榭，状似佛刹。郭无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萧条，非生民所处。而首渠以永安养国十世，岂久存哉？

《隋书》：林邑之先，因汉末交趾女子徵侧之乱，内县功曹子区连杀县令，自号为王。无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乱为逸仆隶，遂教之筑宫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将兵，极得众心。文因间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国无嗣，文自立为王。其后，范佛为晋扬威将军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将兵击之，深人其境。至梁陈亦通使往来。其国延袤数千里，土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趾同。以砖为城，蜃灰涂之，东向户。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玑璎珞；足蹑革履，

时复锦袍。良家子侍卫者二百许人，皆执金装刀。有弓箭矛槊，以竹为弩，傅毒于矢。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缠身，冬月衣袍。妇人椎髻，施椰叶席。人死以函盛尸，舆至水次，积薪焚之，收其余骨。王则内金罂中，沉之于海口，庶人以瓦送之于江。男女皆截发随丧至水次，尽哀而止。每七日然香散花，复哭尽哀，尽七七而罢。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高祖既平陈，乃遣使献方物，其后朝贡遂绝。时天下无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宝者。仁寿末，上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将步骑万余及犯罪者数千人击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战，方军不利。方于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众而阵，方与战伪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众多陷，转相惊骇，军遂乱。方纵兵击破之。频战辄败，遂弃城而走。方入其都，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盖其有国十八叶矣。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

《新唐书·南蛮传》：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劳[31]，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东西三百里而赢，南北千里。西距真腊雾温山[32]，南抵奔（浪陀）[33]〔陀浪〕州。其南大浦[34]，有五铜柱，山形若倚盖，西重岩，东涯海汉，马援所植也。其地冬温多雾雨，产琥魄、猩猩兽、结辽鸟。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取槟榔沈为酒，椰叶为席。俗凶悍，果战斗，以麝涂身，日再涂再澡。拜谒则合爪顿颡。有文字，喜浮屠道，冶金银像，大或十围。王所居曰占城，别居曰齐国[35]，曰蓬皮势[36]。王衣白氎，古贝斜络臂，饰金琲为缨，鬈发戴金华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贝短裙，冠缨如王。王卫兵五千，战乘象，藤为铠，竹为弓矢，率象千、马四百，分前后。不设刑，有罪者使象践之，或送不劳山[37]，

俾自死。隋仁寿中，遣将军刘芳伐之，其王范梵志挺走，以其地为三郡，置守令。道阻不得通，梵志（衰遣）〔裒遗〕众，别建国邑。武德中，再遣使献方物，高祖为设九部乐飨之。贞观时，王头黎献驯象、镠锁、五色带、朝霞布、火（树）〔珠〕，与婆利[38]、罗刹[39]二国使者偕来。林邑其言不恭，群臣请问罪，赦不问。又献五色鹦鹉，鹦鹉（断）〔数〕诉寒，有诏还之。元和初，不朝献。安南都护张舟执其伪驩爱州都统，斩三万级，虏王子五十九，获战象舠铠。

越南分国沿革下广南之地，宋以后曰占城。原无，今补。

《宋史》：占城国在中国之西南。东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腊国，北至驩州界。泛海南去三佛齐五日程，陆行至宾陀罗国一月程，其国隶占城焉。东至麻逸国[40]二日程，蒲端国[41]七日程，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东北至两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两日程，陆行半月程。其地东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南曰施备州[42]，西曰上源州[43]，北曰乌里州[44]。所统大小州三十八，不盈三万家。其国无城郭，有百余村。每村落户三五百，或至七百，亦有县镇之名。民获犀象皆输于王。其风俗衣服，与大食国[45]相类。互市无缗钱，止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锦定博易之直。乐器有胡琴、笛鼓、大鼓，乐部亦列舞人。其王脑后髽髻散垂，披吉贝衣，戴金花冠，七宝装缨络为饰。胫股皆露，蹑革履，无袜。妇人服及拜揖，与男子同。王每日午坐，官属谒见膜拜。或出游、看象、采猎，观鱼，皆数日方还。近则乘软布兜，远则乘象，一人持槟榔盘前导，从者十余（辈）〔辈〕，各执弓箭、刀枪、手牌等，日或一再出。其王或以兄为副王，或以弟为次王，设高官凡八员，东

西南北各二，分治其事。无俸禄，令其所管土俗资给之。胜兵万余人。定十一月十五日为冬至。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缚木为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药置塔上，焚以祭天。人有疾病，旋采生药服食。地不产茶，止饮椰子酒，兼食槟榔。有重罪，令象踏之。犯奸者，男女共入牛以赎罪。负国王物者，以绳拘于荒塘，物充而后出之。其国前代罕与中国通。周显德中，遣其臣贡方物，有云龙形通犀带、菩萨石。又有蔷薇水洒衣，经岁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炽，皆贮以琉璃瓶。建隆二年，来贡，表章书于贝多叶，以香木函盛之。太平兴国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九十三人献于京师，太宗遣还占城，诏谕其王。淳化元年，新王杨陁排自称新坐佛逝国，遣使贡驯犀方物，表诉为交州所攻，国中人民财宝皆为所略。上赐黎桓诏，令各守境。嘉祐七年正月，广西安抚经略司言："占城素不习兵，与交阯邻，常苦侵轶。而占城复近修武备，以抗交阯，将繇广东路入贡京师，望抚以恩信。"七年，交州李乾德言，其王领兵三千人，并妻子来降，以正月至本道。九年，复遣使来，言其国自海道抵真腊一月程，西北抵交州四十日，皆山路。所治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县。王著大食锦或川法锦大衫七条金缨络，戴七宝装成金冠，蹑红皮履。出则从者五百人，十妇人执金拌合，贮槟榔，导以乐。王师讨交趾，以其素仇，诏使乘机协力除荡。其国选兵七千，扼贼要路。其王以木叶书回牒，诏使上之，然亦不能成功。后两国同入贡，占城使者乞避交人。诏遇朔日朝文德殿，分东西立，大宴则东西坐。〔乾道〕七年，闽人有抵占城者。其国方与真腊战，皆乘大象，胜负不能决。闽人教其王习骑射以胜之，战大捷。明年，复来琼州拒之，愤怒，大掠而归。淳熙四年，占城以舟师袭真腊，传其国都。庆元以来，真腊大举伐占城以复仇，杀戮殆尽，俘其主，其地悉归真腊。

《元史》：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世祖至元间，广南西道宣慰使马成旺尝请兵三千人、马三百匹征之。十五年，(右)〔左〕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还，言其王有内附意，诏降虎符，封占城郡王。十九年十月，朝廷以占城国主岁遣使来朝，称臣内属，遂命左丞唆都等即其地立行省以抚安之。既而其子负固弗服，朝廷使人往暹国，往（八马）〔马八〕儿国，舟经占城，皆被执，故遣兵征之。十一月，兵至占城港。港口北连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国大州，东南止山，西旁木城。官军依海岸屯驻。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约二十余里，起楼棚，立回回三梢炮百余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宫，其酋亲率重兵屯守应援。行省遣官招之，七往终不服。二十年正月〔行省令〕十五日夜半发船攻城。至期，分遣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三百人攻东（南）〔面〕沙嘴，又以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为风涛所碎者十七八。贼开木城南门，建旗鼓，出万余人，乘象者数十，亦分三队迎敌，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贼败北，官军入木城，复与东北二军合击之，杀溺死者数千人，城中余众数万悉溃。国主弃行宫，烧仓廪，杀前所留使，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国主使来求降。二十一日，入大州。二十（二）〔三〕日，遣其舅宝脱秃花及其子三十余人，奉〔信〕物杂布二百匹，大银三锭、小银五十七锭、碎银一瓮为质，来归款。又献金叶九节标枪，诡言国主颊中箭，今小愈，未能见。省官疑其二子非真，听其还。谕国主早降，且以问疾为辞，遣千户〔林子全〕、总把〔李德坚〕偕往觇之。二子在途先归。子全等入山两程，国主遣人来拒，不果见。是日，又杀前所留使百余人。二月八日，宝脱秃花又至，诡言其兄为今王所杀，心实怨之。愿禽今王父子以献，请给大元服色。十三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来言："国主逃于大州西北鸦侯

山[46]，聚兵三千余，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将与官军交战。惧唐人泄其事，将尽杀之。延等觉而逃来。”十五日，宝脱秃花偕宰相、大师等五人来降，谓唐人延等为奸细，国主军皆溃散，安敢复战。又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处，每州遣一人招之，旧州[47]水路，乞行省各遣一人乘舟招谕。陆路则乞行省官与己往禽国主。”行省犹信其言，调兵一千屯半山塔[48]，遣子全、德坚等领军百人，与宝脱秃花同赴大州进讨，约有急则报半山军〔子全等〕。比至城西，宝脱秃花背约间行，自北门乘象遁入山。官军获谍者，知国主实在鸦候山立寨，聚兵约二万余，遣使交趾、真腊、阇婆等国借兵，及征宾多龙旧州等军未至。十六日，官兵进攻。十九日，近木城二十里，贼浚濠堑，拒以大木，官军斩刈超距奋击，破其二千余众。转战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进，贼旁出截归路，军皆殊死战，始得解还营。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领军回。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唆都军万户忽都虎等至占城，则官军已回。适占城主遣王通事者来。四月十二日，国主令其孙奉表归款。是年，命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奉镇南王脱欢发兵，假道交趾伐占城，不果行。

《明史》：占城居南海中，自琼州航海，顺风一昼夜可至。自福州西南行十昼夜可至，即周越裳地。秦为林邑，汉为象林县，后汉末，区连据其地，始称林邑王。自晋至隋仍之。唐时或称占不劳，或称占婆，其王所居曰占城。至德后，改国号曰环。迄周、宋，遂以占城为号，朝贡不替。元世祖恶其阻命，大举兵击破之，亦不能定。洪武二年，遣使奉表来朝贡，帝遣官赍玺书、《大统历》、文绮、纱罗往赐，自后或比岁贡，或间岁、或一岁再贡。洪武三年，遣使往祀其山川，寻颁科举诏于其国。初，安南与占城构兵，天子为遣使谕解，而安南复相侵。四年，其王奉金叶表来朝，长尺余，广五寸，刻本国字，“乞赐兵器及乐器、乐人，俾安南知我

占城，乃声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陵”。帝命礼部谕之曰：“占城、安南并事朝廷，同奉正朔，今两国互构，而赐占城兵器，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乐器、乐人，语音殊异，难以遣发。尔国有晓华言者，其选择以来，当令肄习。”因命福建省臣勿征其税。洪武二十一年，真腊贡象，占城夺其四之一，其他失德事甚多。帝闻之，怒，命行人董绍敕责之。寻遣使谢罪。〔时〕国王失道，大臣阁胜〔二十三年〕弑王自立。明年，遣太师奉表来贡，帝恶其逆，却之。永乐元年，以即位诏谕其国。洪武六年，贡使言：“海寇自称元〔帅〕，剽劫海上。国主击破之，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谨奉献。”帝嘉之，命给赐加等。其冬，遣使献安南之捷。帝谓省臣曰：“去年安南言占城犯境，今年占城谓安南扰边，未审曲直。可遣人往谕，各罢兵息民。”洪武十年正月，与安南王陈煓大战，煓败死，占城乘胜入其国。王遣使奏：“朝贡人回，赐物悉遭安南掠夺。又畀臣冠服、印章，胁为臣属。”[49]帝怒，敕责安南，而赐占城王钞币。永乐四年，〔复告安南之难。〕帝方大发兵往讨，乃敕占城严兵境上，遏其越轶。永乐五年四月，攻取安南所侵地，获贼党献俘阙下。自后郑和复连使其国。永乐十三年，王师方征陈季扩，命占城助兵。尚书陈洽言：“其王阴怀二心，愆期不进，反以金帛、战象资季扩；季扩以黎苍女遗之，复约季扩党侵升华府地，厥罪维均。”帝以交趾初平，不欲劳师，但赐敕切责，俾还侵地，王即遣使谢罪。正统元年，琼州知府程莹言：“占城比年一贡，劳费实多。乞如暹罗诸国例，三年一贡。”帝是之。然番人利中国市易，虽有此例，迄不遵。天顺八年，其使者复诉安南见侵，需索白象。乞如永乐时，遣官建立界碑，以杜侵陵。兵部以两国方争，不便遣使，乞令使臣归谕国王，固封疆，捍外侮，毋轻构祸，从之。成化七年二月，安南兵破其国，执其

王，劫印符，大肆焚掠，遂据其地。王弟逃之山中，遣使告难。兵部言："安南吞并与国，若不为处分，非惟失占城归附之心，抑恐启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赍敕宣谕，还其国王及眷属。帝虑安南逆命，令俟贡使至日，赐敕责之。成化八年，遣使持节往封其弟，至新州港，守者拒之，知其国已为安南所据，改为交南州[50]，乃不敢入。十年冬还。成化十年，安南复遣兵执王弟，立前王孙为王，以国南边地予之。成化十四年，王孙遣使朝贡请封，命给事中冯义、行人张瑾往封之。义等多携私物，既至广东，闻王孙已死，其弟古来遣使乞封。义等虑空还失利，亟至占城，则安南已以伪敕立其国人提婆（台）〔苔〕为王。义等不俟奏报，辄以印币授提婆（台）〔苔〕封之，得所赂黄金百余两，又往满剌加国尽货其私物以归。冯义至海洋病死。张瑾具其事，并上伪敕于朝。（朝廷不知也。）（明）〔十七〕年，古来奏请册印，言："臣国所有土地本二十七处，四府、一州、二十二县。东至海，南至占腊，西至黎人山[51]，北至阿（本）〔木〕喇补[52]，凡三千五百余里。交人前畏天威，还臣兄故地，仅自邦都〔郎〕[53]至占腊五处耳。更乞特谕交人，尽还本国。"礼官乃劾张瑾擅封，下诏狱，论死。乃谕古来诣广东受封，并敕安南悔祸。古来乃自老挝挈家赴崖州受封。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往，至广东，传檄安南，宣示祸福。而募健卒二千人，驾海舟二十艘，护古来还国。安南以滽大臣，奉特遣，不敢与抗。古来乃得入。其国自残破之后，民物萧条，贡使渐稀。弘治十八年，古来卒，其子请封。廷议令其使臣赍敕往，自是遂为故事，而其国贡使亦不常至。其国无霜雪，四时皆似夏，草木常青。民以渔为业，无二麦，力穑者少，故收获薄。槟榔终日不离口。不解朔望，但以月生为初，月晦为尽，不置闰。分昼夜为十更，非日中不起，非夜分不卧，见月则饮酒、歌舞为乐。无

纸笔，用羊皮捶薄熏黑，削细竹蘸白灰为字，状若蚯蚓。有城郭甲兵，人狠而狡，贸易多不平。户皆北向，民居悉覆茅檐，高不得过三尺。部领分差等，门高卑亦有限。人体黑，男蓬头，女椎髻，俱跣足。王琐里人，崇释教。岁时采生人胆入酒中，与家人同饮，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胆。"其国人采以献王，又以洗象目。每伺人于道，出不意急杀之，取胆以去。置众胆于器，华人胆辄居上，故尤贵之。五六月间，商人出，必戒备。王在位三十年，则避位入深山，以兄弟子侄代，而己持斋受戒，告于天曰："我为君无道，愿虎狼食我，或病死。"居一年无恙，则复位如初。国不甚富，惟犀象最多。乌木、降香，樵以为薪。伽南香独产其地一山，酋长遣人守之，民不得采，犯者至断手。有鳄鱼潭[54]，狱疑不决者，令两造骑牛过其旁，曲者，鱼辄跃而食之；直者，即数往返，不食也。有尸头蛮者，一名尸致鱼，本妇人，惟无瞳神为异。夜中与人同寝，忽飞头食人秽物，来即复活。若人知而封其颈，或移之他所，其妇即死。国设厉禁，有而不告者，罪及一家。

《海录》：凡南洋海艘俱由老万山出口，西南行过七洲洋，有七洲浮海面，故名。又行经陵水，顺东北风约四五日便过越南之顺化界。顺化即越南王建都之所也。又南行约二三日到新州。又南行约三四日过龙柰，又谓之陆柰，为安南旧都。由龙柰顺北风日余至本底国。本底国在越南西南，又名勘明[55]，疑即占城也。国小而介于越南、暹罗二国之间。其人颜色较越南稍黑，语音亦微异。土产铅、锡、象牙、孔雀、翡翠箭翎、班鱼脯。又顺东北风西行约五、六日，至暹罗港口。源案：越南之西都在顺化港，即占城旧地也。此别指本底为占城，非是。本底为柬埔寨，即古真腊国。《海录》出于贾客舟师之口，故见闻虽真，而考古多谬。特

附录而辩之。至占城东南濒海，尚有宾童龙国，即《宋史》所谓宾陀罗者，与占城相连，今并入广南境内，疑即龙奈[56]之地。明王圻《续通考》谬指为《佛经》之舍卫城，辩见美洛居岛国后。

【注】

〔1〕魏源所说的"越南西都"或"西京"，指"广南国"。在越南南北方阮郑二氏长期对峙期间，双方控制的地区以浈江（今译筝河）为界，江以南才是"广南国"范围。汉代的九真郡在江之北，即今越南清化、义静二省，非"广南"辖境。清化在越南和我国载籍中虽有"西都"、"西京"之称，但与魏源所说的"西都"、"西京"，名同实异。

〔2〕清化港，指今越南清化（Thanh Hóa）或朱（Chu）江河口一带。

〔3〕顺化港，即今越南顺化。

〔4〕广南港，今越南会安（Hôi An），不是旧乂安。

〔5〕新州港，即今越南归仁（Qui Nhón），下文的"新安府"亦为归仁，不是北方的"新安府"，不是"海阳"。

〔6〕提夷港，指今越南义平（Nghiã Binh）省富美（Phu My）县东的海湾，该地曾是重要港口。

〔7〕"皆非濒海之地"六字，疑为魏源误增。其实乂安（即今荣市）距海很近，蓝江又经其旁出海。

〔8〕所言广南国的地理位置误。应是北接安南，南邻占城，东滨南海，西连老挝。

〔9〕广南湾，指今越南中部广南（Quang Nam）东北的弧形海湾。下文引《海国闻见录》的"广南湾"，除第一个指我国两广、海南省沿海至越南北部、中部沿海的大海湾处，其余均与此广南湾同义。

〔10〕广南山，泛指越南中部广南——岘港省的广南（Quang Nam）一带的山，或指蒙山（Mong Són）。

〔11〕占毕罗山（Cu Lao Cham），即越南占婆岛。

〔12〕阮光平即阮惠，是西山起义的领袖之一，不是旧阮后裔。西山军是郑推翻旧阮统治夺取广南政权的。这段案语说阮惠先世受封广南，误。

〔13〕淳化，即顺化。

〔14〕马龙角（Cap Mui Ron），今越南枚闰角。

〔15〕昆大吗（Ponteamass），多数学者认为即今越南西南部的河仙（Ha Tien）一带。其地原属柬埔寨，后属越南。

〔16〕外罗山，指今越南中部海岸外广东（Quang Dông）群岛中的列（Re）岛。

〔17〕虽顺化、宾童龙皆古占婆地，占婆又曾都于宾童龙（藩朗）；但严格说，顺化港在北，古宾童龙国在南（其北境在今越南富庆省南部），相去约五百公里，不宜等同。

〔18〕象林县功曹姓区，有子名连。

〔19〕西卷县，约当今越南平治天省。

〔20〕横山，今越南义静、平治天二省交界处的Hoanh So'n。

〔21〕卢容，在今越南平治天省。故地一般认为在该省香江流域，位顺化附近。

〔22〕九德郡，辖境约当今越南义静（Nghe Tinh）省。

〔23〕《水经注》引《林邑记》、《扶南记》俱作范胡达。

〔24〕四会浦口，《水经注》作"四会漕口"，即越南四会河口（Cúa Tu' Hội）。

〔25〕朱梧，在今越南平治天省北部日丽（Nhật Lê）河畔的广宁（Quang Ninh）、美丽（My Lê）一带。

〔26〕象浦，在今越南广南——岘港省北部，指武嘉河（S. Vũ Gia）河口一带，即大占（Dai Chiêm）海口。

〔27〕应作象林县，即今越南广南——岘港省。

〔28〕大源淮水，淮流、两淮，即武嘉（Vũ Gia）河。

〔29〕小源淮水，指武嘉河支流。

〔30〕典冲（Diến Xung），今越南广南——岘港省维川县（Duy Xuyen）的茶桥（Trá Kieu）。

〔31〕占不劳，即占婆（Champa），在越南平治天省至顺海省一带。十八世纪为安南灭亡。

〔32〕雾温山，一名雾湿山，位今越南义静省越、老交界的长山(Truòng So'n)山脉，或指骄诺（Geo Neua）山口一带。

〔33〕奔浪陀，应是“奔陀浪”，故地在今越南藩朗一带。

〔34〕大浦，即大占海口，在今越南广南——岘港省北部。

〔35〕齐国，或即佛逝（Vijava）地区的译音，在今越南义平省南部。

〔36〕蓬皮势（Vijava），佛逝，即今越南义平省安仁（An Nhon）略北的阇盘（Cha Ban）遗址。

〔37〕不劳山（Culao Cham，Pulau Cham），越南占婆岛。

〔38〕婆利，印度尼西亚古国，今巴厘（Bali）岛一带。

〔39〕罗刹（Rusah），印度尼西亚古代小国。

〔40〕麻逸国（Mait），今菲律宾民都洛（Mindoro）岛，当时由占城泛海至麻逸，非“二日”可至。

〔41〕蒲端国，或即今菲律宾棉兰老（Mindanao）岛北岸的武端（Butan）。

〔42〕施备州，或即 Sri Vijaya 的省译，指今越南义平省南部的安仁（An Nhon)、归仁（Qui Nhon）一带。

〔43〕上源州，今越南的西原（Tây Nguyên）地区。

〔44〕乌里州（Chau-Ô，Châu Ri），约当今越南平治天省的南半部，即广南以北至顺化、广治一带。

〔45〕大食国，此大食国为新加坡（Singapore）古名，或兼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

〔46〕鸦候山，位今越南义平省安仁西北面，今地不详。

〔47〕旧州(Chiem Dong)，约当今越南的广南——岘港省。作为都城的专名，则指茶桥（Tra-Kieu）。

〔48〕半山塔，今越南义平省安仁附近的占城古塔。

〔49〕此为永乐二年事。

〔50〕交南州，约当今越南义平省南部及富庆省大部。

〔51〕黎人山，疑在今越南西原地区。

〔52〕阿（本）〔木〕喇补（Amaravati），约当今越南广南一岘港省。

〔53〕邦都〔郎〕(Panduranga, Pondaran)，今越南藩朗 (Phan Rang) 一带。

〔54〕鳄鱼潭，或位今越南富庆省中部的富乐 (Phu Lac) 西面。

〔55〕勘明 (Khmer)，柬埔寨高棉族的译音。勘明、本底都是柬埔寨，指为“占城”，误。

〔56〕龙奈即今越南胡志明市，不是越南藩朗一带。

海国图志卷七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东南洋三海岸之国

暹　罗　一

安南、暹罗、缅甸三国幅员相接，北与中国西藏、云南、广西交界，少西与印度交界，余皆以海为界。除麻六甲以外，东西距约三千里，南北距[1]〔三千里〕，共有九十万方里。山皆发脉于印度之希马腊压山[2]，此山最高。次则以阿山[3]为最，余多崎岖难通。似每一谷可为一国，无不广大衍沃。暹罗建都于曼谷[4]，两面皆山，一宽长之大谷也。山虽层叠，均不甚高，无过五百丈者。土沃产丰，为海船市埠之最，附近各国皆不及。前被缅甸吞并，国人不服，且地势阻隔，故缅甸〔甫〕得之，旋失之，复为暹罗所有。陆战木栅甚坚，步步为营，全同缅甸。国王临朝端坐，威仪甚尊。百官偏袒跣足，屈腰蹲身，尽礼致敬。称谓以金为尊，如称上则曰金首、金目、金鼻、金口、金足之类。缅甸、暹罗、安南三国，大都身短色黑，面扁颧高，绝少姣好；似顽实黠，似惰实勇；发多而黑，却少髯须，有即拔去，望若妇人，与阿细亚洲各国不同。然性善泛爱，一见甚殷勤，稍拂辄反目，不若印度之柔和。其居家治生，亦如中国、印度，惟不及两国人材技艺耳。暹

罗人游惰度日，不尚技艺，尤藐视外国人。有商舶至其地，辄待同蛮夷，壹似无能为役者。惟尊中国，而不知有他国也。三国皆尊奉印度佛教，凡事苟且节俭，惟修建寺宇，则穷极华靡。塑像有雕白石者，有熔赤铜者，或高丈，或高二丈余尺，金彩曜目。其工匠不亚于欧罗巴，并有铸像厂。其价值多寡，视像身之大小。出家为僧，终身不娶。惟暹罗人或为僧，或返俗，任意往还。且云："人生不可不出家，不可久出家；不出家则不知规矩，久出家则虚度光阴。"盖其出家，犹中国子弟之出外就傅；及冠有室，则不复从师。所习梵典、梵字及术数之类，皆从僧师受之，实非终身披剃之比也。暹罗文学，亦同缅甸，大抵阐扬佛教。其赞颂四百，似有音律，须六礼拜之久，始能诵毕。奉佛戒，禁肉食。然印度僧不尽守戒，或不食家牲而食野禽，谓不在律禁。其在家人并以虫蛇为美味，安南、缅甸亦然，盖近中国闽、广之风矣。

暹罗城[5]沿河而建，远观若筑栅于筏上，浮水而系诸岸。服色颇同东方，男女皆耳环手镯。地多金矿，凡酒杯槟榔盒器皿，皆赤金。以绸缎为质，金绣为文，观其服可知其职之差等。女服宽长，而腋下叠褶，略同缅甸。男逸女劳，粗重工作，悉委于女。贸易亦皆女为之。然谨守礼法，虽在市中，足不踰户。未嫁之贫女，有与外国人寓所佣工，支持家务，襄理贸易。虽俨如家室，不可干以非礼。此俗安南尤盛。治丧亦各不同，缅甸贵人，棺柩停敛需时，庶人香膏涂尸而火化之；暹罗以尸饲飞禽，皆遵佛教禁杀之制；若安南国中遇丧，则庆贺燕宴十二日，奢华甲诸国，彼则失之过惨，此则失之太奢，与其惨又宁奢也。三国皆重技艺，而庙宇中雕刻彩绘，尤各殚其妙。官民俱嗜观剧，或在人家，或于稠众，动辄扮演，价值甚廉。非若欧罗巴人必有一定之戏台，昂贵之戏价也。音乐节奏，和畅动人，女音娇柔，尤似中国。惟意

大里之音乐，三国皆不能学。暹罗国东界安南，北界中国，南界海，西界缅甸，以曼谷为国都，领部落二十有一，户口约百有(三)〔二〕十万名。缅甸北隅之弥南河[6]，发源云南，历暹罗之曼谷国都出海。案：弥南河当即云南之澜沧江，至暹罗，土名黄河，水极膏沃。

曼谷国都　(义)〔差〕唔[7]　依弥罗[8]　巴(于)〔干〕含[9]　金都扁[10]　曼士格[11]　持厘巴戈腊[12]　(木)〔本〕底阿罗[13]　麦尔古[14]　松波[15]　巴尔底阿[16]　达阿依[17]　特那色领[18]　松波巴[19]　青地[20]　波顺[21]　西晏[22]　戈伦比[23]　樟底目[24]　(叶)〔艾〕希里[25]　加磨阿[26]以上原本

源案：二十一部落名目与官书《四裔考》不符，姑存备考。

重　辑原无，今补。

《皇清通考·四裔门》：暹罗东广南[27]，南柬埔寨，古暹[28]及罗斛[29]两国地也。地方千里，环国皆山。国分郡邑，县隶于府，府隶大库司。大库司者，犹华言布政司也。库司九：曰暹罗[30]、可剌细马[31]、(足)〔疋〕曹本[32]、皮细绿[33]、柬骨胎[34]、果平疋[35]、倒膸细[36]、讨(丕)〔歪〕[37]、六昆[38]。府十四：曰彩纳[39]、(无老)〔老无〕[40]、比采[41]、(东)〔柬〕板(鲁)〔普〕[42]、辣皮[43]、疋皮里[44]、采野[45]、多铙[46]、千无里[47]、细辞滑[48]、采欲[49]、款细湾[50]、沾奔[51]、魁山[52]。县七十二。西北土硗确，暹地也。东南土平衍，罗斛地也。王城分八门，城濠砖砌，周遭十余里。城中有小河通舟，城外西南，居民辏集。王居在城西隅，别建宫城，约周三里有奇。殿用金装彩绘，覆以铜

瓦。室用锡瓦。阶砌用锡裹砖，栏杆用铜裹木。王出，乘金装彩轿或乘象车，其伞盖以茭蔁叶为之。王每旦登殿，官僚于台下设毡，以次盘膝坐，合掌于顶，献花数朵。有事则具文书，朗诵上呈，候王可否，乃退。国王自明洪武中，始用中国赐印。其国官制九等：一曰握亚往，二曰握步喇，三曰握蟒，四曰握坤，五曰握闷，六曰握文，七曰握板，八曰握郎，九曰握救。选举由乡举于大库司，以文达于王所。王定期试之，咨以民事，应对得宜，始赐章服授官。考课亦以三年为期，其文字皆旁行，不通汉字。明正德中，选留贡使一二人入馆肄业，后乃稍习汉文。其服色，惟王留发，冠金嵌宝石，形似兜鍪，上衣下裳，缎布五采，小袖朱履。臣民皆剪发，男女椎结，白布缠头。官一等至四等，金嵌宝石帽；五等至九等，五彩绒缎帽。衣俱两截，袜履用牛皮。妇人妆髻〔饰用〕，簪、戒指、镯钏、脂粉，略同中国。亦上衣下裳，五彩织金，花幔曳地，皮舄红黑。炎热卑湿，人皆楼居，上联槟榔片藤覆之，间用陶瓦。无床桌几凳，皆藉毡席藤而坐。官民有银，不得私用，皆送王所委官，倾泻成珠，用铁[53]印印文其上，每百两入税六钱。无印文者，以私银论罪。初犯断左指，再犯断右指，三犯者死。钱谷出入之事，取决妇人。妇多智，夫听命焉。国人有名无姓，为官者称握某。民，上者称奈某，下者称隘某。风俗劲悍，习水战。其贡有龙涎香、速香、金银香、象牙、胡椒、藤黄、豆蔻、苏木、乌木、大枫子、蔷薇露、西洋闪金花缎之属。又，金石则有金刚钻、宝石、花锡。羽毛鳞介则有孔雀、五色鹦鹉、犀、象、金丝猴、六足龟。花木蔬果则有黄竹、萘竹、猫竹、石榴子、水瓜、土瓜。又产罗斛香，味清远似沉香，盖以其地得名也。明洪武中入朝，赐印文，始称暹罗国。顺治九年十二月，暹罗遣使请贡，并换给印敕勘合，从之。自是职贡不绝。康熙三年，先是

外洋贡船入广东界，守臣查验属实，进泊河干，封贮所携贡物，俟礼部文到始贸易，物辄毁坏。二十三年六月，国王遣使来贡，因疏请嗣后贡船到广具报后，即次河干，俾货物早得贸易，并请本国采买器用，乞谕地方官给照置办。贡使进京，先遣贡船回国，次年差船迎敕归国。许之。二十四年，增赏暹罗缎币表里五十。四十七年，诏贡使所携货物免其征税。六十一年，诏曰：暹罗国贡使言其地米甚饶裕，银二、三钱可买稻米一石。朕谕令分运米三十万石至闽、广、浙江，于地方甚有裨益，不必收税。雍正二年，贡稻种、果树，其船梢目九十六人，本系汉人，求免回籍。许之。七年，御书“天南乐国”匾额赐之，并减免速香、安息香、袈裟、布匹等贡。乾隆元年六月，咨礼部，言往时钦赐蟒龙大袍，藏承恩亭上，历世久远，难保无虞，恳再邀恩赏赐一、二。每年造福送寺需用铜斤，求暂开禁采买。部议不可。诏特赏蟒缎四匹，加赏铜八百斤，后不为例。八年九月，奉旨：暹罗国商人运米至闽，源源而来。嗣后外洋货船带米万石以上者，免船货税银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税十之三；即载米不足五千之数，亦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二。次年，福抚陈大受奏言：“闽商前赴暹罗贩米，其国木料甚贱，应听造船运回，给照查验。”报可。十四年，御书“炎服屏藩”匾额赐之。十六年，闽督奏准商人赴暹罗运米至二千石以上者，查明议叙，赏给顶带。十八年二月入贡，并恳赐人参、缨牛、良马、象牙，并通彻规仪内监。部议不可。诏赐人参。四十六年正月，暹罗国长郑昭遣使入贡，奏称：“自遭缅匪侵凌，虽复土报仇，绍裔无人。兹群吏推昭为长，遵例贡献方物。”五十一年，其子郑华[54]嗣立，复入贡。诏封华暹罗国王。其国都在广东省西南，海道约四十五昼夜可至。始自广东香山县登舟，乘北风，用午针出七洲洋，十昼夜抵安南海次，有一山名外罗；八昼夜抵占

城海次；十二昼夜抵大昆仑岛[55]；又用东北风转舟，向未及申三分，五昼夜可抵大真树港[56]；五昼夜可抵暹罗港[57]，入港二百里，即淡水洋；又五日抵暹罗城[58]。其国西南有大山绵亘。由暹罗沿山海而南，为宋腒膀、埭仔[59]、六昆、大呢[60]，皆暹罗属国。

《海国闻见录》：自柬埔寨大山绕至西南为暹罗，由暹罗沿山海而南，为斜仔[61]、六坤[62]、大阵[63]、丁葛奴、彭亨，山联中国，生向正南至此而止。又沿海绕山之背过西，与彭亨隔山而背坐，为柔佛。（出）〔由〕柔佛而西，为麻剌甲，即丁葛奴之后山也。由麻剌甲而西，出于云南、天竺诸国之西南，为小西洋[64]戈什达[65]。暹罗沿山海而至柔佛诸国，各皆有王，均属暹罗国所辖。古分暹、罗二国，后合为暹罗国。俗崇佛，王衣（文）〔纹〕彩佛像，肉贴飞金，用金为器皿。陆乘象亭、象辇，舟驾龙凤。见尊贵，以裸体跣足俯腰蹲踞为礼，不衣裈而围水幔。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政，掌财赋。城郭轩豁，沿溪楼阁群居。水多鳄鱼。从海口至国城，溪长二千四百里，名黄河。水深阔，容洋船随流而入，通黄河支流。夹岸大树茂林，猿猴采雀，上下呼鸣。番村错落，田畴饶广；农时阖家棹舟耕种，事毕而回，无俟锄芸；谷熟仍棹舟收获而归。粟藁长二丈许，以为入贡土物。因播秧毕而黄河水至，苗随水以长，〔水〕长至六七尺，则苗亦长至六七尺，水退而稻熟矣。干河入中国，势猛而急；支河入西域，归柬埔寨、暹罗以出海，势散而缓，田畴藉以肥饶。案：此竟以暹罗之河与中国之黄河同源，谬甚。惟《东西洋考》谓黄水每夏秋自海中来者得之。故产米之国，石可三星。俗语"捕鹿枝头，牵牛上楼"，盖（楼）〔鹿〕为水漂没，阁息于树梢；溪屋为水注浸，引牛于楼上。人有被虎啗鳄吞者，告于番僧，僧咒拘而虎自至，咒摅绵纱于水而鳄自缚，剖

而视之，形骸犹存。有受蛊者，向僧求咒则解，是以俗重佛教。富者卒后葬以宅，即释氏塔也。

又有一种共人，共者，咒法名也，刀刃不能伤，王养以为兵卫；若犯刑，令番僧以咒劝化之，使其自退咒法，方与受刑。国造巨舰，载万余石，求桅木于深山大树，先以咒语告求允许，方敢下斧；不则树出鲜血，动手者立亡。用牛挽辇，沿途番戏以悦之，咒语以劝之。少有不顺，则拔木而自回旧地；挽至厂所，其灵方息。产银、铅、锡、洋布、沉速、象牙、犀角、乌木、苏木、冰片、降香、翠毛、牛角、鹿筋、藤席、佳文席、藤黄、大枫子、豆蔻、燕窝、海参、海菜。以银豆为币，大者重四钱，中者一钱，次者五分，小者二分五厘，其名曰泼，皆王铸字号。法不得剪碎，零用找以海螺巴。厦门至暹罗水程：过七洲洋，见外罗山；向南见玳瑁洲[66]、鸭洲[67]，见昆仑；偏西见大真屿[68]、小真屿[69]；转西北，取笔架山[70]，向北至暹罗港〔口〕竹屿[71]。一百八十八更，入港又四十更，共水程二百二十八更；而东联柬埔寨，仅水程一百十三更，何以相去甚远？盖柬埔寨南面之海，一片尽属烂泥，故名烂泥尾[72]。下接大横山[73]、小横山[74]，是以外绕而途远也。

《地球图说》：暹罗国东界安南国，南界麻六甲国并海，西界阿瓦国，北界中国。其百姓约三百万，都城名万国城[75]，内民九万，宗释教。现有花旗国、英吉利国人在此传授耶稣圣教。居茅庐，以藤席、竹簟为寝处。不衣裤，而围小幔。裸体跣足，头剃而留顶发。常食槟榔，齿黑口臭。亦有建屋水上，极其高峻。国君好白象，战则以白象为先锋。现有中国广东、福建人能驾暹船与之贸易，或至此务农。其土人形状与安南相似。地势低陷，天雨多则遍地水溢。民风男尊女贱，一男多娶数女，不合则休之无

妨。内有至大之江名湄南。又麻六甲国之南，有一地名新嘉坡，与中国人通商之处，产鹿角、象牙、白豆蔻、胡椒、各样香料、米、盐、锡、藤、木料、牛虎等皮，所进人之货，大抵购自中国。

《地里备考》曰：暹罗国在亚细亚州之南，北极出地八度起至二十一度三十分止，经线自东九十七度起至一百零一度止。东至安南国，西连马拉加海峡[76]，南接马拉加国[77]，北界中国云南。长约三千三百余里，宽约一千里，地面积方约二十万零一千一百余里。烟户三兆六亿口。本国地势，西方则重冈叠岭，络绎延袤，此外则邱阜寥寥，平原坦阔，每遭水患。河之长者，一名美能[78]，一名萨峦[79]，一名卖冈。湖则甚小，为数无几。田土膏腴，河滨沃润。土产金、铜、铁、锡、铅、盐、窝宅、燕窝、象牙、豆蔻、沉香、胡椒、烟叶、甘蔗、木料等物。地气湿热，风俗朴素。王位世袭。所奉之教，乃释教也。其余别教，人或奉之，概不禁止。贸易兴隆，商贾云集。粤稽国史，康熙二十七年至乾隆四十六年，与缅甸国日寻干戈，时事屠戮，〔迨乾隆四十七年〕废立举行，名器更易。越（三）〔四〕十二载，有哥罗马甲者即位，（战胜缅军）〔其后兵革敛戢〕，国事乃定。首郡名邦哥[80]，乃本国都也，建于美能河口。宫殿庙堂，则用砖瓦；闾阎房屋，俱用木版。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西约的亚[81]，一名庐窝[82]，一名（耶）〔郎〕日约内[83]。其兼摄之地，一名真腊，即柬埔寨也；一名老挝，即越裳也；一里哥尔[84]；一宾德伦[85]；一巴达尼[86]；一加兰丹[87]；一的灵加诺[88]；一给达[89]；一仍塞伦岛[90]。或隶版图，或派官居守，或受其贡焉。

《每月统纪传》曰：暹罗在南海沿，古赤土及婆罗刹[91]地也，其后分为暹与罗斛二国。暹瘠，土不宜耕稼；罗斛土平衍而种多获，暹赖给焉。元、明以来，皆称国曰暹罗。乾隆年间，缅甸王

征剿暹罗，值凶年饥岁，为缅所服。其后有汉人在暹国者，亦乘缅甸荒年起兵报复，破缅凯旋，自立为暹罗王。嘉庆初年间，暹国内之将军谋反，令汉王让位。现在此朝治国，频数与缅甸打仗，服老挝、占城、马莱酉[92]南方几国。方欲与安南相战，盖暹罗官员杀安南公使。道光年间，英国驻印度之总帅与缅甸王相战，暹罗与英国盟约，以兵相助，议息攻战之后，两国友交。本年亚默利加统邦[93]之治主，亦遣公使结贸易约。

暹罗之田，不胜肥美。其中谷之江，每年涨黄水，自五月一派从海口来。四月插苗，随水涨而发。水渐高，苗亦渐长，遂至六尺，涨以九月始退，退即稻熟可收。田得水而肥，其米纯白，盛供所用有余。载出口产物甚多，有白糖、苏木、翠羽、乳香、降香、象牙、犀角，木头能造巨舰之桅，有燕窝、海参、海菜、锡等货。其地向南甚平坦，向北有山岭。土番与汉人相似，而颜更黑。惟好闲游，却令外国人代工作。民居楼及竹藤之屋。富者卒后葬以塔。人皆裸体跣足、俯腰蹲踞见尊贵，不衣裤而围水幔。惟僧言是听。凡男子皆为僧几年然后为平民。建庙塔无数，致敬佛象。暹罗有王三位，其民皆视之如佛，敬服如神仙。王宫高广，以黄金为饰，雕镂八卦，备极美丽。有门三重，每门图画飞仙菩萨之状，悬以金花。王之器皿都是黄金，惟膝行可朝见。

华人驻此娶番女。唐人之数多于土番，惟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城郭轩豁，沿溪楼阁群居（水）。每年有上海、宁波、泉州、厦门、潮州、广东船进其都城，称万国兼占地门[94]贸易；英吉利及亚（黑）〔墨〕利加各国之船，皆进万国黄河江[95]贸易。其女人亦为商贾，只恨居民懈惰，多荒地，若非汉人代为耕种经营，甚难度日也。

《外国史略》曰：暹罗国广袤万三千三百三十方里，居民五百

万，北极出地自五度至十九度。南及同名之海隅，北连老掌，东及越南，西连英藩属地至缅甸。北有山，南方有低谷，墨南河[96]之所南流也。地丰裕，海岛星罗棋布，由中国进暹港[97]，过七洲，见外罗山；向南则玳瑁洲、鸭洲、昆仑；偏西则大真屿、小真屿，西北为笔架山；向北至暹罗港、竹屿。草木茂盛，多硗地，无居民。古分罗国、暹国，后合为一国。崇佛教，惑风水。王衣彩，肉贴飞金，用金皿。陆乘象亭、象辇，驾龙凤舟。设官属曰招夸，以裸体跣足、俯腰蹲踞为礼见尊贵，不衣裤，用小幔围之。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事，掌财赋。城郭轩朗，沿溪皆楼阁，多鳄鱼。从海口至国城，水深阔，洋船随之。夹岸皆茂林深竹，猿猴彩雀，上下呼鸣。暹村错落，田畴沃饶，粟藁长二丈许，播秧后有黄河〔水〕至，苗随水长，无涝伤之患，水退而稻熟矣。故其耕种之农，皆棹舟出作，无俟锄芸，谷熟仍棹舟收获而归。黄水至此，其势散而缓，田畴肥饶。人死则焚尸而后葬，或发愿死后以尸饲鱼鸟。将造巨舰，载万余石。求桅于深山中，遇大树，先以咒语告求，如树神允许，方下斧。产银、铅、锡、象牙、犀角、乌木、苏木、冰片、降香、翠毛、牛角、鹿筋、豆蔻、燕窝、海参、海菜等货。暹罗土产之丰，与旁葛拉相等，但暹罗米谷价更贱。高地亦能种麦。其木最坚美，宜于造船，且料多而价贱，较中国造船费，惟值半价。又多红木，或运出新埠[98]，或载广州、上海、天津、宁波等港。又多（种）〔产〕白糖。胡椒每年六万余石，亦运卖与中国。其白糖十万余石。汉舶买豆蔻、降香、树膏、藤黄、各项颜色、白糖、红木、乌木、檀香、象牙、锡、虎骨、虎皮、牛皮、犀角并杂货。唐人之船亦载米糖卖与南海各岛，最多在新埠[99]。各海港所进中国之船，每年约九十只。小船甚多，俱由海南岛。昔有花旗船载旧铁炮以易白糖，每年约一二只，今则

少矣。印度国每年亦有数船到是港，载布匹易白糖等货。统论汉船每年所载之货约四万吨，外国之甲板约二万吨。向暹人无水手，后有世子仿外国甲板船，亦造数只赴各国贸易，遂为通商之始。山产金沙、锡、铁。所出之果，尤美于他国。尊贵卑贱皆筑庙建塔，然无路无桥，无一肯捐建者，此其大惑也。男女居，俱罕穿衣服，女露胸妳。各剃头，首顶留髻。男女恒浴身以游。食甚菲薄，不杀牲破卵，惟请外国人则用之。好建寺庙，不惜费，自居则草寮，惟汉人所寓，始有瓦石。庶民每月必以三分之一供徭役，不乐务本业，盖稍得蝇头，官吏则强夺之故耳。五爵甚多。下品觐其上品，必匍匐不得立起。民诈而骄傲，有碍难，即失胆，不敢行动。信轮回之说。每年有潮州、福建人赴暹罗居住，多取其土女。现所居者二万余，弃汉俗，衣食一如暹罗，国王亦择其聪明者官之，使理征赋贸易之事。暹军亦随时伐邻国，虏居民迁至本地，其中缅甸、文莱[100]、巫来由[101]、老掌人等甚多。自外来者各操本俗，征饷甚重。居民共计三百万，惜政令太苛。暹罗本古地，元时始知其名。入贡中国。与缅甸、文莱、占腊、干宾等国为邻，时时衅衅交战，或胜或败。葡萄亚人于万历间初至此国开埠贸易，后英人与佛兰西皆至此通商。方汉人未到是国以前，贸易只数万名[102]，英国公班衙于其地开行，有奸人贿王用事，遂招佛兰西人。至于康熙二十五年，佛国兵士守港口，于是国人杀王，驱佛兰西军，更立新主，通商如故。乾隆三十八年，缅甸军陷其都城且火之，虏其民为奴，全地荒芜。汉人愤之，倡义起兵驱敌，即今国王之祖也[103]。自后国复兴旺，汉氓日增，贸易益广。道光四年，缅甸与英人交战之际，暹罗结盟于英，合阵前往，尽复前所失地。于是与英人及花旗等国大通贸易。但运出者价昂，运进者价低。今王已老，其世子聪明，亲造火轮船，他国艺术无不讲求，习英语，

读英书，能自树立，在各国中为无双矣。道光八年，侵老掌地，虏其人为奴。又前与安南屡战屡和，为争据占腊国，暹人与越南各分占其半，两国抢夺，至今未息。国有五爵，官宪俸禄无多，不足以养其廉也。国所收饷银百五十万两，其所居之族类，各有头目领之。律例与中国相仿。其经册皆系咒语，其语音亦纯用梵语，其字样与华音亦有所似。其书册大半虚诞，不录紧要事。唐人翻译《三国演义》与暹罗人阅看，所有花旗传耶稣之教者，亦藉此音以叙述之。其书本颇多，或阐教理，或训艺术。通国分五分：一曰暹[104]，在默南河两岸。地丰盛，其都曰万国城，居民二十万口，板屋列市浮于河，寺殿甚煌，余皆渺小。民贫乏，富者惟汉商及五爵。由此更进，则为古都，曰由他雅城[105]，已荒废，居民鲜少，海边又有斩地文[106]、万巴赛等邑，亦通商，多产胡椒。二曰老掌，所让地，在北方，皆山林。出红〔木〕、乌木、象牙等货。族类多蛮，暹人所虏为奴者也。其民朴实，事暹人如子事父。惟产业甚微，不能纳贡物。三曰占腊，即甘宾[107]地也，新归暹之版舆。其土丰产，而少人户焉。四曰文莱国之数分，与英之藩属及缅甸交界。两国山中，地美，而未有垦之者，亦无新民迁之者。五曰巫来由种类之地。其地之一分曰贵他部[108]，与英国之槟榔屿相对，是出白糖、米谷。余皆土酋，岁贡于暹。

【注】

〔1〕此处原文作 nearly 1000 miles in each diretion，《四洲志》译 mile 为里，应译"东西距、南北距各约一千里"，改"一"为"三"，总面积便不是下文的 about 900，000 square miles，而是九百万方里了。此处"南北距"三字之后，脱"三千里"三字。

〔2〕希马腊压山（Himalaya），即今喜马拉雅山。这一山系分布在中国、巴基

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境内。《四洲志》误译为只在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当时印度境内。

〔3〕阿山，据原著，指"阿萨姆（Assam）北境高度仅次于喜马拉雅的高山"。但阿萨姆地处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其北境之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高山。原著捏造这样的"地理概念"，无非是想把阿萨姆的疆界向北推进，吞并我国西藏的一块。

〔4〕曼谷（Bangkok），即今泰国首都曼谷。

〔5〕暹罗城，或泛指 the cities of Siam，亦专指曼谷。

〔6〕弥南河（Menam River），又作黄河，即湄南河。原著说湄南河在暹罗，《四洲志》误译为在"缅甸北隅"。魏源又误为"即云南之澜沧江"。但所谓湄南河"发源云南"，则是原著说的。其实湄南河上游的四大支流（宾河、汪河、永河、难河）均发源于缅甸的掸邦高原。

〔7〕（义）〔差〕唵（Cham，Cha-Am 或 Cha-um），旧译差庵，今泰国恰安。

〔8〕依弥罗（Yemylo），即今缅甸毛淡棉东南的吉马鲁（Kyaikmaraw）。

〔9〕巴干含（Pakanham），即今泰国沙没巴干（Samutprakan），亦名北榄（Paknam）。

〔10〕金都扁（Keintubbien），在今缅甸班加塔东（Painggatudon）一带。

〔11〕曼士格（Manscape），在今泰国达叻府念喔（Leam Ngop）县的南角，今念索（Leam Sop）。

〔12〕特厘巴戈腊（Three Pagodas），即今泰国三塔关（Three Pagoda Pass）。

〔13〕（木）〔本〕底阿罗（Pontiamo，Ponteamass），此地中外学者争论未定，一般认为即越南、柬埔寨交界处的河仙（Hà Tiên）一带，有待进一步考证。

〔14〕麦尔古（Mergui），即今缅甸的丹老（墨吉）。

〔15〕松波（Sombok，Sambau），即今柬埔寨的三坡。

〔16〕巴尔底阿（Bardia），位今泰国春蓬（尖喷）府，或谓即今巴柱（Pathiu）。

〔17〕达阿依（Tavoy），即今缅甸的土瓦。

〔18〕特那色领（Tenasserim），即今缅甸丹那沙林。

〔19〕松波巴（Sombokbut Sambor），亦译三坡，在今柬埔寨。

〔20〕青地（Cin），在今泰国巴蜀府，今名不详。

〔21〕波颇（Boating，B. Badeum），今柬埔寨巴登。

〔22〕西晏（Siam，Phra Nakhon，Si Ayutthaya），即今泰国大城府。

〔23〕戈伦比（Columpi），位今泰国乌汶府的孔尖（Khong chiam）一带。

〔24〕樟底目（Chantibond），今泰国占他武里（Chantaburi），亦译尖竹汶。

〔25〕（叶）〔艾〕希里（Aihene），即今越南河仙（Hà Tiên）。

〔26〕加磨阿（Camoa），今越南金瓯（Ca Mau）。

〔27〕当时老挝已沦为暹罗属国。

〔28〕暹（Siam），指历史上的素可泰王国，今泰国素可泰（Sukhothai）一带。

〔29〕罗斛（Lavo），故地在今泰国的华富里（Lopburi）一带。

〔30〕暹罗库司（Ayuthaya），指今泰国大城府及其附近地区。

〔31〕可剌细马（Khorat），今泰国呵叻府，亦作那空叻差是玛（Nakhon Rachasima）。

〔32〕（足）〔疋〕青本，即今泰国碧差汶（Phetchabun）府。

〔33〕皮细绿（Phitsanulok），即今泰国彭世洛府。

〔34〕束骨胎（Sukhothai），即今泰国素可泰府。

〔35〕果平疋（Kamphaeong Phet），即今泰国甘烹碧府。

〔36〕倒脑细（Tanaos），丹老，即今缅甸东南岸的墨吉（Mergui）地区。

〔37〕讨（丕）〔歪〕（Tavoy），即今缅甸土瓦。

〔38〕六昆（Nakhon Srithamarat），即今泰国洛坤（那空是贪玛叻）府。

〔39〕彩纳（Chainat），即今泰国猜纳府。

〔40〕（无老）〔老无〕（Lopburi），即今泰国华富里府。

〔41〕比采，今泰国披猜（Phichai）府或披集（Phiphit）府。

〔42〕（东）〔束〕板（鲁）〔普〕（Suphanburi），即今泰国素攀武里府。

〔43〕辣皮（Ratburi），即今泰国叻丕府。

〔44〕疋皮里（Phetchaburi），即今泰国佛丕（碧武里）府。

〔45〕采野（Chaiya），即今泰国万伦湾西岸的柴也一带。

〔46〕多铙，或指今泰国达叻（Trat）府，待确考。

〔47〕千无里（Chonburi），即今泰国春武里府。

〔48〕细辞滑（Srisakat），即今泰国四杀吉（四色菊）府。

〔49〕采欲（Chaiyaphum），今泰国猜也蓬府，一说指 Chaiya（猜育）。

〔50〕款细湾（Nakhon Sawan），即今泰国那空素旺府（北榄坡）。

〔51〕沾奔（Chumphon），即今泰国春蓬（尖喷）府。

〔52〕魁山，或指今泰国东南岸的考萨民（Khao Saming）一带。

〔53〕《四夷馆考》作"钱"。

〔54〕实即郑昭部将 Chao P'raya Chakri，既非郑昭儿子，亦未名"郑华"。他是曼谷王朝的创立者，称拉玛一世（Rama I）。

〔55〕大昆仑岛（Poulo Condore），指越南中部海岸外的昆仑岛。

〔56〕大真树港，指今越南南岸外的奥比（Obi）岛。

〔57〕暹罗港（Paknam），即今泰国北榄。

〔58〕暹罗城，这段文字是《清通考》录自明《四夷馆考》的，明时的"暹罗城"特指今泰国大城府（Ayuthaya）。

〔59〕埭仔（Chaiya），今泰国万伦湾西岸的柴也一带。

〔60〕大呢，今泰国的北大年（Patani）府一带。

〔61〕斜仔，即今泰国柴也。

〔62〕六坤，即今泰国洛坤。

〔63〕大哖，即今泰国北大年府一带。

〔64〕小西洋，《海国闻见录》的"小西洋"指印度洋（Indian Ocean）。

〔65〕戈什达（Coast），义为海岸，指印度半岛的东西沿岸，即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和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

〔66〕玳瑁洲，今越南东岸外的平顺（Binh Thuan）海岛。

〔67〕鸭洲，在今越南平顺海岛附近。

〔68〕大真屿，今越南南岸外的奥比（Obi）岛。

〔69〕小真屿，今柬埔寨的福塞奥比（Fausse Obi）岛。

〔70〕笔架山，在今泰国曼谷湾内，或即克兰（Khram）岛。

〔71〕竹屿，今泰国曼谷湾的锡昌（Sichang）岛，即阁世昌（Koh Sichang）。

〔72〕烂泥尾，指今越南南端的金瓯（Ca Mau）角。

〔73〕大横山，今柬埔寨的土珠岛，即布罗般洋（Poulo Panjang）。

〔74〕小横山，一般谓指柬埔寨的威（Wai）岛。

〔75〕万国城（Bangkok），即今泰国曼谷。

〔76〕马拉加海峡（Strait of Malacca），即马六甲海峡。

〔77〕马拉加国，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Melaka）州。

〔78〕美能河（Menam River），即湄南河。

〔79〕萨峦河（Salween River），即萨尔温江。

〔80〕邦哥（Bangkok），即今泰国曼谷。

〔81〕西约的亚（Si-yo-thi-ya，Phra Nakhon Si Ayuthtthaya），今泰国大城府。

〔82〕庐窝（Luvo，Lavo，Lopburi），今泰国华富里一带。

〔83〕（耶）〔郎〕日约内（Langione），即今泰国廊开（Nong Khai）。

〔84〕里哥尔，葡语 Ligor，是泰语 Lakon 的转讹，指今泰国洛坤（Nakhon Srithamarat 那空是贪玛叻）。

〔85〕宾德伦（Bondelon），疑指今泰国博他仑（Phatalung），亦译高头廊。

〔86〕巴达尼（Patani），即今泰国北大年府。

〔87〕加兰丹（Kalantan），即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州。

〔88〕的灵加诺（Tringano，Tringanu），即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Trengganu）。

〔89〕给达（Kedah），即今马来西亚吉打州。

〔90〕仍塞伦岛（Ilha de Djankseylon），即今泰国普吉（Phuket）府。

〔91〕婆罗刹，此名乃明代古籍误改《隋书》的“婆罗娑”而成，现代学者已证明婆罗娑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西北部。

〔92〕马莱酉（Malay Peninsula），即马来半岛。

〔93〕亚默利加统邦（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指美国。

〔94〕占地门（Chandibon），今泰国占他武里（尖竹汶）（Chantaburi）。

〔95〕黄河江（Menam River），即湄南河。

〔96〕墨南河（Menam River），即湄南河。

〔97〕暹港（Paknam），即今泰国北榄。

〔98〕新埠（Palau Pinang），即今马来西亚槟榔屿。

〔99〕“新埠”下疑脱“头”字。“新埠头”即新加坡（Singapore）。

〔100〕文莱，指今缅甸的勃固（Pegu）。

〔101〕巫来由（Malayu），即马来人。

〔102〕“名”字疑为“石”字之讹。

〔103〕拉玛二世或拉玛三世，甚至曼谷王朝的任何一位国王，都不可能是郑昭的后代。

〔104〕《外国史略》所说的“暹”，已不是我国古籍对泰国历史上素可泰王朝的称呼，而是指大城（阿瑜陀耶）王朝及其以后的暹罗（Siam）本部。

〔105〕由他雅城（Ayuthaya），即今泰国大城府。

〔106〕斩地文（Chantibon，Chantaburi），即今泰国占他武里（尖竹汶）。

〔107〕甘宾（Cambodia），即今柬埔寨。

〔108〕贵他部（Kedah），即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

海国图志卷八

邵阳魏源撰

东 南 洋海岸之国

暹 罗 国

刘健《庭闻录》：暹罗、古剌[1]、景迈[2]三国皆与缅世仇。明永历桂王入缅时，其遗臣散入各国。有马九功者，为古剌招明溃兵三千；有江国泰者，暹罗妻以女。各遣使约李定国于孟艮[3]，将犄角夹攻缅，而吴三桂兵已攻永历于阿瓦。于是李定国发愤死，二国之师失望而返。

俞燮《癸巳类藁》：缅东为葫芦、广南，南为暹罗，物产略同。自与中国构难以来，缅加戍东北而力战东南，经费旷竭，百姓愁怨。四十七年，其酋孟鲁杀赘角牙而自立，国人又杀孟鲁立孟云，而值暹罗之难。暹罗国踦长，居缅（西）〔东〕南，缅于乾隆三十六年灭之。郑昭者，中国人也。乾隆四十三年，暹罗遗民愤缅无道，推昭为王，乘缅睚抗拒中国，人伤财尽之后，尽复旧封，又兴师占缅地。赘角牙屡为所困。暹罗于四十六年入贡，陈其事。朝廷不使亦不止也。四十七年，郑昭死，子华[4]嗣。华亦有武略，孟云不能支，乃东徙居蛮得〔列〕[5]。五十一年，郑华受朝封，孟云惧。五十三年，由木邦[6]赍金叶表入贡，送杨重英等出。高宗哀

怜之，谕暹罗罢兵。五十五年，使贺八旬万寿，受封爵，定十年一贡。嘉庆十年秋，暹罗贡表又言方出师攻缅得胜，颁敕谕解之。冬，缅甸叩关求入贡，盖乞救也。疆吏以非贡期，拒不纳，而缅已削弱矣。

《圣武记》：阮光平既篡黎氏，据安南，惧王师再讨，又方与暹罗构兵，恐暹罗乘其后，叩关谢罪乞降。又言闻暹罗贡使将入京，恐媒孽其短，乞天朝勿听其言。及阮光平受封后，旋死。其子阮光缵嗣立，而黎氏甥农耐王阮福映者奔暹罗，暹罗妻以女弟，助之兵，克复农耐。农耐，《海录》作农柰，《海国闻见录》作禄赖。其国在广南之南，在柬埔寨之东北，即真腊东境，与广南隔一海港。势（曰）〔日〕强，号"旧阮"，屡与"新阮"战，夺其富春旧都，并缚献海贼莫扶观等于朝，皆中国海贼，受安南"东海王"伪封及总兵伪职。又献其攻克富春时所获阮光缵封册金印，时嘉庆四年也。七年十二月，阮福映全灭安南，遣使入贡，乞以越南名国。诏封越南国王。

《瀛环志略》曰：暹罗流寓，粤人为多，约居土人六之一，有由海道往者，有由钦州王光十万山穿越南境往者。其地土旷人稀，田肥沃，易耕获，故趋者众。然其国多虫祟，信符咒，风俗政治，远逊安南。

按：欧罗巴诸国自前明航海东来，处处占立埔头。安南、暹罗、缅甸地皆滨海，岂不动其盼羡？安南虽有广南湾之险，而商船时时贩鬻；暹罗则内港深通，乃欧罗巴皆未尝措意，即缅甸亦仅于海滨旷土，草创一廛，是何以故？且安南虽贫，物产亦夥；暹罗、缅甸，夙称丰饶，西人概从唾弃，何也？盖西人以商贾为本，沿海埔头，专为牟利，若处处留兵护守，则得不偿失。南洋诸岛，四面环海，不相联络；其人则巫来由番族，性愚懦不知兵；地形

可以周览而尽，震以火炮，鸟惊兽骇，窜伏不敢动，故西人坦然据之而不疑。至安南三国，毗连华夏，山川修阻，丁户殷繁，进战退守，与各岛孤悬海中者迥别；又立国皆数千百年，争地争城，诈力相尚，意计所至，西人不能测也。留重兵则费不赀，无兵则恐诸国乘其不备，市舶往而埔头不建，其谓是与！

魏源曰：明万历中，平秀吉破朝鲜时，暹罗自请出兵，潜捣日本，以牵其后。兵部尚书石星从之，而两广督臣萧彦尼之。滇抚陈用宾约暹罗夹攻缅甸，缅疲于奔命，遂不复内犯。永历困于缅甸，暹罗复与古剌起兵攻缅，以援李定国之师，其忠于胜朝若是。乾隆中，缅甸不臣，得暹罗夹攻屡捷，而缅甸始贡。阮光平父子篡黎氏，寇沿海，及暹罗助黎灭阮，俘献海盗，而南洋[7]息警，其忠于国朝又若是。其国每夏有黄水自海中来，以渐而涨，水尺苗尺，水丈苗丈，永退苗熟。其水将至，则倾国鼓乐仪仗以迎之；及秋水退，亦饯之如初。有播植无耘耔，有天工无人力，故谷丰而贱，甲乎南海。自康熙〔以〕来，岁运洋米数十万石以济闽、粤之民食，近以免税不利粤海关，故关吏阴挠之，始则售米不许置货，继则置货不许免税，于是观望不至。若不阴挠之而且推广于天津，岁岁采买，积久并可灭东南之漕，广天庾之积，其裨益中国又若是。宜乎（圣祖）〔世宗〕有“天南乐国”之褒，高宗有“炎服屏翰”之额。视朝鲜、琉球仅著恭顺，无裨边疆者，何如？视西洋各夷岁叨中国茶、黄、磁、丝之益，反报以鸦片之毒者，更何如？暹罗东境斗人大海，广袤数千里，而满剌加为海艘之都会，近日并为英夷割据，又移满剌加市埠于柔佛故地[8]，改名新嘉坡。其入寇之兵食，皆恃新嘉坡接济。暹罗军栅坚壁，同于缅甸；见《四洲志》。战舰狭长，同于安南。《南齐书·扶南传》。专尊中国，藐英夷，英夷究不能患。《四洲志》。诚使用明季夹攻日本

之议，令暹罗出兵，恢复满剌加、柔佛故地，而安南以札船助之，则英夷有内顾巢穴之忧。与驱策廓[9]夷、鄂[10]夷攻印度之策并行不悖。昔陈汤用西域破康居，王元[11]策用吐番以捣印度，皆洞地利，悉敌情；又皆决机徼外，不由中制；用能建不世非常之烈。不然，则筑室盈廷，亦终尼于萧彦、王凝之流而已。暹罗与南掌皆介缅甸、越南之间，接壤云南之普洱、元江，其曼谷国都，则云南澜沧江入海之口[12]，即古之扶南国，其东北尚有海口，曰柬埔寨，即古之真腊。潮水膏沃同之，亦南洋都会，今皆不属英吉利。

暹罗本国沿革一唐以前为扶南国。原无，今补。

《晋书》：扶南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倮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二）〔三〕岁获。又好雕文刻镂，食器皆以银为之，贡赋以金银珠香。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丧葬婚姻略同林邑。其始女子（柳叶）〔叶柳〕王之，为外国人混溃所据。传数世，其将范寻复世王扶南。泰始初，遣使贡献。升平初，复有竺旃檀称王，遣使贡驯象。

《南齐书·扶南传》：扶南，晋、宋世通职贡。宋末，扶南王侨陈如遣商货至广州，有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永明二年，扶南国王遣那伽仙表言：林邑王本其旧奴，窜逸聚众，遂破林邑，自立为王，常构凶衅。请中朝出师伐逆，臣国愿助翦扑并献金缕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古贝二双，琉璃苏钲二口，玳瑁槟榔柈一枚。那伽仙诣京师，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13]。土气恒暖，草木不落。上报以绛紫地黄碧绿纹绫

各五匹。扶南人黠慧知巧，攻掠傍邑不宾之民为奴婢，货易金银彩帛。大家男子，截锦为横幅，女为（宾）〔贯〕头，贫者以布自蔽锻金环（镂）〔鐶〕银食器。伐木起屋，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箬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为阁居。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斗鸡及豨为乐。无牢狱，有讼者，则以金指环若鸡子投沸汤中令探之，又烧锁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烂，无罪者不伤。又令没水，直者人，即不沉；不直者，即沉也。有甘蔗、诸蔗、安石榴及橘，多槟榔，鸟兽如中国。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击，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至。

《梁书》：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沉水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14]国。顿逊之外，大海洲中，有毗骞[15]国，去扶南八千里。传言毗骞国王身长丈二，头长三尺，子孙及国人生死如常，惟王不死。其王能作天竺书，可三千言，与扶南王相报达，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云云。语绝怪诞。盖即秦、汉间蓬莱三岛有不死仙人之说。前史无识，载诸简册。今商船四通，极数万里，可有此岛乎。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16]，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17]，国东有（马五）〔五马〕洲[18]。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火〕洲[19]，出火浣布。前有徼外人纳女王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攻并之，亦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余乃死，国人共举大将范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昆[20]、九稚[21]、典孙[22]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蔓遇疾死，

大将范寻代立，更缮治国内，起观阁游戏之，朝旦中晡三四见客。民人以焦蔗龟鸟为礼。国法无牢狱。于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喂猛兽及鳄鱼，鱼兽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其后王侨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侨陈如心悦，南至盘盘[23]，扶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侨陈如死，后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时奉表献方物。天监二年，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大同五年，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其国人丑黑，拳发，所居不穿井，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嫔侍亦然。王坐则偏踞翘膝，垂左膝至地，以白氎敷前，设金盆香炉于其上。国俗居丧则剃除须发，死者有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烬，土葬则瘗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人性贪吝无礼义，男女恣其奔随。

《隋书》：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剌[24]国，西（波）〔婆〕罗（娑）〔娑〕[25]国，南诃罗旦[26]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子，嗣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邻国王之女也。居僧祇城[27]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禽、仙人、菩萨之像，悬金花铃毦。妇女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仗，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面而坐。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穄、白豆、黑麻。其余物产，多同于交阯。以甘蔗、椰浆为酒。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行，

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迦钵拔多洲[28]，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29]，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30]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31]，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以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金合贮香油，金瓶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盘以藉诏函。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跪）〔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后数日，请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礼遣甚厚。寻遣子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趾。

《新唐书》：扶南在日（本）〔南〕之南七千里，地卑洼，与环王同俗。有城郭宫室，王姓古龙。居重观，栅城，楉叶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卷发，倮行，俗不为寇盗。田一岁种，三岁获。国出（金刚）〔刚金〕，状类紫石英，生水底石上，没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羖角，乃泮。人喜斗鸡。以金、珠、香为税。治特牧城[32]，俄为真腊所并，益南徙那弗那城[33]。武德、贞观时，再入朝，又献白头人二。白头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肤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绝，人莫得至，与参半[34]国接。

《水经注》：竺芝，《扶南记》曰：扶南去林邑四千〔里〕，水步道通。檀和之令军入邑浦[35]，据船官口[36]，城六里者也。自

船官下注大浦[37]之东湖[38]，大水连行，(湖)〔潮〕上西流，(湖)〔潮〕水日夜长七八尺。从此以西，朔望并潮，一上七日，水长丈六尺。七日之后，日夜分为再潮，水长一二（丈）〔尺〕，春夏秋冬，厘然一定，高下定度，水无盈缩，是曰海运，亦曰象水[39]也，又兼象浦之名。《晋功臣表》所谓金遴[40]清径，象渚澄源者也。其川浦(堵)〔渚〕有水虫弥微，攒木食船，数十日船坏。源潭湛濑，有鲜鱼，色黑，身五丈，头如马首，伺人入水，便来为害。

《元史》：暹国当成宗元贞元年进金字表。暹人与麻里子儿[41]旧相仇杀，至是皆归顺。

《明史》：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42]。后分为罗斛、暹二国。暹土瘠，不宜稼，罗斛地平衍，种多获，暹仰给焉。元时，暹常人贡。其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暹罗斛国。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四年，其王遣使贡驯象、六足龟及方物，诏赐《大统历》及彩币。洪武五年，贡黑熊、白猴及方物。明年复来贡。其王之姊别遣使进金叶表，贡方物于中宫，凡再却之。时其王懦而不武，国人推其伯父主国事，遣使来告，贡方物，且献本国地图。洪武七年来贡，言去年舟次乌猪洋，遭风坏舟，飘至海南，赖官司救获，尚存飘余兜罗锦、降香、苏木诸物进献。广东省臣以闻。帝怪其无表，既言覆舟，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其为番商，命却之。谕中书及礼部臣曰："古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唯高丽颇知礼（义）〔乐〕，故令三年一贡。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浡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诸国，入贡既频，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然而来者不止。其世子亦遣使上笺于皇太子，贡方物。命引其使朝东宫，宴赉遣之。洪武八年，其旧明台王世

子亦遣使奉表朝贡，宴赉如王使。洪武十年，世子承其父命来朝。上喜，赐以“暹罗国王之印”。自是，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而比年一贡，或一年两贡。至正统后，乃或数年一贡云。洪武二十年，温州民有市其沉香诸物者，所司坐以通番，当弃市。帝曰：“温州乃暹罗必经之地，因其往来而市之，非通番也。”乃获宥。洪武二十八年，世子遣使朝贡，且告其父之丧。命中官赵达等往祭，敕世子嗣王位，谕之曰：“朕自即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通于耳者三十（二）〔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较之于今，暹罗最近。迩者使至，知尔先王已逝。王绍先王之绪，有道于邦家，臣民欢怿。兹特遣人锡命，王其罔失法度，罔淫于乐，以光前烈。钦哉！”永乐二年九月，有番船飘至福建海岸，诘之，乃暹罗与琉球通好者。所司（藉）〔籍〕其货以闻。帝曰：“二国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风，岂可因以为利？所司其治舟给粟，俟风便遣赴琉球。”是月，其王贡方物，乞赐《列女传》，请颁量衡为国永式。从之。先是占城贡使返，风飘其舟至彭亨，暹罗羁留不遣。苏门答剌及满剌加又诉暹罗夺所赐印诰。帝降敕责之。六年，中（宫）〔官〕郑和使其国，其王贡方物谢罪。永乐七年正月，奸民何八观等逃入暹罗，帝命使者还告其主，毋纳逋逃。其王即奉命送还，赐敕币奖之。永乐十七年，责暹罗侵满剌加，王遣使谢罪。宣德八年，其国贡舟次占城新州港，尽为其国人所掠。正统元年，贡使来京诉状。敕占城王，令尽还所掠人物。已而占城移咨礼部言：“本国前岁遣使往须文达那[43]，亦为暹罗贼人掠去，必暹罗先还所掠，本国自不敢不还。”成化十七年，贡使还，至中途，窃买子女，且多载私盐，命遣官戒谕。先是，汀州人谢文彬，以贩盐下海，飘入其国，仕至坤岳，犹天朝学士也。后充使来朝，因贸易禁物，事觉下吏。宏

治[44]十年，以四夷馆无暹罗译字官，诏广东访取能通彼国言语文字者赴京备用。正德四年，暹罗船有飘至广东者，市舶中官熊宣与守臣议，税其物供军需。事闻，诏斥宣妄揽事柄，撤还南京。十年进金叶表朝贡，馆中无识其字者。诏选留其使一二人人馆肄习。嘉靖元年，暹罗、占城货船至广东。市舶中官牛荣纵家人私市，论死如律。三十二年，遣使贡白象及方物，白象死于途，其使者以珠宝饰其牙，盛以金盘，并献白象尾毛为信。帝嘉其意，厚遣之。隆庆中，其邻国东蛮牛[45]求婚不得，《东西洋考》曰：东蛮牛俗名放沙。惭怒，大发兵攻破其国。王自经，虏其世子以归。次子嗣位，励志复仇。万历间，东蛮牛兵复至，王整兵奋击，大破之，暹罗由是雄海上。移兵攻破真腊，降其王。从此岁岁用兵，遂霸诸国。万历（三）〔二〕十年，日本破朝鲜，暹罗请潜师直捣日本，牵其后。中枢石星议从之，两广督臣萧彦持不可，乃已。迄崇祯十六年三月，犹入贡。其国周千里，风俗劲悍，习于水战。大将用圣铁裹身，刀矢不能入。圣铁者，人脑骨也。王，琐里人。官分十等。自王至庶民，有事皆决于其妇。其妇人志量，实出男子上。妇私华人，则夫置酒同饮，恬不为怪，曰："我妇美，为华人所悦也。"崇信释教，男女多为僧尼，亦居庵寺，持斋受戒。衣服颇类中国。富贵者尤敬佛，百金之产，即施其半。气候〔不正〕，或寒或热，地卑湿，人皆楼居。男女椎髻，以白布裹首。富贵者死，用水银灌其口而葬之。贫者则移置海滨，听群鸟飞啄，谓之鸟葬。交易用海𧵅。是年不用𧵅，则国必大疫。其贡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毛）〔尾〕、翠羽、龟（及）〔筒〕、六足龟、宝石、珊瑚、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柴、蔷薇水、碗石、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黄、硫黄、没药、乌爹（香）〔泥〕、安息香、罗斛香、速香、檀香、黄熟香、降真香、乳香、树香、木香、丁香、乌

香、胡椒、苏木、肉豆蔻、白豆蔻、荜茇、乌木、大枫子及撒哈剌、西洋诸布。其国有三宝庙，祀中官郑和。

《瀛涯胜览》：暹罗地方千里，环国皆山，峭拔崎岖。地下湿，气候不常，或岚或热。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昼夜，方至新门〔台〕[46]海口入港，方达其国。王居宫室壮丽。民楼居，其楼密联槟榔片藤，系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簟，寝处于中。王乃琐里人也，白布缠首，无衣，腰束嵌丝系，加以绵绮压腰。跨象行，或肩舆。金柄伞盖茭蔁叶为之。尚释教，国人皆然，僧尼甚多。其服类中国，言语与广东同。俗浇浮，习水战，常征伐邻邦。市用海贝，一如钱价。厥产红马肯的石，次于红雅忽，明莹如石榴子。国西北二百余里有市镇曰上水[47]，通(安)〔云〕南，各种番货俱有。

明黄衷《海语》曰：暹罗国在南海中，自东莞之南亭门放洋，南至乌潴、独潴、七洲，星盘坤未针至外罗，坤申针四十五程至占城旧港，经大佛灵山[48]。其上(峰)〔烽〕墩[49]则交趾属也。又未针至昆吨山[50]，又坤未针至玳瑁洲、玳瑁〔额〕[51]及于龟山[52]。酉针入暹罗港，水中长洲隐隆如壩，船出入如中国车坝然，其国之一控扼也。少进为一关，(少)〔守〕以夷酋；又少进为二关，即国都也。其地沮洳，无城郭。王居据大屿[53]，稍如中国殿宇之制，覆以锡板。辟东壁为巨扉，是为王门。治内分十二塘坝，酋长主马，犹华之有衙门也。其要害为龟山、为陆昆[54]，〔主以阿昆。〕猛斋，犹华言总兵，甲兵属焉。有奶街[55]，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土夷乃散处水栅板阁，荫以茭草，无陶瓦也。其国右僧，谓王前世皆僧，僧来世作王。其贵僧亦称僧王，国有号令决焉。凡国人谒王，必合掌跪而抚王足者三，自抚其首者三，谓之顶礼。凡王子始长习梵字梵礼，若术数之类，皆从贵僧，故贵僧之权侔于王。国无姓氏，华人流寓者始从本姓，一再传亦亡矣。人皆髡首，

耻为窃盗。其监狱则穴地为重楼三级，谓之天牢。轻罪置上级，差重置中级，殊死者置下级。其轻刑以皮鞭，差重断足十指，差重断手十指，罪至殊死者腰斩，或以象蹂之。贵僧为请于王，王乃宥之，没为僧奴，谓之奴团。赋役省薄，惟给象为最重。故殊死获免者，不为奴团，则以给象终身焉。国无占候，凡日薄蚀，国人见者则奔告于王，首至者赏。建寅之月，王乃命巫占方，命力者由胜方所向，掠人而剔其胆，杂诸药为汤，王濡足，象濡首，以作猛气。凡用胆，华人为上，僧不剔，孕妇不剔，疮痏不剔，是故用胆视岁甲子为多寡也。建辰之月，是为岁首；建巳之月，始作农事；建午之月，潦始涨；建酉之月，潦退。王乃御龙舟，乃祀土谷。禾乃登，始获。凡稼之长茂，视潦之浅深。秆长丈有三尺，穗八尺有咫，稻长盈寸。田亩赡数口，少歉岁也。妇女多慧巧，刺绣织衽，工于中国，尤善酝酿，故暹酒甲于诸夷。妇饰必以诸香泽其体发，日夕三四浴，戏狎不禁。虽王之妻妾，皆盛饰倚市，与汉儿相贸易，不讶亦不敢乱。居父母若夫之丧，则削发如比邱尼。经旬，乃蓄鬓如旧。凡死丧，富者火尸，而葬，贫者举尸篌而浮诸海，丧属跪伏海滨，迎僧而咒，群大鸟啄食，顷刻而尽，谓之鸟葬。凡有鳄患，则奔赴于王。王诏贵僧咒饭而投诸鳄所，乃以贝多叶书数符，佩以奴团，没水牵数鳄出。贵僧稽其孳迹多者戮之，刳其腹，有得铅珠二升者；迹少，乃黥符其背，咒而纵之。国人凡有仇怨，皆谒僧求咒。其咒土夷遭者，非死即病。然不能验于华人也。凡饭僧少具十品食，麦穚粳牛羊豕鹅鸭鸡鱼，皆熟而荐之。僧咒而后举，举必尽数器。不足十品，不以供。其产多苏方木、槟榔、椰子、波罗蜜、片脑、诸香、杂果、象齿、犀角、金宝、玳瑁之属。贸易用贮，故其民饶富。豪酋各据别岛而居，奴团数百口，蓄赀每巨万。不盖藏，不虞寇。西洋诸国异产

奇货辐辏其地。匠艺工致。嵌宝指环，时至中国，一枚值数千金。地广兵强，尝并有占腊，本扶南属国。而私其贡赋。以不系中国利害，置不问也。

谢清高《海录》曰：暹罗国在柬埔寨之西，纵横数千里，西北与缅甸接壤，国大而民富庶。船由港口入内河，(西)〔北〕行至国都，约(千)〔十〕余里。夹岸林木葱茏，田畴互错，时有楼台，下临水际，猿鸟号鸣，相续不绝。男女俱上裸，男以幅布围下体，女则被裙。官长衣制，与中国雨衣略同，以色辨贵贱，红者为上。右臂俱刺文。王则衣文彩，绣佛像其上，飞金贴身首。器皆以金。陆乘象辇，水乘龙舟。凡下见上，偏袒跣足，屈腰蹲身。国无城郭，民皆板屋。王则瓦覆其上，临水为之。土人多力农，时至则播种，熟则收获，无事耘锄，故称乐土。商贾多中国人。其酿酒、贩鸦片烟、开场聚赌三者，榷税甚重。俗尊佛教，每日早饭，寺僧被袈裟沿门托钵，家家必以精饭肴蔬，合掌拜献。僧回寺奉佛外，又三分之，僧食其一，鸟雀食其一，以其一饲虫鼠。终岁如是，僧无自举火者。出家为僧，谓之学礼，虽富贵家子弟亦多为之，弱冠后听其还俗。其婚嫁，俱至僧寺拜佛，然后归合卺焉。颇重中国文字，客有能诗文者，国王多罗致之，而供其饮食。国有军旅，则取民为兵。一月之内，其糗粮皆兵自备，越月然后王家颁发。四邻小国多属焉。土产金、银、铁、锡、鱼翅、海参、鳆鱼、玳瑁、白糖、落花生、槟榔、胡椒、豆蔻、砂仁、木兰、椰子、速香、沉香、降香、伽楠香、象牙、犀角、孔雀、翡翠、象、熊、鹿、水鹿、山马。水鹿形似鹿而无角，色青，其大者如牛。山马形似鹿而大，商贾常取其角，假充鹿茸。犀角有二种，色黑而大者为鼠角，价贱，极大者重二三斤，小者亦重斤余，其色稍白，而旁有一涧直上者，为天曹角；其涧直上至顶者，亦不贵；若顶上二三

分无涧而圆满，色润而微者，则贵矣。椰木如棕，直干无枝，其大合抱，高者五六丈，种七八年然后结子，每岁止开花四枝，花茎傍叶而生，长数尺。花极细碎，一枝止结椰子数颗。四花分四季采之。欲酿酒者，则于花茎长尽花未及开时，用蕉叶裹其茎，勿令花开，再以绳密束之，砍茎末数寸，取瓦罐承之，其液滴于罐中，每日清晨及午、酉、亥三时，则收其液。清晨所收味清甜，日出后则微酸，俱微有酒味，再酿之则成酒矣。所砍处稍干则又削之，花茎尽而止。椰肉可以榨油，壳可为器，衣可为船缆．故番人多种之。岁以土物贡中国。

暹罗属国沿革二今柬埔寨，古真腊。原无，今补。

《隋书》：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车渠国[56]，西有朱江国[57]，其王姓刹利氏，自其祖渐已强盛，遂兼扶南而有之。居伊奢那城[58]，郭下二万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听政之所。总大城三十，城有数千家，各有部帅，官名与林邑同。其王三日一听朝，坐五香七宝床，上施宝帐。其帐以文木为竿，象牙、金钿为壁，状如小屋，悬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炉，二人侍侧。王着朝霞古贝，缦络腰腹，下垂至胫，头戴金宝花冠，被真珠璎珞，足履革屣，耳悬金珰。常服白毡，以象牙为屩。若露发，则不加璎珞。臣人服制，大抵相类。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高相〕凭，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娄。阶庭门阁侍卫有千余人，被甲持仗。其国与参半、朱江二国和亲，数与林邑、陀洹[59]二国战争。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为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并刑残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别

处供给，不得仕进。人形小而色黑，妇人亦有白者，悉拳发垂耳，性气捷劲。居处器物，颇类赤土。以右手为净，以左手为秽。每旦澡洗，以杨枝净齿，诵经咒。其国北多山阜，南有水泽，地气尤热，无霜雪，饶瘴疠毒蠚。土宜稻粱，少黍粟，果蔬与日南、九真相类。异者，有婆那（婆）〔娑〕树、毗野树、婆田罗树、歌毕佗树，自余多同九真。近都有陵伽钵（裟）〔婆〕山[60]，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卫之。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亦有守卫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大业十（三）〔二〕年，遣使贡献，帝礼之甚厚。其后亦绝。

《唐书》：真腊一曰吉篾[61]，本扶南属国，去京师二万七百里。东距车渠，西属骠，南濒海，北与道明[62]接，东北抵驩州。其王刹利（氏）〔伊金那〕，贞观初，并扶南有其地。户皆东向，坐上东。客至，屑槟榔、龙脑、香蛤以进。不饮酒，惟与妻饮房中，避尊属。有战象五千，良者饲以肉。世与参半、骠通好，与环王干陀洹数相攻。自武德至圣历，凡四来朝。神龙后，分为二：半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水真腊地八百里，王居婆罗提拔城[63]。陆真腊或曰文单[64]，曰婆镂[65]，地七百里，王号"笪屈"。开元、天宝时，王子率其属二十六来朝，拜果毅都尉。大历中，副王婆弥及妻来朝，献驯象十一，擢婆弥试殿中监，赐名宾汉。是时德宗初即位，珍禽奇兽悉纵之，蛮夷所献驯象畜苑中，元会充庭实者凡三十二，悉放荆山之阳。元和中，水真腊亦遣使人贡。

《宋史》：真腊国亦名占腊。其国在占城之南，东际海，西接蒲甘[66]，南抵加罗希[67]，其县镇风俗同占城。地方七千余里，有铜台，列铜塔二十有四、铜象八，以镇其上，象各重四千斤。其

国有战象几二十万，马多而小。政和、宣和皆来朝贡，封其王与占城等。

《明史》：真腊在占城南，顺风三昼夜可至。隋、唐及宋皆朝贡。宋庆元中，灭占城而并其地，因改国名曰占腊。元时仍称真腊。洪武三年八月，遣使臣郭征等赍诏抚谕其国。四年，其国巴山王使使进表贡。洪武十六年，遣使赍勘合文册赐其王。凡（中国）〔国中〕使至，而勘合不符者，即属矫伪，许絷缚以闻。复赐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其王即使使来贡。洪武十九年，复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磁器往赐。洪武二十年，唐敬等还，其王使使贡象五十九匹，香六万斤。寻遣使赐其王镀金银印。永乐中屡入贡。使者以其国数被占城侵扰，久留不去。帝遣中官送之还，并敕占城王罢兵修好。景泰后不常至。其国城隍周七十余里[68]，幅员广数千里。国中有金塔、金桥、殿宇三十余所。王岁时一会，罗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69]于前，名曰百塔洲[70]。盛食以金盘、金碗，故有"富贵真腊"之谚。民俗富饶，天时常热，不识霜雪，禾一岁数稔。男女椎髻，穿短衫，围梢布。刑有劓、刖、刺配，盗则去手足。番人杀唐人罪死，唐人杀番人则罚金，无金则鬻身赎罪。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文字以麂鹿杂皮染黑，用粉为小条画于上，永不脱落。以十月为岁首，闰悉用九月。夜分四更，亦有晓天文者，能算日月薄蚀。其地谓儒为班诘，僧为苎姑，道为八思，由班诘入仕者为华贯。先时项挂一白线以自别，既贵曳白如故。俗尚释教，僧皆食鱼、肉，或以供佛，惟不饮酒。其国自称甘孛智，后讹为甘破蔗，万历后又改为柬埔寨。

《东西洋考》：柬埔寨，即古真腊国也。其国自呼甘孛智，后讹为澉浦只，今云柬埔寨者，又澉浦只之讹也。先为扶南属国，王

姓刹利氏，至质斯多那兼扶南而有之，遂雄诸夷。隋大业十三年，遣使贡献，帝礼之甚厚。至唐，疆土寖辟。神龙以来，国分为二，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南近海，号水真腊。久之，仍合为一。今贾舶所至，大都水真腊地也。宋时屡入贡，建炎间，其国屡与占城战，失利。至建元时，大（兴）〔举〕复仇，破占城，遂王其地，改国号占腊。于是地方七千余里。元之置省占城也，尝遣虎符、金牌同往真腊，为所拘执。元贞中，始招谕宾服之。明兴，职贡不绝。今贾舶未有到王城者，只到海隅一属国耳，故不见其靡丽。或云即蒲甘也。按《宋史》蒲甘入贡，朝议欲待以交阯之礼。乃本朝贡夷，独无蒲甘，应是为真腊所并无疑矣[71]。源案：蒲甘即今港口夷；一作龙柰[72]。

《皇清通考·四裔门》：柬埔寨在西南海中，海岸多泥，名烂泥尾。北枕大山，国中无城池。王即山而建府，架竹木为之，覆以茅叶，民居亦然。其尤近海滨者，潮汐至，则屋为之浮而上，沉而下。天时暖而不寒，常若春夏。衣不以钮扣，披于其身，若(尸)〔已〕解者；下则围以裙，名曰水幔。首蓄发，蒙以花帕，自王至于国人无异。制惟贵者始得服绸缎，国人皆布，以是为等差。人柔弱，喜饲象，教之操演御敌。饮食咸用手搏。以渔猎耕种为业，带剑入山，寻犀角献尊长以为礼。父母丧则剃发，以黑色为居丧之服。土产苏木、象牙、白豆蔻、藤黄、獐皮、槟榔子、黄蜡。每冬春间，浙、闽、粤商人往彼互市，近则兼市丝斤，及夏秋乃归。粤人之归也，舟必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入，计程七千二百里；距厦门水程一百七十更。国王名辣，王丹女之子纂之，不知其姓名。安南、暹罗属国也。其旁有尹代吗[73]国，距厦门水程一百四十更，亦属安南、暹罗。风俗略与港口、柬埔寨同。

《海国闻见录》曰：广南沿山海至占城、禄赖，绕西而至柬埔寨。厦门至占城水程一百更，至柬埔寨水程一百一十三更。柬埔寨虽另自一国，介在广、暹二国之间。东贡广南，西贡暹罗，稍有（一）〔不〕逊，水陆各得并进而征之。番系白头无来由，多裸体，以布幅围下身，名曰水幔。地产铅、锡、象牙、翠毛、孔雀、洋布、苏木、降香、沉速诸香、燕窝、海菜、藤。案：《海录》禄赖作龙柰，柬埔寨作本底国。

《皇清通考·四裔门》：港口国濒西南海中，安南、暹罗属国也。王（郑）〔鄚〕姓，今王名天赐，其沿革世次不可考。国中多崇山，所辖地才数百里。有城，以木为之。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王蓄发，戴网巾纱帽，身衣蟒袍，腰围角带，以靴为履。民衣长领广袖，有丧皆衣白，平居以杂色为之。其地常暖，虽秋冬亦不寒。人多裸，而以幾围其下。相见以合掌拱上为礼。重文学，好诗书，国中建有孔子庙。汉人流寓其地，有能句读晓文义者，则延以为师，子弟皆彬彬如也。土产海参、鱼干、虾米、牛脯。雍正七年后，通市不绝。经七州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人口，达广东界，计程七千二百里，距厦门水程一百六十更。源案：港口地方与柬埔寨相连，非海岛也，亦真腊旧境。疑即《宋史》所谓蒲甘国，而阮王福映之农耐旧国，一作龙柰者也。《通考》修于乾隆末，而阮福映借暹兵克复安南，则在嘉庆初云。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真腊国或称占腊，其国自称曰甘孛智，今我元按西番经名其国曰澉浦只，盖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州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74]，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75]人港。港凡数十，惟第四港[76]可人，

其余悉以沙浅，故不通巨舟。然弥望皆修藤古木，黄沙白苇，仓卒未易辨认，故舟人以寻港为难〔事〕。自港口北行，顺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77]，乃其属郡也。又自查南换小舟，顺水可十余日，过半路村[78]、佛村[79]，渡淡洋[80]，可抵其地，曰（千）〔干〕傍[81]，取城五十里。按《诸番志》称其地广七千里，其国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罗半月程，南距番禺[82]十日程，其东则大海也。旧为通商往来之国。本朝唆都元帅之置省占城也，尝遣一虎符（百）〔万〕户、一金牌千户同到本国，竟为拘执不返。元贞乙未，遣使招谕，以次年二月离明州，二十日自温州港口开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风不顺，〔秋〕七（日）〔月〕始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

又曰：天时耕种，岁可三四熟，盖四时常如夏，不识霜雪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无雨。自四月至九月，每日午后必雨，淡水洋中，水痕渐高至七八丈，巨树尽没，惟留一杪。人家滨水而居者，皆移入山。至十月后，点雨绝无，洋中仅可通小舟，深处不过三五尺，人家又复移下矣。耕种者计何时稻熟，是时水可淹至何处，随其地而播种之。又有一等（下）〔野〕田，不种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与之俱高。凡稻田蔬圃皆不用粪。唐人到彼，皆不与言及中国粪壅之事，恐为所鄙也。

又曰：山川自人（数）真蒲以来，平林夹岸，长江巨港，绵亘〔数〕百里，古树修藤，禽声杂还。至半港始见旷田，则又绝无寸（水）〔木〕，弥望禾黍芃芃而已。野牛千百成群，游聚其间。又有竹坡，亦绵亘数百里。其（间）竹节（相）间生刺，笋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

又曰：属郡九十余，曰真蒲、曰查南、曰巴涧[83]、曰莫良[84]、曰八薛[85]、曰蒲买[86]、曰雉棍[87]、曰木津波[88]、曰赖敢坑[89]、

曰八厮里〔90〕，其余不能悉记。各置官属，皆以木栅为城。

又曰：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自有镇守之官。大路旁亦有邮亭之类。近与暹人交兵，遂皆荒旷。

又曰：风俗，前此有八月取胆之俗，因占城王每年索人胆一瓮，〔可〕千（万）余枚。遇夜则多方令人于城中及村落取之，俟数足以馈占城王。近年已除此恶俗。

又曰：国人交易皆妇人，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以司贸易。濒海山野之人，炎日蒸炙，面黧首黔。至王宫贵室之妇女，不亲风日，仍莹洁如玉。惟女甫及七八九岁，即必延僧先开其童身，十一二即嫁。先天不完，故甫及二十，即如四十岁人。其俗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其故莫能考也。

又曰：地苦炎热，每日非数次澡浴则不可耐，人夜亦不免一二次。初无浴室盆匜，但每家各有一池，否则两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浴其间。惟父母尊长与子女卑幼，先后尚相回避，如行辈则无拘也。〔妇女澡洗，〕城外大河，无日无之。水常温如汤，惟五更则微凉，至日出则复温矣。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著衣裳，且米粮易给，妇女易得，屋室易（辨）〔办〕，器用易足，贸贩易获利，往往逋留不返。

又曰：军卒亦多裸跣，右执标枪，左执战牌，无弓箭炮石甲胄。传闻与暹人相攻，皆驱百姓使战，别无谋画。

又曰：国王乃故国主之婿，原以典兵为职，使女窃其金剑，遂据其国。身嵌圣铁，刀箭不能伤，恃此出游无忌。凡出时，诸军马拥其前，旗帜鼓乐踵其后。宫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执巨烛，自成一队，虽白日亦（照）〔点〕烛。又有宫女皆执内中金银器皿及文饰之具，制度迥别，不知何用？又有宫女执标枪、标牌为内兵，又成一队。又有羊车、马车，皆金饰之。臣僚国戚皆骑象在

前，远望红凉伞不计其数。又其次，则国（王）〔主〕之妻及妾媵，或轿或车，或马或象，其销金凉伞，何止百余？其后则是国主，立于象上，手持〔金〕宝剑，象〔之〕牙亦以金饰之，张销金白凉伞凡二十余柄，其伞柄皆金为之。其四围拥簇之象甚多，又有军马护之。若游近处，止用金轿，皆以宫女舁之。大凡出入，必(奉)〔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观者皆跪地顶礼。国（王）〔主〕日两次坐衙治事，凡臣民欲见国（王）〔主〕者，皆先列坐地上以俟。少顷内中隐隐有乐声，在外方吹螺以迎之。须臾，见二宫女纤手卷帘，而国主乃仗剑立于金窗之中矣。臣僚以下，皆合掌叩头。螺声方绝，王坐狮子皮听事。既毕，寻即入内，二宫女复垂其帘，诸人各起〔身〕散矣。

【注】

〔1〕古剌，今缅甸的勃固（Pegu）一带。

〔2〕景迈（Chieng Mai，Chiang Mai），今泰国清迈。

〔3〕孟艮，今缅甸东部的景栋（Keng Tong）一带。

〔4〕拉玛一世不是郑昭的儿子，"郑华"是托名。

〔5〕蛮得〔列〕，Mandalay（曼德勒）的对音。但1783年孟方是把缅甸都城由阿瓦迁往其东五公里的阿马腊普腊（Amarapura），而不是曼德勒。曼德勒成为缅甸首都是七十四年以后的事情.此句所说孟云迁都的原因也严重失实。

〔6〕木邦，今缅甸东部的新维（Hsenwi）一带。

〔7〕南洋，指中国南海。

〔8〕柔佛故地，指今新加坡（Singapore）、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州及印度尼西亚的宾坦（Bintan）岛、林加（Lingga）岛等地。

〔9〕廓，廓尔喀简称，即尼泊尔（Nepal）。

〔10〕鄂（Russia），俄罗斯简称。

〔11〕因避讳，改“玄”为“元”。

〔12〕在曼谷出海的是湄南河。我国澜沧江的下游是湄公河。魏源误会了。

〔13〕摩耽山，指扶南国都特牧城（在今柬埔寨波萝勉省）内建有天神庙的山。

〔14〕顿逊，一般认为指今缅甸的丹那沙林（Tenasserim）一带。一说在泰国的洛坤附近，即童颂（Tung Song）一名的译音。也有认为指马来半岛的。

〔15〕毗骞，故地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或以为即该岛另一名称 Pulau Percha 的译音；一说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或以为即彭亨河口北干（Pekan）一名的对音。还有在缅甸南岸、加里曼丹岛、菲律宾岛诸说。

〔16〕大涨海，指南中国海。

〔17〕诸薄国，梵文 Yava 的译音，指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兼指此二岛。

〔18〕（马五）〔五马〕洲，指马鲁古（Maluku）群岛，“五马”为当地丁香土名 gaumedi 的译音。

〔19〕自然（大）〔火〕洲，今印度尼西亚小巽他群岛的一个火山岛。

〔20〕屈都昆，故地在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州一带。

〔21〕九稚，在今马来半岛北部西岸。

〔22〕典孙，即顿逊。

〔23〕盘盘，故地在今泰国万伦（Surat Thani）。

〔24〕披罗剌，一般认为在婆罗洲（Borneo），即加里曼丹（Kalimantan）。

〔25〕（波）〔婆〕罗（婆）〔娑〕，指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Barus），或泛指该岛西北部一带。

〔26〕诃罗旦（Karitan），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在爪哇岛。

〔27〕僧祇城，故地一说指泰国宋卡，梵文名作 Singora；一说指马来西亚的吉打州，一说指新加坡，梵文名 Singapura。还有他说。

〔28〕陵迦钵拔多洲，指今越南占婆岛。

〔29〕师子石，故地今有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诸说，待考。

〔30〕狼牙须国，在今马来半岛北部。宋以前其领土较广，奄有泰国洛坤、北大年、宋卡至马来西亚的吉打一带；宋以后专指北大年一带。

〔31〕鸡笼岛，今泰国春蓬府海岸外 Ko Rang Kai 的意译。

〔32〕特牧城，在今柬埔寨波萝勉省的巴普农（Pa Phnom）地区。

〔33〕那弗那城，故地或即今柬埔寨茶胶省的吴哥波雷（Angor Borei）。

〔34〕参半，故地或在今泰国清迈之北。

〔35〕邑補，今越南武嘉（Vu Gia）河口一带，即大占（Dai Chiêm）海口。

〔36〕船官口，指今越南武嘉河口一带。

〔37〕大浦，今越南武嘉河。

〔38〕东湖，今越南大占海口。

〔39〕象水，今越南武嘉河。

〔40〕金遴，一般认为在今泰国，或位佛统（Nakhon Pathom）一带，或位叻丕（Ratburi）附近。尚有多说。

〔41〕麻里予儿，故地一般认为在马来半岛南部一带，或指马六甲（Melaka），或指新加坡或柔佛。

〔42〕《明史》以"赤土国"在湄南河流域，故有此语；今人考证多认为赤土在今马来半岛。

〔43〕须文达那，梵文 Samutra 的译音，即苏门答腊。最初仅指该岛的北部古国或专指其港口（位今洛克肖马韦 Lhoseumawe 一带）。明代中期后才逐渐成为全岛名。

〔44〕本作"弘治"，因避弘历讳，改"弘"为"宏"。

〔45〕东蛮牛，或谓应作蛮东牛，为泰语 Muang Tong U 的译音，指缅甸的东吁王朝。

〔46〕新门〔台〕，指今泰国湄南河口的北榄一带；但《瀛涯》国朝典故本，"新门台"作"龙门屋"，似又指今泰国的龙仔厝（Samut Sakhon）。

〔47〕上水，或为上水速孤底的省称，指今泰国素可泰。一说指华富里。

〔48〕大佛灵山，在今越南富庆省东岸的华列拉角（Cap Varella）一带。

〔49〕(峰)〔烽〕墩，在今越南华列拉角的北面。

〔50〕昆屯山，指今越南昆仑岛（Poluo condore 或 Dao Gon Lon）。

〔51〕玳瑁〔额〕，在今泰国洛坤港外的克拉（Krah）岛附近。

〔52〕龟山，在今曼谷湾北部，或位梭桃邑（Satahip）东南面的萨梅散（Same Sarn）角或萨梅散一带。

〔53〕大屿，在今泰国大城府，因其地处湄南河中，故名大屿。

〔54〕陆昆，即泰国洛坤府（Nakhon Srithamarat）一带。

〔55〕奶街，或在今泰国的大城府。

〔56〕车渠国，一般认为在丹那沙林或马来半岛北部。

〔57〕朱江国，即骠（Pyu）国，八世纪时其疆域包括缅甸整个伊洛瓦底江流域，后为缅人所建的蒲甘王国所取代，骠人亦逐渐同化于缅人。

〔58〕伊奢那城，故地在今柬埔寨磅同省东北的三坡波雷库（Sambor Prey Kuk）废墟。

〔59〕陀洹，在今缅甸东南部的土瓦（Tavoy）一带。

〔60〕陵伽钵（婆）〔婆〕山（Linga Parvata），在今老挝南端湄公河西岸的巴沙。

〔61〕吉篾，Khmer（高棉），唐时真腊别称。

〔62〕道明，在扶南西北部，在今老挝中部至泰国东北部一带。

〔63〕婆罗提拔城，故地或即柬埔寨吴哥波雷。

〔64〕文单，在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中南部。

〔65〕婆镂，在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中南部。

〔66〕蒲甘（Pagan），一般指缅甸九至十三世纪的蒲甘王朝；作为城名，则指其国都蒲甘。

〔67〕加罗希（Grahi），故地在今泰国万伦湾西岸的柴也（Chaiya）一带。

〔68〕吴哥城没那么大，《真腊风土记》作“州城周围可二十里”。

〔69〕《岛夷志略》作“玉猿、金孔雀、六牙白象、三角银蹄牛”。

〔70〕百塔洲，或指吴哥城内的巴肯寺（Phnom Bakheng）。

〔71〕蒲甘不是为真腊所并。

〔72〕蒲甘、港口、龙奈是三个不同地方，魏源这条按语误。蒲甘在缅甸，港口即今越柬交界处的河仙，龙奈即今越南胡志明市。

〔73〕尹代吗（Pontiamo，Ponteamass），今越南河仙一带。

〔74〕真蒲，在今越南巴地（Baria）或头顿（Cap Saint Jacques 圣雅克角）一带。

〔75〕昆仑洋，指今越南南部昆仑岛附近的海域。

〔76〕第四港，在今越南湄公河口，指美荻（My Tho）或茶荣（Tra Vinh）一带。

〔77〕查南（Kompong Chnang），今柬埔寨磅清扬。

〔78〕半路村（Ponley），奔雷，在洞里萨湖南面。

〔79〕佛村，在今柬埔寨洞里萨湖的南面或西南面，一般认为指菩萨(Porsat)，佛村是意译。

〔80〕淡洋，指今柬埔寨的洞里萨湖（Tonle Sap）。

〔81〕（千）〔干〕傍，Kompong 的译音，义为码头，即今暹粒河入湖口处。

〔82〕“番民”二字疑为“加罗希”之讹。加罗希即今泰国猜也（Chaiya）。

〔83〕巴澗（Ba Xuyen），巴川，今越南朔庄、薄辽一带。

〔84〕莫良，今柬埔寨马德望省拜林。

〔85〕八薛，或即老挝占巴塞省的巴沙。

〔86〕蒲买，今泰国呵叻附近的披迈（Phimai）。

〔87〕雉棍（Saigon），柴棍，今越南胡志明市。

〔88〕木津波，或即今柬埔寨马德望（Battambang）省。

〔89〕赖敢坑，或即今柬埔寨上丁（Stung Treng）。

〔90〕八厮里，或即今柬埔寨贡吓省的班塞拉（Bansala）。

海国图志卷九

邵阳魏源撰

东南洋四海岸之国

暹罗东南属国今为英吉利新嘉坡沿革三

即满剌加，旧柔佛等国。新嘉坡一作新州府，一作星忌利坡，皆字音相近。原无，今补。

《明史》：满剌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1]，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顿逊国，唐曰哥罗富（沙）〔罗〕[2]。《梁书·海南诸国传》：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杜氏《通典》：顿逊国，梁时闻焉，在海崎山上，北去扶南可三千里。其国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诸国贾人多至其国而互市焉。顿逊回入海中千余（国）〔里〕，涨海无涯岸，船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宝物货，无种不有。又哥罗富沙〔罗〕国，亦见《通典》。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永乐元年，遣使赐以织金文绮，宣示威德招来之。其酋大喜，遣使随人朝贡，永乐三年九月至京师，诏封为满剌加国王。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制碑文勒山上。永乐九年，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有司宴劳，供张会同馆。人朝奉天殿，帝亲宴之，锡赉甚厚。永乐、宣德中，王屡率妻子陪臣来朝，并诉暹罗见侵状。朝

廷屡敕暹罗，暹罗乃奉诏。成化十七年九月，贡使言："成化五年，贡使还，飘抵安南境，多被杀，余黥为奴。今已据占城地，又欲吞本国。"帝乃因安南使还，敕责其王。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国王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已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而谕暹罗国诸王救灾恤邻，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东，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羁其使以闻。诏予方物之直遣归，后改名麻六甲云。所贡物有玛瑙、珍珠、玳瑁、珊瑚树、鹤顶、金母鹤顶、琐服、白芯布、西洋布、撒哈剌、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麂、火鸡、鹦鹉、片脑、蔷薇露、苏合油、栀子花、乌爹泥、沉香、速香、金〔银〕香、阿魏之属。

有溪可淘沙取锡，田瘠少收，民皆淘锡捕鱼为业。气候朝热暮（塞）〔寒〕。男女椎髻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自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船希至，多直诣苏门答剌。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

明黄衷《海语》：满剌加在南海中，始为暹罗属国，厥后守土酋长叛其主而自立。自东莞县南亭门放洋，星盘与暹罗同道。至昆吨洋，直子午，收龙牙门港，二日程至其国。为诸夷辐辏之地，亦海上一小都会也。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余屋皆锡箔为饰。遇制使若列国互市，王即盛陈仪卫以自儆备。民皆居土室。其尊官称姑郎伽邪，巨室称南和达。民多饶裕，富家胡椒有至数千斛，象牙、犀角、西洋布、珠贝、香品，所蓄无算。文字皆梵书。贸易以锡行，大都锡三斤当银一钱。牙僧交易，搦指节以示，数千金贸易不立文字，指天为约，卒无敢负者。不产五谷，米稻皆贩自〔暹〕罗蝙蛇[3]、陂堤里[4]。俗奉回教，禁豕

肉，以酥酪和饭而啖。鸡犬鹅鹜，常仰贩他国，价五倍于华。民性犷暴而重然诺，刃不离顷刻，语不合，辄揕刃其胸，逃匿山谷，逾时乃出。死者家不复寻仇，姑郎伽邪亦不复追论矣。地多崇山大谷，陆行可达暹罗，尝并有瓜哇之国。古阇婆国。然瓜哇夷素凶狡，凡受佣其地而戕害其主者十八九。惟善制药筒，中其矢者无不立死。正德间，西洋佛郎机之船，互市争利而哄，夷王执其那达而囚之，佛郎机人归诉于其主，乃治八大艘，精兵及万，乘风突袭，其国大被杀掠。满剌加王退保陂堤里，佛郎机将以其地索赂于暹罗而归之，暹罗辞焉。佛郎机满载而归，王乃复所。《瀛涯胜览》：满剌加，旧名五屿[5]，以海有此山也。东南距海，西北皆岸，岸连山。地瘠卤，收获殊寡，故未称国，隶暹罗。岁输金五十两，否则被伐。永乐七年己丑，上命太监郑和册为国王。王自是不役属暹罗，携妻子赴京谢，愿修职贡。上赐舶还。其境有大溪灌王宫入海，跨溪桥之，构亭于上，约二十余楹，交易者来集。俗尚回回教，持斋受戒。王以白缠头，风俗淳朴。民舍如暹罗，联拓（跌）〔趺〕坐。业渔，刳木为舟，泛海而渔。婚丧类瓜哇。中国船亦至其地。榨木为栅，辟四门鼓楼，夜巡以铃。内设重栅，有仓库可贮货。五月中方发舶，厥产黄连香、乌木、打麿香，此香乃树脂堕地成，遇火即燃。国人以当灯及涂舟，水不能入，明莹者若金箔，名水珀是已。南怀仁《坤舆图说》：满剌加国，地不甚广，为海商辐辏，正在赤道下，春秋二分，气候极热，赖无日不雨，故可居。产象及胡椒、佳果木，终岁不绝。人良善，不事生业，或弹琵琶闲游。

谢清高《海录》：宋卡国在暹罗南少东，由暹罗陆路十七八日，水路东南行顺风五六日可到。疆域数百里。或作宋脚，或作宋腒朥，土番名无来由。地旷民稀，俗不食猪，与回回同。须止留下颔，出入怀短剑自卫。娶妻无限多寡，男女将婚，男必（先损其童身）〔少割其势，女必少割其阴〕。女年十一二即嫁，十三四便能生产；男多赘于女家。俗以生女为喜，以其可以赘婿养老也。若

男则赘于妇家，不获同居矣。其资财则男女各半，凡无来由种类皆然。死无棺椁，葬椰树下，以湿为佳，不封土，不墓祭。王传位必以嫡室子，庶子不得立。君臣之分甚严，王虽无道，无敢觊觎者。即宗室子弟，国人无敢轻慢。妇人穿衣裤，男子唯穿短裤，裸其上。有事则用宽幅布数尺，缝两端，袭于右肩，名沙郎。民见王及官长俯而进，至前蹲踞，〔不敢立。见父兄则蹂踞〕合掌于额，立而言。平等相见，唯合掌于额。余与暹罗略同。山多古木，土产孔雀、翡翠、玳瑁、象牙、胡椒、槟榔、椰子、银、铁、沉香、降香、速香、伽楠香、海参、鱼翅。岁贡于暹罗。《皇清通考·四裔门》：宋腒朥，在西南海中，属暹罗。俗佞佛，以手团食。男蓄发，削其鬓；着衣裤，无鞋袜；首插雉尾，腰系匹帛；事耕渔，常佩刀。女椎髻跣足，短衣长裙，披锦于肩；能纺织，土产牛鹿肉、虾米、燕窝、海参、番锡之属。本朝雍正七年后，通市不绝。其国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旁有埭仔[6]、六昆[7]、大呢诸国。埭仔在西南海中，东北与宋腒朥接。风俗：男子服短衣布幔，跣足持刀；女穿花色衣，被丝幔，足曳浅拖鞋。土产燕窝、番锡、象牙、棉花。其国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西与六昆国接。六昆风俗物产同埭仔，距厦门水程一百五十更。大呢一名大年，在西南海中，东北与六昆接。男女短衣跣足，佩刀执枪。土产胡椒、虾米、燕窝、黄蜡、牛鹿脯。其国距厦门水程一百五十更。三国自雍正七年后通市不绝，与宋腒朥俱暹罗属国。

《海录》又曰：太呢国在宋卡东南，由宋卡陆路五六日，水路顺风约日余可到。连山相属，疆域亦数百里。风俗土产均与宋卡略同。民稀少而性凶暴。海艘所泊处谓之淡水港[8]。其山多金，山顶产金处名阿罗帅[9]，由淡水港至此，须陆行十余日；由吉兰丹港口[10]入，则三四日可至，故中华人到此淘金者，船多泊吉兰丹港门，以其易于往来也。国属暹罗，岁贡金三十斤。明张（奕）〔燮〕《东西洋考》：太呢国，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舶至，献果币，如他国。初必设食待华人，后来此礼渐废矣。货卖彼国，不敢征税。惟与红毛售

货，则湖丝百斤，税红毛五斤，华人银钱三枚，他税称是。若华人买彼出货下船，则税如故。

又曰：吉兰丹国在太呢东南，由太呢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土产略同太呢，亦无来由种类，为暹罗属国。王居在埔头。埔头者，朝市之处，而洋船所湾泊也。周围种竻竹为城，加以木板，仅一门，民居环竹外。王及官长俱席地而坐，裸体跣足，无异居民。出则有勇壮数十拥护而行，各持标枪，见者咸蹲身合掌，王过然后起。政简易，王日坐堂。酋长有称“万”者，有称“断”者，咸入朝环坐议政事。有争讼者，不用呈状，但取蜡烛一对俯捧而进。王见烛则问何事？讼者陈诉。王则命宣所讼者进质，王以片言决（无）〔其〕曲直，无敢不遵者。或是非难辨，则令没水。没水者，令两造出外，遇道路童子，各执一人至水旁，延番僧诵咒。以一竹竿令两童各执一端同没水中，番僧在岸咒之。所执童先浮者，则为曲，无敢复争。童子父母习惯，亦不以为异也。又其甚者，则有探油锅法。盛热油满锅，番僧诵咒，取一铁块置锅中，令两造探而出之。其理直者则毫无损伤，否则鼎沸伤人，终不能取。非自度无愧者，鲜不临锅而服罪。故讼者无大崛强，而君民俱奉佛甚虔。王薨，或子继，或弟及。虽有遗命，然必待民心之所归，而后即位。若民不奉命，而兄弟叔侄中有为民所戴者，则让之而退处其下。不然，虽居尊位而号令亦不行也。土番居埔头者，多以捕鱼为生。每日上午各操小舟乘南风出港，下午则乘北风返棹。南风谓之出港风，北风谓之入港风。日日如此，从无变易，殆天所以养斯民也。其居山中者，或耕种，或樵采，上无衣，下无裤，唯剥大树皮围其下体。亦无屋宇，穴居巢处。凡土番俱善标枪，能掷杀人于数十步外。乘便行劫，避匿老林。故山谷僻处，鲜有行人。争讼有不能决者，常自请于王，愿互用标枪死无悔。王亦听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标。中而死，则彼

家自以尸归；不中则听彼反标，顾鲜有不中者。妇女淫乱，而禁嫁华人。故闽、粤人至此鲜娶者，有妻皆暹罗女也。犯奸者事发，执而囚之，度其身家厚薄而罚其金。凡犯令者亦然，少笞杖之刑。国有大庆，王先示令择地为场。至期，于场中饮酒、演戏，国人各以土物贡献，王受其仪，于场中赐之饮食。四方来观之华夷杂沓，奸赌无禁，越月而后散。凡献馈仪物，皆以铜盘盛之，戴于首而进。饮食不用箸，多以右手抟取，故重右而轻左。人若以左手取食物相赠遗，则怒为大不敬云。地多瘴疠，华人至此，必入浴溪中，以水灌顶，多至数十桶，俟顶上热气腾出然后止。日二三次，不浴则疾发。居久则可少减，然亦必日澡洗。即土番婴疾，其伤于风热者，多淋水即瘳，无庸药石，凡南洋诸国皆然。其地有双戈[11]及呀喇顶[12]等处，皆产金。由吉兰丹埔头[13]入内河，南行二日许，西有小川通太呢阿罗帅；又南行日余，双戈水[14]会之；又南行十余日，则至呀喇顶，与彭亨后山麻姑[15]产金处相连。河中巨石业杂，水势峻厉，用小舟逆挽而上，行者甚艰。中国至此者岁数百，闽人多居埔头，粤人多居山顶。山顶则淘取金砂，埔头则贩卖货物及种植胡椒。凡洋船到各国，王家度其船之大小、载之轻重而榷其税。船大而载重者纳洋银五六百枚，小者二三百不等，谓之凳头金。客人初到埔头，纳洋银一枚，居浃岁，又纳丁口银一枚。居吉兰丹山顶淘金欲回中国者，至埔头，必先见王，纳黄金一两，然后许；年老不复能营生者减半；若甲必丹知其贫而为之请，则免。甲必丹者，华人头目也。凡洋船造船出赁者，谓之板主；(邏)〔看〕罗盘指示方向者，谓之伙长；看柁者，谓之太工；管理银钱出入者，谓之财库；舱口登记收发货物者，谓之清丁，而出资赁船置贸易则为船主。船中水手悉听指麾，故有事亦唯船主是问。其酿酒、贩鸦片、开赌场者，税亦特重。私家遣

负，酋长尝置若罔闻；而赌账则追捕甚力，各国多如此。食鸦片烟，则吉兰丹为甚，客商鲜不效尤者。其土产唯槟榔、胡椒为多，亦以三十斤金为暹罗岁贡。源案：吉兰丹，即大呢之马头[16]也。风俗俱同大呢。嘉靖末，海寇余众遁归于此，生聚至二千余人，行劫海中，商船苦之。或谓吉兰丹即小葛兰国。按：小葛兰与柯枝接境，而吉兰丹与大呢相连，去彼远甚。但大呢、吉兰丹俱铸金为钱，而柯枝与小葛兰亦俱用金钱，以此相同，影响之所自起也。姑载之以破疑。

又曰：丁加罗国，一作丁葛奴，疑即丁机宜[17]也，源案：此语误甚。丁机宜别自一岛，在苏门答剌之东，非暹罗相连之地。在吉兰丹东南。由吉兰丹沿海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与上数国略同，而富强胜之。各国王俱喜养象，闻山中有野象，王家则令人砍大木，于十里外周围栅环之，旬日渐移而前；如此者数次，栅益狭，象不得食；俟其羸弱，再放驯象与斗，伏则随驯象出，自听象奴驱遣。土产胡椒、槟榔、椰子、沙藤、冰片、燕窝、鱼翅、海参、油鱼、鲍鱼、螺头、带子、紫菜、孔雀、翡翠、速香、降香、伽楠香。带子，角带也，形若江瑶柱。胡椒最佳，甲于诸番。岁贡暹罗、安南及镇守葛剌巴之荷兰。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由暹罗（西）〔而〕南，斜仔、六坤、宋脚，皆暹罗属国。大呢、吉兰丹、丁葛奴、彭亨诸国，沿山相续，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更不等。土产铅、锡、翠毛、佳文席、燕窝、海参、料藤、冰片等类相同。惟丁葛奴胡椒甲于诸番。番皆无来由族类，不识义理，裸体挟刀，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生米和水吞。贸易难容多艘。

又曰：彭亨在丁加罗南，音近邦项，本无正字也。此由丁加罗陆路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民情均与上数国同。亦产金，而麻姑所产为最。土产胡椒、冰片、沙谷米。胡椒藤木，初种时长尺余，年余长至数尺，则卷成圈。复取土掩之，俟再生，然后开花结子。十余年藤渐弱，则取其旁旧土或有杂木叶霉败其中者，粪之复茂。不可以他物粪。至三

十余年，则不复结子，须择地另种。旧地非百年后不能复种。自安南至麻伦呢[18]诸国皆有，唯丁加罗所产为最。冰片，木液也。周流木内，夜则上于树杪，明则下于树根。土番夜听其树而知其上下老嫩。俟其老时，四鼓潜往，以刀削其根数处，如中国之取松脂然。天明其液流从砍处落地，滴滴成片。若未老，则出水而已。沙谷米亦以木液为之。其木大者合抱，砍伐破碎，舂之成屑，则以水洗之，去其滓。俟其水澄，(即)〔取〕其下凝者暴干成粉。复以水洒之，则累累如颗珠。煮食之可以疗饥。以上数国，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俱经外罗山南行，顺风约一日过烟筒[19]、大佛山[20]，又日余经龙柰口，过昆仑海[21]，日余见昆仑山。至此然后分途而行，往宋卡、暹罗、大呢、吉兰丹各国，则用庚申针，转而西行矣。由彭亨东南行，约日余，复转西，入白石口[22]。顺东南风，约日余则到旧柔佛。《明史》：彭亨在暹罗之西。洪武十一年，其王表贡。永乐十年，遣中官郑和使焉。其国土田沃，气候常温，米粟饶足，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上下亲狎，无寇贼。然惑于鬼神，刻香木为像，杀人祭赛，以禳灾祈福。所贡有象牙、片脑、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苏木之属。

又曰：旧柔佛在彭亨之后，陆路约四五日可到。疆域亦数百里。民情风俗略与上同。土番为无来由种类，本柔佛旧都，后徙去，故名旧柔佛。嘉庆间，英吉利以此为海道四达之区，垦辟土地，招集商民贸易耕种，而薄其赋税。数年来，舟船辐辏，楼阁连亘，遂为胜地。番人称其地为息辣[23]，闽、粤人谓之新州府，亦或作新嘉坡。土产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槟榔膏即甘沥，可入药。《明史》：柔佛近彭亨，一名乌丁礁林。永乐中，郑和遍历西洋，无柔佛名。或言和曾经东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东西竺。万历间，其酋好构兵，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患。华人贩他国者，其人多就之贸易，时或邀至其国。国中覆茅为屋，列木为城，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有警则召募为兵，称强国焉。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字用茭蔁叶，以刀刺之。见

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剃发，男子则重剃。死者皆火葬。所产有犀、象、玳瑁、片脑、没药、血竭、锡、蜡、嘉文簟、木棉花、槟榔、海菜、燕窝、西国米、(冰片)〔蒌〕吉柿之属。《皇清通考·四裔门》：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山而国，前临大海。历海洋九千里达广东界，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入口。国中无城郭宫室，王府即建于海滨，支以竹木，盖以茅叶。民皆环山而居。崇山峻岭，树木丛杂，野兽纵横。天时虽秋冬亦暖。王以柳叶为衣，左衽下裳，密缀小花为之。佩刀，首蓄发长二三寸，蒙以金花帕，跣足。民人冠用铜线为胎，幔以白布，衣短衫，或裸而以裳围其下体。妇女织席，挽椎髻，肩披锦。父母丧，则剃发，衣黑衣为丧服。夫皆赘于妇。相见以合掌拱上为礼。俗轻生好杀。尚佛教。喜斗鸡。伐乌木，拾海菜。时出海劫掠。饮食用手，忌猪肉，嗜烟。岁斋一月，举国绝食，见星乃食，历三十日始止。土产降香、乌木、西国米、冰片、海参、胡椒、燕窝之属。亦产沙金，铸花小金钱为币。康熙初，严南洋诸国商贩之禁，故闽、粤无柔佛之船。而内地商船亦无往其国者，迨雍正七年弛禁后，其国通市不绝。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七洲洋中，有神鸟，状如海雁而小，长喙色红，脚短而绿，尾羽如箭，长二尺许。能导人水程，呼是则飞去，曰否则仍飞而来。献纸谢神，翱翔不知所之矣。柔佛属国有丁葛奴、单（胆）〔咀〕[24]、彭亨，皆雍正七年后通市。丁葛奴亦濒南海，四时皆暖，无霜雪。崇山峻岭，蜿蟺相望。风俗略同柔佛。土产胡椒之美，甲于他番。余则沙金、冰片、沙藤、速香等物。其国人终身不出境，无航海而来中国者。每岁冬春间，粤东本港商人以茶叶、瓷器、色纸诸物，往其国互市。乾隆二十九年，以两广总督苏昌奏准带土丝及二蚕湖丝。浙、闽人亦间有往者。及夏秋乃归，必经七洲大洋，至鲁万山，由虎门入口，达广东界，计程九千里。单咀距厦门水程一百三十更。风俗、衣服、饮食、土产与柔佛同。彭亨国与柔佛连山相枕，内地商民往柔佛国，有转附番舶至其地贸易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柔佛国山虽联于彭亨，其势在下，水路应到昆仑[25]，用未针取茶盘[26]，转西至柔佛，计厦门水程一百七十三更。番情与上诸国相似，所产亦相同，惟较之略美而倍多。每年经商，可容三四船就舟交易。产沙金，国以铸花小金钱为币，重四五分，

银币不行。

又曰：麻六甲，一作满剌加，在旧柔佛西少北，东北与彭亨后山毗连，陆路通行。由旧柔佛水路顺东南风半日过琴山径口[27]，又日余到此。土番亦无来由种类。疆域数百里，崇山峻岭，树木丛杂。民情凶恶，风俗诡异。属荷兰管辖。初小西洋[28]各国番舶往来中国，经此必停泊，采买货物，本为繁庶之区。自英吉利开新嘉坡，而此处浸衰息矣。土产锡、金、冰片、沙藤、胡椒、沙谷米、槟榔、燕窝、犀角、水鹿、玳瑁、翡翠、降速、伽楠各香，闽、粤人至此采锡及贸易者甚众。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由柔佛而西，麻喇甲亦无来由族类，官属名曰恶耶。国王仿暹罗，用汉人理国事，掌财赋。产金、银、西洋布、犀角、象牙、铅、锡、胡椒、降香、苏木、燕窝、翠毛、佳文席等类。金钱银币皆互用。中国洋艘，到此而止。距厦门水程二百六十更。《海录》又曰：沙喇我[29]国在麻六甲西北，由麻六甲海道顺东南风二三日，经红毛浅[30]下有浮沙，其水不深。此国在红毛浅东北岸，疆域数百里。民颇稠密，性情凶犷。后山与丁加罗、吉兰丹相连，山中土番名擸。捷力麻切。于裸体跣足，鸠形鹄面，自为一类，亦服国王管辖。但与无来由不相为婚。尝取蜜蜡、沙藤、沉香、速香、降香、犀角、山马、鹿脯、虎皮等物，出与国人交易。闽、粤人亦有到此者。其产锡、冰片、椰子、沙藤。又曰：吉德[31]国在新埠西北，又名计达[32]，由新埠顺东南风日余可到。后山与宋卡相连，疆域风俗亦与宋卡略同。土旷民稀，米价平减。土产锡、胡椒、椰子。闽、粤人亦有至此贸易者。由此陆路西北行二三日，海道日余，到养西岭[33]；陆路又行三四日，水路约一日，到蓬呀[34]，俱暹罗所辖地。自宋卡至此，皆无来由种类，性多凶暴，出入必怀短刀，以花铁为之，长六寸有奇，镶以金，海马牙为柄。其刀末有花纹者，持以相斗；刀头有纹者，则佩之以为吉庆。王及酋长皆然。

《每月统纪传》曰：麻剌甲地方毗连于柔佛、丁葛奴、大年、吉连丹[35]、宋脚诸国，沿大山相续。土番为无来由族类，不识义

理，裸体挟刀，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贸易难容多艘。土产铅、锡、翠毛、佳纹席、燕窝、海参、藤、胡椒等货。诸国相似，所产相同。麻剌甲在明朝时，有马莱由之王。马莱由，一作无来由。因暹罗侵地，麻剌甲遣贡使至北京控诉。永乐三年，诏暹罗国王勿开兵隙。暹罗王遣使谢罪，然阳遵阴违，竟侵服之。嘉靖年间，葡萄牙兵船往麻剌甲，尽力征服，设官治之。天启、崇祯年间，荷兰又战胜葡（甸）〔萄〕牙而有其地。至嘉庆年间，英吉利以万古累[36]易之，于是麻剌甲为英吉利新藩。开英华院以教唐人与土人，且义学甚多，男女不论，土番汉人皆知读书。故广东与福建人居此种园耕田，与实力屿[37]、槟榔屿贸易。柔佛为阿细亚大山，诸国极南入海之山，副马莱酉王管之。彭亨有金沙，锡甚盛。福建船希往彼，以柔佛、彭亨姓悍好斗，正是马莱酉族类之习。此外，海滨国属于暹罗者，皆地小不足比数。

颜斯综《南洋蠡测》曰：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向无人居。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唐船单薄，舵工不谙天文，惟凭吊铊验海底泥色定为何地，故不能走外大洋。塘之北为七洲洋，夷人知七洲多暗石，虽小船亦不乐走。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平原旷野，颇有土人，并无酋长。产胡椒、沙藤。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或云此暹罗极东边境。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星忌利坡，召募开垦。近闻已聚唐人杂番数万，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乡者。此岛由外洋至粤十余日，由七洲洋至粤仅七八日。近来英吉利甘心留粤，一则恃南洋、港脚诸番沿途俱有停泊，二则

恃星忌利坡离粤不远，彼国虽隔数万里之遥，今则无异邻境。此外海岸，土瘠产稀，如飞头蛮[38]等处，虽常到，不屑顾。其志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以割据为垄断，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贸易通志》：东南洋贸易之盛者，莫如暹罗及新嘉坡。暹罗与安南、缅甸相接，而通商最广。中国买米买货之船赴其国者，岁百余号，所驻中国人五万有余。英吉利、亚默利加等国互市，每年货价约银五百万余员。新嘉坡本非国，乃斗入南海中一大峡，地方二千里，距澳门水程十更。向为闽、广客民流寓，约二万余人。英吉利屡以兵船争夺，嘉庆二十三年袭而据之，置城戍兵营，肆货招商贾，设英华书院，凡国中书籍，皆镂板翻译。延华人教其子弟，屹然为巨镇。计闽、广船岁往者八九十艘，安南三十六艘，暹罗四十艘，各南洋小船千三百余艘，夹板船四百七十四艘，货物出入约计银各八百余万员。其地近中国，故凡红毛船之自澳门归与自西洋至者，均以此为总汇。此外，麻剌甲、槟榔屿等处，亦英吉利公司所据，而贸易有限，不及新嘉坡三分之一。

《梁书·南夷传》：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厚)〔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沈水)〔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

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传其王身长丈二，(头)〔颈〕长三尺，自古来不死，莫知其年。王神圣，国中人善恶及将来事，王皆知之，是以无敢欺者，南方号曰长颈王。国俗有室屋、衣服、噉(秔)〔粳〕米。其人言语小异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无所限也。国法刑罪人，并于王前噉其肉。国内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杀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长楼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孙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数遣使与书相报（达）〔答〕，常遗扶南王纯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圆盘，又如（尾）〔瓦〕坯，名为多罗，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书，书可三千言，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并论善事。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五马〕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火〕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绩作布，极得数尺以为手巾，曾与焦麻无异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污，则投火中，复更精洁。或作灯炷，用之不知尽。

案：扶南为今暹罗国，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斗入海中三千余里，则今之柔佛、新甲埔[39]也。顿逊之外，大海州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则未知为今之婆罗（小）〔大〕瓜哇岛欤，抑小瓜〔哇〕岛欤？至其东方连涨海中，有诸薄州，再东有自然（大）〔火〕洲，则南洋诸峤丛峙，固难一一指实之矣。

《每月统纪传》曰：广南沿山海至占城、禄赖，绕西而至柬埔寨。柬埔寨虽别自一国，界在越、暹二国之间，东贡越南，西贡暹罗。土番为马莱酉，裸体居多，以布幅帷下身。自柬埔寨大山绕至西南为暹罗，沿山海而南为斜仔邑、六坤邑。麻剌甲地方与柔佛、丁机宜或丁葛奴、大年、吉连丹、宋脚诸国，沿大山相续，

土番为马莱酉族类，不识义理，裸体挟刀，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贸易难容多艘，土产铅、锡、翠毛、佳纹席、燕窝、海参、藤、胡椒等货。麻剌甲向来有马莱酉土君，因暹罗王于明朝时侵伐其国，服之。嘉靖年间，(葡)〔葡〕萄牙人往麻剌甲，尽力征服，设官治之。天启、崇祯时，为荷兰所夺，自是荷兰管其国。至道光年间，英吉利以万古累岛易之，英人因于麻剌甲开新藩，立英华院，教唐人在其土所生之子兼通中西文艺，且多设义学，无论男女土番汉人，皆令读书。故闽、广人居此种耕，与息力、槟榔屿生理甚旺。柔佛为亚西亚诸国极南人海之大山，马莱酉王管之。又彭亨有金沙、锡矿，福建船希往彼。永乐年间，二王遣公使朝贡。盖柔佛与彭亨王两国好斗，正是马莱酉各族之性情也。此外各岛，在东海滨，朝贡暹罗王，奉金叶表诸方物，都是小地方，居民甚懈惰。又曰：新甲埔，一名息力，此小岛旧是马莱酉土君所辖，为海贼之薮，近归英国所管。地虽极小，其生理为南海至盛。不但西洋夹板断续往来，且武吉[40]及马莱酉之船，安南、暹罗各国之船，皆无数出人。英国之官，不纳饷税，任人贸易，商贾辐辏。福建、广东人住此为商匠士农者无数。英吉利有营汛炮台。

《地理备考》曰：马拉加国在亚细亚州之南，北极出地一度二十二分起至九度三十分止，经线自东九十六度二十分起至一百零二度止，东西南三面枕海，北界暹罗国。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百里，地面积方约十万里。人烟希疏，地势崭岩，冈陵绵亘，丛林广布，水泽瘴疠；岛屿充斥，树木蔚茂，湖河稀小，贯彻其地。田土硗瘠，果实略多。禽兽蕃衍，鱼盐丰盈。土产金、铁、锡、蜜蜡〔藤〕、(珠珍)〔珍珠〕、燕窝、豆蔻、槟榔、血竭、儿茶、象牙、牛皮、甘蔗、木料、沙谷米、巴马藤油各等物。地气温和。王位世袭。所奉之教，乃回教也。贸易兴隆，商贾辐辏。国内地方

里哥尔等处，现归暹罗国兼摄。一北刺克部[41]，一萨灵哥尔部[42]，一惹何尔部[43]，一巴杭部[44]，一隆波部[45]，各处自为立主，不相统属。国人号曰马来由，然犹有萨忙、的公、北奴之目焉。

又，新埠岛一名布路槟榔[46]，在马拉加海峡之间，长六十里，宽三十里。地多肥饶，果木茂盛。

又，息辣岛一名新嘉坡，在马拉加海峡口。田土肮腴，果木丰茂，贸易昌盛，商贾云集。其马拉加旧国，近日人烟反少，贸易萧疏。以上各处，于道光十年皆受驻榜加剌之兵帅节制。

《外国史略》曰：亚西亚地嘴[47]西出苏门[48]、马六加[49]二地中间，为海峡。各岛散布如星棋，最大者槟榔屿，在西边，距对面贵他大山[50]不远。北极出地五度二十五分，偏东一百度九分，广袤方圆五百里，居民五万一千。屿有高山有溪，地气和暖，山水甚美。前本荒岛，乾隆五十年，英国公班牙买为船厂，开垦丰盛，每年出胡椒二万石，丁香豆蔻价值银十万员。对面之贵他岛[51]亦种甘蔗，产物三万石。日增月盛，四方云集。福建人尤多，居然都会。国家所费有限，而收饷过之。新嘉坡或称新实力坡，或称新埠头，海峡中之屿。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偏东一百零四度。土甚硗，大林多虎。出胡椒、槟榔膏。（为）印度绕至中国之（路海）〔海路〕，由西转东，此峡为所必经。故英国公班衙于嘉庆二十三年买以开埠，其始居民仅百五十口，顿增至二万余，中多唐人，尽免税饷。道光十四年，各西国及他国之甲板四百七十二船，中国之商二十七船，越南四十九船，暹罗二十四船，芜来由七十二船，婆罗岛一百三十八船，西里白岛[52]五十五船，巴里屿[53]六十三船，牙瓦岛[54]七十二船，苏门他拉岛[55]五百一十四船，槟榔屿八船，马六加六十船，西边芜来由族类四十六船，料屿[56]二

百五十一船，附近之列屿二百二十船，各国所运人货物约共一千万员，而运出之物有加于此。各方云集，遂为亚西亚之大市。新嘉坡宾当岛[57]，荷兰在此筑炮台开市，称曰料屿。出胡椒、槟榔膏。土民所食者，参蒌叶、槟榔子。制造物件，多潮州人，通商不广，收饷甚微。设兵守岛，有巡船捕海盗，有芜来由土酋代办岛务。宾当岛所属令音屿[58]，芜来由以劫盗为务，荷兰与约，给俸禄令其毋为海贼，有犯即刑。其地硗，出锡，无他产，亦不出五谷。此岛之北向，有亚南巴[59]、（邦）〔那〕土那[60]等荒岛，为海贼所潜匿。

《外国史略》曰：马六加，古国也。北极出地二度及十度，长二百六十五里，阔四十里。其地半芜来由族类，中间黑山[61]遍延，内多支溪，下流入海。有沙线人海口，居民甚罕，惟伐木搭棚而已。山内尽黑面人，无衣服居处。旧属暹罗管辖，其马六加之君，于宋德祐（二）〔三〕年始创立国。明武宗正德五年，暹罗大军攻其城败退。葡萄亚水师攻陷其地，自后归葡萄亚。顺治元年，荷兰又降其城邑。嘉庆间，英人又破之。是时，有耶稣门徒开学馆，教化其俗。当此际，有英官管理埠头，但通商甚微，物产不多，如金沙、锡、南果、胡椒、五谷，悉由外国运入。天气清爽，无瘴气。居民罕少，亦有芜来由并印度人。其山水特美丽。

又曰：芜来由列国沿南洋海斗出甚长，其中多山，草木茂盛，多檀香、沉香、沙藤。山多锡矿，溪有金沙，海边多（榔）〔椰〕子。民惰地荒，独海边有数屋，皆竹葵为之。附近种蕉树，食其果，终日嚼槟榔膏烟，以水和饭，日用不多，故厥自足。每日多眠睡。间出为海盗，乃尽力劫掠，体矮，（而）〔面〕带喜色，若激其怒，则愤烈如虎。然无胆略，易奔溃。沿海各处有土酋，皆甚贫乏，赖中国人代理其贸易，最多者厦门等处之人。其余若芜

来由之列地，由暹罗而南，斜（行）〔仔〕[62]到六坤、宋脚。此地之民，半暹罗语音，喜拜佛像，半芜来由各类并回回人，拜天地真主。暹罗之官在此者，每酷虐芜族。其大尼、（车）〔单〕丹[63]、丁葛奴等地，沿山陆续，皆以金银树贡暹罗，且准贡使买五谷而回。南连此地者曰彭亨，南方之极南者为柔佛。另有微地，难细述。风俗多相似，所产亦相同。中国闽、广人至此贸易，每获厚利。民以金钱为币，重四五分，不用银。惟用番头以为通行之宝。经商每年仅可容三四艘，所市者金沙、胡椒、沙藤、冰片、海参、燕窝、翠毛、佳文席。亦以鸦片、布匹易胡椒等物。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麻海（陕）〔峡〕[64]之东口，有新嘉坡埠。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偏东一百零四度。屿地不大，独出胡椒、槟榔膏。嘉庆二十三年，英国官宪买其屿以后，广开商路，不论何国船只赴市，概免税饷，遂为南海各岛贸易之中市。中国船只每年几十巨舰，常驾闽、粤客数（十）〔千〕人到此买卖耕作，所居汉人共一万有余丁。此外列西国夹板，每年几百只，运进布帛器皿，以南洋物产易之。居民早夜奔驰，日无宁晷。芜吉、芜来由等人住其海滨，皆属英人管辖。每年运进载出之货价，共计银八千九百万员。又曰：槟榔屿在西北，有高峰。其土种植玉果、胡椒，所出不少。山水甚美。居民五万四千丁，其中有一万系汉人。对面沿海地方又归英国辖，故立总文官兼摄槟、马、新等处。又曰：南洋岛之沿海，芜来由族居之。身体弱矮，面紫，发黎甚长，缠头赤脚，腰围纹布，穿裩。各带短刀，怒即刺人。时吃槟榔游玩，并不务工。驾船捕鱼，为海贼。奉回回教，往其教主葬处烧香归，则庶民敬仰其人。内地居民不同而，有紫黑二类。黑面者，寓山穴丛林，为其原土人，智量有限，是以中国人乘机取利。广州府与嘉应州人为工，潮州府人为农，福建人为商。最获

利者，乃厦门、漳州之商，大半留住不归，每年一次寄信及银以补亲戚之用。一归故乡，尽皆耗费，仍返棹寻利矣。凡出外国之人，多系内地棍徒，离家庭，走绝域，但不带妇女，与土女结亲生子，而自新者鲜。遍地吃鸦片、赌钱，浇风日炽。至西国之人，荷兰操权尤广。此国之商贾少，皆属文武。与土人来往，温良不骄。是班牙国人好逸避劳，土人但崇天主教，有大权者乃僧也。其商贾甚少，并不出其本属之岛。英人惟据三岛，以通商为重，故开港免饷，以招四方之商贾，然与土人仍无往来之理，盖教门、语言、嗜尚各不相通也。

魏源曰：英夷开辟新嘉坡，富庶闻于中国已数十年，皆不知为古时何国。阅《海录》及英夷海图，始知即柔佛、满剌加故墟。盖明以前，满剌加为南洋之都会，英夷始移其贸易于柔佛，新嘉坡有坚夏书院，弥利坚国人所建；麻六甲有英华书院，英吉利所建，皆外夷。习学汉文及翻刻汉字书籍之所。故所刻书皆署此两书院藏板。皆暹罗之东南境，海岸相连，并非岛屿。距大屿山仅五六日程，平衍数百里，斗出海中，形如箕舌，扼南洋之要冲。乾隆以前，多为闽、粤人流寓。自英夷以兵夺据，建洋楼，广衢市，又多选国中良工技艺，徙实其中。有铸炮之局，有造船之厂，并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方康熙初定台湾时，廷议欲迁其人，弃其地，专守彭湖，独施琅力争之，谓不归中国必归于荷兰。圣祖从之，设官置戍，海外有截。使当日执捐珠崖之议，台湾今日不为新嘉坡者几希！使后世有人焉，日翻夷书，刺夷事，筹夷情，如外夷之侦我虚实，其不转罪以多事，甚坐以通番者几希！彭亨、柔佛等国，明以前不见于史，盖即《梁书》之丹丹[65]，《（广）〔唐〕书》作单单，在振州

东南。而隋、唐书并言往婆利州[66]者，先由赤土、丹丹而至其国。赤土为扶南，则丹丹必其相连之东南境，故有唐人墓及梁、宋碑记云。

【注】

〔1〕龙牙门，指今新加坡岛（Singapore）及其以南的新加坡海峡（Straits of Singapore）。龙牙门一名本指海峡的石叻门（Selat Panikam），今名克佩尔港（Keppel Harbour），因其地有山挺立如龙牙。现华人仍有称新加坡为石叻的。

〔2〕哥罗富（沙）〔罗〕，指今马来半岛北部的克拉（Kra）地峡一带。

〔3〕崛岷，今泰国博他伦（Phatalung）府或董里（Trang）府的译音。

〔4〕陂堤里（Pedir），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实格里（Sigli）一带。

〔5〕五屿，在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Melaka）港外，或即瓦特群岛中较大的Besar、Dodol、Hanyat、Nangka、Undan 等五岛。

〔6〕埬仔，今泰国柴也（Chaiya）。

〔7〕六昆，今泰国洛坤。

〔8〕淡水港，指今泰国的北大年（Patani）港口。

〔9〕阿罗帅，位于北大年河上游一带，或指泰国、马来西亚交界的乌鲁默拉（Ulu Merah）山。

〔10〕吉兰丹港口（Kota Bahru），哥打巴鲁，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州首府。

〔11〕双戈，在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州西南部，或指 So Gual。

〔12〕呀喇顶，在今马来西亚吉兰丹河上游地区，或指加拉斯（Galas）。

〔13〕吉兰丹埔头（Kota Bahru），哥打巴鲁。

〔14〕双戈水，指马来西亚吉兰丹州西南部的吉兰丹河支流。

〔15〕麻姑，指马来西亚产金较有名的劳勿（Raub），或谓即 Semango 的省称。

〔16〕误。大呢的马头是北大年，不是吉兰丹，也不是吉兰丹的马头哥打巴鲁。

〔17〕丁机宜，此丁机宜指今印度尼西亚廖内（Riau）省的宽坦（Kuantan）河流域或专指其河口一带。此河旧名英得腊其利（Indragiri）河。

〔18〕麻伦呢，今印度西海岸果河（Goa）西北岸的马尔范（Malvan）。

〔19〕烟筒，即烟筒山，在今越南中部华列拉角（Cap Verella）以北，或指今富庆省潘桥（Song Cau）东面的春大（Xuân Dại）岬一带。

〔20〕大佛山，指今越南华列拉角一带。

〔21〕昆仑海，指今越南昆仑岛附近的海域。

〔22〕白石口，指新加坡海峡东口。

〔23〕息辣（Selat），今新加坡。

〔24〕单（胆）〔咀〕，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Kelantan）州。

〔25〕昆仑，今越南昆仑岛。

〔26〕茶盘，今马来半岛东岸外的潮满（Tioman）岛。

〔27〕琴山径口，指新加坡海峡（Straits of Singapore）、尤其指西口。

〔28〕小西洋，此小西洋指印度果阿（Goa）。

〔29〕沙喇我（Salangor），今马来西亚雪兰莪州。

〔30〕红毛浅，指今马六甲海峡（Strait of Malacca）中的南沙（South Sands）。

〔31〕吉德（Kedah），今马来西亚吉打州一带。

〔32〕计达，即马来西亚吉打州。

〔33〕养西岭，指泰国的普吉（Puket）府一带。该地旧称 Junk Seylon，马来语作 Ujong Salang。

〔34〕蓬呀，在今泰国攀牙（Phang Nga）府一带。

〔35〕吉连丹，即吉兰丹。

〔36〕万古屡，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明古鲁（Bengklu），或泛指巴里散（Barisen）山脉。

〔37〕实力屿（Selat），今新加坡。

〔38〕飞头蛮，指越南的旧占城宾童龙一带。但古籍中的“飞头蛮”传说极其荒唐，不应作为地名。

〔39〕新甲埔，即新加坡（Singapore）。顿逊不是柔佛、新加坡；古扶南亦非即当时的暹罗。

〔40〕 武吉，指布吉斯（Bugis）人。

〔41〕 北剌克部（Perak），今马来西亚霹雳州。

〔42〕 萨灵哥尔部（Selangor），今马来西亚雪兰莪州。

〔43〕 惹何尔部（Johore），今马来西亚柔佛州。

〔44〕 巴杭部（Pahang），今马来西亚彭亨州。

〔45〕 隆波部（Kuala Lumpur），今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46〕 布路槟榔（Palau Pinang），今马来西亚槟榔屿。

〔47〕 亚西亚地嘴，马来语 Ujong Tanah，意为大地尽头，指马来半岛最南端，今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州。

〔48〕 苏门（Sumatera），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49〕 马六加（Melaka），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

〔50〕 贵他大山（Burit Mertajam），大山脚，接近吉打（Kedah）州的西南部。

〔51〕 贵他岛，疑指吉打（Kedah）西南面的沿海一带。

〔52〕 西里白岛（Celebes），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Sulawesi）岛。

〔53〕 巴里屿（Bali），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54〕 牙瓦岛，今印度尼西亚爪哇（Java）岛。

〔55〕 苏门他拉岛，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56〕 料屿（Bintan），今印度尼西亚宾坦岛。

〔57〕 宾当岛（Bintan），今印度尼西亚宾坦岛。

〔58〕 令音屿（Kepulauan Lingga），今印度尼西亚林加群岛。

〔59〕 亚南巴（Kepulauan Anambas），亚南巴斯群岛。

〔60〕（邦）〔那〕土那（Kepulauan Natuna），纳土纳群岛。

〔61〕 黑山，武弄山脉（Benon Range）末端。

〔62〕 斜（行）〔仔〕（Chaiya），泰国柴也。

〔63〕（车）〔单〕丹（Kelantan），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州一带。

〔64〕 麻海（陕）〔峡〕（Strait of Malacca），马六甲海峡。

〔65〕 丹丹（Kelantan），又作单单，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州，不是彭亨、柔佛。

〔66〕 婆利州（Puri），在加里曼丹岛西部。

海国图志卷十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东南洋五海岸之国

缅　　甸

缅甸与暹罗、安南三国在阿细亚洲南，欧罗巴人以其与印度交界，统谓之为印度外。前代欧罗巴人罕至其地，所知者不过孟阿腊[1]安治市河[2]之东岸而已，伊揖画师比多里弥[3]所绘《地理图》，其图内大海湾之西岸，有梯泥城，即缅甸之底泥色领城也[4]。意大里亚人曾至中国海岸，而所绘之国亦未详确。佛兰西[5]国当日攻取麻六甲地，所考察者仅附近一隅。佛兰西（又）曾遣罗比里至暹罗国，欲行教化，始略知暹罗国大概。近日英吉利已得印度之地，多与三国交界，故所说此方之事虽不详备，较前代欧罗巴人则所得为多。缅甸国建都阿瓦，又谓之马腊麻。原是三国：一曰阿瓦，一曰阿腊干[6]，一曰秘古[7]。各不相统，恒相争夺，惟缅甸当冲，受害尤重。千有六百年，明万历二十八年。缅甸兴兵攻服秘古。迨千有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秘古复约荷兰、西洋[8]两国之兵同攻缅甸，屡战屡胜，直抵阿瓦，禽获缅甸之底布里王，维时缅甸反属于秘古。然缅人强悍，突有阿罗般[9]部落招集土兵恢复阿瓦国都，自立为王，尽收缅甸旧地，遂出师攻灭秘古国。其

子山巴领嗣位后，秘古复叛，山巴领又攻胜之，遂乘胜并取暹罗。久，仍为暹罗所败，仅存麻六甲以西沿海之麻尔古[10]、底呢色领等城耳。山巴领殁，其弟皿底腊疑勃老嗣位，又并合阿腊干为一国，此外尚有攻取加渣尔[11]、加色[12]等处，军威可谓劲矣。然以（麻尔古）〔加渣尔〕之地皆与孟阿腊接壤，孟阿腊属于英吉利，两国接壤日久，复起兵争。千有八百二十六年，道光六年。英吉利遂起印度之兵攻缅，缅恃其习战，视英寇蔑如也。然缅军纪律不严，进锐退速，以此为英军所挫。英军亦不习其水土，地险饷艰，瘴恶多疾，难以深入，本欲退师，反声言直取阿瓦，长驱而进。缅军屡衄气阻，遂卑辞求和，乃割阿腊干、麻尔古、达阿依[13]、底尼色领沿海之地，复偿英吉利兵饷，始罢兵。然缅甸陆战，全恃坚锐木栅，环绕重濠，有时英吉利兵马亦为其所拒。其国赋税，如东方中国之法，以田地钱粮为正供。此外，征收外国贸易税饷，不作正项，别贮内库。缅甸、暹罗、安南皆然。传闻缅甸国王与（西洋）〔英国〕构衅讲和，津贴英军兵饷，咄嗟立办，可见其国之富。缅甸、暹罗、安南政事大略与东方各国相同，权柄专制于王，百官不得专擅。所用律例，皆合中国、印度两国之律，参酌损益而行。如缅甸之职官，若"翁疑士"，若（敬）"翁多士"，若"阿达翁士"，皆在国都助王理政，并有律官出外分辖各部，征收赋税，解都供饷。部民有事，先赴诉麦翁衙门，次始上控子罗都衙门，由罗都而达于王，以判断之。有烙铁之刑，有咒诅之法，斟酌施用，与印度略同。印度外咸知文字，惟缅甸语音庞杂，有用佛语，有用鞑鞑里音语，有用中国音语，参杂而成。欧罗巴人不能分其句读，望之如一长句，说写俱难。书籍皆编贝叶，国王则以象牙为篇页，以金饰边，贮以描金盒，并有雕刻成字，而金饰之者。藏书虽富，专以讲论神明为主，而史记、音乐、医学、画

谱，谓之杂说小书。惟安南文学独遵中国，较缅甸、暹罗为深奥。缅甸屋舍最陋，以竹插地，用藤系架，用席作墙，而苫覆之，即谓落成。大者不日可完，小者顷刻立就。虽潦草而便易，风雨坍塌，既无推压之虞。回禄偶遭，亦无荡赀之戚。伊底河[14]发源西藏，南流经缅甸之麻罗城[15]而入海。案：伊底河，谓雅鲁藏布江[16]，即大金沙江也。

缅甸国东界南掌、暹罗，西界孟阿腊，南界海，北界西藏、云南，以阿瓦为国都，领部落四十有八，户口约四百万名。原本。

阿瓦国都　门额尔[17]

西糜[18]　哥里布[19]

江墩[20]　冻米〔数〕[21]

拉比那古[22]　巴尔麻[23]

芝补[24]　穷皿[25]

打梗[26]　翁蔑拉布拉[27]

光墩[28]　邦布[29]

磨观[30]　边定[31]

拉公厘[32]　高梗[33]

蒙厘布[34]　郎欲河[35]

班沙[36]　巴岩谬[37]

麻拉[38]　西格呀都[39]

麻渣布[40]　阿拉干[41]

渣岩[42]　特爨休[43]

蔑都[44]　皿特[45]

新达[46]　比衣谬[47]

呢特[48]　济骚[49]

(麻欲)〔欲麻〕疏[50]　兰梗[51]

皿巴[52] 麻尔打曼[53]
东俄[54] 底奴彪[55]
波丹谬[56] 哥士皿[57]
衣岩[58] 知那麻几尔[59]
巴三[60] 西利嘤[61]
麻罗大金沙江由此城西人东印度[62]。 母哇[63]原本止此。

沿　革原无，今补，止取其涉海国者。

《新唐书》：骠，古朱波也，自号突罗朱[64]，阇婆国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万四百里。东陆真腊，西接东天竺，西南堕和罗[65]，南属海，北南诏。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东北袤长，属羊苴咩城。凡属国十八，曰迦罗婆提[66]，曰摩礼乌特[67]，曰迦黎迦[68]，曰半地[69]，曰（尔巨）〔弥臣〕[70]，曰坤朗[71]，曰偈奴[72]，曰罗聿[73]，曰佛代[74]，曰渠论[75]，曰婆梨[76]，曰偈陀[77]，曰多归[78]，曰摩曳[79]，余即舍卫、瞻婆[80]、阇婆也。〔由〕弥臣至坤朗，又有小昆仑[81]部，王名茫悉越，俗与弥臣同。由坤朗至禄羽[82]，有大昆仑[83]王〔国，川原〕大于弥臣。由昆仑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84]栅，海行五月至佛代国，有江支流三百六十，案：此当即大金沙江。有川名思〔利〕毗离芮[85]。土（名）〔多〕异香，北有市，诸国估舶所凑，越海即阇婆也。十五日行逾二大山，一曰正迷[86]，一曰射䘲[87]，有国俗与佛代同。经多茸补逻川[88]至阇婆，八日行至婆贿伽卢国[89]，土热，衢路植椰子槟榔，仰不见日。王居以金为甓，厨覆银瓦，爨香木，堂饰明珠。有二池，以金为堤，舟楫皆饰金宝。骠王出，舆以金绳床，远则乘象，嫔史数百人。青甓为圜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

隅作浮图。民居皆铅、锡为瓦，荔支为材。俗恶杀，拜以手抱臂、稽颡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为甓，错以金银丹彩，紫矿涂地，覆以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岁祝发至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络以杂珠。王宫设金银二钟，寇至，焚香击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讼者焚香置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灾疫，王亦焚香对象跽自咎。无桎梏，有罪者箠五竹捶背，重者五，轻者三，杀人则死。土宜菽、粟、稻、粱，蔗大若胫，无麻麦。以金银为钱，形如半月，号登伽佗，亦曰足弹佗。无油，以腊杂香代炷。与诸蛮市，以江猪、白氎、琉璃、(罂)〔罂〕缶相易。妇人当顶作高髻，饰金珠琲，衣青(娑)〔娑罗〕裙，披罗段。行持扇，贵家者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与波斯[90]、〔婆〕罗门[91]接，距西舍利城[92]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东〕天竺也。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案：缅甸与东印度接壤，惟《唐书》略见端倪，故节录之。元、明与中国构兵，皆于海国印度无涉，故不录。

谢清高《海录》曰：乌土国在暹罗蓬牙[93]西北，疆域较暹罗更大。由蓬牙陆路行四五日，水路顺风约二日到(佗杯)〔媚丽居〕[94]，为乌土属邑，广州人有客于此者。又北行百余里到(媚丽居)〔佗歪〕[95]，又西北行二百余里到(营工)〔备姑〕[96]，又西行二百余里到(备姑)〔营工〕[97]，俱乌土属邑。王都在盎画。盎画即阿瓦之音转。由备姑人内河，水行约四十日方至国都，有城郭宫室。备姑乡中有孔明城，周围皆女墙，参伍错综，莫知其数，相传为武侯南征时所筑，人者往往迷路不知所出云。北境与云南接壤，云南人多在此贸易。衣服饮食大略与暹罗同，而朴实仁厚，独有太古风。民居多板屋，夜不闭户，无盗贼争斗。由(备姑)〔营工〕西北行，沿海数千里，重山复岭，并无居人。奇禽怪兽出没

号叫，崇岩峭壁间，多古木奇花，所未经睹。舟行约半月方尽，亦海外奇观也。彻第缸[98]在乌土国大山之北，数十年来英吉利新辟土地，未有商贾。其风俗土产未详。

国史馆《郭世勋传》：乾隆五十五年，暹罗国王郑华表称：乾隆三十六年，被乌土国构兵围城，国（君）〔都〕被陷。其父郑昭克复旧基，仅十分之六。其旧地丹（著）〔荖〕氏[99]、麻叨[100]、涂怀[101]三城尚被占踞，请诏敕令乌土国割回三城。诏以乌土国即缅甸别名，前此缅酋孟驳与暹罗绍氏构兵，非新酋孟陨之事。今缅国已易姓，何得上烦中朝，追索侵地？命两广总督郭世勋檄谕止之。按：暹罗国别号赤土国，则缅之号乌土，均以坟壤异色得名。

《地球图说》曰：阿瓦国东界暹罗，南界旁葛剌海并印度洋，西界天竺国并旁（剌葛）〔葛剌〕海，北界西藏国[102]。又内有三小国，即阿瓦、皮珠[103]、马搭班[104]是也。其百姓约有二百七十万数，都城名阿瓦，城内民五万。民矮小而健，不辞劳瘁，善经营，巧胜暹民。但贪心太重，一若以天下与之而犹未足也。首不戴帽，身穿夏布，女裙而不裤，廉耻全无。好佛教，日以花果食物供养其僧，僧皆黄衣游食。近有耶苏门徒传授圣教焉。刑政与他国迥异，君之名固不敢呼，君之姓亦毋题说，有触即加大辟。又男至二十岁以上者，三年内必以一年供王事，或佃或兵。有至大之江名伊犁瓦，地产金、宝石、大树、土油、盐、硝、象、鹿、牛、马等。所货物茶叶、布帛等。

《地理备考》曰：阿瓦国在亚细亚州之南，北极出地六度至二十七度十分止，经线自东八十九度四十五分起至九十八度五十分止。东至中国云南暨暹罗国，西连印度国，南接榜加剌海湾，北界亚桑国[105]。南北相距五千五百里，东西相去二千里，地面积方约四十万零五千里，烟户七兆余口。本国地势，北方则冈岭层叠，

迤逦绵亘；中央则丘陵稀疏，峻峭无几；南方则平原坦阔，恒遭淹浸。其伊拉瓦的[106]、西当[107]、萨峦[108]、德那塞灵[109]、亚剌干等，乃本国最长之河，纵横贯彻。田亩甚腴，谷果极丰，禽兽草木，靡弗繁衍。土产金、银、铜、铁、锡、铅、钻石、琥珀、红玉、窝宅、碧玉、琉璜、花石、信石、棉花、烟叶、甘蔗、蓝靛、木料等物。地气温和，非雨则热，每岁如常。王位世袭。所奉之教，乃释教也。其贸易通市，与印度、中华居多。本国初为北古国[110]管辖，迨既自异，别为一国。乾隆五年，国〔中〕变乱，贼寇猖獗。越十二载，北古国人复行攻夺。时本国人亚隆巴拉[111]率众逐之，大获全胜，兴国立业，践祚为君。其后历代嗣君开辟疆域，将国内外为十有一部：一名阿瓦，乃本国都也，建于伊拉瓦的河左，茅舍居多，木室亦有，至若砖瓦屋宇，为数无几；一名亚拉干部[112]，一名加赛部[113]，一名仍塞兰部[114]，一名马尔达般部[115]，一名美尔固宜部[116]，一名北古部，一名达歪部[117]，一名德那塞灵部[118]，一名云山部[119]。其通商冲繁之地，曰郎昆[120]，曰波罗美[121]，曰业能军[122]。此外又有进贡属地，一名加（星）〔里〕安，一名萨巴音，一名见，一名达翁苏，一名遥，一名巴刺安，一名〔林〕森，一名拉袜，一名达挠，一名萨拉翁。

《外国史略》曰：缅甸国北极出地自十五度四十五分及二十七度二十分，长二百六十里，阔一百里。北连云南，南连暹罗并马他班海隅[123]，东连老掌并云南，西连英吉利藩属及旁甲拉海隅。海滨甚低，余皆山。产铁、铜、锡、红铜、铅、金、银、石油、火硝、食盐，红蓝宝石最多，石油由深井汲出，色青厚，烧之出黑烟。林有坚木，宜造船。亦出漆油并紫梗（禾）〔木〕、甘蔗、粟米、豆、烟、棉花、青黛。内多象、虎、豹、熊、野猫、野鸡、鹁鸪、金鸡、沙佳鹂。居民约八百万。地多荒芜，罕耕种。其人身

高体健，颜色黑紫，雕题文皮。男女多裸身，耳穿孔，挂金银饰。性贪不喜笑，性诈而傲。崇佛养僧，其僧黄衣髡首，乞食居寺。多造塔，以金镶佛像。民贫官富，语多异音。中多老掌、文莱[124]之民，皆拜佛。山内有野民，族类愈不一。缅甸人能织文花布，亦能刻花木，造奇巧金饰，惟不知天主教。人好武勇，性酷虐，寡欲而惰。男逸女勤，不滥饮食，每饭恒嚼槟榔老叶。好饮酒，不好杀兽，不食牛肉、牛奶。男女均以黑色染指甲口唇，若敬人则坐不立。男女往来，不以苟合为辱。所立规矩法律，俱由印度来，亦多与中国合。其始在周景王时，距今二千三百九十一年前，由印度迁至。一千七百四十年前，迁都于他处，今日尚存其庙古迹。于元顺帝三十一年，始建今之阿瓦都城，历传三百六十九年，有文莱岛之民兴师败缅，后再战败，而文莱反归缅。乾隆十四年，文莱买西洋火器，并募荷兰、葡萄亚各国人，协力攻缅，陷其都，逐其王，据其国。有一小官起义兵百人抗拒，既而国民云集，尽力恢复。后中国兵两侵其地，多病瘴疠退师。缅人掠其军以配土女，别居新城，故今缅地尚有汉人苗裔。又与暹罗屡交战，夺暹全境，兵气益骄。后缅遂以兵侵印度，英人击退之。道光四年，国王再侵英之印度界[125]，时缅已东盟越南，南服暹罗，觊觎印度之富，遂倾国而来。英军两年鏖战于东界，不服水土，毙者甚众。英终不退兵，复添新军，水陆并进，声言将捣其国都。缅王畏惧，乃求会于南海边地。前时战费，至九百万两。后彼此息兵，亦无侵暹罗之事，但尚时与英人肇衅。道光二十六年更立之君，亦被其世子废逐失位。居民各族类共约八百万，地分四千六百土司。民贪财，不善运商，贸易皆在内河，若米、若鱼盐。运出者若石油、白糖、蒜纸、儿茶、黄铜、金等器。其漆器、绸缎，皆由中国来，由以拉瓦的江达班摩[126]，与云南通商琥珀、宝玉、象牙、槟榔、

燕窝等物；所买者绸缎、布匹、金箔、糖果、纸等货。缅人亦与老掌交易。老掌族类最朴实，山内多宝玉、虎、象，随时进贡，战亦出助阵焉。缅都曰阿瓦城，瓦垣而竹屋，街衢甚广，庙耀宫宏，居民三万。北极出地自二十一度五十分，偏东七十六度。道光十九年地震。安拉补腊为唐人所居大镇国之旧居也，居民二万。兰云、马他万、巴心[127]三城皆海口。兰云城与印度贸易，产坚木，多运出造船，每年价银十五万两；运入者多布匹。附近城有大庙高塔，愚民随时赴之，烧香拜佛，用重金镶塑木像。前时之都，属文莱国[128]者，称曰破米，多古迹。王操全权，办事不以律，国中产业随意夺给，有事则征饷，纳税无定则。王所乘白象以金镶厩，嵌以宝玉，与宫无异；履花毡，食珍羞，人敬象如大臣。王户俱会同操权，有亲政大臣一位，辅政官一位，副理政事通事官一位。各部立帅，各郡置官，有土司、调司，皆世袭无俸禄，故勒索为常。

《地里备考》曰：英吉利在亚悉亚兼摄之地在印度、缅甸之间者一，曰亚桑，纬度自北二十五度三十分起至二十七度四十五分止，经度自东八十八度二十四分起至九十三度三十分止。东北界西藏，西连印度国，南接阿瓦国。长约一千一百余里，宽约五百里。烟户一兆余口。境内冈岭络绎，河之长者曰的各隆，曰(矮)〔䅶〕斯[129]，曰的索也，曰登塞里亚。田土朊腴，谷果丰茂。土产金、银、铜、铁、茶、烟、棉花、甘蔗、胡椒、香料、材木、煤炭等物。地气湿热，技艺精良，贸易昌盛。首郡名若尔合德[130]，昔自为一国，今为英吉利所兼摄。

阿剌干部：在阿瓦国之西，长约一千八百里，宽约二百里。烟户二兆六亿口。境内冈陵平原两相间隔，田土肥饶，谷果丰稔，鸟兽草木，靡弗充斥。土产金、银、盐、蜡、象牙等物。地气湿热，

技艺寥寥，贸易兴隆。首郡亦名阿剌干。昔自为一国，今为英吉利所兼摄。

马尔达般部：东连暹罗国，西枕大海，南接业[131]地，北界北古地。统计地面积方约一万三千五百里，烟户五万余口。境内冈陵络绎，田土肬厚，谷果丰登。土产米、盐、蓝靛、棉花、豆蔻、烟叶、象牙、木料等物，地气温和。昔本阿瓦国一部，今为英吉利兼摄之地。

达威部[132]：东接暹罗山[133]，西枕海，南界巴展河，北连马尔达般部。长一千一百五十里，宽一百五十里，地面积方约一万七千里，烟户三万口。境内冈陵延袤，田土膏腴，谷果丰稔，鸟兽草木靡弗蕃衍。土产锡、蜜、盐、靛、象牙、燕窝、沙藤、材木、豆蔻、香料等物。地气温和，人安物阜。其地分为三大部：一名业，一名达威，一名德那塞灵。昔本阿瓦国之部，今为英吉利兼摄之地。以上皆受东印度榜加剌兵帅节制。

《外国史略》曰：缅甸内英吉利属地，皆缅甸让出海边地，在缅南。北极出地十一度及十八度，长一百六十里，阔十四里。海边别有多岛，或居民，或荒芜。东界皆山，高约三四百丈。地亦丰盛，林多坚木，可建船屋。所出之物，如蜡、象牙、兕角、鹿肉、燕窝、海参、胡椒、槟榔、蚝、鳖，山内出红铅、锡。居民多缅人，时英人据其地，共十一万二千四百口。因与暹罗交战，大半荒芜。英人招百姓以保护其地，民数顿增。民多文莱人流徙至海边者。山内有加连土蛮，未向化，却喜听耶稣之教。别有英国所据之地曰马他班[134]，在三支河[135]间，地丰盛。北方归缅甸，天气清爽，不苦热，地荒芜，盖缅甸、暹罗两国战场也。现已平靖，而民未兴复。惟邻国之民及汉人咸迁其地为氓。英人筑新城在港口，曰安黑[136]。其土产木料、胡椒、绵花、青黛、烟、象牙、

槟榔、豆蔻、颜色等物。多奉耶稣教，敬事教主。他威部[137]：北极出地自十度三十五分及十五度三十分，长百一十里，阔十里，沿海，东连暹罗，广延皆山，高四百丈。其海边多港汊，其洲低，其岛皆石。产锡，多象牙、木油、红木、燕窝、海参、木料、槟榔。民性愚野，奉天主教。前缅甸官勒索居民，有货即夺，故百姓偷惰；今则各安其分，又汉人多迁居之。每年国所费银五万五千两，其护守兵千五百丁，水师船三只。地那悉林部[138]：地最窄，在海边，南及芜来由地[139]，皆密林，难通路。其岛繁多，地甚硗瘠。产檀香、巴马油、紫梗树脂、乳香，南果尤香美。在海边，燕窝、海参、珍珠，皆敛之民。其民无居处，惟浮海面，绝不耕田，止以海味为食。其都会曰墨危，英军士常攻击此地，盖阿瓦国都恃地险瘴恶为负固，其濒海之地，则暹罗、英吉利常吞并之焉。

附入缅路程见师范《滇系》。

由腾越州城南六十里为蛮宋，为南甸土司，故为府。由南甸左行六十里为龙（拘）〔抱〕树，又五十里为杉木笼山，山之险者也。又三十里为蛮陇，又六十里为陇川土司，又四十里为邦中山，又一百里为猛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冲，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黄陵冈，五十里至（千）〔干〕崖土司，八十里至盏达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自翁输三十里至铜壁关；凡三百五十里。此自腾越州南分左右之里数也。自陇川八十里至腊撒土司，户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腊撒至铁壁关八十里，由铁壁而左，二十里至蛮等，七十里至虎踞关[140]，又五十里至南喜[141]，三十里至等拐，又十里至天马关[142]，此境内南行之里数也。至于临夷之路则有五：一自腾北道四程至茶山[143]界，自腾西道八程至

里麻[144]界，十程抵孟养[145]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千）〔干〕崖，四程盏达蛮哈山，十程由蛮暮[146]至猛密[147]，二十七程至缅甸，三千里有奇至南海；一自腾南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陇川西南，又十程至猛密转达缅；自陇川东道又十程至木邦，转达景线[148]国；一自腾东南道二程至蒲窝，二程至芒市，转达镇康。旧谓古临夷之路，皆抚剿所必由，惟茶山而西号"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绳，弱水难于舟筏。而茶山、里麻，前明设有两长官司，明季时为野人所驱，奔入内地，今尚有早土司后裔，已为齐民，其地闭塞不通久矣。至阿瓦之道，出铜壁、铁壁、虎踞三关，皆可乘船赴缅。惟猛卯出天马关，陆路多于水道。前用兵时，密探其路。自天马关五十里而小滥[149]，又五十里而戛布[150]，三十里而猛卡[151]，四十里而蛮空[152]，四十五里而猛老[153]，四十里而猛勒[154]，四十五里而蛮黑[155]，六十里而猛密土司，三十里而（布）〔不〕亚，七十里而章谷洞，三十里而尼孤，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后下船，两日即抵阿瓦。历彦得、上浆谬、直埂至阿瓦，约三百里。计天马关至阿瓦，水陆兼行不过九百里耳。而明将军征缅，由木邦出天生桥，取宋寨。其地散漫，小径丛出，深入无继，必至溃散。传经略由万仞关四十里历猛弄、蛮埋，止丹来戛、南盏河，又三十里出戛鸠[156]，渡江十里蛮乃[157]，三十里蛮赧[158]，又三十里麻里[159]，而至猛拱[160]，百五十里南乌赖[161]，三十五里沙河[162]，三十里深沟[163]，又六十里而至孟养。其地至阿瓦甚远，且路径不熟，炎天瘴盛，因回师而驻老官屯[164]。其路则出铁壁关[165]五十里而至猛卡，又五十里而至楞木，又十里而至洗帕河，历猛允、猛噗而至新街[166]，赵宏榜所败绩处也。南行即为老官屯，临大金沙江，贼分扼江之东西，我军逼其东寨而驻。故造船之议，谓元人征缅以此取胜也。要在熟悉地势，多集兵力，出

其不意耳。缅人善于操舟，舟之头尾多置西洋大炮，旋转如飞。赵宏榜新街之败，为其炮所击溃。又提督常青言，三十四年驻兵江岸时，月夜见江中出数象，象背载十人，逆流起伏甚捷。水中用象载兵，古所未闻，并志之以念知兵者。

附《大金沙江考》[167]魏源

缅甸之西与五印度国分壤，以大金沙江为界[168]，其源出于西藏，即雅鲁藏布江也[169]。源出后藏西界之阿里达木楚克喀巴布山，会诸水东流二千五百余里入中藏，复会木伦江东南流千二百余里，经中藏之南界过缅甸之阿瓦都城，转西南流至东印度，会恒河注南海[170]，其源流皆不入云南境。滇人谓之大金沙江，对岷江所会之小金沙江而言。小金沙江入东海，大金沙由缅甸入南海，故黄贞元谓此即《禹贡》之黑水。其说曰大金沙江、澜、潞三水虽同出吐番，同入南海[171]，然大小远近迥殊，潞四倍于澜，大金沙十倍于潞。澜、潞所出源近而狭，大金沙江上源相传近于阗国[172]。自里麻、茶山至孟养极北，号赤发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绳，弱水不任舟筏。土人惟远见川外隐隐有人马形，皆生番之域也。今姑略其源，惟自经流支流入海可见者言之。水流至孟养陆阻地，合大居江[173]、槟榔江[174]二水，方名大金沙江，盖以别丽江、北胜、武定、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至猛掌[175]，有一江西来入之。又南下经蛮莫[176]，有大盈江，自腾越经镇夷、南甸、干崖，受(晨)〔盏〕西、茶山、古涌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蛮莫来入之。又经蛮法、鲁勒、孟拱、遮鳌、(管)〔官〕屯、大小葛蒲峡[177]，至戛(撒)〔撤〕。昔年缅人攻孟养，以船运〔兵〕饷到戛(撒)〔撤〕，为孟养所败者，此江也；正统中，蒋雄率兵追思机法，为

缅人所压杀于江中，亦此江也。江自蛮莫以上，山耸水陡。正统中，郭登自贡章顺流，不十日至缅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经温板，有龙川江自腾越经界尾、高黎共山、陇川、猛乃、猛密所部来入之；下流又经猛吉、准古、温板、猛戛、马达剌[178]至江头[179]，江中有大山极秀耸，山有大寺。又有一江，自猛（辨）〔办〕、洗（戛母）〔母戛〕南来入之，又经止（即）〔郎〕龙[180]、大马革[181]、底马（撒）〔撒〕、跻马入南海，其江自蛮莫以下，地势平衍，阔可十五里有奇，益南，江益宽，流益缓，缅人操舟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潴为一色矣。按：此说所指大金沙江，其上流即今雅鲁藏布江；在西南荒徼外[182]，其下流又径缅甸，始终不入云南，去《禹贡》雍、梁二州甚远，因难指为禹迹所导之黑水。然此江中段则为缅甸与东印度分界，下游则〔大〕金沙江会冈噶江[183]，全由东印度入海。冈噶江即《佛经》之恒河，其与〔大〕金沙江会以后谓之安日得河，又曰安治市河，又作徹治斯河。故《坤舆全图》无大金沙江，盖统归于安日得河也。英夷所绘《大清国图》有雅鲁藏布江会恒河入海，所绘《印度图》则有蒲兰蒲达江[184]，自东而西，会徹治斯河入海，即大金沙江西会恒河之异名。盖图中国则用中国之名，图外国则用外国名也。榜葛剌跨恒河之东西两岸，惟以东距大金沙江与缅甸、廓〔尔〕喀等国分界，英吉利曾攻印度，乘舟溯流，直向阿瓦[185]，而澳夷《新闻录》中，又尝恐中国兵假道缅甸攻东印度，皆以此江下游直抵孟加腊之故。《一统志》谓其西南流入厄讷特珂国[186]，亦指其下游入东印度之恒河而言，第语之不详。故于《坤舆图说》之安日得河，欲指为恒河则无大金沙〔江〕，指为大金沙〔江〕则无恒河，不知二大水下游汇合为一也。大金〔沙〕江未会安日得河以前，其东岸为缅甸，西岸为廓尔喀诸国；及会安日得河以后，东南岸下游为英夷所夺缅

地，西南岸为榜葛剌[187]。盖古里[188]地介〔大〕金沙江及恒河之间，而榜葛剌则在恒河入海口岸，皆东印度境。其缅甸、云南间，尚有南掌、胡卢、景线、景迈等国，皆入贡中朝。以非滨海，不入是志。

魏源曰：乾隆三十四年，缅甸老官屯之役，贼树栅固守，官兵鏖战弥月，坚不可拔，即《四洲志》所谓，缅甸兵法专以大木立栅自环，为不可败，有时英吉利兵亦为所遏。盖缅甸南濒海，尝与英夷之印度交兵，故英夷知其长技也。又考刘健《庭闻录》，顺治十八年二月，李定国、白文选攻缅于阿瓦。阿瓦城甚高大，城外二江，大曰兰鸠，小曰南葛腊，环城三面皆水，惟一面通陆。自白文选师旋后并凿之，引水为濠，留堤三道，置木城其上，距城四里；定国遣人索永历，不应，而于木城之外更立木城，出兵守之；有间，木城前复立一城，步步前进，既逼定国营，始出兵大战。前队皆象，中有花象，善突阵，为群象先。定国视战地，当象来处有石桥，自持长刃迎待。象鼻卷刃立断，负痛反奔，群象皆奔。文选、定国鼓噪乘之，斩其大将边牙猓，杀其兵万，缅收余兵保栅固守，此即树栅自固，步步为营之证。其失在于出栅野战，反以象阵自挫前锋，故为白、李所败；惟败后而木栅尚存，退可以守，故阿瓦终不得破。所谓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也。明瑞、哈国兴皆尝登山俯瞰，破其一二栅，而十余栅皆溃。及老官屯之役，贼惩前失，先据高立栅，又固守不出战，我兵百计攻之，终不能拔。是缅兵短于野战，长于凭栅，具征《四洲志》所言之不妄。故上兵之纪律敌莫能御，中兵之纪律敌莫能侮。观于缅栅之足拒夷兵，而知我之所以守，观于安南札船之足慑夷艇，则知我之所以攻。

【注】

〔1〕孟阿腊，指今孟加拉国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

〔2〕安治市河（Ganges River），恒河。

〔3〕比多里弥（Plolemy），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出生于埃及。

〔4〕以上几句，《四洲志》的译文误。原著意为“古代关于亚洲远方的知识很不准确，勉强知道恒河东岸而已。托勒密揭示了 the Great Bay，the cost of Sinae，and the city of Thinae；戈塞林（Gosselin）提供了 the city of Tenasserim 的概貌。别的人估计 Sinae 是中国，并推论罗马人已知道这个著名帝国的海岸”。译者不但没有把 the coast of Sinae 译为中国海岸，反而把 the Great Bay，the coast of Sinae 误译为“大海湾之西岸”；应译中国城的 the city of Thinae 不但仅作音译，反而误译为缅甸的底泥色领（即今丹那沙林城）。

〔5〕佛兰西，此“佛兰西”，原著作 Portuguese，即葡萄牙，可如下文译“西洋国”，或如其他古籍译“佛郎机”；译为“法兰西”（法国），是完全错误的。

〔6〕阿腊干（Arracan，Arakan），今缅甸若开邦。

〔7〕秘古（Pegu），今缅甸勃固省一带。

〔8〕西洋，指葡萄牙。

〔9〕阿罗船（Alompra），即 Alaungpaya，亦即 Aungzeya，通译雍籍牙，缅甸国王。

〔10〕麻尔古（Mergue），今缅甸丹老（墨吉）。

〔11〕加渣尔（Cachar），今印度卡恰尔。

〔12〕加色（Cassay，Mechley），卡赛（梅切莱）。

〔13〕达阿依（Tavoy），今缅甸土瓦。

〔14〕伊底河（Irrawaddy River），又作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

〔15〕麻罗城（Maro），今缅甸西南部毛淡棉逮（Moulmeingyum）。

〔16〕伊洛瓦底江不接雅鲁藏布江。

〔17〕门额尔（Monglier），孟邻（Monglin）。

〔18〕西糜（Zemee），今泰国清迈（Chiany Mai）一带。

〔19〕哥里布（Conickpoor），在今印度Cachar地区东部。

〔20〕江墩（Kiaintoun），今缅甸东部景栋（Keng Tong）。

〔21〕冻米〔数〕（Tumezoo），今缅甸西部达木（Tamu）一带。

〔22〕拉比那古（Labenagoo），在今缅甸北部的大贡（Tagaung）和伊洛瓦底江之西。

〔23〕巴尔麻（Birma），在今缅甸西北部的莫莱（Mawlaik）和亲敦（Chindwin）江之西。

〔24〕芝补（Chibo），在今缅甸东部的景栋和萨尔温江之西。

〔25〕穷皿（Keoummeoun），今缅甸中部的皎漂（Kyaukmyaung）。

〔26〕打梗（Tagoung），今缅甸北部的大贡。

〔27〕翁臘拉布拉（Ummerapura），今缅甸阿马拉普拉（Amarapura）。

〔28〕光墩（Quantong，Kaungton），恭屯，在缅甸八莫附近。

〔29〕邦布（Bampoo，Bhamo），八莫。

〔30〕磨观（Moguang，Mogaung），孟拱。

〔31〕边定（Paienduaen），原图绘于恩梅开江（Me Hka）西岸。

〔32〕拉公厘（Luckhumry），今印度曼尼坡（Manipur）邦的勒坎比（Lukhambi）。

〔33〕高梗（Gougong），在今印度曼尼坡邦西部。

〔34〕蒙厘布（Munnypoor，Manipur），今印度曼尼坡邦。

〔35〕郎欲河（Lawnyooach），今缅甸中西部的兰约（Lanywa）。

〔36〕班纱（Pansha），今缅甸实皆省的班达（Pantha）。

〔37〕巴宕谬（Pagahm Mew），今缅甸曼德勒省的蒲甘（Pagam）。

〔38〕麻拉（Malac，Mawlaik），莫莱（在今缅甸实皆省）。

〔39〕西格呀都（Sekaygahdo，Myingyan），敏建（在曼德勒省）。

〔40〕麻渣布（Mouchaboo，Shwebo），瑞波（在实皆省）。

〔41〕阿拉干亦作"阿剌干"，今缅甸若开邦首府实兑（Sittwe）。

〔42〕渣岩（Chaguing，Sagaing），今缅甸实皆。

〔43〕特曩休（Taynangheọu，Yenangyaung），今缅甸仁安羌。

〔44〕麋都（Maydooh），原图绘于瑞波之西，模（Mu）河之东。

〔45〕皿特（Meeaday），今缅甸马圭（Magwe）。

〔46〕新达（Sendaht，Ngazun），今缅甸雅桑。

〔47〕比衣谬（Peeaye Mew，Prome），今缅甸卑谬。

〔48〕呢特（Neday，Pakokku），缅甸帕库科（木谷具）。

〔49〕济骚（Tzeezau，Chinyakyun），缅甸钦亚建。

〔50〕（麻欲）〔欲麻〕疏（Waymazoo），今缅甸马圭省敏丕（Minbu）一带。

〔51〕兰梗（Rangoon），仰光。

〔52〕皿巴（Menlah，Minhla），今缅甸马圭省的缅拉，在敏丕西北，不是在它的东南。

〔53〕麻尔打曼（Martaban，Moktama），今缅甸莫塔马。

〔54〕东俄（Tongho，Toungoo），今缅甸东吁（东瓜）。

〔55〕底奴彪（Denoobew，Danubyu），今缅甸伊洛瓦底省的达柳漂。

〔56〕波丹谬（Podangmew，Paduang），今缅甸帕东。

〔57〕哥士皿（Cosmin，Myaungmya），今缅甸渺名。

〔58〕衣岩（Yeagaun，Kyithe），今缅甸枝蒂。

〔59〕知那麻儿尔（Chinabuckeer），指今缅甸伊洛瓦底省的博加累（Bogale）或吉叻（Kyaiklat）。

〔60〕巴三（Persaim，Bassein），今缅甸勃生。

〔61〕西利喓（Syriam），今缅甸锡里安（在仰光东南）。

〔62〕伊洛瓦底江在缅甸西南部的毛淡棉遇一带注入安达曼海（Andaman Sea），不流进“东印度”。

〔63〕母哇，Moowah音似蒙内瓦（Monywa），在伊洛瓦底江东岸，但原图绘于其东南的横河东岸。

〔64〕突罗朱，梵名Sri Ksetra，缅语Thayekhettya的译音，今缅甸卑谬。

〔65〕堕和罗（Dvāravati），泰国古都Ayuthaya（大城）的梵文名称。在缅甸东南，不是“西南”。

〔66〕迦罗婆提，"堕和罗"、"堕罗钵底"的异译，今泰国大城府。

〔67〕摩礼乌特，或谓在今缅甸，待考。

〔68〕迦黎迦，或谓在今缅甸，待考。

〔69〕半地，或谓在今缅甸，待考。

〔70〕(尔巨)〔弥臣〕(Macchagiri)，今缅甸阿拉干(Arakan)地区。

〔71〕坤朗，在今缅甸南部的勃固(Pegu)至达通(Thaton)一带。

〔72〕偈奴，或谓在今缅甸，今名不详。

〔73〕罗聿，或谓在今缅甸，或谓在马来半岛南部，待考。

〔74〕佛代，或谓即亚齐古名 Udyana 的译音，在苏门答腊岛北部；或谓指该岛东南部的巨港(Palembang)；或谓指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塔姆卢克(Tamluk)。待考。

〔75〕渠论，或在今缅甸，今地不详。

〔76〕婆梨，或指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也有认为在加里曼丹或苏门答腊的。

〔77〕偈陀，或谓在今缅甸；或谓即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

〔78〕多归，或谓在今缅甸，今名不详。

〔79〕摩曳，或在今缅甸，今地不详。

〔80〕瞻婆(Champa)，占婆。

〔81〕小昆仑，在今缅甸萨尔温江下游的达通一带；或谓在勃固或勃生附近。

〔82〕禄羽，在今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下游。具体地点待考。

〔83〕大昆仑，一般认为即大古喇，在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勃固一带。

〔84〕磨地勃(Martaban，Mektama)，今缅甸的莫塔马一带。

〔85〕思〔利〕毗离芮，今地不详。有在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及马来半岛数说，也有认为指印度恒河的。

〔86〕正迷，今地不详。有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印度诸说。

〔87〕射褆，今地不详。有在今爪哇岛、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印度诸说。

〔88〕多茸补逻川，一说即 Tanjong-Pura 的译音，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一说在马来半岛；一说为印度恒河支流。

〔89〕婆賄伽卢国，或为婆赂伽卢之误，即婆露伽斯，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锦石（Gresik）一带；一说在马来半岛；一说谓即今缅甸阿拉干地区的古都 Barakura。

〔90〕波斯，指今缅甸勃生（Bassein）一带。

〔91〕〔婆〕罗门，指今印度及孟加拉国。

〔92〕西舍利城，在今孟加拉国拉杰沙希（Rajshahi）及博格拉（Bogra）一带。

〔93〕蓬牙，即蓬呀，今泰国攀牙府一带。

〔94〕（佗杯）〔媚丽居〕（Mergui），缅甸的丹老（墨吉）。本句"广州人有客于此者"，虽指土瓦，但"佗歪"与下句的"媚丽居"显然倒置。媚丽居不可能在土瓦之北。

〔95〕（媚丽居）〔佗歪〕，今缅甸土瓦。

〔96〕（营工）〔备姑〕（Pegu），今缅甸勃固。勃固在仰光的东北，不是在它的西面。《海录》备姑、营工二地名亦倒置。

〔97〕（备姑）〔营工〕（Rangoon），仰光。

〔98〕彻第缸（Chittagon），今孟加拉国吉大港。

〔99〕丹（著）〔老〕氏（Danaos，Mergui），丹老（墨吉）。

〔100〕麻叨（Martaban，Moktama），今缅甸莫塔马。

〔101〕涂怀，即土瓦。

〔102〕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魏源漏删这个"国"字。

〔103〕皮球（Pegu），今缅甸勃固。

〔104〕马搭班（Martaban），今缅甸孟邦（Mon State）一带。当时是缅甸的雍籍牙王朝时期，说它"内分三小国"是不对的。反之，在那时候的缅甸历史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英缅战争，《图说》却对英国的侵略只字不提。

〔105〕亚桑国（Assam），今印度阿萨姆邦。

〔106〕伊拉瓦的，即伊洛瓦底江。

〔107〕西当（Sittong R.），锡当河。

〔108〕萨峦（Salween R.），萨尔温江。

〔109〕德那塞灵（Tenasserim R.），丹那沙林河。

〔110〕北古国（Pegu），今缅甸勃固省一带。

〔111〕亚隆巴拉，即雍籍牙。

〔112〕亚拉干部（Arakan），今缅甸若开邦。

〔113〕加簺部（Kassal，Manipur），今印度曼尼坡邦。

〔114〕仍塞兰部（Junkseylon），今泰国普吉（Puket）府一带。

〔115〕马尔达般部（Martaban），今缅甸孟（Mon）邦一带。

〔116〕美尔固宜部（Mergui），今缅甸丹老（墨吉）一带。

〔117〕达歪部（Tavoy），今缅甸土瓦一带。

〔118〕德那塞灵部（Tenasserim），今缅甸德林达依（Taninthari）省一带。

〔119〕云山部（Yunchan，Yangoma，Zime，Chiang Mai），今泰国清迈府一带。

〔120〕郎昆（Rangoon），仰光。

〔121〕波罗美（Prome），今缅甸卑谬。

〔122〕业能军（Yenangyaung），今缅甸仁安羌。

〔123〕马他班海隅（Gulf of Martaban），莫塔马湾。

〔124〕文莱，《史略》此名及下文"文莱岛"均指缅甸的勃固城（Pegu），此地古名罕沙瓦底（Homsavati，Honthawati），意为婆罗门（天竺）鸳鸯栖息过的地方，传说此地原是沙滩，后变成大岛，与大陆连接。此名与Barheo（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及今文莱国（Brunei）二名无关。

〔125〕分明是英国侵略缅甸，才发生第一次英缅战争；马礼逊等人却反过来说是缅甸侵略印度，蓄意歪曲历史为英国的侵略罪行辩护。魏源失察，原文照录。

〔126〕班摩（Bhamo），今缅甸八莫。

〔127〕巴心城（Bassein），今缅甸勃生。

〔128〕文莱国，即古骠国（Ancient Pyu），与婆罗洲（加里曼丹）的文莱国无关。其都城卑谬（Prome）之意，据称是“婆罗门之城”；亦与婆罗洲文莱国无关。

〔129〕（矮）〔赧〕斯（Jhanzi River），占西河。

〔130〕若尔合德（Jorhat），印度焦哈特。

〔131〕业（Ye），今缅甸孟邦南部的耶城地区。

〔132〕达威部（Tavoy，Taninthari），今缅甸德林达依省及孟邦南部。

〔133〕暹罗山（Blauk Taungdan），克劳克东山。

〔134〕马他班（Martaban），今缅甸孟邦一带。

〔135〕三支河，指萨尔温江、吉英河（Gyaing）、阿塔兰河（Ataran）在莫塔马、毛淡棉一带汇流出海。

〔136〕安黑（Amherst），今缅甸孟邦吉坎湄。

〔137〕祂威部，今缅甸德林达依省土瓦地区。

〔138〕地那悉林部，今缅甸德林达依省南部的丹那沙林地区。

〔139〕芜来由地，指马来半岛（Malay Pen.）。

〔140〕虎踞关，故址在今云南陇川县西边界外，清季中英勘定滇缅边界时划属缅甸。

〔141〕南喜，在云南南碗河边界处，天马关故址东北。

〔142〕天马关，故址在今云南瑞丽县西边界外，清季中英勘定滇缅边界时划属缅甸。

〔143〕茶山，在今缅甸恩梅开江（Nmai Hka，Me Hka）流域一带。

〔144〕里麻，在今缅甸迈立开江（Mali Hka）流域一带。

〔145〕孟养（Monhnyin），莫罕，在今缅甸克钦（Kachin）邦西南部一带。

〔146〕蛮暮（Old Bhamo），今缅甸克钦邦东南的曼昌一带。

〔147〕猛密（Möng Mit），今缅甸掸邦的蒙米特。

〔148〕景线（Chiang Sen），今泰国西北部的昌盛及其附近一带。

〔149〕小滥，在天马关故址西南。

〔150〕莚布，在天马关故址西南。

〔151〕猛卡，在今缅甸掸邦曼纳（Man Na）一带。

〔152〕蛮空，在今曼纳西。

〔153〕猛老，约在今缅甸掸邦的莫洛（Molo）东面。

〔154〕猛勒，今莫洛一带。

〔155〕蛮黑，在今缅甸蒙米特与莫洛之间。

〔156〕戛鸠（Talawayi），今缅甸克钦邦达罗基一带。

〔157〕蛮乃，约在达罗基西北面。

〔158〕蛮赧，约在达罗基西北面。

〔159〕麻里，在孟拱东南。

〔160〕猛拱（Moguang），孟拱，在今缅甸克钦邦。

〔161〕南乌赖，约在今缅甸克钦邦和平（Hopin）、南马（Nam Ma）一带。

〔162〕沙河，约在南马南。

〔163〕深沟，约在莫罕北。

〔164〕老官屯（Koungton），恭屯，在今缅甸八莫附近。

〔165〕铁壁关，故址在今云南陇川县西边界外，清季中英勘定滇缅边界时，划属缅甸。

〔166〕新街，即今缅甸八莫（Bhamo）。

〔167〕此文的原作者为明代的张机，原题《图书集成》本作《大金沙江源流考》，《滇系》作《南金沙江源流考》，魏源把它收入《图志》时，作了较多增删。

〔168〕魏源误以伊洛瓦底江为缅甸、印度分界。

〔169〕伊洛瓦底江不接雅鲁藏布江。

〔170〕伊洛瓦底江不流至"东印度"，亦不会恒河注孟加拉湾。

〔171〕澜沧江下游湄公河注入南中国海；怒江下游萨尔温江注入莫塔马湾，其南为安达曼海；伊洛瓦底江注入安达曼海。把孟加拉湾、安达曼海、南中国海皆称"南海"，似太笼统。

〔172〕伊洛瓦底江的上源为大居江和槟榔江，距我国新疆于阗远甚。

〔173〕大居江，今缅甸北部的恩梅开江（Nmai Hka，Me Hka）。

〔174〕槟榔江，今缅甸北部的迈立开江（Mali Hka）。

〔175〕猛拳，今缅甸达罗基附近。

〔176〕蛮莫，今缅甸八莫。

〔177〕蛮法、鲁勒、遮鳌、大小菖蒲峡，均在八莫以西、西南一带。

〔178〕马达剌（Mandalay），曼德勒，该地未建城前已有此名。

〔179〕江头（Chaung U，缅语意为江头），今缅甸实皆省昌宇。

〔180〕止（即）〔郎〕龙（Yenangyuang），今缅甸马圭省仁安羌。

〔181〕大马革（Magwe），今缅甸马圭。

〔182〕“在西南荒徼外”六字是对伊洛瓦底江的位置说明。但此六字写在“雅鲁藏布江”五字之后，易致误会。

〔183〕冈噶江（Ganges），恒河异译。

〔184〕蒲兰蒲达江（Brahmaputra River），布拉马普特拉河。魏源既误布拉马普特拉河为伊洛瓦底江的“异名”，无怪乎讲得离奇，难以索解。

〔185〕东印度没有河道通阿瓦。英国要从东印度溯伊洛瓦底江而攻阿瓦，只有经孟加拉湾及安达曼海，但这是海道而不是河道。

〔186〕伊洛瓦底江既不流进孟加拉或莫卧儿（Mughal）帝国，也不与恒河汇合。

〔187〕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88〕古里，古里葛达之讹，脱“葛达”二字。古里葛达即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

海国图志卷十一

邵阳魏源辑

东南洋海岛之国。原本无，皆今补。

吕宋夷[1]所属岛一原名蛮里喇[2]岛，明季改名小吕宋。

《明史》：吕宋岛[3]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使使偕琐里[4]诸国来贡。永乐三年十月，遣官赍诏，抚谕其国。八年，与冯嘉施兰[5]人贡，自后久不至。万历四年，官军追海寇林道乾[6]至其国，国人[7]助讨有功，复[8]朝贡。时佛郎机[9]强，与吕宋互市，源案：吕宋岛，本名蛮里喇，明季为西洋吕宋夷船所据，中国人因呼曰小吕宋，盖对其本国而称之，犹瓜哇岛之称，改新荷兰[10]也。《明史》误以吕宋为此岛本名，因妄谓吕宋岛灭于佛郎机，误甚。至今此岛尚有吕宋镇守之兵，无佛郎机之兵。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百）〔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案：当云围蛮里喇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而稍征其税如国法。其人既得地，即营室筑城，列火器，设守御具，为窥伺计。已，竟乘其无备，袭杀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国，名仍吕宋，实佛郎机也。案：当云改名吕宋。其实吕宋国自在西洋也。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佛郎

机既夺其国，案：以后佛郎机字均当作吕宋。其王遣一酋来镇，虑华人为变，多逐之归，留者悉被其侵夺。万历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敝里系朥侵美洛居，役华人二百五十助战。有潘和五者为其哨官，蛮人日酣卧，而令华人操舟，稍怠，辄鞭（打）〔挞〕，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棰死，等死耳，否亦且战死，曷若刺杀此酋以救死？胜则扬帆归，不胜而见缚，死未晚也。"众然之，乃夜刺杀其酋，持酋首大呼，诸蛮惊起，不知所为，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尽（取）〔收〕其金宝、甲仗，驾舟以归。失路之安南[11]，为其国人所掠，惟郭惟太等三十二人附他舟获返。时酋子郎雷猫吝驻朔雾[12]，闻之，率众驰至，遣僧陈父冤，乞还其战舰、金宝，戮仇人以偿父命。巡抚许孚远闻于朝，檄两广督抚以礼遣僧，置惟太于理，和五竟留安南不敢返。初，酋之被戮也，其部下居吕宋者，尽逐华人于城外，毁其庐。及猫吝归，即令城外筑室以居。会有传日本来寇者，猫吝惧交通为患，复议驱逐。而孚远适遣人招还。蛮乃给行粮遣之。然华商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其时矿税使者四出，奸宄蜂起言利。有阎应龙、张嶷者，言吕宋机易山[13]素产金银，采之，岁可得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万历）〔以〕三十年七月诣阙奏闻，帝即纳之。命下，举朝骇异。言官金忠士、曹于汴、朱吾弼等连章力争，皆不听。事下福建守臣，迫于朝命，乃遣海澄〔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偕嶷往勘。吕宋人闻之大骇，华人流寓者谓之曰："天朝无他意，特〔是〕奸徒横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验，俾奸徒自穷，便于还报耳。"其酋意稍解，命诸僧散花道旁，若敬朝使，而盛陈兵卫迓之。时和等人，酋为置宴，问曰："天朝欲遣人开山，山各有主，安得开？譬中华有山，可容我国开耶？且言'树生金豆'是何树所生？"时和不能对，数视嶷。嶷曰："此地皆金，何必问豆所自？"其上下皆大笑，留嶷，

欲杀之，诸华人共解，乃获释归。时和还任，即病悸死。守臣以闻，请治嶷妄言罪。事已止矣，而吕宋人终自疑，谓天朝将袭取其国，诸流寓者为内应，潜谋杀之。明年，声言发兵侵旁国，厚价市铁器。华人贪利尽（出而）鬻之，于是家无寸铁。酋乃下令录华人姓名，分三百人为一院，人即歼之。事稍露，华人（乃）群走菜园[14]。酋发兵攻，众无兵仗，死无算，奔大仑山[15]。蛮人复来攻，众殊死斗，蛮兵少挫。酋旋悔，遣使议和。众疑其伪，扑杀之。酋大怒，敛众入城，设伏城旁。众饥甚，悉下山攻城。伏发，众大败，先后死者二万五千人。酋寻出令，诸所掠华人赀，悉封识贮库。移书闽中守臣，言华人将谋乱，不得已先之，请令死者家属往取其孥与（贿）〔帑〕。巡抚徐学聚等亟告变于朝，（京师）〔帝〕惊悼，下法司议奸徒罪。（万历）三十二年十二月议上，帝曰："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并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归，竟不能〔讨〕也。其后，华人复稍稍往，而蛮人利中国互（易）〔市〕，亦不拒，久之复成聚。时佛郎机已并满剌加，益以吕宋，势愈强，横行海外。遂（聚）〔据〕广东香山澳筑城以居，与民互市，而患复中于粤矣。

《明史》：沙瑶[16]与呐（啴哗）〔哔啴〕连壤，皆与吕宋近。男女蓄发椎结，男子用履，女子跣足。以板为城，竖木覆茅为室。崇释教[18]，多建礼拜寺。男女之禁甚严。盗不问大小，辄论死。孕妇将产，以水灌之，且以水涤其子，置水中，生而与水习矣。物产甚薄，华人商其地，所携仅磁器、锅釜之类，重者至布而止。后佛郎机据吕宋，多侵夺邻境，惟二国号令不能及。

《皇朝通考·四裔门》：吕宋居南海中，在台湾凤山沙马崎东

南。本朝崇德中，吕宋遣使进贡于明，使臣留闽未还。顺治三年，福建平，守臣送其使入（都）〔京师〕。四年六月，遣归本国。康熙五十六年，以吕宋等国口岸多聚汉人，禁止商船往南洋贸易。雍正五年后通市如故。十三年正月，吕宋以麦收歉薄，附洋船载谷二千石、银二千两、海参七百斤来厦门，欲易麦二三千石。时提臣王（群）〔郡〕以例禁五谷出洋，奏请。（诏曰）〔得旨〕：国家严禁五谷出洋者，乃杜奸商匪类暗生事端；若（各）〔该〕国米粮缺少，随时奏闻，朕尚酌量丰余以济之。今载谷易麦，更近情理，着均平粜籴，以济其用。

又曰：（千）〔干〕丝腊在西北海中，与英吉利相近，风俗与英吉利同。其国王姓名、传国世次无考。每岁驾夹板船来广东互市，据吕宋、速巫[19]等处为贸易之处。干丝腊国常分遣小王镇守吕宋云。考佛郎机在明时既袭据吕宋，今干丝腊亦分守吕宋。盖旧国已空，岛夷互踞，难以实稽也。源案：干丝腊即大吕宋之属国[20]，明时佛郎机亦无袭取吕宋岛之事。此沿《明史》之误。

漳州黄可垂《吕宋纪略》曰：吕宋岛为干丝腊属国。干丝腊者，西洋番国名也，与和兰、勃兰西、红毛相鼎峙，俗呼为宋仔[21]，又曰实班牙，一作是班牙。闽、广中所用银饼，肖其国主之（貌）〔面〕而铸者也。〔闽〕海之东南数千里外，即吕宋岛焉。东界万兰涧仔低大海[22]，西界闽、广大海，南界苏禄大海[23]，北界万水朝东大海[24]，计其地三千里有奇，南北东西相去各千余里，与海相距亦数千里。形势负东向西，内、外、中三湖[25]，各广三百余里。土番户口，不下数〔十〕万余。金、珠、玳瑁、冰片、燕窝、海参、乌红木、鱼、盐之利，甲于海外。前明时，干丝腊据其国，建龟豆城[26]于外湖西海[27]之滨，镇庚逸屿[28]于城之西左角，以控制遐迩。土风最重番僧，设巴礼[29]院，行礼拜之

教。巴礼者，番僧也。以濂水为令，将昼作夜。院各击钟以定时，子午为中天初点，未[30]亥各十二点〔钟〕。重高聿。不祀先祖，所奉之神，惟呩氏[31]而已。尤可怪者，巴礼为人改罪，人俱以为荣。濂水者，以巴礼王之尸煎为膏脂，有教父掌之。将奉教之时，令人自誓其身为呩氏所出。誓毕，巴礼将尸水滴其头，故曰濂水。有女尼院专司财贿，以供国用。其院封锁极严，男子绝迹，威望甚尊。干丝腊所造甲板船极大，帆樯甚固，枪炮毕备，洋寇不得近。往来吕宋间，皆用量天尺、照水镜，浅石沉礁，无不洞悉，其法更妙于指南车。华人之客吕宋者，恒乐其舟楫之利，而喜其制度之巧焉。其甲板船来吕宋，计程行三月。迨其船回本国，水性不同，行须五月。华人贸易往来相安数百年矣。国朝乾隆年间，西北海之红毛英圭黎[32]（番）猝（造甲板）〔遣〕船十余，直逼吕宋，欲踞其地，化人巴礼愿纳币请解，英圭黎遂返。余因经商吕宋，爰纪其略。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曰：东南诸洋，自台湾而南。台湾居辰巽方，北自鸡笼山至南沙马崎，延袤二千八百里，与福、兴、泉、漳对峙，隔澎湖，水程四更；隔厦门，水程十有一更。西面一带沃野，东面俯临大海。崇祯间，为红毛荷兰人所据，郑成功夺之。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归顺，方入版图，惟吕宋岛至今为西洋人所据。其岛在凤山沙马崎之东南，居巽方。距厦门水程七十二更。北面高山一带，远视若踞齿，俗名宰牛坑[33]。山有土番，属于吕宋与沙马崎西北东南远拱。中有数岛，惟一岛与台湾稍近者名曰红头屿，有土番居住，无舟楫往来，语言不通，食薯芋海族之类，产沙金，台湾曾有舟到其处。吕宋大山[34]北从宰牛坑延绕东南，昔为大西洋（千）〔干〕丝腊是班亚所据。是班亚国亦名吕宋国，故以名此岛。地宜粟米，长者五六分，漳、泉人耕种营运者甚盛，

年输丁票银五六金，方许居住。经商惟守一隅，四方分定不许越界。地原系土番，今为吕宋据辖，为东南洋贸易最盛之地。因大西洋（千）〔干〕丝腊是班亚番船所聚，立教寺，建城池，聚夷族。汉人娶番妇者，必入其教，礼天主堂。晨鸣钟为（旦）〔日〕，方许开市；午鸣钟为夜，阖市不敢往来；昏鸣钟为日，灯烛辉煌，如昼营生；夜半鸣钟为夜，以闭市肆。昼夜各以三时辰为日、为夜。傍午提夜禁，阖地皆鬼市。

谢清高《海录》：小吕宋岛本名蛮里喇，在苏禄尖笔兰[35]之北，亦海中大岛也。周围数千里。今为西洋吕宋国所辖，故改名小吕宋[36]。地宜五谷，土番为英酉鬼，与西洋同俗，性情强悍，乐于战斗。吕宋在此镇守者有万余人，中华亦多贸易于此者，但各寓一方，不能逾境，欲通往来，必请路票。岁输丁口银甚重。土产金及乌木、苏木、海参。所属地有名伊禄古[37]者，小吕宋一大市镇也，米谷尤富。其东北海中，别峙一山，名耶黎[38]，亦属吕宋，其人形似中国，其地产海参。千里石塘在是（岛）〔国〕西。船由吕宋北行，四五日可至台湾；若西北行，五六日经东沙，又日余见担（千）〔干〕山，又数十里，即入万山，到广州矣。东沙者，海中浮沙也，在万山东，故呼为东沙，往吕宋、苏禄者所必经。其沙有二，一东一西，中有小港可以通行。西沙稍高，然浮于水面者亦仅有丈许，故海（船）〔舶〕至此遇风雨，往往迷离至于破坏〔也〕。凡往潮、闽、江、浙、天津各船，亦往往被风至此，泊入港内，可以避风。掘井西沙，亦可得水。沙之正南，是为石塘。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小吕宋岛在中国东南，北极出地自十二度至十九度，偏东自一百二十四度至一百二十八度，长一千二百里，阔三百四十五里，居民六十万丁。其内地甚高，树林稠丛，

有火山，往往地震。出白糖、棉花、麻、加非、烟、柯柯子，即外国人等所用烹为饮也。泉州人年年驾船至吕宋港[39]，称为马尼剌，古时未属是班牙国，土蛮居之。山内黑面之族卷发，服树皮，栖茅屋。土虽膏腴，却惮劳，宁饿死不工作。明永乐间，国王遣臣进贡，往往招汉人来居其国。隆庆（四）〔五〕年，是班牙兵船取其地为本国之藩属，开垦勤劳，与澳门、英吉利、亚默利加各国通商。马尼剌城，晨时鸣钟为日，方许开市肆经营；午亦鸣钟，夜时闻市。其风俗与澳门西洋差不多。父母已聘，僧决婚姻，世务亦是僧所料理。人死贮以布囊，富者纳资较多寡，埋堂上基内，贫者埋墙外。三年一清，弃骸骨于深涧。其民大半奉天主教，余尚固执己见，不肯向化。其僧理其内地如官宪，且百姓拜之如菩萨然。

谢占壬曰：宁波海商，道光六年，江苏海运出力，保奏巡检。吕宋距关最近，其疏浚海口之法，中国似可仿行。盖二十年前，吕宋内河入海之鸡屿口[40]洋面，计长三百六十里，阔二百余里。因内河流沙入海，口门淤浅，舟行阻滞。而汪洋一望，难从水底施工，会英吉利番船至彼，不能进口。英吉利人固多巧技，精于枢纽转旋之法，遂置转盘器具，设法疏浚。纵横数百里浅沙，不半年悉皆通畅，从此大船扬帆直入，均无阻碍。其法皆借转轮之力，以代人工。所用器具，以长方式船若干只，自船腰以至船头，分开两叉如凹，叉中横插车盘一，如水车式。车边离水底数寸，深浅仍可伸缩。船面横赈转轮一道，若干人踏之，使车盘转动。再用大播箕一，可装土数千斤，箕底设车轮两道，箕口镶铁，如耕田之犁。再用两铁索长数丈，一头系于车盘，一头缚于箕口，车轮转动，则播箕拉近船边，铁犁耕过，则沙土卷入箕内。而上别设鹰架车起播箕，将沙倾入小船，剥往他处。其船四面抛定锚缆不令

移动，专在中洪逐节挑深，使河溜奔激中洪，自能逐渐深阔，既省人力，又易成功。此某昔游闽中与吕宋舵工交好，览其所记海道针谱内附此法，惜未目睹一切器具为（恨）〔憾〕。近在天津，偶与海船舵工谈及，方知有镇海王思高者，昔为吕宋舵工，今因年老退归；曾亲见此项工程，言之尤备。近闻南河旧有混江龙铁篦箕，用以疏刷河底，迄今用之不效。其故由于黄河屡次决口，分泄河流，溜缓沙停，以致海口河身一例平坦，河面尚有溜势，河底却同平水，虽用铁篦箕挑刷，无奈随刷随停，非如昔年河身高下悬殊，溜势彻底奔腾，河底积沙稍为挑动，即能挟溜远行也。因忆昔年航海，常遇泊船锚缆并无风浪忽然移动，舟人亦不解其故。今始悟及海口潮溜小，则面溜底平，大潮则彻底奔流。要知锚齿插入沙中，则锚柄锚缆皆能布水下趋，冲开海底泥沙，无怪锚齿露出，因而移动，势使然也。窃复进而思之，方今河底溜势平缓，不能挟沙入海，可否即仿布水冲沙之意，用船千数只，舵尾皆挂一拔水板，两边再加镶板，阔数尺、长数丈，以外洋硬木为之，加以石坠，使一头沉入水中，其式如削瓜之刨。其板下置车轮一道，使板离水一二尺，轮在河底转动，水从板下布出，（涯）〔注〕冲河底；再挂铁篦箕于船腰，且篦且冲，自下而上，逐节疏通。船只众多，乘风而上，顺流而下，使河底沙水，刻不停缓，冀可挟沙入海，或亦节省人工之一法欤！布水冲沙之法，如果试有成效，可至浙江宁、台两府，雇募钓船一二千只，航海入淮。其船尖头阔尾，河海并行，善于掉戗，但非顶头逆风，稍得傍风，便能逆流而上，乘春夏东南风〔最为〕顺利。大小统计每船五人，足以应用。每日给与工食并船价银二两之数，所费尚属有限。事非经验，不敢自信。惟值当事大人，念切河漕，不揣鄙陋，谨述所闻，参以臆见，用备刍采。源案：此说疏浚海口法，专在中洪逐节浚深，使河

流奔激中洪，自能逐渐深阔，盖先仿河工混江龙铁扫帚之法以引水归槽，继即用对坝逼溜之意以水力攻沙。非全恃船轮，人力即能浚深数百里海口于半载之中也。其船四面抛定锚缆，不令移动，亦非梭船来往梭织之谓。

《贸易通志》曰：西班牙所据之新地为吕宋岛，近闽、粤，产米及白糖、椰油、珈琲、麻、烟等。道光十二年，甲板船百三十六只，人口、出口货各百三四十万员，居民二百余万。纳税甚重，然商贾趋之如鹜也。其余南海各洲，若芜莱酉[41]，若丁葛卢[42]，若彭亨，各为番君所自治者，税饷皆苛，故贸易不盛。

《地理备考》曰：吕宋岛原名非里比纳斯[43]，又名桑拉萨罗[44]，在南洋之西[45]，纬度自北五度起至二十度止，经度自东一百十四度起至一百二十五度止。统计千岛，大者名曰吕宋，其明达挠[46]、苏录[47]、巴拉弯[48]等则次之。冈陵巍峨，火山纷繁，地震时作。地气炎热，飘风暴雨，不时交作。田土极腴，谷果最丰。丛林稠密，木多上品。土产金、铁、铅、麻、水银、硫磺、朱砂、宝石、甘蔗、桂皮、加非、胡椒等物。各种禽兽，靡弗蕃衍。岛列四名：一名非里比纳斯，一名明达挠，一名苏录，一名巴拉弯。序列于左：一非里比纳斯。内岛纷繁，吕宋乃其大者也。长约一千四百里，宽约四百里。境土两属，一属大吕宋国兼摄，一自设酋长管辖。其属大吕宋兼摄者，十有五部：曰敦多[49]部，首郡名马尼辣[50]，人烟稠密，五方辐辏，泊所稳阔，帆樯如林。曰加维德[51]，首郡亦名加维德。曰瓦棱加斯[52]，首郡亦名瓦棱加斯。曰不拉干[53]，首郡亦名不拉干。曰拉古纳[54]，首郡名巴萨尼亚斯[55]。曰巴当阿[56]，首郡亦名巴当阿。曰达亚巴[57]，首郡亦名达亚巴。曰邦邦阿[58]，首郡波哥罗尔[59]。曰桑巴勒[60]，首郡名黎昆[61]。曰邦加西囊[62]，首郡名灵加言[63]。曰义罗各斯[64]，首郡名维安[65]。曰加加言[66]，首郡名义拉安[67]。曰新

厄西乍[68]，首郡名巴勒尔德[69]。曰加马里内斯[70]，首郡名那加[71]。曰阿尔白[72]，首郡亦名阿尔白。其自设酋长管辖者，东方海滨暨岛中一带地方，皆各立酋长管理。其桑马尔岛[73]，外属大吕宋国兼摄，中属酋长管辖。其勒德岛[74]西方海滨属大吕宋国兼摄，余皆酋长管属。曰塞布[75]、曰波和[76]，皆属大吕〔宋〕国兼摄。曰内哥罗斯[77]，其海滨系大吕宋国兼摄，余皆酋长管辖。曰巴乃[78]，其海滨系大吕宋国兼摄，内地为酋长管辖。曰加拉米亚那[79]，属大吕宋国兼摄。曰明多罗[80]，大吕宋国兼摄无几，酋长管辖居多。一明达挠岛，又名马仁达挠[81]，长约一千里，宽约五百里，回环约二千八百里。地分三属：一属大吕宋国兼摄，一属明达挠王统辖，一系酋长自为管属。其属大吕宋国者分为三部：首郡曰桑波昂安[82]，在西南方；曰迷萨米斯[83]，在北海滨；曰加拉加[84]，在东海滨。其属明达挠王者，境土广阔，首郡名塞兰安[85]，建于北兰日河[86]滨，乃本国〔京〕都也。其酋长管属者在西方，内设三十三酋，各霸一方，互相结盟。一、苏录岛，小岛纷繁，大者有三：曰苏录[87]，曰达维[88]，曰巴黎兰[89]，皆属苏录王统摄，首郡名北弯[90]，乃国都也。土人多务劫掠，海面尤为滋扰。一、巴拉弯岛，又名巴拉瓜[91]，长约九百五十里，宽约一百二十里。内地土人自理，海滨大半为苏录王兼摄，东北海滨为大吕宋国兼摄。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南海各岛出北极自十二度至南极十度，偏东自八十五度至一百三十五度，各出南地物产。天气虽热，然海风常吹，霖雨时沛，草木畅茂，四时之景，各极其佳。又曰：南海各小岛，在小吕宋之南者，有撒马岛[92]、马邻得岛[93]、把刺湾岛[94]、泥鄂巴岛[95]、尼末巴地岛[96]、西武岛[97]、马蜓岛[98]、邦〔尼岛〕[99]、闵〔他那〕岛[100]、〔闵〕多罗〔岛〕[101]、来地岛[102]，

天气物产与吕宋不异，大半归是班牙所辖，居民共计二百二十四万丁。

又曰：小吕宋西苏录群岛虽小，而物产甚多，出珍珠、玳瑁、苏木、豆蔻、鹦鹉、降香、藤，福建厦门船屡赴其岛互市。居民为海贼，肆行劫掠，与吕宋兵船交战获胜。人户繁多，五谷不足，必买运别处。

《外国史略》曰：小吕宋各岛在中国之东南，广袤方圆四千七百里，居民六百万丁。其岛屿洲甚多，延自北极，出五度及二十度。多雨，有火山，常地震。而土则丰盛，出米、烟、糖、加非，蔷蔷甚盛，米谷有余，皆运售中国。有大树可为桅。又出蜡蜜、糖、好马、野牛。其土人体矮，语音风俗各殊。百姓顺长敬尊，然素性谎诈，贩卖人口为奴。今多归天主教，固守礼仪。其奉回回教者，以海盗为业。山内则皆黑面人，未向化，以草果为食。明朝时，岛君人贡中国。自明以来，多福建泉州人。每年商船大集，亦多遭坏。其群岛曰：闵他（邦）〔那〕岛、撒马岛、（米）〔来〕地岛、巴尼岛[103]、西布岛[104]、闵多罗岛，其最大者惟吕宋，为是斑亚国兵所驻。于明嘉靖三十九年，是斑亚船始到此岛，隆庆二年调师船往据其地。其土人多不服，及今日尚有岛不属所辖者。是斑亚既与中国、日本开通商之路，贸易岁倍，唐人来不胜数，酿成巨衅，为是班亚所诱戮者几万人。乃立法律，惟准商贾居住，船回商亦回；惟人天主教，始准任意居住焉，更兼管束其贸易，禁例烦扰，惟泉州船恒时来往。乾隆二十六年，是班亚国与英人战，英人将夺其地，许以重赂，始退兵焉。然其银今日尚掩欠也。后与亚默利加通商，每年二三巨舰装十五万石，价值约千二百万员。由亚默利加所运出者多银条，或中途与他国交战而失其船，则所损重矣。嘉庆年间，亚默利加藩属地自立为国，不受是班〔亚〕管

辖，广开港口，所获利渐微。乃复调兵帅以代治其岛，会同土人护守之。每年国帑所收银百五十万员，所运人之货约银五百十五万七千余员，所运出者约银百四十三万六千员。其土产每年益增，准外国任意往来，不复禁止，故通商愈兴旺。惟国帑久空，所收税务未足偿还本国欠项也。其都在吕宋岛，曰马尼腊[105]。内多礼拜堂，教师甚盛。台湾、吕宋之中间，尚有数岛，属是班亚国者，其居民不多。出粮食，与他国不往来，惟有遭风船到彼，尚蒙接济其难民焉。

《瀛环志略》曰：近年诸番来粤东者，多聚于马尼剌。米利坚、佛郎西遣酋来通市，其船皆会集于此。盖其地为七洲洋之东岸，转柁北行，即入长沙头门，而抵粤东。诸番倚为东道之逆旅，薪水糗粮，皆取办于此。故近来小吕宋之繁盛，为南洋诸岛之最。

又黄毅轩《吕宋纪略》云：乾隆年间，西北海之英〔圭〕黎，即英吉利。猝（造）〔遣〕甲板船十余直溯吕宋，欲据其地。化人巴礼纳币请解，英〔圭〕黎乃返。余按：化人巴礼，即天主教之师。泰西人皆奉天主教，每用其人以解纷。然英人之遽肯收兵，亦非信巴礼之说也。西班牙之有吕宋已二三百年，不特市舶流通，资为外府，而国势之所托，俨然东西两境。若为英人所夺，则（千）〔干〕丝腊亡其半矣。彼即中衰，究系西洋大国，命脉所关，势且背城借一。英国虽强，岂遽能灭此朝食？剚土于重译之外，延敌于门阈之间，非计也。故吕宋之不可夺，英人亦明知之。特胁之以威力，待其哀请而罢兵，使之畏我德我，不敢抗我颜行，然后我之市舶东来，即以彼土为东道主，而彼不敢靳。噶罗巴[106]之已夺而复还，亦同此意，皆形势之显然可见者。

吕宋群岛之西南，婆罗洲[107]之东北，有小国曰苏禄，接连三岛。岛俱渺小，而户口颇繁。本巫来由番族，悍勇善斗，民多习

为海盗。西班牙既据吕宋，欲以苏禄为属国，苏禄不从。西人以兵攻之，反为所败。其海产明珠、玳瑁，山产苏木、豆蔻、降香、藤条，又产鹦鹉。户口繁多，地硗瘠，食不足，籴于别岛。厦门商船时由吕宋往贸易，由厦至苏禄，水程一百一十更。《海国闻见录》谓苏禄与吉里问、文莱共一土，系属错误，今更正之[108]。

【注】

〔1〕魏源受某些不正确的记载影响，误以为“吕宋”是西班牙（Spain）本名，反认为吕宋岛或吕宋群岛是因为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之后才有其名。本卷的篇名就是在这种颠倒的概念下写出来的。

〔2〕蛮里喇（Manila），又称蛮里喇、小吕宋，即马尼拉，今菲律宾首都。吕宋岛一名早已有之，无“原名蛮里喇岛”一事，“小吕宋”是马尼拉别称。《海录》所记不确。

〔3〕此一“岛”字为魏源所加，《明史·吕宋传》无此“岛”字。魏源在篇名中既以“吕宋”为西班牙，紧接着即引《明史》，第一句就是“吕宋居南海中”，只好加字；后面还要多次写错误的按语。《明史·吕宋传》主要写吕宋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以后的历史，也提到它未被西班牙占据以前的情况；魏源却误以为吕宋一名只应称欧洲的西班牙，故矛盾重重。

〔4〕琐里，此地应近吕宋，今名待考。此地既非西洋琐里（印度的Cola），亦不是“近西洋琐里”。

〔5〕冯嘉施兰（Pangasinan），今菲律宾的邦阿西楠（班丝兰）省。

〔6〕林凤之讹。

〔7〕指当时已占据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明史》误叙林凤船队到吕宋一事于西班牙殖民者占据吕宋之前，遂使“国人”二字何所指成了问题。应据史实视为西班牙殖民者。

〔8〕“复”字不当。当时的“使者”已不是原来吕宋国的使者，而是西班牙殖民者派遣的。

〔9〕波斯文 Franki，原泛指欧洲基督徒。《明史·吕宋传》则以“佛郎机”一名混称西班牙及葡萄牙。但魏源在《图志》本卷及他卷中，认为“佛郎机”一名只能称葡萄牙或法国，因而斥此传所说的吕宋灭于佛郎机（指西班牙）为“误甚”；甚至认为此传的“佛郎机字均当作吕宋”。但他忽略了此传最后一段所说“并满剌加”、“据香山澳”的佛郎机却正是葡萄牙，弄得自相矛盾。

〔10〕澳大利亚别称 New Holland。说爪哇岛被荷兰占据后也改称新荷兰，没有根据。

〔11〕《东西洋考》作广南。

〔12〕朔雾（Cebu），今菲律宾宿务岛。

〔13〕机易山（Cavite），今菲律宾甲米地地区，在马尼拉附近。

〔14〕莱园，指菲律宾巴石河北岸溪亚婆（Quiapo）等地，在马尼拉东北及北面一带。

〔15〕大仑山，今菲律宾内湖（Laguna）省的圣巴勃罗（San Pablo）。

〔16〕沙瑶，故地在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北部的 Sayao 一带。

〔17〕呐（哔啴）〔哔啴〕，故地在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北部的 Dapitan 一带。

〔18〕这两个古国不是崇释教，而是崇伊斯兰教。

〔19〕速坙，即宿务岛。

〔20〕1479 年卡斯蒂利亚王国与阿拉贡（Aragan）王国合并，基本上完成了西班牙的统一。一般称卡斯蒂利亚为西班牙历史地区，魏源误作西班牙“属国”。

〔21〕宋仔，指今西班牙。

〔22〕万兰涧仔低大海，指今菲律宾棉兰老（Mindanao）岛以东海域及今印度尼西亚德那第（Ternate）以北海面，即后来测定的菲律宾海沟（Trench of Philippines）一带。

〔23〕苏禄大海（Sulu Sea），苏禄海。

〔24〕万水朝东大海，指吕宋（Luzon）岛以北的海域，即巴布延海峡（Babuyan Channel）到巴士海峡（Bashi Channel）一带。

〔25〕内、外、中三湖，指 Laguna de Bay（内湖）、Manila Bay（马尼拉湾，外湖）、Taal Lake（塔尔湖，中湖）。

〔26〕龟豆城，今甲米地（Cavite）城。

〔27〕西海，指马尼拉湾（Manila Bay）。

〔28〕庚逸屿，指甲米地附近的桑莱岬（Sangley Pt.）；或指马尼拉湾口的鸡屿（Corregidor），今译科雷吉多尔岛。

〔29〕巴礼，是西班牙文 Padre 的音译，意为神父。

〔30〕未，疑当作巳。

〔31〕吠氏，西班牙文 Dios 的闽南语音译，义为上帝。

〔32〕红毛英圭黎，按史实应指荷兰。

〔33〕宰牛坑，指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Aparri）港。

〔34〕吕宋大山，即吕宋岛。

〔35〕苏禄尖笔兰（Jamparan），坦帕兰，在苏禄海西岸巴拉望（Palawan）岛南部圣安东尼奥湾（San Antonio Bay）内。

〔36〕此说不确。

〔37〕伊禄古，今菲律宾伊罗戈（Ilocos）省首府维甘（Vigan）。

〔38〕耶黎（Culebra），今基罗斯岛（I. Jros），是菲律宾北伊罗戈省东北的一个小岛。

〔39〕吕宋港，又作马尼剌（Manila），即今马尼拉。

〔40〕鸡屿口，即马尼拉湾口的科雷吉多尔（Corregidor）岛一带。

〔41〕芜莱酉，泛指除下文特别提到的丁加奴、彭亨二州外的马来亚地区各州。

〔42〕丁葛卢（Trengganu），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

〔43〕非里比纳斯（Filipinas，Philippines），菲律宾。吕宋岛原名 Luzon，菲律宾不是它的原名。1543 年西班牙殖民者才将吕宋群岛的莱特（Leyte）岛附近一带命名为菲律宾。到 1571 年西班牙远征队攻占吕宋岛，菲律宾一名才扩展至整个群岛，并成为国名。

〔44〕桑拉萨罗，1521 年麦哲伦率船队航至吕宋群岛南部时，适逢桑拉萨罗节，遂名其地为桑拉撒路群岛（St. Lazarus Is.）。

〔45〕《备考》的原文是"吕宋岛……在阿塞亚尼亚州之西"，魏源改"阿塞亚尼亚州"（Oceania）为"南洋"，这句便成了"吕宋岛……在南洋之西"。《备考》把东南亚的许多海岛都划进大洋洲范围，是许多地理学者都不同意的；但除此而外，它所说的大洋洲范围却是今天的地理学界也承认的。如果魏源只反对把东南亚的地方划进大洋洲，那就对了；但他却把《备考》所说的"阿塞亚尼亚州"地方全部改为"南洋"，那也不对。既要把《备考》所说的大洋洲地方全改为"南洋"，吕宋岛便只好"在南洋之西"了。

〔46〕明达挠（Mindanao），棉兰老岛。

〔47〕苏录（Sulu Archipelago），苏禄群岛。

〔48〕巴拉弯（Palawan Island），巴拉望岛。

〔49〕敦多（Tando），原为一省，后撤销建制，故地大多并入今黎萨省，部分划属今马尼拉市。

〔50〕马尼辣（Manila），今马尼拉。

〔51〕加维德（Cavite），甲米地。

〔52〕瓦棱加斯（Bantangas），八打雁。

〔53〕不拉干（Bulacan），布拉干省，其前首府不拉干在今省会马洛洛（Malolos）东南约十公里。

〔54〕拉古纳（Laguna），今译内湖省。

〔55〕巴萨尼亚斯（Pagsanianes，Pagsanjan），今译帕桑汉。

〔56〕巴当阿（Bataan），今巴丹省，其首府巴当阿即今 Balanga（巴朗牙）。

〔57〕达亚巴（Tayabas），塔亚巴斯。该省已改名奎松（Quezon），省会卢塞纳（Lucena）。

〔58〕邦邦阿（Pampanga），今译邦板牙省。

〔59〕波哥罗尔（Bacolor），今译巴科洛尔。

〔60〕桑巴勒（Zambales），今译三描礼士省。

〔61〕黎昆（Masinloc），通译马辛洛克，华侨旧称此地为"里银"。

〔62〕邦加西囊（Pangasinan），邦阿西楠省，亦译班西兰省。

〔63〕灵加言（Lingayen），今译仁牙因。

〔64〕义罗各斯（Ilocos），伊罗戈省。

〔65〕维安（Vigan），今译维甘。

〔66〕加加言（Cagayen），卡加延省。

〔67〕义拉安（Ilagan），伊拉甘。

〔68〕新厄西乍（Nueva Ecija），新怡诗夏省。

〔69〕巴勒尔德（Baler），巴莱尔，原属新怡诗夏，今属奎松省。

〔70〕加马里内斯（Camarines），今译甘马粦。

〔71〕那加（Naga），今译那牙。

〔72〕阿尔白（Albay），亚眉省，其首郡阿尔白，即今黎牙实比（Legaspi）。

〔73〕桑马尔岛（Samar I.），萨马岛（三描岛）。

〔74〕勒德岛（Leyte），莱特岛。

〔75〕塞布（Cebu Island），宿务岛。

〔76〕波和（Bohol Island），保和岛。

〔77〕内哥罗斯（Negros Island），内格罗斯岛。

〔78〕巴乃（Panay Island），班乃岛。

〔79〕加拉米亚那（Calamian Group），卡拉棉群岛。

〔80〕明多罗（Mindoro Island），民都洛岛。

〔81〕马仁达挠（Maguindanao），马京达瑙省。

〔82〕桑波昂安（Zamboanga），三宝颜。

〔83〕迷萨米斯（Misamis），米萨米斯。

〔84〕加拉加（Caraga），苏里高（卡拉加）。

〔85〕塞兰安（Salangan），本在马京达瑙省首府哥达巴都（Catabato）对岸，疑今已为该市一部分。

〔86〕北兰日河（Palangi River），合流后称棉兰老河（Mindanao R.）或哥达巴都（Cotabato R.）。

〔87〕苏录，此“苏录”特指苏禄群岛中的 Sulu Island（Jolo Island），今译和乐岛。

〔88〕达维（Tawitawi Island），塔威塔威岛。

〔89〕巴黎兰（Basilan），巴西兰岛。

〔90〕北弯（Bauang），和乐（Jolo）的别名。

〔91〕巴拉瓜（Paragua），西班牙殖民者曾称巴拉望为巴拉瓜。

〔92〕撒马岛（Samar I.），萨马岛（三描岛）。

〔93〕马邻得岛（Marinduque I.），马林杜克岛。

〔94〕把剌湾岛（Balawan），巴拉望岛。

〔95〕泥郭巴岛（Negros I.），内格罗斯岛。

〔96〕尼末巴地岛（Masbate I.），马斯巴特岛。

〔97〕西武岛（Cebu I.），宿务岛。

〔98〕马堂岛（Bohol I.），保和岛。

〔99〕邦〔尼岛〕（Panay I.），班乃岛。

〔100〕闵〔他那〕岛（Mindanao I.），棉兰老岛。

〔101〕〔闵〕多罗〔岛〕（Mindoro I.），民都洛岛。

〔102〕来地岛（Leyte），莱特岛。

〔103〕巴尼岛（Panay I.），班乃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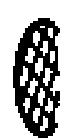
〔104〕西布岛（Cebu I.），宿务岛。

〔105〕马尼腊（Manila），马尼拉。

〔106〕噶罗巴，马来语椰子（Kalapa，kĕlapa）的译音，指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Jakarta）市，亦泛指爪哇（Java）等岛。

〔107〕婆罗洲（Borneo，Kalimantan），加里曼丹岛。

〔108〕《海国闻见录》的记述不误。当时的苏禄国治地不止苏禄群岛的那三个小岛群，苏禄西王的治地就在今马来西亚沙巴地区的基纳巴坦甘河（S. Kinabatangan）一带，直至1888年才被英属北婆罗洲临时有限公司鲸占。《闻见录》所说的这个吉里问，按吕宋到文莱港的更数计算，应在沙巴的哥打基纳巴卢（Keto Kinabalu）至今文莱湾外纳闽（Labuan）岛的航路中间，即克里亚斯半岛（Klias Semenanjong）东侧的金曼尼斯湾（TK. Kimanis）一带。说苏禄西王治地与克里亚斯半岛及文莱（Brunei）的斯里巴加湾港（Badar Seri Begawan）同在一个大岛上当无不可。



海国图志卷十二

邵阳魏源辑

东 南 洋海岛之国。原无，今补。

荷兰所属婆罗、浡泥、瓜哇大岛相近之地问岛、嵠门岛[1]附载此内。原本无，今补。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婆罗岛北极出地自五度半至南极四度半，偏东自一百零九度至一百十八度，广袤方圆七十八万七千方里。内有广湖林树，产金沙、锡、红铅、金钢石、沙藤、胡椒、苏木。沿海居民乃尧来由、尧吉等族类，搭草寮。土蛮食人之肉，若要娶女，预先埋伏，私杀邻乡人等，将首献新妇而后行房。各乡里常互相抱恨报仇，虽此等狠心，却与外国交接温良也。汉人自古以来与此洲交易，嘉应州人进山开矿，穿山开道，自立国家，择其长老者称为公司，限一年二年办国政。每年广州、潮州船数只到港，开行贸易。其西边，则荷兰国人开港口在三（人）〔八〕[2]、本田[3]、万执马生[4]等处。但因岛之大半旷野，并无田亩，海贼劫掠，生意微矣。

西里百岛[5]在婆罗东，沿海港汊形势古怪，北极出地自一度四十分至南极五度三十分，偏东自一百十九度至一百二十五度，广袤方圆二十二万五千方里。产珈琲、苏木、燕窝、海参、玳瑁等

货。其居民勤劳织布，驶船四方。其名称曰芜吉，曰芜来由，常带短刀，猛心报仇。内地惟务耕田，不肯出外。此地国君不自主，待居民集会，公举为王。荷兰国南北开港口，南曰马甲撒[6]，北称马拿多[7]，筑炮台，调防兵。

巴布亚[8]在西〔里百〕东，因内地土蛮无交通之理，尚未识此岛。居民异类不同，尚有黑面之人，带有驺卷头发，亦有如芜来由之族，狡戾巧诈。树高林丛，物产不多。其地虽广，未知其形势。道光十三年，荷兰开港面调兵守地。自此以后，商船来往不绝。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曰：由吕宋正南面视，有一大山名息（利）〔力〕大山[9]。山之东为苏禄，西邻吉里（门）〔问〕[10]；又沿西文莱，即古婆罗国；再绕西，朱葛礁喇大山[11]之正南，为马神。其山之广大长短，莫能度测。山中人迹不到，产野兽亦莫能名〔其状〕。苏禄、吉里（门）〔问〕、文莱三国，皆从吕宋之南分筹，而朱葛礁喇[12]，必从粤南之七洲洋，过昆仑[13]、茶盘[14]，向东而至朱葛礁喇，一百八十八更，马神亦从七洲洋、茶盘、葛喇巴而往，水程三百四十更。厦门由吕宋至苏禄，水程不过一百一十更。共在一山，南北远近相去悬殊矣。又隔东海一带，为芒佳瑟大山[15]。由马神至芒佳瑟，水程二十七更。复绕而之东，即系丁机宜[16]，东北系万老高[17]。面苏禄、吉里（门）〔问〕、文莱、朱葛礁喇，总名〔皆为〕芜来由、绕阿番，性喜铜钲，器皿皆铜。沿溪箬屋为居，俗甚陋。身不离刃，精于标枪，见血即毙。以采色布帛成幅衣身。经商其地，往来乘小舟，夥众持利器相随。产珍珠、冰片、玳瑁、海参、燕窝、乌木、降香、海菜、藤等类。而马神番尤狡狯。红毛人曾据其港口，欲踞其地。番畏火炮，避入山，用毒草浸上流，红毛被毒，皆弃去。产钢钻、胡椒、檀香、

降香、料藤、豆蔻、冰片、铅、锡、燕窝、翠羽、海参等类。钻有五色，金、黑、红者为贵，置之暮夜密室，光能透彻；投之烂泥污中，上幪青布，其光透出者，每棋子大，值价十万余两，西洋人购为至宝。吕宋至吉里（门）〔问〕三十九更，至文莱四十二更，此皆东南洋番国。而朱葛礁喇、马神，皆非吕宋水程，应入南洋各国。因同苏禄、文莱南北大山，是以汇载东南洋，俾览者识其形势焉。

谢清高《海录》：古达国[18]，疑即古志所称瓜哇也。在尖笔兰山[19]东南海中，别起一大山，迤逦东南，长数千里，十数国环据之，或谓之息利大山，此其西北一国也。由尖笔兰东南行，顺风约二三日可到。王居埔头，有荷兰番镇守。由埔头买小舟，沿西北海顺风约一日到山狗湾[20]，为粤人贸易耕种之所。由此登陆东南行一日，入山，其山皆产金，而息（利）〔邦〕山[21]金为佳，皆古达所辖地。

又曰：巴萨国[22]，一名南巴哇，在古达东南，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地不产金，中国人居此者，唯以耕种为生。所辖地有名松柏港[23]者，产沙藤极佳，亦有荷兰镇守。

又曰：昆甸国在巴萨东南，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海口有荷兰番镇守，洋船俱湾泊于此。由此买小舟入内港，行五里许，分为南北二河，国王都其中。由北河东北行，约一日至万喇[24]港口，万喇水[25]自东南来会之。又行一日至东万力[26]，其东北数十里为沙喇蛮[27]，皆华人淘金之所。乾隆中，有粤人罗芳伯者贸易于此，豪侠善技击，颇得众心。时土番窃发，商贾不安，芳伯屡率众平之。又鳄鱼为害，芳伯为坛于海旁，陈列牺牲，取韩昌黎祭文宣读而焚之，鳄鱼遁去。华人敬畏，尊为客长，死而祀之，至今血食不衰。

又曰：万喇国在昆甸东山中，由昆甸北河入万喇港口，舟行八九日可至。山多钻石，亦有荷兰番镇守。

又曰：戴燕[28]国在昆甸东南，由昆甸南河向东南溯洄而上，约七八日至双文肚[29]，即戴燕所辖地。又行数日至国都。乾隆末，国王暴乱，粤人吴元盛因民怨而杀之，国人奉以为主，华、夷皆取决焉。元盛死，子幼，妻袭其位，至今犹存。

又曰：卸敖[30]国在戴燕东南，由戴燕内河逆流而上，约七八日可至。

又曰：新当国[31]在卸敖东南，由卸敖至此，亦由内河行，约五六日程。闻由此再上，将至息力山顶，有野人，皆乌首人身云。自戴燕至山顶，皆产金；山愈高，金亦愈佳。特道远罕至，故其金岁不多得。自古达至万喇，连山相属，陆路通行。闽、粤人流寓，淘金沙、钻石及贸易耕种者常有数万，戴燕、卸敖、新当各国亦有数百人，皆任意往来，不分疆域；唯视本年所居何处，则将应纳丁口税饷交该处客长转输荷兰而已。其洋船凳头金，亦荷兰征收，本国王只听荷兰给发，不敢私征客商也。华人居此，多娶妻生子，传至数世。妇女不知廉耻，唯衣服饮食稍学中国云。土番皆无来由种类，奉回教，礼拜诵经，约束女子极严。〔男子〕出海贸易，必尽载资财而行。妻妾子女在家，止少留粮食而已。船回则使人告知其家，必其妻亲到船接引然后回，否则以为妻妾弃之，即复张帆而去，终身不归矣。所穿沙（即）〔郎〕水幔，贫者以布，富者则用中国丝绸，织为文彩，以精细单薄为贵。王女不下嫁臣庶，唯同族相为婚。其民尚利好杀，虽国王亦尝南塘一出。王薨则以布束尸棺，择地为园陵，以得水为吉，不封不树。山中獠子[32]极盛，唯各据一方，不敢逾越；稍有迁徙，辄相残灭。故虽强盛，而见无来由、荷兰及中华人，皆畏惧，不敢与争，恐大

兵动，无所逃遁也。中华人初到彼，所娶妻妾皆獠子女。其后生齿日繁，始自相婚配，鲜有妻獠女者矣。獠性尤凶暴，喜杀，得首级，则归悬诸门，以多为能。各国俱产冰片、燕窝、沙藤、香木、胡椒、椰子、藤席。

又曰：马神在昆甸南少东，由昆甸沿海顺风东南行约二日，经戴燕国境，又行二三日到此。疆域风俗与上略同。土产钻石、金、藤席、香木、豆蔻、冰片、海参、佳纹席、猩猩，藤席极佳。钻石即金刚沙，产此山者色多白；产亚咩里隔[33]者，色具五采。大者虽黑夜置之密室，光能透彻。诸番皆宝之，一颗有值白金十余万两者，西洋人得极大者奉为至宝，虽竭资购之不惜也。小者则以为钻，用治玉石玻璃，坚无不破，独畏羚羊角云。山中有异兽，不知其名，状似猴，见人则自掩其面，或以沙土自壅。

又曰：蒋里闷[34]读去声，在马神东南[35]，沿海顺风约二日可到。疆域稍狭，风俗土产与邻国同。案：此即吉利门也。

又曰：三巴郎国[36]在蒋里闷南少东，海道顺风约二三日可到。疆域颇大，闽、粤人至此者亦多。土产沉香、海参、沙藤、燕窝、蜜腊、冰片、菸。以上三国皆无来由种类，为荷兰所辖，即在葛剌巴东北。

又曰：麻黎[37]国，在三巴郎东南，疆域同三巴郎，沿海顺风约四五日可到。土番名耀亚，人多贫穷，而甚勤俭。风俗淳厚，异于无来由。男女俱穿彩衣，无钮，以绳束之。下体不穿裤，围以长幅布。男戴帽平顶，女人髻盘于左。喜采各花，以线穿系于颈，如挂珠状。死则葬于土，无棺椁。每岁迎神赛会，举国若狂。剪纸为仪仗，送至水边尽弃之，急趋而散，不知其何为也。娶妻亦童养，夫死不再嫁。年少者居夫丧亦穿吉服，至二十五岁然后翦发而居。二十五岁而后寡者，当时即翦发。既翦发，出必以布蒙

其头，衣不加彩。有犯奸者，事觉则众人带至庙中戒饬之，以水洒其面，谓之洗罪。与明呀里[38]俗略同。国王居山中。土产珍珠、海参、燕窝、鱼翅、沙藤、胡椒、沉香、冰片。

又曰：茫加萨在麻黎东南[39]，沿海约四五日可到，亦耀亚种类，疆域、风俗、土产均与麻黎略同。二国俱用中国钱，历代制钱俱有存者。

又曰：细利洼[40]在茫加萨东南，由海道约行二三日可到。沿海土番为无来由种类，内山土番，为耀亚种类。耀亚王所居山名伯数奇[41]，风俗各从其类，皆归荷兰管辖。三国亦与噶喇巴邻近，其货物多归葛剌巴售卖。自古达至此，同据息力大山西南半面，而各分港门。其港（皆口）〔口皆〕西向。

又曰：文来国[42]在细利洼西北，由细利洼东南人小港，向西北行，顺风约五六日可至。由地问北行，顺风七八日可至。幅员甚长，中多乱山，绝无人居。奇禽野兽，莫能名状。土番亦无来由种类，喜中国布帛。土产燕窝、冰片、沙藤、胡椒。

又曰：苏禄国在文来北少西，舟由文来小港顺东南风约七八日可至。风俗土产与文来同，货物多运往昆甸马神售卖。二国同据息利大山东北半面，山中绝巘崇岩，荆榛充塞，重以野番占据，不容假道，故与西南诸国陆路不通。船由广东往者，出万山后向东南行，经东沙，过小吕宋，又南行即至苏禄海口，由古达往则须向东南行，至细利洼人小港，转西北沿山行，经文来，然后可至其国。西北大海多乱石，洪涛澎湃，故虽与古达比邻，舟楫亦不通也。

《海岛逸志》曰：海上之虹，远者只见其半，如常也；近者竟如环，无端矣。余初闻之巴人[43]云，吉理门之电青而不红，余未之信。及往马辰，道经吉理门，是晚有电，果不红

而深青，其光散漫无条绪。东坡云：天下奇观到海尽。信哉是言也！源案：往马辰道经吉理门，即《海录》所谓蒋里闷，在马神东南也。《海国闻见录》言苏禄、吉利门等国相连，确凿可证。吉理门在婆罗岛，而元兵往瓜哇师次吉里门者，必非葛留巴之小瓜哇矣[44]。

《地理备考》曰：婆罗岛，又名文莱，在南洋之西，纬度自北七度起至南四度二十分止，经度自东一百零六度四十分起至一百十六度四十三分止，长约二千九百里，宽约二千五百里，地面积方四十万里。烟户约三兆余口。重冈叠岭，迤逦延袤，火山不一，地震时作。地气各殊，谷果丰登，禽兽蕃衍。土产金、铜、铁、锡、铅、盐、钻石、珍珠、檀香、甘蔗、胡椒、鲜姜、豆蔻、丁香、棉花、樟脑、木料等物。岛中外人罕到，迄今尚未详悉。海滨地势广阔，人烟纷繁，通岛分而为三：一属贺兰国兼摄，一归苏禄王兼摄，一不受别国管辖。其属贺兰国兼摄者，分为二大部：一名西部，内地曰三巴斯，曰蒙巴瓦[45]，曰崩的亚那，曰兰达，曰(叠)〔桑〕古，曰星邦，曰马丹[46]，曰冈达瓦安；一名东部，内地曰哥麻厄，曰邦不安，曰忙达瓦，曰大达亚哥，曰小达亚哥，曰邦日尔，曰达那劳。此外内地尚有数名，曰达打斯，曰马尔达不拉[47]，曰加郎音当，曰都古加囊，曰都古齐利，曰都逊。至东北一带地方，仍归苏录王兼摄。其通商冲繁之地曰马卢都，曰巴义丹，曰阿白[48]，曰达拉般。其不受别国管辖者数国，大者曰婆罗，曰巴昔尔[49]，曰哥的，曰苏录，曰比亚如。

岛之四面，小岛胪列，大者曰那都纳[50]，曰阿难巴[51]，曰加里马达[52]，皆在西方。曰索伦波[53]，曰不鲁劳[54]，皆在南方。曰马拉都拉[55]，在东方。曰加加言[56]，又名若罗[57]，曰巴郎般[58]，皆在北方。

《每月统纪传》曰：波罗[59]为诸岛之至大，长二千二百五十

里，阔一千八百六十里。其山内有大湖，并多江沟渠。沆茫山林，其木可造船建屋，产物又繁盛：胡椒、檀香、安息香、冰片、燕窝、海参、乌木藤、金沙、铅、锡、窝宅、金刚宝石。除山内之土蛮食人肉、饮人血、不守五伦，其海滨居民是武吉兼马莱酉，则渐知教化矣。武吉者遍往各国，觅利勤劳。其马莱酉良者懈惰，恶者为海贼，各族、各党、各州有其头目，头目各遵土君之命，时相斗战，九死一生。荷兰已久开新蕃地，建炮台城池，南方是马神，西方是阿呐、三瓦城等，但只管海边，不及山内。广东几万人往此（湖）〔洲〕之阿呐地方开金山，探金沙。因恐土番之狠，设族党头目，如土酋管治其民。每年有广东一二船只往其洲贸易发财。唐人若肯开此大洲之荒地而总统之，其利益甚大。盖波罗洲比台湾山十分更贵，不但出白糖、米谷等货甚足，且具各等宝贝。如许大地方，可养几百万饥民，运出货物，利及国家。

《每月统纪传》曰：近吕宋之苏录屿，小有巉岩之岭。其极南为石崎山[60]、犀角屿[61]、珠池。其土产为珍珠、玳瑁、荜茇、苏木、豆蔻、鹦鹉、降香类。因岛屿绕环，海内有珍珠，商船至彼，其土番探珠获小者不计外，获巨珠则赔十倍。福建人多住生理。土番为回回，与婆罗洲、芒佳瑟民结友为海贼。除非吕宋兵船，无人管束之。永乐十五年间，其国王率妻子朝贡中国。雍正六年间，公使至闽贡献。吕宋兵帅攻伐其屿二次，不能服之。此与婆罗洲中之苏禄地，皆苏禄国王所辖，虽不同岛，而非二国也。

《每月统纪传》曰：芒佳瑟洲之形势，岖嵚巉崄，环去绕来，一带远视若锯齿无数。海港内地之山岭，不胜数也。其山之广大长短，莫能测度。亦有火山，亦有金山，亦有硫磺山。其产物玳瑁、海参、燕窝、乌木、苏木、降香、海菜、藤类、丁香、豆蔻、绵花、金等货。山内有树名乌杷叶，枝包甚毒，故土番浸矢致害

死敌。天气比广东更热。其土番有回王管之，皆回回之教。惟在山内有拜太阳之人。南方有五坭国[62]，在海滨，是土番所管。并荷兰属辖之地方，向北名马那土，向南名马甲飒，无甚土产。

《外国史略》曰：婆罗岛，最广之岛也。北极出地五度及南极四度半，原名曰古曼坦，长二千五百里，阔千有百六十里。其内地未及深入，故未能知其底里。惟海滨之埠，荷兰人所开者，在西北两海边，芜莱由民迁此地搭棚，藏匿海盗者在东边，于布吉[63]开埠贸易。其奴卷发黑面，皆未向化之族类也。古今唐人萃焉。广东嘉应州人最多，或开肆，或采金沙，或贩锡、藤、胡椒、乌木，别有一族专以渔为业。居民甚罕，共计不过四百万面已。内地多高山，每年掘金沙者二十万人，所掘金沙约十万两有余，每月一人出金一两有余。其中汉人自立长领，不服他国。亦有大富建广屋者，亦有务农者。内河产金刚钻石及他宝玉，一块价值三十万两，为列西国所贵。亦产红铅、珍珠、海参。兽则有象、兕、豹、野猪、牛，其居民养水牛、猪等畜。山中有冰片、桂皮。土蛮之中，多芜莱由族代之耕作，颇安分，但激其性，则猛如虎，常杀人取首挂之颈上以为号，否则无与婚焉。各族互为仇敌，惟他押族力于耕，朴实不诈。芜莱由土君驻邑曰埔尼[64]，前数年以其所属地撒拉窊[65]给英人，英国封之为君，教设律例，弹遏海盗，释放他押奴，可谓贤君矣。后嗣无道，私杀其善臣，英人怒讨之，且尽力殄灭海盗。荷兰国之埠共三所，南曰班热马星，西曰三巴，曰本地亚纳，贸易皆不甚大。昔时英国人亦于此间开埠，后复失之，旋复开埠于西北边拉布安岛[66]，与中国火轮船往来贸易。虽产石炭，其屿尚荒芜。近婆罗岛，最著名者曰苏禄洲，共六十里，北极出六度，偏东百二十度，以婆罗为东北向，与中国通商，亦入贡。所居多汉人，广开垦。出蜡、玳瑁、谷、云母壳、珍珠，每

年值银二万五千两；海菜、桂皮、冰片、乌木、胡椒、沙藤、香料等货。其土民各异，与羌来由悉崇回回教，与附近各岛通商。此时绝西洋甲板船之贸易。居民悉海盗，为商船害，尤与吕宋是班牙国为仇，二国调兵船以讨之。

《外国史略》曰：西里白岛[67]形势千曲万环。北极出自二度及南极出六度，偏东自百一十九度及百二十五度，广袤方圆二千五百五十万里，居民三百万口。多支港，内地溪河四流，多湾泊处。米谷罕而珈琲丰盛，有金沙，亦产燕窝、海参、海菜、玳瑁、鱼翅等货，卖于中国。族类不一，言语、风俗、教门亦俱不同。最向化者居南方破尼海隅[68]，名曰布吉，航驶南洋，开市贸易，设公会。其土君各有五爵襄治，亦有以妃及女为君者。与欧罗巴不通往来，亦不遵他国之命，皆崇回回教，不畏死。内外之民称曰马加撒，多奉耶稣之教。荷兰国在极南开马加撒埠，广袤方圆三百七十五里，居民约五万四千口；在东北地开默（邦）〔那〕多口，二百五十里，运出珈琲，每年约数五万石。居民善经营，但不敢航海。

《瀛环志略》曰：由吕宋西南视之有大岛，居于午位，曰婆罗洲。一作浡泥，又作蟠尼阿。其岛周回数千里，大山亘其中，曰息力，由东北而西南。山之西畔极北曰文莱，一作文来。极南曰吉里问。一作吉里门，又作吉里地闷，又作蒋里闷[69]。山之东畔极南曰马神，一作马辰。与吉里问接壤；马神之北曰新当，再北曰卸敖，再北曰戴燕，再北曰万喇，一作万澜，又作万郎，又称万老高[70]。再北曰昆甸，再北曰巴萨，极北曰古达，由古达逾山而西北[71]，即文莱界矣。自古达至新当，旧皆马神所属，故诸书统称马神，而诸部之名不著。山之西广莫荒凉，其海涛泷壮猛，多礁石，舟楫不能近岸，故土番南惟吉里问，北惟文莱，余皆人迹不到之秽墟。即两国亦甚贫，

多驶船海中为盗。山之东，物产玟盈，海道通利，又产黄金、铨石，攻矿之工所萃，故丁户殷盛，部落较多。诸番〔皆〕巫来由（皆）种类，沿溪箬屋为居，身不离刃，精于标枪，见血即毙。性喜铜钲，器皿皆用铜。上衣曰沙郎，下衣曰水幔，贫者以布，富者用中国杂色丝绸裂条缝集，为文采。俗从回教，七日礼拜，不食猪肉。巫莱由皆从回教，回教兴于小西洋之亚剌伯，故传染于南洋。山中别有獠人，性凶顽，喜杀，然不敢出山肆扰。诸部旧多噶罗巴属国，荷兰船初到此洲，人马神内港，欲据其地。番畏炮火，避入深山，以毒草渍水上流，荷兰受毒，狼狈去。后卒于海滨立埔头四：曰（八三）〔三八〕，即巴萨[72]。曰本田，即昆甸。曰万郎，即万喇。曰马生。即马神。繁盛远逊噶罗巴，又海盗时时钞掠，贸易益微。息力大山金矿极旺，别有铨山，产铨石。铨石即金刚石，俗名金刚钻，有五色，金、黑、红者为贵。欧罗巴人以为至宝，大如棋子者值数万金，细碎者钉磁之工用之。近年粤之嘉应州人入内山开矿，屯聚日多，遂成土著。初娶獠女为妇，巫来由女不嫁唐人。生齿渐繁，乃自相婚配。近已逾数万人，择长老为公司理事，谓之客长，或一年或二年更易。丁口税银，由客长输荷兰。洋船凳头金船税也亦荷兰征收，番酋听荷兰给发，不敢私征。每岁广、潮二府有数船入港贸易，获利甚厚。诸国土产金与铨石之外，铅、锡、冰片、豆蔻、胡椒、海参、燕窝、玳瑁、翠羽、乌木、檀香、藤条。由厦门往文莱，取道吕宋；往吉里问、马神者，取道七洲洋，由茶盘转而东向。

余按：婆罗洲为南洋第一大岛，西洋人称为蟠尼阿，即浡泥之转音。唐高宗总章二年人贡，谓之婆罗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人贡，谓之浡泥国；明初入贡，又分吉里地闷、文莱、浡泥等国。盖浡泥为此岛总名，宋、明之称浡泥者乃马

神，疆域较大，力能驾诸部之上，故以全岛之名为国名，犹大亚齐之独称苏门答腊耳。陈资斋《海国（见闻）〔闻见〕录》谓息力大山踞其中，外吉里问、文莱、朱葛焦喇、马神、苏禄五国环而居之。今考苏禄在马神东方，乃海中三小岛，与此土不连[73]。朱葛焦喇，别书不见其名。惟王柳谷《海岛逸志》云荷兰所推甲必丹见《噶罗巴说》，有大雷珍兰、武直迷、朱葛焦诸称呼，似陈《录》所云，误以官名为国名矣[74]。又陈《录》谓吉里问在文莱之北，与诸书皆不合，自是舛误，《海岛逸志》云由噶罗巴往马神，道经吉里门，目睹电光青而不成条。噶罗巴在马神之西南。往马神而路经吉里门，其在马神之西可知。谢清高《海录》纪此洲最详，惟历数诸国，俱云某国在某国东南，揆之西洋图地形，方向尚有舛误，今据图稍更正之。荷兰人于南洋各岛遍设埔头，诸番皆奉命惟谨。马神独能毒流退师，可云铮佼，然卒为西人所制，番族固无远谋也。息力大山夙称金穴，近年粤东流寓，几于成邑成都。倘有虬髯其人者，创定而垦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欤。

又按：由厦门放海，首小吕宋，次琉球，西则苏禄，又南文莱、马辰等，又西南则婆罗大洲，又西南则大、小瓜哇，又西南则苏门答腊、亚齐等，已绕出西人新嘉坡之西，而近印度之锡兰山矣。倘因诸华人流寓岛上者，举其雄桀，任以干城，沉思密谋，取丑夷聚而歼旃；因以漳、泉、惠、潮、嘉人为流官，雄长其土，破除陈例，归于简要，自辟僚属，略等藩镇。庶足为南服锁钥与！

婆罗瓜哇大岛各国沿革考

婆罗国《新唐书》：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罗。总章二年，其王遣使者与环王使来朝。《明史》：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南洋所自起也。唐时有婆罗国，高宗时常入贡。永乐三年，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四年，其国东西二王入贡。其地负山〔面〕海，崇释教，恶杀喜施，禁食豕肉。王剃发，裹金绣巾，佩双剑，出入徒步，从者二百余人。有礼拜寺，每祭用牺。厥贡玳瑁、玛瑙、车渠、珠、白焦（花）布、〔花〕焦布、降真香、黄蜡、黑小厮。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地）〔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印印背上，以为荣。后佛郎机[75]横，举兵来击。王率国人走入山谷中，放药水流出，毒杀其人无算，王得返国。佛郎机遂犯吕宋[76]。

浡泥国：《宋史》：浡泥在西南大海中，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所统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国。宋太平兴国中，始遣使入贡。其国以板为城，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王坐绳床，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战斗者则持刀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其国邻底门国[77]，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涂其体，兵刃所伤，皆不死。丧葬亦有棺敛，以竹为舆车，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之，逾七年，则不复祀。婚聘之礼，先以椰子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其礼。国人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凡宴会，鸣鼓吹笛，击板歌舞为乐。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盛食，食讫弃之。

《明史》：浡泥于古无所考，宋太宗时始通中国。太祖洪武三年，遣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阇婆，又逾月至其国。王傲慢不为礼，责之始下坐拜受诏。时其国为苏禄所侵，颇衰耗，又素属阇婆，阇婆人间之，王意中阻。使者折之曰："阇婆久称臣奉贡，尔畏阇婆，反不畏天朝耶？"乃遣使奉表笺，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海参水）〔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洪武八年，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永乐三年冬，使使人贡，〔乃〕遣官封为国王，赐印诰、敕符。王大悦，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六年〕十月，王卒于馆，帝哀悼，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赙〔以缯帛〕。东宫亲王皆遣祭，有司（宫）〔具〕棺椁、冥器，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建祠。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谥曰恭顺。其子袭封国王，上言："臣国岁贡爪哇片脑四十斤，乞敕爪哇罢供，岁进天朝。臣今归国，乞命官护送，就留镇一年，慰国人之望。"并乞定朝贡期及傔从人数。帝悉从之，命三年一贡。又乞封国之后山为一方镇，乃封为长宁镇国之山[78]，御制碑文勒其上。洪熙后，贡使渐稀。正德间，佛郎机阑人为寇，诸番通贡，概行屏绝。嘉靖九年，给事中王希文言："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国来贡，并道东莞。后因私携贾客，多绝其贡。"万历中，其王卒，无嗣，族人争立。国中杀戮几尽，乃立其女为王，统十四洲。在旧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属爪哇，后属暹罗，改名大泥。华人多流寓其地。时红毛番强商其境，筑土库以居。其人彭湖互市者，所携乃大泥国文也。案：此传中阇婆当作婆罗，又与暹罗所属之大泥无涉。

爪哇国：《元史》：爪哇在海外，视占城益远。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其风俗土产不可考，大率海外诸番国多出奇宝，取贵于中国，而其人则丑怪，情性语言与中国不

能相通。世祖抚有四夷，其出师海外诸蕃者，惟瓜哇之役为大。至元二十九年，以瓜哇剌赦使孟右丞之面，声罪致讨。诏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弥失、高兴平章政事，会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共二万，发舟（十）〔千〕艘，给粮一年。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自后渚启行。三十年正月，至勾栏山[79]，议方略。二月，亦黑弥失、孙参政先领本省幕官五百余人，船十艘，先往招谕之。大军继进于吉利门。弼、兴进至瓜哇之杜并足[80]，与亦黑弥失等议分军下岸，水陆并进。水军自杜并足由戎牙路[81]港口至八节涧[82]，马步军自杜并足陆行，以万户申元为前锋，遣副元帅等乘钻锋船，由戎牙路于麻喏巴（社）〔歇〕[83]浮梁前进，赴八节涧期会。招谕瓜哇宣抚司官言：瓜哇主婿土罕必阇耶举国纳降，土罕必阇耶不能离军，先令其宰相昔剌难答吒耶等五十余人来迎。三月一日，会军八节涧。涧上接杜马班[84]王府，下通莆奔大海[85]，乃瓜哇咽喉必争之地。又其谋臣希宁官沿河泊（边）〔舟〕观望成败，再三招谕不降。行省于涧边设偃月营，留万户王天祥守河津，令水军马步军水陆并进。希宁官惧，弃船宵遁，获鬼头大船百余艘。令都元帅那海等镇八节涧海口。大军方进，土罕必阇邪遣使来告，葛郎[86]王追杀至麻喏巴（社）〔歇〕，请官军救之。亦黑弥失、张参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阇邪，郑镇国引军赴章孤[87]接援。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阇邪。八日黎明，〔兴〕与脱欢军由东南路（遇）〔与〕贼战，杀数百人，余奔溃（出）〔山〕谷。日中，西南路贼又至，兴再战至晡，又败之。十五日，分军为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会答哈[88]，听炮声接战。水军溯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道，兴等由东道进，土罕必阇邪军继其后。十九日，至答哈。葛郎国主以兵十余万交战，自卯至未，连三战，贼败奔溃，拥入河死者数万〔人〕，杀五千余人。国

主入内城拒守，官军围之，且招其降。是夕，国主哈只葛当出降，抚谕令还。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阇邪还其地，具入贡礼，以兵二百护送。十九日，土罕必阇邪背叛逃去，留军拒战。二十四日，我军引还，得哈只葛当妻子官属百余人及地图户籍、所上金字表以还。

《元史・史弼传》：世祖欲征瓜哇，授弼尚书省左丞，行浙东宣慰使，旋拜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往征瓜哇，以亦黑弥失、高兴副之。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风急涛涌，舟掀簸，士卒皆数日不能食。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东董[89]、西董[90]，由牛崎屿[91]入混沌大洋[92]橄榄屿[93]假里马答[94]、勾栏等山，驻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时瓜哇与邻国葛郎构怨，瓜哇主已为葛郎主所杀，其婿土罕必阇邪攻葛郎不胜，退保麻喏巴（社）〔歇〕。闻弼等至，遣使以其国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地图迎降求救。弼与诸将进击葛郎兵，大破之，葛郎酋走归国。高兴言："瓜哇虽降，倘中变，与葛郎合，则孤军悬绝，事不可测。"弼遂分兵三道，与兴及亦黑弥失各将一道，攻葛郎。至答哈城，葛郎兵十余万迎敌，自旦至午，葛郎兵败，入城自守，遂围之。葛酋出降，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土罕必阇邪乞归，易降表及所藏珍宝入朝，弼与亦黑弥失许之，遣万户二人以兵二百护之还国。土罕必阇邪于道杀二人以叛，乘军还，夹路攘夺。弼自断后，且战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余人。有司数其俘获金宝香布等，直五十余万，又以没理国[95]所上金字表及金银犀象等物进，于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七十）〔十七〕，没家资三之一。元贞元年，起同知枢密院事，月（兜）〔儿〕鲁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数万里，入近代未尝至之国，俘其王及谕降傍近小国，宜加矜怜。"遂

诏以所籍还之，拜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

《明史》：瓜哇国在占城西南。洪武二年，遣使以即位诏谕其国。其使臣先奉贡于元，还至福建而元亡，因人居京师。是年二月，太祖复遣使送之还，且赐以《大统历》。三年六月，以平定沙漠颁诏。洪武十年，其国王及东、西二王各遣使朝贡。洪武十三年，遣使赐三佛齐王印绶。瓜哇怒其以属国抗已，诱而杀之。天子怒，留其使，将加罪。已，遣还，赐敕责之。洪武十四年，遣使贡黑奴三百人及方物。明年，又贡黑奴男女百人、大珠八颗、胡椒七万五千斤。永乐元年，东、西二王并贡。三年，遣中官郑和使其国。永乐四年，西王与东王构兵，东王战败，国被灭。适朝使经东王地，部卒入市，西王国人杀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惧，遣使谢罪。帝赐敕切责之，命输黄金六万两以赎。永乐六年，再遣郑和使其国。西王献黄金万两，礼官以输数不足，请下其使于狱。帝曰："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悉捐之。自后，比年入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中官吴（滨）〔宾〕、郑和复先后使其国。时旧港[96]地有为瓜哇侵据者，满剌加国王矫诏命索之。帝乃赐敕，令毋信满剌加之言。永乐十六年，送还朝使，遭风诸卒。自是贡使岁一至。正统元年闰六月，遣古里[97]、苏门答剌、锡兰山、柯枝、天方、加异勒[98]、阿丹、忽鲁谟斯、祖法儿[99]、甘巴里[100]、真腊使臣偕瓜哇使臣郭信等同往，赐瓜哇敕，令其护送。其国近占城，二十昼夜可至。元时遣帅西征，以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发泉州。明年正月即抵其国，相去止月余。宣德七年入贡，表书"一千（二）〔三〕百七十六年"，盖汉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国之始也。地广人稠，性凶悍，男子无少长贵贱皆佩刀，稍忤辄相贼杀，其甲兵为诸番最。字类琐里，无纸笔，刻于茭章叶。气候常似夏，稻岁二稔。无几榻匕箸。人有三种：华人流寓者，服

食鲜华；他国贾人居久者，亦尚雅洁；其本国人最污秽，状黑黝，猱头赤脚。崇信鬼道。杀人者避之三日即免罪。父母死，舁至野，纵犬食之；不尽，则大戚，燔其余。妻妾多燔以殉。其国一名蒲家龙[101]，又曰下港，曰顺塔。万历时，红毛番筑土库于大涧东，佛郎机筑于大涧西，岁岁互市。中国商旅亦往来不绝。其国有新村[102]，最号饶富。中华及诸番商舶，辐辏其地，宝货填溢。其村主即广东人，永乐九年自遣使表贡方物。案：此传下港、顺塔、莆家龙皆与此瓜哇无涉[103]。

南怀仁《坤舆图说》：瓜哇大小有二，俱在苏门答剌东南海岛，各有主。多象，无马骡。产番料、苏木、象牙。不用钱，以胡椒及布为货币。人奸宄凶急，好作魇魅妖术，诸国每治兵争白象。白象所在，即为盟主。

魏源曰：中国东南海洋诸洲，以是洲为最大。其疆域再倍日本，四倍台湾、吕宋，十倍琉球。计环息利大山十余国。何国最强，则诸小国皆役属之。故唐曰婆罗，宋曰浡泥，元曰瓜哇，明曰苏禄[104]，皆洲中雄长迭兴之国，而是洲反无一定之总名。考息利大山为一洲之主，则宜名"息利岛"，而各国环错，听其自为沿革。自史传不知此法，傅会蜂起，重纰貤缪，不可究诘。或以浡泥为大泥，则移海岛于海岸；或以婆罗为阇婆，则移全洲于下港；或以大瓜哇为小瓜哇，则移是洲于葛留巴。误始明张（奕）〔燮〕、王圻之书，而《明史》袭之，诸志乘又袭之，三人市虎，积非胜是，惟两瓜哇之误尤甚。夫《元史》征瓜哇之军，先至吉利门，正此洲东岸冲要[105]，而葛郎邻国来拒，即此洲之朱葛焦喇国也[106]。元世祖用兵海夷，惟日本与瓜哇之役最巨。苟弹丸小屿，曷足远怒戈船？明太祖封三佛齐为国王，瓜哇怒其以属国抗己，杀使阻封，而渤泥亦有岁供瓜哇片脑之奏。若葛留巴，尚不及浡泥、

三佛齐之大，安能胁臣二国，上抗天朝？今此洲各国已皆服于西洋，号新荷兰洲，而以葛留巴为小新荷兰。是大小瓜哇之又一变。

英荷布路三夷分属地问等岛

《海录》曰：由细利洼东南行，海中多乱山，周围或数百里，或数十里，各有山番占据，多无来由、耀亚二种。别有一种名舞吉子，富者携眷经商，所至即安，无故土之思，亦无一定之寓；贫者则多为盗劫，其国名未能悉数也。

又曰：唵闷国即细利洼东南海中乱山之一也。万丹南火焰山在国之西北，亦无来由种类，而性稍善良。土产丁香、豆蔻，有荷兰番镇守。

又曰：唵门国[107]亦乱山之一，风俗土名与唵闷同。原归荷兰管辖，近为英吉利所夺。

又曰：地问岛，一作地盆，亦名茶盘[108]，在唵门东南海中，(则)〔别〕起一大岛，周围数千里。岛之西南为地问[109]，归布路亚管辖。岛之东北[110]为故邦[111]，归荷兰管辖。山中别分六国，不知其名。天气炎热，男女俱裸体，围水幔，而风俗淳厚。不种稻粱，多食包谷。闽、粤人亦有于此贸易者。土产檀香、蜡、蜂蜜，货物亦运往葛剌巴售卖。案：此三岛皆不与息利大洲相连，且一为英夷夺据，一为布路亚分据，亦与大洲专属荷兰者有别。盖逼近大洲之附庸，故附载于此。

《地理备考》：松巴瓦岛[112]在南洋之西，隆波克岛[113]之东，纬度自南八度十分起至九度七分止，经度自东一百十四度二十二分起至一百十六度五十分止，长约七百里，宽约一百五十里。田土肥饶，谷果丰登。土产金砂、燕窝、珍珠、油木等物。岛中火

山名当波罗，火焰猛烈，昼夜不熄。通岛分为十数小国，其略大者六：曰比麻[114]，曰当波[115]，曰松巴瓦，曰当波罗，曰卑加[116]，曰桑加尔，各有酋长统摄，其雄强者推比麻为首。

佛罗利斯岛[117]在南洋之西，松巴瓦岛之东，纬度自南七度五十三分起至九度三分止，经度自东一百十七度三十七分起至一百二十度四十五分止，长约七百里，宽约二百里。火山众多，大者名曰罗瓦的各，昼夜吐火不熄。土产谷、果、桂皮、檀香、绵花、红木等物。岛之西境属比麻酋长兼摄，余俱各酋分摄，不相统属。

苏录岛在南洋之西，佛罗利斯岛之东，非婆罗洲之苏录也。长约一百里，宽约五十里。田土肮腴，谷果丰茂。土产与佛罗利斯岛相同。各酋分理，俱属布路亚国兼摄。

萨波劳岛[118]在南洋之西，苏录岛之北，长约一百四十里，宽约六十里。(田) 土产亦与前岛相等。

松巴岛[119]又名桑巴，在南洋州之西，佛罗利斯岛之南，长约三百四十里，宽约一百里。田土肥饶，谷果丰稔。岛中土产，檀香为最，余乃白蜡、燕窝、绵花等物。各酋分摄，不相统属。

地门岛在南洋之西，萨波劳岛之东，纬度自南八度三十分起至十度三十分止，经度自东一百二十一度起至一百五十五度止，长约八百里，宽约一百五十里。山陵绵亘，川河纷繁，土膏产饶，丛林稠密，木多上品。地气不驯，有碍居栖。土产金、银、檀香、木料等物。阖岛共六十三酋分理，东偏属布路亚国兼摄，南偏属贺兰国兼摄。邻近地门，小岛不一，曰西毛[120]，曰罗的[121]，曰道[122]，曰萨乌[123]，各有酋长统摄。

余按：诸番通中国自汉始，岭南榷香税自唐始。其前求珍异，唐后则榷货税，益国用。然明中叶闽、广犹不过南洋、小西洋[124]诸国，无欧罗巴，亦无所谓鸦片也。南宋已忧钱币

漏泄，明时亦有奸民假冒之币，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圣人不宝远物之意深矣。

《海录》又曰：大西洋海船来中国，皆南行过峡，转东南，经地问、葛剌巴置买杂货，北入葛剌巴峡，过茶盘，即地盆，经红毛浅而来。若不泊葛剌巴，则由地问北经马神、昆甸，西至茶盘，北经红毛浅而来。九月以后北风急，则由地问借风向文来、苏禄、小吕宋、东沙而来。其往小西洋贸易者，则由葛〔剌〕巴西北行，经苏（禄）〔苏〕[125]之西，尼是[126]之东，又西北经尼古巴腊[127]而往。由小西洋复来中国，则东南行经亚齐东北，麻六甲西南，入白石口[128]，转茶盘而来。遇北风，则由白石口东南行，至细利洼入小港，经苏禄、小吕宋、东沙而来。内港船来往则必乘南北风。其苏禄、吕宋一道，从未有能借风而行者。

【注】

〔1〕唵门岛（Amboina），又作唵闷国，即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的安汶岛（Pulau Ambon）。

〔2〕三（人）〔八〕，又作三巴斯，三巴，三瓦，即三发（Sambas）。

〔3〕本田（Ponlianak），又作崩的亚那、本地亚纳、吡甸、阿呐，即坤甸。

〔4〕万执马生（Bamjarmasin），又作马神、班热马星，即马辰。

〔5〕西里百岛（Celebes），即苏拉威西（Pulau Sulawesi）。

〔6〕马甲撒（Macassar），又作芒佳瑟、马加撒、茫加萨、马甲飒，即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乌戎潘当（Ujung Pandang），又译望加锡。

〔7〕马拿多（Manado），又作默那多、马那土，即万鸦老。

〔8〕巴布亚（Papua），即伊里安岛（Irian），或称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

〔9〕息（利）〔力〕大山，泛指伊兰（Iran）、卡普阿斯（Kapuas）、木勒（Muller）、斯赫瓦内（Schwanes）等山脉（在加里曼丹）。

〔10〕吉里（门）〔问〕，指今马来西亚沙巴地区的克里亚斯半岛东侧一带。

〔11〕朱葛礁喇大山，又作息力山，指加里曼丹的斯赫瓦内山脉。

〔12〕朱葛礁喇，指加里曼丹西南部的苏加丹那（Sukadana）。

〔13〕昆仑，越南南部的昆仑岛（Condore）。

〔14〕茶盘，马来半岛东面的潮满岛（Palau Tioman）。

〔15〕芒佳瑟大山，苏拉威西岛的莫冷格腊夫山脉（Molengraff）。

〔16〕丁机宜，或为马鲁古群岛北部提多雷（Tidore）岛上 Tongaoi 的对音。

〔17〕万老高，指马鲁古群岛北部的德那第（Ternate）。

〔18〕古达国，在今加里曼丹西岸山口洋（Singawang）和曼帕瓦（Manpawa）之间，或指蒙特拉多（Montrado）及其附近一带。一说指山口洋西南的勒木库坦岛（Lemukutam）。

〔19〕尖笔兰山，即淡美兰群岛（Kepulauan Tambelan）。

〔20〕山狗湾，即山口洋（Singkawang）。

〔21〕息（利）〔邦〕山，在今加里曼丹岛西部尼乌山（Niut）一带，今名不详。

〔22〕巴萨国，又作南巴哇，即曼帕瓦（Manpawah）。

〔23〕松柏港，在曼帕瓦一带，今名不详。

〔24〕万喇（Melawi），在坤甸东，今名不详。

〔25〕万喇水（Sungai Melawi），即卡普阿斯河（Sungai Kapuas）。

〔26〕东万力，在今加里曼丹西部的兰达（Landak）河畔，位于恩加邦（Ngabang）东北，今名不详。

〔27〕沙喇蛮，在今加里曼丹西部的兰达河上游和尼乌山一带。

〔28〕戴燕，即塔延（Tajan），在加里曼丹岛的卡普阿斯河北岸。

〔29〕双文肚，在塔延的西南面，今名不详。

〔30〕卸敖，即桑高（Sanggau），在加里曼丹岛的卡普阿斯河北岸。

〔31〕新当国，即今新当（Sintang），在加里曼丹岛西部。

〔32〕 獠子，或称他押族，指达雅克人（Dayak）。

〔33〕 亚咩里隔（America），泛指美洲。

〔34〕 蒋里闷，又作吉利门、吉理门，即卡里摩爪哇群岛（Kepulauan Karimunjawa）。

〔35〕 应作"西南"。

〔36〕 三巴郎国，即三宝垄（Semarang），在爪哇岛上。

〔37〕 麻黎，在今印度尼西亚巴厘（Bali）岛。

〔38〕 明呀里（Bengal），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等地。

〔39〕 应作"东北"。

〔40〕 细利洼，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东南的萨拉亚尔岛（Salayar I.）。

〔41〕 伯数奇（Besuki），今耀亚（Goa）县县城。

〔42〕 文来国，即今文莱（Brunei）。

〔43〕 巴人，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雅加达。《海岛逸志》的"巴城"指当时的巴达维亚，"巴国"指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巴人"指当时的印度尼西亚人。

〔44〕 魏源在《海国图志》卷十一中否定《闻见录》的"苏禄与吉里问共一土"的说法，在本卷中却又肯定此一说法，并把"吉里问"改为"吉利门"，以证《元史》之讹。其实《元史·爪哇传》的"吉利门"即卡里摩爪哇群岛，在爪哇北面海上约150公里，距加里曼丹岛西南部约280公里。说"吉利门"不在爪哇岛上是可以的，说"吉利门"即加里曼丹东北的"吉里问"则误。

〔45〕 蒙巴瓦，即曼帕瓦（Mampawah）。

〔46〕 马丹，即马坦（Matan）。

〔47〕 马尔达不拉（Martapura），即马塔普拉（Marta-Pura）。

〔48〕 阿白（Abay），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哥打基纳巴卢（Kota Kinabalu）。

〔49〕 巴昔尔，即帕西（Passir）。

〔50〕 那都纳，即纳土纳群岛（Natuna Is.）。

〔51〕 阿难巴，即亚南巴群岛（Kepulauan Anambas）。

〔52〕加里马达，即卡里马塔群岛（Kepulauan Karimata）。

〔53〕索伦波，即大萨伦布岛（Gram-Solombo）。

〔54〕不鲁劳，即普鲁劳岛（Pulo-laut）。

〔55〕马拉都拉，即马拉图拉岛（Maratura）。

〔56〕加加言，即卡加延岛（Cagayan I.），在和乐岛西北约 300 公里。

〔57〕若罗，即和乐岛（Jolo I.）。

〔58〕巴郎般，即巴兰邦岸群岛（Balambangan Is.）。

〔59〕波罗（Borneo），又作潘尼阿，即加里曼丹（Kalimatan），又称婆罗洲。

〔60〕石崎山，即锡亚西岛（Siasi I.），在和乐岛西南。

〔61〕犀角屿，或指桑博伊岛（Sangboy I.），在巴西兰岛（Basilan I.）西面。

〔62〕五坭国，即波尼（Bone）。

〔63〕布吉，泛指布吉人（Bugis）居地，即今加里曼丹东南部及劳特岛（Pulau Laut）一带的布吉人移居地区。

〔64〕埔尼，即今文莱斯里巴加湾港（Bandar Seri Begawan），原名文莱（Brunei）。

〔65〕撒拉钇（Sarawak），即今马来西亚沙捞越。

〔66〕拉布安岛（Labuan），即纳闽，马来西亚沙巴州西南岛屿。

〔67〕西里白岛，即苏拉威西岛。

〔68〕破尼海隅，即波尼湾（Teluk Bone）。

〔69〕吉里问不在加里曼丹岛南部，也不作吉里门、莽里闷、吉里地闷（Pulau Timor，帝汶岛），也不与马辰接壤。

〔70〕万澜、万老高均非万喇。

〔71〕应作东北。

〔72〕巴萨在三发西南，编者误将“三八”倒置，作为巴萨。

〔73〕徐继畬不清楚苏禄西王治地在加里曼丹岛东北。

〔74〕徐继畬误把地名 Sukdana 当作官名 Secretaries，反责陈资斋《闻见录》以官名为国名。

〔75〕佛郎机，在此疑为和兰之讹。

〔76〕西班牙侵占吕宋在隆庆年间，非万历之后。

〔77〕底门国，即潮满岛（Palau Tioman），在马来半岛东岸外。

〔78〕长宁镇国之山，今加里曼丹岛的伊兰（Iran）山脉。

〔79〕勾栏山，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的格兰岛（Gelam）。

〔80〕杜并足（Tuban），即今爪哇东北岸的厨闽。

〔81〕戎牙路，十二至十五世纪爪哇岛上Jangala王国的译音，在今爪哇岛东部的泗水（Surabaya）。一带。

〔82〕八节涧，在泗水附近，或谓即布兰塔斯（Brantas）河支流马斯（Mas）河右岸近海处Pachekan的译音，或谓在泗水南面的Bakachak河口。

〔83〕麻喏巴（社）〔歇〕，指十三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爪哇岛上Madjapahit王国的首都，故址在今泗水西南，或谓即今惹班（Modjokerto）。

〔84〕杜马班（Tumapel），十三世纪爪哇岛上新柯沙里（Singosari）王国的首都，故址在今玛琅（Malang）地区。

〔85〕青奔大海，指今爪哇岛东海。一说指今马都拉岛和爪哇岛之间的海域。

〔86〕葛郎，或即Kalang的对音，故地在今爪哇岛的谏义里（Kediri）。

〔87〕章孤，Chang Kir的译音，故地位于今泗水和惹班之间。

〔88〕答哈，疑即Daha的译音，位今爪哇岛谏义里北面。

〔89〕东董，今越南东南岸外的萨巴特（Sapate）。

〔90〕西董，今越南东南岸外的大卡特威克岛（Catwick）。

〔91〕牛崎屿，今越南东南岸外的小卡特威克岛。

〔92〕混沌大洋，今越南南部昆仑岛（Condore）一带的海域。

〔93〕橄榄屿，疑即今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群岛（Natuha）一带，待考。

〔94〕假里马答，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群岛（Karimata Is.），或专指卡里马塔岛。

〔95〕没理国，即南丕里（Lamuri），古国名，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班达亚齐（Banda-Aceh）一带。

〔96〕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即今巨港（Palembang）。

〔97〕古里，今印度喀拉拉那邦北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又译科泽科德。

〔98〕加异勒，今印度南部的卡异尔（Cail）镇。

〔99〕祖法儿，今阿拉伯半岛阿曼西部沿岸的多法尔（Dhufar）。

〔100〕甘巴里，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西部的科因巴托尔（Coimbatore）。

〔101〕蒲家龙（Pekalongan），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北加浪岸。

〔102〕新村，即今爪哇岛的锦石。

〔103〕此按语误。其实万丹、北加浪岸等地均在《明史》所说的爪哇岛上。魏源误此“爪哇”为加里曼丹岛，反说《明史》有误。

〔104〕《元史》所称之爪哇，即今之爪哇岛，而非婆罗洲（加里曼丹）。明代只苏禄西王治地在婆罗洲的东北部，而非明代之苏禄即是婆罗洲。

〔105〕此处有误，卡里摩爪哇群岛不在加里曼丹的东岸。

〔106〕此处误甚，爪哇岛上的谏义里一带并非加里曼丹的苏加丹那。

〔107〕此“唵门国”指今安汶岛的首府安汶（Ambon）城。

〔108〕据所见《海录》，无此“一作地盆，亦名茶盘”八字，疑为魏源误加。地盆、茶盘均为潮满（Tioman）岛，不是地问岛（Timor）的别名。

〔109〕“西南”应作“东北”。“地问”二字特指东帝汶（East Timor）。

〔110〕应作西南。

〔111〕故邦（Kupang），古邦，在帝汶岛西南岸。

〔112〕松巴瓦岛，即松巴哇岛（Pulau Sumbawah）。

〔113〕隆波克岛（Palau Lombok），即龙目岛。

〔114〕比麻，即比马（Bima）。

〔115〕当波，即栋波（Dompu）。

〔116〕卑加，即卡皮卡特（Papekat）。

〔117〕佛罗利斯岛，即佛罗勒斯岛（Pulau Flores）。

〔118〕萨波劳岛，即萨巴拉那群岛（Sabalana Arch），或称萨巴劳岛（Pulau Sabaru）。

〔119〕松巴岛，又作桑巴岛，即今松巴岛（Pulau Sumba）。

〔120〕西毛，即塞穆岛（Pulau Semon）。

〔121〕罗的，即罗地岛（Pulau Roti）。

〔122〕道，即今道岛（Pulau Dáo）。

〔123〕萨乌，即萨武岛（Pulau Sawu）。

〔124〕小西洋，在此指印度洋，与魏源所说的“小西洋”有别。

〔125〕苏(禄)〔苏〕，指苏门答腊岛西岸巴东(Padang)北面的沙沙(Sasak)。

〔126〕尼是，指苏门答腊岛西面的尼亚斯岛（Pulau Nias）。

〔127〕尼古巴腊，今印度洋东北部的巴科巴群岛（Nicobar Is.）。

〔128〕白石口，指新加坡海峡（Straits of Singapore）。

海国图志卷十三

邵阳魏源辑

东南洋海岛之国。原无，今补。

英荷二夷所属葛留巴岛有二洲相接：一下港，即古阇婆，亦曰诃陵；一曰葛留巴，即小瓜哇也，一作交留巴，一作加留巴[1]。

明张（奕）〔燮〕《东西洋考》：下港一名顺塔，唐称阇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诃陵，亦曰社婆，元称瓜哇。（《一统志》又名蒲家龙。）甲兵为诸番之雄。加留巴者，下港属国也，半日程可到，风土相类。华船将到，先以橘一笼、小雨伞二柄送番目，番目报国王。比到港，以果币进王。有华人为财副者四人，番财副二人。华人谙夷语夷书为通事，船各一人。其贸易，王置二涧，城外设立铺舍。凌晨各上涧贸易，至午而罢，王日征其税。又有红毛荷兰番来下港者，起土库在大涧东，佛郎机起土库在大涧西。二夷俱夹板船，年年往来贸易。其本地夷则用铅钱，铅钱十当西洋一。下港为四通八达之衢，华船与番船贸易盛甲诸岛。

《皇清通考·四裔门》：葛剌巴本瓜哇故地，巫来由种也，后属荷兰国。在南海中，距福建厦门水程二百八十更，计万六千八

百里。闽、广间人浮海为业者，利其土产，率流寓不返。康熙五十六年，以葛剌巴口岸多聚汉人，恐浸长海盗，禁止南洋往来。其从前出洋之人，限三年回籍，然亦尚有留者。雍正五年，弛洋禁，嗣后通市不绝。初，葛剌巴自明季为荷兰人所据，委夷目镇守，汉人居之者以数万计。生长其地，曰（上）〔土〕生仔。司汉人贸易者，曰甲必丹。人有罪则流戍西陇[2]。西陇在西洋中，距葛剌巴甚远，荷兰旧国所属地也。六年闰六月，为群番所扰，荷兰力不胜，遣流人御之，许立功后令还葛剌巴。诸流人奋勇效力，战屡捷，群番败走。荷兰既有立功赎罪之令，又虑释还流人，则西陇孤弱，一再令葛剌巴调无辜汉人往代。时有甲必丹（琏）〔连富〕者，以汉人在此贸易，惟领票输银，无调取之例，不受命，番目拘之。被徙者先后不胜计，于是汉人大恐，鸣金罢市。番目怒，举火鸣炮相攻，杀伤颇多。署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以闻，策楞又奏言："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奉招徕，而自弃王化。今被其戕杀，孽由自作。但葛剌巴以地隔重洋，恃其荒远，残害罔忌。恐嗣后扰及商船，请禁止南洋商贩，俾知畏惧。俟革心悔罪，再请恩施。"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奏言："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一加禁遏，则江、浙、闽、广海关税额必缺，每年不下数十万。且民间贸易，皆先时而买，及时而卖，预为蓄积，以俟流通。若一旦禁止，商旅必至大困，应请止停葛剌巴一国贸易。此外南洋不宜尽禁。"既而王大臣会同兵部奏言："今闻葛剌巴已将夷目黜责，于我船返棹时加意抚慰护送，嘱令再往，并无扰及商客之意，宜仍准其通商。"从之。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麻剌甲南隔海对峙大山为亚齐，系红毛人分驻。凡红毛甲板往小西洋等处贸易，必由亚齐经过，添备水米。自亚齐大山绕过东南，为万古屡[3]，尽处与葛剌巴隔洋

对峙。红毛回大西洋者，必从此洋出，然后向西南过乌鬼甲[4]，绕西至大西洋。就中国往葛剌巴，厦门计水程二百八十更。原系无来由地方，为红毛荷兰所据，分官属名曰甲必丹。外统下港、万丹、地问三（岛）〔处〕。下港产胡椒，万丹另埔头，地问产胡椒、檀香，而葛剌巴盛甲诸岛，洋船云集。中国，大小西洋、白头、乌鬼、无来由各番，珍宝物食，无所不有。荷兰建城池，分埔头；中国人在彼经商耕种者甚多，年给丁票银五六金，方许居住。中国人口浩盛，住此地何啻十余万。近荷兰亦以新唐禁革，不许居住，令随船回。苿盘一岛居昆仑之南，毗于万古屡山之东，皆南洋总路水程分途处。岛番捕海为生，产佳文草，顶细而长者，年仅足二席之用。人王家，辟虫蚁，值价四五十金，次者二三十金，最贱有一二金者。

谢清高《海录》：葛剌巴在南海中，为荷兰所辖地。海船由广东往者，走内沟，则出万山后向西南行，经琼州、安南至昆仑，又南行三四日到地盆山，万里长沙在其东。走外沟，则出万山后向南行少西，约四五日过红毛浅。有沙坦在水中，宽百余里，其极浅处止深四丈五尺。过浅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又四五日到地盆山，与内沟道合，万里长沙在其西。沟之内外，以沙分也。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长数千里，为安南外屏。沙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船误入其中，必为沙所壅，不能复行，多破坏者。遇此须取木板浮于沙面，人卧其上，数日内若有海船经过，放三板小舟拯救，可望生还。若直立沙中数刻，即为沙所掩没矣。七洲洋正南，则为千里石塘，万石林立，洪涛怒激，船若误经，立见破碎。故内沟外沟亦必沿西南，从无向正南行者。由地盆山又南行约一日到网甲[5]。经葛剌巴峡[6]，出峡口，又南行过三洲洋[7]，约三日到头次山[8]，即葛剌巴边境也。上有中华人所祀土地祠。又行二十余里，到海

次山[9]，有数岛：一以居中华之为木工者，一居疯疾，一为罪人绞死之所，其余皆以囤积货物。过〔海〕次山则至葛剌巴山[10]，山纵横千里，有城郭炮台，南海中一大都会也。本荷兰所辖地，后英吉利师侵而夺之，荷兰行成，仍命管理，而岁分其贡税焉。荷兰番镇守此地者三四千人，又有乌番兵数千。凡荷兰分守南洋及小西洋各国者，俱听葛剌巴酋帅调遣。土番亦无来由种类，俗尚奢靡，宫室衣服器用俱极华丽，出人俱驾马车，与明呀喇、新埠、息辣[11]各处相同，而葛剌巴为尤盛。中华人在此贸易者不下数万人，有传至十余世者。然各类自为风气，不相混也。民情凶暴，用法严峻。中华人有殴荷兰番者，法斩手；戏其妇女者，法绞。乌番兵俱奉天主教，死则葬于庙。荷兰番死则葬于坟园。土番风俗与大泥、吉兰丹各国同。土产落花生、白糖、丁香、咖达子、蔗、燕窝、带子、冰片、麝香、沉香。又曰：万丹国在葛剌巴南[12]，疆域甚小，与葛剌巴同一海岛。土产珍珠、佳纹席极佳。国南临大海，海中有山，层峦叠巘，崒兀（峻）〔崚〕嶒，时有火焰，引风飘忽，入夏尤盛，俗呼为火焰山[13]。盖南方离火之精，蒸郁发露。西洋番船有至者，上山探望，攀危蹑险。有山番穴处，遥见之，群噪而相逐。逃稍后者，辄为所杀食。自此无敢复至者。

《每月统纪传》曰：三大岛之至盛为呀瓦[14]，即葛剌巴也。产米足敷本岛之用。〔出〕胡椒、燕窝、翠羽、白糖、绵花、咖啡、苏木、木头等货〔及〕各样果实蕉子、椰子、槟榔、柘榴、柚子、波萝、波萝子、芒果、橙、桔等果。可恨水多鳄鱼，亦有鳞蛇。又有火山，频数地震，火出烧树屋。土番名呀瓦，回回种也。案：呀瓦即爪哇二字之音转。人甚朴实，勤劳耕田，性温和，戒争斗。惟人触犯之，则必雪怨乃已。又好赌博，输田屋，子妇卖身为奴；偷盗诈骗，莫胜其害，于呀瓦洲为恶俗。礼拜之时，设虎与水牛相

斗场，或死其一乃息。山内多虎，土番射猎。向来数土酋分治此洲，奉天竺国佛教。明天顺间，回回兵征服之。自后居民改奉穆罕默德教。万历间，荷兰于其海口建葛剌巴城以为市埠，渐乃征其土产，服其民人，追令输贡。又别开砥利文[15]、苏拉圭呀[16]、钣马廊[17]各埔头，并荷兰公班衙主管贸易，仓箱充实，不知荒歉。惟其分官穷极奢侈，不顾贫窭。自雍正以后，尚无大衅隙，间有土番倍叛，时烦征服。康熙、乾隆间，荷兰公使朝京都。嘉庆间，佛兰西王胜服荷兰祖家，遂派人为葛剌巴总管。是时英国方与佛兰西连年征战，故英国总管助荷兰攻呀瓦洲获胜，其地仍归荷兰。道光间，土酋土匪谋废荷兰之公班衙，荷兰王遣将统领兵船，大费财力，始征服之。唐人之到呀瓦大洲立埔头者，自明朝始。及至顺治年，福建同安人多离本地往葛剌巴贸易耕种，岁输丁票银五六金。此后每有厦门巨艚船载万余石赴葛剌巴及钣马廊埔头，但因水程甚远，沙礁无数，必有西洋夥长，用浑天仪、量天尺，较日出时刻，离水分度，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始知为某处。近日中国人口浩盛，住此地何啻十余万？故荷兰总管禁革新唐，令随船回。然汉人流寓，富贵者甚多。荷兰兼用汉人为甲必丹，理国政，掌财赋。此外毗于呀瓦之岛，多是马莱酉土番所居，兼海贼无数。若地木岛[18]及池门屿[19]，皆有荷兰与葡萄亚建城镇守。产檀木、蜜蜡等货。马来酉，一作无来由。

《岛夷志》：瓜哇地平衍，田膏腴，五谷富饶，倍于他国。民不为盗，道不拾遗。谚所谓“太平阇婆”者是也。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呀瓦岛南极出自六度至九度，偏西自一百度至一百九度。巽他海（陕）〔峡〕隔之，故与苏岛不接。广袤方圆一十三万七千方里，民居六百万丁。内横一带山峰，最高者一千二百丈。原有火山、地震。果实繁多，珈琲、米谷、白糖[20]、

蕉子、椰子、槟榔、柘榴、柚子、波罗蜜、芒果，自然生茂。众地之中，惟呀瓦乃乐土。其土人甚老实温和，但人触犯之，埋恨必报，猛如怒虎，不论好恶，触辄刺杀。最好赌博，礼拜之时，设虎与水牛相斗之场，众民云集。土虽盛，而农夫甚贫。明朝年间，汉人已到呀瓦地经商获利，给丁票银每年一名五六员。至今中国人口浩盛，住此地何啻十余万。荷兰人历二百有余年，据住其地。惟东方尚存土君，毫无权势。荷兰自取各物产而卖之，每年将银五百万员归国帑。但内地民往往不悦，肇衅交战。内海各处，海贼肆掠，而荷派巡船擒治之。其都曰葛剌巴，经商甚盛。另有北滨砥利文、苏拉圭呀、彸马（廓）〔廊〕埔头，皆运出珈琲、白糖、米谷。

《海岛逸志》曰：葛剌巴，南洋一大岛国也。厦门扬帆过七洲，从安南港口历巨港、麻六甲[21]，经三笠[22]而人屿城[23]，至其澳，计水程二百八十更，每更五十里，距泉州约一万四千里，可到其国。而北背南，后屏火烟山[24]，其外则南海也。左万丹，右井里汶，前则屿城罗列，门户坚固，城池严峻。地域雄阔，街衢方广，货物充盈，百夷聚集之区，诚一大都会也。但其地势卑下，天气炎热，四季皆如夏候，炎风暴厉，触之生疾。河水甘凉，浴之却病。春雨秋旱，岁只一收。而田土肥沃，耕种易熟，米价平贱，人民富庶。货物则皆各国辐辏以赴贸易，非本岛所产也。其所统辖有北胶浪[25]、三宝垄、竭力石[26]、（四）〔泗〕里猫[27]、马辰、望加锡、安汶[28]、万澜[29]、涧仔低[30]、万丹、麻六甲等处，不下数十岛。闽、广之人扬帆而往者，自明初迄今四百余载，留寓长子孙，奚止十万之众。巴地本爪亚国[31]也，荷兰设计笼络，纳其租税，施号令，设法度，盘踞海口；征课饷，给文凭，慎出入，严盗匪，管束诸夷。其人隆准赤发，沉潜善虑，故能冠诸夷之上。

其官职皆禀命于祖家之国主，巴酋不敢自专也。酋有大王、二王、双柄[32]、伽头[33]、山海[34]、美色葛内外[35]、淡扳公[36]、杯突公[37]、勃垄[38]诸名目，其分镇各处者，以地之大小授职之尊卑。瓜亚旧酋处于山中，地名“览内”[39]，称巡栏[40]，如汉之称单于，唐之称可汗。其余各处并称史丹，俱尊“览内”为巡栏。其官职有二：把智淡扳公[41]、把低[42]，各有副，如中军以代行其事。其升降黜陟，皆听命于和兰。华人自明永乐时三宝太监郑和等下西洋采买宝物，至今通商来往不绝。于冬至后，厦岛开棹廿余日可达巴城，连衢设肆，夷民互市，贵贱交易，所谓利尽南海者也。富商大贾，获利无穷，因而纳贿和兰。其推举有甲必丹、大雷珍兰、武直迷、朱葛礁诸名目，俱通称甲必丹。华人或口角，或殴斗，皆质之甲必丹，长揖不跪，自称晚生。其是非曲直，无不立断，或拘或挞，无容三思。至犯法大罪，并嫁娶生死，俱当申报和兰。水旱来往，皆给与文凭，不得滥相出入。其用法之森严，设税之周密，大约可见矣。惟人命则不问邻右，而重见证。见证必审讯，斩鸡发誓，方敢画押定案。所以杀人或弃之道路，或流之沟洫，皆置而不问者，无敢作见证也。至于和兰风俗，虚名鲜实，揆之五常，多无合者。上贼其下，肆行贪酷，非仁也；夫妻反目，听其改醮，死未周月，由其他适，非义也；长幼无序，男女无别，非礼也；穷奢极欲，以终其身，不为燕翼贻谋之计，非智也。惟贸易一事，然诺必信，其庶几乎！至各岛生番，怪形异状，木处穴居，虬发文身，臝体血食，无足齿及。巴城地势平坦，人居稠密。出鉴光城市以外，皆为园地。而和兰园林相接，联络数十里。楼阁亭台，桥梁花榭，穷工极巧。每七日一礼拜，于巳刻入礼拜寺，讲经念咒。其拱听者，皆低首垂泪，似能感发人心也者。喧半时许，各自散去，入园林优宴，尽一日之欢，不理事以供游玩。车

尘马迹，衣香鬓影，相望于道，亦一胜事也。余谓南洋之地，有可爱，亦有可惜。天气不寒，频年如夏；百花畅茂，四季俱开；冬春之际，夜雨朝晴，此时景之艳阳可爱也。中华流寓既多，俗重风雅，喜逢迎，善褒奖，穷困相投，或通谱，或瓜葛，皆无异视；童子见客，揖让为礼；婢仆见主，屈膝为敬，此人情之古厚可爱也。地土肥沃，日用平易，斗米二三十钱，鸡鹜贱于蔬菜，缗钱便可纳婢，此土产之便易可爱也。然去国离乡，举目异俗，无中华书籍以资流览，无知己良朋以抒情怀，无幽岩古刹以肆游玩，是为可惜耳。余居巴城未及周岁，辄迁于三宝垄，复之北胶浪。巴中风土人情，未能尽悉。爰述大概，以资考鉴，且寄客中之岑寂云尔。

三宝垄，巴国所属形胜之区也。地方寥阔，物产繁多，贾帆凑集，甲于东南诸洲。北胶浪、肯森[43]，其左右翼也。劳（再）〔冉〕年[44]，其仓廪也。堤坰[45]、二胞缪[46]，其门户也。所辖上下数千里，田土肥沃，人民殷富，为诸邦之冠。天气清凉，胜于巴城。人少疾病，粮食廉于各处。世无饥苦，风俗质朴，道不拾遗。法度严峻，夜户不闭。其所镇之和兰酋，职名鹅蛮律，又有杯突、大写、财副、新蜣州连等处以分管，各司其事，不相混杂。凡推华人为甲必丹者，必申详其祖家，甲必丹择吉招集亲友门客及乡里之投契者数十人，至期和兰一人捧书而来，甲必丹及诸人出门迎接。和兰之人入门，止于庭中，露立开书捧读，上指天，下指地，云此人俊秀聪明，事理通晓，推为甲必丹，汝等乡耆以为何如？诸人齐应曰："甚美甚善。"和兰俱与诸人握手为礼毕。诸人退，方与甲必丹携手升阶，至堂中缱绻，叙宾主礼。其笼络人皆此类。巴中甲必丹之权分而利不专，三宝垄甲必丹之权专而利攸归。煮海为盐，丈田为租，皆甲必丹所有。得膺其职者，

则富逾百万矣。华人自相婚姻，不屑巴产。果得佳婿，蜡烛壹双即可为聘。人赘以后，奉养极侈，婢仆百十人，各执一事。主仆分严，见必屈膝。人多惧内，家事必由主裁，婢妾必由管束，防闲谨密，其锋不可犯。夫妇携手而行，并肩而坐，甚至揽臂狎抱，不避左右。婢妾持伞障日，羽保扇风，执帨捧盒而服事于前后者，风俗恬然，无足怪也。国中惟重食与眠，虽有急事不即通报，必俟其食毕眠起，方敢以闻。礼拜寺楼极高，钟声四闻，日夜撞击。子、午为一点钟，至十二点而止。午后为二点钟，则家家闭户而卧，路无行人，是一日如两日，一世如两世矣。余谓西南洋为极乐之地，盖中华有礼义以自节制，不敢恣其所欲；洋夷则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惟穷奢极欲以自快其身心而已矣。王大海曾赘于三宝垄之甲必丹为贵婿，以亲老辞归。此所言乃自道也。南洋原本皆作西洋，今俱改正。

北胶浪为巴国东南之区，亚于三宝垄。面山背海，列屋而居，可五六十家。南北限以栅，华人息居其中，俗呼为人芝兰。谓街衢也。厦屋连绵，危楼高耸。西向者，为甲必丹第。右有园一所，可三四亩，树林阴翳，亭名“间云”，甲必丹公余游息之所。亭东百卉俱备，四时长放，殆同仙景。南有鱼池柑园，西有丝里园，丝里者，蒌叶也。两园相接，界以墙，而门通焉。园后椰树数十株，亭亭净直，围可合抱。其叶类葵扇而长，迎风瑟瑟。由人芝兰以北有庙，为泽海真人祠。栅门外为泊面，犹馆，以征来往之赋税。随河而北，可半里，为外泊面，所以稽察遗漏。又四五里达于海口，其地有圣墓极灵，舟楫来往，必具香楮拜祷。由人芝兰南至苗冬，可三十里。苗冬有蔗廍[47]二处，旧分东西，今合为一。至鲁闽三十里，其地产木片、篙竹。又五十里至海坡，但见碧海漫漫，白云无际，天长路远，顿起故乡之思。坡尽入林，至凹务湾馆[48]。

其地当万山深翠之中，寥寂异常，昼则猿吟虎啸，鹧鸣鹤唳，行旅往来，必结伴操戈，方敢出入。其间林可四五十里，经藤桥至日踏馆。以上皆浪[49]中统辖。其下由岸咀[50]、葛里岭峨[51]至三宝垄，不过百里，出入芝兰山西过河，济竹筏之渡，即磁头[52]礼些，有淡扳公番官居此处。又二十里，至罗冉年，地沃土肥，夷民星聚，三宝垄之仓廪也。自此由八马垄[53]至井里汶，计程六百里。自汶至巴城各处礼些乡镇，皆属巴中统辖，陆路十日可达巴城，但皆险阻难行，惟乌拔马来往不绝。浪中所镇者为杯突，理刑者名曰大写，理钱谷者曰则副，有城曰班，有兵丁曰喏呀。城与人芝兰，只隔一河。城之南，园林深邃，杰阁巍峨者，杯突居焉。巴城华夷聚会之区，街衢方广，宫室华丽。浪中山僻之地，不假修饰，自有山高水长，天然景色。至于夕阳在山，渔人返棹，行歌互答，欸乃相闻，有似楚江音节。河水不深不浅，菱芡纵横其中，仿佛苏、杭景象。

万丹在葛剌巴之西境，古称阇婆国，瓜亚所居也。地广土沃，货繁人富。所产经纹幼席为西洋最。和兰输其租税，据海口以聚集诸夷来往交易。瓜亚之番，四处星聚。虽有国主，惟提和兰，遵循维谨。其史丹瓜亚之主处于山中，所居王府，极其壮丽。王府之外，筑一小城，和兰十二人、夷兵百人居小城中，名曰护卫，实所以挟制史丹也。其史丹没，诸子非和兰之命不得立。瓜亚性愚蠢，皆曰彼惧我，所以输我土地之税；彼敬我，所以设城亲自护卫。计瓜亚之人，东自巴城、井里（纹）〔汶〕、北胶浪、三宝垄、茴森、竭力石、四里猫、外南旺[54]，西自柔佛、巨港、占卑、览房[55]等数十区，皆其种类，众奚止百万？和兰人数千，不及其百一，大相悬绝，而能以威胁之，以利诱之，足以慑服其心，就我笼络。古人尚智不尚力，信夫！

葛剌巴，古瓜亚之国。和兰所居沿海边地，未及十分之一。瓜亚人数百倍于和兰，俗质实，人愚蠢，性柔怯，皆惧和兰，闻其名则合掌。居民杂处山谷间，种田岁只一收。于春雨后田水平满，撒粟于田，则自发生，并无耘耡，稂莠不生，一穗数百粒，故南洋米价平贱。山陂斜处，亦可种粟。以锥凿地，置粟数粒，及时则自蕃茂。其粟不用磨砻，以长木槽，数人用直杵舂之，脱粟簸出，乃再舂。米粒长而娴，内地不及也。家计生产，皆妇人主之。生女为贵，赘人于室；生男则出赘于人。其室如亭，四面开窗，无椅榻，席地而坐。房中地皆铺席，施帷幄。床亦不高，坐褥茵软，枕叠如塔，大小六七级。坐则盘膝趺坐。见客以握手为礼，以槟榔为敬，富者用金银器盛之，常人用铜唾壶，大如花瓶，用以盛吐槟榔之汁。男女浑坐，无禁忌也。食不设箸，以手掬之。以牛为烹，不食犬豕。女子脚不缠，面不脂粉，首不簪花，衣不带领，裙而不裤。男子则衣有领，鬓簪花，有裤，可谓颠倒矣。百花四季不凋，开放无歇。百果花实相续，味皆美于闽、广。然壤地既异，物性亦迁。黄梨、黄瓜之类，性本湿热，乃竟以为清凉之药，凡感触暑气及风邪者，服之反能却病。蔬菜倍贵于鸡鹜，缘米粮反贱，人皆不肯竭力灌种也。巴国以风为鬼，以水为药，凡有感冒风热病作者，浴于河则愈。产妇及小儿出痘，皆浴于河，且以针挑破痘珠，揉出浓浆，竟无害者，不亦奇乎！虽甚暑，不敢露体扇风。卧必密室，施帷幄，少冒风，则病立作。故楼房屋宇，皆用玻璃为窗户，取其不透风而内外明亮也。历览野史所载，皆艳仙家岛屿，有四时不绝之花，玻璃为户，玳瑁为梁。南洋处处皆然，无足怪者。

华人呼和兰，通称曰毁；和兰呼华人为秦，通称曰稽。和兰居于西北海，其人隆准赤发，面粉眼绿，不蓄髭须，衣服精洁，短

身狭袖，步履佻达。与红毛、佛兰西三国鼎峙，红毛国贫而强，又居咽喉之地，每被其欺凌。和兰占巴国二百余年，始因避风入巴地，见其土地雄阔，可建城池，故假守风入万丹，卑辞厚币求于史丹，瓜亚渠魁，镇于万丹。以暂借海滨之地修理舟楫为名，未几又以设立木栅蔽内外为请，增其岁币。瓜亚愚直无谋，又贪其利；遂被其袭破万丹，并巴地。万丹者，巴国门户，必争之地也。乃与巡栏瓜亚之国主处“览内”。盟约，每年输纳地租，而沿海之地尽归和兰统辖，建立城池，蚕食附近。相传至今，武备严谨，各城门铺塘番语曰嗜呀，营卒罗守，昼夜罔懈，衣甲未（常）〔尝〕去身，竟岁不闻盗贼。创立美色近厝俗名病厝以收养贫病鳏寡之徒。凡人临危无至亲者，则唤梁礁和兰代书作字，一如病人之意，铁案不移，付美色甘和兰衙门收贮，俟其亲人来领，并有逐年利息。或有园宅婢仆，以及交关欠账，俱付作字，分文不苟。稍有违约，立致囹圄，有公勃些里和兰官专管。山上各地，有沈万达专管。海洋关口事例，有内外淡扳公分治。城内外华人并各种番人，皆设以甲必丹，使其自申约束，惟大罪及命案，皆送付和兰究治。其创立法度，谨慎严明，所以能久远也。和兰言其本国严寒，九月则见霜雪，草木凋零，人多百岁。及至巴国，地气蒸热，草木不凋，频年沐浴，元气发泄，人多不寿，五六十岁为上寿矣。其巴产者，发不红而瞳亦黑，地土使然也。

英圭黎，华人呼为红毛，居于西北海之隅，与和兰相邻近。其人类和兰，衣服制度与和兰无异，惟音语字迹各别。制作精巧，其刀铳器皿为西北诸国之冠。在巴贸易者，皆处以土库。巨第也。其交关亦遵巴国约束，而和兰待之甚厚，无敢有失。近有新垦之地，在麻六甲之西，吉礁[56]之南，与大年相邻，地名槟榔屿。但其立法苛刻寡恩，华人有在其地者，皆迁徙他处，不能堪焉。

实班牙，华人呼为宋仔，亦曰大吕宋，居于西北海之隅，国名干丝腊。每发船往高奢国，采买西洋布以贩巴国，资本极大，华夷均负其债。高奢国此白帽回国也，高奢即包社二字转音。在巴国之西，约水程二百余更，华人称为些逸。其人高大多须，状甚魁梧，衣花锦袄，白练裙，以白布缠首，手持念珠。国甚富，土产西洋幼布名绞只，次名毛里，上者每匹百余金。有袈裟，薄如蝉翼，中有纹彩，极其精致。

明末和兰据台湾，近鹿耳门筑小城以居，俗呼曰红毛城，实即和兰也。海寇郑氏游飏海上，自南京败还，遂攻台湾，为负嵎之所。和兰炮铳虽精，然孤城无援，败归巴国。其祖家国主怒，即将败归之和兰致死于巴国城楼上。至今巴国之和兰，历历能道其详。

呜呼！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原夫和兰夷众之据有巴地也，以厚币甘言与瓜亚土番，暂税其牛皮大之旷地，以为贸易，诡计而得之。数百年于兹，坚固其城池，严酷其法令，远近岛屿之番，莫敢抗衡，悉归其赋，可谓富强之邦矣。瓜亚愚蠢，既饵其利，渐受笼络。和兰又设阿片黑烟以诳诱之，使其众争服食，自致疲弱，至于绝嗣，且使无志报仇复土。我中华人亦受其欺，一服此物，遂忘故乡之苦，不以父母妻子为念，遗害不可胜言。夫阿片烟乃房中之药，其性敛摄，服者藉其火力，取快一时，不知元阳潜消，贻害后日。盖人身之元阳元阴，犹日月之有光明，万物藉以健运生长。阿片烟则如野火之烧山，草木当之，莫不焦枯。故服之深者，必瘦削软弱，振作无志，容色青暗，不能生育。纵有生者，旋致病死。服之既久，则欲罢不能，破家荡产，虫生髓枯，怪病种种，医药无功。和兰却自禁其众不得窃服，犯者立置重刑。何吾人之不悟，同于瓜亚，甘堕其术中耶？和兰据此，将谓万年不拔之基。

乃安不思危，渐事剥削。我华人远贩于此，向来皆就所售货之银，或置货，或携银回乡，各从其便。今则严禁，不许携银出口，必令将银转置货物，方许扬帆。而其货物又皆产于他处，未到巴地，以致唐船久候，风泛过时，年年不能抵厦，甚遭夏秋风飓，人船俱没，数十年如是，商贾莫不嗟叹，国课亦因减额，惟付之莫可如何？岂意英圭黎红毛久伺其利，觊觎已久？及嘉庆十四年秋，遂兴其甲板舟师数十，往攻不克，退回其国。越年夏秋间，仍备舟师再往，以大炮环攻而克之。和兰不敢与敌，逃回祖家。今之巴地，悉属红毛统辖，除去和兰酷法，招商如故，人皆悦服。远近商贾，莫不交通。红毛此举，亦海洋之一快也。案：红毛侵夺葛留巴之事，或以为英吉利，或以为佛兰西，要皆嘉庆初年之事，其后荷兰旋即夺回此岛。见前《每月统纪传》。此志刊于嘉庆初年，尚未知也。

葛留巴风土述

《海岛逸志》曰：巴国地在西南，气候迥异。昼夜之短长，潮汐之早晚，皆与内地相反。春雨夏旱，岁以为常。风则朝南暮北，来往乘之。夜则北斗以下，诸星沉没不见，而南方星宿倍明。朔望不常，缘不置闰月也。其四时八节，悉皆符同。以冬至后十日为岁首，千百载如一。

余于十二月厦岛扬帆，次年正月初间到巴国，悉见诸处园林，芙蕖、菊花、蜀葵、茉莉、凤仙、珠兰，草木诸花并开。乍见骇异；询之巴人，皆云频年长放，相续不绝。然百卉之香皆浓浊，不及中华之清馥。又百卉之种多传自中华，何至于此而红者或化为白，白者或化成红？盖地土变幻，四时背戾使之然也。

岛中有过渡之处，不用舟楫，皆用篱竹数十片编为竹筏；不用篙桨，只用大藤一条，长数十丈，横亘东西两岸；或立木为竿以系之，或系于大树之身，又以小藤数条结于筏，环系大藤之上。

欲渡时，数人手挽大藤，循藤而过焉。

两山相向，中夹一溪，而水深流急，不能造桥。两岸大树参天而树杪交柯者，用竹篌连绵纠结，阔七八尺，长十余丈。篌之两边，以藤悬挂树杪，形如月桥，浮空摇曳，乍见骇人。番众过之，如履平地。余自埜至浪必由之径，无可奈何，乃下舆，戒仆人不得同过，惧其摇曳也。徐步轻涉而进，至其半，高处，目不敢下视，惧而蹶足，则其摇愈甚，乃伏而坐。番仆欲走进扶腋，余愈惧，急止之。小停则其摇息，乃徐起，战战而下。噫！异域畏途，于兹仅见也。

火烟山[57]，在巴城西南六百余里。其山极高，人迹罕到，峰顶如灶上之突，日夜不息。晴明则其烟少减，风雨晦暝，则其烟愈炽。或有时如鸣巨炮，则天雨灰，气味如硫磺。意者，南海之极南，乃地气所发舒也。录之以备博物者采取。

磁石洋[58]，在南旺[59]之东。山谷间及崖岸，皆有磁石。磁石性能引铁，故其处之船，皆用竹钉为之，不敢用铁钉也。来往船楫，悉当飏开，不得相近。或有被狂风驱近者，则被其牵引不能解脱矣。

海滨崖岸，石齿嵯峨，多洞壑。海燕千百为群，巢于洞中。自万丹、巴城、三宝垅、竭力石、南旺、马（臣）〔辰〕、猫厘[60]、把实[61]，产燕窝者，不下数十处，皆和兰之有力者掌握焉。逐年税息，大者数千金，小者数百金，而富商大贾，纳其赋税，以采取焉。燕窝者，燕巢也。燕食海菜，吐而成窝。岁冬夏两收，不敢多取。譬如取蜂之蜜，数斯败矣。每采取，则结庐其处，择吉刑牲，演唱弄迎，番人百十，用竹梯数十，以布囊系于竹竿之末而取焉。逢其盛者，利无数也；遇其衰者，则亏折矣。

海马产于望加锡岛。常登海岸逐牝马，故为人所牢。毛纯黑

而柔腻，尾长扫地。其陆行与凡马无异。甚驯，日可行千里。但不敢浴于河，见水则旧性复起，游泳沉潜，其力甚大，不可复制矣。

和兰欲穷览博物，每闻有奇形异状之事，不惜重费，必罗致以壮奇观，用火酒实以玻璃器而藏之。厨中怪禽异兽，毒蛇恶鱼，无所不有焉。

葛留巴风俗述

《海岛逸志》曰：岛中车四轮者驾两马，两轮者驾一马。四轮者前轮小而后轮大，用木为之，外镶以铁，式如小亭。大者可坐三四人，小者可坐一二人。雕花彩绘，每辆数百金。王坐镶金者，有官职及甲必丹皆坐彩绘者，平人坐漆颜色者。其座褥，悉毡绒为之，华丽奢僭。

国中设赌栅，甲必丹主之。岁纳和兰税饷，征其什一之利。日日演戏。甲必丹及富人蓄买番婢，聘漳、泉乐工教之，以作钱树子。有官音乱弹、泉腔下南二部，其服色乐器，悉内地运至，岁腊无停，所以云集诸赌博之徒，灯笼大书“国课”二字。其赌之场，帷幄皆书“天下最乐，不如赌博”，或写“乐在其中”。有巡赌者数十人来往稽察遗漏。虽父子兄弟，到其处不得相管束也。倘欲管束，有巡赌者闻之，立拘其父兄见甲必丹，责云：“教训子弟当在家中，此处国课所关，何得浮言惑众，以乱人心，使国课无征，罪何可恕?”即有立致囹圄之祸。盖荒服之国，其背谬类此。

番戏名曰浓迎。番妇之颇有色者，带虬发，缠锦幔，插金花，播纸箑，裸衣跣足，歌番歌，舞番舞。播头闪目，鹤立鹭行，演唱杂剧，备诸丑态。或两妇对舞，或三四妇共跳舞，闲人亦可入其中与之对舞，名曰弄浓迎。弄毕则酬以金。每于清夜，远远听之，其音凄切悲楚，所谓异乡之乐，只令人悲耳。番社中，最喜

日夜演唱。华人住居之地，严拒不许人境焉。又有花英者，类影戏，俗呼皮猴。所演唱皆其瓜亚土古故事，未全人形，或飞或遁，如稗官所载，诸诡诞不经之事。竹木杂陈，俚鄙不堪注目。

和兰每宴会，必设长席，可坐数十人，名曰镍实踏。丝竹杂陈，男女对舞，名曰丹六。其俗女子字人，听其自择，名曰思甲。若两相爱悦，则对舞以定匹偶。其乐有长如瑟者，其音清朗；有高如人者，立而弹之，其声高旷；有形如琴者，其音铿锵可听，颇有大雅之风。其乐具精妙工巧异常，其最者，每副价值千金。

酣檨，教名。如白莲、尤溪之类，非国名也。瓜亚、无来由、里猫柔皆习之。其教持经咒法语，不论年月，揣摩就，则成为铜身铁骨，刀枪不能伤。惟忌猪犬，以猪油犬血涂刀枪杀之，则能饮刃也。

西北和兰之属，皆着袜履，戴毡笠，名曰三角帽。东南瓜亚之类，皆不冠不履，名曰赤脚番。赤脚番皆能制药，于山僻无人之处，用毒蛇恶兽脂膏合药，以涂刀枪之上，制愈久则其毒愈烈。伤人及禽兽，见血立毙，登时溃烂，只存皮骨耳。

暴暴岛[62]，地土颇大，物产繁多。商船无敢交易其处者。风俗狡狯，如鬼如蜮，惧其烟也。不知何药所制，于上风高处焚之，闻其烟则举船之人皆立毙。所以物产卑贱，少有通往之船，必自运出耳。

有疽发于背腐溃欲绝者，或荐和兰医，而病人畏其用刀宰割，固却之。后，痛楚不堪，外科皆束手。不得已，乃聘和兰医人门。一见，则曰疮剧矣，何不早告？自作之孽也。急觅一豕，乃唤其仆于车中携小箱出药酒一瓶，斟以盏，曰："饮之则身麻，不知痛痒也。出银刀割去疮之腐溃者，大如盘。缚豕于庭，生割其肉，亦大如盘，操药敷之。时许，弃其豕肉，臭黑不堪，其毒悉为拔出

矣。如是者三，曰可矣，乃敷以膏药。戒曰：当慎房事，节食酒匝月耳。三日而平复。我华人外科无其技也，虽华陀、扁鹊何以过焉？

葛留巴流寓华人述

《海岛逸志》曰：陈豹卿，名曬，漳之石美人。性机警，能知人。其堂兄映，为三宝垄甲必丹。豹卿往访，辄能佐理其事。映卒，遂袭其职。贾帆数十发，贩州府，所到则其利数倍。不数年，富甲一方。歌童舞女，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余始至垄，见番官淡扳公往候豹卿。队马数百，整肃而来，至栅外门，则下骑，入门则膝行而前。豹卿危坐，俟其至，乃少欠身。噫，异乡贵显，一至于是，真为华人生色也。巴中有大第一区，名三宝垄土库。唐帆初到，客有欲到三宝垄者，则进其土库，并有船护送至垄。或通谱，或瓜葛，或荐举，或投奔，悉皆收录。因才委任，各得其宜。华夷均领其资本，经商者不计其数。垄地贾帆辐辏，货物充盈，甲于南洋。迨没之日，贾帆停泊，生涯顿歇，垄中为之寂寞。语云：人杰地灵，良有以也。

许芳良，漳郡人也，为巴城甲必丹。性开扩，有雅量。蔡锡光时为门下客，每称其气量人所不可及。闽果有棕梨者，漳之佳果也，亦不可多得。唐帆或有携一二枚至岛，大者百金，小者数十金。芳良市两枚付锡光，将以进之巴王，而锡光误以为常果，剖而供之。芳良徐曰："此诚故乡中珍果也。"悉呼其客及家人共尝之。安汶有丁香油，用玻璃瓶实之，大者每瓶价百金。锡光拂几误碎之，香闻远近，不可隐，遂告之。芳良曰："生毁有数，何必较也？"巴中宴贵客，则用玻璃器。杯盘茗碗，俱系玻璃，每副价值一二百金。一日宴客，婢失手尽碎之，长跪请死。芳良曰："无须进内，但云我误碎可矣。"盖巴中法度，驭婢仆甚严，仆则自行

管束，婢则细君主之，不如是，则婢殆矣。有许姓者，落魄为佣，时巴中诸许皆贵显，芳良每以自炫。有云佣者姓许，芳良即招之曰：“既系子侄，行到巴，当即见我，何自苦为也。”录用之。不数年，竟成巨富，其雅量类如此，不能毕举焉。

黄井公，漳之漳浦人也。性朴讷，胸无宿物，初为三宝垄甲必丹，以诗酒自豪，不受约束，遂遭遣谪。又以课项未明，竟至囹圄。或为井公谋，以其所负子己者告之上台，使偿己责。井公曰：“缘我一人而累及众人，吾宁死不为也。”众共仰其义，愿为之地，各敛金而出之。长子绵光在巴奋志经营，颇为小康，乃奉井公归养巴中。筑园于清漪之沼，日与二三游侣啸咏自适。人皆以为古厚之报。

佛宾者，三宝垄观音亭之住持僧，漳之漳浦人也。能书善画，出言滑稽，公然娶妇，育子女各一。畜婢仆。客至，唤婢烹茗，诚可笑也。盖西洋僧家，有妻有妾，无足为奇。余有戏赠佛宾绝句云：“闻道金仙在此间，禅家事事竟安闲。袈裟自绣闺房里，待客烹茶唤小鬟。”

漳城东门外深青社有苏某者，经商南洋，娶妇某氏，数载，以不获利而归，遂卒于家。南洋妇闻其讣，且知其家贫、亲老、子幼，乃孑然帆海至闽，养姑教子以终其身。其节义，求之中华妇女，尚不多得，况荒服僻壤哉！惜未详其姓氏，为可憾！

附葛留巴所属岛

《海岛逸志》曰：葛剌巴国，其地一线之横，背负南海。左万丹，右自井里汶、直葛[63]、北胶浪、三宝垄、二（肥）〔胞〕咹、（营）〔茕〕森、竭力石、泗里猫至外南旺，不过三四十日，可以

陆路相通，其地舆水乡泽国。入巴国经营者，东至于万澜，西至于把东[64]，南背于南海，北蔽于（狭）〔峡〕[65]。巴国港口，浮屿罗布，曰王屿[66]、甲板屿[67]、熇炣屿[68]、白屿[69]、草屿[70]，不可枚举。总而言之，曰屿城。巴国统辖属国，东有望加锡、安汶、万澜、涧仔低，东北有马辰，西有把东，西北有麻六甲、柔佛。其余荒壤之国，但入贡而已。西北大海之中，有泽国数处，土地甚大，皆属和兰统辖。但华人未到其处，不能尽详其风土，今述其就近属岛可知者于左：

一、瓜亚番，其类甚多。自万丹、巴城、井里汶、北胶浪、三宝垄、曹森、竭力石、泗里猫仔[71]、外南旺边海一带，以及柔佛、巨港、占卑、览房之处，皆其种类。俱尊三宝垄览内为巡栏。其余各处但称史丹而已。其人粗蠢愚直，胸无宿物，怡然听受。不纪年岁，以十二月为一岁，见月之日为初一。其字迹如蛇蚓，音语则各处有同异。然受制于和兰，役使如奴隶，遵循维谨，不敢少懈。

一、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声教，语番语，食番食，衣番衣，读番书。不屑为瓜亚，而自号曰息览[72]。奉回教，不食猪犬，其制度与瓜亚无异。日久类繁，而和兰授与甲必丹，使分管其属焉。

一、无来由番，其种类甚多，散居四处。麻六甲、吉礁、把东、望久里[73]、马辰、里骂[74]、知汶、把实之属，皆其类也。性狡狯反覆，多有劫掠海洋中者。巢穴处于吉里门、龙牙[75]等处，内地所谓艇匪者是也。出没无常，闽、广患之。其言语，和兰遵之，以通融华夷，如官音然。

一、武乞氏（岛）居于望加锡，其魁处于山中，自称莙嗒，如瓜亚之称巡栏。南洋诸国皆习武艺，武乞氏为最勇。武艺精者，父

母荣之，乡里敬之，尊之曰牛实地，大好汉也。能断一乡，无不服从者。所以不论男女，十岁以上则演习枪刀跳舞诸技。其枪法刀法，皆有教师秘传。其教之名色甚多，如太祖达尊猴拳鹤势之类。故其武艺为南洋之冠。每扬帆海上，贼船遇之，莫不辟易。不受和兰节制，与盟约为兄弟而已。土产幼布、海参二者为西洋最。友人王砥候，有仆数人随其驾舟往万澜，中途遇盗。舟师大惧，诸仆曰：我等武乞氏，武艺皆高强，此辈所慑服，无恐也。戒舟人勿言动，以示懦怯状。盗见之曰：此必巴国唐人之船，畏怖如此。齐登船上。诸仆持刀以待，盗伙一见，皆错愕曰：何得武乞氏之船？即欲遁去，仆大喝，盗长跪，称误犯死罪，各献所有，叩头而去。又曰：武乞氏女子丽而乖巧，能识人意。余一婢名掌珠，随往马辰，中途遇贼，众寡不敌，仓皇失措。婢云无恐，持枪而出，守于梯门不动。贼登舟拥至，婢以枪挥之，立伤数人。贼退而相谓曰：何得有武乞氏之枪法？婢叱曰：我即武乞氏也。贼惧而尽披靡。

一、苗厘岛[76]居于外南旺之东，状类爪亚。男女皆穿耳而大其洞。女子颇有色，性勤俭持家。不属和兰统辖。其地，当巴国之极东，四面大海，浮屿罗布，中多石洞。土产燕窝、海菜、鱼翅、海参、翠羽。

一、武敦岛[77]居于望加锡之南，与息背门[78]相（迎）〔近〕。状貌丑黑，性强悍，视死如归，诸番所畏。其刚猛不亚于武乞，而粗豪过之。不属和兰统辖。土产长藤、苏木、海参、鹤顶、龙涎香。

一、暴暴岛居于安汶之东，状如夜叉，浑身漆黑，毛发螺拳如艾，丑恶不堪。手足敏捷，上树如飞。多木处而穴居，不火食，血如浓墨，性多嗜酒。和兰喜蓄此种为仆，以其状丑，便于出入。与西兰[79]、吉宁[80]比连而处，风俗亦略相同，皆称曰乌鬼仔。土产文烟、血结、香木、苏木、海菜、西国米。

一、知汶岛在尾陈之极东，番语东曰知汶，故云。无来由所居，与猫厘相邻，地方墨瘠，人物粗蠢。国贫，不属和兰统管。土产香木、丁香、木香、苏木、海参、海菜。

一、把实岛在马辰之东，风土略同马辰，而富裕不及，坐地之香什籍无来由。自有国主，不属和兰管辖，每年只纳贡税而已。土产燕窝、长藤、沙金，诸岛称为富国。

一、色仔年岛，华人呼为乌鬼，无祖系，如巴国设立礼拜寺于城中。其年岁、字迹、音语，俱遵和兰。衣服、饮食、器用、宫室，亦并相同。人物清秀，女子甚美。惟与和兰婚娶，其他不屑也。其属多从写字，或从营伍。性机警，和兰妒忌，不出使之为民上也。

一、里猫柔岛居于马辰之西，处山中，属马辰巡栏统辖。其状貌略似瓜亚。产沙金、长藤、鹿肉。其类皆以抽藤、打鹿、淘洗沙金为事。马辰之国甚富，数处产金。又产铨石，其性最坚，磨之光耀如镜，可鉴毫发；闪艳夺目，如日月之精华；入火不灭，磨之光彩依旧。大者无价，小者用米粒兑之，以米十六粒为一葛力，每葛力价二三十金。和兰不贵珠玉，以铨石为至宝。钮扣领袖，皆用以为饰。或云重至十葛力以上者，佩之可辟凶邪。铨石，即金刚钻。

一、里骂（岛）在望加锡之东，无来由所居，不属和兰经管。地里偏僻，风俗贪暴。土产良马，鲜有经商之舟。每年惟载良马入贡巴国而已。

一、安汶岛在巴国之东南，与万澜、涧仔低相鼎峙。色仔年[81]、息览、无来由什处其地。其属国浮屿，有些罢赖余[82]、葿亚〔里〕[83]、哥葿里[84]、哥务里[85]、万里罢[86]。土产海参、丁香、荖荸、鹦哥、雾鸟、花油、盒蜜。

一、万澜岛在巴国极东南之地，与苏洛[87]、宿务相近。相传从此回厦，较之巴国为近，但未有行之者。土产海参、玳瑁、沙金、珍珠。其浮屿属国尚多。

一、西垄岛在西北海[88]之隅，地极广大，距葛留巴极远。和兰、红毛、佛兰西、吕宋诸国错处其间。产金、银、宝石，五色俱备，光彩夺目。地属和兰管辖，徙葛留巴之犯流罪者悉置于此，华人之犯罪者亦置于此，余则不能到也。

一、龟静[89]（岛）在西北海之滨，与垄、西垄三处鼎峙，地方甚大，和兰（聚集）〔杂〕居处其间，人烟稠密，不亚葛留巴。但华人未有到其地者。

【注】

〔1〕说"二洲相接"，是因为魏源误以为下港、阇婆、诃陵均在苏门答腊岛上（见本书卷三《东南洋各国沿革图》）。其实下港一名本指爪哇岛上的万丹，1619年以后渐移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阇婆一名宋以前指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兼指此二岛，但宋代及宋以后已成为爪哇岛的专称；诃陵则在爪哇岛东部的谏义里一带。葛留巴、交留巴、加留巴诸名本指今雅加达，1619年以后渐指爪哇全岛；魏源特称的小爪哇一名，即爪哇岛。

〔2〕西陇，Ceylon的音译，今斯里兰卡（Sri Lanka）。

〔3〕万古屡，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明古鲁（Bengkulu）省。

〔4〕乌鬼甲（Cape of Good Hope），即好望角。

〔5〕网甲，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Bangka）岛。

〔6〕葛剌巴峡（Gasper Strait），加斯帕海峡。

〔7〕三洲洋，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邦加岛之间的海域。

〔8〕头次山，位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湾外的千岛（Thousand Is.）一带。

〔9〕海次山，今雅加达湾内的提东贝萨尔岛（Pulau Didongbesar）。

〔10〕葛剌巴山，指今雅加达一带。

〔11〕息辣，Selat 的译音，源自柔佛海峡的马来名 Selat Tebrau，指今新加坡（Singapore）。

〔12〕应作西。

〔13〕火焰山，指巽他海峡中的喀拉喀托火山（G. Krakatau）。

〔14〕呀瓦，又称呀瓦洲、呀瓦大洲，即今爪哇（Java）岛。

〔15〕砥利文，今爪哇岛北岸的井里汶（Cheribon）。

〔16〕苏拉圭呀，今爪哇岛东北岸的泗水（Surabaya）。

〔17〕俶马廊，今爪哇岛的三宝垄（Semarang）。

〔18〕地木岛，今帝汶（Timor）岛。

〔19〕池门屿，指东帝汶（East Timor）。

〔20〕疑为甘蔗之讹。

〔21〕应作“麻六甲、巨港”。

〔22〕三笠，即三立洋，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和苏门答腊岛、邦加岛之间的海域。

〔23〕屿城，雅加达湾外诸岛屿的总称。

〔24〕火烟山（G. Gede），格德火山。

〔25〕北胶浪，今爪哇岛上的北加浪岸（Pekalongan）。

〔26〕竭力石，今爪哇岛上的格雷西（Gresik），亦译锦石。

〔27〕（四）〔泗〕里猫，今爪哇岛东北岸的苏腊巴亚（Surabaya），亦译泗水。

〔28〕安汶，今马鲁古群岛中的安汶岛（Amboina）。

〔29〕万澜，今班达群岛（Kepulauan Banda）。

〔30〕澗仔低，今马鲁古群岛中的德那第岛（Pulau Ternate）。

〔31〕瓜亚国（Java），爪哇。

〔32〕双柄，（Raad Van Indie），评政院。

〔33〕伽头（Gouvernur），州长。

〔34〕山海（Gerzaghebber），副州长。

〔35〕美色葛内外（Weeskamer），贫病院。

〔36〕淡扳公（Temenggung），郡守。

〔37〕杯突公（Petor），副郡守。

〔38〕勃垄（Bekel），村长。

〔39〕览内（Vortenlandon），侯地。

〔40〕巡栏（Sunan 或 Susuhunen），苏苏胡南。

〔41〕把智淡扳公（Patih Temenggung），即宰相。

〔42〕把低（Patih），即县长。

〔43〕膏森，今爪哇北岸的拉森（Lasem）。

〔44〕劳（再）〔冉〕年（Lamangan），拉蒙岸。

〔45〕堤榭（Kudus），古突士，在三宝垄的东北面。

〔46〕二胞绦（Djapara），在三宝垄的东北面。

〔47〕蔗蔀，即制糖厂。

〔48〕四务湾馆，钱馆。

〔49〕浪，北加浪岸的简称。

〔50〕岸咀，今爪哇岛北岸的根打（Kendal）。

〔51〕葛里岭峨，今爪哇岛北面的卡利翁古（Kaliwungu）。

〔52〕蠟头（Sidayu），锡达尤，在爪哇岛北岸。

〔53〕八马垄，今爪哇岛北岸的八马兰（Pemalang）。

〔54〕外南旺，今爪哇岛东岸的外南梦（Baryuwangi）。

〔55〕览房，古国名，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上的楠榜（Lampung）省一带。

〔56〕吉礁（Kedahlama），旧吉打港。

〔57〕此火烟山指喀拉喀托火山。

〔58〕蠟石洋（Selat Surabay），苏腊巴亚（泗水）海峡，即泗水、锦石（Gresik）一带。

〔59〕南旺（Rembang），南望，在爪哇岛东北。

〔60〕猫厘，今巴厘（Bali）岛。

〔61〕把实，今加里曼丹东岸的巴塞尔（Passir）。

〔62〕暴暴岛，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巴岛（P. Babar）。

〔63〕直葛（Tegel），在爪哇岛北部。

〔64〕把东，今苏门答腊岛的巴东（Padang）。

〔65〕（狭）〔峡〕（Selat Bangka），邦加海峡。

〔66〕王屿，在今雅加达湾一带，今名不详。

〔67〕甲板屿，在今雅加达港口外。

〔68〕煸犸屿，在今雅加达湾一带，今名不详。

〔69〕白屿，在今雅加达湾外。

〔70〕草屿，在今雅加达湾外。

〔71〕泗里猫仔，即泗水。

〔72〕息览（Orang Selam），意为本地人。

〔73〕望久里（Bengalis），今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望加丽，属廖内省。

〔74〕里骂（Palima），帕里马，在乌戎潘当之东。

〔75〕龙牙，今印度尼西亚林加（Lingga）岛。

〔76〕苗厘岛，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P. Bali）。

〔77〕武敦岛，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东南面的布敦岛（P. Buton）。

〔78〕息荷门，今苏拉威西岛东南的布敦海峡（Selat Buton）。

〔79〕西兰，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中的斯兰岛（P. Ceram）。

〔80〕吉宁，指马鲁古群岛中的克朗岛（P. Kelang）。

〔81〕色仔年（Serjiram），加里曼丹中部达雅克氏族之一。

〔82〕些罢赖余，马鲁古群岛中的萨帕鲁阿岛（P. Saparua）。

〔83〕背亚〔里〕，或指斯兰岛上的Nuniali。

〔84〕哥荷里，或指安汶岛西北面的克朗岛（P. Kelang）。

〔85〕哥务里，或指布鲁岛（P. Buru）上的Kayeli。

〔86〕万里罢，或指今安汶岛西北面的马尼帕岛（P. Manipa）。

〔87〕苏禄（Sulu Arch），苏禄群岛。其实，班达群岛距苏禄群岛、宿务岛都很远。

〔88〕此“西北海”指印度洋（Indian Ocean）。

〔89〕龟静，疑指印度西南岸的柯钦（Cochin）。

海国图志卷十四

邵阳魏源辑

东南洋海岛之国。原无，今补。

葛留巴所属岛

《地理备考》：（瓜）〔爪〕哇岛在苏麻答剌〔岛〕东南，长约二千四百里，宽约五百里。冈陵层叠，峰之峻者曰巴拉呼[1]，曰巴囊古挠[2]，曰巴萨弯[3]，曰拉的科麻[4]，曰墨尔巴布[5]，曰松兵[6]，曰新多罗[7]。河之长〔者〕曰若阿那[8]，曰塞达尼[9]。田腴产丰，谷果备具。林密兽蕃，地气熇烈。归贺兰兼摄。〔地〕分二十部，〔首郡名巴达维亚，〕设总兵驻扎。五方辐辏，其通商冲繁之地曰萨麻郎[10]，曰苏拉巴亚[11]，曰巴萨卢昂[12]，曰苏拉加尔大[13]。

其余各岛：一名马都拉，在（瓜）〔爪〕哇岛之东北，长约三百里，宽约六十里，地面积方一千八百里。五谷之中，粳稻为最。三酋分摄，各据一方。一名巴利[14]，又曰小（瓜）〔爪〕哇，在（瓜）〔爪〕哇岛之东，长约二百七十里，宽约一百六十里，地面积方二千六百一十里。田土肥饶，地气不驯；土产金、盐、稻、粟、绵花、烟叶等物。八酋分摄，不相统属。一名隆波克，在巴利岛之东。长约一百八十里，宽约一百五十里。崇山峻岭，峰峦参天，

田土膏腴，五谷丰登。一名君岛[15]，在瓜哇岛之西北，长约五十里，宽约四十里。田土低陷，丛林稠密。此二岛皆属一酋统摄。

《每月统纪传》曰：三大州之至盛为呀瓦，米胜用，胡椒、燕窝、翠羽、白糖、绵花、加非、苏木、木头等货，各样果实，蕉子、椰子、槟榔、石榴、柚子、波萝、柑子、芒果、橙、橘等，无所不备。惧水多鳄鱼，地有火山，频数地震，火出烧树屋，居者皆以炎暑为患。

土番皆回回，甚老实，勤劳耕田。其本性温和，惟人触犯之，内恨不释，一定雪怨。瞋怒之际如虎，遇人就杀，不论好歹，倘不触其怒，安然秩然。甚恶相斗，但因赌博之好，输田屋子女，至卖身为奴，偷盗哄骗，皆生于此，最为呀瓦洲风俗之害。礼日之时，设虎与牛相斗之场，或虎、牛死，就息止。又山内多虎，土番打围射猎。

向来土番王世管此洲，守天竺国之佛教。天顺年间，回回伐国，征服之，令居民改崇回教。万历年间，荷兰建葛剌巴城，以为海船聚集贸易之大埠，番人磬珍宝物食，无所不至，渐渐征土酋而服之，令其人进贡，遵总兵之命。别开砥利文（岛）、苏拉圭呀（岛）、彶马廊（岛）各埔头，并荷兰公班衙为主，治管贸易。仓箱充实，任意奢侈。不顾贫窭，结衅打仗。自雍正年以后，未有大衅隙，即有土番背叛，一霎时可服之。乾隆年间，荷兰公使朝京都。嘉庆年间，佛兰西国胜服荷兰祖家，遂夺据葛剌巴。是时英国与佛兰西方连年攻战，故英军助荷兰伐征呀瓦洲获胜。数年后结平盟，复以呀瓦地归荷兰。道光年间，土番君题坡那哦罗[16]者，与土人谋废荷兰之权。时荷兰公班衙已废，荷兰王遣兵船战斗不息，毕竟仍为荷兰所有。明朝年间，唐人已到呀瓦大洲，赴埔头。顺治年，福建同安人离本地往驻葛剌巴经商、耕种，年

(结)〔给〕丁票银五六金。此后，每每有厦门巨艚船载万余石赴葛剌巴兼钣马廊埔头。但因水程甚远，沙礁无数，必有西洋伙长，其用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即知为某处。近因中国人口浩盛，往此地何啻十余万？归家鲜矣。作家业，娶土女，故荷兰总兵禁革新唐，不许居住，令随船而回。然唐人土著生长富贵人甚多，与荷兰友睦交接，兼荷兰亦用唐人为官属，为保甲，名甲必丹，理国政，掌财赋。毗于呀瓦之岛等，是巫来酉族类土番所居，兼蛮海贼无数。在地本屿[17]或地门屿，荷兰与葡萄亚建城，产檀木、蜜蜡等货。

葛留巴土番有曰武吉族类者，极勇猛，饮血结盟，死不爽信。好行船，往四方生理，措置新民，极聪明，又勤劳，缠绵补葺之。武吉人恭敬妇女，不以婢妾待之，故其女秉心贞静，有大用。因芒佳瑟之土君甚多，频数争斗不息。盖回回之教，不泽洽于兆民，不酌定律例，委曲详明昭示，致相战不息也。

《每月统纪传》曰：葛剌巴地山岭高千有余丈。别有火焰山，发火焰、硫磺，似大炮之轰。是时山内之石，熔如水流下，凡所遇物，即烧灭之。亦有大山顶上有穴隙，周三四里，深十余丈，底有热水，滚下滚上，色如牛乳，臭如硫磺。所围之孔，喷出白烟，终不可近。自巴城而东，隔三百余里，有大火山，向来多次发火焰。忽一日白云覆山，地震霹雳，如万炮齐轰。居民率然惊起，天无门，地无路，要避又避不得。火山发炼石，火灰满田盈谷，草木房屋皆火，尽烧民三千人，及十乡毁尽，大山沉陷。斯灾祸格外稀奇，一如天地之末劫然。且离巴屿千有余里有三巴哇[18]海屿，嘉庆二十年三月，其地火山忽然发焰冲天，大石飞起，烧炼溶流，房屋倒塌，五谷尽坏，万有余人灭亡也。巴城之中，白日

变暗，火灰下如雨雪，遮盖房屋，填塞街路，耳听如雷响。葛剌巴地不比中国之蕃庶，虽田之广大，有余粮可多养几万人。惟其居民生齿不繁，且巴人不建城而居，乡里或百人、或五十人合住一村，茅舍四围，作园栽树，摘其果，享其荫。因树木茂盛，远望不见房舍。春季大雨淋漓，水涨漫屋，诸村如海屿。一村之居民渐增日多，必挪移别所，又开垦焉。初建之时，新村属旧村所管，渐设保长，每村内有乡长数人，亦有公所会集商事之所。别建礼拜寺，及请教师掌理之。臣见王不穿袍衫而着缎裤，围长布。其瓜亚王之宫殿，尤四方端正，阔十有余里，万人可居。城墙沟池周之，大火炮防之。殿前大门外有空院，篱笆围四方，有榕树甚古，为御所之记号。前门有阶可登座位，到内门透过里院，行中道至朝廷，群臣来此朝见。后有王宫，皆甚雅丽。

内地之居民，在本乡保管下朴实谦逊，相友相助，孝顺父母，爱惜妻子，非邪僻，非骄傲，秩然蔼然。惟大邑与埠市之民则不然，因与匪徒往来，放僻邪侈，不依古执迷，能仿法外国之文艺，亦轻信人言之哄骗，甚执妖鬼之诞，守邪术之法。富贵人为世爵，非常暴虐，惟知积累财帛，勒索百姓。海口之人断非俭吝，赚钱即费，买马车、器服。倘旅客到寓，厚待，守宾主之礼。沽名邀誉，是瓜亚人所悦。虽不大胆，却许多忍耐磨难。还怨欺负，一转眼发怒报仇，不顾关系矣。内山虎甚多，乡人听有虎，各持枪围虎穴，打鼓放火以激之，虎出，众人杀之。亦有王家养虎，囚于大笼，招民聚集，放火焚笼，虎走出之时，诸人攻击。昔有犯死罪之人，但其所供犯法，无实凭据，使之与虎相斗。若杀虎，无罪，被虎杀，即正罪也。王家戏玩，好将水牛与虎相斗，牛触虎咬，旁人或洒沸水，或以荆枣激怒之，水牛因力大常胜，因被虎伤，亦数日后而死。巴民心性轻浮，最喜小说，甚悦虚谈。故本

地史记，妆饰参假。汉朝光武帝时，有五印度国人坐船到巴地交易货物，恒常往来。因土番蠢蛮，印度人教之建屋耕田，传佛教。印度人渐富，专权侵地。土番甘心媚服，雕刻石像，建庙奉佛，其迹处处尚在。元朝时，有国曰摩瓜巴佚[19]，盛兴，征伐邻民，收服回教。以后回回力强，令土番进教，去除佛像，奉事真主一位。佛教日衰，巴地之列王皆丧气，弃旧从新，不敢抗违，老幼俱奉回回之教。嗣后荷兰人到洲争据其地。万历二十年间，回回百姓兴兵如蚁，集各国之人协力助阵，终无如荷兰之火铳何，土番四散奔逃。自斯以后，荷兰遂永管其地矣。

《外国史略》曰：众岛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瓜哇，今名葛留巴。南极出自五度三十八分至六度四十分，偏东自一百零五度十一分及一百一十四度三十二分，广袤二千七百四十五方圆里，居民七百万。中地山高自五百丈至一千二百丈。其东方之山，高于海面一千六十一丈。此山多峰，有若火山。近日火灭大半，尚有数处出硫磺气。牙瓦地多支溪，当霖雨时，可舟行者数十处，余皆供灌溉田。南北均有海湾可泊，南有高磐，北多低泽，甚烟瘴。有泥火山，恒流咸水，冲出黑泥。其天气谷热而山凉，多大雷电、地震。天气有六变，故所产物亦殊异。牙瓦土肥，出谷米，又出白糖、加非、黛青、胡椒、胭脂、八角、马芹、毕澄茄、椰子、茶叶及各种嘉果。多蛇虎，而水牛极高有力，不独耕田，亦可推车。此岛有八分之七未垦，且不善务农，又官吏迫纳饷赋，故无余蓄。其土民大半紫黑色，朴实耐劳，但不甚聪明，惟上命是听，受虐不怨。本奉印度佛教。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领大军强服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元时亦入贡中国。葡萄亚船于万历间到此岛与土民交易。荷兰与英人继之，嗣后两不相合。荷兰立城为藩属国之都，力战土酋，服之，教种甘蔗、加非等货，其利

甚厚。嘉庆十五年，佛兰西欲据此岛，英人调兵先取之。立法律，力保土民，通商旅二十年，复以此地再还荷兰。当今居民五百有余万，服荷兰所辖者五分之三，其余属土酋。道光五年，有土民纠海边羌来由族类起兵攻荷兰，连两年不能克，且头目被掳。荷兰王益调兵帅掌全岛之政，每三年与议土斟酌法令，所派各大官皆由荷兰国至，其余小官皆生长此地，且于侨寓唐人中择立首领，按本律例以管所属之人。又立各族类头目，使管本地之民，惟听荷兰大帅之命。所传之两旧土酋，在内地安逸度生而已。各岛税赋，每年银一千八百万两，除给各公费，尚存库百万两。调水师船数十巡群岛，以遏海贼。调兵守各埠，约二万丁。运出之货，道光十六年，加非六十二万二千五百九十七石，白糖六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一石，米一百九十万二千九百石，黛青四千零七十八石，锡五万九千六百七十四石。道光十八年，加非七十三万七千五百石，白糖九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石，米一百一十八万七千五百石，黛青七千四百三十石，锡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六石。其贸易可谓甚广。因多立禁谕，商不得任意运货往来，故有阻碍包揽之弊。荷兰驻扎之都曰巴他威城[20]，在西南海边，居民六万二千，族类不一种。北面海口曰穌拉拜[21]，居民五万丁；撒马郎[22]，居民三万八千丁，皆与他岛贸易。惟外国之船，独于巴他威或甲拉巴[23]通商焉。内地土酋所驻之大城曰穌拉甲他[24]，居民十万五千口；儒约甲他[25]，十万口，其殿廷极广大。

马土拉[26]在牙瓦之东北边，隔以海峡。居民二十二万丁，崇印度佛教。居民猛勇，阵则为荷兰之助。岛长三里，阔约六里。多出米谷，以补他岛。在牙瓦各海口，亦有唐人经商致富。巴里岛在牙瓦之东南，隔以同名之海峡。南极出八度四十一分，偏东一百一十四度二十五分。岸高难泊。其居民尚执印度佛教，尸皆焚

葬。其前君卒，妃妾七十二人皆愿自焚。土人不善驾船。出米、油、槟榔、燕窝等货。居民八十万口。乡里长领之外，余悉贫乏。自道光十七年以来，土酋各结党互战。属此岛之沦泊，有峰高八百丈。南极八度二十一分，偏东百一十六度二十六分。长十六里，阔约十四里。米谷丰盛，每年三万有余石，载甲板卖与中国。居民崇印度佛教，颇勤劳安分。用中国之通宝钱，历来小土酋结党相杀，荷兰人排兵船以定其争，然终未太平。距此岛不远，为孙巴瓦。长六百里，阔十三里。出坚木、骏马、金沙。居民鲜少，未向化，罕与外国往来。有火山，出火石烟火浆，令四方震动。弗力岛在八九经度间，偏东自百二十至百二十三度。出金沙、椰油、檀香、蜡、燕窝、玳瑁等货。前此荷兰据其东方，今又有布吉据其地。与外国无往来。葡萄牙人在此传天主教，筑礼拜堂。土民面黑喜斗，有所获则贩卖为奴。地门岛阔八百里，长约十三里，皆山地，出檀香，每年约一万石。有金沙，禁不准掘。荷兰人于此开矿，土人杀之。亦出铜、蜡、椰子、椰油等货。崇耶稣教，各乡设学馆。此岛分二分：西分归荷兰，其港口曰古邦；东方归葡萄牙，筑炮台曰“和睦”。每年由澳门开船前往，买黑奴、蜡、檀香等货。虽设严禁，犯者益多。只以人口为买卖之物，甚可恨矣。其居民不似羌来人，发卷面黑皆土著，不乐航船。外此尚多屿洲，如鹿地[27]、檀香[28]、勒地[29]等屿，皆小而微。

葛留巴岛旧为狼牙修[30]沿革

《梁书》：扶南以南入海中为顿逊国，其西为盘盘国[31]，又西南为丹丹国[32]。海中有毗骞国[33]，去扶南八千里；又西南为干陁利[34]。干陁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

吉贝、槟榔。天监中，其王遣使贡献方物。干陁利之西南，为狼牙修岛，又西南为婆利岛国[35]。再西南则中天竺，再西南为海中狮子国[36]。

按：顿逊（在）〔去〕扶南三千里，斗入海中，为柔佛等地无疑[37]。毗骞去扶南八千里，当是婆罗大洲[38]。干陁利在其西南，当为今下港[39]。而狼牙修又在其西南，当为今葛留巴之小瓜哇[40]。则正与婆利之为苏门岛相接，地势无一不合矣。《明史》以狼牙修为印度南之师子国，合为一岛；又以干陁利为三佛齐，与婆利合为一岛[41]，皆与史不合。甚至以苏门答剌为条支、大食、波斯[42]之地，则更无足辩矣。

《梁书》：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地气物产与扶南同，偏多䅟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吉贝为干缦，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金绳为络，金环贯耳；女子被布，以缨络绕身。其国累楼为城，重门楼阁。王乘象，有幡毦旗鼓罩台，盖兵卫甚设。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之，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不敢害，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王〕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葛留巴岛旧为阇婆小瓜哇沿革

《唐书》：诃陵亦曰（杜）〔社〕婆，曰阇婆，在南海中。东距婆利，西堕婆登[43]，南濒海，北真腊。木为城，覆屋以栟榈，象牙为床席。出玳瑁、黄白金、犀、象。国最富，有穴自涌盐。以柳花、椰子为酒。有文字，知星历。王居阇婆城。其祖吉延东迁

于婆露伽斯城[44]。旁小国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为最贵。山上有郎卑野州[45]，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贞观中，与堕和罗[46]、堕婆登皆遣使入贡。太宗以玺诏优答。堕和罗丐良马，帝与之。上元间，国人推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令整肃，道不拾遗。大食[47]君闻之，赍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辄避。如是三年，王世子过，以足躏金。悉莫怒，将斩之。群臣固请，悉莫曰：而罪实本于足，可断趾。群臣复为请，乃斩指以徇。大食闻而畏之，不敢加兵。大历、元和、太和中，皆入贡。

《宋史》：阇婆国在南海中，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48]；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49]，又七日至柴历亭[50]，抵交阯，达广州。其地平坦，宜种植。产稻、麻、粟、豆，无麦，民输十一之租。煮海为盐，多鱼、鳖、鸡、鸭、山羊，兼椎牛以食。果实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出金、银、犀、牙笺、沉檀香、茴香、胡椒、槟榔、硫磺、红花、苏木。亦务蚕织，有薄绢、丝绞、吉贝布。剪银叶为钱，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钱。室宇壮丽，饰以金碧。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地不产茶。其酒出于椰子及虾蝚丹树，华人未尝见。或以桄榔、槟榔酿成，亦甚香美。不设刑禁，杂犯罪者随轻重出黄金以赎，惟寇盗者杀之。其王椎髻，戴金铃，衣锦袍，蹑革履，坐方床。官吏日谒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舆，壮士五七百人执兵器以从。国人见王皆坐，俟其过乃起。以王子三人为副王。官有落佶连四人共治国事，如中国宰相，无月奉，随时量给土产诸物。次有文吏三百余员，目为秀才，掌文簿总计财货。又有卑官殆千员，分主城池、帑廪及军卒。

其领兵者，每半岁给金十两，胜兵三万，每半岁亦给金有差。土俗婚聘无媒妁，但纳黄金于女家以娶之。五月游船，十月游山。乐有横笛、鼓板，亦能舞。土人被发，其衣装缠胸以下至于膝。疾病不服药，但祷神求佛。其俗有名而无姓。先是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贡，后绝。淳化三年，贡象牙、真珠、绣花销金及绣丝绞、杂色丝绞、吉贝织杂色绞布、檀香、玳瑁、槟榔、盘犀装剑、金银装剑、藤花簟、白鹦鹉、七宝饰檀香亭子，其使别贡玳瑁、龙脑、丁香、藤织花簟，至明州定海县。其使饰服，与尝来人贡波斯相类。其国与三佛齐有仇怨，互相攻战。本国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声即出。或投以果实，则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谓之猴王、猴夫人。食毕，群猴食其余。使既至，上令有司优待，久之，使还，赐金帛甚厚，仍赐良马戎具，以从其请。其言邻国名婆罗门[51]云。大观三年六月，遣使人贡，诏礼之如交阯。又有摩国，太平兴国七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南毗国[52]在大海之西南，由三佛齐风帆月余可至其国。王每巡行，先期遣兵百余人持水洒地上，以防飓风扬沙尘。列鼎百以进食，日一易之。置翰林官，供王饮食。俗喜战斗，习刀槊，善射凿。杂白银为钱，产珍珠、番布。其国最远，番船罕到。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矣。

《广东通志》：瓜哇国，古诃陵也。一曰阇婆，又名莆家龙，在真腊之南海中洲上。东与婆利，西与（惰）〔堕〕婆登，北接真腊国，南临大海。自占城起程，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地广人稠，甲兵药铳为东洋诸番之雄。其港口人去马头曰新村。屋店连行为市，买卖商旅最众。三佛齐国为其所并，改名旧港，以别于新村。源按：并三佛齐者，乃大瓜哇，非此小瓜哇也。

《明史》：阇婆，宋元嘉时始朝中国。唐曰诃陵，又曰社婆，其

王居阇婆城，唐宋皆入贡。洪武十一年，遣使表贡，其后不复至。或曰瓜哇即阇婆。然《元史·瓜哇传》不言，且曰其风俗物产无可考。而太祖时两国并时入贡，其王之名不同。或本为二国，其后为瓜哇所灭，然不可考。源案：阇婆为下港，小瓜哇为葛留巴，诸书皆以瓜哇即阇婆，独此分之，然尚与大瓜哇相混。

魏源曰：葛留巴，昔为小瓜哇，今为小新荷兰，其与下港仅隔一峡[53]。凡西洋、南洋之番船，必绕过峡中而后分赴各国，故帆樯廛市雄甲南海，视婆罗洲之大瓜哇尤繁盛。荷兰之有小瓜哇，犹英吉利之有东印度，凡各岛驻防之兵均皆听号令、受节制焉。其并于天方[54]也，在明天顺；吞于荷兰也，在明万历；交哄于佛兰西、英吉利也，在嘉庆之初。天方之服之也，以回教；荷兰之蛊之也，以鸦烟。皆阴谋潜伏于无形，而夺人家国。气运所迁，机智所阑，乌乎！安所极哉？诸书或以阇婆即瓜哇，或以噶留巴即大瓜哇，而下港为小瓜哇，甚至谓瓜哇疆域南抵大食，而以西南之苏门答剌当之。不知《唐书》大食王遣人囊金阇婆之郊，阴试女王之令者，盖商船往来速邮传命，讵真谓万里波斯之国，鸡犬相闻？明洪武中，命外夷山川附祭各省：安南、占城、真腊、暹罗、锁里，附祭广西；三佛齐、小瓜哇，附祭广东；日本、琉球、浡泥，附祭福建，今则大半归于西洋。

【注】

[1] 巴拉呼（Tangubang Prahu），即普拉胡峰。

[2] 巴囊古挠，即布罗莫（Bromo）峰。

[3] 巴萨弯，即塞拉梅特（Slamef）山。

[4] 拉的科麻，即罗戈真邦岸（Rogojembangan）山。

[5] 墨尔巴布，即默巴布（Merbaru）山。

〔6〕松兵，即松宾（Sumbing）山。

〔7〕新多罗，即松多罗（Sundoro）山。

〔8〕若阿那，即朱阿纳河（K. Juana）。

〔9〕塞达尼，即芝萨达尼（Cisadane）河。

〔10〕萨麻郎（Semarang），三宝垄。

〔11〕苏拉巴亚（Surabaya），苏腊巴亚（泗水）。

〔12〕巴萨卢昂（Pasuruan），巴苏鲁安（岩望）。

〔13〕苏拉加尔大（Surakarta），苏腊卡尔塔（梭罗）。

〔14〕巴利，巴厘（Bali）岛。

〔15〕君岛（Kepulauan Seribu），雅加达湾外的千岛群岛。

〔16〕题坡那哦罗（Pangeran Dipo Negoro），通译蒂博·尼哥罗，印度尼西亚民族英雄。

〔17〕地本屿（P. Timor），又称地门屿，即帝汶岛。

〔18〕三巴哇（P. Sambawa），松巴哇岛。

〔19〕摩瓜巴佚（Madjapahit，Modjopahit），即我国古籍中的麻喏巴歇、门遮把逸、满者百夷。故址在今爪哇岛泗水西南，或即今惹班（Mojokerto）。

〔20〕巴他威城（Batavia），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21〕稣拉拜（Cirebon），井里汶。

〔22〕撒马郎（Semarang），三宝垄。

〔23〕甲拉巴，Kelapa 的译音，今雅加达（Jakarta）。

〔24〕稣拉甲他（Surakarta），苏腊卡尔塔（梭罗）。

〔25〕儒约甲他（Yogyakarta），日惹（周贾卡塔）。

〔26〕马土拉（Pulau Madura），马都拉岛。

〔27〕鹿地（Pulau Roti），罗地岛。

〔28〕檀香（P. Sumba），松巴岛。

〔29〕勒地（Kepulauan Leti），莱蒂群岛，在班达海南部。

〔30〕狼牙修，Lengkasuka 的译音，故地在今泰国北大年一带。魏源误以为在爪哇岛。

〔31〕盘盘国，或即今泰国万伦湾内泊所喷平（Phunphin）的对音。

〔32〕丹丹国，在今马来西亚吉兰丹或天定（Dinding）一带。

〔33〕毗骞国，对其故地的考证，有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彭亨州、缅甸南岸、加里曼丹岛、菲律宾诸说，未有定论。

〔34〕干陁利，对其故地的考证，或认为是苏门答腊巨港的梵名Kandari的译音，或认为是马来西亚吉打的泰米尔文Kadaram的译音，或认为指霹雳州的金丹（Kintan）。

〔35〕婆利岛国，诸家考证，或谓即巴厘岛，或谓Borneo的译音，或谓在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或北部。

〔36〕狮子国，今斯里兰卡。

〔37〕丹那沙林不是柔佛。

〔38〕这么说毗骞是婆罗洲，证据不足。

〔39〕干陁利非万丹。

〔40〕万丹在爪哇岛的西北角，不能说爪哇岛在万丹西南。

〔41〕不应否定Kandari与Samboja同在一岛甚至同地。

〔42〕南海波斯就在苏门答腊岛东北岸。

〔43〕堕婆登，故地有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巴塔姆（Batam）岛或巴东（Padang）岛、苏门答腊东南岸的勿洞（Betong）、爪哇岛西部的万丹（Banten）及马来半岛的克拉（Kra）地峡诸说。

〔44〕婆露伽斯城，故地一说即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布鲁阿斯（Bruas），一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锦石（Gresik），为Barugasi的译音。

〔45〕郎卑野州，或谓即今马来西亚吉打（Kedah）河支流兰拜（Rambai）的译音；或谓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指温诺梭婆（Wonosobo）北面的帝岩（Dieng，旧作Dikyauo）高原。

〔46〕堕和罗，梵文Dvaravati的译音，即堕罗钵底，故地在今泰国的大城（Ayuthaya）或佛统（Nakhon Pathom）一带。

〔47〕大食（Tamasek），南海大食，即新加坡古名。也有人认为兼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

〔48〕昆仑国，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或为戈龙(Gorong)群岛的译音．或为马来语 Gunong Api 的前一词的译音。

〔49〕古逻国，故地在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或在半岛西岸的吉打、马六甲一带。

〔50〕柴历亭，故地一说在马来半岛东岸，即今马来西亚的 Cherating 河流域；一说为马来语 Selat（海峡）的对音，指柔佛及新加坡；也有认为在暹罗湾口或越南南岸一带的。

〔51〕婆罗门，指印度或兼指斯里兰卡。

〔52〕南毗国，或谓即印度种姓 Namburi 的通称，指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一带。

〔53〕下港即万丹，就在爪哇岛上。魏源误下港为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Palembang)，故说爪哇岛与“下港”隔一海峡。

〔54〕天方，本指沙特阿拉伯的麦加（Makkah，Mekka），后泛指阿剌伯；魏源以此名指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

海国图志卷十五

邵阳魏源辑

东南洋海岛之国。原无，今补。

英荷二夷所属亚齐及三佛齐岛三国同岛，即唐以前婆利洲地。苏门答剌，今名亚齐。三佛齐，今名旧港。

谢清高《海录》曰：三佛齐及苏门答剌岛在新柔佛岛[1]对渡。旧柔佛为英吉利所据，其土番徙新岛，周围数百里。由柔佛岛对渡，西南海中别峙一大洲，九国[2]环之：曰霤里[3]、曰锡里[4]、曰大亚齐[5]、曰小亚齐[6]、曰尼古巴拉[7]、曰苏苏[8]、曰叭当[9]、曰尼是[10]、曰茫古鲁[11]、曰旧港、曰龙牙[12]，九国同此一山。亚齐及苏苏皆苏门答剌故地，旧港则三佛齐故地也[13]。

霤里国在柔佛西南，不与柔佛相连。由柔佛渡海而南，行约日余可到。疆域约数百里。风俗土产与柔佛同。土番较强盛。潮州人多贸易于此。海东北为琴山径[14]。

锡里国在霤里西北，疆域、风俗与霤里同，由霤里买小舟沿海行约四日可到。海东为麻六甲。由此又西北行约二日，仍经红

毛浅。土产鱼肚、冰片、椰子、胡椒。

大亚齐国在锡里西北，疆域稍大，由红毛浅外海西北行日余即到。由国都向西北陆行五六日，水路顺风一二日则至山尽处，俱属大亚齐。风俗与无来由各国同。海东北岸为沙喇我国[15]，山尽处则与新埠斜对。土产金冰片、沙藤、椰子、香木、海菜。

尼古巴拉，西南海中孤岛也。由亚齐山尽处北行少西，顺风约十一二日可到。土番俱野人，性情淳良。日食椰子、熟鱼，不食五谷。闽人居吉德者，常偕吉德土番到此采海参及龙涎香。(与)〔其〕海道亦向西北〔行〕约旬日可到。由此又北行，约半日许，有牛头马面山[16]。其人多人身马面，是食人。海艘经过，俱不敢近。望之但见云气屯积。天日晴朗，遥见山顶似有火焰焉。又北行旬日，即到明牙喇海口，若向北少西行，顺风六七日，可到曼达喇萨。

小亚齐国，一名孙支[17]，在大亚齐西。由大亚齐西北行，经山尽处转东南行，约日余可到。疆域亦数百里。风俗与大亚齐同。土产金、沙藤、胡椒、椰子、冰片。

苏苏国在小亚齐南，水路顺风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土产与小亚齐同。

叭当国在苏苏东南，水路顺风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与上略同。海西别有一岛，为呢是国。

呢是国，又名哇德[18]，在苏苏、叭当二国之西，海中独峙一山。民似中国而小，常相掳掠贩卖，出入必持标枪，俱炮火。不食五谷，惟以西谷米合香蕉煎食。年老者，子孙则抱置树杪，环其下而播之，俟跌死而后已。其灭伦理至于此极。自此以西，海中多大石，风涛险阻，故大西洋海船往小西洋者，必由叭当之西、呢是之东。

茫古鲁在巴当东，水路顺风，约五六日可到。陆路亦通，但山僻多盗贼，故鲜有行者。沿海都邑近为英吉利所夺，国王移居山内。然英吉利居此者不过数十人，领〔叙〕跛兵[19]数百而已。土产海参、丁香、豆蔻、胡椒、椰子、槟榔。

旧港国即三佛齐也，在茫古鲁东，疆域稍大。由〔茫〕古〔鲁〕东南行约三四日，转北入葛剌巴峡口，顺风行半日方出峡。峡东西皆旧港国疆土。峡西大山名网甲，别峙海中。山麓有文都[20]、上卢寮[21]、下卢寮[22]、新港[23]等处。山南复有二小岛：一名空壳槟榔[24]，一名朱麻里[25]，皆产锡。闽、粤人到此采锡者甚众。文都有英吉利镇守而榷锡税。凡采者俱向借资斧，得锡则偿之，每百斤止给洋银八枚，无敢私卖。国王所都在峡西，由文都对海入小港，西行四五日方至。亦有荷兰镇守，两岸居民俱临水起屋，颇称富庶。国王殿廷为三级，每日听政，王坐于上，次列各酋长，庶民争讼者俱俯伏于下。体制严肃，而民性凶恶，多为盗贼。不知尊中国，而畏荷兰、英吉利如虎。凡有诛求，无敢违抗。巫来由番皆然，不独此国也。土产金、锡、沙藤、速香、降香、胡椒、椰子、槟榔、水鹿。

龙牙国在旧港北，由峡口水路到此，顺风约三日。由此北行日余，则为柔佛。西北行日余，则至嚼里。此山多木，大者数十围。中华洋船至此多换桅柁。凡嚼里、锡里，大抵皆巫来由种类，唯大亚齐及苏苏，民稍淳良，余俱凶恶，盗劫为生。凡巫来由各国，俱产黑燕窝、速香、降香、鸡骨香、槟榔、椰子、海菜。

《地理备考》曰：苏麻答喇岛，亦曰苏门答剌，在南洋之极西，纬度自北五度起至南五度止，经度自东九十三度起至一百零三度止，长约三千五百里，宽约五百五十里，烟户六兆余口。本岛地势，重冈叠岭，迤逦延袤，其最大者曰柯非尔山[26]，曰古农哥孙

巴拉山[27]。火山不一，地震时作。田土朊腴，谷果丰稔。丛林稠密，禽兽蕃衍。土产金、银、铜、铁、锡、硝磺、冰片、胡椒、椰子、甘蔗、药材、沙谷米等物。地气互异，每多阴雨。商贾云集。本岛疆域不属别国管辖，惟一处归贺兰国兼摄。其自为国者三：曰亚齐，在岛之北，疆域狭窄，人烟稀疏。都城建于西北，屋宇朴陋，街衢湾曲。曰西亚哥[28]，在岛东之西亚哥河两岸，数酋分摄，各霸一方。海滨之人，多务劫掠。都城贸易萧条。曰巴达斯[29]，在岛西海滨，与亚齐毗连，数酋分摄，不相统属。其归贺兰摄者：一名巴当[30]，在岛之西，地势褊小，贸易则盛；一名美囊加布[31]，在岛之中；一名巴棱邦[32]，在岛之东；田土肥饶，稼穑丰茂；一名（槟榔）〔郎崩〕[33]，在岛之南，地多涝泽，人烟稀疏。

岛之东西，小岛胪列，各设酋长。东岛一名卢巴[34]，一名邦八尔[35]，一名灵安[36]，长约一百八十里，宽约一百里。一名兵当[37]，长约一百里，宽约四十里；一名当容比囊[38]，内有里约城[39]，商贾辐辏；一名邦加[40]，长约五百四十里，宽约一百五十里，人烟寥落，锡磺繁衍；一名比粦敦[41]，多产黑金。西岛一名英加诺[42]，回环约一百里，田土朊腴，地气严寒；一名波日[43]，又曰那撮[44]，岛屿甚多，不产杭稻，椰竹、沙谷米等甚属蕃衍；一名波拉[45]，又曰细波拉[46]，岛屿不一，大者长约三百里，宽约六十里；一名细比卢[47]，长约二百七十里，宽约四十里，内有火山，昼夜吐焰不熄；一名巴都[48]，一名尼亚斯[49]，长约一百八十里，宽约六十里，田土膏腴，谷果丰稔；一名巴比[50]，一名巴比亚哥[51]，长约六十里，宽约二十里。

《每月统纪传》曰：苏门答剌大州屿一带皆山。于其州中间，分州两分。瘦岭硗地，只产锡、金、沙藤、胡椒、槟榔、椰子、冰片等货。英吉利人又种豆蔻、丁香树，其金凤有大声名，不胜其

美。土番皆马莱酉族类，不胜数。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强悍刁顽，肆为不法。年年往默底那[52]国拜其圣人穆罕默德铁棺椁。各处皆有小土酋，沿溪居茅，不善生理，故上下穷苦。唐时为亚齐国，权势甚大，今则西洋藩属。

《外国史略》曰：苏门他拉[53]，此为长岛，与牙瓦岛以孙他海峡相隔。长约三千五百里，阔约五百五十里，地分三分。东北甚低，有血蝎，产沙米[54]、谷米、安息香。大河由此入海，海滨出胡椒，地虽低，无大泽；西北高，多出槟榔。中多高山，有千三百八十四丈。山下广坦，暑月亦凉，土人乐之。亦多湖泽，西则溪川四处灌溉。地常震，火山出火浆。又多金、铜、铁、硫磺、(等磺)石炭、石油、硝等物，但居民未悉采取之法。金矿每年可出三万两，游山者或偶遇之，有一块重九两者。其谷仅足居民食用。惜地未开垦，草木畅茂，为野兽之薮。产胡椒、槟榔及冰片之树。计冰片数斤，必伐木三百株。惟中国贵之，每年运出六千六百五十斤。耕田以水牛，林多象、犀、虎、猴、狒狒，水中多虾蟆、蛤蚬、蟒、蝮，林中有金鸡、神鹰、鹤、鸠、鹊、鹦鹉。运出之物如安息香、桂皮、绵花、加非等货，计万万石。又有乳香、楠沉、红木、乌木等料。居民多芜来由族类，崇回回教，其教师严禁鸦片及各荤物。民色紫，尊贵人以金镶齿。居民恒带短刀，有要事则誓诸墓，以旧器为盟。在海口贩人为奴。百姓不好城居，自建乡里竹葵为寮。食不用箸，以手搏之。饭惟鱼、虾、花椒等物。以老男女为医生，不必通其艺，随意令病者服药。教外之人皆好赌博，食鸦片。海边居民以抢劫商船为事。其内地民则朴实，有大城曰黑囊加报城[55]，亦芜来由族类。此族人在元以前独住稣门他拉一岛，后散布群岛，不啻千万，仍以此城为圣域，赴其庙以祀神。地多产金，居民皆造金器，亦善造火器、火药、短刀。乾

隆间，土酋互相战斗。嘉庆间，请荷兰兵助逷其教师，荷兰遂据其地。稣岛有名之国曰亚珍[56]，或曰亚齐，昔与中国通。其君住草舍，道甚微。居民惮劳苦。此国之南方，有巴答蛮者，虽向化、辨字、务农，却食人肉。战则虏人为粮，或父母老迈，即食其肉。昔耶稣教师至此欲化之，为土民所杀，后遂无人境者。在南方有离利让等族类，崇佛教，其民惰贫。明万历间，葡萄亚船到此岛通商，与海贼肇衅，英人随之，在西南海边开宾古林[57]埠，二百余年，以胡椒贸易。乾隆年间，始种丁香、豆蔻，后以此地让荷兰。顺治年间，在西海边（间）〔开〕巴当海口，亦在东边占巴林邦[58]。所据之地，道光年间始为全岛之主。由此衅起，与土人久战，亡其军；再战，始胜之。然耗兵糜饷，始令民种加非树，土产日增。惟西北各金山归荷兰。唐船每年有一二到巴林邦口，买沙藤、锡、胡椒等货。海边又任汉人开市，百姓为荷兰管束，不敢远出。

附近此岛各地，一曰罔加岛[59]，在苏门之东，其地硗，产红石，锡（磺）〔矿〕甚盛，每年出六十万余石，为荷兰所辖，广东嘉应州人多在此开锡山，收饷颇重；一曰北里屯岛[60]，距罔加不远，多海贼，航船者难之。又苏门西，为尼押群岛[61]，居民愚蠢，尧来由虏卖之为奴。地亦丰盛，惜无人开垦。

亚齐旧港即古婆利沿革考

《梁书》曰：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州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气暑如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柔软，刻削为物干之，遂坚。国人披吉贝如帊，及为都缦，王

乃用班丝布以璎络绕身，头着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带、金装剑，偏踞金高坐，银蹬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持白旄拂及孔雀扇。王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帘。导从吹螺击鼓。王姓陈憍如，自古未通中国。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天监十六年人贡。

《明史》：苏门（札）〔答〕剌在满剌加之西，顺风九昼夜可至。或言，即汉条枝，唐波斯、大食二国地[62]，西洋要会也。成祖初，遣使以即位诏谕其国。永乐元年，遣使赐其酋织金文绮。中官尹庆使瓜哇，便道复使其国。其酋遣使朝献，诏封为国王，遂比年入贡。而郑和凡三使其国。先是，王之父与邻国花面[63]王战，中矢死。王子年幼，有渔翁率国人往击，馘其王而还。王妻遂与之合，称为老王。既而王子年长，复杀老王而袭其位。及是，郑和至其国。老王弟苏干剌（其）〔以〕颁赐不及己，怒，统数万人邀击。和勒步卒及国人御之，大破贼众，追至南渤利国[64]，俘以归。宣德五年，帝以外番贡使多不至，遣和及王景宏遍历诸国颁诏，凡历二十余国。明年，遣使入贡者再。八年，贡麒麟。九年，王弟哈利之汉来朝，卒于京。成化二十二年，其使者至广东，有司验无印信勘合，乃藏其表于库，却还其使。别遣番人输贡物京师，稍有给赐。自后贡使不至。迨万历间，国两易姓。初，其国有大臣握兵权，大臣有奴桀黠，（出）谓其主曰：国王左右侍卫少，主拥重兵出镇，必入辞，请以奴从。主言有机事，乞屏左右。奴乘间刺杀（之）〔王〕，大呼曰：王不道，吾杀之，吾主即王矣。敢异议者，血此刃。众慑服不敢动。其主遂篡位，任奴为心腹，委以兵柄。未几，奴复弑主而代之。乃大为防卫，拓其宫，建六门，不得阑入，虽勋贵不得带刀上殿。出乘象，象驾亭而帷其外，如是者百余，俾人莫测王所在。其国俗颇淳，出言柔（顺）〔媚〕，惟

王好杀。岁杀十余人，取其血浴身，谓可除疾。贡物有宝石、玛瑙、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马、犀牛、龙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锡、锁服、胡椒、苏木、硫黄之属。货船至，贸易称平。地本瘠，无麦有禾，禾一岁二稔。四方商贾辐辏。华人往者，以地远价高，获利倍他国。其气候朝如夏，暮如秋，夏有瘴气。妇人裸体，惟腰围一布。其他风俗，类满剌加。篡弑后，易国名曰亚齐。又有须文达那者，古不知何国，洪武十六年来贡。或言须文达那[65]即苏门答剌，洪武时初更，然其贡物与王之名皆不同，无可考。

《皇清通考·四裔门》：亚齐在西南海中，相传旧为苏门答剌国。(名)〔明〕万历中乃易今称。其王严防卫，拓宫殿，建六门，虽勋贵不得带刀上殿。出乘象，象驾亭而帷其外，如是者百余，俾人莫测王所在云。风俗，男女穿长衣，头缠白布。土产西洋布、丁香、肉果、水安息、苏合油之属。地本瘠，无麦有禾，一岁二稔。市道称平，内地商船常往其地贸易。

《宋史》：三佛齐国，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居真腊、阇婆之间，所管十五州。土产红藤、紫矿、笺沉香、槟榔子。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四时之气，多热少寒，冬无霜雪。人用香油涂身。其地无木，有米及青白豆、鸡、鱼、鹅、鸭，颇类中土。有花酒、椰子酒、槟榔酒、蜜酒，皆非曲糵所酝，饮之亦醉。乐有小琴、小鼓，昆仑奴踏曲为乐。国中文字用梵书，以其王指环为印。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即用焉。累甓为城，周数十里。用椰叶覆屋。人民散居城外，不输租赋。有所征伐随时调发，立酋长率领皆自备兵器粮糗。泛海使风二十日至广州。其王号詹卑，其国居人多蒲姓。唐天祐元年、宋建隆元年皆来朝贡。终宋世职贡不绝。

《明史·三佛齐传》：三佛齐，古名（千）〔干〕陀利。〔刘〕宋孝武帝时，(尝）〔常〕遣使奉贡。梁武帝时数至。宋名三佛齐，修贡不绝。洪武三年，太祖遣行人赵述诏谕其国。明年，遣使奉表，随人（朝）贡方物。诏赐《大统历》及绵绮有差。其货船至泉州者，命勿征税。时其国有三王。八年九月，遣使随招谕拂菻国朝使人贡。洪武（九)〔十〕年，遣使贡犀牛、黑熊、火鸡、白(猿)〔猴〕、红绿鹦鹉、龟筒及丁香、(冰)〔米〕脑诸物。其使者言先王殁，嗣子不敢擅立，请命于朝。诏遣使赍印，敕封为三佛齐国王。是时（瓜）〔爪〕哇强，已威服三佛齐而役属之。闻天朝封为国王与己埒，〔则〕大怒，遣人诱朝使邀杀之。天子亦不能问罪，自是其国益衰，贡使遂绝。洪武三十年八月，礼官以诸(番)〔蕃〕久缺贡，奏闻。帝曰："洪武初，诸（番）〔蕃〕贡使不绝；迩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瓜)〔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浡〕泥、彭亨、百花[66]、苏门答剌、西洋等三十国，以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瓜)〔爪〕哇王闻知，遣人戒饬，礼送还朝，由是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大琉球且遣子弟入学。凡诸（番)〔蕃〕国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今欲遣使（瓜）〔爪〕哇，恐三佛齐中途（阻)〔沮〕之。闻三佛齐本（瓜）〔爪〕哇属国，可述朕意，移咨暹罗，俾转达（瓜)〔爪〕哇。"然是时（瓜）〔爪〕哇已破三佛齐，据其国，改其名曰旧港，三佛齐遂亡。国中大乱，(瓜）〔爪〕哇亦不能尽有其地，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有梁道明者，广州南海县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遂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曾）〔会〕指挥孙铉使海外，遇其子，挟与俱来。永乐三年，遣使赍敕招之，随使入朝。四年，旧港头目陈祖义、梁

道明，各遣其子来朝。祖义亦广东人，虽朝贡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五年，郑和自西洋还，遣人招谕之。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有施晋卿者，告于和。祖义来袭被擒，献于朝，伏诛。命设旧港宣慰司，以晋卿为使，赐诰印及冠带。自是屡入贡。然晋卿虽受朝命，犹服属（瓜）〔爪〕哇，其地狭小，非故时三佛齐比也。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作乱，官军已报克获。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者，见琏列肆为（番）〔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其地为诸番要会，在（瓜）〔爪〕哇之西，顺风八昼夜可至。辖十五洲，土沃宜稼。语云："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言收获盛而贸金多也。俗富好淫。习于水战，邻国畏之。地多水，惟部领陆居，庶民皆水居。编筏筑室，系之于桩。水涨则筏浮，无沉溺患。欲徙则拔桩去之，不费财力。下称其上曰詹卑，犹国君也。后大酋所居，即号詹卑[67]国，而故都则改为旧港。初本富饶，自为瓜〔爪〕哇破灭，后渐至萧索；商舶亦鲜至其地。风俗物产俱详《宋史》。

《瀛涯胜览》：旧港古号三佛齐，曰渤淋邦，隶瓜哇。东距瓜哇，西距满剌加，南距大山，自西北滨海，舶人淡港[68]，入彭家〔门〕[69]里（舍）易小舟入港，达其国。国人多广东、漳、泉人流寓。土沃人稠，宜稼穑。俗好赌博，如把龟、弈棋、斗鸡，皆索钱具也。市亦用中国铜钱、布帛之类。厥产鹤顶、黄连、降真、沉水香、黄蜡、食炭、神鹿。只啖草木，不近腥物，虽系之不死。牛、羊、猪、犬、鸡、鸭、蔬果之类，与瓜哇同。

明张（奕）〔燮〕《东西洋考》：旧港古三佛齐国也。初名干陀利，又名渤淋，在东南海中，本南蛮别种，居真腊、爪哇之间。王号詹卑，故今王所部（为）〔号〕詹卑国。而故都为爪哇所破，更名旧港，以别于彼之新村[70]云。俗名吉〔宁〕邦[71]。其地故称沃土，

商舟至，献果币，有成数。(居)〔詹卑〕人商量物价，虽议偿金多少，然非偿金，实偿椒也。如值金二两，则偿椒百石，其大较云。喜买夷妇，他国多载女子，易其椒。以归旧港，则用(铜)〔铅〕钱矣。三佛齐夙称蕃盛，国破以后，满目萧条，贾人亦希造。

魏源曰：三佛齐国，自宋以来，臣服中国。苏门答剌亦终明世职贡不衰。国朝独不列王会之图，则知为西夷窟穴久矣。其地自宋以前则为婆利洲，梁、隋、唐皆人贡。而《隋》、《唐书》言婆利国，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72]，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赤土即古扶南，今暹罗，而丹丹即今柔佛等国，地望相准。且唐以后无婆利，宋以前无三佛齐，今此昔彼，亦沿革相承。又，史言婆利东西南北数千里，为海南大国。舍是岛外，更无大洲，足当婆利故壤者。断非《明史》南渤利、南巫里、(梨我)〔黎伐〕[73]、阿鲁[74]、那孤儿[75]等小屿，居民千余家之伦。至《明史》沿王圻之谬，以苏门答剌为古大食、波斯[76]等国。乌乎！何以至是？

荷佛二夷所属美洛居岛一作马路古，一作木路各，一作摩鹿加各。原无，今补。

《明史》：美洛居，俗讹为米六合，居东海中，颇称饶富。酋出，威仪甚备，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发，女椎结。地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栋，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独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华人多市易。万历时，佛郎机来攻，其酋战败请降，岁以丁香充贡，不设戍兵而去。已，红毛番横海上，知佛郎机兵已退，乘虚直抵城下，执其酋，语之曰："若善事我，我为若主，殊胜佛郎机也。"酋不得已，复听命。佛郎机酋闻之大怒，率兵来攻。值红毛番已去，遂破美

洛居，杀其酋，立己所亲信主之。无何红毛番至，又破其城，逐佛郎机所立酋，而立美洛居故王之子。自是，岁岁构兵，人不堪命。华人流寓者游说两国，令各罢兵，分国〔中〕万老高山[77]为界，山以北属红毛番，南属佛郎机，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为两国所分。

南怀仁《坤舆图说》：吕宋之南，有木路各岛，无五谷，出沙谷米，是一木磨粉而成。产丁香、胡椒二树，天下所无，惟本处折枝插地即活。性最热，袪湿气，与水酒同贮，即吸干。树旁不生草，土人欲除草，折其枝插地，草即立槁。又产异羊，牝牡皆有乳。有大龟，一壳可容一人，或用为盾以御敌。

《地理备考》曰：美洛居岛亦号米六合，亦号么鲁加斯，在南洋之西，塞勒卑斯岛之东，纬度自北三度起至南十度止，经度自东一百十七度起至一百三十度止。岛屿纷繁，火山不一。地震时作，每有不虞。地气湿热，不便居栖。田土互异，土产各殊。岛中或设酋长管理，或附贺兰总兵统摄。岛之大者，曰安波义那[78]，长约二百里，宽约三十里。田地肥饶，地气炎热。土产硫磺、丁香、加非、蓝靛、沙谷米等物。树木充斥，东方为最。禽兽蕃衍，鳞介庶众。曰塞郎[79]，长约七百五十里，宽约一百五十里。山势峻峭，田土肮腴。五谷百果，靡弗丰登。诸酋分摄，各据一方。曰布卢[80]，回环约一百七十里，地面积方约二千六百里。冈陵巍峨，川河纷繁。土肥谷丰，毛羽鳞介充斥。诸酋分摄，各霸一方。曰邦达[81]，内计十岛，皆有火山，地震时作，地气不驯，有碍居栖。其内义辣[82]、郎多义尔[83]、古农阿比[84]、不卢[85]、阿义[86]，乃十岛中之大者，皆属贺兰国兼摄。曰济罗洛[87]，又名阿拉马厄辣，长约八百里，宽约一百五十里。境土错落，不相联络。田土肮厚，物产丰饶。地气炎热，不便居栖。岛分三属：北属德尔那

的岛[88]，酋长兼摄；南属的德尔岛[89]，酋长兼摄，中为本岛诸酋分辖，不相统属。其南北二处，于道光四年有贺兰国总兵驻扎于此，始为兼摄。曰德尔那的，回环约九十里，内有火山，昼夜吐焰。田土膏腴，金砂实繁。岛中一酋统摄，亦归贺兰兼辖。曰的德尔，长约十里，宽约八里。本岛较德尔那的虽小，而庶民则过之，一酋统摄，亦属贺兰兼辖。曰巴将[90]，长约二百里，宽约四十里，田土肥饶，谷果丰茂，金矿蕃衍，一酋管理。曰大科比[91]，长约二百五十里，宽约四十里，田地土产与巴将岛相等，诸酋分摄，各霸一方。曰迷家尔[92]，长约一百七十里，宽约五十里，诸酋分摄，不相统属。曰波波[93]，乃众岛总名也，大者亦名波波，回环约百七十里，一酋管属。曰么尔带[94]，长约二百二十里，宽约六十里，田土朊腴，人烟寥落，归于德尔那的岛酋长兼摄。（不相通属）曰门日斯[95]，乃众岛总名也。大者三岛，皆归明达挠岛酋长兼摄。

《外国史略》曰：东南各屿曰摩鹿加岛，一作美洛居。地硗，出粟、蕃薯，并无米。多火山，多地震，山为谷，谷为湖，所常见也。居民朴实。出丁香、玉果，出售远商。与荷兰往来。多奉耶稣之教，亦有回回族自为教门。明万历间[96]，葡萄亚初到开埠，与土君战，是班亚兵船亦争此地。荷兰遂乘间而据是屿。后各岛归荷兰，包揽丁香、玉果之贸易，且谕土民尽伐其树，令他国无可买处。如结果太过，恐以是减其价，即烧此果。每年出丁香约六千石，玉果约七千石，豆蔻花约二千石，大半售于欧罗巴各国。他岛近亦种是树，价终减焉。荷兰调军士数千驻安本岛，筑炮台，其班他、悉兰在北方黄道之内，特那地乃火山岛，义箩罗大屿大半荒芜。主拉岛[97]、地突岛、摩得岛、马善布罗岛[98]，出好檀香并花木。荷兰各藩属在群岛之中，广袤方圆共万六千四百里。居

民千四百六十四万四千，俱听荷兰之命。各岛广袤方圆七千九百五十五里，居民三百八十五万一千口。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摩鹿加群岛在小吕宋之南，全归荷兰辖。居民大半奉耶苏教。地出丁香、玉果、豆蔻、苏木等货。各岛总帅驻在安门[99]。北极出三度四十分，偏东一百二十八度。海口建炮台。有万他不离地[100]，内有火山，常地震，玉果丰结，足以补列国之用。西兰长屿出沙谷米，但民不耕田，故由他屿运买。其居民尚野，未向化。德拿地小屿称乐土，周年天气和暖。但内地火山一动，邻地遍焚毁。提读岛上有土君，亦管义罗罗岛，也出丁香、玉果，但荷兰人不准运卖。巴治安岛又归回回土君所治。明隆庆年间，葡萄牙人之船始到德岛，不期是班牙人亦至，与葡接战。泰昌年间，惟荷兰乘机力攻两国，驱其驻防兵，严守其权，历二百年不废。但所发卖丁香、豆蔻等物不足以资国费，又绝他国船只往来买卖，是以生意不盛。又曰：摩鹿加之西至牙瓦岛一带屿，曰亚罗[101]、地门律[102]两岛，土蛮人居住，不与外国交通。武罗[103]乃荷兰埔头，少民人，少物产。地门出腊、檀香，东方葡萄牙居之，西则荷兰之埔头曰古邦，西南曰檀香屿[104]，北系佛理屿[105]，西曰逊巴瓦[106]、伦泊、巴理[107]等岛。皆出米，居民尚奉佛教，未向化。

《每月统纪传》曰：美洛居屿等与巴布阿[108]大洲，皆荷兰管下。本产豆蔻、丁香，每年数万石，惟荷兰可载运出之。（谷）〔各〕岛等因山岭多石，故无米。土番食沙谷米，即是树髓。居民事救世主耶稣，崇拜上帝，与荷兰交友。只恨人都安逸偷闲。其都会为安门，是荷兰总管所治。又有那巴布阿之土番，欲娶妻必以人颅为聘，故好杀人而宝其颅，面黑性蛮。有鹦鹉、言鸟、各类果食数种。盖土番可畏，商舟往贸易者鲜矣。道光十年，荷兰

王差人建炮台城池以防海口，教习土番耕田作工，以调理之。又曰：万古累、巴当二岛[109]〔在〕西南海滨，巴邻[110]、纲甲二岛在东北海滨，为荷兰所管，建炮台，开埔头。因良久，与山内之白头回回僧战斗不息，故其地官府时时防范。巴邻、纲甲，沿溪楼阁群居。广东船进（江）〔港〕买胡椒、藤、锡等货，勒索太甚。万古累先为英国藩属地，因公费过于税人，故以麻剌甲邑易之。万古累地丁香树、胡椒园不胜数，惟种之者无利。纲甲屿附苏门答剌洲，岁出锡几万石，故荷兰设官发卖，且广东人开锡山甚难，米、食物都由外国运出，盖其地为石山而已[111]。

又曰：槟榔屿亦是英国所管，附大山。乾隆年间，英国人开此地方，并作胡椒、丁香园，故息力、槟榔屿之屋，不胜光耀。岛之南北，大岛六：曰桑济尔[112]，曰西昂[113]，曰邦加[114]，曰书拉[115]，曰布敦[116]，曰萨拉夜尔[117]，余不记[118]。

又曰：闽堂屿[119]是荷兰所管，有炮台在山岭，及大营汛。其产物为胡椒等货。潮州府人耕田买卖，向有几万，今其数渐减。马莱酉君惟治各小屿，因马莱酉之族类懒惰穷苦，并米皆无。

《地理备考》曰：塞勒卑斯岛[120]在南洋之西，婆罗、美洛居二岛之间，纬度自北二度起至南六度止，经度自东一百十七度起至一百二十三度止，南北相距约一千七百里，东西相去约七百里，烟户三兆余口。本岛地势错落，不相联络。田土极腴，谷果最丰。丛林稠密，木多上品。地气熇烈，海风清凉。土产金、铁、硫磺、水晶、秔稻、绵花、丁香、豆蔻、乌木、檀香、椰子、沙谷米各等物。岛中朝纲两端：一系贺兰派官镇守，一系自设土酋，仍附贺兰。其贺兰派官者有四：一名马加萨[121]，又名茫加萨，在岛之西南，贸易兴隆，商贾云集；一名宾达音[122]，在岛之南，去马加萨二百五十里；一名马罗斯[123]，在岛之北，去马加萨一百二十里；

一名马那多[124]，在岛之东北，诸货骈臻。其自设土酋者数国，互相结盟，曰波尼，曰瓦人，曰卢呼，曰马加萨尔[125]，曰曼达尔，曰达内德[126]，曰索兵[127]；曰昔德灵，曰翁古宜辣[128]，曰哥阿。

《明史》：丁机宜[129]，爪哇属国也。幅员甚狭，仅千余家。柔佛黠而雄，丁机宜与接壤，时被其患。后以厚币求婚，稍获宁处。民俗类爪哇，物产悉如柔佛。华人往商，交易甚平。自为柔佛所破，往者亦鲜。又苏吉丹[130]，爪哇属国，后讹为思吉港国[131]，在山中，止数聚落。又有碟里国[132]、日罗夏治国[133]，皆近爪哇，于永乐初入贡。

《明史》：合苗里[134]，海中小国也。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饶有鱼虫，人知耕稼。永乐三年，遣使附爪哇使臣朝贡。其国又名苗里务，近吕宋，商舶往来，渐成富壤。华人入其国，不敢欺凌，市法最平，故华人为之语曰："若要富，须往苗里务。"有网巾礁脑者，最凶悍，海上行劫。因是苗里务商舶亦稀，地渐贫困。

《海国闻见录》曰：吕宋下接利仔发[135]，水程十二更。至甘马力[136]，水程二十一更。二处汉人从吕宋舟楫往彼贸易。利仔发之东南，隔海对峙有五岛：曰班爱[137]，曰恶党[138]，曰宿务，曰苗务烟[139]，曰网巾礁脑，均土番族类。山海所产，与吕宋同。水程必由吕宋之利仔发海而南。吕宋至班爱十更，至恶党二十三更，至宿务二十四更，至网巾礁脑五十八更。人愚罔知识。国各有酋，惟谨守国土。其东南又有万老高[140]、丁机宜[141]二岛，居于巳方。国土人物产类相似。水程吕宋至万老高一百七十四更，至丁机宜二百一十更。

魏源曰：《坤舆图说》、《职方外纪》述阿细亚洲海中巨岛，曰日本，曰吕宋，曰浡泥，曰小瓜哇，曰苏门答剌，曰则意兰，曰马路古，一作木路各。皆西洋市舶所盛之区，而马路古不见于史。史

言美洛居为佛郎机、荷兰共据，又不见于《图说》、《外纪》，其为音译相互无疑。丁机宜、合苗里又小不足道矣。乃《明史》此外尚有览邦、淡巴[142]、南巫里、白葛达[143]、古里班（萃）〔卒〕[144]等数十国，仅谓在东南海中，初无疆里沿革，不过渔獠蛋户，西洋所不屑顾，而郑和遍致诸王会，史乘概列诸职方。何足算哉？何足算哉？国朝互市诸番，在西北洋者，皆夷船来市，惟南洋则华船往市，以冬春往，夏秋归。康熙初，开东洋海禁，尚未许赴南洋。雍正、乾隆，海禁大弛，鲎帆鹢舶，万里遄征。然内地商船，远极印度、南洋而止，无至小西洋者。明太监郑和亦仅远至小西洋，无至大西洋者。故今志海国以东南洋冠诸首，而尽删《明史》诸小岛。

英夷所属新埠岛疑即《明史》之交栏山[145]，原无，今补。

谢清高《海录》：新埠，海中岛屿也，一名布路槟榔[146]，又名槟榔士，英吉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在沙剌我西北大海中，一山独峙，周围约百余里。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西南风亦可行。土番甚稀，本巫来由种类。英吉利招集商贾，遂渐富庶。衣食房屋俱极华丽，出入悉用马车。有英吉利驻防番二三百，又有叙跛兵千余。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然地无别产，恐难持久也。

何大庚《英夷说》：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骎移兵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远若明呀喇、曼哒喇萨、孟买等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柔佛、乌土国，以及海中三佛齐、葛留巴、婆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盛，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近

粤洋海岛，有名新埠者，距大屿山仅十日程，沃土三百里。闽、粤人在彼种植以尽地利者，不啻数万。阡陌田园，一岁再熟，即粤人所谓洋米是也。英夷以强力据之，拨叙跛兵二千驻防。其地与新嘉坡相犄角，居然又一大镇矣。

《明史》：麻叶瓮[147]，在西南海中。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赍玺书赐物，招谕其国，其酋长迄不朝贡。自占城灵山[148]放舟，顺风十昼夜至交栏山，其西南即麻叶瓮。山峻地平，田膏腴，收获倍他国。交栏山甚高广，饶竹木。元史弼、高兴伐爪哇，遭风至此山下，舟多坏，乃登山伐木重造，遂破爪哇。其病卒百余，留养不归，后益蕃衍，故其地多华人。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勾栏山，岭高而林密，田瘠谷少，气候热。俗射猎为事。至元初，军士征阇婆，遭风于山〔下〕，辄损舟，一舟幸免，见此山多木，故于其地造舟十余只，飘然长往。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遂留山中。今唐、番杂居。

源案：交栏山为往大爪哇婆罗洲必由之地，又山高壤沃，似即新埠之地。

【注】

〔1〕新柔佛岛，指今印度尼西亚的宾坦（Bintan）岛。

〔2〕此言“九国”，而下面所举为十一国，不知何故，待考。

〔3〕雷里，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Riau）群岛。

〔4〕锡里，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望加丽（Bengkalis）岛和苏门答腊岛东岸的锡亚克（Siak）河一带，或即该河河畔 Siaksriinderapura 城的略译；尚有指苏门答腊岛东岸的 Deli 或 Sigli 诸说。

〔5〕大亚齐，指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亚齐（Aceh）特区一带，一名哥打拉夜（Kuta Raja）。

〔6〕小亚齐，指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多巴（Toba）湖西面一带或专指班达亚齐（Banda-Aceh）。

〔7〕尼古巴拉（Nicobar Is），今印度尼科巴群岛。

〔8〕苏苏，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沙沙（Sasak）。

〔9〕叭当，今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东（Padang）。

〔10〕尼是，今苏门答腊西北岸外的尼亚斯岛（P. Nias）。

〔11〕茫古鲁，今苏门答腊岛西岸的明古鲁（Bengkulu）。

〔12〕龙牙，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Lingga）岛。

〔13〕所见《海录》版本无此段，疑为魏源所加。

〔14〕琴山径（Straits of Singapore），指新加坡海峡。

〔15〕沙喇我国，今马来西亚雪兰峨州（Selangor State）。

〔16〕牛头马面山，今印度洋东北部的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

〔17〕孙支，Singkil 的译音，在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西面一带。

〔18〕哇德，今苏门答腊岛西岸外尼亚斯岛东南的巴都群岛（Kepulauan Batu）。

〔19〕〔叙〕跛兵（Sepoy），英国东印度公司雇用的印度兵。

〔20〕文都（Muntok），今印度尼西亚邦加岛西北岸的文岛，亦译门托克。

〔21〕上卢寨（Pulau Liat），今印度尼西亚邦加岛东南的利阿岛。

〔22〕下卢寨（Pulau Lepar），今印度尼西亚邦加岛东南的累帕岛。

〔23〕新港，指邦加岛东北部的 Sungailiat（烈港）。

〔24〕空壳槟榔，指邦加岛东北岸的槟港（Pangkalpinang）。

〔25〕朱麻里，指邦加岛南岸的都保里（Toboali）。

〔26〕柯非尔山（Monte Ophir），奥非尔山。

〔27〕古农哥孙巴拉山（Gunung Gosongbara），即葛林芝火山（Gunung Kerinci）。

〔28〕西亚哥（Siak），锡亚克。

〔29〕巴达斯（Battas 或 Battak），巴达克。

〔30〕巴当（Padang），巴东。

〔31〕美囊加布，苏门答腊中部的米南卡巴（Minangkabau）。

〔32〕巴棱邦（Palembang），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巨港（巴邻旁）。

〔33〕（槟榔）〔郎崩〕，今苏门答腊岛西南岸的楠榜（Lampung）。

〔34〕卢巴，今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鲁八（Rupat）岛。

〔35〕邦八尔，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潘朱尔（Pandjur）岛。

〔36〕灵安，林加岛（Pulau Lingga，Lingan）。

〔37〕兵当，宾坦岛（P. Bintan）。

〔38〕当容比囊（Tangungpinang），丹戎槟榔。

〔39〕里约城（Riau），廖内。

〔40〕邦加，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P. Bangka）。

〔41〕比彝敦，今勿里洞岛（P. Belitang，Biliton）。

〔42〕英加诺，今苏门答腊岛西南岸外的恩加诺岛（P. Enggano）。

〔43〕波日（P. Buriau），今称P. Pagai Selatan，通译帕格塞拉坦岛，在苏门答腊岛西岸外。

〔44〕那揺（Nassau），即帕格塞拉坦岛。

〔45〕波拉（P. Sipora），锡波拉岛。

〔46〕细波拉，即锡波拉岛。

〔47〕细比卢（P. Siberut），西比路岛。

〔48〕巴都（Kep. Batu），巴都群岛。

〔49〕尼亚斯，今苏门答腊岛西北岸外的尼亚斯岛（P. Nias）。

〔50〕巴比，今苏门答腊岛西北岸外的巴比（Babi）岛。

〔51〕巴比亚哥，苏门答腊西北岸外的巴比亚哥（Babiago）岛，亦称Reusem岛。

〔52〕默底那（Al Madinah），麦地那。

〔53〕苏门他拉（Sumatera），又作稣门他拉、稣岛、苏门，苏门答腊。

〔54〕疑此“米”字衍。

〔55〕黑囊加报城（Menangkabau，Minangkabau），米南卡巴，“黑”字疑讹。

〔56〕亚珍，今苏门答腊岛的Aceh特区一带或专指其首府班达亚齐（Banda-Aceh）。

〔57〕宾古林（Bengkulu，旧名 Benkulen），明古鲁。

〔58〕巴林邦（Palembang），又作渤淋邦、勃林，即巨港（巴邻旁）。

〔59〕罔加岛（P. Bangka），又作网甲岛，即邦加岛。

〔60〕北里屯岛（Biliton），勿里洞岛（P. Pelitung）。

〔61〕尼押群岛（P. Nias），尼亚斯岛。

〔62〕条枝，即今伊拉克（Iraq），不是苏门答腊；古籍中的西亚波斯、西亚大食也在西亚。但南海波斯就在苏门答腊，南海大食则指新加坡、柔佛一带。

〔63〕花面，指今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巴达克（Battak）人居住地，其故地或在今实格里（Sigli）一带，或在米拉务（Meulabau）一带。

〔64〕南渤利国，Lamuri 的译音，在班达亚齐一带。

〔65〕须文达那，即苏门答腊。

〔66〕百花，或指西爪哇的巴查查兰（Pajajaran）王国，其首都在今茂物（Bogor）附近；或指爪哇岛北岸的北加浪岸一带。

〔67〕詹卑（Jambi），今印度尼西亚占碑一带。

〔68〕淡港，苏门答腊岛的慕西（Musi）河口。

〔69〕彭家〔门〕，指邦加海峡西口，即门托克（Muntok）一带。应是先到彭家门，后到淡港。

〔70〕此新村指詹卑（Jambi）。

〔71〕吉〔宁〕邦，即 Palembang，“俗名吉宁邦”五小字应上移于“旧港”二字之下。

〔72〕丹丹应是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Kelantan）一带。

〔73〕（梨我）〔黎代〕，Lide 的对音，应作黎代。故地在苏门答腊岛西北岸的梅雷杜（Meureudu），或在实格里（Sigli）附近。

〔74〕阿鲁，苏门答腊岛古国 Aru（古爪哇文名 Haru）的译音，故地在今日里（Deli）河流域，即今日里、棉兰（Medan）一带。

〔75〕那孤儿，苏门答腊岛古国 Nagur 的译音，故地在该岛西北角的实格里（Sigli）附近，或在其东面的洛克肖马韦（Lhokseumawe）一带。

〔76〕古“南海波斯”(Pasai)，即苏木都剌国，就在苏门答腊岛东北部。

〔77〕万老高山，在马鲁古群岛，或指德那第（Gunung Ternate）山。

〔78〕安波义那，又称安本岛，今印度尼西亚安汶（Amboima）岛。

〔79〕塞郎又称悉兰岛、西兰屿，今印度尼西亚斯兰（Seram）岛。

〔80〕布卢（P. Buru），今印度尼西亚布鲁岛。

〔81〕邦达（Kep. Banda），又称班他，今印度尼西亚的班达群岛。

〔82〕内义辣（P. Naira），今班达群岛中的奈拉岛。

〔83〕郎多义尔，今班达群岛中的朗托尔岛（P. Lontor，P. Lonthoir）。

〔84〕古农阿比，今班达群岛中的阿比山岛（P. Gunung Api）。

〔85〕不卢（P. Buru），今班达群岛中的小布鲁岛。

〔86〕阿义（P. Ai），今班达群岛中的阿义岛。

〔87〕济罗洛（P. Jailolo），今印度尼西亚的哈尔马赫拉（Halmahera）岛。

〔88〕德尔那的岛又称特那地岛、德拿地屿、德岛，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中的德那第（Ternate）岛。

〔89〕的德尔岛又称地突岛、提读岛，今马鲁古群岛中的蒂多雷(Tidore)岛。

〔90〕巴将（P. Bacan），今马鲁古群岛中的巴漳岛。

〔91〕大科比（P. Obi），今马鲁古群岛中的欧比岛。

〔92〕迷索尔（P. Misool），今印度尼西亚伊里安查亚省的密索尔岛。

〔93〕波波，今马鲁古群岛中的波波（Popo）群岛。

〔94〕么尔带，摩得岛，今马鲁古群岛北端的摩罗泰（Morotai）岛。

〔95〕门日斯，指今门日斯（Mengis，Meangis）群岛。

〔96〕西、葡争夺马鲁古群岛事远早于万历年间。

〔97〕主拉岛（Kep. Sula），今印度尼西亚的苏拉群岛。

〔98〕马谮布罗岛（Pulau Bacan），又作巴治安岛，即巴漳岛。

〔99〕安门（Ambon），安汶，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省会。

〔100〕万他不离地（Kepulausn Banda），班达群岛。

〔101〕亚罗，今印度尼西亚的阿洛（Alor）岛。

〔102〕地门律（P. Timor），即帝汶岛。

〔103〕武罗，乃亚罗之误，即阿洛岛，埔头为卡拉巴希（Kalabahi）。

〔104〕檀香屿（P. Sumba），今印度尼西亚松巴岛。

〔105〕佛理屿（P. Flores），今印度尼西亚佛洛里斯岛。

〔106〕逊巴瓦（P. Sumbawa），今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

〔107〕巴理（Bali），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108〕巴布阿，巴布亚（Papua）岛，亦称伊里安（Irian）岛或新几内亚（New Guinea）岛。今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和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省。

〔109〕二地均在苏门答腊岛上，此"岛"字应作"地"。

〔110〕巴邻（Palembang），即今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省省会巨港，不是海岛。

〔111〕这一段是讲苏门答腊岛的，误编于此。

〔112〕桑济尔（P. Sangihe），今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的桑吉岛。

〔113〕西昂，今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的锡奥（Siau）岛。

〔114〕邦加，此邦加岛特指今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的邦加（Bangka）岛。

〔115〕书拉，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西部的苏拉群岛（Kep. Sula）。

〔116〕布敦（P. Butung），今印度尼西亚东南苏拉威西省的布敦岛。

〔117〕萨拉夜尔（P. Salayar），今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的塞拉亚岛。

〔118〕这一段是讲苏拉威西岛的，误编于此。

〔119〕闽堂屿，今印度尼西亚的宾坦（Bintan）岛，距马鲁古群岛甚远，误编于此。

〔120〕塞勒卑斯岛，今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Sulawesi）岛，这个大岛不是在马鲁古群岛之内，而是在它的西面。这段亦误编于此。

〔121〕马加萨，又称芒加萨，今印度尼西亚乌戎潘当（Ujung Padang），旧称Makasar（Macassar）。

〔122〕宾达音（Bonthain），温甸，在今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南端，距乌戎潘当六十公里。

〔123〕马罗斯（Maros），在乌戎潘当北约三十公里，应作"在岛之南"。

〔124〕马那多（Manado），万鸦老，在今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东北角。

〔125〕马加萨尔，所见葡文地理书未列这一酋长国，疑亦作 Macassar。

〔126〕达内德（Panette），今帕内特。

〔127〕索兵（Soping），今索宾。

〔128〕翁古宜辣（Uncuila），今翁古伊拉。

〔129〕此“丁机宜”指苏门答腊的英得腊其利（Indragiri）河河口，即今宽坦（Kuantan）河口一带。

〔130〕苏吉丹，一般认为在今爪哇岛中部，位于布格（Bugel）角南面。

〔131〕思吉港国，在爪哇岛的锦石（Gresik）附近，位梭罗（Solo）河下游。

〔132〕磔里国（Deli），日里，在苏门答腊的日里河下游。

〔133〕日罗夏治国，或谓即爪哇岛的锦石，或谓在爪哇岛附近，待考。

〔134〕合苗里，故地或即爪哇岛三宝垄东面的淡目（Demak），不是在马鲁古群岛。

〔135〕利仔发，今菲律宾吕宋岛东南岸的黎牙实比（Legazpi）。许多菲律宾地名误编在此节。

〔136〕甘马力，今菲律宾吕宋岛东南的南北甘马粦（Camarines）二省。

〔137〕班爱，今菲律宾班乃（Panay）岛。

〔138〕恶党，今菲律宾奥顿（Oton）岛。

〔139〕苗务烟，今菲律宾棉兰老岛西部的南北三宝颜（Zamboanga）二省。

〔140〕万老高，指马鲁古（Maluku）群岛，或专指其中的德那第（Ternate）岛。

〔141〕此“丁机宜”指马鲁古群岛一带，或专指蒂多雷岛上的 Tongaoi。

〔142〕淡巴，或谓在今马来西亚的丹帕（Dampar）湖一带；或谓指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甘巴（Kambar）河流域。

〔143〕白葛达，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Baghdad）。

〔144〕古里班(萃)〔卒〕(Panchor)，今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兰散(Rangsang)岛。

〔145〕交栏山，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岸外的格兰（Gelam）岛，不是槟榔屿。

〔146〕布路槟榔（Pulau Pinang），今马来西亚槟榔屿。

〔147〕麻叶甕，今印度尼西亚勿里洞（Biliton）岛。

〔148〕灵山，在今越南中部海岸，故地即今华列拉角（Cap Varella），即石碑（Thach Bia）。

海国图志卷十六

邵阳魏源辑

东南洋海岛之国。原无，今补。

英夷所属新阿兰岛

英夷所属外新阿兰[1]岛，即阿塞亚尼〔亚〕洲[2]。一名澳大利亚洲[3]，但与欧罗巴之奥地利亚国同名。若但呼新荷兰，又与两瓜哇相混，故今从《地里备考》阿塞亚尼〔亚〕洲之名。其实音近字殊，犹之奥地利亚国，一作欧塞特厘国也。盖《地理备考》以此洲为南洋诸岛之统领，故以岛名为州名。其实亚细亚等皆夷人以意命名，非有故实。六合之外，圣人不论。既放观宇宙之大，不得不名从主人也。

《地理备考》曰：〔中〕阿塞亚尼（洲）〔亚州〕，又名奥斯达拉里〔亚〕，亦名大新阿兰[4]，在南洋之中，纬度自南十度起至二十九度止，经度自东一百十度起至一百五十二度止。南北相距约七千五百里，东西相去约九千五百里，地面积方三百八十五万里。

又曰：阿塞亚尼〔亚〕州即南洋诸岛，今合称为五州之一也。重洋叠屿，地狭国多，而以中央之最大奥斯达里亚岛为主。其余各岛土产丰饶，黎庶不一，政治各殊。纬度距赤道自北三十五度起至南五十六度止，经度巴黎斯[5]午线东九十一度起至一百零五度止。

本州东枕大海[6]，西接印度海，南连南大海[7]，北界北大海[8]，暨亚细亚、〔亚〕美里加[9]二州。

本州四面皆海，众岛散布于中。合计众岛南北相距约二万二千七百五十里，东西相去约四万一千里，统计地面积方约四百二十万零五千五百里。

本州地分三域：一名西亚塞亚尼〔亚〕[10]，纬度自北十二度起至二十一度止，经度自东九十三度起至一百三十二度止，岛屿纷繁，散布其中，曰苏麻答剌，曰瓜哇，曰松巴瓦、地门，曰美洛居，曰塞勒卑斯，曰婆罗，曰吕宋，此西方诸岛国也；一名中阿塞亚尼〔亚〕，又名奥斯达〔拉〕里〔亚〕，即本州之主岛所谓大新阿兰者也[11]。纬度自北一度起至南五十五度止，经度自东七十六度[12]起至一百八十一度止，其诸岛曰新为义亚[13]，曰卢义西阿达[14]，曰新北勒达尼〔亚〕[15]，曰萨罗蒙[16]，曰北卢斯[17]，曰基罗斯[18]，曰新加勒达尼〔亚〕[19]，曰诺尔佛尔克[20]，曰新塞兰地〔亚〕[21]，曰叠门尼〔亚〕[22]，此中央诸岛国也；一名东阿塞亚尼〔亚〕[23]。纬度自北三十五度起至南六十五度止[24]，经度自东一百二十五度起至〔西〕一百零五度止，各岛曰（日本）〔慕宁窝尔加尼各〕[25]，曰马黎亚纳[26]，曰巴劳[27]，曰加罗黎讷[28]，曰慕尔加拉威[29]，曰维的[30]，曰当加[31]，曰花和尔尼[32]，曰合么阿[33]，曰给尔马的[34]，曰古（名）〔各〕[35]，曰都（浪）〔波〕哀[36]，曰达义的[37]，曰包么度[38]，曰门达那[39]，曰合威[40]，曰斯波拉大[41]，此东方诸岛国也。三域纷布，而以中央之奥斯达里〔亚〕洲为主，故得阿塞亚尼〔亚〕州之名。

本州（各岛）人民约计二京零三亿余口。风教不一，曰回教，曰释教，曰诸神教，曰耶苏公教，曰加尔威诺教，各从所尚。

本州（各岛）朝纲，视别州无异。其中称王称汉[42]称酋称长，

或历代相传，或庶民自立，称谓各殊，彼此不同。

本州（各岛）人民不一，技艺各殊，视他州迥别。其黑人惟林是居，无所事事，凡日用器物，概不知造。其马来人稍为辛勤，或佃、或渔、或驾舟、或开矿，以为养生之计。至若陶器，多造于巴布阿西亚人；簟席，多编于罗（马都）〔都马〕人。其塞勒卑斯、布基斯勒〔仍〕及瓜哇（等各岛）〔人〕织纺最优，工作细致。其维的、当加、达义的、都波哀等各岛，工作制造亦属精良。凡熔造金银、琢磨玉石、刊斫竹木、雕刻牙角，在在不乏。其最精者，乃婆罗、瓜哇及布里内西亚[43]各岛之人。外人罕到[44]，迄今尚莫能悉。至于海滨，亦未甚详。其冈陵重叠，人迹罕至。河之长者，曰好给斯巴黎[45]，曰马加里〔亚〕[46]，曰拉支兰[47]，皆在东方。其白矾、煤炭、生铁等物，多产于南（方）〔山〕之中。草木花卉，靡弗充斥。丛林稠密，禽兽蕃衍。地气互异，各有不同。北方酷热，人莫能堪，中央温和，甚便居栖；南方或寒或暑，与欧罗巴州相等。技艺缺乏，土人愚鲁。明朝末年，有荷兰人始寻得此地，旋以其荒芜弃去。近数十年，英国复徙流民开垦创造，故犹存新阿兰之名，示别于葛留巴也[48]。通岛各地，有属英吉利兼摄，有为酋长管理。海滨有东西南北之号，其东方又名南新牙利斯[49]，乃酋〔长〕所属地方，人民鄙陋，居无庐舍，迁徙靡常，盖洪荒甫辟，榛狉之象也。东南洋各岛林立，然至大如婆罗、瓜哇、日本皆不过长二三千里止。独此岛长将万里，广七千余里，如星中之月；且寒暑适平，物产繁殖非南极、北极下冰海不毛之比。故当命为一州，与欧罗巴、亚悉亚等并峙焉[50]。其属英吉利者曰普德内[51]，屋宇壮丽，贸易日盛；曰波德尼卑[52]，曰女加斯德尔[53]，曰巴拉马大[54]，曰日尔非斯[55]，曰马加利[56]，曰非里卑[57]。西方曰留温[58]，曰厄德黎[59]，曰音达拉至[60]。南方皆

属英吉利兼摄，地分四：曰奴宜德斯[61]，曰非弊德尔[62]，曰波定[63]，曰加兰[64]。北方皆属英吉利兼摄，地分四：曰维德[65]，曰夸叠门[66]，曰阿尔内音[67]，曰加尔奔达里[68]。

《外国史略》曰：南洋群岛[69]最多，形势最大，南极出地十二度四十分及北极二十度，偏东自九十二度至一百三十四度，各相连，皆在南北黄道带内，故其天气物产情形皆相似。大山茂蓁，并多古迹，产物甚贵。由此而西，各岛分峙。第一带为苏门他拉岛、牙瓦岛、巴里岛、伦薄岛[70]，偏东一百一十六度，土地丰盛，居民务农。第二带为西里白[71]，在群岛之中，东界系补东岛[72]、撒刺益[73]等岛，皆延偏东一百一十六度及一百二十四度，婆罗岛亦在此度内，所居族类不一。第三带岛自偏东一百二十四度及一百三十度，北极出自二度及南极十度，大半皆蛮，其中有向化者，亦奉耶苏之教，食物系沙谷米，产丁香、玉果等物。第四带系吕宋群岛，出米谷，居民颇向化，多地震。第五带系锡兰山并五印度群岛[74]，族内有两种：其一居各海边，身短、色紫、发长；其二系土民，黑面，发卷而长，体短且蛮，居林内。总计东南岛屿，棋布星罗。其中央大地，无如奥大利亚洲者，广袤方圆约十五万里，南极出地自十度至四十度，偏东自一百一十二度及一百五十四度。此地支港不多，江河亦少，海边有山岭。其地平坦，广有草场。巡游者虽多，终不知其内地形势之详。其北方近黄道，天气甚热；南方则冷，水凝冰结。内地低，夏时多东北、东南等风，冬时多西北、西南等风，天气之寒暖与别国不同，往往冬夏相反。虽长亢旱，而其露如滴，且无烟瘴，故外人至者，皆服水土。树木约四千二百种，高约五十丈，便于建船屋。数年前，其地惟出莠，后英人种蔬菜、南果、卜萄、荔枝等树，皆蕃盛，尤美花卉。因缺水灌溉，惟可植麦，不宜禾。多野兽，无牲畜，英船载牛马

羊豕至，日加蕃殖。鸟多鹦鹉、翠翎之属，海族多蛤蚬螺螃而少鱼鳖。土人极卑陋，无衣无字，奔走林内；遇外国人惟求酒食，醉即安睡。虽耶苏门徒教化，终无改变。明万历三十三年，荷兰初到此，因其荒芜不足开埠，遂去。故其岛至今尚有新荷兰之称，非婆罗、瓜哇之新荷兰也。迨乾隆四十二年，英国水师官远寻至此，遍览情形。乾隆五十二年，议将徒流之人，押配海边之駊他(七)〔尼〕𡇙[75]，自后土民始同开垦。道光年间，四方遍建城邑，开港口，筑草场，辟田亩，事勤作，不惜耗费。更察内地有壤土，招农工，年年增益。其最重之地，曰新瓦里士[76]，系东海边之部，中间绕山而四面平坦，牧场甚广，足养牲畜。每年剪羊毛运回本国，织造呢羽约七万石。并（藙）〔煎〕用其油。道光十八年，垦田五千四百顷，出粟米、大麦、燕麦、荞麦、荷兰薯共三十四万一千石。遇亢旱则居民食物不足，必由他地运入。道光十九年，居民共十一万四千三百口。道光十八年，运入之货值银四百五十万两，运出之羊毛、鲸鱼油等值银二百二十万两，船二百九十二只。道光十九年，运进货价值银六百六十九万两，运出者银二百八十二万两，船五百六十三只。其后商贾不诚实，外人滥赊、滥卖，诸行忽倒，银局不能守旧，物价皆落，商废民贫。赖英国才人设法整顿补救，渐复如旧。英人调兵帅管理此地，其戍兵三年一易。所派文官不多，其乡绅公会皆良民所择。道光四年，饷银十五万两。二十年，二百零四万两。今又消减矣。新瓦里士形势似北亚默利加，足为大国。此时开垦创建，料百年后当为东南洋第一广大繁盛之地矣。都会曰悉尼城，南极出地三十三度五十一分，偏东百五十一度十六分，居民二万六千，诚美街广。海隅水深，可泊船。巴拉马他[77]海港，居民三千。默布尼所属之菲立港[78]，山水四周，景尤清妙。道光十七年，甫建此邑，已广筑屋宇。南边藩属

地偏东自百三十二度及百四十一度，广袤方圆千一百五十万顷，平坦不生草木。近地开埠，民不过万。此时开垦，产物日增。会城曰亚得害。

西边藩属地，南极出三十一度及三十五度，偏东自百一十五度及百二十九度。于道光十九年始开此地，濒海多沙，并无产物。居民数千口，住鸿鹄河边。北方藩属地在甲宾他海隅，乃道光十八年所开之埠，天气、物产俱与南海岛无异，多产海参，山内出丁香。土蛮面黑。港曰益生顿，居民少。

地面岛南极出地四十一度二十分至四十三度四十分，偏东一百四十四度四十分及一百四十八度二十分，广袤方圆一千一百五十五里，系丰盛灌溉之地，所出木料、五谷甚多。每年出麦二万一千余石，所养之马共二千零三十四匹，牛八万四千四百七十六头，羊百二十三万二千五百一十一头。居民四万五千。道光十八年，运入之货共计银二百一十万两，运出者百七十四万两，船三百七十只。运出之鲸鱼油价值银二十六万两，绵羊毛五十一万三千两。惜仅开辟中央，未能遍垦。中央都会曰何巴邑，居民万四千三百八十二口。老新屯[79]邑居民六千口，亦繁盛之港。英国新到之氓，大半无银。因在两邑开银局，随时借贷，以扶其民焉。所附之（那里佛）〔佛里那〕[80]屿，系流徒所集，地出麻。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南亚齐亚地，分荷兰大山[81]与大海洋之群岛[82]，繁絮如微尘之数。至其列地方，西国船户首先寻得者，吕宋、荷兰等国为首。前百有余年，无人知此等地。迨及英国船只询问风土人情形势，察出新地无数，则将其罪犯徒流之新荷兰。亦有闾阎之民，在本地无食物，甘心涉重海来此开荒地，辟草莱。后又异国之民，愿受一廛而为氓。别有教师，离本地以传耶稣福音之理。又有捕鲸鱼之船只巡驶往来，与该屿结交。于今

通知其形势，而识其地理矣。

新荷兰南极出自十度至三十八度，偏东自一百十五度至一百五十度，延袤方圆九百万方里。惟知其海边，但其中地无人迹到也。其江河不多，两边干涸之土。所有山岭，最高者三十丈。天气暴燥，赤地穷发。所有禽兽，与北地毫无同形焉。其土民素性近于禽兽，惟以草果为食，以树枝为栖。但与白面人往来之际，则饮酒醉，辗转泥潴内。不穿衣服。男用其女若畜生，痛打恶待，怒则杀之。英国之新民到此地者，种麦粟米，牧绵羊，生意日广日盛。毳毛最细，以织呢绒。居民得其奶而卖其毛。所运出者每岁价银二百八十万两，所运进之物每年四百万两。其居民在各新处不上十万。其都乃悉尼，在广海门[83]，系属大地之港口，通商不少。但其流徙之匪，风俗奢嚣，居民亦染其毒而离道远焉。有时浩荡虚费，挥金如土；有时行铺闭歇，银钱缺乏。海口居民二万丁，大半务商。内地部落虽多，人户有限，务农者鲜，以放牧为要。年年搬进新民，则六十年后，此地乃大国。彼时全南海之地，必遵其命而服其权焉。其船只现赴到广州府贸易矣。南海边所辟之处，尚新建屋数间，而谓之邑。所移人户渐增，又与外国经商，故未久而成大国。在西边之新地，惟江边一处。初到之民，行事不如愿，现时失望，并不得使费以开阡陌也。其北界近于黄道，天气暴热。但其土能产物，故英国调劲兵驻扎。此时遍地荒芜，但海滨之石中，出海参、海菜、燕窝等物件。其土人野心不驯焉。

地（问）〔闽〕岛[84]，（海）〔荷〕[85]东南形势，南极出四十度四十二分至四十三度四十三分，偏东自一百四十八度二十二分，袤延方圆八万一千方里。出五谷及薯及各项蔬菜。其居民不独务农，乃以捕鲸为重。沿海港口多不胜数，贸易富庶。

新（荷）〔西〕兰乃南方两岛，隔以海（陕）〔峡〕，南极出自

三十四度，偏东自一百六十度至一百七十八度，袤延方圆一十八万六千方里。峰高及云，雪叠环绕，水泽涌泊。其土民很心好杀，与异族常结仇报复，猖獗放荡，令众人惊畏。此时耶苏之门徒进其地以教化之，将福音传其老幼，又令此野人务农作工，以除其食人肉之弊。其地丰盛，出麻、谷、菜等物。是以英国迁移人口，向其土君买田，遍开新地。佛兰西亦效法而占据此方。所有捕鲸之船，节次赴此港口，包兑包送，以鸟枪绒毡易各项食物。其土人亦登其船而为水手，但性悍难近也。

前所言之各地方，全数归英国调兵派官。彼土君所管治者，泯泯棼棼，纲纪摧残。其中亦有蛮无主，皆散林内，如兽结群。东南海之岛，如新危尼、新耳兰、（新）撒罗门[86]、〔新〕希伯[87]等群岛，繁不胜数。其山高，亦有出火之峰。但其居民黑面短身，倚强恃暴，无交通之理，只知此岛之形势而已。其大洋海茫茫，一望无涯。所有各群岛疏散不密，大半褊小之地，四围有珊瑚石盘，近之甚杂。其山出椰子、芋、薯、饼果，居民以逸待劳，晴朗和畅，衣服不多。既无务事，惟取乐而已。其风俗未向化，但其中有族循良，谏行言听。耶苏学生又至其岛，教以天道，开其茅塞，发光其心，而引向福音。不期土人自将其菩萨一切舍弃，真可谓神力无穷，蛮心感化也。其群岛最大之屿，称曰阿他害地[88]，风景清美。居民与所属各屿，钦奉耶稣，向风慕义，增设学校。阿歪希[89]乃繁多群岛[90]之最广，亦归正教。嘉庆十七年，奉教主耶稣，弃邪归正，画一无异。今时此岛之居民大兴，但人户渐减。其王养弁兵，操演练习，亦有师船遍海巡驶。学校遍地，开谕教蒙。其群岛之居民形体正端，但心内埋毒很。加罗林群岛最多，中有族颇会技艺，偶有船只与之通商。其贼群岛[91]被是班牙所占据者，强其居民奉教，效死不从。此外尚有多屿，大半所出物件，椰

子而已。居民最少，与外国绝交。佛兰西国于道光二十二年占据马耳其沙之群岛[92]以为新地，但未知其情形何如？付之数年后可也。

《瀛环志略》曰：澳大利亚，一名新荷兰，在亚细亚东南洋巴布亚岛之南，周回约万余里。由此岛泛大洋海东行，即抵南、北亚墨利加之西界。其地亘古穷荒，未通别土。前明时，西班牙王遣使臣墨瓦兰[93]由亚墨利加之南西驶，再寻新地。舟行数月，忽见大地，以为别一乾坤。地荒秽无人迹，人夜烧火乱飞，命名曰火地。又以使臣之名，名之曰墨瓦蜡尼加[94]。西班牙人以此侈航海之能，亦未尝经营其地也。后荷兰人东来，建置南洋诸岛，展转略地，遂抵于海滨。乃建设埔头，名之曰澳大利亚，又称新荷兰。旋为佛郎西所夺，佛人寻弃去。最后英吉利得之，因其土地之广，坚意垦辟。先流徙罪人于此，为屯田计。本国无业贫民愿往谋食者，亦载以来。他国之民愿受一廛者，听之。地在赤道之南，天气炎燥。海滨多平土，山岭高者不过三十丈。江河绝少。杂树荒草，灌莽无垠。鸟兽形状诡谲与别土异。土番黑面披发裸体，食草根山果，结巢于树。予之酒，一饮即醉卧泥中，如豕负涂。男役女若畜，怒辄杀之。英人流寓者，垦海滨湿土，种麦与粟。草肥茂，牧羊孳乳甚速，毛毳细软，可织呢绒。现居民不足十万，每年运出之羊毛值银二百余万两。百物未备，日用之需，皆从别土运往。英人于东海口建会城曰悉尼，居民二万，捕鲸之船，时时收泊，贸易颇盛。而流徙之户本莠民，饮博荡侈，相习成风。流寓良民，亦颇染其俗。南境滨大南海，英人新徙人户，已成聚落；西境亦创置一廛，在江河之滨；北境近赤道，天气酷热，产海参、海菜、燕窝，英人派陆兵驻守，以防侵夺。计澳大利亚一土，英人四境所耕收，仅海滨片土，不过百之一二。其腹地则奥草丛林，

深昧不测，土番如兽，老死无往来。不特风土无从探访，即山川形势，亦无由乘轺历览。英人谓此土虽荒旷，而百余年后当成大国，南海诸番岛当听役属如附庸也。近命名曰南亚细亚。

案：此即《职方外纪》所云第五大洲，陈资斋所谓人迹不到处也。野番兽处，亘古昏蒙。西班牙搜奇天外，荷、佛蛮触海隅。英人极意经营，可谓好勤远略矣。

附近此洲各岛

《外国史略》曰：新危尼岛[95]，一作新为匿，一作新义内，在东南，广袤方圆万三千里，居民五十万。山甚高，峰积雪，海中可遥见之。亦有火山、火浆。民不知耕，皆黑面卷发，不著衣，性如禽兽，有人上岸即杀之。其内地不知何产。荷兰人于此开埠，不服水土，守兵多殒于烟瘴。甲版船过此岛时，即有土蛮来，以玳瑁、金沙易布匹、衣服。然所给之衣裳，亦不穿用，好裸身巡游。尚有多屿，悉荒芜无人。

《外国史略》曰：新（阿）〔西〕兰岛南极出地自三十四度二十五分至四十七度十九分，偏东自百六十六度及百七十九度，广袤方圆四千二百九十一里，居民约十五万。岛南多山，天气冷，产物少。万历间，荷兰水手初到此岛。乾隆间，英人驶船始抵此。鲸鱼云集，恣人所捕。而市皆无果，田皆无谷，兽无羊、豕、牛，民食草根树叶。于是伐木构屋，垦田治圃，种果树、番薯、麦、谷、蔬菜，畜牲畜，土民始火食。山高千四百七十五丈。土蛮力健，勇于作为，形貌平正，性亦良善。附近群屿尚多，皆荒地不毛，土蛮如野兽。

《地理备考》曰：新义内岛，一作巴布阿西〔亚〕岛，在南洋

之中，新阿兰岛之北，纬度自南一度起至十度止，经度自东一百二十八度起至一百四十七度止，长约三千六百里，宽约九百里。山势峻峭，丛林稠密。岛〔中〕外人罕到，迄今尚莫能悉。至于海滨，亦未甚详。土产椰、蕉、沙谷米等物。人民朴陋，逐日建篷造船，营生谋食。通岛分为四酋管辖。其余各岛曰阁必[96]，曰萨尔瓦地[97]，曰加门[98]，曰巴定打[99]，曰非里威里[100]，曰当必[101]，曰书教[102]，曰阿路[103]，内有一岛曰外去[104]，归于的德尔酋长统摄。

《地理备考》曰：卢义西阿达岛在南洋之中，新义内岛之东，纬度自南八度起至十二度止，经度自东一百四十八度二十分起至一百五十二度十分止。地势错落，不相联络。居民皆食人肉。岛中备细，外人尚莫悉其详。岛之巨者曰罗塞尔，曰圣挨南，曰音德里加斯德[105]，曰虽斯地[106]，曰多罗皮安[107]。

《地理备考》曰：新北勒达尼〔亚〕岛在南洋之中，卢义西阿达岛之北，纬度自南四度起至六度二十五分止，经度自东一百四十六度起至一百五十度止。地势错落，不相联络。火山不一，昼夜吐焰。丛林稠密，禽兽充斥。人民纷繁，〔生〕性凶猛。岛之大者曰新北勒达尼〔亚〕[108]，又名比拉拉；曰新义尔兰达[109]，又名当巴拉，曰约尔各[110]，又名亚加马大；曰新阿（诰）〔诺〕威尔[111]。其余颇小，兹不悉载。

《地理备考》曰：萨罗蒙岛，又名新日尔治〔亚〕[112]，在南洋之中，新义内岛之东，纬度自南四度起至十二度止，经度自东一百五十二度起至一百六十一度止。岛屿胪列，树木稠密。人烟纷繁，迁徙无常。岛之巨者，曰布加[113]，曰布加音威里[114]，曰三大义萨白尔[115]，曰日尔日亚[116]，曰瓜达尔加纳尔[117]，曰三几里斯多望[118]。其西萨尔加岛[119]虽小，火山吐焰猛烈。

《地理备考》曰：北卢斯岛，又名三达古卢斯[120]，在南洋之中，萨罗蒙岛之南，纬度自南八度三十分起至十二度十五分止，经度自东一百六十三度二十分起至一百六十七度四十分止。地(气)〔势〕错落，不相联络。岛之大者七，内有火山一座，吐焰猛烈。

又曰：基罗斯岛，又名新里比里大[121]，亦号大西加拉德，在南洋之中，新阿兰岛之东，纬度自南十四度二十九分起至二十度四分止，经度自东一百六十五度起至一百六十八度止。中有二十一岛，大者九，曰斯必里多〔三多〕[122]，曰马里哥罗[123]，曰三都义至[124]，曰义诺忙各[125]，曰达纳[126]，曰三巴尔多罗〔米〕阿[127]，曰澳罗拉[128]，曰本德哥斯的[129]，曰义罗忙加[130]。

《地理备考》曰：新加勒德尼亚岛在南洋之中，新基罗斯岛[131]之西南，纬度自南十九度三十七分起至二十二度三十分止，经度自东一百六十一度十七分起至一百六十三度五十三分止，长约八百里，宽一百五十里，烟户一万五千口。地瘠不毛，不宜种植。人民鄙陋，迁徙无常。四面小岛不一，大者曰阿塞尔瓦多略[132]，曰罗牙尔地[133]，曰波大尼加[134]，曰阿奴诺。

《地理备考》曰：诺尔弗〔尔〕〔亚〕克岛在南洋之中，新加勒德尼并达斯马尼〔亚〕[135]二岛之间，纬度在南二十九度，经度在东一百六十五度四十九分，甚属细小。田土肥饶，果谷丰登，地气温和。中有三岛，曰诺尔弗〔尔〕克[136]，曰尼比安[137]，曰非里卑[138]。

《地理备考》曰：新塞兰地(岛)〔亚〕，又名达斯马尼〔亚〕，在南洋之南，纬度自南三十四度起至四十七度止，经度自东一百六十四度起至一百七十八度止。分而为二：曰义加(耶)〔那〕马惟[139]，又名北达斯马尼〔亚〕；曰达为不那毋[140]，亦号南达斯

马尼〔亚〕。其北达斯马尼〔亚〕，长一千八百里，宽五百七十里。人烟纷繁，颇属强大。田土膏腴、树林稠密。地气酷热，海风清凉。诸酋分摄，不相统属。其南达斯马尼〔亚〕，长二千里，宽五百余里。人烟稀少，田土较瘠。南北居民，性甚凶很，互相残杀，风俗鄙陋，礼法全无。四面岛屿甚多，大者曰布路敦〔141〕，曰半的〔142〕，曰金卑里〔143〕，曰阿加冷〔144〕，曰马加里〔145〕。

《地理备考》曰：叠扪尼〔亚〕岛在南洋新阿兰之南，纬度自南四十度四十二分起至四十三度三十八分止，经度自东一百四十三度二十二分起至一百四十六度五分止，南北相去六百三十里，东西相距五百五十里。田土肥饶，谷果丰登。丛林稠密，禽兽充斥。土产铜、铁、矾、玉、云石、煤炭等物，地气温和。其岛为英吉利兼摄，分列九属。大者曰何罢尔〔146〕，其利至蒙〔147〕、老者斯敦〔148〕二处则次之。本岛所属岛屿不一，曰布路尼〔149〕，曰马里亚〔150〕，曰沙剌〔151〕，曰付尔诺〔152〕，曰经〔153〕，乃其大者也。

【注】

〔1〕外新阿兰（New Holland），通译新荷兰，即澳洲。“外”字为魏源所加，“阿”字为魏源所改。魏源既把加里曼丹（婆罗洲）称为大新荷兰，把爪哇岛称为小新荷兰；故对澳大利亚只好加个“外”字以示区别。十七世纪初期荷兰的船只已到达澳洲卡奔塔利亚湾的西海岸，到该世纪五十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曾多次到达澳大利亚西海岸，并把那一带命名为新荷兰。

〔2〕阿塞亚尼〔亚〕洲（Oceania），通译大洋洲。魏源误以为澳洲即大洋洲，其实澳洲一般仅指澳大利亚大陆及其附近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等岛，只是大洋洲的一部分，魏源所据的《地理备考》亦只称之为“中阿塞亚尼亚”（Central Oceania），不包括许许多多的太平洋岛屿。

〔3〕澳大利亚洲（Australia），又译奥斯达拉里亚，奥大利亚州即澳洲。早在公元二世纪埃及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就推测有这块陆地，并把它绘入地图，称为 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1531 年法国的制图学家在世界地图中也设想南方有这样一块大陆，并称为 Terra Australis。十七世纪荷兰人到达此地并把它命名为新荷兰之后，New Holland 和 Terra Australis 二名并存了许久。直至 1817 年澳大利亚才决定把 Terra Australia 简称为 Australia，沿用至今。《地理备考》所说的“奥斯达拉里亚”，要比现在一般概念上的澳洲大些，即除澳洲大陆及其附近的塔斯马尼亚等岛外，还包括澳大利亚东北面、东面和东南面的若干岛屿。总之，在《备考》中，澳洲和中大洋洲是同义语，魏源却误以为澳洲和大洋洲是同义语。

〔4〕“亦名大新阿兰”六字为魏源加，他既把澳洲称为“外新阿兰”，亦称为“大新阿兰”。

〔5〕巴黎斯（Paris），巴黎。

〔6〕大海（Pacific Ocean），太平洋。

〔7〕南大海（Southern Ocean），南太平洋。

〔8〕北大海（North Pacific Ocean），北太平洋。

〔9〕〔亚〕美里加（America），美洲。

〔10〕西亚塞亚尼〔亚〕，指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11〕以上二十字也是魏源随意增加。

〔12〕应作 110 度。

〔13〕新为义亚（New Guinea），今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和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

〔14〕卢义西阿达（Luisiade Arch），路易西亚德群岛。

〔15〕新北勒达尼〔亚〕（Arch. da Nova-Bretanha），今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

〔16〕萨罗蒙（Solomon Is.），即所罗门群岛。

〔17〕北卢斯（Arch. de La Paroute，Santa Cruz Is.），即圣克鲁斯群岛。

〔18〕基罗斯（Arch. de Quiros，Vanuatu），今瓦努阿图。

〔19〕新加勒达尼〔亚〕(New Caledonia)，新喀里多尼亚。

〔20〕诺尔佛尔克（Norfolk I.），诺福克岛。

〔21〕新塞兰地〔亚〕（Nova-Zelandia，New Zealand)，即新西兰。此名，《备考》本作“达斯马尼亚”，魏源据原书中的解释，改为较普遍使用的地名。

〔22〕叠门尼〔亚〕(Grupo de Diemenia，Tasmania)，今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州。

〔23〕东阿塞亚尼〔亚〕(East Oceania)，指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诸太平洋岛群。

〔24〕一般作北纬 30 度至南纬 30 度。

〔25〕(日本)〔慕宁窝尔加尼各〕(Arch. Muninvalcanico)，即 Bonin Is. (Ogasawara Is.) 小笠原群岛和 Volcanico Is. 硫黄列岛等岛屿，魏源误改为日本。

〔26〕马黎亚纳（Mariana Is.)，马里亚纳群岛。

〔27〕巴劳（Arch. de Paloas，Belau Is.)，贝劳群岛。

〔28〕加罗黎讷（Arch. das Carolinas，Caroline Is.)，加罗林群岛。

〔29〕慕尔加拉威（Arch. Mulgrave)，即今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和吉尔伯特群岛（Gilbert Is.）一带。

〔30〕维的（Viti Levu，Vitu Levu)，维提岛，今南太平洋岛国斐济（Fiju）最大和最重要的岛屿。

〔31〕当加（Tonga)，汤加。

〔32〕花和尔尼〔Arch. de Oua-Horn，Wallis (Ouvia) & Futuna〕，瓦利斯及富图纳诸岛。

〔33〕合么阿（Arch. de Hamoa，Samoa Is.)，萨摩亚群岛，即今西萨摩亚（Western Samoa）和东萨摩亚（Eastern Samoa)。

〔34〕给尔马的（Kermadec Is.)，克马德克群岛。

〔35〕古（名）〔各〕(Cook Is.)，库克群岛。

〔36〕都（浪）〔波〕哀（Iles Tubuai），土布艾群岛。

〔37〕达义的（Tahiti Is.），塔希提群岛。

〔38〕包么度（Arch. Paumotu、Tuamotu Arch.），土阿莫土群岛。

〔39〕门达那（Arch. de Mendanha），即今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 Is.）及华盛顿群岛（Washington Is.）。

〔40〕合威（Hawaiian Is.），夏威夷群岛。

〔41〕斯波拉大（Sporadas），斯波拉达群岛。

〔42〕“汉”字《备考》原作“帝”，可能魏源改为“汗”，又误刊为“汉”。

〔43〕布里内西亚（Polynesia），波利尼西亚，意为“多岛群岛”。

〔44〕以“外人罕到”四字开始的这一段，《备考》是说“新贺兰岛”，即澳洲大陆的。魏源删去原书这段前面的整整五行，又不作任何说明，相当费解。其实，删去儿行后前面应保留“新贺兰岛中”五字或按魏源自己的用语改为“新阿兰岛中”五字。

〔45〕好给斯巴黎（Howkesbury River），即霍克斯堡河。

〔46〕马加里〔亚〕（Macquaria River），即马卡里河。

〔47〕拉支兰（Lachlan），即拉克伦河。

〔48〕以上四十九字为魏源加。

〔49〕南新牙利斯（New South Wales），新南威尔士。

〔50〕以上九十一字亦魏源加。

〔51〕昔德内（Sydney），悉尼。

〔52〕波德尼卑（Botany Bay），博坦尼湾。

〔53〕女加斯德尔（Newcastle），纽卡斯尔。

〔54〕巴拉马大（Paramatta），帕拉马塔。

〔55〕日尔非斯（Bahia-Jarvis），巴伊亚—贾维斯（贾维斯湾）。

〔56〕马加利（Port Macquarie），麦夸里港。

〔57〕非里卑（Port Philip Bay），菲利普湾港。

〔58〕留温（Leeuwin），吕温。

〔59〕厄德黎（Terra de Edels，Adelaide），阿德莱德。

〔60〕音达拉至（Terra de Endracht），恩德拉治。

〔61〕奴宜德斯（Terra de Nuytes），努宜德斯。

〔62〕非粦德尔（Terra de Flinders），弗林德斯。

〔63〕波定（Terra de Baudin），包定。

〔64〕加兰（Terra de Grant），格兰特。

〔65〕维德（Terra de witt），维特。

〔66〕弯叠门（Terra de Van Diemen），范迪门。

〔67〕阿尔内音（Terra de Arnhein，Armhem Land），阿纳姆地。

〔68〕加尔奔达里（Carpentaria），卡奔塔利亚。

〔69〕南洋群岛，《史略》的"南洋群岛"一名，除一般认为的南洋群岛地区外，还包括斯里兰卡及"五印度群岛"。

〔70〕伦薄岛（P. Lombok），龙目岛。

〔71〕西里白（Celebes），今苏拉威西（Sulawesi）。

〔72〕补东岛（Pulau Butung），布敦岛。

〔73〕撒剌益（Pulau Salayar），塞拉亚岛。

〔74〕五印度群岛，指马尔代夫及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等。

〔75〕陂他（七）〔尼〕港，指博特尼湾（Botany Bay）北岸。

〔76〕新瓦里士（New Wales，New South Wales），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77〕巴拉马他（Paramatta），巴拉马塔。

〔78〕菲立港（Port Philip Bay），菲利普港。

〔79〕老新屯（Launceston），朗塞斯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北部港口。

〔80〕（那里佛）〔佛里那〕（Furneaut Group），弗尔诺群岛。

〔81〕荷兰大山（New Holland，Australia），澳大利亚。

〔82〕大海洋之群岛，指大洋洲（Oceania）诸岛群。

〔83〕广海门（Port Jackson），杰克逊港。

〔84〕地（问）〔闽〕岛（Tasmania），塔斯马尼亚岛。

〔85〕（海）〔荷〕，指新荷兰，即澳洲。

〔86〕（新）撒罗门（Solomon Is.），所罗门群岛。

〔87〕〔新〕希伯（New Hebrides），新赫布里底群岛，今瓦努阿图。

〔88〕阿他害地（Otaheite I.，Tahite I.），塔希提岛。

〔89〕阿歪希（Owhyhee，Hawaiian Is.），夏威夷群岛。

〔90〕繁多群岛（Polynesia），波利尼西亚。

〔91〕贼群岛（Islas de los Ladrones，Mariana Is.），马里亚纳群岛。"贼"字是麦哲伦等人对当地人民的诬蔑之词。

〔92〕马耳其沙之群岛（Iles Marquesas），马克萨斯群岛。

〔93〕墨瓦兰（Fernão de Magalhães），麦哲伦。

〔94〕墨瓦蜡尼加（Terra del Fuego，Magallanica），火地岛。

〔95〕新危尼岛（New Guinea），今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和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

〔96〕阁必（Goby），戈比岛。

〔97〕萨尔瓦地（Salwatty），萨勒瓦提岛。

〔98〕加门（Gamen），加门岛。

〔99〕巴定打（Battenta），巴坦塔岛。

〔100〕非里威里（Grupo de Freewill），弗里威尔群岛。

〔101〕当必（Arch. de Dampier），丹皮尔群岛。

〔102〕书数（Arch. de Schuten），实珍群岛。

〔103〕阿路（Grupo de Arru，Kep. Aru），阿鲁群岛。

〔104〕外去（Pulau Weigeo），哇格乌岛。

〔105〕音德里加斯德（d'Entrecasteaux Is.），当特尔卡斯托群岛。

〔106〕虽斯地（Sueste I.），苏伊斯特岛。

〔107〕多罗皮安（Trobriand Is.），特罗布里恩德群岛。

〔108〕新北勒达尼〔亚〕（New Britain I.），又名比拉拉岛（Birara I.），即新不列颠岛。

〔109〕新义尔兰达（Nova-Irlanda，Tombara，New Ireland），新爱尔兰岛。

〔110〕约尔各（Duque de York，Acamate），约克岛，亦称阿克马塔岛。

〔111〕新阿（诰）〔诺〕威尔（Novo Hanover），新汉诺威岛。

〔112〕新日尔治〔亚〕(Nova Georgia, New Georgia I.)，新乔治亚岛。

〔113〕布加 (Buka)，布喀岛。

〔114〕布加音威里 (Bougainville)，布干维尔岛。

〔115〕三大义萨白尔 (Santa Izabel I.)，圣伊萨贝尔岛。

〔116〕日尔日亚 (Georgia I.)，乔治亚岛。

〔117〕瓜达尔加纳尔 (Guadalcanar I.)，瓜达尔卡纳尔岛。

〔118〕三几里斯多望 (S. Christovao, San Cristoval I.)，圣克里斯托瓦尔岛。

〔119〕西萨尔加岛 (Sesarga I.)，塞萨尔加岛。

〔120〕三达古卢斯 (Santa Czuz Is.)，圣克鲁斯群岛。

〔121〕新里比里大 (Novas Hebridas)，又作大西加拉德 (Grande Cycladas)，即今瓦努阿图 (Vanuatu)。

〔122〕斯必里多〔三多〕(Espirito Santo)，圣埃斯皮里图岛。

〔123〕马里哥罗 (Millicolo I.)，马勒库拉岛。

〔124〕三都义至 (Sandwich I.)，桑威奇岛。

〔125〕义诺忙各 (Enomango I.)，埃诺芒戈岛。

〔126〕达纳 (Tanna I.)，塔纳岛。

〔127〕三巴尔多罗〔米〕阿 (San Bartolomeo I.)。

〔128〕澳罗拉 (Aurora)，奥罗拉岛。

〔129〕本德哥斯的 (Pentecosta)，彭特科斯特岛。

〔130〕义罗忙加 (Erromanga)，埃罗芒加岛。

〔131〕新基罗斯岛 (New Hebrides)，瓦努阿图 (Vanuatu)，新赫布里底群岛。

〔132〕阿塞尔瓦多略 (Observatoria)，新喀里多尼亚岛 (New Caledonia I.)。

〔133〕罗牙尔地 (Loyalty Is.)，洛亚尔蒂群岛。

〔134〕波大尼加 (Botanica)，博特尼岛。

〔135〕达斯马尼〔亚〕(Tasmania)，即新西兰。

〔136〕诺尔弗 (尔) 克 (Norfolk I.)，诺福克岛。

〔137〕尼比安 (Nepean I.)，尼皮安岛。

〔138〕非里卑（Phillipp I.）菲利普岛。

〔139〕义加（耶）〔那〕马惟（Ika Na-Mauwi），新西兰的北岛。

〔140〕达为不那毋（Tavai- punammu），新西兰的南岛。

〔141〕布路敦（Brughton I.），布鲁顿岛。

〔142〕半的（Bounty Is.），新西兰的邦提群岛。

〔143〕金卑里（Campell I.），新西兰的坎贝尔岛。

〔144〕阿加冷（Auckland Is.），新西兰的奥克兰群岛。

〔145〕马加里（Macquarie I.），澳大利亚的马阔里岛。

〔146〕何罢尔（Hobart Town，Hobart），霍巴特，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首府。

〔147〕利至蒙（Richmond），里士满，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东南部城镇。

〔148〕老者斯敦（Launceston），朗塞斯顿。

〔149〕布路尼（Bruny I.），布鲁尼岛。

〔150〕马里亚（Maria I.），玛丽亚岛。

〔151〕沙剌（Sara I.），萨拉岛，

〔152〕付尔诺（Grupo de Furneaux，Furneaux Group），菲尔诺群岛，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东北海岸外巴斯（Bass）海峡东端。

〔153〕经（King I.），金岛，在澳大利亚巴斯海峡西端，塔斯马尼亚州西北海岸外。

海国图志卷十七

邵阳魏源辑

东南洋海岛之国。原无，今补。

日本岛国凡前史无关海防者不录。

《明史》：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中，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地环海，惟东北隅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岛，共百十五（洲）〔州〕，统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国皆服属焉。国小者百里，大不过五百里。户小者千，多不过一二万。国主世以王为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惟元世祖数遣使招之不至，乃命范文虎等帅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1]，遭暴风，军尽没。终元世，未相通也。明兴，乘中国用兵，屡寇海滨州县。洪武二年，遣使颁诏书，且诘其入寇之故。日本不奉命，侵掠如故。屡入贡，皆无表，却之。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信国公汤和往浙江，整饬海防。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会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败，事露，乃决意绝日本，专务防海，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永乐初，始通表贡。时对马（台）〔壹〕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谕其王捕之。王发兵捕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献。自是

频入贡，亦频献所获海寇。且表言："岛上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然海寇犹不绝。十七年，辽东总兵官刘江，大破之于望海埚。自是寇掠为稀，贡使亦不至。正统四年、八年，倭船四十艘，连寇台州、海宁。先是洪熙时，黄岩、龙岩民二人，因徭役叛入倭，为之乡导。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其贡使亦屡杀人犯法，其来贡者皆利互市，交通沿海奸豪，故且贡且寇。嘉靖二十七年，巡抚朱纨乃严为申禁，斩其交通者。由是浙、闽大姓素为倭内主者，失利而怨。纨又数腾疏于朝，显言大姓通倭状，以故闽、浙人咸恶之。巡抚御史周亮，闽产也，上疏诋纨，请改巡抚为巡视，以杀其权，其党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请。后又夺纨官，罗织其擅杀罪，纨自杀。自是不置巡抚者四年，海禁复弛，乱益滋甚。祖制浙江设市舶提举司，以中官主之，驻宁波。海船至，则平其直，制驭之权在上。及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犹市）〔市犹〕商人为之主，已而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而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将吏俾）之，（剿兵将出）又以好言给之，（走）谓吾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穴其中者，以内地不得逞，悉逸（出）海岛中，为倭谋主，诱之入寇。而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地。倭患日剧，于是廷议复设巡抚。三十一年七月，乃以佥都御史王忬任之，而势已不可扑灭。先是国初沿海要地建卫所，设战船，董以都司、巡视、副使等官，控制周密。及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船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帅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

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未几，忬改抚大同，以李天宠代之。又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乃大征兵四方，协力进剿。是时倭以川沙洼、柘林为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五月，复合新倭，突犯嘉兴，至王江泾，乃为经击斩一千九百余级，余奔柘林。其他倭复肆掠苏州境，延及江阴、无锡，出入太湖，莫有御之者。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官军素懦怯，所至溃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婪，颠倒功罪，诸军益解体。经、天宠，并被逮，代以周珫、胡宗宪。逾月，珫罢，代以杨宜。时贼势蔓延，江南、北，浙东、西，既无不遭其蹂躏，新倭来益众，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秫〕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一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应天巡抚曹邦辅以捷闻，文华忌其功。以倭之巢于陶宅也，乃大集浙、直兵，与宗宪亲将之。又约邦辅合剿，分道并进，营于松江之砖桥。倭悉锐来冲，遂大败，文华气夺，贼

益炽。十月，倭自乐清登岸，流劫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被杀掳者无算。至嵊县乃歼之，亦不满二百人。顾深人三府，历五十日始平。其先一枝自山东日照流劫东安卫，至淮安、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阻雨，为徐、邳官兵所歼，亦不过数十人。流害千里，杀戮千余，其悍如此。而文华自砖桥之败，见倭寇势甚，其自柘林移于周浦，与泊于川沙旧巢及嘉定、高桥者自如，他侵犯者无虚日，文华乃以寇息请还朝。明年二月，罢杨宜，代以宗宪，以阮鹗巡抚浙江。于是宗宪乃请遣使谕日本国王，禁戢岛寇，招还通番奸商，许立功免罪。既得旨，遂遣宁波诸生蒋洲、陈可愿往。及是，可愿还，言至其国五岛，遇（江）〔汪〕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其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人犯。又言〔有〕萨摩洲者，虽已扬帆人寇，非其本心，乞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乃留洲传谕各岛，而送可愿还。宗宪以闻，兵部言：直等本编民，既称效顺，即当释兵。乃绝不言及，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属国然，其奸叵测，宜令督臣振扬国威，严加备御。移檄直等，俾剿除舟山诸贼巢以自明。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赏）〔赉〕。从之。时两浙皆被倭，而慈溪焚杀（多）〔独〕惨，余姚次之。浙（江）〔西〕柘林、乍浦、乌镇、皂林间，又皆为贼巢，前后至者二万余人，命宗宪亟图方略。七月，宗宪言："贼首毛海峰，自陈可愿还，一败倭寇于舟山，再败之沥表。又遣其党招谕各岛，相率效顺，乞加重赏。"部令宗宪以便宜行。是时徐海、陈东、麻叶方连兵，攻围桐乡，宗宪设计间之，海遂擒东、叶以降，尽歼其余众于乍浦。未几，复蹴海于梁庄，海亦授首，余党尽灭。江南、浙西诸寇略平，而江北倭则犯丹阳，及掠瓜洲，烧漕艘者。明春复犯如皋、海门，攻通州，掠扬州、高邮，入宝应，遂侵淮安府，集于庙湾，逾年乃克。（具）〔其〕浙东之倭，则盘踞于舟

山，亦先后为官军所袭。先是，蒋洲宣谕诸岛，至丰后被留，转令僧人（住）〔往〕山口等岛，传谕禁戢。于是山口都督源义长具咨送还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国王印。丰后太守源义镇遣僧德阳等具方物，奉表谢罪，请颁勘合修贡，送洲还。前杨宜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丰后岛，岛主亦遣僧清授附舟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诸岛夷众，义镇等实不知。于是，宗宪疏陈其事，言："洲奉使二年，止历丰后、山口二岛，或有贡物而无印信勘合，或有印信而非国王名称，皆违朝典。然彼既以贡来，又送还被掠人口，实有畏罪乞恩意。宜礼遣其使，令传谕义镇、义长，转谕日本王，擒献倡乱诸渠，及中国奸宄，方许通贡。"诏可。汪直之踞海岛也，与其党王滶、叶宗满、谢和、王清溪等，各拥众诱挟倭寇为雄。朝廷至悬伯爵、万金之赏以构之，迄不能致。及是内地官军颇有备，倭虽横，亦多被剿戮，有全岛无一人归者，往往（多尤）〔怨〕直，直渐不自安。宗宪与直同郡，馆直母与其妻孥于杭州，遣蒋洲赍其家书招之。直知家属固无恙，颇心动。义镇等以中国许互市，亦喜。乃装巨舟遣其属善妙等四十余人，随直等来贡市，于三十六年十月初，抵舟山之岑港。将吏以为入寇也，陈兵备。直乃遣王滶入见，宗宪立遣之。直又邀一贵官为质，即命指挥夏正往。直以为信，遂与宗满、清溪偕来。宗宪大喜，礼接之甚厚，令谒巡按御史王本固于杭州，本固以属吏。滶等闻，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据岑港坚守。逾年，新倭大至，屡寇浙东三郡，其在岑港者，徐移之柯梅，造新舟出海，宗宪不之追。十一月，贼扬帆南去，泊泉州之浯屿，掠同安、惠安、南安诸县，攻福宁州，破福安、宁德。明年四月遂围福州，经月不解。福清、永福诸城，皆被攻毁。蔓延于兴化，奔突于漳州。其患尽移于福建，而潮、广间，亦纷纷以倭警闻矣。至四十年，浙东、江北诸

寇以次平。宗宪寻坐罪被逮。明年十一月，陷兴化府，大杀掠，(以)〔移〕据平海卫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县卫所城以百数，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远近震动，亟征俞大猷、戚继光、刘显诸将合击，破之。其侵犯他州县者，亦为诸将所破，福建亦平。其后，广东巨寇曾一本、黄朝太等，无不引倭为助。隆庆时，破碣石、甲（于）〔子〕诸卫所。已犯化州、石城县，陷锦囊所、神电卫。吴川、阳江、茂名、海丰、新宁、惠来诸县，悉遭焚掠。转入雷、廉、琼三郡境，亦被其患。万历二年，犯浙东宁、绍、台、温四郡，又陷广东铜鼓（卫）〔石〕、双鱼所。三年，犯电白。四年，犯定海。八年，犯浙江韭山及福建澎湖、东涌。十年，犯温州，又犯广东。十六年，犯浙江。然是时疆吏惩嘉靖之祸，海防颇饬，贼来辄失利。其犯广东者，为蜑贼梁本豪勾引，势尤猖獗。总督陈瑞集众军击之，斩首千六百余级，沉其船百余艘，本豪亦授首。帝为告谢郊庙，宣捷受贺云。

日本故有王，其下称"关白"者最尊显，时山城州渠信长为此职。偶出猎，遇一人卧树下，惊起冲突，执而诘之，自言为平秀吉，沙摩洲人之奴，雄健骄捷，有口辩。信长见而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后渐用事，为信长画策，夺并二十余州，遂为摄津镇守大将。有参谋阿奇支者，得罪信长，命秀吉统兵讨之。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弑，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还兵（讨）〔诛〕之，威名益振。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时为万历十四年。于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乃改国王所居山城为大阁，广筑城郭，建宫殿，其楼阁有至九重者，实妇女、珍宝其中。其用法严，军行有进无退，违者虽子婿必诛，以故所向无敌。乃改元文禄，并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召问故时汪直

遗党，知唐人畏倭如虎，气益骄，益大治甲兵，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即）用唐人为导。虑琉球泄其情，使毋入贡。同安人陈甲者，商于琉球，惧其为中国害也，与琉球长史郑（回）〔迵〕谋，因进贡请封之使，具以其情来告。甲又旋故乡，陈其事于巡抚赵参鲁。参鲁以闻，下兵部，部移咨朝鲜王。王但深辨乡导之诬，亦不自知其谋己也。初，秀吉广征诸镇兵，储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会其子死，旁无兄弟。前夺丰后岛主妻为妾，虑其为后患。而诸镇怨秀吉之虐己也，咸曰："此举非侵大唐，乃袭我耳。"各怀异志。由是，秀吉不敢亲行。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元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金）〔釜〕山，乘胜长驱，以五月渡临津，掠开城，分陷丰德诸郡，朝鲜望风溃。清正等遂逼王京[2]。朝鲜王李昖弃城奔平壤，又奔义州，遣使络绎告急。倭遂入王京，执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七月，命副总兵祖承训赴援，与倭战于平壤城外，大败，承训仅以身免。八月，中朝乃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当是时，宁夏未平，朝鲜事起，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募能说倭者侦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星即假游击将军衔，送之如松麾下。明年如松师大捷于平壤，朝鲜所失四道并复。如松乘胜趋碧蹄馆，败而退师。于是封贡之议起，中朝弥缝惟敬以成款局，事详《朝鲜传》。久之，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传而亡。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而闾巷小民，至指倭（为）〔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武备志》：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又为长蛇阵，前（跃）〔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间）〔参〕。每日鸡鸣起，蟠地会食。食毕，夷酋据高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队者，舞刀横行。薄暮即返，各献其所劫财物，毋敢匿。夷酋较其多寡而赢缩之，每掳妇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将终，纵火以焚，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贼则抽去矣。愚给我民，勿使邀击，专用此术。贼至民间，遇酒馔先令我民尝之，然后饮食，恐设毒也。行衢陌间，不入委巷，恐设伏也。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抛砖石也。其行必单列而长，缓步而整，故占数十里莫能近，驰数十日不为劳。布阵必四分五裂，故不能围。对营必先遣一二人跳跃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炮。冲阵必伺人先动，动而后突人，故乘胜长驱。战酣必四面伏起，突绕阵后，故令我军惊溃。每用怪术，若结羊、驱妇之类，当先以骇观，故吾目眩，而彼贼乘惯双刀，上诳而下反掠，故难格。钯枪不露竿，突忽兩掷，故不测。弓长矢巨，近人则发之，故射命中。敛迹者，其进取也。张扬者，其逃遁也。故常横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围；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胜山之去。将野逸，则逼城。欲陆走，则取楫。或为阱以诈坑，或结稻杆以绊奔，或种竹签以刺逸。常以玉帛、金银、妇女为饵，故能诱引吾军之进陷，而乐（为）〔要〕吾军之邀追。俘虏必开塘而结舌，莫辨其非倭，故归路绝。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虚实洞知。丰赏降虏之工匠，故器械易具。细作用吾人，故盘诘难。向导用吾人，故进退熟。宿食必破壁而处，乘高而瞭，故袭取无机。间常一被重围矣，饵以伪龇而逸之；或

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巾纻履，荡游于都市。故使我军士或愚而（杀）〔投〕贼，或疑而杀良。江海之战，本非其长，亦能联虚舟，张弱帘，以空发吾之先锋，捐妇女，遗金帛，以饵退吾之后逐。凡舟之裾墙，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湿之，以拒焚击。交哄间，或附蓬而飞越，即雷震而风靡矣。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处为簿一扇，登写姓（氏）〔名〕，分班点闸。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杀者，隐而不宣，其邻不知，犹然称贺。

又曰：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短水草塞罅漏而已。费功甚多，费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国者，皆其岛贫人，向来所传倭国造船千百只，皆虚诳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若)〔苦〕于（泥）〔犁〕沉，故广、福船皆其所畏。而广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帆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若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故倭船过洋，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海)〔浙〕沿海奸民买舟于外海，贴造重底，渡之而来，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

俞正燮《癸巳类稿》：万历中，台湾为日本倭所据，末年荷兰红毛人自西洋来，欲据香山不可，则据澎湖，又不可，乃南据美洛居及葛留巴，以鸦片烟诱葛留巴，葛留巴人俱膻腑不能动，役于荷兰。既而荷兰聚集精锐攻香山，战败，扬帆东走。至澎湖，使人行重贿于福建巡抚，援意大里亚人居香山故事，以求澎湖必得。巡抚使人善谕之，则投日本于台湾，岁纳鹿皮三万，求台湾互市

也。适日本倭居台湾者，新奉天主教，遂许之。筑赤嵌城以居，今安平镇是也。荷兰既得地，即数数与日本倭构争。倭既染其教，争不胜，尽属东去，愤甚，尽诛其人之习天主教者，并约束琉球。而荷兰据有台湾，置揆一王，亦不后东。郑芝龙者，闽人也，为日本婿，家于台湾。日本之东归也，芝龙以舟楫人众横于海。大清顺治二年，芝龙自安平奉表降，其子成功逃人海，晚年，率舟师数百艘攻台湾。荷兰寡不敌众，遂去而伺于葛留巴。台湾人犹有习其教者，曰教册，成功则尽除之。康熙初，郑克塽降。廷议弃台湾。施琅力争曰："是资荷兰也。"卒置郡县，功施至今。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曰：朝鲜居天地之艮方，其南隔一洋，日本国属之对马岛，顺风一夜可抵。自对马岛而南，寅甲卯东方一带七十二岛，皆日本倭奴之地，而与中国通贸易者，惟长崎一岛。长崎产乏粟菽，难供食指。开贸易，入公家，通计岁终所获利，就长崎按户口均分。国王居长崎之东北，陆程近一月，地名弥耶谷[8]，译曰京。王服中国冠裳，国习中华文字，读以倭音。予夺之权，军国政事，柄于上将军，王不干预，仅食俸米，受山海贡献，上将军有时朝见而已。易代争夺，不争王而争上将军。倭人记载：自开国以来，世守为王。昔时，上将军曾篡夺之，山海贡物不产，五谷不登，阴阳不顺，退居臣位，然后顺若如故，至今无敢妄冀者。官皆世官世禄，遵汉制，以刺史千石为名，禄厚足以养廉，故少犯法。即如年金，举一街官。街官者，乡保也，岁给养赡五十金，事简而闲。通文艺者为高士，优以礼，免以徭。俗尚洁净，街衢时为拭涤，夫妻不共汤羹，饮余婢仆尚弃之。富者履坐絮席，贫者履坐荐席。各家计摊毯踏棉之多寡为户口。男女衣服，大领阔袖，女加长以曳地，画染花卉文采。裤用帛幅裹绕，足著短袜以曳履。男束带以插刀，髡须而剃顶，额留鬓发至后枕，

阔寸余，向后一挽而系结，发长者修之。女不施脂而傅粉，不带鲜花，剪彩簪珥，而插玳瑁。绿发如云，日加涤洗，熏灼楠沉，髻挽前后，爪甲无痕，惟恐纳垢。其男女眉目肌理，亦非诸番所能拟。人皆覆姓，其单姓者，徐福配合之童男女也。徐福所居之地，名曰徐家村，其冢在熊指山[4]下。俗尊佛，尚中国僧，敬祖先，时扫坟庐。然所云熊指山者，亦未知其所在，则犹或出于附会也。法最严，人无争斗。语言寂寂，呼童仆，鸣掌则然诺。无售买人口，佣工期满即归。所统属国二，北对马岛，与朝鲜为界，朝鲜贡于对马，而对马贡于日本。南萨（峒）〔峒〕马[5]，与琉球为界，琉球贡于萨（峒）〔峒〕马，而萨（峒）〔峒〕马贡于日本。二岛之王，俱听指挥。气候与山东、江、浙齐。长崎（于）〔与〕普陀东西对峙，水程四十更。厦门至长崎，七十二更。北风从五岛门[6]进，南风从天堂门[7]进。对马岛坐向登州，萨（峒）〔峒〕马坐向温、台。地产金、银、铜、漆器、磁器、纸笺、花卉、染印，海产龙涎香、鳆鱼、海参、佳蔬等类。萨（峒）〔峒〕马山高巉岩，溪深水寒，故刀最利。兼又产马，人壮健。嘉靖间，倭寇者，萨峒〔峒〕马是也。日本原市舶永嘉，因倭之渔者十八人，被风人中国，奸人引之为乱。髡须剃额，杂以远处土语，递相攘掠，群称倭奴。及就擒，仅十八人。随禁市舶中国，听我往彼，至今无敢来者。普陀往长崎，虽东西正向，直取而渡横洋，风浪巨险。谚云："日本好货，五岛难过。"厦门往长崎，乘南风，见台湾鸡笼山，北至米糠洋、香蕈洋，再见萨（峒）〔峒〕马大山、天堂，方合正针。糠、蕈二洋者，洋中水面若糠秕，水泡若蕈菌，呼之为米糠洋、香蕈洋。萨（峒）〔峒〕马而南，为琉球，居于乙方，计水程六十八更，中山国是也。习中国字，人弱而国贫，产铜器、纸、螺甸、玳瑁，无可交易。至日本、琉球而东，水皆东流，所谓尾

闻也。

南怀仁《坤舆图说》：日本乃海内一大岛，长三千二百里，宽不过六百里，今有六十六州，各有国主。俗尚强力。虽有总王，权常在强臣。其民多习武，少习文。土产银、铁、好漆。其王生子，年（二）〔三〕十以上，以王让之。其国不重宝石，惟重金、银及古窑器。

《皇清通考·四裔门》：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更号日本。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国在东海中，东北限大山。其地东高西下，势若蜻蜓，古亦曰蜻蜓国。有五畿，七道，三岛，一百十五州，统五百八十七郡，皆依水屿，大者不过中国一村落而已。属国凡数十国。有天皇者，自开辟以来，相传弗易，不与国事，不辖兵马，惟世享国王供奉。有国王者，受国事，掌兵马，盛衰强弱，更替不常。有官名"关白"者，如中国丞相职，代相更替，专国政兵马。平、原、滕、橘四姓，为日本巨族，相窃据为国王。然君长授受次序，仅见于日本僧奝然所纪。有《吾妻镜》一书，五十二卷，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讫龟山院天皇文永三年，凡八十七年，事识其小而略其大。李言恭撰《日本〔考〕》，纪国书、土俗颇详，而世系弗晰。相传国王以王为姓，居长崎岛之东北，地名弥耶谷，译曰京。从长崎至弥耶谷，陆行近一月，去辽东远而闽、浙迩。史称从带方至倭国，循海水行，历朝鲜国，乍南乍东，渡三海，历七国，凡一万二千里，然后至其国。又言去乐浪郡及带方郡，并一万二千里，在会稽东，与儋耳相近，就至其国都而言，故纡回如此。若日本所属之对马岛，与朝鲜仅隔一洋，顺风一宿可抵。昔朝鲜国王李昖时，关白兴师七载不解，八道几没者屡矣。自内附本朝，倭人震慑帖息。崇德四年，日本岛主令平智连、滕智绳等致书朝鲜云："去年大君有疾，

久不听政，今春始瘳。大君左右用事之人，需索贵国土产甚多。近来贵国土产数少，且唐代交易之路又绝，大君左右所求，无以应之。望将贵国乙亥以后未给之物，一一补给，然后两国可保无虞矣。萨摩（洲）〔州〕太守主和琉球，肥前州太守主和南蛮，每岁所得不赀。岛主主和贵国，而所得零星。以视二州为何如哉。”朝鲜国王奏其书，言倭情叵测，应令边臣戒饬防守，以备不虞。是时，日本虽觊衅而动，而朝鲜究未被兵者，皆震慑天威所致。七年二月，日本君以生子，故建祠祈福，索助祭器于朝鲜。八年三月，日本复遣告朝鲜，令致书所生之子如君例，兼索朝鲜国王空白印纸。倧请遣使往日本致贺仪，藉觇形势。许之。顺治以后，惟通市，不入贡。其市亦惟中国商船往，无倭船来也。其与中国贸易，在长崎岛，百货所聚，商旅通焉。外此有七十一岛，自对马岛而南、而东，皆日本地也。国饶铜，我朝鼓铸所资，自滇铜而外，兼市洋铜。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每年额四百四十三万余斤，设官商额船十六只，皆以内地绸缎、丝棉、糖、药往易。商办铜斤，必藉倭照以为凭验。又有额外浮给之小照，数止一二百箱，用二三年即废。其（摄）〔萨〕摩[8]依势、若（佐）〔狭〕[9]博多[10]之民，相矜以贾，积资或百万。和泉一州，鼎食击钟，有中国风。萨摩之鹦哥里[11]，其民知礼义，重犯法。独（伊纪）〔纪伊〕[12]之头陀僧三千八百房，颇獷獉，嗜杀。诸州郡统于山口、丰后、出云三军门。三军门相擷剽，国分为三，而丰后独强，总属于山城君。明代入寇者，萨摩、肥后、长门之人居多。市舶所集，内奸勾引故也。人物秀丽，气候与江、浙齐，产五（色）〔金〕、磁器、漆器。金、文纸、马，萨摩州者良。地产铜，锻工所聚，刀最利，故倭人好以为佩。龙涎香及海参、鳆鱼之属，皆海中产。所统属国，北为对马岛，与朝鲜接，南为萨摩州，与

琉球接。对马岛与登州直，萨摩州与温、台直。长崎与普陀东西对峙，由此达彼，水程四十更。厦门至长崎，北风由五岛入，南风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以海道不可以里计，舟人率分一昼夜为十更，故以更记里云。

《澳门纪略》曰：日本国禁天主教最严，其海口葛罗巴马头[13]，石凿十字架于路口，武士露刃夹路立。商其国者，必践十字路入。如回避者，立斩之。又（捏）〔埋〕耶苏石像于城阈以踏践之。故西洋夷船不敢往商其国。

《万国地理全（国）〔图〕集》曰：日本国本系三屿，而中山[14]最广大，其内亦有王都，海边港汊，遍有埠头。其内地多山，出金、铜。然其土不腴，土人不好食肉，不畜鸡豕，惟农是务。山广出各矿，国民掘地道甚巧。日本人与汉人不同，其面貌话音亦异。虽然藉中国之字，学唐人之礼，但其意见迥异。身体不高，眼深鼻扁，只剃前首，其后发生长，缚札短编，安于头上。其衣长袍，并不着裤，足蹑革履。其食物惟米饭、蔬菜、鱼、鳖而已，惟食酒过量，酋醉。奸淫最甚，娼妓满地。尊贵贱卑。国民承父之职，历来不变。其世爵蒙王之封，各带刀剑，自治列邦。但必在京都，或亲躬为质，或调子孙为质也。自王至于庶子，各遵定例。即王者亦不得任意侈用游玩，有大臣管束之。故国主在其宫中为虏也。其内阁大学士亦不自主，乃服律例之约束。其诸侯之动止寝食，惟礼是定。独准小民任意行为，倘若犯法，置之重典，稍不宽贷。惟知义，并不知仁，故百姓畏惧，并不敬爱也。自古以来，有两王治国。古时真王现操神权，在殿内如僧度生，无殊木偶。其次王操武权兼摄政务。士民共计二千万丁。至于士、农、匠、商，种种过人。三屿大半硗地，非勤耕即饿死。匠作漆器、细绸，中国所罕得者，其商遍游经营。本国沿海，明朝年间，广开通商

之路。但缘天主教肇衅失和，与葡萄争战，而赖荷兰获胜。是以灭教门，驱逐外人，无所不至。自斯以后，众民归佛。惟准荷兰与大清乍浦来之船只，在长崎[15]贸易，严行管束。所有居民繁多不胜数。不幸屡次被火烧，或地震之时，屋宇颠倒，遍为瓦垒。神王驻在京都，此乃庙寺之地，僧道僻薮。沿海马头不少，最广大者系大（枝）〔坂〕[16]。

《莼乡赘笔》曰：鲁监国[17]航海时，其臣阮进欲乞师日本，遣使赍（补）〔普〕陀藏经以往。有僧湛微者，前自日本来，因与同载。阮抵日本，其国初闻有藏经往，喜甚。及闻湛微名，大惊曰："此僧复来，则速死耳。"因不受赖，护经而归。叩其故，则以湛微曾入天主教，遁逃回也。先是西洋人以天主教诱其国人，各授以秘术。民间闺閫，多为所乱。一入其教，死生不易。主者遂肆奸术，纠众怙乱，其国大发兵扑灭之。自是痛绝西人，以铜板镂天主形，置通衢，凡各国人往者，必使践踏而过。衣囊或携西洋一物，或西洋画册，搜得，一船皆诛。见张遴白《奉使日本纪略》。

《地理备考》曰：日本国在亚细亚州之东，北极出地二十九起至四十七度止，经线自东一百二十六度起至一百四十八度止。四面枕海，东北、西南相距约五千八百里，东西相去约九百里，地面积方约二十八万里。烟户三京余口。地势崭岩，峰峦叠起。众山之中，有昼夜吐火不熄，有冰雪凝积不化，有树木丛密，风景迥殊。湖河甚多，地方沃润。河之长者有五：一名约多[18]，一名等略[19]，一名亚拉[20]，一名多内[21]，一名伊哥[22]。湖之大者有四：一名痾宜的斯[23]，一名苏袜[24]，一名加斯迷架乌喇[25]，一名伊那巴[26]，田土朊腴，花木充斥。土产金、银、铜、铁、锡、铅、丝、茶、漆、竹、樟脑、绵花、纹石、玛瑙、磁器等物。地

气屡更，寒暑俱甚。风暴地震，不时交作。王位惟男继立。所奉之教，乃新德、释、儒三教，其奉儒教者，为数无几。技艺精巧，工肆林立。惟与中华、高丽、贺兰等国通市。埠头不一，惟有屈许岛[27]〔之囊加萨其[28]地方〕可泊客船。通国分为七十二部，首郡名〔也〕多[29]，乃国都也，在慕许部[30]。此外又有耶索海岛[31]，及古里利亚斯岛[32]、大拉该岛[33]之南方，皆属本国兼摄。

《地理备考》曰：南洋北有慕宁窝尔加尼〔各〕岛，分为四：一名慕宁西麻[34]，中有八十九岛；一名（富）〔窝尔〕加尼各[35]，中有火山；一名东岛[36]，一名西岛[37]，田土腴瘠，地气寒燠，俱似日本。自为部落，不受管辖。马梨亚纳岛[38]，在小吕宋岛东北，纬度自北十二度三十分起至二十度十三分止，经度自东一百四十一度起至一百四十三度止。田土肥饶，谷果丰登。地气温和，海风清凉。中有十七岛，大半为吕宋管辖。各岛惟五岛有居民，俱在南方：曰矿[39]，又名圣若望；曰的尼安[40]；曰塞半[41]；曰亚基（到于）〔利干〕[42]；曰亚宋乘[43]。

《外国史略》曰：大清国东为日本国，北极出地自三十度至四十二度，偏东自一百二十度至一百四十三度，广袤方圆一万二千五百里，居民三千五百万。分五十三郡、九州，此外尚多岛屿。日本之国隔以海峡，古里利群屿[44]亦归日本权辖。日本山高而硗，丰田不多，常地震。杰峰积雪，四面环绕，冬夏不消。产金、铜，多宝玉，出米谷、萝卜、茶叶、绵花、胡丝、樟脑，但不足用耳。百姓罕食肉，牲畜甚少，惟准唐人于港口养豕。山内有野猪、鹿麋、熊、狼等兽，山水甚美。日本在上古时，本中国之氓往开垦，与土人相参。各地有土君操权，时时争斗，百姓不安。日本与中国往来不多。元世祖怨日本不入贡，调战船攻击，狂风忽起，到岸者皆被杀。后日本海盗据掠浙江、江苏界，侵高丽以雪怨，连

二百年。有世袭将军专权，(于)〔由〕是日本之君徒存虚名。明世宗嘉靖二十年，有西洋数船到日本岸与土民贸易。有传天主教之师，教其民人几及数万。后是班牙船亦开通商之路，贸易不久。时荷兰亦到日本，通商甚盛。适日本将军曰平秀吉者，侵朝鲜地，大胜。辄自骄，尽服各岛主，而操全权。忽领军回国禁其君，只准在宫内与嫔妃往来，不许外接，且立令列国诸侯每年六月携家往都中，回时留妻孥为质。又下令严禁奉天主教之民，所杀数万，天主教遂止。明神宗十九年，将军永禁西洋商船不许赴本港。后有澳门之公使来议和，即杀之，仅归其水手。大吕宋有商船到日本国，连人货尽没入之。一切船户有奉天主教者，立治以死罪。又严禁国人不准出入他国，违者死。遇有难民被风漂到异国者，回时即监禁，不准与其亲戚骨肉往来，免染异俗。有荷兰并中国往商之汉人及水手，亦严禁在小洲，不与土人交接。每三年一次，准荷兰公使赴其都朝见，沿途严防，不容散步。若遇他国船到，即尽力绝之。或来速退，即放炮轰击。道光十七年，有花旗国船载送日本被风难民七人回国，尚几至被害。道光二十六年，有花旗、佛兰西、大尼等国之公使赴其港议和睦章程，亦被拒。虽在对马岛与高丽人贸易，不久亦绝往来。日本东方地甚硗，不多产物，惟出黄金、红铜。民习于勤，而性固执，每因细故轻生。其君亦视民如草芥，见人贫苦，亦不援手。娼妓甚盛。婚姻丧祭与中国相似，尊长常带剑二三口，起居不舍。有痛于心，则剖腹而毙。其人朴实不诈，若委以事，不成不止。手艺巧捷，最美者花布、漆器、绸缎等货物。剃头惟留顶发，衫长及脚。贫者不裤，夏则身裸。女装与男不异，面目多同吕宋，而异中国。多食菜鱼，不养牲畜，时时食茶，然不及中国茶叶。语音虽异中国，而用中国文字、书册以教人。除汉人文字外，兼学荷兰各艺术，是以医术、天

文、地理，无不通习，其聪明过于汉士。尚有用字母者，智士便写之，以合土音。日本国重文墨，但官多世袭，通习文字者，或反无俸禄。不甚与外国贸易，每年惟荷兰船一，唐舶五，琉球船亦不过十。百姓沿海，惟以本地之货交易，或载列岛主所进贡将军之物。最大之港曰大坂。然每年飘所失之舟，亦有五分之一。盖所造之舟本不固，难冒风水。其君恐商人远离本地，故禁造坚船。宁见本民之陷没，不肯立法保救。濒海民多业渔，日用所常食也。捕鲸鱼，食其肉，而用其油。除佛教外，则崇尚古时所传之神道僧最多。官府惟执法律，不稍宽贷。罪犯一闻拟罪，辄愿自尽，不欲受辱。全国分七道，六十八国，六百有四郡，万有三千邑，九十万零九千八百五十八乡。百有四十六炮台。神庙二万七千七百间，佛庙二万二千五百八十间。其北面山，与满州对峙，多未开垦者。土民愚鲁，与黑龙江之鱼皮部同类。近日耕地渐广，产物渐多矣。另开一达屿[46]，与土人贸易，亦设官理之。国之将军所驻，在江户海隅[46]，居民百余万。其官殿周二三里，妃嫔嬖幸无数。其街直，恐地震，以木造屋，多火灾。庙甚壮丽。居民五十万，巧于造物，又多著书。邑僧约八千名，贵贱远赴寺庙烧香者不胜数。大坂港系国之大海口，商贾云集。长（峙）〔崎〕港，荷兰、唐人所集之处，尤便通商。因禁例严酷，年年消减。国自昔王操全权，生杀必按法律，有大臣六执法管束君上。若会议不合理，众且反之，则必自刎以抵其罪。其国王名为全国之主，实不得自专。王妃极多，以九百九十名为率，但不得出官，恐人见，又不得踏地，恐污身。磁器衣服，一用必尽弃之。将军每年进贡，敬之如神。第利少权微，仅如偶像。将军之腹心探伺者，常在君左右，若有不合例之事，即告将军，动受其制。男女皆可为君，必素性谦谨，方可即位。诸侯各辖其地，将军察出有失，即劾奏之。

其海口，俱将军派官掌政，责成甚重。若不昼夜尽心防范，即多陷罪。诸侯多管褊小之地，但在都使费浩大。公项不敷，又恐其富而背叛，故妻子时留都中，拘在本宫，犯法即死。然诸侯勤明政事，而将军有意枉屈之，国人亦不服，即将军亦遭废害。各诸侯每年必赴都远觐，受扰无穷，然民亦安其法制之峻。军士约十万，步兵三万，骑兵三千，但不习武，有战则诸侯可募三十六万八千丁。其师船半烂半漏，仅恃刀剑之利、军令之严。庶民分四五品，以衣裤刀剑若干分别各品。最卑者为皮匠，不准与他人来往。总之，日本武勇在亚西亚州超越众国，但禁例过严，其君五爵视以下各品人等，有若奴隶焉。

《外国史略》曰：琉球岛在日本南，共三十七所。其中八所在台湾之东北，出薯蓣、米、白糖等货。其山硗，居民形体与日本同，但多悦色，好交接远施，厚量慈惠。尊贵者识汉字，学中国语，由福州人贡京都，日本萨摩君颇难之，且重征税，每年必贡糖几万石。若有西洋甲板船至其国，国王优待之；若失船，则补修而押送之。居民约六十万，多务农，贫者业渔。贵贱不带兵器，惟立法律以束其众。屋宇甚美甚窄。船多渡大海到福州，亦与日本通商，犹朝鲜之兼贡日本也。

黄宗羲《行朝录》曰：明季海盗有周崔芝者，福清人也。少读书不成，去而为盗于海。其人饶机智，尝往来日本，以善射名，与日本之萨摩岛主结为父子。日本三十六岛，每岛各有王统之。其所谓东京者，乃国主也。国主曰京主，拥虚位而已。一国之权，则大将军掌之。其三十六国王，则如诸侯之职。萨摩王于诸岛为最强，王与大将军为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无不如意。久之，招抚以黄华关把总稽察商舶。乙酉秋，唐王隆武加水军都督副黄斌卿驻舟山。其冬，崔芝遣人至萨摩岛，诉中国丧乱，愿假

一旅，以齐之存卫、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将军慨然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自取其国之余资，供大兵中华数年之用，自长（琦）〔崎〕岛至东京三千余里，驰道、桥梁、驿递公馆，重为修辑，以待中国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备珠玑玩好之物以悦之。参谋林籥一作学舞为使，明以四月十一东行。籥舞将解维，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马余煌书来曰："此吴三桂乞师之续也。"崔芝恚而入闽。福州既破，郑芝龙降。丁亥三月，崔芝克海口、镇东二城，遣其义子林皋随安昌王至日本乞师，不得要领而还。戊子，御史冯京第谋于黄斌卿，偕其弟黄孝卿往日本，至长（琦）〔崎〕岛，其王不听登陆。始，有西洋人为天主教者，入日本作乱于其国。日本勒兵尽诛教人，焚其船于岛口，绝西洋人往来。于中衢置铜板，刻天主教像于其上以践踏之。囊橐有西洋一物，搜得必杀无赦。西洋人复以大船载炮来与日本为难，日本拒之。甫逾一日，而京第至，故戒严同于外国。京第效包胥故事，于舟中朝服拜哭不已。会东京遣官行部，如中国巡方御史，秃顶坐蓝舆。京第因致其血书。萨摩王闻长（琦）〔崎〕王之拒中国也，曰"中国丧乱，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于我国，我国之耻也"。与大将军言之，议发各岛罪人出师。京第还。日本致洪武钱数十万。盖其国不自鼓铸，但用中国古钱，舟山之用洪武钱，由此也。而黄孝卿假商舶留长（琦）〔崎〕岛。长（琦）〔崎〕岛多官妓，皆居大宅，无壁落，以绫幔分为私室。当月夜，每室悬各色琉璃灯，诸妓各赛琵琶，中国之所未有。孝卿乐之，忘其为乞师而来者，见轻于其国，其国发师之意益荒矣。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来，为荡胡伯阮进述请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动之。日本最敬佛经，诚得普陀山藏经为赞，则兵必发矣。进与定西侯张名振上疏监国，以澄波将军阮美为使，王亲赐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月

至五岛山，与长（琦）〔崎〕相去一程。是夜大风，黑浪兼天，两红鱼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十二日见山，舵工惊曰此高丽界也，转帆而南。又明日，乃进长（琦）〔崎〕。凡商舶至国，例拨小船讥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篋乞师，其王闻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则大骇。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长（琦）〔崎〕岛有三大寺：一曰南京寺，中国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闽、浙、广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国人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颇通文墨，国人重之，湛微拜为师。湛微所能不若师，而狡狯多变。乃之一岛名朧泉[47]者，其岛无中国人往来，不辨诗字之好丑。湛微得妄自高大，恶札村谣，自署金狮子尊者。流传至东京，大将军见之曰：此必西洋人之为天主教者，潜入吾国。急捕之。既知其为江西僧，逐之过海。日本不杀大唐僧，有犯法者止于逐，再往则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举自结于日本，于是阮美始知为其所卖也，遂载经而返。然日本自宽永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十三经》、《十七史》，异日值千金者，捆载既多，不过一二百金。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岂能渡海为人复仇乎？即无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瀛环志略》曰：自澳大利亚迤东、迤北抵南、北亚墨利加之西界，谓之大洋海，水程数万里，岛屿甚稀，间数千里乃一遇。其岛四围多盘石，亦生珊瑚，海船近，辄搁浅，故不能遍及。大洋海风浪最恬，泰西人称为太平海。各岛天气晴和，水土平淑，产椰子、芋薯，果实足供采食。土人织草为衣以蔽形，性驯而慧，异于迤西岛番之悍犷。近年耶苏教之徒，游其地而诱进之，多有信从易俗者。岛名不能尽悉，英人因教事而命以名。一曰会群岛[48]，言其人耶苏之会也。岛之大者曰阿他害地，附近群岛甚多，以此

岛为纲领。其地山水秀淑，风景宜人。土人笃信耶苏教，广设学馆。又阿歪希者，亦大岛，属岛甚多，有国王。嘉庆年间，举国奉耶苏教，学馆尤繁。其王颇谙武备，常有师船巡海。一曰友群岛[49]，言与耶苏教为友也。土人形貌端正，有心计，耶苏教之徒时游其地诱化之。有加罗林者，属岛最多。内有一族，颇通艺术。商船偶过其地，亦停泊贸易。一曰贼群岛，言其非善类也。各岛多西班牙所据，西人以天主教诱劝之，土人不肯从，遂至互相攻击，交哄不已。此外小岛尚多，名不尽著。土产惟椰子，人户甚少，未与他国往来。道光二十二年，佛郎西新开马耳其杀群岛[50]，风土未详。

按：四海之中，惟大洋海最大，即中国之东海直抵亚墨利加之西境。四万里茫茫巨浸，别无广土，即岛屿亦晨星落落。据泰西人所传述，各岛风土人类，远胜于亚细亚南洋诸岛。然帆樯偶涉，率略未详。盖由东道往，水程当十余万里；由西道往，须历南亚墨利加之铁耳聂离[51]。途既险远，又无利可牟，故商船罕有至者。惟捕鲸之船，专骛大洋，无所不到，于诸岛数数遇之，乃得稍通声闻耳。

坤舆四大土，皆周回数万里。惟中国之南洋，万岛环列，星罗棋布，或断或续。大者数千里，小者数百里，或数十里。野番生聚其间，榛狉相仍，自为部落。其种人统名巫来由，一作无来由。又有称为绕阿即瓜亚、武吃者。一作芜吉。西汉时，诸番始通贡献。唐以后，市舶麕集于粤东。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迨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东来，据各岛口岸，建立埔头，流通百货。于是诸岛之物产，充溢中华。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骛，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则南洋者，亦七鲲、珠崖之

余壤，而欧罗巴之东道主也。

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倭奴邻三韩[52]而国，故名韩中。倭后自恶其名，更号日本。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地方数千里。为畿五：曰山城，曰（太）〔大〕和，曰河内，曰摄津，曰和泉，共统五十三郡。为道七：曰东海，统一百十六郡；曰南海，统四十八郡；尝见日本所刻《和汉纪年》者，其国本名曰和，而华人讹称曰倭。至日本，亦华人所称，其国至今自称大和，不云日本也。曰西海，统九十三郡；曰东山，统一百二十二郡；曰北陆，统三十郡；曰山阳，统六十九郡；曰山阴，统五十二郡。为岛三：曰伊岐，曰对马，按：《海国闻见录》称日本平列三大岛，其迤北者名对马岛。而此所云对马岛，止统两郡。盖对马本北境小岛之名，后来遂以为北境总名。余尝见日本人所作《广对马岛赋》，仿选体，极瑰丽。自注云：岛小不足赋，故广言之。亦一证也。曰多褹，各统二郡，皆依水附屿。郡之大者，不过中国之村落。户可七万，课丁八十万奇。国王一姓，历世不易。初号天御中主，居筑紫[53]〔日向〕宫，其子号（大）〔天〕材云尊，自后皆以尊为号。传世（三）〔二〕十（二）〔三〕，至彦潋尊第四子，号神武天皇，徙（太）〔大〕和州（强元）〔橿原〕宫。传至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复徙都山城国。其国文武僚吏皆世官。自两汉时，始通中国。魏、晋以后，得《五经》佛教于中土，于是沙门之教盛行。唐贞观间，尝遣使往谕。宋初，遣国僧奝然浮海贡献。太宗赐紫衣，厚存抚之，其传国已六十四世矣。按：《后汉书》：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后，通汉者三十许国。大倭王居邪马台[54]国。男子皆黥面文身，男女无别，饮食以手，俗尚徒跣云云。是日本在汉时并非一国，土俗与诸番岛无异。其文字官制，自是两汉通中国后，始学得之。此所云六十四世，溯之当在商、周。其国王一切名号，当系通华文后增饰为之耳。元王恽《泛海小录》云：由对马岛

六百里逾一歧岛，又四百里人（容）〔宫〕浦[55]口，又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群峰环绕，海心望之，郁然为碧芙蓉也。上无杂木，惟梅、竹、灵药、松、桧、桫罗等树。其居民多徐姓，自云皆徐福之后。海中诸屿，此最秀丽方广。《十洲记》所云海东北岸扶桑、蓬（邱）〔莱〕、瀛州，周方千里。余按：三神山，本方士夸诞之说，用以欺诳人主。果即系日本附近小岛，则当日船交海中，何为求之不得？《后汉书·倭国传》称：会稽海外有夷洲及澶洲[56]。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王恽《小录》所云，或即夷洲、澶洲之类。至"三神山"之名，其为傅会无疑也。泉州陈资斋提军伦炯少时，尝附商船游日本，言其风土甚悉。云日本人皆覆姓。单姓者，徐福配合之童男女也。徐福所居之地，名徐家村，其家在熊指山下云。徐家村、熊指山不知在日本何地，盖华人人倭自徐福始，其遗民年久繁衍，遂散布于通国。倭人通中国文字，当系君房教之。特海外远夷，轺车罕至，往来者皆商贾之流，无由探悉其原委耳。

案：日本三岛，香港英夷图萨摩岛于对马岛西，居长崎大岛西北，此大误也。夷人未至日本，故东洋形势未能了如，而以不知为知，此亦其一。盖萨摩即萨峒（岛）〔马〕，居日本之南。明季倭寇，此岛人也。其北长崎，长崎（西）〔东〕北，王京在焉。又北曰对马，其北朝鲜。

附东南洋诸岛形势上

《明史》：宾（龙童）〔童龙〕国，与占城接壤，气候风土，大类占城。有昆仑山[57]，节然大海中，与占城、东西竺[58]鼎峙相

望。其山方广而高，其海即曰昆仑洋[59]。(往诸)〔诸往〕西洋者，必待顺风，七昼夜始得过。故舟人为之谚曰："上怕七州，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无异产。人皆穴居巢处，食果实鱼虾，无室庐井灶。

源案：宾（龙童）〔童龙〕，乃占城海岸之国，昆仑岛则在其南海中，非地相连也。大、小昆仑[60]，即东、西竺山。《宋史》："天竺、注辇国[61]来朝，行二百余昼夜，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62]，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63]，又行二十昼夜，至广州"是也。《明史》沿王圻《续通考》之误，分昆仑、竺山为二，谬一；又望文生义，谓东、西竺山为柔佛国，谬二；既以柔佛为佛国，竺山为天竺，因并以其对岸之宾童龙即舍卫城[64]，然则佛国近在占城，而大秦当近在长安乎？昆仑屿中，当有河源乎？谬甚！

《海国闻见录》：昆仑岛，七洲洋之南，大小二山，屹立澎湃，呼为大昆仑、小昆仑。山尤甚异。(土)〔上〕产佳果，无人迹，神龙盘踞。昔荷兰失台湾，边海界禁未复，因金、厦二岛平，荷兰掠普陀，毁铜像、铜钟。万历间，官塑脱纱佛像，刀刃不能伤，驾火炮坏之，取里所实金银财宝，见像必剖，以取藏宝，悉收而去。至昆仑，意欲居之，龙与为患，藉火炮与龙斗，相待有日。后荷兰状若颠狂，自相戏以曲腕击背心，日益毙，扬帆而去。将至噶喇巴，船击碎，存活者可十人。雍正丁未岁夏，噶喇巴海面立一中国人，群相棹舟往视，惟浮一铜钟，上镌普陀白华庵，知为昔荷兰掠沉者。回浙洋艘，互相争载，公议求筊。有黄彦者，得筊载回。通港惟此舟小而旧敝，顺帆不及月，抵南澳，后转运至普陀。别船有被劫红毛者，有失风水者，佛力如此，前惟付之劫数耳。康熙四十五、六年间，红毛又图昆仑，不敢近山居住，就海

旁立埔头，以昆仑介各洋四通之所，嗜涎不休。而中国洋艘，亦多载砖瓦往易红毛洋货，以其本廉而利大。夜围宿沙洲，多为鳄鱼步岸所吞。伐木围栅，稍宁。夜闻山中语语促归。红毛为水土不服，毙者甚多，又为广（西）〔南〕[65]番劫杀殆尽，乃虚其地。凡中国洋艘由昆仑者，备鸡鹅毛、鲎壳。到昆仑洋，天时极晴霁，见黑云一点，随化为烟，蜿蜒摇尾，即如江、浙夏月，湖中云龙，下（逢）〔蓬〕惟恐不及，狂风立至。幸不及时而霁，俗呼鼠尾龙风，白云者其风尤甚。日遇二三次或四五次，间或不遇者少，故焚翎毛鲎壳，取秽气触远，过昆仑则无。

《海国闻见录》：南澳气岛，居南澳之东南，屿小而平，四面挂脚皆礁古石，底生水草，长丈余。湾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则吸阁不能返。隔南澳水程七更，古为落漈。北浮沉皆沙垠，约长二百里，计水程三更余。尽北处有两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对峙。隔洋阔四更，洋名沙马崎头门。气悬海中，南（属）〔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沙之南又生礁古石，至七州洋，名曰千里石塘。长沙一门，西北与南澳、西南与平海之大星，鼎足三峙。长沙门南北约阔五更，广之番船洋艘往东南洋、吕宋、文莱、苏禄等国者，皆从长沙门而出。北风以南澳为准，南风以大星为准。惟江、浙、闽省往东南洋者，从台湾沙马崎头门过，而至吕宋诸国。西洋（里）〔甲〕板，从昆仑、七州洋东，万里长沙外，过沙马崎头门，而至闽、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中国往南洋者，以万里长沙之外，渺茫无所取准，皆从沙内（越）〔粤〕洋而至七州洋。此亦山川地脉联续之气，而于汪洋之中，以限海国也。沙有海鸟，大小不同，少见人，遇舟飞宿，人捉不识惧，拷其背，吐鱼虾以为羹。余在台，丙午

年时，有闽船在澎湖南大屿，被风折桅，飘沙坏。有二十人，驾一三板脚舟，用被作布帆回台，饿毙五人。余询以何处击碎，彼仅以沙中为言，不识地方。又云潮水溜入，不得开出。余语之曰：此万里长沙头也，尚有旧时击坏一甲板，潮虽溜人，汝等若以南风棹长潮，再不得归矣。大洋之水，为沙两隔，节次断续，南北沙头，为潮汐临头，四面合流，外长而内退，外退而内长，须沿沙节次撑上，断续沙头，夹退潮，乘南风，东向尽流南退。虽欲北上求生，而南下者正所以生也。何也？南风夹退潮，方能出溜。虽溜下，然而归于大海。不人（下）〔内〕溜，方得乘南风而归。舟人闻余语，群起惊呼曰：亦曾到此地乎？不则何为知之详确，如目睹耶。坏甲板尚存，为飞沙污没。饥抱海鸟为餐，渴饮其血。驾长潮，为溜所吸，不得开动，三四日，无奈祷筊，棹退潮，溜人大洋，飘十二日到台。余又语之曰：潮水分合，退为长，长为退，夹流双开，临头汇足，南澳气受四面流水，吸人而不出，古为落漈。试问人而不出，归于何处？岂气下另有一海以收纳乎？四人者，从上而人，必从下而出，如溪流涌急，投以苇席，人而出于他处，此理甚明。并以志之。

明黄衷《海语》：昆仑山，在大佛灵[66]南，凡七峙七港，是谓七门，其旁洲屿，皆翼然环列。适诸国者，此其标也。其山多兕犀、野马、巨鹿、异蛇、大木，复平川沃壤数百顷，椰树骈生，堕实弥谷。冬瓜延蔓，苍藤径寸，实长三四尺。大榆一围。海上无人之境，产物皆硕大。予客朱（岩）〔崖〕，令人采取何首乌、天南星二药，皆三倍于常品，气味自别。固知有枣如瓜，非诞语也。糜腐若泥淖然。船欲樵苏，非百人不能即。往日老估尝镌崖壁，识险以示防云。

又曰：分水[67]在占城之外罗海[68]中，涉屿隐隐如门限，延

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由马鞍山[69]抵旧港，东注为诸番之路，西注为朱（岩）〔崖〕儋耳之路，天地设险，以（限）〔域〕华、夷者也。由外罗[70]历大佛灵以至昆屯山，自朔至望，潮东旋而西；既望至晦，即西旋而东。此又海中潮汐之变也，惟〔老〕于操舟者乃能察而慎之。

又曰：万里石塘在乌、潴二洋之东，阴风晦景，不类人世。其产多珲璖，其鸟多鬼车，九首者，三四首者，漫散海际，悲号聒耳，惨颜怆神。舵师脱小失势，误落石汊，百无一免。

又曰：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东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弱水出其南。风沙猎猎，晴日望之如盛雪。船误冲其际，即胶不可脱。必牵东南风劲，乃免陷溺。

又曰：铁板沙所在有之，舟触即败。成化二十一年，宪庙遣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封占城，官治大艘。凡大船之行，必选熟于洋道者驾小艄船先行探水，大船后复系二小船，以便樵汲，且防不虞。是役也，军民千人，物货太重，而火长又疏于径路。次交阯之占（城）〔璧〕罗[71]，误触铁板沙，船坏，二使溺焉，军民死者十九。予里中有麦福者同七十余人夺一脚艇，棹至崖侧，巨浪簸荡，舍舟登山，回望大船覆处，近如席前。洪涛澜汗，惟败舰破瓿出没其间，数百人泯灭无迹。众皆长恸。昼行夜伏，捕蛇鼠，拾草木之实而啖。风雨晦冥，石妖木魅，怪侮万状，且已忘甲子，惟视月弦望，以验时日。曾未浃旬，死者强半。存者二十四人，复已缺食二日。蹒跚冥行，依入空谷，石窟宽坦如堂，有草叶如广之水蕉，掘之根类蹲鸱而大。竞取以食，喉间微觉苦涩，余味如葛。识者曰：此非恶草也，第未经风日，水土气作苦涩味耳。乃曝之日中，偃息酣寝。比寤，晓星煌煌矣。迟明敲火燃草，取所曝者煨而食之，味转香滑。人进一枚，饥渴俱弭。相率肆力

搜采，顷之根裔都尽。窟居二日，体力完健，乃人负数枚，复沿水际而行。俄闻溪中人语，至见岛夷数辈，乘三小船，循溪搜捞缎帛器物。有谙夷语者询之，乃交阯占城界之巡徼船也，共载以归。二国夷王闻是天朝人民，馆谷如礼。于是占城遣人以二使来讣，广中始知大船汩没。守臣以闻，二使均荷恤荫。又逾年，二国始具海舟送回中国。

王圻《续文献通考》：龙（矛）〔牙〕犀角岛[72]地内平而外尖，民皆蚁附而居之，气候常热。以亲戚尊长为重。一日不见，则持酒肴问安。地产沉速、降香等。

又，龙涎屿[73]浮海内，波击云腾。每至春间，群龙来集，交戏遗涎，番人乃驾独木舟登屿采归。设遇风波，则人俱下海，旋即至岸。其涎初若脂胶，黑色有鱼腥气，久则成大块。或大鱼腹中割出，亦觉腥气。逾焚之，其香清远。货于苏门[74]，官秤一斤，金钱一百九十二，准中国铜钱四万九千文。

又，龙牙门[75]在三佛齐之西北。山门相对，若龙甲状，中通船。山涂田瘠，气候常热。四五月间淫雨。人以掳掠为豪。遇有番船，则驾小舟迎敌。若得顺风则幸脱，否则被其截劫，泛海者宜慎焉。

又，吉里地闷岛[76]地在（连）〔重〕迦罗[77]之东，满山茂林，皆檀香树，无别种。商贩聚十二所，有尊长。田肥谷茂，朝热暮寒。商船染病，十死八九。盖其地多瘴气也。

谢清高《海录》曰：东洋诸岛曾历其地者，曰哇（大）〔夫〕岛[78]、哇希岛[79]、匪支岛[80]、唵呢岛[81]、千尼岛[82]、驀格是岛[83]、那韦巴岛[84]、亚（哆歪）〔歪移〕岛[85]。以上八岛，俱在东海[86]，由地问正东行，约二月可到。每岛周围十余里，各有土番数百。其地多豕，西洋船经此取铁钉四枚，即易豕一头，可

三十斤。人性浑庞，地气炎热。土番不穿布帛，惟取鸟衣或木皮围下体，能终日在水中。有娼妓见海舶来，俱赤身落水，取大木一段承其颌，浮游水面。海舶人招呼之〔即〕至，听其调谑。与之铁钉二枚，则喜跃而去，不知其何所用也。有花旗番寓居亚〔哆〕歪〔移〕岛，采买货物。土产珍珠、海参、檀香、薯芋，无五谷、牛、马、鸡、鸭。有果形似柚面小，熟时人取归，火煨而食之，味如馒头。不食盐。由此又东行二三月，海中有三山，西洋人呼其一为努玉[87]，一为衫里[88]，一为亚剌德反，并无居人，惟有鸟兽。闻过此以东，则南针不定，番舶亦不敢复往云。又曰：开于岛[89]在东北海[90]，由哇夫岛北行，约三月可到。谢清高昔随西洋海舶至此，采买海虎、灰鼠、狐狸各皮。天气凝寒，雪花遍地。船初至海口，有冰块流出，大者寻丈，未敢遽进。鸣大炮，有土人摇小船来引。其船皆刳独木为之。舶中有通其语者，故得与交易。其人甚稀，而形似中国。食干鱼。每日见太阳在南方，高仅数丈，一二时即落，而未甚昏黑，惟戌亥二时始晦，余时俱可见人。每月唯望前后数日可见月光，星光则未见也。初到时，手足皆冻裂，而土人无恙。唯来往手中皆执大木叶二，坐则以足踏之，知必有取也。亦效之，果愈。不知为何木。土人极喜中国皮箱，见则以皮交易而去。偶上岸步行，入一土窟，土人外出，见藏皮箱十余，开看皆装人头，怖面返。由此复北行二十余日，至一海港。复鸣炮，不见人来，遂不敢进。闻其北是为冰海云。其东洋诸国，清高所未至，故皆不录。

【注】

〔1〕五龙山，在日本平户岛。

〔2〕王京，指汉城（Seoul）。

〔3〕弥耶谷（Miyako），指京都（Kyōto）。

〔4〕熊指山，相传徐福所居之地在纪伊半岛的熊野地方。

〔5〕萨（峒）〔峒〕马（Satsuma），鹿儿岛是（Kagoshima）古称。

〔6〕五岛门，指奈留岛（Narushima）附近水道。

〔7〕天堂门（Koshiki），甑海峡。

〔8〕（摄）〔萨〕摩（Satsuma），今鹿儿岛一带。

〔9〕若（佐）〔狭〕（Wakasa），今福井县（Fuiki）一带。

〔10〕博多（Hakata），今福冈（Fukuoka）一带。

〔11〕鹅哥里，今九州岛南部颖娃（Ei）。

〔12〕（伊纪）〔纪伊〕，今和歌山（Wakayama）一带。

〔13〕葛罗巴马头，疑指 Karahori 的马头，今大阪（Osaka）的码头。

〔14〕中山，指本州岛（Honshu）。

〔15〕原书作“长甲”，魏源改正为长崎。

〔16〕大（枝）〔坂〕（Osaka），大阪。

〔17〕鲁监国，指朱以海。

〔18〕约多（Yedo Gawa），淀川。

〔19〕等略（Tenryù Gawa），天龙川。

〔20〕亚拉（Ara Gawa），荒川。

〔21〕多内（Tone Gawa），利根川。

〔22〕伊哥（Iko Gawa），指信浓川（Shinano Gawa）。

〔23〕痾宜的斯，疑指日本的第二大湖八郎潟（Hachirogata）。

〔24〕苏袜，可还原为 Lago de Suwa，即长野县中部的 Suwa-Ko（諏访湖）。但既为日本四大湖之一，疑指日本的第一大淡水湖琵琶湖（Biwa-Ko）。

〔25〕加斯迷架乌剌（Kasumi-ga-Ura），霞浦，日本的第三大湖。

〔26〕伊那巴，可还原为 Lago de Inaba，疑指日本的第四大湖猪苗代湖（Inawashiro-Ko）。

〔27〕屈许岛（Kyùshù），九州岛。

〔28〕囊加萨其（Nangasaki，Nagasaki），长崎。

〔29〕〔也〕多（Yedo，Edo），江户，今东京（Tokyo）。《地理备考》成书时，江户还不是日本首都。

〔30〕募许部（Provincia de Musasi），即武藏州（Musashi），今东京横滨一带。

〔31〕耶索海岛（Ilha de Ieso），即北海道（Hokkaido）。

〔32〕古里利亚斯岛（Kurilas meridionas），千岛群岛。

〔33〕魏源不知道《地理备考》所说的大拉该岛（Ilha de Tarakaï）就是当时我国的库页岛，照录该书所说该岛之南方“属日本兼摄”，大误。

〔34〕慕宁西麻（Munin-Sima），小笠原群岛。

〔35〕（富）〔窝尔〕加尼各岛（Grupo Volcanico，Volcano Is.），硫黄列岛。

〔36〕东岛（Grupo Oriental），东方群岛。

〔37〕西岛（Grupo Occidental），西方群岛。

〔38〕马黎亚纳岛（Arch. das Mariannas，Mariana Is.），马里亚纳群岛。

〔39〕矿，又名圣若望岛（Guan I.，San Juan I.），即关岛（圣胡安岛）。

〔40〕的尼安（Tinian Island），提尼安岛。

〔41〕塞半（Saipan Island），塞班岛。

〔42〕亚基（到于）〔利干〕（Agrihan Island），阿格里汉岛。

〔43〕亚宋桑（Assumpcão），阿松森岛。

〔44〕古里利群屿（Kuril Is.），千岛群岛。

〔45〕连屿（Tsurajima），连岛。

〔46〕江户海隅，今东京湾。

〔47〕腰泉，疑指肥泉（Hizen）。

〔48〕会群岛（Society Is.），社会群岛。

〔49〕友群岛（Friendly Is.），汤加（Tonga）。

〔50〕马耳其杀群岛（Marquesas），马克萨斯群岛。

〔51〕铁耳聂离（Tierra del Feugo），火地岛。

〔52〕三韩，指朝鲜半岛南部的古国马韩、辰韩、弁韩。

〔53〕筑紫（Tsukush），九州岛的古称。

〔54〕邪马台（Yamato），大和。

〔55〕（容）〔宫〕浦（Miyanoura），在平户岛北部。

〔56〕澶洲，指菲律宾吕宋岛。澶州一名为该岛北部西岸芜沃港（Loaog）附近的 Tamdagan 的省略译音。

〔57〕昆仑山，又称昆仑、昆仑岛、大昆仑、昆屯山、昆仑屿，均指越南南岸外的昆仑岛（Poulo Condore，Dao Gon Lon）。

〔58〕东西竺，又称东西竺山、天竺山、竺山、竺屿，均指今马来西亚柔佛州东岸外的奥尔岛（Pulau Aur）。魏源在按语中认为"昆仑竺山"应合二为一，误。昆仑岛同奥尔岛相距约七百多公里。

〔59〕昆仑洋，今越南南部昆仑岛附近的海域。

〔60〕小昆仑，今越南南岸外的两兄弟（Two Brothers）群岛。

〔61〕注辇国（Cōla），故地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

〔62〕蛮山水口，指今印度尼西亚邦加岛西北岸的门托克（Muntok）一带。

〔63〕宾头狼山，指越南东南部藩朗南面的巴达兰（Padaran）角，即嘎那（Ga Na）角。

〔64〕舍卫城，梵文 Śravastī、巴利文 Sāvatthi 的对音，故址在今印度北方邦奥德境内贡达（Gonda）、巴赫雷奇（Bahraich）二县边界上。

〔65〕广（西）〔南〕，指越南的顺化、广南一带。

〔66〕大佛灵，今越南中部海岸东端的华列拉角（Cap Varella）。

〔67〕分水，即分水洋，指今越南广南——岘港省东岸外广东群岛的列（Re）岛一带。

〔68〕外罗海，今越南广东（Quang Dong）群岛一带的海域。

〔69〕马鞍山，指越南南岸外的奥比（Obi）岛一带。

〔70〕外罗，即外罗山，今越南的列岛。

〔71〕占（城）〔壁〕罗，今越南的占婆岛。

〔72〕龙（矛）〔牙〕犀角岛，在今泰国北大年（Patani）一带。

〔73〕龙涎屿，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海中的龙多（Rondo）岛。

〔74〕苏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简写。

〔75〕龙牙门，本指新加坡岛南偏西的石叻门，今名克佩尔港（Keppel Harbour）。元、明时，此名又成为新加坡岛及其以南的广阔海峡的称呼。

〔76〕吉里地闷岛（Pulau Timor），帝汶岛。

〔77〕（涟）〔董〕迦罗，Janggala 王国的对音，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苏腊巴亚（Surabaya）地区，亦译泗水地区。

〔78〕哇（大）〔夫〕岛（Vavau Group），瓦乌群岛。

〔79〕哇希岛（Iles Wallis），瓦利斯群岛。

〔80〕匪支岛（Fiji），斐济。

〔81〕嗱呢岛（Ndeni I.），恩德尼岛。

〔82〕千尼岛（Kennedy I.），肯尼迪岛。

〔83〕麦格是岛（Iles Marquesas），马克萨斯群岛。

〔84〕那韦巴岛（Novas Hebridas），今瓦努阿图（Vanuatu）。

〔85〕亚（哆歪）〔歪移〕岛（Hawaii），夏威夷。

〔86〕东海，指太平洋。

〔87〕努玉（Nuku Hiva），努库希瓦岛。

〔88〕杉里（Serle I.），塞勒岛。

〔89〕开于（Kuril Is.），千岛群岛。

〔90〕东北海，指鄂霍茨克海（Sea of Okhotsk）和太平洋。

海国图志卷十八

邵阳魏源辑

东　南　洋海岛之国

东南洋诸岛形势下

琉球，一作流虬，古未通中国，隋时有海船望见之。唐、宋后，渐通中土。明初入贡，太祖赐以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修职贡甚谨。后为日本所灭，不通音问者数十年。已而王被执不屈，倭送还国。国在日本萨峒马岛之南，周环三十六岛，南北四百余里，东西不足百里。旧分山南、山北、中山[1]三国，后并入中山为一，故称中山王。王尚姓，自记载以来，一姓相传，无改步。国小而贫，属役日本。惟赖贡舟贩鬻，稍得余资以自给。由福州五虎门放洋，用卯针四十余更，至姑米山，其国大岛也。再东，即至其国，收泊于那霸[2]港。国分三路：曰首里[3]，王居之；曰久米[4]，曰那霸。用中国文字。入本朝更恭顺，修职贡。其官之最尊者为金紫大夫，守土之官曰按司，一按司所辖约六七里。土硗瘠，产米绝少，以地瓜为食，即番薯。非官与耆老不食米。无麻絮，以蕉为布，负戴者围下体，余皆裸露。

附南洋各岛

《地理备考》曰：巴劳岛在南洋之北，加罗梨那岛[5]之西，纬度自北六度五十三分起至八度九分止，经度自东一百二十七度三十九分起至一百三十三度四十分止。中有十八岛，人烟稠密，物产丰阜，人民良善，作事勤劳。岛之大者曰（渡）〔波〕卑都狎[6]，曰哥罗[7]，曰（尼）〔厄〕利（斯）〔基〕黎都[8]。

又曰：加罗黎那岛在南洋之北，马黎亚纳岛之南，纬度自北六度起至十二度止，经度自东一百三十三度起至一百六十七度止。中有三十岛，地势错落，不相联络，人烟纷繁，树林稠密，地气温和，风雨不时。岛之大者曰亚巴[9]，曰我里[10]，曰么结母[11]，曰系（利）〔尼〕亚威内[12]，曰五亚兰[13]。

又曰：慕尔加拉威岛在南洋之中，马黎亚纳岛之东南，纬度自北一度起至十度止，经度自东一百六十八度起至一百七十一度止。田土瘠薄，物产不阜。岛之大者曰布路尼，曰剌达各[14]，曰剌利客[15]，曰斯加波路[16]，曰京师米尔[17]。

又曰：维的岛在南洋之中，慕尔加拉威岛之南，纬度自南十五度四十五分起至十九度四十三分止，经度自东一百七十四度四十分起至一百七十九度四十分止，长一千二百五十里，宽一千一百里。地势错落，不相联络，田土肤厚，物产丰饶。诸酋分辖，不相统属。岛之大者曰维的黎勿[18]，曰千打本[19]，曰华（阑）〔闹〕黎勿[20]，曰罗斯[21]，曰当基[22]。

又曰：当加岛[23]，又名亚米，在南洋之中，维的岛之东南，纬度自南十三度二十分起至二十五度三十分止，经度自西一百七十三度十八分起至一百七十八度三十八分止。中有一百五十岛，大

者（维）〔惟〕三：曰（尝）〔当〕加，曰瓦瓦阿[24]，曰意五亚[25]。田土肥饶，物产丰厚，地气酷热，海风清凉。人民壮健，作事勤劳。诸酋分辖，不相统属。

又曰：花和尔尼岛在阿塞亚尼亚州之中。地势错落，不相联络。岛之大者曰五瓦[26]，曰好望岛，曰何尔尼[27]。

又曰：〔合〕么阿岛在南洋之中，纬度自南五度三十分，经度自东一百五十二度十七分[28]。中有七岛，诸酋分辖。岛之大者曰波剌，曰阿牙剌瓦，曰茂拿[29]，曰罗沙[30]。

又曰：给尔（焉）〔马〕的岛[31]在南洋之中，维的岛之南，纬度自南三十度三十六分，经度自东一百七十八度五十分[32]。中有三岛，曰剌五耳[33]，曰马告来[34]，曰姑尔的斯[35]。

又曰：古各岛在南洋之中，纬度自南十八度四十五分起至二十一度二十六分止，经度自西一百五十九度四十五分起至一百六十二度十五分止。地气错落，不相联络。岛之大者曰马拿牙[36]，曰亚的五[37]。

《地理备考》：都波哀岛在南洋之中，纬度自南二十三度三十分，经度自西一百五十二度。地势错落，不相联络。岛之大者曰都波哀[38]，曰〔鲁〕鲁都[39]，曰黎马打剌[40]，曰来瓦外[41]，曰鲁都意[42]。

又曰：达义的岛在南洋之东，纬度自南十七度二十九分，经度自西一百五十一度。田土肥饶，谷果丰登。多上品树木，地气温和。岛屿不一，诸酋分辖。岛之大者曰达义的[43]，曰弟都罗亚[44]，曰母勒亚[45]，曰买弟亚[46]，曰化衣尼[47]，曰剌牙的亚[48]，曰打下[49]，曰波剌波剌[50]，曰茂卑的[51]，曰都拜[52]。

《地理备考》：（色）〔包〕么度岛[53]，在南洋之东，纬度自南十四度起至二十三度止，经度自西一百五十二度起至一百四十度

止。岛屿纷繁，地势低陷。岛之大者，曰剌沙勒[54]，曰蝇岛[55]，曰澳罗鲭[56]，曰巴黎射[57]。

又曰：门达那岛[58]在南洋之东，纬度自南七度五十分起至十度三分止，经度自西一百四十度起至一百四十三度止。岛屿纷繁，分为两区。在（南东）〔东南〕者曰马尔给沙[59]，山势峻峭，峰峦参天；在西北者曰窝神敦[60]，地气高燥，层峦耸峙。其余各岛曰达度意瓦[61]，曰达卢亚大[62]，曰瓦波亚[63]，曰瓦卢加[64]。

又曰：合威岛，其地在南洋之东北，纬度自南十九度起至三十三度止，经度自西一百五十六度起至一百六十四度止。田土肥饶，谷果丰登，地气温和。诸酋分辖，不相统属。中有十三岛，大者曰合歪[65]，曰茂维[66]，曰窝亚卢[67]，曰亚堆[68]。

又曰：斯波拉大岛在南洋之南、北。其南之大岛有六：曰本林[69]，曰巴给斯[70]，曰沙剌[71]，曰阿赊亚（即）〔那〕[72]，曰亚尔都耳[73]，曰圣（自）〔白〕尔那都[74]；其北之大岛有五：曰巴剌打[75]，曰罗卑斯[76]，曰圣巴尔多罗么，曰圣巴多罗[77]，曰罗也斯[78]。各岛人民稀乏，物产不阜。

《外国史略》曰：东洋岛三种：一曰山地，山高自二百丈及一千丈，各有火，内产石蠔蚬等物，山脚草木茂盛。二曰珊瑚屿，乃沙地，有珊瑚磐，四围系珊瑚内之虫负土积累，致成高石。三曰丘地，产物丰盛，出椰子、甘蔗。有饼树，其果如馒，味甘美，并各蕉、大薯、番薯。曾只犬、豕、鼠，今则五畜资养焉。居民之状与芜来由相似，众尚蛮，拜偶像，厚接外客，日捕鱼。其头目时时交战，远驶海隅，坐小船以攻大敌。恶僧弄权，甚至杀人祭鬼。衣甚少，仅以叶束腰而已。男女苟合。近日天主教于各岛开学馆以教化之。群屿太多，今述其最广者。无人屿[79]在日本东南，系荒岛，乃外国水手所开，人少物稀。惟捕鲸之船随时到此，与

居民往来，买蔬菜牲畜。北向一带岛屿，皆属日本。侧屿[80]在台湾东，北极出地自十二度及二十一度，偏东自一百四十四度至一百四十八度。其南向之屿有居民，归是班牙权辖。林甚密，牛、羊、豕满野。加罗林群岛，北极出地自三度至十六度，偏东自百三十三度至百七十三度。共四十六州，皆有居民，好航海。地惟有鼠，无他牲畜。居人以芋、番薯、鱼、鳖为食。裸身草舍，屡相争斗。所往之船，惟有海参、檀香等贸易。此州之南曰非治群屿[81]，居民墨面，性凶残。各酋互相交战，虏敌即吞食之。亦有时屠宰人，一日至二百余。出檀香，商人之船，至今罕犯。东牙群屿[82]最大者周三十里。其地丰盛，居民稠密，互相交斗。航海群岛[83]，在非治岛东北，共八岛，最广者周六十里。有火山，多火浆。地丰甚，出树木。居民健，身高，体色白。谷群屿[84]，南极出地自十八度至二十三度，偏东百五十七度及百六十度。系茅塞之地。居民多奉耶稣教。会党险海群屿[85]南极出地自十四度至二十五度，偏西自一百二十四度及一百五十七度。其屿繁多，最大者曰他希地[86]，出木甚美。居民昔时仇恨相杀，以血歃神像。今奉耶稣教，改过向化。马其群屿[87]多沙而低，居民雕题甚丑。俱出海参、珍珠，土人瘵水中寻出之。外国水手至此贸易，多为人所杀。阿(盛)〔歪〕希等屿[88]共八所、五州，北极出地自十九度及二十三度，偏西自百五十五度及百六十度，居民十万八千三百九十三，但今人户日消减。地繁盛，中有佳果、蔬菜、檀香、甘蔗、绵花。有火山，恒出火浆。乾隆间，此屿尚荒(无)〔芜〕，居民以芋、鱼为饭。后英国水师到此，导以风化。嘉庆二十三年，居民皆去塑像而拜上帝。其都曰阿那罗路[89]，居民六千，各国之船所集。东洋之境屿虽多，但褊小，居民罕少。除椰子等货，别无产物。

附东南洋道路

《东西洋考·南洋[90]针路》：自七州山七州洋始。《琼州志》曰：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洌可食。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州）〔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七州洋打水一百三十托，若往交阯东京[91]，用单申针，五更，取黎母山。黎母山在琼州定安县南四百里。《广东通志》曰：五指山一名黎母，生黎峒中，五峰如人指屹立。每辰巳后，云雾收敛，则一峰耸翠插天。申酉间，复蔽不见。用庚卯针，十五更，取海宝山[92]。海宝山用单亥针及乾亥，由涂山海口，五更，取鸡唱门，即安南云屯海门[93]也。交阯东京《一统志》曰：东至海，西至老挝，南至占城，北至思明府。又从七州洋。用坤未针，三更，取铜鼓山。铜鼓山《广东通志》曰：在文昌东北。铜鼓海极深险。用坤未针，四更，取独珠山。独珠山山在万州东南海中，峰势高峻，周围五六十里。南国诸番修贡，水道视此为准，其洋为独珠洋。舶人云：有灵伯庙，往来祭献。打水六十五托，用坤未针，十更，取交阯洋[94]。交阯洋打水七十托，用坤未针，取占笔罗山[95]，是广（东）〔南〕港口。广南汉为日南郡，隋、唐为驩州，国朝为义安府。又从交阯洋用未申针，三更，取望瀛海口[96]，人清华港。清华港汉为九真郡，隋、唐为爱州，〔在〕交阯为西京，国朝为清化府。又从交阯洋取小长沙海口[97]，人顺化港。顺化港国朝为顺化府。又从交阯洋用坤未针，十一更，取外罗山。外罗山远望（城）〔成〕门，近看东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古老石。船傍西行，打水四十五托，用丙午针，三更，取马鞍桥[98]。其内为提夷，是交阯属县。提夷马鞍桥打水二十五托，内外俱可过船。南边有桥出水，用丙午针，四更，至交杯屿[99]，即新州港口。新州港国朝为新安府[100]。新州[101]交杯屿两屿相对〔如交杯状〕，故名。

内打水十八托，用丙午针，三更，取羊屿〔102〕。羊屿有小石塔，好抛锚。内打水八九托，外二十托。南有羊角礁〔103〕，不可近。用丙午针，三更，取烟筒〔104〕。烟筒山此交阯、占城分界处也。用丙午针，三更，取灵山。灵山与占城山连接，峻岭而方，山顶一石块似佛头，故名灵山。往来贩舶于此樵汲，崇佛，诵经祈禳。开，打水六十托，用单午针，取伽南貌〔105〕。伽南貌山港内有三屿，潮涨则不见山。远过，打水十五托。用坤未针，五更，由圭龙屿〔106〕取罗湾头〔107〕，即占城港口。占城国《一统志》曰：东距海，西抵云南，南接真腊，北连安（东南）〔南，东〕北至广东，舟行可半月程，至崖州，可十日程。占城国罗湾头打水五十托。用坤申针，五更，取赤坎山〔108〕。赤坎山宋时占城王常避交人，徙居兹山。近打水二十托，外十八托。用单申针，四更，取鹤顶山〔109〕。鹤顶山打水二十五托，洋中（国）〔有〕玳瑁洲〔110〕宜防。若往柬埔寨，由此分路，用单庚针，四更，取柯任山〔111〕。柯任山自赤坎沿山而行，因风应变。外任〔112〕寻港，用庚申针，开，有石烂礁〔113〕在西南。若行船放落屿下。开头用单庚及庚申针，看风让高，收毛蟹州〔114〕。毛蟹州打水六七托，船头对洲收（拾）〔入〕。有三托水，在浅内，船恐犯洲，尾浅，要认毛蟹州，须见两边坤身头崎便是。（大）〔天〕略晴明，潮水晓退，在外任开船，东风小午到浅，至午进港为妙。柬埔寨即古真腊地也，又名占腊。将至港，俱是泥地，故名占腊泥〔115〕。国人自呼甘孛智，后讹为甘破蔗，舶人又讹为柬埔寨。又从赤坎山单未针，十五更，取昆仑山。昆仑山屹然海中，山高而方，基盘广远，俗云："上怕七州，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用单庚及庚酉针，三更，取小昆仑。小昆仑两边有礁出水。用庚酉及单酉针，八更，取真屿〔116〕。真屿看成三山。内过，打水十四托，泥地；外过，打水十八托，沙地；远过，只七八托便是假屿〔117〕，水浅，不可行，直从真屿东北边出水，礁南边过船。用庚戌针，五更，取大横山〔118〕。大横山到此是暹罗界，外过南边，打水二十五托为正路。北边水浅，只五托水。船在南边见小横山〔119〕。小横山其山多树，打水十四托。用辛戌针十更，单戌针十更，乾戌针十更，取笔架山〔120〕。

笔架山远望形如笔架，故云。山下打水十四托。开，打水二十托，壬亥针，五更，取陈公屿[121]及黎头山[122]。黎头山西边高大，东南稍低，其内有屿。西北一派是石排山[123]，用壬子针，五更。取圭头浅[124]。圭头浅打水四十托。(单用)〔用单〕乾针，(二)〔三〕更取竹屿[125]。竹屿浅口打水四五托。用壬子针及乾亥，(没)〔沿〕山坤申，尾即暹罗。暹罗乃古赤土[126]及婆罗刹[127]地，至本朝合暹与罗斛二国，名暹罗。《一统志》曰：在占城极南。又从昆仑山用坤申及庚酉针，三十更，取吉兰丹。吉兰丹即大(屿)〔泥〕港口[128]。用坤申针，七更，入港是大泥国。大泥国贡道由福建入。又从昆仑山取真屿，用辛酉针，二十八更，取六坤[129]。六坤暹罗属国也。其地与大泥相连。又从昆仑山用坤未针，三十更，取斗屿[130]。斗屿用丁午针，五更，取彭亨国。彭亨国一名彭坑[131]，单午针，五更，取地盘山[132]。地盘山在彭亨港[133]外，打水二十八托，内四十四托，三更，至东西竺。东西竺此柔佛地界也。用丁未针，十更，取罗汉屿[134]，即柔佛港口。柔佛国一名乌丁樵林。罗汉屿(水)〔有〕浅，宜防，往来寻白礁[135]为准。往满剌加从北边过船，用庚酉针，五更，入龙牙门[136]。龙牙门山门相对，如龙牙状，中通船。田瘠谷薄，掳掠为豪，番船于此防之。夜不敢行，以其多盗，且南有凉伞礁[137]也。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托。又过淡马锡门[138]，用庚酉及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问山。吉里问山打水二十七托，两边有浅。用乾亥针，三更，取(昆)〔毗〕宋屿[139]。(昆)〔毗〕宋屿打水二十五托。用单亥针，五更，取箭屿[140]。箭屿打水三十四托。用乾戌针，五更，取五屿[141]。五屿先时酋(门)〔开〕镇于此，此中有真五屿、假五屿[142]，沿山而入，为麻六甲。麻六甲即满剌加国也，(船)〔舶〕入音讹耳。在古为歌罗富沙[143]地。又从东西竺用丙午针，十更，取长腰屿[144]。长腰屿北边正路，打水二十六托。若往丁机宜[145]，用坤申针，四更，取独石门[146]。独石门出门，用单酉针，过铁钉屿[147]。铁钉屿其外水流急甚。用单庚及庚申针，四更，至鳄鱼屿[148]。

鳄鱼屿西是坤身，昼南流而夜北流。再进由第二港〔149〕入，是丁机宜国。丁机宜瓜哇属国。又从长腰屿用丁午针，十更，取龙雅大山〔150〕。龙雅山在马户〔151〕边过，用单午针，三更，取馒头屿〔152〕。馒头屿收入即是詹卑〔153〕，七更可到。詹卑三佛齐人称其国王为詹卑，其国既为瓜哇所破，故王徙居于此，因以名地。七屿〔154〕从馒头屿驾开，用丁午针，三更，到此。又用丁未针，七更，取彭家山〔155〕。彭家山用坤（申）〔未〕针，三更，取西南第二山，有沉礁。用坤申针，收旧港。旧港即三佛齐故都也，其先为干陀利国，初时为瓜哇所并，改名旧港，以别于彼之新村。又从彭家山用辰巽针，十更，取进峡门〔156〕。进峡门用丙巳针，巡坤身，七更，见三麦屿〔157〕。三麦屿过屿用单丁及丁午针，五更。单未针，五更，取都麻横港口〔158〕。都麻横港口中望一山，名真不真假不假〔159〕，正路打水十七托。用单午针，七更，取览邦港口〔160〕。览邦港口览邦夷人好食人，故船无维缆者。外有小屿名奴沙牙〔161〕，近屿打水八九托。用丁午针，三更，取奴沙剌〔162〕，打水十四托。又用丁午针，三更，远望锡兰山〔163〕。锡兰山港口〔164〕即梁时所谓狼牙修也，今讹为石且。夷言高山为"锡兰"，因名。此瓜哇地，而称锡兰港口者，亦就望见言之，其实去彼尚远。地广人稠，亚于瓜哇。海边有一盘石，上印足迹，长三尺许，常有水不干，称先世释迦从翠蓝屿〔165〕来，登此足蹑迹，至今尚存。永乐间，其王来贡，旋复负固不恭。郑中贵和虏其王归，上命释之。洋中凡五屿，正门打水四五托。用丙巳针，六更，至下港。下港即古阇婆，在南海中者也，亦名社婆。至元始称瓜哇。今下港正彼国一巨镇耳。船（人）〔人〕亦名顺塔。再进入为咖嘧吧。又从满剌加国五屿分路入苏门答剌，用单乾针，五更，取绵花屿〔166〕。绵花屿第三湾正好过船，打水七八托，外二十托。用单戌针过浅。辛戌针，四更，取鸡骨屿〔167〕。鸡骨屿对开打水六十六托，有浅，船宜远过。用乾戌针，十更，取双屿〔168〕。双屿对开打水三十五托，门中十托，即正路所经也。用乾戌针并辛戌，四更，取单屿〔169〕。单屿内打水十六托，外四十托。用辛戌针，十更，认亚路〔170〕。亚路坤身打水三托，洋中二十托。用壬亥及乾

亥针，若（杂）〔离〕山用乾戌针，十五更，取巴禄头[171]。巴禄头其旁为九州山[172]，林木丛生。永乐间，郑和遣人入山采香，有长六七丈者数株，香味清远，黑花细纹，山人张目吐舌，言天朝威力若神。用单亥及乾戌针，五更，取急水湾[173]。急水湾西边有湾，沉礁打浪，对开，水二十五托。用辛酉针，五更，取哑齐。哑齐国即苏文答剌国也，一名苏文达那。《广东通志》曰：自满剌加九昼夜可至。又从玳瑁洲用丁未针，三更，取东西董[174]。东西董从西董[175]过船，远似石礁状。用单丁针，五更，丁未，三十更，取失力大山[176]。失力大山近山，用坤未针，五更，取马鞍屿[177]。马鞍屿用巽巳，五更，取塔林屿[178]。塔林屿山尖有老古石，正路在西。用辰巽针，三十更，取吉宁马哪[179]。吉宁马哪山山上有池，池上石壁有古篆，用单巳针，七更；单丙针，六更，取勿里洞山[180]。勿里洞山丙午，十五更，取吉里问大山[181]。吉里问大山西面坤身，拖尾甚长，有老古浅，离山宜防。用辰巽针，四更，取保老岸山[182]。保老岸山山与吉里问相对，俗讹呼巴哪大山。番船未到，先见此山，顶耸五峰，云覆其上。用巽巳针，四更，取椒山[183]。椒山即猪蛮[184]地。沿山取磨屿[185]。七更，收入饶洞[186]。思吉港[187]饶洞即苏吉丹国[188]，〔或〕与瓜哇国相近，而吉力石[189]为之主。又从保老山用乙辰针，五更，取吉力石港。吉力石港即瓜哇之（柱）〔杜〕板村，史所谓通藩奔大海[190]者也。打水八九托。用乙辰针，一更。取双银塔[191]。双银塔用丁未针，五更，取磨里山[192]。磨里山即《星槎胜览》所谓彭里[193]者也。俗尚寇掠，用单乙针，三更，取郎木山[194]。郎木山山下有三吧哇屿[195]，屿前有老古浅。用单卯针，五更，取重迦罗[196]。重迦罗船人讹呼“高（罗）〔螺〕”[197]，地与瓜哇界相接，高山奇秀，内一石洞，前后三门，可容万人。用单卯针，五更，取火山[198]。火山内是里马山[199]，有真里马、假里马，过火山门[200]，用辰巽针，二更，取大急水[201]。大急水一名双牌，水深流急。出门，用乙辰针，三更，至髻屿[202]。髻屿用乙卯针，十更，取大云螺、小云螺。大小云螺[203]

用乙卯针，六更，单卯针，七更，取苏律山[204]。苏律山有红毛番居此，不宜进船。用乙辰针，三更，收山取印屿[205]。印屿用单卯针，二更，至美罗港[206]，即是池闷[207]。池闷即吉里地问，是诸国最远处也。又从吉宁马礁[208]往文郎马（郎）〔神〕分路，用丙巳及巽巳针，五更，取吧哩马阁[209]。吧哩马阁即白水〔洋〕[210]。打水八托是正路，近屿有浅可防。用乙卯针五更，甲卯针五更，单卯针，五更，（即）取三密港[211]。三密港用乙卯针，二更，取龟屿[212]，打水六托，是正路。龟屿稍开有石六七块，名猫着万里浅[213]，用单巳针，三更，取单戎世力山[214]。单戎世力山有浅宜防，打水五托，是正路。用单巳针及巽巳，四更，又辰巽针，收美哑柔[215]。美哑柔港口是处多盗，好夜杀人。前有大山，是马神（图）〔国〕。文郎马神国古称文狼。

东洋针路

太武山用辰巽针，七更，取彭湖屿。彭湖屿是漳、泉间一要害地也。多置游兵，防倭于此。用丙巳针，五更，取虎头山。虎头山用丙巳针，七更，取沙马头澳。沙马头澳用辰巽针，十五更，取笔架山。笔架山远望红豆屿并浮甲山[216]，进入为大港[217]。大港用辛酉针，三更，取哪哦山[218]。哪哦山再过为白土山[219]，用辛酉针，十更，取密雁[220]。密雁港南是淡水港[221]，水下一湾，有小港，是米呂蓼[222]，下一老古湾，是磨力目[223]，再过山头为岸塘[224]。又从密雁港槟头门[225]用丙午、单午针，十更，取六藐山[226]。六藐山下有四屿，用单巳针，五更，取郎梅屿[227]。郎梅屿单午针，四更，取麻里荖屿[228]。麻里荖屿用丁午针，五更，取苏安山[229]及玳瑁港[230]。玳瑁（屿）〔港〕东是傍（柱旋）〔佳施〕栏[231]，用壬子针，四更，及癸丑针，五更，取表山[232]。表山山甚高，为澚门之望，故名。用丙午针及单午针，五更，取里银中邦[233]。里银中邦用丙巳

针，五更，取头巾礁[234]。头巾礁用单午针，五更，收吕宋国。吕宋国国初贡路由福建入。用丙巳针及乙辰针，十更，取沙塘浅[235]，开是猫里务[236]。猫里务国即（今）〔合〕猫里国[237]也。永乐时，与吕宋贡使偕来。又从吕宋取猪未山[238]，入磨荖央港[239]。又从吕宋过文武楼[240]，沿山至龙隐大山[241]为以宁港[242]。以宁港山尾十更，西边取里摆输[243]至高药港[244]。又从以宁港用丙巳针，取汉泽山[245]，即屋党港口[246]。汉泽山用单巽针，取海山[247]。海山用单巳针，五更，取呐哔啴，其内为沙碛。又从汉泽山用丙午针，二十更，取交溢[248]，一名班溢。交溢稍下为逐奇马山[249]。用乙辰针，七更，取鹤根礁老港[250]。鹤根礁老港用乙辰针，七更，见绍山[251]。绍山又用乙辰针，十更，入千子智港[252]，是米洛居地，今佛郎机驻此。千子智港对面是直罗里[253]，稍上是绍武淡水港[254]，红毛夷驻此。绍武淡水港此处大山凡四，进入即美洛居，船人称米六合。又从交溢对西开船，取犀角屿[255]。犀角屿外有三四白礁，离势开船，用单（申）〔坤〕针，入苏禄国。苏禄国国初朝贡，有东王、西王、峒王。其后惟东王来贡不绝，疑是为东王所并矣。商舶所至，则峒王地。又从吕蓬[256]用坤未针，五更，取芒烟山[257]。芒烟山用丁亥针，十更，取磨叶洋[258]。磨叶洋用单未针，并丁未，取小烟山[259]。小烟山其上有仙人掌，用丁未针，五更，取七峰山[260]。七峰山用单丁针，五更，取巴荖圆[261]。巴荖圆用丁未针，五更，取罗卜山[262]。罗卜山用丁未针，三更，取圣山[263]。圣山自圣山东去，突山二大尖，两傍皆老古石，中只一沟，舟行甚险。用单未及坤未针，五更，取昆仑山[264]。昆仑山此又别一昆仑，是船人强名之耳。用坤未针，取长腰屿[265]。长腰屿船过屿门，用单午针，五更，取鲤鱼塘[266]。鲤鱼塘（取）〔收〕毛花蜡[267]，即文莱港口[268]。文莱国即婆罗国[269]，此东洋最尽头，西洋所自起处也，故以婆罗终焉。

【注】

〔1〕中山，今冲绳群岛（Okinawa-guntō）。

〔2〕那霸（Naha），那坝。

〔3〕首里（Shuri），今已并于那坝市。

〔4〕久米（Kume），又称姑米山，即久米岛。

〔5〕加罗梨那岛（Arch. das Carolinas，Caroline Is.），加罗林群岛。

〔6〕（渡）〔波〕卑都押（Baubelthuap I.），巴伯尔土阿普岛。

〔7〕哥罗（Corror I.），科罗尔岛。

〔8〕（尼）〔厄〕利（斯）〔基〕黎都（Eriklithu I.），埃里克利图岛。

〔9〕亚巴（Yap 或 Eap，Yapa），雅浦岛。

〔10〕我里（Ngoly 或 Ngolog Is.），恩古卢群岛。

〔11〕么结毋（Grupo de Mogemug），莫格穆群岛。

〔12〕系（利）〔尼〕亚威内（Grupo de Siniavine），锡尼亚维内群岛。

〔13〕五亚兰（Ilha Ualan），乌亚兰岛。

〔14〕剌达各（Radak Is.），腊达克群岛。

〔15〕剌利客（Ralik Is.），腊利克群岛。

〔16〕斯加波路（Grupo de Scarborough），吉尔伯特群岛中的斯卡巴特群岛。

〔17〕京师米尔（Kingsmill I.），金斯米尔岛。

〔18〕维的黎勿（Viti Levu），维提岛。

〔19〕千打本（Kandabon，Kandavu I.），坎达武岛。

〔20〕华（阑）〔阐〕黎勿（Vanua Levu），瓦努瓦岛。

〔21〕罗斯（Ross I.），罗斯岛。

〔22〕当基（Tongue I.），汤格岛。

〔23〕当加岛（Tongatapu I.），指汤加塔布岛。

〔24〕瓦瓦阿（Vavau I.），瓦瓦乌岛。

〔25〕意五亚（Eua Island），埃瓦岛。

〔26〕五瓦（Oua I.），瓦岛。

〔27〕何尔尼（Horn），霍恩岛。

〔28〕此经度的误差很大。

〔29〕茂拿（Mauna I.），今图图伊拉岛（Tutuila I.）。

〔30〕罗沙（Roza I.），罗沙岛。

〔31〕给尔（焉）〔马〕的岛（Kermadec Is.），克马德克群岛。

〔32〕此经度亦误，应在西经。

〔33〕剌五耳（Raoul I.），拉乌尔岛。

〔34〕马告来（Macaulay I.），麦考利岛。

〔35〕姑尔的斯（Curtis I.），柯蒂斯岛。

〔36〕马拿牙（Manaia Island），今曼杰亚（Mangeea）岛。

〔37〕亚的五（Atiu I.），今马提乌（Watao）岛。

〔38〕都波哀（Tubuai I.），土布艾岛。

〔39〕〔鲁〕鲁都（Rurutu），鲁鲁土岛。

〔40〕黎马打剌（Rimatara I），里马塔拉岛。

〔41〕来瓦外（Raivavaé I.），雷瓦外岛。

〔42〕鲁都意（Rutui I.），鲁土伊岛。

〔43〕达义的（Tahiti I.），塔希提岛。

〔44〕弟都罗亚（Tethuroa I.），特土罗亚岛。

〔45〕母勒亚〔Eimeo（Mooréa）I.〕，莫雷阿岛。

〔46〕买弟亚（Maitea I.），梅特亚岛。

〔47〕化衣尼（Huahine I.），华希内岛。

〔48〕剌牙的亚（Raiatea I.），腊亚特阿岛。

〔49〕打下（Jahea（Otaha）I.），塔哈亚岛。

〔50〕波剌波剌（Borabara I.），波拉波拉岛。

〔51〕茂卑的（Maupiti I.），莫佩提岛。

〔52〕都拜（Tubai I.），图拜岛。

〔53〕（色）〔包〕么度岛（Paumatu Archipelago，Tuamotu Arch.），土阿莫土群岛。

〔54〕剌沙勒（Alfaque de Lazaref），拉扎雷夫礁。

〔55〕蝇岛（Alfaque de Moscas），莫斯卡斯礁。

〔56〕澳罗蟫（Ilha Aurora），奥罗拉岛。

〔57〕巴黎射（Grupo de Palisser），帕利塞群岛。

〔58〕门达那岛（Mendana Arch.），门达纳群岛。

〔59〕马尔给沙（Iles Marquesas），马克萨斯群岛。

〔60〕窝神敦（Washington Is.），华盛顿群岛。

〔61〕达度意瓦（Tatuiva I.），塔图伊瓦岛。

〔62〕达卢亚大（Tahuata I.），塔瓦亚塔岛。

〔63〕瓦波亚（Wapoa I.），瓦博亚岛。

〔64〕瓦卢加（Uahuga I.），华盛顿岛。

〔65〕合歪（Hawaii I.），夏威夷岛。

〔66〕茂维（Mauvi I.），毛伊岛。

〔67〕窝亚卢（Woahu I.），瓦胡岛。

〔68〕亚堆（Atui I.），阿图伊（塔奈）岛。

〔69〕本林（Ilha Penrhyn），彭林岛。

〔70〕巴给斯，疑"给斯"二字倒，应作巴斯给岛（Ilha Pascoa），此岛又名Easter（Vaihu），通译复活节岛。

〔71〕沙剌（Ilha Sala），萨拉岛。

〔72〕阿鹸亚（即）〔那〕（Ilha Oceano），大洋岛。

〔73〕亚尔都耳（Ilha Authur），阿尔图尔岛。

〔74〕圣（自）〔白〕尔那都（Ilha S. -Bernardo），圣贝尔纳多岛。

〔75〕巴剌打（Ilha Barrados），巴拉多斯岛。

〔76〕罗卑斯（Ilha Sebastião Lopes），塞巴松洛佩斯岛。

〔77〕圣巴多罗（Ilha S. -Pedro），圣佩德罗岛。

〔78〕罗也斯（Ilha Royes），罗耶兹岛。

〔79〕无人屿（Bonin，Muninto），小笠原群岛。

〔80〕侧屿（Mariana Is.），马里亚纳群岛。麦哲伦等人于1521年诬賍这一带为盗贼群岛（Ilas de Los Ladrones），马礼逊改用与"贼"字音近的"侧"字翻译。

〔81〕菲治群屿 (Fiji Is.)，斐济。

〔82〕东牙群屿 (Tonga Is.)，汤加。

〔83〕航海群岛 (Samoa I.)，萨摩亚群岛。

〔84〕谷群屿 (Cook Is.)，库克群岛。

〔85〕会党险海群屿，指社会群岛 (Iles de la Sociéti) 及土阿莫土群岛 (Iles Tuamotu)。

〔86〕他希地 (Taïti)，塔希提岛。

〔87〕马其群屿 (Iles Marquesas)，马克萨斯群岛。

〔88〕阿（盛）〔歪〕希等屿 (Hawaiian Is. 或 Owhyhee Is.)，夏威夷群岛。"盛"字为原书误刊，应作"歪"。

〔89〕阿那罗路 (Honolulu)，火奴鲁鲁。

〔90〕"南洋"二字，《东西洋考》原作"西洋"，魏源改为"南洋"。就是说，他认为，从我国海南省的七洲列岛一带的海域以南，都应改称"南洋"。

〔91〕东京，指今越南河内 (Hanoi) 市一带。

〔92〕海宝山，今越南白龙尾岛 (Bach Long Vi Island)。

〔93〕云屯海门，指今越南海防市东面的吉海 (Cat Hai) 海口。

〔94〕交阯洋，指我国海南省和越南之间的海域。

〔95〕占笔罗山，今越南的占婆岛。

〔96〕望瀛海口，今越南河南宁 (Ha Nam Ninh) 省的大安海口或乐江 (Lac Giang) 海口。

〔97〕小长沙海口，今越南顺化东面的顺安 (Thuan An) 海口。

〔98〕马鞍桥，在今越南义平省东南部提夷海口外，指龟 (Turtle) 岛或 Nouc 岛。

〔99〕交杯屿，指今越南归仁 (Qui Nhon) 港在西芳梅 (Phong Mai) 一带的海角，不是岛屿。

〔100〕新安府，指今越南归仁。

〔101〕新州，指今越南义平省安仁 (An Nhon) 北面的阇盘 (Cha-Ban) 废址。

〔102〕羊屿，指今越南归仁港外的 Gambir 岛。

〔103〕羊角礁，在 Gambir 岛南面。

〔104〕烟筒，指今越南裘江（Song Cau）东面的春大（Xuan Dai）岬。

〔105〕伽南貌，指今越南富庆省槟绘（Ben Hoi）湾内大岛东面的海岬。

〔106〕圭龙屿，今越南富庆省槟绘湾内的大岛，即龙屿（Hon Lon）。

〔107〕罗湾头，今越南顺海省的嘎那（Ga Na）角。

〔108〕赤坎山，或即今越南顺海省西南的格嘎（Ge Ga）角。

〔109〕鹤顶山，指今越南东南岸外的头顿（Cap St. Jacques）。

〔110〕玳瑁洲，指今越南东南岸外的平海（Binh Thuan）海岛。

〔111〕柯任山，在今越南东南岸外，或位于鹅贡（Go Cong）东面的新平田（Tan Binh Dien）一带，或在巴知（Ba Tri）南面附近。

〔112〕外任，在今越南鹅贡东南，或在巴知东南。

〔113〕石烂礁，在今越南美荻港外，或指富盛东（Phu Thanh Dong）东面的小岛。

〔114〕毛蟹州，或指富盛东一带。

〔115〕占腊泥，指今越南南部湄公河口的烂泥浅滩。

〔116〕真屿，指今越南南岸外的奥比（Obi）岛。

〔117〕假屿，指今柬埔寨南岸外的福塞奥比（Fause Obi）岛。

〔118〕大横山，指柬埔寨的土硃岛，即潘阳岛（Poulo Panjang）。

〔119〕小横山，指柬埔寨的威（Vai）岛。

〔120〕笔架山，在今泰国曼谷湾内，或即克兰（Khram）岛。

〔121〕陈公屿，今泰国曼谷湾内的派（Pai）岛。

〔122〕黎头山，今泰国曼谷湾内的兰（Lan）岛。

〔123〕石排山，指兰岛西北面一带的礁屿。

〔124〕圭头浅，指今泰国曼谷湾内锡昌（Sichang）岛附近的沙浅。

〔125〕竹屿，在今泰国曼谷湾，或指锡昌岛，或指湄南河口的北榄（Paknam）。

〔126〕《东西洋考》的“赤土”，指今泰国湄南河流域。

〔127〕《东西洋考》的“婆罗刹”一名指今泰国华富里（Lopbury）一带。

〔128〕大(屿)〔泥〕港口,指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Kota Bahru)。

〔129〕六坤,今泰国的那空是贪玛叻(Nakh on Srithamarat)府及其附近一带,亦译"洛坤"。

〔130〕斗屿,今马来西亚瓜拉龙运(Kuala Dangun)港外的滕戈尔(Tenggol)岛。

〔131〕彭坑,即今马来西亚彭亨(Pahang)州一带。

〔132〕地盘山,今马来西亚的潮满(Tioman)岛。

〔133〕彭亨港,今马来西亚彭亨河口的北干(Pekan);一说指其北的关丹(Kuantan)。

〔134〕罗汉屿,柔佛港口,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的利马(Lima)岛。

〔135〕白礁,即新加坡海峡东口,葡文名作Pedra Branca,意为白礁,此处设有霍斯堡(Horsburgh)灯塔。

〔136〕龙牙门,此名本指新加坡岛南岸偏西的海峡石叻门(Selat Panikam),即今克佩尔港(Keppel Harbour),后来才成为新加坡海峡主峡及其以南的广阔海峡的泛称。

〔137〕凉伞礁,指今新加坡海峡中的Labon岛。

〔138〕淡马锡门,指新加坡海峡的中段,位于新加坡南面,或指石叻门和新基水道(Selat Sinki)。

〔139〕(昆)〔毗〕宋屿,今马来西亚的皮散(Pisang)岛,在马来半岛西南岸外。

〔140〕箭屿,在今马来半岛西南岸一带,或即Banang山。

〔141〕五屿,又称真五屿,在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港外,或指瓦特(Water)群岛中的Besar、Dodol、Hanyat、Nangka、Undan等五岛。

〔142〕假五屿,在今马来半岛西南岸一带,位于马六甲和巴生(Kelang)之间,或指Rachado岬,马来语称Tanjong Tuan,意为君子岬。

〔143〕歌罗富沙,"哥罗富沙罗"的讹略,故地或即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

〔144〕长腰屿,指今印度尼西亚的宾坦岛(Pulau Bintan),或专指岛上的丹戎槟榔(Tandjung Pinang)。

〔145〕丁机宜，此"丁机宜"指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宽坦(Knantan)河流域或专指其河口一带。

〔146〕独石门，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Kepulauan Riau）一带，或指加兰（Galang）岛与塞班卡（Sebangka）岛之间的海峡。

〔147〕铁钉屿，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群岛（Kepulauan Lingga），位巴孔(Bakung）岛西面，或即Galang Baru岛。

〔148〕鳄鱼屿，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宽坦河口外Datuk角附近，或即Buaja岛。

〔149〕第二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宽坦河口的淡美拉汉（Tembilahan）或双溪萨拉（Sunggaisalak）。

〔150〕龙雅大山，尤雅山，即龙牙山，今印度尼西亚林加岛（Pulau Lingga）上的Daik山。

〔151〕马户，今印度尼西亚的林加岛。

〔152〕馒头屿，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新格岛(Pulau SingKei)。

〔153〕詹卑，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占碑（Jambi）一带。

〔154〕七屿，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贾崩(Jabung)角以东，或即Tudju岛。

〔155〕彭家山，指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Pulau Bangka)，或专指该岛西北岸门托克（Muntok）附近的Menumbing山。

〔156〕进峡门，指今印度尼西亚邦加海峡（Selat Bangka）峡口。

〔157〕三麦屿，在邦加海峡东口外，即Maspari岛，一名路西巴拉岛（Pulau Lucipura)。

〔158〕都麻横港口，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位都兰把旺（Tulangbawang）河口。

〔159〕真不真假不假，在都兰把旺河口附近，或即Tandjung Bubuayan。

〔160〕览邦港口，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楠榜省的吉打榜（Ketapang)。

〔161〕奴沙牙，应在吉打榜东岸外，具体地名不详。

〔162〕奴沙剌，在今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Selat Sunda)，或指Zutphen群岛。

〔163〕锡兰山，指爪哇岛西北角的西冷（Serang），不是斯里兰卡。

〔164〕锡兰山港口，又称石旦，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万丹西北的石旦港，不是“狼牙修”。

〔165〕翠蓝屿，今印度尼科巴群岛中的大尼科巴（Great Nicobar）岛。

〔166〕绵花屿，在今马来半岛西岸巴生港（Port Kelang）附近。

〔167〕鸡骨屿，在今马六甲海峡，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岸巴眼阿比（Bagan Siapiapi）的西北，或指 Arnah 群岛。

〔168〕双屿，在马六甲海峡，指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丹戎巴来（Tanjung-balai）东面的兄弟岛（The Brothers）。

〔169〕单屿，在今马六甲海峡，指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勿拉湾（Belawan）东面的贝哈拉（Berhara）岛。

〔170〕亚路，古国名 Aru（Haru）的译音，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日里（Deli）河流域。亚路或泛指该国；或专指其港口，即今勿拉湾（Belawan）一带。

〔171〕巴禄头，古国名 Perlak 的译音，位今苏门答腊岛金刚石角（Diamond Pt.）东南，即今佩雷拉克（Peureulak）。

〔172〕九州山，马来语 Sembilan 的意译，指马来半岛霹雳河口外的 Sembilan 群岛。

〔173〕急水湾，在金刚石角附近。

〔174〕东西董，今越南平顺海岛南面的卡特威克（Catwick）群岛。

〔175〕西董，卡特威克群岛中的大卡特威克岛。

〔176〕失力大山，今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中的大纳土纳（Natuna Besar）。

〔177〕马鞍屿，今纳土纳群岛中的米代（Midai）岛。

〔178〕塔林屿，指今纳土纳群岛中的塞拉亚（Seraja）岛。

〔179〕吉宁马哪，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群岛（Kep. Karimata）。

〔180〕勿里洞山，今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岛（P. Belitung）。

〔181〕吉里问大山，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摩爪哇群岛（Kep. Karimunjawa）。

〔182〕保老岸山，又称保老山，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布格（Bugel）角西面，或指木里奥（Muria）山。

〔183〕椒山，在爪哇岛北岸拉森（Lasem）至布格角之间。

〔184〕猪蛮，又称杜板村，爪哇岛东北岸的厨闽（Tuban）。

〔185〕磨屿，在厨闽附近，或即其东面的 Sukwati 山。

〔186〕饶洞，或即 Yortan 的译音。故地在今爪哇岛东北角的南望安（Lamangan）一带。

〔187〕思吉港，在爪哇岛东部梭罗（Solo）河下游地区，或即 Sedayu。

〔188〕苏吉丹国，在爪哇岛布格角南面，与思吉港不是同地。

〔189〕吉力石，今爪哇岛东北角的格雷西（Gresik），亦译锦石。

〔190〕薄奔大海，今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海峡（Selat Surabaya）。

〔191〕双银塔，在今爪哇岛锦石的东南，或即苏腊巴亚（Surabaya），亦称泗水。

〔192〕磨里山，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Bali）岛，或专指岛上的巴厘山，又称阿贡（Agung）山。

〔193〕彭里，即今巴厘岛。

〔194〕郎木山，今印度尼西亚龙目岛（P. Lombok）。

〔195〕三吧哇屿，今印度尼西亚的松巴哇岛（Sumbawa）。

〔196〕重迦罗，古 Jangala 王国，今爪哇岛的苏腊巴亚地区，不是在松巴哇岛。

〔197〕嵩（罗）〔螺〕，今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东北部桑加尔（Songgar）湾内的泊所 Kilo。

〔198〕火山，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以东，具体地名待考。

〔199〕里马山，今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东北部的比马（Bima）。

〔200〕火山门，今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和桑格安（Sangeang）岛之间的桑格安海峡。

〔201〕大急水，今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和科莫多岛之间的萨彼海峡（Selat Sape）。

〔202〕譬屿，在印度尼西亚佛罗勒斯岛（P. Flores）西南岸外，或即临贾（Rindja）岛。

〔203〕大小云螺，在佛罗勒斯岛南部。或指伊内里（Inerie）火山及其附近的Amburomlo山；或指Amburomlo山和Redjo山。

〔204〕苏律山，指今印度尼西亚索洛尔（Solor）岛和佛罗勒斯岛或尤布陵（Lomblen）岛之间的水道。

〔205〕印屿，在今帝汶岛（P. Timor）北岸外，或指Batak岛。

〔206〕美罗港，Belo的译音，指帝汶岛东部的帝力（Deli）。

〔207〕池闷，今帝汶岛。

〔208〕吉宁马礁，今印度尼西亚卡里马塔群岛（Kep. Karimata）。

〔209〕吧哩马闸，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岸外格兰（Galam）岛东南面的Balimangap岛。

〔210〕白水〔洋〕，指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岸外的水域。

〔211〕三密港，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部散皮（Sampit）河口的塞木达（Semuda）。

〔212〕龟屿，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部的散皮湾一带，或即Banang岛。

〔213〕猫眷万里浅，在散皮湾外，或即Malatayur浅滩。

〔214〕单戎世力山，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部的Malatayur角一带。

〔215〕美哑柔，在今印度尼西亚的马辰一带，位于巴里托（Barito）河口。

〔216〕浮甲山，今菲律宾巴布延群岛中的富加岛（Fuga I.）。

〔217〕大港，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Aparri）港。

〔218〕哪哦山，今吕宋岛西北部的拉奥（Laoag）。

〔219〕白土山，今吕宋岛西北部的巴达（Badoc）。

〔220〕密雁，今吕宋岛西北岸的维甘（Vigan）。

〔221〕淡水港，在吕宋岛维甘南，或指Bangui湾一带。

〔222〕米吕蓼，在吕宋岛西北岸维甘和坎当（Candon）之间，或即玛丽亚（Maria）港。

〔223〕磨力目，或即玛丽亚港的旧港，或指巴拉巴（Balabac）山。

〔224〕岸塘，今吕宋岛西北岸的坎当。

〔225〕幞头门，在维甘港附近。

〔226〕六藐山，在吕宋岛西岸的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附近。

〔227〕郎梅屿，或即今吕宋岛西岸的托马斯（Tomas）港。

〔228〕麻里荖屿，今吕宋岛西岸的博利瑙（Bolinao）。

〔229〕苏安山，今吕宋岛西岸仁牙因（Lingayen）西面的苏阿尔（Sual）。

〔230〕玳瑁港，即今吕宋岛的仁牙因。

〔231〕傍（杜旋）〔佳施〕栏，Pangasinan 的译音，即今菲律宾班丝兰省的仁牙因。

〔232〕表山，指今吕宋岛西岸的博利瑙（Bolinao）角。

〔233〕里银中邦，今吕宋岛三描礼士省（Zambales）的马辛洛克（Masinloc）或其附近。

〔234〕头巾礁，今吕宋岛三描礼士省 Cochinos 角。

〔235〕沙塘浅，今吕宋岛西南岸外 Fortune 岛西偏北面的浅滩群（Simobanks）。

〔236〕猫里务，今菲律宾民都洛（Mindoro）岛。

〔237〕（今）〔合〕猫里国，即金猫里，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其附近，或即三宝垄东面的淡目（Demak）。与菲律宾的猫里务不是同地。

〔238〕猪未山，在今菲律宾马尼拉湾南一带，或指 El Fraile 岛，或指甲米地（Cavite）。

〔239〕麝香夹港，今菲律宾八打雁省的巴拉央（Balayen）。

〔240〕文武楼，指今菲律宾的民都洛岛，或专指该岛西北部的曼布劳（Mamburao）。

〔241〕龙隐大山，今菲律宾民都洛岛西南的巴哥（Baco）山。

〔242〕以宁港，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南面的伊林岛（Ilin I.）。

〔243〕里摆翰，或指今菲律宾库约岛（Cuyo I.）西北面的奎尼鲁班（Quiniluban I.）。

〔244〕高药港，指今菲律宾库约岛或泛指库约群岛（Cuyo Is.）。

〔245〕汉泽山，在今菲律宾班乃岛（Panay I.）的西南部，或指安蒂克（Antique），或指 Jaldan Point。

〔246〕屋党港口，今菲律宾班乃岛西南部的奥顿（Oton）。

〔247〕海山，今菲律宾内格罗斯岛（Negros I.）东南方的锡利诺（Silino）岛，或指内格罗斯南面的 Sharp Peak。

〔248〕交溢，又称班溢，今菲律宾棉兰老岛三宝颜（Zamboanga）附近的卡维特（Kawit）。

〔249〕逐奇马山，今菲律宾三宝颜附近的萨卡尔岛（Sacal I.），或指巴西兰岛（Bacilan I.）。

〔250〕魍根礁老港，今菲律宾棉兰老岛棉兰老岛的哥达巴都（Cotabato）。

〔251〕绍山，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面的萨兰加尼（Sarangani）岛。

〔252〕千子智港，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的德那第（Ternate）。

〔253〕直罗里，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的蒂多雷（Tidore）岛。

〔254〕绍武淡水港，今蒂多雷岛上的蒂多雷（Tidore）港，旧称 Suisiu。

〔255〕犀角屿，或指今菲律宾巴西兰岛西面的桑博伊（Sangboy）岛。

〔256〕吕蓬，今菲律宾的卢邦（Lubang）岛。

〔257〕芒烟山，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上 Mangyan 族的译音，指民都洛岛西岸一带。

〔258〕磨叶洋，今菲律宾民都洛海峡（Mindoro Strait）。

〔259〕小烟山，今菲律宾卡拉棉群岛（Calamian Is.）的布桑加（Busuanga）岛。

〔260〕七峰山，在今菲律宾巴拉望岛（Palawan I.）东北岸一带，或即维多利亚峰口（Victoria Peak），一说指杜马兰岛（Dumaran I.）。

〔261〕巴悲圃，今菲律宾巴拉望岛的普林塞萨港（Puerto Princesa）。

〔262〕罗卜山，今菲律宾巴拉望岛南面的巴拉巴克岛（Balabac I.）。

〔263〕圣山，今马来西亚沙巴（Sabah）州的基纳巴卢（Gunong Kinabalu）。

〔264〕昆仑山，此昆仑山在加里曼丹岛东北岸外，或指 Tiga 岛。

〔265〕长腰屿，指今文莱湾（Brunei Bay）外的纳闽（Labuan）岛。

〔266〕鲤鱼塘，在今文莱穆阿拉（Muara）岸外，或指 Pelompong 角。

〔267〕毛花蜡，Muara 的译音，今文莱斯里巴加湾港（Bandar Seri Begawan）东北面的穆阿拉。

〔268〕文莱港口，指文莱的斯里巴加湾港，或专指其东北面的穆阿拉。

〔269〕婆罗国，指 Borneo（婆罗洲），即 Kalimantan（加里曼丹）岛，或专指该岛北部的文莱国（Brunei）。

海国图志卷十九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西南洋五印度国志

叙曰：西南洋为印度海。惟西、北二印度尚各自为国，其中、南、东三印度并据于西洋。东印度为英夷驻防重镇，凡用兵各国皆调诸孟加腊。每卒月饷银约二十员，又与我属国缅甸、廓尔喀邻近，世仇。故英夷之逼中国，与中国之筹制英夷，其枢纽皆在东印度。南印度斗出南海，有佛兰西、弥利坚、葡萄亚、荷兰、吕宋[1]各国市埠环列。而英夷之市埠曰曼达喇萨[2]，曰孟迈，皆产鸦片烟，与孟加腊埒，各国不得分其利，恒外睦内猜。故我之联络佛兰西、弥利坚及购买船炮，其枢纽皆在澳门与南印度。中印度为英夷与俄罗斯相拒之所，中惟隔一兴都哥士大山[3]，俄罗斯逾山则可攻取温都斯坦[4]，英夷设重兵扼守之。故我之联络俄罗斯，其枢纽在中印度。不悉东印度之形势，则不知用廓夷，虽有犄角捣批之策而不敢信也。不知南印度之形势，则不知用佛兰西、弥利坚，欲行购造兵船之策而未由决也。不知中印度、北印度之情形，则不知联俄罗斯，方询俄罗斯国都与英夷国都远近，不知其相近者在印度边境，而不在国都也。昔唐太宗贞观中，王玄策用吐番之兵以捣印度，即廓尔喀攻孟加腊之路。元太祖兵至北、中二印度而返。及宪宗命诸王旭烈先攻取西印度，而后回取五印度，

即今俄罗斯侵逼温都斯坦之路。明三宝太监郑和以舟师破锡兰山，俘其国王归献诸朝，即今粤夷兵船赴南印度之路。具载往牒，近征商舶，事异凿空，形同肘腋，指示发踪，谁端衔策？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故以东、南、中三印度冠其前，而以西印度之天方教、天主教附其后。五印度沿革又附其后。

西　南　洋

五印度总述上东、南、中三印度，今皆属英吉利，惟西、北二印度各自为国。

印度国，即兴都斯顿也。一作痕都斯坦，一作温都，亦有作轩都斯丹者。地隶阿细亚洲。西南地广，壤沃产丰，甲于诸国。其国如何创治，诸记未详。查《探险宝记》，仅云为数小国，而《西流古土记》又云大国，以巴利摩剌腊为国都，仍未载及主国者为谁。竟不知印度为古佛国，盖由西洋人奉天主教，不览佛书，而近日印度又为回教久据，力泯佛教踪迹也。然志中东、南、中三印度诸部落尚奉佛教，又似未尽袭回教者，未详其故。大西洋有公记始云：壮麻墨合印度、可腊山、达达里共为一国，后被俄利[5]所灭。俄利传至巴旦王，耶苏纪岁千三百九十八年，明建文二年。又为底摩阿[6]所灭。底摩阿传百余年，后悉归蒙古。此蒙古谓赛马尔罕之王。嗣各部落隔大山之险，不服蒙古统辖，各自立主。各部中又以马拉他[7]为最强，此南印度主国，非东印度之孟加腊也。至西北温大压山[8]、麻腊糯[9]、特尔希[10]、阿俄腊[11]等部，均归马拉他所辖。南隅麻疏[12]一部，为哈达阿里所据。加补尔[13]部为阿密沙所据。阿密沙与马拉他交战时，各部互相攻击，英吉利乘隙征服东隅，遣贺威廉驻防孟阿腊，遣贺

族乞驻防〔地谷〕。遂于曼达拉萨[14]、孟买两处开埠贸易，货物充牣，各国商舟云集。是时惟哈达阿里尚强，不服英吉利，于是印度之苏拉札道腊统兵与英人争斗，收贺威廉部众，置之黑狱。英吉利遂遣律记利付夺复其地，别置头目。后至千七百六十五年，乾隆三十年。复又背叛，全灭英吉利之人。英吉利王复遣萨依姑底夺复疆域。自此印度地属于英国者十三部：曰孟阿腊，曰曼达腊萨，曰孟买，曰弥那[15]，曰欧尼[16]，曰沥部[17]，曰麻疏，曰萨达腊[18]，曰稔哇，曰特那湾戈[19]，曰果真[20]，曰那治勃，曰西伦岛[21]。其各自为主者：曰新低[22]，曰阿鲁斯，曰尼保尔[23]，曰新尼，(曰)〔及〕茅尔旦，数部而已。此数部乃中印度、南印度之边境未尽属英吉利者。若西、北二印度，又不在此数部之内。观英夷所绘印度图，印度河东岸尚系青色，不尽在所保黄色各国之内，可证即此数部也。

孟阿腊以加尔格达[24]为首部，计幅员二十二万零三百十二万方里，户口六千九百七十一万名，外有八万五千七百方里未计户口。英吉利派加稔那[25]一人加稔那，官名也。驻扎孟阿腊，理粮饷、盐法、贸易、鸦片、兵丁、医馆等事。随员四人，分理各事。

曼达那萨[26]幅员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三方里，户口千三百五十万八千五百三十五名。英吉利派加稔那一人驻扎曼达那萨，理粮饷、盐法、贸易、鸦片、兵丁、医馆等事。

孟买幅员五万九千四百三十八方里，户口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五百四十六名，外有五千五百五十方里未计户口。英吉利派加稔那一人驻扎孟买，理粮饷、盐法、贸易、鸦片、兵丁、医馆等事。

定例：曼达那萨、孟买两处加温那仍归孟阿腊统辖。此外别设廉宿各一人，执连共七十六人，统设叙坡兵十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名，英吉利兵八百名，兰顿王家兵二万名。曰王家兵者，双分口粮也。

弥那幅员九万六千方里，户口一千万名。欧尼幅员二万方里，户口三百万名。萨达腊幅员一万四千方里，户口百五十〔万〕名。特腊弯戈果真幅员八千方里，户口一百万名。那治勃幅员二十八万三千方里，户口千六百五十万名。西伦岛幅员二万四千六百六十方里，户口百万名。俱英吉利统辖，而各部头目则由部民公举。

尚有新低阿，幅员四万方里，户口四百万名。鲁斯幅员五万方里，户口三百万名。所属加斯弥野[27]，幅员一万方里，户口百万名。尼保尔，幅员五万三千方里，户口二百万名。新尼（即）〔及〕茅尔旦，幅员二万二千方里，户口百万名。此皆自主之部落，不属英国所辖。

河道三：安治士河，即恒河。发源谦麻那压山[28]。希腊特河[29]，发源阿山。俱至孟阿腊出海。新地河[30]，又名兴都士河，发源西藏，经历数千里，至达岱[31]入海。产棉花、胡椒、槟榔、檀香、苏木、糖、洋靛、牙硝、绢、纱、羊毛、钻石、金沙、猫儿眼石、碧玉、水晶、宝石、银、铁、硫黄、砒霜、洋参、铅、椰子、象、虎、地毡、袜、缎布、姜黄、荳蔻、肉桂、鸦片。鸦片为最巨之贸易，英吉利独擅其利，初时尚稀，近则遍地皆种，以麻尼哇所产为最，每年出港共六千五百满，六百斤为一满。每满价约百五十五员。以上原本。案此所述鸦片，专指麻尼哇一处，非全数。麻尼哇[32]，一作麻尔洼，乃自主部落，非英夷所辖。

重　　辑原无，今补。

《贸易通志》曰：印度之地，距大西洋数万里，自古不相通，其通商自荷兰始。万历二十二年，荷兰商船驶至南海五印度，市胡椒，返棹大获利，于是设公班衙，仅洋银三万圆，积久增至三

百万员，主其事者六十五商。及明泰昌间，仅二十年，公班衙所赢银已千有四百万员，每岁大舶四十。旋据南海葛留巴洲[33]，建总埠。顺治四年，遂与佛兰西国分擅其利。于是荷兰公班衙大兴，东通暹罗、日本，又据台湾，雄长南洋诸岛间，每年文武使费银百五十万员。其后虽失台湾，仍踞暹罗东南方地，与各国互市。康熙三十八年，再禀求其国王赐敕书，定岁贡额银九十万员，每岁别献赙仪银十五万员。公班衙即公司之异名也。方荷兰之立公班衙于南洋，英吉利商慕之，于万历二十七年纠国人合赀本，且禀求国王设立公司，严禁本国散商之赴南洋者。其始国人尚惮险远，仅合赀十五万员，次年增至二十六万员，获利皆三倍，且途劫荷兰国、葡萄牙国之商舶以归。于是英吉利公司渐兴，与荷兰公班牙据地争权。英吉利乘机于印度海滨开新地立商埠。其印度国民尚外视而轻忽之。时商船仅三十五只，赀本仅三十五万员。国人屡禀求散公司之局，于是国王令他商于印度西方孟买屿立新公司，两公司相倾轧。康熙四十年始合两公司为一，并借国王公帑银一千万员，岁息八十万员。其后复贷五百万员，免其利息。于是英吉利南洋公司大盛。乾隆四年东印度兵为北印度侵逼，且臣下争相割据，结荷兰、佛兰西公班衙之兵为助。于是英吉利公司兵船乘机取印度海南地。印度国王求援于荷兰、佛兰西，并力拒败英吉利之兵。乾隆二十四年后，英吉利复兴兵与战。荷兰及佛兰西连年军旅，供亿浩繁，虽岁税四百余万，入不赡出，非惟尽逋本国之贡献，反借其国帑数百万，生计日耗。至乾隆五十年，遂败于英吉利。嘉庆十六年，英吉利遂据公班衙之地。佛兰西公班衙散局，惟与各国分市南印度，其东、中两印度大半归英吉利。道光十三年，国中会计公司贸易无利，且亏空公项以巨万计，始散公司局，听散商自运，人人皆悦。

《每月统纪传》曰：明弘治年间，葡萄亚人精神涌发，营大图艰，始寻水路到五印度国。欧罗巴沿海各邦闻知之，皆乘船蹑至其地，葡萄亚官禁之，令师舰纵横洋面，截劫商船。各国商船不敢孤行，故各人出钱或千员，或万员，或三万员，积藏公帑，备船炮，募弁兵，遇葡舰海贼，则决战保货，返国则以所载之货发卖各捐户，公分其利。由此立商会曰公班衙。公班衙者，为群商捐措资本钱共作贸易也。荷兰公班衙为首，始出公银二百五十万员，赴牙瓦洲摩鹿群岛[34]买丁香、胡椒等货归国，获益一倍。年年续驶南海，利路大开，始则向土酋买地开新埠，后则开衅战斗而夺其旁地。兵盛势强。两攻澳门，败退。因据台湾之港口，与福建沿海居民贸易。开垦愈广，钱货益增，船舶满海，筑城建邑，商变为君。后（有）为福建郑成功所攻；时荷兰公班衙遇事何斌知港路深浅，说成功联樯并进。荷兰严守安平大港，成功从鹿耳门进，水涨丈余，入据台湾，与荷兰相持甚久，围其堡台，鏖战不息，镇守官乞盟，返棹回国。康熙二年，公班衙虽失此地，别夺他岛，建城立埠，复兴贸易，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每年奉本国王银十五万员，别纳一百万员，以答国恩。嘉庆年间，与英吉利国构兵攻伐，忽然公班衙不举，其船或沉沦，或被夺，英总兵乘机取其新地。荷兰公司散局，将所据之地奉归本国。英吉利公班衙始与荷兰相合，但每开衅隙，屡次交锋，于是公班衙密合防御。共本钱八百万员，争斗良久，后再立公班衙于五印度国。建两城，东边曰马大刺[35]，西边曰孟买[36]。其时彼国土官贪贿篡势，私取陋规，其土君复侧目公司之利，誓逐英军而夺其业。乾隆十七年，奋力攻战，交锋未及十余合，土君皆败散。自后英吉利特命总理官兼摄五印度国大半之权。佛兰西人恨之，费力费帑，图胜英军。英兵冒火突锋鏖战，佛兰西兵终败。于是土君割地求和，不

敢强逼。自三印度国属英公班衙之后，所据地广，不尽贸易，惟务治国而已。向来所赴广东商船致载茶叶，自道光十四年不利于市。公司虽散，掌握尚存，每年所收国帑之银，共计一千五百万员。但使费亦繁，所余者无几。以上原本无，皆今补。

《海岛逸志》曰：明绞背即孟加腊译音之殊。在葛留巴之西，土地亦甚宽大，和兰、色仔年、红毛杂处其地。四夷云集交商之所，百物俱备，货贿流通。土产大呢、羽缎、哔支。

案：道光二十二年四月，靖逆将军奕山奏：风闻暎逆所属之孟阿剌地方，向有英夷兵目带领黑白夷兵各数百名驻守。因黑夷出兵在外，多有伤亡，仅剩白夷兵，不敷驻守，该逆兵目于去冬勒派土夷商民充当兵役，因而构怨，群起刺杀夷目，并将白夷兵数百名焚毙殆尽。嗣又据香港探报，英逆前占孟阿喇埠头，藉产鸦片厚利得充兵饷。因被孟阿喇么佬鬼子将八颠之弟杀死，夺回鸦片埠，以至兵饷不继等语。又访闻得英国之东，另有思田国，相距约三月水程。英夷欲夺其地，被思田国设计诱骗，于本年正月内杀毙英兵万余名，现在干戈仍未止息等语。又传闻逆夷先与喀布尔打仗。现在又与治拉拉拔打仗，有地名吉斯尼，仍被治拉拉拔夺回。该逆夷深恐喀布尔与治拉拉拔和好。又访闻喀布尔与孟阿喇各处总名印度等语。案：喀布尔，即加布尔，乃阿付颜尼国[37]之部落，在中印度西境。详见于下。

《每月统纪传》曰：孟买部，在痕都斯坦西南方，其首部城建于屿。其屿初为葡萄亚所属地，后让与英国。至顺治二年间，英国王以此屿赐公班衙治理。当时屿甚荒旮，潮涨水溢，巨浸地也。英人驻三年，水土不服，染病多死。英人勉筑堤防，火烈山泽，建砖屋，开街衢，招徕流寓，户口繁滋。其屿虽硗瘦，终年之产不

足一月之用，却烟户十六万余，皆恃贸易为业。洋艘七百余只，皆往印度西北及法耳西[38]、阿拉比[39]及中国各处，所载出药材、棉花、玛瑙石等货。除英国商贾外，有白头回[40]及法耳西商贾[41]。白头人本法耳西国之土民，当回教始兴，尽力征服四方，不顺奉者必遭刑戮，致令多人往印度避害。其人皆俭约勤作，善贸易，惟崇拜阴阳，每当日出日入之际，叩首敬奉。然其俗好善施济，扶困持危，惜无人告以福音之真道也。英国在孟买建造战船，其匠皆白头人，手艺甚巧。

塔喇瓦府，每年纳饷七十万员，昔属玛哈喇塔[42]国。其国本有大权势，因与回回战斗不息，而后衰败，民遂任意作乱，诸侯操权，战斗为务，自王达于庶民，俱劫夺为业。婆罗门僧狡狯巧捷，煽惑民人，恐吓取财。既贮藏银，王即革顶，夺其不义之利。嘉庆二十年间，玛哈喇塔王攻孟买，肆焚掠，与英军交锋。玛哈喇塔兵败走，诸侯皆服，百姓甘顺。自从英人操权，匪徒安分，其王除位而安享空禄。

乾底（土）〔士〕[43]府，属省治不久。其郡系盗薮，农废田荒，独守堡台，土人只捕野兽，故甚猛烈，捐躯而战，风俗甚蛮。且不守婆罗门教，乃供奉污鬼塑偶，近于禽兽。

君乾[44]，分作南北两府，皆丰腴地，出米、糖等货。亚美塔拔府先为回回之国，征敛朘削，百姓尽穷。后已复兴。惟嘉庆二十四年，遭地震败废。该喇府之土人崇婆罗门邪教，常杀怨敌以献神赎罪。英国律例严禁，然作乱不已，当用军防范。

苏喇府[45]，在大南洋北方，昔海贼之薮，故公班衙立一帮师船，巡海剿贼，今始安静。地产棉花，织布精工。府城即印度国。当回教兴旺时户口有八十万人，现在减少十五万口。建故生院养各禽兽，不论犬、马、鸟、虫诸类，皆养之不杀。布罗者府[46]，

陆海地方，久归英国掌管。

北方各府，其名吉斯喇地方，居民皆印度国之土人，俗尚火葬，妇与夫尸同烧，嫛妾争先蹈焰。贵家恐养女辱门，辄杀之，无恻隐之心。而婆罗门僧亦无警醒之言，反砺磨愚民，行溺女之罪。近日英国严禁此弊。以上原本无，皆今补。

五印度，东界西藏、缅甸，西南界海，北界鞑鞑里。近日东、南、中三印度皆属英吉利，其自主之国惟西、北二印度耳。

孟阿腊、孟买、曼达那萨，均滨海大市埠。以下又原本。

孟阿腊，东印度部落，东界缅甸，西界麻哈[47]，南界海，北界西藏、廓尔喀。领小部落二十一。俗奉墨那敏教，即古时佛教也。首部落曰噶里噶达[48]，重兵驻防，商民环处，楼阁园亭，街衢廛市，盛甲南海。设有鸦片公司，凡巴达那[49]、默那[50]出产鸦片，均归入公司，由公司发售出口。

麻哈，东印度部落，东界孟阿腊，西界阿腊哈墨[51]，北界尼保尔，南界尼路阿那[52]。领小部落十。俗奉墨那敏佛教。而（尼）〔巴〕达那出产鸦片，曰黑土，又曰公班。

尼路阿那，东印度部落，东界麻哈、孟阿腊，西界弥里阿，南界那特兰，北界阿腊哈墨。领小部落三十。俗奉墨那敏佛教。

阿兰牙墨[53]，南印度部落，东界弥那，南界靡渣布[54]，西界海，北界堪力市[55]。领小部落九。俗奉墨那敏佛教。《海录》谓居斯土者为巴史种类，颜色稍皙，即今来粤贸易之白头夷也。家居温厚，人习商贾。所属孟买，为麻尔洼鸦片出口之埠头。

厘加那特[56]，南印度部落，东、南俱界海，北界麻腊耦，西界特腊弯戈。在孟阿腊西少南，陆行二十余日，水路顺风

五六日。领小部落二十有一。俗奉墨那敏佛教。《海录》谓之曼达喇萨。居斯土者为雪那里种类。出产鸦片，一曰金花红，一曰油红，以金花红为最。

阿那哈默，南印度部落，东界麻哈，西界麻尔洼，南界尼路阿那，北界欧尼。领小部落十有二。俗奉墨那敏佛教，产鸦片曰黑土，逊于巴达那。

麻尔洼，南印度部落，东界阿腊哈墨，西界吾治沥[57]，南界堪力市，北界腊赤布达那[58]。领小部落十有二。俗奉墨那敏佛教。产鸦片，中国谓之白皮。

吾治沥，南印度部落，东界麻尔洼，西界刮治[59]，南界海，北界腊赤布挞那。领小部落十有六。俗奉墨那敏佛教。

特那弯戈，南印度部落，东界厘加那特，西界海，南界海，北界果真。领小部落二，俗奉墨那敏佛教。

果真，南印度部落，《海录》作固真，东界戈弯都，西界海，南界特那弯戈，北界马那麻。领小部落二。俗奉墨那敏佛教。

弥那，南印度部落，东界尼路阿那，西界阿兰牙墨，南界海里那墨[60]，北界摩那。领小部落六。俗奉墨那敏佛教。

欧尼，南印度部落，东界麻哈，西界阿尼那[61]，南界阿那哈默，北界尼保尔。领小部落六。俗奉墨那敏佛教。

西伦岛，在黎加那特[62]之东南，领小部落九。俗奉墨那敏佛教。

摩渣部，南印度部落，东界海里那墨，南界麻疏，西界海，北界阿兰牙墨。领小部落十有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麻疏，南印度部落，东界麻那耦，南界歌王麻都，西界加那腊[63]，北界麻腊耦。领小部落十。俗奉墨那敏佛教。

马拉他，南印度部落，东界歌壬麻都，西界海，南界果真，北界加那腊。领小部落四。俗奉墨那敏佛教。产鸦片。

加（士）敏耶[64]，中印度部落，东北俱界西藏，西南俱界腊和尔[65]。领小部落一。俗奉墨那敏佛教。

腊和尔，中印度部落，东北俱界西藏，南界特尔希，西界牙尔士丹。领小部落十有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俄尔洼[66]，中印度部落，东界西藏，西界特尔希，南界尼保尔，北界西藏。领小部落二。俗奉墨那敏佛教。

特尔希，中印度部落，东界俄尔洼，西界腊赤布达那，南界阿厄腊[67]，北界腊和尔。领小部落十。俗奉墨那敏佛教。

腊赤布达那，南印度部落，东界阿厄腊，西界茅尔旦[68]，南界麻尔洼，北界腊和尔。领小部落十有八。俗奉墨那敏佛教。

茅尔旦，即新地，南印度部落，东界腊赤布达那，西界麻鞭士丹，北界腊和尔。领小部落七。俗奉墨那敏佛教。

刮治，南印度部落，东界吾治沥，西界海，南界海，北界茅尔旦。领小部落四。俗奉墨那敏佛教。

阿厄腊，南印度部落，东界欧尼，南界阿腊哈墨，西界腊赤布达那，北界特尔希。领小部落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尼保尔，中印度部落，东界西藏，西界俄尔洼，南界孟阿腊，北界西藏。领小部落四。俗奉墨那敏佛教。

阿里沙[69]，东印度部落，东界孟阿腊，南界海，西界特兰沙加尔司，北界尼路阿那。领小部落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特兰沙加尔司，东印度部落，东界阿里沙，西界麻那耨，南界海，北界尼路阿那。领小部落十有二。俗奉墨那敏佛教。

海里腊墨[70]，东印度部落，东界尼路阿那，西界靡札

布[71]，南界麻那耦，北界弥那。领小部落六。俗奉墨那敏佛教。

廰腊，东印度部落，东界尼路阿那，南界弥那，西北界堪力市。领小部落三。俗奉墨那敏佛教。

堪力市，东印度部落，东界尼路阿那，南界廰腊，西界吾治沥，北界麻尔洼。领小部落三。俗奉墨那敏佛教。

麻那耦，南印度部落，东界特兰沙加尔司，西界麻疏，南界里加那特，北界海里那墨。领小部落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加那腊，南印度部落，东界麻疏，南界马拉他，西界海，北界廰查布。领小部落五。俗奉墨那敏佛教。

歌壬麻都，南印度部落，东界西林[72]，西界马拉他，南界里加那特，北界麻疏。领小部落一。俗奉墨那敏佛教。

西林，南印度部落，东界里加那特，西界歌壬麻都[73]，南界里加那特，北界麻那耦。领小部落一。俗奉墨那敏佛教。

原本止此。

五印度补辑原无，今补。此专取本朝近日情形，其历代沿革则见后卷，不入此内。

《高宗御制文集·五天竺说》曰：昆仑居大地之中，天下万国环之。昆仑以东，我大清国最大。昆仑以西南，五天竺国最大。昆仑以西，鄂罗斯国最大。今回疆与痕都斯坦相接，其国即印度故境。以中国之力，欲通五天竺国何难？但出于招致，非彼之慕德向化而来，故不为耳。

又《御制诗集·题大西天草书普吉祥玉印序》曰：痕都[74]去卫藏甚远，道里莫得而详，即古五印度也。相传彼处有佛遗迹，而

今彼处佛教乃式微，外道转盛，俗称为大西天。若回人之痕都斯坦，盖印度之一耳。兹得玉印二方，体近天竺，因令侍卫巴忠持询章嘉胡土克图。据称是大西天草书，一曰萨尔瓦，汉语普也；一曰莽噶拉穆，汉语吉祥也。首岁得此，实为兆庶锡福之征。

《海国闻见录》：小西洋居于丙午丁未方，按此沿俗称西南洋为小西洋，与今志例不合。从麻剌甲、暹罗绕西，沿山而至于白头番国，人即西域之状，卷须环耳，衣西洋布，大领小袖，缠腰，头裹白布，故以白头呼之。国有二，东为小白头，国名莫卧尔，即痕都斯坦。西为包社[75]大白头。即伯尔西亚。二国北接噶尔丹国，而噶尔丹(为)之北案：噶尔丹乃准部，在葱岭东，与小西洋、包社等国不相接，当作赛马尔罕，在葱岭西，此误混为一国。邻细密里亚[76]国。细密里亚国之西，为俄罗斯国。案：细密里亚即悉毕厘阿，乃俄罗斯东藩，与中国新疆、喀尔喀、黑龙江连界者皆是也。原图误析俄罗斯与细密里亚为二国，故滋阅者之惑。今仍原文，而附订于此。

小白头东邻民呀国[77]。即孟牙腊。小白头北与大白头皆联赛马尔丹，西北枕里海，西邻东多尔其[78]，西南邻阿黎米亚[79]，即天方[80]、阿丹[81]回国。南临大海。

多尔其分东西二国，皆回回。东多尔其机洼回国。国不通海，东邻大白头，东北傍里海，北接惹鹿惹亚[82]，即南都鲁机。西邻西多尔其，即如德亚[83]，今并入天方回国。南接阿黎米亚。回教祖国。

里海者，诸国环而绕之，东北细密里亚。即哈萨克西北俄罗斯，东赛马尔丹，赛马尔丹者，明代国名也。今则为敖罕、布哈尔、爱乌罕等国。西惹鹿惹亚，南都鲁机。西南东多尔其，即机洼回国。南包社大白头。内潴大泊，不通海棹，其水惟从包社出海，故为里海。

惹鹿惹亚一国亦不通海，东傍里海，西傍死海，北联俄罗斯，南接东、西多尔其。女子姿色美而毛发红，气味臭。即古之西女国

故地。衣着同白头，贡于包社。

死海者即黑海，源从地中。北俄罗斯，南西多尔其，东惹鹿惹亚，西珉年呻，即北都鲁机。四面环绕，不通大海，故为死海。而西多尔其、珉年呻二国，不通小西洋之海，面滨于中海之东北。中海，从大西洋之海面入，语附《大西洋记》。

阿黎米亚即阿丹天方，回回祖国。东邻包社大白头，北接东、西多尔其，西北滨于大西洋之中海，西联乌鬼国。陆地一隅，自西至西南，与乌鬼之地隔对一海，南临大洋。国为多尔其所属，贡男女于多尔其为奴婢。今天方之默德那[84]、阿丹国，亦臣服于包社也。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五印度国，亦称忻都士坦，北极出地自六度三十分至三十五度，偏东自六十五度至九十五度，东西南三方环海，北至西藏，东北连亚三，西北接加布[85]。此邦自古有名，产玉、金、香、珠，万国会聚赴市，广袤方圆三百八十四万方里，居民万三千四百万丁。北方各地高山插天，四面积雪，与西藏交界。其国中间山峰相接，自北至南半之二分，北至高之山二千五百丈，西方惟有三百丈而已。安额[86]为圣河，自北山流出其雪穴，闯入印度地方，东南流入旁葛剌海隅，即东恒河也。印度河由西藏出，至五印度西北疆入印度海[87]，即西恒河也。又东北方有巴马埔他江[88]，自云南流入亚三境，入旁葛剌海隅，即大金沙江也。西尚有逆埔他[89]、答地[90]等河，南有峨他惟利[91]、吉那[92]、加惟利[93]等江。山内及沿河出钢钻、红宝石、石榴珠、嫩黄玉、金色玉、珊瑚、青碧玛瑙。其国丰盛，惟西北沙漠乃游牧之地。印度所出棉花最盛，每年运出十八万九千七百石，青黛一十万石，檀香、苏木、胡椒、水果各项。其五爵，君王皆骑象，造金鞍，美丽光彩。其鹰甚怪，惊则高飞，吞臭尸骸，飞及高山。山内金银不多，但有铁如石。其北方出硝甚多。西最恶之鸦片，亦

此国所出。

又曰：自古以来，五印度国大有声名，因离中国不远，数次梵僧流布其教，令中华固执奉事菩萨。周烈、显等王年间，西国有希腊王，率其军士，所向无敌，攻取印度各国，旋即退败。嗣后与大秦各国总无交通，惟其商贾负物西往，但不进内地，又不探风俗，故述怪诞，以招人耳目。宋朝年间，回回旋自北侵国，自崇独一真主上帝，不奉事菩萨，并力攻击，拆其庙，坏其像，扫荡全地，强其土民服其权辖。及元朝始衰之年，有蒙古兵犯界，剿灭地方，开基创业，四方强服。其居民算各户，共计八千万丁。忽于明弘治八年，葡萄牙船只不远数万里来到印度西边，即时开港垦地，贸易丰盛。强据沿海多口，筑城建邑，并立总帅，代王理藩。荷兰妒之，亦来兵船，与葡接战，百攻百胜。是时英商来国，请土君建馆，亦筑炮台。又有公班衙总官操权。乾隆二十年，旁葛剌总帅肇衅，执英人付囚狱，暴虐之甚。英官力击土人，厚施贿赂，教其将帅奸计投降，土军即时四散，而英官操权。于是其土君皆缔结，约合军南北，两边力战而究败走。惟英官施政行义，故其土民仰之，不敢背乱。

英国现今所据之地，北有旁葛剌省，方圆九十八万四千方里，居民五千七百万丁，其广大云南省三倍半。马塔剌[94]省，方圆四十六万二千方里，居民一千五百万丁。网买[95]，方圆二十一万一千方里，居民一千万丁。所属权辖居民共计八千三百万丁。别有列国归英辖，方圆八十四万九千方里，居民一千五百万丁。所有自主之国不服英者，方圆五十六万一千方里，居民一千一百万丁。

又曰：印度人身体懦弱，四肢百体相称，面黑容温。其女不美，穿鼻挂环。天气甚热，男惟着围凉，时将花帕包肩胸，女则浑身加衣。所食淡薄。庶民各分品等，上品者称曰巴闵，为国之

儒。又有战品，乃兵弁之类，自幼读兵书、习武艺。各匠自为一品，子接父业，否则父母弃之，亲友疏之，馁毙沟洫。固执己见，不向教化，仍蹈前辙陷习恶，所拜之菩萨、神像千万，节期相接无已。其僧大有权势，教其愚民将婴儿投河，或饲鳄鱼。如有僧将死，寡妇于其墓堆薪自焚。英官禁其弊而罚之。印度之行，外屈节从权，内巧狯诡谋，说谎骗人。现开通商之路，每年所运之货共计银二千四百万两，所运出之物银三千五百万两。

又曰：印度各国贡于英吉利者，一曰尼散国[96]，在印度内地，广袤方圆二十八万八千方里，居民一千〔万〕丁。其地山峰不高，天暑物阜。国王好战，募兵与邻国结衅。兄弟离散，四方仇敌并起。英人助之，始免亡失。王交接匪类，近习嬖幸。英国始派大臣驻都理国，所有军士皆归英国将弁督率弹压。都城最大，居民二十万丁。国众淫邪无度，王常避宫不出。

一曰纳不邦者[97]，广袤方圆二十一万方里，居民三百四十七万丁。古王以剽掠邻邦为生，往往犯英藩属，是以伐其王，别遣大臣代办国事。

一曰澳地[98]，广袤方圆六万方里，居民三百万丁。田地甚丰，江河灌溉。土民健强好斗，恒结衅隙，近招英官办事。其王甚富，府库充满，赖英大臣代理国政，故百姓乐业。

一曰巴罗他，乃贼魁之国。本地暨破报两国，因邻敌逼迫，并无攻战之法，故招英官而服其权。

一曰买索[99]，在印度南方，广袤方圆八万一千方里。古时农务甚兴，但王好战，连年英官效死力战，全取其地。而此外别有列国小邦，如中国之诸侯，皆以英为其地主，随时进贡，而拜其大臣，如办政之宰相。

印度自主各国，一曰廓尔喀国，南、东、西三方皆连印度，北

连西藏。遍地高山穿谷。产大麦、玉麦、棉花、甘蔗、豆、丹参、肉豆蔻。土地广袤方圆一十五万九千方里，居民二百万丁。如西藏土人崇佛教，信喇嘛。山内民人身矮力大。乾隆年间侵西藏，劫庙宇，被天军追剿。嗣嘉庆二十一年，与英结衅隙，战败议和。其都称为甲曼士[100]。

一曰悉国，在西藏西南，形势广袤方圆一十五万方里，民人三百万丁。田地沙多，农夫力耕，居民独拜上帝一位，不崇菩萨。力战回回教门，自创立新国。道光年间明君操权，百攻百胜，请西洋国将军率兵，讲求武艺，精熟韬略，故此邻国畏之。道光十九年没，宗孙摄政，谗佞在朝，权奸营私，国不如旧。其都称为剌合。

一曰新地亚[101]，地广袤方圆一十二万方里，居民四百万丁。国虽广大，然诸侯甚多，各系自主，好掳掠攻击，为英军力战击退。只待机会，再可征伐。土产鸦片，每年运出二万余箱，销卖四方。其都称曰鸟忽，多有古迹。

一曰甲布国[102]，南连英藩属国，北至新疆，东接后卫，西及白西国。其地广大，但居民不多。部落土酋，各据其邦，大半为回回教门。勇猛好战，以骑射为业。地内沙漠，狂风四起，道路崎岖，人马难行，故敌难攻击。况山洞路窄，隘口难通。道光十九年，峨罗斯国私差奸人兜揽事情，遍滋事端。英国兴师，望甲而进，跋涉劳顿不胜，卒击其敌，逐其王，而防范其国。其王今贡于英。案：甲布一名河付干，即爱乌罕国。

英吉利在印度国权力势重，始系商贾结伙为公班衙，其贸易人等，到印度沿海各口，建立商馆买卖，因土君力索磨难，必须防范，是以操演军法，逐一过人，百击百胜。虽本国距印度几万里，能遥制之也。所养骑、步、炮手各等兵共计三十万，其中仅

十分之一为英人。恒布真教，劝人弃菩萨而崇拜真主上帝。又引导各民悦服救世主耶稣，故上帝增广其土地而竖其国家矣。

【注】

〔1〕吕宋，此指占领马尼拉的西班牙。

〔2〕曼达喇萨（Madras），今印度马德拉斯。

〔3〕兴都哥士大山（Hindu Kush），即兴都库什山。

〔4〕温都斯坦（Hindustan），指印度之温德亚山脉（Vidhya Range）以北区域。

〔5〕俄利，疑为阿拉伯哈里发，于八世纪征服印度。

〔6〕底摩阿（Timur），帖木儿，西察合台汗国苏丹，1398年率军东侵印度，攻陷德里。

〔7〕马拉他（Maratha），为古代印度半岛西南部沿海一部落。

〔8〕温大压山（Vindhya Pradesh），即印度温德亚山。

〔9〕麻腊襕（Malvan），即印度马尔范。

〔10〕特尔希（Delhi），即印度德里。

〔11〕阿俄腊（Agra），即印度阿格拉。

〔12〕麻疏（Masulipatam），即今马苏利帕塔姆。

〔13〕加朴尔（Kabul），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14〕曼达拉萨（Madras），又作曼达腊萨，即印度马德拉斯。

〔15〕弥那（Berar），即今印度贝拉尔地区。

〔16〕欧尼（Oudh），即今印度乌德地区。

〔17〕浙部（Calicut），卡利卡特，即今印度西部科泽科德（Kozhikode）。

〔18〕萨达腊（Satara），即今印度西部沿海地区的萨塔拉。

〔19〕特那湾戈（Travancore），即今印度西南部之特里凡得琅（Travandrum）。

〔20〕果真（Cochin），亦作柯枝，即今印度西海岸之科钦。

〔21〕西伦岛（Ceylon），锡兰，即今斯里兰卡（Sri Lanka）。

〔22〕新低（Sindi），即今巴基斯坦信德省。

〔23〕尼保尔（Nebal），即今尼泊尔。

〔24〕加尔格达（Calcutta），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之加尔各答。

〔25〕加稔那（Governor），又译加温那，官名，即总督。

〔26〕曼达那萨（Madras），即今印度东部之马德拉斯。

〔27〕加斯弥野（Kishmir），即今克什米尔。

〔28〕谦麻那压山，即今喜马拉雅山（Himalaya mt.）。

〔29〕希腊特河（Herāt R.），即今赫拉特河。

〔30〕新地河（India R.），即今印度河。

〔31〕达岱，即今印度西岸达德拉。

〔32〕麻尼哇（Malwah），即今印度马尔瓦地区。

〔33〕葛留巴洲（Jakarta），即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34〕摩鹿群岛（Moluccas Is.），即今印度尼西亚之马鲁古群岛（MaluKu）。

〔35〕马大剌（Madras），即印度东部马德拉斯。

〔36〕梦买（Bombay），即今印度孟买。

〔37〕阿付颜尼国（Afghanistan），即今阿富汗。

〔38〕法耳西（Persia），波斯，即今伊朗。

〔39〕阿拉比（Arabes），今统译为阿拉伯。

〔40〕白头回，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人、伊朗人及阿拉伯人。

〔41〕法耳西商贾，指迁人印度的火祆教商人，今通译巴斯商人（Parsi）。

〔42〕玛哈喇塔（Mahratta），即今印度马拉塔。

〔43〕乾底（土）〔士〕（Candeish），即今印度坎迪什地区。

〔44〕君乾（Khamgaon），即今印度坎冈。

〔45〕苏喇府（Surat），即今印度西部苏拉特。

〔46〕布罗者府（Paluchisfan），即俾路支。

〔47〕麻哈（Bihar，Bahal），即今印度比哈尔地区。

〔48〕噶里噶达（Calcutta），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

〔49〕巴达那（Patna），即今印度巴特那，曾为印度之重要鸦片产地。

〔50〕默那（Benares），即今印度贝拿勒斯，为重要的鸦片产地，今名瓦拉纳西（Vārānasi）。

〔51〕阿腊哈墨（Allahābād），又作阿那哈墨，即今印度阿拉哈巴德地区。

〔52〕尼路阿那，疑为今贡德瓦纳地区（Gundwana）。

〔53〕阿兰牙墨（Allahābād），即今印度阿拉哈巴德地区。

〔54〕靡渣布（Bijapur），即今印度比贾普尔。

〔55〕堪力市（Candeish），即今印度坎迪什地区。

〔56〕厘加那特疑为印度卡纳蒂克地区（Carnatic）。

〔57〕吞治沥（Calicut），即印度西岸卡利卡特，今名科泽科德。

〔58〕腊赤布达那（Rajpootana），即今印度拉贾斯坦邦。

〔59〕刮治（Cochin），亦作柯枝，即今科钦。

〔60〕海里那墨（Hyderabad），即今印度海得拉巴地区。

〔61〕阿尼那（Agra），即今印度阿格拉地区。

〔62〕黎加那特，又作厘加那特，参见注〔56〕。

〔63〕加那腊（Canara），即今印度加那拉。

〔64〕加士敏耶（Kishmir），即克什米尔。

〔65〕腊和尔（Lahore），即今巴基斯坦拉哈尔。

〔66〕俄尔洼（Gurwal），即今印度吉尔瓦勒地区。

〔67〕阿厄腊（Agra），即今印度阿格拉地区。

〔68〕茅尔旦（Multan），即今巴基斯坦木尔坦地区。

〔69〕阿里沙（Orissa），即今印度奥里萨地区。

〔70〕海里腊墨，又作海里那墨，参见注〔60〕。

〔71〕靡札布，又作靡查尔，同靡渣布，参见注〔54〕。

〔72〕西林（Silan），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73〕歌壬麻都（Coimbartore），即今印度科因巴托尔。

〔74〕痕都（Sindhu），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

〔75〕包社（Persia），波斯，即今伊朗。

〔76〕细密里亚（Siberia），又作悉毕厘阿，今西伯利亚。

〔77〕民呀国，又作孟牙腊，即今孟加拉。

〔78〕多尔其（Turkey），即今土耳其。

〔79〕阿黎米亚（Arabes），今称阿拉伯。

〔80〕天方，本指麦加（Makkah），后泛指阿拉伯。

〔81〕阿丹（Aden），即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之亚丁。

〔82〕惹鹿惹亚（Georgia），即今格鲁吉亚。

〔83〕如德亚（Judaea），犹地亚，今称犹太。

〔84〕默德那（Madinah），今沙特阿拉伯麦地那。

〔85〕加布（Kabul），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86〕安额（Ganges R.），即恒河。

〔87〕印度海，此处指阿拉伯海（Arabian Sea）。

〔88〕巴马埔他江（Brahmaputra），即今布拉马普特拉河。

〔89〕逆埔他（Narbada），纳巴达河，即今之纳尔马达河（Narmada R.）。

〔90〕答地（Tapi，Tapti），即今塔普提河。

〔91〕峨他惟利（Godawari R.），即今哥达瓦里河。

〔92〕吉那（Krishna R.），基斯纳河，即今之克里希纳河。

〔93〕加惟利（Cauvery R.），即今科佛利河。

〔94〕马塔剌（Maratha），即马拉塔。

〔95〕网买（Bombay），即印度西部之孟买。

〔96〕尼散国（Nizam），即印度德干地区（Deccan）。

〔97〕纳不邦者（Nagpur），即今印度那格浦尔。

〔98〕澳地（Odeypur），即今印度奥德普尔。

〔99〕买素（Mysore），即今印度迈索尔地区。

〔100〕甲曼土（Kathmandu），即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101〕新地亚（Sindhia），即今印度辛德地区。

〔102〕甲布国，又作阿付于、爱乌罕国（Afghanistan），即今阿富汗。

海国图志卷二十

邵阳魏源重辑

西　南　洋

五印度总述下

《地球图说》：天竺国，东界阿瓦国、西藏国、并旁葛剌海。南界印度洋并旁葛剌海。西界亚拉比亚海[1]并皮路直坦国[2]、亚加业坦国[3]。北界西藏国。其百姓约有十四千万之数。都城地名甲谷他[4]，城内民六十五万，大半释教，小半回回教，现有花旗国并英吉利国人在是国传耶稣教。人民聪明，能织羊毛布匹。体弱面黑，含笑温和。南方最热，不见冰雪。东南北三方俱有高山，中央平坦。惟北方之山更高，上有积雪。国内分列三部：曰旁葛剌，曰马搭剌，曰网买。现属英国管辖，故英官长教其庶民各归四业：一僧，二兵，三商，四役，各传其业，无相夺伦，不许互相姻好。一出其类，父母恶之，众民弃之，亲友疏之。有三大江：曰铅绝斯江[5]，印度江，布兰布塔江[6]。其铅绝斯江，僧人愚其国人，以为圣江，能投赤子以饲鳄鱼，则神佛护佑。遇大偶像乘车而来，凡所过境，民争以子及身投于轮下。男或病亡，则其妇与其夫之尸一齐焚化。诚可伤矣！

旁葛剌之城名比拿力[7]，内有高楼五六层，僧言古昔菩萨亲

手创造，妄称圣域，人能至此烧香，即免地狱之苦。有河一带，能入河洗涤，则罪恶俱净，以此取人之利。国内有极大之榕树，其枝倒垂于地，则枝复生根，绵延不绝。故一树根株远约二里，其下可容三四千人。国西有旷野沙漠，物产全无，禽兽繁殖。又一城名俄亚[8]，现系葡萄牙国人管辖，逼令土人人天主之教，不从则鞭责，甚至火焚。何其忍也！大小书院学习文艺，处处皆有，不计其数。土产五谷、白糖、胡椒、果品、檀香、苏木、青黛、绵花、鸦片、金钢钻、红宝石、石榴珠、嫩黄玉、金色玉、珊瑚、玛瑙、铁硝、象、虎、豹、熊、鹿、水牛、鹰鹫、各大鸟，又有最毒之大蛇等物。再南有一岛，名锡兰洲，现与英吉利管辖，耶稣门徒亦在此传教。是洲土产与天竺国无异，但另有桂皮、香料、象，土人用之如牛马。山内多宝玉，海滨多珍珠。至于架非，近亦栽种不少。

《地理备考》曰：印度国又名天竺，在亚细亚州之南。北极出地七度起至三十六度止，经线自东六十五度起至九十三度止。东至阿瓦国暨榜加剌海湾，西连阿付干国[9]暨科曼海湾，南枕印度海，北界西藏。长七千五百里，宽五千五百里，地面积方约一百六十六万里，烟户一垓三京四兆余口。本国地势，东南北三方重冈叠岭，迤逦延袤，中央平原坦阔，风景幽雅。湖河甚多，地方沃润。河之长者有九：一名安日[10]，一名印度，一名巴剌迷尼[11]，一名玛合奴的[12]，一名哥达威黎[13]，一名基斯德那[14]，一名加威利[15]，一名内尔布达[16]，一名达布的[17]。湖之大者有四：一名几尔架，一名郭拉伊尔，一名林，一名达尔。田土膏腴，生殖蕃衍，土产金、银、铜、铁、锡、铅、珍珠、水晶、硇砂、钻石、花石、鸦片、绵花、蓝靛、木料、香料等物。地气酷热，海风清凉，南方高山峻岭，南北绵亘迤逦，冬夏互异，冷热悬殊。每十

二时，风色两转，由子至午，风向海去，则酷热异常，由午至子，风向岸来，则清凉复生。国制名位不一，或为王，或为酋，或自设官长，或他国兵帅兼辖。所奉之教，或巴拉马，或那内克，或回回，或天主，或释，各教纷纷，趣向不一。技艺精巧，工肆林立，五方辐辏。史书纪载，渊源久远，年岁迢递，耶稣未诞之前，全奉释教；耶稣降生之后，一千年间，回王肇居北偏，始创回教。明孝宗弘治十年，布路亚国[18]人航海访护水路，遂至其地。而贺兰、英吉利、佛兰西三国，次第接踵而至。所得境土，惟英吉利国人居多。通国之地约分为三：一属于别国管辖，一不属于别国管辖，一进贡于英吉利国。自是天主教大兴。

其一分内建四国：一名新的亚[19]，一名塞哥[20]，一名信地[21]，一名尼巴尔[22]。

其新的亚国在印度之中，东西南北四至，皆英国兼摄之地。土地版图不相联络，错落别国疆域之中。统计地面积方约有四万一千三百余里，烟户四百万口。通国分为三方：一名亚加拉[23]，首城瓜利尔[24]，乃国都也，建于平原之中，屋宇峻丽，人烟稠密，百货骈集；一名（于）〔干〕德宜至[25]；一名马卢林[26]。

其塞哥国在印度西北，中为（隆）〔萨〕德勒至河[27]分歧，在河左者为英国兼摄，别序于后；在河右者，东界西藏，西界北罗吉斯丹[28]、阿付干二国，南界信地国，北界西藏、阿付干二国。长约二千五百里，宽约一千里，地面积方约十八万零五百五十里，烟户八百万口。昔则列君分据，各霸一方，彼此结盟，不相统属，今则一君统摄，世袭王位。通国分为十二部：一名本若[29]，首部曰劳尔[30]，乃本国都也，建于拉维河[31]岸。昔繁华，今萧条，贸易仍盛，技艺犹巧。一名固宜斯丹，一名加支迷尔[32]，一名耆者，一名亚萨勒，一名北朝威尔，一名几尔加布，一名木尔丹[33]，一

名勒亚[34]，一名德拉义斯马伊汗，一名德拉合西汗，一名巴合瓦尔布。

其信地国在印度之西，东界亚日迷尔、加支[35]二部，西界北罗吉斯丹国，南界加支部暨科曼海湾，北界北罗吉斯丹、塞哥二国。长约一千余里，宽约五百里，地面积方约五万五千五百五十里，烟户一百万口。至于朝纲，王位历代相传。首城名海德拉巴[36]，乃本国都也。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达大[37]，一名哥拉齐[38]，一名给伊布耳，一名拉尔加纳，一名奴沙辣。

其尼巴尔国在印度之北，东界布丹国，西界德列部，南界乌德国暨阿尔部，北界西藏。长一千六百里，宽四百里，地面积方约五万五千五百六十里，烟户二百五十万口。王位历代相传。通国分为九邑：一名尼巴尔，首城曰加德满都，乃国都也。一名念四汗，一名念二汗，一名马各王布尔，一名几拉德斯，其中各汗分据，首城非一，一名加当，一名札言布尔，一名萨巴带，一名么隆。

其一分内建十二国：一名乌德，一名德干，一名那哥布尔[39]，一名曷尔加耳，一名卖索耳，一名日瓜尔，一名刺日布德[40]，一名西林德，一名邦德尔干，一名波保尔，一名萨达拉，一名达拉王哥尔[41]。

其乌德国在印度之北，东界巴阿尔，西界德列暨亚加拉，南界亚拉合巴尔德[42]，北界呢巴尔国。长约九百里，宽约三百五十里，地面积方约二万三千三百三十里，烟户三百万余口。朝纲王位历代相传。首城名卢各脑[43]，乃本国都也，建于高翁的河[44]岸，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非萨巴尔，一名几拉巴，一名巴来支，一名丹达。

其德干国又名尼桑[45]，在印度之南，东界那哥布尔国，西界

萨达拉国，南界加尔那德[46]部，北界马尔袜[47]部。长约三千七百五十里，宽约三千三百里。至于朝纲，王位历代相传。通国分为五部：一名海德拉巴[48]，乃本国都也。一名比德尔[49]，一名北拉尔[50]，一名亚瓦[51]，即加巴，一名北乍布尔[52]。

其那哥布尔国在印度西南，东界阿利萨[53]部，西界尼桑国，南界西尔加[54]部，北界亚拉把[55]部。国境长约一千五百里，宽约一千里，地面积方约八万里，烟户二百四十七万口。王位历代相传。首城亦名那哥布尔，乃本国都也。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霸架尔，一名郎德各，一名昭布尔[56]，一名拉登布尔，一名马合罢，一名列布尔，一名古达[57]，一名威拉合尔。

其曷尔加耳国在印度之西，东界新的亚国，西界古萨拉的[58]部，南界千的是[59]部，北界剌日布德国。地面积方约一万五千里，烟户一百二十万口。王位历代相传。首郡亦名曷尔加耳，乃本国都也。

其卖索尔国在印度之南，东南二方界加尔那德部，西界加那剌[60]部，北界贝查布尔[61]部。长约七百五十里，宽约六百里，地面积方约四万五千里，烟户二百二十七万口。王位历代相传。首郡亦名卖索尔，乃国都也。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邦加罗尔[62]，一名几那巴登，一名几德拉克，一名赛拉，一名哥剌尔。

其日瓜尔国又名古宜加瓦尔，在印度之西，东界亚美大巴府，西南北三方皆界疴曼海湾[63]。长约五百五十里，宽约四百余里，地面积方约二万三千五百里，烟户二百万口，王位历代相传，首郡名巴罗达[64]，乃本国都也。

其剌日布德国在印度西北，东界亚哥拉[65]部，西界（附）〔阿〕付干国，南界古斯拉德[66]部，北界塞哥国。长约一千二百六十里，宽约七百二十里，地面积方约九万里，烟户三百余万口。

侯位相传，各分部落。通国分为九部：一名日宜布尔，一名哥达，一名奔的，一名柯代布尔，一名人德布尔，一名当克，一名日萨迷耳，内有诸酋分部；一名比加尼尔，一名巴的，内有诸酋分部。

其西林德国，即萨德勒至河左之塞哥国也。在印度之北，东界德列部，西北界塞哥国，南界剌日布德国。长约八百余里，宽约四百里，地面积方约三万余里。至于朝纲，诸酋统辖，各分部落。首郡一名巴的亚拉，一名达内萨尔，一名拉的亚纳，一名翁巴拉。

其邦德尔（千）〔干〕[67]国在印度之中，东界乌德国，西界新的亚国，南界亚拉合巴部，北界德列部。长约六百里，宽约五百余里，地面积方约三万里，诸酋统辖，各分部落。首郡一名札德尔布，一名某，一名布那[68]。

其波保尔国[69]在印度之中，东南界亚拉合巴[70]部，西北界新的亚国，长宽皆约三百里，地面积方约九千里。至于朝纲，王位临御。首郡亦名波保尔，乃本国都也。

其萨达拉国在印度之西，周围四方皆英国属地。北惹布尔[71]部包括〔疑有脱字〕长约五百里，宽约四百里，地面积方约一万余里。王位临御。首郡亦名萨达拉，乃国都也。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马合比里昔尔，一名美黎至，一名般德尔布，一名合达尼。

其达拉王哥尔国在印度之南，东北界加尔那德部，西南界海。长约五百余里，宽约二百余里，地面积方约一万里。王位临御。首郡名的里湾德梭[72]，乃本国都也。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达拉王哥尔，一名波尔架，一名固兰，一名安任加。

《地理备考》曰：本州之地隶英吉利者实多，有国君专管之地，即锡兰海岛。有印度公司兼管之地，即印度之榜加剌等十九部，暨亚桑[73]、阿剌干[74]、马尔达般、达威新埠、息辣、马拉加各等

处。分四兵帅管摄，一在榜加剌驻扎，一在亚加剌驻扎，一在马达拉斯[75]驻扎，一在孟买驻扎。

锡兰海岛在印度之南，纬度自北五度五十分起至九度五十二分止，经度自东七十七度三十分起至七十九度止。长约一千里，宽约四百里，烟户一兆五亿口。田土肥饶，谷果丰登，土产稻、烟丝、麻、椰子、槟榔、胡椒、桂皮、绵花、木料、金石之类。禽兽充牣，鳞介纷繁。地近赤道，暑多寒少。贸易昌盛，商舟络绎。首郡名哥伦波[76]，有国君所派总兵一员驻扎。

榜加剌部，东界阿瓦国，西界阿拉合巴暨巴合尔[77]二部，南界印度海，北界布丹国。长宽皆约一千二百五十里，地面积方十五万六千二百五十里，烟户二京五兆三亿口。地势土产，已详印度国志。贸易兴隆，五方辐辏。总领十八府，首府名加尔古达[78]，乃都会也，建于乌给黎河[79]之左，地势平坦，泽隰间隔，屋宇峻丽。

巴合尔部，东界榜加剌部，西界乌德国暨阿拉合巴部，南界冈都亚那部，北界尼巴尔国。长一千里，宽七百五十里，烟户一京余口。总领六府，首府名巴达那[80]，乃都会也。

科黎萨[81]部，东界榜加剌海湾，西界冈都亚那部，南界哥达威利河[82]，北界榜加剌部。长宽皆约三百里。总领六府，首府名古达克[83]，乃都会也。

冈都亚那部，东界科黎萨部，西界北拉尔、根的士二部，南界义德拉巴[84]、北西尔加耳[85]二部，北界马尔袜、阿拉合巴二部。长二千里，宽一千八百里，地面积方十五万四千四百里，烟户三兆口。为英国兼摄者，只东北二方。首府名倭巴尔布。以上四部，皆属驻榜加剌之兵帅管辖。

亚加拉部，东界乌德国暨阿拉合巴部，西界亚日迷尔部，南

界马尔袜部，北界德列部。长九百里，宽六百里，烟户六兆口。总领五府。首府亦名亚加拉，乃都会也。

阿拉合巴部，东界卑合尔[86]、榜加剌二部，西界马尔袜、亚加拉二部，南界冈都亚那部，北界亚加拉部暨乌德国。长九百七十里，宽四百三十里，烟户七亿口。总领六府。首府亦名阿拉合巴，乃都会也。

德列部，东界乌德国，西界亚日迷尔部，南界亚加拉部，北界古尔瓦勒部。长宽皆约五百里，烟户八兆口。总领六府。首府亦名德列，乃都会也。

古尔瓦勒[87]部，东界尼巴尔国，西界劳尔府，南界德列部，北界西藏。长约一千里，宽约八百里，烟户五亿口。总领三府。首府名西里那都，乃都会也。

亚日迷尔部，东界亚加拉部，西界（附）〔阿〕付于国，南界古塞拉德[88]部，北界劳尔府。长一千二百六十里，宽七百二十里，烟户三兆口。此部惟首府亚日迷尔为英国兼摄。以上五部，皆属驻东方亚加拉之兵帅管辖。案：克什弥尔惟首都属英，则北印度未全为英夷有也。

加尔那的部，东南界榜加剌海湾，西界达拉王哥尔暨卖索尔二国，北界北日布尔[89]部。长二千里，宽约三百里。总领十府。首府名马达拉斯大，乃都会也。

哥英巴都尔部，东界加尔那的部，西界马拉巴尔部，南界丁的古尔[90]府，北界加的山。长约五百里，宽三百里，烟户六亿口。总领二府。首府亦名哥英巴都尔，乃都会也。

马拉巴尔部，东界哥英巴都尔部，西界海，南界达拉王哥尔国，北界加那拉部。长七百里，宽二百里，烟户九亿口。总领一府，首府多加里古都。

加那拉部，东界卖索尔国，西界大海，南界马拉巴尔部，北界北日布尔部。长七百里，宽约二千里，烟户三亿九万口。总领五府。首府名蒙加罗尔，乃都会也。

巴拉加[91]部，东界加尔那的部，西界加那拉部，南界萨灵[92]部，北界义德拉巴部。长一千里，宽八百里，烟户二兆口。总领二府。首府名北拉利[93]，乃都会也。

北西尔加部，东南界榜加剌海湾，西北界窝黎萨[94]部。长一千二百五十里，宽约二百里，烟户五兆五亿口。总领五府。首府名干都尔，乃都会也。以上五部，皆属驻南方马达拉斯大之兵帅管辖。

科隆加巴[95]部，东界德干国之东比德尔府[96]，西界科曼海湾，南界北日布尔部，北界根的士部。长约六百里，宽约五百五十里。总领十府。首府名孟买，乃都会也。

北日布尔部，东界义德拉巴部，西界印度海，南界卖索尔国暨加那拉部，北界科隆加巴部。长一千三百里，宽七百五十里，烟户七兆口。总领五府。首府亦名北日布尔，乃都会也。

根的士部，东界北拉尔部，西界古塞拉德部，南界科隆加巴部，北界马尔袜部。长六百五十里，宽约五百里。总领三府。首府名高尔那，乃都会也。

古塞拉德部，东西南界海，北界亚日迷尔部。长一千四百里，宽六百五十里，地面积方约四万四千里，烟户二兆一亿六万口。总领四府。首府名苏拉的[97]，乃都会也。以上四部，皆属驻孟买之兵帅管辖。

《地理备考》曰：本州之地，为葡萄亚兼摄者曰科林[98]，又名小西洋。在印度之西，纬度自北十四度五十四分起，至十五度五十三分止。经度自东七十一度三十分起，至七十二度五分止。东

南至加那拉部，西枕痾曼海湾，北界北日布尔部。长二百五十里，宽一百二十里，地面积方约一千五百里，烟户三亿一万余口。内有一十九岛，冈陵叠起，络绎回环。田土肥饶，谷果茂盛。土产盐、麻、绵花、豆蔻、胡椒、椰子、槟榔等物。禽兽草木，靡弗蕃衍。地气炎热，夏多飓风。技艺平常，贸易清淡。其地分为三部：一名痾栋，首府邦靖，设有总管衙门。一名萨尔塞的，首府马尔冈。一名巴尔德斯，首府马布萨。此外又有新疆之地，内分十部：一名奔达[99]，一名加那哥纳，一名比吉灵，一名萨达利，一名北尔宁，一名阿斯德拉加，一名巴黎，一名英巴尔巴开，一名顺达拉瓦的，一名加哥剌。

达蒙[100]在印度国古塞拉的[101]部内，其地甚小，长宽不过数十里，烟户约一万五千口。在昔贸易兴隆，今甚凌替。

的玉[102]在印度国内，地方狭窄，人烟稀疏，海口深阔，泊舟便利。

《地理备考》曰：佛兰西国兼摄之地，皆在印度国内，分为五府：一名奔的支黎[103]府，在加尔那的部内，于北极出地十一度五十五分，经线自东七十七度三十一分，烟户四万口。土产米、糖、蓝靛、鸦片、药材等物。设有总管衙门。一名加黎架尔府，亦在加尔那的部内，于北极出地十度五十五分，经线自东七十七度二十八分，烟户一万五千口。土产绵花。一牙那安府，在北西尔加耳部内，其北极出地十六度五十五分，经线偏东七十九度五十分，烟户一万八千口。土产木料。一名商德尔那哥[104]府，在榜加剌部内，其北极出地二十二度五十五分，经线偏东八十六度九分，烟户一万五千口。土产鸦片。一名马黑[105]府，在马拉巴尔部内，其北极出地十一度四十二分，经线偏东七十三度十六分，烟户一万口。土产胡椒。

《地理备考》曰：大尼国兼摄之地，俱在印度国内。一名西棱布尔府，在榜加剌部内，乌给黎河之右。其北极出地二十二度四十五分，经线偏东八十六度六分，烟户一万三千口。设有总管衙门。一名达郎给巴尔[106]府，在加尔那的部内，其北极出地十一度十五分，经线偏东七十七度三十四分，烟户一万二千口。

《外国史略》曰：五印度国为亚悉亚热带地，北极出地自七度至三十五度，偏东自六十七度至九十七度，广袤方圆四十一万六千里，其东印度海边一千二百里，自南至北一带六千二百三十里，最阔之地约六千里。若论其交界，北连雪山，称日希马拉雅山，与西藏交界，及大印度海；东及旁甲拉海隅，与缅甸交界；西及印度海西北，与押安[107]、比路治等交界，则以印度江画其疆也。北方之山高耸二百六十丈，四时积雪，不见巉岩，由此河流直下，岸谷蕃昌，终年花开，树木蕃盛，然多瘴疠，无居人，入夏则禽兽俱不得生。自此南向，渐有广坦，当河之支流，分为三条：曰布兰补答[108]，曰恒额，曰印度。其水皆来自西藏。东西两岸皆山连山，皆密林，延及南方海滨，所谓哥摩林[109]也。印度西北有旷野，广袤方圆五万里，夏无草木，飞尘蔽空，惟于深谷内掘井以饮，产水瓜止渴。西北海边甚低，有二海港：一曰屈治[110]，一曰干拜[111]。内有咸泽，众水所入，所谓里海也。印度之南，有锡兰岛，岛间有马那尔海港，其水浅。大抵锡兰岛之间，与巴勒海相隔，无多港支，海船不至。其印度河自西藏涌出，初西北流，后转西南，入五印度地，众水之所汇也。至一处，有五支河入之，五印度之所以名者，或亦以此。在新缔地亦有海口，其水浅，大船不能人。恒额河所流出之地，在印度之北界，其地高于海面者九百丈，南流入印度国，又多分支，人旁甲拉海隅，即印度人所称圣江者是也。流传谓能浴此河内，即洗涤诸大罪过，故自远来溺死河边者

不少。榜甲拉有石岸，在南地之河，产金沙、金刚石、红青蓝等玉，巴勒海产珍珠。其北方产米、鸦片、绵花、青靛、糖，南方产胡椒、檀香、各项香木、树膏、椰子、桂皮，各项材木，兽有象、兕、豹、虎、骆驼、野驴、鹿，惟牛最鲜，有则民称为神。禽翎羽甚美，但无能鸣者。昆虫多如海沙，而白蚁最狠，又多青蛇。

印度国自古有名，所出宝物不可胜数，人皆视为乐土，故凡称他国最美之区，则曰犹五印度云。自古与东洋、西洋各国无往来，其书册所录，惟述佛菩萨神明之异。众民各分品类，各守戒律，有犯必逐，惟听第一品婆罗门辈之命，其君大国者，皆出此族。周赧王年间有希腊国王者侵五印度，自后遂由红海通商贸易，既而佛教之僧，遍往四方传其教，竟至中国，中国百姓亦盛奉此教，即日本、暹罗、缅甸各国，皆设其像而建其庙，至汉时始与中国交接。自耶稣升天后数十年，其门徒亦至此国传福音之理，所立圣会，至今尚存。后五印度各国多年肇衅，互相争战。及宋靖康年间，有回回族由白西尔亚[112]伐五印度，据其地创立大国，富强浸盛。于是西域押安之游牧部落，皆贪其富而攻伐之。始于元初创国时争据其地，坏佛菩萨像，强百姓入教门，不从则斩，乱久不息。明建文元年，西域蒙古撒马尔罕王谛母尔[113]，强服印度国，创立大蒙古号[114]，管理五印度大半，各国皆震栗。及明世宗嘉靖八年，蒙古王全操印度之权，建立法度，历十五年。其国广袤方圆至七万余里，居民四百万名，岁收饷银二万二千四百万，各国皆景仰焉。时葡萄亚人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初到五印度海西边通贸易，后占其海口，称曰峨亚，复于他海口开埠。而荷兰人亦于嘉靖年间至此国，造船夺葡萄国所据之锡兰岛，开港通市，然必奉大蒙古之谕。后英吉利、佛兰西、大尼三国亦乘机往租地通商，皆在偏隅，未开广市，于时大蒙古之君威权重大，人皆畏之。其

后众子争权，内乱并起，各部酋皆乘间自王其地，遂四分五裂。

英吉利国于万历二十六年在印度创立公班衙，与各国贸易，得利甚微。万历三十八年，又在印度西北苏拉[115]地方开埠。顺治十年始于马答拉[116]贸易。康熙二年葡萄牙国以网买岛让英国，正在印度之西。数年后，大蒙古王肇衅，商人有见杀者。康熙三十八年后，英吉利与佛兰西肇衅，即在印度之炮台互相攻击，前则英失，后则佛弃。于是邻国皆动干戈，或助英，或从佛，屡有战争，欧罗巴公使出为两国议平。乾隆二十年，佛国官蛊惑蒙古所驻榜甲拉之兵帅，将所辖之英商弁尽行禁锢，毙其大半。英人欲雪此仇，调倾国之师，驶入恒额河，与其土酋盟，自逐其蒙古酷主。佛兰西乘隙复率荷兰师船人内河，力拒英人。英人中有才能者曰加里威[117]，集众聚议，与其蒙古土君背城一战，竟获全（盛）〔胜〕，于是东印度各君长皆以其地让给旁甲拉，以为英人之藩属。其南方地，或买或和得之。于是英国调兵帅代理其全地，又择其年少聪明者使之学，而后执政。恐其受贿赂，则给厚俸以养其廉。乾隆六十年间，有蒙古土酋与英人交锋，招佛兰西助之，英军尽力攻守，至嘉庆四年，土酋父子悉降，其地大半归英。嘉庆十年，尽驱佛兰西驻印度之兵，以据其地。又在南方占荷兰国所据之牙瓦等岛也。时英人在此地尚与印度为对（待）〔峙〕，既而大蒙古国渐微，其外部尽背叛自立，于是英人入其都。其蒙古王曰得希者反赖英官赒济之。其初财积如山，竟成穷乏，此以知大国之不可恃也！

嘉庆十六年，各土君在五印度者皆服，惟有耶加之族类越境侵扰，英人讨之。西北有新起教门，其首领系西刻人[118]，甚勇猛，土君惴惴求英人保护而纳贡焉。缅甸王亦与英人争锋，且杀其兵将，入旁甲拉地，攻英藩属，连年不解。后英军击败缅甸，入其

都，缅王求和，让北方并南海口，且偿其兵费。于是各国皆畏英兵之强，五印度国赖以少安。历数百年，或同盟之土君有叛者，必除其位。是以农力于田，匠勤于肆，商则遍出于其途，皆归英权辖。

忽峨罗斯国使与甲布君盟，合白西国攻击黑腊城。道光十八年，英军克甲布地，复立其旧主。二十一年，甲布人又生异心，英人募兵侵甲布，仍复前王之位。此时西刻地之主复募兵侵英境，英军旋剿灭，以峨拉升王此国，于是加治弥耳地亦归英国。自是五印度皆安堵矣。

五印度人固执教门，不论佛教、婆罗门、回回，皆一心坚守。民多紫黑色，有面白者，有正黑者。身体高大，行不能速，发长而黎，身多瘦，貌圆扁，额大而高。女多美。男女以白布绕身，好洁勤洗，常以布缠头，即缠头回回也。百姓畏热少衣，好以金银器饰手足耳鼻，常赤足，不用履。其教门古分四品，即婆罗门等是也。僧长领军士、商匠，农工，各分品类等级，世守其业，不得互相婚姻，一出其品类，即谓忘本原，不得比于人数。是以上品世贵，下品世贱。婆罗门为上品，门第最重，婆罗门之巧狯者，藉经术以渔利济私。此外尚有各国族类与本土人相杂。欧罗巴中(维)〔惟〕葡萄亚人甚多，计约六十万，皆执天主教，与土人未通往来。英人苗裔在此者，文武兵丁六万，工商等人四万。亚拉人亦有来此充兵立业。各类参杂，统计约二十万万口，大半服英国权辖。土音系梵语，所撰书册诗本，惟僧能讲。其民土音有三十余种，今则多习英语，译各艺术之书，以资日用。城内大开书院，广教学士。崇婆罗门佛教者居十之九，尤异者，数年前，教门之寡妇必同夫尸自焚；争赴礼佛菩萨之像，致车轮压毙者不胜数。此真婆罗酷虐之门，迷惑不悟，大可哀哉！其回回教之人约，

千五百万口，崇耶稣教者亦几十万人。又北印度国、锡兰岛等处，皆确守释迦之教。

英国据印度地大半，分四部：东北方曰榜甲拉部，方圆万有二百四十八里，居民六千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口。中央曰亚加拉部，广袤方圆四千一百九十六里，居民二千二百一十四万六千七百口。东南曰马答拉部，广袤方圆六千七百里，居民六千四百八十七万六千口。西方曰网买部，方圆三千六十五里，居民六百八十八万七千口。北界廓尔加地，南界同名之海隅，东至亚散[119]、缅甸等地，西至巴哈[120]部。(经)〔纬〕度自二十一度至二十七度。平坦丰盛，恒额河东南流之所在也。海边有潴泽。二十四分之中，三分河湖，四分荒芜，一分乡城，三分牧场，九分田，四分未垦之地。遍地皆支江，可以灌溉，其水时涨坏田，夏旱又易浅涸，稍雨则水骤长。江河迁变无常，沧桑陵谷，盈涸时有。春夏之交，雷雨连月，不胜蒸热；秋则无雨，零露瀼瀼，天气苦冷。北方则近雪山，寒冻更甚。中央地势卑湿，平地皆水，家家以小舟通来往。乡村广大，皆筑高阜以居，生齿浩繁。

榜甲拉为米谷所出，夏禾冬麦，兼产豆、粟、黍、姜，并出鸦片、青黛、烟、糖、油，在印度首推沃饶之地。田岁收二次，一谷一菜。但民不善耕，且多贫，不能具农器。男美体段，女好染指甲作赤色。平居亦喜争讼。当步兵者四分之三。奉婆罗门教甚谨。出蚕丝，善造绸缎，织绉纱布。亦出硝硇砂并各药材。富者开肆；兑换金宝，贷银取利，不好远出。

榜甲拉西连巴哈，亦属此部，在廓耳加之南，(经)〔纬〕度自二十二度至二十六度。出鸦片、绵花、谷、糖、黛青、油、槟榔、玫瑰花露。

榜甲拉之南曰阿勒撒[121]部，地濒海，未开垦，多山林密箐。

山民听本宗长领，不服他人。其性蛮，其地硗，江中多毒虫、鳄鱼。

榜甲拉之都会曰甲谷他城，在胡义利河[122]边，恒额河之支流也。北极出地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偏东八十八度二十八分，为榜甲拉之大海口，统印度大兵帅所驻，各文武官商皆居于此。地甚辽阔，城池高固，四方置大炮台。居民甚杂，乃各国所集之大市，舟车辐辏，每年运出货价约三千六百万两。其军士则屯于巴拉破利炮台，距荷兰破利城不远，其城前属大尼国，亦美邑也，居民万三千口，内多回回人，造绉袈裟布。母耳士他城[123]，城在河边，屋宇三万间，居民十六万五千口，多富饶。巴那城[124]，居民三十万，种罂粟。其土人大半回回，性多傲。半古答[125]，城壮屋美，民多长寿。距此地不远，曰若尼宇城，有佛菩萨庙，印度四方之人每岁来礼拜者，约十万人，道毙者不少，而僧则愈富足。

东连榜甲拉之亚山[126]地，在云南交界，亦属榜甲拉。长一千二百里，阔自六百里及百二十里不等，地平坦，巴马布他河[127]支流之下游也。多矿，沿河有金沙，山内产石炭，出米谷。田未开垦者十之八九。多瘴疠。居民由中国迁来者，建屋筑城，其古迹至今尚存，后被缅甸扫荡，而其地难以复兴。居民约三十万，崇佛教。山民尤朴实，与人无诈骗。其居民大半老挝之族，守分务业，藉英国人为保护。

榜甲拉海隅之东，为亚拉干[128]地，广袤方圆千八百里，东连缅甸，以高山为界。内多广谷支溪，遇雨涨溢，遍地成湖泽。土极丰腴，宜果木而多瘴。异方人不服水土。海口处处可泊，其鱼繁。林内多象、虎。居民二十一万六千名。会城曰亚拉干，古极兴旺。今又有海口之邑曰脚地，亦通商之处。

亚山之南尚有各地，草木丛茂，人迹罕到，然居民健勇可用。

此地当东印度、缅甸之交界，乃母尼补、甲治加特、比拉、可西亚各土酋所辖，其民野性不驯，统归英人羁縻。

亚甲部，在榜甲拉西北，广袤方圆四千一百八十七里，居民二十万。当诸河下游，西南其山渐高。布那出金刚石，西方多牧场，与高山相连，天气与江浙无异。居民健壮，产物多猛兽。东连榜甲拉，西南抵网买列酋境，北及雪山、西刻之地，北极出自二十五及二十八度。内河甚浅，未足灌溉。盛出者绵花、青黛、白糖，居民织粗布，仅足用。此地昔为大蒙古之都，尚有古迹，居民多回回，是为印度之圣城。其都会曰亚拉哈巴城[129]，在恒额河、闰鄢河[130]会汇之处，居民六万余口。印度人在此集会烧香。城为蒙古所造，甚坚固，有大军局。又有比那勒城[131]，亦五印度之圣城，四方云集以拜佛像，婆罗门僧多若蜂聚，其街甚狭，居民二十余万，每年自远方来敬佛者不下十万，争向恒额河浴身。回回五分之一，与土民分党，不居城内。

亚甲居民九万六千，昔系大城，今渐衰矣。内多宫殿古迹，有昔时王后之陵，最壮丽，广通商。又德希城[132]，大蒙古之故都也。居民十五万，旧国王苗裔在此，赖英人之禄以度生。

巴勒里城[133]居民七万，回回居三分之一。属地曰古摩云，与西藏不远，山林深邃，冬甚冷。物产茂盛，居民不多，田亦稀少。前婆罗门僧再据此地，与西藏通。廓尔加国君于嘉庆十九年据之，后让地于英人，英国贵人多建别墅，每岁从印度来此，作销夏之会；所驻之地曰新拉，乃印度统帅行馆纳凉之所，且登山以猎熊、虎，夏后仍还印度平坦之地。

尼布他[134]地在尼布（地）〔他〕河之两岸，其民未向化，惟伐林木为材料，不用银钱，只以盐、糖交易。其平地及谷内亦有印度人，但地未开垦。所交界之云他瓦地，间有向化之土人，与

中国苗蛮无异。

马他拉[135]部在印度南，广袤方圆六千七百里，居民千四百八十七万。海边有轻沙如盐卤，天气长热，雨则全地皆涨，旱则野无青草。南方高山深林，下汇溪涧，可灌全地。山顶结冰，而谷中暑燠难堪。海边出椰子、绵花，内地产米稻、甘蔗、芝麻。西边地最低，出胡椒、肉豆蔻、米，山溪内多产金沙。其会城同名马答拉，计屋二万七千间，居民四十二万。虽濒海口，而无泊处，船难到岸。各炮台内，文官日间务事，晚则归庄园水榭，以度良夜。其土民所住称黑城，为数甚繁。旁牙罗利城，在内地高原，英军屯驻焉。西令牙巴城，高而坚固，居民三万，英军前此力攻克者也。君巴歌伦，居民三万，有大池，云浴之者可涤诸罪，各信士云集，以祈清洁。亦恒额河所分汇也。

特治耶破里城，居民八万，乃土君所驻之都，四方丰盛，多奉耶稣教。曼牙罗利[136]海口，在西方，居民三万。加里屈[137]海口，居民数同，葡萄牙人初到印度时，即抵此港。在西边为海湾最深人之地，东边无湾可泊。

网买部，广袤方圆三千六百六十五里，居民六百八十八万七千。属此部者非一处。山多而地硗，五谷不足，惟产绵花，每年四分之一运进中国。又出檀香等货。居民多回回。会城与部同名，北极出地十八度五十六分，偏东七十二度五十七分。昔葡萄亚国以此岛让英人，遂建城邑。初不服水土，今已天气清爽。居民二十三万，住屋二万七百八十六间，中多白头回人，有豪气，博济好施，专务通商。其民皆能讲十九种语音，尤乐与中国人交易，亦与亚拉、白西等国贸易。英国船厂在焉，能造最大战舰商船。苏拉城[138]亦在海隅，居民六十万口，大半崇印度婆罗门之教，其愚人或以兽牲为圣畜，养之诚谨。古时此处为通商之埠，但海口潮

溜甚急，船难近岸。布那乃内地之城，居民七万，有大书馆焉。此外城邑尚多。

五印度土君藩属国

此外尚有土君之国，虽未设英官而系为英国藩属者，今别叙于左：内地有希答巴[139]地，广袤方圆一万零五百里，地高坦，出好麦，因其国官吏朘削其农，故民甚贫乏。又罕通商，岁费重饷约七百万两，地大半为爵士所据。其土君昔与英对敌，募兵约八千丁，此嘉庆年间之事。但君既无智能、其臣又奸宄，惟利是图，故英人时时计议，欲取其国焉。其都城居民八万口，内多匪恶，虽有一万二千之英兵屯此，尚时时反侧不安。其附近之峨干他邑，昔曾出珍玉，号为宝库，兹已尽矣。又有奥龙牙巴，居民六万，昔盛今衰。土虽丰产，仅足食用。前代后妃之陵，惟在此者最壮丽。

其毗连此部者为纳布里，广袤方圆约六千里，多出豆、烟、麦、粟米。其土君无大权，常以千骑自卫。其都城居民八万，地颇广，屋则土寮。附近此城有英人炮台。

萨他拉[140]等部土君，系马拉他种类，好骑，好虏掠。自英人摄权后，悉顺服。地无高山，其民好猎。古城广大，居民罕少。中有圣城，远方云集，焚香礼佛，不远千里。

答文可利[141]部在南方海边，山水极佳，果木尤可珍。海口古时被荷兰所据，居民一万，大半迁徙别处。内地之米所地，昔有土君，近归英国，亦广大之邦，但居民屡遭困迫，不足以获其益。

西金[142]地在西藏旁，褊地也。天气甚冷。土酋辖之。

乌地在榜甲拉之北，土虽丰产，居民甚贫，惟土君之帑常充。都城曰鹿那，居民五十万，英国屯兵在此，时遣大官莅办政务。

本得君地在西北，半归英权辖，半为各土酋所管。其土无所出。

布陂城小而固，英人尝再攻不破，三次乃陷。

破巴系山地，在匿补他河[143]边。民不勤作，惟以武艺为重。

突鹿[144]小地，英人所立，在马拉他族类之中间。

晗甲系马拉他种类，古时广大，屡扰印度各界。英人降其桀骜，而民以靖。

巴罗他广地，在西北干拜海隅[145]。民以劫盗为生，英人调重兵征服。道光二十四年复抗拒，再击败之。多印度国之圣迹，居民焚香处也。此际归英国者已大半。

古治[146]在西北之极，形势斗出，常惧地震。逼近火山，故其地硗，不甚产物。民多野心，约三十五万，惟水手不惮死。会城曰威城，居民三万丁，英军屯驻焉。

拉补坦[147]亦列君之地，居民有胆略，遇险不惧。印度列国之兵，惟此称武勇。

新蒂地在印度河边，多丛林，列君射猎处也。道光二十三年悉为英人所灭。地丰沃，全赖印度河灌溉，一遇亢旱，五谷遂不登。其都曰希答巴，居民二万，屋则土寮，城之固者曰答他，城在平原，列土君藏所劫夺之财帛约数千万两，今已罄矣。

西刻地在后藏南，嘉庆年间伦亚升王所立国也。此君之祖曾取印度及回教二者参合为一，以宇宙万物之主宰为万土之王，尽绝神佛，自为一教。至伦亚升王募兵攻伐甲布居民，夺加治弥耳等地，且招西国之武官操练兵法，邻国畏之。于道光十九年伦薨，干戈并起，其子孙越英藩属境，大肆掳掠。道光二十二年复侵英藩属地，乘英人不备，一战而胜，英人死者甚多。英军士力拒旬月，始破西刻之军，直入其国都，于是割地请盟焉。其地长七百

六十里，阔百三十里，居民四百万。地多盐，可为药材，每年所掘约八百万石。南地多卤，不产物，北方丰盛。因官吏勒迫，民甚贫乏，惟专意于武战。与后藏交界，多山岭，遍地江流，乃印度五支江所派也。其都曰拉合[148]，居民八万，内有回回庙，其君常至此纵乐。又有云勒悉城，王所藏库处。莫但城[149]，乃制造丝缎之处，居民四万五千。所属之谷曰加治弥耳，高于海面五百八十丈，所环之峰，最高者约千七百丈，冬夏积雪不消，物产甚多，甲于南北，奈国主酷待其民，故地虽腴，无能兴焉。前时居民八十万，今仅二十万而已。昔大蒙古之君夏时于此纳凉，为加治弥耳国之名胜地。居民多为商，与后藏、西藏多年贸易。其都会同名，居民四万。

各国民经营不一，惟英国所营者为富庶。旁甲拉货物共价银七十万万圆，众务事所收银一千九百万。亚甲货物共价银三十五万万圆，每年众务事所收者七万万圆。马答拉银十四万万圆，众务事所收者共二万三千六百万圆。网买部货物价值银万五百万圆，众务事所收者万七千五百万圆。贸易甚大，任百姓自作生计，无苛政管束，故民甘出力，宜其旺相也。人皆善积，各安分乐业。印度地丰盛，但不善灌溉，一旱亢则无禾麦。除五谷、豆、菜外，遍地种青黛，约五十余万顷。亦产湖丝，种罂粟，每年出鸦片约四万箱。榜甲拉所出者五谷，每年价值银三千三百万两，蜀黍九百万两，豆千六百万两，种子千四百万两，白糖、烟、绵花等货二千七百余万两，共九千七百七十三万两。合五印度各国所陈田产统计四万万两。百姓以制造物件为重，不出运卖外国，其细布、绸缎之美者，惟西洋每岁买之。外有加治弥耳人织造搭膊布，悉不得运出外国。印度人不知掘矿，故铁、铜、金、玉必由外国人。道光十七年，运入之货三千四百六十余两，运出者五千三百八十有

余万两。现掘河以运货，立银局以便贸易。百姓向愚蠢，英人于此设学馆教民，于是印度人皆事天主。

五印度各属地，有大事必问本国公班衙，乃与英国公同会议，复立议士，会同斟酌。在马答利、网买两部，各调兵帅，共同议士商办，听大帅之命。惟英人能务大事，其土人只任下职而已。若征田赋，亦立乡绅总理钱粮。

国费出入：榜甲拉部人八千一百七十万圆，经费银七千六十二万五千九百圆，所调之军十一万六千。马答拉人银三千一十二万四千圆，经费二千四百二十二万六千圆，军士七万。网买收银千四百万圆，经费千九百七十三万二千圆，军士四万。在旁、网两部调水师战舰、火轮船防范，其火轮大船二十只，另建铁船、小火轮船。其守五印度三营者大半土人。

西洋各国所据五印度地：葡萄牙属地曰峨亚，在西南方，海边港口嘉邑也。地多山，无通路，其田大半能耕。居民五十万，崇天主教三分之二。地门〔149〕亦海口，昔与中国通商。撒米居民十万。

佛兰西所据东南之偏地，居民二十一万。其都曰本得识理〔150〕。海边种青黛、甘蔗、桑，亦开学院以教其民焉。

印度各土君之国

新地亚附近之亚甲，即所称马腊地也。广袤方圆四千七百里，居民四百万有余口。每年所出之饷约四百二十万两。其都为吴亚米鹿，居民五万口。(鸟)〔乌〕音之城亦坚固，步兵万四千，骑兵一万，有大炮二百五十门，常与英抗。

尼报里国〔151〕，亦曰廓尔加，印度之北地也。与西藏交界，山峰插天。居民专务佛教，多拉麻僧，惟念经好静，不养父母。一

女配数男。山内之民甚勇猛。曾人贡中国。嘉庆十七年攻及英界，英人攻战，始让地议和。此时英人尚驻其都，所称甲曼（士）〔土〕，居民二万四千。其民互仇战斗，山内各有酋长，自专其地，不听其王之命。产铁、铅、铜等。多印度人，亦有回回族居住此地。其廓尔加族，即由北方所来之矮人，攻服此地种类。语音不同，教门互异，今尚占据。

布但地与尼报里，皆西藏所连之徼地，山上雪冰恒积，多烟瘴，平地出蔬菜、果、麦。居民善灌溉，敬其老猿为仙兽。百姓面貌似中国，而刚健习劳，信佛敬僧，多修寺院。其转世喇嘛号为活佛，与西藏同俗。亦与旁甲拉通商。其都曰他西苏屯城。此两国均未信救主耶稣之教。

《瀛环志略》曰：余尝见米利坚人所刊地图，五印度共二十余国，在东者曰孟加拉，曰麦哈尔，曰尼泊尔，曰阿力（邑）〔色〕；在北者曰克什米尔，曰勒怀，曰威聊，曰乌讷，曰聂离；在中者曰阿尔各拉，阿拉哈板特，曰工洼纳，曰马尔洼；在南者曰甘勒士，曰弥勒尔[152]，曰海特尔拉蛮，曰麻打〔拉〕萨[153]，曰噶纳的，曰孟买；在西者曰尔勒士布他拉，曰阿布尔信。据米人雅裨理云，此系五印度旧部落之名，自英吉利据印度后，有分析有改革，与此图不同。后见英人所刊五印度图，与米利坚图全不同，地名繁简亦异。地既属英，当就英图立说，以资考核。

塞哥，一作悉国，又作西刻。北印度大国，西域称为克什米尔，一作加治弥尔，又作加支迷尔，又作夹氏米理里。乃其别部之名。其国自古以此部为国名，《新唐书》谓之个失蜜，又谓之迦湿弥罗，《宋史》谓之迦湿弥勒，元人谓之乞石迷耳，皆克什米尔之转音也。犹尼泊尔之称廓尔喀，浩罕之称安集延也。东北雪山环抱，与后藏西徼毗连，西北隅接西域之札布，西界阿富汗、俾路芝，西南界信地。东西约千里，南

北约二千五百里。其地时序和平，山水明秀，沙碛虽多而土田极沃，农功甚勤。户口约三百万。商贾善于行远，西域、回疆、后藏，处处有之。国旧分左右部，以（隆）〔萨〕德（勤）〔勒〕至河为界，河左之西林德部已降英吉利为属国，余诸部皆在河右，各有酋长，不相统属。乾隆末，劳尔[154]即剌合酋长林日星兼并河右诸部为一，又逾印度河，割阿富汗数城。继立之王尤雄武，以欧罗巴人为将，战胜攻取，四邻畏服。道光十九年王卒，宗孙嗣立，倩任谗佞，大柄旁落，国势顿衰。先是英吉利攻灭孟加拉，乘胜胁降诸部，值塞哥（尔）〔两〕世得贤主，国治兵强，故英人止戈修好，未尝措意。至是昏庸在位，间隙可乘，遂连年大举深人，侵割其疆土过半。其所失为何部，尚未得其详也。

国分九部：首曰本若，都城建于拉维河岸。曰劳尔，一作剌合，米图作勒怀。贸易繁盛，为通国大都会。曰固宜斯丹，首城名拉德如尔。曰克什米尔，首城同名。曰着这，首城名亚德各[155]。曰亚萨勒。曰北朝威尔。曰几尔加尔不耳。曰木耳丹[156]。曰勒亚。曰德勒义斯马伊尔汗[157]。曰德拉合西汗[158]。曰巴合瓦尔不耳[159]。首城皆同名。道光二十年，粤东译出英人新闻纸，有英军攻阿付颜尼，峨罗斯约木喀腊欲取阿付颜尼之说，意在争北印度也。二十六年传闻英人用兵于北印度，有取得西刻之加治弥尔，与后藏接壤，欲赴藏通市之说。西刻即塞哥，加治弥尔即克什米尔。据西人所刻地图，克什米尔在塞哥极北界，英人果割地至此，则已拊塞哥之背，不止丧地实多，抑且危如朝露矣。英吉利印度埔头，孟加拉最盛，孟买次之，麻打拉萨又次之。英吉利本国商船与欧罗巴诸国之船，每岁往来以数千百计，其税银每岁得千余万。养兵太多，支销之外，所余亦无几。

中国之布，从前皆以麻织，自元太祖征印度，乃得绵花之种，棉花初称吉贝。流传中土，至今衣被九州，功驾桑麻之上，其利溥

矣。乃鸦片之毒，亦出于此，五印度诸部皆产此物，而最多者为马剌他。川南、滇西，地近印度，故有栽种罂粟者。鸦片分两种，成团者为大土，其价昂，聚于孟加拉、麻打拉萨；成片者为小土，其价廉，聚于孟买。五印度货物，惟绵花、鸦片最多，近年竟以鸦片为主，每岁出运数万余箱。宇宙浮孽之气乃独钟于佛国，何其怪也！

回疆叶尔羌等城，时有克什米尔、温都斯坦两处之人往来贸易。《西域闻见录》谓两部皆回部大国，由叶尔羌南行六十余程至克什米尔，又四十余程至温都斯坦。以今考之，克什米尔即塞哥，为北印度大国。温都斯坦则五印度总名。部落既多，西域不能辨识，自克什米尔之外，概称为温都斯坦耳。又云两广、福建之物，往往由温都斯坦贩至回疆。此无足怪，温都斯坦之孟加拉、孟买，皆英吉利大埔头，闽、粤之货山积。由两处至回疆，皆商贾通行之熟路，转运固甚便矣。

案：由回疆之叶尔羌南越博罗，可达后藏；由后藏越廓尔喀，可达印度。英夷果由印度转贩回疆，未知此以北大雪山、葱岭以及叶尔羌南之大戈壁，皆属陆路，何由得至？岂溯印度河逆流而上与？然究在雪山南也。若用驼马转运，或由冈噶江逆折而西而北，以达回疆与？然不可考矣。

【注】

〔1〕亚拉比亚海（Arabia Sea），即阿拉伯海。

〔2〕皮路直坦国（Paluchistan），即俾路支。

〔3〕亚加业坦国（Afhanista），今阿富汗。

〔4〕甲谷他（Calcutta），今印度加尔各答。

〔5〕铅绝斯江（The Ganges），今恒河。

〔6〕布兰布塔江（Brahmaptura），今布拉马普特拉河。

〔7〕比拿力（Benares），今印度贝拿勒斯。

〔8〕俄亚（Goa），卧亚，今印度果阿。

〔9〕阿付干国（Afghanista），今阿富汗。

〔10〕安日（The Ganges），今恒河。

〔11〕巴剌迷尼（Brahmaptura R.），今印度、孟加拉之布拉马普特拉河。

〔12〕玛合奴的（Mahānadi R.），今印度默哈讷迪河。

〔13〕哥达威黎（Godāvari R.），今印度戈达瓦里河。

〔14〕基斯德那（The Kistna），印度吉斯德纳河，今名克里希纳河（Krishna R.）。

〔15〕加威利（Cauvery R.），今印度高韦里河。

〔16〕内尔布达（Narbada R.），印度纳巴达河，今名讷尔默达河（Narmada R.）。

〔17〕达布的（Tapti R.），今印度达布蒂河。

〔18〕布路亚国（Portugal），今葡萄亚。

〔19〕新的亚（Sindhia），今印度辛德亚地区。

〔20〕塞哥（Seiks），锡克土邦，地在今印度北部。

〔21〕信地（Sindi），今巴基斯坦信德省。

〔22〕尼巴尔（Nepal），今尼泊尔。

〔23〕亚加拉（Agra），今印度亚格拉。

〔24〕瓜利尔（Gwalior），今印度瓜廖尔。

〔25〕干德宜至（Candeish），今印度坎迪什地区。

〔26〕马卢袜（Malwah），今印度马尔瓦地区。

〔27〕萨德勒至河（Sutlej R.），今印度、巴基斯坦苏特里杰河。

〔28〕北罗吉斯丹（Paluchistan），即俾路支。

〔29〕本若（Punjap），今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

〔30〕劳尔（Lahore），今巴基斯坦拉合尔。

〔31〕拉维河（Ravi R.），今印度、巴基斯坦拉维河。

〔32〕加支迷尔（Kashmir），又作加治弥尔，即克什米尔。

〔33〕木尔丹（Moultan），今巴基斯坦木尔坦。

〔34〕勒亚（Leiah），今巴基斯坦莱亚。

〔35〕加支（Cutch），今巴基斯坦库奇。

〔36〕海德拉巴（Hyderābād），今巴基斯坦海得拉巴。

〔37〕达大（Tatta），今巴基斯坦塔塔。

〔38〕哥拉齐（Karachi），今巴基斯坦卡拉奇。

〔39〕那哥布尔（Nagpur），今印度那格浦尔。

〔40〕剌日布德（Rajapootana），今印度拉贾斯坦邦（Rajasthan）。

〔41〕达拉王哥尔（Travancor），今印度特拉凡哥尔。

〔42〕亚拉合巴尔德（Allahabad），今印度阿拉哈巴。

〔43〕卢各脑（Lucknow），今印度勒克瑙。

〔44〕高翁的河，恒河的一条支流，今名不详。

〔45〕尼桑（Nizam），此处指德干地区（Deccan）。

〔46〕加尔那德（Carnatic），今印度卡纳蒂克地区。

〔47〕马尔袜（Malwah），今印度马尔瓦。

〔48〕海德拉巴（Hyderabad），今印度海得拉巴。

〔49〕比德尔（Bidar），今印度比达尔。

〔50〕北拉尔（Berar），今印度贝拉尔。

〔51〕亚瓦（Koppal），今印度科瓦尔。

〔52〕北乍布尔（Bijapur），今印度比贾普尔。

〔53〕阿利萨（Orissa），今印度奥里萨邦。

〔54〕西尔加（Circars），即印度彻尔卡尔地区。

〔55〕亚拉把（Allahabad），今印度阿拉哈巴德。

〔56〕昭布尔（Chandpur），今孟加拉昌德普尔。

〔57〕古达（Cuttack），印度库塔克。

〔58〕古萨拉的（Guzerat），即印度古吉拉特。

〔59〕干的是（Candeish），今印度坎迪什地区。

〔60〕加那剌（Canara），今印度加那拉地区。

〔61〕贝査布尔（Bijapur），今印度比贾普尔。

〔62〕邦加罗尔（Bangalore），今印度班加罗尔。

〔63〕痾曼海湾（Gulf of Oman），阿曼湾。

〔64〕巴罗达（Baroda），今印度瓦多达拉（Vadodara）。

〔65〕亚哥拉（Agra），又作亚加拉、亚加剌，今印度亚格拉。

〔66〕古斯拉德（Guzerat），今印度古吉拉特邦。

〔67〕邦德尔干（Continuacão），今印度康提尔干地区。

〔68〕布那（Pune，Pona），今印度浦拿。

〔69〕波保尔国（Bhopal），今印度博帕尔。

〔70〕亚拉合巴（Allahabad），今印度阿拉哈巴德。

〔71〕北惹布尔（Bijapur），今印度比贾普尔。

〔72〕的里湾德棱（Trivandrum），今印度特里凡得琅。

〔73〕亚桑（Hassan），今印度哈桑。

〔74〕阿剌干（Arakan），今缅甸西部阿拉干。

〔75〕马达拉斯（Madras），今印度马德拉斯。

〔76〕哥伦波（Colombo），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77〕巴合尔（Bahar），今印度比哈尔（Bihar）。

〔78〕加尔古达（Calcutta），今印度加尔各答。

〔79〕乌给黎河（Hooghly R.），印度胡格利河。

〔80〕巴达那（Patna），今印度巴特那。

〔81〕科黎萨（Orissa），今印度奥里萨。

〔82〕哥达威利河（Godavari R.），今印度戈达瓦里河。

〔83〕古达克（Cuttack），今印度库塔克。

〔84〕义德拉巴（Hyderabad），今印度海德拉巴。

〔85〕北西尔加耳（North Circars），今印度北彻尔卡尔地区。

〔86〕卑合尔（Bihar），今印度比哈尔。

〔87〕古尔瓦勒（Gurhwal），今印度古尔瓦尔地区。

〔88〕古塞拉德（Gujerat），今印度古吉拉特邦。

〔89〕北日布尔（Bijapur），今印度比贾普尔。

〔90〕丁的古尔（Dindigul），今印度丁迪古尔。

〔91〕巴拉加（Balaghaut），今印度巴拉加特地区。

〔92〕萨灵（Salem），今印度撒冷。

〔93〕北拉利（Berar），今印度贝拉尔地区。

〔94〕窝黎萨（Orissa），今印度奥里萨。

〔95〕科隆加巴（Kolingapatnam），今印度科林加帕特南。

〔96〕比德尔府（Bidar），今印度比德尔。

〔97〕苏拉的（Surat），今印度苏拉特。

〔98〕科袜（Goa），卧亚，今印度果阿。

〔99〕奔达（Banda），今印度班达。

〔100〕达蒙（Damão），今印度达曼。

〔101〕古塞拉的（Guzerat），今印度古吉拉特邦。

〔102〕的玉（Diu），今印度西岸之第乌。

〔103〕奔的支黎（Pondichéry），印度东部本地治里。

〔104〕商德尔那哥（Chandernagore），今印度昌德纳戈尔。

〔105〕马黑（Mahé），今印度西海岸马埃。

〔106〕达郎给巴尔（Tranguebar），今印度特兰克巴尔。

〔107〕押安（Afghanista），今阿富汗。

〔108〕布兰补答（Brahmaptura），今布拉马普特拉河。

〔109〕哥摩林（Comorin），今印度科摩林角。

〔110〕屈治（Cutch），卡奇，今巴基斯坦库奇。

〔111〕干拜（Cambay），今印度坎贝。

〔112〕白西尔亚（Persia），波斯，今伊朗。

〔113〕谛母尔（Timur），帖木儿，撒马尔罕国王，曾带兵入侵印度，其后代建立了莫卧尔帝国。

〔114〕大蒙古号（Mughul），即历史上的莫卧尔帝国。

〔115〕苏拉 (Surat)，今印度苏拉特。

〔116〕马答拉 (Madras)，今印度马德拉斯。

〔117〕加里威 (Robert Clive)，罗伯特·克莱武，英国上校，1757 年指挥普拉西战役，占领孟加拉。

〔118〕西刻人 (Seiks)，即锡克教徒。

〔119〕亚散 (Assam)，今印度阿萨姆邦。

〔120〕巴哈 (Bihar)，今印度比哈尔。

〔121〕阿勒撒 (Orissa)，今印度奥里萨。

〔122〕胡义利河 (Hoogly R.)，今印度胡格利河。

〔123〕母耳士他城 (Murshidabad)，今印度穆尔希达巴德。

〔124〕巴那城 (Patna)，今印度巴特那。

〔125〕半古答 (Cuttack)，今印度库塔克。

〔126〕亚山 (Assam)，同亚散，今印度阿萨姆邦。

〔127〕巴马布他河 (Brahmáputra R.)，今布拉马普特拉河。

〔128〕亚拉干 (Arakan)，今缅甸西部阿拉干，地在今若开邦一带。

〔129〕亚拉哈巴城 (Allahabad)，今印度阿拉哈巴德。

〔130〕闰那河 (The Jumna)，今印度朱木拿河。

〔131〕比那勒城 (Benares)，今印度贝拿勒斯。

〔132〕德希城 (Delhi)，今印度德里。

〔133〕巴勒里城 (Bareilly)，今印度巴雷利。

〔134〕尼布他 (Narbada R.)，今印度纳尔马达河 (Narmada R.)。

〔135〕马他拉 (Madras)，今印度东南部马德拉斯。

〔136〕曼牙罗利 (Mangalore)，今印度西海岸芒格洛尔。

〔137〕加里屈 (Calicut)，印度西海岸之卡利卡特，今名科泽科德 (Kozhikode)。

〔138〕苏拉城 (Surat)，今印度西部苏拉特。

〔139〕希答巴 (Hyderabad)，今印度海德拉巴德。

〔140〕萨他拉 (Satara)，今印度西部沿海之萨塔拉。

〔141〕 答文可利（Travancore），今印度特拉凡哥尔。

〔142〕 西金（Sikkim），今锡金。

〔143〕 匿补他河（Narbada R.），印度纳巴达河，今名讷尔默达河（Narmada R.）。

〔144〕 突鹿（Thana），今印度塔纳。

〔145〕 干拜海隅（Gulf of Cambay），今坎贝湾。

〔146〕 古治（Cutch），今印度库奇。

〔147〕 拉补坦（Rajputana），今印度拉杰普塔纳。

〔148〕 拉合（Lahore），今巴基斯坦拉合尔。

〔149〕 莫但城（Multan），今巴基斯坦木尔坦。

〔149〕 地门（Damão），今印度达曼。

〔150〕 本得识理（Pontchery），今印度本地治理。

〔151〕 尼报里国（Nepal），今尼泊尔。

〔152〕 弥勒尔（Berar），今印度贝拉尔。

〔153〕 麻打（拉）萨（Madras），今印度马德拉斯。

〔154〕 劳尔（Lahore），今巴基斯坦拉合尔。

〔155〕 亚德各（Attock），今巴基斯坦阿托克。

〔156〕 木耳丹（multan），今巴基斯坦木耳坦。

〔157〕 德勒义斯马伊尔汗（Dera Ismail Khan），今巴基斯坦德拉伊斯梅尔汗。

〔158〕 德拉合西汗（Dera Ghazi Kha），今巴基斯坦德拉加齐汗。

〔159〕 巴合瓦尔不耳（Bahawalpur），今巴基斯坦巴哈瓦尔普尔。



海国图志卷二十一

邵阳魏源重辑

西 南 洋

中印度各国

《西域闻见录》：温都斯坦，亦西域回国之大者也。叶尔羌西南，马行六十余日，至克食米尔，克食米尔复西南行四十余日，至温都斯坦。水亦可通，两地贸易之人多资舟楫，往来不绝。称其王曰汗。其都城雄壮，周围六十余里，辖大小回城三百七十余。其人深目高鼻多须，目睛黑白，光如琉璃。面黑唇青，言语类鸟鸣，回子亦不能辨。衣敞前襟，头缠花布。厥土黑坟，地极溽暑，瘴疠为害，人有头面生赘疣，引之而长、放之而缩者。地以象耕，服车致远，皆取给于象。有牛马，无驼羊骡驴，不解游牧之事。粳糯秔稻及瓜果蔬菜，靡不繁植。槟榔、桃榔、棕榈、橘、柚，在在成林，冬不凋叶。人习技巧，金漆雕镂，制作精奇，所制玉器，薄如蝉翼，文成如发。抽金银为丝，织绸缎毡布，遍货于西域各国及各回城。所居穴地深数丈，旁掘土洞为室，室亦绝精，饰以金玉，从无地上起屋并园亭之事，其城村似旷邈无人烟处也。郭外大泽一，山水秀丽，花木蔚然，居人多携眷乘舟，累月经旬，游于其内。多美酿，尚宴会，必费数百金，亦多载酒泛舟于泽中者。

凡其地之公私事务及一切农工商旅操作交易，皆于夜间为之，日出则伏。国既富庶，风俗奢靡。其地亦有玉山，独少白金，价过黄金也。最贵中国磁器，或有携至其国者，争以白玉盘碗交易而去，惟恐失之。而大黄尤为至宝，以黄金数十倍兑换，盖其地之一切疾病疮疡，得大黄即愈，百不失一。贵客来及大筵宴，皆以大黄代茶。人若经年不服大黄则必死，故虽贫苦小回，亦必有一半两大黄囊胸前，舌舐而鼻嗅之。其地之江河皆通海洋，时有闽、广海航到彼停泊，多有以大黄渔利者。两广、福建之物，往往有之，或重贩至叶尔羌，转人中国矣。哈什噶尔回子买得漳绒一端，上有天顺字号，固闽货也。

其国西隅有巨泽，围数千里，泽中有山，围逾千里，万峰耸峙，高人云天，或曰人间第一高山也，名曰牵各里麻胆达喇斯。山中产狮子，于秋月皎洁，辄负雏于山中往来，头大而毛虬，尾形如帚，黄质黑章如虎皮，长六七丈，时登山绝顶，望月垂涎，咆哮跳掷，猛飞吞月，有飞去八九里十余里而坠死山谷中者。其国人以豢养狮子为上户。每当秋月，其汗使人取狮，以金铁作柱，大如瓮，密布层遮，围畜之于其中，饲以牛，时而吼如雷霆，满城震动，人畜不宁。

椿园氏曰：乾隆四十年，有温都斯坦之海门达尔游至回疆，予晤其人，而黑唇青，睛如琉璃，据云彼乃其地之白皙者耳。又云：其国之西南数万里，有黑白之人，白者如雪，黑者如漆，国在大海之中。得毋即东粤之所谓黑鬼、白鬼者欤？因细谈其地之事甚详，与予向所闻无异。而牵各里麻胆搭拉斯之山，高耸至极，灵迹最著，其即古人所言日绕之峰欤？顾山虽至高，无出没日月之理，四围皆水，舟楫可通，亦无所谓弱水焉。案温都，一作痕都，一作兴都，即印度、身毒之转音也。《坤舆图》、《职方图》皆作莫卧尔国，盖中

印度也。其西北大泽，即所谓里海也。里海中高山，而疑为须弥，陋不足辨。其地暑而多瘴多雨，类闽、广。水土恶劣之乡，而山有宝，地生毛，故人繁而殷富。惜乎象胥通言，不能尽解其说，所得考核存据者，亦仅参半焉尔。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亚加[1]者，古时中印度之省会，系蒙古印度王之都。殿宇官衙，光曜灿辉，形势在北极出地二十七度十一分，偏东七十七度五十三分。有塔建在平坦，周视九十里。所有居民，大半崇回回教，并不崇拜菩萨，其庙内无偶像，并无烧香，惟念经叩头而已。回回教门之人数百万，在五印度各处居住。昔蒙古军侵国，强令土人弃绝佛像，否则诛死，故此印度多奉其教，至今不绝。其近城有古王之墓，高如叠塔，一周几十丈，焕然齐整。其炮台四面险固。此际邻国咸宁，毫无战衅，故生意复兴。道光十三年以此地为省会。

又亚北得希[2]者，古回回王之京。明嘉靖五年，蒙古汗乘机侵夺，创立大国，历二百三十五年，令五印度列国进贡，乃佞臣结党，变诈蜂出，乾隆二十五年，王懦无能，投降英人，蒙其俸禄，安居本都，但战斗不息，为敌国侵掳，于是英官征逆靖国，宣威回回。王现时驻官，无权，惟享虚荣，受英俸禄，足以养宗室而已。其都广大，其殿辽阔，其民各服英权，历年泰平。

东印度各国

《海录》：乌土国[3]，在暹罗蓬牙[4]西北，疆域较暹罗更大。由蓬牙陆路行四五日，水路顺风约二日，到佗歪[5]，为乌土属邑，广州人有客于此者。又北行百余里，到媚丽居[6]。又西北行二百余里，到营工[7]。又西行二百余里，到备姑[8]。俱乌土属邑。王都

在盎画[9]。由备姑人内河，内河即恒河，会大金沙江海口。水行约四十日方至。国都有城郭宫室，备姑乡中有孔明城，周围皆女墙，参伍错综，莫知其数，相传为武侯南征时所筑，人者往往迷路，不知所出云。北境与云南、缅甸接壤，云南人多在此贸易。衣服饮食大约与暹罗同，而朴实仁厚，独有太古风。民居多板屋，夜不闭户，无盗贼争斗。国法极宽，有过犯者罚之而已，重则圈禁，旬日而释，无杀戮扑楚之刑，实南洋中乐国也。男女俱椎髻。婚姻略同中国。死葬于山，不封不树。土产玉、宝石、银、燕窝、鱼翅、犀角、泥油、紫景、儿茶。宝石蓝者为贵，以其难得也。泥油出土中，可以燃灯。紫景亦土中所出，可代印色。自安南至此，乃南洋诸国，沿海俱有鳄鱼，形如壁虎，嗜食人，土番有被鳄吞者，延番僧咒之，垂钓于海，食人者即吞钩而出，其余则不可得也。由备姑西北行，沿海数千里，重山复岭，并无居人，奇禽怪兽，出没号叫，崇岩峭壁间，多古木奇花，所未经睹，舟行约半月方尽，亦海外奇观也。

徹第冈，在乌土国大山之北，数十年来英吉利新辟之地，未有商贾，其风俗土产未详。案：此皆印度之东境，即古柯枝国也。

又曰：明呀喇，即孟加腊。英吉利所辖地，周围数千里，西南诸番一大都会也，在徹第冈海西岸，由徹第冈渡海，顺东南风约二日夜可到。陆路则初沿海北行，至海角转西，又南行，然后可至，为日较迟，故来往都由海道。其港口名葛支里[10]，港外沿海千余里，海水浑浊，浅深叵测、外国船至此不能遽进，必先鸣炮使土番闻之，请于英吉利，命熟水道者操小舟到船，为之指示，然后可。土番亦必预度其深浅，以泡志之。泡者，截大木数尺，制为橄形，空其中，系之以绳，坠之以铁，随水道曲折浮之水面，以为之志，土番谓之泡。每一望远，及转折处则置一泡。然外人终

不能测，是殆天险也。港口有炮台，进入内港行二日许，到交牙炮台，又三四日到古里噶达[11]，英吉利官军镇明呀喇者治此。有小城，城内唯住官军，商民环处城外。英吉利官吏及富商家属俱住涨浪居。涨浪居者，城外地名也，楼阁连云，园亭绮布，甲于一国，英吉利居此者万余人。

又有叙跛兵五六万，即明呀里[12]土番也。酋长有三，其大者曰即攸士第，其次曰尼里，又次曰集景，皆命于其王，数年则代。国有大政大讼大狱，必三人会议，小事则听属吏处分。其统属文武总理粮饷一人，谓之辣，亦数年而代。其出入仪仗，较三酋长特甚，前有骑士六人，后有四人，左右各一人，俱穿大红衣，左右二人装束俱同辣，唯辣所穿衣当胸绣八卦文为异耳。凡鞫〔狱〕讼，上下俱青衣，唯三酋长两肩有白绒（绿）〔缘〕，头戴白帽，酋长上坐，客长十人旁坐，客长，客商之长也。每会鞫必延客长十人旁坐，欲与众共之也。其狱必佥曰是，然后定谳，有一不合则复鞫，虽再三不以为烦。然怙奢尚利，贿赂公行，徒事文饰，无财不可以为说也。

其土番有数种，一明呀理，一夏里，一巴蓝美。明呀里种较多，而巴蓝美种特富厚。明呀里食牛不食豕，夏里食豕不食牛，巴蓝美则俱不食。富者衣食居处颇似英吉利，以华丽相尚，贫者家居俱裸体，以小幅布围其腰脐，以掩下体，男女皆然，谓之水幔。无来由番亦多如此。有吉庆则穿长衣窄袖，其长曳地，用白布二丈缠其头，以油遍涂其身。所居屋尽涂以牛粪。交易以文螺壳为货贝。娶妻皆童养，夫死鬄发而居，各种不相为婚。男子胸盖数小印，额刺纹，女皆穿鼻带环。巴蓝美死则葬于土，余俱弃诸水。明呀里间有以火化者，更有伉俪敦笃，夫死跃入火中以殉者。

自此以西地气渐寒，中华人居此者可穿夹衣，非若东南洋诸

国四时俱单衣也。土产鸦片、烟硝、牛黄、白糖、棉花、海参、玳瑁、诃子、檀香。鸦片有二种，一为公班，皮色黑，最上；一名巴第古喇，皮色赤，稍次之，皆中华人所谓乌土也，出于明呀喇属邑，地名巴旦拿[13]。其出曼达喇萨者亦有二种，一名金花红，为上，一名油红，次之。出马喇他及盎几里[14]者为红皮，出孟买及即杜[15]者则为白皮，近时入中华最多，其木似罂粟，叶如靛青，子如茄，每根仅结子二三颗，熟时夜以刀微划其皮，膏液流出，凌晨收之而浸诸水数刻，然后取出，以物盛之，再取其叶曝干，末之杂揉其中，视叶末多少以定其成色，叶末半则得膏半，然后捏为团，以叶裹之，子出膏尽则拔其根，次年再种。案：明呀喇，《海国闻见录》作珉呀，或人又作孟阿拉，或作孟加腊，实皆一地。

《海国闻见录》：小白头国，东邻珉呀国。一作明呀喇，即今孟加腊也。珉呀人黑，穿着皆白，类似白头。英机黎、荷兰、佛兰西聚此贸易。珉呀，天竺佛国也。珉呀之东南远及暹罗，珉呀之南临海，珉呀之北接剌麻西藏及赛马尔丹国属。

《粤商回述》：孟阿拉地宜种植，百物丛生，终岁南风，并无冬夏。每洋银一圆，值彼处铜钱一百文，白米一升，值彼处铜钱一文。其鸦片烟四季种收，周流不息，各国夷人均向彼处收买。每公土一件，价银一圆，白土一包，价银六钱。国王所抽税，每土一件约银二圆，运至中国每码土计成本银四圆有奇。从前可卖至八九圆，闻去年中国（功）〔禁〕令森严，彼处夷发售甚艰，价亦太贱，每船烟土，所售银两仅敷来往盘费。所获既无大利，各夷均不愿作此鸦片生理。本年夏间由彼处起程，闻英吉利国王以中国严禁，有传令停止制造之说。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榜葛剌国，东印度也。海口河流疏派，田亩丰盛，物产如山，如糖、硝、棉花、鸦片、靛饼、胡丝、五

谷等货。其省会曰甲谷他，在安额河之滨，于北极二十二度二十三分，偏东八十八度二十八分，天下互市之处。康熙七年，英商始建市馆，筑小炮台，屋宇仅七十间。乾隆十七年，土君擅坏其房，囚其人，当时英官报仇，用兵驱逐虏主，总归其管辖焉。都邑广大，居屋如殿。其街直而广，两而高楼，粉白如雪，内有学校、文院各等文艺之馆，男女读书务学，勉为良善。

全印度之总帅扎驻甲谷他，管下英国军士三万丁，土军二十三万丁。文官俱幼时来自英国，学习土话，自下升擢，俸禄甚厚，以理地方各事。所建炮台四围广大，敌军断难取据，深沟高垒，金城汤池，四而险固。水路可通内地各大邑，若水浅流急，用火轮船牵其河舟，不待风潮，上下不绝。城内财帛不胜数，凡他省及内地富商皆云赴甲城，以包兑包送。

甲部东势他加城[16]，居民二万丁，百姓立机房造织细幼布帛。昔总帅扎驻之省会，此时惟见颓墙坏壁。

甲部之西八拿邑[17]，居民稠密，造硝，种罂粟、青黛，田种玫瑰、酴醾，摘花叶造花露。居民好香扑鼻，常用以调饭洗身。

甲部西南北拿力邑[18]，印度教门中著名之区，谓是地之中心，街衢甚窄，房屋瓦造，高五六层，众生奔驰，如影不绝，居民计六十万丁。据印度人说，菩萨造成其城以为圣处，信其教者诣邑烧香，奉拜偶像，以免地狱之罪。又言沐浴其河内者，诸罪一概洗涤，直上天堂。此印度佛教中之恒河也。东印度之东为缅甸，北印度之东为廓尔喀及西刻等国，此数国皆近西藏，贡于中国。近日西刻及廓尔〔喀〕亦为英吉利驻印度之兵所攻服，故东印度孟加腊已与西藏通互市。惟北印度与鄂罗斯国游牧部相接壤，至今争战未息，盖鄂罗斯亦贪印度鸦片之利尔。

魏源《西藏后记》曰：滇南师范有言，中国赴天竺佛国亦有

两道：一自云南腾越州[19]而南，由缅甸城转西以至东天竺，凡三千五百里，再至中天竺又千有六百里，共五千有百里。一自云南丽江[20]而西进藏，至东天竺北界二千里，又千有二百里而至中天竺，仅三千有二百里，视南道径千有九百里。以地望准之，云南之腾越州正与天竺东南相值，止因其间赤发野人隔之，故一则迂道南行千有七百里至缅甸，然后转西至东天竺，又西北至中天竺檀那国，计三千八百里；一则迂道西行人藏，然后转南，亦至檀那，计三千二百里。使能取道野人径直西上，则免由缅由藏两迂途，而自腾越达天竺，不过千有〔八〕九百里。野夷若人版图，则与天竺境壤相接。昔汉武开西南夷，欲由梁州达大夏[21]，伟矣哉！

《西藏记》曰：由后藏塞尔地方西南十八程至宗里，又八日至白木戎部落，其地北接后藏，西接白布，南至小西天北界。(至)〔自〕小西天界，南行十日，至其国都布尔牙部落，始上海船，行半月，至大西天。小西天为东天竺，大西天为中天竺。又曰：后藏札什伦布西南，与布鲁克及白布等部交界；白布即赞普取白布国王女之地，布鲁克即往天竺之路也。又一路由阿里西南二千余里，入厄纳特珂克，即中天竺。其中藏、前藏东南，则以怒江为界，江以南即狢猃野人，每藏中有死罪，则驱之过江，听野人残之。以上《西藏记》。

然则怒江南岸，逾野夷西境即布鲁克部，与东天竺近。而怒夷自雍正中内附，岁输皮贡于腾越界，非不可辟之区，则天竺与中国亦非不可接之境。惟是东天竺即今南洋孟加腊地，久为西洋英吉利所据，专产鸦片烟，流毒中国。诚能募腾越土勇万人，渡江而西南，长驱捣其背腋，通绝域为邻壤，实制西夷之一奇。或曰大金沙江自藏经缅，其人海之口即东天竺界，其水阔于大江，造舟藏地，顺流建瓴，尤倍捷于陆。然有舟师之便，而又有缅夷之

梗，利害亦适相当也。

又《乾隆征廓尔喀记》：四川云南之西为乌斯藏[22]，乌斯藏之西南为廓尔喀；廓尔喀之西南为五印度。印度古佛国在葱岭西南，濒大海，去乌斯藏尚远。或以乌斯藏即古佛国者，非也。自四川打箭炉[23]西行二十余驿，至前藏，四十二驿至中藏，又十二驿至后藏，又十二驿至济陇，又三十驿至石宿堡，为后藏极边地；逾桥而西，则廓尔喀矣。

廓尔喀本巴勒布国，旧分叶楞部、布颜部、库木部，于雍正九年各奉金叶表文贡方物。后三部并吞为一，遂与后藏邻。自古不通中国，其与中国构兵，则自乾隆五十五年内犯西藏始。初，后藏班禅剌麻以四十六年来朝，祝高宗七旬嘏，中外施舍，海溢山积。及班禅卒于京师，资送归藏，其财皆为兄仲巴呼图克图所有，既不布施各寺庙与唐古特之兵，又摈其弟舍玛尔巴为红教，不使分惠。于是舍玛尔巴愤诉廓尔喀，藉商税增额，食盐糅土为词，兴兵闯边。唐古特兵不能御，而朝廷所遣援剿之侍卫巴忠、将军鄂辉、成德等复调（兵）〔停〕贿和，阴令西藏堪布等私许岁币万五千金，按兵不战，遽以贼赆乞降饰奏，而讽廓尔喀酋入贡，受封国王。廓尔喀既侮藐内地，次年藏中岁币复爽约，于是廓尔喀以责负为名，再举深入。后藏札什伦布西南，左有曲多江巩，右有彭错岭，峭壁连冈，咽喉天险，贼步卒数千自聂拉木入。其时番汉官兵若分两路，一扼曲多江巩遏其前，一绕赴彭错岭截其后，则廓尔喀深入无援，可不战溃也。驻藏大臣保泰一闻贼至，则移班禅于前藏，并请移达赖、班禅于西宁，欲以藏地委贼。且札什伦布寺负山面江，形势巩峻，剌麻数千，乘墉可守以待援，而仲巴呼图克图挈资先逸，剌麻济仲札苍等复托言卜诸吉祥天母，不宜战，众遂溃。贼大掠札什伦布，全藏大震，（尔）〔两〕大喇嘛飞

章告急，侍卫巴忠扈驾热河，闻变畏罪，自沉水死。时鄂辉为四川总督，成德为四川将军，因尽以罪委之，谓巴忠解唐古特语，故私议皆其一人所为，己二人不知也。及奉命赴藏剿御，又按程缓进．上知二人不足恃，乃命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超勇公海兰察参赞，调索伦满兵及屯练土兵进讨。其军饷则藏以东川督孙士毅主之，藏以西驻藏大臣和琳主之，济陇边外，则前川督惠龄主之。贼狃于上年贿和之役，半运所掠归国，半屯界不去，鄂辉、成德等遽奏贼退，欲即以蕆事。上切责不许。明年二月将军、参赞由青海至后藏，四月连败其屯界之贼，尽〔复〕后藏地，六月遂大举深人。恐贼绕袭后路，遣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及总兵诸神保各出左右一路，以分贼势，而大军出中路，海兰察将三队为前军，福康安将二队继之。贼据木古拉山，阻水拒险。将军议令护军统领台斐英阿与贼相持，而大军别趋间道，海兰察绕山后出贼营之上，福康安由间道合冲贼营，克其木栅石卡数十，追奔至雍野雅。而成德诸神保亦克铁索桥进会利底。廓夷举国震慑，遣使诣军前乞降，将军、参赞严檄斥之。七月再进，六战六捷，杀贼四千，涉贼境七百余里，将近其国都阳布之地。隔河大山，贼以十营踞山严守，水深山斗绝，山后即其国都也。福康安欲逾桥攻之，海兰察力持不可，福康安自引兵渡桥仰攻，果不利，赖海兰察接应退贼。方是时，其国境南邻印度之地，久为英吉利属国，与廓夷积衅，闻廓夷受兵于中国，则亦出兵攻其边鄙。廓夷两支强大敌，汹惧无计，且恐我军闻而气奋也，再遣人诣军，卑词哀乞。将军、参赞议以贼境益险，而逾八月即大雪封山，不可老师，乃允其降。尽献还所掠藏中财宝及塔顶金册印，归前被执之丹津班珠尔等，并献沙玛尔巴〔即舍玛尔巴〕之尸，贡驯象、番马、乐工，请永遵约束。班师，上本欲俟事平，裂其土授诸土司，而酬福康安以郡

王爵；及闻已受降，乃允其请，留番兵三千，汉蒙古兵一千戍藏，是为官兵驻藏之始。后藏至廓尔喀故有孔道，贼严守之，故我师觅间道（人）〔入〕。其峭绝处，左壁右湍，不容一骑，将军、参赞亦时步进，故所贡象竟不能达。而乌拉岭上下百二十里，必穷一日之力逾之，稍昏黑即不能觅路，且有雪城若门洞，深数十丈，人往来者不敢语，否辄有雪大如屋，压而瘗之。廓尔喀寇藏时，运赀归国者二千人，过岭冻死殆尽，盖葱岭之南脊，天所以限中西也，险倍金川，远逾回部，为汉唐兵力所未至。幸其士卒皆跣足，每战仿古法，先约期而后交绥，我军不顾，辄先发掩袭，往往猝为我乘。自大创以后，至今贡献不绝。

其国西南与五印度相邻，其南海号印度海。近日印度之孟加腊及孟买等国，为西洋英吉利所据。乾隆六十年英吉利使臣入贡，自言前岁大将军率兵至西藏西南之的密部落时，彼国兵船亦曾相助，倘嗣后有需用西洋兵者，情愿效力。朝廷始知前此廓尔喀之役，其南界亦有边警外患也。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夷人入寇粤、浙，廓尔喀亦遣人禀驻藏大臣，言小国与里底所属披楞相邻，每受其侮，今闻里底与京属构兵，京属屡胜，臣愿率所部往攻里底属地，以助天讨。时驻藏大臣未知所称里底即英吉利，所称京属，即谓中国之广东省，所称披楞属地即印度，答以蛮触相攻，天朝向不过问，却之。盖英吉利国都虽远在大西洋，而其属国印度则与廓尔喀接壤，世仇构衅，故我攻廓则英夷乘之，我攻英则廓夷亦愿助之云。

臣源曰：廓尔喀界西藏及东印度，摄两强敌之间，然内贡中国而不贡印度夷。近日英夷西与鄂罗斯构兵，东与中国结衅，故廓尔喀欲乘两大国之势以攻印度云。印度地产鸦片烟，英吉利关税岁入千万计，其兵船入犯中国者，十九皆孟加腊之人，诚能听

廓夷出兵之请，奖其忠顺，扰彼腴疆，捣其空虚，牵其内顾，使西夷失富强之业，成狼狈之势，亦海内奇烈也。鄂罗斯地袤二万里，与中国首尾相接，地大兵强，西洋所畏。其与我互市之地则有陆而无海，英夷之与我互市则又有海而无陆。近日鄂罗斯屡与英夷争鞑鞑里之地，其地横亘南洋，鄂罗斯得之，则可以图并印度，故与英夷连年血战。雍正五年，俄罗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务鲁木，以地尚佛教，遣人至中国学喇麻，当即与廓尔喀相近之地。若能许鄂罗斯海船赴粤贸易，连络弥利坚、佛兰西等国，皆英夷仇敌，则英夷之兵艘不敢舍其境而远犯中国。英夷在印度大兵船止百艘，以其半入寇中国，其余皆分守各境，不敢远离，恐他国乘其虚也。夫以夷攻夷之效，愿见者视为迂图。乾隆、嘉庆间，一封暹罗，遂足以西制缅甸，东制安南。善奕者或一间著而全局皆生，况以宅中驭外之势，制仇衅四结之夷哉？

【注】

〔1〕亚加（Agra），今印度亚格尔。

〔2〕亚北得希（Delhi），今印度德里。

〔3〕乌土国（Burma），今之缅甸。

〔4〕蓬牙，今泰国攀牙府西北岸一带。

〔5〕佗歪（Tavoy），今缅甸南部丹那沙林区之土瓦。

〔6〕媚丽居（Muluku），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

〔7〕营工（Rangoon），今缅甸仰光。

〔8〕备姑（Pegu），缅甸南部古国名，地在今缅甸勃固河（Pegu R.）东岸之勃固。

〔9〕蛮画（Ava），今缅甸中部阿瓦。

〔10〕曷支里（Hoogli），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利河口一带。

〔11〕古里噶达（Calcutta），今印度加尔各答。

〔12〕明呀里（Bengal），即孟加拉。

〔13〕巴旦拿（Patna），今印度巴特那。

〔14〕盎几里（Jangira），今印度西海岸孟买南面的任吉拉。

〔15〕即杜（Kathiawar），今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

〔16〕他加城（Dacca），今孟加拉达卡。

〔17〕八拿邑（Patna），同巴旦拿，今印度巴特那。

〔18〕北拿力邑（Benares），今印度贝那勒斯。

〔19〕腾越州，今云南省腾冲县。

〔20〕丽江，今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21〕大夏（Bactria），中亚古国，地在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与阿姆河（Amudarya）之间。

〔22〕乌斯藏，元、明两代对西藏之前后藏之称谓。

〔23〕打箭炉，旧地名，即今四川省康定县。

海国图志卷二十二

邵阳魏源重辑

西　南　洋

北印度各国

《一统志》：巴勒提在博洛尔[1]南，痕都斯坦东与之接境，贡道由回部，汉唐罽宾[2]，近东地也。当为《唐西域记》之毕迦试国。群山近接，中有长河，有土伯特[3]、牝穆巴、克什米尔诸地。分两部落，酋长默默帕尔及乌苏完分统之，各有众八千余人。旧在叶尔羌贸易，乾隆二十五年内附。

《西域闻见录》：克什米尔，回子一大国也。案《宋史》曰：迦湿弥勒国，《元经世地里图》曰乞石迷耳，英夷地图曰夹氏米里，皆字异音同。叶尔羌西南马行六十余日，可至其国。中隔一冰山，人畜至此，须土人驼牵而过，其险甚于木素达板。其人深目高鼻，黄睛多须，衣圆领（穿细）〔窄袖〕，无发辫，饮食尤多禁忌，礼拜尤虔，语言强半可通，称其君曰汗。所属回众近百户，城池周三十余里。

椿园氏曰：嘉峪关外多流沙，间有水泉沙石，兀突怪恶，不生草木。至克什米尔以西以南，时既清淑，山川秀丽，别有天地矣。而温都斯坦各国，极热多雨无霜雪，一切飞潜动植，与中国之闽、广无异，岂以其近海之故欤？人习工巧，制造诡异。案此所

云克什弥尔之冰山，即唐玄奘《西域记》北印度之大雪山也。

《皇清四裔考》曰：爱乌罕[4]在巴达克山[5]西南，部落最大。《汉书》：西逾葱岭[6]，有（北）〔两〕道，北道出大宛[7]，南道出大月氏[8]，此当为大月氏地。有三大城，曰喀奔，曰堪达哈尔[9]，曰默沙特。喀奔城南北西面山，东面平旷。堪达哈尔城四面俱山，其汗爱哈默特沙居之。默沙特城旧属伊兰，爱哈默特沙征取之，统治三城。事耕种，无游牧。胜兵十五万，军器鸟枪、腰刀之属，无弓矢。善田作，户有余粮。少物采，自兼并温都斯坦部后，资其金丝缎匹，物力加丰。亦有奄竖，多取诸温都斯坦。商人不至其国。

乾隆二十四年大兵逐霍集占，将入爱乌罕境，为巴达克山酋素尔坦沙擒献，其属下有奔爱乌罕者，唆其兴师问罪于巴达克山，素尔坦沙惧，遣使具言诸不得已状，爱哈默特沙云：大清国地广人稠，见于记载，未知道路远近，今拟与尔部偕往投诚。遂屡贡焉。案：爱乌罕，亦作阿布额尼，亦作甲布尔。所属阿拉克巴拉斯、阿尔杂拜延，旧隶伊兰。由喀奔至堪达哈尔二十八程，由堪达哈尔至默沙特二十程，北接布哈尔[10]，西有默克、札志尔等数部落，中隔沙漠。过此为西海，南有思布[11]部落，过思布亦海也。案：西海曾里海，非地中海也。

《地理备考》曰：阿附干国即加布尔，在亚细亚州之中，印度之西北，北极出地二十八度起至三十六度止，经线自东五十七度起至七十度止。东至塞哥国，西连白尔西亚国，南接北罗吉国[12]，北界达尔给国[13]，长三千二百余里，宽约二千里，地面积方约十五万二千七百余里，烟户四兆二亿口。本国地势，东南西南平原坦阔，其余各方峻岭重叠。湖河甚少，河之长者惟一，名曰印度河，又名心德河。湖之大者有二，一名卢克湖，一名乌勒尔湖。其

田土，西方则硗瘠过半，沙漠无垠；余方则陇亩肮腴，谷果丰盛。土产铁、锡、矾、盐、窝宅、硇砂、硫磺、烟叶、绵花、阿魏、青黛、丹参、甘蔗、地毡等物。地气互异，冷热俱极。王位相传，长幼皆得临御，诸臣公举，惟贤继立。所奉之教乃回教也。技艺庸陋，贸易平常，商贾负贩，结队而行。粤稽本国，来历渺茫，明武宗正德元年，有巴卑尔[14]者，既获加布尔、济斯尼[15]、干达尔[16]等处，遂即位称汗，历传二百余载，康熙五十九年，复取白尔西亚国，归于一统。越十七载，白尔西亚国君那的尔沙[17]兴师击逐，反取本国，追薨后本国复兴，自为一国，时君名亚美里沙。乾隆四十五年传至塞曼沙者，被弟马慕篡逐，以后纲纪败坏，国乱民变。越十余载，塞哥国劳尔地酋长林日星者乘机侵占，其兼摄诸地亦皆背叛，惟阿付干、西斯丹[18]等处尚存。现改九部：一名加布尔，乃本国都也，建于平原之中，街市繁华，风景美丽。一名罗各曼，一名日剌拉巴[19]，一名合斯那[20]，一名西维[21]，一名干达合尔[22]，一名发来[23]，一名都札克，一名伊隆达尔。其通商冲繁之地曰加布尔，曰干达合尔，曰合斯那。

案：又名阿付颜尼，即爱乌罕之转音也。

《外国史略》曰：甲布国，或曰押安国，或曰加布额尼，前属白西亚国。〔南〕及北路治，北及西域游牧部，东及五印度，西连白西国，广袤方圆万六千里，居民千四百万。多山谷，故气候土产皆异。在印度界内，惟此地无深渊大河，山顶积雪不消，而山内极热。地肥硗不一，百姓稀少。农夫有五等，每年二收，多麦。产油并阿魏，多驼及绵羊，犬善走，猫亦美，鹰能捉鹿。民朴实，有仇必报，百年不忘。耻买卖，不肯家居，以持械争战为要务。山峡甚多，有外人入之，即绝其归路，故敌国不敢侵，而屡伐他国获胜。尝据五印度地，后为白西国所服，降为藩属。道光十七年，

峨罗斯国怂恿其民畔白西，复动干戈，而白西国王率兵围其北界之黑腊城[24]，于是甲布别立新主，调兵以拒退白西国。道光二十一年冬，土民乘冬冻攻击英兵，英兵乏衣食，多毙者。次年英兵攻之，仍令前王摄权，地始安静。

其都曰加布额尼，城甚坚固，英人破之。干他哈[25]亦交界之城，街广而直，城长而方，民多甲布之族，与白西国所属之黑腊国交界，其国君每驻此。与白西国有隙。地丰盛，民壮健。

哈萨克[26]、甲布两地之间，有地曰甲非勒坦山，地奉佛教，与附近甲布之回人交战。族类甚多，地狭险，多岩居。出葡萄、南果。民美丰姿，但未向化，因在岩内负固，回族亦难侮之。无王无君，惟听命于长老。好饮酒，面白，每将其女卖与回人为奴。最轻忽无信，若非山岩险固，久为他国降服矣。

《外国史略》曰：北路治地，南及印度地，北连甲布，东及英藩属地，西连白西亚国，广袤方圆九千一百五十四里，居民二百七十万。地分五部：曰撒拉文[27]，曰云他瓦[28]，曰以哈拉文[29]，曰路土古地。天气殊异，高峰夏亦雪积，平地则热甚。野长六十五里，阔四十里，东多山，高者八百丈。有金、银、铜、锡、铁、铅等矿，出绵花、五谷、青黛。居民分两族，多游牧，颇诚实，喜接旅客，亦有印度、白西人。其宗派各有本酋，不相合驻。其拉之地每年征饷二十五万圆，兵四千，有战则召募民壮至三万五千之多。曾进贡于甲布国。此地形势未经详察。

案：俾路芝南滨印度海，西北接巴社，居爱乌罕之南，西恒河迤西也。

《地理备考》曰：黑拉德国[30]，又名东哥罗三，在亚细亚州之中，印度之北，北极出地三十三度起至三十六度止，经线自东五十八度起至六十五度止，东南界阿付干国，西连白尔西亚国，北

接达尔给斯丹国[31]。长约一千五百里，宽约七百里，地面积方约八万里，烟户一兆五亿口。地势崭岩，冈陵络绎，湖河甚少。田亩肥饶，谷果丰稔，草木纷繁，牲畜充牣。土产铁、丝、麻、烟、阿魏、绵花、香料、药材、鸦片等物。地气温和。王位世袭。所奉之教乃回教也。技艺精良，商贾辐辏。通国分为三部：一名黑拉德，乃国都也，建于平原之中，昔甚富丽，今稍凌替。一名夏般，一名巴米昂。

《瀛环志略》曰：阿富汗，波斯东境。明时裂波斯数城，自立为国，前此固统于波斯，别无名号也。世多传其兼并温都斯坦，今考温都斯坦，乃五印度总名。与阿富汗为邻者，为北印度之塞哥[32]国。两国本以印度河为界，阿富汗尝逾河而割塞歌之西境，追后塞歌亦逾河面割阿富汗之东境，所谓疆埸之邑，一彼一此者耳。《西域闻见录》谓敖罕与温都斯坦，地界毗连，各以威力相制，迭为强弱。今考与温都斯坦为邻者，阿富汗之外别无敖罕国名，盖阿富汗一作爱乌罕，爱乌合音近敖，遂误以爱乌罕为敖罕，而安集延[33]之浩罕[34]都城，亦称敖罕，一作豪罕，又作霍罕。论者遂以此讥椿园之谬妄，谓其移极北之回部于南方，实则转音之淆讹，而不足深訾也。

又《闻见录》云：敖罕之人，种类不一，有与内地回子相似者，有与安集延相似者，有与土尔扈特相似者，有毛发拳曲，与峨罗斯相似者。又一种人亦回子衣帽，须绕颊如猬而赤，染以茜。其人多力，善用木矛，西域人多畏之。又一种人圆领大袖，衣冠类汉唐，貌清奇似朝鲜人，或谓是后汉之遗种云。又云：敖罕，西域之大国，亦西域之乱邦。诈力相尚，日日皆逐鹿之势，盖自古而然云云。余考西洋人地图，阿富汗境土，纵横皆不过三千里，幅员既无莫大之势，种族安得如许之繁？盖其国本波斯所分，追后

由分而合，复由合而分，西域不知波斯国名，遂以波斯各部种类，并归之阿富汗耳。泰西人亦称波斯客籍流寓，种类甚多，语音不一。有额力西者，即西腊。有阿丹者，即阿剌伯。有罗马者，有土鲁机者，正与《闻见录》所云相合。至两国再合再分，兵争数起，又复时时内讧，迭相篡夺，所云日日皆逐鹿之势，殆不虚也。

俾路芝，密罗既、北罗吉、忽鲁谟斯、思布。在阿富汗之南，亦回部也。东接西印度，西接波斯，南临印度海，东西约一千七八百里，南北约六七百里。冈阜重叠，沙碛广莫，田土甚瘠，仅敷耕食。时序和平，物产与阿富汗略同。国无王，分六部：曰萨拉弯[35]，曰加支干达瓦，曰倭拉弯，曰卢斯[36]，曰美加兰，曰古义斯丹。六部各有酋长。国小而强，习于攻战。与英吉利所属之印度西部时时构兵，互有胜负。

按：俾路芝立国不知所自始，明初郑和等使西洋，乃有忽鲁谟斯国名，今《四裔考》之思布，皆指俾路芝也。

《地理备考》曰：北罗吉国，一作比路治国，亚细亚州之中，印度之西，北极出地二十五度起至三十度止，经线自东五十八度起至六十七度止，东至塞哥、新的亚二国，西连白尔西亚国，南接痾曼海湾，北界阿付干国。长约一千余里，宽约六百二十里，地面积方约十万余里，烟户三兆余口。本国地势，冈陵重叠，沙漠广阔，湖河甚小，逢夏（界）〔略〕涸。田土颇瘠，树林稀疏，五谷百果仅敷所需。各种鸟兽，罔不充牣。土产金、银、铜、铁、锡、铅、矾、靛、窝宅、硫磺、硇砂、花石、茜草、绵花等物。地气温和，四季相适。至于朝纲，诸酋统辖，各分部落。所奉之教乃回教也。技艺庸拙，贸易清淡。通国分为六部：曰萨拉湾，曰加支干达瓦，曰倭拉弯，曰卢斯，曰美加兰，曰古义斯丹。

《地球图说》：皮路直坦国，一作比路斯。其酋亦号士丹，犹

痕都之号斯坦也。东界天竺国，南界亚拉北亚海，西界白耳西亚国，北界亚加业坦国。其百姓约有二百万之数。都城名基拉[37]，城内民二万，半述释教，半述回回教。其风俗亦有不善，遇财即劫。多居穹帐，少瓦屋，人尚规矩。又有不居于帐篷者，即不良之徒也。嘉庆年间，本与亚加业坦国为一国，后各自分析立主。国内有极大之旷野，有极峻之高山，故少膏腴，惟牧羊马。

《地球图说》：亚加业坦国，东界天竺国，南界皮路直坦国，西界白耳西亚国，北界大布加利亚国[38]。其百姓约有五百七十万之数，皆半述释教半述回回教，以牧羊马为生。南有旷野，东南北复有高山，惟中央平坦。人民之状与皮路直坦国相似。风俗亦无异，惜其民心不睦，时相矛盾，国王失柄，不从其令，心惟愚拙，何异天竺之民也？

《地理备考》曰：布丹国，一名廓尔喀国，在亚细亚州印度、西藏二国之间。其国土自北极出地二十六度二十分起，至二十九度止；经线自东八十六度十分起，至九十二度五十五分止。东至亚桑国，西连阿付干国，南接榜加剌地方，北界西藏国，长约一千六百里，宽约七百里。山陵叠起，人烟稠密，田土肥饶，湖河润泽。五谷百果，鸟兽草木，靡弗蕃衍。绵花、大黄、黑金、纹石、宝为丰盛。地气温和。所奉之教乃黄衣释教。人民黾勉，贸易兴隆。通国分为二大部，一曰德白拉乍，乃国都也；一曰比斯尼。

《俄罗斯与印度构兵记》曰：印度海与后藏、缅甸相邻，廓尔喀介其中。其孟阿腊，东印度也。孟迈，南印度也。其温都斯坦，中印度也。温都，一作兴都，一作痕都，即印度之音转。克什弥尔，古罽宾；爱乌罕，古大月氏，北印度也。印度河两岸巴社各回国，西印度也。皆在葱岭西南，接中国西域。近日英吉利自称管理五印

度，盖惟北、西印度未全为所据，其东、南、中三印度则几尽并之矣。然康熙、雍正间，英夷仅据孟阿腊、孟迈二埠，未窥印度全境；而鄂罗斯方与普鲁社[39]构兵，亦未南牧。葱岭西、地中海东，皆统于天方之回教。乾隆中，西域甫平，温都斯坦尚与巴达克山构兵，旋为爱乌罕所并。嘉庆以来，鄂罗斯由黄海[40]攻服黑海各部，又沿里海南侵，英夷亦并温都斯坦，溯恒河北上。于是葱岭西除布哈尔、爱乌罕诸大国外，凡里海游牧回部号鞑鞑里者，皆并于鄂罗斯；夹恒河及南洋之城郭、回国，半属于英吉利。里海即加士比唵海，近于咸海，亦名北高海。《明史》谓游牧之蒙古曰鞑靼，西洋人谓游牧之回部曰鞑鞑，皆音近。英吉利及鄂罗斯二境中所隔数国，则爱乌罕为大，或称阿付颜尼，或曰甲布尔。道光十九年，爱乌罕与沙苏野相攻，沙苏野酋请救于英夷，英吉利遂起印度各部落之兵，并力攻破爱乌罕。爱乌罕之酋亦走诉于鄂罗斯，鄂罗斯复起驻防鞑鞑之兵南攻巴社，取机洼[41]，取木哈腊[42]，欲恢复爱乌罕故地以直攻印度。英吉利兵据险力拒，于是英、鄂二边境仅隔兴都哥士[43]一大山，而血战无虚日矣。兴都即印度二字音转，其山界北、中二印度之间。爱乌罕国及沙苏野部落皆在是山之南，机洼及木哈腊皆在是山之北，而沙苏野之部落亦有轶出山北者，是为英、鄂交恶之由与交兵之界。沙苏野王以道光十八年为爱乌罕所破走，投援印度。时英吉利镇守印度之大兵帅曰□□□，副兵帅曰沙机尼，遂于十九年七月起孟阿腊、孟迈、温都斯坦三部之兵，使沙机尼将之，而沙苏野酋自以所部兵乡导。时爱乌罕酋自都于加模尔城[44]，遣其次子以兵三千五百守牙尼士城，长子以兵数千守加布尔城。牙尼士城本险固，于其城门前复增重濠重墙，守御甚固。英吉利军先营近郊，诱战不出，乃督马炮军、骆驼炮军、步炮军三路进攻，此三军谓以马负炮、以骆驼负炮、以人扛炮也。又开天炮击

之。天炮者，仰空发炮，飞堕城中。遂逼城而营，并以兵扼加布尔援军之路。爱乌罕之酋遣其长子领千五百骑、步兵三千，由加布尔城赴援，夹攻后路，为沙苏野部兵击退。次日，遂会各营专攻城门，更番迭进，城内兵亦死力鏖战。既而天炮从空而下，城中震虩，争溃遁。凡二昼夜拔其城，禽其次子，乘胜两路进攻加布尔城。爱乌罕之酋同其长子率兵万有三千守格麻关，而军士夺气，望风解体，父子率三百骑走保麻缅，弃刍粮火炮，辎械山积。英吉利遂据二城，遣沙苏野王复国，酌留欧罗巴兵、温都斯坦兵及爱乌罕新降兵助守其地。此英夷侵北印度之事也。

爱乌罕既遁麻缅，则遣使乞师于鄂罗斯。鄂罗斯镇守鞑鞑里之兵帅久艳东南印度之富，特隔于各回部，至是乘各部自哄，谋由巴社以图印度。巴社者，回回祖国，即来粤贸易之白头番，所谓港脚者也。小白头为温都斯坦，大白头为巴社。巴社虽不属英吉利，而与英吉利睦，故英帅律屋兰者以兵助巴社拒之。鄂罗斯复以收逃奴为名，袭破机洼及木哈腊二回部，又攻取沙苏野所属三部之在兴都哥士山北者，遂驻兵荷萨士河[45]，与英吉利中印度接界，并使人习印度法律言语，又购木哈腊人乡导，无一日忘印度。而英吉利亦严兵爱乌罕为备，议还旧酋于故地，以息外构而增藩蔽。议未定而广东事起。

是时，钦差大臣赴广东禁鸦烟，罢互市，声其罪恶，布告诸国。其佛兰西、弥利坚仇英夷者咸称快，廓尔喀亦白驻藏大臣，愿率所部收东印度。姚莹《康輶纪行》：廓尔喀为我全藏藩族，而与英吉利有隙。道光十八、九年间，英吉利初扰广东，廓尔喀求助之饷往攻第里八察，大臣不知第里八察即孟加剌也，不许。及英夷大扰江浙，廓尔喀自以兵乘虚攻之，大有破获。英夷回救不及，乃以所得中国银百万赎其俘千人以和。鄂罗斯使臣亦自比革尔[46]国都起程赴阙，约中国由缅甸、西藏夹攻

印度。事虽未行，而英夷则惴惴甚，或欲乘鄂国使臣未至，速行入寇。或料中国疑鄂罗斯更甚于疑他国，未必遽信其言。然南洋西洋闻罢市之信，各埠茶叶、大黄已不肯售，踊贵价倍。而英夷国中缴烟价，罢关税，各缺银千余万员，诸银肆复不出贷，价复翔贵，借贷邻国数百万充兵饷。而弥利坚、佛兰西先后在粤请助兵船为中国效力者，屡见于粤中督抚及将军章奏，事则可征也，时则可乘也。前廓尔喀记中以夷攻夷之议尚或迂之而不察，故复述是篇，而以澳门探报附其后。

臣源曰：由近事溯之，乾隆则准酋阿睦尔萨纳之来投请兵也，盈廷嚎拒，独高宗排群议用之，遂一戎衣而定伊犁矣。土尔扈特之弃鄂罗斯来附也，盈廷嚎拒，独高宗排群议受之，并移檄鄂罗斯，剖明曲直，卒尽臣瓦剌四大部矣。由远事溯之，康熙则俄罗斯所部东逼黑龙江，圣祖附书荷兰转达鄂汗，海道往还，半载得报，遂扩索伦地数千里矣。准噶尔请授兵六万于鄂罗斯，圣祖移书宣示利害，绝其纠约，噶尔丹败无可投，卒溃窜死矣。圣祖筹运于廊庙之间而指麾嗾使于数万里之外，岂不在识夷情、洞敌势哉？西藏一陷于准噶尔，再陷于廓尔喀，彼时氛恶焰炽，孰不畏道远劳师，而两朝深维利害，不惜深入挞伐，犁域犁庭，是以北慑准夷，西震印度。奕世而后，尚有愿效驰驱之廓夷，夹攻印度之鄂部，请助海艘之岛国，待我驱策，同我敌忾。故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此击则彼应，威立则令行。事会之来，间不容发哉！

附《澳门月报》即所谓新闻纸

道光二十年七月，澳门接印度五月十四日来信，即中国四

月十三日。论及鄂罗斯欲攻打印度之事。盖我英国之印度兵攻取兴都哥士山近巴社国南边各部落，而鄂罗斯边境在此山之北。三年前尚有回回四五国，亘隔英吉利与鄂罗斯属国之间，各远数百里，今止隔一大山而已。鄂罗斯近日直攻至鞑鞑里之机洼，鞑鞑里谓游牧回部，如哈萨克、布鲁特之类，东起葱岭，西至里海，南界印度，北界鄂罗斯，皆是也。机洼乃鞑鞑里南方部落。皆因我等攻取阿付颜尼部，此部原属巴社，今为英吉利所据，在印度之西，巴社之东北，鞑鞑里之南。故鄂罗〔斯〕人亦攻至荷萨士河。鞑鞑里地，近机洼。已约木哈腊亦鞑鞑里南方部落，近阿付颜尼。同取阿付颜尼部，以攻打印度，为我英国兵头沙阿力山及马约里治堵御，故计不行。鄂罗斯前在希腊巴社国东方部落，近阿付颜尼。与巴社人立约，欲收服阿付颜尼以攻取印度，亦因我兵头律屋兰所拒。巴社即白头回国，南抵海，西界都鲁机，北界鞑鞑里。后诡称收回逃散奴仆，突攻取机洼及木哈腊。人皆谓鄂罗斯既得此二地，当必退兵，乃又日日使人学习印度事务，又与木哈腊人立约同取阿付颜尼，不知鄂罗斯人要到何地方肯住手。

现闻鄂罗斯使者已自比特革[47]起程，由鞑鞑里到中国，此鞑鞑里谓喀尔喀蒙古，盖凡各游牧部皆谓之鞑鞑也。必怂恿中国人与英国人争斗，并欲得北京出谕与缅甸人，使前来攻击。不知何时使臣能到得北京？我等切不可闭目不理。鄂罗斯人曾以兵威，自黄海攻至黑海一带地方，以广其国境，所以今日必要提防其在荷萨士河驻扎之兵前来攻击。倘我将阿付颜尼防兵撤回，则鄂罗斯人必带领木哈腊之兵，同攻阿付颜尼矣。我等今年若将阿付颜尼王复立于加模尔城，阿付颜尼旧部。即应带兵过兴都哥士大山，取回沙苏野所失去之三部落。一曰衮

都斯，一曰麻尔格，一曰模特散，皆在阿付颜尼之北，木哈腊之南。然我兵到彼，必定遇鄂罗斯兵与木哈腊兵约会夹攻我兵，我兵恐即扰乱而回，亦或与鄂罗斯人相持。大抵英、鄂二国在阿细亚洲交战之事，不久即至，我等宜先预备出兵矣。

南印度各国

南印度地毗连印度海，地形如箕。海中东南一岛名曰锡兰。东南西三面距海，北距中印度，西为孟迈。一作孟买。孟迈之西，海中有岛曰槟榔屿，即新埠也。其余小岛星布，皆无大于此者。

《海国闻见录》曰：小白头南入（干）〔于〕海之地，曰戈什（峡）〔嗒〕[48]，东西南三面皆临大海，为大西洋各国市埠所环据。戈什（峡）〔嗒〕东面沿海地名有三：曰网礁腊[49]，则英机黎埔头也。曰房低者里[50]，则佛兰西埔〔头〕也。曰泥颜八达[51]，则荷兰埔头也。其西面沿海地名有二：曰苏喇[52]，曰网买，则英机黎埔头，其地俱红毛所建置。此外又悬一岛，曰西仑（大珠）〔中产〕，即锡兰山也。此皆南天竺地。

《海录》：曼达喇萨，在明呀喇西少南。由葛支里沿海陆行约二十余日，水路顺东风约五六日，俱英吉利所辖地。至此别为一都会，有城郭，英吉利居此者亦有万人，叙跛兵二三万。此地客商多阿里敏[53]番，即来粤东戴三角帽者是也。土番名雪那里，风俗与明呀哩略同。土产珊瑚、珍珠、钻石、银、铜、绵花、诃子、乳香、没药、鸦片、鱼翅、猳、梭豕。梭豕形如小洋狗。又有金边洋布，价极贵，一匹有值洋银八十枚者。内山为哓包补番。哓包补者，犹华言大也，本回回种类，其间国名甚多，疆域不过数百里，所织布极精细，大西洋各国番多用之。

笨支里[54]，在曼达喇萨西南，为佛郎机[55]所辖地。由曼达喇萨陆行约四五日，水行约日余即到。土产海参、鱼翅、诃子、棉花、猳、梭豸。内山亦属哓包补。

尼古叭当国[56]，在笨支里西岭（介）〔界〕中，疆域甚小，土番名耀亚。

西岭[57]在笨支里少北，又名古鲁慕[58]。由笨支里水路约六七日，陆路约二旬可到，为荷兰所辖地。土番名高车子，风俗与明呀里略同。内山为乃弩王国[59]，土产海参、鱼翅、棉花、苏合油。海参生海中石上，其下有肉盘，盘中生短蒂，蒂末即生海参，或黑或赤，各肖其盘之色，竖立海水中，随潮摇动。盘边三面生三须，各长数尺，浮沉水面。采者以钩断其蒂，捞起剖之，去其秽，煮熟，然后以火焙干。各国俱有，唯大西洋诸国不产。

（达）〔打〕冷莽柯国[60]在西岭西北，顺东南风约二三日可到。疆域甚小，民极贫穷，然性颇淳良，风俗与上略同。属邑有地名珈补者，西洋客商皆居此。土产海参、鱼翅、龙涎香、诃子。

亚英加，在加补[61]西北，顺风约五六日可到，为英吉利所辖地。土番风俗与上略同。土产棉花、燕窝、椰子、诃子。

（又曰）固贞[62]在亚英加[63]西北，水路顺风约日余可到，为荷兰所辖地。土番风俗与上略同。内山为晏得尼加国[64]，实回回种类。土产乳香、没药、鱼翅、棉花、椰子、苏合油、血竭、砂仁、诃子、大枫子。

隔沥骨底国[65]，在固贞北少西，水路顺风约二日可到，陆路亦通。风俗与上同。土产胡椒、棉花、椰子，俱运至固贞售卖。内山仍属晏得尼加。

马英[66]，在隔沥骨底北少西，水路顺风约二日可到，为佛郎机所辖地。土产风俗与上略同。内山亦属晏得尼加。

（达拉赭）〔打拉者〕[67]，在马英西北，陆路相去约数十里，为英吉利所辖地。土番风俗亦与上同。土产胡椒、海参、鱼翅、淡菜。内山仍属晏得尼加。

马喇他国，此与孟加腊音近地异，此南印度，彼东印度也，毋混为一。在（达拉赭）〔打拉者〕西，疆域自东南至西北，长数千里，沿海边地分为三国：一小（葡萄）〔西洋〕[68]，一孟婆罗[69]，一麻伦尼[70]，为回回种类。凡拜庙，庙中不设主像，唯于地上作三级，取各花瓣遍撒其上，群向而拜。或中间立一木椎，每月初三，各于所居门外向月念经，合掌跪拜稽首。土产棉花、胡椒、鱼翅、鸦片。

小（葡萄）〔西洋〕在马喇他东南沿海边界，由（达拉赭）〔打拉者〕向北少西行，经马喇他境，约六七日到此，为（葡萄亚国）〔大西洋〕所辖地，疆域约数百里。土番〔名盈丢〕，奉蛇为神，婚嫁与明呀里同，死则葬于土。每年五月男女俱浴于河，延番僧坐河边，女人将起，必以两手掬水洗僧足，僧则念咒取水醎女面，然后穿衣起。又有苏都鲁番、察里多番、古鲁米番三种，多孟婆罗国人，西洋人取以为兵。西洋人居此者有二万人。土产檀香、鱼翅、珊瑚、犀角、象牙、鲍鱼。尝有西洋太医院〔者〕，随船至此，闻其妻死，特遣土番赍札回大西洋祖家，请于国王，以半俸给其家养儿女。是知此地亦有陆路可通大西洋也。

孟婆罗国在小（葡萄）〔西洋〕北山中，由小西洋水路顺风，约日余可至国境。王都在山中，以竹为城。疆域亦数百里。风俗与小西洋同。土产檀香、犀角。

麻伦尼国在孟婆罗北，水路顺风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与孟婆罗同。土产海参、鱼翅、鲍鱼。二国所产货物，多运至小西洋埔头售卖。

盎几里国在麻伦尼北少西，水路顺风一二日可到。疆域风俗与小（葡萄）〔西洋〕略同。土产洋葱——其头寸余，熟食味极清酣——玛瑙、棉花、鸦片。内山亦属晓包补。自曼达喇萨至郎杜，土番多不食豕牛羊犬，唯食鸡鸭鱼虾。男女俱戴耳环。

孟买在盎几里北少西，相去约数十里，为英吉利所辖地，有城郭。土番名叭史，颜色稍白，性极淳良，家多饶裕。英吉利镇此地者数千里。土产玛瑙、大葱、棉花、阿魏、乳香、没药、鱼膏、鱼翅、鸦片、番舰，棉花最多，亦南洋一大市镇也。邻近马喇他、盎几里、晓包补、即杜诸国，多辇载货物到此贸易。其内山亦属晓包补。

苏辣[71]在孟买北，水路约三日可到，亦英吉利所辖。土番名阿里敏。土产同上。

淡项[72]淡平声在苏辣北，水路约日余可到，为（葡萄亚）〔西洋〕所辖。土产同孟买。

即杜国在淡项北，疆域稍大，由淡项水路顺风约二日可到。风俗民情与盎几里诸国略同。土产鸦片、海参、鱼翅，俱运往苏辣、孟买贩卖。自明牙喇至此，西洋人谓之戈什（峡）〔嗒〕，总称为印度海。土人多以白布缠头，所谓白头回也。遇王及官长，蹲身合掌上于额，俟王及官长过然后起，子见父母亦合掌于额，平等亦如之。其来中国贸易俱附英吉利船，本土船从无至中国，中国船亦无至小西洋各国者。自此以西，海波汹涌，一望万里，舟楫不通，浅深莫测，沿海诸国不可得而纪矣。其即杜、内山则为金眼回回国，闻其疆域极大，不与诸国相往来，故其风俗土产，亦不可得而纪也。案：金眼回回在南印度山内，当是中印度之莫卧尔白头回国也。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马塔剌[73]，南印度之省会也。形势

在北极十三度五分，偏东八十度二十一分。海边浪涌涛鸣，上岸甚险。建城于沙坦。居民四十万余丁。土人面黑而肢骸趫捷，能翻飞作剧。富户耗费银钱，建庙造像，信佛奉神，不悟天主正教。英国建炮台，保障防御。其屋建于园里，美花香草，芳芬沤郁。佛兰西军屡次攻击英台，虽然获胜，后亦必退。此时英权稳立如磐，断难动移。马塔剌之南为本地治利城，乾隆间为佛兰西守据，挑唆土民肇衅驱英，但东得西失，惟留本城而已。此省内所有大城，如左班牙乐[74]，炮台坚固，街衢广丽，内有古王宫殿，被英军所攻败者。北剌利[75]建在山顶，系要隘，欲上山岭惟有一路，防兵乘险开炮，无敌敢近。撒林[76]居民织造布帛，又制火硝。骨他巴[77]系罪犯徒流之邑。骨他罗利[78]邑屋宇美，街衢广。西令牙巴坦[79]昔系王都，锐意欲驱英民出印度，所募民壮军士不胜其数，因英国之兵夺险逼城，效死力战，土王战败，和银一千万两，割其国三分之一，以免剿灭。于嘉庆三年再开衅隙，王募四十万军士，立心力战，于是英国军士围攻城池，闯入城内，其王被兵刺死，遂夺全地为英属国。

又曰：网买在南印度之西边，海滨之左。昔属葡萄牙，此时归英，建立省会。因潮水高涨，掘筑船厂，建造战舰。其房屋甚美。其人贵白头回，惟利是图，拜日祀火，不葬其尸，以供鹰食。恒时买卖获益，亦好布施，厚赒济，故令天下庶民景仰之也。

邻地丰产棉花，大半运赴中国。亦有胡椒、椰子、珊瑚等货。海船至大者载二万二千五百石，入水甚深，每年进黄埔厚运货物。省会形势在北极十八度五十六分，偏东七十二度五十七分。天气热，昔时英人不服水土，此时已经开垦，安居无恙。其居民共计一十七万丁，内有白头一万三千口。前日地硗人贫，今广开通商之路，每年运出物价几百万两，日增裕富。

网买之北苏剌城，昔大兴盛，此际渐衰。城内有禽兽院，养各类老犬老牛。亚麦大八邑[80]乃回回之城，居民有十万丁，因地震倒坏屋宇，所损不可胜计。埔拿城[81]嘉庆年间，乃马剌他之雄都，四围山岭，筑建堡台，以防御国敌。英国攻取各台，驱其人而据其地。

网买之南有葡萄藩属国曰俄亚者，长一百二十里，阔六十里，于明正德五年攻取其地，建城保障，胁服邻国。立庙造寺，养僧无算。不久速废，今所留之地物产不多，生意亦少。

昔荷兰据海边之城，如可陈[82]等处，互市贸易，现已割予英人，是以沿海各地方大半英人所辖。

《地里备考》曰：马尔地瓦斯国[83]（一曰锡兰山）在亚细亚州之南，居印度海中，北极出地十五分起，至七度二十分止，经线自东七十度三十分起至七十一度三十分止，周围枕海，地不相连，环以各岛，共一千五百座，四面相向，自南而北约二千里，其烟户所在惟四五十岛。地气温和，寒暑相称，田土不泽，陇亩稀疏，谷果甚鲜，椰子木多。海出鼍龙，土产珊瑚、玳瑁等物，商船络绎。王位相传，所奉之教乃回教也。国都在马劣岛[84]中，乃通国之首岛。

《外国史略》：锡兰山岛在印度东南，广袤方圆千一百六十二里，居民一百四万五千六百口，北极出地自五度五十六分及九度四十六分，偏东自七十九度三十六分及八十一度五十八分。地高于海自八十丈及三百丈。最高之峰五百处，其一曰亚坦之峰[85]，有石上足痕，或曰佛足迹焉。西北地低，港汊皆流人之，夹以最深之海港，地形如箕舌。时有甘雨，地气常如春时，绝不似印度亢热。地多硗，产桂皮、加非、椰子，海边尤丰，居人榨其油，市与外国。土人用象如牛马。多嫩黄、青蓝各色美玉，海产明珠，每

年约值银二十万两。内地多出盐，但五谷不登，必买于印度。居民有三种，一为内地之干地[86]人，土民多由五印度来，半奉耶稣教，余则拜佛。锡兰岛自古有名，珍奇钟萃，号为宝渚。时有中国大商艘赴岛贸易，亚西亚各国皆于是港通商。明时回回族类由亚拉国[87]来，侵据此岛。孝宗弘治年与葡萄亚兵船结盟，岁贡肉桂皮，协力驱亚拉回人，遂为葡萄亚所据，劝土民奉天主教。崇祯四年，干地王招荷兰助驱葡萄亚，而荷兰复夺海边各地开埠。越百三十年，嘉庆元年又为英人攻据，自后全岛归英国。每年纳饷约百万，尚不足供官费。然贸易日兴，所种珈琲树每年增至数万石。开道院，劝民奉耶稣教。

其都城曰可伦破[88]，在西南海边，居民六万，筑炮台以护之，内设大炮三百门。干地山水甚美，高海面者六百余丈，前与北地未通，欲攻击其酷主，不能进。此时开通路，辐辏不绝，贸易日兴。其海口曰可道[89]、丁马里[90]。又牙利城[91]，东南之坚城。

又曰：马地威群岛[92]，约百八十里，偏东七十二度四十八分，并七十三度四十八分。产珊瑚，有沙石，亦出椰子、栗，多沙鱼。居民勤劳，年年将椰油、咸鱼、贝于、玳瑁、谷等货赴印度市，以易铁器、布、沙糖。百姓驯朴，今皆遵天主教。

腊其地威十七岛[93]，偏东自七十二度至七十四度，北极出地自十度至十二度。惟八洲有居民，种椰子为饮食，民甚贫乏。

尼哥巴群岛[94]，在印度西海中，北极出地在七度。产木料。其烟瘴各岛，多出椰子、槟榔，海出蛤、蚬、螃、海参、香涎等物。居民惰逸，耶稣之徒教化之。大尼国[95]在此开埠，因瘟疫皆毙。道光二十六年再开垦。

大尼[96]之北为安他曼群岛[97]。土蛮未向化，居草寮，食鱼蚝，泥身不衣，然善用弓箭，互相杀戮。其林箐内有红黑香木，但

烟瘴太重。乾隆五十四年，英国人在此开埠，旋退去。后或有船抵此，甫及岸，其土民即突出攻击。

【注】

〔1〕博洛尔（Bolor），在今巴基斯坦北端及克什米尔西北部。

〔2〕罽宾（Kāsmira），古代西域地名，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即今克什米尔一带。

〔3〕土伯特（Tibet，Thebet，Tobut），今西藏。

〔4〕爱乌罕（Afghanistan），今阿富汗。

〔5〕巴达克山（Badakshan），今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地区。

〔6〕葱岭，旧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

〔7〕大宛，古西域国名，地在今俄国中亚费尔干纳盆地。

〔8〕大月氏，古西域国名，地在今中国新疆西部伊利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

〔9〕堪达哈尔（Kandahar），今阿富汗坎达哈。

〔10〕布哈尔（Bukhria），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Bukhara）。

〔11〕思布，即俾路支。

〔12〕北罗吉国（Baluchistan），今俾路支。

〔13〕达尔给国（Turkey），今土耳其。

〔14〕巴卑尔（Babul），即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建立者萨哈尔·乌德丁·穆罕默德（Zahir Ud Din Muhammud，1483—1530）。

〔15〕济斯尼（Ghazi），今阿富汗东部之加兹尼。

〔16〕干达尔（Kandahar），今阿富汗坎大哈。

〔17〕那的尔沙（Nādir Shāh，1688—1747），波斯国王，在位期间先后征服阿富汗、印度西北部、中亚等地。

〔18〕西斯丹（Sistan），今阿富汗锡斯坦。

〔19〕日剌拉巴（Jalalabad），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

〔20〕合斯那（Ghazni，Gazna），今阿富汗加色尼。

〔21〕西维（Shibirgan，Shibarghan，Sheberghan），今阿富汗希巴尔甘。

〔22〕干达合尔（Kandahar），今阿富汗坎大哈。

〔23〕发来（Farah），今阿富汗法拉。

〔24〕黑腊城（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

〔25〕干他哈（Kandahar），今阿富汗坎大哈。

〔26〕哈萨克（Kazakhstan），今哈萨克斯坦。

〔27〕撒拉文（Sarawan），今巴基斯坦萨拉万。

〔28〕云他瓦（Gandava），今巴基斯坦贡达瓦。

〔29〕以哈拉文（Dihalawan），在今巴基斯坦，今名不详。

〔30〕黑拉德国（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

〔31〕达尔给斯丹国（Torkestan），土耳其斯坦，指阿富汗加布尔以北地方。

〔32〕塞哥，又作塞歌，锡克人在印度西北部建立的国家。

〔33〕安集延（Andizhan），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盆地东南部安集延州。

〔34〕浩罕，又作豪罕、霍罕（Kokand），古国，辖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35〕萨拉弯（Saravan），今巴基斯坦拉万。

〔36〕卢斯（Lus，Luz），在巴基斯坦，今地不详。

〔37〕基拉（Kelāt），今巴基斯坦卡拉德。

〔38〕大布加利亚国（Bukharia），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39〕普鲁社（Prussia），普鲁士，德国历史上的王国。

〔40〕黄海，非指中国之黄海，所指何地待考。

〔41〕机洼（Khiva），希瓦，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

〔42〕木哈腊，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43〕兴都哥士（Hindu Kush），兴都库什山。

〔44〕加模尔城（Kabul），又称加布尔城，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45〕荷萨士河，疑为哥萨克河（Kazakhstan）。

〔46〕比革尔（Baykal），贝加尔，地在今俄罗斯。

〔47〕比特革（Peterburg），今俄罗斯彼得堡。

〔48〕戈什（峡）〔嗒〕（Costa），葡文Costa之音译，意为“海岸”，此指印度半岛东西两岸的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 Costa）和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sta）。

〔49〕网礁腊（Bengal），即孟加拉。

〔50〕房低者里（Pondchery），今印度本地治理。

〔51〕泥颜八达（Negapattinam，Negapatam），今印度东南部纳加帕塔姆。

〔52〕苏喇（Surat），今印度西部苏拉特。

〔53〕阿里敏（Arabian），指阿拉伯人。

〔54〕笨支里（Pondchery），今印度东南本地治理。

〔55〕佛郎机（France），此处指法国。

〔56〕尼古叭当国（Negapatam），今印度东南部之纳加帕塔姆。

〔57〕西岭（Seylon），锡兰，即斯里兰卡，地在本地治理西南，而非稍北。

〔58〕古鲁慕（Colombo），今斯里兰卡首都科隆坡。

〔59〕乃弩王国（Kandy），今斯里兰卡康提。

〔60〕（达）〔打〕冷莽柯国（Travancove），今印度西南部特拉凡哥尔。

〔61〕加补（Cape Comorin），即科摩楼角。

〔62〕固贞（Cochin），柯枝，今印度科钦。

〔63〕亚英加（Anjengo），今印度南部安金戈。

〔64〕晏得尼加国，在今印度南部科钦东，今地不详。

〔65〕隔沥骨底国（Calicut），印度西海岸之卡利卡特，今名科泽科德。

〔66〕马英（Mahé），今印度马埃。

〔67〕打拉者（Talatcheri），今印度西岸的特里彻里（Tellicherry）。

〔68〕小（葡萄）〔西洋〕（Goa），今印度果阿。

〔69〕孟婆罗（Vengurla），今印度西岸文古尔拉。

〔70〕麻伦尼（Malwan），今印度西岸马尔范。

〔71〕苏辣（Surat），今印度西部苏拉特。

〔72〕淡项，在今印度坎贝湾东南苏拉特北面，或谓在坎贝湾内，今地不详。

〔73〕马塔喇（Madras），今印度马德拉斯。

〔74〕班牙乐（Bangalore，Banglalur），今印度班加罗尔。

〔75〕北喇利（Vellove），今印度韦洛尔。

〔76〕撒林（Salem），今印度塞勒姆。

〔77〕骨他巴（Cuddapah），今印度库达帕。

〔78〕骨他罗利（Cuddalore），今印度卡达罗尔。

〔79〕西令牙巴坦（Seringapatam），今印度塞加帕坦。

〔80〕亚麦大八邑（Ahmadabad），今印度艾哈迈达巴德。

〔81〕埔拿城（Poona），今印度浦那。

〔82〕可陈（Cochin），今印度科钦。

〔83〕马尔地瓦斯国（Maldives），今马尔代夫。

〔84〕马劣岛（Malé Atoll），今马尔代夫之马累岛。

〔85〕亚坦之峰（Adams PK.），斯里兰卡的亚当峰。

〔86〕干地（Candy），今斯里兰卡康提。

〔87〕亚拉国（Arabia），即阿拉伯。

〔88〕可伦破（Colombo），今斯里兰卡首都科隆坡。

〔89〕可道（Kotte），今斯里兰卡科特港。

〔90〕丁马里（Trincomalee），今斯里兰卡东北海岸亭可马里港。

〔91〕牙利城（Galle），今斯里兰卡南部之加勒。

〔92〕马地威群岛（Maldive Is.），马尔代夫群岛。

〔93〕腊其地威十七岛（Laccadive Islands），即印度拉克萨群岛（Lakshadweep Is.）中的拉克代夫群岛。

〔94〕尼哥巴群岛（Nicobar Islands），即印度尼科巴群岛。

〔95〕大尼国（Denmark），今丹麦，语出英语“丹麦人”（Dane）。

〔96〕大尼，当指由丹麦人从事开垦的尼科巴群岛。

〔97〕安他曼群岛（Andaman Islands），即印度之安达曼群岛。

海国图志卷二十三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西南洋

西印度西巴社国[1]一作包社，一作高奢，一作报达，一名百尔西亚，即汉之安息，唐之大食，皆属西印度西地。

巴社国，又名巴尔齐亚，在都鲁机之东，西与都鲁机毗连，以戈厘斯顿山[2]为界；东与新都司顿毗连、即温都斯坦。以比鲁山为界；北与俄罗斯、鞑靼里毗连，鞑靼里即西哈萨克、西布鲁特各部。以古疏山为界；南界海，即利玛窦所谓默生丁海[3]是也。《史记》所载，亦古名邦，如阿西利阿[4]，巴比罗尼阿[5]先日之国都，即巴社边界之地也。后有国中之西腊士征服巴比罗尼阿，遂称为巴社国，以伊士巴含[6]为国都，恃其兵力，遂取西里阿伊[7]，揖小阿细亚及东界之印度，疆域之大，古未有伦。后以奢淫无度，为额力西[8]所覆，额力西，一作厄勒祭，在意大里国之东，今并于西都鲁机。遂将巴社、印度等处均改为部落。至耶稣纪岁三百年，汉永康元年。始有阿达色尔士夺回巴社，自立为王，并败罗汶之兵。至七百年间，唐武后则天年间。为阿丹所灭，改遵阿丹之回教，率师东征，拓

地益广，忽又被都鲁机、鞑靼里互侵，国中复为战场。至千五百八十六年，明万历十四年。国中阿巴士[9]纠集部众，悉驱外国之人，恢复故都，设官立政，垂二百余年。复有阿富晏士[10]作乱，所过焚戮，人民涂炭。越十有四年，有高里坎王者起兵攻击阿富晏士，自立为王。然以暴易暴，身没无嗣，头目争立，为一大将所据，称曰加林坎王，在位十有六年，身没，国中复乱，时耶稣之千七百七十九年也。乾隆四十四年。有阉人阿牙磨哈墨[11]者以兵定乱，于千七百九十六年嘉庆元年。始立发底阿里沙为王，厉精图治，百废俱举，巴社之疮痍稍息，虽俄罗斯亦常侵扰，夺去边境数部，而国中无恙。惟屡遭兵乱，古昔典册泯荡无存。改遵回教，尊君卑下，尚胜于东方诸国。各部头目世袭其职，擅财赋兵马，各制一方，国王不得过问。各头目角胜争强，人民伺胜负为去就，彼胜归彼，此胜归此，故头目争结民心以自固。国王之女止与教师婚配，不下嫁于头目，以其掌兵，恐谋篡夺。

国王额设护卫兵三千，谓之王仆，步兵万二千，以为外护，按名给田，耕屯自养。其余兵马，分统于各头目，遇警征调，可二十余万。善骑射，耐辛苦，断敌粮草，绝敌水道，是其所长，曾以此困罗汶，后被鞑靼里、阿富晏士攻败，从此兵威不振。近世国王复按欧罗兵法，训练其兵，渐还旧观。佛兰西王前曾遣牙鼎尼求援于巴社，以攻英吉利东边之属国，英吉利旋亦使至巴社力陈利害，发佛兰西诡谋，巴社兵遂不东。复请英国将官往助训练，故其骑兵轻捷，长于枪剑，复有枪炮步兵万人，皆合欧罗巴法度。嗣值巴社与都鲁机用兵，英国恐己将士助战生衅，尽召回本国。

其地平远，中央大山起自都鲁机之阿弥巴阿，至南边海岸。深山大谷，洞穴曲通，多为盗窟，平时专事劫夺，有事亦可募为军锋。北界俄罗斯，时虞侵逼，故近日国王移都于南，并于加士比

奄海即里海也，亦名咸海，亦名北高海。设立水师，防卫其国。户口传闻二万万人，多黄色，壮而不秀。客藉流寓，种类甚多，国中音语不一，有额力西者，有阿丹者，有罗汶者，有都鲁机者。风俗虚假鲜实，善谄媚，尚礼貌，一见如故，久始知其知有己不知有人也。奢靡甲东方，宫室外则砖石闳丽，内则陈设璀粲，衣饰珠宝，一衣有值十余万金至二十三十万金者。命妇衣皆丝缕，宽袍大袖，不蒙头不出户也。颜色易凋，不十年俨如老妪。母以子贵，无论嫡庶。尤喜良马，不惜高价，其嗜马之心，百物无以尚之。惟饮食蔬俭，罕供鱼肉，筵宴宾客，仅以果品为丰。

巴社素称文墨之邦，先日以诗名者，有哈斐士，长于揄颂；有沙底，善论风化；有法部西，工言情。欧罗巴之人译出读之，文奇趣溢，各极其妙。然古时文学早已残缺，近日王重文学，每日必有诗人在侧，曾对英吉利使者夸赞之，每一脱稿，即赐一金钱润笔。医学、星算诸馆，亦与文学并重，各有教授传习之人，岁费三四十万（棒）〔俸〕，故巴社之人多信星卜，谓可致富贵。欧罗巴人皆不信之。俗奉回教，以阿厘[12]为宗主。阿厘者，马哈墨[13]之兄子，亦即其婿也。阿厘之教，即马哈墨所传，都鲁机、阿丹等国均宗马哈墨，何以各有不同，互争得失，致成仇敌？有谓阿厘之教虽授自马哈墨，然其中悟会亦少有分别，各自流传，遂成偏执。如巴社禁人不饮酒，礼拜火神，即与他国回教不同。产米、麦、盐、丝发五采地毡、羊毛、绸、缎、磁器、纸、皮、宝石、铜、铁。领小部落二百六十有六。部落名目原本阙。

西印度西巴社回国沿革

唐以前非回教，已见西印度内。唐以后为大食，为包社，为伯尔西亚国。今与英吉利通和，非其所属。原无，今补。

《新唐书》：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辄障面。日五拜天神。银带，佩银刀，不饮酒举乐。有礼堂容数百人，率七日，王高坐为下说曰："死敌者生天上，杀敌受福。"故俗勇子斗。土硗砾不可耕，猎而食肉。刻石蜜为庐如舆状，岁献贵人。葡萄大者如鸡卵。有千里马，传为龙种。隋大业中，有波斯国人牧于俱纷摩地那山，有兽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视，如言。石文言当反，乃诡众裒亡命于恒曷水[14]，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宝之。国人往讨之，皆大败还，于是遂强。灭波斯，破拂菻[15]，始有粟麦仓庾。南侵婆罗门，并诸国，胜兵至四十万，康[16]、石[17]皆往臣之。其地广万里，东距突骑斯，西南属海。海中有拨拔力[18]种，无所附属。不生五谷，食肉，刺牛血，和乳饮之。俗无衣服，以羊皮自蔽。妇人明皙而丽。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贾人欲往市，必数千人纳氎劙血誓，乃交易。兵多牙角，而有弓、矢、铠、矟，士至二十万，数为大食所破略。永徽二年，大食王始遣使者朝贡，自言王大食氏，有国三十四年，传二世。开元初，复遣使献马、钿带，谒见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慕义，不可置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来，辞曰："国人止拜天，见王无拜也。"有司切责，乃拜。十四年，遣使苏黎满[19]献方物，拜果毅，赐绯袍、带。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种，世酋长，号白衣大食。种有二姓，一曰盆尼末换，二曰奚深。有摩诃末[20]者，勇而智，众立为（主）

〔王〕。辟地三千里，克夏腊城。传十四世，至末换，杀兄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罗珊木鹿[21]人并波悉林将讨之，徇众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众数万，即杀末换，求奚深种孙为王，更号黑衣大食。至德初，遣使者朝贡。代宗取其兵平两京。贞元时，与吐蕃相攻，十四年遣使者三人朝。东有末禄，小国也，治城郭，多木姓，以五月为岁首，以画缸相献。有寻支瓜，大者十人食乃尽。蔬有颗葱、葛蓝、军达、茇薤。大食之西有苫国[22]者，北距突厥可萨部，地数千里。有五节度，胜兵万人。土多禾。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商贾往来相望云。

自大食西十五日行，得都盘[23]西距罗利支[24]，十五日行；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北勃达[25]，一月行。勃达之东距大食，二月行；西抵岐兰[26]，二十日行。南都盘，北大食，皆一月行。岐兰之东南，二十日行，得阿没[27]，或曰阿昧。东南距陀拔斯[28]十五日行。南沙兰[29]，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诃温多城，宜马、羊，俗柔宽，故大食常游牧于此。沙兰东距罗利支，北怛满[30]，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二十五日行。罗利支东距都盘，北陀拔斯，皆十五日行；西沙兰，二十日行；南大食，二十五日行。怛满，或曰怛没，东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岐兰，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一月行。居乌浒河[31]北平川中。兽多狮子。西北与史国[32]接，以铁关为限。天宝六载，都盘等六国皆遣使者入朝。

《宋史》：大食国，本波斯别种。隋大业中，据有波斯西境。唐永徽后，屡人朝贡。乾德四年，僧行劝游西域，因赐其王书以招怀之。开宝中，太平兴国，贡方物。自后屡朝，职贡不绝。其从者目深体黑，谓之昆仑奴。其贡物有白龙脑、真珠、玻璃器、象牙、乳香、镔铁、红丝、（杏）〔吉〕贝、五色（罗）〔杂〕花香锦、

蔷薇水、龙盐、(银)〔眼〕药、千年枣、驼毛褥，其国贡使自言与大秦国相邻，为其所属。有都城介山海间。土产犀、象、香药。

自泉州西北舟行四十余日至蓝里[33]，次年乘风帆，又六十余日始达其国。地雄壮广大，民俗侈丽，甲于诸番。天气多寒。其王锦衣玉带，蹑金履，朔望冠百宝纯金冠。其居以玛瑙为柱，绿甘为壁，水晶为瓦，碌石为砖，帷幕用百花锦。官有丞相、太尉，各领兵马二万余人。马高七尺，士卒骁勇。民居屋宇，略同中国。市肆多金银绫锦。工匠技术，咸精其能。

建炎三年，奉宝玉珠贝人贡。帝曰：大观、宣和间，茶马政废，武备不修，致金人之祸。今复捐数十万缗，以易无用之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乃却贡优赐，以答远人之意。绍兴初，复贡文犀、象齿，朝廷亦厚赐而不贪其利，故远人怀之，贡赋不绝。

《职方外纪》：印度河之西，有大国曰百尔西亚。太古生民之始，人类聚居，言语惟一。自洪水之后，机智渐生，人心好异，即其地创一高台，欲上穷天际。天主憎其长傲，遂乱诸人之语音为七十二种，各因其语，散(厥)〔诸〕五方，至今其址尚在，名曰罢百尔[34]，译言乱也，谓乱天下之言也。

百尔西亚之初为罢鼻落你亚[35]，幅员甚广，都城百二十门，乘马疾驰，一日未能周也。国中有一苑囿，造于空际，下以石柱擎之，上承土石，凡楼台池沼草木鸟兽之属，无不毕具，大复逾于一邑。天下七奇，此亦一也。后其国为百尔西亚所并，遂称今名，至今强大。国主尝建一台，纯以所杀回回头累之，台成，髑髅几五万。廿年前，其国王好猎，一围获鹿至三万，欲侈其事，亦聚其角为台，今尚存也。又东撒马儿罕界一塔，皆以黄金铸成，上顶一金刚石，如胡桃，光夜照十五里。伯尔西亚[36]地江河极大，有一河发水，水所及处，即生各种名花。南有岛曰忽鲁谟斯[37]，

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其地悉是盐，否则硫黄之属。草木不生，鸟兽绝迹，人着皮履，雨过履底辄败。多地震，气候极热，人须坐卧水中，没至口方解。又绝无淡水，勺木亦从海外载至，其艰如此。因其地居三大州之中，凡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之富商大贾，多聚此地。百货骈集，人烟辐辏，凡海内极珍奇难致之物，往辄取之如寄。土人尝言，天下若一戒指，此地则戒指中之宝物也。

《贸易通志》曰：西印度各洲[38]在海中，为荷兰、佛兰西、西班牙、英吉利分属之藩国。其中耕田之人皆黑面，乃田主之奴，他国多买、雇而用之。产白糖、咖啡、棉花、烟、酒、姜，与南海洲相类。有古巴[39]者，西班牙之新地也。道光八年，货进口价银千有九百五十万员，出口亦如之。船千有八百八十九只。其他埠头亦出入货价三四百〔万〕员。英吉利所属之西印度洲亦如之。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白西国，即西印度之包社地也。南及海隅，北至西域里湖并峨罗斯藩属国，东至印度，西接土耳其藩属国。北极出地自二十六度至四十度，偏东四十四度至六十度。其北方有高山数带，自远视如巨齿。其河不长，或入湖，或浸于沙地。有好马、奇羊。国王当周秦年间强服邻国。唐朝年间，弃所习祟火拜太阳之教，而为回回。往往自东自北，有强敌侵其国而逐其君。道光年间，土君与峨罗斯肇衅，屡次战败，割北方全地让峨罗斯而服事之。虽英国大臣驻防者苦劝土君坚守，然不得其志。国王随意赏罚，如令将军领师交战，而接捷音，遂令之割阵亡敌人之耳。获胜是实，王释放戮杀，不顾律例，凡事自专。其宫殿如仙境，四面花园，水池异鸟，香烟缥缈，珠玉交辉。臣工百僚，自视如奴。

东北各地交界，有西域游牧〔此句疑有缺字〕时时侵犯境界，掠民为奴，面白西人不得折冲御防。

居民共计一千三百万丁，皆奉回回之教。一饮醭酒，喜得心花俱开。农者勤劳种麦，因无水沟，不得植稻。葡萄丰生。内地草场甚广，喂马、羊，剪羊毛造帕毡，其价甚贵。北地出铜及（土）〔石〕油，地面有盐土，故田不膏腴。土人好字作诗，不尽唱和之欢，土音和雅，听之如作乐。甚好饰身，耗费银钱，又买好马，挺枪跃骑，奔腾千里。好礼百拜，谄谀无实，常时食烟游玩。居环土墙，内铺呢毡。夏冬洗身，眉清目秀，其女容仪雅媚，但不贵本地之女，必由番国买来为妾，美艳易凋，嫁后七八年形容憔悴。男将女严禁闺中，若出过市，则浑身盖蔽。贬食省用，只务外观。

国之北部，如额兰部[40]，在里海之滨，支流灌溉，林密草芳。省会居民六十万。城多古迹，昔有几万居民，今颓墙坏壁。

马散地兰部[41]，在里海，四围高峰，山麓平地为牧羊之所。

可剌散[42]，广大地方，省会米食[43]，居民五万人。田亩虽丰，游牧贼心，肆掠无忌，故农夫苦贫。

内地之部曰以辣[44]，山岭不毛，谷内物产甚阜，但因战衅之久，遍处颓废。国都地希兰[45]，周围十四里，城池巩固。

益巴罕城[46]，屋宇繁多，遍商富裕，昼夜勤劳。东南硗土，惟叶大城[47]居民繁多，生理富盛。

法耳辣城，郊外山水清秀；国中诗人观山玩水，歌诵吟啸。其补食海口[48]，与印度国通商，运出强马、红枣、珍珠，运人各项南产布匹。白西海隅[49]有恶末屿[50]，古时大市，众商聚会，今已废为沙野。部内有古迹，花柱旧庙，大殿城瓦砾场，游人察其古迹，解其碑记，乃古白西人崇火拜阳，与西国交战兴工营筑者。

法南沿海，褊小。剌地沙惟出枣而已。

东方克耳曼部[51]，居民养毳羊，用之以织造花帕，其价甚贵。

西古西但[52]省，田肥土茂，其河灌溉全境。缘贼侵掠，小民缺于日用。

东南有沙野，无水。其王好战，率兵围甲布王之希辣城[53]，欲侵印度，赖英国兵帅力行阻御，连月奋死击退。

《地球图说·白耳西亚国图说》：东界亚加业坦国、皮路直坦国、大布加利亚国，南界白尔西亚海，西界土耳基国，北界里海并大布加利亚国。其百姓约有九百万之数。都城名第希兰[54]。(即)城内民十三万，大都回回教，又另有拜火之教，名曰太阳教。是国昔时威震诸国，今不若昔矣。西北民最众，东南次之，中有旷野。以牧羊纺织毛布、呢、毡毯为业。好尚服色，颇知礼仪，言语文式。女容雅媚，出外必遍身遮蔽。交际专尚虚礼，不守忠信。遇有疑虑，常食鸦片以解郁闷，然其食鸦片之形状不似中国，而与土耳基国相似。其饮食不用刀叉匙箸，惟以手团之，诚不美也。自道光年间，频与俄罗斯国暨亚加业坦国交战，未分胜负。土产毡毯、呢、羊毛、布、绸缎、葡萄酒、羊、马、枣、铜、油、盐。

再稽《圣书》，所谓古圣人摩西与真神示诫于西奈山[55]，以色列人奉摩西之谕避麦西国[56]人之害，追入红海，真神即合水以相灭。其山其海均在是国焉。内有至旷之野，人民行走俱跨骆驼，以牧羊马为生，所居大都帐房。但其风俗每多不善，遇财即劫，诚可恶也。土产咖啡、枣子、靛青、药材、珠子、骆驼、良马。其马上山如平地，渡水似浮桥，日行二百里。

《地里备考》曰：百尔西亚国，又曰义兰[57]，曰波斯，在亚细亚州之中。北极出地二十五度三十分起至三十九度止，经线自东四十一度四十分起至六十一度三十分止。东至黑拉德、阿付干、北罗吉三国，西连土耳基国，南接白尔西亚、科曼二海湾，北界达尔给、厄罗斯二国暨加斯比约海[58]。长约四千五百里，宽约三

千里，地面积方约六十万里，烟户九兆余口。本国地势，山陵叠起，砂碛绵邈，河之长者曰给拉[59]，曰加伦[60]，曰达波[61]，曰西达罗干，曰的窝卢，曰固尔[62]，曰给西鲁森[63]，曰马三德兰[64]。湖之大者曰塞勒，又名都剌海，曰诗拉斯[65]、乌尔迷亚，曰伊里完。田土硗瘠，惟诗拉斯、伊〔斯〕巴汗[66]、义兰、马三德兰等处平原，〔亦属〕膏腴。谷果丰茂，禽兽充牣，树木萧条。土产铜、银、铁、铅、丝、麻、烟、酒、窝宅、花石、硫磺、硇砂、磁器、绵花、珍珠、药材、香料、大黄、鸦片、毡毯、牛皮等物。地气互异，西冷、南热、中温。王位相传。所奉之教乃回教也。技艺精巧，人烟辐辏，凡与邻国交易，靡弗结队而行，驮负运载。

本国初并于美地亚国[67]，周灵王十二年，有西禄斯者复立国基，即克服都兰、美地亚暨亚细亚州西方等处。越二百零七载，传至达里约，有马塞多尼亚国[68]君攻夺其地。迨薨后，麾下诸将互分其地，各霸一方。称王未几，各嗣君陆续皆被罗马国君所侵，惟本国屡挫其三军，不致尽隶版图。唐太宗贞观十年，为天方回人侵夺。宋理宗景定五年，又为蒙古人兼并。越一百二十六载，土耳基亚国人逐去蒙古而据其地。其后嗣君暴虐无道，康熙三十三年国中变乱，废弑迭兴，索非斯君之后裔达马斯者，招兵买马，用贼首那的尔沙为将，许以重赏，率讨叛寇，大获全胜，尽复失地。其后那的尔沙贪婪无厌，以赏不酬功为词，遂行背叛，将达马斯君囚而弑之，篡位为王。乾隆十二年被臣所弑。其后纷纷争位，干戈四起，国之变乱，较昔尤甚，以致国人各分党羽，皆欲立其酋为君。杀戮抢夺，无所不至。东方各地，竟为阿付干国所获，别建一国，西方各地，则被那的尔沙家臣给灵者所据，即位后，任贤举能，兴利除害，为一时之明君，在位约三十载而殂。时其弟

萨的者欲窃君位，乃以鸩谋毒嗣君。其后妻从子亚里木拉亦欲窃位，声言萨的欲行篡逆，乃率众攻围西拉斯城。越九月，既陷，遂将萨的暨嗣君一并弑害，僭立为君。时国内复乱，兵革滋扰，乾隆五十年亚里木拉薨后，国事未定，其哥麽部酋曰非尔者，僭位称王，中涓马何美起兵攻之，屡战获胜，而有其国。及薨，其侄巴巴塞尔达嗣立。嘉庆十八年与厄罗斯国交兵，即峨罗斯也，又丧日尔日亚地方。于是通国分为十一部，大小不等，一曰义拉亚日迷尔，乃国都也，建于平原之中。一名达巴利，一名马郎德兰[69]，一名义兰[70]，一名亚塞尔拜然[71]，一名古尔利，一名古西，一名发尔斯[72]，一名给尔满[73]，一名古义，一名哥剌森[74]。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亚不支尔，一名本德尔亚巴西，一名音西利，一名巴尔福禄支[75]。

《外国史略》曰：白西亚国，北及峨罗斯、里海、西域，东及西域、甲布[76]、巴律坦[77]，西及亚拉[78]并土耳其藩属地。广袤方圆二万二千七百四十里，居民二千一百二十五万。北极出地自二十六度至四十度，偏东自四十二度至六十度。西北多山，北地尤高，余皆平坦，民皆穿河灌溉。海滨广斥，卑湿而热，山亦硗确，无草木，惟出马、驴、驼、羊、鼠，各多异种。又产瓜、豆、麻、烟、姜、鸦片、绵花、乳香、阿魏、甘枣、百果、大黄、硝、硫磺、铁、铅、铜、盐。道光四年，地大震，山崩，大邑遂多荒芜。

白西亚本古国，民昔居山内，与他国无往来。周朝时有巴比伦国攻击犹太人，虏之。陈高祖永定二年，白西亚朱鲁士王陷巴比伦都，释犹太人，厚送财帛，再建神殿，而阿西亚[79]各地皆服之。其子又强陷麦西等国，恣其暴虐，国人废之，别择立贤明之大利阿王。出兵西方，据地益广，降地中海各岛，与东北游牧之

徒战，败退。其子悉实又攻据希腊所属之马基顿地。王殁，国为将军所分。及（北宋）时，罗马人欲占其地，与白西国战，屡年不克而退。于东晋穆帝时，罗马之君议和，以五部让白西国。白西王又夺印度各国连界之亚拉地。于齐武帝永明元年，与匈奴盟，遂广扩土地，自地中海延及印度，虽罗马君亦畏之。唐太宗贞观元年，罗马军突破其国，而亚拉之回王穆哈默亦攻败白西，杀其君，强百姓归回教，不服者诛之。白西国昔奉星宿、太阳，自太宗贞观九年始归亚拉回教。至南宋间，五百八十四载，无所变易。及宋理宗二十五年，元太祖起蒙古，逾葱岭西征，尽降其地，封其婿〔为〕赛马尔罕（为）王，驻阿母河西北以遥辖之。至明洪武时，赛马尔罕王兴师而南，遍陷其地，尽有西域，亦奉回教。及赛马尔罕王没，大军亦旋，留诸酋长分镇各地，土耳其人乘间据白西国。正德间复归蒙古。雍正元年，屡与土耳其、峨罗斯两国结怨。白西人素勇，但性反复无常。乾隆元年，有蒙古王霸那得者，以本国地微，遂侵五印度，夺其财帛，降其百姓。性酷贪，境虽广，殁后白西国遂分为四，各邻国亦夺其土地。峨罗斯兵之在界者，屡击败白西人，道光六年让里海边地。后白西民又杀峨国公使，割其王之鼻耳。今王于道光十四年即位，受峨罗斯之命攻喜拉城[80]，此地向属五印度，英军击退之，峨罗斯因讲和焉。其国各有土酋分封，本蒙古之宗室，常反侧不安。

其产宜麦，宜瓜果，多马。其民貌美，女幼甚丽，逾二十余岁遂成老丑。俗尚奢靡，惟利是图。其屋外朴内华，其人外谦内诈，颇聪明，有豪气，能诗文。多尚回教，喜拜太阳、火焰。多出外国贸易。好美其须，乘良马。家家有浴室，甚整饰。语多亚拉音。与土耳其国为仇。制造最巧者花毡、搭膊布。美兵器，嵌以金银并磁器。其民不善通商，故船赴海口者少，亦无土产运出。

其城邑最北者曰治耳文城，在里海西，与峨罗斯交界。平坦，多五谷。有油泉自土涌出，每日得油千斤。有自然火，由渊上炎，五印度敬火之人争赴此拜之。里海之巴古海口[81]可通商。

里海之西曰其兰部[82]，甚丰盛，出蚕丝，多果木。水土恶，有瘟疫。南有溜山，路狭难通行。其都会曰勒悉城[83]，居民六万，大埠也，在里海。

北部之东，里海之南，有马撒得兰[84]部，出米谷。巴佛[85]，居民四万。亚末，居民三万。

阿士搭拉巴[86]部，四面云山，丽景如画。

西北之部曰亚得比安[87]，与土耳其、峨罗斯交界，四面皆山，即古之他必城，极广大，地丰五谷并日用各物。多耶稣之教。又有大城，曰以利文[88]。

哥拉撒与西（城）〔域〕白西亚国交界，地甚广，有卤野，其都曰墨设城，居民五万。

以拉[89]部西连土耳其、亚拉等国，地多硗，面产谷颇盛，农皆守分。其北方有新立都曰得希兰城[90]，居民五万。大半驻兵，冬来夏去，以免瘟瘴。其王尝驻此以拒峨罗斯。其古都曰以士巴含城[91]，百年前居民百余万，今荒废。其海口曰布悉[92]，有贸易，无战船。

（注）〔法〕斯[93]部之示拉士邑，山川秀丽，距此百余里有古城。

其王专威好杀，傲视他国。侍卫二千人。其都周围以万骑环之。其游牧者各有首领，战即召之，各省所部以随阵，各营增至十五万及二十万人，皆乌合易散。近请英人及佛兰西人训练其兵，仿欧罗巴军令阵法以拒峨罗斯，然犹不能敌焉。政酷面饷重，故富户甚鲜。

【注】

〔1〕巴社国（Persia），即波斯，今伊朗（Iran）。

〔2〕戈厘斯顿山（Kourdistan），今库尔德斯坦山。

〔3〕默生丁海（Mediteranean Sea），即地中海。

〔4〕阿西利阿（Assyria），亚述，两河流域古代奴隶制国家，都城在底格里斯河东岸。

〔5〕巴比罗尼阿（Babylonia），巴比伦王国，两河流域古代奴隶制国家，都城在巴比伦城。

〔6〕伊士巴含（Esfahan），今伊朗之伊斯法罕。

〔7〕西里阿伊（Syria），今叙利亚。

〔8〕额力西（Kassite），又作厄勒祭，指喀西特人，于公元前十六至十二世纪建立喀西特王朝。

〔9〕阿巴士（Abbās），即波斯萨非王朝国王阿拔斯一世（1587—1629）。

〔10〕阿富晏士（Afghanistan），今阿富汗。

〔11〕阿牙磨哈墨（Aga Muhammed Khān，1742—1797），波斯卡扎尔王朝创立者阿迦·穆罕默德。

〔12〕阿厘（Ali），通译阿里，阿拉伯第四任阿里发。

〔13〕马哈墨（Muhammed，约571—632），伊斯兰教创立者、阿拉伯统一国家建立者。

〔14〕恒曷水（Tigris），即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

〔15〕拂菻（Farang，Franks），指东罗马帝国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沿岸。

〔16〕康，古国名，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

〔17〕石，古国名，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

〔18〕拨拔力，古国名，故地一般认为在亚丁湾南岸的柏培拉（Berbera）附近。

〔19〕苏黎满（Suleiman），阿拉伯倭马亚王朝赴华使节。

〔20〕摩诃末（Muawiyah），穆阿维亚，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建立者。

〔21〕木鹿（Muloum），又作末禄，古地名，故址在今伊拉克巴士拉（Barra）西南祖贝尔（Zubair）。

〔22〕苫国（Ash－Shám），古国名，故地在今叙利亚。

〔23〕都盘（Kerman），古地名，地在今伊朗克尔曼省一带。

〔24〕罗利支（Luristan），今伊朗西部卢里斯坦。

〔25〕勃达（Baghdad），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26〕岐兰（Gilan），即今里海西南伊朗的吉兰省。

〔27〕阿没（Amol），又作阿昧，即今伊朗境里海南的阿莫尔。

〔28〕陀拔斯（Tabanstan），地在今里海南岸。

〔29〕沙兰，疑为今伊朗法尔斯省设拉子（Shiraz）的讹简。

〔30〕怛满（Tadmur），古城，故地在伊朗西部、幼发拉底河西、大马士革以东一百五十里处。

〔31〕乌浒河（Oxus），即阿姆河（Amudarya），是希腊史学家对该河的称谓。

〔32〕史国，古国名，为昭武九姓国之一，故地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南。

〔33〕蓝里（Ramni，Lamuri，Lambri），历史地名，故地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班达亚齐（Banda－Ache）一带。

〔34〕巴百尔（Babil），即古巴比伦（Bobylon）王国首都名称，在今伊拉克中部。

〔35〕巴鼻落你亚（Babylonia），巴比伦王国，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地在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

〔36〕伯尔西亚（Persia），即波斯，今伊朗（Iran）。

〔37〕忽鲁谟斯（Hormoz），今伊朗南部波斯湾入口处格什姆岛（Qeshm Island）南面之霍木兹岛。

〔38〕西印度各洲，此处指美洲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

〔39〕古巴（Cuba），今拉丁美洲古巴。

〔40〕额兰部（Gilan），即今伊朗之吉兰省。

〔41〕马散地兰（Mazandarān），今伊朗马赞达省。

〔42〕可剌散（Khorsan），今伊朗呼罗珊省。

〔43〕米食（Mashhad，Meshed），今伊朗马什哈德。

〔44〕以辣（Irak），伊朗西部历史地名，今址不详。

〔45〕地希兰（Tehran），今伊朗首都德黑兰。

〔46〕益巴罕城（Esfahān），今伊朗伊斯法罕省省会。

〔47〕叶大城（Yazd），今伊朗亚兹德省省会。

〔48〕补食海口（Bushehr），今伊朗布什尔省省会。

〔49〕白西海隅（Persia G.），亚洲波斯湾。

〔50〕恶大屿（Hormuz，Ormuz），今霍尔木兹。

〔51〕克耳曼（Kerman），今伊朗克尔曼省。

〔52〕西古西但（Khuzestān，Arabistan），今伊朗胡齐斯坦省。

〔53〕希辣城（Herat），今伊朗赫拉特。

〔54〕第希兰（Tehrān），今伊朗首都德黑兰。

〔55〕西奈山（Sinai Peninsula），即西奈半岛上西奈山脉主峰，相传为摩西受神启示而作《摩西法典》之处。

〔56〕麦西国（Egypt），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57〕义兰（Iran），今伊朗之另一译名。

〔58〕加斯比约海（Caspian Sea），即里海。

〔59〕给拉（Khar R.），即加拉河。

〔60〕加仑（Karum R.），即卡伦河。

〔61〕达波（Duab R.），今达波河。

〔62〕固尔（Kor R.），今库尔河。

〔63〕给西鲁森（Qezel Owzan），即克孜勒乌赞河。

〔64〕马三德兰（Mazandarān），今伊朗马赞达省。

〔65〕诗拉斯（Shiraz），又作西拉斯，今伊朗设拉子。

〔66〕伊〔斯〕巴汗（Esfahan），今伊朗伊斯法罕。

〔67〕美地亚国（Media），今伊朗吉巴斯省。

〔68〕马塞多尼亚国（Masdonia），古代马其顿王国。

〔69〕马朗德兰（Mazadaran），今伊朗马赞达兰。

〔70〕义兰（Gilan），此指今伊朗吉兰省。

〔71〕亚塞尔拜然（Azerbaijan），今伊朗阿塞拜疆。

〔72〕发尔斯（Fars），今伊朗法尔斯省。

〔73〕给尔满（Kerman），今伊朗克尔曼省。

〔74〕哥刺森（Khorasan），又作哥拉撒，今伊朗呼罗珊省。

〔75〕巴尔福禄支（Balfroosh），今伊朗巴勒弗鲁什一带。

〔76〕甲布（Afghanistan），此处指阿富汗。

〔77〕巴律坦（Baluchistan），即印度西部俾路支。

〔78〕亚拉（Arabia），指阿拉伯半岛。

〔79〕阿西亚（Asia），即亚细亚。

〔80〕喜拉城（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

〔81〕巴古海口（Baku），今阿塞拜疆巴库。

〔82〕其兰部（Gilan），今伊朗吉兰省。

〔83〕勒悉城（Rasht），今伊朗腊什特。

〔84〕马撒得兰（Mazandaran），今伊朗马赞达兰。

〔85〕巴佛（Babol，Bobol），今伊朗巴博勒。

〔86〕阿士搭拉巴（Astrabad），今伊朗阿斯特拉巴德。

〔87〕亚得比安（Azerbaijan），今伊朗阿塞拜疆。

〔88〕以利文（Erevan），今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

〔89〕以拉（Ilam），今伊朗伊拉姆。

〔90〕得希兰城（Tehrān），今伊朗首都德黑兰。

〔91〕以士巴含城（Esfahan），今伊朗伊斯法罕。

〔92〕布悉（Bushehr），今伊朗布什尔。

〔93〕（注）〔法〕斯（Fars），今伊朗法尔斯省。

海国图志卷二十四

邵阳魏源辑

西 南 洋

阿丹国[1]一作阿兰。附天方回教考。

阿丹国，一作阿兰，一名阿腊比阿，又曰曷剌比亚，在阿细亚洲极西南，东、西、南皆界海，北界都鲁机，东西距千一百里，南北距千五百里，幅员百十六万六千方里，户口约千万名。形势亦居要害，惟地多沙石，缺源泉，惟资山涧灌溉，遇沙即渗。通国仅有东隅一小港耳。西那山[2]、伊阿列山、郎里山皆最高，滨临西海。在墨加[3]、默德那[4]各族中。不产草木，故古咸谓之石阿丹。然墨加之地较他处尚称沃壤，产上品乳香。其史书经典皆依回教。无官无王，类以族分，每族教头即部长也。内地事牧畜，海岸多商贾，惟边界土蛮事劫掠。

耶稣纪年七百以前，唐武后时。邻国皆乱，独阿丹无恙。有马哈墨[5]者，被谪多年，收纳勇敢，教以战阵。值罗汶之衰，东征西讨，西取摩罗果[6]，又渡海取吕宋等边地，东取阿沙斯河各地。遂创立法制，与各教为仇，为古今文字之一变。传及其兄子阿厘[7]，嗣位为大教师。初尚朴实，迨商旅辐辏，渐即乐逸。自后复有哈伦阿、兰士支阿尔门二人佐理，大兴文学。因本国硗确，遂

迁于巴社，即古时巴比罗尼阿之首区也。嗣被鞑靼里侵扰一空，谓元代蒙古也，曾灭回回祖国。退保本国，还其朴俗，不与他国往来。其滨海西岸复被都鲁机夺去。越二百年，明英宗正统初，距元太宗末廿二百年。值都鲁机衰弱，始复夺回。千七百二十年，康熙五十九年。本国忽有微贱之洼都阿哈，聚集徒党，欲兴复麻哈密之教，删去其附会，自谓能知未来。有少年头目依沙乌信之，以兵力迫众遵从，连合各族立为通国教主，以墨加、默德那两处为首区，威震邻国，一时称盛。遂率其子阿巴尔腊图据伊揖、磨加等国，广行教化。伊揖之巴札领兵拒敌，竟擒阿巴尔腊归国，戮之。然其教内之人滋蔓难图，地方辽远，兼多旷野，可以乘机出扰，而外地不能进攻。

政事以一族为一部，每族立一教首，各理各族，不相统属。故阿丹之族谱推究极详，自古迄今，未有改易。其族中操权父老，谓之小师。而于众小师中，议立一师，谓之大师，各小师均属之。有大小，无尊卑。大者不能以王自居，而小者亦不以臣仆称也。各族均有炮台，牧畜游牧旷野，毋虞掳掠。人皆悍骛好胜，各族亦互相械斗。若能联族合心齐力，实为劲旅，阿细亚洲内强国恐非其敌。历来各国均有更乱，而阿丹依然如故。此外又有一人曰耶米，在僻地独立一族，以贵人执政。后有伊满相继为政，于千六百三十年，明崇祯三年。将都鲁机人驱逐，即擅权为教主，立加底士官以判事焉。阿丹之人瘦小面黄，多力足者，善骑射鸟枪。俗尚俭节，富者始食稻米，皆产他国；贫者仅食本地大麦，以加非豆、柳豆之壳浸水饮之。凡菜饭皆调以骆驼乳，罕肉食。富家宴宾惟洁蔬菜，口腹之人众皆不齿。衣则腰髀各缠白布，以便插刀。惟布帽无论寒暑，厚十余层，金线绣字，再垂金银穗于两肩。其教师均出世家，如欧罗巴之俗，故师之名虽南面不易。国中麻哈

密之后裔生齿蕃多，杂处民间，无处不有。其尊贵世家谓之煎里靡，其帽贵绿。又有哥厘士十二家，专司教事，亦得冠绿。部人望之若神明。俗尚劫夺，务慷慨。行人过境，必先求其保护，但有一饭之缘，即慨诺出力。设无保护，即谓是应劫之物，虽同处款洽，而一至旷野无不劫夺，如未谋面者然。惟被劫之人但尾至其帐，尚可动其矜怜，不至全受灾害也。家居饮食时，见有行人，必招同餐，恐人疑其贫窭。喜结交，多礼节，乍见即摇手为礼，曲尽殷勤，尊长见卑幼亦然。童稚即习礼仪，然皆虚文鲜实。器量狭小，与人有隙，不报不休，误行触犯，亦必报之。非特报其本人，且必诛及其族中尊贵而后已。故出门必携利器，坐以达旦，终宵不寐，积习牢不可破。人多妻妾，别内外，民妇或可游行，若部落之女，不蒙头即不外行，较之都鲁机、巴社防范尤严。回教原出于阿丹，而阿丹又以马哈墨为最著。迨后又分两种，一曰色底特士教，一曰比阿厘教，各立门户。常见都鲁机、巴社与阿丹人争辩教理成仇，反以马哈墨所传之教为邪教，是何谓耶？惟阿丹人不甚拒绝外教，故欧罗巴客商往彼贸易，或导人以克力士顿教，亦复客留善待，不至轻忽拒绝。若哇都阿哈之教，自为伊揖败死后，教亦不甚流传。阿丹音语与由斯及巴社等相似。其书籍近多散轶，因先日夺得外地建造部落时，尽将著名书籍先运往贮，及至地失而书亦随沦。本国人复又著辑论族类、论仇敌、论攻击、论游览、论女人以至小说等书。近有小说谓之《一千零一夜》，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土产加非豆、柳豆、巴尔色马香、乳香、没药、树胶、沉香、马、骆驼。阿兰为香料聚集之埠头，名驰异域，其实本国仅产乳香、没药、巴尔色马香耳，余俱购自阿未里加洲。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亚刺伯，即天方、阿丹，回教祖国也。

此乃半土，南及南海，北至土尔其藩属国，东接白西及其海隅，西及海峡，名曰死门[8]，又至江海，以苏叶微地[9]连与亚非利加大地。北极出自十一度至三十一度，偏东自三十度至六十度五十分。长四千五百里，阔三千六百里。大半沙漠，惟出枣。南方产珈琲，香味价贵。土出香料、药材。其马大有名，上山如平地，落水如浮桥，一日能走二百里。其驼系国之舟，忍耐辛苦。

陈宣帝大建元年，回教始祖摩哈麦者，生于麦加邑。少年商游西国，虽不识字，性好默思道理，贸易通利。一观本地人民，独拜偶像，心内不悦，新造教门，令妻受之。其亲戚朋友进教后合为一会。著圣书，称曰《可兰》[10]。独一真主上帝，而摩哈麦乃其所差之圣人。欲奉事上〔帝〕，必每日定期祈祷念经，赒济贫乏，每年一次连月守斋，日间不食；必须终年一次往摩哈麦生死之两邑附近其墓烧香礼拜；禁豕肉、饮酒，固守死后即升上界，享天女之乐。但佛教之徒不肯悦服，令摩避危，藏身穴内。唐高祖武德四年逃麦地拿之邑，居民悦接，并其从徒。以此年为元纪，信徒云集，结群攻击。次年其敌复来，固围国邑。摩哈麦募兵报仇，征取其炮台，乘机掩杀，糜烂其民，威权愈重。是以使人遍往四方，令诸国承其教，稍敢忤违，率兵剿灭。年及五十，督兵侵本邑，拆坏菩萨，酷戮异己。士人畏其兵力，不敢不信服。进贡如是，其教广布西域。

西奈山在亚剌[11]西北方。商朝年间，上帝于此处雷电，颁立十条诫谕，人类敬守。

麦加在西方，离红海不远。回回民于此集会，拜摩哈麦所生之屋。于四角一里之殿有黑石，古人所敬，亲嗅七次，周行后洗身水源，以表涤罪。巡行、瞻礼、上山事竣，其罪一概赦免。其城之居民三万丁，每因大会，生意丰盛。

麦地拿系摩哈麦葬处，卧于铁棺。回回亦往彼烧香。但城褊小，房屋不过五百间，年年南海、西域西国与亚非[12]虔信士不止数万，起程赴城，泛江涉巘而至，大众繁杂稠挤。

《地球图说》：亚拉比亚国，又名亚拉伯国，东界白耳西亚海，南界南海，西界红海，北界土耳基国，其百姓约有一万之数。都城名麦加，城内民六百万。其麦加之城，即昔回回教主摩哈麦所生之城。又一城名麦地拿，即回回教主葬地。故凡西域等国，不嫌千里之远，每年必数至烧香礼拜，盖昔年回回教主摩哈麦自云：奉天神亲谕，令著圣书一册，名曰《可兰》，以示庶人。若能信从，即享天福；如遇不信之徒，即行诛戮，以致亚细亚之西方各国不敢不信。至礼拜日期亦以七日为例，但与耶稣教不同，回教礼拜日在耶稣教礼拜后之第五日也。

《地里备考》曰：天方国[13]又名亚拉亚，在亚细亚州之西，北极出地十二度起至三十四度止，经线自东三十度起至五十七度止。东至科漫、白尔西亚二海湾，西枕红海，南连科曼海湾暨印度海，北界稣揆斯径暨土耳基亚国，长约六千里，宽约五千里，地面积方约八十万里。烟户一京二兆口。沙漠居多，丘陵甚少，一望平原旷野。河之大者有二：曰美丹，曰北波。其余小川，不注于海。田土硗瘠，荒野寥绝，东南滨海，颇为肫腴。土产铜、铁、铅、靛、谷、果、烟、蔗、香料、胡椒、绵花、熟皮、珍珠、白玉、珊瑚、玛瑙、卤砂、硫磺、花石等物。禽兽蕃衍，马匹极良。地气互异，近日稍和，各处甚热。泉少水缺，人物难堪。至于朝纲，诸酋统辖。所奉之教乃回教也。技艺庸陋，贸易兴隆。本国自古开基，以至唐高祖武德五年，历代相传，并无分踞。其后有本国美加城回人马何美者，布传新教，煽惑民心，绅衿家皆拂其言，且图杜绝其教。乃去美加城，入美的纳邑。居无何，名溢遐迩，授徒甚众。

因率之以攻美加城，既陷其地，复强其民，遂即位为君，敷布新教，通国皆从风而靡，奉为圣人。及薨，嗣君复以新教流布于亚细亚、亚非里加、欧罗巴三州，取地甚多。其后国势凌替，互相分析，丧地于土耳基亚国者甚多。通国分为六域：一名黑德倭斯[14]，建于山谷之中，屋宇宏峻，街衢阔直；一名耶门[15]，一名亚达拉毛[16]，一名科曼[17]，一名剌沙[18]，一名内的惹[19]。

《外国史略》曰：亚拉国半地，南及印度海，北连土耳其藩属地，东连白尔西亚海隅，西及红海，为苏益之微地，与麦西国隔海峡，即回教之天方国也。广袤方圆五万里，居民千二百万。地多沙，恒酷暑。无土产，惟海岛中产枣并各树，人赖以活。耶闵部，广袤方圆三千二百四十里，居民三百万口。产香馥、树胶、没药等货。其都曰末加城，出珈琲。东南及沙漠，西及红海。有土酋管理，与麦西定贡物，其城曰撒那[20]。阿曼系东南之地，东及白西亚海隅，东南有沙漠。其君有权势，亦在邻地或亚非利加两海边开埠。其城曰母士甲[21]，居民万二千口，是最广之埠。哈查系白尔（白）〔西〕亚海隅，多海贼。黑查乃红海滨之圣地，有两邑：曰（黑）〔墨〕加，曰米地那那。回回所集。西北系硗地。内地有尼耶地，居民皆背回教。南海边曰哈答毛，居民无几。此地天气殊异，平地尤热，夜则反冷；有数处无雨，独降露。地干水咸，亦产麦及甘露枣、绵花、药材、烟、各种树胶，运卖他国。马尤骏，善走。多驼，民食其肉，用其毛，资其载负，来往皆以驼为业。多狮、驼、野羊、野兽。土民贫而野，好游牧抢劫，以帐房为居，牲乳为食。各立长领，虽统属于土耳其之君而不遵其命。随意恣行，有犯之者必杀乃已。各族类亦恒相肇衅。其民自古不服他国，虽异国犯其界，俱未能胜。后亦为希腊击服。希腊君殁，亚拉百姓侵据河中间地。东汉安帝永初间又为罗马国强服。其边

地百姓或敬星宿、太阳，或奉耶稣教，亦有犹太国人为王，禁遏耶稣门徒，于是各族类屡斗。有穆哈默者，本为商贾，远贸易，与道士往来，习印度、犹太之经典，隐居崖穴，忽若神授，因自立一教。邑之居士不信而驱逐之。唐高祖武德二年，穆哈默遂往异乡聚众起兵，立年号，自称天使。屡战获胜，四方云从，势日益大，迫令邻国之君弃其教而进回教，风俗丕变。穆既殁，其兄子嗣王位，益兴其教，越罗马之界，攻取其大城，有不肯奉其教者诛焉。后侵麦西国，疆土日广，于是北据是班[22]，东服白西亚，尽占五印度国，如是回回之教四布数百年。有麦西贤士著书辟其说为异端，由是麦西国领大军以驱除之，其教始渐废。

亚拉国分三大分：一曰石地，一曰沙地，一曰丰地。石地在西北方，犹太人初出麦西国，即至此地。所谓摩西圣人受上帝命于西奈山，即此处也。穆哈默所自出之邑曰墨加者，四方云集，无不敬为圣域，贸易辐辏。米地那者，穆所葬，墓在庙内，辉煌焜耀，多不远千里来礼拜之焉。音破者，红海边之港，居民六千。墨加之港，居民万五千，商船极多，为亚拉最丰之市埠。又摩加者，居民五千，出珈琲。东边莫甲邑[23]最旺相，在白尔西海隅。有海贼巢穴，英人两次殄灭之。英人在死门海陕开埠，曰亚箸[24]，堆积石炭以便火轮船往来。地甚硗，居民亦少。吉曼为西南之地，大半沙野，其都会同名。近曰白尔西国王与土耳其之君分据亚拉之地，居民皆在山内，不顺外国之主，只贡微物而已。

西印度西阿丹国沿革唐以前名条支，非回教，已载西印度下。唐以后为波斯、阿丹、天方、默德那等国，即回教祖国也。原无，今补。

《新唐书》：波斯居达遏水，西距京师万五千而赢，东与吐火罗[25]、康国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南皆濒海，西北赢四千里接拂菻界，人数十万。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别裔，王因以姓，又为号。治二城，有大城十余。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苏泽，髭颜鼻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妖，拜必交股。俗跣跿，丈夫祝发，衣不割襟，青白为巾，帔缘以锦，妇辫发着后。战乘象，一象士百人，负则尽杀。断罪不为文书，决于廷，判者铁灼其舌，疮白为直，黑为曲。刑有髡、钳、刖、劓；小罪髭，或系木于颈，以时月而置。劫盗囚终老，偷者输银钱。凡死弃于山，服阅月除。气常歊热，地夷漫，知耕种畜牧。有鹫，能啖羊。多善犬、骡、大驴，产珊瑚，高不三尺。隋末，西突厥叶护可汗讨残其国，其孙奔拂菻，国人迎立之。贞观十二年，遣使朝贡。其王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吐火罗以兵纳其子。龙朔初，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26]为波斯都督府。俄为大食所灭。虽不能国，咸亨中犹入朝，使其子泥涅师为质，调露元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而还。泥涅师因客吐火罗。景龙初，西部独存。开元天宝间，遣使者十辈，献玛瑙床、火毛绣舞筵。乾元初，从大食袭广州，焚仓库庐舍，浮海走。大历时复来献。又有陀拔斯单[27]者，其国三面阻山，北濒小海，居婆里城[28]，世为波斯东大将。波斯灭，不肯臣大食，后为黑衣

大食所灭。

《明史》：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鲁谟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宣德五年，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赍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其国王亦遣陪臣随朝使来贡。弘治三年，其王速檀阿黑麻遣使偕撒马儿罕、土鲁番贡马、驼、玉石。正德初，帝从御马太监谷大用言，令甘肃守臣访求诸番骒马、騸马。番使云善马出天方，守臣因请谕诸番贡使传达其王，俾以入贡。嘉靖十一年，遣使偕土鲁番、撒马儿罕、哈密诸国来贡，称王者至（二）〔三〕十七人，所遣使人倍逾恒数。番文至后五六年一贡，迄万历中不绝。

天方于西域为大国，四时常似夏，无雨雹霜雪，惟露最浓，草木皆资之长养。土沃，饶粟、麦、黑黍。人皆颀硕。男子削发，以布缠之。妇女则编发盖头，不露其面。相传回回教之祖曰马哈麻即谟罕募德，首于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顶常有光，日夜不熄。后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国无苛扰，亦无刑罚，上下安和，寇贼不作，西土称为乐国。俗禁酒。有礼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号呼称扬以为礼。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甘玉为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顶。内用沉香大木为梁，凡五，又以黄金为阁。堂中垣墉悉以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守门以二黑狮。堂左有司马仪墓，其国称为圣人。土产宝石，围墙则黄甘玉。两旁有诸祖师传法之堂，亦以石筑成，俱极壮丽。其崇奉回回教如此。

瓜果咸如中国。西瓜、甘瓜有一人不能举者，桃有重四五斤者，鸡、鸭有重十余斤者，皆诸番所无也。马哈麻墓后有一井，水

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飓风取水洒之即息。当郑和使西洋时，传其风物如此。其后称王者至二三十人，其俗亦渐不如初矣。

又曰：默德那，回回祖国也，地近天方。宣德时，其酋长遣使偕天方使臣来贡，后不复至。相传，其初国王谟罕蓦德即马哈墨生而神灵，尽臣服西域诸国，诸国尊为别谙拔尔，犹言天使也。国中有经三十本，凡三千六百余段。其书旁行，兼篆、草、楷三体，西洋诸国皆用之。其教以事天为（祖）〔主〕，而无像设。每日西向虔拜。每岁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处。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干葛思[29]始传其教人中国，迄元（氏）〔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国中城池、宫室、市肆、田园，大类中土。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诸技。其织文、制器尤巧。寒暑应候，民殷物繁，五谷六畜咸备。俗重杀，不食猪肉。尝以白布蒙头，虽适他邦亦不易其俗。

《瀛涯胜览》：阿丹国濒海富饶，崇回回教。阿剌壁言语，情性强梗悍戾。有胜兵七八千，马步俱精，邻邦畏之。自古里国舟西行一月可至。永乐九年，诏中使赐命，其国王远迎谨甚，即谕其国人就互市。王顶金冠，衣黄袍，腰宝妆金带。礼拜则易白缠头，以金锦为顶，衣白袍，乘车列象而行。将领等冠服有差。民间男则缠头，衣撒哈剌锦绣纻丝细布，有靴鞋；妇人则长衣，顶珠冠缨络，耳金钱宝环，手金宝镯钏，足亦有环。丝帨、金银器皿绝胜。赤金钱曰哺噜黎，重一钱，面有文；红铜钱曰哺噜厮，市易用之。气候温和，历无闰，以月出定月之大小，夜见月，明日又为一月也。有善推步者，定某日春，则花木开荣；某日秋，则花木凋落；日月交蚀，风雨潮汐，无不验者。民居累石为壁，上覆以砖或土，高至十四五尺。市肆熟食及绮帛、书籍俱如中国。粒食多用酥糖蜜制，味极精美。厥产有米、麦、麻、豆、蔬菜，果

有万年枣、松子、杷檐、干葡萄、核桃、花红、石榴、桃、杏之类，兽有象、驼、牛、羊、鸡、鸭、犬、猫，无猪、鹅，羊则无角，颔垂短毛。有紫檀、蔷薇、露檐葡花、白葡萄，福鹿、青花白驼鸡。福鹿如骡，白首白眉，满体细间道，青花如画。白驼鸡如福鹿。麒麟前足高九尺余，后足六尺余，项长，头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饼饵。狮子形类虎，黄黑毛，巨首阔口，尾稍黑，其毛如缨，声吼如雷，百兽见之皆伏。厥贡金厢宝带、珍珠、八宝金冠、鸦忽等各种宝石，金叶表文。

《明史》：阿丹，在古里之西，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奉表贡方物。辞还，命郑和赍敕及彩币偕往赐之。自是凡四入贡，天子亦厚加赐赉。宣德五年，海外诸番久缺贡，复命和赍敕宣谕。其王即遣使来贡。八年至京师，正统元年贡使始还，自后不至。前世梁、隋、唐时，并有丹丹国[30]，或言即其地。源案：史言丹丹国在振州东，又以赤土[31]为丹丹，则与暹罗接壤之国。若阿丹，则在西印度之西，相去极远，安得混为一乎？地膏腴，饶粟米。人性强悍，有马、步锐卒七八千人，邻邦畏之。王及国人悉奉回回教。气候常和，岁不置闰。其定时之法，以月为准，如今夜见新月，明日即为月朔。四季不定，自有阴阳家推算。其日为春首，即有花开；其日为秋初，即有叶落；及日月交蚀、风雨潮汐，皆能预测。其王甚尊中国，闻货船至，躬率部领来迎。入国宣诏讫，遍谕其下，尽出珍宝交易。永乐十九年，中国周姓者往，市得猫睛，重二钱许，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及大珠、金珀、诸色雅姑异宝、麒麟、狮子、花猫、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以归，他国所不及也。蔬果、畜产咸备，止无鹅与豕。市肆有书籍。工人所制金首饰绝胜诸番。所少惟草木，国人皆垒石为居室。麒麟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饼饵。狮子

形似虎，黑黄色，无斑，首大、口广、尾尖，声吼若雷，百兽见之皆伏地。

《明史》：嘉靖时制方邱朝日坛玉爵，购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国番，不可得。有通事言，此玉产于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故事，赍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此大谬。阿丹即天方也。既购天方，何又再购阿丹？且阿丹去土鲁番又岂止二千里耶？当云购玉于土鲁番、哈密不可得，人言此玉产于阗，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或云玉产天方阿丹，去土鲁番、哈密万二千里，则得之。

又曰：坤城，西域回回种。宣德五年，遣使来朝，贡驼马。时有开中之令，使者即输米一万六千七百石于京仓中监。及辞还，愿以所纳米献官。帝曰："回人善营利，虽名朝贡，实图贸易，可酬以直。"于是予帛四十匹，布倍之。其后亦尝贡。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出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自是殊方异域鸟言侏儒之使，辐辏阙廷。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而四方奇珍异宝、名禽殊兽，进献尚方者，亦日增月盛。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余威及于后嗣，宣德、正统朝犹多重译而至。然仁宗不务远略，践阼之初，即撤西洋取宝之船，停松花江造舟之役，召西域使臣还京，敕之归国，不欲疲中土以奉远人。宣德继之，虽间一遣使，寻亦停止，以故边隅获休息焉。今采故牍尝奉贡通名天朝者，曰哈三，曰哈烈[32]儿，曰沙的蛮，曰哈的兰，曰扫兰，曰乜克力，曰把力黑[33]，曰俺力，曰脱忽麻，曰察力失，曰干失，曰卜哈剌[34]，曰怕剌，曰你沙兀儿，曰克失迷儿[35]，曰帖必力思，曰火坛，曰火占[36]，曰苦先，曰牙昔，曰牙儿干，曰戎，曰白，曰兀伦，曰阿端[37]，

曰邪思城，曰舍黑，曰摆音，曰克癿，计二十九部。以疆域褊小，止称地面。与哈烈、哈实哈儿[38]、赛蓝[39]、亦力把力[40]、失剌思、沙鹿海牙[41]、阿速、把丹皆由哈密入嘉峪关，或三、四、五年一贡，入京者不得过三十五人。其不由哈密者，更有乞儿、麻米儿、哈兰可脱、癿腊烛、也的干、剌竹、亦不剌、因格失、迷乞儿、吉思羽奴、思哈辛十一地面，亦尝通贡。

又曰鲁迷[42]，去中国绝远。嘉靖三年遣使贡狮子、西牛。给事中郑一鹏言："鲁迷非常贡之邦，狮子非可育之兽，请却之，以光圣德。"帝竟纳之。五年冬，复以二物来贡。既颁赐，其使臣言，长途跋涉，费至二万三千余金，请加赐。御史张禄言："华夷异方，人物异性，留人养畜，不惟违物，抑且拂人。况养狮日用二羊，西牛日用果饵，兽相食与食人食，圣贤皆恶之。乞返其人，却其物，薄其赏，明中国不贵异物。"不纳。乃从礼官言，如弘治撒马儿罕例益之。二十二年偕天方诸国贡马及方物。明年，还至甘州。会遮北贼入寇，总兵官杨信令贡使九十余人往御，死者九人。帝闻，褫信职，命有司棺殓，归其丧。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并入贡。其贡物有珊瑚、琥珀、金刚钻、花瓷器、钻服、撒哈喇帐、羚羊角、西狗皮、舍猁孙皮、铁角皮之属。

《瀛环志略》曰：阿剌伯，亚拉彼亚、亚拉鼻亚、阿尔拉密阿、阿辣波亚、阿黎米也、阿丹、阿兰、天方、天堂。回教初兴国也，北界东土耳其，东界波斯及阿勒富海[43]，南距印度海，西抵勒尔西海，俗称红海。长四千余里，广三十余里。地西南滨海，有腴壤。中央皆戈壁，沙碛也。商旅必结队以行，否则虞盗劫，且虑风沙埋没。物产唯枣最多，人与畜皆食之。产名马，牧者爱养如儿子，能一日行五六百里。驼尤良，负重行远皆赖之。又产加非、香料、没药之类。其地古为土夷散部，恒役属于波斯。

陈宣帝大建元年，有摩哈麦者，或作摩哈默，又作玛哈穆特。生于麦加，一作默伽，又作美加。少年为商，往来西国，娶富商之寡，遂至大富。不识字而性聪敏，以佛教拜偶像为非，而泰西诸国耶稣教已盛行，思别创教门以自高异。入山读书数年，著书曰《可兰》，宣言于众，谓独一真主上帝命圣者教化世人，初命摩西，次命耶稣。两人之教虽行，然不能遍及也。复命摩哈麦立教以补其缺。入其教者焚香礼拜、念经、禁食猪肉。唐高祖武德四年逃难于麦地拿，一作默德那，又作美的纳。土人靡然从教，即以四年为元纪。今回教称一千二百几十年，即本于此。欧罗巴则以耶稣生年为元年，故称一千八百几十年。其后徒党日众，不入教者，率众攻之。兵败徒散，收合复起，遂灭大敌，据阿剌伯全土，布其教于四邻。邻部皆畏而从之，回教遂蔓延西土。当其盛时，尝剪灭波斯，蚕食罗马、犹太买诺诸部。据阿非之北境，红海、地中海南岸诸部。裂欧罗之西垂，西班牙、葡萄牙。纵横三土，亚细亚、阿非利加、欧罗巴。几于无敌。后为土耳其所攻，属藩尽失，日就衰微，卒乃纳贡于土耳其，称藩国焉。西域称摩哈麦为派罕巴尔，华言天使也。其苗裔称和卓木，华言圣裔也。巴达克山、塔什干皆其支派，而霍集占兄弟称大宗，回部以为贵种，所至辄拥戴之。黠虏藉其名以号召回众，数数犯边，遂为西鄙长患云。麦加、麦地拿皆在红海之滨。摩哈麦生于麦加，其地有黑石，上作大殿，周一里许。麦地拿为摩哈麦葬处，敛以铁棺。每岁诸回回来两地礼拜，南洋、西域、泰西、阿非利加，近者数千里，远者数万里，接踵膜拜，以数万计。阿剌伯地分六部，首部曰黑德倭斯，都城曰麦加，建于山谷之中，夏屋云连，街衢阔直。海口甚大，出运之货以加非为主，贩行欧罗巴各国。其海口在西方者曰热地[44]，富商所萃；在东方者曰木甲[45]，与英吉利、米利坚定约通商，以兵船巡海护之。亚丁，小岛也，在

红海口门之外，现为英人所据。

按：阿剌伯，古条支国也，回教既兴，乃有天方、天堂等名，皆花门夸耀之称，比其国于天上，其实本无此名。其国在波斯之西南，前明时累次朝贡，多由西域陆路来。明初郑和等由海道使西洋，至天方而止，称为西洋尽处。彼盖由印度海驶入红海，遂以为海尽于此，而不知小西洋之外，尚有所谓大西洋也。

佛教兴于印度，以慈悲寂灭为归，中土士大夫推阐其说，遂开禅悦一派。摩西十诫虽浅近，而尚无怪说。耶稣著神异之迹，而其劝人为善，亦不外摩西大旨。周、孔之化无由宣之重译，彼土聪明特达之人起而训俗劝善，其用意亦无恶于天下，特欲行其教于中华，未免不知分量。摩哈麦本一市僧，忽起而创立教门，其礼拜与天主教同，所别异者仅不食猪肉一端，而其兽处无伦，则又为泰西诸国之所唾弃。乃自李唐以后，其教渐行于西域，今则玉门以西，尽亚细亚之西土，周回数万里，竟无一非回教者。鸱枭嗜鼠，蝍蛆甘带，孰为正味乎？正难为昧任侏俩者深求也。惟腥膻之俗蔓延中土，刚很毒鸷，自为一类，非我族类，实逼处此，终贻江统忧尔。

《后汉书》：东汉和帝永元九年，西域都护班超遣掾甘英往通大秦，抵条支。临海欲渡，安息[46]西界船人告以海水广大，往来须赍三岁粮，英疑惮而止。大秦屡欲遣使于汉，为安息遮遏不得通。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遣使自日南[47]徼献象牙、犀角、玳瑁，始得一通。云云。

考泰西人地图，安息即今之波斯，条支即今之阿剌伯。东汉时大秦。即意大理之罗马。正当全盛，未分东西，详《意大里图说》。其国都在意大里之罗马东境，至西里亚[48]、犹太，即《唐书》之拂箖国。与安息接壤。若由安息往大秦，渡妫水[49]，人安息境约三千

余里，即今波斯。即已人大秦东境。今土耳其东土美索不达迷亚部[50]之巴索拉地。再西北行约三千余里，今土耳其东土、中土。波[51]海峡，即君士但丁黑海峡口。历西腊[52]之北境，今土耳其西土，约二千里至意大里之东北境，今奥地利亚地。又西南行千余里，即至大秦都城。即今罗马。计陆路万里而近。自西里亚以西皆大秦地。《汉书》所云从安息陆路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从无盗贼寇警者，的确不诬。又云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按西里亚以西皆大秦名都大邑，四达通衢，安得有猛兽遮害行旅？盖安息贪绘彩交市之利，必不欲大秦之通汉，故为此诞说以阻汉使之西行。所谓遮遏不得通者，此也。若由条支从海道往，则阿非利加之大浪山一路，自明以前未通舟楫。即今欧罗巴诸国货船往来之路，明弘治间葡萄牙始创行之。欧罗巴东来海道率取道于地中海、红海。条支都城在麦加，乃红海北岸，《汉书》云条支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正今之麦加城也。而其东境又临阿勒富海。甘英所临之海，未知其为阿勒富海抑即红海？若为阿勒富海，则须绕条支三面之海，计水程六七千里，至红海之尾而海尽；行陆路一百七十里，地名苏尔士，麦西国地。至地中海之东南隅，再登舟西驶约六千余里，而抵大秦都城，即罗马。计水程一万三千余里。若所临系条支都城之红海，则西北驶千余里已至红海之尾，计水程不足万里。中间隔陆路一百七十里，不能一帆直，明以前欧罗巴大船不能直抵中国，即因此阻隔，《海国闻见录》所谓恨不能用力截断者也。近年英吉利用火轮船递送文报，皆由此路。地中海另有火轮船接递。然舍此别无道路。计其水程速则四五十日，迟亦不过两三月，半载尽可往返，何至须赍三岁粮？盖安息总不欲大秦之通汉，故使西界船人麦加距安息已远，甘英所临之海当系阿勒富海也。设此词以难之。甘英惮于浮海，遂中止耳。至安敦之

入贡，由日南徼外，即今越南南境之占城一带，乃由红海驶入印度海东南，行至苏门答腊、噶罗巴之巽他海峡[53]，转而北行入南洋，抵越南之南境。今欧罗巴诸国由粤东绕阿非利加至印度海后，亦由此路。若从陆路，须由日南历暹罗、缅甸，抵东印度，越中印度至西印度，无论中间历数十番部，使币难通。而西印度以西仍须经遮遏之安息，方达大秦东境。故知其必由海道无疑也。大秦国之北方亦有陆路可通中国，须从奥地利亚东北行，历峨罗斯南境，至里海之北岸，转而东行，历西域游牧城郭诸部，可抵玉关。此则不入安息境，无从遮遏之矣。然两汉时，大秦北境至日耳曼而止，奥地利亚以东、以北皆匈奴别部，时峨罗斯尚未立国。时扰大秦边境，断无可通之理，故通中国惟安息一路，既为所遮遏，不得不由海道也。

案：匈奴别部，指今俄罗斯南部萨加社、日尔日、阿斯达拉冈、痾伦不尔厄，然后由北哈萨克、中哈萨克、霍罕、安集延、布鲁特以达西域至玉门也。

《岛夷志略》：天堂，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风景融和，四时如春，田沃稻饶，居民乐业。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名为天堂，有《回回历》，与中国《授时历》前后只争三日，其选日永无差异。气候暖，风俗好善。男女辫发，穿细布长衫，系细布捎。地产西马，高八尺许，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则人肥美。贸易之货用银、五色缎、青白花器、铁鼎之属。

【注】

〔1〕阿丹国（Adem），即今南也门首都亚丁，此处泛指早期阿拉伯国家。

〔2〕西那山（Sinai），今埃及西奈半岛上的西奈山。

〔3〕墨加（Mecca 或 Mekka），又作磨加、美加、末加，默伽，即今沙特阿拉伯麦加。

〔4〕默德那（Medina），又作麦地拿、美的纳、米地那，即今沙特阿拉伯麦地那。

〔5〕马哈墨（Mahammad），又作麻哈密、摩哈麦、马哈麻、漠罕蓦德，即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570—632）。

〔6〕摩罗果（Morocco），今摩洛哥。

〔7〕阿厘（Ali），通译阿里，阿拉伯第四任哈里发（656—661）。

〔8〕死门海峡，今亚丁湾（Gulf of Aden）。

〔9〕苏叶微地（Isthmns of Suez），又作苏埃斯径，即苏伊士地峡。

〔10〕可兰，即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

〔11〕亚剌（Arab），指阿拉伯半岛。

〔12〕亚非，即亚非利加（Africa），今译非洲。

〔13〕天方国，又作亚拉亚（Arabia），指阿拉伯王国。

〔14〕黑德倭斯（Hedjaz），又作黑查，今沙特阿拉伯汉志。

〔15〕耶门（Yemen），又作耶闵、吉曼，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16〕亚达拉毛（Hadramaut），又作哈答毛，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阿德拉毛省。

〔17〕料曼（Oman），今阿曼苏丹国。

〔18〕剌沙（Hasa），又作哈查，今沙特阿拉伯哈萨省。

〔19〕内的慈（Najd 或 Nedsjed），又作尼耶，今沙特阿拉伯内志（纳季德）省。

〔20〕撒那（Sana），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都萨那。

〔21〕母士甲（Muscat），今阿曼苏丹国首都马斯喀特。

〔22〕是班（Spain），今西班牙。

〔23〕莫甲邑（Muscat），今阿曼苏丹国首都马斯喀特。

〔24〕亚箸（Aden），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首都亚丁。

〔25〕吐火罗（Tukhara），中亚古国，当即巴克特里亚或大夏，故地在今阿富汗北部。

〔26〕疾陵城（Zarang），古城名，故地在今伊朗高原萨瓦兰湖（Hamun-i-Sawaran）东岸。

〔27〕陀拔斯单（Tabaristān），古地名，另作陀拔萨惮，故地在今里海南岸。

〔28〕婆里城，为娑里之误，即今伊朗里海南岸之萨里（Sari）。

〔29〕撒哈八撒阿的干葛思（Sa'd abi-Waqqās），阿拉伯军官，曾奉命出使中国，传播伊斯兰教。

〔30〕丹丹国，古国名，故地在今马来西亚吉兰丹。

〔31〕赤土，古国名，故地在今泰国境内。

〔32〕哈烈（Herat），古国名，故地在今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

〔33〕把力黑（Balk），中亚古国大夏都城，故地在阿富汗北部。

〔34〕卜哈剌（Bo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35〕克失迷儿（Kashmir），今克什米尔。

〔36〕火占（Khojend），中亚古城，故地在锡尔河上。

〔37〕阿端，西域古国之一，即于阗（Khotan）。

〔38〕哈实哈儿（Kashkar），即今巴基斯坦奇特拉尔（Chitral）。

〔39〕赛蓝（Sairam），在今塔什干之东北。

〔40〕亦力把力，西域古国别失八里（Beshalik）的别称，故地在今新疆乌鲁木齐。

〔41〕沙鹿海牙（Shahrokia），中亚古地名，地在锡尔河。

〔42〕鲁迷（Rūm），古国名，指土耳其帝国。

〔43〕阿勒富海（Arabian Saa），即阿拉伯海。

〔44〕热地（Jidah 或 Jeddh），今沙特阿拉伯吉达港。

〔45〕木甲（Muscat），今阿曼苏丹国首都马斯喀特。

〔46〕安息（Partia），西亚古国，国势强盛时领有整个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为罗马帝国与中国交通必经之地。

〔47〕日南，西汉设立的郡，地在今越南中部，其辖境约当今平治天省及广南—岘港省沿海一带。

〔48〕西里亚（Syria），今叙利亚。

〔49〕妫水（Oxus），即乌浒河，为阿姆河之古称。

〔50〕美索不达迷亚部（Mesopotamia），即两河流域之美索不大米亚。

〔51〕“波”字疑为“渡”字之误。

〔52〕西腊（Grace），即希腊。

〔53〕巽他海峡（Strait of Sunda），地在苏门答腊与爪哇之间。

海国图志卷二十五

邵阳魏源辑

案：今天山以南，玉门以西，环葱岭东西南北，延及咸海、里海之左右，分亚细亚洲之半，蔓延及于内地各府厅州县，无不有清真寺、礼拜寺者。中土士大夫之无识者或从之。其人率阴鸷，寡廉耻，甘居人下，而中怀叵测，自为一族。海宇承平，可无大患，然其凶很猛烈之气固难化也。考回回教。

各国回教总考

案：阿丹、默德那皆天方也，而《明史》分三传，盖方其盛时，则巴社等国亦皆并于天方，其后分为数国，而教仍一教，是一国不足以该回教，回教亦不专属一国，故别为总考于后。

杭世骏《景教续考》曰：西域三教，曰大秦[1]，曰回回[2]，曰末尼[3]。大秦则范蔚宗已为立传，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国。独回回之教种派蔓衍，士大夫且有慕而从之者。其在唐时，史固称私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而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域，商贾颇与囊橐为奸。李文饶亦称其挟邪作蛊，浸淫宇内。则其可绝者，匪特非我族类而已。作《景教续考》。回回之先，即默德那国国王穆罕默德，《四译

馆考》作二罕蓦德。生而灵异，臣服西域诸国，尊为别谙拔尔，华言天使也。而天方古史称阿丹，奉真宰明谕，定分定制，传及后世，千载后，洪水泛滥，有大圣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众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盖二千余岁。后世习清真教者，乃更衍其说，曰：阿丹传施师，师传努海，海传易卜剌欣，欣传易司马仪，仪传母撒，撒传达五德，德传尔撒，尔撒不得其传。六百年而后，穆罕默德生，命曰哈听，犹言封印云。具见天方古史。又言国中有佛经三十藏，自阿丹至尔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讨剌特》、降与母撒之经名。《则逋尔》、降与达五德之经名。《引支纳》、降与尔撒之经名。皆经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经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尔加尼》，此外为今清真所诵习者，又有古尔阿尼之《宝命真经》，特福西尔噶最之《噶最真经》，特福西尔咱吸堤之《咱希德真经》，特福西尔白索义尔之《大观真经》，密迩索德之《道行推原经》，勒瓦一合之《昭微经》，特卜绥尔之《大观经》，侏儒昧任，不可穷诘。而其隶在四驿馆者，回回特为八馆之首，问之则云书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鲁番、天方、撒马尔罕、占城、日本、真腊、瓜哇、满剌加诸国皆用之。今考其教之人中国者，自隋开皇中国人撒哈八撒阿的干思葛始，故明初用《回回历》，其法亦起自开皇。至唐元和初，回纥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湩酪。见《新唐书·回纥传》。二年正月庚子，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见《旧唐书·宪宗纪》。明洪武时，大将人燕都，得秘藏之书数十百册，称乾方先圣之书，中国无解其文者。太祖敕翰林编修马沙亦黑、马哈麻译之，而回回之教遂盘亘于中土而不可复遏矣。至于天方，则古筠冲地，亦名天堂，本与回回为邻，明宣德间始人贡。而今之清真礼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礼、斋拜、朝互之类，月无虚夕。异言奇服，招摇

过市而恬然不以为怪，其亦可谓不齿之民也已。《道古堂文集》。

《每月统纪传》曰：亚非哩加[4]东北对面，隔红海，有长地称为亚剌伯，三边及海，纵横辽阔，荒芜沙漠，天气甚热，飞沙走石。土民游牧，不知农务，乳酪为食，掳掠行旅。其南方肥茂，宜五谷，多果实。古时居民崇太阳、星辰，以为神明。犹太民亦迁移立国。耶稣之徒广布教，然道理不正经，初差毫厘，后谬千里。陈宣帝大建元年，有穆罕默德生其地，为回回开基之祖，仪容俊伟。少时家贫，服贾远游，遍交异国人，广扩见识。体察人物之性，不舍昼夜推穷义理，累人深幽无人之处，将本地所崇教门千思百索，默寻根原，竟捕风捉影，水中捞月，立新教。其妻并家人拜服，视之若圣。言已奉上帝之命教化天下，上帝独一位，而穆乃其圣差，众人信服。戒犬、豕、酒、醴，不崇偶像，而拜天地之主。各人进教，宜割元阳之皮为号。欲享天乐，必须洗身清洁，每日三次念经，施济贫民，每年一次连日守斋。家有力者，一生必一赴穆之墓行礼拜神。有不遵教者，立攻伐戮杀。凛循法度者，为教除害不顾生死者，身后升天堂、享天乐。国人有不信其教，戏笑讥讪者。穆潜身穴内，假与神使对晤，奉天命以耸众。唐高祖武德四年，密计露出，城中人歃血欲杀之。穆潜窜山洞，其仇遍访至洞，但见蛛网塞口，遂返。穆既免难，益自负，入城复宣前教，众渐信从，久遂尊为圣人。敌国环而攻之，领万众围其城。穆立排栅，筑重城，深壕堑，守御甚严。敌拔寨退兵，穆引军而出，左冲右突，尽虏敌人。威振西海，远近皆敬之如神。日增倨傲，性耽安逸，夺其继子之妻，托言奉天之命，辩驳者立斩示儆。起兵强服犹太国人，率兵千四百名，佯称拜神于本邑之庙，乘机诱说，乡人信从，后率众取其邑，尽坏偶像，独留黑石，令人于此处拜神。兵强国富，西征东讨，广布教化，遂夺亚剌伯全

地为游牧之处。其时隔地之罗马国[5]地广大，与亚喇伯交界。穆发兵乘虚入罗马境，不复恋战而退。自觉死在旦夕，劝其党羽固执其教无改。案：西洋人崇耶稣，辟回教。故语皆诋斥，今去其已甚，存其大概，惟言穆罕默德生于陈宣帝大建元年，足补诸书所未备。

《广东通志》：日南徼外占城以至西域默德那国，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设；其经有十三藏，凡三千六百余卷；其书体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诸国皆用之。又有阴阳、星历之类。其地虽接天竺，而与佛异俗，牲非同类，杀者不食，不食犬、豕肉，无鳞鱼，谓之回回色目教门。今怀圣寺有番塔，创自唐时，轮囷直上，凡十六丈五尺；每日礼拜者是也。然亦有占城诸国人杂其间。宋岳珂《桯史》云：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反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少，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今尚识其故处。层楼杰观，晃荡绵亘，不能悉举矣。番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记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跪向之。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居无溲匽，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谒者登之，以中金为版，施机蔽其下，奏厕铿然有声。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而鳞次，全类今州郡公宴燎箱之为而大之，凡用镪锭数万。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常

有四柱欲挺于朝，舶司以其非尝有，恐后莫致，不之许。亦卧庑下。后有窣堵波高云表，式度不比宅塔，环以甓为大址，累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圜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拾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番入于塔，出于窦，啁哳号呼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他日郡以岁事劳晏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在，见其挥金如粪土，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后三日，以合荐酒馔、烧羊以谢。龙麝扑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无同槽故态。羊亦珍，皮色如黄金。酒醇而甘，几与崖密无辨。独好作河鱼疾，以脑多而性寒故也。余后北归，见藤守王君兴翁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匽皆废云。

《西域图志》：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为礼，每城设礼拜寺。始生教主曰天主也，天主再世号曰派噶木巴尔。每日对之诵回经五次：初次寅时，二次未时，三次申时，四次酉时，五次戌时。拜毕则宣赞其义。略云：至尊至大，起无初，了无尽，无极无象，无比无伦，无形无影，大造化天地主儿。凡有职之人与夫诚心守教法者，莫不如是。每七日赴礼拜寺诵经一次，务集四人合诵，不论贵贱贫富皆然。回人通经典者曰阿浑，为人诵经，以禳灾迎福。每遇大年小年，详见岁时条。阿浑诵《阿伊特玛纳斯经》，为众祈佑；众人醵赠衣帽一袭。遇青草当生时，有牲畜之家每十羊出一牵，三十牛出一头，送阿浑为敬天礼，阿浑浼代众诵经祈佑牲畜蕃滋。倘有赢余牛羊，即以之济给贫乏，不自私也。一岁之中，富贵者有大事则大馈阿浑。自千金值物至数千金不等，于派噶木巴尔前诵《哈提密尔苏尔经》一次，谓之大布施，余物亦以济给贫乏。其好善敬天之人，随时致礼阿浑，浼其诵经。派噶

木巴尔来世先立祠堂，奉香火，名曰玛咱尔。每年两次，众人赴玛咱尔礼拜诵经，张灯于树，通宵不寐。玛咱尔有香火田亩以供祭祀之需。又回国前有得道者，如哈帕体和卓、布楚尔哈尔和卓辈，共有七人。每月四次众人馈送阿浑，向七和卓像礼拜诵经，贫富贵贱皆然。远行则致礼物于阿浑，令其诵经保佑。疾病其所祷请亦如之。回部西有默克[6]、默德纳[7]，为回回祖国，回人凡终身必亲往礼拜一次，以答鸿庥。办装裹粮，往还期以三年，惟富者能酬其愿，贫无力者不能也。亦有附香火之资于富室以偕往者。

《西域闻见录》：回地之始立教者曰吗哈木齊[8]，回人称之曰乌鲁克大也、牌罕帕尔，圣贤也。谓去今时（乾隆三十七年）凡一千一百七十余年。所传经一卷，曰《阔尔罕》，凡三十篇，经内皆教人敬天，积福行善。禁服红赤，谓招兵劫之患。男服白，女服黑，谓火胜金，水克火也。其行教者，清晨礼拜毕即登高唤醒众人为工作役，晚则登高作乐，向西送日。无画像设。奉教传法者曰阿浑，不受职，不战阵，不饮酒，不吸烟，其讲诵劝化，回人咸尊敬之。以三百六十日分十二月，有十二支，无天干。每月以初见新月（上）〔之〕次日为朔，单月为大建，双月为小建，无闰月，每十二月毕再加六日，以补足小建之数，不知推算日月交食也。其经类佛说咒语，谈因果性命之旨。阿浑仅能粗讲大意，其深微亦莫能晓也。其经云：天地日月乃覆载循环，当为上祭；山川水土乃资养万物，利于人者，当为中祭；家堂坟墓乃人之根本，为下祭。每家门外筑土为坛，坐西向东，名曰玛杂木尔，为祷祝礼拜天地日月及向西诵经之所，此其上祭也。喀什噶尔之北八千里有雪山，名图书克塔克，高峻无路可上，惟石鯱一径。盘旋七八里，其上有平冈，周三十余里，草肥水碧，境界灵秀，四面悬崖，可望而不可即。遥望其西，有大孔穴曰图书克洞，土人言此

洞乃牌罕帕尔之大弟子罗贺满梯入其中修心学道升天之处，人若虔心往拜，尚能现形，曾有见者。故回酋布拉尼墩每新年第一日必亲往礼拜。至今回人常往望山叩拜，以山中多熊、虎、蛇、虫，故不敢深入也。又山雪冬积夏融，乃先圣人因其地无雨泽，且圣迹神山恐人践蹈，故常存不化之冰雪，滋育生灵。回人每秋收后备粮作饼饵望祭，此酬山酬水之中祭也。每日三餐，每未食之先，必往家堂望叩先祖，是谓下祭。回人无姓氏，三世之内曰近族，兄弟之子女互相婚配；三世而外则无伦序，惟以长幼分坐次，年长者为尊，年幼者为卑。每年终前一月即把斋，据《牌罕巴尔经》云，此一月乃先圣人等避难之月，大众应日则把斋，夜则念经；日出之前早食，月出以后晚食。如此一月，则圣人之难可脱，各人先祖亡魂尽可出离灾难，其持斋众人亦假圣人之力而脱灾难。又一日曰库尔板阿依特，经云是日当念经礼拜，迎禧送祟。又一日曰鄂舒尔，系牌罕帕尔之外孙依玛木哈散等被贼杀害之日，牌罕帕尔于是日作乐诵经，超度亡魂，故回人依制亦于是日诵经，以超度父母，早生天界。又一日曰都瓦，系牌罕帕尔超度一切冤魂孽鬼归茔各享烟火之日，故回人于此日各上坟哭祭。又一日曰巴拉特，系上天鉴察人过恶之日，故俱诵经赎过。喀城东约五里余有坟园，土人名曰玛杂尔，乃回酋布拉尼墩等先祖玛哈木普敏之坟，内有空亭一座，高圆而尖，中植一木，回人敬奉如神。回人文字有医药之书，有占卜之书，有堪舆之书，有各代纪载之书，有各国山川风土之书。其说以天高覆我，地厚载我，日月明照临我，皆当礼拜。戒贪淫奸诈，当敬谨敦厚，正人之气死而不散为神灵。其性命清净之理，大者宗诸释氏而得其糟粕，亦非无至理，无如阿浑陋者多，通者少，如内地之冬烘腐烂，徒以惑愚诱财，可太息也。

天方教考上魏源

维初太始，万物未形，无方无似。天地既辟，乃集气、火、水、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于天方之野。天方居昆仑之阳，处二洲之极中，为圣贤首出之地。天方《舆地经》曰：地为圜体，乃水土相合而成，土居水面四分之一。地之半面分为三：东土、西土、中土。自东至西作一直线，自南至北作一横线，两线相交为十字形。天方当其十字交处，为天地之枢纽，故万方环向焉。阿丹生育子孙，圣圣相承，其修道立教之规，皆阿丹奉真宰明谕，定制传世，无一出于臆造。阿丹千余载后，洪水泛滥，人民漂没。三月而洪水退，有大圣努海受命治水，使其徒众分往四方，去阿丹降世之初盖二千余岁矣。四方地气不齐，故人之散处四方者，语言、文字、风俗不能一致，去古近者，其教犹存；去古远者，其教遂失，故四方之教多非古教，惟天方得上古真传。阿丹受真宰命，传与施师，师传努海，海传易卜剌欣，欣传易司马仪，仪传母撒，撒传达五德，德传尔撒，撒死不得其传，纲纪坠落，异端锋起。又六百年而后，穆罕默德生，以天方帝胄生而神灵，以大德王天下，西域诸国共上尊号曰偕昂伯尔。即派罕巴尔。凡天方受命行教，同是圣人而有四等：行教而微有征兆者曰圣人，如脱鲁持郁实父是也；行教有征兆而敕之以经旨曰钦圣，如施师、叶尔孤白素来马尼是也；行教敕以经旨而能因时制宜、损益先圣之典者谓之大圣，如努海、易卜剌欣、母撒、达五德、尔撒是也；其受命行教、特受大典、总革前圣之经、为天下万世率由之准者，谓之至圣，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其未生也，父额有珠丸之相；既生而胸有天使之文；及长，人山得元石之瑞，其生平灵异材艺不

可殚述。其功之大者一曰（刚）〔删〕经，经即真宰降与前圣，凡百十有四部，如《讨剌特经》、降与母撒之经名。《则逋尔经》、降与达五德之经名。《引支勒经》降与尔撒之经名。皆经之最古者。自穆罕默德出，真宰悉命裁革，乃授之以《甫尔加尼经》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共三十册，包括前古经文于其中。《甫尔加尼》者，华言《宝命真经》也，盖自尔撒去世六百年，异端纷扰，古经讹谬，是以圣人奉命删定，存真去伪，由博返约，而后荡荡平平，万古不易。二曰定制，如斋拜、婚丧、律度、权衡，大而朝庙禋祀，小而饮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礼乐文章、医卜术数之类，皆总前圣之精微而集其大成。如一日五礼，晨礼始于阿丹，晌礼始于易卜剌欣，晡礼始于郁纳息，昏礼始于尔撒，宵礼始于母撒，至穆罕默德始兼而用之。一日五礼，七日一聚，一年二会。一斋会，一祀会。晨礼四拜，晌礼十拜，晡礼四拜，昏礼五拜，宵礼九拜，聚礼十拜，会礼二拜。惟大人有明礼，有夜功，有礼亲之礼，礼亲二拜，明礼、夜功无数。穆罕默德以其教传子孙，传弟子，分适殊域，广行教化。其为教也，以默识主宰为宗，以敬事主一为功，以归根复命为究竟。敬服五功，天道尽矣；教崇五典，人道尽矣，五典同儒。五功者，一念真，二礼真，三斋戒，四捐课，五朝觐天阙也。时念真宰，有口念，有心念。日礼五时，有散礼，有聚礼。岁斋一月，尽绝荤肉。岁捐课财，谓施舍于寺中。终身一觐天阙。天阙即天方。凡修教之人，无论何国，终身必往天方瞻礼圣墓，亲抚元石，以示归敬，是谓借有形之朝觐，以寓无形之朝觐。

天方教考下

天方经以《甫尔加尼经》为最大。诸大弟子发明之者，如曰

《噶最真经》，曰《咱希德真经》，曰《大观真经》，曰《昭微经》，曰《费隐经》，曰《研原经》，曰《道行推原经》，曰《真光经》。天方诸贤若查密尔氏暨阿补德欧默尔辈，皆著有成书，如《密迩索德勒瓦》、《一合额史尔》等经，既行于天方，又传之东土，文义聱牙诎屈，不能通于儒。康熙中，有金陵刘智者，彼教中人也，会通东西之文，译为《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二书，因经立图，因图立传，冠以五章。首言大世界理象显著之叙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圣凡善恶之由；末章总合大小世界分合浑化之理，而归于一真。大都天分七重，气分七行，地分七洲，人分七等，其礼拜亦以七日为期。七天者，即七政。天惟其上，第八库尔西天，第九阿尔实天，总包诸天之外，华言无可译，则仍其旧名。然各重天皆有广轮里数，愈上愈广，即阿尔实、库尔西亦各有若干万里，则仍即历家之恒星天、宗动天而已。人分钦圣、众圣、大贤、智慧、廉介、庸常、冥顽七等，分配七政，而有至圣、大圣以配阿尔实、库尔西二天。至圣惟穆罕默德一人。七行者于金木水火土外，增气为一行，凡风云雷电皆是也；灵活为一行，凡动走飞潜皆是也。七洲之说未详其目，谅亦取西洋、五洲而增之。其教以真宰为主。真宰者，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纲维理数，宰制万有。人之性命，皆所赋予，故必生时以主宰为趋向，而后没时归根复命，仍还于主宰。其《谛言篇》曰："我证一切非主，惟有真主，止一无二。我证穆罕默德是主，差使我信主本然，以其妙用尊名。我承主一切法，则我信真主，信一切天神，信一切经书，信一切圣人，信后世，信善恶有定自主，信死后复生。清哉真主，世赞归主。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其主至大，无时无力，惟以尊主。"《民常篇》曰："维造物皇恩诞敷，宠锡加我愚氓，品类时出。五室以居，木竹石土革；五镄以用，金银铜锡铁；五服以衣，棉丝麻葛裘；五食以

食，谷蔬果肉饮。五食各五，五谷、五蔬、五果、五肉、五饮，共二十五品。以利民事，以宏道绩，老得以终，幼得以育。呜呼！皇恩厚哉！宠锡殷哉！惟造物皇德，大垂眷顾，重我生民，张陈万物，民用是足。我民不智，乱厥置位。圣人明聪，无忤无拂。审形辨义，以物付物，顺物材物。以不负物，物乃义，义乃成。民期利益，集义利而成德。以德报德，是为至德。呜呼！皇德深哉！仁爱渊哉！名无可名，意无可意。"《居处篇》曰："居近仁，处近义，非其邻不宅。穆民忌野居，穆民犹言信士。野近愚，城近智。先邻而后宅，以亲贤正。不危居，不孤处，不坐卧于寺，不久寓于远译之乡。坟原不寺，园囿无家，禁地之中，无敢私舍。淫乱之家，不过其门。非我族类，必有表记。凡我域中，不容欧若堂，不容祝虎院，不容佛室、道观，以不眩乱于吾民。"欧若堂，天主教也。祝虎院，俗谓挑筋教也。《冠服篇》曰："服有常制，非其位不服其服。"王用弁冠，冠上着顶，顶之数不一，视所属王国多寡为定。掌一王者一顶，掌二王者二顶，掌四五王者四五顶，顶皆重宝为之。天方称大国者九十有四，称王者五十余，方言称王曰苏鲁檀。称帝者七，方言云墨利奇。而统属于鲁密之一君，所谓帝之帝、君之君也。其冠但一顶无二。王衣金丝织绣，略如东土，惟不用鸟兽龙凤为章，惟以山水藻卉。相臣银绣金素，百官银素，以职异制。士缘帛，民素布，狭其袂，冠一以巾，以职异制。夷奴短褐。民不衣帛，不以金银饰，惟妇女金帛无忌，男子不衣艳色。礼官尚白，刑官尚墨，圣王尚绿，庶民（上）〔尚〕黄，夷役青靛，毋着异冠异服。惟适异国，遵其国制。《饮食篇》曰："饮食惟良，必慎必择。良以作资，乃益性德。禽食谷，兽食刍。畜有纯德者良，若鸡凫雁雉，谷食者也；若鹿麋獐麝，刍食者也。穴属有兔，潜属有鱼，蠃虫之属有螽。兔食之可，鱼食之常，螽食之变，利于大歉。牛马作膳，马

驴乘负。驼曰大牲，宜祀宜负，祀则不以负。非大祀不宰驼，非宾会不宰牛。市有牛屠，圣化不人。若草与木，有良有毒。若鸟暨兽，有善有恶。金鼐浪宕，厥性毒；鸷鸟攫兽，厥性恶。唯毒戕生，惟恶贼性。贼性惟大，皆勿食，用其羽革毛皮可也。介虫之类，龟鳖蟹蛤蛇蚁蜂蚕皆勿食。勿啖犬豕，勿饮酒，犬豕污，酒乱。勿食自死肉，勿食浮水鱼。凡宰牲必诵主名，异教之人不知主名，宰者勿食。禽畜有性良而或食污秽者，则驼宜畜于家，饲草四十日；鸡鹜饲谷三日，乃可宰食。”天方人旧不禁酒，穆罕默德初禁酣饮，继禁于礼拜之时，而究不能遵禁，乃绝不许饮。凡祭祀宾燕，皆代以花露，虽终日饮之不乱。

魏源曰：天方教之事天，同于儒之事上帝，而袭取释教礼拜斋戒，持诵施舍，因果浅近之说以佐之，大旨亦无恶于世教。其以天地日月为上祭，山川水土为中祭，宗庙坟墓为下祭，不废神祇人鬼，亦胜天主教之偏僻。惟既以阿尔实天、库尔西天最上无外，而又各有广大若千万里之数，不知从何测量？从何起算？是其言天也近凿。圣为天口，言合天心，而经必皆托于真宰之所降，则其称天也近诬。中国有周以前，同姓婚姻不禁，然穆罕默德以女妻其兄之子，不避期亲，则其于伦也太渎。诵主名杀者可食，不诵主名杀者不可食，则主名不以止杀，而适以济杀。牲畜必纯良者乃食，性不纯良者不可食，则是专宥狠而戕良。且不食犬豕，恶其污秽，而同一啖秽之骆驼、鸡、鹜，则又饲谷旬日即可宰食，何独不可施诸犬豕？或难刘智曰：回教事天，当体天心，好生恶杀，何不概禁不食？刘氏不能援上帝以解之，则援中土先王之制以自遁。呜呼！回教何事遵于先王？独于杀生乃援先王，岂先王亦教人诵主名而杀乎？先王亦教人但禁犬豕，专杀纯良乎？鸿荒草昧，禽兽逼人，蹄迹交于中国，人无爪牙鳞介以自卫，故庖牺作网罟，

教民畋渔，以捍暴而卫患，非利其养也。沿习既久，弱肉强食，又以人而贼物。圣人有忧之，而势不能塞（寒）〔之〕也。爰制令曰：鱼禁鲲鲕，兽长麑䴠，鸟翼鷇卵。鸟兽之肉，不登于俎，则公不射，数罟不入污池。于是一食戕无数生命者免矣。又制令曰：天子、诸侯、大夫、士无故不杀牛羊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豺。不祭兽，不田猎，赐生必畜，馈生必畜。不网不射，宿不猎较。国君春田不围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孟夏毋大田猎，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于是一物可供数人数日之食者，亦非秋冬宾祭养老不用矣。先王之好生恻死，曲全万物若此，酌中制，去已甚若此。乃从计较于物性之纯不纯、污不污、利养不利养，而物命死生，漠然不问乎？且回教不食豕之人，果否纯良智慧？他教亦食豕之人，果否皆不良不慧？乃以一豕之食不食为出教人教之大防，几视淫杀盗妄为尤厉乎？既斥佛氏概不食肉为非，而回教概禁饮酒又同于佛氏，毋乃舍其难而禁其易，舍其大而禁其细乎？为回教者曰："众圣犹长月之月，穆罕默德出则中天之日也。众圣自阿丹至母撒，犹木自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穆罕默德出则其果也。"呜呼！大圣必全天德，全天德必体天心，天心果偏仁于不纯物，而偏忍于纯良之物乎？穆罕默德适墨瓦底纳国，见市屠牛者，谓之曰："曷改业？"其人曰："无以为生也。"穆罕默德曰："有羊乎？"遂舍牛而业羊。斯言也，毋乃中土回人袭齐宣衅钟之权词，而不察牛羊之何择？且齐宣讵大圣耶？其言果合于阿尔实之天心耶？抑合于库尔西之天心耶？删经定制，集群圣大成，而所定之制若此，所自援之儒教仅如此，又何暇与议五伦？何暇与议六合？

【注】

〔1〕大秦，此处指景教。

〔2〕回回，此处指伊斯兰教。

〔3〕末尼（Mani），此处指摩尼教。

〔4〕亚非哩加（Africa），非洲。

〔5〕罗马国，此处指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它当时控制着环绕地中海东部，经由小亚细亚、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以迄埃及的广大地区。

〔6〕默克（Makkah），今沙特阿拉伯麦加。

〔7〕默德纳（Madīnah），今沙特阿拉伯麦地那。

〔8〕吗哈木晋（Muhammed），即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

海国图志卷二十六

邵阳魏源辑

西　南　洋原无，今补。

西印度之如德亚[1]国沿革古拂菻国，非大秦也，唐时为隔海之大秦所并，故亦名大秦。元人谓之密昔尔，天主教谓之如德亚，回教谓之西多尔其，皆古西印度边境，今并人阿丹国。故《四洲志》原本无之，今别辑出，以志天主教源流。

《新唐书》：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国[2]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役小国数十，以名通者曰泽散，曰驴分。泽散直东北，不得其道里。东度海二千里，至驴分国[3]，重石为都城，广八十里，东门高二十丈，釦以黄金。王宫有三袭门，皆饰异宝。中门有金巨称，一作金人，立其端，属十二丸，率时改一丸落。以瑟瑟为殿柱，水晶琉璃为棁，香木梁，黄金为地，象牙阖。有贵臣十二共

治，国王出，一人挈囊以从，有讼书投囊中，还省枉直。国有大灾异辄废王，更以贤者。王冠如鸟翼，缀珠，衣锦绣，前无襟。坐金藨榻，侧有鸟如鹅，绿毛，上食有毒辄鸣。无陶瓦，屑白石墍屋，坚润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气为风。男子剪发，衣绣，右袒而帔。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建旌旗，击鼓。妇人锦巾。家资亿万者为上官。俗喜酒，嗜干饼。多幻人，能发火于颜，手为江湖，口幡毦，举足堕珠玉。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土多金银、夜光璧、明月珠、大贝、车渠、玛瑙、木难、孔翠、虎珀。织水羊毛为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敢即腐。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直物旁，名鬼市。有兽名𧸘，大如狗，犷恶而力。北邑有羊，生土中，脐属地，割必死。俗介马而走，击鼓以惊之，羔脐绝，即逐水草，不能群。贞观十七年，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下诏答赉。大食稍强，遣军伐之。拂菻约和，遂臣属。乾封至大定再朝献。开元七年，因吐火罗大酋献师子、羚羊。源案：《唐书》所言大秦之盛，皆隔海欧罗巴大秦，非拂菻所有，故云度海二千里。当以《后汉书》为正。

《宋史》：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至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元丰四年十月，其王始遣大首领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筚篥、偏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诸）〔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黄）〔褐〕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

之，每岁惟夏秋两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来往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其使两至，诏别赐以玉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文献通考》案：《唐史》有拂菻国，以为即古大秦也。然大秦自后汉始通中国，历晋、唐贡献不废，而宋四朝史《拂菻传》则言其国历代未尝朝贡，至元丰始献方物。又《唐传》言其国西濒大海，而《宋传》则言西距海尚三十程，其余界亦龃龉不合，土产风俗亦不同，故以唐之拂菻附入大秦，而此拂菻自为一国云。源案：唐之拂菻已非后汉之大秦，而宋之拂菻又非唐之拂菻，皆慕前代柔远之盛而冒名之者。

《明史》：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人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而《宋史》谓历代未尝朝贡，疑其非大秦也。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复命使臣普剌等赍敕书、丝币诏谕，乃遣使入贡。后不复至。万历时，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生于如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自开辟以来六千年，史书所载，世代相嬗，及万事万物原始，无不详悉。谓天主肇生人类，言颇诞谩。其物产、珍宝之盛，具见前史。今西洋诸书止言天主生如德亚，无大秦之号，此徐光启傅会《唐书》，而《明史》沿之。

《坤舆图说》：亚细亚州最西有名邦曰如德亚，其国史书载上古事迹极详，自初生人类至今六千余年，世代相传，万事万物，造作原始，悉记无讹。因造物主降生是邦，故人称为圣主。春秋时有二圣王，父达味德，子撒喇满，造一天主堂，皆金玉砌成，饰以珍宝，穷极美丽，费以三十万万。王德盛智高，声闻最远，中

国谓西方有圣人，疑即指此。案：天主生于汉元寿中，春秋时安得便有国王造天主堂耶？或即古之天祠，亦止祀上帝，而非祀耶稣，安得谓西方圣人即指上帝？岂上帝（不）〔亦〕偏在西方耶？古名大秦，唐贞观中曾以经像来宾，有景教流行碑刻可考。如德亚之西有国名达马斯谷[4]，产丝、绵、绒、罽，料极佳。城不用砖石，是一活树纠结，甚厚无隙，高峻不可攀登，天下所未有。案：利马窦初至中国，安知有列子及景教碑？皆徐光启代为傅会，而近人方执以证大秦之说，亦可哂已。

《职方外纪》：亚细亚之西近地中海有名邦曰如德亚，此天主开辟以后肇生人类之邦。天下诸国载籍，上古事迹，近者千年，远者三四千年，而上多茫昧不明，或异同无据，惟如德亚史书自初生人类至今将六千年，世代相传，及分散时候，万事万物，造作原始，悉记无讹。诸说推为宗国。地甚丰厚，人烟稠密，是天主生人最初所赐沃壤。其国初有大圣人曰亚把剌杭[5]，约当中国虞舜时，有孙十二人，支族蕃衍，天主分为十二区。厥后生育圣贤，世代不绝，故其人民百千年间皆纯一，敬事天主，不为异端所惑。其国王多有圣德，乃天主之所简命也。至春秋时有二圣王，父曰大味得[6]，子曰撒剌满[7]，尝造一天主大殿，皆金玉砌成，饰以珍宝，穷极美丽，其费以三十万万。其王德绝盛，智绝高，声闻最远，中国所传为西方圣人，疑即指此也。此地从来圣贤多有受命天主，能前知未来事者，国王有疑事必从决之。其圣贤竭诚祈祷，以得天主默启，其所前知悉载经典，后来无不符合。经典中第一大事是天主降生，救拔人罪，开万世升天之路，预说甚详。后果降生于如德亚白德棱[8]之地，名曰耶稣，译言救世主也。在世三十三年，教化世人，所显神灵圣迹甚大且多，如命瞽者明，聋者听，瘖者言，跛者行，病者起，以至死者生之类，不可殚述。有宗徒十二人，皆耶稣纵天之能，不假学力，即通各国语言文字。其

后耶稣肉身升天，诸弟子分散万国，阐明经典，宣扬教化，各著神奇事迹。缘此时天下万国大率为邪魔诱惑，妄立邪主，各相崇奉，自天主降生垂教，乃始晓悟真理，绝其向所崇信恶教，而敬信崇向于一天主焉。所化国土，如德亚诸国为最先，延及欧罗巴、利未亚，大小千余国。历今千六百余年来，其国皆久安长治，其人皆忠孝贞廉。

兹略述教中要义数端：一曰天地间至尊至大，为人物之真主、大父者，止有其一，不得有二，一即天主上帝而已。其全智全能全善，浩无穷际，万神人物皆为天主所造，又恒赖其保持安养，凡人祸福修短皆其主宰，故吾人所当敬畏爱慕者，独有一天主也。此外或神或人，但能教人纯一以事天主，即为善人吉神。若以他道诱人求福免祸，是僭居天主之位而明夺其权，其为凶神恶人无疑，崇信祭祀此类者不免获罪。一曰天地间惟一天主为真主。故其圣教独为真教，从之则令人行真善而绝不为恶，可升天堂，永脱地狱。若他教乃是人所建立，断未有能行真善、免罪戾而升天堂、脱地狱者。一曰人有形躯，有灵魂。形躯可灭，灵魂不可灭。人在世时可以行善，可以去恶，一至命终，人品已定，永不转移，天主于时乃审判而赏罚之。其人纯一敬事天主，及爱人如己，必升天参配天神及诸圣贤，受无穷真福；若不爱信天主，违犯教戒者，必堕地狱，永受苦难也。其苦乐永永无改，更无业尽复生为人及轮回异类等事。故实欲升天堂、脱地狱，只在生前实能为善去恶，无他法也。一曰人犯一切大小过恶，皆得罪于天主者也。故惟天主能赦宥之，非神与人所能赦，亦非徒诵念、徒施舍所能赎也。今人生孰能无过，欲求赦宥，必须深悔前非，勇猛迁改。故初入教先悔罪，有拔地斯摩之礼。既重犯，求解罪，有恭棐桑之礼。遵依圣教，守戒祈求，必获赦宥，不然一生罪过无法可去，地狱无

法可脱也。所以教中要义，望人真能改过迁善，以获赦免而享天福，自有专书备论云。

如德亚之西有国名达马斯谷，产丝、绵、绒、罽、刀剑、颜料极佳。城有二层，不用砖石，是一活树纠结，无隙，甚厚，而高峻不可攀登，天下所未有也。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肿胀，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珍之。

《职方外纪》曰：百尔西亚西北诸国，皆为度尔格[9]所并。内有国曰亚刺比亚，中有大山，名西奈山[10]。古时天主垂训下民，召一圣人美瑟[11]于山，赐以十诫，著于石板，左板三诫，右板七诫，今所传十诫是也。其西北有死海，海旁城邑，古极富厚。因恣男色之罪，天主降之重罚，命天神下界，止导一圣德士名落得[12]者全家出疆，遂降火尽焚其国。至今小石遇火即然，臭不可近。产果形如橘柚，破之则臭烟而已。按：上文回教亦托言西奈山十诫，则不知谁为嚆矢之未去也。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土尔其藩属国北接黑海，南连地中海，西至希腊群岛海。其中有湖，长四百里，广百里，名曰死海。古时建大城邑，因民自作罪孽，天降火焰硫磺尽烧其城，沉为咸湖臭水，四方无人居，惟有瘦岭枯山。死海之北为加利湖[13]，有救世主耶稣灵迹。其约尔坦河[14]南流入死海，此河内救世主受洗礼而（已）〔圣〕神降临之。

《瀛环志略》曰：泰西人记巴庇伦城高三十五丈，厚八丈七尺，上设塔二百五十，城门一百，以铜为之，周回一百八十里。南怀仁所记宇内七大宏工，有巴必鸾城，即巴庇伦之转音。即此城也。当其初建，縻膏血而供版筑，自以为子孙万世之业。然居鲁士兵来，曾不血刃而克之。金城千仞，果足恃乎？巴庇伦再叛，大流士恶

其城垣之高，拆毁其半，至今犹存遗址，在土耳其东方美索不达迷亚境内。又英官李太郭云，西里亚文字西里亚文字即巴庇伦所造文字。与诸国不同，与清文极相似，但横写顺读耳。

泰西人纪犹太古事云：犹太古名迦南，有夏帝芒之世，西土有至人曰亚伯拉罕，生于两河之间，阿付腊底斯河[15]、底格里士河[16]。迁于迦南，其苗裔称以色列族。传数世至耶哥伯，有十二子，最少者曰约色弗，聪慧过人。诸兄忌之，卖于麦西为人奴。麦西，一名挨及多，一作厄日多，或作以至比多，又作伊齐不托，在亚非利加之东北境，详"阿非利加图说"。麦西王立以为相，以色列之族群往归之。初至时七十人，年久繁衍至六万人。麦西王忌其强宗，欲除之。时迦南以色列族有至人曰摩西，生而神异，学识过人，报仇杀人，逃于荒野四十年。梦神人使赴麦西救本宗，至则麦西王方张网罗，欲收以色列族坑之。摩西密告宗人，约期同发。至海港，潮退变陆，渡毕而潮大至，麦西军追者皆溺死。摩西率众至迦南之耶路撒冷，遂王其地，示十诫以训民，教以事神天、敬父母、勿杀、勿奸、勿盗、勿妄证、勿贪他人之财，七日礼拜，省过愆。是为西土立教之始。泰西人相传天神降于西奈山，石上现文字，摩西拜受，垂为十诫以教民。盖托于神道以起人之崇信耳。后来耶稣教即本于此。西奈山在今亚剌伯西北境。摩西卒，约书亚继之，分以色列族为十宗，裂地封为小部，统于耶路撒冷。数传至周穆王时，始称犹太国。又数传至周襄王时，王耶何雅舍嗣位，始贰于巴庇伦。先是巴庇伦为亚细亚大国，犹太夙备西藩。巴庇伦侈汰，遇诸侯无礼，犹太王怒绝朝贡。周简王元年，巴庇伦以大兵攻之。城破，王自杀，迁其民于巴庇伦，犹太遂亡。周景王八年，波斯灭巴庇伦，释犹太民归国，以色列族复立故国，传三百余年。西汉时降罗马为属国，后复叛，为罗马所灭，屠耶路撒冷都城。罗马衰，亚剌伯回部据

之。犹太为耶稣生长之地，欧罗巴人时往拜其墓，既为回部所据，禁不得通。诸国皆怒，合兵攻回部，从军者缝十字于衣，血战二百余年，卒夺回犹太地，重立为国，戍以兵。未几，戍兵思故土，各散归，寻为土耳其所据。其部民散之四方，西土各国多有之，以数百万计，而总称为犹太族，与别族不相混云。犹太人最讲文字，西国各种书籍多犹太人所译解，故其国纪载独详。欧罗巴文士游学者，不于希腊，即于犹太，盖泰西之邹鲁也。犹太女人姿姣好而（姓）〔性〕灵慧，与别部迥异，娶妇得犹太女，则以为威施在室也。犹太，自唐以后中国称为拂菻，即撒冷之转音。初转为拂懔，再转为拂菻。《唐书》直以拂菻为大秦，盖拂菻在罗马东部中最著名，遂误为大秦别名，犹之西域称浩罕为安集延也。宋、明史因之，则沿《唐书》之误耳。

案：罗马即大秦东土之犹太、叙理[17]诸部，今为东土耳其。其中土曰买诺，附近有数岛：曰居伯罗，曰罗得，曰治阿，曰米地邻。其东土有阿腊山、黎巴嫩山、阿付腊底斯河、一作阿偏得，又名八阿。底格里斯河，一作地额河。有大泽曰死海湖，曰加利利[18]。其地为泰西诸国创建之祖。其民居海岸、海岛者曰额力西种，希腊是也，为上等。其半阿丹种、戈达曼种及马罗奈底士种、特鲁西种、黑尔西种，皆回民。自其国中衰，守土之酋仅羁縻勿绝而已，拥地自擅，如唐之藩镇焉。

《万国〔地理〕全图集》又曰：犹太国，今土尔其国之藩属也。昔分三部：曰犹太，曰撒马利亚，曰加利利。古时其地蕃昌，物产如埠，名扬四海。本居麦西国，上帝率之进始祖所先住之地，但必四十年间游于亚剌伯旷野，又奉上天所启，始识上帝之圣旨。汉建始年间，有罗马国征服天下，犹太人亦归其权。且上帝之子耶稣于汉平帝元始元年于犹太国生，住世三十三年，布圣教于民，并

赎人之罪，代受酷刑而死。复活升天，操万世宇宙之权。教散于四方，而信士以其地为重，往往诣耶稣墓而伏拜。今为回回国主所辖。

犹太之都曰耶路撒冷，昔甚广大，居民数十万，在旬山上建立上帝之殿，届期礼拜。因犹太人不崇上帝之子，自作罪孽，激罗马国之怒，遣大将引兵四面围合，攻破城池。犹太人自此亡国，四散各邦为旅。此时其城大半坏败，居民贫乏。加利利、拿撒勒邑系救世主所养生之处，居民不承其道，虽见其灵迹，却不改悔加省。此地之海口曰亚吉，曰伯律，曰牙法[19]，但其口无障风之山，选货又不盛。

犹太国北叙理亚国，南方里巴嫩山，出香柏。阿伦得河通流其地。地破里[20]海口居民二万五千。海滨有两大城：一曰土罗西顿城[21]，其富商如国君，仓廪实，府库充；一曰大马士革城，山川秀丽，田场开爽，衢市修饰，花卉芬芳。昔扫罗[22]望此邑而行，欲执耶稣之门生，忽天发光闻声，即此地也。叙理亚之东方近野哈马大城，古迹遍地，昔大有权势之王所居。其都会曰亚勒坡[23]，居民三十万。道光二年地震，屋倒城坏，野有饿殍。道光十六年，麦西总帅与土王结衅，侵取其国。于二十年英军扶助，还其原主。

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净述。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元无，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元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洎乎娑殚施妄，钿饰纯精，

间浑大于此是之中，隙冥同于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竟织法罗，或指物以记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恩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阿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经留廿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关。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口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惟道非圣不元，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和人，（宜）〔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摸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

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

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高宗皇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宏纲，俱维绝纽。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龙髯虽远，弓剑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化通元理，祝无愧心。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玄宗俾之从迈，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口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翚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方碑下及东西三面，皆列彼国字式，下有助检校、试太常卿赐紫袈裟，寺主僧业利检校建立碑石，僧行通杂于字中。字皆左转，弗能译也。按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者，教之主也。大秦国上德阿罗本者，于贞观九年至长安也。京兆府义宁坊建大秦寺，度僧廿一人，贞观十有二年也。此即天主教入中国之始。《未

斋金石考略》。

右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国人所立教也。舒元舆重岩寺碑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疑祆字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氏一小邑之数。今摩尼、祆神祠久废，不知所自，独此碑叙景教传授颇详。盖始于唐初，大秦僧阿罗本携经像至长安，太宗诏所司于义宁坊造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宗时，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仍令诸州各置景寺。其僧皆削顶留须，七时礼赞，七日一荐。所奉之像则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也。今欧罗巴奉天主耶苏，溯其生年，当隋开皇之世，或云即大秦遗教。后题大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所云大耀森文，亦彼教中语也。《潜研堂金石三跋尾》。

《册府元龟》：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彼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建立之缘起。而碑言贞观中即诏赐名大秦寺，夷僧之夸词也。舒元舆重岩寺碑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释寺唯一，夷寺有三。摩尼即末尼也，大秦即景教也，祆神即波斯也，今据元舆记而详考之。《长安志》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称其职。"《东京记》引《四夷朝贡图》云："康国有神名祆，毕国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庙。王溥《唐会要》云："波斯国西与吐番、康居接，西北距拂菻。即大秦也。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彼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祆也。宋人姚宽曰："火祆，字从天，胡神也。经所谓摩醯首罗，本起大波斯国，号苏鲁支，有弟子名元真，居波斯国，大总长如火山后，化行于中国。"然祆神专主事火，而宽以为摩醯首罗者，以波斯之教

事天地水火之总，故诸胡皆诣受教，不专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罗诃者出，则自别于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种之中，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彼不欲过而问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长安，后乃改名以立异。若末尼，则《志磐统纪》序之独详："开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法，既为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须科罚。会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反，立毋乙为天子，发兵禽斩之。其徒不茹荤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上大乘，我乃上上乘。盖末尼为白云、白莲之流，于三种中为最劣。以元舆三夷寺之例核而断之，三夷寺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谓景教流行者，皆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妄为之词，非果有异于摩尼、祆神也。"钱民《景教考》。

按：西洋奉天主耶稣，或谓即大秦遗教。据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之语，与今天主教似合。然《日下旧闻考》载天主堂构于西洋利玛窦，自欧罗巴航海九万里入中国，崇奉天主云云。若大秦，一名如德亚，今称西多尔其，在欧罗巴南，印度之西，相距甚辽远，似不能合为一也。杭氏谓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说亦未然。唐之回纥，即回鹘，其地与薛延陀为邻，距长安只七千里。若回回有祖国，以今《职方》诸书考之，在古大秦国之东，一名伯尔西亚，今称包社大白头番，与回纥隔远，亦不能合为一也。碑称大秦国上德阿罗本，而《唐书·西域传》所载诸国，惟拂菻一名大秦，然无一语及景教入中国之事。《唐会要》称波斯国西北距拂菻，则波斯在拂菻之东南，故《长安志》所载大秦寺，初谓之波斯寺。玩天宝四载诏书，彼斯经教出于大秦，则所谓景教者，实自波斯，而溯其源于大秦也。《唐书·西域传》：波斯距京师万五千里，其法祠祆神。与《唐会要》语同，然亦无所谓景教者。祆

神字当从示从天，读呼烟切，与从夭者别。《说文》云：关中谓天为祆。《广韵》云：胡神。所谓关中者，统西域而言。西北谓国事天最敬，故君长谓之天可汗，山谓之天山，而神谓之祆神。延及欧罗巴，奉教谓之天主，皆以天该之。唐传载波斯国俗，似与今回回相同。此碑称常然真寂，戢隐真威，亭午升真，真常之道，占青云而载真经，举真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堂谓之礼拜寺，又谓之真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然其中自有同异，特以彼教难通，未能剖析，姑备录诸说以资博考。至碑称景教，景字之义，文中只二语，云"景宿告祥，悬景日以破暗府"，"是与景星、景光、流照之义相符"。然则，唐避讳而以景代丙，亦此义欤？《金石萃编》。

《四库全书提要》曰：西学凡一卷，附录唐《大秦寺碑》一篇。碑称贞观十二年，大秦国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即于义宁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丛语》，载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关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并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准此。"

《册府元龟》载：开元七年，吐火罗[24]国王上表献解天文人文慕阇，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问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请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孝亿国界三千余里，举俗事祆，不识佛法，有祆祠三千余所。又载：德建国乌浒河中有火祆祠，相传其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因立祆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小庐舍，向西，人向东礼神。有一铜马，国人言自天而下。据此数说，则西洋人即所谓祆，斯天主即所谓祆神，中国具有纪载。不但有此碑可证，又杜

预注《左传·次睢之社》，曰：睢受汴，东经陈留、梁谯、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顾野王《玉篇》亦有祆字，音呵怜切，注为祆神。徐铉据以增入《说文》。宋敏求《东京记》载：宁远坊有祆神庙，注曰：《四夷朝贡图》云，康国有神名祆，毕国有火祆祠，或曰石勒时立。此是祆教，其来已久，亦不始于唐。岳珂《桯史》记：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屋室侈靡逾制，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为何神？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贾舶达广州，而利玛窦之初来，乃诧为亘古未睹。艾儒略作此书既援唐碑以自证，则其为祆教更无疑义。乃无一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蔓延于海内。盖万历以来，士大夫大抵讲心学，刻语录，即尽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征实考古，以遏邪说之流行也。

【注】

〔1〕如德亚（Judaea），今称犹太，此指古代犹太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

〔2〕苫国（Ash-shâm），古国名，故地在今叙利亚。

〔3〕驴分国，疑为俄罗斯（Russia）。

〔4〕达马斯谷（Dimashq），即大马士革，今为叙利亚首都。

〔5〕亚把剌杭（Ablaham），今译亚伯拉罕，为希伯来人的祖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古代圣人。

〔6〕大味得（David），今译大卫（前11世纪—前962年），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Jerusalem）。

〔7〕撒剌满（Solomon），今译所罗门（前10世纪中叶，在位40年），大卫之子，为以色列最著名之国王。

〔8〕白德棱（Bethlehem），今译伯利恒，位于今耶路撒冷西部，相传为耶稣降生之地。

〔9〕度尔格（Turk），指15—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属的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等西亚地区。

〔10〕西奈山（Sinai），位于西奈半岛中南部，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圣地。

〔11〕美瑟（Meses），今译摩西。

〔12〕落得，又译罗得，为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的侄子。

〔13〕加利湖（Lake Tiberias），今译太巴列湖。

〔14〕约尔旦河（Jordan R.），今译约旦河。

〔15〕阿付腊底斯河（Euphrates），即幼发拉底河。

〔16〕底格里士河（Tigris），即底格里斯河。

〔17〕叙理（Syria），即叙利亚。

〔18〕加利利，指今太巴利湖。

〔19〕牙法（Yafo），今以色列雅法。

〔20〕地破里（Tripoli），特里波利，即今黎巴嫩之的黎波里（Tarābulus）。

〔21〕土罗西顿城（Tartus），即今黎巴嫩之塔尔图斯。

〔22〕扫罗（Soloman），今译所罗门。

〔23〕亚勒坡（Halab），今叙利亚阿勒颇。

〔24〕吐火罗（Tukhara），中亚古国，地在今阿富汗北部。

海国图志卷二十七

邵阳魏源重辑

明文秉《烈皇小识》：崇祯初始行天主教。上海徐光启，教中人也，入政府力进其说，宫府供养诸铜佛像尽毁碎。至是，悼灵王病笃，上临视之，王言九莲华娘娘立空中，历数毁坏三宝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讫而薨。上大惊惧无及。京师天主堂有二西人主之，龙华民、汤若望也。皈其教者，先命取其家佛像来。天主殿前有石幢一、石池一，其党取佛像至，即于幢上撞碎，弃池中，率以为常。某年六月初一日，复建此会，方日正中，天无纤云，适举火，忽大雷一声，将佛像、炉炭尽摄去，众皆汗流，合掌念阿弥陀佛，遂绝此会。

《澳门纪略》曰：澳中凡庙所奉天主，有诞生图、被难图、飞升图。其说以耶稣行教至一国，国人裸而缚之十字木架，钉其首及四肢，三日苏飞还本国，更越四十日而上升，年三十有三。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七日一礼拜，至期男女分投诸寺，长跪听僧演说。岁中天主出游，三巴[1]则以十月，板樟[2]以三月、九月，支粮[3]以三月，大庙[4]则二月、五月、六月凡三出游。率先夕诣龙松庙[5]，迎像至本寺，然灯达旦，澳众毕集，黑奴舁被难像前行，番童诵咒随之，又以番童象天神，披发而翼，来往腾跃，诸僧手香独步其后，又用老僧抱一耶稣像，上张锦棚，随从如前仪。岁三月十五日为天主难日，寺僧皆瘖，越十七日复鸣，诸番彻酒

肉三日，虽果饵啖不至饱。番僧不一类，三巴寺僧削发，披青冠斗帽，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来。澳酋无与敌体者，有大事、疑狱，兵头、番目不能决，则请命，命出奉之惟谨。其出入张盖，树幡幢，僧雏拥卫之。男女见者辄前跪捧足，俟过然后起。法王或摩其顶，以为大幸。妇女尤信向之。龙松庙僧亦削发蒙毡，内衣白而长，外覆以青。板樟庙僧不冠，曳长衣，外玄内白，复以白布覆其两肩。噶斯兰[6]僧服粗布衣，带索草屦，不冠不袜，出入持盖，是二庙僧有尽削其发者，有但去其顶发者。他如大庙、风信[7]、花王[8]、支粮诸庙，则系本澳自行焚香，秃顶而圆，被长青衣，无妻室，而左右列侍番女，于庙于家，惟所便，盖火居衲子之流。其通晓天文曾游京师者，皆留髭须，解华语，分住各庙中。诸僧往来番人家，其人他出，径入室，见其妇，以所携藤或雨伞置诸户外，其人归，见而避之。惟三巴戒律綦严。番妇入寺者，为之持咒禳解，寺僧不苟出入，即出必以人伴之，书其名子版以为志。尼曰圣母，其敬奉尤甚于法王。一女为尼，其家人罹重辟，得女尼片纸，立宥之，然必捐千金致诸公，故入寺者鲜。寺中尼凡四十有奇。三巴寺在澳东北，依山为之，高数寻，屋侧启门，制狭长石作雕镂，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绮疏瑰丽。所奉曰天母，名玛利亚，貌如少女，抱一婴儿。曰天主耶稣，衣非缝制，自顶被体，皆采饰平画，障以琉璃，望之如塑，旁貌方论说状，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重轮，鼻隆准，三十许人，左手执浑天仪，右叉指若动，目若瞩，口若声。

又曰：天主教者，西土曰天主耶稣，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生于如德亚国，为天主肇生人类之邦，西行教至其国，奉之至今。甚且沾染中土，诱惑华人，在明则上至公卿，下逮士庶。迩日奉诏禁，而博士弟子尚有信而从之者。其徒著书阐述，多至百余种，士

大夫又为润色其文词，以致谈天言命，几于乱聪。今就澳门取其书观之，所云五经十诫，大都不离天堂地狱之说，而词特陋劣，较之佛书尤甚。间尝寻求其故，西洋诸国，由来皆崇佛教、回回教，观其字用梵书，历法亦与回回同源，则意大里亚之教，当与诸国奉佛、奉回回者无异。特其俗好奇喜新，聪明之士遂攘回回事天之名，而据如来天堂地狱之实，以兼行其说。又虑不足加其上也，以为尊莫天若天有主，则尊愈莫若，盖其好胜之俗为之，不独史称历法云尔也。昔西人有行教于安南者，举国惑之，王患之，逐其人，立二帜于郊下，令曰："从吾者立赤帜下，宥之，否则立白帜下，立杀之。"竟无一立赤帜下者。王怒，然炮杀之尽。至今不与西洋通市，至则举大炮击之。西人亦卒不敢往，倭亦然。噶罗巴马头石凿十字架于路口，武士露刃夹路立，商其国者必践十字路人，否则加刃，虽西人亦不敢违。又埋耶稣石像于城阈以蹈践之。盖诸番严恶之如此，中土人士，乃信而奉之如恐弗及。明臣蒋德璟序《破邪集》，且为调停其间。夫逃杨归儒，归斯受之，犹可说也。援儒人墨，援而附之，不可说也。必如圣朝用其历法而放斥其邪教，庶乎两得之矣。

赵翼《檐曝杂记》曰：天主堂在宣武门内，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高慎思等所居也。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耶稣，彼中圣人也。像绘于壁而突出，似离立不着壁者。堂之旁有观星台，列架以贮千里镜，镜以木为筒，长七八尺，中空而嵌以玻璃，有一层者、两层者、三层者。余尝登其台以镜视天，赤日中亦见星斗；视城外，则玉泉山宝塔近在咫尺间，砖缝亦历历可数。而玻璃之单层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两层者悉倒，三层者则又正矣。有楼为作乐之所，一虬须者坐而鼓琴，则笙、箫、磬、笛、钟、鼓、铙、镯之声，无

一不备。其法设木架于楼架之上，悬铅管数十，下垂不及楼板寸许；楼板两层，板有缝与各管孔相对；一人在东南隅鼓鞴以作气，气在夹板中尽趋于铅管下之缝，由缝直达于管；管各有一铜丝系于琴弦，虬须者拨弦则各丝自抽，顿其管中之关捩而发响矣。铅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窾窍，以象诸乐之声，故一人鼓琴而众管齐鸣，百乐无不备，真奇巧。又有乐钟，并不烦人挑拨而按时自鸣，亦备诸乐之声，尤为巧绝。

俞正燮《癸巳类稿》曰：西域有丛神，谓之天祠。有主祠者如巫觋，至其教，成其徒，惟奉本师，不复奉天神，势则然也。佛藏《贤愚因缘经》云：过去提婆令奴王将至天祠，泥木天像起身为礼。前王五百子中设至天祠，自礼天像，诸余泥木天像悉不作礼。又云：恒河边有摩尼跋罗天祠，毗沙门王白帝释言：我有一臣摩尼跋罗，有转相从其祠求子，是所谓天神者。事火事日，又杂兼众神，所谓主者庙祝，如马韩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曰天君也。其人非一，惟耶稣能成大宗。耶稣亦作尔息，亦作尔撒，对音字不能审也。佛时乾闼婆、阿修罗皆其教，传之耶稣，其教始盛。耶稣生当汉哀帝元寿二年，景宿告祥在如德亚地。唐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言大秦寺始贞观十二年七月，碑称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又称其母为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云室女诞圣于大秦。又言阿罗诃存须削顶，七时礼赞，七日一荐，则兼摩尼法。唐以后，宋、元不见于史。明万历九年，其人复至广东，二十九年至京师。《明史》云：礼部郎中徐如珂召天主教二人，授以笔札，所记舛缪不相合。回回《干尔塞经》则云：尔撒圣人者，亦阿丹圣人之后，立教敬天为主，传徒繁盛，战胜攻克。或通其妻，托求异术。尔撒告妻，畏人缚发，妻于是夜暗系其发，仇至遭擒，便被杀害。其徒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

主，不复事天。天主教则言：耶稣行教，国王磔之十字架上。其徒所传艾儒略《万物真源》，为秉正圣言，广益全编。及其诠自证等经，冗鄙无可采语。十字架者，景教碑所言，判十字以定四方者也。《贤愚因缘经》优婆鞠提缘品云：梵志或事日月，翘脚向之；或复事火，朝夕然之。即《通典》注言：大秦胡事火咒诅也。《西域记》云：钵罗那迦天祠，人露形旦上高柱，一手执柱端，一足蹑旁杙，一手一足，虚悬向外，视日影求出生死，所谓裸形求仙，是尼犍法。然则十字架者，高柱及杙。后不事日，犹留其式。耶稣裸体张十字架上者，耶稣以他事被杀，而遗像具生时露形上高柱，翘手脚视日也。其徒文言之则曰定四方，妄言之则曰耶稣磔于十字架。耶稣诚磔死架上，何忍宝其受惨刑具而顶礼之？且耶稣母何为以弄其儿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云：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今但十余，斋会聚集各为一处，是彼时犹与佛教同赴斋请，其截然分判，不知始于何时？今天主教皆力拒佛，其自言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而心窍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乃好诱人为之，而自述本师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则耶稣在西洋为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人其教，则亦无心肝之人矣。案：耶稣磔死十字架，汤若望书有之，不应汤若望不知天主事迹也。

歙县杨光先《辟邪论·上篇》曰：历官李祖白，天主教之门人也，著《天学传概》一卷，其言曰：天主上帝，开辟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国，此外东西南北并无人居。当是时，事一主奉一教，纷歧邪说无自而生。其后生齿日繁，散走遐逖，而大东大西有人之始，其时略同。考之史册，推以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自西徂东，天学固其所怀来也。生长子孙，家传户习，此时此学之在中夏，必倍昌明于

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三代，君臣告诫于朝，圣贤垂训于后，往往呼天称帝，以相警励。其见之书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鲁论》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孟子》曰：乐天、畏天、事天，何莫非天学之微言法语乎？审是则中国之教，无先天学者。噫，小人而无忌惮，亦至此哉！不思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祖曰：谓历代之圣君圣臣，是邪教之苗裔；《六经》、《四书》，是邪教之微言，将何以分别我大清之君臣，而不为邪教之苗裔乎？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柱下史昆陵许渐敬题。噫吁，异哉！以史臣，以谏官，而亦为此言耶？虽前明之季，学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冯应京、樊良枢者，多为天主教作序，然或序其历法，或序其仪器，或序其算数，至进天主书像图说，则罔有序之者，实汤若望自序之，可见徐、李诸人，犹知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为书也，曰男女各一，以为人类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载之内，尽是其教之子孙也。祖白之为书也，则尽我中国而如德亚之矣，尽我中国古先帝圣师而邪教苗裔之矣，尽我历代之圣经贤传而邪教绪余之矣，岂止妄而已哉？天主教不许供君亲牌位，不许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无君父者也。而许侍御序之曰：二氏终其身于君臣父子，而莫识其所为天，即儒者或不能无弊。噫，是何言也？二氏寺观供奉龙牌，是尚识君臣。佛经言供养于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亲，是尚识父子。况吾儒以天秩天序天伦天性立教乎，唯天主耶稣以犯其国法钉死，是莫识君臣。耶稣之母玛利亚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稣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识父子。许君颠倒之甚，至谓儒者言天有弊，是先圣乎？先贤乎？不妨明指其人，与众攻之。如无其人，不宜作此非圣之文，自毁周、孔之教也。杨、墨之害

道也，不过曰为我兼爱，而孟子亟拒之，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传概》之害道也，苗裔我君臣，学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拒，恐人至于无父无君；祖白之著，恐人至于有父有君。而许君为祖白作序，是拒孔、孟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无弊，许君自道之也。邪教开堂于京师宣武门之内，东华门之东，阜城门之西，山东之济南，江南之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华、兰溪，闽之福州、建宁、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赣州，东粤之广州，西粤之桂林，蜀之重庆、保宁，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晋之太原、绛州，豫之开封，凡三十窟穴。而广东之香山嶴，盈万人盘踞其间，成一大都会，以暗地送往迎来。若望藉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明纲之所以不纽者，由废祖宗之法，弛通海泄漏之律。徐光启以历法荐利玛窦等于朝，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弗讥其所从来，去而弗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三直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否？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余年后将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

其《下篇》云：天主教所事之像名曰耶稣，手执一圆象，问为何物？则曰天。问天何以持于耶稣之手？则曰天不能自成其为天，如万有之不能自成其为万有，必有造之者而后成。天主为万有之初有，其有无元而为万有元，超形与声，不落见闻，乃从实无造成实有，不需材料、器具、时日，先造无量数天神无形之体，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汇诸物，以为覆载安养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飞走鳞介种植等类，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亚当，女名厄袜，以为人类之初祖。天为有始，天主为无始，有

始生于无始，故称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灵魂；造地狱，以苦不事天主者之灵魂。人有罪应入地狱者，哀悔于耶稣之前，并祈耶稣之母以转达于天主，即赦其人之罪，灵魂亦得升于天堂。惟诸佛为魔鬼，在地狱中永不得出。问耶稣为谁？曰：即天主。问天主主宰天地万物者也，何为下生人世？曰：天主悯亚当造罪，祸延世世苗裔，许躬自降生救赎，于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托前知之口代传降生，在世事迹，预题其端，载之国史。降生期至，天神报童女玛利亚胎孕天主，玛利亚怡然允从，遂生子名曰耶稣。故玛利亚为天主之母，童身尚犹未坏。问耶稣生于何代何时？曰：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诞，亦至此哉！夫天二气之所结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设天果有天主，则覆载之内，四海万国，无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无独主如德亚一国之理。独主一国，岂得称天主哉？既称天主，则天上地下，四海万国，物类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谁代主宰其事？天地既无主宰，则天亦不运行，地亦不长养，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万类不几息矣。天主欲救亚当，胡不下生于造天之初，乃生于汉之元寿庚申。天主造人当造盛德至善之人，以为人类之初祖。犹恐后人之不善继述，何造一骄敖为恶之亚当，致子孙世世受祸？且其子孙中又有圣、有贤、有智、有仁，不尽肖亚当所为，又何人造之哉？天主下生救之，宜造化存神，型仁讲让，以登一世于皞熙，其或庶几乃不识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堂地狱为事，又安能救一世之云礽，去恶而迁善，以还造化之固有哉？释氏销罪，必令忏悔，彼教则但崇事耶稣母子者即升之天堂，不奉之者即下之地狱。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恶人，犹可言也。苟奉者皆恶人，不奉者皆善人，不皆颠倒赏罚乎？谓佛堕地狱中，永不得出，谁

则见之？而耶稣生钉十字架，则现身剑树苦海，岂有主宰天地万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者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剽窃释氏天堂地狱之唾余而反唇谤佛，则虽道教方士之剿佛谤佛，不如是甚也。且又援儒而谤儒，历引《六经》之上帝而断章以证其为天主，曰苍苍之天，乃上帝所役使。或东或西，无头无腹，无手无足，未可为尊，况于下地乃众足所践，污秽所归，安有可尊之势？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犹可言也，尊耶稣为上帝则不可言也。耶稣而诚全天德之圣人也，则必一言而为法后世，一事而泽被四海，若伏羲、文王之明易象，尧、舜之致时雍，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礼乐，孔子之明道德，斯万世之功也。耶稣有一于是乎？如以瘳人之病，起人之死为功，此华陀良医、祝由幻术之事，非大圣人之事也，更非主宰天地万物者之事也。苟以此为功，则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更大也？以上帝之圣神广运，一一待其遇病瘳之，遇死起之，则已不胜其劳。遇耶稣者一二，不遇耶稣者无量无边，其救世之功安在也？且利玛窦之书，止载耶稣救世功毕，复升归天，而讳其死于王难。至汤若望，黠不若利玛窦，乃并其钉死受罪，图写而直布之，其去黄巾五斗米之张道陵几何？而世尚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仪器精者，兵械亦精，适足为我隐患也。不婚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诱吾民而去之，如图日本、取吕宋之已事可鉴也。《诗》曰：相彼雨雪，先集为霰。《传》又曰：鹰化为鸠，君子犹恶其眼。今者海气未靖，讥察当严撰盗，开门后患宜毖。宁使今日詈予为妒口，毋使异日神予为前知，斯则中国之厚幸也夫。案：福音书耶稣自称为上帝之子，而称上帝为神父，未尝谓耶稣即上帝也。此所论稍未中肯，其余大概得之。

欧罗巴诸国，汉后皆奉天主教，教王居于罗马。明初，日耳

曼人路得别立耶稣教，自是诸国从天主教者半，从耶稣教者半。然所谓天主者即耶稣，其书同而讲解异。按耶稣生于犹太，教之盛行起于罗马，王侯听其颐指，有不从者，国辄被兵，数百年无敢违异，以耶稣为上天之主宰也。路得称耶稣为救世主，名其教为耶稣教，诸国之奉天主教者翻然从之，不可止。今欧罗巴从天主教者曰意大里亚、曰佛郎西、曰比利时、曰西班亚、曰葡萄亚，从耶稣教者曰英吉利、曰荷兰、曰梿国、曰瑞国、曰普鲁士、曰米利坚。此外两教参杂者曰奥地利、曰日耳曼。天主教规立十字架作铜人，肖耶稣被钉受难之形，旁有女人像肖耶稣之母马利亚。耶稣教无之。其余七日礼拜、安息之类皆同。又别有希腊教者，亦天主教别派。

《瀛环志略》曰：事火神者拜旭日，或燃薪向之拜，民非火化不生，非白日则宇宙无睹，故两地之夷古有此俗，义起报本，非邪神也。事天神始于摩西，时在有商之初，沃丁年间。托言天神降于西奈山，在阿剌伯境内。垂十诫以教世人，七日安息、礼拜，即起于此。距耶稣之生尚隔一千数百年，乃天主教之所自出，非即天主教也。天竺自佛教兴而祀火之俗改，今西域之乾竺特、南印度之孟买仍有拜火之俗，是其明证。波斯则自唐以前尚未改，后其国为回回所夺，始改从回教，然至今礼拜仍兼拜火神，故末恶屿有太阳火神古殿也。中国自前五代时有祆神祠，又有胡祆祠、火祠。唐时有波斯经教，天宝四年诏改两京波斯寺为大秦寺。又有《景教流行中国碑》，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净述。今考祆字从示从天，即天神。其教起于拂菻，即犹太摩西初建此国，耶稣乃其裔孙。本大秦国之东境，大秦即意大里之罗马国，汉人因其人长太平，正有类中国，故称为大秦，其本国并无此名。谓胡祆之即祆神，祆神之即天神，祆字本中国人所造，西土不同文，安得有此等字？而属之大秦，似也，拂菻自汉初隶罗马，至唐时乃为阿剌伯所夺。是即耶稣教之嚆矢也。若火神教

则出自波斯，与大秦无涉，谓为火祆，则已混火神于天神，谓波斯教出于大秦，则又溯本支于异姓，景教一碑尤为荒诞。景教即火教，中间景宿告祥、悬景日以破暗府、亭午升真云云，皆指太阳火也。又云判十字以定四方，七日一荐云云。又牵涉天主教。其所谓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者，不知何人？而一切词语又皆缘饰释氏糟粕，非火、非天、非释，竟莫名为何等教矣。盖波斯之祠火神，本其旧俗，而佛教行于天竺，乃其东邻。天神教行于大秦，乃其西邻，至唐代则大秦之天主教又已盛行，胡僧之黠者牵合三教而创为景教之名，以自高异，中国不知其原委，遽从而崇信之。正昌黎所谓惟怪之欲闻者耳。又碑中云：贞观十二年，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阿罗德果自大秦来，其为天主教无疑，其经当即欧罗巴所传之圣书福音，其像当即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像，乃当时不闻有此，而其所谓景教者，依傍于波斯之火神，润色以浮屠之门面，是不可解也。自唐以后，佛教盛行，胡祆、火祆之祠，波斯大秦之教，俱不复见。据泰西人所纪载，惟阿非利加北土之阿北西尼亚[9]，尚有大秦教名，亦仍是波斯火神耳。

天主教考上魏源

《天学初函》诸书，未之见也。所见者，西夷述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用汉文译刊，凡十余卷，曰《马泰传福音书》第一，《马可传福音书》第二，《路加传福音书》第三，《约翰传福音书》第四，皆述耶稣降生、行教、灵迹始末也。《圣徒言行传》第五，述耶稣死后诸大弟子传教事迹也。《圣徒保罗寄人书》十篇，《圣徒约翰寄人书》三篇，又《圣徒耶哥伯书》、《彼得罗犹大士书》，皆

其门人阐扬师教，犹中土人论学之书也。又《圣人约翰天启之传》，则言天地劫毁，天主重造人物之事。计自开辟至今，将六千年。自耶稣降生千有八百三十余年，称耶稣为基督，其先世自亚伯喇罕至大辟十四代，自大辟至流巴庇伦十四代，自流巴庇伦至基督亦十四代，共四十二代。其母曰马里亚，童女有身，征兆奇异，言是上帝之子降生，代天行化。及长，能使病者愈，死者生，聋者聪，瘖者语，盲者视，跛者行，能履海涛，能服邪鬼，能荣槁木，能以七饼分给四千人之食，能通各国语言。遣其十二门人行化各郡国，言上帝为神父，耶稣为神子，敬其子即敬天。年三十有二为犹太国异教所嫉，毁之。国王禽而钉之十字架。死后三日复活，母子重逢，生于天上，坐于上帝之右。其现身酷死所以代众生之罪，故惟敬耶稣可以免罪获福，免地狱生天上。万历中，冯马诺著《天问》，略曰：天有十二重，最高之十二重为天主上帝诸神圣处，永静不动，广大无比，即天堂也。其内第十一重，为宗动天；其第十、第九重，为东西岁差天、南北岁差天，其动极微，仅可推算而甚微妙；又其内各重为日月诸星本动之天，皆自西而东，宗动天自东而西，故先论九重，未及十二也。《福音书》曰：元始有道，道即上帝，万物以道而造。其造生者，人类之光也。光辉耀于暗，而居暗者不识。有上帝所遣之人名约翰，来为其光所证，令众得信真光照世，即耶稣也。其身非由私欲而生，乃上帝之子也。耶稣之教，始于阿细亚州，而西行于欧罗巴，近则并行于墨利加。其西洋人发挥彼教之书曰：大西各国惟知崇拜一上帝，此外无所祈祷。此教何所始？曰：有一旧遣圣书，乃上帝指示摩西圣人所录，而摩西子孙传于后世也。其一言上帝之出没，其二言万民之本分，其三言后世之永福永祸。夫上帝先乎天地万物，不可得知其所由来，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至

正至大、至智至诚，则人人可信，故风雷云雨、日月星辰、草木花卉、飞禽走兽、鳞介昆虫，凡天地所覆载，莫非上帝创造，故名之曰天父，曰救世，曰圣神，其实一上帝而已。此当知者一。人生于世，莫不禀受于天，既禀受于天，则此身心皆上帝所生，上帝即人之亲矣。惟子者可不爱敬其大父母乎？次则生我之父母，亦当报罔极之恩，推及同气与天下同类之人。此当知者二。且人莫不有灵魂，常不息不灭，故信上帝而为善，则死后其灵永享天福；违上帝而为恶，则死后其灵永受苦罚。此当知者三。上帝无形无声，恐人不知，故留书以教世。其圣书始于夏，终于汉，前者已阅三千年，后者已阅二千年余矣。其书半是亚细亚之西希伯来人所录，半是欧罗巴之东希腊人所录。又有《神理论》曰：天地内有神，为极大全能，造化万物，管理万物。人不能自生，物不能自造，日星何以循环，山川何以凝载，草木何以荣落，飞走潜介何以视听鸣动，曰灵，曰魂，曰心，曰性，皆神之所为也。是神独一无二，最始无前。倘有对待有后起，即非神天之神也。莫大于天地，然天地有形可见，神天无形；天地有终始，神天无终始。天地乃受造之物，所造之者神也。天地乃运动之机器，所以运之者神也。天地尚不可称神，而世人常敬数神、千百神，如日月云雷，山海社稷，则以其尊大显赫而神之。古人有文武出众、功德在人者，则神之，不知天上地下，止有一神所管，更无二神可抗。故专言神，恐邻于祇鬼；专言天，恐泥于形气。惟合言神天，乃足该至大至灵之宗，即儒书所谓造化，所谓上帝，非世俗玉皇大帝之谓者也。谓神曰灵亦可，但有人灵，有仙灵，有天灵。人灵与身体相结，不脱于物，亦神所造，非神也；仙灵乃神之使者，无粗重之身而有细妙之身，亦神所造，非神也；惟天灵即神天，全无身体，无方所，无在无不在，故《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妙

万物之谓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谓神。

天主教考中

天主垂世为十大诫。十大诫者，当中国商朝时，神天降于如大国[10]之西奈山，文留石碑。又以大声音宣其命令，惟召圣人摩西上山，受上帝之命藏在金匮千年。至耶稣兴，始以其法示人，凡戴天履地皆宜祗遵。其一，神天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凡人手所作之木偶土石及山川祖宗等神，皆不可事，盖拜祭之礼，止可施于神天，不可施于他人，以分此心，宜全心一意以敬神天也。其二，神天曰：不可为我而造雕画之像，不可立庙设位、陈牲酒、施鼓乐、赞诵而事神也。礼拜之日，虽耶稣及圣母之像、十字之架，皆不可设。盖无形之圣神，有形则非神矣。其三，神天曰：尔不可轻用神名，古时以色耳国民受神遗诏，述神名曰耶何瓦，汉译言自然而然之神也。凡发愿、发誓、祈祷、闲语时，不可泛称神名，必至诚用之。其四，神天曰：撒巴日宜守礼，其前六日可兼营尔业，惟第七日不可务别业，并尔子女、婢仆、牲口、门内之客皆然。盖六日内神主造天、地、海，第七日乃神主安息日，故宜守之。撒巴即礼拜日也。第七日不惟罢外事，乃亦息内念，已往未来，一切闲事勿念，一心专念神天，或拜神，或读圣书，或省察己心，或劝化他人，皆所以保灵魂、体造化。以上四诫皆属敬天。以下六条乃及五常。其五，神天曰：敬尔父母。六曰不可杀人。不但害人灵魂不可，即自戕者其灵魂陷入地狱，故临难可死，不可自戕，最为大罪。七曰不可奸人妻。不惟禁外淫，并不许养妾。凡富贵之人，可用婢仆无数，惟不可置妾；无子亦听于命，不可违戒。八曰不可盗人物。九曰不可妄证及尔邻者。十曰不可贪人之所有。上数戒皆外事，此则并心内贪念戒之。耶稣曰：尔以全心全灵魂全明悟而爱尔主尔神，此乃第一大诫。其

第二则必爱尔邻如己焉。此耶稣述十诫大意归此敬天爱人二者，然敬天则无不爱人，故二者中又以敬天为要。圣徒保罗曰：恶报有三：一者今世诸难；二者死亡大痛；三者死后永苦。凡有罪者不能脱免，惟信耶稣可得救之，何者？耶稣在世，成全律法有大功劳，信之则其功归我。又耶稣曾受艰苦，代我当罪，信之则我罪归他。大哉，盛哉！施舍生命以免我苦，以其痛苦，我得平安；以其死亡，我得生活；以其祸害，我得永福。天上神仙，其力有限，其位非高，不如耶稣力大尊极，贵为神子，位为参天，自弃天光，降此红尘，代人受苦，以救万世。不信之者，虽善人亦堕落；能信之者，即恶人立升天堂。至万万年，还有余祥焉。

天主教考下

《天学初函》诸书，《四库全书》列诸存目，今略录其提要，曰：《二十五言》一卷，明利玛窦撰。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

又《天主实义》二卷，明利玛窦撰。是书成于万历癸卯，凡八篇：首篇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而主宰安养之；二篇解释世人错认天主；三篇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四篇辨释鬼神及人魂异论，论天下万物不可谓之一体；五篇排辩轮回六道戒杀生之谬，而明斋素之意在于正志；六篇解释意不可灭，并论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七篇论人性本善，并述天主门士之学；八篇总举泰西

俗尚，而论其传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释天主降生西土来由，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

又《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明利玛窦撰。是书成于万历戊申，凡十篇，皆设为问答以申彼教之说。一谓人寿既过，误犹为有；二谓人于今世惟侨寓耳；三谓常念死候利行为祥；四谓常念死后，备死后审；五谓君子希言而欲无言；六谓斋素正旨，非由戒杀；七谓自省自责，无为为尤；八谓善恶之报在身之后；九谓妄询未来，自速身凶；十谓富而贪吝，苦于贫窭。其言宏肆博辩，颇足动听，大抵掇释氏生死无常、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以附会于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以佛书比之《天主实义》，犹其礼忏，此则犹其谈禅也。末附《西琴曲意》八章，乃万历庚子利玛窦觐京师所献，皆译以华言，非其本旨，惟曲意仅存以其旨，与十论相发，故附录书末焉。

又《七克》七卷，明西洋人庞迪我撰，书成于万历甲辰。其说以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谓骄傲，二谓嫉妒，三谓悭吝，四谓忿怒，五谓迷饮食，六谓迷色，七谓懈惰于善。迪我因作此书发明其义，一曰伏傲，二曰平妒，三曰解贪，四曰熄忿，五曰塞饕，六曰防淫，七曰策怠。其言出于儒、墨之间，就所论之一事言之，不为无理，而皆归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其论保守童身一条，载或人难以人俱守贞不婚，人类将灭？乃答以傥世人俱守贞，人类将灭，天主必有以处之，何烦过虑？其词已遁。又谓生人之类，有生必有灭，亦始终成毁之常，若得以此终，以此毁，幸甚大愿，则又词穷理屈，不觉遁于释氏矣。尚

何辟佛之云乎？

又《辨学遗牍》一卷，明利玛窦撰。是编乃其与虞淳熙论释氏书，及辨莲池和尚《竹窗三笔》攻击天主之说。齐固失矣，楚亦未为得也。

又《交友论》一卷，明利玛窦撰。万历己亥，利玛窦游南昌，与建安王论友道，因著是编以献其言，不甚荒悖，然多为利害而言，醇驳参半。如云“友者过誉之害，大于仇者过訾之言”，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无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又云“二人为友，不应一富一贫”，是止知有通财之义，而不知古礼惟小功同财，不概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王肯堂《郁冈斋笔麈》曰：“利君遗余《交友论》一编，有味哉其言之也。使其素熟于中土语言文字，当不止是。乃稍删润，著于编。”则此书为肯堂所点窜矣。

又《西学》凡一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职方外纪》，已著录。是书成于天启癸亥，《天学初函》之第一种也。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济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

又《灵言蠡勺》二卷，明西洋人毕方济撰，而徐光启编录之。

书成于天启甲子，皆论亚尼玛之学。亚尼玛者，华言灵性也。凡四篇：一论亚尼玛之体，二论亚尼玛之能，三论亚尼玛之尊，四论亚尼玛所同美好之情，而总归于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实即释氏觉性之说而巧为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土，慧黠因撫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尽持论之巧也。

又《空际格致》二卷，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一志因作此书，以畅其说。然其窥测天文不能废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气而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

《寰有诠》六卷，明西洋人溥泛际撰，书亦成于天启中。其论皆宗天主。又有圜满纯体不坏等十五篇，总以阐明彼法。

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惑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

魏源曰：西域三大教，天主、天方皆辟佛，皆事天，即佛经所谓婆罗门天祠。其教皆起自上古，稍衰于佛世，而复盛于佛以后。然吾读福音诸书，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也，惟以疗病为神奇，称天父神子为劫制，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何以风行云布，横被西海，莫不尊亲？岂其教人中土者，皆浅人拙译，而精英或不传欤？神天既无形气，无方体，乃降声如德之国，勒石西奈之山，殆甚于赵宋祥符之天书。而摩西一人上山受命，遂传十诫，则西域之王钦若也。

印度上古有婆罗门事天之教，天方、天主皆衍其宗支，益之诪诞。既莫尊于神天，戒偶像，戒祀先，而耶稣圣母之像、十字之架，家悬户供，何又歧神天而二之耶？斥佛氏之戒杀，而力言禽兽异于人之灵魂，万物不可为一体以济其口腹庖宰之欲，是上帝果不好生而好杀乎？人之灵魂最贵，故人不可杀，亦不可自杀，即殉难自杀亦必陷地狱，则申生、扶苏、召忽、屈原，皆地狱中人，反不如临难苟免之人乎？谓上帝初造人类时，止造一男一女，故人各一妻。妻即无道不可议出，即无子不可娶妾，则何以处淫悍不孝？且何又许富贵人婢仆无数？岂阴许其实而阳禁其名乎？谓人一命终善恶皆定，受报苦乐，永无改易，更无复生轮回之事，则今生皆初世为人，人皆天主所造，何不但造善信、毋造邪恶乎？耶稣自身受罪可代众生之罪，则佛言历劫难行苦行舍头目脑髓若恒河沙，功德当更不可量，耶稣又曷斥之乎？谓孔子、佛老皆周时人，仅阅二千余岁，有名字朝代，但为人中之一人，不能宰制万有，则耶稣讵非西汉末人，又安能代神天以主造化？且圣人之生，孰非天之所子？耶稣自称神天之子，正犹穆罕默德之号天使，何独此之代天则是，彼之代天则非乎？历览西夷书，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余皆委巷所谈，君子勿道。又其书皆英夷所刊布，而英吉利旧传不奉天主教。见《海国闻见录》及俘夷安突得口供。及考《每月统纪传》，则又言英吉利民迁墨利加洲新地，不服水土，疫气流行，皆赴神天之堂吁救得息，于是国人奉事天主，七日礼拜。又以耳得兰岛[11]距国数里，结党抗教，国王勒之归顺，且禁买黑奴，亦以耶稣之道，岂昔辟之而近日奉之欤？抑遵波罗士特[12]之天主教而不遵加特力[13]之天主教，门户不同，旨归小异欤。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故吾儒本天与释氏之本心若冰炭，乃天方、天主亦皆本天，而教之冰炭益甚，岂辨生于未学而本师

宗旨或不尽然欤？周、孔语言文字，西不逾流沙，北不暨北海，南不尽南海，广谷大川，风气异宜，天不能不生一人以教治之。群愚服智群，嚚讼服正直。文中子曰：西方之圣人也，中国则泥。庄子曰：八荒以外，圣人论而不议；九州以外，圣人议而不辨。或复谓东海、西海，圣各出而心理同，则又何说焉？道光二十五年，广东总督奏佛兰西国夷呈请天主教劝人为善，非邪教，请弛汉人习天主教之禁。奏交部议，准海口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惟不许奸诱妇女，诓骗病人眼睛，违者仍治罪。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国之天主教，则方其人教也，有吞受药丸、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其银每次给百三十两为贸易资本，亏折则复领，凡领三次则不复给，赡之终身。曩京师有医某者，岁终贫困，思惟入天主教可救贫，而邪教又不可入，乃先煎泄药升许，与妻子议言：俟我归，如惛迷者，急取药灌我。于是至天主堂，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饼，使吞之。予百余金，归至家则手撕神主，口中喃喃。妻子急，如前言灌药，良久暴下而醒，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而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乃盖之药瓶中。黎明而教师至，手持利刀，索还原物。医言必告我此何物乃以相予。教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人教稍久则手抱人心，终身信向不改教矣。乃予之而去。又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跪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乃许入，则教师以白布裹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睛已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其人奋起夺击之，乃踉跄遁。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睛不济事。故西洋病终无取睛之事，独华人入教则有之也，亦鸦片不行于夷，而行于华之类也。

【注】

〔1〕三巴（Igreja de São Paulo），澳门圣保禄教堂的译名。

〔2〕板樟（Igreja de S. Domingo），圣多明我堂，因该堂为木结构，故华人谓之板樟堂。

〔3〕支粮（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今澳门仁慈堂，因当时该堂属下之仁慈机构均往该堂支取薪水，故华人谓之支粮庙。

〔4〕大庙（Cathedral），又称大堂，今澳门天主堂，长期为澳门主教座堂。

〔5〕龙松庙（Igreja de São Augustine），今澳门圣奥斯定堂，华人谓之龙松庙或龙嵩庙。

〔6〕噶斯兰（Igreja de São Francisco），即澳门圣方济各堂，华人谓之加斯兰庙或噶斯兰庙。

〔7〕风信（Igreja de São Laurence），即澳门圣老楞佐堂，华人称之为风信堂或风顺堂。

〔8〕花王（Igreja de São António），今澳门圣安多尼教堂，因其所奉安多尼被视为“婚姻主保”，故俗称花王堂或花王庙。

〔9〕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Ethiopia）。

〔10〕如大国（Judaea），今称犹太，即古代犹太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

〔11〕耳得兰岛，系指今爱尔兰岛（Irland I.）。

〔12〕波罗士特（Protestant），即基督教新教。

〔13〕加特力（Catholic），即基督教旧教，亦称天主教。

海国图志卷二十八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此国界西洋西南洋之间，故别为一卷。

南都鲁机国

在唐以前为安息北境。诸史有西女国，当在此境。唐后为回国所并，《职方外纪》作度尔格国，与欧罗巴洲之北都鲁机同是一国，分跨二洲，与俄罗斯相似。一作土尔几，一作土尔其，一作都鲁儿。

都鲁机[1]国疆域在阿细亚洲者半，在欧罗巴洲者半。在阿细亚洲者曰南都鲁机，地广而沃，古时巴比罗尼阿[2]国、阿弥尼阿国[3]、厘底阿国、主底阿国[4]旧基也。主底阿旧为巨国，部民种类由斯为多，方其盛强，邻近诸邦，小者灭，大者服。可与敌者惟西厘阿[5]与斐尼西阿二国耳。斐尼西阿都于代厘，雄丽蕃庶，在埃阿尼呵、耶阿厘斯厘底阿、加厘阿、阿西利阿[6]、巴比罗尼阿诸国之上。此外以大国称者又有巴比罗尼阿、阿西尼阿，然皆不能长久，后均降于巴社。斯时巴社之腊西王恃其强盛，西夺小阿细亚，南取伊揖，疆甲诸国。意犹未厌，复统大军北攻额力西[7]。额力西，欧罗巴洲大国，一作厄勒祭，在意大里之东，今并于北都鲁机。兵骄无纪律，为额力西非厘王之子阿力山达[8]一战覆之，举国遂属于额力西。迨阿力山达嗣位，尤称富强。身后数子争立，大将色

力玉加斯乘内乱而篡之，惟西隅之地尚属阿力山达之子。旋亦为人所侵，割据分裂，一曰伯牙麻司，一曰朋都司，一曰阿弥尼阿，相继称王。后值罗马盛强之日，沿黑海、里海之间悉服罗马，惟晏底古斯、弥特厘底斯二王不服，与罗马血战多年，终为罗马所灭，改国为部落者数百年。及耶苏纪岁七百之际，罗马浸衰，兵戈迭起，西厘阿地、阿西利阿地均为阿丹回教所据，建都麻那。于是阿丹之游民蜂拥而至，悉夺小阿细亚疆土，树建回旂，令所属地均改奉回教，风俗政事一变。未几，墨海之南干戈不息，复有头目荷多曼[9]者，智勇过人，先得欧罗巴之北都鲁机，建都其地。旋得南都鲁机，合为一国。惟耶路萨凌[10]之地被欧罗巴之克力士顿教人所据。不及百年，克力士顿教人居东不乐，忽退回西。故耶路萨凌仍属于都鲁机矣。南都鲁机屡经变乱，民生不聊，自荷多曼得国以后，历数百年无干戈之扰，惟回教政尚操切，风俗终不如古。如先日滨底格厘士河[11]岸者，有阿西利阿国；滨欧付底斯河[12]者，有巴比罗尼阿国。及巴社所辖印度河之那麻土加司依路弥阿、耶路萨凌、萨麻利阿巴厘阿、斐尼西阿，皆当日巨邦，部落逾百，里社星罗，野无荒土，衢无停辙，牧畜遍野，舟楫连樯，极一时人物之盛。今其地虽存，名多不同。且奈音位之军墙、巴比罗尼阿之城郭、巴色波利士之宫殿、耶路萨凌之庙宇何在？与夫阿腊之船厂、代伊尔之巨舶、西伦之机织商贾、兵卒之众、牲畜之蕃、农夫士女之讴吟又安在？陵谷沧桑，今古丘墟，人能兴地，非地兴人，信夫！政事与欧罗巴洲之都鲁机同，每大部落立一巴札辖之。地广权重，势成尾大，故千七百年间，康熙三十九年。达哈荷麻王时，名虽臣属，实各专制，征调贡献，羁縻阔略。

按：南都鲁机处一洲中央，距北都远，又隔黑海，常怀跋扈，如东隅巴札之来沙部、巴酸部、荷罗部，鞭长莫及，食税衣租，不

供王室，即主底阿之巴札亦复如是。若巴比罗尼阿之巴札曰阿黑，则先后抗拒，于那达沙王、疏厘麻王竟成敌国。千八百有十年，嘉庆八年。费几经营，始能黜革，而新立之巴札甫经一二年，复拥众背叛。国王率师往征，竟遭射肩殒命。从此王家不振，特以世臣夹辅，未及沦夷耳。伊揖原其属国，亦旧设巴札之一，近日不但不臣，且侵夺都鲁机之西厘阿部落，收养亡命为其爪牙，居民荼毒亦甚矣。各处巴札专利朘削，遇讼狱则或株连富人而罚之，或听其人教，令人首报而勒赎之，或置豪民于死刑，而籍其财产，皆彼国之大害。城中山河表里，自成境界，然亦不如印度希麻腊牙[13]、唵底斯两山之形势。在阿弥阿者以阿腊山[14]为最高，次即西厘阿之黎巴伦山[15]，终年积雪，而中多平原可耕。若主底阿全是山阜，而无高耸。其西隅有两山夹峙，中仅通人者，有四面拱抱内皆沃野者，虽绵亘迤逦，而高则仅同主底阿之山。诸河皆导源是山，其最巨者曰欧付腊底斯河、底格厘士河，一直一曲，均会麻疏腊，同行百有五十里而出印度海。故欧付底司河长千四百里，而底格厘阿河仅八百里，曲直之别也。此外小河纪载未详。湖有底比厘阿湖、晚湖[16]，虽不甚大，山环树绕，风景宜人。风俗、教门、文学大约与欧罗巴洲之都鲁机同，而各部种类性情绝略。在各处海岸、海岛者，俱额力西种也，谓之上等人。在山中者，达戈曼种也，远隔巴札，不服约束，容貌、风俗似是如士比奄之后裔，而游牧为生，好勇斗狠，全类鞑靼里。如遇行军，但许其虏掠，竟可毋给行粮，然亦难以御节制之师。其在西厘阿巴里士达、巴比罗尼阿各部者，俱阿丹种也，美髯善骑，经商致富，文雅甲通国。在里麻伦山[17]居住者有二种：一马罗奈底士，一特鲁西士，均阿丹人也。

马罗奈底士乃贤者马伦所化导之人，因此得名，原居于格斯

罗晚山谷，俗奉克力士顿教，阿丹以兵勒令改教，弃家逃来。日久蕃庶，遂攻阿丹近边，并欲侵据耶路萨凌部落，致都鲁机之阿母腊王于千五百八十八年明万历十六年率兵深入其地。马罗奈底士寡不敌众，始输贡献，改从回教。其俗每村必有一庙，立道观二百余所，道士业耕种，僧则牧畜，能甘淡泊，人咸敬之。虽幼小之僧，有人遇诸途，亦必口嘬其手。官民毋分尊卑，节俭甚于百姓，而日用尚有不足。政事会议公所以阿丹之教断之。彼此有仇，准私报复。其户口十一万五千，兵三万四千。又有特鲁西士者，种类强悍，亦宗伊揖巴札伐底美所立之回教。在耶稣纪年一千时，宋咸平四年。其教始行，与阿丹回教不尽同，被阿丹禁逐，遂逃于里麻伦山极高之地。迨阿母腊王统兵征服马罗奈底士之时，特鲁西士亦往归服。令其自立头目，约束一方，以麦罗为首部，岁贡方物。后因游于意大里，染习奢华，为人中伤而死。其家别选一人续充教师，世代相继，不选外人。部落有大事，即传各小头目会议，并许部众参议，与英吉利政事略同。其人勇敢轻生，闻战争先恐后，不暇觅器械，徒手短衣，长驱赴敌。其战不长平陆，而长山险。居高临下，鸟枪发无不中。境内所崇祀者，一克力士顿庙，一回教庙。每逢礼拜，两庙俱至，虽无区别，而至克力士顿庙者多。其教师以为经典天神所授，大言自圣，欧罗巴人欲见其经典，从不可得。大抵亦无甚精奥，观于同族联姻，自娶姊妹，已可概见。其额兵共有四万，其户口约二十万。又有黑两西者，其种类亦居里麻伦山最高之处，属于西厘阿。所奉回教略同巴社，饮食器皿非已不用。欲洗自己之罪过，须杀别教自代，都鲁机人皆斥为邪教。惟遇争战，奋不畏死，从未败绩，常以数千而敌万人，国中亦赖此不为俄罗斯吞并。又阿弥尼阿部者，当昔大乱迭起时，受灾较少，户口约十七万。原奉克力士顿教，因罗汶之人前曾至

此，故习加特力者亦约二万。第克力士顿之和尚仅不茹荤，仍皆婚娶，故甚尊加特力之和尚。风俗、政事、教门与由斯相似，而不悭啬。其贸易近则巴社，远则欧罗巴及印度，并有深入阿未里加洲者。阿弥阿之南，即戈底士丹[18]部落，滨临底格厘士河，地险难耕，多游牧于鞑鞑里，而巴社俗尤刚强，动辙攘夺，为通阿细亚洲中之最悍。产羊裘、地毡、葡萄干、布、丝、药材、树胶、宝石、酒、谷、麦、五金，国中港口在四马那部内。

南都鲁机在阿细亚洲之最西，又名小阿细亚。东抵巴社，以底格厘士河分界，西抵地中海，南界阿那比阿，阿那比阿即阿丹也。北界黑海。东西距千二百里，南北距八百里，幅员五十万方里，户口千万丁，领大部落九，小部落二百十有六。

阿那多里阿[19]，东界路弥阿、加那马尼阿，西、南、北界海，领小部落八十有四。

加那马尼阿[20]，东北界路弥阿，西北界阿那多尼阿，南界依芝尔，领小部落十有六。

依芝阿[21]，东界阿尔尼悉阿，南界西里阿海[22]，北界加腊马尼阿[23]、路弥阿，领小部落十有六。

路弥阿，东界阿弥尼阿，西界阿那多里阿、加那马尼阿，南界阿尔尼西阿、依芝尔，北界海，领小部落二十有七。

阿弥尼阿，东界巴社，南界哥底士丹、阿尔尼西阿，西界路弥阿，北界海及俄罗斯，领小部落二十有四。

哥底士丹，东界巴社，南界依那加比，西界阿尔尼西阿，北界阿弥尼阿，领小部落十有六。

伊那加比，东界巴社，南界阿拉比阿，西界阿尔尼西阿，北界哥底士丹，领小部落十有九。

阿尔尼西阿，东界依那加比、哥底士丹，南界阿拉比，西

界西里阿，北界路弥阿尼阿，领小部落二十有九。

西里阿，东界阿尔尼西阿，南界阿腊比阿、伊揖，西界海，北界芝尔，领小部落二十有五。

南都鲁机国沿革汉、唐皆为安息、大食，西北境有西女国，亦在境内。元为哈烈国。明为度尔格。今为南都鲁机。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百尔西亚西北诸国皆为度尔格所并，内有国曰亚剌比亚，中有大山名西奈山，天主传十诫之处也。土产金银极精，亦多宝石。地在二海之中，气候常和，一岁再粟。有树如橡栗，夜露堕其上即凝为蜜，晨取食之，极甘美。更产百物俱丰，自古称为福土。其地有沙海，广二千余里，沙乘大风如浪，行旅遇之，偶为沙浪所压，倏忽上成邱山。凡欲渡者，须以罗经定方向，测道里，又须备粮糗及兼旬之水，乘以骆驼。驼行甚急，可日驰四五百里，又耐渴，一饮可度五六日。其腹容水甚多，客或乏水，则剖驼饮其腹中水。传闻有鸟名弗尼思[24]，其寿至四五百岁，自觉将终，则聚干香木一堆，立其上，待天甚热，摇尾燃火自焚矣。骨肉遗灰变成一虫，虫又变为鸟，故天下止有一鸟而已。西国言人物奇异无两者，皆谓之弗尼思云。其地有一海，长四百里，广百里，水味极咸，性凝结，不生波浪，尝涌大块如松脂，不能沉物，虽用力按抑不能入。曾有国王异之，往观，命人沉水试之，终不可入。海色一日屡变，日光炫耀，文成五色。因其不生水族，故命曰死海。度尔格之西北曰那多理亚国[25]，有山多璩石。国人尝往凿之，至一石穴，见石人无算，皆昔时避乱之民穴居于此，死后为寒气所凝，渐化为石。其地西界欧罗巴处，中隔一海，宽五

里许。昔有一名王曰失尔塞者，造一跨海石梁，通连两地，今为风浪冲击，亦崩颓矣。又有地名际剌，产异羔羊之绒，轻细无比，雨中衣之，略不沾濡，即渍以油，毫不污染也。一种异犬，性好窃衣履巾帨之属，稍不慎，辄为窃匿矣。有山生草木皆香，过之则香气馥郁，袭人衣裾。案：《后汉·西域传》从女息绕海北行，有飞桥数百里，即此五里石梁之讹传。

《新唐书》：拂菻西际海有西女国，种皆女子，多珍货，附拂菻，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

《文献通考》：西女国在葱岭之西，其俗与东女同，东女在葱岭东南，近吐蕃，后亦为吐蕃所灭。附于拂菻。唐贞观八年，朝贡始至。

《坤舆图说》：鞑而靼各国，迤西旧有女国，曰亚玛作搦，骁勇善战。建一神祠，壮丽奇巧，非思议所及。今亦为他国所并，仅存其名耳。案：为他国所并者，即指度尔格国兼并之事。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土尔其藩属国，北接峨罗斯及黑海，南连亚剌伯及地中海，东接白西国，西至希腊群岛海，为亚齐亚洲极西之地方。北极出自三十度至四十度，东偏自二十六度至四十八度。长二千六百里，阔二千四里。北方山极险峻，高接云霓，河源皆在此山。最长者巴河[26]、地额河[27]，对流而东南，及将入海，两河乃合。屡次涨潦。其湖最著者曰死海，其北为加利湖[28]。其约尔坦河[29]自北流南，而入死海。此地古时分为列国，唐朝年间回回占据其地，居民涂炭，今已千有余年。土官横征私派，并勒令天主教及希腊回教之徒概进税贡。山内有蛮族，心野好战，时时掠其游牧。所有列国藩属如左。

又曰小亚西亚国，即南都鲁机也。其国半土，山险峻，物产多，出胡丝、干葡萄果等货。遍地古迹，昔时兴旺，今则衰寂。士麦那城[30]居民十万，所运出运进之货价每年不止几百万金，列西

国之贾悉来其地。但其城市不洁，瘟疫易生。补撒大城居民六万，加士他母尼邑内有回回庙宇。其黑海北方有得比逊海口[31]，与峨罗斯通商，族类五万人。内地古地亚城[32]，可尼，昔西域之王都也，居民六万丁。附近安峨刺城[33]，羊毛最细，用之织布最温软。西瓦邑[34]六万居民，掘山出铜。其东南海滨居伯罗岛[35]，地膏腴，出葡萄酒、南果、五谷。女多美丽。但因苛政，民稀土旷。罗得岛[36]水土最宜农，古时名岛，皆有土酋，今服属于土尔其。治阿岛居民十五万。道光四年，土尔其水师上岸攻其城池，毁其富庶。米地邻岛产酒、油。

两河中地，北有亚麦尼[37]地，山岭险隘，峒峡深邃，洪水初平之际，巨舟阁于其峰。居民奉耶稣之教，好商贾，不惮跋涉。惟回回官甚磨难其民。其都曰叶西伦，有十万民居。天气冷，七月有雪。巴牙息在山脚，亚麦尼民之学院，内有壮丽之寺，其教主所会也。近河平坦，地亚北客城，与邻国通商。山内古耳得族类，建堡山穴，以贼盗为生。中地之都会曰摩俗邻[38]地，或沙或泽，农苦耕耘，贼夺产物。八塔城[39]，昔回回国都，古时殿宇祥光灿烂，现时衰废，独存其古迹。瓦砾如山，可想其城之广大。因犯上帝之律例，酷待所虏之犹太人，是以遭废成野。在两河人海之所曰巴所剌邑[40]，与印度国通商，屋小街窄人稠，然系万国饶富之市，商贾甚盛。

案：南都鲁〔机〕本鞑靼种，旧游牧葱岭、伊犁一带，展转西徙入买诺，居于拉马尼亚者也。

《地球图说》：土耳基国东界白尔西亚国，南界亚拉比亚国，西界地中海，北界黑海，其百姓约有一千二百万之数。其都城在欧罗巴大洲内，土耳基国相间之处，地名孔士旦[41]。半天主教，半犹太教。北有高山，南有旷野，中央平坦。内有大湖名曰死海，咸

而且臭，终无可用。死海之北有加利利湖，即救主耶稣在此宣讲真理，多医疾病，不时显圣。有约耳担江，即耶稣领受洗礼之处。又有许多被天火焰烧之城，即巴米辣、巴皮伦尼[42]、尼瓦等，城虽泯没，而旧迹尚存。再稽圣书内，言真神始以土尘造人，名亚丹[43]。复以亚丹之筋骨造女，以为夫妇。复栽以田园，以与二人居住之处。暨耶路撒冷城，系犹太国之都，内有真神殿宇，当时之民每年必三至礼拜。迨后犹太国民终不信从，真神震怒，即加大罚殛其民，毁其城，至今大相悬殊也。城外有橄榄山，即耶稣日在耶路撒冷城宣教，夜回橄榄山栖宿之地。并耶稣生身之地，长养之地，葬身之地，均在是国。现其冢上为天主教门徒建立礼拜堂，以耶稣教之门徒无追墓之理也。

国内江河极少，运货俱用驼马，必旅伴同行以御劫掠。牧羊者众，务农者少。有大江名由非剌氏江。又名比拉江。土产北果、蒲萄酒、五谷、烟叶、绵布、鸦片、胡丝、羊绒布、兽皮、铜等物。道光十六年，被麦西国人侵占西南境界。至二十年，幸欧罗巴大国助而复之。

《外国史略》曰：南土耳其在亚悉亚藩属地，南抵亚拉回国，北及黑海，东连峨罗斯、白西等国，西及地中群岛等海，达他匿[44]并君士担海（陕）〔峡〕[45]隔之，以峨罗斯之微地曰苏益，与亚非利加相连。北方多山，东方平坦。两大河汇入白西海隅[46]者：一为以法河，一为得义河。所属之地本古各国，后为罗马所辖。

小亚悉亚乃半地所凸出者，广袤方圆八千里，居民五百万。田甚丰盛，天气温和，多物产，南果、葡萄俱美，出绵花、鸦片、姜花、烟、本料，牛、马、羊尾长，可织布，又出胡丝、花石、铅。居民多土耳其人，性骄傲。亦多希腊人，多为商匠，在山内者恣游牧，颇为盗贼。居民造搭膊布并缎。地分八郡，最广港口曰士

默那，居民十二万五千，多外国商贾，人户稠密，多瘟疫。港多商船，运出者鸦片、蚕丝、百果、药菜、花毡等货，运人者各工制造之物。广通商，无积聚。土甲居民十万，旧地亚[47]居民六万。

属此地之岛曰棋宾岛[48]，在叙利海边，居地中海中，广袤方圆三百四十里。民多希腊人，亦有教师、教主。昔本丰盛，多物产，今只出葡萄。极大之城曰尼可西亚[49]，居民万六千。全岛之山水美不胜赏，故自古闲逸之士皆集此，以适其意。

罗突岛[50]广袤方圆二十一里，出南果、绵花、五谷、橄榄油，居民三万。在地中海边，地立新埠，今已三百年，服土耳其之权。

勒布[51]广袤方圆十二里，居民五万，属土族。出无花果及橄榄油。百姓能力于战。

士其阿广袤方圆十八里，数年前居民十二万。出南果、胡丝、绵花。向时此岛本乐境，贸易极旺。道光二十年，希腊人欲脱土尔其之酷，因驱逐土兵。土兵来报复，杀男女老幼四万，又将三万人贩卖为奴，遂荒其地。

两河中之地悉广坦，古本乐地。中地之北方甚丰盛，有牧场；与亚拉回国交界系沙野，少产物。两河边潴泽尤广，地半游牧，各自有酋长，不服国王之权。山内有新族，亦不畏国君。其都会巴达[52]，系古回回国君之都，居民五万，即与五印度贸易之处，地平坦。前时建巴比伦、尼尼瓦两大邑，为两国之都。于是时据各邻国，亦陷犹太地，且虏其民人，后为他国所灭。间有游牧者至其地，遍地荒野，且其河溢涨，居民受困，地虽甚腴，却无草无菜，又时有瘟疫。其大港曰布所拉，在白西海隅，为两江汇人海口，商船云集。

北与俄罗斯国所连者曰亚面[53]地，广袤方圆千五百九十三里，居民九十五万，大半山地。所出之谷微，惟牧场颇茂。居民

多耶稣教。古原自为一国，被回回攻服。民聪慧善贾，巡游四方，甚殷实，散布亚悉亚各国。在土耳其国大开银局，其国若务大事，惟亚面人是赖。人奉回教，外多仪，而内极诚实，外国人皆敬之。其会城曰益西伦[54]，在高山上，居民十万。多制造皮、布、兵器，多卖与土尔其国。群商每年自亚悉亚集此贸易，辐辏不绝。附此邑有山，巨舟能入，有水患即避此。

叙利亚部在地中海边，东与亚拉国相连，延及小亚悉亚，广袤方圆二千三百里。有利巴伦山，古多香松，今为游牧之所。东方沙坦，多巉岩，海边地极丰盛。天气热。北方有阿伦得江，足灌溉，两岸山水甚美，多产南果、蒲桃、烟、绵花、五谷。居民二百五十万，养驼、绵羊、山羊、蚕、豕、蜜。山出铁、花石及各货。百姓语音不一，教亦不一，若回回、天主教门、犹太人，种种有之。昔推叙利亚部为国主，后归罗马所辖。居民久奉天主教，迨亚拉之回回侵迫，令民改从回教。居民不多，荒其田而不耕，较往古盛时不及百分之一。大马士革城亦丰盛，居民二十万，街狭人稠。

安地悉[55]居民一万，古为广大之都。海边港口曰亚拉[56]，居民万五千，叠为敌国围困。昔有（破）拿〔破〕伦将军，后为佛国王，攻伐而退。后麦西国并英人又取之。哈立城[57]即山麓大城邑，原居民二十万，于道光二年地震，屋宇倒坏，然山水固极清秀也。犹太国属叙利亚，古时天主创教之地，为罗马国所有者五百余年，后又为回教所属者五百年。后欧罗巴各国大发愤，会兵攻取耶路撒冷之都，旋为土耳其君所据，仍崇回教。故其地虽丰，今则荒甚，仅存耶路撒冷之民约二万余，多属天主教。岁有远方人来拜圣墓，瞻古迹。耶稣之都亦立教主以训犹太民。其国大河曰约耳但河，自北而南，其流甚急，入于死海。在北流所通之湖曰加利利，长二里，阔里余。在湖滨，海南之地多沙，海北地产

各物。内多山峰，亦有平坦沃土千里，居民散处无定居，土耳其征其钱粮，按数追纳，逃避者多。约耳但河外有平坦，足资游牧，谷田甚腴。其地分三分：东曰加利利，即耶稣所生长之地；中央曰撒马利亚，百姓以道杂异端，故甚与犹太人结仇；其南曰犹太，亦在此建都焉。

土耳其国有杂族之民，共二百万，乐安逸，好勇战，一人每娶数女。土人甚少。用外国人以代办事，立酷政以儆胁其下。虏异族小儿，断其势皮，以为回教。所募之军、所建之船，一切皆效西洋，招异国人为武官。其希腊人住海口，广贸易，亦为水手，亦耕田，约百余万。崇天主教，或尚罗马教皇所传之教。巧狯务利，不朴实。其女美而惑男。今则民数日少。前统管亚悉亚西方，今被土夷所束。亚面族约十万名，颇老实，在各大城邑经营致富。与峨国同音，族类七百二十万人。与破兰所居相上下，情甚鄙陋，惟饱食，无他意。土国制之易如反掌。其由西国来之杂族，约六百五十万。其犹太国人散在各部，以本祖所居之国为圣地，云集居住，数约九十万，以买卖为业。其东方有亚拉人数百万，或游牧，皆崇回教。另有蛮族在山内，以抢夺为生，极凶悍。

其产物多绵花，在欧罗巴地每年约值银三百五十万两，在麦西国约六十万石。亦出烟，每处多至二十万包。国人皆食之。葡萄汁由西方亚悉亚运出者约六十万担。所出之鸦片约四千箱，皆运入中国。亦产药材、蜡、蜜、蚕丝与细羊毛。其马高大善走。制造之物不多，皆买自外国，而易以土产。国多港口，土人不善营生，希腊、亚面等国之民争至此为商。在土默拿，一年之货物运出运入，约价银五千万员。

《地理备考》曰：土耳基国兼摄之地在亚细亚州之西，纬度（起）自北三十度起至四十二度止，经度自东二十三度起至四十八

度止。东至白尔西国，西枕地中海，南接天方国，北界黑海。长四千里，宽二千六百里，地面积方约七十二万里。烟户一京二兆五亿口。境内崭岩嵾嵯，冈陵延袤。山之至高者曰道罗[58]，曰里巴诺，曰亚拉剌，曰科令伯，曰义大，曰加尔美罗。河之最长者曰有发拉德，曰的加勒，曰几西义马，曰曼德勒，曰若尔丹，曰萨拉巴。湖亦错杂，大者曰万，曰亚斯发的德，即死海也，曰巴加马，曰亚波罗尼，曰亚斯萨约，曰达萨拉，曰亚哥失尔。屿更罗列，巨者曰西布勒，曰巴达么斯，曰罗德斯，曰西岳，曰勒斯波，曰德内德斯。田土肥饶丰茂，金石各矿具备，禽兽充斥。土产丝、酒、油、蜜、香料、药材等物。地气互异，山顶冰雪，平原熇暑。技艺精良，贸易丰盛。所奉之教乃回教也。其地分为五部：一名小亚细亚，又名亚那多里，在西方，内六府；一名亚尔美尼部，在东方，内五府；一名古尔的部，在东方，内二府；一名美索布达迷部[59]，在东南，内三府；一名西利亚部，在南方，内四府。其冲要繁华之地皆在亚那多里部，半在亚尔日西拉部，一又名白棱[60]，即耶稣降生之地，皆在西利亚部。

【注】

〔1〕都鲁机（Turkey），亦作度尔格、土尔几、土尔其，今通译为土耳其。

〔2〕巴比罗尼阿（Babylonia），即巴比伦王国，古代两河流域奴隶制国家。

〔3〕阿弥尼阿国（Armenia），今土耳其亚美尼亚地区。

〔4〕主底阿国（Judea），即古犹太国，地在今巴勒斯坦地区。

〔5〕西厘阿（Syria），指今叙利亚。

〔6〕阿西利阿（Assyria），即古代亚述帝国。

〔7〕额力西（Greece），即古希腊国。

〔8〕阿力山达（Alexander），今通译亚历山大。

〔9〕荷多曼（Othaman），即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6—656）。

〔10〕耶路萨凌（Jerusalem），今译耶路撒冷。

〔11〕底格厘士河（Tigris），又作的加勒河，即底格里斯河。

〔12〕欧付底斯河（Euphrates），又作以法河、有法拉德河，即幼发拉底河。

〔13〕希麻腊牙，即喜马拉雅山。

〔14〕阿腊山，今名阿拉拉特山（Mt. Ararat）。

〔15〕黎巴伦山（Lebanon），又作利巴伦山、里巴诺山，今译黎巴嫩山脉。

〔16〕晚湖（Van Gölü），又作万湖，今土耳其凡湖。

〔17〕里麻伦山，即黎巴嫩山。

〔18〕戈底士丹（Kurdistan），今库尔德斯坦。

〔19〕阿那多里阿（Anatolia），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

〔20〕加那马尼阿（Caramania），今土耳其中部卡拉马尼亚地区。

〔21〕依芝阿（Itchil），今土耳其伊切尔省。

〔22〕西里阿海，此处指地中海。

〔23〕加腊马尼阿（Caramania），今土耳其卡拉马尼亚地区。

〔24〕弗尼思（Phoenix），今译凤凰，为古代埃及、希腊传说中一种美丽的鸟。

〔25〕那多理亚国（Anatólia），又作亚那多里，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

〔26〕巴河，指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27〕地额河，即底格里斯河（Tigris）。

〔28〕加利湖（Lake of Calilec），又作加利利湖，即今太巴列湖（Lake of Tiberias）。

〔29〕约尔坦河（Jordan），又作约旦江、若尔丹河，即今约旦河。

〔30〕士麦那城（Smyrna），今土耳其伊兹密尔（Ismir）。

〔31〕得比逊海口（Trabzon），今土耳其特拉布宗港。

〔32〕古地亚城（Kutahya），今译屈塔希亚。

〔33〕安峨剌城（Ankara），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34〕西瓦邑（Sivas），今土耳其锡瓦斯省。

〔35〕居伯罗岛（Syprus），又作西布勒岛，今译塞浦路斯岛。

〔36〕罗得岛（Island of Rode），今罗德岛。

〔37〕亚麦尼（Armenia），又作亚尔美尼，即今土耳其亚美尼亚地区。

〔38〕摩俗邻（Al Mawsil），今伊拉克摩苏尔。

〔39〕八塔城（Baghdād），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40〕巴所剌邑（Al Basrah），今伊拉克巴士拉。

〔41〕孔士旦，又作古尔的部，即库尔德斯坦（Kurdistan）。

〔42〕巴皮伦尼（Babylonia），指古代巴比伦王国。

〔43〕亚丹（Adam），通译亚当。

〔44〕达他匿（Dardanelles Strait），指达达尼尔海峡，即今恰纳卡莱海峡（Canakkala Bogăzi）。

〔45〕君士担海峡（Constantinople Strait），亦称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 Stiait），今名伊斯坦布尔海峡（Istanbul Strait）。

〔46〕白西海隅（Persia G.），即波斯湾。

〔47〕旧地亚（Judea），指古犹太国，辖地在今巴勒斯坦一带。

〔48〕棋宾岛，即塞浦路斯岛（Syprus I.）。

〔49〕尼可西亚（Nicosia），即今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

〔50〕罗爽岛，即罗得岛。

〔51〕勒布，疑为今黎巴嫩。

〔52〕巴达（Baghdad），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53〕亚面（Armenia），今土耳其亚美尼亚地区。

〔54〕益西伦（Erzurum），今土耳其埃尔祖鲁姆。

〔55〕安地悉，今土耳其安塔基亚（Antakya）。

〔56〕亚拉，今土耳其伊斯肯德伦港（Iskenderum）。

〔57〕哈立城（Halab），今叙利亚阿勒颇。

〔58〕道罗（Toros Dağlarl），即土耳其托罗斯山脉。

〔59〕美索布达迷部（Mesopotamia），通译美索不达米亚。

〔60〕白棱，即耶路撒冷西部之伯利恒（Bethlehem）。

海国图志卷二十九

邵阳魏源辑

西　南　洋

五印度沿革总考原本无，今补辑。

《后汉书》：天竺国[1]，一名身毒，在月氏[2]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起国[3]，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名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㲪、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晋法显《佛国记》：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遂以弘始二年己亥，与慧景等往天竺，寻求戒律。初度陇，至乾

归国，夏坐讫，前行至傉檀国，值张掖大乱，张掖王留作檀越。复夏坐讫，进燉煌沙河，计千五百里，至鄯善国[4]，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从此西行，所经诸国胡语，国国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住此一月，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5]，僧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西南行一月五日，得至于阗国[6]，僧数万人，多大乘学。家家门前皆造小塔，最高者可高二丈许。其国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有大乘寺三千僧共揵搥食，威仪齐肃，器钵无声。法显欲观行像，停三月，日观行像讫，进向子合国[7]，在道二十五日。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住此十五日，已，于是南行四日，人葱岭山[8]，到於麾国[9]，安居。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10]，值其国王作五年大会，四方沙门云集，其地山寒，不生余谷，惟熟麦耳。有佛唾壶及佛齿塔，国当葱岭之中。从此北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陇。度岭已到北天竺，始人其境，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崖岸险绝，石壁千仞，下有水，名新头河[11]。昔人凿石通路，及度七百傍梯，已蹑悬絙，过沙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也。渡河便到乌苌国[12]，是正北天竺也，尽作中天竺语，佛遗足迹及晒衣石。从此东下五日，到揵陀卫国[13]，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处。从此南行四日，到佛楼沙国[14]，是腻迦王起塔处，高四十余丈，阎浮提塔唯此为上，佛钵即在此国。月氏王大兴兵象，迎钵不去。西行十六由延，至那竭国[15]界，供养佛顶骨、佛齿、佛影、佛锡杖、佛僧。伽犁有诸罗汉、辟支、佛塔及千数。住冬二月，南度小雪山[16]，山北阴寒，人皆噤战。力前过岭南，到罗夷国[17]。又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国[18]。各有三千余僧，兼

大小乘学。从此东行三日，复渡新头河，两岸皆平地。过河有国名毗荼[19]，佛法兴盛，僧众万数。又经捕那河[20]，到摩头罗国[21]。凡沙河已西天竺诸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生。从是以南名中天竺，中天竺国寒暑调和，无霜雪，无户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不用形杀，随罪轻重输钱，恶逆惟截右手。国人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猎师。自渡新头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止有河水。从此南行十八由延，有国名僧伽施[22]，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下来处宝阶七级上覆精舍。国内丰熟，雨泽以时。东南行七由延，到罽饶夷城[23]，城接恒水[24]。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阿梨林，从此东南行十由延，到沙祗大国[25]，有四佛经论坐处，起塔故在。从此南行八由延，到扬萨罗国[26]舍卫城[27]，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城内人民稀旷，有二百余家。城南门外千二百步即祇洹精舍，池流清净，林木蔚然，有波斯匿王所刻牛头、旃檀佛像，佛住此处最久，说法度人，经行坐处亦尽起塔。城西五十里，有伽叶佛舍利塔。从舍卫城东南行十二由延，到迦罗卫城[28]，即白净王故宫也。城中甚荒，只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佛为太子出家及得道还见父王处，故迹具在，各有塔表之。国大空荒，人民稀少，道路怖畏，白象、师子不可妄行。复东行十七由延，到扬夷那竭城[29]，城北双树间希连河边，世尊般涅槃处，城中人民亦稀旷。从此东行十七由延，到毗舍离国[30]，城西北三里，有往昔国王千子放弓仗处，是为贤劫千佛，后人起塔尚在。从此东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难自般涅槃于河中央分身作二分，各在一岸，俾两国王各得半身，舍利起塔。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国[31]巴连弗邑[32]，是阿育王所治

也。诸天竺中，唯此国城邑为大，民人富盛。年年以建卯月作行像，四轮车高三丈许，其状如塔，悬缯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立侍，可二十车，道俗云集，香花伎乐，供养国中。长者居士各于城中立福德医药，舍以施贫病。城南三里有阿育王最初所作大塔。从此东南行九由延，到王舍新城[33]，新城是阿阇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里，五山周围状若城郭。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峰秀端丽，是五山中最高，有佛及诸罗汉弟子各坐禅石窟数百。法显感佛，昔于此说首楞严，因停一宿，向窟诵经。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阴中有一石室，是佛泥洹后五百阿罗汉结集经处。从此西行四由延，到迦耶城[34]，城内亦空荒。佛泥洹已来，惟四大塔处，佛法相承不绝。四大塔者，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般泥洹处。从此南行三里，到鸡足山。大迦叶今在此山中入定，法显还向巴连弗邑，顺恒水西行二十由延，到迦尸国[35]波罗柰城[36]。城东北十里有鹿野苑精舍，是佛成道处。欲西北往拘睒弥国[37]，而道路艰险，竟不得往，遂东行还到巴连弗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得摩诃僧祇众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于祇洹精舍传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复得一部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遂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国[38]，佛精舍、经行处及四佛坐处，悉起塔。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轩国[39]，即是海口。其国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于是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40]。其国在大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百数，皆

统属大洲，多出珍宝，佛至其国，现神足降恶。龙有青玉像，高二丈许，通身七宝，右掌中一无价宝珠，国中可五六万僧常以三月出佛齿供养。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沙弥塞律藏本。复上大舶南还，至青州长广郡界。法显自发长安六年，到中天竺停六年，还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历咸三十国。

《魏书》：南天竺国，去代三万一千五百里有伏丑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葡萄，土宜五谷。世宗时，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贡。又有叠伏罗国，去代三万里，拔豆国去代五万里，皆出白象，亦必天竺境，但使未明言，故不录之。

《梁书》：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汉世张骞使大夏见邛竹枝，蜀中国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盖传译音字不同，其实一也。从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东至槃越，列国数十，每国置王，其名虽异，皆身毒也。汉时羁属月支，其俗土著与月支同，而卑湿暑热，民弱畏战，弱于月支。国临大江名新陶，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勿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积四年方返。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厖，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堑下注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

陆通流，百贾交会；奇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也。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

按《梁书》所云月氏、高附以西，南至西海，东至槃越，列国数十，每国置王，其名虽异，皆身毒之地。说本《后汉书》，是安息、条支抵西海之地，古皆西印度明矣。又言天竺国临大江，名新陶，即新头河，皆印度河之音转。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曰恒水。其说同于《水经注》，则印度河即西恒河明矣。又言天竺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其南徼国人行贾，少有到大秦者，则大秦与天竺隔地中海相距绝远，亦与《魏书·大秦传》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及《后汉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大秦，得顺风三月乃渡之语合。陆路相通之拂林可名大秦，又明矣。梁时佛教盛行，梵僧来往内地，言皆亲历，故境无凿空语。印度者，当以《后汉书》、《梁》、《魏书》为本，而一切夸诈娇诬之语，可比诸无稽焉。

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见《洛阳伽蓝记》。

魏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与敦煌人宋云向西域取经，凡得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山无草木，有鸟鼠同穴。又西行二十三日，至吐谷浑国。又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又西行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有吕光伐胡时所作佛菩萨像。又西行千三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又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麽城，有于阗国，供佛之塔，其旁小塔数千，悬幡万计。

又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阗国，有国王所造覆盆浮图一躯，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于阗境东西三千余里。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人民山居，不立屠杀，食自死肉。风俗语言与于阗同，文字与婆罗门同。其国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入汉盘陀国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毒龙池，为昔盘陀王以婆罗门咒呪之龙。徙葱岭西去此地二千余里，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下，实天半矣。汉盘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九月中旬，入钵和国。高山深谷，险道如常，因山为城，毡服窟居。人畜相依，风雪劲切。有大雪山[41]望若玉峰。十月初旬，入嚈哒国，居无城郭，随逐水草，不识文字，年无盈闰，用十二月为一岁。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贡，最为强大。王帐周四十步，器用七宝，不信佛法，杀生血食。见魏使，拜受诏书。去京师二万余里。十一月入波斯国境，土甚狭，七日行过，按：此在葱岭中，非《魏书》西海上之波斯，亦非佛经之波斯匿王国也。人居山谷，雪光耀日。十一月中旬入赊弥国，渐出葱岭，硗角危峻，人马仅通。铁锁悬度，下不见底。十二月初入乌场国，北接葱岭，南连天竺，土气和暖。原田胅胅，民物殷阜。国王菜食长斋，晨夜礼佛，日中已后始治国事。钟声遍界，异花供养。闻魏使来，膜拜受诏，国中有如来晒衣履石之处，其余佛迹，所至炳然。每一佛迹，辄有寺塔覆之。比丘戒行精舍。至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土地与乌场国相似，本名业波罗国，为厌哒所灭，遂立敕勤为王。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种，崇佛经典。而国王好杀，不信佛法，与罽宾[42]争境，连年战斗，

师老民怨。坐受诏书，凶慢无礼，送使一寺，供给甚薄。西行三月至新头大河，复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城郭端直，林泉茂盛，土饶珍宝，风俗淳善，名僧德众道行高奇，石像庄严，通身金箔，有迦叶佛迹。复西行一日，乘舟渡一深水三百余步，复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罗城，有佛涅槃后二百年国王迦尼色迦所造雀离浮图，凡十二重，去地七百尺，基广三百余步，悉用文石为陛，塔内佛事千变万化，金盘晃朗，宝铎和鸣，西域浮图最为第一。复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那迦罗诃国[43]，有佛顶骨、牙、发、袈裟、锡杖。山窟中有佛影、佛迹，有七佛手作浮图及佛手书梵字石塔铭。凡在乌场国二年，至正光二年还。原。

《水经注·河水篇》：释氏《西域记》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水名新头河，经罽宾、揵越、摩诃剌[44]诸国而入南海。凡注中引《法显传》，前已全录，今不复载。阿耨山西南有水名遥奴[45]，山西南小东有水名萨罕水，东有水名恒伽[46]，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传》曰：恒水之源，乃极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释氏《西城（域）记·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国，最西头恒曲中者是也。有扬夷那褐国、林扬国[47]，其水乱流，注于恒。恒水有东径毗舍利城，北去王舍城五十由旬。恒水又东径罽宾饶夷城，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说法处。恒水又东南径迦维罗城，北故净王宫也。竺法维曰：迦维卫国[48]，佛所生天竺国也，天地之中央也。恒水又东径蓝莫塔，塔边有池，池中龙守护之。恒水又东至五河口，盖五水所会也。渡

河南下，一由旬到摩竭提国巴连林邑，即阿育王所治之城。凡诸国中，惟此城为大，居人富盛，竞行（人）〔仁〕义。恒水又东南径小孤石山，山头有佛所坐石室。恒水又西径王舍新城，是阿阇世王所造。又西径迦那城南，释氏《西域记》曰：尼连禅水南注恒水，佛于此浴。复顺恒水西下到迦尸国波罗柰城。竺法维曰：波罗柰国在迦维罗卫国南千二百里，中间有恒水东南流。佛转法轮处在城东北十里，即鹿野苑。法显又曰：恒水又东到多磨梨靬，即是海口。释氏《西域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传》曰：从迦那调洲[49]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梨大江[50]口。渡江径西行，极大秦也。又云：发扬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入，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国号担袂[51]，属天竺。释氏《西域记》曰：恒水东流入东海，盖二水所注，两海所纳，自为东西也。又曰：葱岭高千里，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水西径循休国南，又径难兜国北，又西径罽宾国北，又西径月氏国南。其俗与安息同。又西径安息国南，城临妫水，地方数千里，河水与蜺罗跂禘水同注雷翥海，此葱岭西流之水也。释氏《西域记》：蜺罗跂禘水亦出阿耨达山之北，西径纪尸罗国四大塔北，又西径犍陀卫国北，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

《新唐书》：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52]，曰波罗门，去京师九千六百里，都护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岭南，幅圆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南天竺濒海，出师子、豹、猘、橐驼、犀、象、火齐、琅玕、石蜜、黑盐。北天竺距雪山，圜抱如壁，南有谷，通为国门。东天竺际海，与扶南、林邑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会，都城曰茶鎛和罗城，滨迦毗黎河，有别城数百，皆置长，别国数十，置

王，曰舍卫国，曰迦没路国[53]。开户皆东向。中天竺王姓刹名利氏，世有其国，不篡杀。土溽热，稻四熟，禾之长者没橐驼。以贝齿为货，有金刚、旃檀、郁金，与大秦、扶南、交趾相贸易，人富乐无簿籍，耕王地者，乃输税。以舐足摩踵为致礼。家有奇乐倡伎。王大臣皆服锦罽。为螺髻于项，余发翦使卷。男子穿耳垂珰，或悬金耳环者为上类，徒跣衣重白。妇人项饰金银、珠缨络。死者燔骸，取灰建窣堵，或委野及河饵鸟兽鱼鳖，无丧纪，谋反者幽杀之，小罪赎钱，不孝者断手足、劓耳鼻，徙于边。有文字，善步历，学《悉昙章》，妄曰梵天法。书贝多叶以记事。尚浮屠法，不杀生、饮酒，国中处处指曰佛故迹也。信盟誓，传禁咒，能致龙起云雨。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武德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勒兵战无前，象不弛鞍，士不释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贞观十五年，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阿震旦[54]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阿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人朝。二十三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镈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禽之，俘斩千计。余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击之，大溃，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降城邑五百八十所。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

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有司告宗庙。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帝改馆使治丹，命兵部尚书崔敦礼护视使者驰天下，采怪药异石。后术不验，有诏听还，不能去，死长安。高宗时卢伽逸多者，东天竺乌荼人，以术进，拜怀化大将军。乾封三年，五天竺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北天竺各遣使者至，南天竺亦献五色能言鸟乞师讨大食、吐番，丐名其军，玄宗诏赐怀德军摩揭陀，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环五十里，土沃宜稼穑，有异稻巨粒，号其大人米，王居拘阇揭罗布罗城[55]，北濒殑伽河[56]。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沉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国摩诃菩提祠立碑焉。后德宗自制钟铭，赐那烂陀祠。又有那揭者，亦属国也，贞观二十年遣使者贡方物。乌茶者，一曰乌伏那，亦曰乌苌，直天竺南，地广五千里，东距勃律六百里，西罽宾四百里，山谷相属，产金、铁、葡萄、郁金，稻岁三熟。人柔诈，善禁伽术。国无杀刑，抵死者放之穷山。罪有疑，饮以药，视溲清浊而决轻重。有五城，王居瞢揭厘城，东北有达丽罗川，即乌苌旧地。贞观十六年，其王遣使者献龙脑香，玺书优答。大食与乌苌东鄙接，数诱之，其王与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开元中命使者册为王。章揭拔国本西羌种，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后徙山西，与东天竺接，衣服略相类，因附之。地袤八九百里，胜兵二千人，无城郭，好钞暴，商旅患之。贞观二十年，其王因悉立国，遣使人朝。玄策之讨中天竺，发兵来赴，有功。由是职贡不绝，悉立当吐番西南，户五万，城邑多傍涧溪。男子缯束头，衣毡褐，妇人辫发短裙。婚姻不以财聘。其谷宜秔稻、麦、豆。死者葬于野，不封树，丧制

为黑衣，满年而除。刑有刖鼻。常羁属吐番。

唐玄奘《使西域记》：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焉耆国。国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文字取则印度，货用金、银、钱、小铜钱。伽蓝十余所，习学小乘。从此西南行九百余里，至龟兹国。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伽蓝百余所，僧徒三千余人，习学小乘。城北四十里，临河有二伽蓝佛像，庄饰殆越人工。五年建一大会。辇载行像，动以千数，道俗云集供养。从此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碛至姑墨国[57]。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58]。山谷积雪，春夏结冰。逾山四百余里至大清地[59]，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清地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60]。诸国商胡杂居。素叶已西，数十孤城，城各立长，然皆役属突厥。素叶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突厥可汗每来避暑。西行百五十里至呾罗私城[61]。又西南得二百余里至白水城[62]西南。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从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赤建国[63]，国周千余里，沃壤备稼穑，盛花果，多葡萄，城邑百数。城邑君长虽则画野区分，总称笯赤建国。从此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64]，唐言石国也。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65]，东西狭，南北长，土宜气宇，如赤建国。城邑数十，既无总主，役属突厥。从此东南千余里，至怖捍国[66]。国周四千余里，膏腴多稼，宜羊马，气寒，俗刚，貌弊，语异，无大君长。从此西行千余里至窣堵利瑟那国[67]，国周千四五百里，东临叶河。叶河出葱岭北原西北流，浩污浊急。土宜风俗同石国。自有王，附突厥。从此西北入大沙碛，望大山，寻遗骨以知所指。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68]。唐言康国也。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地险而沃，多善马，

凡诸胡国，此为其中宝货所聚，伎巧特工。风俗猛烈，兵马强盛。从此东南至弥秣贺国[69]。唐言米国也。国周四百余里，据川中，东西狭，南北长。从此始至曹国[70]。又西行三百余里至何国[71]。又西二百余里至东安国[72]。又西四百余里至中安国[73]。又西四百余里至（东）〔西〕安国[74]。又西南五百余里至货利息弥伽国[75]。又南行三百余里至史国，土言羯霜那国也。凡米、曹、何、史、安诸国，风俗并同康国。自素叶水城至此，地名窣利，人亦谓焉。从史国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崎岖险绝，又少水草。东南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76]。铁门者，左右带山，狭径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门扉铁锢，以险得名。出铁门，至睹货罗国[77]，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剌斯[78]，南距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各擅分为三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此境已南，冬春霪雨，并多温疾。志怯貌陋，不甚欺诈。字源二十五言，书以横读，自左而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顺缚刍河北下流，至呾密国[79]。又东至赤鄂衍那国[80]、忽露摩国[81]、愉漫国[82]、鞠（河）〔沙〕国、珂咄罗国[83]、拘谜陀国，此皆自西而东。拘谜陀国据大葱岭之中，西南邻缚刍河。渡河至达摩悉铁帝国[84]、钵铎创那国[85]、淫薄健国[86]、屈浪拏国[87]、泗摩达罗国、钵利曷国、讫栗瑟摩国[88]、曷罗胡国、阿利尼国、瞢健国、自活国[89]，东南至阔悉多国[90]、安呾罗缚国，事在回记。〔自〕活国西南至缚伽浪国[91]，又南至纥露悉泯建国，又西北至忽懔国[92]，又西至缚喝国[93]，乃睹货罗国之王都也。北临缚刍河，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伽蓝百余所，僧徒三千余人，皆习小乘。城外西南有新伽蓝，此

国先王所建，庄严珍宝，中有佛牙、佛罐、佛帚。伽蓝西南有一精庐，各僧所聚，多证四果。诸窣堵波建立数百。从都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锐秣陀国、胡实健国、呾剌健国[94]，此国西接波剌斯国界。南行百余里至揭职国。以上诸小国数十，并睹货罗境内之部落。东南入大雪山，山高谷深，盛夏积雪，山魅妖祟，寇盗横行。行六百余里，始出睹货罗境，至梵衍那国。其睹货罗国之与北印度，以大雪山为界，北以铁门为界。梵衍那国者[95]，在雪山中，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都城跨厓据谷，少花果，宜牧畜，气冽俗犷，淳信三宝，特甚邻国。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雪山，东至小川泽，有僧伽蓝，藏佛齿及劫初独觉佛齿、金轮王齿、罗汉铁钵。从此东行出雪山，逾黑岭，至迦毕试国[96]。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岭，都城西北距大雪山二百余里。出善马、郁金香，异方奇货所聚。风气同睹货罗国。王刹利种也，统十余国，敬崇三宝。王城西北大河，南岸旧伽蓝内有释迦弱龄龀齿，有如来顶骨及发，窣堵波中有舍利升余。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越黑岭，入北印度境。详夫天竺之称，或云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五印度境周九万里，径三万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区分七十余国，北乃山阜，隰畛，东则川原膏沃，南方暑湿，西土硗确。其文字梵天所制，四十七言，随事转用。童蒙七岁以后渐学五明大论：一声明，二巧明，三医方明，四图明，五内明。其婆罗门学四毗陀论：一寿，二祠，三平，四术。僧徒宣讲佛经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资具。三部，差侍者祗承。四部，给净人役使，五部，则行乘象舆。六部，又导从周卫。考其优劣，黜陟幽明，其义负者，摈斥不齿。族

姓有四：一婆罗门种，二刹利王种，三毗舍商贾种，四首陀农种。兵伍有四：步、马、车、象。刑罚有四：水、火、称、毒。种王田者六税其一，田税所出，大分为四：一充祭祀，二供官禄，三赏总学，四树福田。珍奇杂宝，出自海隅，易以求货。所用贸易金钱、银钱、贝珠、小珠。印度风壤大略，斯在迦毕试国，北印度之北境也。所属有滥波国[97]，气序渐温，微霜无雪，'诈弱轻躁，衣多白毡。从此东南行百余里，逾大岭，济大河，至那揭罗曷国，有如来影窟、如来足迹、如来浣衣石及锡杖、顶骨，凡诸圣迹，多有灵异。从此东南山谷中行五百余里，至健驮罗国，东临信度河，温暑无霜雪。自昔无著菩萨、世亲菩萨、胁尊者等所生处也。迦腻色迦王所建，窣堵波基周里半，高四百尺，名闻诸国。行五十里，渡大河，至布色羯罗伐底城[98]。东西二百余里，至跋虏沙城[99]。又东南百五十里，至乌铎迦汉荼城[100]，南临信渡河，诸方宝货多集于此。复北逾山涉川六百余里，至乌仗那国，国周六千余里，俗闲禁咒，多学大乘。有瞢揭厘城[101]，如来在昔为忍辱仙及为菩萨，修苦行，舍身求偈，舍身代鸽，析骨写经，皆在此地。从瞢揭厘城东北逾山越谷，逆上信度河，行千余里，至达丽罗川，即乌仗那国旧都也。复逾岭越谷，逆上信度河五百余里，至钵露罗国，周四千余里，在大雪山间，东西长，南北狭，气寒俗犷。从此复还乌铎迦汉荼城，南渡信度河。河广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镜。度河至呾叉始罗国[102]。以上诸国并属役〔迦〕毕试国，皆北印度之北境。

北印度以迦湿弥罗国最大，诸七国皆属焉。呾叉始罗国，旧属迦毕试国，近亦附庸于迦湿弥罗国[103]。从此国东南越山谷七百余里，至僧诃补罗国。国周三千余里，西临信度河，都

城险固，气序寒，俗骁猛，无君长，役属迦湿弥罗国。从此复还呾叉始罗国北界，渡信度河，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石门，复东南山行五百余里，至乌剌尸国[104]。国周二千余里，山阜连接，田畴狭隘，气序温和，微有霜雪，属役迦湿弥罗国，僧习大乘法教。从此东南履山险，度铁桥，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旧罽宾也。国周七千余里，四境负山，门径险隘，自古邻敌无能攻伐。城西临大河，气序寒劲，多雪少风，衣皆白毡，容貌妍美，邪正皆信。僧徒五千，有如来没一百年后无忧王所建五百僧伽蓝，有如来四百年后迦腻色迦王请集五百罗汉作毗婆沙论之所。从此西南逾山涉险，行七百余里，至半笯蹉国。国周二千余里，山川多，畴陇狭，气温暑，俗勇烈，无大君长，属役迦湿弥罗国。从此东南四百余里，至曷罗阇补罗国。国周四千余里，险固多山，地利不丰，人性骁勇，役属迦湿弥罗国。自滥波国至此，粗鄙犷暴，非印度之正境，乃边裔之曲俗。从此东南下山渡水，行七百余里，至磔迦国[105]，国周万余里，东据毗播奢河[106]，西临信度河，风俗暴急，衣服鲜白，少信佛法，多事天神。数百年前，有大族王灭法逐僧。其邻境摩揭陀国幻日王雅敬佛法，大族王治兵攻之，幻日王不忍斗其民，逃窜海岛，从者数万。大族王浮海往伐，幻日王扼险诱战，伏兵四起，生擒大族〔王〕。幻日王母怜而赦之，大族王北投迦湿弥罗国，其国王封以土邑，久乃率其邑人杀迦湿弥罗王而自立。西灭健驮罗国，毁废塔寺千有六百，以三亿上族、三亿中族临信度河杀之，三亿下族分赐军士，寻即殂落，堕无间狱。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那仆底国。国周二千余里，气序温暑，风俗怯弱。都城东南行五百余里，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小窣堵波诸大石

室鳞次相望，并是劫初以来诸果圣人于此寂灭。从此东西百四十五里，至阇烂达罗国[107]，气温俗刚，貌鄙土富。又东北逾岭谷七百余里，至屈露多国[108]。国周三千余里，邻雪山，多珍药，气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粗弊，高尚勇猛，岩多石室并罗汉仙人所止。从此南行七百里越大山，济大河，至设多图卢国。国周二千余里，西临大河，稼穑殷盛，服用鲜绮，气暑俗和，敦信佛法。已上并北印度境。

从此西南行八百余里，至波理夜呾罗国[109]，始人中印度境。国周三千余里，有稻，六十日而获，多牛羊，少花果，气暑热，俗刚猛，不尚学艺，信奉外道。从此南行五百余里，至秣菟罗国。国周五千余里，气暑土沃，崇德尚学，过去四佛遗迹甚多，诸圣弟遗身窣堵波具在，每岁三长及月六齐僧徒，各随所宗而致，供养香云花雨，旛盖亏蔽。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萨他泥湿伐罗国。国周七千余里，温暑宜稼，俗奢，尚幻术，逐利少农，诸方奇货所聚。都城周二百里，内土人谓为福地。从此东北行四百余里，至窣禄勤那国。国周六千余里，东临殑伽河，北背大山，阎牟那河，中境而流，有如来舍利、爪、发、诸窣堵波，近世国王为诸外道所诖，误信受邪法，捐废正见。从阎牟那河东行八百余里，至殑伽河，河源广三四里，东南流人海处广十余里，彼《上书记》谓之福水。渡河东岸至秣底补罗国。国周六十余里，俗娴咒术，兼信邪正，王敬天神，异道杂居。从此北行三百余里，至婆罗吸摩补罗[110]，此一国又涉人北印度境，据大山中，周四千余里。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国产上黄金，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111]。世以女为王，东接土番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从未底补罗东南行四百余里，至瞿毗霜那国[112]，复

入中印度境。国周二千余里，都城险峻，俗淳好佛，习学小乘，如来在昔于此一月说诸法要。从此东南行四百余里，至（亚）〔垩〕醯掣呾罗国[113]。国周三千余里，如来昔为龙王，七日于此说法。自此南行二百六七十里，度殑伽河，西南至毗罗删拏国。又东南行二百余里，至劫比他国[114]，有如来自忉利天降下宝阶圣迹，垣内灵异相继。从西北行二百里，至曲女城国[115]。国周四千余里，都城西临殑伽河，异方奇货所聚，居人富乐，僧徒万有余人。先王为东印度设赏迦王所害，今戒日王以弟嗣立，誓报兄仇，讲习战士，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军五万，自西徂东，征伐不服，象不解鞍，人不释甲，于六年中据五印度。更增甲兵，象军六万，马军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令五印度不得啖肉，若断生命，有诛无赦。于殑伽河侧建立数千窣堵波，各高百余尺。于五印度建立精庐，五岁一设无遮大会，倾库布施，惟除兵器。闻大唐国沙门远至，问曰：闻摩诃震旦有秦王天子，平定海内，作《秦王破阵乐》，诚有之乎？玄奘具对大唐功德。戒日王将还曲女城，设法会，从数十万众，在河南岸，拘摩罗王从数万众在河北岸，分河中流，水陆并进，二王导引，四兵严卫。经九十日，至曲女城，诸国二十余里皆来集会，时仲春月也。王先于河西建大伽蓝，东起宝台，南起宝坛，为浴佛像之处。由行宫至伽蓝，夹道为阁，雅乐迭奏。王于行宫出一金像，载以大象，张以宝幰，戒日王为帝释左侍，拘摩罗王为梵王右侍，各五百象军披铠周卫，王以真珠杂宝及金银诸花随步，四散供养，三宝香水浴佛，以诸宝衣数十百千而为供养及至散口，伽蓝门楼忽然火起。戒日王深悟无常从窣堵波，方下阶陛，忽有异人持刃逆王，左右执讯之，受外道之诱，使为刺

客。于是究问外道徒属，有五百婆罗门，嫉诸沙门蒙王供养，乃火箭烧台，雇人行刺。王乃罚其首恶五百婆罗门出印度境。自此东南行六百余里，渡殑伽河，南至阿逾陀国[116]。国周五千里，都城北临殑伽河，有世亲无著菩萨讲堂及如来舍利诸迹。从此东行三百余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左国。国周二千四百余里，城东南临殑伽河，有窣堵波，如来昔于此处三月说法。从此东南行六百余里，渡殑伽河，南阎牟那河北至钵罗那伽国[117]。国周五千余里，都城据两河交，土地爽垲，细沙弥漫，号大施场。今戒日王五年积财，一旦倾舍。初第一日置大佛像，众室庄严，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现前众，次高才硕学，次外道学徒，次鳏寡孤独、贫寠乞丐。府库既倾，服玩都尽，髻中明珠，身诸璎珞，施无所悔。自后诸国君王各献珍服，常不逾旬，府库充牣。从此西南行五百余里，至拘睒弥国[118]。国周六千余里，城西南有如来降毒龙石窟。又东北大林中行七百余里，渡殑伽河，复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索迦国。国周四千余里，如来常昔于此地六年说法，道树犹在。从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室罗伐悉底国[119]，即舍卫国也，即波斯匿王所治国都。国周六千余里，城中有须达长者故宅，城南五六里有祇陀林，是给孤独园，凡如来经行之迹、说法之处，并树旌表，建窣堵波，冥祇警卫灵瑞。间起或鼓天乐，或闻神香，景福之祥，难以备叙。有三大深坑，是诸外道及提婆达多谤佛害佛、生陷地狱之处。又东南行五百余里，至迦毗罗卫国，空城数十，荒芜已甚。宫城内有故基，净饭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有摩耶夫人寝殿。城南门外有释迦太子出家修行、还家见父及至涅槃诸迹。自佛涅槃，诸部异议，或云千二百年，或云

千三百余年，或云千五百余年，或云已过九百，或云未满千年。其八般涅槃日，或云当在三月十五，或云当在九月八日。复大林中行五百余里，至波罗柰国。国周四千余里，城西临殑伽河，閭阎栉比，居人殷盛，宝货充溢，俗重强学，多信外道，有佛盥浴器、浣衣三池，并有龙护。从此顺殑伽河东行三百余里，至战主国[120]。国周二千余里，城临殑伽河，渡河东北百五十里，至吠舍离国。国周五千余里，都城倾圮，僧徒寡少，异道杂居，如来昔于此说《维摩诘经》，有长者现疾说法之处。城东南行百五十里，有僧伽蓝，并学大乘。此东北行五百余里，至弗栗恃国[121]。国周四千余里，西距河滨，东西长，南北狭，土沃气寒，外道多于僧众。从此西北行千四五百里，逾山人谷，至尼波罗国[122]。国周四千余里，宜谷稼，多花果，出赤铜、犛牛、共命鸟，货用赤铜钱。气冽俗犷，邪正兼信。从此复还吠舍离国，南渡殑伽河，至摩竭陀国。国周五千余里，土地湿热，邑居高原，僧徒万余，宗习大乘。殑伽河南有故花宫城，惟存基址，有石柱高数十尺，是无忧王作地狱处，又有所藏舍利王窣堵波及诸罗汉石室。城西南隅二百余里，有窣堵波是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又西南行二百里，有大山，云石幽蔚，是佛人定处。又西南行四五千里，渡泥连禅河，至迦耶山，溪谷杳冥，峰岩危险。印度国俗称曰灵山，前代之君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如来于此演说《宝云》等经。东渡大河，至前正觉山，如来于此人金刚定而成正觉。其下有金刚座，若座余处地辄震动，山亦倾陷。正门东辟，对尼连禅河。金刚座者劫初与大地俱起，据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极金轮，上侵地际。金刚所成，周百余步。贤劫千佛座之而人金刚定，大地震动，独无倾摇，今有菩提

树表其处。自菩提树南十余里，圣迹相邻，难以备举，每岁苾刍解雨安居，四方法浴，七日七夜，香华鼓乐，遍游林中，礼拜供养菩提树。东度尼连禅河，入大林野行百余里，至鸡足山。峻起三峰，是尊者大迦叶传衣入定之所。又有上茅宫城，摩揭陀国之正中也，崇山四周百五十余里，故城周三十余里。城东北十四五里至鹫峰，即耆阇崛山也，如来御世五十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毗婆罗王自麓至峰，编石为级，广十余步，长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王至此下乘，徒行以进精舍。旁有大石，是提婆达多遥掷击佛处。其南厓下，佛说《法华经》处。山西南阴，昔五百温泉，今惟数十，犹有冷有暖，未尽温也。南山之阴，大竹林中，有大石室，如来涅槃后，迦叶与一千大阿罗汉结集三藏处。竹林精舍旁八功德水，今亦枯涸。西北行三二里，至王舍城，外郭已毁，内基尚存，周二千余里，毗婆罗王自上茆宫迁都于此。外伽蓝最居福地，为五印度之所宗仰。从此东行入大山林中三百余里，至伊烂拏钵伐多国[123]。国周三千余里，城北临殑伽河。从此顺殑伽河南岸东行三百余里，至瞻波国。国周四千余里，城北皆殑伽河。自此东行四百余里，至羯米温祇罗国[124]，国周二千余里。又东渡殑伽河，行六百余里，至奔那伐潬那国[125]，周四千余里。以上并皆中印度境。

自此东行九百余里，渡大河，至迦摩缕波国，始入东印度境。国周万余里，土地泉湿，多果宜稼，貌黧俗犷，多事天神，异道数万，故自佛兴至今，尚未建立伽蓝，其有净伶之徒潜念而已。王本婆罗门种，虽不淳信佛法，然敬高学沙门。闻有支那国僧远至摩竭陀国，殷勤来请，玄奘以宏法为心，遂与使偕往。阳摩罗王亦问《秦王破阵之乐》，为阐扬德

化，王甚欣慕。此国之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其境接西南夷，计两月行，可入蜀西南境，然险阻瘴毒，行旅裹足。从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国。国周三千余里，濒海卑湿，色黧性刚，邪正兼信。城外有窣堵波，如来昔为诸天人于此说法七日。从是东北大海滨，山谷中有室利差怛罗国。次东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国。次东有堕罗钵底国。次东有伊赏补罗国。次东有摩诃瞻波国，即林邑国也。次西南有阎摩那洲国。凡此六国，山川道阻，不入其境。自三摩怛吒国西行九百余里，眈摩栗底国。国周千五百里，濒海卑湿，水陆交会，珍宝所聚，殷富强勇，邪正兼信。有过去佛迹。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羯罗苏伐剌那国[126]。国周四千五百里，风俗如前，有如来说经法之处。西南七百余里至乌荼国[127]。国周七千余里，容貌魁梧，多信佛法，僧徒万余，习学大乘，诸窣堵波十余所，并是如来说法之处。境东南临大海，有城坚峻，多诸奇货，城外鳞次，有五伽蓝。南去僧伽罗国[128]二万余里，静夜遥望，见彼国佛牙窣堵波上，宝珠光耀。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余里，至恭御陀国[129]。国周千余里，濒海风俗勇烈，形伟貌黧，崇敬外道，城据山海，地险兵强，威雄邻境。从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蔽日，千五百里至羯稜伽国。已上并东印度。

羯稜伽国[130]始入南印度境，国周五千里，林薮连绵，动数百里，出大青象，语言颇同中印度，僧多大乘，外道亦众。自此西北山林中千八百余里，至憍萨罗道[131]，此国又中印度境。王崇佛法，僧习大乘。国西南三百余里，有龙猛菩萨所住伽蓝，岩谷杳冥，莫知径路。从此大林中南行九百余里，至案达罗国[132]，复入南印度境。国周三千余里，如来昔于此

城侧大伽蓝说法，度无量众。从此林野中南行千余里，至大安达罗国[133]。城东西据山，两山皆有伽蓝，在正法时每岁千僧，同入安居，多证四果。近则山神恐吓行人，阒无僧众。城南大山乃清辨论师往修罗宫待见慈氏成佛之所。自此西南行千余里，至珠利耶国[134]，昔亦如来说法之所，今则荒芜多盗。从此南入林野千五六百里，至达罗毗荼国[135]。国周六千余里，圣迹甚众，皆建窣堵波，僧徒万余，文字语言少异中印度。自此南行三千余里，至枳秣罗国[136]。国周五千里，海船所聚。人善逐利，伽蓝故址存者实少。濒海有秣剌耶山，产龙脑香。山东有布呾洛迦山，山顶有池，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从此山东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罗国路。从此入海，东南可三千余里，至僧伽罗国，唐言师子国，亦南印度之境也。国周七千余里，昔本宝渚罗刹居之，前王僧伽剌治兵浮海而往，诵咒奋武遂有其国。其王即释迦佛前生也。风俗淳信，僧徒二万余人。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高数百尺，上置钵昙、摩罗伽大宝，昼夜远望，光若明星。国东南隅有楞伽山，昔如来于此说《楞伽经》。自达罗毗荼国北入林野中行二千余里，至恭建那补罗国。国周五千余里，僧徒万余。王宫城侧大伽蓝有二百僧，实唯俊彦。西北入大林野二千五百里，至摩诃剌佗国。国周六千余里，城西临大河，土沃气温。形伟性傲，有怨必复，先辄告之，各披坚甲，然后争锋。临阵逐北，不杀已降。兵将失利，无所刑罚，赐之女服，感激自死。国养勇士数百，暴象数百，临阵皆令酣饮，以一摧万，全无坚敌。今戒日王东征西伐，惟此国不宾，屡率五印度兵往伐，未克。人知好学，邪正兼崇。僧五千人，佛迹具在。自此西行千余里，度耐秣陀河[137]至跋禄羯婆

国[138]。国周二千四百里，咸卤暑热，土俗侥薄。从此西北行二千余里，至摩腊婆国[139]，即南罗罗国也。国周六千余里，城据莫诃河，东南五印度境。两国重学，西南摩腊婆国，东北摩竭陀国，僧徒二万余，多习小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百里，至阿吒厘国。国周六千余里，商贾为业，贵财贱德，纵有信福，但事天神。从此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国。国周三千余里，属役摩腊罗国，风俗遂同。从此北行千余里，至北罗罗国。土产风俗并如摩腊罗。远方奇货多聚其国，积财百亿者至百余室。如来在世，屡游此国，至今遗迹相闻。僧多小乘。已上并南印度。

自此西北行七百余里，至阿难陀补罗国[140]，始入西印度境。国周二千余里，属役摩腊婆国，土宜风俗如之。西行五百余里至苏剌佗国[141]，国周四千余里，西据莫醯河，属役北罗罗国。地当西海孔道，人皆贩海为业。城外郁鄗多山有伽蓝，仙圣之所游止。从北罗罗国北行千八百余里，至瞿折罗国[142]。国周五千余里，土宜风俗同前。国俗崇外道，王敬佛法。从此东南二千八百里，至邬阇衍那国[143]，又东北行千余里至掷枳陀国，二国并南印度境。又北行九百余里至摩湿伐罗补罗国，又涉入中印度境。此三国并宗外道，少信佛法。从此还至瞿折罗国，复北行荒野险碛千有九百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国[144]，西印度境也。信度国周七千余里，宜五谷，出金、银、鍮石，宜牛、羊、独峰驼，产赤白黑盐。人刚烈、质直、好斗诤，深信佛法。僧徒万余，多懈怠，其有精勤哲士，闲寂山林，多证圣果。如来昔颇游此国，今有圣迹窣堵波数十所。从此东行九百余里，渡信渡河东岸，至茂罗三部卢国[145]。国周四千余里，属役磔迦国，饶沃质直，多事天神。

从此东北行七百余里，至钵伐多国[146]，国周五千余里。役属磔迦国。城侧大伽蓝，僧皆习大乘。天祠二十，异道杂居。从信度国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点婆翅罗国。国周五千余里，城临信渡河，邻大海滨，统属信度国。风飙劲烈，气序微寒，宜牛、羊、橐驼之属。人暴急，不好学，敬信三宝，有如来说法遗迹。从此西行二千里，至狼揭罗国[147]。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无大君长，据川自立，役属波剌斯国。临大海滨，人西女国之路也。文字大同印度，语言少异，邪正兼信，伽蓝、天祠各百所。自此西北至波剌斯，非印度之国也。周数万里，气序亦温，出金、银、鍮石、颇胝、水精、奇珍异宝、大锦、细褐、氍毹之类，多善马、骆驼，货用大银钱。语言文字异诸国。俗躁暴，无礼义。工伎造作为邻国所重。昏姻杂乱，齐发露顶，天祠甚多，僧徒数百。王宫有释迦佛钵。西北接佛懔国，风土悉同。拂懔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多诸珍宝，附拂凜国，国王遂遣丈夫往配焉。此数国并非印度境。自阿点婆翅罗国北行七百余里至臂多势罗国[148]，西印度境也。国周三千余里，役属信度国，沙卤寒劲，犷暴不学，惟信佛法。从此东北行三百余里，至阿奉荼国，国周二千五百里，役属信度国。气寒性犷，淳信三宝。如来昔日止此，夜寒，三衣重覆至明旦，开诸苾刍著複衲衣。从此东北行九百余里，至伐剌那国[149]，周四十余里，役属迦毕试国。风俗犷暴，僧多大乘。已上并西印度。

从此西北逾大山，涉广川，历小城邑，二千余里出印度境。经历归途，日漕利国，地多霜雪，敬佛重僧兼崇天祠，颇能咒术疗疾。从此北行五百余里，至弗粟恃国，国王突厥种，深信三宝。从此东北逾山涉川，越毕迦试国，边城小邑凡数

十，所至大雪山婆罗犀那大岭，凿冰而度，三日至巅，瞻部洲中斯岭特高。又三日下岭，至安呾罗缚国，又四百里至阔悉多国，又三百里至活国，并睹货罗国故地也。并属突厥活国管。铁门已南诸小国迁徙鸟居，不常其邑。从此东入葱岭。葱岭者，据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池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150]，四面各数千里，岭崖数百重，多出野葱，又山崖葱翠，遂以名焉。东行百余里至瞢健国，又北至阿利尼国、曷罗胡国，讫栗瑟摩国、钵利贺国、呬摩达罗国、钵铎创罗国、王薄健国、屈浪那国、达摩悉谛国，并睹货罗国故地也，并役属突厥，风气土俗亦同。诸国多带缚刍河两岸。达摩悉铁谛国东西千五百里，南北广四五里，狭不逾一里，临缚刍河，盘纡曲折，寒风凄烈。产马，耐驰陟。俗犷貌陋，服惟毡褐。从此出睹贺罗境，经尸弃尼国、商弥国，逾险越阻七百余里，至波密罗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有大龙池，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据大葱岭内，当瞻部洲中最高，色青黑，味甘美。池西派一大流，至达摩悉铁谛国，东界与缚刍河合而西流也。东派一大流，东北至佶〔佉〕沙国[151]界，与徙多河[152]合面东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已左水皆东流。行五百余里至竭盘陀国[153]，城基大石岭，背徙多河。从此东下葱岭，行八百余里方出葱岭，至乌铩国。役属于竭盘陀。又东五百余里，至疏勒国，又东五百余里至沮渠国[154]，又东八百余里至于阗国。

源案：法显惠王西迈并出于阗，独玄奘之行良为可惑，既至龟兹，即可循天山而西，径疏勒上葱岭矣，乃又绕道凌山，北出乌孙，遍游昭武九姓诸国，而后南至罽宾，何为耶？夫

凌山即冰岭也，大清地即今伊黎西南之特穆图泊也，康、曹、何、石、史、安、米等九姓即古之康居、大宛、月氏，今之哈萨克、敖罕、布哈尔也，并非天竺经由之道，何为纡数千里之程？乌呼！吾知之矣，奘师忘身求法，初以佛教横被海西，安知岭北遐陬，不有隐沦贤哲？周咨博访，跋涉奚辞？既知突厥各强，犷粗无学，乃始壹意南驰。三载印度，翻然归途；不复北指，径回疏勒，直趋于阗。昔人有心，予揣度之，是之谓矣。

《宋史》：天竺国，旧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复曰婆罗门，俗宗浮图道，不饮酒食肉。汉武帝遣使十余辈间出西南，指求身毒，为昆明所闭，莫能通。至汉明帝梦金人，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由是其教传于国中。梁武帝、后魏宣武皆来贡献。唐贞观以后朝贡相继。则天授天中，五天竺王并来朝献。乾元末，河陇陷没，遂不复至。周广顺三年，西天竺僧萨满多等十六族来贡名马。乾德三年，沧洲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晋天福诣西域，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四年，僧行勍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开宝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八年冬，东印度王子穰结说罗来朝贡天竺之法。国王死，太子袭位，余子皆出家为僧，不复居本国。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随中国僧至焉。太祖令馆于相国寺。善持律，为都人所倾向，财施盈室。众僧颇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伪为奏求还本国，许之。诏既下，曼殊室利始大惊，恨众僧谕以诏旨，不得已，迟留数月而后去。自

言诣南海，附贾人船而归，终不知所适。太平兴国七年，益州僧光远至自天竺，以其王没徙曩表来上，以释迦舍利附光远上进。施护者乌埙曩国人，其国属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罗国。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诫罗国。又西行十日，至岚婆国。又西行十二日，至诫惹曩国。又西行至波斯国，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呵啰尾国。又西行十二日，至末曩罗国。又西行十二日，至钵赖野伽国。又西行六十日，至啰挐俱惹国。又西行二十日，至摩罗尾国。又西行二十日，至乌然泥国。又西行二十五日，至罗罗国[155]。又西行四十日，至苏罗茶国[156]。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挐国[157]。又西行一月，至西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护之所述云。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经回至三佛齐，遇天竺僧弥摩罗失黎，附表愿至中国译经。上优诏召之。法遇后募缘制龙宝盖、袈裟，将复往天竺，表乞给所经诸国敕书。遂赐三佛齐等国王书以遣之。雍熙中，卫州僧辞澣自西域还，与胡僧密坦罗奉北印度王及金刚坐王那烂陀书来。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本国名利得国，衣黄衣，戴金冠，以七宝为饰，出乘象或肩舆，以音乐螺钹前导。多游佛寺，博施贫乏。其妃衣大襕镂金红衣，岁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冤抑，候王及妃出游，即迎随伸诉。署国相四人，庶务并委裁制。五谷、六畜、果实与中国无异。市易用铜钱，有文漫圆径如中国之制，但实其中心，不穿贯耳。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烟自云本国王号黑衣，用锦彩为衣，每游猎三二日一还国。署大臣九人治国事，无钱货，以杂物贸易。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婆罗门。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随舶至海岸，持帝钟、铃杵、铜铃各一，佛像一躯，贝叶

梵书一夹，与之语，不能晓。天圣景祐中，西印度僧屡献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各赐紫方袍、束帛。

范成大《吴船录》曰：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有继业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阙。业自阶州出塞，西行由灵武、西梁、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石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又度大葱岭雪山至伽湿弥罗国。西登大山，有萨埵太子投崖饲虎处，遂至健陁罗国，谓之中印土。又西至庶流波国及左栏陁罗国[158]，国有二寺。又西过四大国至大曲女城，南临涸牟河，北背洹河，塔庙甚多而无僧尼。又西二程有宝阶故基。又西至波罗柰国，两城相距五里，南临洹河。又西北十许里至鹿野苑，塔庙佛迹最夥，业自云别有传记，今不传矣。南行十里，渡恒河，河南有大浮屠野。自鹿苑西至摩羯提国，馆于汉寺，寺多租人，八分隶焉，僧徒往来如归。南与杖陵山相直，巍峰岿然。山北有优波掬，多石室及塔庙故基。西南百里，孤山名鸡足三峰，云是迦叶人定处。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宝座城，四门相望，金刚座其中。东向又东至尼连禅州，东岸有石柱，记佛旧事。自菩提座东南五里至佛苦行处，又西三里至三迦叶村及牧牛女池。金刚座之北门外有师子国伽蓝。又北五里至伽耶城。又北十里至伽耶山，云是佛说《宝云经》处。又自金刚座东北十五里至正觉山，又东北三十里至骨磨城，业馆于鰕罗寺，谓之南印土，诸国僧多居之。又东北四十里，至王舍城东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东北登大山，细路盘纡，有舍利子塔，又临涧

有马下迎风塔。度绝壑，登山顶大塔庙，云是七佛说法处。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日鹫峰，云是佛说《法华经》处。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趾有温泉二十余井。又北有大寺及伽蓝陁竹园故迹。又东有阿难半身舍利塔。温锡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毕钵罗窟，业止其中，诵经百日而去。窟西复有阿难证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会新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有树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轮王塔。又北十五里，又那烂陁寺，寺之南北各有数十寺门，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东北十五里至乌颠头寺。东南五里有圣观自在像。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至却提希山。又东七十里有鸽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毗耶离城，有鸡摩方丈故迹。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罗聚落。逾大山数重，至泥波罗国[159]，又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

《元史·郭侃传》：壬子，从宋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奚。其国堑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万，下一百二十八城，斩其将忽都花尔兀朱算滩。算滩，华言王也。丙辰，至乞都卜。其城在檐定山上，悬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筑夹城围之，莫能克。侃架炮攻之，守将卜者纳失儿开降。旭烈兀遣往说兀鲁兀乃算滩来降。其父阿力据西城，侃攻破之。走据东城，复攻破杀之。丁巳正月，至兀里儿城伏兵，下令闻钲声则起。敌兵果来，伏发，尽杀之，海牙算滩降。又西至阿剌汀，破其游兵三万，祃拶普尔算滩降。至乞石迷部，忽里算滩降。又至报达部[160]，此西戎大国，地方八千里，父子相传四十二世，胜兵数十万，侃兵至，破其兵七万，屠其西城，又破东城。东城殿宇皆构以沉檀木，举火焚之，

香闻百里，得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灯檠。两城间有大河，侃预造浮梁，以防其遁。城破，合法里算滩登舟观河，有浮梁扼之，乃自缚诣军门降。其将纣答尔遁去，侃追之。至暮诸军欲顿舍，不听，又行十余里乃止。夜暴雨，元所欲舍处水深数尺。明日，获纣答尔，斩之，拔三百余城。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其将住石致书请降。左右以住石之请为信然，易之不为备。侃曰："欺敌者亡。军机多诈，若中彼计，耻莫大焉。"乃严备以待。住石果邀我师，侃与战，大败之，巴尔算滩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千里，至密昔尔国[161]。会日暮已休，复驱兵起，留数病卒。西行十余里顿下，令军中衔枚转前，敌不知也。潜兵夜来，袭杀病卒，可乃算滩大惊曰："东天将军神人也。"遂降。八年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喻以祸福，兀都算滩曰："吾昨所梦神人，乃将军也。"即来降。案：此取地中海一岛国，非即至欧罗巴州也。师还，西南至石罗子国[162]，敌人来拒，以奇兵掩击，大败之，加叶算滩降。己未，破兀林游兵四万，阿必丁算滩大惧，来降，得城一百二十四。南至乞里湾，忽都马丁算滩来降。西域平。

元刘郁《西使记》

宪宗皇帝二年壬子，命皇弟旭烈统诸军西征，案：旭烈即锡喇，一作锡里库。凡六年，拓境几万里。十年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江卿驰驿西觐。自和林出兀孙中，西北行二百余里，地渐高，人站经瀚海，地极高寒，虽酷暑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过瀚海，行三百里，地渐下。案：地高渐下者，过阿尔泰山也。有河阔数里，曰昏木辇，夏涨，以舟楫济。数日，过龙骨河，即乌龙古河，在科布多西南五百里。复西北行，与别失八

里南路相直。案：元时天山南路曰别失八里，治今乌鲁木齐。近五百里多汉民，有麦、黍、谷。河西注潴为海，约千余里，曰乞则里八寺，即乌龙古河所西潴之赫萨尔巴什泊也，乞则里八寺即赫萨尔巴什，译音相近。多鱼可食，有碾硙，亦以水激之。行渐西，有城曰业满。又西南行，过孛罗城，所种皆麦稻，山多柏，不能株，骆石而长。城居肆囿，间错土屋，窗户皆琉璃。城北有海铁山，风出往往吹行人堕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尔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唯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同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案：阿里麻里即伊犁城也，孛罗城北之海，即伊犁东北百余里之赛里木泊也。此所过皆葱岭东回鹘地，太祖时所已服者，入版图二十余年，故有汉民并汾民商贩其中。有兽似虎，毛厚金色无文，善伤人。有虫如蛛，毒中人则烦渴，饮水立死，惟过醉葡萄酒吐则解。有嗜酒。孛罗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方。今回疆普尔钱尚其遗制。至麻阿中，以马挛拖床递铺，负重行疾，或曰乞里乞西易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过亦堵，两山间土平民夥，沟洫暎带，多故垒坏垣。问之，盖契丹故居也，此契丹乃西契丹也。辽之后裔，率众西据回部地，逾葱岭数千里。太祖灭乃蛮，执太阳汗，其子屈突律奔西契丹，旋袭篡其位。又十余年，太祖征西域，灭之。此其故土，长春《西游记》所云田畴桑麻异于漠北者，在伊犁西境，尚未逾葱岭也。计其地去和林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运，流汹汹东注，土人云：此黄河源也。此葱岭东喀什噶尔河之源也。二十八日，过塔剌寺。今塔剌斯河也。三月一日，过赛蓝城[163]，有浮图，诸回纥祈拜之所。《明史》：赛兰在塔失干[164]之东，今塔失干城在锡林河之北，元时西域往反必由之路。三

日，过别石兰，诸回纥贸易如上巳节。四日，过忽牵河[165]，渡船如弓鞋然。忽牵河即霍阐河之音转，今敖罕[166]境内之纳林源。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产玉，疑为昆仑山。案：葱岭本昆仑，元人已有此语。以西多龟蛇，行相杂。邮亭客舍甃如，浴室门户皆以琉璃饰之。民赋岁止输金钱十文，然贫富有差。八日，过椁思干城，案：《元太祖本纪》，十六年亲征回回，克寻思干城。长春《西游记》见太祖于邪迷思干城，即此也，即今赛马尔罕城，在敖罕境，为葱岭以西扼要之地，元太祖驻军之所，故知以上皆太祖时已服之国。城大而民繁。时群花正开，唯梨花、蔷薇、玫瑰如中国，余多不能名。城之西所植皆葡萄、粳稻。有麦，亦秋种。满地产药十数种，皆中国所无，药物疗病甚效。十四日，过暗布河[167]。《元史》或作暗布河，或作阿布河，又作阿母河，《元秘史》作阿梅河，长春《西游记》作阿母河，即佛经之徛刍大河，源出葱岭大龙池、西注里海者也。元初置阿母河元帅府，领葱岭以西各国。夏不雨，秋则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鸟飞食之。十九日，过里丑城，其地有桑枣，征西奥鲁屯驻于此。二十六日，过马兰城，又过纳商城，草皆苜蓿，藩篱以柏。二十九日，过殢埽尔城，满山皆盐，如水晶状，近西南六七里，长春《西游记》：逾铁门东南行，山根有盐泉流出，见日即成白盐。又东南经分水岭，西望高涧若冰，皆盐。以上皆太祖时旧得之部落。新得国曰木乃奚，牛皆驼峰黑色。地无水，土人隔山岭凿井，相沿数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属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案：此国在葱岭西，地中海之东，以《四洲地里志》考之，言都鲁机灭包社，而蒙古又灭都鲁机，则此为都鲁几无疑。在布哈尔[168]、爱乌罕之西境，疑《明史》所称哈烈[169]也，或曰哈烈即爱乌罕。惟檐定西一山，城名乞都布，孤峰峻绝，不能矢石。六年丙辰，王师至城下，城绝

高险，仰视之，帽为坠。诸道并进，敌大惊，令其相臣大赭约失儿来纳款，已而兀鲁兀乃算滩出降。算滩，犹国王也。源案：算滩为西域国王之称，《元史》作算端，《明史》作锁鲁檀，本朝官书作苏勒坦，亦或速鲁檀，又葛留巴称其王曰巡栏，其实皆一音之转也。又痕都斯坦四字，痕都，国名，斯坦，即国王也。西洋地图葱岭西各国或作士丹，或作士单，音凡数译，字皆一义。其父领兵据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玉宝货甚多，一带有值银千笏者。其国兵皆刺客。俗见男子勇壮者利诱之，令手刃父兄，然后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娱以音乐、美女，纵其欲数日，复置故处，既醒，问其所见，教之能为刺客，死则享福如此。因授以经咒日诵，盖使蛊其心志，死无悔也。潜令使未服之国，必刺其主而后已，虽妇人亦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为凶悍，威胁邻国四十余年。王师既克，诛之无遗类。案：《唐书》大食本波斯地，有礼堂容数千人，每七日，王高坐为下说曰："死敌者生天上，杀敌授福。"故俗勇于斗。又言有白衣大食、黑衣大食，分二国，即今白帽回、黑帽回也。四月六日，过讫立儿城。所产蛇皆四跗，长五尺余，首黑身黄，皮如鲨鱼，口吐紫艳。过阿刺丁城，人被发，率以红帕勒首，衣青如鬼然。此即古之黑衣大食也。王师自入西域，降者几三十国。有佛国名乞石迷西，在印毒西北，盖传释迦氏衣钵者。其人仪状甚古，如世所绘达摩像，不茹荤酒，日啖粳一合，所谈皆佛法、禅定，至暮方语。案：乞石米西，即今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作伽湿弥勒国，即北印度也，在温都斯坦之西北，故曰在印度西北。此时北印度尚未改回教。七年丁巳岁，取报达国，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东西城，中有大河，西城无壁垒，东城固之，以甓绘其上，甚盛。王师至城下，一交战，破胜兵四十余万，西城既陷，尽屠其

民。寻围东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数十万。合法里以舸走，获焉。其国俗富庶，为西域冠，宫殿皆以沉檀、乌木、降真为之，壁皆黑白玉为之，金珠珍贝不可胜计。其后妃皆汉人。所产大珠曰太岁弹兰石、瑟瑟金刚钻之类，带有值千金者。其国六百余年传四十主，至合法里而亡人物，颇秀于诸国。所产马名脱必察。(后)〔合〕法里不悦酒，以橙浆和糖为饮。琵琶三十六弦。初，合法里患头痛，医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弦，听之立解。土人相传报达诸胡之祖，故诸胡皆臣服。案：报达即今包社，亦作巴社，乃白头回也，穆罕默德曾都此，故亦云祖国。报达之西，马行二十日，有天房，内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师名癖颜八儿，房中悬铁絙，以手扪之，诚可及，不诚者竟不得扪。经文甚多，皆癖颜八儿所作。辖大城数十，其民富贵。案：此真回教祖国，亦名天方，亦名墨克。其造经之祖，曰派罕巴尔，此作癖颜八儿，盖译音不同，华言天使也。然则天方即天房，其国在包社之西。汉安息国即报达也，条支国即天方也。此役为专征回国，故既平天方始旋师。服印度盖自太祖先平葱岭西东诸回国，宪宗乃复平葱岭西南诸回国也。西有密昔尔国，尤富，地产金，夜视有光处志之以灰，翼日发之，有大如枣者。至报达六千余里。国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国[170]，妇人衣冠如世所画菩萨状，男子胡服，皆好善，寝不去衣，虽夫妇亦异处。有大鸟，驼蹄苍色，鼓翅而行，高丈余，食火其如升余。案：密昔尔即拂林国，其西富浪则地中海北岛夷也。驼蹄大鸟即《汉书》安息所产大马爵。其石罗子国出珍珠，其王名奥思。阿塔卑，其西南海也，采珠盛以草囊，止露两手，腰絙石坠人海，取蚌并泥沙贮于囊，中遇恶虫，以醋噀之即去，既得蚌满囊，撼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案：石罗子国见《元史·郭侃传》。以下乃六年以

后班师回东便道攻取各国，大抵皆属中印度也。

印毒国去中国最近，军民一千二百万户，所出细药、大胡桃、珠宝、乌木、鸡舌、宾舌、宾铁诸物。国中悬大钟，有诉者击之，司钟者纪其事及时，王官亦纪其名，以防奸欺。民居以蒲为屋，夏大热，人处水中。九年己未岁七月，兀林国阿早算滩来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万。山产银。黑契丹国名乞里弯[171]，王名忽教马丁算滩，闻王大贤，亦来降。其拔里寺大城，狮子雄者鬃尾如缨，拂伤人，吼则声从腹中出，马闻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国画者，惟尾在翅内，每日中振羽。香猫似土豹，粪溺皆香如麝。鹦鹉多五色，风驼急使乘之，日可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铁网，高有至三尺者。兰赤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鸭思价最高，金刚钻出印毒，以肉投大涧底，飞鸟食其肉，粪中得之。撒巴尔出西海中，盖玳瑁之遗精，蛟鱼食之吐出，年深结成，价如金，其假者即犀牛粪为之也。骨笃犀，大蛇之角也，解诸毒。龙种马出西海中，有鳞角，牝马有驹，不敢同牧，被引入海中。复出皂雕一产三卵，内一产生犬，灰色而毛短，随母影而走，所逐擒无不获者。垅种羊出西海，以羊脐种土中，溉以水，闻雷而生。脐系地中，及长，惊以木，脐断便行。啮草，至秋可食。脐肉复有种。案：羊脐事亦见《唐书·西域传》拂菻国。又一胡妇解马语，即知吉凶，甚验。其怪异等事，不可殚记。往返十四月。郁款曰：西域之开，始自张骞。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浸远，国号变易，事亦难考。今之所谓瀚海，即古金山也。印毒即汉身毒也。曰驼鸟者，即安息所产大马爵也。密昔尔，即唐拂菻地也，案：拂菻即在条支之西，不渡海。《唐书》乃以拂菻即隔海之大秦，误也。密昔尔，今为如德亚国，近利

未亚州。观其土产风俗可知已。又《唐书》载拂菻去京师四万里，在西海上，所产珍异之物与今日地里正同，盖无疑也。中统四年三月刘郁记。

《四库书目》曰：《西使记》，元刘郁撰。郁真定人，是书记常德西使皇弟锡里库军，军中返道途之所见，王恽尝载人《玉堂杂记》中，此盖别行之本也。《元史·宪宗纪》：二年壬子秋，遣锡喇征西域苏丹诸国。是岁锡喇薨。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诸王锡里库及乌兰哈达帅师，征西域法勒噶巴、哈台等国。八年戊午，锡里库讨回回法噶巴，平之，擒其王，遣使来献捷。考《世系表》，睿宗十一子，次六曰锡里库，而诸王中别无锡喇。《郭侃传》"侃、王子从锡里库西行"，与此记所云王子岁、皇弟锡喇统诸军奉诏西征，凡六年，拓境几万里者相合，然则锡喇即锡里库。因《元史》为明代所修，故译音讹舛，一以为锡喇，一以为锡里库，误分二人，而《宪宗纪》二年书锡喇薨，三年重书锡里库征西，遂相承误载也。此记言常德西使在己未正月，盖锡里库献捷之明年，所记虽但据见闻，不能考证古迹，然亦时有异闻。《郭侃传》所载与此略同，惟译语时偶有讹异耳。我朝戡定西域，昆仑月骴尽人版图，计常德所经皆在今屯田列障之内，其详《西域图志》。刘郁所纪本不足道，姑录以备考耳。

源案：此记所载，回国则直造天方，佛国则直穷印度，皆逾葱岭而抵西海，今新疆版图仅有葱岭以东，安能在屯田列障之内？读《高宗御制五天竺说》，则我朝不勤远略，无庸与元代争黩武，亦不必以谀词诬往代也。

明《职方外纪》：中国之西南曰印弟亚，即天竺五印度也，在印度河左右，国人面皆紫色。其南土晓天文，颇识性学，亦善百

工技巧。无笔札，以锥画树叶为书。国王之统，例不世及，以姊妹之子为嗣，亲子弟（则）给禄自膳。男子不衣衣，仅以尺布掩脐下。女人有以布缠首至足者。其俗士农工贾各世其业。最贵者曰婆罗门，次曰乃勒。大抵奉佛，多设斋醮，今沿海诸国与西客往来者，亦（渐）〔率〕奉天主教。

其地有加得山[172]，中分南北。南半则山川、气候、鸟兽、虫鱼、草木之属，无不各极诡异。其地自立夏以至秋分，无日不雨，反是则片云不合，酷暑难堪，惟日有凉风解之。其风自巳至申从海西来，自亥至寅从陆东来。草木异于常者不可屈指。西友邓儒望尝游其国，获睹草木生平未尝见者至五百余种。其所产木，以造舟极坚，永不破坏。多产椰树，为天下第一良材，干可造舟车，叶可覆屋，实能疗饥，浆能止渴，又可为酒、为醋、为油、为饴糖，坚处可削为钉，壳可盛饮食，瓤可索绹，种一木而一室之利毕赖之矣。又有二奇木，其一名阴树，花形如茉莉，旦昼不开，至夜始放，向晨尽落地矣。国人好卧于树下，至蚤花覆满身。其一木不花而实，人不可食，其枝飘扬下垂，附地便生根若柱，如是岁久，结成巨林，国人荫其下，无异屋宇，至有容千人者，其树之中近原千处，则以供佛，名菩萨树。鸟类最多，有巨鸟吻，能解百毒，国中甚贵之，一吻直金钱五十。地产象，异于他种，能识人言。土人或命负物至某地，往辄不爽，他国象遇之则蹲伏。有兽名独角，天下最少亦最奇，利未亚亦有之，额间一角，极能解毒。此地恒有毒蛇，蛇饮泉水，水染其毒，人兽饮之必死，百兽在水次，虽渴不敢饮，必俟此兽来，以角搅其水，毒遂解，百兽始就饮焉。勿搦祭亚国[173]库云有两角，称为国宝。又有兽形如牛，身大如象而少低，有两角，一在鼻上，一在项背间，全身披甲甚坚，铳箭不能入，其甲交接处比次如铠甲，甲而荦确如鲨皮，头大尾短，居水中可数十日，从小豢之亦可驭，百兽俱慑伏，尤憎象与马，偶值必逐杀之，其骨肉皮角牙蹄粪皆药也，西洋俱贵重之，名为罢达，或中国所谓麒麟、天录、辟邪之类。其猫有肉翅能飞。蝙蝠大如猫。蛇种类极多，大半俱毒。

地势为三角形，末锐处阔不百步。东西气候无不各极相反，此晴则彼雨，此寒则彼热，此风涛蔽天则彼稳如平地矣。故海舶有乘顺风而过者，至锐处则行如拔山。此南印度之尤异也。

又曰：印度有五，惟南印度尚仍其旧，余四印度今皆为莫卧尔回国所并矣。莫卧尔国甚广，分为十四道，象至三千余只，近百年内吞并邻国甚多。尝攻西印度，其西印度王统兵五十万、马十五万、象二百，每象负一木台，容人可二十，又载铳千门，其大者四门，每门驾牛二百，又盛载金银满五十巨罂以御之；不胜，尽为莫卧尔国王所获。

又东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即恒河。国人谓经此水一浴，所作罪业悉得消除。五印度之人咸往沐浴，冀得灭罪生天也。其东近满剌加处，国人各奉四元行之一，死后各用本行葬其尸，如奉土者入土，奉水火者投水火，至奉气者则悬挂尸于空中，亦大异也。

恒河考上 魏源

问自晋、魏、唐以来，历代高僧使西域，皆自葱岭沿印度河南行，以达中、西二印度，从无有沿恒河者，岂恒河不源葱岭而偏处东隅乎？佛经说法动喻恒河，波斯匿王及诸大弟子往返之迹皆在恒河，从无一语及印度河，岂佛终身僻处东、南二印度而不至中、西二印度乎？葱岭大龙池即阿耨达池，出四大水，分注四海，而印度河、恒河皆注南海，何以唐人皆指印度〔河〕所注为西海乎？魏源曰：恒河同源而异委，其出于葱岭大龙池者即恒河之正源，至印度而分二：一由西印度入海，是为西恒河；一由东印度入海，是为东恒河。佛生中印度之舍卫国，一生得法轮，多在西恒河左右，其东恒河则偶至，不常至。后世方俗传称东印度

之河为恒河，而讹称西恒河为印度河，于是并以上游出葱岭之源统称印度河。凡言信度河、新头河者，皆印度之转音也。惟《梁书》言“天竺国临大江，名新头河，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曰恒水。”又郦氏《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池，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水名新头河，西南有（二）〔三〕水，〔一〕名遥奴，一名萨罕，一名恒伽，同出一山，俱入恒水。恒水一出大秦名犁靬，一东流入东海，盖二水所注，两海所纳，自为东西也。又唐泰《扶南传》曰：“恒水之源乃出极西北昆仑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渡江西行，极大秦也。此乃并指印度河为西恒河，印度河源为恒源。《法显传》上游虽沿俗称印度河，而下游言恒水。又东到多磨犁靬，即是海口。犁靬乃条支濒西海之地，是亦以印度河即恒水。若专指东印度之水为恒水，则岂能横贯印度河而西北至犁靬，又贯印度河而东南至榜葛剌耶？源同委异，星汉昭明，安得忽夺其一，又并诬其源，致佛经无一可通乎？至阿耨达注西海之水，以印度河当之，尤玄奘《记》之谬。夫东恒、西恒同注南海，非地中海也，乌得以印度河之海口为西海？又安得分一恒河之水以当二河哉？别详《昆仑篇下》。惟是《水经》虽言恒河下游之分注，而不详上游何地分支。考西域诸记、西洋诸图，皆无分流歧出之证。《皇清通考·四裔门》曰：“巴达克山国扼葱岭之西，有河北流，经博罗尔、巴达克山两部之间，至伊什得克特分流，一流经北入图斯泊，一流径西又北入伊西洱泊。”此盖指犄乌河与印度河初分之处。图斯泊即犄乌河所经，伊西洱泊即印度河所经也。徐氏《西域水道记》第一图于龙池西出二派，行六七百里即各分为二，亦以意为之，非有所据。或谓恒河东西分流，如梁州之东汉水、西汉水，在山谷中孔穴相通，故西域取经诸僧皆未道

及此，亦臆度之词。而吾则断两水之分必在中印度以下，不在中印度以上。何者？北印度之北界以大雪山绵亘二千里，直抵里海包社之地，印度河循大雪山而西，直至包社，始转而南，故知上游断无分流别驶之地。极至中、西两印度之间，平原旷野受水益多，始分一支东行，迨受后藏冈噶江之水，而其流始大，又至东印度之东，受大金沙江水，而浩瀚始极，故历代西使之记，皆逾印度河即为北印度，无更渡一水者。至其受冈噶江以后，则《一统志》述之曰："冈噶江[174]源出冈底斯山。山南马品木达赖池及郎噶池，自池西流出名狼楚河，西流二百余里，折而北绕古格札什鲁木布则城西，仍转南，又西流千有五百余里，至阿里西鄙桑纳苏木多之地。拉楚河自僧格喀巴布山发源，西流千有六百余里，转南流三百五十余里来会之。又转南流二百五十余里，经毕底城之西三百余里，折东流千七百余里，至那克拉苏木多北鄙，又有麻楚河来会之。三水合一，始名冈噶江。转东南经马木巴柞木郎部落，至厄讷特克国入南海。"案：厄讷特阿国即中印度也。其下游至东印度，又受大金沙江，则英夷地图绘之。冈噶江与大金沙江合流始名安日河，亦名安市河，河入南海。故《坤舆》、《职方》诸图皆无大金沙江，盖统于安日河之海口也。然则东印度当在恒河以西乎？抑在恒河以东乎？曰：恒河两岸地皆有之，上游则冈噶江以东，如吉里、锁里、坎巴诸国；下游则安日河以东，如大、小葛兰[175]、柯枝诸国，以西如榜葛剌国，皆东印度境也。大金沙江自缅甸逆流而西，则其南岸之地如柯枝等国亦皆横行，自东而西转入印度境内。故玄奘《记》往东印度皆涉大河而往。柯枝、葛兰，今名乌土国。榜葛剌一名孟加腊。其近后藏之功德阿难等国当即廓尔喀国，不濒大海。其古里锁里殆即《海录》之彻第冈等地欤。《明史》言水程几昼夜者，海艘沿恒河下游，非必皆

大洋之道里。

恒河考下

问曰：《汉书》往罽宾有悬度之险，晋法显亦曾经其地，述之曰：厓岸险绝，石壁千仞，下有水，名新头河，凿石通路，蹑悬组过沙河，两岸相去八十步。渡河到乌苌国，即北天竺。是悬度盖度新头河往印度必由之险，而元邱长春、刘郁之西行及乾隆中官兵之追霍集古，皆往反此河，曾无蹑组缘笮之事，岂陵谷迁变耶？曰：《水经注》言悬度在乌秅之西。乌秅，今巴达克山也。官军追贼，仅至巴达克山东北交界，安能即至其西境之悬度乎？《汉书·罽宾传》历三盘石坂，临峥嵘不测之深，步骑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悬度，是其地距龙池甚远。故《法显传》逾葱岭后，又西南行十五日始至悬度焉。我军追贼至葱岭之阿尔楚山，又三日即追战于伊西库洱河，其两岸即和什珠克岭，近在大龙池之西，巴达克山之东北，距法显所渡尚隔十余程。故《皇清四裔考》曰：葱岭西有河，北流经巴达克山、博罗尔两部之间，北入伊西洱泊。其北鄙之城曰瓦汉，将军富德移檄索其献俘，而进军瓦汉以待之，盖驻军其国北境，未抵其国都也。至邱长春，初从铁门逾阿母河，至印度北雪山行在，不言过印度河及归从他道过石峡，有石梁横其上，下流甚急，赋诗有“水北铁门犹自可，水南石峡更堪惊”之句，则明指阿母河以南之印度河矣。其后次再赴行在，舟济阿母河后夜过班里城，又东行数十里，复过一水，马仅能度，则又涉印度河矣。长春两逾印度河，而一由石梁，一则马涉，是皆印度河上源，其水尚浅，又何曾至乌秅以西下游之悬度乎？不但此也，即唐玄奘《使西域记》，亦未经悬度。盖玄奘由铁门过缚刍河，南

度大雪山，即邱长春所经之路。法显则顺河北岸西行，故未经铁门，亦未逾大雪山，其程途有上下游之别，非往北印度者必经悬度之险也。以地望推之，铁门在纡刍河北，纳林河南，迫近赛马尔罕，当在今敖罕南境，悬度则在今巴达克山西境、爱乌罕东境。恒河盖贯二部而南经克什弥尔之西以入痕都斯坦，其通舟当在悬度下游以后。汉、唐时往罽宾者惮大雪山之阻，故绕其下游。唐以后多逾大雪山至北印度，故不绕悬度也。《外国史略》曰：印度东、南、北俱高山，惟中央平坦卑湿，片地皆支江，可以灌溉。其水涨时坏田，旱易浅涸，雨则骤潦，家家以小舟往来，乡村亦无高阜。江河迁徙无常，沧桑陵谷，盈涸时有，故知东、西恒河之通流，断在悬度以后，不在悬度以上。

【注】

〔1〕天竺国，又作身毒（Sindu），即今印度（India）。

〔2〕月氐，古族名，秦汉之际活动于敦煌、祁连山间，后因遭匈奴攻击，大部分迁入新疆西部伊利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

〔3〕盘起国，又作盘越国、汉越国，其地或谓在今印度东部阿萨姆邦与缅甸之间，或谓今孟加拉共和国一带。

〔4〕鄯善国，即古楼兰国，故地在今新疆若羌县。

〔5〕乌夷国，即焉耆，故地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

〔6〕于阗国，故地在今新疆和田县城东南。

〔7〕子合国，故地或谓在今新疆叶城县。

〔8〕葱岭山，我国旧时对新疆西部帕米尔高原及其南北两端诸山脉的总称。

〔9〕於麾国，故址可能在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

〔10〕竭叉国，故址可能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11〕新头河（Sindu），又作新沟河，即今印度河。

〔12〕乌苌国（Udyāna），又作乌长国、乌场国、乌仗那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河（Swāt R.）流域。

〔13〕揵陀卫国（Gandhāra），或作犍陀卫国、乾陀罗国、健驮逻国，其故地当约今斯瓦河流入喀布尔河之附近一带。

〔14〕佛楼沙国（Purusapura），亦作弗楼沙国，故地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Peshāwa）一带。

〔15〕那竭国（Nagarahāra），亦作那揭罗曷国、那迦罗诃国，故地在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Jelālābād）。

〔16〕小雪山，即今贾拉拉巴德城以南之赛费德科山脉（Safedkoh）。

〔17〕罗夷国，故址在今阿富汗东部，今地不详。

〔18〕跋那国（Bannu），即今巴基斯坦北部之邦努。

〔19〕毗荼，或作毗荼（Pañcanada，Pañjāb），一般译作旁遮普，包括巴基斯坦东北部和印度北部。

〔20〕捕那河（Yamunā），又作蒲那河、阎牟那河，即今马土拉城东之朱木拿河（Jumna R.）。

〔21〕摩头罗国（Mathurā），亦作秣菟罗国、秣兔罗国，在今印度朱木拿河西岸之马土拉一带。

〔22〕僧伽施（Sankāśya），亦作僧迦施，故地在印度北方邦西部法鲁哈巴德（Farrukhābād）。

〔23〕罽饶夷城（Kanyākubja），即羯若鞠阇国都城曲女城，今为印度北方邦西部之卡瑙季（Kānauj）。

〔24〕恒水，或谓罽饶夷城西面的一条恒河支流。

〔25〕沙祇大国（Sāketa），为古代印度北部拘萨罗国（Kosala）都城，在今印度北方邦中部法扎巴德（Faizābād）。

〔26〕拘萨罗国（Kosala），印度半岛北部古国，故地在今印度北方邦北部巴耳兰普尔（Balrāmpur）附近一带。

〔27〕舍卫城（Srāvasti），又译室罗筏、舍婆提，故地在今印度北方邦内奥德地区。

〔28〕迦罗卫城，疑即迦维罗卫城(Kapilavastu)，或谓罗伐窣堵国，其故地或谓在今印度北方邦北部巴斯提地区(Basti)北部之匹帕拉瓦(Pirawā)。

〔29〕扬夷那竭城（Ku'sinagara)，亦作拘尸那揭罗国，其故地或谓在今尼泊尔南部。

〔30〕毗舍离国（Vaiśāli)，又作吠舍厘国、毗舍利、毗奢利、毗耶离等，其故地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木扎法普尔（Muzaffarpur)。

〔31〕摩竭提国（Magadha)，又译摩揭陀，为印度大古国之一，故地在今比哈尔邦巴特那及伽耶一带。

〔32〕巴连弗邑（Pātaliputra)，即今印度比哈尔邦之巴特那（Patnā)。

〔33〕王舍新城，即王舍城（Rājgir)，亦作舍城，故地在今印度比哈尔邦西南部拉杰吉尔。

〔34〕迦耶城（Gayā)，又作迦夷、伽耶，故地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之伽雅城(Gaya)。

〔35〕迦尸国（Kāsi)，亦作迦施、波罗奈国等，故地在今印度恒河中游瓦腊纳亚（Varanasi）一带。

〔36〕波罗柰城（Branasi)，又作波罗㮈，故地在今印度恒河北岸瓦腊纳西，亦名贝拿勒斯（Benares)。

〔37〕扬睒弥国（Kauśāmbi)，故地为今印度北方邦南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西南之柯散（Kosam）村。

〔38〕瞻波大国（Gampa)，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巴迦耳普尔（Bhāgalpur）一带。

〔39〕多摩梨靬国（Tāmralipti)，又作耽摩栗底国、多摩梨帝，故地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那普尔之塔姆卢（Tamluk）附近。

〔40〕师子国（Simhala)，亦作僧迦罗国，今之斯里兰卡（Sri Lanka)。

〔41〕大雪山，即喜马拉雅山和兴都库什山。

〔42〕罽宾（Kāshmira)，西域古国，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即今克什米尔一带。

〔43〕那迦罗诃国（Nagarahāra)，又作那迦，地在今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

〔44〕摩诃剌（Mahārāstra），亦作摩诃剌佗，印度古国，地在今哥达瓦里河上游及该河与克里希那河之间一带。

〔45〕遥奴（Yamuna），亦作阎牟那河，即印度朱木拿河（Jumna）。

〔46〕恒伽，即恒河（Ganga）。

〔47〕林扬国，又作林杨、林阳，其地在今泰国西南或缅甸东南部。

〔48〕迦维卫国，又作加维罗卫国、劫比罗窣堵、迦毗罗卫（Kapilavastu），印度古国，地在今恒河之流哥格拉河（Gagra）与干达克河（Gandak）上游之间，即北方邦巴斯底县（Basti）。

〔49〕迦那调洲，古地名，故地或谓在今缅甸沿岸一带。

〔50〕枝扈梨（Hooghli），又作枝扈黎，指恒河（Ganga）或指恒河入海口处的胡格利河。

〔51〕担袂，应作担袂，或谓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部的塔姆卢克（Tamluk）。

〔52〕摩伽陀（Magadha），亦作摩揭陀、摩竭提、摩揭陁，印度古国，地在今比哈尔邦巴特那（Patna）及伽耶（Gayā）一带。

〔53〕迦没路国（Kāmarupa），又作迦摩缕波、迦摩缕多，东印度古国，地在今阿萨姆邦西部高哈蒂（Gauhati）一带。

〔54〕摩阿震旦（Cinisthāna），或译作振旦、真丹，为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谓。

〔55〕拘阇揭罗布罗城（Pātaliputra），即波吒厘子城，遗址在今比哈尔邦。

〔56〕殑伽河（Gaṅgā），亦作兢迦河，即今恒河。

〔57〕姑墨国，又作亟墨，即今阿克苏。

〔58〕凌山，当即冰山（Muz—art）。

〔59〕大清地，或名热海（Issyk-kul），今译伊塞克湖。

〔60〕素叶水城，亦作碎叶城、素叶城，因碎叶水（Sūyāb）而得名。

〔61〕呾罗私城（Tarāz），位于呾罗斯河畔，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儿城。

〔62〕白水城（Isijāb，Sayram），汉文史籍又作赛兰城，故址在今塔什干城（Tashkand）东北、锡尔河（Syz-Darya）中游左岸。

〔63〕笯赤建国（Nujakath、Nujikath 或 Nujkath），又译作弩室羯城等，故地在今塔什干地区的汗阿巴德。

〔64〕赭时国，又作者舌、赭支、柘支等，故址在今锡尔河支流（Chirchik）流域。

〔65〕叶河，又作叶叶河、药杀水，当为今中亚之锡尔河（Syz-Darya）。

〔66〕㤄捍国，又作破洛那、拔汗那、䥈贺那等，位在今费尔干纳（Farghana）地区。

〔67〕窣堵利瑟那国（Sutrena），位于锡尔河之南，地当费尔干纳盆地西部出口处。

〔68〕飒秣建国，又作悉万斤、康国、萨末鞬等，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

〔69〕弥秣贺国（Maymurgh），或作米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南方。

〔70〕曹国，即劫布呾那（Kapūtānā），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方及东北方一带。

〔71〕何国，即屈霜你迦国（Kusānika），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之西北方。

〔72〕东安国，即喝捍国（Kharghānkath），亦作喝干，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

〔73〕中安国，即捕喝国（Bukhārā），亦作布豁，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

〔74〕西安国，即伐他国（Betik，Bitik），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

〔75〕货利息弥伽国（Horismika），亦作忽似密、火辞弥、货利习弥等，故地在阿姆河下游西岸地区。

〔76〕铁门（Dar-i Āhanin），古代中亚南北交通要隘，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

〔77〕睹货罗国，又作吐呼罗、吐火罗、土豁罗等，即中亚古国大夏，地在今阿富汗北部。

〔78〕波剌斯（Pārsa），即波斯，今伊朗。

〔79〕呾密国（Tirmidh），又作怛满、怛没等，故地在今阿姆河岸。

〔80〕赤鄂衍那国，又作石汗那、支汗那，故地在 Surkhan 河上游。

〔81〕忽露摩国（Kharūn），其地当今塔吉克斯坦杜尚别（Dusanbe）附近。

〔82〕愉漫国（Shūmān），亦作数满、故地在今塔吉克斯坦杜尚别附近。

〔83〕珂咄罗国（Khuttalān），又作珂咄、骨咄，故地在今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一带。

〔84〕达摩悉铁帝国（Dar-i Mastit），其地基本上是今阿富汗东北部之瓦罕地区。

〔85〕钵铎创那国，亦作波多叉拏，即今之巴达哈商（Badakshān），地在今阿姆河上游 Panj 河与 Kokcha 河之间。

〔86〕淫薄健国（Yamgān 或 Hamkān），位于阿富汗东北部 Kokcha 河流域。

〔87〕屈浪拏国（Kurān），又作俱兰、俱罗弩、俱烂那等，地在今阿富汗东北部 K-Kcha 河上游。

〔88〕讫栗瑟摩国（Kishm），故地在今阿富汗东北部法扎巴德（Fayābād）与塔卢坎（Talogān）之间。

〔89〕活国（Warwāliz），亦作遏换城、阿缓城，故地在今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士附近。

〔90〕阔悉多国（Hhost），地在今阿富汗东北部阿姆河上游支流 Hhost 河流域。

〔91〕缚伽浪国（Baghlan），今阿富汗北部之巴格兰。

〔92〕忽懔国（Khulm），故地在今阿富汗北部的胡勒姆。

〔93〕缚喝国（Bacha，Baktra），古代大厦国的都城，故地在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Mazār-i-Sharif）附近。

〔94〕呾剌健国（Tālaqān），故地在今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Kunduz）一带。

〔95〕梵衍那国（Bāmiyān），又作犯引、范阳、帆延等，其地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西巴米扬（Bāmiyan）一带。

〔96〕迦毕试国（Kāpiśi），又作迦臂施等，其地在今阿富汗喀布尔以北。

〔97〕滥波国（Lampāka），在今阿富汗喀布尔河北岸的Laghmān。

〔98〕布色羯罗伐底城（Puskalāvatī），为健驮罗国故都，地在今巴基斯坦所属之查萨达（Chārsadda）。

〔99〕跋虏沙城（Varsapura），又作佛沙伏，城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东北。

〔100〕乌铎迦汉荼城（Uḍkhand），今名Chind，地在喀布尔河与印度河汇合处。

〔101〕瞢揭厘城（Mangalaor），位于斯瓦河左岸的Mingora，为健驮罗艺术的重要中心之一。

〔102〕呾叉始罗国（Takṣaśilā），曾为健驮罗国首都，地在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Rāwalpind）新城附近。

〔103〕迦湿弥罗国（Kāśmira或Kaśmir），位于次大陆西北部，唐时地域除克什米尔外，还有印度河与契纳布河间的山谷地带。

〔104〕乌剌尸国（Uraśa），为现今巴基斯坦之哈查拉（Hazara）。

〔105〕磔迦国（Takka），此处指旁遮普平原，即东起旁遮普的比阿斯、西至印度河、北起喜马拉雅山麓、南至木尔坦以下五河合流处为止的广大地区。

〔106〕毗播奢河（Vipaśā），即今旁遮普的比阿斯河（Bias）。

〔107〕阇烂达罗国（Jālaṃdhara），亦作阇烂达那、阇兰达阇阑陀等，地在今阿姆利则（Amritsar）东南的贾朗达尔。

〔108〕屈露多国（Kulūta），位于今印度北部比阿斯河（Bias）上游西姆拉（Simla）西北之屈露（Kulu）。

〔109〕波理夜呾罗国（Pāriyātra），故地在今德里旧城一带。

〔110〕婆罗吸摩补罗（Brahmapura），故地在今印度北部哈尔德瓦东北的斯里纳加尔（Srinagar）一带。

〔111〕东女国，古代西藏西北部地区的一个小国，故地在今喜马拉雅山以北，于阗以南，拉达克以东。

〔112〕瞿毗霜那国（Goviśana），故地在今印度北邦卡希浦尔（Kāshipur）、曾普尔（Rampir）和皮利比得（Pilibhit）一带。

〔113〕（亚）〔垩〕醯掣咀罗斯（Ahicchattra），故地在今印度北方邦的巴雷利（Bareilly）。

〔114〕劫比他国（Kapitta），又作僧伽尸、僧伽奢等，故地在今印度北方邦法鲁迦巴德（Farrukhābād）。

〔115〕曲女城国，即羯若鞠阇国（Kanyākubja），旧译罽饶夷、葛那及、葛那鸠阇等，故地在今印度北方邦法鲁哈巴达（Farrukhabad），都城在今卡瑙季。

〔116〕阿逾陀国（Ayutlihā），旧译阿逾阇、阿逾遮不可胜等，为印度教区七大主教圣地之一，其故地或谓在今奥德。

〔117〕钵罗那伽国（Prayāga），又作钵赖野加国，古代印度著名圣地，故地在今北方邦阿拉哈巴德（Allāhābad），即今恒河与阎牟那河（朱木拿河）汇流处。

〔118〕拘睒弥国（Kauśāmba），又作俱舍弥、扬尸氏、娇堂等，为印度十六国之一，故地在今北方邦贝那勒斯（Benares）以西、朱木拿河北岸的柯桑村（Kosam）。

〔119〕室罗伐悉底国（Svāvasti），即舍卫国，故地在今北方邦内奥德地区。

〔120〕战主国（Garjanapati），故地在今瓦拉纳亚（贝拿勒斯）以东、恒河北岸的迦齐浦尔（Ghāzipur）。

〔121〕弗栗恃国（Vrji），又译跋祇、毗梨祇、佛栗氏等，故地在今比哈尔邦之达尔彭加（Darbhanga）。

〔122〕尼波罗国（Nepāla），又译泥婆罗、你波罗、尼八剌等，指今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

〔123〕伊烂拏钵伐多国（Hiranyaparvata），亦作伊烂拿国，地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孟格尔（Monghyr）。

〔124〕羯米温祇罗国（Kajangala），又译羯蝇揭罗，故地在今拉吉马哈尔（Rājmahal）。

〔125〕奔那伐弹那国（unṇḍravardhana），东印度古国，故地在今孟加拉国Rajshahi 和 Bogra 一带。

〔126〕羯罗苏伐剌那国（Karṇasuvrṇua），其地一般认为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穆尔昔达巴德县（Murshidabad）。

〔127〕乌荼国（Uḍra，Oḍra），其地在今印度奥里萨邦（Orisa）北部。

〔128〕僧伽罗国，又作僧伽剌、僧诃罗、僧迦剌等，即今斯里兰卡。

〔129〕恭御陀国（Kongoda），其地在今印度奥里萨邦甘贾姆县（Ganjam）。

〔130〕羯棱伽国（Kalinga），又译迦陵伽、迦陵诚等，其领地大抵北起马亨纳底河，南到哥达瓦里河，北负东髙上山，西临孟加拉湾。

〔131〕憍萨罗道（Kosala），其地在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钱德拉布尔（Chandrapul）一带。

〔132〕案达罗国（Andhra），南印度著名古国，其地在今安德拉邦（Andraprandesh）海德拉巴德（Hyderābād）一带。

〔133〕大安达罗国，即驮那羯磔迦国（Dhānyakataka），其地在克里希那河口两岸地区。

〔134〕珠利耶国（Colya），其领地在南印度东岸佩内尔河（Penner）下游河口内尔（Nellore）一带。

〔135〕达罗毗荼国（Draviḍa），又作达罗鼻荼、达罗比吒等，其领地在今安得拉邦南部与泰米尔纳德邦北部之间的东部沿海地区。

〔136〕枳秣罗国，亦谓秣罗矩吒国（Malakuṭa），其地在今泰米尔纳德邦马杜赖（Madurai）一带。

〔137〕耐秣陀河（Narmadā），即今讷尔默达河。

〔138〕跋禄羯婆国（Bharukacchapa），又作婆虏羯车、婆虏羯泚等，其故地在今印度西部达曼湾的巴罗达（Boroda）。

〔139〕摩腊婆国（Mālava），即南罗罗国，其故地在今印度马尔瓦（Mālwā）。

〔140〕阿难陀补罗国（Ānandapura），其地在今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锡德普尔（Sidhpur）东南的瓦德纳加尔（Vadnagar）。

〔141〕苏剌佗国（Surāṣṭra），亦作苏剌吒，其地在今卡提阿瓦半岛南部肯帕德湾上的苏拉特（Surat）。

〔142〕瞿折罗国（Gūrjara），即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之古吉拉特（Gujarat）北部。

〔143〕邬阇衍那国（Ujjayani），又译作优禅耶尼、乌惹你、嗢逝尼、乌然泥国，故地在今中央邦乌贾因（Ujjain）一带。

〔144〕信度国（Sindu），即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

〔145〕茂罗三部卢国（Mūlasthānapura），即今巴基斯坦的木尔坦（Multān）。

〔146〕钵伐多国（Parvata），即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哈拉巴（Harappa）。

〔147〕狼揭罗国（Largala），其地在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Balūchistān）东南部。

〔148〕臂多势罗国（Pātāsila），即今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海德拉巴（Hyderabād）。

〔149〕伐剌那国（Varnu），故地在今巴基斯坦境内库拉姆（Kuram）河畔的班努（Bannu）。

〔150〕乌铩国，即今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

〔151〕佉沙国，又作伽师祇离，即疏勒，故地在今我国新疆喀什市。

〔152〕徒多河，即今叶尔羌河（Yarkand Daria）。

〔153〕竭盘陀国，又作渴槃陁国、汉盘陁、渴盘陁、喝盘陀等，即今新疆塔什库尔干（Tashqurgan）。

〔154〕沮渠国，即斫句迦国，其地在今新疆叶城县。

〔155〕罗罗国，亦作罗啰，即来来（Lala），在今印度古吉拉特邦马希河（Mashi）与基姆（Kim）河之间。

〔156〕苏罗茶国（Surastra），亦作苏剌侘，即今印度西部苏拉特一带。

〔157〕供迦拏国，亦作恭建补罗国（Konkanapura），其地或谓在今印度卡纳塔克邦安纳贡底（Annagundi）一带。

〔158〕左栏陁罗国（Jalandhara），即阇烂达罗，又作阇烂达那、阇阑陀，今印度旁遮普邦贾朗达尔（Janlandhar）。

〔159〕泥波罗国（Nepala），亦作尼婆罗、泥婆罗、尼八剌等，即今尼泊尔国，尤指加德满都附近一带。

〔160〕报达部（Baghdad），亦作白大，即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161〕密昔尔国，即勿斯里（Mirs），亦作密徐篱，指今天的埃及。

〔162〕石罗子国（Shirāz），即失罗子，亦作失剌思、泄剌失，今伊朗法尔斯省府设拉子。

〔163〕赛蓝（Sairam），亦作塞蓝，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Taskent）东北。

〔164〕塔失干（Tashkand），亦作达失干，即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

〔165〕忽牵河，即霍阐河，今纳伦（Naryn）河。

〔166〕敖罕，即今乌兹别克斯坦浩罕（Kokand）。

〔167〕暗布河，亦作阿布河、阿母河、阿梅河，今名阿姆河（Amu-Dar'ya）。

〔168〕布哈尔，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Bukhara）。

〔169〕哈烈（Herāt），即今乌兹别克斯坦赫拉特。

〔170〕富浪国，即佛菻，又作拂懔、拂林、拂朗、普岚、佛朗等，指东罗马帝国。

〔171〕乞里弯，即乞力麻儿，又作吃力麻儿、乞里马泥等，今伊朗南部沿海的克尔曼（Kerman）省。

〔172〕加得山，即高止山脉（Ghāts），分东西两部分，在印度南部。

〔173〕勿搦祭亚，即威尼斯。

〔174〕冈噶江（Ganga），即恒河。

〔175〕大噶兰，又作大故蓝、大呗南、大咀南等，其地在今印度南部和西部奎隆（Quilon）一带。

海国图志卷三十

邵阳魏源辑

西　南　洋

中印度沿革原无，今补辑。

《汉书》：乌弋山离国[1]，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西与犁靬、条支接。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俗重妄杀。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以金银饰杖。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西得安息。案：乌弋山离，在罽宾之西，犁靬、条支、安息之东南，其为中印度无疑。俗重妄杀，佛国始见于史，故以冠中印度之首。汉初身毒未通于中国，故语焉不详。

《后汉书》：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2]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全传已见前《五印度总考》，兹不重录。范蔚宗《西域传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

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关。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余闻之后说也，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而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诬异之甚也？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意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魏书》、《唐书》、《宋史》已见《五印度总考》，不重录。

《明史》：沼纳朴儿，其国在榜葛剌之西，或言即中印度，古所称佛国也。永乐十年，遣使者赍敕抚谕其国，赐其王金绒锦、金织文绮、彩帛等物。十八年，榜葛剌使者诉其国王数举兵侵扰，诏中官侯显赍敕谕以睦邻保境之义，因赐之彩币，所过金刚宝座之地，亦有布施，然其王以去中国绝远，朝贡竟不至。金刚座之地，见佛经及《大唐西域记》，此中印度无疑。

《西域图志》曰：爱乌罕东南接痕都斯坦部。《汉书》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与今爱乌罕方位相符，而痕都斯坦为古罽宾国，爱乌罕南与相接，亦与《汉书》“大月氏南接罽宾”之说合。

惟境壤相接，是以贵霜大得灭罽宾而有之也。罽宾与北印度接，五印度即五天竺国。范史称贵霜王于灭罽宾后并灭天竺，亦其境地毗接之明证。案：以《大唐西域记》考之，罽宾当为克什弥尔之地，即北印度，而痕都则中印度也，爱乌罕为大月氐南境，而大月氐则北有大夏，又有兼北印度之西境，此全误。又班书称大月氐都妫水，《北魏书》称其都马许水，《隋书》称其部乌浒水，乌浒与妫为音之近，乌浒与马许则字之讹也。范史又称天竺在月氐之东南，天竺为今西藏，亦适当爱乌罕东南境，据此断以爱乌罕为月氐故壤无疑。源案：以西藏为天竺，故以痕都斯坦为罽宾，且谓罽宾尚非北印度，愈歧愈远，皆与御制《五天竺说》不合，惟谓爱乌罕为月支则近是。

又曰：痕都斯坦在拔达克山西南，爱乌罕东。《汉书》作东南。国工治玉，以水磨成器最精，为内地所勿逮。旧于叶尔羌贸易，乾隆二十五年，颁敕书，赐物通市如故。其地盖北印度交界，北极高二十九度十五分，距京师偏西四十五度五分，当为古罽宾国地。案：罽宾即北印度，而痕都斯坦，则中印度。不当混为一也。痕都，一作温都。

东印度沿革

原无，今补辑。《明史》作榜葛剌，此外西夷书、图或云孟加腊，或云孟阿拉，或云满加塔，或云明呀剌，或云明绞荦，皆字殊音同。其北境有古里班里坎巴，又东隔海口之柯枝、葛兰等国，皆东印度境，惟缅甸在印度外。

《明史》：榜葛剌即汉身毒国，东汉曰天竺，其后中天竺贡于梁，南天竺贡于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剌则东印度也。自苏门答剌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六年，其

王鹫牙思丁遣使来朝贡方物。七年，使凡再至，携从者二百三十余人，帝方招徕绝域，颁赐甚厚，自此比年入贡。永乐十二年及正统三年，凡两贡麒麟，百官表贺。自是不复至。其国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货通商，繁华类中国。四时气候常如夏，土沃，一岁二稔，不待耔耘。俗淳庞，有文字。男女勤于耕织，容体皆黑，间有白者。王及官民皆回回人，丧祭冠婚悉用其礼。男子皆剃发，裹以白布，衣从颈贯下，用布围之。历不置闰。刑有笞杖、徒流数等。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人也。其王敬天朝，闻使者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王宫高广，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人，明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坐，横剑于膝。朝使人，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其王拜迎诏，叩头，手加额，开读受赐讫，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露和香密水饮之。赠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则悉用银，从者皆有赠。厥贡良马、金银、琉璃器、青花白瓷、鹤顶、犀角、翠羽、鹦鹉、洗白苾布、兜罗棉、撒哈剌糖霜、乳香、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粗黄。《宋史》：丹眉流国[3]，东至占腊五十程，南至罗越[4]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5]六十程，东北至罗斛[6]二十五程，东南至阇婆[7]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8]十五程，西北至洛华[9]二十五程，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版为屋，跣足，衣布，无绅带，以白纻缠其首，贸易以金银。其主所居广袤五里，无城郭，出则乘象车，亦有小驷。地出犀、象、鍮石、紫草、苏木诸药。四时炎热，无雪霜。未尝至中国。咸平四年来贡。按其方位四至，亦东印度地。

《明史》：或言柯枝即古盘盘国，宋、梁、隋、唐皆入贡，《唐书》：盘盘在南海，西北距环王，限少海，与狼牙修[10]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宋元嘉、梁大通中均入贡。其民濒水居，比木为栅，石为矢镞。贞观中，王遣使朝。其东南有哥罗富沙罗。王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矟殳，以孔雀羽饰纛，每战以百象为一队，一象百人，鞍若槛，四人执弓矟在中。赋率输银二铢。无丝纻，惟吉贝。非有官不束发。凡嫁娶纳槟、椰为礼，多至二百盘，东南有拘萎密[11]，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东不述，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单[12]，行六日至。与赤土[13]、堕和罗[14]同俗。自小葛兰西北行，顺风一日夜可至。永乐元年，遣中官尹庆赍诏抚谕其国，赐以销金帐幔、织金文绮、彩币及华盖。永乐六年，复命郑和使其国。六年遣使来贡。十年封其国中之山，勒石山上。宣德八年，遣使偕锡兰山诸国来贡。正统元年，遣其使者附瓜哇贡舶还国，赐敕劳王。其国与锡兰山对峙，中通古里国[15]界东大山，西、南、北皆大海。气候常热，田瘠少收。俗颇淳。筑室用椰子树，即取其叶为苫覆。王所里人，尊释教，佛座四旁皆水沟，复穿一井，每旦鸣钟鼓，汲水灌佛再三，始罗拜而退。人分五等，第一南昆王族类，二回回，三哲地，皆富民。四革全，皆牙侩。最贱者曰木瓜，屋高不得过三尺，盖极贫民，执贱役者。岁中二三月时有少雨，国人皆治舍储食物以俟。五六月间大雨不止，街市成河。七月始晴，八月后不复雨，岁岁皆然。地产诸谷，独无麦。诸畜亦皆有，惟无鹅与驴。《澳门纪略》：柯枝国分上三等：曰南昆王族类，曰回回，曰哲地。下二等：曰革全，皆牙侩；曰木瓜，最贫，遇南昆、哲地人，辄伏地。

《明史》又曰：小葛兰，其国与柯枝接境，自锡兰山西北行六昼夜可达。东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国也。永乐五年，遣使附古里、苏门答剌入贡，赐其王锦绮、纱罗、鞍马诸物，其

使者亦有赐。王及郡下皆琐里人，奉释教，敬牛及他婚丧诸礼，多与锡兰同。俗淳。土薄，收获少，仰给榜葛剌。郑和常使其国。厥贡止珍珠伞、白绵布、胡椒。又有大葛兰，波涛湍悍，舟不可泊，故商人罕至。土黑坟，本宜谷麦，民懒事耕作，岁赖乌爹[16]之米以足食。风俗土产多类小葛兰。柯枝，即《海录》之乌土国，故大、小葛兰地接柯枝，土亦黑坟，无一不合。考英夷所绘中国地图，亦列柯枝于大金沙江海口，东岸与缅甸接。以上二国皆东印度边境，故附著之。

又曰：古里，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北距狼奴尔国[17]，东七百里距坎巴国[18]，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观柯枝至古里必由舟行，可见中隔江河，盖古里介大金沙及恒河二水之间，而柯枝则在江河合流之东南岸也。自锡兰山十日可至，诸番要会也。永乐元年，命中官尹庆奉诏抚谕其国，赉以彩币。其酋遣使从庆人朝贡，三年达南京，封为国王，赐印诰及文绮诸物，遂比年人贡。郑和亦数使其国。十三年，偕柯枝、南勃利[19]、甘巴里[20]、满剌加诸国人贡。十四年，又偕瓜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21]、南浡利、不剌哇[22]、阿丹、苏门答剌、麻林[23]、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24]、彭亨[25]诸国入贡。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廷，以古里大国，序其使者于首。十七年偕满剌加十七国来贡。十九年又偕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26]、不剌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27]、满剌加诸国遣使千二百人人贡。时帝方出塞，敕皇太子曰："天时向寒，贡使即令礼官宴劳，给赐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酬其直。"自成祖崩，中朝不遣使诸国，诸国贡使亦不来。宣德五年，复遣郑和使其国。八年，其王遣使偕苏门答剌、柯枝、锡兰山、祖法儿[28]、阿丹、甘巴里、忽鲁谟斯、加异勒[29]、天方使臣人贡。其使久留都下，至正统元年乃命附瓜哇贡舟西还，

自是不复至。其国山多地瘠，有谷无麦。俗甚淳，行者让道，道不拾遗，人分五等。如柯枝王敬浮屠，凿井灌佛亦如之。每旦至及臣民，取牛粪调水，涂壁及地，又煅为灰，抹额及股，谓为敬佛。国中半崇回回教，建礼拜寺数十处，七日一礼，男女斋浴谢事，午时拜天于寺，未时乃散。王老不传子而传甥，无甥则传弟，无弟则传于国之有德者。国事皆决于二将领，以回回人为之。刑无鞭笞，轻者断手足，重者罚金珠，尤重者夷族没产。鞫狱不承，则置其手指沸汤中，三日不烂即免罪。免罪者将领导以鼓乐送还家，亲戚致贺。富家多植椰子树，至数千，其嫩者浆可饮，亦可酿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饭，干可构屋，叶可代瓦，壳可制杯，穰可索绹，煅为灰，可镶金。其他蔬果畜产多类中国。所贡物有宝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宝铁刀、拂郎双刃刀、金系腰、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香、苏合油、花毡、单伯兰布、苾布之属。

又曰：西洋琐里[30]，洪武二年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其国。三年，平定沙漠，复遣使臣颁诏。其王遣使奉金叶表献方物。成祖颁即位诏于海外诸国，西洋琐里亦与焉。永乐元年、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国来贡。源按：《一统志》云："西洋琐里本一小国，乃占城、暹罗、锡兰山、柯枝诸大国王，旧志皆云琐里人，故特存之。"此与古里皆东印度境，于大地方位为南洋，非西洋也。《明史》云概西洋者，失之。《明史》：西天阿难功德国，西方番国也，洪武七年遣其讲主必尼西来朝，贡方物及解毒药石，诏赐文绮、禅衣及布帛诸物，后不复至。又有和林国[31]师，亦遣其讲主来朝，献铜佛、舍利、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玉图书。又曰尼八剌国，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其王皆僧为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已招徕诸番，议通使其地，命僧智光赍玺书、彩币往，并使其邻境地涌塔国。智光精释典，负才辩，宣扬天子德意，其王即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

及名马方物。二十年达京师。帝喜，赐银印、玉图书、诰敕符验及幡幢、彩币，又赐其使者。二十三年再贡，加赐玉图书、红罗伞。终太祖时，数岁一贡。成祖嗣位，复命智光使其国。永乐七年，遣使来贡。十一年，命杨三保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及地涌塔王。十六年，命中官邓诚赍书往，所经罕东灵藏必力工瓦乌斯藏及野蓝卜纳，皆有赐。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显赐其王绒锦、纻绵，地涌塔王如之。自后贡使不复至。又有速睹嵩者，亦西方之国，永乐三年遣行人连迪等赍敕往招，赐银钞、彩币，其酋以道远竟不至。《万历野获编》曰：西天功德阿难国，古来不闻此夷名，金、元诸史及国朝会典皆不载，必胡僧赚赏伪造美名以欺天朝耳。源案：《明史》尚有加异勒国、甘巴里国、吉兰丹国，皆永乐、宣德中郑和所奉使招徕，偕古里、柯枝、南浡利等国入贡。其邻境尚有小阿兰、拨丹二国，皆东印度之部落。

南印度沿革原无，今补辑。附锡兰山岛。

《后汉书》：东离国[32]，居沙奇城[33]，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

《新唐书》：瞻博，或曰瞻婆，北距兢伽河，多野象群行。显庆中，与婆岸[34]、千支弗[35]、舍跋若[36]、磨腊四国并遣使入朝。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属国，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苌[37]。又有哥罗舍分[38]、修罗分[49]、甘毕[40]三国贡方物。甘毕在南海上，东距环王，有胜兵五千。哥罗舍分者，在南海南，东婆和罗。修罗分者在海北，东距真腊。其风俗大略相类，有君长，皆栅郛。二国胜兵二万，甘毕才五千。又有多摩苌，东距婆风[41]，西多隆[42]，南千支弗，北诃陵[43]地，东西一月行，南北二十五日行。俗无姓，婚姻不别同姓，王坐常东向。胜兵二

万，有弓刀甲矟，无马。果有波那婆宅护遮庵摩石榴。其国经萨卢都[44]、诃卢[45]、君那卢[46]、林邑诸国，乃得交州。显庆中贡方物。

案：《通典》有章求拔国，在东印度西，未审为南否也。

南印度海中锡兰山岛国沿革一曰师子国，一曰僧伽剌国，一曰楞伽山，一曰则意兰岛。

《梁书》：师子国，天竺旁国也。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所种，不须节。其国旧无人民，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贾来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显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晋义熙初，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五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谓为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宋元嘉六年十二月，其王刹利摩诃遣贡献。大通元年，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

《新唐书》：师子国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十余里，有稜加山[47]，多奇宝，以宝置洲上，商舶偿直辄取去。后邻国人稍往居之，能驯养师子，因以名国。总章三年，遣使者来朝。天宝初，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

《明史》：锡兰山即古狼牙修，梁时曾通中国，自苏门答剌顺风十二昼夜可达。永乐中，郑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欲害和，和觉，去之他国。其王又不睦邻境，屡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

及和归，复经其地，乃诱和至国中，发兵五万劫和舟，且塞归路。和乃率部卒二千，由间道乘虚攻拔其城，生擒其王、妻子、头目，献俘于朝廷，诸臣请戮，帝释之，择其族之贤者立之，其旧王亦释归。自是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而其王遂屡入贡。其国地广人稠，货物多聚，亚于爪哇。东南海中有山三四座，总名曰翠蓝屿，大小七门，门皆可通舟。中一山尤高大，番名梭笃蛮山。其人皆巢居穴处，赤身髡发。自此山西行七日，见鹦哥嘴山。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即入锡兰国境。海边山石上有一足迹，长三尺许，故老云佛从翠兰屿来践此，故足迹尚存。中有浅水，四时不干，人皆手蘸以洗面目。山下僧寺有释迦真身，侧卧床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传佛涅槃处也。其寝座庄严甚丽。王所居侧有大山，高出云汉。产诸色宝石，每大雨冲流山下，海旁有浮沙，珠蚌聚其内，故其国诸珠宝特富。王所居国人崇释教，重牛日，取牛粪烧灰涂其体，又调之以水遍涂地上，乃礼佛，手足直舒，腹贴于地以为敬。不食牛肉，止食其乳，死则瘗之，有杀牛者罪至死。气候常热，米粟丰足。虽富饶，然不喜啖饭，欲啖则于暗室，不令人见。男子裸上体，下围以布，遍体皆毫毛，悉剃去，惟发不剃。所贡物有珠、珊瑚、宝石、水晶、撒哈喇、西洋布、乳香、木香、树香、檀香、没药、硫磺、藤竭、芦荟、乌木、胡椒、磁石、驯象之属。

案：《梁书》狼牙修国与师子国分叙为二国，狼牙叙于干陀利[48]之后，婆利[49]之前，而师子国则叙于婆利及天竺之后，东西判然，迥不相侔。安得以狼牙修为锡兰山，而置龙鬼合居之师子国于不问乎？《明史》之外国沿革，无一不缪，有如此者。

《广东通志》：锡兰山疆域在西洋，与柯枝国对峙，南以别罗

里[50]为界。自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可至溜山洋国，十昼夜可至古里国，二十一昼夜可至卜刺哇国[51]。柯枝接大小葛兰二国，山连赤土上。自小葛兰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木骨都东国。自古里顺风十昼夜可至忽鲁谟斯国，二十昼夜可至剌撒国，二十二昼夜可至阿丹国。又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至天方国，乃南洋之尽处也。书称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盖即此国。

《西域记》附注：僧伽罗国，古之师子国，又曰无忧国，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宝，又名曰宝渚。昔释迦牟尼佛化身名僧迦罗，国人推尊为王，以大神通力破大铁城，灭罗刹女，拯恤危难，于是建都筑邑，化导四方，示寂留牙，在于兹土。国有凶荒灾异，恳祈随应。今之锡兰山，即古之僧伽罗国也。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饰以众宝，辉光赫灼，累世相承，敬礼不衰。今国王阿烈苦柰儿，琐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国人。永乐三年，太监郑和奉香花往诣彼国供养，王欲加害，郑和知其谋，遂去。后复遣郑和往赐诸番，并赐锡兰山国王。王益慢不恭，欲图害使者，用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下预泄其机，郑和等归路已绝，潜遣人回舟备水师拒之，而和自以兵三千夜由间道攻人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与其国内番兵四面攻围数重，拒战六日。和等执其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暮始达舟。即礼请佛牙登舟，灵异匪常，光彩照辉，历涉巨海数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永乐九年七月至京师，诏于皇城内庄严旃檀金刚宝座贮修供养。佛牙精舍侧有小精舍，亦以众宝而为莹饰，中有金佛像，此国先王等身而铸，肉髻则贵宝饰焉。至是并归中国。

元王大渊《岛夷志略》：僧加剌叠山环翠，洋海横峙。其山腰

有佛殿，岿然则释迦佛舍利所在。海滨有石如莲台，上有佛足迹，长二尺有四寸，阔七寸，深五寸许，迹中海水入其内不咸而甘，病者饮之则愈。土人面紫身黑、眼巨而长，手足温润而壮健，寿多至百余岁。佛初怜彼方之人贫而为盗，故以善化其民，复以甘灵水洒池，俾产红石，土人掘之，得此以济贸易，皆令温饱而善良。其佛前有一钵盂，非玉非铜非铁，色紫而润，敲之有玻璃声，故国初凡三遣使取之云。

南怀仁《坤舆图说》：印第亚之南有则意南岛[52]，离赤道北四度。人自幼以环系耳，渐垂至肩而止。海中多珍珠，江河生猫睛、昔泥红金刚石等，山林多桂皮、香木，亦产水晶，尝琢成棺殓死者。相传为中国人所居，今房屋殿宇，亦颇相类。西有小岛数十，总名马儿地林，悉为人所居。海中生一椰树，其实甚小，可疗诸病。

按：南印度之楞伽岛旧为罗刹所居，人不敢至，佛为说法，尚不能戒杀，见于《法苑珠林》所载。《梁书》亦言其为龙与鬼神所居。何以后世竟为耕桑商舶之地？惟《西域记》附注，言僧伽剌王仗佛力以灭罗刹之事，得其实矣。凡佛经所言转轮圣王及阿修罗，皆劫初时地天之通未绝，非后世所有，故昔日罗刹夜叉各岛，今皆开辟，生齿繁殖，而西牛货州、东神胜洲，今亦商舶通行，气运日开。不怪为怪，固难以为夏虫井蛙道也。

又案：《瀛环志略》言中有高山，土产鸦鹘宝石，每遇大雨冲流山下，从沙中拾取之，隋常骏至林邑极西望见之。番人谓高山为锡南，因名云。

附补落伽山[53]及溜山补落伽山，一名普陀山。

《大唐西域记》：南印度濒海有秣剌耶山，产龙脑香，山东有布吐落迦山，顶有池，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从此山东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迦罗国路。从此入海，东南可三千余里至僧迦罗国。《唐书》师子国亦南印度之境也。国周七千余里，昔本宝渚罗刹居之，前王僧伽剌治兵浮海而往，诵咒奋武，遂有其国。其王即释迦佛之前生也。案：补落迦山在南印度濒海之岸，非岛也，由此下海，乃至锡南山岛，故别载之。

《海岛逸志》曰：穆迦滨于南海，真佛所居，山极高峻，遍地黄金、美玉，百神守护，不得取也。真修者必登穆迦礼拜真佛，持斋受戒，数年而出，人皆称曰老君，自能降神伏怪，驱邪斩鬼，手持念珠，慈悲可掬，见者知其有道。案：此即南印度濒海之落迦山也，非锡兰岛。

《明史》：溜山，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可至。自苏门答剌过小帽山，西南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年，郑和往赐其国，自后三贡，并与忽鲁谟斯诸国偕。宣德五年，郑和复使其国，后竟不至。其山居海中，有三石门并可通舟，无城郭，倚山聚居。气候常热，土薄谷少无麦，土人皆捕鱼暴干以充食。王及群下尽回回人，婚丧诸礼多类忽鲁谟斯。山下有八港，各以溜名。或言外更有三千溜，舟或失风入其处，即有沉溺之患。

魏源曰：五印度之地，惟南印度斗出大海，形如箕舌，似中国之登、莱，而补落迦山则犹登州之成山，其锡兰岛之楞伽山，则四面皆海，犹琼州、台湾也。普陀之在西藏、在浙江定海者，皆后出傅会，惟此近翔实，以非西夷市舶所集，故无述焉。独是锡

兰岛逼近印度，史称地广富庶，亚于瓜哇、南怀仁、艾儒略均图述之，何以亦阒然于英夷据印度之后？惟《地里备考》以榜甲剌等十九部为印度公司兼辖之地，以锡兰岛为土君专辖之地，其言较核于诸夷书。盖南洋斗出濒海之岸，为大西洋各国市埠环峙，有英吉利埠，有荷兰埠，有佛兰西埠，有弥利坚埠，有葡萄埠，岸市盛，故岛市微矣。溜山诸岛林立，环锡兰山，而《地里备考》谓锡兰山四面千屿环之，其人物生殖者，惟四五十岛，亦最切南洋之形势。谭印度者可无唐枣凿空之憾焉。

案：海间小岛，名目实繁。西人以意命名，不能划一，大约大则百里，小则数十里，洲屿星列耳。

西印度沿革唐以前安息、条支皆佛教，无回教也，唐以后大食、波斯始皆回教，故以宗佛教者归此类。

《汉书》：安息国治番兜城[54]，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55]、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安息东则大月氏。

《汉书》又曰：乌弋山离国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案：此西海谓地中海，《魏书》谓此西渤海也。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者。

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此语《魏书》已破其妄。见《大西洋沿革》云。

《后汉书》：安息国居和椟城[56]，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狮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过）〔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案：大秦与条支，止隔地中海，海长虽万余里，仅广二三千里，顺风对度数日可至，安有此阻难之理？此西夷贪汉使财物，恐其西通大秦，自相贸易，则己国不得垄断其利，故为此恐吓之诞词也。至《魏书》始破其妄。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57]，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58]，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59]，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

《后汉书》：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瓮。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

《魏书》：安息在葱岭西都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

《隋书》：安国，《汉书》安息国也，王姓昭武，与康国[60]王

同族，都那密山南，城有五重，环以流水，宫殿皆为平头。炀帝初，遣杜行满至其国。又乌那曷国，都乌浒水西，旧安息之地，王姓昭武，康国种类，东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五百里。穆国都乌浒河西，亦安息故地，与乌那曷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种类。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那曷二百余里，西去波斯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唐书》：以后安息改名大食，条支改名波斯，皆回教，非佛教矣。别见巴杜、阿丹两国沿革。

《魏书》：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城方十里，河经其城中南流。出金、银、铁石、珊瑚、琥珀、车渠、玛瑙，多大真珠、颇梨、琉璃、水晶、琴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等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有鸟形如橐驼，有两翼，飞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啖火。神龟中遣使人贡。

《隋书》：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苏蔺城，即条支故地。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都城方十余里，胜兵二万余，乘象而战。妻其姊妹。国无死刑，或系排于颈以标之。炀帝遣李昱使波斯，寻遣使贡方物。

《宋史》：注辇国[61]东距海五千里，西至西天竺千五百里，《宋史》原本作距海五里，又天竺上无西字，此据《文献通考》。南至罗兰[62]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63]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国，水行至广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其国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东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砖，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为之，皆植花果杂木。其第一至第三，皆民居，环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主之四子居之。第六城为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即主之所，居室四百余区。所统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其

南八，其北十二，今国主相传三世矣。民有罪，即命侍郎一员处治之，轻者縶于木格，笞五十至一百，重者即斩，或以象践杀之。其宴则国主与四侍郎膜拜于阶，遂共座，作乐歌舞，不饮酒而食肉。案：回教食牛、羊肉，不饮酒。俗衣布，亦有饼饵；掌馔执事用妇人。其嫁娶先用金银、指环、越诺布及女所服锦衣遗婿，若男欲离女则不取聘财，女却男则倍偿之。其兵阵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枪次之，长刀又次之，弓矢在后。四侍郎分领其众。国东南约二千五百里，有悉兰池国[64]，或相侵伐。地产真珠、象牙、珊瑚、颇黎、槟榔、豆蔻、吉贝布，兽有山羊、黄牛，禽有山鸡、鹦鹉，果有余甘、藤罗、千年枣、椰子、甘罗、昆仑梅、婆罗密等，花有白末利、散丝、蛇脐、佛桑、丽秋、青黄碧婆罗、瑶莲、蝉紫、水蕉之类，五谷有绿豆、黑豆、麦、稻，地宜竹。自昔未尝朝贡，大中祥符八年来贡，以盘奉珍珠、碧玻璃升殿，布于御坐前，降殿再拜。离本国舟行七十七昼夜，历郍勿丹山、娑里西兰山，至占宾国。又行六十一昼夜，历伊麻罗里山，至古罗国[65]。国有古罗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昼夜，历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宝龙山，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望东西王母冢，距舟所将百里。又行二十昼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之琵琶洲。离本国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广州焉。凡宴赐恩例同龟兹使。明道二年表进珍珠衫帽及真珠一百五两、象牙百株，自言数朝贡而海风破船不达，愿将上等珠就龙床脚撒殿，顶戴赡礼，以申向慕之心。乃奉银盘升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

《宋史》云：層檀国在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宁四年始入贡，海道便风行百六十日，经勿巡[66]、古林[67]、三佛齐国乃至广州。传国五百年，十世矣。人语言如大食。地春冬暖。贵人以越布缠头，案：此即白帽回，亦曰缠头回。服花锦白氎布，出入乘象、马，有

奉禄。其法轻罪杖，重罪死。谷有稻、粟、麦，食有鱼，畜有绵羊、山羊、沙牛、水牛、橐驼、马、犀、象，药有木香、血竭、没药、鹏砂、阿魏、薰陆，产珍珠、玻璃、密华三酒。交易用钱，官自铸，三分其齐，金、铜相半，而银居一分，禁民私铸。元丰六年使再至，神宗念其绝远，诏颁赉如故事，仍加赐白金二千两。

《坤舆图说》：阿尔母斯[68]，其地悉是盐及硫磺，草木不生，鸟兽绝迹，人着皮履，遇雨过，履底一日辄败。多地震。气候极热，须坐卧水中，没至口方解。绝无淡水，勺水皆从海外载至。因居三大洲之中，富商大贾，多聚此地，百货骈集，人烟辐辏．凡海内珍奇，难致之物，辄往取之。源案：《明史》作忽鲁谟斯。又南怀仁图中有阿尔母河，《职方外纪》则作阿尔谟海，与西红海相对，共两海汊，而阿丹回国则夹于二海汊之间。盖欧罗巴洲之货由地中海来者皆在此过载驳陆，再下南洋海，而亚细亚洲南洋之货亦至此人内河，分赴彼二州也。

《明史》：祖法尔国，自古里西北放舟，顺风十昼夜可至。永乐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剌撒诸国人贡，命郑和赍玺书赐物报之。宣德、正统屡贡。其国东南大海，西北重山，天时常若八九月，五谷、蔬果、诸畜咸备，人体颀硕。王及臣民悉奉回回教，婚丧亦遵其制。多建礼拜寺，遇礼拜日，市绝贸易，男女长幼皆沐浴更新衣，以蔷薇露或沉香油拭面，焚沉、檀、俺八儿诸香于炉，人立其上以薰衣，然后往拜。所过街市，香经时不散。天使至，诏书开读讫，其王遍谕国人，尽出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安息香诸物与华人交易。乳香乃树脂，其树似榆面叶尖长，土人斫树取其脂为香。有驼鸡，颈长类鹤，足高三四尺，毛色若驼，行亦如之，常以充贡。案：地产驼鸡，知为安息、大食境，故人之西印度。

又曰：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

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抚。忽鲁谟斯、比剌[69]、溜山、孙剌[70]诸国，赐其王锦绮、彩帛、纱罗，妃及大臣皆有赐。至忽鲁谟斯，王即遣陪臣奉金叶表贡马及方物。十二年至京师，命礼官宴赐，酬以马直。比还，赐王及妃以下有差。自是凡四贡，和亦再使。后朝使不去，其使者亦久不至。宣德五年，复遣和宣诏其国，乃遣使来贡。八年至京师，宴赐有加。正统元年，附瓜哇舟还国，嗣后遂绝。其国居西海之极，自东南诸蛮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贾人，皆来此贸易，故宝货填溢。气候有寒暑，春发葩，秋陨叶，有霜无雪，多露少雨。土瘠，谷、麦寡然，他方转输多，价极贱。民富俗厚，或遭祸致贫，众皆遗以钱帛，共振业之。王及臣下俱回回人，婚丧悉用其礼。人多白皙丰伟，妇女出则以纱蔽面。市列廛肆，百物具备。惟禁酒，犯者罪至死。医卜技艺皆类中华。交易用银钱。书用回回字，王遵其教，日斋戒沐浴虔拜者五。地多咸，不产草木，牛、羊、马、驼皆啖鱼腊。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寝处庖厕及待客之所皆在其上。饶蔬果，有核桃、把聃、松子、石榴、葡萄、花红、万年枣之属。有大山，四面异色。一红盐石，凿以为器，盛食物不加盐而味自和。一白土，可涂垣壁。一赤土，一黄土，皆适于用。所贡有狮子、麒麟、驼鸡、福禄灵羊，常贡则大珠、宝石之类。源案：西印度诸国皆安息、大食之地，故皆产驼鸡，即《汉书》所谓安息大鸟，今闽、粤、宁波、上海洋船，多载还内地。其鸡高三四尺，花冠，翠羽，其行若驼，俗云洋鸡者也。但此尚非至大者，其本国驼禽，高大更倍。《天方典礼》云：驼鸡尾长似雉，雌者高三尺至七八尺，雄者高丈余，背有肉鞍似驼，可乘致远，蹄苍色，张翅甚大，其卵如瓮，可作器。舟舶难载，故罕至云。此皆西南洋，非大、小西洋，而《明史》谓其国居西洋之极者，郑和之舟至此而返也。

北印度沿革原无，今补辑。今克什弥尔，古罽宾国，即北印度也，与西印度皆不属英夷。其西境之爱乌罕，即古大月氐，亦与北印度犬牙相错。

又案：北印度与邻境各国有大雪山界之，雪山之北则印度河界之，其南与中印度亦有大山为界，疆域本不难辨，后人不审《西域记》，自作纷扰耳。

《汉书》：《西域记》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71]二千二百五（千）〔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氐、西南与乌弋山离接。昔匈奴破大月氐，大月氐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罽宾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櫰、梓、竹、漆，种五谷、葡萄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治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后军侯赵德使罽宾，与其王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以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罽宾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买）〔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又烦使者送至县度为防护。寇害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

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彊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执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非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案：县度在乌秅西，与罽宾邻，当在今巴达克山西境，乃印度河岸也。

《后汉书》：大月氐国，居蓝氐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初月氐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邱就郤，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至其子立，复灭天竺，置监领月氐。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氐云。高附国在大月氐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氐。《汉书》以为五翎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氐破安息，始得高附。

《魏书》：大月氐国都卢监氏城，在佛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去佛敌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

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阿钩羌国在莎车西南，去代一万三千里。国西有县度山，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下临不测之渊，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谷、诸果，市用钱为货，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一统志》、《汉书》称乌秅国西有县度，《魏书》则以权于摩国，即汉之乌秅，而县度在阿钩羌国之西。考阿钩羌去权于摩止三十里，境壤毗连，盖汉乌秅国至魏分而为二，其在今则皆拔达克山境也。又波路国在其西北，与今布鲁特在拔达克山西北者地势正合，波路与布鲁音近，其为布鲁特部无疑。

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因号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张掖之间，被服颇与羌同，其俗以金银钱为货，随畜牧移徙，亦类匈奴。其城东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计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谓百丈佛图也。

罽宾国都善见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紫竹，种五谷，粪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罽，有金银铜锡以为器物。市用钱。他畜与诸国同。每使朝献。

𠻘哒国[72]，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马许水南二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73]，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余，多寺塔，皆饰以金，风俗与突厥略同，其语与柔然、高车及诸胡不同。众可十万，无城邑，依随水草，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

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柔然婚姻。自太安以后，每遣使朝贡。初，熙平中，肃宗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正光中还，慧生所经诸国，不得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数。盖举其略，云其国去漕国千五里，去瓜六千五百里。《一统志》：今爱乌罕为葱岭西南大国，《汉书》所云南道逾葱岭则出大月氐，与今爱乌罕适合。魏哌哒、隋挹怛皆月氐总类，其所载都马许水南及乌浒水南，盖字画之传讹。《汉书》称其都妫水，乌浒与妫其音固相近，是哌哒、挹怛之与月氐同为一地，皆爱乌罕境也。

钵和国在渴盘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处。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哌哒，一道西南趣乌苌，亦为哌哒所统。

赊弥国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专事诸神，亦附哌哒。东有钵卢勒国，路险，缘铁锁而度，下不见底。熙平中宋云等竟不能达。

乌苌国在赊弥南，北有葱岭，南至天竺。婆罗门胡为其上族。婆罗门多解天文、吉凶之数，其王动则访决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丰稻麦。事佛，多诸寺塔，事极华丽。为法不杀，犯死罪唯徙于灵山。西南有檀持山，山上立寺，以驴数头运食，山下无人控御，自知往来也。

乾陀国在乌苌西，本名业波，为哌哒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临国民二世矣，好征战，与罽宾国斗三年不罢，人怨苦之。有斗象七百头，十人乘一象，皆执兵仗，象鼻缚刀以战。所都城东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谓雀离佛图。

《新唐书》：吐火罗[74]，或曰土豁罗，曰睹货罗，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与挹怛杂处。胜兵

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颇黎山，其阳穴中有神马，国人游牧牝于侧，生骑辄污血。其王号叶护。武德、贞观时再入献。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驼鸟。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为二十四州。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嚈哒，王姓也，后裔以姓为国，讹为挹怛，俗类突厥。天宝中遣使朝贡。俱兰，或曰俱罗弩，曰屈浪拏，与吐火罗接壤，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鲁河，出金精，琢石取之。贞观二十年遣使者来献。书辞类浮屠语。劫国居葱岭中，西南距赊弥，西北挹怛也，去京师万二千里。气常热，有稻、麦、粟、豆，畜羊、马。武德二年，遣使者献宝带、玻璃、水精杯。越底延国，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赊弥，东北五千里至瓜州，居辛头水[75]之北。其法不杀人，重罪流，轻罪放，无租税。俗剪发，被锦袍，贫者白氎，自澡洁。气温，多稻米、石蜜。此国非北印度，而与北印度毗连，故先述之。

《新唐书》：个失密[76]，或曰迦湿弥罗，北距勃律五百里，环地四千里，山回缭之，他（俗）〔族〕无能攻伐。王城西濒弥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风，出火珠、郁金、龙种马。俗毛褐。世传地本龙池，龙徙水竭，故往居之。开元初遣使者朝献胡药，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臣身与中天竺王阨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战辄胜。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愿为天可汗营祠。"因丐王册，册木多笔为王。自是职贡有常。其役属五种，亦名国。所谓咀叉始罗者，地二千里，有都城。东南余七百里得僧诃补罗，地三千余里，亦治都城。东南山行五百里，得乌剌尸，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穑。东南限山千里，即个失密。

西南行险七百里，得半笯蹉，地二千里。又得曷逻阇补罗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骁勇。五种皆无君长云。

《新唐书》：罽宾，隋漕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赢，南距舍卫三千里。王居修鲜城，常役属大月氏。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琖、颇黎。贞观中献名马。遣果毅何处罗拔等厚赍赐其国，并抚尉天竺。处罗拔至罽宾，王东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导护使者至天竺。显庆三年，以其地修鲜为都督府。开元七年遣使献天文、秘方奇药。罽宾及乌苌国王乾元初使者朝贡。

【注】

〔1〕乌弋山离国，又作五山里，故地当在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

〔2〕高附，古国名，故地在今阿富汗喀布尔（Kābul）一带。

〔3〕丹眉流国，即丹流眉之误，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北部泰国洛坤（Nakhon Srithamarat）。

〔4〕罗越，其地在马来半岛南部，或谓今马来西亚柔佛（Johore）州一带，或谓在今新加坡海峡一带。

〔5〕程良，故地在今泰国北部。

〔6〕罗斛，又作逻斛（Lavo），故地在今泰国华富里（Lophury）一带。

〔7〕阇婆，此处即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Pulau Java）。

〔8〕程若，或谓在马来半岛，系泰国的董里（Trang），或谓系缅甸东南部的墨吉（Mergui）。

〔9〕洛华，或谓在今缅甸东南部的土瓦（Tavoy）。

〔10〕狼牙修，此处专指马来半岛东岸的北大年（Patani）一带。

〔11〕拘萎密，一说在今印度东部阿萨姆（Assam）邦一带，或谓邑没卢，在今缅甸勃固（Pegu）一带。

〔12〕文单（Vien Chan），即今老挝的万象。

〔13〕赤土，一般认为在马来半岛，或谓泰国宋卡（Sonkhla）、北大年（Patani）一带，或谓泰国高头郎（Phatalany）府、洛坤府一带。

〔14〕堕和罗，即墮罗钵底（Dvaravati），故地在今泰国湄南河（Me Nam）下游地区，或谓该国大城（Ayuttaya）。

〔15〕古里国，又作西洋古里、古俚，指印度西部的卡利卡特（Calicut），今名科泽科德（Kozhikode）。

〔16〕乌爹，又作乌叠、乌丁，或谓今印度东部奥里萨（Orissa）东北部；或谓在今缅甸勃固一带。

〔17〕狼奴尔国，应作狼奴儿（Honore），即今印度卡纳塔克邦（Karnātaka）西岸之霍纳瓦（Honavar）。

〔18〕坎巴国，又作坎巴夷（Koyampadi），即今印度喀拉特邦西部之科因巴托尔（Coinbatore）。

〔19〕南勃利（Lamuri），即南巫利，又作蓝无里、南泥里、南浡里等，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班达亚齐（Banda-Aceh）一带。

〔20〕甘巴里（Coimbatore），又作甘把里，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科因把托尔。

〔21〕溜山，又作溜洋、溜山洋，即今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和拉克代夫群岛（Laccadive）。

〔22〕不剌哇（Brava），即卜剌哇，故地在今索马里东岸布腊瓦。

〔23〕麻林，即麻林地，或谓今肯尼亚东岸马林迪（Malindi），或谓今莫桑比克（Mozambique）。

〔24〕沙里湾泥，或谓即今南也门东北沿海之沙尔维恩角（Ras Sharwayn）。

〔25〕彭亨，又作朋丰、蓬丰、朋亨、湓亨、彭杭、彭坑等，即今马来西亚之彭亨（Pahang）州一带。

〔26〕剌撒，即今阿拉伯半岛南岸木卡拉（Mukalla）附近之剌撒（La'sa）村。

〔27〕阿鲁（Aru），又作哑鲁、亚路、亚鲁等，即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之棉兰（Medan）一带。

〔28〕祖法儿（Zufal），亦作佐法儿、左法儿，即今阿拉伯半岛阿曼西部多法尔（Dhufar）。

〔29〕加异勒，即加异城（Kayal），又作加一、加益，即印度南部东岸之卡异尔（Cail）镇。

〔30〕西洋琐里，又作柱辇（Cola），其地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Cromandel）海岸。

〔31〕和林国，喀拉和林的简称，故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之哈尔和林。

〔32〕东离国，为车离之误，亦作车邻（Cala），故地在今印度半岛南部克罗曼德尔沿海一带。

〔33〕沙奇城，故地或谓在今恒河与胡格利河口一带。

〔34〕婆岸，或在今印度，今地无考。

〔35〕千支弗，亦作千支，即建志补罗（Kancipura），今印度东岸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

〔36〕舍贼若（Chuliya），即今印度科弗里（Cauvery）河与佩内尔（Penner）河之间地区。

〔37〕多摩苌，又作多摩长，故地在今马来半岛，或谓泰国高头廊（Phatalung）府的塔莫特（Tamaut）一带。

〔38〕哥罗舍分，或谓今泰国西部的叻丕（Ratburi）；或谓在泰国西北部或缅甸境内。

〔39〕修罗分，或谓今泰国东南海岸地区，今名不详。

〔40〕甘毕，又作甘必，其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41〕婆凤，即婆皇，又作媻皇，故地在今马来西亚彭亨（Pahang）一带。

〔42〕多隆，或谓在今马来半岛上泰国之董里（Trang）一带。

〔43〕诃陵（Kalinga），此处指印度尼西亚之爪哇。

〔44〕萨卢都，又作薛卢都，或谓在今马来半岛，为泰国万伦府，或谓即马来西亚柔佛及新加坡一带。

〔45〕诃卢，即恩诃卢，故地或谓在马来半岛，今泰国宋卡（Songkhla）一带；或谓今新加坡（Singapura）。

〔46〕君那卢（Condore），指越南南岸外的昆伦岛（Paula Condore）。

〔47〕稜加山（Lankā），又作稜伽山、楞伽山、駿迦山等，为斯里兰卡岛主峰，或泛指今斯里兰卡。

〔48〕于陀利，又作干陁利，或谓今印度尼西亚巨港（Palembang），或谓在马来半岛之吉打（Kedah）或金丹（Kintan）。

〔49〕婆利，或谓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Balli）岛，或谓今加里曼丹岛（Borneo），或谓在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占碑（Jambi）一带。

〔50〕别罗里，又作别罗利、别里、罗里等，在今斯里兰卡西南岸加勒（Galle）之北。

〔51〕卜剌哇国（Brawa），即今索马里东南岸希腊瓦。

〔52〕则意南岛，又作则意兰，即锡兰（Ceylon），今称斯里兰卡。

〔53〕补落伽山，又作普陀山、补陀落迦山、补但洛迦山、补陀落山等，即布呾洛迦山（Potalaka），在今印度半岛南部帕帕纳萨姆（Pāpanasam）山。

〔54〕番兜城（Partu），又作朴桃、排桃，故地在今伊朗东北部。

〔55〕康居，西域古国，故地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

〔56〕和椟城，或谓今伊朗哈马丹（Hamadan）城，或谓为赫克桐皮罗斯（Hecatompylos）。

〔57〕阿蛮国，或谓即今土耳其亚美尼亚（Amenia）；或谓今伊朗哈马丹（Hamadan）。

〔58〕斯宾国（Hesiphon），即古代安息都城克泰斯封，在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东岸。

〔59〕于罗国，即今伊拉克巴比仑城遗址南面纳杰夫（Najaf）东南之希拉（Hira）城。

〔60〕康国，古国名，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

〔61〕注辇国（Cola），故地在今印度克罗曼德尔海岸一带。

〔62〕罗兰，应为细兰（Silan），即今斯里兰卡。

〔63〕顿田（Tenasserim），为顿逊之误，故地在今缅甸南部之丹那沙林附近。

〔64〕悉兰池国（Sirendib），指今斯里兰卡。

〔65〕古罗国，或谓即古剌，在今缅甸勃固至仰光一带。

〔66〕勿巡，即没巽（Mezoen），即今阿曼东北部哈德角西岸之苏哈尔（Sohar）。

〔67〕古林（Kulan），又作阁蓝、故临，即今印度西南部奎隆（Quilon）。

〔68〕阿尔母斯，即忽鲁谟斯，今译霍尔木兹岛。

〔69〕比剌（Brawa），亦作卜剌哇、不剌哇，即今索马里之布腊瓦（Brāwa）。

〔70〕孙剌（Sunda），又作顺达、孙他、孙陀等，其地在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

〔71〕乌秅国，其地在今新疆叶尔羌河上游。

〔72〕厌哒国，亦作嚈哒等，故地在今阿富汗北部。

〔73〕拔底延城，即今阿富汗北部法扎巴德（Faízābād）。

〔74〕吐火罗（Tukhara），又作土豁城，即大夏；又译巴克特特里亚，其地在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与阿河上游之间。

〔75〕辛头水，即印度河（Indhu R.）。

〔76〕个失密，亦作迦湿弥罗，其地在今克什米尔。

海国图志卷三十一

邵阳魏源辑

西 南 洋沿革

北印度西北邻部附录

《汉书》罽宾以西北各国皆北印度之邻境也，隋、唐为九姓昭武等国，见《大唐西域记》者，孰北印度，孰非北印度，至为昭析，今不复录。惟元代尽易国名，而《明史》误以北方之赛马尔罕为罽宾，官书《西域图志》又以南方之温都斯坦为罽宾，罽宾以南之西藏方为天竺，遂燕郢易位，棼如乱丝。今特画出北印度以外各国，以区戎索，特自元、明始。

邱长春《西游记》：门人李志常述，前半乌程程同文注，后半大兴徐松注，魏源附注。真人长春子，姓邱，名处机，登州栖霞人。己卯年，住莱州昊天观，己卯，元太祖称帝十四年，宋宁宗嘉定十二年，金宣宗兴定三年。江南、河南各大帅，屡邀请不往。会是冬十二月，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以虎头金牌率二十骑来请。时山东尚为金有，适

两朝讲好，故使命得通。庚辰年正月启行，庚辰，元太祖十五年，宋宁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兴定四年。由燕京出居庸关，驻宣德州。十月，斡辰大王遣使臣阿里鲜来请。程同文曰：斡辰大王即太祖第四弟斡赤斤也，太祖西征，命斡赤斤居守斡难河。以辛巳年二月八日启行，辛巳，元太祖十六年，宋宁宗嘉定十四年，金宣宗兴定五年。度野狐岭，在张家口外。北过抚州。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有盐池，《金史》：抚州之丰利县有盖里泊，在今张家口北百里。遙东北去，自此无河，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马行五日，出明昌界。又六七日，忽人大沙陀，即大漠。东北行千里外，三月朔出沙陀，至渔儿泺，始有人烟聚落。张德辉《纪行》云：昌州以北人沙陀凡六驿，而出沙陀与此正同，今为达儿海子，在克什克腾部落北。又二十余日方见一沙河，西北流人陆局河。陆局河，即胪朐河之音转，今克鲁伦河也。渡河北行三日人小沙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帐下。即斡难河旧帐，非和林也。十七日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陆局河。积水成海，周数百里。并河南岸西行，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水流东北，行十有六日，河势绕西北山去，不得穷其源。克鲁伦河发源肯特岭，南流，及平地始转东南。长春由河南岸折河西行，故不见来源。西南泺驿路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渐见大山峭拔，从此以西渐有山阜，此所见大山当即肯特岭。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此所渡土腊河也。山川秀，水草饶，有契丹故城，盖辽亡士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寻思干城，万里外，回纥最佳处，契丹都焉，历七帝。注详下文。盖契丹初奔乃蛮后，乃西徙回纥葱岭也，故乃蛮之亡来投西契丹欤。六月十三日至长松岭后宿。十四日过山度浅河，天极寒。十七日宿岭西，盛夏冰雪，山路盘曲，西北且百余里，既而复西北，始见平地。有石河长五十余里。此鄂尔昆河东流将会喀拉河处，河经山峡，故曰石河。雍正中拒准噶尔，其时黑龙江兵至鄂罗坤河军营者，过汗山，即西北渡土拉

河，又西北行，逾喀里雅尔山，乃济鄂尔坤河，与长春行程正同。长松岭当即喀里雅尔山，其地已在北极出地四十九度，是以寒甚欤。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转，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恶人。此厄鲁赫特山也。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之东。窝里朵，汉语行宫也。奉皇后旨，请师渡河。其水东北流，弥漫没轴。入营，驻车南岸，其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此之盛也。此和林行宫也，在鄂尔坤河之北，色楞格河之南，又在塔米尔河、哈绥河二小水之间。哈绥河，即元时和林河也，以水得名，其地为自昔回纥建牙之所。其所渡之河或即入和林河之支流，今曰瑚伊努河。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屡见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坟墓。又二三日，过曷剌肖故城。又五六日逾岭而南，迤逦南山，望之有雪。此地东距陆局河约五千里。七月二十五日至阿不罕山北，镇海相公来谒。阿不罕山在金山东北，今阿集尔罕山也。《镇海传》：太祖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阿鲁欢即阿不罕之音转。八月，傍大山西行，约三日，复东南行，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日，抵金山[1]东北。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县辕以上，缚轮以下，约四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止泊。傍大山者，即傍阿尔泰山之东大干也，乃向西南行，当取道于今科布多，再西南，乃科布多河及额尔齐斯河发源处，为阿尔泰山之脉脊，故曰经大峡抵金山东北也。南出山临河，当是乌隆古河，刘郁《西使记》谓之龙骨河。渡河而南，经小童山七十里，又卤地三十里。宣使与镇海议曰：“此地最难行。前至白骨甸，行二百里达沙陀北，颇有水草。更涉沙陀百余里，方及回纥城。所谓白骨甸者，古之战场，疲兵至此，百无一还，顷者乃满部大败于此。须暮起，夜渡其半，明日向午方得水草。但黑夜魑魅为祟，当涂血马首以厌之。”师笑不答。徐松曰：金山东北与乌鲁木齐所属之古城南北相直，今自科布多赴新疆驿路，南抵古城之鄂伦布，之拉克台，之苏吉台，之噶法台，

皆沙迹，即白骨甸也。翌日过沙陀，南望天际若银霞，疑为阴山。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交迎至小城北，告曰："此阴山前三百里，和州[2]也。"翌日沿州西行，禾麦初熟。西即鳖思（为）〔马〕大城[3]。回纥王部族劝葡萄酒，供花果，告曰："此大唐时北度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龙兴西寺，二石刻纪其功德。其东数百里有西凉府，其西二百余里有轮台县，唐之边坊往往尚存。"此阴山非河套之阴山，乃天山也。博克达三峰去古城北数日程，即见之，故长春诗有"三峰并起插云寒"之句。其阴山前三百里和州者，谓天山以南吐鲁番，为古火州地，讹火为和耳。唐北庭大都护府在今济木萨之北，端州者，端即都护字之合音。轮台县治在今阜康县西五六十里，县治在博达克山背，故南望阴山。程同文曰："鳖思即别失。"欧阳圭斋曰："北庭，今别失八里也。"则元时别失八里正在于此。九月七日西行，问更几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万余里即是。四日，宿轮台之东。又历一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儿，与镇海有旧，率部族远迎。源案，畏午儿即畏吾儿，乃回鹘转音也。元初，畏吾儿地西接伊犁，东抵哈密，故此有其酋长。程同文曰：昌八剌城即《元史·西北地里附录》之彰八里也。《耶律希亮传》：逾天山，至北庭都护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逾马纳思河。则昌八里在今玛纳斯河之东矣。翌日，并阴山而西约十程，又度沙场，一昼夜方出。盖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际阴山之麓。逾沙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翌日，又西南行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徐松曰：沙场者，晶河城东至托克多，积沙成山，东距阜康千一百里，故云十余程。其间当过数小河，此不言者，夏雪融则涨，冬则涸，此九月过之，故不知有水也。自托克多至晶河，山行五百余里至赛喇木泊东岸，泊正圆，周百余里，即天池海。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众流入峡，曲折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

四十八桥，桥可行车。并泊南行五千里，入塔勒奇山峡，谚曰："果子沟，沟水南流。"势甚湍急，架木桥以度车马，峡长六十里，今为四十二桥，即其遗址。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次及一程，至阿里马城。铺速满国王暨蒙古塔剌忽且来迎。宿于西果园。土人呼果为阿里马，因以名城。东西大川即今阿里玛图河也。阿里马，《元史》作阿力麻里，即伊犁城也。《元史》又作叶密里，又作叶密立，皆即此城，本朝名之曰伊犁。以《唐书》伊列河得名，恐亦即叶密立之音转。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河。土人呼河为没辇，云水势深阔。从东来抵西北，截断阴山，河南复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济，南下至一大山，北有小城。此即今伊犁河也，其水西流。以西行四日计之，其渡河当在今之察林渡也。南下一大山，疑今铅厂诸山。又西行五日，宣使刘仲禄以去行在渐近，先往驰奏，独镇海公从。又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遇东夏使回，言："七月十二日辞行在，上将兵追算端汗至印度。"西南一山，当是善塔斯岭。算端者，西域长君之称，《元史》作算端，《明史》作速檀，一作琐檀，本朝官书作苏勒坦，今哈萨克、布鲁特每称之。七月十二日辞行在，十月十四日至此，在道三月矣。明日，至回纥小城。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桥，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其国王辽后也，自金师破辽，大石林牙领众数千去西北，移徙十余年，方至此地。风土气候，与漠北不同，平地多农桑，果实如中国。惟夏秋无雨，皆资灌溉。东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万里，传国几百年。乃满失国，依大石，士马复振，盗据其土，继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满寻灭，算端亦亡。源案：前记言西南至寻思干城[4]万里外，回纥最佳处，契丹都焉，历七帝者，此也。刘仲禄言在乃蛮奉诏征师者，亦此也。大石林牙，辽宗姓，于辽亡后率众西行，间关万里，建国西土，是为西辽，耶律大石号德宗，改为延庆二年。康国十年，子夷列立，号仁宗。其幼时太后萧氏权国，改元咸清，凡七年。及亲政，改元绍兴，凡十三年。卒，子幼，妹耶律氏权国。崇福十四年，子直鲁古立，改元天禧，凡三十四年。元太祖灭乃蛮，禽太阳汗，

其子屈出律奔契丹，袭执天禧，尊为太上皇，篡其国阅十余年。元太祖征西域，灭之。其事附见《辽史·天祐纪》末，兼见于《契丹国志》，实止建国七十年，历三帝二后。以远隔葱岭，故诸史皆无之。此地尚在伊犁西境，未逾葱岭也。时乃蛮部据其葱岭东地，而印度算端据其葱岭西地，分为两国。其寻思干城则印度算端所据也。旧皆西契丹地。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当途，石色尽赤，有驻军古迹，西有大冢，若斗星相联。今时穆尔图泊南岸也，多古翁仲即此地也。自渡伊犁河以南所经之程，即今伊犁兵赴喀什噶尔换防之兵，傍特穆图泊东南，经布鲁特游牧乃上葱岭也。并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蓝城[5]，有小塔，回纥王来迎入馆。十一月四日，土人以为年傍午相贺。西南复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纥。明日，又历一城，复行二日，有河，是为霍阐河[6]。由浮桥渡，泊于西岸。其河源出东南二大雪山间，色浑而流急，深数丈，西北注，不知几千里。此正逾葱岭之路也，程同文曰"赛蓝"，据刘郁《西使记》，在塔剌寺西四日程，今塔剌河之西也。《明史·外国传》赛兰在塔失干之东，今塔失干城在锡林河之北。元时西域往返之道，必从塔剌斯河过赛兰，乃西南行，渡霍阐河，即纳林河也。刘郁《西使记》在忽牵河，其音相近。河之西南绝无水草者二百余里，复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与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又至一城，得水草。复经三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仲冬十有八日，过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西契丹之河中府也。大师移剌，国公及蒙古、回纥郊迎，大设帷幄，乃知宣使刘公以路梗，尚留此处，盖千里外舟梁为土寇所毁也。遂留过冬。其城临河岸，秋夏常无雨，国人疏二渠入城，分绕巷陌。方算端未败时，城中十万余户，今存四之一，大半回纥人，契丹及汉人次之。有冈高十余丈，算端之新宫据焉。又孔雀、大象，皆东南数十里印度国物。邪米思干，《元史》及《西使记》皆作寻思干，即赛马尔罕城，在今敖罕境内，在纳林（和）〔河〕[7]之南。长春自北来，先渡霍阐河，此又渡大河至邪米思干城者，应指城东之河北流入那

林河者也。自北庭至此，大率西行，过此则大率南行，最为西征扼要之地，故于此宿兵，而以耶律楚材驻守焉。其后以封驸马帖木儿，至明尚为西域大国。源案：《元史》太祖先取寻思干城，后取薛迷思干城，则误作二地。薛迷即邪迷也。师因问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时食至六分止。师曰："前在陆局河时午刻见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时食至七分。此三处所见各不同，以理揆之，正当其下则见其食既，在旁者则千里渐殊耳。"是年闰十二月将终，宣使所遣侦骑回言："二太子发军灭土寇，整桥梁，帝畔大雪山之东南。今则雪积山门百余里，深不可行，今开此路请师。"师作诗有"阴山西上五千里，大石东过二十程"之句。壬午年春三月，壬午，元太祖十七年，宋宁宗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元光元年。阿里鲜至自行宫来迎。师问阿里鲜程途几何？对曰："春正月十三日自此初发，驰三日东南过铁门；又五日，过大河，二月初去东南，过大雪山，积雪甚高，马上举鞭测之犹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复五尺许；南行三日，至行宫矣。"三月十五日，同刘宣使启行。四日，过碣石城[8]，传旨以甲士千人卫送。过铁门，东南度山，山势高大，乱石纵横，众军挽车两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军即北入大山破贼。五日，舟渡小河。七日，舟济大河，即阿母河也。碣石，《元史·地理志》作柯伤，《明史·外国传》作渴石，云南傍大山屹立。出峡口，有石门，色似铁。唐《西域记》：出铁门，至睹货罗国，其地东拒葱岭，西接波剌斯，南逾大雪山，北据铁门。过雪山为滥波国。即北印度境是也。太祖追北印度算端，南逾雪山，已亲至北印度。太祖旋师后，复遣将追至忻都，穷及申河，算端死乃返，则兵亦至中印度界矣。前阿里鲜赴行在时，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之日，故逾雪山南又三日乃达。乃长春至行在则帝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长春过铁门后行十二日，至雪山而止也。所渡之阿母河，《元史》亦作暗布河，亦作阿木河，《元秘史》作阿梅河，即佛书之缚刍河，发源葱岭大龙池，西北流入里海者。其后于阿母河立元帅府，统葱岭以西各国。大雪山今为和罗三托山，自东而西，绵亘千里。东南行又

四日达行在，时四月五日也。上恐印度迤南炎热，故于雪山避暑。上卜四月十五日开道将至期，有报回纥山贼指斥者．上欲亲征，因改卜十月吉。师乞还旧馆，临时再来，乃以千余骑由他路回。遂历大山，山有石门，望如削堵，有巨石横其上若桥，其下流甚急。此地盖门口，新为兵所破。师出峡诗有“水北铁门犹自可，水南石峡更堪惊”之句。源案：阿母河之南，雪山之北，其中尚有一印度河，此石峡即印度河上游也。印度河亦名新头河。《法显传》曰：“度葱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蹑悬絙过河，两岸相去八十步，过河便到乌苌国，即北天竺也。”《水经注》曰：“乌秅之西有悬度之国。”案：汉乌秅，今巴达克山国也，悬度更在其西，则河之下游，此石峡则河之上游矣。征西人回，多获珊瑚，有从官以白金二镒买五十株，高者尺余。源案：《职方外纪》：葱岭迤西，有国曰得白德者，不以金银为币，止用珊瑚。又西红海在天方之西，水皆红色，相传珊瑚所映而成。五月五日复回耶米思干城。八月八日复启行，诣行在。十有二日，过碣石城。翌日，步骑千余人大山中行，即铁门外别路也。涉红水涧，有峻峰高数里。向东南行，山根有盐泉流出，见日即成白盐。又东南上分水岭，西望高涧若冰，皆盐耳。十有四日至铁门西南之麓，将出山，其山门险峻，左崖崩下，涧水伏流一里许。中秋抵河上，其势若黄河流，乘舟以济。东南行三十里，乃无水，源案：此又过阿母河也。即夜行过班里城，甚大。东行数十里，有水，马仅能渡。源案：此又过印度河上游也。二十二日至行在入见，道人见帝无跪拜礼，入帐折身叉手而已。二十七日从车马北回，九月朔渡河桥而北。盐泉在铁门山之西，其西北即大盐池。《元史·郭宝玉传》：太祖封大盐池为惠济王。刘郁《西使记》：过纳商城，满山皆盐，如水晶状。纳商即渴石也。越三日，出山抵河上，其水势若黄河西北流者。即流入大盐池。盖葱岭西之水皆会于此，即阿母河。南怀仁图言：“里海之水浩荡，甚咸。”或以受此河之故欤？东行

数十里复渡一河，则印渡河之上源也。九月朔复渡河桥北还者，即阿母河之浮桥，前为贼毁，官军修复之。盖长春已见帝，即扈从而北矣。读此记，乃知《元史・本纪》及《耶律楚材传》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角端见班师者，盖本于宋子贞所作《楚材神道碑》，不知太祖军逾雪山，止至北印度，何由遽及濒海之东印度？若铁门，则距雪山、北印度尚远。考《湛然集》楚材在西域十年，止驻寻思干城，纵或偶至铁门，无由至印度。《神道碑》欲归功楚材，故移印度之事于铁门以傅会之，不知种种不合。

《明史》：撒马儿罕即汉罽宾地，此语误沿王圻《续文献通考》之谬。赛马尔堪城沿纳林河，今在敖罕，西北塔什干，西南则是古大宛、大夏地。敖罕、布哈尔[9]皆元撒马尔罕所辖地，与罽宾无涉。隋、唐皆通中国。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始有撒马儿罕之名。去嘉峪关九千六百里。元末为之王者驸马帖木儿。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二十年四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及镔铁、刀剑、甲胄诸物。而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帝不许，令赴京鬻之。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儿罕者千二百余人。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儿贡马二百，其表言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照世杯者，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澈，照之可知世事，故云。成祖践阼，遣使敕谕其国。永乐三年，傅安等尚未还，而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敕甘肃总兵官宋晟儆备。五年六月，安得还。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贡亦绝，寻令人导安遍历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至是帖木儿死，其孙哈里嗣，乃遣使臣送安还，贡方物。帝厚赉其使，遣官往祭故王，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部落头目沙里奴儿丁等遂亦贡驼马。景泰七年贡玉石。天顺元年，命都指挥

马云等使西域，敕奖其锁鲁檀，赐彩币，令护朝使往还。锁鲁檀者，君长之称，犹蒙古可汗也。成化中，其锁鲁檀偕亦思罕各酋长贡二狮，至肃州，其使者还，不由故道，赴广东，又多买良家女为妻妾，又请泛海至满剌加市狻猊以献。市舶中官韦眷主之，布政使陈选力陈不可，乃已。弘治二年，其使由满剌加至广东，贡狮子、鹦鹉诸物。守臣以闻，礼官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贡道，却之，薄犒其使，量以绮帛赐其王。明年又偕土鲁番贡狮子及哈剌虎诸兽，由甘肃人。嘉靖十二年，偕天方、土鲁番人贡，称王者至百余人。礼官夏言等论其非，请敕阁臣议所答。张孚敬等言："西域诸王疑出本国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称，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若骤议裁革，恐人情觖望，乞敕礼、兵二部详议。"于是言及枢臣王宪等谓："西域称王者止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如日落诸国，称名虽多，朝贡绝少。弘、正间土鲁番十三人贡。正德间天方四人贡，称王者率一人，多不过三人，余但称头目而已。至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至六七人，土鲁番至十一二人，撒马儿罕至二十七人。孚敬等言三四十人者并数三国尔。今土鲁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马儿罕五十三王，实前此所未有。弘治时回赐敕书止称一王，若循撒马儿罕往岁故事，类答王号，人与一敕，非所以尊中国，制外番也。"帝纳其言，国止给一敕，且加诘让，示以国无二王之义。然诸番迄不从，十五年人贡复如故。甘肃巡抚赵载奏诸国称王者至一百五十余人，皆非本朝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贡使名数，通事宜用汉人，毋专用色目人，致交通生衅。后人贡迄万历中不绝。盖番人善贾，贪中华互市，既人境，则一切饮食道途之资皆取之有司，虽定五年一贡，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难也。其国东西三千余里，地宽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广十余里，民居稠密，西南诸番之货多聚于此，号为富饶。城东

北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规制精巧，柱皆青石，雕为花文，中设讲经之堂。用泥金书经，裹以羊皮。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过于哈烈[10]，而风俗土产多与之同。其旁近东有沙鹿海牙[11]、达失干[12]、赛蓝、养夷[13]，西有渴石、迭里迷[14]诸部落，皆役属焉。达失干即今之塔什干，在敖罕之北，哈萨克之西。

又曰：迭里迷在撒马儿罕西南，去哈烈二千余里。有新旧二城，相去十余里。其酋长居新城，城内外居民仅数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木河东，多鱼。河东地隶撒马儿罕。西多芦林，产狮子。永乐时陈诚、李达尝使其地。卜花尔在撒马儿罕西北七百余里，案：卜花尔在敖罕西，即今布哈尔也。撒马尔罕都城在今布哈尔、敖罕地，断非汉之罽宾矣。罽宾为今克什弥尔，且中隔巴达克山[15]等国，相去甚远。又布哈尔彼时疆域甚小，今则尽有撒马尔罕之地，为大国，故以撒马尔罕为今之布哈尔、古之大夏，庶乎近实。城居平川，周十余里，户万计。市里繁华，号为富庶。地卑下，节序常温，宜五谷、桑、麻，多丝绵布帛，六畜亦饶。永乐十三年，陈诚自西域还，所经哈烈、撒马儿哈、别失八里、俺都淮[16]、八答黑商[17]、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18]、柳城[19]、土鲁番、盐泽[20]、哈密[21]、达失干、卜花尔凡十七国，悉详其山川、人物、风俗，为《使西域记》以献，以故中国得考焉。宣德七年，命李达抚谕西域，卜花尔亦与焉。达失干即今塔失干，别失八里即今新疆南路回部，八答黑商即今巴达克山。

《明史》：哈烈，一名黑鲁，在撒马儿罕西南三千里，当为今爱乌罕部之地，去嘉峪关万二千余里，西域大国也。元驸马帖木儿既君撒马儿罕，又遣其子沙鲁哈据哈烈。洪武时撒马儿罕及别失八里咸朝贡，哈烈道远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诏谕其王，赐文绮彩币，犹不至。二十八年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携士卒千五百人往，为

撒马儿罕所留，不得达。三十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等往，亦久不还。成祖践阼，遣官赍玺书彩币赐其王，犹不报命。永乐五年安等还。德文遍历诸国，说其酋长入贡，皆以道远无至者，亦是年始还。德文采诸方风俗，作为歌诗以献，帝嘉之。明年复遣安赍书币往哈烈，其酋沙哈鲁把都儿始遣使随安朝贡。七年，达京师，复命赍赐物偕其使往报。明年其酋遣朝贡。撒马儿罕酋哈里者，哈烈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数构兵，帝因其使臣还，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赍敕谕之。白阿儿忻台既奉使，遍诣撒马儿罕、失剌思[22]、俺的干[23]、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24]诸国，赐之币帛，谕令入朝。诸酋长各遣使贡狮子、西马、文豹诸物。自是诸国使并至，皆序哈烈于首。及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绝域，故其贡使亦稀至。七年，复命中官李贵通西域，敕谕哈烈。贵等未至，其贡使已抵京师，贡驼、马、玉石。英宗幼冲，大臣务休息，不欲敝中国以事外番，故远方通贡者甚少，天顺后朝贡遂绝。其国在西域最强，大王所居城方十余里，垒石为屋，平方若高台，不用梁、柱、瓦、甓，中敞虚空数十间，窗牖门扉，悉雕刻花文，绘以金碧，地铺毡罽。无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国人称其王曰锁鲁檀，犹言君长也。男髡首缠以白布，妇女亦白布蒙首，仅露双目。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见止少屈身，初见则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食无匕箸。有瓷器。以葡萄酿酒。交易用银钱，大小三等，不禁私铸，惟输税于酋长，用印记，无印者禁不用。市易皆征税十二。不知斗斛，止设权衡。无官府但有管事者，名曰刀完。亦无刑法，止罚钱。以姊妹为妻妾。居丧止百日，不用棺，以布裹尸而葬，常于墓间设祭。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重拜天之礼。无干支朔望，每七日周而复始。岁以二月、十月为把斋月，昼不饮食，至夜乃食，周

月始茹荤。城中筑大土室，中置一铜器，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状，游学者皆聚此，若中国大学然。有善走者日可三百里，有急使传箭走报。俗尚侈靡，用度无节。土沃饶。节候多暖，少雨。土产白盐、铜、铁、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属。多育蚕，善为纨绮。刑止棰扑。交易兼用银钱。狮生于阿木河芦林中，初生目闭，七日始开。土人于目闭时取之，调习其性，稍长则不可驯矣。其旁近俺都淮、八答黑商并隶其国。俺都淮在哈烈东北千三百里，东北去撒马儿罕亦如之。东北旧误西北，又东北旧误东南，今改正。俺都淮与八答黑商相连，即今爱乌罕也，安得更在哈烈之西，撒马儿罕之北乎？城居大村，周十余里，地平衍无险，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称乐土。自永乐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贡，后不复至。八答黑商在俺都淮东北，观此语可证前段方向之误，盖巴达克山在爱乌罕东北也。城周十余里，地广无险阻。山川明秀，人物朴茂。浮屠数区，壮丽如王居。西洋、西域诸贾多贩鬻其地，故民俗富饶。初为哈烈酋沙哈鲁之子所据。永乐六年命内官赐其酋书敕彩币，并及哈实哈儿、葛忒郎诸部，自是往来通商，东西万里，行旅无滞。十二年陈诚使其国，十八年遣使来贡。

《皇清四裔考》：巴达克山居于葱岭中，其境北至伊西洱河，东北去叶尔羌[25]千余里。有城郭，其汗曰素尔坦沙，部落繁盛，户十万有奇。头目戴红毡小帽，束以锦帕，衣锦氍衣，腰系白丝绦，足穿黑革鞮，女则被发双垂，余与男子同。其民人帽顶制似葫芦，边饰以皮，衣黄褐，束白丝绦，足穿黑革鞮，亦有用黄牛皮者。其国负山险，扼葱岭之右，颇擅形势。有河北流，经博罗尔[26]、巴达克山两部落之间，至伊什得特儿分流，一流经北人图斯泊，一流道西，又北人于伊西洱泊。其北鄙之城曰瓦汉[27]，在汉乌秅国地。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回部逆酋博罗尼都、霍集占为王师所败，

奔巴达克山。副将军富德率师追之，二贼方窜入巴达克山之锡克南村，诡称假道往墨克，乃逸去，肆掠村落。素尔坦沙禽博罗尼都，而以兵围霍集占于阿尔浑楚哈岭。贼退保齐那尔河。素尔坦沙进战，擒之，囚于柴扎布。柴扎布者，布达克山系囚处也。素尔坦沙乃遣人诣军门投款，且报二贼就擒。副将军富德鉴其忠顺，遣使者往谕，责令献俘，进军瓦汉以待之。是时温都斯坦方以兵临巴达克山，谋劫霍〔集〕占兄弟。而塔尔巴斯者，巴达克山仇国也，贼将通之，攻巴达克山，所遣使被获，乃迁霍集占于别室，以二百人围杀之。尚以二逆酋与己同派，噶木巴尔裔欲缚献，恐诸部不从，难之。富德反覆晓以顺逆利害，乃以逆尸驰献，率其部十万户与博罗尔部三万户俱降。《四裔考》曰：《汉书》皮山国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皮山在于阗国西，今自和阗[28]西行至巴达克山亦千三百余里。其国居葱岭南境，四面皆山，与班史乌秅国山居之说相合，则今之巴达克山在汉为乌秅国也。又《魏书》载阿钩羌国在莎车西南，西有县度山，《汉书》亦云乌秅国西有县度。莎车，今之叶尔羌，在巴达克山东北，亦与阿钩羌国在莎车西南之说合。又权于摩国去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里，阿钩羌国去代一万三千里，二国相距止三十里，当属毗联之境，疑汉时统属乌秅，至魏乃分两国，东属权于摩，故去代较近，西属阿钩羌，故独与县度相接也。《唐书》不载乌秅、权于摩、阿钩羌诸国，而有喝盘陀者，由疏勒[29]西南六百里至其国。今之喀什哈尔，古疏勒地，西南六百里至巴达克山，道里适符。城居山内，河抱城东，所谓沿葱岭、负徙多河者，形势可验。至《元史》载有巴达哈伤，《明史》载有八答黑商，其音与巴达克山相近，疑即此地。然《元史》不载远近道里，而明自陈诚使西域一至其地，名号相传，天顺后绝不复至。重以中外译音仿佛同异，猝难审证，聊附存以备考云。

又曰：博罗尔在巴达克山东，有城郭，户三万有奇。四面皆山，西北面有河。乾隆二十四年与巴达克山同时内附。其南有部落曰温都斯坦，产金丝缎。霍集占走巴达克山时，温都斯坦方以

兵相攻，谋劫霍集占，不果。后其部为爱乌罕所并。二十九年正月，博罗尔遣使入朝。是时，博罗尔与巴达克山屡行构衅，围城劫掠，乞援于驻扎叶尔羌都统新柱，遣谕巴达克山恪遵约束，还俘罢兵。至是进玉杷双匕首。

《地球图说》：大布加利亚国即布哈尔也，东界新疆，南界亚加业坦国[30]并耳西亚国[31]，西界里海，北界峨罗斯国。其百姓约有五百万之数。都城名布加利[32]，城内民八万，大都回回教，牧羊马，以马乳为酒，毡毯为庐。国内有旷野，亦名沙漠。各城皆有书院。土产马、骆驼、羊、绵布、果品、金、珠玉、宝石、金刚石等物。所进入货物惟中国之磁器、茶叶、杂色绵布、绸缎，少购西洋之物。

《地理备考》曰：达尔给斯丹国，即南怀仁图所谓鞑而靼也，斯丹乃西域国王之称，亦名哈萨克国。在亚细亚州西北，北极出地三十四度起至五十五度止，经线自东四十七度起至八十度止，东至天山北路，西枕加斯比约海[33]，南接白尔西亚、阿付干二国，北界厄罗斯国之西卑里亚[34]，长约五千里，宽约三千五百里，地面积方约一百七十八万里，烟户四兆余口。本国地势，东南峰峦峻耸，冰雪凝积，西北平原坦阔，沙漠相间。河之长者一名亚木达里，一名西尔达里，一名萨剌苏，一名主意，一名古弯，一名加尔齐。湖之大者一名亚拉尔[35]，又以其过大而称海，一名德勒斯古尔，一名加拜古拉，一名加拉古尔，一名达兰，一名巴达于的尔。田土朊原，滨地尤腴。谷果、草卉、禽兽、鳞介靡弗蕃衍。五金各矿皆备，惟铁开采，余皆禁取。土产矾、煤、宝石、纹石、硼砂、烟叶、熟皮、药材等物。地气温和，寒暑俱极。诸汗统辖，各分部落。所奉之教乃回教也。工作技艺，惟布加拉人善于织造，余皆耕牧为业。贸易兴隆，商侣结队而行。盗风太剧，往来维艰。

通国半土著，半游牧，共分二十部落。一名布加拉，建于平原之中，乃通国之最富强者也。一名着尔塞波斯，一名伊陆尔，一名安该[36]，一名美马墨[37]，一名巴尔克，一名古尔墨，一名昆都斯[38]，一名达黎于，一名巴剌达哥占，一名德尔瓦斯，一名古拉波，一名亚比者尔么，一名剌迷。以上皆土著之部，有城郭居室。此外则一名加尔札，系诸酋分部，游牧无常处。一名加非里斯丹，亦诸酋分部，游牧无常处。一名哥于，一名其尔意斯，土人素称哥萨克，内分上中下三部：一名其袜，一名加剌加尔巴，亦诸酋分部，游牧迁移，靡有定居；一名都尔各马尼亚，亦诸酋分部，游牧庐帐，徙处不一，并无定止。

《外国史略》曰：西域哈萨克，游牧国也。葱岭东西皆有其地，西人称之曰达达里，亦曰达尔靼，亦曰达尔给。北极出自三十六度及五十一度，偏东自四十三度及七十八度。广袤方圆三万二千里，南及甲布地[39]，北及峨罗斯藩属国，东及新疆，西及里海。东南有大山隔新疆，在北亦有山。多湖，其味咸，色如海潮，旱则盐出。其山麓平地，高于海面二百丈，渐近里海，势愈低。亚拉湖之南有两野，各广三十五里。在北之山地足资游牧，绝无淡水，有沙丘焉，随时变易其处，中多潴水。与里海所连之地悉高坦，其土硗，无产物，故居民鲜焉。其新疆西北哈萨克游牧之地，土虽硗，尚有牧场，亦丰盛。然西南甚瘦，不生草木，惟驼克通行焉，中有腴地，生五谷。西域大半皆不毛之地。其亚母河之泉在三十七度二十七分，高于海者百五十丈，其水西北流，无沙线，无磐石，汇入亚拉湖，水深能驶船。西熏河由天山涌出，入亚拉湖。哥墨河在撒马耳干地流出，两岸丰盛，多物产。亚拉湖方圆七千里，内有淡水，非若他湖之尽咸也。哈萨之地多湖，悉咸水，罕雨，多尘。所有居民，各分种类。其土民称曰他益，与白西人

风俗略同。其余属土耳其者，或乌士百之族类，共三十二宗派。身矮而壮，面红。以布包首，亦穿靴，非若他夷之赤足也。女则遍身丝缎，颇聪明，咸奉回回教。其游牧西方者多此族，反覆无常。日骑马，恣虏掠，四方畏之。在西北哈萨克之种类，或事峨罗斯，或服中国，野性难驯，专以抢掠为事。其乌士百之种类，则勤耕安分，造绵布、绸缎，或帽或纸等货。多使奴，皆外国贩来者。亦有五印度国所到之商贾，其要市在峨罗斯界，每年驼千三百只，载货赴市。其新疆所来之汉商亦不少，贸易兴旺。喀什噶尔[40]、叶尔羌、和阗各商往来者，恒不绝焉。

西域民多是土耳其[41]、蒙古各族类所自出，此时国地已分，最大者曰布加拉国，即布哈尔，中央有丰有硗，郊外多沙，天多旱，雪连三四月不消。南方曰巴勒[42]，与甲布交界，甚热，多瘴疠。其都曰破加拉，名邑也，北极三十九度四十三分，偏东六十四度五十五分，连邑之处，高于海面百二十丈，居民十五万，内有书院、回回庙，大房宇，便通商，海外之商云集。奉回回教，其君听命于国内之教师。东四十里有撒马尔罕古城，居民万口，多古迹。在南方巴勒之间，亦有古城居民。在西方二十里外，有乡邑四百余处，居民甚罕。

尹土斯在亚母河之南，即《元史》之阿母河也，谷间甚燥热，居民不多。与其邻国补答山战，尽有其地，即巴达克山也。地产红玉、青金。北方之南有小地，是各夷目所管者。此地并叶尔羌中间，有巴黑埋地，高于海三十丈，气候甚冷，山阿盛夏犹有雪，五谷不登。其居民系哈萨克之游牧，以肉乳为食。

布加拉东北曰哥干地，亦曰敖罕，古小国也，出绵花、蚕丝，与峨罗斯商交易。民务农，引河灌田，甚巧。最大之城曰答金，居民八万，与峨罗斯国互市。布加拉西及里海，曰其瓦部，亦曰机

窗，其君管土耳其南方游牧。虽事耕田，亦虏卖人口。道光二十年，统兵二万往侵峨罗斯国，冻毙大半。通市之邑曰阿耳云治，其夷目以掠人为事，却护往来商贾，以征其饷。其居民与峨罗斯世仇，英人屡劝和，不果。此地中间及里海，土耳其或曰耳哥曼族类，游奕无定处，惟养牲畜，食肉饮乳，无统属，产良马，奔速如电。居民约十四万。

白西亚交界最丰盛之墨味地，一种百倍，昔属白西国，为破加拉君攻有其地。

北方哈萨克，与蒙古无大分别，多奉回教，或耕田，或远游。惟冬时则附城邑搭毡帐。不畏权势，忽驯忽叛。

西域之民，多不安分，惟严务防范，以免其肇衅，一生战端，则争斗不息矣。

《一统志》：塔什罕在回部喀什噶尔之北一千三百里，东至布鲁特[43]界，东南至那木干[44]界，东北至右哈萨克部界，其贡道由回部以达于京师。汉为康居、大宛交界之地，北界为九姓昭武所居，隋、唐为安国、石国地，明达失（于）〔干〕国地。居平原，有城郭。向有三和卓分辖回众，曰昭莫尔多萨木，曰沙达，曰吐尔占，旧为右哈萨克羁属。莫尔多萨木什者，哈萨克所置和卓也，吐尔占逐之，哈萨克以兵问罪，久而不解。乾隆二十三年，参赞大臣富德追讨哈萨克锡拉至其地，遣使抚定塔什罕回众。时吐尔占方与右哈萨克战于河上，因谕以睦邻守土之道，乃大感悟，与哈萨克释争相睦，即遣使奉表求内属。先是，有准噶尔部逸贼额什木札布在其境内，即擒以献。其年遣使来朝贡。塔什罕之西南行数百里，逾锡尔河，又逾那林河，二河见右哈萨克部及霍罕部。为赛玛尔堪城。又西南为噶拉克则城，又西为乌尔根齐城，又西为临达里冈阿泊，是为西海，西境于是尽焉。塔什罕城居平原，多

园林，饶果木，土宜五谷，居民稠密，当葱岭直北四百里外。

《一统志》：霍罕东与布鲁特错处，西至哈什干，南至葱岭，北至那林河。那林河在葱岭西北，经流数千里，霍罕、安集延[45]诸国濒之以居。大小泉源、支流不一，并会此河。其发源从布鲁特境，西行过安集延城之北，又西行过玛尔哈朗城，又西行过赛玛尔堪城之北，可证赛玛尔罕，即敖罕地。又折东南入于达里冈阿泊。泊广千余里，为西境巨海，无有涯际，凡葱岭以西之水咸归之。汉甘英穷临西海，即此水也。案：此误以咸海为地中海也。《史记·大宛传》：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汉书·西域传》：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46]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北魏曰洛那国，唐曰拔汗那国，天宝初改名宁远国。

《一统志》：布哈尔，在拔达克山西二千余里，其贡道由回部以达于京师，汉为难兜国，自后无闻。乾隆二十五年，回部底平，遣使颁敕谕。二十九年，其部长因拔达克山素尔坦沙吁请以其属内附。《汉书·西域传》：难兜国王治去长安万一千五百里，东北至都护治所八百九十里，西南至罽宾三百三十里。按：《汉书》载乌秅国，西与难兜接，乌秅为今之拔达克山，难兜为今之布哈尔。其地位远近，正相值也。源案：布哈尔一作布噶尔，当巴达克山西北，正包敖罕西境。敖罕为大宛，则布哈尔为大夏无疑也。且难兜非大国，又不在大宛之西，决非其地。《史记》月氏为匈奴所破，乃远去西击大夏而臣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妫水疑即今之纳林河。今敖罕虽古大宛地，然止八城，不足全当大宛。而布哈尔包敖罕三面，属城百余，则兼有大宛西境矣。

《西域闻见录》曰：塞克，西域一大国也，在敖罕西，绝非回子种类。敖罕西，则布哈尔也。布哈尔，正回教后裔，此全误。称其王曰汗，部落数百处，各有统辖之人，皆其汗之阿拉巴图，事权归一，无跋扈叛弑之事。城池巨丽，人民殷庶，居室宽敞整洁。人家院落中各立木竿，向之礼拜。冬夏和平。风俗坦白。尚宴会，喜歌舞。人多力善射，发必命中，佩标枪五枝，长四五尺，取物于百步之外。与敖罕称劲敌也。敖罕西境劲敌，舍布哈尔其谁？椿园氏曰：塞克，西域最远之国，去叶尔羌二万余里，既云接敖罕西境，则去叶尔羌亦不过二三千里，即至鄂罗斯界，亦不过五千余里，安得荒远至此。松筠奏疏言，敖罕西有布哈尔大国，统属百余城，介鄂罗斯、哈罕之间，不应更有他国也。西北与俄罗斯萨穆接壤，或曰兴阿喇克等国，犬牙相错，大抵皆世俗所传之大西洋也。然而塞克之邦风朴民淳，人无欺诈，尚气节，敦廉耻，不得以荒远而鄙夷之矣。源案：阿喇克即哈萨克之音转，塞克即萨克之音转，盖布哈尔即西哈萨克国，乃讹而为阿喇克，又讹而为塞克，遂分一国为三国矣。哈萨克有四大部，左哈萨克其东部，右哈萨克、塔什干其中部，布哈尔其西部也。此三部外尚有北哈萨克，近鄂罗斯，不通中国，疑即此所谓阿喇克者欤。左右二部为古康居，西北二部为古大夏，而分有大宛西境。明时为赛马尔罕地，自明末赛马尔罕分裂，敖罕得其十之三，布哈尔得其十之七。近日布哈尔又灭敖罕而有之，则兼并大宛、大夏之域矣。

《西域水道记》：塞勒库勒在叶尔羌城西八百里，为外蕃总会之区。达外蕃凡三道，自塞勒库勒南十四日程曰巴勒提[47]，又东南一日程，至其属邑，曰哈普伦，哈普伦南十六日程曰土伯特[48]，即藏地也。巴勒提西南二十九日程曰（什）克〔什〕米尔，地出砑蜡纸。又西南四十三日程，曰痕都斯坦，善镂玉。以上皆各自为部，不相属。自塞勒库勒西五日程，曰黑斯图济。又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49]，岁贡金一两五钱。又西四日程，曰博洛尔，其

地南即巴勒提，曾贡剑、斧、匕首。乾竺特西北九日程，曰拔达克山，其汗素尔坦沙献霍集占首，贡刀斧、八骏。又北五日程，曰塔木干，又北三日程，曰差雅普。又西南三日程，曰浑渚斯。又西北三日程，曰塔尔罕，与噶斯呢为邻。自黑斯图济至塔尔罕，皆噶勒察种也。博洛尔西二十日程，曰爱乌罕，亦曰喀布尔。乾隆二十七年，其酋爱哈默特沙攻痕都斯坦，杀其汗，其子逃窜。爱哈默特沙取扎纳巴特城，以伯克守之。自居拉固尔城，又统至固珠喇特，攻克什米尔，执其头目塞克专。二十八年，贡刀及四骏，其属邑曰拉虎尔，距叶尔羌六十二日程。自塞勒库勒北三日程，曰滚，又西北二日程，曰斡罕，又西北二日程，曰差特拉勒。分二道，北一日程，曰罗善，西一日程，曰什克南。乾隆中有与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为仇，肆凶暴，名曰沙关机者，即什克南头目也。又西北二日程，曰达尔瓦斯。自滚以下，亦噶勒察种。达尔瓦斯，北为喀尔提锦部，布鲁特、罗善北为霍罕。霍罕城距东南塞勒库勒十日程，其属城曰玛尔噶浪[50]，在东北一日程；曰安吉延，在东北三日程；曰窝什，在东南八日程；曰纳木干，在西南二日程；曰塔什罕，在西北四日程；曰科拉普，在西北五日程；曰霍占[52]，在西南五日程。其大伯克自称曰汗，居霍罕城。其塔什罕城旧为舍氐和卓与摩罗沙木什二人分治，舍氐和卓渐强，摩罗沙木什被其侵夺，诉与霍罕，乞师复还侵地。舍氐和卓又会西哈萨克攻杀摩罗沙木什二子额尔德呢，遂攻塔什罕。丕色勒来援，哈萨克后得之，终入霍罕。霍罕与回部分界处有二岭，曰噶布兰，曰苏提布拉克。额德格纳部布鲁特居之。岭东为回布，岭西为霍罕。霍罕西十五日程，曰布哈尔，亦大国，东南距塞勒库勒三十二日程。其属城曰鄂勒推帕，在东七日程；曰济杂克，在东三日程；曰拜尔哈，在东北三日程；曰噶斯呢，在西南十日程；曰坎

达哈尔，在西南二十日程。

《职方外纪》：中国之北迤西一带，直抵欧罗巴东界，俱名韃而靼[53]。其地江河绝少，平土多沙，大半皆山，大者曰意貌[54]，中分亚细亚之南北，其西北皆韃而靼种也。案：意貌山，既最大，自当指葱岭言之，当云中分亚细亚洲之东西，原本作南北误也。若指阿尔泰山北干言之，则蒙古游牧部落在其南，不皆在山北，或指天山言之，则又不能西抵欧罗巴洲。观上文"中国迤西一带"，则南北字当为东西之误明矣。韃靼即蒙古达子，又即达达里，皆谓游牧部落，特译音小殊耳。气候极寒，冬月无雨，入夏微（雨）〔零〕，仅湿土而已。人性好勇，以病殁为辱。人罕得遍历其地，亦无文字相通，故未悉其详。然大率少城郭居室，驾屋于车，以便迁徙。产牛、羊、骆驼，嗜马肉，以马头为绝品，贵者方得啖之。道行饥渴，即刺所乘马，沥血而饮。复嗜酒，以一醉为荣。此外诸国更有殊异不伦，如夜行昼伏，身蒙鹿皮，悬尸于树，喜食蛇蚁蜘蛛者。有人身羊足，气候寒极，夏月层冰二尺者。有长人善跃，一跃三丈，履水如行陆者。人死不事棺椁衣衾，殡殓瘗埋，且有谓不忍委之丘陇者。此皆其国俗之殊异者也。

迤西旧有女国曰亚玛作搦[55]，最骁勇善战，尝破一名都曰厄弗俗[56]，即其地建一神祠，宏丽奇巧，殆非思议所及。西国称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二，国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辄杀之。今亦惟他国所并，仅存其名。即诸史所谓西女国也，今为他国所并者，谓并于南都鲁机也。又有地曰得白得，不以金银为币，止用珊瑚。邱长春《西游记》在葱岭西之大雪山，见太祖，回至石峡，遇征西军回，多携珊瑚。有从官以白金二镒买五十株，高者尺余，是其证也。又以至大刚国，惟屑树皮为饼如钱，印王号其上以当币。其俗国主死后，舆棺往葬，道逢人辄杀之，谬谓死者可事其主。尝有一王会葬，杀

人无数，此其西北之国俗然也。

又曰：中国之西北，出嘉峪关，(遇)〔过〕哈密、土鲁番，曰加斯加尔[57]，多高山，产玉石二种，出水中者极美，出山石中者，以薪火烧石迸裂，乃凿取之，甚费工力。牛、羊、马畜极多，因不啖豕，诸国无豕。自此以西，曰撒马儿罕，曰革利哈大药，曰加非尔斯当[58]，曰杜尔格斯当[59]，曰查理[60]，曰加本尔，曰古查，曰蒲加剌得[61]，皆回回诸国也。其人多习武，若商旅防寇，非聚数百不可行，亦有好学好礼者。初宗马哈默之教，诸国多同，后各立门户，互相排击，持戒亦有数端。其大者在不得辩论教中事，谓教如此立，则当冥心顺受，虽理有未安，弗顾也。案：杜尔格即度尔格，凡言斯当者，即斯单之音转，或作斯坦，或作土丹，或作速檀，或作算端，皆西域酋长之称也。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葱岭以西，与中国交界，南及加布白西等国，北至峨罗斯藩属国，东接新疆，西至甲片湖，北极出自三十五度至五十五度，偏东自五十五度至七十五度。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曰：海中三岛十洲，昆仑五城十二楼，词赋家沿用久矣。朝鲜、琉球、日本诸国皆能读华书。日本，余见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图》，疆界袤延数千里，无所谓仙山灵境也。朝鲜、琉球之贡使，则余尝数数与谈，以是询之，皆曰：东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国土凡数十，大小岛屿不知几千百，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樯万里，商船往来，均不闻有是说。惟琉球之落漈似乎三千弱水，然落漈之舟偶值潮平之岁，时或得还，亦不闻有白银宫阙，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则三岛十洲岂非纯构虚词乎？《尔雅》、《史记》皆称河出昆仑。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阗，一出葱岭，或曰葱岭其正源，和阗之水入之，或曰和阗其正源，葱岭之水入之。双流既合，亦莫辨其谁主谁宾。然葱岭、和阗皆在

今版图内，开屯列戍四十余年。即深崖穷谷，亦通耕收。不论两山之水孰为正源，两山之中，必有一昆仑，确矣。而所谓瑶池悬圃，珠树芝田，概乎未见，概乎未闻。然则五城十二楼，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灵鹫山在今拔达克山，诸佛菩萨骨塔具存，题记梵书，一一与经典相合，尚有石室六百余间。即所谓大雷音寺，回部游牧者居之，我兵追捕波罗泥都、霍集占，尝至其地，不过如斯。种种庄严，似亦藻绘之词矣。相传回部祖国，以铜为城，近西之回部云铜城在其东万里，近东之回部云铜城在其西万里，彼此遥拜，迄无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怀仁《坤舆图说》所记五大洲珍奇灵怪，均此类焉耳。

源案：蓬莱方丈，始自秦汉方士，史书之以见其妄未有信之为实者，何劳考辩。惟《梁书》言毗骞国王在南海中，去扶南八千余里，其国王自古至今长生不死，能作天竺书三千余言，与扶南王相报，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此则明载正史，确凿可征。乃自明以来，西洋商舶无岛不通，远穷南极，曾有此岛屿乎？止当辨毗骞，不当辨十洲三岛也。昆仑之为葱岭无疑，其地产玉，又上有龙池，故玉山瑶池之说尚非无因。至灵鹫山，在中印度，为今之痕都斯坦，其北之克什弥尔始为北印度，又北始为拔达克山，则并非北印度境，距中印度境则数千里，乃谓诸佛菩萨骨塔具存，殆同儿戏。至大雷音寺出《西游演义》，并非释典，何得回疆真有其寺耶？回部祖国为天方、阿丹、默德那等地，在西印度西红海之间，《明史》载其职贡，本朝通其商舶，粤中所谓港脚、白头回子，即其部类也。其地有教祖穆罕默德之墓，墓前有元石，凡各国回人皆岁往礼拜焉。在西藏之西八千余里，见《明史·回回历论》。并非渺茫之域。岂有彼地回人，舍其圣祖陵墓而向东礼

拜之理耶？笔记虽小说家言，然纪文达负张华博物之名，恐惑观听，故录而辩之。

【注】

〔1〕金山，即阿尔泰山的别称。

〔2〕和州，即高昌古城，又作火州，故地在今土鲁番东南哈拉和卓堡西南。

〔3〕鳖思（为）〔马〕大城，即别失八里（Beshbalik），又作别石把，故地在今新疆济木萨之北。

〔4〕寻思干城，又作邪米思干城、赛玛尔堪城，即撒麻耳干，故地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5〕塞蓝城（Sairam），又作赛蓝、赛兰，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Taskent）东北。

〔6〕霍阐河，又作西尔达里河，即锡尔河。

〔7〕纳林河（Naryn），又作那林河，今纳伦河，即锡尔河之上游段。

〔8〕碣石城（Keseh，Kasohsch），又作渴石、石国、羯霜那、怯沙，故地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南。

〔9〕布哈尔（Bukhara），亦作不花儿、不花剌、卜哈儿等，即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10〕哈烈（Herat），亦作黑鲁、也里、哈剌、哈利、海里、义利等，即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

〔11〕沙鹿海牙（Shahrokia），故地在锡尔河流域，撒马尔罕以东，确址不详。

〔12〕达失干（Tashkand），又作达黎干、破加拉、塔什罕，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13〕养夷（Yanghi），故址在锡尔河以北、塔什干以东，确址不详。

〔14〕迭里迷（Termid，Termiz，Tirmidh），亦作咀密、怛满、但没、忒耳迷等，故地在阿姆河北岸、撒马尔罕东南。

〔15〕巴达克山（Badakshan），今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地区。

〔16〕俺都淮（Andhwi，Andkud），故地当在哈烈之东北，确址不详。

〔17〕八答黑商，即八剌黑（Balkh），在今阿富汗法扎巴德（Faizabad）附近。

〔18〕火州，又作哈剌火者、哈剌霍州、哈剌火州、哈剌禾州等，古高昌国都城，故地在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一带。

〔19〕柳城（Lukchun），又作鲁陈、鲁克尘，在火州之东，属今吐鲁番县境。

〔20〕盐泽（yamshi），故地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21〕哈密（Hami，Komul），今新疆哈密县。

〔22〕失剌思（Shirāz），又作失罗子、石罗子、泄拉夫等，即今伊朗法尔斯省设拉子。

〔23〕俺的干（Andizham），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

〔24〕哈实哈儿（Qăgar），又作喀什噶尔、加斯加尔，即新疆喀什。

〔25〕叶尔羌，即今新疆叶城。

〔26〕博罗尔（Bolor），即博洛尔，在今巴基斯坦北端及克什米尔西北部。

〔27〕瓦汉（Vakhan），亦作窝罕、斡罕，今阿富汗瓦汉。

〔28〕和阗，今新疆和田。

〔29〕疏勒，故址在今新疆喀什市。

〔30〕亚加业坦国，即今阿富汗（Afghanistan）。

〔31〕耳西亚国，即波斯（Persia），今伊朗。

〔32〕布加利城（Bukharia），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巴哈拉。

〔33〕加斯比约海（Caspian Sea），即里海。

〔34〕西卑里亚（Siberia），即西伯利亚。

〔35〕亚拉尔，即咸海（Aralskoye more）。

〔36〕安该，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Angren）。

〔37〕美马墨（Meymaneh），今阿富汗梅尔马奈克。

〔38〕昆都斯（Kunduz），今阿富汗北部之昆都士。

〔39〕甲布地，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此处泛指阿富汗。

〔40〕喀什噶尔（Qašgar），又作加斯加尔、可失哈尔、哈什哈尔，即今新疆喀什。

〔41〕土耳其，此指今土库曼斯坦（Turkmenstan）。

〔42〕巴勒（Balkh），今阿富汗巴尔赫地区。

〔43〕布鲁特，即指今吉尔吉斯坦（Kyrgyzstan）。

〔44〕那木干（Namangan），亦作纳木干，即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纳曼干。

〔45〕安集延（Andizhan），亦作安吉延，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

〔46〕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

〔47〕巴勒提（Baltit），今克什米尔西北部之巴勒提特。

〔48〕土伯特（Tibet，Thebet，Toubut），又作图伯特、退伯特、图白忒，清初文献对西藏及其周围的称谓。

〔49〕乾竺特，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吉尔吉特（Girgit）以东地区。

〔50〕玛尔噶浪（Margelan），今乌兹别克斯坦马尔格兰。

〔51〕科拉普（Ura-Tyube），今塔吉克斯坦乌拉提尤别。

〔52〕霍占（Khodzhent），今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Leninabad）。

〔53〕鞑而靼（Tartar），指蒙古人，亦指突厥人的国家，此处指居于西伯利亚至里海、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蒙古人和操突厥语之东方民族。

〔54〕葱岭，此处指伊犁附近之天山山脉。

〔55〕亚玛作搦，亚洲西部古国，今地无考。

〔56〕厄弗俗（Ephesus），亦作厄弗锁，即以弗所，故地在今土耳其伊兹密尔（Izmir）省。

〔57〕加斯加尔（Qašgar），即今新疆喀什。

〔58〕加非尔斯当（Kafirstan），亦作喀菲利斯坦，其地在印度库土山中。

〔59〕杜尔格斯当（Turkestan），亦作土儿客私堂，即今阿富汗北部之土耳其斯坦。

〔60〕查理（Ciarica），即今阿富汗喀布尔北部之查理卡（Charika）。

〔61〕蒲加剌得（Bacharat），即今乌兹别克斯坦西部之布哈拉。

海国图志卷三十二

邵阳魏源辑

西 南 洋

北印度以外疆域考一魏源

五印度之疆域，南印度以大海界之，西印度有红海、地中海界之，古今截然不紊，惟东、北二印度陆地界滑各国。然东印度航海相通，商夷共习。至北印度中隔葱岭，所幸克什弥尔为唐、宋之迦湿弥罗国，千余载不易。有大雪山界其北，得据为北印度之罽宾，自元始以铁门为东印度，明始以赛马尔罕为古罽宾，于是印度北境终不可明考。《皇清通典·边防门》曰："自塔失罕西南行七百里外，逾锡尔河，又逾那林河，为赛马尔罕城。又西南为哈那科尔城。又西临达里冈阿泊[1]，是为西海。"此西海即咸海也。《一统志》曰："纳林河在葱岭西北，经流数千里，霍罕、安集延、塔什干诸国濒以居。其水发源布鲁特境，西行过安集延城，北又西过玛尔哈朗[2]城，又西过赛马尔罕城北，又折东南入于达里冈阿泊。泊广千余里，为西境巨浸，凡葱岭西之水皆归之。"是赛马尔罕城实在敖罕境内，为古大宛之区。南距克什弥尔尚二千余里，而以为古之罽宾，其值一。《明史》又称赛马尔罕疆域东有养夷、沙鹿海牙、赛兰、达失干，即今塔什干。西有渴石、迭里密诸城。又

渴石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峡，两岸似铁，路通东西，番兵守之。谓即元太祖至东印度铁门关遇一角兽之地。或疑渴石即克什弥尔。考《明史》言渴石在赛马尔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宫室壮丽，为其先赛马尔罕酋长所居云云。若克什弥尔，距敖罕岂止三百余里，且克什弥尔乃元初笃来帖木儿所封，赛马尔罕乃驸马赛因帖木儿所封，各人各国，《元史·地理志》：乞石迷西，即克什弥尔。何得以此帖木儿当彼帖木儿，张冠李戴，南辕北辙。盖克什弥尔之地北负雪岭，三垂黑山，疆域险固，自古别为一国，赛马尔罕不能越险而并有之也，其慎二。铁门，见唐玄奘《西域记》："在缚刍河之北，出铁门，过睹货罗国，南北千余里，又逾大雪山国，至迦毕试国，凡数千里，而后至北印度迦罗国。"邱长春《西游记》："过铁门后逾七日，渡小河。又七日渡阿母河。又四日，方至元太祖行在。时太祖恐印度炎热，故回雪山避暑。"是雪山距铁门南北已二千里。《蒙古源流》云："成吉思汗将进征额纳特阿克，直抵齐塔纳凌岭之山脊，遇一独角兽，名曰赛鲁，奔至汗前屈膝而叩。汗曰：'彼额纳特阿克乃古昔大圣降生之地，今奇兽至前，殆上天示意。'遂振旅而还。"此明言遇兽在雪山，非铁门，非东印度，且非因楚材之谏。盖楚材在西域十余年，止驻守寻思干城，即赛马尔罕城也，终身未至印度北之大雪山。后人作《耶律神道碑》者，必欲归功楚材，故移雪山之事于铁门以迁就之。不知千里之谬，而《元史》因之，《明史》因之，其慎三。元太祖军逾雪山，追算端，实止至北印度，未亲至中印度，有长春《西行记》可证。若仅及铁门，则北印度尚未至，况能逾中印度而至濒海之东印度乎？此则万里之谬，亦始于《耶律神道碑》，而《元史》因之，《明史》因之，其慎四。汉时大月氏、大夏境域即赛马尔罕之域，兼今敖罕、布哈尔、爱乌罕诸部地。自嘉靖后入贡，一国称王五十余人，则

已四分五裂，故今葱岭西无复赛马尔罕之名。而图西域者，尚列其旧国以统葱岭诸部。《坤舆》、《职方》诸图，《海国闻见录》庄氏《地球图》并同，殊非核实从今之义，故详辩之，以祛正史之诬；并以祛后来诸图之惑。

北印度以外疆域考二魏源

问曰：赛马尔罕国在敖罕境，其非罽宾、非北印度固已，至其疆域为葱岭以西第一大国，东西三千余里，断非止今敖罕八城之地，且《明史》赛马尔罕外，达失干即今塔什干，卜花尔即今布哈尔，八答哈商即今拔达克山，各自为国，则将以何者为赛马尔罕之疆域耶？曰：史称永乐中，傅安等使西域，赛马尔罕使人导安等遍历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则是葱岭以西皆其属国。又卜尔花虽在赛马尔罕西北七百余里，而初境狭小，至明末赛马尔罕地裂为数十，今则尽并于布哈尔，故抚有百余城，包敖罕西、南、北三面，近且灭敖罕而有之。则今布哈尔之域即昔赛马尔罕之域，西抵里海，东抵葱岭，北接鄂罗斯，南接爱乌罕、巴达克山，兼古大宛、大夏之地。史言大宛七十余城，今敖罕止七城，又史言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妫水在叶水之南，叶水即今之纳林河，则妫水为葱岭龙池所出之绛刍河，二水之间，是其疆域矣。曰：《西域闻见录》言有塞克大国者，在敖罕西，部落数百，与敖罕劲敌。西北与鄂罗斯、萨穆接壤，亦与阿喇克等国犬牙相错，是果何国耶？曰：阿喇克即哈萨克之音转，塞克即萨克之音转，盖布哈尔即西哈萨克国，乃讹而为阿喇克，又讹而为塞克，遂分一国为三国矣。哈萨克有四部，左哈萨克，其东部；右哈萨克、塔什干，其中部；布哈尔，其西部也。此三部外尚有北

哈萨克，逼近鄂罗斯，不通中国，其即此《录》所谓阿喇克者欤。左右二部为古康居，西、北二部为古大宛、大夏，明时为赛马尔罕地，明末分裂，敖罕得其十之二，布哈尔得其十之八，近日则大宛、大夏皆并于布哈尔焉。曰：问史言葱岭以西，惟赛马尔罕及哈烈二国最大，其哈烈即赛马尔罕分封其子之地，当今何地耶？曰：史言哈烈在赛马尔罕西南三千余里，俗崇回教，不知其为今之爱乌罕欤，抑为今之南都鲁机欤？爱乌罕在里海之东，南都鲁机则在里海以西地，地中海东。凡《西域图志》、《一统志》所称西海者，皆里海，非地中海也。然则《西域闻见录》谓塞克国绝非回子种类，今谓为西哈塞克回部者何？曰：《明史》言天方人贡，始仅一王，嘉靖中人贡称王者至二十七人，故《西域图志》言回部二十五世始分十二支，分适布哈尔、敖罕、痕都斯坦、克什弥尔、拔达克山各国，则布哈尔正回教后裔。《西域闻见录》于西洋、鄂罗斯之奉天主者，妄指为北方回子大国，而于塞克之即西哈萨克回部者反诬为非回教，傎倒迷谬，胡耆至此？

元代征西域考上魏源

太祖之用兵西域也，专为回回兴师。回回即西契丹[3]，其地奄有天山南路及葱岭西敖罕境，若天山北路之回鹘，一名畏吾，畏吾亦作畏兀，皆回鹘之音转。其时畏吾国王亦都护已降，故太祖于北路回鹘未尝烦兵，而直攻回回国都于葱岭以西。又遣诸皇子分兵攻回回诸城于天山以南，皆于回鹘无涉也。回回西契丹，乃辽之后裔，于金初率众西奔。初居于漠北乃蛮部内，见《契丹国志》。后假道回鹘南攻回回，尽有其地。其国都有二：一在葱岭西之寻思干城，即赛马尔罕城，在今敖罕境；一在葱岭东之布鲁特，当伊

犁西境，其地南界印度，北界阿速，西抵里海，东抵伊犁，袤数千里。此二大国为诸小国之纲，故元兵攻取亦分二路。太祖自将由北路，十四年取阿答刺城，禽其酋。此回回别部之酋，非其汗也。十五年克蒲华城、《地里志》作胡瓦，在葱岭西。寻思干城、即赛马尔罕都城。脱罗尔城。《地里志》作罗耳。十六年攻卜哈尔城、《明史》作卜花尔，元《地理志》作阿八哈耳，今作布噶尔，更在寻思干之西北。薛迷思干城[4]、长春《西游记》作邪迷思干，即寻思干也。《元史》误分为二。班勒纥城。长春《西游记》有班里城，在铁门及阿母河之南、近大雪山。西域[5]主札兰丁出奔，与蔑里可汗合。帝禽蔑里。《元秘史》：兔年，太祖征回部。命哲伯为前锋，速不台继之，脱忽察尔又继之，命所过毋攻城，毋虏掠，直走王城，俟太祖大军至夹攻。回回[6]王札剌丁与蔑力克合兵拒战，此蔑力克汗，当是乃蛮之子篡西契丹国者，兼回部西奔，与西契丹合兵也。太祖军佯却诱之，而哲伯等兵夹攻其后，回兵大败，走至申河，溺死殆尽，此申河，即印度河上游也。惟札刺丁及蔑力克二酋沿河西遁。太祖自取兀都剌尔各城，于阿勒坛廓尔山过夏，此谓印度北之大雪山，非阿尔泰山也。命速不台征迤北、东邻等十一部。前后征回城七年，使巴剌穷追札剌丁二酋，班师。此太祖亲军由回鹘五城而攻西契丹乃满酋于葱岭以西也。

皇子术赤长子、察哈台次子、窝阔台三子，即太宗等分攻养吉干城、巴尔真城、玉龙杰赤城、今作玉陇哈什，即和阗河也。马鲁察城、叶尔马鲁城、疑即叶尔羌城。昔剌思城。皇四子拖雷等分攻徒思匿城、察兀尔等城，并下之，还掠木剌夷国，遂度朔朔阑河，疑即乌阑乌苏河。克耶里等城，与帝会兵，攻塔里寒寨，拔之。即今葱岭西北之塔什干城。西域主札兰丁出奔。此天山南路之兵。又分二路，术赤等由南山之于阗[7]而至叶尔羌，拖雷等由天山之库车[8]、阿克苏、乌什而至喀什噶尔，故拖雷先会太祖于葱岭西也。十八年，皇

子术赤等三人兵亦来会，遂定西域，置达鲁花赤监治之。十九年追若弗乂算端逾大雪山，至北印度角端见班师。《郭宝玉传》：甲戌，从帝讨契丹遗族，历古徐鬼国讹夷朵等城，破其兵三十余万，寻收别失兰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两阵迎拒，追杀几尽，进兵下寻思干城。次暗木河，敌筑十余垒，陈船河中，宝玉发火箭，乘风烧其船，破护岸兵五万，收马里四城。辛巳，可弗乂国唯算端罕破乃满国，引兵据寻思干。闻帝将至，弃城南走，人铁门，屯大雪山。宝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驻大雪山前，时谷中雪深二丈，诏封其昆仑山为元极王，大盐池为惠济王。此北印度算端袭据契丹西都，太祖兵又攻诸印度以南也。计二国中，惟西契丹用兵最久。盖自耶律大石以来，建国七十载，阅五帝，并二女主数之。至是为乃蛮袭据，已阅十余载。太祖灭乃蛮，杀太阳汗，其子屈出律奔西契丹，袭执其汗，尊为太上皇，据其国，仍契丹之号。太祖西征乃灭之。地袤万里，风俗慓悍。又有邻部北印度汗，觊乘我军退后收渔人之利。使非禽渠徙种，则大军返后，旋服旋叛。故太祖驻军数载，以寻思干城为葱岭以西要扼，令耶律楚材守之。分一军北出，追蔑里二酋于钦察，而自率大军南出铁门，逾阿母河，逾大雪山，追若弗乂酋于北印度。旋师后，复遣将追至忻都，即温都斯但，中印度也。穷及申河，算端死乃返。算端者，西域汗名。其后遂封驸马帖木儿于寻思干城以镇守之，而设行省于阿母河以总控西域。阿母河即佛经之转刍河，源出葱岭之大龙池，西注咸河，为葱岭西第一干河，南可控印度，北可控寻思干。以今地里计之，太祖兵力由伊犁西布鲁特境攻取敖罕、布哈尔、塔什干而后，南败巴达克山，《元史·地里志》作巴答哈伤。追至克什弥尔，元《地理志》作迄石弥西。又遣将追至痕都斯坦而还。太祖亲至北印度，未亲至中印度。《元史》误以北印度为东印度，又误以见角端之地为铁门，缪之又缪。

《元史》于乃蛮、于回鹘、于回回、于西契丹，当仿《宋史》李煜、刘铱、钱椒之例，各立一传，以见太祖初年削平各国次第。乃疆域沿革，一切茫然，竟不知在何方，疏之又疏。至其兼并五印度，则在宪宗之世。盖太宗全力平金、平北方，未遑南略。宪宗二年，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图尔花撒征身毒，彻底不花征没里奚，即刘郁《西使记》之木乃奚国也。旭烈征西域素丹等国。案：身毒即中印度，素丹即西印度。没里奚则在印度之北，赛马尔罕之西，介咸海及里海之间，皆葱岭西之三大部，故分兵三路征之。八年，旭烈讨回回哈里发[9]，平之，禽其王，遣使来献捷。哈里发即《明史》之哈烈国，史言哈烈在赛马尔罕西南二千余里，与赛马尔罕并为西域大国，当为今之爱乌罕也。又案：此一事《元史》误于二年，书旭烈薨，而三年则书旭烈兀征西域，以一事为二事，一人为二人，今以刘郁《西使记》正其失。三年，命兀良哈台等征西域哈里发、八塔塔等国，又命塔塔尔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即痕都斯坦，中印度。怯失迷尔等国。即克什弥尔，北印度也，此二军皆以佐旭烈之师，而史误为嗣旭烈之任。当以《郭侃传》与刘郁《西使记》参考之。其所述宪宗世西征战事，皆在西印度。若北、中二印度则不大烦兵而服，南、东二印度则兵未之及焉。元初设阿母河行尚书省，盖以此控契丹故墟，南控印度诸国。然印度恃大雪山之隔，旋各擅命，不受统辖。见《海国图志》。中叶后，则赛马尔罕以隔于葱岭，则各自为国。朝廷鞭长莫及，遂罢阿母河等处行省，惟以阿力麻里、别失八里二元帅府控制天山南北二路，又以曲先塔林元帅府控玉门、阳关东路而已。东路，今谓之安西路。

元代征西域考下魏源

问：《元史》、《元秘史》及长春《西游记》，元太祖皆无征乌

斯藏[10]之事，惟《蒙古源流考》曰："青吉斯年三十三岁起兵伐金。三十五岁进兵托克摩克，斩萧古里苏勒德汗。即泰赤乌部。三十七岁破克里特业之翁汗。即克烈部王罕也，曾纳为父子，故云翁汗。三十九岁破奈曼之图们汗。即乃蛮。四十一岁破郭尔罗斯之纳林汗。今汉南蒙古有郭尔罗斯，殆其故地。四十三岁，破哈尔里固特之阿尔萨兰汗。当即回鹘、回回也，但未知何部。四十五岁用兵土伯特之古鲁格多尔济汗，其汗遣使献驼只辎重无算。青吉斯汗致书于大剌麻，遥申皈礼，由是收复阿里三部属八十万土伯特人众。"然则元太祖兵果至西藏乎？曰：此言致书剌麻，则兵未至藏，尚在葱岭北印度与西藏交界地。其言收复阿里三部者，特以大剌麻通好，即谓之收服耳。又言遂进征额纳特阿克，中印度。直抵齐塔纳凌岭之山脊，遇一独角兽，名曰塞鲁，奔至汗前，屈膝而叩。汗知上天示意，遂振旅而还。案：齐塔纳凌岭之山，即北印度迦湿弥罗国北之大雪山也，自西至东，绵亘千里，为印度与回北之大界。是太祖亲征实至北印度而止，其诸皇子兵至和阗南路而止。自元人铺张耶律楚材，则以铁门为见角端之地。而《蒙古源流》乃剌麻所撰，好铺张唐古特[11]，则又谓成吉思汗有亲至唐古特境之事。其于地域则差歧数千里，疑误千百年。苟得其情，片言可折也。曰：《蒙古源流》又述成吉思汗曰："承上帝之命，驾驭天下十二强汗，平定诸恶劣小汗，今当养息安居。"十有九年以唐古特人众未服，丁亥岁遂攻锡尔固汗，擒之。此非明言征唐古特乎？曰：此非征唐古特之事，乃征西夏事也。元初称西夏、高丽、高昌，皆不举其国，而举其氏。西夏曰唐兀氏，高丽曰肃良合氏，亦犹称高昌为畏吾儿也。《元秘史》云征唐兀部时，其酋布尔罕来降，约共攻回回，请为军右翼。至是，令其出军，其臣阿沙敢布言：俟大国兵败时，我再出兵。太祖大怒曰：我先破回回，再灭尔国。前后攻回城凡

七年，还至土剌河黑林旧营。明年遂征唐兀部，先破其将阿沙敢布于贺兰山，还围其酋于灵州城，诛之。灵州及贺兰山皆西夏地，而初次称降者即西夏纳女请和之事。后次讨诛者即诛夏主李睍之事，而征唐兀部在征回部之后，年岁亦合。至《蒙古源流》称唐兀部为唐古特者，译音古特合声为兀字，亦犹称回鹘为畏吾也。太祖未征西藏可决也。此志初刊本疑唐兀与畏吾为一，而回鹘与畏吾为二，既知其误，乃改订前后段，附识于此。

葱岭以东新疆回部附考上 原无，今补辑。案：此与海国无涉，以印度回教沿革非此不备，故附之。

法显《佛国记》曰：鄯善国[12]王奉法，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从此西行，所经诸国，语各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西南行一月，得至于阗，僧数万人，多大乘学，家家门前起小塔，高二丈许。国王安置法显等于僧迦蓝，三千僧共揵槌食，威仪斋肃，器钵无声。及夏四月，观佛行像，国王、夫人散华供养。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高二十五丈，经三王方成，庄严妙好，非言可尽。岭东六国诸王，皆以上宝供养。

《洛阳伽蓝记》：魏神龟元年，太后遣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从鄯善西行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有中国佛菩萨像，无胡貌。又捍麽城有大寺，僧三百余，金像丈六，相好炳然，恒面东，不西顾，言自南方腾空而来。于阗国王亲见礼拜，载像归，中途夜宿，忽还本处，因起塔供养。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阗国，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

《魏书・西域传》：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每设斋，亲洒扫馈食。城南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处，双迹犹存。《水经注》云：于阗国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辟支佛迹。法显所不传，疑非佛迹云云。案：道元但据《法显传》，未考惠生《使西域记》耳。惠生《记》所目验，故史据之。疏勒国当高宗遣使献释迦牟尼佛袈裟一，长二丈余。高宗以审是佛衣应有灵异，遂置猛火之上，经日不然。观者悚骇，心形俱肃。

唐玄奘《西域记》曰：焉耆国[13]、龟兹国[14]、姑墨国[15]，文字并取则印度，伽蓝各百十所，僧徒少者数千，多者万余，习学小乘。又曰：归途至于阗国，《记》作瞿萨旦那国。文字遵印度，崇尚佛法，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大乘法教。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门，天之祚胤也。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遍照阿罗汉建。西南牛角山有大石，崖中有阿罗汉入灭心定待慈氏佛。近者崖崩，掩塞门径。

《晋书・艺术传》：鸠摩罗什，天竺人也。父鸠摩罗炎，辞相位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名，郊迎请为国师。逼妻以妹，遂生罗什。幼时日诵千偈，沙罗国王重之，专以大乘为化。年二十，龟兹王迎还国。苻坚闻而欲迎之，遣吕光将兵七万西伐，谕以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还至凉州，闻秦亡，遂留姑臧。迨姚兴遣姚硕西伐，破吕隆，乃迎罗什至秦。

《唐书・西域传》：太宗之遣郭孝恪击焉耆也，龟兹有浮屠善数，叹曰：唐家终有西域。不数年，吾国亦亡。源案：以上四事，皆唐以前西域并行佛法，无回教之证也。至葱岭以西，印度以外，凡今回教各国，唐以前亦皆佛教，见于晋法显、魏惠生、唐玄奘所记，矧葱岭以东乎？

《明史・西域传图》：苏鲁国、阿克苏国、沙哈鲁国，俗皆敬佛恶斗。案：《明史》皆据永乐中陈诚《使西域记》之言，此又明初回部尚

奉佛，未尽从回教之证也，况唐、宋、元之世乎？

《旧唐书》：疏勒国西带葱岭，俗事祆神，有胡书文字。于阗国，好事祆神，崇佛教。罽宾国，在葱岭南，常役属于大月氐。其地暑湿，人皆乘象，尤信佛法。此祆神未知为回教，为天主教？然亦不过与佛教杂行之证也。

《宋史》：于阗国西抵葱岭，与婆罗门接，相去二千余里。此婆罗门即葱岭西之回教。又曰：龟兹本回纥别种，景祐中人贡，赐以佛经一藏。绍圣三年上表献玉佛。又曰：高昌，汉车师前王之地。其地颇有回教，故亦谓之回纥。乾德三年，西州回纥可（汉）〔汗〕遣僧法渊献佛牙。国中佛寺五十余所，皆唐朝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宋太宗遣供奉官王廷德使其国，游佛寺，曰应运大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案：摩尼寺、波斯外道，皆天主教，宋时回疆特间有之。又曰：雍熙元年，西州回纥与婆罗门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人贡。景德四年，遣尼法仙等来朝献马，请游五台山。又遣僧翟人奏，欲于京城建佛寺，祝圣寿，不许。熙宁元年入贡，求金字《大般若经》，以墨本赐之。此宋时回部仅间有一二他教，其全境仍奉佛教之证也。

《西域水道记》曰：叶尔羌城内东南隅有古浮图一，高三十余丈，回人名曰图持，谓是喀喇和台国人所造也。回谓汉人曰“和台”。

阿克苏城赫色勒河南流三十余里，经千佛洞，西缘山，法像尚存，金碧，壁有题字，曰“惠勤”，盖僧名也。东汇于渭于河，折而南曰十余里，经丁谷山西，山势斗绝，上有石室五所，高丈余，深二丈许，就壁凿佛相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洞门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径尺，隶书梵字，镂刻日环，积石剥蚀，惟辨“建中二年”字。又有一区是沙门题名。《水经注》言龟兹国北

四十里山中有寺，名雀离，大清净，今溯遗迹，差存仿佛。

《西域水道记》：伊犁河径拱宸城南，经故回部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西。回人库鲁安书云："其部初有女子曰阿郎固库勒鲁者，天地使一丈夫向女吹嘘白气，感而有身，生子曰麻木哈伊项，为回部王。传至三世，重蒙习佛法。又传十四世，为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年二十二，嗣为国主。后二岁，猎于阿克苏，遇回人授派噶木巴尔法返伊犁，又有回教七人来教其部众，遂尽返旧俗。在位十年卒。案：伊犁与葱岭及哈萨克近，故元末有回酋非若南路八城之，皆元裔世藩也。然此回酋亦先奉佛教，中年始遇回教。此亦元末回教未盛行之一证。有满克国回部长以橐驼四十，负满克国土为建此冢，覆以碧琉璃，刻墓门识营造之年。至今嘉庆二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推以彼术，三十年积一万六百三十一日，则四百七十四年当积一十六万七千九百六十九日又十分日之八。以岁实约之，得四百五十九年。又三百二十三日大半日，从庚辰逆数之，盖建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庚子岁。

《西域闻见录》曰：库车城西六十里，有大佛洞山。山上下前后凿洞四五百处，内皆五采金粉，绘为佛像。最高一洞三楹，壁凿大土像，汉楷轮回经，一白衣部镌壁上。相传唐代所为。以上三事，皆今日回部尚存古时佛教遗迹之证。

葱岭以东新疆回部附考下

《钦定西域图志》：回部世系，其始祖青吉斯汗为第一世，案：即元太祖也。子察罕岱为第二世，案：太祖次子分封回部者，是为回酋之初祖，山南山北皆其分地，不止今山南也。哈喇拜苏毕喇克为第三世，达瓦齐为第四世，案：此与乾隆所俘准酋同名，其人则在元初。巴尔当为

第五世，巴图尔博汗为第六世，图墨讷为第七世，阿沽斯为第八世，海都为第九世，案：元世祖时有海部叛王，太宗裔孙，非此人也。萨木布瓦为第十世，特木尔图胡鲁克为第十一世，克则尔和卓为第十二世，锡喇里为第十三世，锡喇玛哈木特为第十四世，玛木特为第十五世，王努斯为第十六世，阿玛特为第十七世，赛叶特为第十八世，阿布都里锡特为第十九世，阿布都喇伊木为第二十世，巴巴汗为第二十一世，阿克巴锡为第二十二世，阿哈木特为第二十三世，莽苏尔哈色木为第二十四世，阿布都勒拉为第二十五世。案：即顺治十二年上表之叶尔羌回汗也。

《钦定外藩王公表传》：顺治三年，吐鲁番苏勒檀阿布勒阿哈默特阿济汗遣使表贡，谕曰："吐鲁番，乃元成吉思汗次子察海岱受封之地，前明时隔绝二百八十余载。今幸而复合，岂非天乎？所受明朝敕印，可悉缴上，别锡封爵。"苏勒檀者，犹蒙古称汗，明成化时回号也。顺治六年，河西逆回丁国栋等叛，伪立哈密巴拜汗子土伦泰为王，据肃州叛。提督张勇讨平之。十二年，回目克拜赍叶尔羌表至，称哈密巴拜汗为叶尔羌阿部都剌汗所禁，献还内地民，请罪。张勇诘其表异名之故，克拜告曰："哈密、吐鲁番、叶尔羌皆昆弟，其父曰阿都剌汗，居叶尔羌，卒已久。子九人，长即阿部都剌汗，居叶尔羌；次即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居吐鲁番；次巴拜汗，居哈密。以得罪天朝，故为叶尔羌汗所拘禁。其次诸弟分长阿克苏、库车、和阗。前贡使来自吐鲁番，故署吐鲁番汗名。今以叶尔羌汗为昆弟长，故表称叶尔羌汗名。"康熙十二年，吐鲁番使贡马及璞玉，表称乌木特赛伊特汗，署一千八十三年，即阿布勒阿哈默特汗之子也。案：此以元酋裔长而奉回教年号，此明季南路初改回教之证。二十五年后，贡表称"臣成吉思汗裔承苏赍满汗业"云云。康熙二十一年，噶尔丹以嫌絷山南阿布都尔实特。三

十五年，噶尔丹败，阿布都尔实特脱出来归，诏遣人护至哈密，使归叶尔羌。案：回疆自后汗位遂绝，盖外迫于准部，内分于回教和卓木，而元裔亡矣。乾隆二十年，定北将军班第奏吐鲁番旧头目莽苏尔为元太祖裔，居喀喇沙尔，应遣归，辖其旧属。二十一年，陕甘总督黄廷桂献额敏和卓绘吐鲁番图，奏吐鲁番不复有蒙古裔。瓜州回民愿归故土，请视旧纳准夷赋为贡额。

《西域图志》又曰：回教之祖派噶木巴尔[16]第一世，同祖兄子阿里为第二世，鄂赛音为第三世，再努勒阿毕丁为第四世，玛木特巴克尔为第五世，札丕尔萨氏克为第六世，木色伊喀则木为第七世，阿里伊木西里杂为第八世，赛叶特勒塔里布为第九世，阿布勒拉为第十世，阿布杂勒为第十一世，阿布都勒拉为第十二世，阿哈玛特为第十三世，玛木特为第十四世，沙喀三为第十五世，沙额色尹为第十六世，扎拉里丁为第十七世，克玛里丁为第十八世，布尔哈尼丁为第十九世，米尔氏瓜纳为第二十世，玛木特为第二十一世，布喇尼丁为第二十二世，扎拉里丁为第二十三世，玛哈图木阿杂木为第二十四世，玛木特额敏为第二十五世，玛木特玉素布为第二十六世，案：第二十六世为初迁喀城之祖，见《西域水道记》，至霍集占仅四世耳。伊达雅图勒拉和卓为第二十七世，雅雅和卓为第二十八世，玛罕木特为第二十九世，波罗尼都霍集占为第三十世。

又曰：玛罕本特子波罗尼都霍集占，即大、小和卓木（和卓木）两逆酋也。其第二十五世之巴哈古敦、阿布都、哈里克、玛木特、伊布喇、伊木伊萨木、玛木特阿里、阿拉勒颜、玛木特色德、克阿三沙、伊赫和卓、阿布都勒拉共十二支，析居布哈尔、痕都斯坦诸处。第二十六世之哈色木后迁布哈尔，木萨尔后迁拜勒哈，世次不备载。

《西域水道记》曰：玛木特玉素普之初迁喀什噶尔也，案：即

霍集占之高祖。土人庞雅玛献所居地为寺，死即葬焉。墓在回城东北十里，许回人即墓为祠堂，曰吗咱尔。周甃石栏，中列木格，标马牛鹿尾于其端，谓荐牲祈福也。树木阴翳，台宇轩敞，外垣以蓝色玻璃镂刻花卉。每日寅、未、申、酉、戌五时诵经咒，日入则鼓吹送之，曰送日鼓。七日为市，曰巴咱尔市。前一日男妇人祠堂膜拜，以求利市。

魏源曰：西域自唐以前无论葱岭西东皆有佛教，无回教。其以回教称者，自隋、唐之间始，且其教止行于极西，而未及葱岭以东。其及葱岭以东者，自明季始。教虽东行，而山南各回城酋长尚皆元太祖之裔，于回裔无与。其被灭于准夷，则自国初康熙间始。以此三事，证诸群书，则其言西域自古皆佛教者，见于《晋书·鸠摩罗什传》及晋僧法显、魏僧惠生、唐僧玄奘使西域之记，见于《魏书》、《晋》、《唐书》、《宋史》西域各传，见于今日叶尔羌城内之古浮图，《西域水道记》。阿克苏城外数十里河岸之千佛洞及石佛洞，库车城西六十里之大佛洞，皆像好庄严，梵经隶刻，是回疆之旧皆佛教，昭如星日。其言回教皆在极西，明季始被葱岭以东者，见于《唐书·西域传》之大食、波斯，《明史·西域传》之天方、默德那，又见于回部之世谱此见《西域图志》所引。及《西域水道记》，盖隋、唐时谟罕默德崛起天方，臣服诸国，创教事天，西域尊曰天使，番语曰派罕巴尔，其地在葱岭西万余里，二十五世始分十二支，分适布哈尔、敖罕、痕都斯坦、克什弥尔、巴达克山诸国，至二十六世玛木特玉素普始东迁喀城，立寺行教，死即葬焉。即霍集占高祖，是为新疆南路回教之祖。然仍以极西之祖国为天堂，故回疆习教之人终身必赴西海礼拜一次。是葱岭东之有回教近始明季，又昭如星日。其言新疆回酋国初以前皆元裔者，见于《元史》、《明史》，见于《钦定外藩王公表传》所载顺

治初年之上谕、康熙中之贡表，与夫张勇、班第、黄廷桂先后之奏。盖元时葱岭以西为太祖驸马赛马尔罕封地，葱岭以北之阿罗思、钦察为太祖长子术赤封地，金山以北为太祖孙海都、笃娃昔里吉等封地，葱岭以东、天山以南为太祖次子察海岱封地，建阃于叶尔羌，其苗裔分王南路各城。其见《元史》者，如于阗为宗王阿鲁忽所封，案：海岱即《元史》之察合台太子也，阿鲁忽王于阗见《暗伯传》、《元世祖纪》。屡言征干端，即征于阗叛王也。见《明史》者，哈密为元威武王所封，皆察海岱之孙，而朝廷别建南路元帅府于别失八里、北路元帅府于阿力麻里以控御之。元末天山北路为强臣脱欢所踞，别为准部，于是元裔惟有天山南路。国初顺治中，回酋表贡尚以叶尔羌酋为大宗，称"臣成吉思汗裔承苏赉满汗业"。其诸弟分长八城，即元裔之第二十五世也。至康熙中并灭于准夷，拘各城元酋，迁之山北。虽康熙三十五年灭噶尔丹时纵回酋归叶尔羌，亦终于不振。自后汗位遂绝。故乾隆荡平准部时，各回城无复元裔，于是霍集占以回教横起据之。前此从无回教酋长表贡之事。是霍集占以前之皆元裔，非回裔，亦昭如星日。而近日《西域图志》独以新疆南路从古皆回教，尽斥历代《西域传》之谬，然无以处夫唐以前也。则取元成吉思汗至顺治初凡二十五世之藩封并移诸上古，谓其更在派罕巴尔以前与元太祖同名，又以派罕巴尔即迁喀城始祖，而无如回教祖墓在天方极西，载在《明史》也，则析派罕巴尔与穆罕默德为二人，谓回城酋长自元、明即皆回教，而顺治间表贡之元裔酋长何人竟置不问，于《钦定外藩表传》之官书亦置不问。推原其故，皆由明季回教由天方至喀城时，诸元裔酋长靡然奉之，故康熙初土鲁番贡表署千八十三年，此元裔改奉回教之证。故华人遂误以元裔为回裔，并误以新疆自古皆回教。此皆凿枘之至大者，今特尽录诸书于前，案而不断，以昭慎重。

《唐书》言于阗、疏勒俗事袄神，《宋史》言其佛事外有末尼寺及波斯寺。此回疆旧兼有天祠之事，岂得谓西域自古皆天主教乎？佛经屡言婆罗门外道事大自在天祠，虽佛世不能尽绝，岂得谓印度自古皆袄神教，无佛教乎？唐时长安有大秦波斯寺，今京师及澳门有天主堂，各省有礼拜寺，又岂得谓中国皆奉袄神，无他教乎？惟回疆南路之袄神昔特闻有其祀，不及佛教十分之一，至其数千里并为一教，家喻户晓，佛教埽迹不行则实始于明之末叶。不特此也，回鹘、回回皆葱岭以东国名，其教创于天方，本名天方教，不名回教，其葱岭以西奉教各国亦皆不名回回，犹之蒙古祟佛教，岂可并称印度为蒙古耶？今中土称天方为回回教，并称为回回国，不知回部之去天方万有余里，正犹天主教行欧罗巴，即古之大秦，后人因并称天主所生之如德亚为大秦，不知实隔地中海。

【注】

〔1〕达里冈阿泊（Aralskoye more），即咸海。

〔2〕玛尔哈朗（Margelan），今乌兹别克斯坦马尔格尔。

〔3〕西契丹，即西辽，又作黑契丹、哈刺契丹、合刺乞答等。

〔4〕薛迷思干城，亦即赛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5〕西域，此处指中亚大国花剌子模（Khorazm），一作火寻，故地在今阿姆河下游一带。

〔6〕回回，此处指花剌子模。

〔7〕于阗，又作于寘，今新疆和田（Hotan）。

〔8〕库车（Kuqa），今新疆库车。

〔9〕回回哈里发，此指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

〔10〕乌斯藏，指西藏之前后藏。

〔11〕唐古特，亦作唐古忒，泛指青藏地区及该地藏族部落。

〔12〕鄯善国，亦作善善国，即古楼兰国，故地在今新疆若羌县。

〔13〕焉耆国（Agni），亦作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

〔14〕龟兹国（Kutsi），又作屈茨、鸠兹、归兹、屈支、丘兹等，故址在今新疆库车县。

〔15〕姑墨国，即跋禄迦国（Bālukā，或 Valukā），亦作亟墨等，即今新疆阿克苏。

〔16〕派噶木巴尔，亦作摩诃末、马哈麻、谟罕蓦德等，即穆罕默德（Muhammad，约 570—632），为伊斯兰教创始人。

海国图志卷三十三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小西洋利未亚洲各国志

叙曰：小西洋利未亚洲与欧罗巴隔地中海，其地之廓，人之庶，皆与欧罗巴埒。乃语教化则无持世之哲，语富强则无统一之王，四分五裂，惟产黑奴以供掠卖，何哉？今东六部，则布路亚国服之；北四部邻地中海，为海贼，则佛兰西服之；西二十四部，濒西海，则布路亚、荷兰、英吉利、佛兰西各国分踞之。南则斯溜墨、大雪山，斗入南海。其极南之兀贺峡即大浪峰，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极入地三十六度，与中国反对，为大西洋商舶必绕过之地，亦英吉利、荷兰兵戍守之。皆据海口立炮台，设市埠，而土人供其驱使。今志小西洋，实所以志大西洋也。

魏源又曰：水随山脉行，山逆则水逆，逆则回环而气钟焉。葱岭以东，水皆流东，故相阴阳观流泉者，皆以西流为逆；葱岭以西，水皆西注，则又以东流为逆。利未亚洲之泥禄河，自西至东逆行八九千里，而入地中海。盖山脉东起如德亚峡，南绕伊揖及亚毗心域，及至南利未加，而后折西转北东行，复至伊揖。周环万余里，而水从之。故中利未亚各国四周环山，不与海国往来，而西洋商舶所通者，皆其山背四隅顽犷之地而已。麦西及亚毗心域二国居泥禄河下游，近西印度红海岸，故风气早开，声名文物冠

西海。而近扫荡于回教，全变膻俗。其上游腹内之地，则除近河两岸外，余皆沙漠，炎毒瘴疠，外人所不能入。英吉利曾以火轮船深入其中，半途病疫，不得要领而还。故山川、疆域、物产、风俗皆未深悉，于四洲中地气最劣焉。中利未洲其人稍皙，西南利未洲则皆黑奴，为欧罗巴兵艘役之。而来华人不知其产二地也，则或谓欧罗巴人种有黔皙云。

小西洋东利未亚二大国别为此卷

利未亚洲总说原本无，今补辑。

《职方外纪》：天下第三大洲曰利未亚，大小共百余国。西南至利未亚海[1]，东至西红海，北至地中海。极南，南极出地三十五度；极北，北极出地三十五度；东西广七十八度。其地中多旷野，野兽极盛。有极坚好文彩之木，能入水土千年不朽者。迤北近海诸国最丰饶，五谷一岁再熟。每种一斗，可收十石。谷熟时外国百鸟皆至其地避寒就食，涉冬始归。故秋末冬初，诸近海地猎取禽鸟无算。所产葡萄树极高大，生实繁衍，他国所无。地既（广）〔旷〕野，人或无常居，每种一熟，即移徙他处。野地皆产异兽，因其处水泉绝少，水之所潴，百兽聚焉。更复异类相合，辄产奇形怪状之兽。狮猛[2]，能与虎斗，虎豹熊罴之类不一，（故）土人多以田猎为（业）〔事〕。贵人亦时出猎，搏狮虎为娱。界内名山有亚大蜡[3]者，在西北。天下惟此山最高，凡风雨露雷皆在山半，山顶终古晴明，视日星（最）〔倍〕大。昔人有画字于灰（土）〔上〕者，历千年不动，无风故也。国人呼为天柱。此方人夜睡无梦，甚奇。有月山，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极险峻，不可跻

攀。有狮山[4]，在西南境，其上频兴雷电，轰击不绝，不间寒暑。其在曷噩剌[5]国者，出银矿甚多，取之无穷。其在西南海者，曰大浪山，其下海风迅急，浪起极大，商舶至此，或不能过，则退归。西洋船破败，率在此处。过之则大喜，故亦称喜望峰[6]。此山而东，尝有暗礁，全是珊瑚之属，刚者利若锋刃，海船极畏避之。凡利未亚之国，著者曰阨入多、即伊揖国。曰马罗可、即摩罗果国。曰弗沙[7]、即都尼司国。曰亚（未）〔非〕利加[8]、即东阿（未）〔非〕利加各国。曰奴米弟〔亚〕[9]、即南阿（未）〔非〕利加土（审）〔番〕。曰亚毗心域、即阿迈司尼国。曰马拿莫大巴[10]、即山牙腊土蛮。曰西尔得[11]、在西（未利加）〔利未亚〕洲，未审何国。其散处海中者，曰井巴岛[12]、曰圣多默岛[13]、意勒讷岛[14]、圣老楞佐岛。利未亚西北有七岛，福岛[15]其总名也。其地甚饶，凡生人所需，无所不有。绝无雨而风气滋润，易长草木；百谷亦不烦耕种，布种自生。葡萄酒及白糖至多，西土商船往来，必至此岛市物，以为舟中之用。七岛中有一铁岛[16]，绝无泉水，而生一〔种〕大树，每日没，即有云气抱之，酿成甘水滴下，至明旦日出，方云散水歇。树下作数池，一夜辄满，人畜皆沾足焉。终古如此，名曰圣迹水，言天主不绝人用，特造此奇异之迹以养人。各国人多盛归，以为异物。

《地球图说》曰：亚非利加大洲，东界红海并印度海，西南界大西洋海，北界地中海。百姓约共九千万，地当赤道正度，天气极热。中有旷野，浩浩无涯，水草皆穷，人马难行，惟骆驼尚可奔驰，虽七八日不饮亦无妨。然间有水草数处，可经过而饮焉。以上皆人迹经历之地。至其腹地，无人经览。但遥见一高山名月山，长亘州中央，（至）〔自〕西而东而已。州东有三岛：一名马达加葛[17]，又名马猘甲。系是洲管辖；二名冒勒突[18]，系英国管辖；三

名埔耳防[19]，系佛兰西管辖。西边有四岛：一名加那利[20]，系大吕宋管辖；其余马太拉[21]、亚锁利[22]、绿头[23]三岛，系葡萄牙国管辖。此洲人民，肤黑发卷，鼻扁唇厚，不好学，不甚聪明，农少牧多。在昔此洲北有大城，极多书院，文学有名，今无是矣。是方有夷及多一处，即一千八百余年前马利亚避犹太国[24]加害旅寓之地。所述之教，大半祀偶像，小半回回教，而耶稣教间或有之。土产架非、葡萄酒、五谷、橄榄油、药材、树油、可造番硷。乳酥、百果、木料、象牙、兽皮、狮、象、犀、虎、蟒、㺄、驼鸟。复有极大之白蚁，能作土宫舍，高至丈余。有二大江，即尼罗江[25]与黑江[26]是也。是洲极南，昔荷兰国人所踞。嘉庆十年间，英吉利国据之。洲北夷及多界内，有极高之古迹，状如塔，其至高者有七十丈。更有异样石城古迹，世远年湮，被砂土埋掩，仅存其首，形状人头兽身，统体约十三丈，四足俱全。前二股间与前二足上俱有庙宇，乃后人去其砂土，获此大观也。

《地理备考》曰：天下五州，最难尽悉者，乃亚非里加州[27]也。地当赤道，灾气蒸为瘴疠。隔以沙漠，多毒虫恶豸，他国人到辄病死，故自古未通。英吉利商常往探之，或染瘴死，或为土番邀杀，迄不得要领。又用火轮船，从尼日尔河下游驶人，水手半途死亡，惟遇见高峰横亘，别无所闻而归。故至今惟知沿海四面，其腹内山川、人物、地势、土产，则不能周知。所有部落之名，仅得诸传闻而已。其地在亚细亚之西南，以罗针视之，正当坤申之位，南北一万八千〔里〕，东西阔处一万六千里。

亚非里加州纬度距赤道自北三十八度起至南三十五度止，经度自巴黎斯第一午线西十九度起至东四十度止。南北相距一万八千里，东西相去一万六千五百里，地面积方七百五十万里。其地居热道者多，居温道者寡。海边尚觉清凉，其余熇烈异常。域中

尤为酷热，水土猛烈，瘴疠流行，十二时寒热相间，即土人亦属难堪。易季之时，雷电风雨交作，熇烈稍减。既霁，其热如故。

《外国史略》曰：利未加州北极出地三十七度二十分及南极出地三十四度五十分，偏东五十一度至偏西十七度三十三分，广袤方圆六十万里，广一千零二十里。西、南皆抵大洋海，北极地中海，与欧（巴罗）〔罗巴〕相隔以危亚达海峡[28]，东与亚西亚微地[29]相连，而以西红海为界。此洲地虽大，但沿海边，直而不曲，少泊舟之处。其江河驶人内地，亦不长广。西方最大者曰尼额河、加瓦拉河[30]，未详其源。其旷野四而沙砾，而中央如屿间，丰水草。北地之山高者千百丈，上有广坦。海滨天气长热如夏，惟极南北之地应乎四时。故以西洋各国之强，而不侵其内地。且至今商旅，亦惟在海口贸易，莫知其中央情形焉。兽多狮、虎、豹、象、驼、鹿、水马、犀牛。其鸟多翠翎，驼鸟尤异常，俱不鸣，产驼、鳄怪异。草木春萌秋落，与亚西亚州相仿。但其民惰地荒，不知工作，故可用之物少。其居民大半卷发黑面，扁鼻白齿。多土蛮，以语音别其宗派支类。外国舟船过此，多掠其黑人贩卖为奴婢，近日英人禁之。然居此地之教师，多死于烟瘴。其地可分三分，为南、北、中亚非利加。

《瀛寰志略》曰：亚非利加北土，在红海西南岸者，近亚细亚，故（麦西国）开风气独早。在地中海南岸者，近欧罗巴，故非尼西亚[31]（国）启疆于前，意大里亚耘锄于后。迨回部[32]既强，噬灭殆尽。麦西既隶土耳其[33]，曩时文物之盛，已扫荡无遗；而地中海南岸诸部，乃半化为跻跖之巢穴。时势之变迁，可慨也夫。

《瀛寰志略》曰：按北亚非利加之东偏，地多沙漠，本不毛之土，独麦西得尼罗河之淤灌，变为沃壤。其西北境之苏尔士[34]，又作苏叶。又与阿〔拉〕伯犹太接连，故东方夷族，上古时即转徙

至此。其创制规为，遂为欧罗巴开风教之始，历数至一千数百年，可谓盛矣。惟立国鸠民，仅傍尼罗河蜿蜒一带，无地可扩，无险可守。故波斯、希腊、罗马诸大国兴，麦西恒为之臣。迨回部既强，遂为所吞噬，而名土变膻俗矣。卢比阿[35]本麦西南部，其种人虽杂野番，自昔别无立国。阿迈司尼[36]不欧不回，自古为土番部落。或谓其国尚有规模，不至如泰西人所云之荒陋。然较之麦西，不啻有华、夷之别矣。所奉者天主、大秦二教，其实大秦教即波斯旧奉之火祆教，（而）大（唐）〔秦〕之名，（则中土）〔乃唐人〕讹传也。

又按：由西印度西行，有小岛曰亚丁[37]，英吉利所据也。由此人红海，西北〔行〕四千里而港尽，至麦西之苏尔士，行旱路一百七十里，即地中海之东南隅。再舟行七千里，出直布罗陀海口，即大西洋海。较之纡回南向，绕阿非利加之西境，至极南之岌朴[38]，而始转柁东北者，计里约减二万，计程约近一月。惟苏尔士隔岸路一百七十里，舟楫不能通行，《海国闻见录》谓恨不用刀截断者；即指此也。

近年英吉利（裂）〔制〕火轮船递送文书，由印度海驶至亚丁人红海，至苏尔士，行旱路至地中海东南隅。彼处有火轮船接递，西驶出直布罗陀海口。火轮船行驶甚速，不畏风浪，而计程又近二万里，故五十日可达英伦国都。自明以前，欧罗巴通中国，皆由此路。说详回部四国。向言北人使马，南人使船，仅就中国江河言之，若以例西洋诸国之渡海，真有大小巫之判矣。

厄日度国即伊揖国

《地理备考》曰：厄日度国一作厄日多，在亚非里加州东北，北

极出地二十三度二十三分起至三十一度三十七分止，经线自东二十二度十分起至三十三度二十二分止。东枕红海暨苏挨斯径[39]，西连的黎布里国[40]暨里比亚沙漠[41]，南接（卢）〔奴〕比亚国，北界地中海。长宽皆约一千七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二十四万里。烟户四兆余口。通国分为上中下三处。其上中之东西二方，冈陵绵亘，地势如谷；其下者平原广阔，溪渠间隔。河之长者，一曰尼罗，南北通流。湖之大者曰门萨拉[42]，曰美利[43]，曰布尔罗[44]，曰马略的[45]，河滨膏朊，余地砂碛，而陇亩之肥硗，视河水之消长。每岁夏至水长，秋后水消。若长不过甚，则年必丰稔，否则岁必荒歉。土产谷、果、麻、靛、绵花、纹石等物。禽兽蕃衍，驼马尤良。地气熇烈，阴雨甚罕。四季之内，非春即夏，沙漠熏蒸，瘟疫传染。不设君位，归属于土耳基亚国，派有总管。奉回教，其余各教，有奉之者，亦不禁。贸易辐辏。国本古时巨邦，周威烈王[46]时，（曰）〔白〕尔西亚国夺之。越二百载，复为亚勒山德黎君率师攻克。身后诸将分据。及罗马国王兼并其地，归为一统。罗马衰弱，又为天方回国[47]所夺。宋理宗淳祐中，天方国驻防军士叛乱，自推一首领为王，屡次交兵，终为土耳基亚国所克。嘉庆三年，佛兰西国军攻克之。越三载，仍归其地于土耳基。自后，（岁）派总管一员统辖。其（地）〔国〕分（国）〔为〕二十五部：曰加义罗[48]，建于砂碛中，曰吉里乌波[49]，曰北尔卑义[50]，曰师卑[51]，曰米加马尔[52]，曰忙苏辣[53]，曰达迷耶大[54]，曰给比尔[55]，曰当达[56]，曰美黎[57]，曰美路[58]，曰内日勒[59]，曰福阿[60]，曰达马路[61]，曰亚勒山德黎[62]，曰德基塞[63]，曰亚德非[64]，曰白尼隋弗[65]，曰发雍[66]，曰迷尼亚[67]，曰蒙发禄[68]，曰西於德[69]，曰齐尔白[70]，曰给内[71]，曰挨斯内[72]。其通商冲繁之地七。此外尚有兼摄之地数处，大者曰西乌阿[73]，

曰科日拉[74]，皆在西方；曰哥塞义尔，曰苏挨斯[75]，皆在东方。

《外国史略》曰：亚非利加东北方土尔基人所据之麦西国，亦名埃及多。南及黑面人地，北及地中海，东北为苏益微地，与亚拉回国[76]相连。东及红海，西及旷野。广袤方圆七千五百里。有尼罗河，两边窄谷。居民三百万，居住邑乡约二千五百，尼罗河通流焉。河在北方分两支流入地中海，河边地每年水涨时可耕，余地多沙。产绵花、五谷、枣、南果、麻苎。水溢则田盛，不则多旱。有蚂蚱、田鼠及各虫坏稻，故丰年不免于饥。民工艺术，奉僧如神，严禁出外。国各自为主。于周显王[77]时，白西[78]国王来攻，毁佛菩萨像。希腊王随之，遂降全国。其后将军摄政称王，召纳贤士，遂为人材所聚。汉成帝建始二年，罗马将军麦西为立部头目治之。与希腊通商。今耶稣门徒于此传教。迄唐贞观十三年[79]，回回族强据其地，遂自立国，侵辱耶稣门徒。明武宗正德年间，土耳其又夺其地。嘉庆二年[80]，佛兰西将军那波伦者，领兵图取此地，欲由此渡海攻印度。英军扼尼罗河口，焚虏佛船，以拒其进。是时土尔基兵帅甚聪明，尤灭弄权之骁骑，招士通商，训练阵法，与列国无异，又得英兵之助，故佛兰西战不能败。但其君重赋病农，官禄有余，生民涂炭，每年征饷约银六百七十五万两，军士四万八千，其上中下战舰甚多，故使费大。

居民大分别，惟土人及（西）〔希〕腊人尚耶稣教。此二族与犹太人率皆口讷。其亚拉回人则甚巧佞，然操权者多土耳基人。

麦西国与亚未利加内地多相连，商贩结群而来，贩黑奴至此，卖与地中海各边界。产绵花、五谷。

国分三分，为下、中、上。其都曰加以罗[81]，居民二十万，其街狭窄，屋宇污秽，亦通商。上尼罗河有大塔，高六十丈，周六十九丈，用十万人建造，经二十年乃成，四方瞻仰赞美。上麦

西国旷野有大城。海边亦有古城，曰亚勒撒爹[82]，昔系地中海之广港，商船云集。今已衰，只六千居民而已。罗悉他[83]系美邑，希腊人居之，居民万六千有奇，日益生聚焉。

案：此洲至今未与广东通市，（然）不独此一国也。西图又谓伊揖国，又谓麦西国，《元史》作马八尔国[84]。其（余）〔奈〕尔河即泥禄河也。

伊揖国在阿未利加洲之东北，东界阿细亚州内之都鲁机，北界地中海，西界特黎波里[85]，南界东阿未利加各国，即利玛窦所谓黑人多是也。《职方外纪》作阨入多，《坤舆图说》作厄日多。格罗[86]都城为著名之国，闻者起敬。然其史书久湮，故人物之本源，朝代之沿革，均无稽考。虽书籍所述，极其荣华富贵，亦无遗迹可征。按《坤舆〔图〕说》载，天下七奇，而阨日多国居其二：一曰尖形高台，乃多禄茂王所建，基方一里，周四里，高二百五十级，每级宽（二）〔一〕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皆细白石为之，共高六十二丈五尺，顶上宽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万人。二曰法罗海岛[87]高台，亦多禄茂王所建，依山为基，细白石筑成，顶上安火炬，夜照百里外，海舶俾识港路。此皆所谓荣华富贵之事也。然此云无迹可征，岂今皆湮没耶？惟闻上古西梭特力士，实为著名之王，曾征服阿细亚洲各国，攻至中阿未里加洲之地，今底弥士[88]部落尚有石像遗迹。旋又攻服由士[89]、西利阿[90]、阿西里阿[91]、巴社、达达里[92]等处，名闻诸国。至三弥尼达士王，往攻阿未里加之北隅败绩，并本国为巴社袭夺。赖国人不服巴社，遂有阿力山达[93]起兵恢复，同时才杰并出，有比多里弥士[94]等，兴工作，教技能，遂一变伊揖为声名文物之国。以额力西之技艺，先原得自伊揖也。在耶稣未纪年以前，曾为隔海之意大里所据，一时虽不幸，而机巧技艺亦得意大里国之传授。至耶稣纪年七百[95]，唐嗣圣十七年。为回教阿丹[96]所攻服。阿丹仇视别教，遂

将比多里弥士等之书尽毁于火。伊揖之人，日渐荒陋。及破走巴社，恢复本国，始复学习旧艺，然终不及额力西。后又为都鲁机所夺，设巴札[97]理政事，其伊揖之麻米录种类，本皆奴仆后裔，恃其蕃庶，反仆为主，自立头目，称藩于都鲁机。至千五百十六年，明正德十一年。遂欲自王东方，攻击都鲁机边境。都鲁机虽兴师诛讨，然蛮种善骑射，好背叛，不属巴札统辖者居半。千七百九十八年，嘉庆三年。佛兰西兵侵伊揖，被英吉利袭其后，败绩而退。于是伊揖巴札乘间驱麻米录种人出境，遂亦叛都鲁机自立，尽复昔时艺业、法律，并鼓励国人习欧罗巴之技能，国势复振。当阿丹被阿都哇哈[98]攻击时，伊揖统兵往助，代夺回墨加[99]、默德那[100]二部落，乘胜遂攻都鲁机，得俄罗斯和解，令都鲁机割出干底阿[101]、西利阿两部落归于伊揖，兵始寝息。阿丹人居斯者，自设官分理。然亦必由伊揖巴札定夺，纳钱粮，调丁壮，均由司官经手。

国赋有三：一田地，一丁口，一税饷。岁征地土钱粮银二百四十万员，丁口银三十二万员，（岁饷地）〔货物人口税银〕五十九万员，共三百三十一万员。除历年起解观士顿丁罗布尔[102]银八万员[103]，余银存留伊揖以备支发。凡克力士顿教、由教之人，男丁十六岁者，按名纳时令十三枚至五十枚不等。（货物止税八口岁征银）〔各项实际岁人相加，最新估算为〕千七百六十万员。除国中支给，尚余银百〔六十〕万员。

军伍昔强，未娴纪律。近得欧罗巴训练之法，队伍雄甲东方。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计兵七万四千。近复设武备馆，延欧罗巴教师以训年少余丁（万）〔千〕有四（千）〔百〕，月支经费银六千员。并设铸炮局、器械局、火药局。有大兵船九，中兵船七，小兵船三十。幅员十三万方里，户口二百六十万有奇。

原居土著曰果斯，十六万口，余俱阿丹、都鲁机之由教、阿未利加之额力教、欧罗巴洲之克力士顿教等人先后流寓。土番奉克力士顿教，面貌丰满，颜色黄黑，目员而明，鼻高而直，唇粗发黑，好贸易，外似淳和，内实贪猾，一见如故，以谄为欺。国中阿丹人多业农，都鲁机人多营（士）〔仕〕宦，额力西人与由教人多事贸易。尚有欧罗巴、阿未利加之人，各习一教，杂处一方，判如胡越。自巴札力兴文教，设印书馆，才艺日出。惟衣食俭朴，富者戴小帽，内服棉，夏小衫，外服呢袍。女则头罩纱帕，衣以丝发。所食无非蔬菜、羊肉。贫者周身裹布，啖面嗜酒，并吸食自造之鸦片。

国中多河道，最长者奈尔河，即《坤舆图》之泥禄河，长八千八百里，分七道入海者也。源自阿未利加洲内，至罗阿伊揖[104]出海，未详里数。土产稻谷、麦、棉花、洋靛、牛、驴、骆驼。由阿未利加买回货物，金及象牙最多。领大部落三，小部落百四十有一。

罗阿伊揖犹华言下伊揖也，东界海，东北界阿西阿洲土鲁机[105]，南界先特腊尔伊揖[106]，西界西阿未利加旷野之地，西北界特黎波里，北界海，领小部落四十有八。

先特腊尔伊揖犹华言中伊揖也，东界海，南界阿巴伊揖[107]，西界阿未利加旷野之地，北界罗阿伊揖，领小部落三十。

阿巴伊揖犹华言上伊揖也，东界海，南界东阿未利加，西界阿未利加旷野，北界先特腊尔伊揖，领小部落六十有三。

国中有湖四：麻里阿底市湖[108]、摩罗士湖[109]、缅沙力湖[110]、麦吉机伦湖[111]。河道除奈尔河之外，尚有运载河五：阿力山特厘阿河[112]、阿沙腊河[113]、弥利河[114]、阿时多安河[115]、摩伊市河[116]。

重　　辑原本无，今补。

《职方外纪》：阨入多大国在利未亚之东北，自古极称富厚。中古时曾大丰七年，继即大歉七载。当时天主教中有前知圣人，（名瘉瑟者）预教国人广储蓄，罄国中之财悉用积谷，至荒时出之，不惟救本国之饥，而四方来籴财货，尽入其国，故富厚无比。至今五谷极饶，畜产最蕃，他方百果草木移至此地，即茂盛倍常。〔其〕地千万年无雨，亦无云气。国中有一大河，名曰泥禄河。河水每年一发，自五月始，以渐而长，土人视水涨多少以为丰歉之候。最大不过二丈一尺，最小不过一丈五尺。至一丈五尺，则歉收，二丈一尺则大有年矣。凡水涨无过四十日，其水中有膏腴，水所（极）〔及〕处，膏腴即着土中，又不泥泞，故地极肥饶，案：此与暹罗、真腊同。百谷草木俱畅茂。当水盛时，城郭多被淹没，国人于水未发前预杜门户，移家于舟以避之。去河远处，水亦不至。昔有国王专求救旱涝之法，得一智巧士，曰亚尔几默得[117]者，为作一水器，以时注泄，即今龙尾车也。国人性极机智，好格物穷理之学。又〔因〕其地不雨，并无云雾，日月星辰，昼夜明朗，夜卧又不须入室内，举目即见天象，故其天文之学考验益精，为他国所不及。其国未奉真教时，好为淫祀。即禽兽草木之利赖于人者，如牛司耕，马司负，鸡司晨，以至蔬品中为葱为薤之类，皆钦若鬼神，祀之或不敢食，其诞妄若此。至天主耶稣降生，少时尝至其地。方入境，诸魔像皆倾颓。继有二三圣徒到彼化诲，遂出有名圣贤甚多。其国女人恒一乳生三四子。天下骡不孳生，惟此地骡能传种。昔国王尝凿数石台，如浮屠状。非以石砌，皆择大石如陵阜者，铲削成之。大者下趾阔三百二十四步，高二百七

十五级，级高四尺。登台顶，极力远射，箭不能越其台趾也。有城，古名曰孟斐斯[118]，今曰该禄[119]，是古昔大国旧都，名闻西土。其城有百门，门高百尺，街衢行三日始遍。城用本处一种脂膏砌石成之，坚致无比。五百年前，此国强盛，善用象战，邻国大畏小服。象战时，以桑椹色视象，则怒而奔敌，所向披靡。都城极富厚，属国极多。今其国已废，城受大水冲啮倾圮，尚有街市长三十里，行旅喧阗，百货具集，城中常有骆驼二三万。

《每月统纪传》曰：伊揖国，古史云麦西国，在阿非里加东北地方。国之东北有小地，与阿细阿之西相连。自古执迷不与外国人交接，恐乱风俗。王一人掌国政，早起，览各部文书毕，即进庙听修道会长之训谏。宴食甚淡，严禁奢华。兄弟姨姊自相娶嫁。僧为国大师，各官恭敬之。其僧传轮回之佛道，流布印度国，远至中国、日本国也。麦西国不杀生，崇阴阳，又有旁教，或拜日，或拜火，甚或敬牛如神，此又其国中之旁门外道。丧事，贵人敷以香油，殓以膏药，可存千年；孝子修尸室，竭尽家赀。古王者建塔，四方高七十七丈，各方一百十丈，虽三千余年，其塔还存。麦西人将葬尸，先令官察究博访其先世阴骘。人若作恶，即不许出丧，不许袝先人之窀穸而辱弃之。所葬之尸，数千年不坏不腐，现有尚存者。国中古迹，不可胜数。间有古殿城邑倾颓，各处尚存。城有百门，宽大胜京都。古时麦西国之人，励贤养才，能文作书，与汉人隶字不甚相远。其僧儒等，当夏月，则测星相距，日月交食，合朔弦望，节气交宫，按时记风、云、雷、气、流星诸象、节气，以实测验。其地无雨无霜，终古晴明，故可以观察星宿，考制历象。案：所述与《职方外纪》说合，与《四洲志》亦合。多出圣贤，毓灵孕秀。医内科有定制，据法医病。不据法误人者，罪死。其地四方平坦，是以筑岑邱为所居。泥禄大河，每夏水至，苗

随水长，不惟无涝患，反藉以肥田畴。倘河涨不及度，则受荒旱之灾。与《职方外纪》合。其国当帝舜年间，君为那阿之孙，初创立国，是名麦西喇音。其后阿细曼搭喇接位，侵夷建城，国始兴隆。当夏朝间，游牧侵国，并征服之，移都南方。当商朝，明约色弗为相国，且补七荒年之缺，近世益盛。案：此国救荒之法亦见《职方外纪》。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亚非利加各国皆在海滨，其内地系沙漠游牧之地。东北曰麦西或埃及多地也。在红海之边，中间所流之河，称曰尼罗，自南之北，每年一次涨溢，以沃田土，若灌粪培植。但河水不至之处，则沙确而已。是以近河人户杂居，但离此不远，即无人之地。麦西国自古有名，于商朝年间，国家兴盛。所筑之塔，高大尚存，其坟冢如殿。及于今日，有人不远万里以观此古迹。然古民虽艺术超众，尚固执异端，所拜之神，系禽兽虫蛇等物。外国知其富财帛，又知其懦弱无谋，不得不攻击取国，而服土民为奴。始则罗马国攻取之，久操其权。继则回回族犯境而据之。近日土耳（基）〔其〕王又派总师代为办政，造战舰，演士卒，与西国不异，故兵势大盛，亦占据其主之土。但各国强之使还侵地，现又（贡进士）〔进贡土〕王也。然其居民见迫胁，千磨万难，农夫苦剧，老弱转乎沟壑。其国出五谷、棉花、蜡、药材等货，所得饷银每年九百三十三万两。其军十二万丁，其居民二百五十万丁，其大战舰十四只。其王虽聪明，但因养兵之多，钱粮不敷国用。

其大埠头称曰亚勒散特亚，古时著名，今亦通商之港口也。其都城曰加以罗，居民三十万。古时殿屋，颓墙坏壁。其冢腹内之尸，虽历三千年，因傅以香油，尚得存留。麦南曰怒北[120]，天气最热，惟尼罗河滨犹可耕田，此外一片沙漠，浩渺如海。野蛮无

赖，劫夺行旅，贩卖人口，其王力不能禁。麦北曰怒南[121]，系哈北国[122]，在山岭中，地瘠少物产，居民好斗，崇异端。因五谷不多，故食牛肉，啖腥茹血。尝有生蛮侵其国，人猛如虎，以穴为屋，以蝗为食，累攻居民，非烈战不能掩杀也。

阿迈司尼国即《职方外纪》之亚毗心域国也。《元史》作俱蓝[123]国，今未与广东通市。

阿迈司尼国东距海，西距旷野，南界阿匽[124]，北界卢比阿旷野。境内重山峭壁，而谷中平壤，多堪播植，厥土惟中中。地居伊揖边界，自古凡攻胜伊揖之人，皆未深入其地。闻其国之王与郡，郡，（妻）〔后〕也。皆出梭罗汶之后裔。嗣有伊揖之比多里弥王，好游览，欲遍知沿海[125]港口，遂至其国之阿松（语）〔谜〕部落[126]，即阿都里[127]之市埠也，见象牙充积，收购回国，且择其名胜，留题墨迹。自后商船踵至，市易云集。其国史书在耶稣未纪年以前，俗奉由斯教。由教即回教之最旧者，《佛经》谓之婆罗门[128]，在麻哈（麦）〔密〕以前。犹中国孔子未生，先有儒教也。至千四百年[129]，明建文三年。有伊揖之佛鲁曼底士[130]仕于其国，尊宠用事，遂遍劝国中改奉克力斯顿教。其马哈墨回教之主从未至此，原书中称回教曰马彩没教，或曰马贺墨顿教，又曰麻哈密教，皆音之转。是以境内所崇之教，毫无歧杂。伊揖与阿丹两国之人，值世乱时，多于此避隐。其地为西洋与印度商旅之要津，于千有六百年[131]，明万历二十八年。有西洋戈未含[132]等，由伊揖至此，劝导国人改奉加特力教。千有六百二十年，明泰昌元年。续有博学之教师巴依士亦至，大行其道，遂煽惑苏士尼阿士王，往游罗汶国都，并劝将加特力教颁行部落。迨后，西洋之人不复至，日久年湮，几忘其有此国。后有墨鲁士游是邦归，纪载称述，虽有点缀铺张，而与（逝）〔近〕

日沙尔所论，大略相同。其国都建于万那[133]，历代一姓传嬗，政事皆专制于王。近因西南阿匽国之土蛮牙尔腊[134]，凭陵各部，乃各畀兵权，俾自专征讨，由是大权旁落，臣下斩杀自由，且衅起萧墙，内乱不已。非骨肉争位即权贵弑夺。所幸遍国中人，只服王家，不知他姓，故虽强臣擅国命，不敢篡王位；必奉一王家旧裔，守府尸位。近则疆域大半为牙尔腊侵据，部酋皆牙尔腊种也。风俗与伊揖、阿丹略同。向闻此邦举动狉犷，无异野人，近始知传言过实。惟于宴筵好啖生肉，并闻牧人馁饿，即割牲肉以充饥，立涂创口，驱行如故。国人犯死罪者，官自斩割，不假手于人，即极酷惨，亦无难色。皆由屡遭内乱，频年战斗，故嗜杀成性矣。土著皆由斯种类，粗野多髯，性耽曲（蘗）〔蘖〕，大袖束带。庶人戴白圆帽，贵者帽前尖角，以别等差。室皆苫覆，松柱曲梁，不加斫削，庙宇亦然。惟多建山巅，为国中之一景。性喜绘事，宫殿、庙宇、署廨、庐舍，莫不悬图画，金碧灿然。婚姻，男女相说，则请命女父，一诺，即可交臂而返。俟过数月，始同人庙礼拜。其富贵者颇知昏礼。妇人用事，能约束其夫，然结褵不难，分衿亦易，故伉俪鲜克有终。所奉克力士顿教，以伊揖国都之大僧师为宗主。音语间隔，故所学终不深彻。且其教中又杂以由斯之规矩，戒宿戒食，蠒割势皮。据此知由斯教是回教[135]。旋又参以罗汶国加特力教中之规矩，纪载前贤生期甚多，人庙礼拜庆祝几无虚日。庙宇各悬前贤遗像，惟不雕塑泥木。案：此处可证加特力与波罗士特二教不同处。国中亦有道观，规矩严肃，如欧罗巴。凡道士一人观后，即不得预世务。文字音语，略近阿丹。文字以唵哈部落为宗，惟各部音语不同，侏偶庞杂，最难习学。其书籍仅有《前贤行实》一书，乃伊揖编年之史，而阿迈司尼又用本国音语，按由斯史法译国中。其教人诵读者，皆僧师也。文学不过如是。其

牙尔腊蛮夷，身短面紫，若久居平地，反变为黑。其蛮又分数种，最强者曰波兰牙尔腊[136]，次则阿卓牙尔腊[137]，惟本国土著差淳良，生蛮则污秽罕伦，用不洗之牛肠，束发系腰，周身涂膏为饰，如遇争斗，不问男女老幼，虏杀必尽面后已。能凫水，耐苦劳。其器械无铁，纯用锐木火煅而油炼之，其锋甚利。每突阵，呼声殷地，设非劲敌，不无震撼。若能敌其始锐，乘其衰竭，亦即败北。无教门庙宇，或拜穹树，或拜星月。近得阿迈司尼之地，亦渐改暴犷，化入回教。此亦以由斯教为回教[138]。其人多寿命，胜于本国土著之人。尚有一种曰山牙腊，黝面卷发，居北依尔阿弥河[139]滨。山涧炎瀑，榛莽蒹茂，土蛮杂处其中，晴庇树阴，雨藏石洞，暴兽肉为干脯。其地为本国各头目之猎场，秋冬蒐狩，意不在得兽而在擒山牙腊为奴仆。然山牙腊虽无战马火器，恒死鏖拒敌。国南之沙满山最高，重叠起伏，绵亘岖险，甲于他国。每有山巅凹坦、石磔四周，天然若寨者，其崖斗绝，非绳梯莫上。当国中被兵之日，王家宗族多于此避乱。山南部落未悉，惟腊马尔蕴山为欧罗巴商船由红海进口之路，故得知其详。

河以奈尔河为最大，源出沙满山。其上游曰兰比阿湖，四围皆大山，湖受四山之壑，由东宣泄出，谓之北依尔阿厘河[140]，逶迤北流，直至卢比阿旷野，始为奈尔河。又西南诸山，溪涧涯焉，北至伊揖国都，分七道而注之海。土产大麦、蜜糖、马、棉花、足金、水晶、桶布、枪刀、象牙、各种香料。领小部落百三十有一，以万（邦）〔那〕为首部，亦曰根达。原本。

重　　辑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曰：利未亚东北近红海处，其国甚多，人皆墨色。

迤北稍有白色，向南渐黑，甚者色如漆矣，惟齿目极白。其人有两种，一在利未亚之东者，名亚毗心域，即阿迈司尼国及中阿利未加，诸国所谓颜色稍白者。地方极大，据本州三分之一，从西红海至月山，皆其封域。产五谷、五金。金不善炼，恒以生金块易物。糖蜡极多，造烛纯以蜡，不知用油。国中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从来不知有寇盗。其人极智慧，又能崇奉天主。修道者手持十字，或悬挂胸前，极知敬爱。西土笃默圣人，为其传道，自彼始也。王行游国中，常有六千皮帐随之，仆从车徒，恒满五六十里。

《地理备考》曰：卢比亚国（即亚比心域国之东境也）在亚非里加州之东北，(界）其国（地）〔土〕，北极出地九度起至二十四度止，经线自东二十六度起至三十七度止。东枕红海，西连尼吉里西〔亚〕[141]国，南接亚比西尼〔亚〕[142]暨哥尔多分[143]二国，北界厄日度国。长三千里，宽二千里，地面积方三十万里，烟户二兆余口。东南峻岭重叠，川谷间隔；西北沙漠辽绝，陇亩寥寥。其尼罗河各支派，由南而北贯于其地。河滨膏腴，土产麻、麦、米、烟、酒、甘蔗、绵花、(沈）檀香、乌木、象牙、金砂等物。鸟兽充斥，驼马最良。地气酷热，人物难堪。不设君位，民人自主。道光二年始归厄日度国兼摄。奉回教。技艺疏庸，贸易丰盛，多与厄日度国人交易。国分四部：一卢比亚，一〔当〕哥辣[144]，一塞那尔[145]，一北日斯[146]。其通商冲繁之地七。

亚比西尼〔亚〕国（乃亚毗心域国都也），一作阿迈司尼，(皆）音转相近。在亚非里加州东北，北极出地七度起至十六度三十分止，经线自东三十三度四十分起至四十一度止。东枕红海暨亚丁海湾[147]，西北连卢比亚国，南接亚德尔地暨札加山[148]，北界奴比亚国，长二千三百七十里，宽二千余里，地面积方四十五万里，烟户三兆余口。地势崭岩，冈陵重叠。河之长者曰蓝河[149]，

其亚勒加[150]、马勒波[151]、丹德尔[152]、合瓦士[153]等河则次之。田土肥饶，土产麦、粟、麻、蜜、大麦、绵花、木料等物。禽兽蕃衍，狮、豹、山狗尤为充斥。地气温和，惟红海一带，颇为熇烈。霹雳不时，风雨交作，自五月至十月，滂沱倾注，有碍行人。国政诸酋分摄。所奉之教，乃天主、大秦二教相参。技艺疏庸，制造寥寥，除日用所需器皿、布匹外，余无所见。贸易淡薄，土人怠惰。通国分为七小国，曰的给勒[154]，曰公达尔[155]，曰昂哥卑尔，曰昂合拉[156]，曰昂哥[157]，曰那勒亚，曰萨马拉。

又曰：葛尔多番[158]国在亚非里加州之东北，北极出地九度起至十五度止，经线自东二十三度起至三十度止。东北界卢比亚国，西连达尔夫〔耳〕[159]国，南接岳山[160]，长约一千五百里，宽约一千二百里，地面积方约二十二万里，烟户一兆余口。沙漠环绕，南方山陵嵯峨。河之大者名曰巴勒拉比[161]，东南贯彻，田土肥饶。土产铁器、绵花等物。禽兽蕃衍，地气炎热。土人色黑，多以耕种为业。国中火山吐焰不息。不设君位，归于厄日度国兼摄。奉者回教。技艺寥寥。贸易兴隆。往赴卢比亚、达尔夫〔耳〕二国，皆必结队而行，以防虏掠。首郡名科卑德[162]，乃昔日国都也。地之冲繁，惟巴拉城[163]，余皆荒僻，屋宇倾颓，氓庶流散。

又曰：达尔（大）〔夫耳〕国在亚非里加州之东北，北极出地十一度起至十六度止，经线自东二十三度三十分起至二十七度三十分止。东（自）〔至〕葛尔多番国，西南接苏丹国[164]，北连〔里比亚〕沙漠[165]，南北相距千二百五十里，东西相去八百里，地面积方九万五千里，烟户二亿余口。地多沙漠，湖河甚小，天气熇热，田土干旱，惟南方膏腴。（最饶）五谷〔多黍稷〕。（尤多）树林〔丛簇〕。土产黄麻、胡椒、烟叶、象牙、玉、硝、硇砂、材木、香料等物。王位相传，人奉回教。技艺粗疏，民惟业农。每

岁国君率臣宰亲耕，为劝农之举。商族接踵，惟边境多贼盗，须结队而行，人数每至千余，其驼负之数，或二千，或二万不等，以防劫掠。首郡名曰哥卑[166]，乃国都也。国王常御于〔尔〕发（拾）〔舍〕尔[167]，距都不远。余皆荒僻。

又曰：亚德尔国在亚非里加州之东，亚比西尼〔亚〕国东南，其国土自巴卑尔〔蒙德耳〕海峡[168]起，至瓜尔达〔弗宜〕海角[169]。外人罕至，是以迄今长广不知，户口未悉。至（此）〔于〕地势，西南重冈叠起，东北平原广阔，众河贯彻。陇亩肥饶，少雨恒旱。土产金砂、黍、稷、乳香、胡椒、象牙等物。通国分各部落，常与亚比西尼亚国交兵。贸易萧条，人奉回教。

又曰：亚然国[170]在亚非里加州之东，北极出地二度起至十一度止，经线自东四十八度起，未定所至。东枕印度海，南接桑给巴尔[171]国，北连亚德尔国，长约一千九百里，地面积方约五万六千里，烟户约六万余口。北方峰峦叠起，东方荒野沙漠居（平）〔多，西南〕人迹罕到。土产香料。教门不一。以牧猎为业。沿海乃天方商旅，面目差白。内地土人皮肉皆黑。通国分十数部，各霸一方，不相统属。其大者名曰巴拉瓦[172]，建于海滨。其地栖泊稳便，舳舻云集。

又曰：桑给巴尔国在亚非里加州之东，北极出地二度起至南十度止，经线自东三十四度起至〔四〕十五度止。东枕印度海，西连尼内阿乃地[173]，南接莫山比吉[174]国，北界亚然国。长约四千里，宽约七百里，地面积方二十八万里，烟户约二兆余口。海滨泽湿，丛林稠密，野象成群。内地则重冈叠岭，西南尤为崭岩，江河贯彻其间，曰里维耶尔[175]，曰塞勒[176]，曰几里马内[177]，乃河之大者也，由西北而下注于印度海。田土朊腴，不能画一。土产金、银、铜、铁、谷、果、糖、蜡、绵花、象牙、鸟羽、木料、

药材等物，地气熇烈。各酋分摄，皆奉回教。贸易兴隆，稼穑丰茂。通国分为数十部，其至大者曰几罗（河）〔阿〕[178]，曰蒙巴萨[179]，曰美林德[180]，曰美加多朔[181]。各霸一方，不相统属。

《每月统纪传》曰：迤志比多国海边泥禄河口，英国与佛兰西船水战之地也。嘉庆年间，佛兰西、英国连年对垒，胜负不分。彼时佛兰西都统将军那波里云[182]者，熟练行阵，决计攻取麦西国，欲自此攻取英人所据印度属国。英国令兵帅尼理逊[183]率师船十四艘追之。其师船或载百一二十大炮，或五七十大炮。水手兼兵丁，视船之大小，自一千至几百人。英兵帅溯地中海不见敌，直到麦西海口。佛兰西师船泊港，英国兵船绕之，两面大炮齐轰，一船对一船，轮番鏖战。佛兰〔西〕有一大船，炮中英国兵（师）〔帅〕尼里逊之脑。尼里逊自料必死，急谕将佐，处分后事节度，得良医敷药，血止伤平。阖船气益奋，半夜胜败未分。忽佛兰西首船火药舱自焚，阖船灰烬。复合战至天明，佛兰西大败，军士伤死五千二百余人，逃窜者四船而已，英国战士死伤约九百人，于是尼里逊凯旋本国。自后佛兰西不敢轻视英国水师矣。

《外国史略》曰：东亚非利加地，麦西国之南，曰卢比国[184]。偏东自四十四度及五十六度，北极出地自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三十分，广袤方员万五千里。南及亚必治[185]地，北连麦西国，东及红海，西接旷野。亦有黑面人在此立国，曰先纳[186]，居民尽蛮。产金及象、马、香猫、驼、鹿、狮、虎、驼鸟、河马、药材、乌木、檀香、烟、米、糖、栗等。民不与外国往来，有旅客即掳掠，故不知内地情形。民多回教，性猛不驯，间有崇耶稣教者。

亚必治国，亦曰阿比西尼〔亚〕，即古所谓亚毗心域国也。在卢比国（东南）〔南，东〕接红海，多山岭，广袤方圆万五千三百里。居民约五百万，形体端正，崇天主教。以石盐在亚非利加内

地通商，易金沙、奴婢、象牙。地分三国，一曰哈必[187]，一曰额利[188]，一曰刷地[189]。又有安居陋[190]邑，识里谷[191]邑，亚多瓦[192]邑。南向之牙拉[193]地，居民尚蛮好战，耕牧相间，或崇回回教，或耶稣教，山深林密，与外国不交通，专以掳贩人口为利。

《元史》：海外诸番国，惟马八尔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尔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自）〔至〕阿木河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比余国最大。

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番。未几，占城、马八尔国俱奉表称藩，余俱蓝诸国未下。行省议遣使十五人往谕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专也，若无朕命，不得擅遣使。"

十六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国主书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进，言来岁遣使人贡。十月，授哈撒儿海牙俱蓝国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谕。

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那〕山[194]。舟人郑震等以阻风乏粮，劝往马八尔国，或可假陆路以达俱蓝国，从之。四月，至马八尔国新村马头[195]登岸，其国宰相马因的谓："官人此来甚善，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马因的乃托以不通为辞。与其宰相不阿里相见，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辞。五月，二人蚤至馆，屏人，令通使输情言："我一心愿为皇帝奴。我使札马里丁入朝，为我大必阇赤赴算弹华言国主也告变，算弹籍我金银田产妻孥，又欲杀我。我诡辞得免。今算弹兄弟五人皆聚加一[196]之地，议与俱蓝交兵；及闻天使来，对众称本国贫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此间诸国皆有降心，若马八尔既下，我使人持书招之，可使尽降。"时哈撒尔海

牙与庭璧以阻风不至俱蓝，遂还。哈撒儿海牙人朝计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风再举。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独往。

十九年二月，抵俱蓝国。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人贡。时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等亦在其国，闻诏使至，皆相率来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会苏木达国[197]亦遣人因俱蓝主乞降，庭璧皆从其请。四月，还至那（望）〔旺〕国[198]。庭璧复说下其主。至苏木都剌国，谕以大意，即日纳款称藩，遣其臣人朝。

二十年，马八尔国遣僧撮及班人朝；五月，将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诸途。

二十三年，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尔，曰须门那[199]，曰僧急里[200]，〔曰〕南无力[201]，曰马兰（舟）〔丹〕[202]，曰那旺，曰丁呵尔[203]，曰来来[204]，曰急兰亦（腭）〔鸳〕，曰苏木都剌，皆遣〔使〕贡方物。

源案：《唐书》始言（獳林）〔拂菻〕之西南，度碛二千里，有黑人国，盖即今利未亚乌鬼各国。然仅得诸传闻，非通使贡也。惟《元史》马八尔、俱蓝国近之[205]。考元太宗[206]命皇弟旭烈荡平西域[207]，尽取诸回国，凡天方默德、拂（林）〔菻〕，古安息、条支之地，尽人版图。安有元世祖时又创招西域，殚力若此？则马八尔、俱蓝，必在回部以西利未亚洲之域，更在天方之外无疑。其曰自[208]阿布河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者。阿母河[209]，一作暗布河，在葱岭西，为笃来帖木儿大王封地。从其地顺流而下，至印度河海口[210]，即可溯西红海至马八尔国。以《四洲地志》考之，马八尔盖即伊揖国，俱蓝即阿迈司尼国，故言俱蓝为马八尔后障，必假道马八尔始至俱蓝，与利未亚之伊揖及阿迈司尼二

国形势相符。利未亚州惟此二大国富而文，非余乌鬼国比也。西图又谓之阨人多国及亚毗心域国，地邻天方，亦奉回教。前史汉、唐通西域，极于条支、(籲林)〔拂菻〕，皆阿细亚洲之尽境，未及利未亚洲。通利未亚洲者，自元代始，故以备小西洋之沿革。其同时来贡之十国，则皆南洋岛夷，非小西洋也。曰（须）须门那，即《明史》之须文达那[211]，曰苏木都剌，即苏门答那，曰僧急里，即僧伽剌[212]。曰急兰亦（腭）〔𦣎〕，即吉兰丹，余可类推。至瓜哇大岛，则《元史》别有专传，故不列于十国。

【注】

〔1〕利未亚海，大西洋（Atlantic Ocean）东南部，即其接近非洲部分。

〔2〕“狮猛”二字，《职方外纪》原作“其地马最善走，又猛”，魏改。

〔3〕亚大蜡（Atlas Mts.），阿特拉斯山脉，此山既非天下最高，也不是非洲最高的。

〔4〕狮山（Serra da Leão，Sierra Leone），塞拉利昂。

〔5〕思韦剌（Ngola，Angola），安哥拉。

〔6〕喜望峰，即好望角。

〔7〕弗沙，都尼司国（突尼斯），误。其乃今摩洛哥的非斯（Fez，Fès）。

〔8〕亚（未）〔非〕利加，指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在迦太基附近建立的亚非利加省，在今突尼斯，乃北非，不是东非。

〔9〕奴米弟〔亚〕（Numídia），即努米底亚，在今阿尔及利亚北部，乃北非，不是在南非。

〔10〕马拿莫大巴（Monomotapa），今译莫拿莫塔帕，即古Mono，在今莫桑比克与津巴布韦之间，该地的最大种族为Changemera，不是埃塞俄比亚的山牙腊（Shangalla）。

〔11〕西尔得（Syrtis，Sert），锡尔特，在今利比亚北部，不是在西非。

〔12〕井巴岛（Zamzibar I.），桑给巴尔岛。

〔13〕圣多默岛（São Tom'e），圣多美岛。

〔14〕意勒讷岛（St. Helena）圣赫勒拿岛。

〔15〕福岛(Canary Is. 或 Canaries)，加那利群岛，古称幸福岛(Insulac Fortunate)。

〔16〕铁岛（Ferro，Hierro），耶罗岛，在古安奇语中，hero 或 berro 意为井。岛上少雨，需凿井取水，故有此名。

〔17〕马达加葛（Madagascar），又作马狎甲，马达加斯加。

〔18〕冒勒突（Mauritius），毛里求斯。

〔19〕埔耳防（Bourbon，Réunion），留尼汪。

〔20〕加那利（Canary Is. 或 Canaries），加那利群岛。

〔21〕马太拉（Madeira），马德拉群岛。

〔22〕亚颚利（Acores，Azores），亚速尔群岛。

〔23〕绿头（Cape Verde Is.），佛得角群岛，今佛得角共和国。

〔24〕犹太国（Judah，Judaea），犹地亚（朱迪亚）。

〔25〕尼罗江（Nile），尼罗河。

〔26〕黑江（Niger R.），又作尼额河，即尼日尔河。

〔27〕亚非里加州（Africa），非洲。

〔28〕危亚达海峡（Strait of Gibraltar），直布罗陀海峡。

〔29〕微地（isthmus，指 Isthmus of Suez），又作苏益微地，即苏伊士地峡。

〔30〕加瓦拉河（R. Cavalla），卡瓦腊河。

〔31〕非尼西亚（Phoenicia），腓尼基。

〔32〕回部，指伊斯兰阿拉伯的正统哈里发（Caliph）时期。

〔33〕土耳其，指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

〔34〕苏尔士（Suez），又作苏叶，即苏伊士。

〔35〕卢比阿（Nubia），东非古国努比亚，约当今苏丹（Suden）的尼罗河地区。

〔36〕《瀛环志略》原作“阿比西尼亚”。

〔37〕亚丁（Al'Adan，Aden），亚丁。

〔38〕岌朴（Cape，C. of Good Hope），好望角。

〔39〕苏挨斯径（Isthmus of Suez），苏伊士地峡。

〔40〕的黎布里国（Tripolitania），的黎波里塔尼亚，今利比亚西北部地区。

〔41〕里比亚沙漠（Libyan Desert），利比亚沙漠。

〔42〕门萨拉（Bahra el Manzala），曼宰莱湖。

〔43〕美利（L. Mereotis，L. Maryut），迈尔尤特湖。

〔44〕布尔罗（Bahra el Burullus），布鲁卢斯湖。

〔45〕马略的（Baheirat-Murrat-el-Kubra），大苦湖。

〔46〕应作周景王，《地理备考》原文误。

〔47〕天方回国，又作天方国，《地理备考》原文均作亚拉鼻亚国。

〔48〕加义罗〔El Qâhira（Cairo)〕，开罗。

〔49〕吉里乌波〔Qalyûb（Kalyub)〕，吉利尤卜。

〔50〕北尔卑义〔Bilbels（Belbeys)〕，比勒拜斯。

〔51〕师卑（Chibeh），希贝。

〔52〕米加马尔（Mit-Camar，Mit-Ghamr），米卡马尔。

〔53〕忙苏辣（El Mansûra），曼苏腊。

〔54〕达迷耶大〔Dumyât（Damietta)〕，杜姆阿特（达米埃塔）。

〔55〕给比尔（Mehallet-el-Kebir），马哈莱特克比尔。

〔56〕当达（Tanta），坦塔。

〔57〕美黎（Melyg），梅利格。

〔58〕美路〔Minûf（Menuf)〕，米努夫。

〔59〕内日勒（Neglect，Negyleh），内格莱，内格莱特。

〔60〕福阿〔Fuah（Foua)〕，福阿。

〔61〕达马路（Damanhur），达曼胡尔。

〔62〕亚勒山德黎〔El Iskandarîya（Alexandria)〕，亚力山大。

〔63〕德基塞〔Girga（Djizeh)〕，季尔加（吉泽）。

〔64〕亚德非〔Atfih（Atfieh)〕，阿特菲。

〔65〕白尼隋弗（Beni Suef），贝尼苏韦夫。

〔66〕发雍〔El Faiyum（Fayum）〕，法尤姆。

〔67〕迷尼亚〔El Minya（Menia）〕，明亚。

〔68〕蒙发禄〔Manfalût（Manfalout）〕，孟法卢特。

〔69〕西於德（Asyut），阿西尤特。

〔70〕齐尔白（Djirdjeh），吉尔哲。

〔71〕给内〔Quna（Kena）〕，基纳。

〔72〕挨斯内〔Isna（Esné，Esnes）〕，伊斯纳。

〔73〕西乌阿（Syuah），锡乌河。

〔74〕科日拉，疑为Oasis de Khargeh（哈里杰绿洲）的误译。

〔75〕苏挨斯〔El Suweis（Suez）〕，苏伊士。

〔76〕亚拉回国（Arabia），阿拉伯。

〔77〕应作周景王。

〔78〕白西（Persian Empire），波斯帝国。

〔79〕应作十四年。

〔80〕应作三年。

〔81〕加以罗（El Qâhira，英文Cairo），开罗。

〔82〕亚勒撒爹（El Iskandarîya，英文Alexandria），又作亚勒散特亚，亚历山大。

〔83〕罗悉他（Rashîd，英文Rosetta），腊席德（罗塞塔）。

〔84〕《元史》马八尔国指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不是指非洲的埃及。魏源屡误。

〔85〕特黎波里（Tarābulus，英文Tripoli），的黎波里。

〔86〕格罗，开罗（Cairo）。

〔87〕法罗海岛（Faros），法罗斯岛。

〔88〕底弥士（Thebes），底比斯。

〔89〕由士，原书作Jews，指今Judea（犹地亚）一带。

〔90〕西利阿（Syria），叙利亚。

〔91〕阿西里阿（Assyria），亚述。

〔92〕达达里，指巴克特利亚（Bactria）中亚古国，位阿姆河、锡尔河上游之间至兴都库什山麓（阿富汗北部）。

〔93〕阿力山达（Alexander the Great），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94〕比多里弥士，即托勒密·克罗丢（Ptolemaios Khaudios）。

〔95〕原著作 in the seventh century（七世纪），译者误译，编者误注。

〔96〕阿丹，原著作 Saracens，萨拉森帝国，即阿拉伯帝国。

〔97〕巴札（Pacha），今译帕夏。

〔98〕阿都哇哈（Adul Wehhab），阿布杜勒·瓦哈布。

〔99〕墨加（Mecca），麦加。

〔100〕默德那（Medina），麦地那。

〔101〕干底阿〔Candia，Kriti（Crete）〕，克里特岛。

〔102〕观士顿丁罗布尔（Constantinople），君士但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Istanbul）。

〔103〕以上及以下数字均以一英镑等于五元计算。

〔104〕罗阿伊揖（Lower Egypt），下埃及。

〔105〕阿西阿洲土鲁机（Turkey in Asia），亚洲土耳其。

〔106〕先特腊尔伊揖（Central Egypt），中埃及。

〔107〕阿巴伊揖（Upper Egypt），上埃及。

〔108〕麻里阿底市湖（L. Mareotis，Buheirat-Murrat-el-Kubra），大苦湖。

〔109〕摩罗士湖（L. Bourlos，Bahra Burullus），布鲁卢斯湖。

〔110〕缅沙力湖（L. Menzaleh，Bahra el Manzala），曼扎拉湖。

〔111〕麦吉机伦湖（L. Birket Keroun，Birket Qârûn），卡仑湖。

〔112〕阿力山特厘阿河（Alexandria Canal），亚历山大运河。

〔113〕阿沙腊河（Asarah Canal），阿萨拉运河。

〔114〕弥利河（Melik Canal），梅利克运河。

〔115〕阿时多安河（Astoun Canal），阿什图尔运河。

〔116〕摩伊市河（Moez Canal），默兹运河。

〔117〕亚尔几默得（Eukleides）、欧几里得。

〔118〕孟斐斯（Memphis），在今El Giza（吉萨）以南的拉辛纳村，有旧城遗址。

〔119〕该禄，即开罗，古名El Fustāt（夫斯塔特城），在孟斐斯东北，相距较远。

〔120〕怒北，指上埃及（Upper Egypt）。

〔121〕怒南，指下埃及（Lower Egypt）。

〔122〕哈北国，疑指Bahireh。

〔123〕《元史》的俱蓝即今印度西南部的奎隆（Quilon），不是非洲的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124〕阿匽（Adel，Adarel），阿德尔。

〔125〕原著作Red Sea，红海。

〔126〕阿松（语）〔谍〕部落（Kingdom of the Axumitae），阿克苏米提王国。

〔127〕阿都里（Aduli），阿杜利。

〔128〕由教即犹太教（Judaism）。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脱胎而来，继承了犹太教的较多教义；伊斯兰教（回教）是另一大宗教，婆罗门教则是印度教的前身，更与犹太教无关。

〔129〕原著作in the fourth century，应译第四世纪，译文或所申算的年代均大误。

〔130〕佛鲁曼底士（Frumentius），通译佛鲁门提斯。

〔131〕原著作十六世纪，译文及所申算的中国年代均误。

〔132〕戈未含（Covilham），通译库维哈姆。

〔133〕万那（Gondar），又作根达，贡德尔，十七至十九世纪曾为阿比西尼亚帝国都城。

〔134〕牙尔腊（Galla），加尔拉。

〔135〕犹太教不是伊斯兰教。

〔136〕波兰牙尔腊（Boren Galla），通译博伦加尔拉。

〔137〕阿卓牙尔腊（Adjour Galla），通译阿朱加拉。

〔138〕原著及译文皆不以犹太教为伊斯兰教，魏源注误。

〔139〕北依尔阿弥河（Bahr el Abiad），白尼罗河（White River）。

〔140〕北依尔阿厘河（Bahr el Azrek，Blue River），青尼罗河。

〔141〕尼吉里西〔亚〕（Nigritia），在今苏丹中部。

〔142〕亚比西尼〔亚〕（Abyssinia），埃塞俄比亚旧称。

〔143〕哥尔多分（Kordorfan），科尔多凡，在今苏丹中部。

〔144〕〔当〕哥辣（Dongola），栋古莱。

〔145〕塞那尔（Sennaar），森纳尔。

〔146〕北日斯（Bedja），贝查。

〔147〕亚丁海湾（Gulf of Aden），亚丁湾。

〔148〕札加山（Chaka Hills），查卡山脉。

〔149〕蓝河（Blue River），指青尼罗河（Blue Nile）。

〔150〕亚勒加（River Azrek），即青尼罗河，重复。

〔151〕马勒波（R. Mareb），指塔卡泽河（R. Tekeze）。

〔152〕丹德尔（R. Dender），指丁德尔河（R. Dinder）。

〔153〕合瓦士（R. Hawash），指阿瓦什河（R. Awash）。

〔154〕的给勒（Tigré），提格雷。

〔155〕公达尔（Gondar），贡德尔。

〔156〕昂合拉（Amhara），阿姆哈拉。

〔157〕昂哥（Angot），安戈特。

〔158〕葛尔多番（Kordofan），今苏丹南、北科尔多凡省。

〔159〕达尔夫〔耳〕（Dârfûr），今苏丹南、北达尔富尔省。

〔160〕岳山（Donga Mts.），栋加山脉。

〔161〕巴勒拉比（Bahr el 'Arab），阿拉伯河。

〔162〕科卑德（El Obeid），乌拜伊德。

〔163〕巴拉城（Bara），巴腊。

〔164〕苏丹国，指今横贯非洲的地理区域苏丹（Sudan）。

〔165〕〔里比亚〕沙漠（Libyan Desert），利比亚沙漠。

〔166〕哥卑（Cobbe，Kabkabiyeh），卡布卡比亚。

〔167〕〔尔〕发（拾）〔舍〕尔（El Fâsher），法席尔。

〔168〕巴卑尔〔蒙德耳〕海峡（Str. of Bab el Mandeb），曼德海峡。

〔169〕瓜尔达〔弗宜〕海角（C. Guardafui），瓜达富伊角。

〔170〕亚然国（Ajan），亚赞，在今索马里。

〔171〕桑给巴尔（Zanzibar），桑给巴尔。

〔172〕巴拉瓦（Brava），布腊瓦。

〔173〕尼内阿乃地（Nîl el Abyad），白尼罗河地区。

〔174〕莫山比吉（Mozanbique），莫桑比克。

〔175〕里维耶尔（R. Rufiji），鲁菲季河。

〔176〕塞勒（R. Shaballi，Shibeli），谢贝利河。

〔177〕几里马内（R. Quillimane），基利马纳河。

〔178〕几罗（河）〔阿〕（Quiloa），基洛亚。

〔179〕蒙巴萨（Mombasa），蒙巴萨。

〔180〕美林德（Melinda），梅林德。

〔181〕美加多朔（Magadoxa，Mogadisha），摩加迪沙。

〔182〕那波里云（Napoléon Bonaparte），通译拿破仑·波拿巴。

〔183〕尼理逊（Horatio Nelson），通译纳尔逊。

〔184〕卢比国（Nubia），努比亚，约当今苏丹尼罗河地区。

〔185〕亚必治（Abyssinia），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186〕先纳（Sennaar），森纳亚尔，在当时努比亚的南部。

〔187〕哈必〔Port Habesh（Borenice）〕，哈贝什港，在塔纳湖西岸。

〔188〕额利（Galia），加利亚。

〔189〕刷地，疑指 Shoa（绍阿）或 Shendy（申迪）。

〔190〕安居丽（Angaree），安加里。

〔191〕识里谷（Chelicut），切利库特，在提格雷省。

〔192〕亚多瓦（Adowa，Adwa），阿杜瓦。

〔193〕牙拉（Galla），加腊。

〔194〕僧伽（耶）〔那〕山，今斯里兰卡。

〔195〕新村马头（Punnei-Kayal），奔颜加一，在印度马纳尔湾（Gulf of Mannar）。

〔196〕加一（Kayal），今Cail，在印度南部东岸，

〔197〕苏木达国，或者为南印度的Dvora Samudra、今哈勒比德（Halebid）。

〔198〕那（望）〔旺〕，指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外的Nias岛，一说认为即苏门答腊岛上的那孤儿（Nugur）。

〔199〕须门那（Somnath），松纳特，在印度卡提阿瓦半岛西南角。

〔200〕僧急里（Singili），今印度西岸柯钦北面的克兰加诺尔（Cranganur）。

〔201〕南无力（Lambri，Lamburi），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Banda-Aceh）。

〔202〕马兰（舟）〔丹〕，前人或谓在印度尼西亚，或谓即非洲东岸的马林迪（Malindi），待考。

〔203〕丁呵尔，今马来西亚丁加奴（Trengganu）州一带。

〔204〕来来（Lala），胡荼辣（Gujarat）的别名。在今印度古吉拉特邦Mahi河与Kim河之间。

〔205〕魏源多次写按语，误指马八尔、俱蓝为非洲的埃及和阿比西尼亚，似亦太过。

〔206〕应作元宪宗，即蒙哥。

〔207〕应作旭烈兀，说他“尽取”西南亚“诸回国”是不符历史事实的，他也没率军攻至阿拉伯半岛的麦加、麦地那等地。

〔208〕“自”字应作“至”。

〔209〕阿母河（Amu Darya），又作暗布河、阿姆河。

〔210〕阿姆河不通印度河。

〔211〕须文达那（Samudra），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与印度的Somnath非同地。

〔212〕僧伽剌，即今斯里兰卡，与在印度西岸的僧急里（Singili）亦非同地。

海国图志卷三十四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小西洋东、北、南三利未亚（其）〔共〕为此卷

东阿利未加洲

东阿利未加洲滨临因里阿海[1]，东自海岸以至西域，宽约五六百里不等。南自含摩那司[2]，北至阿匽[3]，海岸环绕，计长三千里。北广南狭，内有路巴达大山[4]，其横纵起伏，长竟海岸。河二：路菲尼河[5]，由摩新弥葵[6]出海；匽弥西河[7]，下流分四口出海，商船以归尔厘麻尼河口[8]为最。土番面黑，颇工技艺。千五百年[9]明弘治十三年。间葡萄亚人由兀贺峡至此地，垦辟南隅海岸，拒绝外人，故其中部落若干，酋长若干，甲所辖何地，乙所辖何地，幅员户口、政事教门，均未能悉。南有含摩那司、英汉门[10]、疏华腊[11]、麻尼加[12]、摩加兰牙[13]、摩新弥葵六部，俱葡萄亚所辖；北有山危麻[14]、（摩）〔阿〕匽[15]二部，阿丹所辖。

含摩那司东界海，西界旷野，南界加富腊厘阿[16]，北界英汉门。东阿未里加洲之南界，即由此面起。

英汉门东界海，北界苏华腊，西南俱界含摩那司。地卑湿，水土恶。土番三千，犷好斗。有葡萄亚炮台，守兵百五十。产颜料、象牙、黄蜡，岁值不下十万棒。又船载人口，售于摩新弥葵，辄

十余舟，每舟四五百口。

苏华腊东界海，西界麻尼加，南界英汉门，北界摩嘉兰野，滨临海岸，滩沙日涨，非小艇不能登岸。土番是加付腊黎阿种类，常怀利刃，不受约束。葡萄亚初至，本一大市镇也。造筑炮台，以御土番。地产金及象牙，皆由染弥西河[17]运至交易。今则改运莫新弥夔所属之归尔厘马尼河口。昔日市埠，倏变穷乡。海舶间至，亦止棉花、粗货。

麻尼加东界苏华腊，西界旷野，南界含摩那司，北界摩加兰野。葡萄亚人于千五百六十九年明隆庆三年。率师夺据，筑炮台，开埠市，采金矿。金杂山石中，取之竭力，而产不旺。惟铜、铁、象牙与贩卖人口交易甚大。

摩加兰野东界海，西界旷野，南界苏华腊，北界摩新弥葵。土番面光黑，厚唇卷发，兵惟弓矢，无火器。闻其地前即摩诺摩达巴国[18]，新摩[19]其首部落也。后因割裂，各霸一方，其酋占牙麦腊者，即麻腊威湖[20]之盗，据新摩部落，自称曰归底威。

莫新弥夔东界海，西界旷野，南界摩加兰野，北界山维(腊)〔腊〕。葡萄亚所辖地，此为最大。近海岸六岛，并属葡萄亚。摩新弥葵部落在归尔厘麻尼河口之上，道路垦坦，水土颇恶。然蔼蔼，衙署也。之华丽，甲于阿未里加洲所设税口公所。墉垣宏敞，近有坍损；贵人仆从，服饰都丽，佩带多饰以金。居此者，葡萄亚人五百，阿丹人八百，土番约六千，黑番千有五百。炮台不甚坚，可御海贼，难拒大敌。归尔厘麻尼[21]为国中大市镇，赤金、象牙、贩卖人口，均由匽弥〔西〕河运至，市埠鳞次，近因英吉利夺得达温峡[22]与毛厘底敖司[23]二处，阻贩人口过境，故市减大半。然每年运回葡萄亚者，尚不下四千口。厥凌岛[24]在其对岸，旧无人居，葡萄亚人开辟其地，迁莫新弥夔之人居之，与马那亚

司加大岛[25]相近，常被其劫夺。归（阿腊）〔腊阿〕岛[26]，亦葡萄亚市埠。孟麻沙岛[27]膏腴，产糖与五谷。般麻岛[28]、匽西脉岛[29]、孟非阿岛[30]，陆产固丰，其海中尤多珊瑚。以上皆葡萄亚所辖。其贸易以匽西墨岛为最。有炮台，设兵二百三十，几利斯底匽人[31]五百，番奴二万一千八百有奇[32]，土番约万人。产蜜糖、黄腊、颜料。以上六国皆属葡萄亚。

山维麻东抵海，西抵旷野，北界阿匽，南界莫新弥燮。葡萄亚始至其地，向是苏恢里西人所据，今则分而为三：南隅腹地为牙尔腊人所夺，牙尔腊者，阿迈司尼阿[33]国中土蛮也；南隅沿海诸岸，则为阿丹所夺；北隅有麻雅诺沙[34]大部落据之，拒绝欧罗巴，不通往来。千七百七年康熙四十七年。有英吉利之船户，驾三板船登岸探访，被羁不返。由洋面遥望麻雅诺沙部落，半属茅舍，半属高大石坟，工作华丽，故欧罗巴人谓之"埋人城"。墨腊瓦[35]者，麻雅诺沙之部落，贸易鳞萃，亦一大市镇也。

阿匽东西抵海，南界山维麻，西北界阿迈司尼，西南抵旷野，为东阿未里加尽处，北岸对海，即阿丹地。阿匽土番种类甚杂。地尽沙石；土燥不宜播种。北多山阜，所运出土产，除香料外，莫识何物。麻马腊[36]亦一小部落，每年一会，所产香胶、没药、乳香、赤金、象牙，诸货毕至，商贾云集。阿丹所贸易之香胶、香料，大半由此购去。并闻内地运出者，距麻马腊二十日程，殆产自牙尔腊地也。阿匽尔[37]在阿匽西北，与牙尔腊毗连。首都曰西腊，本阿匽旧地，俗奉马哈墨教，常与阿迈司尼阿争斗，日久两惫，各自分理。西腊贸易蕃庶，竟为阿迈司尼所夺。由此再进则皆山野，内有任尼罗[38]国。遇新酋立时，即屠其旧酋媵妾、大官，取血以饰宫室。以上二国皆属阿丹。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东亚非利加，惟葡萄牙国开新地。其

西北之方，被回回所据，其海边最低，到处稠林，所有人类，烈性野心，近于禽兽。其山内有药材，以及金沙。其葡国之权现衰，兵微将寡，以买人口为要。又将其奴送到广东、澳门。内地族类，狡戾狙獗，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其葡之要地曰所弗剌[39]、摩散北[40]两邑；其回回之城，称曰墨林（他）〔地〕[41]。虽其海边长九千里，但无文学之士巡历纪载，故其情形难详。

东大岛称曰马大狎甲[42]，出南极自十二度至二十六度，长八百四十里，阔二百二十里。其中一带高山，崭岩险崟，溪瀑飞流；其山谷中多苏木、高竹、橙、核等树。平地水泽，风景甚好。居民二百万丁，颇向化。道光年间，岛君延英国教师，劝民向学，文艺大进，多信服耶稣之教。王忽被王后毒死，驱逐善良，而招其匪类，其佛兰西国官，务开新地，亦无效而退。

其东方有英国之岛，称曰冒勒突[43]，周围四百五十里。出白糖等货，每年运进者，价值二百七十万银两，凡所运出者百万两。

佛国据捕耳（木）〔大〕屿[44]，居民九万七千二百丁，出白糖、珈琲、丁香等物，每年价银百八十六万，但无停泊之港，每遇狂风，船难避坏。其三岛外还有群岛，多椰子。

北阿利未加洲四国即《职方外纪》之马罗可国、弗沙国也，古分二国，今分四国，为佛兰西藩属[45]。

阿利未加洲之北四国：曰摩罗果，曰阿尔尼阿[46]，曰都尼司[47]，曰特厘波里[48]，四国同区，统而名之曰麻马里[49]。南依大山，北滨地中海，地狭而袤长。东界伊揖，西界阿兰底海[50]，计长二千里。南抵阿（腊特）〔特腊〕斯山[51]，北抵地中海，计宽自五六十里以至百余里。阿（腊特）〔特腊〕斯山自东（自）〔而〕西，长与麻马里等。最高之峰千有三百丈，其余小峰四五百

丈，均在麻马里之境，山林深密，终年积雪。

四国土番，皆麻密种类[52]，容貌风俗，四国皆同。当国势盛时，文教与额力西相等，武功与意大里争雄。兼取得大吕宋(之)〔及〕西栖岛[53]，商埠云集，既强且富，名著海邦。何期盛衰靡常，四国均为意大里亚所灭。既又为回教之阿丹侵夺，设立加里甫统辖之，驻(兵)〔于〕加尔湾，悉令改从回教之马哈墨教，毁其书籍，愚其耳目，并隔绝他国，不许往来，垂二百余年。声教扫地，竟成野蛮，顽蠢几不可问。后值阿丹衰弱，各国始自为主。既而阿(弥)〔尔〕尼阿、都尼司、特黎波里三国，旋为都鲁机所灭，分设总理之官，在阿尔尼阿者曰尼，在都尼司者曰弥，在〔特〕黎波里者曰巴札，遂均为都鲁机属国，屯兵镇守。

是时土人分三种：曰摩罗[54]，即都鲁机之人；曰阿丹，即回教之人；曰土番，即山谷土著旧人。摩罗踞城邑，嗜鸦片。采取本地所产麻，依法配制，亦曰鸦片。阿丹之人，则游牧迁徙，以毡帐为庐舍。其本地土番，多在阿特腊斯山，岩居穴处，铳猎为生。然都鲁机之兵皆无赖横行，动辄戕官，盗劫四出，居民咸罹荼毒。惟摩罗果一部未被侵夺，谨守疆域，其王亦勤政自强。都尼司、特黎波里二国，近亦复国自王。惟阿尔尼阿染都鲁机之俗，专掠欧罗巴各国商船，惟被弥利坚、英吉利二国之船所败。既又劫佛兰西商船，佛兰西遂起兵捣其巢穴，设兵分守。然其人皆贼，很难与耦居，故佛兰西之兵近亦退居海口。

摩罗果国，为麻马里极西之地，在阿特腊斯大山之后，幅员二十九万方里，人户千二百万口。土沃产丰，惟达非里部落较瘠。其国旧通声教，后王无道，遂为阿丹所夺。王既降为部酋，愈恣昏乱，所属兵亦如禽兽，垂二百余年，遂成野人。近日复国，仍以摩罗果为国都。新王力革污俗，政事文学，日渐起色。惟所行

律法，仍用回教，且未设议事之官，临事仓猝裁决，并无旧章。骨肉时思篡夺，故叛谋迭见。护卫兵五千与操防之兵，俱无纪律。田赋什而征一，牧畜二十而征一，岁得税饷银五百万员，领大部落二，小部落五十。

摩罗果东界阿尔尼阿，南界沙漠，西界海，北界地中海，领小部落二十有六。产杏仁、羊皮、象牙、蜜糖、黄蜡、〔羊毛〕、树胶。

绯司部[55]东界阿尔尼阿，西界摩罗果，南界阿特腊斯山，领小部落二十有四，产大呢、地毡、绸纱、手巾、毡帽。

阿尔尼阿国，古时谓之卢弥尼阿[56]，纵七百里，横自五十里至百五十里。户二百万口。旧与摩罗果同俗，可证古亦属于马罗可国[57]。追阿丹夺国，悉改回教，二百余年，全失本性，蛮顽无知。土尚肥美，宜播种。山林柏橡丛茂。而习俗游惰，半多荒弃，以劫夺为生涯。又为都鲁机所据，设呢官以董其事。有镇守兵万五千，队伍皆无赖，不知王法，竟有绞死呢官自择同伍骁勇代之者。土番之海寇，亦自立一王，专劫海船，所获资财，半归头目，半自裱分。至千八百十五年，嘉庆二十年。始为弥利坚、英吉利船击败。旋有佛兰西船被其虏劫，人货俱尽。佛兰西于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起兵捣巢，歼厥渠魁，尽有全国。设兵三万，防守其地。然腹地皆阿丹种类，常怀仇恨；故佛兰西之官兵，近日退居港口，不屯内地。

阿尔尼阿东界都尼司，南界沙漠，西界摩罗果，北界海，在都尼司之（东北）〔西〕。幅员二十四万五千方里，户口二百万名。领小部落五十有八。产羊皮、香料、蜜、腊、羊毛、纱呢、果实、珊瑚。

都尼司国《职方外纪》作弗沙国[58]。在阿尔尼阿之（南）〔东〕，

东界特黎波里，南界沙漠，西界阿尔尼，北界地中海。地势平坦，宜播种，且北隅沿海，小岛百余。较之阿尔尼阿，疆域差小。旧都于加尼达[59]，近欧罗巴洲之南岸，互市甚盛，不亚于意大里。后为阿丹夺国，驻兵加尔湾[60]、都尼司二部，勒改回教，尽失旧俗，榛狉无知。迨至千六百年[61]，明万历二十八年。又为都鲁机所据，设弥官以理政事，兵卒横行，官受挟制，民罹荼毒。近日酋长遂背都鲁机而自立，改都于都尼司[62]，悉除虐政，与国人更始。以土番顽蠢，广采才智，凡欧罗巴人稍有才识者，虽微贱，皆加任用。立规条，判曲直，约束番众，法度渐可观。幅员七万五千方里，户二百万口。领小部落二十有一，产绒绸、哔叽、番硷。

特黎波里国在（摩罗果）〔都尼司〕之〔东〕南，东界伊揖，南界沙漠，西界都尼司，亦古弗沙国境[63]。北界地中海。域内多山，惟北隅沃壤，然所产不赡于食，仰资邻国。其人先受愚于阿丹之回教，嗣受虐于都鲁机驻防之兵，后有巴札曰哈弥者，设谋备宴，邀其兵目三百会饮，伏壮士禽缚诛之，并尽屠其兵党，即自立为王，仍都于特黎波里。都鲁机衰弱，不能征讨，从兹不属都鲁机。哈弥约束部卒，除虐苏困，招徕欧罗巴技艺之人，教导土番。近日之王，宽厚俭节，通好各国，外揽宾客，内化愚顽，较摩罗果等国政事尤整饬。领大部落二，小部落三十有三，幅员二十一万五千方里，户百万口有奇。

特黎波里东界伊揖，南界菲山[64]，西界都尼司，北界海。领小部落二十四。产呢纱、地毡、橄榄、金沙、象牙。

菲山北界特黎波里东南，西界沙漠，在特黎波里之南，领小部落九。

重　　辑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曰：阨人多近地中海一带为马罗可国即摩罗果国。与弗沙国。即都尼司国。马罗可地分七道。出兽皮，羊皮极珍美。蜜最多，国人以蜜为粮。其俗最以冠为重，非贵人、老人，不得加冠于首，仅以尺布蔽顶而已。弗沙地分七道。都城之大，为利未亚之最。宫室殿宇，极其华整高大。有一殿，周围三里，开三十门，夜则燃灯九百盏。国人亦略识理义。阨人多之西为亚非利加[65]，地最肥饶易生，一麦尝秀三百四十一穗，西土称为天下之仓。马逻可之南，有国名奴米弟亚，即南阿未利加土番[66]。人性狞恶，不可教诲。有果树，如枣，可食。其地有小利未亚[67]，乏水泉，（又）〔方〕千里，无江（海）〔河〕，行旅过者，须备兼旬之水。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亚非地中海边各地，古时归罗马国为藩属，嗣后蛮夷侵之，而东方回回又侵其地。然其居民劲悍，专在地中海劫商船，三百年来惊害各国，故佛兰西起水师渡海，以讨其罪，而取其邦。其地名亚利额[68]，居民三百万人，佛军奋威交战，大败回回（人），自后设兵驻防，赋额悉准经制。其回回族暂退沙野，心怀仇怨，不时飞马而出，挺戟攻击，故佛国终年严兵防堵，保障封疆，国费最耗。然佛国誓服蛮夷，终不肯弃其地也。

吐匿[69]回回在海边，长三百里，有十万丁，却已向化织布，经理安分，每年运麦、谷、橄榄油出市。

特利破里[70]在沙野中间，四围沙漠，狂风四起、道路崎岖，此内居民皆以骑驼游牧剽掠为生。马落可[71]国，西北山地较广，

居民六百万，地出蜡、药（村）〔材〕、南果。昔时，其国兵船四海劫掠，获人即行囚禁，使服回教。今已挫其锐气，不敢出海也。至居民之规矩风俗，守其回教，执迷不悟。非崇其教者，不论何国，视之若仇。惮勤劳，好游荡。其衣以宽布缠身，首戴红帽，以巾裹头，腰插刀剑鸟枪，严气端容，安坐不动。虽不饮酒食鸦片者，亦食麻叶，如烟可醉。严防闺阃，不许出门，出则蒙帕，惟露其眼。其女以肥为美，尽避静幽，度日无事。所读之书，称为天经。禁食豕肉、饮酒。通商不广，银钱罕得。男好骑射，艺皆精熟。

《地理备考》曰：北州地属佛兰西兼摄者四国：一马罗各国，在亚非里加州之西北，北极出地二十七度起至三十五度止，经线自西二度起至十四度止。东至亚尔日耳[72]国，西枕亚德兰的海[73]，南连萨阿拉沙漠[74]，北界地中海，南北相距二千五百里，地面积方四十六万七千七百七十里。烟户六兆余口。地势由西南而东北，亚德拉斯山横亘其中。砂碛居多，田少而腴，饶谷果，蕃驼马，土产铜、铁、锡、蜡、窝宅、绵花、熟皮、木料等物。河之长者曰木禄亚[75]，余河次之。四季温和。夏季酷热，海风解之；沙漠熏气，峻岭蔽之。汗位〔历代〕相传，人奉回教。国分六部：一马罗各，一非斯，一苏斯[76]，一达拉合，一达非勒[77]，一西日美塞[78]，国都昔在马罗各，今则迁于非斯部。其贸易尤盛者，乃马罗各部之磨加多尔城[79]也。土人与天方国人贸易，皆结队而行。

亚尔日耳国在亚非里加州之北，其国土在北极出地三十二度起至三十七度止，经线自东七度五十分起至西四度三十分止。东至都尼斯国，西连马罗各国，南接萨阿拉沙漠，北界地中海。长二千一百五十里，宽一千八百里，地面积方二十四万九千三百里。

烟户二兆五亿余口。冈陵络绎，东南尤甚，峰峦参天，冰雪凝积。沿海陡坡险峻，不易登临。河之长者曰支里弗[80]，曰瓦低日的[81]。田土极腴，人惰耕种。沙漠辽阔。土产金、银、铁、锡、矾、硝、珊瑚等物。地气温和，人安物阜，惟多地震之患。国无君长，昔归土耳基亚国兼摄，今属佛兰西国统辖。奉回教，少技艺，鲜贸易。国分六部：曰亚（日）尔〔日耳〕，曰冈士丹的纳[82]，曰马斯加拉[83]，曰的德利[84]，曰萨布，曰卑〔尔〕北耳[85]，其都城在亚日耳[86]，（健）〔建〕于山坡之上，楼台峻叠，风景相称。其通商冲繁之地，一西的非卢至[87]，一萨尔日〔耳〕[88]，一德内斯[89]，一摩斯达科宁[90]，一布日亚，一波科那[91]，一冈士丹的纳。

都尼斯国在亚非里加州之北，北极出地三十二度起至三十六度三十分止，经线自东五度起至九度止。东至的黎布里国，西连亚〔尔〕日耳国，南接沙漠，北界地中海，长千五百里，宽八百里，地面积方五万五千五百六十里。烟户二兆八亿口。少冈陵，多沙漠，河滨膏腴，余地焦燥，沿海舄卤。河之长者〔名〕曰美日尔达[92]，湖之大者名曰卢德亚。土产银、铜、锡、蜡、水银、卤砂等物。狮、象、猴、獐、山狗、野猫，结队成群。地气湿热，人物富庶。王由众举，而请命于土耳基国。奉回教，少技艺，然在此州尚为礼义之邦。商贾辐辏，内地尤盛，亦结队而行。国分二部：一的里几亚，一达拉几斯。都城建于湖滨高阜，街狭屋卑，惟宫殿庙堂（额）〔颇〕峻丽。其通商多在海滨。

一的黎布里国，在亚非里加州之北，北极出地二十四度起至三十四度止，经线自东六度三十分起至二十六度三十五分止。东至厄日度国，西连都尼斯国，南接萨阿拉沙漠，北界地中海。长四千里，宽二千五百里，地面积方二十五万里。烟户二兆五亿余

口。少山陵，多沙漠。其的内河贯彻于中。地甚膏腴。产谷、果、皮、羽、蜡、绵花、硫磺、滑石、丹参、金沙。山禽野兽，蕃衍成群，尤多猛兽毒虫。昼暑夜寒。王位〔历代〕相传，仍请命于土耳基国。奉回教，少技艺，贸易结队而行。国分四部：一的黎布里，一巴尔加[93]，一非（山）〔三〕[94]，一亚达美[95]，都城建于海滨，屋宇壮丽，街道阔直，五方辐辏。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勒波达[96]，一名美稣拉达[97]，一名奔加西[98]，一名达尔内[99]。

《地理备考》曰：北州之地隶大吕宋国兼摄者：一修达[100]国，在马罗各国日巴拉〔尔〕大海峡[101]之东，（北）金城汤池，烟户八千余口，泊所不稳，贸易甚微。一北农的威勒斯[102]，一亚虑塞马斯[103]，一美黎辣[104]，皆城池坚固。一加那里亚斯[105]，其亚德兰的海之西北[106]有岛二十，其大者曰德内里〔非〕岛[107]，湿热硗瘠，树林稠密，产酒、果、糖、蜜、黍、麦、豆、薯、丝（材木）〔等〕。泊所稳便，贸易繁盛。其巴尔马城[108]，在加那里亚〔斯〕岛中，田土膏腴。德儿塞城[109]，在兰塞罗德岛[110]中，有火山。

《外国史略》曰：亚非利加州北方延地中海，曰巴八里[111]。北极出（度）〔地〕自二十八度至三十六度，偏西自十一度三十分，偏东及二十七度十二分，阔千余里，长六千六百里。西有高山，连及地中海，土平坦，少树木，藉井灌田，沙卤难耕。

一曰马鹿国，亦作马罗可，本州极西北之地。广袤方圆万三千里，居民八千五十万口[112]。南及旷野，北及地中海危押达海峡[113]，东及大西洋，海口连佛兰西国[114]。山岭连延，极高者千二百丈。内地膏腴，多蚂蚱害稻。海边沙地，亦出五谷、杏仁、枣、油树膏。亦有矿，出金、银、铜、铁。民多摩罗人，与亚拉国之

回族，犹太国之农夫，皆西班亚驱来此地。人多黑面，奉回回教，与天主教之徒战，故西班亚人见即虏之为奴，或被巡海船劫卖为奴，近始禁止。地产皮裘而无布，民好牧牛羊，不务农。马骏而少，故价昂。驼高有力，每年载出土物约二万驼，而运入金沙、驼鸟、翎、象牙、奴婢，皆与亚拉回人及印度人由海通商，价银约二百万圆。地中海两港口，大西洋海滨三口。遇西洋船至，约束甚严，且回教轻傲外国，故贸易不兴。国分三大部：一马鹿，二非士[115]，三他非勒[116]。又分各小部。南边尚有土酋，自据小地。

此国自操全权，政令甚酷，草芥百姓，奴视臣下，上命是听，下不敢怨。无议事之官，国王任意出令，无敢谏者。各部设总兵、税赋官，每年收饷约四百万员，内三十三万圆为各西国商船所给，以免马鹿海贼之扰。军士万五千，双桅师船二，战艇十三，各地炮台二十四。英人昔据其北海一邑，旋即弃之，今（为）〔惟〕佛兰西国尚据海口数城，以为防御。其都城曰非士城，居民八千；曰米贵城[117]，居民五千；曰马鹿城[118]，居民三万。此皆国主所驻，在高山之下。其君安逸，生子与民养之，十二岁乃回宫。

一佛兰西藩属地，曰押额国，一作阿尔尼[119]，一作亚尔日。其疆域南及旷野，北及地中海，（东）〔西〕连马鹿，（西）〔东〕接土匿，广袤方圆四千二百里。古时此地极盛，商、周间犹太国氓所开垦也。汉时为罗马军所攻服，越六百年遂自立国。嗣后，亚拉[120]回回据是地，晋高祖天福元年，有霸王创基，驱西班亚及摩罗之兵，于此地立国，垂数百年。自明正德以来，及道光十年，贼匪屡掠商船，戮杀残虐，英吉利、荷兰、西班亚、佛兰西等国，迭轰其炮台，坏城烧船，仍为海盗，肆劫如故。佛国因调大军攻击贼巢，遂据其国。民多游牧，结党抗违，杀掠佛兵，佛国再调兵深入沙地，糜饷劳师数年，仍肆焚掠。道光二十四年，与马鹿一

战，获大胜，海盗乃战栗。佛国设将军镇守是国，其守护兵士七万，帑费重大，惟管其城池，其郊外之游牧，仍不顺也。产物惟枣。佛国招集外氓来垦，但畏亚拉，不敢耕其田。此地昔分四部。今佛国所据者：一押额城[121]，周十里，北极出三十度四十七分，偏东三度四分，居民二万三千余。自佛兵据后，回教他徙。一阿兰城[122]，周二十里，居民昔属是班亚，今顺佛国命贸易。一破那城[123]及君士旦古城[124]，距亚额东六十五里，居民二万；特米新邑[125]居民一万。山南地皆游牧，不归佛国管束，惟商贾深入旷野，与游牧贸易。

一曰土匿国，(亦)〔一〕作都尼司。其域南及旷野，北及地中海，东连地酸里[126]，西与押额交界，广袤方圆三千四百里，居民三百万。南方沙地多硗；西方田肥土茂，多嘉果，葡萄尤美，五谷蔬菜亦饶，驴马尤健，岁出牛皮十万张，羊毛二万石。海边珊瑚甚多。渔舟百六十只。其民向为海盗，扰地中海。道光元年，佛国军强平之，海贼尽敛。土耳基国旧在此操权，军士向多土耳基人。土耳基旧都距海十二里，屋卑街狭，居民十三万。改文邑[127]，居民五万。城内回回庙极壮。加他俄城[128]亦繁华，历二千年，今废不兴。每年饷三千万圆，兵士约一万五千。

一曰地酸里国，一作特厘波里，一作的黎布里，在土匿之东，乃沙野也。广袤方圆八千里，居民百五十万，半为贼。地虽广大，多沙无水，少物产，犹太人曾此贸易。后土耳基国调兵帅管之，约兵万五千，大战船一，小战艇十六。国人本皆海盗，今佛兰西平之。都城民二万五千，附近多古迹。

《瀛环志略》曰：泰西人记非尼西亚[129]故事曰：非尼西亚，古商贾国。夏以前，西土人闭户削迹，耕田凿井，俯仰自足，老死不相往来，不见可欲，其心不动。有夏中叶，智者创舟车，贸迁

有无，居积财货，以此致富。西土名其人曰非尼西亚，译言客商也。始居于巴尼斯的纳海滨[130]，后有立国于希腊者，曰德巴斯[131]。详《希腊图说》。希腊隘不能容，周厉王十年，有迁于地中海之南岸者，定都城于土罗[132]，即今突尼斯地。更国名曰加尔达额[133]。一作加大其。时地中海南岸，荒秽未辟，人户稀疏，非尼西亚人出其货财，建城邑，立市廛，垦田野，四方无业之民群往归之。益治舟楫，流通百货，地中海南北两岸，利权大半归其掌握。复跨海辟西班牙，（健）〔建〕为藩部，国富兵强，一时无抗颜行者。

越数十年，而意大里之罗马兴。罗马初兴，甚微弱，且不习兵事，加尔达额视之蔑如。地中海有二大岛，曰哥尔塞牙[134]，一作可耳西加，又作郭士喀。曰萨丁[135]，一作沙力尼阿，又作撒地尼，又作撒丁。皆附近罗马，加尔达额据之以逼罗马，罗马不敢争。又西治里岛[136]，一作西基利，又作西西里亚。与罗马南境相接，本属罗马，加尔达额以兵力强夺之；罗马亦不能取，由是益骄。

周显王年间，额力西之马基顿王亚勒散得，以大兵伐波斯，游兵至加尔达额，攻破土罗，屠八千人，国几亡，从此声威顿削，而罗马日益强。先是罗马习陆攻，不习水战，加尔达额胜则进攻，失利则张帆扬去，罗马无奈何。加尔达额有战舰穿漏，抛泊海岸，罗马得之，仿其式，三月而造成百艘。有〔都〕义略（都）者，讲求驾驶之法，简劲卒练为水军，往来海道，日益娴熟，由是与加尔达额为劲敌。加尔达额尝侵罗马，虏其将勒孤罗[137]，槛送罗马营，请易俘囚。罗马帅惜其才，将许之。勒孤罗张目叱之曰：亡罗马者诸君也，出战被俘，本国从无赎赎之例，乃欲以一人坏国法耶？毅然反敌营，大骂而死。罗马军人人雪涕，勇气百倍，加尔达额败绩遁去，遂夺回三大岛。加尔达额有夙将阿弥利加

〔尔〕，与罗马血战数十年，称为能军。有子曰汉尼巴[138]，一作阿尼巴尔。幼敏慧，尝询父以兵法。父戏之曰："尔能矢志灭罗马，当授尔。"汉尼巴即设誓于人必德尔之前，古时各国所奉宗祠之神，未详何时人。阿弥利加〔尔〕悉以韬略授之。汉尼巴既长，谋勇过之，伐罗马，屡奏捷。年二十五，拜为大帅，合西班牙之兵，大举伐罗马。登舟，慷慨酹酒海中，曰："不灭大敌，有如此水。"师抵罗马南境，破其边城，乘胜急攻，锐不可遏，罗马四战四北，南境诸城皆陷。遂渡厄伯落河[139]，越比勒纽[140]、阿比斯[141]峻岭，长驱直进，势如风雨。罗马属部西拉古萨[142]亦叛附加尔达额，罗马大震。罗马大帅发比约马西摩[143]与众谋曰："虏气方盛，难与争锋，客兵利速战，宜坚垒，以老其师，而别以奇兵袭其后。"乃闭城拒守，为卑辞以缓攻，而遣别将马尔塞罗[144]收复（古）西〔拉古〕萨（拉）城，因伏兵邀其归路。又遣西比扬[145]潜以舟师渡海，袭其国都。汉尼巴方与罗马军相持日久，食垂尽，闻都城警报，急引兵回救。发比约马西摩率劲兵潜蹑之，而马尔塞罗伏奇兵，突出邀击。汉尼巴前后受敌，兵大溃，死伤山积，弃辎重，登舟急发。西比扬侦其将至，率舟师邀集于海中，焚斩殆尽[146]，汉尼巴以单舸遁，乞援于西里亚[147]。一作西利亚。西里亚者，亚细亚大国，时希腊诸部为罗马所困，亦求救于西里亚。西里亚王帅师救希腊，为罗马所败，狼狈东走，罗马军踵至，围攻西里亚，破之。汉尼巴仰药死，希腊诸国皆降于罗马。由是，加尔达额孤立无援，属部多离畔，自知亡在旦夕，顾以夙称大国，耻于纳款。汉景帝十年，罗马以大兵伐加尔达额，围土罗都城。土罗坚守不下，截妇女发为弓弦，罗马军死者千余。罗马有大将，冒矢石进攻，城将陷，加尔达额阖城举火自焚，罗马毁其城为平地，因分兵略定海南诸部。复回兵急征西班牙，西班牙亦降，非尼西亚遂亡。

南阿利未加洲各国

南阿（利未）〔未利〕加三面滨海，一面界斯溜墨尔大山[148]，华语雪山也。山自西而东，与海岸齐长，峰高千仞，四时积雪，南阿未里加诸山无出其右。地分三国：山之南曰兀贺峡，今属英吉利；山之北曰磨舒阿那[148]；山之东曰加付腊厘（河）〔阿〕[149]，二者亦各有王。土人有六种：一英吉利，一荷兰，一和鼎图，一磨舒阿那，一加付腊厘（河）〔阿〕，一摩耶斯满。六种中，惟摩耶斯满居于斯溜墨尔山谷中，无头目，类野人。其河皆发源斯溜墨尔山。其南为冈都斯河[150]，南流由苏加部落[151]出海，东则额利罪矢河[152]，东南流由麻哈尔斯[153]出海，北则阿兰治河[154]，环绕山麓，转历正西旷野而注之海。其加富腊厘阿之地，尚有数河，未详源委。

巢罗里[155]东界加富腊厘阿，南、西俱界海，北界斯溜墨尔山。山斗出海中，时有回风，舟行危险，本名曰阿付丹北司峡[156]；华言暴风山也。嗣西洋改其名曰兀贺峡，言山峡情景可观。源案：东方语先能后所，西方语先所后能，如饮酒曰酒饮，登山曰山登，故不曰兀贺峡，而曰峡兀贺也[157]。峡长五百八十里，广二百余里，平芜半沙石，无青草；依山滨海，夹岸茂林，大田多稼。峡达稔[158]其首部也。此亦当云达稔峡，西洋语倒耳。依峡建城，始自荷兰。先得因里阿海岸，知此地堪为市埠，于千六百五十年顺治七年。创筑峡达稔，设官镇守，增户授田，商舶辐辏，始成乐土。英吉利于千七百九十五年乾隆六十年。率师争夺，荷兰以兵拒退之。不数载，英兵复至，连战，竟夺峡地。土人三种：一英吉利，一荷兰，一和鼎图。英人多居峡达稔，近辟地于额利非驶河之左右，岁被水潦，舍田业

商，已成市镇。荷兰人分处四乡，田地宽阔，争界请丈，启讼行贿，其官徇情偏断，专嗜膏粱，凡农事牧畜，委诸和鼎突，故争讼不息。东近斯溜墨尔山，兼练武事，以防摩耶斯满野番，故此方荷兰素称趫勇。和鼎突即果罗里之土番，服役于荷兰，半奴半佃，不辞力作。人将死，先攫其脏腑，燎炙而食。疾走善射，能逐奔兽。以硝皮织席，造弓铸刀为业。喜歌舞，不信教门。领小部落七十九，幅员十二万方里，户十五万口。其首部曰峡达稔，为欧罗巴人流寓之所，背倚特步尔山[159]，高三百五十八丈。其峡东西通衢，产酒、沉香、牛、羊、狮、豹之皮、牛角、象牙、独角兽牙。原本无部落。

奠舒阿那国，又名弥珠阿那[160]，东界加付腊里阿，西界旷野，南界斯溜墨尔山，北界马路鲁司[161]，在果罗里与斯溜墨尔山之北。其首部曰古里查尼城[162]，即国都也，宏丽甲于阿未里加洲。风俗半农半牧，技艺精巧。庐舍内木外土，雕刻彩饰，外围石垣，为牧畜之所。女司耕，男司牧，惟王及酋长之妻妾，始免劳役。服长衣，饰以毛羽、珊瑚、珠宝。厚待外国，而与乡邻动辄争斗，不死不休。兼以劫掠为生，故不敢散处，惟聚居城郭与附郭之村庄也。土人见王，无贵贱之分，席地坐谈，以烟为酬酢。头目临阵，以兽皮蔽两臂，手持藤牌及箭，余皆赤体交锋。俗佻㑊，嗜歌舞，御人以口给。领小部落三十八，产铜、铁、皮。

嘉富（腊）〔腊〕里在霏酒墨尔山[163]之东，南界果罗里，北界尼腊俄阿[164]，东界海，西界奠舒阿那，自海滨至此，约二三百里，余界里数未考。土番有数种，曰丹母几[165]，曰苏腊司[166]，曰和伦顿（氐）〔底〕司[167]，状修伟，肤紫色。女番差卑小，略似欧罗巴，惟眼黑而光，较有神。俗无定处，不耕种，以游牧为业。惟丹母几与邻近果罗里一种，尚能倾银熔铁。若苏腊斯、和

伦顿底斯两种，惟多膂力，无他技也。其王（之）〔札〕加[168]常（札）畜壮兵万五千，倘遇警急，则有少年兵十万，故为邻国所畏。原本无，今补。

摩耶斯满山番，本和鼐突种类，居于斯溜墨尔山谷，有如野兽，不耕种，专畋猎，登山蓦涧如飞，见人即杀。尤喜歌舞，星月之夜，啸跃达旦，春秋佳日，歌舞彻数昼夜。原本无部落。

重　　辑原本无，今补。

《新唐书》曰：自（拂林）〔拂菻〕西南度（岭）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169]，曰老勃萨[170]。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疠，无草木五谷，饲马以（稿）〔槁〕鱼，人食鹘莽。〔鹘莽，〕波斯枣也。不耻蒸报，于夷狄最盛，号曰"寻"。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纳交易，饮以穷夜。案：利未亚各乌鬼国见史者始于此。

《职方外纪》曰：更有一种在利未亚之南，名马拿莫大巴者，国土最多，皆愚蠢。即山牙腊土蛮，见阿迈司尼国志中[171]。气候甚热，沿海皆沙，人践之即成疮痏；黑人坐卧其中，晏然无恙也。喜食象肉，亦食人，市中有市人肉处，皆生龁之，故齿皆锉锐，若犬牙。然奔走疾于驰马。裸身涂膏，气膻甚。无文字。初欧逻巴人到此，黑人见其诵经讲书，大相惊讶，以为书中有言语可传达也。地无兵刃，惟以木为标枪，火炙其末，极铦利。性不知忧虑，若鸟兽。然闻箫管、琴瑟诸乐音，便起舞不休。性朴实耐久，教之为善事，亦即尽力为之。为人奴，极忠用力，视死如归；遇敌直前，了无避畏。其俗不虏掠，不崇魔像，亦知天地有主，但视其王若神灵，亦以为天地之主，凡阴晴旱涝，皆往祈之。王若偶一喷涕，举朝皆高声应诺，又举国皆高声应诺，大可笑也。喜饮酒，

易醉。所产鸡亦皆黑，独豕肉味美，为天下第一。病者食之，亦无害。产象极大，一牙有重二百斤者。又有兽如猫，名亚尔加里亚，尾后有汗极香，黑人阱于木笼中，汗沾于木，干之，以刀削下，便为奇香。乌木、黄金最多，地无寸铁，特贵重之。

（布帛）喜红色、班色〔布帛〕及玻璃器。又善浮水，他国名为海鬼。其亚毗心域属国，有名谙哥得[172]者，夜食不昼食，又止一餐，绝不再食。以盐、铁为币。

又一种人，名步冬，颇知学问，重书籍，善歌舞，亦亚毗心域之类也。

利未亚之南，有井巴番者众十余万，极勇猛，善用兵。无定居，以马及骆驼乘载迁徙，所至即食其人及鸟兽虫蛇，必生命尽绝，乃转他国，为南方诸小国之大害。

《海国闻见录》：乌鬼国东北，山与阿黎米（亚）〔也〕相联，向西南生出坤申方大洋，何啻四五国之远！其尽处曰呷，即中国支山人海，尽处曰表。表者标也，佛兰西曰呷，英机黎曰岌，皆顺毛乌鬼地。是以红毛甲板船从小西洋来中国者，由亚齐之北、麻喇甲之南，穿海过柔佛，出茶盘，而至昆仑。自呷而东至戈什嗒，自戈什嗒而东至亚齐，其海皆呼曰小西洋。原本戈什嗒当作戈什峡；又西南洋称小西洋亦误，盖利未亚洲方为小西洋[173]。人黑白不同，皆西域装束，长衫、大领、小袖、裹头、缠腰。国富庶，产宝器、生银、洋布、丁香、肉果、水安息、吧喇沙末油、苏合油等类，以金为币，钻石为宝。

源案：此所谓呷者，指暹罗南境之新嘉坡而言。计西南洋中，新嘉坡为第一峡，南印度戈什嗒为第二峡，利未亚之大浪峰为第三峡。凡地之斗出海中甚长，如登、莱类者，所谓峡也。呷、嗒皆即峡之别字[174]。又案：赛马尔罕者，元时

封藩，统辖葱岭以西各国，至明中叶，赛马尔罕已分十余国，不尽为所属矣。近日更全变为回国，若敖罕，若布哈尔，若爱乌罕，若巴达克山，若克什米尔等，凡十余国。而《闻见录》犹以古时赛马尔罕统称之，误矣。至又以赛马尔罕为噶尔旦之国，则误中又误矣。谓俄罗斯国惟限于西洋，而其与中国相首尾之东北万里，概置不提，皆疏舛之尤者[175]。书作于雍正，刊于乾隆八年，在新疆未服以前，故传闻遥揣，举一漏百，故删节而辩正之于此。

《海录》：妙里士岛[176]，西南海中岛屿也，周围数百里，为佛郎机所辖。凡大西洋各国船回祖家，必南行经葛剌巴至地问，然后转西少北，行约一月，可到此山。无土人，其所居皆佛郎机及所用乌鬼奴。土产乌木。由此向北少西，行约半月有奇，谓之过峡。一路风日晦暝，波涛汹怒，寒雪飘零，六月不息，舟人战栗，咸有戒心。其天气与妙哩士迥别。过峡后至一岛，谓之峡山[177]，为荷兰所辖，天复炎热。但海阔风狂，波浪腾涌，舟行经此，遇风过猛，必须稍待风和而行。山亦无土人，唯荷兰及鬼奴居之。土产梨及牛黄。有大鸟，莫知其名，其卵大数寸。由此更北行少西，顺风约七八日，复至一岛，名散爹里[178]，周围约百里，为英吉利来往泊船取水之地。无土产，有英吉利兵在此镇守。源案：此峡即《坤舆图》之大浪山，在利未亚州极南境。

又曰：卷毛乌鬼国[179]在妙里士正西，由妙里士西行约一月可至。疆域不知所极，大小百有余国。民人蠢愚，色黑如漆，发皆卷生。其麻沙密纪[180]国、生那国[181]、加补[182]、五峚[183]国，皆为（蒲萄亚）〔西洋〕所夺。又尝掠其民，贩卖各国为奴婢。其土产五谷、象牙、犀角、海马、牙、橙、西瓜。

《海岛逸志》曰：鸽岛[184]在西北之隅，和兰甲板船数十只，岁

往通其祖家，必由此地停泊，更换舟工水手，装下伙食，然后再驶。盖其地当半途之间，华人在巴有受其佣雇为舟人者，至此地必更和兰人，华人暂处于此，配船而还巴，不令往其祖家。然甲板船来往，相传来三去五。其来风水为顺，只有三月；往则水逆道纡，当须五月。又云：将至之处，有暗海不见日月，舟行二三日始出。盖天地之大，有不可思议者矣。即所谓大浪峰也，为小西洋利未亚极南之峡，凡船回大西洋者，过此曰过峡。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南亚非利加地为西洋人巡船来往，故知其形势。其山麓深入海中，各船赴印度、中国，必绕之而驶，是以船只往来不绝。其南方丰盛，树木花果，千态万状。其牧场广延，五畜肥长，五谷亦运出售卖。又种葡萄树，出甘酒。雨后溪山苍秀，旱则沙漠不毛。其北方沙漠风起时，阴云四合，黑气满空。在此地，虎、狮、象、兕、马、鹿以及驼鸟，濯濯自在。又有黑面土蛮穴居，猎兽而食。其东方之类，则四肢百骸相称，赳武勇敢。葡萄牙船初到此地。荷兰见其形势合宜，故涉重洋而开埔头，垦田务农。且海风甚狂，浪叠千层，必得购料修船之地，是以荷国将本民移处内地，驱逐土人，或擒为奴。嘉庆十年，英兵船攻取此地。其城在南海边高山之下，其居民大半荷兰人，昼夜经营，各江、涧、河之处，皆建乡里。但散处不相联属，多隔沙野难渡，又牛车多渴死。故英开新地在东界也，每与其氓交锋相仇。其地袤延四方几万里，但居民六十万而已。运入运出货物，每年银百万有余两。别开海口，奉耶稣之教师，进其内地以教化之。又西海中有一孤岛，嘉庆年间，俘佛兰西王拿破仑流诸此岛。

《地理备考》曰：本州地为英国兼摄者，一为好望海角[185]，即（贺兀）〔兀贺〕峡，一名大浪山，乃本州之要害也。在亚非里加州之极南，纬度自南十度[186]起至三十五度止，经度自东十六度起

至二十六度十分止。东至加弗勒里亚[187]国，西枕亚德兰的海，南接南海，北连可丁多的亚[188]国，长约二千里，宽约一千里。分二部十二府，首（城）〔郡〕名加布[189]，建于达勒[190]暨良二山[191]之麓，屋宇庙堂甚壮，五方辐辏，地气温和，海口险阻，泊所不稳。为欧罗巴往来亚细亚船必经之路，多于此采办水米食物焉。

一为塞拉勒窝内[192]地，在本州之西几内亚国之中。少稼穑，多山冈林本，猛兽成群。地气不和，弗便居栖，商旅每易中病，贸易多结队而行。首郡名非里城[193]，设有总管衙门，附近皆受管辖。

一为哥斯达斗罗[194]，即金滨也。金砂丰盛，因以为名。田土肬腴，产谷、果、金石、绵花、蓝靛、树胶、白蜡、皮革。贸易昌炽，地气酷热。首部名加布哥尔苏[195]，设有总管衙门。

一为三达厄勒那岛[196]，在亚德兰的海西南〔方〕[197]。纬度自赤道而南十五度五十五分，经度自第一午线而西八度九分，长四十里，宽二十五里，地面积方九十里。多山，少平原。地气温和。海滨尤瘠，内地肬腴。首郡名日弥斯城[198]，设有管理衙门。此岛实为有名之处。佛兰西国君那波良者，殒命于此。详见《佛兰西国志》。附近各岛，皆属管辖。

一为毛里西亚岛[199]，在印度海东南。纬度自赤道而南二十度起至二十一度止，经度自第一午线而东五十六度起至五十七度止。回环约五百里。地气熇烈，尚可栖居。田土膏腴，首部名波尔多卢义斯[200]，设有总理衙门。其塞舌勒[201]共三十岛，亚尔密兰德[202]共十一岛，皆属管辖。

《外国史略》曰：此州极南方为大浪山[203]，英吉利藩属地也。长约二千里，阔一千里，海滨周四百里，背山。沿海平坦，内地渐高，其谷广延，离海愈远，愈多砂碛，无草本。产白矾、铅、银，惟石盐颇盛。最南天气清爽，内地昼暑夜寒，高野阳亢，或三年

无雨，人至喝死。及一雨，则又山野青葱异常，花草奇丽。产牲畜、五谷、葡萄、羊毛、羊油、沉香、象牙、鸵翎、树膏等。民不农而游牧，乳油为食，射猎为业。半系荷兰人，耐寒暑，性朴实，厚待旅客，好游旷野，常有数千人出界围猎，与土族战斗。佛兰西人在此植葡萄，所迁之英氓，在港口东边开垦。土人曰合丁突，形污性驯，不似林中野蛮，人形兽心；亦不似东边之加非利[204]、苏拉等族，贼盗为业也。

葡萄亚人于明弘治间至此海峡，以为赴五印度国海路之标准，风狂浪大，故称曰大浪山。往来之船在此汲水采果，历久水中堆成碛路，荷兰于顺治八年[205]开埠据之。乾隆以后，英人据焉。至今民益繁，境益辟，广袤五千四百里，居民十四万四千。大半荒野，无可耕地。分东西两部，部各分邑埠。在峡口曰浪山邑[206]，居民二万，街衢甚美，两旁高树，英官住焉，余与乡里无异。居民大半祟耶稣教，荷、英、日[207]、佛四国教师，皆赴此教化土蛮，故奉教之人日增。道光十四五年，各国进口船共三百五十八只，运出口三百五十只；所运进货计百六十二万两，所运出货百有八万两，税饷七万两。除浪山海峡[208]外，尚有押峨亚海口[209]进出之货，约百二十万两，羊、豕约三百余万只，鸡、鸭价约三十万两，总计万二千二百万有奇。屋宇、田亩、牧场，各价四千八十万两。

昔时西洋船必半年有余方能抵印度，故以此为中途要地。近日航海惯习，加以火轮，其迅如风，浪山海口无大用。况土蛮争斗，縻饷劳兵，英国调兵帅护守，亦以土人及荷兰之游牧为民壮，尚立土司以管理各部，道光十六年，所人国帑共四十七万四千(万)〔两〕。所费者五十四万二千两，入不敷出。惟师船在亚非利加各海来去巡驶，以禁贩卖黑奴之船及海贼之船，故埠不可废焉。

《地理备考》曰：南州地隶英吉利者一，隶布路亚国兼摄者二；

其自主者四。

其隶布路亚者曰昂可拉[210]国，在本州西南公额[211]国内，东界马棱巴河[212]，西枕亚德兰的海，南连奔吉（利）〔拉〕[213]，北接丹达河[214]。地势崭岩，丛林稠密，山谷平原皆饫沃。河之长者曰里弗内[215]，曰丹达，曰本各[216]。地气酷热，海风清凉。产金、银、铜、铁各矿。国分四部：一几达马[217]，一送比[218]，一敦比[219]，一可完多[220]。首郡建于罗安达岛，设有总管衙门。又有分出之奔给拉国，东界沙漠，西枕亚德兰的海，南接星卑巴地，北连昂给拉。天时、土产与昂可拉国相仿而皆逊之。设有总兵官管摄，仍受昂可拉总管节制。

一曰莫山比给国[221]，在州东南，内有七处为布路亚国兼摄。一给林卑[222]，一莫山比吉[223]，设有总管衙门；一几里马内[224]，一塞那[225]，一索发拉[226]，一义能巴内[227]，一罗林索马尔给斯[228]，各派总兵官一员镇守，皆受莫山比吉总管节制，统计烟户几二万口。地气不驯，田沃产饶，贸易较昔冷淡。其莫山比给本国，在亚非里加州之东南，南极出地十度起至二十五度止，经线自东二十六度起至三十八度止。东枕印度海暨〔莫山比给〕海岔[229]，西界卢巴达山[230]，南接加弗勒里〔亚〕国[231]，北连桑给巴尔国。长约四千四百里，宽约一千里，地面积方四十六万里。烟户三兆余口。多山林，蕃野象。田土朊腴。金矿甚多，金砂满岸。地气不和，苦于栖止。有诸酋分摄者，有布路亚国管辖者，纷纷不一。其诸酋分摄者，如马古阿[232]、蒙如木[233]、新卑等处，仍贡于布路亚。所奉之教，或耶稣，或回回，趣向不同，技艺寥寥，贸易颇盛。国都建于海岛，有布路亚国总管驻扎其地。

其自主之国四，一曰么诺〔么〕达巴国[234]，在亚非里加州之东南。南极出地十五度起至十九度止，经线自东二十七度起至三

十一度止。东界蒙（素）〔索〕拉河，西南接佛瓦拉山，北枕桑卑塞河[235]，长宽皆约千里，崭岩嵾嵯。江河不一，其大者曰桑卑塞，曰马加拉，曰蒙索拉，曰卢安萨。沿河膏腴，产金、铁、象牙、甘蔗、树胶等。地气熇烈，人民黧黑。昔日汗位历代相传，迨贼寇猖獗之后，列君分据，不相统属。技艺贸易俱乏。各部惟么（加）〔那〕郎瓜最强。

一曰加弗勒里〔亚〕国，在亚非里加州之南。南极出地二十三度二十分起至三十三度三十分止，经线自东二十四度二十分起至三十一度三十分止。东枕印度海，西连可丁多的〔亚〕国，西南接加布地，东北界么诺〔么〕达巴国。长约四千里，宽约一千里，地面积方八十四万里。烟户二兆余口。东方重山，余多沙漠。河之大者马弗么那[236]、巴加纳[237]、波阿丧[238]等，皆流于南方，是为本国之界。土产金、银、铜、铁、石类、珊瑚、琥珀等物。地气甚热。列酋分据，各为部落，不相统属。技艺、贸易俱乏，惟以稼穑为业。各部惟二部居海滨，余皆住内地。

一曰马达加斯〔加尔〕国[239]，在亚非里加州之东南。南极出地十二度十分起至二十六度止，经线自东四十三度起至四十九度止。四面枕海，南北相距约三千八百里，东西相去约一千里，幅员八千里，地面积方二十五万里。烟户二兆余口。悬崖叠岭，瀑布飞流，林密谷敞，平原坦阔，形势实为壮观。由南而北，山陵绵亘，江河众多，贯彻沃润。其长者曰么隆达瓦，曰达尔慕德，发源西冈，东注于莫（山）〔三〕鼻给海岔。其海滨泽涝，瘴疠熇烈，中人每易感病。田肥谷饶，各兽充斥，惟少狮、虎、象、马。产丝、麻、蜜蜡、竹、木、甘蔗、树胶、青黛、烟叶、白胡椒、沙谷米。又有五金之矿，宝石、水晶，遍山多有，而土人惟铁是采。奉回教，少技艺，而贸易丰盛。通国部落纷纷不一，诸酋分摄，不

相统属。

一曰（科）〔可〕丁多的〔亚〕国，在亚非里加州之南，南极出地二十三度起至三十二度止，经线自东十三度起至二十五度止。东至加发拉里〔亚〕地，西接亚德兰的海，南连加布地，北界星卑巴西〔亚〕国。长约二千五百里，宽约二千二百里，地面积方二十八万里。烟户四亿余口。南北崇山，中央沙漠，沿海低陷，时有飓风。河之长者名曰科兰日[240]，由东而西，河滨膏腴，饶物产。地气温和，人物咸宜。诸酋分摄，各为部落，曰哥拉那，曰那马瓜，曰达马拉，曰布书阿那，曰波支斯曼，名目不一。以牧养为业，怠于稼穑，亦少工商。

《外国史略》曰：南亚非利加西边地，半属土蛮，半属葡萄亚国。其属土酋者：

一曰下危尼[241]，广袤四千里，未详其内地。恒旱少雨露。硫磺之气，蒸为烟瘴。河流纷歧，海口淤塞。有贩卖人口之市，曰南峨。

一曰罗安峨[242]，多有各国族类。河多鱼。多野兽。物产丰而民惮工作，故地荒芜，除养豕外，无他畜。

一曰公峨[243]，在海边，甚低，多泽渚。内地山高，赛利河[244]流广而浸。居民极蛮丑。

一曰安峨拉[245]，皆山地，居民形体端正，绝异黑人之丑。物产蕃盛。明朝年间，葡萄亚国在此开埠，广立法度，百姓有进天主教者。

一曰宾吴拉[246]地，濒海，自南极九度延及十六度。密林高树，其土丰盛。民蛮好杀，食人肉。

南州边地，自死门[247]东向海滨延二[248]百里，斗出海中，为胜重海峡[249]，居民多茅里族类，黑面，未向化。海口曰巴拉[250]，

运出加非、树膏、没药、驼鸟翎、金沙，通商亦旺，未详其内地。自胜重峡之西，曰亚安[251]，曰散西〔巴〕[252]，曰贵罗亚[253]等地，皆天方亚拉国[254]所辖，其内地未详。港口曰马牙多撒[255]，南极出二度一分，偏东四十五度十九分。散西巴通商最重，岁纳税饷银九万两，运出五谷、白糖。此皆土酋自主之地也。此外摩散比[256]地，半归葡萄亚所辖。散比西河[257]广且长。都会曰善那[258]，曰摩散比邑[259]。昔为通商大市，今衰，邑褊小。距此三里（节）〔即〕蛮族，多瘴，未属其国管辖。山内产金沙等物。有冒险之商，务通亚非利加之路，每中途染疫毙，或被土蛮杀害，或失路死亡，无人成就其志，故内地情事无可考。

又曰：黑面人地[260]，在旷野之南。偏西自十七度及偏东五十度，北极出地自一十七度[261]，东西千里，南北三百余里。东西皆山，内有大湖[262]，其源甚长。西流多支漫，将入海，汇为泽。其湖长约六十里，偏东十五度。濒海地低，箐密不见日。树木倒则霉坏，烟瘴实甚。内地旷坦，多水草。自四月及九月，雷电交作，大雨滂沱。冬多风，仍吹热气，皴人皮肤。若连数日，其害尤甚。四海无此炎酷也。民惰，故荒芜，草有高三丈者。产树膏、安息香及各香料。绵花、甘蔗、黛青，自然而生，不待人力。山象、水马均高大，性猛。多猿，有慧绝似人者。水蓄昆虫，鳄鱼大有力。语音、风俗皆异。鼻扁唇高肤黝，身短而健。北地之黑人崇回回教，其内地亦拜偶像，杀人以敬神。近日颇知耶苏教。

《瀛寰志略》曰：阿非利加南土之岌朴，番谓山之尽头处曰岌。为欧罗巴东来必由之路。其地形锐入大南海，海水至此〔而〕回薄，风涛猛烈异常，舟楫易于损坏，不得不谋修葺之所；又长途水米〔或缺，必须〕接济，荷兰之垦开此土，盖有所不得已焉。从前大西洋商舶东来至岌朴，必收帆寄碇。近年海道愈熟，收泊者十无

二三，则亦无关重轻矣。

【注】

〔1〕因里阿海（Indian Ocean），印度洋。

〔2〕含摩那司，Tambookies 的译音，居于今南非纳塔尔（Natal）省。

〔3〕阿匽，阿詹海岸（The Coast of Ajan）。

〔4〕路巴达大山（Lupata Range），卢帕塔山脉。

〔5〕路菲尼河（Rufiji R.），今译鲁菲季河。

〔6〕摩新弥葵（Mozambique），又作莫新弥婁，莫桑比克。

〔7〕匽弥西河（Zambeze R.），今译赞比西河。

〔8〕归尔厘麻尼河口（Mouths of Quillimane），今译克利马内河口。

〔9〕原著作十五世纪末，译文及注释年代均误。

〔10〕英汉门（Inhambane），今莫桑比克的伊尼扬巴内一带。

〔11〕疏华腊（Sofala），又作苏华腊，今莫桑比克的苏法拉省。

〔12〕麻尼加（Manica），今莫桑比克的马尼卡省。

〔13〕摩加兰牙，或摩加兰野，指今莫桑比克太特（Tete）省至赞比西亚（Zambizia）省南部一带。

〔14〕山危麻（Zanguebar），又作山维麻、山维腊，桑给巴尔。

〔15〕（摩）〔阿〕匽，亚詹海岸。

〔16〕加富腊厘阿（Caffraria），加弗拉里亚，在南非塔纳尔省南部。

〔17〕染弥西河（Zambeze R.），赞比西河。

〔18〕摩诺摩达巴（Monomotapa），即今横跨津巴布韦东北部和莫桑比克西部的莫诺莫塔帕地区。

〔19〕新摩（Zimbao），指今莫桑比克的尊博。

〔20〕麻腊威湖（Lake Malawi），马拉维湖。

〔21〕归尔厘麻尼（Que Limane），卡利马内。

〔22〕达温峡（Cape Town），开普敦。

〔23〕毛厘底敷司（Mauritius），毛里求斯。

〔24〕 厥凌岛 (Querimba Is.), 克里姆巴群岛。

〔25〕 马那亚司加大岛 (Madagascar I.), 马达加斯加岛。

〔26〕 归 (阿腊) 〔腊阿〕 岛 (Quiloa I.), 基洛亚岛。

〔27〕 孟麻沙岛 (Mombaza I.), 蒙巴扎岛。

〔28〕 般麻岛 (Pemba I.), 奔巴岛。

〔29〕 匽西脉岛 (Zanziba I.), 又作匽西墨岛, 桑给巴尔岛。

〔30〕 孟菲阿岛 (Mafia I.), 马菲亚岛。

〔31〕 儿利斯底匽人 (Christian), 基督教徒。

〔32〕 以上是 Upper Zambeze 卡利马内的数字, 误译为 Zanzibar 的。

〔33〕 阿迈司尼阿 (Abyssinia), 又作阿比西尼亚, 即今埃塞俄比亚。

〔34〕 麻雅诺沙 (Muqdisho, Mogadishu, Magadoxa), 摩加迪沙。

〔35〕 墨腊瓦 (Brava), 布拉瓦。

〔36〕 麻马腊 (Berbera), 伯贝拉。

〔37〕 阿匿尔 (Adel), 阿德尔。

〔38〕 任尼罗 (Gingiro), 京吉罗。

〔39〕 所弗剌 (Sofala), 苏法拉。

〔40〕 摩散比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41〕 墨林 (他) 〔地〕 (Malindi), 马林迪。

〔42〕 马大狎甲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43〕 冒勒奕 (Mauritius), 毛里求斯。

〔44〕 捕耳 (木) 〔大〕 屿 (Bourban I.), 留尼汪岛。

〔45〕 《职方外纪》地图不但有巴尔巴里亚 (Barbary) 这一总名, 还有分国名, 魏源失检, 故有此注。

〔46〕 阿尔尼阿 (Algeria), 今译阿尔及利亚。

〔47〕 都尼司 (Tunisia), 突尼司。

〔48〕 特厘波里 (Tarābulus, Tripoli), 今利比亚的黎波里。

〔49〕 麻马里 (Barbary), 巴巴里, 即马格里布 (Maghreb)。

〔50〕 阿兰底海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51〕阿（腊特）〔特腊〕斯山（Atlas Mts.），阿特拉斯山脉。

〔52〕指柏柏尔人（Berbers）。

〔53〕西栖岛（Silicy），西西里岛。此句指迦太基（Carthage）控制西班牙及西西里岛。

〔54〕指摩尔人（Moors）。

〔55〕绯司部（Fès），非斯。

〔56〕卢弥尼阿（Numidia），通译努米迪亚。

〔57〕此注误。

〔58〕《职方外纪》作都亚司。

〔59〕加尼达，指迦太基（Carthage）城。

〔60〕加尔湾（Kairwan，Cairoan，Kairuan），凯鲁万。

〔61〕原著作十六世纪，译文及注释均误。

〔62〕此都尼司指突尼斯首都 Tunis（突尼斯）。

〔63〕此注误。

〔64〕菲山（Fezzan），费赞。

〔65〕亚非利加（Africa）一名原指迦太基附近地区，后来才扩展到整个非洲大陆。

〔66〕此注误。魏源误 Nùmidia 为西南非的纳米比亚（Namibia）人。

〔67〕小利未亚，《职方外纪》图又作小亚非利加，位于 Numidia 东。

〔68〕亚利额（Algeria），阿尔及利亚。

〔69〕吐匿（Tunisia），突尼斯。

〔70〕特利破里（Tripoli），的黎波里。

〔71〕马落可（Morocco），又作马罗各，即摩洛哥。

〔72〕亚尔日耳（Algeria），阿尔及利亚。

〔73〕亚德兰的海（Aflantic Qcean），大西洋。

〔74〕萨阿拉沙漠（Sahara），撒哈拉沙漠。

〔75〕木禄亚（Moulouya R.），穆卢雅河。

〔76〕苏斯（Suse），苏塞。

〔77〕达非勒（Tafilelet），塔菲拉勒。

〔78〕西日美塞（Sigilmessa），锡吉尔美塞。

〔79〕磨加多尔城（Mogador），摩加多尔城。

〔80〕支里弗（Oued Chéliff），谢利夫河。

〔81〕瓦低日的（Adjidee R.），阿吉迪河。

〔82〕冈士丹的纳（Constantine），君士坦丁。

〔83〕马斯加拉（Mascara），马斯卡拉。

〔84〕的德利（Tiferie），迪特里。

〔85〕卑〔尔〕北耳（Berbers），贝尔伯斯。

〔86〕亚日耳，今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Alger，Algiers）。

〔87〕西的非卢至（Cape Sidi—Ferruch），西迪费鲁希角。

〔88〕萨尔日〔耳〕（Sargel），萨尔杰尔。

〔89〕德内斯（Tenis），特内斯。

〔90〕摩斯达科宁（Mostaganem），穆斯塔加奈姆。

〔91〕波科那（Bona），今安纳巴（Annaba）。

〔92〕美日尔达（Mejerda R.），迈杰尔达河。

〔93〕巴尔加（Barca），巴尔卡。

〔94〕非（山）〔三〕（Fezzan），费赞。

〔95〕亚达美（Ghadames），加达梅斯。

〔96〕勒波达（Lebeda），勒贝达。

〔97〕美稣拉达（Misrātah，英文 Mesurata），美苏腊塔。

〔98〕奔加西（Bangāzi，英文 Benghazi），班加西。

〔99〕达尔内（Derna），德尔纳。

〔100〕修达（Cauta），休达。

〔101〕日巴拉〔尔〕大海峡（Str. of Gibraltar），直布罗陀海峡。

〔102〕北农的威勒斯（Penon de Velez），贝莱斯。

〔103〕亚虑塞马斯（Alhucemas），阿卢塞马斯。

〔104〕美黎辣（Melilla），梅利利亚。

〔105〕加那里亚斯（Islas Canarias），加那利群岛，亦指大加那利（Gran Canaria）岛。

〔106〕此句《备考》所述误。加那利群岛是在非洲西北的大西洋中，不是在大西洋“之西北”。

〔107〕德内里〔非〕岛（Tenerife），特内里费岛。

〔108〕巴尔马城（Las Palmas），拉斯帕耳马斯。

〔109〕德几塞城（Tequise），特基塞。

〔110〕兰塞罗德岛（Lanzarote），兰萨罗特岛。

〔111〕巴八里（Barbary），巴巴里。

〔112〕当时摩洛哥的人口只几百万，不可能是八千多万，《史略》数字误。

〔113〕危押达海峡（Str. of Gibraltar），直布罗陀海峡。

〔114〕应作“西及大西洋，海口连佛兰西所据地”，《史略》原书误。

〔115〕非士（Fès），非斯。

〔116〕他非勒（Tafilalet），塔菲拉勒。

〔117〕米贵城（Meknès），梅克内斯。

〔118〕马鹿城（Marrakech），马拉喀什。

〔119〕阿尔尼（Algeria），又作亚尔日，阿尔及利亚。

〔120〕亚拉（Arabia），阿拉伯。

〔121〕押额城（Algiers），阿尔及尔。

〔122〕阿兰城（Oran），奥兰（瓦赫兰）。

〔123〕破那城，即安纳巴港，旧名波奈（Bona，Bône）。

〔124〕君士旦古城（Constantine），君士坦丁。

〔125〕特米新邑（Tlemcen），特莱姆森。

〔126〕地陂里〔Tarābulus（Tripoli）〕，的黎波里。

〔127〕改文邑（Kairwan），凯鲁万。

〔128〕加他俄城（Carthage），迦太基城。

〔129〕非尼西亚（Phoenicia），腓尼基，原意为造船者。

〔130〕巴尼斯的纳海滨，指今叙利亚、黎巴嫩的沿海地带，即今巴尼亚斯（Bāniyās）等地。

〔131〕 德巴斯（Thebes），提佛（底比斯）。

〔132〕 土罗，应指 Tynès，Tunis。但 Tynès 即突尼斯城，不是“土罗”的对音。

〔133〕 加尔达额（Carthage），又作加大其，即迦太基。

〔134〕 哥尔塞牙〔Corce（Corsica）〕，又作可耳西加、郭士喀，即科西嘉岛。

〔135〕 萨丁（Sardegna），又作沙力尼阿、撒地尼、撒丁，通译撒丁。

〔136〕 西治里岛（Sicily，Sicilia），又作西基利岛、西西里亚，即意大利西西里岛。

〔137〕 勒孤罗（Regillus），通译累基拉斯。他不是“槛送罗马营”，而是被派随迦太基使团回罗马商谈休战条约。但他劝元老院倘不继续战争，亦应坚持更有利的和平条件，并自愿回到迦太基，被关在布满铁钉的木笼中处死。

〔138〕 汉尼巴（Hanniba），通译汉尼拔。

〔139〕 厄伯落河（Ebro R.），埃布罗河。

〔140〕 比勒钮（Pyreness），指比利牛斯山脉。

〔141〕 阿比斯（Alps），指阿尔卑斯山脉。

〔142〕 西拉古萨（Syracuse），叙拉古，在西西里岛。

〔143〕 发比约马西摩（Fabius Maximus），通译非比阿斯，古罗马统帅，多次任执政官，以消耗战对付汉尼拔。

〔144〕 马尔塞罗（Marcellus），战死于前 208 年，不可能在前 203 年汉尼拔被召回迦太基时还率军邀击。

〔145〕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大西庇阿），古罗马统帅，前 209 年任执政官，前 204 年率军在北非登陆，前 203 年进攻迦古基本土。

〔146〕 扎马（Zama）战役发生于前 202 年，扎马是陆地。汉尼拔不是在海上战败，“以单舸遁”，而是于战后因与统治集团不和，才于六年之后亡命叙利亚的。

〔147〕 西里亚（Syria），又作西利亚，即今叙利亚。

〔148〕 磨舒阿那，莫舒阿那（Country of the Boshuanas），布须阿纳，在奥兰治河（Orange R.）流域一带。

〔149〕加付腊厘（河）〔阿〕(Caffraria)，今南非纳塔尔（Natal）省。

〔150〕冈都斯河（Gamtoos），冈图斯河。

〔151〕苏加部落（Suka），今帕腾谢（Patensie）。

〔152〕额利霏矢河（Great Fish River），又作额利非驶河，通译大菲什河。

〔153〕麻哈尔斯（Bathurst），巴塞斯特。

〔154〕阿兰治河（Orange R.），奥兰治河。

〔155〕果罗里（Colony），意为殖民地。

〔156〕阿付丹北司峡（Gape of Tempests），坦佩斯特斯角，意即风暴角。

〔157〕此按语误。

〔158〕峡达稔（Cape Town），开普敦。

〔159〕特步尔山（Table Mt.），桌山。

〔160〕弥珠阿那（Bichuanas），比丘阿纳。

〔161〕马路鲁司（Macquanas），马阔阿那斯。

〔162〕古里查尼城（Kureechanee），库里查内。

〔163〕霏溜墨尔山，即斯溜墨尔山。

〔164〕尼腊俄阿（Delagoa Bay），迪拉果阿湾。

〔165〕丹母儿（Tambookies），指坦博基人。

〔166〕苏腊司（Zoolas），指苏拉人。

〔167〕和伦顿（氏）〔底〕司（Hollonfontes），指霍隆屯特人。

〔168〕札加（Chaka），通译查卡。

〔169〕磨邻，或谓马格里布（Maghreb）的略译，或谓即今肯尼亚的马林迪(Malindi)。待考。

〔170〕老勃萨，勃萨老的倒置。Al-Basrah 今伊拉克的巴士拉。

〔171〕此注误。

〔172〕谙哥得（Angot），安戈特。

〔173〕魏源此注误。《海国闻见录》的“戈什塔”，即英语的 Coast，指印度半岛东西面沿岸，是对的；不必改“塔”为“嗒”，更不应改“塔”为“峡”。该书的“小西洋”指印度洋（Indian Ocean），也对。魏源不应以自己误定的“小西洋”概念来批评前人。

〔174〕《海国闻见录》虽对“呷”字作过一般解释，但实际上专指好望角。魏源没道理硬要改“呷”为“峡”，并误创西南洋第一、二、三峡之说。新加坡虽有半岛极端之称，但根本不是好望角。Coast 是一个词，意为海岸，把尾音割出来，只承认 Coas 是专名，并把 t 这个字母释为峡，尤其不妥。按照魏源自己制定的西南洋概念，是不能包括非洲海域的，现在却说好望角是西南洋的第三峡，亦过于自相矛盾。

〔175〕《海国闻见录》所提的“细密里也国”就是西伯利亚（Siberia），只不说西伯利亚是俄罗斯领土。

〔176〕妙里士岛（Maurice），即毛里求斯（Muritius），谢清高航海时，此岛为法国所据，1810 年为英国所据，1968 年独立。

〔177〕峡山〔Cape Town（Kaapstad）〕，开普敦。

〔178〕散爹里（St. Helena），圣赫勒拿岛。

〔179〕卷毛乌鬼国，指居民头发绻曲的东、南、中、西非各国。

〔180〕麻沙密纪（Mazambique），莫桑比克。

〔181〕生那国（Zanguebar），桑给巴尔。

〔182〕加补（Cape），指当时荷兰在南非的海峡殖民地。

〔183〕五肇（Guinea），泛指当时称为上、下几内亚的许多国家。

〔184〕鸽（Kaapstad，Cape Town），开普敦。下文“岛”字及“在西北之隅”数字，均魏源误加。不论好望角或开普敦都在爪哇的西南方向。

〔185〕好望海角，指 Cape Colony，海峡殖民地。“即兀贺峡，一名大浪山”九字为魏源误加。

〔186〕此纬度误。

〔187〕加弗勒里亚（Caffraria），今南非塔纳尔省。

〔188〕可丁多的亚（Hottentotia），霍屯督提亚。

〔189〕加布（Cape Town），开普敦，下文另一“加布”，指 Cape Colony。

〔190〕达勸（Table Mt.），指桌山。

〔191〕良山（Lion's Head），指狮头山。

〔192〕塞拉勒窝内（Sierra Lone），塞拉利昂。

〔193〕非里城（Freetown），弗里敦。

〔194〕哥斯达斗罗（Costa de Oiro），又称金滨（Gold Coast），黄金海岸之意，在今加纳（Ghana）一带。

〔195〕加布哥尔苏（Cabo-Corso）。

〔196〕三达厄勒那岛（Ilha de Santa Hellena），圣赫勒拿岛。

〔197〕原书误，应作在非洲西南方之亚德兰的海中。

〔198〕日弥斯城（Jamestown），詹姆斯敦。

〔199〕毛里西亚岛（Ilha Mauricia，Mauritius），毛里求斯。

〔200〕波尔多卢义斯（Port-Louis），路易港。

〔201〕塞舌勒（Seychelles Is.），塞舌尔群岛。

〔202〕亚尔密兰德（Almirantes，Amirante Is.），阿米兰特群岛。

〔203〕此"大浪山"指 Cape Colony。

〔204〕加非利（Caffres），指卡弗雷人。

〔205〕应作顺治七年。

〔206〕浪山邑（Cape Town），开普敦。

〔207〕《史略》原书此"日"字讹，日本不可能派基督教传教士到南非去。

〔208〕浪山海峡，本义为 Cape of Tempests，实指 Cape Town（开普敦）。

〔209〕押峨亚海口（Algoabaai，Port Elizabeth），伊丽沙白港。

〔210〕昂可拉（Angola），安哥拉。

〔211〕公额（Congo），今扎伊尔（Zaïre）和刚果。

〔212〕马棱巴河（Malemba R.），马伦巴河。

〔213〕奔吉（利）〔拉〕（Benguela），本格拉。

〔214〕丹达河（Dande R.），丹德河。

〔215〕里弗内（Lifune R.），利富内河。

〔216〕本各（Bengo R.），本戈河。

〔217〕几达马（Kidama），基达马。

〔218〕送比（Dombe Grande de Quizamba），栋贝。

〔219〕敦比（Dembos），登博斯。

〔220〕可完多（Ovando），即今宽多库邦戈（Cuando-Cubango）。

〔221〕莫山比给国（Mozambique），莫桑比克。

〔222〕给林卑（Querimba Is.），奎林卑群岛，

〔223〕莫山比吉（Mocambique），莫桑比克港口。

〔224〕几里马内（Quelimana），克利马内。

〔225〕塞那（Sena），塞纳。

〔226〕索发拉（Sofala），索法拉。

〔227〕义能巴内（Inhambane），伊尼扬巴内。

〔228〕罗林索马尔给斯（Lourenco，Marques），今马普托（Maputo）。

〔229〕莫山比给海岔（Mozambique Channel），又作莫三鼻给海岔，即莫桑比克海峡。

〔230〕卢巴达山（Lupata Mts.），卢帕塔山脉。

〔231〕加弗勒里〔亚〕国（Caffraria），今南非纳塔尔（Natal）省。

〔232〕马古阿（Makua），马夸，实指马夸人。

〔233〕蒙如木（Monumugi），蒙努穆吉。

〔234〕么诺〔么〕达巴国（Monomotapa），莫诺莫帕塔。

〔235〕桑卑塞河（Zambeze R.），赞比西河。

〔236〕马弗么那（Mafamona R.），马法莫那河。

〔237〕巴加纳（Pagana R.），帕加拿河。

〔238〕波阿丧（Poosan R.），波奥丧河。

〔239〕马达加斯〔加尔〕国（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

〔240〕科兰日（Orange），奥兰治河。

〔241〕下危尼（Lower Guinea），下几内亚。

〔242〕罗安峨（Loango），卢安戈。

〔243〕公峨（Congo），指今刚果至扎伊尔的西海岸一带。

〔244〕赛利河，指扎伊尔河（Zaire R.）和刚果河（Congo R.）。

〔245〕安峨拉（Angola），安哥拉。

〔246〕宾吴拉（Benguela），本格拉。

〔247〕死门（Babel Mandeb），应译哭丧门。

〔248〕“二”字应作“五”。

〔249〕胜重海峡，指阿詹海岸（Coast of Ajan）或亚丁湾（Gulf of Aden）。

〔250〕巴拉（Berbera），伯贝拉。

〔251〕亚安（Ajan），亚詹。

〔252〕散西〔巴〕（Zanguebar），桑给巴尔。

〔253〕贵罗亚（Quiloa），基洛亚。

〔254〕天方亚拉国，此处指马斯喀特帝国（Arabs of Muscat）。

〔255〕马牙多撒（Mogadoxa，Mogadishu），摩加迪沙。

〔256〕摩散比（Mozambique），莫桑比克。

〔257〕散比西河〔Zambeze（Zambesi）R.〕，赞比西河。

〔258〕善那（Sena），塞纳。

〔259〕摩散比邑（Mocambique），莫桑比克港口。

〔260〕黑面人地（Nigritia），即横贯非洲的苏丹（Sudan）地区。

〔261〕疑“一”字下脱“至”字。此处所述经纬度皆不确。

〔262〕大湖（Lac Tchad），指乍得湖。

海国图志卷三十五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小　西　洋西利未亚洲

西阿利未加洲各国

西阿利未加分两大区。其一区起自色黎雅尔河[1]以南，至安弥阿河[2]以北，内有九国：一嘉约[3]，二莽孟[4]，三雅尔兰[5]，四夫达多腊[6]，五和洼尔[7]，六马腊[8]，七孟萨伦[9]，八雅尼[10]，（之）〔九〕稔里[11]，大小各国，同属一区。佛兰西人遂合并两河（九）〔之〕名以名其地，曰色黎安弥阿。九国之中，仅嘉约滨海，余俱腹内。又有西腊氏国相毗连，在色黎雅尔河之北，其安弥阿河以南至敏维腊河[12]，又有十四国同区，一霏落司[13]，二夫达雅罗[14]，三额林[15]，四（矣）〔埃〕阿里[16]，五阿寒氏[17]，六那（知）〔和〕弥[18]，七弥领[19]，八洼里[20]，九（尼门）〔门尼〕[21]，十根峨[22]，十一銮峨[23]，十二雅门[24]，十三安峨腊[25]，十四敏维腊[26]，皆滨海之区，地势平芜，偶有高阜，亦皆错出海中。名山巨岳，尽在腹内。横数百里，袤长约四千里，弯环参错，凡二十四国。

山以公山为最巨，由色黎安弥阿至东阿末里加之闷山，蜿蜒相连，境内河道皆发源于此。山之西有安弥阿河、(色)色黎雅尔河、尼额河[27]，山之南有来阿额兰尼河[28]、米苏〔腊〕那河[29]。其源远而阔者尼额河，由花罗来市[30]直达阿兰底海。安弥〔阿〕河流最驶，由色黎安弥阿南入海。色黎雅尔河源较远，曲折潆洄，由色黎安弥阿北入海。若来阿额兰尼河、弥苏腊那河，俱在南隅，由根峨诸口入海。尚有色尔戈河[31]、〔戈〕安萨河[32]，未悉其源委，其海口距内地里数不等。欧罗巴人分疆画域，惟以河流分界，然亦止知濒海，莫窥内地。即阿丹地理所载，亦多臆度。始耶稣纪岁千四百三十年[33]，明宣德五年[34]。西洋有葡萄亚人舟过麻牙那山麓，暂栖于阿尔厘岛，始访出北隅之色黎安弥阿，继寻得南隅之根峨等处，从兹沿海埠头悉属葡萄亚。千六百四十余年，葡萄亚浸衰，其俄尔戈[35]之地即为荷兰所夺，虽旋取回，而色黎安弥阿又为英吉利、佛兰西所据。英人即在庵弥阿河口[36]立埠，佛兰西则在色黎雅尔河口立埠。两国皆有公司，各立炮台。出口货物，惟金及人口最大。至内地情形，英吉利与佛兰西人讲求探溯，尚无端倪，而两国构兵，遂为中止。

闻其人户，共二千百余万口，大都厚唇扁鼻，邪而后仰，色黑发卷。不装饰，无技艺、文学。战斗虽悍，平居尚淳朴。不习教门，专祀匪底祇[37]之神，或以大树、大石，或以象牙、狗牙、虎牙、羊头、鱼骨，或树枝、绳束等类，随意而指，即以为匪底祇之神。有供奉在家者，有位置在村庄者，立龛列祭，遇事祈祷。人死，多焚财帛，谓资冥用。宰人作牲，以享先灵。嗜音乐，喜歌舞。多畜妻妾，常人多则一二十，王则动百十计，而阿寒底、那和弥两国酋长，竟至数千。民居卑小，门高三尺，鞠躬而入。一妾一门，外围以墙，上下皆然。惟宫室廨署，略较爽垲，间施采

饰，以别等级。男女皆喜带手镯、指环，或金或象，以多为美，即赤贫亦系铁镯。面绘红白，文身刺肤。以手抟食，饮啖兼数人。产橡、樟、杨柳、葡萄酒、无花果、桂皮、甘蔗、桑椹、薯、蒜、栗油、浮石、椰子、松柏树、龙血树、柠檬、桃、柑、李、蕉果、西瓜、黄瓜、米、粟、棉花、糖、（薕）〔麻栗〕、材木、金、铜、铜铁、象牙，计象牙岁值银约十五万员。

色黎安弥阿十国

色黎安弥阿一区，内有九国，在西阿未里加之北。东界苏厘麻[38]，西界海，南抵安弥阿河，北抵色黎雅尔河。东西距七百余里，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大小九国。又土番三种：一曰野罗甫，一曰付腊司，一曰曼领峨。付腊司种类高大，鼻扁唇厚，面似橄榄。俗奉马哈墨回教，性尚平和，周济老弱疾病与外来穷旅。〔无定处，〕游牧为生，随帐迁徙。曼领峨种类面黑、业渔，喜问讯，嗜歌舞，多娶妻妾。妻有过，挞之于市，以示惩警。野罗付种类面黑，业纺织，善骑射，计数以五作十，无文字。

嘉约国即野罗甫，在色黎雅尔河口，濒海岸，为色黎安弥阿区中之大国。惟一部落曰麻沓[39]，即酋长所居。佛兰西人贸易其地，遂据河口，筑炮台。又于对岸之俄黎岛[40]设立部落，居人三千，为河口之保障。树木丛茂，产丰，多商贾。

莽孟国在色黎安弥阿之东，附近色黎雅尔河。内有那达更山，金铁相间，掘至数尺许，即有金粒；至丈许，则金粒成团。土番不善支撑矿穴，动致坍压。色买腊山，金在刚石之间，凿采费工。又有半山出产红石。

雅尔兰国在色黎雅尔河之上流，地处极东，与满母比邻。佛

兰西船曾商其地，获利倍蓰，以水土不服，河道难行，恒被劫掠，遂不复深入其地。

夫达多腊国在色黎雅尔河之下流，距海不远，河之南北，均其辖地。酋长回教种类，亦不能制其部下。

和洼尔国，近海蕞尔之区。酋长蛮野无匹，自称曰额利墨腊，犹华言王中王云。

马腊国在安弥阿之北，距海甚近。酋长所居，即马腊部落也。境内有尼利弗里[41]市埠，设有税馆。先属葡萄亚国，英吉利夺之，而于安弥阿河口筑炮台防守。溯流而上四十里，郎比沙[42]部落。英人虽有贸易，究不与内地尼额河相通，故交易不盛。

孟萨伦国在马腊国之上，幅员较阔，土番约三十万，均曼领峨种类。

雅尼国、稔里国，均小国也，居于孟萨伦之上。厥土坟衍，产谷甲一方。再行四百里，即沙水并涌之地，多鳄鱼、水凫，岸则野兽成群，舟楫难驶。

西腊氐国在色黎雅尔河之北，与前九国毗连为十。河源发自公山，至马腊之尼力弗里出口，经西腊氐境内者居半。

安弥河以南至敏维腊河以北十四国

霏落司国在嘉约之南，东界苏里麻，西界海，南界夫达雅罗，北界嘉约之安弥阿河。土厚产丰，鸡、鸭、蜂蜜尤蕃庶。欧罗巴人至此贸易，向例须曼领峨从中经纪，两家买卖不得见面，故不能径与通商。

夫达雅罗国，又名富腊司，在霏落司之东少南，东界额林，西南界海，北界苏厘麻。幅员约长三百五十里，宽三百里。一鼎

磨[43]，一黎弥里阿[44]，一西耶腊里阿那[45]，一腊达俄司，四大部落也。酋长居于鼎麻，常领千六百人[46]，虏掠人口，卖与欧罗巴人为奴。祭祀用人为牲。土番皆付腊司种类，俗奉马贺墨顿教。西耶腊厘阿那滨临海岸，为英商市埠。由此至额林边界，约程二百。(腊)〔黎〕弥里阿在弥斯腊那河口[47]，为弥利坚市埠。南北长二百五十里，宽二三十里。土沃。民惰，多无赖。产银、铁、材木、皮、细布、棉花、糖、油、象牙、苏木、黄蜡、胡椒。

额林国在夫达雅罗国东南，东界埃阿里，南界海，西界夫达雅罗，北界苏厘麻。惟一部落曰鼎来，酋长居之。祭祀亦用人为牲，并有夫死而妻自杀墓前以祭者。别有一种教师，曰墨尔里，能专国中之权。其教师少年离俗，露处深林，修炼日久，能作怪异，能通奥妙，非但识其教中之理，并能审识案牍，方可谓之墨尔里。其地旧属葡萄亚，今尚有葡萄亚之人与土番杂处。土产胡椒。

埃阿里国在额林国之东，南界海，北界梭难，东界阿寒氐，西界额林。领部落二：一曰腊后，滨海口；一曰耶格苏，居腹内。腊后所产象牙为最。欧罗巴人以土番犷恶，罕往贸易。土番言语，声在喉中，若野兽叫啸，骇人闻听。阿寒氐又名峨(戈尔)〔尔戈〕，在埃阿里之东少南，东界那和弥，西界埃阿里，南界海，北界苏兰。幅员万四千方里，户百万口，并奴仆之数，则有四百万。领部落四：一吉戈司[48]，一依尔弥那[49]，滨临海边；一阿加腊[50]，一准曼里，均在腹地。吉戈司，英吉利商贾所寓，有炮台。东行约五十里即依尔弥那，为荷兰市埠，炮台甚多。海岸土疏多沙，而沃产糖与包粟，最丰产金矿。土番暴躁好讼。房屋闳整，每村设一会议之所，以高年掌之，审理讼狱，富家多以讼败产。屠人祭墓，酣宴数日。习俗男逸女劳，负重工作无非女，惟捕鱼则男耳。服色尚白，酋长以下，多系金镯。兵事或战或和，悉商之四官。春

秋二祭，皆屠人祈福。酋长身死，辄戮千人以祭。先拘外国奴仆，并羁禁之；罪囚不足，则虏行人，故人市不敢独行，恐被虏也。妻妾以多为贵，酋长例有三千，并选姿色稍忤，意辄戮死。并鬻人口与欧罗巴人为奴，其暴虐甲通洲。然酋长亦知慕欧罗巴之材艺，以教其人民。陈设器物，皆精巧。其出口之货，惟有黄金。属地甚广，如领几腊[51]、阿几浯[52]、洼扫[53]、阿广磨[54]四国，皆其所辖。后又征服内地之雅漫、阴达[55]、那安麻[56]诸国。

那和弥国在阿寒氏之东少南，东界弥领，西界（寒阿）〔阿寒〕氏，南界海，北界梭兰附近海岸。长广各二百里。其没海之地曰斯列哥士[57]，华语奴仆岸也。本恢那国[58]之地，其酋长恃富骄淫，遂为那和弥所并。风俗人情与阿寒氏同，而残忍更甚。人死不殓不埋，挂于墙壁，任其腐朽。宫室庙宇，覆以人之天灵骨。酋长妻妾例有三千，每年传集番女，挑选一次，上等自留，次者指配番官。邻近尚有阿那腊[59]、〔麻〕那厄里[60]、腊俄司[61]诸属国。腊俄司祈雨，将少妇倒植神前。有犯死罪者，缳首树杪。阿（腊那）〔那腊〕土产棉花、油、番（硷）〔鹹〕、瓦器、铁器。

弥领国，又名弥阿佛腊，在那和弥之南少东，滨海，广约二百里，与洼里、（尼门）〔门尼〕二国同区。弥领地势低洼，恒患潦溺。产象牙。俗敬匪底祇神，国人见酋长，当如见神。设有干犯酋长者，已科犯上本罪，再加亵渎神明规条，施以极刑。

洼里国在弥领西南，滨临内河，地势卑湿。溪汊纷歧，皆狭不容舟，惟墨腊斯河[62]较阔，源流亦长，直达阿兰底海。土瘠民稀，风俗略同弥领。

（尼门）〔门尼〕国在弥领东南。沿河逆流而进约行六十里，即耶付连部落[63]。酋长蛮野，战胜即聚其颅骨，以造庙宇，以祀匪底祇之神。贩鬻人口，每年约二万。产象牙最多，其次油、盐。

根峨国在銮峨之南少东，北界銮峨，西界阿兰底海，南抵安(腊峨)〔峨腊〕，东界旷野。领小部落三：根我洼[64]在内地，酋长所居也；马领麻[65]、加敏那[66]均滨海涯。土番身体短小，面黑有力。俗惰罕耕种，树皮为庐，草席蔽体。地旷人稀，村小者百余人，大者数百人。人分四等：曰头目，曰钱粮户，曰耕户，曰家奴。酋长与头目多蓄妻妾，贩人口。市埠虽在海岸，而所贩之人，悉由内地运载而至。

銮峨国在根峨之北，西抵阿兰底海，南抵根俄，东北俱界牙门。风土人情，略同根峨。

安莪腊国在根俄之南，东界旷野，西界阿兰底海，南界敏(雅)〔维〕腊，北界根峨。风土人情，亦同诸部。

敏维腊国在根峨之南，西界阿南底海，东南俱界荒芜之地，北界根峨。沿海岸数百里，俱葡萄亚所辖。每年贩人口约二万计。风俗同前诸部。产上铜。

重　　辑原无，今补。

《每月统纪传》：利未亚之西，滨海有西尔得[67]国，其地有两大沙：其一在海中，随水游移不定；其一在地，随风飘泊，所至积如丘山，城郭田亩皆被压没，国人甚苦之。又有工鄂国，地亦丰饶，颇解义理。自与西客往来，多奉真教。其王又遣子往欧罗巴习学文字，讲明格物穷理之学焉。西得尔国，一作西耦得国，今属英吉利夷埠[68]。

又曰：亚非利加海边向有匪徒，驾船载火器，而以美酒玩物卖与黑面奴，因此诱贩人口。又有列国贪利之夷目，侵伐邻境，虏掠生俘，赴海口贩卖。将奴三四百口，拥挤下舱，继缧桎梏，闷

不通风，臭气染病，死者不胜其数。英吉利公会立法严禁巡船到处搜探，一遇载奴之船，即捕送，治以死罪。上年十月，兵船巡海，遇有贩奴舟泊于海隅，先放炮招降，既不肯投，遂冲锋掩杀，一人战死，六人受伤，竟夺获其船。赴葡萄亚埠头，其城之镇守官强索其贩奴船，英军不允，葡萄亚放炮轰击，英之水师愤怒，返棹，启咨本国将帅，已领战船赴彼雪怨。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西亚非利加之海，北系沙地；其黄道南北两地，深林密箐，瘴气弥空，外人不服水土，多患病。居民黑面卷发，扁鼻厚唇，愚钝无知，或崇回教。其土人不服一君，亦不立国家，但各自为族。袤延方圆三百六十万方里，约计二千万丁。颜色悦和，扬眉畅气，并不虑远。会时鲜衣裳舞，男女用金珠、象牙浑身华饰。贫人大半裸体，无羞。其僧诱惑庶民，杀人祭神；将各项树木、禽兽为神而拜之。或用妖术灵符，殊可痛恨。其居室桧巢草寮。不用金银，惟以货易物。土肥饶产，不待人力，故民皆游惰。每临饿乏，则族攻族、类击类而相吞。所获之俘，则卖为奴。外国船到此，以买其人口，将二三百人杂装船内，驶到各国贩卖，以种园耕地。如此，黑族曼延四海，无处不至。故此，英国发义怒，严禁贩卖；又排巡船恒驶海滨，往来捕治。

葡萄亚国初据此地，为荷兰所夺后，佛、英两国开海滨新地，建炮台，但恐山林瘴气，不敢入内地。西北海边葡国所据之岛，曰马太拉岛[69]，初时遍地深林，焚烈种植，作葡萄酒卖与外国，每年价银三十万两。

加拿利群岛[70]，有山岭，其最高者百二十丈[71]，名特尼勒山[72]，为船之标准。此屿归是班牙国，亦出葡（萄）〔萄〕酒不少。

绿山头群岛[73]，不毛之地，瘦岭枯山，其海滨出盐。群岛对

面之海边沙漠，其南方西尼甲江[74]有佛兰西炮台，与居民贸易布匹、金沙、树胶，每年来船三十只，货价银六七十万两。民人大半回回，中有数族，安分务商。

感北亚河[75]南流人海，有英国商埠，包兑包送之地。此江之南，开英国新地，称为狮山，产象牙、油、蜡、皮、木头、树胶，价值银四十二万两。英人如获奴船，在此释放。又召教师开学，以传耶稣之道，虽顽蛮难化，虚费不赀，然援人于水火之祸，不独保其生命，乃引之履天道。其东南边称曰危尼[76]，中有花旗国新地。

更望南而往，其海滨一曰谷边[77]，一曰象边[78]，皆蛮民，猛力好战，攻掠外船，性近禽兽。一曰金边[79]，乃英、荷所建炮台，与土人通商之处。其百姓稍已人化，又立长老治之。金边之东，有大黑国，称为亚山地[80]。其国王起兵与英交锋，又与邻小国结衅，今亦服之。国王娶妻三千，更赴南贩卖人口。再至南，则到北纫海边[81]，居民（懔）〔凛〕服其王，受死无怨，惟命是听。另有破岛[82]，其埔头归是班牙国。其最南方称曰公我[83]，被葡萄亚所占据，专贩人口，所建之城颇大，商颇盛。

《地理备考》曰：塞内冈比〔亚〕[84]国在亚非里加州之西，北极出地十度起至十八度止，经线自西九度起至二十度止。东至尼给里西〔亚〕国，西枕亚德兰的海，南接几内亚国，北界〔萨阿拉〕沙漠[85]，长约二千七百五十里，宽约二千里，地面积方五十五万，烟户一京二兆余口。平原沙漠相间，少山多林。河则塞（勉）〔内〕加尔河为首，冈比〔亚〕河、那椂河[86]次之。（故统名曰塞内冈比国）沃土丰产，谷、果、药材、金、铜、盐、琥珀、纹石、象牙皆具。炎瘴特甚，惟五月至八月阴雨，暑气稍降。土人色黑发卷。列酋分摄，或世袭，或选立，各霸一方。所奉回教。

（国以河得名故）通国分二十小国：（在河南北）曰弗达多罗[87]，曰弗达日罗[88]，曰弗拉都[89]，曰加孙[90]，曰（宾）〔崩〕都[91]，曰牙尼[92]，曰弗义尼[93]，曰乌黎[94]，曰登的里亚[95]，曰分达[96]，曰加科尔达[97]，曰邦布各[98]，曰萨隆[99]，曰加布[100]，曰日（的）〔约〕罗弗[101]，曰新[102]，曰乌阿罗[103]，曰巴尔[104]，曰加约尔[105]，曰萨伦[106]。

西州各国补辑此数国《四洲志》无之，今据他书补。

又《地理备考》曰：几内亚国（其上几内亚）在亚非里加州之西，（南）南极出地一度起至北十一度止。东至沙漠，西南接亚德兰的海，北界塞内冈比〔亚〕国及尼给里西〔亚〕国。长约八千五百里，宽约三千里，地面积方一百零五万里。烟户一京余口。居人多黑，卤莽无文。本国公山为尼给里西〔亚〕及塞内冈比〔亚〕二国分界。海滨低陷，烟瘴触人。河长者名曰尼日尔，由尼给里西〔亚〕贯彻本国，而注于亚德兰的海，其次曰塞勒[107]、郭安萨[108]。田土肥饶，谷果丰稔。土产黄金、珊瑚、琥珀、纹石、甘蔗、烟叶、香料。地气炎热，夏秋则阴雨连绵。列酋分摄，各据一方。所奉之教，或拜山河，或奉禽兽，初无一定。技艺缺乏，耕种皆女。通国分为数十小国，其要者，曰的马尼〔亚〕[109]，曰古郎哥[110]，曰苏（尼）〔黎〕马那[111]，曰加布蒙德[112]，曰桑固音[113]，曰加瓦利[114]，曰亚（于）〔汗〕的亚[115]，曰达可美[116]，曰亚尔达拉[117]，曰巴达给里[118]，曰拉各斯[119]；余未及载。

公额[120]国，又名下几内亚，在亚非里加州之西南，南极出地一度起至十七度止，经线自东八度起至十八度止。东至日牙加[121]地，西接亚德兰的海，南连星卑巴西亚国，北界上几内亚国。长

约三千八百里，宽约一千四百里，地面积方四十四万里。烟户四兆余口。地势东方多山，众河发源于此。其长者曰公额，又名塞勒，四面绕贯，田土最腴。产铜、铁、甘蔗、胡椒、烟叶、薯粉、象牙等。地气熇烈，技艺缺乏，贸易稀疏。列酋分摄，不属别国管辖者，分二十一小国：一罗昂额[122]，一公额，一（宾）〔朋〕巴[123]，一萨拉，一莫卢阿斯[124]，一虎美[125]，一加三日[126]，一冈各白拉[127]，一何（国）[128]，一何罗（合）〔和〕[129]，一日仍加[130]，一几苏阿[131]，一古达多[132]，一古宁加[133]，一当巴[134]，一里波罗[135]，一几萨马[136]，一塞拉，一白伦多[137]，一难诺[138]，一比黑[139]。

其属列国者，曰星卑巴西〔亚〕国，在亚非里加州之南，南极出地十八度起至二十五度止，经线自东十度起，莫知所至。西接亚德兰的海，南连（科）〔可〕丁多的亚[140]国，北界公额国。长约二千七百五十里，地面积方约三十四万里，烟户约二亿余口。海滨艰险，平原硗薄，一望沙漠；人民萧条，猛兽充斥。国多无籍游民。

本州西南临海几内亚之地，凡荷兰、大尼、花旗各国市埠，皆在其中。隶贺兰国兼摄者，名厄尔弥那城[141]，建于几内亚国中，烟户约一万口，景色壮观，商贾接踵，设有总理驻扎其地，余城皆受节制。隶大尼国兼摄者，曰给里斯的巴尔，其城在几内亚国中，地产饶丰，工良商众，设有总理驻扎其地。余城弹丸，皆受节制。隶亚美里加州花旗国兼摄者，在几内亚国门苏拉多河[142]滨，曰里卑利亚[143]，其居民皆由亚美里加州迁徙，首郡名蒙拉维[144]，学馆书库备具，商贾辐辏。

《外国史略》曰：西亚非利加海边地通各国商埠者，一曰西尼安[145]，在旷野之南，广袤方圆约三万里。多暑，盛烟瘴，民皆黑

面，各有酋长，风俗殊异，好战斗。地或沙或壤，物产不由人力。佛兰西在此海边开埠，筑炮台，在路义[146]、峨利[147]等岛建邑，土酋多畏其势。产谷、椰子、绵花、枣、黛青、烟、胡椒等货。英人及葡萄亚等国亦开埠，然甚微小。

狮山在海滨，长五十五里，阔六十里，卑湿多潴泽，内地渐高，惟欧罗巴人所居，地多产物。其黑面人，地极荒芜，土民稠密，饮水食树根，不肯工作。乾隆四十七年，英人在此开埠，方圆约十七里，严禁贩卖人口。常调师船巡驶，所获之奴，即送狮山。设教师，开学馆，以施慈政。居民约三万二千。后小邑乡里，务艺术。英国每年费银九十万两，以立此港。道光十六年，运入之货二十八万七千两，运出者二十八万五千两。民寡而勤，故地虽褊小，能通商。

一危尼地，在西海滨，其通商各异埠。一曰谷油滨[148]，自山内及米苏拉（加）〔多〕[149]地。一曰象牙滨[150]，自巴马[151]及亚破罗尼[152]地。一曰金滨[153]，自亚破罗尼及窝他河[154]。一曰奴滨[155]，在窝他河东边，最要者曰亚山地、曰他何米[156]、曰押他[157]、曰巴他义[158]、曰拉峨[159]等国。

亚山地族类权势甚重，百姓百万，织布、锻五金，勇敢残酷。其君妃嫔四千，淫邪无度，死之日，杀千余人以殉。

可马西族类[160]亦在各海滨通商，英吉利、荷兰、大尼等国各建炮台，调守兵以护贸易。属地褊少，居民亦罕。运出货价，仅数万金。此州内地甚广，部落多，民俗异。外国人未有入之者，故不识其形势。北方有地，曰丁布土[161]，大市也。北贾云集，驼马不绝。又布奴[162]近大湖，亦通商。又副拉，居民稠密，土酋豪健，常领兵以据其邻国。

【注】

〔1〕色黎雅尔河（Senegal R.），塞内加尔河。

〔2〕安弥阿河（Gambia R.），冈比亚河。

〔3〕嘉约（Kayor），卡约。

〔4〕莽孟（Bambouk），班布克，

〔5〕雅尔兰（Gallam），加尔兰。

〔6〕夫达多腊（Foota Torra），富塔图拉。

〔7〕和洼尔（Hoval），霍瓦尔。

〔8〕马腊（Barra），巴拉。

〔9〕孟萨伦（Boor Salum），布尔萨卢姆。

〔10〕雅尼（Yani），雅尼。

〔11〕稔里（Woolli），伍利。

〔12〕敏维腊河（Benguela R），本格拉河。

〔13〕霏蓓司（Feloops），费卢普斯。

〔14〕夫达雅罗（Foota Jallo），富塔贾卢。

〔15〕颗林（Grain Coast），谷物海岸。

〔16〕（矣）〔埃〕阿里（Ivory Coast），象牙海岸。

〔17〕阿寨氐，指 Ashantee Proper，阿尚提本土。

〔18〕那（知）〔和〕弥（Dahomey），达荷美。当时的达荷美在沃尔特（Volta）河之东。

〔19〕弥领（Benin），贝宁，贝宁古国的首都贝宁城（Benin City）即今尼日利亚本代尔（Bendel）州首府。

〔20〕洼里（Warré），今尼日利亚的瓦里（Warri），

〔21〕（尼门）〔门尼〕，今尼日利亚的博尼（Bonny）。

〔22〕根峨（Congo），今刚果和扎伊尔。

〔23〕銮峨（Loango），卢安戈。

〔24〕雅门（Gaman），又作雅漫，即加曼。

〔25〕安峨腊（Angola），安哥拉。

〔26〕 敏维腊 (Benguela)，本格拉。

〔27〕 尼额河 (Niger River)，尼日尔河。

〔28〕 来阿额兰尼河 (Rio Grande)，格朗德河。

〔29〕 米苏〔腊〕那河 (Mesorado R.)，又作弥苏腊那河，即梅索拉多河。

〔30〕 花罗来市 (Fort Louis)，路易堡。

〔31〕 色尔戈河 (Zaire R. 或 Congo R.)，扎伊尔河 (刚果河)。

〔32〕〔戈〕安萨河 (Cuanza R. 或 Coanza R.)，宽扎河。

〔33〕 应作 1432 年。

〔34〕 应作宣德七年。

〔35〕 俄尔戈 (Gold Goast)，黄金海岸，即今加纳 (Ghana)。

〔36〕 庵弥阿河口 (Mouth of Gambia River)，冈比亚河口。

〔37〕 匪底衹 (Fetiche)，意为崇拜物、偶像。

〔38〕 苏厘麻 (Soolimana)，苏利马纳。

〔39〕 麻皆，疑为 Golberry 的倒译。

〔40〕 俄黎岛 (Goree I.)，戈雷岛。

〔41〕 尼利弗里 (Jillifrey)，又作尼力弗里，即吉利弗赖。

〔42〕 比沙 (Pisania)，比萨尼亚。

〔43〕 鼎磨 (Timbo 或 Teembo)，又作鼎麻、鼎来，即廷布。

〔44〕 黎弥里阿 (Liberia)，利比里亚。

〔45〕 西耶腊里阿那 (Sierra Leone)，塞拉利昂。

〔46〕 应作万六千人。

〔47〕 弥斯腊那河口 (Mouth of the River Mesurado)，梅苏拉多河口。

〔48〕 吉戈司 (Cape Coast)，海岸角。

〔49〕 依尔弥那 (El Mina)，埃尔米纳。

〔50〕 阿加腊 (Accra)，阿克拉。

〔51〕 领儿腊 (Dinkira)，丁基拉。

〔52〕 阿儿浯 (Akim)，阿基姆。

〔53〕 洼扫 (Warsaw)，沃索。

〔54〕阿广磨（Aquamboe），阿瓜姆博埃。

〔55〕阴达（Inta），因塔。

〔56〕那安麻（Dagwumba），达古翁巴。

〔57〕斯列哥士（Slave Coast），奴隶海岸。

〔58〕恢那国（Whidah），怀达。

〔59〕阿那腊（Ardrah），阿德拉。

〔60〕〔麻〕那厄里（Badagry 或 Badagri），巴达格里。

〔61〕腊俄司（Lagos），拉各斯。

〔62〕墨腊司河（Brass R.），布拉斯河。

〔63〕耶付连部落（Ephraim Town），埃弗拉因敦。

〔64〕根我洼（Congowar），刚果沃。

〔65〕马领麻（Melemba），马伦巴。

〔66〕加敏那（Cabinda），卡宾达。

〔67〕西尔得（Sert，Syrtis，Syrtie Region），锡尔特，在利比亚（Libya）。

〔68〕此注误。西得尔是西尔得之讹，魏源又误西得尔为西非的 Siratic，本作西霸得，又讹为西羁得。

〔69〕马太拉岛（Madeira Is.），马德拉群岛。

〔70〕加拿利群岛（Islas Canaras），加那利群岛。

〔71〕英文资料作 12,000 feet。

〔72〕特尼勒山（Peak of Teneriffe），特尼里费峰。

〔73〕绿山头群岛（Cape Verde Is.），佛得角群岛，今佛得角共和国。

〔74〕西尼甲江（Senegal R.），塞内加尔河。

〔75〕感北亚河（Gambia R.），冈比亚河。

〔76〕危尼（Guinea），几内亚。

〔77〕谷边（Grain Coast），谷物海岸。

〔78〕象边（Ivory Coast），象牙海岸。

〔79〕金边（Gold Coast），黄金海岸，今加纳。

〔80〕亚山地（Ashantee），阿尚提。

〔81〕北纫海边（Bight of Benin），贝宁湾。

〔82〕破岛（Fernando Poo，Bioko），比奥科岛。

〔83〕公我（Congo），今扎伊尔和刚果。

〔84〕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今塞内加尔和冈比亚。

〔85〕〔萨阿拉〕沙漠（Sahara），撒哈拉沙漠。

〔86〕那禄河（Rio Grande），格朗德河。

〔87〕弗达多罗（Foota Torra 或 Futa-Toro），富塔图拉。

〔88〕弗达日罗（Foota Jallo），富塔贾卢。

〔89〕弗拉都（Fulado 或 Fuladugu），富拉多。

〔90〕加孙（Kasso），卡苏。

〔91〕（宾）〔崩〕都（Bondu），邦杜。

〔92〕牙尼（Yani），雅尼。

〔93〕弗义尼（Fuini），富伊尼。

〔94〕乌黎（Ulli 或 Wolli），伍利。

〔95〕登的里亚（Dentilia），丹蒂利亚。

〔96〕分达（Tenda），坦达。

〔97〕加科尔达（Kaarta），卡阿尔塔。

〔98〕邦布各（Bambouk 或 Bambuk），斑布克。

〔99〕萨隆（Saloum），萨隆。

〔100〕加布（Kabu），喀布。

〔101〕日（的）〔约〕罗弗（Jalofo），贾洛福。

〔102〕新（Syn），辛。

〔103〕乌阿罗（Ualo），乌阿洛。

〔104〕巴尔，疑指 Baol 巴奥尔。

〔105〕加约尔（Kayor），加约。

〔106〕萨伦（Salum），萨卢姆。

〔107〕塞勒（Zaire R.），又作公额（Congo R.），扎伊尔（刚果）河。

〔108〕郭安萨（Cuanza R.），宽扎河。

〔109〕的马尼〔亚〕(Timmania)，廷马尼亚。

〔110〕古郎哥（Koorango)，库兰戈。

〔111〕苏（尼）〔黎〕马那（Soolimana)，索利马纳。

〔112〕加布蒙德（Cape Mount)，芒特角。

〔113〕桑固音（Sangwin)，桑格因。

〔114〕加瓦利（Caldwell)，考德威尔。

〔115〕亚（于）〔汗〕的亚（Ahantia)，阿汉提亚。

〔116〕达可美（Dahamey)，达荷美。

〔117〕亚尔达拉（Ardrah)，阿尔德拉。

〔118〕巴达给里（Badagry)，巴达格里。

〔119〕拉各斯（Lagos)，拉各斯。

〔120〕公额（Congo)，今刚果和扎伊尔。

〔121〕日牙加，疑指 Jaga，贾加。

〔122〕罗昂额（Loango)，卢安戈。

〔123〕（宾）〔崩〕巴（Bomba)，邦巴。

〔124〕莫卢阿斯（Moluas)，莫洛亚斯。

〔125〕虎美（Homé)，霍梅。

〔126〕加三日（Cassage)，卡萨杰。

〔127〕冈各白拉（Concobella)，坎科贝拉。

〔128〕何（国）(Ho)，荷。

〔129〕何罗（合）〔和〕(Holo-Ho)，霍卢荷。

〔130〕日仍加（Ginga)，金加。

〔131〕几苏阿（Quicua)，基苏亚。

〔132〕古达多（Cuttato)，库塔托。

〔133〕古宁加（Cunhinga)，库宁加。

〔134〕当巴（Tamba)，坦巴。

〔135〕里波罗（Libolo)，利博卢。

〔136〕几萨马（Quizama)，基萨马。

〔137〕白伦多（Bailondo），拜隆多。

〔138〕难诺（Nano），纳诺。

〔139〕比黑（Bihé 或 Bie），比耶。

〔140〕（科）〔可〕丁多的亚（Hottentotia），霍屯督提亚。

〔141〕厄尔弥那城（El Mina），埃尔米纳。

〔142〕门苏拉多河（Mesurado R.），梅索拉多河。

〔143〕里卑里亚（Liberia），利比里亚。

〔144〕蒙拉维（Monrovia），蒙罗维亚。

〔145〕西尼安（Senegambia），今塞内加尔和冈比亚。

〔146〕路义(St. Louis)，圣路易，在塞内加尔河河口恩达尔(N'Dar)岛上。

〔147〕峨利（Goree I.），戈雷岛。

〔148〕谷油滨（Grain Coast），谷物海岸（或译胡椒海岸）。

〔149〕米苏拉（加）〔多〕（C. Mesurado），梅苏拉多角。

〔150〕象牙滨（Ivory Coast），象牙海岸。

〔151〕巴马（Cape Palmas），帕尔马角。

〔152〕亚波罗尼（Cape Apollonia），魔王角（阿波隆角）。

〔153〕金滨（Gold Coast），黄金海岸，今加纳。

〔154〕窝他河（Volta R.），沃尔特河。

〔155〕奴滨（Slave Coast），奴隶海岸。

〔156〕他何米（Dohomey），达荷美。

〔157〕押他（Ada），阿达。

〔158〕巴他义（Badagri），巴达格里。

〔159〕拉峨（Lagos），拉各斯。

〔160〕可马西族类，指富穆人（Foomoos）。

〔161〕丁布土（Timbuctoo），廷巴克图。

〔162〕布奴（Bornou），博尔努。

海国图志卷三十六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小　西　洋中利未亚洲

中阿利未加洲各国《职方外纪》言：亚毗心域国地极大，居本洲三分之一，则中阿（利未）〔未利〕加亦在其内，不止阿迈司尼也[1]。

中阿（利未）〔未利〕加洲地处中央，环以群山，沃野平旷，灌溉不竭，为全洲膏腴之最。西界西阿未里加，北界旷野，东界查湖[2]，南界无考。长三千余里[3]，广千有余里[4]。山最大者曰冈山，自东至西，起伏绵亘，与洲境同其起迄，中阿未利加仅山之中央一隅耳。峰峦层叠，崖石嵯峨，有似倒塌炮台者，有似锐浮图者，形势不一。高者二三千丈[5]，崎岖与平坦相间，山内可种棉、粟，并有城垣，依山而建。天炎土燥，而田畴不乏水泽，皆资冈山[6]之灌溉。河道有四：曰尼厄河，曰孤卢尼河[7]，曰蕉弥河[8]，曰瓜腊马河[9]，皆发源冈山。而尼厄河最巨，源远流长，计三千余里，总受诸河之水，由机里[10]出海。诸国皆沿河建立。湖以查湖为最阔，与磨尔农[11]连界，长约六百里[12]，宽约四百里[13]，其水澄清甲天下。湖中小岛，各有居人，林深草茂，飞走薮泽。次为尼弥湖[14]，虽不及查湖之大，亦一目难穷。此外皆小

湖而已。

幅员辽阔，内多小国，距海岸远，不与海国通往来。近四十年，始有冒险至其地，略悉情形，究无史书，难溯源委。读《阿丹地理志》，载千二百年[15]，宋承安五年。部内之人迁徙旷野之南，可见居于中阿未里加洲者，多阿丹之人。并闻先日有阿麻西尼司与翁弥阿尼司互争胜者，各自立国，其最大者〔曰〕嘉诺，曰萨加〔睹〕[16]，曰磨尔农。嘉诺之南，产金最旺。千四百年[17]，明建文四年。摩罗果大头目阿佛厘加卢士[18]统众[19]至丁麻杜，夺得依机阿[20]各地[21]，立国称王，即名丁麻杜国，(嘉)〔斯〕时嘉诺[22]亦属丁麻杜所辖矣。千七百年[23]康熙二十九年间，又归于加斯那[24]。千八百初年[25]，嘉庆五年。萨加睹头目曰兰华利荷者自立为王，并服蒿司沙部、磨尔农部，遂成大国。不久分裂，为摩尔农头目所驱逐。蒿司沙各部落，若俄墨[26]、若色塞，同时亦各自王。即如丁麻杜国，自阿佛厘加卢士以后，即为摩罗果之属国。满马腊[27]向称大国，所属之展里大部落，近已为头目阿马卢所据。

各国政事，皆自专制，故无著名之邦，亦无统辖之主。蜗角蛮触，各长一方。

其俗，百官见王，匍伏殿前，以首叩地。各国王死，屠人以祭，虽不若西阿未里加阿寒氏、那和弥二国之多，然祀典用人，亦不能缺。王之所贵，不在宫室制度，而在妻妾货财。故国王宫室仅加于民居一等，往往苫盖尘积，乳燕环飞。儿童裸露，朴陋无伦。而妻妾之多，则难以数计。凡监守各官以至服役，皆姬妾焉。部落长官皆由民自推择，赋税无定额，军旅无纪律。惟摩尔农之兵，似有队伍，善长枪、藤牌，行列方圆成阵，临战仅裹兽皮以御弓矢。萨(斯)〔加〕睹国有兵六万。各国皆不习火铳，惟阿丹

客商有火器，遇两国争斗，常以此解围。

土产粟、米、棉花、洋靛、六畜、狮、象、豹、蜂蜜、象牙、金沙、洋蓝布。各埠运货并无车辆，全藉负载。贾于斯者，皆阿丹之人。由北阿未里加越历沙漠，缺水草，多盗贼。近日始知雇骆驼驮载，节省倍蓰。所运入者，如丝、绸、呢、纸、珠、银器，利皆数倍。运出则黄金、象牙、奴仆居多。奴仆多自南山虏掠而来，非但贼盗，即国王贵官亦然。如莫尔农之王与曼那腊[28]王之女为婚，曾会赴麻斯俄[29]，虏掠人口三千以贺嘉礼。境无沟洫，亦少衢道。荒陬旷野，信足穿越。或倒木横阻，或雨水泛滥，行旅踯躅，马瘏仆吁。

土番与阿丹之人杂处，仅学其技艺工作，从不习其回教文字。地素蛮野，较之通洲则尚知礼义，喜结交。惟俗尚掠夺，在他方尚以贫劫富，此则以富劫贫，习不为耻。凡事皆信匪底祗之神。其摩尔农、藹司沙两国极欲修文，苦无教导。性喜歌舞，虽尊贵亦登场演唱，扬扬自得。土番面皆黑，即所谓“乌鬼国”云。

莫尔农为中阿未里加洲强大之国，幅员七万五千五万里，户二百万口[30]。在查湖之西，滨湖水乡，美稼穑，多狮、象、熊、虎为害。领大部落八，钩加[31]其首部落也，其次若安俄那[32]、若安牙（腊）〔腊〕[33]、若吾尼[34]、若加领[35]、若腊里[36]、若加沙里[37]、若阿尔磨卢农[38]七部，湖山错壤，大小各别，而富庶以安俄那为最。始王其地者，本阿丹之人，嗣有依尔加尼者起兵据国，放前王于附郭，逐官民回阿丹。其国中大官以皤腹为美，首缠白布。其王接见欧罗巴人，则端坐龛中，外列侍从，陈兵护卫。性好斗而不轻捷，败则走步艰难，坐以待毙。土番黑面厚唇，朴鲁好斗，善纺织，精染洋蓝，耕种皆以女。国王所驻钩加部落甚小，居民万人。安俄那为国中最大之部，居民三万，贸易集会约

有十万。安牙腊、吾尼亦两大部。北则加领部，与旷野交界，居民骁勇。腊里部民仅二千。加沙力亦大部，居民善用药箭。阿尔磨卢农部落近已荒废。

曼那腊国在磨卢农之南，山谷土沃，领大部落八，以磨腊[39]为首区。冈山最高之峰在其境内，陟巅远眺，疆域了然。土番不习教门，文身衣革。麻斯俄部落最为蛮野，好骑生马，衣山羊、豹皮；取仇人牙齿串珠挂颈，以夸其群。那古尔腊[40]地处山谷，村堡坚固，好武斗胜，善用药矢。摩尔农兵侵之，为所败。

罗艮国在查湖之南，为洲中最灵巧之国。接壤强邻，皆凶恶好杀，竟能立国，保境安民，皆才智所致也。即以罗艮为首部落，街衢坦阔，距查湖仅四十里。产佳木、香草。精染洋蓝布，不亚于摩尔农。钱用铁铸，形如马蹄。番妇容貌在黑人中为最端好。卑湿多蚊，惟日午暂息，余时皆虫飞薨薨。

敏雅弥国在查湖之东南，土域辽阔，土番勇战，衣铁甲，习长枪，视摩尔农器械尤备，交锋亦无纪律。

(芜)〔无〕名地在查湖之中，岛屿甚多。居于斯者，皆弥落麻[41]之人。岛旁泊船千计，无非盗艇。土谣云："天未贻我粮，神未贶我牛与羊，只生膂力与诈肠，我居宛在水中央，不劫何以豪四方。"摩尔农王欲禁之无如何也。然所虏人口，以作奴仆，尚不甚残虐，往往给以妻室。

蔼司沙在尼厄河之西，幅员辽阔，界域莫详。壤燥宜麦，一岁再获，仓廪充实，果蔬既多且旨。土番皆阿丹之人，自耶稣千年以后[42]宋咸平三年。陆续迁至。非其回教中人，无不被虏为奴。与西隅之黑番贸易。

沙加都国即多谷(曾)〔鲁〕[43]，在蔼司沙之西，土沃民庶。先居萨加都，近迁马雅利阿[44]。城池壮阔，甲于中洲，墙高三丈，

门户十二，日落即闭。王宫前面，方角开敞，四壁藻绘。萨加都之旧部落，近已颓毁。

俄墨国、山付腊国均蛮地，好斗。俄墨首部曰古尼阿[45]，城池坚固。于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二）〔九〕年。蒿司沙率兵六万侵之，为俄墨所败。山付腊首部曰沙弥[46]，当嘉诺、萨加都两部之冲，专劫行旅为业。

雅那国即嘉诺，为阿未里加腹内之地，疆域虽狭于旧，而商贾市埠犹甲诸国。嘉诺首部落也，周有十五里，居民约三四万，中央地洼而旷，水涸之后，贸易聚焉，为一大市镇。有头目司市价，辨真伪，设有贱售贵、攙乱真者，则经纪受罚。日出登市，日入即散。又有奴仆市，两棚分列，男女各坐一棚，买者先观五官四肢，继令其步履，听其音语。市用小介壳为钱，谓之勾力士，四百八十枚值银一钱八分。

嘉司那国在嘉诺之北，向称大国，前时之蒿司沙曾属其管辖。城墉广阔，民居不及十之一，皆商贾所集。

色塞国在嘉诺、萨加都二国之南，为中洲最沃之壤，产上米、蜜枣。沙厘阿[47]其首部也，居民五万。田畴绣错，林麓葱蔚。色塞之南，亦饶水草。尚有小部落属其统辖。

加达国居众山之中，村庄大小五百，领罗腊[48]其首部也。地虽多山，面滨涉力河[49]，土亦膏泽，贸易颇盛。惟土番蛮恶，前遇岁歉，尽屠外国商贾而食之。由领罗腊沿河而东，即阿那磨洼[50]，皆加达属地也。

蒿司沙之西国辖部落四，首即加（雅东）〔东雅〕[51]部，次即山尼阿[52]部，次加达艮[53]部，次珊山[54]部。加（雅东）〔东雅〕，美田畴。山尼阿在山谷之中，形势环拱，颇秀蔚。加达艮曾属莫卢农之部落。珊山，贸易一大市镇也。人皆犷狠。

裕里国疆域平旷，近尼厄河，常有水患。厥土润泽，最宜播种，俗勤力作。土番虽多为奴，然伶俐耐劳。首部即裕厘[55]，甚宽阔，植木城而裹以铁，周三十里。居民蕃盛强勇，阿丹人常侵之，皆被驱逐。王宫俭陋，国王曾杀有名游士曰巴客，大受恶名。后遂优礼格（臈）〔腊〕白顿游人，以改前过。

洼瓦国蕞尔地耳，而田畴膏沃，地当孔道。都邑居民不及二万，而蔼司沙之商贾荟焉。市陈百货，曲港连甍，管弦宵昼。行人至止，肴醴错陈。

磨尔俄在磨斯沙、洼瓦两部之西北，半多丛山茂林，几阿麻[56]其首部也。王奉回回教，敬匪底祇神。宫殿设兵扈卫，宫室帷帐陈设侈靡。土番骄勇敢斗，盗贼尤多，劫夺四出。

莫司沙国在裕里国之下，首部落即名莫司沙，滨临尼厄河，河岸宽阔，下即大石滩，舟楫往来，素称危险。地宜五谷。前为阿丹人所据，后始杀逐阿丹自立为国。前时游人巴客被害，即在此滩。

岩阿国美田畴，多农商，西方富庶之区也。辖大部落五，曰岩阿，曰磨府[57]，曰匽那[58]，曰几司[59]，曰查吉[60]。(仙)原都磨府，近迁居岩阿城[61]，周有十五里，民户未详其数。磨府今虽不复为都，而居民安之，尚称乐土。匽那在国南，几司在国北，若查吉(仙)则山谷之中矣。王宫及民舍，墙皆苫覆，惟门楣多有雕饰。头目见王，曲跽尽礼。王多妃妾，难以数计，宫内之事皆媵妾司之。凡祀神亦以人为牲，特不至阿寨氏、那和弥之多耳。国中间有小山，至高者三百丈。天气和暖，高下皆可布种。产粟米、棉花，尤工机织，其布与尼霏国等。林木馨香，蜂蝶翩跹，花晨月夕，致堪游衍。

尼霏国在尼厄河之东岸，亦富庶之区，居此土者半回回，半

黑人。泥霏之黑人，又黑人中之灵敏者。奴仆皆工织机，故所织棉花，他国莫及。辖部落八，那麻[62]其首部也。产五谷、牛、马。草席之佳，甲于通洲。菰尔府[63]部落在其北界，城池坚固，贸易蕃盛，部民尽回教，男女无别。腊牙马[64]及马尼磨[65]两大部落均依尼厄河之东岸，因阿丹侵扰，改迁西岸。巴达司[66]在莫司沙之边界。沙俄司[67]与腊麻相距不远，四水环绕，洲浮水面。工作精巧，所织棉布，通洲头目无不购而珍之。有七百[69]军船防守边界。伊牙[69]部亦临河，岸长四里，多商舶。以上十九国皆与西洋通市。

以下附五部落均自为酋长。

嘉公那[70]部仅有大村乡三，自立头目，虽不属泥霏国而土番颇驯。

封那[71]部距嘉公那四十里，一大市镇也。再行四十里，尚有数部落，情形莫详。

磨卦[72]部亦在嘉公那之下，相距约八十里，大市镇也，商贾辏萃，有头目经理其事。

机里部在磨卦之下，相距约五十里，多商船，亦一大市镇。然土瘠歉收，其草牲畜不食，故居民皆渔蕉果河以糊口[73]。产油最著。

伊磨[74]部在机里之下，相距约七十里，城池宽大，滨河口，亦市埠也。出口货物，油与人口居多。往来船舫，陈设器具，颇似欧罗巴。夹岸多大宅，栽种芭蕉、椰子，窗榭华丽，甲于邻国。惟俗习骄汰无度，(醶)〔酣〕酒辄达宵旦。

以上中阿未里加腹饿诸部也，尚有尼厄河上流各国，地土肥美略同，游人巴客道死，不及回国，莫详其所经历。而各大部落亦略有所闻，附载于后。

丁麻杜国在中阿未里加洲边界，产黄金，光色射目，欧罗巴人常冒险至其地。部落辽阔，情形莫悉。方其盛日，蔼司沙各国均属统辖。近数百年，并己国反属于摩罗果矣。近日黑人为王，宫室民舍半皆圆锐，形若蜂房。厥壤燥瘠，产不敷食，仰给邻国，由尼厄河沿流运至加墨腊[75]津口，一日可至。以金矿甚旺，故商旅若鹜，多摩罗果、阿尔尼阿[76]、都尼司三都之人。百货充牣，惟黄金、奴仆两种交易最大。

麻西那国在（弥尼）〔尼弥〕湖之旁，宜牧畜，距丁麻杜部落颇远，土番付腊司种类，酋长即展里酋之弟。

展里国滨临尼厄河边，首部即名展里。酋长阿丹人，居民万口，贸易稍逊丁麻杜，而丁麻杜所需货物多购诸此。商贾皆富腊司、曼领俄、莫马腊、摩罗四种，间有黑番至此贸易。

莽马腊国土旷而沃，色俄[77]其首部也。尼厄河居中，宫室民舍依傍两岸，垩墙鳞比，街衢方轨，居民三万。南山所产金沙，皆运此出售。珊山领[78]部落贸易亦盛，居民万口。麻那母[79]部落产盐。北界旷野，为摩罗人牧场。

加阿达国皆沙土，首部落曰甘猛[80]。

加孙国地小而沃，首部落曰孤尼阿加里[81]。

沙达卢、根戈卢[82]、领尼古[83]、墨鲁古[84]、富腊卢五小国，高阜多林木，河中产金沙。甘干[85]部落其大市镇也，每（遇）〔一〕礼拜三壤期焉。母里[86]地多金，运此销售。产蜜糖、棉（花）〔布〕、火器、火药、花布及欧罗巴货物，无一不备。以上六大部、五小部皆尼厄河上游之国，未与西洋通市[87]。

重 辑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亚非利加中地，北系沙漠，称曰撒哈

拉，北极出自十五度至三十度，偏西十五度至东三十度，长九千里，阔三千里。其沙地风吹堆积为山，炎热难行。但沙漠中亦间有水草沃壤。其民大半由亚拉伯国而来，以劫掠为生。其驼若舟，动止醒睡恒与人同伴，行路如患渴死则杀其驼饮血，且胃内有存水解渴。

由麦西国至西十日路，皆无人之地，至窄谷始有树木，而后抵非散[88]国都，居民七万。

向麦西南形势，距二千〔百〕有（百）〔余〕里，乃他弗[89]（茅）地，其兵最耐辛苦。

望南而往，则地补、土亚勒两族，贫穷好斗。沙漠外各地皆有水草，居民愈多，大半黑面。其中有数国，半从回教，恒执己见。若见白面之人，则酷待之。风俗浇漓放僻，男逸女劳，凡耕田、治舍、贸易工作，无一非女。故愈娶妻女，则愈富足。土君娶妇必盈千。此内尼额大河[90]，两岸沃饶，林树畅茂。

自古及今，内地与外国无往来之理，是以居民野心。近日英人用心周游其地，以考其来历，但不服水土，或染瘴，或被贼，（或）〔故〕志未成就。近日又用火轮船进其内河，搜访其风俗，而水手死亡，船空往反，竟无成功，惜哉！

《地理备考》曰：尼吉里西〔亚〕[91]国，又名苏丹，在亚非里加州之中。北极出地六度起至二十三度止，经线自东七度起至三十一度止，东至（卢）〔奴〕比亚[92]暨亚比西尼〔亚〕二国，西连塞内冈比〔亚〕国，南接几内〔亚〕国暨岳山，北界沙漠，长约六千里，宽约四千二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二百四十五万里，烟户约二京余口。人黑色，地形埠阔，湖河与沙漠相间。河之长者曰尼日尔，曰哥拉[93]，曰要[94]，曰沙利[95]；湖之大者曰沙德[96]，曰的别，曰非德勒[97]。濒河田多肥腴，土产稻、黍、麻、绵、靛、

烟、谷、果、象牙、金砂、皮革等。地极炎热，多毒虫恶豸，外人到辄病死。故自古不通别国。奉回教，业农，罕技艺。国分二十二部落，各酋分摄，不相统属。曰波尔奴[98]，曰巴耶尔美[99]，曰北尔古[100]，曰桑加拉[101]，曰布勒[102]，曰冈干[103]，曰窝那苏勒[104]，曰上邦巴拉[105]，曰下邦巴拉[106]，曰马昔那[107]，曰巴难[108]，曰的勒南[109]，曰丁布各都[110]，曰牙乌利[111]，曰尼非[112]，曰波尔古[113]，曰牙黎巴[114]，曰北宁[115]，曰瓜[116]，曰公[117]，曰加拉那[118]，曰达公巴[119]。

（一）中央旷野[120]，此最广之沙漠，硗山不毛，独有野兽、狮、狼、驼鸟等，其游牧亦渴饿易毙。西方之地，荒风压藤，暝暗如夜，居民罕少，野积枯骨。中一地有草木，然水泉咸。商贾希利，结群而往。族类各异，其中土亚勒地好虏掠，然客宿其家亦厚接之，若逢于野，即便劫掠。

特布族类在东方，颜色黑，惟食驼乳淡物，每遭土亚勒之虏掠。

非散在地陂里[121]之南，土丰盛，长百里，阔六十六里，居民七万，统辖于地陂里之酋。其旷野与麦西国交界，海港颇通商。其旷野有佛庙，四方礼拜云集。此外多沙碛，无大部落矣。

利未亚洲各岛原志此洲不载岛国，今取泰西各书补之。

《职方外纪》曰：圣多默岛[122]在利未亚之西，赤道之下，围千里，径三百里。其地浓阴多雨，愈近日处，云愈重，雨愈多。凡在此岛之果，俱无核。又有意勒纳岛[123]，鸟兽果实甚繁，而绝无人居。海舶从小西洋至大西洋者，恒泊此十余日，樵采渔猎，备二三万里之用而去。又赤道南有圣老楞佐岛[124]，围二万余里，从

十七度至二十六度半，人多黑色，散处林麓，无定居，出琥珀、象牙极广。

亚细亚（以西）之地中海（与利未亚洲北境相首尾）[125]有岛百千，其大者，一曰哥阿岛[126]，曩国人患疫，有名医名依卜加得不用药石，令城内外遍举大火烧一昼夜，火息而病亦愈。盖疫为邪气所侵，火气猛烈，能荡涤诸邪。一曰罗得岛[127]，天气常清明，终岁见日，无竟日阴霾者。其海畔常铸一巨铜人，高逾浮屠，海中筑两台以盛其足，风帆直过跨下，其一指中可容一人，直立，掌托铜盘，夜燃火于内以照行海者。铸(十)〔不〕二年而成，后为地震而崩。国人运其铜，以骆驼九百只往负之。一曰际波里岛[128]，丰物产，每岁国赋至百万。葡萄酒极美。又出火浣布，是炼石而成。地热少雨，尝连晴三十六年，土人散往他国，今稍稍凑集矣。

《地理备考》曰：本州之岛分隶西洋各国管辖[129]，其隶布路亚国者三处，皆设总管。一曰马德义辣岛[130]，在亚德兰的海西北，长一百八十里，宽七十里，烟户一亿二万余口。山势峭壁，气温和，土肥饶，谷果丰稔，葡萄尤盛，首郡名丰札尔。二曰〔加〕布威尔德岛[131]，在亚非里加州之极西，纬度自北十四度四十五分起至十七度二十分止，经度自西二十四度五十五分起至二十七度三十分止。内有十岛，大者名桑的可阿[132]，烟户一万七千余口，土产谷、果、绵、椰、药材、甘蔗、蓝靛、葡萄、烟叶等物。地〔气〕熇烈，不害居栖，禽兽充斥，鳞介蕃衍。十岛中名桑非里卑[133]者，〔乃〕出火岛也。三曰桑多美〔义〕北林西卑岛[134]，在本州西（义）〔几〕内亚海湾中。分为二：一桑多美岛[135]回环四百里，地气不驯，而田既产丰；一北林西卑岛[136]长八十里，宽六十里，地气温和，田土、禽兽、谷果均与桑多美岛相等。

隶天方国者五：一几罗阿岛[137]，在东方，幅员十数里，土产

寥寥，四面险阻，船只难度。一蒙非亚岛[138]，长三百三十里，宽三四十里，田土肤腴，物产丰盛。一桑西巴尔岛[139]，长二百五十里，宽五十里，泊所稳便，贸易兴隆。一奔巴岛[140]，幅员三百五十里，地多肥饶，土产木料。本岛为天方管辖者三分之一。一索哥德拉岛[141]，长二百五十里，宽一百里，泊所稳便，地硗少泉，贸易无几，土产象胆、朱砂、禽兽等物。

隶土耳基国者曰马苏阿[142]，在亚比西尼〔亚〕国马苏阿海岛之中，烟户稀疏，泊所稳阔，商贾云集，地气熇烈。

隶佛兰西国者曰圣卢义斯岛[143]，田土膏腴，贸易兴隆，地气不和。一哥勒亚岛[144]，泊所稳便，凡佛兰西船往亚细亚者，必至其处。一乌阿罗（岛）〔国〕[145]，贼多民散，四望空虚。以上各处皆在塞内冈比亚国中。一布尔宾岛[146]，在印度海，长一百八十里，宽一百三十里，烟户约八万五千口，土肤腴，〔地〕气温和，内有火山，土产黑金、珊瑚、谷、果、桂皮、绵花、烟叶、材木、香料，泊所不稳，有总管驻扎。

《外国史略》曰：亚非利加各洲岛其东方最广大者曰马他牙士里岛[147]，广袤方圆一万零五百里，长二千二百里，阔约四百五十里及七百里，南极出十二度及二十六度，偏东四十四及五十二度。其居民约四百万口，族类不一，形状甚美。此岛蕃毓，出五谷、百果、蚕丝、香料、黛青、牛畜、铜、银、铅。中央皆大山密林，有土酋管之，惟阿瓦族最大，近各酋归于一主。嘉庆间，部主聪明，召外国艺术贤士，教化土民。道光十五年，女王摄权，仇视耶稣门徒，半死杀戮。此地向通商，佛国每欲开埠，多染瘴毙，近女王与英、佛两国肇衅。

补吞岛[148]并所属之洲，三百二十里，南极出自二十度五十分，至二十一度二十分。马岛东向之屿一带皆山，判分此岛。峰

高千丈，无平坦地，多白糖、丁香等物。居民十万，黑七白三，大半耕田。此岛葡萄亚所开，后佛兰西据之。产货甚多，恨无湾泊之港。

离此屿不远之茅勒士岛[149]在补岛东面，南极二十二度、二十一度中间，广袤七百余里，地面二万七千三百二十四顷。此岛丰盛，白糖最多，凡南洋之物皆有之。地有火山，草木蓁蓁。荷兰人曾至此，后佛兰西据之，遂荒芜，白面人其裔也。嘉庆年间，让与英国，黑面人五万三千。道光十六年，运进之物值银二百七十万两。船三百四十九只，所运进者二百五十万两。英国调兵帅管之，黑面人无用，每雇唐人治其田。道光十六年，收税饷七十一万，所费四十一万七千两。

西识群岛[150]天气和美。洲有五，产白糖、椰子等，民少而食用足。港口无暴风，捕鲸之人皆泊此。

可摩利群（州）〔岛〕[151]甚高，出各物。（民）所可他岛[152]甚高，在亚丁海隅，系亚拉天方回族。地亢，出芦荟、粟。皆崇回回教。

亚非利加西方之岛，一希里尼洲[153]，在磐石上，土薄无多产，英人属地，商船往来要路。嘉庆十九年，佛兰西霸君波那良谪居在此。船由印度至者，在此云集。其升洲[154]产鳖，商船卖之。

一多马[155]等岛地荒芜，在危尼海隅。其林稠密，民皆匪类。属西班亚国。多烟瘴。

一青群岛[156]属葡萄亚。有火山，天气亢旱。惟产绵花，居民屡遭饥馑。

加那利洲[157]属西班亚国，出葡萄。尼勒岛[158]居民十九万，山水最美。

又有绝美之洲曰马地拉[159]，出美酒、百果，与圣港屿[160]皆

属葡萄亚。居民十二万。地气清爽，英国人多留此医病养生。

【注】

〔1〕此注为魏源臆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职方外纪》对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疆域的具体描述看，远没三分之一非洲那么大；从辑进本卷的《四洲志》、《地理备考》诸书看，或说中非洲的东界在乍得湖一带，或说中非洲在努比亚及阿比西尼亚以西。魏源绝对相信三分之一这一错误数字，并据此猜测中非洲在阿比西尼亚之内，误上加误。

〔2〕查湖（Lac Tchad），乍得湖。

〔3〕原著作 1300 miles。

〔4〕原著作 560 miles。

〔5〕原著作 2000—3000 feet。

〔6〕“冈山”后疑脱“诸河”二字。

〔7〕孤卢尼河（Coodoonia R.），库杜尼亚河。

〔8〕孤弥河（Cubbie R.），库别河。

〔9〕瓜腊马河（Quarama R.），夸拉马河。

〔10〕机里（Kirree），基里，在尼日利亚南部。

〔11〕磨尔农（Bornou），又作摩尔农，即波尔努。

〔12〕原著作 200 miles。

〔13〕原著作 150 miles。

〔14〕尼弥湖（L. Dibbie，Dark Lake），的别湖，在今马里。

〔15〕原著作十二世纪，译文及所注我国古代纪年均误。

〔16〕萨加〔睹〕〔Sackatoo（Tocnur）〕，索加托，在今尼日利亚。

〔17〕原著作十四世纪，译文及所注我国历史纪年均误。

〔18〕阿佛厘加卢士（Leo Africanus），原著没说他是摩洛哥的大头目。

〔19〕“统众”二字为译者增。

〔20〕依机阿（Izchia），据原著，他才是来自摩洛哥的大头目。

〔21〕上文，原著意为“在14世纪，利奥·阿非利加纳斯访问通布图时，发现该地已为来自摩洛哥的大头目伊兹奇亚所据”。

〔22〕此一“嘉诺”，原著作Ghana，下文译“雅那”，与嘉诺（Kano）同地异名，在今尼日利亚卡诺州。

〔23〕原著作十八世纪末年，译文及所注我国历史纪年均误。

〔24〕加斯那（Cassina，Katsina），卡齐纳，今尼日利亚卡诺州北部。

〔25〕原著作约在十九世纪开始时。

〔26〕俄墨（Goober），古贝尔，在今尼日利亚西北部一带。

〔27〕满马腊（Bambarra），班巴腊，在今马里与毛里塔尼亚之间。

〔28〕曼那腊（Mandara），曼达腊，在今喀麦隆北角一带。

〔29〕麻斯俄（Musgow），约在今乍得西南部和喀麦隆北部一带。

〔30〕原著仅说Bornou长宽各200 miles，未列人口总数。

〔31〕钩加（Kouka），库卡，今尼日利亚东北角库卡瓦（Kukawa）。

〔32〕安俄那（Angornou），安戈尔努，故地在今库卡瓦东南十余公里。

〔33〕安牙(腾)〔腊〕(Angala)，安加拉，在今喀麦隆北角马库利(Makari)一带。

〔34〕吾尼（Woodie），伍迪，在今乍得加奈姆省。

〔35〕加领（Kanem），加奈姆，今乍得加奈姆省。

〔36〕腊里（Lari），拉里。

〔37〕加沙里（Kabshary），卡布沙里，在今尼日利亚北部。

〔38〕阿尔磨卢农（Old Bornou），旧波尔努，在今尼日利亚博尔诺州。

〔39〕磨腊（Mora），莫腊，在今喀麦隆北角。

〔40〕那古尔腊（Dirkullah），迪尔库拉。

〔41〕弥落麻（Biddom），指比多马赫族。

〔42〕原著作第十和十一世纪，译文及所注我国历史纪年均误。

〔43〕多谷（曾）〔鲁〕（Tocrur），托克鲁，今尼日利亚索科托省。

〔44〕马雅利阿（Magaria），马加里亚，在尼日尔南部。

〔45〕古尼阿（Coonia），库尼亚，在今尼日利亚索科托州。

〔46〕沙弥（Zirmie），齐尔米，在今尼日利亚索科托州。

〔47〕沙厘阿（Zaria），扎里亚，在今尼日利亚尼日尔州。

〔48〕领罗腊（Dunrora），敦罗腊，在今乍得。

〔49〕涉力河（R. Shary），沙里河。

〔50〕阿那磨洼（Adamowa），阿达穆瓦，在今乍得。

〔51〕加（雅东）〔东雅〕（Katunga），卡通加。

〔52〕山尼阿（Zangeia），赞内亚。

〔53〕加达艮（Katagoom），卡塔古姆，在今尼日利亚包奇州。

〔54〕珊山（Sansan），桑桑。

〔55〕裕厘（Youri），即宾尤里（Bin Yauri），在今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南角。

〔56〕几阿麻（Kiama），今尼日利亚夸拉州凯亚马（Kaiama）。

〔57〕磨府（Bohoo），在尼日利亚奥约州 Shaki（沙基）南面。

〔58〕匽那（Jenna），晋纳，在尼日利亚奥贡州。

〔59〕几司（Keeshee），今基希（Kishi），在尼日利亚奥约州。

〔60〕查吉（仙）（Chaki），今沙基（Shaki），在尼日利亚奥约州。

〔61〕岩阿城（Eyeo），今杰巴（Jebba），在尼日利亚夸拉州。

〔62〕那麻、腊麻（Rabba），拉巴，在今尼日利亚尼日尔州。

〔63〕箍尔府（Koolfu），库尔富，在今尼日利亚尼日尔州。

〔64〕腊牙马（Layaba），拉亚巴，在今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南角。

〔65〕马尼磨（Bajiebo），巴杰波，在今尼日利亚尼日尔州。

〔66〕巴达司（Patashie），帕塔谢，在今尼日利亚尼日尔州。

〔67〕沙俄司（Zagoshi），扎哥什，在今尼日利亚尼日尔州。

〔68〕原著作 600。

〔69〕伊牙（Egga），埃格加，在今尼日利亚尼日尔州。

〔70〕嘉公那（Kacunda），卡昆达，在今尼日利亚尼日尔州。

〔71〕封那（Funda），丰达，在今尼日利亚尼日尔州。

〔72〕磨卦（Bocqua），博瓜，在今尼日利亚夸拉州。

〔73〕此句原著意为“居民皆渔于河及以蕉、薯糊口”。

〔74〕伊磨（Eboe），埃博，在基里南一百三十公里。

〔75〕加墨腊（Cabra），卡布腊。

〔76〕阿尔尼阿，原著作 Algiers，今阿尔及尔（Alger）。

〔77〕色俄（Sego），今马里塞古（Ségou）。

〔78〕珊山领（Sansanding），今马里散散丁。

〔79〕麻那母（Maraboo），马拉博，在今马里塞古区。

〔80〕甘猛（Kemmoo），凯穆。

〔81〕孤尼阿加里（Kooniakary），库尼亚卡里。

〔82〕根戈卢（Konkodoo），贡库杜。

〔83〕领尼古（Dindikoo），丁迪库。

〔84〕墨鲁古（Brooko），布鲁库。

〔85〕甘干（Kankan），康康，在今几内亚。

〔86〕母里（Bouré），布里。

〔87〕此注与康康的贸易状况矛盾。

〔88〕非散（Fezzan），费赞。

〔89〕他弗（Dârfûr），约当今苏丹南北达尔富尔二省。

〔90〕尼额大河（Niger River），尼日尔河。

〔91〕尼吉里西〔亚〕（Nigricia，Nigritia），指横贯非洲的地理区域苏丹（Suden）。

〔92〕（卢）〔奴〕比亚（Nubia），努比亚。

〔93〕哥拉（R. Quolla 或 Quorra），科拉河。

〔94〕要（R. Yeou，R. Yobe），约贝河。

〔95〕沙利（R. Shary），沙里河。

〔96〕沙德（L. Tchad），乍得湖。

〔97〕非德勒（L. Fitré 或 L. Fitri），菲特里湖。

〔98〕波尔奴（Bornou），波尔努。

〔99〕巴耶尔美（Baghermeh），巴格尔梅（贝加尔梅）。

〔100〕北尔古（Bergu），贝尔古。

〔101〕桑加拉（Sangara），桑加腊。

〔102〕布勒（Buré），布里。

〔103〕冈千（Kankan），康康，在今几内亚。

〔104〕窝那苏勒（Oassulo 或 Oasselon），瓦苏洛在康康东面。

〔105〕上邦巴拉（Alta Bambarra），上班巴腊在马里塞古区。

〔106〕下邦巴拉（Bixco Bambara），下班巴腊在马里莫普提区。

〔107〕马昔那（Masina），马西纳，在马里塞古区。

〔108〕巴难（Banan），巴南。

〔109〕的勒南（Dirimans），迪里曼。

〔110〕丁布各都（Ten-Boctue 或 Tombuctu），今马里廷巴克图（通布图）。

〔111〕牙乌利（Yauri），亚乌里（尤里）。

〔112〕尼非（Niffé），尼菲。

〔113〕波尔古（Borgu），博尔古。

〔114〕牙黎巴（Yarriba），亚里巴，即埃耶奥（Eyeo）。

〔115〕北宁（Benin），贝宁，在今尼日利亚本代尔（Bendel）州。

〔116〕瓜（Qua），在今尼日利亚东南部一带。

〔117〕公（Kong），在今马里南部一带。

〔118〕加拉那（Calana），卡拉纳。

〔119〕达公巴（Dagumba），达贡巴，约当今上沃尔特及加纳北部一带。

〔120〕中央旷野，指撒哈拉沙漠地区。

〔121〕地陂里（Tarābulus 或 Tripoli），的黎波里。

〔122〕圣多默岛（São Tomé），圣多美岛。

〔123〕意勒纳岛（Saint Helena），圣赫勒拿岛。

〔124〕圣老楞佐岛（St. Lowrence），今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

〔125〕《职方外纪》这段文字在书的亚洲部分。作者艾儒略把塞浦路斯岛和爱琴海东面接近小亚细亚的罗得岛、科斯岛等许多岛屿都视为亚洲岛屿，也没说错。从古至今，塞浦路斯都在西亚。罗得・斯科等岛，从艾儒约时代到魏源时代也常被视为亚洲岛屿，以后才划属欧洲。魏源认为这些岛屿皆属非洲，并把这段文字从原书的亚洲部分搬到非洲部分，还对首句先后加了十二个字以改变原意，是不对的。

〔126〕哥阿岛（Kos 或 Cos），科斯岛。

〔127〕罗得岛（Ródhos 或 Rhodes），罗得岛。

〔128〕际波里岛（Cyprus），塞浦路斯。

〔129〕"分隶西洋各国管辖"八字为魏源加。但加此八字，便出现几个问题：一、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当时虽已为西洋国家侵入，但法国屡次企图在该岛建立殖民统治未成；直至 1886 年才沦为法国殖民地。魏源却给它加上既与作者原意相反又不合史实的说法。二、既说非洲之岛分隶西洋各国管辖，又不懂得从该书非洲部分的《大吕宋国兼摄之地全志》中摘录有关西班牙管辖加那利群岛的内容。这样，西班牙是否"西洋"国家或加那利群岛是否非洲岛屿也成了问题。三、既加此八字，又在本节中辑进《备考》所列 Arabia（魏源改译"天方"）所辖非洲各岛，那就是说，天方也是"西洋"国家。

〔130〕马德义辣岛（Madeira Is.），马德拉群岛。

〔131〕〔加〕布威尔德岛（Cape Verde Is.），佛得角群岛，今佛得角共和国。

〔132〕桑的可阿（Ilha de S-Thiago），圣地亚哥岛。

〔133〕桑非里卑（Ilha do Fogo），福古岛，岛上有市镇名圣菲利普（S-Fellippe）。

〔134〕桑多美〔义〕北林西卑岛（São Tomé e Principe），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35〕圣多美岛（São Tomé），圣多美岛。

〔136〕北林西卑岛（Principe），普林西比岛。

〔137〕几罗阿岛（Quiloa），基洛亚岛。

〔138〕蒙非亚岛（Monfia I.，Mafia I.），马菲亚岛。

〔139〕桑西巴尔岛（Zanzibar I.），桑给巴尔岛。

〔140〕奔巴岛（Pemba I.），奔巴岛。

〔141〕索哥德拉岛（Socotra I.），索科特拉岛。

〔142〕马苏阿（Massuah），马苏阿在红海。

〔143〕圣卢义斯岛（St. Louis），圣路易斯岛。

〔144〕哥勒亚岛（Goréa），戈雷亚岛。

〔145〕乌阿罗（岛）〔国〕(Ualo)，乌阿罗，在今 Dagana 一带。

〔146〕布尔宾岛 (Réunion 或 Bourbon)，留尼汪岛（旧名布邦岛）。

〔147〕马他牙士里岛、马岛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

〔148〕补吞岛、补岛 (Reunion 或 Bourbon)，留尼汪岛（布邦岛）。

〔149〕茅勒士岛 (Mauritius)，毛里求斯。

〔150〕西识群岛 (Seychelles)，塞舌尔。

〔151〕可摩利群（州）〔岛〕(Comoros 或 Comores)，科摩罗国。

〔152〕（民）所可他岛 (Socotra)，索科特拉岛。

〔153〕希里尼洲 (St. Helena)，圣赫勒拿岛。

〔154〕升洲 (Ascension)，阿森松岛。

〔155〕多马 (Ilha São Tomé)，圣多美岛。

〔156〕青群岛 (Cape Verde)，今佛得角共和国。

〔157〕加那利洲 (Islas Canarias)，加那利群岛。

〔158〕尼勒岛 (Tenerife)，特内里费岛。

〔159〕马地拉 (Madeira Is.)，马德拉群岛。

〔160〕圣港屿 (Pôrta Santa)，圣港岛。

海国图志卷三十七

邵阳魏源辑

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叙曰：恭读康熙五十有年十月壬子圣祖谕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夫康熙之世，荷兰效戈船，定贡期；意大里国备台官，佐历算，四海宾服。而大圣人已智周六合，虑深万世，何哉？地气自南而北，闻禽鸟者知之；天气自西而东，验海渡者知之。

大秦之名闻中国，自汉世始。大秦之通中国，自明万历中利马窦始。大秦者，西洋之意大里亚国也。凡佛郎机[1]、葡萄亚之住澳门、人钦天监，皆意大里开之，为天主教之宗国，代有持世之教皇，代天宣化。至今西洋各国王即位，必得教皇册封，有大事咨决请命焉；又请其大弟子数十，分掌各国教事，号曰法王。教皇犹西藏佛教之达赖剌麻，而法王则犹住持蒙古各部之胡土克图。今澳门市埠属葡萄亚国，而其法王则亦意大里国人。故自昔惟意大里亚足以纲纪西洋。

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竞。于是佛郎机[2]、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人知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而

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技；而不知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

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奋之！奋之！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吾闻由余之告秦缪矣。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又案：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里亚国人利玛窦始入中国，博辩多智，精天文，中国重之。自称大西洋之意大里亚人，未尝以大西洋名其国。时佛郎机筑城室于（濠）〔蠔〕镜，及明季亦旋弃澳而去[3]，皆非今澳门大西洋[4]。澳门大西洋者，明末布路亚人，以历法闻于中朝[5]。礼部尚书徐光启奏用其法，并居其人于澳门。至今相沿，呼澳夷为大西洋国。《明史·外国传》自当专立布路亚国一传，以著中历用西法之始，及澳门有大西洋之始[6]。乃仅一语附见意大里、佛郎机传中，遂至今如堕云雾。其实大西洋者，欧罗巴洲各国之通称。澳夷特其一隅，不得独擅也。以其洲言之，则各国皆曰欧罗巴；以其方隅言之，则皆可曰大西洋；以其人言之，则皆可曰红毛。至《澳门纪略》以今澳夷为意大里亚国，亦误。意大里但行教于澳，其市舶、兵舶、炮台、洋楼及岁输地租，则皆布路亚国主之，无与意大里。

欧罗巴与利未亚之分洲也，以地中海界之。而欧罗巴一洲，复中亘一海，其袤几与地中海相亚。海北为瑞丁、那耳威（社）等国，北界冰海，西史称别一天下。而是海独无专名，随国立称，难以举似。今以洲中海名之，犹朝鲜、辽东之与登、莱中隔渤海[7]矣。

大 西 洋

大西洋各国总沿革原无，今补。

《后汉书》：大秦国一名犁鞬[8]，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今西洋荷兰、弥利坚等国尚用此俗。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观此知大秦乃中国人称彼之词，非彼国本号。土多金银奇宝，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即今之大呢。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有）〔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观此语则知《安息传》中所言土人告汉使“赍三岁粮”乃得渡海，及“海中〔善〕使人思

〔土恋〕慕〔数有〕死亡”之语，皆安息人所以恫喝汉使，不欲其通大秦也。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或曰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此即今都鲁机及鄂罗斯相通之陆路。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职方外纪》曰：百尔西亚西北诸国皆为度尔格所并。其地有一海，长四百里，广百里，命曰死海。其西北有〔安〕那多理亚[9]国，西界欧罗巴处，中隔一海，宽五里许。昔有一名王曰失尔塞者，造一跨海石梁，通连两地。今为风浪冲击，亦崩颓矣。源案：度尔格国在死海之西北，界欧罗巴阿细亚（尔）〔两〕洲之间，今都鲁机国也。所云跨海石梁，正与此地望相准，长止五里。董塞外得永谓海之例，未为不经。而《后汉书》言飞桥数百里，则传闻之过也。

《晋书》：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棁栭，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其王有五宫，其宫相去各十里，每旦于一宫听事，终而复始。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邮驿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璧、骇鸡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缕绣及织锦缕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邻国使到者，辄廪以金钱。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

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此皆彼土人夸诳之词，妄以地中海为大海[10]。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

《魏书》：大秦国，一名黎轩[11]，〔都〕安都城[12]。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从条支渡海万里，非地中海乎？可证拂（林）〔菻〕为大秦矣。其海傍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源案：自汉、晋以来，皆误以地中海为大西海，故有赍粮数岁始达大秦之诞说。独《魏书》始知其海傍出犹渤海，与中国渤海东西相望。自古言地中海者，莫先于此。所云渡海曲万里者，以其纵长言之，南北横渡实止三千余里。所云地居两海之间者，大秦之北又有洲中海，亦与地中海广长略半。皆渤海，非大西海也。故言西域莫精于《魏书》。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分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多璆琳、琅玕、神龟、白马、朱鬣、明珠、夜光璧。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回〕万余里。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而前史云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入处，失之远矣。此皆能破旧史之妄。

《职方外纪》：天下第二洲曰欧罗巴。南起地中海，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出地八十余度。南北相距四十五度，径一

万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岛[13]初度，东至阿比河[14]九十二度，径二万三千里。共七十余国。其大者曰（倚）〔以〕西把尼〔亚〕（国），吕宋。曰拂郎（祭）〔察〕[15]，即佛兰西也。祭，旧误作察，案祭音近机西，其作察，则形讹也。曰意大里，与今志同。曰亚勒马尼[16]，耶玛尼。曰法兰得斯[17]，荷兰。曰波罗尼，波兰。曰翁加里[18]，今并入西都鲁机。曰大尼，曰雪际〔亚〕[19]，瑞国。曰诺勿惹[20]，即那威国与瑞丁合为一国。曰厄勒祭，即额力西。曰莫哥斯未。俄罗斯。其地中海则有甘的亚[21]诸岛，西海则有意而兰大、诸厄利诸岛云。诸厄利即英吉利，其意而兰大，亦其属岛。

凡欧罗巴洲内大小诸国，自国王以及庶民，皆奉天主耶稣之教，纤毫异学，不容窜人。国主互为婚姻，世相和好。财用百物，有无相通，不私封殖。其婚娶，男子大约三十，女子至二十外，临时议婚，不预聘。通国之中皆一夫一妇，无敢有二色者。土多肥饶，产五谷，米麦为重，果实更繁。出五金，以金、银、铜铸钱为币。

衣服：蚕丝者，有天鹅绒、织金段之属；羊绒者，有毯、罽、（销）〔锁〕、哈刺之属；又有苎麻之类，名利诸者为布，绝细坚而轻滑，大胜棉布，敝则可捣为纸，极坚韧。今西洋纸率此物。君臣冠服，各有差等，相见以免冠为礼。男子二十以上，概衣青色，兵士勿论。女人以金宝为饰，服御罗绮，佩带诸香。至四十及未四十而寡者，即屏去，衣素衣。酒悉以葡萄酿成，不杂他物。其酒可积至数十年，当生子之年酿酒，至儿年三十娶妇时用之，酒味愈美。诸种不同。无葡萄处，或用牟麦酿之。其膏油之类，味美而用多者，曰阿利袜，是树头之果，熟后即全为油。其生最繁，又易长，平地山冈，皆可栽种。国人以法制之，最饶风味，食之齿颊生津，在橄榄、马金囊之上。其核又可为炭，滓可为硷，叶

可食牛羊。凡国人所称赀产，蓄大小麦第一，葡萄酒次之，阿利袜油又次之，蓄牛羊者为下。其国俗虽多酒，但会客不以劝饮为礼。偶犯醉者，终身以为诟辱。饮食用金、银、玻璃及磁器。天下万国，坐皆席地，惟中国及欧罗巴诸国知用椅棹。其屋有三等：最上者纯以石砌；其次砖为墙柱，木为栋梁；其下土为墙，木为梁柱。石屋、砖屋，筑基最深，可上累六七层，高至十余丈。地中亦有一层，既可窖藏，亦可除湿。瓦或用铅，或轻石板，或陶瓦。凡砖石屋皆历千年不坏。墙厚而实，外气难通，冬不寒而夏不溽。其工作，如木工、石工、画工、塑工、绣工之类，皆颇知度数之学，制造备极精巧。凡为国工者，皆考选用之。其驾车，国王用八马，大臣六马，其次四马或二马。乘载，骡、马、驴互用。战马皆用牡骟，过则弱不堪战矣。又良马止饲大麦及秆，不杂他草及豆。食豆者足重不可行。此欧罗巴饮食、衣服、宫室制度之大略也。

又曰：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其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至十七八岁。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学落日加，译言辩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裴）〔斐〕录所费亚。学成而本学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凡试士之法，师儒群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果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其

试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应诸师之问，如是取中，便许任事。学道者，专务化民，不与国事；治民者，秩满后，国王遣官察其政绩，详访于民间，凡所为听理词讼、劝课农桑、兴革利弊、育养人民之类，皆审其功罪之实，以告于王而黜陟之。凡四科官，禄入皆厚，养廉有余，尚能推惠贫乏，绝无交贿行赂等情。其诸国所读书籍，皆圣贤撰著，从古相传而一以天主经典为宗。即后贤有作，亦必合于大道，有益人心，乃许流传。国内亦专设检书官看详群书，经详定讫，方准书肆刊行。故书院积书至数十万卷，毋容一字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其都会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也。又四科大学之外，有度数之学，曰玛得玛第加，亦属斐录所科内。此专究物形之度与数度，其完者以为几何大数，其截者以为几何多。二者或脱物而空论之，则数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或体物而（借）〔皆〕论之，则数者在音相济为和，立律吕家；度者在天迭运为时，立历法家。此学亦设学立师，但不以取士耳。此欧罗巴建学设官之大略也。

又曰：欧罗巴国人奉天主正教，在遵持两端：其一，爱敬天主万物之上；其一，爱人如己。爱敬天主者，心坚信望仁三德，而身则勤行瞻礼工夫。其瞻礼殿堂，自国都以至乡井，随在建立。复有掌教者，专主教事，人皆称为神父。俱守童身，屏俗缘，纯全一心，敬事天主，化诱世人。其殿堂一切供亿，皆国王、大臣、民庶转输不绝。国人群往归焉。每七日则行公共瞻礼，名曰弥撒。此日百工悉罢，通国上下往焉。听掌教者讲论经典，劝善戒恶。妇女则另居一处而听，男女有别。其爱人如己，一是爱其灵魂，使之为善去恶，尽享生天之福；二是爱其形躯，如我不慈人，天主必不慈我。故欧罗巴人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

未有饥饿转沟壑者。在处皆有贫院，专养一方鳏寡孤独。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废之人亦不废。如瞽者运手足，痹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又有幼院，专育小儿。为贫者生儿举之无力、杀之有罪，故特设此院，令人抚育，以全儿命。其族贵而家贫者，耻于送子人院，更有两全之法。其院穴墙以设转盘，内外隔绝不相见。送儿者乘人不见置儿盘中，扣墙则院中人转儿人矣。其曾领洗与否，皆明记儿胸。异时父母复欲收养，则按所入之年月，便得其子。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数十所。有中下院，处中下人；有大人院，处贵人。凡贵人若羁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则人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药物悉有主者掌之。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复有衣衾帷幔之属，调护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贫者量给资斧，此乃国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并力而成。月轮一大贵人总领其事，凡药物饮食，皆亲自验视之。各城邑遇丰年，多积米麦，饥岁以常价粜之，如所谓常平仓者。人遇道中遗物或兽畜之类，多觅其主还之，弗得主则养之。国中每年数日定一公所，认识遗畜，失者与得者偕来会集。如遇原主，则听其领去；如终弗得主，则或宰肉，或卖价，以散贫人。若拾金银宝物，则书于天主堂门外，令人来识，先令预言其状，如一一符合，即以还之；不得主，亦散于贫乏。国中又有天理堂，选盛德宏才无求于世者主之。凡国家有大举动、大征伐，必先质之此堂，问合天理与否？拟以为可，然后行之。国人病危，悔过祈赦，则分析产业；遗一分为仁用，或以救贫乏，或以助病院，或以赎敌国所虏，或以修饰天主殿庭。一切仁事，悉从病人之意。遗于子孙，谓子孙之财；遗于仁用，谓己灵魂之财。其圣教中人，(事)〔更〕有慕道最深，抛弃世间福乐，或避居于山谷，或入圣人圣女所立之会，而毕世修持者。其入会须发三誓：一守贞以绝

色，一安贫以绝财，一从命以绝意。凡欧罗巴诸国从十六七岁、愿人会中、矢守童身者，自国王、大臣、宗室以下，男女不可胜纪。其女子人会后，惟父母至戚得往见之．余绝不相交接。其会中居屋原极宏敞，亦自不碍游息也。其男子人会例有多端，有专自修不务化人者，有务化人不能远游者，又有化人而欲及天下者，此则离本国、捐朋友、弃亲戚，遍历遐方，其视天下犹一家，视天下人犹一体，不辞险阻艰辛，虽啖人炙人之地，亦身历焉，惟祈普天之下，皆识真主而救其灵魂升天，以毕素志。此欧罗巴敬天爱人之大略也。

又曰：欧罗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官府必设三堂。词讼大者先诉第三堂；不服，告之第二堂；又不服，告之第一堂；终不服，则上之国堂。经此堂判后，人无不听子理矣。讼狱皆据实，诬告，则告者与证见即以所告之罪坐之。若告者与诉者指言证见是仇，或生平无行，或尝经酒（醉）〔醉〕，即不听为证者。凡官府判事，除实犯真赃外，亦不先事加刑；必俟事明罪定，招认允服，然后行之，官亦始终不加詈骂。即词色略有偏向，讼者亦得执言不服，改就他官听断焉。吏胥饩廪虽亦出于词讼，但因事大小以为多寡，立有定例，刊布署前，不能多取。故官府无恃势剥夺，吏胥无舞文诈害。此欧罗巴刑政之大略也。

封内虽无战斗，其有邪教异国，恃强侵侮，不可德驯，如糙而粗、度尔格等者，本国除常设兵政外，又有世族英贤智勇兼备者，尝以数千人结为义会，大抵一可当十，皆以保国护民为志。其初人会者，试果不惮诸艰，方始听人焉。会在地中海马儿达岛[22]，

长者主之，遇警则鸠集成师，而必能灭寇成功。他国亦有别会，俱仿佛乎此。即国王亦有与其会者。此又欧罗巴武备之大略也。

又曰：地中海有岛百千，大者曰甘的亚岛，曩有百城，周二千三百里。古王造一苑囿，路径交错，一入便不能出，游者须以物识地然后可入。生一草，名阿力满，少嚼便能疗饥。地中海风浪至冬极大，难行。有鸟作巢于水次，一岁一乳。但自卵至翼，不过半月。此半月内海必平静无风波，商舶待之以渡海。鸟名亚尔爵虐，此半月遂名为亚尔爵虐日云。

又曰：欧罗巴〔西海〕迤北一带，海岛极多。冬长暗数月，行路工作以灯。产貂类极多，人以为衣。又有人长大多力，遍体生毛，如猱猴。产牛、羊、鹿甚多。犬最猛烈，一犬可杀一虎，遇狮亦不避也。源案：东北海[23]黑龙江以下，有使犬、使鹿部，捕貂为生。此西北地亦然。盖地近北海，故貂、鹿、犬所产相同。冬月海（水）〔冰〕为风所击，尝涌积如山。人善渔猎。山多鸟兽，水多鱼鳖。人以鱼肉为粮，或磨鱼为面，油为灯，骨造舟车屋室，亦可为薪。其鱼皮以为舟，遇风不沉不破，如陆走则负皮舟而行。源案：黑龙江东，有鱼皮部，以鱼皮为衣。此亦西北海[24]与东北海物产同之一证。其海风甚猛，能拔树拆屋及摄人物于他处。又曰：北海滨有小人国，高不二尺，须眉绝无，男女无辨，跨鹿而行。鹳鸟常欲食之，小人恒与鹳相战，或（顶）〔预〕破其卵以绝种类。又有小岛，其人性嗜酒，任饮不醉，年寿最长。近谙厄利亚国，为格落兰得[25]（岛），其地多火，以砖石障之，仍可居处。或宛转作沟以通火，火焰所至，便置釜甑，熟物更不须薪。其火亦终古不灭。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欧罗巴列国，南至地中（之）海〔之〕义八搭（峡海）〔海峡〕[26]，隔亚非利加地；东南至黑海，连亚齐亚；北及冰海，东接亚齐亚；西及大西洋海。广袤圆方九百

七十五万方里，长一万零五百里，阔七千五百里。居民二万万丁。其半地归峨罗斯。北极出自三十六度至七十一度，自英都中线偏西十度、偏东三十六度。遍地江河支流灌溉田亩，中间高岗崎岖，千峰险峻，由此延曼南北。大湖在峨罗斯国，由海隅深入其地，交通往来，自有转圜之易。古时此地林树稠密，群蛮游猎。商朝盘庚年间[27]，希腊族种到峨罗斯而开新地，渐进教化，在地中海岛各地，与亚齐亚列王战胜。于是罗马国在以他里大兴，攻服欧罗巴之大半，化民成俗，四夷共服。惟有北方之野蛮，与罗马交战屡获全胜。东汉献帝年间[28]，匈奴侵欧罗巴东境，其土民迁移邻邦，一至罗马国之交界，尽力战斗，被罗马国荡覆君室，自创新鼎[29]，异族者渐奉天主之教，勉为良善，但无见识。其僧乘机弄权，敢作敢为。唐朝年间，回回前进，与西国接战。宋朝年间，千万居民离其本地而往犹太国，百有余年与回回苦斗不息。自后欧罗巴内城邑大兴，并操自主之权，始知印书、知制火药、初造罗经。洎明嘉靖年间，舟楫无所不至，初寻出亚默利加大地，次到五印度国，后驶至中国。通商日增，见识日广。此时欧列国万民之慧智才能高大，纬武经文，故新地日开，遍于四海焉。

《瀛环志略》曰：欧罗〔巴〕或作友罗巴。一土，在亚细亚极西北隅，以乌拉大岭[30]为界。详《峨罗斯图说》。中国之所谓大西洋也。绝长补短，约得亚细亚四分之一。西距大西洋海。海水由西北湾环注入大地，曰波罗的海，一作八得海，俗名黄海。转注东北分两汊，约三四千里。波罗的海之南，海水由正西注入大地，曰地中海，泰西名墨力特尔勒尼安，一作美的德拉灘。由西而东，约七十余里。再分小汊注东北成巨浸，曰黑海，泰西名（勒必）〔必勒〕西。周围二三千里。环波罗的海，南尽地中海，黑海之北岸，为欧罗巴全土。其地自夏以前，土人游猎为生，食肉寝皮，如北方蒙古之俗。有夏

中叶，希腊各国初被东方之化，耕田造器，百务乃兴。汉初意大里亚之罗马国创业垂统，疆土四辟，成泰西一统之势，汉史所谓大秦国也。前五代之末，罗马衰乱，欧罗巴遂散为战国。唐、宋之间，西域回部方强，时侵扰欧罗巴。诸国苍黄自救，奔命不暇。先是火炮之法，创于中国，欧罗巴人不习也。元末有日耳曼人苏尔的斯始仿为之，犹未得运用之法。明洪武年间，元驸马帖木儿王撒马儿罕威行西域。欧罗巴人有投部下为兵弁者，携火药炮位以归。诸国讲求练习，尽得其妙。又变通其法，创为鸟枪，用以攻敌，百战百胜。以巨舰涉海巡行，西辟亚墨利加全土，东得印度、南洋诸岛国，声势遂纵横于四海。现大小共十余国。

波罗的海之东，有大城曰彼得罗堡[31]，一作必特尔土木尔。峨罗斯之都城也。波罗的海之西岸，与大西洋海相表里也，形如葵扇下垂，曰瑞兰国[32]。从南岸突出如臂，亘波罗的海之阑，与瑞国作凹凸之势，曰楗国[33]。楗国之南曰日耳曼列国，为欧罗巴之中原。日耳曼之东北，临波罗的海，曰普鲁士。日耳曼东南曰奥地利亚。其东南临地中海曰土耳其。土耳其有三土，此其西土，中、东两土，在亚西亚洲内。土耳其之南，地形如人掌椭于地中海，曰希腊。日耳曼之南曰瑞士。再南，如人股之著屣于地中海，曰意大里亚列国。日耳曼之西北临海，曰荷兰。荷兰之南曰比利时。比利时之南曰佛郎西。佛郎西之西南曰西班牙。西班牙之西，临大西洋海，曰葡萄亚。佛郎西之西北，有三岛雄峙海中，曰英吉利。

按：以上各国，惟峨罗斯与中国互市，在西北陆路，不由海道。其至粤东贸易者，英吉利船最多，居各国十分之六。西班亚之船，大半自吕宋来粤东，称大、小吕宋，不称西班亚，其船之多，几过于英吉利，而洋米之外少别货。此外则奥地利亚、普鲁士次之，璉国、荷兰又次之，瑞国又次之。佛

郎西货船每岁来粤多不过三、四只，少则一二只，所载皆呢、羽、钟表诸珍贵之物。葡萄亚即居澳门之大西洋，其本国商船来者甚稀。日耳曼之翰堡[34]、一作昂不尔厄。北闵一作不来梅[35]。两埠间，有货船来粤。比利时现求通商，船尚未来。意大里亚近分四国，商船无来者。土耳其系回回。希腊新造小国，向来通商。

按：诸书述各国地域之正方里，各各不同，与中国开方法不同，不知其如何折算？其所列进帑、兵额、师船之数，复各书多不相合，殊不足据。所谓欠项者，乃国所欠于民之数。西土之例，国有兵事，则聚乡绅于公会，令其筹辨兵饷。皆贷于富商大贾，而岁偿其息，愈积愈多。或罄一岁之入，而不足以偿，则加税额以取盈焉。民之怨畔，国之衰弱，半由于此。

欧罗巴一土，以罗经视之，在乾戌方，独得金气。其地形则平土之中，容蓄沧海数千里，回环吞吐，亦与他壤回别。其土膏腴，物产丰阜。其人情性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

欧罗巴诸国，迤南者在北黄道之北，寒暑略似中原；迤北者在北黑道之南，积雪至五六尺，坚冰至三四尺。俗传西洋人畏冷，误矣。冬月室皆炽炭，衣毡数重，无著裘者。所传畏冷者黑夷，皆印度或南洋各岛人，与赤道相近，亘古未见冰雪，其遇祈寒而瑟缩也宜矣。

欧罗巴诸国来粤东，皆从大西洋海开行，沿亚非利加之西岸

南行，至尽头之好望海角，俗名大浪山，乃转而东北。舟行至此，风涛最恶，彼土人惯于浮海，亦罔不栗栗危惧，过此乃额手称庆。浮印度海东北行，入苏门答腊、葛留巴之巽他海峡，又东北而至粤东，计程约七万余里。俗称来三去五，盖由大西洋来中国约三月程，回国则须五月程。往返同途，而迟速不同者，非尽由风信之顺逆也；四海之水皆东趋，至尾闾而入大地，又从万派源泉分流而出，由欧罗巴至中国则为顺流，由中国西旋则为逆流，故迟速不同耳。

欧罗巴诸国，纪年皆称一千八百几十年，非其传国之年数也。各国皆奉耶稣教，以耶稣降生之年为元年，至今凡一千八百余年耳。至各国祚数，或修或短，惟佛郎西传世最久。其余多者亦不过数百年，且时立女主，族姓潜移。俗传西洋诸国自古未易姓者，妄也。

西洋诸国语言文字相同者，普鲁士、奥地利亚与峨罗斯（同），地相接也。英吉利与米利坚同，西班亚与墨西哥以南诸部（同），葡萄亚与巴西（同彼州）本三国之所（开辟）〔分〕也。余（国）皆不相同。

泰西人造屋，外无墙垣，中无院落，惟层楼叠架，绕以回廊，遍间牖户。贱者处下层；贵者居上层，虽王宫亦如此。所称俄罗斯新都，王廷长四十五丈、阔三十八丈；旧都王廷广七十七丈，长二百一十丈，非指一宫言之，总其宫墙四隅计之，而中则自分层数、间数也。

欧罗巴之大界限[36]，自地中海以外，一为州中海，横贯瑞丁、那威、大尼、普鲁社之南，峨、日、奥、佛、桂[37]、瑞、意大里各国之北，亦名黄海，亦名巴得海，亦名波的亚海，皆此州之异名也。一为乌拉岭，即葱岭之北干，起白尔摩[38]，北抵冰海，长

四千余里，分亚细亚、欧罗巴二洲之界，俄罗斯跨此岭东西焉。其岭所连诸山，皆葱岭西北之干，蜿蜒回环，千曲百折，以抵海滨。信乎！葱岭之大雪山为古昆仑，巍为群山之祖也。

《地理备考·欧罗巴各国总叙上》曰：欧罗巴洲各国建立始末，以额力西国为最。而额力西国之前，又系上古亚西黎亚[39]与厄日度二国开创风气。当中国唐虞之世，亚西黎亚国政教昌隆。自夏后不降十三岁，嗣君尼〔尼〕亚斯不勤政事，国势渐衰。自后八百余载，朝政日非，古史无所记载。惟厄日度国代有明君，然古史但载兵革始末，而贤君善政，均未之述。自商王祖辛十二年，亚美奴非斯溺死红海后，西索斯的里嗣位，武备文事，极一时之盛。是时厄日度国人约二千七百万余口，传世七百十一载，每遣人民迁赴他方，开创教化。故亚德纳斯[40]国渐为声名文物之邦，实赖厄日度国人前往其地变化之也。是时，额力西国王（开）〔闻〕而向风，遣其能臣游说各国，因得十二国会盟，彼此相卫。岁遣使臣再会于德尔摩比勒[41]之地，议行善政。复思延国祚必须立教，遂将德尔佛斯堂〔并〕诸善士布施之资财，尽付十二国会议之人管理，缓急相关，并力御侮。是以伯尔西亚（回）国兵来侵，无不败北。偃武修文二百余载，航海四出，并至葛尔给斯[42]等处创建新国焉。殷王廪辛六祀，亚德纳斯国王名德修者，武勇绝伦，自思十二部落事权不一，遂欲合而一之。先得庶民之心，次散其附和首领之众，又裁汰国内各衙署，惟建会议公堂一所，设礼制，轻税敛，招徕远人，弹丸之地，竟成通都大邑，较额力西各处更盛。国中大权尽归一人，尽革前此各部强霸衡行之习。其国人分三等：一则尊爵绅士，二则百工匠役，三则农夫庶民。因一等之人权重，故自德修王至哥德洛斯（亚）〔王〕两世，特加惠于二、三等之人，以分爵士之势。久之，民志日骄，畸重之势，权遂归下。当周康

王时，哥德洛斯王薨，其民以此后必无如先君之贤者，遂扬言惟玉必德尔[43]为君，方可推戴。玉必德尔者，乃其国供奉宗神之首，示不欲更立国王也。遂立会议官以执政事。从此额力西各国效尤，纷纷逐君革爵、设官擅政，风俗政治为大变易。惟亚德纳斯国人初虽除国王之名，尚立哥德洛斯王后裔为统领之官，曰阿尔干，势权与国君相等。越三百三十一载，当中国周平王时，国人复议：阿尔干官永执国政，与君何异？嗣后（州）〔每〕官三年一易。越五十五年，又议每岁分立九官，于任满卸退之时，必述职于民以定臧否？人皆视为畏途。自后亚德纳斯国人各自专擅，无复法度。国中诸才智士复议创造法律以约束其下，推达拉固[44]主其议。其人性过严酷，纂修法制，罪无大小，尽定斩决，时人谓之血书。越数十载，有梭伦者，当周灵王年间，修改律例，归于平允。遂按一国资财之多寡，分尊卑贵贱四等。其四等至贫贱之人虽不得居官，至有通国会议公务，亦可参预。又恐人多语杂，因建议事厅、大理寺二署。其议事厅定额四百人，为庶民会议之所；其大理寺乃官府会议之所。其官必名望才德，由众推举。此梭伦所定政治章程，各国多〔有〕效之者。又有斯（尔）巴〔尔〕达[45]国，其始亦如额力西，分列小国，而统于一君，历代相传四百余载。当周成王时，有兄弟二人者，同登君位。嗣后相传，皆系二君同治，至九百年之久，此事最为奇异。迨秦始皇时，葛黎厄美尼斯[46]王践位，始复改为一君。其国政严禁奢侈，不用银钱，不丰饮食，皆练习武事，故富强善战。国中世守其教，视亚德纳斯国梭伦所立法度，更为悠久。当其时，伯尔西亚（回）国达黎约[47]王兴兼并之意，又听阿德纳斯国人诉请报复，步骑十一万大举来攻。然伯尔西亚承平日久，士卒或习奢过度，或从役劳苦，不能如昔年之劲旅。于是亚德纳斯国中良将，简精锐万人迎敌，大破敌军。逾

二十载，伯尔西亚国嗣王名舍尔时[48]者志图报复，率马步舟三军数十万众，倾国大举，复攻额力西之亚德纳斯等国。各国齐心盟约，背城力战，破之，水陆全胜。然自后额力西各国恃胜而骄，所获敌财彼此侵夺，于是亚德纳斯与斯巴尔达二国首先背盟，号召各小国自相侵伐，干戈不休，日至衰微。越九十三载，当周显王时，遂为马斯多尼亚[49]国王袭破，尽有额力西全国，开辟疆土，更广于额力西。其子阿勒山德里[50]王嗣为盟主。当周显王时，复率步军三万、马军五千，攻服伯尔西亚国，远至天竺诸处，无不归附。屡战屡胜，兼有欧罗巴州、亚细亚州之半。迨殂后，其将帅等互相割据，事迹纷繁。建为东都，号君士但丁城，后为土尔其、希腊国所有焉。东汉时始为意大里国所并[51]。额力西国自昔盛时，当周景王、显王时二百余载，文名显著之士不可胜计，百工技艺皆至精巧。玉必德尔与（的亚）〔亚的〕纳二庙堂，尤天下第一壮观。虽东方各国，尚不及。诗书文字，绘画工塑，无不奥妙，而军务尤所讲习。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洵欧罗巴州开创之首国，在意大里之前者也。

欧罗巴洲古时国最盛者，自额力西外，嗣惟罗马国一统最久。其创建在成周中叶，其混一在西汉之中，分裂在东晋之末，其宗祧全墟在明景之世祚历二千余年，自古无其强大悠久。然自昔至今，一兴一衰，为欧罗巴二次大变，亦欧罗巴之大关系也。当周平王时，环意大里亚皆强勇之国，而国王罗毋洛者，与邻国战胜时，即收其精锐归入营伍，并择其军器号令之胜已者而效从之，每战胜一次，势力愈增，连年练战，上下皆善用兵，纪律严肃。且勤治国政，设立议事厅，选才智百人会议，法度无不尽善。其后四代贤君，国益富强。迨七世之君达尔癸（伯）〔虐〕者，残忍无道，败乱伦常，通国怒而逐之。嗣后遂不立君，惟推主师一人以

领兵；别推官长二员代理国务，一年一易。此罗马国之大变局也。自后政事修明，国益富强。越数百年之久，环意大里亚诸部，尽归版图。惟隔海之加尔达额国，实为劲敌，其国在亚非里加州海滨，以舟楫为贸易事，海滨两（岸）〔边〕，皆归其掌握，延及欧罗巴之西班亚地方，遂雄据各岛。而罗马国人亦畏其水军强盛，不敢阻遏。自后二国常相抗敌。虽加尔达额风俗甚野，不如罗马国之法度，其兵多招募异乡乌合，亦不如罗马国士兵之纪律，然罗马止长陆战，而加尔达额国则舟舰娴习。迨交战二十余年，罗马国亦学习水战，取加尔达额国遭风漂人之船以为程式，遂成舟师一队，选水师将官驾驶，水战而获大捷。两国仇忌日深。加尔达额国人有阿尼巴者，世为名将，父子祭神，誓灭罗马，讲习韬略，幼立战功，年（三）〔二〕十五岁即拜大帅，引军渡厄伯洛河，逾峻岭，抵意大里亚国，进攻罗马都城，连败罗马之兵，收服各部。索罗马国有三杰士，竭力战守。一曰发比约马西摩，则坚垒不战，惟游兵清野，佯败引诱，以老其师，暂为羁縻于前，而亟整御备于后。一曰马尔塞罗，则率兵围困诺拉，收复余城，以分敌军之势。斯三人者，罗马通国所倚重。至于西（北）〔比〕扬，则尤为超卓，不在本国拒敌，而反提军远出。窥加尔达额国兵大半外出，乘虚深入，随攻随拔，势如破竹，直抵其都，国人望风败溃。阿尼巴闻警，旋师自救，被罗马奇兵邀其归路，舟师迎击海中，全军尽覆，阿尼巴乘渔舟逃归，不得已纳款送质，并立盟约，非奉罗马国之命，永不得擅与别国交兵，时汉高祖六年也。斯时诸国分而为二：一则为罗马与加尔达额二国之战场，一则额力西国土酋分据之属地互相争斗。额力西分为三国：一名厄多里亚[52]，一名亚加压[53]，一名白阿西亚[54]。会议立官，而（额力西）〔马斯多尼亚〕国王仍为其地之长。其君暴虐失民心，而厄多里亚国人

更恨之，乃迎请罗马国之兵至本国，协逐暴君出国，罗马（逐）〔遂〕胁额力西各处为藩属。厄多里亚各国自悔失计，复乞师于西里亚[55]国，以驱除罗马，而加尔达额国败将阿尼巴亦往西里亚国求援，皆因西里亚新兼并犹太、波斯，为东方强大之国，故希腊诸部欲倚之以拒罗马。时西里亚心畏罗马之强，而阿尼巴力言罗马师疲易败，于是出偏师前往额力西，以助厄多里亚国。罗马军迎击败之，乘胜追北，围其都城。西里亚国亦归臣服。于是希腊诸国皆献土，阿尼巴自杀，时汉孝惠帝五年也[56]。汉景帝十年，罗马大举伐加尔达额，围其都城，屠之。因毁其城，略定其部属。复征服西班亚，置为部属。于是地中海南岸，仅余两强国未服：一曰宾多[57]，一曰玉古尔达[58]。时宾多国恃有高哥斯山[59]为屏障，兵亦强悍，故与罗马兵相持二十〔六〕年之久，始为奇岳所破。而玉古尔达国尤险，逮于汉元封五年始征服焉。由是地中海南亚非里加州各国尽入版图，犹太、麦西国亦俯首归附。其地中海北欧罗巴境，亚马尼、佛兰西无不臣服。又渡海征英吉利番，建为大部。西止数万里，无复抗颜行者。然罗马国人民自裁革王位以后，其议事官原议一年一易，后因军事难更生手，渐有久于其位者。议事官之后嗣，世沐荣宠，偏庇姑息。其庶民虽有例许为显职，得遇选举，然其所选，仍皆议事官之后嗣，民间才杰皆不得选。以此上下人心不睦。且征伐诸国之后，偏染繁华，骄奢日甚。富贵子孙，特势凌人。诸将各拥强兵，桀不驯服。故外患既平，内衅渐启。幸边圉皆有重兵镇压，互相钳制，故国中变乱未作。若非（宋都）西拉[60]之兵，则罗马国早为大将马黎约[61]军卒所擅据矣。先是西拉之兵与马黎约之兵积衅交讦，其黠恶乘机倡乱，杀高爵子孙。民与绅斗，兵与兵哄。既而兵、民、绅分党相攻，同时并起，至相屠戮数万。时二大将出征东北夷族者，一

曰潘沛[62]，一曰塞萨尔[63]。闻变旋师，共平内难，尽戮反侧十余万人，国事乃定。于是大权尽归两帅。潘沛曾定麦西、犹太各国，立功东北；塞萨尔曾收服佛兰西、英吉利，立功西北。二人威名相等，积不相下。而塞萨〔尔〕兼有文学，尤得民心。潘沛遂起（东都）兵攻之，为塞萨尔败诸希腊之地，潘沛走死。由是塞萨尔总大政，立法制，罗马大治。有议事官忌之，使刺客杀之。于是塞萨尔之兄于额达唯约[64]起兵复仇，夺回其国，遂即尊位，是为罗马复立国王之始。时汉建始二年也[65]。是时欧罗巴、利〔未〕亚二州及亚细亚西境，周回数万里，尽入版图，惟罗马国独立行政于天下。四国之使云集于罗马，皆纳款献赋焉。义地约比〔亚〕国[66]使人求和，巴尔的亚[67]国昔与罗马深仇，亦使人结盟和好；天竺国命使前赴会盟，其余各国畏威怀义，无不奉命，水陆无警，兵革休息。于是额达维约王亲闭仍讷庙门。仍讷者，乃其国之神也。凡有战斗之事，其庙门则启；若干戈宁静，则闭其庙门，以示偃武修文。从此四海升平，人物熙和，为西土极隆平之世。越三载，当汉孝哀帝建平二年，耶稣乃降诞于如德亚国。罗马国之创始如此。至其文学技艺，古时亦未开辟，惟以兵农是习。迨胜额力西后，尽获其珍奇；嗣服阿细亚各国，复得其积贮。各国文艺精华，尽入于罗马。外敌既谧，爰修文学。常取高才，置诸高位。文章诗赋、著作撰述，不乏出类拔萃之人。但除开国数君之外，余多骄纵败常，视国人如奴仆。且国君既以酷虐待民，而己身又为新兵所制，既使天下闻名慷惧，而其君反自畏三军。此则罗马国之大势也。初罗马征服各国之后，其边外夷狄尚未收服。屡遣大将穷兵绝域，深入沙漠，穷追至北海，犁庭扫穴，伏尸百万，始能征服。然开地既广，鞭长莫及，国中既皆放辟邪侈之习，(如)〔加〕以北地降王，处之内地，生聚渐盛，报复不忘。各旋

其本部，告以罗马人物之富丽，田土之膏腴，复述亲友死亡之惨，以耸土夷愤怒之心，遂倾国奋矛枕戈，并携妻子、奴仆、六畜、器皿，蜂拥四至，所过扫荡，遇室即焚，逢人即杀，肝脑涂地。及晋惠帝时，嗣王以御狄殒于阵，国大震。不得已，乃与之和。自罗马西都迁于伯拉东都；以避其锋[68]，并将西都守河之兵，调赴东方护卫。自彻藩离，以致故都守备单弱。东晋孝武帝二十（二）年，复分国为二王，以治东西二都。其后西都屡为莪（时）〔特〕族[69]所侵。宋元徽三年，峨特围罗马西都，王出降，由是西都遂为罗马所据[70]，惟东都仍称罗马国焉。夷酋科多亚塞者，遂据西都，即位称汗。宫室焚毁，府库倾荡。阅数百载，倾覆尽矣。唐初，回教之摩哈默兴于天方，兼并波斯，其势欲强罗马人回教，不从。由是，波斯回兵数侵罗马东境，犹太、麦西诸部皆陷，峡东地全归回教，仅余希腊片土。元末，峡东尽归土尔其，数渡海峡侵罗马，吞其旁邑殆尽。明景泰（二）〔四〕年攻陷君士但丁都城，罗马遂亡。罗马军旅最有纪律，至今犹传留为法，止因后不守先王之道，勤修政治，专以辟疆黩武为事，盛满必倾，外患骤至，辱国损威，千百年繁华富丽皆成化外，良可叹息焉。

《欧罗巴各国总序下》曰：自罗马西都陷于夷狄之后，迨当唐中宗嗣圣年间，英吉利[71]南边膏腴之地，归于萨索尼亚[72]夷国，奥卢地[73]归于法郎古[74]夷国，西班亚归于厄都[75]夷国，意大里亚及各邻近之地归于龙巴尔多[76]夷国。于是，罗马国之政治法度、技艺、文学等，扫荡仅存踪迹；政事、律例、风俗、衣冠、言语、人名、国号，尽变夷俗。自后数百年，欧罗巴风俗鄙陋，即显宦缙绅，亦不能读书识字。且因导引诸夷内攻之酋领等，以所得之地，与其大夫、将军按职分授。而大夫、将军等，亦所在效尤，与其麾下分授地方，迫夺民田，迫使佃耕。又各部互相攻击，

动辄挟制君上，无复纲纪。于是各国君筹议，务结民心，以强己势，而分部酋之权。庶民始立会议公廨，选举官员，经理约束国政，渐变昔之荒蒙。惰慢者皆讲习以开其智，勤奋以励其身。且夷狄攻破西都时，独东都伯拉未遭倾覆，国中文学事业，仍存一、二。迨数百年后，其地又为大市埠，而天竺国之珍奇货物、巧妙工作，多往聚售。意大里亚国始再与各国来往，复习文学之事，后又与欧罗巴各奉耶稣教之君会盟，共逐回回出如德亚国都。时各国三军，或赴如德亚，或归本国，无不会集于伯拉东都，而列西国之生意，实赖此创始。宋哲宗绍圣三年也。迨各国干戈休戢之后，有意大里亚国人曰日威亚者，当元成帝年间，始造罗盘，以便舟行。从此，意大里亚各国人始赴东方厄日度诸埠，收买天竺土产、奇巧各物归欧罗巴，甚获利益。时元大德年间至明建文帝年间也。至耶稣一千四百年间，欧罗巴北方之人，无不奋营贸易。是时邻近洲中海之的纳马尔加[77]、瑞典等国，海盗猖狂。及与意大里亚通商，结盟保护，而他方效之。于是，亚里曼[78]及弗兰地[79]二国之八十城，亦约盟互卫。邻近别部，亦皆求和好。始公立贸易章程，各埠财物，积贮于弗兰地国之布卢日[80]城及其邻近各城，皆为欧罗巴至富庶之福土。再，奉耶稣教各君往救如德亚之后，因与旧蒙古达尔哥斯丹[81]各王结约，以拒土耳基回国。其奉使赴蒙古者，皆耶稣教中僧人，素好云游四海，远方绝域，无不历遍。其首赴蒙古，记录沿途古迹者，乃若翰加尔宾[82]也。宋理宗淳祐六年，复有数僧赍教主公牒，投蒙古国王，恳其关照保护。嗣后往蒙古、印度等处者益多。迨明太祖洪武年间，蒙古国王达美尔兰[83]者，人甚英武，印度远域，无不攻克。彼时，欧罗巴人已于蒙古部落充当兵卒，后携其火药、炮位运用之法旋归本国，较阿里曼国人所造更精，至是始讲求益善焉。蒙古国王达美

尔兰麓后，欧罗巴之奉教诸僧皆旋本国。遂以印度等东方之富丽丰饶，启发本国人，并言海面水路，直达各处。先此，西洋舟船不过游奕亚非里加近处海边，后渐向南驾驶，于明孝宗弘治(十)〔元〕年，驶越好望海角，始为赴东海[84]及印度海之水路。彼时，西洋人有日讷瓦[85]国人名哥隆波[86]者，拟由西方而赴东方，国人皆谓孟浪之谈；复禀弗兰西、英吉利、布路亚三国王，亦皆不见用，最后得大吕宋国王赏发银币，备三大船，于明孝宗弘治五年开行西往，越三十三日，探得前途始有洲岛。及临近其地，并非印度；所遇人民，言形殊异，即今之亚美里加洲[87]地也。语详后卷，兹不及赘。再，罗马国败废之后，欧罗巴余邦皆遭大幽暗，世衰道微，国人卤莽，文学攸斁。迄明永乐以后，复如田禾旱槁得雨还苏，渐再知教化。况新寻得各洲，浡然复兴，创造印撰书籍，百工技艺，交接贸易。故诸史推今世为极盛。

《地理备考》曰：欧罗巴虽为地球五州中之至小者，然各处文学、技艺，较之他处，大相悬殊。故自古迄今，常推之为首。其地纬度离赤道往北三十五度起至七十二度止，经度自巴黎斯[88]第一午线西十二度起至东六十度止。东连亚细亚，西至亚德兰的海，南统黑海及地中海，北至冰海。东西长约一万五千六百里，南北宽约一万零八百里，地面积方约五百九十一万六千里。

欧罗巴内外共十四海，回环穿绕。其至大者三：一名冰海，为北方之界；一名大西洋海，为西方之界；一名地中海，为南方之界。其余小者十一：一名白海[89]，乃冰海之分派；一名巴尔的哥海[90]，一名北海，一名浅沙海[91]，一名一尔兰大海[92]，以上四者，皆系大西洋海之分派；一名若尼约海[93]，一名亚尔给白拉科海[94]，一名马尔马拉海[95]，一名黑海，一名亚索弗海[96]，以上五者，皆系地中海之分派；一名加斯比约海[97]，此海原天下至大

之湖，是以俗名为里海，在欧罗巴之东，与各海均不相通。

欧罗巴地大半在北温道，其居北寒道者，只十二分之一。至于地气，则分四等：第一、自纬三十五度起，北至四十五度，乃热；第二、自四十五度至五十五度，乃温；第三、自五十五度至六十五度，乃寒；第四、自六十五度至七十二度，乃极寒也。四等之内，或热、或温、或寒、或极寒，皆有损其太过，益其不及。其临（德亚）〔亚德〕兰的海一面之各国，冷则由南而北，渐渐加甚；热则有海风解散暑气也。其临地中海一面之各地，冷则乍寒乍暖，不时变易，由西而东，以渐加增；热则随风更变，全无定准；而东方各处，较西方微觉凉爽。其枕亚西亚一面之各处，虽属严凛，然由南而北，无甚（参）〔差〕别；热则因其冷之甚，反为炎酷。按四季面论，其第一、二、三等，虽各按时令，然皆有先后迟早之分。其第四等之地，只有二季。居北寒道各处，冰雪凝结，有越三月不夜之天，有数月尤长之夕，（日只比）〔只有北〕晓悬于空中。故冬长而冽，乃因久无日光之故也。夏短而炎，乃因常有日照之由也。

欧罗巴所产金、银、宝玉，较之他州虽属微鲜，然其所有铜、铁、锡、铅、煤、水银等矿及盐田，则胜于别处。

欧罗巴一州，地临北方者多，近赤道者寡。故凡热域之草木，实为难得。然而濒地中海各边，凡他州所有卉、木、百谷，亦皆有之。且诸物中，草、木、五谷，皆以地道为限，莫能到处皆宜。即如（何）〔阿〕利袜树与葡萄、黍、稷之类，产〔于〕南方者，皆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以内，若四十九度外，则全无矣。欧〔罗〕巴（离）西方诸处，较之亚细亚东方北极出地同度者，颇为卑下，所产草木，甚为悬殊。除四海同生之草木外，其余皆止宜于二方极北之地。至于欧罗巴中央所产者，则凡高山，由巅至麓，树木最

繁，花卉万种。然亦只宜此方，难移植他地。橡树在欧罗巴北方甚为高大，名曰树王。椴、松、柽、榆等树，乃北方所共有，黑杨、皂角等树，丛茂成林，亦在北方温道之末，惟松、柽二树最多。赤道往北六十八度外，殆无树木；至四十四度内，皆有。所产五谷，皆足以供欧罗巴一州之人。厄罗斯、伯罗尼[98]、亚里曼等国五谷丰登，除本国食用外，尚可外运。佛兰西地莜麦甚丰。厄罗斯、伯罗尼、亚里曼皆有莜麦，意大里种杭稻，土耳基种黍稷，诺鲁威[99]、苏益萨[100]二国（在北方）五谷甚鲜，只有油麦而已。又〔麦〕至六十二度外则无，莜麦还可至（四十六）〔六十四〕度，（全无）〔至于〕果菜杂（处）〔粮〕，欧罗巴各（粮）〔处〕皆有，而南方犹茂盛。柠檬、橘子、阿啊秣果、桑椹、甘蔗等，皆聚于南方。葡萄乃欧罗巴至美至繁之果，或至四十五度，或至五十度方无。黄麻、苎麻之类，欧罗巴中央用意栽种。桑树惟欧罗巴南方栽种。至于颜料、药材，在热道者较多于他处。其香料亦生于热道者多，种类不一，然通行常用者，各国山中皆有之。

欧罗巴州所在生齿日繁，种植日甚，禽兽充斥，然较少于他州，尤少恶毒之兽。盖人烟日稠，户口繁滋，是以此一州人，每于恶兽毒虫，务将除绝。所产野兽近日迹微，但高山尚有熊兽，毛色种类各异。其豺狼、狐狸、豪獾二猪等，皆生于深山幽谷、旷野丛林之地。其麋鹿、麈、兔、松貂、二鼠等，不缺于游畋狩猎之人。至于畜牲，日增月盛，且其种昔尚矮小，今则配合于他方所生，皆高大雄骏，其至多者，乃马、牛、羊、犬。至于野鸟，则鹰、鹫、鹳、鸢，遍林皆满。家禽则鸡、鸽、鸭、鹅，不可胜数。孔雀、白鸽、白鹤、乌燕，无不备具。外此或裸、或鳞、或介、或甲，种则繁盛，味则甘浓焉。

欧罗巴一州之人，共约二垓二京七兆七亿口。除回回国外，其

余欧罗巴各国皆奉耶稣教，大同小异，各从其门。

欧罗巴中所有诸国，政治纷繁，各从其度。或国王自为专主者，或国主与群臣共议者，或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者。

五州之内皆有文学，其技艺至备至精者，惟欧罗巴一州也。其外各州亦皆有之，但未能造至其极。如镌刻、地理、音乐等书，通行各国者，皆欧罗巴人所著作。其铸造、修制钟表、枪炮、风球、火船、阴晴表、寒暑针等有裨日用之器及织造各色匹头，大半皆创造于其地。

欧罗巴古为卤莽之州，后其地因近于厄日度，又连于亚西亚，故额力西国始得离暗就明，弃鄙归雅。且其民人才能敏慧，文艺、理学、政治彝伦，靡弗攻修，以臻其至。时有非尼西〔亚〕[101]国人自亚细亚州至于本州南方，教以贸易事务，建立货局，招募商贾。其后加尔达厄[102]国人始至焉。而额力西国人（遂泛海于）〔既由本国海边云集〕，意大里地〔方遂〕立新国，即罗马也。是时，不惟意大里诸地归其所有，抑且英国及亚里曼、〔额力西〕等国，皆为其所得。及罗马叛乱之后，为北方夷族夺据，彼时天主教既由亚细亚人于欧罗巴，又遍布于四方，〔其官士丹的诺伯拉[103]乎斯兴焉〕，传国数百余载。迨夷狄占据后，所建新国非一，其奥吉地归于法郎（西）〔古〕人[104]，其义斯巴尼亚[105]地归于维西哥多人[106]，其英吉利地归（克）萨〔克〕索尼亚人[107]，其俄罗斯地归于古斯（于）〔干〕的纳维亚人[108]。嗣后由大尼、那威而至之海寇，占据佛兰西国之一部。由亚非里加而至之回人，侵犯大吕宋国之数地。而罗马国则归于天主教王管辖。其昔有各地，太半为佛兰西国所有，更定新国，创业垂统。欧罗巴现在诸国，乃耶苏降生后数百年间始为建立。

【注】

〔1〕此“佛郎机”即葡萄牙，魏源误以为他国。

〔2〕此“佛郎机”指法国。

〔3〕无其事。《澳门纪略》所记至清初，“无复所谓佛郎机者”，大误。

〔4〕“澳门大西洋”就是我国史籍所载“佛郎机”。

〔5〕明末“以历法闻于中朝”的，如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人均非葡人。

〔6〕魏源误甚。一、明末，“佛郎机”，即葡萄牙殖民者继续盘踞澳门，却说他们已“弃澳而去”。二、盘踞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分明是因为“佛郎机”之名太臭，有意蒙混欺骗，才自称为“大西洋国”人的，却说他们既非“佛郎机”，也不是自称大西洋人，而是中国人误称他们为“大西洋人”的；还否认《明史·佛郎机传》就是葡萄牙传，反而提出《明史》应专立一葡萄牙传。三、不但误指编写《崇祯历法》的一些西方传教士为葡人，甚至把澳门“有大西洋之始”也视为可纪念的事情。这段文字实在错得太严重了。

〔7〕应作“黄海、渤海”。

〔8〕犁鞬，指罗马帝国。后来亦以此名指东罗马帝国或专指埃及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9〕〔安〕那多理亚（Anatolia），安纳塔利亚。

〔10〕大海，指大西洋（Atlantic Ocean）。

〔11〕黎轩（Byzantium），指东罗马帝国。

〔12〕安都城，或为 Byzantium（Constantinople）的讹译，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istanbul）；或指塞琉西王国都城 Antioch（安条克），今土耳其安塔基亚（Antakia）。

〔13〕福岛（Insulac Fortunate），今加那利群岛（Canaries），古称幸福岛。

〔14〕阿比河（Ob River），鄂毕河。

〔15〕拂郎（祭）〔察〕（France，Francia，França），法国。

〔16〕亚勒马尼（Alemanni），即德国（Germany）。

〔17〕法兰得斯（Flanders），西欧历史地区名，位于法国和比利时之间。《职方外纪》成书时，比利时尚未独立，是荷兰的一部分。

〔18〕翁加里（Hungary），匈牙利。

〔19〕雪际〔亚〕（Sverige，语源 Svea），瑞典（Sweden）。

〔20〕诺勿惹（Norge，语源 Norreweg），挪威（Norway）。

〔21〕甘的亚（Candia），今克里特（Kriti）岛。

〔22〕马儿达岛（Malta I.），马耳他岛。

〔23〕东北海，指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

〔24〕西北海，指北海（North Sea）。

〔25〕格落兰得，指苏格兰（Scotland）的盖尔人（Gael）地区。

〔26〕义八搭（峡海）〔海峡〕（Str. of Gibraltar），直布罗陀海峡。

〔27〕希腊大殖民要比盘庚迁殷晚好几个世纪。

〔28〕匈奴西迁至欧洲东部要比东汉献帝时晚两个世纪。

〔29〕匈奴帝国的瓦解，不是因为沙隆（Châlons）战役失败。此役之后不久，阿提拉又率军攻取北意大利，占领阿奎利亚（Aquileia），西罗马帝国岌岌可危。匈奴帝国的瓦解是因为阿提拉死后，诸子内讧；被征服的日耳曼人起而反抗，把匈奴人打得大败。

〔30〕乌拉大岭（Ural Mts.），乌拉尔山脉。

〔31〕彼得罗堡（Petersburg，Petergrad，Leningrad，Sankt Peterburg），又作必特尔土木尔，即圣彼得堡。

〔32〕瑞兰国（Sweden），又作瑞国，即瑞典。

〔33〕𫓧国（Denmark，Danmark），丹麦。

〔34〕翰堡（Hamburg），又作昂不尔厄，即汉堡。

〔35〕北闵、不来梅（Bremen），即今不来梅。

〔36〕此段疑为魏源改写。

〔37〕"大尼"与"𫓧"都是丹麦，却说是两国，并说一在波罗的海之北，一在该海之南，误。

〔38〕白尔摩（Perm），彼尔姆。

〔39〕亚西黎亚（Assyria），亚述。

〔40〕亚德纳斯（Athinai，Athens），雅典。

〔41〕德尔摩比勒（Thermopylae），塞摩皮莱。

〔42〕葛尔给斯（Kérkira 或 Corfu），克拉基岛（科孚岛）。

〔43〕玉必德尔（Jupiter），通译朱比特。

〔44〕达拉固（Draco），通译德拉古。

〔45〕斯（尔）巴〔尔〕达（Sparta），斯巴达。

〔46〕葛黎厄美尼斯（Cleomenes），通译克利奥蒙尼。

〔47〕达黎约（Darius），通译大流士。

〔48〕舍尔时（Xerces），通译薛西斯。

〔49〕马斯多尼亚（Macedon 或 Macedonia），马其顿。

〔50〕阿勒山德里（Alexandros 或 Alexander the Great），通译亚历山大大帝。

〔51〕"建为东都"开始的三十二字是魏源改写《地理备考》第三卷为《欧罗巴各国总叙》时误加。原书未说明希腊人建立拜占庭这一殖民城市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事，亦未说明罗马帝国在西汉初期就已把希腊并入它的版图，更未说明至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才攻陷君士坦丁堡。但对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官士丹的诺伯拉（君士坦丁堡），注明具体年代为晋成帝咸和三年，提前了两年。

〔52〕厄多里亚（Ætolia），埃托利亚。

〔53〕亚加压（Achaia），亚加亚。

〔54〕白阿西亚（Boeotia），彼奥提亚。

〔55〕西里亚（Syria），叙利亚。

〔56〕叙利亚败降应为汉惠帝六年。《备考》未说汉尼拔自杀于何年，其实为此后七年，即汉高后六年。

〔57〕宾多，原书作崩多，即 Pontus，今译本都，在黑海东南岸，不是在地中海南岸。原书误把米特拉达悌（Mithridates，本都国王）战争时间之长，归因于有高加索山为屏障，并误注其结束时间为汉后元年间。此一战争的结束时间应为汉元康年间。打败米特拉达悌的罗马将军是格内乌·庞培（Gnaeus Pompius Magnus），原书译崩彪。"奇岳"一名可能是 Gnaeus 的音译。

〔58〕玉古尔达（Jugurtha），《备考》误刻为人占尔达，今译朱古达，是努米底亚国王名，魏源再误为国名，原书错了的“占”字也没改正。朱古达战争的结束时间应是汉元封六年。

〔59〕高哥斯山〔Bolshoi Kavkas（Caucasus Mts.）〕，高加索山脉。

〔60〕西拉（Sulla），即苏拉。

〔61〕马黎约（Marius），即马略。

〔62〕潘沛，即庞培。

〔63〕塞萨尔（Gaius Julius Caesar），恺撒，那时的罗马内战并非庞培、恺撒回师平定，原书也没这么说。

〔64〕额达唯约（Gaius Octavius），屋大维。公元前27年获得奥古都斯（Augustus）称号。是恺撒的甥孙。原书说恺撒之侄，魏源谓为恺撒兄子，均误。

〔65〕汉建始二年是屋大维灭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时间。元老院奉以“奥古都斯”尊号在汉河平二年。

〔66〕义地约比亚国（Ethiopia），今埃塞俄比亚。

〔67〕巴尔的亚（Parthia），帕提亚（安息）。

〔68〕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不是因为外族入侵。罗马皇帝瓦林斯（Flavius Volens）战死于晋孝武帝时，事在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并将该城改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之后数十年。东都就是Constantinople，伯拉只是它的尾音ple。称为“伯拉”或“伯拉东都”都不对。

〔69〕莪特族（Goths），指哥特人。

〔70〕事实是西罗马帝国雇佣兵首领日耳曼人鄂多亚克（Odoacer）于宋元徽四年废黜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都斯鲁夺取意大利统治权。史称其所建国家为鄂多亚克王国。这一事件在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上被定为西罗马帝国灭亡和古典奴隶制终结的标志。十七年后，狄奥多里克（Theodoric）攻杀鄂多亚克，创建东哥特王国。

〔71〕英吉利，《备考》作“比勒打尼亚”，即不列颠。

〔72〕萨索尼亚（Saxony），撒克逊。

〔73〕奥卢地（Gaul），高卢。

〔74〕法郎古（Frank），法兰克。

〔75〕厄都，西哥特人（Visigoths）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

〔76〕龙巴尔多，伦巴德人（Lombards）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建立的王国。

〔77〕的纳马尔加（Denmark），丹麦。

〔78〕亚里曼（Allemagne，Germany），德国。

〔79〕弗兰地（Flanders），佛兰德。

〔80〕布卢日（Brugge 或 Bruges），布鲁日，在今比利时。

〔81〕达尔哥斯丹（Turkestan），土耳其斯坦。

〔82〕若翰·加尔宾（Giovanni de Planno Carpini），普兰诺·卡尔平尼。

〔83〕达美尔兰（Timur 或 Timur Lang），波斯语"跛子帖木儿"，欧洲人讹为 Tamerlane。

〔84〕东海，在此指太平洋。

〔85〕日讷瓦（Genoa 或 Genova），热那亚。

〔86〕哥隆波（Cristoforo Colombo），即哥伦布。

〔87〕亚美里加洲（America），美洲。

〔88〕巴黎斯（Paris），巴黎。

〔89〕白海（Beloye More 或 White Sea），白海。

〔90〕巴尔的哥海（Baltic Sea），波罗的海。

〔91〕漫沙海（English Channel，法语称 La Manche），英吉利海峡。

〔92〕一尔兰大海（Irish Sea），爱尔兰海。

〔93〕若尼约海（Ionian Sea 或 Iónioi Nísoi），爱奥尼亚海。

〔94〕亚尔给白拉科海（Aegean Sea，希腊文为 Aiyáion Pélagos），爱琴海。

〔95〕马尔马拉海（Marmara Denizi 或 Sea of Marmara），马尔马拉海。

〔96〕亚索弗海（Sea of Azov 或 Azovskoy More），亚速海。

〔97〕加斯比约海（Caspian Sea），里海。

〔98〕伯罗尼（Poland，法语作 Pologne），波兰。

〔99〕诺鲁威（Norway），挪威。

〔100〕苏益萨(Switzerland),瑞士。原书谓诺鲁威、苏益萨皆在温道末,其实各在寒道、温道之始;或所言位置误,或所记国名误。

〔101〕非尼西〔亚〕(Phonenicia),腓尼基。

〔102〕加尔达厄(Carthage),迦太基。

〔103〕官士丹的诺伯拉(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Istanbul)。

〔104〕法郎(西)〔古〕人(Frank),指法兰克人。

〔105〕义斯巴尼亚(España),西班牙(Spain)。

〔106〕维西多哥人(Visigoths),指西哥特人。

〔107〕萨〔克〕索尼哑人(Saxons),指撒克逊人。

〔108〕古斯(于)〔干〕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指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海国图志卷三十八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欧罗巴洲

布路亚国总记一作葡萄亚，一作博（都尔）〔尔都〕噶亚，即住澳门之夷。明以来所谓大西洋国也。

布路亚国，古名鲁西达尼阿[1]，与大吕宋毗连一区。西南俱界大海，东北俱界大吕宋。在耶稣未纪年以前，加达尼娄士[2]侵夺大吕宋时，尚不知有布路亚。迨吕宋为阿丹攻击，割布路亚地请和，旋复兴兵灭阿丹而夺回之。千二百年[3]，宋宁宗庆元二年。吕宋加色代尔[4]部落嫁女于佛兰西之律兴厘[5]，律，官名；兴厘，人名。割布路亚地之北隅数部赠嫁。于是兴厘迁居北隅，日渐盛强，复兴师攻取南隅之义斯门[6]、西弥里[7]等处，遂建都于义斯门，立国称王。千五百年[8]后，明武宗正德年间。驾驶舟师东取沿海，西取南弥利坚洲[9]之摩那济尔[10]地。百余年后，有塞麻斯田[11]王往侵，布路亚军伍淆乱，自误截己兵，遂大溃。国王没，诸子争立，乞援于大吕宋非里王[12]始定王位。自是国事受制于吕宋，边地被侵于荷兰。先感非里王之德，继成仇隙。千六百四十年，崇祯十三年。部众咸愤，起兵驱大吕宋之人，并废前王而改立新王，不

受大吕宋节制。传至四代，国事废弛，边境俱失。维时大吕宋之麻密王[13]，深念唇齿，既缔好于英吉利，复释布路亚之世仇，互市通商。故布路亚部落摩那济尔所产之金，始得进口。千八百有七年，嘉庆十二年。佛兰西摩那巴底[14]王，遣禹诺[15]领兵往袭。布路亚仓卒无备，遂弃义斯门而走摩那济尔；旋得英吉利之助，始逐佛兰西，复其故都。其子遂即位于摩那济尔。

国中官无常俸，不守廉隅。世禄之家，奴使小民，专擅骄纵，如大吕宋。兵丁三万，无纪律。自纠英吉利兵拒退佛兰西后，留英国兵帅助其训练，始成劲旅。近已不亚于欧罗巴各国。

俗奉加特力教，所在多立庙宇，统计教师庙四百所，尼庵百五十所。为人骄惰，虚假鲜实，尚不好洁，贵富贱贫。

河道三：鲁罗河[16]之源，发自吕宋，历本国之阿波多[17]大市镇而注之海；达俄河[18]之源，亦发自吕宋，历国都而注之海；惟密里俄河[19]自本国发源。沙中有金可淘。

产羽毛、布匹、鱼、盐、煤、金、哔叽、鼻烟。

葡萄亚国即布路亚，东北俱界大吕宋，西南俱界阿兰底海。幅员三万八千八百方里，户三百五十三口。领大部落六，小部落五十。俗奉加特力教。

伊斯〔特〕里麻鲁那[20]东、南俱界阿领底若[21]，西、北俱界弥那[22]。领小部落十有二。

晏特厘多罗[23]（东）北（俱）界大吕宋，西界阿兰底海，（南）〔东〕界特那斯阿满底[24]。领小部落四。

特拉斯阿满底东界大吕宋，西界（阿兰底海南界）缺那[25]（北界）〔与〕晏特里多罗。领小部落五。

弥那东界大吕宋，南界伊斯特里麻鲁那，（西）〔北〕界特那斯阿满底，（北）〔西〕界阿兰底海。领小部落十四。

阿领底若东界大吕宋，南界阿尔牙威[26]，（西）北（俱）界依士特里（底）〔麻〕鲁那[27]。领小部落十一。

阿尔牙威东界大吕宋，北界阿兰底若，西、南俱界阿兰底海。领小部落四。

葡萄亚国沿革原无，今补。

《皇清四裔考》：博尔都噶国即布路亚国，一作葡萄亚，即住澳之大西洋国也。博都噶即布路亚三字转音。在欧逻巴极西境，径七百里，西滨大洋，地分五道，四方商船皆聚都城。有大河曰德若河[28]，经都城西入海。通国大市凡六，水泉二万五千。国有二学：曰厄物辣[29]，曰哥应拔[30]。欧逻巴高士，多出此中。有耶苏会士苏氏者，著陡禄日亚书最精。土产果实、丝绵，多水族，善酿葡萄酒，即过海至中国，不坏。园囿有周数十里者，禽兽充牣。异国名王过其地，往射猎焉。俗有仁会，恤孤寡茕独。商船至，或有死而无主者，收其行李，访其戚属，还之。国王随处遣官为孤子治家，长则还所有，且加益焉。明以前未通中国，雍正五年，表贡方物，乾隆十八年复贡，命钦天监正刘松龄前途引导至京，召见赐宴。

先是雍正五年朝贡，于常赏外，特赐国王人参四十斤、库缎二十五匹、磁器一百三十件、洋漆器六十六件、纸三百张、墨二十匣、字画绢一百张及荔枝、酒、哈蜜瓜、松糕、枣糕、芽茶、香饼、灯、扇、香囊等物，又加赏来使倭缎、磁器、漆器、纸墨、扇、绢等物。至乾隆十八年，又特赐国王龙缎四匹，妆缎、花缎、线缎各八匹，百花妆缎十二匹，绫、纺、丝各二十二匹，罗十三匹，杭䌷七匹，册页一付玛瑙玉器六件，珐琅器二种，漆器十九种，磁器三十三种及紫檀木器、画绢、香袋、香饼、纸、墨、扇、茶。又

加赏正使画绢、纸、墨、扇、茶及文绮。又随敕书赐国王龙缎、片金各二匹，蟒缎、倭缎各三匹，妆缎七匹，花缎六匹，闪缎、花缎、青花缎、蓝缎、青缎、帽缎、线缎各四匹，绫纺绸各二十二匹，罗十三匹，绢七匹。又因端阳节，加赏国王纱四十匹，葛百匹，香囊、香串、宫扇、药锭等物，并正副使纱、葛、香囊、香串、药锭等物。盖念其远来，从优锡予焉。

二十五年，广东南海县民林六因缘入教，至于变易服饰，娶妻生子。经两广督臣李侍尧奏准比照左道惑众为从例治罪，以维风俗，部议从之。其国东境为伊西巴尼亚[31]，又东北为拂朗(祭)〔察〕，又东北为法兰得斯，又东北为热尔玛尼亚[32]、博厄美亚[33]诸国，山川风俗见《职方外纪》。

初，博尔都噶国君乏嗣，伊西巴尼亚之君为其昆仲，乃权署其国事。后复自立君长，不相统属。

乾隆初，博尔都噶国人傅作林以天文家来仕中朝，为钦天监。

《海录》：大西洋国又名布路(亚)〔叽〕士[34]，气候严寒。出散爹里正北行，约二旬可到国境。其海口南有二炮台，谓之交牙炮台，储大铜炮四五百架，有兵二千守之。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有市镇七处，如中国七府。由交牙炮台进港行数十里，到预济窝亚[35]，此一大市镇也，国王建都于此。有炮台，无城郭。又由此进，则为金巴喇[36]，亦一市镇。凡入中华为钦天监及至澳门作大和尚者，多此土人。又进为窝达[37]。又进为维丢[38]。其余为(来)〔耒〕鲁[39]，为阿喇加[40]，为(澘)比〔澘〕[41]，皆大市镇也。人烟稠密，舟车辐辏，各有重兵镇守。土番色白好洁，居必楼屋，器用精巧，色尚白。凡墙屋皆以灰涂饰，稍旧则复涂之。女人亦以色白者为贵。

称王曰“理”，称世子曰“黎番爹”，王子曰“必林西比”，王女曰“必林梭使”，相国为“干爹”，将军为“马喇（亚）〔吼〕乍”。文官有五等，武官有九等。其镇守所属外洋埔头各土官，即取移居彼处之富户为之，亦分四等：一理民间杂事，一理人间斗争，一掌粮税，一掌出人船艘。本国岁差一文一武到彼管辖。疆域大者，或差三四人，每大事则六人合议，若所差官未携眷属，则必俟土官四人熟议，合民情土风，然后施行，差官不得自专。若均有室家，则听差官主谋，土官多不与争，谓其患难相共也。

男子短衣窄裤，仅可束身，有事则加一衣，前短后长，若蝉翅然。官长两肩别镶一〔物如〕壶芦形，金者为贵，银次之。帽圆旁直而上平，周围有边。女人上衣亦短窄，下不裤，围以裙，至八九重。年（少）〔轻〕则露胸，老者掩之。出必以宽幅长巾挂其首，垂至两膝，富者更以黑纱掩其面，纱极细致，远望之如云烟，价有值二十金者。手中多弄串珠，富者则以珍珠或钻石为之。男女俱穿皮鞋。

自国王至于庶民，无二妻者。妻死乃再娶，夫死乃再嫁。凡婚姻，婿家必先计妆奁，父母但以女不得嫁为耻，虽竭家资不惜。而男之有妇与否则不复计。（盖又恃有妇家取偿也）婚不禁同姓，唯亲兄弟不得为婚。寡妇再醮者，虽叔侄亦相娶。凡婚必请于教主，教主许然后婚。教主者，庙中大僧师也。俗奉天主教，每七日妇女俱诣庙礼拜。凡娶妻，男女俱至庙，听僧师说法，然后同归。男女将议婚，父母媒妁必先告教主，教主则出示通谕，俾众共知。男女先有私约，许情告，即令各从其愿，虽父母莫能争也。妇女有犯奸淫各罪欲改过者，则进庙请僧忏悔。僧坐于小龛中，旁开一窗，妇女跪于窗下，向僧耳语诉其情实，僧为说法解罪，僧若以其事告知众人，则众以僧为非，其罪绞。凡男女有犯法恐家

主罪之者，至庙中求僧，僧若许为解释，以书告其家主，家主虽怒，不敢复罪也。

人死俱葬庙中。有后来者，则掘其先葬弃诸庙隅，而补葬其处。生死皆告于庙，僧为记其世系。然阅三世后，亦多不知其祖矣。

国王立，不改元，以奉天主教计其年。每年以冬至后七日为岁始，合计一岁而分十二月，不论月之合朔与否，故月有三十一日者。以月借日而光，为不足法也。冬至后五十余日，国中男女俱不肉食，谓之食斋，至四十九日而后止。将止三日，妇女遍拜各庙，谓之寻祖先。三日后，则庙僧将所藏木雕教主置之庙堂，或置路隅，先见者则遍告，以为寻获。次日番僧及军民等送置别庙藏之，大和尚出迎。穿大衣，长至地，衣四角使四僧牵之，为布幕，其长丈许，宽五六尺，用四竿擎其四角，择富户四人，人执一竿，大和尚在幕下，手执圆镜，中有十字形，仪仗军士拥之而行，见者咸跪道旁，俟和尚过而后起。其女人亦有出家为尼者，别为一庙而扃闭其门户，衣服饮食俱自窦进，终其身不复出。有女为尼，则其家俱食禄于王，父母有罪，尼为书请乞，轻重咸赦除之。

凡军民见王及官长，门外去帽，入门趋而进，手抚其足而嚜之，然后垂手屈身，拖足向后退数步。立而言，不跪。子见父，久别者，亦门外去其帽，趋进抱父腰，父以两手拍其背，嗅其面数四，子乃屈身拖足退数步，立而言。未冠则不抱腰。早晚见父母，俱执手嚜之，余如前。兄弟及亲戚相好者，久不相见则相抱，然后垂手屈身。见长辈，如见父仪，而不相嗅。长辈而年相若者亦相抱，唯卑者微悬其足。女见父母，幼则如男，长则趋进执其手嚜之，退后两手摄其裙，稍屈足数四。见舅姑亦如之。亲戚男女

相见，男则垂手屈（手）〔身〕拖足，女则两手摄其裙，屈足数四，然后坐。女相见则相向立，各摄其裙，屈足左右团转，然后坐。朋友亲戚路遇则各去其帽。出外携眷回家，有亲戚访问者，女人必出陪坐语。女人出外游观，则丈夫或家长亲戚携手同行，亦有一男携二女而行者，此其大略也。

俗贵富而贱贫，其家富豪，则兄弟叔侄之贫者，不敢人其室，不敢与同食云。案：此所述该西洋各国风俗，非独葡萄亚也。以澳夷居中国最久，故《海录》以冠各国，并将全洲风俗系之。

《澳门纪略》乾隆十六年宣城张汝霖撰：西洋夷居香山澳，自明万历迄今几二百年，悉长子孙。其国上世有"历山王"，又号"古总王"，今有二王曰"教化王"，曰"治世王"。治世者，奉教化之命惟谨。案：教化王最大者惟一人，驻意大里国，总掌西洋各国之天主教，谓之教皇，犹西藏之活佛，非国国有之也。今来粤贸易各国，从未有每国各二王之说。此篇所述澳门亦有法王，不过大僧师之称耳。若国中只有一法王，既来驻澳，其本国又安得有法王，岂能遥制数万里外乎？澳寺番僧皆教化类，夷人贸易者则治世类，西洋国岁遣官更治之。澳素饶富，国初洋禁严，诸番率借其名号以人市，酬之多金，财货盈溢。今诸番俱得自市，又澳船日少，富庶非昔比。

大西洋去中国远，三年始至。稍西曰小西洋[42]，去中土万里，大西洋遣酋守之。澳门头目悉（禀）〔遵〕小西洋令，岁轮一舶往，有大事则附小西洋酋帅以闻，不能自达也。

有地汶岛[43]，在南海中，即地问岛，一作地盆。水土恶毒，人黝黑，无所主，大西洋与红毛分据其地。有兵头镇戍，三年一更，遣自小西洋，由澳而后达于地汶，亦岁轮一舶往。澳夷罪不至死者，遣戍之，终其身无一生还者。

其行贾之地曰马西[44]与之约，不得以所产市他国。康熙中，

马西背约私与他国市。澳夷怒，驾舶往所市之国责之。马西患之，遂相仇杀，死者三百余人，市道中绝。今所与市易者，曰哥(所)〔斯〕达[45]（岛)，曰葛罗巴（岛)，曰吕宋（岛)。凡所往之国，海道不可以里计，但分一昼夜为十更，计由某达某路若干更云。

其人白皙，鼻昂，而目深碧不眴。不蓄须发，别编黑白发蒙首及颈，蜷然蒙茸，赐自法王，得者以为荣。其通体黝黑如漆，特唇红齿白略似人者，是曰鬼奴。明洪武十四年，瓜哇国贡黑奴三百人，明年，又贡黑奴男女百人。案：海南太守以摩诃赠陶岘即此。唐时谓之昆仑奴，人水不眯目，贵家大族多畜之。《明史》亦载和兰所役使名乌鬼，人水不沉，走海而若平地。粤中富人亦间有畜者，绝有力，可负数百斤。生海外诸岛，初至时与之火食，累日洞泄，谓之换肠，或病死，若不死即可久畜，渐为华语。须发皆卷而黄，其在澳者则不蓄须发。女子亦具白黑二种，别主奴。凡为户四百三十有奇，丁口十倍之。

澳城明季创自佛朗机。万历中，总督何士晋令隳澳城台。天启时，徐如珂署海道副使，澳夷奔告红毛将犯香山，请兵、请饷、请木石以缮墉垣。如珂昌言于两府曰："此狡夷尝我也。"已而夷警寂然，而澳垣日筑百丈。如珂遣中军领兵戍澳，谕之曰："墉垣不毁，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毁。"不两日，粪除殆尽。夷相喈视，自是稍戒心。今城固而庳，大门一，小门三，炮台六。大者曰三巴炮台，列炮二十八，上宿番兵。台垣四周为砖龛，以置守夜者。台下为窟室，贮焰硝。次则东、西望洋，两台对峙。东置炮七，西五，余制与三巴略同。娘妈角炮台，在西望洋下，炮二十有六。南环炮台，置炮三。嘞斯兰炮台，置炮七，设火药局于左侧。通计炮七十有六，大者六十一，余差小；铜铸四十六，余铁。其大铜

铸者重三千斤，大有余围，长二丈许，受药数石。明时红毛擅此火器，尝欲窥香山澳，胁夺市利。澳人乃仿为之，其制视红毛尤精，发时以（统）〔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靡不奇中，红毛乃不敢犯。今海宇承平，诸番向化，以此为天朝守海门而固外圉耳。

夷兵头遣自小西洋，率三岁一代，辖番兵百有五十，分戍诸炮台及三巴门。番人犯法，兵头集夷目于议事亭，或请法王至，会鞫定谳，籍其家财而散其眷属，上其狱于小西洋，其人属狱候报而行法。其刑或戮，或焚，或缚置炮口而烬之。夷目不职者，兵头亦得劾治。其小事则由判事官量予鞭责。判事官掌刑名，有批验所、挂号所，朔望、礼拜日放告，赴告者先于挂号所登记，然后向批验所投入，既受词，集两造听之，曲者予鞭，鞭不过五十，亦自小西洋遣来。理事官一曰库官，掌本澳番舶税课、兵饷、财货出入之数，修理城台街道，每年通澳佥举诚朴殷富一人为之。番书二名皆唐人。凡郡邑下牒于理事官，理事官用呈禀上之郡邑，字遵汉文，有番字小印，融火漆烙于日字下，缄口亦如之。凡法王、兵头、判事官，岁给俸一二千金有差。理事官食其所赢，不给俸。外红棍官二等。大红棍于夷人将殁时，察其赀财而籍记之，询其人以若干送寺庙，若干遗子女，若干分给亲属，详书于册，俾无后争。二红棍于夷人既殁，有子女俱幼不能成立者，即依大红棍所开应给之数，抚育其子女，而经理其余财，待其既长婚嫁，举以付之。如无子女，悉归其赀于寺庙。其晨昏讥察，如内地保甲者，曰小红棍，兼守狱。狱设龙松庙右，为楼三重，夷人罪薄者置之上层，稍重者系于中，重则桎梏子下。有土窟，委乾牛马矢，炷火其中，名曰矢牢。皆无禄。凡中国官府如澳，判事官以降皆迎于三巴门外，三巴炮台然大炮，番兵肃队，一人鸣鼓，一人飐旗，队长为帕首靴袴（牀）〔状〕，舞枪前导。及送亦如之。入谒

则左右列坐。如登炮台，则番兵毕陈，吹角演阵，犒之牛酒。其然炮率以三或五发、七发致敬也。

岁十月，肖楮为红毛夷缚而走于市，诸番手椎追击之，罥而出，歌而人，晚则焚于野。明季红毛夺澳市，澳夷怨之，每岁有举，所以志之也。

番舶视外洋夷舶差小，以铁力木厚二三尺者为之，锢以沥青、石脑油，钉以独鹿木，束以藤，缝以（柳）〔椰〕索。其碇以铁力水桫底二重。或二樯、三樯，度可容数百人。行必以罗经，掌之者为一船司命。每船用罗经三，一置神楼，一船后，一桅间，必三针相对而后行。向编香字号，由海关监督给照，凡二十五号。前数年尚有一十六号，近年止十三号。二十余年间，飘没殆半。澳番生计日绌，其夷目船税，上货抽加，二次加（以）〔一〕五，又次加一。小艇曰三板，长丈余。西洋俗以行贾为业，富者男女坐食，贫者为兵，为梢工、为人掌船。妇女绣巾带、炊饼饵、糖果，粥之以糊口。凡一船，货值巨万，家饶于财，辄自置舶。问其富，数舶以对，赀微者附之，或数十主同一船。每岁一出，出则数十百家之命系焉。出以冬月，冬月多北风。其来以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风。计当返，则妇孺绕舍呼号，以祈南风。脱卒不还，相率行乞于市，乞者常千人。然性侈，稍赢于赀，居室服食辄以华靡相胜；出必张盖乘舆，相见脱帽以为礼。以冬至后七日为岁首，插（柳）〔椰〕叶于户，人相贺岁。三百六十五日分为十二分，一分曰沙聂禄，三十一日；二分曰勿伯勒禄，二十八日；三分曰马尔所，三十一日；四分曰亚伯理，三十日；五分曰马约，三十一日；六分曰如虐，三十日；七分曰如略，三十一日；八分曰亚我斯笃，三十一日；九分曰斯等伯禄，三十日；十分曰阿多伯禄，三十一日；十一分曰诺文伯禄，三十日；十二分曰特生伯禄，三十

一日。纪年以耶稣始生之岁为元年，称一千四百若干年。

四时无节令，春秋亦无祀先礼。庆吊无牢醴币帛之仪，燕饮不修宾主揖让之节，饮酣则掷玻璃盏以为乐。每日晨兴，食已皆卧，闻两点钟而起。暮张灯作人事，夜分乃息。两点钟者，日为午，夜为子也。

重女而轻男，家政皆女子操之。及死，女承其业。男子则出赘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女诉之法王，立诛死。或许悔过，则以铁钩钩其手足，血流被体而后免。女则不禁，得一唐人为耦，皆相贺。

婚姻不由媒妁，男女相悦则相耦。婚期父母携之诣庙跪，僧诵经毕，讯其两谐，即以两手携男女手送之庙门外，谓之交印。庙惟（天主）、〔花王〕大庙、风信，三分番户而司其婚，余皆否。尤薄于送死。家有丧，号哭不过七日，不炊，亲友馈之食。无棺椁，舁支粮庙公匣，至殓，以布帛覆以罩。僧鸣铎前导，赴素所礼拜之庙而葬之。既至，出诸匣，富者入赀多，许于天主前穴地藁葬，镌志姓名于石。贫者葬庙外，其富者又分赀献诸庙，葬之日争为鸣钟，其妻子迄无一送者，故僧以日饶。葬逾年，出骨瘗之他所。如尚肉，谓获罪不上升，僧鞭其尸而掩之，需其化而改葬。丧期或一年，或数月，有吉事则不至期亦释服。产子未弥月而夭，遍告戚友，聚而焚香，置诸盘，插花缠彩，送庙中葬之。僧劳其父母以（馨）〔禔〕，谓之仙童。遇黑奴无道，不匹配，锢之终其身，示不蕃其类也。

无族姓亲属。白多玛著《圣教切要》，窃中土五服图为同姓外亲四代之图，叩之澳夷，实瞢如。门供十字架，谓之圣架。诸庙每日卯叩钟以迎神，酉扣以送神，是日三点钟，闻者必瀞伏持咒，虽道路不废。案：所述风俗亦西洋各国所同，不独澳夷也。故以冠西洋之首。

《贸易通志》曰：布路牙国民昔豪于远贾，近日颇怠。其出人

之货，每年不过几百万员。英吉利商船往市甚多，每年载八十余万石，与其国易布帛、大呢。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葡萄亚在欧罗巴列国之极西，东北连是（斑）〔班〕牙，东南乃大西洋海，北极出自三十七度三分至四十二度一十二分，偏西自六度一十五分。袤延方圆十二万八百方里。国甚褊小，居民三百六十三万丁。所有江河，尽皆（是）由〔是〕斑亚国流出。若土罗[46]、大莪[47]等江是也。产葡萄酒及南果，英商以织造物件易之，每年所进价银七千三百万两，所出价银二百万两。

其居民懒惰惮劳，诈伪好报仇，天主教之僧操摄国权，所有田亩多归之，是以积财自肥，而勤劳之农不得自给。地土丰盛，而耕不勤。其国昔服罗马国，敬奉天主教。后有回回自亚非地征取全国。于元朝年间，其土民自愤，力驱回教，势成鼎足。于明朝时，国王专务算法，深通天文，选能干水手驶南，寻出新地，周绕亚非全地，竟至五印度国，最为西洋各国之向寻。国民豪气大兴，冒浪冲涛，视死如归，不远万里，于明世宗年直抵中国，在澳门踞住，贸易通商。嗣后人心渐弛，所有新地马头以及各藩属，或让给荷兰，或服属是班亚国，气力非昔。然其前世，本国之人，在各新地娶妻生子，至今后裔讲葡话、崇葡教，不独流子澳门，尚遍于五印度各地也。其国王现系女主，不专主国政。今设议国政两班贵人，如其议不合众意，则女主所谕，亦不得遵行焉。国都（系）勒门[48]，在大江边，大战舰能到之处。其殿庙最妙，其街污秽。屡结党乘机杀民报仇。阿破多[49]设大书院，亦出葡萄红酒。其国之西，亚索群岛[50]多产南果，天气晴明，风景甚美。

《地球图说》：葡萄牙国东北界大吕宋国，南、西界大海，百姓约三百五十万。都地名力斯朋[51]，城内民二十六万，统属天主

教。其百姓昔极兴旺，能与西海[52]通商，今大不如昔。且学校未广，民多怠惰。肤色颇黑，与西班牙国相似。土地膏腴，天时和畅。乾隆二十（六）年，（间）是国都城地震，屋宇倾颓，人民泯没者三万人。内有三大江，曰卦地亚那江[53]、太古江、杜以罗江。另有亚非利加大洲之西海三岛：名马太拉岛[54]、亚琐利岛[55]、加法岛[56]。与天竺国网买部内之俄亚城并中国之澳门（岛）均其所属。土产葡萄酒、盐、羊毛、布、油等物。

《地理备考》曰：布路亚国，古名卢西达尼〔亚〕，今称伯尔都（加）〔牙〕里，在欧罗巴州极西。北极出地三十六度五十六分起至四十二度七分止，经线自西八度四十六分起至十一度五十一分止。凡论经线皆系自佛兰西国都第一午线算起，后皆仿此。东北二方皆连西班牙国，西南二方皆至亚德兰的海。南北一千三百里，东西五百里，地面积方约五万一千二百五十里。烟户三兆五亿三万口。本国除海滙与河岸各平原外，余皆冈陵重叠，络绎不绝。河之至长者八：米虐河[57]，黎马河[58]，斗罗河，窝乌加河[59]，萨（阿）都河[60]，瓜的亚那河[61]。湖至大者六：义土孤拉湖，勒敦大湖，隆加湖，（色）〔巴〕砂湖，萨斯卑洛湖，科比多湖。土沃产饶，地气温和。土产金、银、铜、铁、锡、铅、窝宅、水银、煤、矾、硫黄、花石、础石、寒水石、红蓝宝石、紫石英、吸铁石、宝砂、水晶、磁器等。

王位男女皆得嗣立，惟以长幼为序。奉罗马天主教，外国人寄寓，或奉别教者不禁。工肆林立，技艺精巧。旧不立国君，惟设宰臣理政。后有非尼西亚国人兴兵克之，旋为加尔达厄国人驱逐，即主其地。三百余载，又并于罗马。晋义熙五年，又为亚拉与隋窝二国分据。隋开皇五年，遂为哥度国王[62]所取。唐景云二年，回人夺之。宋绍圣元年，加斯德辣[63]国王因佛兰西国王之孙

英黎给与回人交兵有功，赐以所克葡萄亚之地，妻以己女。厥后英黎给之子袭职，于金熙宗天眷二年，大败回人，众立为王，是为本国开基之君也。其后历代渐次征服回人，开辟益广。明万历八年，国君绝嗣。大吕宋国王非里卑乘时举兵占据。越六十载，明崇祯中，国人逐吕宋监守官，自立若翰[64]为君。嘉庆十二年，佛兰西兵来侵，国君走据巴拉西利[65]地。道光元年，复归本国，始立巴拉西利地自为一国，不相管属。旧分六部，今为八部：一义德斯勒马都拉[66]部，乃国都也，建于德人河[67]边，由河滨至于高陵，楼台叠起，景色峻丽，四方辐辏；一卑辣亚尔达[68]部；一卑辣拜砂[69]部；一亚零德人[70]部；一亚利牙尔威[71]部；一斗罗[72]部；一米虐[73]部；一达拉斯德〔斯〕蒙〔德世〕[74]部；其国通商冲繁之地，或为内地大埠，或海滨马头。除八部外，尚有数处归其统属：一亚索利斯海岛[75]，在亚德兰的海，与本国东西相对，共有九岛，是为至大之岛；一马地义拉[76]；一加玻威尔的[77]；一安可拉；一三多美暨比〔零西比〕[78]；一莫桑比给。以上五处皆在亚非里加州。一小西洋暨其属辖各处，皆在亚细亚州；一地门、索罗尔等处，皆在南洋海[79]中。

《外国史略》曰：葡萄亚国于周朝时已通贸易，后罗马国攻服之，以为藩属。汉朝时，国日强，然屡被外国侵伐。唐肃宗时，并入回回国者三百年。宋朝时，攻败回回，军士欢呼，自此立国。历二百年，贤王在位，招商航海，望西南而驶，遇岛即据，立新埠。远驶亚未利加沿海地方，渐近赤道之地，触热前进，绕过大浪山，遂抵五印度国。复东南驶一周，仍回五印度。时明弘治六年也。由此散布在南海各岛。于明正德十一年至中国，前驻上川，后至舟山、宁波、泉州，而据澳门。广通商之路，与日本贸易，获厚利。又别在亚默利加州之东南开藩属国。嗣后国内之教师弄权，五爵

恃势，王又好战。万历五年，亲出兵于亚未利加之北，以强伐回回，屡败战死。西班亚闻风即侵葡萄国，强据之，并乘间强取葡萄国藩属地之大半。荷兰亦攻击澳门。垂六十年，百姓大怨西班亚国。明崇祯四年，其大爵公侯共驱西班亚兵师，国势再兴。据东南亚默利加之巴悉开埠，并五印度数港，与英国连唇齿，广通商市。乾隆十四年，约色弗王号第一王即位，招贤改政，名扬海外，尽逐天主教擅权之士，而亲自摄权焉。嗣后佛兰西大起兵侵葡国，人据其地，国王逃避巴悉国。英国以婚姻之故，不忍坐视，大军于嘉庆十三年攻胜佛兵，与葡军合阵败敌，尽归其侵地，返其君。道光十四年，国王没，女主即位，与外国联姻。居民连年启衅，国帑尽空，欠项日积，虽将道院之财悉充公，犹不足用。幸其国畏天顺人，颇知自守。

其地（东）〔西〕南及大海，（西）〔东〕北连西班亚国，北极自三十七度至四十度，偏东自九度至十二度五十八分，其东北与西班亚交界，中亘山岭。其水一自西班亚来之他峨河[80]，一为北方土罗河，大船可入。其谷最丰盛，山水形势最美。天气不暑不寒，故民不染病。其春时于十二月中起，二月多大风雨，四月收谷，但百姓未善耕田，故五谷不给。其嘉美之产，惟红白葡萄。国地方圆千七百二十二里。居民三百五十四万九千余。附近之亚朔群岛，二百二十四里，居民三十九万一千。其面棕色，好作乐，喜游玩，不好饮食。其男之健者好航船，气量甚褊，有怨必报。惟北方之民有礼，厚待旅客。其贵人尤以礼自持。国中富者皆大爵，庶民有财者鲜。葡萄亚人固执天主新教，轻耶苏本教。国中教宗大师一位，教主二位，副教主十四位。男道院三百六十处，内居五千七百六十人，岁廪七千六百万圆。女院百三十八间，内居三千零九十三人，岁俸四千五百万圆。此时已籍其道院之大半人官，

独存一大学院。土音与西班亚语相同，鲜文士，乏制造。其始建都于利士本[81]，近〔他〕峨河口，长仅一里，阔半里，无城，在港口建炮台为卫。乾隆（十九）〔二十〕年地震，炮台坏，今复建之。居民二十万，建礼拜堂三百处，修道院六十四处。好善之家立病院，每年养病人万有六千。亦有育婴院，每年收婴孩千六百名。近城有道以引水。书院积书册八万本。

都城为葡国最大之市埠，本地各行店二百四十家，外国百三十家。每年进口商船万二千只，英国大战舰每停泊焉。博多[82]亦海边港口，居民八万，土罗河边，每年进口船千只，多运红葡萄酒。居民织缎袜等货，街衢洁净。益文邑[83]居民万八千，哥音邑[84]居民万五千，国之肄业院在此，学术之士千五百名。

葡国君多与外国婚姻。若办国事，必听命于乡绅、五爵，不得径行。

所人国帑共千七百万圆，近时所人更少，其欠项至今仅还十分之一。

步兵二万，骑兵三千，水师益少。大战舰二只，中战舰四只，二桅战船六只。

百姓三百五十四万九千余丁，共八十二万七千余家。道光十八年，所生之人九万九千零九十七，所死者六万七千五百名，小儿未及七岁者五十一万名。亚非利加所属辖之民六十八万二千，亚细亚五十七万六千。

【注】

〔1〕鲁西达尼阿（Lusitania），卢西塔尼亚。

〔2〕加达尼娄士（Carthaginians），指迦太基人。

〔3〕应译十二世纪，所注我国古代纪年亦误。

〔4〕加色代尔（Castile），卡斯提王国。

〔5〕兴厘（Henry，Duke of Burgundy），通译亨利。

〔6〕义斯门（Lisbon），里斯本。

〔7〕西弥里（Seville），塞维利亚，在西班牙。

〔8〕应译十五世纪，所注我国古代纪年亦误。

〔9〕南弥利坚洲（South America），南美洲。

〔10〕摩那济尔（Brazil），巴西。

〔11〕塞麻斯田（Sebastian），通译塞巴斯蒂安。

〔12〕菲里王，指菲利普二世（Hereupon Philip Ⅱ.）。

〔13〕麻密王指波旁王（Bourbons）。

〔14〕摩那巴底，指波拿巴（Bonaparte）。

〔15〕禹诺（Junot），侏诺。

〔16〕鲁罗河（Douro R.），杜罗河。

〔17〕阿波多（Oporto），即波尔图（Porto）。

〔18〕达俄河（Tejo 或 Tagus R.），特茹河（塔古斯河）。

〔19〕密里俄河（Mondego R.），蒙德戈河。

〔20〕伊斯〔特〕里麻鲁那（Estremadra），埃什特里马杜拉。

〔21〕阿领底若（Alemtejo 或 Alentejo），阿连特加。

〔22〕弥那（Beira），贝拉。

〔23〕娄特厘多罗（Entre Douro），恩特里杜罗。

〔24〕特那斯阿满底（Tras os Montes），外山。

〔25〕敏那（Minho），米纽。

〔26〕阿尔牙威（Algarve），阿尔加维。

〔27〕依士特里（底）〔麻〕鲁那（Estremadra），埃什特里马杜拉。

〔28〕德若河（Tejo，Tagus），特茹河。

〔29〕厄物辣（Evora），即指埃武拉大学。

〔30〕哥应拔（Coimbra），即指科英布拉大学。

〔31〕伊西巴尼亚（España），即西班牙（Spain）。

〔32〕热尔玛尼亚（Germany），德国。

〔33〕博厄美亚（Bohemia），波希美亚，捷克旧地区名。

〔34〕布路（亚）〔叽〕士（Monarquia Portugueza），葡萄牙王国。

〔35〕预济窝亚（Lisboa），即里斯本（Lisbon）。

〔36〕金巴喇（Coimbra），科英布拉。

〔37〕窝达（Evora），埃武拉。

〔38〕维丢（Viseu 或 Vizeu），维塞乌。

〔39〕（来）〔耒〕鲁（Faro），法鲁。

〔40〕阿喇加（Brage），布拉加。

〔41〕比〔渣〕（Beja），贝雅。

〔42〕小西洋，指果阿（Goa），在印度。

〔43〕地汶岛（Timor I.），帝汶岛。魏源改原书的地满岛为地汶岛，并释为地问岛是对的，惜又误注为地盘岛（Tioman I. 潮满岛）。

〔44〕马西，疑指香料群岛，即马鲁古（Maluku）群岛。

〔45〕哥（所）〔斯〕达（Costa，Coast），指印度半岛两岸。

〔46〕土罗（Douro），又作杜以罗江、斗罗河，指杜罗河。

〔47〕大莪（Tejo 或 Tagus），又作太古江，指特茹河。

〔48〕勒门（Lisboa 或 Lisbon），里斯本。

〔49〕阿破多（Oporto），即波尔图（Porto）。

〔50〕亚素群岛（Azores Is），亚速尔群岛。

〔51〕力斯朋（Lisbon），里斯本。

〔52〕西海，泛指大西洋东岸，即欧洲、非洲西岸国家。

〔53〕卦地亚那江（Guadiana R.），瓜迪亚纳河。

〔54〕马太拉岛（Madaira Is.），马德拉群岛。

〔55〕亚琐利岛（Arores Is.），亚速尔群岛。

〔56〕加法岛（Cap-Vert），佛得角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Cape Verde）。

〔57〕米虐河（Minho R.），米纽河。

〔58〕黎马河（Limia R.），利米亚河。

〔59〕窝乌加河（Vouga R.），沃加河。

〔60〕萨（阿）都河（Saldo 或 Saido），赛多河。

〔61〕瓜的亚那河（Guadiana），瓜迪亚纳河。原书列二十一河，魏源改为八长河，但只列六名，疑漏 Tejo、Ancora 二河。

〔62〕哥度国王，指哥特王朝（Gothic dynasty）

〔63〕加斯德辣（Castile），卡斯提。

〔64〕若翰指若奥四世（João Ⅳ.）。

〔65〕巴拉西利（Brazil），巴西。

〔66〕义德斯勒马都拉（Estremadura），埃什特里马杜拉。原书说该省省会里斯玻亚（里斯本）才是国都，魏源误删，变成以该省为国都。

〔67〕德入河（Tejo），特茹河。

〔68〕卑辣亚尔达（Beira Alta），上贝拉。

〔69〕卑辣拜砂（Beira Baixa），下贝拉。

〔70〕亚零德入（Alentejo），阿连特茹。

〔71〕亚利牙尔威（Algarve），阿尔加维。

〔72〕斗罗（Douro），杜罗。

〔73〕米虐（Minho），米纽。

〔74〕达拉斯德〔斯〕蒙〔德世〕（Tras-os-Montes），外山。

〔75〕亚索利斯海岛（Azores Is.），又作亚朔群岛，亚速尔群岛。

〔76〕马地义拉（Madeira Is.），马德拉群岛。

〔77〕加玻威尔的，今佛得角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Cape Verde）。

〔78〕三多美警比〔零西比〕（São Tomé et Príncipe），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79〕南洋海，原书作阿塞亚尼亚州，魏源改为“南洋海”。

〔80〕他峨河（Tejo，Tagus），特茹河。

〔81〕利士本（Lisbon 或 Lisboa），里斯本。

〔82〕搏多（Porto），波尔图。

〔83〕益文邑（Evora），埃武拉。

〔84〕哥音邑（Coimbra），科英布拉。

海国图志卷三十九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大西洋欧罗巴洲

大吕宋国即斯扁国，一名西班亚，一作是班牙，一作以西把尼亚，《海录》谓之意细班〔惹〕尼[1]，皆译音之转。又一作干丝腊[2]。

大吕宋国在葡萄亚国之北少西[3]，亦明以来住澳之大西洋也[4]。四围皆山，中央平衍。在耶稣未纪年以前，为加达尼晏所据，开采银矿，政多暴横，居民苦之。时意大里亚国势方盛，请兵驱逐，因举国归意大里，心悦诚服。虽后值意大里衰微，犹不忍背。四百十八年，晋安帝义熙十四年。有完那尔士[5]、曷士[6]二人聚众雄长，各不相下，血战经年，曷士战胜，遂王吕宋，建都麻特义[7]，设官分治。三百载，阿丹国逾海往侵，力不能拒，弃国遁保山林。旋得渣力司马特尔[8]力战三日，阿丹不敢进追，乃割国中部落之半归阿丹议和。千(七)〔四〕百(四)〔七〕十〔四〕年，(乾隆五)〔成化十〕年。曷士后裔之华里兰[9]王始破阿丹，日渐强盛，乘势攻击，获北墨利加之（审）〔密〕斯果[10]，继得南墨利加之半卢[11]，皆产金著名之地，并夺得阿细亚洲之蛮尼那岛[12]，名之曰小吕宋，兼并旁近数部落，为海滨巨国。传至菲利王[13]渐弱，

身后诸子争立，牟满[14]求助于佛兰西得立，虽不称藩于佛兰西，而感其援立，如小事大。政事旧归马约里衙门[15]，因专权裁汰；别设士特[16]、干西尔衙门[17]，正副各一，众推公举，分理其事，以防专擅。后复朋党为奸，佛里王[18]欲革不能，借助邻国，始得裁废。近又新设戈底司[19]，以备差遣。大小战船百艘，护行兵二万五千，水陆兵共三十五万五千。水师先号强悍，后攻南弥利坚无功，遂以不竞。陆兵骁勇，旧甲诸国，百年来亦远不如昔。赋税岁征二千九百九十万员。市廛货物凡易一手，纳税一次，重征叠敛，遂致萧索。(国用)〔宫禄〕岁需二百五十二万五千员，(王宫中)〔国用〕岁支五十四万员，(宫禄)〔司法〕七十二万五千员，战船费二百万员，水师兵饷七百二十二万五千员，陆路兵饷千三百二十五万员。常年出纳，有盈无(纳)〔绌〕。惟意外大兵大役，不无匮缺。故国中积欠(九)〔八〕万万员。俗骄好斗，不甚遵约束。然性灵巧，工丹青，尤喜音乐，节奏之妙，亚于意大里。国中俱遵加特力教，例禁两歧，有犯者治以焚如之刑。河道五：达俄河、鲁罗河均源伊垒连山[20]，由大吕宋而至布路亚出海，上游在大吕宋地内者大半，下游在葡萄亚地内者甚短，而舟楫云集，倍蓰于吕宋；俄阿里那河[21]自那满查[22]发源，至葡萄亚出海；伊(浚)〔没〕[23]河由北隅之加(逵)〔达〕垒连山[24]发源，历数部落而至东隅出海；俄(斯)那尔亏威河[25]之源，发自西腊摩里那山[26]，历数部落至南隅之鲁加尔[27]出海，商舶所汇聚。土产铅、水银、铁、丝发、毡毛、呢布、琥珀、棉、硷、沙纸。所属之密斯果、毕卢产金银，近已减少。今中国所行洋银，俱吕宋所铸，他国银钱罕。由澳门通市之始，先行吕宋货币云。

《贸易通志》曰：是班牙国与葡萄亚相邻。其国连年混乱，商旅微少。所运出者水银、铅、铁、橄榄油果、红花、葡萄酒、蚕

丝、羊毛，每年不过数百万员。此条补人。

斯扁即大吕宋国。(都) 东南界海，西界葡萄亚，北界佛兰西，幅员十八万八千二百方里，户〔千二〕百二十四万八千口。领总部落十有六。大部落八十，小部落四百三十有七。

纽加塞代尔[28]东界哇领（含）〔社〕[29]，西界伊塞那麻鲁[30]，南界（晻那鲁社）〔那满查〕[31]，北界阿尔加色代尔[32]。领大部落七，小部落六十。

加达罗尼阿[33]东、南界海，西界阿拉顽[34]，北界佛兰西。领大部落九，小部落三十有三。

阿腊湾[35]东界加达罗尼阿，南界哇领（含）〔社〕，西界阿尔加色代尔，北界佛兰西。领大部落七，小部落四十有三。

那哇腊[36]东、南界阿腊湾，西界弥斯计[37]，北界佛兰西。领大部落五，小部落八。

洼领（含）〔社〕东、南界海，西界纽加色代尔，北界阿腊湾。领大部落四，小部落二十有四。

毋社[38]东界哇领（含）〔社〕，西界晻那鲁社[39]，南界海，北界纽加色代尔。领大部落三，小部落二十有二。

晻那鲁社东界毋社，西界波庶牙[40]，南界海，北界（纽加色代尔）〔那满查〕。领大部落十有五，小部落七十有四。

阿尔加色代尔东界阿拉湾，西界里稔[41]，南界纽加色代尔，北界海。领大部落六，小部落三十有七。

弥斯计东界那哇腊，北界海，西、南俱界阿尔加色代尔。领大部落一，小部落十有七。

牙厘社[42]东界阿色都里斯[43]，西、北界海，南界布路亚。领大部落五，小部落二十有五。

里稔东界阿加色代尔，西界布路亚，南界伊塞特那麻鲁[44]，北

界阿塞都里司。领大部落七，小部落四十有八。

依塞特那麻鲁东界钮加色代尔，西界大西洋，南界唵那鲁社，北界里稔。领大部落七，小部落三十有二。

麻育加岛[45]在国东，与哇领社近。领大部落一，小部落三。

弥那加岛[46]在国东，与哇领社近。领大部落一，小部落一。

依委沙岛[47]在国东，与哇领社近。领大部落一，小部落一。

大吕宋国沿革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欧罗巴之极西，曰以西把尼〔亚〕国，即吕宋国。南起三十五度，北至四十度；东起七度，西至十八度。周一万二千五百里。疆域遍跨他国。世称天下万国相连一处者，中国为冠；若分散于他域者，以西把尼亚为冠。案：吕宋在明代甚强，所至攻取各岛，如台湾南之小吕宋其一也。故分散他域者众。以西把尼亚本地三面环海，一面临山。山曰北勒搦（阿）〔司〕[48]，产骏马、五金、丝、棉、细绒、白糖之属。国人极好学，有共学在撒辣蔓加[49]，与亚面加辣[50]二所，远近学者聚焉。高人辈出，著作甚富，而陡禄日亚[51]〔与〕天文之学尤精古一名贤曰多斯达笃者，居俾斯玻之位，著书最多，寿仅五旬有二。所著书籍就始生至卒计之，每一日当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余言，尽属奥理。后人绘其像，两手各持一笔，彰其勤敏也。又有一王名亚丰肃者，好天文、历法，精研诸天之运，列宿之躔，撰成历学全书。世传岁差，本原皆其考定。制为一定图像，为今历家大用。又将国典分门定类，为七大部，法纪极备。复取天主古今经籍有注疏者不下千余卷，遍阅至十有四次。又纂本国自古史书。以身亲国政之人，傍及著述种种如此，后世称曰贤王宜矣。此国人自古虔奉天主圣教，最忍耐，又刚果，且

善远游海外，曾有绕大地一周者。国中有二大名城：一曰西末利亚[52]，近地中海，为亚墨利加诸船所聚，金银如土，奇物无数，又多阿袜利果，有一林长五百里者；一名多勒多[53]城，在山巅，无泉，下山取水甚艰。近百年内有巧者制一水器，能盘水直至山城，不用人力。其器昼夜自能转动也。又有浑天象，其大如屋，人可以身入于其中，见各重天之运动，其度数皆与天合。相传制此象者，注想十七年，造作三年，曾未重作一轮。其境内有河，曰寡第亚纳[54]，伏流地中百余里，穹窿若桥梁，其上为牧场，畜牛羊无算。有塞恶未亚[55]城，乏甘泉，从远山递水，架一石梁桥，上作水道，擎以石柱，绵亘数十里。又一都城，悉皆火石砌成，故本国有言，以西把尼亚有三奇：有一桥万羊牧其上，有一桥水流其上，有一城以火为城池也。国中天主堂虽多，而最著者有三：一以奉雅歌（黔）〔默〕圣人，为十二宗徒之一，首传圣教于此国，国人尊为大师大保主，四方万国之人，多至此瞻礼；一在多勒多城，创建极美，中有金宝祭器不下数千，有一精巧银殿，高丈余、阔丈许，内有一小金殿高数尺，其工费又皆多于本殿金银之数。其黄金乃国人初通海外亚墨利加所携来者，贡之于王，王用以供天主耶稣者。近来国主又造一瞻礼大堂，高大奇巧无比，修道之士环居焉，其内可容三国之王。水泉四十余处，堂前有古王像六位，每位高一丈八尺，乃黑白玉琢成者。堂内有三十六祭台，中台左右有编箫二座，中各有三十二层，每层百管，管各一音，合三千余管。凡风雨波涛讴吟战斗，与夫百鸟之声，皆可模仿，真奇物也。又有书堂阔三十步，长一百八十五步，周列诸国经典书籍，种种皆备，即海外额勒济亚[56]国之古书，亦以海船载来，贮于此处。其地原系旷野山林，后因造此堂，鸠工住集，七年遂成一城云。以西把尼亚属国大者二十余，中下共百余。其在最西者曰波尔杜瓦

尔[57]，分为五道，向有本王，后因乏嗣，以西（袍）〔把〕尼亚之君系其伯仲，乃权署其国事焉。其境内大河曰得若，经都城里西波亚[58]入海，故四方商舶皆聚都城，为欧罗巴总会之地也。土产果实、丝绵极美，水族亦繁。所出土产，葡萄酒最佳，即过海至中国，毫不损坏。国中（其）〔共〕学二所，曰厄物腊，曰哥应拔。其讲学名贤曾经国王所聘，虽已辍讲，亦终身给禄不绝，欧罗巴高士多出此学。近有耶稣会士苏氏，著陡禄日亚书最精最广，超数百年名贤之上，其德更迈于文。国都又有一地，界两河间，周围仅七百里，（为）〔而〕高士聚会修道之所有一百三十处。又有天主堂一千四百八十所，水泉二万五千，大方石桥二百，通海大市六处。由此可见其地之丰厚也。侯家苑囿有周数十里者，各种禽兽充牣其中，异国名王过其地者，往射猎焉。随处立有仁会，遍恤孤寡茕独，或给衣食，或助赀赌，或保护其家，或葬死者。商舶至，或有死而无主者，则为收其行李，访其亲戚还之。种种仁事他国虽各有会，莫如此中之盛。此外，国王随处遣官，专抚恤孤子，理其家产，广其生殖，长则还所有，且增益焉。欧罗巴初通海道，周经利未亚、过大浪山、抵小西洋，而至中国贸迁者，从此国始。详见别纪。

《海录》：大吕宋国又名意细班尼惹，在布路亚北少西，由布路亚西北行约八九日可到。海口向西，疆域较布路亚稍宽，民情凶恶。亦奉天主教，风俗与布路亚略同。土产金、银、铜、铁、多罗绒、羽纱、哔叽、蒲桃酒、琉璃、番硷、钟表。凡中国所用番银，俱吕宋所铸，各国〔皆〕用之。

佛朗机国又名佛兰西，在吕宋北少西，疆域较吕宋尤大，沿海舟行四十余日方尽，由吕宋陆行约二十日可到。民情淳厚，心计奇巧。所制钟表，甲于诸国。风俗土产，与布路亚略同。亦奉

天主教，所用银钱，或三角，或四方，中有十字文。案：意细班尼惹即以西把尼亚，音同字异。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是班牙国东连佛兰西国，西交葡萄地，南北及海，而有海峡隔绝亚非[59]海滨。北极出自三十六度至四十三度四十分，偏西九度十七分至偏西三度十七分。方（图）〔圆〕五十三万九千方里。居民千三百七十三万丁。其地之山成三带，自东而西通行。其最北者至长，分全（图）〔国〕为三方。其北地崇山峻岭，夹以溪涧，无处可耕。其中央乃国都，天气燥暴，雨水罕得，草木不登，惟牧羊而已。其南方晴和，所产瓜果及所畜羊、马、驴骡，甲于他国。国民骄豪敢战，在家好逸惮劳，饮食节用。其五爵形容清俊，视庶民如草芥，但多贫乏，徒恃世爵之威，有名无实。男女并好弹琴歌舞，又好斗牛。古时国属罗马，后被东方回回突来攻夺，勒百姓改奉回教。于是回军操权立国历七百年，占据南方。然天主教人不服，后世兴兵复仇获胜，剿灭回回，靡有孑遗，独留其岩堡及殿廷五硃而已。明孝宗四年[60]，国王遣船寻新地，赴到亚墨利加国，得其地金银之山，自开矿冶，每年所出之财无数。彼时是班牙国之富强，几为欧罗巴洲之冠。特其上下恃富而骄，内不勤生，外不修武。于是佛兰西国兴兵争之，英吉利又兴兵争之。吕宋屡战不胜，其战舰或被英夺，或沉于水，尽驱是班牙军、夺其产金银之地。所存者，东惟吕宋[61]，西惟古巴而已。于嘉庆十二年，佛兵侵国，居民同仇，英兵来助，协力击退。其民久经战斗，常有变国家之意，又择五爵、绅士以办国政。现嗣位者乃国王之女。国饷银每年千八百万两。其兵八十万丁，陆军每年七百九十五万两，水师四百三十二万两，理刑名官各员四十万五千两，文武三十二万四千两，王宫百五十一万五千两，国家欠项四万八千万两。前此恃外来之财，今金银产地皆失，故国

用甚奢。国事惟僧是从，以僧为议士，各处建高大之殿庙，而设天后与各圣人之偶像，群会赛神拜像。其亩田屋宇，亦多为僧所据，随时施济，以市人心。其教主，众民敬仰如帝君，为天主教最盛之邦。昔修道避世之男女几千万，此时异端渐废，国家籍其产业人官。其国分二十五部。国都马特[62]乃新城，内建大殿，有如城邑，费金无算。但其地沙野，草木不登，内地所有巴牙突[63]、撒（接）〔拉〕曼加[64]、瓦剌多勒[65]等城，昔人户甚繁，今废衰。北海边威我[66]、北破亚[67]等城，有嘉海口，经理通商。在地中海边，巴耳所罗那[68]以及加特[69]等埠头，运出南果、酒、油等货甚丰。加那他[70]昔乃回回之都，多古迹。多勒多与西昧里[71]城广大，居民不少。國南两大岛，南果所产。

《地球图说》：大吕宋国东南并界地中海，西界葡萄牙国，北界大西洋并佛兰西国。百姓约有千三百（九）〔五〕十万之数。都城名马特，城内居民二十（五）万。宗天主教，民之文者弹琴行乐，武者斗牛尚勇。火轮船与火轮车亦少。国之北有崇山峻岭。中央高燥，草木难生，以牧羊、马、驴、骡为业。〔南土山川秀发，〕天时和畅，果实倍繁。惜十余年来，君民不睦，不时叛逆。现今国君是女主。又其南与亚非利加相近之处有高山，上有炮台，现属英吉利管辖。（再南方）有地名义（人）〔八〕答[72]，亦被英吉利占据。有江五：一伊伯罗江[73]，一加大怪法江[74]，一卦地亚那江，一太古江，一杜以罗江。虽大而浅，舟难深入。东南有三岛：一马实耳加岛[75]，一米诺耳加岛[76]，一伊非加岛[77]。外此又有西印度之二岛与亚非利加之加拿利岛[78]，并（中国）〔亚细亚洲〕之小吕宋岛，均是国所属也。产葡萄酒、蒲提子、羊毛、布、绸、缎、百果。

《地理备考》曰：大吕宋国，古名意卑里亚[79]，今称义斯巴

尼亚[80]，在欧罗巴州西南。其国土在北极出地三十六度起至四十四度止，经线自东一度起至西十二度止。东南至地中海[81]，西连葡萄亚国暨亚德兰的海，北接加斯哥尼〔亚〕海湾[82]，西南距东北约二千四百五十里，东南距西北约二千零八十里，地面积方约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六十里。烟户一京三兆九亿口。崇山峻岭，络绎不绝。河十二，注于亚德兰的海者七，注于地中海者五。湖三：一名亚尔不非辣[83]，一名伯乍尔[84]，一名加罗干达[85]。平原山谷，靡弗膏腴。谷果丰登，禽兽蕃衍。地气〔北〕冷、中热、南暑。土产金、银、铜、铁、锡、铅、水银、窝宅、煤、矾、硝、磺、硇砂、石膏、花石、砺石、青石、火石、蓝绿宝石、钻石、红玉、碧玉、玛瑙、琥珀、水晶、紫石英、石榴珠等。王位男女皆得临御，惟以长幼为序。奉罗马天主公教，严禁旁门。工作技艺，较欧罗巴州各国稍拙，然工肆亦不少。通商贸易，陆少水多。在昔为加尔达厄国人所得，汉初归于罗马国。罗马衰弱，遂为北狄侵占。隋开皇末，为维西哥多人所取。唐睿宗时，又被回人侵据。彼时本国将军伯拉约者，乘回人不睦，遂激励遗民奋起驱逐，获大胜，众立为王，是为本国开基之君。后世渐扩邦土，分建数国，协力逐寇。明宪宗成化十（五）〔三〕年，亚拉冈[86]之君既娶加斯德辣[87]后，遂将列国归于一统。迨亚拉冈[88]薨后，奥斯的里亚国[89]（大臣）〔头等公非里卑之子〕加尔罗斯[90]者，以（王婿）〔外孙〕嗣君位。康熙三十九年，加尔罗斯[91]王薨，无嗣，遗命传国与佛兰西国王之孙非里卑[92]，是以佛兰西与奥斯的里亚二国举兵互争，究为非里卑所得。嘉庆十三年，被佛兰西国王那彼良者占据，立其弟为君。自后布路亚、大吕宋、英吉利三国合军挫敌，救之。复立前王之子非尔难多[93]为君。迨道光十三年薨后，其女即位，乃大吕宋国现在之女王也。大吕宋国昔分十二国、二

部，今则连国外海岛〔改为〕四十九部。

其国通商冲繁之地，内地大埠十，海边大马头八。除四十九部外，尚有数地归其统属：一搜达[94]，一北嫩德威勒〔斯〕[95]，一亚虑塞纳〔斯〕[96]，一美里黎〔亚〕[97]，一加拿里〔亚斯〕[98]，以上各处，皆在亚非里加州；一固巴[99]，一伯尔多黎〔各〕海岛[100]，皆在亚美里加州。一名小吕宋，一马黎〔亚〕纳海岛[101]，皆在（南洋）阿塞亚尼州[102]。

又有大吕宋（属）国曰安多勒[103]，在（其）国之加达鲁尼〔亚〕[104]部极边山坡小谷之中，为塞哥勒河[105]分派巴利拉小河[106]所穿者，其地长宽皆不及七十里。佛兰西国王与大吕宋国（王）〔乌尔慧耳[107]府主教〕互相覆庇。其官除国人自立会议官一员外，尚有佛兰西国王与大吕宋国（王）〔乌尔慧耳主教〕派委（理事）〔副领〕官二员。其人民以土产材木及制造铁器易谷果与日用所需各物。会城建于巴利拉河边，烟户约二千口。

《外国史略》曰：西班亚国自古由海滨开垦，渐通贸易。后在北亚非利加州之甲他哥国[108]设新埠。既而为罗马军所据，土人随其风俗语音者四百年。东晋恭帝时，有夷人自东至西，战胜，据其全地。唐睿宗年间，回回人侵取南方与北方，崇天主教之民力战七百年，不分胜负。回回之焰稍衰，而西班亚之势正旺，明弘治间，遂尽逐回回，兼并列国，独称雄焉。维时各国各寻新地以通商，西班亚有驶西海[109]之船，初抵亚墨利加州立新国，每年收银不下千万，亦时并旁国，名扬海外。其国专务天主新教，其僧及其教司皆统管庶民，有不信者重罚。于是荷兰、英吉利两国崇老教，与西班亚军力战八十年，荷兰获胜。然是时西班亚权在亚墨利加南北，地愈广，财日裕，又据吕宋群岛，传天主新教。康熙三十八年，国衰君废，改立新君，其国再兴。所通商半属英船，

布帛、呢羽等货，皆赴西班亚国。其国旧禁银出洋，因此生衅。西班亚结佛兰西军共击英人。乃佛国之新君波那良[110]竟诱西班亚之君至国逐之，而立其弟以君西班亚国。其民不顺，英国助之，复立前王之子，时嘉庆十三年也。道光十三年，国主卒，其女摄权，固执新教，变乱未定，国帑如洗。其民有财者不肯借，而亚墨利加南北各藩属地复尽驱其主而自操权，财涸军废。然固执天主新教，终不悔悟也。

西班亚与葡萄亚为半土。东北连佛兰西；西及葡萄亚；南及地中海，与亚非利加州相隔；北及西班亚海。北极出自三十六度至四十三度四十七分，偏西三度十七分至九度十七分。地多山，北方山尤崇峻，中高，气燥水少，草木不生；南方多晴，产物丰盛。东北界佛兰西，有险阻为保障。南北海港，大船能入。河曰他峨河，长百二十里，西流至葡萄亚国，入大洋海；以伯罗河，长百里，西南流入地中海；危亚地那河[111]长百里，危他其威河[112]长六十里，皆南流也。国内无运河，货物难通；又无往来之路，故国帑如洗。道途不修，故防范难恃。其民人千二百五十七万。此际渐减，以其君禁不信天主新教，即不准居住。后在藩属地之人大获利，迁徙益众，以故居民益少。

其爵之名最多，为上、下爵。其上爵最古，有产业权势；其下爵与庶民无异。男女入寺，往往遂绝俗不出，在内参禅。立修道院，盛财帛，招贵人入院念经。天主教之院几占地之大半，甚殷裕，有权势，尊贵者罔不畏之。自佛兰西侵后，道院之势渐衰，遂籍其产人官，以充公费。然道院中之教师庶民，至今引领焉。屡唆是非，使民不安。地方褊小，财帛不多，然可足食。全地半垦为田，半归五爵。其三分之一，归在城绅士；其六分之一，归道院之僧师。南方出米并橄榄油、葡萄酒，不甚产木。其山产水银、

黑铅。民无巧思，少制造。其亚墨利加之生理，前获厚利；今则为各国所分，生意微少。其教师不好文，故儿童多不入学，女鲜识字。国内立大学院十七间，以神道设教。居民大半棕色，眼有光明，好施济，重礼拜。故罢工之日多，暇则以斗牛为戏。南方女多美。西班亚人崇天主新教，祈祷念经，口内长称其名。临危时，即恳吁马利亚之名，以为凭信。其民好逸而惮劳。

乾隆五十六年，各口入货银九千万圆。由藩属国运人者八千三百万圆，其中金、银四千四百万圆。外国所运出者银四千九百万圆，藩国所运出者（五）〔二〕千三百万圆。其岁收藩属金银之贡三千五百万圆，杂货价值银（二）〔五〕千万圆，然国帑犹时时缺乏。所立通商之公班衙久歇。于道光十八年，外国所运人者六千万员，运出者银二千六百万圆。铅山每年出五十万石，水银二十四万石。嘉庆三年，谷果计三千万圆，牲畜价银四千六百万圆，所出之矿四千三百万圆，杂货银千四百万圆。

国内设教主教师、副教师、教先生、小教师、副师、修道男女僧并教师等，一年所（收）〔牧〕之田共六千万圆。礼拜堂庙寺共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九间，修道之男女居焉。教师财日盛，权日重，屡与国抗，或反为所败。

国都在中地，曰马特城，居民十九万五千。地皆平坦，高于海二百二十七丈。内建礼拜堂七十七间，修道院六十二间，国君并朝臣居此。设大学院各术之堂十八间，以广志识。巴悉罗那[113]城在地中海滨，居民十二万。港口极广，但水浅，大船不得入。其贸易甚盛，每年进口船千五百只，所出入货价计银千万圆。居民善造火器、花布、丝缎。在海边有军局铸火炮之地。别设病院、养婴院。悉威剌[114]邑居民九万六千，周三里半，有十二门。礼拜堂三十间。制烟之人千五百名。铺七百间织绸缎。城内设大学院，学

生七百八名。加那他邑居民八万，前回回族所建之城也。加得[115]邑居民七万，在地中海边。此港最广，昔与亚墨利加人于此大通商，四方立炮台，近地多产葡萄。瓦林西亚[116]邑在河边，山水清美，为一国之最。土田丰产。居民六万，其中二万二千织绸缎。马拉亚[117]邑在海边，亦通商之地，有甘葡萄酒。可多瓦[118]邑居民三四万。

西班亚今之女王年尚少，其母妃督同大臣代摄国事。居民千二百二十八万，城百四十五座，共万八千八百七十方里。全地分四十三部，外有在北亚非利加海边之城、在南方之岛、在西北之岛、在亚墨利加之岛、在吕宋之群岛。惟其臣不善理国帑，公项积欠五万零七百万圆，其利息至今未还，大累他国之债主。道光十九年，计所费用银五千万圆。文官百万圆，刑部二百三十万圆，内国务千四百万圆，军士水师九千六百万圆，欠项利息三千八百万圆。道光二十二年，国费至银万万圆。所收者六千二百万圆，其欠项一百五万圆，所入不敷所出。

步兵六万七千。炮手凡七千八百，军机营兵千二百，骑兵万三千，后营四万。尚有民壮五十营。军势虽广大，奈不能抚驭百姓，屡有叛衅。此时水师渐衰，仅数号兵船朽烂在港口。

【注】

〔1〕意细班〔惹〕尼（Monarquia Hespanhola），西班牙王国。

〔2〕干丝腊（Castilla 或 Costille），卡斯提。

〔3〕西班牙在葡萄牙的东北面。

〔4〕西班牙于 1580 年至 1640 年吞并了葡萄牙，在这六十年间这句话是讲得通的。但从 1640 年起，葡萄牙就获得独立了。

〔5〕完那尔士（Vandals），指汪达尔人。

〔6〕 曷士（Goths）指哥特人。

〔7〕 麻特义（Madrid），马德里。

〔8〕 渣力司马特尔（Charles Martel），通译查理·马特尔。

〔9〕 华里兰（Ferdinand），通译费迪南。

〔10〕（审）〔密〕斯果（Mexico），墨西哥。

〔11〕 毕卢（Peru），秘鲁。

〔12〕 蛮尼那岛（Manila），马尼拉，指吕宋（Luzon）岛。

〔13〕 菲利王，指菲力普二世（Philip Ⅱ.）。

〔14〕 牟满，指波旁王朝（Boubon dynasty）。

〔15〕 马约里衙门，原文为 majority of the nation。

〔16〕 士特衙门，原文为 The *council of state*。

〔17〕 干西尔衙门，原文为 the council of Castile.

〔18〕 佛里王，即费迪南（Ferdinand）。

〔19〕 戈底司（Cortes），指国会。

〔20〕 伊墨连山（Iberian Chaim），伊比利亚山脉。

〔21〕 俄阿里那河（Guadiana R.），瓜迪亚纳河。

〔22〕 那满查（La Mancha），拉曼查。

〔23〕 伊（溲）〔役〕河（Ebro R.），埃布罗河。

〔24〕 加〔达〕墨连山（Cantabrian Mts），埃塔布里亚山脉。

〔25〕 俄（斯）那尔亏威河（Guadalquivir），瓜达尔基维尔河。

〔26〕 西腊摩里那山（Sierra Morena），莫雷纳山脉。

〔27〕 鲁加尔（Sanlucar de Barrameda 或 S. Lucar），桑卢卡尔。

〔28〕 纽加塞代尔（New Castile），新卡斯提。

〔29〕 哇领（含）〔社〕（Voloncia），巴伦西亚。

〔30〕 伊塞那麻鲁（Estremadura），埃斯特雷马杜拉。

〔31〕（唵那鲁社）〔那满查〕（La Mancha），拉曼查。

〔32〕 阿尔加色代尔（Old Castile），旧卡斯提。

〔33〕 加达罗尼阿（Catalonia），加泰罗尼亚。

〔34〕阿拉顽（Aragon），阿拉贡。

〔35〕阿腊湾（Aragon），又作阿拉湾，阿拉贡。

〔36〕那哇腊（Navarre），纳瓦拉。

〔37〕弥斯计（Biscay），比斯开。

〔38〕毋社（Murcia），穆尔西亚。

〔39〕唵那鲁社（Andalusia），安达卢西亚。

〔40〕波底牙（Portugal），葡萄牙。

〔41〕里稔（León）莱昂。

〔42〕牙厘社（Galicia），加利西亚。

〔43〕阿色都里斯（Austurias），又作阿塞都里斯，即阿斯图里亚斯。

〔44〕伊塞特那麻鲁（Estremadura），又作埃斯特雷马杜拉。

〔45〕麻育加岛（Majorca I.），今马略尔卡岛（Mallorka I.）。

〔46〕弥那加岛（Minorca I. 或 Menorca I.），米诺卡岛。

〔47〕依委沙岛（Ivica I. 或 Ibiza I.），伊维萨岛。

〔48〕北勒搦（阿）〔司〕（Pyrenees Mts.），比利牛斯山脉。

〔49〕撒辣蔓加（Salamanca），萨拉曼卡。

〔50〕亚而加辣（Alcala），阿尔卡拉。

〔51〕陡禄日亚，原文作 theology。

〔52〕西未利亚（Seville 或 Sevilla），塞维利亚。

〔53〕多勒多（Toledo），托莱多。

〔54〕寡第亚纳（Guadiana R.），瓜的亚纳河。

〔55〕塞恶未亚（Segovia），塞哥维亚。

〔56〕额勒济亚（Greecia 或 Greece），希腊。

〔57〕波尔杜瓦尔（Portugal），葡萄牙。

〔58〕里西波亚（Lisboa），里斯本。

〔59〕亚非，指非洲（Africa）。

〔60〕应作五年。

〔61〕吕宋，在此指菲律宾。

〔62〕马特（Madrid），马德里。

〔63〕巴牙奕（Badajors），巴达霍斯。

〔64〕撒（接）〔拉〕曼加（Salamanca），萨拉曼加。

〔65〕瓦剌多勒（Valladolid），巴利亚多里德。

〔66〕威我（Vigo），维哥。

〔67〕北破亚（Bilboa），毕尔巴鄂。

〔68〕巴耳所罗那（Barcelona），巴塞罗那。

〔69〕加特（Cadiz），加的斯。

〔70〕加那他（Granada），格拉纳达。

〔71〕西味里（Seville 或 Sevilla）塞利维亚。

〔72〕义（人）〔八〕答（Gibraltar），直布罗陀。

〔73〕伊伯罗江（Ebro R.），埃布雷河。

〔74〕加大怪法江（Guadalquivir R.），瓜达尔基维尔河。

〔75〕马实耳加岛（Majorca I.，Mallorka I.），马略尔卡岛。

〔76〕米诺尔加岛（Minoca I.），米诺加岛。

〔77〕伊非加岛（Ivica 或 Ibiza I.），伊维萨岛。

〔78〕加拿利岛（Islas Canarias），加那利群岛。

〔79〕意卑里亚（Eberia 希腊语），西班牙古名。

〔80〕义斯巴尼亚，译自西班牙语 España，即西班牙。

〔81〕原书作“东至地中海”、“南绕亚德兰的海”，魏源改为“东南至地中海”。

〔82〕加斯哥尼〔亚〕海湾（Golf de Gascogne），加斯科涅湾。原书作“北接加斯哥尼亚海湾暨比里牛斯山”。

〔83〕亚尔不非辣（L. Albufera），阿尔武费拉湖。

〔84〕伯乍尔（L. Béjar），贝哈尔湖。

〔85〕加罗干达（Laguna de la Janda），庄达湖。

〔86〕亚拉冈（Aragon），阿拉贡。“亚拉冈之君”指 Fernando Ⅱ（1479—1516）。

〔87〕加斯德辣 (Castilla 或 Castille)，卡斯提。魏源简称的“加斯德辣后”指 Isabella。

〔88〕应作“阿拉冈君非尔难多”，即 Fernando Ⅱ（斐迪南二世）。魏源删节后，误将“阿拉冈”变成人名了。

〔89〕奥斯的里亚国 (Austria)，奥地利。

〔90〕加尔罗斯 (Carlos I)，通译查理一世（1516—1556)。

〔91〕这个“加尔罗斯”是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的，与上文的查理一世不是同一人，魏源误会了。

〔92〕指十八世纪的 Philip。

〔93〕指十九世纪初的斐迪南七世 (Fernando Ⅶ)。

〔94〕搜达 (Ceuta)，休达。

〔95〕北嫩德威勒〔斯〕(Penon-de Velez)，佩诺德韦莱兹。

〔96〕亚虑塞纳〔斯〕(Alhucemas I.)，阿卢塞马斯岛。

〔97〕美里黎〔亚〕(Melilla)，梅利利亚。

〔98〕加拿里〔亚斯〕(Islas Canarias)，加那利群岛。

〔99〕固巴 (Cuba)，古巴。

〔100〕伯尔多黎〔各〕海岛 (Puerto Rico I.)，波多黎各岛。

〔101〕马黎〔亚〕纳海岛 (Mariana Is.)，马里亚纳群岛。1565年起，西班牙曾占领此群岛。

〔102〕阿塞亚尼州 (Oceania)，指大洋洲。

〔103〕安多勒 (Andorre 或 Andorra)，安道尔。

〔104〕加达鲁尼〔亚〕(Catalonia)，加泰罗尼亚。

〔105〕塞哥勒河 (Segre R.)，塞格雷河。

〔106〕巴利拉小河 (Varila R.)，巴利拉河。

〔107〕乌尔惹耳 (Seo de Urgel)，塞奥一德乌赫尔。

〔108〕甲他哥国，指属迦太基（罗马人称为 Carthago）的地方。

〔109〕西海，在此指大西洋西部海域。

〔110〕波那良，指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Bonaparte)。

〔111〕危亚地那河（Guadiana R.），瓜迪亚纳河。

〔112〕危他其威河（Guadal quivir R.），瓜达尔基维尔河。

〔113〕巴悉罗那（Barcelona），巴塞罗那。

〔114〕悉威剌（Sevilla 或 Seville），塞维利亚。

〔115〕加得（Cadiz），加的斯。

〔116〕瓦林西亚（Volencia），巴伦西亚。

〔117〕马拉亚（Malaga），马拉加。

〔118〕可多瓦（Cordoba），科尔多瓦。

海国图志卷四十

邵阳魏源辑

大　西　洋

荷兰及弥尔尼壬两国总记弥尔尼壬国，一名伊宜，又名北义。

荷兰及弥尔尼壬两国同区，总名曰尼达兰[1]，犬牙互错，参差不齐。幅员二万四千八百七十方里，半水半陆，居欧罗巴洲南北之中，为贸易之总埠。弥尔尼壬地势平羌，而多高阜。惟荷兰处于低洼，四围滨海，潮至，高出地面，修堤捍卫。

二国先皆无王，连合为一。弥尔尼壬之人强悍，与意大里亚之西撒尔[2]鏖战，为所服。荷兰则结意大里亚为援应。于是两处皆为意大里亚之藩部。中世各国兵起，两处旋属于佛兰西。嗣佛兰西之渣麻额厘王薨，其子各霸一方，荷兰、弥尔尼壬分属佛兰西之麻吏里[3]管辖。麻吏里（以）〔嗣〕女嫁于奥地里亚国王，割十七部落为奁赠，荷兰、弥尔尼壬即在其中。继复为大吕宋所得。迨大吕宋之非厘王昏虐无道，荷兰、弥尔尼壬不服统辖，兴兵血战五十载。弥尔尼壬以边无险隘，不能拒守，惟荷兰抗拒如故。吕宋决堤浸灌，城不没者三版，固守不下。会奥大利亚国兵来援，吕宋退走，荷兰遂抚沃饶之七部落自为一国，建都于岩士达揽[4]，筑城练武。以舟师东征，克因里阿[5]；西攻南墨利加洲之墨腊济

尔[6]，遂与东洋通贸易，国都日盛。会佛兰西兵取弥尔尼壬，旋进荷兰，据好司阿兰治[7]。于是两国仍为佛兰西所属。千七百九十九年，嘉庆四年。俄罗斯、英吉利欲恢复荷兰，不克。迨佛兰西之那波里稔王即位，以其弟罗弥斯王荷兰仍[8]节制。(佛)〔荷〕兰西之岩士达揽市埠，英吉利商贾所聚也。佛兰西与英吉利构兵连年，遂封荷兰港口，以断英商之贸易，荷兰埠市遂微。嗣奥大利亚国复取回荷兰，并得弥尔尼壬，合为一属国，名曰尼达兰。设好司阿兰治镇守，以防佛兰西侵夺。第荷兰与弥尔尼壬虽同区，而音语、教门迥异，名合心离。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二地果生衅，大战旬月。奥地里亚兵鞭长莫及。于是欧罗巴五大国调停讲和，仍分两国。遂议弥尔尼壬别立一王，公举色斯哥麦之（子）厘阿波尔[9]主之。今英国女王赘色斯哥麦国之王子为夫，即此国也。即名其国曰弥尔尼壬国，建都于墨腊西尔斯[10]，辖大部落者九。荷兰辖大部落十有二。其荷兰旧所夺东洋之因里阿地、葛留巴岛、沙麻特拉岛[11]、细利洼岛[12]、文莱岛[13]、麻拉马[14]（岛）〔及〕哥罗曼尼[15]（岛即）〔商馆与〕在阿非里加洲之伊尔弥〔那〕[16]、俄尔果色[17]诸地，并其地驻防之水师船，仍专归荷兰统辖。荷兰向尊波罗特士顿教，弥尔尼壬向尊加特力教，今亦各仍其旧。从兹分国，不复名尼达兰矣。

政事：荷兰国都设色特底司（衙门一）仁尼腊尔[18]衙门(一)。在色特底司[19]供职者，终身不易；在仁尼腊尔[20]供职者，三年一易，届期岁更三之一，俾有熟手接代。弥尔尼壬国都设立西那底[21]衙门一，厘勃力新挞底[22]衙门一。在西那底供职者，八年一更，在厘勃力新挞底供职者四年一更。

二国未分时，共有兵六万。其各部落久作佛兰西及奥大利亚两国之战场。近分两国，各设兵丁，未详其数。荷兰大小战船百

三十只，火船四只。两国赋税，岁征银三（百）〔千〕五（十）〔百〕万圆。户六百万三千五百七十八口。分国后，荷兰得五之三。

其国习勤俭，精技艺，善绘画。遇有乞丐，即送工作房差使，其不能工作者，则令戽水。无游民，寡盗贼。文学以依腊斯毋士[23]、俄罗是阿斯[24]为最。各村皆设义学，弥尔尼壬逊之。

河道三：柰因河[25]发源极远，经蚁尔那兰[26]，由特力治[27]至猎达里[28]部落西；缪色河[29]亦发源远方，自南至北，径弥尔尼壬境内，至休斯伦[30]北与柰因河合流出海；色支尔河[31]亦发源远方，经过弥尔尼壬诸部落，至奄都洼[32]而注之海。欧罗巴洲有数大河，皆由此出海，故奄都洼最为大市埠。

土产米、麦、豆、麻、果、大呢、白纻布、洋布、鼻烟[33]、菜油、海鳅骨[34]、磁器、煤、铁。

荷兰国十二部

北荷兰部：东、北界海，（及）〔南界〕由特力治，西〔南〕界南荷兰。（南界西兰岛又勒治墨那满）领小部落十有八。

非利斯兰[35]部：东界俄罗忍银[36]及（阿委厘斯）〔特凌提[37]〕，南界（特凌题）〔阿委厘斯[38]〕，西、北界海。领小部落二十。

俄罗忍银部：东界耶玛尼，南界（阿威厘斯）〔特凌提〕，西界非力斯兰，北界海。领小部落十有二。

阿威厘斯部：东界（□□□）〔耶玛尼〕，南界特凌题，西界非力斯兰，北界俄罗忍银。领小部落十有一。

特凌题部：东界耶玛尼，西界（海）〔非利斯兰〕，南界（蚁尔那兰）〔阿威厘斯〕，北界（阿威厘斯）〔俄罗忍银〕。领

小部落二十有二。

蚁尔那兰部：东界耶玛尼，西界海及由特力治，南界勒治墨那〔满〕[39]，北界（特凌题）〔阿威厘斯〕。领小部落二十有四。

由特力治部：东界蚁尔那兰，南界（勒治墨那满）〔南荷兰〕，西、〔北〕界北荷兰。（北界海）领小部落八。

南荷兰部：东界由特力治，南界勒治墨那满，西界海，北界北荷兰。领小部落十有五。

西兰（岛）[40]部：东界勒治墨那满，南界弥尔尼壬，西界海，北界南荷兰。领小部落十。

勒治墨那满部：东界耶玛尼，南界弥尔尼壬，西界西兰（岛），北界南荷兰、蚁尔那兰。领小部落二十有二。

临麦[41]部：东界耶玛尼，东南界弥尔尼〔壬〕，西、北界界勒治墨那满。领小部落十有二。

勒心麦[42]部：东界耶玛尼，南界佛兰西，西北界弥尔尼壬。领小部落十有六。

弥尔尼壬国九部

小墨那满[43]部：东界临麦，南界希挠尔[44]、那摩[45]，西界依色佛兰那[46]，北界奄都洼。领小部落十有六。

奄都洼部：东界临麦，西界依色佛兰那，南界小墨那满，北界荷兰。领小部落十有八。

依色佛兰那部：东界小墨那满，西界威色佛兰那[47]，南界希挠尔，北界荷兰。领小部落十有七。

威色佛兰那部：东界依色佛兰那，西界海，南界佛兰西，北界荷兰。领小部落十有六。

临麦部：东界荷兰，西界奄都洼、小墨那满，南界里尼[48]，北界荷兰。领小部落十。

希挠尔部：东界那摩、南界佛兰西，西界威色佛兰那，北界小墨那满及依色佛兰那。领小部落十有九。

那摩部：东界尼里，南界佛兰西、勒新麦，西界希挠尔，北界临麦及小墨那满。领小部落十有五。

里尼部：东界耶麻尼，西界那摩，南界勒新麦，北界临麦。领小部落二十有四。

勒新麦部：东界荷兰，南界佛兰西，西界那麻，北界里尼。领部落十有四。

荷兰国沿革原无，今补。

《明史》：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49]，古不知何名。永乐、宣德时，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其人深目长鼻，须眉发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

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贩大泥、吕宋及交留巴者，和兰人即就诸国转贩，未敢窥中国也。自佛郎机[50]市香山，据吕宋，佛夷惟市香山，未尝据吕宋。据吕宋岛者乃西洋之大吕宋，以其国名名此岛[51]，至今尚然，未尝为佛郎机所据也。此语亦误。和兰闻而慕之。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澳中人数诘问，言欲通贡市，不敢为寇。当事难之。税使李道[52]即召其酋人城，与游处一月，亦不敢闻于朝，乃遣还。澳中人又虑其登陆，力为防御，始引去。

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和兰人习。语及中华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彭湖屿，去海

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耶[53]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寀嗜钱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哉？"酋曰："善。"锦乃代为大泥国王书，一移寀，一移兵备副使，一移守将，俾秀、震赍以来。守将陶拱圣大骇，亟白当事，系秀于狱，震遂不敢入。初，秀与酋约，入闽有成议，当遣舟相闻，而酋卞急不能待，即驾二大舰直抵彭湖。时三十二年之七月，汛兵已（撤）〔撤〕，如入无人之墟，遂伐木筑舍，为久居计。锦亦潜入漳城侦探，诡言被获逃还，当事已廉知其状，并系狱。已而议遣二人谕其酋还国，许以自赎，且拘震与俱。三人既与酋成约，不欲自彰其失，第云"我国尚依违未定"。而当事所遣将校詹献忠赍檄往谕者，乃多携币帛食物，觊其厚酬。海滨人又潜载货物往市，酋益观望不肯去。当事屡使使谕之，见酋语辄不竞，愈为所慢，而寀已遣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金馈寀，即许贡市，酋喜与之。盟已就矣，会总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将兵往谕。有容负胆智，大声谕说，酋心折，乃曰："我从不闻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诘，有容无所慑，盛气与辨，酋乃悔悟，令之范还所赠金，止以哆啰嗹、（琉）〔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馈寀，乞代奏通市，寀不敢应。而抚按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由是接济路穷，番人无所得食，十月末扬帆去。巡抚徐学聚劾秀、锦等罪，论死，遣戍有差。

然是时佛郎机横海上，红毛与争雄，复泛舟东来，攻破美洛居国，与佛郎机分地而守。后又侵夺台湾地，筑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阑出货物与市。已，又出据彭湖，筑城设守，渐为求市计。守臣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番人从之。天启三年，毁彭湖所筑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然其据台湾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复筑城彭湖，掠渔舟

六百余艘，俾华人运土石助筑。寻犯厦门，官军御之，俘斩数十名，乃诡词求款，再许毁城远徙，而修筑如故。已又泊舟风柜仔，出没浯屿、白坑、东椗、莆头、古雷、洪屿、沙洲、甲洲间，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复助之，滨海郡邑为戒严。

其年巡抚南居益初至，谋讨之。上言："臣入境以来，闻番船五艘续至，与风柜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势愈炽。有小校陈士瑛者，先遣往交留巴宣谕其王，至三角屿，遇红毛船，言交留巴王已往阿南国[54]，因与士瑛偕至大泥，谒其王。王言交留巴国主，已大集战舰，议往彭湖求互市，若不见许，必致构兵。盖阿南即红毛番国，而交留巴、大泥与之合谋，必不可以理谕。为今日计，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调兵足饷方略，部议从之。天启四年正月，遣将先夺镇海港而城之，且筑且战，番人乃退守风柜城。居益增兵往助，攻击数月，寇犹不退，乃大发兵，诸军齐进，寇势窘，两遣使求缓兵，容运米入舟即退去。诸将以穷寇莫追，许之，遂扬帆去。独渠（师）〔帅〕高文律等十二人据高楼自守，诸将破擒之，献俘于朝，彭湖之警以息。而其据台湾者犹自若也。

崇祯中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乃与香山佛郎机通好，私（买）〔贸〕外洋。崇祯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其酋招摇市上，奸民视之若金穴，盖大姓有为之主者。当道鉴（壕）〔濠〕镜事，议驱斥，或从中挠之。会总督张镜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已，为奸民李叶荣所诱，交通总兵陈谦为居停出入。事露，叶荣下吏，谦自请调用以避祸，为兵科凌义渠等所劾，坐逮讯。自是，奸民知事终不成，不复敢勾引，而番人犹据台湾自若。

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国绝远，华人未尝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傍

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传红夷炮，即其制也。然以舟大难转，或遇浅沙，即不能动。而其人又不善战，故往往挫衄。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柁后置照海镜，大径数尺，能照数百里。其人悉奉天主教，所产有金银、(虎)〔琥〕珀、(马)〔玛〕瑙、玻璃、天鹅绒、琐服、多罗琏。国土既富，遇中国货物当意者，不惜厚资，故华人乐与为市。

《皇清四裔考》：荷兰俗称红毛番，亦曰红夷，在西北海，(中)西(北)〔南〕与佛郎机接，去中国水程五万余里。其国有大山，名那兰山[55]，山麓建城，名那兰城[56]。其国受朝敕称王，名列外服。其臣下官爵见于奉使者，亦有户部官、总兵官等名。俗奉天主教，与英吉利同。性强悍，好争雄，所恃惟巨舟大炮。

明万历中，荷兰来侵吕宋，泊香山澳、入彭湖屿，寻据台湾。又与葛剌巴合，将入彭湖求互市。明发兵击败之。崇祯十年，复为明将郑芝龙所破，余众犹据台湾，教习土番耕作，筑平安、赤嵌二城以自固。顺治九年，郑成功寇镇江败归，谋取台湾。会荷兰通事何斌逋夷负，遁投成功，说成功以水师从鹿耳门入，与荷兰相持。久，荷兰战屡败，弃台湾走。十年，广东巡抚奏报荷兰愿备外藩，谨修职贡。十三年六月赍表朝贡，经礼部议覆，应五年一贡，贡道由广东入。诏改八年一贡，以示柔远。康熙三年，大兵渡海攻郑锦等，进克厦门，荷兰国率舟师助剿，以夹板船乘势追击，斩首千余级。遂取浯屿、金门二岛。事由靖南王耿继茂奏闻，赐国王文绮、白金等物。

先是(二)〔六〕年(六)〔五〕月入贡，有刀剑八，皆可屈伸；马四，凤膺鹤胫，迅速异常。二十五年献方物，请定进贡限期五年一次。又贡船例由广东入，但广东路近而泊地险，福建路

远而泊地稳，嗣后请由福建人。部议应如所请。是年，定减荷兰贡额。乾隆元年，裁减荷兰税额。谕曰："朕闻外洋红毛夹板船到广时，泊于黄（浦）〔埔〕，输税之法，海船按梁头征银二千两左右，再按则抽其货物之税，此向例也。近于额税之外，将伊所携置货〔物〕、现银，另抽加一之税，名曰缴送，与旧例不符，非朕嘉惠远人之意。着查例裁减，并宣谕各夷知之。"荷兰故居西北地，(界)〔号〕西陇[57]，去中国甚远。自通市后常占居葛剌巴地，事详《葛剌巴传》。乾隆六年，闽浙总督策楞奏称西陇为荷兰祖家，去葛喇巴甚远。所谓西陇者，当即西洋故地[58]，荷兰虽占居葛喇巴，而荷兰之名久通朝贡，故仍其故号云。

《海录》：荷兰国在佛郎机西北，疆域、人物、衣服，俱与西洋同。唯富家将死，所有家产欲给谁何？必先呈明官长，死后即依所呈分授，虽给亲戚，朋友亦听。若不预呈，则必籍没，虽子孙不得守也。原奉天主教，后因寺僧滋事，遂背之。然仍立庙宇，亦七日礼拜。死则葬于坟园。国王已绝嗣，群臣奉王女为主，世以所生女继。今又绝，国中不复立王，唯以四大臣办理国政，有死者则除，其次如中国。循资格，以次迁转，不世袭。所属各埠各岛，虽在数万里之外，悉遵号令，无敢违背。亦以天主教纪年。国中所用银钱，为人形骑马举剑，谓之剑钱。亦有用纸钞者。土产金、银、铜、铁、(琉)〔玻〕璃、哆罗绒、羽纱、哔叽、番舰酒、钟表。羽纱、(而琉)〔玻〕璃尤甲于诸国。

伊宜国在荷兰北，疆域较布路亚稍狭，由荷兰向北行约七八日可到，风俗土产与布路亚同。此即所谓弥尔尼壬国也。与荷兰连疆域，始合终分。奉加特力教，与荷兰异。

盈兰尼士国[59]在伊宜西北，疆域、风俗、土产与伊宜同。由伊宜沿海向北少西行，约旬余可到。

亚里披华国[60]在盈兰尼士东，其南与佛朗机毗连。由盈兰尼士向东少北行，约数日到，人颇豪富。男子所穿衣较布路亚稍长。女人以巾裹头，连下颔包之；头戴一圈，平顶插以花，其额围以珠翠。亦与布路亚稍异云。

壬颇犨[61]国在亚里披华东北，风俗、疆域、土产略同。其伊宜、盈兰尼士、亚里披华、壬颇犨各国交界处，有地名郎玛[62]，众建一庙，礼拜者日无隙晷。是布路亚、吕宋、佛朗机、伊宜、壬颇犨、双鹰[63]、单鹰[64]七国所共奉祀。盈兰尼士、亚里披华二国则不拜。《四洲地理志》：佛朗西、布路亚、大吕宋俱尊加特力教，此庙必是也。其不拜者，殆与荷兰均奉波罗士特教。

《贸易通志》曰：荷兰国沿海有大港口，自古专务贸易。其通商自顺治、康熙年间甚盛，于今渐衰。所载出者为牛油、酥饼、丹参、麻子、麻布、酒等，进口者各南洋之货。道光十年，国都进口之船千有九百（八）〔九〕十四只，进口货价千五百万圆，出者千四百万圆。国帑亏空，故重征饷税，甚塞通商之路。南有罗得坦[65]埠头，道光八年进口船二千零八十五只。其余海口各港各埠，赢缩不等。

《职方外纪》：法兰得斯[66]在亚勒马尼之西南。地不甚广，人居稠密。有大城二百八十，小城六千三百六十八。共学三所，一学分二十余院。人情俱乐易温良，最好谈论，善讴歌。其妇人与人贸易，无异男子，顾其性极贞洁。能手作错金绒，不烦机杼。西洋布最轻细者皆出此地。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荷兰国极褊小，东连日耳曼国，南至北义，西北至海，西离英国不远。地虽最窄，人户稠密，共计三百六十万丁。其地似中国之江苏，形势极低。若不筑堤防范，则海水涨溢，其害无穷。由佛、日两国所流出之江，支曼入海矣。内

地运河无数，船只往来不绝。田畴不多，到处牧场，故奶饼、牛油盛于他国。

古时荷地原系水泽，蛮夷所居。国民勤劳，筑堤掘河。是以从日、佛两国所流之水，入海不涨而肥，草场兴焉。士民皆自幼习水，故出水手，自古专务通商。于宋、元等朝，西洋列国以荷为通市，商贾云集，舟车辐辏。善造毡、呢、布匹，是以大城、富邑兴焉。当明朝时，吕宋国王操权，欲荷兰背波罗士特教而遵加特力教，荷民死拒不从。吕宋欲以兵船强服之，连战八十年后，不得不议和。荷则广开通商，乃合七部自为一邦，选（中）国〔中〕英杰统督各部。当此时，荷船驶到四海，战舟与英、佛交锋获胜，其商贾驶开新地，又在东南盖建葛拉巴，又据台湾，与日本国往来。其势隆隆炎炎日盛。不幸乾隆年间，为佛兰西国所逼，降服请盟。嘉庆十七年[67]，荷赖他国协力驱逐佛军，与北义部合为一国，十五年不变。忽然北义作乱而逐荷王，两国交战，又永绝交焉。其居民朴实勤俭，以积财为务。身体壮健，好食酒烟，屋宇、街市洒扫浮洁。古时与万国贸易，近日他国乘机各自交易，故荷船减少。国分七部，乡乡相续，邑邑相连，人物如蚁。但恨其人好酒，其国欠项最重，纳税倍于他国。国王不得专制其国，惟听绅士会议施行。其都安特堤[68]在海隅，其居民二十万丁。建屋在泽上，用木扶之。各衢有河汊。其房高大，内外美观。每年进口船二千只。鹿特堤城广街多屋，城内无处不通舟楫，居民温和，厚接远客。合琪[69]乃国王所居，离海不远，殿廷不高大，然其良民之屋甚美。来丁[70]、乌特[71]等城内，有大书院，名儒贤士所出也。荷国语音，北与日耳曼民如出一辙。

北义国即弥尔尼壬国，道光十一年与荷相绝。南及佛，北连荷，东交日耳曼，西至海。居民二百六十七万丁。其地与荷无异，

但其河不多。产五谷、蔬菜。其百姓固执加特力教，效是班牙国之尤。庶民勤劳度生，饮食过量，又好动，轻诺寡信。其国王非与百姓公举之绅士商议，不能立法纳饷。现王爱其民。但其僧诱民纠众犯法。绝荷以后，贸易路塞。昔所进港口之船，移往他处。但城中之民皆巧手造织呢布，今亦制铁轨辘路，以便经商。其王都北历悉美[72]城，遍栽树林以为乐园，俾民人游赏山水。安威耳[73]乃大马头，船只往来甚便。而荷兰忌之，封其江口也。

《地球图说》：荷兰国东界波路西亚[74]国并亚利曼[75]诸小国，南界(北)〔伯〕利诸恒[76]国，西北界北海。百姓约二百（五）〔六〕十万。都城名海克，城内民（六）〔五〕万，大半耶苏教，小半天主教。地极低陷，连间江河。若不时时修筑堤防，则潦涨横溢。土地膏腴，故务农者众，而牧羊者亦不少。身体壮健，性爱清白，房屋街衢，统勿污秽，惜好烟酒耳。其土民娴习于水，故多为水手。复有于水泽腹坚之际，用木屐流行冰上，其捷如飞。经营不懈。国内兵船不若往昔，故昔时能与英吉利、佛兰西战胜，复能至中国据台湾，与日本往来，尽据有亚细亚之南海各岛，今则仅有四分之一焉。所出土产，牛油、奶饼、火（酒）〔油〕、毯毡、呢、绵布、羊毛、布等物。

《地理备考》曰：贺兰国在欧罗巴州之中，北极出地五十一度七分起至五十三度止，经线自东一度起至四度四十八分止，东连亚里曼之亚诺威[77]国暨布鲁西〔亚〕国，南〔接〕北尔日加国，西北至海。长约六百五十里，宽约三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一万八千三百三十里。烟户二兆五亿五万八千口。本国除给尔德勒[78]暨卢森不尔厄[79]二处邱阜寥寥外，其余各地平坦低洼，荒沙泽湿。河至长者五，湖则甚多，其至大者曰亚尔零海[80]。地气湿寒，北方少谷果，南方则禾稼丰盈。土产胡麻、茜草、材木、烟叶、滑

石、生铁、花石，惟煤甚富。禽兽蕃衍，鳞介充斥。

王位传男，以长幼为序，无男方得立女。奉加尔威诺修教者过半，奉天主公教暨路得罗修教者稍少。若外国人寄寓，或奉别教者，不为禁止。工肆林立，技艺精巧，百货骈集。本国耶苏未生以前，皆为加理亚[81]及亚里曼二国之地，继为罗马国人所克服。耶苏降生后四百年间，始则尽为法郎哥人[82]所服，继则归于佛兰西国统属。至耶苏九百余载，佛兰西国变乱，本国诸酋纷纷自立，分为十七小国。明成化中，尽归奥斯的里〔亚〕国所取，传位于吕宋国王。明穆宗隆庆中，吕宋国王设稽查邪教院，凡国人信从左道者，从重治罪。因此国人叛乱，废君逐官，分通国为七部，自立官宰，互相结盟，各不统属。再越二百十六载，即乾隆六十年，又遭佛兰西兵占据。迨佛兰西国君那波良临御之后，封建其地，复立为国。迨那波良败绩后，国人乃将北尔日加国合为一邦。道光十（一）年（也），北尔日加国乱，不服管辖，自立为国。分十一部：一北贺兰部，乃本国都也，建于义河[83]岸，屋宇峻丽，商贾云集，仍为欧罗巴州富丽之国；一南贺兰部，一斯兰的〔亚〕[84]部，一北巴拉班〔的〕[85]部，一乌德勒支[86]部〔一给尔德勒部〕，一科（尔）威〔尔〕义塞耳[87]部，一德伦得[88]部，一哥罗宁加[89]部，一非里萨[90]部，一灵不尔厄[91]部。除此十一部外，尚有一区，名曰卢森布〔尔〕厄，长二百五十里，宽二百里，地面积方三千九百四十里，烟户二十九万五千口，与亚里曼各国结盟，应出兵丁二千五百五十六名，其地应为头等公爵统摄，即贺兰国王也。

所兼摄各地，凡亚非里加州、亚美里加州、阿塞（里）〔亚尼〕亚州皆有之。

《外国史略》曰：荷兰国濒海地洼，潮水涨溢，昼夜筑堤以捍

海水，水退则陆地成草场，足资游牧。民猛勇善战，不服罗马之军。唐朝时进天主教，尚分数国，各擅其民，互争强弱。国内江河无数，以通商为业。土产甚多，而居民稠密，勤织布匹，以补食用。自明洪武及嘉靖，国蒸蒸蔚起，舟舰云集，街衢辐辏。民恃庶富，屡逆国命。于明嘉靖时，有豪氏倚西班亚之助，于日耳曼近地，僭号曰甲利，号第五王。甲利王崇天主新教，立志殄灭老教，禁谕甚严。凡老教拜上帝之人，宁死不从。北方七部难民并起，立首领抗拒，八十年交战不息。西班亚国助之，亦师老饷糜。于顺治四年[92]，北七部各自主其地。惟南部仍归西班亚国，人日耳曼国之版舆，仍天主新教，商贾工匠，皆畏避他徙。故北方率富，而南方益衰。是时荷兰叠与西班亚战胜，广通商之路，至五印度国，夺葡萄亚人所开之牙瓦岛，开市葛留巴。两攻澳门不得志。万历二年又开埠台湾[93]，后亦归中国。顺治、康熙年间，荷兰国运货至粤贸易。欧罗巴各国忌其富，佛兰西、英吉利水陆交攻之。幸上帝保护其国，能胜敌而通商益广。其时英吉利奉耶苏老教之民不从天主新教，于康熙二十七年逐英吉利王，招贺兰君即位。佛兰西亦惧，来结平。他国有缺乏者，赴贺兰贷之。其国库常充。乾隆五十七年[94]，佛兰西背荷兰国，驱其君，掠积粟。佛君波罗稳王乃复立其弟为荷兰王。其时荷兰已失藩属贸易之商船，又畏英人之战舰，不敢航海。于嘉庆十八年，其民会合欧罗巴各国驱佛兰西兵。复自立其旧君，复南方之地。(时）道光十(三）年（也），南北交战，遂分二国。其北部仍归旧主，存荷兰之名，号其南方为北义国，乃昔日英吉利女王之所配者。南北虽尚通商，然较曩时贸易大不如矣。

荷兰乃最褊小之地，东连日耳曼，南界北义，西北皆滨海。由日耳曼国来之支流，曰来尼河，马士[95]、悉得[96]等河皆西流，北

入海。遍筑堤防御水，尚屡次溢涨，覆乡邑。内地运河，船往来不绝。南方多出五谷。余惟牧场，无林木。西边多出蓝靛、颜料，运卖他国。最著名者花卉，甲于各国。牛高大多乳，牛油、酥饼有名。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故商贾遍游各国。水手熟悉水性。不惮勤劳，不耽乐，不好战。若激之，则猛烈不惜身命，不畏风浪。好洁净，屋宇街衢洒扫不辍，故城邑最美。其乡如城，无极贫者。好饮酒、吸烟，昼夜不辍。不妄耗财，而喜赒济，遍国无丐。若有之，即运送新地，俾自食其力，不容一闲手也。荷兰本日耳曼之族，故语音风俗相近。

其国之广袤，方圆五百七十五里。居民男百四十万，女百四十五万。其屋共计四十四万，居民十六万[97]。崇耶苏老教者计百七十万四千，崇天主新教者百一十万，犹太人五万二千。国人敬畏上帝，所派之教师，厚其禄。设礼拜堂。土产牛最多。道光十七年，运出之牛油十九万四千石，奶饼三十三万四千石。所制麻布、漂布、羽毛、蒸酒，皆运之他国。内地之运货船万五千只，大艇五千六百只，航海之船千五百只，别有在藩属国者。道光十九年，国中进口之船二[98]千三百只，在鹿得堤入口者三千只，大洋捕鲸鱼、黄花鱼之艇二百六十只。共计运出货价银四千四百万圆，运入银千六百万圆。

国内大开书院，学士云集，讲术艺。小学馆二千八百余处，大学院四处，皆聚印翻绎之书。

理国务公会两班：其一班王自择之，悉当职者；其一班是民之所尊贵，三年一推选焉。会办国务。若公会不准，即不得征饷。外国务、藩属国务及兵部、户部、水师部各有大臣。正教门、天主教门各有首领官。议军机者，皆有功绩之大臣。各部有管地之五爵绅士议定，然后赴公会视事征饷。自道光二十一年，地税二

百四十万两，人丁百五十万两，印票六十万两，白糖八十万两，葡萄二十万两，酒八十万两，牲畜三百六十万两，盐课四十万两，番硷二十万两，票纸三十五万两，税饷百三十八万〔两〕，盖綅三十五万两，关津税银百三十八万两。公费自道光二十三年，（言）〔官〕三十一万两，文官俸二十五万两，外国务十三万两，刑法师三十九万两，国内务百二十六万两，耶苏老教师三十五万两，天主新教师十三万两，水师百四十万两，藩属地万一千两，公项欠利息八百四十万两，养廉六十四万两，各部公费百五十万两，兵饷费一百七十万两。因欠项太重，故敛饷较难。虽在南洋之牙瓦岛并他藩属地有余费二百万两，而亚墨利加之藩属地耗费太过，每年银八百两。总共公欠项三万一千三百万两余。国小费繁，故各物重征，而民益困。

地分七部，都城曰安得堤，居民二十万，百年前为海外最大之埠，各国商舟云集在海港之南。其街直，其屋峻。凿河通海，其土滩，必先铺木板，始可建造。其公宇长二十八丈，阔二十三丈，高六十丈，上有塔，高二十一丈。商贾会馆甚美，长二十五丈，阔十四丈，内外之客所集以议论者。城中二百九十桥，遍通来往。水咸，鲜清泉，夏月沟渠尤臭，居民收雨水用之。海边有哈地[99]，最美之邑也，建高殿为王居。鹿得堤城在马士河边，居民七万八千。其与国通商，惟英夷为最，火轮往来不绝。大书院三所，在来丁邑、乌得邑[100]、峨宁音邑[101]。（之）〔有〕城二：曰鹿堡[102]，曰白他[103]。

《瀛环志略》曰：荷兰，和兰、贺兰、法兰得斯[104]。欧罗巴小国也。东界日耳曼，南界比利时，西北距大西洋海。壤地褊小，欧罗巴地形，此最低陷。海潮冲啮，划为洲渚。港道纵横交贯。其地沮洳卑湿，而土脉最腴。民擅水利，善筑堤防、开沟洫，又善

于操舟，能行远。故欧罗巴海市之（道）〔通〕行，自荷兰始。其地古时为土番部落。〔汉〕时意大里扩地至佛郎西，荷兰土番悍不听命，意大里兵阻水不能进，因置为荒服，不（能）〔复〕争。后为日耳曼之弗郎哥人所据。萧齐时，佛郎西取之，置酋长分领其众。佛有内乱，诸酋拥地自擅，分为十七部，后复并诸部为一，自立为侯国。北宋时，海潮决堤数百里，居民皆没，都城几陷。潮退之后，积水汇为巨浸，曰亚尔零海。经营数十年，户口繁滋，商贾通行，完富过于曩时。明初侯查理侵佛郎西，围其都城，耀兵而还。时荷兰富民多恃财犯科律，侯以峻法绳之，刑戮过当，众怨怒，有叛志。佛郎西乘势伐之，侯震恐，纳赂请盟，佛兵乃退。荷兰旧分南北部，侯政苛虐，南部即比利时画疆不听命，侯与战败绩，堕沟中死。正德季年，西班牙查理第五王新为日耳曼所推立，已详《奥地利亚图说》。有大权，击佛郎西，掳其王，西土诸国无敢抗颜行者。遂下令兼王荷兰，荷兰不敢抗。时荷兰富甚，王减税以悦其民，而悉令入天主教。有遵耶苏教者，积薪燔之。已而西班牙王令其子兼王荷兰，禁耶苏教尤急。北部夙崇耶苏教，西班牙王以峻法绳之，荷兰人愤甚。有阿兰治者智勇过人，众推为主，起兵拒西班牙。西班牙以大众攻之，荷兰人殊死战，屡败而气不衰。佛郎西、英吉利尝引兵救之，已而退去。阿兰治激其众曰：西人以我供刀俎，当涂肝脑，决死战。幸而胜，国之福也；不济，则决海堤，挈妻子为波臣。不死者，乘舟逃万里外，誓不为之氓。众皆曰诺。遂引军独进，与西班牙鏖战数十年，屡挫西军，西班牙遣客刺杀之。其子继立，雄武过父，奋力击西军，大破之。西班牙乃敛兵议和。由是荷兰复立为国，晏然富庶者二百余年。当前明中叶，荷兰航海东来，至中国之东南洋，据爪哇海口郎（喝）〔噶〕罗巴。迤东迤北各岛国，皆建设埔头，通东西七万里之海市。

故国虽小而富饶甲于西土。明季尝以兵船扰闽、浙，垦台湾而据之，后为郑氏所逐。小西洋各埔头，亦颇为英、佛诸国所侵削，而南洋数大岛，依然荷兰有也。康熙二十七年，威廉第三王有雄略，英吉〔利〕人招之渡海，奉以为王，几霸西土。嘉庆初，佛郎西拿破仑侵伐四国，兵及荷兰，荷兰王走死荒野，地归佛郎西。英吉利乘荷兰之乱也，夺其爪哇埔头。拿破仑既败，荷兰复立故王之裔，英人乃还其埔头。先是，荷兰南部与北部相仇，当北部与西班牙构兵，南部附西班牙不相助。嘉庆十九年[105]，南部与荷兰合。道光十一年，南部复绝荷兰，立他族为王，称比利时国。荷兰地形平衍，有水无山，东偏仅有邱阜，亦甚寥落。其民俗朴实耐劳，节衣啬食，治生最勤，无游（手）〔民〕盗贼。利之所在，不远数千〔万〕里。性喜洁，房屋时时扫涤。街衢有污秽，必洗刷净尽。税饷颇重，听绅士筹办，王不得专。地分十一部：

北荷兰，西距大西洋海，东环亚尔零内海。都城建于义河之滨，架木水中，上起楼阁，遂以河为街衢。居民二十万。贸易之盛，为欧土大都会。又有别都曰合其，在海滨，国王所居。殿廷制颇卑狭，而居民极整洁。来丁、乌特两城有大书院，士儒所萃。

南荷兰，在北荷兰之南，西面大海，南界内港，隔断成两洲，会城曰海牙，所属鹿特堤城，内通舟楫，殷商所萃，街市华洁。

斯兰德亚，在南荷兰之南，西面大海，内港纵横，界隔成六洲。

北巴拉班的，在斯兰德亚之东，辐员颇广，南与比利时接壤，会城在南荷兰之东。〔乌德勒支在两荷兰之东。〕

给尔德勒，在乌（支）德勒之东北，西界亚尔零内海，东界日耳曼。

德〔伦〕〔尔〕得，在给尔德勒之北，西界内海，东界日耳曼。

科威〔尔〕义塞〔耳〕在德伦得之（北）〔南〕，东界日耳曼。

非里萨，在（科威塞）〔德伦得〕之西，三面距内海。

哥罗凝加，在（科威义塞）〔德伦得〕之北，为荷兰极北境，东界日耳曼。

灵不尔厄，在北巴拉班的之东南隅，与日耳曼接壤。

十一部之外，别一部曰卢森不尔厄，在日耳曼界内[106]，长二百五十里，广二百里，会城同部名，户口二十九万，入日耳曼公会，应出兵二千五百。

《瀛环志略》曰：欧罗巴诸国皆好航海，立埔头，远者或数万里，非好勤远略也，彼以商贾为本，计得一埔头，则擅其利权而归于我，荷兰尤专务此。其航海而东来也，亚非利加、印度、麻喇甲、苏门答腊，即已遍设埔头。噶罗巴即爪哇。一岛，大、小西洋入中国之门户，富盛甲于两洋，为诸岛国之纲领。荷兰以诡谋据其海口，建设城邑，流通百货。由是迤东、迤北诸岛国，如婆罗洲、一名蟠尼阿。西里百、一名失勒密士[107]。摩鹿加、一名（美）〔失〕罗洛[108]。巴布亚、一名那吉尼[109]。之类，大小凡数十处，说见《南洋图》。皆巫来由、绕阿、武吃番族，荷兰以次据口岸、立埔头，有租（债）〔赁〕其地者，有侵胁得之者。大约近年以来，小西洋诸岛国，以英吉利为主，东南洋诸岛国，除吕宋属西班牙，余皆以荷兰为主。地本弹丸，而图国计于七万里之外，历数百年无改，亦可谓善于运筹者欤。

《地球图说》：伯利诸恒国又名北义国，东界波路西亚国，南界佛兰西国，西界北海，北界荷兰国。百姓约四百二十万。都城名北律悉[110]，城内民十一万，大半天主教，小半耶苏教。人甚聪明，善绘画。言语各异，在南则与佛兰西国土音相似，在北则与亚利曼国土音相似。昔本与荷兰同国，后于道光十一年间两相分

析，各自立君。土产呢、布、羽毛最佳，五谷多。

《地理备考》曰：北尔日加国亦名北义国，在欧罗巴州之中，北极出地四十九度三十二分起至五十一度二十八分止，经线自东十五分起至三度四十六分止。东至贺兰、布鲁西〔亚〕二国，西连佛兰西国暨北海，南接佛兰西国，北界贺兰国。长约五百里，宽约三百里，地面积方一万五千里。烟户三兆五亿六万口。北方平坦，南方丘陵。河之至长者惟三：一名义士加尔达[111]，一名米于塞[112]，一名勒鲁[113]，下流皆在荷兰。货船由此出运。地温土腴，生殖蕃衍，各矿富庶，制造精良。王位历代世袭。奉天主公教者过半，奉路得罗修教者无几。本国当贺兰国被法郎哥人攻克时，一并归其统属，后又为大吕宋国管辖。康熙五十三年，吕宋国王将此让与奥斯的里〔亚〕国统摄。越八十一载，乾隆间，本国与贺兰国同归佛郎西。追（贺兰）〔佛郎〕西国君那波良败绩后，本国与贺兰虽合为一，然各奉一教，风俗言语不同，贺兰〔薄〕视北义人，不许居显爵，不得人学院。道光十（一）年，国人遂倡变交战，驱逐荷兰监守官出境。佛郎西助之，立日耳曼之萨克撒（小）〔各不尔厄〕侯留波尔多[114]为君，由是复析为二国。

国分九部：一南巴拉班的[115]部〔首府名布鲁舍拉斯〕[116]，乃国都也，建于塞内河[117]岸，宫殿甚壮；一安都厄〔尔〕比〔亚〕[118]部，一东发兰德〔斯〕[119]部，一西发兰德〔斯〕[120]部，一海脑德[121]部，一那慕（兰）〔尔〕[122]部，一列日部，一林布尔厄[123]部，一卢森布尔厄部。其国通商冲繁之地，或内地，或濒海。

《外国史略》曰：北义国，微地耳。南及佛兰西，北及荷兰，东及日耳曼，西及北海。最长者悉得河，西北流人海。马士江，出佛兰西，通北义国，流人荷兰。地方圆五百三十四里，半为田，其余种菜果及为牧场、为草场、为林木。其未垦地仅十分之一。出

蓝色颜料、麻、烟、牛、马、铁、石炭，售与他国，价值银二百万圆。民力于耕，无闲土。惟南方尚系硗地，广（潴）〔猪〕水。有两海口，曰安威宾[124]，曰东末[125]。道光十九年，入安威[126]之船千二百只，他海口之船只，共百三十七只。民奉僧，不好学，故男女中不识字者十之七八。娶妻后，夫妇终身不离。好施济，少聪敏，言语不通，体肥多疑，出外者少。作铁路以火车往来，迅速如风。

国务仿佛兰西。时君娶英国王女。殁，又娶佛国王女。有乡绅、五爵之会。居民每八十五名中择一为乡绅，王必听其所议。法度有未便，随时改变。国费最多。其欠项利息银至六百三十万圆，赐五爵银六十万圆，兵刑各司之俸二百四十万圆，外国务银二十一万圆，国内务九千[127]五十万圆，工部费二百万圆，水师十九万圆，军营诸费五百八十九万圆，征饷费二百二十万圆，共计二千一百万圆有余。所费过所入。兵十万一千四百，合民壮共计五十九万九百二十丁。此西洋最微之国，其广袤不过当中国之三府，然且分为九部，且用费如此其重，非通商所入，曷以至此。

《瀛环志略》云：比利时，比勒治、惟理仪、北义、北尔日加、比尔（百）〔日〕喀、密尔闰、弥尔尼壬、比利阁。欧罗巴小国也。北界荷兰，西北距大西洋海，西南暨正南俱界佛郎西，东接普鲁士西部。纵约五百里，横约三百里。古时本荷兰南部。荷兰多水，而比利时多平陆。明初，荷兰侯查理好用兵，征调繁苦，比利时不听命。查理引兵突入其境，掩杀八百人，比利时结大队复仇，查理败死。后西班牙王兼王荷兰两部。荷兰人阿兰治起兵拒战，相持数十年。比利时隶西班牙，未敢贰。康熙五十三年，西班牙以比利时归奥地利亚，为奥藩属者七十余年。嘉庆初，佛郎西拿破仑兼并诸国，先取比利时，次灭荷兰。拿破仑败，荷兰再立国。嘉庆十九年[128]，

比利时复与荷兰合。先是荷兰崇耶苏教，因此与西班牙构兵数十年，卒获胜复国。而比利时毗近佛郎西，顾独从佛俗，尚天主教，又夙隶西班牙、奥地利，皆天主教国。既与荷兰合，不肯从荷俗，两部之民不相能，时时构衅。既绝荷兰，荷兰遏其港口，使不得通，乃造铁辆辘路，以火轮车由陆转运以达海。

【注】

〔1〕尼达兰（Netherlands），尼德兰，荷兰自十六世纪以来即名尼德兰，1830年比利时独立后仍用此名。而欧洲人惯称其为荷兰，汉译名从之。

〔2〕西撒尔（Caesar），通译恺撒。

〔3〕麻更里，指勃艮第（Burgundy）家族。

〔4〕岩士达揽（Amsterdam），阿姆斯达丹。

〔5〕因里阿（East Indies），东印度群岛。

〔6〕墨腊济尔（Brazil），巴西。

〔7〕阿兰治，指奥兰治王朝（the dynasty of the house of Orange）。

〔8〕“仍”字疑为“为”字之讹。

〔9〕指萨克森—科堡（Leopold de Saxe-coboug）。

〔10〕墨腊西尔斯（Brussel或Brussels），布鲁塞尔。

〔11〕沙麻特拉岛（Sumatera Sumatra），苏门答腊岛。

〔12〕细利洼岛（Sulawesi或Celebes I.），苏拉威西岛。

〔13〕文莱岛（Borneo I.），加里曼丹岛。

〔14〕麻拉马（Malabar Coast），马拉巴尔海岸。

〔15〕哥罗曼尼（Coromandel Coast），科罗曼德尔海岸。

〔16〕伊尔弥〔那〕（El Mina），埃尔米纳。

〔17〕俄尔果色（Gold Coast），黄金海岸。

〔18〕色特底司仁尼腊尔是States-General的音译，意指国会。

〔19〕色特底司是States的译音，应指上议院（Upper Chamber）。

〔20〕仁尼腊尔是General的译音，应为下议院（Second Chamber）。

〔21〕西那底是 Senate 的音译，即参议院。

〔22〕厘勃力新拙底是 Representative chamber 的音译，即众议院。

〔23〕依腊斯毋士（Erasmus），通译依拉斯谟。

〔24〕俄罗是阿斯（Grotius），通译格罗提阿。

〔25〕柰因河（R. Rhine），莱茵河。

〔26〕蚁尔那兰（Gelderland 或 Guelderland），格尔德兰。

〔27〕由特力治（Utrecht），乌得勒支。

〔28〕猎达里（Rotterdam），鹿特丹。

〔29〕缪色河（Maas 或 Meuse R.），马斯河。

〔30〕休斯伦（Heusdon），霍伊斯顿。

〔31〕色支尔河（Scheldt），斯凯尔特河。

〔32〕奄都洼（Antwerpen 或 Antwerp），安特卫普。

〔33〕鼻烟（tobacco-pipes），应译烟斗。

〔34〕海鳅骨（Whale bone），今译鲸须。

〔35〕非利斯兰（Friesland），又作非力斯兰，即弗里斯兰。

〔36〕俄罗忍银（Groningen），格罗宁根。

〔37〕特渎提（Drenthe），德伦特。

〔38〕阿委厘斯（Overijssel），又作阿威厘斯，即上艾塞尔。

〔39〕勒治墨那〔满〕（North Brabant），北布拉邦特。

〔40〕西兰（岛）（Zeeland 或 Zealand），泽兰。

〔41〕临麦（Limburg），林堡。

〔42〕勒心麦（Luxemburg），又作勒新麦，即卢森堡。

〔43〕小墨那满（Brabant 或 South Brabant），布拉邦特。

〔44〕希挠尔（Hainault），埃诺。

〔45〕那摩（Namur），又作那麻，即那慕尔。

〔46〕依色佛兰那（East Flanders），东佛兰德。

〔47〕威色佛兰那（West Flanders），西佛兰德。

〔48〕里尼（Liège），列日。

〔49〕《明史》以此名指葡萄牙或西班牙。魏源认为此名指法国。

〔50〕据澳门的"佛郎机"是葡萄牙，据吕宋（Luzon）的"佛朗机"是西班牙。

〔51〕魏源在把《海国图志》扩编为百卷本之前是看到了我国俗呼西班牙为大吕宋是因为吕宋群岛已归其"统属"，"故以此而名之"的资料的。但他仍用旧说，倒过来说吕宋群岛是"大吕宋""以其国名此岛"。

〔52〕李道乃李凤之讹。

〔53〕麻韦耶（Wybrand Von Warwick），应译韦麻郎。

〔54〕阿南国，指荷兰。

〔55〕那兰山，今比利时阿登山脉（Ardennes Mts.）。

〔56〕那兰城，指今比利时的那慕尔（Namur）。

〔57〕西陇（Seylon），今 Sri Lanka 斯里兰卡。

〔58〕斯里兰卡既不在欧洲，亦非荷兰"祖家"。

〔59〕盈兰尼士国，疑指阿登（Ardennes）地区。

〔60〕亚里披华国，疑指德国威斯特法伦（Westphulia）地区。

〔61〕壬颇辇，《海录》原作"淫跛辇"，魏源改。Imperio（Empire）的译音，指神圣罗马帝国或奥地利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在《海录》成书之前十四年灭亡）。

〔62〕郎玛（Roma），罗马。

〔63〕双鹰（Austria），奥地利。Austria 一名，由 Orienta Regnùm 演变而成。

〔64〕单鹰，指普鲁士（Prussia）。

〔65〕罗得坦（Rotterdam），又作鹿特堤，即鹿特丹。

〔66〕法兰得斯（Flanders），佛兰德。

〔67〕应作二十年。

〔68〕安特堤（Amsterdam），阿姆斯特丹。

〔69〕合琪（Hague），又作海克，即海牙。

〔70〕来丁（Leyden），莱顿。

〔71〕乌特（Utrecht），乌得勒支。

〔72〕北历悉美（Brussels），布鲁塞尔。

〔73〕安威耳（Antwerp），安特卫普。

〔74〕波路西亚（Prussia），又作布鲁西亚，即普鲁士。

〔75〕亚利曼（All-men，Allemagne），指德国（Germany）。

〔76〕（北）〔伯〕利诸恒（Belgium，Belgica），又作北尔日加，即比利时。

〔77〕亚诺威（Hanover），汉诺威。

〔78〕给尔德勒（Guelderland），格尔德兰。

〔79〕卢森不尔厄（Luxembourg），卢森堡。

〔80〕亚尔零海（Haerlem-Meer），哈尔伦海，今称艾瑟尔湖（Ijsselmeer）。

〔81〕加理亚（Gallia），加利亚。

〔82〕法郎哥人（Frank，Franke），指法兰克人。

〔83〕义河，指伊河。

〔84〕斯兰的〔亚〕（Zealand），又作斯兰得亚，即泽兰。

〔85〕北巴拉班〔的〕（North Brabant），北布拉邦特。

〔86〕乌得勒支（Utrecht），乌得勒支。

〔87〕科（尔）威〔尔〕义塞耳（Overijssel 或 Overyssel），上艾塞尔。

〔88〕德伦得（Drenthe），德伦特。

〔89〕哥罗宁加（Groningen），又作哥罗凝加，即格罗宁根。

〔90〕非里萨（Friesland），弗里斯兰。

〔91〕灵不尔厄（Limburg），林堡。

〔92〕应为万历二十五年。

〔93〕荷人始据我国澎湖为万历三十二年，其侨居我国台湾始自天启二年，其占据我国台湾则始自天启四年。

〔94〕应作六十年。

〔95〕马士（Maas），即马斯河。

〔96〕悉得（Schelde），即斯海尔德河。

〔97〕疑有讹夺。当时荷兰约三百万人。

〔98〕疑为“三”字的讹刻。

〔99〕哈地（Hague），海牙。

〔100〕乌得邑（Utrecht），乌得勒支。

〔101〕峨宁音邑（Groningen），格罗宁根。

〔102〕鹿堡（Luxemburg），卢森堡（城堡）。

〔103〕白他（Breda），布雷达（城堡）。

〔104〕法兰得斯（Flanders），通译佛兰德地区，跨今比、法二国，不是荷兰一名的异译，在比利时独立后亦已与荷兰无关。魏源照录《志略》原注，误。

〔105〕应作二十年。

〔106〕当时卢森堡不在日耳曼界内。

〔107〕失勒密士（Sulawesi 或 Celebes），苏拉威西。

〔108〕（美）〔失〕罗洛（Jailolo），查伊洛洛，指哈尔马赫拉岛（Halmahera I.）。

〔109〕挪吉尼（New Guinea），新几内亚岛，亦称伊里安岛（Irian）或巴布亚岛（Papua）。现东部称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西部为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

〔110〕北律悉（Brusse 或 Brussels，Bruxelles），布鲁塞尔。

〔111〕义士加尔达（Escaut，Escalda，Schelde），埃斯考河，斯凯尔特河。

〔112〕米于塞（Meuse R.），默兹河。

〔113〕勒鲁（Rheno R.），雷诺河。

〔114〕萨克撒各不尔厄侯留波尔多（Leopold de Saxe-coboug），指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

〔115〕南巴拉斑的（South Brabant），南布拉邦特。

〔116〕布鲁舍拉斯（Brussels），布鲁塞尔。

〔117〕塞内河（Senne），森内河。

〔118〕安都厄〔尔〕比〔亚〕（Antwerp），安特卫普。

〔119〕东发兰德〔斯〕（East Flanders），东佛兰德。

〔120〕西发兰德〔斯〕（West Flanders），西佛兰德。

〔121〕海脑德（Hainaut 或 Hainault），埃诺。

〔122〕那慕（兰）〔尔〕（Namur），那慕尔。

〔123〕林布尔厄（Limburg），林堡。

〔124〕安威宾（Antwerpen，Antwerp），安特卫普。

〔125〕东末（Oostende 或 Ostend），奥斯坦德，佛兰芒语意为“东端”。

〔126〕安威（Antwerp），安特卫普。

〔127〕“千”字疑为“百”字之讹。

〔128〕应作二十年。

海国图志卷四十一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欧罗巴洲

佛兰西国总记上即佛郎机，一作佛朗西、一作拂兰（祭）〔察〕，一作法兰西，一作和兰西[1]，一作勃兰西。

佛兰西国，古曰俄尔[2]。北与英吉利对峙，仅隔一港，并近荷兰；东界耶玛尼国、瑞国、意大里国；南抵海并比利里山[3]；西抵大洋。四围非山即海，形势崎岖。

先属意大里亚，始学文字，故尊加特力教。嗣因耶玛尼率师来侵，意大里不能援救，自此佛兰西不属意大里亚节制，自立国称王，建都于巴立斯[4]。迨渣（尔）马〔尔〕额里王[5]没后，诸子争位，分为数国。至珂加毗王[6]始复并为一，至今为欧罗巴洲富强之国。惟与英吉利不睦，世寻兵戈。

政事：设占马阿富[7]衙门一所，官四百三十员，由各部落互相保充，如英国甘文好司[8]之例；审讯衙门三百六十所，官三千员。旧日官皆世袭，擅赋税，调人、丁政多紊乱，后遂裁革世职。陆路步军武官九千五百有五员，领步兵二十（四）〔六〕万四千有百名；骑军武官二千八百有五员，领骑兵五万一千三百名；火器营武官千（九）〔一〕百（五）〔九〕十员，领火器兵三万二千五百九十四名；水师大小战船百有十，火船十有七，小船百三十有

三。

俗向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

河道四：罗牙河[9]发源布罗温斯[10]，至南底斯[11]西隅出海；伦河[12]发源（沙缓）〔绥沙〕兰[13]之浔伦冰雪[14]，至布罗温斯南隅出海；新河[15]发源麻（良）〔艮〕里[16]，至英吉利分界[17]港口出海；来因河发源柔查底湖[18]，至荷兰出海。

土产羽毛、纱、钟表、纱呢、绒毡、地毡、夏布、棉布、糖、棉花、葡萄酒、盐、蚕、铁、锡、银、铅、铜、白矾、煤、火石、水晶、玻璃、陶器。

佛兰西国东界瑞国、意大里，西界海，南界大吕宋，北界荷兰、弥尔尼王。幅员二十（一）万五千七百方里，户二千九百二十一万七千口，大部落八十一，小部落五百三十，俱奉加特力教。

西尼爱西[19]部东界西（耶）〔尼〕玛尼[20]，南界内匿[21]，西界由厘内野[22]，北界爱栖[23]。领小部落八。其首部曰巴利斯，即国都也。原本佛兰西国各大部落内所领小部，亦止载一首部，余俱未详。

洼[24]部东南界海，北界罗阿付[25]，西界里伦[26]。领小部落十〔三〕。

罗阿付部东界意大里，西界（髙）〔沃克吕兹〕[27]，南界洼，北界海及阿尔付斯[28]。领小部落（六）〔七〕。

海阿付部东界意大里，西界特林[29]，南界罗阿付，北界依西里[30]。领小部落（四）〔七〕。

依西尔部东界意大里，西界伦庵内里[31]，南界海及阿付、特林，北界引[32]。领小部落十有（一）〔二〕。

引部东界意大里亚，南界依西尔，西界伦庵内里，北界由那[33]。

领小部落（四）〔八〕。

由那部东界瑞国，南界引，西界顺尼奄内里〔34〕，北界菉斯〔35〕。领小部落（八）〔七〕。

菉斯部东界瑞国，西南界由拉，北界阿巴顺尼〔36〕。领小部落（四）〔十〕。

阿巴腊引〔37〕部东界瑞国，南界菉斯，西界窝斯尼〔38〕，北界罗拉引〔39〕。领小部落（五）〔七〕。

磨西里〔40〕部东界罗那引，南界缪地〔41〕，西界缪西〔42〕，北界（罗拉引）〔荷兰〕。领小部落（六）〔九〕。

缪地部东界罗拉引，南界窝斯尼，西界缪西，北界磨西尔里。领小部落（四）〔六〕。

窝斯尼部东界阿巴那引，南界阿巴顺，西界阿巴麻〔43〕，北界缪地。领小部落（六）〔十〕。

阿巴顺部东界阿巴那引，南界菉斯，西界葛罗〔44〕，北界窝斯尼。领小部落（六）〔八〕。

特林部东界海、阿付，南界（鬲）〔沃克吕兹〕，西界阿里支〔45〕，北界依西里。领小部落（七）〔八〕。

鬲〔46〕部东界（阿尔付）〔沃克吕兹〕，南界里伦，西界（希律）〔阿威伦〕〔47〕，北界阿里支。领小部落七。

里伦部东界洼，南界海，西北界（鬲）〔沃克吕兹〕。领小部落（六）〔七〕。

阿里支部东界特林，西界罗西里〔48〕，南界鬲，北界伦庵内里。领小部落（二）〔七〕。

伦庵内里部东界依栖里〔49〕，南界阿巴内里〔50〕，西界稗里林〔51〕，北界顺庵内里〔52〕。领小部落（四）〔六〕。

顺庵内里部东界由那，南界伦庵内里，西界阿里野〔53〕，北界葛

罗。领小部落（七）〔六〕。

葛罗部东界由那，南界顺庵内里，西界润尼[54]，北界阿巴麻尼。领小部落（六）〔十一〕。

阿巴麻尼部东界窝斯尼，南界葛罗，西界欧敏[55]，北界缪西。领小部落（六）〔九〕。

貌栖部东界缪地，南界阿巴麻尼，西界麻尼[56]，北界（荷兰）〔比利时〕。领小部落（八）〔九〕。

阿邻尼斯[57]**部**东界缪栖，南界麻尼，西界埃斯尼[58]，北界（荷兰）〔比利时〕。领小部落九。

麻尼部东界缪栖，南界欧敏，西界西尼庵麻[59]，北界阿邻尼斯。领小部落（七）〔十一〕。

欧敏部东界阿巴麻尼，南界润尼，西界西尼庵麻，北界麻尼。领小部落（六）〔八〕。

润尼部东界葛罗，西界内匿，南界柰威里[60]，北界欧米。领小部落十。

柰威里部东界顺庵内里，南界阿里野，西界借[61]，北界润尼。领小部落（七）〔十〕。

阿里野部东界顺庵内里，南界稗离林[62]，西界借，北界柰威里。〔领小部落十。〕

阿巴内里部东界阿里支，南界罗西厘，西界（千伐）〔干代〕[63]，北界伦庵内里。领小部落（四）〔五〕。

罗西厘部东界阿里支，西（里）〔界〕阿威伦，南界（希老尔）〔高〕，北界阿巴内里。领小部落（四）〔九〕。

希老尔[64]**部**东界高，南界海，西界旦[65]，北界罗西厘。领小部落（六）〔八〕。

阿威伦部东界罗西里，南界旦，西界离律[66]，北界干代。领小

部落（六）〔九〕。

干代部东界阿巴内里，南界阿（伦威）〔威伦〕，西界戈立栖[67]，北界稗厘林。领小部落（六）〔七〕。

稗厘林部东界伦（里）〔庵〕内厘，南界干代，西界戈立栖，北界阿里野。领小部落（六）〔十〕。

伊塞稗厘尼[68]部东界海，西南界大吕宋，北界欧里[69]。领小部落六。

欧里部东界海，西界阿里尼[70]，南界伊塞稗〔厘〕呢，北界旦。领小部落（六）〔七〕。

旦部东界希老尔，西界阿巴牙伦尼[71]，南界欧里，北界阿威伦。领小部落（六）〔七〕。

阿里尼部东界欧里，南界大吕宋，西北界阿巴牙伦尼。领小部落（三）〔六〕。

阿巴牙伦尼部东界阿里尼，南界大吕宋，西界海及稗厘尼[72]，北界（离律）〔旦牙伦尼〕[73]。领小部落（七）〔九〕。

离律部东界阿威伦，西界律庵牙伦尼[74]，南界（阿巴）〔旦〕牙伦尼，北界戈立栖。领小部落（九）〔六〕。

戈立栖部东界干代，南界离律，西界罗龙[75]，北界格流栖[76]。领小部落（六）〔八〕。

格流栖部东界稗厘林，南界戈立栖，西界阿（威）巴〔威〕引尼[77]，北界英特厘[78]。领小部落（五）〔三〕。

借部东界秦威里，南界阿厘野，（西）〔北〕界（阿巴威引尼）〔内匿〕，（北）〔西〕界英特厘。领小部落（六）〔九〕。

内匿部东界涧尼，西界（阿厘）〔由里内〕野；南界借，北界西尼爱栖。领小部落（八）〔十一〕。

西尼庵麻尼部东界麻尼，南界内匿，西界西尼爱栖，北界埃斯

尼。领小部落（六）〔九〕。

埃斯尼部东界阿邻尼斯，西界爱栖，南界西尼（爱栖）〔庵麻尼〕，北界离那剌[79]。领小部落九。

离那剌部东界（荷兰）〔比利时〕，南界埃斯尼，西界斯特力阿付加[80]，北界（荷兰）〔比利时〕。领小部落（八）〔九〕。

斯特力阿付加部东界离那剌，西界海，南界新敏[81]，北界离那剌。领小部落（七）〔十二〕。

新敏部东界埃斯尼，南界爱栖，西界海，北界斯特力阿付加。领小部落（七）〔十〕。

爱栖部东界埃斯尼，南界西尼爱栖，西界罗洼西尼[82]，北界新敏。领小部落（七）〔十一〕。

罗洼西尼部东界爱栖，南界西尼爱栖，西北界海。领小部落十一。

由厘[83]**部**东界西尼爱栖，南界由厘内野，西界加洼罗司[84]，北界罗洼西尼。领小部落（七）〔十一〕。

由厘内野部东界西尼爱栖，南界内野庵借[85]，西界阿尼[86]，北界由厘。领小部落（七）〔九〕。

内野庵借部东界内匿，西界英特厘庵内野[87]，南界英特厘，北界由厘内野。领小部落（七）〔四〕。

英特厘部东界借，南界格流栖，西界威引尼[88]，北界内野庵借。领小部落（六）〔九〕。

海稗厘尼部东界阿巴牙伦尼，南界大吕宋，西界罗稗厘尼司[89]，北界离雅司[90]，领小部落（四）〔五〕。

罗稗厘尼部东界海稗厘尼，西南皆界大吕宋，北界兰特司[91]。领小部落（五）〔九〕。

离雅斯部东界阿巴牙伦尼，西界兰特司，南界海及稗厘尼，北界

〔律庵〕牙伦尼。领小部落（八）〔九〕。

兰特司部东界离雅司，南界罗稗厘尼，西界海，北界雅伦尼[92]。领小部落十〔三〕。

律庵牙伦尼部东界离律，南界离雅司，西界雅伦尼，北界罗龙。领小部落（六）〔七〕。

雅伦尼部东界罗龙，南界兰特司，西界海，北界罗洼渣邻底[93]。领小部落（九）〔十四〕。

罗龙部东界戈立栖，南界律庵雅伦尼，西界雅伦尼，北界渣邻底[94]。领小部落（八）〔十二〕。

阿巴威引尼部东界格流栖，南界戈立栖，（西）〔北〕界（雅伦尼）〔英特厘〕，（北）〔西〕界渣邻底。领小部落（五）〔九〕。

渣邻底部东界阿巴（引）威〔引〕尼，南界罗龙，西界罗洼渣邻底，北界威引尼。领小部落（五）〔七〕。

威引尼部东界英特厘，南界渣邻底，西界都西威力斯[95]，北界英特厘庵内野。领小部落（五）〔九〕。

英特厘庵内野部东界内野庵借，南界威引尼，西界麻引尼内野[96]，北界沙底[97]。领小部落（六）〔八〕。

沙底部东界内野庵借，南界英特厘庵内野，西界麻引尼[98]，北界荷尼。领小部落（四）〔九〕。

荷尼部东界由厘，南界（荷尼）〔麻引尼〕，西界赞尼尔[99]，北界加尔洼罗。领小部落（七）〔八〕。

加尔洼罗部东界由（尼）〔厘〕，南界荷尼，西界赞尼尔，北界海。领小部落八。

赞尼尔部东界加尔（罗）洼〔罗〕，（南）〔西〕北界海，（西）〔南〕界伊厘庵威岭[100]。领小部落（九）〔十四〕。

麻引尼部东界沙底，南界麻引尼庵内野，西界伊厘庵威领尼，北

界荷尼，领小部落（七）〔八〕。

麻引尼唵内野部东界英特厘庵内野，南界都西威力，西界罗洼内野〔101〕，北界麻引尼。领小部落（七）〔九〕。

都西威力部东界威引尼，南界渣邻底，西界威引利〔102〕，北界麻引尼庵内野。领小部落（十）〔八〕。

罗洼渣邻底部东界渣邻底，南界雅伦尼，西界海，北界威引利。领小部落（六）〔十一〕。

伊厘唵威领尼部东界麻引尼，南界罗洼内野，西界摩敏寒〔103〕，北界海。领小部落（六）〔十一〕。

那剌果〔104〕部东界伊厘唵威领尼，南界摩敏寒，西界非尼斯底里〔105〕，北界海。领小部落（七）〔十〕。

摩敏寒部东界伊厘唵威〔领〕尼，南界海，西界非尼底里，北界那剌果。领小部落（七）〔八〕。

非尼底里部东界（都西威利）〔那剌果〕，南、（界罗洼渣邻底）西、（界威引利）北〔均〕界〔海〕（伊厘庵威领尼）。领小部落（二）〔九〕。

罗腊引部东界（绥沙兰）〔耶玛尼〕，南界阿巴拉引，西界（缪地）〔磨西里〕，北界（荷兰敏尔尼壬）〔耶玛尼〕。领小部落（八）〔七〕。

罗洼内里部东界麻引尼庵内野，西界海，南界威引利，北界伊厘庵〔威〕领尼。领小部落八。

威引利部东界都西威力司，西界海，南界罗洼渣邻底，北界罗洼内野。领小部落（七）〔十〕。

佛兰西国沿革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拂郎（祭）〔察〕即佛兰西国，在（倚）〔以〕西把尼〔亚〕东北。南起四十一度，北至五十度，西起十五度，东至三十一度。周一万一千二百里。地分十六道。属国五十余。其都城名把理斯[106]，设一共学，生徒尝四万余人。并他方学共有七所。又设社院以教贫士，一切供亿皆王主之，每士计费百金。院居数十人，共五十五处。中古有一圣王名类斯[107]者，恶回回占据如德亚地，兴兵伐之，始制大铳。因其国在欧逻巴内，回回遂概称西土人为拂郎机[108]，而铳亦沿袭此名。是国之王，天主特赐宠异。自古迄今之主，皆赐一神，能以手抚人疬疮，应手而愈。至今其王每岁一日疗人。先期斋戒三日，凡患此疾者，远在万里之外，预毕集天主殿中，国王举手抚之，祝曰："王者抚汝，天主（救）〔赦〕汝。"抚百人，百人愈；抚千人，千人愈，其神如此。国王元子，别有土地供其禄食，不异一小王，他国不尔也。国土极膏腴，物力丰富，居民安逸。有山出石，蓝色质脆，可锯为板，当瓦覆屋。国人性情温爽，礼貌周全，尚文好学。都中梓行书籍繁盛，甚有声闻。又奉教甚笃，所建瞻（理）〔礼〕天主与讲道殿堂，大小不下十万。初传教于此国者，原系如德亚国圣人辣杂琭，乃当时已死四日，蒙耶稣恩造命复活，即此人也。案《明史》在此书之后，并不知据此为蓝本，而云国近满剌加，竟不知为大西洋。明人荒陋至此。惟此《纪》国王以手愈疾，自古至今皆然云云，则夸诞无稽之说。

《明史》：佛郎机[109]近满剌加，古不知何国。案：满剌加乃暹罗南境[110]，明季为佛郎机所据，遂误以大西洋为南洋。相去数万里，《明史》舛甚。永乐时，海外诸邦通中国者以百数，亦未有其名。自正

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正月，遣使臣加必丹〔末〕[111]等贡方物，请封。诏给方物之直，遣之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塞）〔寨〕，为久居计。

十五年十二月，御史邱道隆言："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番，声罪致讨。"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番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祖宗朝贡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举谓缺上供香物，不问何（方）〔年〕，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遝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疏下，礼部言："道隆先宰顺德，鳌即顺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满剌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报可。

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挞之，彬大诟曰："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耶？"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自言本华人，为番人所使，乃伏法。绝其朝贡。其年七月，又以接济朝使为词，携土物求市。守臣请抽分如故事，诏复拒之。

其将别都卢既以巨炮利兵肆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上，复率其属疏世利等驾五舟，击破巴西国[112]。嘉靖二年[113]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

荀先登，众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鋐进之朝。九年秋，鋐累官右都御史，上言：“今塞上墩台城堡未尝不设，乃寇来辄遭蹂躏者，盖墩台止瞭望，城堡又无制远之具，此所以往往受困也。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帝悦，即从之。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然将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

初，广东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至是货至者寡，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给事中王希文力争[114]，乃定令，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几绝。巡抚林富上言：“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焉[115]：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藉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国裕民，两有所赖，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祸梯〕也。”部议又从之。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116]，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

至二十六年，朱纨为巡抚，严禁通番。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副使柯乔等御却之。二十八年又犯诏安。官军迎击于走马溪，生擒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余遁去。纨用便宜斩之，怨纨者御史陈九德遂劾其专擅。帝遣给事中杜汝祯往

验，言此满剌加商人岁招海滨无赖之徒，往来鬻贩，无僭号流劫事，纨擅自行诛，诚如御史所劾。遂被逮，自杀[117]。盖不知满剌加即佛郎机也。

自纨死，海禁复弛，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蠔〕镜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此澳门有西洋夷屋之始。然佛郎机旋去澳不居，非今日之澳夷也。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壕）〔蠔〕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118]。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119]，请于上官，移之（壕）〔蠔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人，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儒避之，遂专为所据。四十四年伪称满剌加人贡，已，改称蒲（都）丽〔都〕家[120]。守臣以闻，下部议，言必佛郎机假托，乃却之。

万历中，破灭吕宋[121]，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势益炽。明年，番禺〔举人〕卢廷龙入都，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外海，还我（壕）〔蠔〕镜故地，当事不能用。番人既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吏其土者，皆畏惧莫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总督戴耀在事十三年，养成其患而不问。番人又潜匿倭贼，敌杀官军。四十一年，总督张鸣冈檄番人驱倭出海。因上言："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驱斥，不费一矢，此圣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而（壕）〔蠔〕镜在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则巨海茫茫，奸宄安诘，制御安施。似不如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

许一倭阑人，无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部议从之。居三年，设参将于中路雍陌营[122]，调千人戍之，防御渐密。天启元年[123]，守臣虑其终为患，遣监司冯从龙等毁其所筑青州城，番亦不敢拒。

其时大西洋人来中国，亦居此澳。今称澳夷为大西洋国始此。其实名葡萄亚也。澳夷见《明史》者，只此一语。由《外国传》中不立葡萄亚传，故今谭澳夷，皆莫得其源委。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而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纷。然终明之世，此番故未尝为变也。其人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发赤须，好经商，恃强陵轹诸国，无所不往。后又称干系腊国[124]，所产多犀、象、珠、贝。衣服华洁，贵者冠，贱者笠，见尊长辄去之。初奉佛教[125]，后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数，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有事指天为誓，不相负。自灭满剌加、巴西、吕宋三国，海外诸番无敢与之抗者。

《皇清四裔考》：佛朗机一名和兰西，亦红毛番种也。（东）〔北〕与荷兰接。其国都地名巴离士[126]。至中国水程五万余里。从罗令山峡[127]出口，境绝险。风俗略同和兰、英吉利诸国。顺治四年八月，广督佟养甲疏言佛朗机国[128]人寓居（壕镜）〔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于明季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嗣后仍准番舶通市。自是每岁通市不绝，惟禁入省会。其族种有居吕宋者，详《吕宋传》。来粤互市，或从其本国，或从吕宋国至云。此误以吕宋为佛朗机，辨见于前。

《每月统纪传》曰：法兰西国，东连阿理曼国，西〔南〕及西班牙国，〔东〕南及地中海、意大理国，北及英吉利海、比利润（峡）国[129]。广大六十二万七千方里，分八十六部落。田十万三千有余顷，圃园山林万八千有余顷。岁出土产约价银九万三千五

百七十四万员。户三千二百五十万口。马二百十七万只，牛六百九十七万只，羊四百五十万只，岁出葡萄酒价银约万有六千万员。织绸缎极精巧。道光四年，所载出之货物约价银八千八百七万员，入价九千九十七万员。巨战舰三十六只，中战舰三十五只，火轮舟八只，各项水师船百有八十六只。水师武官梢手共万有四千九百。商船梢手三十二万八千。营兵二十三万。岁入国帑银二千五十四万员，出二千七十万员。当中国汉代以前，此国土蛮强梗，攻邻焚掠。于是罗马国命帅领兵击服，调理野人向化遵法。齐明帝二年，土酋击败罗马之兵[130]，创立新国。旋进天主教，立庙建殿。传至苗裔三百年间，惟耽声色，委政臣下。有臣曰锤[131]者，敏智雄豪，当回回侵国时，举国震恐，惟锤领率士民，血战三日，破走敌寇。其孙甲利泰甫于唐德宗六年嗣位[132]，才德出众，创立法制，为四国风俗之表率。且东界土蛮叠侵，甲利率兵深入山林，与土蛮鏖战，败其十分之二。甲利正欲结和，而罗马之教皇意大里亚为天主教之宗国，称曰教皇。凡西洋各国王即位，必得教皇札付而后立。遣使来约，必除蛮酋以净根株。甲利遂进擒蛮王，禁之隐修院，复进攻回回之族，遇伏败（还）退。〔适〕值世子作乱，东蛮悖叛，甲利旋师奋虏四千五百人，发怒糜烂之，以惩叛党。自赴罗马国都，遂蒙教皇册立为西朝之君。礼贤兴学，文教日进。其所建之殿、所创之邑、所造之路，至今遗迹尚留。及没后，诸子争国[133]，五爵擅权，故王威福遂替。在宋朝时，西国之民赴犹太国观天主耶稣所活之地，又拜圣墓，住彼圣城[134]。回回族恶之，将天主教门之信士，禁监勒索，甚者杀戮之。于是五爵激烈，尽起国兵攻击回国。且邻邦协力，共取圣城。国王反乘其远出，籍其家产，人心遂离。及宋理宗二年，路易王[135]登位，兵政由旧，判事明允。人心悦服，国帑充盈。拒破英吉利之兵，复领舟师攻破回回[136]，

名扬四海。适侵敌国，全军瘟疫，进退两难，为敌所获。赎还归国，益发愤修政，克保令终[137]。嗣王复战胜英吉利，恃胜而骄，国政混乱，民怀异志。垂及百年，国濒危殆。忽有童女高声苦劝庶民效死出力，驱逐叛逆。法兰西王即合诸侯，增兵士，（发）〔废〕新教。贤女又宣曰："必改邪归正，自拔流俗，始蒙上帝之祐。"于是法兰西国捕焚新教，广布善教[138]。明武宗正德年间，阿里曼国王[139]足智多谋，连年交战，法兰西王被其所虏。王归，复与他国结盟报复，胜负相当，末年始彼此寝兵。嗣王屏弃正教，恶徒乘机株累无辜，国危民困。显理王于万历二十五年战胜登位[140]，发愤自修，广布仁惠，复兴正教，百姓归之。为邪教之党所弑。《每月统纪传》曰：正德、嘉靖、隆庆等年间，法兰西国良民进正教，而匪徒搅扰之，衅隙仇杀不止。明嘉靖三十（一）年，显理王生。自幼不惮寒暑，驰马试剑，操练武艺，伏拜救世主耶稣。其始封本国褊小，介西班牙、法兰西两国间。自即位后，心烈性良，巡国平讼，薄敛立法。于是天主邪教之僧，日思毁除正教之党，设谋肆毒，请显理赴法兰西国都婚娶。礼成合卺夜，忽钟鸣，邪党蜂拥而入，杀正教之人。显理匿身床下避难。法兰西王后遂引诱之，纵情淫佚。四年内惟耽乐是从。忽然觉悟而逃，率正教之党，统兵攻击，互有胜负。当时法兰西王纨袴无谋，兵败被弑。显理自立，虽殉于货色，然执法如山，律例千条万绪，一一明析。十四年中，国泰民安。惟邪教僧百计设谋而欲害王，乘一日王车入街，前后簇拥，阴伏刺客，揕王之胸。百姓哀丧考妣。时明万历二十七年也[141]。嗣王男形女性，不亲政事，信用匪人，五爵百姓咸战栗。及王没，世子接位，好武用兵。诸国来朝，骄傲凌辱。故列君怨之，纠军协攻。法兰西国王愤辱而卒。是时，国家共亏欠银九千万员。当康熙五十三年，其孙登位[142]，纵情背理，丧心灭耻，娼佞弄权，奢用公钱，弁兵败散，国帑空虚。新王嗣位。是时北方亚墨里加之民与英吉利国交战，王助亚墨里加战胜。然其饷银渐减，故招爵、僧、民三品会集，以

寻聚敛之法。国民弃王杀之[143]，七年国政混乱。有臣曰那波利稔者，武功服众，嘉庆八年登王位[144]，连九年战服四方，恃强黩武，旋败失位。前王之苗裔复立，民暂安息。及弟嗣位，复激民变，逐王而别择亲属以登位。道光十年，新王创立国家，受谏宽仁，百姓安堵。论西方诸国大有势力者，我英吉利国为第一，俄罗斯国为第二，法兰西国为第三焉。原无，今补。

又曰：法兰西那波利稔王初为总帅时，国王使驱逐奥士地喇[145]之军出意大理国境。维时法兰西军乏钱粮，缺兵械，又未训练。那波利稔鼓舞将士，整顿纪律，乘敌未设备，突然攻之。躬亲督战，麾兵冲击，战胜凯旋，为国王所忌。遂领兵三万，驾战船，离国至麦西地方，乃土耳基之藩属国也。其土兵竭力抵御，终不能胜，遂为法兰西总帅所据。自恃善战，既绝本国，谓可自开新地。适英吉利之师船来助土人，击法兰西巨舰，火药轰发，为英所败，于是退兵。嘉庆三年复还国都，结党握权。除国之五爵，自立为王[146]。时国帑甚空，民心未服。而那波利稔恃其兵力与其才智，且国之首领皆其所辖，设造新律，改正纪纲。国中匪徒，畏那波利稔之严，阴谋杀之，皆事败诛死。是时邻敌寻衅来攻，那波利稔王引精兵潜出山后，间道突袭其后，敌兵惊溃，诸国无敌。独英吉利人与为仇隙，再三水战，互有胜负。彼此劝和，西国咸宁。旧无，今补。

又曰：法兰西国王那波利稔篡立，与英吉利仇隙，谕饬诸港口逐英吉利之船，严禁通商，欲以窘迫英国。英国之水师再三竭力烧其战船，法兰西复与峨罗斯及他国结盟，募兵五十万，每十万兵给钱粮银六十万员，于嘉庆九年出师来攻。英军拒击，败其大半。三国排阵相抵，随结和而退。法兰西之战船又与西班牙战舰合，英吉利水师将又破散之。法兰西又与破鲁斯国结衅隙，损

兵折将。法兰西军保守坚城。嗣后与峨罗斯国王会盟结好，一理东方，一统西方[147]。当是时，西班牙之国王世子悖命，且佞臣弄权，故法兰西王召其父子君臣至国，执而废之，以国封其（弟）〔兄〕。西班牙民不服，招英吉利之军助其战守，驱逐敌军。嘉庆十三年，佛兰西复领兵侵西班牙，土民降服，法军凯旋，娶西班牙国王之女为妃，遂谕阿里曼诸国仰之若共主。法兰西之武势益广，心志益侈。联合诸属国，各领其兵士共五十万，欲攻服峨罗斯。峨罗斯军已退避。不意上帝降灾，大风凛冽，雾雪如山，法兰西诸军冻死者十有九。遁回后，又募兵攻阿里曼之国，诸侯皆苦其暴酷。破鲁斯王拒敌。欧罗巴列国合而攻之，互有胜负，（卒）〔最〕后法军败散。诸国合兵伐之，法兰西王失国。嘉庆十八年避于小屿，创立新国[148]，日夜思复仇，寝食皆废。猝回法兰西国，逐其新王。惟上帝不祐，复为英吉利、破鲁斯两军击败。于是法兰西旧王复立，禁放〔那〕波利稔王于远屿，欲逃不得。道光元年愤恨而死。论其才能，非不出类超众，惟佳兵好战，以至于亡。旧无，今补。〔那〕波利稔，一作〔那〕破戾翁，一作拿破仑。

颜斯（徐）〔综〕《海防余论》曰：佛兰西地广人多，旗号纯白，可与英吉利抗衡。自古有大仇，不能解释。每二三十年争战一次，每战辄数年而后各国为之讲解罢息。近来与荷兰连结，改旗号红、白、蓝三色而竖用，荷兰国旗则三色横用。

《海岛逸志》曰：勃兰西居于西北海，与和兰、英圭黎鼎峙为邻，其状貌、衣服、器用并同，惟字迹言语则异。性甚强悍，少经商之徒，所以罕至葛留巴者。和兰每受红毛欺凌，则倚以为助。勃兰西国大人众，英圭黎所畏惧也。

《贸易通志》曰：佛兰西国，其西港口曰波尔多，每年商船出口二千九百三十八只。道光八年，货价三百七十八万员。其南港

口曰马耳西利[149]，道光十二年，海关征税六百万员有奇。通计国中大小各船插佛兰西旗者，共计八万二千三百九十八只，载三千余石[150]，水手三十五万八千人。外国船进其口者三千三百八十二只，道光十一年，国中进口货价万四千七百万员，出口货价万二千九百万员。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佛兰西国南至地中海，东南连以大里[151]，北及英吉利海峡，连北义国，东与日耳曼国交界，西及是班牙海隅[152]。北极出自四十二度四分至五十一度十分，偏东自八度二分至偏西四度四分，广袤方圆六十二万七千方里。其居民三千三百万丁，其中男一千六百万丁，女一千七百万丁，娶妻者六百二十一万名，寡妇一百六十九万名。于道光十五年嫦姻共计二十七万五千，生子男女九十九万三千丁；人死者八十一万六千名，其中自尽者二千二百三十五名，国家定死罪四十一名。三军不下三十万丁，大小兵船二百九十只，水手五万。其中最大船，载七十二炮至一百二十门。火轮船巡驶于地中之海。每年收银约一万二千九百万两有余，收国帑万二千九百六十六万两，欠项五万八千万两。西北两方平坦少山，西南一带山岭与是班牙国交界，东南一最高之峰与以他里隔界。其江不多亦不长。自北直流人地中海，名罗尼江[153]；由东至西者，名曰罗亚利[154]。中间多开运河，故内地交通。山（山）〔出〕石炭、铁、铅、白矾，专资国用，不得运出他国。惟西南各方多葡萄酒出售各国，尚有橄榄油及种萝卜以造糖。五谷亦有，而民惟食面。佛兰西国民最精神好礼，厚待远客，男女会集歌舞，惟乐目前，不虑久远。危时敢作敢为，宁死不居人下。其女巧言如簧，甚悦人意，但不甚守礼。其民轻诺寡信，豪兴喜武，是以常与各国肇衅，效死勇战。汉朝年间，居民尚野。得罗马国征服，渐渐教化，通其语言文字，同于各国。三

百年后，遂驱逐罗马之官而自立国，始称曰佛郎机。于唐顺宗之年，有甲利王者，攻胜蛮夷，有功自立。其后裔不明，是以数百年无治。及元朝年间，人类再悟，而佛国渐得操权，然与英夷累次交战。当危急时，忽有童女统军驱敌[155]。如此，国家再得加力教演士卒。嗣后国主好色，妾妇弄权。及乾隆五十四年，庶民怨之，废戕其主[156]，而自择君。于是有将军名曰那波仑即位，十有余年，百战百胜。各国震怒，故于嘉庆十七年同心协力御防，并力攻击。那波仑败丧，暂时退位[157]。复回再战，佛国王约英国及普鲁社国助援，炮火迫急，那波仑登英国兵船求避，英国待同俘虏，见流在大西洋孤屿。自后其王再归。本国产最丰盛者乃葡萄酒，每年价值银六千九百万两。别有三百万两之热酒，售与天下各国。又出胡丝，每年十万有余石，然不敷内地织造之用，别由意大里国运来。国地作五十三分计之，其二十三分系耕田，十分园林，七分牧场，其余系野路水泽。居民实巧，其丝缎大有名，每月变新样以悦四方之意，所织售价银每年千五百两。不但由海与列国交易，亦由陆路交市。各港口所据船万五千二百四十九只。佛兰〔西〕国大半崇加特力教，不信波罗士特教。国家重儒，有才能者即速官之。其藏书院内，印本三十六万册，写本七万册，准各人随便往来勤读。又有繁术院，内居各艺师，及诸项文艺传其徒。凡学兵法、开河道及造物之术，种种过人。国中昔分三十部，各部分府。今改为八十六部。其王都曰巴勒[158]，居民九十万九千丁，宫殿广大光耀，其街四方货物充积，都民每年纳饷税银九百万两。所有养济医院十四间，每年疗痊者万四千名。故此西国列方之士，多赴巴勒学医术。其金银匠皆卓异超群，共计二千名。岁造时辰表四万，自鸣钟一万八千。干丁[159]部民造粗麻布[160]，部内有五万人等以造织度生。中地之阿耳兰[161]、土耳[162]、破罗亚[163]等

城，及南方里翰[164]、土路士[165]等城，皆大有名，务织通商。南海边有广港口与地中海沿各国互市，一曰马耳西里，一曰土仑[166]，战舰所造之处。其西海边最广大之海口曰破耳多[167]，乃运出葡萄酒之马头。另有罗治利[168]、辟勒[169]、马罗[170]、恩口[171]等港，遍通海路贸易。其北海峡之地，有补罗义（加）〔口〕[172]者，近英国之南境及东末口[173]，佛军屡由此港侵寇英国，英国周建炮台，敌船难入。佛国之南，可耳西加岛[174]本属以他里国，居民二十万丁，内地岭硗石，产物不多。佛兰西话音众儒所学，其书亦所共读，列国大臣皆用以会议而办外国之事。

【注】

〔1〕和兰西，此名录自《清通考》，疑"和"字为"佛"字之讹。

〔2〕俄尔（Gaul），通译高卢。

〔3〕比利里山（Pyreness Mts.），比利牛斯山脉。

〔4〕巴立斯（Paris），又作巴利斯，即巴黎。

〔5〕渣马尔顿里王（Charlemagne），即查理大帝（查理曼）。

〔6〕珂加毗王（Hugh Capet），即休·加佩。

〔7〕占马阿富（Chamber of Deputies），指众议院。原书"富"字下脱几个字。

〔8〕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指下院（众议院）。

〔9〕罗牙河（Loire），罗瓦尔河。

〔10〕布罗温斯（Provence），普罗旺斯，卢瓦尔河实发源于塞文山脉（Cévennes）。

〔11〕南底斯（Nantes），南特。

〔12〕伦河（Rhône），罗纳河（罗尼河）。

〔13〕（沙缓）〔缓沙〕兰（Switzer land），瑞士。

〔14〕浔伦冰雪（Glaciers of Shreckhorn and Grimsel），施里克霍昂和格里姆霍尔冰川。

〔15〕新河（Seine），塞纳河。

〔16〕麻（良）〔艮〕里（Burgundy），勃艮第。

〔17〕英吉利分界（English Channel），指英吉利海峡。

〔18〕柔查底湖（Lae de Neuchâtel），纳沙特尔湖。莱茵河不是发源于纳沙特尔湖，而是发源于瑞士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麓。

〔19〕西尼爱西（Seine-et-Oise），塞纳—瓦兹，相当于今巴黎大区一部分。

〔20〕西（耶）〔尼〕玛尼（Seine-et-Marne），塞纳—马恩省。

〔21〕内匿（Loiret），卢瓦雷省。

〔22〕由厘内野（Eure-et-Loir），厄尔—卢瓦尔省。

〔23〕爱栖（Oise）瓦兹省。

〔24〕洼（Var），瓦尔省。

〔25〕罗阿付（Lower Alpes），今阿尔卑斯滨海（Alpes-Maritimes）及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Alpes-de Haute-Provence）省。

〔26〕里伦（Bouches-du-Rhône），罗纳河口省。

〔27〕（禹）〔沃克吕兹〕（Vaucluse），沃克吕兹省。

〔28〕海及阿尔付斯（Hautes-Alpes），又作海阿付，即上阿尔卑斯省。

〔29〕特林（Drôme），德龙省。

〔30〕依西里（Isère），又作依西尔，即伊泽尔省。

〔31〕伦庵内里（Lyonnais），今罗纳（Rhône）省和卢瓦尔（Loire）省。

〔32〕引（Ain），安省。

〔33〕由那（Jura），又作由拉，即汝拉（侏罗）省。

〔34〕顺尼奄内里（Saône-et-Loire），索恩—卢瓦尔省。

〔35〕薰斯（Doubs），杜省。

〔36〕阿巴顺尼（Haute Saône，英文 Upper Saone），又作阿巴顺，即上索恩省。

〔37〕阿巴腊引（Haut Rhin，英文 Upper Rhine），又作阿巴那引，即上莱茵省。

〔38〕窝斯尼（Vosges），孚日省。

〔39〕罗拉引（Bas Rhin，英文 Lower Rhine），又作罗那引，罗腊引即下莱茵省。

〔40〕磨西里（Moselle），又作磨西尔里，即摩泽尔省。

〔41〕缪地（Meurthe），今默尔特一摩泽尔省（Meurthe-et-Moselle）。

〔42〕缪西（Meuse），又作谬栖，或藐栖，即默兹省。

〔43〕阿巴麻（Haut-Marne，英文 Upper Marne），又作阿巴麻尼，即上马恩省。

〔44〕葛罗（Cote-d'or），科多尔省。

〔45〕阿里支（Ardèche），阿尔代什省。

〔46〕鬲（Gard），加尔省。

〔47〕（希律）〔阿威伦〕（Aveyron），阿韦龙省。

〔48〕罗西里（Lozère），又作罗西厘，即洛泽尔省。

〔49〕依栖里（Isère），伊泽尔省。

〔50〕阿巴内里（Haute-Loire，英文 Upper Loire），上卢瓦尔省。

〔51〕稗里林（Puy-de-Dôme），多姆山省。

〔52〕顺庵内里（Saône-et-Loire，英文 Saone and Loire），索恩一卢瓦尔省。

〔53〕阿里野（Allier），阿利埃省。

〔54〕润尼（Yonne），荣纳省。

〔55〕欧敏（Aube），又作欧米，即奥布省。

〔56〕麻尼（Marne），马恩省。

〔57〕阿邻尼斯（Ardennes），阿登省。

〔58〕埃斯尼（Aisne），埃纳省。

〔59〕西尼庵麻（Seine-et-Marne，英文 Seine and Marne），又作西尼庵麻尼，即塞纳一马恩省。

〔60〕奈威里（Nièvre），涅夫勒省。

〔61〕借（Cher），歇尔省。

〔62〕稗离林（Puy-de-Dôme），多姆山省。

〔63〕（千伐）〔干代〕（Cantal），康塔尔省。

〔64〕希老尔（Herault），埃罗省。

〔65〕旦（Tarn），塔尔纳省。

〔66〕离律（Lot），洛特省。

〔67〕戈立栖（Corrèze），科雷兹省。

〔68〕伊塞稗厘尼（Pyrénées-Orientales，英文 Eastern Pyrenees），东比利牛斯省。

〔69〕欧里（Aude），奥德省。

〔70〕阿里尼（Ariège），阿里埃日省。

〔71〕阿巴牙伦尼（Haute-Garonne，英文 Upper Garonne），上加龙省。

〔72〕海及稗厘尼（Hautes Pyrénées），又作海稗厘尼，即上比利牛斯省。

〔73〕（离律）〔旦牙伦尼〕（Tarn-et-Garonne），塔尔纳—加龙省。

〔74〕律庵牙伦尼（Lot-et-Garonne，英文 Lot and Garonne），洛特—加龙省。

〔75〕罗龙（Dordogne），多尔多涅省。

〔76〕格流栖（Creuse），克勒兹省。

〔77〕阿（威）巴〔威〕引尼（Haute-vienne，英文 Upper Vienne），上维埃纳省。

〔78〕英特厘（Indre），安德尔省。

〔79〕离那剌（Nord），诺尔省。

〔80〕斯特力阿付加（Pas-de-Calais），加来海峡省（Strait of Calais）。

〔81〕新敏（Somme），索姆省。

〔82〕罗洼西尼（Seine-Maritime，英文 Lower Seine），塞纳滨海省。

〔83〕由厘（Eure），厄尔省。

〔84〕加洼罗司（Calvados），又作加尔洼罗，即卡尔瓦多斯省。

〔85〕内野庵借（Loir-et-Cher），卢瓦尔—歇尔省（Loir and Cher）。

〔86〕阿尼（Orne），又作荷尼，即奥恩省。

〔87〕英特厘庵内野（Indre-et-Loire，英文 Indre and Loire），安德尔—卢瓦尔省。

〔88〕威引尼（Vienne），维埃纳省。

〔89〕罗稗厘尼司（Pyrénées Atlan-ticques，英文 Lower Pyrenees），又作罗稗厘尼，即大西洋比利牛斯。

〔90〕离雅司（Gers），热尔省。

〔91〕兰特司（Landes）朗德省。

〔92〕雅伦尼（Gironde），纪龙德省。

〔93〕罗洼渣邻底（Charente-Maritime，英文 Lower Charente），夏朗德滨海省。

〔94〕渣邻底（Charente），夏朗德省。

〔95〕都西威力斯（Deux-Sèvres，英文 Two Sevres），又作都西威力，都西威力司即德塞夫勒省。

〔96〕麻引尼内野（Main-et-Loire，英文 Mayenne and Loire），又作麻引尼庵内野，即曼恩—卢瓦尔省。

〔97〕沙底（Sarthe），萨尔特省。

〔98〕麻引尼（Mayenne），马延省。

〔99〕赞尼尔（The Channel），即芒什省（Manche）。

〔100〕伊厘庵威岭（Ille-et-Vilaine，英文 Ille and Vilaine），又作伊厘嚾威领尼，即伊尔—维兰省。

〔101〕罗洼内野（Loire-Atlantique，英文 Lower Loire），大西洋岸卢瓦尔省。

〔102〕威引利（Vendée），旺代省。

〔103〕摩微襄（Morbihan），莫尔比昂省。

〔104〕瑯喇果（Côtes-du-Nord，英文 North Coast），北滨海省。

〔105〕非尼斯底里（Finistère，英文 Finisterre），又作非尼底里，即菲尼斯太尔省。

〔106〕把理斯（Paris），巴黎。

〔107〕类斯，指路易七世（Louis Ⅶ）。

〔108〕拂朗机（Frangi），阿拉伯人及其他东方民族对欧洲人的泛称。

〔109〕《明史·佛郎机传》是写葡萄牙的，仅数语误西班牙为葡萄牙。魏源却把此传误为法国传。

〔110〕在历史上，暹罗虽曾控制过若干马来苏丹国，但其“南境”未达马六甲。

〔111〕“甲必丹末”是葡文 Capitãomor 的译音，意为较大的船长。当时的葡使为佩雷斯（Thomas Pirez）。

〔112〕巴西国，指苏门答腊的巴切姆（Pacem，Pasummah）。

〔113〕应作元年。

〔114〕王希文力争在林富上疏之后，非在其前。

〔115〕1529 年林富的奏疏仅反对“广东之废市舶”，要求恢复；但声明“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如佛郎机者即驱出境”。《明史》却擅改原疏，反称原疏谓“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这是对原疏的严重歪曲，也是对林富的诬赖。

〔116〕谓葡萄牙因林富此疏得入澳门为市，与史实不符。

〔117〕朱纨在“被逮”前即已自杀。

〔118〕广东市舶司是否曾移电白，学界意见不一，待作进一步研究。

〔119〕葡人强居澳门始于嘉靖年间。“黄庆”为王绰之讹，其纳贿事在万历年间。王绰纳贿使葡萄牙商人得以由“私番”变成“饷商”，取得合法贸易资格。

〔120〕蒲（都）丽〔都〕家（Portugal），葡萄牙。

〔121〕破灭吕宋的是西班牙殖民者，时为隆庆五年。

〔122〕设参将于雍陌营时，已是周嘉谟任两广总督。

〔123〕应为泰昌元年。

〔124〕即令在明朝末年，葡萄牙受西班牙统治的八十年间，葡萄牙也没有称“干系腊”。

〔125〕葡萄牙从未“奉佛教”。

〔126〕巴离士（Paris），巴黎。

〔127〕罗令山峡，疑指塞纳河由鲁昂（Rouen）一带出海。这一带有低山环绕。

〔128〕佟疏中的“佛朗机国”指葡萄牙。

〔129〕比利润（峡）国（Belgium），比利时。

〔130〕在此之前九年，克洛维（Clovis）已击溃罗马之兵。

〔131〕锤，指查理·马特（Charles Matel）。Martel 意为铁锤，是查理的绰号。

〔132〕Charles the Great，Charlemagne（查理大帝，查理曼）与其弟卡罗曼共同嗣位为唐代宗大历三年，大历六年卡罗曼死，查理曼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唯一国王。

〔133〕查理大帝殁后，其子路易（虔诚者）是唯一继承人，虽有王室内讧，但非"诸子争国"。

〔134〕圣城指耶路撒冷（Jerusalem）。

〔135〕路易王，指路易九世（Louis Ⅸ）。

〔136〕此"回回"指埃及（Egypt），即第七次十字军进攻埃及。

〔137〕事实是路易九世以巨款赎身后，又率第八次十字军远征突尼斯，并于突尼斯城附近染疫身亡。

〔138〕法国的女民族英雄贞德（Jeanne d' Arc）因战功卓著深孚众望，招致法王查理七世和大贵族们的猜忌，后被勃艮第党人出卖给英军当局，查理坐视不救。英军将她交教会法庭审判，以异端罪烧死于鲁昂。

〔139〕指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Carlos Ⅰ），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140〕亨利四世（Henri Ⅳ）于万历十七年即位，其正式加冕及胡格诺战争结束，均为万历二十二年。

〔141〕亨利四世被刺杀为万历三十八年。

〔142〕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孙，康熙五十四年登位。

〔143〕路易十六是在三级会议及巴黎人民武装起义之后三年半才被处决的。

〔144〕那波利稔，即拿破仑，其称帝之年为嘉庆九年。

〔145〕奥士地喇（Austria），奥地利。

〔146〕拿破仑于嘉庆四年年底返法，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自任第一执政。嘉庆九年（1804年）才称帝。

〔147〕以上史实为1805年（嘉庆十年）拿破仑击败俄奥联军；1806年（嘉庆十一年）打败普鲁士，颁大陆封锁令；1807年（嘉庆十二年）打败俄军，始迫使俄罗斯暂时加入封锁体系；1808年（嘉庆十三年）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英舰队击败法西联合舰队。无1804年（嘉庆九年）法俄联军攻英并为其所败之事。

〔148〕拿破仑于1814年(嘉庆十九年)始被流放于厄尔巴岛，次年重返巴黎，建百日王朝。同年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

〔149〕马耳西利（Marseille），又作马耳西里，即马赛。

〔150〕疑有讹脱。

〔151〕以大里（Italy），又作以他里，即意大利。

〔152〕是班牙海隅（Bay of Biscay），比斯开湾。

〔153〕罗尼江（Rhône），罗纳河。

〔154〕罗亚利（Loire），卢瓦尔河。

〔155〕贞德统军驱敌事在明代。

〔156〕乾隆五十四年巴黎人民武装起义，但处决路易十六为乾隆五十七年年底。

〔157〕莱比锡战役为嘉庆十八年，次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

〔158〕巴勒（Paris），巴黎。

〔159〕干丁（St. Questin），圣康坦。

〔160〕在当时圣康坦的织造业中，以上等薄麻布（lawn）居首，细麻布（cambric）次之。"粗"字疑讹。

〔161〕阿耳兰（Orléans），奥尔良。

〔162〕土耳（Tours），图尔。

〔163〕破罗亚（Blois），布卢瓦。

〔164〕里輪（Lyon），里昂。

〔165〕土路士（Toulouse），图卢兹。

〔166〕土仑（Toulon），土伦。

〔167〕破耳多（Bordeaux），波尔多。

〔168〕罗冶利（La Rochelle），拉罗舍尔。

〔169〕辟勒（Brest），布勒斯特。

〔170〕马罗（St.-Malo），圣马洛。

〔171〕恩口（Havre-de-Grâce，意为恩赐之港），勒阿佛尔（Le Havre）。

〔172〕补罗义（加）〔口〕（Boulogne-sur-Mer，英文 Bou-logne），滨海布洛涅。

〔173〕东末口指奥斯坦德（Ostend）。

〔174〕可耳西加岛（Corsica），科西嘉岛。

海国图志卷四十二

邵阳魏源辑

大　西　洋

佛兰西国总记下

《地球图说》：佛兰西国东界意大里国并瑞（西）〔士〕国、亚利曼国，南界地中海并大吕宋国，西界大西洋海，北界英吉利、荷兰二国。百姓约三千三百五十万。都城名巴勒城，城内之民九十万，大半宗天主教，小半耶稣教。教民习礼仪，交接极殷勤。其言语系欧罗巴之官音，故列国官长统识其语。道光二十七年[1]，民叛，国王逃避于英国，国民又自专制，不复立君矣。国南土地膏腴，天时和畅，果谷极盛。国之西北土地硗瘠，草木难生。国中多书院，以习文武技艺。又设养济院，以济贫民。有大江四，即罗尼江、罗亚（利）〔尔〕江、西（利）〔尼〕江[2]、伽伦江[3]是也。产绸缎、葡萄酒、香料、酒、磁器、自鸣钟、时辰表、洋绒布、绵布、呢、羽毛、麻布等货。

《地理备考》曰：佛兰西国古名奥卢[4]，又名牙里亚[5]，在欧罗巴州之中，北极出地四十二度二十分起至五十一度五分止，经线自东五度五十六分起至西七度九分止。东至巴敦[6]、苏益萨[7]、萨尔的尼〔亚〕[8]等国，西统亚德兰的海，南接地中海暨比里牛斯

山，北连满沙海[9]暨北尔日加国。南北相距约二千二百五十里，东西相去约二千零六十里，地面积方约二十七万里。烟户三京二兆口。西北丘陵寥寥，平原甚广，东南二方峰峦参天。河之至长者二十有一，湖之至大者则九。西北湿寒，东南燥暖。田土皆饶，生殖茂盛。土产金、银、铜、铁、锡、铅、水银、窝宅、煤、盐、信矾、宝石、钻石、白玉、水晶、花石、石膏、银朱、磁粉。王位历代皆男，册立以长。奉罗马天主公教者十之九，奉别教者十之一。外国寄寓，所奉何教，听其自便。工（考）〔巧〕艺精，匠肆林立，商贾辐辏。原本国在昔为塞尔达人所居。汉元帝初被罗马国征服[10]。迨罗马衰，又有北狄侵扰其地。南方各部，则为维西哥多人所取；西方各部，则为布尔给农人[11]兼并；其余各部，皆归于发郎哥人。齐高帝建元三年，发郎哥首领戈罗维斯[12]者，既逐各狄，遂据呀里亚国，自立为王，建国号曰发郎萨[13]，即佛郎机国所由名也[14]。天宝间，嗣王被废，更立冢宰北（北）〔比〕诺[15]为君。传及其子，不惟通国尽归掌握，而且西方各地三分有其二焉。宋太宗时，王殁无嗣[16]，国人更立公爵武额加卑多[17]者为君。传至加尔禄斯[18]，薨后绝嗣，更立第三次非里卑[19]之孙为君。于时英吉利国王有舅甥之亲，觊觎分封，乃举兵索地。至其孙加尔禄斯[20]王立，干戈始息。乾隆三十九年，传至第十六次卢义斯[21]，国势大乱。至乾隆五十七年，乃裁革王爵，更立会议官员，办理国务。越七载，又改立领事官三员。其首领名那波良者，因有弭乱除暴功，将勇兵强，平定国家，嘉庆九年，国人共立为王。嘉庆二十年，与英吉利等国战败。国人复立前王卢义斯[22]者为王。及薨，国人更立其弟加尔禄斯[23]为王。在位九载，因乱被废。道光十年，更立卢义斯非里卑[24]为王，后又两立两废。道光二十七年[25]遂不立君，仍复旧制，立领事官。旧有三十三部，大

小不等。今改八十六（名）〔府〕，或以经流之河为名，或以相近之山为名，其序如左：

第一部：壹里亚德佛兰萨[26]，改为五府。一名塞纳府[27]，〔其首邑名巴黎斯，〕乃本国都也，建于塞纳河两岸，宫第雄丽，庠序美奂，桥梁、街衢之宽直，园亭之雅致，四时山水，景色尤佳。制造精良，商贾云集。

第二部：法郎德勒，〔改〕名诺尔府[28]。

第三部：亚尔多亚[29]，〔改〕名巴的加雷府[30]。

第四部：比加尔的亚[31]，〔改〕名索美府[32]。

第五部：诺尔满的亚[33]，改为五府。

第六部：〔赏巴尼亚[34]，改为四府。〕

第七部：罗勒纳[35]，改为四府。

第八部：卖内[36]，改为二府。

第九部：安如[37]，〔改〕名卖内罗亚〔尔〕府[38]。

第十部：北勒达尼[39]，改为五府。

第十一部：波亚都[40]，改为三府。

第十二部：可尼[41]，〔改〕名下沙兰德府[42]。

第十三部：森当日昂姑木亚[43]，〔改〕名沙兰德府[44]。

第十四部：耳里亚内斯[45]，改为三府。

第十五部：都勒内[46]，〔改〕名音德勒罗府[47]。

第十六部：北利[48]，改为二府。

第十七部：尼威尔内[49]，〔改〕名聂维勒府[50]。

第十八部：布尔波内[51]，〔改〕名亚列尔府[52]。

第十九部：马尔世[53]，〔改〕名哥留斯府[54]。

第二十部：黎木性[55]，改为二府。

第二十一部：科威尔内[56]，改为二府。

第二十二部：亚尔撒斯[57]，改为二府。

第二十三部：法郎师官德[58]，改为三府。

第二十四部：不尔科尼亚[59]，改为四府。

第二十五部：里科内[60]，改为二府。

第二十六部：德尔非内[61]，改为三府。

第二十七部：布罗温萨[62]，改为四府。

第二十八部：郎给德[63]，改为八府。

第二十九部：佛亚[64]，〔改〕名亚（利）〔列〕日府[65]。

第三十部：卢西隆[66]，〔改〕名东（北）〔比〕里牛斯府[67]。

第三十一部：（马）〔古〕耶内[68]，改为九府[69]。

第三十二部：〔伯尔内[70]，改为下比里牛斯府[71]。〕

第三十三部：哥尔塞牙[72]，〔改〕名哥尔塞牙府[73]。

其国通商冲繁之地，在内地，大埠十七处，海滨马头十一处。

除八十六府外，尚有所属地方，在于各州之内。后释其州，再为详明。

《外国史略》曰：佛兰西国古时亦山林之蛮夷，久渐向化。然性好勇，建屋不筑城，恶其障蔽拘禁也。战胜则取敌颅为酒器。使奴婢务农。以羊牛乳酪为生，衣其毛。女年将许嫁，则父母多招少年宴会，视女所爱者，以洗盘送之，即定聘焉。其丈夫操女之生死，随意可休弃。若女与人苟合，则其刑重。男誓报仇，然始严终息，久亦渐逾禁矣。其教奉耶稣，以为天地之大主，不得以人之舍宇蔽之，故不建庙。每蘸树间，以为神之居处也。人性猛烈，不肯安坐，好远游掳掠。于周安王时，侵罗马国之地，为所败[74]。后破希腊国。又结群渡海，据英国之苏各兰（岛）。今其岛山内之顽民，皆其遗种也。佛兰西之南方，人多为商。往岁侵罗马国之役，其民尽出。日耳曼列族乘虚内侵，大获胜。而意大

里者，亦夺其北方之地。是时罗马国与佛兰西相仇，战争六十年。奈罗马之将军名震海外，佛国难与之抗，因求和焉。汉宣帝时，罗马至佛国立新埠，且教其居民服教化，遂变其土音，皆习罗马国之语，垂二百年，通贸易。忽有中国东北方游牧之匈奴族类举兵西向，戮杀男女老幼，而日耳曼又渡河据其国，瓜分其地，列土操权。于唐（元）〔玄〕[75]宗时，回回人来侵，佛国并力击退。于时佛国之大甲利王[76]与弟共励国政，武勇胜敌，迭举兵攻服未向化之撒逊[77]、回族，使归天主教。是时意大里国内乱，甲利王又率兵往取地大半。又侵西班亚国，击退回族，又与罗马教主议，再复罗马西都之君号。甲利王虽久历战场，而好文教，招贤讲学，赏功绩，尚名分，智勇两全，为西海贤王。薨后，其子孙不能承先志，互战生衅，绝日耳曼之好。其爵士各据一方，海贼亦入攻其城，国势日弱。及元泰定四年，因藩国酋长僭号，佛君因减五爵之权、削其地，由是衅隙复肇[78]。又与犹太国回教交战数百年，阵亡满路。传至路义号第九王[79]，屡击回回，始则被虏，费十万金自赎。反国发愤修政，再攻回回，复疫作，军士多亡。赖非立王[80]与罗马之教师，尽力战胜，于是佛国之众推非立王即位。英吉利亦觊佛国之地，连年攻战获胜，遂入其都。忽有佛国童女激劝军士，众谓天助，奋力驱敌，英人乃退据海滨。嗣路义第十二王[81]亦好战，与日耳曼交战被虏，赎回。是明正德十一年也。万历二十六年，显理第十三王[82]即位，因国中克力斯顿之天主教与波罗斯特之耶稣教不和，争战。乃示谕各居民，崇拜上帝各随所愿。民悦服，战息。旋被弑。顺治元年，路义第十四王即位，五爵敬服，攻战屡胜。与邻国连盟，而英国为盟主。康熙五十四年，路义第十五王即位。乾隆三十八年，路义第十六王即位，皆不修政事，国库耗于妃妾，乃议增饷以补国用，民心不服。正与欧罗

巴列国交战，有将军那波伦者，佛国英雄也，乘虚擅权，百战百胜，威声大震，于嘉庆八年篡位，称尊号在诸国以上。与英吉利、西班亚、破路斯、峨罗斯等国战，无不胜。于嘉庆十七年，倾国往攻峨罗〔斯〕国，长驱直入其都，被火焚溃而退，冰雪交侵，饥殍满路。于是峨罗斯与（破）〔陂〕路斯国连和合从，以驱佛军；日耳曼国又乘其后，又协英吉利、东国[83]等合攻佛国，于是那波伦失位，退居小岛。复纠其余党复国。英人又合（破）〔陂〕路斯军击之，那波伦败降，遂谪死于海岛。时嘉庆十九年也[84]。其旧王再即位。及道光十年，众又不悦，作乱，驱其君。嗣王号曰路义非立[85]。至道光二十七年复废，遂不立国王。

佛国为欧罗巴最美之邦，西南两际海，西及西班亚海隅，南及地中海，东连日耳曼列国，东南及瑞士、意大里等国，北及北义国。北极出自四十二度四分至五十一度十分，偏东自八度二分，偏西四度四分。沿海无多港口。南有（黑）〔里〕云海隅[86]，在西班亚及佛国之间；西北必当海隅[87]，北有那耳曼海隅[88]。在地中海，佛兰西所属之撒丁岛，名曰各西甲[89]。南流之罗尼河，长五十二里，两岸丰盛。西方之牙伦江[90]，长五十里；罗亚利江，长八十里，其岸多葡萄。西北有西尼河，国都在焉，曰巴利[91]。临瑞士地，有白山[92]，为众山之冠，高一千四百八十一丈，尚有峰高六百丈。在西班亚、佛兰西交界，又有溜山[93]，高稍次之。其北山则平坦，四面环绕，负山表海，是以敌国难侵。物产五谷，仅足自给。民嗜曲，亦种葡萄，最重于欧罗巴各国。遍地种葡萄，计二万顷。所出之酒三万五百斗，六分之一为火酒。最美者为红葡萄酒，各国皆贵售之。计所产物，每年价银万四千四百万圆，运出者约千六百万圆。南方出橄榄油，最清贵。少林木，所需材料多购自异国。田亩计二十三万顷，其中五十分种五谷，九分为草

场，四分葡萄埔，十四分林，一分果木蔬菜园。计铜、铁、煤、锡矿厂五（百二十）〔十有二〕处，采矿者三万人。南方出丝，不足给用。海中渔舟最繁。其民奉天主教，旧有斋戒之例，男女皆食鱼，禁食肉。今则天主教稍息而斋戒者亦少，故鱼之用迥不如前矣。人多巧思，制造精妙。每年所造呢羽，计银一万零五百万圆，运卖他国者七百万圆。其铜、铁器及时辰表尤妙，花纸有名，磁器亦珍重，皮靴鞋极佳。每年所造各物，约六万万圆。国中贸易，每年陆路万五千万圆，水路二万三千万圆。运进银二万三千万圆，运出价银二万七千万圆。每（多）〔年〕进口，本地船四千八百只，外国船亦如之。渔舟万五千只。

城中学馆最大。又民间小学二万八千九百六十三所，学生计二百二十余万名。其大学院三百五十八所，学生三万三千名。会学院一百所，学（士）〔生〕二万三千六百名。

佛国素称知礼，他国皆就学焉。民谦和，喜舞蹈，性反覆机变，终日歌舞游乐，男女佚荡，军士尚勇好战。陆兵有名，水师则屡被英吉利、荷兰所败。嘉庆年间，英国以战舰封其海口，其船俱不能出。其民崇罗马天主教，惟八分之一守波罗士特正教。国中有大教主十四位，副教主六十六位。昔五爵及教主据田亩大半，百姓贫乏。后国大乱，驱杀五爵，教主、教师等皆出奔，产（殁）〔没〕人官。虽那波伦王在位，再立新爵，亦仅存其名号，而权不如前矣。学士能诗能文，昼夜勤诵，故各国有盟约誓辞，皆用佛国语。欧罗巴各国无不以佛国之字为正宗。其内外医科尤卓越。又精历法，知天文，能读汉字，造木板印书。所制造药材并各项料物，尤多新奇。自道光十年后，佛国王自操权，按国之义册，会商爵士、乡绅，以议国事。每年王宫所用之银二百四十万圆，世子每年俸银二十万圆，国之大臣如之。有司国玺之大臣，理

兵部、教门、外国务之大臣，理水师、藩属地之大臣，理国内务之大臣，工务农商之大臣，文学大臣，司刑之官千六百三十员，审狱之司一千员。别有定商务拟断之司，派兵弁之司，与中国无异。其公会必派国之大爵有名望者。百姓中每年纳饷银五千员以上者，推为公会之乡绅，预论国事。能言之士最多。佛国富民最骄，动自专擅，屡结党作乱，与他国肇衅。以路义非立王之贤，又募壮丁为民之卫，而有财之民莫能弹压焉。其国库入项，虽每年二万五千六百三十万员，而三年欠项共一万四千万员。其出项，每年文官之禄并工部、教门、教学等费五千二百八十有余万圆，军士、水军六千五百万圆，造桥路、造炮、建战舰千五百万圆。纳税二千八百四十余万，所应交还之项千二百二十五万圆。计一年所费过于所入者七百四十七万圆。道光二十五年，更增兵数共计五十四万四千，马八万四千匹，坚城共一百七十八座，各有护兵。

郡县城邑，广袤方圆九千七百五十二里，分三十八郡，每部[94]分府州县。至城邑，有居民五千者，共七百零九处；居民一万者，共二百七十四处；居民一万以上者，共四十九处；居民二万者，共二十五处；居民二万以上者，共四十三处。

其都曰巴利城，居民九十万，国有大事皆在议焉。外国来人繁多，城内旅馆六百余，旅客不下十万，所用马车共计二万七千辆。每日寄出书信约七万件，新闻纸八万五千张，各印书三千名[95]。呢羽匠千二百名，税饷五百五十四万圆；赌场之租百二十三万圆；市租二十六万圆。护兵万五千丁，别有壮丁十二营。立仁义之院以施药，共二十处，一处每年计收病人一万。所藏古今书籍计八十万册。此皆国都以内之情形也。

南方大邑曰利云[96]，在罗泥河滨，居民十五万，工织丝绸，然骄不安分。地中海滨有马悉利[97]邑，居民十四万六千，系通商

之大口，每年进船六千只，有佛国水师船，筑城立炮台以防范。西方海边璞托[98]邑，居民九万八千余口，商贾云集，运出之物多红葡萄酒，埔头甚富。路安[99]邑，居民九万余口，在西尼河滨，商船来往，绵布所出。南方土路士邑，居民七万七千，多好学，与西班亚国交界。难得[100]邑，居民七万五千，每年出入之船计三四千，民善作铁器。同堡[101]邑，居民五万七千，在来尼河，日耳曼国界，坚城固垒，其城内礼拜堂，塔最高，士民大半崇正教。利里[102]邑，居民七万二千，在北方。亚面[103]邑，居民四万六千，在西北方。尼墨[104]邑，在南方，居民四万三千。密邑[105]，在东方，最固之城，居民四万二千。甲音[106]邑，居民四万。圣以典[107]邑，居民四万。罗米[108]古邑，昔时佛兰西君在此即位，居民三万八千。阿耳兰邑，在国之南，居民四万。门必勒[109]邑，在南方，无雨多晴，居民三万五千。安额邑，民三万五千九百。林区邑，在西边海，居民三万五千[110]。土伦邑，大海口，居民三万四千，佛国战舰皆泊此。亚威云[111]邑，居民三万。难西邑[112]，在意大里交界，居民三万。林匿[113]邑，居民三万五千。必勒[114]邑，海边最固之城也，居民二万九千。比散孙邑[115]，居民二万九千，在瑞西交界。利摩义[116]邑，居民二万九千。威撒勒[117]邑，离其国不远，城内有大殿，多美园，其君随时所驻跸也，居民二万九千。额那比利[118]邑，居民二万九千。布罗义[119]邑，在査匿海[120]边，城坚港广，为佛国君往侵英国之要路。甲来[121]邑，与英国附近，英人常据之，居民二万三千。西尼港口[122]可通商，居民二万五千。太益[123]邑，居民二万五千。地云[124]邑，居民二万四千。安额[125]邑，在海边，与北义交界，坚固之城也。亚拉[126]邑，居民二万三千。哥西加岛去撒丁岛不远，方圆一百七十八里，其地多山，产五谷，居民畏劳，往往缺食，岛有十八邑，其中四邑系海口。五

村五百六十乡，居民十八万八千。

《瀛环志略》云：佛郎西自乾隆三十（八）〔九〕年王路易第十六一作卢义斯第十六。嗣立，时华盛顿一作兀兴腾。据亚墨利加起兵，英吉利攻之不克，佛人以全军助华盛顿，英不能支，遂与华盛顿和，而佛亦由是虚耗。王好渔色，内宠擅权扰民，民不能堪。乾隆五十四年，国大乱，寻废王弑之，立领事官三人摄王政，以拿破仑为首。一作拿破利翁，又作那波良。拿破仑者，佛夙将，用兵如神，征麦西有大功，（主）〔王〕忌之，置散地。国人既弑王，拿破仑乘势鼓众，得大权。嘉庆（八）〔九〕年，国人推戴即王位，恃其武略，欲混一土宇，继罗马之迹。灭荷兰，废西班牙，取葡萄牙，兼并意大里、瑞士、日耳曼诸小部，割普鲁士之半，夺墨地利亚属藩，侵瑶国，围其都城。战胜攻取，所向无敌，诸国畏之如虎。嘉庆十（六）〔七〕年，以大兵伐峨罗斯，围其旧都墨斯科，峨人烧之而走。佛方旋师，而天骤寒，军士冻死者十七八。诸国乘其敝也，合力攻之，佛师大溃，故所得土全失。嘉庆二十年，各国遣公使会议于维耶纳，墨地利亚都城。凡拿破仑所侵地，各归故主，其间有分析，有合并，立盟约，不相吞噬。拿破仑既败丧，惭而避位，复立故王之裔路易，一作卢义斯。仍握兵柄[127]。嘉庆二十一年[128]，与英吉利战于北境，兵败被擒。英人流之荒岛，道光二年[129]死。路易即位，数年卒。弟查理立，一作加尔禄斯。愚戆不任事，在位九年[130]，国人废之，择立支属贤者路易非立，一作卢义斯非里卑。即今在位之王也。以道光九年[131]嗣立，有贤声。

佛郎西颇重读书，学优者超擢为美官。其制：宰相一人，别立五爵公所，又于绅士中择四百五十九人立公局。国有大政，如刑赏征伐之类，则令公所筹议；事关税饷，则令公局筹办。相无权，宣传王命而已。国有额兵三十万，战船大小二百九十只，水

兵五万。船之大者，载炮七十二门至一百二十门。亦有火轮船数十只，巡驶地中海。其俗：人人喜武功，军兴则意气激扬，面有矜色。临阵跳荡直前，(议)〔义〕不返顾。前队横尸杂遝，后队仍继进不已。获胜则举国欢呼，虽伤亡千万人不恤，但以崇国威、全国体为幸。其酋长沉鸷好谋，知兵者多，水战陆战之法无不讲求，又好用纵横之术，故与诸国交兵，常十出而九胜。

按：佛郎西在欧罗巴诸国中，传世最久。自哥罗味[132]开基，至今已千余年，中间虽迭遭变故，而代立者皆其宗党，未滋他族，未立女主。较他国之弈棋置君者，固有间矣。立法骏厉，贤君复六七作，危而不亡，殆有由也。

欧罗巴用武之国，以佛郎西为最。争先处强，不居人下；偶有凌侮，必思报复。其民俗慷慨喜战，有《小戎》、《驷铁》之风。其用兵也，仗义执言，不似诸国之专于牟利。故千余年中侮乱迭生，而虎视泰西，国势未尝替削。至拿破仑之百战百胜，终为降虏，则所谓兵不戢而自焚，又可为渎武者之殷鉴矣。

佛郎西属地在别土者亦有数处，如南印度之本地治利[133]，南亚墨利加之歪阿那[134]，亚非利加之阿尔及耳[135]，印度海之布尔奔[136]，得之不甚经营，弃之亦不甚惜。盖不以此为重也。

欧罗巴各国皆以贩海为业，如英吉利、米利坚、吕宋之属，每岁商船至中国，多者百余艘，少亦三四十艘。所贩鬻者，多绵花、洋布、粗重之物。至如洋米、胡椒、苏木、海参之类，皆从东南洋转贩，并非西产。独佛郎西商船最少，多则三四艘，少则一二艘。人口之货，皆羽毛、大呢、钟表诸珍贵之物。盖其国物产丰盈，制作精巧，葡萄酒、大呢、绸

缎之类，售之欧罗巴各国，即已利市十倍，不必远涉数万里而谋生。其航海而东来也，意在于耀声名，不专于权子母。国势既殊，用意迥别，其情势可揣而知也。

【注】

〔1〕应作“二十八年”。

〔2〕西（利）〔尼〕江（Seine），塞纳河。

〔3〕伽伦江（Garronne），加龙河。

〔4〕奥卢（Gaul），通译高卢。

〔5〕牙里亚（Gallia），通译高卢。

〔6〕巴敦（Baden），今德国巴登符腾堡（Ba-den-Wuertemburg）州。

〔7〕苏益萨（Switerland），瑞士。

〔8〕萨尔的尼〔亚〕（Sardinia），撒丁王国，今意大利西北部。

〔9〕满沙海，法语 La Manche（拉芒什海峡），即英语 English Channel，即英吉利海峡。

〔10〕恺撒征服山北高卢为汉宣帝年间。

〔11〕指勃艮第（Burgundii）部落，此名源自哥特语 baurgjans。当时勃艮第部落所居为法国中东部。

〔12〕戈罗维斯（Clovis），通译克洛维。法兰克王国（Frankreich）建国于五世纪末。齐高帝建元三年（公元 481 年）是克洛维继其父为撒克利法兰克人部落酋长的年代，后来 France、França 等名均由 Frank 一名演变而来。

〔13〕发郎萨（France，França），法国。

〔14〕以上九字为魏源所加，原因是他误以为我国载籍中的“佛郎机”皆指法国。其实明代文献中的“佛郎机”本指葡萄牙，清代乾、嘉年间的一些著作误释此名为法国，魏源亦沿其讹。

〔15〕北比诺（Pepin Le Bret），丕平（矮子）。

〔16〕“王殁无嗣”四字，原书作“其朝遂亡”。

〔17〕武额加卑多（Hugh Capet），通译休·加佩。

〔18〕加尔禄斯（Charles Le Bel），指查理四世（美男子）。

〔19〕第三次非里卑（Philippe Ⅲ），即菲力浦三世。“次”字原书作“起”，魏改。下文类似情况均魏改。

〔20〕加尔禄斯，指查理七世（Charles Ⅶ）。

〔21〕第十六次卢义斯，即路易十六（Louis ⅩⅥ）。

〔22〕这里的“卢义斯”指路易十八。

〔23〕这里的“加尔禄斯”指查理十世。

〔24〕卢义斯非里卑（Louis Philippe），通译路易·菲力浦。

〔25〕应为“二十八年”。

〔26〕壹里亚德佛兰萨（The Isle of Frane，Ile de France，Ilha de França），法兰西岛，今巴黎大区的大部分。

〔27〕塞纳府（Seine），今巴黎市及塞纳一圣德尼（Seine-Saint Denis）、上塞纳（Hauts-de-Seine）等地。

〔28〕诺尔府（Nord），诺尔省。

〔29〕亚尔多亚（Artois），通译阿图瓦。

〔30〕巴的加雷府（Pas-de-Calais），加来海峡省。

〔31〕比加尔的亚（Picardy），通译皮卡尔第。在今索姆省。

〔32〕索美府（Somme），索姆省。

〔33〕诺尔满的亚（Normandy），通译诺曼第，今塞纳滨海（Seine-Maritime）省、厄尔（Eura）省、奥恩（Orne）省、卡尔瓦多斯（Calvados）省、芒什（Man-che）省。

〔34〕赏巴尼亚（Champagne），香巴尼，今阿登（Ardennes）省、马恩（Marne）省、奥布（Aube）省、上马恩（Haut-Marne）省。

〔35〕罗勒纳（Loraine），洛林，今孚日（Vosges）省、默尔特—摩泽尔（Meurthe-et-Moselle）省、默兹（Meuse）省、摩泽尔（Moselle）省。

〔36〕卖内（Maine），曼恩，今马延（Mayenne）省、萨尔特（Sarthe）省。

〔37〕安如（Anjou），通译安茹。在今曼恩—卢瓦尔省。

〔38〕卖内罗亚〔尔〕府（Maine-et-Loire），曼恩—卢瓦尔省。

〔39〕北勒达尼（Bretagne），通译布列塔尼，今伊尔—维兰（Ille-et-vilaine）省、北滨海（Côtes-du-Nord）省、菲尼斯太尔（Finistere）省、莫尔比昂（Morbihan）省、大西洋卢瓦尔（Loire-Atlantique）省。

〔40〕波亚都（Poitou），通译普瓦图，今维埃纳（Vi-enne）省、德塞夫勒（Deux-Sevres）省、旺代（Ven-dée）省。

〔41〕可尼（Aunis），通译奥尼。在今夏朗德滨海省。

〔42〕下沙兰德府（Charente-Maritime，英文 Lower Charente），夏朗德滨海省。

〔43〕森当日昂姑木亚（Saintonge-Angoumois），通译圣东日—昂古木瓦。在今夏朗德（Charente）省。

〔44〕沙兰德府（Charente），夏朗德省。

〔45〕耳里亚内斯（Orleanais），今厄尔—卢瓦尔（Eure-et-Loir）省、卢瓦雷（Loiret）省、卢瓦尔—歇尔（Loir-et-Cher）省。

〔46〕都勒内（Touraine），通译都兰。在今安德尔—卢瓦尔省。

〔47〕音德勒罗府（Indre-et-Loire），安德尔—卢瓦尔省。

〔48〕北利（Berri），贝里。在今安德尔（Indre）省、歇尔（Cher）省。

〔49〕尼威尔内（Nivernais），即尼维尔内。在今涅夫勒（Nievre）省。

〔50〕聂维勒府，今涅夫勒（Nievre）省。

〔51〕布尔波内（Bourbonnais），即波旁奈。在今阿利埃省。

〔52〕亚列尔府（Allier），阿利埃省。

〔53〕马尔世（Marche），即马尔什。在今克勒兹省。

〔54〕哥留斯府（Creuse），克勒兹省。

〔55〕黎木性（Limousin），即利穆赞，今科雷兹（Corrèze）省、上维埃纳（Haute-Vienne）省。

〔56〕科威尔内（Auvergne），即奥弗涅，今康塔尔（Cante）省、多姆山（Puy-de-Dôme）省。

〔57〕亚尔撒斯（Alsace），即阿尔萨斯，今上莱茵（Haut Rhin）省、下莱茵（Bas Rhin）省。

〔58〕法郎师官德（Franche-Comté），即弗兰什—康塔，今上索恩（Haute Saone）省、杜（Doubs）省、汝拉（Jura）省。

〔59〕不尔科尼亚（Bourgogne），即勃艮第，今科多尔（Côte-d' Or）省、索恩—卢瓦尔（Saône-et-Loire）省、安（Ain）省、荣纳（Yonne）省。

〔60〕里科内（Lyonnais），即里昂奈，今卢瓦尔（Loire）省、罗讷（Rhône）省。

〔61〕德尔非内（Dauphine），即道非内，今伊泽尔（Isère）省、上阿尔卑斯（Hautes Alpes）省、德龙（Drôme）省。

〔62〕布罗温萨（Provence），即普罗旺斯，今沃克吕兹（Vauclause）省、阿尔卑斯滨海（Alpes-Maritimes）省、瓦尔（Var）省、罗讷河口（Bouches-de-Rhône）省、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Alpes-de-Haute-Provence）省。

〔63〕郎给德（Languedoc），即郎格德，今加尔（Gard）省、阿尔代什（Ardèche）省、上卢瓦尔（Haute-Loire）省、洛泽尔（Loizère）省、埃罗（Heraut）省、塔尔纳（Tarn）省、奥德（Aude）省、上加龙（Haute-Garonne）省。

〔64〕佛亚（Foix），即弗瓦。在今阿里埃日省。

〔65〕亚（利）〔列〕日府（Ariège），阿里埃日省。

〔66〕卢西隆（Roussillon），即鲁西隆。在今东比利牛斯省。

〔67〕东（北）〔比〕里牛斯府（Pyrénées-Orientales），东比利牛斯省。

〔68〕（马）〔古〕耶内（Guyenne），即古延。今纪龙德（Gironde）省、多尔多涅（Dordogne）省、洛特加龙（Lot-et-Garonne）省、洛特（Lot）省、阿韦龙（Aveyron）省、塔纳—加龙（Tarn-et-Garonne）省。

〔69〕应作“六府”。

〔70〕伯尔内（Bearn），即贝亚恩。在今大西洋比利牛斯省。

〔71〕下比里牛斯府（Pyrénées-Atlantiques，英文 Lower Pyrénees），大西洋比利牛斯省。

〔72〕哥尔塞牙（Corsica），即科西嘉。

〔73〕哥尔塞牙府（Corsica），科西嘉省。

〔74〕约在公元前五世纪，高卢人曾征服整个意大利北部，“山内高卢”由此得名。

〔75〕“元”字为避玄烨讳。

〔76〕大甲利王，指查理大帝。

〔77〕撒逊（Saxon），指撒克逊人。

〔78〕法国王权扩大早于卡佩王朝末年，其参加十字军东征亦早于此时。

〔79〕路易九世在“元嘉定四年”之前大半个世纪就去世了。

〔80〕非立王，指腓力三世。

〔81〕应为法兰西斯一世（Francois I），其被俘为1525年（明嘉靖四年）。

〔82〕应为亨利四世（Henri Ⅳ），其即位时间为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

〔83〕东国，指奥地利（Austria）。

〔84〕嘉庆十九年为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时间，以后他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为嘉庆二十年，死于该岛为道光元年。

〔85〕路义非立（Louis-philippe），通译路易·菲力浦。

〔86〕（黑）〔里〕云海隅（Golfe of Lion），利翁湾。

〔87〕必当海隅（Golfe de st-Malo），圣马洛湾。“必当”译自旧省名Bretagne。

〔88〕那耳曼海隅（Baie de la Seine），塞纳湾。“那耳曼”译自旧省名Normandie.

〔89〕各西甲（Córsica），科西嘉岛。本句疑应为“在地中海，佛兰西所属之岛名曰各西甲，近撒丁岛”。科西嘉岛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已由城市国家热那亚把它划给法国。其后1800年热那亚本身亦受法国统治。直至1815年拿破仑战败，热那亚才并入撒丁王国版图。

〔90〕牙伦江（Garonne），加龙河。

〔91〕巴利（Paris），巴黎。

〔92〕白山（Alpes），阿尔卑斯山脉。拉丁文albus，意为白色山。

〔93〕瘤山（Pyrénées Mts.），比利牛斯山脉。

〔94〕“部”字疑为“都”字之讹。

〔95〕“名”字疑为“印页”（sheets printed）之讹。

〔96〕利云 (Lyon)，里昂。

〔97〕马悉利 (Marseille)，马赛。

〔98〕璞托 (Bordeaux)，波尔多。

〔99〕路安 (Rouen)，鲁昂。

〔100〕难得 (Nantes)，南特。

〔101〕同堡，指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古罗马称 Argentoratum。

〔102〕利里 (Lille)，里尔。

〔103〕亚面 (Amiens)，亚眠。

〔104〕尼墨 (Nimes)，尼姆。

〔105〕密邑 (Metz)，梅斯。

〔106〕甲音 (Caen) 卡昂。

〔107〕圣以典 (St. -Etienne)，圣太田。

〔108〕罗米 (Reims，Rheims)，兰斯，高卢 Remi 部落曾在此建立王国并以之为都城，后演变为城镇名。Reims 一名源自 Reim。

〔109〕门必勒 (Montpellier)，蒙彼利埃。

〔110〕以上二十三字疑为衍文。其中，"安额邑"所见《史略》版本作"土伦邑"，与下文重复；"林区邑"疑为下文"林匿邑"之讹。

〔111〕亚威云 (Avignon)，阿维尼翁。

〔112〕难西邑，应作"尼西 (Nice) 邑"，即尼斯。

〔113〕林匿，译音似为法国西北的雷恩 (Rennes)，但《海国图志》辑用的译名大体与《史略》相同的中文法国地图，把今夏朗德省称林匿郡、下夏朗德省称下林匿郡。据此，"林匿邑"可能指下夏朗德省首府拉罗舍尔 (la Rochelle) 或夏朗德河的出海口罗什福尔 (Rochefort)。

〔114〕必勒 (Brest)，布勒斯特。

〔115〕比散孙邑 (Besançon)，贝藏松。

〔116〕利摩义 (Limoges)，里摩日。

〔117〕威撒勒 (Versailles)，凡尔赛。

〔118〕额那比利 (Grenoble)，格勒诺布尔。

〔119〕布罗乂（Boulogne），滨海布路涅。

〔120〕耷匯海（English Channel），英吉利海峡。

〔121〕甲来（Calais），加来。

〔122〕西尼港口（Le Havre），勒阿弗尼，“西尼”为塞纳（Seine）河译音，Havre意为港口。

〔123〕太益（Troyes），特鲁瓦。

〔124〕地云（Dijon），第戎。

〔125〕安额（Angers），翁热。不是同比利时交界之地，距海边也较远。

〔126〕亚拉（Arras），阿拉斯。

〔127〕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失败后，1814年第六次反法同盟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第一次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路易十八随反法联军回到法国，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两个月后，拿破仑百日王朝时，路易十八再次逃亡国外。以后拿破仑在滑铁卢第七次被反法同盟军击败，路易十八又在反法联军的保护下回法重登王位。所谓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复立故王之裔路易，仍握兵柄”，不符史实。

〔128〕应作二十年。

〔129〕应作元年。

〔130〕查理十世的在位时间为1824年至1830年，只有七年。

〔131〕路易·菲力浦嗣位之年应为道光十年。

〔132〕哥罗味（Clovis），通译克洛维。

〔133〕本地治利（Pondicherry），本地治里。

〔134〕歪阿那（Guiana），圭亚那。

〔135〕阿尔及耳（Algiers），阿尔及尔。

〔136〕布尔奔（Isle de Bourbon），留尼汪岛（Réunion）。

海国图志卷四十三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欧罗巴洲

意大里亚国总记

一作伊达里，一作以他里，又名即史书所谓大秦国也。罗马，一作那马。案：利马窦即此国人，始通中国，自称大西洋人，非今澳门之大西洋国也。又案：凡地名末亚字、阿字，皆其余声，可有可无，故意大里亚，一作伊达里。又如班那里阿，一作寒牙里；谙厄利亚即英吉利；印第亚即印度。又如欧塞特里阿，一作欧塞特里。故知尾声皆可省。

意大里亚，欧罗巴中央之区。西北一隅依阿利大山[1]，余三面皆滨地中海。四面受敌，乱世易招攻伐。其地上古无主统摄，各霸一方。嗣里渣赤[2]之益喀尔西阿士王[3]始并各部落为一，名曰罗马国。一作那马国。方其盛强时，航海攻服各国；厥后衰弱，分为九：曰里渣赤，曰达士加呢[4]，曰沙里尼阿[5]，曰那勃尔士[6]，曰马领那[7]，曰磨里那[8]，曰纳加[9]，曰巴麻[10]，曰（依塞特里那）〔摩那戈〕[11]，各自为治，不相统属。遂致先日罗汶[12]之贺林宫署[13]，仅存基址。分国之后，事无统摄，皆才黠专政，盗

贼蜂起，民无安业。其俗：富贵之家嗜酒游荡，居处华侈。虽以佛兰西之修饰庐舍，总不及意大里亚之精也。九国皆奉加特力教。河道三：底玛河[14]自阿比尼山[15]发源，至里渣赤出海，长百五十里；波河[16]之源发自葛底喥阿利大山[17]，阿底赤河[18]之源发自租利阿大山谷[19]，两水均至弥兰[20]汇合，同归海，长各四百余里[21]。

《贸易通志》曰：意大里国，自古以来化民成俗，与各国通商。西北大埠曰额那亚[22]，所出口者为橄榄油、米、柑、南果、铁丝、纸、剪绒、大采缎等；入口货如各国，计价约八百万员。其西方市埠曰里窝耳那[23]，每年入口、出口货价千余万员，船千有七百九十三只。又有那破里埠头，为国之别都。户口甚众，而人游惰，故贸易不盛，每年进口不过几百万员。又其南方埠头曰西齐里洲[24]，物产山积，而政令不善，故货滞不销。此条补入。

意大里亚国即古罗马国。东、西、南皆界地中海，东北界土鲁机，北界奥地里（加）〔亚〕，西北界佛兰西。九部落近各自主，分为九国。原本。

一里渣赤部，东、西、南界海，北界（敏兰）〔磨里那〕。先为罗马部落，后自为一国。幅员万四千二百方里，户二百六十万口，兵六七（万）〔千〕名，赋税银八百六十万员。管小部落四十四，俱奉加特力教。产玻璃。

一达斯加尼部，东、南（北）俱界里渣赤，西界海。先为罗马国部落，后遂自主。幅员七千九百二十方里，户百二十七万五千口。小部落二十一，俱奉加特力教。产呢、草帽。

一沙里尼阿部，东界弥兰，西界佛兰西，南界海，北界绥沙兰。先为罗马国部落，后自为一国。幅员二万七千六百四十三方里，户四百十万五千余口。小部落三十有九，并辖沙里尼阿岛[25]小部落

二十有一，俱奉加特力教。产银、铜、水银、铅。又，沙里尼阿岛与里渣赤近，领小部落二十〔余〕。产白矾、硫磺。

一那勃尔斯部，东、西、南界海，北界里渣赤。先为罗马国部落，后自为一国。幅员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七方里，户五百四十五万余口。小部落七十有六，并辖西里岛小部落二十有六，俱奉加特力教。产磁器。又，西里岛与那勃尔斯近，户百七十二万九千余口，领小部落二十有六，俱奉加特力教。产银、铜、铅、铁、硫黄、麦、香芃。所属之糜那山产金。

一马领那部，东、北、（界都鲁机）西南俱界（海）〔里渣赤〕。先为罗马国部落，后自为一国。幅员三千二百方里[26]，户五万丁口[27]。小部落十有七，俱奉加特力教。产剪绒、大花缎、素缎。

一磨里那部，东界里渣赤，西界巴（腊）〔麻〕，南界纳加，北界弥兰。先为罗马国部落，后自为一国。幅员千九百五十八方里，户二万七千口。小部落四，俱奉加特力教。

一纳加部，东、南俱界达斯加尼，西界海，北界磨里（耶）〔那〕。先为罗马国部落，后自为一国。幅员四百十三方里，户十四万五千口。小部落四，并辖戈西加岛小部落十三，俱奉加特力教。又，戈西加岛与达斯〔加〕尼近，领小部落十三。

一巴麻部，东界磨里那，西界沙里尼阿，南界达斯加尼，北界弥兰。先为罗马国部落，后自为一国。幅员二千四百二十七方里，户三万口。小部落六，俱奉加特力教。

一（伊塞特里那部即）摩那戈〔部〕[28]，东界都鲁机，西、南、北俱界海[29]。先为罗马国部落，后自为一国，户六万五千口[30]。小部落六，俱奉加特力教。

意大里国沿革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意大里亚在拂郎（祭）〔察〕东南，南北度数自三十八至四十六，东西度数自二十九至四十三，周围一万五千里。三面环地中海，一面临高山，名牙而白，又有亚伯尼诺山[31]横界于中。地产丰厚，物力十全。四远之人，辐辏于此。旧日千有（六）〔一〕百〔六〕十六郡，其最大者曰罗玛，古为总王之都，故又称为罗玛国。欧罗巴诸国皆臣服焉。城周百五十里。地有大渠，名曰地白里[32]，穿出城外百里以入于海。四方商舶悉输珍宝，骈集此渠。自古名贤多出此地。曾建一大殿，圜形宽大壮丽无比。上为圜顶，悉用砖石，砖石之上复加铅板，当瓦顶之正中，凿空二丈余以透天光，显其巧妙，供奉诸神于内。此殿至今二千余年，尚在也。耶苏升天之后，圣徒分走四方布教，中有二位。一伯多琭[33]，一宝禄[34]，皆至罗玛都城讲论天主事理，人多信从。此二圣之后，又累有盛德之士相继阐明。至于总王公斯玛丁[35]者，钦奉特虔，尽改前奉邪神之宇为瞻礼诸圣人之殿，而更立他殿以奉天主，至今存焉。教皇即居于此，以代天主在世布教。自伯多琭至今，千有六百余年，相继不绝。教皇皆不婚娶，永无世及之事，但凭盛德，辅弼大臣公推其一而立焉。欧罗巴列国之王虽非其臣，然咸致敬尽礼，称为圣父神师，认为代天主教之君也。凡有大事莫决，必请命焉。案：此乃欧罗巴洲之总教皇也。其左右尝简列国才全德备或即王侯至戚五六十人，分领教事。此乃各国分主教化之法王也。此罗玛城，奇观甚多，聊举数事。宰辅之家，有一名苑，中造流觞曲水，机巧异常。多有铜铸各类禽鸟，遇机一发，自能鼓翼而鸣，各有本类之声。西乐编箫，最有巧音，然亦多假人工、

风力成音。此苑中有一编箫，但置水中，机动则鸣，其音甚妙。此外又有高大浑全之堂，外周尽镂古来王者形像、故事，烂然可观。其内则空虚，可容几人登陟上下，如一塔然。伯多琭圣人之殿，悉用精石制造，花素奇巧，宽大可容五六万人。殿高处，视在下之人如孩童然。城中有七山，其大者曰玛山，人烟最稠密，第苦无泉。迩来造一高梁，长六十里；梁上立沟，接其远山之水，如通流河也。有水泉，饮之，其味与乳无异，汲之不竭，蓄之不溢。近地曰罗肋多，一圣殿，即昔日圣母玛利亚亲身所居之室。此室旧在如德亚国，后为回回窃据，天神凌空移至此地，越海七千余里。国人欲致崇饰，恐失其旧，因周（其）〔以〕玉墙，覆以大殿。今逢圣母诞日，行旅来朝者常至数万人。儒略尝亲诣此殿，今已屹然巨镇矣。其西北为勿搦祭亚[36]，无国王，世家共推一有功德者为主。城建海中，有一种木为桩，人水千万年不腐。其上铺石造室，复以砖石为之，备极精美。城内街衢俱是海，两傍可通陆行，城中有艘二万。又有一桥梁，极阔，上列三街，俱有民居间隔，了不异城市，其高又可下度风帆。国人精于造舟，预庀物料，一舟指顾可成。他方重客，每至其处，阅视一两时，其工已成一巨舫，可以航海者矣。所造玻璃极佳，甲于天下。有勿里诺湖，在山巅，从石峡泻下，声如迅雷，闻五十里。飞泉喷沫成珠，日光耀之，恍惚皆虹霓状。有一异泉，出山石中，不拘何物坠于其内，半月便生石皮，周裹其物。又有沸泉，有温泉。沸泉常沸高丈余，不可染指；投畜物于内，顷刻便可糜烂矣。温泉，女子或浴或饮，不生育者育，能育者多乳。所产铁矿，掘尽逾二十五年复生，第在本土，任加火力，铁终不熔，之他所始熔。其南为纳波里，地极丰厚，君长极多。有火山，昼夜出火，爆石弹射他方，恒至百里外。昔一名士欲穷其故，近其山，为火燎死。后移一圣人遗蜕至

本国，其害遂息。有一城名亚既诺[37]，圣人多玛斯著陡录日亚者生于此地。又地名哥生济亚[38]，有两河：一河濯发则黄，濯丝则白；一河濯丝发俱黑。其外有博（药）〔乐〕业[39]城，因多公学，名为学问之母。昔有二大家，争为奇事。一家造一方塔，高出云表，以为无复可逾；一家亦建一塔，与前塔齐，第彼塔直耸，此则斜倚若倾，而今已历数百年未坏，直耸者反将颓矣。又有城名把都亚[40]，中有公堂，纵二百步，横六十步，上为楼，覆以铅瓦，而中间不立一柱。又把儿玛一堂广可驰马，亦无一柱，惟以梁如人字相倚，寻丈至盈尺皆然。上压愈重，则下挺持愈坚也。从纳波里至左里城[41]，有石山相间隔。国人穴山以通道，长可四五里，广可容两车，对视则如明星。又有地出火，四周皆小山，山洞甚多，人内皆可疗病，又各主一疾，如欲得汗者，人某洞则汗至；欲除湿者，人某洞则湿去。因有百洞，遂名曰一百所。此皆意大里亚属国也。其大者六国，俱极富庶。西谚尝曰：罗玛为圣，勿搦祭亚为富，弥郎为大，那坡里为华，热拿亚为高，福楞察[42]为整。各有专书备论。案：此古时疆域也，今日则各自为国，如福楞察即佛朗察，热拿亚即耶玛尼。然则，古时意大里地居全洲之大半，故史以大秦国该括全洲。

意大里亚之名岛有三：一西齐里亚，地极丰厚，俗称曰国之仓之库之魂，皆美其富庶也。亦有大山，喷火不绝。百年前，其火特异，火焰直飞逾海，达利未亚境。山四周多草木，积雪不消，常成晶石。亦有沸泉如醋，物人便黑。其国人最慧，善谈论，西土称为三舌人。最精天文，造日晷法，自此地始。有巧工德大禄者，造百鸟，自能飞，即微如蝇虫，亦能飞。更有天文师名亚而几墨得[43]者，有三绝。尝有敌国驾数百艘临其岛，国人计无所出，已则铸一巨镜，映日注射敌艘，光照火发，数百艘一时烧尽。又，

其王命造一航海极大之舶，舶成将下之海，计虽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舟，几墨得营运巧法，第令王一举手，舟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矣。又，造一自动浑天仪，十二重，层层相间，七政各有本动，凡日、月、五星、列宿运行之迟疾，一一与天无二。其仪以玻璃为之，重重可透视，真希世珍也。其傍近有马尔岛[44]，不生毒物，即蛇、蝎等皆不螫人。毒物自外至，至岛辄死。一搽而地泥亚[45]，亦广大，生一草，名搽而多泥，人食之辄笑死。状虽如笑，中实楚也。西谚凡谓无情之笑，皆名搽而多泥笑。一哥而西加，有三十三城，所产犬能战，一犬可当一骑，故其国布阵，一骑间一犬，反有骑不如犬者。又近热奴亚一鸡岛，满岛皆鸡，自生自育，不须人养，又绝非野雉之属。

《明史》：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宝）〔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尼加洲[46]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

大都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而耶稣生于如德亚，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辛巳，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47]，自称大西洋人。

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诸物。

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入宫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进献，则内臣混进之非，与臣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审译，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诸番朝贡，例有回赐，其使臣必有宴赏，乞给赐冠带还国，勿令潜居两京与中人交往，别生事端。”不报。八月，又言：“臣等议令利玛窦还国，候命五月，未赐纶音，毋怪乎远人之郁病而思归也。察其情词恳切，真有不愿上方锡予，惟欲山栖野宿之意。譬诸禽鹿久羁，愈思长林丰草，人情固然。乞速为颁赐，遣赴江西诸处，听其深山邃谷，寄迹怡老。”亦不报。

已而帝嘉其远来，假馆授（餐）〔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赐葬西郭外。

其年十一月朔日食，历官推算多谬，朝议将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当令译上，以资采择。”礼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请仿洪武初设回回历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测验。从之。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其徒又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如珂乃召两人，授以笔札，令各书所记忆，悉舛谬不相合，乃倡议驱斥。四十四年，与侍郎沈㴶、给事中晏文辉等合疏斥其邪说惑众，且疑其为佛郎机假托，乞急行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濠〕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

斥，国家禁令安在？”帝纳其言。至十二月，令丰肃及迪我等俱遣赴广东，听还本国。命下久之，迁延不行，所司亦不为督发。

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与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涉海九万里，观光上国，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参劾，议行屏斥。窃念臣等焚修学道，尊奉天主，岂有邪谋，敢蹈恶业？惟圣明垂怜，候风便还国。若寄居海屿，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诸处陪臣，一体宽假。”不报，乃怏怏而去。丰肃寻变姓名，复人南京，行教如故[48]，朝士莫能察也。

其国善制炮，视西洋更巨。既传入内地，华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启、崇祯间，东北用兵，数召澳中人入都，令将士学习，其人亦为尽力。

崇祯时，历法益疏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开局纂修。报可。久之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名之曰《崇祯历书》，虽未颁行，其法视《大统历》为密，识者有取焉。

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

时著声中土者，更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儒〕略、邓玉函诸人。华民、方济、（如）〔儒〕略及熊三拔皆意大里亚国人；玉函，热而玛尼国人；庞迪我，依西把尼亚国人；阳玛诺，波尔都瓦〔尔〕国人，皆欧罗巴洲之国也。〔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且〕有《职方外纪》诸书在，（故）不具述。案：邓玉函，耶马尼人；庞迪我，吕宋人；阳玛诺，布路亚人。译音之殊。

《皇清四裔考》：意达里亚在欧罗巴州南境，其地周万五千里，三面环地中海，一面临高山。土田饶沃，州郡繁多。其山川、风

俗、政教具详《职方外纪》及《明史》。从古未通中国。明万历九年有利玛窦者，始泛海抵广州。二十九年[49]，遂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嘉其远来，给赐甚厚。利玛窦安之，遂留不去。嗣后来者益众，皆祖述其说。略言天下有五大州：一曰亚细〔亚〕州，自中国至日本、安南、西域等国是也。二曰欧罗巴州，南至地中海，北至冰海，东至阿比河[50]，西至大西洋，即利玛窦所生本国也[51]。三曰利未亚洲，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西至阿则亚诺海[52]是也。四曰亚墨利加洲，地分南北，中有一峡相连。峡南曰南亚墨利加，南起墨瓦蜡泥海峡[53]，北至加纳达[54]峡，北曰北亚墨利加，南起加纳达，北至冰海，东尽福(海)〔岛〕[55]是也。五曰墨瓦蜡泥加洲，相传欧罗巴属之伊西巴泥亚国王念地为圜体，西往可以东归，命其臣墨瓦兰者往访。沿亚墨利加东偏，展转经年，忽得海峡，亘千余里。以墨瓦兰首开此区，遂即其名，命曰墨瓦蜡泥加也。又盛夸天主之教为天地万物主宰，时礼部侍郎沈漼、给事中晏文辉等斥其邪说惑众，乞加驱逐。

崇祯初，历法疏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以其国新法相参校，开局纂修。报可。书成未用。会本朝建元，始采取其说，先后命西洋人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为钦天监官。

先是钦天监按古法推算，康熙八年十二月当置闰。南怀仁言："雨水为正月中气。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为康熙九年之正月，不当闰。置闰当在明年二月。"钦天监官多直怀仁言，乃改闰二月，并许自行其教。余凡直隶各省开堂设教者禁。康熙九年六月，国王遣使奉表，贡金刚石、饰金剑、金珀书箱、珊瑚树、珊瑚珠、琥珀珠、伽南香、哆啰绒、象牙、犀角、乳香、苏合香、丁香、金银乳、香花露、花幔、花毡、大玻璃镜等物。十七年八月，〔遣陪

臣贡狮子,〕召见于太和殿，宴赉遣归[56]。五十六年，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陈昂疏言："天主一教，各省开堂聚众，在广州城内外者尤多。加以洋船所汇，同类招引，恐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严禁，毋使滋蔓。"从之。五十七年，两广总督杨琳疏言："西洋人开堂设教，其风未息。请循康熙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西洋人德里格以妄行陈奏获罪，从宽禁锢。雍正元年，恩诏释德里格于狱。时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言："西洋于内地行教，闻见渐淆。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俱安置澳门。其天主堂改为公廨。"奏人，得旨："远夷住居各省年久，今令其迁移，可给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扰累，沿途劳苦。"二年十二月，两广总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后来广东者若尽送澳门安置，滨海地窄难容，亦无便舟归国。请令暂居广州城天主堂内，年壮愿回者附洋船归国，年老有疾不能归者听。惟不许妄自行走，衍倡教说。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为公廨。内地人民人其教者，出之。"三年二月，毓珣又言："广东香山澳有西洋人来居此二百余年，户口日繁，至三千余丁。迩来常从外洋造船回澳，已及二十五艘。请著为定额，毋许添置。彼处头目以瓜期来代者许留，余悉随船归国。"俱报可。三年八月，意达里亚国教化王表谢圣祖抚恤恩，并贺上登极，贡方物。使臣归国，令赍敕谕其王。四年六月，释西洋人毕天祥、计有纲于狱。初，天祥等于康熙间以罪系广东狱。及是，教化王伯纳第多请援德里格之例，释天祥等。从之。乾隆五十年十月，奉谕："前因西洋人巴（亚）〔也〕里央等私入内地传教，经湖广省查拿，究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传教之犯。业据刑部审拟，永远监禁。第思此等人犯，不过意在传教，尚无别项不法情事，且究系外夷，未谙国法。若永禁囹圄，情殊可悯。俱著加恩释放，交京城天主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

者，著该部派司员押送回粤，示柔远至意。”

传闻意达里亚旁有八九国。西洋艾儒略为《职方外纪》，道诸国山川、风俗。略言由意达里亚东行为厄勒祭亚，当欧罗巴极南境，东北有罗玛尼亚。由厄勒祭亚东北[57]行为翁加里亚，由翁加里亚东北行为波罗泥亚，由波罗尼亚东行为莫斯哥未亚。此五国皆在意达里亚东境。其在西北境者有四大国：曰大尼亚，曰诺尔勿惹，曰雪际亚，曰鄂底亚[58]。此四国与热尔玛尼亚相隔一海套，道阻难行，西史称为别一天下。其南，夏至日长六十九刻；其中，长八十二刻；其北，夏至日轮横行地面，半年为一昼夜。盖意达里亚南际地中海，而四国则北际冰海云。

西洋去中国水程八万里。其道由地中海西出大洋，南行过福岛；东南行泛利未亚海[59]，过大浪山；折而东行，过西南海[60]，东北行过小西洋[61]，又东行至吕宋，入广东境。远泛重洋，倾诚慕义，锡赉之典，亦不与他国同。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以他里国即意大里亚，乃欧罗巴洲精华腴地也。天气不冷不热，花芽早茁，林香扑鼻。遍地古迹，想见往昔熙皞之遗。今则中邦罗马为教皇所据；而国王偏处东方。惟北地尚归东国管理。其中邦与南邦则分属列君，各自主其地。其土大半丰盛，饶五谷、橄榄、橙、柑、橡、栗等实。中间一带高山，然其谷如园圃焉，无所不产。北极出三十六度四十分至四十八度，偏东自六度至十四度，广袤圆方三十五万一千方里。其居民纤身，好诗歌、画像、刻雕各务。其女之眼光妖冶，不好廉节。居民好逸惮劳，有怨敌皆不明攻而但暗报。崇天主加特力教。产丝甲于全洲，每年所出丝价银三千六百万两。遍地栽葡萄树，酿酒。英国所运进造织之物，每年价银二千四百万两，所出者三百有余万两。佛国运出入之物，大概千有百万两。其列国皆服专主，

并不知自主之名。最管束百姓者，乃东国官宪。其外小君，皆效其办法，又不许百姓得知机密，是以其五爵无事，只得逸乐，早进天主堂听僧念经、拜像，遂回家游玩，与女人叙谈笑论，如此终生度日。其农安分，勤劳不怨。

所属列国，陈如左：一曰罗马教皇之地。此乃以他里国中都会也，居民二百六十八万人，国饷银每年九百三十万员。地虽褊小，名及四海，古今无不闻之。在周朝间初建罗马城之际，仅若小乡。历二百年，惟农是务，其国最微，与夷蛮等。因罗马民敢作敢为，百攻百胜。如此，以他里全地，渐次皆服罗马，邻国闻名。于是，国王严正持法，力能奋武，南北东西，无不攻服。于汉朝年间，其地袤延，自葡萄亚、拂郎（祭）〔察〕各西域遍服一主，而万国景仰矣。其将军不论何处获胜，即扶良除暴，立律法。所有话音，达于西国。今日如葡萄亚、是班亚、佛兰西、英吉利等之音，皆原于罗马国。是时普天下变化从风。其后帝君纵欲妄行，国家危变；三军弄权，随意立主，国衰政弱。于是东方游牧野蛮，一齐攻界。罗马古时勇兵挫锐，外夷云集乱击。分国为两邦，东西各一。其东者，迨及明（宪）〔代〕宗年间又被土耳基国强服；其西国不久于（北）宋顺帝之时[62]为西夷侵取罗京，尽行虏掠，国归夷主。凡罗马昔时所造之殿庙、所存之古迹，尽皆拆毁。文艺并废，书册焚荡。驻罗马之教师乘机布异端，以管束其蛮，令崇其道，由此加特力教兴焉。即是藉福音之理，以人意（传）〔傅〕会参之，其教师遂操国权。自后愈加力能，占据地方，号曰教皇。自此以后，严谕凛奉天主之教，各君王如不服顺，即出禁谕，断绝往来，不准百姓仍遵其主。明朝年间，西国多归一道，自除异端，是以教皇之权大替。今尚执其地业，推广异端。遇有没时，其大教主集会，公择教皇，续其大统。所取之皇，多系

老迈，惟执法从事。故其政令与其国制不变，常如山川焉。其国都亦称为罗马，内有前代之古迹与现今所盖之天主殿堂，街道宏整。远客至城者，视之若游仙山。城内僧多如蚁，各仰教皇俸禄。由外国到之祭司亦不少，又随时有别国之信士赴罗马焚香而拜偶像。其居民一千五十万[63]，无德行，无豪气，并不超众也。波罗峨那[64]古城恒执其义，并不悦服其教皇，而固执其自主之理。至罗[65]地之农，大半不甚勤力，尚有旷野。其山内多藏伏贼，攻害旅客。事露即逃天主堂，亦不能按例究办。观此则意大理国教皇为加特力教之主，各国奉加特力教者宗之。而英吉利等国奉波罗士特教者不宗之也。

以他里内各地：一曰米兰部，在波兰河[66]滨，四围山水最美。其庙拜天主教圣人之像，长四十五丈，阔二十七丈，高三十三丈。其巨亏台[67]，令各国旅客所景仰。居民十五万丁。尚所有之大部落，曰伯仪[68]，有居民三万丁；曰额摩那[69]，有民二万六千；曰曼土亚[70]，其城甚坚，屡与异军交战，虽久围之不能服；曰罢味亚[71]，有民二万一千；曰罗地[72]，有民万八千，地方丰盛。

非匿城在以他里之东北方，其省会同名，古时此城为地中海最大之海口。千有余年，既富且强，屡与大国接战。其后五爵渐衰，百姓愚懦，邻国攻围，举手而得之。今尚存古时高威之古迹，殿庙甚壮丽。其城建立于泽地，各街夹沟，人不驾车而驶船往来，桥尤高壮，居民十万零一千丁。近日通商甚小。巴士亚城有大文学院，其内三百儒，务文艺。居民五万丁。味罗那[73]邑居民五万五千丁。味（普）〔肯〕撒[74]邑，居民三万丁。芜地那[75]邑，万八千丁。

两部择其尊贵绅士会议国政，而请东国帝君准行之。所云东国帝君，盖以他里尚有国王，居于东部，为列部之共主。犹春秋

之东周天王也[76]。其故都罗马，则属于教皇。

又曰：突加那[77]地极美，各国慕其丰盛，独立无二。北撒[78]乃古城，昔兴今衰。其居民十一万丁，渐消存二万。里窝那城系其地之海口，商船所集。巴马地被东国女主所管，昔系佛兰西国王那波利稔之后，现据此地，办其政令而别嫁夫也。

又曰：撒丁国分四分：曰辟门[79]，曰热那亚，曰撒歪[80]，曰撒丁岛。合为一国，皆其王所辖。居民共三百八十三万丁。其王都曰土林[81]，有好殿堂，民所称美。辟门多山地，其民全资外国营生。热那亚在广海[82]隅，昔为地中海滨之公市，守口兵船甚盛，今则衰废，独存其官署而已。撒丁岛广袤，居民粗鲁，带刀游牧，悍不遵法。故开道路以通交易，而便往来。

又曰：那波利国在以他里之南方，与西治里岛合为一国，居民五百万丁，其都城同名。屋宇高大，殿庙整肃。其乞丐结党，滋扰良民。绕城皆高山，洞壑奇秀，又有火峰，烟焰冲天，有时亦发热石撒空，有时灰尘盖地，有时火浆流出，尽烧草木。有古城两座，被灰掩蔽，兼屡次地震。然其地肥饶，无所不产。

西治里岛长五百四十里，阔四百五十里，居民百有十七万丁。田宜五谷，出甘酒。亦以火峰为患。政令不仁，僧寺弄权，五爵暴民，故国富而民贫。其都城曰巴勒摩[83]，其埔头曰墨西那[84]。

西南马里他岛，居民勤耕，人户稠密。昔为回回所服，有骁将扎住，御防全岛。嘉庆年间，佛兰西将军诱其骁将，举岛投降。于是英国又以战船攻取之，而调兵严守，以为地中海战舰之港口。

《地球图说》：以大利国东界亚得利亚海[85]，南界地中海，西界地中海并佛兰西，北界瑞西国并阿士氐拉国[86]，百姓约有二千一百七十万。罗马城内民十五万五千，犹太教少，天主教众。盖昔年天主教皇生于罗马，自称西门彼得罗为耶稣十二门徒之首，嗣

后承其职者，涉于矜张。夫耶稣之教曰：凡欲为长，宜为人役；凡欲为首，宜为人仆。何与此教之不符也？是以天主教祈祷，不藉神子，而追古贤之功，守真神之诫，拜各贤之遗容。迄今教皇殁，群教主必会集，公举别立教皇，以承大统。故无论城乡野僻，悉立马利亚之像，以便礼拜。其民甚聪明，善图绘、雕刻物类。国内有高山名亚闭尼，火山名非苏未由[87]，自一千八百年以前，是山发焰，并有火浆灰土，将二城掩没。国王发帑开掘，尚未完工。又一城名（除）〔际〕那亚，即昔年能觅〔得〕美理驾（之）大洲[88]〔名可伦波者所生之处〕。国之形势，斜伸入海，似人股著靴之形。天气轻寒轻暖，土壤膏沃，花果极蕃。内有二大江，即波江、第巴江[89]也。近数百年来，分裂多国：一曰罗马，即天主教首自主之国；二（豸）〔沙〕第尼亚[90]，三波（斯）〔那〕利，又名双缅历[91]。此二国各自立君；四狼罢地[92]，五搭斯加尼，六拍马，七摩地那，八鹿驾[93]，均为阿士氐拉国所属。产橄榄油、橙、柑、檬、栗、百果、麦、葡萄酒，并一切造织之物。再南有三岛。

《地理备考》曰：意大里国在欧罗巴州南，北极出地三十七度起至四十七度止，经线〔东〕四度起至十六度止，东西南三面皆地中海，北连苏益萨、奥斯的里亚二国。长约三千里，宽约千四百里，地面积方十五万一千八百二十里。烟户二京一兆四亿口。冈陵平原相间，地气温和，四季时若。河长者曰波河，湖至大者曰加尔达湖[94]。土沃产蕃，百工技艺皆备，丹青、音乐甲于通州。分十有三国，或王、或公、或侯、或民首、或教宗，名位不一。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公教。其额力西国教暨路得、罗加尔威诺二修教，奉之者鲜。

罗马国人自上古创建邦基后，甲于天下。耶稣降生后四百年间，始有夷狄侵扰本国，占据三百余载。至佛兰西取之，合为一

国。厥后佛兰西势衰，本国人仍分析其地，各建邦国，不相统属。众君之中，有伯棱日尔者，乘其强力，渐服诸酋，各国尽归掌握。嗣因暴虐无道，国人于后晋开运二年共议废之，而奉亚里曼国汗为主。此后外攻内乱，纷纷不一。其先受辖于人，后则自操于己；始则本为一君，继则改为列君，此乃本国数百年之事也。

嘉庆十年，佛兰西国君那波良者，复克其地，自王其国。再越十载，各国公使齐集维（耶）〔也〕纳地方会议，将本国分为十三国，大小不等。其中有属于别国者，有不属于别国者。其属于别国者则（西）〔四〕：一伦巴尔多威尼〔西亚奴〕[95]，一德西（鲁）〔怒国[96]之二首郡〕，一哥尔（多）〔塞牙〕[97]，一马尔达[98]。以上四国，前三国分属于奥斯的里亚、苏益萨、佛兰西三国，其后一国属于英吉利国。其不属别国者则九，别序如左：

其一，萨尔的尼〔亚〕国，东连各国[99]，西连佛兰西国，南界地中海，北接瑞西国。长九百里，宽七百三十里，地面积方四万一千九百四十里。烟户四兆三亿口。王位世袭。通国分十部，一都灵部，〔其首府亦名都灵，〕乃本国都也。

其二，巴尔马国，宽袤皆二百里，地面积方二千六百里。烟户四亿四万口。公爵世袭。通国分五府，一巴尔马府，〔首邑亦名巴尔马，〕乃本国都也。

其三，摩德那国，长三百里，宽一百四十里，地面积方二千二百六十里。烟户三亿八万口。公爵世袭。通国分为四府。一摩德那府，〔首邑亦名摩德那，〕乃本国都也。

其四，卢加国，长九十里，宽五十里，地而积方五百六十里。烟户一亿四万三千口。公爵世袭。国分十二邑，卢加乃本国都也。

其五，摩纳哥国，周围四方，皆为萨尔的尼亚国包括。长三十五里，宽二十里，地面积方六十里。烟户六千五百口。侯爵世

袭。摩纳哥乃本国都也。

其六，圣马里弱[100]国，周围四方皆为罗马国包括。地面积方约有五十里，烟户四千五百口。不设君位，国人自立官理务。首处亦名圣马里弱，建于山上。

其七，多斯加纳国，东至罗马国，西、南连地中海，北接卢加、摩德那、罗马三国。长四百五十里，宽三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九千五百里。烟户一兆二亿七万五千口。公爵世袭。通国分五部，一名佛罗棱萨[101]，〔首邑亦名佛罗棱萨，〕建于亚尔诺河[102]岸，乃本国（部）〔都〕也。

其八，教宗国[103]，即罗马（都城也）〔国〕[104]。东至贰西〔西〕里亚国，西连多斯加纳、摩德那二国，南枕地中海，北界（洲中）〔亚的里亚地各〕海[105]〔暨伦巴尔多威尼西亚奴国〕。长九百五十里，宽四百七十里，地面积方二万二千四百里。烟户二兆五亿九万口。教宗管辖，历代相传，递嬗继立。通国分二十一部，一名罗马，〔首邑亦名罗马，〕建于的北黎河岸，乃本国都也。庙堂壮丽，至若首堂，华绝无比。凡天下万方丹青画图、珍宝奇观，靡不毕集其中。

其（二）〔九〕，曰〔二〕西〔西〕里亚国，西连罗马国，东南枕〔若尼约〕[106]、地中〔二〕海，北界（州中）〔亚的里亚地各〕海暨罗马国。其地分面为二：一名那不勒斯，长六百四十里，宽五百八十里，地面积方四万一千九十里；一名西西里亚，长约六百余里，宽约三百六十余里，地面积方一万四千二百七十里。烟户共计七兆四亿二万口。王位世袭。通国分二十二部，一名那不勒斯，〔首府亦名那不勒斯，〕建于塞卑多河右，在维苏威约、包西里波[107]二山之间，乃本国都也。风景幽雅，可称名胜。其维苏威约山顶出火，昼夜不息。余十（三）〔四〕部皆在那不勒斯地，

发罗河[108]右。(其如)〔加〕达尼亚部[109]亦有火山曰挨德纳山[110]，乃欧罗巴州中至大之火山也。又七部皆在西西里亚岛，发罗河左[111]。其国通商冲繁之地，内外不一，或在海边，或在内地。

《瀛环志略》曰：罗马(国)，一称教宗国，古罗马旧都也。当全盛时，文物声名为西洋第一大都会。至刘宋时，为北狄峨特族所据。故王宫阙大半残毁，书册旧典，亦扫荡无遗。由是民变夷俗。天主教自东汉时传播西土，罗马人崇信尤笃。故国既为狄所据，天主教之徒乘机招诱，党羽日繁，大权归其掌握。佛郎西既灭峨特族，遂以其地归天主教师，号曰教(主)〔王〕。教(主)〔王〕殁，则大会各教主签议，推老成者一人嗣位，略如前、后藏喇嘛坐床之俗。其教传布各国，有不遵者，辄挑衅构兵夷灭之，或教其民叛主。佛郎西之创霸也，教王为之加冕。英吉利北族之起兵也，请于教王，教王封以英土。其权如此。所据罗马都城，古迹最多，天主教堂极崇宏。人教之徒，各食教王俸糈。别国祭司、礼拜主事者。远方信士，焚香礼拜，踵相接也。天主之外，所崇奉者，耶苏之母马氏，称为天后，吁祷尤虔。其民惰于农事，野多旷土。山内多藏凶盗，捕急则逃人天主堂，无复过问者。

《后汉书》：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此海指地中海[112]。亦云海西国。所居城邑，周围百余里。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与安息即波斯、天竺即印度交市于海中。其王常欲通使于汉，为安息遮遏，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113]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云云。考之泰西人所纪载，罗马都城最大，与《汉书》周围百余里之说相合。又罗马自答马七世[114]后，不立国王，选贤者居高爵，立公会以治事，与《汉书》王无常人，简立贤者之说相合。汉成帝二年，(唯)

〔屋〕大（屋）〔维〕[115]践王位，仍世及。《汉书》所云，乃其往事。又汉顺帝十二年，王安敦嗣位，号为中兴。与《汉书》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入贡之说，年代名氏均相合。则意大里之为大秦，无可疑矣。意大里在两汉时，欧罗巴一土，隶幅员者十七八。故大秦之外，别无海西部落之名见于范书。惟安敦之入贡，由日南徼外，其为航海东来，可想而知。然则谓欧罗巴诸国明以前未通中国者，殆不其然。惟市舶之聚于粤东，则自前明始耳。唐、宋以来，皆以拂（箖）〔菻〕[116]为大秦。不知拂（箖）〔菻〕乃大秦东鄙属部，犹之称浩罕为安集延也。然自宋以后，拂（箖）〔菻〕为回部所据，并不属大秦。中国不知其原委，故因仍不改耳。

【注】

〔1〕阿利大山（Alps Mts.），又作牙而白山，即阿尔卑斯山脉。

〔2〕里瀹赤（States of the Church），教皇国。

〔3〕无所谓"益喀尔西阿士王始并各部落为一，名曰罗马国"之事。Ecclesiastical States 通译教皇国，即 States of the Church。参见拙作《有关〈四洲志〉的若干问题》（暨南学报 1993 年 7 月）。

〔4〕达士加呢（Tuscany 或 Toscana），又作塔斯加尼，多斯加纳，即托斯卡纳。

〔5〕沙里尼阿（Sardinia），又作萨尔的尼亚，即撒丁王国。

〔6〕那勃尔士（Naples 或 Napoli），又作那破里、纳波里，即那不勒斯（那波利）。

〔7〕马领那（Marino），今圣马力诺（San Marino）。

〔8〕磨里那（Modena），又作摩地那、摩德纳，即摩德纳。

〔9〕纳加（Lucca），卢卡。

〔10〕巴麻（Parma），又作把儿玛、巴马、拍马、巴尔马，即帕尔马。

〔11〕（依塞特里那）〔摩那戈〕（Manoca），摩纳哥。

〔12〕罗汶（Roma），罗马。

〔13〕贺林宫署（Coliseum），科利西姆（圆形剧场）。

〔14〕底玛河（Tiber 或 Tevere），又作的北黎河，即台伯河（特韦雷河）。

〔15〕阿比尼山（Apennines 或 Appennini Mts.），亚平宁山脉。

〔16〕波河（Po），波河。

〔17〕葛底唵河利大山（Cottian Alps），科蒂安阿尔卑斯山。

〔18〕阿底赤河（Adige），阿迪杰河。

〔19〕租利阿大山谷，指拉提亚和朱利亚阿尔卑斯山（Rhaetian and Julian Alps）之间的大山谷。

〔20〕弥兰（Milan），米兰。波河和阿迪杰河不汇合，也不是在米兰汇合，但同在伦巴第王国出海。

〔21〕波河是意大利最长的河流，约比阿杰迪河长百分之六十。

〔22〕额那亚（Genova），又作热拿亚、热奴亚、际那亚，即热那亚。

〔23〕里窝耳那（Livorna），里窝那。

〔24〕西齐里洲（Sicilia），又作西里岛、西齐里亚、西治里，即西西里岛。其大港名巴勒莫（Palermo）。

〔25〕沙里尼阿岛［Sardegna（Sardinia）］，撒丁岛。

〔26〕外文原著没说圣马力诺的面积多大，译者把它说得太大了。

〔27〕外文原著也没说圣马力诺的人口总数，只说它的首都约五千人，译者却说圣马力诺的人口总数为五万，过多。

〔28〕摩那戈（Manoca），即摩纳哥。译者说摩纳哥即伊塞特里那（Istra，Istria），大误。其实摩纳哥在当时意大利的西北部，今在法国境内；伊斯特拉半岛在当时意大利东北部，在今南斯拉夫。二地相去很远。

〔29〕这是伊斯特拉半岛的四至，不是摩纳哥的四至。摩纳哥的四至应是东、北、西俱界撒丁王国，南界海。

〔30〕外文原著说当时摩纳哥的人口仅六千五百人，译者却误译为六万五千口。

〔31〕亚伯尼诺山（Appennino），又作亚闭尼山，即亚平宁山脉。

〔32〕地白里（Tiber，Tiberis，Tevere），指台伯河（特韦雷河）。

〔33〕伯多禄，指彼得（peter）。

〔34〕宝禄，指保罗（paul）。

〔35〕公斯玛丁，指君士坦丁一世（Gaius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 I）。

〔36〕勿搦祭亚（Venézia 或 Venice），又作非匿城，即威尼斯。

〔37〕亚既诺（Aquino），亚基诺。

〔38〕哥生济亚（Cosensa），科森察。

〔39〕博（药）〔乐〕业（Bologna），博洛尼亚。

〔40〕把都亚（Padua 或 Pádova），又作巴土亚、帕都亚，即帕多瓦。

〔41〕左里城（Torre del Greco），托雷德尔格雷科。

〔42〕福楞察（Firenze，Florence），佛罗伦萨。魏源误释为法国。魏源明知德、法二国不在意大利境内，又说“此古时疆域也”，以自圆其说，误上加误。

〔43〕亚而几墨得（Archimedes），通译阿基米德。

〔44〕马尔岛（Malta），又作马由他岛，即马耳他岛。

〔45〕搽而地泥亚岛（Sardegna），撒丁岛。

〔46〕墨瓦腊尼加，指南极洲（Antarctica），墨瓦兰是麦哲伦（Magalhães）的旧译。其实，1520 年，麦哲伦及其船队只是通过万圣海峡（后人称麦哲伦海峡），望到火地岛（Tierre del Fuego），并未到达南极洲。但因火地岛较近南极洲，《职方外纪》说：“其后追厥所自，谓墨瓦兰实开此区，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蜡尼加”。

〔47〕利玛窦至京为万历二十八年，马堂进其所献之物则为万历二十九年。

〔48〕张维华先生认为王丰肃后虽改名高一志，无复入南京行教事，见《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第 164 页）。

〔49〕应作“二十八年”。

〔50〕阿比河（Ob），鄂毕河。欧亚二洲分界应是鄂毕河以西的乌拉尔（Ural）山脉。

〔51〕此“大西洋”应是 Atlantic Ocean，非指意大利。

〔52〕阿则亚诺海（Atlantic Ocean），大西洋。

〔53〕墨瓦蜡泥海峡（Estrecho de Magallanes），麦哲伦海峡（Magellan's Str.）。

〔54〕加纳达（New Granada），新格拉纳达。当时哥伦比亚、巴拿马等数国均为西班牙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统治。

〔55〕福（海）〔岛〕，古称幸福岛（Insulac Fortunate）。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es）。

〔56〕这两次进贡均果阿葡督假葡王名义所为，与意大利无关。

〔57〕似应作"西北"。

〔58〕鄂底亚（Gotland，Gothland），哥特兰岛，古代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心。《职方外纪》成书后二十二年始属瑞典。

〔59〕利未亚海，指非洲西面的海洋，即大西洋东南面。

〔60〕此"西南海"指印度洋（Indian Ocean）西部。

〔61〕此"小西洋"指印度半岛及印度洋东部。

〔62〕应是刘宋后废帝时。罗马城被西哥特人攻陷为更早的东晋义熙六年，罗马城为汪达尔人洗劫为刘宋孝武帝孝建二年。

〔63〕原书此数字讹，应为一十五万。当时整个教皇国才二百六十万人。

〔64〕波罗峨那（Bologna），波洛尼亚。

〔65〕罗，指教皇国（Ecclesiastical States）。

〔66〕波兰河，指波河支流兰布罗（Lambro）河。

〔67〕亏台（Milan Cathedral），今译米兰大教堂或杜莫（Duomo）主教堂，是欧洲最大的哥特式大理石建筑之一。

〔68〕伯伩（Bréscia），布雷西亚。

〔69〕额摩那（Cremona），克雷莫纳。

〔70〕曼土亚（Màntova 或 Mantua），曼图亚。

〔71〕罢味亚（Pavia），帕维亚。

〔72〕罗地（Lodi），洛迪。

〔73〕味罗那（Verona），维罗纳。

〔74〕味（普）〔肯〕撒（Vicenza），维琴察。

〔75〕羌地那（Údine 或 Udina），乌迪内。

〔76〕当时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The Lombardo-Venetian Kingdom）受奥地利皇帝统辖，又称 Austrian Italy，与东周同春秋列国的关系不同。

〔77〕突加那（Tuscany），即托斯卡纳（Toscana）。

〔78〕北撒（Pisa），比萨。

〔79〕辟门（Piemonte 或 Piedmont），皮埃蒙特。

〔80〕撒歪（Savoy），萨瓦，今不在意大利境内。

〔81〕土林（Torino 或 Turin），都灵。

〔82〕广海，指利古里亚海（Ligurian Sea）。

〔83〕巴勒摩（Palermo），巴勒莫。

〔84〕墨西那（Messina），墨西那。

〔85〕亚得利亚海（Adriatic Sea），亚得里亚海。

〔86〕阿士氐拉国（Austria），又作奥斯的里亚，即奥地利。

〔87〕非苏未由火山，即维苏威（Vesuvio）火山。

〔88〕美理驾大洲（America），美洲。

〔89〕第巴江（Tiber 或 Tivere），台伯河。

〔90〕（豸）〔沙〕第尼亚（Sardinia），撒丁王国。

〔91〕双细历（Two Sicilies），二西西里。

〔92〕狼买地（Lombardy），伦巴第。

〔93〕鹿驾（Lucca），又作卢加，即洛卡。

〔94〕加尔达湖（Lago di Garda），加尔达湖。

〔95〕伦巴尔多威尼〔西亚奴〕（Lombardo-Venetian Kingdom 或 Lombardo-Veneziano），伦巴底—威尼斯王国。

〔96〕德西（鲁）〔怒〕（Ticino），提契诺。

〔97〕哥尔（多）〔塞牙〕（Corcica），科西嘉岛。

〔98〕马尔达（Malta），马耳他。

〔99〕原书写“东至德西怒、巴尔马、多斯加纳、摩德那四国”，改为“东连各国”，似失原意。

〔100〕圣马里弱（San Marino）圣马力诺。

〔101〕佛罗稜萨（Firenze 或 Florence），佛罗伦萨。

〔102〕亚尔诺河（Arno），阿尔诺河。

〔103〕教宗国（Ecclesiastical States），教皇国。

〔104〕魏源误改“罗马国”为“罗马都城”。

〔105〕亚的里亚地各海（Adriatic Sea），亚得里亚海。魏源误改“亚的里亚地各海”为“洲中海”。

〔106〕若尼约海（Ionian Sea），爱奥尼亚海。

〔107〕包西里波山（Posilipuo Mt.），波西利波山。

〔108〕发罗河（Folare），福拉雷河。下文“右”字，原书刊作“布”，误。总之，指东面。

〔109〕(如)〔加〕达尼亚（Catánia），卡塔尼亚。是西西里岛七部之一。

〔110〕挨德纳山（Etna Mt.），埃特纳火山。

〔111〕应是墨西拿海峡（Str. di Messina）西。

〔112〕此海应指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等。

〔113〕指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14〕实指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七王，即最后一个国王塔克文·苏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传说中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二王为怒玛·彭庇留，第四王是他的后裔。但史家认为前四王的事迹均不可信，后三王的事迹虽大致可信，但都是伊达鲁里亚人。

〔115〕屋大维，即奥古斯都（Augustus）。

〔116〕拂菻（Farang），指东罗马帝国（Byzantium），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及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硬说不能指东罗马帝国或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似太武断。

海国图志卷四十四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欧罗巴洲

耶马尼[1]上一作热尔玛尼，一作者尔麻尼，一作亚勒马尼，一作亚墨尼，一作日耳曼，一作阿理曼，一作亚咩里隔[2]。

耶马尼旧辖大小部落三十有奇，为欧罗巴洲巨国，于诸蛮中最强。当意大里亚攻取佛兰西、大吕宋时，耶玛尼遣其三臣将兵，乘意大里亚之空虚往侵，无所获。至耶苏纪年五百之时[3]，汉明帝永元二年。所属塞循之人[4]取得英吉利岛，创建部落。又所属览麻之人[5]取得意大里亚部落。又所属挽特尔斯之人[6]取得大吕宋。又所属佛郎斯、希鲁里[7]、麦晏奄斯之人[8]取得佛兰西数部落。当日盛强震于海国。然所辖部落，塞循最蛮，常行反侧，征讨不息。其后国势浸衰，佛兰西、意大里亚各部背叛而去。即本国旧部，若磨希弥阿[9]亦自称曰王，麻洼里阿[10]、塞循[11]、墨兰领麦[12]、哈那洼[13]四部自称曰禄[14]，腊引[15]自称曰巴腊达引[16]，敏斯[17]、特里威司[18]、戈禄尼[19]三部自称曰靡宿[20]。耶马尼之国，遂分为九，各自专制。厥后九国统归塞循管辖。塞循不保，始为佛朗戈尼阿[21]所夺。继又为麻洼里阿所夺。至千三百年[22]间，

麻洼里阿不保，又为欧塞特里国所夺。嗣以各部群起，改遵波罗特士顿教。(奥地里加)〔欧塞特里〕国之王用兵禁止，不听。故温多里[23]奋勇之人，夷语曰温多里。等在利塞[24]之地交锋三十载，(奥大里加)〔欧塞特里〕国不克制服，各部落遂得改教。欧塞特里仅有统辖耶马尼之虚名。至千八百年嘉庆五年。间[25]，又为普鲁社[26]所夺。各部落不服普鲁社统辖，旋仍自立首领，各长其地，各子其民，不相统属，共二十五部。惟各部落之首领，于每年咸集欧塞特里国会议一次，申明约束，毋相残害。各部中遇有大事，亦至(奥地里加)〔欧塞特里〕国会议，故犹称(奥大利亚)〔欧塞特里〕为上国。以上原本。

耶马尼分国一

麻洼里阿，本耶马尼部落也。值耶马尼之衰，遂与诸部背叛，疆分为九。自是以后，强者王，弱者臣。始推塞循为盟主，各部咸听其号令。继属佛朗戈尼阿，旋归麻洼里阿。至耶苏纪年千有三百时[27]，元成宗大德四年。又属于(奥地里加)〔欧塞特里〕国。维时麻洼里阿仅存本有旧部而已。近百余年前，始夺得腊引之数小部并普鲁社之唵斯巴治[28]、弥鲁剌[29]两小部，故至今尚称麻洼里阿为强国。政事设立两(麻)占〔麻〕[30]：一为总领大官大教师办事之处；一为首领教师办事之处。首领教师并管理文学馆、技艺馆。又每七千户立一头目议事。其王每届三年聚集两占麻之人及各处头目议事一次。除防守及兰威兵[31]未载数目外，额设步兵三万六千五百六十六名，马兵六千四百零八名，大炮手三千三百五十七名。其兵自十九岁以至三十岁者充伍。原本。

《贸易通志》曰：日尔曼国，其国被列君分治，民雅好文，不

勤商务。产铜、铁、麻布、五谷、酒、羊皮、玻璃、自鸣钟。北方港口曰翰堡[32]，其进口出口之货，计价七千一百五十万员。道光十二年入口船千八百九十六只。其南沿江之城曰比里敏[33]，进口船千百余只。所载入者，皆南洋、印度之物。此条补入。

麻沣里阿，东南俱界（奥地里加国）〔欧塞特里阿〕，西界沣鼎麦[34]，北界希西加司[35]。疆域平芜，城邑华丽。幅员二万九千四百六十四方里，户三百三十一万五千口，领小部落七十三。俗奉加特力教者，二（千一）百六十万人；波罗特士顿教者，（千四）百四十万人，余俱尊奉由教[34]。产盐、铁、木、玻璃、酒、纸、鸟枪、黄铜、时辰表、红铜器、金线、银线。

耶马尼分国二

塞循，亦耶马尼旧部也。其人强蛮乐斗，外夺英吉利，内叛本国，与其王家兵戈不息。值本国衰弱，偕诸部群起背叛，各擅号令。嗣又恃其盛强，并胁诸部。后为佛郎歌尼阿所夺。递传至欧塞特里阿统辖时，番众竞改教门。欧塞特里阿王以兵禁止，终不能制。各部落既改教，塞循日渐衰败。非特不能保护诸部，即后得波兰所属之数小部，亦旋失去。千八百一十三年，嘉庆十八年。尚设兵三万七千，近兵仅满万。

塞循，东北界普鲁社，南界（奥地里加国）〔欧塞特里阿〕，西界（哈）〔阿〕尔（领）〔鼎〕麦[37]。平坦饶沃。幅员七千四百六十四方里，户百有十九万二千六百四十六口，领小部落十有六。俗奉波罗特士顿教。产银、铜、铁、铅、纸、袈裟布、呢布、帽、袜、磁器。

耶马尼分国三今属英吉利

哈那洼，南隅多山，国都在中央沙（漠之）地。昔亦耶马尼之部落，以塞循诸处背叛，遂亦自为一国。百余年前，（既）〔即〕属英吉利管辖矣。其国设立底表第[38]官名百员，管理各部落之事。如遇改易规条，增减税饷，齐集会议。额设步兵八千八百二十七，骑兵四千一百十三，兰威兵万有八千。

哈那洼，东界普鲁社，西界尼达兰，南界威塞华里阿[39]，北界海。滨海膏腴。幅员万四千八百六十七方里，户百三十万五千三百五十口，领小部落四十有六。俗奉波罗特士顿教。产铜、铁、红铜、白铅、盐、布、谷、木。

耶马尼分国四

洼鼎麦，东界麻洼里阿，西界麻领[40]，南界（奥地里加国）〔欧塞特里阿〕，北界麻领。西有大山，余皆平旷。昔为耶马尼国中最美之部落，后值耶马尼衰弱，遂与塞循诸部各自擅命。其王住札什得。额设立占麻二：一各官办事之处，一聚集议事之所[41]。每二年会议一次。额设步兵万〔二千〕，骑兵三千六百，大炮手二千五百。幅员七千七百六十九方里，户百三十九万五千四百六十二口，领小部落十有七。俗奉波罗特士顿教，产谷、酒、畜牲、木、布、盐。

耶马尼分国五

麻领，东界洼鼎麦，西界佛兰西，南界绥沙兰，北界麻洼里阿，弹丸

小部落耳。昔亦耶马尼所属，与塞循诸部同时分国。额设兵丁万，兰威阿兵万，兰斯端兵[42]十万。地不甚平，而极膏沃。幅员五千七百七十七方里，户百万有三千六百三十口，领小部落十有七。俗奉波罗特士顿教。产银、铜、铁、盐、谷、麦、布、苎麻、牲畜、自鸣钟。

耶马尼分国六三部同处

希西加司部，东界麻涯里阿，西界威塞华里阿，南界希西览斯达[43]。与希西览斯达为兄弟之国，俱弹丸小区耳。滨腊引河，北岸属希西加司，南岸属希西览斯达，中隔一河，联以桥梁。希西加司有新旧二部，旧城蕃庶，新城华丽。昔属耶玛尼，后以塞循诸部背叛，遂亦自主。设奈伊立多[44]以自理事。额〔兵〕万有八千。山林深密。幅员四千二百七十三方里，户五十三万八千七十三口，领小部落十有四。俗奉波罗特士顿教。产银、铜、铁、谷、苎麻。

希西含麦[45]部，在希西览斯达域内。幅员百六十方里，户万八千八百七十口。独部落。案：凡所属别无小部落者，谓之独部落。犹中国无属县之直隶厅。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先为耶玛尼之部落，后自设突支[46]以治。

希西览斯达部，东、北俱界希西加斯尔，西、南俱界那肖[47]。在腊引河南岸，部落蕃丽。昔属耶玛尼，后亦设额兰突支[48]以自主。额兵九千。饶沃多山林。幅员四千二百七十三方里[49]，户（六）〔七〕十一万九千四百七十口，领小部落五。俗奉波罗特士顿教。产铜、铁、苎麻、盐、烟、麦。

耶马尼分国七

色西威麻[50]，东界（哈）〔阿〕尔（领）〔鼎〕麦，西界普鲁社，南界鲁那尔斯达[51]，北界普鲁社。土瘠而勤力作。幅员千四百二十七方里，户二十万一千口，领小部落二。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先属耶玛尼，后自为国。产羊、毳。

耶马尼分国八二部同处

墨几领麦塞追司[52]，东界斯特里司[53]，西界领墨，南界普鲁社，北界海。在耶马尼北隅。中有伊弥河[54]，西岸塞追斯[55]，东岸斯特力司。昔属耶玛尼，自与各处背叛，即设额兰突支以理政事。疆域稍阔，以塞追司为首部落，衢巷华丽，湖景映带。其山多树而耕种歉薄。幅员四千六百五十五方里，户四十五万八千三百七十八口，领小部落十有五。俗奉波罗特士顿教。

又有脉几领麦斯特里司[56]，东、南俱界普鲁社，西界塞追司，北界海。在伊弥河东岸。先属耶玛尼，后设额兰突支以自治。斯特里司，其首部也。仅如大村市，居民万人。闻先日有二女曾嫁英吉利国王。濒湖多树，耕种薄收。幅员七百六十方里，户七万一千七百六十九口，领小部落四。俗奉波罗特士顿教。

耶马尼分国九

哈尔领麦[57]，东、西、南俱界哈那洼，北界海。在耶马尼之北。卑湿多芦苇，幅员二千（二）〔七〕百五十二方里，户二十一万七千

七百六十九口。先属耶玛尼，后亦设禄以自主，领小部落七。俗奉加特力教。

耶马尼分国十

那肖，东、南俱界希西览斯达，西、北俱界腊引。地多大山，濒缅河[58]。幅员二千二百八十八方里，户三十万二千七百六十九口。先属耶玛尼，后亦设禄以自主，领小部落四。俗奉加特力教。产羌酒。

耶马尼分国十一

塞西俄达[59]，东界鲁挪尔斯达，西界希西加司尔，南界麻洼里阿，北界普鲁社。壤沃市蕃，本耶玛尼所夺普鲁社之边地也。自与各部落叛后，即设禄以自主。幅员千一百六十三方里，户十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二口。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富而好文学，设有书馆，藏书六万卷。

耶马尼分国十二

色西各墨[60]，东、南俱界麻洼里阿，西界敏领壬[61]，北界鲁挪尔斯达。山野平旷，有宝矿。幅员五百五十七方里，户八万有十二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先属耶马尼，后亦设禄以自主。兹禄之子，为弥尔尼壬之王。

耶马尼分国十三

塞西敏领壬[62]，东界各麦[63]，西界希西加司，南界麻洼里阿，北界威麻[64]。弹丸小区，分为两部落。塞西加斯尔[65]，幅员四百三十方里，户二万九千七百口。两部共辖于一王，以色西敏领壬为王居。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境内有沙尔孙凝大山[66]。产盐、煤、铁矿。

耶马尼分国十四三部同处

庵哈尔特肖[67]，四围俱界（部）〔都〕临几阿[68]。与庵哈尔曼麦[69]、庵哈尔各凌[70]同属一区。滨临伊尔敏河，间于塞循、麻（洼里阿）〔兰领麦〕之间。幅员三百六十方里，户五万二千九百四十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旧属耶玛尼之部落，近亦设禄以自主。国虽褊小，曾产名人。

庵哈尔曼麦，四围俱界都临几阿。幅员三百三十九方里，户三万七千有四十六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旧属耶马尼，近亦设禄以自主。

庵哈尔各凌，南界特肖[71]，余界都临几阿。幅员三百一十八方里，户三万二千四百五十四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旧属耶马尼，近亦设禄以自主。

耶马尼分国十五

墨兰斯温[72]，东界普鲁社，余界哈那洼。地土肥美，贸易蕃盛。

幅员千五百二十方里，户二十万有九千五百二十七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旧属耶马尼，近亦设突支以自主。突支驻扎（鸟）〔乌〕尔分母特尔[73]。前时突支，政事不平，部众离叛。嗣更立突支，与部众更始。

耶马尼分国十六二部同处

斯厥先麦循那（瘐）〔瘦〕循[74]，四面俱界普鲁社。与斯厥先麦鲁那尔司达[75]同属一区。先属耶玛尼，近亦设突支以自主。幅员四百三十二方里，户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七口[76]，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

耶玛尼分国十七二部同处

和兴苏兰喜真人[77]，四围俱界洼鼎麦。与和兴苏兰色麻领人[78]同属一区，弹丸小地耳，分为二部。先属耶玛尼，近设勃林士[79]以自主。幅员百有八方里，户万四千八百二十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

和兴苏兰色麻领人，南界麻领，余俱界洼鼎麦。幅员三百八十六方里，户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昔属耶马尼，近亦设勃林士自理政事。

耶马尼分国十八

利治丁斯鼎[80]，在塞循所属之依支麻治大山[81]内，幅员五十三方里，户五千五百四十六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先

属耶马尼，后设勃林士以自主。其勃林士本欧塞特里国人，家富为欧罗巴洲之冠。

耶马尼分国十九

洼尔特[82]，东、南俱界希西加斯尔，西、北俱界威色华里阿。山野地也。幅员四百五十九方里，户五万一千八百十七口，领小部落二。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先属耶玛尼，后亦设勃林士以自主。

耶马尼分国二十二部同处

流斯额力司[83]东界塞循，西界（塞栖阿尔鼎麦）〔纽斯达〕[84]，南界麻洼里阿，北界普鲁社。与流斯色力司[85]（其）〔共〕有襄尔之地，在塞循边界。幅员百六十五方里，户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五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先属耶马尼，后亦设禄以自主。

流斯色力司，东界塞循，西界（塞栖阿尔鼎麦）〔罗敏斯特引〕[86]，南界麻洼里阿，北界（组）〔纽〕斯达。幅员四百（三）〔五〕十（六）〔三〕方里，户五万二千二百五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先属耶马尼，后亦设禄以自主。

耶马尼分国二十一

立比领底那[87]，东界哈那洼，西界威塞花里阿，南界立比利摩尔[88]，北界（威塞花里阿）〔哈那洼〕。在哈那洼之南，平壤膏沃。幅员二百一十二方里，户二万三千百十二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先属耶玛尼，后设勃林士以自主。

立比利摩尔，东界哈那洼，北界立比领底那，西、南俱界威塞花里阿。亦在哈那洼之南，地方多山，树木丛茂。幅员四百三十四方里，户六万九千六十二口，独部落。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先属耶马尼，后亦设勃林士以自主。

耶马尼分国二十二

汉麦，即来粤贸易之胜波利[89]国，在耶马尼之北，别属一区。至耶苏千年时，宋真宗三年。耶马尼王始得其地。幅员百二十八方里，户十二万三千六百四十八口，独部落。俗奉加特力教。及背叛后，即自专国。设立西匿士[90]二十八人，佐理政事。其西匿士，由部众公举家赀十万[91]以上者充之。四十年前被佛兰西侵扰，大受残害，近已相安。土产糖，商贾云集。

耶马尼分国二十三

墨里门[92]，东界哈那洼，余俱界哈尔鼎麦。在威萨河[93]口，幅员五十四方里，户四万八千四百三十二口。有新旧部落，旧部衢巷狭，房舍朴；新部极华盛。俗奉加特力教。前设官数人，事悉专断。近日必须会议，部众亦得预议。

耶马尼分国二十四

佛郎弗[94]，南界希西览斯达，余俱界那肖。濒临缅河，北岸佛郎弗部落，南岸沙治先[95]部落，有石桥以通行人。幅员百有五方里，户四万七千八百五十口，独部落。俗奉加特力教。安分尚文，多

藏书籍及精巧器物。贸易甚盛，岁交易二次。

耶马尼分国二十五

鲁密[96]，四围俱界脉几领麦[97]。幅员百十六方里，户四万六百五十口，独部落。俗奉加特力教。先属耶玛尼，后设突支以自主。贸易亦巨。四十年前被佛兰西侵扰，有墨鲁渣[98]拒敌不胜，炮台被毁。嗣得威引那[99]兵来援，始得退敌。

耶玛尼国沿革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亚勒玛尼〔亚〕，在拂郎（祭）〔察〕之东北。南四十五度半，北五十五度半，西二十三，东四十六度。国王不世及，乃其七大属国之君所共推者。或用本国之臣，或用列国之君，须请命教皇立之。国中设共学十九所。其气候，冬月极冷。善造暖室，微火温之，遂极暖。土人散处各国以为兵，极忠实可用，至死不贰。各国护卫宫城或从征他国亲兵，皆选此国人充之，本国人仅参其半。其工作极精巧，制器匪夷所思，能于戒指内纳一自鸣钟。地多水泽，冰坚后，人多于冰上用一种木屐，两足摄之，一足立冰上，一足从后击之，乘滑势一激数丈，其行甚速，手中尚不废常业也。又有法兰哥地人，最质直易信。行旅过者辄詈之，客或不答，则大喜延人，具酒食，或为计缓急，未室者则妻之。谓此人已经尝试，可信托也。多葡萄，善造酒，但沽与他方过客；土人滴酒不入口，惟饮水而已，即他国载酒至，亦不容入境。其属国名博厄美亚[100]者，地生金。掘井恒得金块，有重十余斤者。河底常有金，如豆粒。有罗得林日亚[101]国者，最侈汰。西土宫室，

多用帷幔障壁。其王有一延客堂，四周皆列珊瑚，琅玕交错，俨一屏障。又有一大铳，制作极巧，二刻之间，可连发四十次。

《海录》：亚咩里隔国，即耶马尼国也[102]。在峡山正西。由峡山西行，约一月可到。土番为顺毛乌鬼，性情淳良，疆域极大，分国数十，各有土王，不相统属，总名亚咩里隔。即《志》中所分二十五国也[103]。天气炎热，与南洋诸国同。中有一山，名沿（尼）〔你〕路[104]，近年葡萄亚国移都于此，旧都命世子监守。由沿（尼）〔你〕路西行十余日，至彼古[105]、达里[106]，则为英吉利所辖。其余各国亦多为荷兰、吕宋、佛朗机所侵据。至此者，足多生虫虱，须常洗剔始已。土产五谷、钻石、金、铜、蔗、白糖。

《皇清四裔考》：乾隆十八年，钦天监正刘松龄者，热尔玛尼亚人。其国在博尔都噶尔亚东北五千里。其国王不世及，或用本国臣，或用列国君，请命教王立之。即所谓意大里亚之教皇也，各国王即位必得其札付乃立。其土人散处各国为兵，极忠实，各国护卫宫城，皆选此国人充之。即所谓耶玛尼之红面兵也。工作精巧。所属有法兰哥地人，质直易信。多葡萄，善造酒，常沽往他处。又有属国名博厄美亚者，地生金，掘井恒得金块。有得罗林日亚[107]者，最侈汰，其王一延客堂，四周皆列珊瑚，俨如屏幛。由博尔都噶尔亚东北行，逾伊西巴尼亚、法兰得斯、拂朗（祭）〔察〕，乃至其地云。

《每月统纪传》曰：阿里曼国在欧罗巴列国之中间，比法兰西国更广大而蕃庶。但国主不一，犹中国昔时之列国。诸王、公、侯、伯等各驻本都，分治其邦。推广文艺，遍设学院。公学院内，所传之学理有五六科。学校各有本校师学政教授，一者训示正教，学习上帝圣书，著耶稣之本源如何，由何国而生，如何区处际遇，令学士专心寻绎此神善之学。先七八年间，读书于府学院。嗣后住

公学院，三年毕，则进考试。若考得首，则为教师；二者例律学，亦满三年而考，考中为各落俗杂职正印，升至总职；三者医学，如未经住院三年，未经考试者終不许为医师；四者学习国政，凡农事、金厂、水利、江防、桥船、军器、百工以及诸国财用，进考既中，各依本分就禄，或掌田亩百姓，或百计经营，无所不隶；五者杂学，凡古所传天文、地理、算术、草木、禽兽、鱼虫之学，金石之论，万物性情之学，考中者为府学教授。至于诸国之史，是凡学士所必知。欲进公学堂，先必知二三异国音语。凡汉人能通翻译者，皆得人其内。在阿理曼国大公学院之内，有学生一千、学正三四十人，皆受禄，无异官员，令各述学问，著书撰文。各公学院有灵台天体仪、赤道仪、地平经仪、像限仪、地平经纬仪、玑衡抚辰仪、圭表等天文仪。别有医学院，院内各科之艺。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日〕耳曼列国诸侯并兴，自专权势，与中国周之诸侯不异。但有大事，则国王特命大臣赴公会中与列国会议。国中语音不异，所著之书亦同。其教门有二，即天主与异端。民性好学，务艺术，并中国之书皆读悉。今将各国列叙其情形焉。

一曰东部[108]，有山岭，多出水银、朱砂、铁。其草场广大，牧马五万七千、牛二十七万五千头、羊三十四万五千头。国中有多恼大河[109]，其都城曰味略，居民三十万丁，巧造布帛。国王宫殿最壮，而躬亲节用，与居民如父子往来，和温待人。百姓固执天主教，最恨妖怪风水之说，而好饮食音乐。女皆风流秀丽，但不守节。其耳城[110]居民三万六千丁。其书院内藏书七万本。其近城有一圣处，为国人烧香拜像之所，厚奉金银器物，惟僧所诱惑。

一曰地罗里[111]，遍地山岭。居民朴实好猎。佛兰西侵其国时，居民奋击退敌。因山地硗瘦，往往出游外方。

一曰以利亚[112]，其南方及亚得亚海隅，多山洞谷。省会曰来巴[113]，居民四万余，造磁、织缎。其海口曰得利益[114]，每年所进船八千。其银馆本钱甚巨。国家准其居民尽力务事，不夺其时；又不塞通商之路，故生意甚盛。

一曰波希米[115]国，其形如釜，四界山岭，其中广谷。产五谷、畜牲、铁、铜、麻，巧造玻璃器，运卖外国，不胜其数。会城曰巴查[116]，居民十万，语音与峨罗斯相似。其学院中，士子八百八十三人，务文艺。

一曰猷邻[117]，在波兰东，地僻小。出麻及呢布。其阿里木[118]号为坚城。

一曰拜焉部[119]，乃南方之地，东连东国，广袤方圆九万方里，居民四百万丁。惟古俗是崇，拘泥不通。现其国君建书院，纳士接贤，以开茅塞。屡与佛兰西国结盟起兵，以攻日耳曼国之主。此时旧怨已息。国家七千人户中，听民推一才智之人赴京会同办事。产物不多，民造美皮、清玻璃等货。国都曰门占城[120]，街市秀丽，与各国通市。居民勤力巧艺，故名扬四海。其时辰表，初造于此城者，其名曰尼林山[121]。又有城名曰雨山[122]，又曰澳堡[123]，今虽渐衰，尚多织布、造器之匠。

一曰威丁山，(西)〔东〕连拜国，其居民百六十万丁。四面山岭。多出葡萄酒与各佳果。其百姓大半奉事上帝，崇拜耶稣。其见识、文学为他国所景仰。其国王驻在突甲[124]都。威丁之西，乃巴丁大侯邦。出豆、麻、葡萄酒。山水清美。广袤方圆万八千方里，居民百二十万丁。国饷二百万员。都城曰甲利安[125]。

一曰撒孙，南连拜、东等国，北界出各项金、银、锡，虽五百年开其银厂，未穷尽也。古时日耳曼国之宝，尽出是山。山内民人乏粮，夏时掘矿为生，冬时巡游作乐。北方居民礼貌和悦，朴

实不欺。羊毳最细，可作呢布。别造磁器，过于中国。其都城曰德停[126]，王殿及天主堂与收古迹之庄，皆美过他国。在来责邑，每年二次设市，各商云集，尤多诸术书册，古本新本，万万难数。每年贸易货物，价银三百万两。撒国西界，有多列侯地方。昔撒君临死之际，将其基业分与子等，故多褊小之域：一曰威密大侯，居民聪明，地居纳贤，以都城为众士之集处；二曰撒可堡，地方更广，内有牧场、出金之山地。君之子，乃英国女王之夫也；三曰撒黑堡屋[127]，居民三万二千人，虽少而有大臣典军，如大国无异；四曰黑堡[128]，乃最小地；五曰撒买宁，出盐甚多。撒孙国之东北，尚有三侯地。曰安合[129]，又分三分。地虽不多，而城邑曼衍。其小都中，美园丛林，山水幽雅，游观者不能去。北界还有墨林堡两侯之地，平坦，出五畜。墨南属保林帅侯地，方圆千里，居民二十六万丁，国饷每年银二十万两。又保布远离者，系立北[130]两侯，居民十万丁。互得[131]侯居民六万丁。又大素林[132]两侯，居民六万丁。由此侯者，破鲁斯国王室出也。又策士[133]两侯，居民九万三千丁。其最少者乃光石[134]侯，居民二万丁。此列侯虽无权势，却与列大国联姻，互相唇齿。其亲叔为西国[135]大王，亦与之平等往来。按日耳曼国例，各侯务各出兵丁，与国王合会防边。遇有国敌犯境，则合力拒逐。但列邦不守合和之议，常有争端。故嘉庆年间，为佛兰西国所服，历六年之久。于嘉庆十六年[136]，各部募兵四万攻拒，而佛军始散。

一曰汉那耳部，在撒丁[137]之西，平坦，袤延方圆四万方里，居民百三十七万丁。地大半多沙，近水始有腴田、牧场。东方山岭出银、铜、铁、白铅，每年价银六十万两。不出五谷，而多出蜜。国君于康熙五十二年被英国民人奉召即位[138]。昔与英国唇齿，但道光十七年再立新君，屡有争端[139]。其都与国号同名。可

宁延[140]乃大文学院，艺术之士于是兴焉。汉那耳西南，系（墨）〔黑〕西[141]列侯地。一曰（墨）〔黑〕西加西耳[142]，袤延方圆万三千方里，居民七十万丁，所起官兵万八千名。山出银、铁、铜。一曰黑西但邑[143]，方圆二千三百里，居民七十六万丁。出葡萄酒、麻、烟等。内地城邑最大坚固者，乃马因[144]，炮台周绕，每拒退三万之敌。又那埽侯地，为列君所分者，昔曾乘机驱逐荷兰所驻强兵，可谓忠勇。出葡萄酒与各项果实，不胜其数，其居民多富。又阿丁堡地，在滨海，地瘠，然海口通商，故地仅三百四十八里[145]，而有居民二十五万五千，每年收银饷二十万两。

在日耳曼国内，尚有自主之城邑不服国王，各自通商，设官以掌其政。一曰汉堡，在易北河口，系各国之易市，众商云集。其船只亦赴中国经商。于道光二十二年，其城大半焚毁。居民十二万丁。所进出货价银四千二百九十有余两。一曰北悯城，居民四万二千丁，在威悉河滨。其船亦赴广东通商。一曰利北邑，居民二万四千丁。虽古城，然生意微小。一曰佛（即）〔郎〕渡，乃最古城，（形）在河边，为各侯之公使会集。内有列国驻防之军，每年开大市，四方辐辏。

其地江河最长者来因河，由南至北，在日耳曼国之西，出荷兰国入海，如汉人之黄河也。河滨活[146]壤，产葡萄有名。沿河多古迹奇峰，游客皆图画之。又多恼江，在国中横流如带。其北方，则易北等河也。

国中居民，因分服列君，风俗殊异：北方居民，精神强健，最好学；南方、东方之民，好繁饮食；西南之民，劳苦度生。其民往来不睦，常有争事。

【注】

〔1〕耶马尼 (Germany)，德国。别称有亚勒马尼 (Allemagne)、亚墨尼 (Alemanni)。

〔2〕亚咩里隔 (America)，指美洲，不是德国。

〔3〕外文原著作五世纪，译文误。与下文注释的汉明帝时相距数百年，汉明帝亦无永元年号。

〔4〕塞循 (Saxons) 之人，即撒克逊人。

〔5〕览麻 (Lombars) 之人，即伦巴底人。

〔6〕挽特尔斯 (Vandals) 之人，即汪达尔人。

〔7〕希鲁里 (Heruli)，即赫目利人。

〔8〕麦昙奄斯 (Burgundians) 之人，即勃艮第人。

〔9〕磨希弥阿 (Bohemia)，波希米亚。

〔10〕麻洼里阿 (Bavaria)，巴伐利亚。

〔11〕塞循 (Saxony)，又作撒逊，即萨克森。

〔12〕墨兰领麦 (Brandenburg)，又作麻兰领麦，保林即勃兰登堡。

〔13〕哈那洼 (Hanover)，汉诺威。

〔14〕禄，指公爵 (Duke)。

〔15〕腊引 (Rhine)，莱茵。

〔16〕巴腊达引 (Palatime)，有王权的伯爵。

〔17〕敏斯 (Mentz)，门斯。

〔18〕特里威司 (Trèves)，特里维斯。

〔19〕戈禄尼 (Cologne，Köln)，科隆。

〔20〕摩宿 (Bishop)，监督。

〔21〕佛朗戈尼阿 (Franconia)，又作法兰哥地，即法兰克尼亚。

〔22〕外文原著作十三世纪。

〔23〕原著此句意为“在三十年战争中，因新教同盟坚忍不拔与古斯塔夫·阿多夫（瑞典国王）之辉煌胜利”，不知何故独抽出“胜利 (Victory)”一词译音。

〔24〕利塞（Leipzig），又作来责，即莱比锡。古斯塔夫·阿多夫在莱比锡取得大胜，不是三十年战争皆在莱比锡进行。

〔25〕原著十八世纪中叶，不是嘉庆五年。

〔26〕普鲁社（Prussia），又作破鲁斯，即普鲁士。

〔27〕外文原著作十三世纪，不是元成宗大德四年。

〔28〕唵斯巴治（Anspach），安斯帕。

〔29〕弥鲁剌（Bayreuth），拜罗伊特。

〔30〕占麻（Chamber），意为议院。原著此句意谓巴伐利亚设两议院：一由王族、上层贵族、教会首领组成；一由较小地主、城市、一般教士以至大学的代表组成。

〔31〕兰威兵（Landwehr），意为后备军。

〔32〕翰堡（Hamburg），又作汉麦，即汉堡。

〔33〕比里敏（Bremen），不来梅。

〔34〕洼鼎麦（Würtremberg或Wirtemberg），又作威丁山，即符腾堡。

〔35〕希西加司（Hesse-Cassel），黑森—卡塞尔。

〔36〕由教（Judaism），指犹太教。

〔37〕（哈）〔阿〕尔（领）〔鼎〕麦（Altenburg），阿尔腾堡。

〔38〕底表第（Deputy），意为代表、议员。

〔39〕威塞华里阿（Westphalia），威斯特伐利亚。

〔40〕麻领（Baden），又作巴丁，即巴登。

〔41〕外文原著意为一由贵族组成，一由平民组成。

〔42〕兰斯蝙兵（landsturm），意为民兵。

〔43〕希西览斯达（Hesse-Darmstadt），黑森—达姆斯塔特。

〔44〕奈伊立多（elector），意为选帝侯。

〔45〕希西含麦（Hesse-Homburg），黑森—霍姆贝格。

〔46〕突支（Duchy），意为公国。

〔47〕那肖（Nassau），又作那扫，即拿骚。

〔48〕额兰突支（Grand Duchy），意为大公国。

〔49〕应为三千六百方英里。

〔50〕色西威麻（Saxe-Weimar），萨克森—魏玛。

〔51〕鲁那尔斯达（Rudolstadt），鲁道尔斯塔特。

〔52〕墨几领麦塞追司（Mecklenburg-Schwerin），梅克伦堡—什未林。

〔53〕斯特里司（Strelitz），又作斯特力斯，即斯特热利斯。

〔54〕伊弥河（Elbe），又作伊尔敏河，即易北河。

〔55〕塞追斯（Schwerin），又作塞追司，即什未林。

〔56〕脉几领麦斯特里司（Mecklenburg-Strelitz），梅克伦堡—斯特热利斯。

〔57〕哈尔领麦（Oldenburg），又作阿丁堡，即奥尔登堡。

〔58〕缅河（Mayn 或 Main），美因河。

〔59〕塞西俄达（Saxe-Gotha），萨克森—戈塔。

〔60〕色西各墨（Saxe-Coburg），又作撒可堡，即萨克森—科堡。

〔61〕敏领壬（Meiningen），迈宁根。

〔62〕塞西敏领壬（Saxe-Meiningen），又作色西敏领壬，撒买宁，即萨克森—迈宁根。

〔63〕各麦（Coburg），科堡。

〔64〕威麻（Weimar），又作威密，即魏玛。

〔65〕塞西加斯尔，疑为希尔德堡豪森（Hildburg hausen）的讹译。

〔66〕沙尔孙凝大山（Salsungen Mt.），萨尔宗根山。

〔67〕庵哈尔特肖（Anhalt-Dessau），安哈尔特—德绍。

〔68〕（部）〔都〕临几阿（Thuringia），图林根（Thueringen）。

〔69〕庵哈尔曼麦（Anhalt-Bernburg），安哈尔特—贝恩堡。

〔70〕庵哈尔各凌（Anhalt-Cothen），安哈尔特—科腾。

〔71〕特肖（Dessau），德绍。

〔72〕墨兰斯温（Braunschweig 或 Brunswick），不伦瑞克。

〔73〕乌尔分母特尔（Wolfenbütte 或 Wofenbuettel），沃尔芬比特尔。

〔74〕斯厥先麦循那（痍）〔瘦〕循（Schwartzenburg-Sondershausen），施瓦尔岑贝格—宗德斯豪森。

〔75〕斯厥先麦鲁那尔司达 (Schwartzenburg-Rudolstadt)，施瓦尔岑贝格-鲁道尔施塔特。

〔76〕这是施瓦尔岑贝格—鲁道尔领土、人口的单独统计数字。

〔77〕和兴苏兰喜真人 (Hohenzollern-Hechingen)，霍亨佐伦—赫钦根。

〔78〕和兴苏兰色麻领人 (Hohenzollern-Sigmaringen)，霍亨佐伦—锡马林根。

〔79〕勃林士 (prince)，意为亲王、公爵之意。

〔80〕利治丁斯鼎 (Liechtenstein)，列支敦士登。

〔81〕依支麻治大山 (Erz Gebirge 或 Krusne Hory)，埃尔茨山脉。

〔82〕洼尔特 (Waldeck)，瓦尔德克。

〔83〕流斯额力司 (Reuss-Greitz)，罗伊斯—格赖茨。

〔84〕(塞栖阿尔鼎麦)〔纽斯达〕(Neustadt)，诺伊斯塔特。

〔85〕流斯色力司 (Reuss-Schleitz)，罗伊斯—施莱茨。

〔86〕(塞栖阿尔鼎麦)〔罗敏斯特引〕(Lobenstein)，洛本施泰因。

〔87〕立比领底那 (Lippe-Rintela)，利珀—林特拉。

〔88〕立比利摩尔 (Lippe-Detmold)，利珀—德特莫尔德。

〔89〕胜波利 Hamburg，又作"甚波立"，即汉堡。

〔90〕西匿士 (Senate)，意为议院。

〔91〕外文原著作"在本市有资产 240 镑"。

〔92〕墨里门 (Bremen)，又作北惆城，即不来梅。

〔93〕威萨河 (Weser)，威悉河。

〔94〕佛郎弗 (Frankfurt)，又作佛郎渡，即法兰克福。

〔95〕沙治先 (Sachsenhausen)，萨克森豪森。

〔96〕鲁密 (Lubeck)，又作利北邑，即吕贝克。

〔97〕脉几领麦 (Mecklenburg)，又作墨林堡，即梅克伦堡。

〔98〕墨鲁渣 (Blucher)，通译布鲁歇尔。

〔99〕威引那 (Wien 或 Vienna)，又作未驰，即维也纳。

〔100〕博厄美亚 (Bohemia)，波希米亚，在捷克。

〔101〕罗得林日亚，疑指 Reutlingen 罗伊特林根。

〔102〕把南美洲和加勒比海一带释为德国是错误的。

〔103〕南美的“数十国”并非《四洲志》所说德国的二十五国。魏源严重误会了。

〔104〕沿（尼）〔你〕路（Rio de Janeiro），里约热内卢。

〔105〕彼古（Tabago），多巴哥。

〔106〕达里（Trinidad），特立尼达，由里约热内卢至多巴哥、特立尼达的时间应作“月余”。

〔107〕得罗林日亚，此名似为 Thuringia 的对音。但此数语录自《职方外纪》，则此名应为“罗得林日亚”，疑指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

〔108〕东部，指奥地利（Austria）。

〔109〕多恼大河（Donau 或 Danube），多瑙河。

〔110〕其耳城（Graz），格拉茨。

〔111〕地罗里（Tyrol 或 Tirol），蒂罗尔。其北部山区为今奥地利蒂罗尔州，南部平原于 1919 年划归意大利。

〔112〕以利亚（Illyria 或 Illyricum），在亚得里亚海东岸，今南斯拉夫西北沿海一带。

〔113〕来巴（Ljubjana，德语名 Laybach，Laibach），卢布尔雅那，今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首府。

〔114〕得利益（Trieste），的里雅斯特。

〔115〕波希米（Bohemia），波希米亚。

〔116〕巴壹（Praha 或 Prague），布拉格（今捷克首都）。

〔117〕默邻（Brno 或 Brunn），今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

〔118〕阿里木（Olomouc 或 Olmutz），今捷克斯洛伐克奥洛莫乌茨。

〔119〕拜焉部（Bayern 或 Bavaria），又作拜国，即巴伐利亚（拜恩）。

〔120〕门占城（Munich 或 München），慕尼黑。

〔121〕尼林山（Nürnberg 或 Nuremberg），纽伦堡。

〔122〕雨山（Rengensburg），累根斯堡（雨堡）。

〔123〕澳堡（Augsburg），奥格斯堡。

〔124〕突甲（Stuttgart），斯图加特。

〔125〕甲利安（Karlsruhe 或 Calshuhe），卡尔斯鲁厄。

〔126〕德停（Dresden），德累斯顿。

〔127〕撒黑堡屋，指萨克森一希尔德堡豪森（Saxe-Hildburghausen）。

〔128〕黑堡，应是 Altenburg（阿尔腾堡），不大可能是 Schwarzbuyg（黑堡）。

〔129〕安合（Anhalt），安哈尔特。

〔130〕立北（Lippe），利珀。

〔131〕互得，“互”字应作“瓦”，指瓦尔得克（Waldeck）。

〔132〕大素林（Hohenzollen），霍亨佐伦。

〔133〕策士，疑“策”字当作“莱”。指罗伊斯（Reuss）。

〔134〕光石，指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德语 Liechten 意为光，stein 意为石。

〔135〕“西国”为东国之讹。

〔136〕应作“十八年”。

〔137〕撒丁，“撒孙”之讹，指萨克森。

〔138〕1714 年继承英国王位的不是当时的汉诺威选帝侯 Ernest Augustus，而是他的儿子 George。乔治一世在伦敦即位的时间如为当年春节后，亦应作康熙五十三年。

〔139〕维多利亚女王时，英国仍是汉诺威王朝。

〔140〕可宁延（Göttingen），格廷根，是城市名，也是欧洲著名的大学名。

〔141〕（墨）〔黑〕西（Hesse），黑森。

〔142〕（墨）〔黑〕西加西耳（Hesse-Cassel），黑森一卡塞尔。

〔143〕黑西但邑（Hesse-Darmstadt），黑森一达姆施塔特。

〔144〕马因（Mainz），美因兹（美因茨）。

〔145〕所述数字远低于当时奥尔登堡地区的土地面积统计数字。

〔146〕“活”字为“沃”字之讹。

海国图志卷四十五

邵阳魏源重辑

耶马尼下

《地球图说》：亚利曼[1]诸小国亦习中国文字，善文武诸巧艺，工吹弹唱。其英吉利女王之夫，亦是国人也。昔本大国，今已分列阿士氐拉[2]与波路西亚[3]二国，外此又分裂许多小国，又别有四城，悉皆自主。但有大事，则分议协办，勿得自专。地势北方低陷，中央与南方皆山。土产五谷、葡萄酒、丹参、煤炭、银、铜、锡、磁器、玻璃、羊毛、布、钟表。

《地理备考》曰：亚里曼国又名曰尔马尼亚，在欧罗巴州之中。其国土自北极出地四十五度三分起至五十五度止，经线自东二度三十分起至十八度止。东至不鲁西亚、奥斯的里〔亚〕、波罗尼〔亚〕[4]、加拉哥维〔亚〕[5]四国，西连佛兰西、贺兰、北尔日加三国，南接苏益萨、意大里〔亚〕二国暨地中海，北界北海与州中海〔暨〕低那马尔加[6]国。长约二千四百里，宽约二千二百里，地面积方约三十三万六千里。烟户一京三兆九亿口。本国除北方各地或坦夷平阳、或荒砂泽隰外，其余三方，冈陵络绎。河之至长者九，湖之至大者十二。地气悬殊：中央、东方皆尚温和；西北严寒，潮湿烟瘴；南方则稍和暖，峻岭登眺，舒畅宜人。五谷、百果、花卉、鸟兽甚蕃。土产五金及各色宝石、黑白矾、硝、磺、

(磠)〔硇〕砂、磁粉等。至于国主，或王公摄理，或设官宰治，变易不一。所奉教有三：一罗马天主公教，一路得罗修教，一加尔威诺修教。国人奉罗马天主公教者〔约〕十分之七，奉路得罗修教者〔约〕五分之二，奉加尔威诺修教者为数无几。技艺精良，商贾云集。

(缘)〔原〕本国昔多客民寄寓，每遇战斗，纠合相御。战后仍分归各部。中间为罗马国征服。唐德宗贞元中，又为佛兰西国所取。梁太祖乾化元年[7]，亚里曼国人始推立官拉多[8]为君，自为一国。然君非世袭，由黎庶公立。每有各部豪酋，以势力军威自立为君，纷纷滋乱。明英宗正统三年，(为)奥(地)〔斯的〕里(加)〔亚〕国(所据)〔人为君时〕，始定世代相传。迨嘉庆十一年[9]，佛兰西国君那波良者，既攻人奥(大利)〔斯的里〕亚国，即更易前制，另立结盟章程。(载)〔再〕越八[10]载，当欧罗巴州军兴旁午之际，各国公使会集于维(耶)〔也〕纳地，议定亚里曼诸国各守疆界，互相结盟。由此分为众小国三十六。今则与奥(地)〔斯的〕里(加)〔亚〕、布鲁西〔亚〕、贺兰、(大尼)〔低那马尔加〕四国会同结盟，共为四十盟国，一切政事，会议办理。每国各派公使一员，齐集于佛郎哥佛尔的地方，而奥(地)〔斯的〕里(加)〔亚〕国之公使，恒为会议首领。再，亚里曼国之军有二者之分：一则额设兵丁，一则接应兵丁。道光二年，公同会议，凡结盟之国，各按人数多寡出兵若干，以备守御。每百人出额兵一名，每二百人出接应兵丁一名。彼此联络，互相保护。军分十二队，队则多寡不同，通共约有兵丁三十万零三千四百余名。其统领之元帅，乃各国会议推举者也。尽系陆营，并无水师。

其一，巴威耶拉[11]国，长一千一百四十里，宽八百四十里，地面积方四万零四百里。烟户四百零七万口，应出兵丁三万五千

六百名。地居南方。王位历代传男。

其二，瓦尔敦巴〔耳〕[12]国，长五百里，宽三百六十里，地面积方九千六百里。烟户一百五十二万口，应出兵丁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五名。地居南方。王位历代传男。

其三，亚诺威尔[13]国，长八百七十里，宽五百四十里，地面积方一万九千一百六十里。烟户一百五十五万口，应出兵丁一万三千零五十四名。地居北方。王位历代传男。

其四，萨克索尼〔亚〕[14]国，长五百里，宽三百里，地面积方九千三百八十里。烟户一百四十万口，应出兵丁一万二千名。地居中央。王位历代传男。

其五，巴敦[15]国，长七百里，宽三百四十里，地面积方七千五百四十里。烟户一百一十三万口，应出兵丁一万名。地居南方。公爵世袭。

其六，挨塞〔但斯特〕[16]国，长三百二十里，宽二百里，地面积方五千三百五十里。烟户七十万口，应出兵丁六千一百九十五名。地居中央。公爵世袭，男女皆得临御，惟以长幼为序。

其七，〔挨塞〕加塞尔[17]国，长四百里，宽二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五千六百六十里。烟户五十九万二千口，应出兵丁五千六百七十九名。地居中央。公爵世袭，未满十八岁，不得即位，或母后、或至戚暂为居摄。俟其成立，然后反（版）〔政〕。

其八，〔萨克索尼亚〕威马尔[18]国，土地版图迫近邻国，或四面环绕，或两相间摄，以致四散距隔，彼此不相联属，故不能定其长宽里数，总计地面积方约有一千八百二十里。烟户二十二万二千口，应出兵丁二千一百名。地居中央。公爵世袭。

其九，〔梅各稜不尔〕厄斯乖零[19]国，长四百里，宽二百八十里，地面积方六千四百六十里。烟户四十三万一千口，应出兵

丁三千五百八十名。地居北方。公爵世袭。

其十，〔梅各稜不尔〕厄斯德勒利地斯[20]国，长一百八十里，宽一百里，地面积方九百九十里。烟户七万七千口，应出兵丁七百十七名。地居北方。公爵世袭。

其十一，美塞内英[21]国，约数十里。爵如伯。户二万一千〔口〕，公会应出兵二百。都城曰烘不尔厄[22]。

其十二，那播[23]国，长二百二十里，宽一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二千七百九十里。烟户三十三万七千口，应出兵丁三千名。地居中央。公爵世袭。

其十三，(布)〔不〕伦瑞克国，地不相连，或在布鲁西亚国之内，或在亚诺威尔国之内，总计地面积方约有一千九百六十里。烟户二十四万二千口，应出兵丁二千名。地居北方。公爵世袭。

其十四，萨克撒各布尔厄额达[24]国，地不连属，错落别国疆域之中，总计地面积方约有二千二百里。烟户十四万五千口，应出兵丁一千三百九十四名。地居中央。公爵世袭。

其十五，萨克撒梅宁认[25]国，长五百里，宽一百二十里，地面积方一千二百里。烟户十三万口，应出兵丁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地居中央。公爵世袭。

其十六，〔萨克撒〕亚尔敦布尔厄[26]国，乃合三处共一国，总计地面积方约六百九十里。烟户十万零七千口，应出兵丁一千零二十六名。地居中央。公爵世袭。

其十七，〔安拿尔〕德播[27]国，地不相联，错落别国疆域之中，总计地面积方约有四百六十里。烟户五万六千口，应出兵丁五百二十九名。地居北方。公爵世袭。

其十八，〔安拿尔〕伯尔尼布〔尔厄〕[28]国，土地版图，错落布鲁西亚国疆域之中，分上下二处，总计地面积方约有四百三十

里。烟户三万八千口，应出兵丁三百七十名。地居北方。公爵世袭。

其十九，〔安拿尔〕咯敦[29]国，地不相联，分为四幅，二在黑里巴河[30]之左，二在黑里巴河之右，总计地面积方约有四百里。烟户三万四千口，应出兵丁三百二十四名。地居北方。公爵世袭。

其二十，〔留斯〕咯勒斯[31]国，长七十里，宽五十里，地面积方一百九十里。烟户二万五千口，应出兵丁二百名。地居中央。侯爵世袭。

其二十一，〔留〕意〔斯〕士给利斯[32]国，原与〔留斯〕罗奔斯的音[33]同为一国，道光五年分而为二。本国地面积方约有二百七十里，烟户三万口，应出兵丁二百八十名。地居中央。侯爵世袭。

其二十二，〔留斯〕罗奔斯的音国，自分域之后，地面积方约有三百二十里。烟户二万七千五百口，应出兵丁二百六十名。地居中央。侯爵世袭。

其二十三，〔斯瓜尔斯不尔〕厄卢德耳斯达[34]国，长九十里，宽七十里，地面积方五百七十里。烟户五万七千口，应出兵丁五百三十九名。地居中央。侯爵世袭。

其二十四，〔斯瓜尔斯不尔〕厄孙德耳沙森[35]国，长一百二十里，宽六十里，地面积方四百九十里。烟户四万八千口，应出兵丁四百五十一名。侯爵世袭。

其二十五，〔里卑〕德的摩尔[36]国，长一百二十里，宽一百里，地面积方五百七十里。烟户七万六千口，应出兵丁六百九十一名。地居北方。侯爵世袭。

其二十六，（饶）〔里卑饶〕问布尔厄[37]国，长八十里，宽三

十里，地面积方二百七十里。烟户二万六千口，应出兵丁二百四十名。地居北方。侯爵世袭。

其二十七，瓦尔德各[38]国，长百二十里，宽八十里，地面积方六百里。烟户五万四千口，应出兵丁五百十八名。地居中央。侯爵世袭。

其二十八，〔何痕索勒尔〕昔麻认[39]国，长一百二十里，宽七十里，地面积方五百五十里。烟户三万八千口，应出兵丁三百五十六名。地居南方。侯爵世袭。

其二十九，〔何痕索勒尔〕挨深认[40]国，长八十里，宽三十里，地面积方一百五十里。烟户一万五千口，应出兵丁一百四十五名。地居南方。侯爵世袭。

其三十，列支敦士敦国，长六十里，宽三十里，地面积方一百八十里。烟户六千口，应出兵丁五十五名。地居南方。侯爵世袭。

其三十一，挨塞烘（布）〔不〕尔厄[41]国，分为二区：一名烘不尔厄，一名美塞内英，不相联络。总计地面积方约有一百八十里。烟户二万一千口，应出兵丁二百名。地居中央。伯爵世袭。按美塞内英重见存参[42]。

其三十二，弗郎克佛尔的国，地不相联，总计地面积方约有一百四十里。烟户五万四千口，应出兵丁四百七十五名。地居中央。不设君位，民间自推官长八十五员理事。

其三十三，（布）〔不〕来（每）〔梅〕国，四方境土，皆为亚诺威尔国环绕，地面积方约一百里。烟户五万口，应出兵丁四百八十五名。地居北方。不设君位，黎庶自立官长治事。

其三十四，昂布尔厄[43]国，地不相联，总计地面积方约有一百七十里。烟户十四万八千口，应出兵丁二百九十八名。地居北

方。不设君位，民间自立官长理事。

其三十五，卢卑各[44]国，地不相联，总计地面积方约有一百五十里。烟户四万六千口，应出兵丁四百零六名。地居北方。不设君位，庶民自立官长治事。

其三十六，尼发深[45]国，四方境土，皆（在）〔为〕科尔敦布尔厄[46]环绕，总计地面积方约有十二里。烟户二千八百五十九口，应出兵丁二十八名。地居北方。不设君位，庶民自立官长以治事。

（各）国内通商冲繁之地，海边大马头四处，内地大埠九处。

《外国史略》曰：日耳曼，蛮族也。其疆为东国、破路斯两国据其大半，然尚有小国属日耳曼者，风俗话音均同。其俗：身体高大，发黄眼蓝。耐冷不耐热，畏渴，好战。善牧牲畜，喜射猎。不农不工，付之奴婢。女习劳苦，男反安坐熊皮，饮酒赌博，产业荡尽，则自卖为奴。勇者为头目。然国有危难，不避死亡，妇女亦勇于赴敌。男女耻苟合。将战，则公择首领，欢呼贺之。战息复旧，不相统属。以日月山岭为神而崇敬之，战必先祷以诅敌。汉武帝元光年侵罗马，为罗马所败[47]。汉哀帝时[48]，罗马筑城于来尼河[49]，以逼侵日耳曼，日耳曼或降或亡。其后复纠合种类，力攻罗马国，几及四百年。是时中国交界之匈奴[50]等游牧于其郊，尽驱日耳曼种类迁于他国，散处佛兰西、英吉利、是班牙、亚非利加各海边。宋元徽间，罗马都陷，日耳曼之民萃焉。盖欧罗巴之民，半系日耳曼之族，在本国者无几，尚守古教，而猛性常存；散处佛兰西者，已进天主新教。唐元和八年，日耳曼之裔，复在佛国潜起募兵，自成一国。没后诸子各分其地[51]，而路得威号第一王，于唐武宗会昌年间创立国基，始有日耳曼之号。罗马国废，日耳曼之君仍其名号[52]，虽各部皆有本酋，五爵操权，而国

王能得民心，自强政治，以弹压其下。但与罗马教皇积衅，因募兵前往意大里国，又欲据犹太国救世主所葬之墓，自领大军，与回族死战，壮民多亡。其教主遂乘势弄权。南宋咸淳七年，有贤君出，立新例，令百姓迁善，虽向为盗窃者，俱许为良民，否则杀无赦。明永乐年间，国君复集会各教主辨论，名闻海外。后国分为十部，各部皆有君爵。正德十四年，是班亚君即位，使使来胁从天主新教，禁止耶稣本教，日耳曼百姓不从。万历四十五年[53]，老教、新教之民互相攻伐，三十年不息。兵火之余，遍地荒芜。而瑞丁、佛兰西、是班亚三国又来侵伐，日耳曼君乃盟国人于郊外，令两教之人任意拜上帝、救主耶稣，外求成于三国，时顺治四年[54]也。后日国又屡与佛兰西、土耳其两国搆衅。其东国之君，本日耳曼旧所兼摄。其君殁后无嗣，各国相争，以分其地。其国王女内招百姓为国家出力，外与意大里国和亲，遂获胜，国乃定。当佛兰西国大变，日耳曼民欲匡救其灾，卒为所败。嘉庆十年，日耳曼国奉事佛兰西。佛君尽变其国政，又创立他姓以主其国。嘉庆十七年[55]，国人逐之。各部相结，自为一国，随时会商国事。遂为海外不侵不叛之邦。

日耳曼地内有东国并陂路斯，所属之地方圆万一千四百三千八方里[56]，居民四千万。国内有王四位、大侯八位、侯九位、小酋十一位。别有城四座，事皆自主。各邦如之，计三十八处，与中国之土司无异。二十五年之内，居民增至千万丁。其国南连意大里、瑞丁[57]等国，北及州中海、大尼国、巴得海隅[58]，东及峨罗斯、东国，西连佛兰西。南方有高山，北地悉平坦。其最长之河曰来尼河，由瑞士国流出，北向，最为广大，由日耳曼国过荷兰，入北海。多恼河由西流，东向。阿得河[59]在陂路斯国，伏[60]流地中，入巴得海隅。益北江[61]西流入北海。其北方最高之峰三

百五十丈，南方之山高千二百丈，天气冷，多松；中央天气温热，多橡、多羊；西方产葡萄最美；北方产牛、马。新开运河甚长，其水道高于海百二十八丈，费银四百八十六万圆。北方居民聪明，有胆略，英国原民悉由此去。其语音为西洋之官话，若荷兰、瑞丁、大尼并英吉利之话，皆如之。凡各国所未见之书，惟日耳曼人能读之。百姓共三分，一曰上下五爵，一曰良民，一曰农夫。上爵之中有公、侯，受地者也。居民崇耶稣本教者千六百万，其余崇天主新教者[62]二十五万，皆犹太人也，在南方有邑一千零八所，北方之邑千（三）〔一〕百（一）〔三〕十一所。

除东国、破路斯国各据之地，所有日耳曼列盟会各国，共计方圆四千五百里，居民千六百五十六万八千。农务兴焉，出五谷；善牧畜，羊之多甲于他国，马、牛、豕次之。林广而密，多木料，运出者由撒孙山[63]来。有银矿，每年价约八十九万六千圆；金矿每年约四万二千七十斤；银二百二十九万六千圆。亦出铜、白铅、铁、锡。日耳曼国多儒，敬教劝学，为西方之最。

今将列国地方列于左：

一拜焉列国，于陈朝文帝年间进天主教。后地益广，与佛国合。南宋淳熙间始立君，为其国始祖。累世执天主新教，与东国结盟，且欲灭老教。近日与佛兰西约和以击东国，背前好焉。由是为日耳曼列国之害。佛兰西那（破）〔波〕里稳王时，封拜焉之君为王，益以地。自嘉庆九年[64]后，拜焉遂为日耳曼内大国，执天主新教。然其君爱民勤政，有名海外。计公帑银千六百二万一千三百圆，公费千五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圆，存库者八十二万六千圆。国之欠项七千四百七十七万圆。其地广袤千三百九十八里，居民四百四十一万。近河之地多丰，近山之地多硗。多恼河亘其间。买尼江[65]滨，葡萄所产也。多野兽。产卑酒，外国人好饮之。

产五谷、麻、烟，作各项玩器而不能造布匹、丝、缎。国分八郡、二百三十一邑。都城曰闵金[66]，宫殿炫耀。亦设肄业院，各士云集。尼林山系古城，居民四万六千九百口，大半执正教。奥布[67]古邑，居民三万。威得布[68]居民二万六千。巴扫[69]居民一万。林布[70]居民二万二千。班山[71]居民二万。弗地[72]居民万五千多。犹太人各处设大学院三间、中院七间、小院十八间、公学五千零五十一间。百姓颇聪明，国事悉听乡绅会议，君惟拱手而已。国中二十岁者多为兵，计三万五千丁。

一威丁山列国，在拜焉之西，亦古地也。其君悉本诸侯，不以国务为重，故兵叠侵之。嘉庆九年[73]，其君与佛君〔那〕波(那)〔里〕稳王盟，封为王，实为佛国附庸。然颇藉佛兰西权势，乡绅会议，听其号令。其山最高之峰二百二十丈，产铜、铁，微有银。林多松，各木料皆浮来尼河以至荷兰国。耕地在多恼河下，五谷不甚丰。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是以民多就食于外。其地广袤二百六十二里，居民百六十八万。每年人公帑银千六百零五万圆，出千六百三万四千圆，存留万五千五百圆。国之欠项千二百六十六万四千圆。邑百三十二座，居民百八万七千名，崇天主老教。民朴实勤劳，即移居他处，亦善积财。百姓运出木料、五谷、牲畜、烟、油、绵、布、麻布，价值八百万圆。田产之价，约一万万圆。牲畜千五百万只。学馆多在大学院，有从外国来学者。其国都曰奕押[74]，居民三万八千。乌林[75]居民万四千六百。律岭[76]居民万一千五百。国有六大臣，俱不得自专，惟听五爵乡绅定议。每三年一次集会，以商国事。

一撒孙列国，在日耳曼中央。齐朝年间，其国日强，屡降他国。常驾小舟驶至英国，(据)〔掳〕其民，海外畏之。唐时，佛兰西大甲利王募兵伐之，大胜，强令奉天主教。百姓与佛国人习

久，声音俱同，始知农务，遂辟荒地，建乡邑，土田丰盛。其君遂于日耳曼之间创国。居民颇聪明。明成化十七年，有贤士曰路得[77]，幼习耶稣教，贫乏不能自存。及冠，得《圣书》，遂弃俗入道，伏处三年，虔祷耶稣。后才思日进，以其道为教师。遂赴罗马国与教皇议论。旋国后，遂宣言教皇之谬，切劝各国去教皇异端。值新君践位，召路得询其教本末。路得遂将《圣书》翻译日耳曼语，令民读之，乃兴崇正道。于是路得之名扬海外，罗马教皇之徒憾之。日耳曼各国之中，以撒孙国君为正教之首，第国分则势微。康熙间，撒孙君仍崇天主新教，受王爵，国于陂兰[78]地，自此两国结衅。与瑞丁等国战多年。撒孙遂受佛兰西君（陂那）〔那波〕里稳王[79]之封，使募各属国兵与陂兰合。迨〔那〕波（那）里稳王败后，撒孙国遂将其地让给陂路斯国。国地日蹙，广袤仅二百七十二里，居民百七十二万。国帑每年收五百万圆，费用银四百九十七万圆，缺银九万八千五百圆。国之欠项银千一百一十七万圆。南方多山，益（比）〔北〕河出焉，广约百丈。地虽不甚丰，其民能竭力，故物产亦盛。田万一千顷，松林八千顷，葡萄八十顷。羊毛极细，所制造者，每年约二百万圆。河内产珍珠。矿价每年约银百五十万圆。所造之洋青，价约三十万圆，多运至中国。黄铜约六千石，黄铜线约二千石，马口铁汤匙每年约三百六十万件。造各项磁器者六万人，磁器之妙，甲于海外。织匠二千五百名，织大彩缎、麻布，每年约值三百万圆。大呢甚细。出花布。大小学院不胜数。女多美色，男带宽容，皆朴实端正。国分四部，其都城曰得信[80]，居民八万口。其大埠在益（比）〔北〕河。又立悉[81]邑，居民五万口，学士千二百名，四方商旅云集。金匿[82]邑居民二万二千，工制造。非山[83]邑居民万二千口，多事矿务。王操大权，有要务则五爵、士民会议而后行。军

士一万三千七百丁。

一汉那尔列国，北及北海，西连荷兰，东南界陂路斯国。民性勇，与日耳曼多肇衅。康熙四十八年，屡与佛兰西国交战，后为佛君所据。未几，还其地。部落四散无统属。道光十七年，英国王之亚弟君其国，两国分矣。此地广袤六百九十四里，居民男八十五万，女八十六万。国帑所入每年约六百五十六万圆，所出五百五十八万圆。国之欠项千七百三十一万八千圆，存库项九十八万圆。其地大半沙漠[84]，独河边丰田。西方有山，出矿、银、铜、白铅等，每年价不上二十万圆。民务农通商，颇聪明。设学院，崇耶稣本教。其都城居民二万九千。额丁音[85]居民万二千，内多文士。吕尼部[86]居民万一千，军士万九千。

欧罗巴各国，惟日耳曼国四分五裂，各自称王立国，亦有未受王号。而专制一方者，随在有之。威丁山之西，与佛兰西交界之巴丁部，广袤方圆二百七十六里，居民百二十九万。岁入帑银四百五十九万二千圆，所出银四百五十三万八千圆，库内存留银五万四千圆。地濒来尼河，山水大佳，夏月异国来游览者，车马不绝。产葡萄、栗、杏、桃等。居民造自鸣钟，每年十万件。造金银玩物，甲于海外。其都曰甲利安城，居民二万三千五百。曼林城[87]居民二万。害得山城[88]居民万三千五百。设肄业院，耶稣正教之士争赴之。

黑信国[89]，在日耳曼中，广袤方圆百八十二里，居民七十四万七千四百口。其地分四部。岁入帑三百六万五百圆，出帑三百二十五万八千二百圆，缺十八万七千七百圆。国之欠项百二十六万圆。其都城曰加悉[90]。

黑信所属侯地[91]，广袤方圆百五十三里，居民八十一万九千六百口。入公帑银三百九十万圆，所出如之。国之欠项二百十一

万圆。地分十一郡。担城[92]居民二万九千口，国都在焉。买匿城[93]最坚固，居民四万五千口。

阿丁布[94]部，在日耳曼之西，与荷兰交界，广袤百一十四里，居民二十七万三千。地大半沙漠，鲜物产。每年入公帑银八十五万圆，所用如之。

鹿信布[95]部，本荷兰地。广袤八十九里，居民三十八万九千。地丰盛。默林布治林[96]部，在巴得海隅。广袤二百八十八里，居民四十九万口。每年入国帑银百三十五万圆，所出如之。国之欠项五百五十万圆。其地多沙漠，产五谷，通贸易。

默林布士地勒[97]部，广袤方圆四十九里，居民八十九万六千口。每年入公帑银三十八万八千五百圆，所费如之。此沙漠之地，土产微。

撒孙围马[98]部，在日耳曼中间，广袤六十七里，居民二十五万。国帑银五十五万五千圆，所出之费六十万圆，缺四万五千圆。公欠项三百四十万六千圆。居民最聪明。其（士）君好学，能纳贤敬士。

右所言皆大侯之地。另有小酋地列于左：

合石老布[99]部，广袤方圆百八十六里，居民四十九万七千口。每年入公帑百三十七万圆，所出如之。

那扫部，广袤八十七里，居民三十（九）〔七〕万七千口。每年入公帑银一百零三万四千圆，所出如之。国之欠项百七十万圆。此最美之土，产嘉果及各美物。

报宁衰[100]地，广袤方圆六十九里，居民二十五万六千口。入公帑百四十三万八千圆。国之欠项六百九十三万九千圆。上上邑也。出矿，民朴实。

撒孙买宁[101]地，四十三里，居民十五万口。撒孙哥布[102]地，

三十四里，居民十四万。撒孙亚丁布[103]地，二十四里，居民十二万。此二地在日耳曼中，居民繁多，勤劳营生，执正教。

安哈第扫[104]地，十五里，居民六万二千。

安哈宾布[105]地，十四里，居民四万七千。

安哈哥丁[106]地，十二里，居民四万。

又有五爵之地，瓦得[107]地二十二里，立比地二十二里。悉马林[108]地十七里，路突城[109]地十六里，孙得好[110]地十五里，来西[111]地十五里，少布[112]地七里，古来西[113]地六里。希西[114]地五里，黑幸[115]地四里，光石地三里[116]，皆微小不足比数。

另有通商各城邑，能自操权，不服王化者。如：含布城，在日耳曼西北，距益（比）〔北〕河不远。列市通商，为日耳曼莫大之交易，日渐兴旺。其居民善积财帛，与各地贸易。一年所进船约三千只。三年前其邑灾，殿阁宫室皆火。今复建，比前更美。所属地七里，居民十五万。每年入公帑银二百四十七万圆，所出者二百五十八万圆。欠公项银千二百万圆。

北闵[117]城，在威悉河，亦通商，亦到中国贸易。居民六万五千。每年入公帑银六十万八千圆，出五十九万七千圆，存银万一千圆。欠项银二百三万圆。

吕必古[113]城地，生意甚微。居民五万。入公帑银二十九万圆，出银二十八万圆，存银万九千三百圆。欠公项银百二十四万圆。

凡弗，亦大邑也，在买尼沿河，为最要之地。居民六万五千。日耳曼各君调兵护守，亦派公使会统办各国之事。

以上日耳曼各地，在海外各国，未有分裂如此之多者。国小而迫，各私其地。自日耳曼被邻国所侵，国内诸侯多与敌为奸，往往召外盗。久之，各自为主。且在各国界立关收饷，大碍通商。近日，破路斯国因约其列君除内地之关，只在交界纳饷。由是通商

始盛。所用之绵花至二十五万石，线纱四十万石。丝、缎、绸等货，所运入者四千四百石，运出者八千九百石。所运出之麻布，价三百八十九万圆。统计运人之货实过于运出，饷亦綦重，君民均获益焉。道光二十年，所进破路斯等国之船共六千只，所出者五千九百只，此足以知日耳曼之通商广大。各国虽散处，而各海岛颇怀联络，各择贤士以议各国之事。若有战阵，各地募兵合为一军，以俟防御。共兵三十万三千五百，此内步兵二十二万八千余，骑兵四万余，炮手二万余。炮五百七十六门。各国境与佛兰西相向之地，筑三坚城。列国之军士相为护守。

《瀛环志略》曰：日耳曼界内江河最长者为来因河，自南而北，转西至哇国界入（西）海[119]。河滨土脉腴润，产（蒲桃）〔葡萄〕最良。沿河多名山古迹。多恼河亦大水，在界内横流如带。北方则易北河，其名水也。北方之民多强健淳良，好学术；南方奢侈，醉饱无远图；西南一带勤苦谋生，力作不倦。界内列侯皆大小国婚媾，往来用敌体礼。会盟虽众，蛮触不免。遇大敌而心力不齐，难于制胜。幸维也纳歃盟之后，佛郎西止戈保境，未发难端。或亦恐众怒之难犯也。

【注】

〔1〕亚利曼（Allemagne），又作亚里曼，即德国。

〔2〕阿士氐拉（Austria），又作奥斯的里亚，即奥地利。

〔3〕波路西亚（Prussia），又作不鲁西亚、破路斯，即普鲁士。

〔4〕波罗尼〔亚〕（Polonia），即波兰（Poland）。

〔5〕加拉哥维〔亚〕（Cracovia），克拉科夫（Kraków）。

〔6〕低那马尔加（Dinamarca），即丹麦（Denmark）。

〔7〕应作宋仁宗天圣二年。

〔8〕官拉多指康拉德二世（Konrad Ⅱ）。

〔9〕应作嘉庆十年。

〔10〕“八”应作九。

〔11〕巴威耶拉（Baviera，Bavaria），巴伐利亚。

〔12〕瓦尔敦巴〔耳〕（Wurtemberg 或 Wirtemberg），符腾堡。

〔13〕亚诺威尔（Hanover），又作汉那尔，即汉诺威。

〔14〕萨克索尼〔亚〕（Saxonia，Saxony），萨克森。

〔15〕巴敦（Baden），巴登。

〔16〕挨塞〔但斯特〕（Hesse-Darmstadt），黑森—达姆斯塔特。原书脱“但斯特”三字。

〔17〕〔挨塞〕加塞尔（Hesse-Cassel），黑森—卡塞尔。

〔18〕〔萨克索尼亚〕威马尔（Saxe-Weimar），萨克森—魏玛。

〔19〕〔梅各稜不尔〕厄斯乖零（Mecklenburg-Schwerin），梅克伦堡—什未林。

〔20〕〔梅各稜不尔〕厄斯德勒利地斯（Mecklenburg-Strelitz），梅克伦堡—斯特热利斯，以上二名，魏源均删去前半，但他不懂得应删到第六字“厄”，变成很古怪的地名。

〔21〕美塞内英（Meisseinheim），迈森内海姆。

〔22〕烘不尔厄（Homburg），霍姆堡。

〔23〕那搔（Nassau），拿骚。

〔24〕萨克撒各布尔厄额达（Saxonia-Coburgo-Gotha 或 Saxe-Coburg-Gotha），萨克森—科堡—戈塔。

〔25〕萨克撒梅宁认（Saxonia-Meiningen 或 Saxe-Meiningen），萨克森—迈宁根。

〔26〕〔萨克撒〕亚尔敦布尔厄（Saxonia-Alten-burgo 或 Saxe-Altenburg），萨克森—阿尔腾堡。

〔27〕〔安拿尔〕德搔（Anhalt-Dessau），安哈尔特—德绍。

〔28〕〔安拿尔〕伯尔尼布〔尔厄〕（Anhalt-Bernburgo，Anhalt-Bernburg），安哈尔特—贝恩堡。

〔29〕〔安拿尔〕喀敦（Anhalt-Coethen，Anhalt-Cothen），安哈尔特—科腾。

〔30〕黑里巴河（Elba，Elbe），易北河。

〔31〕〔留斯〕咯勒斯（Reuss-Greiz），罗伊斯—格赖茨。

〔32〕〔留〕意〔斯〕士给利斯（Reuss-Schleiz），罗伊斯—施莱茨。

〔33〕〔留斯〕罗奔斯的音（Reuss-Lobenstein），罗伊斯—洛本施泰因。

〔34〕〔斯瓜尔斯不尔〕厄卢德耳斯达（Schwarz-burgo-Rudolstadt，Schwartzenburg-Rudolstadt），施瓦尔岑贝格—鲁道尔施塔特。

〔35〕〔斯瓜尔斯不尔〕厄孙德耳沙森（Schwarzburgo-Sondershausen，Schwartzenburg-Sondershausen），施瓦尔岑贝格—宗德斯豪森。

〔36〕〔里卑〕德的摩尔（Lippe-Detmold），利珀—德特莫尔德。

〔37〕（侥）〔里卑烧〕问布尔厄（Lippe-Schauenburgo，Lippe-Schauenburg），利珀—绍恩堡。

〔38〕瓦尔德各（Waldeck），瓦尔德克。

〔39〕〔何痕索勒尔〕昔麻认（Hohenzollern-Sigmaringen），霍亨佐伦—锡马林根。

〔40〕〔何痕索勒尔〕楔深认（Hohenzollern-Hechengen），霍亨佐伦—赫钦根。

〔41〕挨塞烘（布）〔不〕尔厄（Hesse-Homburgo，Hesse-Homburg），黑森—霍姆堡。

〔42〕其实"烘不尔厄"亦重见。应删前面的第十一，调整排列次序。

〔43〕昂布尔厄（Hamburgo，Hamburg），又作含布，即汉堡。

〔44〕卢卑各（Lübeck），卢卑克。

〔45〕尼发深（Kniphausen），尼伐森。

〔46〕科尔敦布尔厄（Oldenburg），奥尔登堡。

〔47〕日耳曼人为马略所败在汉武帝太初年间。

〔48〕应作汉宣帝时。

〔49〕来尼河（Rhien），莱茵河。

〔50〕指原在我国后来西迁的匈奴（Huns）。

〔51〕查理帝国王室内讧在唐元和九年之后。路易（虔诚者）在位期间难于说德国已自成一国。他死后，诸子三分帝国，Ludwig de Deutsche 所分得的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才奠定德意志国家的雏形。

〔52〕指神圣罗马帝国。

〔53〕应作万历四十六年。

〔54〕应作顺治五年。

〔55〕应作嘉庆十八年。

〔56〕当时的合计数字为二十五万一千余方英里。其中德国约十万方英里，奥地利约八万方英里，普鲁士约七万方英里。

〔57〕瑞丁，此名为瑞士（Switzerland）之讹。

〔58〕《史略》和当时传入广州的汉文《欧罗巴洲全图》都称吕根（Rugen）北岸一带为巴得海隅，称其东面的海域为州中海。实际上州中海和巴得海都是波罗的海（Baltie Sea）。

〔59〕阿得河（Order 或 Odra），奥得河。

〔60〕“伏”为“洪”字之讹。

〔61〕益北江（Elbe），易北河。

〔62〕“者”字前疑脱“崇犹太教”。

〔63〕撒孙山，今图林根森林地带（Thüringen Wald）。

〔64〕疑应作嘉庆六年。

〔65〕买尼江（Main），美因河。

〔66〕闵金（München 或 Minich），慕尼黑。

〔67〕奥布（Augsburg），奥格斯堡。

〔68〕威得布（Wurtzburg），维尔茨堡。

〔69〕巴扫（Passau），帕骚。

〔70〕林布（Regensburg），累根斯堡。

〔71〕班山（Bamberg），班贝克。

〔72〕弗地（Furth），富尔特。

〔73〕疑应为嘉庆十年。

〔74〕突押（Stuttgart），斯图加特。

〔75〕乌林（Ulm），乌尔姆。

〔76〕律岭（Reutlingen），罗伊特林根。

〔77〕路得（Martin Luther）于明成化十九年才诞生。

〔78〕陂兰（Poland），波兰。

〔79〕三十年战争与拿破仑时期相距一百多年。

〔80〕得信（Dresden），德累斯顿。

〔81〕立悉（Leipzig），莱比锡。

〔82〕金匿（Karl-Marx-Stadt，Chemnitz），马克思城（克姆尼茨）。

〔83〕非山（Freyberg 或 Freiberg），弗赖贝格。

〔84〕应作"沙地"。本卷以下几处出现"沙漠"字样，同此解。

〔85〕额丁音（Göttingen），格廷根。

〔86〕吕尼部（Lüneburg），吕内堡。

〔87〕曼林城（Mannhiem），曼海姆。

〔88〕害得山城（Heidelberg），海得尔堡。

〔89〕黑信国(Electoral Hesse)，指黑森选帝侯领地，即黑森—卡塞尔(Hesse-Cassel)。

〔90〕加悉（Kassel 或 Cassel），卡塞尔。

〔91〕黑信所属侯地，指黑森大公爵（Grand Duchy of Hesse）领地。

〔92〕担城（Darmstadt），达姆斯塔特。

〔93〕买匿城（Mainz，Mayence），美因兹。

〔94〕阿丁布（Oldenburg），奥尔登堡。Oldenburg 与荷兰之间还隔有汉诺威辖境 Ems 河流域及 Emden 城一带。所见介绍奥尔登堡的英文书，也只说它的某些情况类似荷兰，没说与荷兰交界。

〔95〕鹿信布（Luxembourg），卢森堡。

〔96〕默林布治林（Mecklenburg-Schwerin），梅克伦堡—什未林。

〔97〕默林布士地勒（Mecklenburg-Strelitz），梅克伦堡—斯特热利斯。

〔98〕撒孙围马（Saxe-Weimar），萨克森—魏玛。

〔99〕合石老布（Holstein-Oldenburg），荷尔斯泰因—奥尔登堡。

〔100〕报宁衰（Braunschwig，Brunswick），不伦瑞克。

〔101〕撒孙买宁（Saxe-Meining），萨克森—迈宁根。

〔102〕撒孙哥布（Saxe-Coburg），萨克森—科堡。

〔103〕撒孙亚丁布（Saxe-Altenburg），萨克森—阿尔腾堡。

〔104〕安哈第扫（Anhalt-Dessau），安哈尔特—德绍。

〔105〕安哈宾布（Anhalt-Bernburg），安哈尔特—贝恩堡。

〔106〕安哈哥丁（Anhalt-Cothen），安哈尔特—科腾。

〔107〕瓦得（Waldeck），瓦尔德克。

〔108〕悉马林（Sigmaringen），锡马林根。

〔109〕路突城（Rudolstadt），鲁道尔施塔特。

〔110〕孙得好（Sonderhousen），宗德斯豪森。

〔111〕来西（Reuss-Schleitz），罗伊斯—施莱茨。

〔112〕少布（Lippe-Schauenburg），利珀—绍恩堡。

〔113〕古来西（Greitz 或 Greiz），格赖茨。

〔114〕希西（Hesse-Homburg）黑森—霍姆堡。

〔115〕黑辛（Hechingen），赫钦根。

〔116〕以上若干地方的面积，恕不一一核校。以列支敦士登（光石）而言，当时就有五十三平方英里，谓仅三里，似不合事实。

〔117〕北闵（Bremen），不来梅。

〔118〕吕必古（Lübeck），卢卑克。

〔119〕《瀛环志略·日耳曼列国图》误易北河为莱茵河，误威悉河为易北河。此处谓莱茵河至丹麦界入海，亦因误易北河为莱茵河。

海国图志卷四十六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欧罗巴洲

奥地里加[1]国一作欧塞特里〔阿〕，即《职方外纪》中莫尔大未亚也。图中博厄美（厄）〔亚〕即寒（亚）〔牙〕里也。又（奥）〔粤〕人呼曰双鹰。

奥地里加国，本耶马尼部落。后值耶马尼衰弱，遂自立国称王。因娶寒牙里之女王为妃，遂合寒牙里国为一。又蚕食耶马尼、波兰、意太里各国边境，增建部落，遂为欧罗巴洲大国。政事设贺官四人综理。其钱粮讼狱，无专官。如有控诉之事，在国都者，都内之官皆可断之；在各小部落者，则各地尊长及其塾师均可断之。岁征钱粮银六千三百万员。步兵十八万五千四百，骑兵三万八千四百，大炮手万七千八百，修理器械兵二千三百五十，出师开路修桥兵二万有六百。

奥地里亚国，东界俄罗斯，西界耶马尼，南界寒牙里，北界普鲁社及波兰。幅员二十六万有二百九十五方里，户三千二百十三万四千有三十七口，大部落九，小部落二百八十五。别有寒牙里属国。

下奥地里亚[2]部，东界寒牙里，西、南俱界塞底里阿[3]，北界

(阿巴)〔磨那威阿〕[4]。本国四围皆山，幅员万五千一百八十方里，户二百有三万一千百三十口。境域辽阔，遂将部落分为二：曰上奥地里亚[5]、下奥地里亚。下奥地里亚领小部落二十，产金、银、铜、铁、锡、铅、布、呢、水银、银硃、玻璃、宝石、丝发。

上奥地里亚部，(东)〔南〕界(寨牙里)〔塞底里阿〕，(西)〔北〕界磨希弥阿，(南)〔东〕界下欧塞特里阿，(北)〔西〕界(磨那威阿)〔沙尔斯麦〕[6]。多山，产五谷。领小部落十有八。

塞底里阿，东界寨牙里，西界沙尔斯麦，南界依尔(那)里阿[7]，北界奥地里亚。幅员八千五百六十方里，户八十三万九千百二十八口。领小部落二十有五。产铁器、呢、布。

伊尔(那)里阿，东界格罗阿底阿[8]，西界揽麻地，南界海，北界塞底里阿。幅员万一千百三十九方里，户百有十三万八千五百零六口。地崎岖。领小部落二十。产苎麻、丝、谷、布、呢、磁器。

览麻地，东界(耶玛尼)〔伊尔那里阿〕，西界沙厘尼阿[9]，南界巴(海)〔麻〕[10]，北界绥沙兰。本意大里亚部落。幅员万八千二百六十方里，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七百六十四口。领小部落七十有二。俗奉加特力教。

代罗尔[11]，东界塞底里阿，西界绥沙兰，南界览麻地，北界耶〔玛尼之〕麻(尔)〔洼里阿〕。在(耶玛尼)〔欧塞特里阿〕极西。崇山峻岭，冰雪不消。俗颇淳厚，尊奉加特力教。幅员万一千有六十八方里，户七十七万六千三百九十口。领小部落二十有七。产盐、木、烟叶。

磨希弥阿，东界磨那威阿，西界耶玛尼，南界沙尔斯麦，北界普鲁社。为欧塞特里阿最沃之壤。周围大山，幅员二万有四百二

十五方里，户三百七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一口。领小部落四十有七，设兵十二万五百二十有七。尊奉波罗特士顿教。产布、苎麻、树木，五金以锡为最。

磨那威阿，东界牙里西阿[12]，西界磨希（敏）〔弥〕阿，南界〔下〕奥地里亚，北界普鲁社。周围大山，其中沃壤。幅员万有三百二十一方里，户百九十九万四千八百五十口。领小部落二十有三。产呢、布、苎麻。

牙里西阿，东界俄罗斯，西界磨那威阿，南界寒牙里，北界波兰及俄罗斯。本波兰国部落。土少沙多，山地皆沃。幅员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方里，户四百三十八万五千六百有六口。领小部落三十五。设那步尔[13]、奈士[14]、可腊治[15]、西底士[16]四等官，以综庶政。奉波罗特士顿教。产盐、谷、蜜糖、树木。

寒牙里国附记一作博厄美（厄）〔亚〕[17]，一作班那里阿[18]，一作匈牙利。

寒牙里，俗旧犷悍，较耶马尼尤甚。那卢弥[19]者，本寒牙里南隅各地总名，与意大里亚连界。意大里亚重兵镇守，扼其要隘。耶稣纪年四百[20]，晋安帝隆安四年。寒牙里之人[21]阿士多罗士[22]攻破那卢弥，率众前进，几将攻至欧罗巴洲之东方与阿细亚洲之中央。后有〔匈奴〕头目阿底那[23]于底依士[24]、那卢弥两处，各设官兵保障边徼。耶稣千年时，宋真宗咸平三年。遂立为国，建都于孛利斯麦[25]。传至雷士里俄列王[26]尤强勇，于千四百年[27]，明建文四年。率众攻击意大里亚，回国而卒。其女伊利萨麻嗣位，旋嫁奥地里亚国之阿尔麦王，遂为其属国。中被波兰侵据，旋即夺

回。继而土鲁机侵扰不已，直至威音那[28]边界，百年受患。经奥地里亚国力战大胜，始不敢复寇。嗣迁都（那摩）〔摩那〕[29]，以格罗阿底〔阿〕、斯格那尼[30]、（寒牙里）〔曼腊〕[31]、特兰色洼尼[32]四部落路接土鲁机，画出边界，屯田养兵。六十家设一头目，无事耕田训练，有事百丁抽五，以御边徼。设官四等，一教师[33]，一世爵、一问事官[34]，一管各部落官。凡遇更例立王、加税添兵，则四等贺官齐集会议。番有二种：一曰麻亚[35]，一曰〔士〕加窝尼唵士[36]。数家为一村，多处茅屋。习波罗特士顿教者五百万，习加特力教者二百有十万，余俱习额力教。言语不同。耕种所获，自得八分，以一分归庙，一分归官。服色尚蓝。不剃发，编发辫。头戴小圆帽，外加阔边帽。产布、呢、金、银、铜、铁、铅、盐、煤、丝发、蜜腊、烟、苎麻。

寒牙里，东界土鲁机，西界色底里阿，南界土鲁机，北界牙里西阿。奥地里亚之属国也。幅员十三万三千方里，户千二百六十万口。大部落九，小部落二百九十有二。

下那卢弥[37]部东界上那卢弥[38]，北界（下）〔上〕那卢弥，南界斯格那〔尼〕，西界奥地里亚。领小部落五十。尊奉波罗特士顿教。土产有酒、煤。

上那卢弥部，东界上底斯[39]，西界下那卢弥，南界斯格那〔尼〕，北界牙里西阿。领小部落六十有八。尊奉波罗特士顿教。产金、铜。

上底斯部，东界下底斯[40]，西界上那卢弥，南界下那卢弥，北界牙里西阿。领小部落三十有二，尊奉额力教。产荷碧尔石、杂果及酒。

下底斯部，东界特兰色〔洼尼亚〕，南界曼腊，西界上底斯，北界牙里西阿。领小部落四十有三。尊奉额力教。产木、烟、牙

硝、靓。

曼腊部，东界特兰色〔洼尼亚〕，南界土鲁机，西〔界上卢那弥〕，北界（寒牙里）〔下底斯〕。领小部落二十有八。尊奉额力教。

格罗阿氐〔阿〕部，东界斯格拉〔尼〕，南界土鲁机，西界依尔里阿，北界（寒牙里）〔奥地里亚〕。幅员三千七百五十六方里，户六十一万四千口。边界多山，东隅平衍。语音异寒牙里。设立总管，遇大事，至寒牙里会议。领小部落十有五，产谷、烟。

斯格腊[41]部，东界（寒牙里）〔曼腊〕，南界土鲁机，西界格罗阿底，北界（寒牙里）〔下那卢弥〕。在格罗阿底阿之东。幅员三千六百七十八方里，户三十四万八千口。领小部落十有六。土沃气和。音语庞杂。

特兰色〔洼尼亚〕部，东、南俱界土鲁机，西、北俱界（寒牙里）〔下底斯〕。在加底唵山[42]之外，地势崎岖。天时和暖，宜耕种。幅员二万三千五百九十四方里，户二百有二万七千五百六十六口。领小部落三十有二。尊奉加特力教、额力教、波罗特士顿教。产金、铁、盐、羊毛。

那尔麻氐[43]部，东界土鲁机，西界海，南界都鲁机，北界依尔腊里。领小部落六。俗强蛮。产谷、蜜糖。

奥地里亚国沿革

《海录》：双鹰国，又名一（达）〔打〕挛[44]，在祋古[45]港口之西北，与单鹰国为兄弟，患难相周恤，亦奉天主教。风俗大略亦与西洋同。番舶来广东，有白旗上画一鸟双头者，即此国也。案：双鹰旗即奥地里亚国，单鹰旗即普鲁社国，故与都鲁机毗连。广东人以其市舶旗所画呼之，非其本名也。

《贸易通志》曰：奥地利亚国，粤人呼为“双鹰”。土地甚广，产水银、硃砂、铜、铁、白矾、丝、绸、缎、五谷、酒、蜡、烟、皮毳。物产虽丰，民不务商。南有港口曰得尔士[46]，每年进口货价二千万员，出口货价九百万员。此条补入。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奥地利（域）〔或〕东国，即欧色特里国也。北极出地自四十三度至五十一度，偏东自八度至二十七度。南及土尔其国、亚得亚海隅、以他里列国；北接峨罗斯国、陂路斯国、日耳曼国；东至末他昧[47]，地连峨罗斯国；西至日〔耳〕曼尼国、以大里国。东国所属：在日〔耳〕曼尼内，广袤方圆二十二万八千方里，居民九百八十四万丁；匈牙利邦，广袤方圆三十七万五千方里；以他里内各省，广袤方圆五万一千方里，民人四百一十七万丁；波罗[48]国内各省，广袤方圆九万六千方里，居民四百零七万丁；答马地[49]邦，广袤方圆一万七千方里，居民三十二万丁。另（如）〔加〕其别族各丁，共计居民三千三百万人。所有之马，共计二百二十万只。国内遍有七百七十七邑，六百三十六郊，二千二百二十四墉，六万九千一百零五乡。每年收国帑者，共计银五千二百万员。国家欠银二万万员。太平之际，三军二十七万丁，战时七十五万丁。兵船共计三十一只。

又曰：东国未久立，宋元年间，一小邦诸侯。因其君智慧，日耳曼列侯推之为汗，其权势尚微。于明嘉靖四年，其汗获伯闵[50]国据之。此后列国改崇波罗士特正教，惟东汗固执异端，力传加特力教。遇有民人不悦服者，即逼迫强之，或出国、或背教，倘敢抗违，则定死罪。后取匈牙利国。与土耳其战，败。因要广教门，连三十年攻战。但正教各国力战，击退东军，强之议和，自后其国地方愈广。又据低地[51]并以他里大半，与是班牙国结为唇齿。佛兰西国忌其广大，往往开衅，干戈不息。佛兰西将武艺优

婀，恒击胜奥地利亚。但议和之际，东国再加权复兴矣。现时欧罗巴各国权势最大者，第一英，第二峨，第三佛，第四奥也。其国商于广州互市，插旗画双鹰，故华人以双鹰国名之。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匈牙利邦之列地，一曰匈牙利国，其国一半山地，出金、铜；其余平坦，草场。多恼河横流其境。谷田五万顷，草场七万五千顷，林九万顷，园六万顷。其五爵弄全权，其农夫终身劳苦。所出者畜牲。每年山厂出金千五十斤，银四万一千斤，及葡萄酒、麻、丹参、蜜各货。昔为东方游牧达达里[52]所攻据，与列西国交战连年。嗣后奉耶稣之教，力勉进学。不期土耳其族（夺）〔奋〕兴，战服达达里。是以与东帝连和，共为唇齿，招之为王。但因东政因时异宜之处，变通增减，国之绅士会议各抒意见。其国都曰伯堡[53]，居民四万一千丁，城于多恼河边，经营最盛。伯息[54]居民六万一千丁，每年售出牲口不胜其数。伯息对面为补他[55]城，居民三万四千丁。其银场开在伸匿[56]，居民万七千丁，采矿者居半，其铜山最旺。阿丁堡[57]居民造葡萄酒，养豕每年八万只。剌固[58]城每被土耳其军侵伐。五庙[59]邑，昔有文艺之名，四方贤儒所会集。得伯新[60]邑，互市之地，其居民崇耶稣教。土额丁[61]居民三万丁，出烟，勤务作事。一曰七山地[62]，匈牙利之东地，其山出金、铁。居民大半崇正教，不拜圣像。此时服东国。其都曰黑曼[63]城，居民二万丁。冕城[64]居民三万丁，与土耳其国贸易丰盛。文学院之儒千二百。一曰可剌[65]地，士民勇战。因未向化，心野意巧，以农为生。产五谷、烟等货。匈牙利之南界，各农应募为兵，镇守疆境。遇土耳其军侵犯，则其乡兵冲锋突阵。塔马地城，沿亚得亚海瘠地，其居民因地硗不能耕，捕鱼为贼。山生药材、野蜜。其都会撒剌[66]小邑。

加他罗[67]城四面险固。

《地球图说》：阿士氐拉国，又名奥地利国，或曰东国。东南界峨罗斯、土耳基二国，西界瑞西国并亚利曼诸小国，北界波路西亚国。百姓约三千五百万。都城名未伊那，城内民三十万，（三）〔四〕分〔之三〕天主教，余耶稣教、犹太教。各国徙居，言语杂出，或与亚利曼、意大里口音相似。内有一大江，名拖（地）〔奴〕俾[68]。属国颇多。土产金、银、铜、红铜、水银、盐、五谷等物。

《地理备考》曰：奥斯的里〔亚〕国在欧罗巴州之中。其国土在北极出地四十二度起至五十一度止，经线自东六度起至二十四度。东至厄罗斯国，西连苏益（隆）〔萨〕国，南接土耳基、意大里二国暨〔亚的黎亚〕地（中）〔各〕海，北界〔萨克索尼亚〕布鲁西〔亚〕、波罗尼〔亚〕三国。长约三千一百里，宽约一千八百里，地面积方约三十四万零二百四十里。烟户三京二兆口。峻岭叠起，冰雪凝积。河至长者十八，湖至大者十一。中东二方，田土膏腴；余地高燥，物产微鲜。气温和，宜人物。产各种金石，称富庶。男女皆得嗣位，以长幼为序。奉罗马天主公教者过半；其额力西国[69]暨加尔威诺[70]、路得罗[71]等各修教，奉者无几；至若人德亚古教[72]，奉者尤寥寥。技艺精巧，匠肆林立，贸易丰盈。耶稣三十三载，〔即〕汉光武建元九年，为罗马国征服。厥后越四百余载有北狄侵扰。唐德宗贞元七年，为佛兰西所克，改号曰奥斯的里亚。元世祖至元（三）〔十九〕年，亚里曼国君既获其地，以封其世子。其土地积方不及三万里。又越数十载，历代嗣君渐广邦基，与邻邦陆续结婚，附近各地，尽为所有。嘉庆九年，其国君进称可汗[73]。嗣后虽曾被佛兰西那波良占据过半。嘉庆十九年两国讲和后，侵地皆归还，仍为欧罗巴州富强名邦。本国所属

各地，虽有亚里曼、波罗尼〔亚〕、意大里〔亚〕、翁给里〔亚〕[74]四者之名，然统分十五部，大小不等。

第一，奥斯的里〔亚〕部，分而为二：一名下奥斯的里〔亚〕，一名上奥斯的里〔亚〕。其下者长四百一十里，宽三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一万里，烟户一百万余口。维（亚）〔也〕纳城，乃国都也，建于达奴比约河岸，屋宇富丽，学塾、医院甚壮〔观〕。百货骈集，人烟辐辏。其上者长五百五十里，宽一百八十里，地而积方九百三十里。烟户约七十七万四千余口。首郡名灵斯[75]。

第二，义士的里亚[76]部，长五百里，宽四百五十里，地而积方一万一千里。烟户约七十七万余口。

第三，的罗尔部，长六百里，宽四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一万四千四百里。烟户约七十四万余口。

第四，布威弥亚部，长一千一百里，宽七百里，地面积方四万九千里。烟户约三百二十八万余口。此地昔为一国，迨后归服，方改为部。

第五，摩拉维亚部分为二：一名摩拉维，〔亚〕一名夕勒西〔亚〕[77]。其摩拉维〔亚〕，长（者）五百五十里，宽三百六十里，地面积方一万六千四百里。烟户约一百七十五万余口。其夕勒西，〔亚〕地面积方约有二千四百里，烟户约三十五万余口。

第六，查黎里亚部，分为二：一名来巴士[78]，一名的里耶〔斯〕德[79]。其来巴士，长一千一百里，宽九百里，地面积方一万八百三十里。烟户约六十四万余口。其（约）〔的〕里（亚）〔也斯〕德，地面积方约有六百四十里，烟户约五十万余口。以上六部，皆与亚里曼国结盟，故名其地曰亚里曼。应出兵丁九万四千八百名。

第七，加里细〔亚〕[80]部，长一千三百五十里，宽五百里，地

面积方四万二千里。烟户约三百二十三万余口。此地昔为一国，迨后归服，方改为部。

第八，布哥维纳[81]部，长四百五十里，宽二百八十里，地面积方六千六百里。烟户约五十四万余口。以上二部，皆名曰波罗尼〔亚〕地。其加里细〔亚〕，昔为波罗尼〔亚〕国之地，中国乾隆三十七年，归于本国管属，故仍名其地曰波罗尼〔亚〕。其布哥维纳，昔为土耳基国之地，后归本国管属，改为部，〔因与加里细亚邻近，亦名其地曰波罗尼亚〕。

第九，伦巴〔尔〕多威尼西〔亚〕奴[82]部，长五百里，宽四百里，地面积方二万三千六百八十里。分为二：一名米郎[83]，烟户约二百二十万余口；一名威内萨[84]，烟户约九十二万余口。此部昔本意大里〔亚〕国之地，嘉庆十年，佛兰西国君那波良者立为一国。后归本国管属，改之为部。故仍名其地曰意大里亚。

第十，翁给里亚部，长二千里，宽一千二百五十里，地面积方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里烟户约七百五十（五）〔二〕万余口。此地在昔自为一国，后归本国管属，改之为部。

第十一，斯加拉窝尼〔亚〕部，长六百二十里，宽二百二十里，地面积方八千八百里。烟户约二十八万八千余口。此地昔为一国，迨后归服，方改为部。

第十二，哥罗瓦西亚[85]部，长六百里，宽四百里，地面积方一万零一百里。烟户约五十六万余口。此地昔自为一国，后归本国管属，改为部。

第十三，达尔马西亚[86]部，长八百七十里，宽一百五十里，地面积方八千三百里。烟户约三十万余口。此地昔自为一国，后归本国管属，改为部。

第十四，达郎西里瓦尼〔亚〕部，长七百里，宽六百里，地

面积方三万零八百七十里。烟户约一百八十万余口。此地昔自为一国，迨后归服，方改为部。

第十五，边疆之地，共四处，合为一部。一名斯加拉窝尼〔亚〕，地面积方约有四千里，烟户约二十三万余口；一名哥罗瓦西〔亚〕，地面积方约有八千一百里，烟户约四十万余口[87]。以上六部总名曰翁给里〔亚〕。康熙十一年[88]归于本国，均改为部。此国通商冲繁之地，或在海边，或内地大埠。

《外国史略》曰：奥地利国，亦名东国，中华称为“双鹰”，因其船旗名之也。本微国，宋真宗年间，日耳曼在东界别立君长以防范各国，且称之曰东境界，由此东国之名起焉[89]。迨元至元以后，与邻国或结盟，或交战，日增其地[90]。于明景泰七年，东国之君并日耳曼国之地入版图[91]。于明世宗嘉靖元年，与是班亚、荷兰等国交战不绝。是时东国广袤方圆五千四百里。维时回回土耳其国群兴，恨东国崇天主教，再围其城。佛国又忌之，亦助土耳其军侵之。本国屡战屡败，几失全地，独存意大里地而已。乾隆四年，所掌版舆尚广袤九千零四十三方里，居民二千九百万。其君卒[92]，女尚幼，欧罗巴列国结盟共侵其地，于是其女婿嗣东国之位。于乾隆二十年，其国后与他国结盟，欲灭破路斯国，七年力战而后退。其后嗣君明哲，屏斥奸邪。值佛国大变，其妹为佛国之后，被百姓所害，是以肇衅。四战四败，乃结平焉。于嘉庆十三年[93]，东国君之女，配佛国君（波）那〔波〕里稔王为妃，两国和好。嘉庆四年[94]，东国与峨、破等国盟，共为唇齿，战胜佛国，尽复侵地。惜其民固执天主新教不改也。

东国地广袤方圆万一千一百八十八方里，居民三千七百三十一万八千。其（他）〔地〕部在日耳曼国内者，在国东方。通计东国公地方圆七百五十六里，居民百八十五万。在多恼河两边广谷，

四面有山，最高者六百五十二丈，中者六百余丈，下者四百余丈，遍山林木。其地面共二百万八千七十亩，其中六十万亩为荒地，常有水患；百二十八万为良田，七十八万为葡萄圃，六十五万为草场，八十六万为林薮，牧牲牛羊皆备。

国都曰威音城，多恼河在焉，居民约四十万，城郭三十八座。河上有塔，高十四丈二尺，民好宾客。

二曰士大境，方圆数缺。邑二十，村九十六。男四十五万，女四十七万。昔居民崇耶稣正教，后迫君令，改崇天主新教。其地高于海面千五百八十一丈，其气冷。山虽多不高。计地三万五千九百顷，其中田七千顷，草场五千九百顷，园圃四千五百六十九顷，林千七百七十三顷，葡萄园五百四十八顷。山内有矿，产五金、石盐、石灰。其所造最繁者，为五金各器。其铁路甚广。其居民因执天主教，立教师千名、僧四百五十名、修道之女二十八名。

三曰来巴（邑）〔部〕，广袤方圆三百七十里，居民四十八万七千七百口。亦多山，出铜、铁。其城中居民万三千口。通商之处也。

四曰地鹿（邑）〔部〕，系意大里北边高山之地，广袤方圆五百一十七里，居民八十四万四百口。城二十二座。多冰岭，道路难行。溪流甚急，常涨溢为害。其水源能已瘤病，气候冷。民多重瘤，年多耄耋。山产五金，民多畜牛，果木香橼最多。亦产麻，每年万有余石。民多出外国生理，多巧术，能画像雕刻。童孩入学者十万八千五百六十六名。产蚕丝，每年约十八万斤。其百姓属东国统辖。佛兰西于嘉庆年间侵其地，老幼男女各持械拒之，各国皆景仰焉。其会城曰印布[95]。

五曰以利林，在亚得利亚海边，广袤方圆百四十四里。居民

四十八万，多航海贸易。其会城曰地益，海隅最广港口也。因免税饷，商船云集。居民七万。由印度国所来书信，俱由此交递各地。

六曰破闵国，即东国北方。广袤方圆九百二十五里，居民四百二十二万五千。言语与破兰音不甚异。此地古时列侯所管，唐朝年间，其居民奉天主教，与日耳曼国合为一，后多改变。明永乐年间，其王招纳贤能，知罗马天主新教为异端，故返耶稣本教。于是天主教人以火焚老教之师，居民持械与战。于明武宗正德年间，地归东国，而后息兵焉。明泰昌时，复争教衅衅，与邻国交战三十年，东国战胜[96]。所失民人共七十八万口，但所存者益严禁天主新教。其地北极出自四十八度三十三分及五十一度二分，形势如釜，四高中低。田三万八千九百十六顷，葡萄四十四顷，园九千四百八十七顷，牧场六千百十六顷，潴泽三百三十四顷。气候甚冷。最大河，益百[97]、末道[98]等江也。其山出银、锡、铅、铁、硫磺、石灰。五谷足用。马十四万二千，牛九十七万四千，羊百三十四万九千。邑二百八十七座。各地分十六部。有天主教师、修道男女及大教师等。居民有艺术，岁造玻璃不下五十万圆，价与水晶等。所织之呢亦日多。乐勤劳，习诗书。会城曰巴拉[99]，居民十一万，其中六千为犹太人。屋宇甚多，居人稠密。有美殿，各艺士会焉。书院广大，亦有肄业者。

七曰默林[100]，广袤方圆四百九十八里，居民二百一十九万三千口，崇正教者七十万，犹太人二万八千口。山高四百四十丈。居民多养牲畜，并多饿者。其风俗与破闵国不甚殊异。

在日耳曼国外之地，第一曰达马田部，本属意大里，在亚得利亚海隅右边，广袤方圆二百五十一里，居民三十九万八千口。近海多港口，又多洲，所居者渔人。山内多盗贼。村三十三座。乡

人好饮酒，水土瘴疠。河甚多，入夏即涸。居民精壮，外多和善，心极狠毒。

第（三）〔二〕曰破兰，昔属地加利西，方圆千六百三十三里，居民四百八十六万六千。地皆平坦，众水所潴，中有丰田。多牛、多蜜、多林木，有熊、狼、兔，出石盐、金砂、白矾。其居民大半为农，少聪明，鲜制造。崇天主教，五爵最多，每迫其民作乱。会城曰林伯[101]。（口）第（四）〔三〕曰云音[102]部，广袤四千一百八十六里，居民千二百一十九万二千口。属此地者七山，广袤一千零百里，居民二百一十万二千口；与土耳其国交界之地七百里，居民百二十二万口。

〔盖〕云音之地，在土耳其北之国。梁朝[103]年间，匈奴苗裔所别立者也。数侵各国。后周太祖广顺年间，败日耳曼之军，其国日兴，招贤士，布术艺。宋理宗绍定十六年间[104]，蒙古人来侵，遍国遭杀。其王爱民如子，故兵退后，居民仍相聚自守。明景帝景泰年间[105]，土耳其族强服希腊国，而云音王效死力战，亡者不胜数。明正德八年，其国王阵亡[106]，云音国大半归土耳其国。嗣后民厌老教，归上帝救主耶稣。康熙三十七年，其国归东国，强土耳其族来还侵地。乾隆四十年间[107]，东国之君多募其兵以攻佛国。道光十四年，瘟疫广流，毙者二十万余口。其民以此灾罪其管长，因作乱。然其地盛五谷，产良马，计牛四百万只，羊约九百万只。亦养蚕，每年出丝二百石。产葡萄约有三百种。其山产五金。北地有川，其铁若在水多月能变为铜。其民言语各异，务农，鲜制造。其天主新教师有财帛，自尊大。其五爵弄大权，待农夫如奴，不纳饷。有政务，则招两公会聚议共事，东国之君拱手听之。每年纳银五百万两。兵六万二千，又卫土耳其交界之民壮六万二千丁。其国都曰阿宾[108]、曰必布[109]。其地之大河，由

土耳其国人海隅者，曰多恼江。

其所属云音之地：一曰哥亚田，在亚得利亚海隅，与土耳其国交界。人云音版舆者，广袤方圆百七十二里，居民五十七万五千口，城七座。所属交界之民四十四万八千名，广袤方圆二百八十八里，城六座。其民甚愚，而兵甚伶俐。物产最多，未善造制。其山多高峰。二曰士拉窝尼，在云音、可亚田、土耳其中间。广袤方圆三百十里，居民六十万丁。有两河，时涨坏民地。多橡木，多瓜、烟、葡萄、胡丝、蜜糖。其民愚，多力[110]，鲜制造。崇天主教。土音与破兰不异。其会城曰益悉[111]，居民八千。又七山地方，在云音东，山岭围之，故各国难侵其地。多出五谷、葡萄、木料、烟、马、牛及各项鸟雀。其山出五金，地甚高，各川所发源也。城百二十一座，村六十，乡二千五百八十六。百姓最勤劳，善积财，通贸易。由日耳曼运入者，每年价银八十万两；运出者五十万两。民崇耶稣本教。各乡绅依律例以筹议，东国君不得擅行。国饷每年约四十万两。其交界凡步兵四营、骑马一营，以时防范。其会城曰黑曼士达，(造)〔告〕新布[112]等邑。

国地共方圆万二千一百八十八里，其居民三千七百三十一万八千口，军士四十六万九千，其日耳曼族千一百七十八万口[113]。其山方圆八千七百里，最高之峰千二百丈；平坦之地方圆三千四百里。江河或入黑海，或亚得利亚海，或巴得之海。最大者多恼河，周回万有二百里，若中国长江。居民种类不一，有由亚细亚中国之新疆来者。其属日耳曼者，厚重好施济，然纵欲疏慢；其属破兰者最愚，好饮酒作乐；属云音者敢死，有才能。

庶民分四品：教师、五爵、良民、农夫。其教师俱服其官宪，教主则有大权势；其爵分三分，有世田富财，骄傲；其良民亦分三品，或由君、或由大臣、或由地主管之，随所居之城邑而服役；

农夫甚贫，服地主若奴焉。在交界之民，力防土耳其之侵。

居民九分之一崇耶苏老教，余各奉天主新教。

农困于徭役。虽田盛地丰，谷不足食，多由他国运入。外国所买牲畜马只，每年约三百五十万。出蚕丝约四十一万石。其羊毛卖与外国者，每年十万有余石。云音多葡萄；其林密而深，多木料。若分田按价，则共计银六十三万八千圆：谷田银三十万一千一百万圆，葡萄圃十一万四千四百万圆，林十万三千圆，草场五万九千六百万圆，牧场三万三千六百万圆，园地二万六千三百万圆。其产物之价六万五千万圆 。养马二百三十一万二千只，骡三万二千只，驴五万九千只，牛百一十六万只，羊（牛）二百八十万只，山羊二百十六万只，豕六百三十万只[114]。

昔居民无制造，今渐学习。每年所织之呢羽，运入者价银四万七千四百圆，运出者千九百六千四万圆。所运出之丝缎，约八十五万六千圆。运入之麻布七十三万九千圆，运出之者三百九十八万四千圆。玻璃磁器亦不少，制造之匠二百五十万丁。道光十八年，所运出货价八千九百九十四万五千圆，运入八千四百九十六万圆。船不远驶，共三千三百只，水手一万七千丁。火轮船十五只。其大船远航者，五百一十三只。东国之通商在（要）要口曰多恼河[115]，面[116]掘地开渠，以广河道，遍国流通，如平地焉。

论教化，则东国只崇天主新教，不知有本教也。在书院之儒，务大学者四万八千；在庠序者二万五千余名。民之在学堂者百六十一万名，在小学五十九万名。都中淫风最盛。国多矿，山出五金、石盐、石灰，计价银二千万圆 ，此时亦减。

国有大臣六员，别有兵、刑、钱、谷、工程、教化大臣十员。其君亲民如子，时时游民间，以知其害恶。各国惟土君操权。云音等国，则有五爵乡绅 之公会，权过其君。每年公帑所收，东国

之银八千七百万圆，人不敷出。是以国家多出银票，然往往亏空。欠项四万万圆。其兵弁共计二十七万，水师中品船八只，下品船二只，二桅船三只，小船四十九只，共载炮五百一十门。

《瀛环志略》曰：日耳曼全国，时以奥地利为共主，诸部如畿内之侯。当查理第五王[117]之兴也，掳佛王、服罗马、兼荷兰，声灵赫濯，几于霸矣。惜二教搆兵，贻谋不善。厥后日耳曼列侯自王其国，无复臣主之分。奥虽疆土日辟，而声威远逊。然西土论国势者，犹以峨、英、佛、奥为次第焉。

波兰国附格那耦[118]。案此即《职方外纪》图之波罗尼也。

波兰国，即古时之麻底阿[119]，其人则斯可腊奂[120]种类也。语音庞杂，风俗强悍。当意大里盛时，征讨各国，惟波兰未失寸土。自耶稣纪岁九百九十〔九〕年，宋（太）〔真〕宗（淳化元）〔咸平二〕年。有靡尼斯老士[121]如立国称王，建都于洼肖[122]。迨千有四百年[123]，明建文四年。协稔女王嗣位，与里都阿那[124]酋长查遮尔伦婚配，合为一国，仍曰波兰。里都阿那者，《职方外纪》作里都亚尼〔亚〕，正在洲中海东岸。以与波兰合国，故其海亦或名为麻底阿海云[125]。其后国中土豪，聚党数十万，擅权自恣，国王稍不如意，动辄废立；擅田土赋税，政自下出，王不能制。千七百七十余年，乾隆三十余年。普鲁社、俄罗斯、欧塞特里阿三国遣人说波兰王，愿助兵诛锄顽梗，约割地酬劳，议未决。千七百九十有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三王合兵来攻，于是被俄罗斯国夺去十部落，普鲁社夺去东普鲁社[126]、西普鲁社[127]、波新[128]三部落，欧塞特里〔阿〕国夺去雅尔西阿一部落，波兰仅存洼肖与格那耦两部落，而格腊耦近又不服统辖，波兰惟洼肖一区。然膏腴阜产，亦足供给。各

小部落设有总领，如遇会议，各以兵自随；稍不合，辄争斗，王亦置若罔闻，惟视其强弱而左右之。法旧严峻，近改宽大，人咸欣悦，而各部落亦较前驯帖。

波兰国，东界俄罗斯，南界欧塞特里〔阿〕，西北界（寒牙里）〔普鲁社〕。幅员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五方里，户三百七十万口[129]。小部落四十有七。土人奉加特力教、由教、额力教。产布、呢、麦、木、谷。

格那耦，东、南俱界牙里西阿，西界普鲁社，北界洼肖。在洼肖之南，地土肥厚，幅员五百方里，户二万四千八百口[130]。土人尊奉加特力教。近自专制一方，不归波兰所辖。

波兰国沿革

《职方外纪》：波罗尼〔亚〕，在亚勒马尼〔亚〕东北，极丰厚。地多平衍，皆蜜林，国人采之不尽，多遗叶树中者。又产盐及兽皮，盐透光如晶，味极厚。其人美秀而文，和爱朴实，礼宾笃备，绝无盗贼，人生平未知有盗。国王亦不传子，听大臣择立贤君。其王世守国法，不得变动分毫。亦有立其子者，但须前王在位时预拟，非预拟不得立。即推立本国之臣，或他国之君亦然。国中分为四区，区居三月，一年而（偏）〔遍〕。其地甚冷，冬月海冻，行旅常于冰上历几昼夜，望星而行。有属国波多里亚[131]地，甚易发生，种一岁有三岁之获。草莱三日内便长五六尺。海滨出琥珀，是海底脂膏从石隙流出，初如油，天热浮海面，见风始凝；天寒出隙便凝。每为大风，冲至海滨。原无，今补。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波兰国内之地，一曰牙里西，林丛广坦，兼有沙。国出五谷、畜牲。林多狼、熊，献皮受赏。其土多

出盐。百姓并拜天主圣像，信僧诱惑。民惟务农，不织布帛。其省会邻山城，内有文学院。一曰罗多麦[132]，与牙里西为一国。其五爵代东帝治国政。百姓纳田赋税饷，待其五爵议定而后征收。其甲口城与其郊，广袤方圆千五百里，居民九万三千丁，不服他国。城内多庙寺，繁尼僧，通商邻地。

波兰国，昔日自主治民。因五爵相争，峨罗斯与奥地利亚、陂鲁斯两国，分夺其大半。道光十二年，效死乱叛，然交战十余合，不足抵御，自后仍归峨罗斯统辖。产五谷、蜜及木料。居民大半五爵之奴也。其都城曰挖稍城，居民十五万丁，其中三万犹太国人，好攘夺。其东方称日力刀地，与波兰国相仿。会城曰味里那[133]，其内有文学院。窝希尼[134]与破多里等部，昔归波兰国，遍处平敞。原无，今补。

《地理备考》曰：耶苏一千八百十四载，有波罗尼亚国者，统归峨罗斯国。东至峨罗斯。西、北皆连布鲁西亚国，南接加拉哥维〔亚〕国。长约一千二百（七）〔五〕十里，宽约八百里，地面积方约六万三千七百里。烟户三兆九亿二万五千口。土地平坦，多湖河，饶谷果。产银、铜、铁、锡、煤、〔白〕玉、纹石、硫磺、磁器等物。地气温和。一望平阳，无山障蔽，北风甚烈。（奉）所〔奉〕罗马天主公教或奉别教，概不禁止。技艺稍庸，匠肆鲜少。通国分为八部：一名马索维亚[135]，乃会城也，每年由厄罗斯国王钦派总管官一员驻扎节制；一名加拉哥维亚；一名三多迷尔[136]；一名加利斯[137]；一名鲁伯林[138]；一名波罗（谷）〔各〕[139]；一名波达拉给亚[140]；一名亚（鸟）〔乌〕斯多窝[141]。

又曰：加拉哥维亚国，原波罗尼〔亚〕国之地。当波罗尼〔亚〕国版图入厄罗斯国时，厄罗斯国王欲兼并一统，而奥斯的里〔亚〕亦欲据之。嘉庆二十年，各国公使齐集维（耶）〔也〕纳地

会议，将其地两不归并，另立一国，且议以厄罗斯、奥斯的里〔亚〕、布鲁西〔亚〕三部邦互相覆庇。北极出地四十九度五十八分起至五十度十六分止，经线自东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十七度五十二分止。东、北皆连波罗尼〔亚〕国，西界比里尼加河[142]，南枕维世都拉河[143]，地面积方约有六百二十里。烟户一亿一万四千口。本国一望平原，景色雅致，饶谷果，地气较波罗尼〔亚〕国尤暖。不设君位，黎庶自推官长理事，二载更易。奉罗马天主公教，余教亦不禁止。民人勤劳，贸易昌盛，会城建于维世都拉河岸，货物骈集。其加拉辣多慕拉[144]、哥尔塞索维斯[145]二处，温泉甚多，赴浴如市，乃本国人烟辐辏之地。

【注】

〔1〕奥地里加（Austria），奥地利。不能说莫尔大未亚（Moldavia 摩尔达维亚）即奥地利。说捷克（Bohemia 傅厄美亚）即匈牙利（Hungary 乘牙里）亦误。

〔2〕下奥地里亚（Lower Austria），下奥地利。

〔3〕塞底里阿（Styria），又作色底里阿，即施蒂利亚。

〔4〕（阿巴）〔磨那威阿〕（Moravia），摩拉维亚在今捷克斯洛伐克。

〔5〕上奥地里亚（Upper Austria），上奥地利。

〔6〕（磨那威阿）〔沙尔斯麦〕（Salzburg），萨尔茨堡。

〔7〕依尔（那）里阿（Illyria），又作依尔腊里、黎里亚、以利林，即伊利里亚，在今南斯拉夫西北部。

〔8〕格罗阿底阿（Hrvatska，Croatia），克罗地亚。

〔9〕沙厘尼阿（Sardinia），撒丁王国。

〔10〕巴（海）〔麻〕（Parma），帕尔马，在意大利。

〔11〕代罗尔（Tyrol），又作的罗尔、地鹿，即蒂罗尔。

〔12〕牙里西阿（Galicia），又作加利西、牙里西，即加里西亚，今波兰东南部及乌克兰西部。

〔13〕那步尔（nobles），指贵族。

〔14〕奈士（Knights），指骑士。

〔15〕可腊治（Clergy），指教士。

〔16〕西底士（representalives of the free cities），指市民代表。

〔17〕魏源再次误指捷克地区为匈牙利。

〔18〕班那里阿（Pannonia），班诺尼亚，匈牙利古名。

〔19〕那卢弥（Danube），多瑙河地区。

〔20〕英文原著作第四世纪，译文及注释均误。

〔21〕疑衍“塞牙里之人”五字。

〔22〕阿士多罗士（Ostrogoths），指奥斯特罗哥特（东哥特人）。

〔23〕阿底那（Attila），通译阿提拉。

〔24〕底依士（Theiss），指蒂萨河地区。

〔25〕孛利斯麦（Bratislava），德语作 Pressburg，历代匈牙利国王多在此加冕。今译布拉迪斯拉发（普雷斯堡）。

〔26〕雷士里俄列王（Louis the Great），指路易大帝。

〔27〕原著作十四世纪，译文及注释均误。

〔28〕威音那（Vienna），又作未伊那，即维也纳。

〔29〕（那摩）〔摩那〕（Buda），布达，今布达佩斯（Budapest）的一区。

〔30〕斯格那尼（Sclavonia），又作士拉窝尼，即斯拉沃尼亚。在今南斯拉夫。

〔31〕（塞牙里）〔曼腊〕（Banat），巴纳特。

〔32〕特兰色洼尼（Transylvania），今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

〔33〕原文作 bishops and abbots，应译主教和修道院院长。

〔34〕同事官乃 Knights（骑士）的讹译。

〔35〕麻亚（Magyars），指马札尔人。

〔36〕士加窝尼唵士，原文作 Sclavonians。

〔37〕下那卢弥（Lower Danube），下多瑙。

〔38〕上那卢弥（Upper Danube），上多瑙。

〔39〕上底斯（Upper Teiss），上提斯（上蒂萨）。

〔40〕下底斯（Lower Teiss），下提斯（下蒂萨）。

〔41〕斯格腊（Sclavonia），又作斯加拉窝尼亚，即斯拉沃尼亚。

〔42〕加底唵山（Carpathian Mts.），喀尔巴阡山脉。

〔43〕那尔麻氐（Dalmatia），又作达马田，即达尔马提亚（在今南斯拉夫）。

〔44〕一（达）〔打〕華（Orenta Regnum），意为东方边区，即奥地利。

〔45〕杸古（Turquia，Turkey），土耳其。

〔46〕得尔土（Trieste），的里雅斯特，今意大利港市。

〔47〕末他咮（Moldavia），摩尔达维亚。

〔48〕波罗（Pologne），波兰（Poland）。

〔49〕答马地（Dalmatia），又作塔马地，即达尔马提亚。

〔50〕伯闵（Bohemia），又作布威弥亚、破闵，即波希米亚（今捷克）。

〔51〕低地（Venice），威尼斯。

〔52〕达达里（Tartary），鞑靼。

〔53〕伯堡（Bratislava 或 Presburg），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

〔54〕伯息（Pest，Pesth），佩斯，今布达佩斯东部。

〔55〕补他（Buda），布达，今布达佩斯西部。

〔56〕伸匿（Schemnitz），斯克姆尼茨。

〔57〕阿丁堡（Œdenburg），厄登堡。

〔58〕剌固（Alba Regalis），斯图尔威森堡（Stuhlweisenburg）。

〔59〕五庙，德文 Funfkirch，丰弗塞尔，意为五座教堂。

〔60〕得伯新（Debrecen Debratzin），德布勒森。

〔61〕士额丁（Szegedin），塞格丁。

〔62〕七山地（Transylvania），又作达郎西里瓦尼亚，即特兰西瓦尼亚。此地界喀尔巴阡山脉，德国人曾称为 Siebenbürgen（七保证）。

〔63〕黑曼（Hermanstadt），又作黑曼士达，即赫尔曼施塔德。

〔64〕冕城，指今罗马尼亚布拉索夫（Brasov）。

〔65〕可剌（Croatia），又作哥亚田、可亚田，即克罗地亚。

〔66〕撒剌（Zadar 或 Zara），扎达尔（萨拉）。

〔67〕加他罗（Cattaro），卡塔罗。

〔68〕拖（地）〔奴〕俾（Danube R.），又作达奴比约河，即多瑙河。

〔69〕额力西国，英文作 Greek Orthodox Church。

〔70〕加尔威诺，英文作 Calvinism。

〔71〕路得罗，英文作 Lutheranism。

〔72〕人德亚古教，英文作 Judaism。

〔73〕原著作“皇帝”，魏源改为“可汗”。

〔74〕翁给里〔亚〕（Hungaria），匈牙利。

〔75〕灵斯（Linz），林茨。

〔76〕义士的里亚（Steyermark 或 Styria），又作士大境，即施泰尔马克（施蒂里亚）。疑“义”字衍。

〔77〕夕勒西〔亚〕（Silesia），西里西亚。

〔78〕来巴士（Laybach），来巴哈，今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Ljubljana）。

〔79〕的里耶斯德（Trieste），又作地益，即的里雅斯特。

〔80〕加里细〔亚〕（Galicia），又作雅尔西亚，即加里西亚。

〔81〕布哥维纳（Bukovina），布科维纳，今罗马尼亚东北部和乌克兰西部。

〔82〕伦巴〔尔〕多威尼西〔亚〕奴（Reino Lombardo-Veneziano），伦巴底—威尼斯省。

〔83〕米郎（Milan），米兰。

〔84〕威内萨（Veneza），威尼斯（Venice）。

〔85〕哥罗瓦西亚（Croacia），克罗地亚。

〔86〕达尔马西亚（Dalmacia），达尔马提亚。

〔87〕下文魏源删“翁加里亚”及“达郎西里尼亚”二处。其实“翁加里亚”一处指巴纳特（Banat）的边疆地带，其他三处亦非指各该省的全境，仅指其划为边疆之地。

〔88〕第一次奥土战争结束，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原土耳其统治下的匈牙利、特兰斯瓦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划归奥地利，事在康熙三七年，《备考》推迟到康熙五十一年，《图志》提前到康熙十一年，均不合史实。

〔89〕查理大帝时已设东方边区（Orienta Regnum），德皇鄂图一世（Otto I）打败马札儿人之后重建东方边区，事在周世宗二年。德文Österreich意为东方王国。

〔90〕Rodolph I打败捷克国王Ottokar Ⅱ，将所兼并的领土划归哈布斯堡家族，事在元至元元年之前一年。

〔91〕卢森堡家族在德国皇位上的最后一帝西吉斯孟于明正统二年死后，德国皇冠即重归哈布斯堡家族。

〔92〕查理六世卒于乾隆五年。

〔93〕应作“十四年”。

〔94〕疑应作“十八年”。

〔95〕印布（Innsbruck），因施布鲁克。

〔96〕三十年战争开始于明万历年间。

〔97〕盖百（Elbe），易北河。

〔98〕末道（Vltava），伏尔塔瓦河。

〔99〕巴拉（Praha或Prague），布拉格。

〔100〕默林（Brno），布尔诺。

〔101〕林伯（Lemberg），又作邻山城，利沃夫（林贝格，在乌克兰境内）。

〔102〕云音（Hungarg），匈牙利。

〔103〕应作南北朝的宋朝。

〔104〕宋理宗以绍定为年号只有六年，无“绍定十六年”。蒙古人入侵匈牙利约在宋理宗嘉熙四年至淳祐元年间。

〔105〕景泰为明代宗年号。土耳其族强服希腊国，似系于明英宗正统年间较切。匈土之间的战争从明洪武后期至明嘉靖年间，激战次数甚多。

〔106〕匈牙利国王路易阵亡，事在明嘉靖五年。

〔107〕七年战争在乾隆二十八年就结束了。

〔108〕阿宾，当时传入广州的中文德、奥地图多作阿宝（Obuda），即老布达，今布达佩斯西部。“阿宾”可能是阿宝之讹，亦可能为其古德语名Ofen（石灰窑）的不准确音译。

〔109〕必布，今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城市布拉迪斯拉发（Bratis lava）。九世纪时德语 Presburg（普雷斯堡），历代匈牙利国王多在此加冕。

〔110〕“力”字下疑脱“田”字。

〔111〕益悉（Essek），埃塞克。

〔112〕告新布（Klausenburg），今罗马尼亚克劳森堡。

〔113〕这是《史略》成书前奥地利帝国的统计数字。

〔114〕以上畜产数字，马远高于所见当时的统计数字，牛、羊则远低于所见当时的统计数字。

〔115〕疑此句当为“通商要口在多瑙河”。

〔116〕“面”字疑为“而”字之讹。

〔117〕西班牙国王 Carlos 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称查理五世。

〔118〕格那耦（Kraków），又作格腊耦、甲口、加拉哥维亚，即克拉科夫（Craeow）。

〔119〕麻底阿（Sarmatia），萨尔马提亚，应译沙麻底阿。

〔120〕斯可腊矣，原文作 Sclavonic。

〔121〕摩尼斯老士，原文作 Boleslous。

〔122〕洼肖（Warsaw），又作挖稍，即华沙。

〔123〕原著作十四世纪末，误译、误注。

〔124〕里都阿那（Lithuania），又作里都亚尼〔亚〕、力刀，即立陶宛。

〔125〕魏源不知道“麻底阿”为“沙麻底阿”之讹，反凭空造出一个“麻底阿海”，误。

〔126〕东普鲁社（East Prussia），东普鲁士，指波罗的海东南岸、维斯瓦河与涅曼河之间的地区。

〔127〕西普鲁社（West Prussia），西普鲁士，指格但斯克地区。

〔128〕波新（Posen），波森（波兹南）。

〔129〕这是 Kingdom of Poland 的单独统计数字。

〔130〕这是克拉科夫市的人口数字，当时克拉科夫共和国的人口约十一万。

〔131〕波多里亚（Podolia），又作破多里，即波多里亚（在今乌克兰）。

〔132〕罗多麦（Lodomiria），洛多米里亚。

〔133〕味里那（Vilnius，德语 Wilna，波兰语 Wilno），维尔纽斯。

〔134〕窝希尼（Volhynia），沃尔希尼亚地区。

〔135〕马索维亚（Mazovia），马索维亚。

〔136〕三多迷尔（Sandomia），桑多米亚。

〔137〕加利斯（Kalisz），卡利什。

〔138〕鲁伯林（Lublin），卢布林。

〔139〕波罗（谷）〔各〕（Plock），普沃茨克。

〔140〕波达拉给亚（Podlaqula），波德拉库拉。

〔141〕亚（乌）〔乌〕斯多窝（Augustow），奥古斯图夫。

〔142〕比里尼加河（Brinica），布里尼卡河。

〔143〕维世都拉河（Wista，Vistula），维斯瓦河。

〔144〕加辣拉多慕拉（Claralomla），克拉莱伦拉。

〔145〕哥尔塞索维斯（Korzeszowice），科尔泽斯佐维策。

海国图志卷四十七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

瑞士国源案:《职方外纪》谓之大尔马齐亚[1],与佛兰西、意大里、耶马尼、奥地里亚犬牙相错者也,与瑞丁之可称一"瑞"字者迥别。

佛郎西之东,奥地利西,意大里亚北,日耳曼列国南有[2]瑞士国,即绥沙兰。犹瑞丁称绥亦古[3]也,一作苏益萨。瑞人粗鲁。曩值意大里亚盛时,瑞亦以强称,率师攻击佛兰西。被意大里亚窥其空虚,遣兵往侵,几致覆国。不久旋为佛(浪)〔郎〕斯诸蛮夺据,裂为数国,以耶马尼为总领。传至哈士獸[4],复合为一。嗣在鸦地[5]东隅,择山谷形势,建筑阴固之城。虽名属耶马尼,实专制一国。迨耶马尼无道,国中离叛,瑞国王恃城险可拒敌,兼有特尔之勇将,遂兴师与耶麻尼抗拒,连胜。从兹不受统辖。分疆域为十三部,以苏利赤[6]为国都。百余年复为佛兰西攻击,力不能敌,遂输诚于佛兰西。值西洋各国兵戈迭起,几作佛兰西、奥地里亚[7]及俄罗斯三国之战场,民罹其荼毒。迨佛兰西波利稔王时,始不受统辖。部众不愿立王,仅于麻尼[8]各大部落议设总领并小官数员,权理国事。立法过严,复思离散。遂分二十二头目,

各自为治，不相统属。惟于每年集五部落会议一次，递相轮次，周而复始。所议无非守土御敌之策。额兵三万二千，分隶各部。遇有事，按丁抽调。风俗俭朴。尊加特力教。文学以仁尼洼[9]（疏留）〔苏利〕赤两部为最。河道三：蛮河[10]，自洼利斯[11]起，至仁尼洼湖[12]止，阿河[13]，自麻尼发源，至阿俄威阿[14]止；吴河[15]，自额里渠[16]至干斯顿湖[17]止。产麦、谷、钟表、袈裟布、麻布。

绥沙兰，即瑞国。东、北俱界奥地利亚国[18]，西界佛兰西，南界意大里亚。幅员万五千方里，户二百万有三千口。总部落二十有二，各设头目，不相统属。观此志注，断在洲中海之南，不在海北明矣。彼图中涉海而北者，乃北方之瑞丁国，与瑞国判然二国也。则《海录》中，"在英吉利西[19]少北一语，谓瑞丁，非谓瑞国也。"

苏利赤，东界都耦[20]，西界阿俄威阿，南界续[21]地，北界斯渣付侯新[22]。领大部落一，小部落二十。

牙厘[23]，东界奥地里加国，南界额里渠，西界额腊力司[24]，北界耶马尼。领大部落六，小部落十有八。

阿丙西尔[25]，四面俱界牙（尼）〔厘〕。领大部落二，小部落七。

都耦，东界奥地里加，南界牙厘，西界苏力赤北界耶马尼。领大部落三，小部落六。

斯渣付侯新，东、西、北俱界耶马尼，南界苏力赤。领大部落一，小部落五。

续，东界色锥斯[26]，南界色锥斯，西界阿俄威阿，北界苏利赤。领大部落一。

色锥斯，东界额腊力斯，南界乌厘[27]，西界鲁沙尼[28]，北界苏利赤。领大部落二，小部落七。

额腊力斯，东北界牙里，南界额里渠，西界乌厘，领大部落一，小

部落一。

额里渠，东界（斯渣付佚新）〔意大里〕，西界乌厘，南界底西那[29]，北界额腊力司。领大部落一。

底西那，东、西、南俱界意大里，北界额里渠。领大部落二，小部落九。

乌厘，东界额里渠，南界底西那，西界麻尼，北界塞追司。领大部落一，小部落五。

（厘）洼利斯，东界乌厘，南界意大里亚，西界洼〔瓦〕利（斯）〔司〕[30]，北界麻尼。领大部落四，小部落十有三。

洼瓦利司，东界（里）洼利司，西界仁尼洼，南界意大里亚，北界（稔）〔纽查底尔〕。领大部落二。

麻尼，东界乌厘，南界（厘）洼利司，西界绯里麦[31]，北界梳留赤[32]。领大部落九，小部落三十有九。

晻那洼尔领[33]，东界乌厘，南界麻尼，西、北俱界鲁沙尼。领大部落一，小部落四。

鲁沙尼，东界色锥司，南界晻那〔洼〕尔领，西界麻尼，北界阿俄威阿。领大部落三，小部落九。

阿俄威阿，东界苏利赤，西界麻塞里[34]，南界鲁沙尼，北界耶马尼。领大部落一，小部落十有四。

麻色里，东界阿俄威阿，西、南俱界疏留赤，北界耶马尼。领大部落二，小部落十有七。

纽查底尔[35]，东界（梳流治）〔麻尼〕，西、北界佛兰西，南界稔[36]。领大部落二，小部落八。

稔部，东界非里麦，南界仁尼洼，西界佛兰西，北界纽渣底尔。领大部落九，小部落二十有四。

非厘麦，东（南）北俱界麻尼（西）〔南俱〕界稔。领大部落三，小

部落九。

仁尼洼，东界（洼瓦利斯）〔意大里〕，西界佛兰西，南界意大里亚，北界佛兰西。领大部落四，小部落三十有五[37]。

案：瑞士，西北之山国也。东、西、南三界，界山为境，如翠屏然。其东北界君士但湖，西南界义尼威湖，自中部之路新地部西南，有大山亘百尼地之（北）〔南〕。所罗顿地部大水之南，迤西而南，亘法奥[38]地之西。义尼威湖亘其间，越湖而南，于湖东南，径瓦勒[39]地部之西，而西南、而南、而东南。绕他西那地部之西而北，径加律地部之南而东，其孙地部之北，而入日耳曼界。又绕其孙[40]地之东而东南，他西那地之东，入意大里国界。其国之西北，巴悉邑西南，有山绵亘所罗顿地西、非布地西、义尼威湖西、义尼威邑西；而南入意大里国西界。其由加律地西北一支，由亚实悉邑西而入日耳曼。惟东北突奥地、正北士勒邑及路新地之东、押奥地无山而已。

瑞国沿革原无，今补。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瑞国乃日耳曼、佛兰西、以他里三国中间褊小山地也。北极出四十六度至四十八度，偏东自六度至十一度，广袤方圆五万七千方里。居民二百万丁。高峰刺天，终年有雪。但其山水雄奇，远国之士，每往遍游其地。欧国之大河，亦由此地流出。西方有湖，周绕密林，涧溪回环，鹿麀趯跃，无异园囿。其谷丰盛，多产药材，又多牛畜，奶饼最香。其居民历六百年不服王化，游牧山谷，帐逐水草。既无暴主苛政，各得其所。近日大半崇正教，拜救世主。其俗朴直而强健，是以各国募其兵丁为王宫之侍卫。因效死忠战，最胜于各国之军焉。全地分二十

二部，在西南佛国交界热尼瓦城，建在湖滨，居民造时辰表，每年价银六百万两。所贩于中国者大半。

此城[41]之民虽服瑞丁，然其贵人自主国政。最著之城，乃基坦[42]、敦害米[43]等邑。

《地球图说》：瑞西国，又名瑞士国。东界阿士氐拉（图）〔国〕，南界意大利亚国，西界佛兰西国，北界亚利曼诸小国。百姓约有二百万之数。有至大之城，(一) 名（熟）〔热〕尼瓦城，然非国王所建都也。国内分列二十二部。大半耶苏教，小半天主教。亦有书院以教养〔成人〕、幼〔童〕。士民之言语各随其地，北则亚利曼，西则佛兰西，南则意大里等音。有山名亚力伯[44]，终年积雪。地多硗瘠，物产不多，大半牧羊。本阿士氐拉国所辖。昔有善射者名得利，阿士底拉国官置频果于其子首，令射之，一矢果落，而子不受害。由是民不服，叛拒，自主其政，迄今六百三十年矣。道光二十八年，是国又不靖，尚未和好。土产奶饼、药材、羊毛布、时辰表、鹿等物。

《地理备考》曰：苏益萨国，苏、绥、瑞三字音近，亦犹瑞丁之作苏以天也。在欧罗巴州之中，北极出地四十五度五十分起至四十七度四十九分止，经线自东三度四十三分起至八度五分止。东至奥斯的里亚国，西连佛兰西国，南接奥斯的（毕）〔里亚〕国〔之伦巴尔多威尼西亚奴省〕暨萨尔〔的〕尼〔亚〕国，北界亚里曼国。南北相距约五百里，东西相去约七百五十里，地面积方约二万四千里。烟户一兆九亿八万口。本国峰峦叠起，河之长者四，湖之大者十四。山上则冷，平原则温，谷中则热。田土高则瘠，下则沃。平隰〔之地所〕产谷果，适敷所需。草木丰茂，禽兽充斥。土产金、银、铜、铁、锡、铅、煤、白玉、红玉、碧玉、玛瑙、水晶、硫磺、硇砂、石膏、信石及各种花石等。至于朝纲，不设君

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奉罗马天主公教者四，(及）加尔威诺修教者六。贸易昌隆，匠肆林立。昔为罗马国统属。罗马衰，始为佛兰西、亚里曼等递取。元成宗大德四年，国人诛戮官吏，以避苛政。越八载，有乌黎、孰义的斯、翁德〔尔〕瓦里的三国互相救援。明武宗正德八年，凡会盟者十（二）〔三〕国。嘉庆三年，苏益萨国又为佛兰西占据，改为十九小国。迨嘉庆二十年，佛兰西国王那波良败绩后，苏益萨国复得自立。更有奥斯的里〔亚〕国会议，为二十二部小国。素不养军，每国各按户口多寡，应出壮丁若干，以防不虞。

其一，给里孙[45]，长（二）〔三〕百五十里，宽一百八十里，地面积方三千八百八十里。烟户八万八千口。应出壮丁一千六百名。地居东方，通国分为三处。其三处：一名给里孙，一名加德[46]，一名森给里至[47]。

其二，伯尔尼，长三百里，宽二百里，地面积方四千七百六十里。烟户三十五万口，应出壮丁五千六百二十四名。地居中央，不设君位。

其三，瓦来斯，长三百余里，宽十余里，地面积方约二千五百四十里。烟户七万口，应出壮丁二百八十名。地居南方。

其四，瓦乌的国，长一百八十里，宽一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一千九百五十里。烟户十七万口，应出壮丁一千二百八十名。地居西方。

其五，德西黎国，长一百三十里，宽一百二十里，地面积方一千四百八十里。烟户十万零二千口，应出壮丁七千八百零四名。地居南方。首郡并无常处，惟以北灵索内[48]、卢加诺[49]、罗加尔奴[50]三地迭相为首，每至六载轮流更换。

其六，桑牙禄国，长一百五十里，宽一百一十里，地面积方

一千一百里。烟户十四万四千口，应出壮丁二千六百三十名。地居东方。

其七，苏黎世，长一百二十里，宽一百一十里，地面积方一千二百四十里。烟户二十一万八千口，应出壮丁三千七百名。地居北方。

其八，卢撒尔拿，长一百二十里，宽一百里，地面积方一千里。烟户十一万六千口，应出壮丁一千七百三十四名。地居中央。

其九，亚尔科维亚，长百二十里，宽八十里，地面积方一千里。烟户十五万口，应出壮丁二千四百名。地居北方。

其十，弗里不尔厄，长一百二十里，宽七十里，地面积方六百四十里。烟户八万四千口，应出壮丁一千二百五十名。地居中央。

其十一，乌黎，长一百三十里，宽六十里，地面积方六百七十里。烟户一万三千口，应出壮丁二百三十六名。地居中央。

其十二，執义的斯，长九十里，宽六十里，地面积方六百一十里。烟户三万二千口，应出壮丁六百零二名。地居中央。

其十三，加拉利斯，长九十里，宽五十里，地面积方四百里。烟户二万八千口，应出壮丁四百八十二名。地居中央。

其十四，牛弗砂德尔，长九十里，宽五十里，地面积方四百里。烟户五万一千口，应出壮丁九百六十名。地居西方。虽属不鲁西亚国王管辖，尚有国君分派之官四十五员。

其十五，独尔科维〔亚〕，长百里，宽八十里，地面积方四百六十里。烟户八万一千口，应出壮丁千五百二十名。地居北方。

其十六，翁德〔尔〕瓦里的，长八十里，宽六十里，地面积方三百三十里。烟户二万四千口，应出壮丁三百八十二名。地居中央，分为二处。其二处：一名上翁德尔瓦里的[51]，一名下翁德

尔瓦里的。

其十（六）〔七〕，梭律勒，长一百二十里，宽八十里，地面积方三百五十里。烟户五万三千口，应出壮丁九百零四名。地居北方。

其十八，巴勒，长八十里，宽五十五里，地面积方三百四十里。烟户五万四千口，应出壮丁九百八十名。地居北方。

其十九，亚奔塞尔，长一百里，宽六十里，地面积方一百九十里。烟户五万五千口，应出壮丁九百七十二名。地居东方，分为内外二处。

其二十，砂佛塞，长七十里，宽四十里，地面积方二百二十里。烟户三万口，应出壮丁四百六十六名。地居北方。

其二十一，日内巴拉[52]，长七十里，宽约二三十里，地面积方约一百三十里。烟户五万二千五百口，应出壮丁八百八十名。地居西方。

其二十二，苏克，长五十里，宽三十里，地面积方一百五十里。烟户一万四千口，应出壮丁二百五十名。地居中央。以上皆自推乡官数十员理事。

其通商之地，曰巴勒，曰苏黎世，曰日诺瓦，曰森的加罗，曰加（位）〔拉〕利斯，曰挨里播[53]，曰牛弗砂德尔，曰（名）罗哥勒[54]，皆大市埠。

《瀛环志略》曰：瑞士瑞子、束色楞、绥沙兰、苏益萨。在日耳曼南，奥地利亚西，佛郎西东，意大里亚北。东西约五六百里，南北约三四百里。万山叠峙，中峰高接霄汉，常积冰雪。欧罗巴大河，多由此发源。山水清奇，甲于欧土。西[55]境有官斯丹萨大湖，围以密林，萦以清涧，丰草芳缛，麋鹿群游，尤为幽胜。产五谷、药材。所造奶饵极甘香。居民大半以牧畜为生，夏月驱牛羊入山，

秋冬乃返。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数百年不见兵革，称为西土乐郊。古时地属罗马。罗马衰乱，北狄据之，旋为佛郎西[56]所有，后为日耳曼所夺。其民戆勇，日耳曼选为亲军，临阵皆效死力战。初分三部，后分为十三部，皆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如是者五百余年。地无鸣吠，西土羡之。嘉庆三年，佛郎西摄王拿破仑。时拿破仑尚未即位。以兵力取人版图，改为十九小部。拿破仑败，各国公使会议于维（耶）〔也〕纳，益以牙错之日内巴拉、牛弗沙德尔、本属普鲁士。瓦来斯、本属奥地（理）〔利〕亚。三部，共二十二部为瑞士国。仍其旧俗，共推乡官理事。酌地势，按户口，拔壮丁御侮。诸大国不得钤制。

按：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花旗人甘明[57]者，尝游其地，极言其山水之奇秀，风俗之淳古。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

【注】

〔1〕魏源误释大尔马齐亚（Dalmatia，Dalmaeija，达尔马提亚，在南斯拉夫）为瑞士。

〔2〕以上二十一字为魏源加，《四洲志》原译无。

〔3〕葡文 Sueco，意为瑞典人，瑞典国应作缕亦夏（Suecia）。

〔4〕哈士歇（Hapsburg 或 Habichtsburg），今译哈布斯堡。

〔5〕鸦地（Aar），阿尔地区。

〔6〕苏利赤（Zürich），又作苏力赤，士勒即苏黎世。

〔7〕〔18〕《四洲志》原译欧塞特里阿。

〔8〕麻尼（Bern），又作百尼，即伯尔尼。

〔9〕仁尼洼（Genèva），又作义尔威、热尼瓦城、日诺瓦，即日内瓦。

〔10〕蛮河（Rhône），罗纳河。

〔11〕洼利斯（Valais Canton），又作瓦勒、瓦来斯，即瓦莱州。

〔12〕仁尼洼湖（Lake of Genèva），又作义尼威湖，即日内瓦湖。罗纳河流进日内瓦湖之后，再在瑞士境内西南流，然后进入法国。

〔13〕阿河（R. Aare），阿勒河。其河源距伯尔尼尚远。

〔14〕阿俄威阿（Argovia 或 Aargau），又作押奥、亚尔科维亚，即阿尔高。

〔15〕吴河（Rhine），莱茵河。

〔16〕额里渠（Grau Bundten，或 Graubünden Canton），格劳宾登州。

〔17〕干斯顿湖（Lake of Constance），又作君士但湖、官斯丹萨大湖，即博登（Bodensee）湖，莱茵河流入博登湖后，又在瑞士境内西流，经瑞、德边界至巴塞尔，然后北流。

〔19〕"西"字应作东。

〔20〕都耦（Thurgau，Thurgovia），又作突奥、独尔科维亚，即图尔高。

〔21〕续（Zug），又作苏克，即楚格。

〔22〕斯渣付侯新（Schaffhouse），又作砂佛塞，即沙夫豪森。

〔23〕牙厘（St. Gallen 或 St. Gall），又作加律、桑牙禄、森的加罗，即圣加伦。

〔24〕额腊力司（Glarus，Glalis），又作加拉利斯，即格拉鲁斯。

〔25〕阿丙西尔（Appenzell），又作亚实悉邑、亚奔塞尔，即阿彭策尔。

〔26〕色维斯（Schwyz），又作塞追司、熟义的斯，即施维茨。

〔27〕乌厘（Uri），又作乌黎，即乌里。

〔28〕鲁沙尼（Luzern，Lucern），又作路新、卢撒尔拿，即卢塞恩。

〔29〕底西那（Ticino，Tessin），又作他西那、德西怒，即提契诺。

〔30〕洼〔瓦〕利司，Vaud（Waadt）的闽南语不准确译音。

〔31〕绯里麦（Fribourg 或 Freiburg），又作非里麦、非布、弗里不尔厄，即弗里堡。

〔32〕梳留赤（Solothurn 或 Soleure），又作所罗顿、梭律勒，即索洛图恩。

〔33〕嗡那洼尔顿（Unterwalden），又作翁德尔瓦里的，即下沃尔登。

〔34〕麻塞里（Basel，Bâle），又作麻色里、巴悉、巴勒，即巴塞尔。

〔35〕纽查底尔（Neuchâtel），又作牛弗砂德尔，即纳沙特尔。

〔36〕稔，Vaud的讹译，今译沃。

〔37〕以上漏列“梳留赤”（Solothurn）一部；“洼瓦利司”和“稔”又都是Vaud的讹译。

〔38〕法奥（Vaud），又作瓦乌的，即沃州。阿勒（Aare）河不与日内瓦湖接。

〔39〕罗纳（Rhône）河由瓦莱州向西，西北流人日内瓦湖，再流进法国。

〔40〕其孙（Grisons），格劳宾登（Grabünden）。莱茵河前后二源从提契诺州北界及东北界流进格劳宾登州，再向东北、北流进圣加伦州，入博登湖，又沿瑞、德边界西流，再向北流人德国。如从圣加伦州流向格劳宾登州便是倒流了，要是这样，就不可能流进德国。莱茵河没有从格劳宾登州流经提契诺州进人意大利；瑞士也没有别的河是这样流的。在瑞士，只有两条河流进意大利。但提契诺（Ticino）河和马吉亚（Maggia）河都是从提契诺州直接流人意大利的。

〔41〕这段是讲挪威的，原书错编于此，魏源照辑。“城”疑为“国”字之讹。

〔42〕基坦（Christiania），克里斯丁亚那。1925年改名奥斯陆（Oslo）。

〔43〕敦害米（Trondheim），特隆赫姆。

〔44〕亚力伯（Alps），指阿尔卑斯山。

〔45〕给里孙（Grisões），即格劳宾登（Grou-Bunden）。下文的给里孙指Liga Grisa，亦即格劳宾登（Grou-Bundten）。

〔46〕加德〔Liga Cadée（Gotteshaus-Bund)〕，加德。

〔47〕森给里亚（Liga das dez jurisdicções），津格里奇滕（ZehnGerichten）。

〔48〕北灵索内〔Bellinzona（Bellingzona)〕，贝林佐纳。

〔49〕卢加诺（Lugano），卢加诺。

〔50〕罗加尔奴（Logarno），洛卡诺（Locarno）。

〔51〕上翁德尔瓦里的（Ohwald），上沃尔登（Ohwalden）。

〔52〕日内巴拉（Genebra），日内瓦州（Genève）。

〔53〕挨里播（Herisau），赫里藻。

〔54〕罗哥勒（Locle），洛克勒。

〔55〕此“西”应作东北，因博登湖应在瑞士东北。

〔56〕此“佛郎西”指法兰克王国（Frankreich）。

〔57〕甘明（Seneca Cummings），通译塞尼卡·坎明斯。

海国图志卷四十八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欧罗巴洲

北土鲁机国源案：此即古时额力西国〔1〕，《职方外纪》作厄勒祭〔亚〕者也，与翁加〔里〕国合成此国〔2〕。其南境在阿细亚洲内者，曰南土鲁机。欧罗巴洲各国皆奉天主教〔3〕，其奉回教者，惟此一国耳。

土鲁机种类甚多，原居鞑靼里中央，牙萨底斯〔4〕之东北，与阿尔特山〔5〕附近。其人伟躯赫面，不似蒙古、鞑靼里人之瘦小。先日非国，仅一游牧回教耳。至耶稣千年〔6〕宋真宗咸平三年。纠集诸部头目，攻服邻国。由戈腊山〔7〕而人巴社，夺得膏腴疆土，即在巴社立国称王，曰塞尔牙国〔8〕。旋渡欧富腊底斯河〔9〕，攻额力西，并攻阿丹〔10〕，所至无敌，遂在小阿细亚又立国曰罗翁国〔11〕。后又有都鲁机之头目攻胜西里阿〔12〕等国。是时阿细亚洲西边诸国咸属于都鲁机矣。恃其强悍，横行侵并，天道好还，于是欧罗巴各国与腊体讷国〔13〕同时兴兵，夺其耶路萨陵〔14〕、伊哥尼吾〔15〕两部。维时蒙古可汗亦由鞑靼里而攻其后，夺取巴社，并灭塞尔牙之王，皆在千二百十三年后〔16〕。宋宁宗嘉定六年、金宣宗（真）〔贞〕祐元年。嗣是国中无数头目各辖一方，而总辖于巴社之蒙古王〔17〕，

此元代征取西域，尽建藩封之时也。千二百九十九年，元成宗大德三年。有荷多曼[18]者，少为海盗[19]，后为西底阿[20]头目，威服邻部，自立为王，遂为荷多曼国。其子荷占[21]嗣位，旋夺得普鲁萨[22]为国都。千四百五十三年，明景泰四年。麻荷弥王[23]又夺得额力西、观斯顿丁罗布尔[24]二地，又攻击伊揖、麻马里[25]、阿丹诸国并格利弥阿[26]之地，无不归附，威震欧罗巴洲。后又屡破寒牙里、威引那诸国。诸国连兵拒敌，丧师而返。复攻滨海罗尼士[27]、西普鲁[28]及额力西各海岛，阻于石礁，不能进。千七百年[29]康熙三十九年。渐衰。千八百年间[30]，嘉庆五年。国王沉湎酒色，所属之巴札，各据一方。其先日所取欧罗巴洲内各部落，均起兵尽逐土鲁机人出境，俄罗斯亦出大兵攻击。土鲁机屡战屡败，失去富庶数部落，从此不能复振。伊揖之巴札，原土鲁机旧藩，此时皆不受其统辖。巴札之兵几灭土鲁机，卒割西里阿、巴里达[31]两地，始讲解罢兵。

政事与欧罗巴各国不同，权操自上，令出惟行，弗惟反。国王谓之额兰西尼阿。西尼阿者，神影也，以为奉神命而来治国。国人怀旒王荷多曼之德，故后世虽经变乱被弑，仍立其后裔王为本国回教之主，无敢訾议。与《西域闻见录》所述塞克国[32]同。其设官有曰额兰威萨[33]者，巡察城内货物真伪，〔由〕额设六员（由）巴澈[34]官迁转；有曰加尼阿斯加[35]者，校阅官军；曰利依斯〔依〕分尼[36]者，管理内外事务，曰特付〔特〕那依分尼[37]者，总理国库；曰直里弥依分尼[38]者，总管水师官军；曰巴札[39]者，管领官兵；曰磨尔那[40]者，管理回教事务兼掌教读书馆；曰麻富底[41]者，掌理律例，为国中尊贵之人，王前佩剑，仪制与王略有少间。王见额兰威萨，趋迎三步；接见麻富底，趋迎七步，制度法令，悉由参定。作奸犯科，向无斩罪。增用椎钉地置死之条，未

尝施用。如有犯者，不过废弃而已。曰玉里麻[42]者，专司案牍；由麻富底考试呈名，以听王定夺。审判案件，多有贿属。

宫中姬妾数百，多由巴札各属国竞献希恩。王无聘娶之礼，以至尊无人敌体，唯于群美中择立正妃一、庶妾七，余皆婢媵。如正妻废弃，即迁人旧宫，别立一人。王如薨逝，嗣王即将前王妻妾统禁宫中，有白奄人守外门，黑奄人供内役，因其丑黑，可无防闲也。国中贵官燕居深厦，常有人侍立。其侍立之人，皆取机密不泄者为其心腹。图充役者，多伪作朴实，以矮小聋哑为上。

国库存贮总数，秘莫能知。征税赋支兵饷，每年约计三百九十万棒。兵有两种：一曰多孛那格里兵[43]，乃当日荷多曼王精选，壮人士伍，人给田三百余亩，遂为定制；二曰加毕居里兵[44]，则随时考校人伍，孟夏、孟冬大阅。昔日队伍，为欧罗巴各国之最。近日远不如旧，而骑兵轻捷，尚精战斗，保守炮台，心力甚坚。国中遇有警急，招民为兵，未尝规避。惟行阵无纪律，所至虏掠。战则一鼓作气，长驱冲敌；衰则如鸟兽散，不知有节制也。

服饰风俗颇似东方，宽衣阔袖，与欧罗巴窄服相反。人户以去履在外为礼。饮食箕坐，以手取食。女处深闺，与男子不接见、不通问，内外甚严。其人似勇实怯，似良实狠，似捷实惰，似庄肃实淫佚，似慷慨实吝啬。国中咸遵回教，以国王为教主，自夸其教之奥妙为别教所无。严酒禁，喜施舍。乐修馆廨，以居行旅。吸食鸦片。信符咒邪术，咒所禁者，犯则处死。

文学浅拙，夺得额里西时，致额力西之文学几至毁灭。嗣有荷占王颇好文学，于普鲁萨部落〔建〕大书馆。文人谓之马特勒西（图），所赐甚厚，欲其久处肄业，以博玉里麻官职。马特勒西（图）文人有十等，年至四十岁方得上等。然其所学皆章句辨论，不知格物穷理，反嗤他国所造千里镜、显微镜、量天尺、自鸣钟，

谓是小技淫巧。其天文不识欧罗巴之历算，而信阴阳家之选择，非吉日不敢行事。其房屋绘画、音乐等技，皆无巧妙。

惟俗尚孝弟，其父母身后，遗产惟子弟得有之，外人无预。婚姻先议奁赠多寡，嗣议位置妾媵几人。庶出如嫡，若不生育，即结发之妻，亦许休弃，皆与欧罗巴相反。其土人[45]有三类：额力西人，由斯人[46]，三角帽人[47]，而额力西居其过半。由斯人即不见重，所至受人欺凌，皆以烧面[48]为业（乃）〔及〕他人所不屑为之小贩；三角帽人伶俐俭朴，多在本国贸易，不甚外出也；额力西人较灵巧，有口辩，善交易，货无贰价，指天为誓。衣服尚长，以冠别贵贱。自官府以至技艺人等，冠各有定制。饮食甚俭，无非菜蔬、橄榄、糖果而已。酒是回教所禁，而国王与贵人多好之，余皆不饮，各以鸦片代酒。食烟者众，每不及四十岁。土产地毯、羊皮、黄蜡、蜜糖、鸦片、棉花、丝发、洋布、铜。

河道纷歧，在罗弥里阿[49]首部落内，有河九焉：〔马〕列沙河[50]，自大山发源，汇多尼箬河[51]、野机尼河[52]、阿达河[53]合流南行，出地中海；哇达河[54]汇特沙那河[55]合流出海，如斯特多马河[56]、弥士多河[57]、唵治加那斯河[58]均南注于海。在摩尔达威阿[59]部落有河四：温都河[60]、西列河[61]、密士特列河[62]，均自大山发源；勃律河[63]通（奥地里加国）〔欧塞特里阿〕，四流汇合，同归（拿）那〔拿〕弥河[64]，经麻尔牙里阿[65]而出黑海。在洼腊赤阿[66]有河八：斯载尔河[67]自欧塞特里阿发源，阿鲁达河[68]自大山发源，与荷尔特斯河[69]、底流门河[70]、阿日士河[71]、单摩威沙河[72]、惹林尼沙河[73]、磨首河[74]诸水交汇，由那〔拿〕弥河注黑海。在麻尔牙（黑）〔里〕阿部落有河七：那〔拿〕弥河通（奥地里加）〔欧塞特里〕阿，底莫河[75]、额力甘芷河[76]、赞特腊河[77]、珂斯马河[78]、依斯加河[79]、多斯

河[80]均归那（拿）弥河，与诸水汇流出黑海。在（威）沙〔威〕阿[81]部落有河三：依麻河[82]、摩尔牙里奄河[83]均归摩腊洼河[84]汇入那〔拿〕弥河，入（地中）〔黑〕海。在格罗底阿[85]部落有河四：沙威河[86]通（奥地里加）〔欧塞特里阿〕国，与哇麻士河[87]、摩士那河[88]、雷那河[89]三水汇归那〔拿〕弥河出（地中）〔黑〕海。在阿尔麻尼阿[90]部落有河三：特领河[91]、斯甘弥河[92]、窝卒沙河[93]，独流出地中海。在额力西部落有河四：马威荷河[94]、沙林墨里河[95]、阿斯勃罗波达河[96]、希那达河[97]。除马威荷河之水入湖外，余俱分注地中海。

都鲁机国在欧罗巴洲各部落黑海通连大海。东、西、南界海，北界俄罗斯、欧塞特里阿，西北界意大里。管总部落十，大部落四十有六，小部落二百四十有八，大小岛三十有四。

罗弥里〔阿〕东界海，南界海及额力西，西界阿尔麻尼〔阿〕，北界沙威阿、（摩士尼）〔麻尔牙里阿〕。领大部落八，小部落七十有五。

摩尔达威〔阿〕东界黑海，西界（奥地里加）〔欧塞特里阿〕，南界洼腊治[98]、麻尔牙里〔阿〕，东北界俄罗斯。领大部落西，小部落三十有二。

洼腊治东南界麻尔牙里〔阿〕之那〔拿〕弥河，西界沙威阿，北界摩尔达威〔阿〕，西北界（奥地里加）〔欧塞特里阿〕。领大部落三，小部落二十有七。

麻尔牙里〔阿〕东界黑海，西界沙威〔阿〕，南界罗弥里阿，北界摩尔达威〔阿〕之〔拿〕那弥（阿）〔河〕。领大部落九，小部落二十有九。

沙（部）〔威〕阿东界麻尔牙里〔阿〕，西界摩士尼[99]，南界罗弥里〔阿〕，北界（奥地里加）〔欧塞特里阿〕。领大部落二，小部落二十有四。

摩士尼东界沙威阿，西界格罗底〔阿〕，南界哈西俄威那[100]，阿尔麻尼〔阿〕，北界（奥地里加）〔欧塞特里阿〕。领大部落一，小部落十有二。

格罗底〔阿〕东界摩士尼，西界意大里亚，南界哈西俄威那，北界（奥地里加）〔欧塞特里阿〕。领大部落二，小部落五。

哈西俄威那东界阿尔麻尼〔阿〕，西界意大里亚，南界海及意大里亚，北界摩士尼、格罗底〔阿〕。领大部落一，小部落八。

阿尔麻尼〔阿〕东界罗弥里〔阿〕，西南界海，北界沙威阿、摩士尼。领大部落六，小部落二十有一。

额力西东界海，西界阿尔麻尼〔阿〕，南界海，北界罗弥里〔阿〕。领大部落十三，小部落十六。

干地阿岛[101]在额力西之南少东。领大部落二，小部落五。

北土鲁机国沿革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厄勒祭〔亚〕即额力西三字译音之转。在欧罗巴极南，地分四道。经度三十四至四十三，纬度四十四至五十五。其声名天下传闻，凡礼乐、法度、文字、典籍皆为西土之宗，至今古经尚循其文字。所出圣贤及博物穷理者，后先接踵。今为回回扰乱，渐不如前。其人喜啖水族，不尝肉味，亦嗜美酒。东北有罗马（泥）〔尼〕亚国[102]，其都城周裹三层，生齿极众，城外居民，绵亘二百五十里。有一圣女殿，门开三百六十，以象周天。邻近有高山，名阿零薄[103]，其山顶终岁清明，绝无风雨。古时国王登山燎祀，其灰至明年不动如故。有河水，一名亚施亚[104]，白羊饮之即变黑；一名亚马诺，黑羊饮之即变白。有二岛：一为厄欧白亚[105]，海潮一日七次。昔名士亚利斯多[106]，遍穷物理，惟此潮不得其故，遂赴水死。其谚云：亚利斯多欲得此潮，此潮反得亚利斯多。一为哥而府[107]，围六百里，出酒与油蜜极美，遍岛皆橘、柚、香橼之属，更无别树。天气清和，野鸟不至其地。

又曰：翁加里〔亚〕在波罗尼〔亚〕之南，物产极丰，牛羊可供欧罗巴一州之用。有四水甚奇：其一从地中喷出，即凝为石；其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为冰；其一以铁投之便如泥，再熔又成精铜；其一水色沉绿，冻则便成绿石，永不化矣。案：翁加里，今并入北都鲁机，故附诸后[108]。

《海录》：祋，都律切。古国在布路牙[109]、吕宋、佛朗机之后，案：此都鲁机国也。祋即都鲁二字之双声，疆域大而奉回教，是其明证。云在吕宋、佛朗机之后者，言方向大概，非必接境。在伊宣各国之北，疆域极大。本回回种类，人民强盛，穿大袖衣，裹头，服皮服，不与诸国相往来。西洋人谓之仍跛喇多[110]者，犹华人言大国也。唯称中华及祋古为然。西洋称大国者，惟中华及俄罗斯。《海录》中无俄罗斯者，专述海船贸易之国也。土鲁机兼跨欧罗巴、阿细亚二洲之境，故亦云大国。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土耳其国，一作都鲁机。其地南接希腊国与群岛之海[111]，北连峨罗斯、奥地利亚等国，东及黑海、马摩喇海湾[112]、群岛海至海外，西至亚地亚海隅[113]，西北至奥地利亚国。北极出地自四十度至四十六度，偏东自十三度至三十度，广袤方圆三十万方里。居民八百万丁。北方之高岭，为土尔其交界。其多恼河为北疆。其平地不广，遍处山岭。沿海湾口甚多，北由君士但海峡[114]与黑海相连，南由他他尼里[115]与希群岛海交流。产棉花、烟、葡萄、南果、羊毛、羌花等货。其国古时列分。其居民族类各殊。至于土耳其为地主者，自新疆搬移亚齐亚西方，奉回回教，与蒙古族交战败，自避山穴，招各盗贼据地。其头目号曰阿多曼，废国主而自立新国。时元成宗元贞五年[116]也。按：此元代回回被蒙古军驱逐，自葱岭以东窜往葱岭以西也。新疆乃本朝之名，元代则名别什巴里[117]，此译者以今名称古地也。其后裔专务攻击邻国，强

之人回教。于顺帝至元[118]年间，土耳其王督兵渡海峡，至欧罗巴地，胜败不常，两主继亡。巴牙屑王[119]连战皆胜。于是蒙古大王侵国，巴牙屑王战败被虏，骄行渐减。其子孙如祖，复勇猛争战，于明朝景泰三年[120]攻取希腊之都，迄今为土耳其之国都也。连五十年得陇望蜀，攻击四方，伏尸遍野。自嘉靖年以后，王耽逸乐，臣下弄权，值峨罗斯国勃兴之际，釁衅相攻。峨罗斯百攻百胜，土耳其水陆战败。倘非列百国劝阻之，土耳其国则已倾覆。然佛兰西国恒救其危。道光元年，希腊畔之，土耳其力战，终不能胜，希腊遂自创立新国矣。六年后，土耳其再与峨罗斯死战不胜，纳银千万员，又割交界各地以讲和。道光二十年，英国助土耳（几）〔其〕王强服叙利地，但其国基已废，倾倒在旦夕。其妻妾奴共计六百口，择一位为其宠妃，初生子者为王后。殿内白黑阉宦中多黠慧，便嬖（周）〔用〕事。兵共十万。全国分二十八部。各部总领每弄权朘下民。及其有罪，资业被籍入官，以充国帑。每年各税饷银千万员，欠项银四千万员。步兵九十四万丁，骑兵一十二万四千丁。大战舰八只，师船二十四只。今述土（尔）〔耳〕其各部如左：

路默利部，在东南方，居民大半土（尔）〔耳〕其人，好逸恶劳，惟勇攻战。节食禁酒，终日吸鸦片、饮珈琲。衣服甚美，以帕包头，幘緉。以吸烟之故，肩缩面瘦，形貌猥衰。坚执回教，藐视他人。尊贵者随意娶妻妾。其国都君士但城，在马湾边，乃罗马君士但丁汗于东晋年间所建，海港广便，各国商船所集。内有王宫，其广如城。其回回大殿即昔耶稣门生之堂，山水美景环之。亚得安城[121]周围十五里，内有古殿。加利城[122]在（罗）马海湾，居民万七千丁，经商贸易。

路北不牙部，居民奉希腊教门，风俗话音与峨罗斯相近。其

民安业勤劳。会城居民五万，由陆路通商。顺剌[123]城池坚固，击退峨罗斯军在此山隘。多恼河滨筑城设堡防备。

路西北布尼（城）〔部〕，地多山岭，出铁。其中二分奉希腊教门，怨恨土官，往往起乱。

息味部，向西北，居民奉希腊教，不服回回管辖，并力攻拒。国王强操政令。省会别甲邑[124]，城池坚固，屡被敌伐，守御不陷。

亚剌万部，在海边，地方崎岖，居民射猎好斗，天下精兵也。会城曰药输尼那[125]。昔其总领逆国主，连年守御。居民三万五千丁，土民猛毅刚直。

黑坐义[126]小部，遍路巉岩，民居山谷，颛陋勇猛。

瓦拉基，地长一千零八十里，阔四百五十里。居民九十七万丁。地平坦。河滨沆茫，田宜麦。野多群畜。土民崇拜教主耶稣。惟官吏横征私派，民皆忍受。其都布加力[127]，居民八万丁。东北末大妹[128]，地广袤方圆五万一千方里，居民五千万丁。西方多山岭，产五谷、南果、葡萄、烟、蜜蜡、硝盐、马、牛、豕，每年售马万计。恒时被虐主压服，亦蒙峨罗斯护恤，以避土王之勒索。其都城曰牙西[129]，在群岛中据干地亚洲，周围千五百里地，海滨丰亩。其橄榄果成好油。居民好自专制，土耳其二十三年强击而不能服之。大半崇希腊教门。其岛山水最美，居民万五千丁。岛之海口，渐以沙淤，阻船进口。

《地球图说》：土耳基国东界黑海，南界地中海并希腊国，西界亚得利亚海并阿士氏拉国，北界（奥地里加）〔阿士氏拉〕及峨罗斯国。百姓约七百万之数。都城曰君士旦丁，内民六十万。述耶稣教、天主教、回回教、希腊教。其民首不戴帽，以帕围之，身穿长袍，席地坐饮，食不用匙箸，以手搏之。尚信守约。土膏衍沃，栽种不劳，故其民怠惰，好战猎。吸雅片。国王独揽政权，臣

下无言责。民风男尊女贱，一男可娶数女。有大江名拖奴俾，中有高山曰喜麦[130]。产绵花、烟叶、架非、葡萄、南果、羊毛、羌花、雅片、蜜蜡、硝盐、铁、马、牛、羊、豕、橄榄油。

《地理备考》曰：土耳基〔亚〕国分〔见〕三州：一在欧罗巴州，一在亚细亚州，一在亚非里加州。地土广阔，烟户繁滋。

土耳基亚国，在欧罗巴州之南者，北极出地三十六度二十分起至四十八度二十分止，经线自东十三度起至二十七度三十分止。东至厄罗斯国暨黑海，西连奥斯的里〔亚〕国，南枕地中海暨额力西〔亚〕国，北接厄罗斯、奥斯的里〔亚〕二国。长约二千五百里，宽约二千里，地面积方二十五万里。烟户九兆口。地势：南方则山崭岩参（崖）〔嵳〕，络绎不绝；北方则平原坦阔，湖河纷歧。河至长者九，湖至大者十。田土最朊，谷果极丰。南方所产草卉，移植本国，靡弗适宜。林木稠密，药草备具，为欧罗巴州各国之最。产铜、铁、锡、铅、矾、磺、纹石等物。地气温和，惟污秽触犯，人多疾病。在昔汗位历代相传，于今分为四国，或汗或王，称谓各异。奉教〔乃〕科马尔回教，别教需（损）〔捐〕资方不禁止。技艺平庸。除都会外，匠肆不多，所造仅敷所需。贸易兴隆，惟官长掣肘，庶民荒弃，是以国内生理，皆外客经营。本国昔属罗马国，迨罗马国西迁后，夷狄侵扰。元成宗年间，有非里日亚[131]酋长侵夺额力西〔亚〕国之布鲁萨地，僭称为王，号曰科多马诺国[132]。传至其子，开辟疆土。越六十一载，其孙默拉德[133]者嗣位，攻陷安多黎诺伯勒城，而建都焉。其子又拒退佛兰西、亚里曼二国来侵之师。厥后蒙古人侵犯亚细亚州各地，本国之君巴耶西德者，前赴救之，为蒙古王达美尔兰所擒获。传至摩拉多[134]者，占据英吉利国属地甚多，破翁给里亚国之兵。迨其子马何美德王，(改)〔攻〕克〔官士丹〕的诺伯拉城，迁都其地。此

后历代嗣君与欧罗巴各国交兵。康熙二十二年本国始衰，师多败北。乾隆五十四年，传至塞黎慕王[135]，丧地于厄罗斯国，复失厄日度于佛兰西国，三年后始再克复。嘉庆十二年，国人变乱，两次废立，又立马科美德王[136]，即现在之君也。

通国昔分七部，今改四国：一土耳基〔亚〕，又名科多马诺；一塞尔维〔亚〕；一袜拉几〔亚〕；一摩尔达维。其塞尔维〔亚〕等三国皆自立为国，不归土耳基〔亚〕统辖，但每岁纳贡于其国，以存旧属之谊。

其一，科多马诺国，东枕黑海，西（南）至（地中）〔诺尼约〕海[137]暨奥斯的里〔亚〕国。地面积方约十五万三千里，烟户七兆口，君位世袭。国分四大部：一曰罗美里〔亚〕，首郡曰〔官丹的诺〕伯拉，乃本国都也，建于官士丹的诺伯拉峡，在黑海与马尔马拉海之间。从外而观，则楼台叠起，景色美丽；自内视之，屋宇朴素，街衢曲隘。然学医各院，书库、浴室靡弗备具。市廛林立，商贾云集。惟路涂污秽，瘟疫流行。一名波斯尼亚，一名西里斯的黎亚[138]，一名（曰）〔日〕萨壹尔[139]。

其二，塞尔维亚国，东至袜拉几亚国，西连科多马诺国，南接罗美里〔亚〕部，北界奥斯的里〔亚〕国。长约七百里，宽约三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二万二千五百里。烟户三亿八万口。侯爵世袭，通国分为十七府，建都于日索袜[140]、达奴比约[141]两河交汇之处。

其三，袜拉几〔亚〕国，东、南二方皆（在）〔至〕达奴比约河，西连塞尔维〔亚〕、翁给里〔亚〕二国，北接摩尔达维〔亚〕国暨奥斯的里〔亚〕国。长约一千里，宽约五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三万一千一百二十里。烟户七亿九万口。侯爵世袭。通国分为十八部，建都于冬波维宜的萨河岸。

其四，摩尔达维〔亚〕国，东至厄罗斯国，西连奥斯的里〔亚〕国，南接达奴比约河暨袜拉几〔亚〕国，北界厄罗斯、奥斯的里〔亚〕二国。长约七百五十里，宽约四百里，地面积方二万一千四百五十里。烟户四亿五万口。侯爵世袭。通国分十三部，建都于高阜之上。

其〔国〕通商冲繁之地，或濒海边，或在腹内。

《外国史略》曰：欧罗巴各国，惟土耳基国最广。居民聪明，聚集如云。罗马人降其地数百年后，其旧君之裔复立国焉。

唐时中国西界，有土耳基族望西迤逦，初与西域民战。自唐顺宗后，渐进回教，据印度西方犹太之地。南宋[142]以后，欧罗巴各国以其占圣墓地，合军攻退之。后蒙古游牧又攻之，走匿山内。元武宗至大年间[143]，有夷目曰阿士曼，招各山贼，恢复全地，再立土耳基族于亚悉亚之西。所虏之人，悉断其势皮，为回回以人阵，死亡千万。更招他族少壮者为兵。明初[144]，在欧罗巴希腊地立国[145]，闻北地构乱，欲侵取各国，尽绝耶稣教，立回教。于明建文帝六年[146]，连败欧罗巴各国之军，所虏者几万人。后益务侵欧罗巴地。于明英宗正统四年[147]，再战数载，欧罗巴人败绩。自后土耳基势日浩大。于嘉靖二十九年[148]，摩含默号第二王[149]即位，欲称雄盖世。甫立，即募水陆军攻据希腊之都[150]，越五十年，土耳基攻伐四方，据其地，又伐意大里国。嘉靖七年[151]，围东国之都，日耳曼各君皆畏其势。其地中海水师，任意驶驾，惟登陆攻城，每不克而退。二百五十年内，阅十三君，皆知好武广地，但国无法度。后始设教师、布律法，以治其民。其君惟听命于臣妾。殁后，继子尽杀其兄弟。各部兵帅滥索居民，遂屡叛，君屡被废。越三百年，欧罗巴各国日强，而土尔基国尚与东国结衅，战争不息。于康熙二十一年，东国合力鏖战大胜，尽复前所失地。于时

峨罗斯乘势攻土耳基，取其地。凡在黑海边之国，皆一一归峨罗斯。同天主教门之国俱叛之。土耳基军又驶渡攻麦西国，与英人交战。道光元年，所属希腊民亦叛焉。于是英吉利、佛兰西、峨罗斯三国，皆集师以攻土耳基国，尽殄其水师，余众遂奔希腊。希腊人助以兵卒，复创立其国。其军伍训练，悉遵西洋法度。君颇聪明勤政，外国皆称颂焉。

土耳（其）〔基〕本列国也，居民各异。在欧罗巴，广袤方圆九千五百二十里，居民千五百五十万；在亚西亚，三万四千七百五十里，居民千二百五十万；在亚非利加，方圆三万八千四百三十里，居民五百五十万。

在欧罗巴之地有三所，名为土耳基之属，其实服事峨国。一摩道，广袤方圆八百零三里，居民四十五万，居东国、峨罗斯之间，南连土耳基，北极出自四十五至四十八度三十分。多恼河并他匿得[152]等河，皆经流此地。多牧场，所畜蕃盛，亦出蜜蜡。其居民未向化，风俗不醇，皆因希腊以崇天主教。虽务农，鲜制造，有蚂蚱屡茹其田。五爵恣其勒索，故民最（贫）乏，务通商。其君受土耳基之敕命，然即位必先由峨国议准，方能管其地。是以峨国之势益大。一瓦拉基，在摩道之南。其西、南两边与土耳（其）〔基〕交界，西北与东国相连。北极出自四十三度四十分至四十五度三十分，广袤方圆千二百九十七里。居民九十五万。多恼河亦通此地。丰五谷。居民怠惰，无所经（管）〔营〕，多缺乏。其君俯听峨国之命。

悉比焉部，北极出四十二度及四十四度五十分，广袤方圆五百六十里。居民九十万。北至东国、土耳基国。三方环山，多矿，但民不知掘。产五谷，多葡萄，其居民善养牲畜。无五爵，惟有农夫、匠、教师三品。各任贸易，不服外国。于明英宗天顺年，悉

比邑与回回战败[153]。越四百年，民苦酷政，故生异心。于嘉庆五年[154]，众民啸起，攻击酷主，因与国人盟。今所立之君甚聪明，招乡绅会集议论，各国称颂。岁贡于土耳基。募兵万二千以防御。多恼河南边多建固城，其中最要者系百牙拉，即土耳基军所守者。

外有新立之国曰峨拉[155]，或黑山，广袤方圆六十五里，居民十万七千，在阿得利亚海边，土耳基终不能强服。居民自选头目，恣为海盗，亦贩卖牲畜。崇希腊之天主教。

布尼焉部，分上、下，在东国南及亚得利亚海隅，广袤方圆千零六十三里。居民八十五万，崇希腊天主教者三分之二，余为回回。多山林，出南果、葡萄、牲畜，造刀剑最精。都会曰撒拉约[156]，居民六万，所寓悉茅舍。

布牙里系广地，东及黑海，北连瓦拉基，广袤方圆千七百四十里，居民百八十万。东方平坦，出牛、羊、五谷、葡萄、铁、铜、蜜糖。居民所崇之教与前不异。其都曰所非亚[157]。北方有坚城，四面环之。

亚巴尼部，在亚得利亚海边，广袤方圆七百里。居民三十万，语音各异。崇希腊之教。屡次叛逆。海边多支港，海贼所丛人。

土耳基最要之部曰路米里，广袤方圆四千四百里。居民六百八十万。多山磐腴田。君士旦，居民六十五万，本古城也。山水若仙界，昔所立天主礼拜堂甚宏丽，今为回回会处。其城在七山下，有海峡。其街狭，宫殿大而不美，海港极广，多风、无巨浪。亚得利亚邑，居民十万。牙利邑在海（陕）〔峡〕，居民八万。撒罗尼[158]，居民七万，大半崇回教。惟希腊人能勤，土耳基人则惰。

群岛之最大者曰干地亚，广袤方圆八十八里，居民二十七万。周朝时极旺相，居民百二十万。久服希腊国，后意大里威尼得[159]据之，此康熙四年[160]也。山水甚美，山峰高七百二十丈。地丰盛。

居民万二千，畏土耳基之酷，不敢垦作。其城与岛同名，居民万二千。道光年间，土耳基虏掠百姓，戮者不胜数。其他岛虽小，各出橄榄油、葡萄等物。多水师，为海贼所惧。古时此岛各自为国，土耳基遏其势，归回教。中亦多商在各港贸易。希腊之族，尤狡狯善骗。

土耳基君操全权。昔有嗣君畏兄弟分权，尽杀之。其政悉按回回法，立辅政大臣四员，又立教师以办法律及教门各事。其大臣统摄文武三军兼理国事。各部设头目经理百姓，每自恃富强，擅权与国主战，故多作乱。峨罗斯及他国争来攻之。幸欧罗巴各国为之防御，得免。民分三品：一曰回回族，最尊贵；二曰繙事[161]，是奉希腊等教之门人，亦同纳赋；三曰奴婢，即由外国所贩卖及本地所养者。其国之兵三十七万，岁人国帑银二千五百万圆。有大战舰、火轮船，水手多系希腊人。

《瀛环志略》曰：土耳（基）〔其〕三（方）〔土〕古大秦（东境），即意大里亚之罗马〔东境〕为西域自古著名地。东（方）〔土〕创辟最早，巴庇伦[162]建国于前，西里亚代兴于后。犹太[163]，一作如大，又作如氐亚，又作如德亚．又作儒德亚。即《唐书》所谓拂（箖）〔菻〕国，以色列之族由此兴焉。其国自夏、商历汉季，传世最久。令辟贤王，后先辉映。西土为希腊开基之地。君士但丁则罗马东都，比于雒邑。（秦）〔泰〕西远隔神州，礼乐车书之化，无由渐被。而在彼土言之，则此数千里者，固商、周之耿、亳、豳、岐，声名文物之所萃也。土耳其本回部贱族，窜身买诺[164]，遗种繁滋。遭时衰乱，揭竿而起。恃其兵力，蚕食东西，遂使名城堕毁，典业散亡，文献无征，风流歇绝。三（方）〔土〕之民就俎醢之地而困膻污之俗者，数百年于兹。观泰西人所著书，西土之困于苛政也尤甚。胜、广之徒，时时攘臂，而彼昏不知，犹晏然为

羊车之游。亡可翘足而待矣。

(秦)〔泰〕西诸国，跨亚细亚、欧罗巴两土者，惟峨罗斯与土耳（基)〔其〕。土耳（基)〔其〕疆域之大，不及峨罗〔斯〕，而擅膏腴之壤，据形便之地，百年来无止戈之日。七椿园讹为控噶尔[165]，又以千余年前一统之罗马移之土耳（基)〔其〕；又称峨罗斯本其属国，控噶尔用东西迭驾之法，峨罗斯大困，增贡乞和乃免。此出乌巴锡诅咒之言，而《闻见录》信之，误矣。两国黑海亘隔，风马牛本不相及。自峨罗斯开高加索部，详《峨罗斯图说》。而与土之东壤接；又开波兰诸部，而与土之西境毗连。其初构兵，在乾隆中年。维时峨罗斯勃焉方兴，战攻甚锐；土耳（基)〔其〕衰机甫兆，兵力犹强，胜败之数，大略相当。后则南风不竞，割讲频仍。近年内讧四起，危如累卵。然究未为峨所兼并者，则由英、佛护持而排解之也。欧罗巴人最恶回教，土耳（基)〔其〕之昏虐，又诸国所鄙夷。英、佛于土非有所爱，特以峨罗斯北地荒寒，不长水战，故仅能比肩英、佛，未足定霸一方。若土耳其为所并兼，则地兼三海，波罗的海、黑海、地中海。于欧罗巴已扼吭而附其背，诸国其能晏然已乎？

【注】

〔1〕其实希腊在1830年就恢复独立了，《地理备考》已不把希腊列为欧洲土耳其属国。《四洲志》所据的外文原著仍列希腊为欧洲土耳其的十个属国之一是不对的。魏源认为“北土鲁机即古时额力西国”更误。

〔2〕当时匈牙利已为奥地利兼并了约半个世纪。魏源所见的新资料都没说匈牙利属欧洲土耳其。但他却据二百多年前的书，误匈牙利仍为欧洲土耳其属国，并说“北土鲁机”为希腊与匈牙利“合成”，尤误。

〔3〕当时基督教早已分为天主教、新教、希腊正教三大派。此名似作“基督教”为宜。

〔4〕牙萨底斯（Jaxartes），这是希腊人对锡尔河（Syrdar'ya）的称呼。

〔5〕阿尔特山（Altai Mts.），阿尔泰山。

〔6〕英文原著作第十世纪，译文及所注我国纪年均误。

〔7〕戈腊山（Khorassan），呼罗珊。

〔8〕塞尔牙国（Seljue），塞尔柱王朝。

〔9〕欧富腊底斯河（Euphrates），幼发拉底河。

〔10〕阿丹（Saracen princes），萨拉森君王，即阿拉伯。

〔11〕罗翁国（Roum，或Rum），鲁姆。

〔12〕西里阿（Syria），又作叙利，即叙利亚。

〔13〕腊体讷国（Latin nations），拉丁国家。原著此句意为“欧罗巴列强遂组织十字军，拉丁国家之兵源源开至”。

〔14〕耶路撒陵（Jerusalem），耶路撒冷。

〔15〕伊哥尼吾（Iconium或Konya），伊科纽姆（肯亚）。

〔16〕这个年代疑应作1231年。所写公元年代既误，所注的我国历史纪年亦误。

〔17〕指伊儿汗（Il Khan）。

〔18〕侑多曼（Dttoman，Othman），又作阿多曼，即奥托曼。

〔19〕原著作a leader of shepherds and bandits。

〔20〕西底阿（Scythia），西徐亚。

〔21〕荷占，原文作Orchan。

〔22〕普鲁萨（Prusa），布尔萨。

〔23〕麻荷弥王，原文作Mahomet Ⅰ。

〔24〕观斯顿丁罗布尔（Constantinople），又作君士但城、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Istanbul）。

〔25〕麻马里（Barbary或Maghreb），巴巴里（马格里布）。

〔26〕格利弥阿（Crimea），克里米亚。

〔27〕罗尼士（Rhodes I.），罗得岛。

〔28〕西普鲁（Cyprus），塞浦路斯岛。

〔29〕原著作十七世纪，译文及所注我国历史年代均误。

〔30〕原著作十八世纪，译文及所注我国历史年代均误。

〔31〕巴里达（Palestine），巴勒斯坦。

〔32〕塞克国，疑指〔Sacae（Sakes）〕，即塞凯。

〔33〕额兰威萨（Grand Vizier），即首相。《四洲志》漏译其主要职责。

〔34〕巴渣（Pacha），本义为首脑，转指伊斯兰教国家的高级官衔。

〔35〕加尼阿斯加（Cadi asker），军事法官，其主要职责为主持军法。

〔36〕利依斯〔依〕分尼（Reis Effendi），此名现代土耳其语意为外交部长。但当时这一官职既管外交，也管内政。

〔37〕特付〔特〕那依分尼（tefterdar effendi），即财政大臣。

〔38〕直里弥依分尼（tchelebi effendi），即海军大臣。

〔39〕巴札（Capitan Pacha），即舰队总司令。

〔40〕磨尔那（Mollahs），即法绅。

〔41〕麻富底（Mufti），即最高审判官。

〔42〕玉里麻（ulema），即法绅成员（宗教、法律权威）。

〔43〕多孛那格里兵（toprakli），即近卫兵。

〔44〕加毕居里兵（capiculi），即雇佣兵。

〔45〕土人（rayahs），意为非穆斯林土耳其人，《四洲志》译为"土人"，从《海国图志》百卷本误刻为"士人"。

〔46〕由斯人（Jews），即犹太人。

〔47〕三角帽人（Armenians），即阿美尼亚人。

〔48〕原著作 carry on banking，应译"经营银号"。参见拙作《有关〈四洲志〉的若干问题》，《暨南学报》1993 年 7 月。

〔49〕罗弥里阿（Roumelia），又作路默利、罗美利亚、路米里，即鲁米利亚。

〔50〕〔马〕列沙河（Maritsa R.），马里查河。

〔51〕多尼箸河（Tundzha 或 Tundia R.），登贾河。

〔52〕野机尼河（Ergene R.），埃尔盖内河。

〔53〕阿达河（Arda R.），阿尔达河。

〔54〕哇达河（Vardar R.），瓦尔达尔河。

〔55〕特沙那河（Dzerna R.），今黑河（Crne Reka）。

〔56〕斯特多马河（Strama 或 Strimón R.），斯特鲁马河。

〔57〕弥士多河（Néstos 或 Mesto R.），内斯多斯河。

〔58〕亚治加那斯河（Aliákmon 或 Andje Karasvu R.），阿利亚克蒙河。

〔59〕摩尔达威阿（Moldavia，Moldova），今摩尔达维亚及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地区。

〔60〕温都河（Kogilnik，Kundu R.），戈吉尔尼克（昆都）河。

〔61〕西列河（Siret，Sereth R.），塞列特河。

〔62〕密士特列河（Bistrifa，Bistritz R.），比斯特里察河。

〔63〕勃律河（Prut，Pruth R.），普鲁特河。

〔64〕那拿弥河（Dunay，Danube R.），又作拖奴俾江，即多瑙河。

〔65〕麻尔牙里阿（Bulgaria），又作不牙都、布牙里，即保加利亚。

〔66〕洼腊赤阿（Wallachia），瓦拉几亚，罗马尼亚南部地区。

〔67〕斯栽尔河（Schyl R.），今纪乌（Jiu）河。

〔68〕阿鲁达河（Aluta R.），奥尔特（Olt）河。

〔69〕荷尔特斯河（Oltez R.），切尔纳（Cerna）河。

〔70〕底流门河（Teléorman，Teliorman R.），特列奥尔曼河。

〔71〕阿日士河（Arges，Argis R.），阿尔杰什河。

〔72〕单摩威沙河（Dimbovite，Dumbovitza R.），又作冬波维宜的萨河，即登博维察河。

〔73〕慈林尼沙河（Ialomita，Jalomnitza R.），雅洛米察河。

〔74〕磨首河（Buzau，Bouzer R.），布泽乌河。

〔75〕底莫河（Timok R.），蒂莫克河。

〔76〕额力甘芷河（GolyamaKamchiya，Great Kamchi R.），大坎奇亚河。（此河自流入黑海，不与多瑙河汇。）

〔77〕赞特腊河（Yantra，Jantra R.），扬特拉河。

〔78〕珂斯马河（Osum，Osma R.），奥苏姆河。

〔79〕依斯加河（Iskŭr，Iska R.），依斯卡河。

〔80〕多斯河（Touz R.），图兹河。

〔81〕（威）沙〔威〕阿（Srbija，Servia），又作息味、悉比，即塞尔维亚。

〔82〕依麻河（Ibar R.），伊巴尔河。

〔83〕摩尔牙里奄河（Bulgarian Morava），今托皮卡河（Topica R.）。

〔84〕摩腊洼河（Velika Morava），大摩拉瓦河。

〔85〕格罗底阿（Croatia，Hrvatska），克罗地亚。

〔86〕沙威河（Sava，Save R.），萨瓦河。

〔87〕哇麻士河（Vrbas，Verbes R.），弗尔巴斯河。

〔88〕摩士那河（Bosna R.），波斯尼亚河。

〔89〕笛那河（Drina，Dwina R.），德里纳河。

〔90〕阿尔麻尼阿（Albania），又作亚剌万、亚巴尼，即阿尔巴尼亚。

〔91〕特领河（Drini，Drin R.），德林河。

〔92〕斯甘弥河（Shkumbini，Scambi R.），什昆比尼河。

〔93〕窝卒沙河（Vjosa，Voujutza R.），维约萨河。

〔94〕马威荷河（Kifissos，Maveo R.），基菲索斯河。

〔95〕沙林墨里河（Piniós，Salembria R.），皮尼俄斯河。

〔96〕阿斯勃罗波达河（Akhelöös，Aspropotamos R.），阿黑洛沃斯河。

〔97〕希那达河（Sperkhiós，Hellada R.），斯珀希俄斯河。

〔98〕洼腊治（Wallachia），又作瓦拉基、袜拉几亚，即瓦拉几亚。

〔99〕摩士尼（Bosnia），又作布尼，即波斯尼亚。

〔100〕哈西俄威那（Hercegovia，Herzegovina），黑塞哥维那。

〔101〕干地阿岛（Candia），今克里特（Kriti）岛。

〔102〕罗马（泥）〔尼〕亚国，《职方外纪》成书时虽已有罗马尼亚民族，罗马尼亚王国尚未成立。疑此名指鲁米利亚（Roumelia）。

〔103〕阿零薄（Olympus），奥林匹斯山。

〔104〕亚施亚（Axios，Axius），阿克西奥斯河。

〔105〕厄欧白亚（Evvovia，Euboea），埃夫维亚（尤比亚）岛。

〔106〕亚利斯多（Aristofeles），通译亚里士多德。他是病殁于卡尔西斯的，非赴水死。

〔107〕哥而府（Kérkira，Corfu），克基拉岛（科孚岛）。

〔108〕《海国图志》成书时，匈牙利早已不属奥斯曼帝国，魏源却写按语说“今并入北都鲁机”，误。

〔109〕原书作“西洋”，魏源改为“布路牙”，即葡萄牙。

〔110〕仍跛喇多，疑为 Imperio 与 La Porte 的综合音译。

〔111〕群岛之海或群岛海指希腊东、南、西三面诸希腊群岛（Greak Islands）所在的海域，即爱琴海（Aegean Sea）、克里特（Kriti）群岛周围的海域，及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

〔112〕马摩剌海湾（Marmara Denizi），又作马湾、马海湾，指马尔马拉海。

〔113〕亚地亚海隅（Coast of Adriatic Sea），亚得里亚海岸。

〔114〕君士但海峡（Karadeniz Boğazi），又作官士丹的诺伯拉峡，即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

〔115〕他他尼里（Dardanells），达达尼尔海峡。

〔116〕应作大德三年。

〔117〕别什巴里，或称别失八里，仅为我国新疆部分地区。

〔118〕应作至正。

〔119〕巴牙厮王，即巴亚吉德（Bayazid）。

〔120〕应作景泰四年。

〔121〕亚得安城（Edirne，Adrianople），又作安多黎诺伯勒城，即埃迪尔内（亚得里亚堡）。

〔122〕加利城（Gelibolu，Gallipoli），又作牙利邑，即格利博卢（加利波里）。

〔123〕顺剌（Choumla，Schumla），即科拉罗夫格勒（苏门）（Kalarovgrad，Sumen）。

〔124〕别甲邑（Beograd，Belgrade），又作百牙拉，即贝尔格莱德。

〔125〕药输尼那（Ioannine，Joanine），艾奥尼纳。

〔126〕黑坐义（Hercegovina，Herzegovina），黑塞哥维那。

〔127〕布加力（Bucuresti，Bucharest），布加勒斯特。

〔128〕末大味（Moldavia），又作摩道，即摩尔达维亚。

〔129〕牙西（Iasi），雅西。

〔130〕喜麦（Haemus），黑马斯山。

〔131〕非里日亚（Phrygia），弗里吉亚。

〔132〕科多马诺国（Ottomano），奥托曼国，亦称奥托曼艾米尔酋长国。

〔133〕默拉德，指穆拉德一世（Murad Ⅰ）。

〔134〕摩拉多，指穆拉德二世（Murad Ⅱ）。

〔135〕塞黎慕王，指色里姆三世（Selim Ⅲ）。

〔136〕马科美德王，指马茂德二世（Mahmud Ⅱ）。

〔137〕（地中）〔诺尼约〕海（Ionian Sea），爱奥尼亚海。

〔138〕西里斯的黎亚（Silistria），锡利斯特里亚。

〔139〕〔日〕萨查尔（Djezayrs），杰扎伊尔。

〔140〕日索袜（R. Jessova），杰索瓦河。

〔141〕达奴比约（R. Danubio），多瑙河。

〔142〕应是北宋末期。

〔143〕应为元成宗大德年间。

〔144〕应为元末。

〔145〕指1362年迁都亚得里亚堡。

〔146〕应为明洪武二十九年。明代建文年号只有四年，亦无所谓建文帝六年。

〔147〕应为正统九年。

〔148〕应为明景泰二年。

〔149〕摩含默号第二王，指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t Ⅱ）。

〔150〕指君士坦丁堡。

〔151〕应为嘉靖八年。

〔152〕他匿得河（Dnestr，Dniester R.），德聂斯特河。

〔153〕这次战争始于明景泰七年土军围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天顺二年塞尔维亚战败。

〔154〕应为嘉庆九年。

〔155〕峨拉（Crna Gora），门的内哥罗（Montenegro），习称黑山。

〔156〕撒拉约（Sarajevo），萨拉热窝。

〔157〕所非亚（Sofiya，Sofla），索非亚。

〔158〕撒罗尼（Thessaloníki，Solonica），萨洛尼卡。

〔159〕威尼得（Veneti，Venezia，Venice），威尼斯。

〔160〕威尼斯据克里特岛远早于康熙四年，土耳其占领克里特岛，则为康熙八年。

〔161〕緇事，Rayahs（非穆斯林的土耳其人）的讹译。

〔162〕巴庇伦（Babylon），巴比伦。

〔163〕犹太（Judah，Judaea），又作如大、如氐亚、如德亚、儒德亚，即古犹太王国（朱迪亚）。

〔164〕买诺，应作亚细亚买诺（Asia Minor），即小亚细亚。

〔165〕控噶尔，瑞典文Konungarike（王国）的译音，即Konungariket Sverige（瑞典王国），指北方战争初期情况。所述虽有夸张之处，但战争初期俄军确败。“控噶尔”三字的译音亦无讹。徐继畬没弄清情况即大加斥责，轻率。

海国图志卷四十九

邵阳魏源重辑

希腊国即古时额力西国，《职方外纪》作厄勒祭〔亚〕者也。昔为都鲁机所据，今仍自为一国。原本无，今补。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希腊国者，土耳其邻国也。东、南、西三方至群岛海，北接土耳其国。为半土。北极出地三十六至四十二度，长一千二百里，阔三百里，广袤十万一千方里。居民百九十二万。年运出一千有二百万员。产绵花、南果、羊毛、干葡萄果、橄榄油、五谷、烟。天气和暖，岭险峡邃。古时希腊民艺术超众，博学通达。工师营筑庙殿，及今尚传古迹。其匠刻象如活人，其画工画山水林泉，摹写传神。周敬王十九年[1]，白西[2]国王率军兵立寨数里，旗鼓遍野，师船满海，水陆并攻。当时希腊之民效死力战，击退敌兵。以后国人益豪志吞邻国。有马其屯王倾国往攻，皆为白西王所败[3]。侵至印度，国王病殒[4]。帅臣分其国地，各自为王。缘此希腊文字语音广布各地，故希腊人教化天下，不论至何处，皆有其文艺。其诗书列西国人无及之者也。东汉[5]年间，罗马王强服四方，亦攻胜希腊列国，归人版图。国人失其壮志。自后乃变其战法，以蛮类攻击罗马西地。及东、西罗马相分之际，其东帝恒驻于边，希腊始仍自为国，不受意大里节制。救世主降世五十年后，希腊民奉其教，弃绝神佛，惟拜独

一真主。阅三百年，执正教。此后加特力教异端迷世，希腊见诱惑陷，如是救世主道理渐衰，存其名而离其实。既而回回始兴，志吞希腊国。希腊连年拒敌，再夺再失。其嗣王复多丧德，虽列西国合军攻击回回以据犹太国，亦不能守地而退。及土耳其族兴时，其回回如虎而翼，复力侵希腊国，强取其地。明景泰三年[6]，土耳其国来攻，重城长堑，希腊民若釜中鱼，国民四散。三百七十年受侵不已，民不能堪。于道光二年[7]，愤起畔土尔其，列西国悯其雄气，各出精兵助之。土耳〔其〕王不得已退军，封希腊使自主。近日偃武息争矣。庶民好华，冠服效土耳其族。女梳其发为巧髻，身盖薄彻绵帕。男女悦歌喜乐。沿海港口甚多，土民好航海贸易，商贾巧而无信。国都曰鸦典[8]，宫殿古迹，为万世建宇之格式。古时众士聚其城中，辩道论理。耶稣之门生保罗至其邑传道。其神庙皆倾倒，尚存古迹而已。

其所辖之部：一曰那破里[9]，海口通商，居民万五千丁。得波（教）〔勒〕撒城[10]坚固，土尔其兵攻破之，多所杀戮。希腊民报其仇，再获城后，虐杀土尔其之人，以暴易暴焉。一曰巴答城[11]，乃其海口，街道芜秽。墨所龙义城[12]，被希腊族人固守之。帖撒罗尼加城[13]居民六万丁，种绵及烟，勤劳度生。尚有群岛中归其国版者，希达屿[14]虽硗，勤农经商，故其居民四万，饮食无乏。所有八摩海岛[15]，于东汉和帝永元七年，耶稣门弟约翰流于此岛，上帝以天启传之。

又曰：希腊国沿海所有海湾，在东方曰君得撒[16]、曰〔撒〕罗尼加[17]，其南方曰尼鄂本多洲[18]、曰益义那[19]、曰那破里[20]，其西方曰〔阿〕尔加地[21]、曰勒颁多[22]。深入其地，为微地不成半土，称曰摩力亚[23]，其山中多游牧野夷。希腊西边又有倚阿尼等岛[24]，居民共计十九万丁。所出橄榄油、干葡萄、酒、

蜜、南果。其岛皆有土酋掌岛政令，与英国始战终和，通商多日。

《地理备考》曰：希腊国，一名厄肋西亚国，即额力西。在欧罗巴州之南，南界地中海，东、西枕海港[25]，北连土耳基〔亚〕国。长约七百五十里，宽约五百里，地面积方约二万零八百三十里。烟户七亿口。本国地势，崭岩参差，络绎不绝。湖河众多，皆非甚巨。岛屿湾峡，回环罗列。田土朊腴，谷果丰登。五金各矿，昔具今乏。地气温和。王位历代相传，奉额力西天主教，余教亦不禁止。技艺不甚精。

一曰慈尼亚海岛，在欧罗巴州南，其国土在北极出地三十六度起至四十度止，经线自东十九度三十分起至二十三度十分止，在（额力）〔厄肋〕西〔亚〕国西南方。除诸小岛外，其至大者惟七。烟户一亿七万六千（户）〔口〕，山势峻峭，石阜间隔。田土硗瘠，谷果敷用。地气温和。不设君位，民间自立官长理事，五载更易。技艺庸常，贸易（甚）〔昌〕盛。本国昔属（白）〔西〕西里〔亚〕国管属，嘉庆三年为佛兰西国君那波良者克服。迨与各国战败后，各国公使齐集维（耶）〔也〕纳地方会议，将本国另行建立，以英吉利国永为覆庇。英国派官辅理，凡有国务，与英国派官互相酌议。通国以七巨岛分为七部：一名哥尔佛[26]，〔首府亦名哥尔佛，〕乃本国都也。一巴说[27]，回环六十里。一三达卯拉[28]，地面积方约一百五十里。一宜达架[27]，长六十里，宽二十五里。一塞发罗尼〔亚〕[30]，长一百五十里，宽约五、六十里，回环五百五十里。一三德[31]，长五十里，宽三十里，地面积方一百八十里。一塞黎各[32]，回环一百八十里。其国通商冲繁之地三处，皆在海边[33]。

《地球图说》：希腊国，东、南、西三面都界地中海，北界土耳基国。其百姓约七十五万之数。都城曰雅典，城内民二万。所

述之教，昔与耶稣教相似，至今则大不同。其都城昔亦美大，后为土耳基国入境，毁城易俗，今城尚修筑未完。政事与群臣议叙，不自专。人性好航海贸易，故其水手眼灵手敏。然奢华悦歌唱，女善梳髻而性端淑，身盖薄彻绵帕。产葡萄、酒、橄榄油、五谷、蔫叶、绵花、南果、羊毛。再西有七岛，总名以阿尼，现归英国保护。

《外国史略》曰：希腊国，一名额力西，其文字原由东方来。商太丁二年，结群相斗，围古城陷之，其国诗人能述其事。后各族类各立国相仇。周夷王十六年，士巴他[34]国立新例，并教以武艺，故其民善骑走，以勇怯为贵贱。后至周顷王十二年[35]，在亚典国兴立法律，传及后世。此后立志通商。独士巴他国用铁钱，以物交易，不喜文学。时〔白〕西国雄长海峡，所有小亚悉亚等国皆纳贡物。希腊人不服，〔白〕西国遂攻之。希腊人因击退白西人，自此国势大兴，立水师官，文学显著，万民尊敬。雄时白西国王于周贞定王十八年[36]在海峡建桥，以侵希腊国，亚典人皆离其本地，登船以避敌。又与士巴他等族在关隘峡[37]死战，破白西之军，走其国王，希腊人于是自为其主，实赖亚典人之力。而亚典人又擅权，增饷困民，驱其王而自立新王，曰巴巴他。亲统大权，与列西国屡世攻击。汉景帝十年[38]，为罗马军所降服，自后归罗马国蕃五百余年。东晋哀帝时[39]，罗马国封为东国[40]，所驻之都曰君士旦丁邑，即土耳基君所居处。令改希腊拜偶像之俗。迨宋、齐间有北方匈奴，岁来侵掠，屡和屡战。唐时有回回亚拉国侵占东方，即土尔基也[41]。希腊国君死战不能击退。驱希腊之君而自即位。明孝宗十五年，全地归土耳基，独有数岛为意大里威尼得国所据。于明万历元年，列岛亦归土耳基。希腊求援于同教门之峨罗斯。乾隆间，峨军逼迫土耳基，破其战舰。道光六年[42]，英

人与峨罗斯、佛兰西等国水师焚其战舰，择日耳曼之君以为希腊王，又皆出财以佐其国帑，又责土耳其勿再扰其界。道光十三年[43]，希腊人遂为国如初。

英吉利藩属地之以云群岛，在希腊之西，共有七岛，最广大者曰可赋岛、西法罗尼、散地耳，广袤方圆四千七百里，居民十七万五千口。虽不出五谷，尚能产绵花、橄榄油、盐、鱼、南果等物。民之贫者皆离本地出外图生。昔此地有小国，后归罗马。嘉庆二年，佛兰西夺占此岛，英人驱之。于嘉庆十七年，招该岛之乡绅会议国政，且调兵士四千守之。其居民有志能学，且勤工匠。

《外国史略》曰：希腊国，微地耳。北与土耳其国连，东、西、(北)〔南〕三方及群岛之海。广袤方圆八百六十八里，居民九十三万三千口。其属多小岛，遍地分二十四部。在摩利亚微地，田地居十分之五，山林川湖树菜等圃各居十分之一。农夫约十万，所产五谷，不足民用，必运自外国。别出颜料、葡(萄)〔萄〕、橄榄油、蚕丝、细果。海边人善捕鱼，民喜通商。道光二十一年，出人货共值四千三百七十五万二千二百圆。其商船三千一百九十七只，水手万八千六百名，内多为海贼。海港甚多，可避风。岛民颇向化，如叙剌岛[44]、安多岛[45]、米哥尼岛[46]、希得拉岛、破罗岛[47]，文墨狡狯。其都曰亚典，居民二万五千，无大屋宇，古多文艺。在摩利亚微地之会城曰得破勒撒，居民二万五千。在海隅最大之邑曰那波利，山水甚美，可巡游，多题咏焉。其王孙日耳曼人，常召各郡贵人助理其地，有七大臣摄内外国务。国之欠项三千五百员。每年所入国帑约四百万员。军士共万二千，水师之舟三十四只。其贵人各相争平。

按：额力西国沿革，别详欧罗巴州总叙。其希腊仅守其都城一区之地[48]，故不以其全事载于此国。犹意大里沿革，

亦冠于欧罗巴总叙，不以入今列国中，反致全州沿革无纲领也。

《瀛环志略》曰：泰西故事云，上古之时，欧罗巴草昧未辟，人兽杂处。有虞氏之初，小亚细亚两河之间，已见前有初立国者，曰巴庇伦[49]。一作巴必鸾，又作巴必罗尼亚，详《土耳其〔图〕说》。夏后氏之初，阿非利加之北境，有初立国者，曰厄日多。即麦西，详《阿非利加〔图〕说》。后有诺威氏之裔，曰日弯，建国于亚细亚之买诺。即土耳其中土其国人渐有渡海峡而西者，即他大尼里海峡[50]。始知有额力西广土。夏后少康二十六岁，买诺人有伯辣斯日者，始立国于额力西之北境，曰西西恩。逾九十余岁，有厄日多人迁于额力西，名其地曰的丹。立国未成，众思故土，散归。夏后孔甲二十一岁，迦南[51]人议纳孤一作袖木。抵额力西之南境，始鸠集人民，教以营宫室，种谷麦，昏濛渐启。商王外壬十二祀，厄日多之洒的斯人洒哥落率其邑人迁于雅典，立国曰亚德纳斯，一作亚地拿。始兴技业、立法制、辨伦类、造文字，额力西诸国闻风效慕，荒陋之俗一变。商王沃甲十三祀，亚德纳斯王昂非的安嗣位。是时希腊分十二国，时有诟争。昂非的安恐诸国之自相攻，则心力不齐，无以捍大敌，乃驰使十一国结为同盟，立公会于德尔摩比勒。每国遣使二人，岁二会，申约结，齐好恶，讲求利弊。又各出蓄积，贮于德尔佛斯堂，以备军储，每国以二人司之。由是，四邻辑睦，十二国如一国，外侮不生，晏然康阜。驾舟行地中海，懋迁有无，势益富强。当是时，十二国中，惟亚德纳斯与斯巴尔达一作士帕大最大，诸小国制度皆效两国所为。亚德纳斯王德修[52]以商王廪辛六祀嗣位。时国人分三等：曰爵绅、曰百工、曰农民。爵绅多专恣剥民，工农贫乏，国浸弱。德修王患之，乃汰官司、裁署舍、抑损豪贵，躬揽大权，惠民招商，远方归之如市；技业日

精，盖藏日富，遂为西国大都会。子哥德落斯嗣，守成法，益加惠于工农，由是爵绅无权，而庶民之势重。哥德落斯卒，庶民私议曰：贤主不可再得，传之贪残，民且重困。乃扬言曰：能以人必得尔为君者，当听命。人必德尔[53]，西国所奉宗祖之神也。从此不立国王，以长官一人治事，曰阿尔于，以哥德落斯子孙为之，继序如王，而权体稍杀。越三百三十余年，周平王三十六年。国人又以为不便，定议阿尔于三年而更。寻废阿尔干，立九官以治事。九官由众推选，以三年为秩满。贤则留，否则更。然事权纷错，奸宄日多。有达拉固[54]者，以才学称，众公举修刑书。其性严刻，罪无大小，皆予殊死。时人号为血书。行之数十年，国人侧足。周灵王[55]年间，公举梭伦重定法制，删其苛刻，酌情罪，归平允，国人大悦。复建议事厅一，法制司一。以资财之多寡分齐民为四等，每等百人，有兴革则集议于议事厅。法制司设品官，定员数，选才德出众者领之。发号令、定刑赏，皆由法制司区画精详，舆论翕然。方亚德纳斯之废王而立官也，德巴斯[56]首效之，诸小国亦纷纷效之。德巴斯者，伯本非尼西亚[57]人，详《阿非利（亚）〔加〕图说》。其王加达慕斯于商王武丁年间，立国于额力西者也。追梭伦重定法制，诸国又效之。斯巴尔达自（勤）〔勒〕利斯开国，传四百余年。至周成王十一年，有幽里寺德那斯、伯罗刻黎斯者，兄弟也，同即王位。自是国有二王，同朝治事，其制传八百余年不改，西土传为异事。至末造之噶黎厄美尼斯始改为一王。周夷王年间，其国有贤主曰利古尔厄[58]，重定法制，与梭伦之法大略相同，而兵制尤为尽善。俗俭啬，人壮武，尝伐米西奈[59]国灭之，得其膏腴之土，国势益强。是时东方之波斯国方强，再灭巴庇伦，势张甚。顾额力西诸国以外夷贱之，不加齿礼。会波斯有大将，本额力西人，波斯王厚遇之，擢其侄高班。其侄叛附亚德纳斯。亚

德纳斯有罪人义比亚斯奔波斯，复挑构之。周敬王二十九年[60]，波斯王以舟师伐亚德纳斯，乞和不许。于是额力西诸国合纵御之。波斯破其大屿，燔其城。亚德纳斯大将率众破波斯于马拉多（拉）〔那〕[61]，夺其七船。波斯王达黎约[62]惭愤死，子泽耳士[63]立一作舍尔时斯。誓雪仇耻，以三万人伐额力西，造长桥于他大尼里海峡，长二千丈，以渡军。斯巴尔达扼险拒之，波斯军败走。坏其船四百艘。亚德纳斯以计诱其余船入内港，围而歼之。泽耳士王大怒，倾国三十万众攻亚德纳斯。亚德纳斯弃城保于别屿，波斯毁其城。诸国咸来助战，争先陷阵，波斯军大溃，狼狈东走，泽耳士王乘渔舟遁。先是额力西诸国自昂非的安联盟之后，同心协力，屡破大敌。至是争取波斯遗财，颇有违言。亚德纳斯城扼海口，操形胜，且聚商舶，擅利权，斯巴尔达素忌之。既为波斯所毁，亚德纳斯人欲建复，而斯巴尔达阻挠之。由此两国交恶，盟约解散，诸小国各有所附，日启争端。亚德纳斯之西，有大洲曰西基利，即西治里。属于加尔达额[64]。有亚基庇亚底[65]者，生长此洲，任侠好施，素得众心。见亚德纳斯衰乱，因募兵攻之，破其水军。斯巴尔达与亚德纳斯有夙嫌，乘乱以大兵围其都城，毁之。亚德纳斯遂为亚基庇亚底所据。由是额力西诸国互相攻，日益衰乱。已而马基顿[66]兴。一作马斯多尼亚。马基顿亦十二国之一，在额力西北方，初甚微弱。周显王年间，有王曰非黎卑[67]，雄武有权略，与额力西诸国交兵，累战皆克。使客游说之，皆纳款为属国。王欲伐波斯，会中刺客死。子亚勒散得[68]一作阿勒山德黎。嗣位，年二十一，英略过人。周显王三十有五年，以三万五千人伐波斯，取小亚细亚[69]，即买诺、叙里、犹太诸（内）〔地〕。波斯望风奔溃，其王弃营走，虏其妃后。因移兵巡行海上，攻破加尔达额之（城）都〔城〕[70]，屠八千人，并征服麦西，即厄日多。堕其

沿海各城，所向披靡。游兵至五印度，皆纳款列东藩。波斯王悉起境内兵决死战，王击破之，围其苏撒[71]都城。会遘疾旋师，至巴庇伦，卒于军。诸将各引所部据新辟之土自王。从此额力西族散布西土，至汉初尚余四国：曰厄多里亚[72]，曰亚加压[73]，曰白阿西亚[74]，仍以马基顿为长。马基顿王非黎卑[75]性强暴，凌侮属国，三国患之。时罗马征伐四方，兵力方强，三国密求援。罗马命将以大兵入其希腊都城，因〔驻〕兵胁三国降。三国悔失计，求助于西里亚。一作叙里亚。西里亚者，兼小亚细亚诸部，即土耳其东中两土，为东方大国。时阿非利加之加尔达额国新败于罗马，亦赴西里亚求援。西里亚计四国亡，势且及已，率轻兵救希腊，罗马迎击之，西里亚王大败遁归。罗马兵踵至，围其都城，西里亚降。希腊四国闻之，皆纳土降，地归罗马。时汉惠帝五年[76]也。额力西诸国建于夏、商，至汉初乃亡，凡历一千数百年。古分十二国，乃今西土耳其[77]全境。新希腊则雅典一部，古亚德纳斯之南境也。其亚典都城最讲文学，为泰西之冠，凡西国文士，未游学于额力西，则以为未登大雅之堂也。

希腊新分十部：

首部曰雅典，一作亚的架[78]。都城在海湾，曰亚德纳斯。自昔为声名文物之地，今则市井寥落，景象萧条。

亚尔哥黎大[79]，一作拿破里[80]。城在海口，曰脑比里亚，通商之大埔头也。

亚加亚，城在海口，曰巴达辣斯，一作巴答。亦通商埔头，街衢污秽，商旅恶之。

美塞尼亚[81]，一作墨所龙义。首邑曰亚尔加的亚[82]，希之坚城，土人屡攻之不能下。

亚尔加的亚[83]，首邑曰的黎波里萨，一作德破勒撒。亦希坚城，

昔为土耳其攻破，屠三千人。希人收复之后，尽戮土人之居守者。

拉哥尼亚[84]，海中大屿也。首邑曰迷斯达拉[85]，一作希达[86]。居民六万。土硗瘠而农作甚勤，兼务工商，故恒足以自给。

亚加尔拿尼亚[87]，一作尔加地[88]。首邑曰瓦拉说黎[89]，在西界海湾。

罗哥黎大[90]，首邑曰萨罗大[91]，一作座撒罗尼加[92]。居民六万[93]，勤苦力作。产绵花、烟。

忧卑亚[94]，西界一洲。首邑曰哥罗奔多[95]。一作尼鄂奔多。

昔加拉大[96]，首邑曰黑尔（靡）〔摩〕波利斯[97]，一作摩力亚。中有山岭，（放流徒于此以此著名）〔牧人所聚，素称盗薮〕。海湾甚多，东方曰君得撒，曰撒罗尼加；南方曰益义拿，曰拿破里，曰可伦[98]；西方曰尔加地，曰勒颁多。

希腊之西有群岛，曰各府，曰散他，曰貌剌，曰地亚其，曰客花罗尼[99]，曰息利峨，曰散地，总名曰以阿尼岛。居民共计十九万，产橄榄油、葡萄干、酒、蜜、南果。岛各有渠掌政令，属于英吉利。

【注】

〔1〕希波战争起因于周敬王二十年的米利都反波斯起义，但波斯军大举入侵希腊始于周敬王二十八年。

〔2〕白西（Persia），波斯。

〔3〕史实为亚历山大大帝屡胜波斯，并于公元前330年灭波斯帝国。

〔4〕亚历山大大帝撤退后，病殁于巴比伦。

〔5〕应为西汉。

〔6〕应为景泰四年。

〔7〕应为道光元年。

〔8〕鸦典（Athinai，Athens），又作亚典、亚德纳斯、亚地拿，即雅典。

〔9〕那破里（Napoli），又作那波利，即阿戈利斯（Argolis）首府，今名纳夫普利昂（Nāvplion）。

〔10〕得波（敕）〔勒〕撒城（Tripolizza），又作得破勒撒、的黎波里萨，阿卡迪亚（Arcadia）首府，今名特里波利斯（Tripolis）。

〔11〕巴答城（Patras），又作巴达辣斯，阿黑亚（Achaia）首府，今名帕特雷（Pātrai）。

〔12〕墨所龙义城（Missolonghi），在洛克里斯（Locris），今名梅索朗吉昂（Mesolóngion）。

〔13〕帖撒罗尼加城（Thessalonica），在马其顿（Macedonia），今塞萨洛基州首府塞萨洛尼基（Thessaloníki）。

〔14〕希达屿（Ídhra，Hydra），希德拉岛。

〔15〕八摩海岛（Patmos），帕特莫斯岛。

〔16〕君得撒（Contessa），指今斯特里莫尼湾（Strimonikós Kólpos）。

〔17〕（撒）罗尼加（Salonica），指今塞迈科斯湾（Thermaikós Kólpos）。

〔18〕尼罅本多洲（Negropont Channel），指今诺提奥斯埃夫维亚湾（Notios Evvoikos kólpos）。

〔19〕益义那（Egina），指今萨罗尼湾（Saronikós Kólpos）。

〔20〕那破里（Napoli），又作拿破里，指今阿戈利斯湾（Argolikós Kólpos）。

〔21〕〔阿〕尔加地（Arcadia），指今基帕里斯亚湾（Kiparissiakós Kólpos）。

〔22〕勒频多（Lepanto），指今科林斯湾（Korinthiakós Kólpos）。

〔23〕摩力亚（Morea），又作摩利亚微地、摩里亚，即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os）。

〔24〕倚阿尼等岛（Ionian Islands），又作惹尼亚海岛、以云群岛、以阿尼群岛，即爱奥尼亚群岛。

〔25〕原著作东枕亚尔给白拉疴海（Archipelago，即爱琴海 Aegean Sea），西接若尼约海（Ionian Sea）。

〔26〕哥尔佛（Kerkira，Corfu），又作哥赋岛、各府岛，即克基拉岛克拉基市。

〔27〕巴说（Paxoi，Paxo），帕索岛。

〔28〕三达卯拉（Levkás，Santa Maura），又作夔剌岛，即累夫卡斯岛。

〔29〕宜达架（Itháki，Ithaka），又作地亚其，即伊萨基岛。

〔30〕塞发罗尼〔亚〕(Kefallinia，Cephalonia)，又作西法罗尼，克法利亚尼岛。

〔31〕三德（Zákinthos，Zante），又作散地耳、散他、散地，即扎金索斯岛。

〔32〕塞黎各（Kíthira，Cerigo），又作息利峨岛，即基西拉岛。

〔33〕这两段原著分别作《厄肋西亚国全志》、《惹尼亚海岛全志》。魏源把《厄肋西亚国全志》的主要内容砍掉，但保留开头几行。接着就砍掉《惹尼亚海岛全志》这个标题，加“一曰”二字几乎把该段内容全辑，又没有“二曰”、“三曰”，这种辑录法是容易造成混乱的。

〔34〕士巴他（Sparta），又作斯巴尔达、士帕大，即斯巴达。

〔35〕德拉古立法为周襄王三十一年，继周襄王的周顷王只在位六年，无周顷王十二年。

〔36〕第三次希波战争发生于周敬王年间。

〔37〕关隘峡（Thermopylae），德摩比利隘口。

〔38〕应为汉景帝十一年。

〔39〕罗马分裂为东西帝国在东晋孝武帝时，在此以前，罗马迁都君士坦丁堡为东晋成帝时，均非东晋哀帝时。

〔40〕东国，指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Byzantium）帝国。

〔41〕唐代时候的“回回亚拉”（阿拉伯穆斯林）同后来的土耳其人（突厥部落的后裔）是不同的。

〔42〕应作道光七年。

〔43〕希腊王国成立于道光十年。

〔44〕叙剌岛（Síros），锡罗斯岛。

〔45〕安多岛（Andros），安得罗斯岛。

〔46〕米哥尼岛（Mikonos），米科诺斯岛。

〔47〕破罗岛（Póros），波罗斯岛。

〔48〕魏源时希腊非“仅守其都城一区之地”。

〔49〕巴庇伦（Babylon，Babylonia），又作巴必鸾、巴必罗尼亚，即巴比伦。

〔50〕他大尼里海峡（Canakkale Boğazi，Dardanelles str.），达达尼尔海峡。

〔51〕迦南（Canaan），今巴勒斯坦。

〔52〕總修（Theseus），通译提修斯。

〔53〕入必得尔（Jupiter），朱庇特（主神）。

〔54〕达拉固（Draco，Drakon），通译德拉古。

〔55〕应作周定王。

〔56〕德巴斯（Thebes），底比斯。

〔57〕非尼西亚（Phoenicia），腓尼基。

〔58〕利古尔厄（Lykourgos，Lycurgo），来库古。传说是一位斯巴达年轻国王的叔父兼摄政。

〔59〕米西奈（Messinia），米塞尼亚。

〔60〕应作三十一年。

〔61〕马拉多（拉）〔那〕（Marathon，Marathona），马拉松。

〔62〕达黎约（Darius I），通译大流士一世。

〔63〕泽耳士（Xerxes I），通译泽尔士一世（薛西斯一世）。有时亦译作舍尔时斯。

〔64〕加尔达额（Carthago，Carthage），迦太基。

〔65〕亚基庇亚底（Alkibades，Alcibiades），亚西比得。

〔66〕马基顿（Macedon，Macedonia），又作马斯多尼亚，即马其顿。

〔67〕非黎卑（Filipe Ⅱ），指腓力二世。

〔68〕亚勒散得（Alexandros），指亚历山大大帝。

〔69〕小亚细亚（Asia Minor），指安纳托利亚的中西部，即亚洲西部的半岛，不包括叙利亚、朱迪亚等地。亚历山大大帝是在取小亚细亚、打败大流士三世并俘其眷属之后才进兵叙利亚的，亦非在此之前。

〔70〕加尔达额之（城）都〔城〕，实为推罗（Tyre），即腓尼基，今黎巴嫩的苏尔（Sur），不是推罗人在突尼斯湾建立的迦太基城。

〔71〕苏撒（Susa），波斯帝国首都，在今伊朗迪兹富勒（Dezful）之南。

〔72〕厄多里亚（Aitolia），埃托利亚。

〔73〕亚加压（Akhaia，Achaia），又作亚加亚，即阿黑亚。

〔74〕白阿西亚（Boeocia），比奥夏。

〔75〕此“非黎卑”指腓力五世。

〔76〕汉惠帝五年是叙利亚的安条克三世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Magnicia）附近被罗马军打败的年代。希腊被并入罗马版图为汉景帝中元四年。

〔77〕西土耳其，指土耳其欧洲部分。

〔78〕亚的架（Attica），阿提卡。一般作 Attica and Boeotia（阿蒂卡和比奥夏）。

〔79〕亚尔哥黎大，译自葡文 Argolida，英文作 Argolis，通译阿戈利斯。

〔80〕拿破里，又作那波利（Napoli）、脑比里亚（译自葡文 Nauplia），今纳夫普利昂（Návplion）。

〔81〕美塞尼亚（Messínia，Messinia），一译美西尼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墨所尤义即今梅索朗吉昂（Mesolóngion），在佩特雷湾之北，二地相去较远。

〔82〕亚尔加的亚（Arcadia，Kiparissía），指基帕里西亚。

〔83〕亚尔加的亚部（Arcadhíe，Arcadia），阿卡迪亚。

〔84〕拉哥尼亚（Lakonia，Laconia），拉科尼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非任何一岛的全部。

〔85〕迷斯达拉（Mistra），米斯特拉，以前紧邻 Sparta，今即斯巴达新城（Spárti，Sparta）。

〔86〕希达（Ídhra，Hydra），希德拉小岛的首邑希德拉，与米斯特拉不是同地。

〔87〕亚加尔拿尼亚（Akarnania），阿卡尔纳尼亚。

〔88〕尔加地（Arkadhía，Arcadia），即上文的亚尔加的亚（阿卡迪亚）部，不是亚加尔拿尼亚部。

〔89〕瓦拉说黎（Agrinion，Vrachori），阿格里尼昂。

〔90〕罗哥黎大，译自葡文 Locrida，英文作 Locris，即洛克里斯。

〔91〕萨罗大（Amfissa、Salona），安菲萨。

〔92〕塞撒罗尼加（Thessaloníki，Thessalonica），即塞萨洛尼卡或萨洛尼卡，不是萨罗纳（安菲萨）。

〔93〕萨洛尼卡是当时希腊人口最多的城市，约有六万人口；但当时萨罗纳的人口远没那么多。

〔94〕优卑亚（Evvoia，Eubea ou Ilha Negropsnto），埃维厄岛（优卑亚岛）。

〔95〕哥罗奔多（Khalkis，Chalcis，Negroponto），又作尼鄂奔多即卡尔基斯（尼哥罗奔多）。

〔96〕昔加拉大（Kikládhes，Cycladas，Cyclades），即基克拉泽斯群岛。

〔97〕黑尔（廟）〔摩〕波利斯（Ermoúpolis，Hermopolis），埃尔穆波利斯，今锡罗斯（Siros）。埃尔穆波利斯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以东很远的一个小岛，不是伯罗奔尼撒半岛（摩力亚）。

〔98〕可伦（G. of Coron），今美锡尼亚湾（Messiniakós Kólpos）。

〔99〕客花罗尼（Cephalonia），今克法利尼亚（Kafallinía）岛。

海国图志卷五十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欧罗巴洲

英吉利国总记原本

英吉利，又曰英伦，又曰兰顿，先本荒岛，辟地居处，始自佛兰西[1]之人。因戈伦瓦[2]产锡最佳，遂有商船往贸。于耶稣未纪年以前，蛮分大小三十种：居于西者曰墨士厄[3]，居于北者曰木利庵斯[4]，居于南〔委力斯〕[5]者曰西鲁力斯[6]，居于糯尔和〔及萨蓬〕[7]者曰（委力斯曰）矮西尼[8]，居（腹地）〔于景[9]及弥特色斯〕者（曰萨蓬）曰埂底伊[10]，尚有诸蛮，俱居于弥特色斯。旧皆茹血、衣毳、文身。惟脉士厄数种渐兴农事，创技艺，制器械，修兵车，各蛮效之。旋被意大里国[11]征服，旋叛旋抚。至耶稣纪岁百五十年[12]，汉孝桓帝和平元年。分英地为七大部落：曰景，曰疏色司[13]，曰依掩那司[14]，曰委屑司[15]，曰落滕马兰[16]，曰伊什[17]，曰麻可腊[18]。与邻部塞循各自治理[19]，八百年间，唐德宗贞元十五年[20]。委屑司之伊末[21]遂并合七部为一国，始名英吉利，建都兰顿。从此不属意大里[22]。又二百年，宋真宗咸平三年[23]。为领墨攻击，遂属领墨。其后叛服不常。公举壹货为王[24]，传至显利二代王[25]，先得爱伦，次得斯葛兰。显利四代王[26]，即

弃加特力教，而尊波罗特士〔顿〕教。至显利七代王[27]，娶依来西白剌[28]为国郡，案：英夷称其王妃曰郡。始革世袭之职，皆凭考取录用，开港通市，日渐富庶。遂为欧罗巴大国。

职 官

律好司[29]衙门，管理各衙门事务，审理大讼。额设罗压尔录司[30]四人，厄治弥索司[31]二人，爱伦厄治弥索司一人，录司[32]二十一人，马诡色司[33]十九人，耳弥司[34]百有九人，委（尔）〔司〕高文司[35]十八人，弥索司[36]二十四人，爱伦弥索司三人，马伦司[37]百八十一人，斯葛兰比阿司[38]十六人，即在斯葛兰部属选充，三年更易；爱伦比阿司二十八人，即在爱伦部属选充，统计四百二十六人。有事离任，许荐一人自代。凡律好司家人犯法，若非死罪，概免收禁。

巴厘满[39]衙门，额设甘弥底阿付撒布来[40]（士）一（人），专辖水陆兵丁[41]；甘弥底阿付委士庵棉士[42]一（人），专司赋税，凡遇国中有事，甘文好司至此会议。

甘文好司[43]理各部落之事，并赴巴厘满衙门会议政事。由英吉利议举四百七十一名，内派管大部落者[44]百四十三名，管小部落者[45]三百二十四名，管教读并各技艺馆者[46]四名。由委尔士[47]议举（五十三）〔二十九〕名，内派管大部落者（三十）〔十五〕名，管小部落者（二十三）〔十四〕名。由爱伦议举百有五名，内派管大部落者六十四名，管小部落者三十九名，管教读并各技艺馆者二名。统共六百五十八名[48]，各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遇国中有事，即传集部民至国都巴厘满会议。嗣因各部民不能俱至，故每部落各举一二绅耆至国会议事毕各回[49]。后复议定公举之人，常住甘文好司衙门办事，国家亦给以薪水。

布来勿冈色尔[50]衙门掌理机密之事，供职者先立誓后治事。

加密列冈色尔[51]衙门，额设十二名，各有执事。曰法士律阿付厘特利沙利[52]管库官，曰律（古）〔占〕色拉[53]管官，曰律布来（阿付）西尔[54]管印官，曰不列士顿阿付冈色尔[55]管官，曰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厘火伦厘拔盟[56]管官，曰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哥罗尼士奄窝[57]管官，曰占色拉阿付厘士支厥[58]管官，曰法士律阿付押弥拉尔底[59]管官，曰马士达依尼罗付厘曷南士[60]管官，曰布力士顿阿付离墨阿付观特罗尔[61]管官，曰占色腊阿付离律治阿付兰加司达[62]管官[63]。

占色利[64]衙门专管审理案件，额设律海占色腊[65]一名，司掌印判事之职；委士占色腊[66]一名，司判事之职；马士达阿付离罗士[67]十一名，司判事之职。每判事，二人轮值，周而复始。扼冈顿依尼拉尔[68]司理算法之职。

经士冕治[69]衙（官）〔门〕专司审理上控案件，额设知付质治[70]一名，布依士尼质治[71]三名。

甘文布列[72]衙门专审理职官[73]争控之案，额设知付质治溢士知加[74]衙门专审理田土婚姻之案，额设知付马伦[75]一名，布依士马伦[76]三名。

阿西士庵尼西布来阿士[77]衙门，额设撒久[78]六，每撒久设质治[79]二名，共十二名，专司审讯英吉利人犯。每年二次。依尼拉尔戈达些孙阿付厘比士[80]衙门，每年审讯各部落人犯四次。

舍腊达文[81]衙门。此官职掌原缺。

历[82]衙门，每年派马落[83]百人，稽查各部落地方是否安静，归则具结一次。

额设律占麻连[84]官值宿宫卫，马士达阿付厘夥士[85]专司马政，色吉力达厘押窝[86]专司收发文书，特里舍厘阿付利尼微[87]

管理水师船[88]，勃列士顿阿付厘墨阿付特列[89]专司贸易，委士勃列士顿阿付厘墨阿付特列[90]副理贸易，比马士达阿付厘（夥）〔贺些〕士[91]专司支放钱粮[92]，陂率马士达依尼拉尔[93]专司驰递公文，流底南依尼拉尔阿付厘曷南（上）〔士〕[94]协理火炮，法士甘（靡）〔縻〕孙拿阿付厘兰利委奴[95]管理田土钱粮，押多尼依尼拉尔[96]即总兵官，疏利西多依尼拉尔[97]即副总兵官。

爱伦额设律流底南阿付爱伦[98]一，律占色（腊）〔拉〕一，甘曼那阿付厘贺些士[99]一，知付色吉力达厘[100]一，委（土）士〔土〕厘沙腊[101]一，押多尼依〔尼〕腊尔[102]一，疏利西达依尼腊尔[103]一，皆驻札爱伦。

军　　伍

额设水师战舰百有五十，甘弥孙[104]百六十，（人管驾水师战舰）水师兵九万人，水手二万二千。英吉利陆路兵八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阿悉亚洲内属国兵丁万有九千七百二十名。此所述军伍之数，毫无夸张，最可信。盖此书本夷字，非翻成汉字者比也。惟无养兵饷数，是为疏漏之大者[105]。

政　　事

凡国王将嗣位，则官民先集巴厘满衙门会议，必新王背加特力教而尊波罗特士顿教始即位。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民即甘文好司供职之人。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楮币，皆王颁巴厘满转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惟除授大臣及刑官，则权在国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核于

巴厘满，而行其黜陟。

王宫岁用

甘文好司，岁输银二百五十五万员。凡有金银矿所产金银与赃罚银，俱供王宫支发。称国王曰京，岁需银三十万员；称王妻曰郡，岁需银二十五万员；值宿官曰占麻连[106]，管（马）〔家〕官曰士底赫[107]，管（家）〔马〕官曰麻司达阿好司，岁需银七十七万员；护卫官曰班侍阿勒尔[108]，岁需银三十七万五千员。此外尚有律贴罗压尔（之官），嗌士达（之官）唔（官）里士曼[109]（等宫），岁需银八十五万员。综计每年王官需银五百九万五千员[110]。国用止述王宫而不及官禄、兵饷全额，殊不可解。

杂 记

兰顿国都银号一所，因昔与佛兰西战，亏欠商民本银四十二万四千一百四十一万有奇，息银万有六千九百二十七万有奇，书票付给，分年支取。

河道先不通于各港，嗣经疏浚厄兰特冷河[111]，长九十里；疏浚历士河[112]，长百二十里；又浚依尔力斯（靡）〔糜〕耶河[113]、厄兰精孙河[114]、厄兰玉尼河[115]，四通八达。舟由港口至各部落，任其所之，贸易大便。

兰顿建大书馆一所，博物馆一所。渥斯贺[116]建大书馆一所，内贮古书十二万五千卷。在感弥利赤[117]建书馆一所。

有沙士比阿[118]、弥尔顿[119]、士（达）〔班〕萨[120]、特弥顿[121]四人，工诗文，富著述。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土产麦、豆、稻，不敷民食，仰资邻国商贩。千八百年[122]，各国封港，外粮不至，本国竭力耕作，粮价始略减。所产呢羽皆不及

佛兰西。纺织器具，俱用水轮、火轮，亦或用马，毋烦人力。国不产丝，均由他国采买。

英吉利国在欧罗巴极西之地，四面皆海。南距佛兰西仅一海港，东近荷兰、罗汶[123]；东临大海，与士于里那威耶[124]对峙；西抵兰的[125]，北抵北极洋，幅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方里。户口千四百一十八万有奇。国东平芜数百里，西则崇山峻岭。大部落五十有三，小部落四百八十有五。

弥特色司部，东界伊什，西界墨经含[126]，南界舍利，北界赫（洽）〔贺〕[127]。领小部落三。

兰顿国都，其首部也。都在甜河[128]北岸，东西距八里，南北距五里。户口百四十七万四千有奇，兵四千四百名，产金、银、时辰表、珍宝、波达酒。

落滕（司）〔马〕兰部，东界海，西、（南）〔北〕皆界斯葛兰，（北）〔南〕界特尔含。领小部落十有七。

艮马伦部，东界特尔含，西界海，南界兰加〔社〕，北界斯葛兰。领小部落二十有三。产铅。

育社部，东界海，西界兰加社，南界那弥[129]，北界特尔含。领小部落四十有三。产粗呢、白矾、白呢、绵花、地毡、细呢。

委士摩（含）〔兰〕[130]部，东界育社，西、北皆界艮马伦，南界兰加社。领小部落七。

兰加社部，东界育社，西界海，南界支社，北界委士摩兰。领小部落十有七。有兰加士达炮台[131]一所。产呢、布、盐、煤、波达酒。

支社部，东界那弥，西界佛凌[132]，南界佘勒社[133]，北界兰加社。领小部落七。有士顿博炮台[134]一所。土产盐。

那弥部，东界纳鼎含，西界士达贺[135]，南界利（达洗）〔洗

达〕，北界育社。领小部落七。土产磁器、铁、铅、煤。

讷鼎含部，东界领戈吾社[136]，西界那弥，南界利洗达，北界育社。领小部落八。

领戈吾社部，东界海，西界讷鼎含，南界感密利治[137]，北界育社。领小部落二十二。土产呢、长羊毛。

勒伦部，东、北皆界领戈吾社，西界（斯）〔利洗〕达，南界落含〔顿〕社[138]。领小部落三。

利洗达部，东界勒伦，西界洼隘[139]，南界落（尔）〔含〕顿，北界讷鼎含。领小部落六。产毡袜。

斯达贺部，东界那弥，西界佘勒社，南界窝洗斯达[140]，北界支社。领小部落七。产煤、铁、盐。

佘勒社部，东界斯达贺，西界闷俄脉里，南界希里贺，北界支社。领小部落九。产橡木。

佛凌部，东界支社，西界领廉[141]，南界领弥，北界海。领小部落二。

领弥部，东界佛凌，西界格那完，南界闷俄脉里，北界海。领小部落五。

格那完部，东界领弥，西界敖额里西[142]，南界麻里埴匿社，北界海。领小部落四。

敖厄里西岛部，南界格那完．东、西、北俱界海。领小部落四。产铜。

麻里埴匿社部，东界闷俄脉里，西界海，南界加里凝[143]，北界格那完。领小部落四。

闷俄墨里部，东界佘勒社，西界麻里埴匿社，南界那落社[144]，北界领弥。领小部落三。

加尔里〔凝〕部，东界墨力诺[145]，南界格尔马廷，西界海，

北界麻里匿垣社。领小部落三。产铅。

拉落社部，东界希里贺，西界加里凝，南界墨力诺，北界闷俄脉里。领小部落四。

希里（货）〔贺〕部，东界窝洗士达，西界墨力诺，南界满茅治[146]，北界佘勒社。领小部落五。

洼洗士达部，东界洼隘，南界俄罗洗士达，西界希里贺，北界斯达贺。领小部落五。产磁器、细呢。

窝隘部，东界落尔含，西界窝洗斯达，南界恶斯贺[147]，北界斯达贺。领小部落七。产铜、扣针。

落斯含顿部，东界韩鼎伦，西界洼隘，南界墨经含，北界利洗达。领小部落五。

韩鼎伦部，东界戈密力治，西、北皆界落含顿，南界脉贺。领小部落二。

感密力治部，东界萨薐，西界韩鼎伦，南界赫贺，北界领戈吾社。领小部落四。

落尔和[148]部，东界海，西界感密力治，南界萨薐，北界海。领小部落一十五。产羽毛、呢、哔叽、五采缎。

伊什部，东界海，西界赫贺，南界景，北界萨贺。领小部落三十。产麦、呢。

萨薐部，东界海，西界感密力治，南界伊什，北界落尔和。领小部落七。产短羊毛。

赫贺部，东界伊什，西、北皆界墨经含，南界敏特塞司[149]。领小部落四。

脉贺部，东界感密力治，西界墨经含，南界赫贺，北界韩鼎伦。领小部落五。

墨经含部，东界赫贺，西界恶斯贺，南界脉社，北界落含顿。领

小部落五。

恶斯贺部，东界脉经含，（西）〔南〕界俄罗洗斯达〔150〕，（南）〔西〕界脉（含）〔社〕，北界洼隘。领小部落五。

俄罗洗斯达部，东界恶斯贺，西界满茅治，南界稔社〔151〕，北界窝洗斯达。领小部落八。产细呢、铅、布、煤。

墨力诺部，东界希厘贺，西界格马廷〔152〕，南界厄拉磨凝〔153〕，北界拉落〔154〕。领小部落三。

格尔马廷部，东界墨力诺，西界宾目鹿，南界海，北界加里凝。领小部落三。

宾目鹿部，东界格马廷，西、南、北皆界海。领小部落四。

额腊磨凝部，东界满茅治，西界格马廷，南界海，北界墨力诺。领小部落七。产铁、锡、马口铁、煤。

满茅治部，东界俄罗洗斯达，西界厄腊磨凝，南界海，北界希里贺。领小部落三。产绵花、羊毛、铁、煤。

戈伦和尔部，东界里完，西、南、北皆界海。领小部落一十七。有戈伦和尔炮台〔155〕一所，产铜、铁、锡。

里完部，东界疏马什，南界海，西界戈伦和尔，北界海。领小部落二十三。土产锡。

疏马什部，东界稔社，北界俄罗洗斯达，西界海，南界落尔什〔156〕。领小部落十四。产羊毛。

落尔什部，东界含社，西界里完，南界海，北界疏马什。领小部落十。

稔社部，东界含社，北界俄罗洗斯达，南界落尔什，西界疏马什。领小部落十一。产大呢、小呢、铁、细地毡。

含社部，东界舍利，西界稔社，南界海，北界脉社。领小部落十六，其首部距兰顿甚近，产橡木。

疏色司部，东界景，西界含社，南界海，北界舍利。领小部落十六。产绵花、羊毛。

景部，东界海，西界舍利，南界疏色司，北界伊什。土旷而沃，物产丰盛。所属落洼[157]之[158]新圭博[159]，在国之南，海船出入要港，距兰顿甚近。对海即是佛兰西，实兰顿咽喉之所。设立落洼大炮台，水师巨舰多泊此及渣咸[160]，两地所有军装器械、火药、火炮，均贮渣咸库。领小部落十七。

舍利部，东界景，南界疏色司，西界含社，北界兰顿。领小部落七。

脉社部，东、北界皆恶斯贺，西界稔（含）〔社〕，南界含社。领小部落五。

特尔含部，东界海，西界艮马伦，南界育社，北界落滕马兰。领小部落九。

萌岛部，四面界海。与艮〔马〕伦对峙。领小部落四。

英吉利所属斯葛兰（岛）〔地〕附记

斯葛兰地，三岛相接，一河中流。东南平旷，西北多山。本爱伦之人所辟，中为斯葛司[161]与毕斯[162]割据东南，遂名其地曰斯葛司。又有士特那腊果律[163]割据西北，于耶稣纪年五百[164]时，南齐永元二年。并吞斯葛司，建部落于阿果律[165]山上。传二百五十余年为塞循之根尼剌[166]所灭，易名斯葛兰。后有布鲁士[167]与巴利葛[168]互争，英国之壹贺王[169]以兵助巴利葛，立为王。传至士都轧[170]，无道，部众渐怨，于千六百有三年，明万历三十（三）〔一〕年。英吉利遂乘间灭之，以伊邻麻社[171]为首部落，设官通商。然其众心至今向士都轧而不向英国也。伊邻麻社首部落

设色孙[172]衙门一所，官十五人，以听讼；益士知加[173]衙门一所，以征赋税，岁征银二千三百八十五万员；甘文好司一所，执事四十五人，皆由官民公举；大书馆一所，贮书十万卷。习俗固执，胆大经营。

河渠五：火腊河[174]，发源边罗冕山[175]麓，至付利剌阿港[176]出海。坷来底河[177]、度稔河[178]，均源于揽绯里斯社[179]，一由腊纳社[180]出海，一由麻邑[181]出海。又有一河，发源和化[182]，至拔社[183]分流，一（经）〔径〕行出海，曰底河[184]；一环绕而至曼付社[185]出海，曰泗比河[186]。

斯葛兰，东、南界英吉利，西、北界海。幅员二万九千六百方里，户二百三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口，大部落三十，领小部落三百三十八。

伊邻麻社，东界哈领顿社[187]，（南）北界海，南界（北）〔比〕墨（尔）〔司〕社[188]，西界领利俄社[189]。领小部落七。

领利俄社，东界伊邻麻社，北界海，西界斯达凌[190]，南界伊邻麻社。领小部落三。

蒌斯麻社[191]，东、南界英吉利，西界揽绯里斯社，北界麻威壹社。领小部落九。

揽绯里〔斯〕社，东界蒌斯麻社，西界埃野社[192]，北界挪纳社。领小部落十有四。

加尔格墨利社[193]，东界揽绯里〔斯〕社，南界海，西界稔达温[194]，北界埃野社。领小部落七。

稔达温社，东界加〔尔〕格墨利社，西、南界海，北界埃野社。领小部落五。

埃野社，东界揽绯里〔斯〕社，南界稔达温社，西界海，北界菱埠流社[195]，领小部落十有七。产呢、煤、盐。

凌埠流社，东界那纳社，南界埃野社，西界海，北界揽麻顿社[196]。领小部落四，产布纱、袈裟布。

那纳社，东界（斯达凌）〔比墨司社〕，（南）〔西〕界凌埠流社，（西）北界（阿埃尔）〔揽麻顿〕社，〔南界揽徘里斯社。〕领小部落十有二，其首部有那纳炮台。产布纱、羽毛纱。

比墨司社，东界西尔格社[197]，南界揽绯里〔斯〕社，西界那纳社，北界依邻麻社。领小部落三。

西尔格社，东、南界莱斯麻社，西界比墨司社，北界依邻麻社。领小部落三。

麻壹社，东界海，南界莱斯麻社，西界依领麻社，北界哈领顿社。领小部落十。

哈领顿社，东、北界海，南界麻壹社，西界依邻麻社。领小部落五。

斯达凌社，东界领（九）〔力〕俄社[198]，南界那纳社，西界揽麻顿社，北界拔社。领小部落八。其首部有炮台二所。

揽麻顿社，东界斯达凌社，南界凌埠流社，西、北界阿埃尔社[199]。领小部落二。其首部有炮台。

阿兰岛[200]，在干代耶[201]之东，埃野社之西。领小部落一。

阿埃尔社，东界拔社，南界海，西界海，北界英哇尔社[202]。领小部落三十七。其首部有炮台二所。

拔社，东界和化社，西界阿埃尔社，南界斯达凌社，北界英哇尔社。领小部落二十四。

噶利满兰部[203]，东界邑匪社[204]，南界海，西、北界拔社。领小部落四。

邑匪社，东界海，西界噶里满兰，南界海，北界拔社。领小部落十有三。其首部有经哈伦炮台。产大花缎、煤。

和化社，东、南界海，西界拔社，北界阿麻领社[205]。领小部落十有二。其首部有炮台二。

经加那引社[206]，东、南界海，西界和化，北界阿麻领社。领小部落七。

阿麻领社，东、北界海，南界和化社，西界曼付社。领小部落二十九。

曼付社，东界阿麻领社，余三方原缺[207]。领小部落八。

麻立社[208]，东、南界曼付社，西界泥伦[209]，北界海。领小部落五。

泥伦，东界麻立社，南界英哇呢斯社，西界罗士社[210]，北界海。领小部落一。

英哇呢斯社，东界阿（领）〔社〕麻领，西界海，南界阿埃尔社，北界罗斯社。领小部落三十八。产布。

罗斯社，东、西界海，南界英哇尼〔斯〕社，北界沙特兰社[211]。领小部落二十六。

沙特兰社，东界结尼司社[212]，西界海，南界罗士社，北界海。领小部落一十三。

结尼司社，西界沙特兰，东、南、北皆界海。领小部落十一。

英吉利所属爱伦国附记

爱伦在英吉利之西少北，独峙一岛。佛兰西[213]始开垦，公举头目，综理阔略。耶稣纪年九百[214]始属于领墨。二百余年为英吉利侵夺，以腊墨领[215]为首部落，设官约束，法令严刻，止准货物运售兰顿，不许通他国。部众劫于威，心皆不服，遂于千六百四十年[216]，明崇祯十三年。聚众屠杀英人四万，尽驱余众出境[217]，

旋为兰顿兵平服。后乘英国与弥利坚连年争战，爱伦人始得渐与他国贸易。千七百九十八年，嘉庆三年。英国与佛兰西争战。佛兰西阴结爱伦人为助，爱伦遂复叛。军无纪律，佛兰西不及救应，数月仍为英吉利所平。自后英国亦敛其苛政，设爱伦总理大员驻扎腊墨领，并建书馆，贮书十万卷。赋税，每年征收银二千二百万四百七十六员。河道三：麻罗河[218]，自领塞[219]发源，至瓦达贺[220]港口出海。杉泠河[221]，自阿兰山[222]发源，(摩目)〔墨罗士纳〕河[223]受各湖之水，汇归杉泠河，由利墨里[224]港口出海。产豆、麦、牲畜。郭[225]地产金沙、金块，每块有重二十四两者。郭，地名。

爱伦四面皆海，在英吉利之西少北，幅员三万方里，户口七百七十六万七千四百有奇。大部落三十有二，小部落四百四十有二。

岭[226]部，东界海，西、北界密[227]，南界温罗[228]。领小部落六，产银。

吉尔那厘[229]部，东界温罗，南界加楼[230]，西界亏引斯加温達[231]，北界密。领小部落十三。

奄特林[232]部，东、北界海，西界伦顿那厘[233]，南界那温。领小部落十有六，其首部曰敏尔化成[234]，有大炮台。产夏布、棉布。

伦顿那厘部，东界奄特林，北界海，西界伦俄尔[235]，南界带伦[236]。领小部落十有二。产布。

伦俄尔部，东界带伦，西、北界海，南界化蛮那[237]。领小部落二十有九。

带伦部，东界伦顿那厘，西、南界摩那寒[238]，北界罗尼俄尔。领小部落二十。其首部有大炮台。

腊温部，东、南界海，西界阿马[239]，北界奄特林。领小部落二十。产夏布。

阿马部，东界那温，西界摩那寒，南界律[240]，北界带伦。领小部落八。产夏布。

摩那寒部，东界阿马，西界化蛮那，南界密，北界带伦。领小部落九。

化蛮那部，东界摩那寒，南界（带伦）〔加完〕[241]，西界里特临[242]，北界伦俄尔。领小部落九。产麻。

加完部，东界摩那寒，南界密，西界里特临，北界化蛮那。领小部落九。产夏布。

里特临部，东界加完，南界朗贺[243]，西界色厘俄[244]，北界海。领小部落七。产布。

色里俄部，东界里特临，西界麻约[245]，南界罗斯感门[246]，北界海。领小部落十有一。产布。

麻约部，东界色里俄，西、北界海，南界牙尔卫[247]。领小部落十有九。产布。

牙尔卫部，东界罗斯敢门，西界海，南界吉利野[248]，北界麻约。领小部落三十有六。

罗斯敢门部，东界朗贺，西界麻约，南界牙尔卫，北界色里俄。领小部落十有二。

朗贺部，东、南界卫色密[249]，西界罗士感门，北界里特临。领小部落六。

卫塞密部，东界密，西界罗斯敢门，南界经士加温[250]，北界加完。领小部落八。

密部，东界拉墨领，南界吉尔拉里，西界卫色密，北界摩那寒。领小部落十有六。

律部，东界海，西界摩那寨，南界密，北界阿麻。领小部落七。产夏布、羽毛纱。

经士加温部，东界吉尔拉里，西界（牙尔卫）〔底比那里〕[251]，南界亏引士加温递，北界卫色密。领小部落八。

格列野部，东界底比那里，南界里敏利，西界海，北界牙尔卫。领小部落十有六。产铅、铁、煤。

加里部，东、南界郭，西、北界海。领小部落二十有一。

郭部，东界哇达活，南界海，西界加里[252]，北界离敏里。领小部落三十有二。

离敏里部，东界底比那里，南界郭，西界加里，北界吉列野。领小部落十有四。

底比那里部，东界吉尔景尼[253]，西界离敏里，南界哇达贺，北界牙尔卫。领小部落二十有三。

哇挞贺部，东界温斯（稔）〔贺〕[254]，西界郭，南界海，北界底比那里。领小部落十。

吉尔景尼部，东界加楼，北界亏引斯加温逮，西界底比拉里，南界哇达贺。领小部落十有一。

亏引斯加温逮部，东界吉尔拉里，西界底比那里，南界吉尔景尼，北界经斯加温。领小部落七。

加楼部，东、南界温斯贺，西界吉尔（境）〔景尼〕，北界吉尔那里。领小部落五。

温罗部，东界海，西界吉尔那里，南界温〔斯〕货，北界那墨利斯。领小部落十有二。

温斯贺部，东、南界海，西界哇达贺，北界温罗。领小部落十有六。

【注】

〔1〕佛兰西，指高卢（Gaul）。

〔2〕戈伦瓦（Cornwall），又作戈伦和尔，即康沃尔。

〔3〕墨士厄，又作脉士厄，指贝尔加埃（Belgae）人。

〔4〕木利庵斯，指市里甘特（Brigants）人。

〔5〕南〔委力斯〕（South Wales），南威尔士。

〔6〕西鲁力斯，指锡卢雷（Silures）人。

〔7〕萨蓚（Suffolk），又作萨贺，即萨福克。

〔8〕矮西尼（Iceni），指伊切尼人。

〔9〕景（Kent），肯特。

〔10〕埂底伊（Cantii），指坎蒂伊人。

〔11〕意大里国，指罗马帝国。

〔12〕误译，提前了几百年。

〔13〕疏色司（Sussex），苏萨克斯。

〔14〕依掩那司（East Englas），东英格拉斯。

〔15〕委屑司（Wessex），韦萨克斯。

〔16〕落滕马兰（Northumberland），诺森伯兰。

〔17〕伊什（Essex），埃塞克斯。

〔18〕麻可腊（Mercryc），默克里克。

〔19〕英文原著无此语。

〔20〕应作十六年。

〔21〕伊末（Egbert），爱格伯。

〔22〕原著亦无此语。

〔23〕丹麦克努特征服英国全境为1017年，即宋真宗天禧九年。

〔24〕Edward the Confessor 于1066年 William of Normandy 入侵时战死，英国盎格鲁·撒克逊统治结束，开始诺曼王朝。

〔25〕亨利二世入侵英国，建立英国金雀花王朝。

〔26〕亨利四世建立英国兰加斯特王朝。英国弃天主教而尊新教晚于此时。

〔27〕亨利七世建立英国都铎王朝。

〔28〕依来西白剌（Elizabeth），伊丽莎白。

〔29〕律好司（House of Lords），贵族院（上议院）。

〔30〕罗压尔录司（Royal dukes），大公（封公爵的王子）。

〔31〕厄治弥索司（Archbishops），大主教。

〔32〕录司（Dukes with English Titles），英衔公爵。

〔33〕马诡色司（Marquesses），侯爵。

〔34〕耳弥司（Earls），伯爵。

〔35〕委（尔）〔司〕高文司（Viscounts），子爵。

〔36〕弥索司（Bishop），主教。

〔37〕马伦司（Barons），男爵。

〔38〕比阿司（Peers），贵族。

〔39〕巴厘满（Parliament），议会（国会）。

〔40〕甘弥底阿付撒布来（Committee of Supply），预算委员会。

〔41〕似应译由各部落议举。

〔42〕甘弥底阿付委士庵棉士（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岁人调查委员会。

〔43〕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众议院，下议院。

〔44〕似应译由大部落议举者，下同。

〔45〕似应译由小部落议举者，下同。

〔46〕似应译由大学议举者，下同。

〔47〕委尔士（Wales），威尔士。

〔48〕《四洲志》漏译苏格兰代表的数字，又将苏格兰代表数字讹为威尔士代表的数字，故总计不足六百五十八人。

〔49〕以上二句共四十五字，外文原著无。

〔50〕布来勿冈色尔（Privy Couneil），枢密院。

〔51〕加密列冈色尔（Cabinet Couneil），内阁会议。

〔52〕法士律阿付厘特利沙利（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首相，不是财政大臣。

〔53〕律（古）〔占〕色拉（Lord Chancellor），大法官。

〔54〕律布来西尔（Lord Privy Seal），掌玺大臣。

〔55〕不列士顿阿付冈色尔（President of the Council），枢密院议长。

〔56〕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厘火伦厘拨盟（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内政大臣。

〔57〕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哥罗尼士奄窝（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lonies and war），殖民地和陆军大臣。

〔58〕占色拉阿付厘士支厥（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财政大臣。

〔59〕法士律阿付押弥拉尔底（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海军大臣。

〔60〕马士达依尼罗付厘曷南士（Master-general of the Ordnance），军械大臣。

〔61〕布力士顿阿付离墨阿付观特罗尔（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ntrol），监督大臣。

〔62〕占色腊阿付离律治阿付兰加司达（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代表英国国王的兰开斯特公。

〔63〕以上职官因漏译外交大臣，故不足十二名。

〔64〕占色利（The High Court of chancery），最高法院。

〔65〕律海占色腊（Lord Chancellor），大法官。

〔66〕委士占色腊（Vice-Chancellor of England），英格兰副大法官。

〔67〕马士达阿付离罗士（Master of the Rolls），记录推事。

〔68〕扼冈顿依尼拉尔（Accountant-General），主计。

〔69〕经士晃治（King's Bench），高等法院。

〔70〕知付质治（Chief Justice），审判长。

〔71〕布依士尼质治（Puisné Judges），陪席推事。

〔72〕甘文布列（Court of Common Pleas），高等民事法庭。

〔73〕“职官”二字应为“民事”。

〔74〕溢士知加（Exchequer），税务法院。

〔75〕知付马伦（Chiefbaron），审判长。

〔76〕布依士马伦（Puisné baron），陪席推事。

〔77〕阿西士庵尼西布来阿士（Court of Assize and Nisi Prius），巡回裁判法庭。

〔78〕撒久（Circuit），巡回裁判所。

〔79〕质治（judge），推事。

〔80〕依尼拉尔戈达些孙阿付厘比士（Court of General Quarter Session of the Peace），季度法庭。

〔81〕舍腊达文（the sheriff's tourn），州（郡）法庭。

〔82〕历（leet），（封建领主设的）民事法庭。

〔83〕马落（Manor），领主。

〔84〕律占麻连（Lord Chamberlaim），侍从长官。

〔85〕马士达阿付厘彩士（Master of the Horse），御马长官。

〔86〕色吉力达厘押窝（Secretary at War），作战部长，其职责不是"收发文书"。

〔87〕特里舍厘阿付利尼微（Treasurer of the Navy），海军财政局长。

〔88〕"船"字应为"财政"。

〔89〕勃列士顿阿付厘墨阿付特列（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商务部长。

〔90〕委士勃列士顿阿付厘墨阿付特列（Vice-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副商务部长。

〔91〕比马士达阿付厘（彩）〔贺些〕士（Paymaster of the Forces），军需长官。

〔92〕"支放钱粮"似译"军需"较好。

〔93〕肢率马士达依尼拉尔（Post Master-General），邮政总长。

〔94〕流底南依尼拉尔阿付厘曷南〔士〕（Lieutenant-General of the Ordnance），军械副总监。

〔95〕法士甘（廊）〔廉〕孙拿阿付厘兰利委奴（First Commission of the Land Revenue），土地税务署长。

〔96〕押多尼依尼拉尔（Attorney-General），检察长，不是“总兵官”。

〔97〕疏利西多依尼拉尔（Solicitor-General），副检察长，不是副总兵官。

〔98〕律流底南阿付爱伦（Lord Lieutenant of Ireland），爱尔兰副总督。

〔99〕甘曼那付厘贺些士（Commander of the Forces），武装部队司令。

〔100〕知付色吉力达厘（Chief Secretary），爱尔兰总督。

〔101〕委士〔土〕厘沙腊（Vice Treasurer），副财政部长。

〔102〕押多尼依〔尼〕腊尔（Attorney-General），检察长。

〔103〕疏利西达依尼腊尔（Solicitor-General），副检察长。

〔104〕甘弥孙（in commission of the line），现役战列舰。

〔105〕原著有养兵饷数 5，784，808 英镑，译者未译。

〔106〕占麻连（Chamberlain），侍卫官。

〔107〕士厎赫（Lord Steward）皇室庶务长。

〔108〕译者看错，以为原文是 pensioner，故讹译。其实原著为 Pensions，意为恩俸、特奖、临时津贴。

〔109〕罗压尔嗌士达晔里士曼（royal establishment），皇家机构。

〔110〕应作二百五十四万五千元。

〔111〕厄兰特冷河（Grand Trunk Canal），大特朗克运河。

〔112〕历士河（Leeds and Liverpool Canal），利兹和利物浦运河。

〔113〕依尔力斯（靡）〔縻〕耶河（Ellesmere Canal），埃尔斯米尔运河。

〔114〕厄兰精孙河（Grand Junction），大江克欣。

〔115〕厄兰玉尼河（Grand Union），大尤尼恩。

〔116〕漯斯贺（Oxford），牛津。

〔117〕感弥利赤（Cambridge），剑桥。

〔118〕沙士比阿（Shakespeare），莎士比亚。

〔119〕弥尔顿（Milton），弥尔顿。

〔120〕土（达）〔斑〕萨（Spenser），斯宾塞。

〔121〕特弥顿（Dryden），德莱顿。

〔122〕大陆封锁体系实际上始于 1806 年。

〔123〕罗汶，据原著，此名为Germany（德国）的讹译。

〔124〕士干里那威耶（Scandinavia Pen.），斯堪的那维亚半岛。

〔125〕兰的（Atlantic Ocean），大西洋。

〔126〕墨经含（Buckingham），白金汉。

〔127〕赫（治）〔贺〕（Hertford），又作赫里福德、希厘贺，即哈福德。

〔128〕甜河（Thames），太晤士河。

〔129〕那弥（Derby），德比。

〔130〕委士摩（含）〔兰〕（Westmorland），威斯特摩兰。

〔131〕兰加士达炮台（Landcaster Castle），兰开斯特古堡。

〔132〕佛陵（Flint），弗林特。

〔133〕余勒社（Shropshire），希罗普郡。

〔134〕士顿博炮台，疑指原著有所描述的Castle of Chester，即切斯特古堡。

〔135〕士达贺（Stafford），斯塔福德。

〔136〕领戈吾社（Lincolnshire），林肯郡。

〔137〕感密利治（Combridge），又作感密力治、戈密力治，即剑桥郡。

〔138〕落含〔顿〕社（Northamptonshire），又作落斯含顿，即北安普敦郡。

〔139〕洼监（Warwick），又作窝监，即沃里克郡。

〔140〕窝洗斯达（Worcester），又作洼洗士达，即伍斯达。

〔141〕领麋（Denbigh），又作领弥即登比。

〔142〕敖额里西（Anglesey），又作敖厄里西岛即安格尔西岛。

〔143〕加里凝（Cardigan），又作加尔里凝、卡迪根。

〔144〕那落社（Radnorshire），又作拉落社即拉德诺郡。

〔145〕墨力诺（Brecknock），布雷克诺克。

〔146〕满茅治（Monmouth），蒙默思。

〔147〕恶斯贺（Oxford），牛津郡。

〔148〕落尔和（Norford），诺福克。

〔149〕敏特塞司（Middlesex），米德尔塞克斯。

〔150〕俄罗洗斯达（Gloucester），格罗斯特。

〔151〕稔社 (Wiltshire)，威尔特郡。

〔152〕格马廷 (Caermarthen)，卡马森。

〔153〕厄拉磨凝 (Glamorgan)，又作额腊磨凝、厄腊磨凝，即格拉摩根。

〔154〕拉落 (Radnor)，拉德诺。

〔155〕戈伦和尔炮台 (Castle Terrible)，恐怖城堡。

〔156〕落尔什 (Dorset)，多塞特。

〔157〕落洼 (Dover)，多佛。

〔158〕"之"字为"等"字之讹。

〔159〕新圭溥 (Cinque Ports)，英国东南海岸享有特权的 Dover，Sandwich，Hastings，Romney，Hythe 等五个港口。

〔160〕渣咸 (Chatham)，查塔姆。

〔161〕斯葛司 (Scots)，斯科特人。

〔162〕毕斯 (Picts)，皮克特人。

〔163〕士特那腊果律 (Kingdom of Strathcluyd)，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

〔164〕原著作第五世纪，译文不确，所注我国历史纪年亦误。

〔165〕阿果律 (Alcluyd)，阿尔克莱德。

〔166〕根尼剩 (reign of Kenneth)，指肯尼思王朝。

〔167〕布鲁士 (Bruce)，通译布鲁斯。

〔168〕巴利葛 (Baliol)，通译巴利奥尔。

〔169〕壹贺王，指爱德华一世 (Edward I)。

〔170〕士都轧 (Stuarts)，指斯图亚特王朝。

〔171〕伊邻麻社 (Edingburthshire)，爱丁堡郡，即中洛锡安 (Mid Lothian) 郡。

〔172〕色孙 (Court of Session)，高等民事法庭。

〔173〕益士知加 (Exchequer)，财政部。

〔174〕火腊河 (Forth R.)，福思河。

〔175〕边罗戛山 (Ben Lomond)，洛蒙德山丘。

〔176〕付利刺阿港 (Firth of Forth)，福思湾。

〔177〕坎来底河（Clyde R.），克莱德河。

〔178〕度稔河（Tweed R.），特威德河。

〔179〕揽绯里斯社（Dumfries-shire），邓弗里斯郡。

〔180〕腊纳社（Lanark-shire），又作那纳社，即拉纳克郡。

〔181〕麻邑（Berwick），又作麻威壹社、麻壹社，即贝里克。

〔182〕和化（Forfar），又作和化社，即福法尔。

〔183〕拔社（Perth-shire），珀思郡。

〔184〕底河（Tay R.），泰河。

〔185〕曼付社（Banff-shire），班夫郡。

〔186〕泗比河（Spey R.），斯佩河。

〔187〕哈领顿社（Hadding ton-shire），哈丁顿郡，即东洛锡安（East Lothian）郡。

〔188〕比墨司社（Peebles-shire），皮布尔思郡。

〔189〕领利俄社（Linlithgow），林利思戈郡，即西洛锡安（West Lothian）郡。

〔190〕斯达凌（Stirling），斯特林。

〔191〕蒙斯麻社（Roxbwrgh-shire），罗克思巴勒郡。

〔192〕埃野社（Ayr-shire），埃尔郡。

〔193〕加尔格墨利社（Kirkcudhright-shire），柯尔库布里郡。

〔194〕稔达温（Wigtown-shire），又作稔达温社，即威格敦郡。

〔195〕凌埠流社（Renfrew-shire），伦弗鲁郡。

〔196〕揽麻顿社（Dumbarton-shire），丹巴顿郡。

〔197〕西尔格社（Selkirk-shire），塞尔扣克郡。

〔198〕领（九）〔力〕俄社（Linlithgow-shire），林利思戈郡。

〔199〕阿埃尔社（Argyle-shire），阿益尔郡。

〔200〕阿兰岛（Arran），阿兰岛。

〔201〕干代耶（Kintyre-shire），金蒂尔郡。

〔202〕英哇尔社（Inverness-shire），又作英哇尼斯社，即因弗内斯郡。

〔203〕礪利满兰部（Clackmannan-shire），克拉克曼南郡。

〔204〕邑匪社（Fife-shire），法夫郡。

〔205〕阿麻领社（Aberdeen-shire），阿伯丁郡。

〔206〕经加那引社（Kincardine-shire），金卡丁郡。

〔207〕余三方应是北界海，西界麻立社，南界阿麻领社。

〔208〕麻立社（Moray-shire），即莫里郡（埃尔金郡）（Elgin-shire）。

〔209〕泥伦（Mairn），奈恩。

〔210〕罗士社（Ross-shire），又作罗斯社即罗斯郡。

〔211〕沙特兰社（Sutherland-shire），萨瑟兰郡。

〔212〕结尼司社（Caithness-shire），凯恩内斯郡。

〔213〕佛兰西，原著作 Celtic（克尔特人）。

〔214〕原著作“第九世纪”。

〔215〕腊墨领（Dublin），都柏林。

〔216〕应为 1641 年（明崇祯十四年）。

〔217〕原著作“尽驱余众入都柏林”。

〔218〕麻罗河（R. Barrow），巴罗河。

〔219〕领塞（Leinster），伦斯特。

〔220〕瓦达贺（Waterford），又作哇达活、哇达贺、哇挞贺，即沃特福德。

〔221〕杉泠河（R. Shannon），香农河。

〔222〕阿兰山，指艾伦湖（Lough Allen）东北十余公里处。

〔223〕（摩目）〔墨罗士纳〕河，摩目河即博伊恩河（R. Boyne），在都柏林以北的德罗赫达（Drogheda）出海。汇香农河，由利墨里出海的应是墨罗士纳河（R. Brosna），通译布罗士纳河。

〔224〕利墨里（Limerick），又作里敏利、离敏里，即利默里克。

〔225〕郭（Cork），科克。

〔226〕岭、拉墨岭、那墨利斯，都是上文腊墨岭（Dublin）的异译。通译都柏林。

〔227〕密（Meath），米思。

〔228〕温罗（Wicklow），威克洛。

〔229〕吉尔那厘（Kildare），又作吉尔拉里、吉尔那里，即基德尔。

〔230〕加楼（Carlow），卡洛。

〔231〕亏引斯加温逮（Queen's County），又作亏引斯加温逮，即昆斯郡，今莱伊什（Laoighis）。

〔232〕奄特林（Antrim），安特里姆。

〔233〕伦顿那厘（Londonderry），伦敦德里。

〔234〕敏尔化成（Belfast），贝尔法斯特。

〔235〕伦俄尔（Donegal），又作罗尼俄尔，即多尼戈尔。

〔236〕带伦（Tyrone），蒂龙。

〔237〕化蛮那（Fermanagh），弗马纳。

〔238〕摩挪寨（Monaghan），莫纳根。

〔239〕阿马（Armagh），又作阿麻，即阿尔马。

〔240〕律（Louth），劳思。

〔241〕加完（Cavan），卡万。

〔242〕里特临（Leitrim），利特里姆。

〔243〕朗贺（Longford），朗福德。

〔244〕色厘俄（Sligo），斯莱戈。

〔245〕麻约（Mayo），马尤。

〔246〕罗斯感门（Roscommon），罗斯科门。

〔247〕牙尔卫（Galway），高尔韦。

〔248〕吉利野（Clare），又作格列野，即克莱尔。

〔249〕卫色密（Westmeath），又作卫塞密，即韦思特米思。

〔250〕经士加温（King County），又作经斯加温，即金斯郡，今奥法利（Offaly）。

〔251〕（牙尔卫）〔底比那里〕（Tipperary），蒂珀雷里。

〔252〕加里（Kerry），克里。

〔253〕吉尔景尼（Kilkenny），基尔肯尼。

〔254〕温斯（稔）〔贺〕（Wexford），又作温斯货，即韦克斯福德。

海国图志卷五十一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

英吉利国广述上原无，今补。

《英国论略》新嘉坡人所撰：英吉利国，乃海中二方屿也。其南大岛曰伦墩国[1]，北岛曰苏各兰国[2]，两国共名英吉利。又有小岛称为倚耳兰[3]，鼎足环峙。道光二十二年，英夷在江宁与当事议款，其文书曰英国之以耳兰墩云云。盖其兵帅璞定渣，乃以耳兰墩人也。南及英海峡，隔佛兰西国，北及大北海[4]，西至大西洋海，东距荷兰国不远。英岛[5]延袤二十六万一千方里，户千有五百万口；（倚）耳兰岛延袤九万六千方里，户七百万口。本国虽褊小，而除本国外，所割据他洲之藩属国甚多，若地中海岛[6]则有十四万户口，若亚非利加海滨新地则有二十五万三千户口，若五印度各藩属则有八千四万口，在北亚墨利加接花旗国地则有百五十万口，并其洲东群岛白黑居民八十二万口。别有新荷兰岛[7]，当中国南洋万余里，人户岁岁增益。此等属国互相离远，无陆可通，惟以舟船联络。本国生齿殷繁，岁有几万离家开垦新地，建邑造船，故其人散布天下。无论何埠，皆有英商贸易。其人肌肤白，发则自黄、白、红、黎，各色皆具，中多有红毛，故以红毛称之。剪发留短。其瞳睛

或蓝、或综、或黑。其女美艳闻四海。男四时衣呢戴毡，内衬汗衫，外罩背心短衫，内外二裤，冬则外套长袍，足蹑皮靴。女衣用绸缎及各洋布，随风俗、依时式，百变千式，首戴大帽，面挂薄帕，身衣长衫三四重。最好洁。首饰珠宝，不计价值。归必购各国之珍，以贻女眷。民日三餐，早饮茶、加非等暨面包、饼饵、牛乳油；午后大餐牛、羊、鸡、豚、鱼、菜。惟荷兰薯甲乎各国。居宅高广数层，垩饰精丽，墙贴华纸，板铺花毡，户垂帷帐，周悬山水之图。庶民惟拜天主，尽绝道、释，不奉异神。其教有二：一曰洗礼，一曰圣餐。城邑乡里，各派教主。每七日一礼拜，老幼男女，聚集（殷）〔殿〕堂，唱诗赞美教主耶稣之德，祈福忏罪，而后听教。教主尊若官府。英国近北海，故甚寒。其天气不定，今日晴霁，明日叆叇。夏暑而不热，水果佳甚。国有良马、绵羊，其毛以造呢羽。猎犬以捕野牲。国内约计马百二十五万只，牛、驴五百五十万只，田二百有七万三千顷。有麦无米，不赡于食，必由外国运至。山多石炭、锡、铁、铜，百货皆来自外国。国中无论男女皆习文艺，能诗画，兼工刺绣。婚姻必男女自愿，然后告诸父母，不用媒妁。惟拜教主，祈上帝，婿则以戒指插新妇之指，即为夫妇。因上帝原初止造一男一女，故不能娶二妇，亦不许出妻。多有男终身不娶，女终身不嫁者。父母产业男女均分，不能男多女少。嫁则婿受其赀焉。倘违禁娶两女者，其罪流。国人相接，除帽示敬，尊坐卑立。惟跪拜上帝，即见国王亦不拜也。英人有三品：一曰五爵，二曰绅士，三曰庶民。五爵惟其长子世袭，其余皆为绅士。不论何等人，皆可供职。其教士之长大者等于五爵，下者如中国塾师，必学三四国语音，通经能文、精历法、明测验推步，然后可以教人。其医皆有考试，考中方许治病。其讼师学法律，亦有考试。画师画山水林泉及塑像，皆以逼真为贵，不

似中国白描写意，虚多实少。农夫共计九十七万八千有余户。田地瘠硗，故设奇器引水以溉之，围以篱笆，有似园圃。英人最好花园、果林，五爵皆有猎场。冬月则盖暖室，内排各种蔬菜果树及远方异种草木，温养发芽，故四时常有异果名花。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其机动以火烟，可代人力。以羊毛与棉花纺成洋布、大呢、羽毛，皆自然敏速。道光十八年，所制出丝绸、布帛、铜器百货，计价银三百万两有余，绵布计银万有二千四百万两，绵线计银二千七百六十万两，铁条与铁器计银九百四十万两，麻布计银九百六十万两，羽呢等货计银千有三百八十万两，共计一年运出之货，价银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万有余两。而国内所用货物，不在此数。皆务工勤商，早夜经营之效。由人烟稠密，户口繁滋，田园不足于耕，故工匠百有三十五万户，多于农夫三之一。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天下万国通商也。所运进广州府之货物，如海菜、沙血竭、洋蜡、槟榔、海参、燕窝、冰片、血珀、阿魏、息香、牛黄、乌木、红铜、珊瑚、玛瑙、绵花、绵纱、儿茶、青石、火石、象牙、犀角、白米、鱼翅、鱼肚、槟榔膏、玻璃器、锡、铅、铁、钢、没药、乳香、胡椒、苏木、木香、红木、檀香、沙藤、自鸣钟、时辰表、大呢、羽缎、哔叽、小绒、洋布、花布、手巾。所有运出者，茶叶、湖丝、绸缎、手巾、紫花布、夏布剪绒、绉纱、纹布、花幔、丝绢、绣绢、牙器、银器、漆器、云母、草席、磁器、白矾、笙竹、硼砂、樟脑、桂皮、桂油、桂子、硬饭头、铜箔、雄黄、牛胶、朦黄、澄茄、纸、墨、铅粉、麝香、大黄、白糖、冰糖、糖果、姜黄、银硃等货。一年间，所出入之货，价值不下银二千二百万员，而雅片不在此数。除大清国贸易外，尚有与花旗列国贸易之货，在道光十六年，共价银三千六百万两；其外国货运入本国海口者相仿。所用商船，大小万有四千五百余只，

水手十四万八千名。道光十七年，外国船到英国埠头者，大小七千四百余只，每年所纳税饷共计银六千六百万两。按：此数不可信，考上交每年货价出入不过数千万，税饷不过税其十一，安有竟与货价银数相埒之理？是为夸诞不情。其广推贸易之法，有火轮船航河驶海，不待风水。又造辆辘路，用火车往来，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虞船货之存失不定，则又约人担保之，设使其船平安抵岸，每银百两给保价三四圆，即如担保一船二万银，则预出银八百员；船不幸沉沦，则保人给偿船主银二万两。其通国行宝为金，每金三两分作银价二十二块，其银再分铜钱，兼用银票。钱钞楮币与金银同价。当中国汉朝时，英民犹未向化，游猎林中。值罗马国兵来侵，降服大半。按：罗马国，亦作罗汶国，即意大里亚也。东国野族蜂起攻击，土人逃匿山林。英地尽为各国所据。渐奉耶稣教，始知风化。宋朝年间，有邻部那耳曼[8]者，渡海力据英境，强役土民。不及二百年，两族合成一国，勤劳速兴。当明之季，英百姓尽崇正教，通文字，自弃旧俗，权势益增。民人敢作敢为，兵船出巡四海，屡拒退外国之兵。且文艺大兴，博览经典、法术、武艺，不可胜数。但其语音，与汉语大不同。其言长，切字多，正字少，只二十六字母，是以读书容易，数日间即可学之。故此学者无不通习文艺，如国史、天文、地理、算法，不晓者，则不齿于人。目前王后主国，年尚少，聪慧英敏，众民悦服。贵臣共十二人，为管国帑大臣、审办大臣、持玺大臣、户部大臣、内国务宰相、外国务宰相、管印度国务尚书、水师部大臣、贸易部大臣、兵部大臣。此外尚有议士协办大臣等，皆理政事者也。设有大事会议，各抒己见。其国中尊贵者曰五爵，如中国之公、侯、伯、子、男，为会议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选忠义之士一、二，赴京会议。国主若欲征税纳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令国民纳钱粮；若绅士

执私见，则暂散其会，而别择贤士。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每年税饷田赋入国帑者，共银万一千一百万两。除国用外，所余不及百万两。若越于此数，则减税饷。国之欠项共银二十三万六千七百万两有余，每年利息八千八百二十四万有余。施济闾阎，每年银二千五百万两。利息及施济两项银数皆不近情，不足信。其银乃各屋主良民所捐。又教师抽国产十分之一，每年银共四百万两。弁兵十九万丁，此据地里志及新闻纸数目，原本作九十万，非诞即讹。此外另募于五印度国若千〔千〕万丁以镇守边境。水师兵船大小六百有十只，水手四万名。中有大舰，每只载大炮百有二十、或一百、或九十、或七十四、或六十门，其中等者或四十四、或二十八门，其小者或二十、或十、或六门也。自嘉庆十九年，西方列国大臣会议结和戢兵以后，兵船惟巡海护货而已。原无，今补。

《贸易通志》曰：英吉利本国止产锡、铜、煤炭，然其国人好利争胜，精技艺、治船械，不惮险远，故凡他国物产皆聚于伦墩国都。百姓插英吉利商船共计二万二千四百三十五只，载三千九百二十七万石，水手十有六万。别有小船十二万九千八百二十六只，水手五十八万。其最大之埠头为伦墩[9]、利味埔里[10]、胡里[11]、新堡[12]、牙尔木[13]、牙腊士莪力[14]、亚比耳亭[15]、伯利木[16]、可耳奇[17]、土比林[18]、比利法[19]等处。外国进口之船四千五百四十二只。道光十三年，货出口者三万二千万员，进口者二万一千万员。

《职方外纪》：欧罗巴西海迤北一带至冰海，海岛大者曰谙厄利（岛）〔亚〕[20]，即英吉利。曰意尔兰大（岛）〔亚〕。英夷属岛。其外小岛不下千百。意而兰大（岛）经度五十三至五十八，气候极和，夏热不择阴，冬寒不需火。产兽畜极多，绝无毒物。其国奉

教之初，因一王宫之婢能识认真主，遂及王后、国王，以讫一国。其地有一湖，插木于内，入土一段化成铁，水中一段化成石，出水面方为原木也。旁一小岛，岛中一地洞，常出怪异之形，或云炼罪地狱之口也。(诸)〔谙〕厄利亚经度五十至六十，纬度三度半至十三，气候融和，地方广大，分为三道。其学二所，共三十院。其地有怪石，能阻声，其长七丈，高二丈，隔石发大铳，人寂不闻，故名聋石。有湖长百五十里、广五十里，中容三十小岛。有三奇事：一，鱼味甚佳，而皆无鬐翅；一，天静无风，倏起大浪，舟楫遇之无不破；一，有小岛无根，因风移动，人弗敢居，而草木极茂，孳息牛羊豕类极多。近有一地，死者不殓，但移其尸于山，千年不朽，子孙亦能认识。地无鼠，有从海舟来者，至此遂死。又有三湖，细流相通达，然其鱼绝不相往来，此水鱼误入彼水辄死。傍有海窖，潮甚时，窖吸其水而永不盈，潮退即喷水如山高。当吸水时，人立其侧，衣一沾水，人即随水吸入窖中；如不沾水，虽近立亦无害。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英吉利国乃海中两屿，其大者分二方，南曰英兰，北曰苏各兰，两者其名英吉利。其小岛曰倚耳兰，中隔海港，相离不远。北极出自四十九度五十八分至五十五度四十五分，偏东自二度至（四）〔西〕十二度。英岛袤延方圆二十六万方里，居民一千五百万。〔倚〕耳兰岛九万六千方里，居民七百万丁。其海滨隅壘，港汊分岐，市埠遍布。苏各兰海之群岛亦稠。英国距荷、佛两国不远，一日可渡，用火轮船仅需半日。苏各兰之北，山岭不绝，与英岛之西相同。其山硗沙，其坦地则丰产。至(以)〔倚〕耳兰岛，则泽渚广延焉。英吉利岛褊小，其河不大，故国都即在但士江[21]边，大船易人。山出石炭、锡、铜、铁、铅，而石炭最多，每年价银千万两。产骏马、牛、羊，共马百五十万，黄牛三百九十七万，羊二千六百二十四万。产大小麦、谷，其谷不足食，必由外国运人。居民不织布，乃制铁纲机关而造之。每年所造呢羽、哔叽等物，共计银千八百万两。其棉花布银，每年

一万零二百万两。每年用棉花四十万七千石以织之，皆由外国运进。其务织者共四十九万三千名。其机关巧细，但弱女幼子亦可容易动之也。所用丝，由意大里及中国运入；所织价值，每年银三千万两。铁铜造铸机关、鸟枪、大炮、刀剑各项器械，价值银五千一百万两。道光十八年，所运之货计价银一万四千八百万两，所运进者共计银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万两，故国用充裕。

英国现摄权者为女王，号捷胜[22]，尚少年，聪慧英敏，经嫁与日耳曼之君。其大臣共十二位，谓管国帑大臣、审事大臣、持玺大臣、户部大臣、内国务宰相、外国务宰相、管印度国务大臣、水师部大臣、贸易部大臣等，余有议士协办等，以治国政。又有大爵公侯会议政事，又立绅士会以询问政务，筹办国饷。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予耕，只得外徙新地。昔皆往花旗国，今亦移至亚齐[23]南之大地矣。

英吉利分南、北、东、西之部：南方七部：苏悉[24]、北[25]、干地[26]、苏利[27]、汉威利[28]、突悉[29]等部。在此地海边，有造船之广厂，英国兵船与商船所云集之处，称谓港口[30]也。各兵船回家之时，即到其口修理。其南方遍处山岗，树林茂，河流清，春夏万红千紫。其城邑乃干得布利[31]，教师所驻，大有殿堂。又绿威[32]，系水手受伤之后，老迈所退之院。又风素耳[33]地，乃王室隐逸避静之宫殿。

东方各部曰以邑[34]、苏弗[35]、干桥[36]、匈丁敦[37]、林君[38]。那耳威城[39]广造呢布。干桥邑乃大英有名之书院，学儒攻书之地。

中央各部曰中悉[40]、瓦威[41]、士答弗[42]、特未[43]、若丁翰[44]、（墨）〔黑〕度[45]、不敬翰[46]、屋度[47]、北翰敦[48]、来悉特[49]、北度[50]。其中系国都兰敦，居民百有四十七万四千名。

其保罗殿堂[51]特异，可纳罕[52]超卓。其西殿[53]亦然。两堂内立英杰名师之像，以旌其德。若论其通商，则远国之船每年进其口者一千零五十七只，英船进者三千七百三十只。所有公银铺，每年所税本银六千万两。如有财而欲置之安稳，则缴于银铺也。其城之穹桥[54]下，路各有奇异。其屋度，乃国之古书院。其北明翰[55]，专造刀器铁皿。

北方各（都）〔部〕分兰甲[56]、突翰[57]、北甸[58]、西野[59]、君北地[60]，与苏国交界。其都系约古城[61]，内建广大之殿。新堡系石炭之大门口。曼识特[62]系属织造各项布之大邑。里味池系英国第次之港口，与花旗国广开通商，其居民二十万丁。另有大城邑，建于其国内。

西方各部曰织执[63]、黑（痎）〔疫〕度[64]、门口[65]、窝悉[66]、五悉[67]、孙悉[68]。有[69]海边有港口曰北多里[70]、曰北来口，在最深之海隅。其八邑[71]，有人夏月集会玩赏之处。瓦勒[72]部之居民系属土蛮[73]，言语不同，山岭险隘。此时众民向化，勤劳牧羊，出石炭焉。其城邑最少。

苏各兰（岛）南方丰沃，北方硗瘠。居民百计经营，不知辛苦，远商外邦，故地寒而家富。其民奉拜天主，敬畏耶稣。分三十二部，其会城曰以丁堡[74]，街舍最整。加剌我织造布匹，运出者每年价银千余万两。绿诺邑有海港。亚北丁系书院。

〔倚〕耳兰岛之居民，宽宏慷慨，宴会豪饮。惟奉加特力教，因崇其异端，惟僧是听，累生事端，甚激英国之怒。然其男上阵为兵力战，从不奔北。其会城曰土北林，南有港口，民十万七千。林勒[75]马头在〔倚〕耳（国）〔兰〕第三，北发乃马头第四。

英之海滨，多有海岛：南最大者称为威地[76]，山水清美；在佛海边，额西[77]、额耳西[78]两岛；在西方，曼岛[79]；在苏葛兰

一带沿海，撒多海岛，但天寒、麦谷难登，每年大半冰雪，其居民专务捕鱼。

《地球图说》：英吉利国东南西北四面都界海，其二岛：一名必力旦，一名爱耳兰。又南曰英兰（岛），北曰苏各兰（岛）。英兰之民约一千六百万，都城地名伦敦，城内民百五十万，大半耶稣教，小半天主教。国内义学不少，而极大书院有二。江一，曰坦米斯。土产羽毛、布呢、哔叽、绵布、羊毛布、绸缎、磁器、煤炭、皮货、锡、铜、铁、铅等物。苏各兰之民约二百六十二万，统属耶稣教。盖二（岛）〔土〕本系二国，明朝始合为一。土产羊、牛、煤炭、羊毛、布等物。再西方有一岛，名爱耳兰，百姓约八百万，城名特拔林，城内民三十万，大半天主教，小半耶稣教。民食番薯、大麦、奶饼、豕肉。爱耳兰于嘉庆五年[80]间，亦与英国并合。其民穷苦，岁徙居于花旗等国。

《地理备考》：英吉利国在欧罗巴州之西北，北极出地五十度至六十一度止，经线自西三十五分起至十三度止。四面枕海，长约二千一百里，宽约一千零六十里，地面积方约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里，烟户二京（二）〔三〕兆四亿口。山陵众多，峻峭者少。其在（苏各兰岛）〔斯哥西亚国〕内之奔内维斯山[81]，乃通国之至大山也，高仅四百三十七丈。海岛甚多，四面回环，西面尤众。河之长者十三，湖之至大者八。通国田土稼穑，适敷所需。土产铜、铁、锡、铅、窝（元硇）〔宅、硼〕砂、纹石、火石、磁器、信煤等物。地气温和，不时更变，瞑雾阴雨，寒多暑少。王位男女皆得临御，惟以长幼为序。奉者加尔诺修教。其天主公教，国中壹尔兰大之人奉者过半。若路得罗等各修教，亦有奉之者。技艺精巧，商舶众多。曩时居民皆塞尔达人[82]分派，后有哥度国人[83]篡占其土，驱逐其人。汉孝宣帝五凤年间，罗马国用兵三十

一载[84]，乃克其地，统归一部，历代兼摄。至四百七十五载，当罗马国衰弱，为卑勒敦人[85]所据。后加利多尼亚[86]地人频扰其地，因求安各罗人[87]协助，而安各罗人反乘机占地过半，互分七（酋）〔国〕，各霸一方[88]。唐德宗贞元中，有豪酋平七国为一。旋有（大尼）〔低纳马尔加〕国人据之。宋真宗天禧[89]间，有给列尔美者率舟师战败（敌）〔其〕军，遂王本国。孝宗乾道八年时，君英黎给[90]者，攻克壹尔兰大国，归于一统。元世祖至元中，嗣君并兼（苏各兰国）〔斯哥西亚〕，归为一统。不久复分为二。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君薨无嗣，其（苏各兰）〔斯哥西亚〕国王因与先君姻戚，乃得临御本国，始合二国为一，称曰英吉利。乾隆四十年，所摄亚美里加州地始行叛乱，驱逐英官自立为国。乾隆五十八年，本国与佛兰西国交兵，九（战）〔载〕方息。未几佛兰西国君复率舟师进攻，幸本国师船云集，拥塞河道，不能进。嘉庆二十年，大败佛兰西于窝得尔禄[91]地方，始安。道光十七年，给列尔美王[92]薨后无嗣，其侄女维多里亚者接统，即本国现在之君也。

本国有英吉利、（苏各兰）〔斯哥西亚〕、壹尔兰大三国之分。其英吉利（岛）分为五十二部：东方则六，一名（多）〔迷德勒塞斯，首邑名〕伦敦，乃国都也，建于达（弥）〔迷〕塞河岸，宫室之壮丽，工商之云集，货物之富有，皆欧罗巴州第一。西方则十二部，南方则十部，北方则六部，中央则十八部。其斯哥西亚，即苏各兰（岛）也，分为三十三小部，南方则十三部，北方则六部，中央则十四部。其壹尔（南）〔兰〕大岛，分为三十二部，东方则十二部，西方则五部，南方则六部，北方则九部。

其国通商冲繁之地，内外不一。在海边者大半，在内地者三分之一。兼摄各地，五州之中皆有之。在欧罗巴州者，一名西利

岛[93]，大小共一百四十五座，地膏腴，丰谷果；一名漫岛，长百里，宽五十里，地面积方二百五十里，铁、(矿)〔铅〕、五谷，所产富庶；一名日尔塞岛，长四十里，宽三十里，地面积方七十里，山峻田腴；一名给尔尼塞〔岛〕，长三十里，宽二十里，回环百二十里，川野沃（阔）〔润〕，四季温和；一名黑利科兰岛[94]，人烟稀疏，惟多网罟；一名日巴拉尔大[95]，在〔大〕吕宋国内，延袤十余里，三面环海，直接日巴拉尔大峡[96]，惟一径达塞维里亚[97]（部），地势崭岩，炮台城池甚固，风景壮丽，五方辐辏；一名马尔大岛[98]，长七十里，宽四十里，回环二百里，谷果茂盛，天气温和，昔属意大里亚国，今则归于本国。别有各岛，在亚细亚州、(未)〔亚非〕里加州、〔亚〕美里加州，阿塞〔亚〕尼亚州之中。

《外国史略》曰：英吉利国三洲环峙，小屿无数，亦西北岛国也。上古未通他国时，本山林土蛮，文身射猎，杀人祭鬼，惟与佛兰西人海边交易。有意大里国之罗马民于汉宣帝十八年来踞此岛，佛国出军渡海御之，不能胜。又率大小船八百艘进攻之，连年交战，终为罗马所据，延及苏各兰以北。越二百年，始有耶稣之徒来此传教化俗。宋文帝二十五年[99]，罗马国衰，又招日耳曼撒逊之族来此争战。迄三百年[100]，遂由欧罗巴之北海顺流下，遍肆劫掠。岛民有阿里弗[101]者潜探敌营，归领军士，突袭破之，而国基立焉。后大尼国来侵，焚掠民物。于宋英宗二年[102]，居民力战胜之，此英国兴隆之原也。英国北[103]邻佛兰西，屡交战，互相胜负。明宪宗二十年[104]，两国战息，其民始自营生，从欧罗巴学火药火器、学印书、务艺术、学罗针航海。向崇克力斯顿天主教，至是始改耶稣教。然执天主教之西班亚王不信，为高大战舰来攻。英国募水手乘小船以攻其高舰。忽大风，敌舟触礁，损破大半，遁回本国。自后英国振兴，商船遍航四海。于明万历年间，始通中

国。万历三十年[105]，复并苏各兰国，南北始合为一。但北岛之君欲立克力斯顿教，英人又逐之，而请荷兰之君以为之主。佛兰西恃强屡与列西国交战获胜，常思吞并。英人与他国连和，共为唇齿，以拒佛国。嗣后英国女王继位，竭心治国，选将练兵，战无不胜，佛国骄气渐敛。女王薨无后裔，于康熙五十二年招日耳曼所属汉（耶）〔那〕耳国[106]之峨耳治[107]为君，国益庶富。然常与佛兰西、西班亚两国交战。当此时，英国于四方开新埠。因本国人稠地狭，田园不足耕，是以驶到亚默利加之境开新埠，大兴贸易。既而欲增税饷，土民不从，且佛兰西、西班亚又协助土民，于是亚默（里）利加人遂自立国，即今花旗，名曰兼摄他国，亦名合众国。时乾隆四十七年也[108]。

英国于大地之中，居西北隅。北极出地自四十九度五十八分及五十度四十二分，中线偏东一度四十六分、偏西十度三十五分。国分三十部。大岛曰英吉利、曰苏各兰，小岛曰伊耳兰。苏各兰居北方，天气甚寒，山高，少五谷，有草场，足资游牧。土民犷悍，言语不通，日肆劫掠。苏各兰之南多物产，艺五谷，今亦属于英吉利。英吉利地山平坦，水甘草肥。惟东方沙漠[109]，无大河，南地则膏腴，饶物产。山虽不峻，而自北至南，绵亘直达国都。东北地有煤炭矿。西南地有锡、铁。西为瓦里士[110]部，山岭险隘，峒峡深邃，地硗而民良。伊耳兰岛西北多湖泽潴水，东南肥美，惜农无开垦之资。海港最阔者，苏各兰、伊耳兰之西滨。南有威地岛，崖谷奇峭，多异景。佛兰西港内，有危耳尼、日耳西等岛。伊耳兰海隅有漫岛。苏各兰西北有希白利群岛[111]，北方有阿耳加群岛[112]，最北有设兰群岛[113]，此三岛天气极寒，不生五谷，今不述焉。

英国无大河，最著名者为但西河，国都在焉。各国船皆泊于

此。尚有得连地江[114]、太西江[115]、威邻江[116]、士威江[117]、威江[118]、(鸟)〔乌〕西江[119]，其长者只六十里[120]。天气寒热均平，多雨露，故其气畅茂。

田每亩比汉人六亩半，共一千三百七十四万六千九百余亩，游牧草场二千六(十)〔百〕五万余亩，未垦地一千五十万亩，不足垦地一千三百四十五万四千余亩，统计五千七百九十五万二千余亩。伊耳兰耕地一千四百六十万三千余亩，泽潴五百三十四万七百余亩，湖四十五万五千余亩，统计二千三十九万九千余亩。

物产较他国特异，因英船所至，多采奇葩归国种植，天寒建暖房，护以玻璃瓦。马高大多力而驯良，最佳者价值三(千)〔百〕两。牛亦高大，然止供乳肉耕田耳。绵羊毛造呢，山羊取乳。豕及五谷不敷食，由他国运人。每年出铁价银二千万余两，锡价银三十四万余两，铅银八十三万余两。煤炭最多，每年约二万四千余石。

英吉利分四十邑，瓦利士分十二邑，苏各兰分三十二邑，伊耳兰分四部三十二邑。英都兰墩在但西河岸，英国大邑也。长六十里，阔四十五里，街市皆众，居民约二百万口。礼拜堂最大者保罗礼拜堂，长五十丈，阔二十五丈，高三十四丈，康熙年间所建，费银四百五十万两。其西方礼拜殿最古，国中名贤事迹，皆立碑于此。计之各商会馆及银局、信局，尤他国所无。设学馆以传学术。有大桥跨但西河泊船约万五千只，火轮大小九百只，建船厂以备修理，经费银岁计五百余万。火车四万辆，载城内货物出入都城。兰墩之东，有藏大炮及兵器之库。但西河帆樯林立，城内外街衢阗塞，烟火万家，亦海外一大都会也。其次邑曰曼食悉，居民十八万，机房、织造坊不可胜数，恒用火为机关。其三邑曰利威浦，居民十六万，为商贾之大埠，与各国通商，泊船千余，多

火轮船，贸易最大者花旗国为首。其四邑曰百官舍[121]，居民十四万，制造五金名器处也。有鸟枪局，日造万余枝出售。又布茂士港口，设大战舰厂，（木）市肆甚繁。

苏各兰都曰以丁布，居民十二万，此最（嘉）〔佳〕之地。邑建山上，街路高高下下。书院中务学术者二千余人。甲拉峨港口在海边，居民二十万，英国通商第三大埠也。各制造局匠十余万，故产瘠而通商广。

伊耳兰都曰突林城，居民二十万，民不好贸易，惟务耕勤学。大港口曰哥耳其，居民十万，每年进船三十只[122]。地极褊小，多城邑，无陆路，皆以舟相通。英人数万往垦其地。英国人娇健，鲜疾病，重信义。男女肌肤白，睛或蓝、或白、或（墨）〔黑〕。常衣呢，冠用毡，剃发须，性好洁、洗浴。气候或暖或凉，故终年穿暖衣，内着汗衫，一日数换，民多寿。常服者外背心短衫，内外二裤，冬则长袍，蹑皮靴。女用绸裹手，编其发，首戴大帽，面挂薄帕，衣长衫数层，珠宝饰首。屋宇广大，因地气寒湿，盖藏甚密。有层楼，地铺花毡，窗悉玻璃，房设火炉，壁悬山水图画。爱洒扫。晨则饮茶，食干糇、酥油、冷肉；午则小食；大餐用牛、羊、鸡、鹅、饼面，饮小酒，饱后始饮葡萄汁，以牛肉为上膳。民常食惟荷兰薯。面伊耳兰之小民更贫苦。

君民皆无妾媵，无鬻子女者。男二十四岁以上，自度有俯畜之业，方议娶。娶妻不用媒妁，与女子自订可否，诺则告其父母面聘定焉。聘后往来，以知其情性。乃集两家亲朋赴礼拜堂，请教师，祈上帝，遂为夫妇。妇将（巳）〔己〕有业产财帛俱归其夫，终身无贰。生子数日，携至礼拜堂，教师浸于水内，曰施浸礼。男女五岁入学，习天道《圣经》及国史等书。十四、五岁后，各择士、农、医、匠、商贾为终身之业。国人每岁迁移他国，多不回

籍，而户口加增如故。四十五年前，英吉利民一千九百[123]十四万；三十五年前，加增[124]一千二百六十万九千八百；二十五年前，共计一千四百三十九万一千六百名；十五年前，共计一千六百五十三万七千名；五年前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四千七百名。是知四十五年之内加增人户八百万名。女多于男。每百人中务农者十之(三)〔二〕，农夫二十五名内，以五名为田主；开矿者十之一；制造者十之一；为商贾者十之二，余教师、法师、医生、武士、水手。故英民分五等：一曰五爵，即与中国公、侯、伯、子、男无异；二曰乡绅、文武官、法师、教师、医生、大商等；三曰贾匠及田主；四曰雇佣、水手及农民；五曰贫乏之人。每年赒恤银一千二百万两。伊耳兰大农夫十八万，小农夫十六万，佣工八十八万，制造各物之人四十万，商贾及各匠百一十五万，乡绅富户二十一万，工人六十万，男仆十一万，侍婢六十七万，不务业者二十三万。

国学生馆计三万八千间，入学者百二十七万余人，用费或自出，或捐自他人，或出自国家。小儿自二岁以上，又立赤子学，女人办之。其大学藏书六万本，盛膳以供养之，必艺术贯通乃推用焉。刑名、算学皆仿是。其学医术者，除病院外，别有院藏人身、骸骨、支体、全身筋脉，俾入院者察之，以知病原施药焉。

庶民务贸易，勤计算，习经营，不避危难。有大兴作，不惜重资捐创。

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凡田一亩，每年出麦九石，豆十五石，红白萝卜二百余石，以饲牲畜；荷兰薯六十石，乃庶民所食。统计五谷田地约七百五十万亩，草场一千七百万亩。

英人好猎，立苑囿围场，秋月驰马射猎，不捕野兽于山林也。

制造之匠纯用火机关，所藉以动机关者，煤炭。每年出煤五万二千五百余万石，矿深一百三十九丈。每年以一千二百万石制火炮、刀剑，约价银五千一百万两，作工者三十万人。绵花多运自花旗，每年约三百四十五万石，价银四千二百八十万两。道光十五年，运出绵布价值银四千六百五十万两，绵绸一千六百五十万两。古时英国绵布皆由印度运回，获利甚重。今物价益减，工人多有缺食者。绵羊毛每年产九十三万石，由外运人者四十二万石。所造呢羽售于各国者，道光十七年价值银二千二十八万两，别有一百万两绒绵之价。其地织匠共计四十万（石）〔名〕。

织造绸缎，每年用丝三十万石。前此多由欧罗巴列国买来。自道光二十三年以后，多由中国运人。道光十六年，所买湖丝共计银六百三十九万两，绸缎进口价银二百二十二万二千两。

麻布莫妙于伊耳兰。道光十五年运出一千七百五十万丈，价值银一千一百二十万两，只供本国之用。每年书册纸四十五万五千石，纳饷银二百四十万两。

他国运来之糖，每年约三百二千四万石，纳饷一千四百八十四万两，其质最粗。英人磋磨之，乃精且白。

小酒税并造酒之器，一年约银一千二百八十二万三千两。火酒更广，饷银一千六百五十万两。四面距海，民习水性。其先不出欧罗巴之外，万历年间方远驶各海，以开新埠。是时西班亚国专揽外洋贸易，英国协力攻胜之。又与荷兰、佛（郎）〔兰〕西交锋获胜。沿海之国，乃皆通商。道光十八年，船共计二万六千六百只，别有载煤炭驶海各小船进口共计一万九千只。火轮船与花旗国往来，最大者长二十三丈，阔三丈五尺，载一万九千一百石。尤大者载二万一千九百三十石。或用铁以作船身，久存不损。道光二十二年，运出之物价值银一万四千一百万两。二十三年一万

五千六百万两，二十四年一万七千二百万两，二十五年相等。各国通商之数不在此，惟论中国而已。与中国贸易二百余年，起于前明，其始最微，每年不过几万两。近始饮茶，而茶日加增。昔设大公班衙为贸易之总，于道光十四年散局，贸易更旺。自与中国结好以后，尤有增益。于道光二十五年，粤省进口船共一百八十二只，运货银一千七十一万五千员。运出货价过于运进货（一）〔二〕倍，往往以现银交易。所纳船钞税项，是年共计银一百六十六万四千两。厦门所进船三十三只，运入货价银四十四万二千两，所运出货价银四万六千两，共计钞税银二万三千五百两。福州进口船五只，进口货价二十万六千两，运出者并所不能卖者二十万五千两。宁波（口）进〔口〕船八只，所运进货价银三万一千两，运出货价银五万三千四百两，共约钞税银八千二百七十两。道光二十五年，半载内所进上海船七十二只，运入货价银一百三十二万八千两，所出者七十七万二千两，税钞银一十四万九千两。通商之起原极微，而今日极大，利益万万。至于鸦片不正项之贸易，尚在其外也。

英国字母最少，翻译中国"四书"、"五经"及各著述，又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礼拜堂计一万一千六百间，伊耳兰二千一百六十八间，每间立教师及监司。逢礼拜日集会，诵祷讲道，劝人修德。其中尚有崇正教之人，不设监司，惟请教师而已。此耶稣教大半在苏各兰；与以耳兰之天主教各不相入。

国立宰辅大臣，共商事务。国家费用，先与乡绅会议，而后征纳。通行银钱，一面印王象，一面书钱之名。国王薨；有子立子，无子立女。前世女主即位者五君，今女君立已五年，屡出巡幸，任民观瞻，不寡处深宫也。宗室储君，各食公爵俸禄，亦赴

五爵公会议事。其储君统诸军士，为水师大提督。外有国帑、银库、律例、国玺、国内事务、藩属地、水师务、印度部、商部、兵部各大臣。有要务则国王召议事百十三员会议，与中国军机都察院无异。其下各有董事，虽官有迁调，其董事不易。政务以国帑大臣为首，与大臣筹画。其乡绅之会，则各邑士民所推迁者，议国大小事、每年征赋若干、大臣贤否、筹画藩属国事宜、斟酌邻国和战、变置律例，舌辩之士尽可详悉妥议奏闻。其五爵之会亦如之。遇国有大臣擅权，其乡绅即禁止纳饷。计乡绅六百五十八人，自每年十二月至次年四五月，皆云集焉。若乡绅有罪，惟同僚能监禁之。英国之人自立，悉赖此乡绅。苟或加害，则众皆协力抗拒。

英国赋税火酒、小酒、醋纸，于道光十九年共计银四千四百一十四万六千余两；印遗书、印新闻、印票、担保等牌，共银二千二十五万二千五百两；屋窗马车犬骡马只猎务，约银八百一十五万四千四百两；邮驿递信收银七百三万八千八百两，共计银四千六百四十七万九千两[125]。计入国帑银约一万五千九百万两有奇。惟田赋、盐课两项，系贫民所纳；其余赋税，皆富户日用之物而征焉。所出国帑：军士钱粮二千六十七万八百两，水师之费银一千六百七十九万二千五百两，国之欠项息银八千四百万有奇，火炮部四百八十九万四千两，文官俸禄银一百一十四万三千两，公使等俸禄银五十六万六千三百两外，尚有杂项之费用。所入仅敷所出。若所余者多则减税，所收者不足则增税。经乡绅议定，每人一年收四百五十两，每一百必纳其三块，以充国帑，共纳银一千五百万两有奇。

通国所行之实系金块，价值银三两，分为二十银块，以此再分为十二块。亦用铜钱，十二块为一银块，以此铜钱再为四分也。

但银钱重，船难多载，况计所有，多不足用；积贮又阻于通商。于是国立银局，内收税饷，出银票，以敷所用。道光初年，所出银票计价五千四百万两有余，六年所贮现银三千万两有余，故所最著者银票。在国中及大邑，任商人别立银〔票〕，来往川流，不须动支实项，非若他国银票滥用，致局少现银，受害无穷。列国中惟英国银局最信，各国之商，俱寄资取利焉。

道光二十二年，募军士十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八名，骑兵侍卫三营，常步兵九十营，水师兵一百班。又募民壮二十万。

各项战船最大者十三只，载大炮百二十门；次者十二只，载炮一百门；又次者三十四只，载炮八十门；又次者二十五只，载炮六、七十门。所载兵丁水手自八百至六百不等。外有巡船及各项火轮船数百只。

英国属地，自欧罗巴日耳曼海口[126]起，曰黑峨兰屿[127]；西班亚南嘴头曰义巴塔固城[128]；意大里亚曰马他[129]等岛；在希腊西曰以云群岛[129]，此岛为英国之门户，保护最谨。英国公班于五印度国所摄权之地，分四大部：北曰旁葛剌；东曰马塔剌[131]，西曰纲买，中曰亚甲所[132]。结约各国地，曰槟榔屿、新埠头、锡兰岛。在亚非利加，英国据其浪山地，亚非利加之最南头也；西方曰狮山[133]、旱北亚[134]；沿海堡曰亚加剌[135]，此地广袤，林密难悉；在东[136]海边曰押新孙岛[137]、希利拿岛[138]；在东边曰貌力突岛[139]、西悉群岛[140]。在亚默利加之北方曰下加拿他[141]、上加拿他[142]、新报苏威[143]、新苏各兰[144]、盖瓦岛[145]、新寻地[146]，曰西北荒地。又英人所据在默西哥海隅[147]内之岛（也）〔曰〕安地亚[148]、巴巴突[149]、多米尼加[150]、吉那他[151]、牙买加[152]、门悉拉[153]、尼益[154]、吉[155]、路加[156]、因新地[157]、多巴峨[158]、突多拉[159]、安威剌[160]、丁剌[161]、巴哈马群

岛[162]、北毋他[163]。在亚默利加南方所居之地曰地米剌剌[164]等地，含士剌[165]在新荷兰奥大利亚洲，英人所据之地，在东边曰新南瓦勒[166]、地面山岛[167]，其西方曰鹄港[168]，南方民数未详。又有法兰岛[169]、新亚兰岛[170]，英人甫居之。香港岛[171]在亚拉百国西南之海峡。

【注】

〔1〕伦墩国：指英格兰（英国的主要部分）。

〔2〕苏各兰国（Scotland），又作苏国，斯哥西亚国，即苏格兰。

〔3〕倚耳兰（Ireland），又作耳兰岛，意尔兰大，壹尔兰大，即爱尔兰岛。

〔4〕大北海，指北冰洋（Polar Sea）。

〔5〕英岛，又作必力旦岛，指大不列颠（Britannic）岛。

〔6〕地中海岛，指当时受英国管辖的地中海各岛。

〔7〕新荷兰岛（New Holland），指澳大利亚（Australia）。

〔8〕那耳曼（Normany），诺曼底。

〔9〕伦墩（London），又作兰敦，兰墩，即伦敦。

〔10〕利味浦里（Liverpool），又作里味池，利威浦，即利物浦。

〔11〕胡里（Hull），赫尔。

〔12〕新堡（New cashe），纽卡斯尔。

〔13〕牙尔木（Greenock），又作绿诺邑，即格里诺克。

〔14〕牙腊士裴力（Glasgow），又作加剌我，甲拉峨，即格拉斯哥。

〔15〕亚比耳亭（Aberdeen），又作亚北丁，即阿伯丁。

〔16〕伯利木（Plymouth），又作北来口，即普利茅斯。

〔17〕可耳奇（Cork），又作哥耳其，即科克。

〔18〕土比林（Dublin）又作特拔林，窦林城，即都柏林。

〔19〕比利法（Belfast）又作北发，即贝尔法斯特。

〔20〕谙厄利（岛）〔亚〕（English），指大不列颠岛。

〔21〕但士江（Thames），又作但西河，坦米斯江，达弥塞河，即泰晤士河。

〔22〕捷胜（Victoria），维多利亚。

〔23〕亚齐，应作亚齐亚（Asia），即亚洲。

〔24〕苏悉（Sussex），苏塞克斯。

〔25〕北（Berk），伯克。

〔26〕于地（Kent），肯特。

〔27〕苏利（Surrey），萨里。

〔28〕汉威利（Cornwall），康沃尔。

〔29〕突悉（Dorset），多塞特。

〔30〕港口（Portsmouth），又作布茂士，即朴茨茅斯。

〔31〕于得布利（Canterbury），坎塔伯雷。

〔32〕绿威（Greenwich），格林威治。

〔33〕风素耳（Windsor），温莎。

〔34〕以邑（Essex），埃塞克斯。

〔35〕苏弗（Suffolk），萨福克。

〔36〕干桥（Cambridge），剑桥。

〔37〕甸丁敦（Huntingdon），亨廷登。

〔38〕林君（Lincoln），林肯。

〔39〕那耳威城（Norwick），诺里奇。

〔40〕中悉（Middlesex），又作迷德勒塞斯，即米德尔塞克斯。

〔41〕瓦威（Warwick），沃里克。

〔42〕士答弗（Stafford），斯塔福德。

〔43〕特未（Derby），德比。

〔44〕若丁翰（Nottingham），诺丁汉。

〔45〕（墨）〔黑〕度（Hertford），哈福德。

〔46〕不敏翰（Buckingham），白金汉。

〔47〕屋度（Oxford），牛津。

〔48〕北翰敦（Northampton），北安普敦。

〔49〕来悉特（Leicester），莱斯特。

〔50〕北度（Beckford），贝德福。

〔51〕保罗殿堂（St. Paul's Cathedral），圣保罗大教堂。

〔52〕疑为 ornament 的音译，意为装饰，音译应作可纳冥。

〔53〕西殿指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圣彼得联合教堂），华人习称西敏寺。

〔54〕穹桥，指新伦敦桥（New London Bridge）。

〔55〕北明翰（Birmingham），伯明翰。

〔56〕兰甲（Lancashire），兰开夏。

〔57〕突翰（Durham），达勒姆。

〔58〕北匈（Northber land），诺森伯兰。

〔59〕西野（Westmoreland），威斯特摩兰。

〔60〕君北地（Cumberland），坎伯兰。

〔61〕约古城（York），约克。

〔62〕曼识特（Mancester），又作曼食悉，即曼彻斯特。

〔63〕织执（Shrop），希罗普。

〔64〕黑（疫）〔疫〕度（Hertford），赫里福德。

〔65〕门口（Monmouth），蒙默思。

〔66〕窝悉（Worcester），伍斯特。

〔67〕五悉（Gloucester），格罗斯特。

〔68〕孙悉（Somerset），索默塞特。

〔69〕此“有”字疑为“在”字之讹。

〔70〕北多里（Bristol），布里斯托尔。

〔71〕八邑（Bath），巴思。

〔72〕瓦勒（Wales），又作瓦利士，即威尔士。

〔73〕指居尔特人（Celtic race）。

〔74〕以丁堡（Edingburgh），又作以丁布，即爱丁堡。

〔75〕林勤，应作“林勒”（Limerick），利默里克。

〔76〕威地（Wight），怀特岛。

〔77〕额西（Jersey），又作日塞尔，日西，即泽西岛。

〔78〕额耳西（Guernsey），又作给尔尼塞，危耳尼，即格恩济岛。

〔79〕曼岛（Isle of Man），又作漫岛，即马恩岛。

〔80〕英国与爱尔兰合并为1801年1月，应申算为嘉庆四年。

〔81〕奔内维斯山（Ben-Nevis），尼维斯山。

〔82〕塞尔达人，指居尔特人（Celts）。

〔83〕哥度国人，实指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

〔84〕似应作十二载。

〔85〕卑勒敦人，指不列颠人（Briton）。

〔86〕加利多尼亚（Caledonia），喀里多尼亚。

〔87〕安各罗人，指盎格鲁人（Angles）。

〔88〕建立七个撒克逊国家的，非只盎格鲁人，还有朱特人（Jutes）和古撒克逊人（Old Saxon）。

〔89〕宋真宗天禧间是丹麦、挪威人占领英格兰的年代，魏源省略原文时没看清楚。诺曼底公威廉（William of Normandy）占领英格兰为宋英宗治平年间。

〔90〕英黎给，指亨利二世（Henry Ⅱ）。

〔91〕窝得尔禄（Waterloo），滑铁卢。

〔92〕给列尔美王，指威廉四世（William Ⅳ）。

〔93〕西利岛（Seilly Isles），锡利群岛。

〔94〕黑利科兰岛（Ilha de Helgoland），赫尔戈兰岛。

〔95〕日巴拉尔大（Gibraltar），直布罗陀。

〔96〕日巴拉尔大峡（Strait of Gibraltar），直布罗陀海峡。

〔97〕塞维里亚（Sevilla），塞维利亚。

〔98〕马尔大岛（Malta），马耳他。

〔99〕似应作二十七年。

〔100〕应作800年。

〔101〕阿里弗，指阿尔弗烈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

〔102〕应作宋英宗三年。

〔103〕“北”字应作“南”。

〔104〕应是明代宗景泰四年。明宪宗成化二十年是英国玫瑰战争结束前一年。

〔105〕应作万历三十一年。

〔106〕汉（耶）〔那〕耳国（Hannover），汉诺威。

〔107〕峨耳治，指乔治一世（George I）。

〔108〕如指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应作乾隆四十六年。如指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应作乾隆四十八年。

〔109〕似不应称为沙漠。

〔110〕瓦里士（Wales），威尔士。

〔111〕希白利群岛（Hebrides Is.），赫布里底群岛。

〔112〕阿耳加群岛（Orkney Is.），奥克尼群岛。

〔113〕设兰群岛（Shetland Is.），设德兰群岛。

〔114〕得连地江（Trent R.），特伦特河。

〔115〕太西江（Tees R.），提兹河。

〔116〕威邻江（Witham R.），威瑟姆河。

〔117〕士威江（Severn R.），塞文河。

〔118〕威江（Wye R.），怀河。

〔119〕乌西江（Quse R.），乌斯河。

〔120〕误，塞文河就长354公里。

〔121〕百官舍此名译自Birmingham，音译应为百名舍；但Birming源自Birm，亦作译“百吾”，ham是“住所”之意，亦可译“舍”。总之译百名含、百名舍、百吾舍均可，不能译百官舍。

〔122〕这是1829年的统计数字，当年科克港（Cork）进船256，德罗赫达（Drogheda）进船才是30，马礼逊看错了行。

〔123〕据1801年数字，“百”字衍。

〔124〕据1811年数字，“加增”应作“增至”。

〔125〕所列税项不全，总数字非分项数字之和。

〔126〕日耳曼海口（Deutsche Bucht），德意志湾。

〔127〕黑峨兰屿（Helgoland），赫尔戈兰岛。

〔128〕义巴塔固城（Gibraltar），直布罗陀（杰贝勒塔里格）。

〔129〕马他（Malta），马耳他。

〔130〕以云群岛（I'onioi Nisoi），爱奥尼亚群岛。

〔131〕马塔剌（Madras），马德拉斯。

〔132〕亚甲所，“所”字为“剌”字之讹，指阿格拉（Agra）。

〔133〕狮山（Sierra Leone），塞拉利昂。

〔134〕甲北亚（Gambia），冈比亚。

〔135〕亚加剌（Accra），阿克拉。

〔136〕此“东”字为“西”字之讹。

〔137〕押新孙岛（Ascension），阿森松岛。

〔138〕希利拿岛（St. Helena），圣赫勒拿岛。

〔139〕貌力奕岛（Mauritius），毛里求斯。

〔140〕西悉群岛（Seychelles Is.），塞舌尔群岛。

〔141〕下加拿他（Lower Canada），下加拿大。

〔142〕上加拿他（Upper Canada），上加拿大。

〔143〕新报苏威（New Brunswick），新不伦瑞克。

〔144〕新苏各兰（Nova Scotia），新斯科舍。

〔145〕盖瓦岛，益瓦岛之讹，指Prince Edward Island（爱德华王子岛）。

〔146〕新寻地（Newfoundland），纽芬兰。

〔147〕默西哥海隅（Gulf of Mexico），墨西哥湾。

〔148〕安地亚（Antigua），安提瓜。

〔149〕巴巴突（Barbardos），巴巴多斯。

〔150〕多米尼加（Dominica），多米尼加。

〔151〕吉那他（Grenada），格林纳达。

〔152〕牙买加（Jamaica），牙买加。

〔153〕门悉拉（Montserrat），蒙特塞拉特。

〔154〕尼盖（Nevis），尼维斯岛。

〔155〕吉（St. Kitts I.），圣基茨岛。

〔156〕路加，应作路西亚（St. Lucia），即圣卢西亚。

〔157〕因新地（St. Vincent），圣文森特岛。

〔158〕多巴峨（Tobago），多巴哥。

〔159〕突多拉（Tortola），托托拉。

〔160〕安威刺（Anguilla），安圭刺。

〔161〕丁刺，疑为“丁剌”之讹。指特立尼达（Trinidad）。

〔162〕巴哈马群岛（Bahamas），巴哈马群岛。

〔163〕北毋他（Bermuda），百慕大群岛。

〔164〕地米剌剌（Demerara），德梅拉拉。

〔165〕含士刺，此名是Berbice首府New Amsterdam（新阿姆斯特丹）的讹译。

〔166〕新南瓦勒（New South Wales），新南威尔士。

〔167〕地面山岛（Tasmania），塔斯马尼亚岛。

〔168〕鹄港指Perth外港Fremantle弗里曼特尔，位于斯旺（Swan）河口。

〔169〕法兰岛（Flinders I.），弗林德斯岛。

〔170〕新亚兰岛，新西兰岛（New Zealand）之讹。

〔171〕香港岛，亚丁（Aden）港之讹。

海国图志卷五十二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

英吉利国广述中

《皇清四裔考》：英吉利，一名英圭黎[1]国，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兰，红毛番种也，距广东界计程五万余里。国中有一山，名间允[2]，产黑铅，轮税入官。国左有那村[3]，右有加厘皮申村[4]，皆设立炮台二，村中皆有海港通大船，海边多产火石。王所居名兰仑，有城距村各百余里。王世系近者为弗氏京（亚）〔也〕治[5]，传子昔斤京（亚）〔也〕治[6]，传孙非立京（亚）〔也〕治[7]，即今王也。康熙间始来通市，后数年不复来。雍正七年后，互市不绝。初，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陈昂奏言：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朔，惟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有英圭黎诸国，种族虽分，声气则一。请饬督抚关部诸臣，设法防范。乾隆七年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风飘至澳门海面，遣夷目至省城求济。广东总督策楞令地方官给赀粮，修船只。先是其互市处所，或于广，或于浙。二十二年，部议英吉利不准赴浙贸易，于是皆收泊广东。每夏秋交，由虎门入口，土产同西洋各国，而船械特多，制造尤巧绝。二十四年，方严丝斤出洋之禁。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言：近年英吉利夷

商屡违禁令，潜赴宁波，今丝斤禁止出洋，可抑外夷骄纵之气。惟本年丝斤已收，请仍准运还。奏入，报可。是年英吉利夷商洪任辉[8]妄控粤海关陋弊。讯有徽商汪圣仪者，与任辉交结，擅领其国大班银一万三百八十两。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二十七年，英吉利夷商白兰[9]等，求仍照前通市。两广总督苏昌奏准照东洋铜商搭配绸缎之例，酌量配买，每船准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其头蚕湖丝及绸绫缎匹，仍如旧禁止，不得影射取利。自是英吉利来广互市，每船如额配买，岁以为常。其明年，并准带绸缎成匹者二千斤。

《海录》：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朗机西南[10]对海。由散爹里向北少西行，经吕宋、佛朗机各境，约二月方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民少而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牙喇、曼达喇萨、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多养外国人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海口埔头名懒伦，由口入舟行百余里，地名兰伦。国中一大市镇也。楼阁连亘，林木葱郁，居人富庶，匹于国都，有大吏镇之。水极清甘。河有三桥，谓之三花桥[11]，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三桥分主三方，每日转运一方，令人遍巡其方居民，命各取水。人家则各转其铜管小法轮，水至自注于器，足三日用则塞其管。一方遍则止其轮，水立涸。次日别转一方。三日而遍，周而复始。其禁令甚严，无敢盗取者，亦海外奇观也。国多娼妓，虽奸生子必育之。男女俱衣白，凶服则衣黑，武官俱服红。女衣其长曳地，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紧束之，欲其纤

也。带头以金为扣。两肩以丝带络成花样，缝于衣上。有盛宴，则令年少美女盛服歌舞，宛转轻捷。富贵家女人，亦幼而习之以为乐。军法五人为伍，伍各有长，二十人则为一队。号令严肃，无敢退缩。唯以连环枪为主。其海艘出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否则有罚。此其善政也。其余风俗，大略与各西洋同。土产金、银、铜、锡、铅、铁、白铁、藤、哆啰绒、哔叽、羽纱、钟表、玻璃、牙兰米酒，而无虎、豹、麋鹿。

《英吉利国夷情记略》载叶种进蓉塘《寄味山房杂记》：

英吉利不见《明史》，入本朝始通于中国。考地图，在中国西北百余度。其国东西马行约二日，南北六日。余地散处各州岛屿，与邻国分市，相距有数万里者，悉航海以通往来。荷兰在其东，佛兰西在东南，俄罗斯在东北，瑞国[12]及米利坚在其西，大西洋即葡萄亚在西南，小西洋则在利未央[13]之东。其余小国无算，半环地中海，统名曰欧罗巴州。州人皆遵耶稣教。耶稣生东汉[14]时，始知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今称一千八百三十几年。以中国冬至后三日为冬至，十日为年节。耶苏生有天受，能通各国土音，创教劝人为善。后被恶人钉其体于十字架，剖割以毙。其徒号其教曰天主。国酋初不信，禁习颇严。后与他国相攻，不胜；祈于其寺，忽云中现一十字架，遂以十字架为先锋，克敌。因大信奉。于是遍礼拜寺，供十字架。自郡国至乡间，在在皆有。男女七日一礼拜。无跪拜仪，以除帽为大礼。礼拜日，停工作，许嬉游。不知闰，故不以月系年。即以礼拜期为数。贵女贱男。自王至民，率一夫一妇，无妾媵。不分内外，妇亦与人往还。大约男以三十岁后，女以二十岁后，自相择偶，临时议婚。王则与邻国世互婚嫁。生子女成立后，即分以业，俾自治生。故配合多以财产较。亦有

终身不嫁不娶者，听。凡交游至，问其妻，不及父母。知俯育，不知仰事。交易铸银为钱，大小不等，以便市鬻。死时须记赀财于簿，或施人仁会，或分交游、亲戚、子女，咸无争竞。三日除服，不知祭祀。乡国以仁会赀立贫院、幼院、病院，举公正之人董理，故通洲无鬻子女者。亦禁蓄奴婢。士、农、工、商，各世其业。国立大学，郡中学，乡小学，延师以教读。字横列不直行，笔以铅锥为之。分科以习书、医。士各有字，彼此不相通晓。商之子女，皆习书算。仕有土地世禄，传付长子。农以稼穑为上，次果木(收)〔牧〕畜。土地皆属于王，荒土呈官，注籍往垦，以三十年为期。满则归官，出示招投，各书愿出价目封贮，定期开看，多者得，将价呈缴，始听耕作。期未满亦听转投，已满亦许接投，以悬无地税。屋有赋，以架为额，高广不计，窗棂外向亦赋之。赋有四：一归王，一设巡逻兵分段瞭守，一养瞽目废疾，治兵再赋。每男妇许各雇一人司爨，役不有赋，雇他国人赋倍之。工分艺木、石、塑、画，不许搀越。能出一奇物，得专利三十年，他人学作有禁。有测度家，专看罗经行海。商则自小历风涛，习操樯、泅水。居室以白石为墙壁，木为梁栋，高垒五六层以避贼，次用砖，下用土。以白灰垩壁，使极光明。男短衣，色尚青白，冬呢夏羽，居常以布，悉单无棉夹。裘大衣长，其后两幅，愈贵愈长，甚至丈余者，数人在后提挈以行，称为礼服。富者以金线缘帽及领袖以自表。女则珠玉锦绣为饰，极其华艳。男受女制。凡食，早则饮茶，食干糇；午小食，脯大餐，牛羊鸡鸭，咸烧炙。饮则麦面。饱后始饮酒，食水果。不以箸，用刀叉匙器，用金银玻璃为上。尺曰码，每码约中国二尺四五寸，各国不一。斤曰磅，约十二两零。随身带笔簿，遇异闻异事则记。然诺以拉手为定，亦登于簿，无遗忘，无翻悔。遇军事，治税赋。于亚勒马尼国选兵即耶玛尼国，所

谓“红面兵”也。其人忠实肯用命，备宿卫置巡逻，悉募于此，各国皆然，不以民也。若在东印度各国用兵，则在满剌加招募。满剌加恐当作孟加腊。兵饷极厚，每于礼拜下日关领，一人需洋钱十元、八元不等，计一月人需银二十余两。盖自有身赋与其酋也。有官话，通行一州之地。无奴婢，故无责打骂詈，亦无笞杖之刑。有犯，镣铐手足，闭置暗室，视轻重定期，满始释。富者赎，重者窜荒地，役使开垦。死罪以绳吊颈毙之。大逆不道，则有器如鼓状，内藏锋刃，纳人置于通衢，过者蹴使滚，此为极刑。凡传召，以竹竿为符节，至即随以行。有深怨不解者，各请证人，至广场架鸟枪于肩，约药力所及，背立，发火互击，中不中皆息。凡病死，医者不得其故，则剖其脏腑头颅，考验病之所在，著书示后。盖以既死则无所惜。此欧罗巴各夷情之大略也。

其下篇曰：英吉利国，前明始大。自大西洋葡萄亚通中国，乞得澳门以居，置买茶叶、大黄等物归售各国，各国慕之，闻风踵至。乾隆年间，大开洋禁，以粤东为市易所，设洋商通事，西南各国麕至。惟俄罗斯船不许开舱，盖其国与我北方蒙古毗连，向有榷场互易，若再开东南市舶，恐碍蒙古生计也。至是澳夷始不得独擅其利，乃以澳门夷屋赁与各国居止。澳夷向有番差一人以约束、理词讼，司达一人治赋税。英吉利既常来，遂于乾隆四十几年间创立公司。公司者，国中富人合本银设公局，立二十四头人理事，于粤设总理人，俗谓大班、二班、三班、四班，外有茶师、写字、医生及各家子弟来学习者，共数十人。每年七、八月，夷船到时，始至十三行夷馆，许雇唐人买办食用。年终事毕，船归各夷，仍往澳栖止。驾船者有船主统管一舟人，有大、二、三、四伙长测星日、看罗经、量刻漏、对洋图以掌舵行舟，有写字人登记数目出入，有医生治疾病，有兵卫掌枪炮，有水手管风帆以

及搭客等。初年每舟不下千余人，牛羊犬马皆备。至澳，报同知衙门，派渔船引水入泊黄（浦）〔埔〕，洋商雇西瓜艑船，驳货出入。嗣海道日熟，递次减少。今每舟不过三四百人。大西洋既不得专利，来船日少。佛兰西幅员阔、人民众，然富者始饮茶，贫者以炒豆代，故船久不来。荷兰赀本薄，无多船。他如单鹰、双鹰、黄旗等国，间有至者。惟英吉利公司商船最盛。然所市皆非本国土产，皆采买他国，尤以万达剌沙[15]暨东印度各国采买最众，易茶丝等货以归，各国及俄罗斯西境皆就近至彼国转贩。每年三、四月间，英国海舶云集。其初不过数船，近年增至大船二十只，益以小船。其茶叶收赋极重，约埒中国买价，又禁他人不得置。即船主、伙长等人置者，到日交公司酌领价值。由是富强日盛。有大、二、三、四等头人以治政事。其酋所居城名兰墩，跨海汉造桥，上行车马，下过舟航。富贵家皆有苑囿，春秋佳日，礼拜之期，听男女游玩。夜则街巷遍悬油灯，行者无庸烛，其费出于仁会。亦有诙谐杂剧，夜始演作，昼有禁，恐妨工作也。人性强悍，好上人，荷兰等国皆畏之，推为盟主，以时聘问。数年一会，各酋长至其国以申盟约，宴游累月，方各登航以归。惟米利坚夷不与相下。米利坚即中国所称花旗者，沃衍宜五谷，周亦数千里，人勤为作，常以余粮济各国。设十二酋长以理事。一酋死，复公举之，必众服而后立。故其人最重行谊，无梗化，无催科，有军事方治赋。英夷尝起兵攻之，十余年不能胜。又禁谷麦不粜与英兵，英兵益困。各国力为和解，始罢兵。米夷常指英夷为山狗性，如稍畏让，彼必追来；一返身相向，反曳尾而去。故兵虽解，终不往还也。其在东印度各国采买，亦设大班诸人。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舶占踞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先后得有孟剌甲、新（地坡）〔埠〕、新加坡等处。即葛剌巴，本荷兰在前明

所踞者，英夷亦曾夺之，近始仍归荷兰。其用兵饷费，出于公司各港所征税。公司得收三十年，期满始归其国王。凡用兵，只禀命而自备资粮，以故到处窥伺。所恃惟枪炮，炮子用生铁铸，重者至三十斤，故所向无不披靡。至东印度，皆回民[16]，仍各有酋长。英夷虽据其海口，亦未深入其内地。其回夷贸易中国者，所驾船亦需英夷测度以行，故用英夷旗号，名曰港脚[17]。嘉庆十一、二年间，有大班喇佛[18]者，约孟剌甲兵头，以兵船十艘，窥伺安南，为安南所烬，无颜返国。以所余三艘顺抵粤洋。喇佛又与内奸说合，欲占澳门，不果。喇佛不能回覆兵头，遂潜匿不出，不能开舱。此十三年秋冬间事也。其兵头竟趋澳，占踞炮台，西夷仅保守大炮台，发禀告急。时总督吴熊光、巡抚孙玉庭调兵戒严，饬澳门文武驱逐。夷兵虽回船，然不去也。直待十四年春，喇佛给与金银，带归以恤死难，方回。喇佛以此被革，改用四班益华成[19]为大班。盖议欲占澳时，惟伊不肯署名，嘉其有识也。喇佛旋以忧死于澳。益华成之后，有大班吐丹东[20]者，冀我大屿山为居止，寄信回国，求奇异物入贡，自粤趋天津口，天津盐政以闻；奉准入都朝见。该夷使等不能行跪拜礼。诏将贡物发还，即饬盐政护送回粤，此嘉庆二十二年秋事也。时总督蒋攸铦亦将就从事，不能如各国使臣仪。其初设公司，所来哔羽，立股分售与洋商总商，有三股、四股者，散商有两股、一股者，所买茶即以股分为则。其茶价照客价明加，每石有银十两、八两不等，名曰饷磅，以此重啖洋商。收茶时用以上下其手。洋商媚夷者，茶多溢额，如近年东裕行两股哔羽，交茶逾怡和四股之数，此明验也。洋商中贤愚不一，每年互相倾轧，倘有泄外夷之短者，该夷公司必知，遇事挑斥。故洋商遇地方官询以夷事，皆谬为不知，而中国用人行政及大吏一举一动，彼夷翻无不周知。闻嘉庆年间，夷船到口，该

大班等恭请红牌来省馆，诘朝穿大服、佩刀剑，到各洋行拜候。稍有名望之商，必辞以事不见。俟其再来然后往答，迎送如礼。一惟洋商言是听。迩年来，船益多，销茶益盛，洋商仰其厚润。于是夷船将到，洋商托言照应过关，即出远迎。又复常踞十三行之英夷，知汉字，能汉语，常矜其出入口税饷每年几及百万，而澳夷货来甚少，税饷极微，翻得坐享澳门市易租赁之利，每欲效之，遇班中人新来，多方播弄。如道光七、八年，于夷馆前立大马头、量圃墙栅栏。其地为对河居民来往渡口，禀控大宪，屡禁不遵。追李廷寄，巡抚朱桂桢亲督拆毁。该夷又将来船碇泊零丁洋面，不入口开舱，以八事人禀要挟。又纠各国夷随声附和，惟米利坚夷不从。回称：如我国有船至汝英国贸易，必遵汝英国制度，今来中国，图觅利耳；如无利，即请汝亦不来，何须喋喋也？维时各船主争噪，向例到即开舱，起货下货不过一、二月，即开帆回。今久碇于外，不但货物霉蒸，一船数百人，食用何出？大班部楼顿[21]庸儒无能，听二、三、四班许供给各船食用，自七八月相持至下年正月。大班见不能了，潜附便舟而去。适洋商以所定茶不交，一年费用无出，再约齐至澳解说，始于是月十四五日入口开舱。三月初间，忽有火轮船自孟甲喇来，乃该港坐班及驻巡夷目专信申饬，令其作速开舱，毋误一年贸易。火轮船者，中立铜柱，空其内烧煤，上设帆关，火焰上即自运动，两旁悉以车轮自转以行，每一昼夜，可行千里。自该处至粤，仅三十七日。据夷人云，道光初年始创造，不能装货，以通紧急书信而已，斯一奇也。是年秋，夷船到三班。边司[22]大班，事益以肆，竟带夷妇寓十三行，出入必乘肩舆，翻不许洋商乘轿入馆，种种故为干犯。大宪怵以言。遂架大炮于夷馆两旁，设兵守护。居民愤慍，即他国夷，亦谓天朝怀柔过甚。其肩舆乃东裕行司事谢治安所送，被官拿究，瘐死于

狱。嗣通事头人蔡刚往谕。蔡刚有胆识、善语言，厉声辩诘，始有畏意，撤去兵炮，夷妇仍不肯遽回。盖洋商于奉谕饬查时，已具禀谓大班患病，需人乳为引，故带以来，俟稍愈，即遣回澳。故该夷得延抗也。先是道光三、四年间，公司以缅甸西南必姑港[23]土产甚盛，发兵船占踞，为缅酋所败。兵船来粤取饷，碇零丁洋面，本新安县属，有兵上岸滋事，用鸟枪击毙数人。大宪责令洋商向大班索凶手。据称"此系过往兵船，未经人口，非我能约束；且带兵人如中国官长，我乃贸易民人，岂敢往谕？"回覆。适是时，又有米利坚船载佛兰西夷商在黄（浦）〔埔〕以砂斗击卖水果人落水死，报验船主，将夷送出正法。而新安数命，迄无以偿。后闻其兵船不回国，在外三年始归该国，仍革去职事，以其不能约兵丁也。近年该班等又欲于澳门寓馆前立马头，竖旗杆，商之澳夷。澳夷初答以此中国地方，非我所主。继思英夷在省如此横行，倘洋商迎合，为之营干蒙准，是澳为彼有矣。次日向该班改说，此地乃中国畀我居住已数百年，汝等来贸易，暂赁以居。现有十余国在此，如皆各立马头，竖旗杆，是此澳为汝各国之地矣。该班妄念遂止。澳旁高山，西夷建一望海楼，面零丁洋，用大千里镜远观，可见数日后所到船，并能认知何国旗号。山后向有小路可上，原许一切人登眺。至是，西夷不许该班登眺，翻将山后小路铲去，大路设卡，彼亦无如何。时有英夷在葛剌巴犯事，潜逃来粤，原告踪至，控于澳夷目，将该夷拿禁炮台议罪，该班为之缓颊，不听。及令他夷往视，又为守者拒不得人，因相口角，一并拿禁。诸班哑忍不能致辞。以上闻之通事头人蔡刚，定非虚妄。然十四年间，英夷曾占踞炮台，西夷仅得大炮台以守。幸大吏亲饬文武员弁驱逐，英夷始俯首而去。今此虽夷目裁抑，未尝非藉中国威灵也。又各夷尝颂中国之盛，实无比伦。他港贸易货物，每

有售有不售者，至于置货，更非经年累月不能集。惟粤港无论何货，即压船之石、已烂之铁，及剪弃之碎呢片羽，一至即售，所置货值数百万，一二月即齐，立可开航。此虽绕大地一周，无此港口也。故英夷来船，皆有木榜横列数十款，闻系申戒之词，盖不独彼国土产来此销售，而茶叶、大黄，实彼生命攸关。况彼国赋饷所出，时虞封港，故告戒严极。无如夷性好强，又贪三十年之专利，而听积久盘踞奸夷之怂恿，以至屡行悖妄。苟非大宪镇静待之，几何不酿成事端也。近闻该公司之期久满，后日富商不得续人，屡屡控争。该国酋贪其重利，日事因循。迩以兵烦费重，加之在事头目，各怀己私，亏折支绌。再二三年，亦必散歇。公司一散，海疆可保永绥。盖党羽众多，势力始横。善治者必先设法解散，而后易于制驭。公司之夷，迩来横甚。散后则各管各船，各自牟利，此为易制。然恐不知者，翻以为忧。因备记之，俾见者知所去取焉。

又曰：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于意大里亚国。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事留意探阅，亦可觇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源案："公司散则易制"，此语甚扼要领。不料十四年散后，粤督反行文英吉利索其专派公司来粤，总司贸易，其来人即义律也。误听洋商赞惑之谋，遂启边防无涯之祸。惜哉！探阅新闻纸，亦驭夷要策。

《海防余论》南海颜斯综：广东有通洋之利，恐有通洋之患。诸国熙熙，皆为利来，而英夷尤专为奇技淫巧，以易取中国之财。彼国无税亩之征，行什一之法。首务商贾，税课特重。其人深谋远虑，好大夸功，号令甚严，从无宽贷。用兵机警，国内人少，多募他国杂番而督以本国武官；爱惜士卒，知难即退。即如商船船主，御下甚严，仿佛军法。水手人等有过犯，与头目应议鞭多少，立

案，生死不计。其俗谋夺人地，非必出自国主之意。所谓港脚者，不止殑迦孥三处[24]地方。散处海外，皆有大小兵船，时常巡徼，往来游奕，头目多有携眷。三五富人，群居谘议，欲占据某国之某地，告知国主，许往凑合钱粮，即抽拨各处之兵船，令往攻取。若战胜得地，其地利益，国主与出资之人均分，自有章程。前者夷兵到澳门，登岸进至黄（浦）〔埔〕，乃夷商公司所为，其明征也。各夷常说：天下富庶无如中华。诸国所来船多不觉其多，所来少不觉其少；无卖不尽之货，又买不尽此地之货，为海内第一，是天下更无大于中华。英吉利久有垄断之心，常谓（濠）〔壕〕镜澳西洋人可居，我辈不可居耶？其觊觎久矣。次则大屿山，货物艰于来往。若老万山，则孤悬海外，皆非其所属意。英吉利尝欲称帝、称可汗，诸国不服，仍王号。其本国船俗呼祖家，以别于港脚、白头港脚番。志在牟利，虽为所辖，不乐战争。船上船主必是英吉利。愚以为若有贫民脗夷，宜开一面网，许其自拔立功，加之重赏，足以疑惑其心。彼之伎俩，专务震动挟制。桅上悬炮，登岸放火。占据各处地方多用此法，然未敢尝试于大国之边疆。恐停贸易，则彼国之匹头，港脚之棉花，何处销售？茶叶等货，何处购买？彼之国计民生，岂不大有关系？彼若并阻诸国之来船，肆彼劫夺，则与之争斗者，当不止一国。彼能无虑及此哉？驭夷者必先得其情，而后有以消其桀骜之气，折冲万里之外。刍荛之语，聊备采择。

《瀛环志略》曰：英吉利英机黎，英圭黎，膺吃黎，谙厄利，英伦的，及列的，不列嘛。欧罗巴强大之国也。地本三岛[25]，孤悬大西洋海中。迤东两岛[26]相连，南曰英伦，一作英兰，北曰苏各兰。一作斯哥西亚，又作师古泰。两岛南北约二千余里，东西阔处五、六百里，狭处三、四百里。迤西别一岛曰阿尔兰[27]一作耳兰，又作壹耳兰大。

南北约七八百里，东西约五六百里。英伦南境与荷兰、佛郎西皆相近，舟行半日可达。距佛尤近，海港狭处止六七十里，两岸可以相望也。其地古时为塞尔达土番部落，后为北（狭）〔狄〕峨特族[28]所据。汉宣帝五凤三年，罗马大将恺撒一作人略塞萨尔。略定西北诸番，渡海平英伦，建为别部，属意大里者数百年，至今犹有罗马城阙遗址。前五代时，罗马衰乱，峨特族、卑勒教人据英伦。安各罗者，亦峨特种，亦悉众渡海，破走苏格兰两部，因胁降卑勒教人，陈后主元年，据英伦立国。后分为七部，如列国小侯，时相攻伐。有部长厄伯德[29]者，娶佛郎西王之女。女奉天主教，招教师来其国，为制礼仪。由是其国渐强，唐德宗贞元十六年，灭六部归于一。是时大尼国即揕国，方劫掠海上，突以兵船人英伦，据都城。英人以厚赂缓兵，寻以计焚其船。自是大尼寇抄不已，居人逃窜，田野荒芜。王子有亚腓烈[30]者，智略过人，幼时尝两赴罗马，与文（王）〔士〕游。方嗣王位，而大尼以大众来攻。王乃伪为乐工，抱琴造敌营，请奏伎侑酒。因得纵观虚实，进兵决战，破其连营。是时佛郎西已陷北地，大尼迭侵扰。王枕戈寝甲，五十余战，而外患平。乃恳田劝农，招徕商旅，开学堂以译异书，立保约以弭盗贼，境内大治。王卒于唐昭宗年间。嗣王孱弱，大业遂衰。先是，英伦以尚天主教；久之，教师擅大权。王娶后，教师禁不令同室；王不听，教师劫后，以铁烙毁其容，寻毙之，王噤不能仇。由是王仅守府，国势不振。大尼复来侵扰，许以岁赂，始给银一万七千斤，后增至二万四千斤，而兵不止。宋真宗（十九）〔二十〕年，大尼大举来伐，破伦敦都城，遂兼英。其王曰鸷奴特[31]，立治粗有条理，英人安之。其子嗣位，苛敛好兵。英北族[32]英伦北部有酋曰威廉，一作给列尔美。欲图兴复，复请于罗马教王，教王以英土封之。宋英宗治平年间，威廉率舟师

伐英，破大尼王，进攻据伦敦，遂王英。北族凌英民，英民多反侧。王怒，驱英民十万众于林中，皆冻馁僵死，以其田宅赐北族。既而悔恨卒。显理第一王[33]嗣。宋高宗二十（七）〔八〕年，显理第二王[34]嗣，有智谋。时天主教魁参预国事，王有所拔擢，教魁辄阻挠之，群臣怒，杀教魁。王惧教王之加罪也，自守斋、拜其墓，乃已。附近有伊琳大洲，即阿尔兰。王征服之，其世子刚猛好战，欲伐居犹太之回回族，先往聘修好，归途为他国所掳，以金赎回，后战死。其弟约翰嗣位，性强狡，好田猎，百姓疾之。又侮天主教师，罗马教王怒。弃绝英民，息礼拜，闭殿堂，废其婚葬，禁饮酒、食肉、剃须，民皆怨恫，咎王。王不得已，纳贡教王。由是权遂下移，民自择荐绅议政，不复关白。王愤甚，欲诛诸绅。诸绅欲招佛郎西世子为王。会王殁，（华）义都〔华〕第三王[35]一作义都亚尔多。嗣。王有权略，平内难，与佛郎西构兵累年，互有胜负。其子嗣位，权复为绅民所侵。英有别部之酋，忽起兵攻王，夺其位。明建文帝元年，国人立显理第四王，募兵恢复，灭僭位者，国乃定。显理第五王立，伐佛郎西胜之。显理第六（位）〔王〕立，年尚幼，大臣摄政。时王宗分二派：一曰红玫瑰[36]派，一曰白玫瑰[37]派。因初分之第宅植此两种花因以得名。两宗争王位，自相屠攻，国大乱者数十年，藩属皆叛。明宪宗成化年间，显理第七王嗣位，削平内乱，四境乂安。王性机敏，长于吏治，称为贤主。显理第八王立，性强傲，尚豪华，喜怒不常，娶西班牙王女为后，因助西班牙伐佛郎西。后无子，出之；再娶少艾，已而失宠，杀之；再娶，又杀之。王有佞臣，委以大权，偶忤意，立赐死，忠言至计如充耳。四国皆称为无道主。先是，日耳曼人路得[38]者，著书译解耶稣教旨，人多信之。王不谓然，手著一书驳诘之。王殁，嗣王崇信耶稣教，宽惠爱民，教士有法，举国喁喁

望治。未几卒，其姊马利[39]一作马理。嗣位。赘西班牙王子为婿，禁耶稣教，国人不悦。明嘉靖三十（六）〔七〕年，女主以利撒毕[40]即位，贤明知大体，勤于政治，英民颂之。是时，荷兰不肯从天主教，为西班牙所攻，英女主以兵助荷兰。西班牙因移兵伐英，师船泊英港，忽大风激浪，船触焦石，半沉坏，英人以小舟围而歼之，片帆无返者，国势益振。是时，苏格兰（岛）人布鲁斯[41]复自立为国。有女曰马理[42]，姿绝世，初嫁佛郎西王为后，佛王早卒；马理归母家，父卒，嗣王位。选群臣美丈夫为夫。夫有别宠，马理妒之，乘夜遣客杀夫，焚宫以灭其迹，而赘杀夫者为夫。时国人已竞尚耶稣教，而马理仍执天主教，又杀夫有邪行，国人围马理，将囚之，越城而逃，募兵决战，兵败，降于英。英女主谓马理犯伦肇乱，下之狱。马理在狱十八年，复与狱吏奸，因逃去，英人捕诛之。万历三十一年，英女主卒，无子。苏格兰王热给斯[43]者，一作惹米士。女主之姻也。英人奉以嗣王位，复与英伦合为一国。时天主教之徒结党谋反，窨公会殿下藏火药事发觉，悉诛死。万历四十二年[44]，查理第一王立，性拗癖，好戏狎，不恤民隐。由是士民怨畔，公会皆散，税饷无所出。王将与佛郎西战，授甲无应者，师船未战而退。顺治四年[45]，王募兵诛梗命者，国人与王战，虏王弑之。时有大绅负才望，摄王政以定国，自称保护主，申明法制，参以变通，英人称便。与西班牙、荷兰战，皆胜之。摄政数年，仓库充实。乃致位于先王世子[46]，曰查理第二王。为人淫侈多内宠，惰于听政。常与荷兰战，帅师者国之名将，入荷兰内港，毁其战船。王由此愈汰。忽伦敦大火，焚宫室、民居殆尽；已而瘟疫盛行，死者相枕藉，国势顿衰。其弟嗣位，素习天主教，强民相从。民习耶稣教久，不肯变。虑王之相难也，渡海招荷兰王为主。荷兰王率兵至，王奔佛郎西。康熙二十（七）〔八〕年，

荷兰王入伦敦即王位，号曰威廉第三王[47]。雄武有大略，法度严明，百司任职，积粟如邱山，搜讨军实，悉成劲旅。由是威声大振。方欲席卷西土，会殁，无子。时日耳曼之汉挪瓦[48]王若耳治[49]，有贤声，康熙五十（二）〔三〕年，国人招请来英，奉以为王。王初莅英，不谙其俗。后为英故王之女，习于英事，相助为理，民大和。前王两宗苗裔尚存，起兵欲图恢复，王夷灭之。是时，英商船通行四海，日益富强，与佛郎西交兵，屡战胜。王卒，子若耳治第二王立，修法度，别等威，定亲疏，平讼狱，国称大治。伐西班牙，获全胜。又伐佛郎西，割其藩属之在亚墨利加者。乾隆二十（三）〔五〕年，若耳治第三王立，举动好循礼法，亦称贤主。先是前明中叶，英人泛海觅新地，得北亚墨利加腴土，徙国人实其地，日渐垦辟，遂成沃壤。英人倚为外府。后英国军兴连年，征税饷于亚墨利加，倍其常额。亚墨利加人据地起兵，英人攻之，八年不克。佛郎西与英世仇，倾国助之。英不能支。乾隆四十（七）〔八〕年议和，听其自立为米利坚国。亚墨利加之转音，即花旗国。英国由是虚耗。已而五印度贸易日盛，英富厚过于昔时。五印度者，一名温都斯坦。乾隆中年，东印度之孟加拉，囚虐英商，英以大兵攻之，灭孟加拉，乘胜胁降东、中、南印度诸部，设四大部。孟加拉，麻打拉萨，孟买，亚加拉。麻喇甲、息力诸番族皆归统辖。英人遍设埔头，帆樯云集，百货流通，富饶遂为西国之最。嘉庆年间，佛郎西拿破仑得国，侵伐四邻，废西班牙王，而以其弟王西班牙。故王求援于英，英起兵伐佛郎西，血战累年。嘉庆二十（一）年，破佛郎西舟师于海峡，以九万人登陆进攻。拿破仑率十万众御之于窝德尔禄，约日大战，自昧爽至日暮，枪炮之声震天地，数十里烟气迷漫，佛师大溃。英人乘势逐北，斩首二万级，禽拿破仑以归，流之荒岛。西班牙王复其故国。由是英国

威振西土。王晚年得狂病，世子摄政。王卒，世子嗣立，有贤声，早卒。道光（九）〔十〕年，其弟嗣立，曰威廉第四王。初为水师总统，以厚德御下，不沽名誉。及即位，安民和众，不喜兵争，论者谓才能不越众，而德量有余。道光十（八）〔七〕年四月卒，无子，有女不慧，遗命立兄女维多里亚为王，即今在位之女主也。立时年十八，赘日耳曼撒可堡[50]侯世子博雅那为婿。

英国之制，相二人：一专司国内之政，一专司国外之务。此外大臣一管帑藏，一管出纳，一管贸易，一管讼狱，一管玺印，一管印度事务，一管水师事务，皆有佐属相助。都城有公会所[51]，内分两所：一曰爵房[52]，一曰乡绅房[53]。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辗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以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讦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乡绅有罪，令众乡绅议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

按：粤东之居夷，自葡萄牙之居澳门始。维时尚方珍玩皆取办于粤，或不时给，辄为中涓所嬲。适葡人有（濠）〔壕〕镜之请，当事利其居积货宝，便于贡办。又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以为不过南洋诸夷之类，一枝暂借，无足重轻，非必贪其五百金之利也。葡萄牙本西洋小国，得此澳宅，如登天上，以其余资，广筑楼馆，绵亘万厦。欧罗巴诸国来粤者，倚为东道主人。其留粤收逋欠者，皆租其房屋，

久居不去。诸夷之浸淫狎熟于粤东，则由澳门为之权舆也。林富一代名臣，而谋国之疏若此。语云：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可不慎哉！

按：英吉利夐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54]，即使尽为沃土，而地力之产能几何？所以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闻，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遂益万里膏腴之土，骤致不赀之富。其地虽隔英伦万里，而彼长于浮海，视如一苇之杭。迨南境为米利坚所割，所余北境，虽广莫而荒寒，类中国之塞北。燕支既失，英国几无颜色矣。五印度在中国西南，即所谓天竺佛国。英人于康熙年间，在孟加拉购片土造屋宇，立埔头。乾隆二十年，灭孟加拉，乘胜蚕食印度诸部。诸部散弱不能抗，遂大半为其所役属。其地产绵花，又产鸦片烟土。自中国盛行之后，利市十倍。英人所收税饷，五印度居其大半。失之桑榆，而收之东隅，抑何幸也。英人既得五印度，渐拓而东，南印度海之东岸，遍置埔头。阿喀剌、达(圉)〔歪〕[55]取之缅甸，麻喇甲、息力即新奇坡。易之荷兰，小西洋即印度海利权，归掌握者八九矣。再东，则中国之南洋诸岛国，惟吕宋属西班牙。余皆荷兰埔头。繁盛如噶罗巴，即瓜哇。冲要如马尼剌，即小吕宋。英人未尝不心艳之。而他人我先，无由凭空攫取。然往来东道，以两地为逆旅，西与荷不敢少迕也。澳大利[56]一岛，孤悬巽维，广莫无垠，野番如兽，英人亦极意经营，欲收效于数十年、数百年之后。至如亚非利加之狮山，又名西尔拉里阿尼[57]。辟荒秽而取材；南亚墨利加之特墨[58]，践涂泥而耕作。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

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而目前之倚为外府而张其国势者，则在于五印度。其地在后藏西南，由水路至粤东不过两三旬。盖英人之属地，又已近逮炎徼，而论者止知其本国，以为在七万里之外也。

英吉利岁人税饷，除还商民利息外，每年约得二千余万两，所出亦二千余万两。本国额兵九万，印度英兵三万，土兵二十三万，谓之叙跛兵[59]。兵船大小六百余只，火轮船百余只。其兵水师衣青，陆路衣红，重水师而轻陆路，专恃枪炮，不工技击，刀剑之外无别械。

英吉利本国地形褊小，而生齿最繁，可耕之土不足供食指之什一。北亚墨利加未分割之前，英民无业者，率西渡谋食。迨米利坚创据之后，英所余北境之土，寒不可耕。虽得五印度广土，而其地本有居人，并无旷土。英人流寓虽多，终不能反客为主，故汲汲于寻新地。近年得新荷兰大岛，诛锄草莱，流徙罪人于此，贫民无生业者，亦载往安插。移民于八万里之外，其为生聚之谋，亦可谓勤且劳矣。

【注】

〔1〕英圭黎（English），又译作英机黎，膺吃黎，谙厄利等，指英国。

〔2〕间允（Cumbrian Mts.），坎布连山脉。

〔3〕那村（Tibury），提布里。

〔4〕加厘皮申村（Gravesend）格雷夫森德。

〔5〕弗氏京（亚）〔也〕治，指乔治一世（George Ⅰ）。

〔6〕昔斤京（亚）〔也〕治，指乔治二世（George Ⅱ）。

〔7〕非立京（亚）〔也〕治，指乔治三世（George Ⅲ）。

〔8〕洪任辉，指 James Flint。

〔9〕白兰，指 Henry Browne。

〔10〕“西南”应作“西北”。

〔11〕三花桥，指 Southward Bridge（索斯瓦尔德桥）、Westminster Bridge（威斯敏斯特桥）和 Blackfairs Bridge（布莱克费尔斯桥）。

〔12〕瑞国，即瑞典（Sweden），在英国东北。

〔13〕利未央，“央”字应作“亚”，指非洲。

〔14〕“东汉”，应作“西汉”。

〔15〕万达剌沙（Madras），马德拉斯。

〔16〕东印度不皆奉伊斯兰教。

〔17〕初指 Country merchant，即在广州贸易的英国和印度斯坦散商；后转指 Country ship，即来自旧印度地区的英、印船只。

〔18〕喇佛，指 J. W. Roberts，

〔19〕益华成，指 J. P. Elphinstone，又译埃尔芬斯通。

〔20〕吐丹东指 Sir George T. Staunton，又译多马斯当东。

〔21〕部楼顿，指 William Henry Chichly Plowden，又译部楼东。

〔22〕边司，指 Baynes，又译盼师。

〔23〕必姑港（Pegu），勃固。

〔24〕殑迦拏三处，疑应为殑伽河等处，即恒河（Ganges R.）一带。

〔25〕实为二岛。

〔26〕实为一岛。

〔27〕阿尔兰（Ireland），又作伊琳，爱尔兰。

〔28〕应是高卢族（Gaul）。

〔29〕厄伯德（Egbert），通译爱格伯。

〔30〕亚腓烈（Alfred），通译阿尔弗烈德。

〔31〕驾奴特（Canute），通译克努特。

〔32〕北族，指诺曼底（Normandy），在法国西北塞纳湾一带，不是在英伦北部。

〔33〕显理第一王，指亨利一世（Henry Ⅰ）。

〔34〕显理第二王，指亨利二世（Henry Ⅱ）。以下类推。

〔35〕（华）义都〔华〕第三王，指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
〔36〕红玫瑰（Red Rose），玫瑰战争兰加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的旗徽。
〔37〕白玫瑰（White Rose），约克家族（House of York）的族徽。
〔38〕路得，指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39〕马利（Mary I 或 Mary Tudor），指玛丽一世（玛丽都铎）。
〔40〕以利撒毕，指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
〔41〕布鲁斯，指詹姆士五世（James Ⅴ）。
〔42〕马理，指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t）
〔43〕热给斯，指詹姆士（James）。
〔44〕应作天启五年（1635年）。
〔45〕应作崇祯十五年（1642年）。后查理一世被国会处死，事在1649年，又晚于顺治四年。
〔46〕克伦威尔死后两年查理二世才复辟。
〔47〕威廉第三王，指威廉三世（威廉·奥伦治，William Orange）。
〔48〕汉挪瓦（Hannover），汉诺威。
〔49〕若耳治，指乔治一世（George Ⅰ）。
〔50〕撒可堡（Saxe-Cobury），萨克科堡。
〔51〕公会所，指国会。
〔52〕爵房，指上议院，或参议院。
〔53〕乡绅房，指下议院，或众议院。
〔54〕英国本土的面积约为我国台湾岛的六倍。
〔55〕达（圉）〔歪〕（Tavoy），土瓦。
〔56〕澳大利（Australia），澳大利亚。
〔57〕西尔拉里阿尼（Sierra Leone）塞拉利昂。
〔58〕特墨（Demerara），特梅拉拉。
〔59〕叙跛（Sepoy）兵，英国东印度公司所雇用的印度兵。

海国图志卷五十三

邵阳魏源辑

大 西 洋欧罗巴洲

英吉利国广述下原无，今补。

《记英吉利》道光十二年清河萧令裕：

英吉利，一名谙厄利，一名英机黎，一名英圭黎，在粤东贸易曰英吉利，盖对音翻译无定字也。自古未通中国，明天启时始有闻。据《职方外纪》。本荷兰臣属，后渐富强，与荷兰构兵，遂称敌国。《舟车闻见录》。国在欧〔罗〕巴之西。其王所居曰兰墩。东西广而南北狭，周数千里。欧罗巴者，明泰西利玛窦所称五大洲之一也。圣祖仁皇帝谓中国、西洋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海洋行船，中国论更次，西洋论度数。自彼国南行八十度至大浪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东华录》。又谓西洋至中土，有陆路可通，为鄂罗斯诸国所遮，改由中路而行者是矣。天时寒暖，与北方诸国略同。地多田少，驾马以耕，多种豆麦。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于是精修船炮、所向加兵。其极西之墨利加边地，与佛兰西争战屡年始得。又若西南洋之印度及南洋濒海诸市埠与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乾隆末已雄海外，嘉庆中益强大。凡所

夺之地，曰彻第缸，曰茫咕噜，曰唵门，曰旧柔佛，曰麻六甲，此二地今为新嘉坡。此皆南洋濒海之市埠也。曰新埠，曰亚英〔加〕[1]，曰旧港，国之文都，曰苏门达拉[2]，曰彼古达里[3]，曰美洛居，曰葛留巴，此皆海中岛屿也。曰孟呀剌，曰孟买，曰曼达喇萨，曰马喇他，曰盎几里，曰唧肚，此皆印度之地也。分兵镇守，岁收其贡税，若唐时西突厥之于西域，回鹘之于奚契丹，各有吐屯、监使之官，以督其征赋焉。惟大海之南，曰印度海，唐天竺国居葱岭南，幅员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濒海；北天竺距雪山[4]；东天竺际海，与扶南、林邑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会，都城曰茶镈和罗城[5]。英夷在粤自称辖天竺国五印度地。其东印度之来粤懋迁者，又名为港脚[6]国。即唧肚也。粤人知港脚，不知即东印度也。印度与后藏、缅甸相邻，距英吉利之本国绝远，而奉其命令惟谨。若新埠沃野五百里。新嘉坡与麻六甲相连，广袤二千数百里。则海道顺风至广东之老万山，或六、七日程，或十余日云。

英吉利人，高准、碧眼、发黄红色，多拳生。婚嫁听女自择。女主货财，夫无妾媵。自国王以下，莫不重女而轻男。相见率免冠为礼，至敬则以手加额，虽见王亦（植）〔直〕立不跪。西洋国皆奉天主耶稣教，故纪年托始于汉之元寿二年。英吉利、荷兰诸国，均称一千八百余年。盖其地在欧罗巴，仍大西洋之例也。顾世传英吉利辟天主教，《海国闻见录》，今麻六呷、新嘉坡所刊书，多尊信耶稣，殆属藩之地，本非英吉利部落，仍其旧俗，故有纷歧，抑濡染日久，其王亦从而和之耶？英吉利字体，旁行斜上，相传为马逻可所遗，用二十六字母谐声比附以成，谓之拉丁字，亦谓之拉体纳，今钦天监有书拉体纳字人，粤海关选送。大抵各国略同。而英吉利商粤久，效慕华风，多通汉文，书汉字。盖自顺治来，钦

天监用西洋历法，西士如汤若望、南怀仁之属，皆入仕于朝。百数十年，渐染同文之治矣。考旧档，乾隆二十四年，广督李侍尧奏，夷商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即汉字文义，亦能明晰。嘉庆中，广州府知府杨健详定英吉利国夷禀，许用汉字。麻六甲者，《明史》之满剌加也，不知何年建华英书院，凡英夷学汉字者居之。又于新嘉坡建坚夏书院，凡弥利坚夷学汉字者居之。经、史、子、集，备聚其中，才秀者入院肄业，以闽粤人为导师。月刊书一种，谓之《每月统纪传》，或录古语，或记邻藩，或述新闻，或论天度地球，词义不甚可晓。而每月皆有市价篇。取入口、出口各货，分别等差，而详其价目焉。盖善贾市、争分铢，而王之俸饷经费，一皆于此取办，尤所措意也。凡他国互市，皆船商自主。独英吉利统于大班，名曰公司。其国中殷富，咸人赀居货，虽王亦然。岁终，会计收其余羡。公司限三十年，期满续三十年。近闻来粤之大班，多所乾没，国人咸怨，限满将散公司矣。《粤中采访》。民十五以上役于王，六十免役。养他国人为兵，印度最强。军法五人为伍，伍各有长；二十人为一队。战舰逾百，胜兵十余万，号令严整，无敢退缩。据《海录》。或谓番船在洋，日与海波上下，一履平地，即簸荡无主。又或谓夷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然广州商胡出游，登山亦殊趫捷，涉浅水则一纵即过，此所目验也。且夷性犷骜，多巧思，所制钟表仪器，中土所重，而船炮尤至精利。船以铁力木厚一、二尺者为之，底皆二重。大者三十余丈，宽六、七丈，入水、出水均二丈有奇。入水之处用铜包，不畏海水咸烂。其帮樯灌以松脂、桐油，坚硬若铁。船面四平，大者三桅，小者两桅，前后左右，俱有横桅以挂帆。帆用白布，上阔下仄，望如垂天之云。随风增减，一帆无虑千百组，番人理之皆有绪。以前两帆开门，使风自前入，触于后帆，则风折

而前。虽逆风亦可戗驶。每桅间置二盘，为望斗，可容二三十人。分作三节，每节横一杆，帆自杆下挂，多则九帆，少或四帆也。舱由而梯而下，一舱一梯，大者三舱，次者二舱，小者一舱。舱皆以窗眼为炮眼，平时上嵌玻璃。三舱之船，安大炮八十余门。其下尚有二舱，贮炮子什物及牛、羊、淡水也。上舶容千人，中者数百，惟商舶舱大而炮少，皆有柁师、历师。其转柁用柁轮而不用柁压。轮有铜、有木，轮之前置两罗经，罩以玻璃，蔽风雨。桅间复有一罗经，三针相对而后行。登桅照千里镜，见远舟如豆则不及；若大如拇指，即续长其桅而楔之，益左右帆而追之。数百里之遥，一时许达矣。以上据《粤中采访》及《定海县志》《澳门纪略》。大炮重五、六千斤，轻者二、三十斤。或以铜，或以精铁。鸟铳有长枪、有短枪，有连环枪，发时多自来火。自来火者，小石如豆，庋函外铁；牙摩戛则火激而铳发。《澳门纪略》。大炮门子四十余斤，小亦二十余斤。每一发火，崩石摧山。又其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其船头有车轮铜炮，约重一千余斤，拉以皮革，随势低昂，自云陆路亦可用之。国中本产牙硝，又有倭磺，粤人谓之竺黄，制以杆，和以沙藤灰，迅利猛烈，药力乃倍。既发复装，再接再厉。《澳门纪略》及《粤中采访》。《坤舆外纪》：热尔马尼国有大铳，能于二刻间连发四十次，恐涉于夸，然亦可见其概矣。英吉利恃其船炮，渐横海上，识者每以为忧。顾其人豪贪，无远略。所并海外诸国，遣官镇守，取其货税而已，非有纲纪制度为保世滋大之计。《汉书》谓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英吉利正其伦比。诚如汉之庙略，通关市不绝以中之，则驽马恋豆栈，即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古所云匈奴安于所习，心不乐汉，是以无窥中国者。英夷亦殆有然矣。然必中国驭以诚信，无相侵渔，番舶交易，斯百年无虞诈。若关市讥征，例

外求索；或以细故，与为计较，蛮夷桀骜，挺险易动，则不可知也。或谓英吉利专贩鸦片，以蠹中国。鸦片流行，自嘉庆十年以后。其人精勤织作，商粤东已数十年，呢羽罽布之货走天下。初非全资于鸦片，故中土之人无吸食，彼亦莫能为也。或又谓船炮之精，中国无难仿效。《明史·外国传》：正德中，副使汪鋐进佛郎机[7]火器，即佛西兰。小者二十斤，远可六百步；大者七十斤，远可五六里。凡塞上墩台城堡，悉置此炮。然将士不善用此，则存乎其人也。今英吉利铜炮，大至数千斤，无机括运用，转恐将以资敌。是在讲求用器之人与行军之纪律，尤制御之要云。

又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平，议开海禁。于是设榷关四于广东澳门、福建漳州府、浙江宁波府、江南云台山，署吏以莅之。姜宸英《湛园集》宁波在宋、元、明三朝均置市舶司，海外诸番，莫不习知其地。顾设关时，舟山尚未置县。康熙二十七年设定海县。今夷人知舟山，不知定海也。商船出入宁波，往还百四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径去。英吉利时名英圭黎，往来于澳门、厦门，复北泊宁波之舟山。监督宁波海关，屡请移关定海，部议不许。三十七年，监督张圣诏以定海、澳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番大舶，亦通各省贸易，请捐建衙署，以就商船，当岁增税银壹万余两。诏可。乃于定海城外道头之西，建红毛馆一区，安置夹板船之水梢。此英吉利番舶来定海之始也。其人粤贸迁，据《舟车闻见录》，以为雍正十二年。今考之《定海县志》，则来粤已先。顾粤关通市久，官吏多所求索；洋商通事，规费渐增。雍正中，广东巡抚杨文乾等节次清厘，奏报充饷，名曰改正归公。乃归公未几，规费又渐如故，转多一归公正饷。由是所取无艺。夷商知浙税较粤为轻，而浙之商贩、牙行又争相招致。乾隆二十年，英吉利夷船收定海港，总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船商华茵殊请于宁绍台道，收饷定海，

运货宁波。其明年复来数舶。二十二年，闽督、广督上言：浙关正税，视粤关则例，酌拟加征一倍。部议从之。得旨：洋船向收广东口，粤海关稽察征税。浙省宁波，不过偶年一至。今奸牙勾结渔利，至宁波者甚多。番船云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粤之澳门矣。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俾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意初不在增税也。今户部则例，浙海关税则未加，当由番舶未至，故不加收。俄而英吉利洪任辉等必欲赴宁波开港，既不得请，自海道驾船直入天津，仍乞通市宁波，并讦粤关陋弊。二十四年七月，命福州将军新柱等来粤按验，苛勒有状。监督李永标家人七十三等，拟罪如律。代作讼呈之刘亚(遍)〔匾〕，以教诱主唆伏法。夷商洪任辉，上命押往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释逐回国。于是粤关规费又复裁改归公。总督李侍尧奏防范外夷五事：一曰禁夷商在省住冬；二曰夷人到粤，令寓居洋行管束；三曰禁借外夷货本并雇倩汉人役使；四曰禁外夷雇人传信息；五曰夷船收泊黄埔，拨营员弹压。皆报可。二十六年，英吉利船来粤，携夷官公班衙番文，恳释洪任辉，疆吏饬驳。二十七年九月，三年届满，释夷囚洪任辉，交大班附舶载回。两广总督照会英吉利国王收管约束，毋任潜入内地。英吉利来粤商夷，由是知所敛戢矣。然英吉利诸番，本聚香山之澳门。自去澳门，移泊番禺之黄埔，有船坞而无夷楼。独以澳门属大西洋，听回易哥斯达诸岛，常怏怏生觊觎心。澳门，前明所谓(濠)〔蠔〕镜也。嘉(庆)〔靖〕中，佛郎机[8]得寓居焉，久之为西洋所据，历国朝不改，岁输租银五百于香山。而华民之错居澳地者，澳夷征租，不啻倍蓰。澳船额二十五，雍正中奏定来澳止输船钞，货则听入夷楼。有买者，为出税。非若英吉利诸夷商，船货并税之。比澳夷挈家定居，长子孙，澳地得以自主。英夷或索逋未清，下澳押冬，住冬

者曰押冬必监督给照。逗遛，则驱之归国。押冬，夷赁庑澳门又须交租西洋之司达。西洋官名。自二十四年后至乾隆之末，阅三十余年，向之海关规费，所谓裁改归公者，又复强取如故，或加甚焉。在广州，夷商尤大以为不便，故其艳羡澳门，窥得宁波之隐意，迄未已也。乾隆五十七年九月，英吉利夷船入粤，以其王雅治[9]命，禀陈督府。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申祝厘，遣使臣马戛尔尼，将由天津入贡，广督奏闻。五十八年六月一日，贡舟自浙江定海洋北行，使臣马戛尔尼、息党东[10]（都），同行者四舟。大舟长三十二丈，阔五丈五尺，吃水五丈五尺，三桅三篷。大桅约十三丈，围一丈一尺；头桅约十二丈，围一丈；后桅约八丈，围六尺。安铁炮四十二、铜炮三十二，鸟枪腰刀各六百余。舵水兵役六百余。小舟长十丈，阔二丈二尺，双桅双篷，铁炮四，水梢十四。其年七月抵都后，献见事毕，使臣出其王表，请留一人居京师，理贸易事。高宗以都城距澳门将万里，何由顾及懋迁？且语言服制全殊，事不可行。特敕谕其王止之。使臣复言：请于浙江宁波珠山珠、舟音近，珠山，即舟山也。暨直隶天津维舟通市，并依俄罗斯故事，于都门别立一行交易。仍给附近珠山一小岛、附近广东省城一小地，俾有定居。或令澳门寓居之夷，得出入自便。又自广州城下澳，货物由内河行走，或不税，或少税。上以宁波、天津无通事洋行，交易未便；且俄罗斯自立恰克图以后，久不在京寄寓；都下为万方拱极之区，岂容外藩开设行店？若夷商抵广，例不得入省城，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居珠山海岛并广东附近省城地，华夷参错，尤不可行。其诸番出入往来，亦应地方有司督洋行随时稽察，不得全无限制。至贸易纳税，皆有定则，不能以其国夷船多，使税则独为减少。所请均属格碍。使谕使臣于朝，并作敕告戒其王。九月三日，贡使回国。时先乘贡舟已还

泊定海，上令使臣由内河至定海放洋，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松筠伴押实行。贡使于路要求请寓宁波市茶丝各物，松筠为奏恳免税。既而到杭州，以行李从人上定海贡舟，使臣仍请道内河达广。上降意从之。饬松筠回京，改命两广总督长龄督带过岭。十一月十七日贡使抵粤，十二月七日乘贡舟返国。先是，上以远夷响慕，诚款可嘉。使人之来，燕赉优渥。比贡使越分干请，罔知大体。既未遂所求，虞有勾结煽诱，开边衅，或回至澳门，诱他国夷商垄断牟利。特简重臣护行，许以兵力弹压，所过提镇陈兵接护。圣虑周详，无微不至。以故谕旨覆奏，多用六百里驰递，火票牌单，朝夕络绎。顾英吉利藉贡陈丐虽未[11]，渠包藏叵测，较夷酋洪任辉益多非望，其本谋在立马头，减关税，如西洋澳门事例。不必欲舟山，来尝不意望舟山。宸令宣照，阴相制驭，未讼言其效尤，澳门之隐。然已大沮夷气矣。五十九年，上念英夷贪狡，恐日久生心，复以所颁国王敕谕二道宣示两广总督，人于交代，俾后来者知所从焉。英吉利既贡之三年，为乾隆六十年。初，贡使将归，有旨许其再来款贡。是岁，在粤之大班波朗上事国主，备贡物交商船寄粤，请代进。署两广总督朱珪译其副表，以前年贡使人都，赏赉优渥，藉表悃忱。又言天朝大将军前年督兵至的密[12]，英国(会)〔曾〕发兵应援。所谓的密者，在中土西北[13]，与英吉利海道毗连，盖即廓尔喀也。大将军者，大学士公福康安也。五十七年，福康安用兵西藏，英国自表其诚，以明效顺。奏人，敕书赐赉如例。嘉庆七年春，英吉利来兵船六，泊鸡颈洋，淹留数月，有窥澳门意。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吉庆饬洋商宣谕回国，以是年六月去。去之日，特遣其夷陈谢，谓佛兰西欲侵澳门，故辄举兵来护也。诡言请勿轻信，意将以掩其迹也。会西洋人索德超[14]等居京师者，言于工部侍郎管西洋堂〔务〕大臣苏楞额上闻，驰询吉

庆，以英夷开帆日奏，以上均两广总督署旧档。事遂寝。十年，英吉利国王雅治复遣其酋多林文[15]献方物，仍附商舶来粤。总督倭什布译汉表云：佛兰西与之构兵，播谣中国以间我。盖指七年来粤六兵船之事，恐为佛兰西中伤，妨其通市故也。复云：遇有事情要我出力，我亦喜欢效力云云。时海洋不靖，澳门之西洋夷目请备兵船二协剿海贼。当事者以无借助外番理，巽词拒之。至是英吉利来护货兵船四，泊虎门外，意将以入洋捕盗，故以效力为言。上命赍贡入京，按例颁赏。并以澳门已近内地，倘有劫掠，贻笑远人，谕新任总督那彦成整饬戎备，其护货兵船申划疆界，勿令逾越。后三年而有度路利[16]之事。

又嘉庆十三年秋七月，英吉利来巡船三：曰家贲，曰拉，曰简敦。家贲船番梢七百，拉船番梢二百，简敦船番梢一百。他枪炮、剑刀、火弹称是。故事英吉利护货兵船例泊十字门外。其年货船未至，即绐言护货，既而兵头度路利扬言法兰西侵据西洋，国主迁于亚美利加洲，英吉利与西洋世好，虑佛兰西人澳滋扰，因以兵刀来助。其实英夷败于安南，覆其七艘，故以余艘抵粤。驻粤大班喇佛，乃唆令占澳门为补牢计，澳夷不敢校也。然英夷惧中国不从，亦未敢显言据澳。两广总督吴熊光饬洋商谕大班，俾兵船旦夕回帆。度路利不听，议登岸入澳定居。澳夷理事官委黎多[16]服从，诡云国主有书，许令安置。八月二日，以二百人入三巴寺，一百人入龙松庙，以二百人踞东望洋，一百人踞西望洋。其在三巴寺者，十二日复移于西洋市楼，澳民惊怖，纷纷逃匿。熊光与监督常显会谕洋商，挟大班赴澳慰遣，坚不肯行。十六日，乃下令封舱，禁贸易、断买办，移驻澳左翼、碣石二镇，师船五十、红单船三十六，自虎门晋省防护。方迁延集议间，而英吉利复续来兵船八，每船番梢六、七百，泊鸡颈、九洲洋。虎头门者，在

东莞县，为中路海洋进口要隘也。左翼镇驻兵于此，建炮台焉。顾守御单弱，未可以抗夷船。九月一日，遂驶三兵船人虎门，进泊黄埔。越三日，总督飞章入告，撤香山、虎门兵回营自卫。二十三日，度路利率其兵目十余、夷兵四十、水梢二百，自黄埔乘三板船三十余，直抵会城，人馆寄寓。二十六日，又载三板船十余，以禁断买办为名，云至十三行公司夷馆，取其素所储蓄。碣石总兵黄飞鹏，方统师船驻省河，飞炮击之，毙夷兵一，伤夷兵三，始惧而退。顾其已入夷馆者自若也。初，封舱令下，大班请还累年夷帐，载所已市茶出口，或退茶洋行，而价银、息银全偿。监督常显严词饬驳。续来贸易夷船皆泊零丁洋，停其带引入埔。会英吉利祖家所谓欧罗巴之本国也，至船主一人，以封舱怼大班曰：犯中国而绝市，虽得澳门不如已。时兵总统船十余，征饷于来粤之商船，每一船银数万圆。大班已不支。先时夷船七月抵广，换货后，十月即回帆。至是泊港外数月，货不得起。各国夷商亦咸怨。十月十日，前奏回。奉抗延剿办之谕旨，各路官军云集，二千六百名。距澳门八里之关闸、二十里之前山寨，复留重兵防守。英夷大恐，虑其贸易之停也。始议迁贿澳夷，约以番银六十万圆犒军，澳夷输款[17]。英吉利之兵总悦，大班乃具状归诚，请给买办，复开舱，以入埔入澳夷兵陆续回归国。熊光许焉。十一月七日，英夷兵船起碇出洋；十一日，复开舱验货。上以熊光办理迟缓，又未亲莅澳门耀兵威，虽开舱在夷兵既退之后，而许其开舱则在夷兵未退之先。严旨切责，下部议夺职。代者永保，卒于途。特简百龄为两广总督，十四年三月抵任，承命确核英夷来去之由。受事第二日，驰赴澳门询访，尽得英夷觊觎实情，遂劾熊光示弱失体，畏葸有状。上震怒，下熊光于狱，论戍伊犁；调任巡抚孙玉庭以讳匿不陈，并勒回籍；镇广之将军都统等均罢。所支盐菜口粮银三

万二千二百，熊光责偿二万，玉庭责偿一万一千二百。是役也，英吉利来船十一，淹留三、四月之久；鲎帆飘忽，烽及会城。于时人心骇怖，寝息不安。而市井无赖之子，号召徒众千余，露刃张拳，伺夷兵一动，即劫掠城外巨室。素封之家，屏息待尽。熊光恇怯不知所出，一切惟玉庭部署。顾粤东水师，实未足以当捕击。其调虎门兵回营自卫，尤失策。方是时，蔡牵、朱渍之余孽蹂躏海上无虚日，外洋商船频肆掳钞，遇夷舶则不敢动。一夷舶之利，足抵十商船，而卒无相侵夺者，自知其力不足以制也。水师不能御艇匪，而艇匪乃深畏夷舶，故夷舶之入虎门、晋省河，水师林立，相顾动色而已。赖英吉利贪贸市，虽涎澳门，于中国未有衅，黠壑已盈，逡巡遂去。而英夷亦旋革大班之职，以图占澳门，非国王意也。是岁，前山寨设游击守备、水师千总各一，把总外委、额外外委各二，募马步兵四百，分左右哨，为前山营。一把总率兵六十，防关闸。汛闸外里许之望厦村，并派弁兵协防。其虎门事步汛之新埔山，添建炮台，以壮声援；蕉门之海口，排钉桩木，沉石其中，以杜绕虎门进狮子洋之路。层叠钤束，拊脊扼吭，盖皆为控制英夷故也。次年，改左翼与总兵，设水师提督，统五营，额兵四千五百余，镇虎门。以上均旧档及《粤中采访》。

又嘉庆二十一年夏五月，英吉利夷官加拉威礼来粤，由洋商递番字禀函，译云：英国太子摄政已历四年，感念纯皇帝恩德，仰慕大皇帝仁圣，于上年九月遣使起程来献方物，仍循乾隆五十八年贡道，由海洋舟山一路至天津，赴都请见。恳总督先奏。时两广总督蒋攸铦方入朝，广东巡抚董教增权总督事，许夷官晋见。以上档册故事粤督抚大吏见暹逻诸国贡使于堂皇，贡使皆拜伏，如陪臣礼。加拉威礼不肯。迫洋商白总督，议相见之仪，往复再四。教增不得已，许之。其日署两广总督、广州将军、左右副都统、粤

海关监督毕集，大陈仪卫，坐节堂。加拉威礼挟通事上谒，免冠致敬。通事为达其意，如禀函言。教增离座起立，问英吉利国王好，复坐。乃询贡使行日程途，允为人告。加拉威礼径出。此即前所议相见之仪也。当教增立询时，将军以下皆振衣起，副都统张永清独据案坐，不少动，意殊拂然。以上采访教增奏人。俄而贡使罗尔美[18]、副贡使马礼逊[19]乘贡舟五已达天津。六月，上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往天津，率长芦盐政广惠料理贡使来京。一昼夜驰至圆明园，车奔石路，颠簸不堪，又贡使衣装辎车皆落后未至。诘朝，上升殿受朝会。正贡使已病，副贡使言衣车未至，无朝服，何以成礼？和世泰恐以办理不善获谴，遂饰奏两贡使皆病。上怒，却其贡不纳。遣广惠伴押使臣回粤。逾日，事上闻。上始谴和世泰，而酌收贡物，复赐其国王珍玩数事，以答远忱云。初，粤人贪红毛番之财，横索欺凌。又长吏缙绅夷夏之辨太严，持之过急，而视之甚卑。一买办、一仆使，皆官为制置，尺寸不能逾越。夷性犷悍，深苦禁令之束缚。粤海关之官商吏胥，于归公规费之外，又复强取如故，或加甚焉。英吉利积不能平，故欲改图，请互市于宁波、天津，又几幸如俄罗斯国留居京师。盖不甘受侮，将自表异于诸藩也。既三修职贡，未如所愿，而举兵来澳门，又不得逞。十五年，大班喇佛等乃禀诉于广东巡抚韩崶，其略曰：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无大损益，今行用日夥，致坏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担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是洋行费用，皆由祖家贸易摊还，其何以堪？巡抚韩崶咨总督监督，饬布政司核议。久之，竟寝不行。所谓行用者，始时每两奏抽三分，以给洋商之辛工也；继而军需出其中，贡价出其中，各商摊还夷债亦出其中，遂

分内用、外用名目。此外，尚有官吏之诛求与游闲之款接，则亦皆出于入口、出口长落之货价。以故夷利渐薄，而觖望弥深。至是仍思藉贡输忱，以希恩泽。顾其贡表失辞，抗若敌体，复铺张攻伐佛兰西战功，有要挟意；又值理藩院诸臣迓接不如仪。上故疑其使人之慢，绝不与通。罗尔美等既出都，上始知不尽贡使之罪也，复降谕锡赉，追至良乡，及之。仍敕谕其王，交两广总督，俟贡使至粤颁发。以上档册。睿庙怀柔之意，度越千古矣。十一月二日，英吉利贡使抵粤，宴赉如常，仍免其归舟茶税。十二月四日，贡使放洋回国。濒行，两广总督蒋攸铦宴使臣于海幢寺，晓之曰：大皇帝不宝异物，后可勿劳贡献。如必欲入贡，广东为尔国贸易之所，贡舟应收泊广东，毋径赴天津。致驳回。使臣唯唯。攸铦复曰：尔国通市广州，于今百年，凡尔之俸饷经费，一惟于市取。办市之货，每岁以数千万计，其利溥矣，中国之裨益于尔尤大矣。继今以往，宜效顺，毋自误。使臣应声曰：凡市，中国与本国两利，毋徒为我计也。以上采访是岁设天津水师，置总兵官。未几复省。

《英吉利小记》道光二十一年魏源记：英吉利在荷兰、佛郎机两国西界，斗入海中。西、南、北三面皆大海，惟东面近陆，亦隔海港。东西长千六百里，南北横广六七百里，略肖中国台湾、琼州形势，本欧罗巴洲之小国也。国中产豆、麦，少稻，不给于食，皆仰给邻国。以濒海，专事贸易，故船炮讲求至精，与荷兰、佛郎机[20]相等。于是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不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属藩，或夺踞为分国。若西海[21]之亚默利加边地；若西南海之亚非利加边地之甲城[22]、之孟迈、之孟搭拉[23]，皆其属藩；若南海之新嘉坡、之新埠、之美洛居、之三佛齐，皆其分岛也。其所属之国，地往往大于英吉利；其海道，或

距本国十余日，或一二月，三四月，五六月，皆筑城据其险要，驻兵防守，设官收税；其中间以他国土地，不相联属，全以兵船往来联络之。国中无地丁钱粮，凡兵饷官禄，皆取给于关税。本国海口共五关，凡货出洋回国者，值番银千圆之货上税五十圆，每年计二百五十余万。其各属国之关税，则随处支用报销，不解回本国，每年计千二百余万，而孟塔拉地居六百万，孟迈地居三四百万。以鸦片烟土惟产二国，孟塔拉产大土，孟迈产小土，其行销中国最广，故其税最多。余各属国，合计每年不过二百余万而已。英吉利不产鸦片，亦不食鸦片，而坐享鸦片烟之利，富强甲西域。养兵十有九万，每兵岁饷番银七十二圆。武官以火器考试入伍，月俸多者番银三百圆，次二百六十圆，以次递减其每月俸。番银二千五百圆者六人，千五百者三十余人。今在舟山之伯麦[24]，即月俸二千五百，布尔利[25]月俸千有五百，一如中国之将军，一如中国之总兵也。文官则皆无论大小，皆先纳赀而后试之。得官后，不能称职，乃黜降之。国都地名伦墩，距海口二百里，有河通海，河广三十丈。王宫皆在城外，示守在四方之意。若环以城垣，则四方不畏服，以为示弱。其山后为旧王宫，山前而建者为新王宫。旧宫方四里，为朝贺之所；新宫甫营四十余年，方二里，为游幸之所。左隔河为城，距宫十五里。城外为太医院，医官数十，国中就医者以千计。右三十里则先王之墓在焉。河桥五道，河中多火轮舟，过桥则倒其桅而过。火轮舟行最速，所以通文报。盖王宫依山阻水，山上有炮台，以师兵为营卫，故不必城中而后固也。英吉利与荷兰、佛兰西，其发皆卷而微红，不剃、不髻、不辫，惟剪留寸余，不使长。其长发者，惟妇人耳。故中国以“红毛”呼之。佛兰西即佛郎机，与荷兰、吕宋皆英吉利之邻国，富强亚之，未尝为所灭。惟东南海中，有葛留巴洲[26]，方数

千里，荷兰据之，名新荷兰。又有洲方千余里，吕宋[27]据之，名小吕宋，曾为英吉利所争，分其税饷，旋亦不果。然距西洋之荷兰、吕宋祖国，水程四月有余。而华人妄谓荷兰、吕宋灭于英吉利云。西洋国皆奉天主教，故其纪年，以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当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为托始。今英吉利辟天主教，不供十字架，而其书称一千八百四十年九月二十日，即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者，以旧为欧罗巴属国，犹随欧罗巴之称也。其国所宗教主曰葛尼[28]，其神名曰巴底行，距今千有六百二十六年。神有须发，一为立而合掌仰天之像，一为跪而合掌仰天之像，在家人奉之；亦有佛像曰巴底利，出家僧供之。僧尼缁衣大袖无发。以三月九日祭先，无木主，惟入庙诵经追荐而已。尊卑相见，重则免冠，轻则以手加额而扩之，皆立不跪。惟祭神乃跪，亦无拜礼。嫁娶择配，皆女自主之。如男女有成议，则及期会亲族，入巴底行庙，男女皆跪神前，僧为诵经，问男问女愿否？皆以愿对，则与二烛，各执其一，男授女，女授男，而吹熄之。复听诵经毕而归男家。女束发，左右各为小辫而挽之，略如总角。尚细腰，故带束甚固。衣长袍，而腰襵百结，两袖臂间亦各细襵如腰襵之状。国中女子之权胜于男子。富贵贫贱，皆一妻无妾。妻死乃得继娶，虽国王亦止一妃。女官有娠者，生子亦归正嫡，止可谓私幸，不得有嫔妾名号，其子亦不得称庶母也。今国王乃女主，名域多喇[29]，年二十有一，登位二载余，前所赘夫已死，去冬复赘所属邻国之二王子为婿。其国名乍密[30]，在海中，距英〔吉〕利国都五百里。王子名雅那博，年与女主同。左右侍从皆宫女，无男子。每临朝听政，二王子亦坐女主之后，国中宗室大臣皆坐而议政。凡国王临朝，手执金镶象牙杖，群臣进谒，屈一膝，以手执国王手而嗅之，是为其国中见君父最敬之礼。初，前王名乌连[31]，没后无子，有

一侄而不及侄女之才，故遗命以国传侄女。他日女主有子传子，有女传女，如子女俱无，则大臣公择亲族中有才者嗣位。今女主生母尚在。此道光二十年秋，浙江宁波府获白夷安突德[32]所供也。道光十九年正月初八日子时，女王与色西哥麦国俄达王之子阿尔墨成婚，子罗压尔先占士庙内行礼，邻国哈那洼国王执柯，其邻近国王之姑姊亦有特来观礼者。各官议送王子礼银三十万棒，每棒五员，凡百五十万员。宫中女官，第一等八人，曰“麻左尼士”者三，曰“加隐底士”者五，皆各承行一大部落之事。盖英国旧分七大部落，并邻部塞循而八也[33]；其次等女宫十五，有人名，无官名，殆专理王宫事欤？一等女宫，每人俸银三千五百圆，次等千五百圆，王宫女官俸银共四万一千五百圆，此皆见于《澳门月报》者。其女王之出，戴金丝冠，四面缀珠；身衣红色多罗呢长袍，或羽毛为之；胸前系金珠为饰。出则乘车，或乘大马，上用平鞍，后有倚背，左右有扶栏，从骑则皆跨鞍，以此别等威。国人见王不跪，惟免冠，手拔额毛数茎，投地为敬。其国人白肌，猫睛，高鼻，类在京之俄罗斯，而发拳黄，故称“红毛”。亦有肌白而发黑者，不贵也。其在粤、在浙，皆有“马礼逊”，乃官名，非人名。初奉佛教[34]，后奉天主教，净髭须。此台湾擒获白夷颠林[35]等所供者。初二十年，钦差大臣伊里布视师宁波时，源为友人邀至军中，亲询夷俘安突德，爰录梗概，而旁采他闻以附其后。原无今补。

《台湾进呈英夷图说疏》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据达洪阿、姚莹驰奏，遵旨严讯夷供一折，览奏均悉。昨据奏称：逆夷复犯台港，经该总兵等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汉奸五名。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

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除仆鼎查[35]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由带兵之人派调？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毋任讳匿。钦此。查二次获红夷头目颠林、伙长律比及汉奸黄舟等，前经臣等提讯供情，业同起获夷书图信具奏。其前奏所未及者，谨督同各委员复提颠林等，逐层隔别究诘。据供：该国王城，地名兰邻[36]，在大地极西北隅海中。其国本不甚大，王城东、西、南、北周六十里，后枕大山，其名哀邻。近兰邻之西海中一地名埃伦[37]，自王城东南陆行半日许，即登海舟，南行十五昼夜至弼爹喇[38]，更南五十昼夜至急卜碌[39]，转东北行五十昼夜至望迈[40]，再自望迈东行二十五昼夜至新地坡[41]，其地东北即安南，更东行七昼夜即至广东，复三昼夜而至浙江。凡一百五十余日。极顺风一百二三十日夜亦可至，不顺风亦有迟至半年以上者。兰邻外自西北而西南更转东北而至广东。海中所属岛二十六处，皆其埠头，多他国地，据为贸易聚集之所：一曰埃伦，二曰弼爹喇，三曰（急）〔危〕时烟士[42]，四曰那（古）〔洼〕士哥沙[43]，五曰间拿达[44]，六曰的赊士[45]，七曰散达连[46]，八曰金山[47]，九曰士娇亚[48]，十曰急卜碌，十一曰马利加时架[49]，十二曰马哩润[50]，十三曰息赊厘[51]，十四曰士葛达喇[52]，十五曰烟[53]，十六曰望迈，十七曰士郎[54]，十八曰袜达喇沙[55]，十九曰盂呀喇，即盂加剌，二十曰磨面[56]，二十一曰槟榔屿，二十二曰马（功）〔叻〕格[57]，二十三曰新地坡，二十四曰路士伦[58]，二十五曰班地文[59]，二十六曰璞士爹厘耶[60]。以上诸岛皆英吉利埠头，设官主之。海中相去或一二千里、数千里不等，遥相联络。诸岛左右，复有别岛或自为国，或有荷兰别

国埠头非其所属，亦有不能详者。前供实叻，即息（辣）〔辣〕，同望结仔[61]二处，皆荷兰埠头，因荷兰亦有“红毛”之称，同一贸易，故并雇用其黑夷，非英属也。咔朥油者，黑夷之通称，即华言无来由也。西海诸国最强大而为英吉利所畏者，一曰米利坚，华言称为花旗，在的赊士之西；二曰佛兰西，皆地土大于英吉利，而船炮如之，亦好贸易，与荷兰、黄祈[62]、大西洋俱在广东通市，颇恭顺。佛兰西船少，近年未至。此其海路之情形也。其陆路自兰邻外，并无土地，东北、东南，隔海之国甚多。颠林所知者，曰士袜国[63]、罗委国[64]、叻伦国[65]、颠麦，一名黄祈国、（付）〔什〕卑厘[66]国，达地厘国[67]，皆在其东北，土壤相接。北即北海，冰厚二三丈，极寒，人不敢往。又有荷兰国，拿达伦国[68]、米利坚国[69]、佛兰西国、大西洋国、鸦沙尔国[70]、布路沙国[71]、记利时国[72]、埃地利国[73]、大吕宋国、的记国[74]，皆在其东南，国亦相接。问以俄罗斯及回部，皆茫然不知。惟隔荷兰、黄祈之东有罗沙国[75]，又东南有北叻思国[76]，似即俄罗斯地，而字音舛也。荷兰、黄祈二国最近英吉利，隔海相距一千二百里。诸国皆不相统属，荷兰颇为英吉利欺凌，每倚佛兰西为援，则与英吉利阳外好而阴忌之，未必听英吉利越其国而与俄罗斯贸易。此英吉利以东隔海诸国之情形也。其王现为女主，议政之大臣曰马伦侍[77]。其在浙江之统帅，人名沙连弥仆鼎查，其官为比利尼布颠第依弥[78]，一切兵听其调派。其次，主兵官为赞你留[79]，其人名沙有哥哈[80]，即吧噶。又，主船政官为押米娄[81]，其人名沙外廉巴加[82]，即思哩敷力巴敦。时仆鼎查系一等官，年得俸银一万圆。以下分等递减。其在厦门者，官为“善用勒弥沙”，人名时麓，又称士勿[83]，乃主船政之官。其在广东之香港者，文官为“马厘士列”，即马礼逊，其人名赞臣[84]；武官为“善用哈沙”，其

人名礼亚时，皆授自国王，而听命于仆鼎查。又有甲毕丹亦主船政，又称急敦，亦授自国王；或有自贵官授之，而报名于王者。凡三桅大船黑夷以六头目管之，一正五副；二桅中船黑夷头目三人，一正二副；小船黑夷头目二人，一正一副。正头目夷言沙冷，副头目夷言燉低。此次大小夷船百余只，实在兵船连火轮船七、八十只，内多即贸易之舟，配以夷官，改作兵船。其兵皆黑夷，雇自各岛，共约四五万人，每月工资番银二三员至十员不等。至同来兵船，见颠林被获，是否逃回浙江，抑往广东，无从追问。臣等伏思逆夷兵船，半即商舟，人众数万，月费工资数十万金；夷酋俸银、夷众口粮、军装火药，月费亦数万金；船本货本又数百万，计犯顺已逾二年，费亦不下二千万。夷以货财为命，今闭关，其货不行，所在私售无多，价亦大减。主客异形，逆夷虽富，何能久支？仆鼎查始冀为义律[85]故智，思得所欲。及不可得，且人船丧失，所耗益多，其情势必绌。饥而扑食，乃更扬言继师大举，窃恐其众将离，未必复能久持也。然贼穷必有变计，臣等防守不可不益加严。其余各条，皆如前供。地名、人名，翻译殊难。汉人或通其语，而不通其文。颠林能画，乃令图其国所属及各国形势。惟东北旱路，伊所未至，又回部绝远，故不得其详。汉奸五人中，惟郑阿二最通夷语，黄舟能汉字，乃使郑阿二传颠林之言，以广东土音翻译出之。间有误者，颠林似亦觉之，而每指正其误。更使律比等观所绘图，点首。察其情形，言似可信。谨遵旨覆奏，并将《图说》进呈御览。原无，今补。

《英吉利地图说》兵备道姚莹进呈：英吉利国又称英机黎，或作膺乞黎氏，通称“红毛”，在大海极西北隅，四面皆海。其国都名兰邻，北枕大山，名哀邻。隔海而南，与荷兰、佛兰西、大吕宋邻近，相去皆千余里[86]。又有米利坚，在其西南海中，相距约万

余里。国皆强大，不相统属，惟大吕宋稍弱。近中国之属岛名小吕宋者，久为英吉利所据，不能争。近七十年，英吉利谓其地少利，吕宋始以金赎回。荷兰亦常为英吉利侵凌，倚佛兰西为援，佛兰西大于英吉利也。然佛兰西人不善经商，今广东贸易之夷，自大西洋外，有英吉利，米利坚、荷兰、黄祈、佛兰西诸国，惟英吉利船较多，常年六七十艘。诸国无公司，独英吉利有之。公司者，其国王自以本钱贸易，故名。诸国至广东，十三行商公建楼屋居之，如客寓。诸夷商去来无定，非如大西洋之常住澳门也。英吉利通商广东，自云二百余年矣。英吉利王城，东西南北周六十里，东南城外车行半日即海。本国虽不甚大，人精巧，善制器械，以其强黠，胁制海中小国，皆为属岛。自王城稍西，海中一岛名埃伦；又南为弼参喇，王城至此舟行十五昼夜；弼参剌之西北一岛，名急时烟士；又西北为那古士哥沙；又西南为间拿达，皆其所辖。弼参剌之西南，隔海一大洲，名米利坚，即华言花旗国之北境也。其北至南境陆也，大于英吉利数倍，船炮如之。英吉利入中国，必由其海面，故畏之。而据米利坚东之一小岛，名的赊士，设埠头。又于的赊士隔海相对一高山名散达连，亦设一埠头。又于散达连之东名金山，设一埠头。三处相望，声势犄角。义律即的赊士人也。自散达连而南为士峤亚，自金山西南为急卜碌，即《海国闻见录》所云呷也，盖海中大地西南一角之尽处。由弼参喇至急卜碌，舟行五十日夜，皆自西西南。自此以后，则舟行转向东北，初为麻利加时架，更东北为麻里询，又东北为息赊厘，又北为士葛达剌，又北为烟，其东为望迈。自急卜碌至望迈，舟行五十日夜。更自望迈而南为士郎；又东北为袜达剌沙；北为孟呀喇，即孟加剌；又东南为磨面；又南为槟榔屿，一名新埠；又东为麻那格，即《明史》所云麻六甲也。前明本满剌加国，为佛郎

机所灭，后归荷兰。英吉利有地在其南，名孟姑伦，与荷兰互易而有之，乃于其地之西，新开槟榔屿为大埠头。又东为新地坡，自急卜碌至此，本皆黑夷地，而英吉利据之，总称吽膀油，华言无来由是也。自望迈至新地坡，舟行二十五日夜。其东北即近安南。更舟行向东七日夜，即广东。《明史》：西洋利玛窦言，其国至中国九万里，英吉利又在其北，海道可知矣。马里询之极南，又有路士伦，又东北有班地文，又东北有璞士爹厘耶，皆英吉利属岛，夺自他国，以为聚积贸易之埠头。自埃伦至新地（波）〔坡〕，凡二十六岛，皆设官主之。诸岛在海中相去或千里，或二三千里，势相联络。其左右复有别岛，或自为国，或为荷兰及他国所属者尚数十，而以英吉利为最。此其海路之形势也。其陆路，自本国外并无土地。国之东北隔海而地相连者，为士袜国、罗委国、吻伦国、颠麦国，一名黄祈国。更东为什卑厘国，又东为达地厘国。其北即北海，极寒，冰厚二三丈，盛夏不解，人无敢往者。其国之东南隔海而地相连者，最近之东为荷兰国，自此而南为那达伦国、米利坚国[87]、佛兰西国、捷罗那[88]国、布度基[89]国。布度基即广东澳门之大西洋国也。荷兰之东，迤南为鸦沙尔国、布路沙国、记利时国、埃地利国、大吕宋国，又东为的记国。自西洋以东，如大吕宋，埃地利，记利时，布路沙[90]至的记诸国皆沿地中海。此其国以东陆路之情形也。问以俄罗斯及回部，其人皆茫然不知，惟言贺兰之东北为罗沙国，又东稍南为北吻思国，与《海国闻见录》载俄罗斯隔普鲁社即系黄祈、荷兰之境相似。乾隆年间，俄罗斯女王即西洋国之女，则其相去，当不甚远。特地名字音各别，或即所云罗沙及北吻思也。颠林未至东北诸国，故不能明。然其所绘图，与康熙年中西洋人南怀仁之《坤舆图说》、乾隆年中总兵陈伦炯之《海国闻见录》形势大略相同，可以参考。故大学士臣

松筠尝为臣姚莹言俄罗斯大臣多西洋人。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贡使玛葛尔言，今俄罗斯之哈屯汗[91]，本大西洋国女[92]，乃前哈屯汗之外孙女也。其表兄袭汗，娶以为妃，然则俄罗斯与大西洋世为婚姻，英吉利本近大西洋，妇人为王其俗同，人之状貌又同，则其近可知。俄罗斯人有在京者，传询当得其实。然英吉利既隔海，而俄罗斯尚隔黄祈、荷兰、佛兰西诸国，未必与英吉利交结，故颠林及律比皆不知之。若回部，则以南怀仁及陈伦炯之图考之，相去甚远，所隔国尤多矣。至的记之东为巳罗[93]，又东为茂加[94]，又东南为也加剌[95]，又北为亚巴賒[96]，又东北为烟你士丹[97]，皆乌鬼地。其自的记转南，沿中海而西者，为衣接[98]埠头，为礼卑厘[99]，为埃治亚[100]，为都利士[101]埠头，亦皆乌鬼地，正与《海国闻见录》形势相同。颠林言伊船内本有《四海各国全图》，船破失水，不知所在，今据所能记忆者图之，其言或可信也。至其立国，自称一千八百余年，本无稽。然国俗，王死无子，则传位于女，其女有子，俟女死后立之，实已数易其姓，而国人犹以为其王之后，足见夷俗之陋。道光十八年，其国王死，无子复无女，乃传位于侄女，名役多厘里亚，今二十二岁，招夫两次，阿不尔称为边连士亚弼，犹华言驸马。生一子，今年二岁，异时女王死，即位为国王。边连士亚弼不理国事，大政则有三大臣在女王左右议决之。其第一者名马伦侍，极贵；次二人不知其名。其国文官少，武职多。大埠头设文官，名罗洛坚，如中华督抚；中埠头设文官，名沙外廉吻落坚，如中华知府；小埠头设文官，名未士洛云，如中华知县；诸埠头俱有大武官，名马凝接，如中华总兵，其余武官不可悉数。此次统兵至定海之统帅，其人名沙连弥仆鼎查，其官为比利呢布颠第依弥，最贵，一切由其调度。各官虽授自国王，有事故，则仆鼎查遣代。其次，主兵之官为赞你

留，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巴噶。又，主船政之官为押米娄，其人名沙外廉巴加，即思亚勒力巴敦，时皆在浙江。其厦门管船者，官为善用叻弥沙，人名时篾，又称士勿，在广东香港者，文官为马厘士列，华言马礼逊，其名赞臣。武官为善用哈沙，其人名礼亚时。凡管理贸易及船政官皆名甲毕丹，即《明史》所称加必丹末，又称急敦，如华言船主也。船上管黑夷者，头目有正副，正名沙冷，副名燉低。大船一正五副，中船一正二副，小船一正一副。此次至内地夷船，名百余只，其实不过七十余只，且多贸易之船，配以夷官，非尽兵船也。又火轮船亦不过十只，用以急递信息，为诸船导引。黑夷皆雇自诸岛，月给工资番银二三员至七八员。其官，自仆鼎查年给俸银一万员，次等递减，小者亦数百员。凡造一船，费数万计；炮械火药，资用尤多。闭市后洋货不售，有私售者，货价大减。用兵日久，复多丧失，亦自苦之。其产鸦片烟土者凡三处：一为的记，二为孟迈，皆出小土，每块重六七两；惟孟加剌出大土，每块重四十五六两。而孟迈、孟加剌皆英吉利埠头，故其国货船此物独多。各国人皆不食，即英吉利亦自不食，惟华人及黑夷多嗜之。凡货易诸船，皆商贾自为之，王收其税，亦有领国王本钱者。谨据夷囚颠林、律比供及图证以诸书如此。

【注】

〔1〕亚英〔加〕（Anjingo），今亚廷加（Attingal）。在印度西南岸奎隆（Quilon）之南。

〔2〕苏门达拉（Sumatera），苏门答腊。

〔3〕彼古达里，疑为古邦、达里（Kupang，Dili），即古邦、帝力，指帝汶（Timor）岛。

〔4〕雪山，喜马拉雅山。

〔5〕荼傅和罗城（Jabolpur），贾巴尔普尔。

〔6〕港脚指由旧印度地区来广州贸易英、印商人或其船只，不是东印度或吉大港（唧肚）的别名。

〔7〕此“佛郎机”指葡萄牙，不是指法国（佛兰西）。

〔8〕此“佛郎机”即“西洋”，即葡萄牙。

〔9〕雅治，指乔治三世（George Ⅲ）。

〔10〕息党东（staunton），通译斯当东。

〔11〕“未”字下疑脱“遂”字。

〔12〕“的密”是我国西藏，不是“廓尔喀”。

〔13〕应作“西南”。

〔14〕“索德超”外文全名：Joseph Bernardus d'Almeida。

〔15〕“多林文”外文全名：James Drummond。

〔16〕“度路利”外文全名：Reard Admiral William O'Brein Drury。

〔16〕委黎多（Veredor），澳门官职名。

〔17〕疑有讹夺。

〔18〕“罗尔美”外文全名：William Pitt Lord Amberst。

〔19〕“马礼逊”外文全名：Robert Morrison。

〔20〕此“佛郎机”指法国（France）。

〔21〕西海指西大西洋。

〔22〕甲城（Cape Town），开普敦。

〔23〕孟塔拉（Bengal），孟加拉。

〔24〕“伯麦”外文全名：James John Gorden Bremer。

〔25〕“布尔利”外文名：Burrell。

〔26〕葛留巴洲，魏源又称之为“新荷兰”指爪哇（Jawa）岛。

〔27〕此“吕宋”指西班牙。

〔28〕葛尼（God），意为上帝。

〔29〕域多喇（victoria），通译维多利亚。

〔30〕乍密（Germany），德国，不是“在海中”。

〔31〕乌连，指威廉四世（William Ⅳ）。

〔32〕安突德的原外文名：Anstruther。

〔33〕Saxon 非在 Seven Saxon Kingdoms 之外。

〔34〕英国不奉“佛教”。

〔35〕“顛林”的外文全名：Henry Pottinger。

〔36〕兰邻（London），伦教。

〔37〕埃伦（Ireland），爱尔兰。

〔38〕髑爹利（Gibraltar），直布罗陀。

〔39〕急卜碌（Cape of Good Hope），好望角。

〔40〕望迈（Bombay），孟买。

〔41〕新地坡（Singapore），新嘉坡。

〔42〕（急）〔危〕时烟士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43〕那（古）〔洼〕士哥沙（Nova Scotia），新斯科舍。

〔44〕间拿达（Canada），加拿大。

〔45〕的赊士（Turks Is.），特克斯群岛。

〔46〕散达连（Saint Helena），圣赫勒拿岛。

〔47〕金山（Gold Coast），指加纳。

〔48〕士娇亚（Equatorial Guinea），赤道几内亚。

〔49〕马利加时架（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

〔50〕马哩询（Maurtius），毛里求斯。

〔51〕息赊厘（Seychelles），塞舌尔群岛。

〔52〕士葛达喇（Socotra），索科特拉岛。

〔53〕烟（Yemen），也门。

〔54〕士郎（Ceylon），锡兰。

〔55〕袜达喇沙（Madras），马德拉斯。

〔56〕瘳面（Moulmein），毛淡棉。

〔57〕马（功）〔呐〕格（Malacca），马六甲。

〔58〕路士伦（Port Louis），路易港，毛里求斯首都和主要港口。

〔59〕班地文（Cape Brabant），布腊班特角“路士伦”和“班地文”二地的位置应互易。

〔60〕璞士爹厘耶（Victoria），维多利亚，塞舌尔首都和主要港口。

〔61〕望结仔（Makassar），乌戎潘当（望加锡）。

〔62〕黄祈（Denmark），又作颠麦，即丹麦。

〔63〕士袜国（Sweden），瑞典。

〔64〕罗委国（Norway），挪威，当时挪威还在瑞挪联盟中。

〔65〕叻伦国（Lappland），拉普兰地区。

〔66〕（付）〔什〕卑厘（Siberia），西伯利亚。

〔67〕达地厘国（Tartary），指中亚的一些国家。

〔68〕拿达伦（Netherlands），指荷兰，荷兰原为尼德兰的一部分。后欧洲许多国家习惯用“荷兰”一名称尼德兰。

〔69〕美国不是在英国东南。

〔70〕鸦沙尔国（Switzerland），瑞士。

〔71〕布路沙国（Prussia），普鲁士。

〔72〕记利时国（Belgium），比利时。

〔73〕埃地利国（Austria），奥地利。

〔74〕的记国（Turkey），土耳其。

〔75〕罗沙国（Russia），俄罗斯。

〔76〕北叻思国（Persia），今伊朗（Iran）。

〔77〕马伦侍（Barons），指男爵，因功劳封得领地的贵族。

〔78〕比利尼布颠第依弥（Plenipotentiary），官名，即全权特使。

〔79〕赞际留（General），将军，英国侵华陆军总司令。

〔80〕沙有哥哈（Sir Hugh Gough），卧乌古（郭富）。

〔81〕押米娄（Admiral），英国水师提督，英国驻香港舰队司令。

〔82〕“沙外廉巴加”的原文为 Sir William Parker。

〔83〕“士勿”的外文全名为 Henry Smith。

〔84〕“赞臣”的外文全名为 Alexander Robert Joho ston。

〔85〕“义律”的外文全名：charles Elliot。

〔86〕英荷、英法的距离均较近。

〔87〕疑此“米利坚”为“比利时”(Belgium)之讹。

〔88〕捷罗那(Genova)，热那亚。

〔89〕布度基(Portugal)，葡萄牙。

〔90〕比利时和普鲁士都不沿地中海。

〔91〕哈屯汗，指哈德邻二世(Catharine Ⅱ)，亦即叶卡特琳娜二世(АлексеевНа ЕкатерИНа Ⅱ)。

〔92〕喀德邻二世是德意志公爵的女儿。

〔93〕巳罗(Syria)，叙利亚。

〔94〕茂加(Mecca)，麦加。

〔95〕也加刺(Yemen)，也门。

〔96〕亚巴赊(Bandār ʻAbbās)，阿巴斯港。

〔97〕烟你士丹(Hindustan)，印度斯坦。

〔98〕衣接(Egypt)，埃及。

〔99〕礼卑厘(Libya)，利比亚。

〔100〕埃治亚(Algérie，Algeria)，阿尔及利亚。

〔101〕都利士(Tunisia)，突尼斯。

海国图志卷五十四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北洋俄罗斯国志

叙曰：俄罗〔斯〕与英吉利争印度情事已具《西南洋志》矣。恭读康熙《平定罗刹[1]方略》，俄罗斯兵守雅克萨[2]、尼布楚[3]二城者，每城兵仅数百，我黑龙江兵数千攻之，何难一举摧拉，而圣祖两致书察罕[4]、一寄书荷兰，往返数万里始定疆界，何哉？其时喀尔喀[5]、准噶尔未臣服，皆与俄罗斯接壤，苟狼狈犄角，且将合从以挠我兵力。自俄罗斯盟定，而准夷火器无所借，败遁无所投，即乾隆阿逆、土尔扈特之事，亦无所掣肘。于是西北版图开辟万里，皆远交近攻之力。经营于耳目之前，而收效于数十载、数世之后，岂咫见迩图所测高深万一哉？故具载本末，俾知两朝圣人御边柔远贻来世之深意。语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国。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也。作《俄罗斯志》。

北　洋[1]俄罗斯国

俄罗斯国总记原本

俄罗斯旧国即古时额利西、意大里之东北边地，所谓西底阿

土番是也。近数百年始强盛，疆域甲于诸洲，有在阿细亚洲者，有在欧罗巴洲者，有在墨利加洲者。其在欧罗巴之疆域七区：曰东俄罗斯、西俄罗斯、南俄罗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加匽俄罗斯[2]，并有所得南隅回教之新藩地。东界阿悉亚洲内部落，西界波兰、普鲁社及欧塞特里〔亚〕，南界都鲁机，北抵冰海[3]。里海以东至葱岭为哈萨克、布哈尔爱乌罕诸国地，里海以西、黑海以东为俄罗斯新地，黑海以西沿地中海东岸为南都鲁机地。幅员二百零四万方里，户六千五百万口。又有所得阿悉亚洲之新藩地共四部落，总分二区，曰东悉比里阿[4]、西悉比里阿[5]，东抵海，北抵冰海，西界欧罗巴洲内部落，南界中国、蒙古、索伦，幅员五十万方里，户百有三万八千三百五十六口。在墨利加洲内部落，仅葛西模斯[6]一小隅之地，方里户口均无纪载。其国都原建于大俄罗斯之莫斯科，后改都于东俄罗斯之比特革[7]，今仍还居旧都。其国旧本土番，不通上国，无异于今之鞑鞑里[8]。乐争斗，娴骑射，马上交锋，趫捷如飞。至千二百年，宋宁宗嘉泰元年。鞑鞑里之国汗率师捣其莫斯科国都，遂墟其社。即元太祖灭俄罗斯之事。至千五百年，明孝宗宏治十三年。有诺戈落[9]之人伊挽瓦尔西[10]者，起兵恢复俄罗斯北隅，并复西比里阿[11]，尽驱鞑鞑里蒙古，夺回三百年故疆，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及至比达王[12]，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土达览[13]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14]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其国都设西匿士六十二员，分为两班。其管辖外部之官则分数等，不问辖地之广狭、收税之厚薄，而以所隶奴仆之多寡为小大。其奴仆最多有十二万五千者。官俱武职，其国之奴仆浮于兵

额。在千八百十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官之奴仆有六百三十五万三千人，民之奴仆有九百七十五万七千人。千八百（二十）〔十二〕年嘉庆（二十五）〔十七〕年。拒敌佛兰西时，兵止九万，加以镇守两都鲁机之兵，亦不满十五万，即并各处炮台防守兵、护卫兵数之，亦不足三十万。自击败佛兰西，威震邻国，开疆拓地。阅（十二）〔二十〕年，道光十（一）〔二〕年。即增兵至六十八万六千，倍于其旧。然其强非因兵卒之众，全因马上之趫捷。其养兵之法，每农夫给田五十埃加[15]、屋一间，俾赡一兵一马，无事则兵亦助耕。其水师亦增，大战船四十，小战船三十有五，桅船二十有八，小船三百，水师卒四万有四千。土人俱崇额利教[16]，设天文馆、算法馆、乐器馆、技艺馆、文学馆，又书院一所，内藏中国与俄罗斯国之书二千有八百册，于是文教亦盛。所居之屋，惟王宫、官署、庙宇以砖瓦，此外民居多用材木。衣则长与足齐，夏衣麻布，冬披羊裘，贵人衣皆饰以宝石、金刚钻。

河在欧罗巴洲北有四：窝尔牙河[17]，自诺戈落发源，至阿斯特腊赞[18]入海，长二千七百里；卢威那河[19]，自鹿那河[20]发源至阿占牙[21]入海；奈斯达河[22]，自威多司[23]发源，至比里[24]入海；端河[25]，自都腊[26]发源，至阿锁甫[27]入海。

产谷、麦、牛、羊、麻布、绿绒、盐、煤、蜜糖、密蜡、酒，五金、宝石、五色木。

重　辑原无，今补。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峨罗斯国北及冰海，南至黑海、土耳其国，东接亚齐亚藩属国，西至瑞丁国、八得海[28]隅及陂鲁斯[29]、奥地利等国。北极出自三十八度至六十度，偏东自二十二

至六十三度，广袤圆方四百五十万方里，居民四千八百万丁。其地大半平坦，惟东方有山岭，北方天气严冷，野地水潦。窝里牙河流东南七千一百里入里海，其河深多船，欧罗巴至长之河也。地尼伯河[30]南流入黑海，顿河西南流入亚速海隅，土味那河[31]西北流入八得海隅，阿尼牙河[32]北流入白海。西北地多大湖，如剌多牙湖[33]、阿尼牙湖、西峨湖[34]是也。中央地广坦，无树林，皆草场游牧处。北方沿海，白海之海隅曰泽加牙海湾[35]，东北曰汾兰[36]、利牙[37]等海湾，南曰亚速海湾，各处港汊四通。但因北海全冰，船行不便，其南之黑海由他大尼里海（陕）〔峡〕[38]与地中海相连，故与外国海路交通甚难也。

地产五谷，阜如山积，麻为帆布，橡松木为材料，运出外国者不胜其数。其南方之马，强健善走。又多（生）〔牛〕，所运出之（生）〔牛〕油、牛皮无穷。山出金、铁、金刚石。

居民族类殊异，一曰萨剌瓦族[39]，居其大半，四千四百万丁；力登族[40]二百万丁，住在八得沿海；分族[41]在西北方，三百万丁；（同）达达里游牧在南方，二百万丁，尚奉回回之教；甲木族六十万丁，尚奉事菩萨，亦为游牧；日耳曼人开新地之氓，四百五十万丁；犹太散民五十八万三千丁，与他族种农夫，共计三千七百万丁。其中为国家或五爵之奴，贩卖人口无禁，住城邑内良民共计四百五十万丁，其中有上下中品者。隶五爵者九十万丁，不纳税赋，而多扞法网。

五爵威权太重，敢作敢为，通商广大。道光十二年，有船五千七百二十只进口，纳关税银三千七百万员。所运进货物共计银万七千万员，运出货物万六千二百万员。

唐朝年间，其民未向化，止游林内射猎。唐懿宗咸通年间，有头目招其族类，建邑开土。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女王代理国政，进

天主教。嗣位者有十二子，分给国地，由此衅隙，争战不息。忽为蒙古所侵服。然国王不失望，于明正德元年，将蒙古一概驱逐。时有倚万王[42]，好乱残忍，城内被戮六万人。明万历四十年间，五爵暨教师择新王，靖国除乱。于康熙十年彼得罗王[43]幼时，为其女兄擅汗位，幼主隐修寺内，一面习骑射、演士卒，往白海建船通商，又攻击南方游牧而开新海口，遂招文艺贤士攻磨国民。及见女兄侍卫乱政，遂尽戮其人，亲揽国政。又巡行外国学艺术，愈久愈进。欲知造船之术，遂潜赴荷兰国学习工师。返国后与瑞丁国交战，而筑建新都，名为彼得罗堡。由此开海路，与八得海隅往来。水陆权势始兴。深明韬略，善晓兵机，攻无不胜。军多船繁，各国景仰。汗殁后，其后妃摄位，亦有权谋，虽嬖幸用事，而其将帅皆得人，故其国愈广。于乾隆二十六年，加他邻后[44]弑其夫王而代立，淫荡有才，广文艺，召工匠，养精锐，屡与土耳其国交战皆胜。嗣子承统，与佛兰西肇衅，连年力战，佛兰西不得已议和。其弟即位，复征服土耳其，击退白西国。故此西方各国畏之，皆严兵防范以御其侵侮。

国汗操权，每公会议事，西国之尊贵者百二十人，咨问得失，令各抒意见。其部为八：管宗室，管外国，管兵，管民，管刑，管户，管文学。每年关税、田赋、杂税，共计银七千八百万两。

军士六十一万丁。水师大兵舰四十，战船三十五，兵船二十八，小舟三百，水手四万。临阵，其军士坚屹如磐，死不退走。国家欠银二万万，文武各官俸禄甚薄，多受贿枉法。

崇加特力天主教，无异希腊教门，在国都有教皇，大有权势。其教主分各部。庙七十万间，僧十六万，寺四百八十间，女寺百五十六间。

衣长衫，冬即羊皮。食物粗粝，以大麦粉为汤，用粉水为饮，

嗜酒。不沐浴，卧地炉以自暖。以白菜养牛马。

城邑良民，分党自豪，视农如草。人多赌荡，放恣无度。

八得沿海地一望苍莽，终年如冬，故产物不多。松榆稠密，种田甚少。其都城彼得罗堡内，屋高如殿。城建水中，西风吹水入港，遍街涨溢，常患水潦。王廷袤四十五丈、阔三十八丈，宏丽光曜，大庙前立柱如林，皆奴仆自建，使费一千万员。道光十年，商船七百五十三，进口货价银一万零九百万员，出口价银八千三百万员。都城居民四十二万五千丁。尼瓦河[45]口在都城外，立晃城[46]军局以藏兵器。利牙城[47]在八得海口，居民三万丁，每年出入船千余。又有分兰部，乃瑞丁国所让割之地，天寒民贫。其亚坡城[48]居民万丁，皆崇上帝之真教，而拜救世主。所有地财虽少，天财甚厚。

大峨罗斯部广大过于他部，出五谷、麻等货。其内古都曰木吉城[49]，多五爵之宫室，镶以金。嘉庆十（六）〔七〕年佛兰西侵取国都，峨民自行纵火，焚毁殆尽。及战胜再建，复还其旧，今城中居民二十四万丁。汗建圣殿，高七十七丈，长二百有十丈。其城为国之中心，庶民集会之处。诺鄂古市[50]为贸易大馆，今已衰废。加路牙[51]居民二万五千丁，巧于制造。土剌邑居民三万五千丁，炼习铁器。都城北方各地，人民罕居，土人捕鱼为业。其极边夷族甚矮，以犬为马，使鹿如牛。白海滨亦有港口，冰消时商船出入不绝，居民万六千丁。白峨部[52]广坦，沃壤田，居民清洁，建屋齐整，会城曰吉菲[53]，四围山青水绿，风景甚美。南峨罗斯部，五谷极丰，足赡地中海各国。其平地内，有可萨种族[54]，善骑马，故国王募为骑兵，食本钱粮，不取国家之禄，而好劫掠为食。然用以巡逻，探敌营形势，深入掳杀，冒险不惧，倘逢敌追，即时飞走；平日安业乐务，行为朴实，待旅客有礼。女汗建新城，

在阿得撒[55]海口，商船舳舻不绝，居民三万丁。

南半土及黑海者，称曰金地[56]，古时回回游牧地，产葡萄、柑桔、各项南果成皮，造番硷。山川秀丽，柳杨相映。其会城曰甲撒[57]，居民四万丁，勤务本业。

又曰：峨罗斯藩属国南至满州、蒙古、里海、白西尔、土尔其地，北及北冰海，东至东海，接海（陕）〔峡〕，间亚默利加，西连欧罗巴，西南接土尔其及黑海。北极出自三十七度至七十度，偏东自三十六度至一百九十度，诸国之最大者。然其北方冰雪之地，惟野兽所能生之，人迹所不到。其南方藩属曰告甲俗[58]，山岭崎岖，最高者千八百丈，其山之北，又复平坦。窝瓦河两边草场，玉海金山，自三十七至四十八〔度〕之里海，广大深渊。产金、铜、铁、金钢石。居民勇猛，风俗语音不同。一曰热阿义[59]人，本奉耶稣之教，近为异端迷惑。男女秀丽。其都曰得勒城[60]，街狭屋卑，但峨军守城以后，渐入佳境。一曰黑海之滨名频里地[61]，四方山岭，土君贩卖人口为奴。一曰勒频阿西地[62]种类，居山内，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其民猛而野，既奉回回之教，与峨结敌，尽力击退峨军，连年攻战不息。其女最美，多卖远方为人妾，其价甚贵，如有才能，往往为国后。其会城曰逊大罕[63]，通商富财。其产最繁者为鳣鱼龙，捕于里海，而卖于各国。东方最丰青草，蒙古等种类游牧其中，卖马、羊、牛、皮货，易布匹。

其东方藩属曰西伯利〔亚〕，一作悉毕底阿，广袤圆方一百五十万方里，居民一百零三万八千丁。自南流北之河，曰勒那[64]，曰叶尼赛[65]，曰阿比[66]等。南方有苏米、排半两湖，终年结冰，毫无通路。产金、银、铜、铁、宝玉、嫩黄玉。草木惟在南方；北地不毛，惟有矮松、杨树，多狐狸、兔、貂鼠、海虎、水獭、毳兽。其居民各异种类，南方蒙古族，东南如满州之东（如）〔各〕

种，北有撒摩叶侏儒[67]各种，大半尚崇佛，不拜上帝。峨国犯罪人流于此地，或逃走再捕获，则使开矿厂。又有率可萨类，多为兵。四月尚冰冻，所获毳皮，与蒙古通商，甚裕。所出铜五十一万二千五百石，铁九十九万石，金银百有余万两。其部落之名如左：近西之藩属曰多仆部[68]，设大铸矿之炉，俄罗斯总帅札驻，理东地之政。南方生草木，有哈萨克游牧频次侵国，虽派防兵，时人钞掠。北方无物产，但调营汛，收其土贡。有芸益斯部[69]，遍地草场，多矿，不通商路。城内防兵四千，与哈萨克常结衅。有东色部[70]，丰盛，出谷蒸酒，士民沉湎。有东方耳谷部[71]，甚广大，银铅矿厂有名，居民秀雅好学，以皮及铅为赋。有他甲城[72]，在蒙古交界，汉俄互市，彼此获益，但陆商不如粤东海商之盛。牙谷部[73]在冻地，惟三月内冰消雪散，但其居民射猎，以毳皮为市，税官索需剥削，故民至饥寒。有阿谷部[74]在东海之滨，其会城在海隅，与邻岛通商，土官惟征其皮货，余皆不毛之地。有堪察加部[75]，极东北，长半土，少草木，繁野兽，土民矮小，以鱼为食，多居地穴，用犬如马，好淫醉。俄罗斯开口贸易，为罪人流徒之所。极东，亚律群岛[76]。自亚齐亚极东至亚默利加皆硗瘠，但有皮可市。古利群岛[77]接日本国，半归俄罗斯，惟南洲服日本也，俄商贾岁往取皮毳。亚齐亚东北之极，居民无主，并不服俄罗斯，但将皮易烟。原无，今补。

《地球图说》俄罗斯国《职方外纪》作莫（哥斯）〔斯哥〕未国[78]，或作麥（呵斯）〔斯可〕未。东界亚细亚大洲内西比利亚国，即俄罗斯属国。南界黑海并土尔基国[79]，西界（里）〔东〕海并波路西〔亚〕国[80]、阿士氐拉国[81]，（并土尔基国苏以天国挪尔图国）北界北冰洋。国之东有高山一带，名由腊山，中央平坦，栽种五谷，可为牧场。其百姓约有（六）〔五〕千（七）〔六〕百万之数，都

城名彼得罗城，城内民四十六万。有希腊教其规则见《希腊国图说》内、天主教、回回教、犹太教。(所用之人皆自外贩人为)〔多〕奴仆。内有莫斯高城，昔是国都，(道光)〔嘉庆〕十七年被佛兰西国侵伐，其城毁于（地雷）火，(炮)今（虽)〔复〕修筑。(完固然不复建都矣）其民多居国南，少在国北，以地近北冰洋，天气极冷也。内有大江四：曰服拉加江，地尼伯江，土喂拿江，乌拉江[82]。其南方一带高山名告甲素山[83]。(计高一千八百丈）土产麻布、皮货、金、(红)〔银〕、铜、铁、(金刚石)〔铅〕、木料、(胡麻）五谷。原无，今补。

《地理备考》：厄罗斯国分〔见〕三州，一在欧罗巴州，一在亚细亚州，一在亚美〔里〕加州，疆土甚广，烟户实繁。

在欧罗巴州之北者，北极出地四十度起至七十度止，经线自东十六度起至六十二度止。东至乌拉尔山暨加斯比约海[84]，西连瑞西〔亚〕[85]、(布罗)〔不鲁〕西〔亚〕[86]、波罗尼〔亚〕[87]、奥斯的里〔亚〕四国暨州中海，南接土耳基〔亚〕、加拉哥维〔亚〕[88]二国暨黑海，北枕冰海。长约七千六百六十里，宽约五千五百里，地面积方约二百七十五万里。烟户五京六兆五亿口。地势平坦〔居多〕，东南山阜纡轸络绎。湖河之巨，出欧罗巴州各国之上。河至长者曰窝（斯)〔尔〕加，曰敦，曰聂卑尔，曰北者拉[89]，曰(科)〔痾〕内加，曰都纳[90]，曰内袜。湖至大者曰拉多加，曰(科)〔痾〕内加[91]，曰萨壹马[92]，曰北壹布[93]，曰巴牙纳[94]，曰壹尔门[95]。

其田土以附近河岸者为膏腴，北方各地至六十度外皆属不毛。西南多黍麦，东方则砂碛、潟卤，北方宜荞麦、油麦，中央则胡麻、黄麻。土产黄金、铜、铁、矾、硝、白玉、水晶、纹石、滑石、磁器等物。地气：北方则冬月川河尽冰，有夜无昼，夏季终

日云雾，有昼无夜；南方则天气晴和，万物蕃盛。

王位男女皆得袭嗣，惟以长幼为序。

奉额力西之天主教，别教亦不禁止。工技艺，盛商贾。

本国古称萨尔马西〔亚〕[96]，乃斯加拉卧尼〔亚〕国[97]所分。迨斯干的那威〔亚〕[98]国人禄利哥[99]者兴师克之，传至乌拉的米尔[100]父子，始定律例，建学辟肆。金宣宗元光二年为蒙古侵占。越二百五十四载，至本国宜万王[101]时，（始）〔非惟不受制于人，且〕征服〔加散[102]亚斯达拉于[103]二处所居之〕蒙古〔人〕，并取（悉）〔西〕卑里亚（东北全）〔一带〕地〔方〕。明万历中，波利斯王薨后，国政紊乱，为波罗尼〔亚〕国所夺。嗣传至伯多罗王[104]，年少勤政，务稼穑，通关市，攻破瑞西〔亚〕国，威震邻邦，因谥曰大。传至加达利纳女王，宵衣旰食，攻克波罗尼亚国，吞并土耳基亚国各〔属〕地〔方〕，大辟疆土，遂为欧罗巴洲强富巨邦。至亚勒山德黎王[105]，与东国[106]结盟，共拒佛兰西国，击败那波良之军。其弟尼哥劳[107]于道光五年即位，是本国现在之君也。

本国地（方）〔分〕镇部，其镇四十有九，北方则十二镇：一名桑比德尔斯布尔厄[108]建于内袜河滨，乃本国都也，最为富丽；一名亚尔干日〔耳〕[109]，一名非兰的〔亚〕[110]，一名（科）〔痾〕勒内[111]，一名斯多尼〔亚〕[112]，一名里窝尼〔亚〕[113]，一名北斯哥弗[114]，一名诺弗哥罗[115]，一名窝罗科达[116]，一名的威尔[117]，一名日罗斯拉[118]，一名哥斯德罗马[119]。南方则四镇：一名究[120]，一名给尔孙[121]，一名厄加德黎诺斯拉[122]，一名道里达[123]。西方则八镇：一名孤尔郎的〔亚〕[124]，一名威德比斯哥[125]，一名摩宜勒威[126]，一名明斯克，一名维里纳[127]，一名哥罗德诺[128]，一名窝黎尼〔亚〕[129]，一名波多里〔亚〕[130]。东

方则八镇：一名白尔摩[131]，一名维牙德加[132]，一名（科）〔痾〕伦布尔厄[133]，一名加三[134]，一名新比尔斯克[135]，一名奔萨[136]，一名萨拉德夫[137]，一名亚斯达拉干。中央则十四镇：一名墨斯沟[138]，一名斯摩棱〔斯〕哥[139]，一名瓦拉的迷〔尔〕[140]，一名尼内诺乌科罗[141]，一名加娄架[142]，一名斗拉，一名里牙三[143]，一名当波弗[144]，一名（科）〔痾〕勒尔[145]，一名古尔斯克[146]，一名窝罗尼日[147]，一名者尔（厄）〔尼〕科弗[148]，一名加〔尔勾〕[149]。巴〔尔〕的哥海中则三镇：一名达科[150]，一名厄塞尔[151]，一名亚兰[152]。其部则四：一名敦部，一名高加索部，皆在东南方；一名比牙黎斯德[153]部，在西方；一名北萨拉比亚[154]部；在南方。其国通商冲繁之地，内外不一，半濒海边，半属内地之阜。原无，今补。

《外国史略》曰：俄罗斯国之始本游牧部落，在欧罗巴东方。其号俄罗斯，始于唐敬宗宝历中。其后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国王娶希腊国王女，进天主教，百姓向化，遂以全国分其诸子，争端日起，分国为二，始与他国往来，通贸易。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为蒙古所有。纳贡赋百余年，屡叛屡服。明英宗正统间，旧俄国以文第一王[155]募万民合力以驱蒙古。适蒙古王族内衅，俄国遂恢复旧图，且攻据波兰国。其子号以文第二王[156]，尤好武，战无不胜，攻据东方大地，雄占阿西亚州，幅员愈广。政令严酷，旋为其下所弑。于是波兰国王来干其国政。然波兰之政尤暴虐，万历四十年遂激民变，共焚国都，驱逐出境。于是教主五爵咸集罗马城，择立国君。后与土耳基国争教肇衅。其教主教师不传业术，五爵操权，通商止在内地，不出外海。康熙十年，彼得罗大王即位，年尚少，其姊摄权。因与土耳基战，在黑海据一港口，由是备战船五十，航海以护商船。闻荷兰各国巧于建船，其王遂潜往英国

船厂学习器械。归练水师，与瑞丁国战九年，瑞丁败，让巴得海港以东各地，遂建新都，称彼得罗堡，以为市埠，日渐雄盛。瑞丁复结土耳基国来攻，鏖战三次而后平。是时俄国水师船四十一艘，水手万四千名，炮二千一百门，遂自帝其国，立律令。在里海与白西国战，通商南海。又与中国立和约，立馆北京，定界碑于黑龙江。后俄国女王嗣位，佞臣营私，与土耳基国、破路斯屡交战，府库空虚。乾隆二十六年，世子嗣位，受制于妃。女王自立，又擅俄国之政。使其嬖臣据波兰国，拘其旧主，且激希腊人叛土耳基国以抑回教，遂与东国、破路斯两国分其地，再攻击土耳基。女主死，其世子亚勒撒得[157]嗣位，又值佛兰西国大变，俄国与东国、破路斯国结盟，攻击佛国，屡见败。嘉庆十一年，与佛君那波利稳王[158]议和。会佛国严禁各国与英吉利通商，而俄国不从，遂肇衅。嘉庆十六年，佛国王领兵六十万以伐俄罗斯，俄见其势大，引军先退，清野坚壁以待，佛军直抵其都。忽宫殿火起，焰烈四延，佛军奔溃。冬月冰雪中，沿途冻馁，无所食宿。俄国选劲骑乘势追击，歼敌大半，余走匿日尔曼国城中。俄罗斯又结东国、破路斯国之兵数十万以报前怨。嘉庆十八年复大战，佛军大败，竟破其都，逐其国王。自后俄国威权大震。其君亚勒撒得王道光十五年薨，其弟尼可老[159]即位，政令严肃，与土耳基国战获全胜，在列西国中，最为强盛。

其地在欧罗巴者，广袤方圆七万五千里，几占欧罗巴洲之半，别有阿西亚北方全地计二十七万九百里，兼亚默利亚西北地万七千五里，得全地面八分之一。北极出地自三十九度至七十八度，经度自三十六度至二百四十七度。南界土耳基、东国、黑海、白西国，东南界西域、新疆、蒙古、黑龙江，北及冰海，西界瑞丁、巴得海隅及破路斯国、东国、土耳基国，此为一大陆地也。其在欧

亚两大地之间，有葱岭[160]高山连及。亚西亚藩属地亦多山。其国内地悉平坦，有草无木，一带沙漠。多湖，最广者里海，乃天下最广大之湖也，水面方圆六千八百二十六里，与海无异。尚有在北地之拉多牙湖，广袤方圆二百九十二里。江河最长者曰阿被河，长五千八百里。热尼西河七百里，里那河六百里，皆在亚西亚藩属地，并北流入冰海。窝牙河在欧罗巴地，长五百里，东南流入里海。地业江长二百七十里，顿河二百四十里，得尼、得比等江，其水（名）〔各〕入大河或流入黑、白、里海。因水道广通，故舟楫四达。天气甚冷，冬时地遍冰雪，居民少食多眠。若行路，则驾犬马与鹿，推行冰上。其山磽无树木，地广民希。

统庶民六千二百五十万，语音风俗大同小异。又有撒窝匿族类，与俄国语音相同；力得族[161]类四千七百七十三万，在巴得海隅边者二百万；有（实）〔宾〕尼族类在此地者三百八十万；日耳曼国之客氓迁此者五十万；别有在北地四百万余，其民巧捷勇猛；亚米年[162]务贸易之民五十八万；犹太人二百一十八万；蒙古游牧族类四万；满州打牲族类四万；东北族类五万；北方矮民族类一万八千；杂类十万。崇希腊天主教者四千二百七十万，奉天主教、耶苏教、回教、佛教，教师礼拜堂甚多。道光十六年，所生之男一百零四万七千名，女九十九万九千名。其奴自耕其田者六万七千，据地者百二十五万，佃富民田者六百六十九万，佃官田者百五十六万，习技艺百工者二十一万，五爵所辖之农千有百三十六万，城邑居民百二十六万，商贾十二万，五爵男女上下约四十万，各官吏役二十万，各教师祭司及各教门二十万，军士约二百万。五爵不纳饷，以奴为产业，任意贩卖。居民九分之八居住乡里，多草寮，无瓦屋。其围一千五百所，乡一十五万所。其氓多由远方招至，开垦新地，大半日尔曼国之民。每年云集在山内者，多以

掘矿为生，在北方冰地者，恃渔猎为业。惟国中有田，方圆约二万里，余皆荒地。农民三千八百二十八万。产大麦、粟、豆、三角等谷，西南地产谷颇多，尚有余运出他国。其草场虽广，不足肥牲畜。有野马日走千里，其骑军最矫捷善战。

每岁运出绵羊毛值银一千一百四十二万员。南方养驼，约四万六千五百只。林木多在北方，其林地方圆二万四千余里，材可造船。兼养蜜产蜡。南方无林木，则养蚕。国多渔户，北方冰海，则捕鲸之价每年约四十八万六千员。其最大之鱼矶在里海，有鲟龙鱼、狗肚鱼等，每年获值银约千四百万员。山开矿，产五金，亦产宝玉、金刚石。俄人不善制造而禁外国人所造之物运入本地，惟招外国人入境教之，国中有能制造新奇者，必赏之。然所造之人皆用奴，工价省而卖价昂，终不如各国之精良也。道光十九年，制造之厂计共六千八百五十五间，匠人四十一万，五金厂四百八十六间，制造之价银二千余万员。其君严禁外国羽呢入境，亦禁出境，只在蒙古地方与中国交易，所卖之呢皆俄国土人所织。

其通商各地，在亚士他干及那俄鹿邑，每年所卖货物万一千万余员，外国物件三千六百万员，茶叶三万四千箱，价约百八十一万圆。粗茶七千箱，价值七十二万四千五百员。中国布帛线缎价值四万五千员。其国内窝牙河等水路，商舟一万六千一百五十只，筏三百，其货价共计二万万员。在阿加并所汇入之江，计舟五千六百八十只，筏六百，其货物价值银七千五十九万六千员。加马[163]并所汇入之江，舟二千五百六十只，筏一百四十，货价七千一百八十二万。北地那江[164]舟二千，筏二千六百五十，货价二千零七十八万九千圆。在湖面之舟一万八千，货价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万员。西土那江[165]舟二千三百五十四，筏一千九百八十，货价六十二万员。威悉河[166]舟六百九十，筏三千七百六十，货价六十

二万员。地尼得河[167]舟二十，筏九十，货价七万二千员。地业河舟一千九百五十，筏一万二千四百二十，货物价值一千一百三十八万员。顿河舟五百八十，筏三百，货价七百五十三万三千员。盖俄国多山，江河上游皆浅，故舟少筏多，异于他国。又在亚西亚藩属地之阿比河，舟百九十，货价百四十万员。热尼西河、利那河舟四百七十，货价三百四十三万员。

俄国居民无志航海，惟在本港与外国商船贸易。道光十九年运出者共计九千四百八十二万八千员，运人者七千一百十八万员。税饷，道光十年千九百七十二万员，十九年二千六百四十万五千员。道光二十年，运出羽呢、布匹、丝线、五金器、皮物价银三百六十一万五千员，运出者银六百八十九万三千圆。其通商之地，在巴得海隅之彼得罗堡，为其国都，乃最广之港也。尚有利牙、利瓦[168]等海口，有白海隅之天使魁邑港口，有黑海之阿得撒但[169]各港口，有在亚士弗小海隅之他安鹿[170]口。又在里海之大港口，与亚士他千及白西国通商；在亚西亚藩属国，有阿林下[171]与中国交市；在西域通商者，有奇瓦[172]、布加拉[173]、可干[174]等地。

俄国本非一国，由兼并各地，半在欧罗巴，半在亚西亚。今共分十一大部。

其北地在白海之南，广袤二万四千四百四十六里，居民百二十五万。西北有大岛，四时冰雪，白熊、海犬所集，人迹不到，土人穴居，贫乏少食，惟使犬、使鹿，无他牲畜。南方多木，其都会曰天使魁，亦古港口也，各国之船云集。

其中央分十九郡，称大俄罗斯，广袤万四千八百八十三里，居民一千八百六十八万。各地平坦，丰五谷。彼得罗堡其大港口也，城建于康熙三十九年，冬春恒冰，各货物载于冰车，运至都中。其居民不善工作，技艺惟赖日耳曼国及各国寄寓之人，以足其用。尤

防海潮水一涨，则其都危矣。国之古都曰莫斯口，在国中央，户口殷繁，商贾云集，街多且广。嘉庆十七年，佛军侵界入都，土人潜纵火，佛军二十五万溃逃一空，毙者四万，殿宇多为瓦砾，兵退再建，愈壮丽，居民三十四万。那俄鹿城，在明朝最盛，为俄国之大市，多礼拜堂，有极美之塔，居民一万。土拉邑为制造之薮，有匠七千，造枪炮、各项铁器、玩物，居民三万五千。加路牙邑居民二万七千，造皮毡篷布。士摩怜邑。居民二万，嘉庆十六年佛、俄两军血战之地。

其在巴得海隅之部有三，共广袤千六百一十六里，居民百五十七万。一曰益兰部，其原土民在沙地为农，地主半日耳（国）人，产麻谷等物，其海口都会曰利瓦，居民万五千，每年出入船约百只，在此铸炮铸钟。二曰勒兰部，地平坦，出五谷，居民耕田为奴，操权者皆日耳曼之族，其港口都会曰利牙，居民五万八千，进出船千二百只，货价四千万员，运出者多五谷，有肄业之院。三曰古耳兰[175]部，地多泽，沙漠无产，其气冷，仅有麻、谷，亦卖与外国，都会曰米道[176]。宾兰部[177]，方圆六千四百里，居民百四十三万，内多林泽，惟河边有居民，余皆荒芜，风俗亦殊，天气甚冷。居民崇耶稣教，城邑（基）〔甚〕少，屋皆草舍。

白俄罗斯地分三部，广袤三千五百八十五里，居民二百六十七万，地多林，百姓以猎为生，鲜大邑，居民多农，天气冷，无多产，都会曰闵士其[178]。小俄罗斯方圆九千九百二十九里，居民千一百一十二万，地分八部，为俄国之重地。一曰窝利（尼音）〔音尼〕部，地最丰盛，多牧场，资牲畜，又多密林，制造极巧，与邻地贸易。二曰破多邻部，有山岭，高不过五十丈。居民务农，亦有游牧之人。地平坦，耕田以马，极其劲健。民数约七十万，每遇招募骑兵，则一呼云集，然易生叛乱，故俄国畏之。其头目亦有武官

长领等。俄国之官，在(北)〔此〕地无大权，幸其民猛而有信。

破兰国，广袤万三千里，居民千五万。惟五爵家有十万丁，余百姓皆奴，与俄族无异，惟自昔五爵多据地。明洪武年，王室废，所有新王必听五爵推立。乾隆、嘉庆年间，俄国屡合（衰）〔裒〕国之兵以分其地、削其权，遂不立君，听命于俄国焉。其国广袤二千二百六十七里，居民四百四十二万，五谷丰登，其农夫皆奴，其都会曰瓦（久）〔殳〕[179]，居民十三万。其城邑乃甲勒[180]、律宝[181]、苏瓦其[182]，多草舍，民贫乏，大半尚天主教。

又利道地部[183]，昔与破兰合，广袤千八百三十九里，居民二百四十二万。地悉平坦，多潴水。土（丰）〔产〕五谷、麻、木料物、蜜糖、蜡。居民多养牲畜，亦造酒（皮）〔及〕铁器，农甚贫，五爵则富。其都曰威拿[184]城，居民四万。

新俄罗斯国在西南方，系所取土耳基国游牧地也，广袤五千一百一十九里，居民二百二十八万。在多恼河土耳其国之交界，多游牧，建城防范。界内无水、无林木，土虽丰，鲜产物。其一郡曰吉孙，大半平坦，多牧场，民不知耕，招来氓开垦。在亚士弗海隅有折孙之半地[185]，系昔回回游牧之所，南方甚丰，出葡萄、甘橡各果，气甚煖，地甚富，羊皮甚柔，他国争货之。

沿里海之地，广袤万一千零二十四里，居民五百八十八万，本山地，分为六郡，大半属亚西亚，在里海边。其都会曰亚士他干城，居民四万，多渔户，大半回族。加撒郡居民四万，亦多回族，地丰盛，多产物。但民多怠惰，故地如荒野。其欧罗巴、亚西亚中间之地，广袤万一千七百五十三里，居民四百九十一万。此地在乌拉山内，天气甚寒，不出五谷，多五金之矿，居民以掘矿为生。其都为阿林布、扎耳米两邑。其在亚西亚州之藩属地，所称西比利亚者，广袤二十一万九千四百五十方里，系亚西亚北方全

地，居民五百七十八万。北有大泽，夏时尚见冰雪。西南有丰地，出金沙、红铜、铁、宝玉及象，居民半崇释教，以游牧渔猎为生。南有林木，亦出五谷，民不知耕。东方有半地曰干查甲，有两港通贸易，其地大半冰雪，出矿。地分东西两国，其都会曰多薄斯[186]，通贸易；又有曰云士其[187]，曰雅谷士[188]，曰其甲他，及东边阿谷士各海口。

其山外之地分十郡，大半昔属土耳其、白西等国，居民多回族。在里海并黑海之滨，其山内百姓，连年与俄国战而败退阵亡者千万。其男以猎为务，好虏掠；其女最美丽，回回国人贩买之。

在谷内，有崇天主教之族曰亚耳闵，曰（执）〔热〕阿耳义[189]，皆安分贸易，土丰盛而民不知耕。最大邑曰以利文，居民万五千，距白西国不远。又有得宾邑[190]、治利文邑[191]、得勒邑[192]，皆所辖也。额耳西地[193]，广袤二万六千九百里，居民四十二万，距中国新疆不远，民多游牧。俄国与新疆日相侵伐，崇回教，嘉庆二十三年后归俄国权辖。

其在亚默利加西北方之藩属地，广袤二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居民仅二万，海边之埠数百，皆俄人居之，渔猎为事，以鱼为食。又有列群岛：曰古利，曰亚来地，方圆七百五十里，居民五千，在港口以皮易食物，依海业渔，尤以捕鲸为业。

俄民颇聪明，语音各异，广招外国贤士以化其民，制度从佛兰西，文学从日耳曼，行藏甚巧，和颜耐苦，偶遭酷虐即作乱。惟上品之士好游各国，然国君严禁外出焉。俄军勇战，宁阵亡不后退，他国畏之。嗜饮少食，农衣羊皮，民半贫乏。其富者赌博宴饮，侈靡糜费，贫民小犯罪，鞭责与牲畜无异。俗重其君所赐号，与爵同荣。百姓不好文字，设学馆万一百五十，内有学生六十六万，禁各种书册，不准百姓诵读。然翻译外国书本颇多。

俄国之政，王自操权，五爵大臣，不敢干预。国无定例，亦不遵旧章，任意出令，故其君多自尊大妄行。幸人各向服，遵约束尔。其政务有十三大臣分司之，并有公会议国大务，亦有教主司教事。国帑所入银万五千五百万员。税饷最多者酒课，每年三千六百万员。国内务每年用银三千三百万员。其兵，陆路费银二千万员，国欠项银四万九千六百万员，兵士共计六十一万，钱粮甚微。其兵船在巴得海隅、黑海、白海、里海各处派调，共兵船三百四十只，载大炮六千四百四十门。

俄国与各国往来，调公使大臣驻各国之地。在土耳其国两侯之北地，居民三百八十五万，咸赖俄国保护，其权势最为浩大。原无，今补。

乌拉山内金矿，每年约金沙九千斤，红铜六万石，铁三百三十九万八百石，盐二百二十三万八百石。运出者皮货、麻、牛油、绵花、木料、呢羽、绘画、珠宝等物，运入者米、糖、茶叶、茶饼而已。见《外国史略》。

东（俄罗斯）〔海省〕五部

比特革部，东界那阿俄落，西界里圭〔194〕，南界伯斯波付〔195〕，北界宏兰。在东俄罗斯之北，俄罗斯王迁都于此。幅员万八千零九十方里，户八十万又八千五百十二口，辖小部落六，兵五万五千。疆域平芜，滨海岸，饶林木，田畴互错。惟天寒多冰雪，遇潮涨风烈，水漫溢为患，故千八百二十（九）〔四〕年道光（九）〔四〕年。浸溺几及万人，产稻、麦、树木。

宏兰部，东界阿占牙尔，西界海，南界比特革，北界海。在宏兰港之北，距绥林国〔196〕仅隔一港，层峦叠巘，林深箐密，冬寒雪厚。

幅员十三万四千四百四十四方里，户百有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三十九口，辖小部落三十有三。土番宏士种[197]类，淳朴，勤力作，语音朗爽异他部。

里圭部，东界比特革，南界利窝尼阿，西北界海。在宏兰海港之南，平衍多湖，夹岸茂林，美田畴，播种丰稔。幅员六千八百九十方里，户三十九万零三十二口，辖小部落三，土番宏士种类，皆习额利教[198]。其地本属绥林，千三百年元成宗大德四年。为耶马尼所夺，后归俄罗斯。

利窝尼阿部，东界比特革，南界戈兰，西界海，北界里圭。亦在宏兰海港之南，洼土多湖，稠树，厥田称上上。幅员二万一百一十方里，户七十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四口，辖小部落五，土番宏士种类，皆习额利教，其地本属绥林，为耶麻尼所夺，今归俄罗斯。

戈兰部，东界利窝尼阿，南界威尔那，西、北界海。亦在宏兰海港之南少北，平壤有湖，丛树木，丰五谷。幅员九千五百四十四方里，户五十六万八千六百九十口。土番宏士种类，皆习额利教。其地亦本属绥林，为耶麻尼所夺，嗣归俄罗斯。

西俄罗斯八部

西俄罗斯有二：一名里都阿尼，一名屋列尼[199]。其里都阿尼所属五大部落：曰威尔那，曰俄罗傩，曰威的塞，曰敏塞，曰目希里甫。其屋列尼所属二大部落：曰窝尔希尼〔阿〕，曰波罗里阿。千四百年间，明建文四年。本属查遮尔伦[200]及波兰之地。查遮尔伦与波兰女王婚配，遂合为一国，查遮尔伦居于波兰。后为俄罗斯所夺，名之曰西俄罗斯。故至今七大部落仍属统辖。土番二种：曰白俄罗斯，曰黑俄罗斯。俄罗傩一部落，黑俄罗斯也，其余威尔那等部落皆

白俄罗斯。幅员十六万五千方里，户八百八十万口。人甚粗鲁，地多沙石，耕仅糊口。产铁、木、蜜糖及豹、狼、熊、牲畜。

威尔那部，东界敏塞，南界俄罗傩，西界普鲁社，北界戈尔兰。辖小部落二十有七，首部落即名威尔那。有教习技艺馆、教习天文馆、教习造船馆，贸易蕃盛。

俄罗傩部，东界敏塞，南界窝尔〔希〕尼阿，西界瓦肖，北界威尔那。辖小部落十有四，首部落即俄罗傩。本渣遮尔伦故都，今则宫室仅存基址。

威底塞部，东界斯摩（速）〔连〕，西界威尔那，南界敏塞，北界伯斯果甫。辖小部落二十有二，首部落即名威底塞，贸易亦盛。

敏塞部，东界目希里甫，西界普鲁社，南界窝尔希尼〔阿〕，北界威底塞。辖小部落三十有五，地卑湿，南隅多湖，恒有水患。

目希里甫部，东界斯摩（速）〔连〕，西界敏塞，南界查尼俄甫，北界威（尼）〔底〕塞。（滨海）辖小部落十有三，首部落即目希里甫，商贾所汇。

屋列尼部，东界布尔多瓦〔201〕、查尼俄甫，南界卡循，西界牙里西阿〔202〕、（查）〔瓦〕肖，北界（窝尔希尼阿）〔里都阿尼〕。辖二大部落：窝尔希尼阿，波罗里阿，均白俄罗斯也。域内有奈巳河，河东属俄罗斯，河西旧属波兰，今亦全属俄罗斯。

窝尔希尼〔阿〕部，东界几甫，西界瓦肖，南界波罗里〔阿〕，北界敏塞。辖小部落三十有一，和暖平芜，畴错丰稔，产谷、酒、牛、羊。

波罗里阿部，东界几付，北界窝尔希尼〔阿〕，西界牙里西阿，南界〔比〕沙腊弥阿。辖小部落十有七，平旷略有小山，田畴美，商贾盛。

【叙注】

〔1〕罗刹（Russia），俄罗斯。

〔2〕雅克萨（Albazino），阿尔巴济诺。

〔3〕尼布楚（Nerchinsk），涅尔琴斯克。

〔4〕察罕（Czar），沙皇。

〔5〕喀尔喀，原为我国的一部分，称外蒙古，1921年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注】

〔1〕北洋，原指欧洲、亚洲的北部，在此专指俄罗斯。

〔2〕加匽俄罗斯，即喀山汗国（Kingdom of Kasam）。

〔3〕冰海（Frozen Ocean），北冰洋（Aretic Ocean）。

〔4〕东悉比里阿（Eastern Siberia），东西伯利亚。

〔5〕西悉比里阿（Western Siberia），西西伯利亚。

〔6〕葛西模斯（Kotzebues），科策布（在美洲阿拉斯加）。

〔7〕比特革（Petersburg），又作彼得罗堡，即彼得堡。

〔8〕鞑鞑里，指蒙古族人，有时专指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辖地。

〔9〕诺戈落（Novgorod），诺夫哥罗德。

〔10〕伊挽互尔西，指伊凡三世（Ivan Ⅲ）。

〔11〕西比里亚（Siberia），西伯利亚。

〔12〕比达王，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3〕岩士达览，即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14〕底利尼王，指叶卡特琳娜二世（EkaTepuHa Ⅱ）。

〔15〕埃加，英亩（计量单位）。

〔16〕额利教，指希腊正教（Greek Orthodox Church）。

〔17〕窝尔牙河（Volga R.），又作窝里牙河，窝瓦河，服拉加江，窝尔加河，即伏尔加河。

〔18〕阿斯特腊赞（Astrakhan），阿斯特拉罕。

〔19〕卢威那河，指德维纳河（Dvina R.）。

〔20〕鹿那河（Luna R.），卢纳河。

〔21〕阿占牙（Archangel），即阿尔汉格斯克（Arkhangelsk）。

〔22〕奈斯达河，疑指第聂伯河（Dneper）。

〔23〕威多司（Valdayskaya Vazvyshennost），指瓦尔代丘陵。

〔24〕比里，疑指赫尔松（kherson）。

〔25〕端河（Don R.），又作敦河，即顿河。

〔26〕都腊（Tula），又作土剌邑，土拉，斗拉，即图拉。

〔27〕阿锁甫（Azov），又作亚士弗，即亚速。

〔28〕八得海（Baltic sea），又作巴尔的哥海，即波罗的海。

〔29〕破鲁斯（Prussia），普鲁士。

〔30〕地尼伯河（Dnepr），又作聂卑尔河，地业江、奈巳河，即第聂伯河。

〔31〕土昧那河，又作土喂拿江，指西德维纳河（Zap. Dvina）。

〔32〕阿尼牙河（Onega），又作痾内加河，即奥涅加河。

〔33〕剌多牙湖（Ladozhskoye），又作拉多牙湖，即拉多加湖。

〔34〕西峨湖（seg），谢格湖。

〔35〕泽加牙海湾（cheshskaya Guba），乔沙湾。

〔36〕汾兰（Finland），指芬兰湾。

〔37〕利牙（Rigas），指里加湾。

〔38〕他大尼里海（陕）〔峡〕，即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

〔39〕萨剌瓦族，或称撒窝匿族，即斯拉夫族（Slavs）。

〔40〕力登族，即立陶宛族（Lithuanians）。

〔41〕分族（Finns），即芬兰族。

〔42〕倚万王，指伊凡雷帝，或称伊凡四世（Ivan Ⅳ）。

〔43〕彼得罗王，指彼得大帝，或称彼得一世。

〔44〕加他邻后，指叶卡特琳娜（АпексееВНа ЕкааТерuНа）。

〔45〕尼瓦河（Neva），又作内袜河，即：涅瓦河。

〔46〕羆城，指喀琅施塔得（Kronshtadt）。

〔47〕利牙城（Riga），里加。

〔48〕亚坡城（Abo），即图尔库（Turku）。

〔49〕木吉城，指莫斯科（Moscow）。

〔50〕诺鄂古市，指诺夫哥罗德（Novgorod）。

〔51〕加路牙（Kaluga），卡卢加。

〔52〕白峨部，指乌克兰（Ukraine）地区。

〔53〕吉菲（Kieyv），又作几甫、几付，即基辅。

〔54〕可萨（Cossack）种族，即哥萨克族。

〔55〕阿得撒（Odessa），即敖得萨。

〔56〕金地，指克里木（Krymskiy）半岛。

〔57〕甲撒，指巴克契撒莱（Bakhchisaray）。

〔58〕告甲俗（Caucasus），即高加索。

〔59〕热阿义（Georgia），即格鲁吉亚。

〔60〕得勒城，即第比利斯（Tbilisi）。

〔61〕额里地，即埃里温（Erivan）。

〔62〕勒额阿西地，指诺加伊斯（Nogais）种族。

〔63〕迓大罕（Astrakhan），即阿斯特拉罕。

〔64〕勒那（Lena），又作里那河，即勒拿河。

〔65〕叶尼赛（Yenisey），又作热尼西河，即指叶尼塞河。

〔66〕阿比（Ob），又作阿被河，即，指鄂毕河。

〔67〕撒摩叶侏儒，指萨莫耶（Samoyedes）矮人。

〔68〕多仆部（Tobol），即托博尔。

〔69〕芸益斯部，疑即叶尼塞（Yenisey）。

〔70〕东色部，疑即通古斯卡（Tunguska）。

〔71〕耳谷部，即伊尔库次克（Irkutsk）。

〔72〕他甲城，又作其甲他，即恰克图（Kyakhta）。

〔73〕牙谷部，即雅库特（Yakut）。

〔74〕阿谷部，又作阿谷士，即鄂霍次克（Okhotsk）。

〔75〕堪察加部，又作干查甲，即今堪察加（Kamchatka）。

〔76〕亚律群岛，又作阿来地群岛，即阿留申（Aleutian）群岛。

〔77〕古利（Kurilskiye）群岛，即千岛群岛。

〔78〕莫（哥斯）〔斯哥〕未国（Moskava），又作麦斯可未，指莫斯科（Moscow）大公国。

〔79〕土尔基国（Turkey），即土耳其。

〔80〕波路西〔亚〕国（Prussia），即普鲁士。

〔81〕阿士氐拉国（Austria），又作奥斯的里亚，即奥地利。

〔82〕乌拉江（Ural），即乌拉尔河。

〔83〕告甲索山（Caucasus Mts.），即高加索山脉。

〔84〕加斯比约海（Caspian Sea），即里海。

〔85〕瑞西〔亚〕（Suecia），即瑞典（Sweden）。

〔86〕（布罗）〔不鲁〕西〔亚〕（Prussia），即普鲁士。

〔87〕波罗尼〔亚〕（Polonia），即波兰（poland）。

〔88〕加拉哥维〔亚〕（Krakow），即克拉科夫（Cracow）。

〔89〕北者拉（Pechora），即伯朝拉河。

〔90〕都纳（Duna），即陶加瓦河（Daugava R.）。

〔91〕（科）〔痾〕内加（Onega），即奥涅加湖（Onezhskoye）。

〔92〕萨壹马（Saima），即塞马湖（在芬兰境内）。

〔93〕北壹布（Paeipus），即楚德湖（Chudskoye）。

〔94〕巴牙纳（Paijanne），即派扬奈湖（在芬兰境内）。

〔95〕壹尔门（Ilmen），即伊尔门湖。

〔96〕萨尔马西〔亚〕（Sarmatia），即萨尔马提亚。

〔97〕斯加拉卧尼〔亚〕国（Esclavonia），即斯克拉沃尼亚。

〔98〕斯于的那威〔亚〕国（Scandinavia），即斯堪的纳维亚。

〔99〕禄利哥（Ruric），通译鲁里克。

〔100〕乌拉的米尔（Vladimir），通译弗拉基米尔。

〔101〕宜万王，指伊凡三世（Ivan Ⅲ）。

〔102〕加散（Kasan），即喀山。

〔103〕亚斯达拉干（Astrakhan），又作亚士他干，即阿斯特拉罕。

〔104〕伯多罗王，指彼得大帝。

〔105〕亚勒山德黎王（Alexander Ⅰ），即亚历山大一世。

〔106〕东国，指奥地利。

〔107〕尼哥劳，即尼古拉一世。

〔108〕桑比德尔斯布尔厄（Sankt Peterburg），即圣彼得堡。

〔109〕亚尔干日〔耳〕（Alchangel），又称天使魁邑，即阿尔汉格斯克（Arkhangelsk）。

〔110〕非兰的〔亚〕（Finlandia），即芬兰（Finland）。

〔111〕（科）〔疴〕勒内（Olonetz），即奥洛内。

〔112〕斯多尼〔亚〕（Estonia），即爱沙尼亚。

〔113〕里窝尼〔亚〕（Livonia），即利沃尼亚。

〔114〕北斯哥弗（Pskov），即普斯科夫。

〔115〕诺弗哥罗（Novgorod），又作那峨鹿，那阿俄洛，即诺夫哥罗德。

〔116〕窝罗科达（Vologda），即沃洛格达。

〔117〕的威尔（Tver），即特维尔。

〔118〕日罗斯拉（Yaloslavl），即雅罗斯拉夫尔。

〔119〕哥斯德罗马（Kostroma），即科斯特罗马。

〔120〕究，指基辅（Kiyev）。

〔121〕给尔孙，又作吉孙、卡循，即赫尔松（Kherson）。

〔122〕厄加德黎诺斯拉（Ecatherinoslav），即叶卡特琳诺斯拉夫。

〔123〕道里达（Taurida），即克里米亚（Crimea）。

〔124〕孤尔郎的〔亚〕（Courlandia），即库尔兰（Courland）。

〔125〕威德比斯哥（Vitebsk），又作威的塞、威底塞，即维切布斯克。

〔126〕摩宜勒威，又作目希里甫，即莫吉廖夫（Mogileov）。

〔127〕维里纳（Vilna），即维尔纽斯。

〔128〕哥罗德诺（Grodno），又作俄罗傩，即格罗德诺。

〔129〕窝黎尼〔亚〕（Volhynia），又作窝利音尼、窝尔希尼阿，即沃利尼亚。

〔130〕波多里〔亚〕（Podolia），又作破多邻，即波多利亚。

〔131〕白尔摩（Perm），又作北耳米，即彼尔姆。

〔132〕维牙德加（Viatka），即维亚特卡。

〔133〕（科）〔痾〕伦布尔厄（Orenburg），又作阿林布，即奥伦堡。

〔134〕加三（Kazan），即喀山。

〔135〕新比尔斯克（Simbirsk），即率比尔斯克。

〔136〕奔萨（Penza），即今奔萨。

〔137〕萨拉德夫（Saratov），即萨拉托夫。

〔138〕墨斯沟（Moscow），又作莫斯口，即莫斯科。

〔139〕斯摩棱〔斯〕哥（Smolensko），又作土摩伶邑、斯摩连，即斯摩棱斯克（Smolensk）。

〔140〕瓦拉的迷〔尔〕（Vladimir），即弗拉基米尔。

〔141〕尼内诺乌科罗（Nijni Novgorod），即下诺夫哥罗德。

〔142〕加娄架（Kaluga），又作加路牙，即卡卢加。

〔143〕里牙三（Ryazan），即梁赞。

〔144〕当波弗（Tambov），即坦波夫。

〔145〕（科）〔痾〕勒尔（Orel），即奥廖尔。

〔146〕古尔斯克（Kursk），即库尔斯克。

〔147〕窝罗尼日（Voronej），沃罗涅什（Voronezh）。

〔148〕者尔（厄）〔尼〕科弗（Chernigov），又作耆尼俄甫，即契尔尼哥夫。

〔149〕加〔尔勾〕（Kharkov），即哈尔科夫。

〔150〕达科（Dagö），指希乌马（Hiiumaa）。

〔151〕厄塞尔（Osel），即萨烈马（Saaremaa）。

〔152〕亚兰（Aland），即阿维南马（Ahvenanmaa）。

〔153〕比牙黎斯德（Bialystok），即比亚利斯托克。

〔154〕北萨拉比亚（Bessarabia），又作比沙腊弥阿，即比萨拉比亚。

〔155〕以文第一王（Ivan Ⅰ），即伊凡一世。据时间和史实推测，在此“伊凡一世”应作“伊凡三世”。

〔156〕以文第二王，应作“波利斯·戈东诺夫”。

〔157〕亚勒撒得，即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

〔158〕那波利稔王，即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Ⅰ）。

〔159〕尼可老，即尼古拉一世。

〔160〕葱岭，应作乌拉尔山脉。

〔161〕力得族（Lettes），烈特人。

〔162〕亚米年，又作阿耳闵，指亚美尼亚人（Armenians）。

〔163〕加马（Kama），指卡马河。

〔164〕北地那江（Sev. Dvina），即北德维纳河。

〔165〕西土那江（Zap. Dvina），即西德维纳河。

〔166〕威悉河（Wista），即维斯瓦河（在波兰）。

〔167〕地尼得河（Dnestr），即德涅斯特河。

〔168〕利瓦（Revel），即塔林（Tallinn）。

〔169〕阿得撒佢，即敖德萨（Odessa）。

〔170〕他安鹿（Taganrog），即塔甘罗格。

〔171〕阿林下（Selenga），色楞格商业路线，实指恰克图（Kyakhta）、买卖城的中俄贸易。

〔172〕奇瓦（Khiva），即希瓦。

〔173〕布加拉（Bukhara），即布哈拉。

〔174〕可干（Kokand），即浩罕汗国。

〔175〕古耳兰（Courland），又作戈尔兰，即库尔兰。

〔176〕米道（Mittau），即米陶。

〔177〕宾兰部，又作宏兰，即芬兰（Finland）。

〔178〕闵士其，又作敏塞，即明斯克（Minsk）。

〔179〕瓦（久）〔殳〕，又作瓦肖，即华沙（Warszawa）。

〔180〕甲勒，即卡利什（Kalisz）。

〔181〕律宝，即卢布林（Lublin）。

〔182〕苏瓦其（Suwalki），即苏瓦乌基。

〔183〕利道地部，又作里都阿尼，即立陶宛（Lithuania）。

〔184〕威拿，又作威尔那，即维尔纽斯（Vilnius）。

〔185〕折孙之半地，指刻赤半岛。

〔186〕多薄斯（Tobolsk），即托博尔斯。

〔187〕云士其，即鄂木斯克（Omsk）。

〔188〕雅谷士（Yakutsk），即雅库次克。

〔189〕（执）〔热〕阿耳义，指格鲁吉亚人（Georgians）。

〔190〕得宾邑（Derbent），即杰尔宾特。

〔191〕洽利文邑（Chirvan），即奇尔万。

〔192〕得勒邑，即第比利斯（Tbilisi）。

〔193〕额耳西地，指吉尔吉斯（Kirgiziya）草原。

〔194〕里圭（Revel），即雷维尔。

〔195〕伯斯波付（Pskov），即普斯科夫。

〔196〕绥林国，即瑞典（Sweden）。

〔197〕宏士种，指芬兰人。

〔198〕额利教，指希腊教。

〔199〕屋列尼（Polish Ukraine），即波属乌克兰。

〔200〕查遮尔伦（Jagellon），即贾格尔隆。

〔201〕布尔多瓦（Poltava），即波尔塔瓦。

〔202〕牙里西阿（Galicia），即加里西亚。

海国图志卷五十五

邵阳魏源〔重〕辑

北 洋

大俄罗斯十八部[1]

莫斯科部，东界阿那里麻[2]，南界都腊[3]，西界斯摩（速）〔连〕，北界底瓦[4]。本俄罗斯旧都也。封域寥阔，故曰大俄罗斯。幅员万有五百方里，户百二十八万九千八百二十口。辖小部落三，兵二万二千。土番皆习额利教。北界近绥林，层峦叠岭，林木葱茏，天寒多雪。尚不害麦，亦产谷。佛兰西那波利稔王曾率师来侵，踞其国都，为火所焚，不战自溃，死者无算，败绩而遁。盖俄罗斯设计空城，伏火以待也。先是莫斯科之屋庐，墙用木板，上覆以瓦，或有以铁为门，以铁代瓦者。自遭兵燹，极目荒旷，行人常虞迷失。嗣后鸠工修筑，砖瓦崇丽，修庙则仿之尠尠[5]（里）；造衙署监狱，则仿之佛兰西，而宝刹之轮奂，营帐之严壮，皆埒诸国。现存大钟一，宽六十七忽，八寸为忽。重二万二千顿，约值银七万棒；五员为棒。大炮一，内宽可容坐一人，从未施放。

那窝俄落部[6]，东界窝鹿那[7]，南界底瓦，西界北特革，北界（何）〔阿〕罗义斯[8]。地处北隅并辖麻尔底[9]濒海各地，为至蛮悍

之区，不受约束。后为蒙古鞑靼（里王）所夺。疑即元太（祖）〔宗〕所攻服之钦察[10]也。至俄罗斯伊挽王[11]始征服其地。幅员五万六千五百五十一方里，户九十一万五千五百口。辖小部落八。壮丽虽不及国都，亦俄罗斯至大之部落。

尼斯诺科部[12]，东界加匽[13]，西界窝拉里麻，南界冰耶[14]，北界果士多罗麻[15]。滨临窝尔牙河，为阿细阿洲、欧罗巴洲，各国商贾所聚，惟河涨时有淹之患。幅员二万五百零一方里，户百三十四万口，辖小部落五。土番皆习额力教。

阿那里麻部，东界尼斯诺科，西界莫斯科，南界〔赫〕阿匽[16]，北界耶罗斯罗[17]。幅员万八千六百六十九方里，户百三十万六千零四十六口。辖小部落四。土番皆习额力教，产铁器。

底洼部，东界耶罗斯罗，南界莫斯科，西界伯斯果甫，北界诺科落。附近窝尔牙河，幅员二万四千二百十三方里，户百二十三万三千三百五十八口。领小部落五。土番皆习额力教。

都腊部，东界〔赫〕阿匽，南界阿里尔[18]，西界加鲁牙[19]，北界莫斯科。幅员万一千九百零四方里，户百零九万三千七百二十口。领小部落四；土番皆习额力教。产铁器，居人富庶。

加鲁牙部，东界都拉，西界斯摩（速）〔连〕，南界阿里尔，北界莫斯科。幅员万二千七百三十六方里，户百十五万九千六百口。领小部落四。土番皆习额力教。土腴，产粗呢、粗布，贸易蕃盛。

（何）〔阿〕腊尔部，东界窝罗义斯[20]，南界戈塞[21]，西界藩尼俄甫[22]，北界都腊。幅员万六千七百七十九方里，户百二十七万零八十五口。领小部落五。土番皆习额力教。美田畴，产稻谷，运售于比特革。

窝罗义斯部，东南俱界端戈沙斯[23]，西界戈塞，北界旦摩甫[24]。附近端河，俄罗斯比达王始得其地。幅员三万二千四百八十七方里，

户百（有）四〔十三〕万（四）〔六〕千（八）〔三〕百（二）〔五〕十〔七〕口。领小部落十一。土番皆习额力教，土沃，商贾盛。

斯摩（速）〔连〕部，东界莫斯科，南界阿腊里，西界委的塞[25]，北界底洼。幅员二万二千零八十八方里，户百二十九万七（百）〔千〕有五十口。领小部落六。土番皆习额力教，庙宇华丽。

伯斯果甫部，东界底洼，西、南界委底塞，北界比特革。在大俄罗斯之西，幅员二万二千二百九十三方里，户七十八万三千九百四十口。领小部落四。土（悉）〔番〕俱习额力教。

耶罗斯罗部，东界果斯多罗麻，西界底洼，南界窝拉里麻，北界窝（麻）〔鹿〕那。在大俄罗斯之中央，幅员万四千五百二十八方里，户百有二万二千九百九十口。领小部落五。土番皆习额力教。

窝禄那部，东界[26]俄罗斯，南界巴母[27]，北界阿占牙尔，西界诺戈落。在大俄罗斯之北，幅员十六万三千七百有十二方里，户八十万零二千一百七十口。领小部落十有九。树木蕃茂，俗尚织机，不产五谷；皆仰商贩。土番皆习额力教。

阿罗义斯部，东界阿占牙尔，南界诺科落，西界宏兰，北界阿占牙尔。在大俄罗斯之北，幅员（七）〔八〕万有七百八十九方里，户三十五万二千九百口。领小部落七。土番俱习额力教。多树少五谷，仰商贩。

阿占牙尔部，东界阿细阿洲、俄罗斯，西界几摩[28]，南界窝禄那，北界冰海。在大俄罗斯之北，幅员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三十三方里，户十六万二千六百六十口。领小部落四十有五。粮食俱由南方商舟运至，舟不回帆。至即折舟为薪，以材木贱也。土番皆习额力教。俗皆业渔。

赫阿匿部，东、南俱界旦摩甫，（西）〔北〕界窝那里摩，（北）〔西〕界

都腊。幅员万四千五百五十三方里，户百二十七万二百九十口。领小部落五。土番俱习额力教。

果斯多罗麻部，东界未压加[29]，西界耶罗斯罗，南界尼斯诺科〔落〕，北界窝椂那。幅员三万八千五百七十方里，户百四十二万二千七百口。领小部落六。土番皆习额力教。

戈塞部，东、南俱界阿罗匿斯，西界渣尼俄付，北界阿腊尔。幅员万四千九百五十四方里，户百六十一万一千有（五）〔九〕口。领小部落五。土番皆习额力教。

小俄罗斯三部

几富部[30]，东界布尔多洼[31]，西界牙尔西阿，南界卡循，北界阿尔希尼阿。土宜耕种，本俄罗斯旧地，前为鞑鞑里、波兰两国所据，后复夺回。幅员万七千五百五十七方里，户百三十五万三千八百口。领小部落二十有二。首部落有新旧之别，旧城庙宇多荒芜，新城极壮丽。土番皆习额力教。俗尚洁，勤工作，屋墙俱饰以白，人多好胜。

查尼俄（南）〔里〕部，东界戈塞，南界布尔多洼，西界敏塞，北界阿（离）〔甫〕尔。幅员二万二千九百八十八方里，户百三十七万八千五百口。领小部落七。土番皆习额力教。

布尔多洼部，东界阿罗匿斯，西界几付，南界（斯）〔加〕底里（加）〔斯拉〕那甫[32]，北界查尼俄付。幅员万六千八百零十方里，户百九十三万三千口。领小部落五。土番皆习额力教。土产谷、麦，农商富庶。

南俄罗斯五部

南俄罗斯：平衍宜麦，土番西底唵[33]最旷野，至俄罗斯比达王、加底尼里王[34]时，渐归教化。

加底里〔那斯拉甫〕部，东界端科萨斯，西界卡循，南界捣利达[35]，北界布尔多洼。千七百九十六年，波尔王[36]始设部落，招商贾，今则为俄罗斯国中等之埠。幅员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五）〔七〕方里，户九十四万四千九百（四十）〔十四〕口。领小部落四。土肥而难于取水。

卡循部，东界加底里那斯拉付，南界捣利达，西界密沙拉米[37]，北界几付。幅员二万五千七百二十八方里，户五十二万三千六百口。领小部落十有一。

捣利达（三）部，又名格里弥阿，北界卡循，东、南、西俱界里海。在欧罗巴俄罗斯极南。幅员四万三千五百六十二方里，户四十三万七千四百口。领小部落四。小山层叠，螺髻可观，和暖称乐土。前属耶（麻）〔那〕尼[38]，后属鞑鞑（里），俄罗斯连年攻战而得之。

密沙那弥部，东界卡循，西界（普鲁社）〔摩尔达维亚〕，南界里海，北界波那里〔阿〕。幅员万八千七百一十方里，户三十一万口。领小部落八。

端戈沙司部，东、南俱界（欧色特里，西）〔阿萨塔干[39]，北〕界窝罗骶斯，（北）〔西〕界（水耶新麦塞）〔加底里那斯拉付〕。幅员七万七千零三十四方里，户三十（一）〔九〕万〔八千〕口。领小部落十有九。土番本鞑鞑（里）种类，修伟淳朴，富足好施，家居力作，征战奋勇。部落生杀自擅，所征赋税，每年稍助俄罗斯新藩兵饷而

已。查加色[40]，首部落也，滨临端河，常被水患，迁城高阜，仍其旧名。民免昏垫，而贸易不若旧部之便。

加匽俄罗斯五部

加匽〔俄罗斯〕领大部落五：加匽，未压加、新麦塞[41]，冰耶、巴母。本鞑鞑（里）之地，至千五百五十年，明世宗嘉靖（三）〔二〕十九年。始归俄罗斯。

加匽部，东界阿临歘[42]，（南）〔北〕界未压加，西界尼斯诺科〔落〕，（北）〔南〕界新（麻）〔麦〕塞。幅员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二方里，户百有十三万八千八百口，领小部落五。先时街道，咸铺木板，嗣因不戒于火，改用砖石。地多树木，产铜铁。土番普鲁社种类[43]，勤耕种，精焇皮、制造番舰。

未压加部，东界巴母，西界果斯多罗〔马〕，南界加匽，北界窝（麻）〔鹿〕部。幅员四万七千三百八（千）〔十〕一方里，户百二十六万（九）〔五〕千（五）〔九〕百口。领小部落十有二。土番（普鲁社）〔土耳其〕种类。产五谷，多运售于阿占牙尔，兼产铜、产番舰。

新麦塞部，东界荷林墨，西界冰耶，北界加匽，南界（端戈沙斯）〔萨拉托夫〕。滨临窝尔牙河，幅员二万九千九百一十方里，户百有九万五千一百四十口。领小部落七。土番（普鲁社）〔土耳其〕种类，出产铜、铁、树木。

冰耶部，东界新麦塞，西界（单）〔旦〕摩甫，南界（端戈沙斯）〔萨拉托夫〕，北界加匽滨临苏腊河[44]，幅员万六千五百九十七方里，户百有四万四千八百口。领小部落五。土番（普鲁社）〔土耳其〕种类。勤耕种，地多树。

巴母部，东界阿细亚俄罗斯，西界未压加，南界荷林墨，北界阿鹿那。幅员十二万七千零一十七方里，户百二十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口。领小部落十有五。土番（普鲁社）〔土耳其〕种类。西隅之山，产铜、铁尤旺。

俄罗斯南新藩五部

俄罗斯南新藩之萨加社[45]、纳希斯丹[46]、诺尼阿[47]、阿沙塔干、阿邻默五大部落同属一区，内有高加萨斯大山[48]，外临黑海、里海，壤地崎岖，不与各国往来。人皆化外，恃其险僻，谓无人敢侵其境。未几诺尼阿蛮区竟为巴社所夺，尚有滨海数小部亦为都鲁机所夺，而萨加社等部落是时又为俄罗斯所有。嗣因诺尼阿背叛巴社，俄罗斯率师征服，并得土鲁机所属之数小部。从兹滨海蛮区，悉为俄罗斯属地。土番皆习马哈墨回教，小谙文学技艺，劫掠为生。俄罗斯设兵、设官，极力抚导，惟阿林墨部近已归化，同于内地。次则萨加社亦加驯服。阿萨塔干平地多，有鞑鞑（里）流寓之人，设勘[49]官名管束，税其牛羊，尚遵法度。若诺尼阿、纳希斯丹，则粗蛮如旧。因其地与巴社附近，欲籍其力以捍拒。虽有官弹压，羁縻而已。

萨加社部，东界纳希斯丹，南界诺尼阿，西界黑海，北界阿萨塔干。境内崇山峻岭，最高曰高加萨斯山，千（三）〔六〕百（二）〔五〕十丈，终年积雪。土不饶而宜麦。领小部落十有四，首部曰摩斯诺[50]，设有炮台，地极崎岖。自俄罗斯辟山路，造桥梁，五年始蕆。设总领一人及玉士领千五百名。玉士领，武官也，所乘马皆雄壮善走，兵器弓矢鸟铳，甲坚能御铳弹。所蓄奴仆分二等，一备战阵，一司耕作。其备战之奴仆，多至万人，修伟骄战。女多

妍丽，出则以布蒙面，蹑木屐。童女以皮束下体，钉以银扣，俟嫁时夫亲释之。生儿女三四岁，亲朋即抱去抚育，教习事业，无异亲生。男至堪临阵，女至可婚配，始还其父母。谓亲自鞠养，恐其溺爱也。机士腊[51]小部落，濒氏力河[52]，市埠万家。面都鲁机之阿敏〔尼〕阿人[53]，十居七八。产丝发及酒。

诺尼阿部，东界纳希斯丹，南界都鲁机，西界黑海，北界萨加社。岩峦盘互，万木参天，山深多矿。本巴社之地，因国王与俄罗斯交兵，征国中年不及壮之丁尽人营伍，愤怨背叛。原欲自制方面，不意复为俄罗斯所得。领小部落二十。土番壮勇，而女多美。户三(千)〔十〕余万口，习额力教者大半，习马哈墨回教者仅小半。其俗：权贵之家，御仆残刻，无论田之硗沃，倍额收租，不计耕奴冻馁，故赤贫甚众，劫掠四出，虽良农负耒而耕，亦必手械自卫。特付里斯[54]首部落也。俗旧淳朴，今渐华靡。有习武馆，军装库。互市蕃盛。

阿萨塔干部，东界海，(西)〔南〕界萨加社，(南)〔西〕界端苛萨斯，北界阿林墨(萨)。地多旷野崇山，领小部落四十有一。首部落濒里海，巴社之丝发、宝石诸货皆售诸此。土番亦富足，善贸易，贫者捕鱼为生。东南隅有阿喇湖[55]，可以煮盐。格廉敏[56]为旧时首部，今虽颓废，居民尚七万余，内有英吉利、佛兰西、巴社、印度各国之商，面都鲁机国之阿敏尼阿人最众。

阿林墨部，东界阿细亚洲、俄罗斯，西界加匽，南界阿萨塔干，北界(帕尼)〔巴毋〕。界阿细亚、欧罗巴两洲之间，地多草埔。东隅有河，发源乌腊岭[57]山中，谓之乌拉(领)〔岭〕河[58]，境内南历阿萨塔干而注里海。辖小部落三十有三，阿林墨，本首部落也。缘近边界，改移总领官于乌(腊)〔法〕，故近日以乌(腊)〔法〕为首部。土番顽梗，今渐人化。鞑鞑(里)之人，每年贩马至者万计，

羊约六万。

纳希斯丹部，东界里海，南界巴社，西界诺尼阿，北界萨加社。近海岸，土膏沃。领小部落十有三。

北洋俄罗斯东新藩在阿细亚洲内地与蒙古、满洲相毗连之地。

悉毕厘阿国在阿悉亚洲之东北隅，俄罗斯藩属也。东界大洋，与弥利坚洲对峙，中隔一峡，谓之墨领峡[59]；西界乌拉岭，岭高仅三百余丈，而长则自北海[60]而至加斯比鞬海，即里海也阿细亚与欧罗巴即以此岭分界，中有一路可通车马，实为两洲之关键；北抵冰海；南以阿尔台山[61]为界，阿尔台山起处距乌拉岭不远，自西而东直抵海岸，最高之峰二千丈，有出火焰者，山北为悉比厘阿，山南即蒙古、伊犁、鞑鞑里、黑龙江等处也。其地旧为鞑鞑（里）游牧之所，观此则俄罗斯东北亦旧为游牧国，故佛经谓北方为马主。元太祖封其长子术赤于阿罗思[62]，故云亦游牧国也。额利西、罗汶国亦有人往焉。生齿日蕃，分族类，立头目，其萨克阿左右之地界连悉比厘阿者，为鞑鞑（里）凝匿士王所得，凝匿士王似是元代藩封[63]。阴遣人侦探悉比厘阿形势，欲越阿尔台山而取山北地，路险崎岖不果。迨俄罗斯自立国，不属鞑鞑里统辖，有俄罗斯之商至悉比厘阿海岸贸易，以洋货易皮货，日渐蕃盛，交结头目，盛夸俄罗斯之富庶，各头目惑之。间有率属至俄罗斯者，睹其国都市廛宫殿之壮丽，倾心归向，岁贡方物为藩属。俄罗斯遂于近海之乌弥河[64]口建炮台，扼要害，不劳一兵一矢，而悉比厘阿悉为俄罗斯所有。然地旷人稀，乃取国中罪人谪戍于此，以罪名之轻重，分派力役。及至伊挽、洼尔西二代王[65]时，恐生内患，将附近国都

之鞑靼（里）人，驱之加斯比废海。即里海旋得（端）戈萨司之战士，用为前驱，恢复侵地。遂统大兵，欲尽驱鞑靼（里）之人。鞑靼（里）有豪健头目耶尔麻不服，领部众六千余，东据悉比厘阿，欲自立国而力不敌，仍臣服于俄罗斯。耶尔麻旋为其部下所杀。于是俄罗斯王复移驻防阿彝[66]之兵辟地至（华）〔因〕尼西（阿）〔河〕[67]，其居民曰倪俄斯族[68]，土沃淳良。大兵甫至，争贡皮毳。复沿庵雅腊河[69]而上，几至雅克萨[70]，即黑龙江雅克萨城。其居民曰模腊斯蒙古[71]即索伦，猛悍异常。俄罗斯惮于前进，改沿里那河左而行，崎岖冰雪，一片荒旷，惟产貂狐最贵。既而（端）戈萨司之兵，不畏冰雪，往来其地五十余年。至千六百三十九年，太宗文皇帝崇德四年。有（端）戈萨司之弥特厘[72]者，直至东洋荷葛斯[73]海岸侦探道路，复增兵前往，庵雅腊河以至麦加湖[74]远近之地，无不征服，此即康熙初年俄罗斯与我朝争黑龙江索伦地之事[75]。由彼径抵黑龙江。适遇满洲兵至，与之交锋，俄罗斯败归山后，阿模尔河即黑龙江，麦加湖即呼伦贝尔泊也[76]，山即外兴（尔）〔安〕大岭，《职方外纪》图谓之东金山。故濒江荒地，仍属满洲，后即以此为界。俄罗斯自此固守边疆，抚其所得之地，较之当日阿列山达王[77]、西沙尔王[78]时，幅员辽阔不啻倍蓰。由是欲穷东界所极，是否与阿弥利坚洲相连，抑或东洋有海间断，并欲于阿细亚洲之西直抵印度，已得捷径。惟阿悉阿洲东方与弥利坚洲断续之处，屡访之。先日兰顿、荷兰商舶未得端倪，比达额列王[79]亦曾募荷兰人操舟访察无获，旋令雅古萨各官雅古萨乃俄罗斯东方部落，非黑龙江之雅克萨也。遍考史记，亦无纪载，惟云里那河、因底雅加河[80]、阿腊斯加河[81]，水皆北流注海。千六百四十八年，顺治五年。有（端）戈萨司头目特斯纽[82]及孤底那[83]二人相继舟访，只言阿细亚洲与弥利坚洲不相连。千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取得

甘查甲，其地斗出东海大洋，风土迥异，似别有天地。其东之少南，即日本国所属之萨牙莲岛、热斯梭岛。正东边界则与欧罗巴滨海诸国相连，并得弥利坚洲一小隅之地及附近海岛。报至国都，而比达额列王已逝。其（女）〔妻〕加特腊因[84]嗣位，于千七百二十〔六〕年（康熙五十九）〔雍正四〕年。继述（父）〔夫〕志，复遣官一士般麻[85]、一芝利果[86]、一墨领[87]，携熟诸天文地理之特里斯列[88]乘船东迈，一无所获。千七百二十八年，雍正六年。墨领复至东隅，仅考明阿细亚与弥利坚中隔一峡，虽不相连，而相距不甚远，遂以己名而名其峡曰墨领峡（从兹不复遣使矣）。

按：悉毕厘阿国分二域，西二部曰都莫斯，曰科利弗；东二部曰雅古萨，曰甘查甲。英夷图称此为四省，盖四大斯科也，与中国相首尾。四部之城池，又以都莫斯、雅古萨为最钜。其王独揽国权，虽有世家公卿莫敢专政。广兴文学，以化边鄙，声名文物，曰进于旧。然因地制宜，故与欧罗巴之俄罗斯法度稍异。且距俄罗斯国都遥远，凡在悉毕厘阿之加弥业贵官名，每自专擅，不为百姓所服。幸当日甫得其地，即将本国之人分徙侨居，尚知王化，主客相维，故至今无敢背叛。水师官弁，多侵船料以肥其私。近日力惩前辙，兵共二万二千，半住都莫司，半住雅古萨，派守各口炮台者十之六，派防南界者十之四。因当日取悉比厘阿者，皆（蝴）戈萨司之兵，故仍以其人充伍。此外尚有甘查甲部，地处极边，屯兵较内地尤众。

悉比厘阿所居之人有两种，一流寓，一土著。流寓者或因官寄籍，或本国迁徙良民及谪配之人，亦有所俘绥领将士流戍此地，宛皆官裔，无伧鄙之习。其罪犯定例，重者开矿采金，轻者酒馆服役，约束綦严。其迁徙良民授亩而耕，岁输丁银拉布尔[89]入，只征男丁而不征女。土著者，西南隅近哈萨克，皆回教；东北隅

近蒙古，则信奉剌麻教。文学技艺当推都莫司、雅古萨两部。在都莫斯者，多流寓之人；在雅古萨者，多武官客商。千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七）〔五〕年。创书馆，贮史书，设梨园，大略与欧罗巴相等。敬宾客，耽曲蘖。居则板屋，食亦俭薄，无非葱、蒜、鱼、肉、牛马乳。面多紫黄，似蒙古。慷慨勇猛，非耕牧即射猎，极北严寒，多不出户。

产米谷、大麦、小麦、粗麦、石盐、石髓、石奶油、野鸭、雁、鹅、牲畜。器用有大呢、玻璃、金、银、铜、铁、铅、红宝石、青金石、钻石、水晶、绿晶。别有一种石，刀切成片，可代玻璃。皮毳则灰鼠、貂鼠、白狐、黑狐、红狐、海狐、海虎、海獭。壤沃厚，易播种。五金产自乌拉岭及阿尔台山，并有沙漠千有余里，中亦产金。千八百二十八年，道光八年。三处产金五十三趸，铜三万千五百趸，铁六万六千趸，银三十（三）〔二〕万四千棒。近日银矿不旺，岁产不过四五六万棒。采取五金约万有三千余人。皮货俱运售于都莫司、雅古萨，东洋遥远，北海阻冰，或行数日无人烟，河道纡曲荒远，萑苻出没，贸易跋涉，艰难无匹。徒以产丰利厚，故商旅不绝，冒险争惊。甘查甲物产尤甚，运至雅古萨，征税甚轻，以货易货，大都烟酒、刀剑、玩物居多。中国恰克图城为俄罗斯与中国互市之所，以皮货、呢、绒、玻璃，易中国茶叶、大黄、磁器、丝发、棉花、烟叶。磁器每年交易约值二三十万棒。

大湖二：一巴西达湖，由波洼出海；一麦嘉湖，在阿尔泰山之北、雅古萨之（东）〔西〕南，众水所汇，最为浩森。河十有四：乌弥河，自科利弗大山发源，纡绕北流，中途会走领河[90]、野代士加河[91]，并汇伊新河[92]、都莫尔河[93]诸水，由麻洼尼士加[94]而注之海。因尼西河自鞑鞑里发源[95]，北流至朱尔戈河[96]，会依那维河[97]，至都录山萨[98]又会党俄士加河[99]、阿牙那

河[100]，(里那河)由豆定萨[101]而注之海。[里那河]因底牙加河、阿那斯加河[102]、珂里马河[103]、阿那底河[104]均发源阿尔台山[105]，仅阿那底河一水趋东海，余俱北流而出冰海。

都莫司部，东界雅古萨，南界鞑鞑里，西界欧罗巴俄罗斯，北界海。领大小邑三十九。产金、银、铜、铁、锡、五谷、皮货、马、酒、材木、脂膏。

雅古萨部，即悉比韃阿首部，东界甘查甲，西界都莫斯，南界中国，北界海。领大小城五十有三。产银、铅、皮货。

科利弗部，东界雅古萨，西界鞑鞑里，南界中国，北界都莫斯。领大小城十。产金、银、铜、铁、铅。

甘查甲部，东界海，西界雅古萨，南北俱界海。领大小城十七。产皮货、海马、珍宝。

重辑原无，今补。

《地理备考》曰：亚悉亚州之地隶（尼）[厄]罗斯国者，曰西卑里[亚]，曰日尔日[亚]，曰是尔弯[106]，曰亚尔美尼[亚][107]，曰义米勒多[108]，曰明哥勒里[亚][109]，曰达日斯丹[110]，曰西尔加西[亚][111]，曰亚巴西[亚][112]，曰高加索各等处。序列于左：案：西卑里，一作西比利，一作悉毕里[阿]，一作细密里[亚]，皆译音之殊。

西卑里[亚]在亚细亚洲之北，纬度自北四十八度起至七十度四十分止，经度自东五十度起至一百八十九度止。东枕白令、科各度斯各[113]二海，西连乌拉尔山，南接达尔给斯丹[114]、蒙古、满洲三国，北界北海。长一万三千里，宽五千余里，地面积方约五百六十六万九千四百五十里，烟户一兆余口。地势平坦，海滨

澙卤，南方峰峦参天，湖河甚多。河之长者曰（科）〔痾〕比，曰日尼塞，曰亚那巴拉[115]，曰勒那，曰英的日尔加，曰哥义马，曰亚那的〔尔〕，曰亚木尔[116]，曰义尔的士。湖之大者曰拜加尔，曰亚〔尔〕的音奴〔尔〕，曰德合尼[117]，曰比牙星各[118]，曰苏迷，曰沙〔尔〕加德森。至于田土，北方土旷人稀，西南膏腴丰茂。土产金、银、铜、铁、锡、铅、矾、硝、硫磺（磂）〔硇〕砂、信石、纹石、磁器、各种兽皮。地气严寒，多冬少夏。所奉之教，或回、或释、或大秦、或天主，趣向不一。技艺平常，贸易丰盛。其地有镇部郡三者之分。其镇则四：一名德波尔斯各[119]，一名多木斯各[120]，一名耶尼塞斯各[121]，一名义尔古德斯各[122]。其部则二：一名（科）〔痾〕慕斯各[123]，一名亚古德斯各[124]。其郡则二：一名（科）〔痾〕哥德斯各[125]，一名冈扎德加[126]。

日尔日亚在亚细亚洲之西，纬度自北〔四十一度〕四十九分起至四十二度四十八分止，经度自东四十一度起至四十五度止。东至是尔弯地暨加斯比约海，西枕黑海暨亚尔美尼亚地，南接土耳基亚、白尔西亚二国，北界高加索山。长约一千里，宽约六百余里，烟户三亿口。境内崇山峻岭，田土肬腴，草木禽兽，无不繁衍。地气参差，寒暑俱极。技艺庸陋，贸易冷淡。首郡名的非利斯。

是尔弯在亚细亚洲之西，纬度自北三十八度四十分起至四十一度三十八分止，经度自东四十二度四十分起至四十七度三十九分止。东枕加斯比约海，西连日尔日亚地，南接（日）〔白〕尔西亚国，北界达日斯丹地。东西相距八百里，南北相去五百里，地面积方约一万二千二百里，烟户一亿五万口。境内峰多积雪，田土膏腴，生物茂盛，四季温和。技艺庸常，贸易萧疏。首郡名巴古[127]。

亚尔美尼亚在亚细亚洲之西，半属土耳基亚国兼摄，半属厄

罗斯国兼摄。其属厄罗斯者，又名黑里弯[128]，昔为白尔西〔亚国〕管辖，道光八年始为本国兼摄。东北界日尔日亚地，西连土耳基亚国，南接白尔西亚国。长宽皆约七百三十里，地面积方约九千九百里，烟户一亿六万口。境内冈陵平原互相间隔。土饶谷果，地气温和。西北地名黑里弯，东南地名那各斯齐弯[129]。

义米勒多在亚细亚洲之西，黑海之边。冈陵重叠，平原沃壤甚少。土产材木。鱼类充斥，土人弗取。地气温和，人安物阜。首郡名古泰西[130]。

明哥勒里亚在亚细亚洲之西，东至义米勒多地，西枕黑海，南接日尔日亚地，北界西尔加西亚地。长约五百里，宽百五十里，烟户约十万口。境内冈陵络绎，多树林，少陇亩。果实茂盛，禽兽充斥。土产丝、酒。首郡名宋鼻的[131]。

达日斯丹在亚细亚洲之西，纬度自北四十度三十三分起至四十三度四十八分止，经度自（度）〔东〕四十三度三十分起至四十六度四十分止。东枕加斯（北）〔比〕约海，西连西尔加西亚、日尔日亚二地，南接是尔弯地，北界高加索部。长约九百三十里，宽约二百二十里，地面积方约一万二千里，烟户二亿六万口。境内崇山峻岭，湖河甚多。田土肫厚，葡萄成丛，不植自生。禽兽蕃衍，鳞介充斥。产锡、铁、硫磺。地气不一，冷热互异。技艺萧疏，贸易清淡。首郡名古巴[132]。

西尔加西亚在亚细亚洲之西，纬度自北四十一度五十二分起至四十五度十一分止，经度自东三十四度二十分起至四十四度四十五分止。东枕（加斯比约海暨）达日斯丹地，西界黑海，南接日尔日亚地，北连高加索（山）〔部〕长约二千里，宽约五百里，地面积方约二万七千七百三十里，烟户二亿六万余口。境内峰峦参天，夏雪凝积，湖河甚多，灌溉田亩，产谷果丝绵。地气互异，

平原温和，高陵寒凛。其地一名大加巴尔达，一日小加巴尔达。

亚巴西〔亚〕在亚细亚洲之西，纬度自北四十二度三十分起至四十四度四十五分止，经度自东三十四度四十八分起至三十八度二十一分止。东至明哥勒里〔亚〕地，西连西尔加西〔亚〕地，南枕黑海，北界高加索山。长约八百余里，宽约五百里，烟户一亿九万余口。境内冈陵与平原相间，田土朊腴，生殖蕃衍，土产蜡、蜜、熟皮等物。其地一曰大亚巴西〔亚〕，诸酋统摄，各分部落；一曰小亚巴西〔亚〕，隶厄罗斯国兼摄。

高加索部在亚细亚洲之西，纬度自北四十度起至四十五度止，经度自东三十五度起至四十七度止。东枕加斯比约海，西连西尔加西〔亚〕地，南接高加索山，北界黑海[133]。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七百二十里，地面积方约四万五千里，烟户一亿三万口。境内山陵绵亘，陇亩朊腴，间多潟卤。土产蜡、蜜、牛、狐、貂鼠、海虎各皮。地气温和，人安物阜。首郡名斯达窝罗波尔[134]。

《地球图说》：西比利亚国东界大东洋，南界满洲并蒙古，西界欧罗巴大州，北界北海。其百姓约七百万之数。所述之教，回回教、希腊教、释教。所习之艺，渔猎商贾。凡俄罗斯之居民犯罪，咸迁徙于此。与中国贸易之处名甲他城。地势东、南、西三方俱高，北方平坦。惜近北极之处，终年冰雪，五谷不登，草木野兽繁殖，人迹希少。土人每用木屐车一乘，负以五大犬，搭辔驰驱。南方颇温和，略堪栽种，内有盐湖数处，名不详述。又有〔云〕伊士江、胡壁江、里纳江[135]。此三江之大，甲于亚细亚洲。产金、银、铜、铁、金刚石、兽皮。

【注】

〔1〕原著作19部，译者漏译坦波夫（Tambov）部，故作18部。

〔2〕阿那里麻，又作窝拉里麻，窝那里摩，即弗拉基米尔（Vladimir）。

〔3〕都腊，又作都拉，即图拉（Tula）。

〔4〕底瓦，又作底洼，即特维尔。

〔5〕鞑鞑（Tartar），即鞑靼。

〔6〕那窝俄落部，又作诺科落，诺戈落，即诺夫哥罗德（Novgorod）。

〔7〕窝鹿那，又作窝禄那，阿鹿那，即沃洛格达（Vologda）。

〔8〕（何）〔阿〕罗义斯，即澳洛内（Olenets）。

〔9〕麻尔底，即波罗的（Baltic）。

〔10〕钦察，即钦察汗国（Qibcaq ulus）。

〔11〕伊挽王，指伊凡三世（Ivan Ⅲ）。

〔12〕尼斯诺科部，即下诺夫哥罗德（Nizni-Novgorod）。

〔13〕加匽，即喀山（Kazan）。

〔14〕冰耶，即奔萨（Penza）。

〔15〕果士多罗麻，又作果斯多罗麻，即科斯特罗马（Kostroma）。

〔16〕〔赫〕阿匽，即梁赞（Ryazan）。

〔17〕耶罗斯罗，即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

〔18〕阿里尔，又作阿腊里，即奥廖尔（Orel）。

〔19〕加鲁牙，即卡卢加（Kaluga）。

〔20〕窝罗义斯，又作阿罗匿斯，即沃罗涅什（Voronezh）。

〔21〕戈塞，即库尔斯克（Kursk）。

〔22〕渣尼俄甫，即契尔尼哥夫（Chernigov）。

〔23〕端戈沙斯（Don Cossacks），又作端科萨斯，端戈沙司，即罗斯托夫（Rostov），或即顿河哥萨克。

〔24〕旦摩甫，即坦波夫（Tambov）。

〔25〕委的塞，即维帖布斯克（Vitebsk）。

〔26〕"界"字后疑脱"亚细亚洲"四字。

〔27〕巴母，即彼尔姆（Perm）。

〔28〕几摩，即基特米（Kietmi）。

〔29〕末压加，即维亚特卡（Viatka），或即基洛夫（Kirov）。

〔30〕几富部，即基辅（Kiyev）。

〔31〕布尔多洼，即波尔塔瓦（Poltava）。

〔32〕（斯）〔加〕底里（加）〔斯拉〕那甫，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或即喀德邻诺斯拉夫（Catherinoslav）。

〔33〕西底唵，指西徐亚人（Scythians）。

〔34〕加底尼里王，即喀德邻二世（Catherine Ⅱ）。

〔35〕捣利达（Tourida），又作格里弥阿，即克里米亚。

〔36〕波尔王，指保罗一世（Paul Ⅰ）。

〔37〕審沙拉米，即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

〔38〕耶（麻）〔那〕尼，即热那亚（Genoa）。

〔39〕阿萨塔干，又作阿沙塔干，即阿斯特拉罕（Astrakhan）。

〔40〕査加色，即切尔卡斯克（Tcherkask）。

〔41〕新麦塞，即辛比尔斯克（Simbirsk）。

〔42〕阿粘默，又作荷林墨，阿邻默，即奥伦堡（Orenburg）。

〔43〕普鲁社种类，原著作 Turkish race（突厥种族），译者误译。

〔44〕苏腊河，即苏拉河（Sura）。

〔45〕萨加社，即切卡西亚（Circassia）。

〔46〕纳希斯丹，即达吉斯坦（Dagestan）。

〔47〕诺尼阿，又作日尔日亚，即格鲁吉亚（Georgia）。

〔48〕高加萨斯大山，即高加索山脉（Caucasus Mts.）。

〔49〕勘（Khan），今译汗。

〔50〕摩斯诺，即莫兹多克（Mozdok）。

〔51〕机士腊，即基斯拉尔（Kislar）。

〔52〕氐力河，即捷列克河（Terek）。

〔53〕阿敏〔尼〕阿人，指亚美尼亚人（Armenians）。

〔54〕特付里斯（Teflis），又作的非利斯，即第比利斯（Tbilisi）。

〔55〕原著作 marshy lakes，意为许多湖沼，并非指咸海。

〔56〕格廉敏，即格雷林（Krelin）。

〔57〕乌腊岭，即乌拉尔山脉（Uralskoie Gory）。

〔58〕乌拉（领）〔岭〕河，即乌拉尔河（Ural）。

〔59〕墨岭峡，即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

〔60〕北海，指喀拉海（Kara Sea）。

〔61〕阿尔台山，原著所说的 Altai 山脉包括萨彦岭（Sayanskoi）、雅布洛诺夫（Yablonoy）山脉及斯塔诺夫（Stanovoy）山脉等，并在附图上绘了一长串自西至东的山脉，总名谓阿尔泰山，与今之阿尔泰山有别。

〔62〕1225 年成吉思汗划分四子封地，只说术赤的封地在额尔齐斯河以西，花剌子模以北，直至蒙古军马蹄所到之处。两年后，成吉思汗病逝，那时拔都尚未西征，未攻克斡罗思，因此元太祖并未将斡罗思封给术赤。

〔63〕梁进德用闽南音把成吉思汗（Zingis Khan）译为凝匿士王，魏源猜为“元代藩封”，讹。

〔64〕乌弥河，又作痾比河，胡壁江，即鄂毕（Ob）河。

〔65〕洼尔西二代王，即伊凡三世（Ivan Vassilevitch Ⅲ）。

〔66〕阿粦，即纳雷姆（Navym）。

〔67〕（华）〔因〕尼西（阿）〔河〕，又作日尼塞河，伊士江，即叶尼塞河（Yenisey）。

〔68〕傥俄斯族，指通古斯族（Tunguses）。

〔69〕庵雅腊河，即安加拉河（Angara）。

〔70〕雅克萨，即今阿尔巴济诺（Albazino）。

〔71〕译者把 Buryats（布里亚特族）误译作模腊斯蒙古，魏源又误猜为索伦。

〔72〕弥特厘，即季米特雷科皮洛夫（Dimitrei Kopilof）。

〔73〕荷蔼斯，即鄂霍次克（Okhotsk）。

〔74〕麦加湖，即贝尔加（Baykal）湖。

〔75〕这是明崇祯、清顺治年间事，地点也是在贝尔加湖一带。

〔76〕魏源误释贝加尔湖为呼伦贝尔泊（今黑龙江西北的呼伦湖、贝尔湖）。

〔77〕阿列山达王，指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78〕西沙尔王，指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

〔79〕比达额列王，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80〕因底雅加河，又作英的日尔加河，即印迪吉尔卡河（Indikirka）。

〔81〕阿腊斯加河，即阿拉斯加河（Alaska）。

〔82〕特斯纽（Deschnew），今译德斯什纽。

〔83〕孤底那（Ankudinow），今译安库迪诺。

〔84〕加特腊因（Catherine I），今译喀德邻一世。

〔85〕士般麻（Spangberg），今译斯潘贝格。

〔86〕芝利果（Tchirirow），今译奇里罗。

〔87〕墨领（Behring），今译白令。

〔88〕特里斯列（Delisle de la Croyère），今译德列斯勒。

〔89〕拉布尔（ruble），今译卢布（货币单位）。

〔90〕走领河，即楚利姆河（Chulym）。

〔91〕野代士加河，又作义尔的士河，即额尔齐斯河（Irtysh）。

〔92〕伊新河，即伊希姆河（Ishim）。

〔93〕都奥尔河，即托博尔河（Tobol）。

〔94〕麻洼尼士加（Barvageska），即阿克萨尔卡（Aksarka）。

〔95〕叶尼塞河发源于东萨彦岭及唐努山之间的大小叶尼塞河。

〔96〕朱尔戈河，实指 Angara（安加拉河），或作 Upper Tungeska（上通古斯卡河）。

〔97〕依那维河，即耶拉古亦河（Elagoui）。

〔98〕都录山萨，即图鲁汉斯克（Turukhansk）。

〔99〕党俄士加河，即中通古斯卡河（Podkamennaya Tungeska）。

〔100〕阿牙那河，即下通古斯卡河（Nizhnyaya Tungeska）。

〔101〕豆定萨（Doudinsk），即今杜金卡（Dudinka）。

〔102〕阿那斯加河（Olensk），即奥列尼奥克河（Olenek）。

〔103〕珂里马河，又作哥义马河，即科累马河（Kolyma）。

〔104〕阿那底河，又作亚那的尔河，即阿纳德尔河（Anadyr）。

〔105〕所谓"阿尔台山"，是原著及其附图一连串由西向东并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山系，很不确切，再加上译者误会，所谓这五条河都发源于"阿尔台山"是远离实际。其实勒拿河发源于贝加尔湖北岸，奥列尼奥克的发源地距图上所谓"阿尔台山"1700公里以上，印迪吉尔卡及科累马二河发源于契尔斯基山脉；阿纳德尔河则发源于阿纳德尔高原。

〔106〕是尔弯，即奇尔万（Chirvan)。

〔107〕亚尔美尼〔亚〕，即亚美尼亚（Armenia)。

〔108〕义米勒多，即伊米雷塔（Imiretta)。

〔109〕明哥勒里〔亚〕，即明格雷利亚（Mingrelia)。

〔110〕达日斯丹，即达吉斯坦（Dagestan)。

〔111〕西尔加西〔亚〕，即彻尔卡西亚（Circassia)。

〔112〕亚巴西〔亚〕，即今亚巴西亚（Abassia)。

〔113〕科各度斯各，即鄂霍次克海（Okhotsk)。

〔114〕达尔给斯丹，即土耳其斯坦（Turkestan)。

〔115〕亚那巴拉，即阿纳巴拉河（Anabara)。

〔116〕亚木尔（Amur)，指黑龙江（河名)。

〔117〕德合尼，即查尼湖（Tchany L.)。

〔118〕比牙星各，即皮亚西诺湖（Ozero Pyasino)。

〔119〕德波尔斯各，即托博尔斯克（Tobolsk)。

〔120〕多木斯各，即托木斯克（Tomsk)。

〔121〕耶尼塞斯各（Ienisseisk)，即叶尼塞斯克（yeneseysk)。

〔122〕义尔古德斯各，即伊尔库次克（Irkutsk)。

〔123〕(科)〔痾〕木斯各，即鄂木斯克（Omsk)。

〔124〕亚古德斯各，即雅库次克（Yakutsk)。

〔125〕(科)〔痾〕哥德斯各，即鄂霍次克（Okhotsk)。

〔126〕冈扎德加（kamtchaka)，即堪察加（Kamchatka)。

〔127〕巴古，即巴库（Baku)。

〔128〕黑里弯，即埃里弯（Yerevan)。

〔129〕那各斯齐弯，即纳希切万（Nakhichevan）。

〔130〕古泰西，即库塔伊西（Kutaisi）。

〔131〕宋鼻的，即松比迪（Zombidi）。

〔132〕古巴，即库巴（Kuba）。

〔133〕高加索部不是“北界黑海”，而是北界阿斯特拉罕（Astracan）和顿河哥萨克（Don Cossacks）。

〔134〕斯达窝罗波尔，即斯塔夫罗波尔（Slavropol）。

〔135〕里纳江，即勒拿河（Lena）。

海国图志卷五十六

邵阳魏源辑

北洋俄罗斯国沿革原无，今补。

《皇清四裔考》：俄罗斯国东北至海，南接喀尔喀、准噶尔、哈萨克[1]、土尔扈特，西接西洋诸国。秦汉为浑庾、屈射、丁灵[2]诸国，匈奴并有其地。唐为骨利干国[3]，居瀚海[4]北，其地北距海。元时为阿罗思、吉利吉思[5]、昂可新[6]地。《元史》称吉利吉思南去大都万余里，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有谦河[7]西北流注于昂可刺河[8]，北入于海。今俄罗斯有昂噶喇河，即《元史》昂可刺河也。昂可新者，《元史》谓即唐之骨利干也。今名俄罗斯，即元阿罗思转音也。案：元时阿罗思为一国，钦察为一国，太祖灭之[9]，以封其长子者也。吉利吉思为一地，昂可刺[10]为一地，谦州[11]为一地，益兰州[12]为一地，此则隶于岭北行营元帅府，皆在和林[13]以北，以阿尔泰岭、兴安大岭为界，在今日为俄罗斯东藩，而在元时则乃蛮[14]故地，非阿罗斯所属也，近始为俄罗斯所并。相传其国旧无汗号，西北近海计由[15]之地，其酋名依番瓦什里鱼赤[16]者，因族姓扰乱，求助于西费耶斯科[17]国，假其兵力服属诸族，自立为汗，历三百余年。今其酋皆称察罕汗云。其地寒，多阴少晴，蕃林木，稀人烟。分八道：曰西毕尔斯科[18]，曰喀山斯科[19]，曰佛罗尼使斯科[20]，

曰计由斯科[21]，曰司马连斯科[22]，曰三皮提里普尔斯科[23]、曰郭罗多阿尔哈连斯科[24]，曰莫斯〔科〕洼斯科[25]。一斯科所属城堡名柏兴，多者至百余，少或一二十余。蒙古语谓民居曰板升[26]，与柏兴音近。俄罗斯邻蒙古，疑即其转音也。官制，汗左右近侍官四，得专政。每斯科设总管官一，彼中名噶噶林。每柏兴设头目。田则什一而税。凡业打牲者，纳貂鼠、狐狸、银鼠、灰鼠；其不打牲者，岁纳银钱二百。法律，凡叛逆犯上者支解；遇敌败北者斩；劫夺人及杀人者俱斩；伤人者断手；偷盗仓库官物者视赃之多寡，有劓（刵）〔耳鼻〕者，有以火灼之而发遣者；私铸钱者，镕铜灌口内以杀之；私卖烟酒者，重责籍其家，遣其人；因奸杀死本夫者，本妇则埋于地，露其首以杀之，奸夫则悬于树以杀之；犯奸者，本妇重责不离异，奸夫重责又罚银入官；其幼童与女子奸者，重责之，配为夫妇。俗尚天主教，不知朔望，或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或三十一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每岁按四季大斋四次，或四十日、或三十余日，以冬季大斋完日为岁初。平时皆逢七斋戒。知节俭，厌兵戎，性矜夸贪得，喜诙谐，好词讼。每逢吉日，男子相聚会，饮醉则咏歌跳舞；妇女不避客，争相炫饰，游戏为队，行歌于途。卑贱见尊者，免冠立地而叩，尊长不免冠。平等相遇皆免冠立地而叩。男子与妇人遇，男子免冠，妇人立地而叩。以去髭髯为姣好，发卷者为美观。婚嫁亦用媒妁，聘娶之日，往叩天主堂，诵经毕，方合卺。殡殓有棺，俱送至堂内葬埋。不饮茶，服毡褐苎布。以麦面为饼饵，不为饭。每食用匙及小叉，无箸。俗尚贸易，务农者少，知种而不知耘，不以牛耕。居河滨者善泅。用瓜种大小银钱，有值三文、十文、五十文、百文者，亦有红铜钱，与小银钱通用。以十六寸为尺，十二两为斤，千步为里，后改五百步为里。其木则有杉松、马尾松、杨、桦、

丛柳、樱薁、榆、刺玫。其谷则有大麦、小麦、荞麦、油麦及稷。其蔬则有萝卜、蔓菁、白菜、王瓜、芫荽、倭瓜、葱、蒜。兽畜则有驼、马、牛、熊、狼、堪达韩、野猪、鹿、狍、黄羊、狐狸、兔、貂鼠、银鼠、灰鼠、𪕋鼠。〔𪕋鼠〕行地中，遇阳气即死，身大有重万斤者，骨色白润、类象牙，性最寒，食之可除烦热，骨可成器，彼中名麻门橐洼。禽则有鹰、鹏、鹞、鹊、海青、鸦〔虎〕、鸭鸡。又有聂木沁鸡，大如鹅，脚高尾短，有苍黑色而花纹者，有白色青斑者，其冠色不时变幻，人稍侵之，即鸣翅立冠下垂，比户畜之。俄罗斯称西费耶斯科国，为聂木沁云。鱼则有（鲷）〔鮰〕、鳍、鲳、鲤、石斑、鲫、鲂、鲢、鳜、鸭嘴、哈打拉、他库、木舒尔呼、松阿〔打〕、禅勾深、牙鲁、四帖里烈帖、鄂莫里。乐则有钟、鼓、喇叭、木笛、唢呐、铜弦、筝、胡琴。其土宜风俗物产大略如此。明时阻于朔漠，未通中国。顺治十二年，其国察罕汗始通使。

《一统志》曰：俄罗斯在喀尔喀楚库河[27]以北，东南至格尔必齐河[28]北岸，自大兴安岭[29]之阴以东至海与黑龙江所辖北境接界，西接西洋，西南至土尔扈特旧国及准噶尔界，北至海，去中国京师三万余里。其贡道由恰克都[30]经喀尔喀地进张家口，以达于京师。地在极北，古难详考。秦汉之间服属匈奴。《史记·匈奴传》：冒（赖）〔顿〕单于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31]、薪梨之国。注正义曰：薪梨以上五国在匈奴北。按：《魏略》曰：匈奴北有浑窳国，有屈射国，有丁令国，有隔昆国，有薪犁国。盖北海之南自有丁令，非乌孙之西丁令也。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汉有坚昆、丁令，《汉书·匈奴传》：郅支单于北击，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按：坚昆在乌孙北、乌揭之西，丁令又在其北。《史记》所谓丁令也，即今俄罗斯也。唐时有黠戛斯[32]、骨利干等国，《唐书》：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

吾之西，焉耆之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令乃（奴匈）〔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汉降将李陵为右贤王、卫律为丁令王，后郅支单于破坚昆。于时，东距单于庭[33]七千里，南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后世得其地者，讹为结骨，稍号纥骨[34]，亦曰纥扢斯。云直回纥[35]西北三千里，南依贪漫山[36]地，夏沮洳，冬积雪，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俗趫伉，气多寒。虽大禾，亦半，。禾稼有禾粟、大小麦、青稞、穄。马至壮大。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驻牙青山[37]，至回鹘牙所，橐驼四十日行。回骨牙北六百里，得仙俄河[38]，河东北曰雪山[39]，地多水泉。青山之东，有水曰剑池[40]，偶艇以度，水悉东北流，经其国，合而北入于海。坚昆本强国也，地与突厥等，东至骨利干，南吐蕃，西南葛逻禄[41]。贞观二十二年入朝，帝以其地隶坚昆麻，隶燕然都护。乾元中为回纥所破，后语讹为黠戛斯，盖回纥谓之若曰黄赤面云。又云，骨利干处瀚海北，多百合，产良马。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脾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入处也。太宗时入朝，以其地为元阙州。其大酋献马，帝取其异者号十骥。龙朔中以元阙州更为余吾州，隶瀚海都督府[42]。按：唐时坚昆在西，骨利干在东，皆今俄罗斯南境，今其人多赤发、皙面、绿瞳，盖坚昆裔也。元时有俄罗斯及吉里吉思及撼合纳[43]、谦州、益兰州等处，元时吉里吉思南去大都万有余里，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鄂普[44]，东北有水曰王舒[45]，皆巨浸也。会于谦[46]，而注于昂可剌河，以北入于海。俗与诸国异，土产名马，白、黑海青。昂可新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里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即《唐史》所载骨利干国也。乌斯[47]亦因水为名，在吉里吉思东、谦河之北。撼合纳盖犹言布囊也，盖口小腹巨，地形类此，因以为名，在乌苏东，谦河之源所从出也。其境土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险阻颇甚。谦州亦以河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里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岭之北。《朔漠图》：自和宁北行三千里，名昂吉尔海子，自此又行五百余里至谦州、吉利吉思地，又行千里至大泽[48]云。源案：谦州在唐麓山之北、谦河之西，吉里吉思则在谦河之北，乌斯部

在其东，昂可新则在极北、谦河入海之处。惟撼合纳在极东，为谦河之源，与今黑龙江交界[49]，此皆岭北之地。非元初阿罗思所有，至今日始尽并于俄罗斯，号东新藩四部，详后《元代北方疆域考》。此五部之西，则为元诸王海都等，金山以（此）〔北〕分地，《元史》无考。皆其地也。明时阻于朔漠，未通中国。本朝顺治初，其众曰罗刹，窃据黑龙江雅克萨之地，筑城居之，侵扰索伦、达虎尔等。索伦、达虎尔二部居额尔古纳河及净溪里江[50]之地，与罗刹接境。康熙十五年遣使入贡，谕以严禁罗刹，毋扰边陲。罗刹潜侵净里溪等处，迁延不去。命都统公彭（奉）〔春〕率兵进讨，罗刹窘迫乞降。及我兵回，潜据雅克萨如故。二十四年，复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统兵围之，降者日众。二十五年，其国察汉汗遣使上书言下国边民构衅，自当严治，乞撤雅克萨之围，且请分定边界，许之。二十八年，遣内大臣索额图等与其使臣费要多罗等会议于尼布潮[51]之地，定格尔必齐河以北、大兴安山一带为界，其前所侵之尼布楚、雅克萨诸处俱入版图，于格尔必齐河旁立碑为志。自后贸易之使，每岁、每间岁一至，未尝稍违节度。三十三年，俄罗斯送回逃人二名，理藩院行文奖之。是年，察汉汗遣使入贡。圣祖阅其奏章，谕大学士曰：俄罗斯贡献，想从来所无。其国距京师甚远，从此陆路可直达彼处，自嘉峪关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鲁番，过吐鲁番即鄂罗斯之境，闻其国辽阔，有二万余里。三十九年俄罗斯遣使者赍奏至，圣祖曰：俄罗斯地方遥远，僻处西北海隅，然甚诚敬。噶尔丹窘迫求救于彼，曾拒而不答。曩者遣人分画疆界，即献尼布楚地以东为界。尼布楚等处原系布拉忒、吴郎海诸部落地，彼皆林居，以捕貂为业，人称之为木中人。后俄罗斯强盛并吞之。能遂献还，即此亦当轸念也。其国王所居之城曰莫斯科洼，近西北大海，去京师甚远。相传其国本微弱，地亦狭，初居近海之汁由地。后假兵力于西费耶斯科，国渐强盛。其国至依番瓦什里鱼赤始得西费耶斯科之助，以兵八千及徇收诸部族，遂雄长西北。称汗者历二十三代、五百五十余年，吞并

喀山、托波儿[52]诸处亦一百六十余年。今其地广袤几二万余里，分八道，一道曰莫斯科洼斯科，国王所都；一道自托波儿河[53]东至尼布楚与中国分界处，曰西毕尔斯科，其六道曰喀山斯科、佛罗尼使斯科、计由斯科、司马连斯科、三皮提里普尔斯科、郭罗多阿木哈〔连〕斯科。每一斯科如中国省会，其余小斯科无数。设官管辖。每斯科设一人统辖，曰噶噶林。各处省城堡名曰柏兴，犹中国州县，大者兵民数百或千余，小者一、二百，设头目一人。有楼房屋舍，架大木为之。城垣亦皆列木栅，但绝少，多虚名耳。南界土尔扈特、哈萨克诸国及内附之喀尔喀，西北尚有十余国，大者曰西费耶斯科、图里耶斯科[54]，近为所侵掠，皆微弱云。康熙间，其国遣人来京师就学，设俄罗斯馆，派满洲助教一人、汉助教一人教习之。雍正五年，定俄罗斯来学喇麻六人、学生四人，每十年更换一次。乾隆三十二年，王师追讨准噶尔部叛贼，阿陆尔撒纳由哈萨克窜入俄罗斯境，未即缚送。特命典属严词索取，适逆贼身毙，俄罗斯遂传送其尸，修词恭顺，与天朝永睦。地寒土湿，多雨雪，少晴和，山川险阻，林樾丛绕。居止有庐舍，水陆用舟车。风俗以去髭须为姣好，发卷者为美观。卑贱见尊长，以免冠立叩为恭敬。服毡罽，喜饮酒，不知茶。屑木为饼，不饭食。知种而不知耘，不知牛耕。居河滨者喜浴善泅。有钱文，大小银铜式不一。以十六寸为一尺，十二两为一斤，千步为一里。无节气书，知有四季而不知朔望。人材勇健，性矜夸贪得，平居和睦，喜诙谐，少争斗，好词讼，刑罚颇严。尚浮屠，自国王至庶民，有四季大斋戒十日。其山川有（怕）〔帕〕付林斯科山[55]、在国境东佛落克岭[56]西北，高出诸山之上，土人云冬夏积雪，人皆不能至。按：自喀尔喀诸部驻牧色楞格河下流，地名楚库柏兴[57]，入俄罗斯界。自此而北，水皆北流，沿路皆大山深谷，山多林薮，夏多蛇蝎，水多鱼。本朝康熙五十一年原任内阁侍读图理琛奉使土尔扈特，道经其国，归而著其山川风土。今

依其所经次第，列诸大水于下。山虽多，而有名绝少，故不尽录之。佛落克岭，在费〔耶〕尔和土尔斯科[58]，地高十余里[59]，岭东流出二水，曰土拉河[60]，曰托波儿河，下流东会于额尔齐斯河[61]，山阴有水曰喀穆河[62]，下流西会于滕吉斯湖[63]。色楞格河、源出喀尔喀境内，东北流至楚库柏兴，入俄罗斯界受东南来之楚库河，又东北流二百余里，至乌的柏兴[64]，受东南来之乌的河[65]，又北流二百余里，入白哈儿湖[66]，河广四五十丈，水清流（息）〔急〕，十月中始冻，两岸皆山，沿岸多丛柳、榆、桦、樱薁，中多鱼。昂噶剌河、自白哈儿湖西北[67]流出，又西北流一百三十里，至厄尔库城[68]，受西南来之厄卫库河[69]水，又西北流二千九百余里，〔受〕东北来之伊里穆河[70]，又数百里会伊聂谢河[71]流入北海[72]。此河长三千余里，受十余小水，又大于色楞格，两岸及河中皆高峰峭壁，水深溜急，舟行甚险，五六月尚有冰。旧志昂可拉河两岸皆山，自伊里穆河流入之处以至伊聂谢河中间河流，俄罗斯人又呼为通古斯科河[73]，又有十余小河皆注入之。昂噶拉河内有伯克五处，破落克八处，西费拉九处。其国谓水中高峰及临水悬（岸）〔崖〕曰伯克，有灭提别而伯克、巴达尔满斯克伯克、多达儿斯克伯克、灭费斯克伯克、费达穆克伯克。谓夹岸峭壁中有大石，河水陡下悬流曰破落克，有博合灭儿尔纳破落克、（牙皮）〔皮牙〕乃破落克、巴墩破落克、多尔规破落克、沙满斯克破落克、阿普林司克破落克、木尔苏克破落克、四铁烈洛什破落克。谓水浅〔有石〕，多在急流之处曰西费喇，有洛什西费喇、郭标穆索斯奈西费喇、柏格西费喇、郭洛活瓦西费喇、郭费殷斯克西费喇、噶什那西费喇、郭费夏那西费喇、鄂尔吉那西费喇、郭萨牙西费喇。源按：《元史》吉里吉思有谦河，西北流注于昂可喇河。《一统志》以昂可〔喇〕河当谦河，与《水道提纲》说不合，详《元代北藩考》。伊聂谢河、水自厄尔库城之西北，由昂噶拉河水行三千余里至伊聂谢柏兴[74]得伊聂谢河，其水大于昂噶喇，不知发源之处，北流经伊聂谢柏兴，会东来之昂噶喇河，转东北流入于北海[75]，自此而北，地益寒，盖近北海矣。揭的河[76]、伊聂谢柏兴之西北二百五十余里，地名麻科斯科，有岭名佛落克，水从岭下流出，西北流二千五百余里至那里穆柏兴[77]，入于鄂布河。旧志揭的河，土人名为解

梯，多湾曲，水色赤，沿河有小柏兴四五处，顺流约二千里，河面渐宽，水色渐白。鄂布河、自麻科斯科西北，由揭的河水行二千五百余里至那里穆柏兴，得鄂布河。其水西北流至托穆斯科[78]，受（东南）〔西北〕来之托（科）〔木〕河，至那里穆柏兴又受东南来之揭的河，又西北流二千余里至萨马尔斯科[79]之地，转西（南）流，与厄尔齐斯河合，复西北流入北海。此河又大于伊聂谢，水浊溜缓，洲渚甚多。自此而北，地渐平坦，不甚大矣。厄尔齐斯河、自那里穆柏兴西北，由鄂布河水行二千余里至萨马尔斯科，得厄尔齐斯河。其水自阿尔泰山发源，北流入俄罗斯境，又西北流至托波儿之地，受托波、土拉二河，转东北流，与鄂布河合，流入北海。此河大如色楞格，水浊溜急。其发源之阿尔泰山属中国西北塞外边界，即古金山也。计其源流与色楞格相等，不知几千里。旧志厄尔齐斯河在苏尔呼忒柏兴[80]西南六百余里。托波儿河、源出费雅尔土尔斯科地之佛落克岭西，东南流与土拉河会，又东北流入于厄尔齐斯河，其入厄尔齐斯河处之东，地名托波儿，在萨尔〔马〕斯（河）〔科〕西南一千余里，彼所称八道中之一道也，居民二千余户，驻兵二千余名，头目十数人，有庐舍市井，谓之西毕尔斯科，设噶〔噶〕林一人统之，凡诸柏兴皆其所辖云。旧志狄穆演斯科[81]西南六百余里为托波儿地，厄尔齐斯河来自东南，绕过托波儿，向东北（由）〔流〕，托波儿河来自西南，至北地而合。土拉河、源出佛落克岭东，东南流入托波儿河，会于厄尔齐斯河。其发源处，地名（贵）〔费〕耶尔和土尔斯科，在托波儿西北二千余里。自此西北，与国城相近，彼谓之内地。喀穆河、在佛落克岭之北，从一山中流出，西南流千余里至黑林诺付之地，有佛落克岭北流出之费牙忒喀河[82]，（西）〔南〕流入此河，又流至喀山城，东南入佛儿格河[83]。此河上流至地名黑〔林〕诺付，俱属西毕尔斯科道，至喀山乃别为一道。自此而北，至国王所居莫斯科洼城，仅二十余里[84]，地势趋下，人烟稠密。旧志喀穆河大似色楞格河，水色赤溜急，自东北流西南，流至喀山相对之地，入佛尔格河。佛尔格河，发源西北山中，东南流至喀山城东南，受喀穆河，流三百余里，至西穆必尔斯科[85]之地，转西南流，又五百余里，

入土尔扈特〔86〕国界，南流汇于滕吉思湖。此河大如鄂布河，水浊溜缓，在俄罗斯名佛儿格，在土尔扈特国名厄济尔。他水皆北流入海，惟此自北而南，不入海。其所经之喀山，亦八道中之一道也，在黑林诺付西南五百余里，地平坦，多田亩，产稻、稷、麦。环大水为城，有八门，周八里，居民五千余户，设总管统辖。其南三百余里，地名西穆必尔斯科。又西南五百余里，曰萨拉托付〔87〕。自此而南，即土尔扈〔特〕旧所游牧之地矣。白哈尔湖。在楚库柏〔兴〕五百余里，亦曰北海。去喀尔喀之北界千余里，有巨泽，南北长二百里许，东西广千余里，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昂噶喇河自西北流出。其从东流入者，又有一河，亦名昂噶喇河，中有洲，曰鄂辽汉〔88〕，在湖内之东北偏，南北五十余里，东西二百里，上有山冈，多野兽，水多鱼，蒙古五十余户游牧于此。十二月下旬冰始坚可行，三月尽冰始解。按：《唐书·地理志》骨利干、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坚时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其民状貌甚伟，风俗类骨利干，昼长而夕短，所谓小海，即此水也。又按：《史记·匈奴传》，匈奴留郭吉，迁之北海上。《汉书·苏武传》，匈奴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取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单于弟（子轩）〔于靬〕王弋射海上，王死后，人众徙去，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匈奴使李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武终不降。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夜见汉使，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丝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前言北海海上，后言某泽，以塞外遇水泽，通称海也。白哈尔湖，地在（匀）〔匈〕奴北，与丁令正相近，《史记·匈奴传》：冒（头）〔顿〕北服丁令，《汉书·李陵传》：匈奴立卫律为丁令王。注云：丁令，匈奴之别种。又《苏武传》注：丁零即上所谓丁令耳。然则俄罗南境，即丁零故地，而白哈尔湖，即苏武牧羝之北海上欤。其物产有麦、有大麦、小麦、荞麦、油麦。松、杉、桦、已上三种，各处有之。马、《唐书》：骨利干产良马，首似橐驼，筋骼壮大，日中驰数百里。今俄罗斯所产马皆高大逾常，即其类也。牛、羊、豕、鹿、《唐书》：有鞠国〔89〕居拔野古〔90〕东北，有木无草，地名苔苦〔91〕，无羊、马，人豢鹿若牛、马，惟食苔，俗以驾车，又以鹿皮为衣。《元史》：撼合纳在乌斯东，谦河之源所从出也，贫民无恒产

者，皆以桦皮作庐帐，以白鹿负其行装，取鹿乳、采松实及斸山丹、芍药等根为食。今俄罗斯之东境，伊聂谢柏兴之地，有一种贫民名曰喀穆尼汉[92]，亦曰通古斯，俱畜鹿以供乘驭负载，鹿色灰白，形如驴，有角，名曰俄伦，即其类也。白狐、伊聂谢之北，地名土儿汗斯科[93]、产此兽。麻门橐洼、华言鼠也，产于极东北近海处牙（特库）〔库特〕[94]之地，身大如象，重万斤，行地中，见风即死，每于河滨上内得之。骨理柔润洁白如象牙，彼人以其骨制为碗碟、梳篦之类，肉性极寒，食之可除烦热云。此地最寒，距北海大洋止一月程，昼长夜短，亦不甚暗，虽日落夜深，犹可博奕，不数刻东方已曙。按《唐书》载，骨利干之北，昼长夜短，近日人处，即此地也。貂、各处有之，又有黑貂皮甚贵，亦产极东北牙（特库）〔库特〕之地。银鼠、青鼠、四帖（黑）〔里〕烈帖鱼。形类鲟，无鳞，脊上并两肋，有三骨连生，大不过三尺，味颇佳。冰未冻时，从北海由鄂布河溯流而来，甚多，人取食之。又有名鄂莫里者，长止尺余，白露后五日内，由（自）〔白〕哈儿湖逆流而来，取之不尽。其诸河内，皆产鲈、鳟、鲤、鲫、鲜、鲴等及哈呼拉鱼、他库鱼、石班鱼、穆舒呼鱼、松阿打鱼、勾深鱼、牙鲁鱼。

《职方外纪》：亚细亚西北之尽境，有大国曰莫（哥斯）〔斯哥〕未亚[95]，即鄂罗斯也。俞正燮议此书不知有俄罗斯，岂知外域音殊字别，况此时鄂罗斯尚未兼并西费雅之地乎？即本朝之书称鄂罗斯，有曰罗刹者，有曰罗车国者，岂亦不知有俄罗斯耶？东西径万五千里，南北径八千里，中分十六道。有窝尔加河最大，支河八十，皆以为尾闾，而以七十余口入北高海[96]潴焉，不通大海。国内兵力甚强，日事吞并。其地夜长昼短，冬至日止二时。气极寒，雪下即坚凝。行旅驾车度雪中，其马疾如飞电，其室宇多用火温，雪中行旅为严寒所侵，血脉皆冻，坚如冰石。如骤入温室之中，耳鼻辄堕于地。每自外来者，先以水浸其躯，俟僵体渐苏，方可入温室内。故八月以至四月，皆〔衣〕皮裘。多兽皮，如狐、貉、貂鼠之属，一裘或至千金者。熊皮以为卧褥，永绝虮虱。产皮处，即用以充赋税。

以遗邻国，多至数十车。国人多盗，人竞畜猛犬，见人则噬，昼置阱中，夜闻钟声始放，人亟匿影闭户矣。惟国王许习文艺，其余虽贵戚大臣亦禁学，恐其聪明过主，为主辱也。故其国有“天主能知，国王能知”之谚。今亦稍信真教，其王常手持十字，国中亦传流天主之经或圣贤传记无禁矣。俗最浇，凡欲贸易，须假托外邦商贾，方取信国人。若言本土，则逆其诈矣。有大钟，以摇不以撞，摇非三十人不能，惟国主即位及其诞日鸣之。所造大炮，其长三丈七尺，一发用药二石，可容二人人内扫除。又有一蜜林，其树悉为蜂房，国人各界其树为恒产。

案：窝尔加河见南怀仁《坤舆图》，北高海即里海，亦名腾吉斯海，即《异域录》之佛尔格河，源出土拉岭，径俄罗斯之南，人腾吉斯海。土尔扈特游牧河旁，谓之厄济尔河者也。纳林河亦会之，同人里海，至其夜长昼短，则别谓俄罗斯北方冰海之地，非里海地也。

《西域闻见录》：鄂罗斯，北边之大国，东界海，南界中国，西北邻控噶尔[97]。东西距二万余里，南北窄狭，自千里至三千余里不等。称其王曰汗。自鄂罗斯之察罕汗殁，无子，国人立其女为汗，嗣后皆传女，近今已七世矣，仍袭其祖名号，故国人犹称为察罕汗也。其女主有所幸，或期年或数月则杀之，生女留承统续，谓其汗之嫡嗣也；生男则以为他人之种也。案：鄂罗斯汗卒子幼，则其妃代主国事，如中国太后临朝之例，非其汗之女也。但必女主殁，其子始嗣位，与中国之女后摄政归政者不同。松筠《绥服纪略》言之甚明。故鄂罗斯近日已易男汗，并无生子辄杀之说。其七世中亦皆母死子立，夫死妃代，迭主国事，非七世皆女主也。其人深目高鼻、睛碧、须发黄赤。男女皆蓄发，男发频以胶水刷之，使其卷曲，女发梳为高髻。男衣缚身，遍体扣绕。女衣裙衫袍褂，悉如汉装，但不缠足耳。无亵衣，故

裙长而两袭。以银为钱，铸文肖其汗之面，重七钱余，谓之呵拉斯朗。以洋算成岁，分至启闭建闰、日月蚀，纤秒无差。喜楼居，有四五层者，其梁柱顶壁皆用木，密灌油灰，不须瓦甕；而金粉雕凿，极尽人工；开窗四达，或饰以各色玻璃，镂金银丝以隔蔽之，次用其国之田皮纸，率皆修整可观。木多易遭回禄，故火禁最严，一有不虞，则万家灰烬。室中皆床几椅凳，酷似南方。男女皆不能盘膝坐，一日两浴，见亲友宾客无拜跪揖让之仪，惟接吻以为礼。嗜茶，然必调糖而饮啜之。食以麦面为常馔，鱼为上品，猪次之，以大茴为佳味，人嗜之。菽米则充牲畜栈豆而已。都城雄壮，围数十里。官制，文武，皆悬刀为佩，刀柄有玉、金、银、铜、锡、铁之区别，官阶等级，视其刀柄而知。其民皆耕田纳税。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以为兵，兵各有营。自十六岁人营，给伊马匹器械，即不准归家，不娶妻，日居营中习学训练，遇有战阵之事，则随其将领而去；月支阿拉斯朗钱一圆、粮一石，年至五十而后出伍。刑罚极严，男犯盗，女犯奸，杀人不问谋、故、斗、误以及出边私人别国，概以斧剁杀之。其国名山大川甚多，地之肥沃瀑卤亦错杂不齐。土产冰糖、白糖、纸、茶、噶拉明镜、玻璃、元狐、黑貂、倫猁狲、银鼠、海龙、水獭，但金银缺少，其余果蔬之类咸备。鄂罗斯本控噶尔属国，称臣纳贡，由来已久。案：自明至本朝，西洋人著述，皆以鄂罗斯为第一大国，从无此语。乾隆二十年后，察罕汗恃其强大，不复称臣，缺其贡献，复兴兵扰其边境，以故两国连兵数年不解，鄂罗斯累遭大败，丧师二十余万，因而大困，力不能支，仍复称臣，常贡之外，岁增纳童男五百、童女五百而后罢兵。其俗最重君臣之义，如其汗虽无道之极，亦无有敢议其是非者，自古无叛逆篡夺之事，一姓相传，不知其阅几千年，案：此误以天主教一千几百年之数为其国王之年数也，俄罗斯称汗止三百余

年，见《四裔考》及《一统志》。视他国之朝夕易姓者相悬矣。案《西北域记》：鄂罗斯一名罗刹，案：罗刹即罗斯之音转，或又传为罗车，又传为罗沙。古丁零国也，夜短昼长，多江湖，通舟楫。土产五谷、六畜、百果、诸蔬及玻璃、色毡、金纸、溯铁、红黑牛皮、皮氄之属。其人皙而隆准，深眶绿睛。亦有黑睛者，汉李陵之裔也。卷发赤须，衣止裹身，履无前齿，嗜酸辛，贪杯酌，餐羶鲜，饭粔籹。横板为屋，栅木为城，铸银为钱，编石为简。其教宗耶苏。康熙年间，始与中国通，遣其俊秀人我国学肄业，受《四子书》而去。乾隆二十年后，以阿睦尔萨纳之故、土尔扈特之嫌，复绝其贸易，不复与通。椿园氏曰：鄂罗斯虽为大国，而地形长狭，无率然环顾之势，且介乎中国控噶尔之间，议守之处太多，案：鄂罗斯北负海，故北面无所容守也，东接中国、蒙古，而有大山亘之，亦无容守也，惟西与欧罗巴各国接壤，故战争皆在西方，此全不知其国形势。故仅足自立。乾隆二十年[98]，与控噶尔连兵不解，控噶尔用荀莹故智，东西叠驾，虚实声击，致鄂罗斯地境，瓜分棋判，往来救援，疲于奔走。然后控噶尔大举人境，围其国都，数千年相传之统，几至夷灭。追稽颡称臣，岁增朝贡，幸控噶尔仁慈，不轻灭人之国，舍之而去。则察罕汗不知度量，不察形势之所至也。乌有之事，孟浪之谈，纠不胜纠，别详《圣武记》。

又曰：控噶尔，西北方回子最大之国，案：误以汗名为国名，又误以天主教为回教。地包鄂罗斯东西界之外；案：止接西界，不接东界，以鄂罗斯北面濒海也。称其王曰汗，其大头目亦谓之阿奇木伯克。所辖各城，自万户至十余万户不等，均为其汗之阿拉巴图。合各城计之，小属于大，每一大城，属小城或三或四以至十余。大城阿奇木伯克，共计一千四百余员。建都之城，名务鲁木[99]，极广大。南北经过马行九十余日，东西亦然。荒诞之极。都城若此，则都城以外，

又广几何？尽欧罗巴、亚细亚二洲不足容其疆域矣。委巷之谈，奈何出缙绅之口？城门二千四百，城内大江三，山河薮泽不可胜计。宫室阔远深邃，绵亘数十百里。黄屋朱门，皆以金玉珠贝为饰。地产金银，多于石子。珊瑚珠玉，数见不鲜。自鸣钟表、绸缎毡罽，尤多奇异。俗重大红宝石，如拳如卵者，人人悬佩。黄金为钱，每文重二两许。居人田园庐舍，坟墓牧场，各分地界，散布而居。各种公田，犹是古井田法。所辖之地，有不富饶者，其汗闻知，辄亲往巡视，暗携金银无算，潜抛掷于人烟聚集之区，如金遍地，间有拾取者，尚谓无害。如拾取人多甚至争拾，其汗则恻然而悯，惕然而惧，因广为施济，必至比户丰裕而后已。故人其地者，曾未有一贫窭蓝缕之人干求借贷之事。风俗敦厚，知礼让，彝伦攸叙，与中国不殊，迥非西域各国禽行兽处之比。唯敬天地日月，不知有神鬼仙佛圣人之道。每日男女礼拜，嗶经之声雷动，犹天主教之风。前云回教，此又云天主教，矛盾之极。最戒军事，其说以天地生人，无非同类，奈何以人杀人，自残同类之理？故国虽富强，从无侵凌附近弱国之事。而兵则精锐，鸟枪可及二百余步。以死敌为勇，败而归者终身不齿于人数。其兵无人伍食粮之事，入为农、出为兵，训练皆于农隙，亦同三代以上法也。如有军事，其汗量敌之大小，命其阿奇木伯克或一人或二三人，各选其部下壮丁前往应敌。鄂罗斯本其属国，遍考西洋人著述及粤东商舶，有一人作此语否？历有年所。乾隆二十年后，鄂罗斯停其贡赋，七年未尝责问；而鄂罗斯反以兵相加，控噶尔拨兵大战，鄂罗斯全军覆没，丧师八万。察罕汗又起十万之众，更借土尔扈特精兵数万，与控噶尔再战，又复大败。以故土尔扈特大惧，于乾隆二十五年弃鄂罗斯而投诚中国，而控噶尔戎兵数十万，出境长驱，直压鄂罗斯国都。察罕汗大恐，求和称臣，定于常币之外岁纳童男女各五百人，控

噶尔许之，乃舍去。或曰控噶尔西界，亦多其属，岁修朝贡之礼如鄂罗斯云。案：此皆误听土尔扈特妄诞之谈，有同《西游演义》小说，不值与辩。

俞〔正〕燮《癸巳类稿》述曰：俄罗斯始见于《元史》，谓之阿罗思，又谓之（于）〔斡〕罗思。其大也在明中叶，至国朝而极大。其天气和蔼处亦有花痘之证，故阿睦尔撒纳入其境以痘死，惟沙漠行国趁凉者无之，盖居国皆如此也。俄罗斯有火器，《平定罗刹方略》言康熙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我师抵雅克萨，以其鸟枪归。《绝域纪略》云逻车国所遇，皆擅鸟枪。《黑龙江外纪》言其纳药筒中，凹凸如梅花式。《鲒琦亭集·画雅萨乐府注》言其国精火器。《异域录》言图理琛入其境，伊国具枪炮旗帜以迎，土尔（特扈）〔扈特〕又借之以卫我使者。今雅克萨城有康熙时获俄罗斯炮三位，则言俄罗斯无火器者非也。噶尔丹扬言假俄罗斯火器兵，攻喀尔喀，岂举其所无以自败哉？康熙六十年，俄罗斯人来言，其地去北极二十度以上为北海，坚冰凝结，人不能至。圣祖以为始信东方朔记北方层冰千尺，冬夏不消之言不谬，是其国已极北，而或以其西南属国之控噶尔汗，谓在俄罗斯北，且谓控噶尔能征俄罗斯，又以女汗有男侍。俗闻小说，遂谓我使侍卫硕托，与其汗订十八条议于枕席之上，其说皆佻謬，且亦安得有十八条议哉？艾儒略等《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皆侈陈冰海，若所足履目验者，而竟不知有所谓俄罗斯，至钱少詹为定《地球图说》，始纳入之。然则地诚圜，亦非五大洲，即五大洲，亦不必如西洋人所说。地之圜不圜，与西洋人无涉。源案：《职方外纪》《坤舆图》有莫〔斯〕哥（斯）未亚大国，即俄罗斯也，此误。

《澳门新闻纸》已亥欧罗巴洲各大国兵丁战船之多寡，当以俄罗斯为最多。俄罗斯户口五千万，战船一百三十只，兵一百余万，

内有一半在各处防守边疆以及在属国。其次即算欧色特厘阿[100]，户口三千三百万，兵四十万，另有兰威阿兵[101]在外。佛兰西户口三千三百万，战船二百二十只，兵三十五万，另有国中各处防守兵在外。英吉利连爱伦[102]，户口二千四百万，战船五百三十只，兵十万，别有印度各属国之兵在外，所有战船共载大炮二万三千门。普鲁社户口比以上各国更少，兵只二十五万，连兰威阿兵共有三十五万，乃耕种之国，并无战船。

《每月统纪传》曰：康熙二十七年间，英吉利国之稣以天王[103]登位，立志分侵敌国。始侵大尼（王）〔国〕胜之。方罢战，又侵伐波林国[104]，逐其旧王，别置新王镇抚之。又攻日耳马尼国，列国皆震，莫不劝和。稣以天王不息干戈，复强侵俄罗斯国，烈风刻骨，英军不战败走，稣以天王匿身土耳其地，逃归本国。又霸侵那耳瓦邻国，被弹击而死。案：此英吉利与俄罗斯交战之事，志中无之，惟见于《每月统纪传》。所谓土耳其国者，一作土尔叽，即北都鲁机国。英吉利与俄罗斯陆地不接，盖兵船由地中海往侵，故战败则由土尔几国遁归也。

又曰：道光十三年，土尔叽国被（北）〔南〕方迤志比多[105]诸侯攻伐，夺去亚细亚内各部落。今土尔叽国王遣臣吁救于鄂罗斯汗，其汗坐视颠危，不救不扶。在俄罗斯汗之意，恨不得驱逐土尔叽出欧罗巴，归中国新疆本地。但英国与佛兰西国王不允，强使彼此平安。俄罗斯忽遣兵几万人，往守土尔叽国都，又命师船数只防范迤志比多艨舰。英国与佛兰西国之宰相见此光景，立谕两帮战船巡地中海，免致迤志比多诸侯围土耳叽国都，并免俄罗斯军钳制土耳几国王。倘迤志比多诸侯不肯即议和，则以兵力勒令平安。源案：此谓俄罗斯欲逐土尔几归中国新疆本地者，即第三十二卷中北都鲁机回回国于元代被蒙古军驱窜西域之事，故译者以本朝之新疆称元

代之回疆也。或谓土尔扈特分牧俄罗斯之额济勒河[106]两岸，其南岸部落于乾隆时归中国，而北岸部落十余万尚留俄罗斯，此或指河北之土尔扈特。然土尔扈特北部在里海左右，去地中海及英佛诸国甚远，且土尔几乃回教，而土尔扈特则剌麻佛教，亦判然不伦。此土尔几仍当是北都鲁机国，而兵船巡地中海一语，尤可证英鄂二国行兵道路。

《贸易通志》曰：俄罗斯国康熙年间始兴。前此居民不知文学，近日始奉天主教。出口之货为材木、五谷、麻油、牛油、粗帆、麻布、皮货、铜、铁、白蜡、鱼肚，进口之货与西洋各国同。其国都曰彼得罗堡，贸易极盛。道光十年，国都进口之货计价万万员，出口之货七千四百万员，船进口者千有二百三十八只。其南北他港进口货价计三千三百万员，出者亦千六百万员。百余年前未有今日之十一，其国之兴隆崛起，可谓骤矣。其与中国贸易，惟准在蒙古地方，不准在南海。

《异域录》曰：俄罗斯国之西北诸国名曰图里耶斯科，凡言斯科者，皆部落之谓。案：图里耶，一作普里社，即与俄罗斯争战之空科尔汗也。空科尔，一作控噶尔。曰宜大里牙，即意大里亚。曰式费耶忒，案：在俄罗斯之西北，连年争战。未知于《四洲志》中何国。曰博尔托噶里牙，案：一作博尔都噶亚，即布路亚、大西洋国。曰雅尔马尼牙，案：即耶马尼。曰付兰楚斯[107]，案：即佛兰西。曰宜斯巴尼牙，案：一作以西把尼亚，即大吕宋。曰狄音[108]，未详。曰和尔斯提音[109]未详。曰布鲁斯苛[110]，斯苛即斯科也，国未详。曰博尔斯苛[111]，未详。曰别穆斯苛[112]，未详曰赛萨林穆斯苛[113]案：赛萨林即绥沙兰也，即瑞国。曰昂假尔斯苛[114]，未详。曰贺兰斯苛，即荷兰曰博玻林穆斯苛，即波兰曰肆斑斯苛，案：一作是班牙，即大吕宋也，与前重出。其南面所有诸国部落名目，曰土尔扈特，曰哈萨克，曰布鲁特，此三国今臣属。曰哈拉哈尔叭[115]，疑塔尔巴哈台。曰策旺拉布坦，即准夷酋名。曰

莽武特，疑是敖罕酋名。曰布哈尔，一作布噶尔，在敖罕西。曰哈萨儿巴什，未详。曰伊尔钦，即叶尔羌。曰哈什哈尔，即喀什噶尔。曰库策，即库车。曰阿克苏，今同。曰吐尔们[116]，未详。曰沙障[117]，即（尼）〔厄〕纳特赫国[118]之汗名，在里海东。

国朝俄罗斯盟聘记魏源

俄罗斯国至明始大，其地袤络满洲、蒙古、新疆之西北境，与中国相首尾。其国都在大西洋[119]，而东接蒙古、黑龙江者，特其边鄙云。自古不通中国，至元太祖始灭之，并灭其北之钦察国、南之阿速国，合为一国，以封其长子术赤。其地皆在葱岭西北，未至东方也。其阿罗思裔族，逃于北海[120]计由之地，臣服于元。及元亡后，俄罗斯族姓亦内争。其部长乞援于西费雅国[121]，假其兵八千以平内乱，而割那尔瓦城[122]赂之，自立为汗，其国益强，尽驱元裔蒙古出境，恢复旧疆，距康熙初察罕汗三百五十余年矣，数传至明嘉靖时，南灭库程汗、阿斯坦拉汗，迁其人于阿尔泰山北，遂与鞑靼、瓦剌[125]邻。有大斯科四：曰计由斯科，其北海旧都也；曰莫斯克洼斯科，其新都也；曰喀山斯科，则葱岭迤西、南抵里海，界西哈萨克地也；曰悉毕尔斯科，则葱岭[124]以东。复分四部：东抵额尔齐斯河、南界雅尔科布多为一部，东抵色楞格河、南界阿尔泰山为一部，又东抵朱尔克河、南界车臣汗蒙古[125]为一部，又东抵海、南界黑龙江索伦为一部。四部皆名悉毕尔斯科，乃其新藩属地也。阅百有三十余年，而至康熙世之察罕汗，故枭雄儿童时好战斗戏。及即位，同戏诸人皆为将，日事攻战，曾由地中海、黑海之间，攻服诸游牧部落，辟地至西印度[126]。又与图理雅国之控噶尔汗[127]争阿藻[128]城，大战破之，控葛汗请和，乃还其

城，而尽夺阿蘖东北千余里地，于是又增斯科三：曰司马廉斯科，曰郭罗多阿尔哈连斯科，曰佛罗尼斯科，共有大斯科七。又遣使索其先世所割之那尔瓦部于西费雅国，不与，连战数载，竟并其城数千里，以己名名之曰散丕特里普尔斯科[129]，而自迁都之，于是有大斯科八。其七道置噶噶林镇守之，而都城置大臣四，总八道之治。斯科者，若中国省治；一大斯科所属小斯科数十，若府治；柏兴数百，若县治也。每大斯科设总管官一，曰噶噶林，犹中国总督；每小斯科及柏兴设头目，犹守令。其疆域东北际海，东西二万余里，南北六千里。其东西之中，以乌拉岭分界，即葱岭北干，亦名大里布山，横抵冰海。乌拉岭以东，水皆入北海，乌拉以西，水皆西南入里海、地中海。其山川城郭、人物畜牧、种植瘟疫、五方风气、部类别处、师兵罗卫，与中国大同。其地产名马，兵长骑战，长火器，甲坚可御铳弹。其国奴仆浮于兵额。大部落之奴仆，有至十二万者。其奴仆，一备战，一司农，每农给田五十亩，养一兵一马，无饷兵之费。其教崇耶稣以纪年。其书横行，自左而右。东合拉提诺[130]，西合托忒、乌珠克，而转译蒙古、清、汉文。拉提诺者，西洋字体；托忒者，厄鲁特字体；乌珠克者，唐古特字体。康熙四十四年，俄罗斯贸易使至。上阅其文字，谓兼三体云。初，俄罗斯东边接黑龙江者，以外兴安岭为界。当明末年，我大清方定黑龙江索伦、达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东北际海，而俄罗斯东部曰罗刹者，亦逾外兴安岭侵逼黑龙江北岸之雅克萨、尼布楚二地，树木城居之。两师相值，各罢兵。既又南向侵掠布拉特、乌梁海，夺四佐（岭）〔领〕。崇德四年，大兵再定黑龙江，毁其木城归，而未及戍守也。兵退而罗刹复城之。顺治十一年遣兵于黑龙江逐之，十五年，调高丽兵逐之，又数遣大臣督兵，以饷不继，半途返。顺治十二年、十七年，俄罗斯两

附贸易商人至京奏书，绝不及边界事。康熙十五年，贸易商人尼果赉等至，圣祖召见之，贻察罕汗书，令约束罗刹毋寇边，久之未答也。而罗刹复东略人畜于赫哲、费雅哈地，薮我逋逃，阻我索伦貂贡，将割据黑龙江东北数千里瓯脱地[131]。上以其密迩留都，不可滋蔓，又重开边衅，乃于二十一年遣都统彭春等以兵猎黑龙江，径薄其郛，侦形势，于黑尔根及齐哈尔各筑城戍之，置十驿，通水运。又令喀尔喀车臣汗断其贸易，令戍兵刈其田稼以困之。二十四年四月，官兵乘冰解水陆并进克其城，纵其人归雅库[132]旧部。二十五年正月，罗刹复以火器来据城，我师围攻之，死守不去。时荷兰贡使在都，称与俄罗斯邻，乃赐书付荷兰转达其汗，时察罕汗已卒，新察罕汗嗣立，知中国东方距已辽远，且限以行国，非若西北之西费雅、西南之图里雅，近在肘腋所必争也。海道往还迅速，九月，复书即至，言中国前屡赐书，本国无能通解者，今已知边人构衅之罪，即遣使臣诣边定界，请先释雅克萨之围。明年使由此方陆路至喀尔喀土谢图汗境[133]，文移往复。二十八年十二月，始与我大臣索额图等会议于黑龙江。一循乌伦穆河上游[134]之石大兴安[135]以至于海，凡山南流人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循流人黑龙江之额尔呼纳河[136]为界，南岸尽属中国，北岸属俄罗斯，乃归我雅克萨、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喀尔喀东部之库伦[137]，而立石勒会议七条，满、汉、拉提诺、蒙古、俄罗斯五体文于黑龙江西岸。于是东北数千里化外不毛之地，尽隶版图。初，准噶尔之扰喀尔喀及中国也，动言借俄罗斯火枪兵六万，以张声势。然俄罗斯方西用兵，无南侵意。噶尔丹败，往投亦不受。及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死。五十年，土尔扈特使由俄罗斯至。土尔扈特者，本与厄鲁特为四瓦剌之一，于明季与厄鲁特不睦，西越哈萨克投俄罗斯。俄罗斯以

其行国也，指里海额济勒河之南、图里雅之东、哈萨克之北无城郭地与之使游牧已七八十年。至是，闻准夷败灭来贡。圣祖欲悉其要领，乃使兵部郎中图理琛等往报之，假道俄罗斯，经西悉毕尔及喀山两斯科往返行三载，以五十四年三月归，绘图呈御览，又为《异域录》数万言，记其所经河道，大者曰色楞格河，曰厄尔齐斯河，皆发源中国，流入北海[138]。其近北海处，夏至无夜。色楞格河在土谢图汗部受鄂尔昆河[139]、土腊河[140]之水，经俄罗斯境为楚库河，又北为昂可剌河，以入北海。使命往来皆由此出入焉。我使臣过境时，边臣以察罕汗命，厚致礼饩，以兵护行。时察罕汗春秋四十有一，在位二十六年矣。其后汗卒子幼，其妃代临朝，为叩肯汗[141]，华言女主也。雍正五年，其使臣萨瓦复与我喀尔喀亲王策凌议喀尔喀北界。自楚库河以西，沿布尔谷时山[142]至博穆[143]、沙岭[144]为两国边境，而定市于恰克图。议定，陈兵鸣炮，谢天立誓。俄罗斯国在大西洋，崇天主教。其南境近哈萨克者，崇回教。其东境近蒙古者，崇佛教。故尝遣人至中国学喇嘛经典，以绥东方之众。并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居于旧会同馆十年，更代为例。乾隆十九年，土尔扈特使复由俄罗斯入贡。二十二年，我师定西域，叛贼阿睦尔（撒）〔撒〕纳逃入俄罗斯，朝廷命理藩院移文索之。俄罗斯以渡河溺死闻。既而患痘真死，乃于明年移尸恰克图，请大臣往验之。而厄鲁特叛贼舍楞害我副都统，复逃于俄罗斯，我使索之，又不与，上怒，绝恰克图贸易。而舍楞于三十六年诱土尔扈特全部十余万众趋伊犁来降。时俄罗斯与图理雅国兵争，图理雅以其先世控葛尔汗失地，故世仇不服。俄罗斯屡征土尔扈特兵攻之。土尔扈特兵不善战，惮于征役，叛逃投中国。廷议诸臣恐以收纳逃亡启边衅，高宗命理藩院移文其边吏，告以伊犁本我地，土尔扈特本中国部落，舍楞

乃我叛人，归斯受之，无爽盟约。俄罗斯无他言，亦不问土尔扈特所往。四十四年开市，五十四年复以纳我叛人闭市，严禁茶叶、大黄出界。逾三年，复通市。时汗位已数传，夫死妻立，妻死子立。恰克图办事大臣松筠于五十六年言女汗之子已长成，年三十余，将来嗣母位云。其聘中国未尝遣正使，皆贸易人来，附请大皇帝安，朝廷亦因其人答之。嘉庆十年，女汗之子嗣立，特遣正使来至边界，议礼不合而返。故《会典》礼部载朝贡之国九，俄罗斯不与焉。惟理藩院设库伦办事大臣掌蒙古与俄罗斯贸易之事，与东、西两将军会商，皆行文于其国萨那特衙门，不直达其汗也。俄罗斯既地广物阜，凡诸国至俄罗斯市者，则卫藏以西沙章汗、爱乌罕各部。其外市则西至安集延、伊犁、哈密、喀尔喀、东至黑龙江，秋高马肥，被毡捆货而至，面白微颓、高准、采鬓髯、红毡帽、油靴、帐居者，布列恰克图及黑龙江西岸。恰克图迤东为车臣汗部十四卡伦，地稍平衍。迤西则高山密林，中通峡沟，即色楞格河东岸绵亘至库伦八百余里，天然险隘也。方准噶尔强时，曾以兵窥俄罗斯境，由额尔口城深人六百里不见一人，疑俄罗斯设伏诱己，遂遁还。然自准噶尔灭于中国，俄罗斯亦震我兵威，故二百载无边患。始俄罗斯在明初立国时，俗尚雄悍，未识西洋技艺，至比达王才武奇杰，离其国都，潜游他国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返国传授，其所造战舰火器，反为他国最。其境与英吉利、佛兰西中隔数国，惟舟行由地中海可相往来。自俄罗斯日强大，大西洋各国忌之。康熙二十七年，英吉利苏以天王以兵船由地中海攻之，俄罗斯纵其登岸而截其归路，会天大雨雪，敌军多冻死，英吉利王由北都鲁机国逃归。嘉庆十（三）〔七〕年，佛兰西波利稔王选兵十三万并约诸国兵五十万攻之，俄罗斯举国迁避，空其都城，待佛兰西深人，乘风雪夜，潜回纵火，风烈火猛，佛兰西兵

大溃遁。自是威震大西洋。近日复与英吉利争中印度，别详后记。别记载《五印度志》内。

臣源曰：俄罗斯古不通中国。《汉书》：康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145]国控弦十余万，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涯。即北海，其今俄罗斯西域哉？又言：丁令在北海上。《唐书》：骨利干国居瀚海北地，北距海。其今俄罗斯东域哉？《魏书》：乌洛侯国从难水北行二十余日，有于巳尼大水，即北海。《皇清通考》据此疑乌洛侯即俄罗斯。然《魏史》列高丽国、百济、勿吉、契丹诸东夷间，又称为拓拔先世旧墟。且难水，今黑龙江。则所称有于巳尼大水者，盖塞外得水谓海之例，非俄罗斯北之大海明矣。《盛京通志》云：今黑龙东北有大泊，即于巳尼大水。又《一统志》：斡难河，即黑龙江之源，故黑龙江亦名难水。《旧唐书》曰：乌罗浑国即后魏之乌洛侯也，亦谓之乌罗护，在长安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靺鞨，南与契丹、北与乌桓相接云云。是乌洛侯，即今索伦、锡伯之地，非俄罗斯。益可证官书《四裔考》之误，况原书作乌洛侯，而径改“侯”为“俟”，以叶“斯”音，亦涉牵强。今并不取。《元史》称阿罗思地南去大都万余里，元太宗时有其地。然钦察、阿速诸国及岭北诸部，皆不属阿罗思。则初境狭小，尚不及今俄罗斯地十之二，至近日乃横绝东、西、北海，又南侵及印度界，其兴勃然。方乾隆中，土尔扈特之弃俄罗斯而来也，以俄罗斯与图理雅国之控葛尔汗构兵，图理雅一作普里社、控葛尔，一作空科尔，一作洪豁尔。土尔扈特方恨其上国征役之迫、播迁之劳，故其诉告中国也，皆贬察罕而张控葛，谓控葛尔汗国在俄罗斯之北，征讨俄罗斯察罕汗，几为其所覆，城环万里，富雄八裔。而中国缙绅亦辄信之，笔诸载籍，荒矣哉！夫图理琛之奉使也，称所经地距北海仅一月程，其海滨夏至前后不夜。而康熙六十年，俄罗斯人至，称其地去北极二十度，以上为冰海，人不能至。圣祖始信古记北方层冰冬夏不化之言为不诬。盖夏至不夜，则冬至不昼。故市舶但有东、西、南洋，从无至北海之人。是其国

已极北，迫近冰海，安得复有大国在其北乎？俄罗斯与荷兰、英吉利、大西洋诸国接壤环峙，构兵通市。而利玛窦、南怀仁诸地图，开方计里，眉灿星胪，何地更位置此数万里之控噶尔，商船从未通，人迹从未至乎？今西洋互市数十国，有普里社者，逼俄罗斯西界，盖即《异域录》所称图里雅、控噶尔汗与俄罗斯构兵之国。是汗名，非国名。粤人称普鲁社为单鹰，以市舶桅旗所画称之。其国商舶岁至粤互市，并非荒渺绝域《闻见录》妄听传闻，则好奇轻信之过。乾隆末，库伦办事大臣松筠撰《绥服纪略》，亦辟控噶尔大于俄罗斯之夸诞，黟县俞正燮亦辩正赵氏翼谓鄂罗斯无火枪、其汗通我侍卫之诬妄。然又谓利玛窦等地图，不知有俄罗斯。今考利玛窦图，以"鄂罗"为"缚罗"；曰缚罗答[146]、曰缚罗得抹〔尔〕[147]、曰缚罗得没[148]，三地相连甚大。又有葛勒斯国[149]，皆在地中海之北、欧罗巴东境，正当俄罗斯国都。南怀仁《图说》则曰欧罗巴州东北有莫（哥斯）〔斯哥〕未亚大国，东西万五千里，南北八千里，中分十六道，兵力甚强，日事吞并，其地极寒，冬至昼仅二时。皆即鄂罗斯之明证。不可谓佛兰西非佛郎机，英吉利非英圭黎；榜葛剌非孟加腊；弥利坚非墨利加也。今粗胪其事涉中国者于篇，余详《海国图志》。

附录：《澳门月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报曰：我等闻俄罗斯之权柄阴谋有大害于我等东边之印度、巴社等国。盖俄罗斯书馆在北京，中国事情悉知。中国已知英吉利、印度之税饷皆由鸦片并茶叶多得中国之利益。而俄罗斯亦欲夺我等印度之贸易税饷，令公司所属之地不能安静，亦已足矣，又何必再用别法来相害耶？千八百三十七八年，我等所属印度各地方出兵攻取印度西北，直到于拿哈[150]，又至加布尔[151]，英国兵马已近西藏之西界，相距叶尔羌、戈什哈地方不远，边疆上驻札有大兵在此几座城，与达机士（赖）〔顿〕[152]并附近各国贸易极大。中国看我等先时在印度不过只有贸易行而已，后来却

全胜印度地方，又见我等再得新奇坡[153]，又见我等好似有暗谋澳门、小吕宋之意，又见好似有犯中国之意。故此中国将自己之各埠头塞闭，只准在广东贸易，不肯待我等与大西洋、俄罗斯一样。今又兼有俄罗斯人挑动，故用此胆大之法。我等今要中国待我与大西洋、俄罗斯一体相同。

元代北方疆域考上即今俄罗斯西北境

元太祖以阿罗思、钦察、阿速、康里[154]四部地封其长子朮赤。其域西起欧罗巴，北抵冰海，东界金山[155]、额尔齐斯河，北有钦察，南包阿速，东尽康里，地兼四国，而以阿罗思为王庭。故《蒙古源流》言成吉思汗令其长子珠齐于俄罗斯地方即汗位，珠齐即朮赤二字之音转。不言于钦察、阿速等地即汗位也。然则今日俄罗斯其即元后乎，非元后乎？曰：阿罗思复兴之时，《异域录》止言元末族姓内争，借兵于西洋式费耶忒国，始平内乱，不言元裔何往？惟《四洲志》始言明宏治中，有诺戈落部人起兵恢复俄罗斯，尽逐蒙古，夺回故疆。则今之俄罗斯非元后明矣。至元初征四国事，虽始自太祖，而实竟于太宗之世，则朮赤之封，亦当在太宗之世。考其事皆散见《本纪》及速不台、土图哈、麦里、昔里等传，别详于《元史》。中国所谓宽定吉思海者，据《乾隆十三排舆图》，塔尔巴哈巴之西有巴尔噶什泊，又西千余里有慈谟斯夸泊，又西北九千余里有额纳噶泊，泊中皆有岛。惟额纳噶泊最北可当宽定吉思海。见《西域水道记》。即《汉书·西域传》奄蔡国，逾康居大宛[156]境，北临大泽无涯者，然尚非大北海也。其太和岭[157]则乌拉岭之别名，乃葱岭之北干。康里即古康居，为今东哈萨克，在太和岭之东。钦察则在太和岭之西北而宽定吉思海一作腾(去)〔吉〕斯海，皆在太和岭东北，当为康里境内，非钦察境内。

史称朮赤之封，其地极远，去京师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地理志》所谓西北月祖伯地[158]，即朮赤所封。顾朮赤、月祖伯封域虽大，皆在金山以西。其金山以东，则海都、笃哇、昔里吉诸王分据。至元亡以后，阿罗斯旧裔恢复故国，日益强大，并金山东北诸蒙古王封地而有之，则迥非元初阿罗思之故疆矣。曰《元史》征阿罗思、钦察之军往返皆由阿速，则阿速在二国之南，当为今何地？曰：《明史·西域传》言阿速近天方及赛马尔罕[159]，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即西哈萨克之河，南流入里海者也。又言沙哈鲁部在阿速西海岛中。考今哈萨克西部有格腾里大泽，泽中有大山，即里海之岛也。钦察之宽定吉思海在太和岭东北，阿速之格腾里海在太和岭西南，皆非大海。而里海东则征阿罗思兵往返必由之路。又哈萨与阿速音近，西哈萨克为今布哈尔，当即元阿速无疑。又土尔扈特游牧俄罗斯之厄济尔河者，在布哈尔西境，亦倚山面川，南流入里海，元时或在阿速境内欤，至钦定《续文献通考》以阿速为阿克苏，则无容喙焉。

元代北方疆域考下即今俄罗斯东北境

元时北方疆域不但西有阿罗思、钦察也，乃并今日俄罗斯东北全境皆有之。考世祖都燕后，立岭北行中书省，统和林路总管府，以辖漠北地。盖自金山、杭海山[160]、兴安岭以北直抵北海之地皆隶焉。而《地理志》于岭北所辖疆域部落概不及，其附见西北地名末者，曰吉利吉思部、昂可剌部、乌斯部、撼合纳部、谦州、益兰州等处。而谦河受色楞格河之水贯诸部以入北海。色楞格河源岭南，自西而东，谦河源岭北，自东而西。《元史》则以谦河为正源。吉利吉思者即《府书》黠戛斯国之音转也，南去大都

万有余里。在和林正北，故距燕京远。相传乃满部即乃蛮。始居此。其境长千有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大水曰阿浦[161]，东北有大水曰玉须[162]，皆会于谦，而注于昂可剌河，北入于海。又曰：谦州以谦河得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岭之北。乌斯部亦因水为名，在吉利吉思东、谦河之北。昂可剌（河）〔部〕亦以水得名，谦河下游入海之地，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即唐史之骨利干国也。康熙间，图理琛使俄罗斯，作《异域录》曰：色〔楞〕格河北潴为巨泽，曰柏哈尔湖，亦曰小海。水自湖西北角流出，曰昂噶喇河，西北流百五十余里受西南来之厄尔库河，又西北流二千九百余里受东北来之伊里穆河，又北数百里会西来之伊聂谢河，转东北流入北海。伊聂谢去北海大洋一月程，时夏至前后，夜不甚暗，日落夜深，犹可棋奕，不数刻，东方日出也。源证以《元史》，谦即昂可喇上游，东北来之玉须即伊里穆河，西南来之阿浦即伊聂谢河，伊聂谢河以上为吉利吉思地，伊聂谢河以下为昂可剌地。伊里穆河以上为乌斯地，柏哈尔湖西岸为谦州。则知昂可剌河之名，当在谦河会伊聂谢以后，故以谦河纲纪诸部。自《异域录》称水自柏哈尔湖启即名昂可剌河，以下游之名被诸上游，于是《水道提纲》泥之，以出湖西北流百五十余里之厄尔库水即为阿浦河，则吉利吉思太近，不应距大都万余里，且其南更有何地位置谦州？不合一。史言元代疆域北至铁勒，《天文志》和林北极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晷长三尺二寸四分，昼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铁勒北极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晷长三尺二寸四分，昼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铁勒北极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晷景长五尺一分，昼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极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景长六尺七寸，昼八十二刻，夜

十八刻。铁勒其吉利吉思之地，北海则昂可剌河入海之地欤。若以昂可剌河即在柏哈〔尔〕湖下，安能远濒北海，距大都二万五千里？不合二。谦州在唐麓岭北，唐麓岭即今唐努山乌梁海地，一作唐鲁。在和林西北、金山东北，故言谦河西南。《一统志》引《朔漠图》曰：自和林北行三千里，名昂吉尔海子，自此又行五百余里至谦州及吉利吉思。若谦河止于柏哈尔湖，则距唐麓山北之谦州尚远，安能以水得名？不合三。《土土哈传》：至元二十〔六〕年，从皇孙晋王征海都战于杭海岭。二十九年，略地金山，获海都户三千，还至和林。三十年春，进兵取乞里吉思，即吉里吉思。师次欠河，即谦河水行数日，始至其境，尽收五部之众（而还），五部，除益兰（洲）〔州〕有乌斯。屯兵守之。海都闻之，引兵来争，败之于欠河。又《刘好礼传》，海都执好礼归欠州，脱走，（逾雪莪岭）〔东〕出铁壁山〔口〕，间道南行，数日至（南）〔蒲〕海，始遇戍兵得归。是谦州近海都金山封地，故为其所割据，若仅在柏哈尔湖上游，则距金山远甚，何得为海都巢穴？且距吉利吉思更远，何得交兵于欠河？不合四。史言吉利吉思为乃满故居，谦州地为王罕故居者，乃满新庭在和林，为今赛音诺颜部地，《元秘史》：太祖征乃蛮时，其塔阳汗渡塔米尔河，登纳忽山以望敌。及败后，其子复由塔米尔河走阿勒合山，故知和林即乃蛮庭帐矣。王罕新庭在土拉河，为今土谢图汗地，《元秘史》：成吉思汗初年于土拉河黑林与王罕结父子。皆与谦河隔岭无涉。惟其故居在岭北者，则数千里皆谦河所萦贯。若谦河短狭，止于柏哈尔湖，安能亘两大部游牧之旧帐？不合五。知此则知色楞格河入柏哈尔湖后复西北行数千里，皆谦河之正干。谦河明，而岭北五部舆地纲领得矣。至撼合纳部则在诸部之东，谦河源所从出，桦皮为帐，白鹿负之，冬月亦乘木马出猎。其东界则为朱尔克河，别流入北海。其南界则近黑龙江之使

鹿部矣，今俄罗斯东路不产马，乘鹿出入，即其地矣。其益兰州则诸部东西适中之地。至元七年，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而以此为治所，修库廪，置传舍，招陶冶工匠，铸农器，造舟楫，地在楚库河左右，为西北孔道。故海都兵至，即执刘好礼归谦州，以其当兵冲也。此数部总隶于岭北行中书省，皆在北干大山之北，吉利吉思、昂可剌、乌斯在其正北，与土拉河隔岭；撼合纳在其东北，与（于）〔斡〕难河[163]隔岭；谦州在西北，与和林隔岭；益兰州在二岭中断通色楞格河之地。世祖至元以后，诸王海都出没其间，恃荒远为薮穴，每败遁辄不知所往。至其屡次入寇，一由谦河而至杭海，是和林东必由之要道；一由额尔齐河而至金山，是和林西必由之要道。其金山以北地名，略见《床兀尔传》，成宗大德元年，领征北诸军逾金山，攻海都军于达鲁忽河。师还，又大战于阿雷河[164]。又玉哇失与战于（撤）〔撒〕剌思河[165]，此皆额尔齐河所受之水。及海都逾金山而南，则屡战皆于铁坚古山[166]。我军逾金山北而追寇，则皆驻军于按台山[167]。此皆阿尔泰山南北，今唐努山乌梁海以北之地。成宗大德十年，海都及笃哇皆已死，笃哇子欽撒已降，乃诏徙诸部降人于金山之阳，我军屯田于金山之北。军食既饶，又擒其心腹，于是海都、蔑里二部余众相率来降，北边始宁。盖海都封金山以北，其分地西以额尔齐斯河与拔都大王分界，东以谦河与岭北〔行〕中书省分界。自世祖都燕以后，岭北固鞭长莫及，和林亦兵备较虚。海都有割据漠北之志，故率笃哇及蔑里等屡于金山、杭海山两路拥兵出没，恃其险远，我出彼遁，我退彼出。观《马绍传》言，漠北民避乱南者七十余万，则其震荡侵轶之势可知。虽以开国之初师武臣力，然金山南北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故元《经世大典》地图不著海都所封，而《地理志》则妄称阿力麻里为海都行营之所，又言阿力麻里在和林西北

五千余里，是并不知阿力麻里为今伊犁，在和林之西南，故妄臆为极北，又臆为海都分地，又何讥焉？又何难焉？今则岭北际海，皆属俄罗斯东藩四部。以《异域录》及《四洲志》考之，则海都、笃哇等初分金山以北地，今俄罗斯之都莫斯部[168]，西界额尔齐斯河，南界科布多[169]者也。谦州则今俄罗斯之科利弗部[170]，东界谦河，北界吉利吉思，南界乌梁海及和林者也。其撼合纳地，则今俄罗斯之雅克萨[171]部，北界乌斯，东界朱尔克河，南界车臣汗蒙古及黑龙江、索伦者也。至俄罗斯尚有极东北之甘查甲[172]部，更在撼合纳之东北。《元史·地理志》未之及，凡古史沿革亦皆未之及。

《瀛环志略》曰：峨罗斯旧国在秦、汉为浑庾、屈射、坚昆、丁零诸部，受役属于匈奴，在唐为黠戛斯、骨利干等国。宋末元太祖起北方，拓地西域，以阿罗思、钦察、阿速三部分其长子，乃东峨、大峨两部地，非今日峨罗斯之全土也。元氏既衰，峨罗斯故王后裔再煽余烬，假邻国西费耶忒兵力今瑞典国。驱逐蒙古，恢复疆土。迨后日益强盛，沿北海渐拓而东，绕出西域回部、外蒙古诸部之北，直达黑龙江东北徼外，名曰西伯利〔亚〕部。我朝顺治年间，筑城于雅克萨，侵扰索伦诸部，称为罗刹。屡遣兵毁其城，辄复据之。康熙年间，两致国书，复由荷兰附书，谕其国王。其王乃遣使上书，乞（撤）〔撤〕雅克萨之围，分定疆界，立碑为志，通贸易于车臣汗部之恰克图，并遣人来京师学习汉文，每十年更易，沿为常例。其西境自彼得罗崛起，日益恢拓，西割瑞典之芬兰，南兼高加索迤北诸部，西取白峨[173]诸部，又割波兰三分之二，土耳其、波斯北境亦多被侵割。于是峨罗斯境土，北环于冰海，西据波罗的海，东距大洋海，即东海。又跨海据北亚墨利加之一隅，长约二万余里，其南北之势则西土较阔，约六七千里，

东土较狭，约四五千里。宇内疆土之恢阔，无过峨罗斯者，宜其强大莫与京矣。然在欧罗巴诸国中，亦不过比肩英、佛，而未能定霸于一方者，何也？尝以询之雅裨理[174]，曰：彼所有者，多北裔穷荒之土，其东部层冰积雪，草不繁，牲不育，不可游牧，故漠北诸部弃而不居，峨人得之，收其皮、矿之利，所谓人弃我取，非力能驱除而据为己有也。迤西入欧罗巴界，户口稍盛，再西至大峨、东峨之南，不乏名都大邑。然较之英、佛诸国，总觉土满。舟楫之利、火器之精、心计之密，又远逊于诸国，逐鹿海隅，往往瞠乎其后。特因其疆土之广，究系海内大国，故诸国亦未敢轻视之。比权量力，不过齐、秦、晋、楚相为匹敌已耳。

峨罗斯都城临海，亦有巨舰数十，然水战究非所长，故不能在大海中与诸国角胜。其货船亦止往来西洋诸国，未尝涉大洋而至粤东。盖其国物产之最多者，曰铜铁，曰麻布，曰木料，曰牛马，邻近诸国皆仰给焉，不必求售远方。最珍贵者皮货，如狐、貂、海龙、骆驼绒、洋灰鼠之类，专以供中国之用。入海舶而载至炎方，计无不朽败者。通市之在陆而不由海，职是故也。

《西域闻见录》云：峨罗斯本控噶尔属国，峨罗斯缺其朝贡，又兴兵扰其边，控噶尔以大兵临之，峨罗斯恐惧乞降，增其岁贡，控噶尔乃舍之。又云：当峨罗斯与控噶尔连兵，属国土尔扈特不堪征调之苦，其汗乌巴锡叛峨罗斯，率其人户度戈壁内附，正乾隆年间勘定西域之时也。今考欧罗巴诸国并无控噶尔之名。百年以来，诸大国与峨罗斯构兵者，止有土耳其、佛郎西、波斯三国。佛郎西之侵峨，系嘉庆十（六）〔七〕年，峨人焚旧都以避之，其祸最烈，事在土尔扈特投诚之后。波斯之役，亦系近年，惟土耳其与峨罗斯连兵，前后近百年，道光初年犹交哄未已。《闻见录》所云交兵事，其为土耳其无疑。土耳其都城名君士但丁，一作康

思坦胎诺格尔，“噶尔”即“格尔”，上五字之讹为“控”，或由于转音省文。旧本罗马东部，后来犹冒罗马之名，故《闻见录》称控噶尔都城名务鲁木、鲁木即罗马之转音也。土耳其本回部大国，所据者（亜）〔西土〕形胜之地，恃其虓悍，敢于侵扰强邻，峨罗斯与之构兵，至数十年之久，征发及于属藩，盖非得已。乌巴锡素不知兵，出辄挠败，多所亡失，又为舍楞所愚，欲恢复伊犁旧牧，倾国东徙，为哈萨克所掠，逼入沙漠，种类几致覆灭，乃决计内附，赐牧于喀拉沙尔。峨罗斯与控噶尔连兵之事，即土尔扈特人所传述。然土耳其虽称强大，比权量力，究非峨敌。疆场之役，峨屡胜而土屡败，未闻峨之挫于土也。乌巴锡怨峨罗斯征调之烦，致已狼狈失国，故盛夸敌人之强大，以轻蔑之。七椿园于大西洋国土形势概乎未有闻，遽信其夸诞之说，杜撰一莫大之控噶尔，比诸悬圃瑶池，同一荒唐矣。或云控噶尔乃图理雅国王之名，曾与峨罗斯争地相战，乌巴锡传述此事，误以汗名为国名。今考泰西人纪载，图理雅即普鲁士，国势远逊于峨，乾隆年间并无与峨交兵之事。

波兰故地尚有加拉哥维亚国[175]，袤延百余里，乃波兰遗民所立，自推乡长理事，不立君长，地在峨属波兰部之西南。

峨罗斯货船，嘉庆十一年，曾有来粤东者，道光二十八年，又有一船至上海，皆经奏明驳回。盖其国货船偶随诸国私来，并非奉其国命，故一经驳饬随即回航而去。

【注】

〔1〕哈萨克，指中国新疆西北部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及哈萨克斯坦国（Kazakhstan）等地区。

〔2〕丁灵族汉代主要分布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汉初为匈奴所破，东汉时部分南迁，多数仍留漠北。后又称敕勒、铁勒等。

〔3〕骨利干族居今贝加尔湖以北地区，唐时以其地为玄阙州，后改称余吾州，隶瀚海都督府。

〔4〕瀚海，指今贝加尔（Baykal）湖。

〔5〕吉利吉思（Girgiz），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

〔6〕昂可新，在今叶尼塞河下游地区。

〔7〕谦河（kem R.），指叶尼塞河上游。

〔8〕昂可剌河（Angara R.），又作昂噶喇河，即安加拉河。

〔9〕成吉思汗在世时，蒙古军只攻入钦察草原东部及俄罗斯南部地区。

〔10〕昂可剌（Angara），即安加拉。

〔11〕谦州（Kansk），在今俄罗斯土瓦（Tuva）自治共和国克孜尔（Kyzyi）西面约80公里。

〔12〕益兰州（Ilansk），今克孜尔。元朝时为统治叶尼塞河、安加拉河一带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交通中心，遗址名为登帖烈克（Den Terek）。

〔13〕和林（Qara-Qorum），哈尔和林（或哈剌和林）。

〔14〕相传乃蛮原居吉利吉思地区，十一二世纪为蒙古高原西部操突厥语的部落。

〔15〕此“计由”应指莫斯科。

〔16〕依番瓦什里鱼赤（Ivan Vasiljewicz），指伊凡三世（Ivan Ⅲ）。

〔17〕西费耶斯科（Sverige），又作式费耶式，即今瑞典。

〔18〕西毕尔斯科（Siberia），即西伯利亚。

〔19〕喀山斯科（Kazan），指喀山汗国。

〔20〕佛罗尼使斯科（Voronezh），即沃罗涅什。

〔21〕计由斯科（Kiev），即基辅。

〔22〕司马连斯科（Smolensk），又作司马廉斯科，即斯摩棱斯克。

〔23〕三皮提里普尔斯科（Sankt Peterburg），即圣彼得堡。

〔24〕郭罗多阿尔哈连斯科（Gorodo Arkhangelsk），即阿尔汉格尔斯克。

〔25〕莫斯〔科〕洼斯科（Moskava），又作莫斯克洼斯科，即莫斯科（Moscow）。

〔26〕《四裔考》原文为：蒙古语谓民居曰拜甡……，即明人所谓板升者也。

〔27〕楚库河（Tchikor），即奇科尔河。

〔28〕格尔必齐河（Kerbetchi），即今格尔必齐河。

〔29〕大兴安岭，又称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山脉。

〔30〕恰克都（Kyakhta），即恰克图。

〔31〕鬲昆，又作隔昆、坚昆、居勿、结骨，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

〔32〕黠戛斯，主要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流域。

〔33〕单于庭，约当今乌兰巴托（Ulaanbaatar）。

〔34〕纥骨，又作纥扢斯，居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

〔35〕回纥，又作回讫、回鹘，初居色楞格河、鄂尔浑河一带，最盛时辖境曾达中亚费尔干纳（Fergana）盆地，公元788年改称回鹘。公元840年为黠戛斯所破，部众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迁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楚河一带。

〔36〕贪漫山（Sayan），即萨彦岭。

〔37〕青山，在阿巴坎（Abakan）河之西。

〔38〕仙俄河，即色楞格（Selenga）河。

〔39〕雪山，指俄蒙界山，在色楞格河之西，Zakamensk以东。

〔40〕剑池，指叶尼塞河。

〔41〕葛逻禄，初居新疆准噶尔，后徙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十三世纪初降于蒙古。

〔42〕瀚海都护府，在今蒙古杭爱山东端。

〔43〕撼合纳（Qabqanas），大叶尼塞河上游地区。

〔44〕鄂昔，指鄂毕河。

〔45〕王舒，指勒拿（Lena）河。

〔46〕鄂毕，勒拿二大河不相会，亦没有“会于谦”。

〔47〕乌斯，在乌斯河流域。

〔48〕此“大泽”指贝加尔湖。

〔49〕撼合纳在大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不与黑龙江交界。

〔50〕净溪里江，今作结雅河（Zeya）。《尼布楚条约》签订时还是中国内河，后经《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遂为沙俄割占。

〔51〕尼布潮，即尼布楚，在今涅尔琴斯克（Nerchinsk）。

〔52〕托波儿（Tobolsk），即托博尔斯克。

〔53〕托波儿河，即托博尔（Tobol）河。

〔54〕图里耶斯科（Turkey），又作图里雅，即土耳其。

〔55〕（怕）〔帕〕付林斯科山，今康日亚科夫（Konzhakov）山，乌拉尔山脉的第四高峰，高度为1569米。

〔56〕《异域录》原记为"费耶尔和土尔斯科佛落克岭"，本书删去前面8个字，仅余"佛落克岭"四字，而"佛落克"乃俄文"岭"的译音，因此，"佛落克岭"仅为一个地理通名，而非地名。本书又把"佛落克岭"误指为"乌拉尔山脉"。

〔57〕楚库柏兴（Cuku），即今诺沃色楞金斯克（Novoselenginsk）。

〔58〕费〔耶〕尔和土尔斯科（Verkhotturye），即韦尔霍图尔耶。

〔59〕此高度疑有误。

〔60〕土拉河（Tura），即图拉河。

〔61〕额尔齐斯河（Irtysh），又作厄尔齐斯河，即今额尔齐斯河。

〔62〕喀穆河（Kama），即卡马河。

〔63〕滕吉斯湖，又作宽定吉思海、腾格里大泽，即里海（Caspian Sea）。

〔64〕乌的柏兴（Udi），即乌兰乌德（Ulan Ude）。

〔65〕乌的河，即乌达（Uda）河。

〔66〕白哈儿湖，又作白哈尔湖、柏哈尔湖、菊海，即贝加尔湖。

〔67〕应作"西南"。

〔68〕厄尔库城，又作额尔口城，即伊尔库次克（Irkutsk）。

〔69〕厄卫库河，即奥塞琴（Okycen）河。

〔70〕伊里穆（Ilim）河，即伊利姆河。

〔71〕伊聂谢（Yenesey）河，即叶尼塞河。

〔72〕北海，在此指喀拉海（Kara Sea）。

〔73〕通古斯科（Tunguska）河，指上通古斯河。

〔74〕伊聂谢柏兴，即叶尼塞斯克（Yeniseysk）。

〔75〕参见注〔72〕。

〔76〕揭的（Ket）河，又作解梯河，即克特河。

〔77〕那里穆柏兴（Narym），即纳雷姆。

〔78〕托穆斯克（Tomsk），即托木斯克。

〔79〕萨马尔斯科，即汉特—曼西斯克（Khanty-Mansiysk）。

〔80〕苏尔呼忒柏兴，即苏尔古特（Surgut）。

〔81〕狄穆演斯科，即德姆扬斯科耶（Demoyanskoye）。

〔82〕费牙忒喀河，即维亚特卡（Vyatha）河。

〔83〕佛儿格（Yolga）河，又作佛尔格河，厄济尔（Ijil）河，即伏尔加河。

〔84〕应不止"二十余里"。

〔85〕西穆必尔斯科（Simbirsk），即辛比尔斯克。

〔86〕土尔扈特人原居中国新疆，曾徙俄罗斯伏尔加河畔，乾隆年间归国。

〔87〕萨拉托付（Saratov），即萨拉托夫。

〔88〕鄂辽汉（Ol'khon），即奥列汉岛（在贝加尔湖中央偏西）。

〔89〕有鞠国，居石勒喀（Shilka）河以北一带。

〔90〕拔野古，在蒙古克鲁伦（Kerulen）河一带。

〔91〕苔苦，约当今阿克塞诺沃——齐洛夫基科耶一带。

〔92〕喀穆尼汉，又作通古斯、索伦多居布哈特、呼伦贝勒。

〔93〕土儿汗斯科（Turakhansk），即图鲁汉斯克。

〔94〕牙（特库）〔库特〕（Yakut），即雅库特。

〔95〕莫（哥斯）〔斯哥〕未亚（Moskva），即莫斯科。

〔96〕北高海，指里海。

〔97〕控噶尔，又作空科尔，即指瑞典。

〔98〕北方战争发生在康、雍年间，不是乾隆年间。

〔99〕务鲁木，即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100〕欧色特厘阿（Austria），即奥地利。

〔101〕兰威阿兵（Landwehr），意为后备军。

〔102〕爱伦，即爱尔兰。

〔103〕稣以天王，“稣以天”是瑞典的译音，国名。英国并无名为“稣以天”的国王。本段所言北方战争失实。英国海军在地中海作战之事亦讹。

〔104〕波林国（Poland），即波兰。

〔105〕淹志比多（Egypto），即埃及。

〔106〕额济勒河，即伏尔加河。

〔107〕付兰楚斯（France），即法国。

〔108〕狄音，即丹麦（Denmark）。

〔109〕和尔斯提音（Holstein），即荷尔斯泰因。

〔110〕布鲁斯苛（Prussia），即普鲁士。

〔111〕博尔斯苛（Polska），即波兰。

〔112〕别穆斯苛（Piemonte），即皮埃蒙特（Piedmont）。

〔113〕赛萨林穆斯苛，意为罗马皇帝，实指神圣罗马帝国。注作绥沙兰、瑞国，误。

〔114〕昂假尔斯苛，即英国。

〔115〕哈拉哈尔叭（Karakalpak），即卡拉卡尔帕克。

〔116〕吐尔们，即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en）。

〔117〕沙障，指沙·贾汉（Shah Jahan），印度莫卧儿帝国统治者。

〔118〕（尼）〔厄〕纳特赫国，指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me）。

〔119〕大西洋，在此指欧洲。

〔120〕北海，指白海（White Sea）一带。

〔121〕西费雅国（Sverige），即瑞典（Sweden）。

〔122〕那尔瓦城，即纳尔瓦（Narva）。

〔123〕瓦剌，在额尔齐斯河东，萨彦岭南，阿尔泰山北。

〔124〕蘸岭，疑应作乌拉岭（Uralskie Gory）。

〔125〕车臣汗蒙古，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

〔126〕彼得大帝与波斯战只夺得里海西岸，并未辟地至西印度。

〔127〕土耳其并无所谓"控葛尔汗"，所记误。

〔128〕阿藻（Azov），即亚速。

〔129〕散丕特里普尔斯科（Sankt Peterburg），即圣彼得堡。

〔130〕拉提诺（Latino），意为拉丁文。

〔131〕此数千里非"瓯脱地"。

〔132〕雅库，即雅库茨克（Yakutsk）。

〔133〕土谢图汗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

〔134〕乌伦穆河上游，实指格尔必齐（Kerbetchi）河。

〔135〕石大兴安，指大兴安岭，即斯塔诺沃山脉。

〔136〕额尔呼纳（Ergone）河，即额尔古纳（Aregun）河。

〔137〕库伦，即乌兰巴托（Ulanbaatar）。

〔138〕北海，即喀拉海（Kara Sea）。

〔139〕鄂尔昆（Oron）河，即鄂小浑河。

〔140〕土腊（Tubula）河，即土拉河。

〔141〕叩肯汗，指喀德邻一世（Catherine I）。

〔142〕布尔谷时山，即布尔古特山（Bourgoutei）。

〔143〕博穆（Bom），指博木岭。

〔144〕沙岭，即沙毕爾岭（Chabinai）。

〔145〕奄蔡，古西域族名，约分布在今咸海与里海之间。

〔146〕缚罗答（Vologda），即沃洛格达。

〔147〕缚罗得抹〔尔〕（Vladimir），即弗拉基米尔。

〔148〕缚罗得没，即今诺夫哥罗得（Novgorod，新城）。

〔149〕葛勒斯（Greece）国，即希腊。

〔150〕干拿哈（Qandahār），即坎大哈。

〔151〕加布尔（Kābul），即喀布尔。

〔152〕达机士（赖）〔顿〕，即塔吉克斯坦（Tadzhikstan）。

〔153〕新奇坡，即新加坡。

〔154〕康里，指乌孜别克撒马尔罕（Samarkand）一带。

〔155〕金山，指阿尔泰（Altai）山脉。

〔156〕大宛，古西域国名，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王治在贵山城（今卡散赛 Kassansay）。

〔157〕太和岭，解为乌拉岭的别名，误，应作高加索山脉。

〔158〕月祖伯地，指钦察汗国月即伯时的国境，当时国都已迁至别儿哥萨莱城（Sarai-Berke），在今伏尔加格勒（Volgagrad）附近。

〔159〕赛马尔罕（Samarkand），即撒马尔罕。

〔160〕杭海山，即蒙古的杭爱山。

〔161〕阿浦，即阿巴坎河（Abakan）。

〔162〕玉须，疑为 Sinda 等数河汇成的 Tuba 河。

〔163〕（干）〔斡〕难河，即鄂嫩（Onon）河。

〔164〕阿雷河（Alej），即今阿雷河。

〔165〕（撤）〔撒〕剌思（Saras）河，即撒雷思河。

〔166〕铁坚古山（Tegeigu），即帖坚固山，在阿尔泰山与扎卜哈河之间。

〔167〕按台山，指在蒙古西南部的阿尔泰山。

〔168〕都莫斯部，即托博尔斯克（Tobolsk）。

〔169〕科布多共有 8 部 39 旗，其中 3 部 10 旗在中国新疆，5 部 19 旗在蒙古科布多（Kobdu）省一带。

〔170〕科利弗部（Kolyvane），即科利万。

〔171〕雅古萨，即雅库特（Yakut），撼合纳不是雅库特。

〔172〕甘查甲（Kamchatka），即堪察加。

〔173〕白峨，指白俄罗斯（Byelorussia）。

〔174〕雅裨理（Abeel），美国传教士。

〔175〕加拉哥维亚国（Krakovia），即克拉科维亚共和国。

海国图志卷五十七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北　洋欧罗巴洲

此卷五国皆在洲中〔海〕[1]之北，与冰海近，故别为北洋。

普鲁社国记一作破鲁斯，一作破路斯，一作埔鲁寫，一作图里雅[2]，皆译音不同。《职方外纪》图作亚尔弥亚，《西域闻见录》作控葛尔国[3]，又或作“马西噶（北）〔比〕”。

普鲁社国即来粤贸易之单鹰也，在欧罗巴中央之北，疆城旧小，部落星散。耶稣纪年千有八百年，嘉庆五年。富律达和王[4]夺得欧塞特厘国之西里西阿部[5]并波兰之波新部[6]，遂列于大国。甫六年，与佛兰西战，败绩于支那[7]，国几不守。近日乘佛兰西为俄罗斯所败，兴兵复仇，并纠沿边番部助攻佛兰西，约以夺回疆土，即令各有其地，番众踊跃，争先破敌。事后王悔前言，推诿数年后始如约，至今未践。政事：设贺官四人，每会议，各国之贺官（但）〔俱〕集于耶麻尼。兵三等：一曰士丹定阿弥[8]，一曰兰威阿[9]，一曰兰士端[10]。其兰士端之兵，惟护卫都城，不出征，未悉其数目。其士丹定阿弥之兵，额设驻防兵万有七千九百，步兵八万二千九百三十有八，骑兵万九千六百四十七，炮手万有

三千五百，共十四万一千有奇。〔其兰威阿之兵〕年三十以（上）〔下〕为一班，年四十以（上）〔下〕为一班，（兰威阿之兵）以二十二万七千为〔第〕一班，十八万为（一）〔第二〕班，共兵五十万有奇。故墨兰领麦[11]之人，充伍者居十之二。其各部教门不一，或奉加特力教，或奉波罗士特教，或由斯教，或鲁低兰教。

普鲁社国在欧罗巴洲中央稍北，部落星散，幅员十万七千有二十五方里，户千有三百八十四万口，辖大部落九，小部落三百四十有三。

墨兰领麦部，东界波（斯）〔新〕，西界都领吉阿[12]，南界塞循[13]，北界〔波〕敏那尼阿[14]。在耶麻尼北少东，与波兰交界。幅员万六千零四十九方里，户百五十〔一万〕七千有三口，领小部落四十有一。其孛斯旦部[15]，则旧都也。又佛郎贺部[16]，近阿达（阿）〔河〕[17]，每五年开市交易一次，则俄罗斯、波兰之人皆至。国土瘠，虽竭力耕种亦不敷用。土产烟、苎麻、呢布、木、丝发、磁器、玻璃。

东普鲁社部，东界俄罗斯，南界波兰，西界西普鲁社，北界（冰）〔巴尔底〕海[18]。幅员九千九百八十五方里，户七十七万二千五百七十七口，领小部落四十。其首部曰南塞[19]，有三城，贸易皆盛。土产与东普鲁社同。

波新部，东界波兰，西界墨兰领麦，南界西里栖阿，北界西普鲁社。在波兰国境，原属波兰，后为普鲁社所得。地平衍，幅员万一千八百八十五方里，户百有五万一千一百三十七口。设总领一人，领小部落四十有三。奉加特力教、由教、鲁底兰教。土产谷、牛、羊极多。

西里栖阿部，东界波兰、（塞）〔寒〕牙里，西界都领吉阿，南界欧塞特里〔阿〕，北界波新。在欧塞特里阿、波兰两国之中，滨阿达

(阿)〔河〕，西边多山，东边多沙。幅员万五千(四)〔六〕百三十一方里，户二百四十五万五千四十九口，领小部落四十有二，皆尊波罗特士顿教，其首部曰墨里斯路[20]。又有额那斯部[21]，在山谷中，有炮台二。土产苎麻、烟、布、呢、铅、铜、铁、砒霜、盐。

都领吉阿部，东界鲁那底阿[22]，南界威麻[23]，西界阿那洼[24]，北界墨兰领麦。在塞循部落内最为坚固，幅员九千八百零九方里，户百三十九万六千二百四十口，领小部落二十有三。首部曰墨尼麦[25]，街衢广，贸易盛。

威塞花里阿[26]部，东界希西[27]、(领俄)〔俄领〕[28]，西界尼达兰[29]，南界腊引[30]，北界哈那洼。在荷兰、哈那洼之间，滨猎比河[31]，北岸多沙，南岸多石，山林深密，不能栽种。幅员七千八百六十七方里，户百二十一万零七百有十二口，领小部落二十有一。其首部曰曼斯达[32]，土最膏沃。又有敏领[33]一部，贸易最大。土产铁、煤、盐、火腿、布、大花缎、细麻布、哔叽。

腊引部，东界那省，西界尼达兰，南界佛兰西，北界威〔塞〕花里阿。先分数部，一曰汝里阿斯[34]，一曰格里威斯[35]，一曰罗洼腊引[36]，后并为一统，而名之曰腊引，在耶麻尼、荷兰之中，幅员九千七百二十五方里，户二百二十二万零八百五十三口，领小部落三十六。其首部曰戈禄尼[37]，贸易甚大。又格里威斯部，险固有炮台，以滨临腊引河得名。东岸有大山，西岸多山，产不敷食，土产苎麻、布、五金、丝发。

波弥那尼阿部，东界普鲁社，南界波新，西界墨兰领麦，北界(冰)〔巴尔底〕海。在巴尔底海沙滩对海有玉斯南岛[38]、乌林岛[39]、鲁凝岛[40]，地皆硗瘠，资谷他部。幅员八千七百五十八方里，户万二千百四十口，领小部落四十有三。斯特鼎[41]、斯特腊山[42]，其

港口也。

普鲁社国沿革原无，今补。

《贸易通志》曰：破路斯国政事有名，国人戴之。产五谷、材木、白铅、大（尼）〔呢〕、麻布。商船六百五十二只，外国船进口者二千只，所载人之货与各西洋国不异。此条补人。

《海录》：单鹰国又名带辇，在双鹰[43]西北，疆域风俗略同。今番舶来广东，用白旗画一鹰者是。

又曰：埔鲁写国又名马西噶比[44]，在单鹰之北，此以单鹰与（捕）〔埔〕鲁社国为二者，盖（捕）〔埔〕鲁写指其国都，而来粤贸易之单鹰乃其属地，亦犹安集延之于敖罕也。疆域稍大。风俗与回回同。案：普鲁社奉天主教，且疆域与回回不相接，此言风俗偶同，非谓教门同也。自亚咽披华[45]至此，天气益寒，男女俱穿皮服，仿佛如中国所披雪衣，夜则以当被。自此以北濒海，则不知其所极矣。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破鲁斯国南连俄罗斯、奥地利加、日尔曼、佛兰西等国，北及巴得冰海；东至波兰、俄罗斯国，西连绥林、领墨[46]等国。北极出地自四十九度至五十八度，偏东自六度至二十度，广袤方圆三十二万方里，居民一千三百万丁，其房屋二百三十一万一千间。每年人国币银三千六百万员，所出者相等。其中兵饷银千五百六十九万员，国之欠项银万三千万员，此时渐减少。兵十六万五千人，其中侍卫万八千人，骑兵万九千人，炮手万五千七百，步兵十万零四千。另有民壮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共计五十二万四千。国分东西两方共十部，或在日耳曼内，或在于其国外。

破鲁斯东路各部，一曰班丁堡[47]，纵横阿得河流，而大舟航

其水面，沿河水泽泥地畅茂，草场畜牲，其余地平坦，多沙无土，故所出之五谷不足用。其地面四分之一系松、橡林而已。居民制造磁器，又织呢缎等货。其会城为国都，曰伯邻[48]，在北极五十度及三十一分，偏东十三度二十二分，居民二十二万丁。城周围三十六里，有市二十二，门十五，上帝之殿二十七。其居民大半皆崇耶稣正教。城内有孤子院，养孤子千人。武艺院、医院内收诸旅客贫民五千有余。其殿袤四十六丈，广二十七丈，高十丈，古状巍巍。其军局多大炮兵器，其文学院内有儒千六百余。其磁器造房有名，居民丝绸、布帛、百货制作，在西国最著出众，商旅不远万里而来。一曰陂墨邻部，广袤方圆三万六千方里，居民九十万丁，阿得河通流之，入巴得海。其海滨最低，有沙阜，时出琥珀。南方田丰肥，其余地多沙，出木料、麻、五谷。河口商船出入不绝。居民文学甚兴，会城士得丁在河滨，居民二万七千丁，自有商船百六十只。其郊长大，海口称曰瑞隐口[49]，大船出入无碍。率他港城在巴得海滨，居民万五千丁。其上帝之殿堂，盖以红铜。额林城[50]内建文学院。吉邻城[51]在海边，街直屋美，文石为路。萨牙[52]居民七千丁，房屋高大。北勒有居民四千，城中学院之师，学问有名。近城有圣池，于宋朝年间，居民初进耶稣之教时，受洗礼每次数千人。田宜谷麦。奥比城[53]离海不远，由小河交通，居民巧造琥珀奇器。

治勒騘班[54]之南一带山岭，阿得河源在此境自南至北通流。其地大半膏腴，所耕之六万九千顷，多出五谷。但人稠地狭，必由外国运人以补之也。有八千机杼织夏布，又卖羊毛与英国。山出铁，每年十五万石，银二千六百七十七斤。其会城曰伯老[55]，居民八十万六千丁，内多巧匠，其文院多名儒。濒河坚城，曰瑞匿[56]，曰勒匿[57]，曰额剌，曰峨告[58]，曰匿士[59]，皆深沟高

垒。又一曰萨普部[60]，在隐班部西南，多五谷，其羊毛最细，居民好礼温柔，皆崇正教。其都会抹得堡固城，居民三万二千丁，垒高池深，屡次击退国敌。哈勒[61]为大文学院，内有千儒。吉令堡[62]昔乃尼姑所掌，多寺庙，令居民弃邪归正。又一曰陂斯部[63]，乃极东之境，与俄罗斯交界，即以此都会为国名。平坦无山，出五谷，出松、橡，高宜建船，卖与英国。省会王山[64]，居民六万三千丁。其城垣周围二十七里，但不可防御攻敌。其河名日河泽[65]，界境东、西陂鲁斯，城在此海口。泽城有六万居民，经营贸易。道光八年，所入之船千有五十只，运出麦最多，敌兵围困其城，所失者千五百万员。至北之墨麦城[66]，与西国通商。有得实城[67]，与佛兰西议和之处。有益平城[68]，在海口，每年进千四百船。又一曰波新部，昔属波兰，今陂鲁斯据其地，释其奴，教其子，令庶民向化，其民始怨终服。其地惟出五谷，无他物产。会城居民二万五千丁，街市广大，百姓半执异端。

陂鲁斯西路各部，一曰西法里，在日耳曼国中间，多泽、密林，居民织漂麻布，售火腿，半崇异端，未奉正教。其会城曰闵士得。一曰如勒山部，在莱尼河[69]沿山地，居民最巧，造各项铁器，布匹甚众，每年货价银数百万员。会城曰可伦，在来尼河边，居民五万丁，造香水、绸缎。其城之庙甚古，入之者自觉肃畏。本城内大文学院益百田[70]，人民蔚起，户口繁多，出铁器、布帛。突乡[71]在莱尼河边，街阔市广，为乐国。一曰下来尼部，多出葡萄酒，但缺五谷，因山水之秀，远客恒往游赏。全地在来尼河滨，其都会曰谷邻城[72]，有民万二千。亚金[73]居民三万二千丁，织造布帛。

陂鲁斯国新立不久，在明朝年间，为日耳曼国之诸侯，尽忠治国，其王悦之，封以藩地。于康熙三十九年，始自称王号。其

世子深通韬略，武艺绝伦，又善理财，遂以富强。嗣子菲得王，国帑充足，与外国结仇，百战百胜，自后威声大震。后王淫湎，其国渐衰，战败受辱。其世子屏斥奸邪，以厚风俗。但嘉庆十一年，佛兰西水军由海道侵国，战败，所失不可计数，割去地之一半。六年后，捐饷招兵，结列国为唇齿，击退佛军，攻复旧都，再取昔所据地。国王遂修文偃武，善得民心，务农商，兴学院，训练兵卒，召各部贵人会议政务，是以国势复盛。

《地理备考》曰：布鲁西〔亚〕国（一作普鲁社）在欧罗巴州之中，北极出地四十九度起至五十六度止，经线自东三度三十分起至二十度三十分止。通国分为东西二处：东方则东至厄罗斯、波罗尼〔亚〕、奥斯的里〔亚〕三国，西连亚诺威尔、布伦瑞克[74]二国，南接波罗尼〔亚〕、奥斯的里〔亚〕、萨克索尼〔亚〕三国，北界〔梅各棱不尔厄斯〕乖零[75]、〔梅各棱不尔厄斯〕德勒利地斯[76]二国暨州中海，长二千一百二十五里，宽一千一百三十七里，地面积方十万零八百五十里。西方则东至〔亚〕诺威尔、亚里曼[77]等国，西连贺兰、北尔日加[78]二国，南接佛兰西国，北界贺兰、〔亚〕诺威尔二国，长七百五十里，宽约六百余里，地面积方约一万七千五百里。总计烟户一京二兆四亿六万八千口。本国东北二方平坦广阔，地势低洼，颇为荒瘠；西南二方冈陵联络，田土膏腴，中有硗确。河之至长者九，湖之至大者八。土产金、银、铜、铁、锡、硝磺、矾、煤、雄黄、信石、白玉、琥珀、玛瑙、（硇）〔硼〕砂、磁粉及各色花石等，实为富庶。谷果敷用，牲畜蕃衍。至于王位，历代世袭。所奉之教，乃路得罗修教暨罗马天主公教。通国之人，奉修教者五分之三，奉公教者五分之二。至外国人寄寓，所奉何教，概不禁止。技艺精良，商贾云集。在昔民皆北狄之类，不受外辖。宋理宗嘉熙元年，始有亚里曼国人进

薄其地，以兵服之。明宪宗成化二年，亚里曼国人暴虐无道，本国人冀避水火，求拯于波罗尼亚国王。越十二载，遂为波罗尼〔亚〕国所辖。明万历四十七年，波罗尼〔亚〕国君薨绝嗣，仍归本国管辖。时国君改立，开辟疆域，中国康熙四十年，〔其君自立为国。历代嗣君〕虽遭干戈之苦，然皆自能创业。嘉庆十一年，与佛兰西国战败，皆为那波良所取。越九载，各国公使集维耶纳[79]地会议，复还所丧各地，仍为欧罗巴州巨邦。通国分八部：一名巴郎的布尔（尼）〔厄〕部，首邑名伯尔灵，乃国都也，建于斯波勒河岸，宫室峻丽，贸易兴隆，人烟辐辏。一名波美拉尼〔亚〕部，首邑名斯德丁。一名细勒西〔亚〕部，首邑名北勒斯劳。一名波森部，首邑亦名波森。一名布鲁西亚部，首邑名哥尼斯北尔。一名萨克索尼〔亚〕部，首邑名马德不尔厄。一名维士德发里〔亚〕部，首邑名蒙斯德尔。一名勒那纳部，首邑名哥罗尼。以上八部之内，其巴郎的布尔（尼）〔厄〕、波美拉尼亚、细勒西亚、萨克索尼亚、维士德发里亚、勒那纳等六部，乃与亚里曼国结盟，通共应出兵丁七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名。其国通商冲繁之处，内外不一，或为海边大马头，或为内地大埠头，兼摄之地惟一，名曰牛弗沙德尔[80]，在苏益萨国[81]境内。

《地球图说》：波路西亚国又名波路斯，又名普鲁社，东界俄罗斯国，南界阿士氐拉国[82]，西界伯利诸恒国并荷兰国，北界海。百姓约四百万。都城名比耳林，城内民二十二万，大半耶稣教，小半天主教。是国昔年最小，厥后东侵西占，以廓其地。书院广设，百工技艺娴习。地虽平坦，大半硗瘠，难树五谷。内有至大之江三，即耳兰英江、乌达江、伊拉伯江[83]是也。土产棉花、布、羊毛、〔麻〕布、呢、绸缎、磁器、木料、琥珀、铁器，并所造之奇器等物。

《外国史略》曰：陂路斯国，汉人谓之单鹰，亦以其船之旗名之。唐朝[84]年间在陂兰、日耳曼交界屡争斗，始立君自卫，所驻地曰班丁布。历三百年，陆续广地，后衰。及明永乐八年[85]，有何欣素林[86]者即位，抑五爵以靖地方，但其地褊小，无多物产。明嘉靖间，其君务令百姓服上帝、崇正教，国从此兴。万历四十七年国君卒，所有东界之陂路斯国尽归班丁布，境益辽，民日繁。维时在日耳曼国之西边各据地方，与欧罗巴列国结盟，连兵肇衅。明崇祯年间，有智勇之君曰〔威得〕威严[87]者（号第一王）兴焉，招新民垦荒地，和睦邻国，贤才云集，三十年物阜民康。其子缵述立国。嗣王好兵，广募壮士，多积财帛。卒后，其子号威得第（三）〔二〕王即位，辄募兵先取亲属所据治利西之地，败东国之兵，名扬海外。各国忌之，结盟来侵，战攻连岁，国帑空虚。既而陂路斯国权势愈增，版图愈广。威得王之侄嗣位，不履正道，欠项日积，先业日衰。嘉庆二年，威得威严王号第三王[88]即位，甚不好战，不肯肇衅。值佛兰西国之大变，陂路斯不之助，是以佛国深恨之。嘉庆十〔一〕年，佛国主（波那）〔那波里〕稳乘机攻败陂路斯军，降其坚城。虽俄罗斯兵来助，皆败退。（陂那）〔那波里〕稳王遂据地大半，重征税饷，待陂路斯如藩属。嘉庆十七年，佛军在俄罗斯国败退，陂、俄连合，结为唇齿，（胁）〔协〕力以遏佛国，招日耳曼、瑞丁、东等国陷其军。于是陂路斯武功大震，并列国之兵入佛之都，令佛之君（波那）〔那波里〕稳退位，其旧主威（声）〔严〕王复立，且恢复其原地加益焉。（波那）〔那波里〕稳王再举返国之时，陂军又合英人击败之，再入佛都，而立其原君。于是其王摄权，多设学馆，广通商，与日耳曼等国互易，大开造制之局，练军士，益民壮。其世子于道光二十年即位，力行善政，广贸易，恭奉救主耶稣，只畏上帝焉。

破路斯国大半在日耳曼地内，为其外藩也。地广袤方圆千一百（七）〔八〕十八里，居民二百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口。平坦无山，多沙，其泽潴长江自破兰流来者，曰威悉河、尼悯河[89]，近海，水甚浅，东北两港，甚长甚窄，惟入小船，林甚广，天气冷。其都城曰王山，居民六万五千口，在必额江[90]边，广大古邑也，多五谷、木料。但悉城在巴得海中，居民五万八千口，最广之埠也。屋五千余家，多制造物件，并将五谷、木料等货皆运出售于他国。益宾城居民万九千口。特悉城居民万一千五百口，此邑距俄罗斯界不远，昔佛兰西王与破、俄二国于此结平焉。

博冈部广袤方圆五百七十四里，居民百八万五千丁。地平坦，在巴得海隅之南。阿得河分两支又分三派入海。其地大半沙硗，独比力、士他押两邑之郊外甚腴，产麦、谷。其海产狗肚鱼、琥珀。其会城曰士得丁，居民三万二千口，在阿得江边，出糖。冬多雪，广通商。士达孙在巴得海边，贸易次之。此部之书院在开瓦得[91]，居民一万零五百口。士达甲居民万有一千。比力在丰地，最多谷。南宋宝庆间，其崇佛教之居民，初进天主教，故作受浸礼之池，立教馆以志之。

在日耳曼界破路斯王所据之地，一曰班丁布，广袤方圆七百三十里，居民百八十八万六千口。其地平坦多沙，出麻苎、木料，其居民颇聪敏，阿得并他小（港）〔江〕通流此地。曰必林城，在小江之边，国都在焉。军民三十五万四千丁。多艺术之师，学馆中海外之士云集。布坦邑距必林不远，为其（军）〔君〕之行馆，居民三万丁。班丁布邑居民万四千口，国之旧都在焉。凡弗城在阿得河边，商旅所云集也，居民二万四千丁。二曰破新部，前属破兰之地，广（方）〔袤〕方圆五百三十六里，居民百二十五万九千口，邑一百四十五座。其地平坦有湖泽，其林广密，最多谷。最

贵者系五爵，广财帛。百姓大半崇天主新教，城中居民三万三千口，有教师之魁居之。三曰治利西部，前属东国，广袤方圆七百四十一里，居民二百九十三万丁。西南多山，最丰盛，出谷、豆等物，绵羊毛最细，可造好呢羽；山内产银、铁、铜、石炭、硫磺、各种玉。每年所出之铁十万八千石，各矿值银百四十六万圆。所织之麻布，与中国夏布等。其呢羽由俄国运进中国，每年不下数十万匹，今俄国自织呢矣。其会城曰必老，居民九万口，广通商。比勒[92]居民万一千丁，勒匿万二千丁，勒力万四千丁，耐士万一千丁。地旷民繁，尚缺日用。四曰撒孙部，在班丁布之南，广袤方圆四百六十里，居民百六十六万九千丁。此丰盛之地，多产物，居民崇耶稣老教。其会城曰马得布，巩固之城也，居民五万五千口，多贸易。城内塔高及云。吉林布居民万七千三百口。布邑[93]居民万四千五百口，多织呢。益弗[94]居民二万五千口。五曰西法部，在撒孙西（向）〔面〕，广袤方圆三百六十八里，居民百四十万，地平坦多沙，产五谷，火腿尤胜，出铜铁各器。其会城曰闵得，其塔广大，礼拜堂尤美。比田城[95]居民七千九百口，此地出细白布。六曰来尼部，广袤方圆四百八十七里，居民二百六十四万，在来尼河之两岸，多山，出矿，若银、铜、铁、石炭、石盐等货。葡萄大有名。居民奉天主教，户口繁滋。所制造之铁、铜器及布匹、丝缎，广通商。其会城曰哥伦，是旧罗马君一千八百年前所建者。居民七万，有礼拜堂高大。土悉突邑在来尼河边，居民三万，系制造之地。附近巴闵邑[96]，（居民三万）人多巧思，崇耶稣本教，居民万四千丁，内有大书院。亚金邑居民四万丁，多造呢羽。谷连邑居民万四千。威悉邑[97]，巩固之城也，在来尼河边。

陂路斯国之形势，东与俄罗斯交界，南连东国及日耳曼列国，

西与佛兰西国，北及巴得海隅，居各大国中间，四面受敌，非克自振拔不至此。别有（端）〔瑞〕士国中之微地，称曰匿查得[98]，广袤方圆十四里，居民六万。通计陂路（国）〔斯〕地延袤共五千零九十一方圆地里，其居民千五百三十一万三千口。或为田并牧场，或为园（埔）〔圃〕、葡萄（埔）〔圃〕，或为山林。地不丰沃，民能力农。每年产麦千五百五十万石，荷兰薯更多。即每年用千三百五十万石以蒸酒二万万罇，所造之啤酒过其数。所出之烟每年约二十万石，运出之油亦价重。其农务过他国者，因其前君宽释农夫之徭役，准竭力耕耘，故有七万新农垦千三百方圆地里。牲畜：马百五十万只，牛五百万只，绵羊千六百五十万只，豕二百五十万只，其价银二万万圆。棉羊价千二百万圆，其毛卖与外国者，约五万八千石。山出矿，道光十七年，掘出铁百四十五万五千石。铁条十五万石，铸铁器三十三万七千石，细器十三万四千石，长条铁百十四万一千万石，铁薄十三万三千石，铁线六万五千石。银二万四千斤。铅三万四千石。铜万九千三百石，铜器万六千一百四十八石，黄铜一万八千五百石。白铅二十一万五千四百石，白铅箔万五千六百石。(大)〔黛〕青入中国者八千七百石，白信石三千石，白矾三万三千石，铁矾三千八百石，铜三千四百石，石盐四万三千石。计其矿值每年银二千万圆，佣工人六万五千二百名，工费银约六百万圆。

陂路斯国生齿繁盛于他国，嘉庆二十年计一千万名，今一千五百万名。此地之五爵无大权。百姓崇正教者五分之三，天主教八分之三。大城十八座，居民各二万余。大邑八十五所，小邑六百零二座。国民精造织，毛布之杼二十九万，以织呢羽等货。每年用羊毛二千五百万斤，银七百五十万圆。纫线之纠五十五万件，织布匹之杼机五万九千九百，所用之棉花每年约十六万石。织线

素色三万九千石，各色三千石。织丝缎之杼计万四千五十张，卖与外国每年约银五百万。烟每年国内种者二十万，运自外国者十一万八千石。用红萝卜造糖约十一万八千石。立学馆二万二千九百一十处，男教师、女教师二万五千五百七十五名，入学之男百一十万零九千名，女一百零六万二千名。大学院七百三十四间，男、女教师二千九百名，学生九万名。另设兵丁之学馆。又有艺术之大学百一十处，教师千四百名，儒生二万三千（石）〔名〕。其大院肄业计六处，在彼敦务者五千名，教师四百名，在都内者千八百名。其国广通商，（连）〔运〕出油、绵羊、苎麻、五谷、葡萄酒、木料、油种、麻种、铁、白铅、铁器、黄铜器、颜色、皮棉、书本、麻棉布匹、绸缎、琥珀；运进之货物系白糖、珈琲、烟、葡萄、丝、茶、香料、胡椒、丁香、豆蔻、锡、硝、玻璃、鱼、牲畜。其居民文学有名，农夫学史书，儿童知地理，女子悉天文。

其君曰威严，号第三王，操全权。招十八岁以上宗室并功绩之臣，日在国内请求军机。教门、医务、内国、外国之务，各有大臣以筹事入奏。其百姓亦立公会，每同官宪议政。国帑所入，每圆重七钱。其山林为官业者，每年售四百万圆，卖官业之价另银百万圆，矿铸五金、制造磁器九十一万七千圆，驿务百四十万圆，白鸽标务九十二万九千圆，税饷四千七百二十八万圆，杂税五千五百八十六万圆。国帑所出者，欠项利息八百五十七万四千圆，俸禄二百二十八万圆，赏赉一百万圆，大臣俸禄三十万六千圆，教门务宜三百万圆，内国务宜二百五十六万圆，外国务六十六万八千圆，军士二千三百七十二万圆，刑部与所属之务二百二十一万圆，户部务百四十三万圆，工部三百万圆，大宪百六十九万九千圆，养马十七万三千万圆，杂费二百四十三万圆。其国之欠项万七千四百八十六万圆，每年务填还，近日日减矣。国居各大国之

中，故募兵不少。男不论贵贱尊卑，均入阵。儒则二年，常人则必三年后始为民壮，每年一操演。凡兵之数，步兵八万七千，马兵万九千，炮手一万四千。第一等民壮，自二十六岁及三十二岁，二十五万丁；第二等民壮，自三十三岁至三十九岁，一十八万丁，共计五十五万二千丁。有要务，其君与百姓议论然后定。纳贤儒，畏上帝，崇拜救主耶稣，为众民之表法。固保封疆，以免俄罗斯、佛兰西、东国之侵凌。

【注】

〔1〕洲中〔海〕，指波罗的海（Baltic Sea）。

〔2〕图里雅，据土耳其（Turkey）的音译，《图志》作者误为普鲁士。

〔3〕控葛尔国，据瑞典文 Konungarike（王国）的译音，《图志》作者误作普鲁士。

〔4〕富律达和王，又称菲得王、威得王，指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

〔5〕西里西阿部（Silesia），又作西里栖阿、细勒西亚、治利西，即奥地利的西里西亚。

〔6〕波新部（Posen），即波兰的波森（波兹南，Poznan）。

〔7〕支那（Jena），即德国东部的耶拿。

〔8〕士丹定阿弥（Standing Army），意为常备军。

〔9〕兰威阿（Landwehr），意为后备军。

〔10〕兰土端（Landstrurm），意为民兵。

〔11〕墨兰领麦，又作巴郎的布尔厄，即勃兰登堡（Brandenburg）。

〔12〕都领吉阿（Thuringia），即图林根（Thuringen）。

〔13〕塞循（Sachsen），即萨克森（Saxony）。

〔14〕〔波〕敏那尼阿（Pomerania），又作波弥那尼阿、陂墨邻部、博闵部，即波美拉尼亚。

〔15〕宇斯旦部（Potsdam），又作布坦邑，即波茨坦。

〔16〕佛郎贺部（Frankfort），又作凡弗城，即法兰克福。

〔17〕阿达（阿）〔河〕（Oder），又作阿得河，即奥得河。

〔18〕（冰）〔巴尔底〕海（Baltic），又作巴得冰海，即波罗的海。

〔19〕南塞，又作泽城，但悉城，即波兰的格但斯克（Gdansk）。

〔20〕墨里斯路，即布雷斯劳（Breslan）。

〔21〕额那斯部，又作额剌，即格拉茨（Glatz）。

〔22〕鲁那底阿，疑为Lusatia（卢萨提亚）。

〔23〕威麻（Weimar），即魏玛。

〔24〕阿那洼（Hanover），又作哈那洼、亚诺威尔，即汉诺威。

〔25〕墨尼麦，又作抹得堡固城、马德不尔厄、马德布，即马格德堡（Magdeburg）。

〔26〕威塞花里阿（Westphalia），又作西法里，维士德发里亚、西法部，即威斯特伐利亚。

〔27〕希西（Hesse），即黑森（Hessen）。

〔28〕（领俄）〔俄领〕，即格廷根。

〔29〕尼达兰（Netherlands），又作尼德兰，即荷兰。

〔30〕腊引（Rhine），又作勒那纳（Rhenana），即莱茵。

〔31〕猎比（Lippe）河，即利珀河。

〔32〕曼斯达（Munster），又作闵士得、蒙斯德尔、闵得，即蒙斯特。

〔33〕敏领（Minden），即明登。

〔34〕汝里阿斯，疑为朱利克—艾克斯（Julich-Aix）。

〔35〕格里威斯（Clèves），即克利夫斯。

〔36〕罗洼腊引（Lower Rhine），又作下莱尼部，即下莱茵。

〔37〕戈禄尼（Köln），又作可伦、哥罗尼、哥伦，即科隆（Cologne）。

〔38〕玉斯南岛，即乌斯当（Usedom）岛。

〔39〕乌林岛（Wollen I.），即沃林岛。

〔40〕鲁凝岛，即吕根岛（Rugen I.）

〔41〕斯特鼎（Stettin），又作士得丁、斯德丁，即什切青（Szczecin）。

〔42〕斯特腊山（Stralsund），又作率他港、士达孙，即斯特拉尔松。

〔43〕双鹰，指奥地利。

〔44〕马西嘒比，即马佐维亚（Mazovia）。

〔45〕亚哩披华，前人释为Antwerpen（安特卫普），有待确考。

〔46〕领墨（Denmark），即丹麦。

〔47〕班丁堡（Brandenburg），又作班丁布，即勃兰登堡。

〔48〕伯邻（Berlin），又作伯尔灵、比尔林、必林城，即柏林。

〔49〕瑞稳口，即斯维诺威斯切（Swinoujście）。

〔50〕额林城，即格里门（Grimmen）。

〔51〕吉邻城，即科沙林（Koszalin）。

〔52〕萨牙，又作士达甲，即施塔尔加德（Stargard）。

〔53〕突比城，即特尔译比亚陶（Trzebiatow）。

〔54〕治勒隐班（Schoenborn），又作隐班部，即申博恩。

〔55〕伯老（Breslau），又作北勒斯劳、必老，即弗罗茨瓦夫（Wroctow）。

〔56〕瑞匿，即施魏德尼茨（Schweidnitz）。

〔57〕勒匿，即莱格尼茨（Leignitz）。

〔58〕峨告，即格罗斯格沃古（Grossglogou）。

〔59〕匿士（Neisse），又作耐士，即尼斯。

〔60〕萨瞀部，又作萨克索尼亚，即萨克森（Saxony）。

〔61〕哈勒（Halle），即哈雷。

〔62〕吉令堡（Quedlingburg），又作吉林布，即奎德林堡。

〔63〕鼓斯部，指东普鲁士（East Prussia）。

〔64〕王山，即哥尼斯堡（Königsberg），又作哥尼斯北尔，德文意为王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苏联，改称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

〔65〕日河泽，又作威悉瓦河，指维斯瓦（Wisxa）河，波兰语意为弯河。

〔66〕墨麦城，又作特悉城，即马林堡（Marienburg）。

〔67〕得实城，即提尔西特（Tilsit）。

〔68〕益平城（Elbing），又作益宾城，即埃尔平。

〔69〕莱尼河（Rhine），又作耳兰英江，即莱茵河。

〔70〕益百田，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

〔71〕突乡，又作土悉突邑，即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

〔72〕谷邻城，又作谷连邑，即科布伦茨（Coblenz）。

〔73〕亚金（Aachen），即亚琛。

〔74〕布伦瑞克（Brunswick），即不伦瑞克。

〔75〕〔梅各棱不尔厄斯〕乖零（Mecklenburg-Schwerin），即梅克伦堡—什未林。

〔76〕〔梅各棱不尔厄斯〕德勒利地斯（Mecklenburg-Strelitz），即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

〔77〕亚里曼（Allemanni），即德国（Germany）。

〔78〕北尔日加（Belgium），又作伯利诸恒，即比利时。

〔79〕维耶纳（Vienna），即维也纳。

〔80〕牛弗沙德尔（Neuchâtel），即纳沙特尔。

〔81〕苏益萨（Switzerland）国，即瑞士。

〔82〕阿士氐拉（Austria）国，即奥地利。

〔83〕伊拉伯江（Elbe），即易北河。

〔84〕应作"宋朝"。

〔85〕应作"十三年"。

〔86〕何欣素林（Hohenzollern），即霍亨索伦家族。

〔87〕〔威得〕威严，指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

〔88〕威得威严王号第三王，指腓特烈三世。

〔89〕尼悯河（Niemen），即涅曼河。

〔90〕必额江，即普雷格尔（Pregel）河。

〔91〕开瓦得，即格赖夫施瓦尔得（Greifswald）。

〔92〕比勒，即布热克（Brieg）。

〔93〕布邑，疑为哈尔伯斯塔特（Halberstadt），意为半邑。

〔94〕盖弗，即埃尔富特（Erfurt）。

〔95〕比田城，即比勒费尔德（Bielefeld）。

〔96〕巴闵邑，即巴尔门（Barmen）。

〔97〕威悉邑（Wesel），即韦塞尔。

〔98〕匿查得（Neuchâtel），即纳沙特尔。

海国图志卷五十八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大　西　洋欧罗巴洲

嗹国一作嗹马，一作领墨，一作吝因，一作丁抹，一作大尼，一作丹麻尔，即来粤之黄旗国也。

嗹国，欧罗巴小国也。地形从日耳曼北出，如人之握拳伸臂於海中者。东界波罗的海，西界大西洋海，北隔海与那威[1]邻，南抵日耳曼之伊尔河[2]为界。地势参差，低洼平衍，高阜出水不过数尺，半多湖沙。物产歉薄，而陆地冲衢，据全洲要害。东有三岛：曰腊兰[3]，曰府领[4]，曰西兰[5]。此外尚有数岛。西兰岛之戈西哈（林）〔凝〕[6]，即国都也，得国最先，声势最强，好侵掠，邻国无不畏恶。自耶稣千有十七年，宋真宗天禧元年。加纳王[7]夺得英吉利地，旋与耶麻尼、波兰两国交兵连胜。马额女王[8]嗣位，复统兵征服瑞丁、那威两国。是时嗹国威震西海。迨至几立斯底奄王[9]，酷虐无道，国势骎衰。瑞丁背叛，率众直抵国都郊外，大肆焚掠，始还瑞丁侵地。二百年后，瑞丁又侵取嗹国边地。嗹国惟守旧疆，与海滨贸易埠头而已。嗣当俄罗斯与佛兰西争战，嗹国介两国间。俄罗斯假道，欲拒不能，欲避不可，乃与佛兰西合从。而佛兰西旋败，致芬兰之地，竟为俄罗斯所据。嗹国于俄罗

斯兵退后，乘间夺得瑞丁部落，旋与议和，以新得之波墨拉厘阿[10]易回瑞丁侵去之老引墨[11]部落焉。政事：额设职官禄[12]一，加稳斯[13]十九，麻伦[14]十二，大讼狱王自审理。陆兵十万，战舰大小十有四。钱粮岁征七、八百万圆。旧无河道，疏浚通艘，内地所产始得出海，自此税饷日增。然遇意外之费，即不敷用。是以国家亏欠七百五十万圆，国都设立书馆一所，贮书四十万部。此外尚有大书馆二千五百所，蒙童馆三千所，文士精天文者，推第谷为最重。贸易尚勤俭，豪贵不敢凌贫贱也。产大呢、糖、稻米、麦。其互市广东，用黄旗。幅员二万二千方里，户二百又四万九千口。日伦岛即西兰。东北为大埔头。即都城，一作可品哈音，一作哥卑纳给。诸国货船出入波罗的海者，必经由加的牙峡[15]，阔仅数里。因设关榷之，不则摇之，使勿越。诸国无如何，亦遂安之。日伦南有两岛，西南有非俄尼亚大岛，隔海西北为人德兰[16]部，其南曰（劳英不尔厄）〔石勒苏益克〕[17]部，又东南为（科）〔荷〕尔斯德音[18]部，南邻日耳曼矣。又东曰（石勒苏益克）〔劳英不尔厄〕。东南（北）〔界〕俱日耳曼国。人德兰东北西俱海，多湖泊。（劳英不尔厄）〔石勒苏益克〕西海滨多礁石，其东皆波罗的海也。

嗹国沿革原无，今补辑。

《皇清四裔考》：嗹国地居西北方，凡历海洋六万余里始达广东界。国中土地平衍，山泽少著名者。有一山土名士嗹[19]，国人皆从此出入，前临大海，左右设炮台，距王城五十里。王所居，（地）〔土〕名颠地墨[20]，领墨国之得名以此也，或作丁抹国，即领墨之音转。或作嗹国，即领字丁字之音转。信奉天主，多同英吉利。土产黑铅、琥珀、白金及大青、葡萄干之属。自雍正年间有夷商来广通

市，后岁以为常。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丁抹国，或曰黄旗国，乃半地，有海隔绝于瑞丁国也，惟南方与日耳曼国相邻。北极出自五十三度三十分至五十七度三十分，偏东自八度至十一度也。其东方群岛港汊，无几船只，若通行必纳税奉丁矣。国地平坦无山，海边沙碛，国地褊小，方圆只万二千方里，居民二百万。嘉庆年间，曾为佛兰西纠约与英交战，而英国水师轰击其都，强其国王交出战舰，以免为佛兰西所有。其沿海产五谷、牛畜、奶饼等货。赴市广东，因插黄旗，故称此名。国军共设四万丁，战舰数十。其国饷银每年四百万两。王专国事，不听尊贵五爵。其南方大半系日耳曼民，亦同言语。但本国之音与瑞典国相似。

其都城曰可品哈阴，在屿上为市埠，居民十万丁。其衙径直，其屋华丽，与日耳（马）〔曼〕国交界有亚里多那马头[21]，与翰堡港[22]最易交争，基（国）〔里〕[23]乃其国之南书院。近英国地海中有群岛，属丁抹所辖，其民业渔。极北海隅冰岛者，风气凛冽，中有火山，兼屡地震。其居民捕鲸取其油，衣海犬之皮。更远北极之下，亦有丁抹所开新地，以渔为务。其地冰海，夏时不开，无船能到。然民冒其险，真可谓鹰飞不到，名利所牵也。

案：《四州志》、《贸易通志》、《每月统纪传》、《万国全图》、《地理备考》、《外国史略》等书，或有嗹国而无大尼，或有大尼而无嗹国，其实嗹即大尼之合音也。考那威昔属大尼，《海录》谓其来粤贸易，亦称大尼，用黄旗。于是有海北之黄旗，海南之黄旗。迨嘉庆二十年，此见《地理备考》，若《外国史略》则作十八年。各国公使会议维耶纳，以瑞丁地附近于嗹者归嗹，而割那威与瑞丁。于是惟有海南黄旗之嗹国，海北无那威之名矣。前分大尼、嗹为二，今更正之。

《每月统纪传》曰：大尼国地微，三滨及海，惟南接阿理曼国之藩属国，延袤（百）〔万〕七千（万）正方里，居民百万有余。地平坦，北面赤地、穷发、旷野，西方沿海地不高，海水屡次涨溢，筑塘捍防，常为风飓所败，是以栽桦树等以坚固其沙。土产惟五谷、畜牲。每年卖与外国者，马万六千只，牛七千只，设遇英吉利国谷歉价昂时，所载入者岁数万石。国中建城一百，邑三十七，乡二千三百，里五千五百。户口希少，而心高志大，游遍天下，谋利积蓄。当宋朝年间，土人未向化，斥卤硗瘠，舍耕业渔。沿海之民肆劫洋面，侵掠沿海。宋朝真宗（四）〔十八〕年，深入英吉利国，国王张徨，厚贿请其退师不许，英人乃设谋诱歼其军。大尼国王愤思复仇，乘船纵横洋面，截商船，扰边境，将为质之人割其鼻、手而溺之，遂领新军伐南方，与土人鏖战日久，乃讲和。不期英吉利王被弑，大尼王号曰驾卢特[24]，遂胁服英民从加特力天主教，赏罚严明。遂攻北国，屡战皆克。既获全胜，王没子立。英人复兴，锐力驱逐。是时大尼国五爵擅权，互相战斗，需索农工，国几大乱。贤王兴焉，正位修政，驭下安民。明洪武〔二〕十年，大尼国王后摄权，其女主钟山川秀气，英妙不凡，立志合大尼、那耳瓦、瑞典三国为一，行军发令，动合机宜，所向臣服。其境延袤，过于邻国。嗣王效法，亦扩土疆，盛强再世。后王暴虐，耽溺女色，宫妾猝死，王猜疑服毒，株累无辜，恃强侵瑞典国，尽杀其五爵贵人九十人，逞虐作威，彼民咸怨。乘大尼王与南方邻邑构衅，瑞典阻兵自守，不贡钱粮，插盟誓死，不受大尼管辖。大尼王屡讨皆败，懊恨而死。于是国民进波罗士特正教[25]，崇拜救世主耶稣，而不恭偶像。大开海路，其传教之师远适各国，广布教化。近百年间，大尼复与瑞典国衅隙，发兵攻击，夺路奔走，讲和让地。大尼国威挫，遂为他国所轻。百姓不悦，以

摄权之世爵为倡祸，故变旧例，废五爵，以王总国政，柄不旁落。嘉庆二年，大尼国王欲阻拒英吉利师船，将其国都兵船密泊海港，多建炮位。英军排舰开炮攻之，大尼梢手不变色，并力防堵。英船坏舵栏〔烂〕，讲和而退。七年后，佛兰西国王复密约其国师舰巡舟合侵英国，英国师船夺之，遂抵大尼国海口问罪勒降。王曰：宁死不敢辱国，于是英水师放炮如雨，围困都城，焚屋四百间，危在旦夕。太子议降，将巨舰十八只、艨艟十五只，尽皆投出。当时大尼王年老迈，太子无才，国人会议，公举才智出众之士为副王以治国。

《贸易通志》曰：大尼国或呼曰黄旗，地褊狭，户口少，然专务贸易，产五谷、酥饼、牛、羊、豕。道光十年，出口商船三千六百九十三只，外国进口船四千四十四只，其货价不等。

案：西兰岛，一作塞兰，在海中，领小部落三。越兰部即猎兰，领小部落十有五。其南塞力斯（稳）〔稔〕部，领小部落二。英人名曰顿害米邑[26]。又南曰和尔色鼎部，领小部落三。英人曰北音邑[27]。南即哈那洼[28]之依涨河也。此嗹国全境云。

《地球图说》：埭尼国[29]又名（低纳）〔嗹〕马（尔加），粤人谓之黄旗，东（西北三面都）界巴得海，南界〔亚〕利曼[31]诸小国，〔西北两界北海，〕百姓约有二百〔五十〕万。都城在国东一海岛内，地名可本海砭，城内民十二万，统述耶稣教。国内有书院。土地膏腴，平坦无山。土产五谷、牛奶饼等物。所属大西洋有一大岛，名爱撒伦[31]，有火山，节次出火，不时地震。傍有（温泉逆）〔火浆喷〕流，（而上）约高（二）十〔五〕丈。人民业渔，取海犬皮为衣。

《地球图说》：青蓝国[32]系埭尼属国，东、南、西三面都界海，

北近北极，人民约计二万。天气极冷，冰雪不消。当地球偏北之地，人迹罕至，物产全无。人好渔猎，捕鹿海牛、海犬、鲸鱼等物，身体矮小，不甚聪明，以食鱼兽等肉耳。现有欧罗巴人在此传教。此大尼所侵瑞丁国海北地也。

《地理备考》曰：大尼国一名低纳马尔加国，在欧罗巴州之北。其国土在北极出地五十三度二十二分起至五十七度四十五分止，经线自东五度四十五分起至十度〔十〕四分止。东至加的牙海峡[33]〔暨巴尔的哥海[34]，〕西枕（大）〔北〕海，南接亚诺威尔国，北连（亚）〔人〕德兰海汊[35]。长九百八十里，宽四百里，地面积方约二万三千里，烟户一兆九亿五万口。地多平原，海边虽属陡坡险峻，仍系砂碛低陷，西方尤荒芜。河则无几，其至长者惟四，湖则甚多，其至大者有七。海岛不一，东则巴得海，西则北海，极北则亚（西）〔德〕兰的海[36]，〔所在皆有。〕至大之岛名义斯兰地，内有火山一座，昼夜吐火不熄。所有各岛，惟在巴得海中者，土腴谷丰。余地次之。土产铁、矾、磁器、木料、熟皮。禽兽蕃衍，鳞介充斥。地虽潮湿而气温和。沿海忽冷忽热，朝暮大雾弥漫。男女皆得嗣位，惟以长幼为序。奉路得罗修教，其罗马天主公教暨加尔威诺修教[37]，奉者无几。百工技艺稍庸，而贸易兴隆，民人勤奋。原本国始与诺威、瑞西〔亚〕[38]二国并称斯干的那瓦国[39]也。初则为夷狄所居之地，其极北海寇，昔日扰害欧罗巴州者，〔皆出于此。〕惟时斯干的那瓦国人各自置酋，不相统属。迨本国哥尔摩酋长自立为王，于是诺威国、瑞西〔亚〕国之酋长亦效尤，各称王。耶稣降生后一千年间，至加奴度（生）〔王〕，乃兼并诺鲁威牙国。越三百余载，至马加里达女王时，又兼并瑞西亚国。及薨后，三国土地皆并于亚里曼国。明英宗正统中，本国与诺鲁威国更立基利斯的亚奴者为王。时二国未与瑞西

〔亚〕国谋，其国民遂别立一君。自后本国与瑞西亚国永不复合。嘉庆十二年，欧罗巴州扰攘之际，本国亦遭佛兰西国那波良王攻围其都，迨各国公使齐集维耶纳地会议，乃割诺鲁威国并于瑞西〔亚〕国，将瑞西〔亚〕国附近本国各地，裁归本国。通国分为五部：一低纳马尔加部，〔首府名哥卑纳给，〕乃本国都也，屋宇峻丽，工肆林立，制造精巧，百货骈集；一人德兰部；一石勒苏益克部；一（科）〔痾〕尔斯德音部；一劳英不尔厄部。后二部乃与亚里曼国结盟，通共应出兵丁三千六百名。兼摄各地，凡亚细亚州、未里加州、美里加州内皆有之。

《外国史略》曰：大尼国在日耳曼西北之间，微地也。益之以群岛，始能建为一国。扼州中海[40]口，各国商船出入海口者，必纳税饷于大尼，建炮台兵船严守之，故地小而能富强战守。其南方居民，多日耳曼语音，中国称为黄旗。古时与日耳曼同族，好驶船劫掠。罗马国废时，在海隅四处攻击。唐朝年间，与佛兰西、英吉利两国战，据其地，又肆虏掠于西班亚、意大里等国。唐咸通年间，大尼列族始合为一国。宋靖康中，攻陷英吉利，民大半进天主新教。南宋咸淳年间，列族之酋各广土地，据瑞丁并巴得海隅全地，威名大震。明天顺年与那威国合，又欲兼并瑞丁地，屡战败退。明嘉靖年，其民弃新教而归老教，至今不变。后其民在四海通商，如北极之岛及亚默利加群岛并五印度国等处，皆有市埠。又以右老教故，屡与日耳曼、瑞丁国争战，国民受害，如水益深。雍正以来，大尼国与中国广通商，每年商船九只到黄埔贸易。欧罗巴各国交战时，大尼国晏然作壁上观。然佛兰西与英人肇衅，大尼又与佛国结为唇齿，于是英人攻其都而取其战舰。嘉庆〔二〕十（八）年，大尼国以所据那威地让还瑞丁国，始安静。其地平坦，出五谷，多牛。北方一带沙漠，每风害田稼，则种树

以护之。居民颇有胆略，远商寻利，亦多学院。与日耳曼国相连之地，曰老（市）〔布〕，曰何石，曰悉威其。在北（地之）〔之地〕若兰，其大岛曰西兰岛，小岛即副〔宁〕岛、拉兰岛，中有海峡，在瑞丁间，相去不过三、四里，乃各国商船出入洲中海必由之路，故必纳税饷。民无制造，只运出五谷、牛油、麻子，每年约价一千二百万圆。其地广袤千二百二十里，居民二百零七万，城九十八座，所属船九千九百只，贸易甚兴。其都城曰哥宾哈音，在西兰岛海口，街广屋丽。悉威其邑居民一万二千，老布邑居民一万二千。另有所据北海隅之冰兰岛，广袤一千八百里，居民五万，气候甚冷，鲜产物，多火山，恒有山崩地裂之灾。民崇耶稣正教，食鱼牧羊。本港所出者，不足自赡，皆由外运入。

其地近英国之北，有法吕群岛[41]，居民只十之七，余皆荒寒之地，惟业渔及水手。又有青地，广袤二万方里，居民二万四千，冰雪长年不消，无草木食物，居民捕鱼而饮其油。其鲸油所用甚广，各国之船入夏与蛟龟并伐取之。百姓耐艰苦。

大尼国（都）在亚默利加海隅所据之岛八里，居民四万七千，人多黑面；在亚非利加西边者二十二里，居民三万三千。大尼国虽不大，然扼州中海口，地势要害，握商税兵旅之权。每年入公帑千五百二十八万圆，所出者千四百九十五万圆。欠项最重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万圆。兵士三万，火炮千八十门。

瑞丁国、那威国总记瑞丁一作瑞典，或作绥林，或作苏以天，或作雪尔际亚。那威一作诺鲁威，一作那委阿，一作那耳瓦，一作诺尔勿慈亚，皆音之转。

《外国史略》：瑞丁、那威同一区，西北抵冰海，西南抵耶麻尼海[42]，东北界抵麻尔底海，源案：麻尔底海、玻的亚海、斯多各海皆所谓州中海，随地异名也。并与俄罗斯都城波得罗堡接界，东北芬兰，即所谓西费耶斯科。东南斯多尼亚[43]，俄罗斯邑。南北距一千五百五十里，东西距三百五十里。地近冰海，为欧罗巴洲最寒之区。北隅山深雪厚，物产稀少，人皆粗鲁，牧猎为生。瑞丁与那威以伦佛厘尼斯山[44]为界，无酋长。耶稣纪年九（百后）〔世纪末〕，唐昭宗光化（三）年〔间〕。有哈罗佛额[45]统领瑞众屡出寇掠，人皆畏惧，遂自立为王，建都于斯笃和林[46]，距海仅六十里，同区之那威亦属焉。旋又攻得琏国之司兰[47]、阿尔厘[48]、希墨厘斯[49]三岛。立国三十余年，为琏国马里额女王所灭，并所属之那威皆被吞并。然瑞丁土人不服，屡叛屡败。迨至琏国几利斯底奄王暴虐无道，国政大乱。千五百二十年，明武宗正德十五年。有瑞丁人额斯达瓦萨[50]者，树帜恢复，屡破琏国之众，竟抵国都，鏖战三载。琏国厌兵，遂还瑞丁故地。瑞丁复国为王，复攻耶麻尼，取回（粤）〔奥〕地（亚）〔利〕亚所侵地，又并波墨腊厘阿数部落，凡欧罗巴各国有事悉听瑞丁号令。千七百〔九〕年康熙（三十九）〔四十八〕年。为（渣尔）〔彼得〕国王所败，求助于土鲁机。土鲁机为之和解，遂割厘阿厘委阿[51]数大部落以赂（渣尔）〔彼得〕，始罢兵。瑞丁仅守硗瘠边境。越数十年，传至额斯达瓦斯[52]，昏于政

事，国内再变，王位虚悬。众择佛兰西兵帅墨那氏[53]为主。墨那氏恐本国王见讨，故厚结人心自树。又所属那威货物至睦国之都交易，多被挟制，皆瑞丁之大患。立衙门四：一官，一僧，一部落土著，一乡村土著。官衙门千二百人，分三等：曰希腊[54]，曰厘那[55]，曰西委那[56]，凡各首领均世袭。僧衙门大僧师曰阿治弥涉[57]，次曰弥涉[58]。部落（中）土著衙门由各部落中选举有租赋者充之，乡村土著衙门由各乡村选举有产业者充之。五年期集会议一次，期以三月，或展至四月。所议者，文武职官贤否及税饷增减，以听王命。凡会议之时，非服章服（之）〔或〕希腊无坐位。那威设立（鲁）〔斯〕多挺[59]衙门，随时会议，俟王准驳。然一事经三请，亦得准之。瑞丁步兵二万六千三百二十，骑兵四千五百八十，火器兵二千四百，兰威阿兵八万三百六十有八。养兵之法，平日拨田耕种；行阵别给口粮。那威步兵九千六百四十有二，骑兵千有七十，火器兵千二百七十有八。兰威阿驻防兵粮饷如绥林之制。境内伦佛厘尼斯山最大，自（那威）〔绥林〕之俄鼎麻[60]迄（绥林）〔那威〕界，峰高八百丈，起伏绵亘，至北海滨忽高起壁立。河道四：那尔河[61]至额佛里[62]东出海，长二百六十里；额揽弥河[63]、特揽〔弥〕河[64]、腊勃河[65]自北发源，南出海，国中材木，皆由此出洋。湖二：曰委尼湖[66]，曰马里尔湖[67]，为众水之壑。岁浚河道，宣泄积水。奉波罗特士顿教。貌似俄罗斯，好文学，俗淳无盗，作事忍耐，专心技艺，推求金石草木质性。欧罗巴洲各国皆不及焉。产金、铜、银、铁、黑铅、细泥、白矾、硫磺、材木。综计绥林各部落岁产铁百八十万捆达，每捆达计重七十八斤。硫磺千一百五十捆达，白矾四万二千六百捆达。那威首部落沃牙哈斯[68]，向产金、银、黑铅，今则稀矣。那兰斯[69]岁产铜七千八百六十捆达，几力斯底奄山岁产铁十五万捆达。

瑞丁国四部，东界俄罗斯，南界洲中海，西、北界那威。幅员二十九万七千方里，户二百七十七万千二百五十二口。管大部落四，小部落十有七。

绥林勃罗部，东界海，南界曷兰[70]，西、北界那威。领部落三。产细呢、硫磺、白矾。押沙尔[71]每年产银二三千码，铅一万六七千斤，铁矿尤旺。化伦[72]每年旧产铜四千万斤，近年只五百六十万斤，金五十码，银五十码，铁无定数。

腊巴兰部[73]，东界俄罗斯，南界那兰斯，西北界那威。

那兰部[74]，东界海，南界绥林勃罗巴，西界那威，北界腊巴兰。领部落一。每年旧产金三、四十码，近年所产仅十之一。

曷兰部，东、南、西界海，北界绥林勃罗巴[75]。领部落九。产铁。

附那威国

那威国六部，东界俄罗斯及绥林，西、南、北俱界海。户百有五万零百三十二口。大部落六，小部落七。

沃牙哈斯部，东界绥林，南界海及几力斯底庵山，西界麻银哈斯[76]，北界特伦林[77]。领小部落一。土产金、银，今渐少。

肥引墨[78]部，东、南皆界俄罗斯，西界那兰斯，北界海。领小部落一。

那兰斯部，东界腊巴兰，南界特伦林，西、北界海。领小部落一。产铜。

特伦林部，东界那兰，南界沃牙哈斯，西界海，北界那兰斯。领小部落二。

麻银哈斯部，东界沃牙哈斯，南界几力斯底庵山，西界海，北界特伦林。领小部落一。

几力斯底庵山部[79]，东、南、西皆界海，北界麻银哈斯、沃

牙哈斯。领小部落一。产铁、白矾、黑铅、木材。皆原本。

《职方外纪》：欧罗巴西北有四大国：曰大（呢）〔泥亚〕，即黄旗之连国。曰诺而勿〔惹〕亚，即那尔威。曰雪际〔亚〕，瑞丁，一作雪尔际亚。曰鄂底〔亚〕[80]。即普鲁社国。论地界，此四国皆与亚勒马尼〔亚〕国相隔一海，道阻难通，西史称为别一天下。南北经度自五十六至七十三，其南夏至日长六十九刻，其中长八十二刻，其北夏至日轮横行地面，半年为一昼夜。地多山林，产兽及海鱼极大，异于他方。其大泥亚国，沿海产菽麦牛羊最多。（半）〔牛〕输往他国者，岁常五万。海中鱼蔽水面，舟为鱼涌，辄不能行。捕鱼不藉网罟，随手取之不尽也。近二十年内，一国士名地谷白剌格，酷嗜玛得玛第加之学，建一台于高山绝顶，以穷天象。究心三十年，累黍不爽。其所制窥天之器，穷极要（渺）〔眇〕。后有大国王延之国中，以传其学。今为西土历法之宗。其诺而勿惹亚穷五谷，山林多材木、鸟兽，海多鱼鳖。人惟驯厚，喜接远方宾旅。曩时过客侨居者，绝不索物价，今稍需即厌足矣，故其地绝无盗贼。其雪际亚，地分七道，属国十二，欧罗巴之北，称〔第一〕富庶云。

瑞丁国沿革那威国沿革附载。原本无，今补辑。

《贸易通志》曰：瑞丁为北方之国，产铜、铁、木，每年进口货价千三百万员，出口千二百万员。本国船二千四百二十七只，外国船人口者千六百五十八只。瑞丁，一作瑞典，见《每月统纪传》。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瑞丁国西、南、北三方及海，但东连俄罗斯。北极出自五十五度至七十七度，偏东自八度至二十四度。袤三千九十里，延三百五十里。北方岧巍崎岖，其南沆瀣泥地。其

西海边港汊洄洑，若舟不幸遇之必危。其江河最多急流，不长，皆入布尼海隅[81]。天气严凝，大半难耕。居民用鹿为马，其牛羊皆雪中度生焉。居民共计四百万丁。古时此国众蛮突出，侵至欧罗巴之南地。于明万历[82]年间始奉正化、事耶稣，敢作敢为，又受日耳曼国侯之地，兵力甚强。嗣后权势再衰，五爵屡乱。于嘉庆年间，国中尊贵择佛兰西将军为王，修政安民。其土产木、铁、铜，但五谷不足用。其贫民不得食饼薯，则以咸鱼参澜树皮为食。国饷银每年二百万两。其军一万，战舰亦不多。其商船亦到中国贸易。其都城曰士突训，亦通商马头。沃撒剌乃国之书院。其丁末之对面海口，称为鄂堡也。其国之北称为腊地，居民身矮，终身住冰雪之中，劳苦养生。夏时天气又暴热，蚊毒难堪。忽两月后，转瞬冻至。其民出入乘鹿，以奶哺之，以肉养之，以皮穿之，以筋为弓也。又那耳国者，其国西方窄地也。昔属丁末国，于嘉庆(十七)〔二十〕年始归〔瑞〕丁。天气寒凝，与瑞丁不异。其居民捕鱼以代五谷。沿海礅石林立，航船惟难。民性刚悍，虽服瑞丁，而其政事皆酋长专决。

《海录》：绥亦古国在英吉利西少北。案：绥亦古即瑞丁国也，在英吉利西地，其非海南之瑞国明矣。瑞国在英吉利之东也。风俗土产如英吉利，而民情较淳厚。船由荷兰往约旬余，由英吉利约六、七日可到。来广贸易，其船用蓝旗画白[83]十字。

《地球图说》曰：瑞丁国又作苏以天国，东南界海，西北界那尔威，百姓约有二百九十万。都城名士笃哈尔姆，城内民九万，皆耶稣教。有大书院。国北极冷，人民稀少。西方多山，中央江湖甚众。夏时暴热，约六十日或九十日，过此则终年寒冷，冰雪不消，难于耕种。有一兽名快鹿，可以御车代马，形状与暹罗所出大同小异，人饮其乳，食其肉，衣其皮，取其筋以为弓弦。嘉庆

〔二〕十（七）年间，那威国与苏以天国合成一国，而是国之百姓亦有一百十万之数。其天气地势民风与苏以天国相符，土产大抵鹿、马、犬、牛、羊、鱼、红铜、木料等物。

《地理备考》曰：瑞西亚国与诺鲁威（亚）〔牙〕国原分二国。嘉庆二十年，各国公使齐集维耶纳地会议，将二国合而为一。惟二国田土殊地，风俗不一，故仍分释之。

瑞西亚在欧罗巴洲之北，北极出地五十五度二十分起至六十九度止；经线自东（至）〔九〕度起至二十二度止。东至厄罗斯国，西连诺鲁威（亚）〔牙〕国，南枕州中海，北界诺鲁威（亚）〔牙〕国暨冰海。长约二千七百里，宽约一千里，地面积方约二十四万里，烟户二兆八亿口。孤峰峭岭，各不相联。湖河薮泽相间。居北六十度外，荒芜少人。河至长者，曰多尔内亚[84]，曰卢勒亚[85]，曰加黎塞利[86]，曰达勒加尔里[87]，曰加拉辣[88]，曰（达摩勒）〔摩达辣〕[89]，曰（科）达。湖之大者，曰威内尔，曰威德尔[90]，曰耶尔马耳[91]，曰美拉尔，曰西里然[92]，曰斯德尔[93]。南方稍有沃壤，北方尽低陷砂碛。土产银、铜、铁、锡、窝宅、白矾、硫磺、花石、木料、皮货。地气：稍南，人夏日长九时，冬则夜长九时；极北则冬有夜无昼，夏有昼无夜。技艺惟精铁器，贸易较诺〔鲁〕威〔牙〕尤（甚）〔盛〕。其国于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始不受制于大尼国，立首领古斯达鄂者为王。始改古教，奉路德罗修教。至基利斯的那女王[94]，癖好文学，厌苦兵事，逊位于外戚加尔禄斯，而自之罗马国游学不复返。加尔禄斯即查理十二王，康熙三十八年即位，年少锐于战伐，攻克波罗尼〔亚〕国之地过半。波罗尼〔亚〕、大尼、厄罗斯三国将连兵来伐，王闻之，先举兵逐去波罗尼〔亚〕国王，围困大尼国都并败厄罗斯之兵，威声震一时。越数载，再兴师攻波罗尼〔亚〕国，败绩，

奔赴土尔基国请救五载，未获所请乃归。复往围诺鲁威〔牙〕国城，薨于军中。(嗣)〔峨〕王因以大众蹙之，嗣王屡战皆北，割东境之芬兰以讲和，峨军乃罢。嗣王将讨本国土酋之怀贰者，诸酋惧，弑王。其子立，好战增饷，又被废。嘉庆十四年，国戚加尔禄斯摄王位，其养子智略过人，善用兵，所向克捷。王薨，因传以位，亦更名加尔禄斯[95]，即今在位之王也。西境之那威，旧属嗹国。嘉庆二十年，各国公使会议于维耶纳，以瑞地之附近于嗹者归嗹，而以那威归瑞。通国分二十四部：一名斯德哥尔摩，乃本国都也，建于美拉尔湖岸，楼台叠起，风景雅丽，货物骈集，人烟辐辏；一乌布萨拉部，一威士德来斯部[96]，一尼哥兵部[97]，一(科)〔厄〕勒波罗部[98]，一加〔尔〕罗斯达部[99]，一哥巴尔卑〔耳〕部[100]，一日非勒波〔尔〕部[101]，一灵哥宾部[102]，一加尔马部[103]，一仍哥宾部[104]，一哥罗诺卑〔尔〕部[105]，一波勒金日部[106]，一斯加拉波〔尔〕部[107]，一(勒)〔厄〕尔佛斯波部[108]，一(科)〔哥〕德波〔尔〕部[109]，一亚〔尔〕慕斯达部[110]，一基利〔斯的〕安斯达部[111]，一马尔摩呼〔斯〕部[112]，一(科)〔哥〕德(罗)〔兰〕部[113]，一诺〔尔〕波敦部[114]，一威斯德〔尔波敦〕部[115]，一〔威斯德尔〕诺尔兰部[116]，一仍德兰部[117]。其国通商冲繁之地内外不一，半属内地埠头，半属海边。其所兼摄之地惟一海岛，在亚美里加州内。

诺鲁威〔牙〕国即那威国，在欧罗巴北。北极出地五十八度起至七十一度止，经线自东三度起至十度止。东至瑞西〔亚〕国，西枕北海，南接(州中)〔加的牙〕海峡，北界冰海。长三千四百里，宽八百里，地面积方约十五万五千里，烟户一兆零六万六千口。地势由南而北，崭岩嵾(崖)〔嵳〕，海滨礁石槎枒，波涛激涌，舟误触立碎。川泽湖河相间。河至长者，一哥罗门，一达拉

门，一罗慕斯达〔尔〕[118]，一萨尔敦[119]，一多尔内〔亚〕[120]，一亚尔敦[121]，一达纳[122]。湖至大者，一米约森[123]，一发门[124]，一的里斯[125]，一黎斯[126]。北界沙碛，寒冻不毛，居民以渔为业。南有腴壤，稼穑四旬即熟，林密少果实。五金惟银最多，纹石极美。禽兽繁衍，鳞介充斥。北则严寒，南则燠暑。冬令有夜无昼，不见日者七十五日；夏季有昼无夜，不见月者七十五日。五六两月暴暖，蚊蚋密如尘沙。过此霰雪飞集，皆寒冻之日矣。国治与瑞西〔亚〕国同王而异法，奉路得罗修教，其天主公教暨加（诺）〔尔〕威诺修教，为数无几。工市少，技艺庸，惟商贾辐辏。通国分十七部：一亚日胡斯[127]，一（马斯）〔斯马〕勒难[128]，一里德马尔根[129]，一基利斯的安[130]，一布斯给卢[131]，一巴拉德〔斯〕北〔尔〕[132]，一内德尼斯[133]，一满达尔[134]，一斯达完（白）〔日〕尔[135]，一仍尔卢斯卑耳[136]，一南卑尔仁[137]，一北卑尔仁[138]，一罗慕斯达尔[139]，一南德伦的音[140]，一北德伦的音[141]，一诺尔兰[142]，一分马尔根[143]。其通商冲繁之地，半属海边，半属内地之埠。

《外国史略》曰：瑞丁国僻处北方，地冷不毛，古时居民惟以虏掠为生。宋朝时与大尼国始启争端，两国忽合忽分。明嘉靖二年，百姓自择立君曰古士达第一王，聪明智慧，始传耶稣正教。明崇祯二年，国王不忍视日耳曼国天主新教之徒剿灭正教，故领兵入日耳曼国维持保护，以寡胜众，自是瑞丁之名扬于各国。其后甲里第十二王，康熙三十（五）〔六〕年即位，尚年少，邻国兵来攻击。甲里王约大尼国共平之。后胜俄罗斯，破波兰军，侵日耳曼国，各国皆畏其威。俄罗斯军再至，甲里王追入深林，忽峨兵四面伏起环攻，王突围出，遂奔土耳其，间道归本国，再合兵力战，受伤而死。国民与五爵互相斗，国势益废，无能再兴。于是

峨国进迫瑞丁，强夺其地，政事俱由峨国大臣主张，相沿日久。嘉庆年间，其君与佛兰西交战，民人恐惧，因驱其君，谋迎立佛国之将军代王位。赖峨国王击破佛军。嘉庆〔二〕十（八）年议平，获那耳威国地人版舆。到中国贸易。

瑞丁并那尔威，北极出地自五十五度二十二分至七十一度十一分，北至冰海，东南至峨罗斯并巴得海隅，西及北海。两国之南系平地，溪流不大，林甚密。广袤一万三千七百七十里。两国居民四百四十二万。气候（最）〔甚〕冷，在北长有冰雪，虽夏月亦不热，草木难生。山皆在北，而南则泽湖也。那尔威海边，其山石礁如齿，海汊甚深。瑞丁之农地一百七十方里；牧场三百四十方里，湖泽一千零六十方里，荒地一千四百六十方里，独南方可耕也。五谷不足用，居民惟种荷兰薯以养生，以捕鱼为业。山产铁及红铜，运出外国。百姓聪明，而不愿离本土。好酒，耗费，鲜制造，商船一千只。道光十二年，运进者价值千三百五十万圆，运出者价值千二百三十万圆。其（部回）〔都曰〕苏突含岛，居民八万三千。峨丁布居民一万九千。其国肄院，贤儒云集。北去平[144]居民一万九千。甲（申）〔里〕冕[145]一万二千。

瑞丁连那尔威国，俱硗地，鲜食物。松林最茂，其木料为各国所贵。银矿无几。业渔，喜宾客。瑞、那两地之民与日耳曼国之民最相亲，土音不远。其都城曰吉提亚那[146]，居民二万。比音港，居民二万二千八百，是此国之大港。顿害米居民一万二千，出松板，每年价百二十万圆。瑞丁王统辖两国事，必听乡绅会议。有理务之大臣七员，会议之大臣三员。所人国帑每年约千七十四万圆。所进用之军士三万九千，水师大战舰二十只，中船八只，小船八只，炮艇二百四十七只。那尔威国帑所人者银（三）〔二〕百七十八万圆，所出者银二百八十五万圆。军士一万二千，水师小

船六只，炮艇一百一十七只。

《皇清四裔考》：瑞国在西北海中，达广东界俱系海洋，计程六万余里。国中土地平衍。有大山三：一曰庞高天牙礼华，阅三四年，(撤)〔辄〕有光烛天，望之若烟火，四面巉岩，壁立千仞，人迹不能到；一曰布农故巴黎，自山麓达于顶，俱白沙童然，无一草一木；一曰化伦士高劳华，山中产红铜，民为采纳于王。王所居地名士的哥卢，国人会聚之地名曰乙顿巴黎，距王居七百余里。国中四面皆大泽，汪洋千顷。国人之散处者，非驾船不能往来。乙顿巴黎盖泊船总汇处也。凡大市镇，当国人贸易之期，则有官司至，若古司市者，故市镇皆设馆舍以供驻宿，置班衙以供使令。其人信奉天主，俗同英吉利。通市始自雍正十年，至今不绝。

《海录》：(盈黎)〔黎盈〕马禄加国在绥亦古即瑞丁。西北，与绥亦古同一岛，陆路相通而疆域较大，人稍粗壮，风俗土产亦同，即来粤黄旗船是也。即那威国。

【注】

〔1〕那威（Norway），又作那耳瓦、诺那、诺鲁威牙、那耳围，即挪威。

〔2〕伊尔河（Elbe），又作依淤河，即易北河。

〔3〕腊兰（Loland），又作拉兰，即洛兰岛。

〔4〕府领（Funen），又作菲俄尼亚大岛、副宁岛，即菲英岛（Fyn）。

〔5〕西兰（Zenland Sjaelland），又作日伦、塞兰，指西兰岛。

〔6〕戈西哈（林）〔凝〕，又作可品哈音、可本海碮、哥宾哈音，哥卑纳给、可品哈阴，即哥本哈根。

〔7〕加纳王，指克努特（Canute）大王。

〔8〕马额女王，又作马加里达女王，指玛格丽特（Margaret of Waldemar）。

〔9〕几立斯底奄王（Christian），又作基里斯的亚奴、几利斯底奄王，指克里斯蒂安一世。

〔10〕波墨拉厘阿（Pomerania），又作波墨腊厘阿，即波拉美尼亚。

〔11〕老引墨（Lauenburg），又作劳布·劳英不尔厄，即劳恩堡。

〔12〕禄，指公爵（Duke）。

〔13〕加稳斯即伯爵（Counts）。

〔14〕麻伦，即男爵（Barons）。

〔15〕加的牙峡（Kattegat），即卡特加特海峡。

〔16〕入德兰（Jutland，Jylland），又作越兰、若兰，即日德兰。

〔17〕石勒苏益克（Schleswig），又作塞力斯稔、威悉其，即石勒苏益格。

〔18〕（科）〔荷〕尔斯德音（Holstein），又作和尔色鼎、何石，即荷尔斯泰因。

〔19〕士哇，实指西兰岛（Zealand）。

〔20〕颠地墨（Denmark），又作领墨、丁抹，即丹麦。

〔21〕亚里多那马头（Altona），即阿尔托纳。

〔22〕翰堡港（Hamburg），即汉堡。

〔23〕基（国）〔里〕（Kiel），即基尔。

〔24〕驾卢特（Canute），又作加奴度王，指克努特大王。

〔25〕波罗士特正教（Posteslantism），即新教。

〔26〕顿害米邑（Trondhein），即特隆赫姆。

〔27〕北音邑（Bergen），又作比音港，即卑尔根。

〔28〕哈那挂（Hannover），又作亚诺威尔，即汉诺威。

〔29〕埭尼国；又作哇马、低纳马尔加，即丹麦（Denmark）。

〔30〕〔亚〕利曼（Allemagne），即德国。

〔31〕爱撒伦（Iceland），又作义斯兰地、冰兰岛，即冰岛。

〔32〕青蓝国，又作青地，即格陵兰（Greenland）。

〔33〕加的牙海峡（Kattegat Straits），即卡特加特海峡。

〔34〕巴尔的哥海（Baltic Sea），又作麻尔底海，即波罗的海。

〔35〕（亚）〔入〕德兰海汊，即斯卡格拉克（Skagerrak）海峡。

〔36〕亚（西）〔德〕兰的海（Atlantic Sea），即大西洋。

〔37〕加尔威诺修教（Calvinis），即加尔文教。

〔38〕瑞西〔亚〕（Suesia），即瑞典（Sweden）。

〔39〕斯干的那瓦国（Scandinavia），即斯堪的纳维亚。

〔40〕此“州中海”指波罗的海。

〔41〕法吕群岛，即法罗（Faroe）群岛。

〔42〕耶麻尼海（German Sea），即北海。

〔43〕斯多尼亚，疑指爱沙尼亚（Estonia）。

〔44〕伦佛厘尼斯山，即多弗伦尼斯（Dofrines）山脉。

〔45〕哈罗佛额，指哈拉尔德·霍尔法格莱（Harold Harfager），挪威国王。

〔46〕斯笃和林（Stockholm），又作士突训、士笃哈尔姆、苏突、含岛、士的哥卢，即斯德哥尔摩。

〔47〕司兰，即设得兰（Shetland）群岛。

〔48〕阿尔厘，即奥克尼（Orkney）群岛。

〔49〕希墨厘斯，即赫布里底（Hebrides）群岛。

〔50〕额斯达瓦萨，又作古斯达鄂，即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Vasa）。

〔51〕厘阿厘委阿，即拉脱维亚（Latvia）。

〔52〕额斯达瓦斯，即古斯塔夫四世（Gustav Ⅳ）。

〔53〕墨那氏，指贝尔纳多特（Bernadotte）。

〔54〕希腊（herra），意为爵士。

〔55〕厘那（reddar），意为骑士。

〔56〕西委那（Sivena），意为绅士。

〔57〕阿治弥涉（archbishop），意为大主教。

〔58〕弥涉（bishop），意为主教。

〔59〕（鲁）〔斯〕多挺（storthing），意指挪威的议会。

〔60〕俄鼎麻（Gottenburg），又作鄂堡、峨丁布、乙顿巴黎即哥德堡（Göteborg）。

〔61〕那尔河，又作达河，即达尔（Dahl）河。

〔62〕额佛里，即耶夫勒（Geffle）。

〔63〕额揽弥河，又作哥罗门河，即格罗马（Glama）河。

〔64〕特揽〔弥〕(Dramme)河，又作达拉门河，即哈林达耳(Hallingdal)河。

〔65〕腊勃河，即洛根（Logen）河。

〔66〕委尼（Wener）湖，又作威内尔湖，即维纳恩（Vänern）湖。

〔67〕马里尔（Måler）湖，又作梅拉尔湖，即梅拉伦（Mälaren）湖。

〔68〕沃牙哈斯，即阿格胡斯（Aggerhuns）。

〔69〕那兰斯，疑即诺尔兰德（Nordland）。

〔70〕曷兰（Gothland），即哥德兰（Gotland）。

〔71〕押沙尔（Upsal），又作沃撒剌、乌布萨拉，即乌普萨拉（Uppsala）。

〔72〕化伦（Falun），即法伦。

〔73〕腊巴兰部，又作腊地，即拉普兰（Lappland）。

〔74〕那兰部，即诺尔兰德（Norland）。

〔75〕绥林勃罗巴，意指瑞典本部。

〔76〕麻银哈斯，即卑尔根胡斯（Bergenhuus）。

〔77〕特伦林，即特隆提因（Drontheim）。

〔78〕肥引墨部，即芬马克（Finnmark）。

〔79〕儿力斯底庵山部，即克里斯蒂安桑（Christiansand）。

〔80〕郭底〔亚〕，即哥特兰（Gotland）岛。此地在《职方外纪》成书23年后始属瑞典。

〔81〕布尼海隅，即波的尼亚湾（Gulf of Bothnia）。

〔82〕应作“嘉靖”。

〔83〕“白”字似应作“黄”。

〔84〕多尔内亚（Torneae），即托尔尼奥（Torneälv）河。

〔85〕卢勒亚（Luleae），即律勒（Luleälv）河。

〔86〕加黎塞利，即谢累夫特（Skellefteälv）河。

〔87〕达勒加尔里，即卡利克斯（Kalixälv）河。，

〔88〕加拉辣，即克拉尔（Klarälven）河。

〔89〕（达摩勒）〔摩达辣〕，即木塔拉（Motala）河。

〔90〕威德尔（Wetter），即维特恩（Vattern）湖。

〔91〕耶尔马耳，即耶尔马伦（Hjälmaren）湖。

〔92〕西里然（Siljan），即锡利延湖。

〔93〕斯德尔，即斯土尔（Stosjön）湖。

〔94〕基利斯的那女王，指克里斯蒂娜（Kristina）女王。

〔95〕加尔禄斯，指贝尔纳多特（Bernadotte），即查理·约翰十四世（Charles John XIV）。

〔96〕威士德来斯部（Vasteras），即韦斯特罗斯。指今西曼兰省。

〔97〕尼哥兵部（Nyköping），即尼彻平，指今南曼兰省（Södermanland）。

〔98〕（科）〔厄〕勒波罗部（OrebroLän），即厄勒布鲁省。

〔99〕加〔尔〕罗斯达部（Karstad），即卡尔斯塔德，指今韦姆兰省（Varmlands）。

〔100〕哥巴尔卑〔耳〕部（Kopparberg），即科帕尔贝里省

〔101〕日非勒波〔尔〕部（Gefleborg），即耶夫勒堡省（Gavleborg）。

〔102〕灵哥宾部（Linköping），即林雪平，指今东约特兰省。

〔103〕加尔马部（Calmar），即卡尔马省（Kalmar Län）。

〔104〕仍哥宾部（Jonkoping Län），即延雪平省。

〔105〕哥罗诺卑〔尔〕部（Kronobergs），即克鲁努贝里省。

〔106〕波勒金日部（Blekinge），即布莱金厄省。

〔107〕斯加拉波〔尔〕部（Skaraborg），即斯卡拉堡省。

〔108〕（勒）〔厄〕尔佛斯波部（Elfsborg），即艾尔夫斯堡省（Alvsborg）。

〔109〕（科）〔哥〕德波〔尔〕部（Gottenborg），即哥德堡（Goteborg），指今哥德堡—布胡斯省（Goteborg-Bohus）。

〔110〕亚〔尔〕慕斯达部（Halmstad），即哈尔姆斯塔德，指今哈兰德省（Halland）。

〔111〕基利〔斯的〕安斯达部（Christianstadt），即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省（Kristianstad）。

〔112〕马尔摩呼〔斯〕部（Malmohus），即马尔默胡斯省。

〔113〕（科）〔哥〕德（罗）〔兰〕部（Gotland），即哥得兰省。

〔114〕诺〔尔〕波敦部（Norrbotten），即北博滕省。

〔115〕威斯德〔尔波敦〕部（Vasterbotten），即西博滕省。

〔116〕〔威斯德尔〕诺尔兰部（Vasternorrland），即西诺尔兰省。

〔117〕仍德兰部（Jantland），即耶姆特兰省。

〔118〕罗慕斯达〔尔〕（Romsdal），即罗姆斯达尔河。

〔119〕萨尔敦（Salten），即萨尔坦河。

〔120〕多尔内〔亚〕（Torneā），疑即托尔尼奥河。

〔121〕亚尔敦（Alten），即阿尔塔河。

〔122〕达纳（Tana），即塔纳河。

〔123〕米约森（Miosen），即米约萨（Mjsa）湖。

〔124〕发门，即法蒙德（Famund）湖。

〔125〕的里斯（Tyris），即蒂里斯湖。

〔126〕黎斯（Rys），即勒斯湖。

〔127〕亚日胡斯（Aggerhuns），即阿克什胡斯郡（Akershus）。

〔128〕（马斯）〔斯马〕勒难（Smaalehnene），待考。

〔129〕里德马尔根（Hedemarken），即海德马克郡（Hedmark）。

〔130〕基利斯的安（Christian），即克里斯蒂安桑，指今西阿德尔郡。

〔131〕布斯给卢（Buskerud），即布斯克吕郡。

〔132〕巴拉德〔斯〕北〔尔〕（Bradsberg），即布拉德斯贝里。

〔133〕内德尼斯（Nedenes），即内德内斯。

〔134〕满达尔（Mandal），即曼达尔。

〔135〕斯达完（白）〔日〕尔（Stavanger），即斯塔万格，指今罗加兰郡。

〔136〕仍尔卢斯卑耳（Jarlsberg），即雅尔斯贝里。

〔137〕南卑尔仁，即南卑尔根胡斯（Sondre-Bergenhuns）。

〔138〕北卑尔仁，即北卑尔根胡斯（Nordre-Bergenhuns）。

〔139〕罗慕斯达尔（Romsdal），即默勒—鲁姆斯达尔郡（Moreog Romsdal）。

〔140〕南德伦的音（Sondre-Trondhiem），即南特伦德拉格郡（Sor-Trondelag）。

〔141〕北德伦的音（Nordre-Trondhiem），即北特伦德拉格郡（Nord-Trondelag）。

〔142〕诺尔兰（Nordland），即诺尔兰郡。

〔143〕分马尔根（Finmarken），即芬马克郡（Finnmark）。

〔144〕北去平（Norrköping），即诺尔彻平。

〔145〕甲（申）〔里〕戛，即卡尔斯克鲁纳（Karlskrona）。

〔146〕吉提亚那（Christiania），即奥斯陆（Oslo）。

海国图志卷五十九

邵阳魏源重辑

外大西洋墨利加洲[1]总叙

鸣呼！弥利坚国[2]非有雄材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加者佛兰西，而英夷横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惟弥利坚国邻南洲[3]，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币，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故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

魏源又曰：弥利坚与英夷所据皆北洲[4]，其南则最大者为孛露国[5]，起赤道南三度至赤道南四十一度，大小数十部，广袤万

余里，国中金、银、铜极多，国王宫殿皆以黄金为板饰之，惟铁最少、最贵。其道路自国都以达四方，凿山平谷，更布石为坦途，驿使传命，数里一更，三日夜可达二千里。其出音各种，而别有一正音可达万里之外，与中国官语相等，非西洋国国殊音之比，故与（南）〔北〕洲之弥利坚，皆墨利加之二大雄邦也。乌乎！八荒以外，存而不论，乌知宇宙之大哉！

外大西洋北墨利加

墨利加洲沿革总说原本无，今补。

此洲明代始有闻，故前史无可考。今述沿革，自明代西人之书始。

《职方外纪》曰：亚墨利加，第四大洲总名也。地分南北，中有一峡相连。峡南曰南亚墨利加，南起墨瓦蜡泥海峡[1]，南极出地五十二度，北至加纳达[2]，北极出地十度半，西起二百八十六度，东至三百五十五度。峡北曰北亚墨利加，南起加纳达，南极出地十度半；北至冰海，北极出地度数未详；西起一百八十度，东尽福岛[3]三百六十度。地方极广，平分天下之半。

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三大洲，于大地全体中止得什三，余什七悉云是海。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4]者，素深于格物穷理之学，又生平讲习行海之法，居常自念天主化生天地，本为人生据所，传闻海多于地，天主爱人之意恐不其然，毕竟三洲之外，海中尚应有地。又虑海外有国，声教不通，沉于恶俗，更当远出寻求，广行化诲，于是天主默启其衷。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

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因闻诸国王，资以舟航粮糗器具货财，且与将卒以防寇盗，珍宝以备交易。阁龙遂率众出海，展转数月，茫茫无得，路既危险，复生疾病，从人咸怨欲还。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颂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时未敢登岸，因土人未尝航海，亦但知有本处，不知海外复有人物。且彼国之舟向不用帆，乍见海舶既大，又驾风帆迅疾，发大炮如雷，咸相诧异，或疑天神，或谓海怪，皆惊窜奔逸莫敢前。舟人无计与通，偶一女子在近，因遗之美物、锦衣、金宝、装饰及玩好器具，而纵之归。明日，其父母同众来观，又与之宝货。土人大悦，遂款留西客，与地作屋，以便往来。阁龙命来人一半留彼，一半还报国王，致其物产。其明年，国王又命载百谷百果之种，并(携)〔移〕农师巧匠往教其地，人情益喜。居数年，颇得曲折，然犹滞在一隅。其后又有墨利哥[5]者，至欧罗巴西南海，寻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南）〔亚〕墨利加。数年之后，又有一人名哥尔德斯[6]，国王仍赐海舶，命往西北寻访，复得大地，在赤道以北，即北墨利加。

其地从来无马，土人莫识其状，适舟人乘马登岸，彼中人见之大惊，以为人马合为一体，疑兽非兽，疑人非人。但赍两种物（至）〔来〕，一是鸡豚食物等，云“尔若人类，则享此”：一是香花鸟羽等，云“尔若天神，则享此”。既而尝其食物，方明是人，从此往来不绝。其中大国与欧罗巴丑遗相通，西土国王亦命教中掌教诸士至彼劝人为善。数十年来，相沿恶俗稍稍更变。

其国在南墨利加者有孛露，有伯西尔[7]，有智加[8]，有金加西蜡[9]。南北相连处有宇革单[10]、加达纳[11]。在北墨利加者有墨是可[12]，有花地[13]，有新拂郎察[14]，有拔革老[15]，有农

地[16]，有畜未利[17]，有新亚比俺[18]，有加里伏尔尼〔亚〕[19]，有西北诸蛮方。其外有诸岛，总名〔亚〕墨利加岛云。

《贸易通志》曰：默利加内地自昔荒芜，人迹罕到，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土人游牧射猎为生。自欧罗巴商舟往彼垦地通市，商民云集，物产殷阜，技艺日广，教化日兴。

《每月统纪传》曰：亚墨利加南至冰海，北至冰海，西至大洋，东至大西洋，西北庶与亚细亚相连，只隔峡也。南极出地五十五度五十九分，北极出地八十度有余。自此更南更北，因冰如狱，船不能到，故不知其度数。西出地偏西一百六十八度一十八分，东出地偏西三十四度五十四分。

《美理哥国志略》曰：美理哥洲处于极西，自古无有海外之人至此地者，直至明代，西洋明理之士遥思地圆如球，东西二方未必遂无土地，于是有伊大理[20]人名哥伦布，禀其国王，求发船以往，国王不允。复求于葡萄牙国王，亦不允，复连禀西班雅国王，延至八年，始蒙许之。以大船一只、小船二只，共百余人，于宏治五年八月初向西启行，二十余日不见厓岸，同舟水手防致绝粮，皆欲返棹，船督哥伦布再三劝勉。后渐见空中有鸟，远有堤岸；由是用千里镜而远眺，乍见人烟，鼓棹前驱。船至傍岸，手执小旗祷谢上帝，众皆托足在此过冬。明年，舟旋返国。迨宏治十年，复有船主亚美理哥至此久驻，故后人即以其名名此地焉。

正德年间，有欧罗巴人解缆西行，先到美理哥洲，西后过亚细亚之中华、之印度，又过利未亚，以还欧罗巴。亦有解缆东行，先过利未亚，再过印度，过中华，而后西至美理哥洲，以返欧罗巴。可知自西而东，自东而西，皆环圆如球明矣。初，有葡萄牙人名嘉奴者，禀请发船五只东行，旋绕至西，(园)〔圆〕地而返。返之日，王赐以银铸小地球，上刻字云，始环地而旋者，其嘉奴

乎！今则海道益习，洋船自东往西，或由西返东，环地而返，计不过八九月之间，即可周行全地，皆前人开创之功也。

美理哥地又分南北二方，广阔相似，中有狭地相连。南北二方所属各有数国，北方之极处则属英吉利、鄂罗斯二国，但其腹地则为美理哥兼摄邦国焉。有《美理哥国全图》，惜未之见。

《万国地理全图》曰：亚默利加大地自北七十度袤至〔南〕五十六度，长二万七千里。其大地分两方，一南一北，由巴那马微地[21]相连，南至大南海，北及冰海，东至大西洋海，西及大洋海一带，高山绵亘，直至海边，嶔岑嵬巍，在南方层岗叠巘，高接云霓。(四)〔西〕山[22]之中，高峰百七十丈，其山之左右南北，广坦袤延，圆方六十万有余方里。地虽浩瀚，非亚、非沙漠之比，江河疏通支灌，草木丰茂。其高敞之地，高于海六十丈，似亚齐亚。土沃民饶，产物丰美，如白糖、加非、橙、柑等果，由他国而移种者；及牛、马、羊等五畜，亦由异国运至而孳生者。民分四族：曰土人，乃原始所驻者；曰白面之氓，由欧列国来者；曰黑民之人，由亚非利加买来者；此等族类互相结亲。其居民似中国，然其行藏动止殊异。至白面之族，大半英吉利、是班牙、葡萄牙三国之后裔。古时亚默国隔重海，与列欧国无往来，其土民不知耕田，但知游猎。林内尚有几国，颜状慈善，性情教让，但毫不识字，又不知农，惟待天生地产。于明朝年间，列欧国专务寻新地以开商路，于是智士名曰可伦，奏请是班牙国王兵船望西而驶，于明孝宗(四)〔五〕年得到其地，知山内藏金不少，据获其土，金玉山积。遇有葡萄亚船，被风飘到南方，亦守其新地。是时英国亦调船航海而抵亚默利加北方。其佛兰西亦据褊少之地。此四国占据大地，惟是班牙国之藩属最延，不下欧罗巴之列国也。历三百年，忽于乾隆四十年间，人英国版图之士氓，齐心奋勇与英

死战，而自立国。于道光年间，是班牙之新地逐一效尤，驱其旧主，而各自专制，此次尚存数岛以及英国北地。今陈其列国风俗之淳漓，民人之利病，疆域之大小，山川之形势，户口、田赋、兵防、学校之盛衰，逐一详述之。

又曰：北默利加，冰海周绕北极，沿海墺湾，石山巉岩，天气最寒，夏亦飞雪，秋先结冰。冬月全系长夜，星露满天；五六月间，则太阳不落，其冰渐消，浮于海面，若叠山然。列西国冒危，连年调船前往其境，幸到北极者，厚许赏给。此等船冬停冰中不动，水手以雪盖船。每年英吉利、荷兰等国，驾船遍驶，以捕鲸鱼、海犬、海马等兽，煮肉而收其油。夏时各国巡船百余，所获鲸鱼及骨价银计二百万有余两，但百千水手或覆舟，或被鲸拉溺深渊，好利习危，不顾生命。此海鱼鳖无数，居户捕以为食，而衣海犬之皮。穴处土中，人甚矮陋，冬时昼夜烧油自照。此处亚齐亚及亚默利加惟隔海峡，故峨罗斯国由其藩属迁此，以捕貂鼠、海虎之毳兽。

《地球图说》：北亚美利驾大洲，东界大西洋，南西两面界大东洋，北界北冰洋，百姓共三千零七十五万之数。洲北地近北极，故凡沿冰洋之处，当地球偏北，天气极寒，惟夏月太阳不隐，冰雪始消，漫浮于海，如叠山岳，舟触之者立摧破。其南方地当热道，则天又极暑矣。溯三百六十五年前，各国尚不知有此大洲。明朝宏治间，意大里国有一智士名可伦波，遍谒国王，愿借船觅地，均不信从，后大吕宋信从其言。驾船至彼，果得是洲，且山内金银充牣，惜远隔重洋，与欧罗巴列国无往来之礼，不知耕读，与木石居，与禽兽伍，好逸恶劳，食天生之果。以后英吉利、佛兰西、大吕宋三国之人相踵而至，繁延不绝，瓜分为属。峨罗斯国人闻之，亦徙民于兹，而割据属地焉。至中国乾隆四十年间，是

洲之民不甘属英，两相决战，自立为花旗[23]国号，自主其地。又是洲之南，系大吕宋所属，今亦两相决战，定为麦西可国。但洲内尚有各种属国，即峨罗斯属国，埭尼[24]属国，英吉利属国，花旗国，麦西可国，跨氐马剌[25]国是也。

又曰：南亚美利驾大洲，东、南、北三面都界大西洋，西界大东洋[26]，百姓约千六百万之数。是洲在昔本系英吉利、佛兰西、大吕宋、葡萄亚、荷兰五国管辖，悉自立为国。惟国之小者力不能自树，仍为荷兰、英吉利、佛兰西三国瓜分，所属洲内之国：一曰可伦比[27]，二曰器亚那[28]，三曰比鲁，又名伯路。四曰被西，又名巴悉。五曰波利非亚[29]，六曰智理[30]，又名治理。七曰伯大加宜[31]，八曰育奈士迭国[32]。大半天主教，小半耶苏教。洲内多高山，而土地平坦。有三大江：曰亚脉松江[33]、阿利挪加江[34]、伯拉达江[35]。亚脉松之江，其大甲于天下，洲东有极大旷野，林木参天，（线）〔绵〕延万里，内多猛兽、大蛇、野马、野牛、驼鸟。土产金、银、马口铁、水银、金钢钻、煤炭、珍珠、铜、药材、木料、五谷、白糖、鸟兽皮等。洲之西，有一带高山，名安地师[36]，计二千一百四十四丈，折里得十二里，计长五千四百里，中有火山，不时地震。

《外国史略》曰：亚默利加大地分南北两洲，中隔东西海港，以巴那马一峡相连，广袤方圆七十五万里，南及大南洋，北至冰海，东及大西洋，西及大东洋。北极出地自七十二度及南极五十六度，偏西自三十五度及一百七十度，长约三千六百里，最广之处横阔一千零六十里，惟巴那马地甚窄，阔只六里，在南北二洲之间。其西面皆山，其东边亦有山，连延不绝。北半地有三角之形，广袤三十四万五千里，居民二千五百万，有大湖、长河、长江。东边海隅，西边皆山，地硗多沙石。所有各湖，广袤四千六

百里。峨罗斯及英藩属、花旗、麦西哥等国，俱在南北两地内，西海隅有大西洋之群岛。南半地广袤方圆三十五万里，形状亦似三角，沿海之山，距海滨十五里，自南地嘴延及巴那马，高有三千三百丈者，上永积雪，内有火山四十余，地频震，火山出火浆为硫磺。东方平坦。其山出白金、黄金、白铜各宝。此洲各国：曰巴他峨尼，曰拉八他[37]，曰治利，曰乌路危[38]，曰巴拉危涯[39]，曰破利威，曰北路，曰巴悉，曰危亚那，曰可伦比等国及列西国之藩属地。此地与欧罗巴各国自古无往来。有是班牙国智士名可伦者，通地理，默思地既圆体，东半球既有地，西半球亦当有地，因请于国王，航海往访。望西而驶，浩无涯岸，从人皆欲退，可伦锐志前行，届（斯）〔期〕抵一大洲，可伦上岸，见居民驯良，皆以金饰身，问知其来处，遂据此地开矿。回报国人，来者益众，于是此洲名扬海外。又或过巴那国峡，而据北路各金银山，获宝千万。是洲广大之地，盖归是班亚国为藩属，人户虽罕，财宝极盛。后有葡萄亚国之船，到巴悉国据其地。英人亦于（此）〔北〕亚默利加据麦西哥金银之山开垦，佛兰西、荷兰、大呢等国亦从其后分据各地，皆较是班亚所属地甚为狭小于是欧罗巴各国互相争夺连三百年。乾隆三十（七）〔八〕年，英国藩属之民因增饷肇衅，佛兰西、是班亚、荷兰兼助之，英人于四十六年议和，由是听其自主，不为藩属，即今育奈（大）〔士〕迭国，中国所称花旗国也。嗣后是班亚于嘉庆年间与佛兰西交战不息，所有藩属亦皆叛之，各自立为列国。

《地理备考》曰：亚美〔里〕加洲即所称新域是也，中分两区，界枕四海，版舆亚于亚细亚洲。水道之多，甲于天下。土腴产丰，人烟稠密，地气互异。

亚美里加洲自纬度北七十一度起至南五十四度止，经度自巴

黎斯午线西三十六度起至一百七十度止。本洲之地四面枕海，东至亚德兰的海[40]，西至大海暨白令海峡，南至南海，北至冰海。

本洲有外海、内海。外海者，东亚德兰的海，西平海，又名大海，南南海，北冰海，四面环绕，并皆相通；内海者，东安的列斯海[41]，西白令海，北巴非英[42]、阿德孙[43]二海，各自为（汇）〔道〕，不相通达。

江河之长，本洲为最。在南者尤甚于北，其较大者南北约十有二：曰马拉（良）〔娘〕乃江河之首也，曰科勒诺哥，曰多干定[44]，曰桑方济各[45]，曰银河，皆注于大西洋海；曰马达（勤）〔勒〕那[46]，注于安的列斯海，是为南海之最；曰马更些[47]，注于冰海；曰桑罗稜索[48]，曰德拉瓦勒[49]，曰波多马哥[50]，皆注于大西洋海；曰米西西卑[51]，曰北河[52]，皆注于美诗哥海湾[53]，是为北河之最。

本洲之湖最盛，北区尤甚，每有因阴雨涨溢，泛滥国中。北区湖之大者曰意斯哥拉窝[54]，在新北勒达尼亚地[55]，曰苏卑里（的）〔约〕尔[56]，曰米济安[57]，曰呼伦[58]，曰厄列[59]，曰乌达里约[60]，皆在花旗国之北；曰尼加拉瓜[61]，在瓜的马拉国[62]。南区湖之大者，曰马（加来）〔来加〕波[63]，在哥伦比亚国；曰的〔的〕加〔加〕，在北卢国；曰诗拉（即）〔耶〕斯[65]，在北卢、巴拉西利二国之间；曰巴德斯[66]，在巴拉西利国之南。其余小湖不序。

本洲海岛甚多，有一岛一名者，有数岛同名者：曰日美斯[67]，曰苏登波敦[68]，皆在阿德孙海[69]；曰德拉诺瓦[70]，曰桑诺汉[71]，曰安的（斯哥）〔哥斯〕第[72]，曰迷给伦[73]，皆在桑罗稜索海湾[74]；曰北尔慕达斯[75]，曰郎加[76]，皆在亚德兰的海；曰卢加亚[77]，（曰）〔又名〕巴合马，（曰卢加亚）曰新波罗委连

西亚[78]，曰桑萨瓦多〔耳〕[79]，曰大安的列斯[80]，曰古巴[81]，曰稜买加[82]，曰桑都名额斯[83]，曰波尔多黎各[84]，曰小安的列斯[85]，曰德辨达的[86]，曰马尔的尼各[87]，曰瓜德卢卑[88]，曰多米尼各[89]，曰（马）〔巴〕尔巴德[90]，曰安的各阿[91]，曰三达古卢斯[92]，皆在亚德兰的与安的列斯二海之间；一名发尔哥兰[93]，〔中有数岛〕曰诺委日耳〔日亚〕[94]，曰马加连义斯[95]，皆在南海；曰济罗哀[96]，曰若汉发尔难得斯[97]，曰亚拉巴额[98]，曰勒委列黎日多[99]，曰瓜达拉[100]，曰王古委尔[101]，曰昔德加[102]，曰哥的亚各[103]，皆在大海；曰加拉尔哥[104]，曰桑马（罗）〔罢〕斯[105]，曰桑保罗[106]，曰桑若尔日[107]，曰亚（稜）〔留〕德斯[108]，皆在白令海。

本洲径地居七，其著名大径一，名曰巴那马，为南北二区相通之路。

本洲平原覃广，其在马更些、米西西（北）〔比〕二河之间者，地面积方约有三百三十七万五千里；其在南方者，地面积方约有二百六十五万里；其在安得斯山[109]、巴拉西利各山、亚德兰的海暨马加连义斯峡[110]之间者，名曰银河平原[111]，地面积方约有一百六十八万七千五百里；其在加给大河[112]滨至科勒诺哥河口者，地面积方约有三十六万二千五百里。其较小者不及备载。

本洲荒野狄于亚细亚、亚非里加二洲之广，而硗瘠则同之。一在北卢、济利二国之间，一在北卢国海滨，乃其较大者也。

本洲地气南北互异，其南方夏暑与北方冬寒，均甚于欧罗巴洲。寒道严冷，南北皆然，物产维艰，人多寒疾。温道炎热，西南为甚。热道温和（不似）〔以视〕亚非里加洲之酷烈，为人物所难堪者，则本洲未之有也。

金银之多，本洲中热道为最，他洲莫及。至于铜、铁、锡、铅

以及水银、石类等项，靡弗备具。至于飞潜动植，他洲所有者，此皆蕃育。

本洲人民约计（五至）〔三京〕九兆余口。

本洲原属古教，自欧罗巴洲人前来居住，始有奉耶稣之教。迄今奉古教者三十分之一，但所奉耶稣之教名目各殊，曰公教，曰修教，曰路得罗，曰加尔威诺，曰厄肋西亚[113]国教，各从所尚，趣向不同。又有奉大秦古教者。

本洲各国多有不设君位，〔大半〕立官宰理，有黎庶公举者，有历代相传者。至于欧罗巴洲兼摄各国，照藩属之例。

本洲技艺与欧罗巴洲技艺相同。盖三百年来自英吉利、佛兰西、亚里曼等国来居之后，所有技艺靡弗相授，因得工作精巧，织纺佳美。然各国中惟花旗国为魁，百工制造，俱与欧罗巴洲精巧相等。其美诗哥、北卢、哥伦比亚、济利、巴拉西利等国则次之，然巴拉西利等处仍属精巧。

本洲分建各国，曰〔合众国〕（育奈士迭国，亦曰弥利坚国，亦曰花旗国，皆外人名之也），曰美诗哥，曰德沙[114]，曰瓜的马拉，曰桑萨〔尔〕瓦多〔耳〕[115]，曰哄都勒斯[116]，曰尼加拉瓜，曰哥斯德尔黎加[117]，曰新加拉那大[118]，曰厄瓜（尔多）〔多尔〕，曰委内瑞辣[119]，曰北卢，曰波里维亚，曰济利，曰巴拉大河（花旗）〔合众〕国[120]，曰巴拉乖[121]，曰乌拉乖[122]，曰巴拉西利，曰海地。其欧罗巴洲之英吉利、吕宋、佛兰西、贺兰、低那马尔加[123]、厄罗斯、瑞西亚等国兼摄之地，暨巴达科尼亚[124]部（分）落〔分〕，序于后。

本洲落机大山犹亚细亚之昆仑，绵亘极南北，为本洲各山之主，殆无与匹敌者矣。

弥利坚即美里哥国总记上

《美里哥国志略》曰：环地周围三百六十度，以天测地，则美理哥地属七十余度，中国亦属七十余度。若以南北环地而计，周围亦三百六十度，内三十余度属美理哥国，三十余度属中国。中国之京城与北极相去不过五十度，而美理哥国之都城，与北极相去亦不过五十二度，所以美理哥国之北甚寒，而中国之北亦然。自赤道至中国之南相去不过二十度，而美理哥之南至赤道亦不过相去二十九度，中国之东有大洋，而美理哥之东亦然。可知二地东南北皆无异，惟中国之西皆列国为交界，而美理哥西则茫茫无际焉。美里哥北有英吉利附庸之国，南有墨息哥国，案：墨息〔哥〕即墨西（西）科，亦作墨是可。东有压澜的海[125]，西有太平海。然以普天下分为二十一分，而兼摄邦国仅属一分矣。

原夫创国之始，即有伊大里、法兰西、西班雅、英吉利、荷兰等国人迢递而至，贸易至今，不过三四百年。外国至者，亦年来年返。后见其无国主，民散俗朴，无不欲夺其土地。适值年荒，民多就食于别国，势益涣散，各国遂加之以师旅，新国不能自立。追明万历年间，有英吉利人禀其女主，请开新国，遂创费治弥亚[126]之地。及占士王[127]，遂建城，令七人管治，内一人为首，六人助之，大小文武官吏任其选用，以王名名之曰占士城[128]。其后泰昌年间，英吉利王严谕庶民，奉上帝者画一同归波罗士特教，不得任意奉额利教、加特力教，违者加刑。由是国人愿请徙居新国者二三百人，盖奉加特力教，欲随意事上帝也。初至北方玭理某之地，即以此名新洲，后又名之曰新英吉利。时有土人头目名马沙雪，厚待英吉利人；为之地主。其后分茅列土，有马沙诸些

部[129]，盖为此头目而名也。自泰昌、天启间，英人到新国者三千余人。因人众，始分居新韩赛[130]、罗底岛[131]、缅部[132]等地，惟总名则曰新英吉利矣。前英吉利人至新方者，特欲得随意奉教，故一至后，即起殿堂以事上帝，设官职，立学校。万历年间，有荷兰人至新地之南方，名其地曰新荷兰，其后，康熙三年英吉利人逐荷兰，改其地名曰新约基。崇祯年间，新荷兰之南有瑞典人居此，名之曰新遮些[133]，其南亦有瑞典人居其地，称曰底拉华[134]，既而皆为荷兰人夺之，英吉利又逐新荷兰而尽有其地。康熙二十年间，有英吉利人卫廉边者，其父前为水师帅，禽贼极多，王赐以金，不受，求赐一新地，于是王授以印信而往，名其地曰边西耳文[135]也。边者姓也，西耳文者野地也，谓边姓之野地也。崇祯五年，有英吉利人禀女王，欲居新国之极南，遂名其地曰马理兰[136]。马理者后也，兰者地也，谓王后所赐地也。顺治五年，有英吉利人至新方费治弥亚之南，称其地曰驾罗连[137]，内又分南北二（都）〔部〕。自万历年间始有费治弥亚部，及雍正十年始有磋治亚部[138]，越百数十年后，渐次而有十三部也。其一费治弥亚，其二马沙诸些，其三罗底岛，其四新韩赛，其五干尼底吉[139]，其六新约基[140]，其七新遮些，其八底拉华，其九边西耳文，十马理兰，十一南驾罗连，十二北驾罗连，十三磋治亚。十三部人口共约百数十万，各部首领皆由英吉利国除授，而以英吉利国例治之。维时有法兰西国人，亦开垦新地之北，名为新法兰西，后亦名干那大[141]。于是渐次自北而西而南皆有民居，建炮台，意以防虞新英吉利人也。由是英吉利镇守费治弥亚之总制修书于法兰西之将军，令毋庸多设炮台，法兰西将军不允。其往来传信者，则本地人华盛顿也。于是总制传檄邻部，并奏于王。于康熙二十年，王遣大将率兵船数十、军兵数千至费治弥亚，交战三载，胜负未分。迨二十四年，法兰西之大

将曰满鉴，英吉利大将曰吴里富，对垒于费壁[142]，两将皆受炮伤，回营皆死，旋英吉利取胜。于是逐客民、毁炮台，夺其土为附庸，于康熙二十五年班师回国。此英吉利初据美理哥地之原始也。

自康熙二十五年干戈既息，又数十载，至乾隆间，齿日繁，田日辟，贸易日盛，英吉利王之心日侈，遂欲加重税饷，屡与人勒争。时英吉利有公司商船自中国贩茶回西，国例卖货者纳税，英吉利王改谕令买茶者纳之，土人不服，于是南䩕罗连部则相约不买公司之茶，囤积二三年变为废物；费治弥亚与新约基之茶船皆被驱逐，不许进口；而波士顿之茶，夜为土人投诸海，于是新国人互相传约，英国若征买税者，我国一人亦不许买。英吉利王大怒，遣兵至新国，将别项饷税皆强勒倍收，民死不肯从。时乾隆三十九年，新国各部众衿耆至费治弥亚[143]会议，欲客民与土民仍前和好，复其旧制，收回新令。于是禀王，请不加征税饷，并撤兵回国。英吉利王不听，反增兵艘人境，掠货船，焚垣壁，国人弗忍其虐。如是衿耆复议，密约各部落皆出壮丁，整战舰，立华盛顿为帅，于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檄告各国，曰：

> 上帝生民，万族同体，各畀性命，使安其分。又恐民之强凌弱、众虐寡，蠢顽之无教，故又立国主以范围之、扶植之，非使其朘削之也。我国旧无渠长，及英吉利来王我地、臣我民，我民亦欢然而奉之曰，庶覆帱我乎，庶不灾疠我乎？然其政非甚有害，则民尚可忍而不变。乃英利利王之凌虐我国，一而再，再而三，我众亦忍至经年屡月，而英吉利王终无悛悔，其势不可再坐视矣。故不得不议立首领，备兵甲，以自扶倾而救危。至英吉利王凌虐我国之事，各国或不尽知。今条列十二端，告白天下，知变动非我之罪。

一、旧例增改律例，须与国中衿耆合议，从民之愿，乃

英吉利王径改新例，不与衿耆相议。及新例不便，再三禀改，不允所请。

一、每岁各部衿耆来集会城，欲至议事厅商酌一切，英吉利王乃驱逐之。既逐散后，不许复聚商议。

一、土旷人稀，原望欧罗巴各国人至，庶农商日盛。乃英吉利王禁止各国之人入境，不欲户口日繁，惟英人独擅其地。

一、旧例本处理刑官，或先由衿耆选举，或先由王择定，再采公议。兹英吉利王自专，不令衿耆预闻。

一、旧例各部文武官各有定额，俸禄皆出自民。乃英吉利王擅加官额，派民供给，不与衿耆同商。

一、旧例各省弁兵亦有定数，粮饷亦出自民。兹英吉利王擅自增设，调派粮饷，亦不商之衿耆。

一、旧例文武员弁，或本土、或外人不定，有事必文武同议。英吉利王不然，武员则必专用兰墩人，有事不与文员商议，惟武员擅权，任武而不任文。

一、英吉利王刻剥钱粮，多于前制；禁停贸易，大异常规；民之所欲必违之，民之所患必兴之；专以万下而奉上，刻他国之人以私己国之人。

一、英吉利王所调各水路巡兵，惟有劫掠货船及毁拆城池，纵焚房屋。奉此为王，与奉寇仇何异？

一、英吉利王使弁兵常居民舍，以便时行欺侮。

一、被劫之良民，勒令从其为贼，往劫别艘。如有不从，即行加害。

一、英吉利大官，谕唆各部，使自纷争，并唆土蛮，使害居民，使各不相安。

以上各事，我国衿耆屡谏，而英吉利王不听国人无如之何，不得不自创立邦国。新国既立，英吉利王亦其如我何？

英吉利王见檄，知十三部合为一国，益怒，复增兵船人境。新国拒战经年，胜负未分，又得法兰西国人出兵相助，于是彼此鏖战六七年之久。时三国战舰百十艘，将士数十万，阵亡者固不胜数。乾隆四十九年[144]，英吉利王知新国终不可胜，乃遣大臣来西讲和，结盟罢兵。国中衿耆议曰：我国之兵皆民也，今既相和，则众兵尽散，弃甲归农，法兰西兵船亦返，华盛顿亦归田里矣。倘英国再败盟兴师，何以备之？且国中有讼狱谁为处断？必立君长、定法制，乃可久安长治；立君而继嗣不贤，或至暴虐，国亦终乱，将何以善后？于是乾隆五十三年[145]春，各省衿耆会议于费治弥亚[146]，共推华盛顿为首，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议四月毕，及散归，各执所议章程回告部内之人，再议一年，复至费治弥亚[147]再议然后定，并公举文武各员。其战阵所费公项，尚缺二十余万，以每年所收之饷渐次偿补。乾隆五十九年[148]，计新国之民不过三百九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五口，内为奴者六十九万五千六百五十五口，是年共征收饷银四百七十七万一千员。时尚无都城，衿耆共议，欲买费治弥亚与马理兰交界之颇多麦河[149]周围三十五里以筑都城，其河口至城之地，约有百余里。由是国内规模律例已备，乃立与邻国相通之制，以绝后世边衅，令民视四海如一家，视异国同一体，遇列国纷争，劝和为尚。此与欧罗巴内法兰西、荷兰、瑞典、英吉利、葡萄亚、西班雅、鄂罗斯、大尼、阿理曼等国及亚非利加洲内麻哥[150]、安遮耳[151]、都尼士[152]等国，亚细亚内都耳基、即都鲁机。阿黎米[153]白头回国。暹罗等国相通，各国皆有使至，独大清粤东则无，惟有贸易领事商人来往而已。此新国建立之本始也。

国制：首领之位以四年为限。华盛顿在位二次，始末八年，传与阿丹士[154]。时欧罗巴内有法兰西国夺新国货船，新国遂设艟艨兵士，复请华盛顿为帅，二年然后事靖。嘉庆五年华盛顿卒，国人呼之曰国父，以其有大勋劳于国故也。按：康熙二十年，英吉利与佛兰西争议时，已称华盛顿往来其间，彼时年至少亦必二十外，至乾隆四十年新国起兵拒英吉利时，华盛顿为帅，已相距百二十余岁矣。若嘉庆五年始卒，则百四十余岁矣，盖二人同名，非一人也[155]。嘉庆六年间，阿丹士在位四年，传与遮费逊[156]。其时户口有五百三十一万九千七百六十二丁。遮费逊在位八年，遂传与马底逊[157]。迨至嘉庆十七年，欧罗巴内列国干戈未息，时英吉利梢人不足用，乃捉新国船上梢人以补之，于是两国复相斗，二年后始靖。嘉庆二十二年，马底逊在位八年，传与满罗[158]。满罗在位八年，传与阿丹士之子[159]。阿丹士之子在位四年，传与查其逊[160]，计至道光十七年春正月二十八日，彼国则三月初四日也。则在位八年，今又传位与泛标伦[161]矣。立首领、设国法之时止有十三部，见第三章。至乾隆五十六年增华满部[162]，五十七年建大基部[163]，嘉庆元年增典尼西部[164]，七年增阿噶阿部[165]，十九年增累斯安部[166]，二十年增引底安部[167]，二十一年增美士细比部[168]，二十二年增伊理奈部[169]，二十三年增亚喇罢麻部[170]，二十四年增缅部，二十五年增美苏里部[171]，道光十六年增美是干[172]及阿干苏部[173]，通计二十六部，户口约有千三百余万矣。部落之名即本书中亦多不同，本无定字。

新国中原无亚细亚内中华、日本、暹罗、越南各国人至，惟有欧罗巴内伊大理、法兰西、荷兰、英吉利、西班雅、瑞典等国之人而已，各国亦不过年来年返，其久同处者惟英吉利为多，故新国人物规模体制，皆不异于英吉利。其后法兰西、荷兰等国三

五成群而居，由是新国户口日盛一日。康熙二十八年约有十二万丁，乾隆二十一年约百万丁，乾隆四十年约三百万丁，乾隆五十五年计三百九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丁，前未设计户口之法，故举大数而言，至此而始立十年一计之法也。嘉庆五年五百三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七丁，嘉庆十五年七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零三丁，嘉庆二十五年九百六十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一丁，道光十年一千二百八十六万六千九百二十丁。内为奴者约二百万。生齿虽日繁，终未忧人稠地狭。中华已过三万万，况新国之未过一千三百万者乎？近见英吉利国著书，称美利哥国原是英吉利罪人充军至此所衍苗裔，其言荒谬无稽之甚，不过英吉利人迁于乔木矣。惟其风教技艺实赖欧罗巴人始开耳。按：英吉利禁奉加特力教之人，故加特教中三百余人迁往新地，而英吉利因造为罪人流谪之说，以诋弥利坚人。其实弥利坚国岂尽此三百余人之裔？即此三百余人，亦因不肯改教而迁他国，并非谪戍罪人也。

新国地势共列为三分：东离压（涧）〔澜〕的海数十里，有亚罢拉既俺山[174]，由南而北，其景如画，自山抵海，是为一分；西离太平海数百里，又有治臂外岭[175]，由北而南，其形如线，从岭抵亚罢拉山亦为一分；自治臂外岭至西之太平海，复又为一分，所谓三分也。由亚罢拉既俺山之东北转而往南，沿海而行，渐次广大，其东北角山海相连，毫无余地。东南则有平阳，山河相间，山顶有瀑布，由基泥伯小河[176]下流为美里麦河[178]、干尼底河[179]、哈地逊河[180]、底拉华河、苏贵合拿河[181]、颇多麦河、罗晏屋河[182]、奴细〔河〕[183]、北底河[184]、卸番亚河[185]。其西之治臂外山，高约百丈，与太平海相隔，约千五百余里，凡流注于太平海者无不经过此山。中有一美斯细比大河，由北而贯至南，且有美苏里河[186]、阿噜阿河[187]出墨息哥国海口[188]。其北则有素比里耳湖、美是干湖、胡珑湖、伊里湖、安大里珂湖、磋

治湖[189]、汕玭琏湖[190]。

南北寒暑不同，北方甚寒，愈南愈暑，由南而北，热亦渐减。田地亦然，北地可以依时而耕，南地近水，时患潦。由北边界与北极相去不过三十五度，若在北极至国之南界，则相去六十五度，在国之南界至南之中赤道，则相去二十五度，可知国内之地三十度无疑矣。以三十度列为三分，而近北极之一分，每岁中有四五月尽是冰雪；中央一分，每岁雪霜渐少；近南方之一分，阳和晴暖，时须纳凉。一年之四时不同，每月之寒暑亦异，故万物之生产自不齐，其大略也。欲知土地之美恶，必先知寒暑风雨之候，故设一寒暑针，用年月日较之，则可知其寒暑。欲知风信，必须以年月日纪之，方可知其大略。如马沙诸些部之波士顿城，每年有北风三十日，西风四十九日，西北风六十四日，东北风四十三日，东风三十二日，东南风十六日，南风三十七日，西南风八十八日。在华盛顿城，北风五十六日，西北风八十七日，东北风三十五日，东风十六日，东南风二十四日，南风四十日，西南风五十五日，西风五十六日。在累斯安部之巴顿而碌城[191]，十（一）〔二〕月内北风则三十九日，西风七日，东北风十一日，东风五十九日，东南风十六日，南风七十一日，西南风十五日，西风一百四十六日，土地美恶，亦可知矣。欲知雨之多少，须在上年每月日纪天之星辰云雾，考验知之。在马沙诸些省波士顿城，每年约有二百二十四日天晴，八十四日兴云，三十五日下雨，二十二日降雪。在华盛顿城，每年天晴二百二十二日，兴云五十八日，下雨七十二日，降雪十三日。在累斯安之巴顿而碌城，十一月内天晴百六十二日，兴云七十六日，下雨九十七日，降雪则无。

世间日用之物无不从地产，而至要者莫如金、银、铅、铜、铁、锡之类。曩时金矿甚少，迩来始知亚罢拉既俺山之东，北驾罗连、

南驾罗连、磋治亚、典尼西、亚剌罢麻等部皆有之。计道光四年所取之金估价银不过五千员，五年则一万七千员，六年二万员，七年二万一千员，八年四万六千员，九年十四万员，十年四十万六千员，十一年五十二万员，十二年六十七万八千员，十三年八十六万八百员，十四年八十九万八千员。银与铜及水银，则或有或无。铁则各处繁多，不胜用。惟锡及各项珍宝甚稀。煤炭则边西耳文等部良而且多。其始，地旷人稀，树木丛茂，人只取木而不敢煤，今则烟火日繁，树木不减于前，而煤炭愈旺于昔。盐则三面煮海，且有山中盐池及卤石，亦可为盐。更有一山，其水可作药，中有油气，竟可燃灯焚物，此乃土产物性之异者也。凡金、银、铅、铜、铁、煤、盐，中华例禁不许私开，惟西国人人准取。树木约有百三十余种，高者约三丈余，而至高者则莫如橡木，间有八九丈者，以之作船作柱甚美，其木则有四十四样；次则核桃，亦有十样；次则枫树，高茂，其汁甘可煎糖，每年约糖数千石，美苏里部内有一株最大，身围四丈六尺；次则桦树，尤壮观瞻，其皮可代瓦盖屋，作舫渡河，土人用作小舟，轻捷异常，出入背负，渡水既迅，携带又便。亦有蚕桑，以为绸缎。其余飞潜动植，他国所有者，新国皆有之。

开国之初，无知无识，不谙工作之事，或有人力而无物本，或有人力、物本而无知识，皆难成器，必三者兼备而物始成。即如中华之绸缎、磁器，既有人力、物本，又有知识，何怪其精美？如中华之匹头，已有人力、知识，独无物木，何怪其不成？至中华之时辰标，虽有人力、物木而无知识，亦何所用？新国则不然，如有物本而无知识，则延他国知识者以教习；或有知识而无物本，亦往别国通载；或有知识、物本而无人力，则以物力代之，如水力、火力、兽力皆是。昔新国之南方棉花稀少，且一车一机及一人纺

织，成就不易，故棉价最高。迄嘉庆二十年间，国人知识日广，每地置车数十架，不用人力而以水力运行，纺数十车之花，以一女儿监之而已；织布每地置机数十张，不用人力而以水力旋绕，数十机之布，亦惟一小女督工而已。兹有一纺织所，内有纺花车万五千架，每日能织布四千丈，共计八百人，男一百、女七百。一女每月工银十二元至二十一元不等。内一总管，理所有出人之买卖，其工银每年三千元。别有一人总理八百人之事者，其工银每年二千元。至商主所赢之息，则十之一已，故近日棉价日贱。乾隆五十五年前，每年棉花从未有三万八千斤者，至道光五年间，每年多至二万七千万斤，估价银二千七百万圆，留五分之一在本国自用，余皆贩卖别国。自道光六年间至今，棉花日增，比之二十年前之价，则已减三分之二，然今之为商者，得利反重于二十年前，是以织布日多。前此多用苎萝布，自棉花日增，苎萝日减。至大小呢则资羊毛，故牧羊者亦不少。此物始自英吉利，而国人效之，究不如英吉利之精，故土人不买本国之呢。至今则用水力为之，益巧益多，并流贩于别国。亦有用人力为之者，留以自用；其水力为者，则卖与人也。若磁器，国内虽有其泥，惟不能制如中华之巧，今始略有焉。书板则极多，皆不用刊板而用铅字活板，故铸字、制纸、印书三等人甚多。

美理哥出商外国者，其始极少，今已蕃盛。乾隆五十五年共计外商本利银一千九百万员，至嘉庆元年则六千七百万员，其货物不过鱼油、兽皮、牛、羊、猪、马、烟、棉花、五谷等类，工作则有铁器、磁器、木器、玻璃器而已。国中关税甚少，无论人货出货皆无重敛。然在本国交易者，则不过南洲数国，在欧罗巴洲内，则有英吉利、法兰西、荷兰、葡萄雅、西班雅、破鲁斯、瑞典、鄂罗斯等国；在亚非利加洲内，则有埃炭多国；在亚细亚洲

内，则有都耳基、回回、印度、葛剌巴、小吕宋、暹罗、大清等国。究其初至大清，则在乾隆四十八年始，由此日盛一日。道光十四年，本国人口船五千六百二十八只，外国人口船三千九百五十三只；本国出口船五千八百八十六只，外国出口船四千零三只，每年增减，皆有册报。道光十三年一千百八十八只，内大船六十五只。所载之货，道光十四年变价银约二百余万；山中之物，变价银约四百五十余万；屠宰牲口变价银约有三百余万；农圃之物，变价银约八百余万；棉花变价约五千余万；烟变价约六百五十余万；工作之器，变价约七百余万，共计变价银约一万万余。通计出口之货，惟棉花为最。道光十五年售出百三十六万六千五百九十九包，十六年百六十三万六千五百五十九包，每包约价银七十员，其银万有一千五百五十五万九千一百三十员。上年每包约六十五员，本年价稍昂，以二年相比，则十六年多于十五年二十七万包。(俱)〔其〕在外运回之货，约银万二千五百余万员。首领最喜贸易日繁，故有数款货物出入关口毋庸税饷者。

美理哥国有都城之官，有各部落之官。各部落内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公选议事者或十余人，或数十人无定。各省设一公堂，为首领、副领及土人议事之所。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公举。都城内有一统领为主，一副领为佐，正副统领亦由各人选择。每省择二人至都城，合为议事阁，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统领每年收各省饷项，除支贮库不得滥用外，每年定例享禄二万五千圆。若非三十五岁以上及不在本地生者，皆不能任此职。例以四年为一任，期满别选。如无贤可代者，公举复任。若四年未满，或已身没，或自解任，则以副统领当之；副统领不愿，则推议事阁之首；若亦不愿，则以选议处之首护理，设

终无人愿当此职，则吏政府移文于各部首领，遍示士民速举焉。统领（三）〔之〕职，文武官皆听其号令。若遣使于邻邦，或迎使别国，皆统领主之。副统领亦由民选举，亦四年一任，享禄每年五千圆，所司无事，不过议事居首而已。至议事阁与选议处，皆以每年十二月内之初礼拜一日，齐集都城公所会议。议事阁之职，每部有二人，计二十六部，共五十二人。选议处共二百四十三人。以议事阁五十二人，分为三等，以二年为期，轮退后复择新者，是以每等以六年为一任，不过或先或后而已。又定例年未及三十以上者不能当此职。议事处则以二十五岁以上为例，二年为一任，期满别选，以十二月初礼拜之一日齐集会议，凡国中农务、工作、兵丁、贸易、赏罚、刑法、来往宾使、修筑基桥之事，皆此时议之。吏政府首领每年俸六千员，亦有左右佐事者几人；户政府如之；兵政府之首，则有几百人以佐之，廉俸亦如之，别有水师兵部，惟专理兵船，亦有佐事数十人，每年廉俸亦如之；礼政府不过数人佐之，每年廉俸四千圆；驿政府总理各部落来往文书，设驿于各部冲要，如有书札寄某处，则以路之远近计程费之多寡，其银以每四季包封送驿，工食银亦由驿政府发给。政府廉俸每年亦六千圆。国之大政有三：一则会议制例，二则谕众恪遵，三则究问其不遵者。是以国都有一察院，院内共七人，以每年正月齐集，究人因何不遵法律之故。审毕，或二三月然后回家。其各部亦分设七院，每年以四季齐集，究问不守例者。但为审官则不能会议制例，会议制例官亦不能兼摄审问也。新国制例有五：一曰国例，为二十六部所通行；二曰部落例，各部不同；三曰府例，每府亦不同，惟生于斯者守之；四曰县例，各县自立其规，各民自遵其制；五曰司例，亦由司自立，惟所属者遵之。此五例中，又小不能犯大，如司则不得犯县例焉。国例乃都城议事阁会议，分发各部。今

将各大典悉列于左：

一、岁征粮饷，所有动支各项，皆于饷内拨发。

一、国帑不敷，必会议预为筹办，免致临时拮据。

一、与各国贸易、各部交通，即本土蛮人，皆宜同一体。

一、流民准其寄居入籍，以免失所。

一、设局铸银，务权衡轻重多寡，以归画一，并严禁伪造番银。

一、设驿传递公文书信，以时修其桥路。

一、教人习学六艺，如六艺中有超众者，则别予奖赏；或能自创新制，开前人所未及、为今人所乐效者，亦奖赏之。

一、各部立察院，以审判民间之事。或三部立一，或二部立一，视部分之大小酌议。

一、宜防海贼劗劫，如有捕获，无论本国外邦，必照例治罪；或有谋反叛逆及在外国滋事，尤必照例严办。

一、如遭外国欺凌，统领必先晓谕万民，倘未便讲和，致动干戈，务必踊跃向前；若两相盟会，即可戢兵。

一、以钱粮招民为陆路、水路之兵，必严核其技勇。

一、水陆兵士，务遵约束，不得骚扰。

一、国有攻战，除国中官兵而外，凡民有肯同仇敌忾者，即议给口粮。

一、专设法以治都城，与治各外部不同。

前例十四条，如有不遵者，则设法以引导之。除此例外，首领亦不能任意自为。凡统领遇馈送当受者，亦必商之议事阁及选议处，使大小文武皆得仿行。国人以律例为重，不徒以统领为尊。此外则由各文武自立例款，以约束其民；但不得以部例犯国例。其各府文武各自立例以治，因地制宜，惟亦不能以府例犯部例耳。下至县司亦如之。

立一国之首曰统领，其权如国王；立各部之首曰首领，其权如中国督抚；一部中复分中部落若干，如知府；再分小部落若干，如知县。其国都内立六政府，如六部尚书，惟无工部而有驿部。凡公选、公举之权，不由上而由下。通国水陆兵事，则推统领为主，兵有不遵者惩之。都中六政府之首，必听统领选择，副者则由正者择焉。设有升调革降，皆请命于统领，给文盖印，然后莅任。国内刑狱事，如察院审判不公，统领亦可更正之。设与外国相争，外邦求和，统领必会议而后定计。或外国使来，或本国使往，皆统领所理也。每年各省官会议之际，统领将一年收支各项、已行各事出示于众，并本年未行各事亦示之于各部官。若各部官散后复有要事，或与例不符，统领不能决者，则出示召各官复至议焉。所有条例，统领必先自遵行，如例所禁，统领亦断不敢犯之，无异于庶民，而后能为庶民所服。至各部落亦有例，其首领初立例时，亦如统领自誓，即（都）〔部〕内各事，亦如统领国内之事。府、州、县、司皆仿此。惟部、府、州道阻且长，居县者或艰于往返，故如有事会议，亦惟商之于县也。议事人例非二十一岁以上不得预。常例以三四月为期，如有要事，则无论何月。每年议事多少、几次，亦无定数。前期县官示谕某日某所公议何事，至期耆老通知于众，各将所欲公举之人书名纸上，置匦内，后开匦以人多公举者为之。选官选人之时，领事人亦先质于众，或有人起对，请领事自行裁夺，则领事再语于众曰，如众中有欲吾选者，则举手为号。如举手过半者则可，如未过半则不可。又如（都）〔部〕中、府中、州中有要事会议，则各县各应选人赴会。领事则谓众云：今选人往城会议，当令何人往，众亦将保荐之人录名纸上，置匦启匦如前例。凡县官之职，一则以选人为首，所有县内一切诸事皆必尽知，即非其所管者亦必周知；二则在县内收饷，必悉知县内

人丁多寡，何人有田若干？何人有地有屋若干？三则总理县主一年收支各数、言行各事，登录存档，不能苟且漏人漏出。其外则有总理揭借、（抛）〔拖〕欠、偷窃、捕盗、济贫等数人，如非常任事者，则别治生业；如常任事者，则各有俸禄。

国中察院有三：管理都城者曰京察院，管理二三部落者曰巡按察院，管理一部半部者曰分巡察院。在都城者，衙门共七人，一正六副，每年正月，齐集会审各案一次。如有因事不至者，四人亦可审，不及四人不能审。都城之内，若有不遵例者，亦京察院审之。若巡按察院审事不正，任其转告于京察院。巡按察院衙门有七：其一管缅、新韩赛、马沙诸些、罗底岛四部；其二管干尼底吉、华满二部及新约基之南半部；其三管新遮些部及边西耳文之东半部；其四管马理兰、底拉华二部；其五管北驾罗连及费治弥亚之东半部；其六管南驾罗连、磋治亚二部；其七管建大基、典尼西、阿噜阿三部。惟亚剌罢麻、累斯安、美士细比、美苏理、伊理奈、引底安、美是干、新约基之北，边西耳文之西，费治弥亚之西等部人数无几，故以分巡察院兼理之。惟每巡按察院审事时，如无京察院在，则不能审；若有要事，则必有二巡按而后可。又每年齐集二次审判，如此数部内有人在他巡按察院所属地犯法，则即由巡按察院审之。至分巡察院衙门，共三十有三，每院内一分巡察院，每年审事四次。若有要事，则无定次；倘审不公，亦可转告于巡按察院。此皆国察院也。其外又有数部察院，部内犯法则部察院审之。府、州亦如是。凡察院内有各科房、各工役以听差遣。凡原告、被告有愚蠢者，则有人代为书状，并同上堂代诉。人犯既齐，察院兼择本地衿耆以助审。衿耆少则十二人，多则二十四人。除本犯之亲友兄弟外，即先知有此事者，亦不能预。既审后，出而会议，遂定曲直。众衿耆将情由写明，送呈察院而退。

察院观其是非，照例定罪。每县中亦有地保几人，劝和小事。国内立一律例院，有室数十余间，每间有一师掌教。凡进院习读者，以三年为满，皆训告规条律例，使人知遵守。

国中犯法，大者为反叛、杀人、强劫、放火。立国以来，告反叛者，未之有也；杀人，则每年多少不定；强劫，每年终不能无；放火，则二十六部中每年不过五六次；其强奸，每年亦有二三次，情奸亦时有之。其余或冒名伪造，或窃盗为非，或相斗相争，或醉后逞凶。今以马沙诸些一部言之，其犯法监禁者，道光元年则有七十一人，二年则八十四人，三年则九十一人，四年则一百零七人；五年则八十六人，六年则九十六人，七年则八十一人，八年则八十人，九年则百零四人，十年则七十九人，十一年则百有十五人，十二年则七十一人，十三年则七十六人，十四年则百有十九人。是年内窃盗者八十八人，冒名伪造者十人，强劫者四人，放火者一人，争斗者五人，情奸者六人，强奸者二人，脱逃复捕获者一人，杀人者二人。以上各年监犯，以十四年截计，除审后放出监外，尚存一百七十七人。刑法则有三：一绞死，二则监禁，三则罚赎。并无枭首、充军、拷打等刑。凡反叛、海盗皆绞死，杀人、强奸、强劫、放火等如之，或永监禁焉。其余或监禁、或罚金，随情轻重。各省、各府皆有监狱，监内左右上下皆用大石为之，或数人一房，或一人一房，皆极洁净，亦有小窗通风；房外四围有栏杆，余地可以散步。管监官体恤其衣食，劝戒以善言，约束以事业。今计道光十五年马沙〔诸〕些监内犯人所作工银，除管监官、教师并看门兵丁等工食并各犯衣食所用外，尚存银七千二百九十六圆，尽拨充公。

新国之济贫也，未贫预防其贫，既贫则防其愈贫。如其防火毁则多以砖石叠筑，并设水车、水筒以备不虞；防电闪倾颓，则

立一长铁杆于门以拒之，电见铁杆即自顶旋绕至杆下而去。贫人收作佣工，倘无人收用，则本县设济贫院以居之，各分以事业，所得之项，全数入官。倘生子女，则有塾师教之。府、省亦然。至会城村族，不许有一丐食流离之人。然非先立一济贫之法，又安能禁人之乞食乎？凡有国者所宜留意。

每乡设学馆一所，乡中富者科银延师教一乡子弟。若乡中无富者，则在会城中官员处借助。其就学之童，每夕回家。男女皆可以为师。若女师束修银，每月不过六员至十员，教女童读书外，并教剌绣；男师则二三十员不等，亦有专教一家者。又有县中学馆，有无多少不定。惟乡学馆不拘贫富。县学馆无束修者不可入，因以此项延师故也。其馆本处人禀县官而后建，或县官公同建造者亦有之。其中所学，比之乡学又略大。更有会城中学馆，多少无定，城中富者建之，或设会而以会项建之，或官员助之。馆中条例，择几人议之并司其事，然后遍告同学。学者每年考试一场，取中者入馆内，如中国之秀才。习学以四年为例，不遵律戒，不待四年亦可以逐之。既习四年，则如中国之举人矣。散馆后，或为官、为士、为农、为工、为商，而各司其事。别有大学馆，惟许已中举者进焉。所学有三：一圣文，二医治，三律例规条。二者不可兼得，又以三年为期，期满则犹中国之进士矣。会城学馆每部一二所不等，三四所不等，惟进部者，通融计算约八九十所。每所延师五位至三十位不等，截长补短，每所约十位。其师每年束修银一千至三千余圆不等，受业者每年每位送束修银一二百圆不等。每馆之徒二三百不定，通融牵算，不过百四五十人。分析言之，圣文大学馆，国内约三四十所，每所师四五位，受业者约七八十人。又医治大学馆，约三四十所，每所为师者约七位，其徒数十人。习律例之馆，师徒多寡，亦与医馆大同小异。

新国器械与中华异，不但船只之桅帆桨橹，即筑屋建楼铺设以及兵器皆然。火炮能用弹子数十斤，手枪之口则有小剑，但无弓箭、长矛、藤牌而已。国人皆好音乐歌唱，故有吹弹敲戛各器，童蒙即有乐师教之。又有画地理、山水、人物、花卉、鸟兽之工，次则雕刻之工，又其次则建华屋、筑高桥等工。或有能创新出巧，如火轮船及水火织布之类，则地方官奖励之。

新国立仁会以济在监之犯。昔监内弊端甚众，由监出之犯，为恶甚于前，由是会中遂改各监之规模，分布二十六部监内，分善恶两途，善者居宽广之所，恶者居浅狭之所，俱不能相见。前收监者无事业，今则一日不能闲，并有善书，于礼拜日使诵。故今之犯法收监者，出监后即痛改前非，且前此监中所费极多，今犯人作工营生，故每年除支外，反有余赀。见十七章。又聋、盲、哑者，原属无用，今国内立仁会设馆训习，如聋哑者亦以手调音而教之；盲者即有凸字书，使他以手揣摩而读。至幼失怙恃者，亦有育婴之院。若醉酒乱性，难以强禁，乃设一节饮会馆，内藏一簿，登戒饮者姓名，愿戒不愿戒，各从其便。既进戒馆后，则不能再犯。共计各部，此馆约有四五千间，其登戒酒簿者约二百万人。其造酒之铺变为他项贸易者约四五千间，将酒铺卖人别寻生理者亦约七八千间。故酒费日少，戒饮之人日多。又城中设医生七十五人，访察酒之损益，今则皆知其无益而有损，故戒而不饮者大半。至于水手辈多是贫乏之人，故会内亦济之并及其妻儿也。凡无力延师训习者，亦设院延师以训之。国人于礼拜日皆不作工，故设一会所，逢礼拜日教人。内藏书极多，如不在者亦可借回家自习，至礼拜日复送回。又不至学馆诵习者，亦延师至家而教。亦有刊刷小书分赠，令人学善者。亦有一院，专刊圣书出售，如无力买者，亦可赠之。别有一会，名曰劝和会，如两人相争，或邻

省相斗、两国不和者，劝之。每会中所用，多者每年不过二十万，少者不下数百圆。

开辟之始，未有人类。上帝既造一人为万物之主，又立一女子以配之，夫妇之礼自此始，历代相传无异，但无立妾及少年预聘之例。年十五以上者，访求淑女，若非亲谊，则踵府谒其父兄，结好往来三五载，彼此贤愚皆已知之，或面订佳期，或各告父母，并无奠雁迓轮及聘定之礼。娶之日，男女升堂携手，有一官或族正等书二人名，盖之以钤记、印信，其后报丁册，内列夫妇姓名，自后必终身偕老。国中二十六部无君臣之名，惟有上下之分，国领、部领、府领、县领之不同。各首领起居、饮食、衣服亦无异平民，但事权属之，人人皆敬之而已。其兄弟、父子、朋友三伦，与中国略同。

新国衣服之制：帽高至七八寸不等，或以黑绒、灰色绒为之，其矮者或圆、或六角、八角，帽前有皮檐一片，以遮日光，常有帽带系之。冬寒则以法兰仁毡为内衣，短小无领，外加一汗衫，四围缠身，不甚宽大。其领高出至颔下，有一颈巾系之。其外盖一背心，前夹后单，高至颈。胯下则用法兰仁毡为短小之裤，外则盖大裤。汗衫在里，前后有两钮扣，以十字交加带过膀吊扣后。盖一长衫，四围缠身，光滑无纹，袖长至掌，领包至枕后，前长如背心，后长至臀。以羊毛毡为袜，长不过膝。鞋以牛皮为之，底面皆然，但底厚不过五层，薄则一层，面亦有带系之。靴亦长不过膝，底厚者多上下皆用牛皮，穿时以大裤脚盖之。所有衣服钮扣，皆开在正面，无左右开也。饮食则每日三餐：早膳或饭或面及肉，亦有牛奶、鸡蛋、牛油、茶、架非，架非者，将青豆炒焦，研末水煎，或白滚水冲，隔渣。自七点钟至十点，各随其便，惟不多食，名曰早餐；至一点钟及五点后所食，则鸡、豚、鱼、鸭、牛、羊，

多用燔炙，自割而食，并有生果、糖果、牛奶、鸡蛋等物，或茶或酒，合家同一台，台面用布铺盖后置各物其上，男女各一便，每人以一碟盛物，不用箸，惟用刀叉、调羹等，随人畅饱，故名大餐；晚上六点钟至九点不等，所食者与早餐同，此日用饮食之常规也。至于出外则车马，或一车一马至四马不等。每年月中并无节气，每日亦无吉凶，惟七日一礼拜而已。余与中国无异。丧事：始死则有一人为之沐浴，止穿一汗衫，敛手合掌置棺内，逾三五日葬焉；山地内或以石、以铁、以锡围之，然后放棺；亲朋送葬，素服不用白而用黑，坟之上下皆有石碑，碑上录亡者之生辰、死忌，又围石栏杆以防牛羊践踏。原志序曰：予生于美理哥国之马沙诸些部中，以地球格之，则与中华上下相对焉，可谓一天一渊也。今年三十有七，竟得渡海绕地而及中华。历见英吉利、法兰西、荷兰、西班亚、利末加、暹罗、日本、中华等国之士与各国之文艺，岂不奇哉？回忆少年在本国舍农业儒、登大学之堂者三年，始进会城书院而肄业，于各国古今文史、地理、天文、律例规条、四时土产悉欲博览研求，以应每岁掌院临场汇考，毋得逾等，在内四年，文凭给领。由是出而进于大院，习古圣经文，亦幸上等。三年别换文凭。时年二十有八，家无内顾，遂欲游览异乡之风俗，兼以予国所见闻传播异土。幸于葛留巴、新埠、麻六甲、新嘉坡得逢唐人，领略华书七八载，叹华人不好远游，至我西国之光采规模，杳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或者上帝之启予心乎？将使宣而播之，联四海为一家也。不揣固陋，创为汉字地球图及美理哥合省国〔192〕全图，又以事迹风俗分类略书。百年而后流入中土，或有不耻下观者，其将击节叹喜乎？抑拉杂摧烧之乎？虽然，驰观域外之士，必不方隅自封而笑我已。道光十八年，岁次戊戌孟夏，高理文题于新嘉坡之坚夏书院。

【叙注】

〔1〕墨利加洲（America）：又作美理哥即美洲。外大西洋，相对欧洲而言，指在大西洋西面的美洲地区。

〔2〕弥利坚国：即美国（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3〕南洲：指南美洲。

〔4〕北洲：指北美洲。

〔5〕孛露国（Peru）：又作比鲁、伯路、北路、北卢，即秘鲁。

【注】

〔1〕墨瓦蜡泥海峡，即南美洲南部的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lan）。

〔2〕加纳达（Canada），即加拿大。早期加拿大泛指北美地区。

〔3〕福岛，即加那利（Canarias）群岛。古称幸福岛。

〔4〕阁龙，又作可伦、可伦波，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意大利航海家。1492年率领西班牙船队登上巴哈马群岛。

〔5〕墨利哥，又作亚美理哥，即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意大利航海家。1502年继哥伦布之后航行到达南美洲。

〔6〕哥尔德斯，疑为科尔特斯（Cortés），待考。

〔7〕伯西尔，又作被西、巴悉、巴拉西利，即巴西（Brazil）。

〔8〕智加（Chica），即今智利（Chile）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

〔9〕金加西蜡，指16世纪西班牙在南美北部的统治区（Castilia Deloro），包括今哥伦比亚（Colombia）西北部、委内瑞拉（Veneruele）北部和巴拿马（Panama）。

〔10〕宇革单，即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Yucatan）半岛。

〔11〕加达纳，非加纳达之误。地名，待考。

〔12〕墨是可，又作麦西可、美诗歌，即墨西哥（Mexico）。

〔13〕花地，即美国的佛罗里达（Florida）。

〔14〕新拂郎察，即新法兰西（New France）。

〔15〕拔革老，又作瓦革了、巴革老，即加拿大圣劳伦斯湾以上一带。

〔16〕农地，疑为北美洲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n）一带。

〔17〕寄未利，又作既未蜡、祈未蜡、鸡未腊，疑即今美国西部額斯哈特山脉地区。

〔18〕新亚比俺，又作新亚比安、新亚泥俺，疑在今加拿大西北沿海一带。

〔19〕加里伏尔尼亚，即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包括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半岛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20〕伊大理，即意大利（Italy）。

〔21〕巴拿马微地，又作巴那国峡，即巴拿马（Panamá）地峡。

〔22〕“四山”应作“西山”，西班牙语 Cordilere Occidental，意为西山，今译科迪勒拉山脉。

〔23〕花旗国，即美国。

〔24〕嗹尼，即丹麦（Danmark）。

〔25〕跨氐马剌，即危地马拉（Guatemala）。

〔26〕大东洋，又作平海，即太平洋（Pacific Ocean）。

〔27〕可伦比，即哥伦比亚（Colombia）。

〔28〕曙亚那，又作危亚那，即圭亚那（Guiana）。

〔29〕波利非亚，又作玻利威，即玻利维亚（Bolivia）。

〔30〕智理，又作治理，治利、济利，即智利（Chile）。

〔31〕伯大加宜，又作巴他峨尼，即智利南部的巴塔哥尼亚地区（Patagonia）。

〔32〕育奈士迭国，即美国，列于南美洲各国之中，误。

〔33〕亚脉松江，又作马拉娘河，即亚马孙（Amazonas）河。

〔34〕阿利挪加江，又作科勒诺哥河，即奥里诺科（Orinoco）河。

〔35〕伯拉达江，又作银河，即拉普拉塔（La Plata）河。

〔36〕安地师，即安第斯（Andes）山脉。

〔37〕拉八他（La plata），即拉普拉塔。

〔38〕乌路危，即乌拉圭（Uraguay）。

〔39〕巴拉危涯，即巴拉圭（Paraguay）。

〔40〕亚德兰的海，即大西洋（Atlantic Ocean）。

〔41〕安的列斯海，即加勒比海（Caribean Sea）。

〔42〕巴非英，指巴芬湾（Baffin Bay）。

〔43〕阿德孙，即哈得孙湾（Hudson Bay）。

〔44〕多干定，即托坎廷斯（Jocantins）河。

〔45〕桑方济各，即圣弗朗西斯科（São Francisco）河。

〔46〕马达（勤）〔勒〕那，即马格达莱纳（Magdalena）河。

〔47〕马更些，即马更些（Makenzie）河。

〔48〕桑罗稜索，即圣劳伦斯（Saint Lawrence）河。

〔49〕德拉瓦勒，又作底拉华河，即特拉华（Delaware）河。

〔50〕波多马哥，又作颇多麦河，即波托马克（Potomac）河。

〔51〕米西西卑，又作美斯细比河，即密西西比（Mississippi）河。

〔52〕北河，即北布拉沃河（又称格兰德河）。

〔53〕美诗哥海湾，即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

〔54〕意斯哥拉窝（I'Esclavage），即大奴湖（Great Slave Lake）。

〔55〕新北勒达尼亚地，指加拿大西北地区。

〔56〕苏卑里（的）〔约〕尔，又作素比里耳湖，即苏必利尔湖（Superior L.）。

〔57〕米济安，又作美是干湖，即密歇根湖（Michigen L.）。

〔58〕呼伦，又作胡珑湖，即休伦湖（Huron L.）。

〔59〕厄列，又作伊里湖，即伊利湖（Erie L.）。

〔60〕乌里达约，又作安大里珂湖，即安大略湖（Ontario L.）

〔61〕尼加拉瓜，即尼加拉瓜湖（Lago de Nicaragau）。

〔62〕瓜的马拉国，即危地马拉（Guatemala），实际上尼加拉瓜湖在今尼加拉瓜国。

〔63〕马（加来）〔来加〕波，即马拉开波湖（Lago de Maracaibo，在今委内瑞拉）。

〔64〕的的加加，即今波利维亚与秘鲁之间的的喀喀湖（Lago de Titicaca）。

〔65〕诗拉耶斯，即沙拉耶希湖沼（Lago temporerio dos Xarayes，在玻利维亚与巴西之间）。

〔66〕巴德斯，即帕托斯湖（Lagoa dos Patos）。

〔67〕日美斯，即阿杰米斯卡岛（Agemisca I.）。

〔68〕苏登波敦，即索斯安普敦岛（Southampton）。

〔69〕阿德孙海，即哈得孙湾（Hudson Bay）。

〔70〕德拉诺瓦，即纽芬兰岛（Newfound land I.）。

〔71〕桑诺汉，即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

〔72〕安的（斯哥）〔哥斯〕第，即安提科斯提岛（Anticosti I.）

〔73〕迷给伦，即马德伦群岛（Îs. de la Madeleine）。

〔74〕桑罗稜索海湾，即圣劳伦斯湾（Gulf of St. Lawrence）。

〔75〕北尔慕达斯，即百慕大群岛（Bermude Is.）。

〔76〕郎加，即长岛（Long I.）。

〔77〕卢加亚，又作巴合马，即巴哈马群岛（Bahama Is.）。

〔78〕新波罗委违西亚，即新普罗维登斯岛（New Providence I.）。

〔79〕桑萨瓦多耳，圣萨尔瓦多岛（San Salvador I.）又称华特林岛，在巴哈马群岛。

〔80〕大安的列斯，即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 Is.）。

〔81〕古巴，即古巴岛（Cuba I.）。

〔82〕稜买加，即牙买加岛（Jamaica I.）。

〔83〕桑都名额斯（Santo Domingo），即海地岛（Haiti I.）

〔84〕波尔多黎各，即波多黎各岛（Puerto Rico）。

〔85〕小安的列斯，即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

〔86〕德彝达的，即特的尼达岛（Trinidad I.）。

〔87〕马尔的尼各，即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 I.）。

〔88〕瓜德卢卑，即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 I.）。

〔89〕多米尼各，即多米尼加岛（Dominica I.）。

〔90〕（马）〔巴〕尔巴德，即巴巴多斯岛（Barbados I.）。

〔91〕安的各阿，即安提瓜岛（Antigua I.）。

〔92〕三达古卢斯，即圣克鲁斯岛（St. Croix）。

〔93〕发尔哥兰，即马尔维纳斯群岛（Islas Malvinas），或称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

〔94〕诺委日耳〔日亚〕，即索来达岛（Soledad）。

〔95〕马加连义斯（Magallanas），即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

〔96〕济罗哀，即奇洛埃岛（I. de Chiloé）。

〔97〕若汉发尔难得斯，即胡安—费尔南得斯群岛（Arch. de Juan Fernández）。

〔98〕亚拉巴额，即科隆群岛（Arch. de Colón）。

〔99〕勒委列黎日多，即雷利维亚希里多群岛（Revilla Gigedo）。

〔100〕瓜达拉，即瓜达罗佩岛（Guadalupe I.）。

〔101〕王古委尔，即温哥华岛（Vancouver I.）。

〔102〕昔德加，即锡特卡岛（Sitka I.）。

〔103〕哥的亚各，即科迪亚克岛（Kodiak I.）。

〔104〕加拉尔哥，即圣劳伦斯岛（St. Lawrence I.）。

〔105〕桑马（罗）〔墨〕斯，即圣马修岛（St. Matthew I.）。

〔106〕桑保罗，即圣保罗岛（St. Paul I.）。

〔107〕桑若尔日，圣乔治岛（St. George I.）。

〔108〕亚（稜）〔留〕德斯，即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

〔109〕安得斯山，即安第斯（Andes）山脉。

〔110〕马加连义斯峡，即麦哲伦海峡（Magellan's Str.）。

〔111〕银河平原，即拉普拉塔平原（La Plata plain）。

〔112〕加给大河，即卡克塔河（Río Caqueta）。

〔113〕厄肋西亚，即希腊（Greece）。

〔114〕德沙，即得克萨斯（Texas）。

〔115〕桑萨〔尔〕瓦多〔耳〕，即萨尔瓦多（El Salvador）。

〔116〕哄都拉斯，即洪都拉斯（Honduras）。

〔117〕哥斯德尔黎加，即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

〔118〕新加拉挪大，即新格拉纳达（Nueva Granada）。

〔119〕委内瑞辣，即委内瑞拉（Venezula）。

〔120〕巴拉大河（花旗）〔合众〕国，指阿根廷（Argentina）。

〔121〕巴拉乖，即巴拉圭（Paraguay）。

〔122〕乌拉乖，即乌拉圭（Uraguay）。

〔123〕低那马尔加，即丹麦（Denmark）。

〔124〕巴达科尼亚，即巴塔哥尼亚地区（Patagonia）。

〔125〕压澜的海，即大西洋（Atlantic Ocean）。

〔126〕费治弥亚，即弗吉尼亚（Virginia）。

〔127〕占士王，指詹姆士一世（James I）。

〔128〕占士城，即詹姆斯敦（Jamestown）。

〔129〕马沙诸些部，即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

〔130〕新韩赛，即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

〔131〕罗底岛，即罗得岛（Rhode I.）。

〔132〕缅部，即缅因州（Maine）。

〔133〕新遮些，即新泽西（New Jersey）。

〔134〕底拉华，即特拉华（Delaware）。

〔135〕边西耳文，即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136〕马理兰，即马里兰（Maryland）。

〔137〕驾罗连，即卡罗来纳（Carolina），后分南、北两州。

〔138〕磋治亚部，即佐治亚（Georgia）。

〔139〕干尼底吉，即康涅狄格（Connecticut）。

〔140〕新约基，即纽约（New York）。

〔141〕干那大，即加拿大（Canada）。

〔142〕贵璧，即魁北克（Québec）。

〔143〕〔146〕〔147〕“费治弥亚”应作“费城”（Philadelphia）。

〔144〕应作“四十八年”。

〔145〕应作“五十二年”。

〔148〕应作“五十五年”。

〔149〕颇多麦河，即波托马克河（Potomace R.）。

〔150〕麻哥，即摩洛哥（Morocco）。

〔151〕安遮耳，即阿尔及利亚（Algéria）。

〔152〕都尼士，即突尼斯（Tunis）。

〔153〕阿黎米，指阿拉伯（Arabia）各国。

〔154〕阿丹士，指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55〕在英法争夺伊利湖畔的军事冲突中，把英国驻弗吉尼亚总督的抗议书递交法军的，正是后来任美国首届总统的华盛顿，"传信"年份在1753年，即乾隆十八年，而《美里哥国志略》误作康熙年间，魏源未考，故有此按语。

〔156〕遮费逊，即杰费逊（Thomas Jefferson）。

〔157〕马底逊，即马迪逊（James Madison）。

〔158〕满罗，即门罗（James Monroe）。

〔159〕阿丹士之子，即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ey Adams）。

〔160〕查其逊，即杰克逊（Andren Jackson）。

〔161〕泛标伦，即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

〔162〕华满部，即佛蒙特州（State of Vermont）。

〔163〕建大基部，即肯塔基州（State of Kentuckey）。

〔164〕典尼西部，即田纳西州（State of Jennessee）。

〔165〕阿嗨阿部，即俄亥俄州（State of Ohio）。

〔166〕累斯安部，即路易斯安娜州（State of Louisana）。

〔167〕引底安部，即印第安纳州（State of Indiana）。

〔168〕美士细比部，即密西西比州（State of Mississippi）。

〔169〕伊理奈部，即伊利诺斯州（State of Illinois）。

〔170〕亚喇罢麻部，即亚拉巴马州（State of Alabama）。

〔171〕美苏里部，即密苏里州（State of Missouri）。

〔172〕美是干，即密歇根州（State of Michigan）。

〔173〕阿干苏部，即阿肯色州（State of Arkansas）。

〔174〕亚罢拉既俺山，即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ts.）。

〔175〕治瞥外岭，即落基山脉（Rocky Mts.）

〔176〕基泥伯小河，即肯尼贝克河（Kemnebeck R.）。

〔177〕美里麦河，即梅里麦克河（Merrimack R.）。

〔179〕干尼底河，即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

〔180〕哈地逊河，即哈得逊河（Hudson R.）。

〔181〕苏贵合拿河，即萨斯奎哈纳河（Susquehanna R.），

〔182〕罗晏屋河，即罗河诺克河（Roanoke R.）。

〔183〕奴细河，即纽斯河（Neuse R.）。

〔184〕北底河，即佩迪河（Pedee R.）。

〔185〕卸番亚河，即萨凡纳河（Savannah R.）。

〔186〕美苏里河，即密苏里河（Missouri R.）。

〔187〕呵嘻呵河，即俄亥俄河（Ohio R.）。

〔188〕墨息哥国海口，指墨西哥湾（Galf of Mexieco）。

〔189〕磋治湖，即乔治湾（Geogian Bay）。

〔190〕汕玭连湖，即善普伦湖（Champlam L.）。

〔191〕巴顿而碌，即巴吞鲁日（Baton Rouge）。

〔192〕美理哥众省国，即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简称美国）。

海国图志卷六十

外大西洋

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原本

案：粤人称曰花旗国。其实弥利坚即墨利加，又作美理哥，乃洲名，非国名也。西洋称部落曰士迭[1]。而弥利坚无国王，止设二十六部头目，别公举一大头目总理之，故名其国育奈士迭国[2]，译曰兼摄邦国。

奈育士迭国在北阿墨（剌）〔利〕加洲中为最巨之区，其地自古不通各洲，土旷人稀，皆因底阿生番[3]游猎其间。耶稣纪岁千（二）〔四〕百九十二年（宋祥兴十五年）〔明弘治五年〕吕宋之戈揽麻士[4]乘船西驶，始知此地，创立佛罗里达部落，开垦兴筑，将二百年，辟地未广。千五百八十四年，明万历十二年。英吉利女王衣里萨柏[5]时，有英吉利人往弥利坚海岸开垦，大吕宋人拒战，英吉利人败走。英国女王依里萨柏遂遣勇将精兵往垦其地，无人敢阻，遂名其地曰洼治泥阿[6]。续遣二臣协创部落，复垦罗阿录[7]之地。英国占士王[8]遂设甘巴尼[9]二（员）分治之，一曰兰顿甘巴尼，一曰勃列茂[10]甘巴尼。又于所属各部落增设冈色尔[11]之官，而总辖于兰顿之冈色尔。又遣三巨船，每船载百有五人，溯

河建筑部落，即以国王之名名之，曰占士部落[12]。千六百有七年，明万历三十五年。英人与土人争斗，英之首领士弥[13]为土目包哈但[14]所擒。自后英人不敢横行，惟与土人互相姻娅，生齿日炽。千六百二十一年，明天启元年。英国设总领于洼治尼阿。（是）〔上〕年严禁波罗特士顿教，斯教逃出数百人，由荷兰驾舟至弥利坚开垦，创建城邑日纽英兰[15]。千六百二十八年，明崇祯元年。复得沙廉[16]地，即今马沙朱硕士部落[17]，自设总领，自立律例。千六百（三）〔二〕十（二）〔三〕年明（崇祯五）〔天启三〕年。觅出纽含社[18]。千六百三十五年明崇祯八年。觅出勃罗威电[19]，次年开出衮弱底格[20]。千六百三十八年，明崇祯十一年。复开出纽含汾[21]，并历年在海岸所垦之缅地[22]，均建筑城邑，设官治理。尚有欧罗巴人续垦洲内各地。千六百（四）〔三〕十二年，明崇祯（十）五年。英国女王马里阿[23]勅加特力教之律官来治此地，亦以国王之名名之，其地曰马里兰。千六百六十三年，康熙二年。英国查尔士王[24]令数巨往垦弥利坚南隅，即今之戈罗里那[25]，亦以国王之名名之，其首部落曰查尔士顿。后又扩地开疆，遂分为南戈罗里、北戈罗里。明年，英国复夺取荷兰与绥林所垦之纽育[26]、纽惹西[27]、（若地）〔地若〕拉洼[28]三部落。至（是）千六百八十〔二〕年，康熙〔二〕十（九）〔一〕年。英吉利水师官威廉边[29]者，复开宾西尔洼尼阿[30]部落。千七百三十二年，雍正十年。英人复垦莕治阿[31]之地，竭心力，历艰险，至千七百五十二年，乾隆十七年。始成部落，无异于戈罗里。计英吉利占士王、（至）查尔士王二代[32]所得阿弥利坚洲内之部落十有六区，悉将因底阿土番驱之遐陬。千七百五十六年至六十三年，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复兴兵夺据佛兰西国所垦之加那达、佛罗里达两大部落。除墨西科一国外，凡欧罗巴人所垦阿弥利坚洲部落归英国者十有八区。盛

极生骄，强征税饷，部众吁免，不听。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士众愤怒，次年遂约佛兰西、大吕宋、荷兰诸仇国助兵恢复。爰议以戈揽弥阿[33]之洼申顿[34]为首区，总统兵马，称为育奈士迭国，与英国血战七年，客不敌主，大破英军，国势遂定。千七百八十三年，乾隆四十八年。即有附近弥斯栖比[35]各部落前来归之，千七百九十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有根特机[36]部落率众附之，千七百九十六年嘉庆元年地尼西[37]部众咸背英吉利而附之。洼门[38]部落在阿希阿[39]地，开垦历十四年之久始成部落，于千八百有二年嘉庆七年。即来归之。因底阿那[40]、伊里内斯[41]、西隅之阿那麻马[42]同弥斯西比[43]、极南近海之佛罗里达、缅地、马沙朱硕斯[44]以及弥斯西比东边各部落、米梭里[45]诸部落，于千八百十六年至二十年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先后归之。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五）〔六〕年。阿干萨斯[46]、米治颜[47]同时附之。此外，尚有弥斯栖比西隅之雷栖阿那[48]一部落，亦以价赎诸佛兰西而归育奈士迭管辖。统计设立育奈士迭以后凡六十年，创建大部落二十有七，称大国，与英吉利为勍敌。

政事：自千七百八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议立育奈士迭国，以戈揽弥阿之洼申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49]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50]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定例，勃列西领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至公举之例，先由各部落人民公举，曰依力多[51]，经各部落官府详定，送衮额里士衙门[52]核定人数，与西业之西那多[53]，里勃里先特底甫[54]，官额相若。各自保举一人，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俟齐发阅，以推荐最多者为人选。如有官举无民举，有民举

无官举，彼此争执，即由里勃里先特底甫于众人所举中拣选推荐最多者三人，仍由各依力多就三择一，膺斯重任。其所举之人，首重生于育奈士迭国中．尤必居住（首区）历十四年之久，而年逾三十五岁方为合例，否则亦不人选。

设立副勃列西领一人，即衮额里士衙门西业之首领。若勃列西领遇有事故，或因事出国，即以副勃列西领暂理。其保举如前例。

设立衮额里士衙门一所，司国中法令之事，分列二等：一曰西业，一曰里勃里先好司。好司二字，犹衙门也。

在西业执事者曰西那多，每部落公举二人承充，六年更代。所举之人，必居（首区）〔国中〕九年，而年至三十岁者，方为合例。专司法律、审判、词讼，如遇军国重事，其权固操之勃列西领，亦必由西那多议允施行。常坐治事者额二十〔九〕人，曰士丹吝甘密底[55]；无额数者，曰甘密底。皆西那多公同拈阄，以六月〔或〕八（日）〔月〕为一任，期满复拈阄易之。

在里勃里先好司执事者曰〔里勃里先〕特底甫[56]，由各部落核计四万七千七百人中公举一人承充，二年更易。所举之人，须（居首区）〔为本国公民〕七年并年至二十五岁者，方合例。以现在人数计之，〔里勃里先〕特底甫约二百四十二人。立士碧加[57]一人，士碧加，头目也。总司其事。凡国中征收钱粮、税饷，均由〔里勃里先〕特底甫稽核。官府词讼，则〔里勃里先〕特底甫亦可判断。常坐治事之〔二十九〕士丹吝甘密底，每年于三月初四日，由士碧加于各〔里勃里先〕特底甫中拣派。（二十九人以六人专司会议其余或）〔最重要之甘密底为〕理外国事宜，或（设计）谋〔理税收途径〕，或理

贸易，或理工（作）〔业〕，或理耕种，或理武事，或理水师，或理公众田地，或理案件，或理驿站，或理因底阿人事件，各司其事。（以）〔除六甘密底任斯同该屈衮额里士外，其余均〕一年期满，再由士碧加选代。

每岁十二月内第一礼拜日，则滚额里士衙门之西那多、里勃里先衙门之〔里勃里先〕特底甫，齐集会议。或加减赋税，或国用不足商议贷诸他国、贷诸本国，或议贸易如何兴旺、铸银轻重大小，或议海上盗贼如何惩治，或国中重狱有无冤抑，或搜阅士卒、增益兵额，或释回俘虏，或严立法律、惩服凶顽，或他国窥伺如何防御，一一定议。至岁中遇有仓猝事宜，随时应变，又不在此例。

其专司讼狱衙门，在注申顿者一，曰苏勃林[58]，在各部落者曰萨吉[59]，凡七；曰底士特力[60]，凡三十有三。各以本国法律判断。

苏勃林衙门一所，专司审讯，额设正官一员，副官六员。每一人分辖一萨吉，凡国内大官之讼，或案中有牵涉大官之讼，或本属萨吉所辖部落与别萨吉所辖部落不睦争执之讼，均归其审断。

萨吉衙门七所，每萨吉辖底士特力四五属不等。凡属下部落之狱有罚赎银百员以上者，或所犯之事例应监禁六月者，俱归萨吉审判。

底士特力衙门三十有三所，每底士特力辖部落多寡不等。凡属下部落有犯轻罪与在洋不法者俱归底士特力审断，按其情节轻重，拟议罪名。间有不能结案者，送萨吉审断，或与萨吉会讯。

每部落设底士特力阿多尼[61]一员，麻沙尔[62]一员。底士特

力阿多尼专司缉捕，理所属官民讼狱；麻沙尔会同萨吉、底事特力等衙门审判部内之事。国中于衮额里士之外，又设立士迭西格里达里[63]一人，(仁尼腊)仁尼腊尔[64]二人。在国中治事以士迭西格里达里为首，若行军则以两仁尼腊尔为首，俱听勃列西领调遣。又三人会合副勃列西领为加弥业[65]，掌国中印信、法律章程、官府文檄及他国来往文书、照票，兼理巴鼎荷非士存贮文案。凡加弥业总理邻国相交之事，内分五等：曰〔厘〕勃罗麻的模里敖[66]，曰衮苏拉模里敖[67]，曰龛模里敖[68]，曰阿支付士[69]，曰巴鼎荷非士[70]，各执其事。

其赋税，设立西格里达里荷非士[71]、衮多罗拉[72]二人，敖底多[73]五人，里尼士达[74]、特列沙那[75]、疏里西多[76]等官，专司征收支发，岁报其数于衮额里士衙门，以候稽核。

其武事，额设里贵西循模里敖[77]（官）、芒地兰模里敖[78]（官）、兵饷（官）〔局〕、管理因底阿土人事务（官）〔局〕、督理火器（官）〔局〕、绘图（丈）〔测〕量地（亩官）〔形局〕。其总兵曰仁尼腊尔因智甫[79]（官），统辖官兵，分东西二路：东路总兵统辖缅地、纽含社、马沙（宋）〔朱〕硕斯、洼门、衮特底格、律爱伦[80]、纽育、纽惹西、地那洼、马里兰、洼治尼阿[81]、南戈罗里、北戈罗里、佛罗里达、宾西尔洼尼阿、若治阿、根特机、地尼栖、阿希阿、弥治颜等二十部之兵；西路总兵统辖阿拉麻马、弥斯西比、雷西阿那、阿干萨士、因地阿那、伊里内士、弥梭里、威士衮申达多里[82]等十一部之兵。国中节啬，养兵甚少。设马约仁尼那尔官[83]一员、墨里牙底阿士仁尼那尔官[84]三员、戈罗尼尔官[85]十九员、副戈罗尼尔官[86]十五员、马约官[87]二十八员、急顿官[88]百有四十员，领马兵两队、炮兵四队、步兵七队以及制造火器兵器绘图工匠，统计仅战兵七千有六百名，每年支发兵饷银

九十八万八千三百十七员，津贴兵丁银四十九万五千五百员，每兵岁饷银将二百员。兵少饷厚，故训练精强。又制造军装器械银三十三万员，存贮军器库银二十三万一千五百员。瓜达麻士达底八门[89]银三十三万二千员，〔各处防守炮台兵银二十万员。〕国中防守地方汛兵（银）一百三十万员，各处防守炮台兵银二十万员。此守兵在战兵之外。共计战守兵饷及修理器械共需银三百（八）〔七〕十（七）〔八〕万（七千三）〔九〕百（一）〔八〕十（七）〔三〕员。

千七百九十八年，嘉庆三年。设立管理水师书记衙门，千八百十五年，嘉庆二十年。始立管领水师官。兵船不甚多，而与英吉利交战三年，地险心齐，水战练习，其名遂著。原设大兵船十五只，中兵船二十五只，小兵船二十三只，火烟轮兵船一只。近年因船不敷用，增修兵船，复设船厂七，雕刻厂[90]二所。历年支发水师银二百三十一万八千员，修船银百有六万五千员，津贴银七十八万二千员，修船厂银七十九万八千一百二十五员，水上费用银四十三万八千七百四十九员，巡查南极费用银三十万员，共需银（五）〔六〕百（九）〔三〕十万有奇。

〔仁尼腊尔〕波斯（麻达仁尼腊尔）衙门[91]掌理国中水陆邮程递报之事。计递报道路约十一万二千七百七十四里，每年往来路程约二千五百八十六万九千四百八十六里，各处信驿计万有七百七十所，历年往来驿费银二百七十五万七千三百五十员，历年约收信价银二百九十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员，综计出入，有盈无绌。

国中原在非腊特尔非阿[92]设铸金银局一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复在纽哈兰[93]、北戈罗里、若治阿三部落各增设一所，派官监铸。其炉灶器具机窍皆以火烟激动，不烦人力。计

每年倾铸金钱值银二百十八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员，银钱三百四十四万四千零三员，铜钱值银三万九千四百八十九员，统值银五百六十七万员。

各部落自立小总领一人管理部落之事，每部落一议事公所。其官亦分二等：一曰西业，一曰里勃里先特底甫。即由本部落各择一人自理其本部之事，小事各设条例，因地制宜；大事则必遵国中律例，如增减税饷、招集兵马、建造战船、开设铸局、与他部落寻衅立约等事，均不得擅专。所举执事之人，数月一更代，如分管武事、设立章程、给发牌照、开设银店、贸易工作、教门赈济贫穷以及设立天文馆、地理馆、博物馆、义学馆、修整道路桥梁、疏浚河道，皆官司其事。其法律大都宗欧罗巴之律删改而成。征收钱粮税饷，通酌国中经费出人，公议定额，不得多取。

国中钱粮税饷，惟创业开国、军旅时兴，人不敷出，遂致亏欠民项，为数不赀。千七百八十三年，乾隆四十八年。欠项仅四千二百万员，千七百九十三年即多至八千有三十五万二千员。官府历年筹补，止余四千五百万员。千八百一十三年，嘉庆十八年。因与英吉利交兵三年，即欠至万二千七百三十三万四千九百三十三员。迨至千八百一十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兵戈寝定，二十年来统计所还子母共二万一千二百万员。当开国之初，轻税薄敛，原可足用。自与英国攻战，供亿浩繁，及向佛兰西赎回雷西阿那、佛罗里达两部落，所费亦不轻。于千七百九十八年嘉庆三年。及千八百一十三、四、五等年，始加征户口、田地、房产、奴仆等项钱粮，每年或加一百七十五万、或二百万、或三百万，多少不等。千八百十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停止加征，惟征收人口货物税饷，视贸易之盛衰为多寡。按千八百十六年所征税饷多至三千六百三十万有奇。自此以后十年，即仅收千三百万以至二千万员不等。千八百

二十五年至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五年至道光十四年。自二千万至三千万员不等，近年日见减少。此外，尚有出卖官地一项。其田地散在各部落，即先日价买佛兰西及因底阿土人田地，逐一丈量，划分当隰[94]。当隰，村庄也。每当隰计三十六色循，每色循[95]计六（十）〔百〕四〔十〕埃加[96]。埃加，一亩也。除留出学校、道路、河道基址千六百有四万零二千四埃加外，余俱由勃列西领出示招买，初定每埃加价值二员，先交半价，余半期年交讫。嗣因欠价不缴者二千二百万员，旋议减价，每埃加定价一员零先士二十五枚，不得赊欠。自后每年卖出田士价值少则百余万员，多则六百万员有奇。在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所得卖价多至千二百万员。截至是年为止，计阿希阿丈出田土千四百七十万零三千一百六十三埃加，已卖者千有六十万二千六百七十一埃加，得田价千有九百四十八万九千九百三十二员；因底阿那丈出（四）〔田〕土千有八百（九）〔六〕十九万零四百四十七埃加，已卖者八百三十九万零八百三十九埃加，得田价千有八十一万零百七十二员；依里内士丈出田土二千一百五十七万四千四百五十九埃加，已卖者四百三十四万零四百八十一埃加，得田价五百五十五万五千四百八十七员；阿那麻马丈出田土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五千零八十八埃加，已卖者七百三十二万九千零三十埃加，得田价一千三百零万七千一百一十五员；弥斯西比丈出田土千有七百五十二万五千八百二十埃加，已卖者五千六百万零一千五百一十七埃加，得田价七百八十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七员；雷西阿那丈出田土六百四十五万零九百四十二埃加，已卖者七十六万七千四百一十五埃加，得田价百有十六万二千五百九十一员；弥治颜湖[97]东丈出田土千有二百二十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九埃加，已卖者三百二十万零七千八百二十二埃加，得田价四百零七万二千三百九十四员，弥治颜

湖西丈出田土四百六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一埃加，已卖者十四万九千七百五十五埃加，得田价二十一万五千一百八十九员，阿干萨士丈出田土千有三百八十九万一千五百三十八埃加，已卖者六十六万八千三百六十二埃加，得田价八十六万一千八百一十六员，佛罗里达丈出田土六百八十六万七千一百三十埃加，已卖者四十九万二千九百零九埃加，得田价六十五万七千零九十二员。统计已卖田土四千（五）〔四〕百四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一埃加，未卖者万有二千（一）〔二〕百三十九万七千四百六十三埃加。别有旷野荒郊旧土七万七千万埃加，已丈过万有二千二百三十万埃加。计卖出田价共六千七百八十二万零八十五员，除办理因底阿土人事务需银千有七百五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员，买雷西阿那部落需银二千三百五十二万九千三百五十三员，（罗）〔买〕佛罗里达部落需银六百四十八万九千七百六十九员，还若治阿部落银一百二十五万员，赎弥斯西比部落银店需银一百八十三万二千三百七十五员，地方官需银三百三十六万七千九百五十一员，丈量地亩需银七十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员，总共需银五千八百四十三万八千八百二十四员，综计出人，有盈无绌。

弥利坚国历年出纳款项，自千七百九十一年乾隆五十六年。开国起至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征收税饷银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万零九千零六十七员，田土赋税银二千二百二十三万五千二百六十员，人丁钱粮千二百七十三万六千八百八十八员，递寄邮信银百有九万一千二百二十三员，公众田土价银四千零六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员，债银及库中所出银单等项银万有五千六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七十八员，银店股分利息及出银店股分银千有一百零五万二千五百零六员，杂项银六百四十二万八千八百九十二员。历年支银，文事需银三千七百一十五万八千零四十七员，邻国往来

相交事件需银二千四百十四万三千五百八十二员，杂款需银三千二百十九万四千七百零三员，修整炮台银万有九千零五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三员，历次兵饷需银千有七百二十九万八千二百八十二员，别款兵饷需银六百七十一万零三百零七员，办理因底阿土人事件需银千有三百四十一万三千一百八十八员，设立水师兵船等项需银万有一千二百七十万零三千九百三十三员，归还军需借项本利银四千八百九万员。统计征收银八万四千（五）〔四〕百二十六万二千六百六十八员，除支发银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五万零八百九十员，仍存贮国库银（三）〔二〕百零一万一千七百（七）〔九〕十（八）〔七〕员。

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所征各款钱粮税饷，除支发兵丁银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四百零三员，行营口粮银三百五十万零七千四百八十四员，修造军器、修补武备库共银五十三万零九百五十一员，修建炮台银九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员，修筑堤工银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六十一员，浚河银二十四万员，建筑习武馆银十一万七千一百六十六员，办理因底阿土人事件银百有九十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员，水师兵船等项银三百九十万一千三百五十六员，还亏欠银百有五十四万三千五百四十三员，修道路桥梁银六十五万五千四百八十六员，立法各官公费银四十六万九千零七十四员，各路办事公费银六十五万八千六百零八员，审讯衙门支发银三十三万八千七百五十八员，修造路灯银三十一万三千九百三十员，修造税馆栈房（零）银二十五万零四百一十五员，丈量海岸银万八千五百一十三员，洼治尼阿疏浚运河银二十八万九千五百七十六员，与他国交往、贸易事务银九十五万五千三百九十六员，共计千有九百五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一员，尚有盈余银八百六十九万一千一百员。连历年盈余贮库共银千有百七十万零二千九百零五

员。

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征收税饷银千有六百二十一万四千九百五十七员，地租银四百八十五万七千六百员，银店息银二十三万四千三百四十员，出卖银店银三十五万二千三百员，杂税银十三万二千七百二十八员，支发文事杂项银八百四十万零四千七百二十九员，武事需银三百九十五万六千二百六十员，还国家亏欠银六百一十七万六千二百六十员，共计征收银二千一百七十九万一千九百八十二员，核计丈有奇，在国之西隅有落机山[98]，峰高九百六十丈。此外山多，未能悉载。

川泽分岐，难以悉数。其最长者曰弥（校）〔梭〕里河[99]，自落机大山发源，至雷西阿那出海，长四千五百里。其次弥斯西比河，自威士衮申部落发源，至雷西阿那出海，长三千有百六十里。两河往来舟楫最盛。此外，苏比厘阿湖[100]、休伦湖、安达里阿湖[101]，均处边界。惟弥治颜湖居于腹地，南北距三百六十里，东西距八十里，水深七十二丈，有弥支里墨机纳港[102]可通休伦湖。

国中地广人稀，以近年生聚计之，（自开国迄今）仅（数）百载，蕃庶数倍。在千七百九十年间，乾隆五十五年。户仅三百九十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七口，及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计白男五百三十五万三千（零九）〔百二〕十（二）〔三〕人，九十岁以上至百岁者二千有四十一人，百岁以上三百有一人；白女五百十（六）〔七〕万（八）〔一〕千（五）〔一〕百（三）〔一〕十（二）〔五〕人，九十岁以上至百岁者二千五百二十三人，百岁以上者二百三十八人；黑男十五万三千（一）〔四〕百（八）〔五〕十（四）〔三〕人，百岁以上者二百六十九人；黑女十六万（五）〔六〕千（七）〔一〕百（六）〔四〕十〔六〕人，百岁以上者三百八十六人；奴仆百有万二千（零七）〔八百二〕十（五）〔三〕人，

百岁以上者七百四十八人；奴婢九十九万（五）〔六〕千（五）〔二〕百（四）〔二〕十（四）人，百岁以上者六百七十六人；白瞎人三千九百七十四名，黑瞎人千四百七十人；白聋哑人五千三百六十三名，黑聋哑人七百四十三名，统共千有二百八十六万六千九百十九人。即丁口之衍蕃，征国势之炽盛，果能永远僇力同心，益富且庶。虽欧罗巴强盛各邦，未之或先。

国人多由外域迁至，如居宾西尔洼尼阿者，皆由耶麻尼，言语近始更变；居雷西阿那、（校）〔弥梭〕里、依里内士、弥治颜等处者，皆佛兰西国之人；居阿希阿、因第阿那者，皆瑞国与耶麻尼之人；（尼）〔居〕纽育者，皆荷兰国人。种类各别，品性自殊，因地制宜，教随人便。故能联合众志，自成一国，且各处其乡，气类尤易亲睦也。（传闻）〔育奈士迭之拓殖晚于〕大吕宋开垦南弥利坚（之）〔百年。其〕初，野则荒芜，弥望无人；山则深林，莫知旷处；（攘剔）〔壤则〕启辟，始破天荒。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国中黑人居六分之一，其中亦有似黑非黑，似白非白者，种已夹杂，难辨泾渭。各部落中不准黑人预政事，有数部落准其一体公举。其律例内载宾西尔洼尼阿、纽育部落之人皆得自主，惟黑奴子孙分属下等，凡事不得擅专。至千七百九十八年，嘉庆三年禁止买卖奴仆，即逃走亦不准收回，嗣西北之洼治尼阿、弥斯西比各部亦禁携奴仆进口，自此兴贩少息。惟南隅产棉之部落尚有（便）〔使〕用奴仆者。凡奴仆之例，重罪始经官治，小过家主自治，不得私置产业，学习文字、往庙拜神，必须白人带引。若因

底阿之待仆人，则又不然，遇礼拜日，每奴散谷十八棒至二十四棒、薯六十四棒，并酌给鱼肉；冬夏布衣，下及奴之子女；又每二年人给洋毡，幼小者二人共得一毡，疾病设有医药。过其境，见其仆皆工作不辍、啸歌自得。如逢礼拜，概停力作。其工役三日一派，能并日完毕者，所余之日或得自作己业，游戏无禁。其恩恤奴仆，为诸部所未有。

风俗教门，各从所好，大抵波罗特士顿居多。设有济贫馆、育孤馆、医馆、疯颠馆等类。又各设义学馆，以教文学、地理、算法。除普鲁社一国外，恐无似其文教者。(其)〔有〕官地亩以供经费，复有国人捐赀津贴。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在纽育所属各小部义馆读书者，共五十四万有千余人，岁支修脯七十三万二千员。如纽慈西、宾西尔洼尼阿、阿希阿、马里兰、洼治尼阿、南戈罗里、鼎尼西、根特机等处部落，亦皆捐设学馆，造就人材。又设授医馆二十三所、法律馆九所、经典馆三十七所，教人行医、通晓律法、博览经典、通各国音语。近计非腊特尔非阿藏书四万二千卷，甘墨力治[103]藏书四万卷，摩士顿[104]藏书三万卷，纽育藏书二万二千卷，衮额里士署[105]内藏书二万卷。迩来又增学习智识考察地里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材辈出，往往奇异。

技艺工作，最精造火轮船。即纺织棉布，制造呢羽、器具，均用火烟激机运动，不资人力。他国虽有，皆不能及。写绘丹青，亦多精巧，如急里[106]、委士[107]、士都它[108]、纽顿[109]、阿尔士顿[110]、里士里[111]诸人，皆以妙手名。

地膏腴，丰物产。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海产之干鱼、腌鱼、鱼油、鳅鱼骨等物，约值银二百有七万零千四百九十三员。山产皮毛、洋参、木板、船桅木、树皮、木料、松香等物，约值

银四百四十五万七千九百七十七员。田地家宅所出之牛、羊、马、猪、麦、面、干饼、薯、谷、米、租麦、苹果、烟叶、棉花、豆、糖、洋靛等类，约值银六千七百三十八万零七百八十七员。工作所造香靓、蜡烛、皮鞋、洋蜡、酒、鼻烟、卷叶烟、铅锡器、绳索、桅缆、铁器、火药、糖、铜器、药材、布匹、棉纱、夏布、〔弹子〕、枪、雨伞、牛皮、麂皮、马车、马鞍、水车、乐器、书籍、图画、油漆、纸札、笔墨、（钉）〔缸〕瓦、玻璃、洋铁、石板、金器、银器、金叶、金钱、银钱、木箱、（砖）〔石〕灰、盐等类，约值银六百六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三员。

国中进口货物：茶叶、架非豆、红糖、椰子、杏仁、干菩提子、无花果、胡椒、香料、桂皮、豆蔻、米、酒、冰糖、灯油、丝发、匹头、金线等类。其各国所出棉布、夏布、皮毛、染料颜色、铜铁金银器皿、纸札、书籍，贩运进口者，交易之大，以英吉利为最，次佛兰西，再次即弥利坚本国及海南之姑麻岛[112]，弥利坚西南之墨西果国。若中国又其次也。此外通商之国，如俄罗斯、普鲁社、绥林、领墨、弥尔尼壬、荷兰、大吕宋、依达里、耶麻尼、散迭里、纽方兰、在弥利坚东北，属英国所辖之一大海岛。黑底[113]、在弥利坚之南，属佛兰西所辖之大海岛。小吕宋、葡萄亚、阿非里加洲各海岛、都鲁机、果揽弥阿[114]、墨腊西尔[115]、芝利[116]、庇鲁[117]等处。其余小国来贸易者不计其数。以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计之，英吉利进弥利坚口岸货物约值四千五百五十六万六千有奇，出口货物约值四千一百六十四万八千四百二十员。中国茶叶进口者约计六百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三十五员，在国内销流者居六分之一，此外尚有丝发等项百六十七万八千四百九十二员，共计值银七百八十九万二千三百二十七员。由本国出口运赴中国货物，计值银不过百〔有一〕万零四百（八）〔二〕十三员。其余各国进口

货物，多寡不一。统计货值万（四千九百八十九万五千七百四十二）〔二千六百五十二万五千三百三十二〕员。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各国进口货物共计银万（二千六百五十二万一千三百三十二）〔四千九百八十九万五千七百四十二〕员，出口运往各国货物共计银万有四百（三）〔二〕十（三）〔二〕万（九）〔四〕千（九）〔二〕百（七）〔一〕十三员。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通国银铺五百有三家，赀本大小不等，其最钜者三千有五十万九千四百五十员，小者亦有十余万员，统计银铺赀本共万有八千一百八十二万九千二百八十九员。

国中运河长三千五百里，疏浚二十年始竣。其不通河道者，即用火烟车陆运货物，一点钟可行二三十里。其车路皆穿凿山岭，砌成坦途，迄今尚未完竣。如值天寒河冻，亦用火烟车驶行冰面，虽不及舟楫，而究省人力。

因底阿土人种类蕃多，屡因争战，被戮大半，惟弥斯西比之东有因底阿土人八万，西有因底阿土人十八万，余俱散处各部中间，自成村落。下窟上巢，有同鸟兽。疾则倩师巫歌跳，刺血诵咒，间用草本作药饵。信鬼好斗，行阵则佩符咒。犷者食人，尤嗜犬肉。其头目服牛皮，饰以羽毛，颈悬熊爪，履白皮，握羽扇。受伤则头插红漆木签九枝，以彰劳绩。散处各部，不受约束。近渐导以教化，招徕其党，给以房屋、耕织器具，并设冈色尔官治之，各立界限，不得逾越。创书馆庙宇，岁提库银万员、公捐银四万员，延师教课。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在馆肄业之童蒙已千五百矣。弥斯西比、弥梭里平地中多有高陇，形似围墙，高自数忽以至三四十忽不等，每忽八寸。宽二三十埃加，埃加，亩也。内多土堆，参差不一，粗沙乱石，或方或圆，或作数角，诸史并无纪载。有谓因底阿人所造之坟茔。第土蛮何解造作？或谓洪水泛

滥，波浪激成者近是。

补　辑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花旗国，一曰兼摄邦国，因船插星旗，广东人谓之花旗，亦称之曰米利坚，皆指一国也。南及默西可海隅，北连英藩属，东及大西洋，西至大洋海。北极出自二十五度至四十度，偏西自七十度至百有余度，袤延圆方三百万方里。其山在西方一带峰岭，余地大半平坦。其最长之江名曰米西悉江[118]，(北)〔南〕流九千九百里者，而接米诉利大河，两水合而南流入海也。通舟之长河，如瓦八〔河〕[119]、地尼士河、干撒河[120]、亚加那河[121]、红河[122]等。又造铁辙之路、火轮之车，以便陆地转运，每一时行百八十里。水路则火轮船前后梭织，故其江河帆樯奔驰不绝，如街衢无异。山出石炭、盐、铁、白铅、金、银，其林内有野牛及熊，其西方有海骡、狐狸等兽，又出五谷蔬菜，可谓隆盛之邦。惟其东方耕种大辟，而西方尚土旷人稀，每年土民自西移东者，千百计也。明万历年间，英国船初到时，荒芜稠林，天气冻冷，兼以土人暴行，遍处剽杀，而英民历艰难，披荆棘，百苦备尝，坚据其地而攻其敌。于明万历三十六年，英国主驱逐加特力教，其民寻地涉海而抵亚默利加。赖上帝之恩庥，始困终亨，土民让地相给，人户日增，遂分其国为列邦。二百余年，英国欲加收税饷，其国公会之绅士不从，两国相争，较论长短，遇有商船载茶叶进口，居民并起投其茶箱于海，彼此怒愤结仇，与英兵交战，并结援佛兰西、是班牙、荷兰等国为助，齐心攻英。乾隆四十七年，英国议和，于是花旗自立新国，不立国王，公择元首，凡事会议而后行，四年后则退职。又公择忠臣良士二位，以

为都城公会之官，供职六年而退。设律例规矩，募勇征饷，与列郡邦结为唇齿，缘此称曰兼摄邦国。国库每年所收银四千万员以下。于道光十七年，其国补还军费，毫无欠项。文官俸禄四百七十六万员，水师四百五十七万员，三军四百三十万员，杂费三百八十万员，(土)〔工〕费千三百万员。其三军上下一万丁，其水师武备甚善，屡与英国交锋获胜。其乡勇十万有余，各地举壮丁当差。国民经营希利，算悉锱铢，亦多怀普济之意。崇奉世主耶稣之教，舍身捐财，以招教师，颁文劝世。虽别国各开新地，而英民居其大半。是以语音、文字、规矩与英无异。出棉花、五谷，造杂项、布匹，通商最广。道光十七年，所运进之货共计银万四千万员，所运出者万一千七百万员。居民千四百万丁。二十年前尚止九百六十万，迅速增益。而各西列国之人，尚云集不已。所有土民，分给田土，安居乐业。最好进学，遍开序庠以习法术、武艺、文学。其列邦共计二十四部，所有最大之城邑，一曰破士敦城[123]，在马撒主悉邦之都会，此地虽瘠，而居民营造勤奋，共计(千七百)〔十〕万丁，通商万国。此城系大马头，四方所萃，文风甚盛，为全国之冠。一曰新约城，乃国中最广大之美邑，居民二十七万丁，每年进船千五百只，进货价银三千八百万员，出价银二千三百万员，居民灵利温和。(二)〔一〕曰兄弟爱城[124]，在品林邦，昔时土人让给英国而收租值，因始终忠信守约，是以土人终不侵伐，待如远客。其城亦系马头，街市正直，其居民勤劳积财，运出之石炭、铁皿、布匹，共计三百八十四万员，运进货物一千一百六十八万员。一曰巴里特摩[125]城，在南地马头，居民不辞险阻，多出麦粉，造建快船，驶航如飞。一曰威(额耳)〔耳额〕那城，乃初时开垦之地，人最聪明，国内忠臣襄政事者皆出是邦，产烟及粟米。洼申顿国都，以其始创国之人得名也。其南

方之三邦，即南、北甲罗里那以及热可加，乃出棉花之地，此地惟黑奴务农。其白面之人，废时游荡，食烟饮酒，恋声色而已焉。其（西）〔东〕南之半地，曰缚利他[126]，（城）内地尚有土人据之，与白族交战，连年未息。西南方马头，曰新阿耳兰[127]，在大江口，居民七万，通商最大，运进之货每年价银千四百万员，运出者三千五百万员。此城周绕泽潴，气瘴晦冥，夏时民多染病。其西方之邦，尚新开地，乃最先游猎之人至此招集农夫垦种旷野，数十年而城邑、乡里、田畴并同内地，但有四万土人居此，为自主之邦，国家买其田而按例收其价，土人遂让之，而白面之类为其地主也。此外，西北各地皆英吉利、俄罗斯各商占据，捕野兽，用其皮。其中海虎等皮最贵，大半销卖于广东。土民身短而贫，人户甚罕。原无，今补。

《每月统纪传》曰：北亚米利加兼摄列邦辽阔，共有二十六部，又别有边地四部，共广二百四十万正方里。大清国共三百八十六万正方里。乾隆五十四年米利加国三百九十二万丁，嘉庆四年五百三十万丁，嘉庆十四年七百二十三万丁，嘉庆二十四年九百六十三万丁，道光十年一千二百八十五万丁。由是观之，其人烟稠密，户口繁滋，年增月累。设连年如此加益，数百年后其民繁多过今大国也。其国城共二百八十九。康熙四十年所产之物卖与外国共价银一百五十万圆，乾隆五十四年二千万圆，嘉庆四年七千九十万圆，嘉庆二十二年九千三百二十八万圆，道光五年九千九百五十三万圆，道光十年七千三百八十四万圆，道光十一年八千一百三十一万圆。进口货价自康熙四十年共银一百七十万圆，乾隆三十四年九百四十万圆，道光元年六千二百五十八万圆，道光七年七千四百四十九万圆，道光十一年一万三百一十九万圆。每年产物及制造货件共银一万五千万圆，可观其国丰盛矣。其国帑

出入，乾隆五十五年入一千二十一万圆，出银七百二十万圆；嘉庆十四年入一千四百四十三万圆，出一千三百六十万圆；道光九年入二千四百七十六万圆，本年亏欠银二百八十一万零四十七员，在于盈余库项支销外，尚有余银八百八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八员，存贮国库。

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征收各款钱粮税饷银〔二〕千有八百四十三万零八百八十一员，除支发各项银千有九百二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一员，盈余银九百一十五万四千七百四十员。共历年盈余贮库银千有八百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八员。

疆域：东界阿兰底海，西界卑西溢海[128]、墨西果国[129]，南界墨西果国之墨西根海，北界英吉利、俄罗斯所属地。幅员二百三十万方里。以周围边界程途计之，径一万里，内滨海岸者三千六百里，滨湖岸者一千二百里；自卑西溢海至阿兰底海东西距二千五百里。除国中各部落之外，西隅尚有地百三十万方里未尽开辟。地势内辽阔，外险阻。故虽英吉利兵亦不能再窥伺。

山陵最著者，在洼申顿有阿巴腊止庵山，又名阿里牙尼山，高峰仅二百四十丈，而迤长袤延通数部落之远；在北哥罗里有墨力山[130]，其最高峰亦不过五百一十四。出银二千五百七万圆；道光十年入二千四百八十四万圆，出银二千四百五十八万圆。故此输用出入，皆制有余。道光九年，国帑项内尚存银五百六十六万。乾隆五十四年，拖欠银七千五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七十四圆，今已偿清。可用其余垦荒地，开运河，保障封疆。计国中弁兵共万二千丁，壮民百二十六万丁，巨战舰十二只，中兵船十七只，小兵船十六只，小舟七只。原无，今补。

《海录》：咩里千国在英吉利西，由散爹里[131]西少北行约二月，由英吉利西行约旬日可到，亦海中孤岛也。疆域稍狭，原为

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案，咩里干即弥利坚之音转，故言即〔来〕广东之花旗。然以洲言，则其地数万里，岂得谓之孤岛以国言，则二十七部落，富强为英夷劲敌，岂得谓之疆域稍狭，盖谢清高但至欧罗巴洲，未至弥利坚洲，故传闻不确不详。土产金、银、铜、铁、铅、锡、白铁、玻璃、沙藤、洋参、鼻烟、牙兰米洋酒、哆啰绒、羽纱、哔叽。其国出入，多用火船。船内外俱用轮轴，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行自驶。其制巧妙，莫可得窥。小西洋诸国近多效之。原无，今补。

【注】

〔1〕士迭，英文 State 的音译，其意为“州”。

〔2〕育奈士迭国，即美国（U. S.）。

〔3〕因底阿生番，即印第安人（Indians）。

〔4〕戈揽麻士，即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ro Colombo）。

〔5〕衣里萨柏，即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6〕洼治泥阿，又作威耳额那城，即弗吉尼亚（Virginia）。

〔7〕罗阿录，即罗阿诺克（Roanoke）。

〔8〕占士王，即詹姆士一世（James I）。

〔9〕甘巴尼，Company 的音译，意为“公司”。

〔10〕勃列茂，即普利茅斯（Plymouth）。

〔11〕冈色尔，Council 的音译，意为“委员会”、“枢密院”。

〔12〕占士部落，即詹姆斯敦州（State of Jamestown）。

〔13〕士弥，即史密斯（Captain Smith）。

〔14〕包哈但，即波哈坦王（King Powhatan）。

〔15〕纽英兰，即新英格兰（New England）。

〔16〕沙廉，即萨伦（Salem）。

〔17〕马沙朱硕士，又作马撒主悉，即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

〔18〕纽含社，即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

〔19〕勃罗威电，即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

〔20〕衮弱底格，又作衮特底格，即康涅狄格（Connecticut）。

〔21〕纽含汾，即纽黑文（New Haven）。

〔22〕缅地，即缅因州（Maine）。

〔23〕马里阿，即玛丽亚女王（Queen Maria）。

〔24〕查尔士王，即查理二世（charles Ⅱ）。

〔25〕戈罗里那，又作戈罗里、甲罗里，即卡罗来纳（Caroline）。

〔26〕纽育，又作新约城，即纽约（New York）。

〔27〕纽惹西，即新泽西（New Jersey）。

〔28〕（若地）〔地若〕拉洼，又作地那洼，即特拉华（Delaware）。

〔29〕威廉边，即威廉宾（William Penn）。

〔30〕宾西尔洼尼阿，又作品林，即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31〕若治阿，又作热可加，即佐治亚（Georgia）。

〔32〕原著作 Charles Ⅱ and James Ⅱ（查理二世与詹姆士二世）。

〔33〕戈揽弥阿，即哥伦比亚特区（Columbia）。

〔34〕洼申顿，即华盛顿（Washington）。

〔35〕弥斯栖比，即密西西比（Mississippi）。

〔36〕根特机，又作根都基，即肯塔基（Kentuckey）。

〔37〕地尼亚，又作地尼栖、鼎尼西，即田纳西（Tennesse）。

〔38〕洼门，即佛蒙特（Vermont）。

〔39〕阿希阿，即俄亥俄（Ohio）。

〔40〕因底阿那，即印第安纳（Indiano）。

〔41〕伊里内斯，又作依里内士，即伊利诺斯（Illinois）。

〔42〕阿那麻马，即亚拉巴马（Alabanma）。

〔43〕弥斯西比，又作弥斯栖比，即密西西比（Mississippi）。

〔44〕马沙朱硕斯，即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

〔45〕米梭里，又作弥梭里，即密苏里（Missouri）。

〔46〕阿干萨斯，即阿肯色（Arkansas）。

〔47〕米治颜，又作弥治颜，即密执安（Michigan）。

〔48〕雷栖阿那，即路易斯安娜（Louisiana）。

〔49〕勃列西领（President），意为总统。

〔50〕西业（Senate），意为参议院。

〔51〕依力多（elector），意为候选人。

〔52〕衮额里士衙门（Congress），意为国会。

〔53〕西那多（Senator），意为参议员。

〔54〕里勃里先特底甫（Representative），意为众议院议员。

〔55〕士丹吝甘密底（Standing Committees），意为常务委员。

〔56〕〔里勃里先〕特底甫（Repersentative），意为众议员。

〔57〕士辔加（Speaker），意为众议院议长。

〔58〕苏勃林（Supreme Court），意为最高法院。

〔59〕萨吉（Circuit Court），意为巡回法庭。

〔60〕底士特力（District Court），意为地方法院。

〔61〕底士特力阿多尼（District Attorney），意为地方检察官。

〔62〕麻沙尔（Marshal），意为执法官。

〔63〕士迭西格里达里（Secretary of state），意为国务卿。

〔64〕仁尼腊尔（General），意为将军。

〔65〕加弥业（Cabinet），意为内阁。

〔66〕〔厘〕勃罗麻的模里敖（Diplomatic Bureau），意为外交局。

〔67〕衮苏拉模里敖（Consular Bureau），意为领事局。

〔68〕龛模里敖（Home Bureaa），意为内务局。

〔69〕阿支付士（Archives），意为档案局。

〔70〕巴鼎荷菲士（Patent office），意为专利局。

〔71〕西格里达里荷非士，不详。似应为官署，不应为官职。

〔72〕衮多罗拉（Controller），意为会计检查长。

〔73〕敖底多（Auditor），意为审计员。

〔74〕里尼士达（Register），意为注册员。

〔75〕特列沙那（Treasurer），意为财政部出纳局长。

〔76〕疏里西多（Solicitor），意为财政部法务官。

〔77〕里贵西循模里敖（Requisition Bureau），意为征召局。

〔78〕芒地兰模里敖（Bountyland Bureau），意为（军功）赐地局。

〔79〕仁尼腊尔因智甫（Genenal-in-chief），意为主将，最高将领。

〔80〕律爱伦，即罗得岛（Rhode Island）。

〔81〕洼治尼阿，即弗吉尼亚（Virginia）。

〔82〕威士衮申达多里，即威斯康星准州。

〔83〕马约仁尼那尔官（Major General），意为陆军少将。

〔84〕墨里牙底阿士仁尼那尔官（Brigadier General），意为陆军准将。

〔85〕戈罗尼尔官（Colonel），意为陆军上校。

〔86〕副戈罗尼尔官（Lieutenant Colonel），意为陆军中校。

〔87〕马约官（Major），意为陆军少校。

〔88〕急顿官（Captain），意为陆军上尉或海军上校、舰队参谋长。

〔89〕瓜达麻士达底八门（Quartermaster's Department），意为军需署。

〔90〕雕刻厂，原著为 graving or dry-docks，应译干船坞。

〔91〕〔仁尼腊尔〕波斯（麻达仁尼腊尔）衙门（General Post Office），意为邮政部。

〔92〕非腊特尔非阿，即费城（Philadelphia，又译费拉德尔菲亚）。

〔93〕纽哈兰，即新奥尔兰（New Orleans）。

〔94〕当隰（township），意为镇区。

〔95〕色循（Section），意为平方哩。

〔96〕埃加（acre），意为英亩，一英亩相当中国计量 6 亩。

〔97〕弥治颜湖，即密执安湖（Michigan L.）。

〔98〕落机山，即落基山脉（Rocky Mts.）。

〔99〕弥梭里河，又作米诉利大河、米苏里河，即密苏里河（Missouri R.）。

〔100〕苏比厘阿湖，即苏必利尔湖（Superior L.）。

〔101〕安达里阿湖，即安大略湖（Ontario L.）。

〔102〕弥支里墨机纳港，即密执利麦基诺峡（Michilimackinac Str.）。

〔103〕甘墨力治，指剑桥大学图书馆（Cambridge Clniversity Library）。

〔104〕摩士顿，指波士顿图书馆（Boston Athenaeum）。

〔105〕衮额里士署，指国会图书馆（Congress Library）。

〔106〕急里，指科普雷（Copley）。

〔107〕委士，指韦斯特（West）。

〔108〕士都宅，指斯图亚特（Stuart）。

〔109〕纽顿，指牛顿（Newton）。

〔110〕阿尔士顿，指阿尔斯顿（Allston）。

〔111〕里士里，指莱斯利（Leslie）。

〔112〕姑麻岛，即古巴（Cuba）。注释为墨西哥，误，据1834年统计，美国外贸中，古巴居第三位，墨西哥第四位。

〔113〕黑底，即海地（Haiti）。

〔114〕果揽弥阿，即哥伦比亚（Colombia）。

〔115〕墨腊西尔，即巴西（Brazil）。

〔116〕芝利，即智利（Chile）。

〔117〕庇鲁，即秘鲁（Peru）。

〔118〕米西悉江，即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

〔119〕瓦八河，即沃八什河（Wabash R.）。

〔120〕干撒河，即堪萨斯河（Kansas R.）。

〔121〕亚那加河，即阿肯色河（Arkansas R.）。

〔122〕红河，又作列河、烈河，即雷德河（Red R.）。

〔123〕破士敦城，即波士顿（Boston）。

〔124〕兄弟爱城，即费城（Philadelphia），希腊语意为兄弟之爱。

〔125〕巴里特摩，即巴尔的摩（Baltimore）。

〔126〕缚利他，即佛罗里达（Floride）。

〔127〕新阿耳兰，即新奥尔兰（New Orleans）。

〔128〕 卑西溢海，即太平洋 (Pacific Ocean)。

〔129〕 墨西果国，即墨西哥 (Mexico)。

〔130〕 墨力山，即布莱克山 (Black Mt.)。

〔131〕 散爹里，即圣赫勒拿岛 (St. Helena I.)。

海国图志卷六十一

邵阳魏源辑

外大西洋

弥利坚国总记下

育奈士迭者，华言总理部落，非地名也。夷图及《（茂）〔贸〕易通志》谓之兼摄邦国，又曰联邦国。其船旗方幅，红白相间，右角别作一小方黑色，上以白点绘北斗形，故名之曰花旗。南怀仁所云大铜人，即此之落哀伦岛[1]也。盖其地工作有高千余丈者云。

《地球图说》：合众国，又名弥利坚，又名花旗国，东界大西洋，南界麦西可海[2]，西界麦西可国[3]并大东洋，北界英属国，百姓约有二千万之数。都城地名瓦升敦[4]，部分三十。每部各立一贤士以为总统[5]，各总统公举一极正至公之贤士总摄三十部之全政，名伯理师天德[6]。又各部总统或一年、或二年为一任，惟总摄国政者四年为一任，按期退职，公举迭更，每岁俸银二万五千员。七分耶稣教，三分天主教。国内遍设大小书院，不计其数。国之男女无不能书算者。其衣服制度、言语礼款，与英吉利国无异。所习之业，士农工商，又有捕鲸鱼等艺，多在西北等处。国内运载货物，陆则有大车小车藉马力以行走，又有火轮车，中可住千

人，一时能行百八十里，故国内多造铁轫辘之路；在水则有火轮船，往来纷纭，较他国更繁盛，又有多船不用火轮而用马牵，亦稳而且利，则内地小河所用也。

国内有至大之城三，即牛亚尔葛城[7]、扑斯登城[8]、非拉达亚城[9]是也。至大之江三，即米西悉比江、米苏利江、可伦比江是也。江虽列三处，而其内支分不少。西方有高山相联不间，土地大半平坦。道光二十七年，与麦西可国两相决战，至二十八年盟约和好矣。土产棉花、布、呢、麦、米、烟、白糖、菉、谷、金、银、铅、铁、煤炭、油、木料并一切造作之器，熊、狼、虎、野猫、鹿、狐狸、水獭、海虎、海猓、皮物，至于野马、野牛，不胜其数。

《地理备考》曰：育奈士迭国，华言合众国也，即所称花旗，又曰弥利坚，在亚美里加州北区之中。北极出地二十五度起至五十二度止，经线自西七十度起至一百二十七度止。东枕亚德兰的海，西界大海暨美诗哥国，南运美诗哥国海湾，北接新北勒达尼〔亚〕[10]。长约一万里，宽约四千八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三百一十六万里，烟户一京七兆余口。平原广阔，冈陵延袤，山势峻峭。其亚巴拉士山为东山之首，在亚德兰的海滨，跨越诸地。罗说索山[11]为西方之（冠兆）〔魁，北〕江源大半出此。河之长者曰米西西比，曰米苏利，曰哥隆比亚，曰亚巴拉济哥剌[12]，曰么比勒[13]，曰德拉瓦勒。湖之大者曰苏卑里约尔[14]，曰呼伦，曰米济安，曰厄列，曰安达里约，曰章巴拉音[15]。地气互异，各有不同冷热，西南为甚。田土参差不一，物产西南为最。谷果繁衍，人多务农。土产五金、煤、礬、磺、烟、麻、棉花、香料、药材。不设君位，国人各立官长理事，班次首领正副，权理国政，四载一举，周而复转。所奉之教乃修教[16]也。其余各教，任人尊奉，概不禁止。技艺精良，商贾辐辏。原本国昔为英吉利国兼摄之地，乾

隆四十〔一〕年国人自立，驱逐英吉利官，别为一国。英吉利国与战，越八载不克，乃听其自立，不复统属。嘉庆十七年，本国复与英吉利国交兵，越三载始息。通国分二十六部：曰卖内[17]，曰新杭晒勒[18]，曰委尔蒙[19]，曰马萨朱塞，曰罗德岛，曰哥内的古[20]，曰新约尔克[21]，曰新日尔塞[22]，曰奔西〔尔〕瓦尼[23]，曰德拉（桑）〔委尔〕[24]，曰马黎郎[25]，曰委尔济尼〔亚〕[26]，曰北加洛彝[27]，曰南加洛彝[28]，曰惹尔（里）〔日〕亚[29]，曰阿拉巴麻，曰米西〔西〕比，曰卢宜西安[30]，曰音的亚那[31]，曰意黎乃[32]，曰迷苏利[33]，曰德内西[34]，曰根都基[35]，曰可宜约[36]，曰迷诗安[37]，曰阿尔干萨[38]。都城名瓦盛敦，建于波多麻哥河[39]岸，街衢宽阔，其直如矢，园亭花树，景色幽佳，匠肆林立，远方辐辏，为本州富丽第一。其国通商冲繁之地，一名新约尔克，一名非拉德〔非〕亚，一名波斯敦，一名巴尔〔的〕么〔尔〕[40]，一名新尔良[41]，一名札尔勒斯敦[42]，皆沿海大埠也。

《外国史略》曰：弥利坚国南及麦西哥海隅，北连英藩属地，东及大西洋海〔西〕，及大东海，广袤方员四万二千三十里，滨海地一千二百里，滨湖地四百里。北极出地自三十二度及五十四度四十分。明朝中间地尚荒芜，居民亦罕，住林内，以猎为生，不知开垦。然今日掘出坟墓，似是古时广大之城邑，或系日本、高丽曾到之地，无从考究。今则为西国之大市。民数少而种类多，语音不一，风俗迥异，时结仇交战。自明朝时是班亚开创此州之后，英国亦到此地，欲开埠未果。万历十二年后，英民复至，不得食物，又遭土民之难，或受是班亚之害，或染烟瘴以毙，皆怨而反。会英国有奉天主教之民，为国中官吏所迫，航海西驶，逃于此地，自设公班衙，招泯开垦获利，英国亦以其地封五爵各据荒地。荷兰、瑞丁等国亦时调其民在海边开港，皆不久而服英吉利。别有

佛兰西氓所据之地，久亦归英。于是英人日繁增，土人远避山林，其良善者渐向教化。复立议事之公会，有事则调遣其丁壮，日久其民益操自主，敢作敢为，不听英国之命。英人欲增饷税，民拒不纳，由此肇衅。乾隆三十（一）〔八〕年，英官在各港口征饷，居民宁将茶叶尽投于海，不愿纳税，英国亦封港口，且调兵前往。其氓复公议，宁死不受苛束，遂纠合部众，立才能之瓦升屯为将军，与英兵拒战，兼赴诉于各国，于是佛兰西、是班亚、荷兰等国合盟助之，英人不能敌，于乾隆四十六年议听其自为一国，不受英人节制，遂号为育奈士（造）〔迭〕国，自是与英人彼此相安。花旗军深人麦西哥地，麦民力守，终不肯降，后事尚未定也。

国内山岭分三段：一系东方，一系山外之西方，一系米西悉（北）〔比〕等谷。地本荒芜，广袤十一万三千八百方里。其东方地约三千里，沿河多港口，地方蕃盛。沿河各谷，可开六万四千万亩，居民五百五十万口。其西地多硗，濒海地愈肥，民愈罕。西南牧场远阔。其湖在英吉利、花旗交界，称为上湖[43]。有热阿耳义湖，胡伦湖，以利〔湖〕，云他利湖[44]，皆广如海。人大西洋海之江：日（本）〔禾〕孙江[45]，长七十一里；破他马江[46]，一百三十六里，撒（瓦）〔凡〕那江[47]，一百五十里；亚拉（马他）〔他马〕哈江[48]，一百里；熟贯汉那江[49]，一百里。人麦西海隅之河：日米西悉比河，六百六十里；米苏利河，六百二十里；阿希阿河，三百里；押（子）〔干〕萨河[50]，四百七十里；红河，三百三十里；地匿士河，百四十里。可伦比河，长二百三十里。（俱）人大东海，江河甚多，通商甚便，火轮船往来不绝。北方出棉花、烟、谷、薯等物，各国产物并制造者，铁条价银约二千零四万员，铅石价银约五十二万九千员，石炭价银一百八十六万员，石盐价银六百六十九万员，各项玉石价三百六十九万员；所畜牲

马四百三十三万只，牛千四百九十七万只，绵羊千九百三十一万只，豕二千六百三十万只；鸡鸭鹅价值九百三十四万员，五谷、烟、薯、麻、棉花、羊毛、蜡、白糖、蚕丝、乳奶、饼油等价三千三百七十八万员，果子价七百二十五万员；每年所制造物值二千九百万员，园蔬菜花等二百九十四万员，干鱼、腌鱼、鱼油、鲸骨等货一百二十五万员，捕鱼银一千六百四十二万员，木料价一千二百万员，巴马油等货六十一万员，皮货一百零六万员，人参等货价五十二万员，刀剑各铁器价六百四十五万员，金、银、宝物四百七十三万员，铅、锡、铁等各项九百七十一万员，羽毛、呢二千六十九万员，布匹四千六百三十五万员，杂物六百五十四万员。插花旗进本地之船共七千七百三十五只，外国载货人港口四千五百四十八只，花旗所运进之货值一万一千三百万员，外国船所运进一千四百七十二万员，是年所出之船七千七百九十只，外国船出口四千五百五十四只，花旗船运出之货价八千零二十五万员，外国船运出价二千三百万员，本国纳税一千四百四十八万员，各湖往来之花旗船与英人公共船只值一百六十六万员，可见其勤奋兴旺。惟其商人银局失信，故外国人无敢赊卖之也。

居民一千七百零八万六十六口，白面男人七百二十四万九千，女六百九十三万九千口，黑面人三十八万六千口，黑面奴二百四十八万七千口。白面人务农三百七十一万七千口，贸易者十一万七千口，制造匠七十九万一千口，航海水手五万六千人，运内河之人三万三千人，医生教师等六万五千人，术艺之士共一万六千二百三十三人，男女学生一百八十四万五千人。康熙三十九年，所有居民共计二十六万口，道光十年即至千二百八十六万口，大半系英国、日耳曼人。其国爵无尊贱定分，但人有才能、善积财则贵耳。其民崇拜上帝，多立礼拜堂，善经营。道光十五年，掘运

河费九千九百万员，以铁造平路亦费四千六百万员。多识字读书，亦广印书。居民善开垦。凡欧罗巴各国民有缺乏，即迁居花旗国，如有受害者亦迁此地，故开辟愈广。其国律例合民意则设，否则废之。每（三）〔四〕年庶民择一长领统管各部，每年俸二万五千员。长领外复设户、兵、刑、水师、驿务诸部大官，俸各六千员。立两会：一曰尊会，即长领并大官办重务；一曰民会，论民人所献之议，所禀求之事，每四万人择一人，各国皆同。其水师大战舰十二只，载炮七八十及一百二十门，其次载四十四炮、三十六炮，又其次或载十六炮至十炮以下。又火轮船五只，趸船五只，军士六千丁防御各境。各部自募民壮，岁收饷五千六百万员，公费约五千三百万员。银局未清理，陆续破败者一百六十一家，所失本钱一万三千二百万员。通行银票四千三百三十万员，现银一千零二十八万员；通国银票六千三百八十四万员，现银二千六百八十四万员。通国银局十余年共失银不下七万八千二百万员。其失信损重，天下未有也。

东北贾尼邦部，天气甚冷，地产不丰，出木料等物，运出者每年约值二百万。居民五十万余，皆崇正教，多学馆。城邑不广。海多支港，木贱便于建船。公饷约六十一万员。居民多以捕鱼为务。

新含部，在买尼西，居民二十八万二千余口，北界一带白山有峰六百丈，出五谷、布匹，纳饷三万六千员。

弗门部居民二十九万一千，出五谷，

在南之马撒舒设[51]地，居民七十三万七千余口，造布匹、铁器，贸易通商，其都会曰破士屯，系大市，居民数万，船往来不绝。因新教旧教不合，故别开埠。公欠项六百七十二万员，每年货价银计四千二百万员。

罗地岛，居民十万八千，务农织布，都会曰天网[52]，系大通市，居民三万名。

君匿地谷部，居民三十万，在海边新港。居民勤劳向化，制造积财。饷税约十万零七千员，公费八万六千员，银局内积三十九万九千员。百姓甚聪明，有学馆。

新约部，人户稠密，居民二百四十二万口，其会城居民二十万有余，为花旗国最大之邑，各货由此出口。街衢广大，居民从正教，为各邦之宗。公欠项二千二百七十九万员，岁收饷约二千七百六十二万员。

新执西，海边之褊邑也。居民三十七万人，颇安分。公费八万八千员，公帑收四万七千员。

宾林部，旧日开埠与土人往来，秉公贸易，居民富裕。共一百七十二万四千口，多由日耳曼国来者。制造繁盛过他邦，每年约七千万员，内地开河、平铁路，以便贸易。农夫旺相，庶民受福。因失信，故所损者重。公欠项三千六百八十五员，公帑收九十二万四千员。其都城曰爱（戎地）〔城〕，居民十六万六千，亦大通市，花旗美地也。有大学馆，广布文学术艺。

地瓦亚小邦，七万八千口，居民务农，公帑积五十万员。

马利地部，居民四十六万九千口，多五谷、麦粉，每年约价七十六万员，公项一千五百万员，公费约百万员，公收三十五万员，入不敷出。港口八地米城，居民八万口，系通商大市，最旺相。

威（厄）〔巳〕尼部，地初开垦，居民百二十三万口，多出烟、棉花等货。其都会曰勒门[53]，居民一万六千口，百姓聪明，颇图私利。公欠项六百九十九万员。

可伦比部，为其国都，居民四万三千口，统领所驻议事之地

也。其都曰瓦升屯城，居民二万口，以开创之统领得名。有公会所聚之殿，甚壮丽，如罗马国之古式。

北加罗林部、南加罗林部、热阿义部，皆出棉花。弗利他部[54]多密林，昔属是班亚国。路义撒那部在麦西哥（河）〔海〕北岸，其会城中居民数万。

阿希阿部，居民百五十一万，地极兴旺，公欠项一千五百万员，公收三十一万员。

新开之地曰印地亚那，曰金突其，曰停尼士，曰亚拉巴马，曰米西悉〔比〕，曰（北）米苏利，曰以利乃，曰米治安，曰约瓦[55]，曰威君新[56]，居人甚罕。

在（东）〔红〕泽[57]边有亚利云地[58]，道光二十六年始与英国平分，甫迁之氓，渐垦务农。特察[59]南地，本属麦西哥，近为花旗人所居，地广而丰，但港浅有碍驶船。其始不服花旗管辖，拒战甚力。因麦西哥无战船军士，花旗有兵有舰，直侵其地，卒为花旗所踞。

《瀛环志略》曰：米利坚二十六部，其内地各部大小不甚悬殊，惟东北滨海数部壤地甚褊，如纽罕什尔、洼满地、麻沙朱色士、千捏底吉、纽折尔西、马理兰，已不及诸大部三分之一；而洛哀伦、特尔拉华二部，周回皆不过百余里，乃不及诸大部十分之一。此非分地之不均也。当欧人之初辟此土也，人户先栖托于海壖，各成聚落，后乃渐拓而西，日益垦辟。其国之三大埔头，摩士敦、纽约尔、非（勒）〔勒〕特耳又皆萃于东北，富商大贾之所聚，地虽褊小，气象固殊。内地各部，皆资耕作，幅员易广，而财力不如海滨之盛，其势然也。迨华盛顿倡义拒英，华盛顿生于雍正九年，十岁丧父，母教成之，少有大志，兼资文武。部豪起兵相应，举事者十余部，因即分为十余国。其后续附、新分，遂成二十六部，皆仍其旧而安之，

非裂地而定封也。洛衰伦人户止十余万，特尔拉华止八万余，不能因其弹丸黑子，并归大部。东方通商诸部，纽约尔最富厚，麻沙朱色士、宾夕尔勒尼安次之，缅与勿尔吉尼阿又次之。倭海阿土沃人殷，阡的伊、田纳西地处中原，沃野千里。南方诸国滨海，西方诸国傍河，地利之产运行较便，故国多富饶。计两湖之南，密土失必大河之东，已无不辟之土，河西止鲁西安纳、阿甘色、密苏尔厘三部，近益以威士干逊、衣阿华二部。其迤西数千里，密林奥草，野番所宅，开垦不易。然生齿日繁，数百年后，当亦阡陌云连，直抵西海之滨矣。

米利坚各国天时和正，迤北似燕晋，迤南似江浙，水土平良，无沙碛，鲜瘴疠。南方微有瘴气，亦不甚毒。其土平衍膏腴，宜五谷、棉花，英、佛诸国取给焉。蔬菜、果实、烟叶皆备，(所)〔山〕出石炭、盐铁、白铅。境内小河甚多，米人处处疏凿，以通运道。又造火轮车，以石铺路，熔铁汁灌之，以利火轮车之行，一日可三百余里。火轮船尤多，往来江海如梭织，因地产石炭故也。火轮船必须燃石炭，木柴力弱，不能用也。英吉利火轮石炭，皆自苏各兰带来。

米利坚政简易，榷税亦轻，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六年秩满。每国设刑官六人，主谳狱，亦以推选充补。有偏私不公者，群议废之。合众国税人约四千万圆，文职俸禄四百七十六万圆，陆路官兵俸饷四百三十万圆，水师官兵俸饷四百五十七万圆，杂费三百八十万圆，开垦土费一千三百万圆。统领虽总财赋，而额俸万圆之外，不得私用分毫。众国旧亦有欠项，道光十七年一概清还，不复丐贷于民。然缘此公私银号多歇业，而国家或有不虞之费，无从取给云。

米利坚合众国额兵不过一万，分隶各炮台关隘，其余除儒士、医士、天文生外，农工商贾自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一概听官征选，给牌效用为民兵，馔粮器械概由自备，无事各操本业，有事同人行伍。又设队长、领军等官，皆有职无俸。每岁农隙，集聚操演。其民兵约一百七十余万丁，与古人寓兵于农之法盖暗合焉。

危地马拉之东南，为南、北亚墨利加连界之地，名巴拿马地属可仑比亚。以一线界隔两海，阔仅六十里。泰西人谓能将此土开为海道，则东、西两洋，一水相通，挂帆而西，直抵中国之东界，便捷甚矣。然石梗山脊，疏凿不易。

按：欧罗巴至中国，道途之纡远，阻于红海、地中海之间，隔苏尔士旱路一百七十里，若疏以通舟，则水程减二万里。米利坚至中国，道途之纡远，阻于巴拿马片土数十里，若疏以通舟，则西行而抵中国之东，水程当减三万余里。然两大洲中，束成至细之处，于形家为过峡，乃地气所联贯，如人之有咽吭，关两洲之脉络，天地之所以界东西也。今欲以人力凿通之，不亦傎乎？

按：孛露即秘鲁。为南亚墨利加著名之国，泰西人目为金穴，其民恃地中有宝，不屑耕稼，故土壤鞠为茂草，有怀金而啼饥者。米利坚产谷、绵，而以富称；秘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

按：泰西人所记四大土人民，惟巴他峨拿[60]土番肢体长大，高于常人一身之半。此外黝黑如阿非利加，丑怪如东南洋各岛野番，亦不过白黑妍媸之别，而五官四体，要无大异。乃知长耳比肩之民、飞头贯胸之国，古人故为恢奇之说尔。

南北亚墨利加海湾群岛[61]

北亚墨利加之南，南亚墨利加之北，细峡相连，自西北而东南，作湾环外向之势。其东北大小数百岛，星罗棋布。西北起米利坚佛勒尔勒厘部之东南隅，东南迄可仑比亚之东北隅，作湾环内向之势。两湾中间之海，名曰加勒。前明中叶，是班牙遣可仑驾船觅新地，地无（主）〔王〕名，夙闻海外有五（度印）〔印度〕国，即云欲到五印度。西行数月，忽睹群岛，哗然以为抵印度矣，遂称之曰西印度，而不知印度在东方，与此无涉也。西船初到时，择群岛腴壤，开设埔头，诱交土番，谋垦辟。后察知土番昏懵，又强不可使，遂以兵力剿锄无孑遗，别买阿非利加黑奴垦田播谷，农务渐兴。其后复得墨西哥、秘鲁诸大国，岁致金银数十百万，视群岛如敝屣，不屑经营。久之为海盗所据，出没剽掠，商旅患之。已而欧罗巴诸国接踵西来，纷纷争据，群岛遂各有所属。是班牙之外，曰英吉利，曰佛郎西，曰荷兰，曰嗹国，曰瑞国。群岛气候极温，与亚细亚南海诸岛相似。

【注】

〔1〕落衮伦岛，即罗得岛（Rhode I.）。

〔2〕麦西可海，又作美诗哥国海湾，即墨西哥湾（Gluf of Mexico）。

〔3〕麦西可国，又作美诗哥国，即墨西哥（Mexico）。

〔4〕瓦升敦，又作瓦盛敦、瓦昇屯，即华盛顿（Washington）。

〔5〕此“总统”指州长。

〔6〕伯理师天德，意为总统（President）。

〔7〕牛亚尔葛城，即纽约（New York）。

〔8〕扑斯登城，又作波斯敦，即波士顿（Boston）。

〔9〕非拉达亚城．又称爱城，即费城（Philadelphia，又称菲拉德尔菲亚）。

〔10〕新北勒达尼亚（New Britania），即加拿大（Canada）。

〔11〕罗说索山，即落基山脉（Rockey Mts.）。

〔12〕亚巴拉济哥剌，指阿帕拉契科拉河（Apalachicola R.）。

〔13〕么比勒，指莫比尔河（Mobila R.）。

〔14〕苏卑里约尔，指苏必利尔湖（Superior L.）。

〔15〕章巴拉音，指香普兰湖（Champlain L.）。

〔16〕此"修教"指新教（耶稣教）。

〔17〕卖内，又作买尼，即缅因（Maine）。

〔18〕新杭晒勒，又作新含部，即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

〔19〕委尔蒙，又作洼满，即佛蒙特（Vermont）。

〔20〕哥内的古，又作君匿地谷，干捏底吉，即康涅狄格（Conneeticat）。

〔21〕新约尔克，即纽约（New York）。

〔22〕新日尔塞，又作纽折尔西，即新泽西（New Jersey）。

〔23〕奔西〔尔〕瓦尼，即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24〕德拉（桑）〔委尔〕，又作地瓦亚那，即特拉华（Delaware）。

〔25〕马黎郎，又作马利地，即马里兰（Maryland）。

〔26〕委尔济尼〔亚〕，又作弗门部、威巳尼、勿尔吉尼阿，即弗吉尼亚（Virginia）。

〔27〕北加洛辫，又作北加罗林，即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

〔28〕南加洛辫，又作南加罗林，即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

〔29〕惹尔（里）〔日〕亚，即佐治亚（Georgia）。

〔30〕卢宜西安，又作路义撒那，鲁西安纳，即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31〕音的亚那，又作印地亚，即印第安纳（Indiana）。

〔32〕意黎乃，即伊利诺斯（Illinois）。

〔33〕迷苏利，即密苏里（Missouri）。

〔34〕德内西，又作停尼士、即田纳西（Tennessee）。

〔35〕根都基，又作金突其，阡的伊，即肯塔基（Kentuckey）。

〔36〕可宜约，又作倭海阿，即俄亥俄（Ohio）。

〔37〕迷诗安，又作米治安，即密歇根（Michigan）。

〔38〕阿尔于萨，即阿肯色（Arkansas）。

〔39〕波多麻哥河，即波多马克河（Potomac R.）。

〔40〕巴尔〔的〕么〔尔〕，又作八的米城，即巴尔的摩（Baltimore）。

〔41〕新尔良，新奥尔良（New Orleans）。

〔42〕札尔勒斯敦，即査尔斯顿（Charleston）。

〔43〕上湖，指苏必利尔湖（Superior L.）。

〔44〕云他利湖，即安大略湖（Ontario L.）。

〔45〕（本）〔禾〕孙江，即哈得孙河（Hudson R.）。

〔46〕破他马江，即波托马克河（Potomac R.）。

〔47〕撒凡那江，即萨瓦纳河（Savannah R.）。

〔48〕亚拉（马他）〔他马〕哈江，即阿尔塔马哈河（Altamaha R.）。

〔49〕熟贵汉那江，即萨斯奎哈纳河（Susquehama）。

〔50〕押（子）〔于〕萨河，即阿肯色河（Arkansas R.）。

〔51〕马撒舒设，又作麻沙朱色士，即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

〔52〕天网，即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意为天命、天祐）。

〔53〕勒门，即里士满（Richmond）。

〔54〕弗利他部，即弗罗里达州（Floride）。

〔55〕约瓦，即衣阿华（Iowa）。

〔56〕威君新，又作威士干逊，即威斯康星（Wisconson）。

〔57〕（东）〔红〕泽，即加利福尼亚湾（Gulf de California）。

〔58〕亚利云地，即亚利桑那州（Arizona）。

〔59〕特寮，即得克萨斯（Texas）。

〔60〕巴他峨拿，即巴塔戈尼亚（Patagonia）。

〔61〕南北亚墨利加海湾群岛，指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地区（亦即西印度群岛）。

海国图志卷六十二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外大西洋北墨利加洲

弥利坚国东路二十部沿革，分附各部。

弥利坚洲之育奈士迭国，分士迭二十有六，士迭，华言大部落也；达厘多里[1]二，华言地方也；底士特力[2]一，华言国都也。在各士迭之中，又各分冈底士[3]，华言小部落也。惟雷西阿那[4]所属之小部落，不曰冈底士而曰巴里些士[5]。尚有因底阿土番所属四部在外。

戈揽弥阿部，幅员褊小，间于马里兰、洼治尼阿之中，滨波多墨河[6]，距阿兰底海二百里。千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五年，头目洼申顿所定，因以名其国都，为颁政判事会议之总地。创筑三城：一曰洼申顿，一曰查治当[7]，一曰阿力山特厘阿[8]。此三者皆其都城，不在部落之数。地土燥湿不一，颇多胜景。河道通达，无论大小海舶，均可径抵都城，故贸易最盛。案：此部乃国都，在二十六部之外。

洼申顿城。国初千八百年创筑，街道平阔若棋局，车马络绎。中设加碧多尔[9]一座，为议事公所，周三百五十忽，中央高，两傍低平，四围石砌，饰以白垩，有土人战阵之图，勃列西领衙门一所，亦用石砌。

楼高二层，旁即文武官衙门。余作书院、庙宇、民舍，并建桥梁，可通阿力山特厘阿、查治当两部。千八百十四年被英吉利人攻破，各衙门均被焚毁，后旋夺回修复。都内居民万三千三百七十九人，黑人三千百二十九口，奴仆二千三百十九口。

查治当城。在洼申顿之西，中隔小河，相距三里，可谓洼申顿之外城。屋多砖砌，设有加持力书馆一所，公众书馆一所。读书幼童约四百名，铸炮局一所。商贾贸易，以此为最。居民三千四百四十名。

阿力山特厘阿城。在洼申顿对岸，相距六里，筑于小山，设有铸炮局、育婴馆、庙宇、手艺馆。商贾货物以麦面、烟叶两种为最。居民八千二百六十名。

缅部，东北俱界英吉利所属之新垦地，西半界纽（舍）〔含〕社，南界阿兰底海。域内多山，著名之加达领山[10]，高五百余丈。在缅部之北，有阿尔腊牙时河[11]、洼尔鲁士多河[12]、阿鲁士多河[13]，三水俱由英吉利所属之赞河[14]发源，而注于缅地。在缅南之河道，有北纳士葛河[15]、根尼碧河[16]，各长三百五十里，历曼峨[17]而出阿兰底海。模士迄湖[18]长五十里，宽自数里以至十五里不等。缅地河多湖广，水居六分之一，原属马沙朱硕士之地，千八百二十年嘉庆二十五年始来归附，创部落，立冈色尔之官，每年一更代，由众推举。所举之人必居缅地经三载，而推举最多者方得充之。若小部落理事官，即由总领选择，会商冈色尔委授。如奉委之人果贤，即可常供厥职，非如冈色尔之岁更也。幅员三万五千方里，户三十九万九千口有奇，领小部落二十有五，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加特力教。岁按户收先士四十枚，为书馆脩脯膏火之费。土产煤炭、铁、石板、木料、腌鱼，尤多巨木，先冬斩伐，待春涨浮出山谷。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明天启六年，有英吉利数人，始至基尼伯河畔创立一乡，后数十年与马沙诸些合而为一。道光元年始分立一部，曰缅部。东接新普伦瑞克[19]地，西北连(干尼底吉)〔魁北克〕之南，此二地皆属英吉利国，西南连新韩赛部，南接压澜的洋。南界隔赤道四十三度五分，北界隔赤道四十八度，自南而北，则四度五十五分矣；西隔中线东六度三分，东极隔中线东十度三分，由此观之，自东而西之地，则四度无疑矣。其地参差不成方圆，故以其南北极、东西极而言之，延袤与浙江省相似。其山则崭岩不等，最高者五百余丈。万山环绕，水皆注大西洋。其南境，海潮常长至二三丈，虽冬月严寒，冰难凝结；北境则寒沍，雪深四五尺，数月不消，水面冰坚，人马可渡，夏又炎蒸故冬夏易于染疾。境南去西大洋约五六十里，沙砾泥潦，产五谷为最，蓟辫次之。腹内地则腴沃高平，大抵地旷人稀，树木葱郁。山内产铁。禽兽有马、牛、羊、豕，林木有松、橡、桦、榆，果实有林榆、桃、(苦)〔菩〕提、梨、梅等，惟材木极贱。渔户岁得银五十余万。贸易有大小呢、棉花、纸、熟皮、蜡烛、铁器等物，而以木材为最。洋艘皆赖乎此。次则畜牛、羊、豕、犬贩于他邦，又次有牛油、香舰、蜡烛、靴鞋、石砖、铁等，每年出口之货约八百余万，所收税饷约银三四十万圆。合计美理哥国贸易，缅部居十之五焉。道光十年，其居民共计三十九万九千四百六十二口，所务生业惟农渔商，无巨富，亦无极贫，皆暖衣足食。通部内分中部十、小部落三百，附基尼伯河新建会城，名奥吉士大[20]。其官有四等：首领一人，副领七人，巡按十二人，赞议数十人。其总制巡按议处，皆以三十岁为例，由民公选。各官皆以每年正月初礼拜之第三

日会议。其副总制七人，于巡按议处内公选。总制每年俸银千五百圆，出缺则巡按之首署理。除副总制外，别有一善书助之。军务则总兵官保障封疆。每岁总制与巡按及议处同会议省律，法在必行，其行之必至上始。又省内有一正察院，其余分处各方，通省各员所用之项，共计银二十万圆为率。书院两所，别有大学公堂，乃儒者苦攻圣文之所。其乡中学馆共三十间，此外童蒙之馆各处皆有，每人岁捐银二钱八分送交首事而已。别有圣教会所，（其）〔共〕有五百余，每所内约六人至十人不等，内一师于每礼拜日升堂宣训，每年束脩银六百圆至千圆不等。别有仁会数处，以济鳏寡孤独疾病之人。今补。

纽含社部，东界缅，西界洼门，南界马沙朱硕士，北界英吉利所辖新地。（城）〔域〕内峰峦层叠，其最高之洼申顿山，六百余丈。其河俱由外部落山涧发源入境，湖泽最巨者为尼比西（河）〔阿〕尼湖[21]，长二三十里，广十里，狭二三里。近渚遥山，螺翠掩映，沦涟澄漪，娱怀荡目。始麻臣[22]、俄尼士[23]二人于千六百二十三年明天启三年垦出那洼[24]、博士茂[25]两处，旋与马沙朱硕士并一部落。千六百七十九年康熙十八年。复各分治，旋归附弥利坚国。设总领及冈色尔官，均于一年更易。领小部落二十一。幅员九千四百九十方里，户二十六万九千三百二十八口。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设书馆千六百所，技艺馆三十五所。湖泽多鱼，民业渔贩。迩来泽国亦渐声教。土产洋参、冰糖、铜、铁、锴、木、牛、马、豕。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初，明万历四十三年，英吉利人始得新韩赛[26]之地，迨天启三年，许其自立为政。后数十年，土

人皆将其地与马沙诸些合为一部而不自专。及乾隆六年间，则自立为一部，改称新韩赛。东接缅部，北接干那大部[27]，西接华满部，南接马沙诸些部，东南界洋海。南界南极出地四十二度四十一分，北界北极出地四十五度一十一分，西界隔中线东四度三十分，东界隔中线东六度。其地斜袤不正，广如浙江省四分之一。自北而南，群峰秀峙，山路崎岖。其北山高者六七百丈，南山次之，亦二三百丈。惟北最高之峰积雪，四时皓然，呼曰白山。山险岭峻，为通国之最。近北有小湖，南注干尼底吉大河[28]，与华满部交界。又有大湖通贯美理麦大河[29]，南过马沙诸些，复转人东洋，尚有各小河湖在外。天时略暖于缅部，土气清和，故民多寿，越百年而逝者八十有三人。木最高者二十丈，厚径七尺，围二丈有余。山内多铁矿，且多人参。农皆立会，彼此相助以广耕种。工匠不可胜数。其纺织之所约六十间，织呢绒之所三十二间。亦有以人力、兽力而磨五谷之房，共六百有九间。以水轮锯木之房共九百五十二间，每间用一二人掌之。其水力可抵百人。桥梁共计二十有五。其贸易罕商他国，惟贾本都。道光十年，民户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三十三口，百年以前不过万二千有奇而已。地分部八，小部二百二十。其波子某府城附近，东洋海艘所汇，港口为二十六部之冠，隆冬不冰，波涛不险，最大之洋艘皆可进口，故国中兵船于此湾泊。别有造船厂一所，炮台二座。部东濒海有一河，名庇士驾木瓜[30]，有二桥，一长四十八丈，一长百七十五丈。会城在美理麦河畔，名曰公哥突城[31]，户口四千，房屋稀少。惟有一石监长七丈，阔三丈六尺，高丈四尺，监中五六十人，工作其中。各官员与缅部同。各乡学馆千六百间，府学馆三十五间。会城内有一大

书院，院内为师者十位，肄业者约二百人。教会共有五百余，每会建一礼拜堂，每会约有八九百人，掌教者一人而已。仁会亦同。今补。

洼门部，东界纽含社，西界纽育，南界马沙朱硕士，北界英国属地。境内多（地）〔山〕，其最高之曼士非尔山[32]，高四百余丈。滚特底格河由洼门发源，而达衮特底格入海。（古）〔占〕勃连湖[33]，广六百方里。始由英吉利人居马沙朱硕士者首垦其地，六年后佛兰西人亦至。千七百九十一（者）〔年〕乾隆五十六年。即归附于弥利坚，以满比厘阿[34]为首区。设立总领一，副统领一，并有立法衙门、行法衙门，其逐年更易荐举之方，与纽含社同。领小部落二十五，幅员一万方里，户二十八万六百五十口，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设书馆千六百一十二所，并有技艺馆、医馆，一切费用，定例每一小部供给三月，周而复始。产铁器、布匹、棉纱、粗呢、牲畜。每年计铁器银七万五千员，布（百）〔千〕五十〔万〕忽，棉纱十一万二（十）〔千〕棒。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万历元年，法兰西人由干那大地寻至华满。迨雍正二年，英吉利人托足于马沙诸些省，由渐而据之。乾隆年间，别创华满部，东接干尼底吉河，南北交界之度数与新韩赛同；西接新约基部之汕珑连大湖，其内地较新韩赛略广；南山连峰而北，至会城分而为二，环抱左右，内多杉木，老叶未残，新叶又发，时人呼曰绿山，即译名华满也。其中瀑布有流人干尼底吉大河者，有流入西之汕珑连大湖者。其湖南北长四五百里，东西阔几十里，洋艘数十可航，更有联杉木为筏，贩运他乡。惟冬寒湖冻，舟不往来。北界有湖，名曰缅法喇美哥[35]，长百里，广十里。又百里外有小

湖，水入之。嘉庆年间，夏月有人在大小湖之间建一面房，欲决水磨麦，水忽涨发泛溢，百里之内，庐舍皆没，湖亦不存。天时、土产、民俗皆同新韩赛。但山上冬春皆有积雪，山中产铅、铜、铁、锡，面铁尤旺。又产皂矾，每年不下万余石。内分部十三，小部二百四十五。居民则二十八万零六百七十九口。会城在部中央，名曰满玭理。首领、副领、理刑官各一，御史十有三。书院教会等皆同新韩赛。惟各官会议之期，不以正月面以十月。今补。

马沙朱硕斯部，东界阿兰底海，南界衮特底格、律爱伦[36]，西界纽育，北界纽含社、洼门，地崎岖多大山。千六百二十年，明泰昌元年英吉利人向奉加特力教者以犯英国新例，逃至勃（士茂）〔茂士〕[37]，辟地面居。旋垦至洼治尼阿，与土人不睦。移垦马沙朱硕士，生齿日盛。千六百九十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复归英吉利国管辖。及各部落怨叛自立，遂亦翕然背英，而附弥利坚。设立总领一，副总领二，并立法、行法、判事衙门，每岁更易如例。其推举人之人，须居部内一年，曾输纳丁粮，方能举人。判事之官，即由统领率同冈色尔选择，定例亦是一年一更。如果孚众，亦有再续一二年者。综计幅员七千〔八〕百方里，户六十一万零四百口。领小部落二十有九，以摩士顿为首区。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加特力教。书馆二千三百九十七所，费用亦各小部轮给。土产铅、铁、白矾、石板、煤炭、大呢、布匹、鱼油、咸鱼，约值银四百六十七万二千七百四十余员，布匹共七千九百二十万一千码。每码计华尺二尺四寸。地虽崎岖，而道路桥梁宽大平坦，行旅无滞。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曩者英吉利人初至马沙诸些，名其

地曰新英吉利，后分其地为六：曰缅，曰新韩赛，曰华满，曰马沙诸些，曰干尼底吉，曰罗底岛。而马沙（些）〔诸〕些东濒大海，近海之地，陂陀稍平；近西则高山峻岭，与华满无异。又有干尼底吉河由北之新韩赛、华满交界流过是地，而人干尼底吉。其河流在西境仅居地之一，东境则居其地之二矣。东北角又有美里麦河及四方各小河，港汊纷歧，岛屿亦众，大者曰南得吉岛[38]，天时颇和暖。因其地远于北，而渐近赤道也。每年春夏之际始雪，故至四月春晴雪散，万物始繁。地气如中国之江浙，民罕疾疠。山产金、银、铅、铜、铁、锡甚少；而草木、五谷、果实、禽兽，皆多于新韩赛、华满两部。业耕牧者十居七八，为二十六部之最，近年树桑养蚕日盛。工作之所二百五十间，织布、呢绒、玻璃器及铅、铜、铁、锡各器。鱼船共万一千一百六十只，惟得鱼叶其肉而取其油，每年得资不下数百万圆。贸易亦多，然在二十六部则居其次。内分大部十四，小部三百有五，居民六十一万零十四口。会城附东曰波士顿，然二十六部皆无城，故波士顿亦无也。城中房屋或砖或石，有高至四五层者。有一会议之馆，高二十丈，中有华盛顿石刻之像。客旅寓馆甚多，大者高五层，内房百八十间，时人称曰三山客寓。又其市所冠于二十六部，楼高二层，广长五十三丈六尺。有左右街，左街有六丈五尺，右街有十丈二尺。其市所名曰法内离阿，内外四而皆通，百货阗溢，任求皆获。城内常留余地，广百亩，围以阑干，外环树木，马牛不容践踏。故人烟虽极稠密，而地气得以疏通。城中文学最盛，书楼数所，内一楼藏书二万五千本，各楼共藏公书约七八万本，官吏士子皆可就观，惟不能携归而已。通城学馆，每年用银五六万圆。济穷养疾之院亦

如之。海内商船、火船甚众，陆地之车用马四匹，或五六匹，或一二匹，日行六七百里。其外更有火车，惟以火力旋轮，日可行千余里。城外市镇亦多。大书院共六所，内一所自始建迄今已历二百年，为二十六部书院之首，内为师者三十五人，受业者三四百人，藏书四万本。今补。

律爱伦部，东、北俱界马沙朱硕士，西界衮特底格，南界阿兰底海，幅员千二百二十五方里，户九万七千一百九十九口。土不恶劣而寒洌，不宜种植，多捕鱼贸易为生。始有马沙朱硕士之罗查威廉[39]者迁谪此地，千六百三十六年明崇祯九年。鸠众开垦，至千六百六十三年康熙二年创筑部落。始属英国，后归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七，以波罗威顿士[40]为首区。设正总领一人、副总领一人，会议公署一所，每季会议一次。设书馆三百二十三所，肄业学童万有七千。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加特力教。产铁、煤、石板。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明崇祯九年，有马沙诸些人初至罗底岛，乾隆五十五年则自立一部，为二十六部中之最小。东北界连马沙诸些，南接压澜的洋，西接干尼底吉。内分中部五，小部落三十有一。其幅员仅如粤东之南（洋）〔海〕、番禺二县，居民九万七千二百一十二口。平原无高山，近城河畔有岛，故人呼曰岛部。所谓罗底岛者，即译名岛部也。岛上有小楼高十余丈，楼上小房四围玻璃，每夜然灯数十，光与水映，俾夜行海艘不致触岛沉礁。此皆国中首领及富户捐赀所设，各部滨海者无不有之。地气又略暖于马沙诸些。会城名普罗费典，在部之东北，与马沙诸些相近，城南海港通洋艘，名曰新湾[41]。其贸易多贩运出洋，故其人户虽不及马沙诸些之多，而贸易工作竟能与马沙诸些相毗，惟棉布更胜

之。又部内地平无高山瀑布，不能借水磨谷，每于海傍旷地建楼高六七丈，上置风车，借风动轮而磨其谷。其境既小，各官往来会议不难，故每年三四次不等。今补。

衮特底格部，东界律爱伦，西界纽育，南界海，北界马沙朱硕士，幅员（七）〔四〕千七百六十四方里，户二十九万七千六百七十五口。西多大山。河最长者衮特底格河，由缅地发源，经本部落五十里，至纽兰顿[42]而注之海。土虽不沃，种植尚易，近已栽桑畜蚕。溯其开址之始，一为马沙朱硕土人垦出赤活[43]之地，一为英吉利人垦出纽（兰）〔含〕汾之地。千六百六十二年康熙元年。皆归英国管辖，遂并合为一。千八百一十八年嘉庆二十三年。始归于弥利坚国。设立正总领一、副总领一，总会公署一所，更代推举如前例。领小部落十有三，以纽含汾为首区。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书馆甚多，肄业学童八万四千，岁费银百有九十三万员。尚有医馆、律例馆不在此数。土产牛、马、羊、骡、铜、铁、石板、鱼油、咸鱼。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明崇祯六年，马沙（朱）〔诸〕些人始至干尼底吉寄居，其后渐次开辟，皆属马沙诸些。迨十二年然后自立一部，名之曰干尼底吉。北界马沙诸些，东连罗底岛，西连新约基，南滨海。其方域有如中国直隶省十分之一。内有五山，高者七十余丈，余多平地。小河各处皆有，大者名干尼底吉河，径新韩赛、华满、马沙诸些三地，而后人干尼底吉，注于海。南有大港口，水不生波，而且回环西注而历地狱门[44]，其地狭隘，江流旋绕，小舟难渡，故土人称为地狱门云。出新约基也。沿河土地膏腴，近南尤和暖，百产皆有，惟无人参。居民以其地腴，故尤加意耕种。工作制造之物，布

棉麻、布匹、大小呢、纸、铁器等物。又一地每年作木时辰钟三万件，每件价约银六圆至十圆不等。余物出贩无多，故洋船亦少。分中部落八，小部落百有二十。居民二十九万七千七百十一口。会城有二：一曰哈得富耳，一曰新港。(某)哈得富耳在部中，附于尼底吉河，其新港在境南濒海。通共教会共四五百，每会于礼拜日约千数百人登堂听教。其学馆为二十六部之最。于新港会城之内，大书院有四，其一例学四年，然后随意学于三所。三所内，一学圣文，一学医道，(二)〔一〕学国中律例规条。四所为师者共二十人，受业者四五百人。于哈得富耳城内一大书院名曰华盛顿。其外教哑与聋者，一院中有百数十人，所学之法皆以手指，其后二十六部皆仿此焉。今补。

纽育部，东界洼门、马沙朱硕士、衮特底格，南界宾(而)〔西〕尔洼尼阿、纽惹西，西、北皆界英国新地。幅员四万五千六百五十八方里，户百九十一万(八)〔三〕千(六百)〔有六〕口。域内多山，地亦平旷。山以朗答峰[45]为最高，约三百余丈；河以赤臣河[46]为最要，长三百二十五里。此外河湖尽通舟楫。始兰顿之人于千六百九年明万历三十七年。开辟纽育，千六百六十四年康熙三年。设官治理。迨各部背英，而纽育亦于千七百七十五年乾隆四十年。归附弥利坚国。英国以纽育本我自垦之地，不甘遽叶，故兴师报复，大受荼毒。领小部落二十有四，以纽育为首区。设立正总领一人，副总领一人，均由人民公举。其立法之官，一曰西业，一曰阿新墨里。西业四年一易，阿新墨里一年一易。其审判讼狱者，又分大小，即由西业选充，如大者果能供职，至六十岁始更易；小者五年即更。其推举必须白人、年逾二十、居本部经一年

者方能出书荐人，否则不得预也。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文学日盛，书馆万有一百三十二所，学童五十四万一千四百，费用银四十一万九千八百七十八员。尚有各技艺馆不在此数。先浚运河，费官银千余万员。其通各部车路，多铁铸成，费亦不赀。土产铜、铁、铅、盐、牛、马、豕、羊、匹头、玻璃等类。计每年工作之物约值银六千余万员，未成器皿亦值银四千余万员，各家造织粗呢等物亦值银二百余万员。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明嘉靖二十四年，伊大里人始至新约基寄居，为荷兰服役。其时地属荷兰，故称之曰新荷兰。迨后顺治年间，英吉利人逐荷兰而夺有其地。英国王分封其昆弟名约者主之，与荷兰久战争，终为英吉利所得，名之曰新约基。其疆域有如中国之福建省，地形三角，惟东南角为海岛。东界干（底尼）〔尼底〕吉、马沙诸些、华满等三部，东北角直至西南角皆连干那大地，南接边西耳文、新遮些二部。土地高下不一，惟东多峻岭，大者名亚罢拉既俺山。河不胜数，大者名活得逊河，自北流出千里入海，河阔三四里，来往洋船可纳。于半河有渚瀑布之湖，名曰畜治[47]。又西北之湖有二：一名晏爹利珂[48]，一名伊里其[49]。二湖之界半属部境。晏爹利珂湖比于中华之鄱阳湖尤大，其水出而西流，其瀑布自上而下，高十六丈，声闻数十里。其地自南而北千百余里，故北之寒甚于南。每冬春之月，河冰可行车。水有可作盐、有可作乐者，惟作盐更佳，每年约卖数十担。民耕种者居四之三，以地为田者居四之一。又部中首领欲人设农圃会，故每部立一会，首领每年共送银一万员。其贸易为二十六部之最。土产出卖，每年共银二千三百余万员；进口之货

变价约银三四千万；各行工作会所约二百，每年卖出棉布约三百万、哔叽约三百万、铁器约四百万、帽约三百万、熟皮约三百万，所作之靴鞋约共五百万，所作之白纸约共五十万，玻璃约二十万。其运货，河有火船，陆有火车。若速行，每点钟可五六十里；慢行，每点钟可三四十里。内分中部五十六，小部七百六十二，居民百九十一万三千五百零八口。会城亦名新约基，在东南活得逊河口之东，于二十六部城池形势，当推此城为首。城南港口可纳洋船，每月数百艘，皆可驶至城下。城外更有各市镇，逾河而北数百里，一镇名阿尔巴尼[50]，一镇名推来[51]者是也。部内总制等官，皆以二年为一任，二年后复选。议处三十二人分四班，每班四年为一任，首班任满，则二班升为首班，别选八人为四班，周而复始。参议百二十八人，每年一任，会议以正月为期。按察院之大者有四：一内巡抚一员，议处三十一员，正按察一员，副按察三员，每事皆会审定议；一内按察一员，省内各事皆专自办理；一内按察三员，每事商办；一通部分为八巡道，每道一按察院，所有道内各事，皆自查办。其外州、县、司等小察院亦有四。每年大小学馆费银约一二百万圆。国中有一演武馆，在省内活得逊河傍，地名西角[52]。内为师者三十人，学习者二百五十余人，学刀、枪、炮械、军器。今补。

纽惹西部，东界海，南界地那洼，西界宾西尔洼，北界纽育。幅员七千二百七十六方里，户三十二万八百二十三口。北多大山，而平地多沃衍。有巴沙益河[53]总受各水，汇成深潭，澄泓涵演，恰人游眺。其初开地者，一为绥林之人，首垦南隅沙临[54]之地，嗣有荷兰人，开辟东北。千七百二年康熙四十一年。始归英吉利管辖。迨各部落叛英吉利，遂即率众

归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十有（八）〔四〕，以特连顿[55]为首区，设立总领及立法之冈色尔并总会公署一所，均由民人公举。其审判讼狱者即由总领等选充，上等者七年一更，次等五年一更。国人须年逾二十、曾纳丁粮者方准出书荐人，若妇人、黑人，皆不得预。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禁贩人口。近来文学亦有起色。产铁、白铅、石板、匹头等类。车路亦皆治铁为之。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明天启四年间，大尼国人始至新遮些寄寓，其后英吉利、荷兰、瑞典等国人渐至，其后英吉利尽逐各国，自立一部，近始归美理哥。其地延袤比浙江五分之一，东南濒海，北接新约基，西接边西耳文。内分中部十三，小部百二十，居民三十二万七百六十九口。西南有底拉华小港通海，东界海，皆沙漠无山，惟近西有小山。其东沙漠之地，夏令炎热倍于他方，由东而西，地渐高，则炎热渐减。地土不美，耕种无多，工作、贸易，则胜别部。会城名铁链遁，其城近于底拉华。今补。

宾西洼尼阿部，东界纽con西，南界马里兰、洼治尼阿，西界阿西阿，北界纽育。幅员四万七千方里，户百有三十四万八千二百口。（城）〔部〕内有墨鲁山[56]，高百余丈。此外大山尚多，未及测量。河泽虽多，不甚长广。如底腊洼河[57]最钜，亦仅长三〔百二〕十余（丈）〔里〕。其初开地者本绥林之人，至千六百八十二年康熙二十一年。为英吉利将官威廉边所据，千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五年。始归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二十有七，以哈里士麦[58]为首区。设总领一人，并总会公署一所，内有西业、里勃里先特底甫两官赞襄诸事，均由人民公举，三年一更，如各部例。先日文学迂劣，千八百三

十六年道光十六年渐见起色。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土产铁、煤、盐、马、牛、羊、磁器、布匹、大呢、玻璃、苎麻等，五谷尤丰。车有铁路可通近部。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边西耳文之始，原康熙十九年，我国未立首领之际，尚属英吉利。于是有英吉利人姓边者，其父曾为水师大将，征伐捕盗，有勋劳于国，故以其地封其子。至康熙二十年，有船三只。至二十一年，又有边船自至。其时尚未有欧罗巴人至此，土旷人希，故边向土人买此野地，今名之曰边西耳文，译云边之林野也。东接连新遮些省，东北接连新约基，西北直接伊里湖，正西界阿噻阿、费治弥亚二地，南界连费治弥亚、马里兰、底拉华等三地，较之浙江略广。有押罢拉既俺山自东北至西南，阔数千里，高三四百丈。城不濒海，惟西北有伊里大湖，东有新遮些交界之底拉华河，其河水出而下注至省城之底拉华大湾[59]，是故洋船常至城外。又押罢拉既俺山有湿布[60]下苏贵哈那大河[61]，由此而南注马理兰部境东。不暑不寒，与新遮些无异。惟城外峻岭，则寒较胜。然过此以往，至西则又和暖。地土肥瘠，则东胜于西。山中多树木禽兽，而煤更盛，甲于诸部。土人每常掘地四五十丈，取水作盐，亦有水可作药者。耕种不甚加意，以其地太广也。五谷以麦为多，果实以桃、梨、苹果为盛，工作则有呢绒、布匹、玻璃、铁器、木器各等。又有作烟柜之所，其烟柜在车则云火轮车，在船则曰火轮船，此皆赖水烝之力旋转而行。部内分为二巡道，五十一中部，五十一小部，居民百三十四万七千六百七十二口。城介底拉华湾底拉华河之间，名曰费拉地费[62]，至海约四五百里。城居底拉华河之西，四围皆九里、十里方平，街卫广五丈至十一丈，无曲道

小巷。省西有小河，河四十里外之上流清如瀑布。于此有水车渡其水上进至一小山，山上有池，池外有大铅管贯入，而复渡其水出也。其铅管斜下，透入城中地底，如中华之沟渠。由是各家地下皆有铅管引水，各衔地下亦有铅管分流也。又衔中家家各竖一管以截其水，管上有一扭准，如欲放水则扭出其准，欲止其水则扭入其准。故炎夏洗衔，家中用水，皆于此管焉。其管或铅或瓦为之，非比地下之必以铅为也。省城内有一博物院，广聚天下出类拔萃之人。官员每年以十二月会议，余与马沙诸些无异。大书院有七，每院为师者三四人，从学者一二百人。乡中学馆，在前时无多，今士人合议各人捐输，竟有一人乐助银二万者，余亦捐题不少。教会遂多至八九百所焉。今补。

地那洼部，东界海，西、南皆界马里兰，北界宾西尔洼尼阿。幅员二千一百二十方里，户七万六千七百四十八口。地势平芜，南多潮湿。河渠不多，其大者墨兰地温河[63]。不与他国贸易，惟与近部舟货往来。千六百二十七年，明（崇祯）〔天启〕七年。始有绥林之人开辟其地，千六百六十四年康熙三年。归于英国，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始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六，以那洼为首区。设总领一人，四年一易，荐举如前例。书馆百有三十三所，需费银十八万员。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土产大呢、布匹、铁器等。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明（万历）〔天启〕年间，瑞典王遣使渡海至新瑞典地，后顺治九年为荷兰人所夺，至康熙间复为英吉利人转夺，改名曰底拉华。于二十六部内，罗底岛极小，而底拉华次之，仅当浙江省二十分之一。东与洋、底拉华湾等分界，北与边西耳文为界，西南接马理兰。内分为

三中部、二十四小部，居民七万六千七百三十九口。水路通海，通底拉华湾，并有数小河交汇。其运河长六十里，广十丈，深一丈。有山不高。地则西北为佳，东南时虞涨潦，土既不美，耕种者稀。工作、贸易亦然。境内一城，名曰多发。官员、学馆、教会皆与边西耳文无异，惟大学未有建设。缘始与边西耳文本为一部，后分为二，故士人之规模动静，皆大同小异。今补。

马里兰部，东界地那洼、海，西、南俱界洼治尼阿，北界宾西尔洼尼阿，幅员万有三千六百方里，户四十四万七千四百口。地多大山，平壤颇沃，河道四达，故海船贸易甚大。其初，英国律官白麻尔底摩[64]者，领众二百至此开垦，父子相继。千六百三十三年，明崇祯六年。值马里阿女王[65]时告(戒)〔成〕，遂以王之名而名其地曰马里兰。迨各部落叛英以后，马里兰亦归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十有（四）〔九〕，以阿那波里[66]为首区。设总领公署一所，荐举更代如前例。各部书馆，费用银五万员，文学渐起。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产铜、铁、磁器、石板、麦、粟、鱼油、咸鱼、大呢、布匹。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明（万历）〔崇祯〕年间，英吉利人奏准女王，请往美利哥辟地，遂领二百人置买此地，名曰马理兰。马理者王后也，兰者地也，盖言王后之地也。海口在底拉华之东〔南〕，边西耳文在北，费治弥亚在西南。内分二路，十九中部落，居民四十四万六千九百十三口。东接大洋，中贯遮士壁湾[67]，北连苏费哈那河，西连颇多麦河[68]，东南濒海。地广无山，西北峻岭高三百丈。海滨甚暑，近山甚寒。东南土宜五谷、果木，工作则有铁器、牙器、玻璃、纸

料等。会城有二：一名霸地磨耳[69]，一名安那城。书院有四，公贮书数百卷。境域当浙江四分之一。美利哥国都半在部西，半在费治弥亚，周四十里，名曰华盛顿。初未立都城时，与英吉利争战，以华盛顿为帅得胜，故以其名名都城。今为二十六部之公地，故各官亦公同理事于其中。今补。

洼治尼阿部，东界马里兰海，南界北戈罗里，西界根特机、阿希阿，北界马里兰及宾西尔洼尼阿；幅员七万方里，户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口。地多大山，其高者有波威尔士山[70]，四百余丈。河渠甚多，最长之波多墨河，长三百六十里，商贾所汇也。初，英国依里萨栢女王时，有英人在占士开垦告成。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即自立为一部，归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五十有三，以里治满[71]为首区。设总会公署一所，荐举更代如前例。书馆百所，学童万七千余口，岁费银四万五千员。此外，各部尚有大书馆、大书院及技艺等馆。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产金、铁、铜、铅、煤、盐、麦、粟、烟叶、棉花等。部落库中常贮银三百万员，备各款经费。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明万历三十四年，英吉利占士王时，有人至美利哥开一新地，立其城，即以王占士之名名之。然地开辟，人烟稀少，鸟兽交错，庐舍荒芜。迨后分茅列土之际，始名曰费治弥亚，译云贞女，意以颂赞女王也。东濒海，东北接马里兰，北接边西耳文，西边阿嗐阿、建大基二部，南连典尼西、驾罗连二部。二十六部疆域此为最广，有如贵州省焉。省北有押罢拉既俺山，横亘边西耳文部，斜抵西南。有罗晏屋河[72]、占士河[73]、颇多麦河[74]、阿嗐阿沙河[75]，其外尚有数小河。境东濒海无膏腴，惟沿河皆沃土。境内之山，

有一桥浮石生成，非由人力，桥底离水二十丈，桥阔数丈，傍多树木掩映。又有一石洞，口仅容人，而内深一里许，内有数石人，不知制自何代，时人呼曰龙洞。地广，务耕种，多稻谷、果实，贸易亦众。内分为二路，又分中部落百有三，居民百二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口。会城近东沿河，名里是满。今补。

南戈罗里部，东界海，西、南俱界若治阿，北界北戈罗里。幅员三万三千方里，户五十八万一千一百八十口。境内仅有特墨尔山[76]，高有四百余丈，余俱峈嵝，林木丛茂。初，英国律官曰格拉领顿者与依尔额兰威尔里等奉渣尔士王之命，于千六百六十三年康熙二年。垦此，即以国王之名而名其地，曰渣尔士顿。嗣与腊里开垦之地亦经告成，总名曰戈罗里。地方辽阔，旋分南北两部。千六百八十年，康熙十九年。英国续遣落机至此，又将南戈罗里再分两部落，设官治理，不洽人心。千七百一十九年康熙五十八年。并归为一。迨千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五年亦背英而归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二〕十有九，以果揽弥阿[77]为首区。计幅员三万三千方里，户五十八万一千一百八十口。设正副总领各一人并总会公署一所，荐举更代如前例。书馆八百一十七所，学僮八千三百九十人，岁费银三万七千员。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产铁、棉花、苎麻、丝发、（谷稻）〔稻谷〕等。河渠不甚长远。有铁路通邻部。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康熙五）〔明嘉靖三〕十九年，驾罗连之南始有人托足。后康熙（六十）〔九〕年立一城，曰查士顿[78]。原与北驾罗连为一，迨（雍正七）〔康熙五十〕年，始分疆为二，号南驾罗连。东南滨海，北接北驾罗连，西南

接磋治亚。地当中国浙江省四分之一，皆平地，无高山。由东南而西北，则地渐高，故北有玭底大河[79]贯境而注东南洋，又有散底河[80]贯境而至南洋，西北交界有卸番亚河[81]亦斜入西而注南洋。海中自东而西多岛，其中参天材木，不可胜数。故部内火轮船皆在岛内往来，不致遭外洋之风浪。东南多烟瘴，岁中常暑热，冬至不过稍寒数日，霜雪旋落旋消。西北地渐高，天气亦渐适中。东南濒海一二百里皆膏沃，多松橙。三百里外则沙漠无际，渐进而高，直抵西北，则又胜乎东南，与驾罗连北部相同。地多产金，不可胜用。贸易以棉花、谷米为最盛。境内无贩货之船，皆邻部之船载运出境。内地分为中部二十九，居民五十八万千四百五十八口。东方查士顿城最大，濒海，此外别无大城。会城名个伦备亚。其官员与驾罗连北部无异，惟北部无副领，此则多一副领，亦并无职事，惟遇首领缺出，则补其缺。教会约二三百，大书院二所。今补。

北戈罗里阿部，东界海，南界南戈罗里，西界地尼栖，北界洼治尼阿。幅员五万方里，户七十三万七千九百口。墨鲁山亦有在境内者，最高之峰五百余丈。此外大山尚多。林木丛茂。河港岐分，最长之罗阿某河由洼治尼阿发源，四百里。始，英国之腊里恳此，与格拉领顿所垦之查尔士顿即今南哥罗里拿内小部落。等处告成，遂合为一，曰戈罗里。与洼治尼阿毗连，故有谓戈罗里之北，即洼治尼阿。至千七百二十年，康熙五十九年。分疆设吏，始各有其地，遂分戈罗里为南北两部。甫分五十六年，即背英而归附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二）〔六〕十〔五〕，以腊里为首区。设立总领、冈色尔等官掌理政事，设总会公署一所及书馆、技艺馆。俗奉加特力教、波

罗特士顿教。产金、铁、木料、粟、麦、洋蓝布、棉花、苎麻、工作器皿。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明万历十二年，英吉利人始至北驾罗连而得其地，以费治弥亚为邻，西以典尼西为界，南接〔南〕驾罗连，东南滨海，方域比中国浙江略广。东南地平无岭，惟西北有押罢拉既俺山，时人或呼之曰蓝山，或呼之曰铁山，又呼为烟山，皆以其山所有称之也。省东北有（晏罗）〔罗晏〕屋、磋湾（上）河[82]，其源自费治弥亚而人，过东南而注于海。东则有大河[83]及柰士[84]，东南有呷非耳河[85]，有压健河[86]，源委皆在境内，其人海处激沙成洲，由是分流于班利哥亚[87]、皮麻禄[88]二湾。境内地气，惟西为美，东多烟瘴。土产黄金，故掘地与淘沙者二万余人，计每年之金变价约银五百余万。其木多松，居民以松香为油。耕种甚寡，植物粟米为最，麦、棉、烟叶次之，人参亦间有之。货罕贩运出洋，因洋船少也。分中部六十（二）〔五〕，居民七十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会城沿柰士河，名喇理[89]。首领一员，参办七员，议处十数员，参处数十员。书院仅一所。今补。

若治阿部，东界南戈罗里，南界佛罗里达，西界阿那麻马，北界地尼西。地卑湿，又复多山，墨鲁峰在境内者约四百余丈。扎达湖支河[90]由境内发源而达佛罗里达人海，长五百里。此外小河尚多。初，英国若治阿二世王时，闻南戈罗里有因底阿〔与〕大吕宋（与）、弥利坚新垦之地，故于千七百三十二年雍正十年。遣将率兵并徙国中贫民至此垦边，遂以国王之名而名其部曰若治阿。有大吕宋人在佛罗里（阿）〔达〕者设兵拒之，至千七百九十八年嘉庆三年。始归附于弥利坚国。初，〔西边〕尚与阿那麻马、弥斯栖比（之西边小部）

总为一区，至千八百二年嘉庆七年。始画出疆界。领小部落（二）〔九〕十（有八）。幅员六万二千方里，户五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口。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设总领、西业、里勃里先特底甫等官，荐举章程均与戈罗里相同。各书馆岁用银万八千七百员。产金、铁、棉花、稻谷、木料、木器。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滨海之部，以磋治亚部为尽。自雍正十年始有英吉利百余人寄居于此，立一城曰卸番亚。迨雍正十三年，有瑞典与荷兰二国人至，其时境南有费罗里大[91]地，原属西班雅，其居人见有英吉利、瑞典、荷兰等国人至，遂与争锋，干戈数载始息。乾隆十（八）〔七〕年，复有英吉利人至，始称为磋治亚部。东南抵海，东北界南驾罗连，北接典尼西，西连亚喇罢麻，南连费罗里大，方域如中国直隶省焉。北之押罢拉既俺山至此而止。又有数河斜下东南洋。东北有卸番亚河，附城有阿结治河，又有亚拉达麻哈河，皆注南洋。地土气候皆与驾罗连南部无异。北有石洞，其洞口高数丈，下有水，时人每用小舟浮人，至十五里之深，则有瀑布飞下，不知其源从何而始？不可复进矣。贸易、耕种，皆与南驾罗连相同。（谷）产棉花、谷米、烟叶等。省内分为（七）〔九〕十（六）中部，居民五十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七口。城之最大者，附近卸番亚河，即以河名其城。会城则建于中央，名靡理治[92]。教会三百余，大书院一所，各乡小学馆百所。土人有二族，其始不谙工作、耕种、政教，近则延师往教，多文墨之人矣。初费罗里大地广人稀，邑多土蛮。嘉庆年间，欧罗巴人与西班雅人争战，在美理哥货船为西班雅人所劫，国中总领知之，起兵反讨于西班雅王。王见我国理直，

惟货已难返，遂以费罗里大地偿之，是以斯地属美理哥。此乃（道光）〔嘉庆二〕十〔五〕年事也。今补。西班雅即是班牙，皆吕宋之别称也。

阿希阿部，东界宾西尔洼尼阿，南界洼治尼阿、（地尼西）〔根特机〕，西界因地阿那，北界弥治颜、依里湖。地势高阜，少大山，多河渠，最长之模士经岩河[93]亦不过二百里。千七百八十八年，乾隆五十三年。有（西）〔东〕北方人始至阿希阿之麻里达[94]开垦，至千八百年嘉庆五年。告成，设官两载即归，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三十有四，以戈揽模土[95]为首区。幅员四万五千方里，户九十三万七千九百口。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土顿教。设总领等官如前例。书馆二十间，经费由公田拨出。产铁、煤、盐、石板、粟、烟叶、稻谷、苎麻、牛、马、玻璃、棉花等。有河道可达港口。陆地有铁车路以达邻部。原本。

弥治颜部，地分二区，中隔弥治颜、休伦两湖交汇之水。其湖北一区，东界英吉利属地，南抵弥治颜湖，西界威士衮申，北抵苏比厘阿湖。有波古派大山[96]，高二百丈。域内河皆北流，注苏比里阿湖。仅东隅之仙马里[97]有土番八百人居之，余俱荒旷。地广人稀，弥利坚亦仅有皮草公司与土番贸易。虽设墨腊底炮台，尚无人流寓。其湖南一区，东北俱界英属地方并休伦湖、依里湖，西抵弥治颜湖，南界阿希阿、因底阿那。三面包湖，惟南面平陆，沙土疏衍，随地可种。有先左色付河[98]，长二百里，通舟楫。其不通河者，即有铁车路〔达〕邻部通衢，故城邑俱建在南区，而北区则尚无城邑也。弥治颜湖广约八十里至百里，长约三百六十里。始，佛兰西人于千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垦其地，先筑底特律部落，即

今首区也。迨各处开辟已成，于千七百六十三年乾隆二十八年。为英国所夺，设达厘多里。至千八百三十（五）〔六〕年道光十（五）〔六〕年。始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三十有（九）〔八〕，幅员五万六千方里，户八万七千二百七十口。俗奉波罗特士顿教。设立正副总领，二年一易。判事之人，七年一易。荐举如各部之例，惟不拘何人均可出书推荐，与各部不同。又新辟之地，未详土产。原本。

根特机部，东界洼治尼阿，西界依里内士、弥梭里，南界地尼栖，北界因底阿那、阿希阿。厥田惟中中，少大山，有河道通各部。其最长之甘麻兰河[99]六百里，本因底阿土人游猎之所，时相争斗。千七百六十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有洼治尼阿、北戈罗里两处猎户至此游猎，始引白人数十家迁居于此。繦负相望，人烟日盛，千七百九十（三）〔二〕年（康熙）〔乾隆〕五十七年。遂归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三）〔八〕十有（七）〔三〕，以佛郎贺[100]为首区。幅员四万五百方里，户六十八万七千九百口。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设立正副总领、西业等，皆四年一易；里勃里先特底甫两年一易。判事之人即由总领选择，更易无定期。虽有书馆，尚未筹拨经费。产煤、铁、盐、洋（消）〔硝〕、麦、苎麻、烟叶、棉花、工作等类。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建大基部原属费治弥亚，乾隆三十有三载，有单爷利蓬者徙居于此，建一舍，四围皆木。三十有八年，至者渐众，立一邑，名曰暇律士邑[101]。四十有四年，与费治弥亚分茅列土，不作附庸。四十六年，则与邻并立而属美理哥国。其地延袤，与中国浙江无异。地居二十六部中央，东连费治弥亚，东北则呵嘻阿，西北则引底安、伊理奈

等，西有美苏里，南有典尼西。东有押罢拉既俺山，自东南连峰而入，地土稍高，瀑布流注，或南或北，或贯北而西往。东北有阿嘻阿河，自北而西，注于美士细比河，故又与呵嘻阿、引底安、伊理柰等部交界，境内各河皆注于斯。地居通国中央，故寒暑均平，土地膏腴，五谷果木不可胜用，亦有铁铅及煤。水源之咸者，可以作盐。有一泉水，可作药用。山中之穴甚多，其大者上半载风从穴外而人，下半载风从穴内而出，竟不知风从何来，亦不知穴之深浅。曾有土人于上半载以窗门掩其风，秉炬而入，见其延袤高下不等，人行一日，过五十里，犹不能尽，乃返，又经一日始出，其穴内之广可知矣。农圃则禾、麻、菽、麦、烟叶、苦墨等，惟麦甲于诸部。不通洋船，故货物难运出外，惟用火船在国内贸易而已。分中部落八十三，居民六十八万八千八百四十四口。其中城市镇埠，以（异）〔累〕士镇[102]为大。呵嘻阿河为商贾通津，其次则历星顿镇，前此曾为省会，其中房屋、工作、贸易推为最美，会城在北，介于累士、历星顿二镇之中，名法兰富耳。部内兵强将勇。官有首领、议处、参议等，首领、议处皆以四年为一任，参议几十人每年一任，期满则由民别举。教会约四五百，大学公堂五所，各处小学馆亦不甚多。今补。

佛罗里达部，东、西、南俱界海，北界若治阿。平坦，少高山，（上）〔土〕夹沙石，卑湿异常。仙赞士河自境内发源，入阿兰底海，长二百里。始大吕宋之般士底里晏于千五百一十二年明正德七年。垦此，名其地曰佛罗里达；至千五百六十五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建有欧吴士代部落。千七百六十三年明嘉靖六十三年。为英人所夺，甫二十年，大吕宋旋复夺回，于千八百二十年嘉庆二十五年。遂将全区售与弥利坚国，原居之人

皆他适，留此者渔户农夫而已。近年招复流移，筑室日众。领小部落二十有五，以达那哈西为首区。仅设议事处一所，幅员共五万五千方里，户三万四千七百三十口。尚未设定官府，故不曰士迭而曰达厘多里，犹华言不曰部落而曰地方也。产玳瑁、蜜、蜡、枣子、橙、石榴、无花果、甘蔗、棉花、洋蓝、牛、马、豕等，又产里付和木，最坚久。原本。

【注】

〔1〕达厘多里（Territory），意为地区、准州。

〔2〕底士特力（District），现通译为特区或直辖区。

〔3〕冈底士（County），意为县。

〔4〕儢西阿那，即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5〕巴里些士（Parish），指 Louisiana 州的县。

〔6〕波多墨河，即波托马克河（Potomac R.）。

〔7〕查治当，即乔治城（Georgetown）。

〔8〕阿力山特厘阿，即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

〔9〕加碧多尔，指国会大厦（Capitol）。

〔10〕加达领山，即卡塔迪山（Katahdin Mount）。

〔11〕阿尔腊牙时河，即阿拉加什河（Allagash R.）。

〔12〕洼尔鲁士多河，即沃洛斯托克河（Walloostook R.）。

〔13〕阿鲁士多河，即阿鲁斯托克河（Aroostook R.）。

〔14〕赞河，即圣约翰河（St. John R.）。

〔15〕北纳士蔦河，即皮诺布斯科特河（Penobscot R.）。

〔16〕根尼碧河，又作基尼伯河，即肯尼贝克河（Kennebeck R.）。

〔17〕曼峨，即班戈（Bangor）。

〔18〕模士迄湖，即穆斯里德湖（Moosehead L.）。

〔19〕新普伦瑞克，即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

〔20〕奥吉士大，即奥古斯塔（Augusta）。

〔21〕尼比西（河）〔阿〕尼湖，即温尼皮塞奥杰湖（Winnipiseogee L.）。

〔22〕麻臣（Mason），今译马松。

〔23〕俄尼士（Gorges），今译戈尔格斯。

〔24〕那洼，又作多发，即多佛（Dover）。

〔25〕博士茂，又作波子某，即朴茨茅斯（Portsmouth）。

〔26〕新韩赛，即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

〔27〕干那大部，即加拿大（Canada）。

〔28〕干尼底吉大河，又作滚特底格河，即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

〔29〕美理麦大河，即梅里马奇河（Merrimach R.）。

〔30〕庇士驾木瓜，即皮斯卡塔圭河（Piscataqua R.）。

〔31〕公哥奕城，即康科德（Concord）。

〔32〕曼士非尔山，即曼斯菲尔德山（Mansfreld Mt.）。

〔33〕（古）〔占〕勅连湖，又作灿玭连大湖，即香普兰湖（Champlain L.）。

〔34〕满比厘阿，又作满玭理即蒙彼利埃（Montpelier）。

〔35〕緬法喇美哥，即孟菲雷马戈湖（Memphremagog L.）。

〔36〕律爱伦，即罗得岛（Rhode Island）。

〔37〕勒（士茂）〔茂士〕，即普利茅斯（Plymouth）。

〔38〕南得吉岛，即楠塔基特岛（Nantucket I.）。

〔39〕罗查威廉，今译罗杰·威廉。

〔40〕波罗威顿士，又作普罗费典，即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

〔41〕新湾，即新港（New Port），亦即纽黑文（New Haven）。

〔42〕纽兰顿，即新伦敦（New London）。

〔43〕赤活，又作哈得富耳，即哈特福德（Hartford）。

〔44〕地狱门，即赫尔门（Hell Gate）。

〔45〕朗答峰，即朗德峰（Round Top）。

〔46〕赤臣河，即赫德森河（Hudson R.）。

〔47〕畜治湖，即乔治湖（George L.）。

〔48〕晏爹利珂、即安大略湖（Ontario L.）。

〔49〕伊里其，即伊利湖（Erie L.）。

〔50〕阿尔巴尼，即奥尔巴尼（Albany）。

〔51〕推来，即特罗伊（Troy）。

〔52〕西角，即西点（West Point）。

〔53〕巴沙益河，即帕塞伊克河（Passaic R.）。

〔54〕沙临，即萨兰（Salam）。

〔55〕特连顿，又作铁链遁，即特伦顿（Trenton）。

〔56〕墨鲁山，即蓝岭（Blue Ridge）。

〔57〕底腊洼河，即特拉华河（Delaware R.）。

〔58〕哈里士麦，即哈里斯堡（Harrisburg）。

〔59〕底拉华大湾，即特拉华湾（Delaware Bay）。

〔60〕湿布，即森伯里（Sunbury）。

〔61〕苏贵哈那大河，即萨苏奎哈纳河（Susquehanna R.）。

〔62〕费拉地费，即费城（Philadelphia）。

〔63〕墨兰地温河，即布朗迪温河（Brandy wine R.）。

〔64〕白麻尔底摩（Baltimore），今译巴尔的摩。

〔65〕马里阿女王（Henrietta Maria，the Queen of Charles I.），玛丽亚（或查理王后）。

〔66〕阿那波里，又作安那城，即安那波利斯（Annapolis）。

〔67〕遮士璧湾，即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

〔68〕颇多麦河，即波托马克河（Potomac R.）。

〔69〕霸地磨耳，即巴尔的摩（Baltimore）。

〔70〕波威尔士山，即鲍韦尔斯山（Bowells Mt.）。

〔71〕里治满，又作里是满，即里士满（Richmond）。

〔72〕罗晏屋河，又作罗阿莱河，即劳诺克河（Roanoke R.）。

〔73〕占士河，即詹姆斯河（James R.）。

〔74〕颇多麦河，即波托马克河（Potomac R.）。

〔75〕阿噶阿沙河，即俄亥俄河（Ohio R.）。

〔76〕特墨尔山，即塔布勒山（Table Mt.）。

〔77〕果揽弥阿，又作个伦备亚，即哥伦比亚（Columbia）。

〔78〕查士顿，即查尔斯顿（Charleston）。

〔79〕玭底大河，即佩迪河（Pedee R.）。

〔80〕散底河，即桑迪河（Santec R.）。

〔81〕卸番亚河，即萨凡纳河（Savannah R.）。

〔82〕磋湾（上）河，即乔瓦恩河（Chowan R.）。

〔83〕大河，指塔尔河（Tar R.）。

〔84〕柰士，即纽斯河（Neuse R.）。

〔85〕岬非耳河，即开普费尔河（Cape Fear R.），又译费尔角河。

〔86〕压健河，即亚德金河（Yadkin R.）。

〔87〕班利哥亚，指帕姆利科湾（Pamlico Sound）。

〔88〕皮麻禄，指阿尔贝马勒湾（Albemarle Sound）。

〔89〕喇理，即罗利（Raleigh）。

〔90〕扎达湖支河，即查塔胡契河（Chattahoochee）。

〔91〕费罗里大，即佛罗里达（Floride）。

〔92〕靡理治，即米勒德治维尔（Miledgeville）。

〔93〕模士经岩河，即马斯金格姆河（Muskingum R.）。

〔94〕麻里达，即马里塔（Marietta）。

〔95〕戈揽模士，即哥伦布（Columbus）。

〔96〕波古派大山，即波库派因山脉（Porcopine Mts.）。

〔97〕仙马里，即苏圣玛丽（St. Mary）。

〔98〕先左色付河，即圣约瑟夫斯河（St. Joseph's R.）。

〔99〕甘麻兰河，即坎伯兰河（Cumberland R.）。

〔100〕佛朗贺，即法兰克福（Frankfort）。

〔101〕暇律士邑，即哈罗兹堡（Harrodsburg）。

〔102〕（异）〔累〕士镇，即路易斯维尔（Louisvelle）。

海国图志卷六十三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外大西洋北墨利加

弥利坚国西路十一部内有土番四部

阿那麻马部，东界若治阿，南界佛罗里达、海，西界弥斯栖（北）〔比〕，北界地尼西。土饶沃，丰物产。境内多山，不甚高。有单麦米河[1]，长三百里。陆有铁车路可达邻部，运载络绎。旧与若治阿、弥栖斯比同区，至千八百二年嘉庆七年。始分为三部，至千八百二十年嘉庆二十五年。归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二）〔四〕十有六，以都土加鲁沙[2]为首区。幅员五万二千方里，户三十万九千五百二十七口。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设总领并总会公署一所。土产金、铁、棉花、甘蔗、洋蓝、石板。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亚喇罢麻部旧地半属磋治亚，半属费罗里大，迨（道光元）〔嘉庆二十五〕年然后合为一部。东界磋治亚，北界典尼西，西界美士细比，南界费罗里大与美是哥海，方域较之磋治亚又略小焉。北有押罢拉既俺山，高约百余丈。亦有数河，大者名亚喇罢麻河，皆流注磨庇理湾[3]而出海。境内自南距北五度，故南方夏暑，北则稍有霜雪，亦

不甚寒，故禽兽毋庸巢穴。土产稻谷、果实，皆三月放花，四五月成熟。境内炎热，土人至夏常入山避暑。所产松皆弱小，稻谷多虚少实。其外，南近美是哥海并北近山者，尽属膏腴，地旷人希，兽蹄鸟迹交于野外，农牧时防猛兽。棉花为盛，次则甘蔗、稻谷、烟叶、果实，皆贩至磨庇理湾而出海。分中部落三十六，居民三十万零八千九百九十七口，别有土蛮数百。官员则首领、副领各一，惟议处官多则五十，少则二十五员，会议以十月杪为期。会城建于磨庇理湾口，因以为名。教会二百余，大书院惟二所。今补。

弥斯栖（北）〔比〕部，东界阿那麻马，南界雷栖阿那海，西界阿干萨士、雷栖阿那，北界地尼西。土饶，林木茂，惟少大山。弥斯栖（北）〔比〕河最长，在境内即有六百里。陆地亦有铁车路以通邻部。旧属佛兰西之雷栖阿那地，千七百一十六年，康熙五十五年。曾建有那支士部落炮台[4]，于千七百六十三年乾隆二十八年。为英国所夺，越二十年又为大吕宋所夺。与若治阿、阿那麻马同区。嗣若（佐）治〔阿〕、阿那麻马自归弥利坚国，于是本部落亦遂全售与弥利坚，听其设官治理。领小部落（二）〔五〕十有（五）〔六〕，以热循[5]为首区。幅员四万六千方里，户十三万六千六百二十一口。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设立总领诸官及书馆经费如前例。旧产烟叶、洋蓝最盛，近又棉花为最。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美士细比部始自康熙五十（四）〔五〕年，法兰西人初至寄居，有西班雅人亦欲其地，故二国相争，自此以为公地。后英吉利又与法兰西相争，迨乾隆二十（七）〔八〕年英吉利得之。嘉庆（二）〔三〕年始归美理哥，二十二年列为一部。东界亚喇罢麻，北界典尼西，西界

美士细比河，南抵累斯安，比之中国直隶省略小。北有押罢拉既俺山，至斯而止。境北之土皆峻，故北河之水有斜下注美士细比大河者，有东下注亚喇罢麻者。惟境内之河南注墨息哥海。地气寒暑与亚喇罢麻不异，惟西无隄障，时受美士细比河之溢涨。地极膏腴，远胜亚喇罢麻，尤宜棉花，贸易亦惟棉花最盛。分中部落二十六，居民十三万六千八百零六口。会城名查基逊城，外附河名珠江[6]，人寡贸易少。惟西南方之那吉士城[7]商贾云集，以其近美士细比河，火船洋船皆可贩运之故。今补。

雷栖阿那部，东界弥斯栖比，西界墨西果国，南界海，北界阿干萨士。地卑湿，少大山，肥硗各半。列河之源长二千里，经数部落始至本境而注之海。其不通河路者，各有铁车路以运货。始，佛兰西之人垦弥斯栖比之西隅，原属雷栖阿那之地，于千七百六十三年乾隆二十八年。均为大吕宋人所夺。千八百年嘉庆五年佛兰西人始复取回。越三年，即鬻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十有（九）〔三〕，以纽哈连[8]为首区。幅员（五）〔四〕万（五）〔八〕千方里，户（三）〔二十一〕万（四）〔五〕千（七）〔五〕百三十口。设总领并总会公署一所。大书馆甚多，岁支银万五千员。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产棉花、甘蔗、烟叶、洋蓝、稻谷、牛、马。原本。

《美理哥国志略》曰：康熙十一年，法兰西人至累斯安地寄居，十九年又随有至者，乾隆二十（七）〔八〕年以其地让于西班雅王，嘉庆（四）〔五〕年西班雅王返其地，（七）〔八〕年美理哥国总领议出银千五百万员与法兰西王买之，后（十六）〔八〕年立为一部。东界美士细比，北界倚阿干骚[9]，西界墨息哥德合师国[10]，南界墨息哥海。墨息哥国，一作墨西

科，一作墨是可。内地延袤与中国直隶省大同小异。东南地平，西北峰小不峻，多大河，南有数海岛。地气暑热，间有烟瘴。美士细比河水常涨溢，漫及会城，即南方亦常患潦。棉花、甘蔗之盛，甲于二十六部。一农夫可种甘蔗十五亩，得糖五千斤。棉花价贱，有风柜可以去棉子而取棉花，每柜能当数百人之工。贸易则赖美士细比河，凡上游各部洋舶皆云集于斯。分中部落三十（一）〔三〕，居民二十一万五千五百七十五口。会城在东南方，离河口三百里，名新珂凉士。今补。

因第阿那部，东界阿希阿，南界（地尼栖）〔根特机〕，西界依里内士，北界弥治颜。土膏沃，山巅亦堪播种，茂树木。有洼麻时河[11]，长三百七十里。陆有铁车路可通各部。始佛兰西人于千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始开其地，千七百六十三年乾隆二十八年。为英国所夺，嗣随各部背英归弥利坚国。原与依里内士同区，千八百九年嘉庆十四年始分为二。领小部落（三）〔六〕十有（四）〔三〕，以因地阿那波里士[12]为首区。幅员三万六千五百方里，户三十四万三千三十口。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立正副总领及西业，三年一易；里勃星先特底甫一年一易；判事之人毋论上等次等俱七年一易，均由民人公举。书馆经费由公田拨出。产洋参、煤、盐、铁、牛、马、粟、苎麻、蜜腊、烟。原本。

依里内士部，东界因底阿那，南界弥梭里、地尼栖，西界弥梭里，北界威士衮申。地势平坦，茂林木，宜牲畜。弥斯栖比河〔经境西〕长五百五十里。始，佛兰西人于千七百年康熙三千九年。先垦附近河岸地，建筑加河机阿[13]、加士机[14]部落，至千七百六十三年乾隆二十八年。为英人夺据，与因底阿那同区，千八百九年嘉庆十四年始分为二。千八百一十

八年嘉庆二十三年。亦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二）〔六〕十有（八）〔三〕，以湾达里阿[15]为首区。幅员五万五千方里，户二十七万二千四百二十口。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设立正副总领，与各部一例。产盐、煤、铅、铁、铜、苎麻、烟叶、棉花、石板、麦、稻谷。其内地出产未能悉知。原本。

地尼西部原本有目无志，今取《美里哥国志》中典尼西部补之。

《美理哥国志略》曰：典尼西之始，仅有驾罗连北部与费治弥亚等〔地〕人至，后生齿日繁，嘉庆元年遂立为一部。东界驾罗连北境，北界费治弥亚、建大基二地，西界美士细比河，南界美士细比、亚喇罢麻、磋治亚三地。东南长袤，四面皆斜，如浙江省。东有峻岭，自北而南，横压数百里，与押罢拉既俺山相连。河流相通，地皆膏腴。不寒不暑。农圃之物，除橙及无花果外，余皆茂盛。工作则有铁器、棉夏布匹等，其余各物皆备。部内分为二路，又中部六十二，居民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二十二口。会城建于中央，名那实城[16]。官有首领、议处、参议等。教会二三百，书院三所。今补。

阿干萨斯部，东界弥斯栖比、第尼栖，南界雷西阿那，西界因底阿，北界弥梭里。境内西隅有阿萨[17]、麻萨尼大山[18]，未悉里数。弥斯西（北）〔比〕河经境内四百里。其地原属弥梭里，千八百一十九年嘉庆二十四年。始分为达厘多里，至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即归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二）〔三〕十有四，以力特尔洛[19]为首区。幅员五万四千五百方里，户五万八千一百三十口。俗奉波罗特士顿教、加特力教。设立

总领及总会公署之西业，皆四年一易，里勃里先特底甫二年一易。审判之人由总领公署选派，上等者八年一易，次等四年一易。其公举之制，众口明言，毋须暗书保荐，此异于各部者。禁赌局、赌具最严。奴仆有罪视白人一例治罪，无所畸重。

弥梭里部，东界依里内士，南界阿干萨士，西界威斯顿，北界威斯衮申。境少大山，林木丛茂。弥梭里河经境内五百五十里，通舟楫。产白铅、砒霜、黑铅、铁、煤、盐、石板、牛皮、棉花、牲畜、粟、麦、稻谷。千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佛兰西人始至其地，先建仙罗依士[20]、仙尼威委[21]两部落。土番有二种：一曰格腊包土，即佛兰西人之后裔；一曰牙模士，即佛兰西人与因底阿土人婚配而生者，为黑白不分之人。作事灵巧，特鲜专心。原与阿干萨士同地，至千八百一十九年嘉庆二十四年。始分部落、设职官，三载即附于弥利坚国。领小部落(二)〔五〕十有(三)〔二〕，以渣法旬[22]为首区。幅员六万六千方里，户二十一万口。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设立正副总领，二年一易，总会公署之西业四年一易，里勃里先特底甫二年一易。至判事之人，即由总领等选派，久暂视乎其人。有书馆教文学。宽恤奴仆，有残害其肢体性命者罪之。原本。案：此志共列二十七部，而《美理哥志略》则止二十六部者，以首部戈揽弥阿乃国都，不列于部数也。

弥利坚国边地土番四部

《美理哥国志略》曰：新国边地有一类人，言谈举止皆出类拔萃，不知其始自何来？惟见其行藏有如亚细亚之土蛮。方欧罗巴人始到之时，土人约有十数万，今则三四十万矣。计其地则有数

十社，体肤赤而眼发黑光，其发长而粗，其身高而力，其心明且信，议事则知敬老，临战有进无退。惟遇有仇恨，辄若不共天；或受人欺负，愠坐不言，审思良久，起即赴汤蹈火，务必雪之。倘被敌擒，则束手受戮，断无屈膝求免，此土蛮之性情也。惟无书籍，不知文字，亦不识耕织炊汲，茹毛饮血及啖果木菜瓜而已。平日惟业渔猎，或歌跳赌博。病无方药，惟求叱法之人。余事则皆付之妇人也。炎夏腰围兽皮，冬寒则全衣皮毛。又有面涂五色，头插鸟翎，意示人以威也。虽有房舍栖身，不过篷寮。无金、银、铜、钱诸币；但以树皮、珠、石相交易。惟立总理头目以议事。至道光元年，有新国人至其地，定章程导以士、农、工、商之事，风俗渐开。方英吉利据十三部时，间唆土蛮骚扰内地。及与新国交兵，英吉利欲募土蛮使为前驱，以攻新国，柰语言不通，土蛮不为其所用。而新国西边居人多与土蛮相习者，于是购募土蛮，授以兵器，教以队伍，别立一军，以助兵锋。土蛮踊跃，用命尽力，屡败英兵，故新国之胜英吉利，土蛮亦不为无助焉。地在新国之西，（机落）〔落机〕大山之东，墨西果国之北，英吉利属地之南。原无，今补。

弥利坚国因底阿土番四部以下原本。

威斯滚申达多里部，在弥治颜之西，东界弥治颜湖，西界威斯顿，北界英国属地。南北距六百〔六十〕里，东西距五百里。多陵阜，少大山，土饶易种。北隅多湖，其（稔邦）〔稔那〕碧湖[23]即弥斯西比河所发源也。弥梭里河在西隅边界，曲折环绕，经境内千三百里。此外尚有支汊小渠，可通舟楫。本因底阿土番所居，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始有弥

治颜之白人迁往。有居弥斯西比河东者，以威斯滚申为要区，遂创建部落炮台，尚未设官治理也。东有厄领比村[24]、那洼厘阿村[25]，南有弥尔弯机村[26]，各建炮台，民业工作。至勃拉伊里都珍村[27]，多佛兰西贸易之人，约五六百。若弥斯西比河之西，亦称沃壤。产铅、铁，煤炭尤丰。故弥利坚人于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即纠同土番夺得其地，于滨河之都模格[28]创建部落，居民千二百人，少南之麦领顿村[29]，居民六百人，筑炮台以保障。居西北者，稳底（林阿）〔麻俄〕士种类[30]约四千五百人。由此少东，则弥那靡尼种类[31]约四千人。居西南者，沙士[32]、贺（纤）〔暇〕士[33]两种约六千五百人，依阿威士种类[34]约千二百人。此外尚有因底阿之人散处各方，种类不一。在北隅与英国所属交界之边米那村[35]，弥利坚设有皮草公司，派人贸易，筑有炮台保卫。综计威斯滚申幅员共有二十九万方里，弥利坚人在此者约计三万余口，所开地不过十分之一。

威斯顿达多里部，即因底阿土人所居，东界阿干萨士、弥梭里，南界墨西果，西界落机大山及墨西果，北界威斯顿底特力[36]，幅员二十万方里。地土肥瘠不等，肥者产五谷蔬菜，牧羊取毛为织羽毛之用；瘠者荒硗不毛，并有冬令薪烧不然，惟有一种冬草以资炊火。落机大山在境内者，日占士峰[37]，高约千余丈。其北隅尚有最高之峰，未及测量。阿干萨士河源自落机大山而至阿干萨士部落，长千五百里。其水深广，为烈河、播夥河[38]、加那底唵河[39]、那夥河[40]、兰宁洼挞河[41]、阿些治河[42]、干萨士河[43]所不及。此地乃弥利坚国给与因底阿土人猎牧之所。立书馆、起庙宇、给工作器具，冀渐化导。第种类亦多，有土著者，有自外迁来者。今将武士

衙门于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春所查明种类户口方里列后：

土番十四种

作岛斯种类[44]，万五千口，居地二万三千五百方里，在阿干萨士之西。以耕种为业，产棉花、粟米，牲畜亦颇富足。有出资数千金作商贾贩盐、工作之事。渐知文字。自立头目三人理事，四年一易。又设立法之冈塞尔三十名，一年一易，皆由民人自举。严禁贩酒入境。有弥利坚国所设庙宇六所，教师十三名，并于列河口岸筑炮台一所。近习声教，庐舍华整。

格力士种类[45]，三千六百名，居地二万五（千）〔百〕方里，在作岛士之北。土肥易耕种，其田皆以木围之，产粟米、麦、稻、蔬菜。屋虽不华而宽大。自立总冈色尔理事，并设有审判官、行法官。弥利坚亦于此立庙宇教师。

支罗机士种类[46]，六千名，居地方二万二千方里，在格力士之东北。人多耕种，产盐及牲畜、服色、器皿、屋宇略同。自立头自三人理事，立法之人分为两所，每年会议一次，并设审判与行法之官各二。其阿千萨士河岸有弥利坚国炮台并庙宇，教师二十人。刊印书（板）〔报〕。

阿些治士种类[47]，五千五百名，居地方万一千八百二十方里，在弥梭里之西。原居之土著半已归化，建房屋，业耕牧。未入化者随处栖止，周围插竹，障以牛皮，即为居室。淳朴而贫苦。

瓜包士种类[48]，四百五十名，居地方百有五十方里，在弥梭里之西。其人比阿些治士略渐声教，且能诵读，惜无教师训导。

沙洼尼士种类[49]，千二百五十名，居地方二千五百方

里，在弥梭里之西，为因底阿种类中之最渐教化者。室庐耕牧，有书籍文字。弥利坚国曾造庙宇，设教师，刊书（板）〔报〕。

干萨士种类[50]，又名高撥士[51]，千四百七十名，居地四千二百方里，在沙洼尼士之北。土著穷苦，与阿些治士种类无异。所居以篱为墙，上覆木板而泥其外。

地那洼士种类[52]，八百二十六名，居地三千四百五十方里，在干萨士之北。俗与沙洼尼士同。有弥利坚国所设庙宇、教师。

机加布士种类[53]，五百八十八名，居地方千二百方里，在地那〔洼士〕种类之北。有头自独创教门，以为能知未来之事。其教中规矩，以为如犯恶事，欲赦罪过，能不饮浓酒、不理毛发，每一礼拜聚集讽经四次，即可悔解。附从人教者，不过四百人。有弥利坚国庙宇、教师并炮台一所。

包尼士种类[54]，约万名，与般加士种类[55]八百名共居地二万五千方里，皆旧土著。

阿麻哈种类[56]，千四百名。原土著居地方若干，未悉其详。

阿多士种类[57]、弥梭里士种类[58]共千六百名，居地方二千五百方里，亦原居土著。

西尼加士种类[59]二百五十口、沙洼尼士种类二百口，共居地方二百方里。

委士种类[60]二百二十口、比晏机撥士种类[61]六百十口，共居地方二百五十方里。

比阿里阿士种类[62]、加士机阿士种类[63]共百有三十二名，同居地方百五十方里。

阿岛士种类[64]二百名，居地方五百六十二方里。波达洼弥士种类[65]四百四十一名，居地方若干未详。

以上十四种，俱已入化。此外种类散处无定，如阿力加那士[66]、诗晏尼士[67]、没拉弗[68]、俄罗士稳特厘士[69]、阿里巴哈士[70]等种，皆在化外，捕猎为业、獉狉无知，故白人少与交易。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弥利坚国遣兵征讨，始申约束，不相侵寇。

威斯顿特底力部，东界威斯滚申，南界威斯顿达多里，西界落机大山，北界英吉利属地，幅员约有三十万方里。地势崎岖，人迹罕至，故不得其详。千八百五年嘉庆十年秋，有船户里威士由弥梭里河溯流而上，得其来源于落机大山，石壁峭立，高有百丈，悬瀑飞流，河源湍激，舟行甚险。滨河时有崩拆，山麓树木丛茂。居于上段者曼丹士[71]、敏尼达里士[72]、墨腊弗各种类，居于下段者即底顿士[73]、然顿士[74]、西阿士[75]各种类。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与弥利坚拒战者，此区人居多。土产山羊、鹿、各种皮毛。

阿里颜达多里部[76]，又曰戈揽弥阿达多里，东界落机大山，南界墨西果国，西界比西非益海[77]，北界英国属地。西隅近海山岭虽多，而东隅落机山最大。其幅员里数未详。产木料、皮毛。有木曰摆树，高约二三十丈，围圆约有四五丈，干直无节，至杪始分枝叶，远望若伞然。并有一种，其脂如糖，秋收其子，作饼甚美，惜土人多伐为薪。境内河有阿里颜河[78]，源自落机大山，长六百里；威士河，长千里。在戈揽弥阿河口之土蛮不业农工，非渔即猎，凿木为舟，可载四五十人。所猎兽皮，运至戈揽弥阿河口与欧罗巴人易坏炮、(台)〔铁〕锅、白珠、蓝珠、烟叶、铁刀等物。土俗甫生男

女，即以物束头俾其顶鼻挺直，并饰脂腻为美观。间有佩熊爪、铜镯、蓝珠、白珠者。多以妻女出售，交易一就，任人调（姗）〔姍〕，不以为意。居东隅者伊司律士[79]、衣尼沙士[80]、洼尔拉士[81]、梭加尔士[82]、金那士[83]、左攀尼士[84]等种，风俗言语略同。甫生子，以石枕头，经年始除去之，故其脑骨扁平。惟东南土著与戈揽弥阿河口各种不同，察其土俗音语，似是由附近弥斯西比河迁至也。戈揽弥阿河之北岸即弯戈洼岛[85]，袤广百有五十里，林木葱茏，且多沙石．海涛冲激，其声如雷。居于斯者，食则海鱼，衣则兽革。此外尚有小岛，每岛即有一种类，各有头目。先有弥里士曾至其地，见其头目之屋约可容八百人，有饮食者，有坐卧者，仪躯粗莽，以人骨为饰，有库贮珍宝。其最大头目所辖不过万有三千人，容貌原不恶劣，惟以赤土和黑沙涂面，令人望而骇恶。食则惟鱼，甚至以人为食，故市上贸易多有人之手足。以上原本。

【注】

〔1〕单麦米河，即汤比格比河（Tombigbee R.）。

〔2〕都士加鲁沙，即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

〔3〕磨庇理湾，即莫比尔湾（Mobile Bay）。

〔4〕那支士部落炮台，即罗萨列堡（在纳齐兹，Fort Rosalie at Natchez）。

〔5〕热循，又作查基逊城，即杰克逊（Jackson）。

〔6〕珠江，即珍珠河（Pearl R.）。

〔7〕那吉士城，即纳齐兹（Natchez）。

〔8〕纽哈连，又作新珂凉士，即新奥尔良（New Orleans）。

〔9〕倚阿干骚，即阿肯色（Akansas）。

〔10〕德合师国，即得克萨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exas）。

〔11〕洼麻时河，即沃巴什河（Wabash R.）。

〔12〕因地阿那波里士，即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polis）。

〔13〕加河机阿，即卡霍基亚（Cahokia）。

〔14〕加士机，即卡斯卡斯基亚（Kaskaskia）。

〔15〕湾达里阿，即范代利亚（Vandalia）。

〔16〕那实城，即纳什维尔（Nashville）。

〔17〕阿萨，指欧扎克高原（Ozark Plateau）。

〔18〕麻萨尼大山，即马塞尼山脉（Masserne Mts.）。

〔19〕力特尔洛，即小石城（Little Rock）。

〔20〕仙罗依士，即圣路易斯（St Louis）。

〔21〕仙尼威委，即圣让纳别维（St. Genevieve）。

〔22〕渣法旬，即杰克逊城（Jefferson City）。

〔23〕（稔邦）〔穏那〕碧湖，即温尼伯湖（Winnipeg L.）。

〔24〕厄领比村，即格林贝（Green Bay）。

〔25〕那洼厘阿村，即纳瓦里诺村（Navarino Village）。

〔26〕弥尔弯机村，即密尔沃基（Milwaukee）。

〔27〕勃拉伊里都珍村，即普雷里迪欣（Prairie du Chien）。

〔28〕都模格，即杜布克（Dubuque）。

〔29〕麦领顿村，即伯林顿（Burlington）。

〔30〕穏底（林阿）〔麻俄〕士种类，指温尼贝戈族（Winnebagoes）。

〔31〕弥那靡尼种类，指梅诺蒙尼族（Menomonies）。

〔32〕沙士，指索克族（Sacs）。

〔33〕贺（纤）〔暇〕士，指福克斯族（Foxes）。

〔34〕依阿威士种类，指衣阿威族（Ioways）。

〔35〕边米那村，即彭比纳（Pembina）。

〔36〕威斯顿底特力（Western District），又作威斯顿达多里（Western Territory），即西部地区。

〔37〕占士峰，即詹姆斯峰（Jame's peak）。

〔38〕搔夥河，即内苏克汤加河（Nesuketonga R.）。

〔39〕加那底唵河，即加那迪安河（Canadian R.）。

〔40〕那夥河，即内格拉卡河（Negracka R.）。

〔41〕兰宁洼挞河，即朗宁沃特河（Running Water R.）。

〔42〕阿些治河、即奥萨杰河（Osage R.）。

〔43〕干萨士河，即堪萨斯河（Kansas R.）。

〔44〕作岛斯种类，又译作岛士，指乔克陶族（Choctaws）。

〔45〕格力士种类，指克里克族（Creeks）。

〔46〕支罗机士种类，指切罗基族（Cherokees）。

〔47〕阿些治士种类，指奥萨杰族（Osages）。

〔48〕瓜包士种类，指卡波族（Quapaws）。

〔49〕沙洼尼士种类，指沙瓦内族（Shawanees）。

〔50〕干萨士种类，指堪萨斯族（Kansas）。

〔51〕高搔士，即考早族（Kauzaus）。

〔52〕地那洼士种类，指特拉华族（Delawars）。

〔53〕机加布士种类，指基卡普族（Kickapoos）。

〔54〕包尼士种类，指波内族（Pawnees）。

〔55〕般加士种类，指庞卡族（Poncas）。

〔56〕阿麻哈种类，指奥马哈族（Omaha）。

〔57〕阿多士种类，指奥托族（Otoes）。

〔58〕弥梭里士种类，指密苏里族（Missouries）。

〔59〕西尼加士种类，指塞内卡族（Senecas）。

〔60〕委士种类，指韦族（Weas）。

〔61〕比晏机搔士种类，指皮安克舍族（Piankechews）。

〔62〕比呵里阿士种类，指皮奥里亚族（Peorias）。

〔63〕加士机阿士种类，指卡斯卡斯基亚族（Kaskaskias）。

〔64〕阿岛士种类，指渥太华族（Ottawas）。

〔65〕波达洼弥士种类，指帕塔瓦塔米族（Pattawatamies）。

〔66〕阿力加那士，指阿勒卡拉族（Arickaras）。

〔67〕诗晏尼士，指希恩内族（Shienees）。

〔68〕没拉弗，又作墨腊弗，指布莱克福特族（Blackfeat）。

〔69〕俄罗士稳特厘士，指格罗斯文特雷族（Gros Ventres）。

〔70〕阿里巴哈士，指阿雷巴哈族（Arepahas）。

〔71〕曼丹士，指曼丹族（Mandans）。

〔72〕敏尼达里士，指明尼塔雷族（Minnetarees）。

〔73〕底顿士，指特通族（Tetons）。

〔74〕然顿士，指雅通族（Yatons）。

〔75〕西阿士，指苏族（Sioux）。

〔76〕阿里颜达多里部，即俄勒冈地区（Oregon Territory）。

〔77〕比西非益海，即太平洋（Pacific Ocean）。

〔78〕呵里颜河，即俄勒冈河（Oregon R.）。

〔79〕伊司律士，指埃谢卢特族（Esheloots）。

〔80〕衣尼沙士，指恩内舒尔族（Eneshurs）。

〔81〕洼尔拉士，指沃拉沃拉族（Wallah-Wallahs）。

〔82〕梭加尔士，指索科尔族（Sokulks）。

〔83〕金那士，指钦纳普姆族（Chimnapums）。

〔84〕左攀尼士，指乔普尼什族（Chopunish）。

〔85〕弯戈洼岛，即温哥华岛（Vancouver I.）。

海国图志卷六十四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外大西洋北墨利加洲

北墨利加洲内墨是可国[1]一作墨西科，一作墨西果。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曰：北墨利加国土多富饶，鸟兽鱼鳖极多，畜类更繁，富家畜羊尝至五六万头，又有屠牛万余，仅取其皮革，余悉弃去不用。百年前无马，今得西国马种，野中生马甚众，又最良。有鸡大于鹅，羽毛华彩特甚，味最佳，吻上有鼻，可伸缩如象，缩之仅寸余，伸之可五寸许。诸国未通时，地少五谷，今亦渐饶，新田斗种可收十石。又产良药甚多。

其南总名新以西把尼亚[2]，内有大国曰墨是可，属国三十。境内有两大湖，甘咸各一，俱不通海。咸者水恒消长，若海潮，土人取以熬盐，其甘者中多鳞介之属。湖四面皆环以山，山多积雪。人烟辐辏，集于山下。旧都城容三十万家，大率富饶安乐。每用兵与他国相争，邻国即助兵十余万。其守都城亦恒用三十万人。但囿于封域，闻人言他方有大国土大君长，辄笑而不信。今所建都城[3]周四十八里，不在地面，直从大湖中创起，坚木为桩，密植湖中，上加板，以承城郭宫室。其坚木名则独鹿，能入水千年不

朽。城内街衢宫室又皆宏敞精绝。其国王宝藏极多，所重金银鸟羽。鸟羽有奇彩者用以供神，工人或辑鸟毛为画，光彩生动。

初国内不知文字，今已能读书，肆中有鬻书者矣。俗务农工，人尚尊贵，面目美秀。彼自言有四绝：一马、二屋、三街衢、四相貌也。旧事魔神，杀人以祭。或遭灾乱，则以魔嫌人祭少，故每岁辄加，多至杀人二万。其魔像多手多头，极其险怪。祭法以绿石为山，置人背于上，持石刀剖取人心以掷魔面，人肢体则分食之。所杀人皆取于邻国，故频年战斗不休。今掌教士人感以天主爱人之心，亦知事魔之谬，不复祭魔食人矣。

其中有一大山，山谷野人最勇猛，一可当百，善走如飞，马不能及。又善射，人发一矢，彼发三矢矣，百发百中。亦喜啖人肉，凿人脑骨以为饰。今亦渐习于善。最喜得衣，如商客与衣一袭，则一岁尽力为之防守。迤北有墨古亚刚[4]，不过千里，地极丰饶，人强力多寿。生一种嘉谷，一岁可三熟。牛、羊、骆驼、糖、蜜、丝、布之类尤多。更北有古理亚加纳[5]，地苦贫，人皆露卧，以渔猎为生。有寡斯大[6]，人性良善，亦以渔为业。其地有山，出二泉，稠腻如脂膏，一红、一墨色。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默西可国北连兼摄邦国，西南连巴拿马微地，东接默西海隅[7]，西连大洋海[8]。北极出自八度至四十二度，偏西自七十度至一百十七度，袤延圆方二百八十四万四千方里。与花旗国交界之地乃平坦无木，遍处牧场，居民以牛羊为生。所有高山大概六十丈，亦有出火之峰。屡次地震。亦有新山忽出，旧山陨落。江河不多，沿海港口有四。其天气不一，若自南至北，其冷热立变。民不勤劳，是以山内财币不出，运售他国者独有乌木、红木、呀兰米与香料而已。其山出水银、铜、铅，亦有金，其最多者乃银。通计普天下所出之银，默西国居其三分之

二。银矿厂共计三千座，所有每年银价值二千五百万员，中国之洋钱大半由此国运出。是班牙未到其国时，居民颇向化，建庙筑坛，效物之像而画字。其国有土君，律例规矩与中国微似，今尚有大城之古迹。是班牙军侵其国而占据之。自乾隆以来，每年出银千六百万员。其通商不多，每年六百万员入出之货物价，乃其大概。嘉庆年间，佛兰西军与是班牙国争此地，居民不肯悦服新主，亦不愿服其故主，擅自专制。是班牙军攻之，众民效死鏖战而驱其暴。可惜国家未定，迭兴迭废，又与佛兰西国结仇，而卒求平。其国制度与花旗相似。其国家之公费入不敷出，拖欠甚重。其居民分三类：一曰是班牙之后裔，实乃地主，其中亦有巨富素封之家；一曰土人，匾鼻大骨，以耕田度生，贫而好奢，好饮酒；一曰杂类，即白黑人等嫁娶所生。居民共计八百万丁，皆奉加特力教，惮劳好逸。英、佛列国商贾凿山开矿，因使费浩繁，其益少损重。此地分十五部，其国都居民一十二万丁，内有高屋巨宇，殿堂肃静，山川秀丽，柳杨相映，但因地势低，屡次涨溢。亚加补罗可[9]乃西地大海口，昔时每年有吕宋大船过海贸易，此时生意衰。安热里邑[10]大殿堂以金银妆饰，居民九万，敬十字架，乃东方之马头，建于沙坦，船泊遭危，其通商甚盛。瓜他拉撒拉[11]近附银山之城，三十七年所出之银共万六千五万员，居民七万丁。

东半地称曰加里缚尼[12]，实属沙硗，惟西北最丰盛，出各项水果。

其东北方连花旗国，系平坦土。所有花旗豪民远游冒险，迁到此邦，勤力开垦而立其国，称曰特汲默西可。民不悦之，再三交锋，未分胜负也。

麦西国南形势：危地马拉邦昔归麦西哥之版图，今亦自立土主。产者牙兰米、乌红等木、金、银、药材、牛皮、靛饼，每年

运出货价三百万员。山峻入云。时有地震。其居民与墨西不异，共计百九十万入口。其海滨，英人入山伐木，务工者四千余人。

所有巴那马徽地窄狭，故此智士设计开河连东西洋大海，而造通中国之路。但因山硗硬，未知可否？若果能如愿，其利无穷。

《地理备考》曰：美诗哥国，一作墨西科，〔在〕美里加州北区之西南。北极出地十六度起至四十〔二〕度止，经线自西八十九度起至一百二十六度止。东至花旗、德沙[13]二国暨美诗哥海湾，西枕大海，南接瓜的马拉国[14]暨大海，北连花旗国。长约一万里，宽约三百里，地面积方约一百一十八万四千七百八十里。烟户约一京二兆余口。地势中高边下，由东南而西北，冈岭层叠，峰峦参天，亘国中数千里，如人之脊。其中四火峰尤峻，总名曰烟山[15]，即美理哥国[16]之落机大山也，贯南北二州之地，随地异名。山之两面，平原甚广。河长者四，湖大者六。其地：北境旷漫，有草无木，民以游牧为生；南广；东硗瘠；而西膏腴，百卉繁生，果实皆备。土产五金、矾、煤、丝、麻、蜡、蜜、水银、绵花、烟叶、甘蔗、胡椒、牙兰米以及木（材）香、药〔材〕，而大利则在于银，攻矿之厂三千余所，各国行用番饼出于墨西科者三分之二。地气互异，海滨酷热难堪，内地温和，其地弥高，其热弥少，若高至四五百丈，则有如芳春景象，人安物阜。倘或再高，气亦递寒，至于冰雪凝积，则数日间四时景象俱骈集焉。不设君位，国人各立官长司理地方。朝内有正副首领，权理国政。所奉之教，乃耶稣公教也。初，北州之地，自美理哥外，皆野番杂处，无部落。惟墨西科早建为国，有城邑，有坛庙，有王、有官，肖物形而作字，有律例。有废城极大，云是千余年前古迹，不知何代何名也。明正德中，大吕宋国遍据南北州诸国地为藩属，亦侵据墨西科国，且以此国为各国之纲领。及嘉庆十五年，国人苦苛

政，倡变攻拒，十载始尽逐大吕宋官兵，自立国君。道光三年，国人复去王位，立官司理国政，如美理哥国之例。通国分十九部、四郡：曰美诗哥，曰给勒达罗[17]，曰瓜〔那〕叔阿多[18]，曰弥刷干，曰沙黎斯哥[19]，曰萨加德驾[20]，曰索诺拉[21]，曰济华〔花〕[22]，曰都郎额[23]，曰卓合回拉[24]，曰新梁[25]，曰达毛黎〔巴〕[26]，曰桑卢意斯波多塞[27]，曰委（立）〔拉〕古卢斯[28]，曰布委巴剌，曰华沙加[29]，曰济阿巴[30]，曰达巴斯哥[31]，曰于加敦[32]；其府曰加里佛尼[33]，曰新美诗哥[34]，曰达拉斯加剌[35]，曰哥黎麻[36]。国都建于德斯古各湖[37]西平原中，屋宇宏峻，风景清雅，街衢阔直，学医各院毕备，为本州富丽之一。其通商冲繁之地有五大埠。

《地球图说》：麦西可国东、南、西三面都界大海，东北界花旗国。百姓约有七百万之数，都城内民二十万。人分三类：一、大吕宋后裔；二、土人，面带棕色，鼻扁颧高，耕田为业；三、杂类，即黑白二种交相嫁娶而生。地势沿海低下；中有高山，积雪不消；内有火山，不时地震。北方旷野，牛羊是牧，马非家畜，任人拘执。道光二十七年与花旗国决战，近日盟好矣。是国昔属大吕宋，嘉庆十七年民心不服，群拒吕宋，而自立为国。所宗天主教。国内黑人悉以捕鱼为生。天气最冷，五谷难出，故独垦海滨之土，而内地荒芜。（五曰新本士威[38]，在海边，袤延方圆七万一千方里。其江千五百里，皆深可行船，遍地肥腴。民不耕田，惟人林断木，春水浮送出港，卖行价银即饮酒费尽而归。大城邑皆在江边，通商以木料为最。每年英民到者六千丁，还有间处给寓数十万丁。其会城曰约翰[39]，乃最大之马头，与英国通商。六曰散约翰岛[40]，乃老兵所移之处，出麦谷，可补邻地之缺。七曰新着大岛[41]，袤一千三百里，延九百里。居民七万二千（兵）。

〔口〕。乃鱼鳖之薮，夏时渔舟蚁集，兼种荷兰薯、蔬菜，不植五谷。产鱼最丰，居民富裕。佛兰西之氓猖獗屡叛，英官尝派兵讨之。）

案：墨西哥有烟山自米利坚西界来，称落机大山，因火峰最多故也。自危地马拉以南至南亚默利加之极南，皆曰安达斯大山，长约一万余里。

《外国史略》曰：麦西（可）〔哥〕国北极出地自十五度至三十三度，广袤方圆七万六千里，长六千里，阔自四百六十里及二千八百里。南及东洋海连危亚地马拉地，北界花旗，东及海港，西及大东洋海。明武宗正德二年，是班亚人至此，尚未知其地之广大。八年，复遣精锐兵数百深人，震以火器，降服其国。居民颇向化，有金银饰物，亦通文字。原系日本国难民留此之苗裔，今难详考。是班亚王贪其山多金银，设官管理，亦派师船防范他国。每年掘金银矿约一千三百万圆，大半运人是班亚，其居民屡缺用。道光元年，居民见花旗国自主开创，尽力效尤，驱除是班亚人，连年拒战。道光四年遂自立国，合十五部为一地。虽是班亚屡图复据，因舟师不能直人而止。但麦西哥人不明政令，废立自由。二十余载，臣民反覆无常。掘矿虽旺，贼盗横行，白日劫掠。虽效花旗国之自强，而无花旗国之法度焉。其国海滨少港，船无湾泊，其小船人处浅窄，线港曲折，大碍通商。然遇有敌艘来侵，亦幸有此阻碍。中地高于海六百丈，其山峰高一千七百丈。北地高坦，其土硗确，多烟瘴，间有沃壤，则岁收百倍。内有四大湖，惟一湖水咸。有火山，时时地震。有银山，每年掘出约二千三百万圆，金二百万圆。英吉利、日耳曼民皆争掘之。又出药材颜料，所产牙兰米，岁值百五十万两，今亦消减。俗好骑马。执天主教，惟僧是听。居民亦务农织布，而其他物必由外国运人。道光四年适

出之货一千二百万圆，运入者四百四十万圆，今渐加增。银局所铸印之银钱每年约一千七百万圆，此时减少三百六十余万圆。各商所出本银约七百七十万两，至今未偿，故公班衙多散。

麦国之都城，居民十四万，在广谷近湖，街屋煌耀，甲于通州。东边海港曰他巴哥，古时与亚西亚，峨罗斯通商。今所收之税，每年约四十万圆。由中国所织之丝缎，每年有数船到。贵里他罗在大谷间，居民三万五千丁。附近此地有古迹，亦昔时广邑，殿屋甚宏，不知何国何时所创？故墨西哥国自古号为富强文物之邦，其开创在花旗国之前。又布益拉，居民九万口，其礼拜堂最壮丽，乃是班牙国人所建。其西方港口，乃全地之大市，为西国云集之埠，附近炮台，乃是班亚所筑，费银二千八百万两。然地有烟瘴，居人易病。国地分十九部，东海边之加利弗尼，居民甚罕，其半地及禹加坦半地在东边，各有土酋。每八万人择一贤士会议掌政令，麦西哥选首领以摄其权，公帑所收者九百三十七万五千圆，所费者一千八百万圆，多由他国借银欠项往往不还。军士共计三万二千丁，武费九百六十万员，水师费一百三十万圆。

案：北墨利加形如飞鱼，西北有高山曰落机，自西北而东南。东偏有山曰押罢拉既俺。有大河曰密士失必[42]，如中国之黄河，回环万余里。其极北为冰疊，次南休仑湖。以北为英吉利荒地，中曰米利坚三十六部，膏腴地也。其西南德沙国。德沙之西曰麦西哥，又南一线弯环，曰危地马拉国。英吉利地西北为峨罗斯地。麦西哥之西北、米利坚之西，曰戈揽弥亚河，其北为阿里颜达多里地，其西有弯戈浍岛，其东曰威斯顿底特力，又南曰威斯顿达多里，皆因底阿土番也。新地[43]者，湖之东也。农地[44]，湖之西北也。花地[45]，花旗国也。

北墨利加洲西南四国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曰：北墨利加之西南有花地，富饶，人好战不休，不尚文事，男女皆裸体，仅以木叶或兽皮蔽前后，间饰以金银缨络。人皆牧鹿，若牧羊然，亦饮其乳。有新拂郎察，往时西土拂郎察人所通，故有今名。地旷野，亦多险（峡）〔峻〕，稍生五谷，土瘠民贫，亦嗜人肉。又有拔革老[46]，本鱼名也。因海中产此鱼甚多，商贩往他国恒数（千）〔十〕艘，故以鱼名。其地土瘠人愚，地纯沙，不生五谷。土人造鱼腊时，取鱼头数万，密布沙中，每头种谷二三粒，后鱼腐地肥，谷生畅茂，其收获倍于常土。又有农地，多崇山茂林，屡出异兽。人强力果敢，捞兽取皮为裘，亦以为屋。其缘饰以金银为环，钳项穿耳。近海有大河，阔五百里，穷四千里不得其源，如中国黄河之属。按：花地、农地近皆开垦，即弥利坚各部，明时未有也。

北墨利加洲西方三国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曰：北墨利加西为既未蜡[47]，为新亚比俺[48]，为加里伏尔尼亚，地势相连，国俗略同。男妇皆衣羽毛及虎豹熊罴等裘，间以金银饰之。

其地多大山，一最大者高六七十里，广八百里，长三四千里。山下终岁极热；山半则温和，山巅极冷。频年多雪，盛时深六七尺，雪消后一望平涛数百里。山出泉极大，汇为大江数处，皆广数百里。树木茂盛，参天蔽日。松实径数寸，子大子常数倍。松木腐烂者，蜂辄就之作房，蜜莹白味美。采蜜者预次水边，候蜂

来，随之而去，获蜜甚多。独少盐，得之如至宝，相传恬之不忍食。狮象虎豹等兽动辄成群，皮亦甚贱。雉有大者，重十五六斤。地多雷电，树木多被震坏。有小鸟如雀，于枯树啄小孔千数，每孔辄藏一粟，为冬月之储。

北墨利加洲西北诸蛮方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曰：北墨利加地愈北，人愈野，无城郭、君长、文字，数家成一聚落，四周以木栅为城。其俗好饮酒，日以报仇攻杀为事。即平居无事，亦以斗为戏，而以牛羊相赌。凡壮男出战，则一家老弱妇女咸持斋以祈胜；战胜，则家人迎贺，断敌人头以筑墙。若欲再战，临行，其老人辄指墙上髑髅，以相劝勉；其女人则砍其指骨连为身首之饰，人肉则三分之，以一祭所事魔神，以一赏战功，以一分给持斋助祷者。若获大仇，则削其骨，长二寸许，凿颐作孔，以骨栽人，露寸许于外，用表其功。颐有树三骨者，人咸敬畏之。战之时，家中所有宝物皆携而去，誓不反顾，以期必胜也。其尚勇好杀如此。盖由地本富饶，人家星列，又无君长、官府以理法断其曲直，故小小争竞便相攻杀也。此地人多力，女人亦然。每迁徙，凡什物器皿粮糗子女，共作一驼负之而行，上下峻山，如履平地。坐则以右足为席。男女皆以饰发为事，首饰甚多，亦带螺贝等物。男女皆垂耳环，若伤触其耳及环，则为大辱，必反报之。所居屋卑隘，门户低甚，以备敌也。昔年极信邪魔，持斋极虔，斋时绝不言语，一日仅食菽一握，饮水一杯而已。凡将与人攻战者，或将渔猎耕获者，或将宴乐喜饮者，或忽遇仇家者，辄持斋，各有日数。耕者祀兔与鹿，求不伤稼；猎者祭大鹿角，以求多获。鹿角大者，长五六尺，径五六寸也。有

大鹫鸟，西国所谓鸟王者，巫藏其干腊一具，数百年矣，亦以为神，猎者祭之。巫觋甚多，凡祈晴雨，则于众石中寻取一石仿佛似物形者，即以为神而祭之，一日不验即弃去，别求一石，偶值晴雨，辄归功焉。岁获新谷，亦必先以供巫，其矫诬如此。近欧罗巴行教士人至彼，劝令敬事天主，戒勿相杀，勿食人，遂翕然一变。又强毅，有恒心，既改之后，永不犯也。俗既富足，又好施予。人家每作熟食，置于门首，往来者任意取之。即弥利坚边地各土蛮。

【注】

〔1〕墨是可国，又作墨西科、墨西果、墨西国、美诗哥，即今墨西哥(Mexico)。

〔2〕新以西把尼亚，即新西班牙（Newspain），指西班牙16世纪在墨西哥、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统治区。

〔3〕今所建都城，指西班牙人在旧城废墟上建立的新城，即今首都、墨西哥城，原有的特斯科科湖已填平。

〔4〕墨古亚剛，又作弥刷干，即米却肯（Michoacan）。

〔5〕古理亚加纳，又作固列，即库利亚坎（Culiacan）。

〔6〕寡斯大，即阿瓜斯卡连特斯（Aguascalientes）。

〔7〕默西海隅，即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

〔8〕大洋海，指太平洋（Pacific Ocean）。

〔9〕亚加补罗可，即阿卡普尔科（Acapulco）。

〔10〕安热里邑，又作布委巴剌、布益拉，即普埃布拉（Puebla）。

〔11〕瓜他拉撒拉，即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

〔12〕加里缚尼，又作加利弗尼，加里伏尔尼亚，即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句首“东半地”似应作“西半地”。

〔13〕德沙，即得克萨斯（Texas）。

〔14〕瓜的马拉国，即危地马拉（Guatemala）。

〔15〕落基山脉在墨西哥境内部分又称“烟山”（Smoky Mt.）。

〔16〕美理哥国，即美国（the U. S. A.）。

〔17〕给勒达罗，又作贵里他罗，即克雷塔罗（Querétaro）。

〔18〕瓜那叔阿多，即瓜纳华托（Guanajuato）。

〔19〕沙黎斯哥，即哈利斯科（Jalisco）。

〔20〕萨加德驾，即萨卡特卡斯（Zacatecas）。

〔21〕索诺拉，即今索诺拉（Sonora）。

〔22〕济华花，即奇瓦瓦（Chihuahua）。

〔23〕都朗额，即杜兰戈（Durango）。

〔24〕卓合回拉，即科阿韦拉（Coahuila）。

〔25〕新梁，即新莱昂（Nuevo Leon）。

〔26〕达毛黎〔巴〕，即塔毛利帕斯（Tamolipas）。

〔27〕桑卢意斯波多塞，即圣路易斯波托西（San Luis Potos）。

〔28〕委（立）〔拉〕古卢斯，即维拉克鲁斯（Veralruz）。

〔29〕华沙加，即瓦哈卡（Oáxaca）。

〔30〕济阿巴，即恰帕斯（Chiapas）。

〔31〕达巴斯哥，又作他巴哥，即塔巴斯科（Tabasco）。

〔32〕于加敦，又作禹加坦，即尤加坦（Yucatan）。

〔33〕加里佛尼，即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34〕新美诗哥，即新墨西哥（New Mexica）。

〔35〕达拉斯加刺，即特拉斯卡拉（Tlaxcala）。

〔36〕哥黎麻，即科利马（Colima）。

〔37〕德斯古各湖，即特斯古科湖（Tezcuco L.）。

〔38〕新本士威，即加拿大的新不伦瑞克。由此至段尾所介绍的地方在加拿大，作者误编入此。

〔39〕约輸，即圣约翰（Saint John）。

〔40〕散约翰岛（St. John's I.），即今加拿大爱德华太子岛（Prince Edward's）。

〔41〕新着大岛，即纽芬兰岛（New foundland）。

〔42〕密士失必，指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

〔43〕新地，疑为加拿大的纽芬兰岛（New foundland），待确。

〔44〕农地，大致在北美洲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n）山脉东部一带。

〔45〕花地，在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Floride）州一带。

〔46〕拔革老，约在加拿大圣劳伦斯湾以北一带。

〔47〕既未蜡，疑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省，待确。

〔48〕新亚比俺，疑指加拿大西北沿海及美国阿拉斯加（Alaska）一带。

海国图志卷六十五

邵阳魏源重辑

外大西洋

北墨利加洲内英俄各国属地原本。

属俄罗斯者在英吉利西，三面皆海，东隅与英连界，两国互争，迨千八百二十五年道光五年，始定疆界。其地与俄〔罗〕斯之亚细亚洲东隅中隔一海，对渡仅五十二里。幅员虽百有三十万方里，而部落惟监札加[1]一区一作甘渣甲，音译之殊，在阿细亚之极东。余皆海中岛屿，人迹罕至。常时火焰，交秋即冰，土多不毛。人性驯良不犷狉，窟地而居覆以土，每一巢穴，人至百余，俨若村落。前此麦厘舟至其地，登岸游行，忽陷地中，见有无数之人在内工作。大抵居山者衣食于禽兽，滨海者则捕鱼为生，其各岛之人，皆伊斯归毛士种类[2]，习俗刚柔不齐。中有铜岛，高千有三百丈，铜矿甚多，至今无人开采，惟附近居民耕种，工作技艺日渐精巧。邻近有戈底阿岛，长六十里，岛之北有谷港[3]，谷港之前有尖沙，曰比士威林沙[4]，居民肥短，头大面宽，鼻准如钩，各刺鼻唇，嵌饰珍宝，毳衣善渔。其渔艇多裹以鱼皮，俄罗斯人亦往贸易，第港口礁浅。此外小岛尚多，其最大者有渣治达岛[5]、阿弥腊兀岛[6]，港汊纷岐。前人汪戈瓦洼[7]至此周历博访，欲寻一

河直达赤城湖[8]或达阿兰底海，竟不可得。渣治达岛内居人多自俄罗斯迁至，谓之麻腊甫[9]种类。新垦一区曰纽阿占牙[10]，内居千人，庐舍炮台皆用木植，多产皮毳，海船赴粤者皆购焉，岁得值约银二十万员。俄罗斯迩年所据之摩底牙[11]港口，形势虽不甚良，然与纽加兀科[12]海岸相连，故贸易亦蕃庶。

《地球图说》：峨罗斯属国在北美利加州者，东界英属国，南、西两面都界大东洋，北界北冰洋，百姓约五万。其地西北多冰雪，终年不消。熊（舒）〔野〕兽极众，遍地草木，人迹稀少，农事不兴。所居或房屋，山地多穴处。常与亚细亚人通商，皮货貂鼠、海虎为多。盖此州极西北之一隅名监札加一作甘查甲与亚细亚之极东北隅仅隔海港五十余里，故从彼地跨而有之。

《地理备考》曰：北州之地，隶大吕宋国兼摄者：

一固巴岛。在亚美里加州北区之南，纬度自北二十度起至二十三度止，经度自西七十六度起至八十七度止。长约二千七百里，宽约五百里，烟户七亿四万余口。冈陵重叠。河流贯沃，其长者曰高都，曰基内斯，曰挨，又名黑人河。田土朊腴。产五谷、五金、水晶、〔吸〕铁石等物。地气南方燥热。地分三府：曰西府，首邑名合瓦那[13]，建于北方海滨，泊所稳便，舳舻云集；曰中府，首邑名三达马里〔亚〕[14]；曰东府，首邑名三的牙额[15]。

一波尔多黎各岛[16]，在亚美里加州北区之南，纬度自北十七度五十四分起至十八度三十分止，经度自西六十八度起至七十度止。长约五百里，宽约一百五十里，地面积方四千五百里，烟户三亿余口。由东而西，冈陵延袤，地气温和，生殖蕃衍。地分七县。

《地理备考》曰：本州之地隶大尼国兼摄者：

一曰义斯兰的亚[17]，在亚美里加州北区之东北，纬度自（西

十九度四十）〔北六十三度七〕分起至六十六度四十四分止，经度自西十九度四十分起至二十八度五十五分止。四面枕海，长约九百里，宽约七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三万九千里，烟户五万余口，乃北冰海大岛也。冈陵叠起，火山不一。湖河众多，贯彻沃润。河之长者曰维达[18]，曰的科尔萨[19]，曰合尔么萨[20]，皆在南方；曰拉加剌[21]，曰布鲁阿[22]，皆在东方；曰挨沙拉[23]，曰斯加尔方的亚[24]，曰若古尔[25]，曰斯加巴达[26]，皆在北方。湖之大者曰迷瓦[27]，曰丁瓦拉袜[28]，曰非斯各袜[29]，其中有常吐热气者。土瘠，惟产铜、铁、铅、玉、玛瑙、水晶、硫磺、纹石等物。地气严寒，不便居栖。地分三州：曰南州，首邑名勒给惟克[30]；曰西州，首邑名斯达奔[31]；曰东北州，首邑名马都鲁瓦〔尔〕[32]。

一曰哥罗英兰的〔亚〕[33]，又名襄的麻〔焉〕，在亚美里加州之东北，纬度自北五十九度三十八分起，经度自西二十度起，均未详所止。东北枕冰海，西南界巴非英海[34]，长约六千里，宽约二千里，地面积方一百十一万里，烟户二万四千余口。多寒少暑，偶热则非常熇烈。土瘠产薄，人皆业渔。地分南北，南邑首名如列尼沙合[35]，北邑首名厄日德斯〔民德〕[36]。

一曰安的列斯，中有三岛：一、三达古（如）〔卢〕斯[37]，长约八十里，宽约三十里；一、三多美[38]，长约六十里，宽约三十里；一、桑若汉[39]，长约六十里，宽约三十里。皆在亚美里加州北区之南。地气温和，居栖甚便，土朊产裕。首邑在三达古卢斯岛中。

《地理备考》曰：本州之地隶厄罗斯国兼摄者有陆地，有海岛。陆地曰厄罗斯美里加[40]，在此州北区之西北，纬度自北五十四度四十分起至七十五度止，经度自西一百三十三度起至一百七十度止。东连新北勒达尼〔亚〕[41]，西枕白令海，南接大海，北界北

海[42]暨白令海峡。长宽皆约四千余里，地面积方约四十万里，烟户五万余口。峰峦叠耸，冰雪凝积，凛冽难禁，地硗产艰。共分九部：曰义斯基茂[43]，曰基德内[44]，曰朱克济[45]，曰哥乃给[46]，曰给乃塞[47]，曰朱加至[48]，曰乌加达世米于德[49]，曰古卢至[50]，曰新加里佛尔良[51]。首郡名昔德加[52]，建于海岛之中。又有四岛（分四部）。地气严寒，田土硗瘠，以渔为业。

《外国史略》曰：峨罗斯藩属地在此州者，为西北边雪地并所属屿州，广袤二万四千四百五十方里，民二万一千口。分三部：曰实查，曰木改略[53]，曰甲若[54]。又有冰屿曰雪腊加[55]，曰甲查[56]，曰古佳[57]等地。其都城曰新天使魁[58]，小邑也。峨人在亚西亚东北恒以猎貂鬻其毳皮为生，后东貂渐减，遂到北默利加开埠，而产物不丰，有名无实。每年运出惟獭皮、海虎皮甚多。

《外国史略》曰：英吉利藩属地在此州者曰上、下加那他[59]，北极出地自四十二度至五十七度，偏西自六十一至八十一度，长四千六百里，阔约一千里，广袤方圆万四千二百里，居民百十四万。北至冰雪地，南连花旗国，东连新本西威[60]部及大西洋海，西及花旗国并荒地。其山自海滨人内地千余里，中多平坦，西则密林。罗陵士河[61]岸肥沃，居民聚集，以为乐国。此地湖大如海，河曰罗陵士，长四百五十里。地多材木、五谷、烟、麻、豆及各绒毳皮货。土蛮游猎无定，民大半以猎为生，初佛兰西开此地，后英人攻据之，于乾隆年间分为上下部。地广民希，天气甚冷，遂招远氓开垦。至今下加那他部地未开垦者只四分之一，纳饷银百四十万圆，守兵三千，民壮九万四千。上加那他部未开垦者五分之一，纳饷七十一万圆，公费均同，守兵二千，民壮五万，此部分五郡、二百有八州、一百六十县。居民六十万，佛兰西苗裔居五分之四，近十余年所人新氓约三十万，人户日增。都会曰贵北

城[62]，居民四万，在罗陵士河滨，通商大市也，运出材木不可胜数。门地屿[63]在罗陵士河之中，亦通商。大半崇天主教，新来之氓奉旧正教。伐木开垦，每年往来之船约载二十七万吨。运出之货每年值银六百万两，运入者值银五百四十万两。上加那他分二十六郡、二百八十县，都会曰御城[64]，最兴旺。上部居民久据广地，与下部匪徒结衅，抗英官宪，连年交战，花旗之民又助之。幸良氓助兵弹遏其乱，英民谋食者多迁此开垦焉。

英人所据北亚默利加各地：东北曰拉巴突[65]，土民甚鲜，终年冰雪，设教师以化之。新开之地[66]，广袤千六百六十里，居民九万，与拉巴突隔一海峡，地多泽潴，无产物，惟多鱼，英船每年运干鱼出六十万石，价三四百万圆。水手二万，亦捕鲸鱼、海犬而售其皮骨与油。惟地硗气冷，食物必自外运入。居民产业价值银约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圆，每年利银千三百二十七万圆。运进之货五百八十一万圆，运出者五百六十二万一千圆，纳饷九万八千圆，公费十一万九千圆。都会曰圣纳翰[67]，系通商之埠，居民八千。道光二十六年火灾，焚烧殆尽。

益瓦地岛[68]广袤方圆一百里，居民四万三千。地丰盛，每年运入之货四千九万圆，运出者二十二万四千圆，纳饷银六万三千圆，公费银七万圆。

新苏各兰[69]并（化）〔北〕顿地嘴[70]广袤方圆六百七十里，（兆）〔北〕顿一百十二里，居民十六万，地硗湿，出树木、石炭及海鱼等物。每年运入之物七百七十九万圆，运出者六百七十七万圆，纳饷银六十六万五千圆，公费七十一万四千圆。守兵八百，民壮二万三千。都会曰合里法[71]，濒海通商，居民万六千。

新本士威广袤方圆千三百五十里，居民十一万。地多密林，民住河边。运出多材木。河流广大，往来便之。运进货价四百二十

万圆，运出者二百九十九万圆，纳饷银四十七万六千，公费二十六万六千圆。民壮一万二千。土人本少，英国招氓辟荒，与西国无异。其总帅驻下加那他城，各地派有官职，然百姓亦自择乡绅会议行事。英国派兵船巡驶以保护之。

案：英夷属地跨落机大山东西，居米利坚、麦西哥之北，俄罗斯之东，东极胡孙海隅[72]，地广，惜不毛尔。

《地理备考》曰：北州之地隶英吉利国兼摄者曰新北勒达尼〔亚〕，曰北极之地，曰北尔慕达[73]，曰安的列斯，曰卢加亚斯[74]，曰古牙那[75]；曰马加良英斯[76]。分序如左：

新北勒达尼〔亚〕：在北州之北，纬度自北四十二度起至七十八度止，经度自西五十三度起至一百四十三度止。东枕巴非英海暨达委斯海峡[77]，西接大海暨厄罗斯亚美里加地，南连花旗国，北界冰海。长约一万三千里，宽约七千里，地面积方四百六十七万七千里。地分六境：一名下加那达，一名上加那达，两地长约二千里，宽约一千八百里，烟户一兆二亿余口。湖河不一，贯彻沃润。河之长者三，湖之大者二。地饶产丰。地气虽寒，不害居栖。土产五金、煤、水银、烟叶等物。一名新布伦瑞克，南北八百里，东西六百里，地面积方三万七千五百里，烟户一亿六万余口。平原覃广，丛林稠密，湖河无几。土产谷果、木料。一名新斯哥西亚，长约千里，宽约三百五十里，地面积方一万八千里，烟户一亿七万余口。沿海硗瘠，北地宜稼，湖河众多。土产铜、铁、煤、滑石等物。一名桑（若汉群）〔让郡〕岛，长约三百里，宽约百里，烟户一万二千余口。田土肥腴，物产丰饶。一名德〔拉〕诺瓦[78]，长约千里，宽约八百里，烟户七万余口。崖岸峭立，沙滩罗列，冰雪凝积，地多不毛，丛林稠密。土产铁、煤、纹石、木料、皮革等物。

北极之地：名分三境：一名北德温[79]，纬度自北七十五度起至七十七度止，经度自西八十度起至九十五度止。地多寒冰，人迹罕到。一名北日尔〔日亚〕[80]，纬度自北七十五度起，未定所止；经度自西九十七度起至一百十七度止。地多海岛，大者则四。坚冰凝积，惟夏稍消，可通舟楫，人烟寥落。一名巴非英巴利[81]，在巴非英、亚德孙[82]二海之间，中多海岛，地极寒冽。土产甚鲜，人烟萧条。

北尔慕达岛：在亚美里加州北（极）〔区〕之东，纬度自北三十一度五十五分起至三十二度二十分止，经度自西六十四度起至六十五度止。大小四百岛，大者曰北尔慕达，曰桑若尔〔日〕[83]，曰（日）桑达威[84]，曰古卑尔，曰索美尔塞[85]。首邑在桑若尔日岛中，泊所稳便，舟楫辐辏。

安的列斯岛：在亚美里加州之中，纬度自北十度起至二十七度五十分止，经度自西六十二度起至八十七度止。其中岛屿大小不一，为英吉利兼摄者惟十有八。地气炎热，田土肮腴，谷、果、药材，靡弗蕃衍。首邑名那（密）〔播〕[86]，在波罗维敦斯岛[87]中，贸易兴隆，商贾云集。

卢加亚岛：又名巴合麻，在亚美里加州北区之东南，纬度自北二十度起至二十八度止，经度自西七十二度起至八十二度止。大小五百岛，大者十四。地气温和，田土肥饶。

别有古牙那、马加良英斯。

《地球图说》英吉利属国在北美利加州者，东界西洋，南界花旗，西界峨罗斯属国，北界冰洋。专猎野兽，故皮毳为重。有大城二：曰贵北，曰门答（亚）利〔亚〕[88]。大江二。土产面粉、牛脯、皮货、木料、煤炭。所进之货，火酒、火药、毡毯。东方有二岛，名新著地、新苏各兰，专捕兽渔鱼以为生计，荒寒不毛。北

墨利加洲内英吉利属地最大，亦最硗薄也。

北墨利加之英吉利新地，东界阿兰底海，西界俄罗斯属地，南界育柰士迭，北界冰海，本佛兰西人也。始耶稣千四百九十七年，明宏治十年，佛兰西人操舟由鲜罗伦士河直至各地，辟土兴屯，经营百余载，始创建部落曰新佛兰西，设埠通商。又经百载，地辟民稠。当耶稣千有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英吉利人始来其地，横行割据，遂构兵戎。自千有七百五十六年后，乾隆二十一年，血战者八年，竟为英吉利所夺。是时北墨利加洲已全并于英吉利。既而横征暴敛，各部咸怨，誓众倡义，尽逐英吉利官吏，自合并为育奈士迭国，并英吉利所自垦之部落亦皆叛英而归育柰士迭国。于是英人所有者，仅佛兰西所旧垦之阿巴加那达[89]，罗阿加那达[90]，纽墨兰士稔、那洼士葛底阿、纽方兰岛、勃林士遏岛、甲墨里顿岛七部落而已。此七部仍佛兰西旧制，徭赋轻简，故免于背叛。

政事于育柰士迭略同。每一大部落立总领一人、冈色尔一所，俱由国王勅授；甘文好司一所，即育柰士迭所谓里勃里先好司者也。其官亦用育柰士迭国之例，会推公举，四年更代。其推举之例，凡部人岁纳钱粮至时令四十者，或客民纳钱粮（或）五棒者，或收租息至十棒者，皆可举人。罗阿加那达向设总领一人，冈色尔设官三十四人，甘文好司执事八十八人。阿巴加那达向设副总领一人，冈色尔设官十七人，甘文好司五十人。一切事宜由甘文好司与冈色尔会议，复经总领核准施行，亦有必由国王勅准者，亦有必由国中巴厘满各官议准者。

罗阿加那达所行法律六条：一、英国巴厘满议准颁行之例；一、向来所定旧例；一、加那达相沿旧规；一、佛兰西（王国）〔国王〕旧颁示谕条款并罗汶国[91]之法律；一、英吉利所定之例；一、

总领偕冈色尔所定之例；一、本部落内冈色尔甘文好司议定之例。有大狱方用主理官参酌英吉利、佛兰西两国法律而行；若常日行事，毋须主理也。所设主理之人，英吉利、佛兰西人各半，以昭平允。阿巴加那达全用英吉利之法律。若纽墨兰士埝、那洼士葛底阿、勃林士遏岛、纽方兰岛、甲墨里顿岛五部落，亦设总领各官，法律如阿巴。此外尚有马蒙勒士岛孤悬海角，为罪人遣流之所而已。

钱粮以贸易之税为正供，田赋甚少。其附近鲜罗伦士河之田，前属佛兰西时，分给各官佃种收息。近日英吉利改归士民自耕。罗阿加那达（遂）〔岁〕收税饷银约八十万员，支给官禄公费约银五十万员。阿巴加那达因修路、浚河，亏欠银约三四百万员。那洼士葛底阿岁收税饷银约四十七万员，支发各款公费银五十三万四千三百八十员。纽墨兰士埝岁收税饷银约三十四万员，支给各款公费银十九万五千员。纽方兰岛岁收税饷银八万员，支发各款公费十三万五千员。勃林士遏岛岁收税银三万八千四百员，支发各款公费银六万八千七百九十五员。综计历年税饷支应一切，无事则赡，有事则匮。故于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英吉利国王津贴两加那达部落文事银三万员，武事银百二十万六千员；津贴各部落文事银十万员，武事银约七十万员。

居斯地者，面长色黝，准高唇厚，睛黑而灵动。俗尚礼貌，虽农夫隶仆相遇诸途，莫不免冠为礼。由先日在此开地者多佛兰西贵人与官吏兵卒之后裔，故驯良教睦，无犯上作乱之习。俗奉加特力教者多，波罗特士顿教者少。故每一部落建立两教庙宇，并有尼庵。宅舍朴素，以泥涂木为墙而垩之，屋上先覆木板再铺石板，楼仅一层，皆无峻宇。终年有洒无扫，故埃尘污积。近年始学欧罗巴之洁净，悬画卉为饰，衣履亦同英吉利。食多豕肉，逢

斋戒则以鲜鱼蔬菜为素。嗜酒及茶。无茶则以架飞豆汤代之。

河最长者鲜罗伦士河，次则荷多洼河[92]，皆长千有余里。此外若萨归尼河[93]、额列河[94]、先毛里斯河[95]、马达瓦斯河[96]、特连河[97]、玷士河[98]、敖西河[99]、里治流河[100]、佛兰西士河[101]、召特里河[102]、先（阔）〔润〕河[103]、里士底俄支河[104]、缅河[105]、比地干底（呵）〔阿〕河[106]、苏比那加底河[107]、洼里河[108]、厘洼步尔河[109]，均不及鲜罗伦士、荷多洼两河源流之远。湖则与育奈士迭国交界有苏比里阿湖、伊里湖、休伦湖，在境内者则有安达厘荷湖、召特里湖[110]、深戈湖[111]、额兰湖[112]，而诸湖之中，以苏比里阿湖为最巨，周三万有五千（丈）〔方里〕。

产最稀，仅有稻谷、麦、烟叶、大麦、面、木材、牲畜。

阿巴加那达：犹华言上部落也，东界罗阿加那达，南界育奈士迭国，西界荒芜，北界冰海。领小部落十有八。其首部曰若[113]，又曰多伦多。

罗阿加那达，犹华言下部落也，东界阿兰底海，南界育奈士迭国；西界阿巴加那达，北界荒地。领小部落二十有六，其首部曰龟麦。

纽墨兰士埝：东界勃林士遏岛，南界阿兰底海，那洼士葛底阿，西界育奈士迭国，北界罗阿加那达。领小部落十有四，其首部曰佛里达力顿[114]。

那洼士葛底阿：东〔北〕界甲墨里顿岛，西南俱界海，北界纽墨兰士埝，勃林士（葛）〔遏活〕岛。领小部落十有七，其首部曰哈里法士。

甲墨里顿岛：在勃林士遏活岛之东，那洼士葛底阿之北。领小部落三，其首部曰西尼[115]。

勃林士遏岛：在纽方兰之（东）〔西南〕，那洼士葛底阿

之北。领小部落三，其首部曰查罗氏当[116]。

纽方兰岛：在甲墨里顿岛之东北，领小部落二，其首部曰鲜闰士。

此外西北边地尚有因底阿人，所居未详。

马蒙勒斯岛：在大海之中，距弥利坚东岸六百里，小岛环之，约有四百。周围礁石，易于防守，而难于通舟。英吉利人于千有六百十二年明万历四十年。始往居之。当英国内乱时，士民多迁此避祸。有诗人洼腊尔[117]者，览岛峤之幽胜，触景题咏，流播海邦。故各岛多以诗得名。岛中地暖而不炎瀞，草木四时葱郁不凋，鸡犬桑麻不通外境，风泉云物四顾阒寥，可为避世之乐郊。然土产仅木棉，无他货。故舟楫不盛，地旷民稀，遂为国中流人所戍矣。渣治[118]首部落也，为各官治所，亦不甚广，仅如大村落。原本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北洲内英国藩属之地土广人稀，北至冰疆，南连花旗国，东西及大洋海。北极出四十度至五十度。其地大半平坦，江河又多又长。其最长者称曰老林，曁以利、(翕)〔僉〕大罗[119]、胡仑[120]之湖也。海港罗布。其西方林木深邃，内多熊狼野兽，土人以毳皮出市。又产木料，可造船，每岁卖与英国价银几百万两。海滨近新著岛，鱼鳖如沙之多，夏时簇拥海面，不胜其数。各国渔船云集，捕而咸之。每年五谷、木料、皮、鱼各项所运出者计价银八百万两，运进货价银九百九十万两。民户一百二十一万丁。年年有英新氓进地开垦伐木，故数年又可倍其人户也。

其地有两大部，曰上、下加那他。其上部袤延圆方四十二万三千方里。其河涌急滩湍，瀑布飞流，即支瀚内千有余洲，忽然江湖之水汇集急流到岸，白浪掀天，忽两澗落数十丈，令人惊骇

无已。其会城曰贵北。英民多迁其地辟阡陌、垦荒地，不期成富。其下部昔乃佛兰西国之新地，居民亦本出其国，尚存礼仪簪缨之族。全崇天主教，设寺建观，不务文，好歌舞。其会城曰门得（亚）利〔亚〕。三曰新（鲜）〔苏〕各兰，乃半地。天气最冷，自十月至三月，白雪满地。出铁、铜、石炭。其海中鱼亦繁多。居民安分。其都曰哈勒法，商船往来之市。还有大港口。但城邑颇少，通商亦微。每年入国帑银百六十万两，公费银百十八万两。

四曰北敦头，虚悬海中，内有海港。民（为奴仆。土产金，少银，多铜、铁、铅、水银、菉谷、棉花、白糖、牲畜、靛青、牙兰米等物。居民多在南方，少在北方）〔以捕鱼为生。天气最冷，五谷难出。故独垦海滨之土，而内地荒芜。〕

【注】

〔1〕监札加，又作甘查甲，即堪察加（Kamchatka）。

〔2〕伊斯归毛士种类，即爱斯基摩人（Esquimaux）。

〔3〕谷港，指科克湾（Cook's Inlet）。

〔4〕比士威林沙，即威廉太子湾（Prince William's Sound）。

〔5〕渣治达岛，即乔治三世岛（George Ⅲ's Isle）。

〔6〕阿弥腊兀岛，即阿默勒尔蒂岛（Admiralty Isle）

〔7〕汪戈瓦洼，指温哥华（人名）。

〔8〕赤城湖，即哈得逊湾（Hudson's Bay）。

〔9〕麻腊甫，即巴拉诺夫（Baranoff）。

〔10〕纽阿占牙，即新阿尔汉格尔（New Archangel）。

〔11〕摩底牙，即博德戈（Bodego）。

〔12〕纽加兀科，即新加利福尼亚（New California）。

〔13〕合瓦那，即哈瓦那（La Habana）。

〔14〕三达马里〔亚〕，待考。

〔15〕三的牙额，即圣地亚哥（Santiago）。

〔16〕波尔多黎各岛，即波多黎各岛（Puerto Rico）。

〔17〕义斯兰的亚，即冰岛（Iceland）。

〔18〕维达，指维塔河（Rio Hvita）。

〔19〕的科尔萨，指提奥尔萨河（Rio Thiorsaa）。

〔20〕合尔么萨，指哈尔姆萨河（Rio Halmsaa）。

〔21〕拉加喇，指拉加拉河（Rio Lagara）。

〔22〕布鲁阿，指布鲁瓦河（Rio Bruaa）。

〔23〕挨沙拉，指奥沙拉河（Rio Osxaraa）。

〔24〕斯加尔方的亚，指斯卡尔范迪亚河（Rio Skalfandeaa）。

〔25〕若古尔，疑指菲特耶吕姆河（Jökulsa á Fjöllum）。

〔26〕斯加巴达，疑指斯卡巴塔河（Skabata）。

〔27〕迷瓦，指今迷瓦湖（Myvatn）。

〔28〕丁瓦拉袜，指平凡拉瓦湖（Pingvallavatn）。

〔29〕非斯各袜，指非斯基沃湖（Fiskivötn）。

〔30〕勒给惟克，即雷克雅未克（Reykjavik）。

〔31〕斯达奔，即斯塔彭（Stappen）。

〔32〕马都鲁瓦〔尔〕，即马德鲁瓦尔（Madruval）。

〔33〕哥罗英兰的亚，即格陵兰岛（Greenland）。

〔34〕巴非英海，即巴芬湾（Baffin Bay）。

〔35〕如列尼沙合，即尤利亚纳霍布（Julianehob）。

〔36〕厄日德斯〔民德〕.（Egedesminde）即戈德霍普（Godthaab）。

〔37〕三达古卢斯，即圣克鲁斯岛（Ilhe de Santa-Cruz）。

〔38〕三多美，即圣托马斯岛（Saint Thomas I.）。

〔39〕桑若汉，即圣约翰岛（Saint John I.）。

〔40〕厄罗斯美里加，即俄属美洲，指今美国阿拉斯加地区。

〔41〕新北勒达尼〔亚〕，即新不勒塔尼亚。

〔42〕北海，指波弗特海（Beaufort Sea）。

〔43〕义斯基茂，即爱斯基摩（Esquimáos）。

〔44〕基德内，即基特内（Kitegnes）。

〔45〕朱克济，即朱克奇（Tchuktchis）。

〔46〕哥乃给，即科奈盖（Konaigues）。

〔47〕给乃塞，即基内塞（Kenaizes）。

〔48〕朱加至，即朱加切（Tchugaches）。

〔49〕乌加达世米于德，即乌加塔什米乌特（Ugatachmiutes）。

〔50〕古卢至，即科卢切（Koluches）。

〔51〕新加里佛尔良，即新加利福尼亚（New California）。

〔52〕昔德加，又作实查，即锡特卡（Sitka）。

〔53〕木改略，即穆尔格拉夫角（Mulgrave Cape）。

〔54〕甲若，即亚库塔特（Yaktat）。

〔55〕雪腊加，即沙纳克岛（Sanak I.）。

〔56〕甲査，即奇恰戈夫岛（Chichagof I.）。

〔57〕古佳，即科迪亚克岛（Kodiak I.）。

〔58〕新天使魁，即新阿尔汉格尔（New Archangel）。

〔59〕加那他，即加拿大（Canada）。

〔60〕新本西威，又作新本士威，纽墨兰士稔，即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

〔61〕罗陵士河，又作鲜罗伦士河，老林河，即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

〔62〕贵北城，又作龟麦，即魁北克（Quebec）。

〔63〕门地屿，即蒙特利尔岛（Montréal I.）。

〔64〕御城，即金斯敦（Kingston）。

〔65〕拉巴突，即拉布拉多半岛（Labrador Peninsula）。

〔66〕新开之地，又作新著地，纽方兰岛，指纽芬兰（New foundland）。

〔67〕圣约翰，又作鲜阿士，即今纽纷兰省府圣约翰斯（St. John's）。

〔68〕益瓦地岛，又作桑让郡岛，勃林士遇岛，即爱德华太子岛（Pr. Edward I.）。

〔69〕新苏各兰，又作新斯哥西亚，那洼士葛底阿，即新斯科舍（Nova Scotia）。

〔70〕（化）〔北〕顿地嘴，又作甲墨里顿岛，北顿头，即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

〔71〕合里法，又作哈里法士，哈日勒法，即哈利法克斯（Halifax）。

〔72〕胡孙海隅，即哈得逊海峡（Hudson Strait）。

〔73〕北尔慕达，又作马蒙勒士岛，即百慕大群岛（Bermuda Is.）。

〔74〕卢加亚斯（Lucayas），即巴哈马群岛（Bahamas）。

〔75〕古牙挪，即圭亚那（Guayana）。

〔76〕马加良英斯，即火地岛（Terrá del Fuego）。

〔77〕达委斯海峡，即戴维斯海峡（Davis Strait）。

〔78〕德〔拉〕诺瓦（Terra-Nova），即纽芬兰省（Newfoundland）。

〔79〕北德温，即北德文（Devon Sepentrional）。

〔80〕北日尔〔日亚〕，即北佐治亚（Georgia Sepentrional）。

〔81〕巴非英巴利，即巴芬帕里（Baffin-Parry）。

〔82〕亚德孙，指哈得森湾（Hudson Bay）。

〔83〕桑若尔〔日〕，即圣乔治岛（St. George's I.）。

〔84〕桑达威，即戴维斯岛（St. David's I.）。

〔85〕索美尔塞，即萨默塞特岛（Somerset I.）。

〔86〕那（密）〔搔〕，即拿骚（Nassau）。

〔87〕波罗维敦斯岛，即普罗维登斯岛（Providence I.）。

〔88〕门答（亚）利〔亚〕，又作门得利亚，即蒙特利尔（Montreal）。

〔89〕阿巴加那达，即上加拿大（Upper Canada）。

〔90〕罗阿加那达，即下加拿大（Lower Canada）。

〔91〕罗汶国，指罗马（Rome）。

〔92〕荷多洼河，即渥太华河（Ottawa R.）。

〔93〕萨归尼河，即萨格奈河（Saguenay R.）。

〔94〕额利河，即大河（Great R.）。

〔95〕先毛里斯河，即圣毛里斯河（St. Maurice R.）
〔96〕马达瓦斯河，即马达瓦斯卡河（Madavasca R.）。
〔97〕特连河，即特伦特河（Trent R.）。
〔98〕玷士河，即泰晤士河（Thames R.）
〔99〕敖西河，即乌斯河（Ouse R.）。
〔100〕里治流河，即里切柳河（Richelieu R.）。
〔101〕佛兰西士河，即弗朗西斯河（Francis R.）。
〔102〕召特里河，即肖迪埃里河（Chaudiere R.）
〔103〕先（阔）〔润〕河，即圣约翰河（St John R.）。
〔104〕里士底俄支河，即舒贝纳卡迪河（Shubenacadie R.）
〔105〕缅河，即美因河（Main R.）。
〔106〕比地干底阿河，即珀蒂康迪河（Petit Condie R.）。
〔107〕苏比那加底河，舒贝纳卡迪河（Shubenacadie R.）。
〔108〕洼里河，即费里河（Ferry R.）。
〔109〕厘洼步尔河，即利物浦河（Liverpool R.）。
〔110〕召特里湖，即肖迪埃里湖（Chaudiere L.）。
〔111〕深戈湖，即锡姆科河（Simcoe L.）。
〔112〕额兰湖，即大湖（Grand L.）。
〔113〕若，即约克（York）。
〔114〕佛里达力顿，即弗雷德里克顿（Fredericton）。
〔115〕西尼，即悉尼（Sydney）。
〔116〕査罗氏当，即夏洛特敦（Charlottetown）。
〔117〕洼腊尔，通译瓦莱尔（Waller，人名）。
〔118〕渣治，即圣乔治（St. George）。
〔119〕窿大罗，即安大略湖（Ontario L.）。
〔120〕胡仑，即休伦湖（Huron L.）。

海国图志卷六十六

邵阳魏源重辑

外大西洋

北亚墨利加南境德沙国[1]、危地马拉国

《瀛环志略》曰：得撒，一作德沙，又作特扱，又名费勒多尼亚[2]，在墨西哥之东，米利坚之西南，南面距海，长广皆约千里。地平如砥，田土极腴，草木畅茂，谷果皆宜。巴拉窝河[3]由此入海。地气温和，烟户尚稀，奥草丛林，中有瘴气。旧本墨西哥旷土，西班牙据之，米利坚贫民麕至，后遂叛西班牙而附于墨西哥之卓哈回拉部[4]。道光九年又叛，墨西哥征之六年不服，乃听其自立国。无国王，惟择官司理事。土产木料为多。

《地理备考》曰：德沙国又名费勒多尼〔亚〕，在亚美里加州北区之中。北极出地二十七度三十分起至三十四度止，经线自西九十六度起至一百零六度止。东至花旗国，西连美诗哥国，南接德沙海湾[5]，北界花旗、美诗哥二国。长约二千余里，宽约六百余里，地面积方十七万一千五百里，烟户三亿二万余口。西方间有冈陵，东南北一望平原，风景清旷。有河曰巴剌吾[6]，又名北河，暨萨（北）〔比〕那[7]、巴剌索、哥罗拉多[8]、奴耶塞[9]、德

彝达的[10]等，乃河之大者也。田土极肬，金石、草木、五谷，所产甚繁。地气温和，惟丛林稠密，中藏瘴气，远人易病。不设君位，庶民自推官长理政。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公教也。技艺庸拙，贸易萧条。康熙三十年为吕宋国人占踞，迨美诗哥国不服吕宋时，本国接踵相继。（垦地）以民稀未能自立，故附于卓合回拉地合为一部。道光九年，国人起义，屡败美诗哥国之兵，越六载遂自立为国。通国分二十七邑：曰阿剌巴麻，曰巴剌塞里〔亚〕[11]，曰（阿）〔哥〕罗拉多[12]，曰古曼治[13]，曰哥里牙[14]，曰公萨勒[15]，曰阿黎斯布〔里〕[16]，曰厚斯敦[17]，曰（倭）〔稜〕斯卑〔尔〕[18]，曰日非勒孙[19]，曰剌巴加[20]，曰黎卑尔的[21]，曰麻德科尔达[22]，曰迷郎[23]，曰迷兰[24]，曰米那[25]，曰那哥多士[26]，曰勒黎委尔，曰勒夫日约[27]，曰萨比那[28]，曰三达古斯的音[29]，曰三当多尼亚[30]，曰桑非里卑[31]，曰桑巴的黎西约，曰达那（令）〔合〕[32]，曰达拉委[33]，曰瓦盛敦。都城名奥斯的音，建于巴剌索河[34]滨，商贾云集，与（后）〔厚〕斯敦[35]、卑沙尔二城，皆通商冲繁之地也。

《地理备考》曰：瓜的马拉国[36]在亚美里加州北（极）〔区〕之南。其国土在北极出地八度起至十七度止，经线自西八十四度四十三分起至九十六度四十分止。东枕安的〔列〕斯海，西界大海暨美诗哥国，南接大海，北连美诗哥国暨安的列斯海。长约三千六百里，宽约一千里，地面积方四十万里，烟户一兆六亿五万余口。地势平原居多，中高边下。有安达斯山由东南直达西北，峰峦叠起，火山甚众，有昼夜吐火不熄者，有或吐或熄者。湖河不一，河之长者八：曰桑若汉[37]，曰么（剌）〔达〕瓜[38]，曰（鸣）〔乌〕卢阿[39]，曰阿罗曼，曰波挨斯[40]，曰科尔佛[41]，曰苏麻新达[42]，曰牙勒[43]。湖之大者三：曰尼加拉瓜，广约一千

五百里；曰良[44]；曰阿的丹[45]。土产谷果、金石、禽兽、鳞介、木料、颜料、药材、香料、珍珠、琥珀、云母等物。地气互异，东则温和，西则熇热。地多震动，每有不虞。不设君位，各立官长理政。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公教也。技艺粗疏，贸易淡薄。本国昔为吕宋国兼摄。迨美诗哥不服吕宋时，本国亦接踵自附于美诗哥。迨美诗哥国君被废时，本国亦背之而自立国，不归统属。越十五载，国人会议将现在五部改号五国，大小不等，民数不一。

一、瓜的马拉国：长约一千四十里，宽约（五）〔四〕百里。京都名新瓜的马拉，建于高厂平原之地。地气和，田土肥，百货骈集。

一、桑萨尔瓦〔多耳〕国[46]：地面积方约有三万七千五百里。都城离瓜的马拉国约七百里。土饶产丰，地气炎热，火山甚多。技艺贸易皆盛，其通商冲繁之地五处。

一、洪都拉斯国：长约一千二百五十里，宽约五百里。户口寥旷。地气湿热，田则膏腴。都城建于乌卢阿河滨，其通商冲繁之地三处。

一、尼加拉瓜国：东西相距、南北相距皆约百八十里。烟户约十万余口。气温土沃。都城建于（高）〔平〕原，其通商冲繁之地六处。

一、哥〔斯〕德黎加国[47]：东西六百里，南北四百里。烟户约五（百）〔万〕余口。气温土肥。都城建于（平）〔高〕原。其通商冲繁之地：一名加尔达额[48]，一名波卢加[49]。

《地球图说》：跨的马剌国，又名危地马拉邦，东南西三面都界大洋，北界麦西可国。百姓约有二百万。都城名跨的马剌城，城内民六万。天气较麦西可国更热，以地当赤道之故也。内多火山，不时地震。昔系大吕宋属国，今亦自主。风俗土产与麦西可国相

似。

《地球图说》又曰：北洲海岛在跨的马剌国东面，隔海甚远，海岛约二十余。天气和畅，至秋遇西风则水坏庐舍。内有三大岛，曰苦伯岛[50]、海低岛[51]、热美加岛[52]。其苦伯之岛，形势穹穹，中有高山，内有火山，不时地震。但大半属英国，其余属大吕宋并佛兰西。百姓统有三百万之数，半述耶稣，半述天主教。其人九分黑孥，一分面白。土产白糖、冰糖、架非、酒、蔫、百果、诃子、棉花等物。

《外国史略》曰：危亚地马拉国分十五部，昔属麦西哥。道光十九年，各部自立国，举首领。后再合，反覆无常。地居南北墨利加一线相连之处，广袤六千五百三十里，居民百有十万。海隅港浅，船不能人。东有银山，地出黛青，颇丰腴。

【注】

〔1〕德沙国，又作得撒、特极，即得克萨斯（Texas）。

〔2〕费勒多尼亚，即费拉多利亚（Philadolia）。

〔3〕巴拉窝河，又作巴剌索河，即布拉索斯河（Brazos R.）。

〔4〕卓哈回拉部，即今墨西哥的科阿韦拉州（State of Coahuila）。

〔5〕德沙海湾，即得克萨斯湾（Gulf of Texas）。

〔6〕巴剌吾，指布拉沃河（Rio Bravo）。

〔7〕萨比那，指萨拜因河（Rio Sabine）。

〔8〕哥罗拉多，指科罗拉多河（Rio Colorado）。

〔9〕奴耶塞（Rio Neuces），指纳塞斯河（Rio Neches）。

〔10〕德彝达的，指特里尼蒂河（Rio Trinity）。

〔11〕巴剌塞里亚，即布腊索利亚（Brazoria）。

〔12〕（阿）〔哥〕罗拉多，即科罗拉多（Colorado）

〔13〕古曼治，即卡曼切斯（Camanches）。

〔14〕哥里牙，即戈利亚德（Goliad）。

〔15〕公萨勒，贡萨勒（Gonzales）。

〔16〕阿黎斯布〔里〕，即哈里斯堡（Harrisbourg）。

〔17〕厚斯敦，即休斯敦（Houston）。

〔18〕（倭）〔葰〕斯卑〔尔〕，即贾斯珀（Jasper）。

〔19〕日非勒孙，即杰斐逊（Jefferson）。

〔20〕喇巴加，即拉巴加（La Baca）。

〔21〕黎卑尔的，即利伯蒂（Liberty）。

〔22〕麻德科尔达，即马塔戈尔达（Matagorda）。

〔23〕迷郎，即米蓝（Milam）。

〔24〕迷兰，即米德兰（Midland）。

〔25〕米那，即米纳（Mina）。

〔26〕那哥多士，即纳科多契斯（Nacogdoches）。

〔27〕勒夫日约，即雷富佐（Refugio）。

〔28〕萨比那，即萨比因（Sabina）。

〔29〕三达古斯的音，即圣奥古斯丁（Santa Augustine）。

〔30〕三当多尼亚，同卑沙尔（Bexar），即圣安东尼奥（Santo Antonio）。

〔31〕桑非里卑，又作奥斯的音，即奥斯汀（San-Fellipe de Austin）。

〔32〕达那（令）〔合〕，即特纳哈（Tenaha）。

〔33〕达拉委，疑为戴维拉（Davilla）。

〔34〕巴喇棗河，应作哥罗拉多河，即科罗拉多河（Colorado R.）。

〔35〕（后）〔厚〕斯敦，即休斯敦（Houston）。

〔36〕爪的马拉国，又作新瓜的马拉、跨的马剌，即危地马拉（Guatemala）。

〔37〕桑若汉，玛吉士把 St. John、St、Jean、St. Juan 均译作桑若汉，在此，桑若汉河即圣胡安河（Rio St Juan）。

〔38〕麽达瓜，指莫塔瓜河（Rio Motagua）。

〔39〕乌卢阿，即乌卢亚河（Rio Ulua）。

〔40〕波挨斯，疑指 Rio Poyais（波艾斯河）。

〔41〕科尔佛，疑指 Rio Coco (Rio Segovia) 科科河（塞戈维亚河）。

〔42〕苏麻新达，指乌苏马辛塔河 (Rio Usumacinta)。

〔43〕牙勒，指亚雷河 (Rio Yare)。

〔44〕良 (Lago de Leon)，指马那瓜湖 (Lago de Managua)。

〔45〕阿的丹，疑指 Lago Izabal（伊萨巴尔湖）。

〔46〕桑萨尔瓦〔多耳〕国，即萨尔瓦多 (El Salvador)。

〔47〕哥斯德黎加国，即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48〕加尔达额，即卡塔戈 (Cartago)。

〔49〕波卢加，即波鲁加 (Boruca)。

〔50〕苦伯岛，即古巴岛 (Cuba I.)

〔51〕海低岛，即海地岛 (Haiti I.)，或称伊斯帕尼奥拉岛 (Hispaniola)。

〔52〕热美加岛，即牙买加岛 (Jamaica)。

海国图志卷六十七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

南墨利加洲之北曰巴拿马，南北洲之界也。其正北曰可仑比三国，东北为各国兼摄地，其南伯西尔，其西孛露其西南玻利非亚[1]又南为巴拉大河[2]三国，其西智利，极南曰智加[3]，此外则土蛮也。

南墨利加洲南智加国

《瀛环志略》：巴他峨拿，一作八的哥尼阿，又作巴罗弥那，又名智加，南亚墨利加极南境，即世所传长人国也。地形如袜，北界拉巴拉他[4]，西北界智利，东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南距南海[5]。南北约三千余里，东西半之。其地草木荒秽，人皆野番，肢体长大如常人一身有半，攫食野兽，不成部落，亦不与他国往来。地气严寒如北亚墨利加之北境，又别无物产，故欧罗巴诸国未尝过而一问也。极南临海之地，冰雪常凝。隔海对峙一岛，曰铁耳聂离依休勾[6]，中间之港名麦哲论[7]，港内多礁，往智利、秘鲁者率取道岛南，狂风迅烈，昏雾迷漫，涛泷之猛恶倍于大浪山[8]。舟过，人皆额手，喜若更生。

《职方外纪》曰：南亚墨利加之南为智加，即长人国也。地方颇冷，人长一丈许，遍体皆毛。昔时人更长大，曾掘地得人齿，阔三指，长四指余，则全身可知也。其人好持弓矢，矢长六尺，每握一矢插人口中，至于没羽以示勇。男女以五色画面为文饰。

南墨利加洲内金加西蜡国[9]原无，今补。厄瓜（尔多）〔多尔〕及委内瑞辣[10]附。

《职方外纪》曰：南亚墨利加之北曰金加西蜡。其地出金银，天下称首。其矿有四坑，深者皆二百丈。土人以牛皮造软梯下之，役者常三万人。其所得金银，国王十取其一，七日约得课银三万两。其山麓有城，名曰银城[11]，百物俱贵，独银至贱。贸易用银钱五等，大者八钱，小至五分；金钱四等，大者十两，小者一两。欧罗巴自通道以来，岁岁交易，所获金银甚多，故西土之金银渐贱，面米谷用物渐贵。识者以为后日当受多金之累。然获利既厚，虽知，不能绝也。

其南北地相连处，名宇革单[12]，近赤道北十八度之下，南北亚墨利加从此而通，东西二大海从此而隔，周围五千余里。天主教未行之先，其国已预知尊敬十字圣架。国俗以文身为饰。土产白糖、烟叶、靛饰，世所称南墨利加州内可伦比国，即此也。

《地理备考》曰：哥伦比亚国，道光十一年分为三国，不相统属。(慈)〔兹〕释国志，仍以哥伦比亚国括之。

哥伦比亚国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北，其国土在北极出地十二度起至南六度止，经线自西六十一度起至八十五度止。东枕亚德兰的海暨巴拉西利国[13]，西连北卢、哥斯德尔黎加二国暨大海，

南接巴拉西利、北卢二国，北界大海，长宽皆约五千里，地面积方一百二十五万里。烟户二兆八亿余口。本国地势，西多冈陵，东多广原，江河贯彻。河之长者九，湖之大者七。田土极腴、谷果最丰。产五金、水银、盐、煤、宝石、木香、药材、棉花、烟叶、蓝靛等物。丛林稠密，禽兽蕃衍。地气互异，海滨平原熇烈难禁，惟内地高处温和，甚便居栖。不设君位，国人各立官长理事。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公教也，其余各教，任人尊奉。技艺庸，贸易少。明孝宗宏治十五年，有意大里亚国人由吕宋国访据其地，分析为三：一名新加拉那大[14]，一名委内瑞辣，一名（塞）〔基〕多，各置官镇守。嘉庆十五年，国人因花旗国创建之后，亦聚众逐吕宋国守官，攻战八载，于嘉庆二十四年自复其国，号曰哥伦比亚。越十二载，分为三国，不相统属。

一、新加拉那大国：东至委内瑞辣、巴拉西利二国，西枕大海〔暨哥斯德尔黎加国〕，南接巴拉西利、厄瓜多尔二国，北界安的列斯海[15]〔暨委内瑞辣国〕。长约三千里，宽约（一）〔二〕千五百里；地面积方三十四万里。烟户一兆三亿二万余口。地气湿热，北方为甚。田土膏腴，物产最繁。通国分十八部，曰波哥大，乃国都也，建于（平）〔高〕原之中；余地曰安的育基〔亚〕[16]，曰内巴[17]，曰马黎济大[18]，曰波巴焉[19]，曰巴斯多[20]，曰布挨那温都拉[21]，曰说各[22]，曰巴那马，曰委拉瓜[23]，曰加尔达日那[24]，曰蒙波士[25]，曰三达麻尔大[26]，曰里约合沙[27]，曰冬日[28]，曰邦不罗那[29]，曰索各罗[30]，曰加萨那勒[31]。

一、厄瓜（尔多）〔多尔〕国：东至巴拉西利国，西枕大海，南接北卢国；北界新加拉那大国。长宽皆约三千里，地面积方三十八万里。烟户六亿三万余口。地气温和，甚便居栖。田土肥，贸易盛。国分八部：曰基多，乃国都也，建于山谷之中；余部曰井

波拉索[32]，曰英亚不拉[33]，曰瓜亚斯[34]，曰马那比[35]，曰盲加[36]，曰罗沙[37]，曰稜音[38]。

一、委内瑞辣国：东枕海暨古牙内[39]地，西连新加拉那大国，南接巴拉西利国，北界海。长约三千五百里，宽约二千二百五十里，地面积方四十一万里。烟户八亿五万余口。地气互异，平原熇烈，山谷温和，高阜严寒。土脁产丰。国分十二部：曰加拉架[40]，乃本国都也，建于山谷之中；余部曰加拉波〔波〕[41]，曰马拉该波[42]，曰哥罗[43]，曰都卢斯罗[44]，曰美黎达[45]，曰（马）〔瓦〕黎那[46]，曰亚不勒[47]，曰瓜牙那，曰古麻那[48]，曰巴尔塞罗〔那〕[49]，曰马尔加黎大[50]。

《外国史略》曰：可伦比各地自北极出地一度至十度，南极出地自一度及五度，八十八万方里。南连伯路[51]、巴悉等国，北及安特海隅、大西洋海，东连巴悉国，西连北亚默利加之巴那马峡并大东洋海。此地旧属是班亚国，历三百十八年。至嘉庆十四载，居民忽叛，是班亚国调军不能征服。道光元年，列邦会议听其自主，与花旗无异。但人心不齐，道光十年再叛，分是地为三分。

其西方曰新额那他，广袤一万七千三百九十五万里，居民一百七十万六千，分五部、十八郡。地产金较亚默利加各国尤多。亦出铜、石盐、葑葑、加非、青黛、皮、药材。其安特海港[52]，乃名埠也。又加他义那，居民一万，在巴那马徼地，通商兴旺。每年船只二千，收帑银三百零七万圆，公欠项三千三百万圆。其都曰巴峨他城[53]，居民三万。

其东北方威尼稣拉国，地广袤一万八千九百六十里，居民六十九万六千，地分四部、十郡。就地高下种麦并加非、白糖等货。其都曰加拉甲，在安特海口，每年进出船一百只，运出加非、葑葑、烟、黛青等货计一百四十万两，运入布匹及制造之物约价一

百七十五圆。其余海口，未大通商。每年收帑银二百五十万圆，公欠项二千万圆。

其西南方黄道地方即厄瓜多尔国，广袤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里，居民五十五万口，地分三部、七郡。出木料、薪薪等货，每年出入之货各约三百万圆，进出之船百二十五只。危亚贯[54]系大港口。公欠项一千五百圆。其是班亚苗裔之民耽逸乐、惮劳苦、好修饰，男女集会歌唱，饮食无节。惟土人稍知工作，众食西粟。火山高千八百丈，山岭极天，地势雄峻。惟阿利诺河[55]边地低坦、多泽潴，草水繁盛。土民性猛好斗，惟养牲畜，未向化。

《瀛环志略》曰：可仑比亚，一作可仑巴，一作金加西腊，南亚墨利加极北境也。西北至巴拿马，与危地马拉接壤，东界英吉利新地，东南界巴西，西南界秘鲁，北与西皆界海，纵横皆约五千里。西界安达斯大山[56]，有火峰。以阿利诺、马加他[57]二河为大。所称西班牙三部之新加拉那大，即金加西蜡之转音也。

南墨利加洲内孛鲁国一作伯路，破利威国附。原无，今补。

《外国史略》曰：伯路国，一作孛露，又作北卢，广袤万八千五百八十方里，北连可伦比国，南接破利威国[58]，东及破利威、巴悉等国，西及大东洋海。南极出地自三度至二十二度，偏西自六十五度及八十一度二十分。国分三部、二十六郡。西方多山，高入云霄。此地高于海面百二十丈，地坦林密。山出金银，自是班亚开矿后至嘉庆十四年，计共出金银十二万三千二百四十四万圆，又出水银、铜、胡椒、绵花、西米、药材、白糖，但不产食物，必由他国运入。缘是班亚人初到此国，见土人所用器俱金银宝饰，因

集土民勤掘，昼夜不息，运归本国，皆有货无价。是班牙人又自无制造之材，必由外国买运而至，故财易得易失也。近英人亦于此运金银返国。此地港口曰（黑）〔里〕马城[59]，港口有加老[60]，国与花旗无异。

《职方外纪》曰：亚墨利加洲之西曰孛露，起赤道以北三度至赤道以南四十一度，大小数十国，广袤万余里，中间平壤沃野，亦万余里。地肥硗不一，肥者不烦耕治，布种自能生长，凡五谷、百果、草木皆上品，故本地人目为大地之苑圃也。其鸟兽之多，羽毛之丽，声音之美，亦天下第一。地出金矿，取时金土互溷，别之金多于土，故金银最多。国王宫殿皆以黄金为板饰之。独不产铁，兵器皆用烧木锸石。今贸易相通，渐知用铁，然至贵。余器物皆金银铜三种为之。

有数国从来无雨，地中自有湿性，或资水泽。有树，生脂膏极香烈，名拔尔撒（弥）〔摩〕，傅诸伤损，一昼一夜肌肉复合如故；傅痘不瘢；以涂尸，千万年不朽坏。有一种异羊，可当骡马，性甚倔强，有时倒卧，虽鞭策至死不起，以好言慰之，即起而走，（为）〔惟〕所使矣，食物最少，可绝食三四日，肝生一物如卵，可疗诸病，海国甚贵之。天鹅、鹦鹉尤多，有一鸟名厄马，最大，生旷野中，长颈高足，翼翎极美丽，通身无毛，不能飞，足若牛蹄，善奔走，马不能及。卵可作杯器，今番舶所市龙卵，即此物也。产棉花甚多，亦织为布，而不甚用之，专易大西洋布帛及利诺布，或剪马毛织为服。

其地江河极大，有泉如脂膏，常出不竭，人取燃灯，或涂舟砌墙，当油漆用。又有泉水出于石罅，才离数十步，即变为石。有土能燃火，可当炭用，平地山岗皆有之。地震极多，一郡一邑常有沉垫无遗者。或平地突起山阜，或移山至于别地，皆地震之所

为也。故不敢为大宫室，上盖必以薄板，以备震压。

其俗大抵无文字书籍，结绳为识，或以五色状物形以当字，即史书亦然。筭数用小石子，亦精敏。其文饰以珍宝嵌面，或以金银为环，穿唇及鼻，臂腿或系金铃，复饰重宝，夜中光照一室。

其道路自国都以达万余里，凿山平谷，更布石为坦途，以便驿使。传命则数里一更，三日夜可达二千里。人性良善，不长傲，不饰诈，风颇淳古。因其地金银最多，任意可取，故无窃盗贪吝，亦不自知其富。或反务细微无益之业以度日。但陋俗最多。近日天主教中士人往彼劝化，教之经典书文，与谈道德理义，始改往时杀人祭魔、驱人殉葬之俗，为善反力于诸国，有捐躯不辞者。

其间亦有最恶劣之地，土产极薄，人拾虫蚁为粮。以网四角挂树而卧，盖因地气最湿，又有最毒之蛇，人犯之必死，故不敢下卧，恐寐时触之也。

其土音各种不同，有一正音可通万里之外。凡天下方言，过千里必须传译。其正音能达万里之外，惟有中国与孛露而已。近有一大国，名亚老歌，人强毅果敢，善用弓矢及铁杵，不立文字，一切政教号令皆口传说。辩论极精，闻者最易感动。凡出兵时，大将戒（论）〔谕〕兵士不过数言，无不感激流涕，愿效死者。他谈论皆如此。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伯路国东至巴悉国，西及大洋，南连治里[61]、拉巴拉答等地，北交可仑巴。南极出自四度至二十五度，偏西自六十度至六十八度，其上下两地共计袤延方圆二百七十九万里。山岭最高者二百四十三丈，地场高于海面百二十丈，是以山下暴热，而高处冰凝。其海边旷沙不毛，内地则五谷丰产。但居民不务农，专开金银山矿。自是班牙国人至后所开出者，广大无限。其著名之银山称曰陂多西[62]，高一百六十丈，周绕五千八

百里，山坡自顶以下皆各色矿，自开通以（下）〔后〕所出之银共计七万二千万两。别有他山出金，其江河沙内亦有金，故此居人各用心以出地下之库，并不理其地面之五谷、蔬菜也。

明万历年以后，是班牙国之军到亚默利加之时，风闻伯路地乃宝海金山，是以用心竭力，不顾阻碍，冒危忍饿而至其地，强服其土王，居民不能抵御，只得遵是班牙之命。又奉天主教。自后是班牙国派官防范，专其金银之利。道光年间，此居民亦驱其外敌而自立土主。昔分两国，谓之上下，此时再连合一国。是班牙国之后裔好接远客，宽和礼貌，但惮劳好逸，以赌博为务。其通商不多，所出者药材与金银而已。其女眼波明媚，使人易迷。造酒善酿，痛饮必醉。居民二百七十九万丁。国都里马城。其马头曰加老港。又屈可城[63]在内地，昔土君之都也。拉八邑[64]在高山中。

《地理备考》曰：北卢国即孛路也，北极出地三度起至二十三度止，经线西六十九度起至八十四度止，东至巴拉西利、波里维亚二国，西枕大海，南接高北卢国[65]暨大海，北界哥伦比亚、巴拉西利二国，长约五千三百里，宽约二千五百六十里，地面积方七十八万三千里，烟户一兆七亿余口。本国地势，西方崇山峻岭，东方丛林广原。湖河无几，地震甚多。河之长者，曰马拉良[66]，曰阿不里麻[67]，曰吾加牙勒[68]，曰瓜拉加[69]。湖之在者，曰的〔的加〕加[70]。田少肬腴，野多沙漠。土人虽勤，稼穑维艰。土产五金、水银、谷、麦、胡椒、棉花、药材、树胶、颜料、香料等物。地气互异，海滨温燥，山中调和，平原湿热，岭上寒冽。不设君位，庶民自立官长理政。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公教也。技艺庸拙，贸易萧条。明世宗嘉靖三年，有吕宋国人访据其地，虐待其民。嘉庆十三年，佛兰西国率兵侵扰吕宋国时，各国接踵谋

自立。惟时吕宋兵众，事竟不果。越十三载，国人协同济利国军侵利马城，败吕宋之兵，驱逐官员，自立为国，不归统属。未几民乱复兴，贼寇猖獗，以至国分为二，有高下之称。其后疆界虽析，挟嫌如故。通国分七部：曰利马，乃本国都也，建于利马各河[71]滨；余部曰阿勒（塞）〔基〕巴[72]，曰不诺[73]，曰古斯各[74]，曰阿牙古说[75]，曰（人）〔人〕宁[76]，曰利卑〔尔〕达[77]。其通商冲繁之地二处。

《地理备考》曰：高北卢亦孛露之分国，一名破利威国，又作波里维亚国，在美里加州南区之西，南极出地十一度起至二十四度止，经线自西六十度起至七十三度止，东至巴拉西利、巴拉大河合众[78]二国，西连北卢国暨大海，南接巴拉乖国[79]、济利国、巴拉大河〔合众〕国三境，北界巴拉西利、北卢二国，长约四千里，宽约一千五百里，地面积方三十九万六千里，烟户一兆三亿余口。本国地势，有山谷，有平原。其安达斯山由北而南，东西分岐，在东者峭壁参天，冰霜凝积；在西者峰峦叠起，火焰不熄。河之长者曰瓜卑[80]，曰北尼[81]，曰比哥麻约[82]，曰马尔么勒[83]。湖之大者曰的〔的加〕加，界于北卢之间。田土互异，东方膏腴丰产，西方硗瘠沙漠。至若土产，与北卢国相等。地气高下悬殊，然东、南、西大抵温和，不害居栖，惟北方炎热为患。不设君位，立官理政。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公教也。技艺庸，贸易少。本国与下北卢同为一国，迨下北卢违背吕宋时，本国亦接踵不受管辖。道光五年乃去北卢，自为一国。分设六部：曰朱基萨加[84]，乃本国都也，建于平原之中；余五部曰巴斯[85]，曰疴鲁罗[86]，曰波多西，曰哥沙邦巴[87]，曰〔三〕达古（斯卢）〔卢斯〕[88]。都城曰乍尔加斯，会城曰巴斯达牙古叔[89]。而波多西银矿最旺，初开至今，得银七万二千万奇。

《外国史略》曰：破利威国，一作波里维，即伯路之分国也，亦名高伯路，在伯路之南。地广袤二万七千方里，居民二百四十万口。地分十部、六十三郡，西及大东洋海，北及伯路，东及巴悉国并巴拉危崖，中有高峰，二千五百四十丈，为是州最高之山。草木蕃盛，人迹难到。其都曰加（申）〔甲〕城，居民一万二千，地甚高，又丰盛。其产银之山，昔时出银无数，名扬四海；今矿虽空，然每年所入公帑尚过于所出约二千万圆。海港市颇兴旺。又有益赖口〔90〕、巡贵基口〔91〕、拉米口〔92〕及亚（默）利加之口〔93〕，每年约进船各百只。又破利威，一名玻利非亚。

案：破利威在秘鲁之南，安达斯大山自西北来，环国之西面如带。其西浮沙浸海，斥碛不毛。山以东横岭错出，拓为平原，膏腴之土，蔬谷皆宜。因地产金银，举国以攻矿为业，农事全荒，恒苦饥馑。居民皆西人苗裔，善待宾客，温蔼可亲。然好赌恶劳，贸易悉倩他国，故为西人所制。又善酿酒，终日沉醉。虽兼产铜、铅、水银、胡椒、甘蔗、绵花、药材、颜料、香料，而利权归他人，土人方卧醉乡，呼庚癸焉，岂不惜哉？

【注】

〔1〕玻利非亚，即玻利维亚（Bolivia）。

〔2〕巴拉大河，即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

〔3〕智加，又作巴他峨拿，八的哥尼阿，巴罗弥那，世传为长人国，即指智利南部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

〔4〕拉巴拉他，即阿根廷之拉普拉塔（La Plata）。

〔5〕南海，指南大西洋。

〔6〕铁耳聂离依休勾，即火地岛（Tierra de Fuego）。

〔7〕麦哲论，指麦哲伦海峡（Stait of Magellan）。

〔8〕大浪山，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9〕金加西蜡国，包括今哥伦比亚（Colombia）西北部、委内瑞拉（Veneruele）北部和巴拿马（Panama）。

〔10〕委内瑞辣，又作威尼稣拉，即委内瑞拉（Venezuela）。

〔11〕银城，即潘普洛纳（Pamplona）。

〔12〕宇革单，即尤卡坦（Yucatan）。

〔13〕巴拉西利国，即巴西（Brazil）。

〔14〕新加拉那大（Nova Granada），又作新额那他，即新格林纳达（New Grenada）。

〔15〕安的列斯海（Antilles），又作安特海隅，即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南部。

〔16〕安的育基〔亚〕，即安蒂奥基亚（Antioquia）。

〔17〕内巴，即内瓦（Neiva）。

〔18〕马黎济大，即马里基塔（Mariquita）。

〔19〕波巴焉，即波帕扬（Popayan）。

〔20〕巴斯多，即帕斯托（Pasto）。

〔21〕布挨那温都拉，即布埃纳文图拉（Buenaventure）。

〔22〕说各，即乔科（Chocó）。

〔23〕委拉瓜，即贝拉瓜斯（Veraguas）。

〔24〕加尔达日那，又作加他义那，即卡塔赫纳（Cartagena）。

〔25〕蒙波士，即蒙波斯（Monpox，Monpos）。

〔26〕三达麻尔大，即圣马尔塔（Santa Marta）。

〔27〕里约合沙，即里奥阿查（Riohacha）。

〔28〕冬日，即通哈（Tuha）。

〔29〕邦不罗那，即潘普洛纳（Pamplona）。

〔30〕索各罗，即索科罗（Socorro）。

〔31〕加萨那勒，即卡萨纳雷（Casanare）。

〔32〕井波拉索，即钦博拉索（Chimborazo）。

〔33〕英亚不拉，即因巴布拉（Imbabura）。

〔34〕瓜亚斯，即瓜亚斯（Guayas）。

〔35〕马那比，即马纳比（Manabi）。

〔36〕官加，即昆卡（Cuenca）。

〔37〕罗沙，即洛哈（Loja）。

〔38〕稜音，即今秘鲁的哈恩（Jaén）。

〔39〕古牙内，又作瓜牙那，即圭亚那（Guyana）。

〔40〕加拉架，又作加拉甲，即加拉加斯（Caracas）。

〔41〕加拉波波，即卡拉沃沃（Carabobo）。

〔42〕马拉该波，即马拉开波（Maracaibo）。

〔43〕哥罗，即科罗（Coro）。

〔44〕都卢斯罗，即特鲁希略（Trujillo）。

〔45〕美黎达，即梅里达（Merida）。

〔46〕（马）〔瓦〕黎那（Varinas），即巴里纳斯（Barinas）。

〔47〕亚不勒，即阿普雷（Apure）。

〔48〕古麻那，即库马纳（Cumana）。

〔49〕巴尔塞罗〔那〕，即巴塞罗那（Barcelona）。

〔50〕马尔加黎大，即马加里塔岛（Margarita I.）。

〔51〕伯路，即秘鲁（Peru）。

〔52〕安特海港，即今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Barranquilla）。

〔53〕巴峨他城，即波哥大（Bogota）。

〔54〕危亚贵，即瓜亚基尔（Guayaquil）。

〔55〕阿利诺河，即奥里诺科河（Rio Orinoco）。

〔56〕安达斯大山，即安第斯山脉（Andes Mts.）。

〔57〕马加他河，即马格达莱纳河（Rio Magdalena）。

〔58〕破利威国，即玻利维亚（Bolivia）。

〔59〕（黑）〔里〕马城，即利马（Lima）。

〔60〕加老，即卡亚俄（Callao）。

〔61〕治里，又作济利国，即智利（Chile）。

〔62〕陂多西，即玻利维亚的波托西（Potosi）。

〔63〕屈可城，即库斯科（Cuzco）。

〔64〕拉八邑，即今玻利维亚首府拉巴斯（La Paz）。

〔65〕高北卢国（Upper Peru），指玻利维亚（Bolivia）。

〔66〕马拉良，指马腊尼翁河（Rio Marañón）。

〔67〕阿不里麻，指阿普里马克河（Rio Apurìmac）。

〔68〕吾加牙勒，指乌卡亚利河（Rio Ucayali）。

〔69〕瓜拉加，指瓦利亚加河（Rio Haullaga）。

〔70〕的〔的加〕加，指的的喀喀湖（*Lago Titicaca*）。

〔71〕利马各河，即利马克河（Rio Limac）。

〔72〕阿勒（塞）〔基〕巴，即阿雷基帕（Arequipa）。

〔73〕不诺，即普诺（Puno）。

〔74〕古斯各，即库斯科（Cuzco）。

〔75〕阿牙古说，即阿牙库乔（Ayacucho）。

〔76〕（人）〔人〕宁，即胡宁（Junin）。

〔77〕利卑〔尔〕达，即拉利伯塔德（La Libertad）。

〔78〕巴拉大河合众国，即拉普拉塔合众国（Rio de La PLata The United Provinces），指今阿根廷（Argentine）。

〔79〕巴拉乖国，又作巴拉危崖，即巴拉圭（Paraguay）。

〔80〕瓜卑，指瓜波雷河（Rio Guaporé）。

〔81〕北尼，指贝尼河（Rio Beni）。

〔82〕比哥麻约，指皮科马约河（Rio Pilcomayo）。

〔83〕马尔么勒，指马莫雷河（Rio Mamoré）。

〔84〕朱基萨加，又作加甲城，乍尔加斯，即丘基萨卡（Chuquisaca）。

〔85〕巴斯，即拉巴斯（La Paz）。

〔86〕痾鲁罗，即奥鲁罗（Oruro）。

〔87〕哥沙邦巴，即科恰班巴（Cochabamba）。

〔88〕〔三〕达古（斯卢）〔卢斯〕，即圣克鲁斯（Santa Cruz）

〔89〕巴斯达牙古叔（La Paz de Ayacucho），即阿亚库乔和平城，后简化为 La Paz（拉巴斯）。

〔90〕益赖口，即秘鲁的艾莱（Islay）。

〔91〕滙贵基口，疑指智利的伊基克（Iquique）。

〔92〕拉米口，疑指 Cobija（科比哈），即 Puerto de Lamar（拉马尔）港口。

〔93〕亚（默）利加之口，疑指智利的阿里卡（Arica）。

海国图志卷六十八

邵阳魏源重辑

外 大 西 洋

南墨利加洲内巴拉大河国巴拉圭及乌拉乖附。

《地理备考》曰：巴拉大河国，又曰阿尔仁的纳[1]，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中，南极出地二十度起至四十一度止，经线自西五十五度起至七十二度止，在巴拉乖、乌拉乖西，南北七千六百里，东西三千八百里，地面积方一百四十万里，烟户二兆余口。内地东方平原旷广，西北重冈叠岭。河之长者九，湖之大者五。土饶产富。地气各殊，温和居多，夏雨连绵，雷电交作，山顶冰雪凝积。不设君位，庶民自立官长理事。奉罗马天主教。技艺颇精，贸易日盛。明武宗正德四年为吕宋国人攻取，驻兵镇守。嘉庆十三年，国人不受辖制，效尤花旗[2]，谋自立国，兴师攻战。越二载，逐去吕宋守官，自立国人摄政，不设君位。通国分为十四部：曰布宜诺塞利[3]，乃本国都也，建于巴拉大河滨，因以名国；余部曰音德勒里约〔斯〕[4]，曰哥连德[5]，曰三达非[6]，曰哥尔多瓦[7]，曰（尼）〔三的牙哥尼〕斯德罗[8]，曰都古曼[9]，曰萨尔达[10]，曰如锐[11]，曰加达马〔尔架〕[12]，曰里约稜[13]，曰桑若汉[14]，曰桑卢意斯[15]，曰门多萨[16]。其通路闭塞，与他国罕交往。是以

天主教之僧于乾隆年间自招土类，教之成人。此后是班牙国之藩属驱其古主。其国亦出茶叶，与武夷不同，饮之者醉后不醒。拉国之南，还有广地，曰巴他峨那[17]，一片荒芜，人户不多，野人形貌魁梧。其天气甚寒，居民以猎兽为生。其最南之地隔海岛，其内间之海峡，昔系驶伯路[18]船之大路，此时望其岛之南而航，时时暴风冰霜交作，属最危险。

《地理全图集》曰：拉巴拉他国由治理国东延至大西洋海，辽阔平坦，袤延三百万余方里，平坦浩渺，草树杂木。其大江与国同名，流长九千里，进海之口，阔九十里，北里可马河[19]与伯默若河[20]汇之〔皆〕。游牧平地。是班牙人初至时，野牛不盈十只，但带牡牝而牧放之，近日加增繁盛。其居民七十万，不重农务，惟捕野牲，食牛肉，售牛皮，歌舞、赌博、骑马而已。通商甚大，进口货价三千九百万员，所出者三千万员。虽自立主，但尊贵弄权虐民，律例未定。此时各部取兼摄亚默利加国之号，但国权久废，各自专擅。其国都曰捕诺爱（勤）〔勒〕，居民七万丁，在大江之滨。山威多[21]乃其马头，通商殷盛。内地尚有国，曰巴拉吴爱，即巴拉乖一作巴拉圭之异名也。

《外国史略》曰：银国，一名拉巴他国，东南连巴他峨尼，北及破利威，东连巴拉涯[22]、乌路危[23]等国，西连治利，广袤方圆四万一千里，居民六十万。其地广大平坦，在拉巴他河边。濒河地甚丰盛，其余大半荒芜，荆棘千里。百姓不耕，惟猎野牛，食其肉，卖其皮。河流甚长，其广如湖，入海处甚阔。国中有草，叶味如茶，可饮。居民游牧，骑马奔驶，速如飞鸟。岁入公帑银七百万圆，出八百万圆，公欠项五千万圆。国都曰普（为）〔爱〕勒城，在拉巴他河口，因以名国，居民八万。所运者系牛马獭皮，每年三四百。外国船进口者各三四百只，运进英国布匹、丝缎各项

价四百二十五万圆。

此国昔与银国相合者曰巴拉危涯，广袤四千一百七十五方里，居民十二万。南连之国曰乌路危，广袤四千九百十五方里，居民十二万九千。其都曰文地威多城，大港口也，居民一万。与外国通商，岁约一千三百万圆，船二百余只，每年出入不绝。巴拉之都曰亚孙西云[24]，居民一万二千，通商未广。此外本州之北，谓之南墨利加州内各国兼摄地，埔头而已。安达斯大山在国之西，与智利界。

《地理备考》曰：巴拉乖国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中，乃巴拉大河分国也。南极出地二十度起至二十八度止，经线自西五十六度起至六十一度止。东至巴拉西利国，西南连巴拉大河国，北界髙北卢、巴拉西利二国，长约二千里，宽约八百里，地面积方三十四万三千里。烟户二亿五万余口。本国平原广阔，山林稀疏。河之长者曰巴拉乖，在西方；曰巴拉那，在东南；曰波卢多，曰波德黎，曰多巴的，曰义巴内，曰比勒，皆在北方；曰加那卑，曰的比瓜黎[25]，皆在南方。每遇阴雨，各河涨溢，积久难消，遂成大湖。水退泥淤，其地膏腴。产谷果、草木、大黄、血竭、桂皮、甘蔗、蓝靛、绵花、烟叶、茶、蜜、牙兰米等物。禽兽充斥，鳞介尤繁。地气互异，湿热燥寒，各有不同。酋长统摄。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公教也。工商皆少。原本国于明世宗嘉靖五年，有意大里国人据其地。越九载，为吕宋所取，拨与耶苏会僧人管摄。后僧奏毋庸派设官守，并禁吕宋国人前往其地，以免日久篡夺，致废教规。吕宋国君均依所请。是以二百年来，政事皆归僧摄理。乾隆三十二年，吕宋国王将耶苏会僧尽逐出境，本国遂附于（加）〔巴〕拉大河国为一部，派官镇守。迨吕宋所属各国不服统辖，驱逐守官；本国各地亦自分二十县。首邑名阿松桑，乃本国都也，建

于巴拉乖河岸，因以得名。其通商冲繁之地五处。

《地理备考》曰：乌拉乖国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东南，南极出地三十度起至三十五度止，经线自西五十五度起至六十一度止，东至巴拉西利国〔暨亚德兰的海〕，西界乌拉乖河，南枕亚德兰的海暨巴拉大河，北接巴拉西利国，南北千二百五十里，东西千三百里，地面积方八万三千里。烟户七万余口。南皆山阜，北则平原。有河曰巴拉大，曰乌拉乖，曰内哥罗[26]，〔曰〕塞波拉地[27]等，贯彻沃润，故肥饶丰产。地气温和，不害居栖。不设君位，公立官长以司政事。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公教也。工商皆少。原本国始为巴拉大河国之地，继为巴拉西利国所取。迨道光六年，国人叛而自立，不归统属。各地分为九府：曰蒙德维罢，曰马尔多那〔多〕[28]，曰加内罗〔内〕斯[29]，曰桑若塞[30]，曰哥罗尼〔亚〕[31]，曰索黎〔亚〕奴[32]，曰白三都[33]，曰都拉各奴[34]，曰塞卢拉尔科[35]。国都建于巴拉大河岸右。

《瀛环志略》曰：拉巴拉他，一作孛腊达，又作巴拉大河，（又作）由乃的朴拉文士士。在智利东，隔以安达斯山，北界玻利非亚，东界乌拉乖、巴拉圭，西南界巴他峨拿，东南距海，长约四千五百里，广约三千里。巴拉圭或作巴拉乖，又作巴拉吾爱。间于巴西、拉巴拉他中，长约一千八百里，广约八百里。乌拉乖在巴拉圭南，长一千二百五十里，广一千三百里。

南墨利加洲内伯西尔国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曰：南墨利加之东境，有大国名伯西尔，起赤道以南三度，至三十五度而止。天气融和，人寿绵长，亦无病疾。他方有病不能疗者，至此即瘳。地甚肥（硗）〔饶〕，多奇异鸟兽。江

河为天下最大。有大山介孛露者，高甚，飞鸟莫能过。产白糖最多，嘉木种种不一，而苏木甚多，亦称为苏木国。有一兽名懒面，甚猛，爪如人指，有鬃如马，腹垂着地，不能行，尽一月不逾百步。喜食树叶，缘树取之，亦须两日，下树亦然，决无法可使之速。又有兽，前半类狸，后半类狐，人足枭耳，腹下有房，可张可合，恒纳其子于中，欲乳方出之。其地之虎，饿时百夫莫可当；值其饱后，一人制之有余，即犬亦可毙之也。饕餮之害如此！

国人善射，前矢中的，后矢即破前筈，连发数矢，常相接如贯，无一失者。俗多裸体，独妇人以发蔽前后，凿颐及下唇作孔，以猫睛夜光诸宝石嵌人为美。妇人生子即起，作务如常。其夫则坐蓐数十日，服摄调养。亲戚俱来问候，馈遗弓矢食物。有难以情理通者，然习俗相沿，亦莫觉其非也。

地不产米麦，不酿酒，用草根晒乾磨面作饼以当饭。凡物皆公用，不自私。土人能居水中一二时，复能张目明视。亦有能游水最捷者，恒追执一大鱼名都白狼而骑之，以铁钩钩人鱼目，曳之东西走，转捕他鱼。素无君长、书籍，亦无衣冠；散居聚落，喜啖人肉。西土常言，其地缺三字，王、法、文是也。今已稍稍归化，颇成人理。

其南有银河，水味甘美，尝涌溢平地，水退，布地皆银沙银粒矣。河身最大，海口阔数百里，水入海中五百里以内尚为银泉，不入卤味。其北又有一大河名阿勒恋[36]，亦名马良温，河身曲折，三万里未得其源。两河俱为天下第一。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巴悉国，一作伯西尔国，东至大西洋海，西连〔伯〕路、巴拉等国，南亦交巴拉，北连（墨西可）〔可伦比〕[37]与佛兰〔西〕、荷兰等藩属。北极出一度至南三十二度，偏西自四十五至六十五度，袤延方圆九百七十二里。其地之山不

高而大半平坦。其江河又多又长，普天下至长者曰亚马孙河，其口似海。凡悉河[38]由南流北，乌路愚爱河[39]自北至南，两者皆长江也。此国之林木深密，财产山积，惜人迹难到，百物自萌自槁。其国出红木、珈琲、棉花、白糖、药材、牛皮、烟蔫，又出金沙、金钢钻石、各项宝玉。其居民无经营之心，由外国买来物件布匹。每年运出货共价银千五百九十三万两，出二千三百四十九万两。葡萄牙国船初到此国，一望荒地，渐加开垦。荷兰国兵夺取之，占据五十年，复为葡萄牙驱逐。培植田稼，买黑面人口而用之。于道光年间，居民上下四百万丁，其中八十万白面之人，四十二万杂类，十五万自主之黑民以及百七十二万黑奴。是时居民自恃有权能自专制，遂绝本国而自立旧王之世子为君，又取国之尊贵者合力协心治理。其居民性惮劳，惟雇黑奴行作，自寻娱乐，而温待其奴，并非暴主也。其国都及其马头曰牙匿罗[40]，其海口广大，光景最美，令初至者销魂。其居民百五十万丁，商船云集。又巴希亚[41]马头，居民悦赌博，因陷溺日深，匪类夜间杀人。陌南捕可大城[42]居民七万丁，其地方一片平坦，居民惟骑马猎牛而已。贵城[43]在内地，金沙刚玉所出。居民惟用心出百宝而不务农。内地之土人不多，野性强梗。

在此地之北，尚有佛兰西新地，林树稠密，外人不服水土，染瘴多死。其都城曰加延[44]，出番树与丁番等货。但因疫气，故人户疏罕，而国家罪犯徒流于此。荷兰亦开新地名曰苏利南[45]，在水泽之中。出白糖、珈琲等货。但其林内尚有遁去之黑人，屡次与土人勾串滋事。其都曰巴拉马利破美城[46]。英国北夺荷兰地而居之。沆茫泥地，亦出白糖、珈琲等货。将其地分三部：曰特默拉[47]，曰益其坡[48]，曰北彼治[49]。其黑人大半在此耕田，产物多而费耗繁，是以其农无利。

《外国史略》曰：巴悉国，一作伯西尔国，北连危亚拉、可伦比等国，南连乌拉圭，东及大西洋海，西连银国[50]、破利威、伯路等国，广袤十四万四千五百五十方里。北极出地自四度十七分及南极三十八度。地多山，甚荒芜，多河泽，饶材木、五金、宝玉等货。古无人到，有葡萄国商船漂至其地，一见山岭广大，即占之。居民蛮猛不服而无技艺，究为葡萄人火器所降服。后荷兰来争，暂据其地，旋不能守，葡萄亚再据之，创立巴悉国。居民共计六十万口。管是地者，皆葡萄亚苗裔。其黑面人则由亚非利加买运来，每年四五万口。居民崇天主教。物产最盛者为白糖、加非，又出米、绵、烟、红木、金刚石。地虽肥饶，百姓惟牧羊牛，种甘蔗，不种五谷，故屡遭饥馑。每年出金约值五万圆，金刚石值十万圆，运出货价三千八百五十万圆。通商之地系牙匿罗都城，其进口船每年七百只，英国人十之四，花旗国人十之二。其北方尚有数海口通商，民间殷户多外国人。此国君亦自称王，立公会以议国政。民不好学，故无学馆。每年所人公帑银千八百二十五万圆，公欠九千一百万圆。兵十三万，民壮二十万，大小战船一百二十只。其都曰牙尼罗城，居民二十一万。巴希亚城居民十八万五千，巴拉城[51]居民二万八千五百，圣保罗城居民四万五千，贵城居民三万九千，美城居民二万五千，白南布可城居民六万二千。

【注】

〔1〕阿尔仁的纳，即阿根廷（Argentina）。

〔2〕以上145字辑自《万国地理全图集》，非辑自《地理备考》。

〔3〕布宜诺塞利，又作捕诺爱勒，善爱勒城，即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4〕音德勒里约〔斯〕，即恩特雷里奥斯（Entre Rios）。

〔5〕哥连德，即科连特斯（Corrientes）。

〔6〕三达非，即圣菲（Santa Fe）。

〔7〕哥尔多瓦，即科尔多瓦（Cordoba）

〔8〕（尼）〔三的牙哥尼〕斯德罗，即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Santiago del Estero）。

〔9〕都古曼，即图库曼（Tucuman）。

〔10〕萨尔达，即萨尔塔（Salta）。

〔11〕如悦，即内乌肯（Neuquen）。

〔12〕加达马〔尔架〕，即卡塔马卡（Catamarca）。

〔13〕里约蓚，即拉里奥哈（La Rioja）。

〔14〕桑若汉，即圣胡安（San Juan）

〔15〕桑卢意斯，即圣路易斯（San Luis）。

〔16〕门多萨，即今门多萨省府驻地门多萨（Mendoza）。

〔17〕巴他峨那，又作巴他峨尼，即巴塔哥尼亚（Patagonia）。

〔18〕伯路，即秘鲁（Peru）。

〔19〕北里可马河，即皮科马约河（Rio Pilcomayo）。

〔20〕伯默若河，即贝尔梅霍河（Rio Bermejo）。

〔21〕山威多，又作文地威多城，蒙得维罢，即今乌拉圭首府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

〔22〕巴拉涯，又作巴拉危涯，即巴拉圭（Paraguay）。

〔23〕乌路危，即乌拉圭（Uruguay）。

〔24〕亚孙西云，又作阿松桑，即亚松森（Asunción）。

〔25〕的比瓜黎，指特比夸里河（Rio Tebicuary）。

〔26〕内哥罗，指内格罗河（Rio Negro）。

〔27〕塞波拉地，指塞博拉蒂河（Rio Cebollati）。

〔28〕马尔多那多，即马尔多纳多（Maldonado）。

〔29〕加内罗内斯，即卡内洛内斯（Canelones）。

〔30〕桑若塞，即圣何塞（San José）。

〔31〕哥罗尼亚，即科洛尼亚（Colonia）。

〔32〕索黎亚奴，即索里亚诺（Sorianc）。

〔33〕白三都，即派桑杜（Paysandú）。

〔34〕都拉各奴，即都拉斯诺（Durazno）。

〔35〕塞卢拉尔科，即塞罗拉尔戈（Cerro Largo）。

〔36〕阿勒恋，又作马良温，即亚马孙河（Rio Amazonas）。

〔37〕可伦比，即哥伦比亚（Colombia）。

〔38〕凡悉河，即圣弗兰西斯科河（Rio São Francisco）。

〔39〕乌路悬爱河，即乌拉圭河（Rio Uruguay）。

〔40〕牙匿罗，又作牙尼罗，即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

〔41〕巴希亚（Bahia），即萨尔瓦多（Salvador）。

〔42〕陌南補可大城（Pernambuco），又作伯南布哥、白南布可城，即累西腓（Recife）。

〔43〕贵城，即库亚巴（Cuiaba）。

〔44〕加延，即卡宴（Cayenne）。

〔45〕苏利南，即苏里南（Surinam）。

〔46〕巴拉马利破美城，即帕拉马里博（Paramaribo）。

〔47〕特默拉，即德梅拉拉（Demerara）。

〔48〕益其披，即埃塞奎博（Essequibo）。

〔49〕北彼治，即伯比斯（Berbice）。

〔50〕银国，指拉普拉塔（La Plata），亦即今阿根廷。

〔51〕巴拉城（Para），又作帕拉，即贝伦（Belém）。

海国图志卷六十九

欧罗巴人原撰
侯官林则徐译
邵阳魏源重辑

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

南墨利加洲内智利国原本。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南亚默利加地内之列国，俱各自主。除巴悉外，其余一切皆昔时是班牙藩属。

北地称曰可仑比亚，东及大西洋海，西至大洋海，北连巴那马，南交巴悉　伯路等国。北极出地自十二度至南极六度，偏西自五十八至八十度，袤延方圆七十二万方里。居民三百四十万名。遍地崎岖，峰高者二百一十四丈，其火峰令人震熠。两大河：一曰阿利诺[1]，一曰马加他[2]，皆入大西洋海。地出珈琲、白糖、烟、靛等物。山川内有金沙、珍珠、铜、银。但居民游惰好赌博，通商尚微。男女并穿素衣。防女甚严，略同回教。其土蛮则狼心凶毒。其国家听庶民自主。因百姓连(久)〔年〕与是班牙军攻击，十败十胜，毕竟驱敌出境。此时大众嚣凌逞强，不安生事。其国之公欠太重，不能还本，又不能缴息。因分其国以听各自为主，四邦各自立国。著名之城邑曰巴峨他[3]，其马头曰加拉甲[4]，内地贵多[5]广厂，袤延甚远，终年晴和如春，园林花发，真可谓乐园焉。原无。今补。

智利国在南墨利加洲极南滨海，或谓即《职方外纪》之智加国，然

彼称为长人，与此志不同必非一地。东界那孛腊达[6]，西界卑沙非盖海[7]，南界巴罗弥那[8]，北界摩里威那[9]，南北距千有四百里，东西距二百余里，幅员十七万二千方里。其地多山，有十余山常喷火焰，最高之奄底士岭[10]，终年冰雪不消，其卑峰亦千有四五百丈。地多震动之灾，惟土肥美，宜稼植。耶苏纪年千有五百三十五年，明嘉靖十四年。始有大吕宋之阿尔麻俄罗[11]跋涉艰险而至其地。千有五百三十八年，明嘉靖十七年。有比特罗底哇尔底威阿[12]始据为国，与土人争战十年，千有五百五十年明嘉靖二十九年。始夺得智利大半之地，遂于滨海设立诸部落。惟有阿劳果部落[13]不服，率兵往侵，屡岁不克，反致兵败被擒。自后吕宋虽常设计欲服阿劳果之人，终不能得。除阿劳果以外，智利之地俱归吕宋矣。千有五百六十七年，明隆庆元年。吕宋设头目仁尼腊尔管辖其地，虽不及庇鲁、墨西果之盛，而土沃矿旺，亦足富强一方。千有八百之十年，嘉靖十五年。智利闻欧罗巴各国扰攘，遂欲背吕宋而自专制，佛兰西遣人往说，不从，竟自立新总领以掌国事。次年四月，吕宋兵由庇鲁来攻，智利兵败走，越俺底士大山而至孛腊达之免多沙[14]地，求援于其酋山马定[15]，遂与智利合兵攻拒吕宋，屡战始得志，复立智利总领。虽不称王而自为一国，不复为吕宋所属。其国每万五千人立一底表第[16]以辖之，别设数贵人统辖。每年征收税饷银百有十万员，杂课二十万员。其在山底阿俄[17]支发银百有二万六千九百四十八员，干摄西俺[18]支发银三十六万员，洼尔底威阿[19]支发银十八万员，还欠项息银四十万员，共计每年支发银百有九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八员。除征收之项，尚少银六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八员。于千有八百二十二年道光二年。会计，已欠兰顿本银百万棒。国内兵丁与庇鲁边界额设防御查巡步兵七千五百、马兵三千，虽不甚习练，然勇壮善骑。遇有

事之时，岁入不敷兵饷。水师军专派律哥治拉尼[20]管领，六十门炮，大兵船一只；五十门炮，中兵船三只、小兵船数只，俱由英国购去旧船，且国帑不足，恐难修缮坚固。户大约百有五十万口。俗与大吕宋人不同，朴鲁谨厚，相交以礼，好游敢战。女虽不读书识字，颇多聪明，能佐其男，故其酋之精明自强，立国创业矣。前时国人多奉加特力教，近多改波罗特士顿教。在各国未乱以前，国中向无书籍，近日在山底阿俄部设书馆一所，藏书数千卷，椠板印刷。子弟肄业者四百人，骎骎文物。俗尚音乐，女子少习歌讴。贫人以竹与麻为墙，覆以树枝，仅蔽风日。富者所居，内尚修饰，外则涂垩。法律宽简，少奴仆，偶有一二，生子后即可自生。河道短狭，惟有毛里河[21]、弥荷河[22]较大，源流亦不长远。常患地震之灾。千有八百二十二年，道光二年。近海地方忽然高起数仞。千有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干摄西俺、芝尔兰[23]诸部落俱被震毁，海水亦低。忽有回浪高二十仞，将各岸被毁之物全行漂去，而海岸忽又高起数仞，船舶俱阁岸。土产金、铜、银、麦、酒、陶器。

《地理备考》曰：济利国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西，南极出地二十五度起至四十四度止，经线自西七十二度起至七十七度止。东至巴拉大河（花旗）〔合众〕国暨巴达科尼〔亚〕地，西枕大海，南接乖德加海湾[24]暨巴达科尼〔亚〕地，北界波里维亚国。长约四千五百里，宽约四百二十里，地面积方十五万五千里，烟户一兆四亿余口。近海之地，峰峦参天，火山大者十有六。内多平原，少丘陵。湖河相间。河之长者十一，湖之大者八。田土极肮，物产最丰。地气颇温，惟多震动。不设君位，立官司以理国政。百工庸拙，商贾寥落。本国未为吕宋并吞之前，与北庐同为一国。明世宗嘉靖中，有吕宋国人访知其地富庶，调兵侵之。因水土不驯，

衢路崎岖，且国人坚守，得地无几。迨乾隆三十八年，尽为吕宋国所取，〔惟阿老干[25]地方坚守不降。〕嘉庆十五年，因花旗国拒英吉利自立，国人相效，亦皆吕宋，逐守官，自立为国。惟设官立法意见不同，各不相睦，内乱复兴，耶苏一千八百十四载复为吕宋国所取。战经四载，乃克复其国。通国分为八部：曰三的亚（麻）〔俄〕，乃本国都也，建于多波加尔马河[26]岸；余七部曰阿（分）〔公〕加瓜[27]，曰（阿）〔哥〕固英波[28]，曰哥尔乍瓜[29]，曰卯勒[30]，曰公塞桑，曰瓦尔的维〔亚〕，曰济卢埃[31]。其通商冲繁之地凡四。

《外国史略》曰：治利国为南洲之狭地，广袤八千方里，居民七十七万九千口。东面皆高山隔银国、巴他俄尼，西及大东南洋海，北及破利威，南连巴他俄尼。南极出自二十五度及四十三度。全地分八部。山高千五百丈，岭常积雪，出金银，而多地震。且矿山无水草，不出五谷，惟兼出铜、硝石盐。每年所出之银七十六万圆，金十六万圆。民多勤劳。英国船于道光十一年运进货价一百九十五万两。此国亦到中华粤省通商。每年公帑收银百三十万圆，公费约百九十六万圆，公项欠银三百万两。军士三千。民壮虽勇，而无犯律。其都曰散地亚俄城，其地高于海面二百六十丈，其居屋各相离，如炮台之立墙。其国之大港口瓦巴来所[32]，系通商之大市，四方之船云集。昔系乡里，今居民有一万五千。大抵通商之效，故富庶最易云。

《地理全图集》曰：治理国，一作智利国，在伯路之南，乃沿大海之窄地，南极出二十四度至四十度，其阔六百里而已，袤延方圆五十一万方里，一带高岭。在其东界，愈至东方，亦愈磊磊若叠，中藏银矿，匠人自冰雪中穿孔开道，每年出银八十八万两，金五十一万两，红铜愈多所出。又出五谷与各项鲜果。其居民尚

农务，好接旅客。其女专务作乐弹琴，容仪丰雅。其国都曰撒地亚俄，在茅林之中。其马头曰瓦（拉巴）〔巴拉〕，乃南方之城，交战连年，为敌国所坏。当是班牙攻击之时，土人奋勇拒击，至今大半未归治里国统理。论治里人驱是班牙国军之际，水陆获胜，可谓赳赳武夫。此国家亦自立土主，但浮气轻躁，反覆无常。

案：智利国居落机大山之西，大东南洋之东，山海扼塞，雄踞一隅。其最北与银国隔山分界，曰（斯）〔贯〕音（破）〔破〕地，以南曰亚君加危，又南分三邑：中曰谷加危，东曰母尼罗撒，西曰瓦巴来所。又南曰毛利，又南曰怀孕地，又西南曰瓦地威，又少南曰亚拉乌亚那，其西南曰治罗岛[33]。土沃矿旺。其俗温和好客，女有姿容，善音乐。今西洋诸国行用番银，成色高者欧罗巴、印度所铸，其常行者分四种，曰墨西哥，曰秘鲁，曰玻利非亚，曰智利。成色高下不同，粤东人能辨之，闽人不能辨也。惟称为吕宋番，又称鹰仔番云。

南墨利加洲内各国兼摄地

《地理备考》曰：南州之地，属英吉利兼摄者曰：

古牙那，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北，纬度自北三度四十分起至七度四十分止，经度自西五十九度起至六十二度止，东至荷兰国兼摄之古牙那地，西南连哥伦比亚国，北界亚德兰的海。长约一千里，宽约三百八十里，地面积方三万五千里。烟户一亿四万七千余口。平原广阔，丛林稠密。地分三州：曰义斯给波[34]，曰德美拉利[35]，曰（比）〔北〕尔比塞[36]。首邑名若尔日城[37]，泊所稳便，市船云集。

马禄义那斯岛[38]，又名发哥兰，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南，纬

度自南五十一度起至五十三度止，经度自西五十九度起至六十五度止。内有九十余岛，大者曰发哥兰[39]，曰索勒达[40]。地气温和，人安物阜，泊所稳便。

马加良英斯[41]，又名火地，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南，纬度自南五十二度三十分起至五十五度五十九分止，经度自西六十七度十四分起至七十七度十分止。中多岛屿，大者无几。地气严寒，不便居栖。田土硗瘠，物产维艰。首邑建于义斯达多岛[42]中。

《地理备考》曰：本州之地隶（弗）〔佛〕兰西国兼摄者曰古牙那[43]，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北，纬度自北二度十六分起至五度五十五分止，经度自西五十三度五十分起至五十八度三十五分止。东南连巴拉西利国，西接贺兰国兼摄之古牙那地[44]，北界亚德兰的海，长约千六百里，宽约千一百里，地面积方七万六千二百里。地多荒芜，人烟寥落。首邑名加夜那[45]，泊所稳便而贸易冷淡。此外尚有兼摄数岛在本州之中，一名马尔的尼加[46]，一名瓜达卢卑[47]，一名三德斯[48]，一名马里亚加兰大[49]，一名北约德尔，一名德西剌德[50]，一名桑马尔丁[51]。其桑马尔丁岛，二归佛兰西兼摄，一归贺兰所属，三岛总名曰佛兰西安的列斯。其岛地大小不等，泊所稳便。近年贸易日盛，往来如市。

《地理备考》曰：本州之地隶贺兰国兼摄者曰古牙那，又名苏里囊，在〔亚〕美（地）〔里〕加州南区之北，纬度自北三度起至六度止，经度自西五十四度起至六十度止。东南连佛兰西古牙那地，西接英吉利国之古牙那地，北界亚德兰的海，长约七百五十里，宽约六百五十里，地西积方五万里。烟户九万余口。中有一河，名曰苏里囊[52]，由南面北，贯彻其地。其余大河曰马罗尼[53]，曰萨拉美加[54]，曰古巴那麻[55]，曰迷给利[56]，曰哥零丁[57]。田土朊腴，地气不驯。首邑建千苏里囊河左岸，泊所宽阔，帆樯如

织。此外尚有所摄七岛皆在本州之中，总名曰贺兰安的列斯[58]。其岛大小不等，土肥产丰，诸货骈集。

《地理备考》曰：南州地属布路亚兼摄者曰[59]巴拉西利国，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东，本巴悉国之分地也[60]。北极出地四度二十分起至南三十三度五十五分止，经线自西三十七度起至七十五度止。东枕亚德兰的海，西连巴拉乖、高北卢〔北卢、厄瓜多尔〕、可伦比暨巴拉大河〔合众〕等国，南接巴拉乖、乌拉乖二国暨亚德兰的海，北界（可伦比）〔委内瑞辣〕国暨古牙那地。长约九千五百里，宽约九千里，地面积方二百五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里。烟户五兆余口。冈陵平原相间，湖河甚多，贯彻沃润。河之大者十，湖之大者四。地气温和，田土极腴，稼穑最丰，草木、药材、香料、禽兽、鳞介、金石，靡弗毕备。粤稽欧罗巴、亚细亚、亚非里加三州之出产，本国无不有之。而本国所产树木、禽兽、虫豸，他国多罕见。君位历代相传。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公教也。此外各教任人尊奉，概不禁止。技艺颇精，贸易日盛。明孝宗宏治十三年，布路亚国人来据此地，迨大吕宋兵侵扰布路亚国时，本国亦为贺兰人所取。明怀宗崇祯十三年，布路亚国驱逐吕宋，后遂与本国逐去贺兰，复归布路亚国兼摄。道光五年，布路亚国君封其世子伯德禄[61]于巴拉西利，自为一国，不相统属。越六载，伯德禄返国，传位于其子。国分十八部：曰里约热内卢[62]，乃本国都也，建于海滨，百货骈集，五方辐辏；曰圣宝卢[63]，曰三达加达里纳[64]，曰圣伯德禄[65]，曰马德葛罗索[66]，曰科阿斯[67]，曰迷那日来斯[68]，曰斯不黎多三多[69]，曰巴义亚[70]，曰塞耳日贝[71]，曰阿拉科瓦斯[72]，曰伯尔能布各[73]，曰巴来罢[74]，曰北里约哥兰的[75]，曰西阿拉[76]，曰标意[77]，曰马拉良[78]，曰加（良）〔郎〕巴（那）〔拉〕[79]。其通商冲繁之地五处。

《外国史略》曰：南默利加州各国兼摄地四区：

一、英国所属之危亚那国[80]，在亚利诺可河[81]滨，大半薮泽，多烟瘴，土甚肥，出白糖、加非各物。英人所据地曰益贵破，曰（他）〔地〕马（曰）拉利。居民产业之价，每年收银二千六百二十五万圆，运入之货七百万圆，出者二千一百万圆，公帑收四十二万圆，费用四十九万圆。兵士七百，民壮五千。

一、荷兰所据之地曰苏利南，其都曰巴拉马利城[82]，广袤二百二十六方里。居民六万四千，大半黑奴。多广林。时与荷兰交战。通商甚旺，运出之物每年约二百五十万两。

一、佛兰西所据者曰加音尼，广袤五百二十里，居民二万四千九百口。地多密林，尚未开垦，为谪徙罪人之地，多染瘴而死，故多逃亡。

一、葡萄亚所据之地，属巴悉国。

墨利加洲极南方土番部落

《地理备考》曰：巴达科尼〔亚〕部落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南，纬度自南三十六度起至五十六度止，经度自西六十五度起至七十八度止。东枕亚德兰的海，西接济利国暨大海，南界南海，北连巴拉大河〔合众〕国，长约五千里，宽约二千里，地面积方六十六万六千里。烟户约二亿余口。山（林）〔陵〕层叠，峰峦参天，冰霜凝积，永不消化。其名齐野的瓦、美的加拉拿、三哥雷门的，乃火山之大者也。湖河众多，贯彻沃润，河之长者曰内哥罗，曰加拉摩（利）〔尼〕斯，曰加雷额[83]。湖之大者，曰大湖，曰德呼尔，曰哥罗瓜卑。田土不毛，其人有曰春济[84]，曰（尔不）〔不尔〕支[85]，曰亚老冈[86]，曰德灰勒[87]各等名，且总名

之曰巴达冈[88]，地名亦于此取焉。

【注】

〔1〕阿利诺，指奥里诺科河（Rio Orinoco)。

〔2〕马加他，指马格达雷纳河（Rio Magdalena)。

〔3〕巴峨他，即波哥大（Bogatá)。

〔4〕加拉甲，即加拉加斯（Caracas)。

〔5〕贵多，即基多（Quito)。

〔6〕那孛腊达，又作孛腊达，指拉普拉塔，即今阿根廷大部地区。

〔7〕卑沙非盖海，即太平洋（Pacific Ocean)。

〔8〕巴罗弥那，又作巴达科尼亚，即巴塔哥尼亚（Patagonia)。

〔9〕摩里威那，即玻利维亚（Bolivia)。

〔10〕奄底士岭，即安第斯山脉（Andes Mts.)。

〔11〕阿尔麻俄罗，即奥尔马格罗（Almagro)。

〔12〕比特罗底哇尔底威阿，即巴尔的维亚（Pedro de Valdivia)。

〔13〕阿劳果部落，指阿劳科人（Araucanians)。

〔14〕免多沙，即门多萨（Mendoza)。

〔15〕山马定，即圣马丁（San Martin)。

〔16〕底表第（deputy)，意为代表、议员。

〔17〕山底阿俄，又作三的亚俄、散地亚峨，即圣地亚哥（Santiago)。

〔18〕干摄西俺，又作公塞桑、怀孕地，即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

〔19〕洼尔底威阿，又作瓦地威，即瓦尔的维亚（Valdivia)。

〔20〕律哥洽拉尼，指科恰拉尼伯爵（Lord Cochrana)。

〔21〕毛里河，即马乌莱河（Rio Maule)。

〔22〕弥荷河，即比奥比奥河（Rio BíoBío)。

〔23〕芝尔兰，即奇廉（Chillan)。

〔24〕乖德加海湾（Gulf de Guaitecas)，即奇洛埃湾（Gulf of Chiloé)。

〔25〕阿老干，又作亚拉乌亚那，即阿劳卡尼亚（Araucania)。

〔26〕多波加尔马河（Rio Topocalma），即马波乔河（Mapocho R.）。

〔27〕阿公加瓜，又作亚君加危，即阿空加瓜（Aconcagua）。

〔28〕（阿）〔哥〕固英波，又作贵音破，即科金博（Coquimbo）。

〔29〕哥尔乍瓜，又作谷加危，即科尔查瓜（Colchagua）。

〔30〕卯勒，又作毛利，即马乌莱（Maule）。

〔31〕济卢埃，即奇洛埃（Chiloe）。

〔32〕瓦巴来所，又作瓦巴拉，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

〔33〕洽罗岛，即奇洛埃岛（I. de Chiloe）。

〔34〕义斯给波，又作益贵破，即埃塞奎博（Essequibo）。

〔35〕德美拉利（Demerari），又作地马拉利，即德梅拉拉（Démerara）。

〔36〕（比）〔北〕尔比塞，即伯比斯（Berbice）。

〔37〕若尔日城，即乔治敦（Georgetown）。

〔38〕马禄义那斯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Islas Malvinas），又名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

〔39〕此“发哥兰”指大马尔维纳岛（Gran Malvina I.），又称西福克兰岛（West Falkland I.）。

〔40〕索勒达，即索莱达岛（Soledad I.），又名东福克兰岛（East Falkland I.）。

〔41〕马加良英斯，即火地岛（Tierra de Fuego）。

〔42〕义斯达多岛，即埃斯塔多斯岛（I. de los Estados）。

〔43〕古牙那，即法属圭亚那（Fr. Guiana）。

〔44〕贺兰国兼摄之古牙那，又作苏里嚢，苏利南，指苏里南（Surinam）。

〔45〕加夜那，又作加音尼，即卡宴（Cayenne）。

〔46〕马尔的尼加，即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

〔47〕瓜达卢卑，即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

〔48〕三德斯，疑即桑特群岛（Saintes）。

〔49〕马里亚加兰大，即马里加朗德岛（Marie-Galante）。

〔50〕德西剌德，即德西拉德岛（Desirade）。

〔51〕桑马尔丁，即圣马丁岛（St. Martin）。

〔52〕苏里囊河，即苏里南河（Suriname R.）。

〔53〕马罗尼，指苏里南与法属圭亚那交界之马罗尼河（Maroni R.）。

〔54〕萨拉美加，指萨拉梅卡河（Sarameca R.）。

〔55〕古巴那麻，指库巴拿马河（Cupanama R.）。

〔56〕迷给利，指尼克里河（Nikeri R.）。

〔57〕哥零丁，指科伦廷河（Corentyn R.）。

〔58〕贺兰安的列斯，即荷属安的列斯群岛（Neth. Antilles）。

〔59〕以上 11 字，原著无，疑魏源所加。

〔60〕以上 8 字，原著无，疑魏源所加。

〔61〕伯德禄，今译佩德罗（Don Pedro）。

〔62〕里约热内卢，原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

〔63〕圣宝卢，即圣保罗（São Paulo）。

〔64〕三达加达里纳，即圣卡塔利娜（Santa Catarina）。

〔65〕圣伯德禄（Pedro），即南里奥格朗德（Rio Grande do Sul）。

〔66〕马德葛罗索，马托格莱索（Mato Grosso）。

〔67〕科阿斯，即戈亚斯（Goyaz）。

〔68〕迷那日来斯，即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es）。

〔69〕斯不黎多三多，即圣埃斯皮里图（Espirito Santo）。

〔70〕巴义亚，即巴伊亚（Bahia）。

〔71〕塞耳日贝，即塞尔希培（Sergipe）。

〔72〕阿拉科瓦斯，即阿拉戈斯（Alagoas）。

〔73〕伯尔能布各，即伯南布哥（Pernambuco）。

〔74〕巴来罢，即帕拉伊巴（Paraiba）。

〔75〕北里约哥兰的，即北里奥格朗德（Rio Grande do Norte）。

〔76〕西阿拉，即今西阿拉（Seara）。

〔77〕标意，即皮奥伊（Pianhy，Piaui）。

〔78〕马拉良，即马拉尼昂（Maranhão）。

〔79〕加（良）〔郎〕巴（那）〔拉〕（Gram-Para），即帕拉（Para）。

〔80〕危亚那国，即圭亚那（Guyana）。

〔81〕亚利诺可河，即奥利诺科河（Rio Orinoco）。

〔82〕巴拉马利城，即帕拉马里博（Paramaribo）。

〔83〕加雷额河，即加列戈斯河（Gallegos R.）。

〔84〕春济，疑指皮孔切族（Picunches）。

〔85〕（尔不）〔不尔〕支，指普埃切族（Puelches）。

〔86〕亚老冈，指阿劳卡尼亚人（Araucanians）。

〔87〕德灰勒，指德韦勒族（Tehuelhets）。

〔88〕巴达冈，指巴塔哥尼亚人（Patagonians）。

海国图志卷七十

邵阳魏源重辑

外大西洋

南墨利加诸岛原无，今补。

《职方外纪》曰：(南)〔两〕亚墨利加之岛不可胜数，其大者为小以西把尼亚[1]，为古巴[2]，为牙卖加[3]等。气候大抵多热，草木开花结实，终岁不断。产一异草，食之杀人，去其汁则甚美，亦可为粮。有毒木，人过其影即死，手触其枝叶亦死；觉中其毒，亟沉水中可免。有鸟夜张其翼，则发大光，可自照。野猪猛兽纵横原野。土人善走，疾如奔马，又能负重。若足力竭后，以针刺股，出墨血少许，则疾走如初。取黄金每岁限定几日，先期斋戒，以祈神佑。

又有一岛，女人善射，又甚勇猛，生数岁即割其右乳，以便弓矢。昔有商舶行近此岛，遇女子荡小舟至，射杀商舶二人，去如飞，不可追逐。更有一岛，土人言其泉水甚异，于日未出时往取其水，洗面百遍，老容可复如少。

又有一岛，名百尔谟达[4]，无人居，魔丛其上。其侧近海，无风恒起大浪，海船至此甚险。四十年间，曾有一船至彼，魔毒登其舟，舟中人皆惊仆，独一舵师不为动，且诘问何物。魔即应言：

"舟中有何工作，我当代汝。"舵师指授所为，魔一一与言相反，如命东即西，命行则止。舵师恍悟一法，乃颠倒命之，舟即疾行，甚如飞鸟，海道三万里，三日而至。抵家言起程之期，人皆不信，视所寄书中日月，果然。其怪异如此。

又有一岛，墨瓦兰[5]尝过此岛，不见人物，谓之曰无福岛[6]。又有珊瑚岛[7]，以多生珊瑚树，故名之。有新为匿岛[8]，甚大，其势貌似利未亚之为匿[9]（岛），故以为名，亦曰人匿。向未周绕此地，意其与墨瓦蜡尼[10]相连，十余年前乃知，有海船过其南，见为一岛。经度起赤道以南一度至十二度止，纬度起一百六十五至一百九十止。其土风未详。《每月统纪传》曰：澳大利亚为屿，四边滨大南海及东南海也。南南极出地四十七度一十七分，北南极出地十度三十七分；西出地偏东一百一十四度二十八分，东出地偏东一百五十三度二十三分。

西海诸岛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亚默利加西海[11]之隅，群岛棋布，皆被欧罗巴列国所据，买黑面人垦种之，是以居民稠密。惟中多火峰，屡次地震，狂风辄作，走石飞沙。其岛之形势如弓弯，北极出自一十度至二十六〔度〕，偏西自六十〔度〕至八十四度。南及可[12]、危[13]等国，北至缚[14]，即花旗国之半地，其小屿在南，北向益增。内有加勒岛[15]，和暖丰产同于南海群岛[16]，出白糖、酒、珈琲、珂珂子、棉花等物。但因开垦劳费，所出货价贵昂，是以生意不盛。

西班牙国初寻新地之时，到此等岛即开马头，攻逐土蛮，又买黑奴以耕垦。由此贩卖人口之弊起。及西班牙人后到南海大

地[17]之金山[18]，遂弃此群岛犹敝屣，不复管辖。由是海贼群赴岛港藏匿，攻击是班牙国之商船。如此英、佛、荷、丁、瑞各国又乘乱据占其地。及佛国大变之时，其藩属之黑奴即动干戈将其白主一切戮杀，致万有余人受害。嗣后土酋自立为主。是以英国民人仰体圣书福音之理，知贩卖人口不合律例，明背上帝，是以谕饬所有藩属岛内各黑奴一概释放，而颁银六百万两赏还买黑奴之价，共放五十三万七千之奴，此等仁行殊属可赞焉。

英国在此洲内所据之岛，如牙买加，有山下溪涧灌溉田土，其农甚盛。而其会城京敦[19]被地震灭，且飘风毁坏。又安地[20]、禺亚吉[21]等岛，古时归英国。而多米尼加[22]山地、多巴峨[23]等岛以及近附大地之特尼答岛[24]，皆新所据取；派军防范，建邑盖屋，居人乐业。其北有巴夏马之群岛[25]，东离大地九百有余里亦有百慕他群岛，两者虽天气温晴，却不产物，已卖与外国，不复重之也。英国商船年年于各岛运人银千五百六十三万两，所运出者二千三百八十一万两。其船共计五千八百六十只。

西班牙国在此洲内所属之古巴岛，长二千一百里，最丰裕之地。所运出之白糖、烟、珈琲（酒）等货，一年共计银二千万员，所运出者共计二千二百万员。居民共计七十万名，其中二十八万黑奴。英国虽严禁其贩卖，而西班牙船偷漏不胜其弊。其会城日夏瓦那[26]，居民十一万丁。所造之烟甚香，价最贵。贵港口[27]亦归是班牙国，其黑奴不多，但白面之人专务经（劳）〔营〕，土产山积，每年价银二百四十万两。

佛兰西国在此洲内所属之岛，日马耳地匿[28]、瓜他鹿[29]等岛，生意最盛，一年出人之货计银二百万两。其风景亦美，山青水绿，鸟语花香。又海地岛甚广大，昔被佛兰西国占据者。但该黑奴谋叛，杀其主而立黑王，按例办其岛事。此时国家未定，常

时更变。于道光二十二年，其被地震，大半败坏，居民死者数千。地虽广而民惮劳，所运出之产，价银二百七十万两。

荷兰在此洲内所居之岛止两处，虽不紧要，其居民多发财。

丁抹国在此洲内所属岛亦止两处，专务教其黑奴而释放之。瑞国亦据小岛，在北方，但其生意微少。原无，今补。

《地理备考》曰：海地（岛）国在〔亚〕美里加州北区之东南，北极出地十八度起至二十度止，经线自西七十一度起至七十七度止，四面枕海。东向波尔多黎各岛[30]，西对（矮）〔萎〕买（物）〔加〕、古巴二岛，（东）〔南〕界安的列斯海，北接大西洋海，长约千五百里，宽约五百五十里，地面积方六万里。烟户一兆余口。本国地势，山陵平原相间，海滨陡峭。河道甚多，其长者七。湖则无几，其最大者曰索马士[31]，曰英黎几洛[32]，曰多塞[33]。田土膏腴，谷果丰饶。土产铜、铁、沉香、绵花、烟叶、蓝靛、甘蔗、加非、牙兰米等物。地气潮湿，民性不驯。不设君位，国人自立官长以理事。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公教也。工商皆少。明孝宗宏治五年为意大里亚国人所据。越数载，其东土为大吕宋国所取，西土为佛兰西国所获。乾隆五十六年见花旗国自立之后，于是西土黑人首叛佛兰西国，其后东土之人亦接踵效尤，遂于道光二年合为一国，不受统属。国分六府：曰西府[34]，〔首邑〕波尔德比零塞[35]，乃本国都也，建于哥那威海湾[36]；曰南府[37]，曰（东府）〔亚尔的波尼德〕[38]，曰北府[39]，曰东北府[40]，曰东南府[41]。

《地理备考》曰：本洲之地隶瑞西〔亚〕国兼摄者曰桑巴尔多罗美[42]，乃安的列斯岛之一也。居纬度北十七度五十五分，经度西六十五度十分，回环约五十里，烟户一万六千余口。田土肥饶，树木上品。泊所稳便，舳舻相继。首邑名古斯达维亚[43]。

《外国史略》曰：南默利加海隅内洲屿棋布星罗，自弗利他半地[44]延及南亚默利加岛屿，广袤方圆四千三百八十方里，与亚西亚之南方相连。其地水多急溜，船率人之，必遭危险。各岛之山高仅八丈，天气甚热。所产惟糖、加非、南果、绵花，而罕谷米。是班亚初到此岛时，居民无多，不知工作。是班亚即在列岛开埠，广种植，买黑奴来此代耕。其后他国云集，或攻击是班亚而夺其屿，或开荒芜而设邦国。岛中居民多黑面，约二百九十万口。或(两)〔西〕洋列国苗裔是巴亚人三十五万口，英吉利人六十万，佛兰西人三十万，荷兰人六千五百。地方约二千一百里，居民八十三万口，其中黑奴三十万口，自主之黑人十万口。英国所管者七十五万口，其中黑面人五十九万七千口。佛兰西所管者方圆六十里，居民二十三万三千口。荷兰所管者方圆十三里，居民二万一千六百口，大半系黑奴。大尼国所管者八里，居民四万五千口。瑞丁所管者二里半，居民千六百口。黑面人所管者方圆千三百八十五里，居民约一百万口，其中佛兰西人三万口。

最大之岛曰海地，昔属佛兰西。乾隆五十八年，佛国之叛奴原听其自主，后叛乱，黑面人皆驱佛国官吏兵士，遂自立为王，效花旗国择首领管国务。佛国屡攻伐不能克。军士四万五千，民壮十一万三千，水师小船六只。国帑收六百万两，公欠项四百万两。当佛国擅权之际，运出加非、白糖数百万两。自乱后，产物遂灭。其都曰京港。

又，是班亚所属之古巴岛，长百五十里，阔三十五里。居民七十三万口，黑奴居三分之一。高山连亘，出金、银、石炭，多支河下流。进口之船千八百八十九只，运出之白糖二十五万石，加非五十万三千石。运人之物共计千八百五十三万圆，运出之物一千三百万圆。其烟为众国所贵。其都系合瓦那，内有大礼拜堂，甚

煌耀，费银十六万。贵港屿亦属是班亚，广袤百八十二里，居民二十八万八千。其园圃五千七百亩。所出者木料、白糖、绵花、米、粟并加非、胡椒、烟、树膏。每年运入之货甚多，所出者亦然。

英人所据之岛计共七所，别有他洲所据。牙买加岛之百姓每年通商利银约六千万圆。运入者二千一百万圆，运出者二千八百万圆，出银二百一十万圆。守兵士三千三百，民壮一万八千一百。又巴哈马群洲每年商利银二百一十万圆。运入者六十四万圆，运出者五十三万圆。公帑收银一十三万三千圆，出十四万圆。守兵士二百五十，民壮六百。

又拉巴突[45]等屿每年商利银三千三百九十圆。运入之货四百六十六万圆，运出者千四百八万圆。国帑收银三十八万五千圆，出三十七万八千圆。守兵五百，民壮六千九百。

又安地吴亚[46]等岛，百姓所收千二百三十二万圆。运入之货二百一万圆，运出之物三百九十九万圆。入公帑二十一万三千圆，出公帑二十一万九千圆。守兵八百五十，民壮四千八百。

又路齐亚岛[47]每年商利银二百一十万圆。运进之物四十五万五千圆，运出者五十八万一千圆。收公帑七万六千圆，所出均同。守兵三百，民壮六百。

又三位岛每年商利银九百三十二万五千圆。运入者二百一十万圆，运出者一百七十五万圆。公帑所收二十四万五千圆，出帑均同。守兵一千一百，民壮四千五百。

又北母他等洲每年商利银百一十二万圆。运进之货二百五十六万圆，运出者十八万九千圆。公帑收七万圆，出七万五千圆。兵士二百，民壮六百。此岛丰硗不一，产白糖、加非等。

此藩属地若无灾难，实海外最美之区，英人派官管理。此岛白面人不多，其黑面人则遍处散聚，有耶苏之教师各处教之。

又大尼、荷兰等国所据之洲甚微，今不悉叙。

《外国史略》：巴他峨尼地之南，所称火地之矮人，悉缺食物，终年冰雪。由大西洋望大东洋所驶之各船随所称（焉）〔马〕义兰海峡往来，风甚烈。

法兰岛[48]，英人据之以捕鲸鱼、海马、海牛。天气虽冷，尚有牧场足养牲畜，并出各项食物。居民罕少。再南则冰雪之地，全无居人矣。

案：承平既久，人满为患，奸宄日作、财用匮乏，一切便宜苟且，比于剜肉医疮，势如养痈，终必溃败。彼昏不知，方藉口庶哉之叹，生聚之谋，而不知时势迥殊，后之辙非前之迹也。欧罗巴人极意搜求新地，得片土即经营垦拓，遂使万古穷荒之僻岛，毕献精华。壮哉！

南极未开新地附录

《职方外纪》曰：先是阁龙诸人既已觅得南亚墨利加矣，西士以西把尼亚之君复念地为圆体，徂西自可达东，向至亚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处。于是治海舶，选舟师，裹糇粮，装金宝，缮甲兵，命一强有力之臣名墨瓦兰者载而往访。墨瓦兰既承国命，沿墨利加之东偏纡回数万里，展转经年岁，（方）〔亦〕茫然未识津涯。人情厌斁，辄思返国。墨瓦兰惧功用弗成，无以复命，拔剑下令舟中曰："有言归国者斩！"于是舟人震慑，贾勇而前。已尽亚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峡，亘千余里，海南大地又复恍一乾坤。墨瓦兰率众巡行，间关前进，只见平原漭荡，杳无涯际，入夜则磷火星流，弥漫山谷而已，因命为火地。而他方或以鹦鹉名洲者，亦此大地之一隅。其后追厥所自，谓墨瓦兰实开此区，因

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蜡〔尼加〕，为天下之第五大州也。《四库全书总目》辨此云：中国地数万里为一州，此海峡仅千余里，亦指为一州，岂非荒诞？源案：此书言过海峡后始见海南大地，又恍一乾坤，非即以海峡为一州也。犹西洋来中国者，必绕过大浪山海峡始至阿细亚洲，非即以大浪山峡为州也。海南大地，据地球仪器考之，亦必确有数万里之地，在南极左右。但西人初至其地，无人可访，又无暇周绕测量，是以仅言其略，实无以海峡当一洲之说。盖西人书所谓峡者有三焉：两洲相接，细地相连，如西红海之峡[49]是也；两岛中断，舟过其间，如小瓜哇与下港之峡[50]是也；海岸斗出海中，形如箕舌，若南洋满剌加、南印度戈什峡[51]、小西洋大浪山之峡是也。是峡于后二者必居其一。

墨瓦兰既逾此峡，遂入太平大海[52]，自西复东，业知大地已周其半，竟直抵亚细亚马路古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亚大浪山，而北折遵海以还报本国。遍绕大地一周，四过赤道之下，历地三十万余里，从古航海之绩，未有若斯盛者。因名其舟为胜船，言战胜风涛之险，而奏巡方伟功也。

其人物、风俗、山川、畜产与夫鸟兽虫鱼，俱无传说。即南（度极）〔极度〕数、道里远几何，皆推步未周，不敢漫述，以俟后之君子。

《澳门新闻录》曰：道光庚子，有佛兰西二船往南极考察地方，船主阿威厘[53]统理之。正月十九，即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直至南极之六十六度，遥望已见有地方。第三日离南极地不过五六里，遂遣小船向无冰处登岸上拾取石块。地甚大，一望无边。阿威里本欲细心考察。第五日忽见离岸一带皆已成冰，不得已即回。第六日忽遭暴风，西厘[54]船险几撞破，更不敢向南极驶去。南极下地方寒冷可畏，并不见有走兽等物，即海骡亦不见一只。阿威厘今既考察出此地，其名已列于本国行船之馆矣。

又云：考察出南极地方之事，始于米利坚船，而佛兰西人阿威厘，今亦已考察至此。于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有捕获海骡之人名吻特厘[55]，曾驾船驶至南极之七十四度，并无险阻，更为温暖。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六月十九，即十九年五月初九日。阿威厘曾写信与噶拉巴之才艺馆辨驳此事云：吻特厘所说果真，何不驾船直向南极驶去？阿威厘自言于二月十五即〔二〕十（九）年正月（初二）〔十三〕日。驶至纽耶兰岛[56]同山威治岛[57]之间，尚未到吻特厘所说之处，即见有冰山阻其去路，一望无边，欲寻一缝隙前进，亦不能得。或者吻特厘到彼处时，适值冰山尽消，故无阻碍，得到七十四度，亦未可定。但每年额连兰岛[58]出海渔船不少，岂无间遇冰消可至七十四度者乎？此阿威厘辨驳之语。但以理度之，愈近南极，天气应愈温暖，何以反天寒冰大？是天气之冷暖，并不全系乎度数之远近。况船主巴里[59]亦曾驾船到过南边七十五度之鏊威厘岛[60]，而船上之伙长人等亦仍在船面行走二三点钟之久，始觉微寒而已。是巴里所到之处，比吻特厘更近南极一度，而天气亦不觉十分寒冷。更见吻特厘所言之可信，而阿威厘天寒冰大之说可疑。案：两极下皆太阳行度所不到，皆冷带也。距热带、温带甚远。是冰阻无人物之说甚确，而南极下温暖之说全无此理。

又云：考察南极地方之事云：有新回来之阿弥利坚洲育奈士迭国温先呢士船船主名威厘机士[61]，此船离腮呢[62]（岛）已八十日。正月十九即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直驶至南极之六十四度二十分，见有地土。此船曾绕着南极海岸游行七百里。因离岸稍近，常致搁浅，常为冰山所环绕，并历暴风不少，幸船未撞破。现在带有南极地方之石回来，有重至百

余棒者。考察出此地虽无益于贸易之事，然可以释众人欲知南极有无地土之疑心。现在三船会合，即要到纽耶兰岛去。若幸得回纽耶兰，即（在）〔再〕往南极考察。

《海岛逸志》曰：和兰欲胥南洋之地开扩州府，以甲板船四，各持三载粮，从南海觅地方，望南迅发，穷极涯际，不见岛屿。经一年余，至昏黑之处，云雾绕船，不辨天海；毒鱼怪鸟，窥人不避；日月无光，昼短只二三时，余则长夜矣，骇惧而返。及至葛留巴，四舟仅存其二焉。

《每月统纪传》曰：地球面上，惟近中带者最为温热，离中带偏南北两边，皆有冬夏之别，寒热不等。至更远离中带两边，则寒冻尤甚，常有永不消之冰。英、佛等国多有船到南、北冰洋勘察新地。因极南多（过）〔遇〕冰成大山，不无破船，是以先未察悉。去年有一船游奕南洋，露出一大洲，在非利加及米利加二大洲之南，见有等岛，名为大风〔63〕。此外无他生物，亦无果蔬可食。想其地极寒，恐种谷麦不生也。

【注】

〔1〕小以西把尼亚，源自西班牙语 Españala，意为小班牙，即今加勒比海地区的伊斯帕尼奥拉岛。

〔2〕古巴，今古巴（Cuba），加勒比海岛国。

〔3〕牙卖加，又作榜买加，今牙买加（Jamaica），加勒比海岛国。

〔4〕百尔谟达，又作北母他，即百慕大群岛（Bermude Is.）。

〔5〕墨瓦兰，即航海家麦哲伦。

〔6〕无福岛，疑即火地岛（Tierra de Fuego）。

〔7〕珊瑚岛，即珊瑚海群岛（Coral Sea Is.）。

〔8〕新为匿岛，即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今称伊利安岛（Irian），或巴布亚岛（Papua）。

〔9〕为匿，即西非的几内亚（Guinea）。

〔10〕墨瓦蜡尼，意为“麦哲伦之地”，指今火地岛及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

〔11〕西海，指加勒比海（Caribean Sea）。

〔12〕可，指哥伦比亚（Colombia）。

〔13〕危，指圭亚那（Guyana）。

〔14〕缚，指佛罗里达（Florida）。

〔15〕加勒岛，指大安的列斯群岛。

〔16〕南海群岛，指小安的列斯群岛。

〔17〕南海大地，指南美洲。

〔18〕金山，指哥伦比亚的考卡（Cauca）或泛指哥伦比亚一带。

〔19〕京敦，即金斯敦（Kingston）。

〔20〕安地，指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

〔21〕禺亚吉，指伯利兹（Balize），在尤卡坦（Yucatan）半岛。

〔22〕多米尼加，即今多米尼加联邦（Dominica）。

〔23〕多巴峨，即多巴哥（Tobago）。

〔24〕特尼答岛，又作三位岛，即特立尼达岛（Trinidad I.）。

〔25〕巴夏马之群岛，即巴哈马群岛（Bahama Is.）。

〔26〕夏瓦那，又作合瓦那，即哈瓦那（La Habana）。

〔27〕贵港口，指圣胡安（San Juan），初名波多黎各（Pueto Rico），意为富庶的港口。

〔28〕马耳地匿，即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 I.）。

〔29〕瓜他鹿，即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 I.）。

〔30〕波尔多黎各岛，又作贵港屿，即波多黎各岛（Pueto Rico I.）。

〔31〕索马士，指萨乌马特雷湖（Étang Saumâtre）。

〔32〕英黎儿洛，指里恩基略湖（L. de Enriquillo）。

〔33〕多塞，指米拉戈亚内湖（Étang Miragoâne）。

〔34〕西府，即西方省（Ouest）

〔35〕波尔德比零塞，又作京港，即太子港（Port-au-Prince）。

〔36〕哥那威海湾，即戈纳伊夫湾（Golfe de la Gonâve）。

〔37〕南府，即南方省（Sud）。

〔38〕（东府）〔亚尔的波尼德〕，即拉蒂博尼特（L'Artibonite）。

〔39〕北府，即北方省（Nord）。

〔40〕东北府，即东北省（Nordeste）。

〔41〕东南府，即东南省（Sueste）。

〔42〕桑巴尔多罗美，即圣巴尔多罗美岛（St. Barthélemy）。

〔43〕古斯达维亚，即古斯塔维亚（Gustavia）。

〔44〕弗利他半地，即佛罗里达半岛（Florida Pen.）。

〔45〕拉巴突，疑指巴巴多斯岛（Barbadoes）。

〔46〕安地吴亚，即安提瓜岛（Antigua）。

〔47〕路齐亚岛，即圣卢西亚岛（St. Lucia）。

〔48〕法兰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Islas Malvinas）。

〔49〕西红海之峡，即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

〔50〕小瓜哇与下港之峡，指巽他海峡（Selat Sunda）。

〔51〕戈什峡，即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

〔52〕太平大海，即太平洋（Pacific Ocean）。

〔53〕阿威厘，今译迪尔维尔（Dúrville）。

〔54〕西厘，今译泽雷（Zelée，船名）。

〔55〕吻特厘，今译韦德尔（Weddell）。

〔56〕纽耶兰岛，即新西兰（New Zealand）。

〔57〕山威治岛，疑即山威奇群岛（Sandwich Group）。

〔58〕额连兰岛，即格陵兰岛（Greenland）。

〔59〕巴里，今译帕里（Captain Parry）。

〔60〕墨威厘岛，即梅尔维尔岛（Melville I.）.

〔61〕威厘机士，今译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

〔62〕腮呢，即悉尼（Sydney）。

〔63〕大风，疑指飓风岛（Typhone），待确考。

海国图志卷七十一

邵阳魏源撰

表 一原无，今补。

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

叙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长一国一时，师长数十国数百世。故自东海以至西海，自北极以至南极，国万数，里亿数，人恒河沙数；必皆有人焉，魁之桀之，纲之纪之，离之合之。语其纵，则西域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罗门教，以事天治人为本，即彼方之儒。自佛教兴而婆罗门教衰，佛教衰而婆罗门教复盛。一盛为耶稣之天主教，再盛为穆罕默德之天方教，皆婆罗门之支变。婆罗门教，游方之内者也，佛教游方之外者也。语其横，则自中、南、东三印度，而缅甸、暹罗，而西藏，而青海、漠南、北蒙古，皆佛教。自西印度之包社、阿丹，而西之利未亚洲，而东之(葱)〔葱〕岭左右，哈萨克、布鲁特、诸游牧，而天山南路诸城郭，皆天方教。其大西洋之欧罗巴各国，外大西洋之弥利坚洲各国，则皆天主教。与中国、安南、朝鲜、日本之儒教，离立而四。语其支派，则佛教分为三：一墨那敏教，即印度国旧教；一名兴杜教；一大剌麻教，即西藏之黄教。一墨鲁赫教，即西藏之红教。一名墨低兰教。天方回教分为三：一由斯教，即婆罗门旧教；一马哈

墨教，即穆罕默德所创，行于阿丹者：一比阿厘教，则其兄子所传，行于巴社、都鲁机者。天主教总名为克力斯顿教[1]，亦分三：一加特力教[2]，乃意大里亚所行天主旧教；一额利教；一波罗特士顿教[3]。则诸国所后起，大都有不供他神，而尚供天主偶像、画像，及礼拜前贤生日者。有一切不供，惟敬天者。有供十字者，有不供十字者。世传西洋惟英吉利一国独辟天主教。不知英夷所辟者，加特力教尔。故英夷国王将立，则国人必会议，约新王背加特力教，而尊波罗特士顿教，始即位。英夷何尝尽辟克力斯顿教哉。又有道教，散处各国，孑身修炼，名巴柳士艮教，欧罗巴、利未亚洲皆有之，特不及各教之纪年建朔云。

自道术分裂，儒分八，墨分三，释道亦各分数支，同中立异。斗诤坚固。于一教中，且自相胡越，况欲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而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故曰：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作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

东南洋海岸之国安南兼儒佛二教，今不列表。

暹罗	佛教
缅甸	佛教南掌老挝整线各国并同

东南洋海岛之国日本、琉球，兼儒、佛二教，今不列表。

小吕宋岛	加特力教旧本土番无教门，明以来，西洋据此地行教。
大爪哇岛即苏录文莱等。	旧佛教，今回教。
小爪哇岛即葛留巴[4]	旧佛教，今回教。
亚齐岛即苏门答刺三佛齐	旧佛教，今回教。

余小岛，无教门不录。

西南洋五印度各国西藏及蒙古，皆喇麻黄教，以非海国，今不列表。

东印度榜葛剌	墨那敏佛教
南印度孟迈等地锡兰山岛同。	墨那敏佛教
中印度温都（新）〔斯〕坦	墨那敏佛教温都斯坦，今称为小白头回子，据此志尚属佛教。
西印度包社	旧佛教，今比阿厘回教。或（日）〔曰〕：即巴柳士艮教。
西印度阿丹	旧佛教，今马哈墨回教，由斯回教。
北印度克什弥尔	旧佛教，今马哈墨回教。
南都鲁机兼有加特力教。	旧佛教，今阿比厘回教，由斯回教。此外，若葱岭以西之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布哈尔、敖罕，葱岭以东之八城回部，自明以来，并改佛教为马哈墨回教，以非海国，不列表

小西洋[5]利未亚洲各国利未亚洲，亦有道士教，见《阿迈司尼国志》。

东方伊揖国[6]国内兼有佛教。	由教，额利教，加特力教。
东方阿迈司尼国[7]	由教，加特力教。
东利未亚八部其六部，属葡萄亚，教门未详。其二部属阿丹，马哈墨回教。	
北利未亚四部	马哈墨回教
西利未亚二十四部小国土蛮祀鬼，不知教门。	

南利未亚四部小国土蛮祀鬼不知教门。	
中利未亚二十五部	马哈墨回教

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欧罗巴亦有道（土）〔士〕教，原志未分析各国，故不列表。

葡萄亚国	加特力教
荷兰国	婆罗特士顿教
弥尔尼（王）〔壬〕[8]与荷兰同国，而别奉加特力教。	
佛兰西国	加特力教
英吉利国	婆罗士特顿教
意大里国	加特力教
耶马尼国[9]二十七部	半加特力教，半波罗特士顿教。
欧塞特厘阿国[10]	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
（塞）〔寨〕牙里与同（同）〔阿〕国亦兼有二教	
波兰国	加特力教
绥林国[11]	婆罗士特顿教
领墨国	加特力教
瑞国[12]	加特力教
普鲁社国	或由教，或鲁低兰教，或加特力教，或婆罗特（土）〔士〕顿教。
北都鲁机国	阿比厘回教

北洋[13]俄罗斯国各部

大俄罗斯十七部	额利教
西俄罗斯八部	额利教

东俄罗斯五部	额利教
小俄罗斯三部	额利教
南俄罗斯五部	额利教
加匽俄罗斯四部	额利教
西南新藩俄罗斯五部	马哈墨回教本回部故
东北新藩俄罗斯四部	剌麻佛教近蒙古部落故

外大西洋墨利加洲各国

北洲弥利坚国二十七部	加特力教　波罗特士顿教
北洲智利国[14]	加特力教　婆罗特士顿教

其余：北洲内、墨西科[15]等国，南洲内孛露国[16]、金加西蜡国[17]、伯西尔国[18]、智加国[19]，教门未详。

《四洲志》载："加特力教，万有千六百万人；额利教、七千万人；婆罗特士顿教，四千二百万人；由教，约四五万人；亦作由斯教。马哈墨教，万有二千万人；巴柳士艮教，七千三百万人；即道士教。墨那敏教，七千万人；大剌麻教，五千万人；墨鲁赫教，四千万人；共计各教，六万七千一百万人。"案：克力斯顿，乃西洋本教，或能悉其多寡。至西藏蒙古之佛教，新疆南路之回教，与各洲之道教，英夷何由籍其人数耶？又志中惟克力斯顿教三派，分载最详；至天方教，则《阿丹》志中，既言回教中分为二：一日〔曰〕色底特士教，一日〔曰〕比阿厘教。阿厘者，穆罕（然）〔默〕德兄子，传教而小别其宗。乃各国志中，但概称马哈默教，无一日〔曰〕比阿厘者。今惟巴社及都鲁机，知其为比阿厘回教，余国则亦无从区别，当俟质诸天方之士。

【注】

〔1〕克里斯顿教（Christianity），今通译基督教。

〔2〕加特力教（Catholic），今通译天主教，即基督教旧教，亦称罗马天主教。

〔3〕波罗特士顿教（Protestant），今通译新教，为基督教的一支。

〔4〕葛留巴（Kelapa），即巴达维亚（Batavia），今之雅加达。

〔5〕小西洋，此处指印度洋。

〔6〕伊揖国（Egypt），今译埃及。

〔7〕阿迈司尼国，即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亚（Ethiopia）。

〔8〕王，按甘本改为壬。

〔9〕耶马尼国（Gemany），即德意志，今德国。

〔10〕欧塞特厘阿国（Astria），今译奥地利。

〔11〕绥林国（Switzerland），今瑞士。

〔12〕瑞国，今瑞典（Sweden）。

〔13〕北洋，此处指北海（North Sea）。

〔14〕智利（Chele），地在南美洲。

〔15〕墨西科，今墨西哥（Mexico）。

〔16〕孛露国，今秘鲁（Peru）。

〔17〕金加西蜡国（Castilia Delor），指16世纪西班牙在南美洲北部的统治区，包括今哥伦比亚（Colombia）西北部、委内瑞拉（Veneruele）北部和巴拿马（Panama）。

〔18〕伯西尔，今巴西（Brazil）。

〔19〕智加国（Chica），指今智利南部，意为寒冷之地。

海国图志卷七十二

邵阳魏源撰

表　二原本无，今补。

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

叙曰：西域历法，传中国者，唐有九执历，元有万年历、回回历。九执即天竺历法也。天竺以望后一日，至次月望为一月。故有白半月、黑半月之名。今西夷欧罗巴洲及弥利坚洲[1]，各国历法，则与天竺异，而与回回历略同；皆以中国冬至后十日为元旦，盖取太阳过宫最卑行最疾之日，为赢缩起算之端；与中国冬至太阳在赤道最南之日者殊科。然太阳之有南北，寒暑所由生也，耕敛所由节也，是为钦若授时之本，必当显然布告，非若赢缩之事，特台宫逐日推算，以定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及晦朔弦望交食之时刻，百姓则可日用而不知也。且最卑有行分，约六十年行一度，即差一日。其始年在中国冬至前二十日，约计道光五十年后，即在冬至后十一日；再积三千余年，以中国春分日为元旦矣。万年而后，元旦将在炎夏矣。

中国与欧罗巴同在赤道以北，中国以太阳在赤道最南，昼极短夜极长之日为冬至。冬日太阳在赤道南，则斜照中国，故恒寒。夏日太阳在赤道北，则正照中国，故恒暑。以此节耕敛、颁政事，

奚不可行于欧罗巴，乃不以寒暑为岁时，不与物候民事相关应何哉？或谓中土，居国也，囿于一方，独成其是。西夷行国也，日航大海，绕地一周，舟行日日千余里，无庸候风，三日可更裘葛。今日至一地，而省民耕，明日至一地，即省民敛，不必以寒暑为岁时；此沉溺西法曲徇之论。夫西农各耕本国，不随市舶为迁移。西商遄（诇）〔骛〕重溟，何预耕敛之省视。岂有人君颁历不据本国之时令，而任无定之舟航。国朝曾取其人供职钦天监，考制仪器，而不用其历法，盖知其与民事无涉也。今华夷通市，正朔相通，姑表其异同，以便稽览。其法足三百六十有五日为一年，每四年，于三月内闰一日。其各月内大小日数，则正月、三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十二月，各三十有一日；四月、六月、九月、十一月，各三十日。惟二月止二十有八日。

今表两年为例如左

道光十八年戊戌西夷千八百三十八年	道光十九年己亥西夷千八百三十九年
正月小建甲寅西夷正月曰然收阿厘	正月小建丙寅
初一日西夷正月二十六日	初一日西夷二月十四日
初六日西夷正月三十一日	十一日西夷二月二十四日
十一日西夷二月初五日	十五日西夷二月二十八日，月尽。
二十一日西夷二月十五日	二十一日西夷三月初六日
二月大建乙卯西夷二月曰飞普阿厘	二月大建丁卯
初一日西夷二月二十四日	初一日西夷三月十五日
初五日西夷二月二十八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三月二十五日
十二日西夷三月初六日	十七日西夷三月三十一日月尽
二十二日西夷三月十六日	二十一日西夷四月初四日
三月小建丙辰西夷三月曰吗治	三月小建戊辰

初一日西夷三月二十六日
初六日西夷三月三十一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四月初五日
二十一日西夷四月十五日
四月大建丁巳西夷四月曰旅悖厘尔
初一日西夷四月二十四日
初七日西夷四月三十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五月初四日
二十一日西夷五月十四日
闰四月小
初一日西夷五月二十四日
初八日西夷五月三十一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六月初三日
二十一日西夷六月十三日
五月小建戊午西夷五月曰咩
初一日西夷六月二十二日
初九日西夷六月三十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七月初二日
二十一日西夷七月十二日
六月大建己未西夷六月曰润
初一日西夷七月二十一日
十一日西夷七月三十一日，月尽。
二十一日西夷八月初十日
七月大建庚申西夷七月曰如来

初一日西夷四月十四日
十一日西夷四月二十四日
十七日西夷四月三十一日，月尽。
二十一日西夷五月初四日
四月小建己巳
初一日西夷五月十三日
十一日西夷五月二十三日
十九日西夷五月三十一日，月尽。
二十一日西夷六月初二日
五月大建庚午
初一日西夷六月十一日
十一日西夷六月二十一日
二十日西夷六月三十日，月尽。
二十一日西夷七月初一日
六月小建辛未
初一日西夷七月十一日
十一日西夷七月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西夷七月三十一日，月尽。
七月大建壬申
初一日西夷八月初九日
十一日西夷八月十九日
二十一日西夷八月二十九日
二十三日西夷八月三十一日，月尽。
八月小建癸酉

初一日西夷八月二十日
十一日西夷八月三十日
十三日西夷八月三十一日月尽。
二十一日西夷九月初九日

八月小建辛酉西夷八月曰阿兀（土）〔士〕

初一日西夷九月十九日
十一日西夷九月二十九日
十二日西夷九月三十日，月尽。
二十一日西夷十月初九日

九月大建壬戌西夷九月曰涉点麻

初一日西夷十月十八日
十一日西夷十月二十八日
十四日西夷十月三十一日，月尽。
二十一日西夷十一月初七日

十月大建癸亥西夷大十月曰多壓麻

初一日西夷十一月十七日
十一日西夷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四日西夷十一月三十日，月尽。
二十一日西夷十二月初七日

十一月小建丙子是月初六日甲辰未刻冬至。西夷十一月曰娜民麻

初一日西夷九月初八日
十一日西夷九月十八日
二十一日西夷九月二十八日
二十三日西夷九月三十日，月尽。

九月大建甲戌

初一日西夷十月初七日
十一日西夷十月十七日
二十一日西夷十月二十七日
二十五日西夷十月三十一日，月尽。

十月大建乙亥

初一日西夷十一月初六日
十一日西夷十一月十六日
二十一日西夷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五日西夷十一月三十日，月尽。

十一月大建丙子是月十七日（巳）〔己〕酉戌刻冬至

初一日西夷十二月初六日
十一日西夷十二月十六日
二十一日西夷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西夷十二月三十一日岁终。
二十七日西夷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初一日

初一日西夷十二月十七日
十一日西夷十二月二十七日
十五日西夷十二月三十日，岁终。
十六日西夷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正月初一日
二十一日西夷正月初六日

十二月大建乙丑西夷十二月曰壓森麻
初一日西夷正月十五日
十一日西夷正月二十五日
十七日西夷正月三十一日，月尽。
二十一日西夷二月初四日

十二月小建丁丑
初一日西夷正月初五日
十一日西夷正月十五日
二十一日西夷正月二十五日
二十七日西夷正月三十一日，月尽。

道光二十年庚子西夷一千八百四十年，二月逢闰一（月）〔日〕。

正月大建戊寅
初一日西夷二月初三日
十一日西夷二月十三日
二十(七)〔一〕日西夷二月二十三日
二十七日西夷二月二十九日月尽系有闰之年，故多一日。

二月小建己卯
初一日西夷三月初四日
十一日西夷三月十四日
二十一日西夷三月二十四日
二十八日西夷三月三十一日，月尽。

七月小建甲申
初一日西夷七月二十九日
初三日西夷七月三十一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八月初八日
二十一日西夷八月十八日

八月大建乙酉
初一日西夷八月二十七日
初五日西夷八月三十一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九月初六日
二十一日西夷九月十六日

三月大建庚辰

初一日西夷四月初二日

十一日西夷四月十二日

二十一日西夷四月二十一日

二十九日西夷四月三十日，月尽。

四月小建辛巳

初一日西夷五月初二日

十一日西夷五月十二日

二十一日西夷五月二十二日

五月小建壬午

初一日西夷五月三十一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六月初十日

二十一日西夷六月二十日

六月大建癸未

初一日西夷六月二十九日

初二日西夷六月三十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七月初九日

二十一日西夷七月十九日

九月小建丙戌

初一日西夷九月二十六日

初五日西夷九月三十日，月尽。

十五日西夷十月初六日

二十一日西夷十月十六日

十月大建丁亥

初一日西夷十月二十五日

初七日西夷十月三十一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十一月初四日

二十一日西夷十一月（初）〔十〕四日

十一月大建戊子是月二十九日乙卯辰刻冬至

初一日西夷十一月二十四日

初七日西夷十一月三十日，月尽。

十一日西夷十二月初四日

二十一日西夷十二月十四日

十二月大建己丑

初一日西夷十二月二十四日

初八日西夷十二月三十一日，岁终。

初九日西夷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正月初一日。

十一日西夷正月初三日

二十一日西夷正月十三日

三十日西夷正月二十二日

乌程陈杰，曰："西法云足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四年闰一日，恐亦言其略耳。盖如其言推之，每年岁实适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六）〔一〕，中国汉贾逵四分法也。西洋有太史第谷[2]，定为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用此数推之，每一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则差一日矣。四年闰一日，则一百二十八年，应闰三十二日。又最卑有行分，不及六十年，即行一度，又应闰一日。最卑之行，古小今大。约略计之，一百二十八年，当闰两日。以此悬揣西法，当以百二十八年，而闰三十三日；一千八百四十年，应闰四百七十四日。乃以三百六十五日，与一千八百四十年相乘，得六十七万一千六百日；加四百七十四日，得六十七万二千零七十四日。是自英国奉耶（苏）〔稣〕教之年之元旦日起，至其第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之元旦前一日止之日数也。其第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之元旦前一日，为我中国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初八日甲子日。以中国历朝岁实递有增减，约略计之，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年前冬至日，上距汉平帝元始元年年前冬至日，得六十七万二千零五十日。两数相减，余二十四日；再减去十二月初八日，系在冬至后九日，余十五日。是奉耶稣教之年之元旦日，在汉平帝元始元年年前冬至之前仅十五日耳。惟中国于太阳最卑，至元郭守敬始发之，尚未知有行分，至明季始知有行分。我朝康熙、乾隆年间，两改其行。汉晋唐宋实不可考；则当两汉之末，哀平之年，或在冬至前二十余日，亦未可知。梅文鼎据康熙戊辰瞻礼单算，得耶（苏）〔稣〕降生，在哀帝庚申年冬至前二十余日。窃疑是日为奉耶（苏）〔稣〕教始年之元旦日，非耶稣天主降生之日也。又曰：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十一月之冬至，距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年前之冬至六百一十七年。再距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年前之冬至，又三百四十二年。再距元世祖至元年七年，庚辰年前之冬至，又三百二十年。再距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年前之冬至八十八年。再距顺治元年甲申年前之冬至二百七十六年。再距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年前之冬至一百九十七年。通计自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十一月冬至起，至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乙卯冬至日止，凡一千八百四十年，约计六十七万二千零五十日。以现行岁差，及今道光二十一年前冬至日冬至时，在箕初度五十六分计之，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十一月，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又今最卑，过冬至十度十分。汉哀平之交，应

在冬至前二十度三十分。英夷当于冬至前二十一日除岁。

附天竺回回历法考

俞正燮曰：释迦文佛之生也，以中土二月既望为角宿直日；数至鬼宿直日，当中土三月八日，即佛生日。若以历法言之，则当（日）〔曰〕春分后二十三日佛生也。《佛本行集经》上记《兜率品》、《俯降王宫品》，并云取鬼宿日，然后入于母胎。《迦叶三兄弟品》云，此沙门鬼宿日生，今鬼宿明，不为余星所逼，其龙斗决胜。此旁出之言，并可为确征。佛国月日，与中土不同，以宿直日，真佛日也。《若树下诞生品》云：春初二月八日，鬼宿合时生。过去现在因果经云：二月八日生，四月七日降魔。《瑞应经》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生。其佛罗安国、渤泥国，或以为六月十五日佛生。佛西土人，安得以中宪论月日哉？《佛说灌佛经》，四月八日以期灌佛。《摩诃�头经》，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时生。为春夏之际殃罪悉毕，万物发生，毒气未形，不寒不热，时气和适，以今为佛生日。又汉末交州牟子博《理惑论》，佛四月八日生，孟夏之月，仲吕之时。此并中土之妄言，或《宏明集》所附益也。佛所行赞，则云三月八日生。元李翀《日闻录》云：元初杭城，每岁三月八日迎佛。或新至番僧，犹有所受。唐玄奘《西域记佛国》云：菩萨诞灵，以舍佉月后半八日，蓝摩国剃发。窣堵波云：佛以吠舍佉月后半八日出家。摩揭陀国菩提树，东北人云：佛以吠舍佉月后半八日生，成等正觉。此并三月八日之明征。惟（加毗）〔劫比〕罗（代）〔伐〕窣堵国云：菩萨降神母胎，当此中土五月十五日，诸部则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当此五月八日。此并指其人胎之时，非出胎时。佛国上

座部云：菩萨诞灵吠舍佉月后半十五日，此则一以为佛生三月十五日，小有不同。晋《法显传》云：舍卫城，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干)〔于〕阗国四月一日至十四日行像。《西域记》又云：屈支以秋分行像。是西土作佛事月日，无有言佛以巳月八日生者。《长阿含经》，阿阇世王，二月八日沸星出时佛生，二月八日沸星出时出家，二月八日沸星出时成道；八月八日沸星出时取般涅槃。《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辨经音义》云：依诸经言，佛以鬼宿日生，成道出家，皆用二月八日。鬼宿合时，依日藏分经，用二月九日曙，以夜分属九日。故《辽史·礼志》云：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金史·海陵纪》云：正隆元年十一月癸巳，禁二月八日迎佛，其致误有由。经云；二月后半八日者，佛国以中国望后一日至中国，次月望，为彼土一月。《开元占经》有九执法。唐僧瞿云悉达治唐宪，以明庆二年二月一日起算。唐志云开元二年，误。其本术则云：白博义二月春分朔，于是曜躔娄以起算。然则春分本中法，二月中鬼宿，当春分起算，角直之二十三日，合白黑博义。言月自望至望，白半月黑(白)〔半〕月。则鬼直为后半八日。谓黑博义之第八日。节气中气不能齐，则当朔望范之，取一岁之第一鬼宿日；就西法以春分言，由中法二月十六日起，角直数之，则《西域记》所称佛〔以〕国[3]吠舍佉月后半八日生者，于诸说中为独合。《佛本行经》：佛苦行六年，二月十六日善生村主二女作糜，至二十三日供佛。十五日为一半，则二十三日是后半八日也。分别应辨音义言二月八日者，在西土一月之后半，当属西土之二月，而译者以中土二月当之，名差半月，实差一月。是说也，吾思之十年，读《开元占经》而始知之。源案：俞氏考佛生年甚舛，而考佛生日则是，故分别存之。

附《明史回回历论》回回历法[4]，西域默狄纳国王马哈麻所

作。其地北极高二十四度半，经度偏西一百零七度，约在云南〔之〕西[5]八千八百余里。其历元用隋开皇（已）〔己〕未，即其建国之年也。洪武初得其书于元都，十五年秋，太祖谓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官）〔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月闰十一日。历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会。此其立法之大概也。按西域历术见于史者，在唐有九执历，元有札马鲁丁之万年历。九执历最疏，万年历行之未久，惟回回历设科隶钦天监，与大统参用二百七十余年，虽于交食之有无深浅，时有出入，然胜于九执、万年远矣。但其书多脱误，盖其人之隶籍台官者，类以（士）〔土〕盘布算仍用其本国之书；而明之习其术者，如唐顺之、陈环[6]袁黄辈之所论著，又自成一家言，以故翻译之本，不行于世，其缺残宜也。今为博访专门之裔，考究其原书，以补其脱落，正其讹舛，为回回历法著于篇。案：默狄纳，即默德那之音转。

【注】

〔1〕弥利坚洲，此处指美洲（America）

〔2〕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著名天文学家。

〔3〕按《西域记》删去"佛国"二字，改"以"字。

〔4〕按《明史》卷 37，作"回回历法"。故改。

〔5〕《明史》志十三，言"在云南之西"，故加"之"字。

〔6〕《明史》作陈壤。

海国图志卷七十三

邵阳魏源撰

表　三原无，今补。

中国西洋纪年通表

叙曰：自生民以来，际天所覆，大一统之国惟中国。万里一朔，故正系王，王系春，以时改元纪号，整齐天下，编垂史册，各不相袭。此外九夷八荒，自为风气，则皆各君其国，各子其民矣。苟各自为朔，将棼然杂出，奚从纲纪条贯矣。故印度西藏、蒙古，则以佛涅槃之岁后纪年，（葱）〔葱〕岭东西各回部，则以天方穆罕默德辞世之岁纪年，大小西洋及外大西洋，则皆以天主耶稣降生之后纪年，皆合数百十国、数万里为一教。正朔不系君而系师，岂得已哉。《隋书·经籍志》：言佛说灭度以后，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耶稣生汉哀帝元寿间，上距周庄王十年，恒星不见佛生，阅八十岁涅槃，当周匡王六年，凡六百有二岁。而天主耶稣生，力距佛教，此正法五百余年之应。汉元寿下距开皇十四年，回教穆罕默德辞世之岁，共五百九十四年，内除其生世数十载，正五百余年，驱僧毁寺，变西北诸印度为回教。此像法千年之应。是则自周至汉至隋，佛教东流，而天主与天方迭据印度，代兴持世，入主出奴，各乘气数，皆悬记于千载之前，而符

合乎千载以下。天时人事，有开必先，不翅五德迭王，文质递尚焉。而近日黟县俞正燮作《释迦文佛生日论》。独谓佛生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四月丁丑，沸星四面下至地之日，与耶稣同时。至隋世回教兴，始为正法五百之岁。由其说，则佛生距汉明帝永平三年感梦之时，仅七十二岁，是佛与明帝同时，遽已名闻汉廷，光徵帝梦；而白马驼经之使，竟当亲觌金容，而聆口授乎？俞氏于汉永平之梦，则欲减佛寿为六十七岁以就之。以明帝永平入梦，必在佛灭后故。于像法千年，又以旃檀像至宋太平兴国始移东都当之。不以其离西土之岁，而以其在中土迁移之岁，则此像至今尚存燕京旃檀寺，不将谓像法二千年耶？俞氏以佛授记旃檀像于佛灭度千年后，像往震旦。即使果如所论，而旃檀佛像以梁天监十年四月五日至扬都，距周匡王六年佛灭度时千有百载，亦正合千年之谶。若佛灭于汉章帝时，则至梁天监仅四百余年耳。佛灭四百载，旃檀佛像已离西竺适中土，安得谓西方像法垂千年乎？辨证弥勤，蹐盭弥远。天方教辟佛，天主教岂不辟佛，乃以正法之替，独归之回教乎？计道光二十有二年，距周匡王五载佛灭度之岁，凡二千有四百四十四年；距汉元寿初天主耶稣降生之岁，千有八百四十二年；距隋开皇十四载回教主辞世日，千有二百五十年。今列西洋年表，而以回教佛教年岁缀其后。

中国西洋纪年通表

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冬至西洋耶稣降生上距周匡王五年，佛涅槃之岁六百有二年。

汉平帝元始元年凡五年	西洋耶稣第一年
汉孺子婴居摄元年凡三年	西洋耶稣六年
新莽始建国元年凡五年	西洋耶稣九年
新莽天凤元年凡六年	西洋耶稣十四年
新莽地皇元年凡三年	西洋耶稣二十年

汉更始元年凡二年	西洋耶稣二十三年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凡三十一年	西洋耶稣二十五年案耶稣三十岁即遭难，以后但称西洋。
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凡二年	西洋五十六年
汉孝帝永平元年凡十八年	西洋五十八年
汉孝章帝建初元年凡八年	西洋七十六年
汉孝章帝元和元年凡三年	西洋八十四年
汉孝章帝章和元年凡二年	西洋八十七年
汉孝和帝永元元年凡十六年	西洋八十九年
汉孝和帝元兴元年凡一年	西洋百有五年
汉孝殇帝延平元年凡一年	西洋百有六年
汉孝安帝永初元年凡七年	西洋百有七年
汉孝安帝元初元年凡六年	西洋百十四年
汉孝安帝永宁元年凡一年	西洋百二十年
汉孝安帝建光元年凡一年	西洋百二十一年
汉孝安帝延光元年凡四年	西洋百二十二年
汉孝顺帝永建元年凡六年	西洋百二十六年
汉孝顺帝阳嘉元年凡四年	西洋百三十二年
汉孝顺帝永和元年凡六年	西洋百三十六年
汉孝顺帝汉安元年凡二年	西洋百四十二年
汉孝顺帝建康元年凡一年	西洋百四十四年
汉孝中帝永嘉元年凡一年	西洋百四十五年
汉孝质帝本初元年凡一年	西洋百四十六年
汉孝桓帝建和元年凡三年	西洋百四十七年
汉孝桓帝和平元年凡一年	西洋百五十年
汉孝桓帝元嘉元年凡二年	西洋百五十一年

汉孝桓帝永兴元年凡二年	西洋百五十三年
汉孝桓帝永寿元年凡三年	西洋百五十五年
汉孝桓帝延熹元年凡九年	西洋百五十八年
汉孝桓帝永康元年凡一年	西洋百六十七年
汉孝灵帝建宁元年凡四年	西洋百六十八年
汉孝灵帝熹平元年凡六年	西洋百七十二年
汉孝灵帝光和元年凡六年	西洋百七十八年
汉孝灵帝中平元年凡六年	西洋百八十四年
汉孝献帝初平元年凡四年	西洋百九十年
汉孝献帝兴平元年凡二年	西洋百九十四年
汉孝献帝建安元年凡二十五年	西洋百九十六年
汉昭烈帝章武元年凡二年	西洋二百二十一年
汉后主建兴元年凡十五年	西洋二百二十三年
汉后主延熙元年凡二十年	西洋二百三十八年
汉后主景耀元年凡五年	西洋二百五十八年
汉后主炎兴元年凡一年	西洋二百六十三年
魏元帝咸熙元年凡一年	西洋二百六十四年
晋武帝泰始元年凡十年	西洋二百六十五年
晋武帝咸宁元年凡五年	西洋二百七十五年
晋武帝太康元年凡十年	西洋二百八十年
晋武帝太熙元年凡一年	西洋二百九十年
晋孝惠帝元康元年凡九年	西洋二百九十一年
晋孝惠帝永康元年凡一年	西洋三百年
晋孝惠帝永宁元年凡一年	西洋三百有一年
晋孝惠帝泰安元年凡二年	西洋三百有二年
晋孝惠帝永兴元年凡一年	西洋三百有四年

晋孝惠帝光熙元年凡一年　西洋三百有六年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凡六年　西洋三百有七年
晋孝愍帝建兴元年凡四年　西洋三百十三年
晋元帝建武元年凡一年　西洋三百十七年
晋元帝太兴元年凡四年　西洋三百十八年
晋元帝永昌元年凡一年　西洋三百二十二年
晋明帝太宁元年凡三年　西洋三百二十三年
晋成帝咸和元年凡九年　西洋三百二十六年
晋成帝咸康元年凡八年　西洋三百三十五年
晋康帝建元元年凡二年　西洋三百四十三年
晋穆帝永和元年凡十二年　西洋三百四十五年
晋穆帝升平元年凡五年　西洋三百五十七年
晋哀帝隆和元年凡一年　西洋三百六十二年
晋哀帝兴宁元年凡三年　西洋三百六十三年
晋帝奕[1]太和元年凡五年　西洋三百六十六年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凡二年　西洋三百七十一年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凡三年　西洋三百七十三年
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凡二十一年　西洋三百七十六年
晋（孝）〔安〕[2]帝隆安元年凡五年　西洋三百九十七年
晋安帝元兴元年凡三年　西洋四百有二年
晋安帝义熙元年凡十四年　西洋四百有五年
晋恭帝元熙元年凡一年　西洋四百十九年
宋武帝永初元年凡三年　西洋四百二十年
宋（荥阳王）〔少帝〕[3]景平元年凡一年　西洋四百二十三年
宋文帝元嘉元年凡三〔十〕[4]年　西洋四百二十四年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凡三年	西洋四百五十四年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凡八年	西洋四百五十七年
宋明帝泰始元年凡七年	西洋四百六十五年
宋明帝泰豫元年凡一年	西洋四百七十二年
宋主昱元徽元年凡四年	西洋四百七十三年
宋顺帝升明元年凡二年	西洋四百七十七年
齐高帝建元元年凡四年	西洋四百七十九年
齐武帝永明元年凡十一年	西洋四百八十三年
齐明帝建武元年凡四年	西洋四百九十四年
齐明帝永泰元年凡一年	西洋四百九十八年
齐主宝卷永元元年凡二年	西洋四百九十九年
齐和帝中兴元年凡一年	西洋五百有一年
梁武帝天监元年凡十八年	西洋五百有二年
梁武帝晋通元年凡七年	西洋五百二十年
梁武帝大通元年凡二年	西洋五百二十七年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凡六年	西洋五百二十九年
梁武帝大同元年凡十一年	西洋五百三十五年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凡一年	西洋五百四十六年
梁武帝(大)〔太〕[5]清元年凡三年	西洋五百四十七年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凡二年	西洋五百五十年
梁孝元帝承圣元年凡三年	西洋五百五十二年
梁敬帝绍泰元年凡一年	西洋五百五十五年
梁敬帝太平元年凡一年	西洋五百五十六年
陈武帝永定元年凡三年	西洋五百五十七年
陈文帝天嘉元年凡六年	西洋五百六十年
陈文帝天康元年凡一年	西洋五百六十六年

陈主伯宗光大元年凡二年	西洋五百六十七年
陈宣帝（大）〔太〕建[6]元年凡十二年	西洋五百六十九年
隋文帝开皇元年凡二十年	西洋五百八十一年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回教始祖辞世之年
隋文帝仁寿元年凡四年	西洋六百有一年
隋炀帝大业元年凡十二年	西洋六百有五年
隋恭帝义宁元年凡一年	西洋六百十七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凡九年	西洋六百十八年
唐太宗贞观元年凡二十三年	西洋六百二十七年
唐高宗永徽元年凡六年	西洋六百五十年
唐高宗显庆元年凡五年	西洋六百五十六年
唐高宗龙朔元年凡三年	西洋六百六十一年
唐高宗麟德元年凡二年	西洋六百六十四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凡二年	西洋六百六十六年
唐高宗总章元年凡二年	西洋六百六十八年
唐高宗咸亨元年凡四年	西洋六百七十年
唐高宗上元元年凡二年	西洋六百七十四年
唐高宗仪凤元年凡三年	西洋六百七十六年
唐高宗调露元年凡一年	西洋六百七十九年
唐高宗永隆元年凡一年	西洋六百八十年
唐高宗开耀元年凡一年	西洋六百八十一年
唐高宗永淳元年凡一年	西洋六百八十二年
唐高宗宏道元年凡一年	西洋六百八十三年
唐中宗嗣圣元年凡一年	西洋六百八十四年
唐武后则天凡二十年	西洋六百八十五年

唐中宗神龙元年凡二年	西洋七百有五年
唐中宗景龙元年凡三年	西洋七百有七年
唐睿宗景云元年凡二年	西洋七百十年
唐睿宗太极元年凡一年	西洋七百十二年
唐明皇帝开元元年凡二十九年	西洋七百十三年
唐明皇帝天宝元年凡〔二〕十〔7〕四年	西洋七百三十二年
唐肃宗至德元年凡二年	西洋七百五十六年
唐肃宗乾元元年凡二年	西洋七百五十八年
唐肃宗上元元年凡二年	西洋七百六十年
唐肃宗宝应元年凡一年	西洋七百六十二年
唐代宗广德元年凡一年	西洋七百六十三年
唐代宗永泰元年凡二年	西洋七百六十五年
唐代宗大历元年凡十四年	西洋七百六十六年
唐德宗建中元年凡四年	西洋七百八十年
唐德宗兴元元年凡一年	西洋七百八十四年
唐德宗贞元元年凡二十年	西洋七百八十五年
唐顺宗永贞元年凡一年	西洋八百有五年
唐宪宗元和元年凡十五年	西洋八百有六年
唐穆宗长庆元年凡四年	西洋八百二十一年
唐敬宗宝历元年凡二年	西洋八百二十五年
唐文宗太和元年凡九年	西洋八百二十七年
唐文宗开成元年凡五年	西洋八百三十六年
唐武宗会昌元年凡六年	西洋八百四十一年
唐宣宗大中元年凡十三年	西洋八百四十七年
唐懿宗咸通元年凡十四年	西洋八百六十年

唐僖宗乾符元年凡六年	西洋八百七十四年
唐僖宗广明元年凡一年	西洋八百八十年
唐僖宗中和元年凡四年	西洋八百八十一年
唐僖宗光启元年凡三年	西洋八百八十五年
唐僖宗文德元年凡一年	西洋八百八十八年
唐昭宗龙纪元年凡一年	西洋八百八十九年
唐昭宗大顺元年凡二年	西洋八百九十年
唐昭宗景福元年凡二年	西洋八百九十二年
唐昭宗乾宁元年凡四年	西洋八百九十四年
唐昭宗光化元年凡三年	西洋八百九十八年
唐昭宗天复元年凡三年	西洋九百有一年
唐昭宗天佑元年凡三年	西洋九百有四年
梁太祖开平元年凡四年	西洋九百有七年
梁太祖乾化元年凡二年	西洋九百十一年
梁（主瑱）〔末帝〕[8]乾化元年凡二年	西洋九百十三年
梁（主瑱）〔末帝〕贞明元年凡六年	西洋九百十五年
梁（主瑱）〔末帝〕龙德元年凡二年	西洋九百二十一年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凡三年	西洋九百二十三年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凡四年	西洋九百二十六年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凡四年	西洋九百三十年
后唐（潞王）〔末帝〕[9]清泰元年凡二年	西洋九百三十四年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凡八年	西洋九百三十六年

晋主重贵开运元年凡三年	西洋九百四十四年
后汉高祖称晋天福十二年凡一年	西洋九百四十七年
后汉隐帝乾祐元年凡三年	西洋九百四十八年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凡三年	西洋九百五十一年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凡六年	西洋九百五十四年
宋太祖建隆元年凡四年	西洋九百六十年
宋太祖乾德元年凡四年	西洋九百六十四年
宋太祖开宝元年凡八年	西洋九百六十八年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凡八年	西洋九百七十六年
宋太宗雍熙元年凡四年	西洋九百八十四年
宋太宗端拱元年凡二年	西洋九百八十八年
宋太宗淳化元年凡五年	西洋九百九十年
宋太宗至道元年凡三年	西洋九百九十五年
宋真宗咸平元年凡六年	西洋九百九十八年
宋真宗景德元年凡四年	西洋千有四年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凡九年	西洋千有八年
宋真宗天禧元年凡五年	西洋千有十七年
宋真宗乾兴元年凡一年	西洋千二十二年
宋仁宗天圣元年凡九年	西洋千二十三年
宋仁宗明道元年凡一年	西洋千三十二年
宋仁宗景祐元年凡四年	西洋千三十四年
宋仁宗宝元元年凡二年	西洋千三十八年
宋仁宗康定元年凡一年	西洋千四十年
宋仁宗庆历元年凡八年	西洋千四十一年
宋仁宗皇祐元年凡五年	西洋千四十九年
宋仁宗至和元年凡二年	西洋千五十四年

宋仁宗嘉祐元年凡八年	西洋千五十六年
宋英宗治平元年凡四年	西洋千六十四年
宋神宗熙宁元年凡十年	西洋千六十八年
宋神宗元丰元年凡八年	西洋千七十八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凡八年	西洋千八十六年
宋哲宗绍圣元年凡四年	西洋千九十四年
宋哲宗元符元年凡三年	西洋千九十八年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凡一年	西洋千有百一年
宋徽宗崇宁元年凡五年	西洋千有百二年
宋徽宗大观元年凡四年	西洋千有百七年
宋徽宗政和元年凡七年	西洋千有百十一年
宋徽宗重和元年凡一年	西洋千有百十八年
宋徽宗宣和元年凡七年	西洋千有百十九年
宋钦宗靖康元年凡一年	西洋千有百二十六年
宋高宗建炎元年凡四年	西洋千有百二十七年
宋高宗绍兴元年凡三十二年	西洋千有百三十一年
宋孝宗隆兴元年凡二年	西洋千有百六十三年
宋孝宗乾道元年凡九年	西洋千有百六十五年
宋孝宗淳熙元年凡十六年	西洋千有百七十四年
宋（孝）〔光〕[10]宗绍熙元年凡五年	西洋千有百九十年
宋宁宗庆元元年凡六年	西洋千有百九十五年
宋宁宗嘉泰元年凡四年	西洋千二百有一年
宋宁宗开禧元年凡三年。是岁蒙古铁木真灭乃蛮称帝。	西洋千二百有五年
宋宁宗嘉定元年凡十七年	西洋千二百有八年

宋理宗宝庆元年凡三年。其三年元太祖殂。	西洋千二百二十五年
宋理宗绍定元年凡六年。是岁蒙古太宗立。	西洋千二百二十八年
宋理宗端平元年凡三年。是岁金亡	西洋千二百三十四年
宋理宗嘉熙元年凡四年	西洋千二百三十七年
宋理宗淳祐元年凡十二年。蒙古（大）〔太〕宗殂。其五年，定宗始立，阅三年殂。又三年，宪宗始立。	西洋千二百四十一年
宋理宗宝祐元年凡六年	西洋千二百五十三年
宋理宗开庆元年凡一年。是岁蒙古宪宗殂。	西洋千二百五十九年
宋理宗景定元年凡五年。是岁蒙古世祖中统元年。	西洋千二百六十年
宋理宗景定五年凡三十二年。是岁蒙古世祖至元元年	西洋千二百六十四年
宋度宗咸淳元年宋度宗咸淳七年，（岁）古始定国号，曰元。	西洋千二百六十五年
宋帝显德祐元年凡一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	西洋千二百七十五年
宋端宗景炎元年凡（一）〔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二）〔三〕年	西洋千二百七十六年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	西洋千二百七十八年
元成宗元贞元年凡二年	西洋千二百九十五年
元成宗大德元年凡十一年	西洋千二百九十七年
元武宗至大元年凡四年	西洋千三百有八年
元仁宗皇庆元年凡二年	西洋千三百十二年

元仁宗延（祜）〔祐〕元年凡七年	西洋千三百十四年
元英宗至治元年凡三年	西洋千三百二十一年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凡四年	西洋千三百二十四年
元文宗天历元年凡二年	西洋千三百二十八年
元文宗致顺元年凡三年	西洋千三百三十年
元顺帝元统元年凡二年	西洋千三百三十三年
元顺帝至元元年凡六年	西洋千三百三十五年
元顺帝至正元年凡二十七年	西洋千三百四十一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凡三十年	西洋千三百六十八年
明惠帝建文（五）〔元〕年凡（五）〔四〕年	西洋千三百九十八年
明成祖永乐元年凡二十二年	西洋千四百有三年
明仁宗洪熙元年凡一年	西洋千四百二十五年
明宣宗宣德元年凡十年	西洋千四百二十六年
明英宗正统元年凡十四年	西洋千四百三十六年
明景帝景泰元年凡七年	西洋千四百五十年
明英宗复位天顺元年凡八年	西洋千四百五十七年
明宪宗成化元年凡二十三年	西洋千四百六十五年
明孝宗宏治元年凡十八年	西洋千四百八十八年
明武宗正德元年凡十六年	西洋千五百有六年
明世宗嘉靖元年凡四十五年	西洋千五百二十二年
明穆宗隆庆元年凡六年	西洋千五百六十七年
明神宗万历元年凡四十八年	西洋千五百七十三年
明光宗泰昌元年凡一年	西洋千六百二十年
明熹宗天启元年凡七年	西洋千六百二十一年
明（怀）〔思〕宗崇祯元年凡十七年	西洋千六百二十八年

大清顺治元年凡十八年　西洋千六百四十四年
大清康熙元年凡六十年　西洋千六百六十二年
大清雍正元年凡十四年　西洋千七百二十三年
大清乾隆元年凡六十年　西洋千七百三十六年
大清嘉庆元年凡二十五年　西洋千七百九十（八）〔六〕[11]年
大清道光元年　西洋千八百二十一年
大清道光二十一年　西洋千八百四十一年。

附回国教主辞世年月考

梅文鼎曰：据西域斋期，江宁至鸿堂刻单。以康熙庚午五月初三日起，是彼中第九月一日，谓之勒墨藏，一名阿咱而月也。至六月初三日开斋，是彼中第十月一日，谓之绍哇勒，一名答亦月，是为大节。再过一百日，至九月十三日，为彼中第一月第十日，谓之穆哈兰，一名法而干而丁月，其曰为阿叔喇济贫之期，谓之小节。鼎尝以回回历法推本年白羊一日，入第六月之第八日，与此正合。又据斋期云：本年庚午，圣人辞世，共计一千零九十六年。此太阳年。考本单开圣人生死，在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彼为第三月，谓之勒必欧勒敖勿勒，又名虎而达。查西域阿剌必年，是开皇乙未，距今康熙为一千零九十二算，减一为一千零九十一，乃开皇己未春分，至今康熙庚午春分之积年。又查己未年春分，在彼为太阴年之第十二月初五日。以距算一千零九十一，减圣人辞世千零九十六，相差五年。逆推之，得开皇十四年甲寅，为圣人辞世之年。约计甲寅至己未此五年中，节气与月分，差闰五十五日，则甲寅春分，当在彼中第十月之初。圣人辞世既是第三月，则

在春分前七个月为处暑月，即今七月也。自开皇甲寅七月十四日，圣人辞世，至今康熙庚午七月十四日，正得一千零九十六年，故曰共计一千零九十六年也。据此，则开皇十四年甲寅，是彼中圣人辞世之年。薛仪甫谓回回历，盖以此而误。又按教主以第三月辞世，而其年春分则在第十月。今彼以第十月一日为大节，盖为此也。

《西域水道（记）〔纪〕》曰：喀城外，回教和卓祠堂门外，刻石柱纪年，一年一画，以派噶木巴尔初生为元年。派噶木巴尔于四月初十日成道，六十三岁而卒。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为彼中第一千二百三十三年之终。按回回术，有太阳年，彼中谓之宫分。有太阴年，彼中谓之月分。斋期以太阴年为准，数至第十二月则斋，斋满日相庆为正旦。斋月，即彼中十二月，所谓月一日，又不在朔，以见新月为准。历十二月为一岁，有闰日无闰月，故岁首无定月，大率每间二年，递早一月。如元年岁首在十月，三年则在九月，五年则在八月之类。今以初二日为岁除，是用太阴法，见新月为岁首也。明史曰：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闰十一日，言太阴年也。准此论之，计三十年，应有一万六百三十一日；则一千二百三十三年，积四十三万六千九百三十四日，又十分日之一。以回回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一百二十八分之三，十一约之，得一千一百九十六年又一百四日半弱。从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逆数之，当托始于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初三日也。源案：此所考与梅文鼎互异。然自昔皆称回教始于隋开皇初，则梅文鼎所考是也。此石柱所纪或回教第二世教祖托始之年，非穆罕默特之年欤？

附佛生灭年岁

俞氏正燮，谓道家有老子化胡成佛之说，谓佛生周敬王二年，

灭于考王三年。在老子出关西逝之后，僧徒力避此谤，故推而前之，曰：周庄王九年，恒星不见时生。《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又推而前之，曰：周桓王时生。释道安《二教论》、《宋史・律历志》。又推而前之，曰：平王时生。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及《法苑珠林》。又推而前之，曰穆王时生。《（道）〔通〕[12]历》云：佛以孝王元年入涅槃。又推而前之，曰：昭王时生。一、唐僧智深《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引《周书・异记》。二、《法苑珠林》。三、宋僧契嵩《传法正宗记》。又推而前之，曰：殷末生。晋法显《佛国记》佛涅槃至晋义熙千四百九十七年，灭度当周成王时，则生当殷武乙时。又推而前之，曰：夏时生。唐僧道宣《感通记》，又《蒙古源流》，述唐太宗文成公主嫁吐蕃时，距佛涅槃二千七百五十余年。元太祖距佛涅槃时，三千三百余年。皆当生于夏初，诞不可信。源按唐元奘《西域记》云：佛灭之岁，诸部异议，言佛没至大唐龙朔三年，经千二百年。或云千三百年，或云千五百年，或云未满千年。此诸说惟初、二条，庶近详实。盖唐高宗龙朔三年，当耶稣之六百六十三年，距周匡王佛灭之岁千二百六十五年。此乃质诸佛经正法像法之悬记，沸星下降之符验，印度相传之年数，信而有征，非避化胡之诮，而推诸前也。佛灭度距耶稣生六百零二年，但除三四岁，即在五百余年限内。经举大数，不以三四载为损益。且《佛母泥洹经》言正法当住千年以度，女人出家减五百年，是则正法本自赢而缩，故佛力余庆稍延数载不足为异。若如道家化胡之说，谓佛生周敬王二年，《南史・顾欢传》引《道经元妙篇》。则灭度于考王三年，距汉元寿初耶稣之岁，仅四百四十二年，而正法五百更少，决不可合矣。故正史所载，佛生当周庄王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之岁；一则与佛经沸星出时降生王宫之符应合；二则与佛经正法五百，像法千年之悬记合；三则与印度相传佛灭度至唐龙朔千有二三百年之传闻合。请以息道释之讼，

决今古之疑。

【注】

〔1〕即东晋废帝海西公司马奕。

〔2〕按中国历史纪年表，改“孝”为“安”。

〔3〕据中国历史纪年表，改“荣阳王”为“少帝”。

〔4〕据中国历史纪年表，补“十”。

〔5〕据中国历史纪年表，改“大”为“太”。

〔6〕据中国历史纪年表，改“大”为“太”。

〔7〕据中国历史纪年表，补“二”。

〔8〕据中国历史纪年表，改“主瑱”为“末帝”。

〔9〕据中国历史纪年表，改“潞王”为“末帝”。

〔10〕据中国历史纪年表，改“孝”为“光”。

〔11〕按中国历史纪年表，改“八”为“六”。

〔12〕按甘本改“道”为“通”。

海国图志卷七十四

邵阳魏源撰

国地总论上原无，今补。

释五大洲

梵典分大地为四大洲，《西洋图说》得其二焉，而强割为五为四。考万历中利马窦所绘《万国地图》及国朝南怀仁之《坤舆图说》，与天启中艾儒略之《职方外纪图》皆以地为圆体，故分前后二图。其一，南抵五印度海，北至鄂罗斯冰海[1]，东尽日本、朝鲜，西兼葱岭以西，是为中国、阿细亚洲。一作亚细亚，一作阿西阿。其西北之欧罗巴洲，西南之利未亚洲，则皆以地中海为界。地中海以北为欧罗巴洲，南抵地中海，北负冰海，广万有千二百五十里，长二万三千里。地中海以南为利未亚洲。北起地中海，南至大浪山海[2]，广十度，东西长七十八度。两洲之西，皆尽西洋大海，两洲之东，则皆与阿细亚洲相连。利未亚之东，则以西红海与阿细亚洲为界。欧罗巴洲之东，则以阿被河[3]及北高海[4]与阿细亚洲为界，此第一图也。又有南墨利加洲[5]，北墨利加洲。墨利加今译为米利坚。二洲一峡相连，中分南北，其地东南相距百有八十度，南洲南北四十二度，北洲如之，此第二图也。图中诸国，风俗物产疆域气候，瓜区豆剖，指掌画沙，质诸闽粤互市之番舶，重译献琛之贡使，事多征实，语

非凿空，似可以尽富媪之形势，穷四洲之方位。然以说征图，实止二洲，无所谓四、五也。《说文》：水中可居（日）〔曰〕洲，其谊盖起于洪水以前；及降邱宅土以后，因而不改，后世偏旁加水为洲。故邹衍谈天，则裨海所环曰神州。释典论地，则咸海所画为四洲。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未可以陆地所通，区为渚屿之国。今欧罗巴、利未亚之山，皆发脉葱岭，逦迤而尽于西海[6]，是即以葱岭东西画为二洲尚不可，况于葱岭迤西之地，强指一河一泊为界。而职方外纪之阿细亚，与欧罗巴二图，一则界以大乃河[7]，一则界以阿被河。此二河者，一在里海之西，一在葱岭之东，相去二十余度，计五千余里。循前图，大乃河则西侵欧罗巴之界；依后图，阿被河则东侵阿细亚之界。究竟此二河中五千余里之地，属彼洲乎属此洲乎？譬之剖中原为南北，图南朝者则以黄河为界，图北朝者则以江淮为界。毕竟此江北河南数千里，属南乎，属北乎？地中海本非西海，特以亘二域之中，袤将万里，阔二三千里，与西海相灌输，即《后汉书》（太）〔大〕秦、条支二国所隔之西海。是古书所言西海皆即地中海，今既知有大西海环其外，而反指地中海南北为二洲，不蹈汉人故辙乎？至墨利加四面环海，地数万里，洵别为一大洲。惟不得以其中央地狭，而判之为二，与前图同弊。西人既寻得墨利加之后，复念地为圆体，更西应亦可至东。因更航海西寻数年，复得南极下墨瓦蜡之地[8]。因并南、北墨利加为一洲，而以新得之地为第五洲。然未尝测其南极高距之度数，江河入海之津口，衣冠人物之形状，以告天下后世；第言平原漭荡，萤火星流则尚未晤一人，虽至其地，与未至等。故佛经所谓四大洲者，西人止得其二，而余未之闻焉。或曰：此二洲者于释典四洲，当为何洲？曰阿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共为南赡部洲也；南北墨利加，则为西牛货洲也。梵典言赡部洲中有四主，东

人主，即震旦；南象主，即印度；北马主，即蒙古、哈萨克；西宝主，即大、小西洋。是欧罗巴、利未亚皆属赡部洲之明证。至北具卢洲则隔于北冰海，故海船无绕北海而归之事。东神胜洲则阻于南冰海，故西舶虽能至南极左右，睹其地而不能遇其人。南怀仁坤舆图说，顾辟释典四洲之谊，谓南洲当在赤道温带以下，不当以赡部为南洲。是盖泥南极北极为南北，不知释氏以北极南极分上下，而以前后左右为四方，同于儒家六合之谊。其谓天顶为北者，乃中土人一方斜睨之见。其实天顶辰极岂偏于北，又安得以南极为南乎？释典又名四洲曰：南阎浮提、西瞿耶尼州、东弗婆提州、北郁单越州。故《起世经》言：南阎浮提曰正中时，东弗婆提曰则始没，西瞿耶尼日则初出，北郁单越正当夜半。易地亦然。又阎浮提州所谓西方，瞿耶尼州以为东方；瞿尼州所谓西方郁单越州以为东方。郁单越州所谓西方，弗婆提州以为东方。弗婆提州所谓西方，阎浮提州以为东方。南北亦然。《楼炭经》云：日绕须弥山，东方日出，南方夜半；西方日人，北方日中。如是右旋，更为昼夜。释典四大洲之谊如是，释典四方之谊如是。请以告西洋之分二大洲为四、为五者，并以告西洋之泥南北二极为南北者。

问释典言佛降生，必于大地之中；故印度据南洋、小西洋之间，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西印度为天主所生之如德亚，及回教主所生之天方国，皆居阿细亚洲之西，利未亚洲之东，夹南海、地中海之际。故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其尊西印度如佛教尊中印度等。是二洲适中之地，自古异人所挺生。然谓居二洲东西之中可也，其地皆偏濒南海，乌得为全洲之中？曰释典不言居赡部之中，而言居大地之中，则是据南北二极言之。二极之中为赤道，近二极皆为冷带，稍离极为温带，正当赤道下为热带。南洋各国，正当赤道下，距南北

极度数皆均等，其地终年恒燠，是则正当地球南北之中，又正当赡部洲东西之中，故彼自命为中国也。使专据赡部洲言之，则正中莫如葱岭；而环葱岭左右，古今但为游牧部落，不闻产一英杰何耶？故曰东海有圣人出焉，西海有圣人出焉；圣人之出，必在海滨。扶舆磅礴之气，必至平原近海，如雍、冀、青、兖，而后刚杀始尽，冲和始钟。惟是印度正当热带，地过炎燠，人多裸袒。而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西洋温带之地，则为地中海所占；而欧罗巴亦偏于冷带，利未亚亦偏于热带。故儒、佛、回教、天主教皆主阿细亚洲，天文算法奇器亦皆创自阿细亚，而后流被于欧罗巴洲。至利未亚洲之腹地，周万余里，万山环之，不与他国往来。故虽以麦西国亚昆心[9]域国之声名文物，亦不通中国。而西洋市船所至，则仅其边隅黑奴乌鬼之区而已。是则又以濒海为糟粕，腹内为精英，地不灵者人不杰，信哉！小西洋、〔利未〕亚洲濒海之地，多产黑人，欧罗巴商舟过之，多买为奴，供役使。明史谓之乌鬼。今沿其称，呼西洋为鬼子。然白夷与黑夷，各产各地，相去数万里，岂惟非一国，并非一洲。今谓黑奴为乌鬼可也，并谓白夷为白鬼则大不可。至南北墨利加洲，地广数万里，与赡部洲同其大，明代始与赡部相通。而自明以前，其洲中数千载，不过草木蕃殖，游牧射猎，竟无创教治世之圣人。及各国开垦通商，始知有天方、天主等教。释典言佛出世，必在浮提州，其三州皆无佛，乃竟并天主、天方之教而无之，则赡部洲为四洲之冠何疑焉。欧罗巴、利未亚，皆奉天主、天方之教。而天主、天方并产西印度，佛教则产中印度，与儒教产震旦相等。而欧罗巴未闻产一教主，则赡部洲内，又以阿细亚冠彼二洲何疑焉。

墨利加洲，当为释典之西牛货州，非臆度也。《坤舆图说》、

《职方外纪》言墨利加洲之孛露国、金加西腊国，地出金银，天下称首。百物皆贵，惟银至贱；其矿有四坑，役者常三万人。国王什取其一，七日约得课三万。而《贸易通志》言北墨利加洲之麦西可[10]国，有金银厂，明万历至今，银岁出口者千余万圆，岁进口货价千二百万（图）〔圆〕。南墨利加洲之伯路国，即前之孛露也。金银山最著，昔为西班牙夺据，岁出银数百万至千万圆不等。近日，国人恢复自治，开矿日旺。又云：当明嘉靖时，西洋闻此金山银岭之名，于是西班牙、葡萄牙国，以兵夺据其地，所获无算，金条满屋，每骑兵各赐二万圆，步兵各赐万余圆，武官各分数万圆。其后每年所出之数，金七百余万圆，银千有百余万圆。有某金厂，自开之后，所出共计万万五千万圆，皆载回西班牙国，铸造番饼[11]，广布天下。至今三百年，开凿无穷无尽。后因西班牙国兵暴虐，孛露人不服，起义驱逐，自立国王，招来商贾。于是英吉利、荷兰之商，岁运银回国，约五六百万圆，银价渐贱，货价渐昂，始停止运银进口；俟他日银价起时，再运之以平价。然则天下贸易之商，莫盛于欧罗巴；金银之产，莫盛于墨利加。一为西方宝主，一为西牛货洲何疑焉？今广东贸易，惟弥利坚国[12]，岁有进口银四十万圆；而欧罗巴则专以鸦片耗中国之币，故弥利坚于我有益无损，英夷于我有损而无益。

问曰：赡部洲之西方宝主，南方象主，北方马主，则诚然矣。人则四方所同，何独以人主归之东方？曰：请以西夷之书征之。《澳门新闻录》曰：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生齿之繁，无国可比。即如俄罗斯地方百四十一万四千四百方里，户口不过四千一百九十二万五千名。而中国只湖广一省，广不过十四万四百七十方里，已有户口四千五百零二万名；江南地方九万二千九百方里，户口即有七千二百万名。由此观之，中国只一省，即抵佛兰

西、英吉利、欧罗巴特厘阿三国之人民。又《华事夷言》曰：中国繁庶，甲乎四海。但即广东一省之人，可敌他方十余国。各国皆地广人稀，即印度户口最稠，亦尚有旷土。中国则不惟平地皆田，即山巅岭侧，无不层层开垦，寸壤不遗。其散布于海外各国者，尚不知凡几。其繁庶诚四海所未有。由是观之，则东方之宜人。信矣！观墨利加洲南北数万里，明季，欧罗巴各国，争往开之，各辟草莱，立城市，竟如自古无人之荒岛。近即回部之西四城，膏腴可垦者，动数万顷，中国有之乎？至北方马主不特蒙古、哈萨克、布鲁特为然，即再北而俄罗斯，其东北际海之地，亦产名马，以游牧为生，骑射为俗。见《异域录》及本志，则马主之说亦信矣。即其所言衡之，则四主中亦自以人主为上。

问西洋舟船所至，止有二洲，则释典此外尚有第三、第四洲，信乎？曰：此外必有二洲，不独释典言之也，即以西人所制地球观之，两洲实止居全地之半。自中国日本以东，更无大国。其海跨越赤道南北周八万余里，且多在温带寒暑均平之区，尚胜地球北极下冷带有人之地，岂冷带有人而温带反无人乎？赤道以南，空地亦周七万余里，其地在南极冷带者半，在温带者亦半，温带以下，亦必有国土居民。西人游迹偶至，名之曰墨瓦蜡泥加[13]，而不能详其度数形势。岂既有其地，而竟无其人乎？然则东神胜洲，北具卢洲之地，即据地球所余之空度？亦凿凿当有二洲，又何疑焉？惟释典所云南北东西四洲，实不以二极分南北，故自赡部以外，未可指其孰为东州，孰为北州。

释昆仑上

昆仑即葱岭，葱岭即河源之阿耨达池，非弱水条支西海之地，

《淮南子》、《十洲记》等非金城临羌之石室，《汉书地理志》，金城即临羌县。西北有王母石室，及弱水昆仑山祠。临羌在今西宁府。《汉志》特言望祭于此耳，未尝言昆仑山在其地。非青海之大积石，元都实说。非吐番之闷摩黎山，唐人刘元鼎说。亦非后藏阿里之冈底斯山也。康熙中，理藩院主事胜住，偕剌麻绘西藏、青海地图归奏如此。盖前之一说，由误混昆仑于须弥，次三说，由误执青海及吐番河为河源；最后一说，由误指阿耨达山在西藏。今不暇言弱水条支之荒诞，辨详于后。与金城积石闷摩黎之浅近；请先辨冈底斯山。康熙时，回疆未入版图，奉使剌麻，惟知自侈蕃地山水，遂以后藏阿里之高山，当昆仑、当阿耨达，谓天下三条四列之山，皆祖诸此。故番语冈底斯译言众山水之根。又以其山所出支河，译以马口、牛口、象口、孔雀口，附会于阿耨达四水。请先征其不合。一则，儒言昆仑，释言阿耨达，皆居大地之中。今阿里西南徼外之冈底斯山，偏近南海，绝非域中。二则，昆（伦）〔仑〕为河所源，今冈底斯山，距青海重出之河源五千余里，距于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初出之河源，亦三千余里，乌睹所谓河出昆仑者乎？三则，阿耨达池出四大水，分归四大海。今冈底斯山东出者，惟一槟榔江，会大金沙江入缅甸南海；其西出之狼楚、麻楚、拉楚三水，又皆合赴恒河入南海，并无入东海、西海、北海之水。况康泰《扶南传》，恒水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则此后藏入恒河三支，亦非远源嫡派。四则，言阿耨达池在山顶，非山麓。盖众山之太祖，必为众水之天潢。今冈底斯山前面二湖，在麓非顶，且不通四面支河，安能为万水之源。五则，《西北域记》言：冈底斯山在乌斯藏西南，（县）〔悬〕崖峭壁，积高凝冰，山巅清泉百道，奋涌争流。自巅至麓，既见又伏四面如狮、如象、如马、如禽，西北走喀齐，西南走天竺，为各山之鼻祖，然广袤不及二百里，高才五百丈云云。是其高大不及

葱岭十分之一，安能为宇内最高之山？然则昆仑果安在？请十征之儒籍，一征之释典，一征之西洋图说，一征之本朝纪载，而知众山之祖乃葱岭，而非冈底斯山。所谓河源出阿耨达者，乃葱岭脊上之大龙池，回语谓之哈喇淖尔，果为四大源所出之昆仑也。《山海经·西山经》曰：昆仑之邱，实维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众达；赤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杅。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邱。是盖以洋水西流，为注雷翥海之河，赤水南流，为注南海之恒河，黑水当为注北海之阿被河。惟河水南流，为注中国之黄河。吴省兰《河源考》，以赤水为喀什噶尔之乌兰河，黑水为叶尔羌之喀喇河。然经文别出河水于三水之外，不应复出河源。而黑水西流，亦乖东注之义。证一也。史记大宛传：张骞使西域还，为天子言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则）〔水〕[14]东流注盐泽[15]，潜行地下；其南（则）〔水〕河源出焉，多玉石。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其后，汉使穷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曰昆仑。考张骞仅至于阗，未至葱岭，故有乌睹昆仑之语。而岭西水皆西流，则已闻诸于阗之人，是亦明以葱岭为昆仑。盖汉时于阗国大，西有葱岭，曷尝以于阗南山当昆仑耶？南山脊外之水能人西海耶？《水经注》引《凉土异物志》云：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人大海，东为河源，即《禹记》所谓昆仑。又言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出岐沙谷，东流径无雷、依耐、蒲犁、疏勒、皮山、莎车各国为河源，一西径（循休）休循[16]难兜、罽宾、月氏各国，至安息而注雷翥海[17]。葱岭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其城南。是昆仑确为河源，确居地中，分注东西各海。证二也。《尔雅》曰河出昆仑

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今星宿海甫出，即灿若黄金，安得色白，安有渠，并安得为昆仑之虚？惟葱岭河源银涛练浪《西域水道记》曰：登阿赖山颠，望大龙池，银涛一片，上涵天光。而其所并千七百渠者，即回部所受千百支干之水，皆在未至蒲昌海星宿海以前。是《尔雅》色白，指葱岭之源，色黄指星宿海之源。知河源为昆仑，尤必知河所初出之源为真昆仑。证三也。《尔雅》又言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玗）〔玕〕焉。今葱岭产美玉，见元刘郁《西使记》。环葱岭之叶尔羌、和阗、温都斯坦，皆出美玉。讵青海所有，讵冈底斯山所有。证四也。《汉书·西域传》：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源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按蒲昌海，即今回疆之罗布淖尔，受和阗河，及葱岭南、北河，是为二源。葱岭南河，出叶尔羌山中；葱岭北河，则出喀什噶尔西千余里之大龙池，是为黄河最远之正源。故《史记》引《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里，其上有瑶池。瑶池，即大黑龙池也。出葱岭者其正源，出和阗者其旁源。葱岭河经喀什噶尔，东会叶尔羌河，又东始会于阗河，源流广大，视和阗河数倍。和阗两岸沙积，水多湮渗。而葱岭源数千里，或分或合，不渗于沙，不隔于岭，自古数河源必于此，则推昆仑者必于此，虽于阗之旁源尚不敢并，况他说乎。证五也。《山海经》：华山七千七百六十七里，曰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水经注》称盐泽之水，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即浑泡之谓。郭注，泑泽即盐泽，山形有缺不周匝处，因名不周。盖葱岭左干为天山，右干为南山，包回疆西南北三面，惟缺东面形如半规，而虚其中，河源蒲昌海出焉。是则葱岭即昆仑即不周之山。故《淮南子》称不周之山为天柱，而七千七百余里，正葱岭距华山之里

数。证六也。吴省兰《河源考》曰西域大势，四隆中洼而罗布淖尔。适当其洼处，凡葱岭之东，嘉峪关之西，天山之阳，南山之阴，纵横数千里，一涓一滴，于是汇归。惟以东南方一隅，为泄水之尾闾，虽流沙间隔千里，而水不流行于沙面，必贯输于沙底，虽无显赴之迹，可决其潜发之源。魏游雅曰：易言天与水违行，今自葱岭以西，水皆西流，则易之所及，葱岭以东耳。说文：丠土之高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丠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是则昆仑丠为地之主名。故说文以丠属昆仑。若冈底斯山，则在中国之西南，而中国在其东北，与说文中邦在昆仑丠南不合矣。证七也。昆仑，众山太祖，故《十洲记》云：昆仑有四角大山，为其支辅，冈底斯山乃其南干之大宗。但可谓由葱岭南转而为冈底斯，岂反由冈底斯而发葱岭。何者？山之所趋，水亦从之。如果山脉自后藏趋北转西至回部而为葱岭，则其水皆应从山脉北流。何故？后藏之澜沧江、之怒江、之龙川江、之大金沙江，皆由云南经缅甸、安南以入南海，无一北流之水乎？是知冈底斯山特葱岭南干之主峰，而葱岭北干，则循塞垣趋朝鲜涉貊，与鄂罗斯分界；南干则包乌斯藏、滇、粤，尽于缅甸、暹罗，与五印度分界。故《汉书》西域三十六国，惟在葱岭东者，皆属都护，而葱岭以西无之。我朝声教所讫，亦以葱岭为断。虽元代初年，尽吞葱岭以西各国，分建藩封，卒皆尾大鞭长，不受控制。岂独兵力不逮，亦天地大气之自为界限欤？证九也。《元史·郭宝玉传》：太祖征西域人铁山，屯大雪山前，谷中雪深二丈，乃祷山川神，封昆仑为元极王，大盐池为惠济王。刘郁《西使记》：逾别石兰，过忽牵河。土人言黄河源出南大山，地多产玉，疑为昆仑。是元人亦明知葱岭河源为昆仑。证十也。更征释典，言昆仑即阿耨达山者，始于康泰《扶南传》及《佛图调传》。并见《水经注》，阿耨达亦名无热（三）〔山〕。言阿耨达池出四大

水注四大海者，见于《长阿含经》。经云雪山顶上有阿耨达池，纵广五十由旬。池东有恒伽河，从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东南海。池南有新头河，从（师）〔狮〕子口出，从五百河入西南海。池西有博义河，从马口出，从五百河入西北海。池北有斯佗河，从象口出，从五百河入东北海。及唐僧元奘《西域记》记曰：赡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即阿耨达，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西出缚刍河入西北海，南出新度河，入西南海，东出殑伽河，入东南海，北出徙多河。徙多河，潜流地下，出积石山，为中国河源。阿那婆答，即阿耨达之转音。新头河、新度河，皆印度河之转音。而《华严音义》述之曰：香山顶上有阿耨达池，四面各流出一河。东面斯陀河，出金刚（师）〔狮〕子口；南面恒伽河[18]，出银象口；西面信度河，出金牛口北；面缚刍河，出琉璃马口。面阿耨达池所在，则《西域记》征之曰，自商弥国境东北，逾山七百余里，至波密罗川。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之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川中有大龙池，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据大葱岭内，当赡部洲中，其地最高也，其水澄清甘美。池东派一大水东流，东北至疏勒国，西界与徙多河合而东。汉疏勒国，唐之佉沙国，今喀什噶尔也。徙多河已见前。西北一大流，与缚刍河合面西，至达摩諦悉国。按徙多河即斯佗河、缚刍河即博义河，新头河即信度河，一名印度河，即恒河正源也。印度河复中分二流，为东西两恒河，同注南海。别详《印度恒河考》。缚刍河则西流正支，其达摩悉諦国，即今葱岭西之什克南部也。惟入北海之阿被河，虽出葱岭北干，而不出龙池，故《淮南子》有黄水三周复所之说。盖重源潜发，犹罗布淖尔之发为星宿海，唐人不知此义故强以缚刍河为北注，而以印度河为西注。辨见《恒河考》。此乃直指葱岭脊上之大龙池为阿耨达池，即唐元奘取经归途溺象之地。玄奘还至于阗国，上表云：今已越葱岭，渡波密罗川，还达于阗，为大象溺死，经卷众多，未有鞍乘。亦即僧惠生至葱岭顶盘陀国，见脊水西流之地。《洛阳伽蓝记》：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四日至顶，约半天矣。汉盘陀国，正在山顶。

葱岭以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也。亦即《唐书西域传》所指热海[19]之地。《唐书》：葱岭水南流者，经中国入于海；北流者，经胡地，入于海。北三日行度雪海，由勃达岭，北行赢千里得细叶川。东曰热海，地寒不冻，川长千里，自此抵西海矣。亦即元太祖军至雪山祷神封祭之地。见前《元史》条下。亦即乾隆中，官兵追霍集占，未至拔达克山，沿岸鏖战之地。乾隆二十四年，回酋霍集占将投拔达克山；官军追至哈喇淖尔，遥望五六十里外，有尘起。越二日，追及于和什克珠库岭，盖自池东追至池西也。拔达克山，近古罽宾国，道有三池，盘石阪临峥嵘不测之深即经此龙池也。《北史》波知国有三池，大者龙王，中者龙妇，小者龙子；行人投祭乃过，亦即此也。亦即道光初官兵追张格尔至阿赖山顶，望脊水西流之地。阿赖布鲁特游牧地在葱岭脊汉盘陀国也。追张格尔事，见圣武记登阿赖望龙池，见《西域水道记》。知阿耨池，则知河源；知河源，则知昆仑据大地之中，当万国孔道，且汇巨浸于万仞峰颠，分注四大海，宇内断无其匹。番语黑曰哈喇，池曰淖尔。以水色青黑得名黑龙池之称。阿耨达与称哈喇淖尔，华梵翻切皆同，阿达即哈喇之转音，耨即淖之殊字。非若冈底斯之音义暌隔。且西番语谓雪为冈，梵语雪为底斯，合番梵皆谓雪山，无谓山水根之谊。审音辨物，其将安从？葱岭亦名雪山，亦名香山。而《西域记》则称在香山之南，雪山之北者，盖葱岭西北出之干为香山。故《释迦氏谱》引《阎浮图》，有葱岭西据香山之说。其东出二干，一为回疆北路之天山，一为和阗之南山。而南北二山，皆可称雪。故《西域记》有葱岭据两雪山间之语。盖对文则别，散文则通。《坤舆图说》有高八十里之理弗依山在葱岭以西，鄂罗斯境内，其高次于葱岭，当即香山矣。邹衍以后，异端蜂起。于是《十洲记》及《河图》、《玉版》等书，混昆仑于须弥，以海水绕之，为弱水环之，昆仑既不若是之大。后世若唐杨筠松以须弥为四大干山之祖，则又混须弥于昆仑，须弥又不若是之小。《西域闻见录》疑温都斯坦迤西大泽中高山，即绕日之峰。尤为踳缪。岂知释典《起世经》，言须弥为

西洲地之中心，昆仑为阎浮提之中心，是梵书言须弥者，地顶也。地心上值天顶，正北极下半年为昼夜之地；故言日月绕须弥，其外大咸海环之，于海中有四大洲。而昆仑特南赡部洲中之高山，乃须弥南而之一隅；乌得以当全地之须弥哉？是释典以昆仑为南赡部洲之中央，即阿耨达山。与《河图·括地象》所称地中央曰昆仑，其东南万五千里曰神州之说合。与《穆天子传》昆仑去宗周、涧瀍，万有一千里之数亦合。《山海经》：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自〔昆仑至〕[20]积石千七百四十里，自积石出陇西郡至洛，准地志可五千余里。又《穆天子传》：天子自昆仑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千）〔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又昆仑瑶池，去宗周万一千一百里。此并以葱岭为昆仑，故里数信而有征，非同他书五万里、七万里、十万里、四十六万里之异说。郦道元顾不信，而信东方朔、《淮南子》等书，幻等蜃市，诞拟蓬壶；岂惟儒书所不合，抑释典所不屑道，西洋畴人所不屑谭，何者？南怀仁《坤舆图说》：宇内名山凡九，自西洋高十三里之山起，愈东则愈高，有高二三十里者，有高四十余里者，有高八十余里者；其末最高之山，名曰高驾所山[21]，在阿细亚洲境内，高百有三十里。详见本志总论第四十六卷。夫中华在葱岭之东，则山脉自西来，愈西愈高，高至葱岭而止。西洋在葱岭西，则山脉自东往，愈东愈高，亦高自葱岭而始。山居东西正中，虽译名不同，而宇内高山独推亚细亚洲，为欧罗巴洲各山所不及，谓非葱岭而何？以万山之祖当万国之中，谓非昆仑而何？更征以本朝掌故。乾隆四十七年遣使穷河源归。诏曰《史记》、《汉书》，皆言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海，其东流注盐泽，潜行地下，南出为河源。今回部诸水，皆潴蒲昌海，伏地千里，至青海而始出，正犹济水之三伏

三见，则昆仑当在回都之西距此万里。康熙中，锡拉寻河源归，奏言贵德堡西，有三支河，名昆都仑。蒙古谓横为昆都伦，言有三横水入于河也。然则回部所谓昆仑山者，亦当为横岭，而不当如元都实牵青海之昆都仑河为回部之昆仑山。至矣哉！圣智周六合，圣训炳万古，如赫曦之豁蒙瞀。自后《皇清通志》及松筠《西陲总统事略》，皆本斯谊。曰：黄河近源，在星宿海西三百余里；远源则为回部极西之葱岭，在喀什噶尔、叶尔羌西千余里。蒙古谓天山、冰岭皆名曰昆都仑，急呼则曰昆仑云云。虽语焉不详，要之昆仑当为葱岭，非青海、非吐番后藏，固已折衷。大圣诞告中外，使康熙世回部早同车书，则圣祖是论，固当先高宗而发之。昔之有天下者，疆域褊狭，多不能有昆仑；能有昆仑，能知昆仑为河源者，皆自我大清高宗纯皇帝始。而拘墟瞀儒，犹或泥于康熙朝论定，未有知葱岭河源之后说者，岂以前说于阿耨达池，附会较详，而后说未之及欤，谨勾稽本末，具图及说，绎阐两圣人先后同揆之义，轩轩并揭天地。又以谓国家抚有西域主，名山川列正祭、随祭者十有六，不当反遗昆仑，太祖非所以母元气，纲万灵，符古者祭海先河之谊。

释昆仑下

问曰昆仑之为葱岭，龙池之为阿耨达，信已。顾释典言四水分注四海，西今考玄奘《西域记》与徐氏《西域水道记图》，则龙池所出，实止三水。东为中国河源，南为恒河、印度河同源，西为缚刍河源。唐人欲合佛经四水，故以印度河当西注，以缚刍河当北注。今子谓印度河即西恒河与东恒河同源，分注南海，无西注之迹。然则缚刍一河，将分注西北两海耶？又佛经言阿耨达四

水，皆云绕池一匝，从五百河入于大海。后人袭其说，谓河源绕昆仑西北及南，而后东流者。官书驳之，谓昆仑大山非岛屿比，河安能绕其西北南三面，而复折东以行耶？曰：是说也，惟《淮南子》得之。曰：昆仑有疏圃之池，河水出其东北陬，赤水出其东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黄水三周复其源。凡此四水，地之神灵，以运万物。是明言昆仑流出者惟三水，河水即黄河，赤水即恒河，洋水即缚刍河。其一则伏流潜发，犹《水经》述蒲昌海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者，其为阿被河之潜脉无疑。《职方外纪》及南怀仁《图》曰：阿被河源，一出大布里山，即葱岭北干乌拉岭[22]。一出基台湖，即宰桑泊[23]。北注冰海，首尾七千二百里。河冻开时，有大冰如山岳，冲击两岸，旁溢千二百里，土人迁居入山避之。盖葱岭北干为乌拉岭，其岭西北有帕付林高山，峙出诸山之上，冬夏积雪，人不能至，即大布里山也。其低平处高不过三百丈，而长则自北海至里海，为阿细亚、欧罗巴二洲之界，亦为俄罗斯东北藩属之界，距阿尔台山[24]起处不远。《四洲志》。山巅岭上，随处流泉，虽最高处亦甚泥泞。其岭东出乌拉河[25]、托波尔河，俱东北归厄尔齐斯河[26]入北海。《异域录》。案：乌拉岭随地流泉，沮洳泥泞，即潜源重发同于星宿海之证。故怀仁《图说》谓大布里山在俄罗斯境内。案《四洲志》称为乌拉岭。《异域录》称为佛落克岭。盖岭东出乌拉河，岭西出佛落克河，故各据所出之河以名之也。岭西之水，下游会佛尔格河，一作窝尔加[27]。其水不北流，而南注入腾吉斯海[28]。土尔扈特游牧其地，称之曰厄济尔河。《异域录》。又赛马尔罕之纳林河，亦自东南来会之，是则葱岭以西，更无北注之水；其北注者，惟乌拉岭东之厄尔齐斯河，为北流第一大干。故怀仁《图说》列阿被河于阿细亚洲，不列于欧罗巴洲也。盖缚刍河出池以后，始汇于雷翥海，而后再出潜源。阿被河则不出池，即伏流地下，发

（干）〔于〕乌拉岭为潜源。观此而《淮南》三周复所之义明，而佛经阿耨达四水皆绕池一匝之谊亦明矣。《山海经》言昆仑之邱，出河水、赤水、洋水、黑水，与《淮南》同；惟易黄水为黑水。考蒲昌海[29]水青黑，重发于星宿川则黄。以此例阿被河，盖《淮南》预指其重源，故黄之，《山海经》惟据龙池之初源，故黑之也。唐代诸僧，求北注之水于葱岭以西而不得，于是强印度河为西流，强缚刍河为北注。姑无论恒河诬謬，与佛经不合，试问缚刍河[30]之水，果何归宿耶？夫缚刍河为龙池西出之正流，即《水经注》所谓：有妫水潜发葱岭西，径（循休）〔休循〕难兜、罽宾国北、月氐、安息国南，与蜺罗蚑褫水，同注雷翥海者也。即《元史》之阿母河，亦作暗布河，亦作阿梅河。元设行中书省，以控制西域者也。亦即南怀仁《坤舆图》：入咸海之阿书河，其上游（日）〔曰〕亚被亚河，（日）〔曰〕亚母湖者也。阿母、阿书即缚刍之音转。其水右并叶河，叶河出葱岭北原西北流，径石国、康国、米国、何国、史国等地。见《大唐西域记》，一作素叶川。即今纳林河，径敖罕、西哈萨克人咸海者。左受乌浒河，径吐贺罗月支国。见《后汉书》、《新唐书》一作马浒河。即《水经注》之蜺罗蚑褫水，出阿耨达山之北，西径纠尸罗国、四大塔、犍陀卫国，至安息注雷翥海者。雷翥海即里海。一名咸海，一名北高海，一名加土比唵，一名腾吉思海，一名榜腾里海，一名达里冈阿泊。凡葱岭东之水皆潴蒲昌海，即罗布淖尔。葱岭以西之水皆潴咸海。蒲昌海之水，伏流潜发于星宿海，为黄河以入东溟，则里海之浩荡渊渟，断无永潴而不发之理。故尝谓里海以西之大乃河，长二千四百里，分三道人墨阿的湖，以达地中海者，当为里海潜源重出之河。是缚刍河为西注正干，而唐僧之强印度河为西注，又强缚刍河为北注者，万不可通矣。盖葱岭北干曰乌拉岭，横抵北海，故葱岭以西之水，为乌拉岭所包，皆

不北注，而西南入里海。其北注者，惟葱岭东北这阿被河，潜源重发，一发于乌拉岭，一发于宰桑泊，皆汇归厄尔齐斯河，即阿被（阿）〔河〕也。一作阿（北）〔比〕。后人纵或知阿被河即厄尔齐斯河，又以其不显出阿耨达池而疑之。又或不知厄尔齐斯河有两源，但知其出宰桑泊即基台湖，而不知其出乌拉岭者，即大布里山，即葱岭北干。又或泥南怀仁《图》绘赛马尔罕于基台湖之上，则益疑之。此西图之大误也。赛马尔罕在葱岭西，其下游岂有注北海之水乎？夫古者九能之士，山川能说，其非徒说形势分合之谓，其必察地理，脉水性，并其卓诡之状，隐潜之络，而了知之。昆仑阿耨达之三周绕匝，使不一证诸《淮南子》，再证诸《水经注》之蒲昌海，三证诸乌拉岭之随处流泉，沮洳泥泞，其不供下士大笑者几希。济水绝河而南，三伏三见，使不出中国而传自外夷，其不斥为诞罔者，几希。或曰："黄水三周复其源，此语非《淮南》所能创，果何据依？曰《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释氏《西域记》：阿耨大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是昆仑有黄帝遗迹，自非乘龙御天之大圣，孰能智周六合若此者乎？又《西域记》：葱岭南接雪山，北至热池（干）〔千〕[31]泉。（干）〔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即今伊黎河所西汇之巴勒喀什泊也。葱岭得名，以《西域记》山岭葱翠之说为正。颜师古谓产野葱，陋不足辩。至南怀仁等，皆谓里海之水，浩荡甚咸，不通外海。独《海国闻见录》，言里海之水，流出包社。不知何据，岂误以印度河出自里海乎？置之不论可矣。

【注】

〔1〕冰海，指北冰洋。

〔2〕大浪山海，即今非洲南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ope），又称希望峰。

〔3〕阿被河，即鄂毕河（Ob R.），西伯利亚西部大河，流人北冰洋。

〔4〕北高海，即里海（Caspian Sea）。

〔5〕墨利加洲，即美洲（America），又译米利坚洲。

〔6〕西海，指大西洋（Atlantic Ocean）。

〔7〕大乃河，指第聂伯河（Dnepr R.）。

〔8〕墨瓦腊之地，即指南美洲南部海域的火地岛及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亦称麦哲伦之地，为16世纪人想像中的第五大洲。

〔9〕亚毘心，又作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今埃塞俄比亚（Ethiopia）。

〔10〕麦西可，即今墨西哥（Mexico）。

〔11〕番饼，即西班牙银元。

〔12〕弥利坚国，即美利坚。

〔13〕墨瓦蜡泥加，即墨瓦腊之地。

〔14〕据《史记·大宛传》，改“则”为“水”。

〔15〕盐泽，古湖泊名，即今新疆罗布泊，因水含盐质而得名。

〔16〕据《水经注》改“循休”为“休循”。

〔17〕雷翥海，古海名，即今里海；另一说为咸海。

〔18〕恒伽河（Ganga），即今恒河（Ganges）。

〔19〕热海，古湖名，即大清池，亦称咸海。

〔20〕据《山海经》补“昆仑至”三字。

〔21〕高驾所山，今通译高加索山。

〔22〕乌拉岭，即乌拉尔山。

〔23〕宰桑泊，即基台湖，今通译斋桑湖。

〔24〕阿尔台山，即阿尔泰山。

〔25〕乌拉河，即乌拉尔河。

〔26〕厄尔齐斯河，今译额尔齐斯河。

〔27〕佛尔格河，一作窝尔加河，今通译伏尔加河（Volga R.）。

〔28〕腾吉斯海，疑即里海（Caspian Sea）。

〔29〕蒲昌海，又名盐泽、牢兰海、泑泽、辅日海、临海等，即今新疆东南部的罗布泊。

〔30〕缚刍河，亦作阿母河、暗布河、阿梅河、阿书河、亚被亚河等，今译阿姆河。

〔31〕据甘本改“干”为“于”。

海国图志卷七十五

邵阳魏源辑

国地总论中原无，今补。

利玛窦地图说

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形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为北道。按：中国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则昼夜平；行南道，则昼短；行北道，则昼长。故天球有昼夜平圈列于中，昼短昼长二圈，列于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地球亦设三圈，对于下焉。但天包地外为甚大，其度广；地处天中为甚小，其度狭；此其差异者耳。查得直行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觉北极出高一度，南极入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觉北极入低一度，南极出高一度。则不特征地形果圆，而并征地之每一度广二百五十里，则地之东西南北，各一周有九万里实数也。是南北与东西数相等而不容异也。夫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盖在天之内，何瞻非天。天总六合内，凡足所伫，即为下；

凡首所向，即为上；其专以身之所居分上下，未然也。且寻至大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低；稍转而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

以天势分山海，自北而南为五带。一在昼长昼短二圈之间，其地甚热，带近日轮故也。二在北极圈之内，三在南极圈之内，此二处地居甚冷，带远日轮故也。四在北极昼长二圈之间，五在南极昼短二圈之间，此二地皆谓之正带，不甚冷热，日轮不远不近故也。又以地热分舆地为五大洲，曰欧罗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蜡泥加。若欧罗巴者，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1]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阿〕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亚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仙劳冷祖岛[2]，西至河折亚诺海[3]。此州只以圣地之下微路，与亚细亚相联，其余为四海所围。若亚细亚者，南至苏门答蜡、吕宋等岛，北至新增白蜡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4]，西至大乃河、墨阿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海[5]。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连。若墨瓦蜡泥加者，尽在南方，惟见南极出地，而北极恒藏焉；其界未审何如，故未敢订之。惟其北边，与大、小爪哇及墨瓦蜡泥峡[6]为境也。其各州之界，当以五色别之，令其便览。各国繁伙难悉，大约各州俱有百余国；原宜作圜图，以其入图不便，不得不易圆为平，反圈为线耳。欲知其形，必须相合，联东西二海为一片可也。其经纬线本宜每度画之，今且以每十度为一方，以免杂乱，依是可分置各国于其所。东西纬线，数天下之长，自昼夜平线为中而起，上数至北极，下数至南极。南北经线，数天下之宽，自福岛[7]起为一十度至三百六

十度，复相接焉。试如察得南京离中线以上三十二度，离福岛以东一百二十八度，则安之于其所也。凡地在中线以上主北极，则实为北方；凡在中线以下，则实为南方焉。释氏谓中国在南瞻部洲，并诬须弥山出入地数，其谬可知也。案：西法以北极为北，南极为南，此天之南北非地之南北也。释典则以北极为地顶，而东西南北四面环之，与南极北极无涉。盖北极为上，南极为下，是上下非四方也。又用纬线以著各极出地几何，盖地离昼夜平线度数，与极出地度数相等。但在南方，则著南极出地之数，在北方，则著北极出地之数也。故视燕京隔中线以北四十度，则知燕京北极高四十度也。视大浪山隔中线以南三十六度，则知大浪山南极高三十六度也。凡同纬之地，其极出地数同，则四季寒暑同态焉。若两处离中线度数相同，但一离于南，一离于北，其四季并昼夜刻数均同，惟时相反，此之夏为彼之冬耳。其长昼长夜，离中线愈远，则其长愈多。余为式以记于图边，每五度，其昼夜长何如，则西东上下，隔中线数一，则皆可通用焉。用经线以定两处相离几何辰也。盖日轮一日行一周，则每辰行三十度；而每处相违三十度，并谓差一辰。故视黑龙江离福岛一百四十度，而缅甸离一百一十度，则明黑龙江于缅甸差一辰；而凡黑龙江为卯时，缅甸方为寅时也。其余仿是焉。设差六辰，则两处昼夜相反焉。如所离中线度数相同，而差南北，则两地人对足底反行。故南京离中线以北三十二度，离福岛一百二十八度；而南亚墨利加之玛八作，离中线以南三十二度，离福岛三百二十八度；则南京于玛八作人相对反足底行矣。从此可晓同经线处，并同辰而同时见日月蚀矣，此其大略也。其详则备于图云。

艾儒略五大洲总图略度解

天体一大圆也。地则圆中一点，定居中心，永不移动。盖惟中心离天最远之处，乃为最下之处，万重所趋。而地体至重就下，故不得不定居于中心；稍有所移，反与天体一边相近，不得为最下处矣。古贤有言，试使掘地，可通以一物，缒下至地中心必止；其足底相对之方，亦以一物缒下，至地中心亦必止。可见天圆地方，乃语其动静之德，非以形论也。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初无定准。地度上与天度相应。天有南北二极，为运动枢。两极相距之中界为赤道，平分天之南北。其黄道[8]斜与赤道相交，南北俱出二十三度半。日躔黄道，一日约行一度，自西而东，奈为宗动天所带，是以自东而西，一日一周天耳。日轮正交赤道际为春秋二分规，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为冬至规，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为夏至规。黄道之枢与赤道之枢亦相离二十三度半。其周天之度，经纬各三百六十，地既在天之中央，其度悉与天同。如赤道之下与南北二极之下，各二十三度半也。又二极二至规外，四十三度也，分为五带：其赤道之下，二至规以内，此一带者，日轮常行顶上，故为热带。夏至规之北至北极规，冬至规之南至南极规，此两带者，因日轮不甚远近，故为温带。北极规与南极规之内，此两带者，因日轮止照半年，故为冷带。

赤道之下，终岁昼夜均平。自赤道以北，夏至昼渐长，有十二时之昼，有一月之昼，有三月之昼，直至北极之下，则以半年为一昼矣。往南亦然。以南北距度考之，其（热）〔势〕[9]不得不然也。其在东西同带之地，凡南北极出入相等者，昼夜寒暑节气

俱同，但其时则有先后。或差一百八十度，则此地为子，彼地为午；或差九十度，则此地为子，彼处为卯。余可类推也。人居赤道之下者，平望南北二极，离南往北，每二百五十里则北极出地一度，南极入地一度；行二万二千五百里，则见北极正当人顶，出地九十度，而南极入地九十度，正对人足矣。从南亦然，此南北经度也。至于东西纬度，则天体转环无定，不可据。七政[10]量之，随方可作初度。而天文家又立一法算之。以宗动天一周则日月行三百六十度，故每时得三十度。如两处相差一时，则东西便离三十度也。今两处观月食，各自不同，则知差一时者，其地方相离三十度。以此推之，东西之度可考验矣。或但以里数考之。古来地理家俱从西洋最西处为初度，即以过福岛子午规为始，仿天度自西而东，十度一规，以分东西之度。故画图必先画东西南北之规，后考本地理离赤道之南北，福岛之东西几何度数，乃置本地方位。譬如中国京师，先知离赤道以北四十度，离福岛以东一百四十二度，即于两经纬线相交处得京师本位也。但地形既圆，则画图于极圆木球，方能肖像。如画于平面，则不免或直剖之为一图，或横截之为两图。故全图设为二种：一长如卵形，南北极居上下，赤道居中；一圆如盘形，南北极为心，赤道为界。又于二全图外另各设为一图：曰亚细亚，曰欧逻巴，曰利未亚，曰亚墨利加也。而墨瓦蜡尼加则国土未详，图不另立云。图中南北规度相等，皆以二百五十里为一度，赤道之度亦然。其离赤道平行东西诸规，则渐近两极者，其规渐小，然亦分为三百六十度；其里数以次渐狭，别有算法。今画图为方者，其画线不免于稍变，毕竟惟圆形之图乃得其真也。

艾儒略四海总说

造物主之化成天地也，四行包裹，以渐而坚凝，故火最居上，而火包气，气包水，土则居于下焉，是环地面皆水也。〔然〕（元）〔玄〕[11]黄始判，本为生人，水土未分，从何立命。造物主于是别地为高深而水尽行于地中，与平土各得什五。所潴曰川、曰湖、曰海。川则流，湖则聚，海则潮。川与湖不过水之支派，而海则众流所钟，称百谷王焉，故说水必详于海。海有二焉：海在国之中，国包乎海者，曰地中海；国在海之中，海包乎国者，曰寰海。川与湖占度无多，不具论。寰海极广，随处异名，或以州域称，则近亚细亚者，谓亚细亚海[12]；近欧罗巴者，谓欧罗巴海[13]。他如利未亚，如亚墨利加，如墨瓦蜡尼加，及其他蕞尔小国，皆可随本地所称。又或随其本地方隅命之，则在南者谓南海，在北者谓北海；东西亦然，随方易向，都无定准也。兹将中国列中央，则从大东洋至小东洋为东海[14]，从小西洋至大西洋为西海[15]，近墨瓦蜡尼〔加〕[16]一带为南海[17]，近北极下为北海[18]，而地中海附焉。天下之水尽于此。裨海大瀛，属近荒唐，无可证据。

海虽分而为四，然中各异名。如大明海、太平海[19]东红海[20]，孛露海[21]、新以西把尼亚海[22]、百西尔海[23]，皆东海也。如榜葛蜡海[24]、百尔西海[25]、亚剌北海[26]、西红海[27]、利未亚海[28]，何折亚诺沧海、亚大蜡海[29]、以西把尼亚海[30]，皆西海也。而南海则人迹罕至，不闻异名。北海则冰海、新增蜡海[31]、伯尔昨客海皆是。至地中海之外，有波的海[32]、窝窝所德海[33]、人尔马泥海[34]、太海[35]、北高海，皆在地中，可附地

中海。

海岛之大者，附载各国之后；其小者不下千万，难以尽述。大率在亚细亚者，苏门答蜡、日本、浡泥最大；在欧罗巴者，谙厄利亚最大；即英吉利。在利未未亚者，圣老楞佐岛最大，在亚墨利加者，小以西把尼亚最大；在墨瓦蜡尼加者，新为匿亚最大。而太平海中，则有七千四百四十岛。此外有石礁，或见水面，或隐水中；水中者，船极畏之。又有沙渚，船值之则陷，此时尽弃舶中重货，虽百万金钱所不恤。乘潮至方得脱之，否则断无出理。

地心最为重浊，水附于地，到处就其重心，故地形圆而水势亦圆。隔数百里，水面便如桥梁，远望者不可见，须登桅望之乃见。其前或夷或险，面海中夷险各处不同。惟太平海极浅，亘古至今，无大风浪。大西洋极深，深十余里。从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风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风色便错乱不常。其尤异者，在大明东南一隅常有异风，变乱凌杂，倏忽更三十四向。海舶惟任风而飘。风水又各异道，如前为南风，水必北行，倏转为北风，而水势尚未趋南，舟莫适从，因至摧破。至小西洋，海潮极高大，又极迅急，平地顷刻涌数百里。海中大舶及蛟龙鱼鳖之属，尝乘潮势涌入山中不可出。欧罗巴新会蜡、利未亚大浪山，亦时起风浪，甚险急。至满剌加海[36]，无风倏起波浪，又不全海皆然，惟里许一处，以次第兴，后浪将起，前浪已息矣。海上虽多有风，独利未亚海近为匿亚[37]之地，当赤道下者，常苦无风；又天气酷热，舶如至此，食物俱坏，人易生疾。海深不得下碇，舶大不能用橹，海水暗流及潮涌飘舶至浅处坏者，多在于此。海水味咸，中有火性，又势常激荡，故不成冰。至北海则半年无日，气候极寒而冰，故曰冰海。海舶为冰坚所阻，直须守至冰解方得去；又苦冰山，海中冰块为风所击，堆叠成山，海舶触之，定为齑粉

矣。赤道之下，则终岁常热，食物水酒至此，色味皆变；过之，即复如常。凡海中之色，大率都绿。惟东、西二红海其色淡红。或云海底珊瑚所映而然，亦非本色也。又近小西洋一处，入夜则海水通明如火。西儒常亲见而异之，(特)〔持〕器汲起，满器俱火光；又滴入掌中，光亦莹然可玩，后来渐次消灭。

儒略辈从欧罗巴各国起程，远近不一，水陆各异。大都一年之内，皆聚于边海波尔杜瓦尔国里西波亚都城[38]，候西商官舶，春发入大洋。从福岛之北过夏至线，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逾赤道而南，此处北极已没，南极渐高。又过冬至线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越大浪山，见南极高三十余度，又逆转冬至线，过黑人国[39]、圣老楞佐岛界中。又逾赤道至小西洋南印度卧亚[40]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风有顺逆，大率亦一年之内，可抵小西洋。至此则海中多小岛，险窄难行矣。乃换中船，亦乘春月而行；抵则意兰[41]，经榜葛剌海，从苏门答蜡与满剌加之中，又经新加步峡[42]，迤北过占城、暹罗界。阅三年方抵中国岭南广州府。此从西达中国之路也。若从东而来，自以西把尼亚、地中海，过巴尔德峡[43]，往亚墨利加之界，有二道：或从墨瓦蜡尼加峡出太平海；或从新以西把尼亚界泊舟，从陆路出孛露海，过马路古[42]、吕宋等岛，至大明海以达广州。然某辈皆从西而来，不由东道，故其途程经九万里也。行海昼夜无停，有山岛可记者，则指山岛而行。至大洋中，常万里无山岛，则用罗经以审方。其审方之法，全在海图量取度数，即知海舶行至某处，离某处若（千）〔千〕里，(瞭)〔了〕如指掌，百不失一。此是初通中国时，故迂远旷日，今则火轮(住)〔往〕返，不过数月。海舶百种不止，约有三等。其小者仅容数十人，专用以传书信，不以载物。其舟腹空虚，可容自上达下，仅留一孔，四围点水不漏，下镇以石，使舟底常就下。一遇风涛，

不习水者，尽入舟腹中，密闭其孔，复涂以沥青，使水不进。其操舟者，则细缚其身于樯桅，任水飘荡。因其腹中空虚，(汞)〔永〕不沉溺；船底又有镇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缚运舟，万无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可容数百人，自小西洋以达广东则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层，最下一层镇以沙石千余石，使舶不倾侧覆荡，全藉此沙石。二、三层载货与食用之物。海中最难得水，须装淡水(十)〔千〕余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称是。其上近地平板一层，则船内中下人居之；或装细软切用等物。地平板之外，则虚其中百步，以为扬帆习武游戏作剧之地。前后各建屋四层，以为尊贵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头尾。尾后建水阁为纳凉之处，以待贵者之游息。舶两傍列大铳数十门，以备不虞。其铁弹有三十余斤重者，上下前后有风帆十余道。桅之大者，长十四丈，帆阔八丈，水手二三百人，将士铳士三四百人，客商数百。有舶总管一人，是西国贵官，国王所命，以掌一舶之事，有赏罚生杀之权。又有舶师三人，历师二人。舶师专掌候风使帆，整理器用，吹掌号头，指使夫役，探测浅水礁石，以定趋避。历师专掌窥测天文，昼则测日，夜则测星，用海图量取度数，以识险易，以知道里。又有官医，主一船之疾病。亦有市肆，贸易食物。大船不畏风浪，独畏山礁浅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极严，盖千人之命攸系。然其起程，但候风色，未尝选择时日，亦未尝有大失也。《海岛逸志》曰：大海之中，风雨昼晦，有黑云一片，如针下垂，渐低渐坠至海者，则水为之滚洄湓湃，远者无妨，近则烧鸡羽、放鞭爆。而水柜水桶，皆当谨慎，用绵被或用衣服覆盖。不然，尽被吸去矣。海水味咸，腾而为雨则淡，是天地好生之德，不可测议者也。

海产以明珠为贵，则意兰最上。土人取海中蚌，置日中晒之，俟其口自开，然后取珠，则珠色鲜白光莹。有大如鸡子者，光照

数里。南海皆剖蚌出珠，故珠色黯黯无光。有珊瑚岛，其下多出珊瑚。初在海（国）〔中〕，色绿而质柔软，上生白子。土人以铁网取之，出水便坚，有红黑白三色。红色者坚而密，白黑色者松脆不堪用。大浪山之东北有暗礁，水涸礁出，悉是珊瑚之属。猫睛宝石，各处不乏，小西洋更多。琥珀则欧罗巴波罗尼亚有之，沿海三千里皆是，盖为风浪所涌，堆积此地，土人取为器物。龙涎香，黑人国与伯西尔两海最多，曾有大块重千余斤者，望之如岛。然每为风涛涌泊于岸，诸虫鱼兽并喜食之。他状前已具论。海水本皆盐味，然亦有不假煎熬，自凝为盐块者。近忽鲁谟斯处有山，五色相间，亦纯是盐。土人凿山石，镟以为器，贮食物则不须和盐。盖其器已是盐，自生咸味也。又有海树，太平海内浅处生草，一望如林，葱菁可爱。

【注】

〔1〕卧兰的亚，似为巴伦支海（Barents Sea）。

〔2〕仙劳冷祖岛，亦作圣老楞佐岛，即今马德加斯加岛。

〔3〕河折亚诺海，似指几内亚湾（G. of Guinea）一带，亦即大西洋。

〔4〕大明海，此指中国东部及南部海外之海洋。

〔5〕小西洋海，指印度洋。

〔6〕墨瓦蜡泥峡，即南美洲南部的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an）。

〔7〕福岛（Fortunate Is.），即今非洲西北岸外大西洋中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

〔8〕黄道，指从地球上看太阳在恒星中移动一年内天体一周之轨道，亦即地球轨道在天体上的投影。

〔9〕据《职方外纪校释》改“热”为“势”。

〔10〕七政，即指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

〔11〕据《职方外纪》补“然”字，并改“元”为“玄”。

〔12〕亚细亚海，此泛指亚洲东部和南部一带海洋。

〔13〕欧罗巴海，泛指欧洲西部一带海洋。

〔14〕东海，指中国以东的海洋。

〔15〕西海，泛指中国以西的海洋。

〔16〕据上下文应补“加”字。

〔17〕南海，泛指南极附近一带海洋。

〔18〕北海，泛指欧洲北部的海洋。

〔19〕太平海，即太平洋（Pacific Ocean）。

〔20〕东红海，指加利福尼亚湾（G. of California）。

〔21〕孛露海，秘鲁西部海外之海洋。

〔22〕新以西把尼亚海，指墨西哥湾（G. of Mexico）及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

〔23〕百西尔海，指巴西沿海一带海域。

〔24〕榜葛蜡海，即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

〔25〕百尔西海，即波斯湾（Gulf of Persia）。

〔26〕亚剌比海，即阿拉伯海（Arabian Sea）。

〔27〕西红海，指红海（Red Sea）。

〔28〕利未亚海，指非洲几内亚湾以南海洋。

〔29〕亚大蜡海，指非洲西北部海外海洋。

〔30〕以西把尼亚海，指西班牙及葡萄牙西部之海洋。

〔31〕新增蜡海，指喀拉海（Kara Sea）。

〔32〕波的海，即今芬兰、瑞典间的波的尼亚湾（Gulf of Bothnia）。

〔33〕窝窝所德海，今波罗的海（Baltic Sea）。

〔34〕人尔马尼海，指今丹麦以东、波罗的海西南部的海面，为Germany的音译，因此海位于德国东部而得名。

〔35〕太海，即今黑海（Black Sea）。

〔36〕满剌加海，指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马六甲西部的海洋。

〔37〕为匿亚，即今非洲西部几内亚（Guienea）。

〔38〕波尔杜瓦尔国里西波亚都城，即葡萄牙国首都里斯本。

〔39〕黑人国，即今非洲桑给巴尔（Zanzibar）。

〔40〕卧亚，即印度果阿（Goa）。

〔41〕则意兰，即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Srilanka）。

〔42〕新加步峡，即新加坡海峡（Singapor Strait）。

〔43〕巴尔德峡，即今直布罗陀海峡（Strait of Gibraltar）。

〔44〕马路古，即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Maluku）。

海国图志卷七十六

邵阳魏源辑

国地总论下原无，今补。

南怀仁《坤舆图说》《坤舆图说》与《职方外纪》大同小异凡雷同者不重录。惟此数条外纪所无，故别出之。

先圣论地，初受造时甚圆，无深浅高卑之殊，惟水遍围其面而已。但造物者，将居民物于地面，则开取渊坎，令水归之，致露干土；即以所取之土，致成山岳陵阜之类。试观海涯，无不倚山陵之（尼）〔足〕[1]，江河多峡于卑岭之中；大约高山，多近深谷，可以验其原生之意也。然造成后，又有变迁。盖诸国典籍所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古来未有者，或新发而始见之，乃地震所致，或风力、或水势所成也。若究其生山之故，不但饰地之观，竖地之骨，直于人物有多益焉。或以毓五金，或以捍四海，或以涌溪泽，或以茂林丛，或以蔽风雪，或以障荫翳，或以界封疆，或以御寇盗，或以辟飞走之囿，或以广藏修之居，无算妙用。则造物之原旨，以全夫寰宇之美，而备生民之须耳。今摘天下各国有名高山里数，开列于左：

厄勒齐亚国[2]厄莫山[3]，高十三里一百九十二丈。厄勒齐即额

力西，今北都鲁机国也。一作厄勒祭。

西齐理亚国[4]昼夜喷火之山，名阮得纳[5]，高十三里一百五十六丈。

西洋德纳里法岛必个山，高二十一里二百一十四丈。

厄勒齐亚国亚多山，高二十四里。即厄纳特赫国，在里海东南。见《异域录》。

诺尔物西亚国[6]山，高三十里零二十丈。一作诺勿惹国，即那威国也。

亚墨尼加洲[7]伯纳黑山，高五十五里百二十丈。即耶玛尼国。

莫哥斯未国[8]里弗依山，高八十三里零七十二丈。地图作大布里山，在乌拉岭北，即葱岭北干也。在俄罗斯境内。

亚细亚洲高架所山，高一百二十一里二百零四丈。案各山自西而东以渐高，高至此山为最，盖葱岭也。见《释昆仑篇》。

案此所列名山，惟详欧罗巴洲，东至（葱）〔葱〕岭而止。其阿未利洲西南之墨瘤斯大山，西北之亚大腊山，及阿细阿州西南之冈底斯山，西北之阿尔泰山，均未列及。

天下名河

亚细亚洲

黄河元朝图史载，黄河本东北流，历西域数大洲，凡四千五百余里，始人中国。又东北流过夷境，凡二千五百余里，始转河东。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余里。通计届曲九千余里。

欧拂腊得河长六千里，其流入海口处阔四十八里。即长江之异名也。

安日得河[9]长四千八百里，阔约五里，深十丈余，分七岔入海，其水产金沙。此即东恒河也，兼受冈噶江、大金沙江以入南海。英夷

图中一作安治市河，一作撒日市河，皆译音之殊。

阿被河长七千二百里。此河开冻时，有大冰如山岳，冲击树木，排至两岸，旁溢一千二百里。土人迁移入山避之。即额尔齐斯河，一源出基台湖，即宰桑泊也。一出大布里山，则葱岭北干也。大里布山在乌拉岭之西北，亦名帕付林斯科山，其长直抵北海，为欧罗巴、阿细亚二洲之界，在俄罗斯境内。或疑阿被河为葱岭以西之流，则何由贯乌拉岭而入北海，又何由列于阿细亚洲名川内乎？

印度河长四千里，入海口处，阔一百六十里。亦名信度河，即西恒河也。与东恒河同源异委，亦入南海。

案：大金沙江下游入安日得河，统为佛经之恒河，惟英夷图中所绘不误。南怀仁图则大金沙〔江〕由缅甸入海，与安日河各为海口。则安日得河不足统大金沙江，此一大罅漏。

阿细亚水由俄罗斯入北海者，莫大于额尔齐斯河及色楞格河、朱尔克河，源长流广，为北干三大水，与中国江河相并。图中除阿被河外，虽尚有北流之加西马河、昕西味河，然不甚长远，且说中不列于名川，又误绘撒马尔罕。于阿被河之上，此二大罅漏。

克鲁伦河之水，由黑龙混同江入海，此东北一大干图中有之，而无水名、说中亦不及，此第三罅漏。

欧罗巴洲

大乃河长二千四百八十里，分三岔入墨阿的湖，注地中海。墨阿的湖之水，由（墨）〔黑〕[10]海以入地中海。南怀仁图大乃河字当西向而反东向，与窝尔加河混殽不清，宜改正。

窝耳加河[11]长一千六百里，分七十二流，入里海。即异域录之佛尔格河，土尔扈特、游牧此河西岸，亦名厄济纳河。

达乃河长四千八百里，入大海。此非西洋大海也，即墨阿的湖之下游，一名黑海，在里海之东、地中海之北。南怀仁立名不妥，宜名黑海。

多恼河[12]长三千六百里，分七岔入海。其河有桥，长一十一里，高十五丈。此所入亦地中海。

案：葱岭以西之水，莫大于佛经之缚刍河。《元史》谓之阿母河，乃出龙池入里海之正干，即怀图中之阿书河也。阿母、阿书，皆缚刍之音转。乃图有之而说中所载名川不及之，此一大罅漏。

又纳林河亦出葱岭，由（放罕）〔敖罕〕[13]布哈尔、士尔扈特境入里海，亦一大干河也。图中虽有撒马尔河，而甚微短与撒马尔罕相去辽远，无以见其为一国之经流。故说中亦不与窝尔加河并列名川。此二大罅漏。

利未亚州

泥禄河[14]长八千八百里，分七流入海。泥禄河即四州志伊揖国之奈尔河。

黑河，地内藏其水道，至二百四十里远有余。

北亚墨利加

加纳大河，海潮入此河，至一千六百里，流入海口处，阔二百四十里。

南亚墨利加

圣玛得勒纳河[15]，长三千六百里。

巴里亚河深十五丈，入海口处阔四百四十余里。雅玛琐农江[16]，长一万余里，阔八十四里，深不可测，入海口处阔三百三十六里。其水势悍急，直射海水，至三百二十余里，皆淡水。其两岸绵亘有一百三十余国，语言风俗俱不同。

南怀仁《坤舆图说》

海水自然之动，止有其一，即下动也。凡外动为强，则非自然可知矣。其强动甚多：其一，外风所发，风既不一，动亦不一。

其二，自东而西，凡从欧逻巴航海西向而行，则顺而速；东向而行，则逆而迟。此动非特大海，又于地中海可见其所以然，从太阳自东而西行以生焉。见《风气》说。其三，自北而南，凡航海从北向南必顺而速，从南而北则必逆而迟。夏月行北海者，常见冰块之广大，如城如海岛，曾有见长三百余里者，从北而南流。其所以然者，北极相近之海大寒，比年中多云雨，多冰雪；与赤道相近之海大热，每日海水之气甚多，被日薰蒸，冲上空际。盖南海之势处卑，北海之势处高，故水北而南流也。

潮汐各方不同，地中海迤北迤西，或悉无之，或微而难辨；迤南迤东，则有而大。至于大沧海中，则随处皆可见也。第大小速迟长短，各处又不同。近岸见大，离岸愈远，潮愈微矣。地中海潮水极微。又吕宋国、莫路加等处，不过长二、三尺。若其他如大西拂兰第亚国，潮水长至一丈五尺，亦有一丈八尺至二丈之处。安理亚国隆第诺府，现长至三丈；其国之他处，长至五、六丈。阿利亚国近满直府，长至七丈；近圣玛诺府间，长至九丈。此各方海潮不同之故，由海滨地有崇卑直曲之势，海底海内之洞，有多寡大小故也。况月之照海，各方不同，则其所成功亦不能同。其长退之度，或每以三候，或长以四候；或其长极速，即骑驰犹难猝脱，则一候倏淹覆四百余里，而又一候倏归本所。又始起长之时亦不同，大概每日迟约四刻，朔望所长更大。尝推其故，而有得于古昔之所论者，则以海潮由月轮随宗动天之运也，古今多宗之。其占验有多端：一曰：潮长与退之异势，多随月显隐盈亏之势。盖月之带运，一昼夜一周天；其周可分四分，自东方至午，自午至（西）〔酉〕，自（西）〔酉〕至子，复自子至东；而潮一昼夜概发二次，卯长午消，（西）〔酉〕长子消。若随处随时，略有不同，是不足为论，别有其所以然也。二曰：月与日相会相对，有

近远之异势，亦使潮之势或殊。假如望时日盈即潮大，月渐亏而潮渐小。三曰：(朝)〔潮〕[17]之发长，每日迟四刻，必由于月；每日多用四刻，以成一周，而返原所。盖月之本动，从西而东，一日约行三十三度；从宗动天之带动，自东而西，必欲一日零四刻，方可以补其所逆行之路，而全一周也。四曰：冬时之月，多强于夏时之月，故冬潮概烈于夏潮。五曰：凡物属阴者，概以月为主，则海潮即由湿气之甚，无不听月所主持矣。即月所以主持海潮者，非惟光也。盖朔会时月之下面无光，至与吾对足之地亦无光。海当是时，犹然发潮不息，则知月尚有他能力，所谓隐德者，乃可通远而成功矣。是月以所借之光，或所〔具〕之德，致使潮长也。如磁石招铁，琥珀招芥然。或生多气于海内，使其发潮也。如火使鼎，水沸溢然。

或问：潮汐之为理者，何也？曰：一则以免腐朽之患，盖水久注必朽。一则以清外聚之垢，盖地上丕恶之积，由江河而归于海，乃潮长复发吐之也。一则辅舟航漂渡之事，盖潮长则从海易就岸，潮退则从岸易入海。观此则海潮之益不浅矣。造物主岂无意乎？

或问，海水之咸曷故？曰：多由于干湿之气之渗。证曰：凡滋味必从二气之杂，乃干而甚燥，必生咸；如灰溺汗等是也。则海既令多气或风从外至，或曰从内生，故其水不能不咸也。试用海水濯物，必温和干燥，较诸他水为浊，其沾濡如油何也？其含土之干气故也。又试观海水，或流沙内，或被火蒸，必甘何也，失土气之大分故也。又试取浮薄空器，塞口沉于海中，其内所侵入之水必甘，因水从微孔入，少带土气故也。又从海气聚结之雨必甘，何也？气上时，其（上）〔土〕[18]之浊多坠失故也。观此多端，海水之盐，从（上）〔土〕极干焦之气而生也，明矣。虽然，太阳

之亢炎，亦能致咸。验之海面之水咸甚于海底者，近受日晕之射；而底之水日光不及故也。又试之夏月海水，多咸于冬月，盖日轨甚近之所使然矣。

大地内多藏积水，常见凿矿者，多遇池渎湍涧。又随处掘井者，或浅或深，无不得水之源。又观于地震开窍发水，而或成湖淀，或淹庐舍。因知地中若非函大积之水，定无是事也。又造物者初收水于深渊时，遗多分于地内；又随处开辟匿空隐渠，以遍施润泽。正如人体内多备脉络筋骨，以运血气之润泽也。地本至干，非得水之润，自难凝结；又不能养育卉木金石之类，济救人物之用。因知天地造成之初，地面即多发泉川江湖，以备后用；而江河溪泉多由于海水。证以四端：一曰：天下大川，日日入海而不溢者，必有他出；若无出而不溢，极难解矣。二曰：江河之洪大者，若非源于海，安得有此大源。盖地内从气所变之水，万不足供大江之常流也。三曰：从古尝有江湖泉川新出，其味如海之咸，其鱼亦如海内之形，则江河非由于海而何？四曰：凡近海之地，必多泉川，愈远于海者，其川亦愈寡矣。

又江河虽多从海面出，但泉川亦有从气变生者。盖地中所藏多气，既不能出外，又被围山之冷气攻之，因渐变涣而滴流，致成泉溪之水源。试观最高之山，大都有水泉，甚甘甚冽。若海水或相去甚远，其地或甚低，其水又浊且咸，何能致甘冽乎？又观人屋近于山麓，闭其户牖，必多湿而发水何也？其内藏之气易变水也。矧山穴之内乎？又人山中诸洞旁多滴水成渚，乃溪涧水源之一证也。

或问海卑地崇，水何能逆本性上流于地面乎？曰：海水所由之匿空隐渠必曲非直，乃水因潮长时强入其内，不能复退，惟有渐进，势不得不上涌矣。况星辰之隐德，必招摄海水以滋万物；而

土为极干，又招水以自慰其渴，因济外物之须。则水之上流也，观其私性为逆，观众物之公性则不为逆也。正如凡遇空时，水土必上，火气必下。而是上下之动者，论各元行之性为逆，论众物之性不逆是也。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诸水之汇聚，称为大洋。其最大者为太平（海）〔洋〕，在亚齐亚[19]及亚墨利加中间，自东至西长三万三千三百里，自南至北阔二万四千三百里，西及大清、日本等国，东交亚墨利加西边，其中多有群岛。次者大西洋海，东及欧罗巴、亚非利加等地，西交亚墨利加，长二万五千二百里，阔一万六千二百里。其中大屿四散，海港繁多，为通商之大路。三者印度海，即在亚齐亚、亚非利加南边，长阔均一万三千四百里，其中海岛最多。四者近北极之冰海，其长阔上下七千三百余里。但因冰如山，冻不可驶。五者近南极之冰海，其长阔不可量也。

两山间至大之海，介欧罗巴、亚非利加之中间，称地中海，长七千有余里，阔一千九百里，其中海屿洲岛不胜数。黑海与亚得利亚海隅，及地中海相交。大西洋海之东隅，系西班牙、日耳曼、巴剌得[20]等海隅，西麦西可罗、邻合顺巴分等海隅海水之色如气者青，然夜间动水出火，若群萤动摇，其深浅不等。大洋之中，断难量度，愈近岸愈浅。海中潮汐，寰宇之阴湿，升降于水者，皆月主之。湿能下济，水则上升，如呼吸然。月之所临，则潮起，为正摄；月之对冲，潮亦为起，为反摄。故潮盈于朔，渐移三刻一十二分，对月到之位，而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月望后东行，潮附日而西应之；月周天而潮亦应也。月绕地而行，潮亦绕地而行。惟潮有迟速大小不等，或有进六丈，或一尺二尺而已。（王）〔至〕[21]潮有大小，是随月所行，月行有高低，则潮生进退；月行高则潮小，月行低则潮大。其海潮皆有定候，每日昼夜两潮，如

子午潮长，则卯酉潮退。但时刻各处不同。

庄廷旉《地图说》：乾隆五十三年，阳湖庄廷旉著有《海洋外国图编》，未见其书，见其二图。

地球浑圆全图，始于明神宗时西人利玛窦，及国朝南怀仁等所进地球式，及《坤舆说》。但其地球经纬分度，以正面中国度线收狭小，面外域各国度线反放宽大者，据称地体浑圆，分绘作两半圆，应作中高之势，使阅者视正中则小，视斜侧应宽，庶合西洋线法云云。不知人视圆球，固当中面宽而侧面狭；今既于平幅绘图，则当正中与边隅一律均匀，其经纬度已分曲直线，虽突面之体，人岂不可带左右视，即与视中线法同；何得如西人偏执迂见，致天度地面，一图内有大小之殊耶？昔徐光启亦曾进《万国经纬地球图》，已无传本。今此图内经纬度线，核量匀派，其每度内应得水土界限，与西法旧图同；惟四隅之与中线，则概分均平，无大小偏陂之议。至西人旧图，为幅寻丈，未便箧笥。且所书国土，尚俱系前代名目，又图中混列虫鱼怪物，无关坤象大体，今并删除。只仿其水土形局，缩成尺幅。而外夷名称，悉遵钦定《职方会览》、《四彝图说》等书，间或旁附旧名，便核同异。至坤舆地圆之旨，元史札马鲁丁亦已言之。天有三百六十度，中界赤道，分南北极，以便推步；地亦如之，与天度相应。中国当赤道北，故北极常见，南极常隐；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高出一度。地体浑圆，是以知地之全周为九万里。又以南北纬度定天下之纵，凡北极出地之度同，则四时寒暑靡不同。若南极出地之度，与北极出地之度同，则其昼夜永短靡不同；惟时令相反，此之春，彼为秋，此之夏，彼为冬。以东西经度定天下之衡，两地经度，隔三十度，地隔七千五百里，则时刻差一辰。凡时刻内刻之四分，天即西过一度；相去一百八十

度，则昼夜相反。自赤道南二十三度半为南道，即冬至限。赤道北二十三度半为北道，即夏至限。中国在赤道北，故日行南道，则中国昼短；日行北道，则中国昼长。日行赤道中，则普天下昼夜均平。因以日轮行天之势，分山海为五带。即赤道间为中带，其地甚热，日轮昼夜长短匀平之间，故也。一近北极圈，一近南极圈，此二处地甚冷，带远日轮故也。一在北极下中国昼长二圈之间，即北道夏至限。一在南极下中国昼短二圈之间，即南道冬至限。此二处皆为正带，一岁中日轮高下远近，得冷热往还相均故也。又以全地块段之势，分舆地为五大洲。曰亚细亚者为中土，大清国南至吕宋、亚齐、噶喇巴，北至新增白腊、冰海，东至日本岛，西至大乃河、黑海、西红海、小西洋等处。曰：欧罗巴者，为大西洋南至地中海，北至白海，东至黑海，西至大西洋海各岛。曰：利未亚者，为西南洋，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圣老楞佐岛，西至圣多默岛[22]等处。其利未亚四围俱海，仅东北区尽西之海处微地，与西戎相连。大西人称，若此处能与大西之地中海相通，则西船可由此达小西洋至中国，免绕利未亚之海，经大浪山风波，而又远二、三万里也。曰：亚墨利加者，是中国后面之地，全是海围，亦有数大国。于近赤道之字加单处止微地，与南极下地相连，遂分南亚墨北亚墨二州。尽南为玛热辣尼峡[23]，惟见南极出地，而北极恒藏焉。人物荒杳，从海北转，即中土属之瓜哇境矣。大地同海，本一圆球，以人图分绘两面，阅者联东西为一，反复旋合观之，与得三百六十度全势。全图内十度作一格，使简约易览。其纬度自昼夜平线，分南北起至两极，系平度渐近，极圈渐小，而尽于九十度。其每度之东西里分，应渐减除。其经度自两极疏分至赤道，系直度，其每度之南北经线，应准定二百五十里无减。自京师顺天府为经线，正中初度者，乃东方九

十度内，定九五居中之义。余经线为京师偏东偏西，循环合转仍三百六十。今每幅经纬线，得一百八十度，而外围之大圆周，亦仍三百六十度也。其各省府所定度位，则遵御制数理精蕴，以北极出地平，并日月交食各方，所测时刻天顶，推而定之。以中国所验而论，如春秋二分，日躔赤道时，于顺天府午正所测验，日离赤道天顶四十度；于最南之广州府午正所测验，日离赤道天顶二十三度。以二十三与四十相减，则余十七度，即知广州距顺天南北隔地面亦十七度矣。再以合天交食之理，定东西相去之广。以每年颁行月食，于最东杭州省城所验，较最西云南省城所验，每差五刻五分。以刻分核度数，则知两省东西相距二十度，是以舆图定两府东西隔二十度。余他省府与全地各国，及海岛海面，俱依方测量，勿可混列也。其日出入方位昼夜永短刻分，与夫交节气迟早时刻，各地不同处，自有颁行时宪，可与斯图外层之约略注载考核，或不甚舛。宣城梅文鼎曰：极度晷景常相因，知北极出地之高，即可知各节气午正之景。测得各节气午正之景，亦可知北极出其地之高。然其学非肤浅可窥，今第以监定所测京省等处北极出地度，并以京师子午线为中，而较各省会地所偏之度，凡节候迟早月食先后，胥视此。

或问古典籍记载，有言地之广大，东西南北曰四方、隅曰四维，总称八方，又曰四极。四游八纮之外，更有大九州。昔神农度地，四海内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地厚与天等之说。今述地球兼水土，而圜周止九万里，何据乎？不知地体围圆九万里，非可臆见。以所定里数而测月食，分秒里差，核以时刻。如日随天行，一日一周地面有十二时，较交食时分，得若千里。因知地兼海大围实九万里。再以北极出各地高卑，定南北准则，亦九万里。但南北有两极不动之定位，至东西乃随各方人居处，论

天与地，本无东西定位，慎勿泥古为胶柱之议。譬诸记载，称有国土，从无日光，惟烛龙衔火相照；又有称天方仙界，日长无夜等说；固虚诞无凭。更有可据者，如称奉使至北方，日皆长昼，即日入尚皆见博，烹羊胛未熟，而日又东升；以为其长昼可异，乃不知其时值夏秋间至其地耳。如遇冬令，岂知其地之人，皆伏蛰而避长夜。犹之台郡杂志，载海中有暗忝，夷船初抵是处，见其日亦长昼无夜，山青水秀，万花遍满，惜无居人。夷人谓其地美，留番众二百人住此，给以岁粮，俾为耕植。次后原舟至，值山中如长夜，前留番众，无一存者。举火索之，见石上遗书，言夏后渐成昏黑，且山多怪魅，所留人渐没矣。此处等所同北极下之地，皆近极八、九十度内，乃夏则北有长昼，而南为长夜；冬则南有长昼，而北为长夜。至半年为日，半年为夜。恐闻者疑信未然。今将日躔南北带，冬夏二至限外，地面之昼夜时列书刻，以见昼夜长短一定之理。可见太阳非独于九重天内居中，而于南北两极一百八十度内，高卑上下，以成岁功亦在居中五十度内。吾人幸生中土，全仰太阳和煦，如君父爱育之下。其极北极南地面，光气稍偏，虽曰大德好生，而冰海火地，人物亦罕，由少资生之道也。此外更辑有《海洋外国图编》，容别续出，以补前图之未尽。

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是故君子以天为家，以德为本，以道为域；身躯由地而来，向地而归，灵魄由天而来，向天而归。人者不属此地而属天，何可轻忽人性之天，而背圣人之理乎？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

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且天下之门有三矣，有禽门焉有人门焉，有圣门焉。由于情欲者，人自禽门者也；由于礼义者，人自人门者也；由于独知者，人自圣门者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彼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蔀而已方今东西太平，远洋辐辏；凡洋艘到汉地通市，必绕地一周，围海数重，际天冥晦，不远万里而来相见。凡宇内穷极幽远，自日出之国，以至冰岳之岛，洲与洲而相岐，国与国而相左，闭户陆居者，终身所未闻，皆远客身之所经，目之所覩也。自非谘诸远人，则天文度数之远近，国土古今之盛衰，形势风俗之殊异；毕世其能想像乎？行舟沙礁之险易，到岸埠市之繁寡，即初涉商舶者，能遥度春津涯乎？诚欲扩智识而裨生人，其可以无是书？

玛吉士《地球总论》

夫地球以土水二者为本，土则分为山谷岛洲磐石沙泥，水则分为海江河湖渊潭涧溪。上下周围，天涯到处，飞者飞，潜者潜，动者动，植者植，而皆不离于其面也。古之探访地球者，以所寻得之地分为三州 。一名欧罗巴，一名亚细亚，一名亚非里加，三者而已。及明（宏）〔宏〕治年间，始寻得新地，名之曰亚美里加，始合为四大州。后各驾舟历时，又寻出南海最南之澳大利亚大岛，且环以南洋众多各岛国，或聚或散。因此新著地理志人，又以诸

岛合为一州，命之曰阿塞尼亚[24]。是以近日地球，始分为五大州也。一、欧罗巴，二、亚细亚，三、〔亚〕[25]非里加四、〔亚〕、美里加，五阿塞尼亚。又诸谙地理者，既知地球圈线周围共九万里复以所得古今各处度量地面，周围约有积方二垓五京七兆九亿六万方里。五大州内所寻之地，所访之岛，所游至近之处，极远之邦，各方共计地约六京八兆八亿二万五千里；水则约一垓八京九兆一亿三万五千里。水陆二面两相比较，地则一分，水则三分。至于人数千亿，约分五种：或白，或紫，或黄，或青，或黑。其白者，乃欧罗巴一州，亚细亚东西二方，亚非里加东北二方，亚美里加北方，此数方之人，颜色皆白，面卵形面俊秀，头发直舒而且柔。其紫者，乃亚非里加北方，亚细亚南方，除天竺及亚细亚所属数海岛不同外，其余颜色黑紫，鼻扁口大，发黑面卷。其黄者，乃印度一国，及亚细亚南方，亚美里加南方之人，其颜色皆淡黄，鼻扁口突，发黑而硬。其青者，乃亚美里加人，其颜色大半青绿，面貌毛发与黄者颇相等。其黑者乃亚非里加人，颜色乌黚，容凸颧高，口大唇厚，发黑而卷，有如羊毫，鼻扁面大，类似狮准。间亦有白色之人，居其东北，则皆欧罗巴、亚细亚二处人，曩时迁移彼地者也。又亚细亚南方及各海岛，亦有黑人，面形容体态，与亚非里加之黑人迥殊。夫天下万国之人，有下中上三等之分。下者则全不知有文义学问，止务渔猎，游牧各处。中者则习文字，定法制，立国家；但其见闻浅陋无深远。上者则攻习学问，修道立德，经典法度，靡不通晓；承平则交接邦国，礼义相待；军兴则捍御仇敌，保护国家。论五州万国之语言文字，约有八百六十种。欧罗巴语音五十三，其通用者十有七。一、大西洋[26]，一、大吕宋[27]，一、意大里亚，一、佛兰西[28]，以上四者，乃罗马国辣丁语所分（泒）〔派〕者也。一、亚里曼[29]；一、

贺兰[30]，一、弗拉萌牙[31]，一、大尼[32]，一、瑞典，一、那华[33]；以上六者，乃古调多尼加语所分泒〔派〕者也。一、英吉利，其语乃辣丁、调多尼加[34]二国所相并者也。一、厄罗斯[35]，一烘哥里亚[36]，一、伯罗尼亚[37]，一、布威弥亚[38]，以上四者，乃古斯加拉窝尼亚[39]之语所分（泒）〔派〕者也。一、额力西，其语乃古额力西国所传者也。一、回回，其语乃回鹘，又名回纥国所传者也。亚细亚语音，一百五十三，其通用者十有五。一、回回，一、天方，一、伯尔西亚，一、回纥，一、中华，一、满洲，一、蒙古，一、日本，一、高丽，一、琉球，一、暹罗，一、越南，一、阿瓦[40]，一、印度，一、西藏等语。亚非里[41]语音一百一十五，其通〔用〕[42]者五。一、伯尔卑勒[43]，一、壹的科鼻，一、尼几里西，一、哥布达，一、桑哀等语。其天方语音，亦通行于此州之北方。亚美里加语音，则有四百二十二，其至通用者，除土语外，多系别州之语：一、英吉利，一、大吕宋，一、葡萄亚，一、佛兰西，一、贺兰，一、大尼，一、瑞西亚[44]等语。南洋阿塞亚尼州语音百十七，其通用者惟马来语音也。以上八百六十种，按省而分论之，约有五千余种。更按府县村镇而论，则其数莫能计矣。

《地球推方图说》弥利坚国人培端撰

余尝考中华诸古书，多主地方而静之说，少有言地圆而动者。今试以大船游行海面，至北极海，即见北斗星高在顶上，不能见南极。若游行南极海面，又见南极星亦高在顶上，不能见北极。可见南北之地皆圆。又试以船自广东向西开行，先过印度海，又向西南过亚非利加；又过南大西洋，南亚美理驾，折向西北过太平

海；然后直由西行，仍能回至广东。此又可见东西亦圆，故周行无碍。第地球圆图既列于前，恐未甚瞭目，故复推方而绘其全。凡分四大洲，曰：亚细亚、欧罗巴、亚非利加、南北美理驾。各有图在后，至诸海岛皆不别列。

亚细亚洲，幅员广大，为四土之最。东界大东洋海，南界印度洋海，西界地中海及红海至欧罗巴，北界北冰海。居是土著，东有大清国十八省并内外蒙古诸部，新疆回疆、朝鲜；又东海岛，如日本、琉球，其最著者也。南为暹罗、缅甸、南掌[45]、印度等国，西为前藏、后藏、波斯等国，西南为亚剌伯回部，西北为土耳基等国；再西为买诺所称小亚细亚者，是极北为俄罗斯界。俄罗斯之境土，虽十之六在亚细亚，而国都建于欧罗巴，则属之欧罗巴而已。

欧罗巴洲，在亚细亚西，以乌拉岭为界，西距大西洋海，海水由西北注（人）〔入〕，曰波罗的海，由正西注入，曰地中海，由西而东有巨浸，曰黑海。汉初意大里亚之罗马国，创业成一统，中国称为大秦。五代扰乱，散为战国。元末，（曰）〔日〕尔曼[46]列国，在欧罗巴之中原称霸；自明至今，大小（其）〔共〕[47]成十余国。曰俄罗斯，曰瑞典，曰琏国[48]，曰〔日〕尔曼，曰普鲁士，曰奥地利亚[49]，曰希腊，曰瑞士，曰意大利亚，曰荷兰，曰比利时，曰佛兰西，曰西班牙，曰葡萄牙；至其雄峙海岛者，曰英吉利。

亚美理驾洲，地分南北，中如蜂腰，长约二万八千余里。东距大西洋海，与欧罗巴、亚非利加二州相望，水程约隔万余里。西距大东洋海[50]，直抵亚细亚之东。其极西北隅，与亚细亚极东北隅，隔一海港。南亚美理驾，明时属葡萄牙、西班牙等管辖，至今分立数国。如可伦比亚[51]、秘鲁、智利、巴西等。更有诸小国

及群海岛，皆不赘叙。北亚美理驾，中国称米利坚者是。其民，或从英吉利来，或从佛兰西来，后并立为一国。官以民情向往推迁，粮以各部轻重自纳。至其称花旗者，则因华人见其船挂花旗而名之也。夫本国有自主之权，至今不改。初英吉利与之构兵，经数年不解，至乾隆四十九年始议和。本国人立华盛[52]为领首，自后每四年一易以为例。今幅员增广，户口日繁，已分为三十余大部矣。人民物产，大约二十年之久则倍之。其农务工作，兵丁贸易，赏罚刑法，来往宾使，修筑圯桥诸大事，皆由议事阁[53]酌议。其乡学县学医学皆设馆，男女无一不读书，文质彬彬，称极盛焉。余详国志。

【注】

〔1〕原作“尼”，据甘本改为“足”。

〔2〕厄勒齐亚，亦作厄勒齐、额力西、厄勒祭等，即希腊（Grecia，Greece）。

〔3〕厄莫山，似即奥林匹斯山（Mt. Olympus）。

〔4〕西齐理亚，亦作西齐里亚，今称西西里（Sicilia），为意大利南端岛屿，亦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

〔5〕阨得纳山，即埃特纳火山（Entna M.），为欧洲最高火山。

〔6〕诺尔物西亚国，亦作诺勿惹国、那威国、诺勿热亚等，即今挪威（Norway）。

〔7〕亚墨尼亚洲，亦作亚勒马尼亚（Germany）、耶马尼国，又译德意志，即德国。

〔8〕莫哥斯未国，又作莫斯哥未亚（Moscow），原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此处指整个俄罗斯。

〔9〕安日得河，一作冈日市河、安治市河。即今恒河（Ganges）。

〔10〕原作“墨”，据乙未本改为“黑”。

〔11〕窝耳加河（Volga R.），亦作佛尔格河、厄济纳河，即今伏尔加河。

〔12〕多恼河，今通译多瑙河（Dunav R.）。

〔13〕原作“放罕”，据甘本改为“敖罕”。

〔14〕泥禄河，亦作奈尔河，即尼罗河（Nile R.）。

〔15〕圣玛得勒纳河，即马格达莱纳河（Magadalena R.）。

〔16〕雅玛瑱农江，即亚马逊河（Amazonas R.）。

〔17〕原作“朝”，按甘本改为“潮”。

〔18〕原作“上”，按甘本改为“土”。

〔19〕亚齐亚，即亚细亚，亚洲。

〔20〕巴剌得，即波兰（Poland）。

〔21〕原作“王”，按甘本改为“至”。

〔22〕圣多默岛（São Tome），今译圣多美岛，在几内亚湾东南。

〔23〕玛热辣尼峡，即麦哲伦海峡（Estrechode Magallanes）。

〔24〕阿塞尼亚（Oceania），即大洋洲。

〔25〕原缺“亚”，依上下文应补“亚”。

〔26〕大西洋，此处指葡萄牙国（Portugal）。

〔27〕大吕宋，指西班牙（Spania）。

〔28〕佛兰西，又作佛郎察，即法兰西（France）。

〔29〕亚里曼，即德国（Germany）。

〔30〕贺兰，即荷兰（Holland）。

〔31〕弗拉萌牙，疑即弗兰德斯（Flanders）。

〔32〕大尼，即丹麦（Denmark）。

〔33〕那华，即挪威（Norway）。

〔34〕调多尼加，即条顿。

〔35〕厄罗峨，同俄罗斯（Russia）。

〔36〕烘哥利亚，即匈牙利（Hungary）。

〔37〕伯罗尼亚（Polania），即波兰（Poland）。

〔38〕布威弥亚，亦作博厄美亚，即波希米亚（Bohemia），今捷克西部。

〔39〕古斯加拉窝尼亚，今译古斯拉夫语（slavic）。

〔40〕阿瓦（Ava），缅甸古都，地在缅甸萨蒙河西岸。

〔41〕亚非里，即亚非里加，指非洲。

〔42〕据上下文应有“用”字。

〔43〕伯尔卑勒，即博尔博尔（Borbor）。

〔44〕瑞西亚（Suecia），即今瑞典（Sweden）。

〔45〕南掌，亦作兰场、兰掌、兰章、揽章、缆掌等，即今老挝（Laos）。

〔46〕日尔曼，今通译日耳曼。

〔47〕原作“其”，据甘本改为“共”。

〔48〕嗹国，即丹麦（Demmaik）。

〔49〕奥地利亚，今通译奥地利。

〔50〕大东洋海，此指太平洋（Pacific Ocean）。

〔51〕可伦比亚（Colombia），今通译哥伦比亚。

〔52〕华盛（Washington），今通译华盛顿。

〔53〕议事阁，即美国国会。

海国图志卷七十七

邵阳魏源辑

筹海总论一原无，今补。

陈伦炯天下沿海形势录

天下沿海形势，从京师、天津东向辽海，左延山海关、宁远、盖平、复州、金州、旅顺口、鸭绿江而抵高丽，右袤山东之利津、清河、蒲台、寿光海、仓口、登州而至庙岛。其登州一郡，陡出海东，尽于成山卫，与旅顺口南北隔海对峙，海船往盛京、天津者，以成山为标准，此登州西北之渤海也。成山卫转西南则靖海、大嵩、莱阳、鳌山、灵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海州而下，庙湾而上，则黄河出海之口，沙泥入海则沉实，支条缕结，东向淤长，潮满则没，潮汐或浅或沉，名曰五条沙。中间深处，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阁）〔搁〕[1]无碍。闽船遇此，则魄散魂飞。盖闽船底圆，加以龙骨三段，架接高昂，（阁）〔搁〕沙则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无屏蔽之山以缓水势，故潮汐比他省为最急，苟乏西风开避，则舟随溜（阁）〔搁〕靡不为坏。是以海船往山东两京，必从尽山对东开一日夜，避过其沙，方敢北向。而登、莱、淮海稍宽，海防亦由五条沙为之保障也。庙湾南自如皋、通州而至洋子江口，内

狼山、外崇明，锁钥长江，沙坂急潮，其概相似。而崇明上锁长江，下扼吴淞，东有洋山、马迹、花脑、陈钱诸山，接连浙之宁波、定海外岛。而喜兴之乍浦，钱塘之鳖子，余姚之后海，宁波之镇海，虽沿海相连要疆，但外有定海为之捍卫，实内海之堂奥也。惟乍浦一处，滨于大海，东达渔山，北达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山、剑山，外则汪洋。言海防者，所当留意。江浙外海以马迹为界，山北属江，山南属浙。而陈钱外在东北，俗呼尽山。山大澳广，可泊舟百余艘。贼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师更当加意焉。由此再南历衢山、岱山而至定海，东南由剑山、长涂而至普陀，普陀直东，外出洛迦门，有东霍山。夏月贼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船回棹，且与尽山南北为犄角。山脚水深，非加长椗缆，不足以寄。普陀之南，自崎头至昌国卫，接（联）〔连〕[2]内地，外有韭山、吊邦，亦贼舟寄泊之所。此皆宁波之内海也。自宁波、台州、黄崖沿海而下，内有佛头、桃渚、崧门、楚门，外有茶盘、牛头、积谷、鲎壳、石塘、（枝）〔披〕[3]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贼艘出没之区。而乐清（東）〔东〕峙玉环，外有三盘、凤凰、北屺、南屺，而至北关，以及闽海接界之南关，实温、台内外海迳寄泊樵汲之区，不可忽也。

闽之海，内自沙埕、南镇、锋火、三沙、斗米、北（交）〔茭〕[4]、定海、五虎而至闽安，外自南关、大嵛、小嵛、闾山、芙蓉、北竿塘、南竿塘、东永而至白犬，为福宁、福州外护，左翼之藩篱也。南自长乐之梅花镇、东万安为右臂，外自磁澳而至草屿，中隔石牌洋，外环海坛大岛。闽安虽为闽省水口咽喉，海坛实为闽省右翼之扼要也。由福清之万安，南视平海，内虚海套，是为兴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乌邱、海坛。所当留意者，东北有东永，东南有乌邱，亦犹浙省之南屺、北屺、韭山、衢山，江

省之马迹、尽山也。泉州北则崇武、獭窟，南则祥芝、永宁，左右拱抱，内藏郡治，下接金、厦二岛，以达漳州。金为泉郡之下臂，厦为漳郡之咽喉。漳自太武而南，镇海、六鳌、古雷、铜山、悬钟，在在可以寄泊。而至南澳，则闽粤分界矣。泉、漳之东，外有澎湖三十有六岛，而要在妈宫、西屿、头北港、八罩、四澳，北风可以泊舟，若南风不但有山有屿可以寄船，而平风静浪，黑沟白洋，皆可暂寄。惟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洄。北之吉贝、沉礁一线，直生东北，内礁暗礁布满，仅存一港蜿蜒，非熟习者不敢棹入。至南有大屿、花屿、猫屿，北风不可寄泊，南风时宜巡缉焉。澎湖之东则台湾，北自鸡笼山与福州之白犬洋对峙，南自沙马崎与漳之铜山对峙，延绵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浅阔相均，约百里；西东穿山至海，约四五百里。郡治南抱七鲲身，而至安平镇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门。鹿耳门隔港之大（绵）〔线〕[5]头、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护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门与鸡笼淡水港。其余港汊虽多，大船不能出入，仅平底之澎船，四五百石之三板头船，堪以出进。此亦海外形势，以捍内地者也。

南澳，东悬海岛，捍卫漳、潮，为闽、粤海洋适中之要隘。外有三澎小岛，为南风贼艘经由暂寄之所；内自黄冈、大澳而至澄海放鸡、广澳、钱澳、靖海、赤澳，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潮郡贼艘出没之区。晨远飏于外洋以伺掠，夜西向于岛澳以偷泊，故海贼之尤甚者，多潮产也。赤澳一洋，自甲子南至浅澳、田尾、遮浪、汕尾、鲘门港、（天）〔大〕星、平海，虽属惠州，面山川人性与潮无异，故立碣石镇以扼其中。自此而入粤省，外自小星、笔管、沱泞、福建头、大嵛山、小嵛山、伶仃山、旗纛屿、九州洋而至老万山，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粤

之贼艘，不但艚艍海舶，可以伺劫，即内河桨船、渔艇，皆可出海剽掠。粤海之藏垢纳污，莫此为甚。

广省左捍虎门，右扼香山。而香山虽外护顺德新会，实为省会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盗，内河缉贼，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其城澳门，外防番舶，与虎门为犄角，有心者岂可泛视哉？外出十字门而至鲁万，此洋艘番舶来往经由之标准，下接崖门、三灶、大金、小金、乌猪、上川、下川、戙船澳、马鞍山，此肇郡、广海、阳江、双鱼之外护也。高（群）〔郡〕之电白，外有大、小放鸡；吴川外有硇州，下邻雷州、白鸽、锦囊，南至海安。自放鸡而南至于海安，中悬硇州，暗礁暗沙，难以悉载，非深谙者莫敢内行。而高郡地方实借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遂溪、海康、徐闻，向南干出四百余里而至海安，三面滨海，幅阔百里，对峙琼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南绕西北至合浦、钦州、防城，而及交址[6]之江平、万宁州，延长一千七百里。故自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风，上宜北风。自廉之冠头岭而东，白龙、调埠、川江、永安、山口、乌兔、处处沉沙，难以尽载，自冠头岭而西，至于防城，有龙门七十二径，径径相通。径者岛门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岛屿悬杂，而水道皆通。廉多沙，钦多岛，地以华夷为限，而又产明珠，不入于交址，是以建海角亭于廉，天涯亭于钦。

琼州屹立海中，地从海安渡脉，南崖州、东万州、西儋州、北琼州，与海安对峙。诸州县环绕熟黎，而熟黎环绕生黎，而生黎环绕五指岭、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围陆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万州东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自海（内）〔口〕[7]港之东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门港，乐会之新潭、那乐港，万州之东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迈之马（岛）〔袅〕

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湾泊船只。其余港汊虽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沉沙，行舟实为艰险。此亦海外稍次之台湾。惜田畴不广，岁仰需于高、雷，虽产楠沉诸香，等于广南，甲于诸番，究非台湾沃野千里可比。中国之海防，自辽而始，至琼而尽，首尾凡万余里。

张汝霖《澳门形势篇》

濠镜澳之名，著于《明史》，其曰：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或曰：澳有南台、北台，两山相对如门云。澳今西洋意大里亚[8]夷人僦居，环以海，惟一径达前山，故前山为拊背扼吭地。北距香山县一百二十里而遥，南至澳门十有五里而近，其有寨自明天启元年始，立参将营，国初因之。康熙三年改为副将，未几以左营都司代，何准道曰：康熙七年秋，海贼从寨右登岸，攻劫果福（国）〔园〕[9]村，副镇遂请移驻县城，坐令扼塞之地武备损威。相仍至今，五十六年。建土城，起炮台、兵（防）〔房〕[10]二，门外复建台，列炮各十。雍正八年，设县丞署。乾隆九年，建广州府海防同知署，增兵舍百间。而前山之势益重，东门外为教场，出南门不数里为莲花茎，即所谓一径可达者。前山、澳山对峙于海南北，茎以一沙堤亘其间，径十里，广五、六丈。茎尽处有山拔起，跗萼连蜷，曰（连）〔莲〕华山[11]。万历二年，茎半设闸，官司启闭。康熙十二年，建官厅于旁，以资戍守。出闸经（過）〔莲〕花山下，有天妃庙[12]，折而西南，一山青巉，中嵌白屋数十百间，形缭而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规圜如镜，故曰濠镜，是称澳焉。前明故有提调、备倭、巡缉行署三，今惟议事亭[13]不废。国朝设有海关监督行台及税馆。其商侩、传译、买办诸杂色人多闽产；若工匠，若贩夫、店户，则多粤人，赁夷屋以居，烟火簇簇，成聚落。其

舟楫有高尾艇，有西瓜扁，又有省渡、石（歧）〔岐〕渡、新会江门渡。有洋船石立庙祀天妃，名其地曰娘妈角[14]。娘妈者，闽语天妃也。雍正七年，观风整俗，使焦祈年。乾隆十年，分巡广南韶连道薛韫，先后巡视有记。薛韫《澳门记》：自香山县凤栖岭迤南凡一百二十里至前山，又二十里为濠镜澳。不至澳六七里，山崭然断，亘沙堤，如长桥，曰莲花茎。茎末山又特起，名莲花山。又伏又起，中曲构，长五六里，广半之，直坤艮，是称澳焉。澳惟一茎系于陆，馈粮食，余尽海也。以故内洋舟达澳尤便捷。遵澳而南，放洋十里许，右舵尾左鸡颈。又十里许，右横琴左九澳，湾峰表里四立，象箕宿，纵横成十字，曰十字门，又称澳门云。其东南百里间，为老万山，孤岛具营垒。山东北注虎门，属番舶入中国道。此山外则天水混同，无复山矣。而澳夷出人洋则不于虎门，于十字门。二门俱斜直老万山，十字门特近澳也。澳夷西洋族，自嘉靖三十年来此，岁输廛缗五百一十有五，孳育蕃息，迄今二百有余年矣。其户四百二十有奇，其丁口三千四百有奇。白主黑奴，内刺兵一百五十名。其渠目：兵头[15]一，掌兵；理事官一，司库；判事官一，司狱；而总领（一）〔于〕番僧一人。其教号天主。其业惟市舶，慧者肄天官术。为庙者八：曰三巴，曰咖斯兰，曰大庙，曰板障，曰龙嵩，曰风信，曰支粮，曰花王。附庙置狱。狱三重，薄罪圜拘，听礼拜庙即释；重则缚置炮口，击人海。为炮台六：曰东望洋，曰咖斯兰，曰三巴，曰南湾，曰西望洋，曰娘妈角。炮铜具四十六，铁具三十，大者六十一，小者十有五。凡庙若炮台，独三巴为崇闳焉。乾隆十年乙丑二月，予以巡海至此，偕海防印同知光任、香山江令日暄登乃台。译人欢理事官前导，而兵目领番卒，手布绣旗，肩鸟铳，一十二人排右。台方广可百亩，中有堂，西南指十字门，东望则九洲洋，如列星罗几视间，下即宋文天祥勤王经由之伶仃洋也。西望则三灶、黄扬诸山，而北折而上为崖山也。转而内瞩，洲屿参互，水有艨艟哨桨之次比，陆有亭障壁垒之相望，前山寨附其背，虎门扼其吭。国家御内控外大一统，岂不伟哉？澳东为东澳山，又东为九星洲山，九峰分峙，多岩穴、奇葩异草；泉尤甘，商船往来，必汲之，曰天塘水。其下为九洲洋，旁连鸡拍山，多暗礁。又东为零丁山，东

莞、香山、新安三邑划界处，下为零丁洋。又东至于旗纛澳。又东北不二百里，有二门，曰虎门、蕉门。蕉门南瞰大洋，有暗礁，不能寄碇。与东洲门、金星门，可泊艚船漕船，洋舶不由之。金星门之旁，有鸡笼洲、小茅山。虎门即虎头门，大虎山峙其东，小虎山峙其西，双扉砉然，海水出入其中，横档山限之。所谓粤东山有三路分三门，而以大庾为大门；海有三路亦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者也。横档山有东西炮台，与南山三门炮台，声势相应，虎门协副将领之。上有虎门寨，明万历十六年建，国初毁于寇。康熙二十六年建今寨于石岐岭，筑土为之。五十七年改建砖城，官兵自邑还驻之。薛韫《虎门记》，虎头门以虎山得名。山有二：西曰小虎山，东曰大虎山，如连珠巨浸中。稍折而东南，右横档山，左南山，相距五六里，岿然双阙，而海出入其间，界中外，故曰门。横档山首尾树炮台二，高水面约五十仞。南山炮台一，可三仞及水，俱宿目兵焉。循南山下十余里，三门炮台一。三门者，山前突二石插波划水为三也。目兵如各炮台数。横档南三十里许为龙穴山，先置汛哨，今废。南山东南三四十里为校椅湾，略如（郊）〔校〕关形，而已旷廓，外绝涯涘矣。虎山内外重洋，而门当其最深流处，番舶及内郡巨艟必由以入，（绝）〔经〕狮子洋达广州，海中函谷关也。面门左右率浅洋，惟不任（漕）〔艟〕舶行，他舟纵所如。嘻乎！闭外夷之门一而开内攘之门且千矣。夫陆有冈，海有港，此胜败得失之地也。虎头门既城，石旗纛聚兵千有八百八十八人。领于副总兵官，而偏师亦往往守港口，但使声援，罔有不及，逻（诇）〔缉〕罔有不谯，重门击柝以御暴客，庶其惩〔前〕而毖后患哉？虽然海门以闭内外也，外困于内，变生于常，道必又有制治于兵防之先者。

又名秀山，宋张世杰奉帝昺退保秀山，即此。由是逾狮子洋，入黄埔，是为今诸番船口。虎门天启，海阔而多礁，舟触之立碎。番（船）〔舶〕至，必官给引水人，导之入，固天设之险也。又虎门下有合兰海，每岁正月初三、四、五日，现城阙、楼台、车骑、

人物，倏忽万状。康熙丙辰，见戈甲之形，粤有兵变，盖海市也。

北则青洲山。前山、澳山，盈盈隔一海，兹山浸其中。厥坏砠，厥木樛，嶙岏荟蔚，石气凝青，与波光相上下。明嘉靖中，佛郎机既人澳，三十四年复建寺于兹山，高六七丈，闳敞奇闷。天启元年，守臣虑其终为患，遣监司马从龙毁其所筑城，蕃不敢拒。今西洋番僧构楼榭，杂植卉果，为澳夷游眺地。

又北为秋风角，为娘妈角。一山嶕然，斜插于海，磨刀犄其西，北接蛇埒，南直澳门，险要称最。上有天妃宫。其前山迤北，由陆道雍陌，明万历中设雍陌营。逾径顶，达风栖岭，以至于县。

澳西下十里有北山，下为北山村、沙尾村，西为灯笼洲。其与秋风角对峙者，曰南野角。旁为挂碇山，船可寄碇。

又西为大托山、小托山、大磨刀、小磨刀。山有炮台。上下二门，过此为虎跳门。崇祯十年，红毛驾四舶由此门入广州求市。外有岛，广百余里，是为浪白滘。明初诸蕃互市于此，嘉靖中始移濠镜。万历三十五年，番禺举人卢廷龙计偕人都，请尽逐澳中诸蕃出居浪白外海，当事不能用。

又西为黄杨山，上有张世杰墓。下为黄梁都，有巡检司。城方一里，都司戍之。稍南为咸汤门，外为三灶。山产盐，有大使领之。高澜山，多鹿，元海寇刘进据之，明初平。有腴田三百顷，居民烟火与三灶相望。

其南有四山，为内十字门。又二十里有四山，为外十字门，澳夷商船出入必由之。有横琴山，宋益王南迁泊此，丞相陈宜中欲奉之奔占城，飓作而殂，宜中遁。夜有火烧舟舻，几尽。一名深井山，澳曰井澳。横琴二山相连，为大、小横琴，元末海寇王一据之。旁一山曰银坑，水最甘洌。又南五十里，曰蒲台石。又东南为老万山。自澳门望之，隐隐一发，至则有东西二山，相距三

四十里。东澳可泊西南风船，西澳则东北风船泊之。山外天水混茫，虽有章亥不能步已。岁五六月，西南风至，洋船争望之而趋，至则相庆。山有人髽结，见人辄入水，名曰卢亭。相传晋贼卢循溃兵逃此，子孙皆裸体，尝下海捕鱼充食，能于水中（住）〔伏〕三四日不死。地多伏莽，山故名大奚山，有三十六屿，周三百余里，居民不隶征徭，以鱼盐为生。宋绍兴间招降之，刺其少壮者充水军，老弱者放归（去）〔立〕寨，有水军使臣及弹压官。庆元三年，盐禁方厉，复啸聚为乱。遣兵讨捕，墟其地，以兵戍之，未几罢。后有万姓者为酋长，因呼老万山。雍正七年，两山各设炮台，分兵戍之，与大屿山屯哨为犄角，则澳门、虎门之外蔽也。

英夷人贡旧案

乾隆五十八年敕谕前一道

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其瞻觐，锡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

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译馆供给，行止出人，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衣服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16]、意达里[17]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贡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乂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赏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锡赉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

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只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乾隆五十八年敕谕后一道

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赍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令大臣带领使臣等瞻觐，锡之筵宴，赉予骈蕃。业已颁给敕谕，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昨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荼）〔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尔使臣详加开导，遣令回国。恐尔使臣等回国后禀达未能明晰，复将所请各条缮敕，逐一晓谕，想能领悉。

据尔使臣称，尔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广东地方收泊交易一节。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言语，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又据尔使臣称尔国买卖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

发卖，仿照俄罗斯之例一节，更断不可行。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尔国向在澳门交易，亦因澳门与海口较近，且系西洋各国聚会之处，往来便益。若于京城设行发货，尔国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辽远，运送货物，亦甚不便。从前俄罗斯人在京城设馆贸易，因未立恰克图以前，不过暂行给屋居住。嗣因设立恰克图以后，俄罗斯在该处交易买卖，即不准在京城居住，亦已数十年。现在俄罗斯在恰克图边界交易，即与尔国在澳门交易相似。尔国现有澳门洋行发卖货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是尔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又据尔使臣称，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一节。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现在）〔既无〕[18]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既〕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又据称，拨给附近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居住尔国夷商，或准令澳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节。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给拨地方分住耶？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查。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夷人与尔国商人间有争

论，转非体恤之意。核其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又据称，英吉利夷商自广东下澳门，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一节。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此时自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征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嗣后尔国夷商贩货赴澳门，仍当随时照料，用示体恤。

又据称，尔国船只请照例上税一节。粤海关征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便于他处海口设立交易，自应仍在粤海关按例纳税，毋庸另行晓谕。

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尤属不可。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况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锡予优加，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王〕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枉劳往返。勿谓言之不预也，其凛遵毋忽，特此再谕。

奏英夷贡表转进折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粤督朱、粤关舒奏。

奏为英吉利国呈进表贡，奏明请旨事。据洋行商人蔡世文等禀称：据英吉利国大班披朗称，伊国王备具恭进大皇帝表文方物，由本国夷船寄粤，令伊面见总督关部大人，将表贡赍呈，转求代奏等语。臣等当即传见该大班，据将夷字正副表二件，伊国自书汉字副表一件，贡物一分呈出。臣等公同阅验，其汉字副表，虽系中华（自）〔字〕[19]书，而文理舛错，难以句读。随令通晓该国（自）〔字〕书之通事，将夷字副表与汉字表核对，另行译出。臣等核其文义，缘该国王因前年贡使进京，仰蒙皇上怀柔体恤，赏赉渥优，不胜喜欢感激，是以备具表文、土物呈进，以表悃忱。且声明前年天朝差大将军带兵到的蜜地方，伊国曾发兵相助。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后，他们不曾得知，是以未在大皇帝前奏明等语。臣等询问该大班的蜜是何地方，据云在中华西北地方，与本国海道毗连等语。是的蜜似即系廓尔喀地名，其所称曾经发兵相助之语，措词极为恭顺，而又意存见好。外夷慕化输诚，益仰德威广被。惟是各国进贡，向系专遣使臣赍奏。今该国并无贡使来粤，止系该大班接到表贡，求臣等转奏，与例未符。谨缮录贡单同原表三件，恭折奏呈御览。其贡物如准赏收，俟命下，臣等另行委员赍送京师。

乾隆六十年译出汉字夷表

英吉利国王雅治[20]管佛兰西并（受）〔爱〕伦[21]等处地方，呈天朝大皇帝。我宗室议政大臣马甘尼[22]，由天朝京都回到本国，带有大皇帝书信，所谕情由恩典，我心中十分感谢欢喜。所差贡使进的礼物，蒙皇上赏收，赍到御赐各物，当即拜领。足感大皇帝记念，彼此虽隔重洋，但俱要望通国太平无事，百姓安宁。蒙大皇帝谕称，凡有我本国的人来中国贸易，俱要公平恩待，此是最大天恩。虽天朝百姓不能来我国贸易，若有来的，我亦要尽

心一样看待。我已分付在港脚等处地方官员，遇有天朝百姓兵丁人等，务要以好朋友相待。从前天朝差大将军带兵到的密地方，我国兵总亦曾相助。前贡使到京时，未得我们因都士丹地方音信，是以未曾将此事奏明。将来如有机会，亦可以表我的诚心。据贡使回称，大皇帝万寿康宁，并称我将来年寿，仰托鸿福，均同一样。我心实在欢喜感激。惟望中华同外国永久共沐天恩。顺具本国些须土物，伏乞赏收。自英吉利国本都呈。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按因都士丹，即温都斯坦，译音不同。盖言贡使未接印度兵总之信息也。

嘉庆九年译出汉字夷表

英吉利国王雅治管爱伦等处地方，呈天朝大皇帝。从前太上皇帝，恩威远播，四海升平。今大皇帝仁慈威武，天下太平，均同一德。凡有本国人来中国贸易，俱蒙一体公平恩待。我因天朝百姓不能来我本国贸易，我已分付在港脚等处地方官员，如与中国相连地方，遇有天朝百姓兵丁人等，务要加意相待。即遇有别项事情，要我出力，我亦十分欢喜效力。我与佛兰西国前已修和，因和之后，伊国强（和）〔横〕[23]无理，是以我今复与伊国战争。我本意原欲和好无事，岂料伊国强横凌辱，致我不能忍受。又于海口地方设立重兵，显有歹意。我恐被伊国占夺，无奈亦只得设立重兵防守，并非意存好斗。我虽然与伊国战争，仍可照旧来中国贸易通好，并无阻碍。那佛兰西国海口虽有重兵，我已用兵船围住，伊不能出口。此外又多派兵船护送，是以我贸易船只可保无虞。又幸遇大皇帝圣明，即使佛兰西国有着人到中国谣言，疏间我国，我想大皇帝必不听信。再伊国不独存心想占夺我国，并欲占夺我之属国。伊国若兵力不能相敌，伊必另设阴谋。即伊国恃强设计，我国均能设备提防，可保无虞。查该佛兰西国内，已

乱了十三年。佛兰西老国王为人甚好，竟被伊国人弑害，深为可悯可恨！如今伊国有一人做了国长，存心无道，意欲惑乱人心，使通国之人，不顾五伦，不畏天地。我想伊断不能惑中国。大皇帝英明素著，定然洞察其奸。恭祝大皇帝长享四海升平之福。具本国些须土物，伏乞大皇帝赏收。自英吉利本都一千八百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粤督倭关延奏片稿嘉庆九年十二月

查英吉利国王表内，所称与佛兰西国争斗及佛兰西国有着人到中国谣言疏间等语。查系嘉庆七年八月间，有在澳居住之夷目委黎多[24]寄信与在京居住之西洋人索德超，言英吉利国有大战船六只，近澳门停泊，恐有觊觎澳门情事，转呈管理西洋人大臣苏楞额具奏。钦奉谕旨查询，经前督臣吉查明，英吉利国护货兵船均已陆续回国。其在澳门外湾泊时并未滋事。因该国向来恃强，住澳夷人是以惊疑等情，奏蒙圣鉴在案。今该国王表文所称谣言疏间之语，自系指前事而言。本年该国亦有护送货物兵船四只来广，随即护送货船回国，并无丝毫滋事。且贸易夷船，英吉利国货物最细，较别国买卖殷厚。该国夷目夷商，均称恭顺。臣等窥测其隐，因与佛兰西蛮触相争，恐为离间，有妨贸易，故于表内特陈其事。密询洋商潘致祥等，亦佥称委系此意，该二国僻居东北海外，去粤东甚遥，断无虞别滋事端等语。似属可信，可以仰慰圣怀。

粤督那关延覆奏嘉庆十年三月

奏为英吉利国呈进表贡，接奉廷寄，恭折覆奏事。伏查外洋各国夷商，俱无兵船，惟英吉利国货船有兵护送。而该国商船亦无兵船，惟其国王货船始有兵船四只护送。其兵船在虎门外，交易后随同货船回国，不准少有逗留。臣等亦派有兵役防送。其余

各夷国货船内，均有炮火器械，自资防范，于例原准携带。至该国原表称欢喜效力等语，隐（跃）〔约〕[25]其词，自系闻洋面盗贼不靖，或需伊等出力之意。查夷人不过沾沾计利，即如上年澳门夷目，愿备兵船二只，帮同师船出洋缉捕。臣延即以体制不符，且不能得力，与倭议以后，停止夷船协捕。于本年正月，会奏在案。而此二只洋船，迄今无踪，亦实无遭风失事等事。细揣其情形，不过借协捕为名，可以免此二船出人纳税。而英吉利国自亦得闻此事，希冀效尤免税，又恐澳门夷船出力有功，或待彼国冷淡，其意不过如此。至各该国夷船，船只既大，多载炮火，向来洋盗俱不敢抢劫。澳门等要处，又有师船巡防，不致少有疏失，可以无厪圣念。

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奉上（论）〔谕〕：此次英吉利国贡使到天津时，谢筵不遵礼节，至通州已称叩跪必能如仪，迨至御园，朕将次升殿，正副使臣俱托病不能瞻觐，是以降旨即日遣回。但念该使臣虽有失礼之愆，该国王万里重洋，奉表纳贡，其意至为恭顺，未便绝之已甚，转失字小之意。因将该国王贡品内择其至轻微者地理图四张，画像二张，铜板印画九十五张，加恩赏收。仍赏给该国王白玉如意一枝，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二）〔八〕个，交该贡使领赍回国，以示厚往薄来之意。该贡使等领到赏件，极为欣感，亦颇形悔惧。现已自通州起行，俟到粤后，着蒋攸铦等仍照例给予筵宴一次，并谕以尔等福分浅薄，已至宫门，不能瞻仰天颜。大皇帝怜念尔国王慕化输诚，仍酌收贡件，并赏（称）〔尔〕[26]国王贵重品物，尔等应感激天恩，迅速回国，俾尔国王敬悉恩意。其未收贡件，均妥为照料上船，勿令损失。倘晓谕之后，该贡使等复将未收贡物，恳乞赏收，总以业经奉有明旨，不敢渎请，正言拒绝。钦此。

（敷）〔敕〕[27]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前于乾隆五十八年，先朝高宗纯皇帝御极时，曾遣使航海来庭。维时尔国使恪恭成礼，不愆于仪，用能仰承恩宠，瞻觐筵宴，锡赉便蕃。本年尔国王复遣使赍奉表章，备进方物。朕念尔国王笃于恭顺，深为愉悦。循考旧典，爰饬有司，俟尔国使臣至日，瞻觐宴赉，悉仿先朝之礼举行。尔使臣始达天津，朕饬派官吏在彼赐宴，讵尔使臣于谢宴时，即不遵礼节。朕以远国小臣，未娴仪度，可从矜恕，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尔使臣面告我大臣以临期遵行跪叩，不致愆仪。我大臣据以入奏，朕乃降旨于七月初七日令尔使臣瞻觐；初八日于正大光明殿赐宴颁赏，再于同乐园赐食；初九日（升）〔陛〕辞，并于是日赐游万寿山；十一日在太和门颁赏，再赴礼部筵宴；十二日遣行。其行礼日期仪节，我大臣俱以告知尔使臣矣。初七日瞻觐之期，使臣已至宫门，朕将御殿，尔正使忽称急病不能动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只令副使入见。乃副使二人亦同称患病，其为无礼，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责，即日遣令归国。尔使臣既未瞻觐，则尔国王表文亦不便进呈，仍由尔使臣赍回。但念尔国王数万里外奉表纳赆，尔使臣不能敬恭将事，代达悃忱，乃尔使臣之咎。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地理图、画像、山水人像收纳，嘉尔诚心，即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两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至尔国距中华遥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且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尔国王其辑和尔人民，慎固尔疆土，无间远迩，朕实嘉之。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

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注】

〔1〕原作“阁”，据《海国闻见录》改为“搁”。

〔2〕原作“联”，据甘本改为“连”。

〔3〕原作“枝”，据甘本改为“披”。

〔4〕原作“交”，据《海国闻见录》改为“茭”。

〔5〕原作“绵”，据《海国闻见录》改为“线”。

〔6〕交址，或作交趾，指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

〔7〕原作“内”，据《海国见闻录》改为“口”。

〔8〕此处误，应为葡萄牙。

〔9〕原作“国”，据《澳门记略》改为“园”。

〔10〕原作“防”，据《澳门记略》改为“房”。

〔11〕原作“连”，据《澳门记略》改为“莲”。莲花山又名莲峰山，即今澳门北部之望厦山。

〔12〕天妃庙，今澳门莲峰庙，为澳门三大禅院之一，始建于明代。

〔13〕议事亭，今澳门市政厅前身。

〔14〕娘妈角，今澳门妈阁庙所在地，位于澳门半岛南端。

〔15〕兵头，指澳门总督。

〔16〕博尔都噶尔亚（Portugal），今葡萄牙。

〔17〕意达里（Italy），今意大利。

〔18〕原作“现在”，按乙未本改“既无”。

〔19〕原作“自”，据甘本改“字”。

〔20〕“雅治”（George），今通译乔治。

〔21〕爱伦（Ireland），即爱尔兰。

〔22〕马甘尼（Macartney），今通译马戛尔尼。

〔23〕原作“和”，据甘本改“横”。

〔24〕委黎多，亦作喽嚟哆（Procurador），澳葡自治机构议事会成员，掌本澳番船税课、兵饷、财货出入之数，修理城台街道，并代表澳葡与广东地方政府联络，协调在澳葡人与华人的关系。

〔25〕原作“趹”，据乙未表改“约”。

〔26〕原作“称”，据甘本改“尔”。

〔27〕原作“敷”，据甘本改“敉”。

海国图志卷七十八

邵阳魏源辑

筹海总论二原无，今补。

粤东市舶论清河萧令裕

康熙二十三年，台湾郑氏平，海禁大开。二十四年，从疆吏之请，设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于是内地商舶兼通南洋，荷兰助顺，先请互市。他岛夷望风景附，莫不瞻戴斗牛，梯航岁至。英吉利最后款关，其国皆在大西洋，荒远莫测。而自汉以来，所通西域，仅至西南洋而止。然以《汉书》"前后西域"二传考之，则知西域之与西洋地虽相辽，俗不甚远也。《班书》称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酒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例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其风气物类，与罽宾同者，有乌弋、安息之属。乌弋之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安息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而，幕为夫人面。今英吉利、佛兰西、荷兰诸国，善制钟表，穷极工巧，织罽之属，精妙绝伦。所用洋钱，(一)〔亦〕[1]以银铸，幕为人而，或为王面，斯其俗相近，一矣。《班书》称安息国，画革旁行为书记，师古谓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之徒，书皆横行不直下。今西洋诸国，书旁行斜上，皆拉体纳字，今钦天监有书拉体纳字文。鸟迹蛛丝，

由左以达右。斯其俗相近，二矣。《班书》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其人皆深目多须頾，善贾市，争分铢，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今西洋诸国，善贾争利，家事取决常于女子。妇主货财，夫无妾媵。微不同者，深目鲜须耳。斯其俗相近，三矣。盖大西洋之地，在《汉书》惟大秦国足以当之。《范书》言大秦国，亦云海西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直至明代万历中，利马窦人中土，而大秦人始通于中国。继以佛郎机、荷兰戈船相继至粤（间）〔闽〕。故大西洋之通，自明代始。若天竺国，一名身毒，则西南洋非西洋也。亦于明季国初，为西洋诸国据其海口，设炮台、立市埠，今来粤贸易港脚、白头夷附英吉利旗号者，即古之天竺国。于是大西洋与西南洋始混而为一。征诸汉时西域之俗，既如彼，验之今日南洋之舶又如此，岂非向背之故。振古如兹，怀诱之方，无远不届者哉！

夫象胥达志，情款非易通也；涨海浸天，帆樯非乐赴也。而黄支献见，汉以来始不绝书；番禺都会，唐以后舶乃云萃。可知殊裔之贡珍，视中华为天府；诸蕃之怀化，求市贾以自封也。昔之圣王稔其风尚，故结以恩信，招以货贿，蛮夷竭欢，象来致福，減戍守之费；兵革不兴，收征榷之赢，军储是赖。远览古今因时之制，得失之林，断可识已。是故趋利如鹜者，种人溪壑之常；因势要约者，函夏金汤之固。孟坚所谓汉多财物，必市乃得所欲。乃厕宾奚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者，真为得其情实也。知其情实而御之，有道矣。

或曰：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汉之蛮夷，通

市货买，好辞为诈，多求使者护送，以事绝远。故孟坚谓盛德在我，无取于彼也。今南洋诸舶，抵我边境，什百为群，连樯相接，器则火炮蛮刀，人则趫捷狙犷，设有伏莽，坐见披猖。汉之已事，可得拟乎？应之曰：此未足以为虞也。军旅之事，必权衡于主客，洲岛之俗，惟利益于贸迁。凡夷之必我资者二，而我之不夷患者二。番人性嗜乳酪，胶结肠腹，惟大黄、茶叶，荡涤称神，一不得食，立致困病。异时恰克图口不与俄罗斯通市，西洋各国，市大黄于粤，每国限以五百斤，防其漏入俄罗斯也。比开关如故，红毛、花旗诸酋，合辞吁请，毋限定数。是知疵疠之祲，非药罔济；旗枪之用，在彼同需。今茶斤出口，岁计四五十万，频年交易，定有积存。然茶之为物，霉变易生，三岁以后，不可复食。如闻英夷夸诈，谓有三十年之蓄。此其欺罔，不辩自明。设有禁断，惊扰内作，其必我资者，一也。番人近利尚功，以海商为世业，沿海埠头，竞思垄断；转相贩鬻，算及毫厘。其有别部杂港，思商中国，率为遮阑，用擅专利。又叩关之舶，珍货山积，来自本国，例讥重税。国主藉有税人，用供饷俸。住澳门者为大班，总其贸易；厚资本者为船主，统曰公司，他夥长水梢、附货载舱，无不希收余羡，用裨生计。举国上下，皆以中华为利薮。其必我资者，二也。英夷窟宅，渺隔重洋，惟澳门租住，是其顿宿之所。澳夷虽甚贫薄，未易全以贿通，其米利坚、佛兰西诸国，夙兴仇□，不能统壹。如有跳梁，使相攻击，以夷伐夷，正可抚为我用。故佛郎机之寇新会，卒以成禽，明嘉靖中。和兰番之寓台湾，终归败遁。老巢既远，持久为难，其不夷患者，一也。民非水火，莫能生活。番舶之来，动稍百数。近时洋米载自吕宋，转饷无乏，诚难与争。然万山以外，飓风堪虞；一入万山，粮道立断，加海水味淡，秋冬变咸。潭洲迤北之洋，春夏清甘可饮，盖北江之所从入也。秋冬水涸，海

气上浮矣。夷来下碇，每在秋冬，涓涓之滴，不堪入口，是故守炮台之险，绝奸民接济之路，断校椅之泉，截大屿龙穴之汲，以守岸为上计，不交锋于大洋。我逸彼劳，彼客我主，其不夷患者，二也。去彼二患，守我二资，交易坦途。番客大至，航三万里之海，但有牵来；讥四十柁之征，都无检阅。兹非柙藩之善政，钦贤之遗规与。且尤有说焉，凡夷之狡焉生心者，皆汉奸之导诱也。而汉奸之敢于煽惑者，皆执事之侵渔也。往夷货之来，有税有钞，有进口、出口之规，有分头、疋头之算。箱包漆木，动辄规例之收；呢羽钟表，咸入彤廷之贡，此取之在上者也。商保之船，必资规费，货销之数，按抽行用。黄埔一进泊，而丁胥之事例已多；省澳一往来，而牌照之取求又夥。吏役之生活，仰给，惟于舶来；蔬米之日需，翔贵由于买办。此取之在下者也。取得其道，则(爱)〔官〕[2]吏乐输，而荒服有出涂之愿；取失其道，则商胡敛怨，而奸豪售贪狡之谋。何者？商行资用，类皆取自夷中，一苛于商，即商因而厚敛；一敛于夷，即夷从而忮求。厚敛者以官为市，而商或润其余；忮求者引商为援，而夷斯逞其忿。始则规制并奢侈，然而违犯；继则语言慢易，嚱然而上侵。小则炮械森陈，阳为防护将牢之说；大则兵船飘忽，阴怀恫疑虚喝之谋。欲惩奸而畏首畏尾，欲大创而筹饷筹兵。盖贪纵侵凌于无事之日，不得不弥缝姑息于有急之秋也。苏轼谓洁廉哲人之细事，而古今边患常生于贪，守边得廉吏，则夷夏乂安。谅哉言乎！

市舶之通，人多同异。自英吉利横海上，骄嫚日闻，于是有为封关罢市之议者。应之曰：市舶者，岛夷向化之诚，沿海居民之利也。得其所欲，则瀛渤晏安；失其所营，则奸豪反侧。善谋国者，但当自计利害，不足与论是非也。方嘉靖时，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其始因倭舶至闽、浙互市，诸大姓及商贾多负其

直，倭粮匮为盗，诸大姓胁将吏捕逐之。兵且出又泄师期，令去约他日至，偿其直；他日至，负如初。倭大怨恨，而内地奸民复煽为乱，遂焚掠州县。巡抚朱纨至，首严通番禁，犯者置重典。又愤闽、浙势家多庇贼，上疏言过激。中朝士大夫与为难，争掣其肘，劾纨至死。中外莫敢言海禁事。于是徐海、汪直内讧，而倭乱成矣。乡使互市之倭，不亏其直；洋来之舶，不禁其通，则徐海、汪直公然贸易之商，日本、佛郎机长此朝宗之集也。挟倭之贼以胁官，即挟官之兵以胁倭，诪张为幻，负直不偿；金鼓一振，毒遍四海。当时商贾酿祸，万死莫辞。而市舶既革，利权在下，港外交通，走险不择。朱纨通番之禁，殆亦因噎而废食者哉。郑晓称倭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而不知所当罢者市舶太监，非市舶也。可谓深切着明矣。今粤海通市，百有余年，假令奏罢，停其来舶，洋行货直，类多赊贷，一时殷商垫给，既所不甘。疲商责偿，于何取办？势必远夷怨咨，要遮不去，而买办、引水、渔船快蟹之徒，沙文、马占、沙文者雇于夷；马占，通夷语者也。通事、洋货铺之属，惧于失业，潜为教诱。椎髻之俗，好乱由于性生；飞鸮之音，集林忘其怀化，未形隐患，可胜言耶！且防边之策，尤贵招徕。《汉书》谓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故知抚绥遐服，非财赂无以款通；怀畏远人，必负贩乃能要结也。夫中行说卫律之谋主，是汉患之内生也；卖马邑交易之无功，由衅端之自启也。如彼英夷，不同冒顿，自为海贾，何暇远图？但使关市持平，夷商亲附。脱有奸猾，隐为诈虞，屏之远方，肆诸朝市。百蛮慑伏，岂敢动哉？然而体顺夷情，主平市价，必有以大服其心，乃使其无所藉口。必先外藩无轻节府之意，而后款塞谨功令之遵；其要在于行禁肃清，纲首难以贿进，而无取乎闭关封港，俾番商裹足而望洋也。《后汉书·张奂传》，迁安

定属国都尉，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货财，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班超谓任尚曰：蛮夷难养易败，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夫小过之纠，不肯为其简易，财货之好，乃甘为其患苦，抑何方寸岑楼，不揣本而齐末之甚乎？君子是以知君卿之导（和）〔利〕，推本信诚。卢奂之清白，用怀远俗也。

鸦片烟，一名阿片，一名阿夫容，出英吉利属国。种红罂粟花，叶如靛青，子如茄，每根仅结子二三颗。熟时，夜以刀划皮分许，膏液流出，晨收而浸于水，俄顷出之，贮诸器。取叶暴干为末，杂揉其中，视叶末多少以定成色。叶末半则得膏半，然后捏为团叶裹之。见海录有公斑，有白皮，有红皮。公斑为上，白皮次之，红皮最下。前代无此物，明时始入中国。龚云林《医鉴》：用阿片泥和糯米为丸，治百病，名一粒金丹。李时珍《本草纲目》云：俗人房中术用之。雍正中，年希尧刊集验良方，鸦片屡见。初不言其吸食也。镶竹为管，或磁或银，挑烟于盒，如粒如丸，就灯而吸，倚枕侧眠，盖自乾隆末年始。嘉庆初，食者渐多，特奉明禁，至今日而家喻户晓，俗不可挽。凡食烟之人，燃灯在榻，必两两对卧，左右移易，（薢茩）〔邂逅〕论心，用除嫌恨，名曰开灯。日久中病，应时而食，名曰烟引。引至而不得食，则四肢颓然，涕泗交下，刻不能支；吸烟数口，精神顿回，名曰过引。引深者日须三四钱，引少者以数分计。盛年柔脆，先零何早？筋力乍衰，髓竭乃槁，此食烟之状也。烟土之入，始在澳门，继归黄埔。今上初元，森严设禁，乃移泊于新安县属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通，凡福建、天津、江浙之泛外海者，皆必由焉。岛民万余家，皆蛋户渔艇，贩私为业。道光三四年来，趸船五六艘。前总督阮元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近则约十七八船，经岁逗

遛，接递新烟。洋船驶进鹿门，转入蛟门，以所载之土运黄埔、深井。地名有窟宅为奥援，有快蟹为护送，分售于会城之窑口。其送烟匪艇，一名扒龙数十健儿，摇桨如飞，列炮械而行。比年澳门之押冬夷，往来省城，自觅各船交易。窑口之利又分。而天津、闽、浙船，大率在省议价，到趸交土。他大吏之贡船、差船；私携过岭者，岁又不知几许，此贩烟之众也。雅片烟惟公斑行于粤，各省类白皮。每白土一包，合三斤，直洋银二十一二圆。去窑口之沾润，规费之花销，番夷约得银十三四圆；贱时亦每包十三四圆，番夷约得银八九圆。每岁以一百万包计，番夷实得银千三百万圆不等。自余价银，尚七八百万、四五百万圆。大抵水师有费，巡船有费，关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以窑口为授受，以烟价为取偿。世尽奇货之居，人竞染指之望，此售烟之利也。其害深，其习锢，其来远，其利溥，其入夥，其势横，法令之设，只阋于具文。根底之深，遂蟠于天下。说者谓番舶来货，亦贮趸船；异时禁之，税额将虞短绌。然关税之赢百数十万，鸦片之耗千万有余，岂贪其至轻而忘其至重耶？夫货财销竭，逾其入心风俗之间；鸩毒晏安，惰我坚甲利兵之气，职谋国是，不得不挽救力操也。然而有所操，即有所遗。操其末者遗其本，操其伪者遗其诚。惟未是趋而以伪相市，更及十年，而其效可睹矣。

粤东滨海之区，耕三渔七，幅员辽阔，民食不敷，岁仰广西桂、柳、梧、浔诸府之接济。设遇粤西年荒，诸郡（闲）〔闭〕籴，则粤东米价翔贵，小民粒食维难。惟洋米产小吕宋国，地在闽粤之南，土沃水膏，不耕而获。稻米一石，值银数钱，由海道来广，不过六七日，粤关市舶每载入口。乾隆八年，钦奉谕旨，凡遇外洋货物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十分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

平发粜。仰见圣谟广远，轸切民依，灼知开禁南洋，为控制外蕃起见，国家富有四海，并非需此税银。与其以茶叶、大黄易呢羽、钟表无用之物，不如助筹足食，利赖闾阎。训典煌煌，胜算操而垂裕远也。自司榷者专利自封，多不以此为便。奉行日久，旧制渐湮。嘉庆十一年以后，续来米艙，粤关止于免钞，饬令空船出口。由是夷商无利，来米顿稀。道光四年，总督阮公奏请各国夷船，专运洋米来粤，免其丈输船钞。所运米谷，起贮洋行粜卖。原船载货出口，一体征收税课。得旨允行。一时黄埔、澳门，岁增米十余万石。然各国来粤米船，均系零星小贩，并非资本充裕之夷，每船载米三四千石及一二千石不等，虽有出口货物，其数不甚相悬，洋米之获利既微，出口之税银仍纳。所免进口钞规，始犹抵敷关费，渐且不足取偿。缘阮公入告之时，仅据县禀议行，其乾隆八年宽免米船货税之恩旨，未经查明声叙，是以但能导夷船之岁至，而不能使洋米之积余，可以收效于会城，而未得推行于全省。本年早稻收获，仅及六成；秋冬亢旱，晚稻不足三成。来岁青黄不接之际，即查照乾隆、嘉庆年间成案，饬商采买洋米回粤粜卖，将来平其市价，非不可转歉为丰，而暂时举行，究非永久之善策，似应奏援乾隆八年旧例。嗣后凡遇外洋夷船，并无别货携带，专运洋米来粤，五千石以上者，免其出口货税十分之三；一万石以上者，免其出口货税十分之五；其载米不过五千石以上者，仍照道光四年成案，止免进口钞规，不宽出口货税，以广皇仁而昭限制。如此则外洋米谷进口愈多，以关市之征资积贮之益。然而议者或曰：天朝民食，岂藉外洋？榷货免征，且将亏税。夫茶马者，西北之利也。以内茶易番马，不得谓中国之战骑取给于夷也。通其地之有无，使所产不归红腐；收其土之蓄育，使所积皆我边储，神明之用，因应无方也。若粤关正额盈余，岁需银九

十万两，比年奏销，常溢收四、五十万。其中进出货物，以英吉利公司夷船为大宗。英吉利风俗，向来精勤织作，所制呢羽、洋布、纱线等物，非中国无以流通。洋米产小吕宋等处，不过一隅之地，又距英吉利国都方万余里，使进口洋米，出口减税，止港脚[3]、花旂[4]诸夷闻风兴贩，亦无过十之五六。英吉利阖境民夷，必不容废其织作，专以贩米牟利。是进口之呢羽如常，即出口之货税无减，粤关正余之数，岁终岂虑悬绝耶？且即关税稍绌，而藏富于民，备户口之流亡，免司农之赈贷；以下益之有余，补上损之不足，经国之远猷，绥边之至计，讵与夫头会箕敛者，较短絜长耶？或者又谓米非洋产，买自边郡，船若畅来，尽携鸦片。此皆参随巡拦之属，造为飞言，阻挠善政，以自殖其私。不知内米、洋米，味各不同，市价番价，岂甘折阅？况零丁趸船，自贩烟土，即洋米不通，而货船独不赍夹耶？夫洪范八政，一食二货。因货通而食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裁成辅相之方，莫善于是。是在当路君子之勤求民隐而已。谨议。

源案：此议洋米，但知小吕宋，而不知暹罗及新嘉坡、葛留巴、港脚诸地，皆岁岁运米入口。又不知运米一二千石者，亦准免税十之一，且有赏给米商顶戴。自康熙至乾隆，叠次恩旨，具载《皇清通考·四裔门》，别详东南洋吕宋、暹罗二国志内。

粤东章奏一两广总督林则徐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本日据曾望颜奏夷情反复，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以清弊源一折，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货物，亦请定以限制等语，著臣等悉心妥

议具奏。谨将察看筹议情形敬陈之。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而禁绝茶叶、大黄，有以制伏其命。封关之后，海禁宜严，应饬舟师，将海盗剿捕尽绝；又禁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复募善泅之人，使驾火船乘风纵放，而以舟师继之，能擒夷船，即将货物全数给赏。该夷未有不畏惧求我者。察其果能诚心悔罪，再行奏恳，准其互市，仍将大黄、茶叶，毋许逾额多运，以为箝制之法等语。臣等查粤东二百年来，准令诸夷互市，原系推恩外服，普示怀柔，并非内地赖其食用之资，更非关榷利其抽分之税。况自上冬断绝英夷贸易以来，叠奉谕旨，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大哉谟训，中外同钦。臣等有所秉承，无所用其瞻顾。惟将各外国在粤贸易，一律停止，则有尚须从长计议者。窃以封关禁海之策，一以绝诸夷之生计，一以杜鸦片之来源，虽若确有把握，然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盖鸦片出产之地，皆在英吉利国所辖地方，从前例禁宽时，原不止英夷贩烟来粤，即别国夷船，亦多以此为利。而自上年缴清趸船烟土以后，业经奏奉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后别国货船，莫不遵具切结，层层查验，并无夹带鸦片，乃准进口开舱。惟英吉利货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将其驱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禀问何辜？臣等即碍难批示。且查英吉利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米利坚及佛兰西尚足与之抗衡，然亦忌且惮之。其他若荷兰、大小吕宋、连国、瑞国、单鹰、双鹰等国，到粤贸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

忧而内向。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左转》有云：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我朝之驭诸夷，固非其比。要亦罚不及众，仍宜示以大公。且封关云者，为断鸦片也。若鸦片果因封关而断，亦何惮而不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即如上冬以来，已不准英夷贸易，而臣等今春查访外洋信息，知其将货物载回夷埠，转将烟土换至粤洋。并闻奸夷口出狂言，谓关以内法度虽严，关以外汪洋无际，通商则受管束，而不能违禁；不通商则不受管束，而正好卖烟。此种贪狡之心，实堪令人发指。是以臣等近日不得不于各海口倍加严拿，有一日而船烟并获数起者。可见英夷货去烟来之言，转非虚捏。不然，以外洋风浪之恶，而英船仍不肯尽行开去，果何所图？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则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至谓捕鱼者，止许在附近海内，此说虽亦近情，然既许出洋，则风信靡常，远近难定，又孰能于洋面而阻之。即使责令水师查禁，而昼伏则夜动，东拿则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则徐上年刊立章程，责令口岸澳甲，编列船号，责以五船互保。又令于风帆两面及船身两旁，悉用大字书写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数至于无算，至今尚未编完。继又通行沿海县营，如有夷船窜至该辖，无论内洋外洋，均将附近各船暂禁出口，必俟夷船远遁，始许口内开船。其平时出入渔船，逐一验查，只许带一日之粮，不得多携食物。若银两洋钱，尤不可许随带出口，庶少接济购买之弊。至大黄、茶叶二物，固属外夷要需，惟臣等历查向来大黄出口，多者不过一千担，缘每人所用无几，随身皆可收藏，且尚非必不可无之物，不值为之厉禁。惟茶叶历年所销，自三十余万担至五十余万担不等，

现在议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许各夷逾额多运，即为箝制之方。然第一要义，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贩出洋，否则正税徒亏，而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驭之道，惟贵平允不偏，始不至转生他弊。若谓他国买回之后，难保不转卖英夷，此即内地行铺互售，尚难家至日见，而况其在域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广收厚积，本有长袖善舞之名，其分卖他夷，独牟余利，乃该夷之惯技。今断绝贸易之后，即使从他夷转售一二，亦已忍垢蒙耻，多吃暗亏。譬如大贾殷商，一旦仅开子店，寄人篱下，已觉难堪。惟操纵有方，备防无懈，则原奏所谓该夷当畏惧而求我者，将于是乎在矣。至于备火船，练乡勇，募善泅之人，则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经筹商办理，惟待相机而动。即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则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几于不能救渴；继而觅诸山麓，随处汲取不穷，则已守不胜守，似毋庸议。总之驭夷宜刚柔互用，不必视之太重，亦未便视之太轻。与其泾渭不分，转致无所忌惮，曷若薰莸有别，俾皆就我范围？而且用诸国则不啻殴渔，此际机宜，不敢不慎。况所杜绝者惟在鸦片，即原奏亦云：凡有夹带鸦片夷船，无论何国，不准通商。则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国夷人，原难保其始终不带，若果查出夹带，应即治以新例，不但绝其经商，如其无之，自不在峻拒之列也。又另片请将澳门西洋贸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则徐先已会同前督臣邓廷桢节次议及，嗣经核定章程，谕令澳门同知转饬西洋夷目遵照。即如茶叶一项，每岁连箱准给五十万斤，仍以三年通融并计，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条列款，该夷均已遵行。至所请责令澳夷代英夷保结一节，现既不准英夷贸易，自可毋庸置议。

奏弥利坚[5]代英夷请款疏参赞大臣杨芳等

窃照英吉利逆夷于二月二十四日乘驾兵船及火轮三板等船，欲进省河，经凤凰冈官兵奋力击退，即于二十五日缮折，由六百里驰奏在案。是日米利坚国领事多利那，因该国货船并不在禁止通商之列，先经琦善批准，带进黄埔贸易。適值英夷攻打虎门，被阻不得入口，闻凤凰冈官兵击退逆船，来向营盘禀诉。据总兵长春报知前来，当饬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带同通事译讯。据多利那称，英夷既被击退，自不敢再有他求，惟念称兵犯顺，系英国兵头所作之孽，其带货商船并未敢随同滋事，而因此阻滞年余，不得贸易，在该商为其本国兵头所累，原不足惜。而我米利坚等国，向来恭顺，不敢私卖禁物，蒙天朝恩准，照常贸易，极为感激。乃到粤经年，被英国牵累，不能进埔开舱，以致货物霉烂，赀本亏耗。现查英国夷商，情亦急迫，可否于此次击退兵船之后，姑准其商船一体贸易，庶各国不被英国妒恨，免致阻梗牵留。而英国货船在埔，其兵船即有顾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一法等语。臣谕以该夷所言，虽亦近理，殊不知英夷肆逆逞凶，罪恶重大，实自绝于天朝。今蒙命将出师，特申天讨，即谓夷商并无助逆，究系英国之人，又安敢以通商为请？正词回覆去后，是日逆船虽无动静，而探知退泊未远。臣料其早晚又必来扰，戒备益严。惟省城所存炮位，不如虎门之大。虎门炮台既失，炮亦随之。且外海师船，在虎门者均被逆夷烧毁，别营舟师刻难调集。虽有内河巡船及招募水勇快艇，只能防而不能攻。臣与兼署督臣怡良等正极焦切，适于二十六日巳刻长潮之际，南风大起，该逆大小兵船添至七只，火轮船三只，三板船二十余只，果皆乘风拥至。其时风

凰冈等处营盘，各放枪炮，击毙夷兵不少。而逆船恃其坚厚，且行且拒，冒死闯入省河，飞炮火箭，施放无数。幸各城上下内外，已将官兵壮勇排列如山，不令少有空隙。且臣等先经示谕军民，以防御英逆，与他寇不同，其炮弹能于远处裂开以烧房屋，而火箭又着物即燃。此时保卫城垣，首须扑除火患，是以于列队兵勇之外，复逐段多添扑火兵丁，使房屋不烧，人心即定。虽是日逆船炮箭施放不绝，而省城内外，周密巡防，并无一处失火。该逆见守城如此严紧，立即移窜空旷之白鹤滩中心，暂行下碇，不敢逼近城垣，亦不敢复放炮箭。(弟)〔第〕仍虑其堵截上下游各船，则省中一切日用以及军火所需，皆无不棘手。正在分筹剿逐间，复据洋商伍怡和等，以各国领事夷商于英逆带兵之人无不交口斥詈，该兵船因见城上岸上，均各森严，亦即畏惧而退。二十七八九等日，兵船及火轮船、三板船均陆续开离省河。惟各国夷人在粤，均望承平，谓英夷既经缴还定海，不敢更有他求，惟贸易一事，系天朝二百年来稠叠恩施，不得不代恳法外施仁，仍循旧制。呈出义律等所立笔据，有不讨别情，惟求即准照常贸易。如带违禁之货，即将船货入官字样。是其前此要求（奸）〔奸〕计，此时无可复施。惟臣等奉命督兵，只知军务为亟。断不因各国连番环请，稍任懈我军心。即其笔据之言，虽曾寓目，仍如无睹。(弟)〔第〕既有此情形，理应据实入告。固不敢冒昧陈乞，亦不敢壅于上闻。至其所云贸易夷人，并未随同滋事，货船入口，正可制服夷兵等语。臣暗访明查，尚非诞妄，而就兵机而论，亦有时以纵为擒。与其峻拒群夷，恐致一同觖望，或先从权制驭，借以密运深谋。伏候圣主指示机宜，不胜凛感悚惶之至。

案：所云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是烟价香港皆不敢索，又许退出虎门也。非弥利坚夷目从中讲款，不能有此机会。

【注】

〔1〕原作“一”，据甘本改为“亦”。

〔2〕原作“受”，据甘本改为“官”。

〔3〕港脚，指在印度与中国之间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Couty trader）。

〔4〕花旗，指美国。

〔5〕弥利坚，亦作米利坚，即美国。

海国图志卷七十九

邵阳魏源辑

筹海总论三原无，今补。

覆奏各国夷情疏靖逆将军奕山等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奉上谕。怡良奏接办粤海关务税课短绌一折。据称粤海税务，以夷税为大宗。本年所到夷船不及十分之二，因各国之船为英夷拦阻，不能进口，是以六月后，正当征输畅旺之时，转致短绌等语。广东例准各国通商，其恭顺各国，自仍照常贸易。英夷强悍桀骜，阻挠各国生计；各国岂肯甘心失利？着奕山、隆文、祁埙于先后抵粤时，査明各该国情形，果否怨恨英夷，阻挠生计；抑稍有觖望于天朝，未能招徕抚绥，以致向隅失业，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臣等抵粤后，密加查明。缘粤海关务旧章，例准通商各国，除居住澳门西洋夷人货船向在澳门卸货外，其余米利坚、佛兰西、荷兰国、大小吕宋国、嗹陂啦国[1]、梿国、瑞国、单鹰国[2]、双鹰国[3]、英吉利国并港脚各国，货船向例应进黄埔查验开舱。各该国距粤程途远近不同，每年来船数目约在一百余只二百只不等。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起，截至六月初二日止，只到有米利坚国、吕宋国货船十九只。自是之后，并无货船进口。盖因英夷犯顺，驶

有兵船来泊（澳）〔粤〕[4]洋，所有各国贸易商船，均被英夷阻挠，不得进口。英夷强悍桀骜，各该国力不能制，阻遏外洋，无不同深怨恨。迨至本年二月初六日，英夷闯入虎门，攻破乌涌卡座，夷船直达黄埔，是以向准通商之米利坚国、佛兰西国、及港脚货船共四十二只，始得随后进口。英夷恳求通商，经臣杨芳会同抚臣怡良体察情形，奏明仍准恭顺各国，照旧通商。各夷无不欣感，共戴皇仁，并不敢觖望于天朝。传讯各通事所禀，亦俱相符。现在虽经开舱，而殷实客商，均经纷纷迁避，商民交易者，甚属寥寥。臣等现已出示晓谕，令其急速回来，各安生业，与恭顺各国照常贸易，无须惊疑。日来渐次归业，民情少觉安贴。谨案：延寄之意，原欲以夷攻夷，惜覆奏未能仰体庙算，详察夷情也。

奏佛兰西国夷情疏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将军奕山等。

查佛兰西与英夷毗连疆界，各为一国，素称强悍。前因争扰地方，构有嫌隙，彼此交兵多年，后经议和。该国亦与广东向来交易，上年十二月间，据报该国新到兵船一只，兵头真时尔、士思利管驾来粤，泊在香港对面尖沙嘴地方，并云后尚有兵船未到等语。正在密饬查访间，旋据报称佛兰西兵头士思利乘坐小三板来省入馆，当经密饬洋商等暗为访询。据云：来省意欲面见官府，有禀商事件，不肯明言。带有素晓中华言语之和尚玉遮、依里达二人同来，禀称该国兵头有密商军务，不用通事传话，恳请面禀等情。臣等以该国向通贸易，素称恭顺，乃英夷兴兵犯顺，阻挠各国生意，未始不怨恨英夷。今既据禀请当面密陈军务，正可因势利导，驾驭羁縻，为以夷攻夷之计。当即于距城十里之半塘地方，传令来见，询其来意。据称该国王闻英夷与中华构兵，恐该

国商船被其扰累，是以遣伊前来保护，并谕令到此从中善为解散。臣等谕以尔国向称恭顺，素所深知。英逆如此顽梗不化，肆行强暴，将来尔等各国必受其害。尔国王既遣尔带兵前来，果能出力报效，必自当据实奏明大皇帝，格外优待恩施。据称：我国与英夷虽属敌国，但现在新和，无隙可乘，不能妄动。若无故攻彼，恐别国不愤，不如息事罢兵，早了此局方妥。当讯以尔有何息事之法？据称：伊愿与英夷讲说，伊若允从则已；如不允从，即向其藉词交兵等语。臣等谕以英逆屡次犯顺，现在侵犯宁波、定海等处，致干圣怒，简派扬威将军各路带兵前往剿办。此时本将军等如何敢擅准令伊讲说？据称：大人等既不敢奏，我先出外洋，与英夷兵头讲说，如有何信息，再来回报。当即酌加赏赉该兵头及和尚，旋即辞出外洋。又据汛弁探报，逆夷兵头仆鼎查，于上年十二月间，由浙潜回香港。又探得佛兰西兵头到香港，与逆夷兵头见面二次。旋据香山驻澳县丞张裕禀称：佛兰西和尚玉遮等面禀，该兵头现有要事，于正月十六日开船，前往吕宋去看兵船，留话给真时尔和尚进省禀覆。二月初五月，真时尔到行，呈递说帖，仍以解和为词，希冀赏给英逆马头。臣等察其行事，以英逆新与连和，佛夷思于中取利，又思分地，故为之居间。夷情诡谲多端，该兵头虽阳为恭顺，焉知不藉探内地虚实，别生事端？虽现在该夷同米利坚各国夷商进省行照常贸易，而无故求和，不能不疑，遂以好言拒绝，并导以不可助逆，玉石俱焚。若能为中国出力，大皇帝必加恩于尔等语。除密饬水陆兵勇，严加防范，观其动静外，所有佛兰西兵头来省情形，不敢壅于上闻，据实附陈。案：佛兰西求面禀军情，其来意之诚可见，且得与英夷素仇之勍敌，使之讲款，英夷必曲从。即使不从，而藉词交兵，英夷亦必畏。事机莫善于此，乃稽延半载，始听其行。及入长江，而江宁款议已定数日矣。

覆奏各国夷情疏靖逆将军奕山等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有人奏英逆纠集天竺、佛南、小吕宋等国夷船数十只，同恶相济，请饬晓谕解散等语。此等远夷，被该逆纠合，自系迫以威利，未必真心相助，果能设法解散，以孤其势，此事或有转机。着该将军、督抚，体察情形，悉心筹画。如果各夷可以理谕，即剀切宣示，晓以大义，俾不为逆夷所愚。但须斟酌尽善，然后举行。又须持以慎密，断不可少露风声。原片着抄给阅看，钦此。臣等伏查，原奏内声称镇海等处，停泊夷船数十只。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只，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余只，或云来自天竺，或云佛南及吕宋各夷等语。查前次奏报逆船折内，自四月至五月初六日止，先后共出老万山驶赴浙洋者，计四十七只。所称镇海、定海两处停泊逆船，自必即系四月内，由粤驶往船只。但从前据该营县探报，均称该船系自英逆本国驶来，并无声明别国之说，兹复细加采访。缘西洋诸国，总名为欧罗巴洲，并无天竺国名目。史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氐东南数千里，其俗重佛法。又闻天竺，一名印度，孟呀喇[5]及喀布尔，皆系印度之一隅。喀布尔即前此传闻与英夷打仗之国，孟呀喇则英夷属国。至佛南国，或即系佛兰西。因夷语西字是尾音，以致传写不一。本年春间，佛兰西国兵头真时尔及士思利管驾兵船来粤，带有素晓华语之和尚玉遮、依里达二人同来谒见，曾经臣等将晓谕该夷情形奏明在案。风闻该国与英逆两不相下，现因英逆日强，恐其蚕食，早已整顿兵船，预为防备。吕宋在粤洋之东南，该国如赴浙江，即由台湾福建一带北驶，原不必由粤洋经过，有无船只助逆，无从而知。闻该国贫而弱，自顾不暇，未

必能以兵助逆。且该国商船，向在澳门贸易，亦颇恭顺。惟访闻海外各国，另有一种船只，名为西裟柳，其船上多系黑夷，炮火俱备，往往受雇于各外国，代人打仗，索价数万员至一二十万员不等。现在英逆分扰各省，难保非此等船只在内。该逆插以旗号，即作为伊本国之船，亦未可知。臣等伏思佛兰西与吕宋各国，素称恭顺，原可以理晓谕，设法解散。惟该国是否与英逆同恶相济，无从得其确据。且该国现无大兵头在粤，仅止小夷商贸易，似未便向其讲说，转失天朝体制。查佛兰西兵头于春间呈递说帖，本以代英逆讲和为辞，嗣因该兵头士思利出洋后，总未再来。臣等随时体察情形，如果有机可乘，自当因势利导，以靖逆氛而崇国体。

覆奏印度夷情疏将军奕山等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奉上谕：御史苏廷魁奏粤海逆夷潜遁，当乘机速办善后事宜一折。据称传闻，英夷为孟阿喇攻破，逆夷兵船，纷纷遁回，请选派兵勇赶紧修筑虎门炮台，以资抵御。广东省城，东北陆路，名燕塘墟，贼若乘间而入，顷刻可至，其要隘莫过于城东之大沙河，宜筑长堤。省城西南地，名龟岗，其东岸宜设营兵，使彼首尾不能照应，水陆皆可制胜等语。逆夷恐恶贯满盈，结怨各国，现在传闻有孟阿喇攻袭之语，着奕山等密查粤东所泊夷船，驶去若干只，夷众传说若何？如果该国有事，逆夷陆续逃遁，该国夷人在粤甚众，总可得其实在底里。或系他国与英逆有争斗之事，或孟阿喇纠集别国与之为难，均着查访明确，据实速奏。该将军等前奏修复虎门各路炮台，必须由内及外，次第办理。此时该逆如果将船只陆续撤退，留泊广东无几，正可趁此

赶紧购料兴工集事，毋稍观望。并着奕山相度机宜，倘可乘该逆窘迫之际，出其不意，明攻暗袭，殄灭无遗，亦足以纾众愤而快人心。至燕塘墟、大沙河、龟岗，为贼陆路所必经，应否筑堤设营水陆交严之处？着奕山等相度地势，妥筹办理。该御史原奏，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臣等伏查本年二月间，风闻英逆所属之孟阿剌地方，向有英夷兵目，带领黑白夷兵，各数百名驻守。因黑夷出兵在外，多有伤亡，仅剩白夷兵，不敷驻守。该逆兵目于去冬勒派土夷商民，充当兵役，因而构怨，群起刺杀夷目，并将白夷兵数百名焚毙殆尽。嗣又据香港探报，英逆前占孟阿剌埠头，藉产鸦片厚利，得充兵饷。因被孟阿剌么佬鬼子，将八颠之弟杀死，夺回鸦片埠，以至兵饷不继等语。当经臣等以得自传闻，究无确据，曾于前次奏报折内，声明在案。是该御史所奏，合之粤中传闻，不为无因。惟该逆兵船，是否因此纷纷遁回，前此密饬查探。兹据署大鹏协副将及各处探报，前闻孟阿剌将英国兵头戕害，英夷遣火轮船来粤，赶回兵船巡船，驶至孟阿剌应援之说。如果属实，自不应有兵船驶至。乃现在英逆兵船、火船，又陆续驶到三十余只。查探所到之船，已有向东开驶者，其余湾泊各船，或云留泊香港，或又云亦欲驶往江浙。据查探情形，似该逆夷船只驶回孟阿剌应援之说，未必可信。但近日又访闻得英国之东，另有恩田国，相距约三月水程，英夷欲得其地，被恩田国设计诱骗，于本年正月内杀毙英兵万余名，现在干戈仍未止息等语。又传闻逆夷先与喀布尔打仗，现在又与治拉拉拔打仗，有地名古斯尼，仍被治拉拉拔夺回，该逆夷深恐喀布尔与治拉拉拔和好。又访闻喀布尔与孟阿剌各处总名印度等语。奴才等窃思该夷在海外欺凌各国，因而各国与之为难，似系事所必有。而现在查询该国夷众，所有孟阿剌、恩田国及喀布尔各情节，或称得自传

闻，或称并无其事，其所言地名亦恐传播语音，不无讹错，一时殊难得实。案：加布尔城即阿付颜尼城，乃爱乌罕之国都也，在中印度西(此)〔北〕境，与俄罗斯游牧〔地区〕接壤。洽拉拉拔即机（窿）〔窿〕国之音转。恩田国在印度东，水程三月，疑即缅甸国之音讹。

覆奏英夷情形疏扬威将军奕山

窃臣等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奉上谕：本日，据奕经等奏，广东送来通事二名，熟悉夷语，现派司员向逆夷等连日隔别诘问等语。白夷干布尔既属头目，必知该国一切情形。且现有通事二名，自可一面妥为抚养，一面细询该国底里。着奕经等详细讯明。英吉利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相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其余来浙之孟加剌、大小吕宋、双鹰国夷众，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度伪兵及占据郡县，搜劫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回国后作何营谋？有无信息到浙？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或另有诡谋？以上各条，该将军等即分别诘问，详晰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臣等遵即督饬司员等带领通事，将各条逐件连日询问。据该白夷等供称，自英吉利国驶至内地广东地方，总视风信，遇顺风时不过三个月即至香港，迟则四月五月不等，至迟亦不过六个月即可以到。所过地方，若佛兰机、急欲逈土郎、骂

达剌、沙姑路庇令、骂勒格、星加坡等处，皆英吉利所属。其所经有何国？均难指实名目。或船上淡水乏食，遇有洋面附近之山，即用小船拢岸取水，其地方名目，未能细辨。至克食米尔，即孟加剌地方，孟加剌是其总名，克食米尔乃孟加剌所属。孟加剌又英吉利所属，英吉利所有大船到加剌吉达[6]为止，其地有小河可通克食米尔，亦有陆路，距加剌吉达约计千里，复有陆路通鲁慎[7]、大吕宋、佛兰机等处。此次来浙之兵，均系该国王所调，只有英吉利（大）〔人〕当兵，其吕宋、孟加剌、双鹰国之人，不能当兵。所来之各国夷人，乃商船雇工，系该带兵官雇来办事，及充当水手。该国女主乃老国王之姪女，国王无子，其姪女赋性聪明，故立为主，名域多喇。乃英吉利所属渣骂剌国王之子，名鼻達士阿剌拔，国人称为法是满，（及）〔乃〕该国第一等官职，并不干预国事。至钦差提督等名，从未听闻，亦非女主所授，大约皆係私立名色。至犯浙一切事件，从前乃占那丽架阑顿调度，自该逆死在定海后，乃占那哥付调度，其人一向在宁波、厦门、定海等处。占那哥付乃骂达剌沙之勾连那官，即陆路之兵头也。义律系去年即由广东动身回国，其有无音信来浙，该白夷等均未能知晓。鸦片烟土，为孟加剌孟米乡所出，就深山地方，秘密制造，虽本国人为非制造鸦片之辈，俱不准入乡看其制法，盖恐泄漏其术，其利或为所夺。英吉利及西洋花旗等国，俱系赴孟加剌益米各处贩入内地，但欲图利，并无诡谋等语。以上各条，经司员等逐件细询，理合恭折覆奏。

覆奏越南轧船情形疏两广总督祁𡎴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奉上谕：朕闻英吉利逆夷在粤滋

扰，有越南国贸易人声闻英夷悖乱天常，称兵犯顺，并云彼国善制船炮，工且迅速，各项火器精于英吉利所为，若有文檄与之，彼国自能效顺等语。逆夷近日叠肆猖獗，必应设法大加惩创，越南是否素为该逆所最畏？船炮火器是否能制英夷之命？其愿为效顺之语果否出于至诚，抑系别有所图？着祁𡎴、梁章钜确探密查，并于接奏后，密行知广西巡抚周之琦，一体查探，据实具奏。事关重大，毋稍含混，亦慎勿泄漏，是为至要。将此密谕知之。臣等遵查此事，先于本年四月间有越南国人阮得烘，在臣祁𡎴衙门呈控新会县船行梁潘辉等，于数年前失风漂至越南，打沉船货，向伊借银买带货物，今来粤追讨未偿，呈恳追还等语。随饬县传讯，梁潘辉等供认欠银属实，即行措交。阮得烘在省守候追欠之时，复在臬司衙门呈递一纸，内称伊在粤见英夷如此猖獗，不过恃船坚炮利。本处战船，力不能敌，该国所造之船颇为坚厚，皆系甘露鬼子驾驶。如中国给该国王文书，当可代造，不过四百金即造一只。并称该国与英夷近无嫌隙，事宜机密等语。臣等随访查，越南虽素产木植，若造一坚厚大船，亦非数百金所能办。即造成该船式样，本地无人驾驶。前督臣林则徐仿照越南制成轧船四只，内港外洋均不可用，是其明征。又查阮得烘不时外出贸易，本年只身来粤，并不常住越南，恐非安分之徒。揆其情词，不过冀恳速为追欠，似无别意。其所称该国可代造船只之语，该国王并不知晓。臣等以事关外夷，未敢冒昧，俟再访查办理。旋据新会县禀报，欠项全数交清给领，即饬令阮得烘回国。兹奉谕旨饬查，当即一面飞行广西抚臣周之琦，一体确实查探，臣等一面密为商核。查越南之于天朝，久称恭顺，闻昔曾战败英夷之师，至今两不侵犯。此特见之前人说部，系嘉庆十三年之事，迄今已阅三十余年，英夷日见强肆，且与越南未再交兵，故未闻有英夷畏惧越南之语。至

其船炮之坚利与否？广东距越南较远，一时难得确据，容臣等再为探访。该国船炮火器，果否精于英夷所为？该国王有无至诚效顺之意？逐一设法确探密查。并俟广西抚臣就近查访实情，是否可行？移知到日，另行具奏。

再奏越南轧船情形疏两广总督祁𡊮

十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祁𡊮等驰奏。遵查越南国人阮得烘在粤守候追欠，曾于臬司衙门呈称英夷猖獗，专恃船坚炮利，该国所造之船颇为坚厚，如中国给该国王文书，即可代造。揆其情词，不过冀悬追欠。现在欠项全清，已经饬令回国。至该国之船炮果否坚利，尚须查探等语。广东距越南较远，一时难得确据，自系实在情形。着祁𡊮、梁章钜确加查访该国船炮火器是否精于英逆所为？该国王有无至诚效顺之意？逐一设法探询确实，即行奏闻，钦此。臣等以此事所关重大，必须查探明确，不敢稍有虚饰。因思现在钦州知州黄定宜，籍隶广西龙州，其在籍时，应有所闻，而钦州地方，又与越南接壤，就近查访，亦易得实。当即据越南夷人阮得烘前在省城所禀之言，一面严密饬行该州详加访察，一面会同随时密访。有常往越南贸易之顺德县民人周彦才及鹤山县民人陈姓，现在省城详加询问。据周彦才口称：本年八月，伊甫自越南起身回家，越南现因英夷滋事，亦随时警备，约造有战船七八只，每船三桅，四十余桨，船用长木直板，船身则以硬木为之，厚五六寸，或七八寸不等。又另有仿造英吉利之属国新洲货船约十余号，亦用硬木制造，皆坚重有余而灵动不足。该国铜炮颇少，铁炮亦不甚大。又该国寓兵于农，其打仗多以象力取胜，且能陆战而不善水战。该国由都城出港三十余里始

为大海，各外国货船如至该国，议明人港后，该国先将各国船中炮械搬至岸上，代为看守，俟出港时送还。看来越南向恐各国在其本国滋事，并未闻英逆有畏惧越南之说。访之陈姓所言，亦大略相同。又访闻现募乡勇中有炮手林九，其人从前曾被张保招去，后经改过投回，复为良民。曾帮张保与越南打仗，必知底细，随令管带乡勇之可靠绅士密向查询。据称越南战船有金蟹、银蟹之名，如天津来粤货船式样，坚牢而不能快驶。其内河船有名牙钗者，长十余丈，阔二丈，桨百枝，亦看风势为迟速。曾被张保打沉数只，看来难与英夷对敌等语。又据钦州知州黄定宜禀称，本籍龙州地方，与现任之钦州，均与越南之东北境毗连，惟距该国王驻扎之富春地方，尚有二千余里，其海防船只，制作未能深悉。就平日传闻，该国向制巡洋大师船二只，悉令附近居民合力探取坚巨大木，轮纳成造，以铜包底，故俗呼为铜皮船，约可载二百余人至三百人不等。此项船只料件虽坚，滞笨不灵。此外复有巡洋小兵船，多用藤篾穿扎而成，俗名藤船，止可坐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其船行驶较便，第遭风撞礁，即行破散。前此，该国王令夷官修造巡船，大者几及数月，小者亦几一月始竣。是木料虽多，而工匠未见迅速。且查道光二十年间，该国夷目阮廷豪等兵船，在崖州洋面，遭风沉船，递至钦州，转送回国。有捞获铜炮三位，一重八十余斤，一五十余斤，一止三十余斤，式样与内地过山鸟枪相似。又闻：越南现闻英夷滋事，亦虑扰其边地，修备防守。该国自去冬添造战船，至今尚未毕工，时时托人探听英逆消息等语。又检阅档案，道光十二三年间，该国奸民陈加海纠结内地游匪杨就富等，在夷洋狗头山啸聚劫掠，曾经该国以兵力不足，请内地舟师前往帮捕，始能歼厥渠魁。可见该国巡船并不得力。臣等查广东省虽距越南稍远，然该国情形，节次访查，大略相

同。伏思该国世受天恩，素称恭顺。现在国王阮福暶新受敕封，尤当感恩图报。如果该国船坚炮利，兵力精强，断无不竭诚报效之理。而该国王并未表文陈请，亦未呈恳督抚据情转奏。其为力不从心，未能与英夷为难，已可想见。除由广西抚臣周之琦就近查访，确实另奏外，所有臣等会同密访缘由，理合先行具奏。

按：越南两次击败英夷，皆诱其深入内河，而后以小船环攻胜之，非以驰逐大洋角胜也。越南轧船破敌，见于《皇清通考·四夷门》，并非说部。又见于英夷所撰之《四洲志》。则敌国公论，必得其实，非夸张传说之词。谓越南不长于大洋，而长于内河则可；谓越南长于陆战，而不长水战则不可。

【注】

〔1〕嘡啵啦国，即今比利时（Belgium）。

〔2〕单鹰国，即丹麦（Denmark）。

〔3〕双鹰国，即意大利（Italy）。

〔4〕原作“澳”，据工未本改“粤”。

〔5〕孟呀喇，即孟加拉（Bengal）。

〔6〕加剌吉达，即今加尔各答（Calcutta）。

〔7〕鲁慎（Russia），即俄罗斯。

海国图志卷八十

邵阳魏源辑

筹海总论四原无，今补。

剿夷兵勇约法七条两广总督林则徐

一、夷兵船虽长若干丈，尔等不必看得他长；虽有大炮若干门，尔等不必畏他炮多而大。盖夷炮惟在两旁，我师只要攻其头尾，譬如头南尾北，有北风则攻尾，有南风则攻头；若头东尾西，亦以东风攻头，西风攻尾，既占上风，又避炮火。再兼察看潮势，取其顺潮，则得胜必矣。夷船吃水多者二丈余，少亦丈余，我船吃水不过数尺，自远处绕转，必能占其上风。若攻头则必先打其头鼻，攻尾则必先打其后舱。后舱有玻璃者，乃其带兵大官所住，火药等物皆在焉。此处叠攻必破，破则火药自发。其舵虽有铜包，但是生铜，炮打可断。舵断鼻断，则全船皆无主宰。且船内拉篷之人，前后最多，若经几炮轰打下海，则船上无人，不能自动，即大炮皆为我得矣。

二、驶近夷船头尾，则我船俱须分左右翼，如雁翅(行)〔形〕[1]，斜向船头扑拢，船尾摆开，方能聚得多船，且火器不致误掷自己帮内。譬如夷船头东尾西，我船乘西风攻

尾，则近左者，船头应向东南；其近右者，船头应向东北，大家都用斜势，则炮火无非击在夷船，不至反击自己。其余俱可类推。此惟在乎舵工（之）〔转〕[2]舵之得力，巧者快者，加赏数倍。并将所得夷船上银钱、钟、表、呢羽等物，以双分给予舵工。若临时误事，当进不进，当转不转，即将舵工斩首示众。

一、炮火能及之处，即先开炮；至鸟枪可及，便兼开枪；迨喷筒火罐能及，则随便用之，多多益善。总须掷到夷船，不至误掷本船为要。其桅上抛火罐之法，应择两人，头戴竹盔，胸前遮小藤牌，系绳于背，其腰仍带双刀，并系火绳。一人上头桅，（二）〔一〕[3]人上二桅，皆上至顶，与篷齐为止。其下每桅，两人拉滑车，将竹篓所装火罐每篓约装火罐十余，每罐用药线四根，包以布袋。用力拉上。其桅顶之人，即用火绳点着火罐，随点随放。此篓放完，彼篓又上，总使夷船上应接不暇。且桅上抛罐，而船头仍须多放喷筒，如此络绎不绝，则夷船被毁必矣。即使船未全毁，而火势既猛，夷人必站不住，我师定可乘势过船。既过之后，则火罐喷筒，皆停止不用。

一、兵勇过船，遇夷人便用刀砍，其首级留在随后统算，不可急献首级，转误要事。除砍夷人外，其船内最要之物，莫如柁车缆、篷桅缆、鼻头缆，能将各缆全行砍断，则船已为我有，又何患银钱货物之不我有哉？凡得一夷船，所有过船之人，应将船上银货，一律尽行分给，并别颁重赏。总不许于船内先行抢货，转误杀贼工夫，违者照军法惩办。

一、我船斜向攻击夷船头尾，大抵以四角分计，每角拖船至多不过容四只，其大者不过容三只，即四角合攻，亦不

过用十二船至十六船攻击夷船一只。此外即有多船，亦可分击他船，不必聚在一处，转致凌乱。若有时必须多船齐攻，应听带兵将官号令。鼓声大擂，红旗招呼，即是集船合攻。或有时前队船斜攻已久，未得见手，则应暂令休息，后队仍由斜向拢上。但须听带兵官号令，方准调换，不得擅自退息，违者立斩。

一、瓜皮小艇应雇三十只，上装干草、松明，搽油蔴斤，配火药十之一二，用草绳捆住，上盖葵蓆。船之头尾，各用五尺长小铁炼一二条，以铁环系定，其一头拴大铁钉长七八寸，其末须极锐利。船上置大铁槌二把。使善泅者二三四人，皆半身在水，半身靠在船旁，挨桨以行，妙在甚低，夷舡炮火所不能及。一经拢近夷船，无论头尾两旁，皆可贴紧敲钉，将火船钉在夷船木上，将火点着燃起，其人即泅水走开。纵有极大夷船，有此火船十余只，钉住焚烧，亦无不毁之理。况上面有火罐喷筒，中间有壮勇爬桅过船，下面又有火烧，该夷三层受敌，抵当此一层，不暇兼顾彼一层，安有不授首于我者乎？

一、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盛者必胜。况此次杀一白夷赏一百圆，黑夷半之，生擒者视其人之贵贱，格外倍赏。是杀得十夷即得千圆，杀得百夷即得万圆，再多者并可得官，何等快乐！即或阵亡，亦可得二百圆赏恤。各宜拚命奋勇，立功邀赏。如有临阵退后，即刻斩首，悬竿示众。

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

一、水道要口宜堵塞严防也。此时夷船既破虎门，深人

堂奥。查省河迤东二十余里，有要隘曰猎德，其附近二沙尾，两处皆有炮台；其河面宽约二百丈，水深二丈有零。又省河西南十五里，有要隘曰大黄滘，亦有炮台，其河面宽一百七丈，水深三丈余尺。若前此果于该两处，认真堵塞，驻以重兵，则逆夷兵船万难闯进，省垣高枕，何须戒严？乃既延误于前，追悔无及。今夷船正于此两处要隘，横亘堵截，使我转不能自扼其要，几如骨鲠之在咽喉矣。惟有密饬近日往来说事之员，督同洋商，先用好言，诱令夷船退离此两处。而在我则密速备运巨石，雇齐人夫，一见其船稍退，即须乘机多集夫兵累千，连夜填塞河道。一面就其两岸厚堆沙袋，每岸各驻精兵千余，先使省河得有外障，然后再图进剿。此事不可缓图，尤不可偏废。若仅驻重兵而不塞水道，则夷船直可闯过，虽有兵如无兵也。仅塞水道而不驻重兵，则逆夷仍可拔开，虽已塞犹不塞也。塞之驻之，而不堆沙袋，则以兵挡炮，立脚不住，相率而逃，仍犹之乎不塞不驻也。此两处办妥后，应致力于内洋之长洲冈及蚝墩，最后则筹及虎门。彼处有南沙山巨石可采，如何堵塞，容再酌议。

一、洋面大小船只，应查明备用也。查虎门所泊师船，除沙角失事时被焚十只外，闻尚有提中营二号三号大米艇二只、五号小米艇一只，提右营二号大米艇一只、五号小米艇一只，现停镇口，自应由水师提督配齐弁兵炮械，以备调用。其虎门以外，附近之水师营分东则提左营大鹏协、平海营碣石镇，西则香山协广海寨，现在各有师船若干，配驾弁兵炮械若干，亦应分饬配足，报明候调。至省河有府厂、运厂两处，均系成造师船之所。现在各有造竣师船几只，另购堪以出洋大船几只，应饬据实开报，并将蓬索杠椇，即日备齐，听候查验。

再上年府厂改造巡船及新造安南三板，现在尚存几只，装配炮械若干，亦即开明听用，其招到快蟹船十九只，现泊何处？此内壮勇若干？炮械若干？亦即禀候核夺。

一、大小炮位应演验拨用也。查此次虎门内外各炮台，既被占夺，所失铜铁炮位，合各师船计之，不下五百余尊。其中近年所买夷炮，约居三分之一，尽以藉寇资盗，深堪愤恨。今若接仗，非先筹炮不可，而炮之得用与否，非先演放不可。查佛山新铸八千斤火炮十四尊，佥谓无处试放。殊不知演炮并不必极宽之地，只须水上备一坚固之船，安炮对山打去，其山上两头设栅拦截，必不至于伤人。并须堆贮大沙袋，每袋约长四五丈，宽二尺余，堆成横竖各一丈，高七八丈，以为炮靶。对靶演放，既有准头，而炮子之入沙囊，深至多少尺寸，果否沙可挡炮，亦即见有确凭矣。此十四尊，试过如皆可用，即日运省备防。其余即于佛山如式再铸，倘试后有须酌改铸法之处，亦即就近谕匠遵办，以臻周妥。又番禺县大堂，现有五千斤夷炮四位，似可拨至离省十五里之雁塘墟。向来演炮处所，亦照前式，堆排沙袋演试。又广协箭道，有夷炮六位，斤重较小，似可拨在北较场如式堆演。所有来粤客兵，即令该管官带领轮班演炮，如此则炮力之远近，炮挡之坚松，与兵技之高下，无不毕见，一举而三善备焉。再前据广州协赵副将开报，该协箭道并贤良祠，现存（该）〔堪〕用各炮约五百位。又红单船、拖风船，卸下各炮，亦约有一百位。虽俱不大，然未尝不可备防，似应分别查验演放，以便分配各船及岸上营盘应用。至装配船兵，宜将船只驾到将近佛山之五叉口、茉莉沙、瓜埠口等处，分起装就听调，庶免疏虞。

一、火船水勇，宜整理挑用也。查夷船在内河，最宜火攻。前月经杨参赞，饬备柴草、油料、松香，装就火船约百余只。闻系署督标中军副将祺寿、候补知县钱燕诒等经理其事。兹隔多日，恐柴草等物霉湿短少，应饬查明，重加整理。其装载之船，原只以备焚烧，固不必坚固新料，但亦不宜过于朽旧，且必须有篷，方能驶风。若专藉一二人之力，犹恐推送迟缓，不能成功。其船约以数只为一排，驶近夷船则环而攻之。能于各船头尾系大铁钉，钉住夷船燃火，使之推不开，拔不去，当更得力。其未用之先，此船宜移上游近佛山一带，装载完妥，昏夜乘风，与有炮各船，一同放下，随攻随毁，谅必有效。又内河东路之菱塘司一带，另有捐办火船百余只，即某所捐办也。分段停泊，如需应用，亦可随时调集，以收夹击之效。至水勇一项，人人以为必须雇用，惟患其有名无实，前此虚糜雇资，已非一次。除淇澳之二百八十人，系鲍鹏为前琦部堂雇用，闻已散去，可毋庸议外，若臬运两司访雇之水勇一百二十名，闻有董事管带，应可得用。第未知其船现泊何处，似应查点试验。又番禺县张令，原由揭阳带来壮勇三百名，皆素以鸟枪擅长，每人各有自带之枪，施放颇准。此一起虽系雇为陆路之用，而上年曾经谕明，肯下船者多加雇资，彼即欣然下船，似宜将此壮勇三百名，作为水战之用。此外再雇，务须考其技艺，查其底里，必使层层保结，不任滥竽。并谕明临阵争先者，即予拔官；如敢潜逃，立斩示众。信赏必罚，自足以励士气而壮戎行矣。

一、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上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

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赶紧制造，分路购料，多集匠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以后仍陆续成造，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若此船未成之前，即须在洋接仗，计惟雇觅本省潮州及福建漳泉之草乌船，亦以百只为率，将其人船器械，一齐雇到，给予厚资，听其在洋自与夷船追击，不用营员带领，以免牵制。仍派员在高远山头，瞭望探报，果得胜仗，分别优赏。其最得力者，赏拔弁职，充入营伍。缘漳、泉、潮三郡，人性强悍，能出死力，既可兼得名利，自必踊跃争先，较之本地弁兵顾惜身家者，相去远甚。至于能在水里潜伏之人，查本省陆丰县之高良乡、饶平县之井洲及福建澎湖之（人）〔八〕罩乡，其人多能久伏水中，似亦可以募用。其火攻器具，如火箭、喷筒、火球、火罐之类，亦宜多为制备，以便临阵抛用。

一、夷情叵测，宜周密探报也。查逆夷兵船进虎门内者，在三月中旬探报，有三桅船十四只、两桅船三只、火轮船一只、两桅大三板四只、单桅大三板一只。其各国货船，在黄埔者现有四十只。自虎门以外，则香港地方，现泊有夷兵船十七只、伙食船三只。此等情形，朝夕变迁，并非一致。似宜分遣妥干弁兵，轮流改装，分路确探，密封飞报，不得捕风捉影，徒乱人意。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

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至汉奸随拿随招，自是剪其羽翼之良法。但汉奸中竟有数十等，其能为之画策招人、掉弄文墨、制办船械者，是为大奸。须将大者先除，则小者不过接济食物，即访拿亦易为力矣。

禀夷船克制之法江浙委员

伏查夷船最大者，长十五丈、宽二丈余，次者长十二丈、宽一丈九尺。高五层，下三层装货，吃水二三丈；上二层出在水面，炮位多者七十二门，次者五六十门不等。炮位安设两旁，其船头尾皆高仰，不能安炮，与内地兵船不同。船头有（东）〔数〕[4]丈大斜木一根，一应精巧帆索，均系其端，谓之头（冀）〔鼻〕[5]，乃一舡之把握，非数十人不能运动。而尾后之柁，机括灵活，只须一二人便可手拨，与内地之全力在柁尾又不同。大桅系大木三截接（驾）〔架〕[6]，并非一木独竖，驶风能行三面，若迎面顶风，则较内地洋船，尤形笨缓。其桅虽称坚固，所悬炮位甚小，有警即放桅炮，以为号令。临战或仰空飞堕炮子，以警敌人，其实并非攻击之用。前广东林制宪，用价一万八千元购得西洋大号旧夷船一只，一备兵勇演习仰攻，丈量查勘，具得实在情形。我兵攻击之法，当避其两旁，而专注其首尾。缘两旁不但有炮，且夷兵皆伏舱内，彼能外（系）〔击〕[7]，而我难内攻，惟头鼻无炮而挽鼻掌索之夷，均立船面，无所遮护。但能断其头鼻，或杀挽鼻夷兵，则全船皆乱，不能行驶。我兵迎头抢上，势如破竹矣。又舡尾有后楼玻璃窗二面，系船主所居，瞭望之地，其下系火药舱，亦其要害。若用小船水勇于尾后攻击，使彼船旁炮位无从施放，而我

以火器掷入舱内，则船主等不难一轰而毙。此用内地小船克制大夷船制胜之法。盖西洋花旗夷及安南夷破英吉利，均系专用小船。去年邓制宪在厦门，即得力于水勇夹攻其首尾，而林制宪派调师船，两次接仗，亦系断其头鼻，皆获胜仗。是以夷船在粤，惟远泊大洋，方敢下碇。至近港口二三十里以内，私贩鸦片，则船必终夕随风潮往来行走，不敢停留，盖恐我小舟水勇，乘夜潜袭，天明即返。夷目入夜昏暗，不能瞭准，难于施炮抵御。及至浙江招宝山下，则数大船停泊数月，距岸虽近，无所畏惮。实由浙江不知闽广设策破夷，未曾出师攻击之故。若能内河守御严密，再募水勇乘用内地网船、杉板船、草鸟船之类，改装渔贩船户，潜拢夷船，前后夹攻。夷船转东，则尾随而东；转西则尾随而西。夷船笨大，不如小船之灵捷；夷炮不能及，即贼技无所施。且焚且攻，夜出昼返，则道头港招宝山之船，何能守留数月，安然无事？诚恐将来夷船驶入江境，我兵勇未谙攻击之法，合亟禀请，通饬沿海营县，先购募沿海渔户水勇，练习火船攻剿技艺，分藏各港口内。遇有夷船驶入内河，即仿用前法，夜乘风潮，攻其首尾，使该夷受创，永远不致窥伺。实于扼要剿堵，大有裨益。

陈天津御夷情形疏扬威将军奕（山）〔经〕，道光二十（三）〔二〕年五月

窃五月十一日，臣等因逆夷攻陷江苏宝山县，飞饬总兵尤渤带兵改道，赴苏接应。旋接到两江总督牛鑑来咨：宝山失守，提督陈化成业已阵亡。该督现在退至嘉定地方。连日据各路禀报，夷船由西南外洋驶向东北而去，纷纷不一。现在上海已有夷船二十余只，定海道头等处停泊及驶出夷船约四十余只，陆续在金唐、羊

山、横水各洋面，游奕无定。现又据象山县官禀报，自西南外洋驶来四桅、三桅、二桅等船十六只，亦向东北驶去，大约夷船统在八十只内外，其形长圆不一，并不似一国之船。但逆船既多分窜，沿海迤北各口岸均属吃紧。臣等已飞咨各督抚将军加意防范。至天津海口为畿辅切近之区，年来一切防堵事宜，节经钦派大臣审度周详，该督及带兵大臣，定能布置妥善。设逆夷胆敢窜进，必将自取灭亡。惟臣等到浙半年以来，身历其事，所有该逆伎俩，见闻较为亲切。该督等或未能灼悉，谨就所知，胪叙五条，以备防堵之助。

一、天津货船皆能直抵关门，逆夷如欲驶近，宜以镇宁防守为要。凡系商渔船只，皆宜聚于关内，勿使出入，免致夺我船只，资为逆用。且凡通海港汊及偏僻小路，均宜派人稽查堵截，毋令一人来往，以断汉奸传递消息，接济粮食。并令府城内外各居铺，连环取保。其庙宇等处，概不许容留闲人，庶不致造作浮言，摇惑众心。

一、江浙地狭路仄，难于布列阵势，不得不于沿海近海之处，安兵防堵；北方地势宽展，尽可于逆夷火炮不及之地，扼要安营，并于高阜处搭设高架，遥为瞭望，以次传报。该逆惟恃船炮，如欲豕突上岸，彼之大炮一时不能运动，我兵用抬炮连环轰击，较为得力。

一、沿塘筑土墩，不甚可恃，逆炮力猛有准，不过一二炮，土墩便已坍塌。其逆炮大半自桅顶施放，凭空下击，我兵虽藏伏墩内，仍不能避。或于营外建筑土城，庶可避其火箭。

一、逆夷声东击西，是其惯技，每当枪锋相施、烟焰迷漫之际，彼必多方从背后及两旁绕出，或冲营阵，或截营盘，

我兵腹背受敌，遂不得手。是宜先将各处小路，设法截断，或拨兵瞭望堵筑，并加意防守营盘，自不致有顾此失彼之虞。

一、北方地势既旷，逆夷登岸，必以大队攻扑，我兵即须以大队迎敌。该逆总以五人鱼贯一排，腰插手枪尖刀、背插火箭，其鸟枪以四杆轮替，为首者施放，第五人装药，以次传递，联络不绝。我兵于正面攻剿之外，尤须于远处多伏马队，两旁横冲其阵，彼必自乱。并查逆夷惯用炸炮，我兵易致受伤。如临敌之际，地势宽展，宜各以数十人分作数队，庶彼炸炮落于空地，不致每发伤人。

以上五条，请饬下直隶总督及带兵大臣，酌议办理，或于防剿事宜，稍有裨益。

请推广文武科试疏两广总督祁埙

窃臣于上年钦奉谕旨，着就所属文武员弁勤加访察，如有才能出众、民心爱戴及洞悉夷情、深通韬略者，随时酌量海疆地方，何人与何地相宜，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候朕擢用等因。钦此。臣因留心体访，广东文武各官，凡久于其任者，均尚可熟悉夷情，而深通韬略者，实难其选。已将无员可保缘由，另折覆奏。伏思内外文武臣工，多以科甲为策名之始，文场乡会试第三场，试以对策，武场乡会试内场，试以默写武经。主司果于是取人，士子果于是考究，本足以觇实用。只以相沿日久，不免视为具文。其弊由文试惟重制艺、声律，武试惟取命中挽强，士子以后场无足重轻，漫不经心，相率流为剿剿抄袭，徼倖进身。迨服官以后，无暇讲求，文则止论钱谷簿书，而不知经济；武则仅讲弓马骑射，而不习韬（铃）〔钤〕，循分供职，即可晋秩除官。猝然有事之秋，所

学非所用，是犹不识药性医方，而责以卫生切脉；不习规矩律吕，而责以制器和音，何能程功奏效？今但请文武两科，申明功令。尚恐积习既深，仍属有名无实。臣愚以为有文事者，不废武备。今将于武备收得人之效，即须就武备开取士之途。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变通考选之制。如文试第三场策问五道，请定为五门发题，曰博通史鉴，曰精熟韬钤，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阴阳占候，曰熟谙舆图情形。令士子报名应试时，照从前本经之例，于册内分别填注。考官仿元人经疑，以两书异同，设作问题，果能贯通阐发，而首二场文艺尚属平顺者，即一律中式。盖经学已于二场发题考试，则发策不必复问；史学则于古今成法无所不该，最征器识，其余四门，若兵书则详水战之阵法，图志则通外域之夷情，并足裕远谟而操胜算。至武试，除默写武经外，请添问策一道，分韬略、技艺、火攻、水战四门，仍如文试，令该生指项注册，入内场日亦举以为问，所对不必深论文理，亦不必限字数。如能各就所习，确凿指陈，而骑射与膂力尚属合式者，亦一律中式。仍请钦派大臣，于文武二科试策核实磨勘，以免剿袭之弊。如此认真遴选，士子自必争自濯磨。恐一时难以举行，请自下届乡会试为始。数科之后，月异日新，人才或可期辈出。或将谓现行乡会试策问，固已周备，何必专限五门，使易于怀挟倖获。不知求全责备，淹贯为难，专门名家，请求较易。现行名虽美，其优者仅以考据见长，余多临时敷衍成篇，毫无实济。若各就专门之学，主司临时就其请说之可疑者发问，又何从揣摩怀挟？或又谓以此取人，恐蹈能言而不能行之弊。然能言而不能行者，固所必有，断无不能言而能行者。课虚责实，未尝不可拔十得五。又或谓兵法占验，理宜秘密，且术数及拳棒教师，向例所禁，不可以入于策问。然以所此防奸宄，而非所以待秀良，且以跅驰不羁之才，收

入谷中，俾就范围而效驱策，似亦收揽人才，免入歧途之一道。以上三说，皆不足虑。至现在文武官员，虽一时未能得人，然文职微员及武营末弁，难保无因职分卑微，不能上达，以致无所表著。并士民人等伏处草茅，即有奇才异能，因不攻举业，无由效用，未免向隅。考唐宋以来，广设科目，名臣接踵。可否将博通史鉴五门，分立五科，特诏举行。无论现任致仕、大小文武职官及军民人等，准以所业由该地方官申送督抚考校。如所言足资采用，及技击精强，即行分别咨明吏兵二部，调取人京，详加考试，选其才具真实者，奏明引见，分别酌用。如此鼓舞振兴，庶不致用非所学，日起有功，可以稍慰我皇上遴选才能、整饬戎政之至意。

案：韬（钤）〔钤〕火器等门，施之于沿海闽、粤可也。或文乡试照旧，专于沿海，武乡试推广数门可也。此奏欲通行于十七省之文乡试，故为部议所格。

【注】

〔1〕原作“行”，据乙未本改为“形”。

〔2〕原作“之”，据甘本改为“转”。

〔3〕原作“二”，据乙未本改为“一”。

〔4〕原作“东”，按印本改为“数”。

〔5〕原作“冀”，按甘本改为“鼻”。

〔6〕原作“驾”，按乙未本改为“架”。

〔7〕原作“系”，按乙未本改为“击”。

海国图志卷八十一

邵阳魏源辑

夷情备采一原无，今补辑。

《澳门月报》一论中国，道光十九年及二十年新闻纸，两广总督林则徐译出，中有四条曾附奏进呈。

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地广产丰，皆土著，少习驾舟之事，才艺工作甚多，我皆不奇；所最奇者，惟中国之法度，自数千年来皆遵行之，在天下诸国中，或大或小，无有一国能有如此长久之法度也。额力西国[1]之梳伦[2]，与孔夫子同时，各立法度。然额力西国已经数易其主，法度亦多更变。罗问国[3]亦在孔子之时，当日强盛，平服天下一半地方，然今所剩之地甚微少。阿细亚西边诸国，前曾强盛过，迄今衰败，变为旷野，而今中国仍遵行其法度。现今西方诸国，皆立国不久，只欲以兵戈相胜，一国欺夺一国，皆因其法度规矩不定，不遵约束也。中国非无变乱，不过暂时受害，乃有一主，即复统一如前。即平服中国之金朝、元朝，必用中国之风俗律例，此可谓胜中国以力而中国反胜之以文也。中国法律与由斯教之法律相同。中国人与外国隔别，又不习以兵火剿灭邻国，以为自己系上等之人。由斯教亦自负上等人，而遵守摩西士之法律，严拒外国人，正与中国同，皆是保守自己免

杂风俗。正似罗问国加特力内之教师，终身不娶，不作差事，努力扶持教法，至耶稣一千年时，遂令通欧罗巴俱行遵敬此教。罗问教内之规矩亦极严肃，其治罪之律例正与中国律例相等，故中国惟自谓王化之国，而视外国皆同赤身蛮夷。

若论人民之多，即无一国可与中国比较。即如俄罗斯有一百四十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六方里，城池亦宽大，人烟亦稠密，然户口不过一百九十二万五千名，而中国只湖广地方，宽不过十四万四百七十七方里，即已有户口四千五百零二万名。佛兰西地方，宽有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三十八方里，户口三千二百零五万二千四百六十五名，而江南地方，宽九万二千九百六十一方里，户口即有七千二百万名。欧色特厘国[4]宽二十五万八千六百零三方里，户口三千二百一十〔万〕名；中国河南、山西两省，宽十二万方里，户口即三千七百零六万名。英吉利国宽十二万七千七百八十八方里，户口一千二百二十九万七千六百名；广东一省，宽不过七万六千四百五十五方里，户口即有一千九百十四万七千名。是中国一省，即可抵西洋三大国之人民。俄罗斯设立陆路兵丁六十万名，佛兰西陆路兵丁二十八万一千名，欧色特厘陆路兵丁二十七万一千名，英吉利国陆路兵丁九万名，在中国设立陆路兵丁七十六万四千名，在数国之中为最多。惟论及中国海上水师之船，较之西洋各国之兵船，则不但不能比较，乃令人一见即起（增）〔憎〕恨之心。

中国不肯与外国人在海面打仗，惟有关闭自己兵丁在炮台内，又断绝敌人之火食，此或者是最好之法，亦系将来必行之法。然此法实难行，盖因各处人烟布满，居民只欲卖火食，所以在尖沙嘴、铜鼓洋各处，火食亦甚易得。但要好待土地人方好，或者中国必用旧时待郑成功法子，将其沿海各岸人民驱入三十里内地，不

遵命者杀。我思此法今亦难行，因遍处海岸，皆系富厚城池。当日所以能行者，以开国得胜之兵威也。

中国之火枪，系铸成之枪管，常有炸裂之虞，是以兵丁多畏施放。中国又铸有大炮，每一门可抵我等大炮四十八门。尚有许多大小不等炮火。惟中国只知铸成炮身，不知作炮镗，且炮身又多蜂眼，所以时常炸裂；又引门宽大，全无算学分寸，施放那能有准；又用石头铁片各物为炮弹，并用群子封门子，皆粗笨无力，兵丁或以五人十人为一排，百人为一队，不同我国分派之法。

又中国兵丁行路，亦不同我等队伍密密而行，皆任意行走，遇紧急时，谁人向前趋走极快者，即是极勇之人。中国兵丁，多用兵丁之子充之，以当兵为污辱，凡体面人不肯当兵。其钱粮甚少，遇征调便乘机勒索虏掠，居民见兵过，无不惊惧。由行伍升至武官，只要善跳善射，并无学问。尤要有银钱，就可买差使，买缺推升，各省皆然。

现在中国人买甘米力治船，又要扣留黄旗两船人官，此事不久，可见一番新世界。今暹罗、安南亦学别国制造兵船，故中国亦用此法。然有两种阻碍：一系中国水手愚蠢，难得明白精熟之人，必寻别国之人方会驾驶；一系工价太贱，若雇外国人，不敷养赡，不肯为中国用。安南国船亦仍照旧制，只比中国师船稍好看，然亦不甚利便。暹罗国尚有西洋式样船数只，不过用以贸易，况其船舱制造不好。现在都鲁机人，曾有西洋人指点装造好船样，然总不及欧罗巴。若中国人欲学外国之式制造师船，必寻外国人指点如何驾驶。凡有外国人肯为中国人所用者，初时必定应许多少工价，各样恩典，迨后定必被骄傲官府，骗其工价，并且凌辱。如荷兰人在日本国，务与西洋人相反，事事遵从日本法律，并助日本国捕掐西洋之人，毕竟得何好处？现在荷兰在日本之贸易，已

减至两只船而已。

西洋人留心中国文字者，英吉利而外，耶马尼[5]国为最，普鲁社[6]次之。顺治十七年，则有普鲁社之麻领部一士人，著书谈中国，现贮在国库内。又有普鲁社之摩希弥阿部落教师，亦曾译出中国四书一部。又有普鲁社之般果罗尼部落一名士曰阿旦士渣，著书论中国风土人情，但用其本国文字。嘉庆五年间，有人曰格那孛罗熟谙中国文字，但恃才傲物。又有耶马尼国之纽曼，曾到广东回国，著一书论佛教，一书论中国风土，将带回许多书籍，与耶马尼诸国人考究，又翻出诗经一部。又有力达者著中国地里志一本，说中国如极乐之国，令耶马尼人人惊异。又有耶马尼之包底阿，现在佛兰西国，雕中国活字板，普鲁社人亦出财助成其事。又有欧色特厘阿一人曰庵里查，亦著一书论中国钱粮。

又曰：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犹如我等至今未知利未亚洲内地之事。东方各国，如日本、安南、缅甸、暹罗则不然。日本国每年有一抄报，考求天下各国诸事，皆甚留神。安南亦有记载，凡海上游过之峡路皆载之。暹罗国中亦有人奋力讲求，由何路可到天下各处地方，于政事大得利益。缅甸有头目曰弥加那者，造天地球地里图，遇外国人即加询访，故今缅甸国王亦甚知外国情事。中国人果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无如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好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封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

道光十七八年，澳门有依湿杂说，乃西洋人士罗所印，由英吉

利字译出中国字，以中国木板会合英吉利活字板，同印在一篇。序云：数百年前，英吉利有一掌教僧，将本国言语同讷体那言语同印，今仿其法，所言皆用中国人之文字。此书初出时，中国人争购之。因其中多有讥刺官府之陋规，遂为官府禁止。中国居天下人中三分之一，其国又居阿细洲地方之半，周围东方各国，皆用其文字；其古时法律经典，皆可长久；其勇敢亦可与高加萨人相等，性情和顺灵巧，孝亲敬老，皆与欧罗巴有王化国分相等。惟与我等隔一深渊，即是语言文字不通。马礼逊自言只略识中国之字，若深识其文学，即为甚远。在天下万国中，惟英吉利留心中国史记言语，然通国亦不满十二人。而此等人在礼拜庙中，尚无坐位。故凡撰字典、撰杂说之人，无益名利，只可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堑而已。

《澳门月报》二论茶叶

贸易中货物之利于人并利于税饷，舍茶叶外断无胜于此者。中国每石茶叶，收税饷二两五钱，又洋行会馆各费，每石抽银六员至九员不等。先日，公司与洋商交易时，每石茶叶纳饷并费皆系六两七钱，比今减少。除中国省城税饷外，海中沿途尚有关口七八处，亦须俱纳税饷。俟到英吉利国，每棒税饷又纳银三钱七分五厘。统计茶叶税饷较之原（值）〔价〕[7]已加一倍，再加水脚各费，运至英国卖，（值）〔价〕与武夷山买价，岂止加数倍耶？惟米利坚国税饷减少，故各埠茶价较贱。

茶叶销用极广，故我等于各地尽心栽种，欲敌中国独行之买卖，印度之阿山地方出茶，仅敷本地用度，后人于阿山上面寻出地方栽种茶树，近已装茶出口。道光十九年，兰顿[8]已有阿山茶

叶，均以为奇。其茶小种有三种，白毫有五种。后经茶师考察，此茶有伤原性，致有烟气苦味，皆由工人制造不善，须得尽用中国工人栽种，即与武夷无异。近年荷兰亦于所属葛留巴用力栽种，道光十八年已有两种茶叶，因此岛福建人居半，故所种茶树茂美。此外如新埠等岛及西洋之没拉济尔，亦用心栽种，徒费工钱，而地土不宜，今皆废弃。

英吉利之外，米利坚人销用绿茶最多。一千八百三十三四两年，道光十三四年。米利坚船由中国装出茶叶不下一千八百六十八万八千五百三十三棒，从前并无此数也。欧罗巴内地销用茶叶，以荷兰、俄罗斯两国为最。荷兰每年要销二百八十万棒，耶麻尼每年销用一百八十万棒，或二百万棒。佛兰西在广东出口时，茶叶虽多，然沿途分售，及到本国进口时，数已减少，只销二十五万棒，然只用之以作医胆经之药材。因佛兰西酒多便宜，故不甚销中国之茶也。俄罗斯茶在北边蒙古地方买去，在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买去五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棒，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买去六百四十六万一千棒，皆系黑茶。由喀克图[9]旱路运至担色，再由水旱二路分运娜阿额罗。其黄旗船、绥领[10]船、普鲁社船，所运茶叶，皆不甚多。其印度各埠销用之茶，每年有英国六七船前去售卖。其阿支比拉俄[11]各岛中茶叶，系中国福建商人装出贩卖。中国人海船放到苏禄[12]、文莱、路哥尼阿、新奇坡[13]附近各处，系顺西北风驶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买中国茶回国者，其茶均是上等。现在各岛每年销茶之数，年增一年。总而计之，中国每年出口之茶叶有七千余万棒，与鸦片贸易可以抵对。

现在中国人阻止贸易，致我国人皆尽心在东印度之阿山地方栽种茶叶。前此虽亦知其地宜茶，尚未甚尽心。今已奏闻兰顿本

国，请免赋税。奉到示谕，设法鼓励。今已做出茶叶百九十箱，若更加多本钱，可以多种百倍也。近日英吉利攻服模定地方，其土亦宜茶，再请中国工人制造，即可得利。闻阿山茶树，第一年每株可值先士六七个，自此递年加增，及至六年后，即递年减少。约计五万二千六百忽地方，每年产茶可值劳碑银二百二十个。

我国王以小吕宋耕种不甚起色，下令：凡有农器进口，免税；凡有人肯栽洋靛等贵物，议公项如何奖赏；又肯垦荒栽种各物之人，如何赏给。令各官商议定夺。若有两家合栽架非树，数至六万株者，给头等赏银八千员；四万五千株者，给次等赏银六千员；三万株者，给三等赏银四千员，并于架非出口时免税。凡栽种桂皮、茶叶、桑树者同之。凡栽种椰子树者，较架非树三等，每等加赏二千员。其栽玉桂、丁香者，赏格较架非树加倍。凡栽种洋靛及糖蔗，及以上各树之人，准其自开斗鸡场，永不纳税。现在中国人及印度人、本地人，会合不过二十家，其耕种产业，上好糖不过二万棒，或产洋靛不过一万棒者，方其栽种时即不收地税。若有人代官府尽心耕种各树，五年之后不但免其地税，并将五年内所纳税饷加三倍给回。

《澳门月报》三论禁烟

鸦片制造，一在八达拿[14]，一在默拿[15]。皆孟阿拉[16]地方而孟阿拉各官设法加工，总要引中国人嗜好此物。在加尔吉达孟阿拉首部稽税簿上，即可查出每年鸦片到中国多少，到别处多少，无不列明。近来六年间，孟阿拉出产七万九千四百四十六箱，内有六万七千零三十三箱到中国，故鸦片乃是中国最销流之物。今将其数目开列于下：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中国七千五百

九十八箱，各处一千八百一十箱。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中国一万二百零六箱，各处一千七百九十箱。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中国九千四百八十五箱，各处一千五百一十箱。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中国一万三千零九十四箱，各处一千七百五十七箱。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中国一万零三百九十三箱，各处二千二百十三箱。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中国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七箱，各处三千三百零三箱。此但系孟阿腊一处鸦片数目。除孟迈[17]等处所发卖在外，每年印度所收鸦片税饷，自五百万至一千万员不等。故巴厘满遂以印度为属国中之第一。以近来论之，鸦片运到中国者，从古以来，实无多过于今日，总因孟阿腊官府贪心所致。故孟阿腊港口贸易，较之孟买尤大。计所纳税饷多于地租，每年解至英国之银约六十三万九千棒。合三百一十五万员。连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之银，大约有二百万棒。合一千万员。故英国受鸦片之利益不少，亦以此招中国人之忌。

在印度鸦片之税，英国多年得孟阿拉地税银四百二十二万九千七百十二员，地税外又征收饷银。现在常例外，再加四款税饷：第一款，种波毕之时即须上税；第二款，波毕成熟之时，以估价之多少上税；第三款，于取波毕汁之时亦须上税；第四款，于出口之时又要上税。合计收饷银连地税共收银九百六十八万四千余员。除公司贸易外，余地皆禁止不准栽种，以免走私漏税之弊。但除英国所辖地方外，他国亦有出产鸦片者，如麻尔洼[18]地方亦种波毕，且制作好，价值昂。先年麻尔洼鸦片有公司包揽时，三分中只有一分由孟迈出口，二分由布路亚[19]国所辖之拿孟[20]出口。及近二年，去此包揽贸易之后，今却有十分之九由孟迈出口，只一分由拿孟出口。因此英国逐年得孟迈鸦片税饷银百万员。此法度之好无穷，故今鸦片之税饷，在英国实在难去。

一千八百年间，中国准鸦片进口，以药材上税。及后奉旨禁止，而广东官府仍准鸦片趸船长湾在黄埔，距省有十二里。至一千八百二十〔二〕年，鸦片进口太多。道光二年。故令趸船出口，不准湾舶黄埔。由是湾零丁洋及澳门急水门等处。又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自总督衙门以及水路文武官员皆有之，惟关口所得最多。或在船上来取，或在省城交收，皆逐月交清。亦有将鸦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百五十箱为止，却无定数。此走私之光景，着实可痛。正犹西洋人好饮辣酒，都鲁机及印度、无来由人好食生鸦片，皆害人性命之物，而争食不已，以致印度及麻尔洼亦印度自主之国，未属英吉利者。各相争种。若想印度人不栽波毕，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若想中国人不买鸦片，除非印度不栽波毕，二者皆所不能。

鸦片乃印度各官养成，后又得巴厘满[21]甘文好司[22]示谕允准，而印度之官利其税饷，于二十年间，每年有七百五十万员税饷。近来数年已至一千余万，在英吉利属国中最为资财之薮。自广东公司散后，其公司之人，即作鸦片买卖，又将卖鸦片之银买茶叶回国。而英国之茶叶饷亦甚大，故国中所受鸦片利益不少。今义律缴销二万余箱，如此英国岂不破费一千二百五十万员？此刻我等可为贩卖鸦片之人贺喜，缘鸦片买卖原是一件就要崩倒极危险之事，久在其头上。西边之善人、老实人，久已为之痛哭，兹竟如此平安收场，实意想不到，故我等为其喜不可言！

前在一千七百三十七年，乾隆三年戊午。带来鸦片不过四千余箱。前时鸦片准纳税进口，至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才禁止。嘉庆元年丙辰。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丙申。又欲如前纳饷进口，奏而未允。其时已多至三万余箱。因恐外国以鸦片易换纹银，又必多开银矿，致竭中国之财源。中国乃天下生齿繁盛、出产最丰之国，若以鸦片易纹银，犹如拔取其国中之精华。如中国之绉纱，佛

兰西之小带及烟叶，皆英国所禁。又如英国之疋头，为陷麦所禁。陷麦乃耶马尼国部落中国禁鸦片，犹如佛兰西之波利稔王禁英人不准至本地贸易相同。虽是严禁，皆不能行。缘鸦片趸船泊在外洋，外国人未尝自带进口，系中国走私船，执其所买之鸦片单，驶至趸船，凭单交土。而中国人带进内地者，用重银贿赂官府，求其佯为不知。所以有鸦片贸易罪过论，系地尔洼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在兰顿所作，以为不独坏中国人之风俗，且使中国人猜忌英吉利人，令两国通商事情有碍，且有走私之恶名。

特尔达说零丁洋系中国荒地，并无兵房营汛保护，可以任外国人停泊。然忆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哪威[23]额达船上水手为人所杀，中国亦将凶手捉获施刑。又一千八百三十五年，英吉利多罗顿船被劫之事，亦系一件证见。是中国人在相近自己海岸上，施行其政治，以保护他国之旗号，故亦可在彼处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不得谓在零丁洋面贩卖鸦片，系合法之事。只好说贩卖鸦片之船只，比中国水师船布置更好，格外坚固而已。

鸦片贸易，英国人带至中国每年约有一千二百余万棒，银计六千余万员。鸦片系印度之波毕所作，即如我国比酒、仁酒系薏仁所作，墨兰地酒系额立所作，皆恶酒也。有智之人，恐受其害，多不敢饮，而饮葡萄酒、白酒。然饮仁酒、比酒之人，亦不能禁绝。如英国人要弥利坚人除去黑奴，及要俄罗斯人除去其耕田之奴仆，并要中国人除去妇人裹足之事。改换其法律，准人遵从各样教门，惩治溺死儿女，待外国人如本国人等事，中国其肯从之乎？又如英国禁止浓酒之事，其始斯葛兰[24]、爱伦、兰墩[25]销售浓酒，其酒税为国中税饷之最。其后因浓酒害人，加重其税饷，俾其昂价，则穷人饮之者少。乃走私日多，饮者亦日多，徒漏税饷，而无益于禁酒。当英吉利国王渣治第一[26]管国时，定例每棒

浓酒收税饷时，令两个半只准领牌零卖，不准开设馆。又出赏格，凡有一小杯酒未纳足税，罚银一百棒，给与报信之人。读此例者，皆满身汗流。凡有身家之人，皆知禁止。而浓酒贸易遂落于下等不堪之人。此等人无产业可罚，放胆走私，且将报信之人满街驱逐，两年间积案万有二千人。每年国中销流浓酒，尚不下五千六百万棒。一千七百四十二年，始仍准人领牌开浓酒馆，减少税饷，与中国禁鸦片事无异。

中国人若以鸦片贸易同英国讲论，英吉利国王定肯禁止贩运鸦片到中国。即印度栽种波毕之事，亦定可停止，而栽种别物。国家之税饷及众人之利益，仍可再得。况现在鸦片贸易不十分大行，以致各处贸易利息亦皆减少。看此时势，惟有等候中国之事情定夺而已。今将缴与中国及存下鸦片之数目，开列在下文：义律缴与中国鸦片共计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值鲁碑[27]二千五百万个。麻尔洼存旧鸦片一万二千箱，值鲁碑七百二十万个；存新鸦片二万三千箱，值鲁碑一千一百五十万个。孟阿拉存旧鸦片八千箱，值鲁碑三百二十万个；孟阿拉新鸦片二万二千箱，值鲁碑八百八十万个。总共值鲁碑五千五百七十万个，该五百五十万棒有奇。

方缴鸦片时，义律立意赔补之，给与各船收单、并问各人要在印度收回鸦片，抑或要会单在国库内收银。时鸦片客商皆愿得会单回国收银。义律遂写会单十七张，寄与国中管库官支银，并付回国中文书，限十二个月，由本国库给还所缴鸦片之价。今年广东围公司馆勒缴鸦片之事，正如我英国监禁佛兰西使者在炮台上。因我等关口官府闻佛兰西使者在近哆洼地方携佛兰西小带上岸，故将佛兰西使者监禁，待他缴上违禁货物后，方才释放。与今广东事一样。

闻义律望国王之命，四个月即可回来，必待接到回信，方准

船只进黄埔。近日所到之依里沙士地挖船，系八月初二日，中国七月十三日。自兰顿开船。云广东缴烟之事，兰顿于七月十三日中国六月二十日。即已知道。国中之人皆摇动，自律衙门及甘文好司之官府，俱各相问；尚未接到义律之信。盖义律之信系交阿厘尔船带往兰顿，大约总要十月间即中国九月。才能到。又有兰顿所接孟迈及中国商船家信，说及缴烟之事，英国各皆警动，即买卖亦不甚好，银铺利钱长至六分。又向佛兰西银铺借银四百万棒，又向花旗银铺借银八十万棒，交与银店支发，真是从未闻过如此之紧。茶叶价长至加二分，而各庄茶叶尚不肯卖。所有东边货物，逐一长价。

十二月到兰顿之茶七万包，当卖去五万八千包，存下一万二千包未卖。所存下之茶，内有一半系带茶叶进口之人贮起，(索)〔索〕价甚高，卖出之茶叶比十月间价更贵。后因买者日少，价钱渐已减落。前月十六日，接得印度信来，说自七月间，广东已将英国贸易停止，遂致茶叶价值又复长价。至前月下旬，传说国家要与中国打仗，茶叶价更增长。自后市上卖茶之人皆囤积不卖，买茶之人到外购买，毫不能得，以致下等之黑茶、绿茶亦如常时好茶并工夫茶一样价值。

中国围守夷人缴烟之信，七月三十一日即六月二十一日。已到兰顿之因底阿好司、都内各衙门及贸易店、银店，俱有扰乱。是日在兰顿天色昏惨，米价亦昂贵。国中甚苦缺银，银价即已增长。湖丝前时价值不好，现今已大改变。所有茶叶尽皆起价，兰顿各物件无不昂贵。在此季内，孟迈地方要到中国鸦片、棉花存下未去者，共计亏银六百万棒。真是大有害于利益，若再迟延不理，必倒塌许多贸易，地方穷困。

中国与英国贸易，而英国库中每年所得之税饷不下四百五十

万棒。约一千五百万员。若一经停止，数月之间国中定必困乏。前时有公司时，各大班亦常虑及停止贸易之事，常要蓄积茶叶，以备两年之需。因散公司后，即无茶叶存蓄。缘散商贸易，茶叶到国立图即销，何能存积？现在英吉利并米利坚二国亦已鼓动禁鸦片，并即出告示，定贩鸦片及食鸦片之罪；又出赏格，求人做极好之告示，以禁止鸦片。又有鸦片贸易罪过论，系地尔洼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在兰顿所作，以为鸦片不但坏中国人之风俗，并令中国人猜忌英吉利人，令两国通商有嫌恨。现在有许多仁爱之人，立为一会，欲禁止此贸易。其哲付里士系此会著名之人，在孟阿拉建立医馆，同律[28]山顿及沙[29]渣治士当顿，共立此会，欲先讲明与众人，感动其良心，然后递禀回国，求律好司[30]、甘文好司及巴厘满衙门各官府助理。此会立定章程，必要巴厘满开口，分付东印度公司，禁止不准栽种鸦片，方可禁止，变作他项正经贸易。

兰顿新闻纸内载云：律士丹合递一禀，讲论中国停止贸易，皆由鸦片犯禁起见，讲国王将鸦片贸易停止。中国人禁止鸦片，系为风俗、政事、税饷，外国人即应遵其法律而行。现在众人皆说中国官府受规不管，禁止有名无实。又说中国拘禁我等使者。殊不思受规乃官府之事，而朝廷一知立即究办，安得说禁止有名无实？况义律并非使者，不过系代理人而已。若按英国律例，即应按各客商所有之鸦片，更加三倍罚银，今中国不过只将其鸦片收缴而已。然因致累我国正经贸易，亦受亏缺，所以不能任人再卖。

我等自知以鸦片贻害中国之故，为中国人所憎恶，常欲自解于中国，因思惟医道有益于人，于嘉庆十年有医生俾臣[31]者至粤，教种牛痘，一年收所种小儿数千。道光七年，有医加厘赤者，在澳施设眼科，五年中医愈华人四千余，费去施药银千有八百余

棒，皆众人捐助。道光十五年，复有弥利坚国名医伯驾者，亦开外科，数年间，医愈七千余人，一切（下）〔外〕（证）〔症〕，皆来就医，其余轻（证）〔症〕难以数计。所费银亦三千两，亦众人捐助。此皆伯驾不贪利，不厌烦，一片诚心所致。

【注】

〔1〕额力西国，即古代希腊（Greece）。
〔2〕梳伦，现通译梭伦。
〔3〕罗问国，即古代罗马国（Roman）。
〔4〕欧色特厘国，即奥地利（Austria）。
〔5〕耶马尼，即今德国（Germany）。
〔6〕普鲁社，今普鲁士（Prusia）。
〔7〕原作“值”，按甘本改“价”。
〔8〕兰顿，即英国伦敦（London）。
〔9〕喀克图，今通译恰克图。
〔10〕绥领，即瑞士（Switzeland）。
〔11〕阿支比拉俄（Archipelago），似指印度尼亚群岛。
〔12〕苏禄（Sulu），亦作苏录、苏鲁、苏罗等，即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Sulu Arch.）。
〔13〕新奇波，今通译新加波（Singapore）。
〔14〕八达拿，即今巴特那（patna）。
〔15〕默拿，即贝拿勒斯（Benares），今名瓦拉纳西（Vārānasi）。
〔16〕孟阿拉，即孟加拉（Bangla）。
〔17〕孟迈，即孟买（Bonnbay）。
〔18〕麻尔洼（Malva），今通译马尔瓦。
〔19〕布路亚国，即葡萄牙。
〔20〕拿孟，即达曼（Daman）。
〔21〕巴厘满（paliment），即英国议会。

〔22〕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即英国议会下议院。

〔23〕娜威（Norway），今通译挪威。

〔24〕斯葛兰，即苏格兰（Scotland）。

〔25〕兰墩（London），今通译伦敦。

〔26〕澄治第一，即英王乔治一世。

〔27〕鲁碑，印度货币单位，今译卢比（rupee）。

〔28〕律，lord 音译，意为勋爵。

〔29〕沙，Sir 音译，意为爵士，用于姓名前或姓氏前。

〔30〕律好司，即英国议会上院（House of lords）。

〔31〕俾臣，即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unde Pearson）。

海国图志卷八十二

邵阳魏源辑

夷情备采二

《澳门月报》四论用兵

现在兰顿国[1]都中，有助官兵要打仗者，有助民人不欲打仗者，争论三昼夜，决以纸阄。各大官得九分战阄，方免争论。现在东印度英国属地及国中各部落，已出令各船装定军器，往东印度会合。又甘文好司分付，不准扰害中国地方。又云打仗之事，宜长久不宜短速。试问我等应将鸦片〔贸易〕[2]抛弃乎？抑与中国长久打仗，以保鸦片乎？看来中国究没有行过一事，足为我国攻打之故。

中国海岛约分三段：一、广东海岛，其最大者在省之西南。其省之极东即南澳。若论泊船适中之地，莫好过尖沙嘴。二、福建海岛，大者曰台湾，甚是富厚，有淡水、鸡笼二港口。其对面澎湖，地甚瘠瘦，然为台湾必要之区。次即海坛，不及二岛之大，然人民居彼甚多。三、浙江之海岛，舟山甚小，然形势甚好，以之作贸易，必更兴旺于别处。因系中国中央地方，如宁波、杭州、上海、苏州等处，往来必由之路，故亦紧要。我等若得如此一处地方，在彼立定，再得一处如新奇坡海岸，可招集邻近地方到来

贸易，又必其地所产足敷居民之用，且为贸易来往必经之港口，则所获利益不少。

广东谣传中国官府欲将省城外房屋拆毁，以为城池之保障，此不足信。广东省城高有十忽，周围亦有炮眼，并无城濠，如欧罗巴各国无城墙之（郭）〔部〕[3]落一样，凡工作手艺栈房贸易多在城外，较城中更为蕃庶，岂能尽行拆毁？若行此法，则受害之人更多。

道光己亥十一月即中国九月三十日，新闻纸曰：得忌喇士船主遵义律之命，去攻打九龙山炮台，正在出力时，已经衰败，被中国打退。又另有三板几只赶前帮助，亦皆退回，陆续归尖沙嘴。次日又预备有军器之杉板船，再去攻打。众船至亦皆觉得昨日之败，若不报复，英吉利旗号必定受辱。于天未明时，鼓勇而去。岂知所预备之事，皆属枉然，是日又收〔队〕回尖沙嘴。义律此事办理大错，无一件错事可以比之。诸事软弱，可悲可怜。此举原系保护我国旗号之体面及我等自己之声名，理应极力攻打，烧毁师船，拆毁炮台，以除所受之凌辱。今却如此收煞，我笑义律意见错，又能忍受也。

道光己亥九月十二日，即八月初五日。有大吕宋墨尔哖那两枝桅船湾泊在潭仔，清早五点钟时，被中国数船拢近，似是兵船，吕宋水手即扯起旗号。不久即见有两火船驶来，水手即放碇链以避火势。后又有大艇两只，一在船头，一在船尾，纵火大烧，时又有许多小兵船拢来，满船俱是手执军器之人，趸船上人惊慌齐下水，又被中国人捞起。众人遂搜取船上物件，连水手衣服、伙长路程图取去，割下旗号，复放火烧船，约共值银二万余员。将伙长水手及捞起多人，俱带回去。此趸船被逐未回国者。

道光己亥十月二十八日，即九月二十二日。英国两只兵船自澳门

洋面起碇至虎门，因风被阻，延至十一月初二日早才到。共走五日，方至虎门。兵头士密一到穿鼻洋，即禀求不要烧毁尖沙嘴湾泊之船，容在彼等候国王回信；或另设法卸货，递禀后退出三里听候批示。及至次早，提督发回，并未启视，谕速交出凶犯。旋见提督师船出洋，将近英国兵船，士密先放大炮攻打，即有师船四只一同放炮回击，打了两点钟之久，因提督显其大勇扶持，船只致未大伤。我们华轮船上被提督炮伤船头并绳索等件，人亦受伤，速即退出，回到澳门洋面。义律、士密、马礼臣随即上船赴尖沙嘴，赶回保护矣。

前时船主士密在尖沙嘴退出外洋，中国即以为是害怕他。缘中国是顺风顺水，直来奔击英船，仿佛就要全烧毁我等船只。士密等因在炮台下打仗，恐有危险，我等不能退步，所以及早退出。近闻九龙炮台新修更坚固，又闻多出师船，并装满引火之物，明是要围两只兵船，待湾泊着即向船放火。现在我等船湾泊铜鼓洋，潮水甚急，难于湾泊，却利于中国人顺流火攻，甚于尖沙嘴。不知士密何故在此湾泊？

道光庚子七月初二日，即六月初四日。香山县会同澳门同知出一告示，言奉总督之命，英国兵船近来离出海岸，足见不敢攻敌中国兵威，不过保护鸦片走私贸易。谕令师船封禁大小河口，以免英国兵船进来。除师船装载火炮器械出外洋毁灭夷船外，并令渔船蛋家出洋攻打。其家属官为资给养赡，所赏之银亦比前时赏格上所说最多。不知可能准给否？然中国人预备攻打封港兵船之事，甚是勇壮。又闻有船百只由虎门出来。

道光庚子新闻纸曰：二月二十八日，即正月二十六日。有广东师船二只及许多小火船烧然向金星门之船吹来，幸被风水淌近岸边，烧了中国许多小艇，及外国底威尔大杉板船头桅被烧，不久救息。

又有哥洼支麻里船避火搁在浅滩，久方驶脱。其窝拉尼兵船上，当遣杉板将火船拨至岸上，离去各船，以免于险。闻各船上装有喷筒，不见开炮。是晚又有火船到来，皆不得顺遂。所喜是晚潮小风软，中国人若放得各火船得法，我等船必大受其害。此算是第一次。后来恐中国人若一练熟驶火船有准，即更有危险之事，切当小心提防之。

道光庚子六月十三日即五月十四日。新闻纸云：早上有十只火船乘着猛流向金星门来，我等湾泊许多船，皆起碇以避其害，并放下在兵船上之杉板，将火船驱至岸上，惟闻炸裂之声，不能为害。当火船冲来时，有许多中国官艇拢来，欲望有着火之船即行攻打。后见火船不能成功，遂即驶回。只跳过两桅之特威尔船上，杀死水手几名，即跳下水去。火船样子皆甚好，满载引火之物，一对一对用链链起。以上皆林制军督广东事。

道光庚子五月二十二日，即四月二十二日。有希尔拉士船主穰西，在福建南澳岛之西北遇见八只中国商船、三只大舵船，外看全似买卖船，毫无分别。渐驶渐近，船主才起疑心，分付预备，尚未停妥，那船已贴着我船右后梢，施放鸟枪。此时风静，又在打鱼洞中，我船不能离开发炮，亦只得放枪回拒，乃我之枪火放去，全不中用。因中国船用皮席遮蔽甚好，彼水手在席后地放枪火，甚稳定有准。又用火料数次烧着，皆救灭了，不致延烧船上绳索。良久风才起，我船方能转动开炮，海贼始行逃去。我船上水手五十名，被伤十五名，而船主穰西受伤甚重，下腮及眼、周身及腿，皆受重伤，心中甚可忧愁。此福建邓制军所募水勇攻剿之事，夷不知以为海贼也。

又九月十九日即八月二十四日。新闻纸曰：福建泉州来信云，布林麻兵船帮同阿厘牙达兵船在厦门与中国打仗，我之弹子穿过中

国师船，直打至岸上，共打沉师船数只。中国人遂连夜将各师船驶回港口内。次日中国又择选师船装上大炮二百零四门，其中有极重大之炮，再与我等打仗。我兵因不能上岸，遂将兵船驶开至炮弹不及之处。然中国打至兵船之弹子亦不少，其炮弹有重至十八棒者，十二两为一棒。兵船大桅之帆竿已被打折。中国又在港口及对面海岛建炮台数座，以为防守。前时派设兵船数只，封厦门港口，惟现在兵船遇了勇敌之后，大抵必去再请兵帮助矣。此亦福建邓制军时事，以后新闻纸无考。

兰顿付来新闻纸云：现在甘文好司派设甘密底[4]去查察仓库，并立定仓库之法，将去年所得之税饷并去年国中之费用、民间所拖欠之税饷，一并列明。在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按大概情形看来，所收之税饷钱粮约有四千七百六十八万五千棒，另在印度公司所收之税饷钱粮已有十五万七千棒，合共算来已有四千七百八十四万二千棒。计开本年还账之银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九千棒，此外别样大庄使费银二百四十一万棒，其余各官俸银之类约有一千七百四十五万一千棒，总共算来约费用银四千九百三十万棒。若将所收钱粮税饷之数与费用之数比较起来，即见得所入不敷所出。查前任管库官，为国中费用不足，故由库中出单揭下银一百万棒以为文学馆之费用，此项已归于杂项大庄费用之数内。再去年库中曾出单揭下银二十六万棒，以为在爱伦地方各和尚之费用，此项亦系前任管库官拖欠下来之账，俱已归于杂项费用数内。除此两项之外，尚差一十九万八千棒，此数系归在本年费用之数内，现在尚未查清，所以不能得知是亏空不是。去年所收得之钱粮税饷约有四千八百一十二万八千棒，去年费用银四千九百九十八万八千棒，除去所揭下为文学馆用之项，短少银八十六万棒。后又提出为军需费用银七万五千棒，合共算来短少费用银九

十三万五千棒。在去年共计亏空银一百四十五万七千棒。然除却在上文所载为爱伦地方各和尚费用银二十六万棒之外，亏空银一百一十九万七千棒。又除却为付寄书信费用银二十五万棒之外，亏空银九十四万七千棒。又除去为军需等项费用短少银九十三万五千棒之外，实亏空银一万二千棒，并无着落。此系去年所收税饷并费用之数也。在本年所算清之数，论及各款费用，即有赔还账目和息银三千四百八十七万七千棒。奉两好司衙门[5]之命，给出兵费银为水师用六百万棒，为军器库用五百六十五万九千棒，为武备杂项费用银一百八十八万五千棒，其中多已出了银单；只存二百七十三万六千棒，未曾出单。为各官俸银一千六百八十八万棒，总共费用银四千八百七十五万七千棒。此外尚有数款费用银，一系水师费用并各兵之工食，定必要丰，致可令兵力强勇，为此项已经提出一十万棒，后又为派设官府费去银七万五千棒。第二系加拿达[6]系在北阿米利坚洲英属地方。之费用。因本年查仓库之时候，比往年更早，所以尚未得知。前年加拿达之费用银系五十万棒，去年加拿达费用银一百万棒，本年加拿达之费用银虽未得知，然就最少之数，且算三十五万棒。第三系与中国行兵之使费，皆系印度国家先支，然后国中给回。前时与爪洼系噶啦吧地方。打仗时，尚可以预料所用之银，故能先出银单。但与中国行兵之事，未知何时方能歇止？所以不能定其数目。况印度兵丁之费用甚大，所以更不敢预先料定。现在按东印度公司付来之数，自起兵后至五月初一，即三月三十日。已经费去银五万四千棒。若再行兵六个月之久，其费用必致有一十六万二千棒，连以上所用五万四千棒，算来即有二十一万六千棒。然其中有运载船之费，若打仗得久，即不必用运载船。如此看来，大抵一十五万棒即可以足，余为打仗之费。除却自起兵后至五月初一即三月三十日。所用之银外，即可

留下一十万棒，以为再打仗六个月之费。此项兵费，乃系东印度公司先行支给，待至再查库时给回。此去年并本年查库各款之数也。再推算下年国中费用之大概数目，计还账目利息银约要三千一百八十七万七千棒，为水师并军器库各项零碎银约要一千六百八十八万棒，合共费用银四千八百七十四万七千棒。再加上水师费用银一十万棒，武备及水上派设官员费用银七万五千棒，为加拿达费用银三十五万棒，为与中国行兵事费用银一十五万棒，大概下年查库时，其费用必致有四千九百四十三万二千棒之多。此系一定必须之数，其余尚有许多未曾列出。

《澳门月报》五论各国夷情

俄罗斯系与中国素和好之国，俄罗斯近来屡欲攻击东印度，今此中国停止英国贸易之事，大抵亦系俄罗斯之阴谋，在京都内怂恿所致。然中国亦可发二万兵由缅甸人孟阿拉，驱我等出海。

我等闻俄罗斯之权柄阴谋，大有害于我等东边之印度、西边之巴社等国。俄罗斯有书馆在北京，中国情事，俄罗斯可以知悉，而我等并无人与北京来往。中国已知英吉利、印度之税饷皆由鸦片及茶叶、棉花，故俄罗斯亦欲夺我等印度之税饷，令公司所属之地不能安静，亦已足矣，又何必再用别法来相害耶？一千八百三十七八年，道光十七八年。我兵攻取印度西北，直到干拿哈，又至加布尔，已近西藏之西界，距叶尔羌、戈什哈地方不远，边疆上驻有大兵。在此几座城，与达机士顿并附近各国贸易极大，中国见我等先在印度不过贸易，后却全得了地方，又得新奇坡，又似有谋澳门、小吕宋之意，又似有犯中国之意，故中国将各埠头（门）〔闭〕塞，只准在广东贸易。又兼有俄罗斯人挑动，故用此

胆大之法。中国向来不肯待我等与大西洋、俄罗斯各国一样，我今要中国待我等与大西洋、俄罗斯各国相同。其俄罗斯争印度一篇，已录印度卷内，此不重出。

印度付来之信，闻得俄罗斯已带兵攻打机注，系自王之鞑鞑里国。数仗皆胜。又闻俄罗斯使者二三日内已离比特革[7]俄罗斯东都。往北京，不知此使者系学习中国文字十年照例替换之人，抑系讲论英国之事？纵系讲论英国之事，亦必数月方可到得。大抵俄罗〔斯〕使者未到中国以前，我与中国事已闹开矣。凡中国人之思疑俄罗斯，比思疑别国更甚，断不肯听从俄罗斯人之言语。然我等亦必提防俄罗斯人之阴谋诡计。

新奇坡新闻纸云：暹罗国王闻我等攻敌中国之事，甚非笑轻忽我等以一撮之多，而攻打天朝无数之兵丁，现在暹罗国王将所有赴中国贸易之船尽收回船厂。而在曼果[8]暹罗国都贸易之中国人与新奇坡贸易之中国人，亦皆戏笑我等，可见中国人如何恃其人民之众。又曰：国中新得作飞炮之法，可与佛兰西人斗胜。盖佛兰西人初用飞炮之时，英吉利人即十分留心学之。而佛兰西人于打仗时用兵艘少而能胜英人者，皆因其火药胜于英吉利之火药。现在嗜付厘亦说英吉利飞炮与佛兰西飞炮一样，在英国试飞炮之法乃建一只大坚固之船，无论船只相距远近，俱可施及，直飞至大船上，炮即裂开，将此船打成碎片，仅剩船底未坏，而片刻即沉海矣。用火药不过十一二棒，弹子内又包藏火药两棒半，亦少有烟，落下时亦无声，而远方闻之，如放八十棒火药之大炮。此亦国家之新鲜强勇，故国家封密不令人知，惟佛兰西有此。

米利坚驳英吉利新闻纸曰：尔屡次争论，不过结上有云，若查出船上有一两鸦片，甘愿将犯人交中国官府正法，船货入官等语。尔岂不思英国屡次示知义律，云：凡到中国贸易之人，皆应

遵守中国法律乎？我等若不夹带鸦片，中国人亦不能加以刑法。倘我等船只人民到英国，若有违犯英国法律，岂能不按英国法律治罪？何以到中国遵中国律例，即以为有辱本国之尊贵？前英国噶船、色循船均具结进口，皆系公众道理。

又曰：米利坚旗号，已被英国鸦片贸易所污。因数月前，有走私鸦片之船，扯米利坚旗号在中国海岸来往，且有英吉利人口说，必要尽心尽力以陷害米利坚人等语。幸中国官府识破其奸，米利坚人方免受害。我今请问尔英吉利船，扯米利坚、佛兰西、黄旗各国之〔旗〕号，为公正道理乎？抑为不顾私利乎？又如缴烟时，鸦片价值每箱不过洋银二百五十员，何各英国人将烟卖与义律呈缴之时又索价每箱五百员之多？欲望英国库中偿补之。我并非欲揭出英国人之短处，但果系如此，必更有许多不堪说之事，故不得不略陈之。

澳门西洋兵头覆英吉利兵头士密信曰：英吉利人不要想我留英人在此居住，我亦必守中国人所定章程，不肯违背之。只是中国与英国两边之事，我皆不理。尔但说英吉利人不在澳门居住之难，不思及西洋五千人为英人亦受重累，所有贸易皆要停止。尔若不念朋友之情，我即将近来几个月内所有之事，宣布与通天下人知道，求各国公议判断。尔所行之事，不独犯我国法律，乃亦有犯于英吉利国家之法律。

设欲停止正经贸易，不许外国通商，如日本近来二百年不与外国往来之事，此必不能。彼时日本人之机智，与欧罗巴各国相等，即国中之强勇亦与欧罗巴各国相同，况彼时欧罗巴人已得中国之利益，故视日本之贸易不甚要紧。今二百年来，西洋各国行船之法、勇敢之心及国中财帛俱已大增于前。在日本贸易之日浅，在中国贸易之日久，所以中国贸易即难停止。

育乃士跌国[9]即米利坚国名。定必无打仗之意，其信内云：无论米利坚人在中国如何吃亏，育乃士跌国家定必尽心调停平安而已。前因欧罗巴各国时常打仗，大吕宋各部落亦屡扰乱，所以米利坚凡事俱能忍耐，不肯同别国打仗。

英国人离省城后，因行为有不是之事，故中国人以此罪英国人。米利坚人系恭顺中国，得以照常贸易。前月间，我等已议定暂在港外贸易之章程，独花旗[10]不与和心，此系外国不能齐心会合之大害也。

米利坚人从前只欲作两边俱不管之人等语。观去年米利坚人缴鸦片时，只当系英吉利人之物，难道英吉利国家便不赔补米利坚人所代缴之鸦片价值乎?但米利坚人如果欲作两边不理之人，即应停留在虎门外洋，方得平安，不应具结进口。米利坚人若果能长长两边不理，即可免却我等许多忧愁之事。

英吉利、欧斯特里、俄罗斯、普鲁社四大国已经同都鲁机国立定章程，又将此章程写寄与伊揖国之巴渣官，但未曾会合佛兰西国，恐此事将来令佛兰西与英吉利两国不相睦。巴厘满衙门已命水师军添二千水手，又命即速整顿船只。佛兰西亦增添其兵丁。此事系两边错会了意，我等望其相友爱而定夺之。

【注】

〔1〕兰顿国，即英国。

〔2〕按乙未本补“贸易”二字。

〔3〕原作“郭”，按甘本改为“部”。

〔4〕甘密底，为Committee的音译，意为委员会。

〔5〕两好司衙门，即指英国上、下两院。

〔6〕加拿达，今通译加拿大(Canada)。

〔7〕比特革（Petersbeurg），今译彼得堡。

〔8〕曼果（Bang kok），今译曼谷。

〔9〕育乃士跌国（The United Sates），即美利坚合众国。

〔10〕花旗国，指美国。

海国图志卷八十三

邵阳魏源辑

夷情备采三

《华事夷言》录要此书两广总督林则徐译出，曾见于两江总督裕谦奏折。

火药外国未用时，中国已有之。罗针亦由中国海船行至西洋。磁器则近日西洋各国亦设窑仿造，而普鲁特之墨林部落尤多，终不及中国之泥细而精洁。惟种牛痘一法，系由西洋传至粤也。

中国之画，惟重写意，虚多实少，不如西洋之工细。而洋画人物，又是一片黑影，不独中国人嫌之，即西史载英国前代女王伊来西麻，于写容时，亦不许写此黑影。

外洋有歌舞而无演戏，有火燎而无灯笼。兰墩国都街市，皆以煤火通于墙筒，互相贯通，光明如昼，绝无纱灯、纸灯。前此贡使律马加尼[1]至北京，回经运河各镇市，灯光灿若繁星，归国夸述，以为大观。

又中国药材多是草木，外国药材草木仅居十之一二。西洋医不诊脉，而中国及回回医皆信脉理，有二十四样脉，诊之即知其病何（证）〔症〕。又西洋不择日，而中国钦天监凡举事必择吉日，

西洋绝无此说。

前此西洋耶密等在京作钦天监，曾带西医与各官府往来，借行克力斯顿教，是以教师必先晓医道，方能为人所说。

粤省火烛一起，将夷馆及各街道烧成白地，与道光二年兰顿国都之火烛无异。

西洋人皆短衣窄袖，惟白头回人长衣宽帽，时常剃发，与中国人无异。

中国最重文墨，多由寒微至贵，纽曼译出中国之书，言其政事最好，通阿细亚州无此善政，即欧罗巴洲之罗问克力斯顿各大国，政均不及，故称王化之国，惟武勇不如西洋。若中国而兼西洋之武勇，我等敬中国尤当不同。

前时有罗问国之耶密奉使至北京，授钦天监，著有许多书籍，道中国之风俗。现在佛兰西各国，多有藏贮，使我等得知中国之风俗，皆应感耶密也。中国音语最难学习，近有波罗士特[2]之教师，勤力学习，是以马礼逊、米尔尼、麻士文三人，俱能通中国语言文字。

佛教与回回教、克力斯顿教[3]亦有分别，中国称为佛，日本称为释迦，蒙古称为剌麻，印度称为密他，缅甸称为偶麻，西藏称为麻哈母尼，暹罗称为波纳分教，其实一也。佛生于加治麻国，在克力斯顿教一千年之前。如谓人死复生，为禽兽鳞介，互相轮回，皆各教所无。而克力斯顿教中又分出二教：曰额力教[4]，曰加特力教[5]，皆以净水教化，（现）〔视〕仙佛鬼魔及地狱皆一例观之。我思佛教之道理，未必能胜于加特力教、额力教之道理。

昔年多麻士至中国传加特力教时，中国从教者仍信奉鬼神，以加特力教中不禁人奉鬼神之像也。及耶密至中国，观前所行之教，皆非正道，始删去许多敬奉鬼神之事。

孔夫子书，系耶述用拉提纳字体译出，甚少精理。我等若信其不甚明白之书，以为中国儒教道理止于此，恐为耶述所误。

中国有回回之马伙墨顿教，各处建庙礼拜。又有由教，其人甚少，只散在乡间，单身修炼。

中国人以欧罗巴为夷，皆由不通欧罗巴之语言文字。是以于麻六甲设书院教师，以教化中国之人。中国人之聪明灵变，除英吉利外，他国皆不及。

各洋商名浩官、茂官、孷官、教官、经官、明官、海官、三官、贞官。各通事名亚担、亚东、亚江、亚兰细、亚周、亚钦。

十三间夷馆，近在河边，计有七百忽地，每忽八尺。内住英吉利、弥利坚、佛兰西、领脉[6]、绥林、荷兰、巴西[7]、即巴社白头回。欧色特厘阿、俄罗斯、普鲁社、大吕宋、布路牙等国之人。

广东走私之船，曰快艇，曰蜈蚣艇，以其多桨形似得名排列枪械，每于黑夜，由小河鱼贯而出，分赴各岸售私，专与官船相避。粤东汊港纷歧，熟习港歧，易于趋避。倘遇官船邀截，不及走避，即持械拒捕。

鸦片船皆下碇于伶仃洋，其岛高尖独峙，颇有居民，山可御东北风。若风暴将起，则驶往对面之金星门，否则被风吹出大洋外矣。

西洋种罂粟花曰波毕，其上等者在麻哈默那，次等者在麻尔洼，孟买、加尔吉达，即孟阿腊首部落。皆英吉利所辖。东印度地，每箱载两满，每满各重六十七棒，十二两为一棒。合中国秤，每箱百斤有零。其价自一千三百鲁卑至一千五百鲁卑不等。五十五先士，值一鲁卑，二鲁卑值一番银。装箱后，用格（粒）〔拉〕巴船[8]运至各国售贾。除印度外，又有回教之都鲁机，亦产鸦片，每年亦有千余箱运至中国，多是弥利坚船运之。凡装载鸦片之船，每船约载

三百箍。每千六百八十斤为一箍俟过七洲洋后，到伶仃洋，即有军器之船在彼湾泊，将鸦片移入有军器船内。至夜有内地蜈蚣艇来接，载运至省城。此等船常有二三十只，与官船抗拒。其格拉巴船在伶仃洋守候，鸦片卖完时，扬帆回去。中国始由穿鼻洋跟至老万山，空放响炮，回称夷船尽已驱逐远飏。

粤省与外国交易番银，俱是用大吕宋之达剌洋钱，故外夷各带达剌番银，以买中国之货。近则出口之银比入口更多，以鸦片年增一年，烟价多于茶价也。

广东炮台外砌有围墙，以防敌人上岸攻我炮台后路，而墙皆脆薄，只好圈其兵丁，不令外走，若以御敌即不能。夷船禁烧酒，同于中国之禁鸦片，水手好酒，同于中国之嗜烟。盖水手在船尽受炎热，夜卧风露，加以烧酒之力，一饮则必醉，醉则必发寒热，往往不治。禁令虽严，而水手以酒为命，时时盗买，多藏于水桶，船主望见，但见是水，不知皆酒也。

黄埔在水中央，周围皆洋货船，而内地尤帆樯如林。以外国贸易船比之，外国所纳税饷，不过本地百中之一，所以中国不甚希罕外夷在粤之贸易。

外夷雇中国人供役曰沙文[9]，故华夷有事，官府辄先以禁买办火食及撤退沙文为首务。嘉庆十二年夷兵头特鲁厘[10]带兵上澳，及嘉庆十九年英兵头那列士到澳门时，道光十九年律劳卑[11]到省城时，均即封港停止贸易，驱逐沙文，打破夷馆，提拿通事。必待事定，始开舱发沙文也。

中国户口之数难考，即征收地丁人数亦难信，完钱粮时只家长一人出名。中国以六人为一户，西洋以五人为一户，如广东省城众即百万。古时户口，炀帝时共有八百九万户；一千一百二十二年海壮帝时，宋徽宗宣和四年。有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户；一千二

百九十年急赖间为帝时，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有一千三百十九万六千户；一千五百零二年，明孝宗宏治十四年。有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二千户；一千六百四十四年顺治元年。清朝初，减至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户；乾隆间（会）〔合〕共一万五千万人。以孟阿拉之户口方里比较中国，中国约二万二千八百万。阿弥于乾隆四十二年住燕京，依官书计算中国户口，连无钱粮之人，共二万万人。佛达阿拉士译出部钱粮户册，亦有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一万四千余人。与前二数比较，尚不甚相远。至近年人数日增，更可想知。

中国产米，不敷日食，故准洋米进口，并免米船之税。近年米利坚、英吉利由小吕宋、葛留巴、新奇坡运至米不下二万二千八百十六万石，每石一千六百八十斤。而鸦片货物寄放伶仃洋则不仅米船也。印度之人民极多，不须外米接济，而反运米出口接济东西洋各埠。何以彼有余而中国反不足？且工作则中国更勤苦，饮食则中国更爱惜。印度凡食余之物，他人即不食之。设印度地面而以中国人居之，获利尤倍，可见中国之蕃衍稠密，更胜于印度矣。按（央）〔秧〕[12]马礼逊之数，马礼逊，官名，非人名也。父子世习汉文，其子曰秧马礼逊。秧者小也。中国幅员一百三十万方里，户口三万六千四十四万三千人，其地之辽阔，人之蕃盛，自古鲜有。

中国商欠固多，亦有外夷不清粤店之帐即开帆回国者。粤店既不能禀官追还，而外夷不法，亦不能禀官处治。

俄罗斯不准船到粤，只准陆路带茶六万六千箱，计五百万棒。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然俄罗斯亦托外国船只带货到粤贸易。

每年中国与各国贸易，并中国出口与外国贸易者，约值银八千万员，以英吉利、米利坚为最大。

自公司散后，无人管事，洋商有再着大班来粤之请。英国遂

派领事一人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至粤，管理贸易，欲在粤设立审判衙门一所，并如英国设主里十二人以助审案。七月二十四日，律劳卑并未经洋商通报，突然闯进省河，中国总督大怒，遂停贸易，禁火食，预备火攻。于是委船押同律劳卑下澳。律劳卑到澳，即气忿死。道光十六年，英国义律至澳，由广督奏称各国贸易，惟英吉利设有公司，四首商管束，曰大班、二班、三班、四班。其船定于七、八月到广，以货换货，至次年二月出口。维时各大班请牌下澳，至七月间请牌上省。自公司散后，事无专责。前督卢曾奏请敕令夷商寄信回国，再遣大班来粤管理贸易。今十六年十一月，接据夷人义律携一妻一子至澳，约束商人水手，惟不管贸易。

西洋饮中国之松萝茶、熙春茶，颇觉有损，疑中土人以害人之物，转绿茶为黑茶。何以我等饮此种茶，便觉有损？安南、日本、瓜洼即葛留巴。等，亦产茶而不多。近则印度公司所辖之阿山，在缅甸北，云南之西，西藏之南。产茶颇旺。

广东洋货税饷甚重，夷商屡禀官宪，且洋行会馆抽分，每百两抽内地卖家三分，公贮以备洋行倒塌欠款无着者，即以此代偿。近因洋行欠项太重，公项不敷，遂仍各欠各还。第公项代赔之例虽改，而抽分如故。名为抽内商，而内商必增货价，则亦仍出自外夷贸易中矣。夷船进黄埔装载七百趸者，计其官费及引水通事一切使费银将近五千圆，故非大船不能堪此重费。

康熙初，鸦片准作药材进口，每担纳税银三两，后又每包加税银二两四分五分。至乾隆年间，吸食日多，广督奏请奉旨严禁入口。嘉庆间禁益严，初枷杖，后军流。

鸦片私趸船，初在澳门，后因住澳之布路亚人索费太多，业此者遂议改他地。于道光二年设立趸船，安设军器，抛碇伶仃洋。

由葛留巴之船载至伶仃洋，过载趸船，即卸载回帆。商人在省讲定价值，即先交银，写立发票，付与快蟹船、扒龙船（付）〔赴〕[13]伶仃洋运人省城。所过地方水师官均已受贿放过，故近数年多至数倍。

嘉庆二十三年，印度鸦片进口者只有三千二百十箱，道光六七年九千九百六十九箱，道光十二三年有二万三千六百七十箱，道光十六七年即多至二万四千箱。计印度接济中国，鸦片居其大半，虽亦有销售别处者，总不若此地之多。此外都鲁机亦有千箱。能以入口，除鸦片外，亦有他税重之货，亦泊于伶仃洋，由快艇潜运货物至岸，偷漏税饷。此由道光五年，加增海口税饷，始有此弊。后因广东洋米接济，奉旨免米船进口之税，因此鸦片及重货多暗寄于未甚满载之米船入口。

有人言情愿断止鸦片一物，另开南边港口贸易可乎？我恐未必能行。盖天朝只准在粤贸易者，畏恶外夷，拒而远之，不许深入腹地也。

蒙古在西北之地，与欧罗巴相近，故饮食性情，颇近欧罗巴之人。

中国文字，天下闻名已数千年，才能选出，甲于天下。许多道理规矩，皆与欧罗巴之国略同，只是疲懦不善于战，故为外国人所轻。若以中国人之才能，而兼外国之刚强，则欧罗巴人视中国人又不同。想因承平日久，刚气已退，自知不善战，故每事只用柔治。其防守之兵，有事只闻炮声而已。水师船遇西洋并无军器之商船，尚抵挡不住，何况兵船？且军器亦多废铁造成，年久并未修理整新，火药则烟方出口，子即坠地矣。

水师之无用，亦由不善调度之故。我见广东岸上粗工力作之人，甚是勇壮，即如中国水上之人，欧罗巴人尚不能及。若以欧

罗巴人与岸上粗力人比，自更不能及。若拣此等强壮之人充当兵丁，真可谓精兵。昔有大吕宋人到广日记云：中国之人若善调度，即为第一等勇壮之兵。言诚不谬矣。

《贸易通志》

英吉利国，四面环海，以师船环守本国者百艘，其余分布各国市埠，每埠或数十艘、或十余艘不等，共计兵船五百三十艘，水师兵三万五千丁，连水手梢工共九万。佛兰西兵船三百有十艘，俄罗斯国百有二艘，弥利坚国五十四艘。其兵船大者载大炮百二十位，又次者七十位，此之谓阵舰，小者自六十位至三十位，又小者自二十位至十位，此以之出奇制胜，无事则以之护送商船，巡逻海贼，有事则以攻战。

夹板船顺风逆风，皆能驶驾，而无风则不能行。爰有智士深思天地间空中运动流转之物，惟风水火三者，今风力水力皆无可恃，惟有火力可借。火药之力能裂金石、震虚空，愈闷之则力愈大，岂不可以火轮代风轮、水轮乎？于是以火蒸水，包之以长铁管，插柄上下，张缩其机，借炎热郁蒸之气，递相鼓激，施之以轮，不使自转。既验此理，遂造火轮舟。舟中置釜，以火沸水，蒸入长铁管，系轮速转，一点钟时可行三十余里。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不论风之顺逆，风之有无，潮之长落，溜之上下，借阴阳之鞴鞴，施造化之鹿卢，巧矣极矣。弥利坚与欧罗巴隔海数月程，五印度与欧罗巴绕地数万里，而火轮遄驶，不过四五旬。大则军旅，小则贸易，往返传命，有如咫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且火机所施不独舟也，又有火轮车，车旁插铁管煮水，压蒸动轮，其后竖缚数十车，皆被

火车拉动，每一时走四十余里，无马无驴，如翼自飞。欲施此车，先平其险路，铺以铁辙，无坑坎，无纡曲，然后轮行无滞。道光十年，英吉利国都两大城间，造辙路九十余里，费银四百万员，其费甚巨，故非京都繁盛之地不能用。近日西洋各国都多效之。此外又有火轮机，凡布帛不假人力而自成织，巧夺天工矣。然地有纡曲高下，不可行火轮者，惟在填平道路，将碎石墁地，使其平坦；两旁轨辙，以铁为槽，行时溜转如飞，则一马之力牵六马之重。

西洋贸易，不但航海，即其在本国水陆运载，亦力求易简轻便之术：一曰运渠，一曰铁路。运渠者，如中国之运粮河。荷兰濒海多沙，船易浅搁，沿岸而行，程途纡远，国人议开运渠，自国都至海，长百五十余里，阔五丈四尺，深二丈，火舰往来无碍，直抵都城，避险就安，费银五百万员。各商舟行此渠者，纳饷补费，以备岁修。又其国内支河，四通八达，画舫安坐，昼夜遄行。沿岸村庄，绿杨穿映，有同江浙。其沟大抵阔六丈，深六尺，砖铺两岸，以马牵舟，虽不如火轮之速，而安稳如衽席也。佛兰西国亦开大渠，通湖入海，长二百二十里，费六百五十万员。英吉利水渠亦多，然近屿不长，所至通海，掘不甚费。弥利坚国，其始地广人稀，近日各国辐辏，四方流寓，垦辟日广，物产殷阜，乃大开六渠以通货。第一渠长千余里，掘费二千二百万员，阔六丈，深六尺，每年纳饷二百余万员。第二渠长千有八十里，掘费九百万员，每年纳饷百余万员。第三渠长百八十里，掘费百十九万员，岁纳饷十万员。其余以渐短小。通计每年国帑关税，人多出少，共计三千余万员，皆连河通市之益。至于无水可通，山险泥滞，运货维艰之处，则亦为石衢铁辙，以利车轮。虽不及火轮之速，然遇纡回高下之地，火轮无所施，则此又通其穷矣。故西洋贸易，但

求一劳永逸，不为惜费苟安，而行渠行路之人，皆令纳课以备岁修，则又一举而上下两利。至海口停泊之所，若无天生形势拱抱，则风潮澎湃，舟易触礁。西洋各国于此险港，则外筑石塘以护其外，而海船环泊其内，又筑炮台以御贼，则皆中国所无，亦中国所当法。

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其国所立规制以利上下者，一曰银票，二曰银馆，三曰挽银票，四曰担保会。前二者，国王与商民分立之；后二者，则商民自设之。银票如中国之楮币，国王出之，以时收纳，循环不失信，故外便商而兼利国。银馆者，如中国之银店，收银代为生息，但彼则国王自设之，或寄存银或支借，或出票。荷兰国银馆，始于万历三十七年，章程公正，各国取信。佛兰而国银馆，嘉庆间因军饷支用过当，所收银二千万员，一时倒败。其后更立章程，再开银馆，能收银九百万员而止。银馆最大者推英吉利国都，始于康熙三十二年，初止收七百万员，后至乾隆五十年，增本至万万五千万员，内借支国王四千余万员，公信无欺，故各国商旅皆愿存银其中，恃以无恐，赋税之出纳，皆存于银馆。弥利坚亦开银馆，道光十二年本银七千九百万员。嗣后十七年，其私馆败，银有出无人。近日复兴，人复取信矣。其他西国各有之，而此三国为最，不独国都有之，其各城通市，私馆亦多。故银馆者，民之库，国之币，商贾之源。商民茕独，有所寄贿，则免其经营。贫商得以借贷，则资其转运。挽银票者，如中国之会票。凡西洋本国之商，欲赴广东贸易，挟重资（沙）〔涉〕险远，甚为艰难。但寄票与驻粤之商，会银交易。又如英商欲向花旗商买货而无现银，则亦出票会银于售货之某地，而彼商欲买英货者，即于某地收兑其银焉。此三者，中国皆有此例，惟担保会则中国无之。其会有三：一曰船担保。舟

航大洋，难保沉覆。假如船价二万员，载货五万员出海，每月纳会中银每百两纳二、三钱。设使船三月到岸，平安无失，所纳银存为会中公费；如或船货有失，视其损失之分数，如仅桅折货湿，会中按数偿补；如或全船沉溺；则会中即偿其半。但必实报实验，众力恤灾，从无推（却）〔卸〕。英吉利国都二十一会，其本银或八万，或五六万，或三四万员不等，同休戚，共利害，岁终会计，有利均分，有害分受，要之利多害少。二曰宅担保。城市稠密，回禄堪虞。假如本屋价银二千，每年纳会中银二十员，不幸被灾，则会中亦代偿其半。三曰命担保。假如老妻弱子，身后恐无生计，每年于会中入五十员，死后如后嗣成立，无需赒恤则已；如贫不能自存，则会中赡其家，每年一千员。此四者，皆西国恤商之政。而尤要者，则曰以兵船保护商船之法。如商船在海遇仇国及海贼来攻，则国之师船迅驶而来，或护其前，或殿其后。待商船各驶去收港，而师船列阵交战以退敌。凡交战之际，商船皆不得出港，倘擅动蹈危，则担保会中不偿其所失。凡各埠贸易之银，皆由师船递寄，故师船寄课，为万全无失之策。

滑达尔各国律例米利坚医生伯驾译出

尝思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其外国不得告诉委曲而违此禁，亦不得以仁情推辞。若他告诉委曲，是不过欲利而已，该国必不以他得利而违自己之禁。试思凡国有禁，皆有所谓而然也。

第三十七章

一禁立之后，如有犯禁船货物夹带出口，或夹带入口，或带货漏饷，则变价充公。

第二百九十二条

打仗者，是我们出于不得已，强逼而应有此事也。盖打仗者，有公私之分，或两国交战，或二主相争，所事皆出于公，而兵权亦出于公，此是也。私自两人相敌，此是性理之常，此之谓也。

予详审有应战，有不战者。若情有可原，固无论人人皆欲战，岂不欲自保其身，自护其地，而于当战之日而竟不战者乎？然战合于人心，事自合乎天理。如匪盗打劫村场，谁不与之抗拒？是理所必然，势当如是，是故应战。应不战者，皆以合义为贵，非可苟焉而已也。今我说此，应想一想于自己。但如英吉利国王，不与大臣同行事，虽用钱银，不逼迫百姓守兵械。他们为打仗，据实是必议大臣同行，与索军粮。

一当者　如父母打不孝顺之子女，此是应当也。但别人因我子女不孝之事，他将我子女打，所论之理，亦不应当打我之儿子也。

二职　如琉球人往别国，忽遇大风，打烂船只，失水往中华去，此琉球人并无钱财，亦不能糊口，不能回国，则要禀明此县，或日后方可回国，此是人情之职。

三或　如外国带鸦片往省，流毒射利，该本国不准他进口，亦不能告诉一说之事，此是理也。

四守法　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如违犯，必有罚以该国例也。

五公法者　但有人买卖违禁之货物，货与人正法照办。

六或　或各花旗人各司其事，花旗之事，别国之人，往花旗去，立不能做此处兵丁也。

七不论　不论别国人在此该国。

八或　如若英吉利国女王欲与佛冷西国打仗，但大臣思想无道理，此大臣不愿发一将，不发一银，何得战也？

法律本性正理所载第三十九条袁德辉译

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贸易之人，有违禁货物，格于例禁不能进口，心怀怨恨，何异人类背却本分，最为可笑。若不分别违禁不违禁，以及将本求利，均不准进口，可以含怨。即如甲国货物而至乙国，并不见有违碍，而乙国禁之，此谓之不是好意，亦可含怨。已无遗碍，而又无实在明白说出其所以不准之理，立此等例禁，令人难以推测，算是与人隔别，断绝往来也。所立例禁，即如走私出口入口，有违禁货物，并例准货物，偷漏不上税饷情事。有违犯者，将船并货入官充公。

一百七十二条

中国、日本国无有照会某处之船准进，某处之船不准进，皆禁止外国人，不许进口。在欧罗巴洲中各国，除与有仇敌之数国，此外人人皆可游行，国国可以进口。一经准其进口，就当遵顺其律例。我思律例之设，原为保存身家性命起见，非关遵其例，即子其民之理。国家立法，应须如此。而外国人，一入其地，即该凛然遵顺。国家抚有天下，治理亿兆，而律例亦不止此。自法制一定，普天之下莫不遵守。故外国有犯者，即各按各犯事国中律例治罪。其治罪之意，不过令人保全身家性命也。

二百九十二条

兵者，是用武以伸吾之道理，有公斗、私斗。公斗系两国所

兴之兵，私斗乃二家所怀之忿。以妥当道理而论，凡保护自身及保全自己道理，自然可以有用武之道理。此等道理常在人心中，亦人人所共知。有些迂儒，用经典上义理，如己身已被人杀害，犹曰只好任他杀去而已，总不任杀人之名。此等错意见，终怕行不开。原其故，无非为避害保身，此亦人之常情。然兵亦不是乱用，若知夫天性所赋之理，不得已而用兵，总合夫道理，以仁义之律法而节制之。国中权柄，是决断争辩，镇压伤害，禁止我们。私自所欲伸之义理，欲与外国人争论，先投告对头之王，或有大权之官。设或都不伸理，可奔回本国，禀求本国王保护。核其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若概而准之，与外国人理论相对，则国中无一人不连累其中。人人亦可扰乱，何以保全两国和气，此系大危险之事。先要审定虚实，有何怨的道理？或是应该兴兵，或是应该不兴兵，或是须要用兵，国中方才太平，悉听国王裁夺。无此法度，何能一国太平？

如此，惟国王有兴兵的权。但各国例制不同，英吉利王有兴兵讲和的权，绥领王无有此权。

英吉利王无有巴厘满衙门会议，亦不能动用钱粮，不能兴兵，要巴厘满同心协议始可。

【注】

〔1〕律马加尼（Lord Macarney），今通译马戛尔尼。

〔2〕波罗士特（Protest），即基督教新教。

〔3〕克力斯顿教（Christon），即基督教。

〔4〕额力教，即希腊东正教。

〔5〕加特力教（Catholic），基督教一支，即天主教。

〔6〕领脉，即丹麦（Denmark）。

〔7〕巴西，即波斯（Persia），今伊朗。

〔8〕格拉巴船，即鸦片飞剪船（Clapper）。

〔9〕沙文（Servant），意为“仆人”、“佣工”。

〔10〕特鲁厘（William O'Brien Drury），英国海军少将。

〔11〕律劳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英王派往中国的驻广州商务监督。

〔12〕原作“央”，据甘本改为“秧”。

〔13〕原作“付”，据乙未本改为“赴”。

海国图志卷八十四

邵阳魏源辑

请造战船疏方熊飞安庆府监生

英夷犯顺，荼毒生灵，所以猖獗日盛者，以我军徒守于岸，无战船与之水战耳。海口城市居民稠密，绵亘数里，防守弁兵，丛集海岸；夷炮轰击，不必审准，发无不中，房屋倾颓，兵民伤毙；无胆者相率而逃，有勇者不免于死。于是议者动谓逆夷船坚礮利，其锋莫当；不知逆夷之炮固利，我军之炮何尝不利？但夷船在水，进退左右，四面皆能自如；我军只有退后一路，其余三面，皆受其制。盖在岸者其势聚，聚则易于中；在水者其势散，散则难于中，此胜负所由分也。夫边疆有警，则战场在陆；沿海有警，则战场在水。我军若有战船，散布水面，夷船不过三、四十只，其来必乘风涛之便，不能一时俱到。乘其大帮未至，才到数船，即放炮轰之；随来随剿，既可省力。即使大帮全至，我军但能预先提向上风，压面击之，则火弹、火箭、火罐，固可因风施为；即风色或转逆风，不利攻击，则游（弈）〔奕〕[1]趋避。沿海港汊，皆我内地，可以寄碇；而夷船不能也。战船定系两旁有木架，高下两层，遇贼即用绵絮渔网浸海水挂之；贼炮虽猛，以柔制刚，以水克火，不能为害。夷船高大如山，体势笨重，非风不行。海上

亦有数日无风者，昏夜暗令善水者数人，乘无风时，伏其舵后，用斧锯断其系舵巨缆，舵必上仰而不得力，一遇风作，其船自覆；即不覆亦不能动。此时若用渔船，连环堆载火薪油硝，夜往焚之。渔船低小，夷炮不能下及。夷船底面虽有铜片包裹，而船上之篷席绳索一烧，船亦坐困。此时再以战船逼之，殆如釜中之鱼，将焉逃哉？而且将士在船，四围皆水，不比在岸之一人先逃，众即相率而溃也。既绝逃生之念，自萌敢死之心，此时勇气百倍，何患攻之不力，战之无功？愚昧之见，各海口用战船数十只，雇渔人之素习风涛，惯驶船舵者，以充水勇；在船训练，每船以百人为断，以武弁数人领之，巡防海洋，自是有备无患之胜算。何也？各处沿海城市，如前此所失之镇海、宁波诸处，以及后之失守等处，皆海港以内之地，非即海滨。其距海滨或百余里，如天津之距海滨百二十余里是也；至近亦有数十里，皆非海船之夷炮所能及。惟逆夷知无战船以袭其后，故敢直入内港，攻陷城池，抢夺无忌。若有战船散寄外洋，彼必不敢直入港内，而惧战船之截击港口、断其归路矣。则港内地方，何至有失守之虞。不但此也，凡有汉奸与逆夷通水米、贩烟土者，即以战船阻截，放炮击之；逆夷之粮食无从而给，烟土无从而卖，财物无从而掠，水战无从而胜，计穷势蹙，坐而待毙矣。此一劳永逸之道，而议者概不及此。盖因承平日久，额设之战船，例价甚轻，监造者不肯赔累，板薄钉稀，一遇风涛颠播，必至破坏不堪适用。若得新造战船，每船必需万金，方能坚实；修造计百万金，恐耗经费，故隐忍不言。不思逆夷之患，何时能休，军饷之需，伊于胡底。以防守无益之费，作造船练兵之资，当时之所费，相当后日之所省甚大。如曰：造船必待时日之久，缓不及急，则一面修造战船，一面雇大商船以应之，且雇大渔船以助之；但能善乘风潮，亦可出奇制胜。至战船

成，则无虑矣！请以地势之所宜，酌为船数之多寡，而详定之。奉天、天津，粤之虎门，闽之厦门，皆最大海口也，各宜二十只。浙之定海，宜十五只，其乍浦宜十只，以为策应。江苏之崇明宜十五只，其上海宜十只，以为策应。福建之福州，山东之登州二处，海口最狭，防守犹易，各宜十只。凡十处共船百五十只，无事各巡海口，一有警报，福州厦门相近可以互援，江苏浙江可以互调赴援，山东、天津、奉天，亦可以互调赴援。外洋乘风乘潮，行船瞬息千里，应敌者相与暂阻于前，赴敌者不难随蹴于后。我军前后夹攻，逆夷腹背受敌，将见守无不坚，战无不胜，是在水之百五十战船，远强于在岸之数十万雄兵，尚何逆夷之足云。况战船一造，即操必胜之权，有明征矣。前此，李提督之以三十只船，破粤东艇贼三百余船，又破台湾巨盗蔡牵八百余船。及姚总督之破郑芝龙，皆以船灭贼，以少胜多。又况逆夷闻修战船，谅必心惊胆丧，不俯首求款，即望风而溃，不战而自遁矣。岂非策之最上者哉。战船之修，宜及此时，亡羊补牢，三年蓄艾，未为迟也。逆夷扫荡平，即以此船巡洋缉盗，武备张而不弛，遐方畏而胥怀，长治久安，在此一举。

覆奏仿造夷式兵船疏两广总督祁埙

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奕山等奏制造战船一折。据称(快)〔快〕[2]蟹拖风、捞缯、八桨等船，仅可用于江河港汊，新造之船，亦止备内河缉捕，难以御敌。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极其坚实，驾驶演放，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并仿照米利坚国兵船制造船样一只。现拟酌照英夷中等兵船式样制造，并将年分例修师船，暂停节费，为改造大船之用各等语。朕思防海

事宜，总以造船制炮为要，各省修造战船，竟同具文，以致临时不能适用，深堪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致拘守旧式、有名无实。据奏停造例修师船，改造战船，所办甚合朕意；均着照议办理。惟海船大炮系属悬放，火药发时势必向后坐掣，如何得有准头。现该督等奏，业已娴熟得力，着将如何施放之处，再行详晰具奏。所进图说各五件，着再缮就三分，咨交江苏、福建、浙江督抚。本日已有旨谕令各就该省洋面情形详加复勘，何者合用，奏请制造。并将原件发给讷尔经额，转交托浑布阅看；如果合用，将来均需粤省制造，分运各省。据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坚实得力；以后制造船只，即着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官为给发，并不必限以时日，俾得从容监制，务尽所长等因，钦此。臣等遵即传到该员潘仕成，恭宣谕旨。该员感激天恩，情词踊跃，自愿垫发银两，交木商购备船料，由该员监工制造，尽心竭力，务使一船得一船之用。旋据禀称即行先发银十万两，交木商出海，约可购船料十余分等情。臣等查此项经费银两，仍须由官给还。前经靖逆将军奕山，会同臣等奏明，拟将粤东现届拆造年分，例修师船，暂停制造。惟每年节省，为数无多，随后再行筹款奏办等因，在案。兹督同各司道等覆行详查，所有届限应行大修小修各项师船，原因虽有损坏尚堪修理，若一概不修，是以有用之船，全归废弃。而各海口额定船只，短少太多，难资巡缉。是已届小修大修船只，似仍应照例修理，其届限应行拆造船只，系全照价制造，即可全行停止。合计各厂每年应行拆造师船，多者十余只，少者八九只，间有三、四只者。其师船有米艇及捞缯等项之殊，米艇又有大、中、小之别，每只例价自一千六百余两，至四千三百余两不等。就十年以来，比较经费，若每岁节省，约计三万两上下不等。此外别有遭风损坏师船，

事出不虞，不在寻常岁修之例，每年难以核定；亦拟将应修者仍行估修，应改造者亦即一律停止，以归节省。惟每岁节省银两无多，不敷改造大船之用。查本省外省士民援照豫工新例，在广东藩库报捐。前于具奏办理夷务，用过银两数目折内声明，有已上兑银十七万两，统应归入军需项内备支；嗣后陆续报捐，截至九月底止，计共捐银四十五万余两。现在军务既定，可无意外之需。广西留防兵丁一千五百余名，已全数撤令归伍；水陆各勇，亦经分别裁撤，止存六千余名，每月不过用银五、六万两。此后壮勇尚可再行裁汰，更可节省。所有造船之费，即可在报捐银两内动用。其一切制造事宜，统由潘仕成一手经理，毋许官吏涉手。仍钦遵前奉谕旨咨商两湖、四川督臣，将可造大船坚实木料，俟体察实在可用，即分别咨取，一并发交潘仕成监制。俟造就三十只后，是否足用，再行酌量办理。并另造小号战船三、四十只，跟随大船作为羽翼，常（用）〔川〕[3]驾驶操练。将来旧式师船，每年停造之数渐多，即将此项新船，补拨各海口。平时可资巡缉，有事调备不虞，似于海防有裨。至前奉谕旨，饬令粤海关监督臣传谕洋商设法购买夷船。已据洋商伍秉鉴、潘正炜禀称，捐买米利坚、吕宋夷船各一只。臣等查验木料坚实，尚堪应用；惟船只尚小，且亦略旧。现仍督饬洋商随时察访购办，谨将船只图说各五件，遵旨照缮，移咨江苏、福建、浙江各省备查。再船内放炮取准一节，查夷船桅上造有桅盘，用中等木棒镶做，形似半筐，其上可容十余人。桅上所用大炮，系用绳悬拽起，安置桅盘之上。现在潘仕成所造之船，船身系照夷船制造，其桅篷则仍是内地式样，船上止有桅杆，并无桅盘，不能悬放大炮。现在所造船内，用炮架安置演放轰击。其炮架图说，先已进呈。俟下次采到木料，即全仿夷船桅盘之式，一律制造。前又有造就夷船小样一具，业经奕山携

带回京，豫备进呈。

造炮工价难符例价疏靖逆将军奕山等

查军营器械必须整齐，枪炮必须坚利，方足以壮军威。办理防堵善后，炮械尤须制造精良。粤东旧存军械，及各兵丁随带军装，本不敷用，且损烂遗失，均应随时添补。惟时值急需，工价物料，倍昂于平日；若照例价核发，断难备办。且此次新铸三千斤以上各大炮，炮身愈重，则膛口愈宽，炮子则须加大加重，适与膛口配合，方能轰击有准；又恐炮子过重，不能及远。查夷人所用大炮子，多有通心，亦有空心者。今仿照制造，庶几模大质轻，可期攻坚致远。又将空心炮子分作两开，炼成熟铁，中系铁练，约长尺许；用时将铁练收人空心，仍旧扣合，无异寻常炮子，一经轰击出口，则两半飞舞，形如蝴蝶；击中夷船桅索，即行钩挂焚烧，名为蝴蝶炮子。再旧式炮子合缝处，总有线痕一道，横梗中央，轰击时不无窒碍。现在饬匠铸造，务须磨光无线。此等名目做法，例所不载，其工料价值，亦非寻常所铸炮子可比，应请俟各样炮子铸成后，核明铜铁斤重数目，汇同军装器械各项，援照浙江奏案，于例价外酌加四成；俾工料可期坚固，而制办不致棘手，事竣一律造销。再英夷猖獗，全恃火器猛烈。我军亦须多添枪炮。广东自兴军以来，至今已陆续铸造铜、铁大小炮千余位，自数百斤至八千斤及万余斤不等。并有各国夷人护货来粤，带有大炮鸟枪，其枪炮铸造精良，别有自来火鸟枪，推动机关，即能燃放，无需火绳，较为灵便。当饬洋商及绅士军民，广为购买；而价值亦较昂贵，应请按照购买制造实价，确切造具细册核销。至铅丸火绳，军营需用甚多。查乾隆五十七年，工部奏明各省备办

铅丸，不准另开耗铅火工，其火绳一项，常年操演所用，令兵丁自备，以归节省。倘遇另案军需动用，该督抚预行奏明，均照京城制造药铅火绳工料办理。奉旨依议，钦遵在案。今英夷滋事，各兵勇操练巡防，需用药铅火绳等项，为数不少；制造铅丸，不无火耗，未便责令自备，应请照奏定章程，均照京城制造工料办理。但广东产麻较少，火绳向用榕树皮成，造用之已久，毋庸更张，应仍按麻火各绳，分别例价核销。又查从前旧式炮架，笨滞艰涩，施转不能如意；且系寻常杂木，木性松脆，一经炮发震动，榫缝开裂，既难取准，又不能再行施放。况从前所用炮位，数百斤及一千斤上下者居多，此次添铸二、三千斤至一万斤以上大炮，断非旧式炮架所能运动；即五、六百斤各炮架，亦须坚实利用。现系拣选至坚至重之梳木及油椎等木装作两层。上层四小铁轮，中贯铁心，如磨盘式，以便旋转。下加两大木轮，四全铁轮，以凭扯运。中间着力处所，加用铁条，外包铁皮，其木轮钉以铁瓦。所用工料价值，较之从前制造，相去悬殊，而运用较灵。查大炮之轰击有准，全在炮架得力，未便因工料昂贵，即为迁就。除一万余斤之大炮架，尚须筹议制办外，其已经制造之大小炮，计架一千五百余座。内有照旧用式样，另换工料者，有平底两层四轮，中用磨盘心者；有照夷式四轮，两旁加用滑车，以便牵拉进退者；又有照夷船内所用炮架分为两层者，费用计复不赀。谨将各炮架式样，绘缮图说四分，并另缮炮架价值银数清单，先行恭呈御览。

水勇小舟攻击情形疏将军奕山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奉上谕，给事中朱成烈奏拒炮之法：以牛革两片联而为一，使尖其脊，如蛤之开，负于背后，高

出于首；贼如开炮，则群伏于地，牛革上窄下宽，炮子必皆滚落，此陆战之法。若与水战，则以木驴置于小舟之上；亦以牛革为之，如船篷式，而尖其脊。炮子到脊，滑不能住，皆从两旁滚入水中。且小舟高不过一尺，木驴高不过三尺，大炮自六七尺以上，飞过不能击及，可操必胜之权等语。现在逆焰凶恶，全恃炮火，我兵于避炮之法，不可不博采众论，加意讲求。着该将军参赞，及沿海各将军督抚，体察情形，该给事中所陈御炮之法，是否可行，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臣等当即如法，用牛革双层，上窄下宽，制就蛤形，旁设二环在内，左右分执，以便开合起伏。于常操时，用抬炮遥试，锣鸣即伏，可躲避。惟两手持牌，不能执持枪械；又不能遮身后之人；夷人炸炮落地，始行轰裂四击，毒火满地，即使牌可护身，不能前进；夷人闯至，徒手亦不能杀贼。至木驴载以小船，加牛皮三层，臣等亲放至海面，使快蟹船以子母炮演放，二百步外，两层俱透，五百斤炮中之，连船俱覆。春间在燕塘制造护船挡牌，以大木为架，用藤笆二层，棉胎二层，牛皮三层；用一千斤大炮，在三百步外试之，中皆洞彻。详细体察情形，以此御夷皆不得力。惟粤省现制长牌，下缀双轮，以藤为托，以棉絮厚铺其上，幔以牛皮，覆以湿被；牌上留孔，以红糖盐水灌透，永不干燥；以二人执之在前，行则护炮，止则为营。植牌时，牌尖向后斜立，火箭抬炮，俱可自上溜过，陆战尚属可用。

该给事中又称，水战则以牛皮木驴置于小舟之上，而尖其脊，炮子到脊，滑不能住等语。该给事中意在以小胜大，以卑避高，诚不易之论。粤中水勇亦用此法，惟船上不用木驴，系用八人，以桨荡扒龙小艇，旋转如飞，驶进贼船，即覆舟下水，以首戴之而行，一近贼船，即反船超上，抛掷火弹火炮，得势则钩船而上，不

得势，仍覆舟荷之而行。大炮下击，子必落水，且人在水中，万不能中。但此等人非真习水性者，不能驱使；陆续广为招徕，现在仅得二百余人。随火船出没，或可乘间制胜。

制造出洋战船疏靖逆将军奕山等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前据奕山奏广东曾捐造大号兵船一只，颇能驾驶出洋。可见木料人工，随地皆有；急公好义，正不乏人。嗣后如有捐赀制造战船炮位者，该督抚查明保奏，朕必照海疆捐输人员，从优鼓励。钦此。又七月十五日，奉上谕。沿海向备战船，原以为巡哨御侮之需。近来各省多半废弛，不能适用。是以海氛不静，御寇无资。广东为沿海首要之区，必应先行整顿。前经降旨谕令该省，制造大号战船，自必早为筹画，妥密办理。惟此项船只，无论大小，总以坚固适用为主；并能于中间安放炮位。若仅依向来水师战船修造，仍属有名无实。着该将军等极力讲求，雇觅工匠，迅将各样大小战船，赶紧制造。其式样如何，着先行绘图贴说，驰奏呈览。如木料不能坚实，制造不能如法，将来经朕派员查出，惟奕山等是问。倘一时不克凑集，如有可购买之处，着即先行设法购买。钦此。又七月十六日，奉上谕。前因海疆防御，首重战船，降旨饬令粤省酌筹制造，并将方熊飞原呈，钞给阅看。兹复据金应麟奏请饬多备船只，其造舟之法，如子母舟，联环舟及楼船走舸，斗舰海鹘，游艇蒙冲，并三层船、两头船、闷头钉船、皮船等项，式样不一。着奕山等悉心体访，查明该少卿折内所奏各船，究以何项船只，最为得力；即购备坚实木料，赶紧制造。并将拟造船式绘图贴说具奏。其该省洋商内，如有深悉造船之法，及力能设法购买夷船者，并着文丰留心访察，加以激劝。

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知奕山、祁埙等知之。钦此。

臣等伏查该少卿金应麟，具奏各项船只，俱系征诸载籍，所论不为无稽。惟是造舟之法，贵因时以通变，尤贵因地以制宜。往往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宜（千）〔于〕[4]江而不宜于海者。该少卿奏称川、广之船，足以制江；闽、粤之船，可以防海，原非专指粤东一省而言。而臣等体察粤东现在情形，自应专于请求防海御敌之船，以期得力。若如该少卿所称子母舟一项，遇敌即钩其舟，母船纵火，与彼俱焚，伏兵开子船归。联环舟一项，分为两舟，中连以环，遇敌纵火，前环既解，后舟即回。二者但可为焚烧敌船之用。又如走舸，轻若飞鸥；游艇则回军转阵，蒙冲则开掣掉空，矢石难破。四者但可为掩袭敌舟之用。至于楼船，则建楼三重，可驰车马。斗舰则百二十步以木为城，但质体笨重，昔人已虑其陡起暴风，人力难制。又如三层船，首尾造暗舱，以通上下；中层铺刀板钉板，以设机关。两头船两头制柁，遇东风则西驰，遇南风则北驰。以及闷头钉船，状如板片，人在舱底，每多掩蔽，水拍船上，亦不沉没。皮船用生牛马皮、竹木缘之，状如箱形，以竿系木，相辅而行。以上各项船只，式样不一。现在粤东省河内，如快蟹、拖风，及捞绘、八浆等船，似亦大同小异。然悉心体察，仅可用之于江河港汊，若施之于茫茫大海，则亦未见其尽善也。匪特此也，即如粤东自上年造船以来，绅士许祥光等，捐造船二只，左右设桨六十四枝轻捷便利。若驶往大洋，又苦于不能荡桨。批验所大使长庆，承造船一只，仿照昔人两头船之法，两头制舵，中设两轮以激水，左右设桨三十六枝。以上三船，仅可备内河缉捕之用。广州府知府易长华，承造船一只，较之例造大号米艇，工价加倍，虽可驾驶出洋，但木料板片，未能一律坚致，亦难御敌。惟查上年绅士潘仕成捐造船一只仿照夷船

作法木料板片极其坚实船底全用铜片包裹，以防虫（蛀）〔蛀〕。现已调拨水师营弁兵驾驶，逐日演放大炮。臣等亲往白鹅潭，督令操练，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现在潘仕成，续又造成新船一只，照旧船加长，工料亦仍旧坚固。尚有未造成二只，与此船同式，督工赶办，约九月内亦可造竣。本年夏间，有米利坚国兵船二只，护送夷货，驶至黄埔。该夷船人告知通事等云，伊外国兵船结实长大，如天朝官员想上船看视，仅管来看等语。维时南韶连总兵马殿甲署督粮道西拉本，赴东路一带稽查壮勇，与提督吴建勋等登其兵船。该兵头呈献小三板船一只，伊国地理图一册，随优加赏赉，以示怀柔。当即逐细察看，该兵船分上下两层，安设大炮四十余位，均有滑车，演放推挽，极为纯熟。其尤灵便处：中间大桅及头尾桅均三截，（蓬）〔篷〕亦如之，设值风暴，即将上截桅篷落下。较之我船桅系整枝，尤觉适用。譬如北风，若行船自南而北，即系顶风，谓之折戗；我船迟笨，戗驶行似梭织；夷船转篷灵便，戗驶略偏风而行。我船向用木碇棕绳，若遇急流巨浸，下碇不能抓地。该夷船碇纯用铁造，尤为得力。随觅巧匠照该船形势，制造船样一只，臣等公同阅看，悉心筹画。逆夷恃其船坚炮利，因我师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所以肆行无忌。监生方熊飞所称额设战船，例价甚轻，监造者不肯赔累，以致板薄钉稀，难御风浪，系属实在情形。而该少卿所称造舟之法，宽以岁月，持以实心，无惜重费，无拘文法数语，尤属中肯。此时如讲求最为得力之船，必须仿照夷船式样，庶堪与该夷对敌。惟最大夷船，炮位三层，可安大炮七十余位；船身长十七八丈，亦觉制造维艰。兹拟就其中等兵船式样，如法制造。并将官绅等造成各项船只，分别绘图（贴）贴说，恭呈御览。至采办木料，上年委员赴钦州一带购买，据禀洋面不靖，安南木商，不肯出海，无

从购办。查坚实木料，出产于外洋者居多，现在设法招商采办。并传谕粤海关监督文丰，晓谕洋商，购买夷船。兹据该监督呈称，转据洋商禀称，现在黄埔夷船，俱系载货来粤，仍须原船载货回国，未肯出售。俟探听进埔之船，如有坚固愿售者，再行设法购买等语。至现在潘仕成造成战船一只，核实估价，计银一万九千两。该监督情愿捐廉，陆续发给，无须动用帑项各等情。理合一并奏闻。再查制造战船，既取其工坚料实，断不能吝惜重价。必须先造大号战船三十只，再造小号船三四十只，既可为大船羽翼，又可资洋面缉捕，所费实属不赀。臣等公商，拟将粤东现届拆造年分例修师船，暂停制造，以冀节省经费，为改造大船之用。每年节省，为数无多，容随后筹出款〔款〕项，再为奏明办理。

又道光二十二年五月靖逆将军奕山，奏查逆夷巡船有大中小三等，专为接仗而设。大巡船载炮七十余门，中巡船载炮四十余门，小巡船载炮二十余门。其装兵船，则仅有炮十门、八门，及四门、二门不等。系为夷兵居住，及装载火食之用。

水师提督吴建勋，拟仿照夷船制造战船式，计长十三丈，宽二丈九尺，深丈八尺，木料坚实。间或购自外洋，船底骨长十丈七尺，底板内板计两层，底板厚四寸，内板厚三寸五分。头桅、二桅，俱长六丈，三桅长五丈七尺。每桅分为三截，视风之大小，随时续之使长，卸之使短，大可驶风行走。风篷用布，亦分四层张挂，如遇顶风折戗，收驶便捷。船底板之内，内板之外，共安横柴一百五十四道，曲手一百五十四对，艕柱一百零八条。舵条长三丈七尺五寸，径一尺。铁锛大小四门，抛泊时随宜用之，共重五千六百斤，系铁练大小三条，共重一万九千斤。船底骨并头尾鳌舵，俱用铜片包裹，共铜片重一万三千余斤。另用生铜钉一千

四百余斤，铜柱钩环，不在此内。铁钉自一尺三寸长，至五寸二分不等，共计重一万六千余斤。此外铁板、铁箍及钩环之类，约计用铁一万余斤。船底骨用洋杪木，桅用杂木，底板、内板俱用梨木，舵柱、舵牙、缴关心俱用桄木，舦柱、缴关盘、炮架，俱用吕宋格木，头鳌、横柴、曲手，俱用樟木，舱面用红罗木，其余多用柚松或杉木。船头安炮一位，船尾左右安炮二位，上层左右，共安炮二十二位，下层左右，共安炮二十四位，各重二三千斤不等。船内设水柜四个，米舱二个，器械舱二个，火药舱一个，炼舱二个。另有官舱，为弁兵栖止处所，此船约可容三百余人，所用工料银两，将来造成，方能核计。另有图一张进呈。

广州府知府易长华，承造师船，长一十三丈，宽二丈六尺，深一丈零五寸，较大米艇加长三丈五尺，加宽五尺四寸，加深一尺二寸，船底及舦板，俱厚三寸，较米艇加厚一寸。大桅长八丈七尺，头桅长七丈五尺，三桅长三丈二尺，船头并两旁及船尾，共开炮门二十五个，各安一二千斤大炮。大桅之前为缴关，用以盘绞篷索；大桅之后，中间为火药柜，两旁为淡水舱。木料俱选用坚实，间有采于广西，购自番舶者。缴关风坛、舵柱用桄木，桅夹横柴，拱腰、舦柱、曲手、用樟木，舦板上下用黎木，中(有)〔用〕[5]杉木，战棚板用红罗木，大桅、头桅用洋木，大桡、二桡、三桡俱用咖喃呢木，其余均用杉木。船头两旁，安舦板以便探水。船外两旁，各安水蛇五道，其内安大曲手五对，中曲手二十一对，以固船身。船内两旁，安拱腰二百四十四条。又于舦板内，安舦柱一百七十四条，排比极密，以拒炮子。铁钉俱加长加密，自长一尺九寸至五六寸不等，共用铁一万五千余斤。此船约可容二百人，共用工料银八千余两。另有图一张进呈。

批验所大使长庆，承造水轮战船一只。船身长六丈七尺，舱

面至船底，深四尺三寸，头尖连阳桥宽五尺三寸中连阳桥，宽二丈。两头安舵，两旁分设桨三十六把。中腰安水轮两个，制如车轮，内有机关，用十人脚踏旋转；轮之周围，安长木板十二片，如车轮之辐，用以劈水。巴杆二道，以西桅杉木四根为之，各长三丈，每道安布篷一架。舱底安曲手湾绕，共三十四对，以樟木为之。水轮用梨木、橄木，舵用桄木、桷木，其余多用杉木。铁钉自长九寸至三四寸不等，约共用铁三千余斤。两头及两旁共安大炮十二位，二千斤至八百斤不等。其船上墙板炮窗等处，用生牛皮为障，毛竹为屏，架以藤屉，夹以棉胎，以避炮火。交战之际，更罩罟网六层，并棕片布屉为软障，用时以水灌湿，庶可御敌，以壮军心。其篷索平时以药浸制，再于船中暗设火器药烟，临阵旋转旋放。此船约可容百余人，共用工料银七千两。另有图一张进呈。

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新造战船一只。船身长十三丈三尺六寸，底骨长十丈零八尺，面宽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底骨用洋梢木，围大六尺，径二尺。船底横樑八十余度，俱大六寸，厚六寸。两边拱腰，共计三百三十余度，俱厚七寸，大五六寸。上下曲手，共一百六十余只，俱用樟木、梨水。船底用柳州杉板，厚三寸。船帮用洋油木，板夹拱腰，共厚一尺三寸。船内柜口龙并柜阵共一百一十五条，通用洋杪木、油木、橡黎，俱大八寸，厚六寸。柜板用红罗木，厚二寸半。船内外横筋共三十二度，大一尺二寸，至八九寸不等。大桅长八丈七尺，中间甲口，围大八尺四寸，径二尺七寸，用洋来吧麻木。头桅长七丈五尺，中间甲口，围大六尺六寸，径二尺一寸，用洋来杪木。舵碇俱用咖喃蜆木。船底用铜片包裹连钉片共用铜六千七百余斤。铁钉长二尺，短至五寸不等，共计用铁二万四千余斤。另铁锭二门，及铁条铁马铁勾以拘船身。风帆三架，俱用洋来帆布，计长四百余丈。

船舱分三层，下层压石约深三尺余。二层间档板十六度，俱用红罗木，厚二寸半。中藏水柜三个，火药柜三个，弹子柜二个。中层两旁安大炮二十位，船尾安炮二位，自二千斤至三四千斤不等。柜顶棚面，两旁安炮十八位，自一千斤至数百斤不等。仍可分列子母炮数十杆。船头炮位，随宜安放。此船可容三百余人，共用工料银一万九千两。尚有未造成战船二只，亦照此式制造，约九月杪可以完竣。另有图一张进呈。

在籍户部员外郎许祥光等，捐造战船二只。船身长九丈九尺及十丈不等，均宽一丈六尺，高深一丈三尺。大桅长五丈六尺，头桅长四丈二尺，三桅长二丈三尺。船底以西桅杉木为之，厚三寸。底骨用足油松木，舭板及左右护板，俱用杉木柚木。舭板厚八寸，护板厚三寸半，舱内横梁，共一百二十根，用樟梨等木。曲手共二百四十条，用樟木舵，碇用梳木、桅夹、风坛，俱用大樟木。火药柜外用铁片包裹，铁钉自长九寸半至长数寸不等，共用铁九千八百余斤。中分二层，上层头尾并两旁，共安大炮十五位，自二千斤至八百斤不等。炮位之上，设护板；炮手在下，借以遮蔽。护板上，密排子母，炮三十六位，与大炮相间，连环施放。上层舱面，留厫口二处，与下层相通，以便炮手人等出人。下层左右，设桨六十四枝，桨眼间设子母炮，及小铜炮，以备近攻。打桨者与放炮者，各有专司，且各有避炮之处。有风驶帆，无风打桨。每大战船一只，用此船二只前后策应。船内共设水勇一百七十四名。其船吃水仅三尺，遇浅水亦驾驶如常。此船工料，每只约用银五千余两。另有图一张进呈。

安南战船说余姚县知县汪仲洋

前两广制府林公到镇海，论及战船，检箧中绘存图式以授，计凡八种，而安南船居其半。一种广东水师营快蟹艇图，计两桅，每面用桨二十枝。一种知沙碧船图，计三桅，有头鼻，与英夷船同，炮二层，三十四位，长十二丈。一种花旗船图，三桅与英夷船同，炮二层，二十八位。一种安南国鱼船图，此船一名战船，用在布梭、大头三板船后，长约八丈余，宽若八九尺余。更加宽长亦可。形如大西瓜扁式，两边安炮；兵在篷内打仗，不见敌人炮火，有胆进攻。木料要十分坚厚，使炮子打不动。头尾两边，各设桨三四枝，或设车轮激水，更为稳捷。炮眼上一层设木栏，栏如女墙式，排列枪炮。栏上设木拱，篷厚二尺，顶有井口，以透烟气。一种安南国大师船图，船身约长十四丈，宽（若）〔约〕[6]二丈一二尺，舱深一丈余，船头与尾均平。绞缆用绞盘，船底膀厚五寸余，水离膀厚七寸余。舭边一尺余，以坚木为之。舭外企排六寸宽厚木枋以挡炮。舱内通挡藏火药舱，安大炮后正中，两边夹以水柜，相离二尺，不至潮湿。用木桶装贮，不用瓦器。凡两桅，桅凡二段，以笋接竖，式与英夷相同。此船较鱼船更巨，皆安南之大船也。一种安南布梭船，形如夷船小三板式，长约三丈，宽六尺。两旁每而设桨十余枝，头尾各安熟铁大子母炮一位，两旁配小炮四位，枪兵二十余名。两头用舵，首尾不分，随意棹走。一种安南大头三板船图，此与布梭船当先夹攻。其船头须十分坚厚，外加八字桨，以生牛皮数层盖之。且船头高于船尾二尺，弹子击来，伤不着船中之人。船两旁高与掉桨人头齐，船头安千斤炮一位，两膀船尾，各安子母炮，配桨兵二十余名把舵一名，司炮数名，枪

兵数名，每船约用三十余人。船身长三丈余，宽七八尺，艕用坚木厚约二寸。此船及梭船，越南谓明太祖用小船破陈友谅大船之法；英吉利来侵越南，赖此等船胜之。以其不借风潮，而能运动如飞也。一种车轮船图，前后各舱装车轮二辆，每轮六齿，齿与船底相平；车心六角，车舱长三尺，船内两人齐肩，把条用力攀转，则轮齿激水，其走如飞；或用脚踏转，如车水一般。船身长一丈七尺五寸，船舱肚阔五尺，船边护木、离船一尺一寸。头尾用木篷，中用竹篷，船篷至底高六尺余，一半入水，如船轻用石压之。盖船底入水一尺，则轮齿亦入水一尺也。按以上安南船凡四种，其布梭船、大头三板船，长仅三丈，操楫飞行，进退惟意，实与轧船相似；而无轧船之名，诚能仿安南之四种。若大师船鱼船造三分之一，布梭船、大头三板船造三分之二，工料务求坚实，枪炮咸为预备，拣选善没水之健勇，不时操练，分布粤之虎门，闽之厦门，浙之镇海、乍浦，吴之上海，北直之天津。随英夷所到之处，长短大小相卫，但于海口内洋攻之，彼何能肆行无忌阑入内地？

《瀛环志略》曰：英吉利兵船极大者，安炮一百二十门，次一百、次九十、次七十四、次六十。中等者，安炮四十四，次三十六，次二十八。小者安炮二十，次十，次六。其船大者三桅，长十五六丈；次者二桅，长约十丈。船形平直，两舷高六七尺，船腹入水，深者三丈余，浅者两丈余，小者丈余，包以铜片，厚一二分，防蠊虫蚀船也。船底有三龙骨，正中者高三尺许，平而直；两旁者相距尺许，低于中龙骨尺许。船底厚约七八尺，表里两层，故谓之夹板。钉极密，以铜为之，长尺许。舵甚小，在中龙骨之尾，长与中龙骨齐。桅三节，在根者围约三尺余，长约十丈；入船腹者三丈余，直抵龙骨，在外者七丈余，中一节围约尺余，长

约二三丈，上一节围不及尺，长止丈余。每节相接处，有木架，可坐数人，持仪器审方向，又可悬炮击远。帆分三幅，以布为之，卷舒极速；绳索密如蛛网，两旁有绳梯，用以登桅。船首有桅，长二三丈，其势斜立，亦施篷以兜风，谓之头鼻。炮位少者一层，多者两层至三层。上一层在船面，下两层于船旁开炮洞，人在船腹。其船行大洋中，不畏风浪。其篷关捩灵巧，能收八面之风。惟人水过深，最畏礁石，一阁浅即立败矣。船料皆番木，或黄色、或赤黑色，皆极坚纫。船之内外，时时拭涤，皆极光泽。绳索拭以油使其柔纫，隔数日辄重拭之。

万历中，汪鋐凿舟沉敌之说，自来以为奇策。谓募善水之人，伏船底用利斧凿孔，其船立沉。又闻善水之人，能伏水底七昼夜，能于水中食饼饵，兼操作。尝以询之窦提军，振彪提军云：此技余少时尝学之未成也，而知其梗概。凡人人海，必先闭目，否则为咸水所侵，目且盲；必闭气，否则流随吸人，传瞬而腹彭亨。年少力壮者，闭气稍久，亦断无逾刻许者。其能不浮不沉，恃手足之运动。运动少停，则随波涌出水面，断无在水中尚能施力运斧之理。且海水波浪最劲，愈深愈劲，能浮江河之水者，人海水则败；能浮内港之水者，人大洋则败。善水之人，在大洋落水，得片板可不死。若徒手浮沉大浪中，力尽气微，亦未有不死者。此技即使至精，断不能化其身为鱼鳖。世俗耳食，资谈柄则可喜，施之实事则愚矣。又守备吴金魁，水师勇士，杀海贼无算，为贼伤毙，得旨优恤。亦尝习此技，余问之亦云然。

【注】

〔1〕原作“弈”，据乙未本改为“奕”。

〔2〕原作“怏”，据甘本改为“快”。

〔3〕原作“用”，据乙未本改为“川”。

〔4〕原作“千”，据甘本改为“于”。

〔5〕原作“有”，据甘本改为“用”。

〔6〕原作“若”，据甘本改为“约”。

海国图志卷八十五

邵阳魏源辑

火轮船图说歙县郑复光

曩见传钞《火轮图说》，不能通晓。嗣见小样船仅五六尺，其机具在内者未拆视。又于丁君守存处见一图，俱有在内机具，与前图相表里。故会通其意，为之图说。其尺寸就小样船约之，质多用铜。大船未必尽然，会心之士，必毋泥执。

一曰架　铜为之，下槛四根，长短各二，连成长方以为底。上梁四根亦如之，四角各竖一柱，而架成矣。其近前梁处加一横梁，从上直穿三圆孔，中一旁二。其后槛居中，亦从上穿一圆孔。其旁两长槛，当横梁之下，各有圆孔，则横穿之。架之大小，称船之舱。

二曰轮　后轮二，命为支轮。缘其小于前轮，取其支架，令平可随行以抵舟也。形似车轮，两轮共轴；轴端圆而轴中竖短柱一，柱端亦圆，为直轴入后槛孔中，则两轮可前后转，以便左右也。轮在舟内。前轮二，命为飞轮。名见《奇器图说》缘轮体重而形圆，一周之重如一，故其未动也，似多一重；而其既动也，则多一力。所谓已似无用，而能以其重助人力者也。轮心孔方，轴圆而榫方，轮随轴转者也。轴近榫处，各作一曲拐；曲拐外贯旁槛横孔乃安轮，轮在槛外而舟内。外轮二，命为行轮。轮舟双环，连

之以版，或八片，或十余片，用以拨水如桨然。在舟外两旁，毂孔亦方。

三曰柱　曲拐二，皆运之以柱。为边柱，下端各作圆孔，以受曲拐，上贯横梁两边孔，另有中柱贯横梁中孔。三柱上齐，连以横栓，所以同其下上之也。中柱稍短，其下入于气筒。气筒颇粗，面有盖，盖心有管，恰套中柱下端，密而宽；宽以利柱之下上，密欲其不甚泄气也。气动中柱，则边柱同动，而曲拐运转飞轮也。附

气筒机具，得自丁君传来之图。甲乙为总管，藏在锅内；气从甲下行至乙，则分而为二；上由丙入（巳）〔己〕，下由丁入庚；乙内有舌如门扇，轴安左边。如风箱中事件。气从乙入，为舌所碍，不能两管并进，必寻隙而行。辛为铁条，即如中柱。入子孔内。戊为托版，以铜铁为之。初疑太厚，或夹皮如水炮中事件。丁君言在沸水热气中，皮难坚久，见风枪中事件，亦铜铁也。壬另一管，上通丁下通癸，原称癸为盘；不类，殆是筒也。内气化水，则入于此。癸外当另有盘贮冷水，癸浸其内，气过盛，使化水，不致毁裂机器也。气寻隙行，假令隙在丙，舌必下而掩丁；气全入（巳）〔己〕，则戊为之下矣。戊下（巳）〔己〕足，气来不止，必寻隙入丁，舌自上而掩内，气全入庚，则戊为之上矣。夫（巳）〔己〕庚相等，则势均力齐，因子稍泄气，癸能化水，自生呼吸，所以下上甚速，灵动微妙，不可思议。但曲拐之转，因柱下上，可左可右；而飞轮一动，重助其势，则左之必左，右之必右，自有顺无逆矣。

四曰外轴内外枢　轴内端方而外圆，连内方处，圆之入船帮，连外圆处，方之入轮毂，方端入内枢，圆端入外枢。内枢铜版一片，厚一分，阔七八分，长视飞轮，内径稍杀，中作方孔，以受轴内端。版片两端，各立短柱，入飞轮两辐之间，辐动则拨短柱，

而轴随之转矣。外枢略同内枢，长视外轮，径稍盈，则向内一折，使足函外轴。又向外一折，各作两孔，用两螺丁以固于船帮；中心作圆孔以受轴外端，所以管轮而利轴转也。

五曰外轮套　径足函外轮而止，内外两层，外为正面，全圆之；内为背面，半圆之连，合以墙，亦半圆而止。所以围外轮(束)〔柬〕水使上，不旁倾也。半圆径边，安两合页，用螺丁固于船帮墙上。

六曰锅灶　锅下安灶，后开火门，锅边起墙，高及架；上有盖，立两柱夹之，柱端安横梁，中开孔，以螺丁固其盖。前有灶突，高过于架以出烟。锅近上口，旁有一管，横曲上出，其端如碗，以人水。碗底管旁横一柄，命为闭气柄，右推则开以人水，左推则闭不泄气。稍下复次第安两管，为出水管，皆横曲下垂；有闭气柄，盖为斟酌水之多寡设也。锅灶切近内之后气筒，则在架前横梁之下。当是长管藏锅内，从项下垂将至锅底，一折横行，至气筒处，以远滚气人筒也。曲拐左近，下有垂管，安闭气柄；想与气筒相通，盖欲泄气以泊舟，兼为气化以出水也。

七曰桅　两截参差相接，下截高过船舱，端作长方栅栏架，长约尺半，阔八寸，上可栖人，以窥远用炮也。

八曰绳梯　上结栅架，下结船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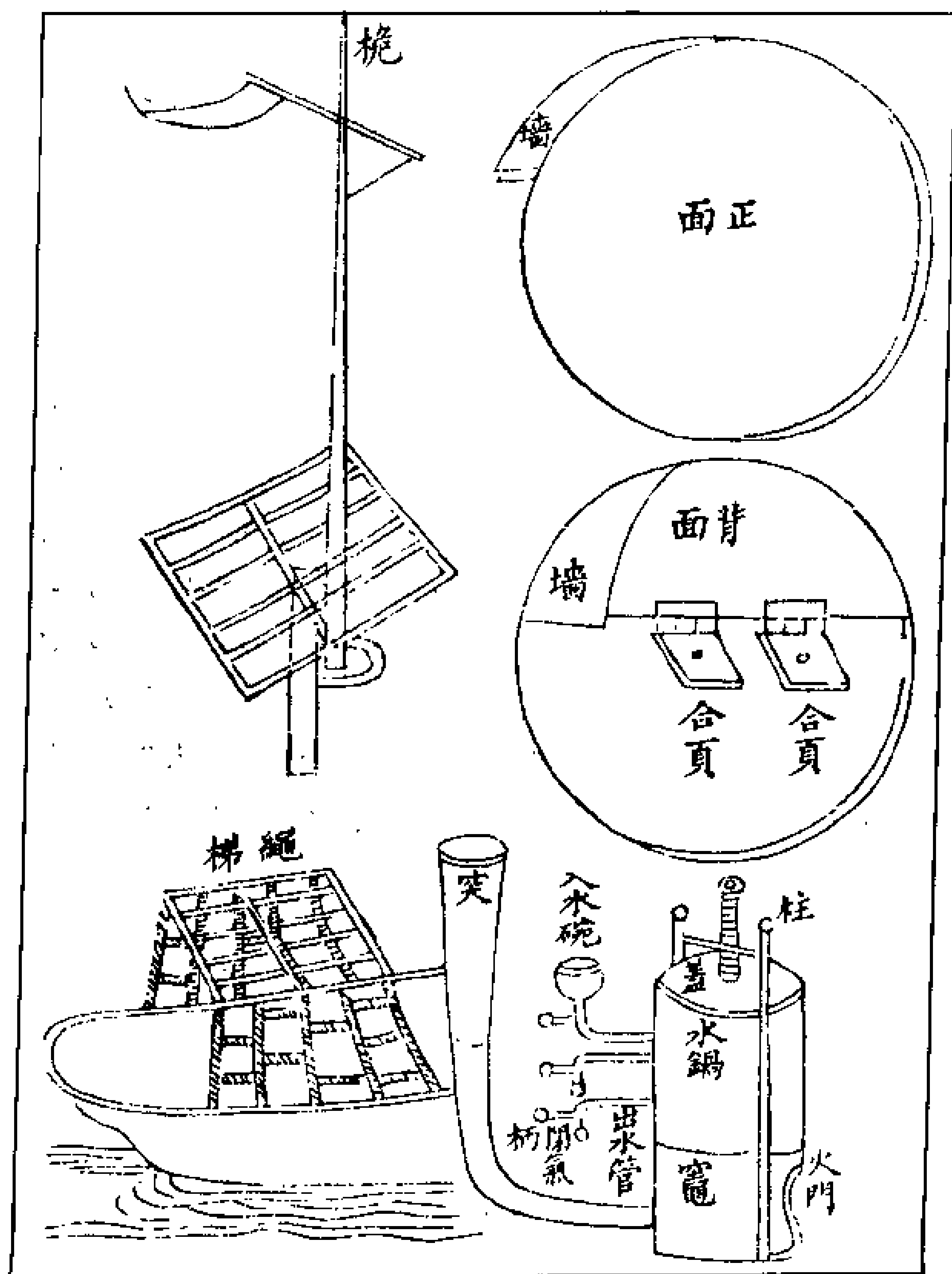
九曰破风三角帆　有木如桅，卧安船头，长四、五尺，突出船头者三四尺。端系两绳，一附木系于桅根，一斜迤而上，系下截桅上，成三角形，略合句四股三之度。布作三角帆，斜边及下边，安铜圈无算，套两绳上。逆风张之以破风，不逆则收之。然不能一捋便收，必解绳方无碍。则用铜圈者为收折如扇，以省手揲之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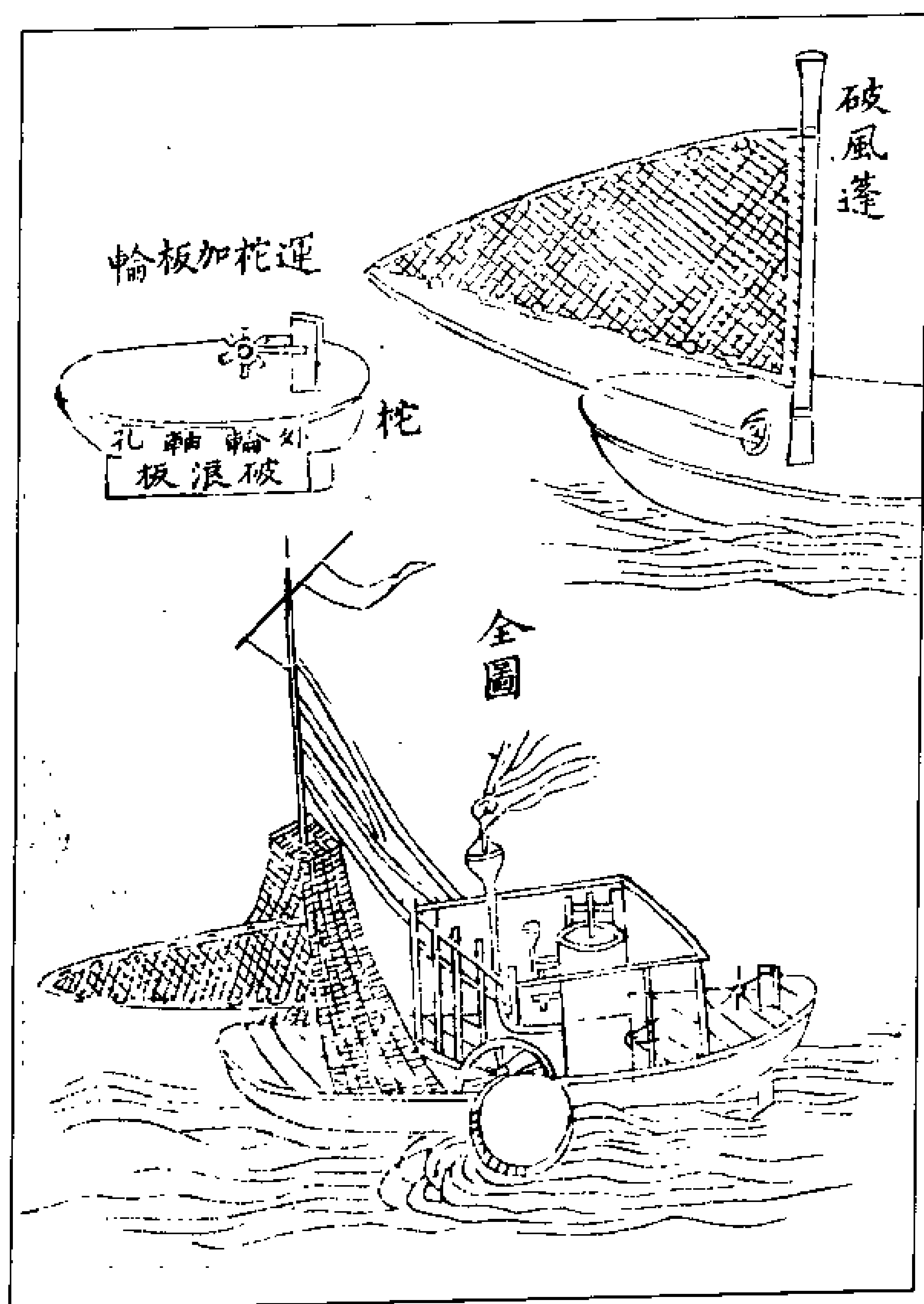
十曰破浪立版　舵　版立舟底，高约及尺，厚二三分，前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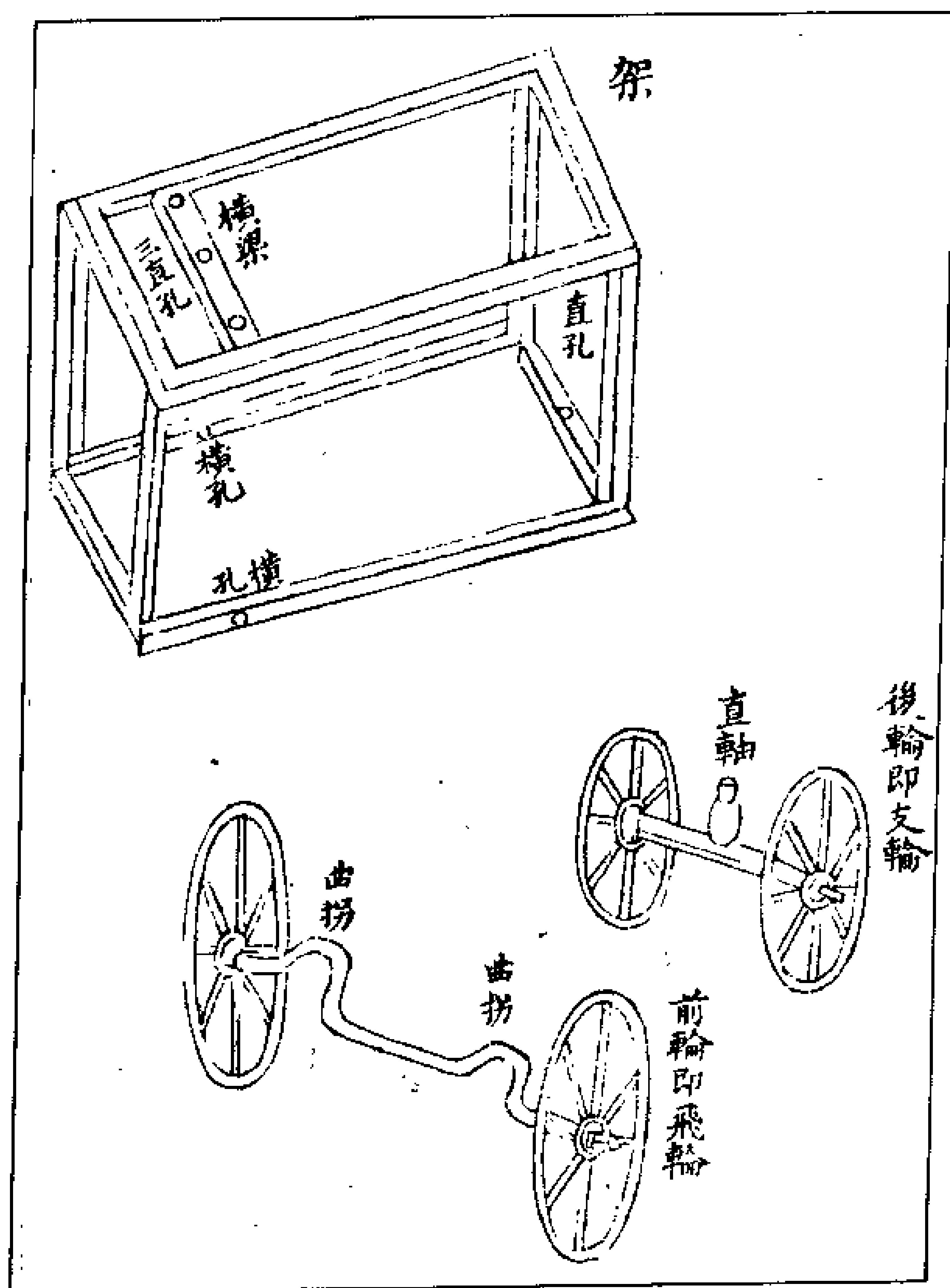
舟底，后杀于底者寸余。另附木片，高称之，阔约一寸，为之舵。舵干上人舟处有木套，形似碑，藏其机于内，高及胸，上端横出一轴，轴端有加版轮。名出《奇器图说》顺拨则舵左，逆拨则舵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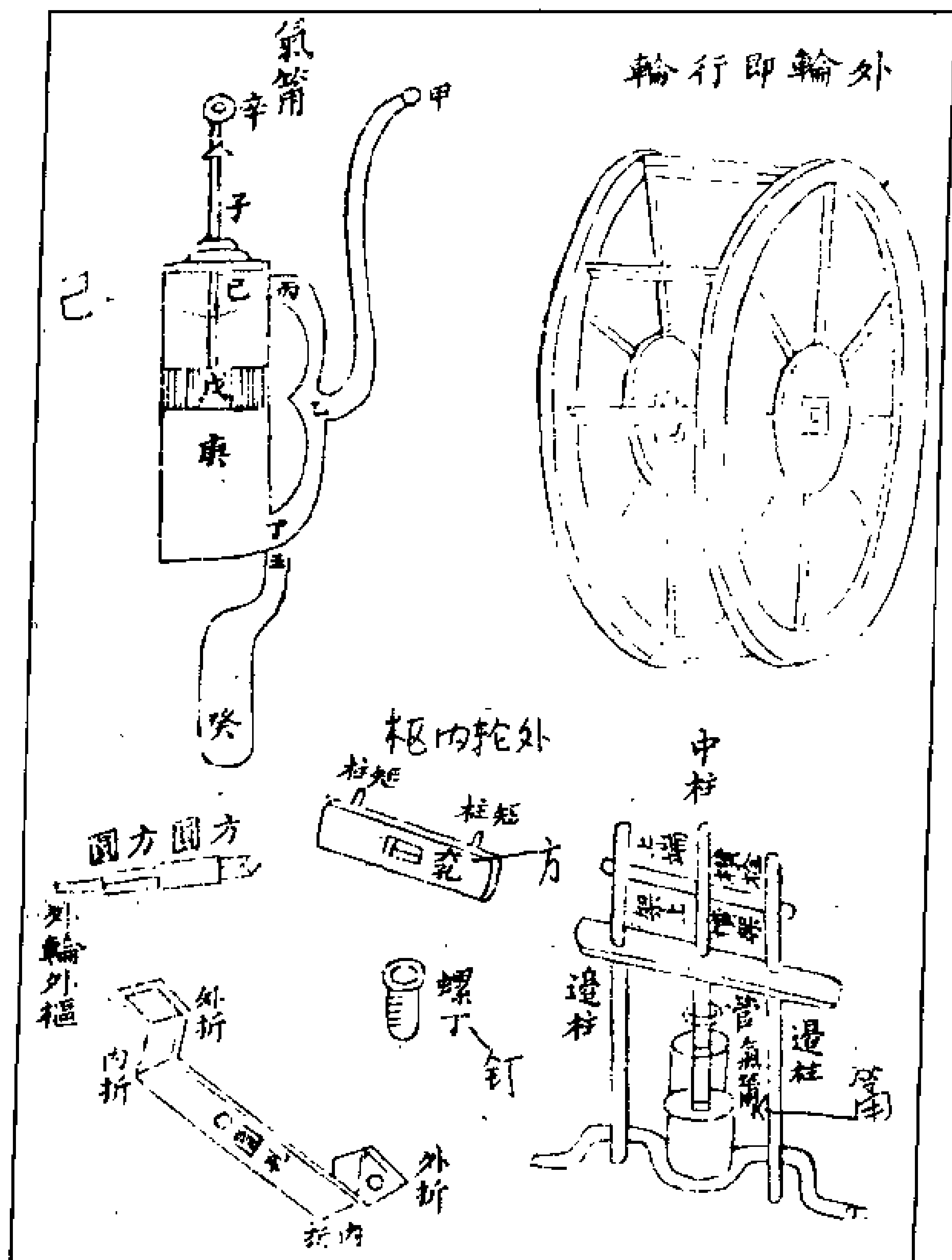
十一曰全图　原传图说，言帆虽设而不用，逆风日行二千里。图说甚略，俱不明了。晋江丁君拱辰《演炮图说》云：夹板船大顺风日夜行六百里，火轮船顺逆风顺逆流亦行六百里，以表与脉较准，一呼一吸，为时一秒，二船皆行二丈一尺，似属征实。然一周八万六千四百秒，以二丈一尺乘之，里法百八十除之，得一千八百不合。盖所据推算尺度之殊，不足异也。至原传图说，帆设而不用，则何必设。又画有法条，实为无用，皆不足据。或谓风力可以飞石移山，并其逆风能行者亦疑之。不知飞石移山之风，顺风且不可行，逆风岂真谓此。殆谓寻常逆风，他舟袖手，此可径进；风若稍顺，则熄火张帆，未尝废帆不用也。其巧在三角帆以破风，立版以破浪；行船巧在轮，运轮巧在曲拐。若夫风浪之力，所以大者气法也，水火之力亦气法也。分风擘浪，则彼气之力失（气）〔势〕[1]；火炽水沸，则此气之力得势。彼失此得，其加减比例，诚有不可拟议者。则逆风能行，理有固然。虽日二千里不无夸张，或谓昼夜行千二百里者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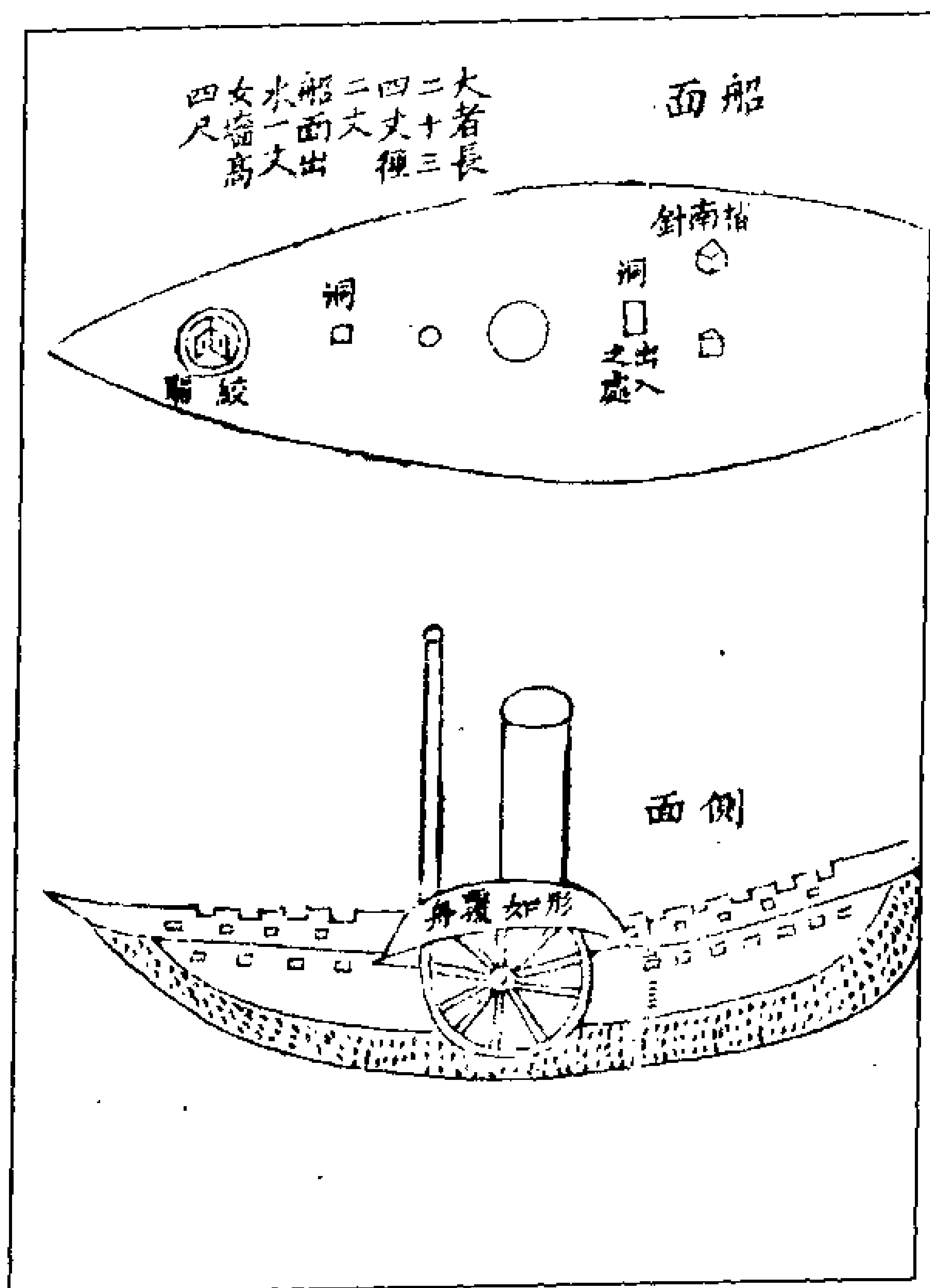
火轮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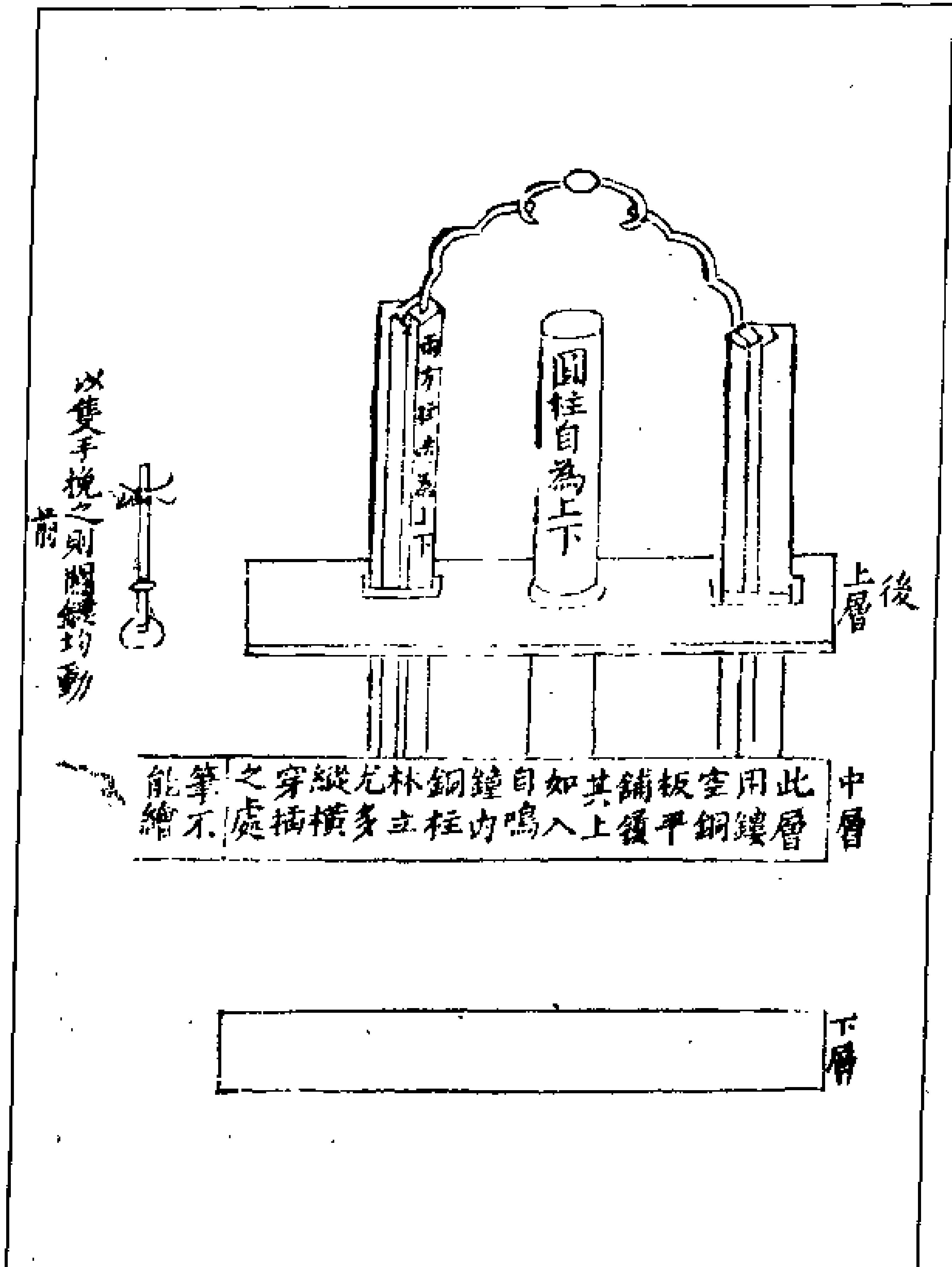



破風篷
運柁加板輪
柁
外輪輪軸孔
破浪板
全圖


架
橫梁
三直孔
直孔
橫孔
孔橫
直軸
後輪即支輪
曲拐
曲拐
前輪即飛輪




船面
大者長二十三四丈橫二丈船面出水一丈女墻高四尺
指南針
洞
洞
出入之處
絞
側面
形如覆舟


以隻手挽之則關鍵均動
前
兩方柱亦為上下
圓柱自為上下
後
上層
中層
此層用鏤空銅板平鋪鑲其上如入自鳴鐘內銅柱林立尤多縱橫穿插之處筆不能繪
下層

火轮舟车图说西洋人

子作火炉，上开烟窗，丑为火罐寅位开小洞，盖以铁版；上湾装一卯管，与辰桶连。辰桶下装巳、戌、酉三管；巳管通午桶未竿之底，致气推上；酉管通午桶未竿之上，致气推下；惟戌管独湾，通出气之亥管。又辰桶中装小申桶，高低视辰桶之半，而无底板，长短约可罩住，或巳戌或酉戌二管。故丑罐水滚至极，气从丑上卯入辰，过巳至午，则未竿必升上；未竿升而申竿必下。未申竿头装曲柄，各系转轮竿，上下不止，轮即辘轳不住。舟车之利莫便于此。又卯管当半装机关钮，如关之则水气不通辰桶，而未申竿即不运动，舟车可立止不行。其寅位 铸版之重轻，约以丑罐中水气之加减五分之一。假如水气得五十斤，则铁版当用四十斤，气满丑时，罐随气可升降。若无此铁，恐罐有迸裂之忧也。昔未作此器时，牛马之外，最捷莫如明驼，日行千里。由今视之，则瞠乎后矣。有心济世者，曷勿仿式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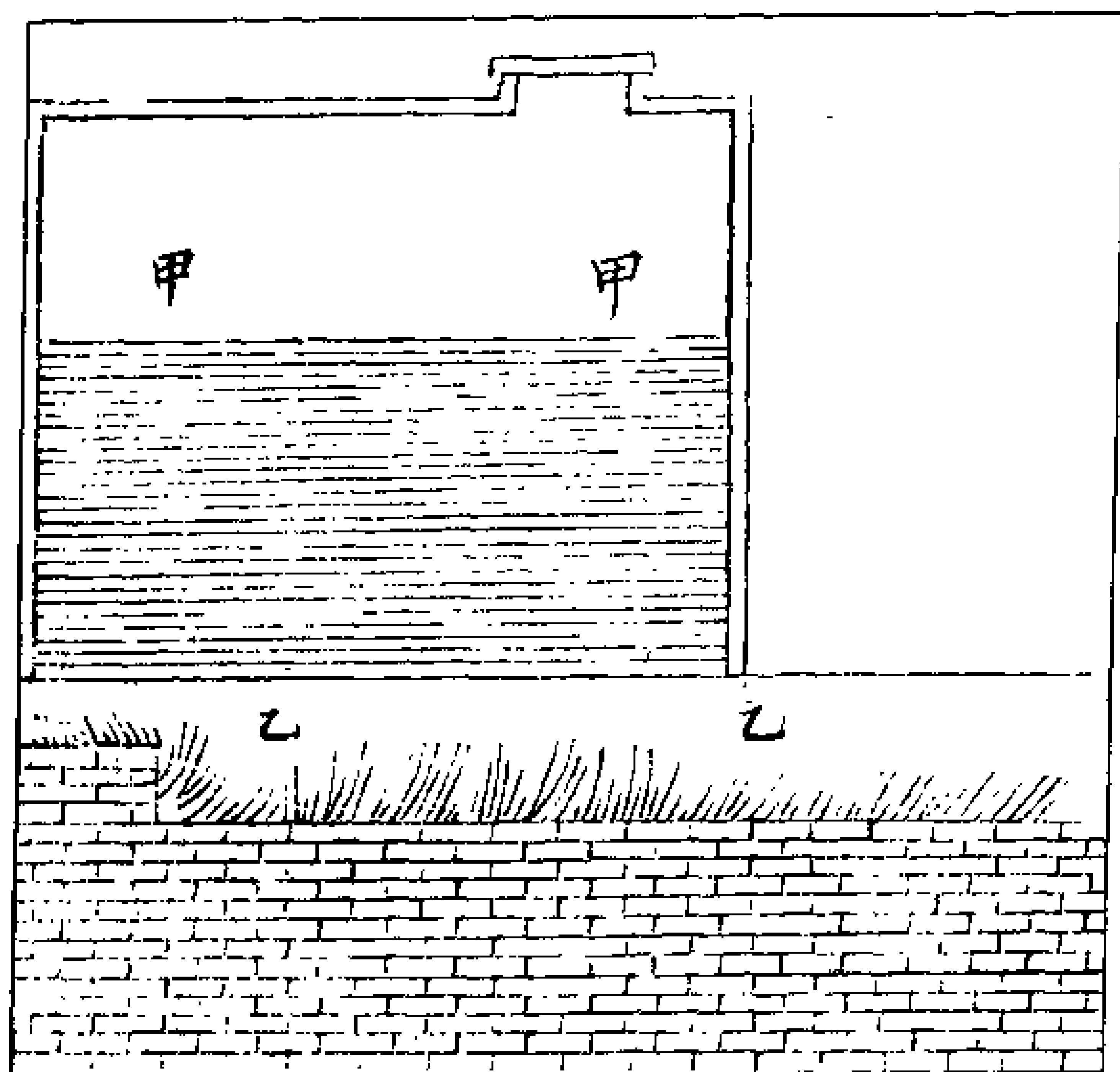
其丁筒内之戊号铁片，既水气蒸激如此，其动甚快，激上迫下。则辛号用一条铁，连合戊号铁片，上出筒外，合着机关，辛号铁条，就感动在外之机关。虽此条但上下感动，而因此牵制于别项活窍，则周围轮机，无不转动也。

又曰：火轮船，自英国寄信至印度，由地中海行走，二月可到。若用常船则虽走地中海捷路，亦须三、四月方到，其方便可见矣。惟此船费银甚多，公司今要罢之，各商情愿捐银，仍照此法办理也。此船由英国京城起程，驶入地中海，地中海东南有一地，在南海之间，如腰带之形相连亚西亚及亚非利加之地，海舟在此，要改（般）〔航〕三日之陆路过至红海。另用炊气船接进印

度海，直至孟买后，可由陆路转寄孟雅剌[2]各处矣。但此等火船，只可在外洋阔河驾驶，宜慎用于小河窄港。缘斯船中舱之底，火煮两铜锅沸水，待水之沸气，蒸入机窍内，则机关自动，机动则能使船旁两轮，棹水转动不停，其行如飞；恐有迎面小艇，狭港相遇，则有翻倾之害。故中国可行于长江大河，难行于舟艇聚密之小港也。

火轮船说西洋人

《每月统纪传》曰：今西方各国，最奇巧有益之事，乃是火蒸水气舟车所动之机关，其势若大风之无可当也。或用为推船推车，至大之工，不藉风水人力，行走如飞。或用之造成布匹，妙细之业，无不能为，甚为可奇可赞！至其感动之理，却非难明。盖万物之内，多被热气布涨成之。虽铁条厚实之物，性亦如此，近火烘热，则必涨大一些，而水力尤甚。盖水一分煮到极沸，则变为气，须千分百分之地，才可容载之。兹若将一罐，以水斟满，而将盖封之，致气不能出，则水到沸时，其罐必迸裂，是水布涨之力可见矣。今以蒸水之气，感动机关，即是此理也。读者看上画图，可明此理。其甲号者，乃是大铁罐，用时必斟满以水。在下乙号是火炉，炎火甚炽因煮水滚必当有变。气罐内独有丙号一筒，为水气所出，气过此筒则别至丁号大筒。此筒上下皆塞，惟有癸号小筒，水气由之进，至壬号大盘，复冷变回水也。其丙号筒至子号则分为二。其一在（巳）〔己〕号，入丁号筒之上；其一在庚号，入丁号筒之下。在子号又有一扇小门，转移于（巳）〔己〕号庚号两小筒之间，此通则彼塞。又丁号筒内有戊号一片铜或铁，密合其筒内径，而可在筒内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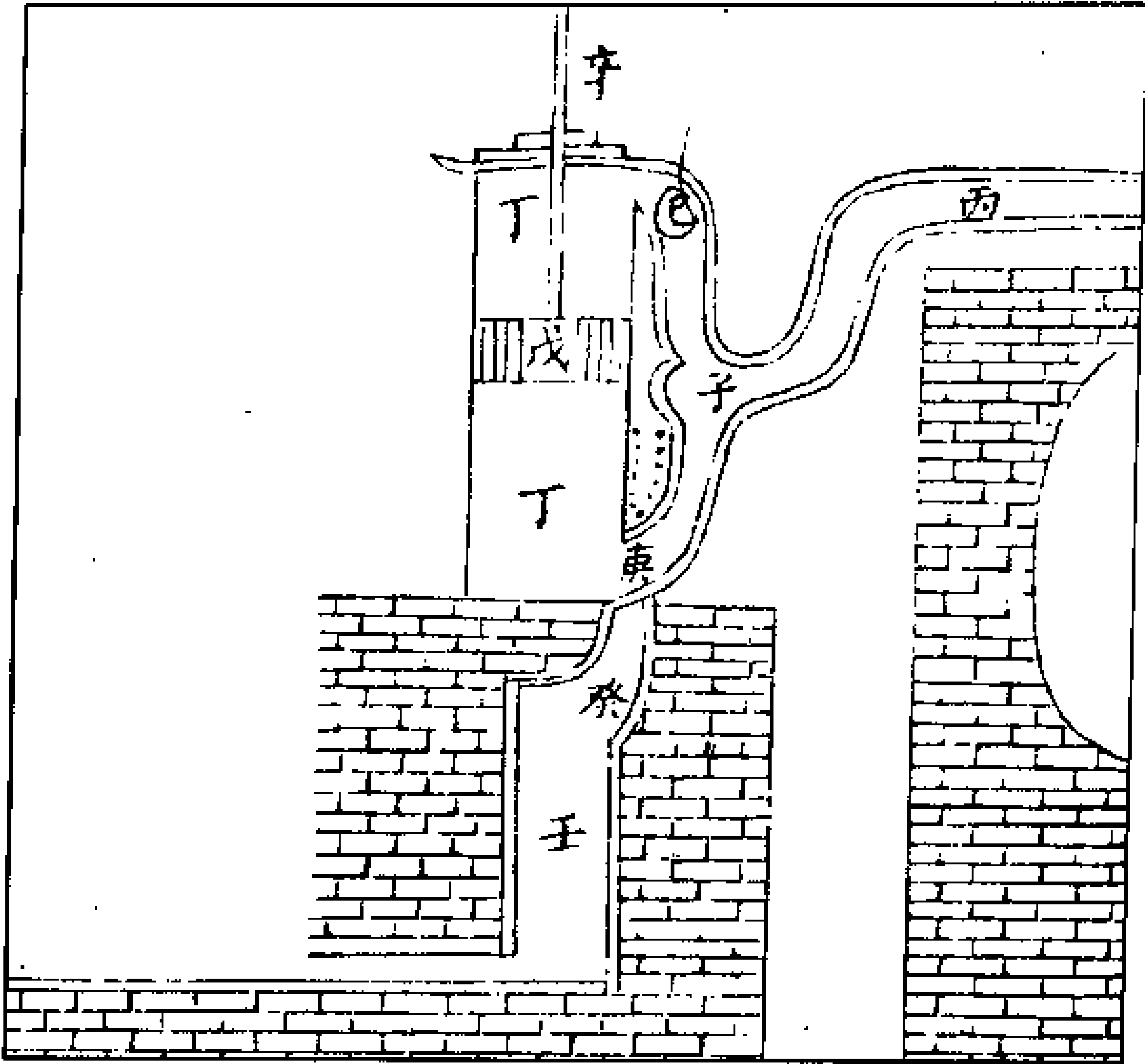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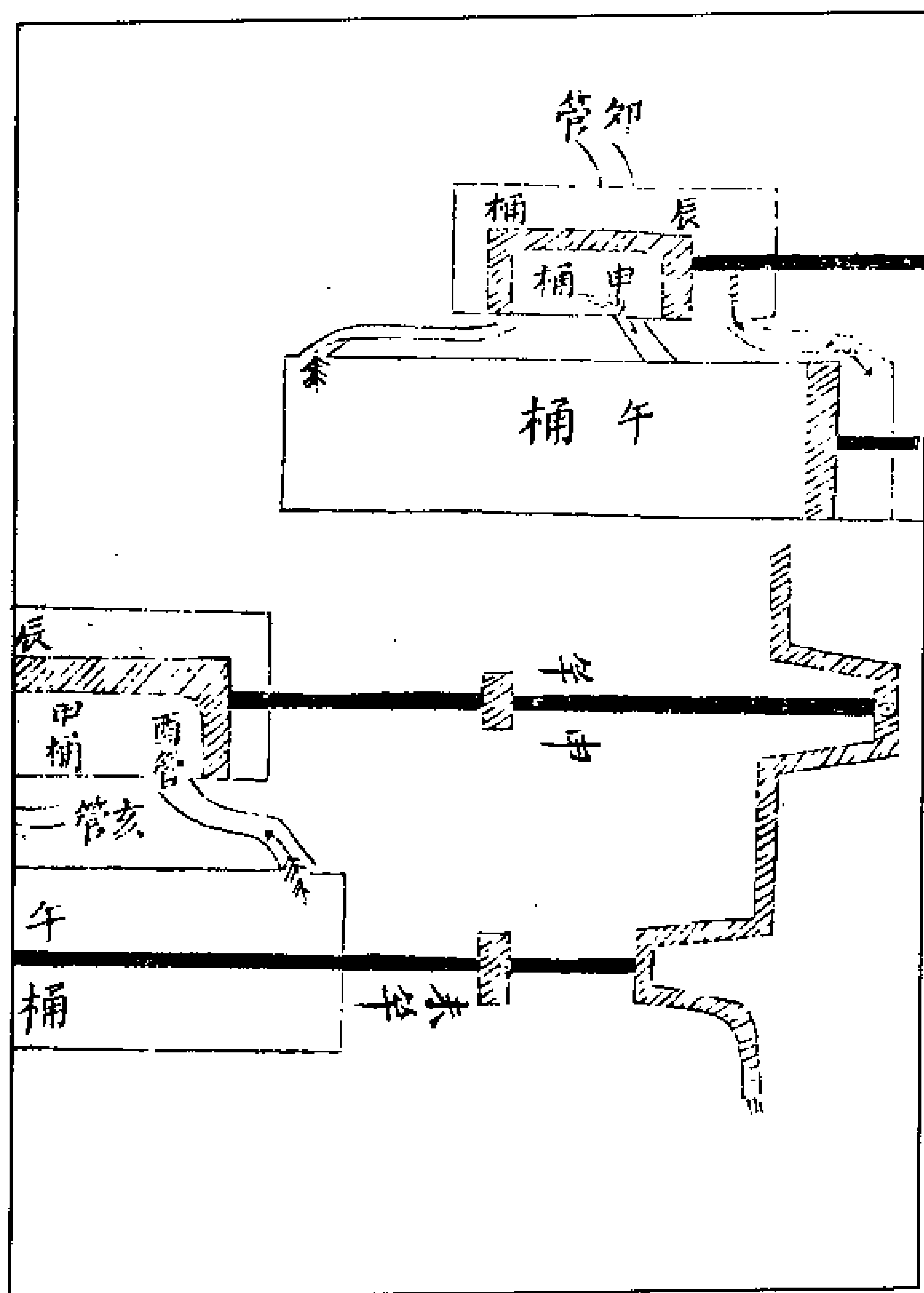
水气由丙筒至子号小门，上（巳）〔己〕筒进丁筒，其戊号铁片，则追下，且子号小门封塞，己筒水气，则必由庚筒下进至丁筒；其戊号铁片，复激上至子号小门，则封塞庚筒也。戊之铁片，恒常上下如此致所进之气，不复由（巳）〔己〕庚二筒而出，乃由庚后一癸筒出，至壬处复变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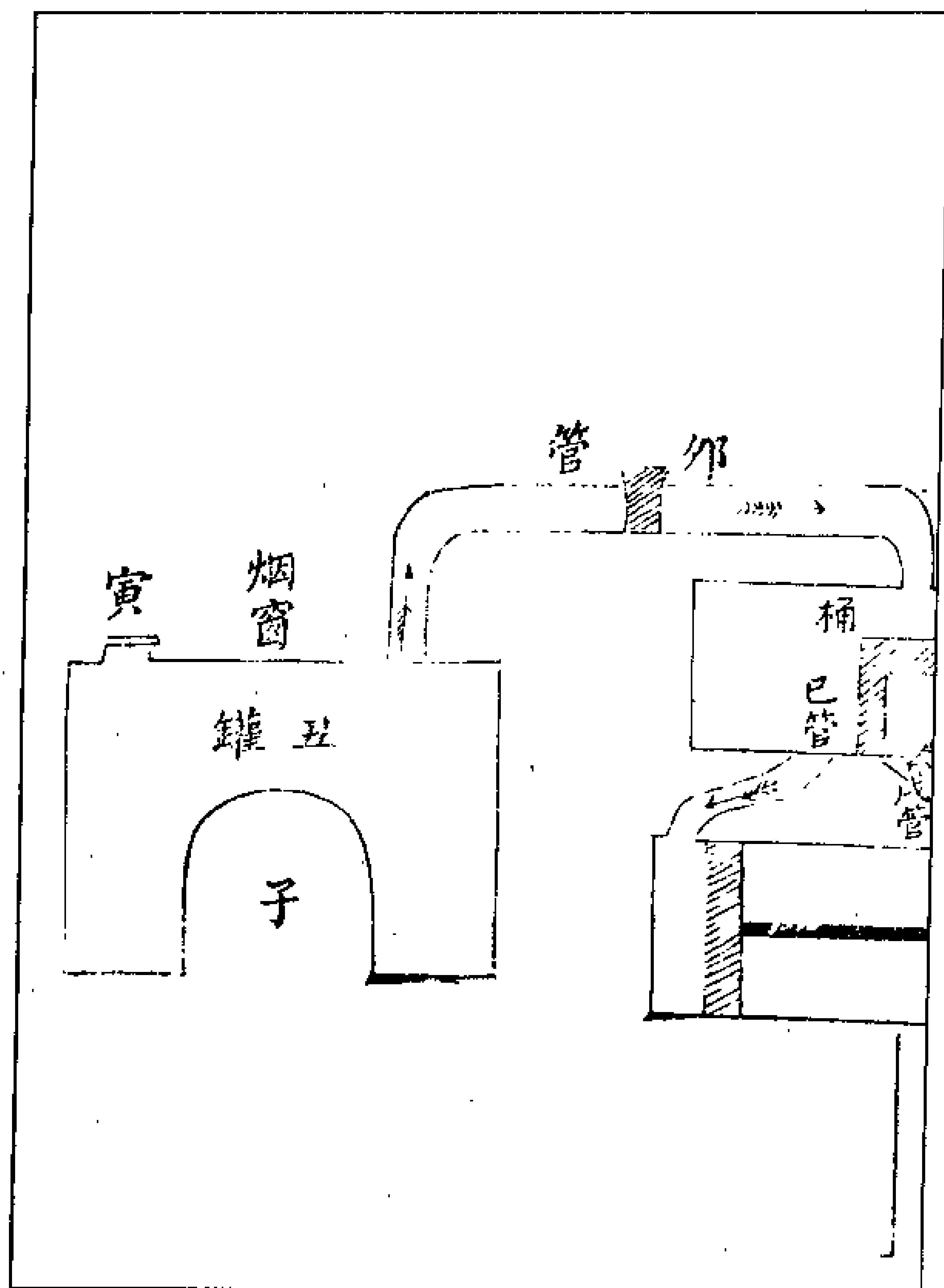
【注】

〔1〕原作“气”，按甘本改为“势”。

〔2〕孟雅剌（Bengala）：今译孟加拉。


辛
丁
巳
酉
戊
子
丁
庚
癸
壬


管卯
桶 辰
桶申
桶午
辰
申桶
酉管
管亥
午
桶


管
外
烟
窗
寅
桶
已
管
罐
丑
子
戊
管

海国图志卷八十六

邵阳魏源辑

铸炮铁模图说

浙江巡抚刘片奏：查嘉兴县县丞龚振麟，于道光二十年六月，调赴宁波军营差委；因素有巧思，在营制造轮船。前钦差大臣裕谦，令督制军营一切器械。迨九月间，臣复令在省局监工。凡军器中一切应用机括之物，皆系该员督率指示。如铸造炮位，向须合土为模，再行范金倾铸；而土模非月余不能干燥，极为费手。上年冬间，雨雪连绵，模不能干，以致炮不能铸。该员冥心苦索，创为铁模，试用与土模无异；仍可源源镕铸，且事简功倍，所省工费尤多，不特内地工匠等所未知，并为西洋夷法所未有，其运施之灵，用心之细，实属不可多得。现在扬威将军，已照会臣将该员先行记功，以示鼓励。兹查出该员监造鸟枪，亦有不能合用，功罪不能相掩。是以臣声请一并交议。但其在局数月，监造之器，不计其数，且多灵巧坚固，洵属劳绩懋著。即鸟枪之窾落门盘，露有沙眼，亦因多加火药之故。况仅止四杆，为数无多，可否将该员应得处分，俯予宽免。奉旨准行。

庚子夏，英夷犯顺，侵入舟山。其时振麟备职禾中，奉檄赴甬东，见逆帆林立，中有船以筒贮火，以轮击水，测沙线，探形势，为各船向导，出没波涛，维意所适。人佥惊其异，而神其资

力于火也。振麟心有所会，欲仿其制，而以人易火，遂鸠工制成小式，而试于湖，亦迅捷焉。中丞刘公闻制船事，令依前式造巨舰，越月而成，驶海甚便。中丞又以炮架旧式重滞，仅能直击，与林少穆制府共相筹画，拟数千斤重器置于上，畀一人之力，使之俯仰左右旋转轰击，授以绳墨，振麟得以师承其意，而如法以成，即图中磨盘架四轮车是也。辛丑秋八月，蛟门失事。省城添局制造，授振麟以铸炮事，铸炮向以合土为模，经旬累月，一模始成，一铸即废，不可复用。当军书旁午，缓难济急；且时人冬令，雨雪连绵，制尤不易。尝谋一劳永逸之计，殚思竭虑，拟以铁易土为模，而苦无成法。遂以私臆创造，模成后，鼓铸便捷。旋蒙人告，并以所呈图说刊订成书，移咨沿海，同人纷索，遂复校刊是编，叙而存之，以志一时之知遇云尔。龚振麟自序。

炮始于范蠡，然飞石击人，非火攻也。元人得西洋炮，轰取襄阳，后不甚著。前明中官郑和造大舶，征服西洋诸国，招徕粤东通市，于是中国有佛郎机炮。兵家者言，〔盖〕缺如也。惟泰西汤若望《火攻挈要》、《秘要》两卷，专讲炮法，颇为详备。然其建炉造模之繁难，甚于内地。内地泥模，层层笲合，虽较汤法简便。泥以水合，非一月不能干透，若值冬令雨雪阴寒，晴霁绝少，则非三两月不能干透。且一铸之后，随即毁之。当军兴紧迫之际，何能咄嗟而办。禾城龚（士振）〔振麟〕[1]县丞，精于泰西算法，故制造军械，皆能覃思极巧，神明乎规矩之外。如造夷船式，炮车用四（辆）〔轮〕，可以推拽进退。（军）〔车〕上另用磨盘木四面旋转，皆堪施放。辛丑夏，英夷犯顺。予从事镇海粮台，兼管炮局，甚虑制造之艰缓，与商变通之法。（辆）〔振麟〕[2]拟搿铁模，工匠骇为河汉。既而铸造若干，著有成法，其法至简，其用最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赀。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

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无穷。辟众论之异轨，开千古之法门。其有裨于国家武备者，岂浅鲜哉！道光癸卯四月上浣，东牟鹿泽长识。

制铁模法

视炮之大小，约分为几节。或四、五、六、七节均可，总以炮身之长短为准，长则约分多节不必拘定。合土按各节式，做成泥炮以为心。每节上下卯笋，须极吻合。烘透接成一泥炮，使无偏倚。炮箍、炮耳，及照星花纹起线处，悉照式完备。然后用土按节，合成外模。照铁模本身外线，做成车板，于内面车镟，务令极圆。烘透每节于径线分为两瓣。如合瓦式，须极正极匀为要。倾铸时，从炮口一节起，首先另做成圆平土托一块，亦烘极干。将炮口一节泥炮，倒竖于托上。次将外模一瓣，亦竖于托上，与所竖泥炮遥对务准。中间留出空位，即系铁模地步。复用熟泥，补平烘透。与两边瓣缝相平直再将次一瓣合成一节，用两铁箍箍紧；另用烘透之泥圆板一块，周围与节周相等。覆于一节之上，圆板与节相合，须先做成笋槽，俾第二节之卯笋可以相属。板上留出铸口。范铁倾铸，成一节之一瓣，亦待冰透，即将先立之一瓣轻轻退开，除净所补之泥，仍旧合好箍紧；每瓣相合之缝际，须做小卯笋相合，俾无参差之弊。复取泥圆板，覆上范铁倾铸，则一节合瓦式成矣。且缓出模仍然安置不动，待冰透取去上覆泥圆板，将第二节之泥炮，接于已铸之第一节泥炮上。次将外模一瓣，续于已铸之第一节外模上，亦如前法，用泥补好烘透。再加次一瓣接合，用箍箍好，上覆泥圆板，按次倾铸。凡各节层层悉如前法次第倾成，务使相属。各节两瓣相合之缝须令错落如砌砖墙之（真）〔直〕缝同式。凡每节之一瓣，须用（冂）字样熟铁钮二个，相对嵌入，使安放

有准。须于未铸之先，反嵌于外模里面，留出（口）〔冂〕[3]字下脚，使铁汁自为齿住。以上各节铸完，即将内外泥胚去净，磨光听用。用后放于干燥处所，不可近潮气，虽用至数百次，完好如初，永无弊矣。若铸四千斤以上至万斤炮之模惟将每节分为三瓣，余法同。

铁模铸炮法

先将每瓣内面，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调水，用帚薄薄刷匀，如粉墙状。次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刷之，两瓣相合，如合瓦形。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余法皆与用泥模同。至倾足成炮后，立可按瓣次序，剥去铁模，如脱笋壳状。露出炮身，凝结未透，尚属全红。设有不平处所，即用铁丝帚、铁锤收拾。是以凿洗之工可省，并可立出炮心，除净泥胚，膛内即天然光滑，亦不费镟洗之工矣。

铁模利效

一铁模用一工之费，而收数百工之利也。始造时仍先用土分段合成，较泥模工料加至二倍。既成之后，一劳永逸。虽倾铸数百次，愈久愈熟；非若泥模，一铸即成瓦砾废器。是以两泥模之工之用，而作数百次之工之用也。

一铁模用匠之省无算也。改用铁模，则泥模之工料，以及舂泥打泥板之小工可省；所需惟做炮心之匠、铸炮之匠耳。如用匠四十名，每日可出炮三位，若赶办二日相牵，可出九位，虽阴雨亦不能闲阻。计算一炮之工，仅费数千文。是一炮较泥模，（巳）〔已〕省至十余倍矣。一铁模用匠可限定工程也。盖泥模须舂泥极

熟，打泥板待曝干作模，又须层层用炭烘透。工匠借辞拖延时日，督催严则倾铸时，故使瑕疵丛生，而诿于督催过严，泥未舂熟，模未干透之故；使督者无从置辞。而铁模则永无此弊，故可定限，刻期而成。

一铁模铸成炮后，可省修饰之工也。泥模铸后，即成瓦砾，嵌于炮身，须用多工细细凿洗修饰。今铁模所铸，立刻出模，炮身自然干净，丝毫不加修饰。则修饰之工省矣。

一铁模所铸，可省洗膛之工也。泥模所铸，非两三日不能冰透，使火气内攻，镕汁浸润于膛心胎上。出之既属不易，洗之更费工程。无论如何镟洗，总难一气光滑，不若铁模所铸，旋铸旋出，火气不致内攻，膛胎出之既易，复能天然光滑，上下如镜，施放可以致远，而无涩滞之弊。

一铁模铸炮，可无蜂窝之弊也。泥模虽费用炭火烘足，外面干透，而土性自润，一见热汁，则潮气自生；是以腾沸不已，即生蜂窝，不能坚结浑然，施放可虞。今铁模无湿气可生，无腾沸之事，则蜂窝不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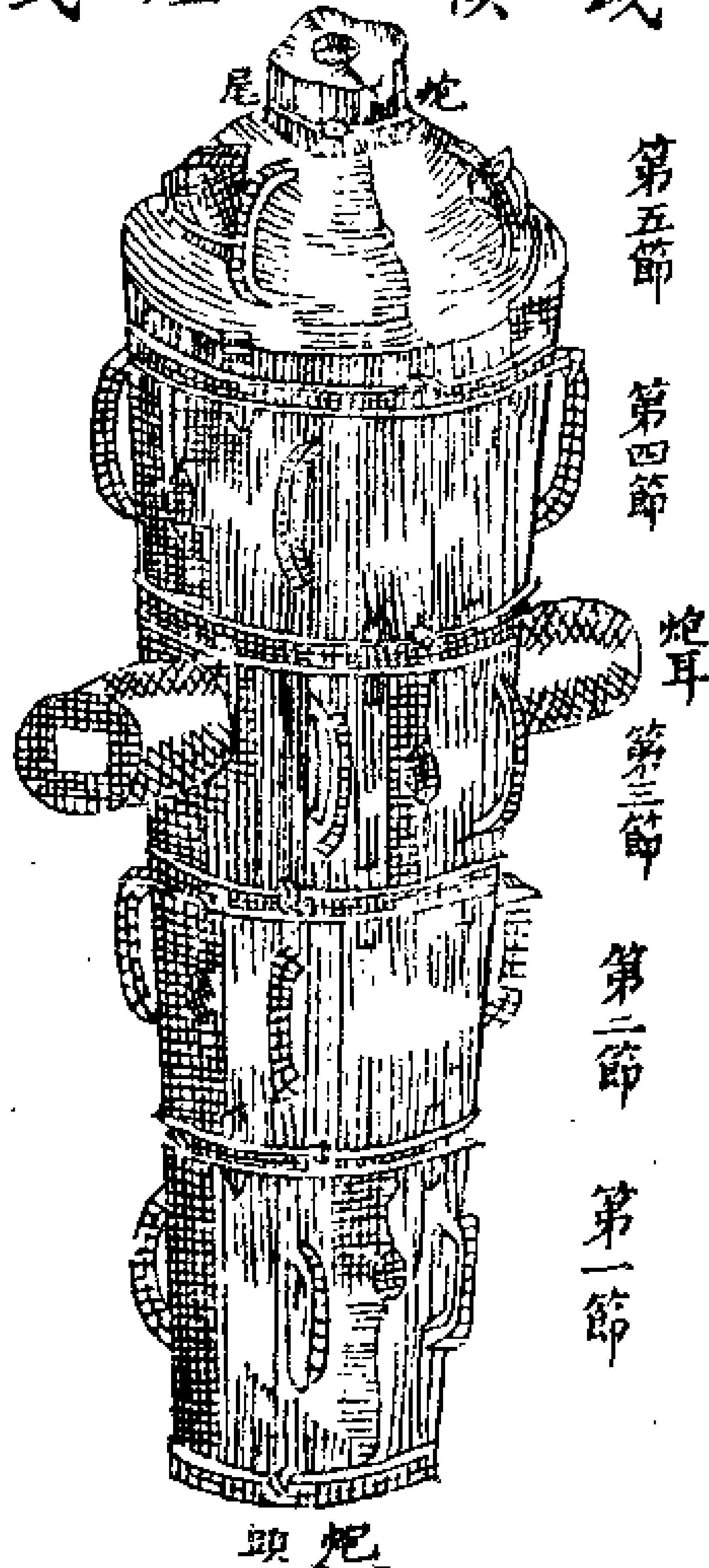
一铁模可经久收藏，以备岁修之用也。泥模不特一用即废，且开工后必须待至一月左右，始能范金倾铸；是待一炮之成，已须经月之久。今铁模既成，目下倾铸收利无算；足用后仍复完善如初，可以收藏，以备岁时添补修改之用。其时只须置炉做炮心，不待天时立可范铸，二三日炮即成就，用毕复可收藏。垂之永久，利用无穷焉。如军行塞外，道路修阻，炮身重滞搬运不易，可将炮模携带，随地鼓铸，尤为便捷。

按制炮法，炮之一身，厚薄轻重，均有一定准则；故西法有比例推算之说，要皆以膛口空径为则。譬如一炮约定膛口空径为一寸，则炮墙近尾处应厚一寸，近耳处应厚七分五厘，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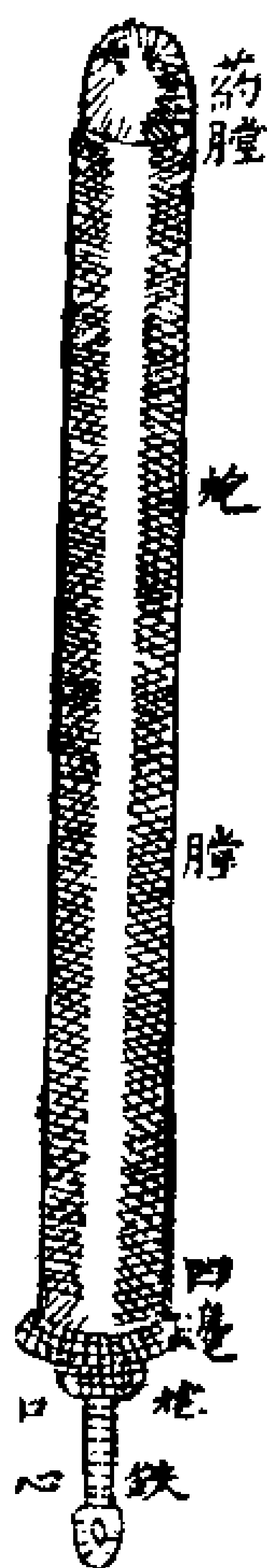
边应厚五分，故自外观之，口锐而尾丰。耳之圆径及耳之长，俱应一寸。比例相生，作为定率推步。是以炮体大而膛口亦大，故可用数十百斤封门之弹。不然，则炮体蠢然重滞，炮口窄不容拳，徒有数千斤之名，虽食药多而子力不称，安望其致远乎？若谓前法膛大墙薄，有炸裂之虞，盖未细推耳，即照空径一寸推之，近尾处厚亦一寸，计通径为三，内减空径容积得面积，六寸二十八分三十一厘八十五毫。较空径面积，七十八分五十三厘九十八毫。(已)〔己〕大至八倍矣。以八倍之力束之而尚炸裂，必是铁料不善，岂可诿之于厚薄间耶？似比例相生之法为至善也。至位置炮耳前后，有四六比例之法，以轻重计之。不可以寸尺计为至要。自耳中心至炮口，十居其四二，自尾珠至耳中心，十居其五八。再以炮体围圆定上下，以耳之外圆线上切炮体之中线，则耳就下，适得其半，如捧托然。不特运用轻捷，俯仰如意，更无纵跳倾欹之弊。

又药膛火门亦有一定之法。炮膛内须置药膛，药膛径小于炮膛径二分许，底圆口微敞，如茶杯里面底形。所重在底圆，万不可平。开火门须于紧挨药膛之极底处，则无后坐之虞。此工匠最难措手处，略不经心，为其所误，虽制作精细，亦为废物矣。开火门法，铜铁各异。铜炮于铸成后用尺内外比量极准以钻开之。铁炮先用熟铁缠丝，打成火门管听用。俟铸时安稳泥心胎之际，将火门管置于心胎尖上，极正极准，而后范金倾铸即成矣。

銕模全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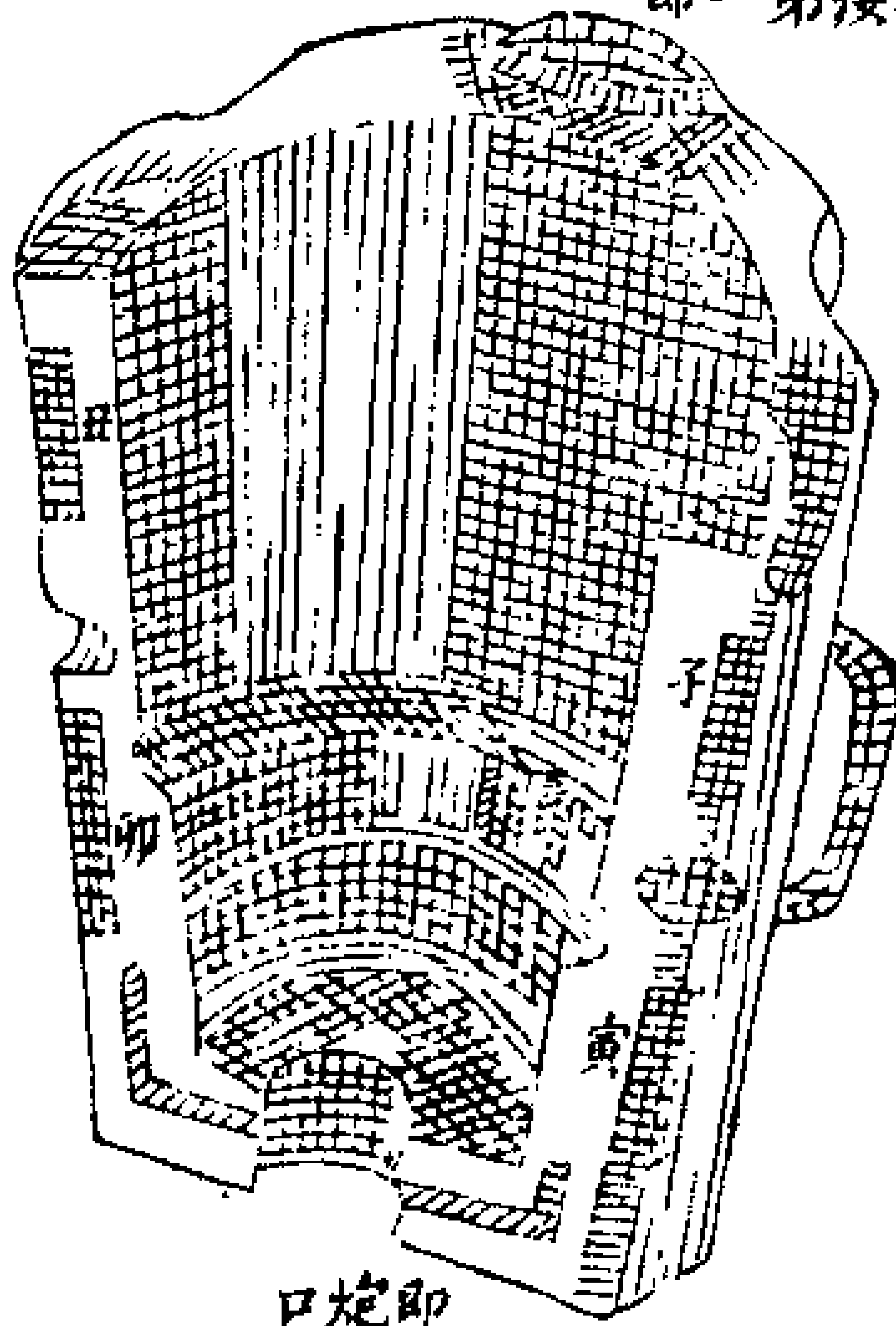

錢模全式
砲尾
第五節
第四節
砲耳
第三節
第二節
第一節
砲頭

泥炮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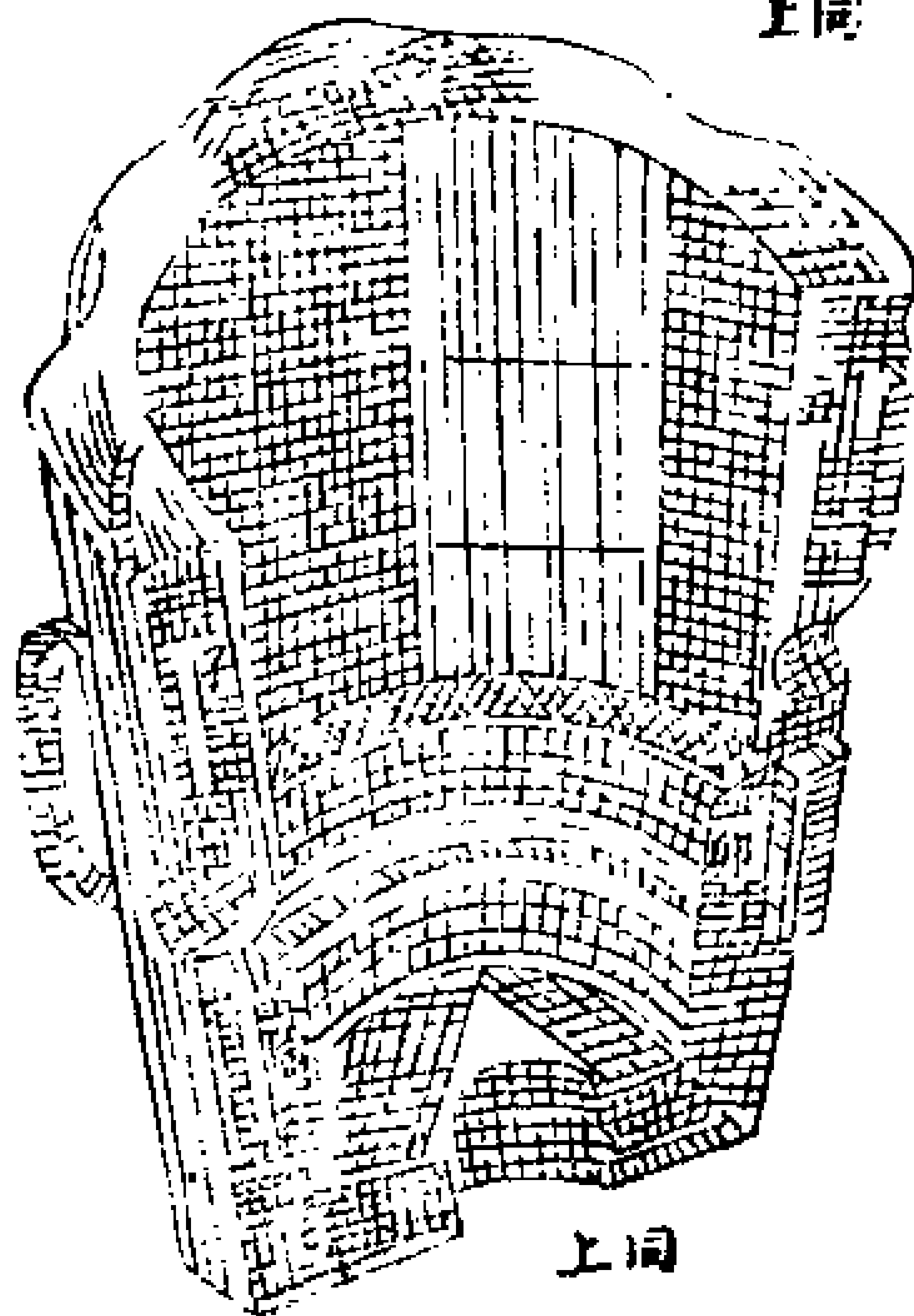


炮心與泥模所用同仍用各土按層製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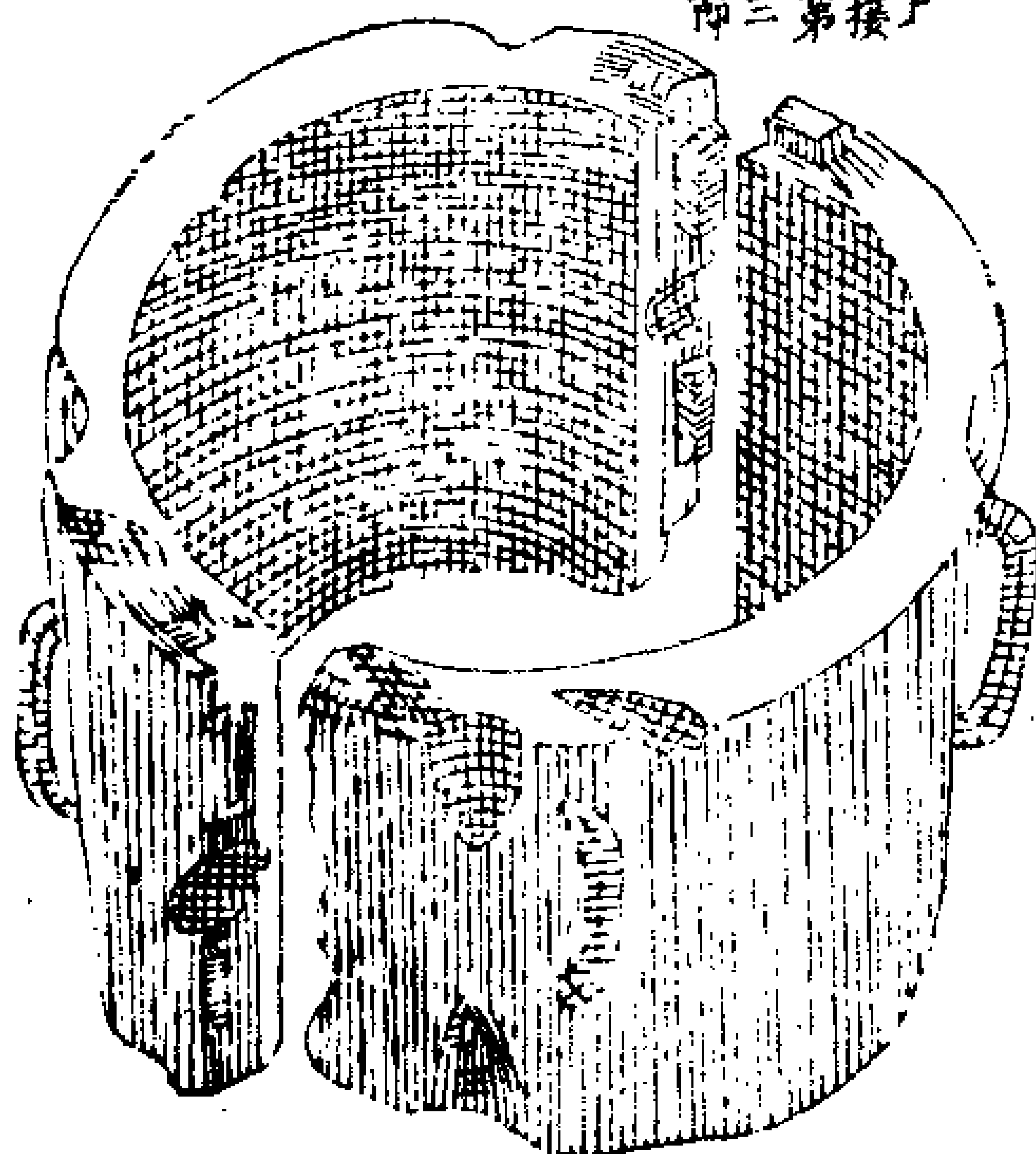
第一節銕模左瓣分式



第一節鑄模右[illegible]分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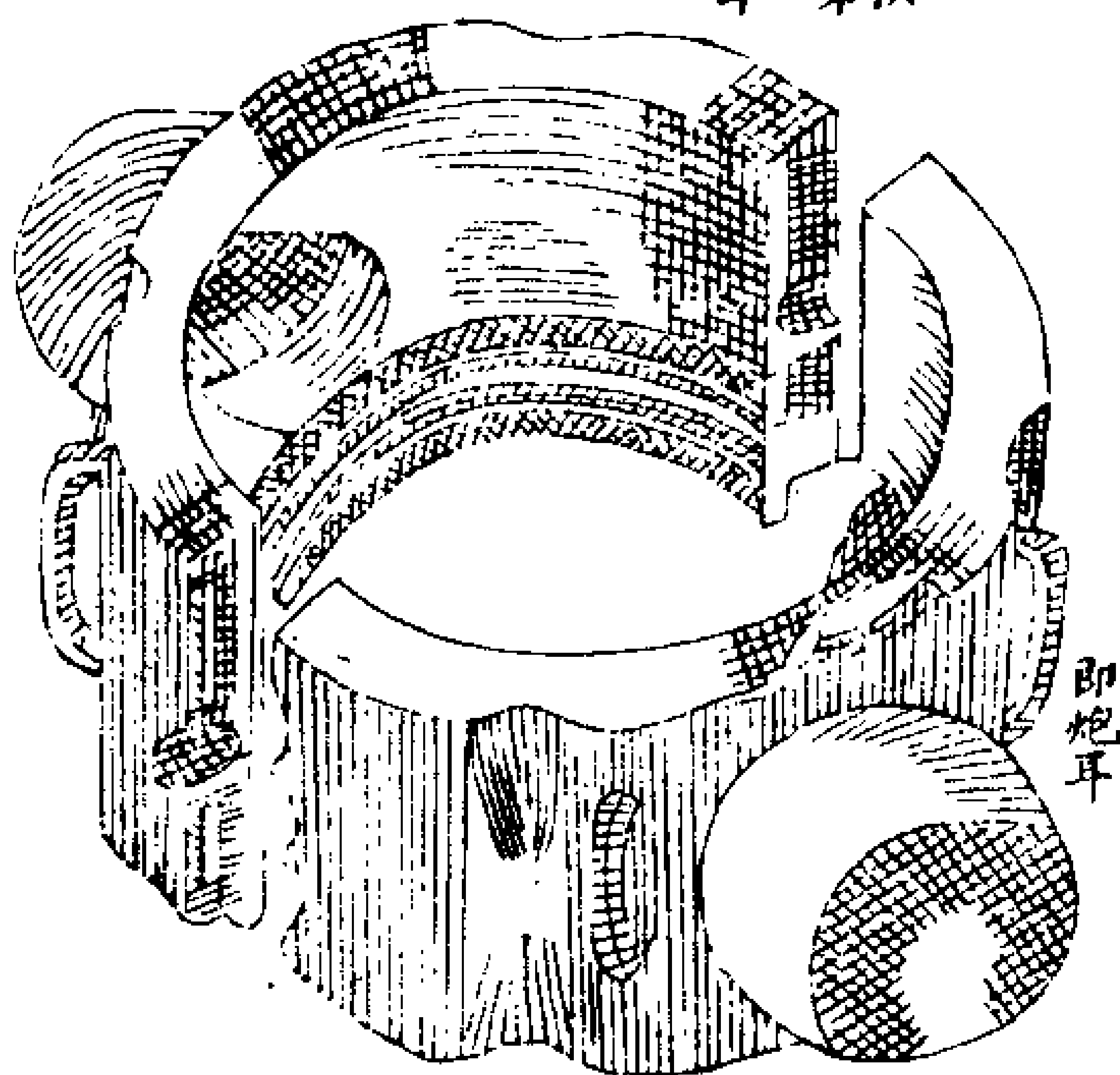
第二節錢模式



下接第一節

第三節鏇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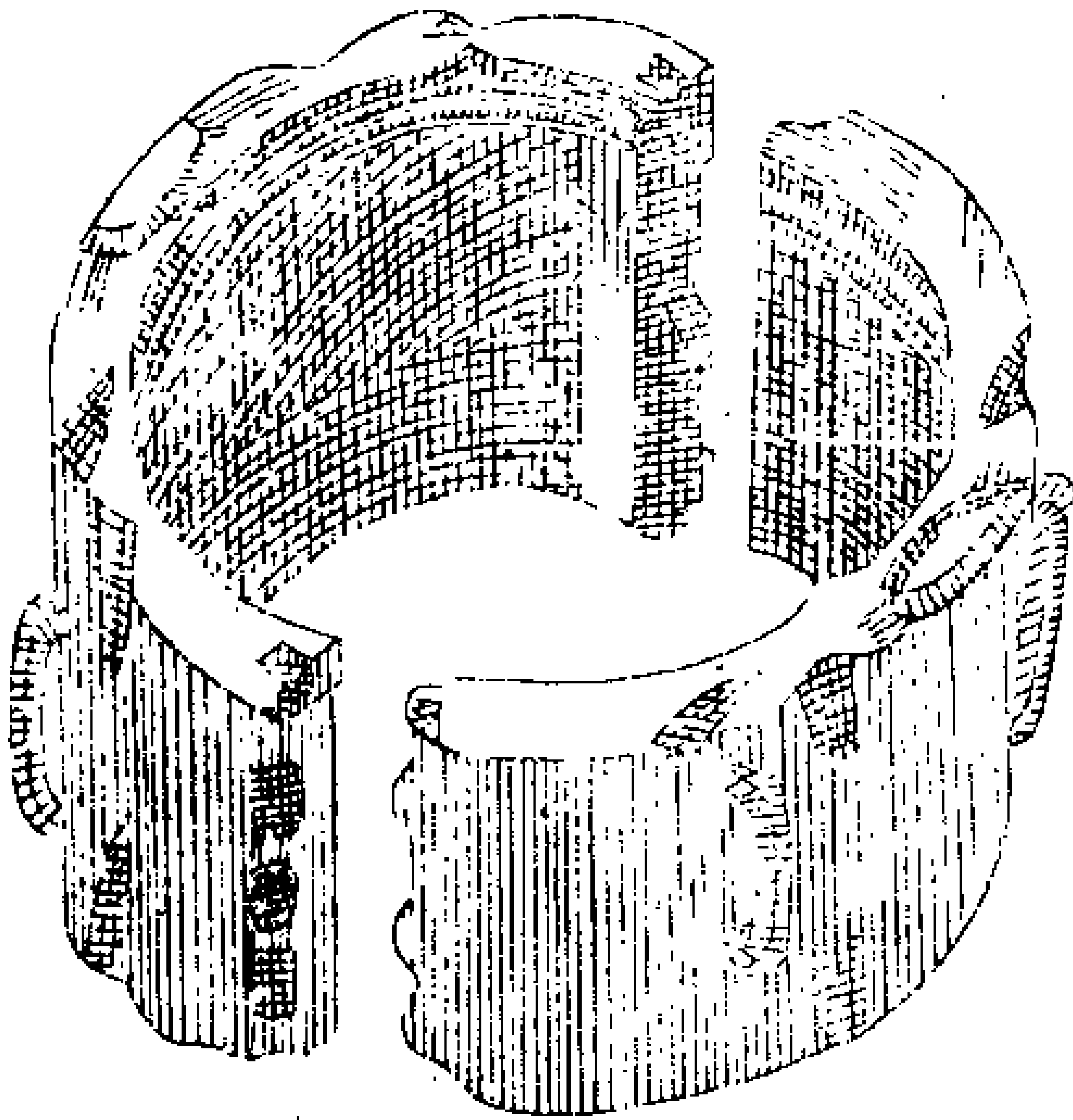
上接第四節



下接第二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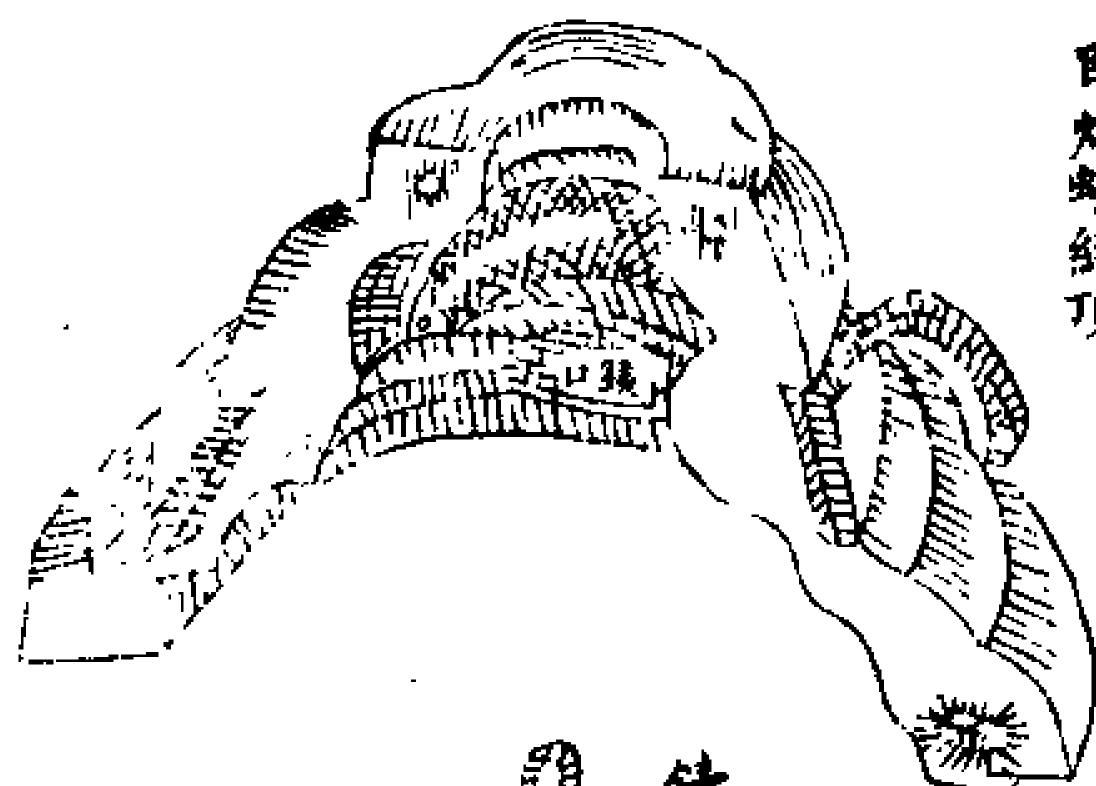
第四節鉄模式

上接第五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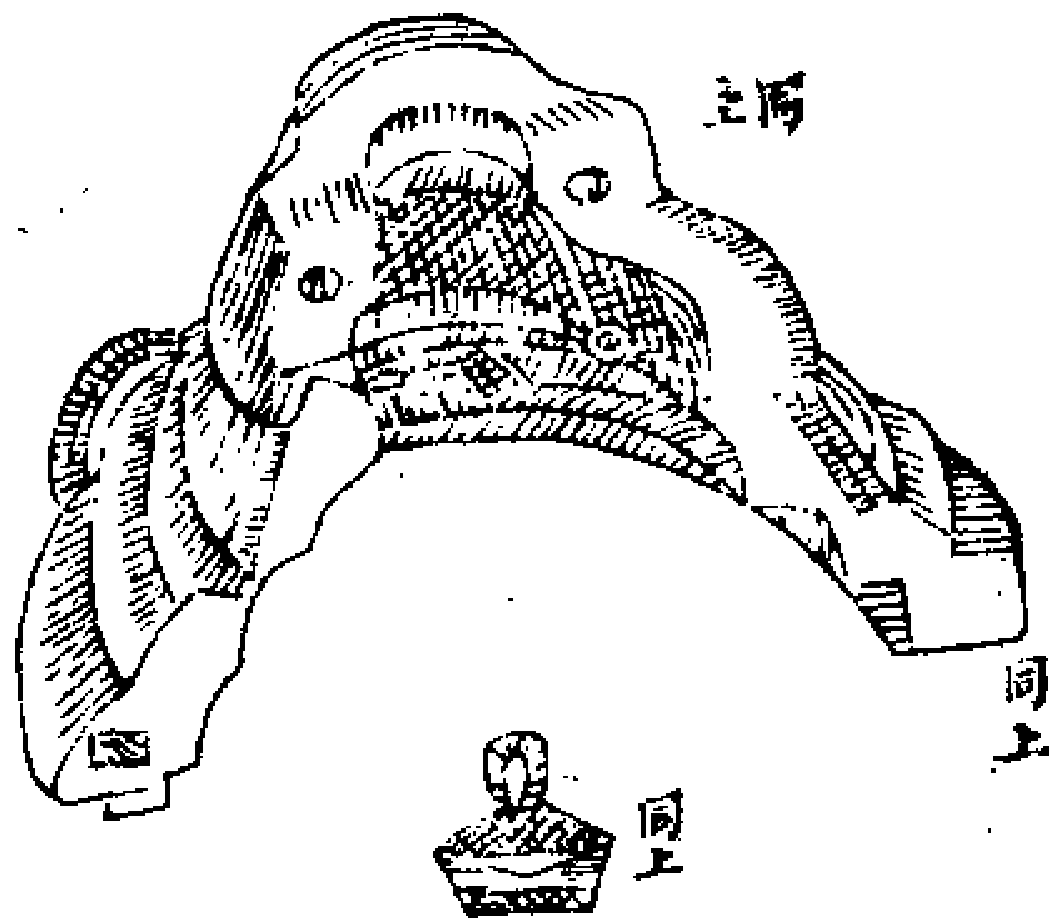
下接第三節

第五節銕模左辦分式





第五節銭模右辦分式



铸造洋炮图说福建监生丁拱辰著

西洋铸炮之法，首在煅炼之工，而围径之大小长短，又须俱合算法。且药膛为炮身吃重之处，尤须坚厚得力，方无炸裂之患。是以西洋炮身，尾粗而头细。至于铜铁之性，各有不同；铜则性柔，铁则性刚。铸铜炮则工本甚巨，铸铁炮较为省费；果能煅炼精纯，即铁亦胜于铜。各省之铁，惟粤省所产者为佳；其中又有荒山，及新旧黑麻铁、洋麻铁数种。所谓洋麻铁者，系产自外洋。其荒山铁者，系在荒山采矿炼成新片铁也。又从而〔煅〕之，谓之新黑麻尖锅铁。此铁性较纯，铸炮匠工初只用三成，而用荒山新片铁七成，合熔铸成炮位，多有蜂窝。后经改新黑麻尖锅铁，加至八成，取其坚实，配以荒山新片铁二成；或以新黑麻尖锅铁七成，配以洋麻铁三成，加工煅炼铸成，质体内外，一律光润，始无蜂窝之患。至于头尾之粗细，药膛之大小，亦须配造合式。其炮耳安置，更要合宜，轰震可期稳固。耳若偏前，炮发则炮身后仰，耳若偏后，则炮头下覆。要在轻重衡平，置身自宜微后；又须偏下，不宜过高，方为合法。其泥模务须焙干，否则火气下激，水气上蒸。水气大，则蜂窝亦多；蜂窝多，则有炸裂之患。故须炮口朝上灌铸，则后尾之铁较为坚实。其安引门更要得法，若引门直大，则火气透泄，发火必迟；偏前则必后坐。其孔必须自后微斜，前透人药膛底，不可分毫向前。烘药一燃，炮即发出而不动摇。至于炮膛为炮身之主宰，而受药之处贵乎圆坚，方免涩滞。须按围径大小，另铸一生铁药膛。其引门用熟铁打就，贯入膛底，将铁心先用青麻或藤皮裹住，后用泥滚圆晒干。先上沙浆，次用白土泥浆敷上，用木矩板限住，转圆俱合围径之数。晒干用火焙

透，外用乌烟擦之，贯入生铁药膛内，上用泥条顶住，使炮心居中不移。将泥模逐层安上，其合缝处用泥盖护，又用铁箍束住，使其不脱，用火烧红，俟冷时内用乌烟擦之，周围用干土舂实筑之，以固其模。铸时其铁水务须熔炼纯熟，去净渣滓，接续倾铸，不宜延缓间断，至满为度。俟过三四日，火气稍退，将土撤卸，去其模，则炮形自露矣。更俟冷透卸下，取出炮心，再用炭火烧过，俾铁性一律纯熟。然后令工匠打磨炮身，务要内外光滑，钻通引门，刻镌字号，试验演放，响亮稳固，即可合用。今绘图式，以备参考。

铸炮弹法丁拱辰

凡铸炮弹，无论大小，务要取其光圆坚实，围径尺寸，须合膛口，不宜过大过小。大则药力闭塞，恐有涩滞；小则药力泄气，弹出无力。而弹子又有数种，如实心及通心等类。大抵三五千斤小炮可用实心弹子；若八千斤至万余斤之大炮，近则实心弹子亦可用，远则弹子重大，恐难得力，又不若用通心弹子较为轻捷。所谓通心者系弹子中心上下，铸时即通一圆孔，用木塞住两头。外仍取圆，用油灰弥补光平。譬如一万一千斤大炮，用实心弹子约重七十余斤，若通心即可减去一二十斤分量，用木塞住，亦不过五十余斤，其体轻可以击远。至于铸弹子之法，若用两模配合铸出，则中腰必露线痕，不能光滑。必须先用蜡作弹形，围径取圆，再用泥包外模，上留一眼；用火焙其模，则蜡自熔泻而出，而模中自空。然后从眼内倾铸开模，则其弹光圆无痕。若铸通心弹子，先作泥心一条，将蜡配成弹子圆形，再用泥包外模，亦如前法，泄蜡灌铸，则模开弹出，中虚一孔，而围径亦光圆，此铸弹子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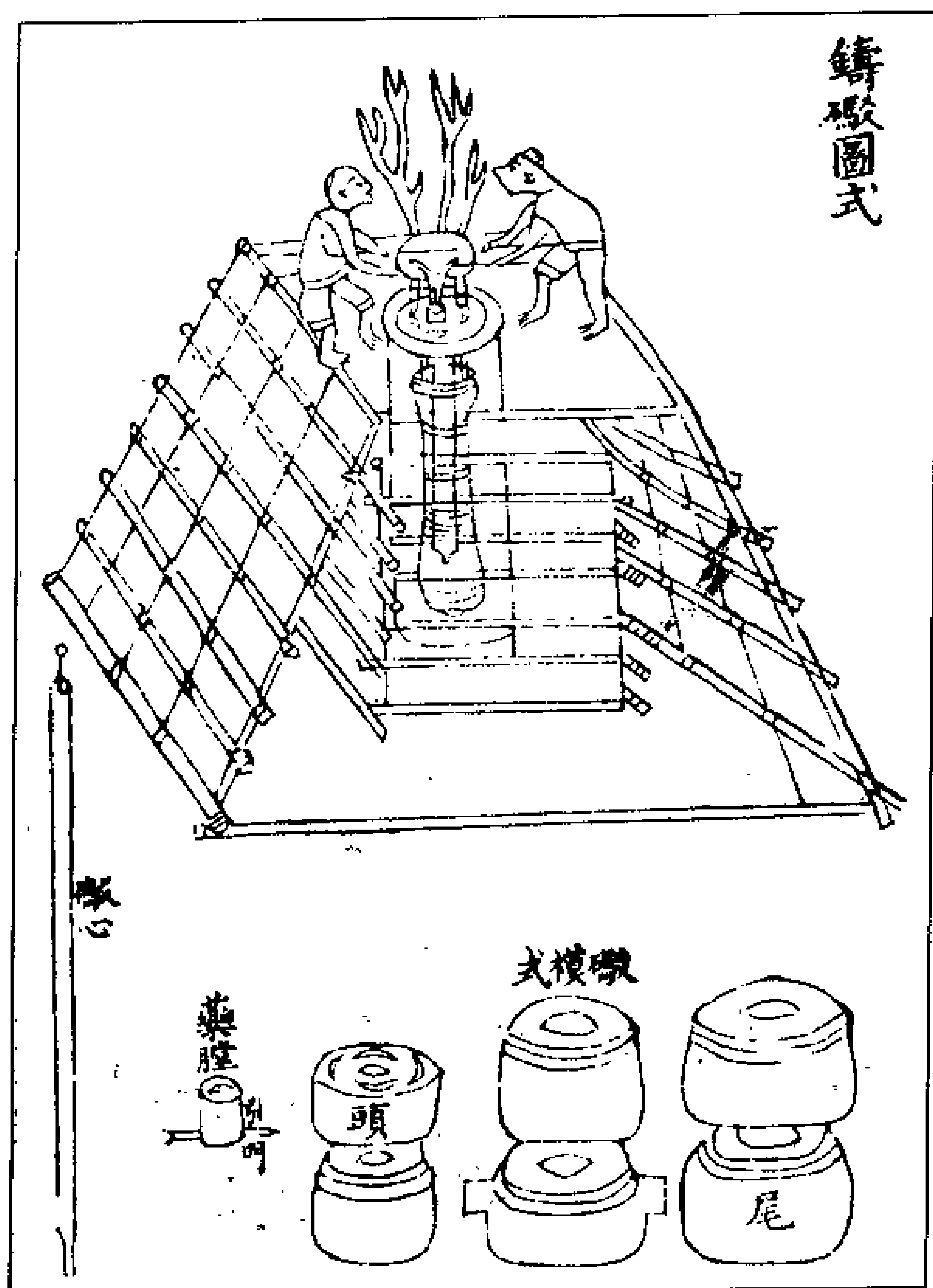
略也。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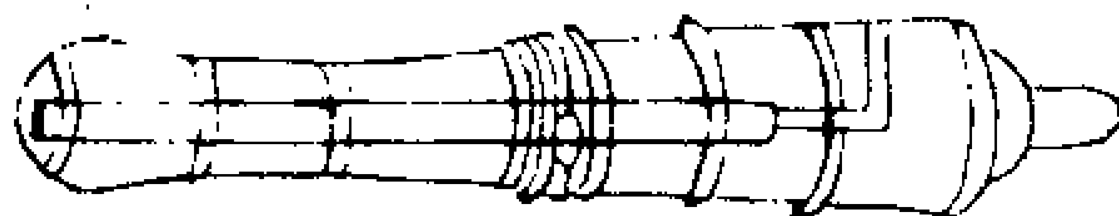
〔1〕原作“土振”，据甘本改为“振麟”。

〔2〕同〔1〕

〔3〕原作“口”，按乙未本改为“冂”。


鑄礮圖式
礮心
礮模式
藥膛
頭
尾

三千觔鐵礮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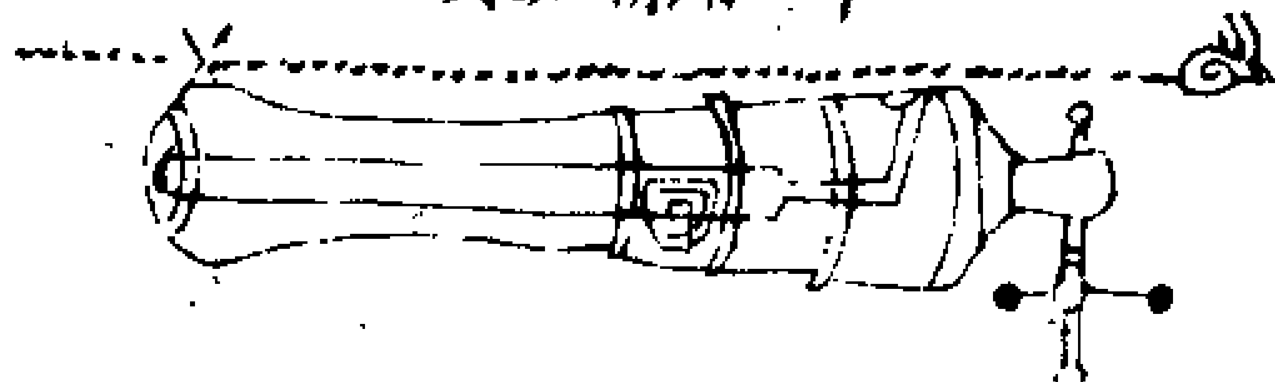
二千觔鐵礮式



四千觔鐵礮式



一千四百觔銅礮式



海国图志卷八十七

邵阳魏源辑

铸炮说附（台）〔抬〕[1]炮　余姚县知县汪仲洋

夷炮铁质，重七百余斤；用铜仿铸，重九百余斤。其制火门一段最厚，自火门以至炮尾，其势渐增；自火门以至炮口，其势渐减；膛口极大而薄。火门下一段，内有药膛；较膛口收缩三分，装药二斤，封口铁弹七斤。虽七百斤可抵三千斤炮用。时林少穆来浙，出前明焦勖所纂泰西汤若望造炮之法，分《火攻挈要》、《秘要》二卷，总名之曰《则克录》。其论筑台砌窑造模诸法，似不若中国较为简便，但以炮模干透为主。而其确不可易者，如铸铳分战攻守三等，铳身之上下长短厚薄，各有所宜。其言曰：西洋铸大铳，必依一定真传，比照度数，推例其法，不以尺寸为则，只以铳口空径为则。盖各铳异制，尺寸不同，惟铳口空径，则是就铳论铳，比例推类，自无差误。战铳空径三寸起至四寸止，身长从火门至铳口三十三径；火门前铳墙厚一径，耳前墙厚七分五厘径，铳口墙厚半径。铳底厚一径，尾珠在外；其珠之长大，各得一径。铳耳之长大俱各一径，火门至耳际得十三径。耳得一径，耳前之铳口径得十九径。此系四六比例之法，火门距耳得十分之四，带耳至铳口，得十分之六，此战铳之制也。守铳一名象铳，口下空径五寸，火门前装药处空径二寸五分。身长从火门至铳口八

径，膛内装药窄处得二径，药前宽处得六径，装药墙厚半径。铳口墙厚二分五厘径，铳底厚一径，尾珠铳耳长大各六分径；火门至耳际二径，耳得六分径，耳前至铳口得五径四分。此系四分比例之法，谓火门距耳得一分，带耳至铳口得三分，盖以铳前膛宽体轻故也。以其膛口极宽，故名象铳；象铳即守铳也。又炼铁之法，铁质粗疏，兼杂土性，必着实烧煮，化去土性，追尽铁屎，炼成熟铁，庶得坚固。铜质精坚，具有银气。须先看验纯杂若何，如法参兑上好碗锡少许，用寻常炉座，将铜镕成清汁，以锡参入化匀，倾成薄片，听候烧入大炉铸造。按今用铁必用大炉，非两日夜不能追尽铁粪。洋铜本（己）〔已〕炼净，只用小炉镕之，半日即能浇铸。用铁欲老，用铜欲嫩，皆与之合。其铸造各种奇弹，以及提硝炼磺用炭，皆有一定准则。又放炮近远之法。凡炮倒放，只宜一度至四度；仰放自一度以至六度。盖铳用弹三、四斤重者，平度击放，可到四百步；仰高一度，可到八百步，高二度可到一千四百步，高三度可到一千八百步，高四度可到二千步，高五度可到二千一百步，高六度可到（一）〔二〕[2]千一百五十步。若高七度从上坠落，则反近矣。诸凡放铳，以此例推。西洋教练火器之制，有学教官，教授各艺，朝夕演习，十日一考，立薄册注。三进者赏，退者罚，原等者免；再次原等者责，五次原等者逐回改业。限期以一季为度，必欲造成。一应器械，饭食悉资官给，亦无廪粮，学成方许教官开送武官处试演。十发而仅中五六者，止称通艺，回学再习。十发不差一者，称为成艺，收入营内，厚给廪粮衣甲，即名武士，礼仪服饰，咸旌异之。百发不差一者，始为精艺，给廪旌异，超等优示。其教官之责，即以所教武士之技艺精粗多寡以为升降。又根本至要，则在智谋良臣，平日博选壮士，练精神器，胆壮心齐，审机应变，自能战胜守固而攻克矣。否

则空有其器，付托非人，适以资敌。其书约二三万言，此其肯綮也。予得此书后，与龚县丞互相起发，颇得神器三昧，用夷炮推放斤两尺寸，按原炮加一倍，自二、三、四倍，以至九倍，均可照算。先就夷炮，用加一倍、加二倍之法，作模试铸，可抵旧炮五千斤、八千斤之用。计自开铸以迄八月二十五日以前，共铸大、小铜炮一百二十余门，除分拨定海外，余皆摆列港口炮台。又夷炮架炮耳以后，架若层梯而下，以便演放时测量远近高下，以为仰放平放尺寸。架下有四轮，可以拽炮进退。林制府云：其在粤有磨盘炮架，可以旋转四应者。龚县丞将炮架改为两层，下层照常安轮，（下）〔上〕[3]层中心以铁桩贯之。炮耳以后仍列梯级。虽四五千斤之炮，只以一二人拨之，即可随意所向。予以英夷惯于奇正相生，水陆夹攻；应移港口内有余之炮，兼防间道来袭。督帅以兵不足恃，恐其委而资敌也。讵知英夷觇知港口炮台层列，但以虚声攻击，而别用奇兵，由招宝山、金鸡山后攻入，镇海不守。而所铸神器及架，俱为夷人所有，岂不惜哉！

又曰：铜炮光滑，炮子及远。计千斤铜炮，可当三千斤铁炮之用。但铜炮一放，则浑身热透，难以连叠施用。而铁炮则一时不能红透，惟在铸之精细光滑，使与铜炮同功，则善矣。

又曰：木炮用坚木为之，长丈二尺，膛三寸，外围口厚三寸，底厚五寸。形式一切如铁炮之式，刳木心，两面合成，圆围用铁箍十三圈。铁圈外再用毛竹包裹，以麻绳绞固。装药斤许，或装大铁弹一枚，或装铁条十余皆可。共重百余斤，四人、六人皆可抬放。每炮可连放数次，每放一次，刷矾水一次，即所谓抬炮也。或施于山谷之战，或沙漠难运重炮之地，似较铁炮为便利。

附炸炮法署陕甘总督林则徐奏

臣前次奏(时)〔明〕[4]仿照洋炮之法，制备应用等因。谨已捐资集匠将现有之炮位，先造转轮车架，以利推运而便旋转。又封口炮子一项，向来俱用实铁弹，子致远攻坚，已属得力。但一炮只毙一贼，多亦不过数贼而止。臣曾见洋炮有空心弹子之法，名为炸弹。因密授匠人做法。即在臣行署，督令试铸。虚其中而留一孔，此中半装火药，杂以尖利铁棱，仍将其孔塞住，纳于炮口，将孔向外。一经放出，其火力能到之处，弹子即必炸开，弹内之药，用鏾较多，可以横击一二百步，其弹子炸成碎铁，与内贮之铁稜，皆可横冲直撞，穿肌即透，遇物即钻，一炮可抵十数炮之用。近日铸成试放，(己)〔已〕向远处裂开。附近民人观者如堵，不知所用何法，而竟诧为未有之奇。是此种炸弹，实为行军利用。现就炮口尺寸，多制土模，铸造应用。其前派游巡将弁，叠据禀报，自旧腊下半月至今，各子沿山隘口逐加搜捕，实(己)〔已〕全无贼纵；即荒僻山梁，积雪深厚之处，亦无人马行迹。臣复密加查访，均属相符。据兵民佥称，总因炮火猛烈，贼番闻风远遁。

炸弹飞炮轻炮说江苏候补知府黄冕

一、攻夷宜用炸弹飞炮方足制胜也。伏查夷变以来，历见各省章奏，虎门、厦门、宝山，皆为夷船飞炮所溃，其炮弹所到，复行炸烈飞击，火光四射，我军士多望风胆裂。其实夷船亦不尽飞炮，大抵攻坚城，沈敌船，则用实心之弹；惊敌阵，溃敌众，则用空心之炸弹。而内地大炮，则惟有实心铁弹，故止能透一线，洞

一孔，而无益于行阵变化之用。有正无奇，非善策也。惟飞炮、炸弹之法，内地罕见，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道光二十四五年间，剿番青海，曾随林制军讲求火器，师心创铸，居然造成。曾经演试，其弹炸裂，飞击远到。边方聚观，无不骇异。且其弹浑成铸就，较之洋夷飞弹，用两瓣合成者，更为圆巧适用。曾经奏奉硃批嘉奖，在案。其弹椭圆，有如鹅卵。其法以泥为外模，复以泥为中胎。其泥胎中先藏尖利锥刀碎磁等件，复留上窍，以便铸成之后，去泥入硝磺，入毒药。大约二斤之弹，须空五六两，六七斤之弹，须空一斤有奇，余以类推。装药填实之后，仍与实心弹同重，则以椭补圆之故也。浑圆之弹，轻而寡力，故放出不能及远。惟椭圆力重，到远始炸也。其入药宜磺多而硝少，以硝性直出，磺性横出也。弹皮不宜过厚，亦不宜过薄，厚则药力不能炸，薄则药先炸而不能及远也。弹所到处，其弹皮固炸裂四散，而弹心之尖锐锥刀，亦复横穿直透；且毒烟所及，人皆晕倒；火光所射，众皆溃骇。数弹落营，而阖营皆乱；一弹入船，而全船可破。声如霹雳，势如鬼神，实为破敌奇器。伏查近年办理善后以来，所造防江大炮，身笨膛小，虽七八千斤，不过抵三四千斤之用。不若将此炸弹多造，装入配用。则炮虽不可改造，而弹子易于得力，亦足以挽其弊。

一、水陆战炮重笨，扛炮受子无多，宜改制以小受大之轻炮，方能利用也。窃查整顿水师之要总，以船炮为先，而内地江船，断不能如海船之坚大。至于海运沙船，虽系行海，亦非战舰。即一二千斤之炮，亦难施用。而抬炮之力量远近，又仅与抬铳等，故无以御海贼。今日欲反其弊，必须讲求炮制，使能以小受大，以轻胜重，以短及远，简便灵动，庶几一炮抵数炮之用，小炮同大炮之长，足以收克捷实效。飞炮炸弹，固为制敌奇器。但大弹必

大炮方能容受，止可施于守城守炮台，而不能施诸战阵；可施于大海船，而不可施于中号小船，犹未足征利用之效。因又讲究小炮可容大弹之法，不用铸造，而用打造，不用生铁，而用熟铁，方能使炮身薄，而炮膛宽。缘生铁铸成，每多蜂窝泚体，不能光滑，难于剗磨；故弹子施放，不能迅利。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镕百炼，逐渐旋绕成圆。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刚光滑无比。初次制成小炮二位，一重二百斤，一重一百六十斤。二百斤者，可容二斤有零之大弹，可抵千二百斤炮之用。重百六十斤者，可容一斤十二两大弹，可抵千斤炮之用。虽不能以一当十，已可以一当五。因又精益求精，再仿制百二十斤小炮一位，百斤小炮一位。以上小炮现存江南城守营。而其膛可受大弹，仍与前两炮等，竟可以一当十矣。炮愈轻工愈精，力愈大。炮轻力大，则其架必须稍大，或压以沙袋，庶放炮时架不扬起。铁经百炼，永无铸造之炸裂；施用灵活，尤胜巨炮之笨重。弹子飞出，到远四炸，又足以惊敌营而裂贼船。一人可以挽放，两人可以扛抬；小车小船，皆可运载。即施之陆战行阵，亦可进止自如，摧坚破众。较之生铁铸成，身厚膛小之大炮，其用广而效大，殆不可同年语。即较之抬炮仅受弹子数两者，亦得力十数倍。

再大炮惟用诸战舰，而不便于陆战。现在江、浙所制炮车炮架，亦止可施于沿海近岸，而西北平原，列阵驰击，尚非所宜。晃曾随林制军剿番青海，创制陆战炮车，仿轿车式而略小。不用木箱，而用生牛皮，以铁架撑之，倒安威远炮一位。内用抽屉，分藏火药炸弹。其箱内可放衣械行粮。驾以一马，虽沙陆之地，皆可长驱而进。临敌则卸马用人，以后为前，两人倒推而进，连环开放一如排枪之用。地狭列小阵，前环十余车；地广列大阵，前环数十车，数百车；连环

施放，间以抬枪弓矢，夹护左右。我军既有凭恃障蔽，心定胆壮，敌军莫能犯。夜间下营，则以数百车环列向外，即成营盘，可代鹿角。历来讲求车战者，莫善于此。东南各省不能车行者，无所用之。若天津沿海陆路，伏地雷数层，迎敌于前，遥列车炮于地雷之后。敌至则先点地雷，后开车炮，而官兵大队之鸟枪抬炮，又在车炮之后，此万全必胜之策。宜于平时置备，庶金汤巩固，而人心安堵矣。

或谓空心炸弹，长于横击，至攻坚直透，则不如实心弹之有力（日）〔曰〕：有此轻铁宽膛之炮，则实心大弹亦可用。但其弹亦必用熟铁，而不用生铁；用打造而不用倾铸，方可光圆滑溜，与夷弹相等。以百斤之轻炮而可容二斤之实心大弹，亦胜营制炮弹，得力良多。

枢机炮架新式图说浙江县丞龚振麟

制法

一、磨盘炮架须选极坚极燥之木为之。榆、槐、樟、柳皆可，惟松、杉、枫不可用。按炮规，定俯仰，分度数。梯铁什件，更宜浑坚吻合。其机巧在一枢心，即图中磨盘头中心。两滑车。即辕木所藏铁轮。配合时，务须度取炮身轻重之中心，以辕木上承炮耳处为准则，下布枢心滑车为犄角势，使轻重持平。此最要者，总在炮耳之前后轻重相匀，不特运用轻捷，而施放时亦无坐、跳之弊。虽重至万斤以一人之力，即可旋转轻捷，指挥如意。

一四辋炮车。辕木车轮，亦须坚燥木料。其机巧在轮轴承辕木处，视炮轻重之中心，亦以辕木上承耳处[6]为准，俾推挽行走，及停轮施放，头尾轻重相适，无攲斜之弊，运用始能轻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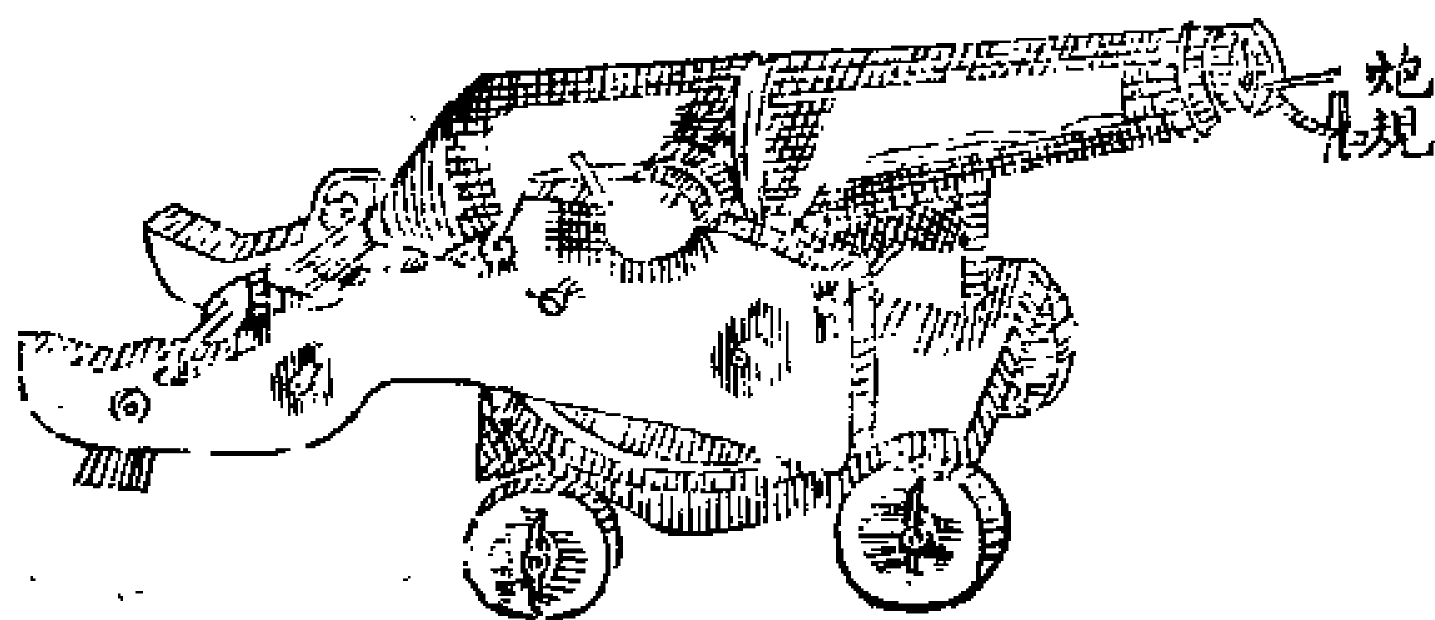
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神器为克敌制胜之首务。若置如磐石，止击一敌，即敌适入于的中，亦仅一击而已；焉望其指挥如意，所向披靡耶？今考重学引重法，制成枢机二式，畀一人之力可以旋转如圜，随向轰击。一磨盘；为战舰，为敌台，为城关攻守之具。一四辋，为行阵，为隘口，为奇仗夹击之具，纵敌如潮涌，靡不克捷。

大炮须用滑车绞架图说福建监生丁拱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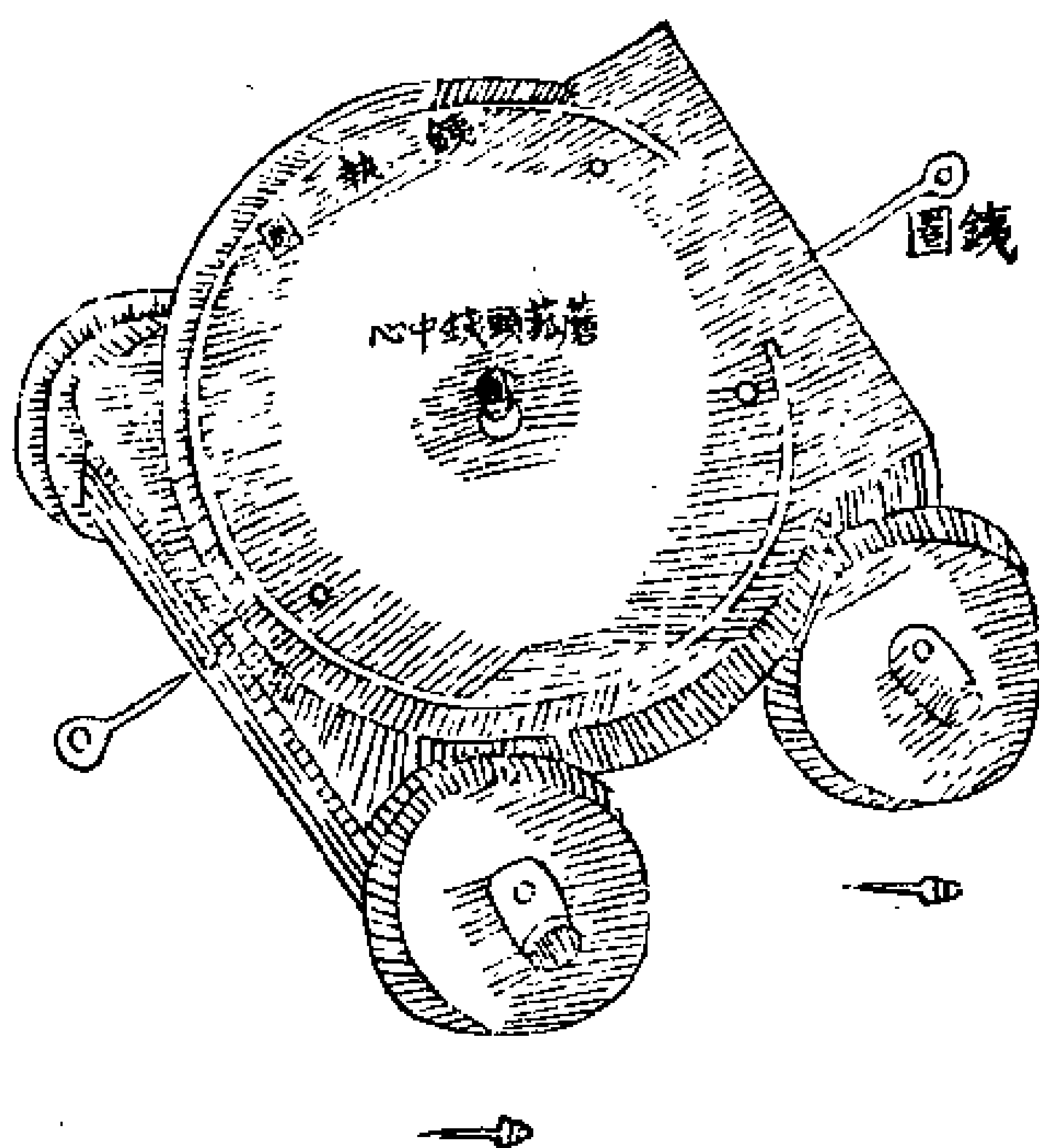
炮法贵乎精，又贵神速便捷，则（单）〔车〕[6]架之法不可不讲。如八千斤至万斤至大炮，其炮架须用坚木制就，架之前后两傍，用粗铁环各二个；前面炮门下，用桡木横限一条，镶人石壁内，上亦安粗铁环二个。后而安绞架一具，左右立二柱，上架绞架横木轴。二柱之下，亦安二铁环。另制滑车二对，前而左右各一对，每对两个。前滑车内连镶二小轮，后滑车内镶一小轮，俱钉用铁环，配用光滑油绳。如欲推出，将左右前滑车一对，钩在炮门横限上二圈内，后滑车一对，钩在炮架后环内。然后将二绳引于绞架之上，绕之以手，用力绞转，则炮自然前进矣。务使炮头伸出炮眼之外，方可施放，否则恐轰震炮墙。如欲挽回，将后滑车，钩在炮后木柱二圈内，前滑车钩在炮架前而铁环内，前后互易而用，将前滑车二绳，引于绞架之上，绕之如前，用力绞转，则炮自挽回矣。将炮门掩闭，用湿透炮刷子扫净炮膛，然后下药，用木棍送人膛内，次下弹子，又用扎就麻球，如膛口大小，塞人膛内，使药不四泄，弹出有力。装毕再放，放毕如前法挽回，再装运发，四五炮后，须少停片刻，以防炮身透热。其炮台下石板，须铺平磨细，使其光滑，车轮行动无碍，方能轻便。大抵三二千

磨盤礮車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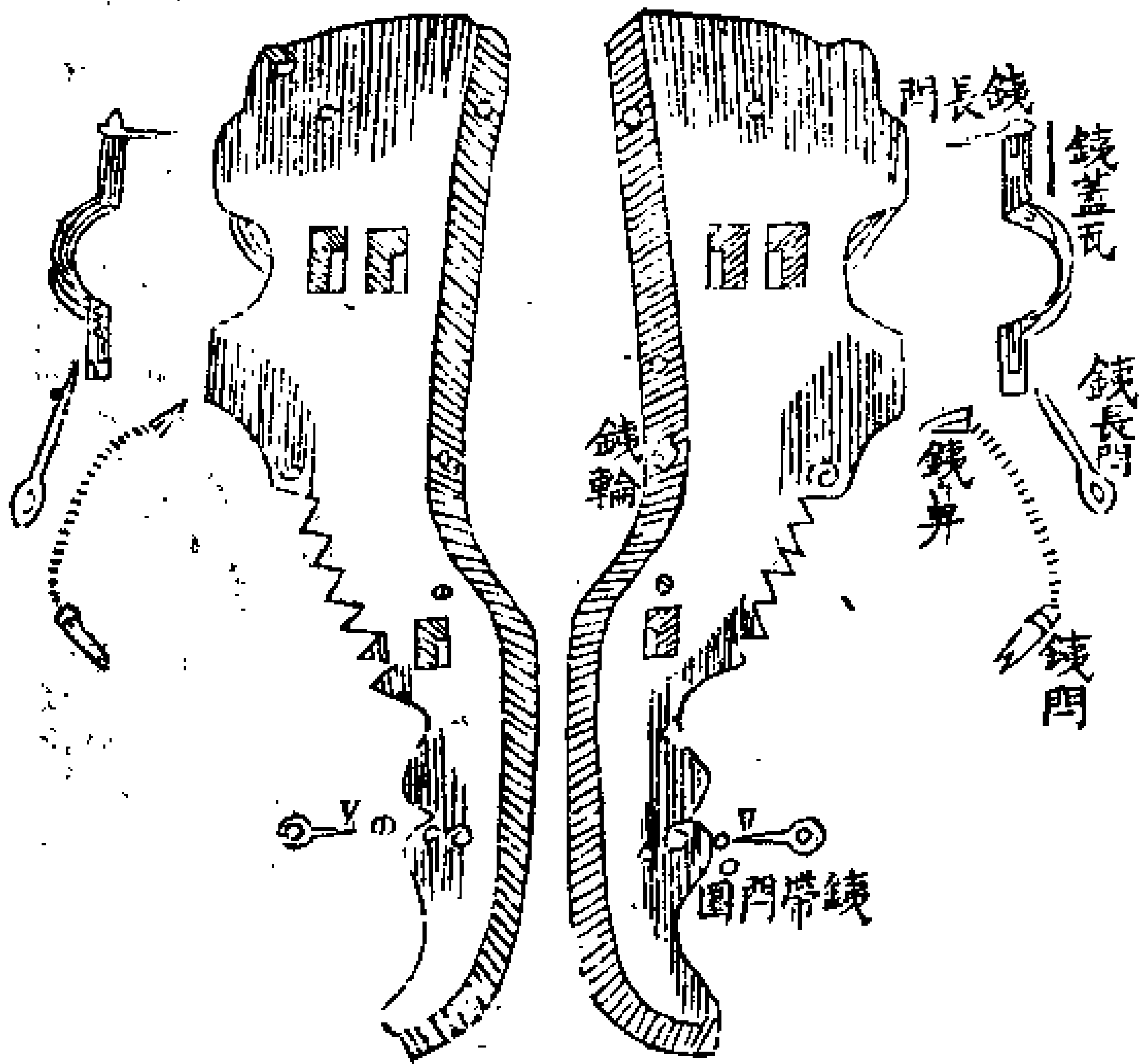
凡礮體千斤以上至萬餘斤者用此式



磨盤礮車底盤分式



磨盤礟車左右轅木分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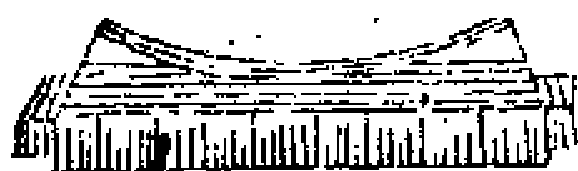
磨盘礟車横檔及鐵什件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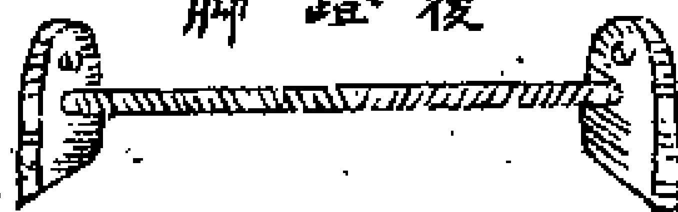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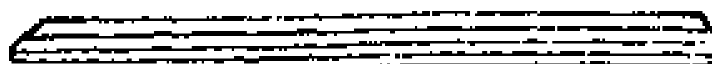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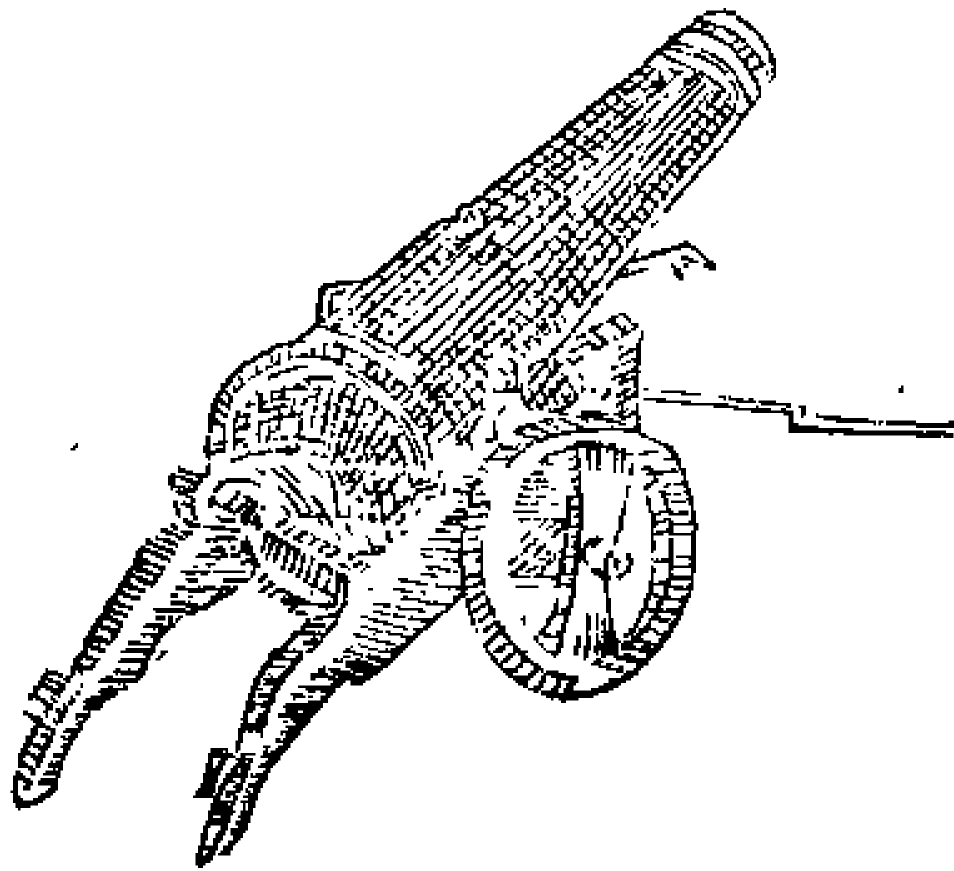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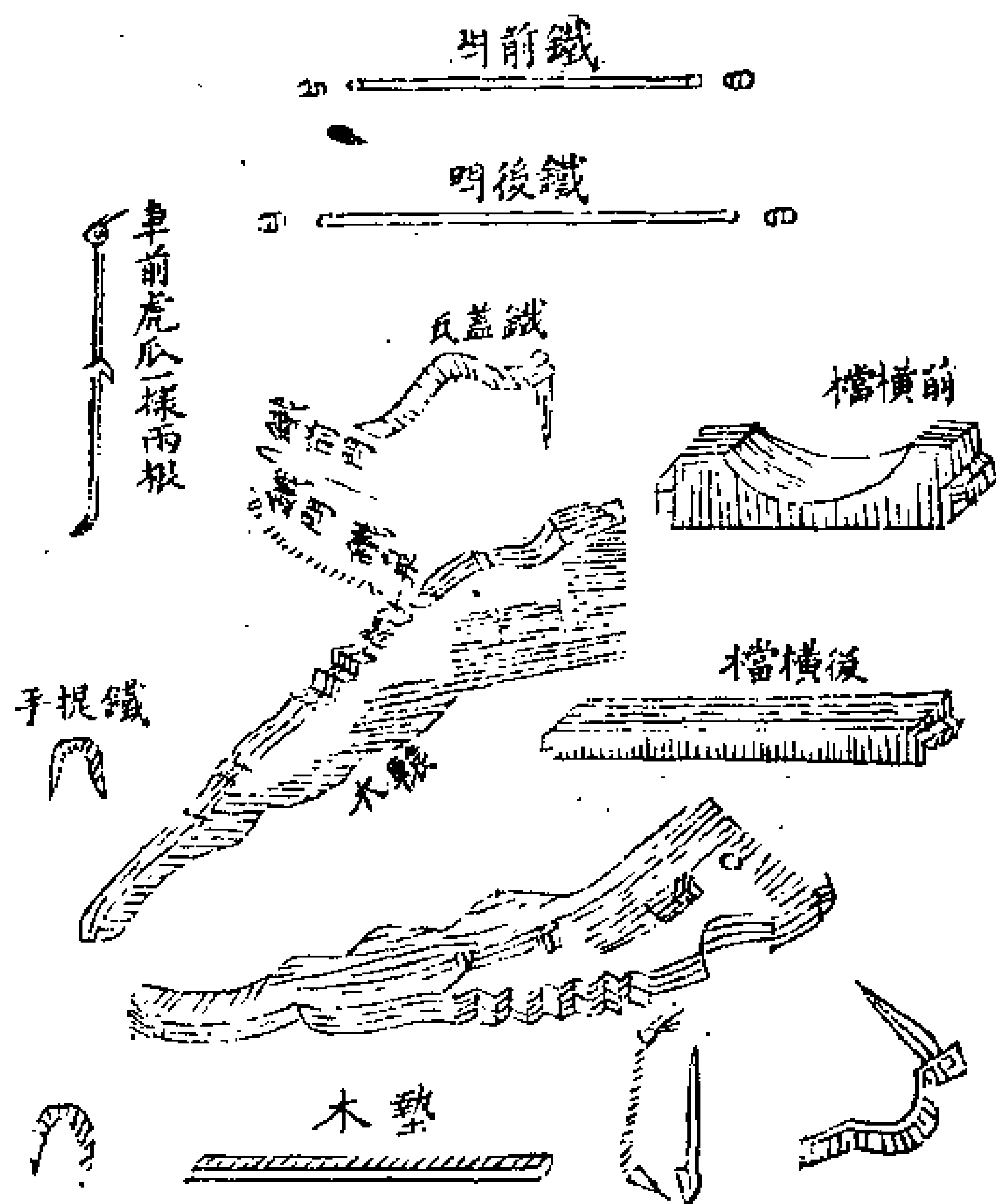


四輌礮車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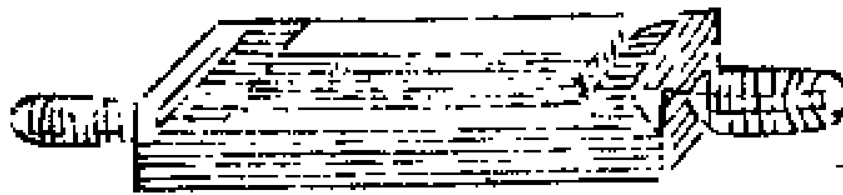
凡礮體千斤以內者用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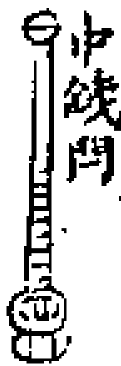
四輌礮車分式及鐵什件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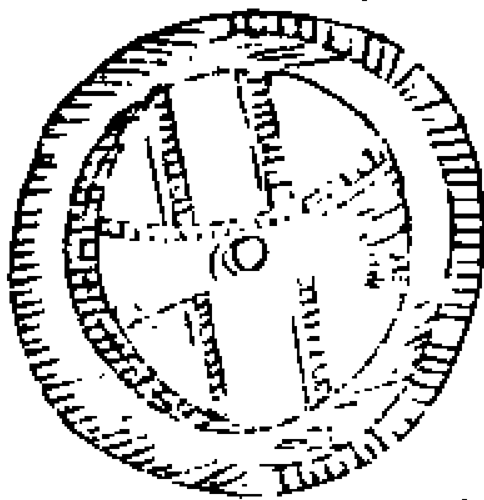
四輞礮車輪軸分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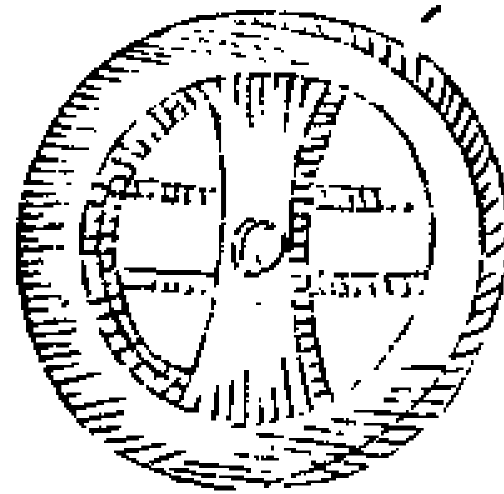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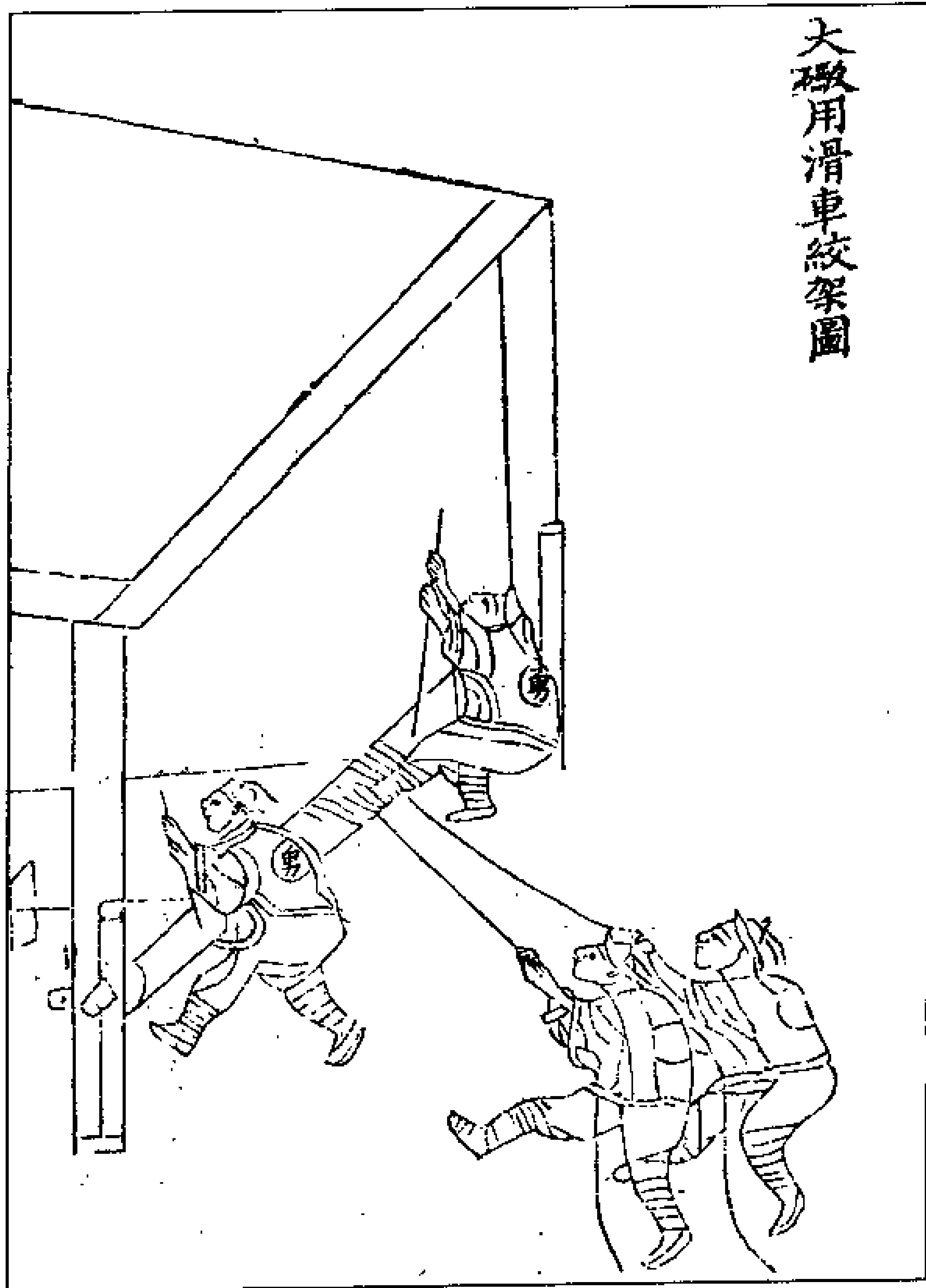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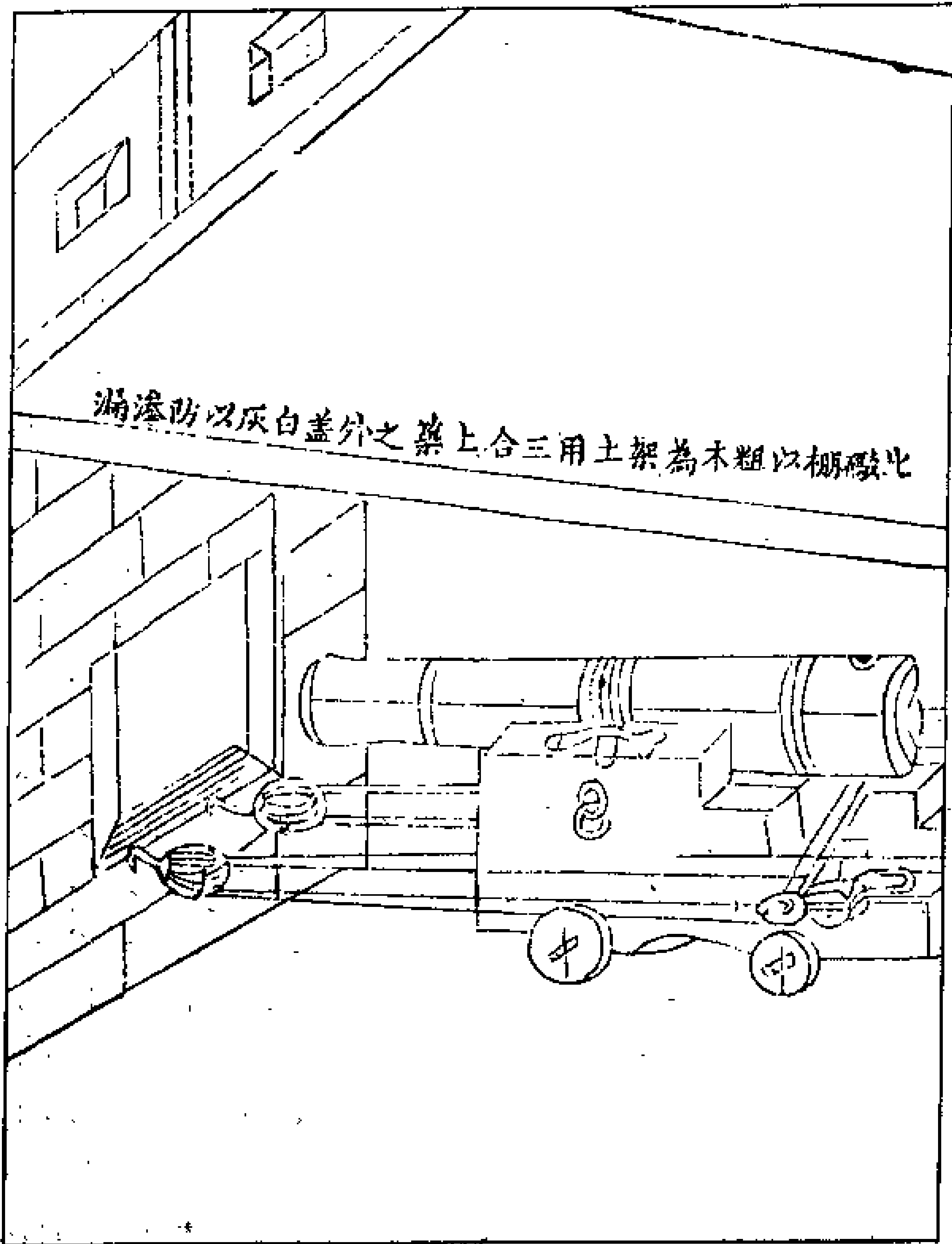









大礮用滑車絞架圖
勇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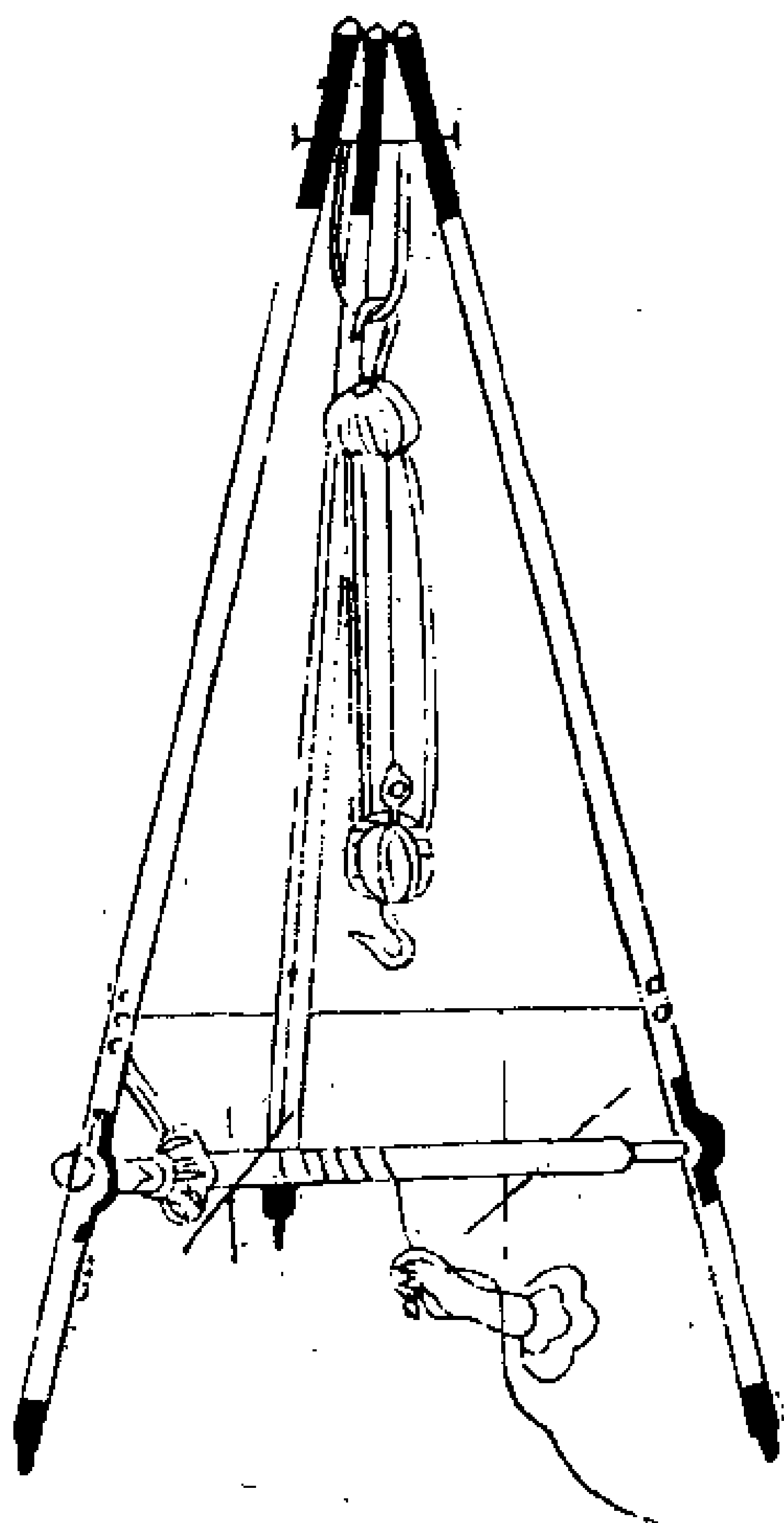

此礮棚以粗木為架上用三合土築之外盖白灰以防滲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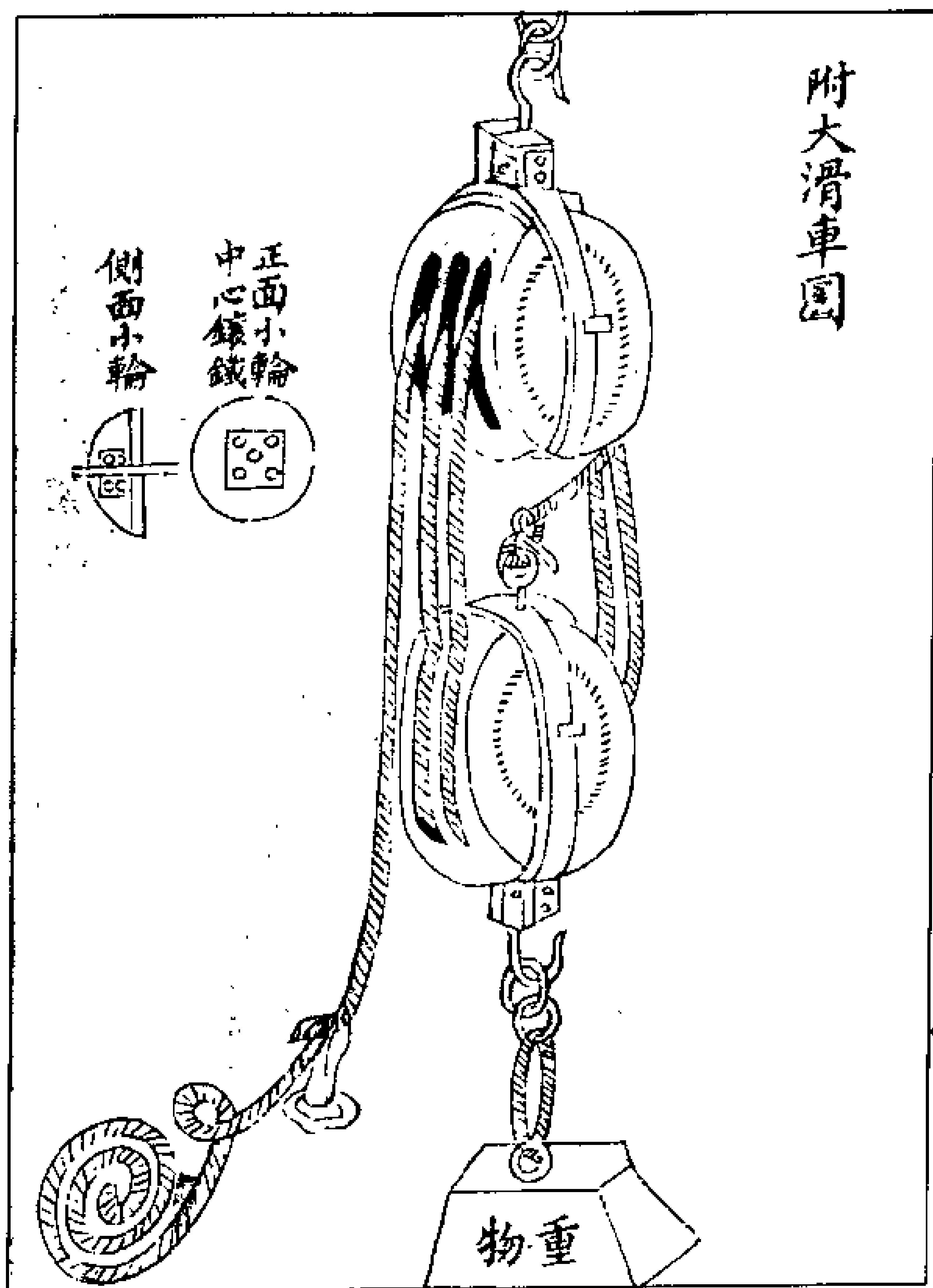
斤之炮，只用滑车，即可扯动，无须绞架。盖用滑车一副，人力可省三分之二。譬如八千斤之炮，架有四轮，按一人扯一百斤计之，须用八十人；如用滑车，只须二十四人，即可扯动。若再加用绞架，其省力加倍，只用八人绞之，便可轻轻行动，是用力省而成功多。如欲使炮高下，左右用坚木棍橇起，垫之挪之转之不过二三人之力足矣，至于战船上炮，尤宜仿制车架。现在粤省内河各台，均经安用滑车绞架。其新修战船，亦俱安设滑车，演放甚为得法。若仅以木棍橇转，不特多用人力，且重而难移，而炮架时被橇动，不无损坏，究不若用滑车绞架之灵便得用也。今绘图于后：

举重大滑车绞架图说

前图所论用滑车绞架之法，系就平地扯炮而言，且炮架下又有四车轮转旋，故易于运动。至若凭空举重，如大炮上架等类，则其轻重悬殊，与平地迥不相同，尤须藉滑车绞架之力，方可举起。是以两器互相为用，其力更大，单用则其力倍减。大抵空物空悬，有垂压之势，滑车绞架并用，则纵或脱手，其绳必不能骤开，免致下坠。即如粤省现制三万斤大铜炮一位，其质体甚重，难以举动。曾令工匠仿西洋滑车绞架式，制就一具，如法举起，挪动上架，甚为便捷。大凡制造滑车绞架，必须用坚木为之。大滑车外加铁箍，复加粗钩，内镶三轮或二轮不等。又制举重绞架，每具用坚木柱三根，头尾包铁，下安铁锥，使着地不移，上贯铁横梁箍住，中悬一铁环，使三柱上合而下分，支撑左二右一，如鼎足而立。其左柱二根，中间用横铁条一道以限之，使其稳固；下安绞架横轴，以便运动。旁附铁齿轮一个，形如菊蕊，外圆内方，贯

倣製西洋舉重滑車絞架圖




附大滑車圖
正面小輪中心鑲鐵
側面小輪
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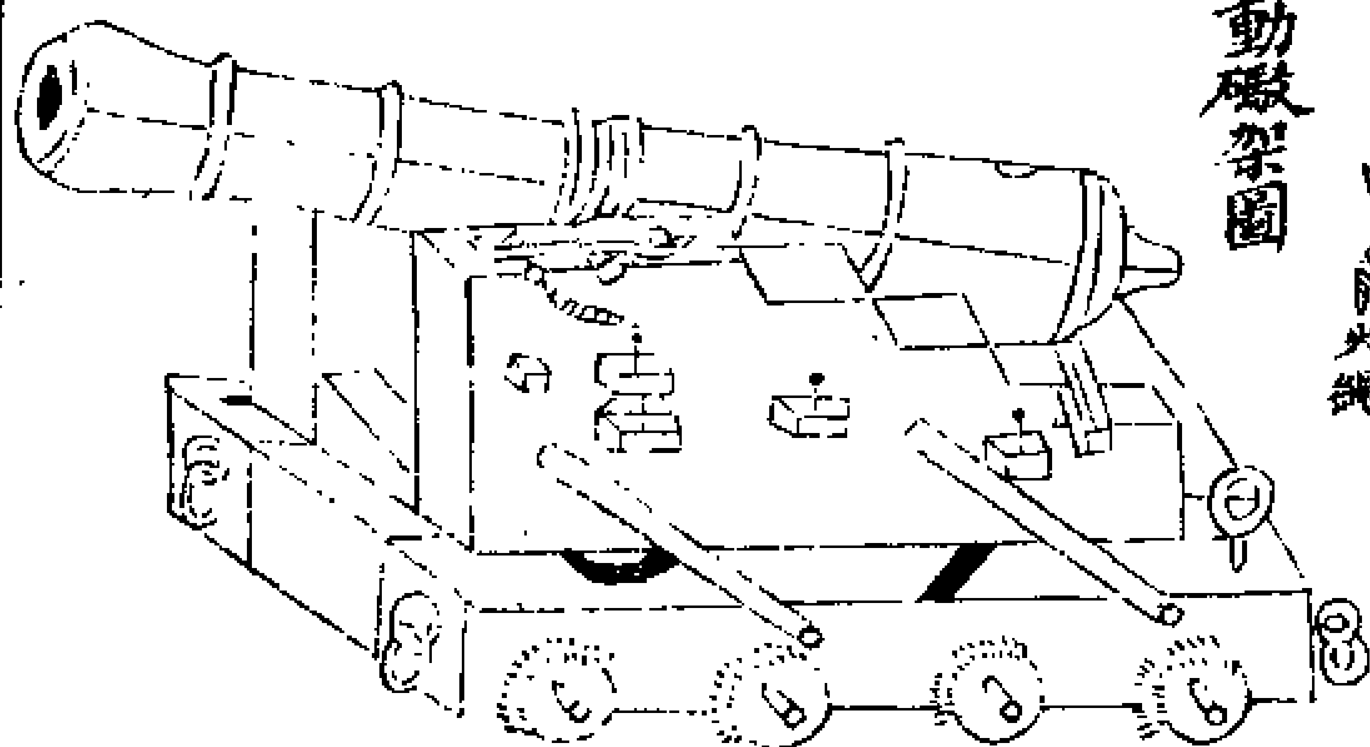
入轴端；上垂铁尺一条，其形如凿轴；顺转则无碍轮行，若逆转则格住轮齿，轴便不动。绳力不懈，使其有进无退，此制器之最巧者也。如欲绞起大炮，前后各置举重架一具，先将三轮滑车钩住，上铁圈，下二轮，滑车钩住重物围绳，每架用十余人力绞之，后用数人扯住绳头，以免滑脱。若后面再用一绞架，更省人力。此现制滑车绞架之式，考诸西洋人南怀仁所著《灵台仪像志》，内载运用滑车绞架各图说，大略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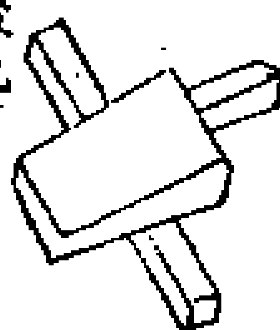
旋转活动炮架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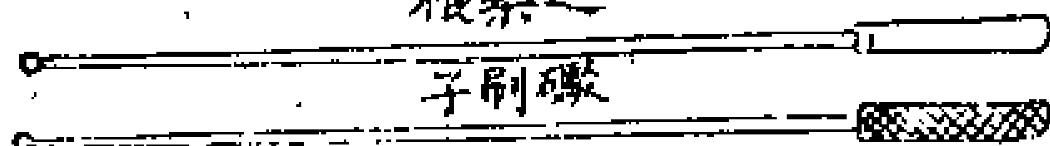
此旋转活动炮架，又谓之磨盘架，用坚木制就，凡交接着力紧要之处，皆镶铁板以固之。所有一万二千斤、八千斤大炮，须用此架方能灵便，而其工价较巨，视炮之大小，酌量配架。架分上下两层，其下层比上层四旁略大。上架下藏生铁辘轳小轮，左右各三个，下露十分之二，联络下架，合而为一，进退旋转自易。架之前后，安二铁圈，为施滑车之用，内有十字木，前后二道；前一道安铁磨心，须要坚粗，贯于上架；旁及后面有二沟，其周围下镶铁板以利轮行。此二沟皆承上架，辘轳铁轮，得以左右旋转。上架前有横铁枝一道横上四道贯紧旁加大钉贯下之，使坚固不脱。其前横木二道，上下相加，中心铁板包固，中有一孔，对入下轴，如磨之有枢。而旋转之，全在两旁辘轳铁轮三个。加以架旁四孔，插木棍推挽之，故觉灵便。如万斤八千斤大炮，只用四人，可推旋转左右，甚不费力。现在粤省炮台各大炮，均制此架，甚为得用。今绘图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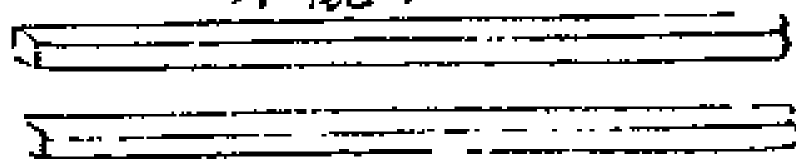
旋轉活動礮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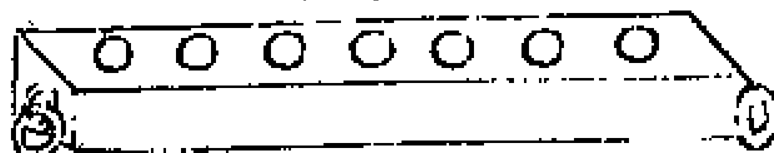












论车架举重等第丁拱辰

向者所制炮架，木脆而轮细，不堪演放，兼且迟重难移。匠人惟知有轮必转，大小则一，殊不知轮大则轻快，小则重滞，有天渊之差也。试言乎舟上绞车，中安一枝绞柄，其长三尺，以绞重物。如重一千斤，手自绞柄之末，用力绞之，得一百斤之力，原有定额。若移而至一尺五寸之处，其用力必当三百斤。再移而至于一尺则甚重；或至五寸，则任出多力而不动矣。以此比轮，形异而法同。今之炮架制轮，必当配合，庶得轻快便捷。如架长六尺者，按十分之三折之，配轮径一尺八寸；架长四尺者，配轮一尺二寸，余可仿此。内外加镶铁箍，如恐大木难求，二三（斤）〔片〕[7]合亦可用之。如此则架上安炮用力十分之一，可扯之行。若用铜铁制轮，又再加轻，每百斤用力三斤八两而已。又如制滑车之法，如图仿制一对，上轮比下轮递小，酌量绳之大小，而留其窍以穿绳，以不压下绳为度；每个内藏小轮三个，逐窍如式，穿络麻绳扯物。如单用一小轮，一百斤之物用力四十七斤；二小轮用力四十斤，三小轮用力三十六斤，四小轮用力三十三斤，五小轮用力三十斤，六小轮用力二十五斤。如扯万斤，亦依此算法。假如大炮一位，重八千斤，落架用力八百斤；再用滑车一对，内藏六小轮，止用二百斤力扯之。又再加绞架一个绞之，得用力二十斤。绞架之上安二绞柄，其一插入轴中，上下对分，长与绞轮之全径等，旁安拨柄，长与绞轮半径均。若手对拨柄拨之，或对绞柄绞之，又或对绞轮扯之，此三者力均十分之一。另上一枝绞柄上出轴心过半，而手由柄木绞之，则倍轻。若由后复用一绞架，纠缠手中所扯之绳，又再用力十分之一，闻者不之信。观于时辰钟，

机械内藏大小四五轮，下悬铜葫芦重至七八斤，逐轮牵连，递相减力，至摆尺之际，以一小篾阻之，可止七八斤之力，于此可知也。又如撬物之木，柄长七尺，撬物百斤，过物至地平之上，一尺二寸，手对二尺之处，举之，用力一百斤，举至三尺，用力五十六斤，四尺用力三十八斤，五尺用力二十九斤，六尺用力二十四斤，七尺用力二十斤。又如挨磨轮轴，面径一尺二寸，亦用绞柄长七尺，穿人窍中一尺二寸，手对二尺之处挨之，用力一百斤；对四尺挨之，用力三十八斤。其轻重等第，与撬柄同。今将移大炮之高低，用六尺之撬柄，其轻重与六小轮滑车等。二者取便，皆可择之。至于滑车之用，不但轻快，兼且敏捷。观象台仪器重数千斤，窥测星辰，转运不容以稍缓，皆恃滑车功力，不然夜测星辰，四分之久，星已移度。而测炮犹测星辰，不容稍迟。独八千斤炮位，非滑车不能便捷利用，小者可免耳。

【注】

〔1〕原作“台”，据乙未本改为“抬”。
〔2〕原作“一”，按乙未本改为“二”。
〔3〕原作“下”，按乙未本改为“上”。
〔4〕原作“时”，按乙未本改为“明”。
〔5〕乙未本作“耳处”。
〔6〕各本均作“单”，按文意应为“车”。
〔7〕原作“斤”，按甘本改“片”。

海国图志卷八十八

邵阳魏源辑

西洋用炮测量说福建监生丁拱辰

前代制炮之法，原于佛郎机[1]。佛郎机，即佛兰西也。初佛朗机与巴社回人战，制火器大破回人。回人不知其名，遂以其国号名之。上古初未有以炮战者，至北宋，广州始效其法。西洋制物，恒遵勾股，立表测影，期于必合。夷炮之多中者，非恃千里镜也，其制造演放，皆准乎法也。曾游海外诸邦，遇精于数学者，辄为谘访。且闻其制炮演炮，动合度数，心窃志之。今者英夷肆扰，率土共愤，而水战莫先于火器。谨即素所见闻者，笔之于书，以备当道之采择。如图所绘炮形而论之，以小挈大，以寸作尺，以尺作丈。如炮重二千斤，身长五尺，尾径一尺，头径八寸口径四寸，设若用刀切为上下两半截论之。弹发出去必由中间一线直出，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其下半截可置弗论，而上半截尾径五寸，头径四寸，以五尺之长，而尾至头已差一寸。犹目中所视上面之靶线，与炮中所发下而之弹线，出至炮口，渐合一寸。若出至一丈，渐合二寸；发至二丈五尺，已合五寸，则靶线与弹线已相交会合。发至三丈，则靶线转在下而，而弹线反在上而，两线相距已差二寸。由此而渐远至一百二丈五尺，弹与靶上下已差二丈。又如佛山所铸生铁大炮，身长一丈尾径二尺，头径一尺四寸。切去下半

截不论，而上半截尾径一尺，头径七寸；以一丈之身，而尾至头，自上面之靶线，与下面之弹线，渐差三寸；若二丈则渐合六寸，至三丈三尺三寸，渐合一尺，则靶线与弹线相交会合。再发去四丈三尺三寸，则靶线又转而在下，弹线又反而在上，两线相距上下已差三寸。至一百零三丈三尺三寸，上下（已）〔已〕差三丈；若至二百零三丈三尺三寸，则差六丈。如弹发至四里，每里约一百丈，计共四百零三丈三尺三寸，则上下积差十二丈三尺三寸。如再铸之中铜炮，重三千斤，身长六尺，尾径一尺二寸，头径九寸五分；至四里亦差八丈。如欲中他船底，而弹反高越桅尾。不论大小炮位，皆有高越之差。此法按图细心检视，了如指掌。为今之计，已成之炮不论万斤至百斤，各先度尾之径若干，尾之径围若干尺寸，于炮头制一干坚木圈，周围与炮尾一样大，不容毫发之差。将木圈套附炮头，与炮口平齐，木圈勿伸出，便符勾股度数。如此则自引门后正中一线，直视至炮头正中，与敌船相对，然后施放，虽使童稚，亦能中的矣。或恐木圈经久销缩，有破裂之变，则用铁板镶固，虽久不坏。而新铸之炮，立令匠人于炮头外皮渐渐加厚，如花瓶口围，至与尾一样大，便合用矣。至于炮头上面正中，要起一珠为表，炮尾大围之处，上面正中亦当起一珠为表，与前表相对，更为细微。如前有珠后无珠，无可相对，反致生疑，不如前后皆无珠，较为妥协。久而精熟，得其变通，制造演放，动中肯綮，克敌制胜，可操掌握矣。

炮圈图说

按照炮头之圈如式制就，束之炮头，勿紧勿松。制法：内外圈务要极圆，内圈居中，勿偏四旁，方合度数。兹又绘副圈图一

个，形属三角，高与圈厚等，后稍放长，前后皆要刻一线痕，以为中标识，用时方不偏斜。如恐一时木圈遗失，或逢损坏，则用此三角形缚之炮头，由引门后上面正中，向炮头上面正中，直视对绳，然后开炮，其法亦同。其照视之法，如炮图后，人目所视，前后均平如水面，向敌直去为度。勿使前后高低不均，致有微差。已成之炮，加此木圈，已合法度；若再加珠为表，其法益密。绘明珠式，以便安置。前珠可钉在木圈上面正中，后珠可安在引门后上面正中。安后珠之方法，如铜炮可钻一螺蛳窍，旋转（八）〔入〕窍。如是铁炮坚刚难钻，可用松香煮蜡粘之，或用牛皮胶均可。如恐脱落，再粘亦易。测准之法如式，由两表尖峰对正，均平为准。

总之，已成之炮，不外加圆木圈及三角形二法，未铸之炮，不离头径加大，如花瓶口，头之围至与尾之围等，前后如图，安珠为表，斯为万全。夫制度之法，必当因时变通，整理合度，以垂久远，似乎不必拘泥旧章也。果能如是，则虽有夷炮百种新奇，不出此范围之中。

佛郎机子母炮安表式

制炮始于佛郎机，故回人谓炮为佛郎机。今中华惟子母炮尚存旧号，粤人谓之搭提，闽人谓之板槽，以其身有一槽，中加铁板塞紧，各以其意面名之也。大炮而外御寇破敌，无逾于此，轻快便捷，顷刻可叠发数出，连环不断，《兵录》最取此种为第一得力。惟当安照星；照星即立表也。盖其腰间广大无可作准，必当如图立表。如头径四寸，尾径五寸，则尾径大于头一寸；对半折之得五分，则头应加高五分。今头上立表高二寸，而尾后立表可

高一寸五分。前后表各制一小孔，如管中窥物状，从二小孔窥之，对靶直击，发无不中也。今之子母炮多不立表，立亦不符尺寸，演放不能十分准的。未制之子母炮切不可不加表也。如已造就，亦可安之。

中西用炮论

凡中西大小炮位，自五百斤至五千斤止，每百斤用营制火药四两，而炮弹用薄棉先裹，外加红布包缝周密。用广东排钱尺，引绳度地，炮头加三角形，炮口高一度半，平放演试，不拘大小炮位，皆至百丈便坠地。即试八千斤炮，远亦如是而止。若不包棉，不包布，炮腹不满，药力旁泄；兼弹子与炮腹相磋，涩而不滑，则尚不能及如是之远。观于木喷筒，吹泥弹，满腹则力大而远；弹小则气泄易坠，理甚易明也。若欲使弹强发百丈以外，至百五十丈，先于彼处立靶，然后此地安炮，向天边空际高六度半，放去则能至百五十丈之远。如向空廿度至三十度高，击去可期二三里。然弹线如弯弓，不能径直，斜坠而下，虽远无用，万一能中，亦已无力矣。世欲传闻之说，谓大炮响如霹雳，声震三百里，弹子可击三四十里。一遭轰击，山崩地裂，屋宇被击，坍塌平地。此皆未经演试之谈，殊不知炮响小大一样，极大者声震五十里。大小炮皆发里许，击沙袋击山麓子百丈远，仅人土三四尺而已；惟至五六十七十丈之处，人土六尺至八尺之深。击砖墙仅洞穿一孔，连透数重墙壁；击三合土墙，则坚不甚坏，惟击石则碎裂，击杉木船只可穿三四重，若牛皮幔紧，亦可穿五六重；悬牛皮间网纱七八层，三十丈还不能贯穿。若击夷人战船，坚木厚三寸者，可贯穿二层，太远则不人。至力穷之处，席帆不能穿，惟染灰迹而

已。所以夷人交锋，如在一里内外，不甚开炮，必在相距五六十丈极八十丈之内，彼始开炮，十可中七八也。若至一里之远，弹子多坠无力难准；虽可加高相补，究是无力。兼夷船上炮式不长，皆自二尺至四尺，最长七尺止。六七尺者发多中，三四尺者弹虽到靶，或高或下或偏。而口（自径）〔径自〕二寸至六寸，此外未见矣。其弹子所发，亦仅符一里内之用。今就英吉利、佛兰西、亚墨利加三样炮式，与中华生铁炮铜炮同用营药演放，比较远近相等；独是药料较胜，坠数较减耳。我军若不惜加赀，再加工料，均是一样得力，何必拘执用彼藤炭法。惟是彼船在洋，进退活动；且娴习日久，熟知炮性。击八十丈以外，炮口加高，量高补坠。有量天尺插在炮口，以定远近，加高度数，（拆）〔折〕[2]为尺寸以补坠数。兼炮架活动，上下四旁多系滑车，轻快便捷，皆中国营兵所不习。即彼此炮弹远近相均，尚难制胜，而况药有美恶乎？今当铸就新炮之式，再加长腹，用上料火药，光滑大弹；炮身漆绿色，安置树林青草间，偃旗埋伏，使彼千里镜不能窥出安炮之处。而我军远窥测准，乘其无备，必可制胜。更于波罗浴日亭向狮子洋之处，就地铸就，每位二万斤、三万斤长大大炮四位，安置向外远击。此处设哨屯兵，稽查奸细，时刻戒严，以制其大艘内犯。然其施放，亦必待一里以内。盖炮腹愈大，用药愈多，则其弹子亦随之递增重大。所以大炮击远，仅能与小炮均，非大炮及远，小炮及近也。譬如射箭，大小弓箭相差不远；弓大箭大而镞亦重，其射远仍是六十步。即如子母炮虽小，亦可至百丈也。

凡立靶演练，只可度地五十丈及七十五丈，先将此二靶试准；再立百丈之靶。终日如法演练，无不多中。若如燕塘立靶之处，自平地至半山脚，靶比平地加高四丈，其远百二十三丈，而试靶平放不能到位，必当斜向靶上空际，用量天尺自地平测至高六度半，

计十有四丈，演放坠落，方在靶上无异。即夷人放天炮，不惟无准难中，而中亦无力。凡弹子所去至百五十丈，已渐低落，如强弩之（未）〔末〕[3]，不能穿鲁缟也。必当以百丈内为用，按算所坠若干，加高相补。如测视红心至百丈，加高二丈四尺亦可中；此外即不可用。若新更加长，火药顶真，定可加远，不在此论。燕塘演练，虽年年有期，无如立靶之处，高县半岭四丈之高，演放惟认前面山石以为标准；使有素习此处地势者，炮准加高，亦只能中此处之靶。若移之他处，或使击船，固执旧方，诚有万难。且旧制炮位，头小尾大，多有弹子差高每至三丈左右。姑作绝长补短，以坠下抵高越；殊不知坠下之数，比高越之数有不同。且高越有限度，而坠下无垠涯。旧制即使可用，以高越之数补坠下，在百丈以外，姑许其中。若在百丈，高越三丈，而坠下只二丈四尺，相除尚高越六尺。如敌在七十五丈，高越二丈二尺五寸，坠下只一丈二尺，则相除高越一丈零五寸矣。如敌在五十丈，高越一丈五尺，坠下只七尺，则相除尚高越八尺矣。敌在二十五丈，高越七尺五寸，坠下二尺，则相除高越五尺五寸矣。更加测视者多照不到位，高越愈多，使现敌人交锋已久，尽知其弊，所以迅速直追而来，使我利器竟成虚设。试立一靶远五十丈，用旧制炮位，不加圈圈，不加三角等法，与之测视，正对红心，定必高越成丈无移。此法与西法相同，宜制三角准头，练试准绳，使知炮药弹子之性；相距道里远近，量高补坠之数，则发自多中。

至于旧法测视数端：有用锡片钻三空，安在炮尾上而窥之者，有用木版二片，各开二孔，前后悬葫芦者；有或悬垂珠，分安前后，二形相切，对线演放者。此二式谓之星斗，仅可以定偏正，而不可以定高低。惟有用竹管窥者，不拘定对靶，能知变通，上中下转移，斯可权用。今燕塘立靶之处，急宜改移进前廿三丈，木

靶加阔加高各二尺，便合演练。而五十丈及七十五丈，为对炮之常经，更当演熟。不然，纵使此处练至百中，移至他处，则不合用矣。或问既能平放百丈，何以不能斜放向上百二十三丈之远，何以加此二丈之高，二十三丈之远，即如此大差乎？假使敌据高台，我岂不能高中乎？不知弹子出口，其力甚刚。设若击炮台上，当在地平斜斜向上六七八十丈之远，弹子有力，始能得中。如至百丈以外，是谓强弩之末，再欲使其就下之重体，凌空勉力而上。譬诸少年之人，血气方刚，登山甚疾；老大气衰之人，平行尚难，何况登高；以人喻炮，物理可推也。

至若击夷船之法。夹板船上，每桅三节相续，全靠左右偏摘摘紧，前后四桅牵连，相依为用。若击坏空中桅盘，四枝摇动，宽松倾侧，不堪驾驶，必当退出修理。又最忌攻击尾后，因多窗櫺，木版脆薄，一击裂散．若火轮船上面与夹板无异，惟身加长而无中桅，内藏机械，包裹蒸气，处处紧秘，张缩冲动，经过各轮，始达船旁；激水大轮其质薄轻，始能越浅水，故易于击坏。坏其一机，则蒸气泄出不能行动。击破烟筒，则满船昏暗，迷目难堪。若坏其长筒，则当驶回外国，方能修理。观彼船上惟安头尾两炮位，每重千余斤至二千斤而止，其脆薄可知也。惟测视攻击之法，尤当变通。其夹板顺大风，日夜行六百里，火轮船顺、逆流昼夜行千二百里。以时辰表与人脉息呼吸，较准推算，人脉一呼一吸之间，二船皆行二丈二尺。夹板船逆风对我军面前经过，一呼一吸，船行一丈。如对而前斜去斜来，一呼一吸，能行七尺。其炮自点引门，一呼一吸始响，又一呼一吸弹始到。攻击时当如数按算，加量进前，则不大差。

至防夷船桅炮悬放之法。彼船桅盘上所安小炮甚长，自高击下，其势倍顺，比之地平演放倍远。炮台内火药，宜藏僻处，以

防火弹坠落。其炮台内兵房，比墙宜低四尺，倒水倾落房后，使无所施。其大夷船桅安炮之盘，约高四丈，距台十丈，用勾股法推算，似编中长方曲折，及圆形二台；前墙高一丈二尺，后面兵房高八（丈）〔尺〕[4]，桅尾弹击来，皆落后池矣。

压炮之物，向多用砂袋，重至五六十斤。演时炮身或退后或仰起，惟有五谷一压不动。计用红籼米一斤，小麦十二斤，绿豆二斤，芝麻二斤，粟十五斤，用红布袋盛之。演时先入药弹舂足实，测准，即将五谷压在炮耳适中上面，然后点引门，响后用麻扫浸水，洗尽灰烬，方可再演。凡牖柄、扒扫、引门锥、水桶、尖方炮枕，一切演放之具，皆当备足，庶免一物不备，临时束手无策。

以上所陈弹子，自二十五丈、五十丈、七十五丈至百丈四处坠下之数，系就中上营药为率。若用上料好药，则坠数较少，而下等之次药，其坠无所底止，皆不在此论。

用火药法

中华炮式。如炮身重每百斤，用火药四两。如夷炮四千斤乃四千磅，实重三千斤，用药七斤八两。中有身短而口大者，则加用十分之二亦无妨。惟演放时听声用药。临演之际，预用红布袋，每包二斤或三斤，可以写明。用时送入炮腹，逐包舂实，用引门锥，用力插看，以实为度。

用炮弹法

凡炮口配弹子，以九折为率。如口径六寸，配弹径五寸四分

口，径二寸，配弹径一寸八分，余可仿此。试弹之法，用铜板或纸皮，规一孔周围符之，便知圆否。又当光滑，腰间一线，宜敲平贴。先用薄棉裹之，次用木[5]红布包缝周密，送入炮腹。大弹入后，加群弹一包十二个，每个就炮口之径二折；如口六寸，每弹径一寸二分；口二寸，每弹径四分，余皆仿此。群弹已入，再用旧麻绳解散，扎成圆球，与炮口紧合，再舂入炮腹，使弹有力，自高击下，亦不辗出。弹勿过细，恐泄气无力，不能及远，或偏左右。

经试坠数

升平日久，向来大炮入弹演练，亦非常事；而放亦不求其中，中亦不知其差高之度，与坠下之数。今独立靶高一丈二尺，阔八尺，上画横线，日日演试，细验弹至二十五丈，坠二尺；至五十丈，坠七尺；至七十五丈，坠一丈二尺；至百丈，坠二丈四尺止。此外至百十丈，坠三丈二尺；至一百二十三丈，坠十丈，皆不合用。兹特据实数汇列明晰，以便逐处加高补坠，不论远近，皆有准绳。

测准亦有不中论

凡演练大炮，必当炮好、药佳、弹圆，其架便捷。架下地方平坦，不偏左右；安靶之地，不宜太高，亦不可过远，有一不合便不能中。如炮已旧，腹中生锈，凸凹不平，引门宽大，演放无力。或引门在炮腹底而进前二三分者，必能退撞。并有一经演放，炮口仰高，或连架跳起，或偏左右，以致不中。此可加米压重。亦

有火药不纯、打不到靶。炮弹不圆及过小者，或腰间起线不平，炮架不得其宜，地有不平，炮身敧斜左右；偏左者弹必偏左，偏右者弹必偏右，皆不能中靶。若四者皆得其宜，发无不中也。

中华用炮变通转移法

西人铸炮用炮之法，极尽精微，不同于中华之草率。若示华人以西法，在智慧者一闻晓畅；其不解者，必谓历来演放，皆如用鸟枪打鸟，但用目力由尾视头对靶，何尝不中乎？不知大炮与鸟枪大有不同，鸟枪所击只十丈，而头小尾大，至十丈只差五六寸，人弹又非一丸，故所差不知。而大炮之差，则动论寻丈，必知变通转移，方合演放。若就数种度数不同之炮，执定一样演放，安能命中。即如用竹管窥视一法，较之各款星斗，较为相近。然当有分上、中、下转移之法，方能中靶。若执定管窥，不知转移，难期多中。转移之法，先将炮位度量；如身长八尺头径一尺一寸，尾径一尺五寸，比头径大四寸，对半折得二寸为母，以身长八尺为除，除之每十丈弹子差高二尺五寸。如相去五十丈，差高一丈二尺五寸；（如）〔扣〕[6]弹坠七尺，尚差高五尺五寸。如用竹管欲打红轮正中，当测视红轮下五尺五寸，六折形三尺三寸。若打七十五丈，弹子差高一丈九尺，此处坠下一丈二尺，弹尚差高七尺，此处五折半形三尺九寸；竹管当向红轮下四尺左右。又如在相去百丈，差高二丈五尺，坠下二丈四尺，相除尚差高一尺，五折算，形只五寸；竹管当向红轮下五寸。亦有每百丈差高一丈八尺者，在五十丈差高九尺，扣坠数七尺，尚高二尺；六折算，形只一尺二寸，当向红轮下一尺二寸演放。如相去七十五丈，差高一丈三尺五寸，扣坠下一丈二尺，相除尚差高一尺五寸；六折算，形只在

九寸左右也，当向红轮下一尺左右便合。如相去百丈，差高一丈八尺，而坠下二丈四尺，相除尚多坠下六尺；五折算，形只三尺，当向红轮上三尺演放。均是佛山新铸炮位，而测视有上下之不同，使执管窥之见将前炮与后炮一同演放，均是百丈之红轮前炮向下一尺，后炮向上六尺，其上下之差计有七尺，诚有天壤之别。凡用竹管者能如法转移，便与所用三角形相符。

西人铸炮用炮法

西人铸炮，其铁皆经百炼镕净。先用蜡制成一炮，丝毫无异，次用泥封密阴干。铸时用火烘模开孔，泄出蜡油；然后将铁灌入，四五日后始开模取出，置之荒野人迹不到处，将炮实满火药，用长心引火绳一点，各人尽远避藏迹；一经炮响。腾跃空中，跌落不坏，以不炸裂为度，使无后患。其铸法合度，多以引门上长方形为表，或安头上，或安尾后，或头尾皆安亦合度数。而火药较之中华，又要精细，坠数较减。如中华火药，至五十丈，弹坠七尺，至百丈，弹坠二丈四尺。用西人火药，五十丈坠四尺，百丈坠二丈左右而已。其弹子乃用蜡模铸就，浑圆如地球，腰间并不起微线。演时或用千里镜，或就引门测视对靶，自一十丈至百丈左右，皆有逐处加高补坠，高低转移。如击七八十丈及百丈，制一象限仪，插入炮口；如上段所述方法，加高一度，至五十丈高八尺七寸四分，至百丈高一丈七尺四寸八分，攻击甚准。并绘一图以便考证。此法《灵台仪象志》，有图可据也。

用炮远近释疑

或曰：子所著前编演炮差图，每百丈差高二三丈，设若四里差高十丈左右。其变通加三角表之法，善钩股者亦称合度。向闻大炮击远二三十里，姑不之信。意者或有十里，其弹子弯者不计，直者想有六七里可用。若据今日在燕塘演试中西大小炮位，皆在百丈左右，而直弹大约不过六七十丈，此外则渐渐坠低，其用法当如何安置耶，应之曰：用炮之法，不论弹发十里以至一里，皆当取其弹子直去者用之，弯坠者舍之。如弹发十里，而直者有六七里，今仅发一里为百丈，而直弹有六七十丈。当以此为用，加三角表之法，诚不可无。虽六七十丈之中略有小坠，此处有力可用。此外至八九十丈、百丈左右，弹渐渐坠下，不甚合用矣。而用者当渐加高以补其坠。如弓箭射靶，其理则一。现在贤良祠西洋炮式三位可据也。或曰：若然，则已合西法。设使不加三角表，定然高越。但见燕塘演练百丈之靶，虽多有高越过靶，亦有不高越中靶者，何耶？曰：炮制不一律，其中有尾过大而头过小者，每百丈差高至有三丈余，至靶高越必多。若如头稍加大，则每百丈差高二丈四尺者，至此弹子坠落，亦恰在二丈四尺，可以恰中。而旁观者以为不加三角表，亦可远近一律中靶。殊不知惟可中此百丈之靶，若自二十五丈至五十丈、七十五丈三处，各有高越，安能适中。或曰：加三角表，三处既已各有坠数；不加此表，反有高越，亦有法可绳之否？曰：凡炮位不同，一位自有一位度数。弹发高低，其性不同，所差惟在炮头之径数。差一寸者，至百丈即差丈余。虽同一厂所铸，一时一式，皆非一律。其用法当未经演放，先度定此几位尺寸度数，逐位度量身长及头尾之径，如上法

算定差高补坠之数，记载一纸，谨记在心。上架竹管放低，转移窥测，则与加三角表同法。加三角表加高补坠数，架竹管放低就差高，随弹高下，均可互用。若无分等第，不知度数，执定一律演放；而不察者，以为不加三角表，击百丈亦时有中靶；不知击近，又有不同耳。或曰：子所论是矣，惟所云击至六七十丈之远，恐夷船之炮比我较能远，及以七十丈为用，窃恐不敌。曰：夷人制炮之时，已预配远近，用炮之时，有知远之方。先于船上用千里镜窥视人形大小，以定道里远近。测视准头远近不同，约量弹子可到，两地相去，窥视人形，明晰，在六七八十丈左右，弹放出去直而有力可中，然后开炮，远则不开也。然亦有时特意虚发者，如两处交锋，相距旷远窃恐弹发不到，先驾火轮船，迅发一炮探之，不能中则不开放。二十年以前，曾在澳门闻海上夷人战船交锋对炮，驶得甚近，约在六七十丈，始肯开炮。方今演试，始觉所言皆合。或曰：若此所云，夷炮亦不甚远。何以自河下击上乡村，有三四里之远耶？曰：凡炮安高一度半，平放可至百丈；若高六度半，可至百五十丈；高十度可至二百丈；高二三十度，击上空中坠落，便有三四里。不见夷船安炮其口仰上乎？此乃攻击城池，恐吓居民，不能有准也。要之夷人用炮考试，犹中国科场之考篇。倘推广其法，则海内之善于用炮者，到处皆是。此御寇之大助也。

用炮摘要

一、凡击敌之法，当首先审视人形长短，以知远近，方能命中。若就现时之炮无分远近，不知加高放低，执定一律演放，弹发无准。若知远近，击远加高，击近放低，发必多中，不致高越。

加高补坠，放低就差。高用量天尺较之，便知对靶高低尺寸。大约击大船高约一丈，相去二十五丈及五十丈、七十五丈，三处测对船底。此外至一百丈，测对船底之上一尺；击百十丈测近船面。如小船高约五尺者，自二十五丈至七十五丈，比大船再低一尺。惟一百丈及百十丈，当再低五寸。所谓低一尺或低五寸，乃见水面离船底大概之形。此就现时所铸之炮总论大略，十位有六七位如是，其中亦有不尽如此者。若未曾用量天尺较对，猝遇交锋，就此权用，不特多中，且不高越船上，此就不加三角表而论也。

一、凡炮位准头，尽在炮头之径，当知算差之法。不知算法，虽知远近，亦难有准。若如编中算法，算出差高之度，除起弹坠之数，尚差高若（千）〔干〕，转移演放，发无不中。

一、凡铸炮如中华所铸，每多头过小而尾过大，能中远不能中近，近则高越。西人铸炮，头尾相差无几，能中近不能中远。中华之炮能中远，只在一百丈至百十丈若自七八十丈以内，弹多高越。西人铸炮能中近，自出口至七八十丈皆可中。此外至百十丈，测之正对多不能中，当加高补坠。中西二炮比较，击近者胜于击远：近者易中，其力甚刚，远者难中，其力甚微。凡炮位能中远者，恒不能中近；能中近则又不能中远。故算法不可不知。若欲铸就远近一律，测正皆可中靶，即西人之善铸炮者亦不能兼。今就欧逻巴各国炮式，度量推算，演试较合。惟佛兰西有一式，头径比尾径小无几，使弹不坠，每百丈差高一丈七尺。自弹出口直至七八十丈，所坠抵补差高，恰能相近，所差只在一二尺。若敌船相距八十丈以内，测正攻击，皆可命中。惟八十丈以外至百丈及百十丈，当渐加高补坠，较之仅能中远者不同。但敌船之大者，长十丈高一丈，至百余丈之远视之，短且低矣。且水上渺茫，弹自空中斜坠，击之难中，中亦无力。盖敌船迫近，其形甚大，弹

子直贯易中。若欲击远，则加高补坠。所以离远不甚开炮也。今用一算法，不论大小炮，先算后铸，如佛兰西式为有准。

【注】

〔1〕佛郎机：此处指葡萄牙，而非法兰西。

〔2〕原作“拆”，按甘本改为“折”。

〔3〕原作“未”，按甘本改为“末”。

〔4〕原作“丈”，按上文应改为“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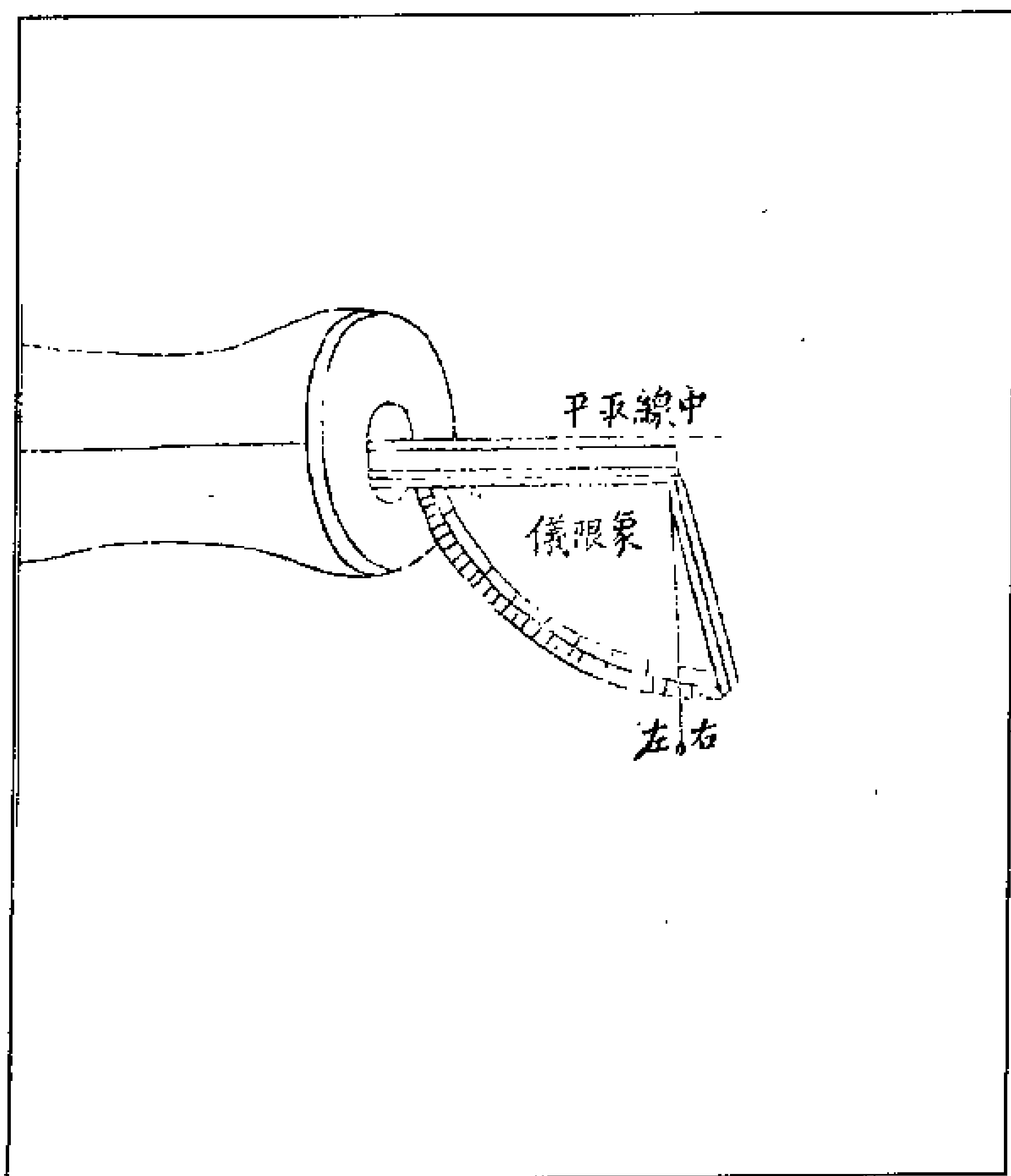
〔5〕“用”之后原有“木”字，应删去。

〔6〕原作“如”，按下文应改为“扣”。

海国图志卷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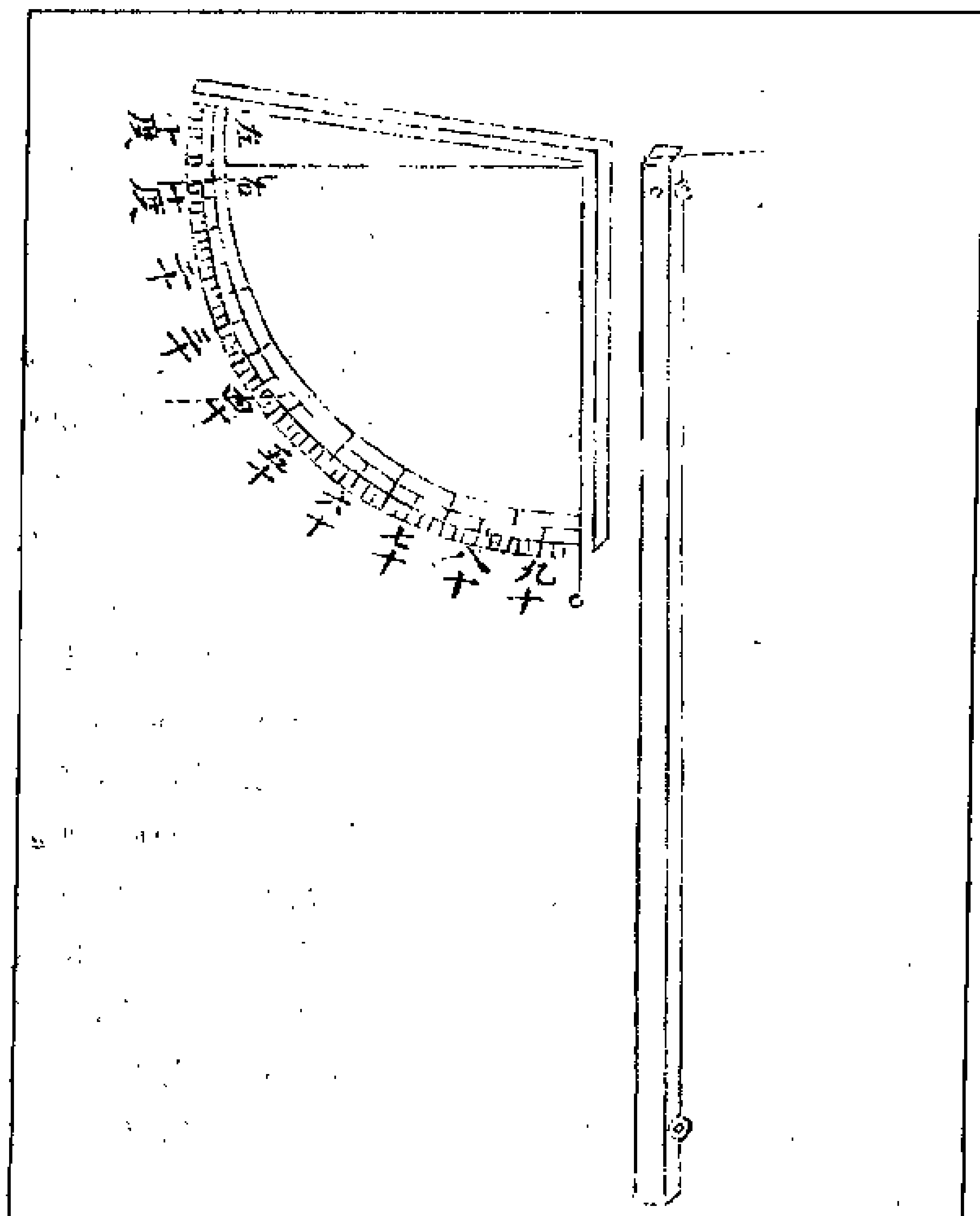
邵阳魏源重辑

象限仪图式



附制象限仪尺寸

此仪即弧三角，其制法大小随意。大则度宽，小则度密。以取圆三百六十度分为四限之一，得右限九十度。兹粤省所制半径五寸七分，旁另留余位三分，以备贯钉。又附左限十度，角穿一垂线，下悬一重球坠之。其方柄宜直长二尺七寸，上安两小铜圈，以便测视地平高低。每面宽七分，安在仪面之后。柄伸出一尺五寸便合用。



用象限仪测量放炮高低法丁拱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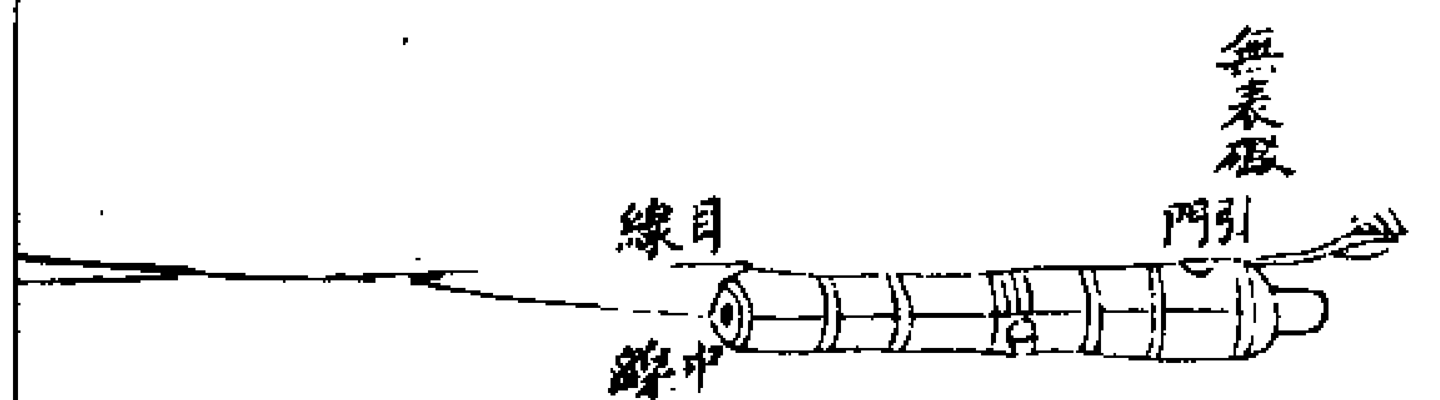
此象限仪，即浑天仪四分之一也。按周天三百六十度，一限计分九十度，每度本作六十分。今因制具狭小，以每度权作十分算。此仪俗谓之量天尺，其为用也甚广。测视七政躔度，与夫量山度云，霄壤之高下，皆可推算。而西洋人用之测验炮差，尤为精微。盖炮之高下，各有不同，而加落之数，亦属无定。要在有所准绳，非可臆揣，故用此仪以较之。其法无论有表无表之炮，先将炮口安平，然后将此仪插入口内，使垂线不偏左右，其炮身中线自与之俱平。如欲击百丈以内之靶，则先以线平试演一炮，视弹去到靶，或高或低。低则加高，高则落低。加高则用右仪视垂线偏右几度，低则用左仪视垂线偏左几度。其加落若干度若干分，均须随时记清，以后施放即为准绳。如欲击二百丈之靶，又须较之百丈量为加高；如系击三百丈，则又须倍加。总期中肯为率，余可类推。平时司炮者，果能按炮一二演试得法，各自记明，虽未必炮炮皆中靶，然亦必不离上下左右之间。不然弹飞如陨星，一闪而过，又奚能远视测量高下之尺寸。至若大炮固能击远，然过远则弹去究竟无力，大约三百丈之内，一百丈以外，方能有劲也。盖炮力近则猛烈，可以摧坚破锐。至左右仪高下之数，只须左右各十度测量即可足用。故将左仪十度附于右仪之左，以便运用，此用仪之大略也。然炮之食药分量之多寡，弹子之轻重大小，均须合式，平时一一配定方能有准。若弹子小而膛口大，则药力四泄，弹出无力，而不能击远。倘弹子稍大，不合膛口，又恐有涩滞之虑。必须详慎，亲为检点，此乃就平地设靶而言。若夫由高而击低自下而攻上，须将仪柄执之手中，与炮身比平，从柄上前后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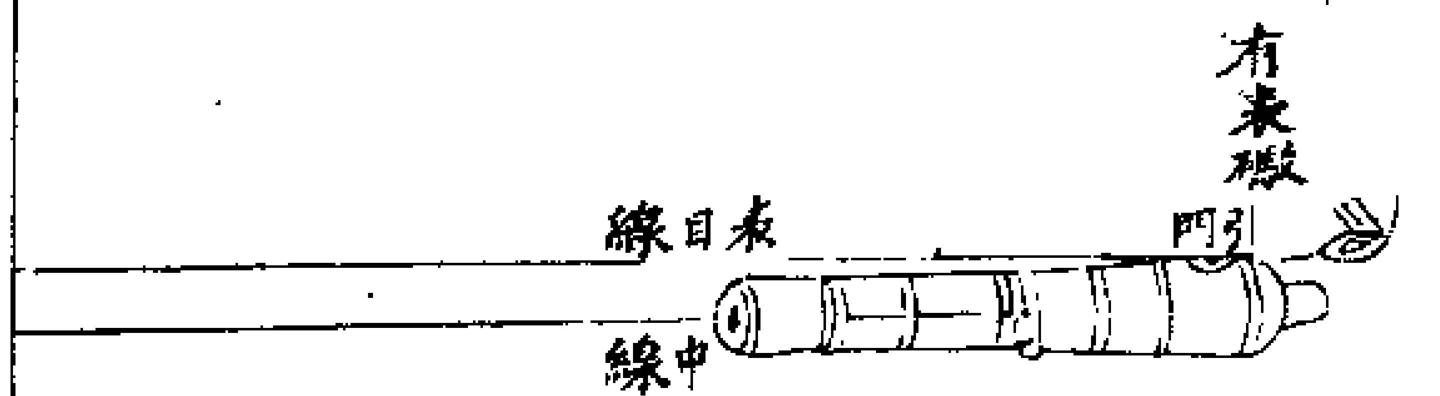
铜圈孔内，测视彼处，或高几度，或低几度。高则递加，低则递减。须知陆地设靶，与水面不同。如敌船来自水面，则进退无定。又在临时相度远近，测看敌船驶来，或乘风力，或顺潮信，更须视风力之缓猛，潮信之长落，以察其船行之迟速然后从容施放。如果审度得宜，不患炮发之无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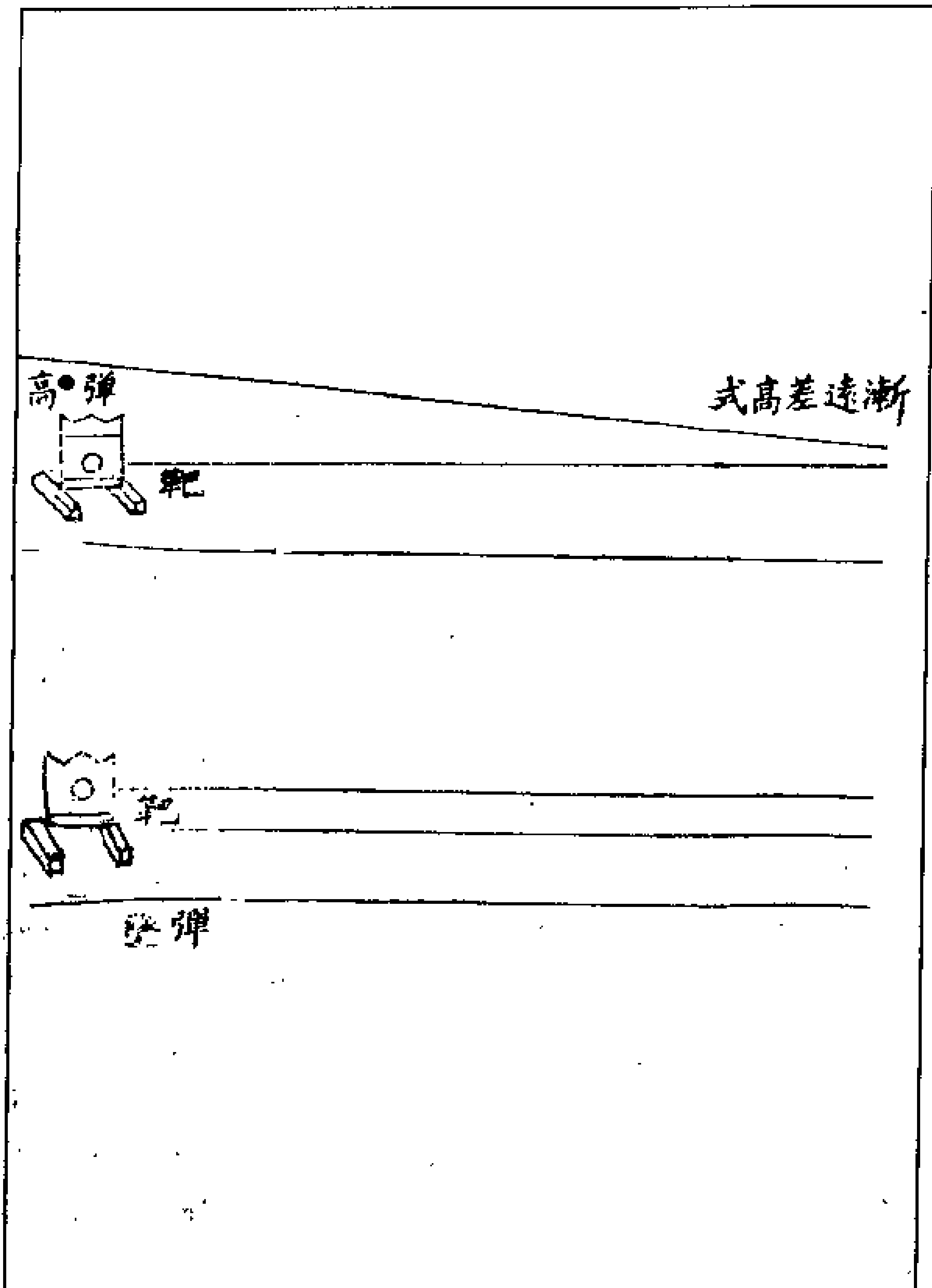
演炮须知中线准则论

夫演炮须对靶，面目线与中线互有参差，立靶既有远近之分，则弹去即有高下之殊，要必有所准绳，而后可融会变通。盖炮有大小，头尾粗细之径，固有不同，而其形质浑圆，自百斤至千万斤，大小虽殊，用法则一。由中心测直，而画其中线当为准则，以较高下之差；然后用象限仪以记其加高落低之数，庶几稍有把握。今于后幅绘二图以论之。如无表之炮，其尾粗而头细，若从引门上用目线对炮头测平，则炮头较炮尾必高，而炮口自与之俱高，其中线亦与之愈远而愈高。假如炮口中线与上线相距一尺，出至二、三丈之外，则中线渐远渐高，及至到靶，必高越目线之上面过。又如有表之炮，其头已加表与尾径相等；若从引门上用目线对炮头测平，则炮口内中线亦与之俱平。假如炮口中线与上线相距一尺，则对靶上相去自亦一尺。此两炮目线虽同，而中线彼此高下迥殊。设以此两炮下子演放，如击百丈以内之靶，可知无表之炮有高越之差，有表之炮有弹坠之失。然中线差高之数，其远近丈尺各有不同，而算差之法不可不知。譬如前论无表之炮，作身长二尺，头径二寸八分计之，上下分中，得半径一寸四分；尾径四寸得二寸，则头较尾小六分。即以六分为母，以身长二尺归之，计每尺差三分。如一丈则差三寸，十丈则差三尺，百丈则差三丈。若弹子由中线发出，至百丈之远有渐坠之势。譬如弹至百丈，约坠二丈四

中線高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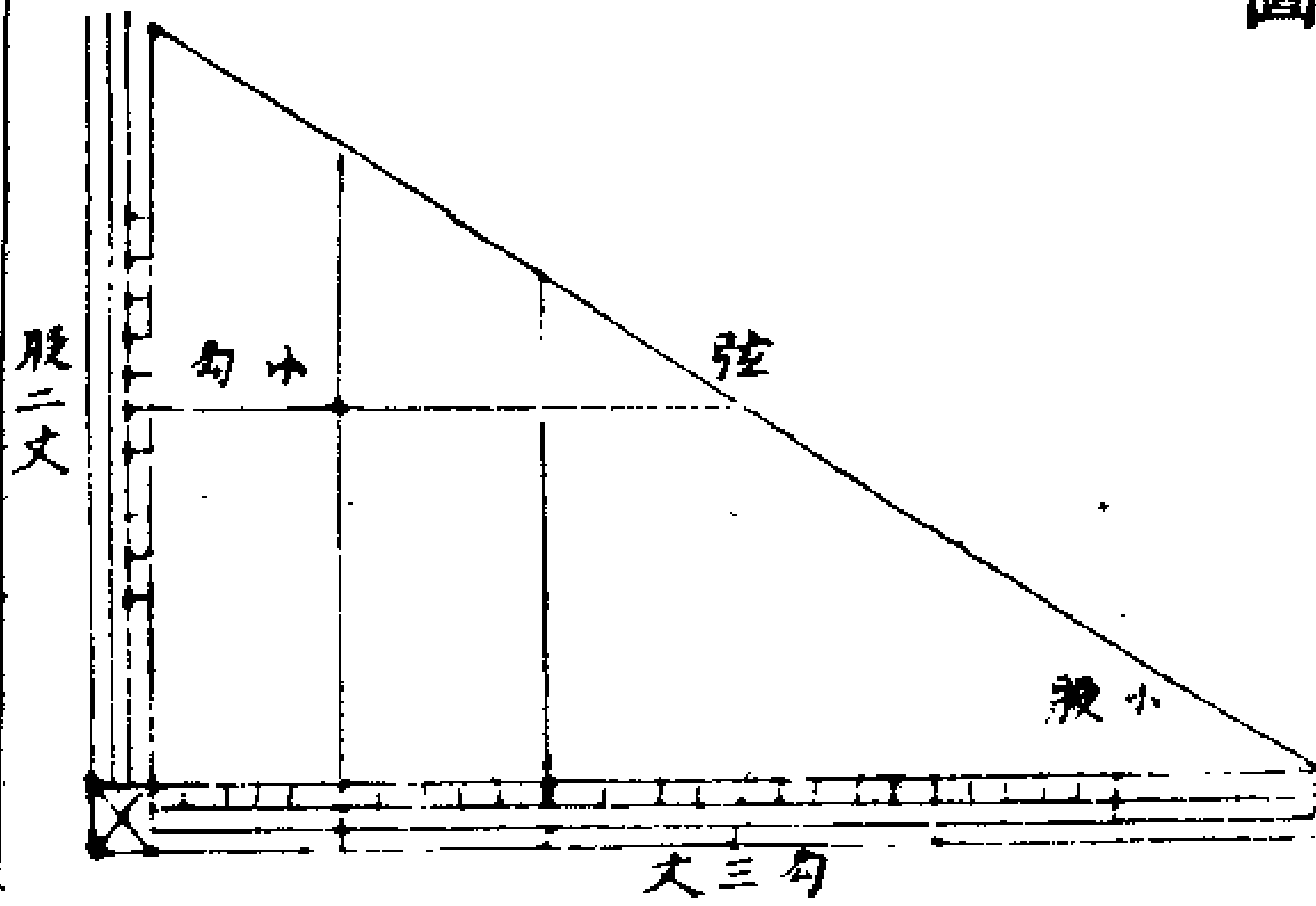
彈高
漸遠差高式
靶
靶
彈

尺，除坠数外计尚差高六尺，则弹子仍越靶而过。盖因不知炮头尾径粗细之差，及加高落低之法，故两炮俱不得中，此一定之理也。如能知中线高下之差，高测则低，低则加高，用象限仪测量合度，此两炮又何尝不中靶耶？此算远近差高捷便之法，与勾股算数相同。故附其说，俾司炮者得以易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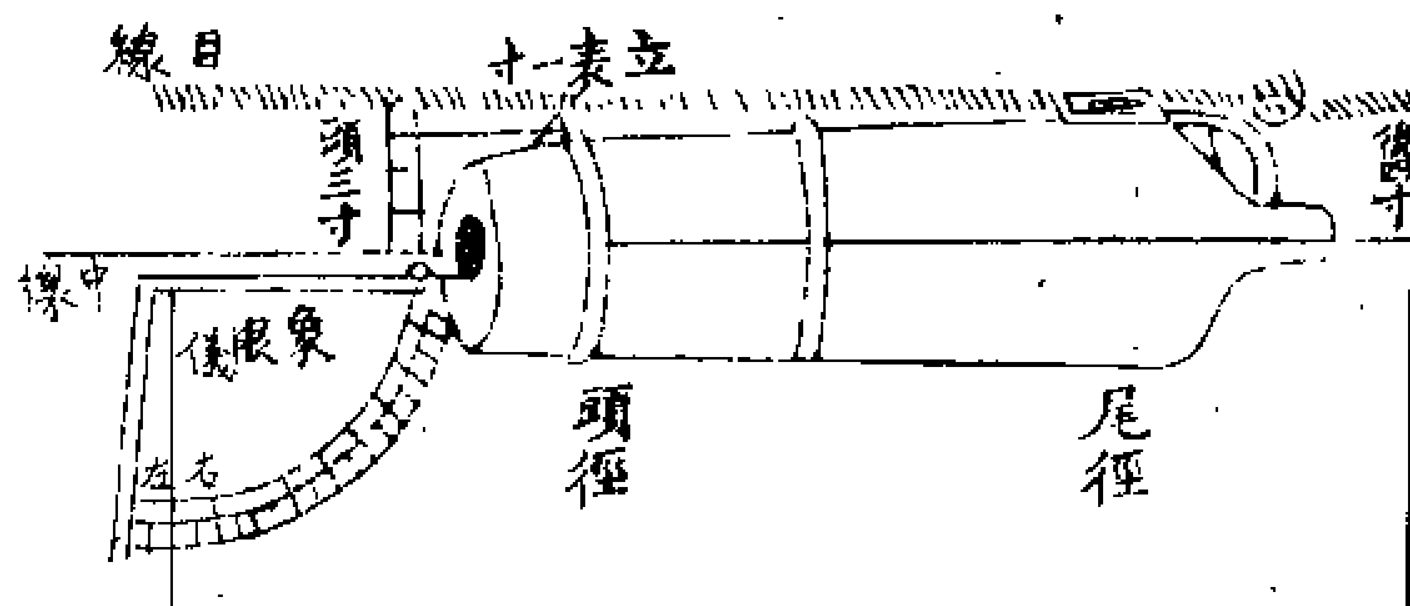
勾股相求算法图说

按勾股之法，其用甚广。以之测影，推度山川之高深，平原之广远，非勾股莫由而知。今略举一端，以明其法。如图所绘直线为股，横线为勾，斜为弦。譬如大股高二丈，大勾长三丈，以股求勾，问小股一尺，该小勾几何？法置大勾长三丈为实，以大股二丈为法除之，则每尺之股，得小勾各一尺五寸。若股一丈，则得小勾一丈五尺；若大股二丈，则得大勾三丈。又以勾求股，问小勾一尺得小股几何？法置大股二丈为实，以大勾三丈为法除之，则每小勾一尺，得小股六寸六分六厘。如问小勾五尺设小股几何？法以小勾五尺与大股二丈相乘，得一丈为实；以大勾三丈为法除之，得小股三尺三寸二分三厘。若勾二丈，则得股一丈三尺三寸三分；勾二丈五尺，则得股一丈六尺六寸六分；若勾三丈，则得股二丈，恰符原数，余可类推。此勾股相求算法之大略。与前篇炮位中线差高算法相同。因恐司炮者不谙勾股算法，难于洞晓，是以中线准则论内，附陈便捷算法，俾人易晓。今仍附此图以备参考。

勾股相求算法圖



量頭尾徑圖



量炮头尾径捷便法

前篇所论演炮须知中线准则，然犹虑司炮者不谙测视头尾径之法，仍恐不甚了然，故又立一捷便较法，使人人可以易晓。假如有一炮，尾粗而头细，其形质浑圆，必须量头径尾径之数，方能得中线之准。其法以尺先自炮尾后蒂分中而上，用横线与尾扯平量直有若干尺。譬如测得四寸，则上下可知计八寸矣。上下分中而算，下四寸可置勿论，计仅得上半四寸。再用尺测炮头譬如测得六寸，分而计之，则上下各得三寸。下三寸可置勿论，以炮头上三寸与炮尾上四寸测平相较，计炮头周径各短一寸，故须立表补一寸。前后各得四寸之数，使其匀平，分中测视，方得其正。此犹就一炮而言，其他各炮前后粗细，又自不同。如较短一寸则补一寸，短二寸则补二寸；视短数之多寡，定立表之高低，方为合式。盖立表之意，无非欲使头尾之径，高低相等，取其平直而已。以之测正，可为标准，击近视高，低亦可用；击远则炮口加高，难以取准。若临时揣摩，则必失矩度。此又不若用象限仪测之平时记明尺度，较有准则。俾仓猝施放，不致失所凭依，今绘图于左。

进呈演炮图说疏靖逆将军奕山等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有人奏近得一书名《演炮图说》，系丁拱辰所著。此人曾在广东铸炮，演试有准，亦晓配合火药之法。着奕山、祁𡎴查明是否实有丁拱辰其人，现在曾否在粤？所制炮台炮位，果否坚固适用？据实具奏。又闻广东

造得火轮船，亦颇适用，着即绘图呈进。并将是否内地匠役制造？每船工价若（千）〔干〕[1]？一并详悉查明具奏；钦此。伏查丁拱辰系福建监生，前来军营投效，呈献象限仪一具，测量演炮高低之法。当经臣等于上年冬月间，亲往燕塘地方，用象限仪测视演放，尚为有准。该监生颇知急公，曾赏给六品军功顶戴。该监生著有《演炮图说》，系讲求演炮准则，而于配合火药以及修筑炮台，铸造炮位，亦只有论说，未经亲为制造。前经署督粮道西拉本，即就原书详加考校。复于团练壮勇之时，或在平地低处，或于炮台高处，先立靶于水面，用象限仪测视，演放大炮，往往中靶者多。该道与丁拱辰互相参酌，择其演炮要法，别拟图说数则，言简意括，刊挂炮台，俾人人易晓。现在驻守各台壮勇，俱能深明其法。其台上炮架，一律制造滑车绞架，推挽亦极灵便。除别制象限仪二具，交赍折差弁带京呈进外。兹将丁拱辰所著原书，及该道西拉本更订数条，各缮一册，先附报便咨送军机处进呈。至于火轮船式曾于本年春间有绅士潘世荣，雇工匠制造小船一只，放入内河，不甚灵便。缘该船必须机关灵巧，始能适用，内地匠役往往不谙其法。闻澳门尚有夷匠，颇能制造，而夷人每造一火轮舟，工价自数万员不等。将来或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成之船，随时酌量情形，奏明办理。再查本年六月间，绅士潘仕成，独力报效，不惜重赀，雇觅米利坚国夷官壬雷斯，在僻静寺观，配合火药，又能制造水雷。据该绅士声称：所制水雷一物，尤为精巧利用。曾派人在彼学习技艺，俟将来造成后，如果演试有效，该绅士自行派人赍送到京，听候阅验，合并陈明。源案[2]：火轮船大小不一，如欲载多兵多炮航大洋之火轮船，自非价数万员不可。若行内河之小火轮舟，其轮不在两旁，而在船底如磨磐〔盘〕式者，现在粤东城外珠江有之。询彼夷人，制造不过数千员，每日亦可行八百余里。由珠江至香港，即

有二百里洋面，则宁（海）〔波〕上海内洋亦可遄行。中国制造火轮舟，但须仿此磨（磐）〔盘〕式之小火轮是矣。至此奏所云，试造不灵便者，仍由粤商师心仿造，未延夷匠指授之故。倘肯出赀延夷匠为师，不旬日而可成矣。

又大火轮船，有头号、二号、三号不等。去年上海夷酋，以三号火轮船出售于宁波，制造极其精工，索价二万员。则凡所称每舟需十万员者，尤妄说也。

【注】

〔1〕原作“千”，据甘本改为“千”。

〔2〕乙未本无魏源按语。

海国图志卷九十

邵阳魏源辑

西　　洋

西洋低后曲折炮台图说丁拱辰

西洋炮台，可拒天炮火炮大炮火箭。其台最忌前低后高，以及台内构屋建塔高出墙头。因英夷一种天炮斜发空际，坠落炸裂乱滚。又学佛兰西飞炮，将大弹人大炮内，对阵直击，弹子炸裂，火迸敌营。倘轰击只在墙外，不致焚烧，若台内行兵之处，后有屋宇高墙，则一被轰击，火光飞溃，立足无地，且能焚烧火药局。其弹径四五寸，形如腊丸，上留一口，腹中空虚，藏许多小弹。每弹皆用染腊棉沙线札之，各通一引，总结于口，内实火药，着处破裂，火光一发，小弹带火乱喷，利害甚于天炮。如大炮对阵轰击，若墙内屋宇高耸，或炮台后墙枕山，高于前墙，一遭炮击，灰石飞扬，亦难立足。所以前宜高，后宜低，形势宜曲折，坚固宜三合土，收弹宜网喉。如图所绘，墙高一丈二尺，厚上八尺，下一丈二尺，顶如覆竹形。墙内路阔一丈，密挂网一丈，或四方，或斜方形，略如酒漏样。网喉长九尺，每网之下开一井，将网尾人井一尺，使（天）〔大〕[1]炮自空中坠落，由喉人井，着水必熄矣。

其路后筑兵房高八尺，比前墙低四尺，而房后高只四尺，倒水斜倾，落屋后之池。屋脊填勿用瓦，亦用三合土，厚一尺。前后有门以通人，兵房之后留一路，阔三尺。路之后，开一长池。若天炮之弹，坠在网喉，必落井中，如坠在屋背，必辗转落池。而炮墙既高于兵房，桅炮弹子，不能中人矣。台筑河旁，两岸对峙，各筑一台，略朝向外口，如八字样。仍于炮台之内，相去半里，由河边陆地填出一茎，直出中流尽处，渐广如出水莲花。茎之两旁，各筑一墙，扶翼中道，以护来往接应者。于水中茎尽处筑一台，长方形势，向外安炮，共成鼎足形，三面攻击，声威雄壮。仍于台前河中，多立品字木桩，名梅花桩，中泓留一水道甚狭，逶迤曲折，如之字样，使敌艘不得直人。若循道曲折而进，则两岸中流三台合攻，岂能飞越。至若海外孤悬，或海口三而环海，一面枕山者，则用圆台，大略如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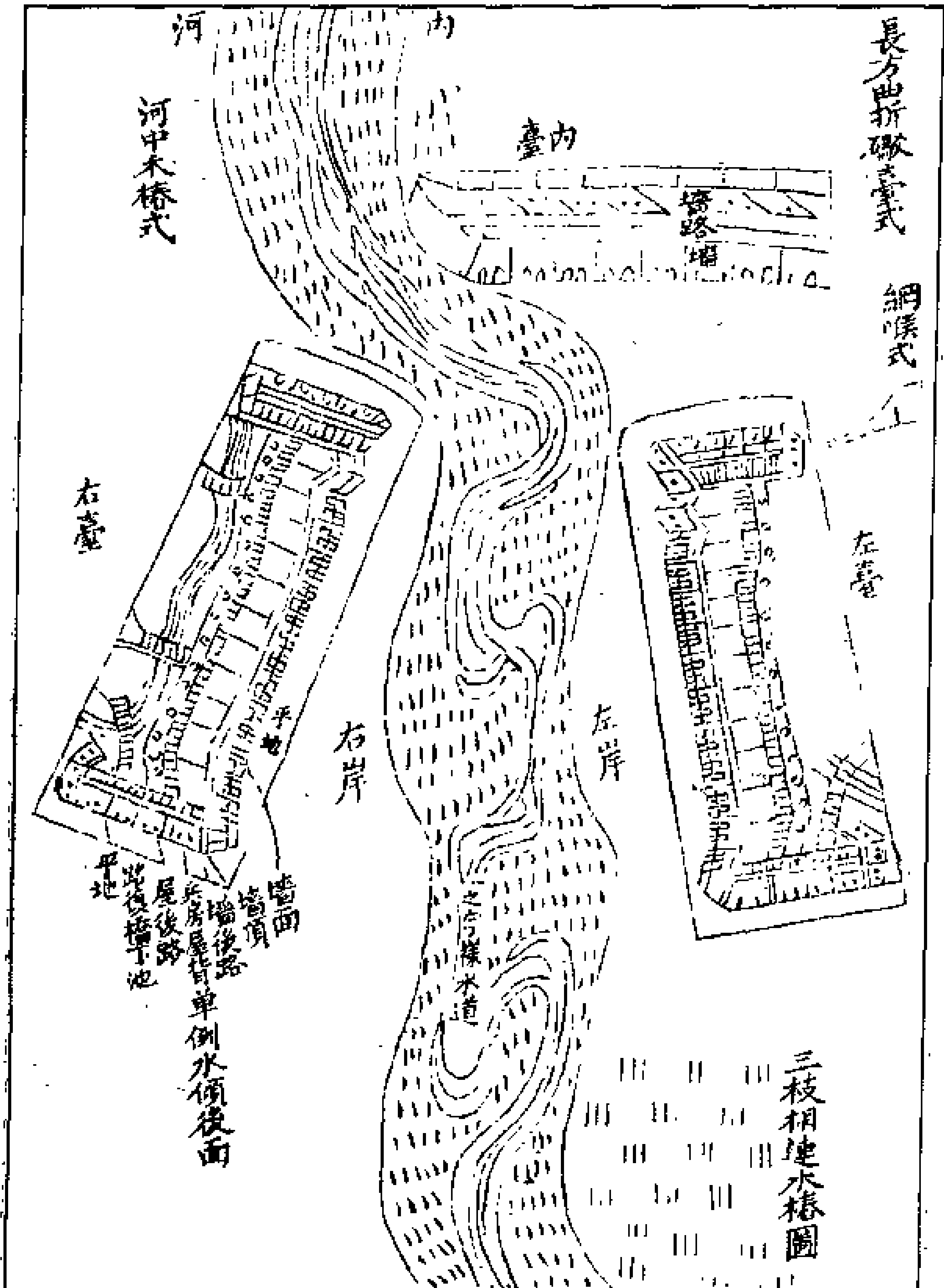
西洋圆形炮台图说丁拱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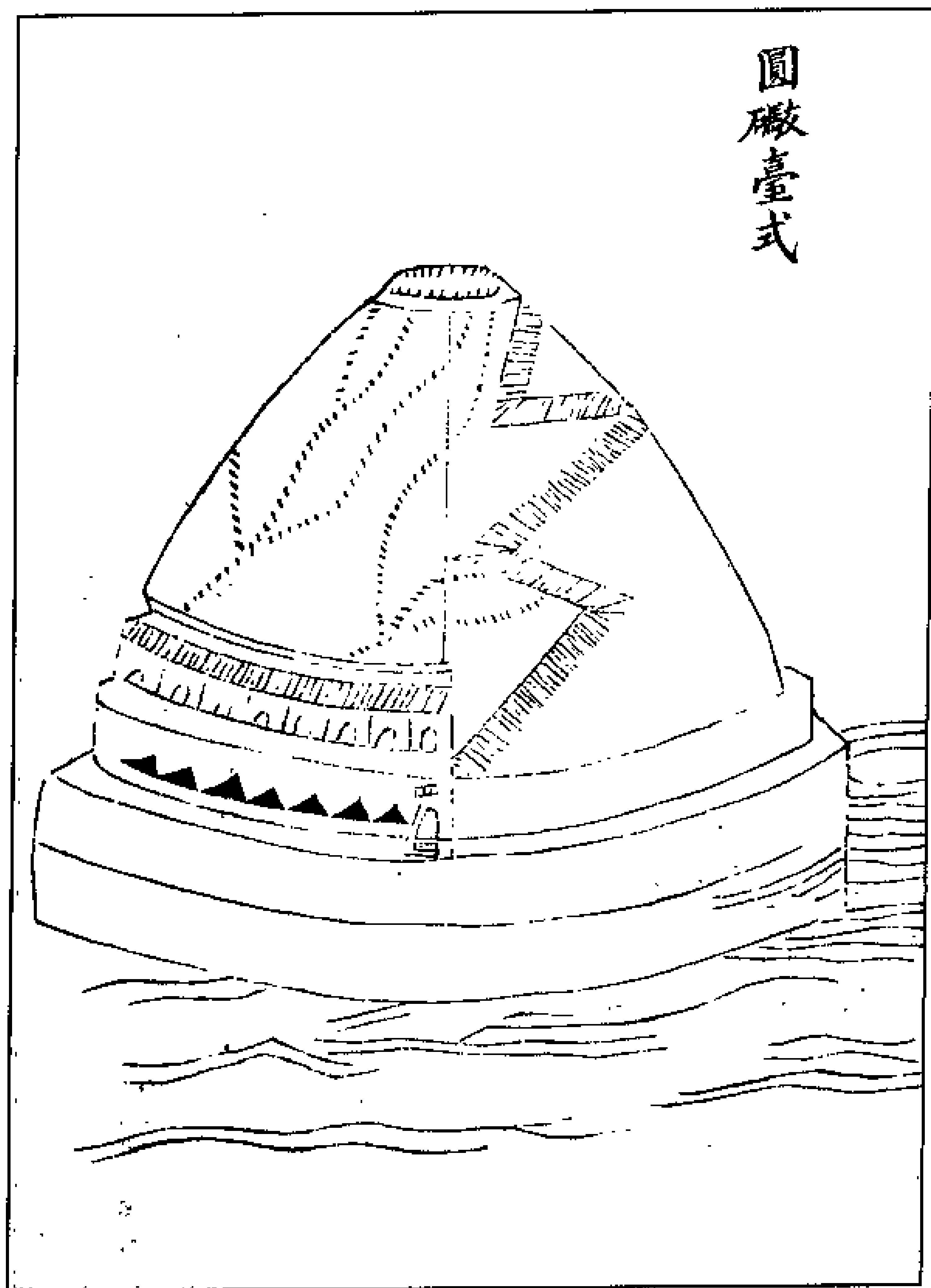
上所陈曲折炮台式，乃是内河两岸形势，他如虎门横档。孤悬海中，或两山对峙，半面环海，半而枕山，则当稍异。此则不用曲折之字样，可用圆形台式，就其山麓形势，循环周筑，或拱抱山后，就地筑造。勿似大角沙角，后枕山面甚高，前临海港甚低，如圈椅样，一遭炮击，碎石炸裂，飞火喷烧，立足无地，何暇顾及交锋。夷炮来攻，最喜寻此形势，便彼攻击。若前高后低，并空其后一面不筑墙，则彼虽有许多奇炮，皆无所施其巧。今绘一图，半面环海，就山麓环抱开一平壤，阔四丈，内台墙厚，上八尺下一丈二尺。墙后路阔二丈。路后兵房，并房之前后墙身阔一丈，兵房后用一坑，阔六尺，深丈余；墙高一丈二尺，路张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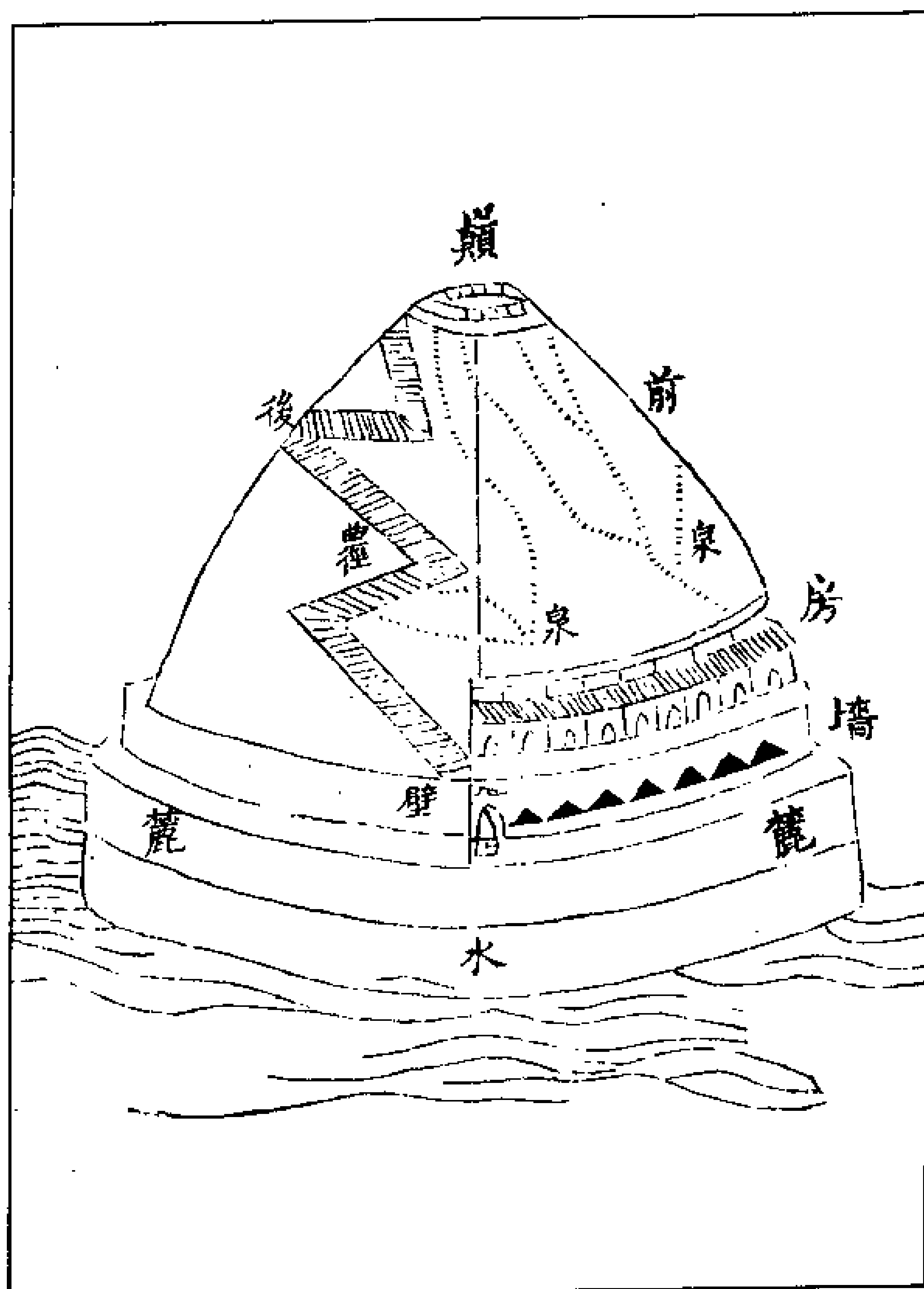
喉，每喉下开一井。兵房高八尺，坑愈深愈好，若有山上流泉，导入坑堑，可使天炮坠落，遇水必灭，如无泉水，已落坑底，其火亦不能喷高矣。兵房之制，亦与陆地河旁台式稍异。前有门而后不开门，其山巅可铲平，以筑小台。台墙略低，只用大炮中炮数位，过山炮子母炮十杆；弓箭手十人，前助击敌，后防间道。小台之门向后开，一小径曲折而下，直达大台之右，入于大台之内。台内开一偏门，以通行人。台墙后近山处，铲去山土一层，环抱周围，高兴墙等，使其山脚壁立，而从间道者，亦不得越登矣。此抱山后之法，胜于枕山。而向闻澳夷云：中华炮台既不合式，况加石砌，更易迸裂。西洋各国炮台，皆就山势掘平，或掘山分为二三层，依山筑台，随式而成，率用三合土筑成。观澳门三巴门外城垣，东、西望洋炮台皆三合土为之，二百余年不圮，是其明证。至若山如屏障，或如木梳形，可就此法变通，亦难板执耳。以上二台，俱开三角炮眼，胜于方图炮眼，炮架下铺细石，或坚木板，或三合土，不可用泥土，致炮架陷入土中，难以移动也。其木椎或三枝相近，连而为一，中下用横闩交连，一齐打落水底，上加大小石块压之，使不能绞起。因夷人有举重算法，及一应举重，挨磨车、绞车、绞架、滑车、螺旋转诸器，拔之甚易。若如此法，绞拔扯锯，皆无所施也。

润土炮台图说丁拱辰

猝遇寇警，囊沙为墙，厚一丈，隙安炮位，其法最妙。厦门用此法，敌人炮弹击来，只入沙二三尺。惟是可暂不可久。沙袋月余朽腐，则不能得力。易成可久者，莫如润土炮台，不时泼水，可期数年不坏。可自水口至内河，择险要两岸，锹锸润土，筑炮


河
内
河中木樁式
長方曲折礟臺式
臺內
網㯉式
右臺
左臺
右岸
左岸
三枝相連水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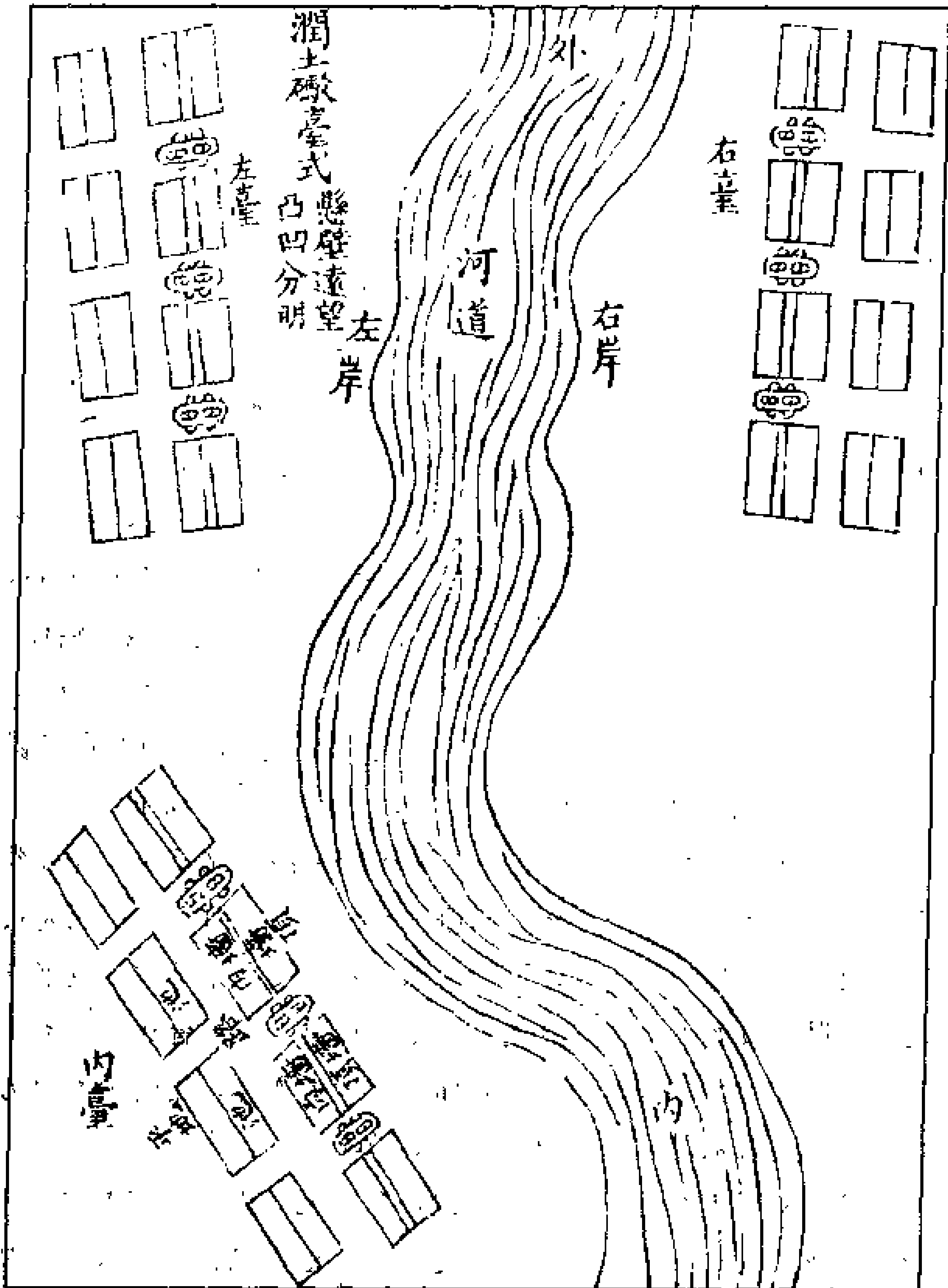

圓礮臺式


顛
前
後
曲
徑
泉
泉
房
墻
壁
麓
麓
水

台墙，排列各略朝外，如八字样，(上)〔土〕[2]墙百堵。或地方狭窄，就地酌量。墙高五尺五寸，内藏数千斤大炮；每墙隙安置一位。外口阔二尺二寸，内口阔七尺，安五六七八千斤大炮。余留外口阔一尺八寸，内口阔五尺，安二三四千斤大炮。酌量炮位之大小，按留墙隙作炮眼。敌炮直来，柔能胜刚，得其弹可用。而墙内可留一路，阔三尺以便行兵。路边可开一池，深阔长与墙高阔长等。就所锹起之土，恰敷台墙之用，然后引水入池。如此则大炮火炮直来，不能中伤。天炮自空际斜坠，必落池中，若在池后，尤不为害。墙高五尺五寸，外边上下长二丈，内边长一丈六尺五分，及一丈七尺五分。二款照配，上厚八尺，下厚一丈二尺，墙顶勿作平坦，当凸起如覆竹形。炮架下及后面，共长二丈，阔七尺，当打木桩作基，上铺(维)〔细〕[3]石板，或铺坚木，方堪演放。炮架之轮方不沉陷土内，致难转动。自海口至内河各险要，可用此法。大小炮位，当有千余，方足御寇。此是有定位，不能移动，可守不可战。若欲出洋追逐，制胜之方，莫如造坚固夹板。或恐缓不及事，则如靖海侯施将军克复金厦二岛之策，著有成效，余无他策。

炮台旁设重险说江苏候补知府黄冕

一炮台左右旁近，宜环设暗沟、地雷，并设伏兵，以示重险也。查各省沿海炮台，以防内地海盗则有余，若以御洋夷，则适足树的招攻，毫无益于守御。缘洋夷以船炮为城郭，习惯攻战。如使我炮仅中其船舷两旁，不过倒退摇撼，无损于敌。除非适中其火药舱，方能轰裂；否则适中头鼻，亦足使驾驶不灵，安能有此准的？而夷船攻我则于数里内外，遥升高桅，用远镜测量，情形


外
河道
内
左岸
右岸
左臺
右臺
内臺
潤土礮臺式懸壁遠望凸凹分明

了悉。一面先用大炮飞弹，遥注炮台轰击，使我兵惊溃。即一面分兵绕出炮台后路，夹攻其后，使我水陆腹背受敌。此虎门、厦门、定海、上海、宝山失事情形，如出一辙。今议防夷，仍止以炮台坚大为事，而不讲求夷敌绕攻炮台之计，非善策也。欲求万全，必移海口炮台于内河要害之处，尤必于炮台左右远近，别设重险，方足以有备无患。其法在一伏地雷，一设暗沟。

地雷之法，有用之攻城者，必先掘地道潜入，且耗火药十百倍，非战守所用。其用之待敌者，古法用磁瓦罐罂分贮火药，或用两铁，一盖一底，联以螺丝旋，亦未以收迸裂之力。如欲用药少而得力大，必用生铁铸成浑器。而空其中，但留小孔，实以火药、毒药，并藏刀剑碎锥在内，闭气愈紧则迸裂愈雄。各就地势，酌用方圆长短之地雷，相度敌兵来路，无论高坡平地，散伏错设。平日不设药线，俟临敌之时，方始安置。其看守药线之人，或伏山坳，或伏地沟，远埋药线，伺敌人伏，即行点放。或黑夜遣谍潜往点放，或募人佯作汉奸，投敌点放。其地雷嘴口向下倒垂，以衔药线，其药线须藏于竹管内，以防雨水潮湿。此只就内地火药而言。若仿造西洋自来火药，则但须蜡封嘴口，而别埋一无药长绳于数里外，临时但一牵动其绳，而火药自发，尤可收一发聚歼之效，胜于攻剿十倍。一处受创，处处惊畏，草木皆兵，自不敢长驱无忌矣。盖炸弹即小地雷，而地雷即大炸弹，用药少而得力大，尽可多设数处数重，首尾互应，以资层层得力。

或谓敌于地雷已发之后，又遣后队冒死续进，且或先驱牛马俘卒，前行尝试，而后以精兵随之。其时地雷已罄，又将何以制敌？曰：地雷以内，又必环以暗沟，始万全无患。深掘重堑，多种荆棘蒺藜，或灌泥水，其上施板盖土，望如平地；一践其上，人马皆陷。此等如遇冲要之处，二道、三道皆可施设。但必深秘勿

泄，使我兵知之而敌不知避，则必堕吾计中矣。至于炮台，不过虚张旗帜，佯置兵炮以诱敌。其得力之处，全在炮台以外，别伏精兵，相机策应。若夫当地雷之处，或佯走以诱敌；而无地雷之处，设疑形以误敌。此则临时制变，存乎其人，有非笔墨所能尽者。

语曰：三（拆）〔折〕[4]肱始为良医。又曰：不经一失，不长一智。是故前车者，后车之鉴也。夷变以来，非无宿将忠谋，皆以承平剿内寇之法，施之外夷。证治不符，方药屡换。冕从事浙海，目击情形，痛深创巨。因病悟方，不敢以败军之将，遽忘报国之心。爰成御夷数策，一炸弹，二轻炮，以利其器；见前卷三地雷，四暗沟，以重其险。皆前人所未有，而边防所必备。曾从林制军剿番青海，已将炸弹轻炮制造，试用有效，曾经奏闻。至地雷之法，不过就炸弹而扩充之，无论西北东南，皆可为陆战陆守之奇器。用力少而成功多，省兵省饷，妙难殚述。盖亲尝利害，又竭耳目心思而后得之。其炸弹飞炮，英夷陆战长技，实不外此。至轻炮地雷，则英夷遇之尚不能当。此合之粤中所造攻船水雷而用之，水陆皆操胜算。而犹患海防无备者未之有也。然此法止可施之外夷剧寇；若内地乱民，胁从居半宜剿抚兼施，未可玉石俱焚。敬告仁者，慎毋轻试。

地雷图说江苏候补知府黄冕

地雷造法，空其中，以藏利器，以出药线，窍其旁；内用泥胚，外用木模。铸成后，去泥实药，一切如造炸弹之法。每具轻者一二十斤。重者一二三百斤。计每铁十斤，配炸药一斤许，轻重照数加减。

一，造地雷之法，以闭气紧固为得力。一二十斤者，留孔方圆不过一二分；一二百斤者，留孔不过一寸。铸成时宜用口对孔吹之，遇有铁窝露气之处，宜以油灰粘糊，使不出气为度。

一，地雷一二十斤者，可击数十丈；一二百斤者，可击数百丈。铸造须量其空处，装药多少，酌定铁之厚薄以为模式，总以炸力猛勇为度。盖铁太厚而药力少，则炸必缓而力弱，药太多而铁过薄，则地雷过于扬高，恐冒过贼面，而击贼无多。是在制造时每成一土模，必加斟酌，使恰合机宜，方可留用。否则另修土模，期于尽善。

一，地雷之法，必先试验于天津陆地，或南苑空旷之处由火器营监造演放。如果得力，再行多造，分给陆路各营，以及各海口水师。

一，地雷安设，宜于容敌最多最要之路，分伏数层；以数十具为一层，药线牵连，如同瓜藤蔓引，一发皆发。

一，地雷腹内藏有锋利之物，倘铁铸地雷或不敷用，则并用瓦罐多贮石灰，夹放火药小炸弹于其中，用三合油灰封盖整固，以佐铁雷之不及。同时点放，则炸飞无数，皆能击贼。而石灰迷贼，亦可助我制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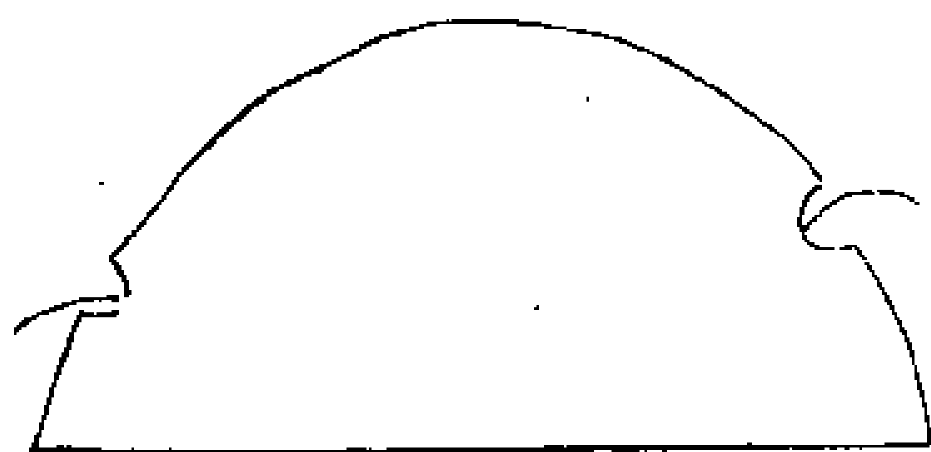
一，地雷紧要全在引线，制造得法，安放得宜，不潮湿，不迸断，不泄露。宜专派心腹备弁一二员，带兵数十名，或登高瞭贼，或挖地数尺以藏身，勿令贼望见。其引线制造，必须试过。倘试而不效，加意讲求，必以尽善为度。否则有治法无治人，而谓地雷之不可用，则谬之甚者也。

地雷之利，三言蔽之；曰：省铁、省火药、省兵饷而已。何谓省铁？内地铸造三四千斤及七八千斤之大炮，费铁费人工无数；笨重难运，及敌以飞炮火箭遥攻，守台兵弃炮溃窜，徒委之于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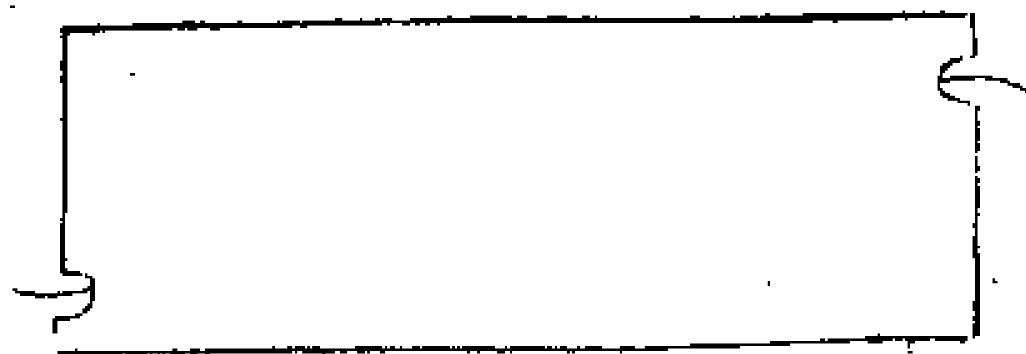
今地雷外匣不过生铁十余斤，及一二百斤不等。连在内锥刃计之，每地雷小者不过需银一二两，大者需银一二十两而止。合计用银一二万两，即可造地雷一二千具。分布天津、江、浙、闽、粤五省，每省数百具，即皆固若金汤。视大炮之费铁多而得力少者何如？其善一也。古法所制地雷，皆掘坑藏窨，全恃火药之多。其攻城地道，固需火药数万斤；即拦路地雷埋伏罂罐，亦动需火药数百斤不等。由其少迸裂之能，但仗焚烧之焰。今则生铁铸成浑器，闭愈紧固则力愈猛烈。小者不过火药数斤，大者不过十余斤，而可当千百斤之用。且外而铁片，内而刀剑，皆同时炸裂四出，不止焚烧之力。敌不入伏，断不点放，无虚发浪费之弊。视大炮之乱轰浪放者，固殊天渊。即视古法地雷，亦费省而力大，其善二也。海夷船艘飘忽，沿海处处设防，每苦兵饷浩大。今但于天津、江、浙、闽、广海口登陆之处，相度形势要害，凡容敌最多最要之区，分设数伏，多设数处，可以一登再发。此外纷歧可绕之路，或开沟挖断，或安放小地雷，或别设疑阵误敌。但需阅定形势之远近，安轰击之大小，绘图贴说，秘存管县，入于交代。或埋桩暗记，秘授心腹弁兵，则水师人人胸有成算，识定胆壮，临时毫不张皇；数十兵守险扼要，可当千百兵之用，可轰歼千万之敌。视纷纷多调外省客兵，劳费万倍者何如？其善三也。至地雷形制，不拘一定，略图于左：

详[5]覆用地雷法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户部主事丁守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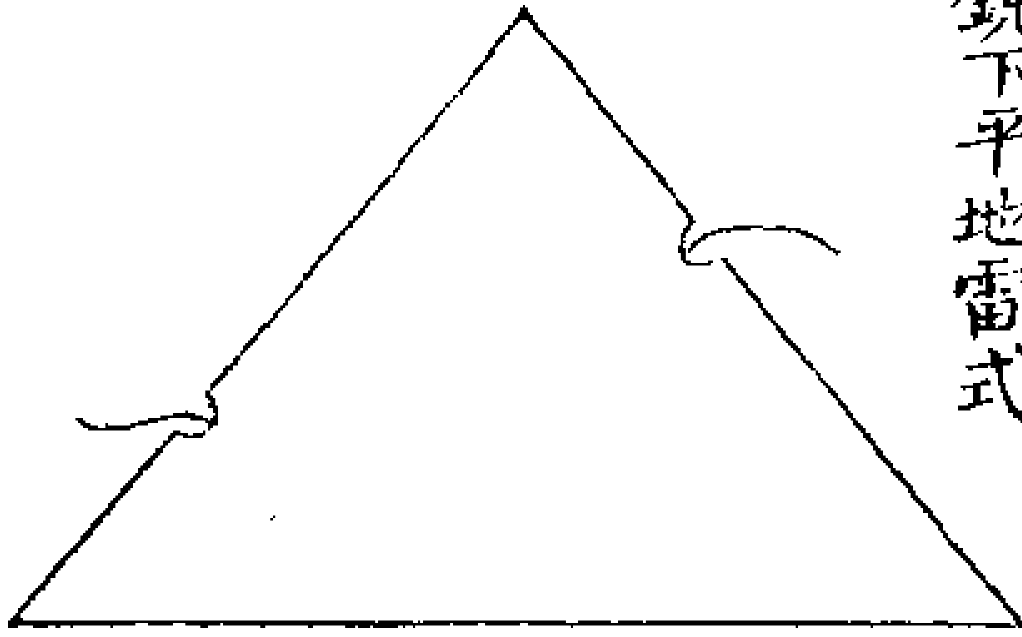
窃职奉谕制造地雷四十个，前经呈请札饬粮台收贮存案。兹奉札询地雷机关，暨装药埋伏等法。按地雷乃择地埋伏之物，均系自拟式样，用生铁铸成圆炮，装盛红油木柜，每个计重八十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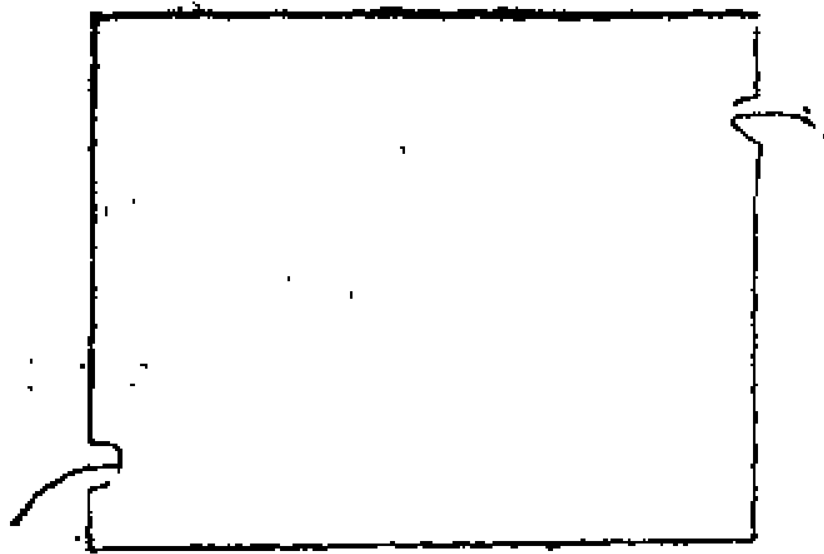


上圓下平地雷式



長方地雷式


上銳下平地雷式


四方地雷式

计容炸药五斤。内有铁管一个，重八斤，计容药十两。内竹管一根，上头作马蹄形，入纸捻药线，由柜底木槽，顺出闸板之外。其木槽内实以烘药一两许[6]，上糊棉纸一层，以防烘药泛出。烘药槽之上，有方形圆孔木板，中有铁叶机关。上层有空底瓦盆一个，将炭球烧着入内，煨以热灰。其铁叶机关有铁钉一根箭住，再将上面圆孔木盖盖住，并将铁炮上面薄木板，用四小钉钉住。择要害路口，不致积潦之所，掘坑二尺许，将油柜埋入，上面盖以防雨木盖，覆以浅土令无露出。以一面留一气眼，以出火气。并又为每日换火之用。再于地雷柜二三尺之外，照翻车大小刨深二尺许长坑，横拦来路。其木柜旁竹管之内，铁钉之上，系[7]以坚细麻绳，由地内埋通节竹，将绳横入，引过翻车下深坑，以一端用橛栓住，再将翻车安妥。翻车之上，盖以浮土，令与地平[8]，造成车辙马迹之形，令人不疑。贼来踩着翻车，车压其绳，绳牵其机，火坠药燃。其炮出地七八尺许，然后炸裂，铁片飞空，皆能杀贼。其炸裂远近之数，无从预定，大[9]约可在周围数十丈外。现在均未装药，易于存贮。其药必临时再装，方免疏虞，并可免日久生潮。覆查监造时，系由天津派外委王天文督催工役，登记帐簿。此外尚造有自来火竹炮喷筒等式样四件，据该外委禀称：共领用过制铁五百七十千文。至地雷机关，该外委亦能通晓，合并声明。伏乞鉴核施行。

按：丁之地雷与黄之地雷，二法迥殊。黄之地雷，由我兵自发之，丁之地雷，则候敌践机自发之。但引线自行点放者，全在得人伺便，否则失之毫厘，此黄之法难于丁也。丁之由敌践机自发者，止能轰伤其前队。黄法则可俟敌全队入伏，并可俟敌已入二伏、三伏，而后同时点放。如得其便，可奏大功。此丁之逊于黄也。且丁法机巧，而登陆之路甚多，难

于遍设。黄法简易，即陆路最旷之天津，亦不难处处安伏。若于隘处用丁法，而于容敌最多最旷之路用黄法，则敌登陆即入彀中，计出万全矣。故并存其说。

【注】

〔1〕原作“天”，据甘本改为“大”。

〔2〕原作“上”，据乙未本改为“土”。

〔3〕原作“维”，据甘本改为“细”。

〔4〕原作“拆”，据甘本改为“折”。

〔5〕原作“计”，据甘本改为“详”。

〔6〕原作“计”，据甘本改为“许”。

〔7〕原作“数”，据甘本改为“系”。

〔8〕原作“平地”，据乙未本改为“地平”。

〔9〕原作“太”，据甘本改为“大”。

海国图志卷九十一

邵阳魏源辑

西洋自来火铳制法户部主事丁守存

中华铳炮或用纸信，或用烘药，总系火绳点燃。其不便有二：临阵忙乱，倘装放偶疏，则贻害甚巨；又纸信恐雨淋湿，烘药恐风吹散，晦夜尤为不便。故洋夷创为自来火机，以螺丝转嵌火石，以钢板为火门盖，即以出火。内层置大曲钢镄一，小曲钢镄一，垫机一，绾斜齿二。外层小钢镄一，小钢轮一，龙头一，鸭嘴一，螺丝一。底层攀机龙尾一，护机钢圈一。层层密合，皆按弧三角线，取其圆棱恰对，制造可谓工细。然火石须常换，否则击而无火。又大风之中，火星随风乱扑；一放不燃，虑其误事，是犹精而未尽精也。近复有自来火药一法，红铜为筒，径分许，长分许，中空；底粘白药一层。其铳之信眼，突出一小小钢管，以红铜筒冒其上，后设攀机钢镄等件如前。惟龙头端无鸭嘴，其端下垂，作深分计之圆槽，攀之起，放之下，一击则火出而铳响，其法始万全无弊。但不知白药为何物所配，视其火光所迸，并嗅其气味，知为有硝无磺之物，然不知更有何药。或谓系噶喇水，杂硝磺为之者，非也。夷人甚秘其方，但云以药水化银为之。药水一名强水，投锡铜铅汞立化乌有。惟用银化后，底澄白沫一层，收而晾之，以铁锤对铁砧敲之立爆。近日粤中大吏向夷人购得其方。其火乃烧酒

蒸出，而用银收干成药。造成，可以为大铳，可以为三寸之小铳，取诸怀中，可以防身。无烦觅火种，不忧仓猝，不忧昏夜。既安铜冒药在内层，若以蜡固铳口，虽水中可放，并不忧风雨。此西夷数百年泄造物之秘而创此法。予既得其法，因详其理以告人，盖因理以悟事则难，即事以寻理则易也。

造　药　方

净硝　火酒　潮脑　砒霜　青粉　纹银

第一次，将净硝置新广锅中，用雨水、或长流水，炭火化开，以鲜柳枝左右搅之，加水胶汁。俟浊沫上浮，撇去倾有釉磁缸，盖严冷定，将硝牙取去。

第二次，将炼过硝牙再入锅，炭火化开，加鸡子清石膏。收取如前法。

第三次用白矾末，收取如前法。

第四次，再用水胶加萝葡汁，如前法。

第五次，鸡子清石膏，如前法。

第六次，白矾末，如前法。

第七次，水胶萝葡汁，如前法。

第八次，鸡子清石膏，如前法。

第九次，白矾末，如前法。

九次以后，再加清水煮提三次，不加药料，上无沫，下无渣，此为纯硝。每硝十斤，所余不过一斤。此硝明透若水晶，莹莹可爱。再用小口大腹粗磁罐一个，约容硝二斤许者，底层先装青粉八两，上加炼过硝一斤，不令满。再定造凹底小口玻璃瓶一个，凹底留一透孔，足容磁罐之口，如有不严，以不木灰和泥固之。玻

璃瓶上口，先以玻璃塞住，再以不木灰泥固之，再以皮扎之。置铁火架上，用木炭文武火，熬炼一炷香，水升至玻璃瓶凹处，周围不复下。仍以布醮凉水，常湿玻璃瓶。俟火足取下上下层之水，各分置一玻璃瓶，紧固其口，无令出气。悬风日处晾之，以消其浮水。晾三日取下，即以此玻璃瓶作底层，另用前次之凹底透心玻璃瓶套于口上。拔去口塞，不〔木〕[1]灰泥紧固之，上口亦固之。将铁锅一口，满盛密石砂，将瓶坐砂上，文火炼之，俟水升上，亦分置之。统用上层水为精药，仍以玻璃瓶固其口。此为制硝法，硝既制成，乃制酒。

上品广锡制径尺大花露蒸甑一具，盖用银，底用红铜，合缝处要极严，勿透丝毫之气。取上好烧酒盈底铜釜十之七，文火蒸之，流出之酒，以小口大腹磁瓶盛之。蒸毕，再人甑蒸之如前，共蒸九次。每酒一斤，人潮脑二两，白砒末一两蒸之，仍以小口瓶盛之，万无泄丝毫之气。此为制酒法。酒既制成，乃配强水。花露甑见泰西水法将炼过硝水置玻璃瓶，每水八钱，兑人炼过酒七钱，即成强水。将足纹银四钱，锤薄片如纸，剪碎人投玻璃瓶，其银立刻翻花，半时化净白（沫）〔末〕坐底。旋将上层之水另倾一瓶，留底白（沫）〔末〕若霜，阴处风晾，三日取出听用。此药一击便燃，是为丹成之候。

炼此药宜净室，择丙丁日，天火日。炉宜南北向，忌闲人出人，尤忌妇女鸡犬僧道，并诸不洁，皆能令药走泄；或至毁裂伤人，慎之。药炼成，再造铜冒。

造铜冒，用熟红铜打薄片，先造钢板一具，厚一分半，阔一寸，长五寸，平排二十眼，眼径一分许，中密画竖丝如发，底置钢砧为托，以铜小杵合空径少弱。将红铜片盖眼上，杵对之，锤击之，遂成一铜冒。二十眼击完，下其底透之出，置白药少许，仍

以小杵压紧，入匣装之。如是铜冒药造成。至于装盛铜冒以便取携，则另有机器，详见别集。制铳如常铳，大小任便，惟必须螺丝转底，否则火机等物，无所安顿。透火之凸火门，用螺丝空筒。击火龙头，必用凹心，其深如铜冒之长相合，防铜冒炸飞伤手。

大镄回火法不一，有用火炉烤烘者，有用香油炸煮者，不如用铅为易。法将镄打成，弯过锉光，淬水劲极。化铅数斤，将镄投入，俟冷，再将铅炖火上熔之，将镄箝出，内生外熟，劲而不折，柔而多力。镄力须二十斤以上，否则不足攀机，与中轴须合勾股，否则不合用，且不坚久。推广自来火之用，攻守埋伏，应变仓猝，无往不利，未遑尽述。

或问：用硝何也？曰：硝之性纯乎火者也。雷电之升，原本于硝，不以点燃而灼，不以风雨而灭，此乃硝之精气，不杂形质。人之所取，则质多气少，且多染咸气，故力不猛。多方陶炼，所以取其气也。玻璃不透气而能见形，青粉缓其性，不使骤升，冷水频沃者，气遇冷际即化为水，此天地阴雨之理也。至气极清，质全降，则隔之以砂，亦所以缓之也。

或问：用酒何也？曰：酒者五谷之精，纯乎气者也。而水性居多，未能猛烈，故屡屡提之，弃粗取精。而又加以大热之品，以助其焰，故一经兑入硝水，其力甚大。

或问用银何也？曰：五金之性，皆主收敛，而至精者惟金银。故铜朽则为绿，铁腐则为锈。金与银从未见其朽腐，而一入此水，居然化为异色莹白，是铜铁之所不及也。既化之后，水之精气，为其所敛，银质改而性不改，其收束之力，与坚凝之体，将如许火气，攝入毫厘，一经击动，引其热性，奋迅迸裂，盖有不可思议者。日为火光，雷为火声，声之火疾，光之火徐，一击之理，夫何疑欤？向来或传自来火药，乃硝磺和入骨灰为之，盖入银声近，

传闻之误也。

夷人有摔炮者，棉纸裹小石砂一包，合口用松香粘滴，摔地则响，火光四射。乃用此药少许，包人砂中所制。予造试之，不谬。

夷人有拉炮者，褙纸剪条，如韭叶阔，长二寸计。一头以胶粘细石砂，粘此药少许，以纸箍之，两手拉之，火出爆炸。

夷人有自来火木条者，乃硫黄制炼十余次，将炼过烧酒搀人以木蘸之，磨之则立燃。或搀人硝水少许，其火更烈。

其他各式奇巧火法，总系强水所配，无他谬巧。此水染肉上，微痛变黑色，洗之不去．染须发亦然。若蓍肉过多，则肉腐烂；以人腹，殆无不立毙之理。

夫用火之法，为攻战伏守之要务。然点燃需人，则诸多未便。若精炼此药，扩充其用，炼钢炼铁炼钢，兼以创造机器；或令自蹦，或用人牵，或秘之径寸之间，或置之山谷之险，洵用闻出奇之妙术也。

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道光二十三年福建提督陈阶平

窃照英夷输诚，沿海安堵，正当讲求武备，以期有备无患。臣驻守曹江，将及一载。防警之暇，察访远近各营，制造火药，能否一律认真。惟闻杭州省城，精造加工火药，现存数万斤。其余提镇各标，因防堵未及如法舂造。即调来浙江之各省征兵。裹带火药，亦系旧时陈药，并无加工新造，轰去不能甚远。查制造加工火药，奈其中有赔累之艰，人工之缺。若不彻底讲求，总有加工火药之虚名，而无加工火药之实效。何以靖海宇而卫生民？盖硝不提炙，磺不拣净，轻率制造，率难致远透坚。细察历年营员，

在省领回营硝，一经提炙，必亏折三成；一经拣净，必亏折一成。此亏折之苦，往往视为畏途，不肯踊跃从事。又虑造成之后，仍须补足向定额数，坐使赔累，其难一也。制备石臼木杵一切器具，不可不良。加以提炙之柴薪，轮舂〔舂〕[2]之工食，在在不能短少。无款补苴，其难二也。再查营中造药，向来多用碾盘，一牛一日，可碾药百余斤。今若加工舂造，每臼三人轮舂，每日造药不过十五斤。此多寡劳逸之攸殊，经办营员，未有不贪多而好逸；其难三也。有此三难，功无实济，是以各营造药，自奉行后，略加工一、二成，其馀照旧。臣昼夜思维，夷炮甚短，何以猛烈较甚于内地之长炮？其为火药精工无疑。因多方购得夷炮火药一小包，用鸟枪试远，实有二百四十弓之数。是以臣造药时，照提硝复加一次，共提三次。愈舂愈细，加至三万（捍）〔杵〕[3]。试远亦能到二百四十弓，药力与之相等。内地大炮，本长加倍，倘遇使用，权操必胜。是加工造药，非比别技，两相用则远者胜，别自为用，则精者远，宜乘此闲暇之时，备不虞之用。可否仰恳勅下各直省督抚，预先添办硝磺。嗣后凡各营请领硝磺，如领硝十斤，另加三斤；领磺十斤，另加一斤；以备折耗，同额一并给发。至炙硝柴薪舂工口粮，约计每造万斤加工火药，需用经费银五百两。各省物料夫工贵贱不一，亦有用至七百两者，由督抚筹数或作正开销，责成营员办理。工料既真，俟药造成，禀验以鸟枪二百四十弓远打靶为准。如有再减料偷工，察出立予重惩。自此营员得免赔累，造药必能加工。各省一律照备，于武备实有裨益。

一，加工造药，全在煮炼硝斤。前在广西江南提煮二次，鸟枪试准一百六十弓；厦门添煮一次，鸟枪试准二百四十弓。硝性劲直，必须煮炼如法，方能收猛力直前之效。先用大锅盛硝四十斤，清水十五斤，熬煮半炷香时候，加入牛皮胶水一茶钟，渣滓

浮起，用笊篱捞去，用铁铲和之以防带底。另用瓦钵以白布漫盖，将煮成硝水冲入钵内，凝结成饼，簪牙玲珑半尺许洁白如冰雪，以舌试咸淡，绝无卤气为率。

一，硫黄拣净渣滓石性，捣碎细碾，重罗成粉。

一，柳树烧炭存性，捣碎细碾，重罗成粉。

一，造药万千零，用石臼二十个，外方内圆，深一尺四寸，径宽一尺三寸，厚五寸。以造药多寡，为置臼之增减。

一，杵用槐榆坚木，长六尺，杵嘴长一尺六寸，杵尾下挖土深一尺，俾杵扬高有力。

一，每臼用牙硝八斤，磺粉一斤二两，炭粉一斤六两，搀扣入臼。三人轮替舂踏不歇，与舂米无异，以三万杵为率。

一，用清水百斤，新大麦三斤，入锅同煮，捞去大麦，水入缸盛贮。每日每臼药舂三万杵足数，用筱筛将药摊平，口喷麦水，用力推筛，旋喷旋推，药即成珠。筛下之药，再喷再推，上下一律成珠。其珠类似黍米，晒干甚坚，收贮干燥处，永无日久碎散成灰之弊。先用手掌燃试，以不炙手为度。造药处工匠众多，勿存成珠药，以期慎重。

一，提炼硝磺，宜于春季。进药必在夏初，取其昼夜舂造晒晾，易于见功。如遇缓急需用，则长夜亦可造办，毋须拘定夏季。而提煮三次，舂杵三万，慎勿减少。

以上各条简便，并无奇巧揣（磨）〔摩〕[4]之处，照办甚易。配造一次，立见效验。下届承办者，亦不敢再事草率。将官严加操练，较八十弓例靶药力，增加两倍，而准头仍与相等，实于军储有裨。

西洋制火药法 福建监生丁拱辰

夫枪炮之利与不利，全在制药之精与不精。若拘定常例，不求精制，不但有炸裂之虞，且恐施放不能得力。西洋人用药，极意精细，其力足以击远，其烟多系白色。我但加工加料制造，即可敌彼洋药。粤东有精制火药，其药力竟与洋药相等，烟亦白色，见火即燃，毫无渣滓。曾制数千斤，颇得其用，自宜广推其法。其制造之法，每药一百斤，须用提净牙硝七十六斤半，净硫磺一十二斤，麻杆炭一十二斤，葫芦壳炭半斤，汾酒二十斤，顶好大梅片二两，麞犀公角二两，煅炭配合而用。惟提硝之法，总以洁净为率，煎至二、三次，用白糖以去尽其泥，用萝卜[5]。以去尽其盐，用雪水以清净其矾，必至于极净而止，慎勿草率。然后取其面上之牙为用，其底再以清水漂之，必如棉花雪体，用其净而去其渣。其硫磺则用茶油煎之，以去其面；牛油煎之，以去其底。至于麻杆先去其皮，并头尾两段，取中节用明火煅炭。务令火候得宜，倘火候不到，其力不猛烈，火候太过，又不能致远。烧煅葫芦壳炭亦然。其制麞犀公角，打碎以铁锅煅之，使其烧透烟尽为止；以芭蕉树取汁多煎之，次日澄清去水，加大梅片二两，共人锅内，锅外用滚水泡之，使熔化为糊；以硝磺及炭灰汾酒，合而同舂；愈舂愈好。碾炼极工，而后罗筛细粒制成；以少许置之手掌中，用火点试，以不烧手为佳。果能依法制造，尚可较胜洋药。切勿轻忽减工减料，此配精药之良法也。如炮中用药，平时须先较准分量，某炮某炮食药若干，一一记明；用红布袋盛之，配合药膛大小装人。再用引门铁锥探人，刺破布袋，然后下烘药点放，方为合法。特附其说，以备参考。

西人制药用药法丁拱辰

西人制火药，每百斤之中，用净硝七十五斤，硫磺十斤，杉炭十五斤，用上料极厚好烧酒及好泉水和之，舂炼足透，用纸盛少许，举火试之，火着药发，其纸不焚为度。其硝用好泉水煅煮二、三次，去尽污秽渣滓，至极清净，候冷坚凝，舂至极细，用细罗斗筛出细末，粗者弃之。其硫磺煮法不用柴，防火气上腾烧化；惟用好炭烧得纯白，而无火烟出为度；次用灰掩之，使余火不腾起。即将釜安在灶上，将热，用生油少许抹遍釜内，将硫磺先落一块，每块约半斤，次用锤擂熔；再落一块，再擂均熔；又逐块再落，须各擂熔，落至满釜而止。所有污秽渣滓，乌色尽浮上面；除去净尽，方可盛入小桶。其桶务要先[6]浸水，而后覆在地上，使水气坠尽，然后盛贮桶内。欲贮之时，硫磺尚在釜内，当仍架在灶上；灶中之火炭，虽已用灰掩之，恐有余火四出，当加瓦片盖密，方不焚烧。盛贮桶内，片时便凝结成块。再舂捣极细，用细罗斗筛出细末，即另行盛贮。其杉炭须选烧透，不存木性者，庶无黑烟蔽目。并要飞碾极细，用水过洗，筛汰粗渣，合硝与磺和厚酒及好泉水各半，舂炼足透，愈舂愈好。故演时，烟微而色白，有力能致远，此制药之法也。至于用药之法，亦各不同。中华论炮身重数，每百斤用火药四两。乃系论炮口入弹，就弹配药；大率以弹三斤，用药一斤。惟弹至四十斤或五六十斤之大，就应配之药八折算。如中华新铸四等生铁炮五千斤者，我用药十二斤半；口径五寸三分，彼就口九折算，应用弹径四寸八分；重三十一斤，应配药十斤零五两。又三千斤者，我用药七斤半，口径四寸五分，彼就口九折算，应用弹径四寸；重十八斤应配药六斤。又

二千斤者，我用药五斤；口径四寸，彼就口九折算，应用弹三寸六分，重十三斤，配药四斤五两。又如八千斤者，我用药二十斤；口径六寸六分，彼就口九折算，应用弹径六寸，重六十斤，应配药二十斤。其弹过大，不堪照配，当再八折算，堪用药十六斤。凡此四等用药，彼少我十分之二，可知彼药胜我十分之二也。彼就炮弹配药，而我论炮身用药，各从惯熟，不必更改。因数十年以前旧制炮位，其口极小，若因口用弹，因弹配药，用药过少，不能远及。惟火药制法，效之无难，似宜仿制。

【注】

〔1〕据前文，似应补“木”字。

〔2〕原作“春”，据甘本改为“舂”。

〔3〕原作“捍”，据下文应改为“杵”。

〔4〕原作“磨”，按甘本改为“摩”。

〔5〕原作“葡”，按乙未本改为“卜”。

〔6〕按乙未本应补“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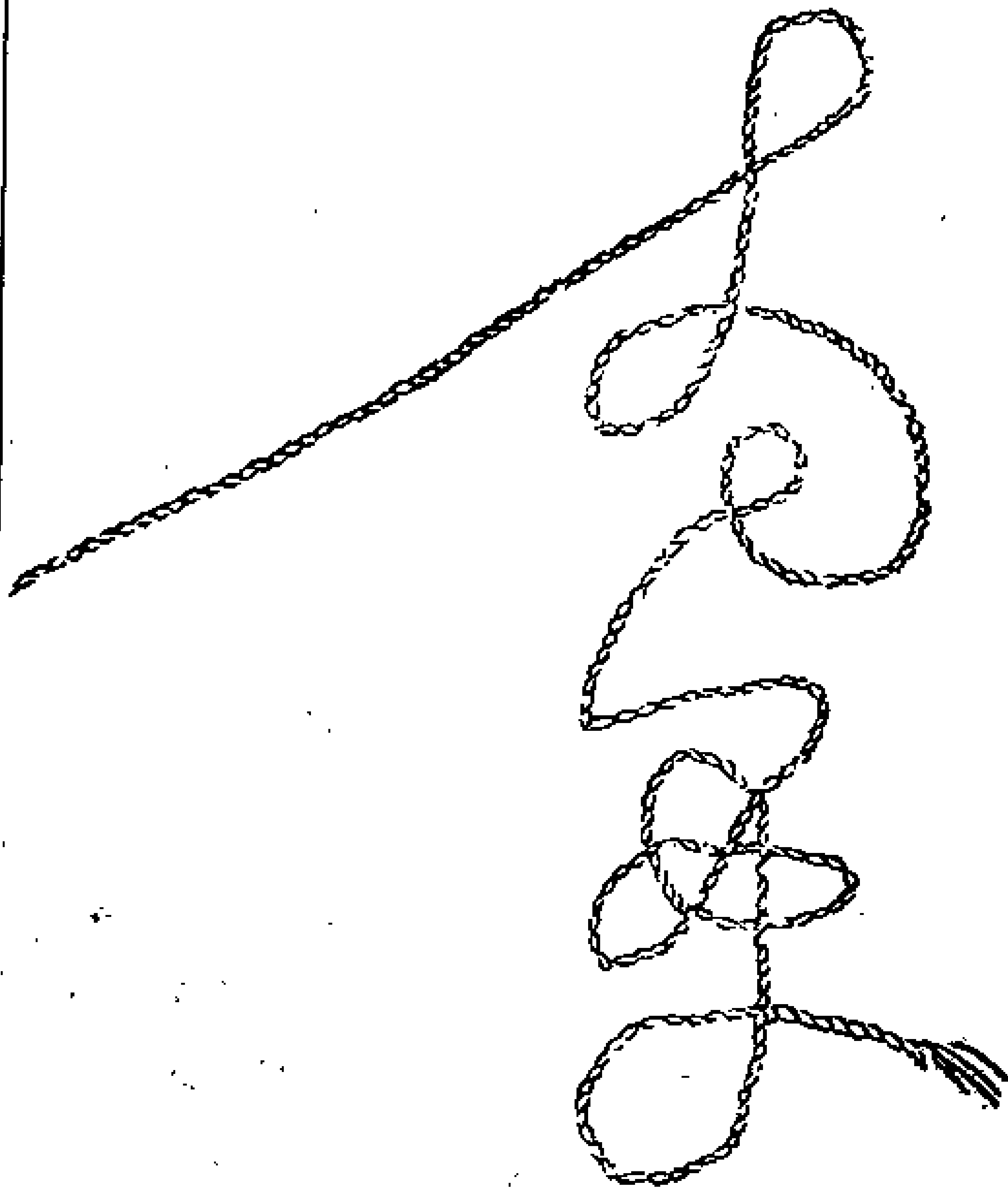
海国图志卷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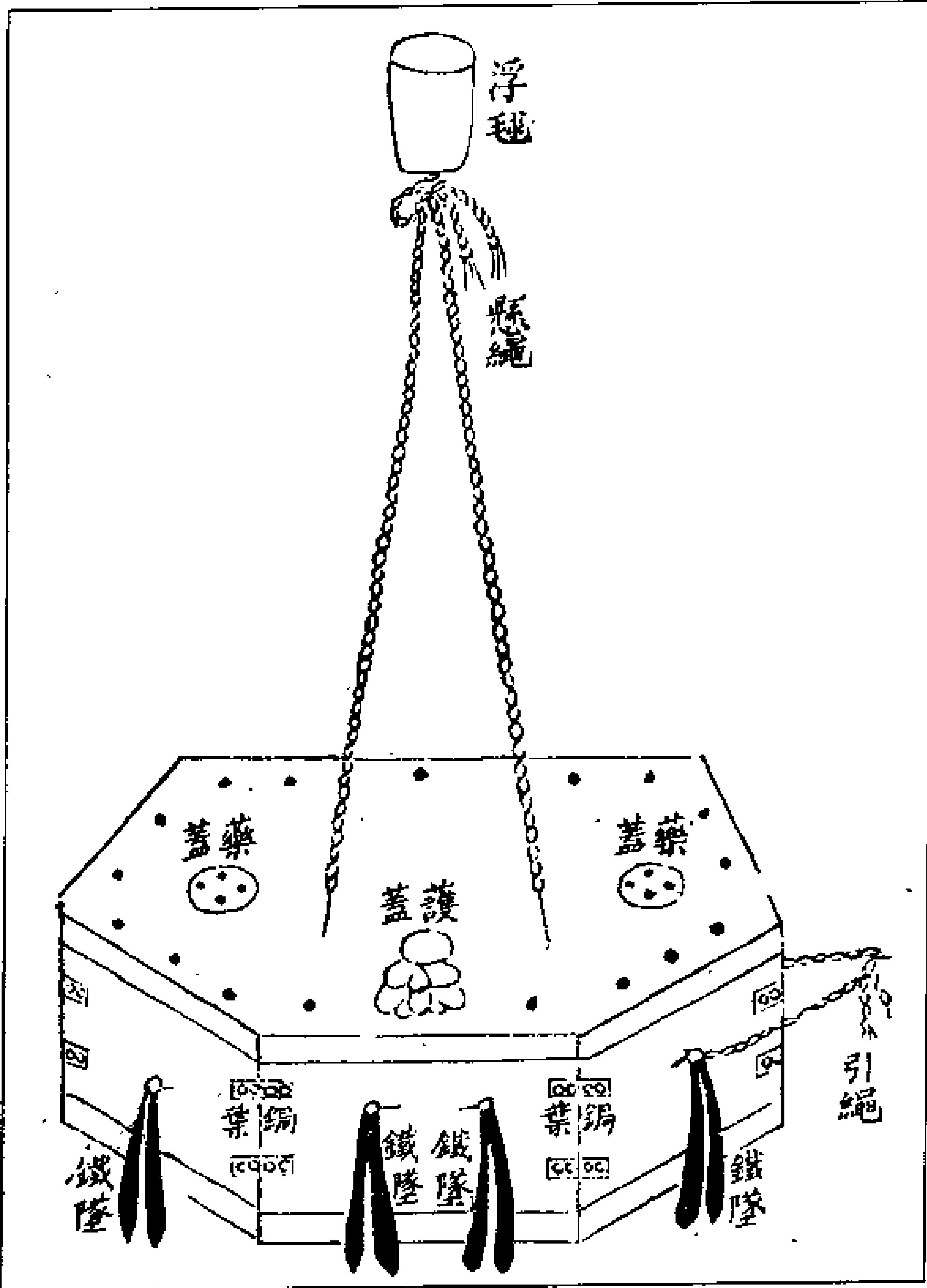
邵阳魏源辑

攻船水雷图说上广东候补道潘仕成

《阴符经》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凡物必相克，而后可相制。水克火也，乃籍水势激发而火愈烈；相反而适以相济，其理不可测，而其巧固不可阶矣。海夷犯顺，恃其船坚炮利，而欲制炮必先制船。会米利坚夷兵官壬雷斯抵粤，自言能造水雷，遣善泅水者，潜至敌人船下；或顺流放去，泊于船底，藉水激火，迅发如雷，虽极坚厚之舟，罔不破碎，事成索酬数万。时值闽浙用兵，猝欲得其法以破敌，不惜重赀，如数予约。乃禀商靖逆将军，暨督抚大宪，给札开局。凡九阅月而水雷成，演试以径尺余西桅数百本，联贯六层，排比周密，缆拶成排，广袤七尺余，厚约六七尺，将炮具载火药二百斤，安置排底，须臾机发，如迅雷惊霆，烟焰烧空，木植飞腾折裂，屡试辄验。夫夷船底厚不过尺，似此炮力猛锐，又何坚之不摧，何敌之不破哉？奏赉进呈，复于天津演试，其效如前。且每造一具，数日可成，价仅需四十金。每省但费四千金，即可造成百枚，可攻百艘之敌。制夷胜算，莫过于此。爰绘图系说，刊布流传，以便演习而靖海防。《易传》曰：水在火上既济。即继之曰：思患而豫防之。成之为此，盖亦居安思危之志也夫。

攻船水雷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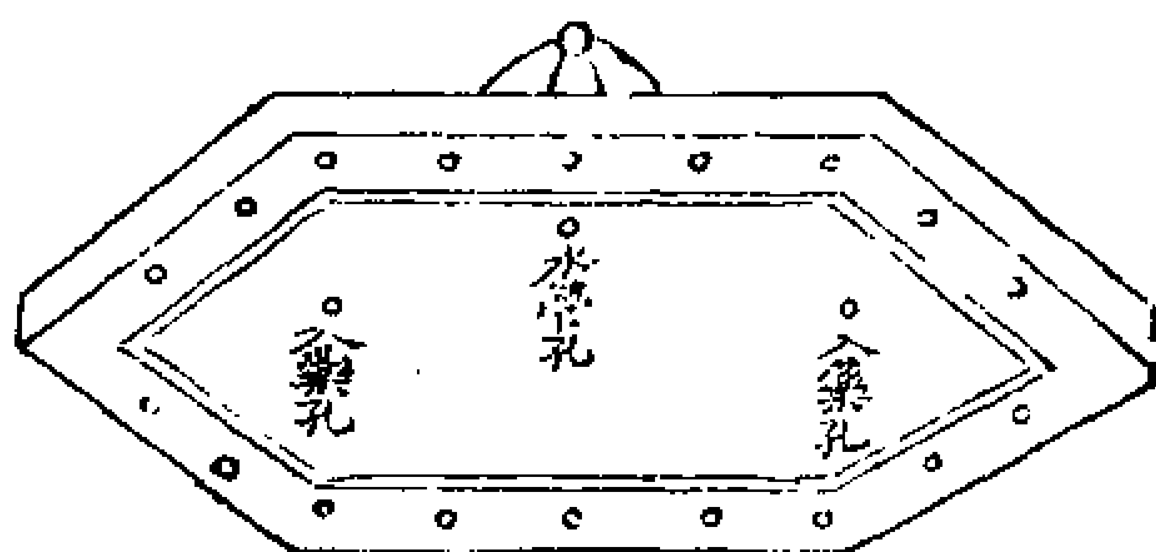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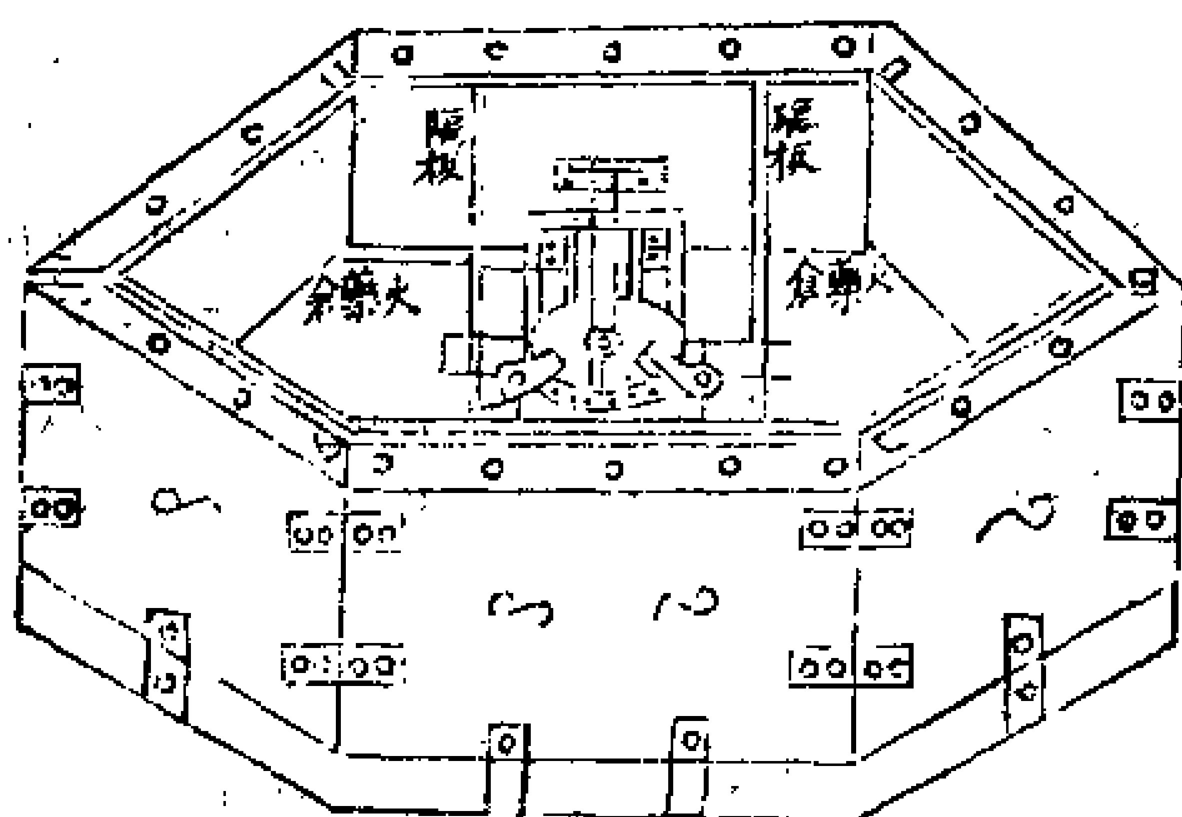

浮毬
懸繩
藥蓋
藥蓋
護蓋
錫葉
錫葉
鐵墜
鐵墜
鐵墜
鐵墜
引繩

神之震威善击者莫如雷，制器以象之，利用破敌，沉之水中，既藉水激火而轰焉上发，此水雷之所由名也。凡铜之事九：〔曰〕护盖，〔曰〕罗盖，〔曰〕药盖，〔曰〕火床，〔曰〕揭板，〔曰〕火帽，〔曰〕柱套，〔曰〕直水管，〔曰〕曲水管。铁之事八：〔曰〕锔叶，〔曰〕坠，〔曰〕揭板轴，〔曰〕弹条，〔曰〕火塔，〔曰〕鼓钉，〔曰〕鼓柱，〔曰〕螺丝钉。木之事七：〔曰〕椟，〔曰〕隔板，〔曰〕浮球，〔曰〕塞，〔曰〕扛机板，〔曰〕扛锭，〔曰〕机櫼。革之事二：〔曰〕鼓围，〔曰〕垫。绳之事二：〔曰〕引，〔曰〕悬。弦之事二：〔曰〕机系，〔曰〕鼓掺。合硝磺炭之事：一〔曰〕药。油灰以密之，漆布以固之，而器之事备矣。引绳之长，利搭放也。椟锐首尾，利分水也。油灰、漆布，防濡滞也。锔叶、螺丝，合缝固也。加以革垫，密无罅也。挂铅铁坠，坠使沈也。悬之浮球、宜浅深也。护盖横窍，以时启闭，通缓急也。干窍为罗，泸水滓也。水管窍细，机欲缓也。管底一曲，通鼓腹也。革木坚韧，水鼓牢也。竖柱夹鼓，欲不倚也。火床之设，在鼓旁也。床有揭板，承起弹也。揭板有轴，利转捩也。弹条三级，并有力也。并弹凡三，防或失也。自然火帽，冒火塔也。火塔中空，药管通也。揭板之鼻，系机系也。机系上系，扛机板也。扛锭承板，与鼓对举而易起也。机櫼之揳也，欲系急而勿褪也。拔塞灌水，用适时也。水涨鼓起，机括动也。揭起弹落，激火发也。药气上轰，震如雷也。无坚不破，有触皆飞，而器之用利矣。

椟制八木合成，大小长短，任便配造。木以樟、榆之类为佳，其过坚及脆而松者，均不合用。今制大号者长三尺六寸，高一尺五寸，宽一尺三寸五分；木厚一寸五分。内用隔板分作三隔，中隔安置水鼓火床各机括，首尾二隔，可共受火药一百八十斤。次者长二尺八寸五分，高一尺五寸，宽一尺三寸五分；木厚一寸五

櫃内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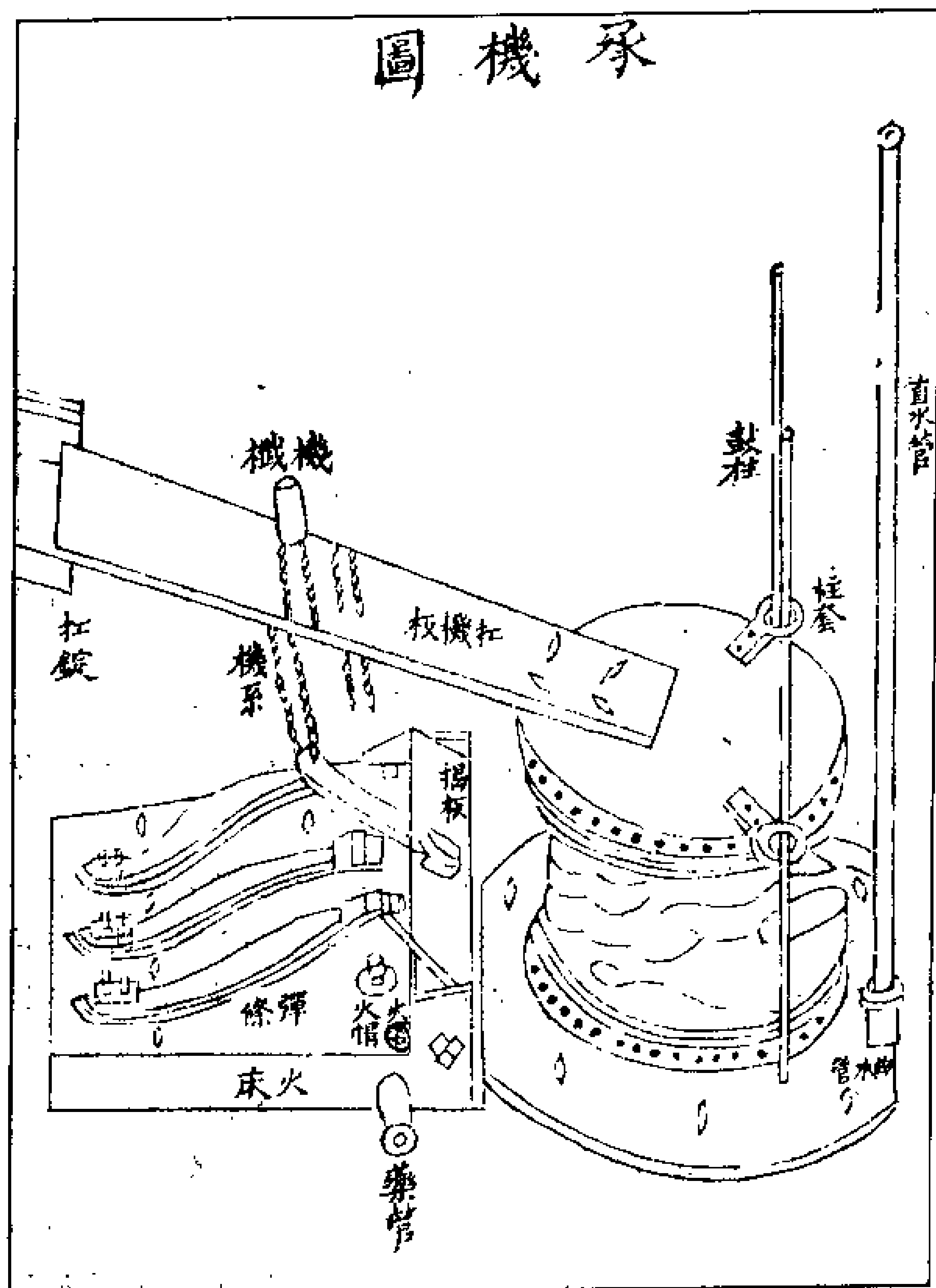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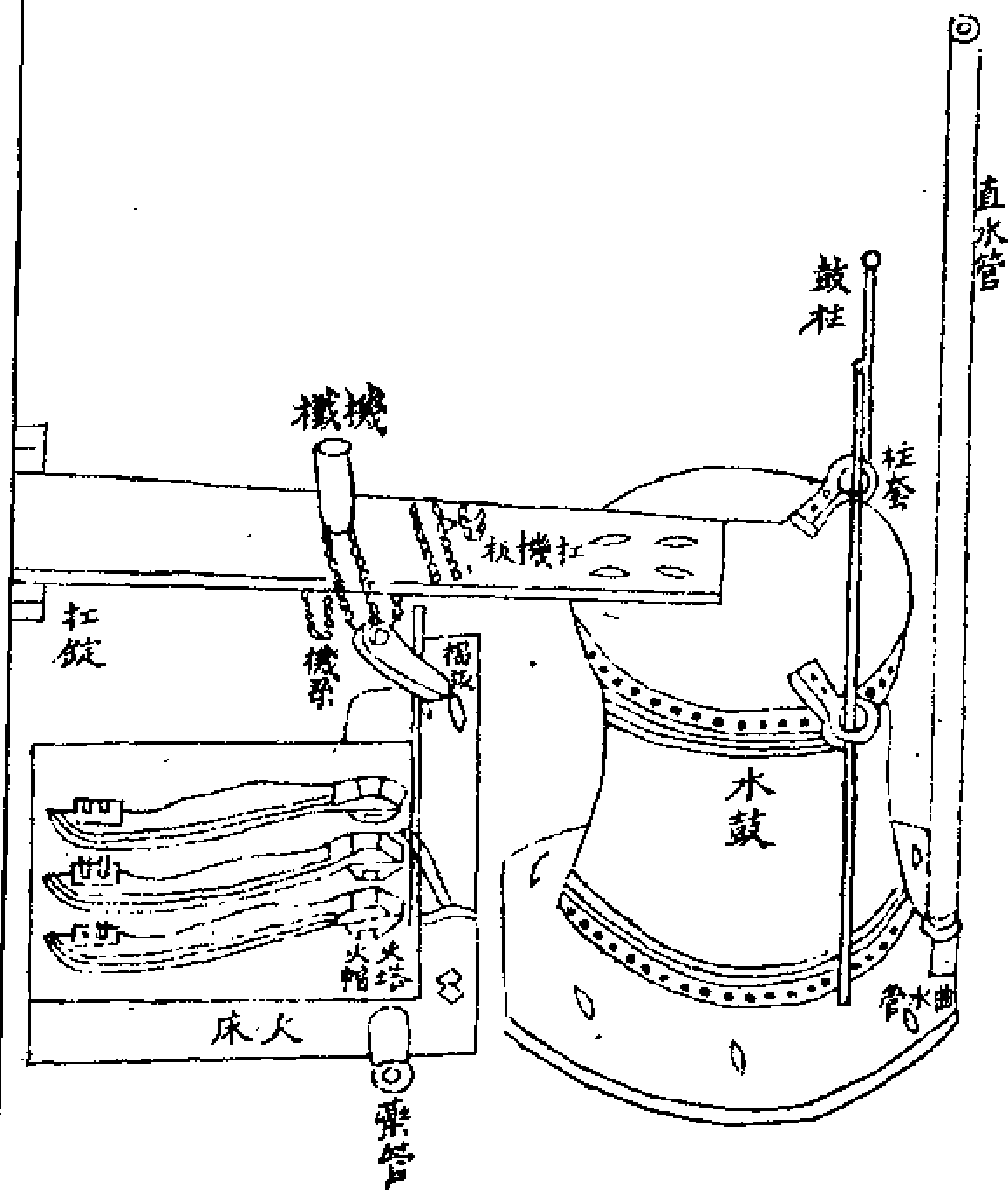
分。除安置机括外，可受药百二十斤。若欲多用火药三四百斤以至千斤。则将椟制拓大，自无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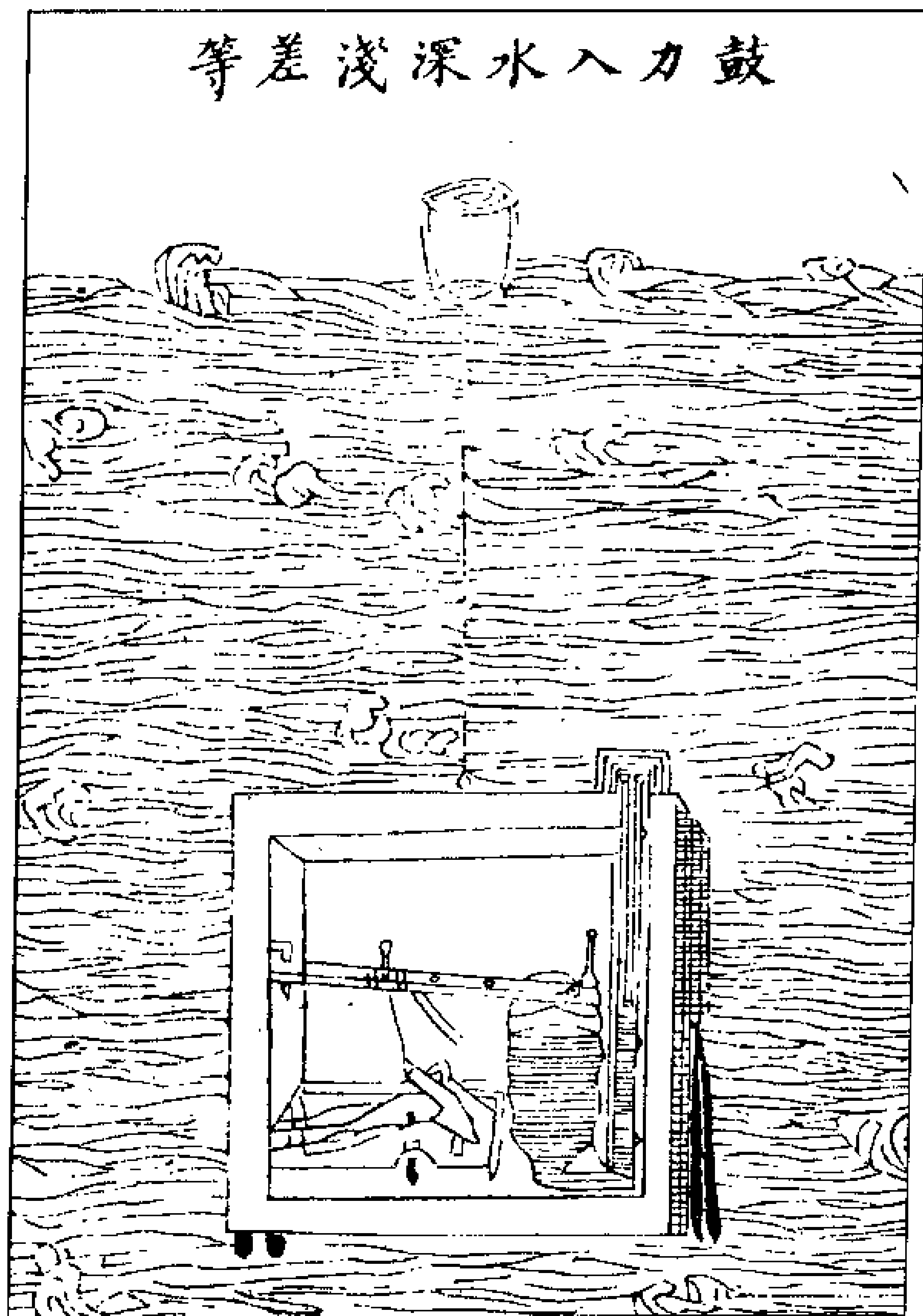
水鼓火床等器，先按部位，安于椟内。将椟试水，保无渗漏，然后扳起三弹条，承于揭板；唇上系机系于揭板鼻端，按底水鼓，将机系上系于扛机板孔中，取机橛楔紧，使不得松褪。火帽三，紧冒于火塔之首。火床药管内，实满烘药。逐件查点妥当，用油灰螺丝钉固封椟盖。其罗盖护盖，加用皮垫，应用一切预备完全，俱运至水次。将火药由椟盖药孔倾人，首尾两隔，实满而止。即将药盖用皮垫油灰封固。系定浮球及引绳，用木塞紧塞护盖。移椟于水，四面配挂铅铁坠，使椟沉而球浮。斯水雷之事备；若同时应用有数十雷器之多，承机亦不宜太早，约预先三二日内，陆续装备。其椟试水后，须晾令全干。凡铜铁机括，用油拭过，方为妥协。缘五行相生之理，铜铁俱能生水。若装贮后封备日久，恐水气泛而锈衣积聚，或致机括涩蚀，或致烘药潮湿。有一受弊，便不能灵应如意也。

雷器装备妥协后，令极善没水之兵，潜送至敌人船底，将引绳搭系水中锚索，务使水雷恰在船底之中，勿得差错。即将护盖木塞拔出，速即登岸远避。为时约五六分久，水灌鼓涨，机板扛揭板而起，揭板起尽，弹条击落，火帽迸裂发火，迫人火塔，直透药管内，烘药燃，火势横溢，药仓如迅雷轰然起矣。

雷椟人水，必须深至三尺五六寸，方能发弹。缘火床三弹条，用力扳起，承于揭板之唇，其力共用约三十斤，系定机括，任从上颠下顿，弹条终不能落，必须水灌鼓涨，扛起揭板，乃能落弹。用雷器者，断无误发机括之虞，此最妙之法也。而水鼓之力，又视水之浅深为差等。如椟人水一尺，鼓之起力约有十斤；人水三尺，则起力可得三十斤。人水愈深，鼓力愈急。若深至一丈，则


承機圖
杠機板
彈條
火床
揭板
火帽
藥管
直水管
柱套
機系


發機圖
直水管
鼓柱
柱套
扛機板
扛錠
水鼓
曲水管
火帽
火塔
火床
藥管


鼓力入水深浅差等

鼓力能起百斤之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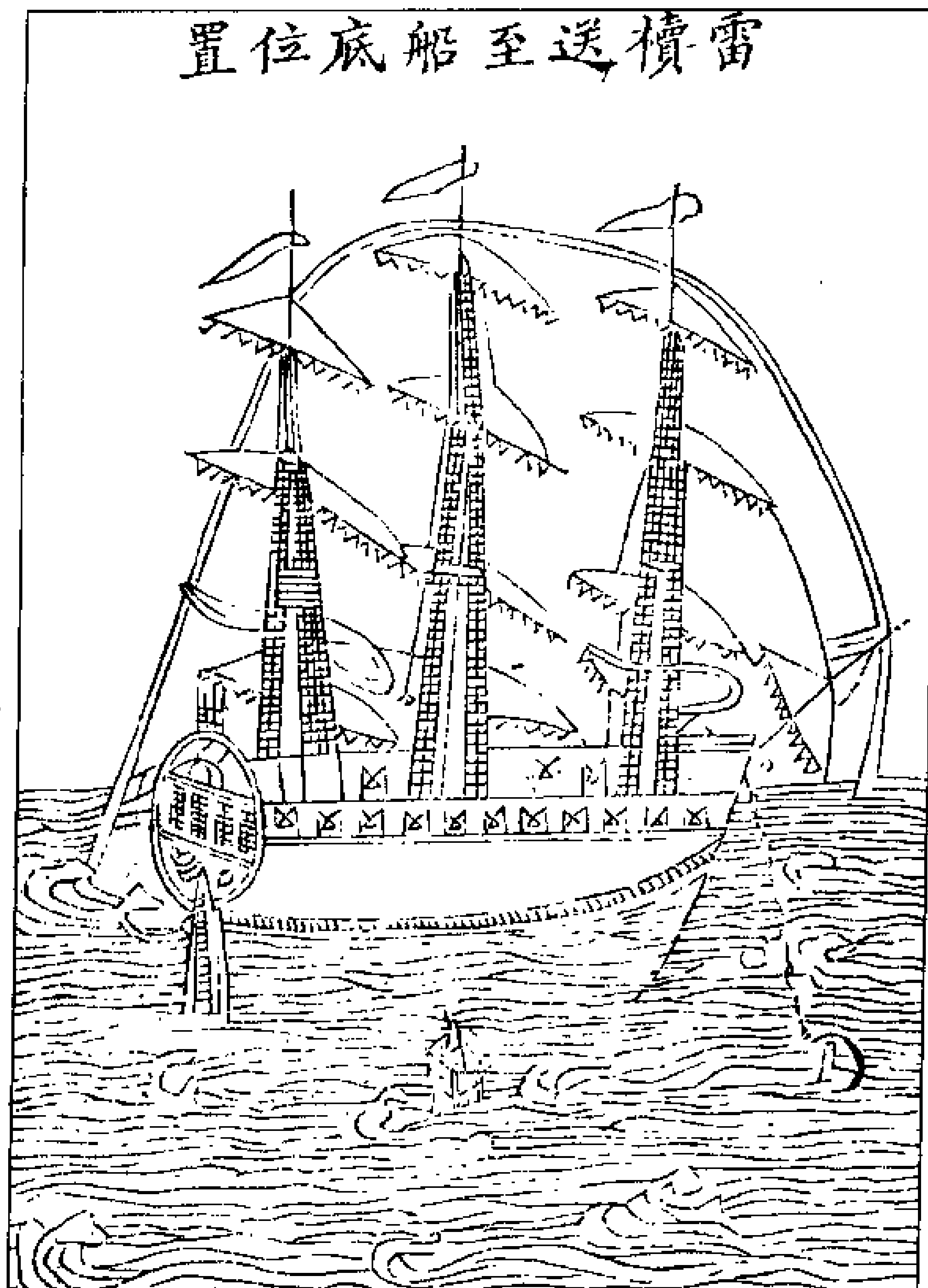
洋舶大者长十五六丈，次者长十一二丈、八九丈不等。其系锚之索，抛在水面，离船约二三丈，水雷引绳须长七八丈方合用；计搭于锚索，放去尚可入船底四五丈间，适当大桅之下矣。若锚索或偏左偏右，度其势顺流放去，不能适当船底之中，则须另制小铁锚，系定引绳，至敌船上流安插，务使雷椟恰顺流浮在船底中间，地位不可差失。然洋船身重，泊定后风吹不甚动移；且首尾俱有锚索，若用两雷器将引绳之（稍）〔梢〕[1]结连，一从船左，一从船右，顺流而下，引绳遇锚索挂住两雷器，恰在船底，左右夹攻更为得力。

护盖，范铜为之，厚一分，高一寸二分，径二寸四分；铺边五分。螺丝钉四，内容罗盖，外横设圆窍，管长九分，径八分，受塞木，使水不得入；欲用则拔塞以受水。取厚铜所以防擣碰，取横窍所以防上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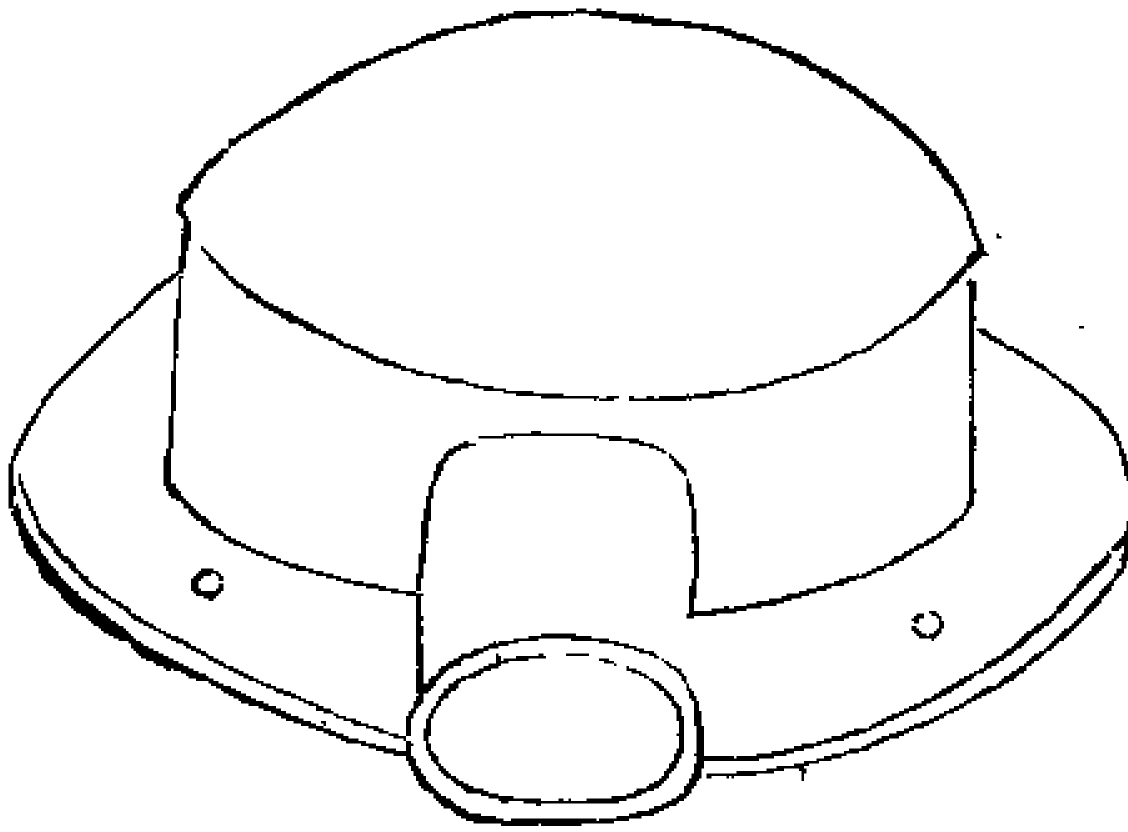
塞木，不宜过坚，松杉之类为佳。长二寸许，一头削圆以纳护盖横窍，一头削方，以便用力楔紧，务使涓滴不能渗漏，方能将此雷椟久藏水中，万无一失。如要用时，即拔去塞木，水自灌入，约为时五六分久，水涨鼓起，弹落而火发矣。此塞木先编烙字号花押，水勇缴令，即执以为凭。

罗盖，炼薄铜为之，高八分，径一寸五分，铺边二分半，螺丝钉四；周身细窍千百，罩于水管之上，藏于护盖之内，所以滤去水中渣滓，不致入塞水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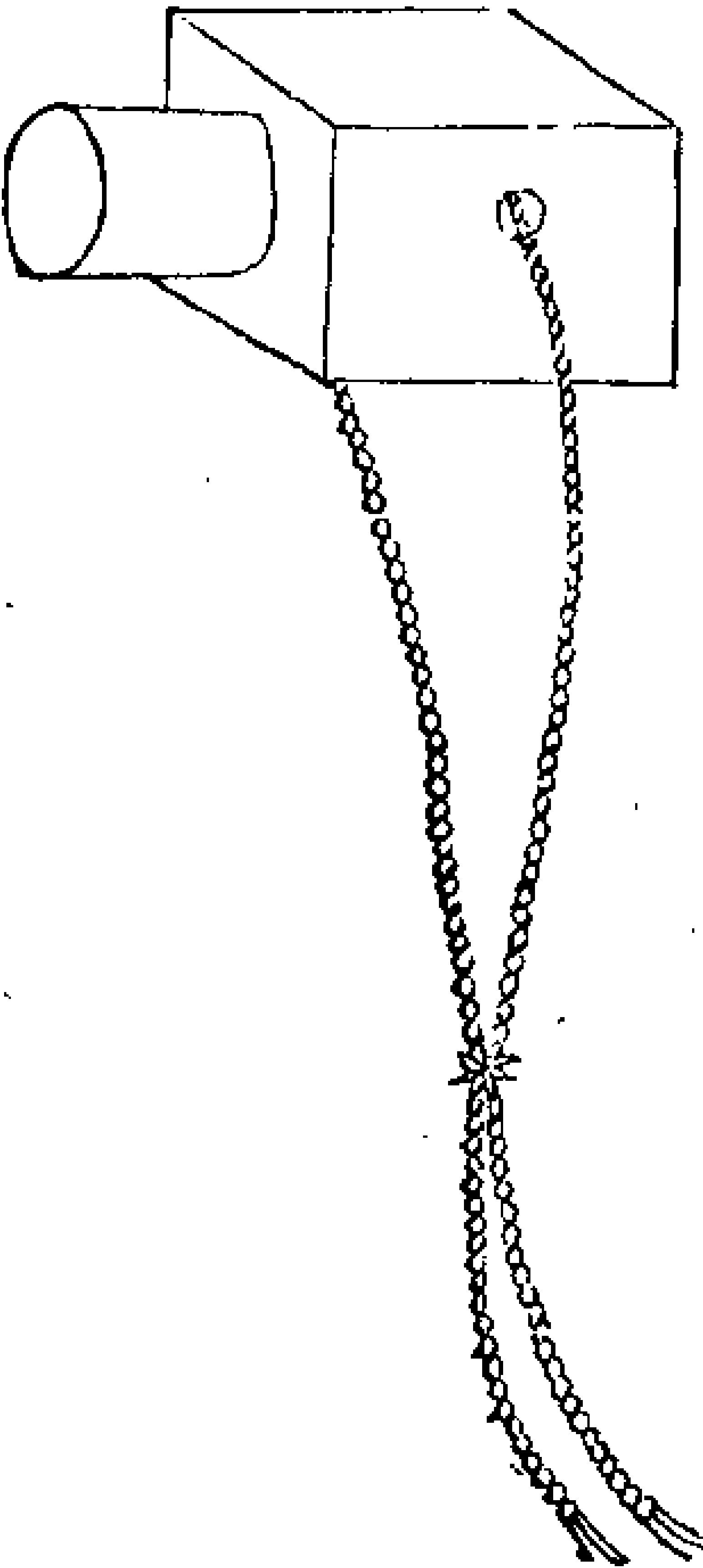
药盖，圆铜片为之。径一寸五分，厚半分。先用油灰革垫密贴药孔，后用盖封，有四螺丝钉。缘雷椟大号者，装药后过重，难于迁移，故临用时始装药。若小号者较轻，装药后始封椟盖，则盖上未开入药之孔，药盖原可不用。


雷櫃送至船底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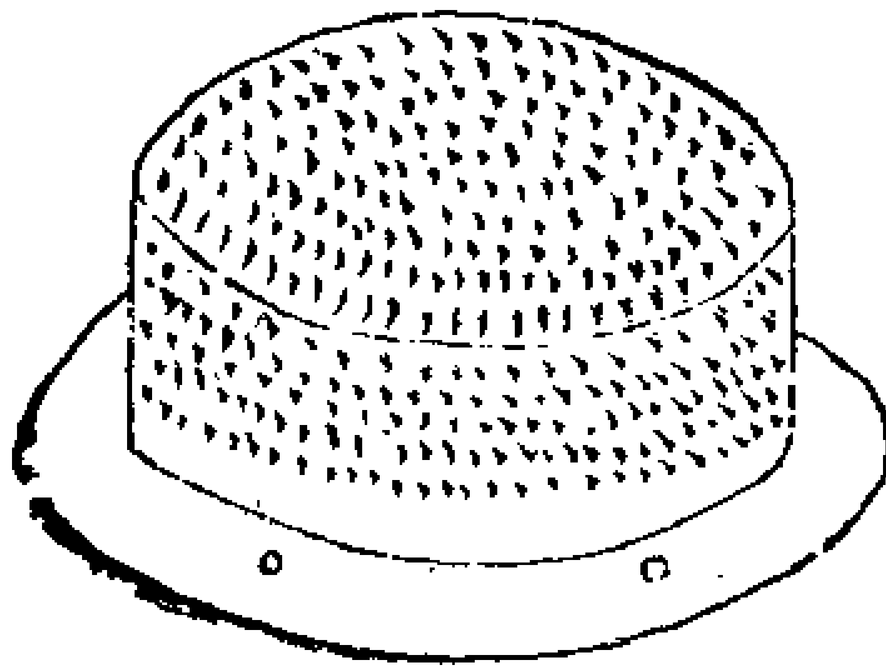
護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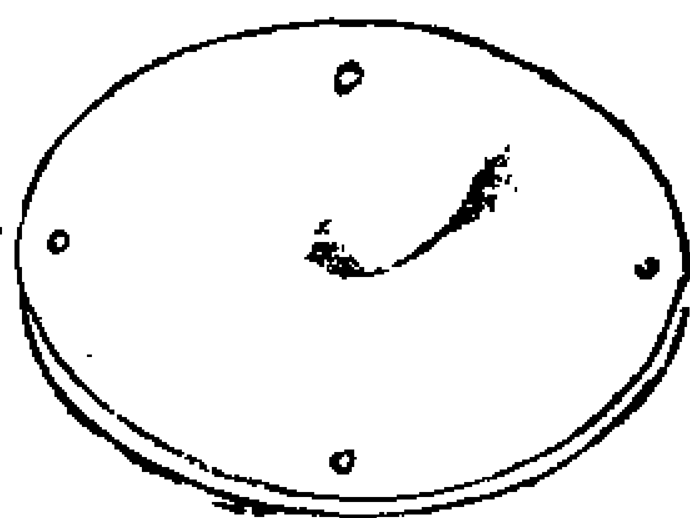
塞木〔2〕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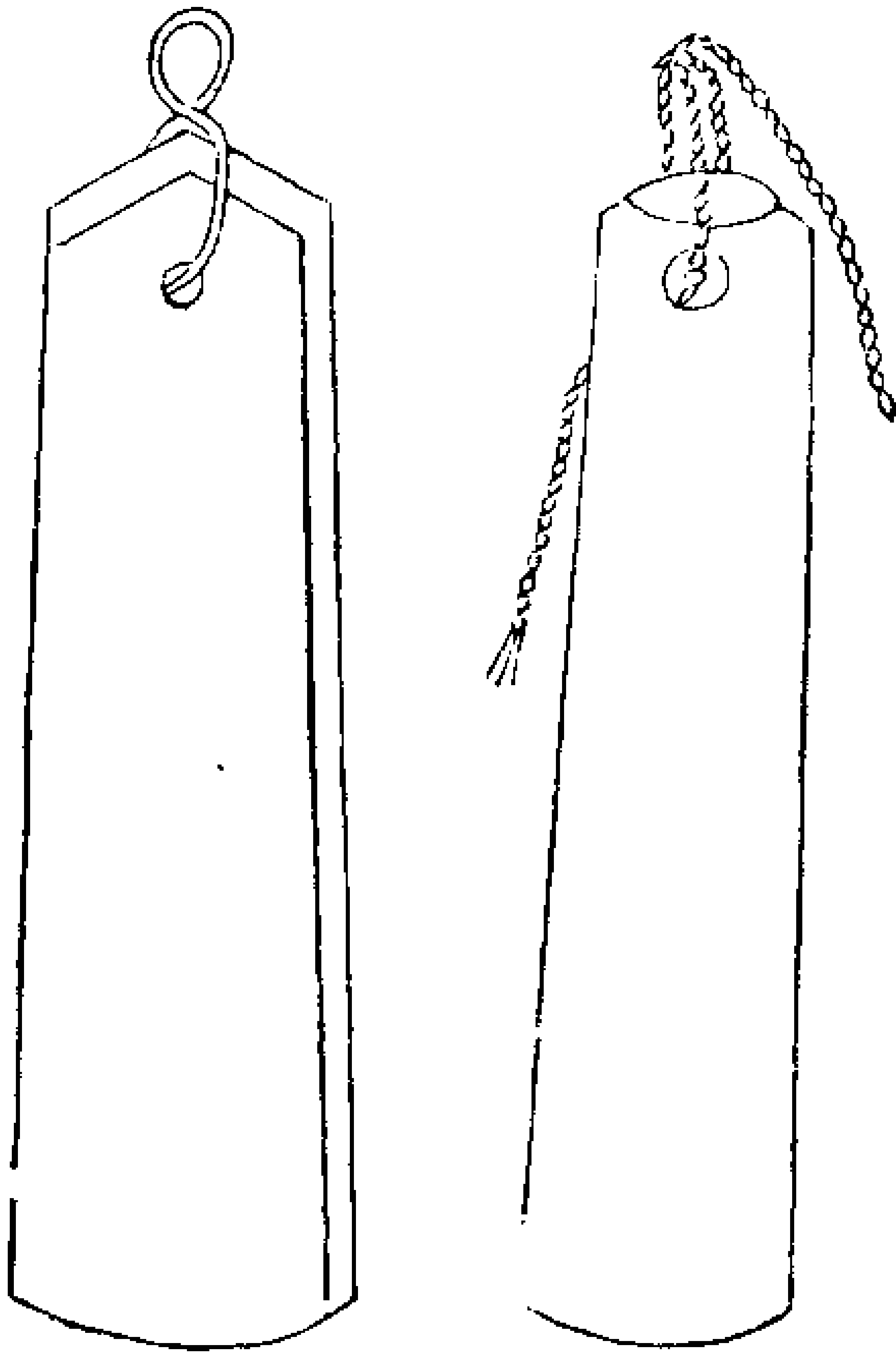
羅蓋圖



藥蓋圖



鉛鐵墜圖



坠，以铅铁为之，大小轻重任便。器大宜重坠，器小宜轻坠。先于榇外四〔围〕下半截安定有环螺丝钉，入水时始用坠，周围均匀系挂。必安于榇之下半截者，欲其下重，则波浪掀翻，无倾侧之患也。必入水时始挂坠者，欲榇与坠分运，则轻便易举也。夫木器内空，入水则力善浮，铅铁坚重，入水则力善沉。若浮力与沉力适均，则榇仅平水面，届在浮沉之间，必再加六七斤沉力而榇始沉。惟一沉必直至水底乃止，故必用浮球，有十二三斤浮力者，悬绳以提之。欲榇入水七尺，则悬七尺之绳；欲榇入水一丈，则悬一丈之绳。使浮沉浅深，因地置宜，惟我所命。浮球必须十二三斤浮力者，欲其抵对六七斤沉力之外，尚有余力，不致俱沉也。

【注】

〔1〕原作“稍”，按乙未本改为“梢”。

〔2〕原作“木塞”，按本文应是“塞木”，故改。

海国图志卷九十三

邵阳魏源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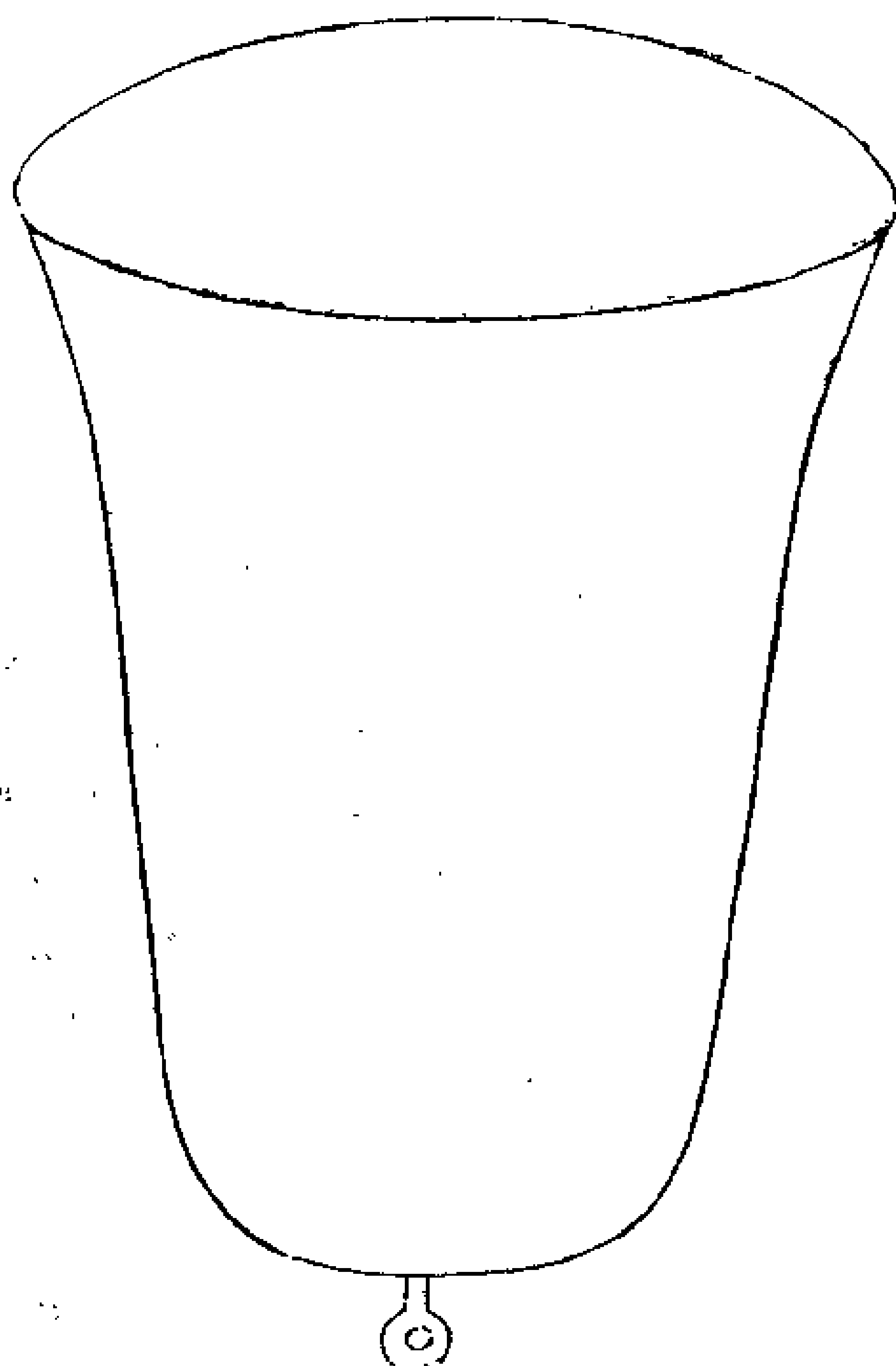
攻船水雷图说下

浮球用木制造，空其中，底盖周围俱用油灰密捉，使不渗漏。方圆长短，样式不拘，但以得浮力十余斤为度。底安环钉，系悬绳双股，绳之下系，分系于雷椟盖上环钉。其球微露水面，须用漂流弃物，如烂木板片草束之类遮掩，使敌人不觉。

水鼓底，盖用木，围用革，于底之铺边处，设曲水管横插入鼓底，中通鼓腹。曲水管之上口，受直水管之下口，使水由直水管达于曲水管，由曲水管达于鼓腹，须完密无罅漏，方合用。未灌水时，鼓身缩小，高约三寸五分；灌水后，鼓身渐次涨满，约高六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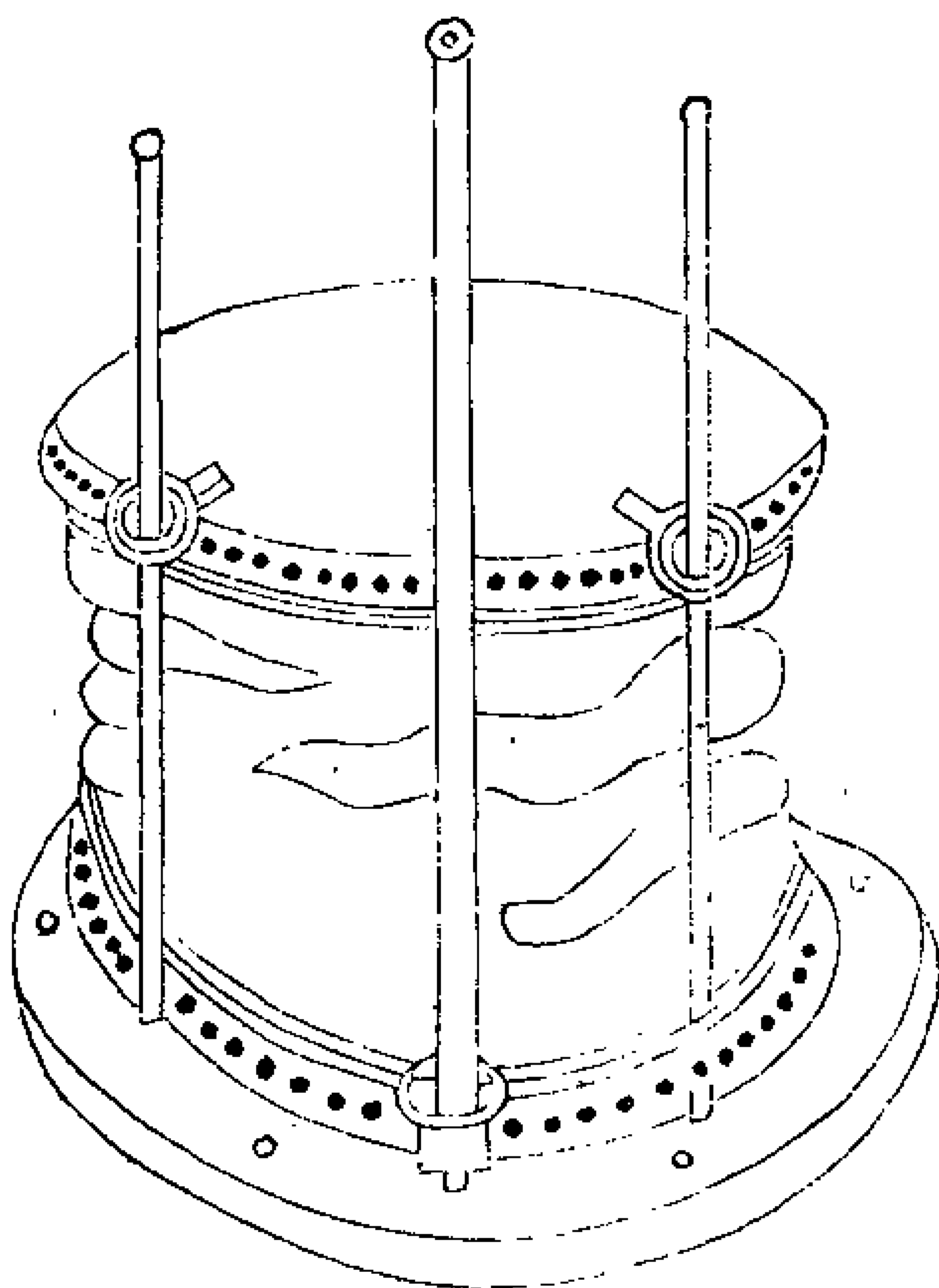
鼓底盖，均用坚木。盖厚一寸四分，径四寸五分，状如覆碗。旁边平处所以受缀皮之钉，卷槽处所以受揫皮之弦。鼓底径四寸五分，厚连铺边一寸四分，状如仰盂。其缀皮受钉揫弦，与盖同，惟俯仰异势。侧面凿一孔横通于仰盂之底，以纳曲水管。铺边周围宽八分，厚四分，离水管二寸。左右各竖鼓柱以夹鼓；周围螺丝钉六，所以安鼓于雷椟之底。

鼓围取厚韧牛皮，纵七寸，横一尺四寸，与鼓底盖周围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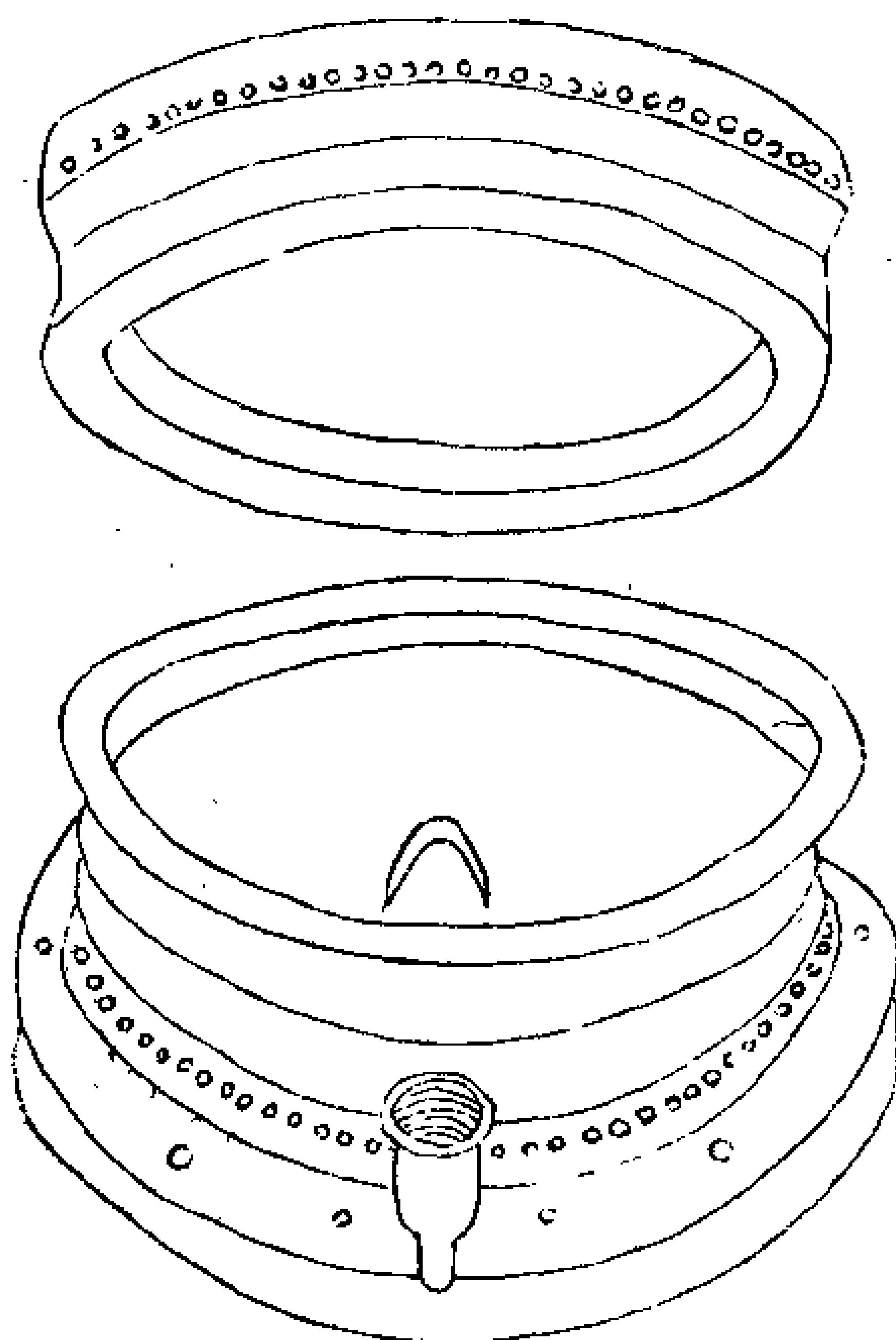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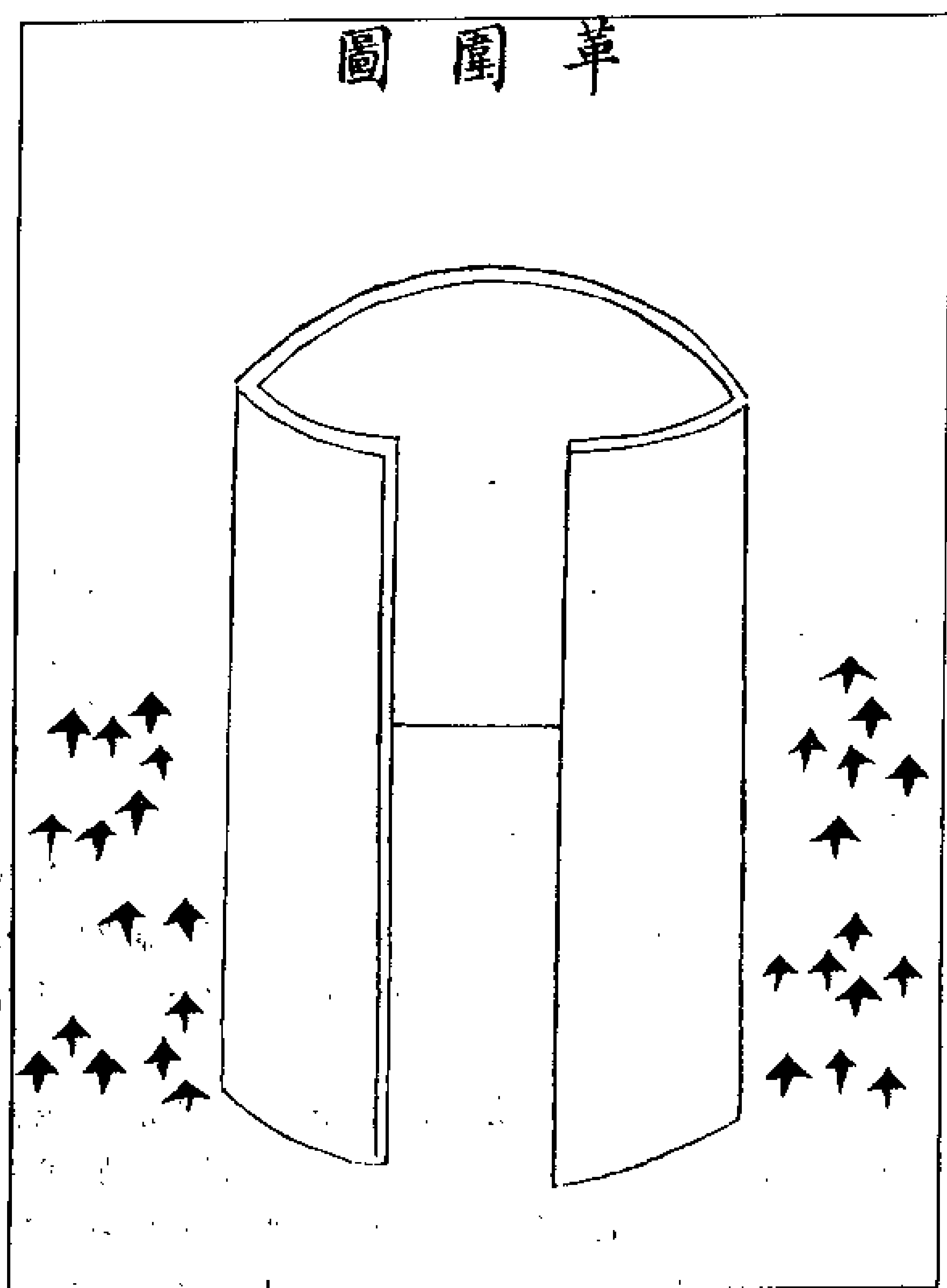
浮毬圖

水鼓圖



水鼓底蓋圖




革圍圖

为度。马油渍透，纫合其纵缝。次用漆灰鼓钉，密缀于鼓之底盖，复用弦于底盖卷槽处拶紧。

直水管，范铜为之。径五分，长一尺一寸五分。椟高则加长，椟矮则减短，总以透出椟盖为度。管内径二分，上口收极小，仅如小米粒大，使水不得骤入，则发机不虞太疾。又须较罗盖之孔略大，庶水中渣滓能过罗盖者，则断不致滞塞于水管。脚下有盘，径七分，厚一分。盘下有牡螺丝，径四分，长四分，所以纳曲水管上口之牝螺丝。

曲水管，范铜为之。径六分，曲上处长一寸二分，口内有牝螺丝，以受直水管之牡螺丝。曲入鼓底处长二寸，管内径二分。

鼓柱凡二，以铁为之。径二分半，长七寸，上穿柱套，作牡螺丝，竖于鼓底铺边，所以扶鼓，使不得偏倚。

柱套凡二，熟铜制造，厚半分，状如环而有柄，以受钉，安鼓顶木旁。套环中空，径五分，套加柱上，使宽绰有余，鼓身起落，不致吃紧为妙。

火床，范铜为之。方长如床，横设药管，左右皆通。药管当腰开三小孔，作牝螺丝，以纳铁火塔。火塔之顶，冒以铜火帽。床首设揭板，斜起以承弹条之首。床尾安三弹条，弹条之首，适当火塔之上，承于揭板之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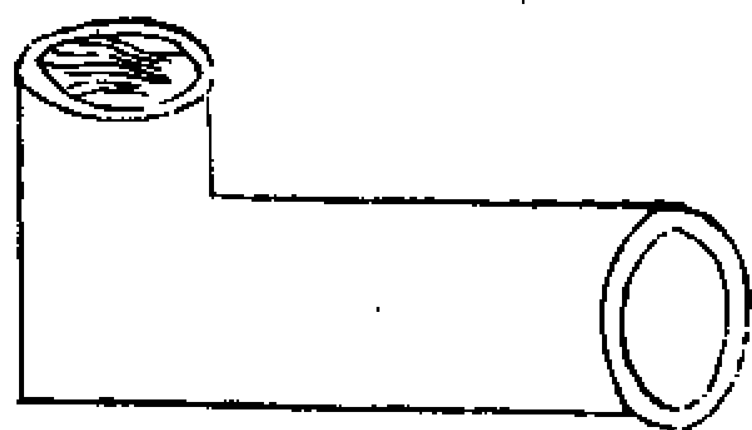
铸纯铜为床板，长五寸八分，阔三寸五分，厚八分；首有两耳，各高六分，阔五分，长九分；耳有圆孔，受揭板之轴。离首一寸四分，横穿药管，径二分半，左右皆通药管，当腰匀排三孔，所以纳火塔药管；两端各长一寸，径六分，所以穿过椟内隔板，使药管内之火药，与隔板仓内之火药相连。尾有六小孔，可纳弹条，有六螺丝钉，身排八大孔，受螺丝钉，安床于雷椟之底。

揭板纯铜铸造，厚二分，横二寸四分；斜起处纵一寸七分，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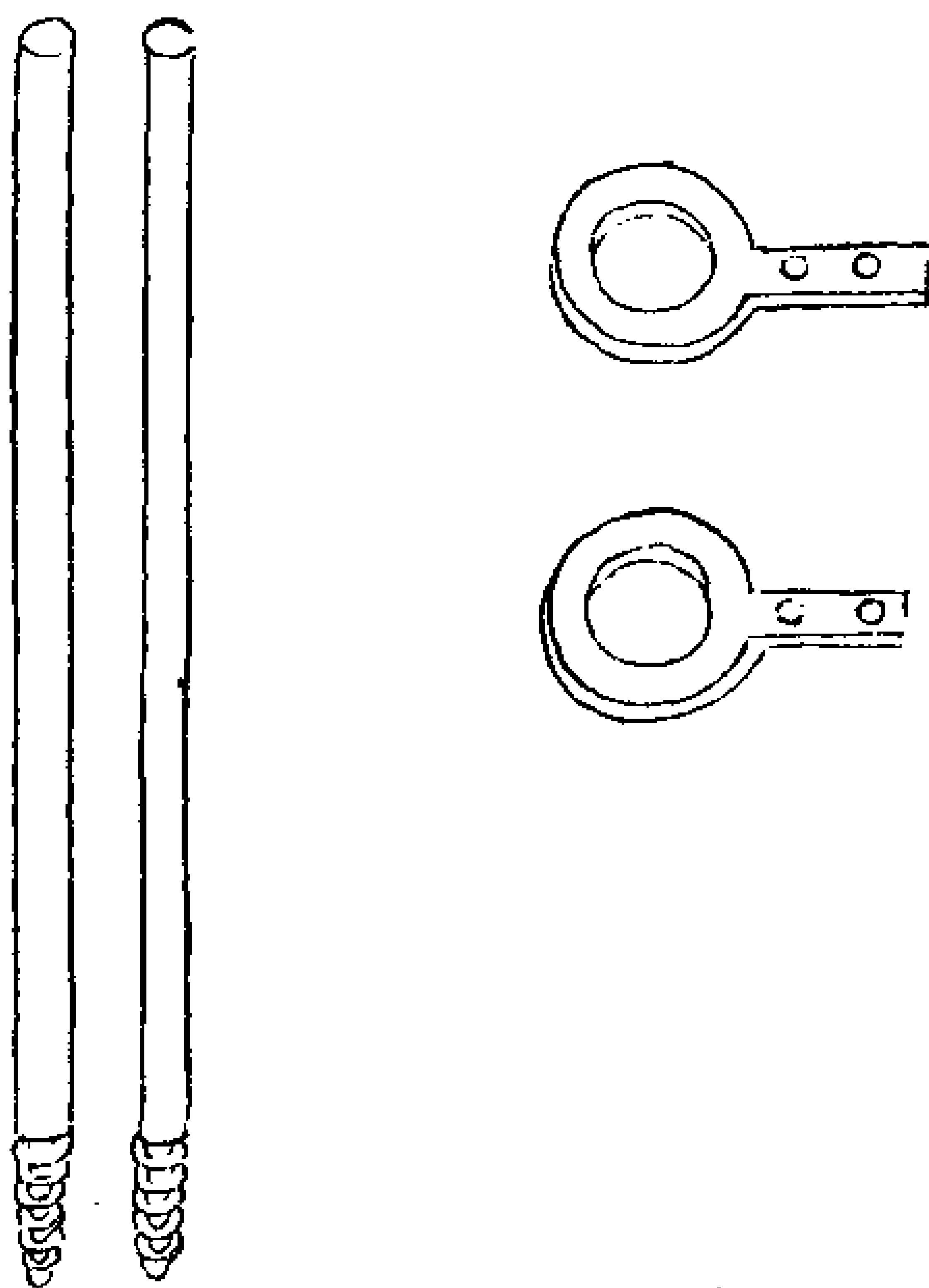
直水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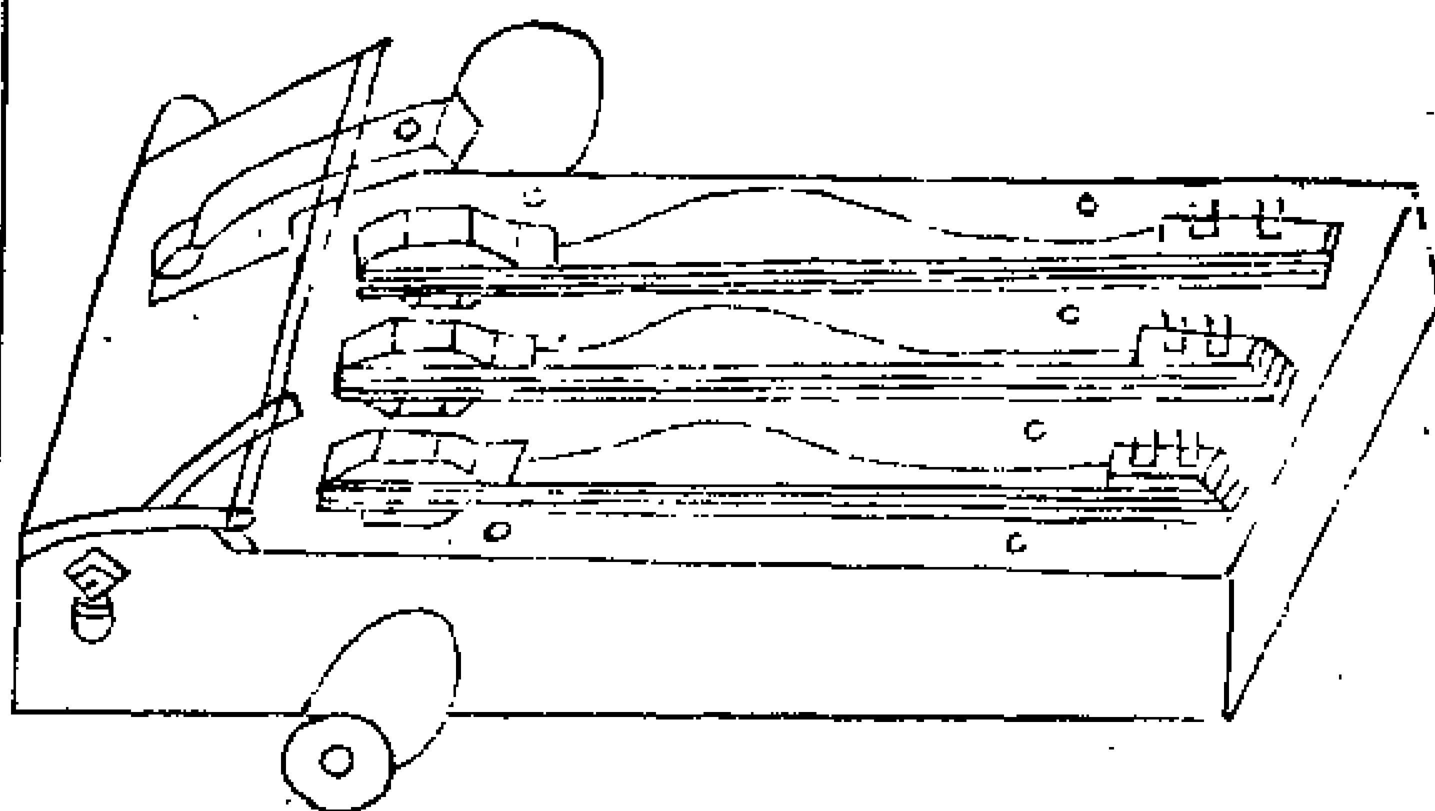
曲水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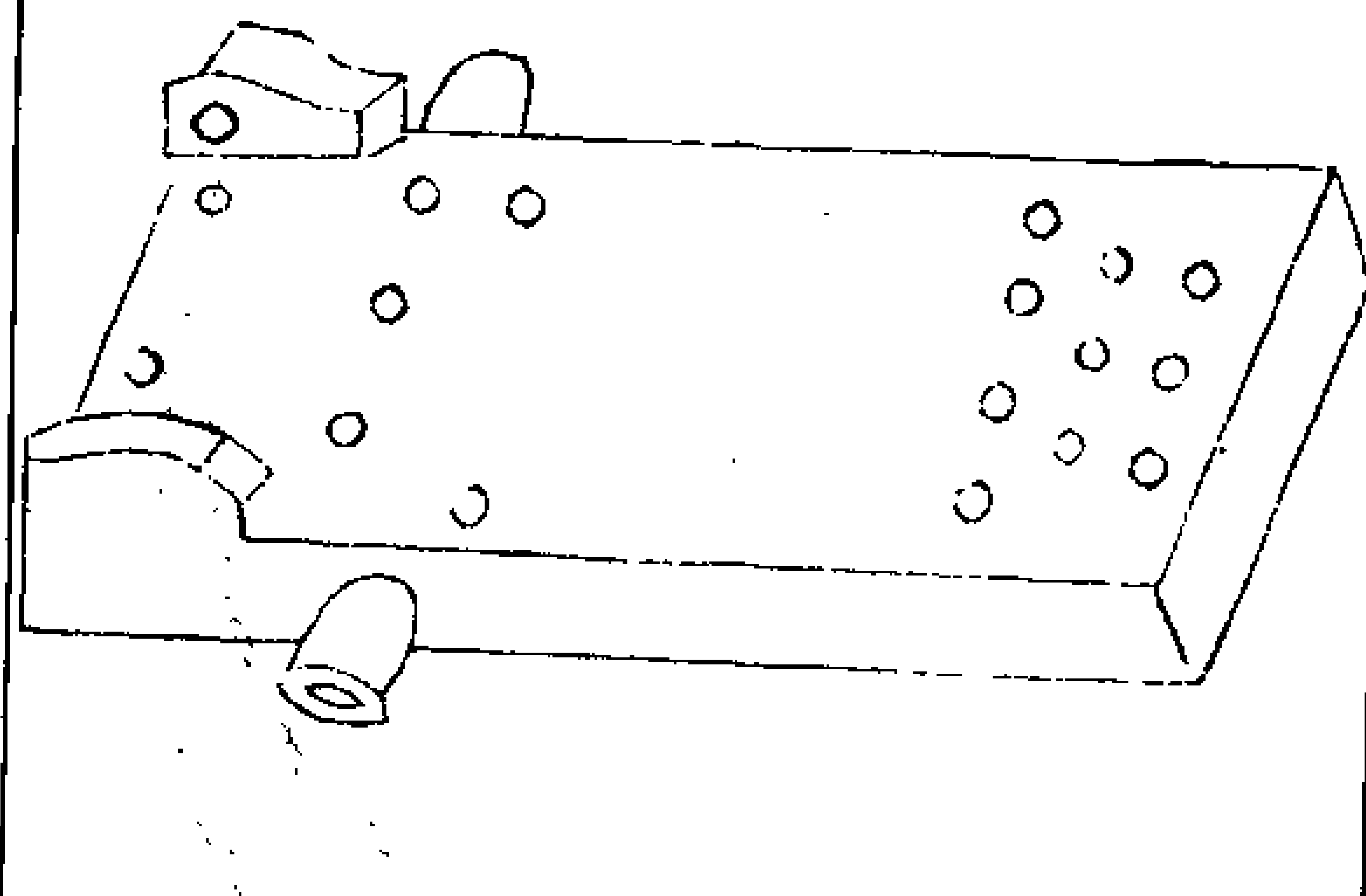
鼓柱柱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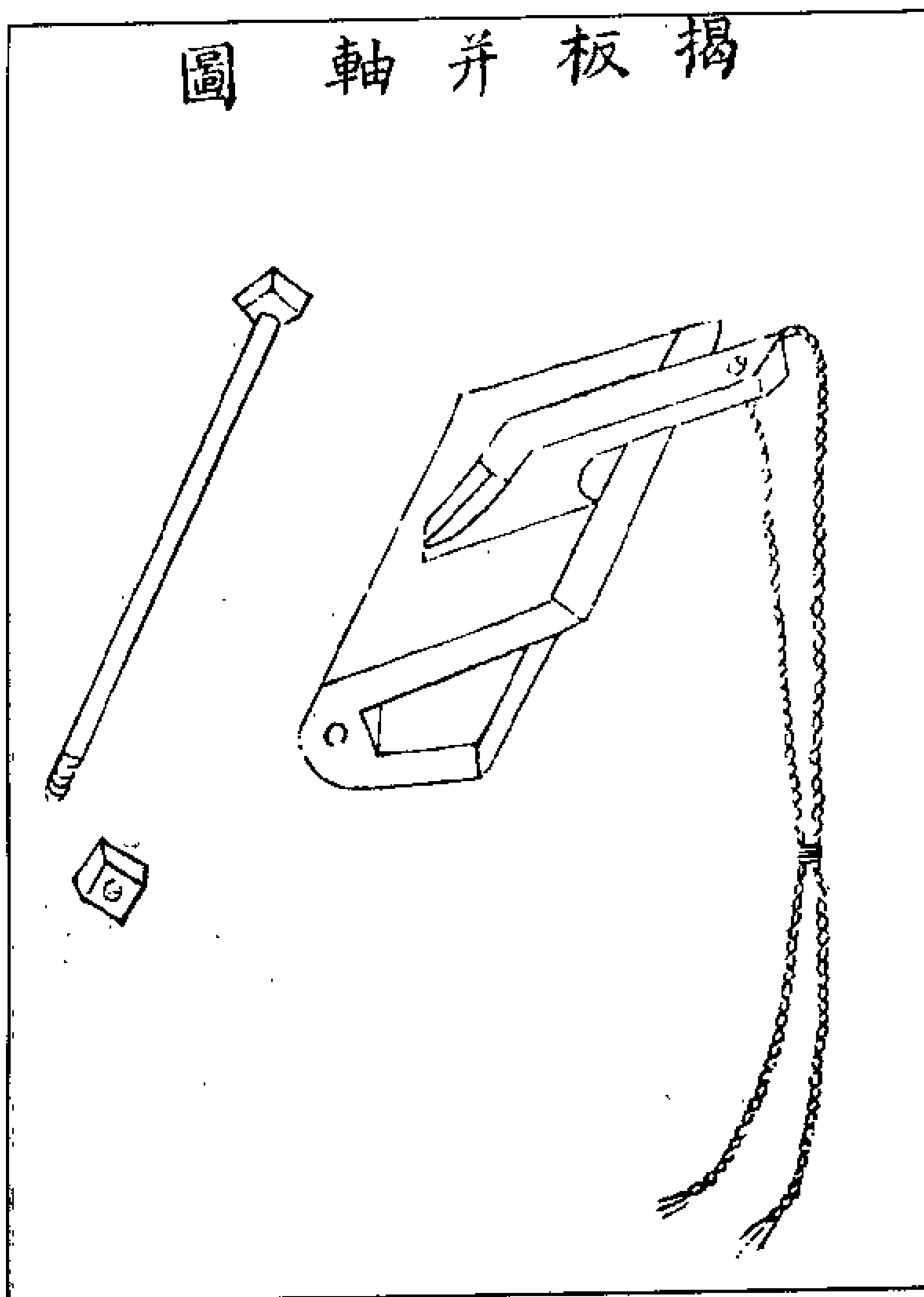


火床圖



火V板圖




揭板并軸圖

平处纵九分。承弹条之唇，侧面宽二分半，唇上离床板面高一寸一分，贯轴处厚五分。有鼻自板面中间隆起，宽四分，长二寸四分；半在板面，厚四分半；出唇外厚二分，鼻端穿小孔，所以系机系。

揭板轴，以铁为之。长三寸七分，径不及二分，贯揭板连于火床板之两耳。

弹条，炼纯钢为之。下一条长四寸七分，其首独加厚二分，长六分。厚处之底中间有窝，大一分半，深半分。中一条长三寸五分，其首微屈作俯势。上一条长一寸一分，均宽四分，均厚半分。螺丝钉二，并上中下三条，安于火床之尾。下条之首独厚者，欲其力聚于首也。底之作窝者，欲其击火帽，使迸裂不得外散也。中条之俯其首者，欲其助力于下条也。上条之独短者，所以护其根，使扳弹条而起，无拗折之虞也。弹条凡三道者，防其或有一击不然之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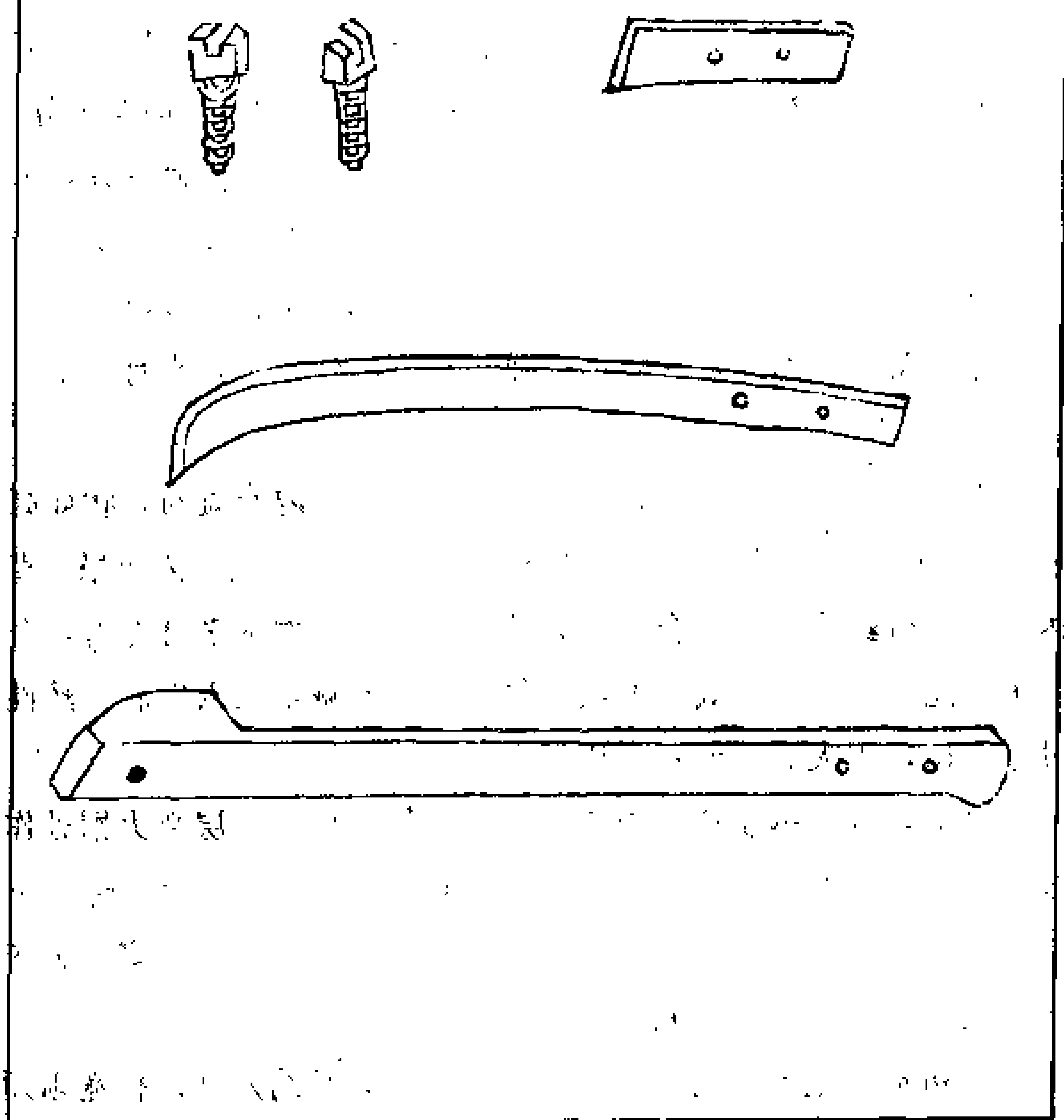
火帽，极薄红铜制造，高一分，径一分，内滴凝药，状如高帽顶平，恰紧冒于火塔。上层弹条，击落迸裂，自然迫入火塔，直达药管，由药管横达药仓，而轰然上发矣。此物本来自外夷，今广东已能仿制。价颇贱，惟收贮须干洁。若藏至五六年后，药性过陈，试击无火者，便不合用。

火塔，炼纯钢制造，长四分半，分作三层。上层戴火帽处作圆柱，长一分半，径一分。中层作八角砖，厚一分，径三分。下层作牡螺丝，长二分，径二分。中开直窍，上小下大，安于火床药管之上，三塔匀排，其窍直透药管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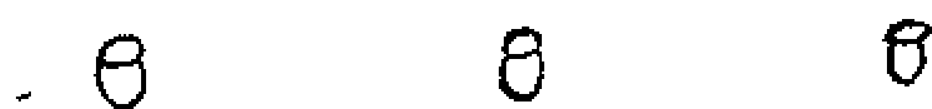
扛机板，坚木为之。宽一寸，厚五分，长约八寸。椟宽则须加长，椟狭则须裁短。腰中凿小孔以系机系，孔内用机橛楔紧，使系弦不得松褪。一头用四螺丝安于水鼓之顶，一头架于扛锭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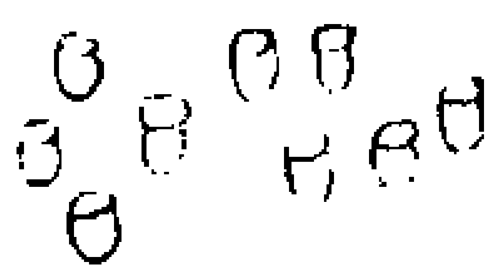
扛锭削木作锭式，宽厚各一寸，长二寸。安于水鼓对面之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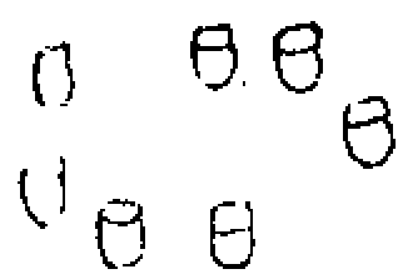
彈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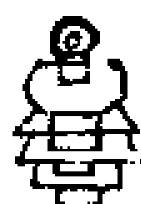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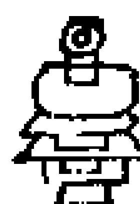
銅火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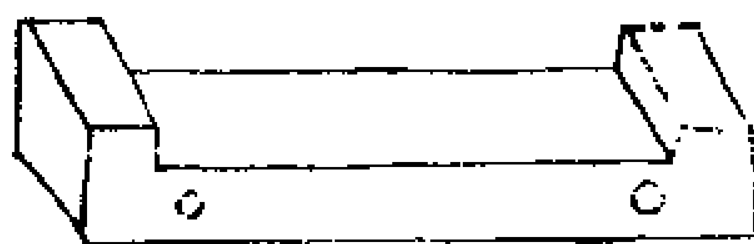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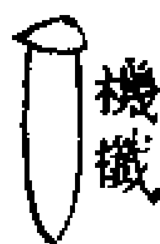
火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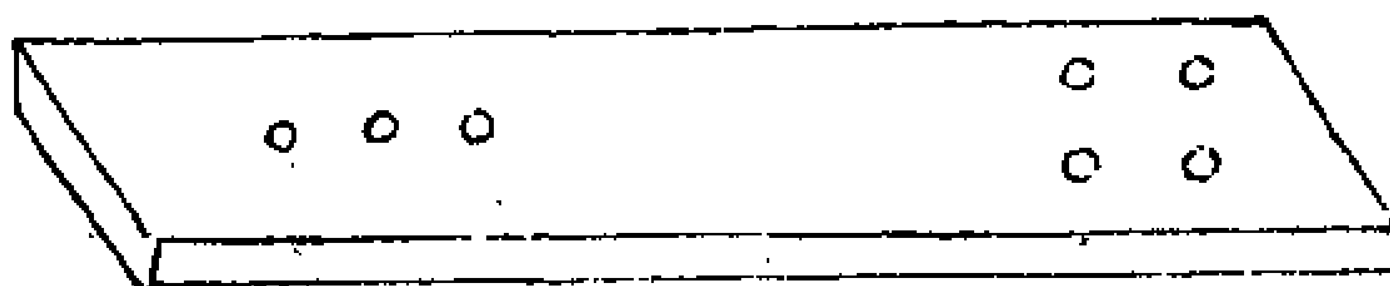
扛機板扛錠機鐵圖



扛錠



機鐵



扛機板

墙，部位须较按低水鼓之顶高二寸，以为此头预先借起地位。

垫，以软薄牛皮为之。凡四：曰护盖垫，曰罗盖垫，曰水管垫，曰药盖垫。各如其器之大小裁用，垫于二器合缝之处，使吃紧而无有罅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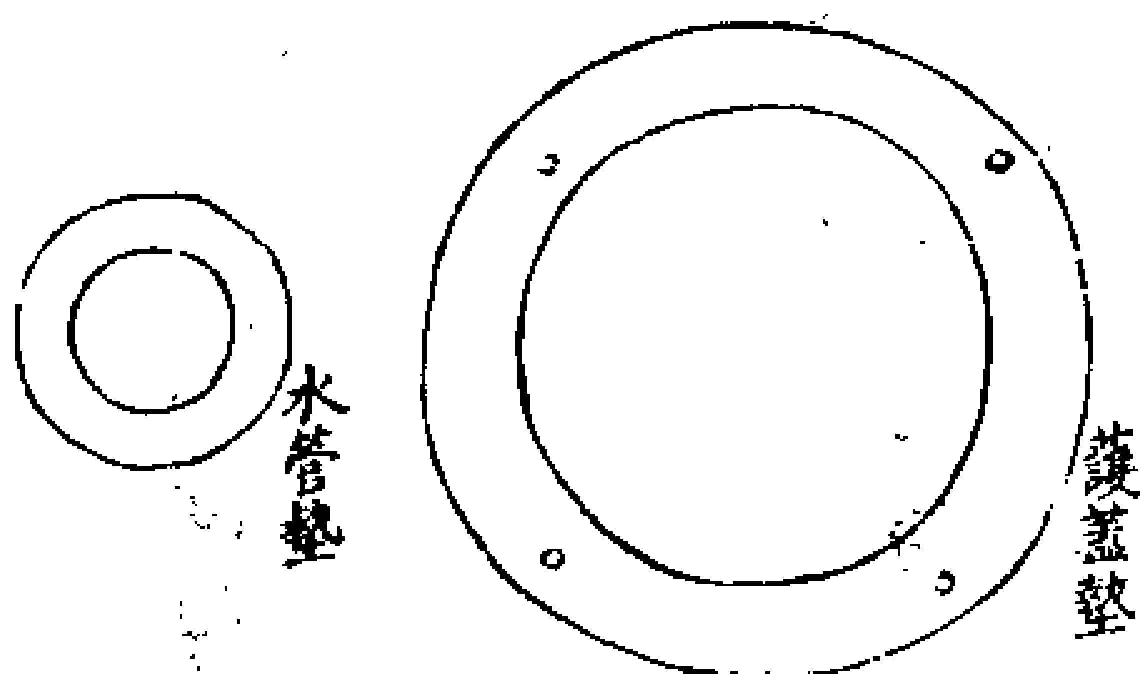
凡钉俱用铁，鼓围钉过小，不用螺丝；余钉俱用螺丝，欲其得力于吃紧处，且钉口无木纹（暴）〔爆〕裂之虞，兼安好后仍可脱卸之便。

铜火帽，来自外夷，或偶虞缺乏，即以火石机代之。其法合三火机于一床，床之首尾，各安钢条，可抑扬以取力。设钢掩以掩药盘，兼受石击。设钢喙如鸟喙，各衔火石一块。其顶扣于揭板之唇，揭板起则石击钢掩，火星纷迸药盘而轰发矣。此即洋鸟枪火机之法，略为变通，随处俱可仿制，自无庸藉铜火帽于外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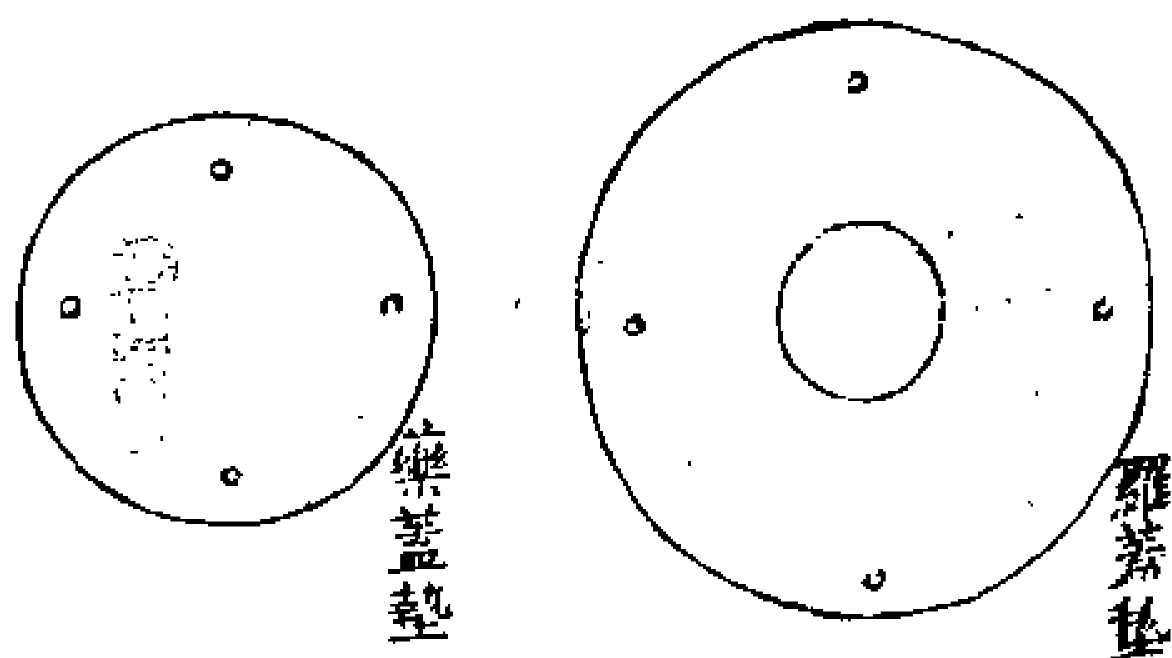
水雷造成赍京，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六日进呈。奉上谕。前据祁埙等奏，候选道潘仕成制造水雷二十具，派令学习制造之生员李光钤，议叙八品职衔潘仕豪，议叙从九品李光业，带同匠役赍京试演。现在李光钤等业将水雷赍到，著讷尔经额遴派干员来京，会同李光钤等三人，将水雷、火药一并带至天津，交善禄、向荣，择水深宽敞之处，会同演试，是否适用。著该督即行具奏。其水雷图说一册，届时交该委员带给该总兵等阅看，以便如式试演。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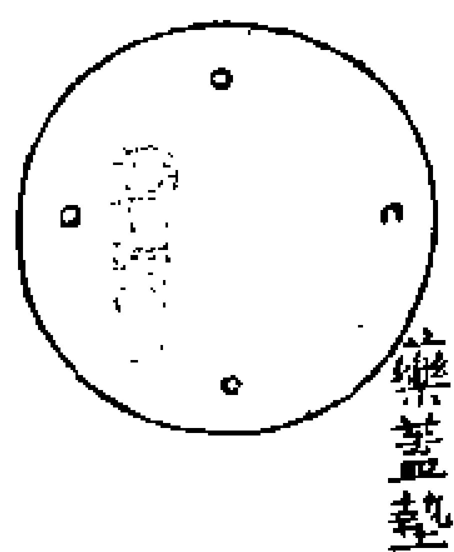
天津镇善、通州镇向、天津道文于九月初八日在天津大沽海口，会同演试。用厚八寸，长丈六杉木四层，共厚三尺六寸，系备木筏，安于海河，坠定锚缆将吃药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系定引绳，拔塞后，待时四分许，轰然一声，激起半空，将木筏击散，碎木随烟飞起，其海河水势，亦周圆激动。洵为火攻利器，旋禀直隶总督讷据情覆奏。

革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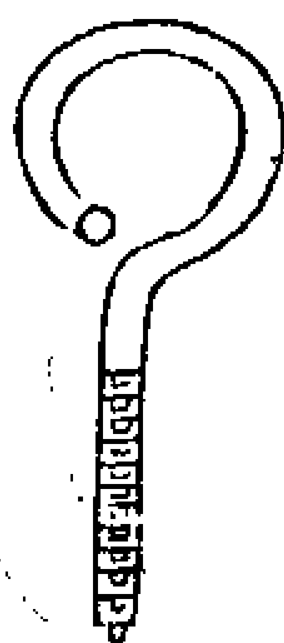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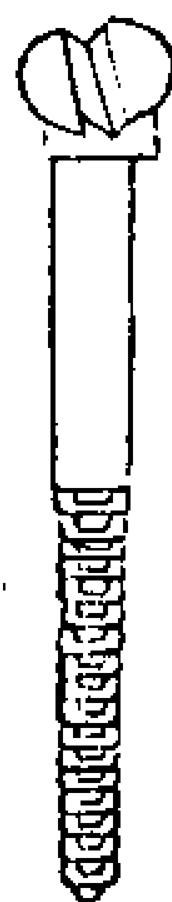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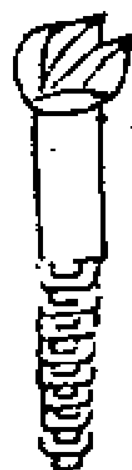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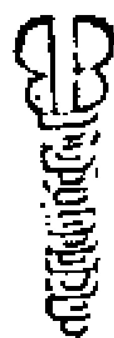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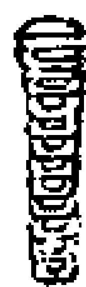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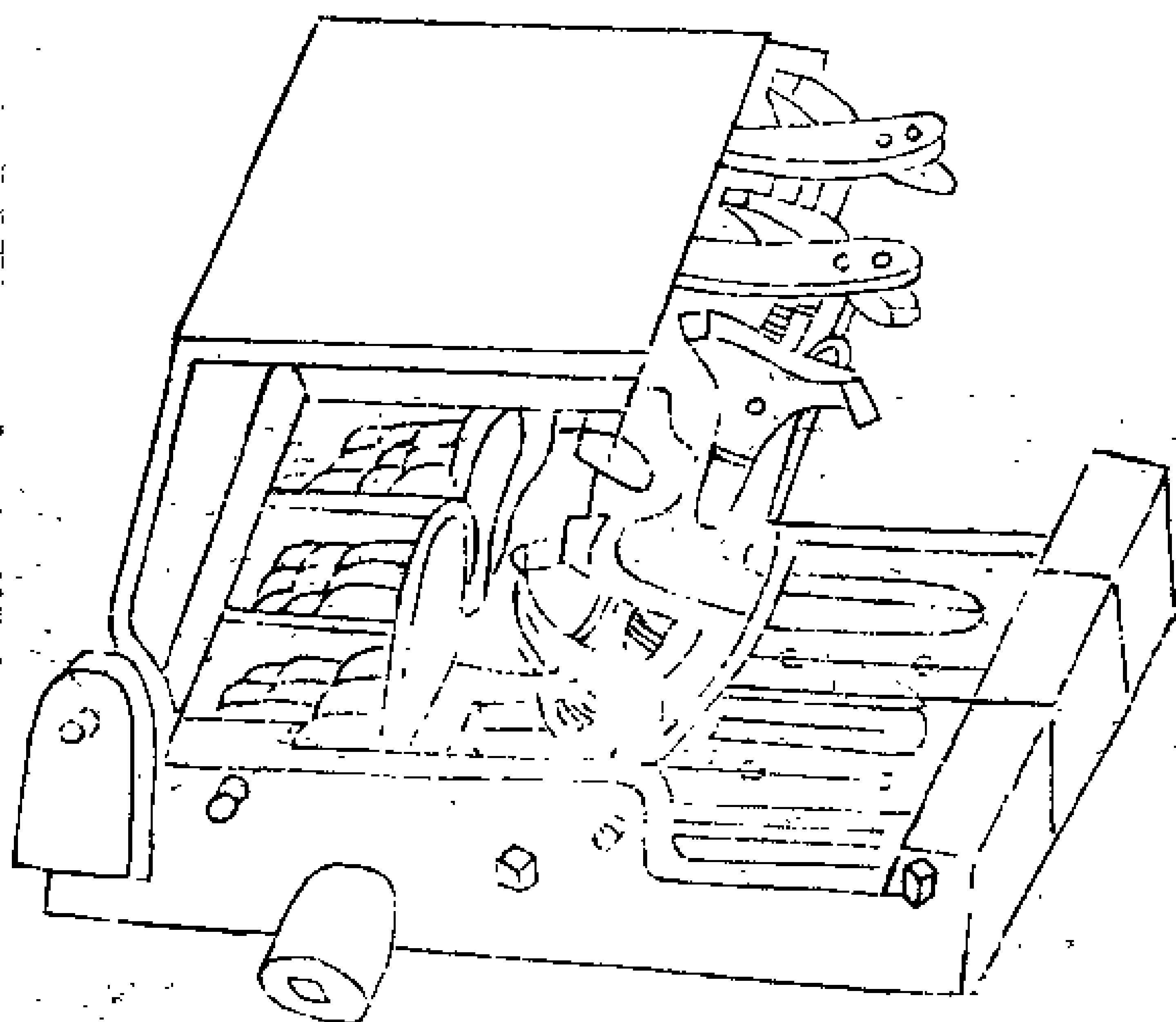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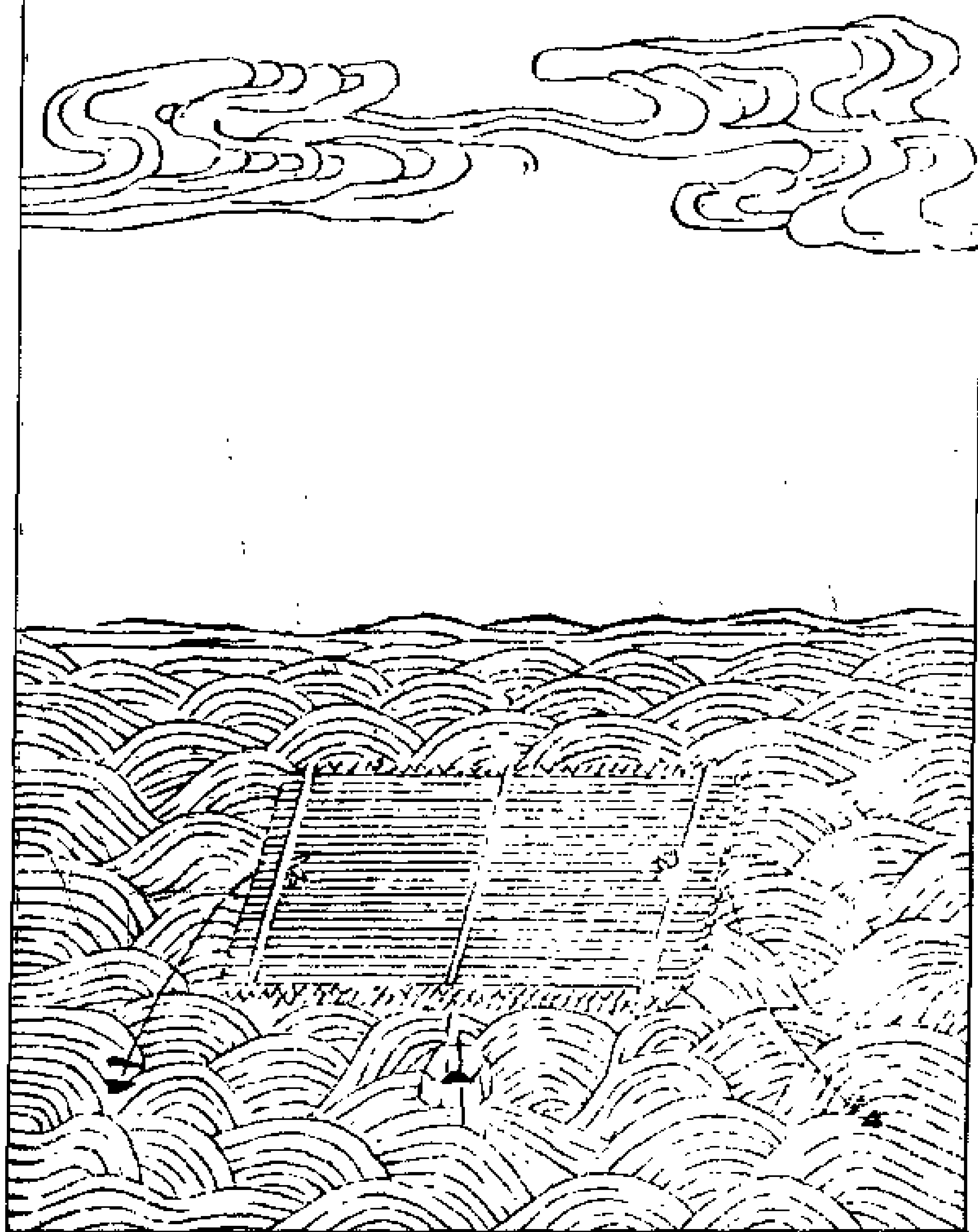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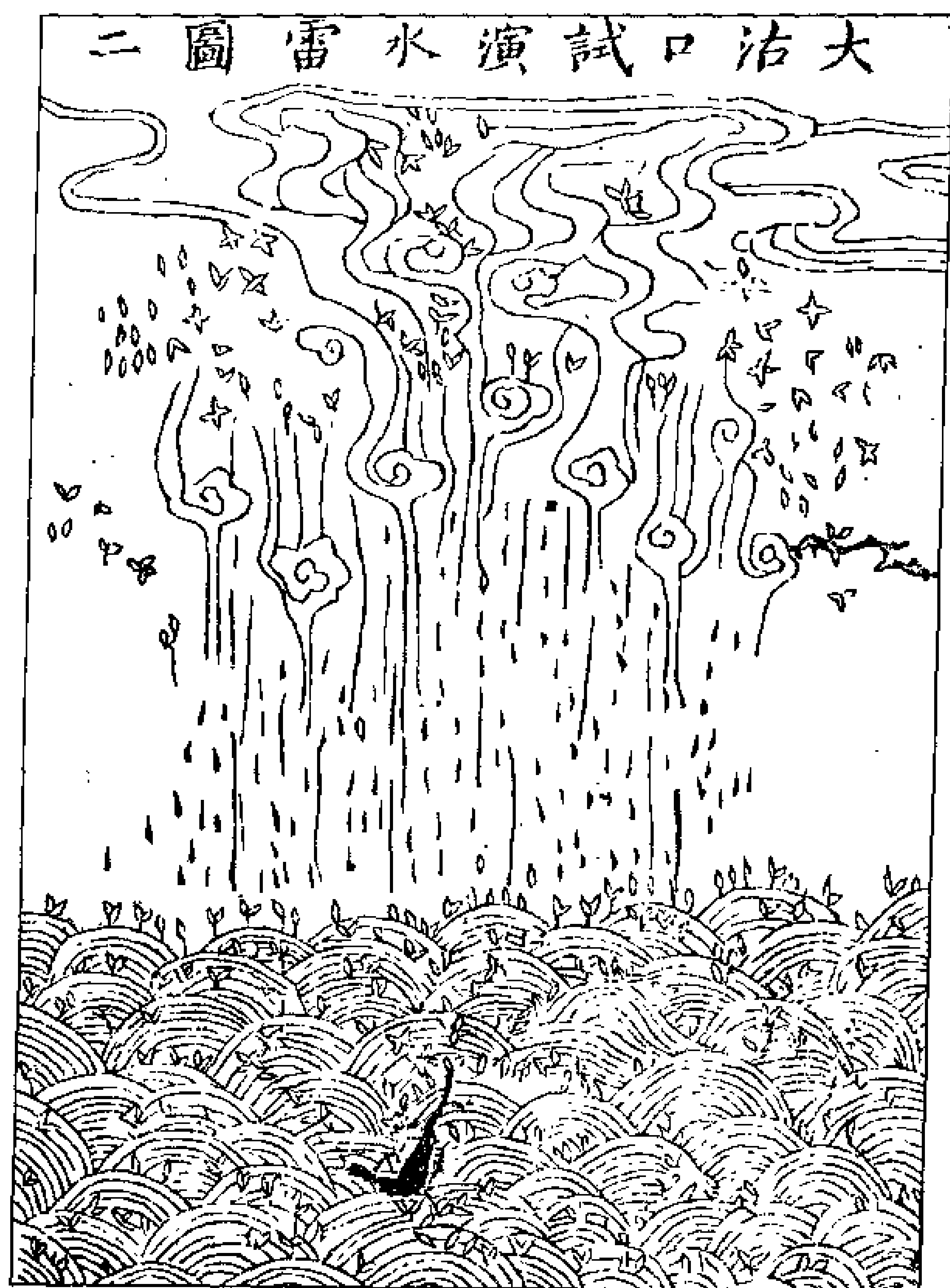
螺絲釘圖

火石機圖




大沽口試演水雷圖一


大沽口試演水雷圖二

海国图志卷九十四

邵阳魏源辑

西洋器艺杂述

《海岛逸志》曰：西洋行舟，不专用指南车，以量天尺量之，则知舟行几许里。又能按图知海中沙礁泥泞之处，毫无差错。其形略似纸箑，能开阖，有一横尺，一斜尺，尺中有分有寸，俱书西洋字。每量必于午刻日中之际，其横者以定均平，其斜者以观道途之远近，海中之浅深。然明其尺量而无海图，亦无益于事。故海图为体，量天尺为用，二者不可缺一。

察天筒以玻璃筒二，式如笔管，长一尺余，内实水银，置之匣中，旁书西洋字。其水银自能升降，大约晴明则水银下沉，阴晦则水银上浮。然浮沉有高低，睹其旁字以察风雨晦〔暝〕，未尝不验。

定时钟一日十二时，分为昼夜二周。子正十二点，丑初一点，午正又十二点，至未初又一点。合一日为九十六刻，每刻十五分，是亦一道也。其钟大小不一，小者盈寸，大者高数尺。又有串连小钟十余事，声如八音，铿锵可听，以应时报刻者。又有预拨某时支字，及其时则鸣钟不已，令人警觉者，名曰闹钟。

天船短小，其式如亭，可容十人。内置风柜，极其巧，如滓

天仪，用数人极力鼓之，便能飞腾，至极高之处，自有天风习习，欲往何处，则扬帆用量天尺量之，至其处乃收帆听其坠下。相传曾有被日火烧毁并曝死者，所以不敢频用也。

风铳状与硫相似，有二式。一另用铜球，装气令满，螺旋于铳之底面。一即连于铳筒，用铁条贯皮为鞴，极力鼓气令入，实铅子、或泥弹，拨机放之，声不甚响，亦能伤人。每装气一次，可放数十铳，能透五分杉板于三十步外。

西洋行船指南车，不用针，以铁一片两头尖而中阔，形如梭，当心一小凹，下立锐以承之，式如雨伞，而旋转。面书西洋字，用十六方向：曰东西南北，曰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曰东南之左，东南之右，东北之左，东北之右，西南之左，西南之右，西北之左，西北之右；是亦一道也。唐帆欲往何方，则旋指南车之字，向以准船。洋帆欲往何方，则旋船以依指南车之字向，制度虽异，其理则一。

葛留巴城海口，有甲板屿。因和兰建造甲板船之处，故名曰甲板屿。其船二十五年则拆毁，有定限也。其船板可用者用之，无用者焚之，而取其铁钉。船板厚经尺，横木驾隔，必用铁板两旁夹之。船板上复用铜锴板，连片遍铺。桅三接，帆用布，船中大小帆四十八片，其旁纽纤绊，悉皆铜铁造成，所以坚固牢实，鲜有误事。其船艕如女墙，安置大炮数十，船大者炮两层，小者炮一层。水手每人各司一事，虽黑夜雨暴风狂，不敢少懈。法度严峻，重者立斩，船主主之。所以甲板船洋寇不敢近也。

千里镜能观远景者无足称奇。有屈曲管者，能睹其室之遍隅，房中隐微之处，无不遍及。其佳者每管值数千金。用以御敌，可望敌营中，能周知其虚实，女墙衣壁，人数多寡，洞见底里。诚鬼工之奇技也。按近日西洋并无此器，或传闻太过之词。

西洋御敌多用天炮，而英圭黎之技，较之和兰又精巧，炮用铜铸，每炮尺寸长几何，围大若（千）〔干〕[1]，能及其远近几许，皆有定限也。譬如敌营远近几许，用量天尺量之，用屈镜观之，则举炮悉中其处，不逾尺寸，炮必向上而举，到其处，铳子即能坠落，而旋滚周遍焉。因冲天而举，故名天炮。今英夷攻城攻岸之炸弹〔从空坠〕[2]下即此也。然可以倞人，而不能取准。故广东省城其炮悉落池塘空地，具见章奏，无命中不逾尺寸之事。

西洋奇器，如水琴、风琴、风锯、水锯、风磨、水磨、吊桥、城门吊桥重数千斤，早晚开闭，一人可挽。千斤称、式如筒，以铁为之，中用螺铨，一人可铨。虽厦屋巨舟，铨之立即攲斜。显微镜、自鸣钟、自来火、自转碓，飞禽走兽，自能鸣动，木偶如生，不可毕举。

番语写字曰：铢厘，和兰写字用鹅毛管削尖，作笔濡墨横书，自左而右。红毛、和兰、色仔年[3]，诸国皆同。爪亚[4]、无来由[5]、息览[6]，则用竹片削尖而书，亦横书，则自右而左。武吃[7]、猫里[8]番、把实[9]番、里猫柔[10]番，则又各别，闻有种番写字自下而上者，鲜到巴国，未之目睹也。

和兰铸圆饼银，中肖番人骑马持剑，名曰：马剑。有半者名曰中剑；有小而厚者铸和兰字，名曰帽盾；有半者名曰小盾；有小而薄者，中肖甲板船，名曰搭里。又有黄金铸者，中肖番人持剑而立，名曰金钫。其马剑、中剑、大小帽盾，皆有金铸者，以两为斤，每员当十六员之用。又有红铜铸者，中肖雌虎，名曰镭，以当钱文之用。红毛国[11]不产金银，无所铸。和兰西铸圆饼银中肖双鹰，名曰搭里。有半者、小者，中肖狮子，亦名搭里。有小而薄者，中铸番字，名曰钫，以当十文之用。（千）〔干〕丝腊国[12]最富，多产金银，铸圆饼银，中肖其国主之面，名曰洋钱。有半者二当一之用，有四当一者，有八当一者，有十六当一者，有三

十二当一者，中肖一朵花，亦稀见矣。亦有金铸者，大小皆如之，作十六倍用。又有红铜铸者中，作十字形，名曰爪，以为钱文也。

《澳门杂录》曰：米利坚洋钱七钱二分，每圆值先士百个。先士系红铜所铸，中无方孔；每先士值银七厘二毫。英吉利洋钱重十九边呢，十三额连，以中国称之，重八钱一分。每圆值时令五，每时令值边呢十二。以中国银计之，每时令值银一钱六分四厘，每边呢值银一分四厘。二十时令为一棒，每棒计银三两二钱七分一厘。布路牙即大西洋国，洋钱有老格鲁色[13]，值里士一千；新格鲁色值里士四百。每老格鲁色，值新格鲁色二个半。老者值银九钱五分七厘六毫，新者值银三钱八分三厘零四丝。又有他国用劳碑，其劳碑与格鲁色同值。未知老耶、新耶？巴社国所用之洋钱，曰多曼。与大吕宋之洋钱同值。每金洋钱，值银十一两五钱二分。

又曰：华人视外夷国地人名，多嫌其俚，不知试以外夷转翻中土对音之字，亦犹是也。如西洋称广东曰谏党[14]，福建曰荐酒[15]，即建州二字。安南曰故占车那[16]，虎门曰博低架[17]，濠镜曰替今巴[18]，澳门曰双高[19]，前山曰加查白领古[20]，港口曰耕地里，老万山曰兰东弄爱伦[21]。兰东亦广东二字音。其间有对音者，有不对音者。总之以异国之音，翻本国之字，欲其雅驯，必须如《汉书》、《唐书》、《西域传》之稍加润饰乃可。

谢清高《海录》曰：西洋木工，多用风锯，其制先为一板屋，令四柱皆活，可随意迁转。取大木一，长于板屋数尺，圆以为轴，横穿左右两壁，铁环之，以轴纳其中，两端出于壁外。以一端为轮，轮十六辐，分两层，环植于轴。内层与外层各八，相间尺余，其长数尺。编竹篾以为帆，帆有八，斜张于内外辐上以乘风。两辐则张一帆，其长视辐；宽则较内外辐之纵而定其尺寸。上复幂以布帆，帆乘风而轮转，则轴随之而转。布帆则视风之疾徐以为

舒卷，疾则卷，徐则张。屋内轴上，环以数铁锯，架木于锯端，以石（厌）〔压〕之，锯随轴转，则木自断矣。所以活屋之四柱而任意迁徙者，欲以乘八风也。

西夷《火轮船图说》曰：火轮船，上安大钱缶，盛水欲满。书甲字二，下为火炉以炽炭。书乙字二，缶旁开一口为丙字筒，由丙字横斜至子字筒分为二，其上己筒，其下庚筒。由己入丁，为丁字筒，与己庚平列。丁止一筒，分为上下中安双铁片，夹皮绾于一钱柱为戊字。而子字筒中，复设一铜片作小门，转移于己庚两小筒之间，此通则彼塞，密合其筒，而铁片与钱柱从之上下焉。庚之下一小筒为癸，癸之下一大盘为壬。而戊字铁片所连一铁柱，上出筒外为辛字，即船面所突之白气管也。凡火炽水沸，气从丙字出，至子字小门，上己筒，进丁筒，戊字铁片，则迫下子字小门，封塞己筒，水气由庚筒下进丁筒。戊字铁片复激上子字小门，封塞庚筒。铁片常时上下，而所进之气不更，由己庚二筒而出，乃穿庚后之癸筒，出壬字之大盘，仍化水矣。水气蒸激，往来不已，戊之铁片，与辛之铁管，牵挽并动，在船轮机无不周转矣。其船上机轮别有图说。

《西洋奇器述》武进李兆洛曰：气枪者，为铜球大如拳，上为螺旋孔一。筒长二尺许，锡为之，圆孔径寸余，以铜挺捎其中，而帛缠其端，令周密如鞴。筒之端亦为螺旋，以合于球。乃使有力者出入而鼓之，使其嘘吸之气纳于球，久之气渐满，鼓之不能入。球如火热，几不可着手，乃退螺旋而下之，以合于鸟枪之火门处。火门处亦为螺旋而窍其中，附球于上而内闭之。启其机，球中之气激入火门而丸出矣。其及远中深，不减于药。约可十余发，过此则气微而不能及远矣。

洋法之绝奇者，能取气而制使之。云气有三，凡所取者皆三

气杂；又有机器别之为三。其气了然有色可辨，一气微红色，一气白，一气即火也。三气之中别去一气，其二气即杀气，人中之立死。云天地之气，充塞两间，木石等物皆不能隔，惟玻璃器能隔绝天地之气，而不透漏。故制用气之机，必以玻璃为之。有一火法，不知其名，为玻璃圆罂，周尺许，四面无孔窍。罂中有二小铁锤，着其半腰，一铁丝细于发，着锤旁而出罂外。人立一玻璃几上，以手指拈铁丝，则其人须发皆植立；以一指他指，则随指有光如电，殷然作雷鸣。旁人或以指着其人即亦然，响时人皆心神震怖。云彼国制此，以治阴寒痰湿顽痺难治之病。若更大则光与声亦益大，极大则声如霹雳，或杀人。其响之发，无论远近，闻者心皆振动。天下之至疾者莫如风，而雷火则比风更疾，彼国置此器试之。响发时，数十里内同刻皆闻也。盖所制使者龙雷之火，随地气飙奋，拈铁丝之人立玻璃器上；所以隔绝地气不着其身，故着地之人指之即震；本人所指之气着地，亦即随指而震也。予濒行时，见易君山始言及之，匆匆未及一睹其器，深以为恨，其理甚可思。雷电之发，因阴阳闭隔，近击成声，于此尤可信。

乐柜高可四尺，阔二尺，厚半之，周闭之如书柜。藏风轮于中，以一机出外而转之，中排管数十，风入管而鸣，呜呜如吹，钟鼓方响等器皆具。一圆筒植立，随机面转。筒上缀小钉无数，高下疏密无一齐者。近筒左右，铜丝如网，筒转而钉牵其丝，即击鼓撞钟之节也。奏之凡五、六节，巨细疾徐，各自不同。先开一机而转其风轮，乐即随转而作，既毕，则闭此机而复开一机，其音节又异矣。所奏即其国之乐，遍作之可四、五刻也。所排之管，以铅为之，长短参差不齐，其外圆可径半寸，管管相同，其内孔圆径即各异。此与古人制律之法，似可参校。欲购其一具拆视而细审之，惜力未能也。

源按：西洋有雷盒者，形如镜箱，前列两铜环，而以一铜丝屈绕两环之端；人试以手握左环，则其右环着手震颤如痛。若两人各一手分握一环，则其所空手指着人即痛。盖左手握之，则气达右手；右手握之，则气贯左手，以治风痹麻木之证立效。与此所述气器略同，曾见之粤中，每一具价百余洋；今海口通市，可购买也。

《美理哥国志略》曰：西国书籍，或以铅字摆板，或以铜字刊板；其摆板不过二十六字，如中华之点画钩剔。所印除经史诗词歌赋外，并印新闻纸；其纸各家不同，约千余样。始如欧罗巴刊刷，录见闻布告四方。其纸长至五尺阔至三尺；其纸不订装，底面皆印字。或每日一出，或七日出三四张，或半月出一张不等。每一出多者约有二万张，少者约有五百张。每年收看新闻银一圆至十二圆不等。内载船只往来时日，货物价值增减，买卖田地、租赁房屋时价，并官员士子兵丁言行，及天下一切事物。此外亦有每月新闻书，书内载钦天监、医生、乐工律例、学问、劝世文等事，其书有一季一出者，约二三百篇。亦有如中华之《时宪书》，一年一出者，约三四百篇。内载日月出没薄蚀之原由，士农工商本年应如何营作，各国本年人数增减。惟无吉凶趋避之日，然亦不过史传、舆地志、先贤言行记略，并天文、音乐、大小学文章、劝世文等书。其书有一本为一套，数十本为一套。并有来自各国者，其价或半元数十元不等，为士之家，或藏书一二千，书院或藏书一二万。亦有富家立一书斋，置各书于内，任人观览。

又曰：美理哥国之文字，皆同英吉利国。虽有法兰西、荷兰等国之人，而新国独效英吉利者，因国初地广人稀，虽各国皆来贸易，惟英吉利居十之九，从其语音者较多，至今则与英吉利无异。此外则或文字相同，而言词独异，如法兰西、荷兰者是。亦

有文字不同，而言词亦异，如满、汉、日本、安南、暹罗者是。虽文字言语不同，而切音未尝有异。满、汉固不异乎日本，日本亦无异于西洋。且新国不过仿英吉利国二十六字母耳。其一曰A音（篌）〔喉〕，二曰B音碑，三曰C音飔，四曰D音牠，五曰E音依，六曰F音鸭符，七曰G音芝，八曰H音咽住，九曰I音矮，十曰J音遮，十一曰K音鼽，十二曰L音篌儿，十三曰M音唵，十四曰N音燕，十五曰O音轲，十六曰P音丕，十七曰Q音飉，十八曰R音鸦，十九曰S音（篌）〔喉〕时，二十曰T音梯，二十一曰U音哽，二十二曰V音非，二十三曰W音嗒布如，二十四曰X音鸠时，二十五曰Y音威，二十六曰Z音思。其中有三字，能独用无别字贯之者，如AIO是也。A者一也，I者我也，O者叹词。字母虽止二十六，乃相连相生，变化无穷。连字之法，有以二字连成一句，或三字至九字不等。从左手起横读至右，非如汉文从上至下也。二十六字母，散之则无穷，合之则有限，其用不测；然虽三尺童子亦可学习。凡天下事物，皆赖二十六字详说之。其始岁历几百，稿三易而始成。故虽盈千累万之书，亦不外此二十六字母也。此字母西洋各国皆同。

天下山水方里数目

山四千八百五十七万零八百二十五〔方〕里。

水一万五千零三十二万三百方里。

共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九万四千一百二十五方里。

四洲音语四洲音语，不知何自辨之。考康熙、乾隆中，皆曾命钦天监偕西洋人遍往各省各边，测北极高度偏度，及太阳出人早晚。或彼时遍历各地，曾辨其语言欤？

阿细亚洲音语及南海岛音语九百九十一音。

墨利坚洲音语一千二百一十四音。

欧罗巴洲音语五百四十五音。

阿末里加洲音语二百七十六音。

共三千零二十六音。

量天尺较量算法，每起加五度

初起度	六十九里	二十
二起五度	六十八里	九十三
三起十度	六十八里	十四
四起十五度	六十八里	八十四
五起二十度	六十五里	二
六起二十五度	六十二里	七十一
七起三十度	五十九里	九十二
八起三十五度	五十六里	六十八
九起四十度	五十三里	一
十起四十五度	四十八里	九十三
十一起五十度	四十四里	四十八
十二起五十五度	三十九里	六十九
十三起六十度	十四里	六十
十四起六十五度	二十九里	二十四
十五起七十度	二十三里	六十六
十六起七十五度	一十七里	九十一
十七起八十度	一十二里	一
十八起八十五度	六里	三
十九起九十度		

《畴人传》：汤若望字道未，明崇祯二年入中国。国朝顺治二年六月，若望上言：臣于明崇祯年间，曾用西洋新法，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臣拟另制进呈。今先将“本年

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所见日食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与各省所见不同之数开列呈览”。及期，大学士冯铨同若望赴台测验，与所算密合。有旨行用新法。十一月，以若望掌钦天监事，累加太仆太常寺卿，勅赐通微教师[22]。十四年四月，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烜疏言：若望所推《七政书》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水星于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八月二十四日又夕见。又言若望舛谬三事：一删紫（炁）〔气〕、一颠倒觜参，一颠倒罗计。命内大臣等公同测验，水星实不见，议明烜诈妄之罪，援赦得免。康熙四年，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言：若望新法十谬，及选择不用正五行之误，下王大臣等集议。若望及所属各员，俱罢黜治罪。于是废西法，仍用大统。至康熙九年复用新法，康熙十七年，若望卒。武进赵氏翼《檐曝杂记》曰：余年二十许时，阅《时宪书》，即有钦天监正汤若望、副南怀仁姓名，皆西洋人，精天文。后阅蒋良骐《东华录》，则汤若望当我朝定鼎之初，即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其官曰修政立法。顺治九年汤若望又进浑天星球，地平日晷仪器。康熙七年，治历南怀仁奏监副吴维烜所造八年时宪书，十二月应是九年正月；又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错误，遂革维烜职，授南怀仁为监副。按国初至余二十许时，已一百二十余年，而二人在朝中已能制造仪器，必非少年所能，当亦在三四十岁；则余识其姓名时，盖已一百五六十岁矣。后阅《明史·徐光启传》，以崇祯时历法舛讹，请命西洋人罗雅谷汤若望，以其国新法相参较，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是崇祯初已有汤若望，则又不止一百五六十岁，嗣后又不知以何岁卒也。源案：阮氏《畴人传》，据《新法算书》及《四库书总目》，言汤若望卒于康熙十七年，距崇祯初亦止五十余载，安得有乾隆初年尚存之事。至南怀仁，则《畴人传》但言其康熙初入中国，不言卒于何时。然考蒋友仁以乾隆二三十年间入中国，进《增补坤舆全图》，奉旨翻译图说，命礼部侍郎何国宗、检讨钱大昕，详加润色。又命在养心殿造水法，又命友仁同何国宗携仪器遍测新疆度数、节气早晚，增入《时宪书》，是其时，

南怀仁亦久卒矣。赵氏少时所见《时宪书》，列汤南二人姓名恐是康熙初年时宪，而误记为乾隆初也。又考《海岛逸志》，言荷兰人处西北寒地，人多百岁。及居葛留巴，炎暑澡浴，终日发泄，至五六十岁即为上寿。是西人寿考，亦不过百岁，从无一百五六十岁之事。赵氏追忆少年之词，并无实据。

《畴人传》，杨光先字长公，徽州歙县人也。恩荫新安卫官生。告汤若望传天主邪教，且其造《时宪书》有十谬：一、不用诸科较正之谬，二、一月有三节气之谬，三、二至二分长短之谬，四、夏至太阳行迟之谬，五、移寅宫箕三度入丑宫之谬，六、更调(参)〔觜〕二宿之谬，七、删除紫气之谬，八、颠倒罗计之谬，九、黄道算节气之谬，十、历止二百年之谬。于顺治十七年呈礼科不准；又于康熙三年状告礼部曰：汤若望阳假修历之名，阴行邪教之实，散布邪党于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杭州、金华、兰溪、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赣州、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绛州、开封并京师，共三十堂，每堂一年六十余会，每会收徒二三十人，各给金牌绣袋妖书会单，以为凭验。请照《大清律》左道妖言二条治罪。旨下礼部会吏部同审，汤若望等及传教之历官李祖白，拟大辟，免死；其作序之给事中许之渐罢黜。四年，特授光先钦天监右监副，旋授监正。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且以攻罢邪教，为邪党所忌，潜伏杀机，恐遭陷害，力辞新职。疏凡五上，卒不准辞。乃辑前后所上书状论疏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光先在监三年，谓戊申岁当闰十二月，寻觉其非，自行检举，时来年宪书已颁行，乃下诏停止闰月，交部治罪，议大辟，免死，归卒。康熙九年，复起汤若望为监正，用新法。十七年若望卒。钱大昕曰：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败，宜哉。然摘谬十论，讥西法一月有三节气之失，移寅宫箕三度入丑

宫之失，则固明于推步者所不能废也。吾友戴东原言：欧罗巴人以重价购《不得已》而焚毁之，盖深恶之云。此篇据《畴人传》原本，参以杨氏《不得已》二卷。

鸦片来中国统计若干列见英夷所刊汉字日月刻度通书

丙辰年一千零七十箱
丁巳年二千三百八十七箱
戊午年一千九百八十五箱
己未年一千七百一十八箱
庚申年一千八百六十七箱
辛酉年三千二百二十四箱
壬戌年一千七百四十四箱
癸亥年二千零三十三箱
甲子年二千一百一十六箱
乙丑年二千三百二十二箱
丙寅年二千一百三十一箱
丁卯年二千六百零七箱
戊辰年三千零八十四箱
己巳年三千二百二十三箱
庚午年三千零七十四箱
辛未年三千五百九十二箱
壬申年二千七百八十八箱
癸酉年三千三百二十八箱
甲戌年三千二百一十三箱
甲午年七千八百零八箱

乙亥年二千九百九十九箱
丙子年二千七百二十三箱
丁丑年三千三百七十六箱
戊寅年二千九百一十一箱
己卯年三千五百七十五箱
庚辰年一千四百四十一箱
辛巳年三千五百九十一箱
壬午年一千九百三十六箱
癸未年三千二百零七箱
甲申年三千九百二十三箱
乙酉年五千三百六十五箱
丙戌年四千六百二十七箱
丁亥年五千八百六十一箱
戊子年七千三百四十一箱
己丑年四千九百零三箱
庚寅年七千四百四十三箱
辛卯年五千六百七十二箱
壬辰年六千八百一十五箱
癸巳年七千五百九十八箱
己亥年三万二千五百五十箱

乙未年一万二百零七箱　　庚子年二万八千四百四十四箱
丙申年一万二千六百六十箱　　辛丑年二万六千二百五十箱
丁酉年一万九千六百零五箱　　壬寅年二万六千六百五十箱
戊戌年三万七千零九十箱

合共计三十二万零三十七箱，譬如每箱五百员，计共银一千六百万零一千八百五十员。自丙辰年起至壬寅年止。

交易买卖，番人俱要现钱，不用货易货。以上皆英夷原文。

【注】

〔1〕原作“千”，据甘本改为“千”。

〔2〕原缺，今按本书卷五十可改为“从空坠下”。

〔3〕色仔年，即瑞典（Sweden）。

〔4〕爪亚，即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Java）。

〔5〕无来由（Malayu），即马来人，此处指马来半岛的马来人国家。

〔6〕息览（Silan），锡兰，今斯里兰卡（Sri Lanka）。

〔7〕武吃，又作武讫，指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西南部的布吉斯人（Bugis）。

〔8〕猫里，又作猫厘、猫离等，即今印度尼西区之巴厘（Bali）岛。

〔9〕把实，又作把石，今加里曼丹岛东岸的巴塞尔（Passir）河流域。

〔10〕里猫柔，指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部的Bajau人。

〔11〕红毛国，此处指英吉利（English）。

〔12〕干丝腊国，即西班牙（Spania）

〔13〕格鲁色（Gruzado），葡萄牙古货币。

〔14〕谏党（Cantáo），即广州。

〔15〕荐楢（Chien chou），即泉州，泛称福建。

〔16〕放古车那（Cochinchina），亦译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

〔17〕博低架（Porta），葡文意为“门”。

〔18〕昔今巴（Hoquem），即濠境澳。

〔19〕双高（Macau），即澳门。

〔20〕加查白领古（Casa Branco），意为“白屋”，因前山官陀以白灰粉墙而得名。

〔21〕兰东弄爱伦（Landron Island），意为贼岛，即老万山。

〔22〕《清史稿》作“赐号通玄教师”，此处避康熙帝讳。

海国图志卷九十五

邵阳魏源辑

作远镜法说略歙县郑复光

汤若望《远镜说》，用一凹一凸，颇言其理，而作法不详。今洋制多用纯凹，因积思而得其法，今说其略焉。

《远镜说》云：人睛中有眸，睛底有◎；刻本如此，想是图其形状，盖谓凹也。屈申如性，高〔洼〕二镜。自备目中云云。其作法用套筒，安一凹镜于内，安一凹镜于外。缩筒视远，申筒视近。缩以配短视，（申）〔伸〕以配老花。然则远镜从目睛悟得也。短视睛多凸，故凹杀其凸，而短视者能见远矣。衰老睛近平，故凸益其凸，而老花者能察细矣。一补偏救弊之理耳。凹称大光明，凹为大光明，凸为次光明，本《远镜说》。凸能恢物象，其所长也。凹视物则小，凸视远则昏，凸视近极，即是显微。其所短也。明能解昏，恢以显小，是补偏救弊之术也。盖物远不能见者，影小而色淡耳。凸为外镜，恢其影矣，而未免于昏；凹为内镜，大其明矣，而未免益小，合之则兼赀交济，所以成远镜也。然目有不合奈何？于短视者稍缩，则凹得力；于老花者稍（申）〔伸〕，则凸得力；于平人则在（申）〔伸〕缩之间，而目之异者同矣。然远近有差奈何？物近则稍（申）〔伸〕，使凸得力；物远则稍缩，使凹得力，而远近之差者齐矣。既悉此理，便可制造。而远近说谓须察二镜之力

若何？相合若何？比例若何？必须面授，而不肯言其所以然。今皆推说得之，并推广得三种焉。远镜创于默爵，见《畴人传》。言其理者，则汤若望《远镜说》；言其妙者，一见于阳玛诺《天问略》，一见于南怀仁《仪象志》；一见于戴进贤《星图》。于一凹一凸之制，皆无异辞，然未见其佳者。观《远镜说》图作七筒，戴进贤有非大远镜不能窥视之论，必愈长愈佳，而所见者，皆长不过尺耳，此初出之一种也。一种用两凸，外浅内深，最长者亦止尺余，视物甚大而清，但其影倒见，俱用之于仪器窥筒。盖物象既倒，偏上者反下，偏下者反上，是物一差分，则影差二分，于以侧物则目畅而差微，易得中影。此用非远镜，而亦可为远镜也。一种纯用凸镜，外用一浅凸，内用数深凸，合为一筒；从三面起，至六面止，而优劣不与焉。洋制佳者多如此，为后出一种，而诸书皆未及，惟皇朝《礼器图》有之。义取备物，故论说不详耳。统观其理，凸凹之力，相合比例，皆在乎深浅。深浅之分不可量，则量其收光之长短。其法取凸镜封日，承以板片，上蒙白纸，由近渐远，则日光射板，由大渐小，而光渐浓，过此复大又淡矣。极小最浓之尺寸，即为是镜之深力也。愈短愈深，愈长愈浅。业镜者名几寸光，此即火镜取火之法也。今以光是顺透而收小，命为顺收限。夫凸有一面凸者，为单凸；有两面凸而深恰相等者，为双凸；又有深浅不等者，命为畸凸。用虽同而力限之长短各异，惟顺收限则无论何面向日，皆如一日。若版置镜上，令不遮日，稍侧其镜，则有返照日光射版上，亦能取得极小最浓处，与顺收限理同，而度必短，命为侧收限。此限在双凸，则两面向日，其度必等，在畸凸必不等。至单凸理当一有一无，而乃一长一短，恒若一与三也。虽皆有法推算，姑不多及，只取单凸一种，以平面向日论之，有侧收限二求顺收限，法以六乘得十二；有顺收限三十，求侧收

限，法以六除得五，即所求。若凹则无收限而有侧收限，必以凹面向日，平向日则无光，独与凸异。盖凹与凸反，凸以平面向日，正是凹形，此阳燧取火之理也。作远镜法，其一种凹凸相合者各求其限，取凹一面凸二为定率焉。盖一凹一凸，假如限俱一寸，则势均力齐；若相切为一，必成一平镜矣。今凹切目，推凸离之，则物影渐大。凹力止于此，凸力渐大也。至极大而清，即是远镜，能及其顺收之半则止，是凹力不足也。凹深加倍，必至顺收限而止。故以凹一凸二为定率也。凡用限法，必归一律俱顺，或俱侧皆可。凹无顺限，取侧限六乘之，用其虚数可也。其二种两凸相合者，或两凸若一，则任求一顺收限倚之，以为两镜之距，则视物影倒而极清，亦稍大焉。若内深外浅，则各取其顺收限并之以为距。盖外凸愈浅，而距愈长，影亦愈大而显，今命为距显限焉。此种最佳，易作易用，惜影侧耳。其三种内筒，用纯凸相合者，外凸亦宜浅。然所见者，極长五尺而止。或缘凸过浅，则非极大不易作，而携镜游览，长三四尺，于用已足耳。其内三凸，或同深，或深浅不等，俱以距显限为率。如用甲乙丙，则甲与乙，乙与丙，各用其距显限为之，其合为一筒，则命为大光明限。缘目切甲视远，则无所见而光烂然。离目渐远，必见物清而小，愈远愈小，同凹镜理故也。然则外加浅凸，岂非仍即凹凸相合之理欤？推其相合比例，如大光明限一尺，则外凸之顺收限二尺，是亦一与二之定率也。数筒展足，共数宜四尺余。盖外凸限二尺，则镜长宜四尺，一如加倍之理；余数寸者，以为收展及相衔之准耳。若内凸用四，则大光明限须缩之；凸用五，须再缩；凸用六，又再缩，其法各置其距显限。四凸者用一五除合六六六折五凸者五（拆）〔折〕，六凸者四（拆）〔折〕以为距，即得大光明限。其外凸顺收限，皆视大光明限加一倍；然宜稍短二三分，不宜稍长，恐量难准确也。盖外凸顺收限，

假如二尺，展足约四尺，目距凸四尺，则见倒形。而大光明限，虽合凸理实皆凸形，故能倒其倒形，使复顺也。夫用倒者，取其能清，非取其倒也。外限稍短则稍深，内外之距，用时须稍缩，不过力稍杀耳。若外限稍长则稍浅，用时稍（申）〔伸〕，必过其限，不可用矣。凹凸相合者亦然，但其器长则外凸须大，否则内凹显，外凸小矣。而纯凸者，器虽长，外凸径小而内凸亦能显使大也。此后出之镜，所以弃简就繁，必有取尔。又五凸、六凸，非能加胜。而四凸者，如甲乙丙丁，多有另作数短筒，视甲乙递深者以备调用。盖甲乙稍深，则视大而稍暗，稍浅则稍大而更明。时明物小则用深，时晦物大则用浅，亦一巧也。

海国图志卷九十六

邵阳魏源补辑

地球天文合论一西洋玛吉士撰

七　　政

夫地理者，讲释天下各国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名目，分为文质政三等。其文者，则以南北二极，南北二带。南圜北圜二线平行上午二线，赤寒温热四道，直经横纬各度，指示于人也。其质者则以江湖河海，山川田土，洲岛湾峡，内外各洋，指示于人也。其政者，则以各邦各国省府州县村镇乡里政事制度，丁口数目，其君何爵，所奉何教，指示于人也。此三者地球之纲领也，不可缺一。且地理本乎天文，由天文方知地形如何，度数如何，地面各处之所在，天下人类之差别，是以欲穷究此理，先应思地体如球，常丸转于日球之外，相距甚远，然后能悉地身与各星相关。而地理之所谓文者，乃可推测。

《地球论》曰：昔人论地体，不过曰：其长无尽，其厚莫测，上居人道下属鬼方；其东升西没之日月星辰，不过为地之点缀装饰而已。又有测度而云者，地体圆扁，周围与天边相连，如表罩与表面相合。迨后人历经实据，始觉地体本圆如球，昔论皆属虚伪，故今名为地球。其实显有情形堪证。譬如天气清明，毫无遮

蔽，有船开行，人则立于岸边观望，其船渐渐去远，初则不见其船身，后则不见其船桅。又如有船自远而来，初则但见其桅，后则方见其船。若海面为平者，何能有此情形？盖去船开行已远，身桅皆当不见；来船既已临近，身桅皆当见之。且船身比桅大，去船何以自下而上，先不见其身，后不见其桅？来船何以自上而下，先见其桅，后见其身乎？若船上人望此地亦如之。去船先不见其平地，后不见高山；来船先见其高山，后见其平地。可见地本圆者，此理之可征者一也。再前明正德十四年，有二人：一名玛加连士[1]，一名德拉给，从欧罗巴驾船向西而行，一直西进，永不改向，或有阻隔，不过略为转湾，追驶过其处，仍然向西行。越一千一百二十四日，不料复抵当日开船故处。越数载，复有安逊、觳哥二人等，驾舟往返循环，亦皆如是。若地系直者，何能从西而往，由东而返？皆因地体本圆，故能循环。此理之可征者二也。又凡有向北而走者，但见北方各星如自下而上渐起渐高；其南方各星，又似自上而下渐垂渐低。若向南而走，则见北斗星如渐降渐下，行至赤道之间，则北斗星即不见矣。其南方各星，又似自天边而现，渐起渐高者。可见地由南而北，亦系圆形。此理之可（徵）〔征〕者三也。尚有一理最易明地体之圆，在月蚀论内。

《地球循环论》曰：夫地体之圆，前已引证解明，无可疑矣。至其循环之理则何也，昔人云，地球悬于浑天之中，静而不动；日月各星，昼夜循环于其外。迨前明嘉靖二十年间，有伯罢尼亚国[2]人，哥伯尼各[3]者，深悉天文地理，言地球与各政相类，日则居中，地与各政，皆循环于日球外，川流不息，周而复始。并非如昔人所云静而不动，日月各星，循环于其外者也。以后各精习天文诸人，多方推算，屡屡考验，方知地球之理。哥伯尼各所言者不谬矣。并察得地球之转有二：一则日周、一则年周。日周者，本

身之周而复始也。昼夜运动，西向东旋，随旋随升，凡十一时七刻十一分四〔秒〕〔秒〕方周。故地上之人，仰观各星，皆如东升西没，此乃地球东旋之明验也。且地球既昼夜旋转，地上之人，何以不觉其动，譬如乘舟，或东行，或西行，值风息浪静之际，在船之人，并不觉得船身摇动，惟觉岸边山林屋宇动转。船东行，视彼如西往，船西往，见彼如东行，此理亦可为证也。年周者，旋于日外之周而复始，因其随旋随升，尽历十二宫位，凡三百六十五日二时七刻三分四十五（秒）〔秒〕方能一周。故有四季之分，寒暑之别也。源案：此即西人地动太阳静之创说。但地球既运转不停，则人视北极亦当变动而不能止其所矣。姑存备一说。

《地球五星序秩》曰：按哥伯尼各之法，以日居中，地球与五星，循环于其外，本体无光，皆受日光而明。近远之度数相别，循环之日期不同。因其法顺情合理，故今之讲习天文者，无不从之。兹将日体之广大，旋转之日期，及地球五星等本体之大小，离日之远近，循环之迟速开列于左：

日径长三百一十五万里，比地径大一百一十倍；身大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四百六十倍。居天之中，枢纽盘旋，不离本位，凡二十五日六时一周复始。

水星径长一万一千三百里，比地径小一倍半，身小十分之九。离日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一万里，循环于日之外。凡八十七日十一时四刻十四分三十（秒）〔秒〕，方行一周。本身西向东旋；至十二时零四分，周而复始。

金星径长二万七千八百七十里，比地径微小，比地身小一分有二。离日二万五千万里，循环于日之外，凡二百二十四日八时二刻十一分二十七（秒）〔秒〕方行一周。本身西向东旋至十一时五刻六分，周而复始。

地球径长二万八千六百五十里，离日三万四千五百万里，循环于日之外，凡三百六十五日二时七刻三分四十九（杪）〔秒〕，方行一周。本身西向东旋，至十二时，周而复始。

火星径长一万五千九百二十里，比地径小一半有余，比地身不足一半。离日五万二千六百一十三万里，循环于日之外，凡六百八十六日十一时一刻三分二十七（杪）〔秒〕方行一周。本身西向东旋，至十二时二刻九分，周而复始。

木星径长三十三万一千二百一十里，比地径大十一倍有余，身大一千四百七十倍。离日一十八万万里，循环于日之外，凡四千三百三十日六时二刻，方行一周。本身西向东旋，至四时七刻十一分，周而复始。

土星径长二十七万五千二百九十里，比地径大九倍有余，身大八百八十七倍。离日三十二万九千二百万里，循环于日之外，凡一万零七百五十六日二时一刻十二分，方行一周。本身西向东旋，至五时一刻一分，周而复始。

五星之内，惟木、土二星与地球，皆有跟星相随。其地球之跟星即月也，本体亦无光，其所发之光，乃受日光照射者。其径长七千八百二十里，比地径四分之一有余，比地身小四十九倍。离地八十五万九千五百里，循环于地球之外，故曰地之跟星。其循环于地之外有二周一为有定之周，乃自某处起行，循环一周，仍归某处也；凡二十七日三时六刻十三分四（杪）〔秒〕。一为交会之周，乃每月朔或望之际也；凡二十九日六时二刻十四分三（杪）〔秒〕。盖月绕地行于本道，地亦绕日行于本道，至二十七日三时六刻十三分四（杪）〔秒〕，月虽仍归起行之本处，而地已离原处去远二十七度，故月至起行本处，不能如前之交会，必须多行二十七度，方能与日地三者交会也。其行二十七度，需二日二

时四刻数分。故朔至朔或望至望，每月必二十九日六时二刻十四分三（杪）〔秒〕也。每年共循环地球十二次；因其循环之十二次，不足三百六十五日之数，所以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也。本身西向东旋，至二十七日三时六刻十三分四（杪）〔秒〕，周而复始。

其木星有四跟星：第一离木星九十三万八千四百二十八里，循环于本星之外，凡一日九时一刻十二分三十三（杪）〔秒〕方周。第二离木星一百四十九万零四百四十五里，循环于木星之外，凡三日六时四刻十三分四十二（杪）〔秒〕方周。第三离木星二百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一十二里，循环于木星之外，凡七日一时六刻十二分三十三（杪）〔秒〕方周。第四离木星三百一十九万五千三百二十六里，循环于木星之外，凡十六日八时二刻二分八（杪）〔秒〕方周。

其土星有七跟星：第一离土星四十九万里，循环于土星之外，凡一日十一时一刻三分二十七秒方周。第二离土星六十五万四千五百里，循环于土星之外，凡二日八时六刻十四分二十二秒方周。第三离土星九十二万零五百里，循环于土星之外凡四日六时一刻十分十二〔秒〕方周。第四离土星二百一十万里，循环于土星之外，凡十五日十一时二刻十一分方周。第五离土星二百八十万里，循环于土星之外，凡七十九日三时七刻三分方周。第六比第一星相近，离土星四十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四里，循环于土星之外，凡一日四时三刻八分方周。第七去土星尤近，离二十四万一千五百二十四里，循环于土星之外，凡十一时二刻七分方周。再土星除七跟星相随外，尚有一圈绕于其体之外，名之曰：土星环。以至好千里镜观之，见其如有二圈相叠，约宽六万三千里，周围离土星亦约六万三千里，旋于土星之外，凡五时二刻二分十五〔秒〕方周。其环非他，乃无数之跟星，萃聚各于本道环绕其外；其星虽

非尽集于一所，人视之相离甚远，惟见其光交射，如一线之相连，故人见其环与土星相离也。可见土星虽离日甚远，所受之日光无多，然而四面环绕之跟星甚众，势必受其众光照耀而益明也。

五星离地之远近，均以离日之远近为准。其离日有比地近者，有比地远者。近者以地球离日之里数为度；除去星离日之里数若干，下余若干，即星之离地里数也。远者以星离日之里数为度，除去地球离日之里数若干，下余若干即星之离地里数也。以此推之，五星离地之远近，即可知矣。此一定之理，虽易明晓。但五星与地并行于日之外，迟速不同，远近各别，其地球五星相离之远近，曷能概论？如各星地球，错综而行，时日不同，然必有交会之期。至星地交会，或均在日上，或均在日下，势必相离较近。若各星已行至日上，而地尚在日下；或地行至日上，各星又至日下，其相离自然较远。今将五星离地至近至远里数，分列于后：

水星与地球交会之际，相离二万一千一百三十九万里；时日当中，相离四万七千八百六十一万里。

金星与地球交会之际，相离九千五百万里；时日当中，相离五万九千五百万里。

火星与地球交会之际，相离一万八千一百一十三万里；时日当中，相离八万七千一百一十三万里。

木星与地球交会之际，相离一十四万五千五百万里；时日当中，相离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万里。

土星与地球交会之际，相离二十九万四千七百万里；时日当中，相离三十六万三千七百万里。

以上所论之金、木、水、火、土五星，乃自古所（傳）〔传〕。近日西士考察，始知旧五星外，又另有五星，亦循环于日之外；本体无光，皆受日光而明，远近之度数相别，循环之日期不同。内

惟一星，比地大四倍，其四星皆小于地。但查出之年限未久，故中华之书，未有记载，今此书止论地球，故不暇备列也。

《太阴晦明消长论》曰：月球本体无光，借太阳之光而明。故凡循环于地球之外，每有晦明消长，隐露更生之别。此因人居地上，见其如此，其实月之本体，则总系半边光明也。譬如以线系一球，对灯光而转于人之外；则此球若在灯人之间，或上或下；其被光照而明之半边，则对于灯；其背阴而暗之半边，则对于人。若离其间往右而转，人视之见其黑者渐渐退少，者渐渐增多也。凡转至人在灯球之间，或上或下，其被光照而明之半边，则对于人；其背阴而暗之半边，则对于外。若离其间仍往右转，人再视之，其黑者又渐渐增多也。但球之所在，不论前后左右，其体受灯照者，永是半边，并无差别。其所以晦明消长，乃人之所见者也。月体亦然，凡行于本道在日地之间，或上或下，其有光之半边，必然向日；其无光之半边，必然向人，此乃月朔之时也。凡离于日地之间，往西行本道，越八分之一，其有光者渐长，无光者渐消。人于地上观之，见其微露一弯如蛾眉。又行本道至八分之二，则见其光渐渐长至半规，故名为上弦；又行本道至八分之三，见其光益长至多半规，犹卵形。日又行本道至八分之四，即半途之中，其光盈规；人于地上观之，见其团圆如镜，此乃朔后至月望之时也。凡行本道至八分之五，其明又渐消，晦又渐长；人于地上观之见其光初退一弯，又如卵形之式。又行本道至八分之六，则见其光渐渐消去半规，故名为下弦。又行本道至八分之七，其无光者益增，有光者益减，则见其微余一弯光明，故名为蛾眉残月。此乃望后至将晦之时也。凡行本道至八分已尽之一周，复至日地之间，其无光之半边，又向于人；其有光之半边，又向于日；此乃再月朔之时也。可见月与日合则为朔，离则为弦，对则为望。但或合

或对，地、日、月三者，不能常常正直，故虽合而无日蚀，虽对而无月蚀也。盖月地各行本道，迟速不同至相合之际，地与日正对，而月在其间，不上不下，适当其中，方有日蚀。至相对之际，月与日正对，而地在其间，不上不下，适当其中，方有月蚀。若至相合之际，地与日正对，而月在其间，或上或下，所以每月皆有月朔，而不能皆有日蚀也。至相对之际，月与日正对，而地在其间，或上或下，所以每月皆有月望，而不能皆有月蚀也。再月之上弦下弦，何以分辨？盖月光弯环者向西，则为上弦；月光弯环者向东，则为下弦也。

【注】

〔1〕玛加连士，即麦哲伦（Magalian）。

〔2〕伯罂尼亚国，即波兰（Poland）。

〔3〕哥伯尼各（Copernicus），今通译哥白尼，波兰天文学家。

海国图志卷九十七

邵阳魏源补辑

地球天文合论二

《日月蚀论》曰：人必明于月蚀之故，乃可证地圆之理。夫日蚀、月蚀，果何故耶？盖地月各行于本道不息，月乃地之跟星，离地球八十五万九千五百里，循环于地球之外，相离地球之远近，虽异于各星，却有交会之际。其交会之际，如日居上而地居下，月在其中，斯有日蚀。缘地本黑暗，必受日光而明；凡有月过其中，势必掩蔽日光，不能下照。且月之正面，受日光而明者向上，其背面黑暗者向下，故日蚀必在月朔，乃此时日月地俱平直相对也。其交会之际，如月居上而日居下，或月居东而日居西，地在其中，斯有月蚀。缘月本体亦黑暗，必受日光而明，凡有地过其中，势必掩蔽日光，不能射照。且月之循环地球之外，必于十五日方能行至地球背面，故月蚀必在月望，乃此时月地日俱平直相对也。再日月之蚀，所蚀多寡不同，故有三等之分：一曰满蚀，一曰半蚀，一曰环蚀。

其满蚀者，乃本体全被蔽者也，日月之蚀皆然。日蚀者盖月道非圆，其形如卵。故月行本道离日地有远近之分。虽本体较日甚小，但近日则不能全蔽其光，近地则可以全蔽其光也。且满蚀

更有随蚀随现，蚀后微停始现之别。盖日大月小，日光照月，月之黑影下垂尖锐；离日愈远，其影愈尖，势必影随形转。地上之人，若在月影之末，其处黑影尖小；月身一动，其影即过，人则即见日光，故曰：随蚀随现也。地上之人，若在月影之中，其处黑影宽大，月身虽动，其影不能立刻过完；及至刻影过完，必缓斯须，人则方见日光；故曰：蚀后微停始现也。月蚀者，地体大于月，月经于地，受日射于影中，地大月小，可以全蔽，无所受之光，月即黑，故为满蚀。且满蚀亦有随蚀随现，蚀后微停始现之别。盖日大地小，日光照地，地之黑影上射尖锐，地离日愈远，其影愈尖，亦必影随形转；天上之月，若离地远，其处黑影窄小过之甚易，毋庸耽延，即刻可现，人则即见月光，故曰：随蚀随现也。天上之月，若离地近，其处黑暗宽大，过之较久，必需迟滞，不能即现，人则微待方见月光，故曰蚀后微停始现也。

其半蚀者，有多半少半之分，日月之蚀皆然。盖此际地月各行本道，虽然交会，未曾平直相对，或上或下，惟蔽半光，故为半蚀。

其环蚀者，乃中间黑暗，周围露光也，惟日蚀则然。盖月体较日体甚小，虽平直相对，但月近日远地，其黑影未曾到地，是以地上之人，尚可见日之周围环光，故为环蚀。且日蚀非每朔而有之，因月行本道，或左或右，不能常与日地平直相对而交会也。又月蚀亦非每望而有之，因地行本道，其影随形而转；月行本道，不能常常遇地之影也。但日蚀月蚀，每年至多不能越七次，至少不能无二次，且日蚀比月蚀较多。但月蚀比日蚀易见，至日之满蚀甚少；每十八年之间，共约七十次，乃四十一次日蚀，二十九次月蚀也。又不能天下各处皆然，因有先后之分，多寡之别，故不能画一也。

以上已解明月蚀之故，乃月上日下，地在其中，日所发之光，为地影遮蔽，不能照于月身，而地影射于月身也。夫影必如形，一定之理。若地体果方，月中之地影必露圭角。何以月蚀或满或半，或多半，或少半，人但见其黑影永为圆者，盖地必圆形，始有圆影。地球之圆，无可疑矣。

《辨彗星论》曰：夫彗星，古者不明其理，或以为硫磺之气，由地上升而然，然尽即息。或以为五星之流火，或以为地上之流星，或以为至高之云，受日光照射而明。更有以为妖星出现，主有水旱刀兵之灾。纷纷议论，不一而足。凡此皆不明彗星之理者也。自乾隆二十四年以后，西域之精习天文者，逐日多方考察，渐悉奥理。盖彗星之现，至高且久；硫磺气然，由地而起，何能及其高久。即五星流火，地上流星，亦不过瞬息之光，彗星则有数日皆现者，数月皆现者；且现必终夜光明，其非流火流星也明矣。如乾隆二十四年所现之彗星六月有余，更可知也。况流火流星，无定期亦无定向；而彗星则现有定期，行有恒道。即至高之云，日照而明，一遇风吹，或飘散，或变形，何能如其有定恒也。至妖星之论，尤属杳茫。彗星各国皆见，若主灾异，理应各处皆然。何以此国有刀兵，彼国却无？或彼国有刀兵，又无彗星出现也。此等议论，乃古人不知彗星之运动，惟见其时隐时现，故以为无定。自加西奴及合略等，考查真确，始悉彗星之本体与五星相同，惟所行之本道，与五星异耳。金木水火土五星，均循环于日之外；月及各跟星，又循环于所跟者之外。除此尚有别星，亦循环于日外者，名曰彗星；其循环之道，与五星等行法不同。盖五星绕于日外，其循环之道近于圆形，日在正中。彗星亦绕于日外，其循环之道近乎卵形，日在一边。因其本道长圆，是以所行似有多寡不同；其近于日则所行甚速，日渐分明，远于日则所行甚缓，日渐

隐没，故时隐时现，人不能常见。虽用至上之千里镜观之，亦不得见。越数十载，各按其本行轮回之期而现，人方得见也。且彗星之体，大小不同，所行之道，亦有直横斜三者之分。或如卵形而行，或直道而来，绕过日体，仍直道而去，各从其所向，行于本道；所行较五星甚缓，往返之年限亦久，故人不能深悉其定期，如五星之准。然有数星，亦知其轮回之限。如前明嘉靖十年所现之彗星，越七十六载，于万历三十五年复现。西域习天文者，推算其行度，乃倒退而转，即嘉靖十年所现者，至康熙二十一年又现，较前所差不足一年之期。后之习天文者，按前推算预定其期，云至西洋之一千七百五十七八年间，即乾隆二十二三年，此星必复现，至期果然。今以七十五六年之数计之，道光十四五年间所现者，亦此星也。又康熙十九年所现之彗星，光芒甚大。查古书所载前一百零三年，即明隆庆十一年所现者，亦如此星。按其运动行度推算，此星乃一百零三年周而复始者。至乾隆四十八年果复现。今以一百零三年之数计之，至道光六十六年，其星必当复现也。又康熙四十一年所现之彗星，察其形体光芒，即前康熙七年所现者。按其运动行度，推算此星，乃三十四年周而复始者。越三十四载，即乾隆元年，其星复现，至乾隆三十五年又现，嘉庆九年又现，道光十八年又现；皆此星。今以三十四年之数计之，至道光五十二年，其星亦必复现也。

迄今西域之精习天文者，考查推算，共识彗星二十有一，皆循环于日之外，各行本道，运动不同，可见彗星亦如五星之类，不过法稍异耳。

犹有一者异于五星，即其光芒也。其光芒按牛敦等诸精习天文者所论，并非他故，乃日之太阳真火，锻炼其星，而星体所发之晕远射也。何以见之？如彗星之初现也，离日尚远，其光芒微

细；及渐渐近日，则光芒渐渐长大。其始退也，离日尚近，其光芒远射甚长；及渐渐远日，则光芒亦渐渐短小；相离愈远，不惟光芒隐没，即本体亦不见矣。且其光芒与日相对，如日在右，其光芒则左射；日在东，其光芒则西射，常散见于背后也。譬如然物于空中，若不动摇，其烟必一直上升；若稍动之，其烟必偏斜而上；天上之彗星亦然。再彗星分为三等：一名有须者，一名有尾者，一名有发者。其有须者，比日先出，光芒在前，本体在后。其有尾者，日落方现，本体在先，光芒在后。其有发者，与日相对，地间其中，光芒在本体之后，故人视之，如在本体周围，若发之在本体，鬅鬅然也。更有数星，其体甚小，光芒微暗，人视之如无光芒者也。

以上辨论考察，详明确据，毫无疑义。前人纷纷虚谬之论，岂其然哉？

《恒星列宿论》曰：凡论星者，七政列宿，皆在其中。但因各星所发之光，有大小明暗之别；且因其所行本道，有不离本处者，有离本处可以常见者，又有离本处又不能常见者。故此分为三等：一曰恒星，一曰五星，一曰彗星。夫恒星者，乃本体有光之星也。彼此相离之远近，永无差异，惟因地球本体西向东旋，故人见其与日球每日似由东而西也。其数目莫测，其离地甚远。其天狼乃为离地之至近者，尚离一百三十八万秭里。譬如火砲所发至快之弹子，每一时能行三千三百六十里，虽飞行七百万年，亦不能及天狼之处。其他星远者，更何从测度推算哉？有用极长之千里镜测者，其见五星与月较大数倍，其见恒星则比前转小，惟光略明耳。盖凡有光者，远观之其光发散，似大而暗；近观之其光团聚，似小而明。故用千里镜观恒星五星等之大小，即此理也。其本体之广大，应按近远而拟议之。今以日球较验。譬如日体，比地球

大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四百六十倍，其离地不过三（栐）〔秭〕四京五兆里；（面）〔而〕[1]人观之，其本体大不满五寸。若再离远十倍，不过三十四秭五京里；其体则大不满五分。再离远十倍，不过三百四十五秭里，其体则大不满五厘。再离远十倍，不过三千四百五十秭里，其体则大不满五毫。再离远十倍，不过三万四千五百秭里，其体则大不满五丝。再离远十倍，不过三十四万五千秭里，其体则大不满五忽。若论其光，亦当如之。且小至厘毫丝忽，相离又既甚远，如何能见，不过以其理而言之。今天狼离地，远至一百三十八万秭里之多，虽不用千里镜，而尚能见其体大如星，光明远耀，可见其体比日体甚大，其光比日光尤明。此离地至近之恒星尚若是，其他更何能论定哉？是以不能尽为推算其体之大小，离之远近。但各恒星离地球既极远，尚能见其光明，则本体必甚大也。

至恒星之数，不假千里镜之力，而目能得见者，约一千余。迨后按壹巴尔哥者所算定之数，二千零二十二星。后之各习天文者逐日考察，渐加渐多。至发拉摩斯德者，则论定数目，增至三千。因其身有大小之别，故分为六等。其至近者视之体大光明为一等；其次渐远，体光略小者，为第二等；再其次则愈远，体光又略小者，为第三等。以次推之，渐远渐小，次第而分，故有六等焉。不以千里镜观之，但得见其一星。若用极长之千里镜细察之，则尚有四面环绕之星甚多，萃集于一所也。即如昴宿，不用千里镜视之，惟有七星；若以千里镜观之，按胡各者算有七十八星；嗣后又有雷达者算有一百零八星之多。参宿，不用千里镜视之，则惟有三星。若以千里镜观之，按加理略[2]者算有八十星；嗣后又有雷达者算之，约有二千星之多。其他宿及各星之数目，若用至上之千里镜观之，尚有见不真者，焉能尽算得其数？其跟星循环之

理，亦如日月地五星等本身之盘旋。且恒星本体之光，与日相同；日则离地较近，虽盘旋而其光常明，无所分别；星则离地甚远，其本体自有之光，大小不等，故旋至光大者，下射可以到地，视之得见；若旋至光小者，下射不能到地，即不能见矣。再其光亦非常明，乃闪闪不定，与五星之光定而常明者不同。盖五星受日光而明，然其离地较近，又光力充足；故地中上升之气，不能遮蔽。其恒星虽本体自有之光明，然其离地甚远，又光力微弱，故地中上升之气，得以或蔽。但五星或临没，或始出之际，因天边之气，比天中之气甚多；故其光亦闪闪莫定，不能常明。若遇有风之时，气之飘动甚速，其光之闪闪更频也。以此推之，则恒星亦必如日球有别星环绕于其外，惟因至高极远，难以测算，故不能悉定耳。

夫列宿者，天文家以为数星之环集，借鸟兽之名而名之也。盖上古厄日多[3]同巴鼻罗尼亚[4]二国之牧童，夜间牧于田野，仰观天上各星，集于一处，或有多者，或有少者，其形不一。因以地上庶物鸟兽等之名，随意而名之。嗣后习天文者，因其名已定，且昔人皆仍之未改，习惯自然，故亦不肯改易，仍照旧名。即天文图上，亦按其名之形而绘之。但其星之集，本与所定鸟兽等名，毫不相似。至其数目，在中国不过二十有八；在西域曩时亦不过三十有三，居北方者二十有一，居南方者一十有二。今之人逐日考察，陆续增至七十七宿：在黄道者一十有二，居北方者三十有四，居南方者三十有一。其黄道之十二，即十二宫也，共千有百四十四星，至多者乃酉宫内有二百零七星，至少者乃戌宫，内有四十二星。至于南北二方之宿，日渐加增，至今共查得有一百零八宿。缘此书专论地球，而各星与之相关者，不过略言大概，并非解释天文，故未备载其名也。

《辨天汉论》曰：夫天汉者，古人议论纷纷，皆无证据，非惟

中华为然，即西域亦然。缘彼时尚未深悉天文之理，又无千里镜察看，不过因各臆说。如华名河汉，番名乳道，各就其名以为说辞也。今特察看真实，盖天河于晴明之夜，不用千里镜而观之，但见其茫茫如白烟一道，横于空际，似残破间断者。若以至上之千里镜而观之，乃无数甚小之星，萃集一条，其光辉射照甚多，则纷纭散乱，故但能辨其为星。而其星之数过多，亦断难推算；且离地甚远，光力微弱，是以无千里镜观之，但能见其如白云一道，而不能辨其为无数小星之萃集也。

《寒温热道论》曰：地球大小各圈，既已按处详绘，无不周备。察地理者，又观其四小圈必横分地球为五段，而各段中之处，或在南，或在北，或在中，势必有寒温热三者之别，各自不同，故以每段而名之。五道：其一曰热道，在南北二带之间者，宽四十六度五十六分。古之人以为此段地正当日光直射，其地甚热尽是荒沙；故名之曰热道。追后人稽查详明，始知古言错误，盖此段地有日月霜露风雨及时而降，不惟人可安居，且物更繁产。每年田禾稻谷，雨季收割；且所产各香料药材，五金宝玉较他处更为精美。如印度南洋诸岛，及南墨利加三处，在热道之中者，其水土膏腴，所产各物比地球诸处尤为丰美。盖因日行于本道，不过于二带之外，其光直射，正照其地，故较别段微热，并非人所不能安居者也。其二曰温道，有二道焉。一在北极圆线之间，一在南极圆线之间，每宽四十三度四分。名之温道者，盖因此段日光照临斜射，非同热道之正直相对；故其地热稍减，渐觉温和。如中国及地中海是也。其三曰寒道，亦有二道焉。一在北极圆线之内，一在南极圆线之内，每宽二十三度二十八分。名之寒道者，盖因其此段每岁多半不见日光，即或得日照临，其光亦不过斜射。且日凡在天边下之时，甚觉寒冷，无处不冰。其地虽不若热温二道

之舒畅，与物产之丰殖，人居之合宜。然而其地亦有居人牲畜。如峨罗斯东北方，及欧罗巴近北洋诸国，并非全无人物者也。

【注】

〔1〕原作“面”，据甘本改为“而”。

〔2〕加理略（Galieo），今通译伽利略（1564—1642）。

〔3〕厄日多（Aigyptos），亦作阨入多，即埃及。

〔4〕巴鼻罗尼亚，即古代巴比伦王国（Babylonia）。

海国图志卷九十八

邵阳魏源补辑

地球天文合论三

玛吉士《地理备考》

《气论》曰：凡运动流行于地球四面者，名曰气。由地上升不过数十里而即止，去地近者厚而密，去地远者薄而稀。其为气视之莫见，抚之莫获，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故有轻重刚柔之殊，人物共所包罗，以通呼吸而延寿命。且又易于聚散，其散也则为热，其聚也则为冷。是以所受之热，愈炎而愈散；所受之冷，益寒而益聚，一散一聚，无不流动焉。夫何有是气哉？乃地上之山川人物、水火金石谷蔬草木等万物之所发者也。试以其重验之。比水约轻八百五十六倍；既有轻重，其包罗人物之外者应重，势必压伏难举。而人何以不觉其重？盖因所包罗者，上下周围均同，故人不觉也。譬如人入水底，何以不觉其重？若以身接飞泉下流，何以又觉其重？盖在水底者，上下周围，均为水所载，故虽重而不觉其重。其接飞泉下流者，水往下倾，身之上皆为水压；虽轻而仍觉其重也。又譬将手入桶水之中，不觉其重；若将桶开一孔泻水，以手承之，则手自被水压而往下。盖手在水中，

周围有水包之，故不觉其重。手在水下，惟有上流之水下压，故觉其重也。再譬如将海（沫）〔沬〕一团，以线系于大木桶之底，随后用水贮满桶内，海（沫）〔沬〕体质极软，而其上压之水，甚多且重，何以不能将海（沫）〔沬〕压损？盖海（沫）〔沬〕中已浸满水体，故外水虽多，乃周围包之，不能压损。况其体中所浸之水虽少，亦可敌外面之水也。气之理亦然，气比水尤轻，水既周围包罗，不觉其重；气亦周围包罗，所以尤不觉其重也。又气越厚密则越重，越薄稀则越轻。地方所在越高，则其气越薄稀而轻，越低则其气越厚密而重；是以人居地面则服其气，若去地远，则气力薄而不能保其生命也。曩者嘉庆年间，西域有人乘风球上升，去地约十四五里之远，其人即觉有耳聋者，有手痺者，又有受万种凄凉莫可明言者，诸各不同。倘若离地愈远，不知更作何状。可见人离地面，不可过于高远也。又气之轻重厚薄，各处各时皆不相同。故西域制造阴晴表以度量其轻重。再凡运动流行之物，皆有轻重之质；而气则除轻重外，犹有刚柔之性。其体质若有外力制之，可以由大而缩小。然其体质亦具有力，或去其外力之制，又可以舒小而复大也。譬如以皮气球将气装满，封固其口，人或以手按之，则气必收缩而曲敛，将手离开，则必舒放而复元。惟人手按之之际，但觉其气势腾起而拒手。若将气球掷地，势必跳跃。若非气有刚柔之力，何能如此？再其刚柔之力，有多寡之别。若按之力小，其腾起之势亦小；按之力大，其腾起之势亦大。且本性原有三等可见：一则虽按之不论几多年限，其力终始如一，并无消减。二则热之愈甚，其力愈大。三则若无阻隔抑压者，其舒而发散即弥漫无穷也。但气之厚密，各处不同，故欲定其离量非易。所以气之凝也，愈远于地面则愈薄焉。

《风论》曰：夫气既为运动流行之物，而其本性原寂静不动；

上下四旁，不偏不倚，常为均平。有一处失其均平之势，则周围之气皆因之而动，其动则为风。其成风之由：一则因热，一则因冷。热则令气发散，而此处较彼处尤为轻稀；冷则令气凝聚，而彼处比此处更重密。缘气动有迟、速之殊，故风起有和迅之别。屡次试验，尝见四刻之内，有行二三里者，有行百五六十里者。且风所以常变不定，皆因其由来使然。若其由来常如一辙，则风亦始终不变也。凡在海上驾舟之人，常见热道之间，周年东风，名曰不易之恒风。其故皆因日之类行，从东而西，将在下之气曝之使散，其气俟日过复凝，于是其气已散，则东方之气，从西流而弥缝之。故常随日俱西，流动不息，周而复始，所以恒变为东风也。又有言其处恒发东风者，因地球本体一日一周之故。盖地球每日由西而东旋转，其面上之气，自必流行其上，从东而西。如舟行逆水，或由西而东，其水过于舟身，必从东往西而流也。其风亦有时偶因他故，稍为变易。其故不一，今就南北二带之风言之。其风凡从一方而起，无甚变幻。其名为二带风者，乃由赤道至北约三十度，至南亦约三十度，南带北带之间所发者也。有三等之别其一名曰恒吹风，北方永从正东而起，惟在赤道上及去赤道或南或北二三度之处，虽恒吹东风，然亦稍有变异，不能永为一定也。其二名曰当令风；乃六个月一方而起，再六个月从相对之方而吹。其风凡转对方之际，每有烈风暴雨，雷电交作，乃春秋二分之时也。其三名曰海地微风；乃每日自子时至午时，则由地向海而吹；自午时至子时，则由海向地而吹。因其风微细，所吹不过二三十里即息，故也。

《雷电论》曰：雷者，空中闪电发烧之声也。其鸣为雷霆，又名霹雳；其光则为闪电，又名雷鞭。夫何以有是雷电哉？凡天气炎热从地面必有能然之气，如硝磺等之类发泄而上腾。至其气在

空中，积满之际，则然而化为雷电。故夏令居多，冬令甚鲜。至雷鸣之声，或云皆因于硝气迅然发泄所至。若云中无硝气，则惟有电掣而无雷鸣。又凡雷鸣必先闪电而后雷响；其鸣声长短，亦因有山应之，则其声悠长；若在谷中，其声更长。且巨声之大小疾缓，乃相离遥远，故先见其光，后闻其声也。其雷在热道一带时所恒有，若在赤道之上，则声愈洪巨，星宇舟车人物，无不震动。凡雷行纵衡不定，常于空中且进且退，往返回迴环，一时则千盘万旋不已。其所以致雷下降者，每因云积甚厚；倘一遇风，则吹散消灭而雷不鸣。凡塔顶之金铜等物，亦皆有吸雷下降之力。故凡雷鸣时，在高处较低处为尤多。再雷鸣之时，撞钟放炮皆属不宜。盖因钟炮之声，均能动气，恐气动而致雷下降也。又雷鸣时，所有硝磺火药等易然之物，必须藏匿，恐被雷火引著而轰击也。

《日月重见论》曰：日重见者，乃云上所形之日体也。皆由太阳之光，映射于浮云内，故人视之如别有一日也。凡日遇有重见，即有光环相随于后；且必有或雨或雪相继而下。日之重见有多寡不等，其二日尚为人所时见，然已觉其少，其三、四、五、六日则人罕见之。顺治十八年，波罗尼亚有同时见七日者，尤少之少也。月重见者，乃云上映照之月体，其数之多寡与日略同。其所重出之月，一时或旋绕于真月之外，一时或并列于真月之旁也。

《冰论》曰：冰者乃严寒所凝结之水也。夫水本流行之物，一凝则静而不动，其体坚实，必须剖之始开，击之方碎。且凝结之量，包涵甚大。试观贮水之器，往往被其鼓裂。凡石罅中若凝结充满，亦可裂开，而山或为之崩坠。凡寒冷至极，则凝结如山，距赤道数十度之处，见于海面者甚高且大，宛如岛屿，半浮水上，半

没水中。春初及谷雨时，人尚可近之，迨谷雨后，则无人敢近，恐其融化倾坠而被压也。近二极之处，虽大暑时亦不融化，所以南方离赤道六十八度，北方离赤道八十一度之处，恒为积冰所阻，不能越过。

《潮论》曰：潮者，乃海水之动，而不失其常也。每日十二时三刻四分，必有二次之消长。长足则渐消，消尽而复长。其长也则名曰上潮，其落也则名曰下潮。盖日月众星皆有吸水之力，视远近为微甚；而月尤近于地，是以地球月围所包之海水，凡在月正对之下者，势必被月吸起，故各处地方，月至当头，其处海水必然长高，其长则为上潮也。不惟月至当头为然，即月至下而天顶，其上而地球之处，亦如月在当头，仍为长潮。可见月至上面天顶，上面地球正对处长潮；而下而亦长。月至下而天顶，下而地球正对处长潮，而上面亦长。盖地球上下二面各处正对之水，其与月相离至近者，则月吸之甚力，其潮上起；其与月相离至(近)〔远〕[1]者，则月吸之不力，其潮下坠，势必相离于地球中心，而较周围各处之水逾高愈下，所以地球上下二而之水，各为增长。地球各处地方，凡距上下二顶各九十度之间者，其海水一上一下分流，势必消灭而并落，其落则为下潮也。又因月行于本道，每至一午线之上必经由二次，一则于上而，一则于下面，并须十二时三刻四分方能一周。是以四海之水，十二时三刻四分二次消长焉。夫潮每月朔望，定有两次消长，较平日为尤甚，名曰大潮。盖因朔乃日月相遇交会并在一处，其相吸之力更大；故地球上而甚高，而下而之潮，其坠亦甚大也。望乃日月相距间对列在两边，其所分吸之力亦大，故地球上面之潮较盛，而下面之潮其坠亦较甚也。其长既较平日甚大，而其落亦比平日尤低，理所必然也。又每月之内定有两次消长，较平日为尤小，名曰小潮。即在月之上

弦下弦。盖因二弦之时，日月相距九十度之远；若月与潮长之处，正对其落处，乃日正对之下；若日与潮长之处，正对其落处，乃月正对之下；其因月吸而落之水，又被日吸而长；其因日吸而落之水，又被月吸而长，故两分其水势。然月近于地，其吸力较大，日远于地，其吸力较小。故此时之潮虽长而不能大，因月吸之力，胜于日吸之力也。再大潮每年有二次，较各月尤大，小潮亦有二次，较各月尤小者，则在立春立秋之时，日近于地而吸力较大．所以潮之或长或落，较他月为尤甚。且潮之长落因乎月，时常与月相随；由西而东。是以每月于朔望而至一处午线之上，其处即为潮长；至次日则月迟三刻四分，方能再至午线上；而潮亦必须迟至三刻四分始能再长也。故凡各处十二时三刻四分之内，有二次之长落；六时一刻九分三十秒有一次之长落。凡知一处每日长潮落潮之时，以后每一日多加三刻四分，即明晓矣。然地球并非四面全水，故潮之长落，各处亦不能尽同。况且山峡洲岛阻束水势，所以同时之潮，又有或高或低，或大或小，或长落或不长落之别焉。

夫海水之动，前于《潮论》已为详释；此外尚有别动之端，其名曰流，而流之动，与潮之动回不相同，亦不相碍。皆因地球本体西向东旋，是以洋海之水，其流大抵由东面西，但为山峡洲岛阻隔，不能尽属顺流，故有分歧，或变为南向北流，北向南流，西向东流不等，然终归一派，仍西向而流也。总而言之，其各流甚急且大，常令舟行退回，十分险要。故驾舟之人，凡过其处，务宜预为防备，以免失落迟误之患。

《地震论》曰：地震者，乃地内硫磺各石类之然烧也。避之不得，亦莫知其动至何处。其为硫磺等各石类然烧而成者，已有实据可证。西域有勒美里者，将铁末硫磺与水三和匀，通共重三十

八斤，穴埋地中。越数日，竟致地面震动坟起，且有火焰发出。又乾隆二十年，布路亚国都地动倾覆之害，自古罕见。地缝中所出黑尘劫灰及有水翻滚，皆具硫磺气味。总之地中有温泉，及硫磺各矿，其处则必频频遭地震。因硫磺各石，其性不一，有相合者，有相反者。譬灰与水二性相反，若两相值，势必骤发。其在地中亦然，一遇聚合，即然烧爆发。若地窍宽阔，足以舒其所发之性，则无地动；倘地窍窄狭，不能舒其所发之性，其发必将周围摇动，然尽方息也。又地中有一窍然烧，而临近各窍，亦必被其殃。譬如火药，若有少许引线，则各处皆然。故凡地动一处，相离则数十里转瞬皆动也。又凡地中各窍既然，其上面周围之处，均为摇动。譬如以重物击壁之中心，其壁上下两旁周围，必皆震动。其体愈刚坚者，其震动愈远。再地动有因本处而震动他处者，有因他处而震动本处者。凡本处之动，上下摇动，其动也大。他处之动，两旁摇晃，其动也小。再凡地动之际，皆有声响，乃地中然烧，其气发散之音也。再凡地大震，必有各预兆于其先。或天边有黑云出现缓缓上腾，弥漫空中；或地上酷热，上腾之气，被其散漫，而大风暴发；或天气极热，微风不动，万物烦燥。故凡风暴地震，必先有异兆。即天地寂静，万籁无声，而树木无风自动，此皆灾变之将至也。

《火山论》曰：火山者，乃地中之火，由此发窍而出之路也。其穴口所吐者，并有浮石、温石等，随火发出，上为黑烟，灰烬渣滓，腾空如浓云，俯不见日。其火山高低不等，其低者则火由穴口发出，高者则山旁绽裂，火由缝出。其山中喷出之石灰浆水等，则低者常多，高者常罕。总计天下之火山，现有火出者，大小共六十八处；其在洲上者二十有八，其在岛中者四十。今已无火，其形仍旧者，大、小共九十二处；其在洲上者四十有五，其

在岛中者四十有七。后释其地，再为注明。

【注】

〔1〕原作“近”，据甘本改为“远”。

海国图志卷九十九

邵阳魏源补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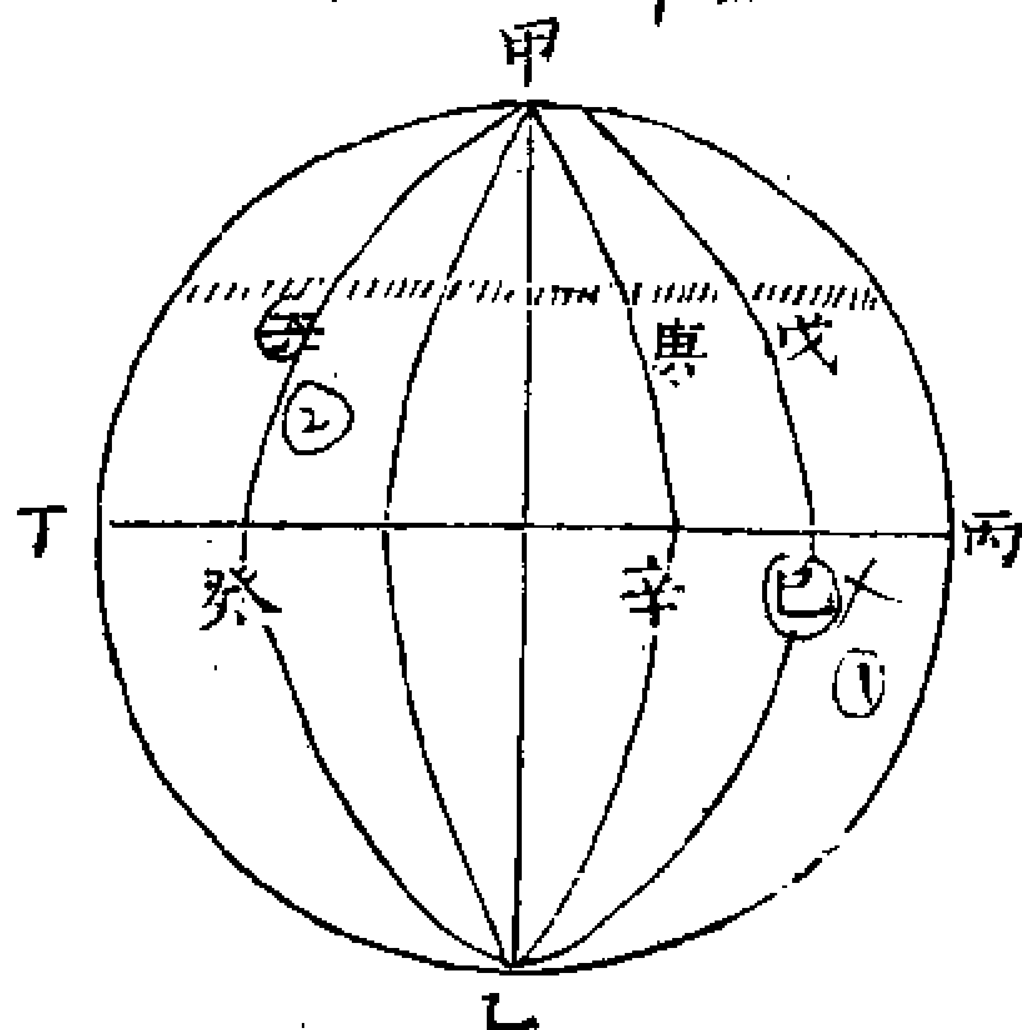
地球天文合论四西洋玛吉士撰

纬经二度论

古之人以地体为平坦，东西之相距，较南北甚宽，故立纬线以量二极相离之远近，立经线以量东西相距之长短；其纬度则从二极算起，其经度则从铁岛算起。盖以为画铁岛地方之午线，即至西最中之午线也。迨后人考查详明，深悉地球之形体，而欲准定地面各处之所在，仍用纬经二线之法。其法先以地球分为一百八十段，每段横画一圈，宽一度，均与赤道周围相平。在赤道之北者九十圈，南者亦九十圈。其圈则为平行线，其度则名曰纬度，每一度六十分，每一分六十（杪）〔秒〕。又以赤道于地球上分为三百六十格，每格直画一圈，宽一度，均达南北二极，与赤道相搭为直角，其三百六十度分为两半，不拘从何圈算起，往东一百八十度，往西亦一百八十度，至背面相对之处而止。其圈则为午线，其度则名曰经度也。每度数亦与纬度相同，则地球之上，各处皆有平行线，与午线相搭而各处之地位，居于何度，相离若（于）〔干〕，无不了然。是以欲知何所，只观其居于地球南北第几平行线与午线相搭之处，即可明矣。今凡论地纬者，乃一处之相

距于赤道也。凡论地经者，乃一处之午线，相距于第一午线也。其纬度在于午线上计算，从赤道而起，往北九十度，往南九十度。其在北者则曰北纬度，在南者则曰南纬度。地愈近于极，则其纬数愈多；愈近于赤道，则其纬数愈少。各处之纬数，至多不能越九十度，盖赤道之离二极也，亦各九十度；午线由赤道至于极，亦各九十度也。其经度在赤道上计算，从第一午线而起，往东一百八十度，往西一百八十度。其在东者则曰东经度，其在西者则曰西经度。其定立午线之首，前款已为详明。其纬度因地球二极处形扁，相离稍有差别，然甚觉微细，为数无几。故诸察地理者一例计算，未曾区别也。但其经度之数有长短之别，与纬度不同，盖因地球体圆，自赤道南北两分而前，渐近于二极，其平行线渐觉圈小，而其午线之相离亦渐窄，尽于枢纽之处。故离赤道六十度之处，其经度较之在赤道上者，不过一半。所以午线相离之至远者，在赤道上，而经度之至长者，亦在赤道上也。故各处之经度，凡论远近；总应归赤道上计算也。其经线可以按度数而算，亦可以按时刻而算。按度数而算，则每一度分为六十分，每一分分为六十秒；按时刻而算，则每十五度作为四刻，每一度作为四分。又每十五度有迟早一点钟之差别，在东者迟四刻，在西者早四刻。盖日之类行由东而西，先过东边之地方，后过西边之地方。所以东边得日在先，西边得日在后。及至在西者方届其时，而在东者已越其时矣。故东迟西早，每十五度有一点钟之差。譬如京师时届午正，以东十五度之处则已交未初，以西十五度之处，则尚系午初。再东再西，总以十五度为限，按此类推。即可知其时刻也。今绘纬经二度图于后以备览。

經緯二度圖



丙丁一线为赤道。譬如戊字为一处地方，其纬度即从（巳）〔巳〕至戊之线，其經度如以甲癸乙一圈为第一午线，从癸至（巳）〔己〕即其經度也。若庚字为一处地方，其纬度即从辛至庚之线，其經度即从癸至辛也。如辛字为一处地方，则无纬度，因其在赤道上，其經度亦从癸至辛也。如癸字为一处地方，则纬经二度皆无。盖因其在赤道上故无纬度，在第一午线上故无經度也。

以上所论，以类推可见。其一，凡居于赤道上之处，不见纬度，盖纬度从赤道起算，直至二极，必须离开赤道，或往南往北，一秒半秒，方有可计算。凡居于第一午线上之处，不见经度。盖经度从第一午线起算，直至东西，必须离开第一午线，或往东往西，一秒半秒，方有可计算。所以若居于第一午线与赤道交会之处者，纬经二度皆不见，其理亦然。其二，凡同居一午线之上者，或南或北于赤道相距同远，则彼此纬数相同，时刻不异。但因其所居南北不同方，故彼此有昼夜长短之别。譬如在南者昼五十二刻，夜四十四刻，是（画）〔昼〕长夜短也；在北者则昼四十四刻，夜五十二刻，是昼短夜长也。若北方昼长夜短，则南方必昼短夜长，此理之所必然也。推之四季，亦彼此相反。在南者时届春令，在北者则为秋令；在南者时届夏令，在北者则为冬令。若北方春令，则南方秋令，北方夏令，则南方冬令。盖其所居同线而异方，故纬数相同，时刻相等，而昼夜则相异，四季则相反也。其三，凡居两而相对一午线之上者，或在南或在北，彼此于赤道相距同远，则纬度相同，方位各异。但因其所居东西相对，故彼此有子午正对之差。譬如在东者时交午正，在西者则届子正；若东方子正，则西方必午正。然其昼夜之长短相等，四季之时令相同。盖因彼此所距于赤道同远，故纬度之数目不异也。

再各平行线，因离于赤道渐远，其圈渐小；每度数目，虽仍为六十分，每分六十（杪）〔秒〕，每（杪）〔秒〕六十微。然较之赤道上者，则逾远愈为短少，至二极之处而尽。故将各平行线较赤道，只有若干之数目算明，画图开列于后，以备査阅。

平行线	分	秒	微
第一	五十九	五十九	二十四

平　行　线	分	秒	微
第二	五十九	五十七	三十六
第三	五十九	五十五	一十二
第四	五十九	五十一	三十六
第五	五十九	四十六	一十二
第六	五十九	四十	一十二
第七	五十九	三十三	三十六
第八	五十九	二十五	一十二
第九	五十九	一十五	三十六
第十	五十九	四	四十八
第十一	五十八	五十三	二十四
第十二	五十八	四十	四十八
第十三	五十八	二十七	三十六
第十四	五十八	一十三	一十二
第十五	五十七	五十七	○
第十六	五十七	四十	一十二
第十七	五十七	二十二	四十八
第十八	五十七	三	三十六
第十九	五十六	四十三	四十八
第二十	五十六	二十二	四十八
二十一	五十六	○	三十六
二十二	五十五	三十七	四十八
二十三	五十五	一十三	四十八
二十四	五十四	四十八	六
二十五	五十四	二十二	四十八
二十六	五十三	五十五	四十八
二十七	五十三	二十七	三十六
二十八	五十二	五十八	一十二

平行线	分	秒	微
二十九	五十二	二十八	四十八
三十	五十一	五十七	三十六
三十一	五十一	二十五	四十八
三十二	五十	五十二	四十八
三十三	五十	一十九	一十二
三十四	四十九	四十四	二十四
三十五	四十九	九	〇
三十六	四十八	三十二	二十四
三十七	四十七	五十五	二
三十八	四十七	一十六	四十八
三十九	四十六	三十七	一十二
四十	四十五	五十七	三十六
四十一	四十五	一十六	四十八
四十二	四十四	三十一	一十二
四十三	四十三	五十二	四十八
四十四	四十三	九	一十二
四十五	四十二	二十五	四十八
四十六	四十一	四十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	五十五	一十二
四十八	四十	九	〇
四十九	三十九	二十一	三十六
五十	三十八	三十四	一十二
五十一	三十七	四十三	四十八
五十二	三十六	五十六	二十四
五十三	三十六	六	三十六
五十四	三十五	一十五	三十六
五十五	三十四	二十四	三十六

平　行　线	分	秒	微
五十六	三十三	三十三	○
五十七	三十二	四十	一十二
五十八	三十一	四十七	二十四
五十九	三十	五十	○
六十	三十	○	○
六十一	二十九	五	二十四
六十二	二十八	一十	一十二
六十三	二十七	一十四	二十四
六十四	二十六	一十八	○
六十五	二十五	二十一	三十六
六十六	二十四	二十四	三十六
六十七	二十三	二十七	○
六十八	二十二	二十八	四十八
六十九	二十一	三十	三十六
七十	二十	三十一	一十二
七十一	一十九	三十二	二十四
七十二	一十八	三十三	○
七十三	一十七	三十二	二十四
七十四	一十六	三十一	四十八
七十五	一十五	三十一	一十二
七十六	一十四	三十	三十六
七十七	一十三	三十	○
七十八	一十二	二十八	四十八
七十九	一十一	二十七	○
八十	一十	二十五	一十二
八十一	九	二十二	四十八
八十二	八	二十一	○

平行线	分	秒	微
八十三	七	一十九	一十二
八十四	六	一十六	四十八
八十五	五	一十三	四十八
八十六	四	一十	四十八
八十七	三	八	二十四
八十八	二	五	二十四
八十九	一	三	〇
九十	尽	〇	〇

地球时刻道论

古之察地理者，曾以地球分为五道；乃热道一段，寒道温道各二段。外又以六十道分之，而宽狭不一。南北二方各三十段，名之曰时刻道，其故有二焉。一则指明各地彼此相去之远近，二则辨明各地昼夜时刻之长短。但欲指明地球各处之所在，或南或北，或东或西，纬经二度，既已绘定详明，而各处所在，必能洞悉胸中，斯能不迷于所视。顾后世之察地理者，未尝多用其法，以指示各处所在，故仍论之。夫时刻道者，乃地球一段地方间于二横圈之中者也。凡居每道上之人，其时较于相挨道上者之时，有二刻之差别，又有一月之差别，盖屡试屡验。凡居于赤道上之处，昼夜均平，日则六时，夜则六时。若所居相距赤道者，凡日之类行，越于春秋分处，愈近夏至之处，昼则渐长，夜则渐短，日至其处而止；愈近冬至之处，昼则渐短，夜则渐长，日亦至其处而止。且其昼夜之度，时刻之数，愈离于赤道，或南或北，则逐道愈渐加增。甚至南北二环线之处，其昼之长者，竟增至十二时之多；再

由二环线至二枢纽之处，竟增至六个月之久，有昼无夜，皆为白日。是以按时刻之差别若干即分地球为若干道。自赤道起至日长六时二刻之处，横画一圈为第一道。自一道起至日长六时四刻之处，又横画一圈为第二道。因此每于多二刻差别之处，即画一圈至二环线之处。日则长至九十六刻，圈则共画二十四道。又自二环线起，至二枢纽之处，日长则逐月加增。所以由环线至日长一个月之处，横画一圈；由日长一个月之处，至日长两个月之处，又横画一圈。因此每于多一个月差别之处，即画一圈。至二枢纽之处，日则长至六个月，圈则共画六道。从此可见由赤道至环线共有二十四道，每道递增二刻。由环线至枢纽共有六道，每道递增一个月。南北相同，每方三十道，统计六十道。再二刻之道，离赤道愈远，其道愈窄，一个月之道，离环线愈远，其道愈宽。今将各道离赤道若干，宽窄度数，日长时刻，开列于后，以备便览。但其所论之月，因中华与西域之月数不同，且在北方者多一日，在南方者少一日，故改为按日而计也。

地球时刻表

赤道上　　周岁　　日长六时

第一道 离赤道八度三十四分 道宽八度三十四分 日至长六时二刻

第二道 离赤道十六度四十三分 道宽八度九分 日至长六时四刻

第三道 离赤道二十四度十分 道宽七度二十七分 日至长六时六刻

第四道 离赤道三十度四十六分 道宽六度三十六分 日至长七时

第五道 离赤道三十六度二十八分 道宽五度四十二分 日至长七时二刻

第六道 离赤道四十一度二十一分 道宽四度五十三分 日至长七时

四刻

第七道 离赤道四十五度二十九分 道宽四度八分 日至长七时六刻

第八道 离赤道四十八度五十九分 道宽三度三十分 日至长八时

第九道 离赤道五十一度五十七分 道宽二度五十八分 日至长八时二刻

第十道 离赤道五十四度二十八分 道宽二度三十一分 日至长八时四刻

十一道 离赤道五十六度三十六分 道宽二度八分 日至长八时六刻

十二道 离赤道五十八度二十五分 道宽一度四十九分 日至长九时

十三道 离赤道五十九度五十七分 道宽一度三十二分 日至长九时二刻

十四道 离赤道六十一度十六分 道宽一度十九分 日至长九时四刻

十五道 离赤道六十二度二十四分 道宽一度八分 日至长九时六刻

十六道 离赤道六十三度二十分 道宽五十六分 日至长十时

十七道 离赤道六十四度八分 道宽四十八分 日至长十时二刻

十八道 离赤道六十四度四十八分 道宽四十分 日至长（四）〔十〕[3]时（二）〔四〕[4]刻

十九道 离赤道六十五度二十分 道宽三十二分 日至长十时六刻

二十道 离赤道六十五度四十六分 道宽二十六分 日至长十一时

二十一道 离赤道六十六度六分 道宽二十分 日至长十一时二刻

二十二道 离赤道六十六度二十分 道宽十四分 日至长十一时四刻

二十三道 离赤道六十六度二十八分 道宽八分 日至长十一时六刻

二十四道 离赤道六十六度三十二分 道宽四分 日至长十二时

二十五道 离赤道六十七度二十三分 道宽五十一分 日至长北方三十一日南方三十日

二十六道 离赤道六十九度五十分 道宽二度二十七分 日至长北方

六十二日南方六十日

二十七道 离赤道七十三度三十九分 道宽三度四十九分 日至长北方九十三日南方八十九日

二十八道 离赤道七十八度三十一分 道宽四度五十二分 日至长北方（二）〔一〕[6]百（一）〔二〕[7]十四日南方一百二十日

二十九道 离赤道八十四度五分 道宽五度三十四分 日至长北方一百五十六日南方一百五十日

三十道 离赤道九十度 道宽五度五十五分 日至长北方一百八十八日南方一百七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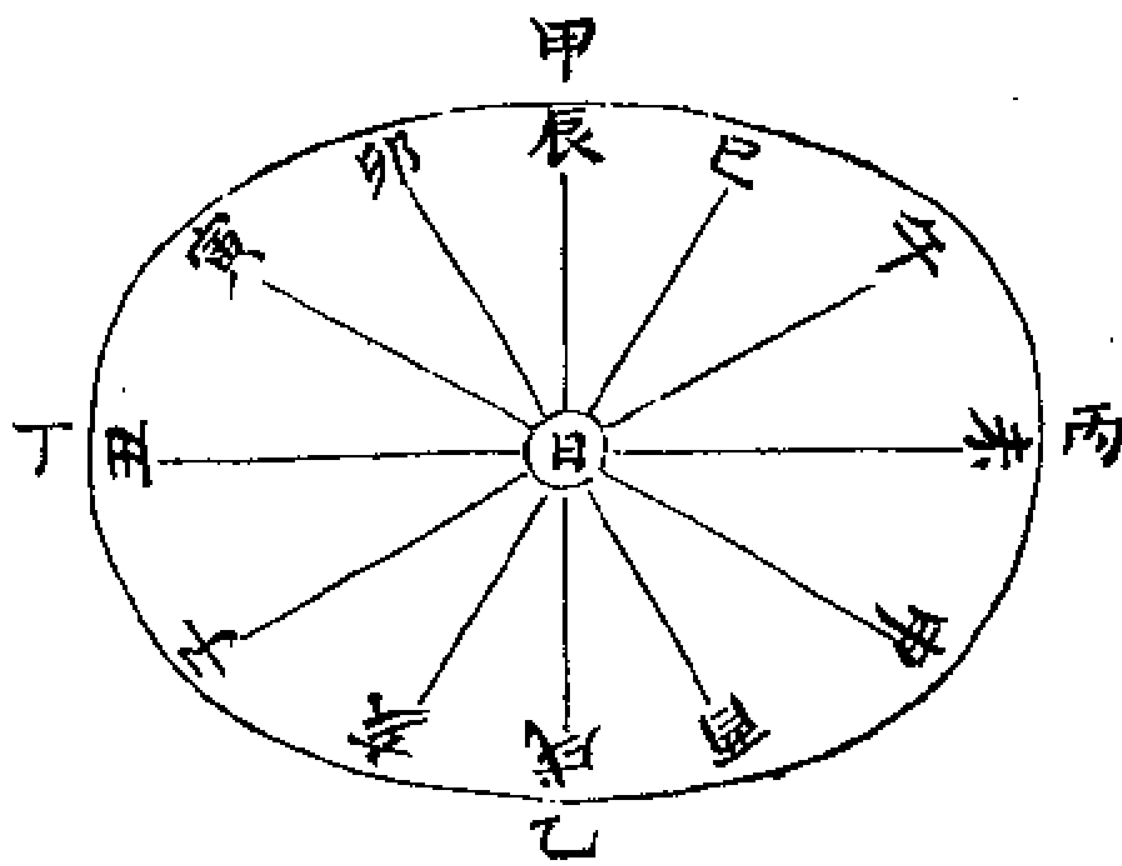
辨四季寒暑论

前地球循环款内，已论地球本体之转有二：一则日周，一则年周。日周者，本体之周而复始也。昼夜运动，西向东旋，随旋随升。年周者，旋于日外之周而复始也。因其随旋随升，尽历十二宫位，是以有四季之分，寒暑之别也。今将四季寒暑之故，特为详明。夫地球循环日外之道，乃黄道中线也。其南北二极，与天之南北二极，常为直对相应。虽运行不息，其二极所指永不更移。盖因其轴若于黄道直竖，则地球周围循环，日光常居赤道，其二极总无近远之别，而日之光照，终年南北相同。既同何能有四季寒暑之别？其轴若于黄道平横，则地球周围循环，日光一时居于赤道，一时在北极顶上，一时在南极顶上，所有地上各午线之处，无不络绎而（偏）〔遍〕[5]照，虽其处不无四季寒暑，但日体出乎二带之外，何能有夏冬二至也。只因其轴于黄道略为偏斜，有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之锐角；故地球周围循环，有时北极近日，而南极则远于日；有时南极近日，而北极则远于日；有时赤道与日

相对。凡至二极近日，故有夏冬二季；赤道与日相对，故有春秋二季也。盖地球在春分之黄道，与赤道交会处，其二极同距日远，而所受日光照临，二方相同，故北方温和，南方凉爽。在北者则为春，在南者则为秋。若离春分之处，向北而往，则北方之天气，渐渐变为暑热，是由春而夏；南方之天气渐渐变为寒冷，是由秋而冬也。地球在夏至之黄道与北带相连处，其北极近于日，南极远于日，而所受日光照临，二方相异，故北热而南冷。在北者则为夏，在南者则为冬。若离夏至之处向南而旋，则北方之天气渐渐变为凉爽，是由夏而秋，南方之天气，渐渐变为温和，是由冬而春也。地球在秋分之黄道与赤道交会处，其二极亦同，距日远而所受日光照临二方相同，故北方凉爽，南方温和；在北者则为秋，在南者则为春。若离秋分之处，向南而往，则北方之天气渐渐变为寒冷，是由秋而冬；南方之天气渐渐变为暑热，是由春而夏也。地球在冬至之黄道与南带相连处，其南极近于日，北极远于日，而所受日光照临二方相异，故南热而北冷，在南者则为夏，在北者则为冬。若离冬至之处，向北而旋，则北方之天气渐渐变为温和；是由冬而春，南方之天气渐渐变为凉爽，是由夏而秋也。由此类推，而各道日之长短差别，益可以明悉矣。今画此地球，循环日外，并四季寒暑二图于后，以便备览。

甲乙丙（子）〔丁〕[8]一圈乃地行本道也，其式如卵形；四方距日有远近之别，前已解释。兹绘图置日于其中者，以明地行各宫之节气，并四季之时令也。夫地之本道，分为十二段，每段应一宫，自乙字处起，是为第一段，乃戌宫；从右递数第二段，则为酉宫；第三段，则为申宫；第四段，则为未宫；第五段，则为午宫；第六段，则为（巳）〔巳〕宫；第七段，则为辰宫；第八段，则为卯宫；第九段，则为寅宫；第十段，则为丑宫；第十一段，则

地球循環日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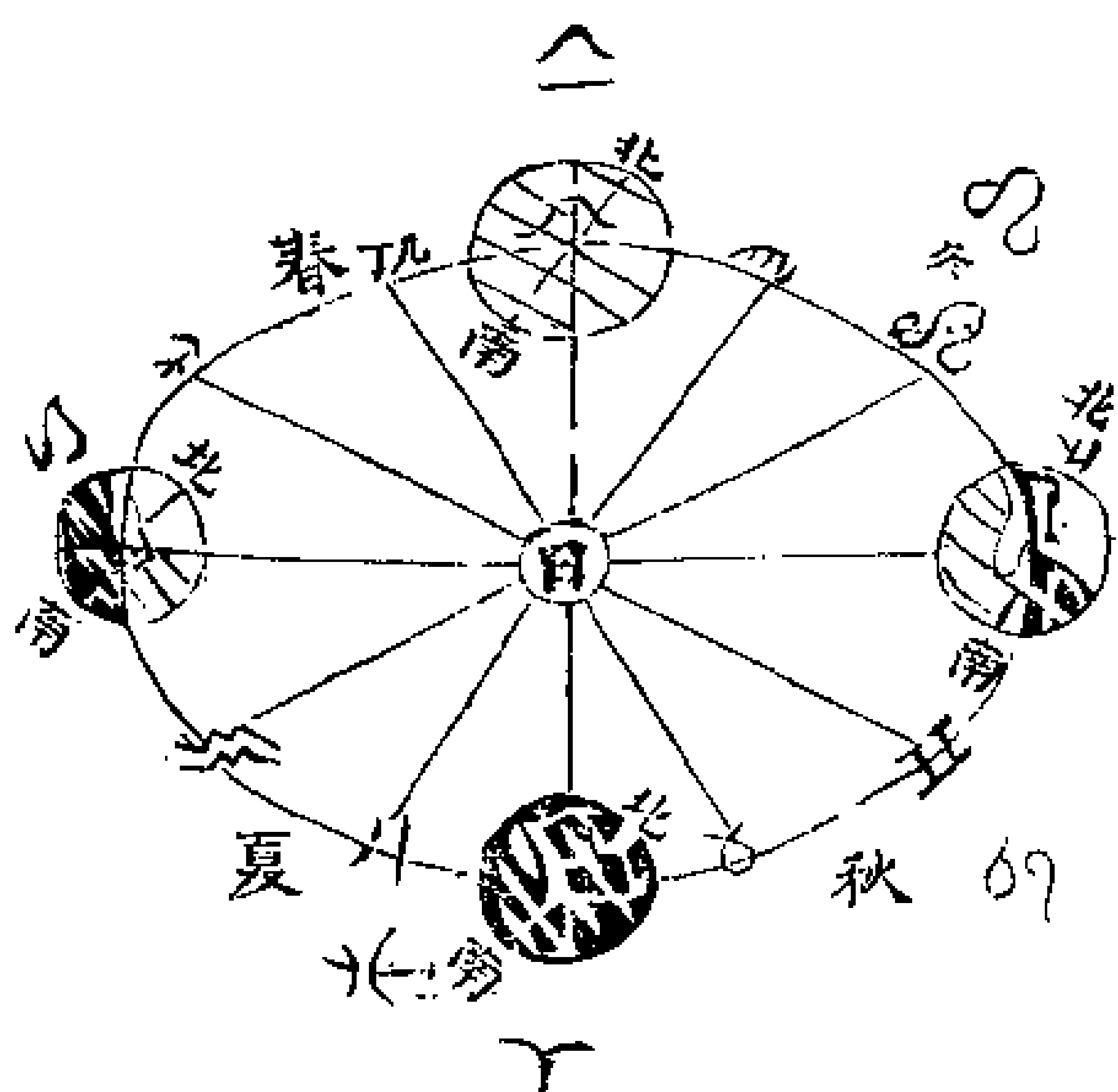


为子宫；第十二段，则为亥宫也。地行每约一月之期则过一宫，春分之时，地入辰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戌宫；谷雨之时，地入卯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酉宫；小满之时地入寅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申宫；夏至之时地入丑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未宫；大暑之时地入子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午宫；处暑之时地入亥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已）〔巳〕宫；秋分之时地入戌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辰宫；霜降之时地入酉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卯宫；小雪之时地入申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寅宫；冬至之时地入未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丑宫；大寒之时地入午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子宫；雨水之时地入巳宫，地上之人观日如进亥宫也。

地球循环本道已为解释详明，今将地入每宫四季寒暑之别，绘图于后备览。

黄道上四球，乃地球也。各球上北字乃为北极，南字乃为南极，中通一线为地之轴。与黄道相搭为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之锐角；周围循环，二极定向，永不更移。各地球上白色者，乃向日之半边；黑色者乃背日之半边。本体之转，虽一日周而复始。然向于日者，总是半边。凡地在辰宫，人则见日如在戌宫，乃北方春分之时，南方秋分之时也。地之赤道与日正对南北二极相距同远，受日光照临，二方相同，故北方温和，南方凉爽。各处从赤道两分，或往北，或往南，太阳卯正而出，酉正而没，昼夜尽为均平，日终六时，夜间六时也。自辰宫行至丑宫，人则见日如在未宫，乃北方夏至之时，南方冬至之时也。北极近于日，南极远于日，北方受日光直照则热，南方得日光斜射故冷；北方各处从赤道往北见日者多，则昼长夜短。按各处时刻道，自六时增至六月。南方各处从赤道往南见日者少，则昼短夜长，亦按各处时刻道，自六时增至六月也。自丑宫行至戌宫，人则见日如在辰宫，乃北方秋

四季寒暑圖



分之时，南方春分之时也。地之赤道与日再为正对，南北二极相距同远，受日光照临二方亦相同，故北方凉爽，南方温和。各处从赤道两分，或往北或往南，太阳亦卯正而出，酉正而没，昼夜尽为均平。日终六时，夜间六时也。自戌宫行至未宫，人则见日如在丑宫，乃北方冬至之时，南方夏至之时也。南极近于日，北极远于日，南方受日光直照则热，北方得日光斜射故冷。南方各处从赤道往南见日者多，则昼长夜短，按各处时刻道，自六时增至六月。北方各处从赤道往北见日者少，则昼短夜长，亦按各处时刻道，自六时增至六月也。自未宫行至辰宫，人则见日如在戌宫，乃北方又春分之时，南方又秋分之时。此十二宫一周之始终，四季循环之次序也。

【注】

〔1〕原作“巳”，按甘本改为“己”。

〔2〕原作“丑”，按甘本改为“壬”。

〔3〕原作“四”，按甘本改为“十”。

〔4〕原作“二”，按甘本改为“四”。

〔5〕原作“偏”，按甘本改为“遍”。

〔6〕原作“二”，按甘本改为“一”。

〔7〕原作“一”，按甘本改为“二”。

〔8〕原作“子”，按甘本改为“丁”。

海国图志卷一百

邵阳魏源补辑

地球天文合论五

平安通书论天地美理驾国人培端撰

天自恒星外，其周太阳之各行星则有可计焉。绘图于后，以俟观天文者，考而知也。居中为日，周日第一道曰水星，其广大较地八分之一，凡八十八日限，周日一转第二道曰金星，其广大约与地均，凡二百二十五日限，周日一转，第三道曰地球，即人所居者是，凡三百六十五日二时七刻零，周日一转。其南北极枢纽不离其处，而东西，则每一昼夜一易转，有一太阴旋绕即月也。有《月道图》、《朔望晦明图》附。第四道曰火星，较地略小，凡六百八十七日限，周日一转。第五道曰花女星，凡一千一百九十三日限，周日一转。第六道曰火女，即陆星，凡一千三百二十五日限，周日一转。第七道曰虹女星，凡一千三百四十二日限，周日一转。第八道曰海女星，凡一千三百四十六日限，周日一转。第九道曰酒女星，凡一千三百八十日限，周日一转。第十道曰义女星，凡一千五百十一日限，周日一转。第十一道曰天后，即巧星，凡一千五百九十四日限，周日一转。第十二道曰谷女，即威星，凡一千六百八十一日限，周日一转。第十三道曰武女，即焰星，凡

一千六百八十七日限，周日一转。自五道至此，凡九星，较水星更小，古人未尝寻见。今用大千里镜窥其形多棱角，虽各异其道，而有相交之际；或曩为一星而分裂之，未可知也。第十四道曰木星，广大百倍于地，凡四千三百三日限，周日一转。有四大阴旋绕。第十五道曰土星，即铅星，其象与众星殊，外有长圆圈如带，较金星略小，凡一万零七百五十九日限，周日一转，有八太阴旋绕。第十六道曰天星，又较小于土星，凡三万零六百八十七日限，周日一转，有六太阴旋绕。第十七道曰海王星，亦是新寻见者，较天星略小，而大于地数十倍，凡六万零一百二十七日，周日一转。曾于寻得之时，已一见太阴旋转，然细思此星离日已远，又大于地球，必非一太阴所能偏照，俟再谛观以告同人。若彗星圈道长圆竟天，其辽远未易厘定，有时见其光下垂者，人谓之尾云。夫诸星行皆随日转，或迟或速，而日亦二十五昼夜零为之一转，果谁系之而谁运之者？鸣呼仰观之下，使吾愈不能忘于真神创造之德矣。

附大小远近喻

试以一直径二尺大之圆物作日观，悬垂于大片空地上。水星之小比如芥子，离（星）〔日〕作八丈二尺；金星比如大豆，离日作十四丈二尺。地球之大同于金星，离日作二十二丈五尺。火星又小于地球，比如粒黍，离日作三十二丈七尺。火木之间九星，譬更小而如沙，离日作五六十丈不齐。木星最大，拟之以桔，离日作一百三十二丈。土星较小如中桔，离日作二百十一丈零。天星较小，比如梅子，离日作三百九十六丈。海王星略大，比如小桃然，离日作六百六十丈。然执此以喻，犹未必肖。况以片楮而绘

星十七道，亦只以仿佛其痕迹，而岂能量天之高星辰之远哉？

日晷图说

凡欲定时，先将指南针定明南北向，(乎)〔平〕铺日晷图；又将三角尖版一块，大小如式，以尖角向南，底角向北，竖在午线上，不使有偏倚斜侧，放置日中；如正午时，则版全无影余视版影所射，便识何时矣。苟有好之者，务必选空阔片地，使日光自朝至暮常见者，置一石磴，上用细石照式，刻阔狭时辰线，毋失分毫，定南北向置磴上。又用照式三角尖铜版一，粘置午线中，可时时阅之，岂不便于作事乎？

按日晷与自鸣钟，略有迟速，详见时刻论与安息日期注。故凡定时者，亦须用加减活法，致日晷所指之时，与钟所指之时，两相吻合。

附月道图说

居中为日，日外大圈为地周日行之黄道，其绕黄道作运圈者，为月绕地行之道。自每年正月朔推至十二月晦，其于黄道一周。稍有不及，是名岁差，差至一月，则必置闰。《书》云：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正谓此也。

日月蚀图说图见后

日月之蚀，说如聚讼；不知日月未尝或缺，特居地面之人，有时或不见日月光耳。盖月小地大，月被地吸，故其轨道绕地而行；

行与日各边相对，中隔地球，则日光不及月，而月暗无光，是为月蚀，如第一图。是地影掩月，有远近之分，月蚀即有多少之别；或正人或旁人地影，如第二图。是月与日同边，日被月掩，则日蚀。月离地近，则见日蚀多，离地远，则见日蚀少，如第三图。是有时日月虽同边，而不相对掩，则日不蚀。日月虽各边，而中隔之地球；或上下不等，则地影不掩月，而月亦不蚀。细究此理，乃有一定。按今年正月初一子时日蚀，为西洋二月初一午时，奥大利亚[1]与亚非利加之大龙山[2]等皆见，中华不见。西洋七月十三子时月蚀十分之七，卯时复圆，为中华六月十五酉正。中华月未上，故又不见。欧罗巴、北亚美理驾[3]与亚非利加之北皆见。又西洋七月廿八卯正日蚀，为中华七月初一戌正时，中华日落已久，故又不见。盖日月之蚀，每年皆有。但各国有见有不见，即所见处，时辰分秒亦不同。考天文者，谅不以见不见为疑也。若咸丰二年十一月初一之日蚀，则中华见而西洋不见。欲详其说，以俟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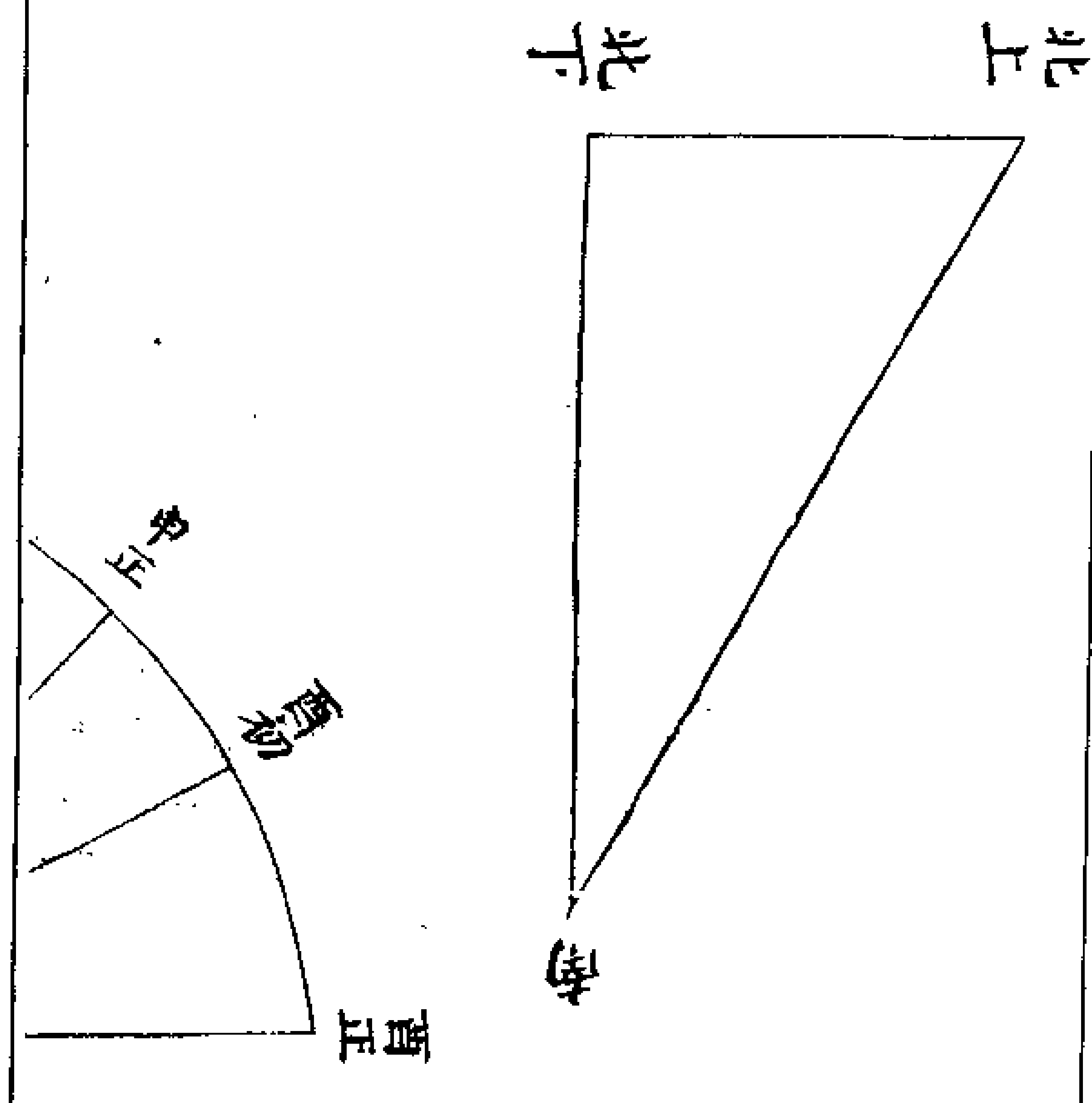
四时节气图说图后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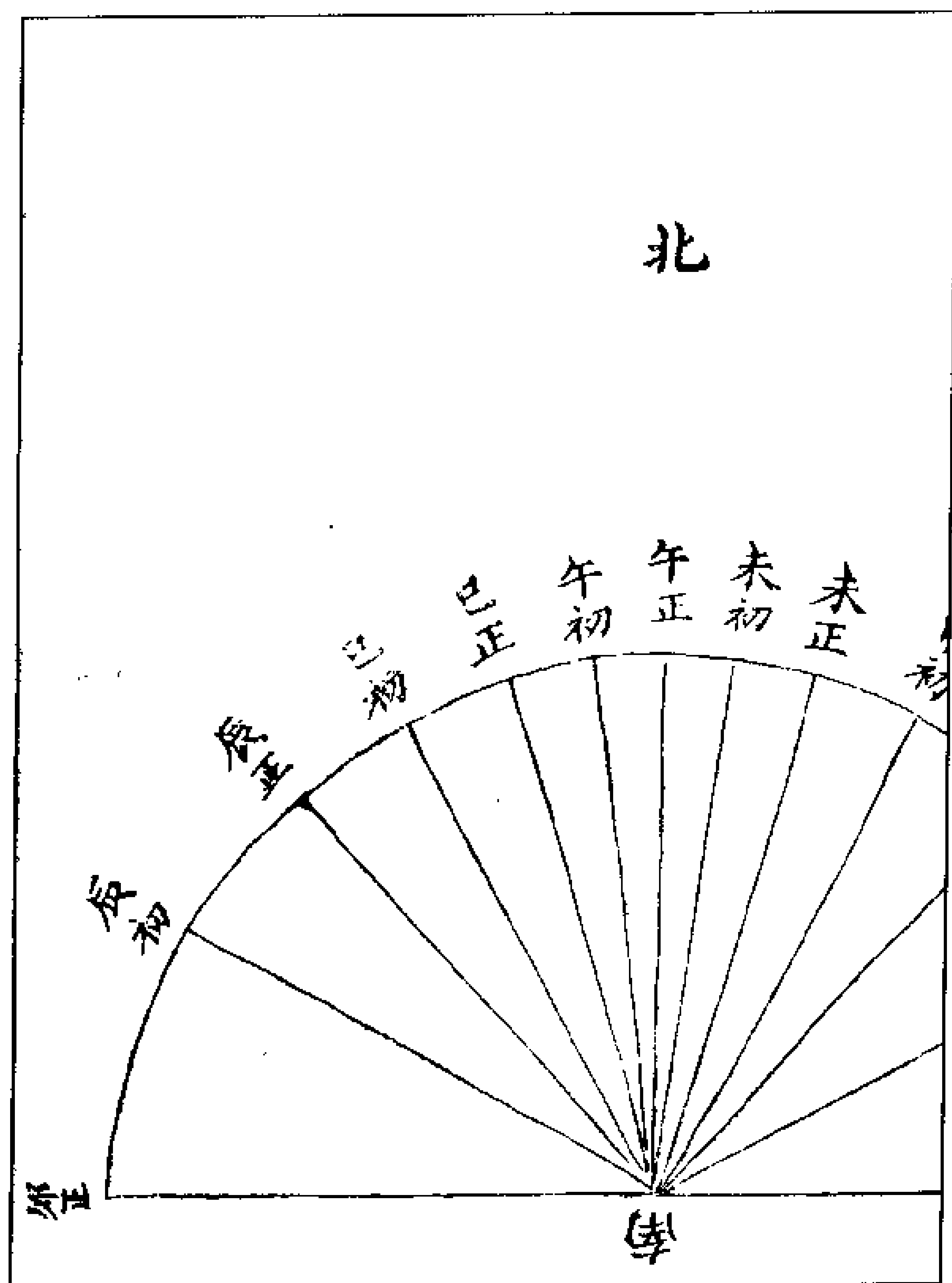
世人皆见日有出人，不知非日之出人，乃地球运动故耳。人之居地面者，不自知地之动，而反以为日之或升或落。譬如人坐行船，只见岸上之山，直趋向后，山岂有动乎哉？今绘图于后，使考天文者览焉。地球以两极为枢纽，每十二时一旋转为昼夜；地面向日处为昼，背日处即为夜。中华日方中，而吾美理驾国乃为夜半，于此可证。且其由黄道而行，则十二月一周为一岁。其周行之道，譬将竹管用刀斜截，日在管之央，地向竹管斜截处上下周行，故冬至地行高处，见日反低，日短夜长，夏至地行低处，见

日反高，日长夜短。南北各反，是春分秋分。地行中间，与日不相上下，故昼夜相并。若说地行之道常平，则与日当常并，非惟昼夜常无长短，而冬夏亦不成矣。此四时节气，由于地球运动而成之说也。其又有六个月见日不落，时常为昼；六个月见日不出，时常如夜，此则近北极处有然，须究地球合参天文方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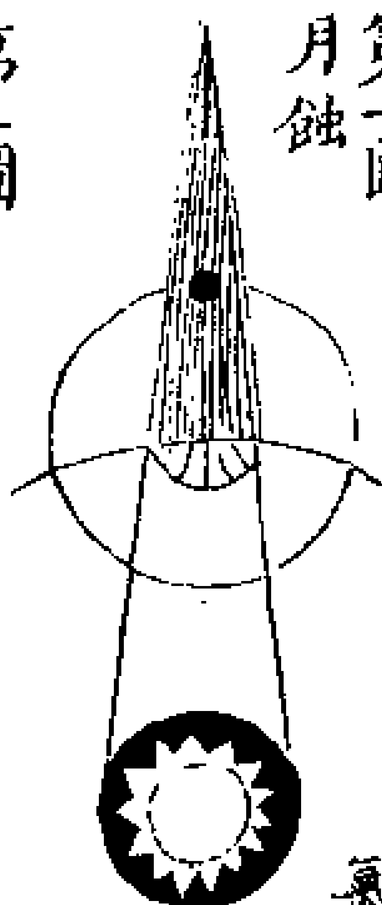
时刻论图见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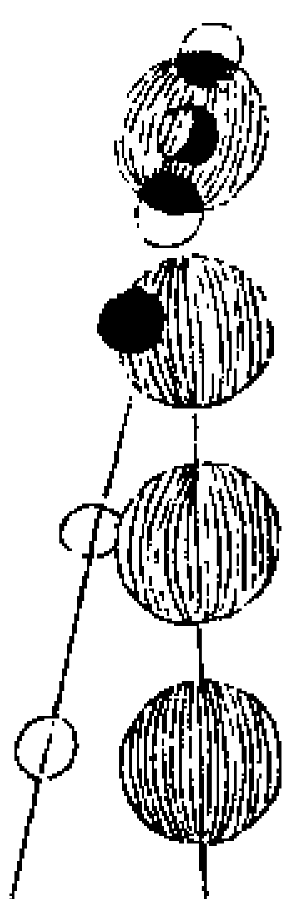
《通书》，日出人时刻，悉照自鸣钟。第恐无钟（镖）〔表〕处，难以家喻户晓。故今只取日晷定时刻；而又虑地球环日周行势有高低，则人见日之出人有迟速。故仍以无迟速之钟（镖）〔表〕，以较日之迟速，分注于每七日下。此《书》所云日出人时刻，只就中国宁波府而言。宁波北极出地为二十九度五十五分，其距宁波而东至舟山，距宁波而西如江西之彭泽、九江，安徽之歙县、休宁、祁门，湖北之兴国、嘉鱼等处，其北极出地同约三十度者，亦可通用。若偏南偏北，则须别算。且书中所言日之出人，乃以地平线当日之中，若日未出而先见其光，与日已人而仍见其光，是名斜影。另绘二图于后：第一图，譬如以一洋银放置在浅铅盘内，稍近此边，人目所视，只见彼边之空处。将水倾人满盘，而洋银之影，忽斜在彼边，为人全见矣。日之出人，其光被天空气升降，而人在地平上，见其斜影亦然，观第二图便可了然。甲位直视东方为地平线，乙圈为天空气。人在甲位视东方，只见戊位，早晨日出丙，日光直射宜在丁，被乙圈天空气纳人甲位，则人从己视去，日光方在丙，而其斜影恰已在戊位。人在甲位视西方，其日人之斜影，亦可如是相推。故以时刻而言，日出时须扣除二分算，日人时又须加二分算，乃为有定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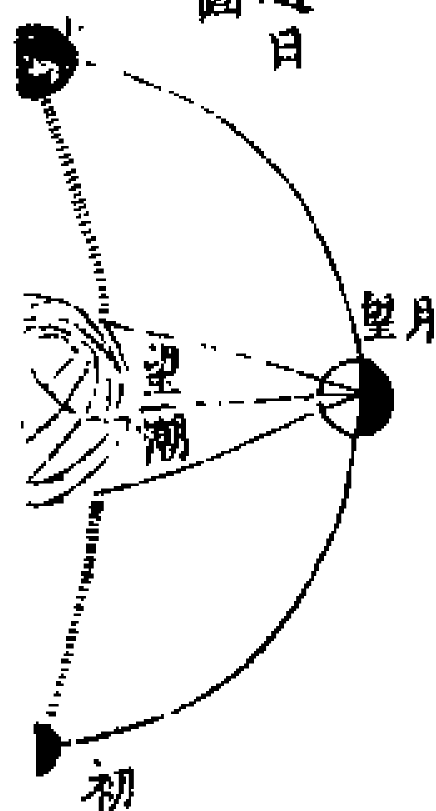

日晷圖
北上
北下
南
申正
酉初
酉正


北
午正
未初
未正
午初
巳正
巳初
辰正
辰初
卯正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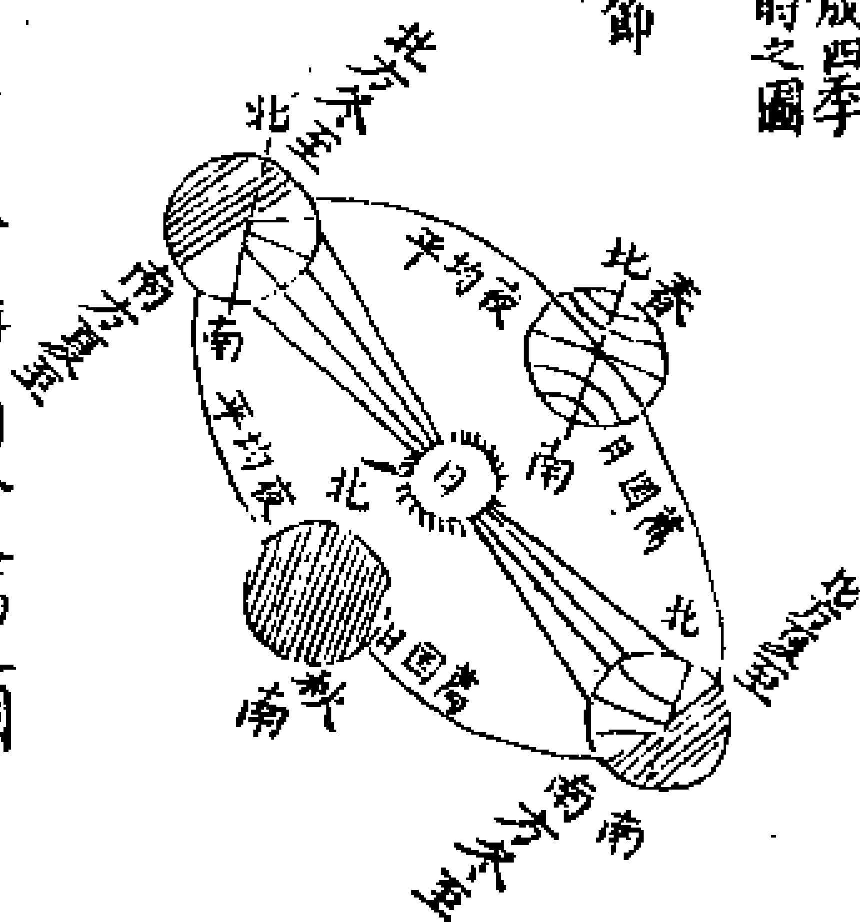
日月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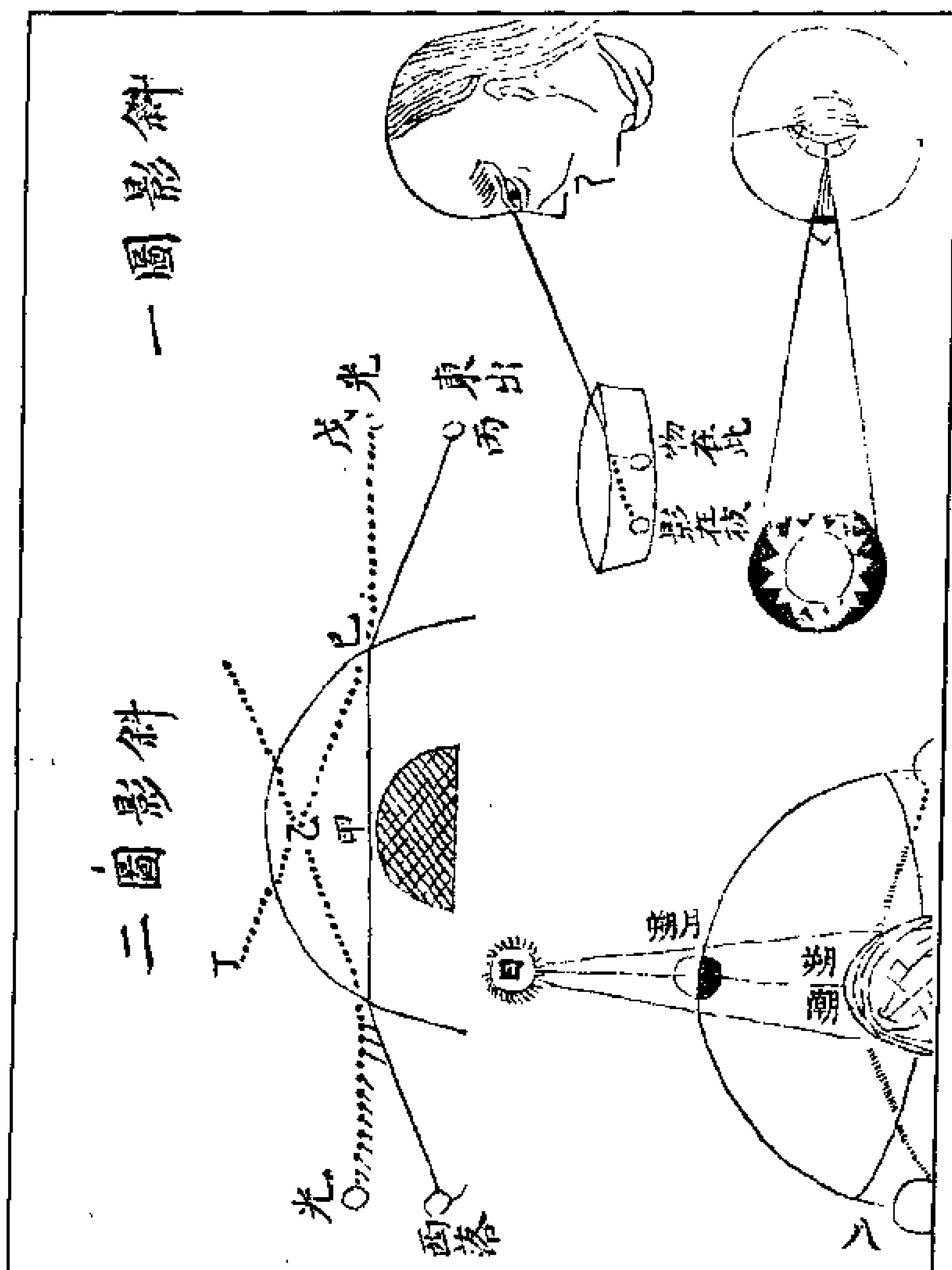






朔望日月合力攝引潮水更高之圖




一圖影斜
二圖影斜
物在此
影在彼
甲
乙
日

潮汛随日月图说图另列

宇宙间万物皆有相摄之性，今试以微物观之，将两细羽浮在碗水上，须臾必相翕合，潮汛随日月亦然。第世人只知潮汛随月，如铁随磁石，不知潮亦被日所摄。顾日大而月小，何以潮随月者反多，而随日者反小？盖日与地远，而月与地近，远势不能敌近，理固然也。今绘图于此，俾观者了然。潮水随月，月至天顶，每日约迟四十九分，故潮之迟亦如之。六十分为一点钟，一百二十分为一时辰。故二十九日半，迟至一千四百四十分，迟足一日，又成月初辰戌之涨矣。又大港潮何以与小港之潮，每差或几分、或几时？盖小港湾曲，水行稍迟故耳。试将镇海与宁波相较便明。兹图有黑晕者，为潮月朔，则日月同在一道，潮固随之。至初八廿三月行之道，与日不相对，则潮随月而亦少。随日月望之潮，与初一同，特早潮翻为夜，而夜潮遂作为早耳。

附镇海潮汛宁波港涨退每潮退一时辰

初一十六　初二十七　初三十八　辰戌涨　丑未退
初四十九　初五二十　巳亥涨　寅申退
初六廿一　初七廿二　初八廿三　子午涨　卯酉退
初九廿四　初十廿五　丑未涨　辰戌退
十一廿六　十二廿七　十三廿八　寅申涨　巳亥退
十四廿九　十五三十　卯酉涨　子午退

节气日离赤道表

正月初四申时立春　日距赤道南十六度四十分
十九午时雨水　日距赤道南十一度三十分
二月初四午时惊蛰　日距赤道南六度十九分
十九午时春分　日出赤道南入赤道北
三月初四酉时清明　日距赤道北六度十九分
二十子时谷雨　日距赤道北十二度三十分
四月初六午时立夏　日距赤道北十六度十二分
廿二丑时小满　日距赤道北二十度十二分
五月初七申时芒种　日距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
廿三巳时夏至　日距赤道北二十二度半
六月初十寅时小暑　日距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
廿五戌时大暑　日距赤道北二十度十二分
七月十二未时立秋　日距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分
廿八寅时处暑　日距赤道北十一度三十分
八月十三申时白露　日距赤道北六度十九分
廿九子时秋分　日出赤道北入赤道南
闰八月十五卯时寒露　日距赤道南六度十九分
九月初一辰时霜降　日距赤道南十一度三十分
十六辰时立冬　日距赤道南二十度十二分
十月初一卯时小雪　日距赤道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
十六子时大雪　日距赤道南二十三度
十一月初一酉时冬至　日距赤道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
十六巳时小寒　日距赤道南二十度十二分

十二月初一寅时大寒　日距赤道南十六度四十分

十五亥时立春　日距赤道南十六度四十分

三十酉时雨水　日距赤道南十一度三十分

西洋历法缘起

西洋历法，创始于罗马国王，名罗马露。其时为中华周平王之八年。罗马露造历以晓百姓，以十个月为一年，四个月有三十一日，六个月只三十日。合计每年凡三百零四日，此大谬也。至平王四十五年，弩麻王即罗马国位，改十二个月为一年。月分大小，以三十日为月大，每年凡六个月；以二十九日为月小，每年亦六个月；共计一年得三百五十四日。又作闰月，其法以四年两闰为定。第一次所闰之月，只二十二日，第二次所闰之月亦只二十三日，如此合算，每年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时辰。若后世能依弩麻王之法，虽略有未合，尚不至于大谬。盖其所定三时，嫌有略多之处，其实只两时半加四十八分零四十九（杪）〔秒〕。又一（杪）〔秒〕作百分开之，得六十二分。照自鸣钟式每一时为两点，每点该六十分，每分该六十（杪）〔秒〕。弩麻王之法所差尚属无几。而后来诸王，竟私心自用，随意加减年日之多寡。故或不应闰而闰，或应闰而不闰，以致天时与历法不合，至西汉宣帝二十三年，罗马国汝留王即位，始改其法。以日为度，不以月为度，每年定为三百六十五日，每四年闰一日，为三百六十六日。其正、三、五、七、九、十一月，每月三十一日；四、六、八、十、十二月，每月三十日。其每年二月俱系二十九日，惟至第四年得三十日。又七月名汝留月，以汝留王故也。后至中华西汉元帝十二年间，罗马国奥古斯都即位，名八月为奥古斯都月，向来只三十日，奥古

斯都增八月一月为三十一日，因减去二月一日。故不闰之年，二月只二十八日，又将九月、十一月俱减一日，为三十日，十月十一月俱增一日。自是以后，诸外国皆服罗马正朔，遵行无改。盖汝留王以每年为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时，算至二千年，却错十五日。至汝留王后三百七十年，即中华东晋成帝三年，有一公会，从天主教主，及监督各人等，向定于每日开斋，某日课程，当公会聚集之时，向系在二月二十一日春分之节；至此春分已退至三月二十五日。迨至汝留王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即中华之万历十一年，春分又逆在三月十一日，较前三月二十五早十四日。其时天主教主，思欲除去十四日，又恐有碍公会预定之期，故只改去十日，以二十一日为春分焉。又立一闰法，每年二月只廿八日，每第四年乃闰得二十九日。又每百年不闰，每第四百年乃闰，每至千年不闰，如此推算；三千八百六十年，但多一日耳。所遵天主教诸国一时皆依此法，即不遵天主教西方诸国，亦知此法无讹，悉用其历。惟俄罗斯不用此法，故与此差有十二日。

照外洋历数定年，其每年二十四节气，分属每月每日，俱有一定之日，与中国之立春或在十月，或在正月者不同。譬如外洋春分向在二月二十一日，其余可以类推，虽至数百年之久，所差断无一日。是以变更，即善忘者，亦偶一翻阅而已。盖至三千八百六十年后，始差足一日。此以日度定年，胜于以月度定年，有如是也。

【注】

〔1〕奥大利亚（Australia）：今通译澳大利亚。

〔2〕大龙山：亦作大浪山，即非洲南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3〕美理驾：即今美国。

后　记

1985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将整理近代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列入重点资助项目，并由暨南大学陈华、常绍温和黄庆云三位教授合作承担，其分工为：陈华教授负责卷一至卷十八、卷三十三至卷七十，常绍温教授负责卷十九至卷三十二，黄庆云教授负责卷七十一至卷一百。十余年来，三位先生虽受疾病的困扰，但仍能坚持不懈地进行整理工作。陈华教授身患多种疾病，在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辍，甚至在重病住院期间，也不忘关注此书的整理工作；常绍温教授长期以来身患重病，几次住进医院，她便在病床上艰难地校点，或指导助手工作；黄庆云教授住院期间，亦时时关心此书的整理进度。经过三位先生的努力，《海国图志》一书的点校工作已基本完成，注释也完成了近一半。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此书整理工作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黄庆云教授去世，陈华和常绍温二位教授有重病缠身，暨南大学古籍所领导提出由我们两人接手，继续完成三位先生的未竟事业。经过协商，由张廷茂博士负责卷十九至卷三十二及卷七十一至卷一百的注释，由陈文源副研究员负责审订校点并整理已完成的注释手稿。对三位先生已经完成的部分，我们原则上不作大的改动，以便保留原整理者的风格。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现在全部书稿的整理工作已按要求如期脱稿，并交付出版社。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错桀之处肯定不少，我们将诚恳地接受前辈和同仁们的批评。

整理《海国图志》是件极为艰苦的工作，能如期完稿，有赖

众人的支持。如陈华夫人虽患重病，仍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丈夫的工作，不但要照顾陈华教授的生活，还帮助抄写卡片，从未有半句怨言。吴溢球副研究员、陈应潮助理研究员和钟吉平女士也曾协助三位先生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古籍所领导张其凡教授和程国赋博士在行政和经费方面给予了诸多方便。还有许多海内外学者，亦曾提供过资料和提出过有益的建议。对所有关心和支持此项工作的前辈和朋友们，我们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陈文源　张廷茂

1998年9月于广州